乾隆大藏经

小乘阿含部

xtoucher 透客經典

目录

佛说梵志计水净经一卷

佛说伏淫经一卷

佛说魔娆乱经一卷

佛说弊魔试目连经一卷

佛说泥犁经一卷

佛说优婆夷堕舍迦经一卷

佛说斋经一卷

佛说苦阴经一卷

佛说苦阴因事经一卷

佛说释摩男本经一卷

佛说鞞摩肃经一卷

佛说婆罗门子命终爱念不离经一卷

佛说十支居士八城人经一卷

佛说邪见经一卷

佛说箭喻经一卷

佛说普法义经一卷

佛说广义法门经一卷

佛说戒德香经一卷

佛说四人出现世间经一卷

佛说诸法本经一卷

佛说瞿昙弥记果经一卷

佛说梵志阿颰经一卷

佛说寂志果经一卷

佛说赖吒和罗经一卷

佛说善生子经一卷

佛说数经一卷

佛说梵志頞波罗延问种尊经一卷

佛说四谛经一卷

佛说恒水经一卷

佛说瞻婆比丘经一卷

佛说本相倚致经一卷

佛说缘本致经一卷

佛说顶生王故事经一卷

佛说文陀竭王经一卷

三归五戒慈心厌离功德经一卷

佛说须达经一卷

佛为黄竹园老婆罗门说学经一卷

佛说梵摩喻经一卷

佛说尊上经一卷

佛说鹦鹉经一卷

佛说兜调经一卷

佛说意经一卷

佛说应法经一卷

佛说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土坌身经一卷

须摩提女经一卷

佛说三摩竭经一卷

玉耶经一卷

玉耶女经一卷

阿遬达经一卷

摩邓女经一卷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

摩登伽经二卷

舍头谏经一卷

治禅病秘要法经二卷

佛说七处三观经二卷

阿那邠邸化七子经一卷

佛说大爱道般涅槃经一卷

佛母般泥洹经一卷

佛说圣法印经一卷

五阴譬喻经一卷

佛说水沫所漂经一卷

佛说不自守意经一卷

佛说满愿子经一卷

转法轮经一卷

佛说三转法轮经一卷

佛说八正道经一卷

难提释经一卷

佛说马有三相经一卷

佛说马有八态譬人经一卷

中阿含经六十卷（第一卷～第十卷）

中阿含经（有五品半合有六十四经）卷第一

七法品第一（有十经）（初一日诵）

善法、昼度树，城、水、木积喻，
善人往、世福，七日、车、漏尽。

七法品善法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便于贤圣得欢喜乐，正趣漏尽。云何为七？谓比丘知法、知义、知时、知节、知己、知众、知人胜如。

"云何比丘为知法耶？谓比丘知正经、歌咏、记说、偈咃、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是谓比丘为知法也。若有比丘不知法者，谓不知正经、歌咏、记说、偈咃、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如是比丘为不知法。若有比丘善知法者，谓知正经、歌咏、记说、偈咃、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是谓比丘善知法也。

"云何比丘为知义耶？谓比丘知彼彼说义是彼义、是此义，是谓比丘为知义也。若有比丘不知义者，谓不知彼彼说义是彼义、是此义，如是比丘为不知义。若有比丘善知义者，谓知彼彼说义是彼义、是此义，是谓比丘善知义也。

"云何比丘为知时耶？谓比丘知是时修下相，是时修高相，是时修舍相，是谓比丘为知时也。若有比丘不知时者，谓不知是时修下相，是时修高相，是时修舍相，如是比丘为不知时。若有比丘善知时者，谓知是时修下相，是时修高相，是时修舍相，是谓比丘善知时也。

"云何比丘为知节耶？谓比丘知节，若饮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语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谓比丘为知节也。若有比丘不知节者，谓不知若饮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语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如是比丘为不知节。若有比丘善知节者，谓知若饮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语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谓比丘善知节也。

"云何比丘为知己耶？谓比丘自知我有尔所信、戒、闻、施、

慧、辩、阿含及所得，是谓比丘为知己也。若有比丘不知己者，谓不自知我有尔所信、戒、闻、施、慧、辩、阿含及所得，如是比丘为不知己。若有比丘善知己者，谓自知我有尔所信、戒、闻、施、慧、辩、阿含及所得，是谓比丘善知己也。

“云何比丘为知众耶？谓比丘知此刹利众、此梵志众、此居士众、此沙门众，我于彼众应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语、如是默，是谓比丘为知众也。若有比丘不知众者，谓不知此刹利众、此梵志众、此居士众、此沙门众，我于彼众应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语、如是默，如是比丘为不知众。若有比丘善知众者，谓知此刹利众、此梵志众、此居士众、此沙门众，我于彼众应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语、如是默，是谓比丘善知众也。

“云何比丘知人胜如？谓比丘知有二种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胜，不信者为不如也。谓信人复有二种：有数往见比丘，有不数往见比丘；若数往见比丘者胜，不数往见比丘者为不如也。谓数往见比丘人复有二种：有礼敬比丘，有不礼敬比丘；若礼敬比丘者胜，不礼敬比丘者为不如也。谓礼敬比丘人复有二种：有问经，有不问经；若问经者胜，不问经者为不如也。谓问经人复有二种：有一心听经，有不一心听经；若一心听经者胜，不一心听经者为不如也。谓一心听经人复有二种：有闻持法，有闻不持法；若闻持法者胜，闻不持法者为不如也。谓闻持法人复有二种：有闻法观义，有闻法不观义；若闻法观义者胜，闻法不观义者为不如也。谓闻法观义人复有二种：有知法、知义、向法次法、随顺于法、如法行之，有不知法、不知义、不向法次法、不随顺法、不如法行；若知法、知义、向法次法、随顺于法、如法行者胜，不知法、不知义、不向法次法、不随顺法、不如法行者为不如也。

“谓知法、知义、向法次法、随顺于法、如法行人复有二种：有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有不自饶益，亦不饶益他，不饶益多人，不愍伤世间，不为天、不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此人于彼人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譬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于彼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如是若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此二人如上所说，如上分别，如上施设，此为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是谓比丘知人胜如。”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昼度树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萎黄；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叶不久当落。复次，三十三天昼度树叶已落；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叶不久当还生。复次，三十三天昼度树叶已还生；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不久当生网。复次，三十三天昼度树已生网；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不久当生如鸟喙。复次，三十三天昼度树已生如鸟喙；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不久当开如钵。复次，三十三天昼度树已开如钵；是时，三十三天悦乐欢喜，昼度树不久当尽敷开。若昼度树已尽敷开，光所照，色所映，香所熏，周百由延；是时，三十三天于中夏四月，以天五欲功德具足而自娱乐，是谓三十三天于昼度树下集会娱乐也。

“如是义，圣弟子亦复尔。思念出家；是时，圣弟子名为叶黄，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萎黄也。复次，圣弟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时，圣弟子名为叶落，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落也。复次，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是时，圣弟子名叶还生，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叶还生也。复次，圣弟子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是时，圣弟子名为生网，犹三十三天昼度树生网也。复次，圣弟子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是时，圣弟子名生如鸟喙，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如鸟喙也。复次，圣弟子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是时，圣弟子名生如钵，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如钵也。

“复次，圣弟子诸漏已尽，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时，圣弟子名尽敷开，犹三十三天昼度树尽敷开也。彼为漏尽阿罗诃比丘，三十三天集在善法正殿，咨嗟称叹：‘某尊弟子于某村邑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漏已尽，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漏尽阿罗诃共集会也，如三十三天昼度树下共集会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城喻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王边城七事具足，四食丰饶，易不难得，是故王城不为外敌破，唯除内自坏。

“云何王城七事具足？谓王边城造立楼橹，筑地使坚，不可毁坏，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一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掘凿

池堑，极使深广，修备可依，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二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周匝通道，开除平博，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三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集四种军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四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预备军器——弓、矢、鉾、戟，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五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立守门大将，明略智辩，勇毅奇谋，善则听入，不善则禁，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六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筑立高墙，令极牢固，泥涂垩洒，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七事具足也。

“云何王城四食丰饶，易不难得？谓王边城水草樵木，资有预备，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一食丰饶，易不难得。复次，如王边城多收稻谷及储畜麦，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二食丰饶，易不难得。复次，如王边城多积秥豆及大小豆，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三食丰饶，易不难得。复次，如王边城畜酥油、蜜及甘蔗、糖、鱼、盐、脯肉，一切具足，为内安隐，制外怨敌，是谓王城四食丰饶，易不难得。如是王城七事具足，四食丰饶，易不难得，不为外敌破，唯除内自坏。

“如是，若圣弟子亦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难得，是故圣弟子不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随恶不善之法，不为染污所染，不复更受生也。

“云何圣弟子得七善法？谓圣弟子得坚固信，深著如来，信根已立，终不随外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是谓圣弟子得一善法。复次，圣弟子常行惭耻，可惭知惭：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是谓圣弟子得二善法。复次，圣弟子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是谓圣弟子得三善法。复次，圣弟子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是谓圣弟子得四善法。复次，圣弟子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是谓圣弟子得五善法。复次，圣弟子常行于念，成就正念，久所曾习，久所曾闻，恒忆不忘，是谓圣弟子得六善法。复次，圣弟子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是谓圣弟子得七善法也。

“云何圣弟子逮四增上心，易不难得？谓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是谓圣弟子逮初增上心，易不难得。复次，圣弟子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是谓圣弟子逮第二增上心，易不难得。复次，圣弟子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是谓圣弟子逮第三增上心，易不难得。复次，圣弟子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

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是谓圣弟子逮第四增上心，易不难得。

“如是，圣弟子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难得，不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随恶不善之法，不为染污所染，不复更受生。

“如王边城造立楼橹，筑地使坚，不可毁坏，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得坚固信，深著如来，信根已立，终不随外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是谓圣弟子得信楼橹，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掘凿池堑，极使深广，修备可依，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常行惭耻，可惭知惭：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是谓圣弟子得惭池堑，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周匝通道，开除平博，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常行为愧，可愧知愧：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是谓圣弟子得愧平道，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集四种军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是谓圣弟子得精进军力，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预备军器——弓、矢、鉾、戟，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是谓圣弟子得多闻军器，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立守门大将，明略智辩，勇毅奇谋，善则听入，不善则禁，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常行于念，成就正念，久所曾习，久所曾闻，恒忆不忘，是谓圣弟子得念守门大将，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筑立高墙，令极牢固，泥涂垩洒，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是谓圣弟子得智慧墙，除恶不善，修诸善法也。

“如王边城水草樵木，资有预备，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乐住无乏，安隐快乐，自致涅槃也。

“如王边城多收稻谷及储畜麦，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乐住无乏，安隐快乐，自致涅槃也。

“如王边城多积秥豆及大小豆，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乐住无乏，安隐快乐，自致涅槃也。

“如正边城畜酥油、蜜及甘蔗、糖、鱼、盐、脯肉，一切充足，为内安隐，制外怨敌；如是，圣弟子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乐住无乏，安隐快乐，自致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水喻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七水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为七？或有一人常卧水中；或复有人出水还没；或复有人出水而住；或复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观；或复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或复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复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谓住岸人。如是，我曾复为汝说七水喻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为七？或有人常卧水中；或复有人出已还没；或复有人出已而住；或复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或复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或复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复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谓住岸梵志。此七水喻人，我略说也。如上说，如上施设，汝知何义？何所分别？有何因缘？”

时，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有人当卧？谓或有人为不善法之所覆盖，染污所染，受恶法报，造生死本。是谓有人常卧。犹人没溺，卧于水中，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初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还没？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失信不固，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不坚固。是谓有人出已还没。犹人溺水，既出还没，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二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坚固不失。是谓有人出已而住。犹人溺水，出已而住，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三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坚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三结便尽，谓身见、戒取、疑；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便得苦际。是谓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犹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观，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四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坚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见，三结便尽，谓身见、戒取、疑；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便得苦际。是谓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犹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五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坚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见，五下分结尽，谓贪欲、瞋恚、身见、戒取、疑；五下分结尽已，生于彼间，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是谓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犹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六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谓住岸梵志？谓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习善法。彼于后时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闻、智慧，坚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谓住岸梵志。犹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观，观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谓住岸人，我说彼人亦复如是，是谓第七水喻人，世间谛如有也。

“我向所言，当为汝说七水人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木积喻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萨罗，在人间，与大比丘众翼从而行。

尔时，世尊则于中路，忽见一处有大木积，洞燃俱炽。世尊见已，便下道侧，更就余树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世尊坐已，告诸比丘：“汝等见彼有大木积洞燃俱炽耶？”

时，诸比丘答曰：“见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汝意云何？谓大木积洞燃俱炽，若抱、若坐、若卧；谓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年在盛时，沐浴香薰，著明净衣，华鬘、璎珞严饰其身，若抱、若坐、若卧，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谓大木积洞燃俱炽，若抱、若坐、若卧，甚苦！世尊！谓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年在盛时，沐浴香薰，著明净衣，华鬘、璎珞严饰其身，若抱、若坐、若卧，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抱木积洞燃俱炽，若坐、若卧；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若抱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年在盛时，沐浴香薰，著明净衣，华鬘、璎珞严饰其身，若坐、若卧者；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断皮已断肉，断肉已断筋，断筋已断骨，断骨已至髓而住；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按摩身体、肢节、手足，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断皮已断肉，断肉已断筋，断筋已断骨，断骨已至髓而住，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按摩身体、肢节、手足，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紧索毛绳绞勒其腨断皮，断皮已断肉，断肉已断筋，断筋已断骨，断骨已至髓而住；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按摩身体、肢节、手足；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礼拜，恭敬将迎，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礼拜，恭敬将迎，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莹磨利刀截断其髀；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礼拜，恭敬将迎；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缠络其身；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衣服，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缠络其身，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衣服，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铁铜鍱洞燃俱炽，缠络其身；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衣服；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便以铁丸洞燃俱炽，著其口中。彼热铁丸烧唇，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龂，烧龂断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肠胃，烧肠胃已下过。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便以铁丸洞燃俱炽，著其口中。彼热铁丸烧唇，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龂，烧龂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肠胃，烧肠胃已下过。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便以铁丸洞燃俱炽，著其口

中。彼热铁丸烧唇，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龂，烧龂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肠胃，烧肠胃已下过。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食无量众味；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强逼使人坐卧其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强逼使人坐卧其上，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铁铜床洞燃俱炽，强逼使人坐卧其上；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其信施床榻卧具；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于意云何？若有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撮举人已，倒著釜中；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房舍，泥治垩洒，窗户牢密，炉火温暖，何者为乐？"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撮举人已，倒著釜中，甚苦！世尊！若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房舍，泥治垩洒，窗户牢密，炉火温暖，甚乐！世尊！"

世尊告曰："我为汝说，不令汝等学沙门失沙门道。汝欲成无上梵行者，宁令力士以大铁铜釜洞燃俱炽，撮举人已，倒著釜中；彼虽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愚痴人犯戒不精进，生恶不善法，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从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受信施房舍，泥治垩洒，窗户牢密，炉火温暖；彼愚痴人因是长夜不善不义，受恶法报，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故汝等当观自义、观彼义、观两义。当作是念'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有果有报，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者，当作是学！"

说此法时，六十比丘漏尽结解，六十比丘舍戒还家。所以者何？世尊教诫甚深！甚难！学道亦复甚深！甚难！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

七法品善人往来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七善人所往至处及无余涅槃。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为七？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如是行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如烧麸，才燃便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中般涅槃。是谓第一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上已即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中般涅槃。是谓第二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从上来还，未至地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中般涅槃。是谓第三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堕地而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生般涅槃。是谓第四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堕少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行般涅槃。是谓第五善

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堕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尽已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无行般涅槃。是谓第六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复次，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然未得证。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铁洞燃俱炽，以椎打之，迸火飞空，堕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烧村邑、城郭、山林、旷野，烧村邑、城郭、山林、旷野已，或至道、至水、至平地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少慢未尽，五下分结已断，得上流阿迦腻吒般涅槃。是谓第七善人所往至处，世间谛如有。

“云何无余涅槃？比丘行当如是：我者无我，亦无我所；当来无我，亦无我所；已有便断，已断得舍，有乐不染，合会不著。行如是者，无上息迹慧之所见，而已得证，我说彼比丘不至东方，不至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便于现法中息迹灭度。

“我向所说，七善人所往至处及无余涅槃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世间福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舍弥，在瞿沙罗园。

尔时，尊者摩诃周那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到已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可得施设世间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有七世间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云何为七？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施比丘众房舍、堂阁。周那，是谓第一世间之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复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于房舍中施与床座、氍氀、毾[毯-炎＋登]、毡褥、卧具。周那，是谓第二世间之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复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于房舍中施与一切新净妙衣。周那，是谓第三世间之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复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于房舍中常施于众朝粥、中食，又以园民供给使令，若风雨寒雪，躬往园所，增施供养。诸比丘众食已，不患风雨寒雪，沾渍衣服，昼夜安乐，禅寂思惟。周那，是谓第七世间之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间福者，若去若来，若立若坐，若眠若觉，若昼若夜，其福常生，转增转广。周那，譬如恒伽水，从源流出，入于大海，于其中间转深转广。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间福者，若去若来，若立若坐，若眠若觉，若昼若夜，其福常生，转增转广。”

于是，尊者摩诃周那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长跪叉手白曰：“世尊，可得施设出世间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更有七福出于世间，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云何为七？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闻如来、如来弟子游于某处，闻已欢喜，极怀踊跃。周那，是谓第一出世间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复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闻如来、如来弟子欲从彼至此，闻已欢喜，极怀踊跃。周那，是谓第二出世间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复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闻如来、如来弟子已从彼至此，闻已欢喜，极怀踊跃，以清净心躬往奉见，礼敬供养，既供养已，受三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而受禁戒。周那，是谓第七出世间福，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间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间福者，其福不可数，有尔所福，尔所福果，尔所福报，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数。周那，譬如从阎浮洲有五河流：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流入大海，于其中间水不可数，有尔所升斛，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水之数。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间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间福者，其福不可数，有尔所福，尔所福果，尔所福报，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数。”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恒伽之河，清净易渡，
海多珍宝，众水中王。
犹若河水，世人敬奉，
诸川所归，引入大海。
如是人者，施衣、饮食，
床榻、茵褥，及诸坐具，
无量福报，将至妙处，
犹若河水，引入大海。”

佛说如是，尊者摩诃周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七日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舍离，在柰氏树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所以者何？有时不雨，当不雨时，一切诸树、百谷、药木皆悉枯槁，摧碎灭尽，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二日出世，二日出时，诸沟渠川流皆悉竭尽，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三日出世，三日出时，诸大江河皆悉竭尽，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四日出世，四日出时，诸大泉源从阎浮洲五河所出：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彼大泉源皆悉竭尽，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五日出世，五日出时，大海水减一百由延，转减乃至七百由延。五日出时，海水余有七百由延，转减乃至百由延。五日出时，大海水减一多罗树，转减乃至七多罗树。五日出时，海水余有七多罗树，转减乃至一多罗树。五日出时，海水减一人，转减乃至七人。五日出时，海水余有七人，转减乃至一人。五日出时，海水减至颈、至肩、至腰、至胯、至膝、至踝，有时海水消尽，不足没指。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六日出世，六日出时，一切大地、须弥山王皆悉烟起，合为一烟。譬如陶师始爨灶时，皆悉烟起，合为一烟；如是六日出时，一切大地、须弥山王皆悉烟起，合为一烟。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复次，有时七日出世，七日出时，一切大地、须弥山王洞燃俱炽，合为一焰。如是七日出时，一切大地、须弥山王洞燃俱炽，合为一焰，风吹火焰，乃至梵天。是时，晃昱诸天始生天者，不闻世间成败，不见世间成败，不知世间成败，见大火已，皆恐怖毛竖而作是念：'火不来至此耶？火不来至此耶？'前生诸天闻世间成败，见世间成败，知世间成败，见大火已，慰劳诸天曰：'莫得恐怖！火法齐彼，终不至此。'七日出时，须弥山王百由延崩散坏灭尽，二百由延、三百由延，乃至七百由延崩散坏灭尽。七日出时，须弥山王及此大地烧坏消灭，无余灾烬。如燃酥油，煎熬消尽，无余烟墨；如是七日出时，须弥山王及此大地无余灾烬。是故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

法、不可倚法；如是诸行不常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

“我今为汝说须弥山王当崩坏尽，谁有能信？唯见谛者耳！我今为汝说大海水当竭消尽，谁有能信？唯见谛者耳！我今为汝说一切大地当烧燃尽，谁有能信？唯见谛者耳！所以者何？比丘，昔有大师名曰善眼，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舍离欲爱，得如意足。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弟子，善眼大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彼时善眼大师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彼时善眼大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善眼大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

“诸比丘，于意云何？昔善眼大师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舍离欲爱，得如意足者，汝谓异人耶？莫作斯念！当知即是我也。我于尔时名善眼大师，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舍离欲爱，得如意足。我于尔时有无量百千弟子，我于尔时为诸弟子说梵世法。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我于尔时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尔时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

“我于尔时亲行斯道，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比丘，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七车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精舍，与大比丘众共受夏坐。尊者满慈子亦于生地受夏坐。是时，生地诸比丘受夏坐讫，过三

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从生地出，向王舍城，展转进前，至王舍城，住王舍城竹林精舍。

是时，生地诸比丘诣世尊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诸比丘，从何所来？何处夏坐？”

生地诸比丘白曰：“世尊，从生地来，于生地夏坐。”

世尊问曰：“于彼生地诸比丘中，何等比丘为诸比丘所共称誉？自少欲、知足，称说少欲、知足；自闲居，称说闲居；自精进，称说精进；自正念，称说正念；自一心，称说一心；自智慧，称说智慧；自漏尽，称说漏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

生地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满慈子于彼生地，为诸比丘所共称誉：‘自少欲、知足，称说少欲、知足；自闲居，称说闲居；自精进，称说精进；自正念，称说正念；自一心，称说一心；自智慧，称说智慧；自漏尽，称说漏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

是时，尊者舍梨子在众中坐，尊者舍梨子作如是念：“世尊如事问彼生地诸比丘辈，生地诸比丘极大称誉贤者满慈子：‘自少欲、知足，称说少欲、知足，自闲居，称说闲居；自精进，称说精进；自正念，称说正念；自一心，称说一心；自智慧，称说智慧；自漏尽，称说漏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

尊者舍梨子复作是念：“何时当得与贤者满慈子共聚集会，问其少义？彼或能听我之所问。”

尔时，世尊于王舍城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向舍卫国，展转进前，至舍卫国，即住胜林给孤独园。尊者舍梨子与生地诸比丘于王舍城共住少日，摄衣持钵，向舍卫国，展转进前，至舍卫国，共住胜林给孤独园。

是时，尊者满慈子于生地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从生地出，向舍卫国，展转进前，至舍卫国，亦住胜林给孤独园。尊者满慈子诣世尊所，稽首作礼，于如来前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时，尊者舍梨子问余比丘：“诸贤，何者是贤者满慈子耶？”

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唯然，尊者在如来前坐，白皙隆鼻，如鹦鹉嘴，即其人也。”

时，尊者舍梨子知满慈子色貌已，则善记念。

尊者满慈子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国而行乞食；食讫中后，还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至安陀林经行之处。尊者舍梨子亦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国而行乞食；食讫中后，还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至安陀林经行之处。

时，尊者满慈子到安陀林，于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离满慈子不远，于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尊者满慈子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则问尊者满慈子曰：“贤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

答曰：“如是。”

“云何，贤者，以戒净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以道迹知见净故、以道迹断智净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又复问曰：“我向问贤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则言如是。今问贤者以戒净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便言不也。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以道迹知见净故、以道迹断智净故，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便言不也。然以何义，从沙门瞿昙修梵行耶？”

答曰：“贤者，以无余涅槃故。”

又复问曰：“云何，贤者，以戒净故，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

答曰：“不也。”

“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以道迹知见净故、以道迹断智净故，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

答曰：“不也。”

又复问曰：“我向问仁，云何贤者以戒净故，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贤者言不。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以道迹知见净故、以道迹断智净故，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耶？贤者言不。贤者所说为是何义？云何得知？”

答曰：“贤者，若以戒净故，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者，则以有余称说无余。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以道迹知见净故、以道迹断智净故，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者，则以有余称说无余。贤者，若离此法，世尊施设无余涅槃者，则凡夫亦当般涅槃，以凡夫亦离此法故。贤者，但以戒净故，得心净；以心净故，得见净；以见净故，得疑盖净；以疑盖净故，得道非道知见净；以道非道知见净故，得道迹知见净；以道迹知见净故，得道迹断智净；以道迹断智净故，世尊沙门瞿昙施设无余涅槃也。

“贤者，复听！昔拘萨罗王波斯匿在舍卫国，于婆鸡帝有事，彼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从舍卫国至婆鸡帝，于其中间布置七车。’尔时，即从舍卫国至婆鸡帝，于其中间布置七车。布七车已，从舍卫国出，至初车，乘初车；至第二车，舍初车，乘第二车；至第三车，舍第二车，乘第三车；至第四车，舍第三车，乘第四车；至第五车，舍第四车，乘第五车；至第六车，舍第五车，乘第六车；至第七车，舍第六车，乘第七车，于一日中至婆鸡帝。

“彼于婆鸡帝办其事已，大臣围绕，坐王正殿，群臣白曰：‘云何，天王，以一日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王曰：‘如是。’‘云何，天王乘第一车，一日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王曰：‘不也。’‘乘第二车，乘第三车，至第七车，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王曰：‘不也。’

“云何，贤者，拘萨罗王波斯匿群臣复问，当云何说？王答群臣：‘我在舍卫国，于婆鸡帝有事，我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从舍卫国至婆鸡帝耶？”我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从舍卫国至婆鸡帝，于其中间布置七车。”我时即从舍卫国至婆鸡帝，于其中间布置七车。布七车已，从舍卫国出，至初车，乘初车；至第二车，舍初车，乘第二车；至第三车，舍第二车，乘第三车；至第四车，舍第三车，乘第四车；至第五车，舍第四车，乘第五车；至第六车，舍第五车，乘第六车；至第七车，舍第六车，乘第七车，于一日中至婆鸡帝。’

“如是，贤者，拘萨罗王波斯匿答对群臣所问如是。如是，贤者，以戒净故，得心净；以心净故，得见净；以见净故，得疑盖净；以疑盖净故，得道非道知见净；以道非道知见净故，得道迹知见净；以道迹知见净故，得道迹断智净；以道迹断智净故，世尊施设无余涅槃。”

于是，尊者舍梨子问尊者满慈子：“贤者名何等？诸梵行人云何称贤者耶？”

尊者满慈子答曰：“贤者，我号满也，我母名慈，故诸梵行人称我为满慈子。”

尊者舍梨子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满慈子，为如来弟子，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以问贤者甚深义尽能报故。贤者满慈子，诸梵行人为得大利，得值贤者满慈子，随时往见，随时礼拜；我今亦得大利，随时往见，随时礼拜。诸梵行人应当縈衣顶上戴贤者满慈子，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随时往见，随时礼拜。”

尊者满慈子问尊者舍梨子：“贤者名何等？诸梵行人云何称贤者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贤者，我字优波鞮舍，我母名舍梨，故诸梵行人称我为舍梨子。”

尊者满慈子叹曰：“我今与世尊弟子共论而不知，第二尊共论而不知，法将共论而不知，转法轮复转弟子共论而不知。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不能答一句，况复尔所深论？善哉！善哉！尊者舍梨子，为如来弟子，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以尊者甚深甚深问故。尊者舍梨子，诸梵行人为得大利，得值尊者舍梨子，随时往见，随时礼拜；我今亦得大利，随时往见，随时礼拜。诸梵行人应当縈衣顶上戴尊者舍梨子，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随时往见，随时礼拜。”

如是二贤更相称说，更相赞善已，欢喜奉行，即从座起，各还所止。

七法品漏尽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以知、以见故诸漏得尽，非不知、非不见也。云何以知、以见故诸漏得尽耶？有正思惟、不正思惟。若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未生有漏、无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广。若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灭；未生有漏、无明漏而不生，已生便灭。

"然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不值真知识，不知圣法，不调御圣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未生有漏、无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灭；未生有漏、无明漏而不生，已生便灭。不知如真法故，不应念法而念，应念法而不念。以不应念法而念，应念法而不念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未生有漏、无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广。

"多闻圣弟子得闻正法，值真知识，调御圣法，知如真法。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未生有漏、无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广。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灭；未生有漏、无明漏而不生，已生便灭。知如真法已，不应念法不念，应念法便念。以不应念法不念，应念法便念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灭；未生有漏、无明漏而不生，已生便灭也。

"有七断漏、烦恼、忧戚法。云何为七？有漏从见断，有漏从护断，有漏从离断，有漏从用断，有漏从忍断，有漏从除断，有漏从思惟断。

"云何有漏从见断耶？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不值真知识，不知圣法，不调御圣法，不知如真法，不正思惟故，便作是念：'我有过去世？我无过去世？我何因过去世？我云何过去世耶？我有未来世？我无未来世？我何因未来世？我云何未来世耶？'自疑已身何谓是？云何是耶？'今此众生从何所来？当至何所？本何因有？当何因有？'彼作如是不正思惟，于六见中随其见生而生真有神，此见生而生真无神，此见生而生神见神，此见生而生神见非神，此见生而生非神见神，此见生而生此是神，能语、能知、能作、能教、能起、教起，生彼彼处，受善恶报；定无所从来，定不有、定不当有。是谓见之弊，为见所动，见结所系，凡夫愚人以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

"多闻圣弟子得闻正法，值真知识，调御圣法，知如真法，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如是知如真已，则三结尽，身见、戒取、疑三结尽已，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便得苦际。若不知见者，则生烦恼、忧戚；

知见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见断也。

“云何有漏从护断耶？比丘，眼见色，护眼根者，以正思惟不净观也；不护眼根者，不正思惟以净观也。若不护者，则生烦恼、忧戚；护则不生烦恼、忧戚。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护意根者，以正思惟不净观也；不护意根者，不正思惟以净观也。若不护者，则生烦恼、忧戚；护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护断也。

“云何有漏从离断耶？比丘，见恶象则当远离，恶马、恶牛、恶狗、毒蛇、恶道、沟坑、屏厕、江河、深泉、山岩、恶知识、恶朋友、恶异道、恶闾里、恶居止，若诸梵行与其同处，人无疑者而使有疑，比丘者应当离。恶知识、恶朋友、恶异道、恶闾里、恶居止，若诸梵行与其同处，人无疑者而使有疑，尽当远离。若不离者，则生烦恼、忧戚；离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离断也。

“云何有漏从用断耶？比丘，若用衣服，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严饰故；但为蚊虻、风雨、寒热故，以惭愧故也。若用饮食，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肥悦故；但为令身久住，除烦恼、忧戚故，以行梵行故，欲令故病断，新病不生故，久住安隐无病故也。若用居止房舍、床褥、卧具，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严饰故；但为疲倦得止息故，得静坐故也。若用汤药，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肥悦故；但为除病恼故，摄御命根故，安隐无病故。若不用者，则生烦恼、忧戚；用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用断也。

“云何有漏从忍断耶？比丘，精进断恶不善，修善法故，常有起想，专心精勤，身体、皮肉、筋骨、血髓皆令干竭，不舍精进，要得所求，乃舍精进。比丘，复当堪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虱，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病，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忍。若不忍者，则生烦恼、忧戚；忍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忍断也。

“云何有漏从除断耶？比丘，生欲念不除断舍离，生恚念、害念不除断舍离。若不除者，则生烦恼、忧戚；除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除断也。

“云何有漏从思惟断耶？比丘，思惟初念觉支，依离、依无欲、依于灭尽，趣至出要；法、精进、喜、息、定，思惟第七舍觉支，依离、依无欲、依于灭尽，趣至出要。若不思惟者，则生烦恼、忧戚；思惟则不生烦恼、忧戚，是谓有漏从思惟断也。

“若使比丘有漏从见断则以见断，有漏从护断则以护断，有漏从离断则以离断，有漏从用断则以用断，有漏从忍断则以忍断，有漏从除断则以除断，有漏从思惟断则以思惟断，是谓比丘一切漏尽诸结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际。”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法品第一竟。

中阿含经卷第三

业相应品第二（有十经）（初一日诵）

　　盐喻、惒破、度，罗云、思、伽蓝，
　　伽弥尼、师子，尼乾、波罗牢。

业相应品盐喻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如是，不行梵行不得尽苦。若作是说，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如是，修行梵行便得尽苦。所以者何？若使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以一两盐投少水中，欲令水咸不可得饮。于意云何？此一两盐能令少水咸叵饮耶？"
　　答曰："如是，世尊。"
　　"所以者何？盐多水少，是故能令咸不可饮。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
　　"复次，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犹如有人以一两盐投恒水中，欲令水咸不可得饮。于意云何？此一两盐能令恒水咸叵饮耶？"
　　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恒水甚多，一两盐少，是故不能令咸叵饮。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
　　"复次，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夺取他羊。云何有人夺取他羊？谓夺羊者，或王、王臣，极有威势；彼羊主者，贫贱无力，彼以无力故便种种承望，叉手求索而作是说：'尊者，可见还羊，若见与值！'是谓有人夺取他羊。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

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

“复次，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犹如有人虽窃他羊，主还夺取。云何有人虽窃他羊，主还夺取？谓窃羊者贫贱无势，彼羊主者或王、王臣，极有威力，以有力故收缚窃者，还夺取羊，是谓有人虽窃他羊，主还夺取。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

“复次，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负他五钱，为主所缚，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云何有人负他五钱，为主所缚，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谓负债人贫无力势，彼贫无力故，负他五钱，为主所缚，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是谓有人负他五钱，为主所缚，乃至一钱亦为主所缚。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谓有一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

“复次，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犹如有人虽负百钱，不为主所缚，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云何有人虽负百钱，不为主所缚，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谓负债人产业无量，极有势力，彼以是故，虽负百钱，不为主所缚，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是谓有人虽负百钱，不为主所缚，乃至千万亦不为主所缚。如是，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云何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谓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谓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彼于现法设受善恶业报而轻微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和破经第二（和乎遏切）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羁瘦迦维罗卫，在尼拘类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与比丘众俱，于中食后有所为故，集坐讲堂。是时，尼乾有弟子，释种，名曰恕破，中后彷徉至尊者大目揵连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问如此事：“于恕破意云何？若有比丘身、口、意护，汝颇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耶？”

恕破答曰："大目揵连，若有比丘身、口、意护，我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大目揵连，若有前世行不善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

后时，世尊静处宴坐，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尊者大目揵连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如是。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

世尊坐已，问曰："目揵连，向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何事？复以何事集坐讲堂？"

尊者大目揵连白曰："世尊，我今日与比丘众俱，于中食后有所为故，集坐讲堂。此尼乾弟子释恕破中后彷徉来至我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我问如是：'于恕破意云何？若有比丘身、口、意护，汝颇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耶？'尼乾弟子释恕破即答我言：'若有比丘身、口、意护，我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大目揵连，若有前世行不善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世尊，向与尼乾弟子释恕破共论如是，以此事故，集坐讲堂。"

于是，世尊语尼乾弟子释恕破曰："若我所说是者，汝当言是；若不是者，当言不是。汝有所疑，便可问我：'沙门瞿昙，此有何事？此有何义？'随我所说，汝若能受者，我可与汝共论此事。"

恕破答曰："沙门瞿昙，若所说是，我当言是；若不是者，当言不是。我若有疑，当问瞿昙：'瞿昙，此有何事？此有何义？'随沙门瞿昙所说，我则受持，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世尊问曰："于恕破意云何？若有比丘生不善身行、漏、烦热、忧戚，彼于后时不善身行灭，不更造新业，弃舍故业，即于现世便得究竟而无烦热，常住不变，谓圣慧所见、圣慧所知也。身生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无明行、漏、烦热、忧戚，彼于后时不善无明行灭，不更造新业，弃舍故业，即于现世便得究竟而无烦热，常住不变，谓圣慧所见、圣慧所知。云何，恕破，如是比丘身、口、意护，汝颇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耶？"

恕破答曰："瞿昙，若有比丘如是身、口、意护，我不见是处，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后世。"

世尊叹曰："善哉！恕破。云何，恕破？若有比丘无明已尽，明已生；彼无明已尽，明已生，生后身觉便知生后身觉，生后命觉便知生后命觉，身坏命终，寿已毕讫，即于现世一切所觉便尽止息，当知至竟冷。犹如，恕破，因树有影，若使有人持利斧来斫彼树根，段段斩截，破为十分，或为百分，火烧成灰，或大风吹，或著水中。于恕破意云何？影因树有，彼影从是已绝其因，灭不生耶？"

恕破答曰："如是，瞿昙。"

"恕破，当知比丘亦复如是，无明已尽，明已生；彼无明已尽，明已生，生后身觉便知生后身觉，生后命觉便知生后命觉，身坏命终，寿已毕讫，即于现世一切所觉便尽止息，当知至竟冷。恕破，比

丘如是正心解脱，便得六善住处。云何为六？恕破，比丘眼见色，不喜不忧，舍求无为，正念正智。恕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脱，是谓得第一善住处。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喜不忧，舍求无为，正念正智。恕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脱，是谓得第六善住处。恕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脱，得此六善住处。”

恕破白曰：“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得六善住处。云何为六？瞿昙，多闻圣弟子眼见色，不喜不忧，舍求无为，正念正智。瞿昙，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是谓得第一善住处。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喜不忧，舍求无为，正念正智。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是谓得第六善住处。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得此六善住处。”

于是，恕破白世尊曰：“瞿昙，我已知。善逝，我已解。瞿昙，犹明目人，覆者仰之，覆者发之；迷者示道，暗中施明，若有眼者便见于色。沙门瞿昙亦复如是，为我无量方便说法现义，随其诸道。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世尊，犹如有人养不良马，望得其利，徒自疲劳而不获利。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痴尼乾不善晓了，不能解知，不识良田而不自审，长夜奉敬供养礼事，望得其利，唐苦无益。世尊，我今再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世尊，我本无知，于愚痴尼乾有信有敬，从今日断。所以者何？欺诳我故。世尊，我今三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释恕破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度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度处异姓、异名、异宗、异说，谓有慧者善受、极持而为他说，然不获利。云何为三？或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复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复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

“于中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者，我便往彼，到已即问：‘诸贤，实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宿命造耶？’彼答言：‘尔。’我复语彼：‘若如是者，诸贤等皆是杀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如是，诸贤皆是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诸贤，若一切皆因宿命造，见如真者，于内因内，作以不作，都无欲、无方

便。诸贤，若于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无正智，则无可以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门、梵志。

“于中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者，我便往彼，到已即问：‘诸贤，实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因尊佑造耶？’彼答言：‘尔。’我复语彼：‘若如是者，诸贤等皆是杀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佑造故。如是，诸贤皆是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佑造故。诸贤，若一切皆因尊佑造，见如真者，于内因内，作以不作，都无欲、无方便。诸贤，若于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无正智，则无可以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门、梵志。

“于中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者，我便往彼，到已即问：‘诸贤，实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为一切皆无因无缘耶？’彼答言：‘尔。’我复语彼：‘若如是者，诸贤等皆是杀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无因无缘故。如是，诸贤皆是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无因无缘故。诸贤，若一切皆无因无缘，见如真者，于内因内，作以不作，都无欲、无方便。诸贤，若于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无正智，则无可以教。’如沙门法如是说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门、梵志。

“我所自知、自觉法，为汝说者，若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皆无能伏，皆无能秽，皆无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觉法为汝说，非为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所能伏、所能秽、所能制？谓有六处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非为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所能伏、所能秽、所能制。复有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非为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所能伏、所能秽、所能制。

“云何六处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谓眼处，耳、鼻、舌、身、意处，是谓六处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也。云何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谓地界，水、火、风、空、识界，是谓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觉为汝说也。

“以六界合故，便生母胎，因六界便有六处，因六处便有更乐，因更乐便有觉。比丘，若有觉者便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是谓知苦如真。云何知苦习如真？谓此爱受当来有乐欲，共俱求彼彼有，是谓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灭如真？谓此爱受当来有乐欲，共俱求彼彼有断无余，舍、吐尽、无欲、灭、止、没，是谓知苦灭如真。云何知苦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是谓知苦灭道如真。比丘，当知苦如真，当断苦集，当苦灭作证，当修苦灭道。若比丘知苦如真，断苦集，苦灭作证，修苦灭道者，是谓比丘一切漏尽，诸结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际。”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罗云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罗云亦游王舍城温泉林中。于是，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至温泉林罗云住处。尊者罗云遥见佛来，即便往迎，取佛衣钵，为敷坐具，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罗云座。

于是，世尊即取水器，泻留少水已，问曰："罗云，汝今见我取此水器，泻留少水耶？"

罗云答曰："见也，世尊。"

佛告罗云："我说彼道少，亦复如是，谓知已妄言，不羞不悔，无惭无愧。罗云，彼亦无恶不作。是故，罗云，当作是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复取此水器，尽泻弃已，问曰："罗云，汝复见我取少水器，尽泻弃耶？"

罗云答曰："见也，世尊。"

佛告罗云："我说彼道尽弃，亦复如是，谓知已妄言，不羞不悔，无惭无愧。罗云，彼亦无恶不作。是故，罗云，当作是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复取此空水器，覆著地已，问曰："罗云，汝复见我取空水器，覆著地耶？"

罗云答曰："见也，世尊。"

佛告罗云："我说彼道覆，亦复如是，谓知已妄言，不羞不悔，无渐无愧。罗云，彼亦无恶不作。是故，罗云，当作是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复取此覆水器，发令仰已，问曰："罗云，汝复见我取覆水器，发令仰耶？"

罗云答曰："见也，世尊。"

佛告罗云："我说彼道仰，亦复如是，谓知已妄言，不羞不悔，不惭不愧。罗云，彼亦无恶不作。是故，罗云，当作是学，不得戏笑妄言。

"罗云，犹如王有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髂、脊、胁、项、额、耳、牙，一切皆用，唯护于鼻。象师见已，便作是念：'此王大象犹故惜命。所以者何？此王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髂、脊、胁、项、额、耳、牙，一切皆用，唯护于鼻。'罗云，若王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髂、脊、胁、项、额、耳、牙、鼻，一切尽用。象师见已，便作是念：'此王大象不复惜命。所以者何？此王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髂、脊、胁、

项、额、耳、牙、鼻，一切尽用。’罗云，若王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髂、脊、胁、项、额、耳、牙、鼻，一切尽用。罗云，我说此王大象入阵斗时，无恶不作。如是，罗云，谓知已妄言，不羞不悔，无惭无愧。罗云，我说彼亦无恶不作。是故，罗云，当作是学，不得戏笑妄言。”

于是，世尊即说颂曰：

“人犯一法，谓妄言是，
不畏后世，无恶不作。
宁啖铁丸，其热如火，
不以犯戒，受世信施。
若畏于苦，不爱念者，
于隐显处，莫作恶业。
若不善业，已作今作，
终不得脱，亦无避处。”

佛说颂已，复问罗云：“于意云何？人用镜为？”

尊者罗云答曰：“世尊，欲观其面，见净不净。”

“如是，罗云，若汝将作身业，即观彼身业：‘我将作身业，彼身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我将作身业，彼身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彼将作身业。罗云，若观时则知：‘我将作身业，彼身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受彼将作身业。

“罗云，若汝现作身业，即观此身业：‘若我现作身业，此身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我现作身业，此身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此现作身业。罗云，若观时则知：‘我现作身业，此身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受此现作身业。

“罗云，若汝已作身业，即观彼身业：‘若我已作身业，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为净？为不净？为自？或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我已作身业，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彼身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诣善知识、梵行人所，彼已作身业，至心发露，应悔过说，慎莫覆藏，更善持护。罗云，若观时则知：‘我已作身业，彼身业已过去灭尽变易，彼身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昼夜欢喜，住正念正智，口业亦复如是。

“罗云，因过去行故，已生意业，即观彼意业：‘若因过去行故，已生意业，彼意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因过去行故，已生意业，彼意业已过去灭尽变易，彼意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彼过去意业。罗

云，若观时则知：‘因过去行故，已生意业，已过去灭尽变易，彼意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受彼过去意业。

“罗云，因未来行故，当生意业，即观彼意业：‘若因未来行故，当生意业，彼意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因未来行故，当生意业，彼意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彼未来意业。罗云，若观时则知：‘因未来行故，当生意业，彼意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受彼未来意业。

“罗云，因现在行故，现生意业，即观此意业：‘若因现在行故，现生意业，此意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罗云，若观时则知：‘因现在行故，现生意业，此意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此现在意业。罗云，若观时则知：‘因现在行故，现生意业，此意业不净，或自为，或为他，善与乐果受于乐报。’罗云，汝当受此现在意业。

“罗云，若有过去沙门、梵志，身、口、意业，已观而观，已净而净；彼一切即此身、口、意业，已观而观，已净而净。罗云，若有未来沙门、梵志、身、口、意业，当观而观，当净而净；彼一切即此身、口、意业，当观而观，当净而净。罗云，若有现在沙门、梵志，身、口、意业，现观而观，现净而净；彼一切即此身、口、意业，现观而观，现净而净。罗云，汝当如是学：‘我亦即此身、口、意业，现观而观，现净而净。’”

于是，世尊复说颂曰：

“身业、口业、意业，罗云，
善、不善法，汝应常观。
知已妄言，罗云莫说，
秃从他活，何可妄言？
覆沙门法，空无真实，
谓说妄言，不护其口。
故不妄言，正觉之子，
是沙门法，罗云当学。
方方丰乐，安隐无怖，
罗云至彼，莫为害他。”

佛说如是，尊者罗云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思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其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于中，身故作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口有四业，意有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

“云何身故作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一曰、杀生，极恶饮血，其欲伤害，不慈众生，乃至昆虫！二曰、不与取，著他财物，以偷意取。三曰、邪淫，彼或有父所护，或母所护，或父母所护，或姊妹所护，或兄弟所护，或妇父母所护，或亲亲所护，或同姓所护，或为他妇女，有鞭罚恐怖，及有名假赁至华鬘，亲犯如此女。是谓身故作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

“云何口故作四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一曰、妄言，彼或在众，或在眷属，或在王家，若呼彼问，汝知便说；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见言见，见言不见；为己为他，或为财物，知已妄言。二曰、两舌，欲离别他，闻此语彼，欲破坏此；闻彼语此，欲破坏彼；合者欲离，离者复离，而作群党，乐于群党，称说群党。三曰、粗言，彼若有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说如是言。四曰、绮语，彼非时说，不真实说，无义说，非法说，不止息说；又复称叹不止息事，违背于时而不善教，亦不善诃。是谓口故作四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

“云何意故作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一曰、贪伺，见他财物诸生具，常伺求望，欲令我得。二曰、嫉恚，意怀憎嫉而作是念：‘彼众生者，应杀、应缚、应收、应免、应逐摈出。’其欲令彼受无量苦。三曰、邪见，所见颠倒，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无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无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意故作三业，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

“多闻圣弟子舍身不善业，修身善业；舍口、意不善业，修口、意善业。彼多闻圣弟子如是具足精进戒德，成就身净业，成就口、意净业，离恚离诤，除去睡眠，无掉、贡高，断疑、度慢，正念正智，无有愚痴，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无量善修。’多闻圣弟子其心如是无量善修，若本因恶知识，为放逸行，作不善业，彼不能将去，不能秽污，不复相随。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慈心解脱者，而于后时，彼身、口、意宁可复作不善业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自不作恶业，恶业何由生？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当勤修慈心解脱。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慈心解脱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随心去此。比丘应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业，是一切今可受报，终不后世。’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脱无量善修者，必得阿那

含，或复上得。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无量善修。’多闻圣弟子其心如是无量善修，若本因恶知识，为放逸行，作不善业，彼不能将去，不能秽污，不复相随。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舍心解脱者，而于后时，彼身、口、意宁可复作不善业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自不作恶业，恶业何由生？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当勤修舍心解脱。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舍心解脱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随心去此。比丘应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业，是一切今可受报，终不后世。’若有如是行舍心解脱无量善修者，必得阿那含，或复上得。”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伽蓝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伽蓝园，与大比丘众俱，至羇舍子，住羇舍子村北尸摄惒林中。

尔时，羇舍子伽蓝人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游伽蓝园，与大比丘众俱，来至此羇舍子，住羇舍子村北尸摄惒林中。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若说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尊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应共往见沙门瞿昙，礼事供养。”

羇舍子伽蓝人闻已，各与等类眷属相随从羇舍子出，北行至尸惒林，欲见世尊礼事供养。往诣佛已，彼伽蓝人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问讯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遥见佛已，默然而坐。彼时，伽蓝人各坐已定，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

时，伽蓝人，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各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昙，有一沙门梵志来诣伽蓝，但自称叹己所知见，而呰毁他所知所见。瞿昙，复有一沙门梵志来诣伽蓝，亦自称叹已所知见，而呰毁他所知所见。瞿昙，我等闻已，便生疑惑：此沙门梵志何者为实？何者为虚？”

世尊告曰：“伽蓝，汝等莫生疑惑。所以者何？因有疑惑，便生犹豫。伽蓝，汝等自无净智，为有后世？为无后世？伽蓝，汝等亦无净智，所作有罪？所作无罪？伽蓝，当知诸业有三，因习本有。何云为三？伽蓝，谓贪是诸业，因习本有。伽蓝，恚及痴是诸业，因习本

有。伽蓝，贪者为贪所覆，心无厌足，或杀生，或不与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复饮酒。伽蓝，恚者为恚所覆，心无厌足，或杀生，或不与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复饮酒。伽蓝，痴者为痴所覆，心无厌足，或杀生，或不与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复饮酒。

“伽蓝，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之乃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悋，不望其报，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伽蓝，多闻圣弟子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两舌，断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群党，彼于两舌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粗言，断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说，清和柔润，顺耳人心，可喜可爱，使他安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彼于粗言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绮语，断绮语，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顺时得宜，善教善诃；彼于绮语净除其心。

“伽蓝，多闻圣弟子离贪伺，断贪伺，心不怀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恚断恚，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嫉恚净除其心。伽蓝，多闻圣弟子离邪见，断邪见，行于正见而不颠倒，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于邪见净除其心。

“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成就身净业，成就口、意净业，离恚离诤，除去睡眠，无掉、贡高，断疑、度慢，正念正智，无有愚痴。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便得四安隐住处。云何为四？有此世彼世，有善恶业报，我得此正见相应业，受持具足，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乃生天上。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一安隐住处。复次，伽蓝，无此世彼世，无善恶业报，如是我于现法中，非以此故为他所毁，但为正智

所称誉，精进人、正见人说其有。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二安隐住处。复次，伽蓝，若有所作，必不作恶，我不念恶。所以者何？自不作恶，苦何由生？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三安隐住处。复次，伽蓝，若有所作，必不作恶，我不犯世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四安隐住处。如是，伽蓝，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四安隐住处。”

伽蓝白世尊曰：“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得四安隐住处。云何为四？有此世彼世，有善恶业报，我得此正见相应业，受持具足，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乃至天上。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一安隐住处。复次，瞿昙，若无此世彼世，无善恶业报，我于现法中，非以此故为他所毁，但为正智所称誉，精进人、正见人说其有。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二安隐住处。复次，瞿昙，若有所作，必不作恶，我不念恶。所以者何？自不作恶，苦何由生？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三安隐住处。复次，瞿昙，若有所作，必不作恶，我不犯世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第四安隐住处。如是，瞿昙，多闻圣弟子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是谓得四安隐住处。瞿昙，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等尽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等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一切伽蓝人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伽弥尼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陀园，在墙村柰林。

尔时，阿私罗天子名伽弥尼，色像巍巍，光耀暐晔，夜将向旦，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阿私罗天子伽弥尼白曰：“世尊，梵志自高，事若干天，若众生命终者，彼能令自在往来善处，生于天上？世尊为法主，惟愿世尊使众生命终得至善处，生于天中！”

世尊告曰：“伽弥尼，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伽弥尼，于意云何？若邑中或有男女，懈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十种不善业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彼命终时，若众人来，各叉手向称叹求索，作如是语：‘汝等男女，懈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业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汝等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乃生天上。’如是，伽弥尼，彼男女等，懈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业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

见，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得至善处，生天上耶？”

伽弥尼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伽弥尼。所以者何？彼男女等，懈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业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若为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得至善处，乃生天上者，是处不然。伽弥尼，犹去村不远有深水渊，于有人以大重石掷著水中，若众人来，各叉手向称叹求索，作如是语：‘愿石浮出。’伽弥尼，于意云何？此大重石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而当出耶？”

伽弥尼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伽弥尼，彼男女等，懈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业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若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得至善处，生天上者，是处不然。所以者何？谓此十种不善业道，黑有黑报，自然趣下，必至恶处。

“伽弥尼，于意云何？若邑中或有男女，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业道，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得正见。彼命终时，若众人来，各叉手称叹求索，作如是语：‘汝男女等，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业道，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得正见。汝等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当至恶处，生地狱中。’伽弥尼，于意云何？彼男女等，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业道，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得正见，宁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得至恶处，生地狱中耶？”

伽弥尼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伽弥尼。所以者何？伽弥尼，彼男女等，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业道，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得正见，若为众人各叉手向称叹求索，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得生恶处，生地狱中者，是处不然。所以者何？伽弥尼，谓此十善业道，白有白报，自然升上，必至善处。伽弥尼，犹去不远有深水渊，于彼有人以酥油瓶投水而破，滓瓦沉下，酥油浮上。

“如是，伽弥尼，彼男女等，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业道，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正见。彼命终时，谓身粗色四大之种从父母生，衣食长养，坐卧按摩，澡浴强忍，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彼命终后，或乌鸟啄，或虎狼食，或烧或埋，尽为粉尘。彼心、意、识常为信所熏，为精进、多闻、布施、智慧所熏，彼因此缘此，自然升上，生于善处。伽弥尼，彼杀生者，离杀、断杀，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弥尼，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者，离邪见，得正见，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弥尼，复有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

弥尼，云何复有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伽弥尼，是谓复有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

佛说如是，伽弥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

业相应品师子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舍离，在狝猴水边高楼台观。

尔时，众多鞞舍离丽掣集在听堂，数称叹佛，数称叹法及比丘众。彼时，尼乾弟子师子大臣亦在众中。

是时，师子大臣欲往见佛，供养礼事，师子大臣则先往诣诸尼乾所，白尼乾曰：“诸尊，我欲往见沙门瞿昙。”

彼时，尼乾诃师子曰：“汝莫欲见沙门瞿昙。所以者何？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师子，若见宗本不可作则不吉利，供养礼事亦不吉利。”

彼众多鞞舍离丽掣再三集在听堂，数称叹佛，数称叹法及比丘众。彼时，尼乾弟子师子大臣亦再三在彼众中。时，师子大臣亦复再三欲往见佛，供养礼事。

师子大臣便不辞尼乾，即往诣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而作是语：“我闻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瞿昙，若如是说：‘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彼不谤毁沙门瞿昙耶？彼说真实耶？彼说是法耶？彼说法如法耶？于如法无过、无难诘耶？”

世尊答曰：“师子，若如是说：‘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彼不谤毁沙门瞿昙，彼说真实，彼说是法，彼说如法，于法无过，亦无难诘。所以者何？师子，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可作，亦为人说可作之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断灭，亦为人说断灭之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可恶，亦为人可憎恶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法、律，亦为人说法、律之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苦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亦为人说不入胎法。师子，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安隐，亦为人说安隐之法。

“师子，云何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师子，我说身恶行不可作，口、意恶行

亦不可作。师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师子，我说此法尽不可作。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可作，亦为人说不可作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可作，亦为人说可作之法？师子，我说身妙行可作，口、意妙行亦可作。师子，若如是比无量善法与乐果，受于乐报，生于善处而得长寿。师子，我说此法尽应可作。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可作，亦为人说可作之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断灭，亦为人说断灭之法？师子，我身恶行应断灭，口、意恶行亦应断灭。师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师子，我说此法尽应断灭。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断灭，亦为人说断灭之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不本可恶，亦为人说可憎恶法？师子，我说身恶行可憎恶，口、意恶行亦可憎恶。师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师子，我说此法尽可憎恶。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可恶，亦为人说可憎恶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法、律，亦为人说法、律之法？师子，我为断贪淫故而说法、律，断瞋恚、愚痴故而说法、律。师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师子，我为断彼故而说法、律。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法、律，亦为人说法、律之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苦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师子，或有沙门、梵志裸形无衣，或以手为衣，或以叶为衣，或以珠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魁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中食；不怀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设使家有粪蝇飞来，便不食也；不啖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都无所饮，学无饮行，或啖一口，以一口为足，或二口，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穄米，或食杂[麩-夫＋黃]，或食头头逻食，或食粗食；或至无事处，依于无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连合衣，或持毛衣，或持头舍衣，或持毛头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发，或持编发，或持散编发；或有剃发，或有剃须，或剃须发；或有拔发，或有拔须，或拔须发；或住立断坐，或修蹲行；或有卧刺，以刺为床；或有卧果，以果为床；或有事水，昼夜手抒；或有事火，

竟昔燃之；或事日、月、尊佑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无量苦，学烦热行。师子，有此苦行我不说无。师子，然此苦行为下贱业，至苦至困，凡人所行，非是圣道。师子，若有沙门、梵志，彼苦行法知断灭尽，拔绝共根，至竟不生者，我说彼苦行。师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彼苦行法知断灭尽，拔绝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苦行。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苦行，亦为人说苦行之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亦为人说不入胎法？师子，若有沙门、梵志当来胎生，知断灭尽，拔绝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说彼不入于胎。师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当来有胎生知断灭尽，拔绝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不入于胎。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不入于胎，亦为人说不入胎法。

“师子，云何复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安隐，亦为人说安隐之法？师子，族姓子所有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我于现法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我自安隐，亦安隐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已安彼，便为生法，众生于法解脱；老法、病法、死法、忧戚染污法、众生于忧戚染污法解脱。师子，是谓有事因此事故，于如实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宗本安隐，亦为人说安隐之法。”

师子大臣白世尊曰：“瞿昙，我已知。善逝，我已解。瞿昙，犹明目人，覆者仰之，覆者发之；迷者示道，暗中施明，若有眼者便见于色。沙门瞿昙亦复如是，为我无量方便说法、现义，随其诸道。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犹如有人养不良马，望得其利，徒自疲劳而不获利。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痴尼乾不善晓了，不能自知，不识良田而不自审，长夜奉敬，供养礼事，望得其利，唐苦无益。世尊，我今再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我本无知，于愚痴尼乾有信有敬，从今日断。所以者何？欺诳我故。世尊，我今三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师子大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尼乾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羁瘦，在天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尼乾等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我便往彼，到已即问：‘尼乾，汝等

实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昙。’我复问彼尼乾：‘汝等自有净智：“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为不作恶，我为尔所苦尽、为尔所苦不尽；若尽已，便得尽，即于现世断诸不善，得众善法，修习作证”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

“我复语彼尼乾：‘汝等自无净智：“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为不作恶，我为尔所苦尽、为尔所苦不尽；若尽已，便得尽，即于现世断诸不善，得众善法，修习作证。”而作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尼乾，若汝等自有净智：“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为不作恶，我为尔所苦尽，为尔所苦不尽；若尽已，便得尽，即于现世断诸不善，得众善法，修习作证。”尼乾，汝等可得作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尼乾，犹如有人身被毒箭，因被毒箭则生极苦。彼为亲属怜念愍伤，欲饶益安隐故，即呼拔箭金医。箭金医来，便以利刀而为开疮；因开疮时，复生极苦。既开疮已，而求箭金；求箭金时，复生极苦。求得金已，即便拔出；因拔出时，复生极苦。拔金出已，覆疮缠裹；因裹疮时，复生极苦。彼于拔箭金后，得力无患，不坏诸根，平复如故。尼乾，彼人自有净智，便作是念：“我本被毒箭，因被毒箭，则生极苦。我诸亲属见怜念愍伤，欲饶益安隐我故，即呼拔箭金医。箭金医来，便以利刀为我开疮；因开疮时，复生极苦。既开疮已，而求箭金；求箭金时，复生极苦。求得金已，即便拔出；因拔出时，复生极苦。拔金出已，覆疮缠裹；因裹疮时，复生极苦。我于拔箭金后，得力无患，不坏诸根，平复如故。”如是，尼乾，若汝等自有净智：“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为不作恶，我为尔所苦尽，为尔所苦不尽；若尽已，便得尽，即于现世断诸不善，得众善法，修习作证。”尼乾，汝等可得作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我问如是，不见诸尼乾能答我言：瞿昙，如是，不如是。

“复次，我问诸尼乾曰：‘若诸尼乾有上断、上苦行，尔时诸尼乾生上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昙。’‘若有中断、中苦行，尔时诸尼乾生中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昙。’‘若有下断、下苦行，尔时诸尼乾生下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昙。’‘是为诸尼乾有上断、上苦行，尔时诸尼乾则生上苦；有中断、中苦行，尔时诸尼乾则生中苦；有下断、下苦行，尔时诸尼乾则生下苦。若使诸尼乾有上断、上苦行，尔时诸尼乾止息上苦；有中断、中苦行，尔时诸尼乾止息中苦；有下断、下苦行，尔时诸尼乾止息下苦。若如是作、不如是作，止息

极苦甚重苦者，当知诸尼乾即于现世作苦。但诸尼乾为痴所覆，为痴所缠，而作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我问如是，不见诸尼乾能答我言：瞿昙，如是，不如是。

"复次，我问诸尼乾曰：'诸尼乾，若有乐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苦报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若有苦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乐报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若有现法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后生报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若有后生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现法报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若有不熟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熟报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若有熟报业，彼业宁可因断、因苦行，转作异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昙。''诸尼乾，是为乐报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苦报。诸尼乾，苦报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乐报。诸尼乾，现法报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后生报。诸尼乾，后生报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现法报。诸尼乾，不熟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熟报。诸尼乾，熟报业，彼业不可因断、因苦行，转作异者。以是故，诸尼乾，虚妄方便，空断无获。'

"彼诸尼乾便报我言：'瞿昙，我有尊师，名亲子尼乾，作如是说："诸尼乾，汝等若本作恶业，彼业皆可因此苦行而得灭尽；若今护身、口、意，因此不复更作恶业也。"'我复问彼诸尼乾曰：'汝等信尊师亲子尼乾，不疑惑耶？'彼答我言：'瞿昙，我信尊师亲子尼乾，无有疑惑。'我复语彼诸尼乾曰：'有五种法现世二报，信、乐、闻、念、见善观。诸尼乾，人自有虚妄言，是可信、可乐、可闻、可念、可见善观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昙。'我复语彼诸尼乾曰：'是虚妄言，何可信？何可乐？何可闻？何可念？何可善观？谓人自有虚妄言，有信、有乐、有闻、有念、有善观。'

"若诸尼乾作是说者，于如法中得五诘责，为可憎恶。云何为五？今此众生所受苦乐皆因本作，若尔者，诸尼乾等本作恶业。所以者何？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是谓尼乾第一可憎恶。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合会，若尔者，诸尼乾等本恶合会。所以者何？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是谓尼乾第二可憎恶。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为命，若尔者，诸尼乾等本恶为命。所以者何？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是谓尼乾第三可憎恶。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见也，若尔者，诸尼乾等本有恶见。所以者何？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是谓尼乾第四可憎恶。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尊佑造，若尔者，诸尼乾等本恶尊佑。所以者何？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是谓尼乾第五可憎恶。若诸尼乾因本所作恶业、恶合会、恶为命、恶见、恶尊佑，为恶尊佑所造，因彼故，诸尼乾于今受极重苦，

是谓因彼事故，诸尼乾等为可憎恶。

“我所自知、自觉法为汝说者，若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皆无能伏，皆无能秽，皆无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觉法为汝说者，非为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所能伏、所能秽、所能制？若有比丘舍身不善业，修身善业；舍口、意不善业，修口、意善业。彼于未来苦，便自知我无未来苦，如法得乐而不弃舍。彼或欲断苦因，行欲，或欲断苦因，行舍欲。彼若欲断苦因，行欲者，即修其行欲；已断者，苦便得尽。彼若欲断苦因，行舍欲者，即修其行舍欲；已断者，苦便得尽。若彼比丘便作是念：‘随所为、随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若自断苦，不善法灭而善法生，我今宁可自断其苦。’便自断苦，自断苦已，不善法灭而善法生，不复断苦。所以者何？比丘，本所为者，其义已成；若复断苦，是处不然。

“比丘，犹如箭工用检挠箭，其箭已直，不复用检。所以者何？彼人本所为者，其事已成；若复用检，是处不然。如是，比丘便作是念：‘随所为、随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若自断苦，不善法灭而善法生，我今宁可自断其苦。’便自断苦，自断苦已，不善法灭而善法生，不复断苦。所以者何？本所为者，其义已成；若复断苦，是处不然。

“比丘，犹如有人爱念、染著、敬待彼女，然彼女人更与他语，共相问讯，往来止宿；其人因是身心生苦恼，极忧戚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所以者何？其人于女爱念、染著，极相敬待，而彼女人更与他语，共相问讯，往来止宿，其人身心何得不生苦恼忧戚？比丘，若使其人而作是念：‘我唐爱念、敬待彼女！然彼女人更与他语，共和问讯，往来止宿。我今宁可因自苦自忧故，断为彼女爱念、染著耶！’其人于后因自苦自忧故，便断为彼女爱念、染著。若彼女人故与他语，共相问讯，往来止宿，其人于后，身心宁当复生苦恼，极忧戚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其人于女无复爱念、染著之情。若彼女人故与他语，共相问讯，往来止宿，若使其人因此身心复生苦恼极忧戚者，是处不然。如是，比丘便作是念：‘随所为、随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灭。若自断其苦，不善法灭而善法生，我今宁可自断其苦。’便自断善，自断苦已，不善法灭而善法生，不复断苦。所以者何？本所为者，其义已成；若复断苦，是处不然。

“彼复作是念：‘若有所因，断其苦者，我便已断；然我于欲犹故未断，我今宁可求断于欲。’便求断欲，彼为断欲故，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在冢间。彼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

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彼于疑惑净除其心。

“彼已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已，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

“如来如是正心解脱，得五称誉，如法无诤，可爱可敬。云何为五？彼众生者，所受苦乐皆因本作，若尔者，如来本有妙业，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是谓如来得第一称誉。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合会，若尔者，如来本妙合会，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是谓如来得第二称誉。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为命，若尔者，如来本妙为命，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是谓如来得第三称誉。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见也，若尔者，如来本妙见，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是谓如来得第四称誉。复次，众生所受苦乐皆因尊佑造，若尔者，如来本妙尊佑，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是谓如来得第五称誉。是为如来本妙业、妙合会、妙为命、妙见、妙尊佑，为妙尊佑所造；因彼故，如来于今圣无漏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以此事故，如来于今得五称誉。

“有五因缘，心生忧苦。云何为五？淫欲缠者，因淫欲缠故，心生忧苦。如是，瞋恚、睡眠、掉悔、疑惑缠者，因疑惑继故，心生忧苦，是谓五因缘，心生忧苦。有五因缘，心灭忧苦。云何为五？若淫欲缠者，因淫欲缠故，心生忧苦；除淫欲缠已，忧苦便灭。因淫欲缠，心生忧苦；于现法中而得究竟，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所知、圣所见。如是，瞋恚、睡眠、掉悔，若疑惑缠者，因疑惑缠故，心生忧苦；除疑惑缠已，忧苦便灭。因疑惑缠，心生忧苦；于现法中而得究竟，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所知、圣所见。是谓五因缘，心灭忧苦。

“复次，更有现法而得究竟，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所知、圣所见。云何更有现法而得究竟，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所知、圣所见？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是谓更有现法而得究竟，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所知、圣所见。”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波罗牢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丽瘦，与大比丘众俱，往至北村，住北村尸摄惒林中。

尔时，波罗牢伽弥尼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

游拘丽瘦，与大比丘众俱，至此北村，住北村北尸摄恕林中。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若说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尊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彼作是念："我应往见沙门瞿昙，礼事供养。"

波罗牢伽弥尼闻已，从北村出，北行至尸摄恕林，欲见世尊礼事供养。波罗牢伽弥尼遥见世尊在林树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

波罗牢伽弥尼遥见佛已，前至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世尊曰："我闻沙门瞿昙知幻是幻。瞿昙，若如是说：'沙门瞿昙知幻是幻。'彼不谤毁沙门瞿昙耶？彼说真实耶？彼说是法耶？彼说法如法耶？于如法无过、无难诘耶？"

世尊答曰："伽弥尼，若如是说：'沙门瞿昙知幻。'彼不谤毁沙门瞿昙，彼说真实，彼说是法，彼说法如法，于法无过，亦无难诘。所以者何？伽弥尼，我知彼幻，我自非幻。"

波罗牢说曰："彼沙门、梵志所说真实，而我不信彼说沙门瞿昙知幻是幻。"

世尊告曰："伽弥尼，若知幻者，即是幻耶？"

波罗牢白曰："如是，世尊。如是，善逝。"

世尊告曰："伽弥尼，汝莫自误，谤毁于我！若谤毁我者，则便自损，有诤有犯，圣贤所恶，而得大罪。所以者何？此实不如汝之所说。伽弥尼，汝闻拘丽瘦有卒耶？"

答曰："闻有。"

"伽弥尼，于意云何？拘丽瘦用是卒为？"

答曰："瞿昙，通使杀贼，为此事故，拘丽瘦畜是卒也。"

"伽弥尼，于意云何？拘丽瘦卒为有戒？为无戒耶？"

答曰："瞿昙，若世间有无戒德者，无过拘丽瘦卒。所以者何？拘丽瘦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

复问："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知，我不问汝。若他问汝：'波罗牢伽弥尼知拘丽瘦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因此事故，波罗牢伽弥尼极犯禁戒，唯行恶法。'若如是说，为真说耶？"

答曰："非也，瞿昙。所以者何？拘丽瘦卒见异、欲异、所愿亦异，拘丽瘦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我极持戒，不行恶法。"

复问："伽弥尼，汝知拘丽瘦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然不以此为犯禁戒，唯行恶法；如来何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所以者何？我知幻，知幻人，知幻报，知断幻。伽弥尼，我亦知杀生，知杀生人，知杀生报，知断杀生。伽弥尼，我知不与取，知不与取人，知不与取

报，知断不与取。伽弥尼，我知妄言，知妄言人，知妄言报，知断妄言。伽弥尼，我如是知、如是见。若有作是说‘沙门瞿昙知幻即是幻‘者，彼未断此语，闻彼心、彼欲、彼愿、彼闻、彼念、彼观，如屈伸臂顷，命终生地狱中。”

波罗牢伽弥尼闻已，怖惧战栗，身毛皆竖，即从座起，头面礼足，长跪叉手，白世尊曰：“悔过！瞿昙。自首！善逝。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我以妄说沙门瞿昙是幻，惟愿瞿昙受我悔过！见罪发露！我悔过已，护不更作。”

世尊告曰：“如是，伽弥尼，汝实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谓汝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妄说是幻。然汝能悔过，见罪发露，护不更作，如是，伽弥尼，若有悔过，见罪发露，护不更作者，则长养圣法而无有失。”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昙，有一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若有杀生者，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因彼生忧苦。若有不与取、妄言，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因彼生忧苦。’沙门瞿昙，于意云何？”

世尊告曰：“伽弥尼，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伽弥尼，于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若有问者：‘此人本作何等？今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或有答者：‘此人为王杀害怨家，王欢喜已，即与赏赐。是以此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伽弥尼，又复见王收捕罪人，反缚两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门，坐高标下而枭其首。若有问者：‘此人何罪，为王所戮？’或有答者：‘此人枉杀王家无过之人，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迦弥尼，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若有杀生，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因彼生忧苦。’彼为真说？为虚妄言？”

答曰：“妄言，瞿昙。”

“若彼说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昙。”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伽弥尼。”

复问：“伽弥尼，于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若有问者：‘此人本作何等？今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或有答者：‘此人于他国中而不与取，是以此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

王。’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伽弥尼，又复见王收捕罪人，反缚两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门，坐高标下而枭其首。若有问者：‘此人何罪，为王所戳？’或有答者：‘此人于王国而不与取，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伽弥尼，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若有不与取，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因彼生忧苦。’彼为真说？为虚妄言？”

答曰：“妄言，瞿昙。”

“若彼说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昙。”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伽弥尼。”

复问伽弥尼：“于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若有问者：‘此人本作何等？今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或有答者：‘此人作妓，能戏调笑，彼以妄言令王欢喜；王欢喜已，即与赏赐。是以此人头冠华鬘，杂香涂身，而作倡乐，歌舞自娱，唯作女妓，欢乐如王。’迦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伽弥尼，又复见王收捕罪人，用棒打杀，盛以木槛，露车载之，出北城门，弃著堑中。若有问者：‘此人何罪，为王所杀？’或有答者：‘此人在王前妄有所证，彼以妄言欺诳于王，是以王教取作如是。’伽弥尼，汝如是见、如是闻不？”

答曰：“见也，瞿昙，已闻、当闻。”

“伽弥尼，于意云何？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若有妄言，彼一切即于现法受报，因彼生忧苦。’彼为真说？为虚妄言？”

答曰：“妄言，瞿昙。”

“若彼说妄言，汝意信不？”

答曰：“不信也，瞿昙。”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伽弥尼。”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甚奇！瞿昙所说极妙，善喻善证。瞿昙，我于北村中造作高堂，敷设床褥，安立水器，燃大明灯。若有精进沙门、梵志来宿高堂，随其力，供给所须。有四论士，所见各异，更相违反，来集高堂。

“于中论士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无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无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

“第二论士而有正见，反第一论士所见、所知，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

“第三论士如是见、如是说：‘自作、教作，自断、教断，自煮、教煮，愁烦忧戚，捶胸懊恼，啼哭愚痴，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至他巷陌，害村坏邑，破城灭国；作如是者，为不作恶。又以铁轮利如剃刀，彼于此地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截斩剉，剥裂剬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积；因是无恶业，因是无恶业报。恒水南岸杀、断、煮去，恒水北岸施与、作斋、咒说而来；因是无罪无福，因是无罪福报。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惠施、爱言、利及等利；因是无福，因是无福报。’

“第四论士而有正见，反第三论士所知、所见，如是见、如是说：‘自作、教作，自断、教断，自煮、教煮，愁烦忧戚，捶胸懊恼，啼哭愚痴，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至他巷陌，害村坏邑，破城灭国；作如是者，实为作恶。又以铁轮利如剃刀，彼于此地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截斩剉，剥裂剬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积；因是有恶业，因是有恶业报。恒水南岸杀、断、煮去，恒水北岸施与、作斋、咒说而来；因是有罪有福，因是有罪福报。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惠施、爱言、利及等利；因是有福，因是有福报。’

“瞿昙，我闻是已，便生疑惑：此沙门、梵志，谁说真实？谁说虚妄？”

世尊告白：“伽弥尼，汝莫生疑惑。所以者何？因有疑惑便生犹豫。伽弥尼，汝自无净智，为有后世？为无后世？伽弥尼，汝又无净智，所作为恶？所作为善？伽弥尼，有法之定，名曰远离，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复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昙，云何法定，名曰远离？今我因此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我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世尊告曰：“伽弥尼，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过夜晓时而作是念：‘我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便自见：‘我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彼自见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已，便生欢悦；生欢悦已，便生于喜；生于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觉乐；身觉乐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则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无善恶业，无善恶业

报；无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无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若彼沙门、梵志所说真实者，我不犯世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我今得无上人上之法，升进得安乐居，谓远离法定。’彼沙门、梵志所说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内心止。伽弥尼，是谓法定，名曰远离，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复次，伽弥尼，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过夜晓时而作是念：‘我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便自见：‘我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彼自见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已，便生欢悦；生欢悦已，便生于喜；生于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觉乐；身觉乐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则心与悲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悲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若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若彼沙门、梵志所说真实者，我不犯世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我得无上人上之法，升进得安乐居，谓远离法定。’彼沙门、梵志所说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内心止。伽弥尼，是谓法定，名曰远离，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复次，伽弥尼，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过夜晓时而作是念：‘我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便自见：‘我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彼自见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已，便生欢悦；生欢悦已，便生于喜；生于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觉乐；身觉乐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则心与喜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喜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自作、教作，自断、教断，自煮、教煮，愁烦忧戚，捶胸懊恼，啼哭愚痴，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至他巷陌，害村坏邑，破城灭国；作如是者，实为不作恶。又以铁轮利如剃刀，彼于此地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截斩剉，剥裂剬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积；因是无恶业，因是无恶业报。恒水南岸杀、断、煮去，恒水北岸施与、作斋、咒说而来；因是无罪无福，因是无罪福报。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惠施、爱言、利及等利；因是无福，因是无福报。”若沙门、梵志所说真实者，我不犯世

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我今得无上人上之法，升进得安乐居，谓远离法定。'彼于沙门、梵志所说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内心止。伽弥尼，是谓法定，名曰远离，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复次，伽弥尼，多闻圣弟子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于昼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过夜晓时而作是念：'我离杀断杀，断不与取、邪淫、妄言至断邪见，得正见。'彼便自见：'我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彼自见断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已，便生欢悦；生欢悦已，便生于喜；生于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觉乐；身觉乐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圣弟子得一心已，则心与舍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若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自作、教作，自断、教断，自煮、教煮，愁烦忧戚，捶胸懊恼，啼哭愚痴，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至他巷陌，害村坏邑，破城灭国；作如是者，实为作恶。又以铁轮利如剃刀，彼于此地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截斩剉，剥裂脔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积；因是有恶业，因是有恶业报。恒水南岸杀、断、煮去，恒水北岸施与、作斋、咒说而来；因是有罪有福，因是有罪福报。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惠施、爱言、利及等利；因是有福，因是有福报。"若沙门、梵志所说真实者，我不犯世怖与不怖，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与众生共诤，无浊欢悦。我得无上人上之法，升进得乐居，谓远离法定。'彼于沙门、梵志所说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内心止。伽弥尼，是谓法定，名曰远离，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于现法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说此法时，波罗牢伽弥尼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波罗牢伽弥尼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波罗牢伽弥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业相应品第二竟。

中阿含经卷第五

舍梨子相应品第三（有十一经）（初一日诵）

等心、得戒、智、师子，水喻、瞿尼、梵陀然，

教病、拘絺、象迹喻，分别四谛最在后。

舍梨子相应品等心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与比丘众夜集讲堂，因内结、外结，为诸比丘分别其义："诸贤，世实有二种人。云何为二？有内结人阿那含，不还此间；有外结人非阿那含，还来此间。

"诸贤，云何内结人阿那含，不还此间？若有一人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彼因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故，复学厌欲、无欲、断欲；因学厌欲、无欲、断欲故，得息、心解脱。得已乐中，爱惜不离，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我本为人时，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因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故，复学厌欲、无欲、断欲；因学厌欲、无欲、断欲故，得息、心解脱。得已乐中，爱惜不离，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在于此中。'

"诸贤，复有一人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彼因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故，复学色有断、贪断业，学欲舍离；因学色有断、贪断业，学欲舍离故，得息、心解脱。得已乐中，爱惜不离，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我本为人时，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因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故，复学色有断、贪断业，学欲舍离；因学色有断、贪断业，学欲舍离故，得息、心解脱。得已乐中，爱惜不离，于现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在于此中。'诸贤，是谓内结人阿那含，不还此间。

"诸贤，云何外结人非阿那含，来还此间？若有一人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诸贤，是谓外结人非阿那含，还来此间。"

于是，众多等心天色像巍巍，光辉暐晔，夜将向旦，来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往一面，白曰："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因内结、外结，为诸比丘分别其义：'诸贤，世实有二种人：内结人、外结人。'世尊，众已欢喜，惟愿世尊慈哀愍念，往至讲堂！"彼时，世尊为诸等心天默然而许。诸等心天知世尊默然许可，稽首佛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诸等心天去后不久，于是世尊往至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世

尊坐已，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汝极甚善。所以者何？汝于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因内结、外结，为诸比丘分别其义：'诸贤，世实有二种人：内结人、外结人。'舍梨子，昨夜向旦，诸等心天来诣我所，稽首礼已，却住一面，白我言：'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与比丘众集在讲堂，因内结、外结，为诸比丘分别其义："诸贤，世实有二种人：内结人、外结人。"世尊，众已欢喜，惟愿世尊慈哀愍念，往至讲堂！'舍梨子，我便为彼诸等心天默然而许。诸等心天知我默然许可，稽首我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舍梨子，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往锥头处，各不相妨。舍梨子，诸等心天非生彼中，甫修善心，极广甚大，令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锥头处，各不相妨。舍梨子，诸等心天本为人时，已修善心，极广甚大，因是故，令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锥头处，各不相妨。是故，舍梨子，当学寂静，诸根寂静，心意寂静，身、口、意业寂静，向于世尊及诸智梵行。舍梨子，虚伪异学，长衰永失。所以者何？谓不得闻如此妙法。"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成就戒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于彼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

是时，尊者乌陀夷共在众中。尊者乌陀夷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出入想知灭定者，终无此处。"

尊者舍梨子再三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于彼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

尊者乌陀夷亦复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出入想知灭定者，终无此处。"

于是，尊者舍梨子便作是念："此比丘乃至再三非我所说，无一比丘叹我所说，我宁可往至世尊所。"

于是，尊者舍梨子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尊者乌陀夷及诸比丘亦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于中，尊者舍梨子复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于彼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

尊者乌陀夷复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出入想知灭定者，终无此处。"

尊者舍梨子复再三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于彼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

尊者乌陀夷亦复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余意生天中，出入想知灭定者，终无此处。"

尊者舍梨子复作是念："此比丘于世尊前再三非我所说，亦无一比丘叹我所说，我宜默然。"

于是，世尊问曰："乌陀夷，汝说意生天为是色耶？"

尊者乌陀夷白世尊曰："是也，世尊。"

世尊面诃乌陀夷曰："汝愚痴人，盲无有目！以何等故，论甚深阿毗昙？"于是，尊者乌陀夷为佛面诃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思。

世尊面诃尊者乌陀夷已，语尊者阿难曰："上尊名德长老比丘为他所诘，汝何以故，纵而不检？汝愚痴人，无有慈心，舍背上尊名德长老！"

于是，世尊面诃尊者乌陀夷及尊者阿难已，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于现法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若于现法不得究竟智，身坏命终，过抟食天，生余意生天中，于彼出入想知灭定，必有此处。"佛说如是，即入禅室，宴坐默然。

尔时，尊者白净比丘在于众中。尊者阿难白尊者白净："是他所作，而我得责。尊者白净，世尊晡时必从禅室出，至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共论此义，尊者白净应答此事。我极惭愧于世尊所及诸梵行。"

于是，世尊则于晡时从禅室出，至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曰："白净，长老比丘为有几法，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

尊者白净白曰："世尊，长老比丘若有五法，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云何为五？世尊，长老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世尊，禁戒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复次，世尊，长老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世尊，多闻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复次，世尊，长老比丘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世尊，禅思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复次，世尊，长老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是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世尊，智慧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复次，世尊，长老比丘诸漏已尽，无复有结，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漏尽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世尊，长老比丘若成就此五法，为诸梵行者爱敬尊重。"

世尊问曰：“白净，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当以何义使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尊者白净白曰：“世尊，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者，更无余事使诸梵行爱敬尊重。唯以老耄、头白、齿落，盛壮日衰，身曲脚戾，体重气上，拄杖而行，肌缩皮缓，皱如麻子，诸根毁熟，颜色丑恶，彼因此故，使诸梵行爱敬尊重。”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若长老比丘无此五法，更无余事使诸梵行爱敬尊重。唯以老耄、头白、齿落，盛壮日衰，身曲脚戾，体重气上，拄杖而行，肌缩皮缓，皱如麻子，诸根毁熟，颜色丑恶，彼因此故，使诸梵行爱敬尊重。白净，舍梨子比丘有此五法，汝等应当爱敬尊重。所以者何？白净，舍梨子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复次，白净，舍梨子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复次，白净，舍梨子比丘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复次，白净，舍梨子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是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复次，白净，舍梨子比丘诸漏已尽，无复有结，心解说、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白净，舍梨子比丘成就此五法，汝等应共爱敬尊重。”

佛说如是，尊者白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智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牟利破群□比丘舍戒罢道。黑齿比丘闻牟利破群□比丘舍戒罢道，即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者舍梨子，当知牟利破群□比丘舍戒罢道。”

尊者舍梨子曰：“牟利破群□比丘于此法中而爱乐耶？”

黑齿比丘问曰：“尊者舍梨子于此法中而爱乐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黑齿，我于此法无有疑惑。”

黑齿比丘即复问曰：“尊者舍梨子于当来事复云何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黑齿，我于来事亦无犹豫。”

黑齿比丘闻如是已，即从座起，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尊者舍梨子今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舍梨子所，语舍梨子：‘世尊呼汝！’”

一比丘受教已，即从坐起，礼佛而去，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白曰：“世尊呼尊者舍梨子。”尊者舍梨子闻已，即往诣佛，稽首作礼，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舍梨子，汝今实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不以此文，不以此句，我但说义。”

世尊告曰：“舍梨子，族姓子随其方便称说，得智者即说得智。”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我向已说，不以此文，不以此句，我但说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见？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耶？’舍梨子，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见？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生者有因，此生因尽，知生因尽已，我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生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生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生者因有、缘有，从有而生，以有为本。’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有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有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有者因受，缘受，从受而生，以受为本。’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受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受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以何为本？’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受者因爱、缘爱，从爱而生，以爱为本。’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为爱？’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为爱？’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谓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于中乐欲著者，是谓为爱。’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见？于三觉中无乐欲著？’汝闻此已，当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见？于三觉中无乐欲著？’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谓此三觉无常法、苦法、灭法；无常法即是苦，见苦已，便于三觉无乐欲著。’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尔时，世尊告曰：“舍梨子，此说复有义可得略答。舍梨子，复有何义，此说可得略答？所觉所为，即皆是苦，舍梨子，是谓复有义此说可得略答。”

世尊问曰：“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背不向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诸梵行来问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背不向自称说得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我闻此已，当如是答：‘诸贤，我自于内背而不向则诸爱尽，无惊无怖，无疑无惑，行如是守护；如其守护已，不生不善漏。’世尊，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我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诸梵行来问如此，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说者，当知是义。”

世尊告曰：“舍梨子，复次有义，此说可得略答。若诸结沙门所说，彼结非我有，行如是守护；如其守护已，不生不善漏。舍梨子，是谓复有义此说可得略答。”世尊说如是已，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我始未作意，而世尊卒问此义，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诸贤，我初说一义，便为世尊之所赞可，我复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我能为世尊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我亦能为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

黑齿比丘闻尊者舍梨子说如是已，即从座起，疾诣佛所，白世尊曰：“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所说至高，一向师子吼：‘诸贤，我

始未作意，而世尊卒问此义，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诸贤，我初说一义，便为世尊之所赞可，我复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我能为世尊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诸贤，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问我此义者，我亦能为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

世尊告曰："黑齿，如是！如是！若我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问舍梨子比丘此义者，舍梨子比丘必能为我一日一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黑齿，若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问舍梨子比丘此义者，舍梨子比丘亦能为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而答此义。所以者何？黑齿，舍梨子比丘深达法界故。"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师子吼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俱，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尊者舍梨子亦游舍卫国而受夏坐。于是，尊者舍梨子舍卫国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于舍卫国受夏坐讫，世尊，我欲游行人间。"

世尊告曰："舍梨子，汝去随所欲，诸未度者当令得度，诸未脱者当令得脱，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舍梨子，汝去随所欲。"

于是，尊者舍梨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还至己房，收举床座，摄衣持钵，即便出去游行人间。

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有一梵行在于佛前犯相违法，白世尊曰："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游行人间。"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舍梨子所，语舍梨子：'世尊呼汝！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法，而作是语："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游行人间。"'"

一比丘受教已，即从坐起，礼佛而去。于是，尊者阿难住世尊后执拂侍佛。

一比丘去后不久，尊者阿难即持户钥，遍至诸房，见诸比丘便作是语："善哉！诸尊，速诣讲堂，今尊者舍梨子当在佛前而师子吼。若尊者舍梨子所说甚深，息中之息，妙中之妙；如是说者，诸尊及我得闻此已，当善诵习，当善受持。"彼时，诸比丘闻尊者阿难语已，悉诣讲堂。

尔时，一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白曰："世尊呼汝：'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法，而作是语："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游行人间。"'"

于是，尊者舍梨子闻已，即从坐起，便还诣佛，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佛便告曰："舍梨子，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于我前犯相违

法，而作是语：‘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已，游行人间。’舍梨子，汝实轻慢一梵行已而游人间耶？”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犹截角牛，至忍温良，善调善御，从村至村，从巷至巷，所游行处，无所侵犯。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截角牛，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旃陀罗子而截两手，其意至下，从村至村，从邑至邑，所游行处，无所侵犯。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截手旃陀罗子，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若如地，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受，地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地，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若如水，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洗，水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水，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若如火，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烧，火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火，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间世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若如风，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吹，风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风，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如扫帚，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扫，扫帚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扫帚，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晡旃尼，净与不净，大便、小便、涕、唾悉拭，晡旃

尼不以此故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晡旃尼，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大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如膏瓶处处裂破，盛满膏已而著日中，漏遍漏津遍津。若有目人，来住一面，见此膏瓶处处裂破，盛满膏已而著日中，漏遍漏津遍津。世尊，我亦如是，常观此身九孔不净，漏遍漏津遍津。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世尊，犹如有一自喜年少，沐浴澡洗，熏以涂香，著白净衣，璎珞自严，剃须治发，头冠华鬘。若以三尸——死蛇、死狗及以死人，青瘀膨胀，极臭烂坏，不净流漫，系著咽颈，彼怀羞惭，极恶秽之。世尊，我亦如是，常观此身臭处不净，心怀羞惭，极恶秽之。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轻慢于一梵行而游人间。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当云何轻慢一梵行而游人间？”

于是，彼比丘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悔过！世尊。自首！善逝。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谓我以虚妄言诬谤清净梵行舍梨子比丘。世尊，我今悔过，愿为受之，见已发露，后不更作。

世尊告曰：“如是，比丘，汝实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谓汝以虚妄言空无真实，诬谤清净梵行舍梨子比丘。汝能悔过，见已发露，后不更作；若有悔过，见已发露，后不更作者，如是长养于圣法、律则不衰退。”

于是，佛告尊者舍梨子：“汝速受彼痴人悔过，莫令彼比丘即于汝前头破七分。”

尊者舍梨子即为哀愍彼比丘故，便受悔过。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水喻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我今为汝说五除恼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彼诸比丘受教而听。

尊者舍梨子言：“云何为五？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不净行，心少有净；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口、意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如阿练若比丘持粪扫衣，见粪聚中所弃弊衣，或大便污，或小便、涕、唾及余不净之所染污，见已，左手执之，右手舒张；若非大便、小便、涕、唾及余不净之所污处，又不穿者，便裂取之。如是，诸贤，或有人一身不净行，口净行，莫念彼身不净行也，但当念彼口之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村外不远，有深水池，蒿草所覆。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彼至池已，脱衣置岸，便入池中，两手披蒿，恣意快浴，除热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有净行，莫念彼口不净行，但当念彼身之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不净行，心少有净；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四衢道，有牛迹水。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彼作是念：‘此四衢道牛迹少水，我若以手以叶取者，则扰浑浊，不得除我热极烦闷、饥渴顿乏。我宁可跪，手膝拍地，以口饮水。’彼即长跪，手膝拍地，以口饮水，彼即得除热极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不净行，心少有净，莫得念彼身不净行，口不净行，但当念彼心少有净。诸贤，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如有人远涉长路，中道得病，极困委顿，独无伴侣，后村转远，而前村未至。若有目人来住一面，见此行人远涉长路，中道得病，极困委顿，独无伴侣，后村转远，而前村未至。彼若得侍人，从迥野中，将至村邑，与妙汤药，哺养美食，好瞻视者，如是此人病必得差，谓彼人于此病人，极有哀愍慈念之心。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便作是念：‘此贤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莫令此贤因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贤得善知识者，舍身不净行，修身净行；舍口、意不净行，修口、意净行。如是，此贤因身净行，口、意净行，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乃生天上，谓彼贤为此贤极有哀愍慈念之心。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口、意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村外不远，有好池水，既清且美，其渊平满，翠草被岸，华树四周。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彼至池已，脱衣置岸，便入池中，恣意快浴，除热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口、意净行，常当念彼身之净行，口、意净；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诸贤，我向所说五除恼法者，因此故说。”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诸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六

舍梨子相应品瞿尼师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瞿尼师比丘亦游王舍城，在无事室，调笑、骄傲、躁扰、喜忘，心如猕猴。瞿尼师比丘为少缘故，至王舍城。是时尊者舍梨子与比丘众俱，中食已后，因小事故，集在讲堂。瞿尼师比丘于王舍城所作已讫，往诣讲堂。

尊者舍梨子遥见瞿尼师来已，因瞿尼师告诸比丘：“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敬重而随顺观。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敬重，不随顺观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敬重，不随顺观。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敬重，令随顺观。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调笑而不躁扰。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行调笑而躁扰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行调笑及于躁扰。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调笑，令不躁扰。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畜生论。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畜生论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畜生论。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畜生论。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骄傲及少言说。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行骄傲，多言说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行骄傲及多言说。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骄傲及少言说。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护诸根。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护诸根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护诸根。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护诸根。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食知止足。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贪余多食，不知足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贪余多食，不知止足。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食知止足。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精进而不懈怠。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精进而懈怠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

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精进而反懈怠。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精进而不懈怠。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正念及正智也。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无正念，无正智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无正念及无正智。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正念及正智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时及善时也，不早入村而行乞食，亦不晚出。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晚出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复晚出。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时及善时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坐及善坐也，不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坐及善坐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其论律、阿毗昙。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或有来问律、阿毗昙。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不知答律、阿毗昙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不知答律及阿毗昙。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律、阿毗昙。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或有来问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诸贤，若无事比丘于无事，不知答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不知答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息解脱，离色至无色。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漏尽智通。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或有来问漏尽智通。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而不知答漏尽智通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而不知答漏尽智通。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漏尽智通。”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尊者大目揵连白曰：“尊者舍梨子，但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应学如是法，非谓人间比丘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尊者大目揵连，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尚学如是法，况复人间比丘耶！"

如是二尊更相称说，赞叹善哉！闻所说已，从座起去。

敬重、无调笑，不畜生论、傲，
护根、食知足，精进、正念智。
知时亦善坐，论律、阿毗昙，
及说息解脱，漏尽通亦然。

舍梨子相应品梵志陀然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与大比丘众俱，共受夏坐。尔时，尊者舍梨子在舍卫国亦受夏坐。

是时，有比丘于王舍城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往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彼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问曰："贤者，从何处来？于何夏坐？"

彼一比丘答曰："尊者舍梨子，我从王舍城来，在王舍城受夏坐。"

复问："贤者，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

复问："贤者，比丘众、比丘尼众在王舍城受夏坐，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乐闻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众、比丘尼众在王舍城受夏坐，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尽乐闻法。"

复问："贤者，优婆塞众、优婆夷众住王舍城，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乐闻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优婆塞众、优婆夷众住王舍城，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尽乐闻法。"

复问："贤者，若干异学沙门、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乐闻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若干异学沙门、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尽乐闻法。"

复问："贤者，在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贤者识耶？"

答曰："识之。"

复问："贤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乐闻法耶？"

答曰："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欲见佛，不乐闻法。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而不精进，犯于禁戒，彼依傍于王，欺诳梵志、居士；依恃梵志、居士，欺诳于王。"

尊者舍梨子闻已，于舍卫国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从舍卫国往诣王舍城，住竹林加兰哆园。

于是，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次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梵志陀然家。是时，梵志陀然从其家出，至泉水边苦治居民。

梵志陀然遥见尊者舍梨子来，从座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赞曰："善来！舍梨子，舍梨子久不来此。"于是，梵志陀然敬心扶抱尊者舍梨子，将入家中，为敷好床，请使令坐。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梵志陀然见尊者舍梨子坐已，执金澡罐，请尊者舍梨子食。

尊者舍梨子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梵志陀然复再三请食，尊者舍梨子亦再三语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是时，梵志陀然问曰："舍梨子，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

答曰："陀然，汝不精进，犯于禁戒，依傍于王，欺诳梵志、居士；依傍梵志、居士，欺诳于王。"

梵志陀然答曰："舍梨子，当知我今在家，以家业为事，我应自安隐，供养父母，瞻视妻子，供给奴婢，当输王租，祠祀诸天，祭餟先祖及布施沙门、梵志，为后生天而得长寿，得乐果报故。舍梨子，是一切事不可得废，一向从法。"

于是，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梵志陀然，于意云何？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

答曰："不也。"

复问："陀然，于意云何？若复有人为妻子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妻子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

答曰："不也。"

复问："陀然，于意云何？若复有人为奴婢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奴婢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

答曰：“不也。”

复问：“陀然，于意云何？若复有人为王、为天、为先祖、为沙门、梵志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王、为天、为先祖、为沙门、梵志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

答曰：“不也。”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尊重奉敬孝养父母，行福德业，不作恶业。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尊重奉敬孝养父母，行福德业，不作恶业者，彼便为父母之所爱念，而作是言：‘令汝强健，寿考无穷。所以者何？我由汝故，安隐快乐。’陀然，若有人极为父母所爱念者，其德日进，终无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爱念妻子，供给瞻视，行福德业，不作恶业。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爱念妻子，供给瞻视，行福德业，不作恶业者，彼便为妻子之所尊重，而作是言：‘愿尊强健，寿考无穷。所以者何？我由尊故，安隐快乐。’陀然，若有人极为妻子所尊重者，其德日进，终无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愍伤奴婢，给恤瞻视，行德业，不作恶业。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愍伤奴婢，给恤瞻视，行福德业，不作恶业者，彼便为奴婢之所尊重，而作是言：‘愿令大家强健，寿考无穷。所以者何？由大家故，我得安隐。’陀然，若有人极为奴婢所尊重者，其德日进，终无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尊重供养沙门、梵志，行福德业，不作恶业。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业、如功德得钱财，尊重供养沙门、梵志，行福德业，不作恶业者，彼便极为沙门、梵志之所爱念，而作是言：‘令施主强健，寿考无穷。所以者何？我由施主故，得安隐快乐。’陀然，若有人极为沙门、梵志所爱念者，其德日进，终无衰退。”

于是，梵志陀然即从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舍梨子，我有爱妇，名曰端正，我惑彼故，而为放逸，大作罪业。舍梨子，我从今日始，舍端正妇，自归尊者舍梨子。”

尊者舍梨子答曰：“陀然，汝莫归我。我所归佛，汝应自归。”

梵志陀然曰：“尊者舍梨子，我从今日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尊者舍梨子受我为佛优婆塞！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尊者舍梨子为梵志陀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游王舍城。住经数日，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往诣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摄惒林中。

彼时，有一比丘游王舍城，住经数日，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亦至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摄惒林中。

于是，彼一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问曰："贤者从何处来？何处游行？"

比丘答曰："尊者舍梨子，我从王舍城来，游行王舍城。"

复问："贤者，知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耶？"

答曰："知也。"

复问："贤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生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数见佛，乐闻法耶？"

答曰："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欲数见佛，欲数闻法，但不安快，气力转衰。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今者疾病，极困危笃，或能因此而至命终。"

尊者舍梨子闻是语已，即摄衣持钵，从南山出，至王舍城，住竹林迦兰哆园。

于是，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往诣梵志陀然家。梵志陀然遥见尊者舍梨子来，见已便欲从床而起。尊者舍梨子见梵志陀然欲从床起，便止彼曰："梵志陀然，汝卧勿起，更有余床，我自别坐。"

于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问曰："陀然，所患今者何似？饮食多少？疾苦转损，不至增耶？"

陀然答曰："所患至困，饮食不进，疾苦但增而不觉损。尊者舍梨子，犹如力士为以利刀刺头，但生极苦，我今头痛亦复如是。尊者舍梨子，犹如力士以紧索绳而缠络头，但生极苦，我今头痛亦复如是。尊者舍梨子，犹屠牛儿而以利刀破于牛腹，但生极苦，我今腹痛亦复如是。尊者舍梨子，犹两力士捉一羸人在火上炙，但生极苦，我今身痛，举体生苦，但增不减，亦复如是。"

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梵志陀然，于意云何？地狱、畜生，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畜生胜也。"

复问："陀然，畜生、饿鬼，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饿鬼胜也。"

复问："陀然，饿鬼比人，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人为胜也。"

复问："陀然，人、四王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四王天胜。"

复问："陀然，四王天、三十三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三十三天胜。"

复问："陀然，三十三天、焰摩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焰摩天胜。"

复问："陀然，焰摩天、兜率陀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兜率陀天胜。"

复问："陀然，兜率陀天、化乐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化乐天胜。"

复问："陀然，化乐天、他化乐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他化乐天胜。"

复问："陀然，他化乐天、梵天，何者为胜？"

陀然答曰："梵天最胜，梵天最胜。"

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四梵室，谓族姓男、族姓女修习多修习，断欲、舍欲念，身坏命终，生梵天中。云何为四？陀然，多闻圣弟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是谓，陀然，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四梵室，谓族姓男、族姓女修习多修习，断欲、舍欲念，身坏命终，生梵天中。"

于是，尊者舍梨子教化陀然，为说梵天法已，从坐起去。尊者舍梨子从王舍城出，未至竹林迦兰哆园，于其中间，梵志陀然修习四梵室，断欲、舍欲念，身坏命终，生梵天中。

是时，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尊者舍梨子来，告诸比丘："舍梨子比丘聪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此舍梨子比丘教化梵志陀然，为说梵天法来，若复上化者，速知法如法。"

于是，尊者舍梨子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舍梨子，汝何以不教梵志陀然过梵天法，若上化者，速知法如法？"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彼诸梵志长夜爱著梵天，乐于梵天，究竟梵天，是尊梵天，实有梵天，为我梵天。是故，世尊，我如是应。"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无量百千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教化病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长者给孤独疾病危笃。于是，长者给孤独告一使人："汝往诣佛，为我稽首礼世尊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长者给孤独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汝既为我问讯佛已，往诣尊者舍梨子所，为我稽首礼彼足已，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作如是语：'长者给孤独稽首尊者舍梨子足，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尊者

舍梨子，长者给孤独疾病极困，今至危笃。长者给孤独至心欲见尊者舍梨子，然体至羸乏，无力可来诣尊者舍梨子所。善哉！尊者舍梨子，为慈愍故，愿往至长者给孤独家。'”

于是，使人受长者给孤独教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长者给孤独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

尔时，世尊告使人曰："令长者给孤独安隐快乐，令天及人、阿修罗、揵塔惒、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

于是，使人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舍梨子，长者给孤独稽首尊者舍梨子足，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尊者舍梨子，长者给孤独疾病极困，今至危笃。长者给孤独至心欲见尊者舍梨子，然体至羸乏，无力可来诣尊者舍梨子所。善哉！尊者舍梨子，为慈愍故，往诣长者给孤独家。'"

尊者舍梨子即为彼故，默然而受。于是，使人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即从坐起，稽首作礼，绕三匝而去。

尊者舍梨子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往诣长者给孤独家。长者给孤独遥见尊者舍梨子来，见已，便欲从床而起。

尊者舍梨子见彼长者欲从床起，便止彼曰："长者莫起！长者莫起！更有余床，我自别坐。"

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问曰："长者所患今复何似？饮食多少？疾苦转损，不至增耶？"

长者答曰："所患至困，饮食不进，疾苦但增而不觉损。"

尊者舍梨子告曰："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成就不信，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今日无有不信，唯有上信。长者因上信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上信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大因恶戒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恶戒，唯有善戒。长者因善戒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善戒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不多闻，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不多闻，唯有多闻。长者因多闻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多闻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悭贪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悭贪，唯有惠施。长者因惠施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惠施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恶慧故，身坏

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恶慧，唯有善慧。长者因善慧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善慧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邪见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邪见，唯有正见。长者因正见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正见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邪志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邪志，唯有正志。长者因正志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正志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邪解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邪解，唯有正解。长者因正解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正解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邪脱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邪脱，唯有正脱。长者因正脱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正脱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长者莫怖！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痴凡夫因邪智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长者无有邪智，唯有正智。长者因正智故，或灭苦痛，生极快乐；因正智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长者本已得须陀洹。

于是，长者病即得瘥，平复如故，从卧起坐，叹尊者舍梨子曰：“善哉！善哉！为病说法，甚奇！甚特！尊者舍梨子，我闻教化病法，苦痛即灭，生极快乐。尊者舍梨子，我今病瘥，平复如故。

“尊者舍梨子，我往昔时，少有所为，至王舍城寄宿一长者家。时，彼长者明当饭佛及比丘众。时，彼长者过夜向晓，教敕儿孙、奴使、眷属：‘汝等早起，当共严办。’彼各受教，共设厨宰，供办肴馔、种种腆美，长者躬自敷置高座，无量严饰。

“尊者舍梨子，我既见已，便作是念：‘今此长者为婚姻事？为迎妇节会？为请国王？为呼大臣？为作斋会施设大施耶？’尊者舍梨子，我既念已，便问长者：‘汝为婚姻事？为迎妇节会？为请国王？为呼大臣？为作斋会施设大施耶？’时，彼长者而答我曰：‘吾无婚姻事，亦不迎妇，不为节会，不请国王及呼大臣，但为斋会施设大施，明当饭佛及比丘众。’

“尊者舍梨子，我未曾闻佛名，闻已举身毛竖，即复问曰：‘长者说佛，何名为佛？’时，彼长者而答我曰：‘君不闻乎？有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得无上等正觉，是名为佛。’我复问曰：‘长者说众，何名为众？’时，彼长者复答

我曰：‘有若干姓异名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佛学道，是名为众。此佛及众，吾之所请。’尊者舍梨子，我即复问彼长者曰：‘世尊于今为在何处？我欲往见。’时，彼长者复答我曰：‘世尊今在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欲往随意。’

“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若速晓者，疾往见佛。’尊者舍梨子，我时至心欲往见佛，即于其夜生昼明想，便从长者家出，往至城息门。是时，城息门中有二值士，一值初夜，外客使入，不令有碍；一值后夜，若客使出，亦不作碍。尊者舍梨子，我复作是念：‘夜尚未晓。’所以者何？城息门中有二值士，一值初夜，外客使入，不令有碍；一值后夜，若客使出，亦不作碍。尊者舍梨子，出城息门，出外不久，明灭还暗。尊者舍梨子，我便恐怖，举身毛竖：‘莫令人、非人来触娆我！’

“时，城息门而有一天，从王舍城至竹林迦兰哆园，光明普照，来语我言：‘长者莫怖！长者莫怖！所以者何？我本前世是汝朋友，名密器，年少极相爱念。长者，我本昔时往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揵连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赐三自归，见授五戒。长者，我因三归，受持五戒，身坏命终，生四天王天，住此城息门中。长者速去！长者速去！去实胜住。’彼天劝我而说颂曰：

“‘得马百臣女，车百满珍宝，
往诣佛一步，不当十六分。
白象百最上，金银鞍勒被，
往诣佛一步，不当十六分。
女百色端正，璎珞华严身，
往诣佛一步，不当十六分。
转轮王所敬，玉女宝第一，
往诣佛一步，不当十六分。’

“天说颂已，而复劝曰：‘长者速去！长者速去！去实胜住。’尊者舍梨子，我复作是念：‘佛尊佑德，法及比丘众亦尊佑德。所以者何？乃至于天，亦欲使见。’尊者舍梨子，我因此光明往至竹林迦兰哆园。尔时，世尊夜其向旦，从禅室出，露地经行而待于我。尊者舍梨子，我遥见佛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欢喜，前诣佛所，接足作礼，随佛经行，以长者法说颂问讯：

“‘世尊寐安隐，至竟眠快耶？
如梵志灭度，以不染于欲，
舍离一切愿，逮得至安隐，

心除无烦热，自乐欢喜眠。’

“于是，世尊即便往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尊者舍梨子，我礼佛足，却坐一面，世尊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佛知我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所正要，世尊即为我说苦、集、灭、道。尊者舍梨子，我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我亦如是，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尊者舍梨子，我已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为佛作礼：‘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尊者舍梨子，我即叉手白曰：‘世尊，愿受我请，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及比丘众！’时，佛问我：‘汝名何等？舍卫国人呼汝云何？’我即答曰：‘我名须达哆，以我供给诸孤独者，是故舍卫国人呼我为给孤独。’尔时，世尊复问我曰：‘舍卫国中有房舍未？’我复答曰：‘舍卫国中无有房舍。’尔时，世尊而告我曰：‘长者当知，若有房舍，比丘可得往来，可得住止。’我复白曰：‘唯然，世尊，我当如是为起房舍，比丘可得往来，于舍卫国可得住止，惟愿世尊差一佐助！’尔时，世尊即差尊者舍梨子，遣尊者舍梨子令见佐助。

“我于尔时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于王舍城所作已讫，与尊者舍梨子俱往至舍卫国。不入舍卫城，亦不归家，便于城外周遍行地，为于何处往来极好，昼不喧闹，夜则寂静，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可立房舍施佛及众？尊者舍梨子，我时唯见童子胜园往来极好，昼不喧闹，夜则寂静，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我见此已，便作是念：‘唯此处好，可立房舍施佛及众。’

“尊者舍梨子，我于尔时入舍卫国，竟不还家，便先往诣童子胜所，白曰：‘童子，可卖此园持与我耶？’尔时，童子便语我曰：‘长者当知，吾不卖园。’如是，再三白曰：‘童子，可卖此园持与我耶？’尔时，童子亦复再三而语我曰：‘吾不卖园，至亿亿布满。’我即白曰：‘童子今已决断价数，但当取钱。’尊者舍梨子，我与童子或言断价，或言不断，大共纷讼，即便俱往至舍卫国大决断处判论此事。时，舍卫国大决断人语童子胜曰：‘童子已自决断价数，但当取钱。’

“尊者舍梨子，我即入舍卫国，还家取钱，以象马车举负辇载，出亿亿布地，少处未遍。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当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余处持来布满？’时，童子胜便语我曰：‘长者若悔，钱自相

归，园地还吾。’我语童子：‘实不悔也，但自思念：当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余处持来满耳？’时，童子胜便作是念：‘佛必大尊，有大德佑；法及比丘众亦必大尊，有大德佑。所以者何？乃令长者施设大施，轻财乃尔，吾今宁可即于此处造立门屋施佛及众。’

“时，童子胜便语我曰：‘长者且止！莫复出钱布此处也，吾于此处造立门屋施佛及众。’尊者舍梨子，我为慈愍故，即以此处与童子胜。尊者舍梨子，我即于此夏起十六大屋、六十拘絺，尊者舍梨子时见佐助。然尊者舍梨子说教化病法，甚奇！甚特！我闻此教化病法已，极重疾苦即得除愈，生极快乐。尊者舍梨子，我今无病，极得安隐，愿尊者舍梨子于此饭食！”

时，尊者舍梨子默然受请。于是长者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已，即从坐起，自行澡水，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令得充满；食讫，举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别坐听法。长者坐已，尊者舍梨子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却，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

是时，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尊者舍梨子来，告诸比丘：“舍梨子比丘聪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所以者何？我所略说四种须陀洹，舍梨子比丘为长者给孤独十种广说来。”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七

舍梨子相应品大拘絺罗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至尊者大拘絺罗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语尊者大拘絺罗：“我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尊者舍梨子，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尊者舍梨子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不善、知不善根。云何知不善？谓身恶行不善，口、意恶行不善，是谓知不善。云何知不善根？谓贪不善根，恚、痴不善根，是谓知不善根。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不善及不善根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

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善、知善根。云何知善？谓身妙行善，口、意妙行善，是谓知善。云何知善根？谓无贪善根，无恚、无痴善根，是谓知善根。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善、知善根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食如真，知食集，知食灭、知食灭道如真。云何知食如真？谓有四食者，一者、抟食粗、细，二者、更乐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识食，是谓知食如真。云何知食集如真？谓因爱便有食，是谓知食集如真。云何知食灭如真？谓爱灭食便灭，是谓知食灭如真。云何知食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食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食如真，知食集、知食灭、知食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漏如真，知漏集、知漏灭、知漏灭道如真。云何知漏如真？谓有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是谓知漏如真。云何知漏集如真？谓因无明便有漏，是谓知漏集如真。云何知漏灭如真？谓无明灭漏便灭，是谓知漏灭如真。云何知漏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漏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漏如真，知漏集、知漏灭、知漏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是谓知苦如真。云何知苦集如真？谓因老死便有苦，是谓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灭如真？谓老死灭苦便灭，是谓知苦灭如真。云何知苦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苦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苦如真，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

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老死如真，知老死集、知老死灭、知老死灭道如真。云何知老？谓彼老耄头白齿落，盛壮日衰，身曲脚戾，体重气上，拄杖而行，肌缩皮缓，皱如麻子，诸根毁熟，颜色丑恶，是名老也。云何知死？谓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命终无常，死丧散灭，寿尽破坏，命根闭塞，是名死也。此说死前说老，是名老死，是谓知老死如真。云何知老死集如真？谓因生便有老死，是谓知老死集如真。云何知老死灭如真？谓生灭老死便灭，是谓知老死灭如真。云何知老死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老死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老死如真，知老死集、知老死灭、知老死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生如真，知生集、知生灭、知生灭道如真。云何知生如真？谓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生则生，出则出，成则成，兴起五阴，已得命根，是谓知生如真。云何知生集如真？谓因有便有生，是谓知生集如真。云何知生灭如真？谓有灭生便灭，是谓知生灭如真。云何知生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生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生如真，知生集、知生灭、知生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有如真，知有集、知有灭、知有灭道如真。云何知有如真？谓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是谓知有如真。云何知有集如真？谓因受便有有，是谓知有集如真。云何知有灭如真？谓受灭有便灭，是谓知有灭如真。云何知有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有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有如真，知有集、知有灭、知有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

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受如真，知受集、知受灭、知受灭道如真。云何知受如真？谓有四受——欲受、戒受、见受、我受，是谓知受如真。云何知受集如真？谓因爱便有受，是谓知受集如真。云何知受灭如真？谓爱灭受便灭，是谓知受灭如真。云何知受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受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受如真，知受集、知受灭、知受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爱如真，知爱集、知爱灭、知爱灭道如真。云何知爱如真？谓有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是谓知爱如真。云何知爱集如真？谓因觉便有爱，是谓知爱集如真。云何知爱灭如真？谓觉灭爱便灭，是谓知爱灭如真。云何知爱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爱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爱如真，知爱集、知爱灭、知爱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觉如真，知觉集、知觉灭、知觉灭道如真。云何知觉如真？谓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是谓知觉如真。云何知觉集如真？谓因更乐便有觉，是谓知觉集如真。云何知觉灭如真？谓更乐灭觉便灭，是谓知觉灭如真。云何知觉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觉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觉如真，知觉集、知觉灭、知觉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更乐如真，知更乐集、知更乐灭、知更乐灭道如真。云何知更乐如真？谓有三更乐——乐更乐、苦更乐、不苦不乐更乐，是谓知更乐如真。云何知更乐集如真？谓因六处便有更乐，是谓知更乐集如真。云何知更乐灭如真？谓六处

灭更乐便灭，是谓知更乐灭如真。云何知更乐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更乐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更乐如真，知更乐集、知更乐灭、知更乐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六处如真，知六处集、知六处灭、知六处灭道如真。云何知六处如真？谓眼处，耳、鼻、舌、身、意处，是谓知六处如真。云何知六处集如真？谓因名色便有六处，是谓知六处集如真。云何知六处灭如真？谓名色灭六处便灭，是谓知六处灭如真。云何知六处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六处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六处如真，知六处集、知六处灭、知六处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名色如真，知名色集、知名色灭、知名色灭道如真。云何知名？谓四非色阴为名。云何知色？谓四大及四大造为色。此说色，前说名，是为名色，是谓知名色如真。云何知名色集如真？谓因识便有名色，是谓知名色集如真。云何知名色灭如真？谓识灭名色便灭，是谓知名色灭如真。云何知名色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名色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名色如真，知名色集、知名色灭、知名色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识如真，知识集、知识灭、知识灭道如真。云何知识如真？谓有六识——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是谓知识如真。云何知识集如真？谓因行便有识，是谓知识集如真。云何知识灭如真？谓行灭识便灭，是谓知识灭如真。云何知识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识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识如真，知识集、知识灭、知识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

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颇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谓有比丘知行如真，知行集、知行灭、知行灭道如真。云何知行如真？谓有三行——身行、口行、意行，是谓知行如真。云何知行集如真？谓因无明便有行，是谓知行集如真。云何知行灭如真？谓无明灭行便灭，是谓知行灭如真。云何知行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行灭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行如真，知行集、知行灭、知行灭道如真者，是谓比丘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净，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大拘絺罗，若有比丘无明已尽，明已生，复作何等？”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无明已尽，明已生，无所复作。”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

如是，彼二尊更互说义，各欢喜奉行，从座起去。

舍梨子相应品象迹喻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有无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圣谛所摄，来入四圣谛中，谓四圣谛于一切法最为第一。所以者何？摄受一切众善法故。诸贤，犹如诸畜之迹，象迹为第一。所以者何？彼象迹者最广大故。如是，诸贤，无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圣谛所摄，来入四圣谛中，谓四圣谛于一切法最为第一。云何为四？谓苦圣谛，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

“诸贤，云何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

“诸贤，云何五盛阴？谓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诸贤，云何色盛阴？谓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诸贤，云何四大？谓地界，水、火、风界。

“诸贤，云何地界？诸贤，谓地界有二：有内地界，有外地界。诸贤，云何内地界？谓内身中在，内所摄坚，坚性住，内之所受。此为云何？谓发、毛、爪、齿、粗细皮肤、肌肉、筋、骨、心、肾、肝、肺、脾、肠、胃、粪，如是比此身中余在，内所摄，坚性住，内之所受。诸贤，是谓内地界。诸贤，外地界者，谓大是，净是，不憎

恶是。诸贤，有时水灾，是时灭外地界。

“诸贤，此外地界极大，极净，极不憎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易之法，况复此身暂住，为爱所受？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骂詈、捶打、瞋恚责数者，彼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若幼少、中年、长老来行不可事，或以拳扠，或以石掷，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粗质，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长养，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强忍，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应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但当精勤学世尊法。’

“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身。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或心变易，或恶语言者，汝则衰退。汝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易，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为彼人故，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诸贤，彼比丘若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者，诸贤，彼比丘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诸贤，犹如初迎新妇，见其姑嫜，若见夫主，则惭愧羞厌。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是妙息寂，谓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诸贤，是谓比丘一切大学。

“诸贤，云何水界？诸贤，谓水界有二：有内水界，有外水界。诸贤，云何内水界？谓内身中在，内所摄水，水性润，内之所受。此为云何？谓脑、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胆、小便，如是比此身中余在，内所摄水，水性润，内之所受。诸贤，是谓内水界。诸贤，外水界者，谓大是，净是，不憎恶是。诸贤，有时火灾，是时灭外水界。

“诸贤，此外水界极大，极净，极不憎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易之法，况复此身暂住，为爱所受？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骂詈、捶打、瞋恚责数者，

便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若幼少、中年、长老来行不可事，或以拳扠，或以石掷，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粗质，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长养，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强忍，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应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但当精勤学世尊法。’

“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身。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或心变易，或恶语言者，汝则衰退。汝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易，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为彼人故，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不，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诸贤，彼比丘若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者，诸贤，彼比丘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诸贤，犹如初迎新妇，见其姑嫜，若见夫主，则惭愧羞厌。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是妙息寂，谓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诸贤，是谓比丘一切大学。

“诸贤，云何火界？诸贤，谓火界有二：有内火界，有外火界。诸贤，云何内火界？谓内身中在，内所摄火，火性热，内之所受。此为云何？谓暖身、热身、烦闷、温壮、消化饮食，如是比此身中余在，内所摄火，火性热，内之所受。诸贤，是谓内火界。诸贤，外火界者，谓大是，净是，不憎恶是。诸贤，有时外火界起，起已烧村邑、城郭、山林、旷野，烧彼已，或至道、至水，无受而灭。诸贤，外火界灭后，人民求火，或钻木截竹，或以珠燧。

“诸贤，此外火界极大，极净，极不憎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易之法，况复此身暂住，为爱所受？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骂詈、捶打、瞋恚责数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

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若幼少、中年、长老来行不可事，或以拳扠，或以石掷，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粗质，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长养，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强忍，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应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但当精勤学世尊法。’

“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身。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或心变易，或恶语言者，汝则衰退。汝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易，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为彼人故，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诸贤，彼比丘若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者。诸贤，彼比丘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诸贤，犹如初迎新妇，见其姑嫜，若见夫主，则惭愧羞厌。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是妙息寂，谓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诸贤，是谓比丘一切大学。

“诸贤，云何风界？诸贤，谓风界有二：有内风界，有外风界。诸贤，云何内风界？谓内身中在，内所摄风，风性动，内之所受。此为云何？谓上风、下风、腹风、行风、掣缩风、刀风、跻风、非道风、节节行风、息出风、息入风，如是比此身中余在，内所摄风，风性动，内之所受。诸贤，是谓内风界。诸贤，外风界者，谓大是，净是，不憎恶是。诸贤，有时外风界起，风界起时，拔屋拔树，崩山，山岩拔已便止，纤毫不动。诸贤，外风界止后，人民求风，或以其扇，或以哆逻叶，或以衣求风。

“诸贤，此风界极大，极净，极不憎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易之法，况复此身暂住，为爱所受？谓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骂詈、捶打、瞋恚责数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他人来语柔辞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于后时，若幼少、中年、长老来行不可事，或以拳扠，或以石掷，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粗质，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长

养，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强忍，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应致拳扠、石掷及刀杖加，但当精勤学世尊法。’

“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身。若汝为贼以利刀锯节节解身时，或心变易，或恶语言者，汝则衰退。汝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易，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解我身者起哀愍心，为彼人故，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诸贤，彼比丘若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者，诸贤，彼比丘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诸贤，犹如初迎新妇，见其姑嫜，若见夫主，则惭愧羞厌。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应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谓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是妙息寂，谓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诸贤，是谓比丘一切大学。

“诸贤，犹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覆裹于空，便生屋名。诸贤，当知，此身亦复如是，因筋骨，因皮肤，因肉血，缠裹于空，便生身名。诸贤，若内眼处坏者，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眼识不得生。诸贤，若内眼处不坏者，外色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识得生。诸贤，内眼处及色，眼识知外色，是属色阴，若有觉是觉阴，若有想是想阴，若有思是思阴，若有识是识阴，如是观阴合会。

“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者何？诸贤，世尊说五盛阴从因缘生，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诸贤，若内耳、鼻、舌、身、意处坏者，外法便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意识不得生。诸贤，若内意处不坏者，外法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识得生。诸贤，内意处及法，意识知外色法，是属色阴，若有觉是觉阴，若有想是想阴，若有思是思阴，若有识是识阴，如是观阴合会。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者何？诸贤，世尊说五盛阴从因缘生，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彼厌此过去、未来、现在五盛阴，厌已便无欲，无欲已便知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诸贤，是谓比丘一切大学。”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分别圣谛经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是正行说法，谓四圣谛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示、趣向。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彼亦有此正行说法，谓四圣谛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示、趣向。未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彼亦有此正行说法，谓四圣谛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示、趣向。我今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有此正行说法，谓四圣谛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示、趣向。

"舍梨子比丘聪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实慧。所以者何？谓我略说四圣谛，舍梨子比丘则能为他广教、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现、趣向，舍梨子比丘广教、广示此四圣谛，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现、趣向时，令无量人而得于观，舍梨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御也。目揵连比丘能令立于最上真际，谓究竟漏尽。舍梨子比丘生诸梵行，犹如生母；目揵连比丘长养诸梵行，犹如养母。是以诸梵行者，应奉事供养恭敬礼拜舍梨子、目揵连比丘。所以者何？舍梨子、目揵连比丘为诸梵行者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世尊说如是已，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于是，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世尊为我等出世，谓为他广教、广示此四圣谛，分别、发露、开仰、施设、显现、趣向。云何为四？谓苦圣谛，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诸贤，云何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

"诸贤，说生苦者，此说何因？诸贤，生者，谓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生则生，出则出，成则成，兴起五阴，已得命根，是名为生。诸贤，生苦者，谓众生生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热受、遍受、觉、遍觉，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生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老苦者，此说何因？诸贤，老者，谓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彼为老耄，头白齿落，盛壮日衰，身曲脚戾，体重气上，拄杖而行，肌缩皮缓，皱如麻子，诸根毁熟，颜色丑恶，是名为老。诸贤，老苦者，谓众生老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热受、遍受、觉、遍觉，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老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病苦者，此说何因？诸贤，病者，谓头痛、眼痛、耳痛、鼻痛、面痛、唇痛、齿痛、舌痛、腭痛、咽痛、风喘、咳嗽、喝吐、喉痺、癫痫、痈瘿、经溢、赤胆、壮热、枯槁、痔瘘、下痢，若有如是比余种种病，从更乐触生，不离心，立在身中，是名为病。诸贤，病苦者，谓众生病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热受、遍受、觉、遍觉，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病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死苦者，此说何因？诸贤，死者，谓彼众生、彼彼众生种类，命终无常，死丧散灭，寿尽破坏，命根闭塞，是名为死。诸贤，死苦者，谓众生死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热受、遍受、觉、遍觉，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心热受、遍受、觉、遍觉；身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壮热烦恼忧戚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死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怨憎会苦者，此说何因？诸贤，怨憎会者，谓众生实有内六处，不爱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彼同会一，有摄、和、集，共合为苦。如是外处，更乐、觉、想、思、爱，亦复如是。诸贤，众生实有六界，不爱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彼同会一，有摄、和、集，共合为苦，是名怨憎会。诸贤，怨憎会苦者，谓众生怨憎会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怨憎会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爱别离苦者，此说何因？诸贤，爱别离苦者，谓众生实有内六处，爱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彼异分散，不得相应，别离不会，不摄、不集、不和合为苦。如是外处，更乐、觉、想、思、爱，亦复如是。诸贤，众生实有六界，爱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彼异分散，不得相应，别离不会，不摄、不集、不和合为苦，是名爱别离。诸贤，爱别离苦者，谓众生别离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爱别离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所求不得苦者，此说何因？诸贤，谓众生生法，不离生法，欲得令我而不生者，此实不可以欲而得。老法、死法、愁忧戚法，不离忧戚法，欲得念我不忧戚者，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诸贤，众生实生苦而不可乐、不可爱念，彼作是念：‘若我生苦而不可乐、不可爱念者，欲得转是，令可爱念。’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诸贤，众生实生乐而可爱念，彼作是念：‘若我生乐可爱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变

易法。’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诸贤，众生实生思想而不可乐、不可爱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思想而不可乐、不可爱念者，欲得转是，令可爱念。’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诸贤，众生实生思想而可爱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思想可爱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变易法。’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诸贤，说所求不得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说略五盛阴苦者，此说何因？谓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诸贤，说略五盛阴苦者，因此故说。

“诸贤，过去时是苦圣谛，未来、现在时是苦圣谛，真谛不虚，不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合如是谛，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了，圣所得，圣所等正觉，是故说苦圣谛。

“诸贤，云何爱集苦集圣谛？谓众生实有爱内六处，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于中若有爱、有腻、有染、有著者，是名为集。诸贤，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见，如是了，如是视，如是觉，是谓爱集苦集圣谛。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爱妻、子、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财物，为所作业，有爱、有腻、有染、有著者，是名为集；彼知此爱集苦集圣谛。如是外处，更乐、觉、想、思、爱，亦复如是。诸贤，众生实有爱六界，地界，水、火、风、空、识界，于中若有爱、有腻、有染、有著者，是名为集。诸贤，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见，如是了，如是视，如是觉，是谓爱集苦集圣谛。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爱妻、子、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财物，为所作业，有爱、有腻、有染、有著者，是名为集；彼知是爱集苦集圣谛。诸贤，过去时是爱集苦集圣谛，未来、现在时是爱集苦集圣谛，真谛不虚，不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合如是谛，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了，圣所得，圣所等正觉，是故说爱集苦集圣谛。

“诸贤，云何爱灭苦灭圣谛？谓众生实有爱内六处，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彼若解脱，不染不著、断舍吐尽、无欲、灭、止没者，是名苦灭。诸贤，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见，如是了，如是视，如是觉，是谓爱灭苦灭圣谛。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不爱妻、子、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财物，不为所作业，彼若解脱，不染不著、断舍吐尽、无欲、灭、止没者，是名苦灭；彼知是爱灭苦灭圣谛。如是外处，更乐、觉、想、思、爱，亦复如是。诸贤，众生实有爱六界，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彼若解脱，不染不著、断舍吐尽、无欲、灭、止没者，是名苦灭。诸贤，多闻圣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见，如是了，如是视，如是觉，是谓爱灭苦灭圣谛。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不爱妻、子、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财物，不为所作业，彼若解脱，不染不著、断舍吐尽、无欲、灭、止没者，是名苦灭；彼知是爱灭苦灭圣谛。诸贤，过去时是爱灭苦灭圣谛，未来、现在时是爱灭苦灭圣谛，真谛不虚，不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

合如是谛，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了，圣所得，圣所等正觉，是故说爱灭苦灭圣谛。

“诸贤，云何苦灭道圣谛？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诸贤，云何正见？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择、遍择、次择、择法、视、遍视，观察明达，是名正见。

“诸贤，云何正志？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心伺、遍伺、随顺伺，可念则念，可望则望，是名正志。

“诸贤，云何正语？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除口四妙行，诸余口恶行远离除断，不行不作，不合不会，是名正语。

“诸贤，云何正业？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除身三妙行，诸余身恶行远离除断，不行不作，不合不会，是名正业。

“诸贤，云何正命？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非无理求，不以多欲无厌足，不为种种伎术咒说邪命活，但以法求衣，不以非法，亦以法求食、床座，不以非法，是名正命。

“诸贤，云何正方便？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若有精进方便，一向精勤求，有力趣向，专著不舍，亦不衰退，正伏其心，是名正方便。

“诸贤，云何正念？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若心顺念、背不向念、念遍、念忆、复忆、心正、不忘心之所应，是名正念。

“诸贤，云何正定？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集是集，灭是灭，念道是道时，或观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著念观善心解脱时，于中若心住、禅住、顺住，不乱不散，摄止正定，是名正定。

“诸贤，过去时是苦灭道圣谛，未来、现在时是苦灭道圣谛，真谛不虚，不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合如是谛，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了，圣所得，圣所等正觉，是故说苦灭道圣谛。”

于是颂曰：

“佛明达诸法，见无量善德，
　　苦集灭道谛，善显现分别。”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欢喜奉行。

舍梨子相应品第三竟。

中阿含经卷第八

未曾有法品第四（有十经）（初一日诵）

未曾有、侍者，薄拘、阿修罗，
地动及瞻波，郁伽、手各二。

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世尊后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寿、天色、天誉。以此故，诸兜瑟哆天欢喜踊跃，叹：‘此天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彼后来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寿、天色、天誉。若世尊迦葉佛时始愿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世尊后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寿、天色、天誉。以此故诸兜瑟哆天欢喜踊跃，叹：‘此天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彼后来生以三事胜于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寿、天色、天誉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在兜瑟哆天，于彼命终，知入母胎，是时震动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间，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尽蒙耀。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众生生！有奇特众生生！’若世尊在兜瑟哆天，于彼命终，知入母胎，是时震动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间，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尽蒙耀。彼众生者因此

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众生生！有奇特众生生！’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胁；若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胁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舒体住母胎；若世尊舒体住母胎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覆藏住母胎，不为血所污，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若世尊覆藏出母胎，不为血所污，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知出母胎，是时震动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间，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尽蒙耀。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众生生！有奇特众生生！’若世尊知出母胎，是时震动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间，乃至幽隐诸暗冥处无有障蔽。谓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尽蒙耀。彼众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众生生！有奇特众生生！’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舒体出母胎；若世尊舒体出母胎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覆藏出母胎，不为血所污，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若世尊覆藏出母胎，不为血所污，亦不为精及诸不净所污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初生之时，有四天子手执极细衣，住于母前，令母欢喜，叹：‘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若世尊初生之时，有四天子手执细衣，住于母前，令母欢喜，叹‘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初生之时，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惧，观察诸方；若世尊初生之时，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惧，观察诸方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初生之时，则于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满岸，令母于此得用清净；若世尊初生之时，则于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满岸，令母于此得用清净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初生之时，上虚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若世尊初生之时，上虚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初生之时，诸天于上鼓天妓乐，天青莲华、红莲华、赤连华、白莲华、天文陀罗华及细末旃檀香散世尊上；若世尊初生之时，诸天于上鼓天妓乐，天青莲华、红莲华、赤连华、白莲华、天文陀罗华及细末旃檀香散世尊上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在父白净王家，昼监田作，坐阎浮树下，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尔时中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阎浮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于是释白净往观田作，至作人所，问曰：‘作人，童子何处？’作人答曰：‘天童子今在阎

浮树下。’于是释白净往诣阎浮树。时，释白净日中后，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阎浮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便作是念：‘今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阎浮树其影不移，荫童子身。’若世尊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阎浮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大林之中。于是，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鞞舍离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入林中，至一哆罗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是时中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哆罗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于是释摩诃男中后仿佯，往至大林。释摩诃男日中后，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哆罗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便作是念：‘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哆罗树其影不移，荫沙门瞿昙身。’若世尊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哆罗树其影不移，荫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大林之中。尔时，诸比丘置钵露地。时，世尊钵亦在其中。有一猕猴持佛钵去，诸比丘诃，恐破佛钵。佛告诸比丘：‘止！止！莫诃！不破钵也。’时，彼猕猴持佛钵去，至一婆罗树，徐徐上树，于婆罗树上取蜜满钵，徐徐下树，还诣佛所，即以蜜钵奉上世尊，世尊不受。时，彼猕猴却在一面，取[槎-工＋目]去虫，既去虫已，还持上佛，佛复不受。猕猴复却在于一面，取水著蜜中，持还上佛，世尊便受。猕猴见佛取蜜钵已，欢喜踊跃，却行弄舞，回旋而去。若世尊令彼猕猴见世尊取蜜钵已，欢喜踊跃，却行弄舞，回旋去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游鞞舍离猕猴水边高楼台观。尔时，世尊曝晒坐具，抖擞拂拭。是时，大非时云来，普覆虚空，欲雨而住，须待世尊。世尊曝晒坐具，抖擞拂拭，举著一处已，摄持扫帚，住屋基上。于是大云已见世尊收举坐具，便下大雨，于卑、高地滂霈平满。若世尊令彼大云已见世尊收举坐具，便下大雨，于卑、高地滂霈满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游跋耆中，在温泉林娑罗树王下坐。尔时中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于是罗摩园主行视园时，日中后，见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荫世尊身，便作是念：‘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荫沙门瞿昙身。’若世尊日中之后，一切余树影皆转移，唯娑罗树王其影不移，荫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一时在阿浮神室中。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阿浮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

著于肩上，入神室宴坐。尔时，天大雷雨雹，杀四牛、耕者二人。彼送葬时，大众喧闹，其声高大，音响震动。于是，世尊则于晡时宴坐而起，从神室出，露地经行。时，彼大众中，有一人见世尊则于晡时宴坐而起，从神室出，露地经行，即往诣佛，稽首作礼，随佛经行。佛见在后，问彼人曰：'以何等故？大众喧闹，其声高大，音响震动耶？'彼人白曰：'世尊，今日天大雷雨雹，杀四牛、耕者二人。彼送葬时，大众喧闹，其声高大，音响震动。世尊，向者不闻声耶？'世尊答曰：'我不闻声。'复问：'世尊，向为眠耶？'答曰：'不也。'复问：'世尊，时寤不闻此大声耶？'答曰：'如是。'尔时，彼人便作是念：'甚奇！甚特！极息至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所行。所以者何？寤而不闻此大音声。'若世尊寤而不闻此大音声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时在郁鞞罗尼连然河边，阿阇惒罗尼拘类树下初得佛道。尔时大雨，至于七日，高下悉满，潢涝横流。世尊于中露地经行，其处尘起；若世尊潢涝横流，世尊于中露地经行，其处尘起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魔王六年逐佛，求其长短，不能得便，厌已而还；若世尊魔王六年随逐世尊，求其长短，不能得便，厌已而还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闻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断；若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断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于是，世尊告曰：“阿难，汝从如来更受持此未曾有法。阿难，如来知觉生，知住、知灭，常知，无不知时。阿难，如来知思想生，知住、知灭，常知，无不知时。是故，阿难，汝从如来更受持此未曾有法。”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侍者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

时，多识名德上尊长老比丘、大弟子等，谓尊者拘邻若、尊者阿摄贝、尊者跋提释迦王、尊者摩诃男拘隶、尊者惒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维摩罗、尊者伽惒波提、尊者须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尊者隶婆哆、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絺罗、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写长老、尊者耶舍行筹长老，如是比余多识名德上尊长老比丘、大弟子等，亦游王舍城，并皆近佛叶屋边住。

是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年老，体转衰弊，寿过垂讫，宜须侍者。汝等见为举一侍者，令瞻视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说，不失其义。”

于是，尊者拘邻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愿奉侍可非不可，及受所说，不失其义。”

世尊告曰：“拘邻若，汝自年老，体转衰弊，寿过垂讫，汝亦自应须瞻视者。拘邻若，汝还本座。”

于是，尊者拘邻若即礼佛足，便还复坐。

如是尊者阿摄贝、尊者跋提释迦王、尊者摩诃男拘隶、尊者和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维摩罗、尊者伽恕波提、尊者须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尊者隶婆哆、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絺罗、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写长老。

尊者耶舍行筹长老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愿奉持可非不可，及受所说，不失其义。”

世尊告曰：“耶舍，汝自年老，体转衰弊，寿过垂讫，汝亦自应须瞻视者。耶舍，汝还本座。”

于是，尊者耶舍即礼佛足，便还复坐。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彼众中，便作是念：“世尊欲求谁为侍者？意在何比丘？欲令瞻视可非不可，及受所说，不失其义？我宁可入如其像定，观众比丘心。”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观众比丘心，尊者大目揵连即知世尊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意在阿难，欲令瞻视可非不可，及受所说，不失其义。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白众比丘曰：“诸贤知不？世尊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意在阿难，欲令瞻视可非不可，及受所说，不失其义。诸贤，我等今应共至贤者阿难所，劝喻令为世尊侍者。”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共至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坐已，语曰：“贤者阿难，汝今知不？佛欲得汝以为侍者，意在阿难，令瞻视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说，不失其义。阿难，犹村外不远有楼阁台观，向东开窗，日出光照在于西壁。贤者阿难，世尊亦然，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意在阿难，令瞻视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说，不失其义。贤者阿难，汝今可为世尊侍者？”

尊者阿难白曰：“尊者大目揵连，我不堪任奉侍世尊。所以者何？诸佛世尊难可难侍谓为侍者。尊者大目揵连，犹如王大雄象，年满六十，骄傲力盛，牙足体具，难可难近谓为看视也。尊者大目揵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复如是，难可难近谓为侍者。尊者大目揵连，我以是故，不任侍者。”

尊者大目揵连复语曰：“贤者阿难，听我说喻，智者闻喻，即解其义。贤者阿难，犹如优昙钵华，时生于世。贤者阿难，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复如是，时时出世。贤者阿难，汝可速为世尊侍者，瞿昙当得大果。”

尊者阿难复白曰：“尊者大目揵连，若世尊与我三愿者，我便然可为佛侍者。云何为三？我愿不著佛新故衣，愿不食别请佛食，愿不

非时见佛。尊者大目揵连，若世尊与我此三愿者，如是我便为佛侍者。”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劝尊者阿难为侍者已，即从座起，绕尊者阿难，而便还去，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劝喻贤者阿难为佛侍者。世尊，贤者阿难从佛求三愿：‘云何为三？愿不著佛新故衣，愿不食别请佛食，愿不非时见佛。尊者大目揵连，若世尊与我此三愿者，如是我便为佛侍者。’”

世尊告曰：“大目揵连，阿难比丘聪明智慧，预知当有讥论，或诸梵行作如是语：‘阿难比丘为衣故奉侍世尊。’大目揵连，若阿难比丘聪明智慧，预知当有讥论，或诸梵行作如是语‘阿难比丘为衣故奉侍世尊’者，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

“大目揵连，阿难比丘聪明智慧，预知当有讥论，或诸梵行作如是语：‘阿难比丘为食故奉侍世尊。’大目揵连，若阿难比丘聪明智慧，预知当有讥论，或诸梵行作如是语‘阿难比丘为食故奉侍世尊’者，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

“大目揵连，阿难比丘善知时，善别时：知我是往见如来时，知我非往见如来时；知比丘众、比丘尼众是往见如来时，知比丘众、比丘尼众非往见如来时；知优婆塞众、优婆私众是往见如来时，知优婆塞众、优婆私众非往见如来时；知众多异学沙门、梵志是往见如来时，知众多异学沙门、梵志非往见如来时；知此众多异学沙门、梵志能与如来共论，知此众多异学沙门、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安隐饶益；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不安隐饶益；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得辩才说法；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不得辩才说法。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

“大目揵连，阿难比丘虽无他心智，而善知如来晡时从宴坐起，预为人说，今日如来行如是，如是现法乐居，审如所说，谛无有异，是谓阿难比丘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作是说：“诸贤，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若以此心起贡高者，无有是相。”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初不非时见佛。”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未曾为佛所见诃责，除其一过，此亦为他故。”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从如来受八万法聚，受持不忘，若以此起贡高者，无有此相。”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从如来受八万法聚，初不再问，除其一句，彼亦如是不易。”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初不见从他人受法。"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初无是心：'我受此法，为教语他。'诸贤，但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故。"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此甚奇！甚特！谓四部众来诣我所而听法，若我因此起贡高者，都无此相。亦不预作意：'有来问者，我当如是如是答。'诸贤，但在坐时，随其义应。"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此甚奇！甚特！谓众多异学沙门、梵志来问我事，我若以此有恐怖，有畏惧，身毛竖者，都无此相。亦不预作意：'有来问者，我当如是如是答。'诸贤，但在坐时，随其义应。"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复次，一时，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连、尊者阿难在舍卫国婆罗逻山中。是时，尊者舍梨子问曰："贤者阿难，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颇忆有时起欲心耶？"

尊者阿难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是学人，而不离欲。"

尊者舍梨子复语曰："贤者阿难，我不问汝学以无学，我但问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汝颇忆有起欲心耶？"

尊者舍梨子复再三问曰："贤者阿难，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颇忆有时起欲心耶？"

尊者阿难亦至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是学人，而不离欲。"

尊者舍梨子复语曰："贤者阿难，我不问汝学以无学，我但问汝奉侍佛来二十五年，汝颇忆有起欲心耶？"

于是，尊者大揵目连语曰："贤者阿难，速答！速答！阿难，汝莫触娆上尊长老。"

于是，尊者阿难答曰："尊者舍梨子，我奉侍佛来二十五年，我初不忆曾起欲心。所以者何？我常向佛有惭愧心，及诸智梵行人。"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复次，一时，世尊游王舍城，在岩山中。是时，世尊告曰："阿难，汝卧当如师子卧法。"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兽王师子卧法云何？"

世尊答曰："阿难，兽王师子昼为食行，行已入窟，若欲眠时，足足相累，伸尾在后，右胁而卧。过夜平旦，回顾视身，若兽王师子身体不正，见已不喜；若兽王师子其身调正，见已便喜。彼若卧起，从窟而出，出已频呻，频呻已自观身体，自观身已四顾而望，四顾望已便再三吼，再三吼已便行求食，兽王师子卧法如是。"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兽王师子卧法如是，比丘卧法当复云何？"

世尊答曰："阿难，若比丘依村邑，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村

乞食，善护持身，守摄诸根，立于正念。彼从村邑乞食已竟，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至无事处，或至树下，或空室中，或经行，或坐禅，净除心中诸障碍法。昼或经行，或坐禅，净除心中诸障碍已，复于初夜或经行，或坐禅，净除心中诸障碍法。于初夜时，或经行，或坐禅，净除心中诸障碍已。于中夜时，入室欲卧，四叠优哆逻僧敷著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意系明相，正念正智，恒念起想。彼后夜时速从卧起，或经行，或坐禅，净除心中诸障碍法。如是比丘师子卧法。”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师子卧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世尊教我师子喻卧法，从是已来，初不复以左胁而卧。”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复次，一时，世尊游拘尸那竭，住和跋单力士娑罗林中。尔时，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时，告曰：“阿难，汝往至双娑罗树间，可为如来北首敷床，如来中夜当般涅槃。”

尊者阿难受如来教，即诣双树，于双树间而为如来北首敷床。敷床已讫，还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已为如来于双树问北首敷床，惟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双树间，四叠优哆逻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最后般涅槃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以手抆泪而作是念：“本有诸方比丘众，来欲见世尊供养礼事，皆得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若闻世尊般涅槃已，便不复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我亦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

于是，世尊问诸比丘：“阿难比丘今在何处？”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以手抆泪而作是念：‘本有诸方比丘众，来欲见世尊供养礼事，皆得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若闻世尊般涅槃已，便不复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我亦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

于是，世尊告曰：“阿难，汝勿啼泣，亦莫忧戚。所以者何？阿难，汝奉侍我，身行慈，口、意行慈，初无二心，安乐无量，无边无限。阿难，若过去时，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奉侍者，无胜于汝。阿难，若未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奉侍者，亦无胜汝。阿难，我今现在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若有侍者，亦无胜汝。所以者何？阿难善知时，善别时：知我是往见如来时，知我非往见如来时；知比丘众、比丘尼众是往见如来时，知比丘众、比丘尼众非往见如来时；知优婆塞众、优婆私众是往见如来时，知优婆塞众、优婆私众非往见如来时；知众多异学沙门、梵志是往见如来时，知众多异学沙门、梵志非往见如来时；知此众多异学沙门，梵志能与如来共论，知此众多异学沙门、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得安隐饶益；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不得安隐饶益；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得辩才说法；知此食啖含消，如来食已，不得辩才说

法。复次，阿难，汝虽无他心智，而逆知如来晡时从宴坐起，预为人说，今日如来行如是，如是现法乐居，审如所说，谛无有异。”

于是，世尊欲令尊者阿难喜，告诸比丘：“转轮圣王得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刹利众往见转轮王，若默然时，见已欢喜；若所说时，闻已欢喜。梵志众、居士众、沙门众往见转轮王，若默然时，见已欢喜；若所说时，闻已欢喜。阿难比丘亦复如是，得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比丘众往见阿难，若默然时，见已欢喜；若所说时，闻已欢喜。比丘尼众、优婆塞众、优婆私众往见阿难，若默然时，见已欢喜；若所说时，闻已欢喜。

“复次，阿难为众说法，有四未曾有。云何为四？阿难比丘为比丘众至心说法，非不至心。彼比丘众亦作是念：‘愿尊者阿难常说法，莫令中止！’彼比丘众闻尊者阿难说法，终无厌足，然阿难比丘自默然住。为比丘尼众、优婆塞众、优婆私众至心说法，非不至心。优婆私众亦作是念：‘为愿尊者阿难常说法，莫令中止！’优婆私众闻尊者阿难说法，终无厌足，然阿难比丘自默然住。”

复次，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尊者阿难游于金刚，住金刚村中。是时，尊者阿难无量百千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于是，尊者金刚子亦在众中。尊者金刚子心作是念：“此尊者阿难，故是学人，未离欲耶？我宁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观尊者阿难心。”于是，尊者金刚子便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观尊者阿难心。尊者金刚子即知尊者阿难，故是学人而未离欲。

于是，尊者金刚子从三昧起，向尊者阿难而说颂曰：

“山林静思惟，涅槃令入心，
　瞿昙禅无乱，不久息迹证。

于是，尊者阿难受尊者金刚子教，离众独行，精进无乱。彼离众独行，精进无乱，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彼即于现法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阿难知法已，乃至得阿罗诃，尊者阿难作是说：“诸贤，我坐床上，下头未至枕顷，便断一切漏，得心解脱。”若尊者阿难作此说，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尊者阿难复作是说：“诸贤，我当结跏趺坐而般涅槃。”尊者阿难便结跏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阿难结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谓尊者阿难未曾有法。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薄拘罗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尊者薄拘罗游王舍域，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有一异学，是尊者薄拘罗未出家时亲善朋友，中后仿佯，往诣尊者薄拘罗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异学曰："贤者薄拘罗，我欲有所问，为见听不？"

尊者薄拘罗答曰："异学，随汝所问，闻已当思。"

异学问曰："贤者薄拘罗，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几时？"

尊者薄拘罗答曰："异学，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

异学复问曰："贤者薄拘罗，汝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颇忆曾行淫欲事耶？"

尊者薄拘罗语异学曰："汝莫作是问，更问余事：贤者薄拘罗，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颇忆曾起欲想耶？异学，汝应作是问。"

于是，异学便作是语："我今更问：贤者薄拘罗，汝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颇忆曾起欲想耶？"

于是，尊者薄拘罗因此异学问，便语诸比丘："诸贤，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以此起贡高者，都无是想。"若尊者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未曾有欲想。"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持粪扫衣来八十年，若因此起贡高者，都无是相。"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簿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持粪扫衣来八十年，未曾忆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请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针缝衣，未曾持针缝囊，乃至一缕。"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簿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乞食来八十年，若因此起贡高者，都无是相。"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簿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乞食来八十年，未曾忆受居士请，未曾超越乞食，未曾从大家乞食于中当得净好极妙丰饶食啖含消，未曾视女人面，未曾忆入比丘尼坊中，未曾忆与比丘尼共相问讯，乃至道路亦不共语。"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此说："诸贤，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八十年，未曾忆畜沙弥，未曾忆为白衣说法，乃至四句颂亦不为说。"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于此正法、律中学道已来

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弹指顷头痛者；未曾忆服药，乃至一片诃梨勒。”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结跏趺坐，于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树。”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于三日夜中得三达证。”若尊者薄拘罗作此说，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复次，尊者薄拘罗作是说：“诸贤，我结跏趺坐而般涅槃。”尊者薄拘罗便结跏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薄拘罗结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谓尊者薄拘罗未曾有法。

尊者薄拘罗所说如是，彼时异学及诸比丘闻所说已，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阿修罗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兰若，在黄芦园。

尔时，婆罗逻阿修罗王、牟梨遮阿修罗子，色像巍巍，光耀暐晔，夜将向旦，往诣佛所，礼世尊足，却住一面。

世尊问曰：“婆罗逻，大海中阿修罗无有衰退阿修罗寿、阿修罗色、阿修罗乐、阿修罗力？诸阿修罗乐大海中耶？”

婆罗逻阿修罗王、牟梨遮阿修罗子答曰：“世尊，我大海中诸阿修罗无有衰退于阿修罗寿、阿修罗色、阿修罗乐、阿修罗力，诸阿修罗乐大海中。”

世尊复问曰：“婆罗逻，大海中有几未曾有法，令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婆罗逻答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令诸阿修罗见已乐中。云何为八？世尊，我大海从下至上，周回渐广，均调转上，以成于岸，其水常满，未曾流出。世尊，若我大海从下至上，周回渐广，均调转上，以成于岸，其水常满，未曾流出者，是谓我大海中第一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潮未曾失时。世尊，若我大海潮未曾失时者，是谓我大海中第二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水甚深无底，极广无边。世尊，若我大海甚深无底，极广无边者，是谓我大海中第三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水咸，皆同一味。世尊，若我大海水咸，皆同一味者，是谓我大海中第四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中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世尊，若我大海中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

瑙、玳瑁、赤石、琁珠者，是谓我大海中第五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谓阿修罗、乾塔惒、罗刹、鱼摩竭、龟、鼍、婆留泥、帝麑、帝麑伽罗、提帝麑伽罗。复次，大海中甚奇！甚待！众生身体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至三百由廷，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世尊，若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谓阿修罗、乾塔惒、罗刹、鱼摩竭、龟、鼍、婆留泥、帝麑、帝麑伽罗、提帝麑伽罗。复次，大海中甚奇！甚持！众生身体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者，是谓我大海中第六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清净，不受死尸；若有命终者，过夜风便吹著岸上。世尊，若我大海清净，不受死尸；若有命终者，过夜风便吹著岸上者，是谓我大海中第七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

“复次，世尊，我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舍本名，皆曰大海。世尊，若我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舍本名，皆曰大海者，是谓我大海中第八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世尊，是谓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诸阿修罗见已乐中。世尊，于佛正法、律中有几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世尊答曰：“婆罗逻，我正法、律中亦有八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云何为八？婆罗逻，如大海从下至上，周回渐广，均调转上，以成于岸，其水常满，未曾流出。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渐作渐学，渐尽渐教。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渐作渐学，渐尽渐教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一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潮，未曾失时。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族姓子乃至命尽，终不犯戒。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族姓子乃至命尽，终不犯戒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二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水，甚深无底，极广无边。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诸法甚深，甚深无底，极广无边。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诸法甚深，甚深无底，极广无边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三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水咸，皆同一味。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无欲为味，觉味、息味及道味。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无欲为味，觉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四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中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

满其中。珍宝名者，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五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谓阿修罗、乾塔和、罗刹、鱼摩竭、龟、鼍、婆留泥、帝麑、帝麑伽罗、提帝麑伽罗。复次，大海中甚奇！甚特！众生身体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圣众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圣众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六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清净，不受死尸；若有命终者，过夜风便吹著岸上。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圣众清净，不受死尸；若有不精进人恶生，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彼虽随在圣众之中，然去圣众远，圣众亦复去离彼远。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圣众清净，不受死尸；若有不精进人恶生，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彼虽随在圣众之中，然去圣众远，圣众亦复去离彼远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七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舍本名，皆曰大海。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舍本名，同曰沙门；梵志种、居士种、工师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舍本名，同曰沙门。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舍本名，同曰沙门；梵志种、居士种、工师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舍本名，同曰沙门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八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

“婆罗逻，是谓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婆罗逻，于意云何？若我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若汝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此二种未曾有法，何者为上、为胜、为妙、为最？”

婆罗逻白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不及如来八未曾有法，不如千倍、万倍，不可比、不可喻、不可称、不可数，但世尊八未曾有法为上、为胜、为妙、为最！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

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婆罗逻阿修罗王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九

未曾有法品地动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金刚国，城名曰地。

尔时，彼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于是，尊者阿难见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尊者阿难见已恐怖，举身毛竖，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今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于是，世尊语尊者阿难曰：“如是，阿难，今地大动。如是，阿难，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有几因缘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世尊答曰：“阿难，有三因缘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云何为三？阿难，此地止水上，水止风上，风依于空。阿难，有时空中大风起，风起则水扰，水扰则地动，是谓第一因缘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复次，阿难，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于地作小想，于水作无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随所欲、随其意，扰复扰，震复震。护比丘天亦复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于地作小想，于水作无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随所欲、随其意，扰复扰，震复震，是谓第二因缘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复次，阿难，若如来不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由是之故，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是谓第三因缘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于是，尊者阿难闻是语已，悲泣涕零，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谓如来不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是时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世尊语尊者阿难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谓如来不

久过三月已当般涅槃，是时令地大动，地大动时，四面大风起，四方彗星出，屋舍墙壁皆崩坏尽。

“复次，阿难，我往诣无量百千刹利众，共坐谈论，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声，我音声亦然；如彼威仪礼节，我威仪礼节亦然。若彼问义，我答彼义。复次，我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彼处没。我既没已，彼不知谁？为人？为非人？阿难，如是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如是梵志众、居士众、沙门众。

“阿难，我往诣无量百千四王天众，共坐谈论，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声，我音声亦然；如彼威仪礼节，我威仪礼节亦然。若彼问义，我答彼义。复次，我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彼处没。我既没已，彼不知谁？为天？为异天？阿难，如是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如是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哆天、化乐天、他化乐天、梵身天、梵富楼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晃昱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罣碍天、受福天、果实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

“阿难，我往诣无量百千色究竟天众，共坐谈论，令可彼意。其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声，我音声亦然；如彼威仪礼节，我威仪礼节亦然。若彼问义，我答彼义。复次，我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彼处没。我既没已，彼不知谁？为天？为异天？阿难，如是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瞻波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瞻波，在恒伽池边。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即便入定，以他心智观察众心；观众心已，至初夜竟，默然而坐。

于是，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讫，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尔时，世尊默然不答。

于是，世尊复至中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再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过，中夜将讫，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世尊亦再默然不答。

于是，世尊复至后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三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既过，中夜复讫，后夜垂尽，将向欲

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于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彼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于是，尊者大目揵连便作是念：“世尊为何比丘而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我宁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尊者大目揵连便知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至彼比丘前，牵臂将出，开门置外：“痴人远去！莫于此住！不复得与比丘众会，从今已去，非是比丘。”闭门下钥，还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我已逐出。世尊，初夜既过，中夜复讫，后夜垂尽，将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世尊告曰：“大目揵连，彼愚痴人当得大罪，触娆世尊及比丘众。大目揵连，若使如来在不净众说从解脱者，彼人则便头破七分，是故大目揵连，汝等从今已后说从解脱，如来不复说从解脱。所以者何？大目揵连，如彼大海，从下至上，周回渐广，均调转上，以成于岸，其水常满，未曾流出。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渐作渐学，渐尽渐教。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渐作渐学，渐尽渐教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大海潮，未曾失时。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族姓子乃至命尽，终不犯戒。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族姓子乃至命尽，终不犯戒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大海水，甚深无底，极广无边。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诸法甚深，甚深无底，极广无边。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诸法甚深，甚深无底，极广无边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海水咸，皆同一味。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无欲为味，觉味、息味及道味。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无欲为味，觉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大海中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多有珍宝，无量贵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谓阿修罗、乾沓恕、罗刹、鱼摩竭、龟、鼍、婆留泥、帝麑、帝麑伽罗、提帝麑伽罗。复次，大海中甚奇！甚特！众生身体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圣众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圣众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大海清净，不受死尸；若有命终者，过夜风便吹著岸上。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圣众清净，不受死尸；若有不精进人恶生，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彼虽随在圣众之中，然去圣众远，圣众亦复去离彼远。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圣众清净，不受死尸；若有不精进人恶生，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彼虽随在圣众之中，然去圣众远，圣众亦复去离彼远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复次，大目揵连，如彼大海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摇尤那，三曰、舍劳浮，四曰、阿夷罗婆提，五曰、摩企。皆入大海，及大海中龙水从空雨堕，滴如车轴，是一切水不能令大海有增减也。大目揵连，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不移动心解脱，自作证成就游。大目揵连，不移动心解脱，于我正法、律中无增无减，如是梵志种、居士种、工师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不移动心解脱，自作证成就游。大目揵连，不移动心解脱，于我正法、律中无增无减。大目揵连，若我正法、律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不移动心解脱，自作证成就游。大目揵连，不移动心解脱，于我正法、律中无增无减。如是梵志种、居士种、工师种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不移动心解脱，自作证成就游。大目揵连，不移动心解脱，于我正法、律中无增无减者，是谓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佛说如是，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郁伽长者经上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舍离，住大林中。

尔时，郁伽长者唯妇女侍从，在诸女前从鞞舍离出。于鞞舍离大林中间唯作女妓，娱乐如王。于是郁伽长者饮酒大醉，舍诸妇女，至大林中。郁伽长者饮酒大醉，遥见世尊在林树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

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彼见佛已，即时醉醒。郁伽长者醉既醒已，便往诣佛，稽首礼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世尊为彼说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胜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说正法要，世尊即为彼说苦、集、灭、道。彼时郁伽长者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郁伽长者亦复如是，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于是，郁伽长者已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我从今日，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

郁伽长者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已，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即集诸妇人，集已，语曰："汝等知不？我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于此者，便可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还归；若汝欲得嫁者，我当嫁汝。"

于是，最大夫人白郁伽长者："若尊从佛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我与彼某甲。"

郁伽长者即为呼彼人，以左手执大夫人臂，右手执金澡罐，语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与汝作妇。"

彼人闻已，便大恐怖，身毛皆竖，白郁伽长者："长者欲杀我耶？长者欲杀我耶？"

长者答曰："我不杀汝，然我从佛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是故我以最大夫人与汝作妇耳！"郁伽长者已与大夫人，当与、与时都无悔心。

是时，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于中咨嗟称叹郁伽长者，"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

于是，有一比丘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往诣郁伽长者家。郁伽长者遥见比丘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比丘白曰："尊者善来！尊者久不来此，愿坐此床。"彼时，比丘即坐其床。郁伽长者礼比丘足，却坐一面。

比丘告曰："长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谓世尊为汝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于中咨嗟称叹：'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长者，汝有何法？"

郁伽长者答比丘曰："尊者，世尊初不说异，然我不知世尊为何因说，但尊者听，谓我有法。一时，世尊游鞞舍离，住大林中。尊

者，我于尔时唯妇女侍从，我最在前，出鞞舍离，于鞞舍离大林中间唯作女妓，娱乐如王。尊者，我于尔时饮酒大醉，舍诸妇女，至大林中。尊者，我时大醉，遥见世尊在林树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我见佛已，即时醉醒。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醉醒已，便往诣佛，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世尊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世尊为我说如是法已，佛知我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胜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说正法要，世尊即为我说苦、集、灭、道。我尔时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尊者，我亦如是，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尊者，我尔时即从座起，稽首佛足：‘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我从今日，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尊者，若我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未曾知已犯戒。’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尔时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戒已，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集诸妇女，集已，语曰：‘汝等知不？我从世尊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于此者，便可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还归；若汝欲得嫁者，我当嫁汝。’于是，最大夫人来白我曰：‘若尊从佛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我与彼某甲。’尊者，我尔时即为呼彼人，以左手执大夫人臂，右手执金澡罐，语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与汝作妇。’彼人闻已，便大恐怖，身毛皆竖，而白我曰：‘长者欲杀我耶？长者欲杀我耶？’尊者，我语彼曰：‘不欲杀汝，然我从佛自尽形寿，梵行为首，受持五戒，是故我以最大夫人与汝作妇耳！’尊者，我已与大夫人，当与、与时都无悔心。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诣众园时，若初见一比丘，便为作礼；若彼比丘经行者，我亦随经行；若彼坐者，我亦于一面坐。坐已听法，彼尊为我说法，我亦为彼尊说法；彼尊问我事，我

亦问彼尊事；彼尊答我事，我亦答彼尊事。尊者，我未曾忆轻慢上中下长老上尊比丘。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天住虚空而告我曰：‘长者，此是阿罗诃，此是向阿罗诃，此是阿那含，此是向阿那含，此是斯陀含，此是向斯陀含，此是须陀洹，此是向须陀洹，此精进，此不精进。’尊者，我施比丘众时，未曾忆有分别意。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有天住虚空中而告我曰：‘长者，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说法，如来圣众善趣向。’尊者，我不从彼天信，不从彼欲乐，不从彼所闻，但我自有净智，知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说法，如来圣众善趣向。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复次，尊者，谓佛所说五下分结，贪欲、瞋恚、身见、戒取、疑，我见此五，无一不尽令缚我还此世间，入于胎中。尊者，我有是法。”

比丘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郁伽长者白比丘曰：“愿尊在此食！”

比丘为郁伽长者故，默然受请。郁伽长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持一小床，别坐听法。比丘为长者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谓与郁伽长者本所共论，尽向佛广说。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我以是故，咨嗟称叹郁伽长者有八未曾有法。”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郁伽长者经下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众多上尊长老比丘游鞞舍离，在猕猴水边高楼台观。

尔时，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谓与远来客食，与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僧园人，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施设如是大施。复于海中有一舶船，载满货还，价值百千，一时没失。众多上尊长老比丘闻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谓与远来客食，与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僧园人，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闻已共作是议：“诸

贤，谁能往语郁伽长者：‘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彼作是念：“尊者阿难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阿难能往语郁伽长者：‘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诸贤，我等共往诣尊者阿难所，说如此事。”

于是，众多上尊长老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曰：“贤者阿难知不？郁伽长者施设如是大施，谓与远来客食，与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僧园人，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施设如是大施。复于海中有一舶船，载满货还，价值百千，一时没失。我等共作是议：‘谁能往语郁伽长者而作是语：“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复作是念：‘尊者阿难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阿难能往语郁伽长者：“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贤者阿难可往诣郁伽长者而语彼曰：‘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

尊者阿难白诸长老上尊比丘曰：“诸尊，郁伽长者其性严整，若自为语者，倘能致大不喜。诸尊，我为谁语？”

诸长老上尊比丘答曰：“贤者，称比丘众语，称比丘众语已，彼无所言。”尊者阿难便默然受诸长老上尊比丘命。于是，诸长老上尊比丘知尊者阿难默然许已，即从座起，绕尊者阿难，各自还去。

尊者阿难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往诣郁伽长者家。郁伽长者遥见尊者阿难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难，白曰：“善来尊者阿难！尊者阿难久不来此，愿坐此床。”尊者阿难即坐其床，郁伽长者礼尊者阿难足，却坐一面。

尊者阿难告曰：“长者知不？长者施设如是大施，与远来客食，与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僧园人，常请二十众食，五日都请比丘众食，施设如是大施。复于海中有一舶船，载满货还，价值百千，一时没失。长者可止！勿复布施！长者后自当知。”

长者白曰：“尊者阿难，为是谁语？”

尊者阿难答曰：“长者，我宣比丘众语。”

长者白曰：“若尊者阿难宣比丘众语者，无所复论；若自语者，或能致大不喜。尊者阿难，若我如是舍与，如是惠施，一切财物皆悉竭尽，但使我愿满，如转轮王愿。”

尊者阿难问曰：“长者云何转轮王愿？”

长者答曰：“尊者阿难，村中贫人作是念：‘令我于村中最富。’即是彼愿。村中富人作是念：‘令我于邑中最富。’即是彼愿。邑中富人作是念：‘令我于城中最富。’即是彼愿。城中富人作是念：‘令我于城中作宗正。’即是彼愿。城中宗正作是念：‘令我作国相。’即是彼愿。国相作是念：‘令我作小王。’即是彼愿。小王作是念：‘令我作转轮王。’即是彼愿。转轮王作是念：‘令我如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

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谓无上梵行讫，令我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即是彼愿。尊者阿难，若我如是舍与，如是惠施，一切财物皆悉竭尽，但使我愿满，如转轮王愿。尊者阿难，我有是法。”

尊者阿难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复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难，我诣僧园时，若初见一比丘，便为作礼；若彼比丘经行者，我亦随经行；若彼坐者，我亦于一面坐。坐已听法，彼尊为我说法，我亦为彼尊说法；彼尊问我事，我亦问彼尊事；彼尊答我事，我亦答彼尊事。尊者阿难，我未曾忆轻慢上中下长老上尊比丘。尊者阿难，我有是法。”

尊者阿难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复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难，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天住虚空而告我曰：‘长者，此是阿罗诃，此是向阿罗诃，此是阿那含，此是向阿那含，此是斯陀含，此是向斯陀含，此是须陀洹，此是向须陀洹，此是精进，此不精进。’尊者阿难，我施比丘众时未曾忆有分别意。尊者阿难，我有是法。”

尊者阿难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希！甚特！”

“复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难，我在比丘众行布施时，天住虚空而告我曰：‘长者，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说法，如来圣众善趣向。’我不从彼天信，不从彼欲乐，不从彼所闻，但我自有净智，知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说法，如来圣众善趣向。尊者阿难，我有是法。”

尊者阿难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复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难，我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尊者阿难，我有是法。”

尊者阿难叹曰：“长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

于是郁伽长者白曰：“尊者阿难，愿在此食。”

尊者阿难为郁伽长者故，默然受请。郁伽长者知尊者阿难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别坐听法。尊者阿难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

尊者阿难所说如是，郁伽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手长者经上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阿逻鞞伽逻，在惒林中。

尔时，手长者与五百大长者俱，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五百长者亦礼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手长者，汝今有此极大众。长者，汝以何法摄此大

众？”

彼时手长者白曰：“世尊，谓有四事摄，如世尊说：一者、惠施，二者、爱言，三者、以利，四者、等利。世尊，我以此摄于大众，或以惠施，或以爱言，或以利，或以等利。”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手长者，汝能以如法摄于大众，又以如门摄于大众，以如因缘摄于大众。手长者，若过去有沙门、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手长者，若有未来沙门、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手长者，若有现在沙门、梵志以如法摄大众者，彼一切即此四事摄于中或有余。”

于是，世尊为手长者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于是，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尔时，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诸贤，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坐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于是，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暐晔，夜将向旦，往诣手长者家，告曰：“长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为长者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诸贤，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抑，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是时，手长者默然不语，不观、不视毗沙门大天王。所以者何？

以尊重定、守护定故。

尔时，世尊于无量百千众中，咨嗟称叹手长者：“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彼手长者，我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我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今三十三天为彼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诸贤，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今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暐晔，夜将向旦，诣手长者家，告曰：‘长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为长者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诸贤，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于是，有一比丘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往诣手长者家。手长者遥见比丘来，即从坐起，叉手向比丘白曰：“尊者善来！尊者久不来此，愿坐此床。”彼时比丘即坐其床，手长者礼比丘足，却坐一面。

比丘告曰：“长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世尊为汝于无量百千众中，咨嗟称叹手长者：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手长者我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我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

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今三十三天为彼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诸贤，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于是，毗沙门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暐晔，夜将向旦，诣手长者家，告曰：‘长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为手长者集在法堂，咨嗟称叹：“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诸贤，彼手长者，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到外门已，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中门、内门及入在内，若有人者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是时，手长者默然不语，亦不观视毗沙门大天王。所以者何？以尊重定、守护定故。”

于是，手长者白比丘曰：“尊者，是时无白衣耶？”

比丘答曰：“无白衣也。”又问曰：“若有白衣者，当有何咎？”

长者答曰：“尊者，或有不信世尊语者，彼当长夜不义不忍，生极恶处，受苦无量；若有信佛语者，彼因此事故，便能尊重恭敬礼事我。尊者，我亦不欲令尔也。尊者，愿在此食。”

彼比丘为手长者故，默然受请。手长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别坐听法。彼比丘为手长者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谓与手长者本所共论，尽向佛说。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我以是故，称说手长者有七未曾有法。复次，汝等当知，手长者复有第八未曾有法：手长者无求无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手长者经下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阿逻鞞伽逻，在恕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手长者有八未曾有法。云何为八？手长者有少欲、有信、有惭、有愧、有精进、有念、有定、有慧。

“手长者有少欲者，此何因说？手长者自少欲，不欲令他知我少欲。有信、有惭、有愧、有精进、有念、有定、有慧，手长者自有慧，不欲令他知我有慧。手长者有少欲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信者，此何因说？手长者得信坚固，深著如来，信根已立，终不随外沙门、梵志、若天、魔、梵及余世间。手长者有信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惭者，此何因说？手长者常行惭耻，可惭知惭，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手长者有惭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愧者，此何因说？手长者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恶不善法，秽污烦恼，受诸恶报，造生死本。手长者有愧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精进者，此何因说？手长者常行精进，除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手长者有精进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念者，此何因说？手长者观内身如身，观内觉、心、法如法。手长者有念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定者，此何因说？手长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手长者有定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慧者，此何因说？手长者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手长者有慧者，因此故说。

“手长者有八未曾有法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未曾有法品第四竟。

中阿含经卷第十

习相应品第五（有十六经）（初一日诵）

何义、不思、念、惭二，戒敬各二及本际，
二食、尽智、说涅槃，弥醯、即为比丘说。

习相应品何义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持戒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持戒者，令不悔义。阿难，若有持戒者，便

得不悔。”

复问：“世尊，不悔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不悔者，令欢悦义。阿难，若有不悔者，便得欢悦。”

复问：“世尊，欢悦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欢悦者，令喜义。阿难，若有欢悦者，便得喜。”

复问：“世尊，喜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喜者，令止义。阿难，若有喜者，便得止身。”

复问：“世尊，止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止者，令乐义。阿难，若有止者，便得觉乐。”

复问：“世尊，乐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乐者，令定义。阿难，若有乐者，便得定心。

复问：“世尊，定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定者，令见如实、知如真义。阿难，若有定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

复问：“世尊，见如实、知如真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见如实、知如真者，令厌义。阿难，若有见如实、知如真者，便得厌。”

复问：“世尊，厌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厌者，令无欲义。阿难，若有厌者，便得无欲。”

复问：“世尊，无欲为何义？”

世尊答曰：“阿难，无欲者，令解脱义。阿难，若有无欲者，便得解脱一切淫、怒、痴。是为，阿难，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欢悦，因欢悦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乐，因乐便得定。阿难，多闻圣弟子因定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便得厌，因厌便得无欲，因无欲便得解脱，因解脱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难，是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谓度此岸，得至彼岸。”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不思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曰：“阿难，持戒者不应思，令我不悔。阿难，但法自然，持戒者便得不悔。阿难，有不悔者不应思，令我欢悦。阿

难，但法自然，有不悔者便得欢悦。阿难，有欢悦者不应思，令我喜。阿难，但法自然，有欢悦者便得喜。阿难，有喜者不应思，令我止。阿难，但法自然，有喜者便得止身。阿难，有止者不应思，令我乐。阿难，但法自然，有止者便得觉乐。阿难，有乐者不应思，令我定。阿难，但法自然，有乐者便得定心。阿难，有定者不应思，令我见如实、知如真。阿难，但法自然，有定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阿难，有见如实、知如真者不应思，令我厌。阿难，但法自然，有见如实、知如真者便得厌。阿难，有厌者不应思，令我无欲。阿难，但法自然，有厌者便得无欲。阿难，有无欲者不应思，令我解脱。阿难，但法自然，有无欲者便得解脱一切淫、怒、痴。

“阿难，是为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欢悦，因欢悦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乐，因乐便得定心。阿难，多闻圣弟子有定心者便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便得厌，因厌便得无欲，因无欲便得解脱，因解说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难，是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谓度此岸，得至彼岸。”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念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多忘，无正智，便害正念正智；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

“若比丘不多忘，有正智，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惭愧经上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无惭无愧，便害爱恭敬；若无爱恭敬，便害其信；若无其信，便害正思惟；若无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

“若比丘有惭有愧，便习爱恭敬；若有爱恭敬，便习其信；若有其信，便习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惭愧经下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比丘无惭无愧，便害爱恭敬；若无爱恭敬，便害其信；若无其信，便害正思惟；若无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诸贤，犹如有树，若害外皮，则内皮不成；内皮不成，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皆不得成。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若无惭无愧，便害爱恭敬；若无爱恭敬，便害其信；若无其信，便害正思惟；若无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

“诸贤，比丘有惭有愧，便习爱恭敬；若有爱恭敬，便习其信；若有其信，便习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诸贤，犹如有树，不害外皮，则内皮得成；内皮得成，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皆得成就。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若有惭有愧，便习爱恭敬；若有爱恭敬，便习其信；若有其信，便习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戒经上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

“若比丘持戒，便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戒经下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诸贤，犹如有树，若害根者，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皆不得成。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若有犯戒，便害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无解脱，便害涅槃。

"诸贤，若比丘持戒，便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涅槃。诸贤，犹如有树，若不害根者，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皆得成就。诸贤，当知比丘亦复如是，若有持戒，便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使习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恭敬经上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当行恭敬及善观，敬重诸梵行人。

"若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观、不敬重诸梵行已，具威仪法者，必无是处；不具威仪法已，具学法者，必无是处；不具学法已，具戒身者，必无是处；不具戒身已，具定身者，必无是处；不具定身已，具慧身者，必无是处；不具慧身已，具解脱身者，必无是处；不具解脱身已，具解脱知见身者，必无是处；不具解脱知见身已，具涅槃者，必无是处。

"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观，敬重诸梵行已，具威仪法者，必有是处；具威仪法已，具学法者，必有是处；具学法已，具戒身者，必有是处；具戒身已，具定身者，必有是处；具定身已，具慧身者，必有是处；具慧身已，具解脱身者，必有是处；具解脱身已，具解脱知见身者，必有是处；具解脱知见身已，具涅槃者，必有是处。"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恭敬经下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当行恭敬及善观，敬重诸梵行人。若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观、不敬重诸梵行已，具威仪法者，必无是处；不具威仪法已，具学法者，必无是处；不具学法已，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不具解脱已，具涅槃者，必无是处。

"若比丘行恭敬及善观，敬重诸梵行已，具威仪法者，必有是

处；具威仪法已，具学法者，必有是处；具学法已，具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具解脱已，具涅槃者，必有是处。”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本际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爱者，其本际不可知：本无有爱，然今生有爱。便可得知：所因有爱。有爱者，则有习，非无习。何谓有爱习？答曰：无明为习。无明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无明习？答曰：五盖为习。五盖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五盖习？答曰：三恶行为习。三恶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三恶行习？答曰：不护诸根为习。

“不护诸根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护诸根习？答曰：不正念、不正智为习。不正念、不正智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正念、不正智习？答曰：不正思惟为习。不正思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正思惟习？答曰：不信为习。不信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信习？答曰：闻恶法为习。闻恶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闻恶法习？答曰：亲近恶知识为习。亲近恶知识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亲近恶知识习？答曰：恶人为习。

“是为具恶人已，便具亲近恶知识；具亲近恶知识已，便具闻恶法；具闻恶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护诸根；具不护诸根已，便具三恶行；具三恶行已，使具五盖；具五盖已，便具无明；具无明已，便具有爱。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

“明、解脱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明、解脱习？答曰：七觉支为习。七觉支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七觉支习？答曰：四念处为习。四念处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四念处习？答曰：三妙行为习。三妙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三妙行习？答曰：护诸根为习。

“护诸根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护诸根习？答曰：正念、正智为习。正念、正智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念、正智习？答曰：正思惟为习。正思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思惟习？答曰：信为习。信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信习？答曰：闻善法为习。闻善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闻善法习？答曰：亲近善知识为习。亲近善知识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亲近善知识习？答曰：善人为习。

“是为具善人已，便具亲近善知识；具亲近善知识已，便具闻善法；具闻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护诸根；具护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处；具四念处已，便具七觉支；具七觉支已，便具明、解脱。如是此明、解脱展转具成。”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食经上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爱者，其本际不可知：本无有爱，然今生有爱。便可得知：所因有爱。有爱者，则有食，非无食。何谓有爱食？答曰：无明为食。无明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无明食？答曰：五盖为食。五盖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五盖食？答曰：三恶行为食。三恶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恶行食？答曰：不护诸根为食。

"不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护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念、不正智食？答曰：不正思惟为食。不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思惟食？答曰：不信为食。不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信食？答曰：闻恶法为食。闻恶法亦有食，非无食。何谓闻恶法食？答曰：亲近恶知识为食。亲近恶知识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亲近恶知识食？答曰：恶人为食。

"是为具恶人已，便具亲近恶知识；具亲近恶知识已，便具闻恶法；具闻恶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护诸根；具不护诸根已，便具三恶行；具三恶行已，便具五盖；具五盖已，便具无明；具无明已，便具有爱。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

"大海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海食？答曰：大河为食。大河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河食？答曰：小河为食。小河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小河食？答曰：大川为食。大川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川食？答曰：小川为食。小川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小川食？答曰：山岩溪涧、平泽为食。山岩溪涧、平泽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山岩溪涧、平泽食？答曰：雨为食。有时大雨，大雨已，则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已，则小川满；小川满已，则大川满；大川满已，则小河满；小河满已，则大河满；大河满已，则大海满。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

"如是有爱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有爱食？答曰：无明为食。无明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无明食？答曰：五盖为食。五盖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五盖食？答曰：三恶行为食。三恶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恶行食？答曰：不护诸根为食。不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护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念、不正智食？答曰：不正思惟为食。不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思惟食？答曰：不信为食。不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信食？答曰：闻恶法为食。闻恶法亦有食，非无食。何谓闻恶法食？答曰：亲近恶知识为食。亲近恶知识亦有食，非无食。

何谓亲近恶知识食？答曰：恶人为食。

“是为其恶人已，便具亲近恶知识；具亲近恶知识已，便具闻恶法；具闻恶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护诸根；具不护诸根已，便具三恶行；具三恶行已，便具五盖；具五盖已，便具无明；具无明已，便具有爱。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

“明、解脱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明解脱食？答曰：七觉支为食。七觉支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七觉支食？答曰：四念处为食。四念处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四念处食？答曰：三妙行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妙行食？答曰：护诸根为食。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护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为食。正念、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思惟食？答曰：信为食。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信食？答曰：闻善法为食。闻善法亦有食，非无食。何谓闻善法食？答曰：亲近善知识为食。亲近善知识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亲近善知识食？答曰：善人为食。

“是为具善人已，便具亲近善知识；具亲近善知识已，便具闻善法；具闻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护诸根；具护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处；具四念处已，便具七觉支；具七觉支已，便具明、解脱。如是此明、解脱展转具成。

“大海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海食？答曰：大河为食。大河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河食？答曰：小河为食。小河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小河食？答曰：大川为食。大川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川食？答曰：小川为食。小川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小川食？答曰：山岩溪涧、平泽为食。山岩溪涧、平泽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山岩溪涧、平泽食？答曰：雨为食。有时大雨，大雨已，则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已，则小川满；小川满已，则大川满；大川满已，则小河满；小河满已，则大河满；大河满已，则大海满。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

“如是明、解脱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明、解脱食？答曰：七觉支为食。七觉支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七觉支食？答曰：四念处为食。四念处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四念处食？答曰：三妙行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妙行食？答曰：护诸根为食。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护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为食。正念、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思惟食？答曰：信为食。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信食？答曰：闻善法为食。闻善法亦有食，非无食。何谓闻善法食？答曰：亲近善知识为食。亲近善知识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亲近善知识食？答曰：善人为食。

“是为具善人已，便具亲近善知识；具亲近善知识已，便具闻善法；具闻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护诸根；具护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处；具四念处已，便具七觉支；具七觉支已，便具明、解脱。如是此明、解脱展转具成。”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食经下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爱者，其本际不可知：本无有爱，然今生有爱。便可得知：所因有爱。有爱者，则有食，非无食。何谓有爱食？答曰：无明为食。无明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无明食？答曰：五盖为食。五盖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五盖食？答曰：三恶行为食。三恶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恶行食？答曰：不护诸根为食。不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护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为食。

“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念、不正智食？答曰：不正思惟为食。不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正思惟食？答曰：不信为食。不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不信食？答曰：闻恶法为食。闻恶法亦有食，非无食。何谓闻恶法食？答曰：亲近恶知识为食。亲近恶知识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亲近恶知识食？答曰：恶人为食。

“大海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海食？答曰：雨为食。有时大雨，大雨已，则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已，则小川满；小川满已，则大川满；大川满已，则小河满；小河满已，则大河满；大河满已，则大海满。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

“如是具恶人已，便具亲近恶知识；具亲近恶知识已，便具闻恶法；具闻恶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护诸根；具不护诸视已，便具三恶行；具三恶行已，便具五盖；具五盖已，便具无明；具无明已，便具有爱。如是此有爱展转具成。

“明、解脱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明、解脱食？答曰：七觉支为食。七觉支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七觉支食？答曰：四念处为食。四念处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四念处食？答曰：三妙行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三妙行食？答曰：护诸根为食。护诸根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护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为食。

“正念、正智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无食。何谓正思惟食？答曰：信为食。信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信食？答曰：闻善法为食。闻善法亦有食，非

无食。何谓闻善法食？答曰：亲近善知识为食。亲近善知识亦有食，非无食。何谓亲近善知识食？答曰：善人为食。

“大海亦有食，非无食。何谓大海食？答曰：雨为食。有时大雨，大雨已，则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山岩溪涧、平泽水满已，则小川满；小川满已，则大川满；大川满已，则小河满；小河满已，则大河满；大河满已，则大海满。如是彼大海展转成满。

如是善人具已，便具亲近善知识；具亲近善知识已，便具闻善法；具闻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护诸根；具护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处；具四念处已，便具七觉支；具七觉支已，便具明、解脱。如是此明、解脱展转具成。”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尽智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摩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知有见者，便得漏尽，非不知，非不见。云何知见便得漏尽？谓知见苦如真，便得漏尽；知见苦集、知见苦灭、知见苦灭道如真，便得漏尽。尽智有习，非无习。何谓尽智习？答曰：解脱为习。解脱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解脱习？答曰：无欲为习。无欲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无欲习？答曰：厌为习。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厌习？答曰：见如实、知如真为习。见如实、知如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见如实、知如真习？答曰：定为习。定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定习？答曰：乐为习。乐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乐习？答曰：止为习。止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止习？答曰：喜为习。喜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喜习？答曰：欢悦为习。欢悦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欢悦习？答曰：不悔为习。

“不悔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悔习？答曰：护戒为习。护戒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护戒习？答曰：护诸根为习。护诸根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护诸根习？答曰：正念、正智为习。正念、正智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念、正智习？答曰：正思惟为习。正思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思惟习？答曰：信为习。信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信习？答曰：观法忍为习。观法忍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观法忍习？答曰：玩诵法为习。玩诵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玩诵法习？答曰：受持法为习。受持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受持法习？答曰：观法义为习。观法义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观法义习？答曰：耳界为习。耳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耳界习？答曰：闻善法为习。闻善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闻善法习？答曰：往诣为习。往诣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往诣习？答曰：奉事为习。

“若有奉事善知识者，未闻便闻，已闻便利。如是善知识若不奉

事者，便害奉事习；若无奉事，便害往诣习；若无往诣，便害闻善法习；若不闻善法，便害耳界习；若无耳界，便害观法义习；若无观法义，便害受持法习；若无受持法，便害玩诵法习；若无玩诵法，便害观法忍习；若无观法忍，便害信习；若无信，便害正思惟习；若无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习；若无正念、正智，便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习；若无解脱，便害尽智习。

“若奉事善知识者，未闻便闻，已闻便利。如是善知识，若奉事者，便习奉事；若有奉事，便习往诣；若有往诣，便习闻善法；若有闻善法，便习耳界；若有耳界，便习观法义；若有观法义，便习受持法；若有受持法，便习玩诵法；若有玩诵法，便习观法忍；若有观法忍，便习信；若有信，便习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习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若有解脱，便习尽智。”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涅槃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涅槃有习，非无习。何谓涅槃习？答曰：解脱为习。解脱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解说习？答曰：无欲为习。无欲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无欲习？答曰：厌为习。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厌习？答曰：见如实、知如真为习。见如实、知如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见如实、知如真习？答曰：定为习。定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定习？答曰：乐为习。乐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乐习？答曰：止为习。止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止习？答曰：喜为习。喜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喜习？答曰：欢悦为习。欢悦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欢悦习？答曰：不悔为习。不悔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悔习？答曰：护戒为习。护戒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护戒习？答曰：护诸根为习。

“护诸根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护诸根习？答曰：正念、正智为习。正念、正智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念、正智习？答曰：正思惟为习。正思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正思惟习？答曰：信为习。信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信习？答曰：苦为习。苦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苦习？答曰：老死为习。老死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老死习？答曰：生为习。生亦有习，非无习。何谓生习？答曰：有为习。有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有习？答曰：受为习。受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受习？答曰：爱为习。爱亦有习，非无习。何谓爱习？答曰：觉为习。觉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觉习？答曰：更乐为习。更乐亦有习，非无习。何谓更乐习？答曰：六处为习。六处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六处习？

答曰：名色为习。名色亦有习，非无习。何谓名色习？答曰：识为习。识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识习？答曰：行为习。行亦有习，非无习。何谓行习？答曰：无明为习。

“是为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处，缘六处更乐，缘更乐觉，缘觉爱，缘爱受，缘受有，缘有生，缘生老死，缘老死苦。习苦，便有信；习信，便有正思惟；习正思惟，便有正念正智；习正念正智，便有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习解脱，便得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弥醯经第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陀国，在阇斗村莽柰林窟。

尔时，尊者弥醯为奉侍者。于是，尊者弥醯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阇斗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金鞞河边，见地平正，名好柰林；金鞞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冷暖和适。见已欢喜，便作是念：“此地平正，名好柰林；金鞞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冷暖和适。若族姓子欲学断者，当于此处；我亦有所断，宁可在此静处学断耶？”

于是，弥醯食讫，中后摄衣钵已，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平旦著衣持钵，入阇斗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金鞞河边，见地平正，名好柰林；金鞞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冷暖和适。我见喜已，便作是念：‘此地平正，名好柰林；金鞞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冷暖和适。若族姓子欲学断者，当于此处；我亦有所断，宁可在此静处学断耶？’世尊，我今欲往至彼柰林静处学断。”

尔时，世尊告曰：“弥醯，汝今知不？我独无人，无有侍者，汝可小住，须比丘来为吾侍者，汝便可去，至彼柰林静处而学。”

尊者弥醯乃至再三白曰：“世尊，我今欲往至彼柰林静处学断。”

世尊亦复再三告曰：“弥醯，汝今知不？我独无人，无有侍者，汝可小住，须比丘来为吾侍者，汝便可去，至彼柰林静处而学。”

弥醯复白曰：“世尊无为无作，亦无所观。世尊，我有为有作而有所观。世尊，我至彼柰林静处学断。”

世尊告曰：“弥醯，汝欲求断者，我复何言？弥醯汝去，随意所欲。”于是，尊者弥醯闻佛所说，善受善持而善诵习，即礼佛足，绕三匝而去；诣彼柰林，入林中已，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尊者弥醯住柰林中便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与害念。彼由此故便念世尊。于是，弥醯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至柰林，于静处坐，便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与害念。我由此故便念世尊。”

世尊告曰：“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有五习法。云何为五？

“弥醯，比丘者，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一习法。

“复次，弥醯，比丘者，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二习法。

“复次，弥醯，比丘者，谓所可说圣有义，令心柔软，使心无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得如是比沙门所说，具得，易不难得。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三习法。

“复次，弥醯，比丘者，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四习法。

“复次，弥醯，比丘者，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是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弥醯，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五习法。

“彼有此五习法已，复修四法。云何为四？修恶露，令断欲；修慈，令断恚；修息出息入，令断乱念；修无常想，令断我慢。

“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

“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得所可说圣有义，令心柔软，使心无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得如是比沙门所说，具得，易不难得。

“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

“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

“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修恶露，令断欲；修慈，令断恚；修息出息入，令断乱念；修无常想，令断我慢。弥醯，若比丘得无常想者，必得无我想。弥醯，若比丘得无我想者，便于现法断一切我慢，得息、灭、尽、无为、涅槃。”

佛说如是，尊者弥醯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即为比丘说经第十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有五习法。云何为五？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一习法。

"复次，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二习法。

"复次，比丘，谓所可说圣有义，令心柔软，使心无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得如是比沙门所说，具得，易不难得。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三习法。

"复次，比丘，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第四习法。

"复次，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谓彼五习法。

"彼有此五习法已，复修四法。云何为四？修恶露，令断欲；修慈，令断恚；修息出息入，令断乱念；修无常想，令断我慢。

"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

"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得所可说圣有义，令心柔软，使心无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得如是比沙门所说，具得，易不难得。

"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

"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

"若比丘自善知识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合，当知必修恶露，令断欲；修慈，令断恚；修息出息入，令断乱念；修无常想，令断我慢。若比丘得无常想者，必得无我想。若比丘得无我想者，便于现法断一切我慢，得息、灭、尽、无为、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习相应品第五竟。

中阿含经六十卷（第十一卷～第二十卷）

中阿含经卷第十一

王相应品第六（有十四经）（初一日诵）

七宝、相、四洲，牛粪、摩竭王，
鞞鞞婆丽陵耆，天使最在后。

王相应品七宝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转轮王出于世时，当知便有七宝出世，云何为七？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

“若转轮王出于世时，当知有此七宝出世；如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于世时，当知亦有七觉支宝出于世间。云何为七？念觉支宝、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息觉支、定觉支、舍觉支宝，是谓为七。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于世时，当知有此七觉支宝出于世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三十二相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甚奇！甚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尔时，世尊在于宴坐，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甚奇！甚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

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问诸比丘：“汝等今日共论何事集坐讲堂？”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今日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甚奇！甚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世尊，我等共论如此事故集坐讲堂。”

于是，世尊告曰：“比丘，汝等欲得从如来闻三十二相耶？谓大人所成，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时，诸比丘闻已，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三十二相者，诸比丘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大人足安平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足下生轮，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足指纤长，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足周正直，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足跟踝后两边平满，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足两踝[月＋庸]，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身毛上向，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手足网缦，犹如雁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手足极妙柔弱软敷，犹兜罗华，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肌皮软细，尘水不著，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一一毛；一一毛者，身一孔一毛生，色若绀青，如螺右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鹿腨肠，犹如鹿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阴马藏，犹良马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身形圆好，犹如尼拘类树，上下圆相称，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立伸手以摩其膝，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身黄金色，如紫磨金，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身七处满；七处满者，两手、两足、两肩及颈，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其上身大，犹如师子，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师子颊车，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脊背平直，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两肩上连，通颈平满，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四十齿牙、平齿、不疏齿、白齿、通味第一味，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梵音可爱，其声犹如加罗毗伽，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广长舌；广长舌者，舌从口出遍覆其面，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承泪处满，犹如牛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眼色绀青，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顶有肉髻，团圆相称，发螺右旋，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大人眉间生毛，洁白右萦，是谓大人大人之相。
“诸比丘，大人成就此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若剃除发须，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四洲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在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少能于欲有满足意，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世人于欲有满足意，厌患于欲而命终者，为甚难得。”
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到已作礼，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少能于

欲有满足意，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世人于欲有满足意，厌患于欲而命终者，为甚难得。’”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世人甚少少能于欲有满足意，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者。阿难，世人于欲有满足意，厌患于欲而命终者，为甚难得。阿难，世人极甚难得，极甚难得于欲有满足意，厌患于欲而命终者。阿难，但世间人甚多甚多，于欲无满足意，不厌患欲而命终也。所以者何？阿难，往昔有王名曰顶生，作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便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我欲于宫雨宝七日，积至于膝。’阿难，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适发心已，即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

“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复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及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我忆曾从古人闻之，西方有洲名瞿陀尼，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见瞿陀尼洲，到已整御。’阿难，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适发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及四种军。阿难，彼顶生王即时往到，住瞿陀尼洲。阿难，彼顶生王住已，整御瞿陀尼洲，乃至无量百千万岁。

“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复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及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我亦复有瞿陀尼洲。我复曾从古人闻之，东方有洲名弗婆鞞陀提，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见弗婆鞞陀提洲，到已整御。’阿难，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适发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及四种军。阿难，彼顶生王即时往到，住弗婆鞞陀提洲。阿难，彼顶生王住已，整御弗婆鞞陀提洲，乃至无量百千万岁。

“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复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及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我亦复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我复曾从古人闻之，北方有洲名郁单曰，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彼虽无我想亦无所受，我今欲往见郁单曰洲，到已整御，及诸眷属。’阿难，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适发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及四种军。

“阿难，彼顶生王遥见平地白，告诸臣曰：‘卿等见郁单曰平地白耶？’诸臣对曰：‘见也，天王。’王复告曰：‘卿等知不？彼是郁单曰人自然粳米，郁单曰人常所食者，卿等亦应共食此食。’阿难，彼顶生王

复遥见郁单曰洲中，若干种树，净妙严饰，种种彩色，在栏楯里，告诸臣曰：‘卿等见郁单曰洲中，若干种树，净妙严饰，种种彩色，在栏楯里耶？’诸臣对曰：‘见也，天王。’王复告曰：‘卿等知不？是郁单曰人衣树，郁单曰人取此衣著，卿等亦应取此衣著。’阿难，彼顶生王即时往到，住郁单曰洲。阿难，彼顶生王住已，整御郁单曰洲，乃至无量百千万岁，及诸眷属。

“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复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及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我亦复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郁单曰洲。我复曾从古人闻之，有天名曰三十三天，我今欲往见三十三天。’阿难，彼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适发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往，及四种军，向日光去。

“阿难，彼顶生王遥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上犹如大云，告诸臣曰：‘卿等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上犹如大云耶？’诸臣对曰：‘见也，天王。’王复告曰：‘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昼度树也。三十三天在此树下，于夏四月，具足五欲，而自娱乐。’

“阿难，彼顶生王复遥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犹如大云，告诸臣曰：‘卿等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犹如大云耶？’诸臣对曰：‘见也，天王。’王复告曰：‘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正法之堂。三十三天于此堂中，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为天为人，思法思义。’

“阿难，彼顶生王即到三十三天。彼顶生王到三十三天已，即入法堂。于是，天帝释便与顶生王半座令坐，彼顶生王即坐天帝释半座。于是，顶生王及天帝释都无差别，光光无异，色色无异，形形无异，威仪礼节及其衣服亦无有异，唯眼眴异。

“阿难，彼顶生王而于后时极大久远，复作是念：‘我有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我有七宝，千子具足；及于宫中雨宝七日，积至于膝。我亦复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郁单曰洲。我又已见三十三天云集大会，我已得入诸天法堂。又天帝释与我半座，我已得坐帝释半座。我与帝释都无差别，光光无异，色色无异，形形无异，威仪礼节及其衣服亦无有异，唯眼眴异。我今宁可驱帝释去，夺取半座，作天人王，由己自在。’

“阿难，彼顶生王适发此念，不觉已下在阎浮洲，便失如意足，生极重病。命将终时，诸臣往诣顶生王所，白曰：‘天王，若有梵志、居士及臣人民，来问我等：“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天王，我等当云何答梵志、居士及臣人民？’

“时，顶生王告诸臣曰：‘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来问卿等：“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卿等应当如是答之：“顶生王得阎浮洲，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七宝，意不满足而命终。千子具足，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七日雨宝，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瞿陀尼洲，

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郁单曰洲，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见诸天集会，意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具足五欲功德——色、声、香、味、触，意不满足而命终。”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来问卿等：“顶生王临命终时说何等事？”卿等应当如是答之。’”

于是，世尊而说颂曰：

“天雨妙珍宝，欲者无厌足，
欲苦无有乐，慧者应当知。
若有得金积，犹如大雪山，
一一无有足，慧者作是念。
得天妙五欲，不以此五乐，
断爱不著欲，等正觉弟子。”

于是，世尊告曰：“阿难，昔顶生王，汝谓异人耶？莫作斯念，当知即是我也。

“阿难，我于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阿难，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得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牛粪喻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在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作是念：“颇复有色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耶？颇有觉、想、行、识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耶？”

彼一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作是念：‘颇复有色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耶？颇有觉、想、行、识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耶？’”

佛告比丘：“无有一色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者；无有觉、想、行、识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者。”

于是，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粪，告曰：“比丘，汝今见我以手指

爪抄少牛粪耶？”

比丘白曰：“见也，世尊。”

佛复告曰：“比丘，如是无有少色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也；如是无有少觉、想、行、识常住不变，而一向乐，恒久存也。所以者何？比丘，我忆昔时长夜作福，长作福已，长受乐报。比丘，我在昔时七年行慈，七反成败，不来此世。世败坏时，生晃昱天；世成立时，来下生空梵宫殿中，于彼梵中作大梵天。余处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天帝释。复无量反，作刹利顶生王。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象，被好乘具，众宝校饰，白珠珞覆，于娑贺象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马，被好乘具，众宝庄饰，金银校珞，[馬＋毛]马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车，四种校饰，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庄饰，极利疾，名乐声车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拘舍惒堤王城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楼，四种宝楼，金、银、琉璃及水精，正法殿为首。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御座，四种宝座，金、银、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双衣，初摩衣、锦衣、缯衣、劫贝衣、加陵伽波惒逻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女，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过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尽刹利种女，余族无量。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种食，昼夜常供，为我故设，欲令我食。

“比丘，彼八万四千种食中，有一种食，极美净洁，无量种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万四千女中，有一刹利女，最端正姝好，常奉侍我。比丘，彼八万四千双衣中，有一双衣，或初摩衣、或锦衣、或缯衣、或劫贝衣、或加陵伽波惒逻衣，是我常所著。比丘，彼八万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是我常所卧。比丘，彼八万四千楼观中，有一楼观，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比丘，彼八万四千大城中，而有一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名拘舍惒堤，是我常所居。比丘，彼八万四千车中，而有一车，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庄饰，极利疾，名乐声车，是我常所载，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马中，而有一马，体绀青色，头像如鸟，名[馬＋毛]马王，是我常所骑，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举体极白，七支尽正，名于娑贺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观望园观。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业果？为何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

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比丘，我复作此念：'是三业果，为三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调御，三者、守护。'比丘，汝观彼一切所有尽灭，如意足亦失。比丘，于意云何？色为有常？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变易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苦、变易法者，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复问曰："比丘，于意云何？觉、想、行、识为有常？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变易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苦、变易法者，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汝应如是学，若有色，或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好、或恶，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当以慧观知如真。若有觉、想、行、识，或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好、或恶，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当以慧观知如真。比丘，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彼便厌色，厌觉、想、行、识；厌已便无欲；无欲已便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于是，彼比丘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坐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彼比丘受佛化已，独住远离，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独住远离，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彼比丘知法已，乃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频鞞娑逻王迎佛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陀国，与大比丘众俱，比丘一千悉无著、至真，本皆编发，往诣王舍城摩竭陀邑。于是，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闻世尊游摩竭陀国，与大比丘众俱，比丘一千悉无著、至真，本皆

编发，来此王舍城摩竭陀邑。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闻已，即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集四种军已，与无数众俱，长一由延，往诣佛所。于是，世尊遥见摩竭陀王频鞞娑逻来，则便避道，往至善住尼拘类树王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及比丘众。

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遥见世尊在林树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下车。若诸王刹利以水洒顶，得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仪式：一者、剑，二者、盖，三者、天冠，四者、珠柄拂，五者、严饰屣。一切除却，及四种军；步进诣佛，到已作礼，三自称名姓："世尊，我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如是至三。

于是，世尊告曰："大王，如是！如是！汝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

于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再三自称名姓已，为佛作礼，却坐一面。诸摩竭陀人或礼佛足，却坐一面；或问讯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遥见佛已，默然而坐。

尔时，尊者郁毗逻迦葉亦在众坐。尊者郁毗罗迦葉是摩竭陀人意之所系，谓大尊师是无著真人。于是，摩竭陀人悉作是念："沙门瞿昙从郁毗罗迦葉学梵行耶？为郁毗罗迦葉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

尔时，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向尊者郁毗罗迦葉而说颂曰：

"郁毗见何等，断火来就此？
迦葉为我说，所由不事火。"

"饮食种种味，为欲故事火，
生中见如此，是故不乐事。"

"迦葉意不乐，饮食种种味，
何不乐天人？迦葉为我说。"

"见寂静灭尽，无为不欲有，
更无有尊天，是故不事火。
世尊为最胜，世尊不邪思，
了解觉诸法，我受最胜法。"

于是，世尊告曰："迦葉，汝今当为现如意足，令此众会咸得信乐。"

于是，尊者郁毗罗迦葉即如其像作如意足，便在坐没，从东方出，飞腾虚空，现四种威仪：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复次，入于火定，尊者郁毗罗迦葉入火定已，身中便出种种火焰，青、黄、赤、白中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如是南、

西、北方，飞腾虚空，现四种威仪：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复次，入于火定，尊者郁毗罗迦葉入火定已，身中便出种种火焰，青、黄、赤、白中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

于是，尊者郁毗罗迦葉现如意足已，为佛作礼，白曰："世尊，佛是我师，我是佛弟子；佛具一切智，我无一切智。

世尊告曰："如是，迦葉。如是，迦葉。我有一切智，汝无一切智。"

尔时，尊者郁毗罗迦葉因自己故，而说颂曰：

"昔无所知时，为解脱事火，
虽老犹生盲，邪不见真际。
我今见上迹，无上龙所说，
无为尽脱苦，见已生死尽。"

诸摩竭陀人见如此已，便作是念："沙门瞿昙不从郁毗罗迦葉学梵行，郁毗罗迦葉从沙门瞿昙学梵行也。"

世尊知诸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为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

世尊为彼大王说之，佛已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所说正要，世尊即为彼说苦、集、灭、道："大王，色生灭，汝当知色生灭。大王，觉、想、行、识生灭，汝当知识生灭。大王，犹如大雨时，水上之泡或生或灭。大王，色生灭亦如是，汝当知色生灭。大王，觉、想、行、识生灭，汝当知识生灭。

"大王，若族姓子知色生灭，便知不复生当来色。大王，若族姓子知觉、想、行、识生灭，便知不复生当来识。大王，若族姓子知色如真，便不著色，不计色，不染色，不住色，不乐色是我。大王，若族姓子知觉、想、行、识如真，便不著识，不计识，不染识，不住识，不乐识是我。大王，若族姓子不著色，不计色，不染色，不住色，不乐色是我者，便不复更受当来色。大王，若族姓子不著觉、想、行、识，不计识，不染识，不住识，不乐识是我者，便不复更受当来识。大王，此族姓子无量、不可计、无限，得息寂。若舍此五阴已，则不更受阴也。"

于是，诸摩竭陀人而作是念："若使色无常，觉、想、行识无常者，谁活？谁受苦乐？"

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告比丘："愚痴凡夫不有所闻，见我是我而著于我，但无我、无我所，空我、空我所，法生则生，法灭则灭，皆由因缘合会生苦。若无因缘，诸苦便灭。众生因缘会相连

续则生诸法。如来见众生相连续生已，便作是说：‘有生有死。’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至天上。我知彼如是，然不语彼。此是我为能觉、能语、作教、作起、教起，谓彼彼处受善恶业报。于中或有作是念：‘此不相应，此不得住，其行如法，因此生彼。’若无此因，便不生彼，因此有彼；若此灭者，彼便灭也。所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若无明灭则行便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大王，于意云何？色为有常？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变易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苦、变易法者，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大王，于意云何？觉、想、行、识为有常？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变易也，世尊。”

复问曰：“若无常、苦、变易法者，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大王，是故汝当如是学：若有色，或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好、或恶，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当以慧观知如真。大王，若有觉、想、行、识，或过去、或未来、或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好、或恶，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当以慧观知如真。大王，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彼便厌色，厌觉、想、行、识；厌已便无欲；无欲已便得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说此法时，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千八万天、摩竭陀诸人万二千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及八万天、摩竭诸人万二千及

千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二

王相应品鞞婆陵耆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萨罗国。

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俱行道，中路欣然而笑。

尊者阿难见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缘笑？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若无因缘，终不妄笑，愿闻其意！”

彼时，世尊告曰：“阿难，此处所中，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此处坐，为弟子说法。”

于是，尊者阿难即在彼处速疾敷座，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惟愿世尊亦坐此处，为弟子说法！如是此处为二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行。”

尔时，世尊便于彼处坐尊者阿难所敷之座，坐已，告曰：“阿难，此处所中，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讲堂，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中坐已，为弟子说法。阿难，此处所中昔有村邑，名鞞婆陵耆，极大丰乐，多有人民。阿难，鞞婆陵耆村邑之中有梵志大长者，名曰无恚，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阿难，梵志大长者无恚有子，名优多罗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难，优多罗童子有善朋友，名难提波罗陶师，常为优多罗童子之所爱念，喜见无厌。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归佛、归法、归比丘众，不疑三尊，不惑苦、集、灭、道，得信、持戒、博闻、惠施、成就智慧。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之乃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两舌，断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群党，彼于两舌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粗言，断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说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彼于粗言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绮语，断绮语，时说、真说、法

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顺时得宜，善教善诃，彼于绮语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治生，断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弃舍受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彼于治生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彼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奴婢，断受奴婢，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彼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鸡、猪，断受鸡、猪，彼于受鸡、猪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彼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彼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酒、断酒，彼于饮酒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彼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彼于生色像宝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离过中食，断过中食，常一食，不夜食，学时食，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手离铧锹，不自掘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伤土，取用作器，举著一面，语买者曰：‘汝等若有豌豆、稻、麦、大小麻豆、豍豆、芥子，泻已持器去，随意所欲。’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供侍父母，父母无目，唯仰于人，是故供侍。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过夜平旦，往诣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到已作礼，却坐一面。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阿难，于是，难提波罗陶师，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礼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足已，绕三匝而去。

“尔时，优多罗童子乘白马车，与五百童子俱，过夜平旦，从鞞婆陵耆村邑出，往至一无事处，欲教若干国来诸弟子等，令读梵志书。于是，优多罗童子遥见难提波罗陶师来，见已便问：‘难提波罗，汝从何来？’难提波罗答曰：‘我今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供养礼事来。优多罗，汝可共我往诣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供养礼事。’于是，优多罗童子答曰：‘难提波罗，我不欲见秃头沙门，秃沙门不应得道，道难得故。’于是，难提波罗陶师捉优多罗童子头髻，牵令下车。于是，优多罗童子便作是念：‘此难提波罗陶师常不调戏，不狂不痴，今捉我头髻，必当有以。’念已，语曰：‘难提波罗，我随

汝去！我随汝去！’难提波罗喜，复语曰：‘去者甚善！’

“于是，难提波罗陶师与优多罗童子共往诣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到已作礼，却坐一面。难提波罗陶师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世尊，此优多罗童子是我朋友，彼常见爱，常喜见我，无有厌足。彼于世尊无信敬心，惟愿世尊善为说法，令彼欢喜，得信敬心！’于是，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于是，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礼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足，绕三匝而去。

“于是优多罗童子还去不远，问曰：‘难提波罗，汝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闻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舍离学圣道耶？’于是，难提波罗陶师答曰：‘优多罗，汝自知我尽形寿供养父母。父母无目，唯仰于人，我以供养侍父母故。’于是，优多罗童子问难提波罗：‘我可得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家学道，受于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于是，难提波罗陶师及优多罗童子即从彼处复往诣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到已作礼，却坐一面。

“难提波罗陶师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世尊，此优多罗童子还去不远，而问我言：“难提波罗，汝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闻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舍离学圣道耶？”世尊，我答彼曰：“优多罗，汝自知我尽形寿供养父母。父母无目，唯仰于人，我以供养侍父母故。”优多罗复问我曰：“难提波罗，我可得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家学道，受于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愿世尊度彼出家学道，授与具足，得作比丘。’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难提波罗默然而受。于是，难提波罗陶师知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默然受已，即从座起，稽首作礼，绕三匝而去。

“于是，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难提波罗去后不久，度优多罗童子出家学道，授与具足。出家学道，授与具足已，于鞞婆陵耆村邑随住数日，摄持衣钵，与大比丘众俱，共游行，欲至波罗奈迦私国邑；展转游行，便到波罗奈迦私国邑，游波罗奈住仙人处鹿野园中。

“于是，颊鞞王闻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游行迦私国，与大比丘众俱，到此波罗奈住仙人处鹿野园中。颊鞞王闻已，告御者曰：‘汝可严驾，我今欲往诣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时，彼御者受王教已，即便严驾。严驾已讫，还白王曰：‘已严好车，随天王意。’

“于是，颊鞞王乘好车已，从波罗奈出，往诣仙人住处鹿野园中。时，颊鞞王遥见树间，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或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下车，步诣迦葉如来、无所

著、等正觉所，到已作礼，却坐一面。频鞞王坐一面已，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

“于是，频鞞王，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惟愿世尊，明受我请，及比丘众！’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频鞞王默然受请。于是，频鞞王知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默然受已，稽首作礼，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于夜施设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即于其夜供办已讫。平旦敷床唱曰：‘世尊，今时已到，食具已办，惟愿世尊以时临顾！’

“于是，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过夜平旦，著衣持钵，诸比丘众侍从世尊往诣频鞞王家，在比丘众上敷座而坐。于是，频鞞王见佛及比丘众坐已，自行澡水，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别坐听法。频鞞王坐已，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

“于是，频鞞王，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惟愿世尊于此波罗柰受我夏坐，及比丘众！我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执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饭供世尊及比丘众。’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告频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频鞞王如是至再三，叉手而向，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惟愿世尊于此波罗柰受我夏坐，及比丘众！我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执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饭供世尊及比丘众。’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再三告频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

“于是，频鞞王不忍不欲，心大忧戚：‘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能为我于此波罗柰而受夏坐，及比丘众。’作是念已，频鞞王白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曰：‘世尊，颇更有在家白衣，奉事世尊如我者耶？’

“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告频鞞王曰：‘有！在王境界鞞婆陵耆村极大丰乐，多有人民。大王，彼鞞婆陵耆村中有难提波罗陶师。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归佛、归法、归比丘众，不疑三尊，不惑苦、集、灭、道，得信、持戒、博闻、惠施、成就智慧，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之乃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

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两舌，断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群党，彼于两舌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粗言，断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说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彼于粗言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绮语，断绮语，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顺时得宜，善教善诃，彼于绮语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治生，断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亦不受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彼于治生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彼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奴婢，断受奴婢，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彼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鸡、猪，断受鸡、猪，彼于受鸡、猪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彼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彼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酒、断酒，彼于饮酒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彼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彼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离过中食，断过中食，常一食，不夜食，学时食，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手离铧锹，不自掘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伤土，取用作器，举著一面，语买者言："汝等若有豌豆、稻、麦、大小麻豆、豍豆、芥子，泻已持器去，随意所欲。"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尽形寿供侍父母，父母无目，唯仰于人，是故供侍。

"'大王，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游行。大王，我尔时平旦著衣持钵，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次第乞食，往到难提波罗陶师家。尔时，难提波罗为小事故，出行不在。大王，我问难提波罗陶师父母曰："长老，陶师今在何处？"彼答我曰："世尊，侍者为小事故，暂出不在。善逝，侍者为小事故，暂出不在。世尊，箩中有麦饭，釜中有豆羹，惟愿世尊为慈愍故随意自取！"大王，我便受郁单曰法，即于箩釜中取羹饭而去。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见箩中饭少，釜中羹

减，白父母曰："谁取羹饭？"父母答曰："贤子，今日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至此乞食，彼于篓釜中取羹饭去。"难提波罗陶师闻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息心静默，至于七日，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

"'复次，大王，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游行。大王，我尔时平旦著衣持钵，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次第乞食，往到难提波罗陶师家。尔时，难提波罗为小事故，出行不在。大王，我问难提波罗陶师父母曰："长老，陶师今在何处？"彼答我曰："世尊，侍者为小事故，暂出不在。善逝，侍者为小事故，暂出不在。世尊，釜有粳麦饭，小釜中有豆羹，惟愿世尊为慈愍故随意自取！"大王，我便受郁单曰法，即于大小釜中取羹饭而去。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见大釜中饭少，小釜中羹减，白父母曰："谁大釜中取饭，小釜中取羹？"父母答曰："贤子，今日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至此乞食，彼于大小釜中取羹饭去。"难提波罗陶师闻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息心静默，至于七日，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

"'复次，大王，我忆昔时依鞞婆陵耆村邑而受夏坐。大王，我尔时新作屋未覆，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新覆。大王，我告瞻侍比丘曰："汝等可去坏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持来覆我屋。"瞻侍比丘即受我教，便去往至难提波罗陶师家，挽坏故陶屋，作束持来，用覆我屋。难提波罗陶师父母闻坏故陶屋，闻已，问曰："谁坏难提波罗故陶屋耶？"比丘答曰："长老，我等是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瞻侍比丘，挽坏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作束用覆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屋。"难提波罗父母语曰："诸贤，随意持去，无有制者。"难提波罗陶师于后还家，见挽坏故陶屋，白父母曰："谁挽坏我故陶屋耶？"父母答曰："贤子，今日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瞻侍比丘挽坏故陶屋，作束持去，用覆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屋。"难提波罗陶师闻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彼以此欢喜结跏趺坐，息心静默，至于七日，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父母于七日中亦得欢乐。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故陶屋竟夏四月都不患漏。所以者何？蒙佛威神故。大王，难提波罗陶师无有不忍，无有不欲，心无忧戚："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我家中随意自在。"大王，汝有不忍，汝有不欲，心大忧戚："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受我请，于此波罗柰而受夏坐，及比丘众。"'"

"于是，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频鞞王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时，频鞞王于迦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去后不久，便敕侍者：'汝等

可以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载至难提波罗陶师家，而语之曰：“难提波罗，此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频鞞王送来饷汝。为慈愍故，汝今当受！”’时，彼侍者受王教已，以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送诣难提波罗陶师家，到已，语曰：‘难提波罗陶师，此五百乘车载满白粳米，王之所食种种诸味，频鞞王送来饷汝。为慈愍故，汝今当受！’于是，难提波罗陶师辞让不受，语侍者曰：‘诸贤，频鞞王家国大事多，费用处广，我知如此，以故不受。’”

佛告阿难：“于意云何？尔时童子优多罗者，汝谓异人耶？莫作斯念！当知即是我也。

“阿难，我于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阿难，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天使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犹大雨时，水上之泡，或生或灭，若有目人住一处，观生时、灭时；我亦如是，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犹大雨时，雨堕之滴，或上或下，若有目人住一处，观上时、下时；我亦如是，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

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犹琉璃珠，清净自然，生无瑕秽，八楞善治，贯以妙绳，或青或黄，或赤、黑、白，若有目人住一处，观此琉璃珠，清净自然，生无瑕秽，八楞善治，贯以妙绳，或青或黄，或赤、黑、白；我亦如是，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犹如两屋共一门，多人出入，若有目人住一处，观出时、入时；我亦如是，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若有目人住高楼上，观于下人往来周旋、坐卧走踊；我亦如是，以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

“若有众生生于人间，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不作福业，不畏后世罪；彼因缘此，身坏命终，生阎王境界。阎王人收送诣王所，白曰：‘天王，此众生本为人时，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不作福业，不畏后世罪，惟愿天王处当其罪！’

“于是，阎王以初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汝颇曾见初天使来耶？’彼人答曰：‘不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本不见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幼小婴孩，身弱柔软，仰向自卧大小便中，不能语父母，父母抱移离不净处，澡浴其身，令得净洁？’彼人答曰：‘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于其后有识知时，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生法，不离于生，我应行妙身、口、意业”？’彼人白曰：‘天王，我了败坏，长衰永失耶！’阎王告曰：‘汝了败坏，长衰永失！今当拷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恶业非父母为，非王非天，亦非沙门、梵志所

为，汝本自作恶不善业，是故汝今必当受报。’

“阎王以此初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已，复以第二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汝颇曾见第二天使来耶？’彼人答曰：‘不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本不见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年耆极老，寿过苦极，命垂欲讫，齿落头白，身曲偻步，拄杖而行，身体战动耶？’彼人答曰：‘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于其后有识知时，何不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离于老，我应行妙身、口、意业”？’彼人白曰：‘天王，我了败坏，长衰永失耶！’阎王告曰：‘汝了败坏，长衰永失！今当拷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恶业非父母为，非王非天，亦非沙门、梵志所为，汝本自作恶不善业，是故汝今必当受报。’

“阎王以此第二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已，复以第三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汝颇曾见第三天使来耶？’彼人答曰：‘不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本不见一村邑中，或男或女，疾病困笃，或坐卧床，或坐卧榻，或坐卧地，身生极苦甚重苦，不可爱念，令促命耶？’彼人答曰：‘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于其后有识知时，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离于病，我应行妙身、口、意业”？’彼人白曰：‘天王，我了败坏，长衰永失耶！’阎王告曰：‘汝了败坏，长衰永失！今当拷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恶行非父母为，非王非天，亦非沙门、梵志所为，汝本自作恶不善业，是故汝今必当受报。’

“阎王以此第三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已，复以第四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汝颇曾见第四天使来耶？’彼人答曰：‘不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本不见一村邑中，或男或女，若死亡时，或一、二日至六、七日，乌鵄所啄，豺狼所食，或以火烧，或埋地中，或烂腐坏耶？’彼人答曰：‘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于其后有识知时，何不作是念：“我自有死法，不离于死，我应行妙身、口、意业”？’彼人白曰：‘天王，我了败坏，长衰永失耶！’阎王告曰：‘汝了败坏，长衰永失！今当拷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恶业非父母为，非王非天，亦非沙门、梵志所为，汝本自作恶不善业，是故汝今必当受报。’

“阎王以此第四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已，复以第五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汝颇曾见第五天使来耶？’彼人答曰：‘不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本不见王人捉犯罪人，种种拷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脔脔割，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著槛中衣裹火烧，或以沙壅草缠火烧，或内铁驴腹中，或著铁猪口中，或置铁虎口中烧，或安铜釜中，或著铁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钩钩，或卧铁床以沸油浇，或坐铁臼以铁杵捣，或以龙蛇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挝，或以棒打，或生贯高标上，或枭其首耶？’彼人答曰：‘见也，天王。’阎王复问：‘汝于其后有识知时，何不作是念：“我今现见恶不善法”？’彼人白曰：‘天王，我了败坏，

长衰永失耶！’阎王告曰：‘汝了败坏，长衰永失！今当拷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恶业非父母为，非王非天，亦非沙门、梵志所为，汝本自作恶不善业，是故汝今必当受报。’

“阎王以此第五天使善问、善检、善教、善诃已，即付狱卒，狱卒便捉持，著四门大地狱中。于是颂曰：

“四柱有四门，壁方十二楞，
以铁为垣墙，其上铁覆盖。
地狱内铁地，炽燃铁火布，
深无量由延，乃至地底住。
极恶不可受，火色难可视，
见已身毛竖，恐惧怖甚苦。
彼堕生地狱，脚上头在下，
诽谤诸圣人，调御善清善。

“有时于后极大久远，为彼众生故，四门大地狱东门便开，东门开已，彼众生等走来趣向，欲求安处，求所归依。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地狱东门便还自闭，彼于其中受极重苦，啼哭唤呼，心闷卧地，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极大久远，南门、西门、北门复开，北门开已，彼众生等走来趣向，欲求安处，求所归依。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地狱北门复还自闭，彼于其中受极重苦，啼哭唤呼，心闷卧地，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于后时极大久远，彼众生等从四门大地狱出，四门大地狱次生峰岩地狱，火满其中，无烟无焰，令行其上，往来周旋。彼之两足皮肉及血，下足则尽，举足则生，还复如故。治彼如是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于后时极大久远，彼众生等从峰岩大地狱出，峰岩大地狱次生粪屎大地狱，满中粪屎，深无量百丈，彼众生等尽堕其中。彼粪屎大地狱中生众多虫，虫名凌瞿来，身白头黑，其嘴如针，此虫钻破彼众生足；破彼足已，复破腨肠骨；破腨肠骨已，复破髀骨；破髀骨已，复破髋骨；破髋骨已，复破脊骨；破脊骨已，复破肩骨、颈骨、头骨；破头骨已，食头脑尽。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于后时极大久远，彼众生等从粪屎大地狱出，粪屎大地狱次生铁鍱林大地狱。彼众生见已，起清凉想，便作是念：‘我等往彼，快得清凉。’彼众生等走往趣向，欲求安处，求所归依。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便入铁鍱林大地狱中，彼铁鍱林大地狱中，四方则有大热风来；热风来已，铁鍱便落；铁鍱落时，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及余支节，截身血涂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复次，彼铁鍱林大地狱中生极大狗，牙

齿极长，揽彼众生，从足剥皮，至头便食；从头剥皮，至足便食。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复次，彼铁鍱林大地狱中生大乌鸟，两头铁喙，住众生额，生挑眼吞，喙破头骨，取脑而食。彼众生等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于后时极大久远，彼众生等从铁鍱林大地狱出，铁鍱林大地狱次生铁剑树林大地狱。彼大剑树高一由延，刺长尺六，令彼众生使缘上下；彼上树时，刺便下向；若下树时，刺便上向。彼剑树刺贯刺众生，刺手、刺足，或刺手足，刺耳、刺鼻，或刺耳鼻及余支节，刺身血涂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于后时极大久远，彼众生等从铁剑树林大地狱出，铁剑树林大地狱次生灰河，两岸极高，周遍生刺，沸灰汤满，其中极暗。彼众生见已，起冷水想：‘当有冷水。’彼起想已，便作是念：‘我等往彼，于中洗浴，恣意饱饮，快得凉乐。’彼众生等竞走趣向，入于其中，欲求乐处，求所归依。彼若集聚无量百千已，便堕灰河；堕灰河已，顺流、逆流，或顺逆流。彼众生等顺流、逆流、顺逆流时，皮熟堕落，肉熟堕落，或皮肉熟俱时堕落，唯骨锁在。灰河两岸有地狱卒，手捉刀剑、大棒、铁叉，彼众生等欲度上岸，彼时狱卒还推著中。

“复次，灰河两岸有地狱卒，手捉钩罥，钩挽众生从灰河出，著热铁地，洞燃俱炽，举彼众生极扑著地，在地旋转，而问之曰：‘汝从何来？’彼众生等佥共答曰：‘我等不知所从来处，但我等今唯患大饥。’彼地狱卒便捉众生著热铁床，洞燃俱炽，强令坐上，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以热铁丸洞燃俱炽，著其口中。彼热铁丸烧唇，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龂，烧龂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大肠，烧大肠已烧小肠，烧小肠已烧胃，烧胃已从身下过。彼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复次，彼地狱卒问众生曰：‘汝欲何去？’众生答曰：‘我等不知欲何所去，但患大渴。’彼地狱卒便捉众生著热铁床，洞燃俱炽，强令坐上，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以沸洋铜灌其口中。彼沸洋铜烧唇，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龂，烧龂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大肠，烧大肠已烧小肠，烧小肠已烧胃，烧胃已从身下过。彼如是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苦，终不得死，要令彼恶不善业尽。

“若彼众生地狱恶不善业不悉尽、不一切尽、尽无余者，彼众生等复堕灰河中，复上下铁剑树林大地狱，复入铁鍱林大地狱，复堕粪屎大地狱，复往来峰岩大地狱，复入四门大地狱中。若彼众生地狱恶不善业悉尽、一切尽、尽无余者，彼于其后或入畜生，或堕饿鬼，或生天中。若彼众生本为人时，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不作福业，不畏后世罪；彼受如是不爱、不念、不喜苦报，譬犹若彼地狱之中。若彼众生本为人时，孝顺父母，知尊敬沙门、梵志，行如实事，作福德业，畏后世罪；彼受如是可爱、可念、可喜乐

报，犹虚空神宫殿之中。

“昔者阎王在园观中而作是愿：‘我此命终，生于人中，若有族姓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彼为云何？谓刹利大长者族、梵志大长者族、居士大长者族。若更有如是族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生如是家。生已觉根成就，如来所说正法之律，愿得净信。得净信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昔者阎王在园观中而作是愿。于是颂曰：

“为天使所诃，人故放逸者，
长夜则忧戚，谓弊欲所覆。
为天使所诃，真实有上人，
终不复放逸，善说妙圣法。
见受使恐怖，求愿生老尽，
无受、灭无余，便为生老讫。
彼到安隐乐，现法得灭度，
度一切恐怖，亦度世间流。”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三

乌鸟喻、说本，天柰林、善见，
三十喻、转轮，蜱肆最在后。

王相应品乌鸟喻经第八（第二小土城诵）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转轮王欲试珠宝时，便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集四种军已，于夜暗中竖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园观；珠之光耀，照四种军，明之所及，方半由延。彼时，有一梵志而作是念：‘我宁可往见转轮王及四种军，观琉璃珠。’尔时，梵志复作是念：‘且置见转轮王及四种军、观琉璃珠，我宁可往至彼林间。’

“于是，梵志便往诣林，到已入中，至一树下。坐已未久，有一獭兽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獭兽，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时清泉盈溢，饶藕多华，鱼龟满中，我昔

所依，而今枯槁。梵志当知：我欲舍去，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于人。’时，彼獭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究暮鸟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究暮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时清泉盈溢，饶藕多华，鱼龟满中，我昔所依，而今枯槁。梵志当知：我欲舍去，依彼死牛聚处栖宿，或依死驴，或依死人聚处栖宿。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彼究暮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鹫鸟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鹫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大墓复至大墓杀害而来，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时，彼鹫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食吐鸟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食吐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见向者鹫鸟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彼食吐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豺兽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豺兽，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深涧至深涧，从榛莽至榛莽，从僻静至僻静处来，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时，彼豺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乌鸟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乌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强额痴狂，何为问我：汝从何来？为欲何去？’彼时乌鸟，面诃梵志已，便舍而去，梵志故坐。

“复有狌狌兽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狌狌兽，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园至园，从观至观，从林至林，饮清泉水，食好果来。我今欲去，不畏于人。’彼狌狌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

佛告诸比丘：“吾说此喻，欲令解义，汝等当知此说有义。时，彼獭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护于身，不守诸根，不立正念，而彼说法，或佛所说，或声闻所说，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獭兽已，而问之曰：‘善来！獭兽，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时清泉盈溢，饶藕多华，鱼龟满中，我昔所依，而今枯槁。梵志当知：我欲舍去，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入恶不善秽污法中，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獭，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彼究暮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护于身，不守诸根，不立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说法，或佛所说，或声闻所说，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究暮已，而问之曰：‘善来！究暮，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时清泉盈溢，饶藕多华，鱼龟满中，我昔所依，而今枯槁。梵志当知：我今欲去，依彼死牛聚处栖宿，或依死驴，或依死人聚处栖宿。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依恶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究暮，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时，彼鹫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者衣持钵，入村乞食，不护于身，不守诸根，不立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说法，或佛所说，或声闻所说，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鹫鸟已，而问之曰：‘善来！鹫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大墓复至大墓杀害而来，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鹫鸟，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彼食吐鸟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护于身，不守诸根，不立正念，彼入比丘尼房教化说法，或佛所说，或声闻所说，彼比丘尼入若干家说好说恶，受信施物持与比丘，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食吐鸟已，而问之曰：‘善来！食吐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见向者鹫鸟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食吐鸟，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时，彼豺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贫村住，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进梵行者，

即便避去。若知村邑及城郭中无有智慧精进梵行者，而来住中，或九月，或十月。诸比丘见已，便问：‘贤者，何处游行？’彼即答曰：‘诸贤，我依某处贫村邑行。’诸比丘闻已，即作是念：‘此贤者难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贤者乃能依某贫村邑行。’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养，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豺兽已，而问之曰：‘善来！豺兽，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深涧至深涧，从榛莽至榛莽，从僻静至僻静处来，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豺，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彼时，乌鸟面诃梵志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贫无事处而受夏坐，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进梵行者，即便避去。若知村邑及城郭中无有智慧精进梵行者，而来住中二月、三月。诸比丘见已，问曰：‘贤者，何处夏坐？’答曰：‘诸贤，我今依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我不如彼诸愚痴辈，作床成就，具足五事而住于中，中前中后、中后中前，口随其味，味随其口，求而求，索而索。’时，诸比丘闻已，即作是念：‘此贤者难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贤者乃能依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养，因此得利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触猗，不见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彼比丘行恶戒，成就恶法，最在其边，生弊腐败，非梵行称梵行，非沙门称沙门；犹如梵志见乌鸟已，而问之曰：‘善来！乌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强额痴狂，何为问我：汝从何来？为欲何去？’吾说比丘亦复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乌，莫依非法以自存命，当净身行，净口、意行，住无事中，著粪扫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彼狌狌兽与此梵志共论是已，便舍而去。吾说此喻有何义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日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于身，守摄诸根，立于正念。彼从村邑乞食已竟，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或至无事处，或至树下，或至空屋中，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善法中无有犹豫，彼于疑惑净除其心。彼已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

真；知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已，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犹如梵志见狌狌已，而问之曰：‘善来！狌狌，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园至园，从观至观，从林至林，饮清泉水，啖好果来。我今欲去，不畏于人。’吾说比丘亦复如是。

“是以比丘莫行如獭，莫行如究暮，莫行如鹭，莫行如食吐鸟，莫行如豺，莫行如乌，当行如狌狌。所以者何？世中无著真人如狌狌兽。”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说本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波罗柰，在仙人住处鹿野园中。

时，诸比丘于中食后，以小因缘集坐讲堂，共论此事：“云何，诸贤，居士在家何者为胜？为比丘等持戒妙法，成就威仪，入家受食耶？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乎？”

或有比丘作是说者：“诸贤，何用益利百千万倍，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仪，入家受食，非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

是时，尊者阿那律陀亦在众中。于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诸比丘：“诸贤，何用益利百千万倍？设复过是，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仪，入家受食，非为朝朝益利百千万倍。所以者何？我忆昔时在此波罗柰国为贫穷人，唯仰捃拾客担生活。是时，此波罗柰国灾旱、早霜、虫蝗，五谷不熟，人民荒俭，乞求难得。是时，有一辟支佛，名曰无患，依此波罗柰住。于是，无患辟支佛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波罗柰而行乞食。我于尔时为捃拾故，早出波罗柰。诸贤，我登出时，逢见无患辟支佛入彼。时，无患辟支佛持净钵入，如本净钵出。

“诸贤，我时捃还入波罗柰，复见无患辟支佛出。彼见我已，便作是念：‘我旦入时，见此人出；我今还出，复见此人入。此人或能未得食也，我今宁可随此人去。’时，辟支佛便追寻我，如影随形。诸贤，我持捃还到家，舍担而回顾视，便见无患辟支佛来追寻我后，如影随形。我见彼已，便作是念：‘我旦出时，见此仙人入城乞食。今此仙人或未得食，我宁可自缺己食，分与此仙人。’作是念已，即持食分与辟支佛，白曰：‘仙人，当知此食是我己分，为慈愍故，愿哀受之！’时，辟支佛即答我曰：‘居士，当知今年灾旱、早霜、虫蝗，五谷不熟，人民荒俭，乞求难得。汝可减半著我钵中，汝自食半，俱得存命，如是者好。’我复白曰：‘仙人，当知我在居家自有釜灶、有樵薪、有谷米，饮食早晚亦无时节。仙人，当为慈愍我故，尽受此食！’时，辟支佛为慈愍故，便尽受之。

“诸贤，我因施彼一钵食福，七反生天，得为天王；七反生人，复为人王。诸贤，我因施彼一钵食福，得生如此释种族中，大富丰饶，多诸畜牧、封户、食邑，资财无量，珍宝具足。诸贤，我因施彼一钵食福，弃舍百千姟金钱王，出家学道，况复其余种种杂物？诸贤，我因施彼一钵食福，为王、王臣、梵志、居士、一切人民所见识待，及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见敬重。诸贤，我因施彼一钵食福，常为人所请求，令受饮食、衣被、氍氀、毾[毯-炎＋登]、床褥、綩綖、病瘦汤药、诸生活具，非不请求。若我尔时知彼沙门是无著真人者，所获福报当复转倍，受大果报，极妙功德，明所彻照，极广甚大。”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无著真人逮正解脱，说此颂曰：

“我忆昔贫穷，唯仰捃拾活，
缺己供沙门，无恚最上德。
因此生释种，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舞，作乐常欢喜。
我得见世尊，正觉如甘露，
见已生信乐，弃舍家学道。
我得识宿命，知本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七反住于彼。
此七彼亦七，世受生十四，
人间及天上，初不堕恶处。
我今知死生，众生往来处，
知他心是非，贤圣五娱乐。
得五支禅定，常息心静默，
已得静正住，便逮净天眼。
所为今学道，远离弃舍家，
我今获此义，得入佛境界。
我不乐于死，亦不愿于生，
随时任所适，建立正念智。
随耶离竹林，我命在彼尽，
当在竹林下，无余般涅槃。”

尔时，世尊在于宴坐，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

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至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问诸比丘：“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讲堂？”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今日以尊者阿那律陀因过去事而说法故集坐讲堂。”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今日欲从佛闻因未来事而说法耶？”

诸比丘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因未来事而说法者，诸比丘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诸比丘，未来久远当有人民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鸡一飞。诸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女年五百乃当出嫁。诸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病，谓寒、热、大小便、欲、饮食、老，更无余患。

“诸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有大金幢，诸宝严饰，举高千肘，围十六肘，彼当竖之。既竖之后，下便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彼施此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尔时，尊者阿夷哆在众中坐。于是，尊者阿夷哆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可得作王，号名曰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我当有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我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有大金幢，诸宝严饰，举高千肘，围十大肘，我当竖之。既竖之后，下便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我施此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我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于是，世尊诃尊者阿夷哆曰：“汝愚痴人！应更一死，而求再终。所以者何？谓汝作是念：‘世尊，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可得作王，号名曰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我当有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我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有大金幢，诸宝严饰，举高千肘，围十六肘，我当竖

之。既竖之后，下便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我施此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我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阿夷哆，汝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得作王，号名曰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汝当有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汝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有大金幢，诸宝严饰，举高千肘，围十六肘，汝当竖之。既竖之后，下便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汝施此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汝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告诸比丘：“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有佛，名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犹如我今已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犹如我今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当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犹如我今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彼当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犹如我今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彼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犹如我今无量百千比丘众。”

尔时，尊者弥勒在彼众中。于是，尊者弥勒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可得成佛，名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如今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如今世尊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我当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今世尊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我当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如今世尊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

至天，善发显现。我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如今世尊无量百千比丘众。”

于是，世尊叹弥勒曰：“善哉！善哉！弥勒，汝发心极妙，谓领大众。所以者何？如汝作是念：‘世尊，我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可得成佛，名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如今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如今世尊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我当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今世尊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我当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如今世尊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

佛复告曰：“弥勒，汝于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得作佛，名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犹如我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汝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犹如我今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汝当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犹如我今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汝当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犹如我今广演流布梵行，大会无量，从人至天，善发显现。汝当有无量百千比丘众，犹如我今无量百千比丘众。”

尔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取金缕织成衣来，我今欲与弥勒比丘。”

时，尊者阿难受世尊教，即取金缕织成衣来，授与世尊。于是，世尊从尊者阿难受此金缕织成衣已，告曰：“弥勒，汝从如来取此金缕织成之衣，施佛、法、众。所以者何？弥勒，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世间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

于是，尊者弥勤从如来取金缕织成衣已，施佛、法、众。

时，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门瞿昙游行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园中，彼为弟子因未来说法，我宁可往而娆乱之。”

时，魔波旬往至佛所，到已向佛即说颂曰：

“彼必定当得，容貌妙第一，
　华鬘璎珞身，明珠佩其臂，
　若在鸡头城，螺王境界中”

于是，世尊而作是念："此魔波旬来到我所，欲相娆乱。"世尊知已，为魔波旬即说颂曰：

"彼必定当得，无伏无疑惑，
断生老病死，无漏所作讫，
若行梵行者，弥勒境界中。"

于是，魔王复说颂曰：

"彼必定当得，名衣上妙服，
栴檀以涂体，身[月＋庸]直姝长，
若在鸡头城，螺王境界中。"

尔时，世尊复说颂曰：

"彼必定当得，无主亦无家，
手不持金宝，无为无所忧，
若行梵行者，弥勒境界中。"

于是，魔王复说颂曰：

"彼必定当得，名财好饮食，
善能解歌舞，作乐常欢喜，
若在鸡头城，螺王境界中。"

尔时，世尊复说颂曰：

"彼为必度岸，如鸟破网出，
得禅自在游，具乐常欢喜，
汝魔必当知，我已相降伏。"

于是，魔王复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见我！"愁恼忧戚不能得往，即于彼处忽没不现。

佛说如是，弥勒、阿夷哆、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四

王相应品大天㮈林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至弥萨罗，

住大天柰林中。

尔时，世尊行道中路欣然而笑。尊者阿难见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缘笑？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若无因缘，终不妄笑。愿闻其意！"

彼时，世尊告曰："阿难，在昔异时此弥萨罗柰林之中，于彼有王，名曰大天，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

"阿难，彼大天王成就七宝，为何谓耶？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轮宝？阿难，时，大天王于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上；有天轮宝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焰，光明昱烁。大天王见已，欢喜踊跃，心自念曰：'生贤轮宝，生妙轮宝，我亦曾从古人闻之：若顶生刹利王于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上；有天轮宝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焰，光明昱烁。彼必当作转轮王也。我将无作转轮王耶？'

"阿难，昔大天王将欲自试天轮宝。时，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集四种军已，诣天轮宝所，以左手抚轮，右手转之，而作是语：'随天轮宝，随天轮宝之所转去。'阿难，彼天轮宝转已即去，向于东方。时，大天王亦自随后及四种军。若天轮宝有所住处，时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种军。于是，东方诸小国王，彼皆来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善来！天王，此诸国土极大丰乐，多有人民，尽属天王，惟愿天王以法教之！我等亦当辅佐天王。'于是，大天王告诸小王曰：'卿等各各自领境界，皆当以法，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

"阿难，彼天轮宝过东方去，度东大海，回至南方、西方、北方。阿难，随天轮宝周回转去时，大天王亦自随后及四种军。若天轮宝有所住处，时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种军。于是北方诸小国王，彼皆来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善来！天王，此诸国土极大丰乐，多有人民，尽属天王，惟愿天王以法教之！我等亦当辅佐天王。'于是，大天王告诸小王曰：'卿等各各自领境界，皆当以法，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阿难，彼天轮宝过北方去，度北大海，即时速还至本王城。彼大天王坐正殿上断理财物，时，天轮宝住于虚空。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天轮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象宝？阿难，时，大天王而生象宝，彼象极白而有七支，其象名曰于娑贺。大天王见已，欢喜踊跃，若可调者，极令贤善。阿难，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象师曰：'汝速御象，令极善调。若象调已，便来白我。'尔时，象师受王教已，至象宝所，速御象宝，令极善调。彼时象宝受极御治，疾得善调。犹昔良象寿无量百千岁，以无量百千岁受极御治，疾得善调；彼象宝者亦复如

是，受极御治，疾得善调。阿难，尔时，象师速御象宝，令极善调。象宝调已，便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当知我以极御治之，象宝已调，随天王意。’阿难，昔大天王试象宝时，平旦日出，至象宝所，乘彼象宝，游一切地乃至大海，即时速还至本王城。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白象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马宝？阿难，时，大天王而生马宝。彼马宝者，极绀青色，头像如鸟，以毛严身，名髦马王。天王见已，欢喜踊跃，若可调者，极令贤善。阿难，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马师曰：‘汝速御马，令极善调。若马调已，便来白我。’尔时，马师受王教已，至马宝所，速御马宝，令极善调。彼时马宝受极御治，疾得善调。犹昔良马寿无量百千岁，以无量百千岁受极御治，疾得善调；彼马宝者亦复如是，受极御治，疾得善调。阿难，尔时，马师速御马宝，令极善调。马宝调已，便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当知我以极御治之，马宝已调，随天王意。’阿难，昔大天王试马宝时，平旦日出，至马宝所，乘彼马宝，游一切地乃至大海，即时速还至本王城。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绀马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珠宝？阿难，时，大天王而生珠宝。彼珠宝者，明净自然，无有造者，八楞无垢，极好磨治，贯以五色绳，青、黄、赤、白、黑。阿难，时，大天王内宫殿中欲得灯明，即用珠宝。阿难，昔大天王试珠宝时，便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集四种军已，于夜暗中竖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园观，珠之光耀照四种军，明之所及方半由延。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明珠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名为成就女宝？阿难，时，大天王而生女宝。彼女宝者，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过人，少不及天，姿容端正，睹者欢悦，口出芬馥青莲华香，身诸毛孔出栴檀馨，冬则身温，夏则身凉。彼女至心承事于王，发言悦乐，所作捷疾，聪明智慧，欢喜行善。彼女念王，常不离心，况身、口行？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美女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成就居士之宝？阿难，时，大天王生居士宝。彼居士宝极大丰富，资财无量，多有畜牧、封户、食邑，种种具足福业之报，而得天眼，见诸宝藏，空、有悉见，见有守护、无守护者，金藏、钱藏，作以不作皆悉见之。阿难，彼居士宝诣大天王，白曰：‘天王，若欲得金及钱宝者，天王莫忧！我自知时。’阿难，昔大天王试居士宝时，彼王乘船，入恒水中，告曰：‘居士，我欲得金及以钱宝。’居士白曰：‘天王，愿船至岸。’时，大天王告曰：‘居士，正欲此中得，正欲此中得。’居士白曰：‘天王，愿令船住。’阿难，时，居士宝至船前头，长跪伸手，便于水中举四藏，出金藏、钱藏、作藏、不作藏，白曰：‘天王，随意所欲，金及钱宝恣其所用；用已余者，还著水中。’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居士之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成就主兵臣宝？阿难，时，大天王生主兵宝。彼主兵臣聪明智慧，辩才巧言，多识分别。主兵臣宝为大天王设现世义，劝安立之；设后世义，劝安立之；设现世义、后世义，劝安立之。彼主兵臣为大天王，欲合军众，便能合之，欲解便解，欲令大天王四种军众不使疲乏，及劝助之，诸臣亦然。是谓大天王成就如是主兵臣宝。

“阿难，是谓大天王成就七宝。

“阿难，彼大天王云何得人四种如意之德？

“彼大天王寿命极长八万四千岁，为童子嬉戏八万四千岁，作小国王八万四千岁，为大国王八万四千岁，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住大天柰林中。阿难，若大天王寿命极长八万四千岁，为童子嬉戏八万四千岁，作小国王八万四千岁，为大国王八万四千岁，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住大天柰林中者，是谓大天王第一如意之德。

“复次，阿难，彼大天王无有疾病，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热，安隐无诤，由是之故，其所饮食而得安消。阿难，若大天王无有疾病，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热，安隐无诤，由是之故，其所饮食而得安消者，是谓大天王第二如意之德。

“复次，阿难，彼大天王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过人，少不及天，端正姝好，睹者欢悦。阿难，若大天王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过人，小不及天，端正姝好，观者欢悦，是谓大天王第三如意之德。

“复次，阿难，彼大天王常于爱念梵志、居士，如父念子；梵志、居士亦复敬重于大天王，如子敬父。阿难，昔大天王在园观中告御者曰：‘徐徐御车，我欲久视梵志、居士。’梵志、居士亦告御者：‘徐徐御车，我等欲久视大天王。’阿难，若大天王常于爱念梵志、居士，如父念子；梵志、居士亦复敬重于大天王，如子敬父者，是谓大天王第四如意之德。

“阿难，是谓大天王得人四种如意之德。

“阿难，彼大天王则于后时告剃须人：‘汝若见我头生白发者，便可启我。’于是，剃须人受王教已，而于后时沐浴王头，见生白发，见已，启曰：‘天王，当知天使已至，头生白发。’彼大天王复告剃发人：‘汝持金镊徐拔白发，著吾手中。’时，剃发人闻王教已，即以金镊徐拔白发，著王手中。阿难，彼大天王手捧白发而说颂曰：

“‘我头生白发，寿命转衰减，
天使已来至，我今学道时。’

“阿难，彼大天王见白发已，告太子曰：‘太子，当知天使已至，

头生白发。太子，我已得人间欲，今当复求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汝当如法治化，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太子，汝后若见天使已至，头生白发者，汝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善教敕之。授太子国已，汝亦当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太子，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太子，云何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太子，若此国中传授法绝，不复续者，是名人民堕在极边。太子，以是之故，我今为汝转。太子，我已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

“阿难，彼大天王以此国政付受太子，善教敕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大天王柰林中。彼亦转轮王，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如前所说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

“阿难，彼转轮王亦于后时告剃发人：'汝若见我头生白发者，便可启我。'于是，剃发人受王教已，而于后时沐浴王头，见生白发，见已，启曰：'天王，当知天使已至，头生白发。'彼转轮王复告剃发人：'汝持金镊徐拔白发，著吾手中。'时，剃须人闻王教已，即以金镊徐拔白发，著王手中。阿难，彼转轮王手捧白发，而说颂曰：

“'我头生白发，寿命转衰减，
天使已来至，我今学道时。'

“阿难，彼转轮王见白发已，告太子曰：'太子，当知天使已至，头生白发。太子，我已得人间欲，今当复求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汝当如法治化，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太子，汝后若见天使已至，头生白发者，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善教敕之。授太子国已，汝亦当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太子，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太子，云何我今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太子，若此国中传授法绝，不复续者，是名人民堕在极边。太子，以是之故，我今为汝转。太子，我已为汝转此相继之法，汝亦当复转此相继之法，莫令人民堕在极边。'

“阿难，彼转轮王以此国政付授太子，善教敕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

“阿难，是为从子至子，从孙至孙，从族至族，从见至见，展转

八万四千转轮王，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彼最后王名曰尼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为太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

“彼时，三十三天集坐善法讲堂，咨嗟称叹尼弥王曰：‘诸贤，鞞陀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最后王名曰尼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为大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

“时，天帝释亦在众中。于是，天帝释告三十三天曰：‘诸贤，汝等欲得即在此见尼弥王耶？’三十三天白曰：‘拘翼，我等欲得即在此见彼尼弥王。’尔时，帝释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于三十三天上忽没不现，已来至此尼弥王殿。于是，尼弥王见天帝释，见已，问曰：‘汝为是谁？’帝释答曰：‘大王，闻有天帝释耶？’答曰：‘闻有帝释。’告曰：‘我即是也。大王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三十三天为汝集坐善法讲堂，咨嗟称叹曰：“诸贤，鞞陀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最后王名曰尼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为太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大王，欲见三十三天耶？’答曰：‘欲见。’帝释复告尼弥王曰：‘我还天上，当敕严驾千象车来，大王乘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时，尼弥王为天帝释默然而受。

“于是，帝释知尼弥王默然受已，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于尼弥王殿忽没不现，已还至彼三十三天。帝释到已，告御者曰：‘汝速严驾千象车，往迎尼弥王，到已白曰：“大王，当知天帝释遣此千象车来迎于大王，可乘此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王乘车已，复白王曰：“王欲令我从何道送？为从恶受恶报道，为从妙受妙报道耶？”’

“于是，御者受帝释教已，即便严驾千象车，往至尼弥王所，到已白曰：‘大王，当知帝释遣此千象车来迎于大王，可乘此车娱乐游戏升于天上。’时，尼弥王升彼车已，御者复白王：‘欲令我从何道送？为从恶受恶报道？为从妙受妙报道耶？’时，尼弥王告御者曰：‘汝于两道中间送我，恶受恶报，妙受妙报。’于是，御者便于两道中间送王，恶受恶报，妙受妙报。于是，三十三天遥见尼弥王来，见已称善：‘善来！大王，善来！大王，可与三十三天共住娱乐。’时，尼弥王为三十三天而说颂曰：

“‘犹如假借乘，一时暂求车，
　　此处亦复然，谓为他所有。
　　我还弥萨罗，当作无量善，
　　因是生天上，作福为资粮。’

“阿难，昔大天王者，汝谓异人耶？莫作是念！当知即是我也。阿难，我昔从子至子，从孙至孙，从族至族，从我展转八万四千转轮王，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弥萨罗大天柰林中。阿难，我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阿难，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得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阿难，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阿难，云何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阿难，是谓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大善见王经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尸城，住恕跋单力士娑罗林中。

尔时，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时，告曰：“阿难，汝往至双娑罗树间，可为如来北首敷床，如来中夜当般涅槃。”

尊者阿难受如来教，即诣双树，于双树间而为如来北首敷床。敷床已讫，还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已为如来于双树间北首敷床，惟愿世尊自当知时！”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双树间，四叠郁多罗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最后欲取般涅槃。

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更有余大城，一名、瞻波，二名、舍卫，三名、鞞舍离，四名、王舍城，五名、波罗柰，六名、加维罗卫。世尊不于彼般涅槃，何故正在此小土城？诸城之中此最为下。”

是时，世尊告曰：“阿难，汝莫说此为小土城，诸城之中此最为下。所以者何？乃过去时，此拘尸城名拘尸王城，极大丰乐，多有人民。阿难，拘尸王城长十二由延，广七由延。阿难，造立楼橹，高如

一人，或二、三、四至高七人。阿难，拘尸王城于外周匝有堑七重，其堑则以四宝砖垒——金、银、琉璃及水精。其底布以四种宝沙——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拘尸王城周匝外有垣墙七重，其墙亦以四宝砖垒——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拘尸王城周匝七重，行四宝多罗树——金、银、琉璃及水精，金多罗树银叶华实，银多罗树金叶华实，琉璃多罗树水精叶华实，水精多罗树琉璃叶华实。

“阿难，彼多罗树间作种种华池——青莲华池，红莲、赤莲、白莲华池。阿难，其华池岸四宝砖垒——金、银、琉璃及水精。其底布以四种宝沙——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彼池中有四宝梯陛——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陛银蹬，银陛金蹬，琉璃陛水精蹬，水精陛琉璃蹬。阿难，彼池周匝有四宝钩栏——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栏银钩，银栏金钩，琉璃栏水精钩，水精栏琉璃钩。阿难，彼池覆以罗网，铃悬其间，彼铃四宝——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铃银舌，银铃金舌，琉璃铃水精舌，水精铃琉璃舌。

“阿难，于彼池中植种种水华——青莲华，红莲、赤莲、白莲华，常水常华，无守视者，通一切人。阿难，于彼池岸植种种陆华——修摩那华、婆师华、薝蔔华、修揵提华、摩头揵提华、阿提牟哆华、波罗头华。

“阿难，其华池岸有众多女，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过人，少不及天，姿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彼行惠施，随其所须，饮食、衣被、车乘、屋舍、床褥、氍氀、给使、明灯，悉以与之。

“阿难，其多罗树叶，风吹之时，有极上妙音乐之声，犹五种妓工师作乐，极妙上好谐和之音。阿难，其多罗树叶，风吹之时，亦复如是。阿难，拘尸城中设有弊恶极下之人，其有欲得五种妓乐者，即共往至多罗树间，皆得自恣，极意娱乐。阿难，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种声，未曾断绝，象声、马声、车声、步声、吹螺声、鼓声、薄洛鼓声、伎鼓声、歌声、舞声、饮食声、惠施声。

“阿难，拘尸城中有王，名大善见，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如前所说七宝、四种人如意之德。

“阿难，于是，拘尸王城梵志、居士，多取珠宝、钳婆罗宝，载诣大善见王，白曰：‘天王，此多珠宝、钳婆罗宝，天王当为见慈愍故，愿垂纳受！’大善见王告梵志、居士曰：‘卿等送献，我所不须，吾亦自有。’

“阿难，复有八万四千诸小国王诣大善见王，白曰：‘天王，我等欲为天王作殿。’大善见王告诸小王：‘卿等欲为我作正殿，我所不须，自有正殿。’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皆叉手向，再三白曰：‘天王，我等欲为天王作殿，我等欲为天王作殿。’于是，大善见王为八万四千诸

小王故，默然而听。尔时，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知大善见王默然听已，拜谒辞退，绕三匝而去，各还本国，以八万四千车载金自重，并及其钱作以不作，复以一一珠宝之柱载往拘尸城，去城不远，作大正殿。

“阿难，彼大正殿长一由延，广一由延。阿难，彼大正殿四宝砖垒——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彼大正殿四宝梯陛——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陛银蹬，银陛金蹬，琉璃陛水精蹬，水精陛琉璃蹬。阿难，大正殿中有八万四千柱，以四宝作——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柱银栌fee，银柱金栌fee，琉璃柱水精栌fee，水精柱琉璃栌fee。阿难，大正殿内立八万四千楼，以四宝作——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楼银覆，银楼金覆，琉璃楼水精覆，水精楼琉璃覆。

“阿难，大正殿中设八万四千御座，亦四宝作——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楼设银御座，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如是银楼设金御座，琉璃楼设水精御座，水精楼设琉璃御座，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阿难，彼大正殿周匝绕有四宝钩栏——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栏银钩，银栏金钩，琉璃栏水精钩，水精栏琉璃钩。阿难，彼大正殿覆以罗网，铃悬其间，彼铃四宝——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铃银舌，银铃金舌，琉璃铃水精舌，水精铃琉璃舌。

“阿难，彼大正殿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去殿不远，作大华池。阿难，彼大华池长一由延，广一由延。阿难，彼大华池四宝砖垒——金、银、琉璃及水精。其底布以四种宝沙——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彼大华池有四宝梯陛——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陛银蹬，银陛金蹬，琉璃陛水精蹬，水精陛琉璃蹬。

“阿难，彼大华池周匝绕有四宝钩栏——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栏银钩，银栏金钩，琉璃栏水精钩，水精栏琉璃钩。阿难，彼大华池覆以罗网，铃悬其间，彼铃四宝——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铃银舌，银铃金舌，琉璃铃水精舌，水精铃琉璃舌。阿难，彼大华池其中则有种种水华——青莲华、红莲、赤莲、白莲华，常水常华，有守视者，不通一切人。阿难，彼大华池其岸则有种种陆华——修摩那华、婆师华、薝蔔华、修揵提华、摩头揵提华、阿提牟哆华、波罗赖华。

“阿难，如是大殿及大华池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去殿不远，作多罗园。阿难，彼多罗园长一由延，广一由延。阿难，多罗园中植八万四千多罗树，则以四宝——金、银、琉璃及水精，金多罗树银叶华实，银多罗树金叶华实，琉璃多罗树水精叶华实，水精多罗树琉璃叶华实。阿难，彼多罗园周匝有四宝钩栏——金、银、琉璃及水精，金栏银钩，银栏金钩，琉璃栏水精钩，水精栏琉璃钩。阿难，彼多罗园覆以罗网，铃悬其间，彼铃四宝——金、银、琉璃及水精，金铃银舌，银铃金舌，琉璃铃水精舌，水精铃琉璃舌。

“阿难，如是大殿华池及多罗园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诸小国王即

共往诣大善见王，白曰：‘天王，当知大殿华池及多罗园悉具足成，惟愿天王随意所欲。’阿难，尔时，大善见王便作是念：‘我不应先升此大殿！若有上尊沙门、梵志，依此拘尸王城住者，我宁可请一切来集坐此大殿，施设上味极美肴馔，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皆令饱满，食竟收器，行澡水讫，发遣令还。’

“阿难，大善见王作是念已，即请上尊沙门、梵志，依彼拘尸王城住者，一切来集升大正殿。都集坐已，自行澡水，便以上味极美肴馔，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皆令饱满。食竟收器，行澡水讫，受咒愿已，发遣令还。

“阿难，大善见王复作是念：‘今我不应大正殿中而行于欲，我宁可独将一侍人升大殿住。’阿难，大善见王则于后时，将一侍人升大正殿，便入金楼，坐银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从金楼出，次入银楼，坐金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从银楼出，入琉璃楼，坐水精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从琉璃楼出，入水精楼，坐琉璃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

“阿难，尔时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并久不见大善见王，各怀饥虚，渴仰欲见。于是，八万四千夫人共诣女宝，白曰：‘天后，当知我等并久不觐天王。天后，我等今欲共见天王。’女宝闻已，告主兵臣：‘汝今当知，我等并久不觐天王，今欲往见。’主兵臣闻，即送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至大正殿。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王亦共侍送至大正殿。当去之时，其声高大，音响震动，大善见王闻其声高大，音声震动，闻已，即问傍侍者曰：‘是谁声高大，音响震动？’侍者白曰：‘天王，是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今悉共来诣大正殿。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王亦复共来诣大正殿，是故其声高大，音响震动。’大善见王闻已，告侍者曰：‘汝速下殿，可于露地疾敷金床，讫还白我。’侍者受教，即从殿下，则于露地疾敷金床讫，还白曰：‘已为天王则于露地敷金床讫，随天王意。’

“阿难，大善见王即共侍者从殿来下，升金床上，结跏趺坐。阿难，彼时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皆悉共前，诣大善见王。阿难，大善见王遥见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见已，则便闭塞诸根。于是，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见王闭塞诸根已，便作是念：‘天王今必不用我等。所以者

何？天王适见我等，便闭塞诸根。’

“阿难，于是，女宝则前往诣大善见王，到已，白曰：‘天王，当知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尽是天王所有，惟愿天王常念我等，乃至命终！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王，尽是天王所有，惟愿天王常念我等，乃至命终！’

“彼时大善见王闻斯语已，告女宝曰：‘妹，汝等长夜教我为恶，不令行慈。妹，汝等从今已后，当教我行慈，莫令为恶。’阿难，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却住一面，涕零悲泣，而作此语：‘我等非是天王之妹，而今天王称我等为妹。’

“阿难，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各各以衣抆拭其泪，复前往诣大善见王，到已，白曰：‘天王，我等云何教天王行慈，不为恶耶？’大善见王答曰：‘诸妹，汝等为我，应如是说：“天王知不？人命短促，当就后世，应修梵行，生无不终。天王，当知彼法必来，非可爱念，亦不可喜，坏一切世，名曰为死。是以天王于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有念有欲者，惟愿天王悉断、舍离，至终莫念！于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王，天王有欲有念者，惟愿天王悉断、舍离，至终莫念！”诸妹，汝等如是教我行慈，不令为恶。’

“阿难，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白曰：‘天王，我等从今已后，当教天王行慈，不令为恶。天王，人命短促，当就后世。彼法必来，非可爱念，亦不可喜，坏一切世，名曰为死。是以天王于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有念有欲者，惟愿天王悉断、舍离，至终莫念！于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王，天王有欲有念者，惟愿天王悉断、舍离，至终莫念！’阿难，大善见王为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发遣令还。阿难，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知大善见王发遣已，各拜辞还。

“阿难，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宝还去不久，大善见王即共侍者还升大殿，则入金楼，坐银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作是观：‘我是最后边，念欲、念恚、念害、斗诤、相憎、谀谄、虚伪、欺诳、妄言，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从金楼出，次入银楼，坐金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作是观：‘我是最后边，念欲、念恚、念害、斗诤、相憎、谀谄、虚伪、欺诳、妄言，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心与悲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从银楼出，入琉璃楼，坐水精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作是观：‘我是最后边，念欲、念恚、念害、斗诤、相憎、谀谄、虚伪、欺诳、妄言，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心与喜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从琉璃楼出，入水精楼，坐琉璃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坐已，作是观：‘我是最后边，念欲、念恚、念害、斗诤、相憎、谀谄、虚伪、欺诳、妄言，无量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边。’心与舍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阿难，大善见王于最后时生微微死痛，犹如居士或居士子，食极妙食，生小微烦。阿难，大善见王于最后时生微微死痛亦复如是。阿难，尔时大善见王，修习四梵室，舍念欲已，乘是命终，生梵天中。

“阿难，在昔异时大善见王者，汝谓异人耶？莫作斯念！当知即是我也。阿难，我于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阿难，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得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阿难，从拘尸城，从惒跋单力士娑罗林，从尼连然河，从婆求河，从天冠寺，从为我敷床处，我于其中间七反舍身，于中六返为转轮王，今第七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阿难，我不复见世中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天至人，更复舍身者，是处不然。阿难，我今最后生、最后有、最后身、最后形、得最后我，我说是苦边。”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五

王相应品三十喻经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与大比丘众俱，共受夏坐。

尔时，世尊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便入定意，观诸比丘心。于是，世尊见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无有睡眠，除阴盖故。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息极息、妙极妙。

是时，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于是，世尊告曰："舍梨子，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无有睡眠，除阴盖故。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息极息、妙极妙。舍梨子，谁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

于是，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是比丘众静坐默然极默然，无有睡眠，除阴盖故。比丘众坐甚深极甚深，息极息、妙极妙。世尊，无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众、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

世尊告曰："舍梨子，如是！如是！无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众、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严饰具，缯彩锦罽、指环、臂钏、肘璎、咽钳、生色珠鬘；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为严饰具。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为严饰具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五仪式，剑、盖、天冠、珠柄之拂及严饰屣，守卫其身，令得安隐；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持禁戒为卫梵行。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禁戒为卫梵行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守阁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护六根为守阁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护六根为守阁人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守门将，聪明智慧，分别晓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为守门将。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守门将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好浴池，清泉平满；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息心为浴池泉。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息心为浴池泉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沐浴人，常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善知识为沐浴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善知识为沐浴人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涂身香，木蜜、沉水、栴檀、苏合、鸡舌、都梁；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为涂香。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为涂香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好衣服，初摩衣、锦缯衣、白氎衣、加陵伽波惒逻衣；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惭愧为衣服。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惭愧为衣服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好床座，极广高大；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禅为床座。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禅为床座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工剃师，常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为剃师。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剃师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肴馔美食，种种异味；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喜为食。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于喜以为食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饮，柰饮、瞻波饮、甘蔗饮、蒲桃饮、末蹉提饮；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法味为饮，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法味以为饮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妙华鬘，青莲华鬘、薝蔔华鬘、修摩那华鬘、婆师华鬘、阿提牟哆华鬘；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三定为华鬘：空、无愿、无相。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定为华鬘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诸屋舍，堂阁、楼观；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三室为屋舍：天室、梵室、圣室。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室为屋舍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典守者，谓守室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为守室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守室人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诸国邑四种租税，一分供王及给皇后、宫中婇女，二分供给太子、群臣，三分供国一切民人，四分供给沙门、梵志；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念处为租税。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念处为租税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正断为四种军。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正断为四种军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舆——象舆、马舆、车舆、步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如意足为擱舆。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如意足以为舆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种种车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庄饰；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止观为车。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止观以为车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驾御者，谓御车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为驾御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驾御人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极高幢；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

尼以己心为高幢。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己心为高幢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好道路，平正坦然，唯趣园观；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八支圣道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八支圣道以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主兵臣，聪明智慧，分别晓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为主兵臣。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主兵臣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大正殿，极广高敞；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为大正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大正殿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升高殿上，观殿下人往来走踊、住立坐卧；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升无上智慧高殿，为自观己心，周正柔软，欢喜远离。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无上智慧高殿，为自观己心，周正柔软，欢喜远离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宗正卿，谙练宗族；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圣种为宗正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圣种为宗正卿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名良医，能治众病；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为良医。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良医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正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无碍定为正御床。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无碍定为正御床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有名珠宝；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不动心解脱为名珠宝，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不动心解脱为名珠宝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

“舍梨子，犹如王及大臣极净沐浴，好香涂身，身极清净；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自观己心为身极净。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自观己心为身净者，便能敬重奉事世尊、法及比丘众、戒、不放逸、布施及定。”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转轮王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兜丽剎利，在柰林驶河岸。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比丘，当自燃法灯，自归己法！莫燃余灯，莫归余法！诸比丘，若自燃法灯，自归己法，不燃余灯，不归

余法者，便能求学得利，获福无量。所以者何？比丘，昔时有王名曰坚念，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如前所说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

“于是，坚念王而于后时，天轮宝移，忽离本处。有人见之，诣坚念王，白曰：‘天王，当知天轮宝移，离于本处。’坚念王闻已，告曰：‘太子，我天轮宝移离于本处。太子，我自曾从古人闻之，若转轮王天轮宝移，离本处者，彼王必不久住，命不久存。太子，我已得人间之欲，今当复求于天上欲。太子，我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汝当如法治化，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太子，汝后若见天轮宝移离本处者，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善教敕之。授太子国已，汝亦当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于是，坚念王授太子国，善教敕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时，坚念王出家学道七日之后，彼天轮宝即没不现。失天轮已，刹利顶生王便大忧恼，愁戚不乐。刹利顶生王即诣父坚念王仙人所，到已，白曰：‘天王，当知天王学道七日之后，彼天轮宝便没不现。’父坚念王仙人告子刹利顶生王曰：‘汝莫以失天轮宝故而怀忧戚。所以者何？汝不从父得此天轮。’刹利顶生王复白父曰：‘天王，我今当何所为？’

“父坚念王仙人告其子曰：‘汝当应学相继之法！汝若学相继之法者，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轮有千幅，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刹利顶生王复白父曰：‘天王，云何相继之法欲令我学，令我学已，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

“父坚念王仙人复告子曰：‘汝当观法如法，行法如法，当为太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若汝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者，汝当随时往诣彼所，问法受法：“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为罪？何者为福？何者为妙？何者非妙？何者为黑？何者为白？黑白之法从何而生？何者现世义？何者后世义？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从彼闻已，行如所说。若汝国中有贫穷者，当出财物，以给恤之。子，是谓相继之法，汝当善学！汝善学已，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

“刹利顶生王便于后时观法如法，行法如法，而为太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若其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者，便自随时往诣彼所，问法受法：‘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为罪？何者为福？何者为妙？何者非妙？何者为黑？何者为白？黑白之法从何而生？何者现世义？何者后世义？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从彼闻已，行如所说。若其国中有贫穷者，即出财物，随时给恤。刹利顶生王于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飊]，光明昱烁。彼亦得转轮王，亦成就七宝，亦得人四种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亦如前说。

“彼转轮王而于后时，天轮宝移，忽离本处。有人见之，诣转轮王，白曰：‘天王，当知天轮宝移，离于本处。’转轮王闻已，告曰：‘太子，我天轮宝移离本处。太子，我曾从父坚念王仙人闻之，若转轮王天轮宝移离本处者，彼王必不久住，命不久存。太子，我已得人间之欲，今当复求于天上欲。太子，我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于汝，汝当如法治化，莫以非法，无令国中有诸恶业、非梵行人。太子，汝后若见天轮宝移离本处者，汝亦当复以此国政授汝太子，善教敕之。授太子国已，汝亦当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于是，转轮王授太子国，善教敕已，便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彼转轮王出家学道七日之后，彼天轮宝即没不现。失天轮已，刹利顶生王而不忧戚，但染欲著欲，贪欲无厌，为欲所缚，为欲所触，为欲所使，不见灾患，不知出要，便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遂衰减，不复增益。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国土人民转增炽盛，无有衰减；刹利顶生王亦复如是，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遂衰减，不复增益。

“于是，国师梵志案行国界，见国人民转就衰减，不复增益，便作是念：‘刹利顶生王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土人民转就衰减，不复增益。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国土人民转增炽盛，无有衰减；此刹利顶生王亦复如是，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土人民转就衰减，不复增益。’

“国师梵志即共往诣刹利顶生王，白曰：‘天王，当知天王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土人民转就衰减，不复增益。犹如昔时诸转轮王学相继法，国土人民转增炽盛，无有衰减；今天王亦复如是，自出意治国，以自出意治国故，国土人民转就衰减，不复增益。’刹利顶生王闻已告曰：‘梵志，我当云何？’国师梵志白曰：‘天王，国中有

人聪明智慧，明知算数，国中有大臣眷属学经明经，诵习受持相继之法，犹如我等一切眷属。天王，当学相继之法，学相继法已，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

“刹利顶生王复问曰：‘梵志，云何相继之法欲令我学，令我学已，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国师梵志白曰：‘天王，当观法如法，行法如法，当为太子、后妃、婇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若王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者，当自随时往诣彼所，问法受法：“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为罪？何者为福？何者为妙？何者非妙？何者为黑？何者为白？黑白之法从何而生？何者现世义？何者后世义？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从彼闻已，行如所说。若王国中有贫穷者，当出财物，用给恤之。天王，是谓相继之法，当善取学。善取学已，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沐浴澡洗，升正殿已，彼天轮宝必从东方来，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清净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烁。’

“刹利顶生王便于后时观法如法，行法如法，而为太子、后妃、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诸穷乏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氀、綩綖、给使、明灯。若其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者，便自随时往诣彼所，问法受法：‘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为罪？何者为福？何者为妙？何者非妙？何者为黑？何者为白？黑白之法从何而生？何者现世义？何者后世义？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从彼闻已，行如所说。

“然国中民有贫穷者，不能出物，用给恤之，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穷困故，便盗他物；因偷盗故，其主捕伺收缚，送诣刹利顶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盗我物，愿天王治。’刹利顶生王问彼人曰：‘汝实盗耶？’彼人白曰：‘天王，我实偷盗。所以者何？天王，以贫困故，若不盗者，便无以自济。’刹利顶生王即出财物而给与之，语盗者曰：‘汝等还去，后莫复作！’于是，国中人民闻刹利顶生王若国中人有行盗者，王便出财物而给与之，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应盗他财物。’于是，国人各各竞行盗他财物，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穷困故，盗转滋甚；因盗滋甚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八万岁，子寿四万岁。

“比丘，彼人寿四万岁时，有人便行盗他财物，其主捕伺收缚，送诣刹利顶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盗我物，愿天王治。’刹利顶生

王问彼人曰：‘汝实盗耶？’彼人白曰：‘天王，我实偷盗。所以者何？以贫困故，若不盗者，便无以自济。’刹利顶生王闻已，便作是念：‘若我国中有盗他物，更出财物尽给与者，如是唐空竭国藏，盗遂滋甚！我今宁可作极利刀，若我国中有偷盗者，便收捕取，坐高标下，斩截其头。’于是，刹利顶生王后便敕令，作极利刀，若国中有盗他物者，即敕捕取，坐高标下，斩截其头。国中人民闻刹利顶生王敕作利刀，若国中有盗他物者，即便捕取，坐高标下，斩截其头。‘我亦宁可效作利刀，持行劫物，若从劫物者，捉彼物主而截其头。’于是，彼人则于后时效作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断其头。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穷困故，盗转滋甚；因盗滋甚故，刀杀转增；因刀杀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四万岁，子寿二万岁。

“比丘，人寿二万岁时，有人盗他财物，其主捕伺收缚，送诣刹利顶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盗我财物，愿天王治！’刹利顶生王问彼人曰：‘汝实盗耶？’时，彼盗者便作是念：‘刹利顶生王若知其实，或缚鞭我，或抛或擯，或罚钱物，或种种苦治，或贯标上，或枭其首，我宁可以妄言欺诳刹利顶生王耶？’念已，白曰：‘天王，我不偷盗。’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穷困故，盗转滋甚；因盗滋甚故，刀杀转增；因刀杀增故，便妄言、两舌转增；因妄言、两舌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二万岁，子寿一万岁。

“比丘，人寿万岁时，人民或有德，或无德。若无德者，彼为有德人起嫉妒意而犯其妻。是为困贫无财物者，不能给恤故，人转穷困；因穷困故，盗转滋甚；因盗滋甚故，刀杀转增；因刀杀增故，便妄言、两舌转增；因妄言、两舌增故，便嫉妒、邪淫转增；因嫉妒、邪淫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万岁，子寿五千岁。

“比丘，人寿五千岁时，三法转增：非法、欲贪、邪法。因三法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五千岁，子寿二千五百岁。

“比丘，人寿二千五百岁时，复三法转增：两舌、粗言、绮语。因三法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二千五百岁，子寿千岁。

“比丘，人寿千岁时，一法转增，邪见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彼寿转减，色转恶已，比丘，父寿千岁，子寿五百岁。

“比丘，人寿五百岁时，彼人尽寿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门、梵志，不行顺事，不作福业，不见后世罪。彼因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门、梵志，不行顺事，不作福业，不见后世罪故，比丘，父寿五百岁，子寿或二百五十、或二百岁。比丘，今若有长寿，或寿百岁，或

不啬者。

佛复告曰："比丘，未来久远时，人寿十岁。比丘，人寿十岁时，女生五月，即便出嫁。比丘，人寿十岁时，有谷名稗子，为第一美食；犹如今人，粳粮为上馔。比丘，如是人寿十岁时，有谷名稗子，为第一美食。比丘，人寿十岁时，若今日所有美味，酥油、盐、蜜、甘蔗、糖，彼一切尽没。比丘，人寿十岁时，若行十恶业道者，彼便为人所敬重。犹如今日若行十善业道者，彼便为人所敬重；比丘，人寿十岁时亦复如是，若行十恶业道者，彼便为人之所敬重。比丘，人寿十岁时都无有善名，况复有行十善业道？

"比丘，人寿十岁时，有人名弹罚，周行遍往，家家弹罚。比丘，人寿十岁时，母于其子极有害心，子亦于母极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亲属，展转相向，有贼害心。犹如猎师见彼鹿已，极有害心；比丘，人寿十岁时亦复如是，母于其子极有害心，子亦于母极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亲属，展转相向，有贼害心。比丘，人寿十岁时，当有七日刀兵劫。彼若捉草，即化成刀，若捉樵木，亦化成刀。彼以此刀各各相杀，彼于七日刀兵劫，过七日便止。

"尔时，亦有人生惭耻羞愧，厌恶不爱，彼人七日刀兵劫时，便入山野，在隐处藏。过七日已，则从山野于隐处出，更互相见，生慈愍心，极相爱念。犹如慈母，唯有一子，与久离别，从远来还，安隐归家，相见喜欢，生慈愍心，极相爱念；如是彼人过七日后，则从山野于隐处出，更互相见，生慈愍心，极相爱念。共相见已，便作是语：'诸贤，我今相见，今得安隐。我等坐生不善法故，今值见此，亲族死尽。我等宁可共行善法。云何当共行善法耶？我等皆是杀生之人，今宁可共离杀、断杀，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十岁，人生子寿二十。

"比丘，寿二十岁人复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共离杀、断杀，然故共行不与而取，我等宁可离不与取、断不与取，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二十岁，人生子寿四十。

"比丘，寿四十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然故行邪淫，我等宁可离邪淫、断邪淫，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四十岁，人生子寿八十。

"比丘，寿八十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然故行妄言，我等宁可离妄言、断妄言，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

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八十岁，人生子寿百六十。

“比丘，寿百六十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然故行两舌，我等宁可离两舌、断两舌，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百六十岁，人生子寿三百二十岁。

“比丘，寿三百二十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然故行粗言，我等宁可离粗言、断粗言，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三百二十岁，人生子寿六百四十。

“比丘，寿六百四十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离粗言、断粗言，然故行绮语，我等宁可离绮语、断绮语，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六百四十岁，人生子寿二千五百。

“比丘，寿二千五百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离粗言、断粗言，离绮语、断绮语，然故行贪嫉，我等宁可离贪嫉、断贪嫉，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二千五百岁，人生子寿五千。

“比丘，寿五千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离粗言、断粗言，离绮语、断绮语，离贪嫉、断贪嫉，然故行瞋恚，我等宁可离瞋恚、断瞋恚，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五千岁，人生子寿一万。

“比丘，寿万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离粗言、断粗言，离绮语、断绮语，离贪嫉、断贪嫉，离瞋恚、断瞋恚，然故行邪见，我等宁可离邪见、断邪见，我等应共行是

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万岁，人生子寿二万。

“比丘，寿二万岁人亦作是念：‘若求学善者，寿便转增，形色转好，我等应共更增行善。云何当共更增行善？我等已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两舌、断两舌，离粗言、断粗言，离绮语、断绮语，离贪嫉、断贪嫉，离瞋恚、断瞋恚，离邪见、断邪见，然故有非法、欲恶、贪行邪法，我等宁可离此三恶不善法、断三恶不善法，我等应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寿便转增，形色转好。彼寿转增，色转好已，比丘，寿二万岁，人生子寿四万。

“比丘，人寿四万岁时孝顺父母，尊重恭敬沙门、梵志，奉行顺事，修习福业，见后世罪。彼因孝顺父母，尊重恭敬沙门、梵志，奉行顺事，修习福业，见后世罪故，比丘，寿四万岁，人生子寿八万。

“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极大丰乐，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鸡一飞。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女年五百乃当出嫁。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病：寒热、大小便、欲、饮食、老，更无余患。

“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螺，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乐。比丘，诸刹利顶生王得为人主，整御天下，行自境界，从父所得。彼因行自境界，从父所得，寿不转减，形色不恶，未曾失乐，力亦不衰。诸比丘，汝等亦应如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行自境界，从父所得。诸比丘，汝等因行自境界，从父所得，寿不转减，形色不恶，未曾失乐，力亦不衰。

“云何比丘行自境界，从父所得？此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内觉、心、法如法，是谓比丘行自境界，从父所得。云何比丘寿？此比丘修欲定如意足，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修精进定，修心定，修思惟定如意足，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是谓比丘寿。云何比丘色？此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介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是谓比丘色。云何比丘乐？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比丘乐。云何比丘力？此比丘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比丘力。

“比丘，我不更见有力不可降伏如魔王力，彼漏尽比丘则以无上圣慧之力而能降伏！”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六

王相应品蜱肆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尊者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诣斯恕提，住彼村北尸摄恕林。

尔时，斯恕提中有王名蜱肆，极大丰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斯恕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属王，从拘萨罗王波斯匿之所封授。

于是，斯恕提梵志、居士闻：有沙门名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与大比丘众俱，来至此斯恕提，住彼村北尸摄恕林。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有大名称，周闻十方，鸠摩罗迦葉才辩无碍，所说微妙，彼是多闻阿罗诃也。若有见此阿罗诃恭敬礼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斯恕提梵志、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至尸摄恕林。

是时，蜱肆王在正殿上，遥见斯恕提梵志、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至尸摄恕林。蜱肆王见已，告侍人曰：“此斯恕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与等类相随而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至尸摄恕林？”

侍人白曰：“天王，彼斯恕提梵志、居士闻：有沙门鸠摩罗迦葉游拘萨罗国，与大比丘众俱，来至此斯恕提，住彼村北尸摄恕林。天王，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有大名称，周闻十方，鸠摩罗迦葉才辩无碍，所说微妙，彼是多闻阿罗诃也。若有见此阿罗诃恭敬礼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天王，是故斯恕提梵志、居士各与等类相随而行，从斯恕提并共北出，至尸摄恕林。”

蜱肆王闻已，告侍人曰：“汝往诣彼斯恕提梵志、居士所，而语之曰：‘蜱肆王告斯恕提梵志、居士：诸贤可住！我与汝等共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汝等愚痴，勿为彼所欺，为有后世，有众生生。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侍人受教，即往诣彼斯恕提梵志、居士所，而语之曰：“蜱肆王告斯恕提梵志、居士：诸贤可住！我与汝等共往见彼沙门鸠摩罗迦葉。汝等愚痴，勿为彼所欺，为有后世，有众生生。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斯恕提梵志、居士闻此教已，答侍人曰：“辄如来敕。”

侍人还启：“已宣王命，彼斯恕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惟愿天王宜知是时。”

时，蜱肆王即敕御者：“汝速严驾！我今欲行。”

御者受教，即速严驾讫，还白王：“严驾已办，随天王意。”

时，蜱肆王即乘车出，往诣斯恕提梵志、居士所，与共北行至尸摄恕林。时，蜱肆王遥见尊者鸠摩罗迦葉在树林间，即下车步进，往

诣尊者鸠摩罗迦葉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曰：“迦葉，我今欲问，宁见听耶？”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若欲问者，便可问之，我闻已当思。”

时，蜱肆王即便问曰：“迦葉，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沙门鸠摩罗迦葉，于意云何？”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我今问王，随所解答。于王意云何？今此日月，为是今世，为后世耶？”

蜱肆答曰：“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当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亲亲疾病困笃，我往彼所，到已，谓言：‘汝等当知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亲亲！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言有后世，有众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说。彼复作是语：“若有男女作恶行，不精进，懒惰、懈怠、嫉妒、悭贪，不舒手，不庶几，极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彼沙门、梵志所说是真实者，汝等是我亲亲，作恶行，不精进，懒惰、懈怠、嫉妒、悭贪，不舒手，不庶几，极著财物。若汝等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者，可还语我：“蜱肆，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若当尔者，我便现见。’彼闻我语，受我教已，都无有来语我言：‘蜱肆，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我复问王，随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缚罪者，送至王所，白曰：‘天王，此人有罪，王当治之。’王告彼曰：‘汝等将去反缚两手，令彼骑驴，打破败鼓，声如驴鸣。遍宣令已，从城南门出，坐高标下，斩断其头。’彼受教已，即反缚罪人，令其骑驴，打破败鼓，声如驴鸣。遍宣令已，从城南门出，坐高标下，欲斩其头。此人临死语彼卒曰：‘汝且小住！我欲得见父母、妻子、奴婢、使人，听我暂去。’于王意云何？彼卒宁当放斯罪人，听暂去耶？”

蜱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王亲亲者亦复如是，作恶行，不精进，懒惰、懈怠、嫉妒、悭贪，不舒手，不庶几，极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地狱卒捉极苦治时，彼语卒曰：‘诸地狱卒，汝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暂去诣蜱肆王，告语之曰：“彼地狱中如是如是苦，令彼现见。”’于王意云何？彼地狱卒宁当放王亲亲令暂来耶？”

蜱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汝应如是观于后世，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

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亲亲疾病困笃，我往彼所，到已谓言：‘汝等当知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亲亲！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言有后世，有众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说。彼复作是语：“若有男女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若彼沙门、梵志所说是真实者，汝等是我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若汝等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天上者，可还语我：“蜱肆，天上如是如是乐。”若当尔者，我便现见。’彼闻我语，受我教已，都无有来语我言：‘蜱肆，天上如是如是乐。’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村邑外有都圊厕，深没人头，粪满其中，而有一人堕没厕底。若复有人为慈愍彼，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便从厕上徐徐挽出，刮以竹片，拭以树叶，洗以暖汤。彼于后时净澡浴已，以香涂身，升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娱乐之。于王意云何？彼人宁复忆念先厕，欢喜称誉，复欲见耶？”

蜱肆答曰：“不也，迦葉。若更有人忆念彼厕，欢喜称誉而欲见者，便不爱此人，况复自忆念先厕，欢喜称誉，复欲见者？是处不然！”

“蜱肆，若王有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生天上已，天五所欲而自娱乐。于王意云何？彼天天子宁当舍彼天五所欲，忆念于此人间五欲，欢喜称誉，复欲见耶？”

蜱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间五欲臭处不净，甚可憎恶，而不可向，不可爱念，粗涩不净。迦葉，比于人间五所欲者，天欲为最，最上最好，最妙最胜。若彼天天子舍天五欲，而更忆念人间五欲，欢喜称誉，复欲见者，是处不然！”

“蜱肆，汝应如是观于后世，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

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是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亲亲疾病困笃，我往彼所，到已谓言：‘汝等当知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亲亲！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言有后世，有众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说。彼复作是语：“若有男女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若彼沙门、梵志所说是真实者，汝等是我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若汝等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天上者，可还语我：“蜱肆，天上如是如是乐。”若汝天上而作是念：“我若还归，当何所得？”蜱肆王家多有财物，吾当与汝。’彼闻我语，受我教已，都无有来语我言：‘蜱肆，天上如是如是乐。’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天上寿长，人间命短。若人间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寿千年。于王意云何？若汝有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我等先当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娱乐；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娱乐，然后当往语蜱肆王：“天上如是如是乐。”令彼现见。’于王意云何？汝竟当得尔所活不？”

蜱肆问曰：“迦葉，谁从后世来语沙门鸠摩罗迦葉：天上寿长，人间命短。若人间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寿千年？”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盲人，彼作是说：‘无黑白色，亦无见黑白色；无长短色，亦无见长短色；无近远色，亦无见近远色；无粗细色，亦无见粗细色。何以故？我初不见不知，是故无有色。’彼盲如是说，为真说耶？”

蜱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见黑白色；有长短色，亦有见长短色；有近远色，亦有见近远色；有粗细色，亦有见粗细色。若盲作是说‘我不见不知，是故无有色’者，彼作是说，为不真实。”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说：‘谁从后世来语沙门鸠摩罗迦葉：天上寿长，人间命短。若人间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寿千

年？’”

蜱肆王言：“沙门鸠摩罗迦葉，大为不可！不应作是说！所以者何？沙门鸠摩罗迦葉，精进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应即行布施，修诸福业，奉斋守戒已，以刀自杀，或服毒药，或投坑井，或自缢死。沙门鸠摩罗迦葉，精进不应比我如彼盲人。”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梵志有年少妇，方始怀妊，又前妇者已有一男，而彼梵志于其中间忽便命终。命终之后，彼前妇儿语小母曰：‘小母，当知今此家中所有财物尽应属我，不复见应可与分者。’小母报曰：‘我今怀妊，若生男者，汝应与分；若生女者，物尽属汝。’彼前妇儿复更再三语小母曰：‘今此家中所有财物尽应属我，不复见应可与分者。’小母亦复再三报曰：‘我今怀妊，若生男者，汝应与分；若生女者，物尽属汝。’于是，小母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即入室中，便取利刀自决其腹，看为是男、为是女耶？彼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

“当知蜱肆亦复如是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欲求存命，反作是念：‘迦葉，若知我知我亲亲妙行精进，精勤不懈，无有嫉妒，亦不悭贪，舒手，庶几，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著财物。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天上者，我今便应即行布施，修诸福业，奉斋守戒已，以刀自杀，或服毒药，或投坑井，或自缢死。沙门鸠摩罗迦葉，精进不应比我如彼盲人。’蜱肆，若精进人长寿者，便得大福；若得大福者，便得生天长寿。蜱肆，汝应如是观于后世，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日：“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亲亲疾病困笃，我往彼所，慰劳看彼，彼亦慰劳视我。彼若命终，我复诣彼慰劳看彼，彼亦不复慰劳视我，我亦不复慰劳看彼。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念：‘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土未曾闻螺声，便往彼方，于夜暗中升高山上尽力吹螺。彼众多人未曾闻螺声，闻已，便念：‘此为何声？如是极妙，为甚奇特！实可爱乐，好可观听，令心欢悦。’时，

彼众人便共往诣善吹螺人所，到已问曰：‘此是何声？如是极妙，为甚奇特！实可爱乐，好可观听，令心欢悦。’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语众人曰：‘诸君，当知即此螺声。’于是，众人以足蹴螺，而作是语：‘螺可出声！螺可出声！’寂无音响。善吹螺人便作是念：‘今此众人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所以者何？乃从无知之物欲求音声。’

“是时，善吹螺人还取彼螺，以水净洗，便举向口，尽力吹之。时，彼众人闻已，作是念：‘螺甚奇妙！所以者何？谓因手因水因口，风吹便生好声，周满四方。’如是，蜱肆，若人活命存者，则能言语共相慰劳；若其命终，便不能言共相慰劳。蜱肆，汝应如是观众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有司收捕罪人，送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愿王治之！’我语彼曰：‘取此罪人可生称之，生称之已，还下著地，以绳绞杀，杀已复称。我欲得知此人为何时极轻柔软，色悦泽好？为死时耶？为活时耶？’彼受我教，取此罪人，活称之已，还下著地，以绳绞杀，杀已复称。彼罪人活时极轻柔软，色悦泽好；彼人死已，皮转厚重，坚不柔软，色不悦泽。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铁丸或铁犁镵，竟日火烧，彼当尔时，极轻柔软，色悦泽好；若火灭已，渐渐就冷，转凝厚重，坚不柔软，色不悦泽。如是，蜱肆，若人活时，身体极轻柔软，色悦泽好；若彼死已，便转厚重，坚不柔软，色不悦泽。蜱肆，汝应如是观众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有司收捕罪人，送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愿王治之！’我语彼曰：‘取此罪人倒著铁釜中，或著铜釜中，密盖其口，于下燃火。下燃火已，观视众生入时出时，往来周旋。’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倒著铁釜中，或著铜釜中，密盖其口，于下燃火。下燃火已，观视众生入时

出时、往来周旋。迦葉，我作如是方便，不见众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于意云何？若汝食好极美上馔，昼寝于床，汝颇曾忆于梦中见园观浴池、林木华果、清泉长流，极意游戏周旋往来耶？”

蜱肆答曰：“曾忆有之。”

迦葉复问：“若汝食好极美上馔，昼寝于床，尔时颇有直侍人不？”

答曰：“有也。”

迦葉复问：“若汝食好极美上馔，昼寝于床，当尔之时，左右直侍颇有见汝出入周旋往来时耶？”

蜱肆答曰：“正使异人亦不能见，况复左右直侍人耶？”

“蜱肆，汝应如是观众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如是见、如是说，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更有恶而过此耶？”

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复更有恶。迦葉，我有有司收捕罪人，送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愿王治之。’我语彼曰：‘取此罪人剥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于髓，求众生生。’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剥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于髓，求众生生。迦葉，我作如是方便求众生生，而竟不见众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无众生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事火编发梵志居近道边，去彼不远，有商人宿。时，诸商人过夜平旦匆匆发去，忘一小儿。于是，事火编发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处，见一小儿独住失主，见已，念曰：‘今此小儿无所依怙，我不养者，必死无疑。’便抱持去，还至本处而养长之。此儿转大，诸根成就。尔时，事火编发梵志彼于人间有小事缘。于是，事火编发梵志敕年少曰：‘我有小事暂出人间，汝当种火，慎莫令灭！若火灭者，汝可取此火钻求之。’

“尔时，事火编发梵志善教敕已，即至人间。于后年少便出游戏，火遂灭尽。彼还求火，即取火钻以用打地，而作是语：‘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复于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钻十片、百片，弃去坐地，愁恼而言：‘不能得火，当如之何？’

“是时，事火编发梵志彼于人间所作已讫，还归本处，到已问

曰：‘年少，汝不游戏，随视种火，不令灭耶？’年少白曰：‘尊者，我出游戏，火后遂灭。我还求火，即取火钻以用打地而作是语：“火出！火出！”火竟不出。复于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钻十片、百片，弃去坐地。尊者，我如是求，不能得火，当如之何？’

“尔时，事火编发梵志便作是念：‘今此年少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所以者何？从无知火钻作如是意求索火耶？’于是，事火编发梵志取燥火钻火母，著地而以钻之，即便火出，转转炽盛，语年少曰：‘年少，求火法应如是！不应如汝愚痴不达，无有智慧，从无知火钻作如是意求索于火。’

“当知蜱肆亦复如是！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于无知死肉乃至骨髓求众生生。蜱肆，汝应如是观众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见也。蜱肆，若有沙门、梵志断绝离欲，趣向离欲；断绝离恚，趣向离恚；断绝离痴，趣向离痴。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迦葉，是故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朋友二人舍家治生，彼行道时，初见有麻甚多无主。一人见已，便语伴曰：‘汝当知之，今此有麻甚多无主。我欲与汝共取，自重而担，还归可得资用。’便取重担。彼于道路复见多有劫贝纱缕及劫贝衣甚多无主，复见多银亦无有主。一人见已，便弃麻担，取银自重。复于道路见多金聚而无有主，时，担银人语担麻者：‘汝今当知，此金极多而无有主。汝可舍麻，我舍银担，我欲与汝共取此金，重担而归，可得供用。’彼担麻者语担银人：‘我此麻担已好，装治缚束已坚，从远担来，我不能舍。汝且自知，勿忧我也。’于是，担银人强夺麻担，扑著于地而挽坏之。彼担麻者语担银人：‘汝已如是挽坏我担，我此麻担缚束已坚，所来处远，我要自欲担此麻归，终不舍之。汝且自知，勿忧我也。’

“彼担银人即舍银担，便自取金，重担而还。担金人归，父母遥见担金来归，见已，叹曰：‘善来！贤子。快来！贤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奴婢、使人；复可布施沙门、梵志，作福升上，善果善报，生天长寿。’彼担麻者还归其家，父母遥见担麻来归，见已，骂曰：‘汝罪人来！无德人来！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门及诸梵志，作福升上，善果善报，生天长寿。’当知蜱肆亦复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者，汝便当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

恶。”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迦葉，是故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商人与其大众，有千乘车，行饥俭道。此大众中而有两主，彼作是念：‘我等何因得脱此难？’复作是念：‘我此大众应分为两部，部各五百。’彼商人众便分为两部，部各五百。于是，一商人主将五百乘至饥俭道。彼商人主常在前导，见有一人从傍道来，衣服尽湿，身黑头黄，两眼极赤，著蘅华鬘而乘驴车，泥著两[車＋忽]。彼商人主见，便问曰：‘饥俭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饥俭道中天降大雨，极有新水，乃饶樵、草。诸贤，汝等可舍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草。’

“彼商人主闻已即还，诣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衣服尽湿，身黑头黄，两眼极赤，著蘅华鬘而乘驴车，泥著两[車＋忽]。我问彼曰：“饥俭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饥俭道中天降大雨，极有新水，乃饶樵、草。诸贤，汝等可舍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草。”诸商人，我等可舍故水、樵、草，如是不久当得新水、樵、草，莫令乘乏。’彼商人等即便弃舍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犹故不得新水、樵、草。过七日已，为食人鬼之所杀害。

“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前商人主已过险难，我等今当以何方便复得脱难？’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与五百车即便俱进至饥俭道。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导，见有一人从傍道来，衣服尽湿，身黑头黄，两眼极赤，著蘅华鬘而乘驴车，泥著两[車＋忽]。第二商人主见便问曰：‘饥俭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曰：‘饥俭道中天降大雨，极有新水，乃饶樵、草。诸贤，汝等可舍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草。’

“第二商人主闻已即还，诣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行，见有一人从傍道来，衣服尽湿，身黑头黄，两眼极赤，著蘅华鬘而乘驴车，泥著两[車＋忽]。我问彼曰：“饥俭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曰：“饥俭道中天适大雨，极有新水，乃饶樵、草。诸贤，汝等可舍故水、樵、草，莫令乘乏，汝等不久当得新水及好樵、草。”诸商人，我等未可舍故水、樵、草；若得新水、樵、草，然后当弃。’彼不舍故水、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犹故不得新水、樵、草。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时，见前第一商人主及诸商人为食人鬼之所杀害。第二商人主见已，语诸商人：‘汝等看前商人主愚痴不达，不善晓解，无有智慧，既自杀身，复

杀诸人。汝等商人若欲取前诸商人物，自恣取之。’当知蜱肆亦复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者，汝便当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前第一商人之主及诸商人。”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迦葉，是故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如二人许戏赌饼，第一戏者并窃食之，食一、二、三，或至众多。第二戏者便作是念：‘共此人戏，数数欺我而偷饼食，或一、二、三，或至众多。’见如是已，语彼伴曰：‘我今欲息，后当更戏。’于是，第二戏者离于彼处，便以毒药用涂其饼，涂已即还，语其伴曰：‘可来共戏！即来共戏！’第一戏者复窃饼食，或一、二、三，或至众多；既食饼已，即便戴眼吐沫欲死。于是，第二戏者向第一戏人即说颂曰：

“‘此饼毒药涂，汝贪食不觉，
坐为饼欺我，后必致苦患。’

“当知蜱肆亦复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者，汝便当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如戏人为饼欺他，还自得殃。”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迦葉，是故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蜱肆，犹养猪人，彼行路时，见有熇粪甚多无主，便作是念：‘此粪可以养饱多猪，我宁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负去。彼于中道遇天大雨，粪液流漫，浇污其身，故负持去，终不弃舍。彼则自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当知蜱肆亦复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者，汝便当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养猪人。”

蜱肆王复言：“沙门鸠摩罗迦葉虽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迦葉，是故我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复听我说最后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复说法。蜱肆，犹如大猪为五百猪王，行险难道，彼于中路遇见一虎。猪见虎已，便作是念：‘若与斗者，虎必杀

我；若畏走者，然诸亲族便轻慢我。不知今当以何方便得脱此难？’作是念已，而语虎曰：‘若欲斗者，便可共斗；若不尔者，借我道过。’彼虎闻已，便语猪曰：‘听汝共斗，不借汝道。’猪复语曰：‘虎！汝小住！待我被著祖父时铠，还当共战。’彼虎闻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敌，况祖父铠耶？’便语猪曰：‘随汝所欲。’猪即还至本厕处所，婉转粪中，涂身至眼已，便往至虎所，语曰：‘汝欲斗者，便可共斗；若不尔者，借我道过。’虎见猪已，复作是念：‘我常不食杂小虫者，以惜牙故，况复当近此臭猪耶？’虎念是已，便语猪曰：‘我借汝道，不与汝斗。’猪得过已，则还向虎而说颂曰：

“‘虎汝有四足，我亦有四足，
　　汝来共我斗，何意怖而走？’

“时，虎闻已，亦复说颂而答猪曰：

“‘汝毛竖森森，诸畜中下极，
　　猪汝可速去，粪臭不可堪。’

“时，猪自夸复说颂曰：

“‘摩竭、鸯二国，闻我共汝斗，
　　汝来共我战，何以怖而走？’

“虎闻此已，复说颂曰：

“‘举身毛皆污，猪汝臭熏我，
　　汝斗欲求胜，我今与汝胜。’”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我亦如是，若汝此见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者，汝便自受无量之恶，亦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如彼虎与猪胜也。”

蜱肆王闻已，白曰：“尊者初说日月喻时，我闻即解，欢喜奉受，然我欲从尊者鸠摩罗迦葉求上复上妙智所说，是故我向问复问耳！我今自归尊者鸠摩罗迦葉。”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汝莫归我！我所归佛，汝亦应归。”

蜱肆王白曰：“尊者，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愿尊者鸠摩罗迦葉为佛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尊者鸠摩罗迦葉，我从今日始行布施修福。”

尊者鸠摩罗迦葉问曰：“蜱肆，汝欲行施修福，施与几人？能至几时？”

蜱肆王白曰："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若王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诸方沙门、梵志尽闻：'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诸方闻已，尽当远来，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无福，不得长夜受其安乐。蜱肆王，犹如种子不碎不坏，不剖不坼，非风非日，非水中伤，秋时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极治地已，随时下种，然雨泽不适者。于蜱肆意云何？彼种可得生增长不？"

答曰："不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汝亦如是！若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诸方沙门、梵志尽闻：'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诸方闻已，尽当远来，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无福，不得长夜受其安乐。"

蜱肆王复问曰："尊者，我当云何？"

尊者鸠摩罗迦葉答曰："蜱肆，汝当行施修福，常供长斋。若蜱肆王行施修福，常供长斋者，诸方沙门、梵志闻：'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诸方闻已，尽当远来，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长夜受其安乐。蜱肆，犹如种子不碎不坏，不剖不坼，非风非日，非水中伤，秋时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极治地已，随时下种，雨泽适者。于蜱肆意云何？彼种可得生增长不？"

答曰："生也。"

尊者鸠摩罗迦葉告曰："蜱肆，汝亦如是。若当行施修福，常供长斋者，诸方沙门、梵志闻：'蜱肆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诸方闻已，尽当远来，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长夜受其安乐。"

于是，蜱肆王白曰："尊者，我从今始行施修福，常供长斋。"

尔时，尊者鸠摩罗迦葉为蜱肆王及斯恕提梵志、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于是，蜱肆王及斯恕提梵志、居士，尊者鸠摩罗迦葉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稽首尊者鸠摩罗迦葉足，绕三匝而去。

彼蜱肆王虽行施修福，然极恶粗弊豆羹菜茹，唯一片姜，又复施以粗弊布衣。

时，监厨者名优多罗，彼行施修福时，为蜱肆王嘱语上座咒愿："此施若有福报者，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蜱肆王闻优多罗行施修福时，常为嘱上座咒愿："此施若有福报者，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闻已，即呼问曰："优多罗，汝实行施修福时，为我嘱上座咒愿：'此施若有福报者，莫令蜱肆王今世后世受。'为如是耶？"

优多罗白曰：“实尔，天王。所以者何？天王虽行施修福，然极恶粗弊豆羹菜茹，唯一片姜。天王，此食尚不可以手触，况复自食耶？天王施以粗弊布衣。天王，此衣尚不可以脚蹑，况复自著耶？我敬天王，不重所施。是故，天王，我不愿此弊布施报令王受也。”

蜱肆王闻已，告曰：“优多罗，汝从今始，如我所食，当以饭食；如我著衣，当以布施。”于是，优多罗从是已后，如王所食，便以饭食；如王所衣，便以布施。

尔时，优多罗因为蜱肆王监行布施故，身坏命终，生四王天中。彼蜱肆王以不至心行布施故，身坏命终，生椹树林空宫殿中。尊者桥[火＋奁]钵帝数往游行彼椹树林空宫殿中，尊者桥[火＋奁]钵帝遥见蜱肆王，即便问曰：“汝是谁耶？”

蜱肆王答曰：“尊者桥[火＋奁]钵帝，颇闻阎浮洲中有斯恝提王，名蜱肆耶？”

尊者桥[火＋奁]钵帝答曰：“我闻阎浮洲中斯恝提有王，名蜱肆。

蜱肆王白曰：“尊者桥[火＋奁]钵帝，我即是也，本名蜱肆王。

尊者桥[火＋奁]钵帝复问曰：“蜱肆王如是见、如是说，无有后世，无众生生。彼何由生此？依四王天小椹树林空宫殿中？”

蜱肆王白曰：“尊者桥[火＋奁]钵帝，我本实有是见，然为尊者沙门鸠摩罗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断舍。若尊者桥[火＋奁]钵帝还下阎浮洲者，愿遍告语阎浮洲人：‘若行施修福时，当至心与，自手与，自往与，至信与，知有业、有业报与。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报如斯恝提蜱肆王也！蜱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与故，生依四王天小椹树林空宫殿中。’”尔时，尊者桥[火＋奁]钵帝默然而受。

于是，尊者桥[火＋奁]钵帝有时来下至阎浮洲，则遍告诸阎浮洲人：“至心施与，自手与，自往与，至信与，知有业、有业报与。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报如斯恝提蜱肆王也！蜱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与故，生依四王天小椹树林空宫殿中。”

尊者鸠摩罗迦葉所说如是，蜱肆王、斯恝提梵志、居士及诸比丘闻尊者鸠摩罗迦葉所说，欢喜奉行。

王相应品第六竟。

中阿含经卷第十七

长寿王品第七（有十五经）（第二小土城诵）

长寿、天、八念，净不移动道，
郁伽支罗说，娑鸡三族姓，
梵天迎请佛，胜天、迦絺那，
念身、支离弥，上尊长老眠，

无刺及真人，说处最在后。

长寿王品长寿王本起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舍弥，在瞿师罗园。

尔时，拘舍弥诸比丘数共斗诤。于是，世尊告拘舍弥诸比丘曰："比丘，汝等莫共斗诤！所以者何？

"若以诤止诤，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是法可尊贵。

"所以者何？昔过去时，有拘娑罗国王，名曰长寿；复有加赦国王，名梵摩达哆。彼二国王常共战诤。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四种军已，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自引军往，欲与拘娑罗国王长寿共战。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四种军已，来与我战。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已，亦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四种军已，拘娑罗国王长寿自引军出，往至界上，列阵共战，即摧破之。于是，拘娑罗国王长寿尽夺取彼梵摩达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乃复生擒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身；得已，即放而语彼曰：'汝穷厄人！今原赦汝，后莫复作！'

"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复再三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四种军已，复自引军往与拘娑罗国长寿共战。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复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四种军已，来与我战。拘娑罗国王长寿闻已，便作是念：'我已克彼，何须复克？我已伏彼，何足更伏？我已害彼，何须复害？但以空弓，足能伏彼。'拘娑罗国王长寿作是念已，晏然不复兴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亦不自往。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得来破之，尽夺取拘娑罗国王长寿四种军众——象军、马军、车军、步军。

"于是，拘娑罗王长寿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来，尽夺取我四种军众——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已，复作是念：'斗为甚奇！斗为甚恶！所以者何？克当复克，伏当复伏，害当复害。我今宁可独将一妻，共乘一车，走至波罗柰。'于是，拘娑罗国王长寿即独将妻，共乘一车，走至波罗柰。拘娑罗国王长寿复作是念：'我今宁可至村村邑邑，受学博闻。'拘娑罗国王长寿作是念已，即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学博闻；以博闻故，即转名为长寿博士。

"长寿博士复作是念：'所为学者，我今已得。我宁可往波罗柰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当极欢喜而自娱乐。'长寿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罗柰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极大

欢喜而自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外眷属闻，中眷属、内眷属及梵志国师展转悉闻。梵志国师闻已，便呼见之。于是，长寿博士往诣梵志国师所，向彼而立，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梵志国师闻已，极大欢喜而自娱乐。于是，梵志国师告长寿博士：‘汝从今日可依我住，当相供给。’长寿博士白曰：‘尊者，我有一妻，当如之何？’梵志国师报曰：‘博士，汝可将来依我家往，当供给之。’于是，长寿博士即将其妻依梵志国师家住，梵志国师即便供给彼。

“于后时长寿博士妻心怀忧戚，作如是念：‘欲令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我欲遍观，亦复欲得磨刀水饮。’长寿博士妻作是念已，便白长寿博士：‘我心怀忧戚，作如是念：“欲令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我欲遍观，亦复欲得磨刀水饮。”’长寿博士即告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等今为梵摩达哆王所破坏，卿当何由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我欲遍观，亦复欲得磨刀水饮耶？’妻复白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无疑。’

“长寿博士即便往诣梵志国师所，向彼而立，颜色愁惨，以恶微声作诸音伎。梵志国师闻已不得欢喜。于是，梵志国师问曰：‘博士，汝本向我立，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我闻已极大欢喜而自娱乐。汝今何以向我立，颜色愁惨，以恶微声作诸音伎？我闻已不得欢喜。长寿博士，汝身无疾患，意无忧戚耶？’长寿博士白曰：‘尊者，我身无患，但意有忧戚耳！尊者，我妻心怀忧戚，作如是念：“我欲得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我欲遍观，亦复欲得磨刀水饮。”我即报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今如此，卿当何由得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我欲遍观，亦复欲得磨刀水饮耶？”妻复白我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无疑。”尊者，若妻不全，我亦无理。’

“梵志国师问曰：‘博士，汝妻可得见不？’白曰：‘尊者，可得见耳！’于是，梵志国师将长寿博士往至妻所。是时，长寿博士妻怀有德子，梵志国师见长寿博士妻怀有德子故，便以右膝跪地，叉手向长寿博士妻，再三称说：‘生拘娑罗国王！生拘娑罗国王！’教敕左右曰：‘莫令人知。’梵志国师告曰：‘博士，汝勿忧戚！我能令汝妻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而过，亦能令得磨刀水饮。’

“于是，梵志国师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所，到已白曰：‘天王，当知有德星现，惟愿天王严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导引，出曜军威，以水磨刀。惟愿天王自出观视！天王，若作是者，必有吉应。’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即敕主兵臣：‘卿今当知有德星现，卿宜速严四种之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导引，出曜军威，以水磨刀，我自出观。若作是者，必有吉应。’时，主兵臣即受王教，严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导引，出曜军威，以水磨刀，梵摩达哆即自出观。

“因是长寿博士妻得见四种军阵列卤簿，拔白露刃，徐详导引，出曜军威，并亦复得磨刀水饮。饮磨刀水已，忧戚即除，寻生德子，便为作字，名长生童子，寄人密养，渐已长大。长生童子若诸刹利顶生王者，整御天下，得大国土，种种伎艺，乘象、骑马、调御、驰骤、射戏、手搏、掷罥、掷钩、乘车、坐辇，如是种种诸妙伎艺皆善知之。若干种妙触事殊胜，猛毅超世，聪明挺出，幽微隐远，无不博达。

“于是，梵摩达哆闻拘娑罗国王长寿彼作博士，转名在此波罗柰城中。梵摩达哆即敕左右：‘卿等速往收拘娑罗国王长寿，反缚两手，令彼骑驴，打破败鼓，声如驴鸣，遍宣令已，从城南门出，坐高标下，诘问其辞。’左右受教，即便往收拘娑罗国王长寿，反缚两手，令彼骑驴，打破败鼓，声如驴鸣，遍宣令已，从城南门出，坐高标下，诘问其辞。是时，长生童子寻随父后，或在左右而白父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我即于此，必能拔济！必能拔济！’拘娑罗王长寿告曰：‘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诘，但当行慈。’众人闻长寿王而作此语，便问于王：‘所道何等？’王答众人曰：‘此童子聪明，必解我语。’

“尔时，长生童子劝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诸君，行施修福，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以此施福，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得解脱！”’于是，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为长生童子所劝，行施修福，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以此施福，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得解脱！’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此波罗柰诸贵豪族行施修福，为拘娑罗国王长寿咒愿：‘以此施福，愿拘娑罗国王长寿令安隐，得解脱！’闻即大怖，身毛皆竖：‘莫令此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反于我耶？且置彼事，我今急当先灭此事。’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教敕左右：‘汝等速去！杀拘娑罗国王长寿，斩作七段。’左右受教，即便速往，杀长寿王，斩作七段。

“于是，长生童子劝波罗柰城中诸贵豪族而作是语：‘诸君看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彼取我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夺取其国仓库财物，怨酷枉杀，斩作七段。诸君可往，以新缯叠收敛我父，取七段尸，以一切香、香木积聚而阇维之，立于庙堂，为我作书与梵摩达哆言：“拘娑罗国王长生童子，彼作是语：汝不畏后为子孙作患耶？”’于是，波罗柰诸贵豪族为长生童子所劝，以新缯叠即往敛，取彼七段尸，以一切香、香木积聚而阇维之，为立庙堂，亦为作书与梵摩达哆言：‘拘娑罗国王长生童子，彼作是语：汝不畏后为子孙作患耶？’

“于是，长寿王妻告长生童子曰：‘汝当知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彼取汝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夺取其国仓库财物，怨酷枉杀，斩作七段。童子汝来，共乘一车，走出波罗柰。若不去者，祸将及汝。’于是，长寿王妻与长生童子共乘一车，走出波罗柰。尔

时，长生童子作如是念：‘我宁可往至村村邑邑，受学博闻。’长生童子作是念已，便往至村村邑邑，受学博闻；以博闻故，即转名为长生博士。

“长生博士复作是念：‘所为学者，我今已得。我宁可往波罗柰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当大欢喜而自娱乐。’长生博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罗柰都邑中，住街街巷巷，欢悦颜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罗柰诸贵豪族闻已，极大欢喜而自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外眷属闻，中眷属、内眷属、梵志国师，展转乃至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便呼见。

“于是，长生博士即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所，向彼而立，以欢悦颜色作妙音伎。如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已，极大欢喜而自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曰：‘博士，汝从今日可依我住，当相供给。’于是，长生博士即依彼往。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即供给之，后遂信任，一以委付，即持卫身刀剑授与长生博士。

“尔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敕御者：‘汝可严驾，我欲出猎。’御者受教，即便严驾讫，还白曰：‘严驾已办，随天王意。’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与长生博士共乘车出。长生博士即作是念：‘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彼取我父拘娑罗国王长寿无过之人，夺取其国仓库财物，怨酷枉杀，斩作七段。我今宁可御车，使离四种军众，各在异处。’长生博士作是念已，即便御车离四种军，各在异处。

“彼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冒涉涂路，风热所逼，烦闷渴乏，疲极欲卧，即便下车，枕长生博士膝眠。于是，长生博士复作是念：‘此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彼取我父无过之人，夺取其国仓库财物，怨酷枉杀，斩作七段。然于今日已在我手，但当报怨！’长生博士作是念已，即拔利刀，著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颈上而作是语：‘我今杀汝！我今杀汝！’长生博士复作是念：‘我为不是！所以者何？忆父昔日在标下时，临终语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结，但当行慈。”’忆已，举刀还内鞘中。

“彼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梦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颈上而作此言：‘我今杀汝！我今杀汝！’见已恐怖，身毛皆竖，便疾惊寤，起语长生博士：‘汝今当知我于梦中，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颈上而作是言：“我今杀汝！我今杀汝！”’长生博士闻已，白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所以者何？彼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即我身是。天王，我作是念：“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酷暴无道，彼取我父无过之人，夺取其国仓库财物，怨酷枉杀，斩作七段。而于今日已在我手，但当报怨！”天王，我拔利刃，著王颈上而作是语：“我今杀汝！我今杀汝！”天王，我复作是念：“我为不是！所以者何？忆父昔日在标下时，临终语我：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结，但当行慈。”忆已举刀还内鞘中。’

“加赦国王梵摩达哆语曰：‘童子，汝作是说：“童子可忍！童子可

忍！”我已知此义。童子又言“莫起怨结，但当行慈”者，此谓何义？’长生童子答曰：‘天王，莫起怨结，但当行慈者，即谓此也。’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已，语曰：‘童子，从今日始，我所领国尽以相与，汝父本国还持付卿。所以者何？汝所作甚难，乃惠我命。’长生童子闻已，白曰：‘天王本国自属天王，我父本国可以见还！’

“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与长生童子共载还归，入波罗柰城，坐正殿上，告诸臣曰：‘卿等若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当云何耶？’诸臣闻已，或有白曰：‘天王，若见彼者，当截其手！’或复作是语：‘天王，若见彼者，当截其足！’或复作是语：‘当断其命！’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诸臣曰：‘卿等欲见拘娑罗国王长寿儿长生童子者，即此是也。汝等莫起恶意向此童子。所以者何？此童子所作甚难，惠与我命。’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以王沐浴浴长生童子，涂以王香，衣以王服，令坐金御床，以女妻之，还其本国。

“比丘，彼诸国王刹利顶生王，为大国主，整御天下，自行忍辱，复称叹忍；自行慈心，复称叹慈；自行恩惠，复称恩惠。诸比丘，汝亦应如是，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当行忍辱，复称叹忍；自行慈心，复称叹慈；自行恩惠，复称恩惠。”

于是，诸比丘闻佛所，说作是言：“世尊法主今且住也，彼导说我，我那得不导说彼。”

于是，世尊不悦可拘舍弥诸比丘所行威仪、礼节、所学、所习，即从座起，而说颂曰：

“以若干言语，破坏最尊众，
破坏圣众时，无有能诃止。
碎身至断命，夺象牛马财，
破国灭亡尽，彼犹故和解。
况汝小言骂，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义，怨结焉得息？
骂詈责数说，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实义，怨结必得息。
若以诤止诤，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是法可尊贵。
瞋向慧真人，口说无赖言，
诽谤牟尼圣，是下贱非智。
他人不解义，唯我独能知，
若有能解义，彼恚便得息。
若得定为侣，慧者共修善，
舍本所执意，欢喜常相随。
若不得定伴，慧者独修善，
如王严治国，如象独在野。

独行莫为恶，如象独在野，
独行为善胜，勿与恶共会。
学不得善友，不与己等者，
当坚意独住，勿与恶共会。”

尔时，世尊说此颂已，即以如意足乘虚而去，至婆罗楼罗村。于是，婆罗楼罗村有尊者婆咎释家子，昼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尊者释家子遥见佛来，见已往迎，摄佛衣钵，为佛敷床，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尊者释家子婆咎座，坐已，告曰：“婆咎比丘，汝常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释家子婆咎白曰：“世尊，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复问：“婆咎比丘，云何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婆咎白曰：“世尊，我昼夜不眠，精进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世尊，如是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复念：“此族姓子游行安乐，我今宁可为彼说法。”作是念已，便为尊者婆咎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往至护寺林。入护寺林中，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世尊复念：“我已得脱彼拘舍弥诸比丘辈，数数斗讼，相伏相憎，相瞋共诤。我不喜念彼方，谓拘舍弥诸比丘辈所住处也。”

当尔之时，有一大象为众象王，彼离象众而独游行，亦至护寺林。入护寺林中，至贤娑罗树，倚贤娑罗树立。尔时，大象而作是念：“我已得脱彼群象辈，牝象、牡象、大小象子，彼群象辈常在前行，草为之蹋，水为之浑。我于尔时，食彼蹋草，饮浑浊水。我今饮食新草、清水。”

于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象心之所念，即说颂曰：

“一象与象等，成身具足牙，
以心与心等，若乐独住林。”

于是，世尊从护寺林摄衣持钵，往至般那蔓阇寺林。尔时，般那蔓阇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还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橙，及拭脚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尽食者，便尽食之；若有余者，器盛覆举。食讫收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入室宴坐。若彼乞食有后还者，能尽食者，亦尽食之；若不足者，取前余食，足而食之。若有余者，便泻著净地，及无虫水中。取彼食器，净洗拭已，举著一面，收卷床席，敛洗足橙，收拭脚巾，举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扫洒食堂，粪除净已，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于晡时，若有先从宴

坐起者，见水瓶、澡罐空无有水，便持行取。若能胜者，便举持来，安著一面。若不能胜，则便以手招一比丘，两人共举，持著一面，各不相语，各不相问。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说法，或圣默然。

于是，守林人遥见世尊来，逆诃止曰："沙门，沙门，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彼若见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见我，必可，无不可。"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遥见世尊来，即诃彼曰："汝守林人，莫诃世尊！汝守林人，莫止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来，我善逝来。"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摄佛衣钵，尊者难提为佛敷床，尊者金毗罗为佛取水。

尔时，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问曰："阿那律陀，汝常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复问阿那律陀："云何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行慈口业、行慈意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宁可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世尊，我便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隐，无有所乏。"问尊者难提，答亦如是。

复问尊者金毗罗曰："汝常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金毗罗白曰："世尊，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问曰："金毗罗，云何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金毗罗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行慈口业、行慈意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宁可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世尊，我便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乐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颇得人上为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乐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世尊，我等得光明便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汝等不达此相，谓相得光明而见色者，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本未得觉无上正真道时，亦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行精勤无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无有愚痴，

得定一心。阿那律陀，我作是念：‘我行精勤无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无有愚痴，得定一心，若世中无道，我可见可知彼耶？’我心中生此疑患，因此疑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无念患，因止无念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亦不生无念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身病想患，因此身病想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亦不生身病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睡眠患，因此睡眠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亦不生睡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过精勤患，因此过精勤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犹如力士捉蝇太急，蝇即便死。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过精勤患，因此过精勤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亦不生过精勤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犹如力士捉蝇太缓，蝇便飞去。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亦不生太懈怠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犹如人行道，四方有怨贼来，彼人见已，畏惧恐怖，举身毛竖。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亦不生恐怖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喜悦患，因此喜悦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犹若如人本求一宝藏，顿得四宝藏，彼见已，便生悦欢喜。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喜悦患，因此喜悦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亦不生喜悦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自高心患，因此自高心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悦患，亦不生自高心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

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若干想患，因此若干想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悦患，不生自高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心中生不观色患，因此不观色患故，便失定而灭眼，眼灭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见色，彼见色光明寻复灭。’阿那律陀，我今要当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无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悦患，亦不生自高心患，不生若干想患，亦不生不观色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见色。阿那律陀，若我心生疑患，彼得心清净，无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悦、高心、生若干想、不观色心患，彼得心清净。

“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我当修学三定，修学有觉有观定，修学无觉少观定，修学无觉无观定。’阿那律陀，我便修学三定，修学有觉有观定，修学无觉少观定，修学无觉无观定。

“若我修学有觉有观定者，心便顺向无觉少观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学有觉有观定者，心便顺向无觉无观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学无觉少观定者，心便顺向有觉有观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少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学无觉少观定者，心便顺向无觉无观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少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修学无觉无观定者，心便顺向有觉有观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无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学无觉无

观定者，心便顺向无觉少观定，如是我不失此智见。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无观定。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知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缘知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若我念光明相，不念色相者，尔时我知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见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缘我见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若我念色相，不念光明相者，尔时我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尔时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少知光明，亦少见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缘我少知光明，亦少见色？’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若我少入定，少入定故，少眼清净；少眼清净故，我少知光明，亦少见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亦少见色。阿那律陀，尔时我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广知光明，亦广见色。阿那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缘我广知光明，亦广见色？’阿那律陀，我复作是念：‘若我广入定，广入定故，广眼清净；广眼清净故，我广知光明，亦广见色。’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广知光明，亦广见色。阿那律陀，尔时我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我心中生疑患，彼得心清净，无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悦、高心、生若干想、不观色心患，彼得心清净，有觉有观定修学极修学，无觉少观定修学极修学，无觉无观定修学极修学，一向定修学极修学，杂定修学极修学，少定修学极修学，广无量定修学极修学，我生知见极明净，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那律陀，尔时我行此住止行。”

佛说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八

长寿王品天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枝提瘦，在水渚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本未得觉无上正真道时，而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如是我智见极大明

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也；然我未与彼天共同集会，未相慰劳，未有所论说，未有所答对。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也；然我不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

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也；然我不知彼天、彼彼天中。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也；然我不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

“我复作是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如是我智见极大明净。’我为智见极明净故，便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见形色，及与彼天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乐；亦知彼天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命尽；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业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也。

“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说得，亦不知我得觉无上正真之道，我亦于此世间，诸天、魔、梵、沙门、梵志不能出过其上，我亦不得解脱种种解脱，我亦未离诸颠倒，未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说得，亦知我得觉无上正真之道，我亦于此世间，诸天、魔、梵、沙门、梵志出过其上，我亦得解脱种种解脱，我心已离诸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八念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婆奇瘦，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在枝提瘦水渚林中。彼时，尊者阿那律陀在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道从无欲，非有欲得；道从知足，非无厌得；道从远离，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得；道从精勤，

非懈怠得；道从正念，非邪念得；道从定意，非乱意得；道从智慧，非愚痴得。”

于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阿那律陀心中所念、所思、所行。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犹若力士屈伸臂顷，如是世尊从婆奇瘦鼍山怖林鹿野园中忽没不现，住枝提瘦水渚林中尊者阿那律陀前。是时，世尊便从定觉，叹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谓汝在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道从无欲，非有欲得；道从知足，非无厌得；道从远离，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得；道从精勤，非懈怠得；道从正念，非邪念得；道从定意，非乱意得；道从智慧，非愚痴得。’”

“阿那律陀，汝从如来更受第八大人之念，受已，便思道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得。阿那律陀，若汝成就此大人八念者，汝必能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如王、王臣有好绒箧，盛满种种衣，中前欲著，便取著之；中时、中后若欲著衣，便取著之，随意自在。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得粪扫衣为第一服，汝必无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厨宰，种种净妙甘美肴膳。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常行乞食为第一饌，汝心无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屋舍，或楼阁宫殿。阿那律陀，汝亦如是，依树下止为第一舍，汝心无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床座，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绵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哆罗那。阿那律陀，汝亦如是，草座叶座为第一座，汝心无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如是汝若游东方，必得安乐，无众苦患；若游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乐，无众苦患。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况说衰退？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复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汝于二果必得其一，或于现世得究竟智，或复有余得阿那含。阿那律陀，汝当成就此大人八念，亦应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已，然后于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

尔时，世尊为尊者阿那律陀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犹若力士屈伸臂顷，如是，世尊从枝提瘦水渚林中忽没不见，住婆奇瘦

鼍山怖林鹿野园中。

彼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世尊便从定觉，回顾告曰："阿难，若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讲堂。集讲堂已，还来白我。"

尊者阿难受佛教已，稽首礼足，即行宣敕，诸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讲堂。集讲堂已，还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诸有比丘游鼍山怖林鹿野园中者，已令一切皆集讲堂，惟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诣讲堂，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坐已，告曰："诸比丘，我今为汝说大人八念，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大人八念者，谓道从无欲，非有欲得；道从知足，非无厌得；道从远离，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得；道从精勤，非懈怠得；道从正念，非邪念得；道从定意，非乱意得；道从智慧，非愚痴得；道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得。"

"云何道从无欲，非有欲得？谓比丘得无欲，自知得无欲，不令他人知我无欲；得知足、得远离、得精勤、得正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戏，自知得不戏，不欲令他知我无欲，是谓道从无欲，非有欲得。云何道从知足，非无厌得？谓比丘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是谓道从知足，非无厌得。云何道从远离，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得？谓比丘行远离，成就二远离，身及心俱远离，是谓道从远离，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得。云何道从精进，非懈怠得？谓比丘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是谓道从精勤，非懈怠得。云何道从正念，非邪念得？谓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内觉、心、法如法，是谓道从正念，非邪念得。云何道从定意，非乱意得？谓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道从定意，非乱意得。云何道从智慧，非愚痴得？谓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是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是谓道从智慧，非愚痴得。云何道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得？谓比丘意常灭戏，乐住无余涅槃，心恒乐住，欢喜意解，是谓道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得。"

"诸比丘，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八念已，然后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我以此教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是时，尊者阿那律陀得阿罗呵，心正解脱，得长老上尊，则于尔时而说颂曰：

“遥知我思念，无上世间师，
　正身心入定，乘虚忽来到。
　如我心所念，为说而复过，
　诸佛乐不戏，远离一切戏。
　既从彼知法，乐住正法中，
　逮得三昧达，佛法作已办。
　我不乐于死，亦不愿于生，
　随时任所适，立正念正智。
　鞞耶离竹林，我寿在彼尽，
　当在竹林下，无余般涅槃。”

佛说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净不动道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欲者无常、虚伪、妄言，是妄言法则是幻化、欺诳、愚痴。若现世欲及后世欲，若现世色及后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则是魔饵，因此令心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斗诤等，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世尊所说，欲者无常、虚伪、妄言，是妄言法则是幻化、欺诳、愚痴。若现世欲及后世欲，若现世色及后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则是魔饵，因此令心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斗诤等，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彼作是念：‘我可得大心成就游，掩伏世间，摄持其心。若我得大心成就游，掩伏世间，摄持其心者，如是心便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斗诤等，谓圣弟子学时为作障碍。’彼以是行、以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不动，是谓第一说净不动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有色者，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四大者是无常法，是苦、是灭。’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不动，是谓第二说净不动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现世欲及后世欲，若现世色及后世色，若现世欲想、后世欲想，若现世色想、后世色想，彼一切想是无常法、是苦、是灭。’彼于尔时必得不动想，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不动，是谓第三说净不动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现世欲想、后世欲想，若现世色想、后世色想及不动想，彼一切想是无常法，是苦、是灭。’彼于尔时得无所有处想，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不动，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不动，是谓第一说净无所有处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此世空空于神、神所有，空有常，空有恒，空长存，空不变易。’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所有处，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无所有处，是谓第二说净无所有处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我非为他而有所为，亦非自为而有所为。’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所有处，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无所有处，是谓第三说净无所有处道。

“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现世欲及后世欲，若现世色及后世色，若现世欲想、后世欲想，若现世色想、后世色想及不动想、无所有处想，彼一切想是无常法，是苦、是灭。’彼于尔时而得无想，彼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净。于处得心净已，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无想，或以慧为解；彼于后时，身坏命终，因本意故，必至无想处，是谓说净无想道。”

是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如是行：‘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若本有者，便尽得舍。’世尊，比丘行如是，彼为尽，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难，此事不定，或有得者，或有不得。”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不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难，若比丘如是行，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若本有者，便尽得舍。阿难，若比丘乐彼舍、著彼舍、住彼舍者，阿难，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比丘若有所受，不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难，若比丘有所受者，彼必不得般涅槃也。”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彼比丘为何所受？”

世尊告曰：“阿难，行中有余，谓有想、无想处，于有中第一，彼比丘受。”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彼比丘受余行耶？”

世尊告曰：“阿难，如是比丘受余行也。”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必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难，若比丘如是行，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若本有者，便尽得舍。阿难，若比丘不乐彼舍、不著彼舍、不住彼舍者，阿难，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比丘若无所受，必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难，若比丘无所受，必得般涅槃。”

尔时，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说净不动道，已说净无所有处道，已说净无想道，已说无余涅槃。世尊，云何圣解脱耶？”

世尊告曰：“阿难，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现世欲及后世欲，若现世色及后世色，若现世欲想、后世欲想，若现世色想、后世色想及不动想、无所有处想、无想想，彼一切想是无常法、是苦、是灭，是谓自己有。若自己有者，是生、是老、是病、是死。’阿难，若有此法，一切尽灭无余不复有者，彼则无生，无老、病、死。圣如是观，若有者必是解脱法，若有无余涅槃者是名甘露。彼如是观、如是见，必得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阿难，我今为汝已说净不动道，已说净无所有处道，已说净无想道，已说无余涅槃，已说圣解脱。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等当复自作，至无事处，至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郁伽支罗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郁伽支罗，在恒水池岸。

尔时，一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惟愿为我善略说法，从世尊闻已，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比丘当如是学，令心得住，在内不动无量善修。复观内身如身，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外身如身，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内外身如身，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比丘，如此之定，去时、来时当善修习，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亦当修习。复次，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无觉少观定，修习无觉无观定；亦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极善修者，比丘，当复更修观内觉如觉，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外觉如觉，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

观外觉如觉，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比丘，如此之定，去时、来时当善修习，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亦当修习。复次，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无觉少观定，修习无觉无观定；亦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极善修者，比丘，当复更修观内心如心，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外心如心，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内外心如心，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比丘，如此之定，去时、来时当善修习，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亦当修习。复次，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无觉少观定，修习无觉无观定；亦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极善修者，比丘，当复更修观内法如法，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外法如法，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复观内外法如法，行极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离悭贪，意无忧戚。比丘，如此之定，去时、来时当善修习，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亦当修习。复次，亦当修习有觉有观定、无觉少观定，修习无觉无观定；亦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若修此定极善修者，比丘，心当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比丘，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若游东方，必得安乐，无众苦患；若游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乐，无众苦患。比丘，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况说衰退？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比丘，若汝修习此定极善修者，汝于二果必得其一，或于现世得究竟智，或复有余得阿那含。”

于是，彼比丘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受持佛教，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故，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娑鸡帝三族姓子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娑鸡帝，在青林中。

尔时，娑鸡帝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并皆年少新出家学，共来入此正法不久。尔时，世尊问诸比丘：“此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共来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颇乐于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时，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复再三问诸比丘：“此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共来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颇乐于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时，诸比丘亦复再三默然不答。

于是，世尊自问三族姓子，告尊者阿那律陀：“汝等三族姓子并皆年少新出家学，共来入此正法不久。阿那律陀，汝等颇乐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乐此正法，修行梵行。”

世尊问曰：“阿那律陀，汝等小时年幼童子，清净黑发，身体盛壮，乐于游戏，乐数澡浴，严爱其身。于后亲亲及其父母皆相爱恋，悲泣啼哭，不欲令汝出家学道，汝等故能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阿那律陀，汝等不畏王而行学道，亦不畏贼，不畏负债，不畏恐怖，不畏贫穷不得活故而行学道，但厌生、老、病、死、啼哭、忧苦，或复欲得大苦聚边。阿那律陀，汝等不以如是心故出家学道耶？”

答曰：“如是。”

“阿那律陀，若族姓子以如是心出家学道者，为知所由，得无量善法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若为欲所覆、恶法所缠者，不得舍乐、无上止息，彼心生增伺、瞋恚、睡眠，心生不乐，身生频伸，多食心忧；彼比丘便不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不能忍，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不堪耐。所以者何？以为欲所覆、恶法所缠，不得舍乐、无上止息故。若有离欲，非为恶法之所缠者，必得舍乐及无上止息，彼心不生增伺、瞋恚、睡眠，心不生不乐，身不生频伸，亦不多食，心不愁忧；彼比丘便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所以者何？以非为欲所覆故，不为恶法之所缠故，又得舍乐、无上止息故。”

世尊问曰：“阿那律陀，如来以何义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耶？”

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如来非不尽，非不知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来但因此身故，因六处故，因寿命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来以此义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

世尊问曰：“阿那律陀，如来以何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来非为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阿那律陀，如来但以二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一者、为自现法乐居故，二者、为慈愍后生人故。或有后生人效如来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阿那律陀，如来以此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

世尊问曰：“阿那律陀，如来以何义故，弟子命终，记说某生某处、某生某处？”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来非为趣为人说，亦不欺诳人，亦不欲得人欢乐故，弟子命终，记说某生某处、某生某处。阿那律陀，如来但为清信族姓男、族姓女，极信极爱，极生喜悦，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故弟子命终，记说某生某处，某生某处。若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见彼尊者，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尊者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五下分结已尽，生于彼间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或自见彼尊者，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

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尊者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尊者，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尊者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闻某尊者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尊者，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尊者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若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见彼比丘尼，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五下分结已尽，生于彼间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或自见彼比丘尼，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比丘尼，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比丘尼闻某比丘尼于某处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比丘尼，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比丘尼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若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五

下分结已尽，生于彼间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或自见彼优婆塞，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塞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优婆塞，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塞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彼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优婆塞闻某优婆塞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优婆塞，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塞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塞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优婆塞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若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五下分结已尽，生于彼间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或自见彼优婆私，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私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优婆私，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私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

“阿那律陀，复次，优婆私闻某优婆私于某村命终，彼为佛所记，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或自见彼优婆私，或复从他数数闻之，彼优婆私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闻、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闻已，忆彼优婆私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律已，或心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优婆私必得差降安乐住止。阿那律陀，如来以此义故，弟子命终，记说某生某处、某生某处。”

佛说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九

长寿王品梵天请佛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梵天住梵天上，生如是邪见：“此处有常，此处有恒，此处长存，此处是要，此处不终法，此处出要，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

于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犹若力士屈伸臂顷，于舍卫国胜林给孤独园忽没不现，往梵天上。

时，彼梵天见世尊来，即请世尊：“善来大仙人，此处有常，此处有恒，此处长存，此处是要，此处不终法，此处出要，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

于是，世尊告曰：“梵天，汝无常称说常，不恒称说恒，不存称说存，不要称说要，终法称说不终法，非出要称说出要，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无明！梵天，汝有是无明！”

时，魔波旬在彼众中。于是，魔波旬语世尊曰：“比丘，莫违此梵天所说！莫逆此梵天所说！比丘，若汝违此梵天所说，逆此梵天所说者，是为比丘犹如有人吉祥事来，而排却之。比丘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比丘，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莫逆此梵天所说！比丘，若汝违此梵天所说，逆此梵天所说者，是为比丘犹如有人从山上堕，虽以手足扪摸于空而无所得。比丘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比丘，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莫逆此梵天所说！比丘，若汝违此梵天所说，逆此梵天所说者，是为比丘犹如有人从树上堕，虽以手足扪摸枝叶而无所得。比丘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比丘，我语汝莫违此梵天所说！莫逆此梵天所说！所以者何？此梵天梵、福佑、能化、最尊、能作、能造、是父，已有、当有一切众生皆从是生，此所知尽知、所见尽见。

“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憎恶地、毁呰地者，彼身坏命终，必生余下贱妓乐神中。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憎恶梵天、毁呰梵天者，彼身坏命终，必生余下贱妓乐神中。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爱乐地、称叹地者，彼身坏命终，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者，彼身坏命终，必生最上尊梵天中。大仙人，汝不见此梵天大眷属坐如我辈耶？”

彼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属，然自称说我是梵天。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梵天眷属，然自称说我是梵天。若说有魔波旬者，此即是魔波旬。”

世尊知已，告曰：“魔波旬，汝非梵天，亦非梵天眷属，然汝自称说我是梵天。若说有魔波旬者，汝即是魔波旬。”于是，魔波旬而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见我！”知已愁忧，即于彼处忽没不现。

时，彼梵天至再三请世尊：“善来大仙人，此处有常，此处恒

有，此处长存，此处是要，此处不终法，此处出要，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梵天，汝无常称说常，不恒称说恒，不存称说存，不要称说要，终法称说不终法，非出要称说出要，此出要更无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梵天，汝有是无明！梵天，汝有是无明！”

于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昔有沙门、梵志，寿命极长，存住极久。大仙人，汝寿至短，不如彼沙门、梵志一宴坐顷。所以者何？彼所知尽知、所见尽见，若实有出要者，更无余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若无有实出要者，更无余出要过其上，有胜、有妙、有最者。大仙人，汝于出要不出要想，不出要出要想，如是汝不得出要，便成大痴。所以者何？以无境界故。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爱乐地、称叹地者，彼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使。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者，彼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使。大仙人，若汝爱乐地、称叹地者，汝亦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使。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者，汝亦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使。”

于是，世尊告曰：“梵天如是，梵天所说真谛，若有沙门、梵志爱乐地、称叹地者，彼为汝自在，为随汝所欲，为随汝所使。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者，彼为汝自在，为随汝所欲，为随汝所使。梵天，若我爱乐地、称叹地者，我亦为汝自在，为随汝所欲，为随汝所使。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者，我亦为汝自在，为随汝所欲，为随汝所使。

“梵天，若此八事，我随其事爱乐称叹者，彼亦有如是。梵天，我知汝所从来处、所往至处、随所住、随所终、随所生。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于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汝云何知我所知、见我所见？云何识悉我？如日自在，明照诸方，是为千世界。于千世界中，汝得自在耶？知彼彼处无有昼夜，大仙人曾更历彼，数经历彼耶？”

世尊告曰：“梵天，如日自在，明照诸方，是为千世界。于千世界中，我得自在，亦知彼彼处无有昼夜。梵天，我曾更历彼，我数经历彼。梵天，有三种天：光天、净光天、遍净光天。梵天，若彼三种天有知有见者，我亦有彼知见。梵天，若彼三种天无知无见者，我亦自有知见。梵天，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有知有见者，我亦有彼知见。梵天，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无知无见者，我亦自有知见。梵天，若汝有知有见者，我亦有此知见。梵天，若汝无知无见者，我亦自有知见。梵天，若汝及眷属有知有见者，我亦有此知见。梵天，若汝及眷属无知无见者，我亦自有知见。梵天，汝不与我一切等，不与我尽等，但我于汝最胜最上。”

于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何由得彼三种天有知有见者，汝亦有彼知见；若彼三种天无知无见者，汝亦自有知见？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有知有见者，汝亦有彼知见；若彼三种天及眷属无知无见者，汝亦自有知见？若我有知有见者，汝亦有此知见；若我无知无见者，汝亦自有知见？若我及眷属有知有见者，汝亦有此知见；若我及眷属无知无见者，汝亦自有知见？大仙人，非为爱言耶？问已不知增益愚痴。所以者何？以识无量境界故，无量知、无量见、无量种别，我各各知别，是地知地；水、火、风、神、天、生主，是梵天知梵天。"

于是，世尊告曰："梵天，若有沙门、梵志于地有地想：地是我、地是我所，我是地所。彼计地是我已，便不知地。如是于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净有净想：净是我，净是我所，我是净所。彼计净是我已，便不知净。梵天，若有沙门、梵志，地则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彼不计地是我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净则知净，净非是我，净非我所，我非净所。彼不计净是我已，彼便知净。梵天，我于地则知地，地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我不计地是我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净则知净，净非是我，净非我所，我非净所。我不计净是我已，我便知净。"

于是，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此众生爱有、乐有、习有，汝已拔有根本。所以者何？谓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便说颂曰：

"于有见恐怖，无有见不惧，
　是故莫乐有，有何不可断？

"大仙人，我今欲自隐形。"

世尊告曰："梵天，汝若欲自隐形者，便随所欲。"

于是，梵天即随所处自隐其形，世尊即知："梵天，汝在彼，汝在此，汝在中。"

于是，梵天尽现如意，欲自隐形而不能隐，还住梵天中。于是，世尊告曰："梵天，我今亦欲自隐其形。"

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若欲自隐形者，便随所欲。"

于是，世尊而作是念："我今宁可现如其像如意足，放极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隐住，使诸梵天及梵天眷属但闻我声而不见形。"于是，世尊即现如其像如意足，放极妙光明，照一切梵天，便自隐住，使诸梵天及梵天眷属但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于是，梵天及梵天眷属各作是念："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谓放极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隐住，使我等及眷属但闻彼声而不见形。"

于是，世尊复作是念："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属，我今宁可摄

如意足。”世尊便摄如意足，还住梵天中。于是，魔王亦至再三在彼众中。尔时，魔王白世尊曰：“大仙人善见、善知、善达，然莫训诲教呵弟子，亦莫为弟子说法，莫著弟子！莫为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行无为，于现世受安乐。所以者何？大仙人，此唐自烦劳。大仙人，昔有沙门、梵志训诲弟子，教呵弟子，亦为弟子说法，乐著弟子。彼以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大仙人，是故我语汝莫得训诲教呵弟子，亦莫为弟子说法，莫著弟子！莫为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行无为，于现世受安乐。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烦劳。”

于是，世尊告曰：“魔波旬，汝不为我求义故说，非为饶益故，非为乐故，非为安隐故：‘莫得训诲教呵弟子，莫为弟子说法，莫著弟子！莫为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行无为，于现世受安乐。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烦劳。’魔波旬，汝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为弟子说法，彼弟子闻法已，出我境界。’魔波旬，是故汝今语我：‘莫得训诲教呵弟子，亦莫为弟子说法，莫著弟子！莫为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行无为，于现世受安乐。所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烦劳。’

“魔波旬，若有沙门、梵志训诲弟子，教呵弟子，为弟子说法，乐著弟子，为著弟子故，身坏命终，生余下贱妓乐神中。彼沙门、梵志，彼非沙门称说沙门，非梵志称说梵志，非阿罗诃称说阿罗诃，非等正觉称说等正觉。魔波旬，我实沙门称说沙门，实梵志称说梵志，实阿罗诃称说阿罗诃，实等正觉称说等正觉。魔波旬，若我为弟子说法，若不说者，汝且自去！我今自知应为弟子说法、不应为弟子说法。”

是为梵天请，魔波旬违逆，世尊随顺说，是故此经名梵天请佛。

佛说如是，梵天及梵天眷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有胜天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于是，仙余财主告一使人：“汝往诣佛，为我稽首，礼世尊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仙余财主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汝既为我问讯佛已，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为我稽首礼彼足已，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作如是语：‘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仙余财主请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供明日食。’若受请者，复作是语：‘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多事多为，为王众事断理臣佐。惟愿尊者阿那律陀为慈愍故，与四人俱，明日早来至仙余财主家。’”

于是，使人受仙余财主教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仙余财主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

尔时，世尊告使人曰：“令仙余财主安隐快乐，令天及人、阿修罗、揵塔和、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

于是，使人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问讯尊者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不？仙余财主请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供明日食。”

是时，尊者真迦旃延去尊者阿那律陀不远而宴坐也。于是，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贤者迦旃延，我向所道，明日我等为乞食故，入舍卫国，正谓此也。今仙余财主遣人请我等四人，供明日食。”

尊者真迦旃延即时白曰：“愿尊者阿那律陀为彼人故，默然受请。我等明日出此暗林，为乞食故，入舍卫国。”尊者阿那律陀为彼人故，默然而受。

于是，使人知尊者阿那律陀默然受已，寻复白曰：“仙余财主白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多事多为，为王众事断理臣佐。愿尊者阿那律陀为慈愍故，与四人俱，明日早来，至仙余财主家。’”

尊者阿那律陀告使人曰：“汝便还去，我自知时。”于是，使人即从座起，稽首作礼，绕三匝而去。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四人共俱，往诣仙余财主家。尔时，仙余财主婇女围绕，住中门下，待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遥见尊者阿那律陀来，见已，叉手向尊者阿那律陀，赞曰：“善来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久不来此。”于是，仙余财主敬心扶抱尊者阿那律陀，将入家中，为敷好床，请使令坐。

尊者阿那律陀即坐其床，仙余财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者阿那律陀，欲有所问，惟愿见听！”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财主，随汝所问，闻已当思。”

仙余财主便问尊者阿那律陀：“或有沙门、梵志来至我所，语我：‘财主，汝当修大心解脱。’尊者阿那律陀，复有沙门、梵志来至我所，语我：‘财主，汝当修无量心解脱。’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脱、无量心解脱，此二解脱，为文异义异耶？为一义文异耶？”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财主，汝前问此事，汝先自答，我当后答。”

仙余财主白曰：“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脱、无量心解脱，此二解脱一义文异，仙余财主不能答此事。”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财主，当听我为汝说大心解脱、无量心解脱。大心解脱者，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依一树，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若不依一树者，当依二三树，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

是。若不依二三树者，当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当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当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当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当依一国；若不依一国者，当依二三国；若不依二三国者，当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大心解脱遍满成就游，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是谓大心解脱。

“财主，云何无量心解脱？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是谓无量心解脱。财主，大心解脱、无量心解脱，此二解脱为义异文异？为一义文异耶？”

仙余财主白尊者阿那律陀曰：“如我从尊者闻，则解其义，此二解脱，义既异，文亦异。”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财主，有三种天：光天、净光天、遍净光天。于中光天者，彼生在一处，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随其所往，即乐彼中。财主，犹如蝇在肉段，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蝇随肉段去，即乐彼中。如是彼光天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随其所往，即乐彼中。有时光天集在一处，虽身有异而光不异。财主，犹如有人燃无量灯，著一室中，彼灯虽异而光不异。如是彼光天集在一处，虽身有异而光不异。有时光天各自散去，彼时各散去时，其身既异，光明亦异。财主，犹如有人从一室中出众多灯，分著诸室，彼灯即异，光明亦异。如是彼光天各自散去，彼各散去时，其身既异，光明亦异。”

于是，尊者真迦旃延白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光天生在一处，可知有胜如、妙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可说彼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光天生在一处，何因何缘，知有胜如、妙与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依一树，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心作光明想极盛，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若不依一树者，或依二三树，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心作光明想极盛，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贤者迦旃延，此二心解脱，何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耶？”

尊者真迦旃延答曰：“尊者阿那律陀，若有沙门、梵志不依一树者，或依二三树，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心作光明想极盛，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尊者阿那律陀，二解脱中，此解说为上、为胜、为妙、为最。”

尊者阿那律陀复问曰：“贤者迦旃延，若不依二三树者，或依一

林；若不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国；若不依一国者，或依二三国；若不依二三国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心作光明想极盛，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贤者迦旃延，此二解脱，何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

尊者真迦旃延答曰：“尊者阿那律陀，若有沙门、梵志不依二三树者，或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国；若不依一国者，或依二三国；若不依二三国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游，心作光明想极盛，彼齐限是心解脱不过是。尊者阿那律陀，二解脱中此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

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迦旃延，因是缘是，彼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胜如故，修便有精粗；因修有精粗故，得人则有胜如。贤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

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净光天生在一处，可知有胜如、妙与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可说彼净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尊者阿那律陀，彼净光天生在一处，何因何缘，知有胜如、妙与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此定不修、不习、不广、不极成就，彼于后时，身坏命终，生净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极止息，不得极寂静，亦不得尽寿讫。贤者迦旃延，犹青莲华，红、赤、白莲，水生水长，在水底时，尔时根、茎、叶、华，彼一切水渍水浇，水所润，无处不渍。贤者迦旃延，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此定不修、不习、不广，不极成就，彼身坏命终，生净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极止息，不得极寂静，亦不得尽寿讫。

“贤者迦旃延，复有沙门、梵志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此定数修、数习、数广，极成就，彼身坏命终，生净光天中。彼生已，得极止息，得极寂静，亦得寿尽讫。贤者迦旃延，犹青莲华，红、赤、白莲，水生水长，出水上住，水所不渍。贤者迦旃延，如是复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此定数修、数习、数广，极成就，彼身坏命终，生净光天中。彼生已，得极止息，得极寂静，亦得寿尽讫。

“贤者迦旃延，因是缘是，彼净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胜如故，修便有精粗；因修有精粗故，得人则有胜如。贤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

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尊者阿那律陀，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

可知有胜如、妙与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可说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

尊者真迦旃延复问曰：“尊者阿那律陀，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何因何缘，知有胜如、妙与不妙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贤者迦旃延，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不极止睡眠，不善息掉悔，彼于后时身坏命终，生遍净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极净。贤者迦旃延，譬如燃灯，因缘油炷，若油有滓，炷复不净，因是灯光生不明净。贤者迦旃延，如是若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不极止睡眠，不善息掉悔，彼身坏命终，生遍净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极净。

“贤者迦旃延，复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极止睡眠，善息掉悔，彼身坏命终，生遍净光天中。彼生已，光极明净。贤者迦旃延，譬如燃灯，因缘油炷，若油无滓，炷复极净，因是灯光生极明净。

“贤者迦旃延，如是复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意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游，彼极止睡眠，善息掉悔，彼身坏命终，生遍净光天中。彼生已，光极明净。

“贤者迦旃延，因是缘是，彼遍净光天生在一处，知有胜如、妙与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胜如故，修便有精粗；因修有精粗故，得人则有胜如。贤者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说人有胜如。”

于是，尊者真迦旃延叹仙余财主曰：“善哉！善哉！财主，汝为我等多所饶益。所以者何？初问尊者阿那律陀有胜天，我等未曾从尊者阿那律陀闻如是义，是谓彼天、有彼天、如是彼天。”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贤者迦旃延，多有彼天，谓此日月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光不及光，彼与我集，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然我不如是说，是谓彼天、有彼天、如是彼天。”

尔时，仙余财主知彼尊者所说已讫，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极净美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饱满；食讫举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别坐听法。仙余财主坐已，尊者阿那律陀而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仙余财主及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迦絺那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亦在舍卫国，住娑罗逻岩山中。于是，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尊者阿难亦复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

尊者阿那律陀见尊者阿难亦行乞食，见已，语曰："贤者阿难，当知我三衣粗素坏尽。贤者，今可请诸比丘为我作衣。"尊者阿难为尊者阿那律陀默然许请。

于是，尊者阿难舍卫乞食已，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手执户钥，遍诣房房，见诸比丘便语之曰："诸尊，今往诣娑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阿难语，皆往诣娑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于是，世尊见尊者阿难手执户钥，遍诣房房，见已，问曰："阿难，汝以何事，手执户钥，遍诣房房？"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今请诸比丘，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世尊告曰："阿难，汝何以故不请如来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

于是尊者阿难即叉手向佛，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往诣娑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世尊为尊者阿难默然而许。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诣娑罗逻岩山中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尔时，娑罗逻岩山中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彼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于是，世尊告曰："目揵连，我能为阿那律陀舒张衣裁，割截连缀而缝合之。"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惟愿世尊为贤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诸比丘当共割截，连缀缝合。"

于是，世尊即为尊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诸比丘便共割截，连缀缝合，即彼一日为尊者阿那律陀成三衣讫。

尔时，世尊知尊者阿那律陀三衣已成，则便告曰："阿那律陀，汝为诸比丘说迦絺那法。我今腰痛，欲小自息。"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唯然，世尊，"

于是，世尊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作光明想，立正念正智，常作起想。

彼时，尊者阿那律陀告诸比丘："诸贤，我本未出家学道时，厌生老病死、啼哭懊恼、悲泣忧戚，欲断此大苦聚。诸贤，我厌已而作是观：'居家至狭，尘劳之处；出家学道，发露旷大。我今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修诸梵行。我宁可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贤，我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贤，我出家学道，舍族姓已，受比丘学，修行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介罪，常怀畏

怖，受持学戒。

“诸贤，我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我于杀生净除其心。诸贤，我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诸贤，我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我于妄言净除其心。诸贤，我离两舌，断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说群党，我于两舌净除其心。诸贤，我离粗言，断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说，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我于粗言净除其心。诸贤，我离绮语，断绮语，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顺时得宜，善教善诃，我于绮语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治生，断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不受财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我于治生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我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奴婢，断受奴婢，我于受奴婢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我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鸡、猪，断受鸡、猪，我于受鸡、猪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我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我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酒，断酒，我于饮酒净除其心。诸贤，我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我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诸贤，我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我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我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诸贤，我离过中食，断过中食，一食，不夜食，学时食，我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当复学极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诸贤，我亦如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当复学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

意根。
“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当复学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正知出入，当复学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卄/積]，或至林中，或在冢间。诸贤，我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我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我于疑惑净除其心。
“诸贤，我已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如意足智通作证。诸贤，我得无量如意足，谓分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一，有知有见，不碍石壁，犹如行空，没地如水，履水如地，结跏趺坐，上升虚空，犹如鸟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手扪摸身至梵天。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天耳智通作证。诸贤，我以天耳闻人、非人音声，近远、妙与不妙。
“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他心智通作证。诸贤，我为他众生所念、所思、所为、所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有恚无恚、有痴无痴、有秽无秽、合散、高下、小大、修不修、定不定；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
“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忆宿命智通作证。诸贤，有行有相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彼众生名某，彼昔更历，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命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命讫。
“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生死智通作证。诸贤，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
“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漏尽智通作证。诸贤，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

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诸贤，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终无是处。诸贤，犹去村不远，有楼观堂阁，其中安梯或施十磴，或十二磴。若有人来，求愿欲得升彼堂阁，若不登此梯第一磴上，欲登第二磴者，终无是处。若不登第二磴，欲登第三、四，至升堂阁者，终无是处。诸贤，如是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终无是处。

“诸贤，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必有是处。诸贤，犹去村不远，有楼观堂阁，其中安梯或施十磴，或十二磴。若有人来，求愿欲得升彼堂阁，若登此梯第一磴上，欲登第二磴者，必有是处。若登第二磴，欲登第三、四，至升堂阁者，必有是处。诸贤，如是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阁者，必有是处。

“诸贤，我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之阁，以小方便观千世界。诸贤，犹有目人住高楼上，以小方便观下露地，见千土墩。诸贤，我亦如是，依戒立戒，以戒为梯，升无上慧堂正法之阁，以小方便观千世界。诸贤，若王大象，或有七宝，或复减八，以多罗叶覆之，如我覆藏于此六通。

“诸贤，若于我如意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诸贤，若于我天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诸贤，若于我他心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诸贤，若于我宿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诸贤，若于我生死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诸贤，若于我漏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应问我，我当答之。”

于是，尊者阿难白曰：“尊者阿那律陀，今娑罗逻岩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天耳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于尊者阿那律陀他心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于尊者阿那律陀宿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于尊者阿那律陀生死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于尊者阿那律陀漏尽智通作证有疑惑者，彼当问之，尊者阿那律陀答。但我等长夜以心识尊者阿那律陀心，如尊者阿那律陀，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于是，世尊所患已差，而得安隐，即时便起，结跏趺坐。世尊坐已，叹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极善！阿那律陀，谓汝为诸比丘说迦絺那法。阿那律陀，汝复为诸比丘说迦絺那

法。阿那律陀，汝为诸比丘数数说迦絺那法。”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比丘，汝等受迦絺那法，诵习迦絺那法，善持迦絺那法。所以者何？迦絺那法与法相应，为梵行本，致通致觉，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应当至心受迦絺那法，善受善持迦絺那法。所以者何？我不见过去时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不见未来、现在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所以者何？谓今娑罗逻岩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如是阿那律陀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佛说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

长寿王品念身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鸯祇国中，与大比丘众俱，往诣阿恕那揵尼住处。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阿恕那而行乞食；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诣一林。入彼林中，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尔时，众多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世尊甚奇！甚特！修习念身，分别广布，极知极观，极修习，极护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说念身有大果报，得眼、有目，见第一义。”
　　尔时，世尊在于宴坐，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世尊甚奇！甚特！修习念身，分别广布，极知极观，极修习，极护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说念身有大果报，得眼、有目，见第一义。”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向共论何事耶？以何事故集坐讲堂？”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共论此事：‘诸贤，世尊甚奇！甚特！修习念身，分别广布，极知极观，极修习，极护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说念身有大果报，得眼、有目，见第一义。’世尊，我等向共论如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讲堂。”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云何我说修习念身，分别广布，得大果报？”
　　时，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时，诸

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行则知行，住则知住，坐则知坐，卧则知卧，眠则知眠，寤则知寤，眠寤则知眠寤，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生恶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断灭止。犹木工师、木工弟子，彼持墨绳，用絣于木，则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生恶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断灭止，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治心，治断灭止。犹二力士捉一羸人，处处旋捉，自在打锻；如是比丘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治心，治断灭止，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长即知入息长，出息长即出息长，入息短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学一切身息入，学一切身息出，学止身行息入，学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离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离生喜乐无处不遍。犹工浴人器盛澡豆，水和成抟，水渍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离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离生喜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定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定生喜乐无处不遍。犹如山泉，极净澄清，充满盈流，四方水来，无缘得入，即彼泉底，水自涌出，盈流于外，渍山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定生喜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无喜生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无处不遍。犹青莲华，红、赤、白莲，水生水长，在于水底，根茎华叶，悉渍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无喜生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犹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从头至足，于此身体无处不覆；如是比丘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如前后亦然，如后前亦然，如昼夜亦然，如夜昼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如是不颠倒，心无有缠，修光明心，心终不为暗之所覆，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观相善受善持，善意所念。犹如有人，坐观卧人，卧观坐人；如是比丘观相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谓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粗细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抟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犹以器盛若干种子，有目之士，悉见分明，谓稻、粟种、大麦、小麦、大小麻豆、菘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谓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粗细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抟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观身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犹如屠儿杀牛，剥皮布于地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观身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

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观彼死尸，或一、二日至六、七日，乌鴖所啄，豺狗所食，火烧埋地，悉腐烂坏，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骸骨青色，腐烂食半，骨锁在地，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离皮肉血，唯筋相连，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骨节解散，散在诸方，足骨、膊骨、髀骨、髋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各在异处，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复次，比丘修习念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骨白如螺，青犹鸽色，赤若血涂，腐坏碎末，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断心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则知上如真，是谓比丘修习念身。

“若有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彼诸善法尽在其中，谓道品法也。若彼有心意解遍满，犹如大海，彼诸小河尽在海中。若有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彼诸善法尽在其中，谓道品法也。

“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犹如有瓶，中空无水，正安著地，若人持水来泻瓶中。于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当受水不？”

比丘答曰：“受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空无水，正安著地，是故必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

“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犹如有瓶，

水满其中，正安著地，若人持水来泻瓶中。于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复受水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瓶水满，正安著地，是故不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有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

“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犹如力士，以大重石掷淖泥中。于比丘意云何？泥为受不？”

比丘答曰：“受也，世尊。”

“所以者何？泥淖石重，是故必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

“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犹如力士，以轻毛毱掷平户扇。于比丘意云何？彼为受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毛毱轻阐，户扇平立，是故不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

“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犹人求火，以槁木为母，以燥钻钻。于比丘意云何？彼人如是为得火不？”

比丘答曰：“得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以燥钻钻于槁木，是故必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游行少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空无念身故。

“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犹人求火，以湿木为母，以湿钻钻。于比丘意云何？彼人如是，为得火不？”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以湿钻钻于湿木，是故不得。如是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游行无量心者，彼为魔波旬伺求其便，终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空有念身故。

“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当知有十八德。云何十八？比丘者，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一德。复次，比丘堪耐不乐，若生不乐，心终不著。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二德。复次，比丘堪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终不著。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

谓第三德。

“复次，比丘生三恶念——欲念、恚念、害念，若生三恶念，心终不著。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四德。复次，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五至第八德。

“复次，比丘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际。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九德。复次，比丘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而得苦际。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十德。复次，比丘五下分结尽，生于彼间，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十一德。

“复次，比丘若有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而以慧观知漏、断漏。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十二德。

“复次，比丘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是谓第十三至第十八德。如是修习念身、如是广布者，当知有此十八功德。”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支离弥梨经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众多比丘于中食后少有所为，集坐讲堂，欲断诤事，谓论此法、律，此佛之教。彼时，质多罗象子比丘亦在众中。于是，质多罗象子比丘，众多比丘论此法、律，此佛教时，于其中间竞有所说，不待诸比丘说法讫竟，又不以恭敬、不以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

是时，尊者大拘絺罗在彼众中。于是，尊者大拘絺罗告质多罗象子比丘曰：“贤者，当知众多比丘说此法、律，此佛教时，汝莫于中竞有所说！若诸比丘所说讫已，然后可说。汝当以恭敬、当以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莫不恭敬、莫不善观问诸上尊长老比丘。”

尔时，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悉在众中。于是，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语尊者大拘絺罗曰：“贤者大拘絺罗，汝莫大责数质多罗象子比丘。所以者何？质多罗象子比丘戒德多闻，似如懈怠，然不贡高。贤者大拘絺罗，质多罗象子比丘，诸比丘随所为时而能佐助。”

于是，尊者大拘絺罗语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曰：“诸贤，不知他心者，不得妄说称不称。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时，及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可爱可敬前，彼便善守善护。若于后时离世尊前，及离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可爱可敬前，彼便数与白衣共

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若如牛，入他田中，守田人捉，或以绳系，或著栏中。诸贤，若有作是说：‘此牛不复入他田中。’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谓彼牛者，为绳所系，或断或解，为栏所遮，或破或跳出，复入他田，如前无异。诸贤，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时，及诸上尊长老梵行可惭可愧、可爱可敬前，彼便善守善护。若于后时离世尊前，及离诸梵行可惭可愧、可爱可敬前，彼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逮得初禅，彼得初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大雨时，村间湖池水满其中，彼若本时所见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及诸水性，去时来时，走时住时；后水满已，尽不复见。诸贤，若有作是说：‘彼湖池中终不复见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及诸水性，去时来时，走时住时。’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彼湖池水，或象饮马饮，骆驼、牛、驴、猪、鹿、水牛饮，或人取用，风吹日炙，彼若本时不见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及诸水性，去时来时，走时住时；后水减已，还见如故。如是，贤者，或有一人逮得初禅，彼得初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得第二禅，彼得第二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大雨时，四衢道中尘咸作泥。诸贤，若有作是说：‘此四衢道泥终不燥，不复作尘。’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此四衢道，或象行马行，骆驼、牛、驴、猪、鹿、水牛及人民行，风吹日炙，彼四衢道泥干燥已，还复作尘。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得第二禅，彼得第二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

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得第三禅，彼得第三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山泉湖水，澄清平岸，定不动摇，亦无波浪。诸贤，若有作是说：‘彼山泉湖水终不复动，亦无波浪。’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或于东方大风卒来，吹彼湖水，动涌波浪；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大风卒来，吹彼湖水，动涌波浪。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得第三禅，彼得第三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得第四禅，彼得第四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如居士、居士子，食微妙食，充足饱满已，本欲食者，则不复欲。诸贤，若有作是说：‘彼居士、居士子，终不复欲得食。’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过夜饥已，彼若本所不用食者，还复欲得。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得第四禅，彼得第四禅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得无想心定，彼得无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犹如一无事处，闻支离弥梨虫声；彼无事处，或王或王大臣夜止宿，彼象声、马声、车声、步声、螺声、鼓声、细腰鼓声、妓鼓声、舞声、歌声、琴声、饮食声，彼若本闻支离弥梨虫声便不复闻。诸贤，若有作是说：‘彼无事处，终不复闻支离弥梨虫

声。’如是彼为正说耶？”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彼王及王大臣过夜平旦，各自还归，彼若闻象声、马声、车声、步声、螺声、鼓声、细腰鼓声、妓鼓声、舞声、歌声、琴声、饮食声故，不闻支离弥梨虫声；彼既去已，还闻如故。如是，诸贤，得无想心定，得无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复更求未得欲得、不获欲获、不作证欲作证。彼于后时，便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彼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种种谈哗已，便心生欲。心生欲已，便身热心热。彼身心热已，便舍戒罢道。诸贤，是谓有一人。”

尔时，质多罗象子比丘寻于其后舍戒罢道。质多罗象子比丘诸亲朋友闻质多罗象子比丘舍戒罢道已，往诣尊者大拘絺罗所，到已白曰：“尊者大拘絺罗，为知质多罗象子比丘心？为因余事知？所以者何？今质多罗象子比丘已舍戒罢道。”

尊者大拘絺罗告彼亲朋友曰：“诸贤，此事正应尔。所以者何？以不知如真，不见如真。所以者何？因不知如真，不见如真故。”

尊者大拘絺罗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大拘絺罗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长老上尊睡眠经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婆耆瘦，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游摩竭国，在善知识村中。于是，尊者大目揵连独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遥知尊者大目揵连独安静处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犹若力士屈伸臂顷，从婆耆瘦鼍山怖林鹿野园中忽没不现，往摩竭国善知识村尊者大目揵连前。于是，世尊从定而寤，告曰：“大目揵连，汝著睡眠！大目揵连，汝著睡眠！”

尊者大目揵连白世尊曰：“唯然，世尊。”

佛复告曰：“大目揵连，如所相著睡眠，汝莫修彼相！亦莫广布！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随本所闻法，随而受持广布诵习，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随本所闻法，随而受持为他广说，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随本所闻法，随而受持、心念、心思，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以两手扪摸于耳，如是睡眠便可得灭。

“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以冷水澡洗面目及洒身体，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从室出，外观四方，瞻视星宿，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从室出，而至屋头，露地经行，守护诸根，心安在内，于后前

想，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舍经行道，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如是睡眠便可得灭。若汝睡眠故不灭者，大目揵连，当还入室，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襞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心作明想，立正念正智，常欲起想。

“大目揵连，莫计床乐眠卧安快！莫贪财利！莫著名誉！所以者何？我说一切法不可与会，亦说与会。大目揵连，我说何法不可与会？大目揵连，若道俗法共合会者，我说此法不可与会。大目揵连，若道俗法共合会者，便多有所说。若多有所说者，则便有调。若有调者，便心不息。大目揵连，若心不息者，便心离定。大目揵连，是故我说不可与会。大目揵连，我说何法可与共会？大目揵连，彼无事处，我说此法可与共会。山林树下空安静处，高岩石室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大目揵连，我说此法可与共会。

“大目揵连，汝若入村行乞食者，当以厌利，厌供养、恭敬。汝若于利、供养、恭敬心作厌已，便入村乞食。大目揵连，莫以高大意入村乞食！所以者何？诸长者家有如是事，比丘来乞食，令长者不作意。比丘便作是念：‘谁坏我长者家？所以者何？我入长者家，长者不作意。’因是生忧，因忧生调，因调生心不息，因心不息，心便离定。大目揵连，汝说法时莫以诤说！若诤说者，便多有所说；因多说故，则便生调；因生调故，便心不息；因心不息故，便心离定。大目揵连，汝说法时莫强，说法如师子。大目揵连，汝说法时，下意说法，舍力、灭力、破坏于力，当以不强，说法如师子。大目揵连，当学如是！”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世尊告曰：“大目揵连，比丘若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者，彼此觉观无常、观兴衰、观断、观无欲、观灭、观舍；彼此觉观无常、观兴衰、观断、观无欲、观灭、观舍已，不受此世；因不受世已，便不疲劳；因不疲劳已，便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大目揵连，如是比丘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佛说如是，尊者大目揵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长寿王品无刺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舍离，在猕猴江边高楼台观。此诸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等，谓遮罗、优簸遮罗、贤善、贤患、无患、耶舍、上称。如是比诸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等，亦游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并皆近佛叶屋边住。

诸鞞舍离丽掣闻世尊游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便作是念：“我等宁可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声唱传，出鞞舍离，往诣佛所供养礼事。”

时，诸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等，闻诸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声唱传，出鞞舍离，来诣佛所供养礼事，便作是念：“禅以声为刺，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我等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在彼无乱，远离独住，闲居静处，宴坐思惟。”于是诸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等，往诣牛角娑罗林，在彼无乱，远离独住，闲居静处，宴坐思惟。

尔时，众多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声唱传，出鞞舍离，往诣佛所供养礼事。或有鞞舍离丽掣，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有与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或有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有遥见佛已，默然而坐。

彼时，众多鞞舍离丽掣各坐已定，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于是，众多鞞舍离丽掣，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鞞舍离丽掣去后不久，于是，世尊问诸比丘：“诸长老上尊、大弟子等为至何许？”

诸比丘白曰：“世尊，诸长老上尊、大弟子等，闻诸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声唱传，出鞞舍离，来诣佛所供养礼事，便作是念：‘禅以声为刺，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我等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在彼无乱，远离独住，闲居静处，宴坐思惟。’世尊，诸长老上尊、大弟子等共往诣彼。”

于是，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若长老上尊、大弟子等应如是说：‘禅以声为刺，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所以者何？我实如是说。禅有刺，持戒者以犯戒为刺，护诸根者以严饰身为刺，修习恶露者以净相为刺，修习慈心者以恚为刺，离酒者以饮酒为刺，梵行者以

见女色为刺；入初禅者以声为刺，入第二禅者以觉观为刺，入第三禅者以喜为刺，入第四禅者以入息出息为刺；入空处者以色想为刺，入识处者以空处想为刺，入无所有处者以识处想为刺，入无想处者以无所有处想为刺，入想知灭定者以想知为刺。

“复次，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痴之刺。此三刺者，漏尽阿罗诃已断、已知，拔绝根本，灭不复生，是为阿罗诃无刺、阿罗诃离刺、阿罗诃无刺离刺。”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王品真人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为汝说真人法及不真人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不真人法？或有一人是豪贵族出家学道，余者不然。彼因是豪贵族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是豪贵族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不是豪贵出家学道，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端正可爱，余者不然。彼因端正可爱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端正可爱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不端正可爱，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才辩工谈，余者不然。彼因才辩工谈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才辩工谈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无才辩工谈，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是长老，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而有大福，余者不然。彼因是长老，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而有大福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是长老，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而有大福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非是长老，不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亦无大福，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诵经、持律、学阿毗昙，谙阿含慕，多学经书，余者不然。彼因谙阿含慕，多学经书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谙阿含慕，多学经书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不谙阿含慕，亦不多学经书，彼行法如法，随顺于

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著粪扫衣，摄三法服，持不慢衣，余者不然。彼因持不慢衣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持不慢衣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不持不慢衣，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常行乞食，饭齐五升，限七家食，或复一食，过中不饮浆，余者不然。彼因过中不饮浆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过中不饮浆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不断过中饮浆，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或止露地，或处冢间，或能知时，余者不然。彼因此知时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我不因此知时故，断淫、怒、痴。’或有一人而不知时，彼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逮得初禅，彼因得初禅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初禅者，世尊说无量种，若有计者是谓爱也。’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复次，或有一人得第二、第三、第四禅，得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余者不然。彼因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故，自贵贱他，是谓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观：‘非有想非无想处，世尊说无量种，若有计者是谓爱也。’彼因此故，得供养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不自贵、不贱他，是谓真人法。

“诸比丘，是谓真人法、不真人法。汝等当知真人法、不真人法，知真人法、不真人法已，舍离不真人法，学真人法。汝等当学如是！”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豪贵、端正、谈，长老诵诸经；
衣、食、无事、禅，四无色在后。

长寿王品说处经第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将诸年少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诸年少比丘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难白

曰："世尊，此诸年少比丘，我当云何教呵？云何训诲？云何为彼而说法耶？"

世尊告曰："阿难，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若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者，我与诸年少比丘从世尊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难，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及诸年少比丘广分别说。"尊者阿难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难，我本为汝说五盛阴，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阿难，此五盛阴，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盛阴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内处，眼处，耳、鼻、舌、身、意处。阿难，此六内处，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内处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外处，色处，声、香、味、触、法处。阿难，此六外处，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外处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识身，眼识，耳、鼻、舌、身、意识。阿难，此六识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识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更乐身，眼更乐，耳、鼻、舌、身、意更乐。阿难，此六更乐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更乐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觉身，眼觉，耳、鼻、舌、身、意觉。阿难，此六觉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觉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想身，眼想，耳、鼻、舌、身、意想。阿难，此六想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想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思身，眼思，耳、鼻、舌、身、意思。阿难，此六思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思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爱身，眼爱，耳、鼻、舌、身、意爱。阿难，此六爱身，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爱身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六界，地界，水、火、风、空、识界。阿

难，此六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界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处，缘六处更乐，缘更乐觉，缘觉爱，缘爱受，缘受有，缘有生，缘生老死。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觉灭，觉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阿难，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念处，观身如身，观觉、心、法如法。阿难，此四念处，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念处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正断。比丘者，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举心断；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举心断；未生善法为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举心断；已生善法为住故、不忘故、不退故、转增多故、广布故、满具足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举心断。阿难，此四正断，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正断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如意足。比丘者，成就欲定烧诸行，修习如意足，依于无欲、依离、依灭，愿至非品。如是精进定、心定，成就观定烧诸行，修习如意足，依于无欲、依离、依灭，愿至非品。阿难，此四如意足，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如意足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禅。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阿难，此四禅，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禅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圣谛，苦圣谛，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阿难，此四圣谛，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圣谛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想。比丘者，有小想、有大想、有无量想、有无所有想。阿难，此四想，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想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无量。比丘者，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

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阿难，此四无量，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无量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无色。比丘者，断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阿难，此四无色，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无色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圣种。比丘、比丘尼者，得粗素衣而知止足，非为衣故求满其意。若未得衣，不忧悒，不啼泣，不搥胸，不痴惑；若得衣者，不染不著，不欲不贪，不触不计，见灾患知出要而用衣。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谓比丘、比丘尼正住旧圣种。如是食、住处，欲断乐断，欲修乐修，彼因欲断乐断、欲修乐修故，不自贵、不贱他。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谓比丘、比丘尼正住旧圣种。阿难，此四圣种，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圣种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四沙门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最上阿罗诃果。阿难，此四沙门果，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沙门果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五熟解脱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不净恶露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阿难，此五熟解脱想，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熟解脱想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必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五解脱处。若比丘、比丘尼因此故，未解脱心得解脱，未尽诸漏得尽无余，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云何为五？阿难，世尊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智梵行者亦为比丘、比丘尼说法。阿难，若世尊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智梵行者亦为比丘、比丘尼说法；彼闻法已，便知法解义；彼因知法解义故，便得欢悦；因欢悦故，便得欢喜；因欢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觉乐；因觉乐故，便得心定。阿难，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故，便得厌；因厌故，便得无欲；因无欲故，便得解脱；因解脱故，便得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难，是谓第一解脱处。因此故，比丘、比丘尼未解脱心得解脱，未尽诸漏得尽无余，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

“复次，阿难，世尊不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智梵行者亦不为比丘、比丘尼说法，但如本所闻、所诵习法而广读之。若不广读本所

闻、所诵习法者，但随本所闻、所诵习法为他广说；若不为他广说本所闻、所诵习法者，但随本所闻、所诵习法心思惟分别；若心不思惟分别本所闻、所诵习法者，但善受持诸三昧相。阿难，若比丘、比丘尼善受持诸三昧相者，便知法解义；彼因知法解义故，便得欢悦；因欢悦故，便得欢喜；因欢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觉乐；因觉乐故，便得心定。阿难，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故，便得厌；因厌故，便得无欲；因无欲故，便得解脱；因解脱故，便得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难，是谓第五解脱处。因此故，比丘、比丘尼未解脱心得解脱，未尽诸漏得尽无余，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

“阿难，此五解脱处，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解脱处者，彼便得安稳，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五根，信根，精进、念、定、慧根。阿难，此五根，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根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五力，信力，精进、念、定、慧力。阿难，此五力，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力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五出要界。云何为五？阿难，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欲，彼因极重善观欲故，心便不向欲，不乐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欲，秽恶厌患欲。阿难，犹如鸡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阿难，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欲，彼因极重善观欲故，心便不向欲，不乐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欲，秽恶厌患欲。观无欲，心向无欲，乐无欲，近无欲，信解无欲。心无碍，心无浊，心得乐，能致乐，远离一切欲及因欲生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复解脱彼，彼不复受此觉，谓觉因欲生，如是欲出要。阿难，是谓第一出要界。

“复次，阿难，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恚，彼因极重善观恚故，心便不向恚，不乐恚，不近恚，不信解恚。若恚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恚，秽恶厌患恚。阿难，犹如鸡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阿难，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恚，彼因极重善观恚故，心便不向恚，不乐恚，不近恚，不信解恚。若恚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恚，秽恶厌患恚。观无恚，心向无恚，乐无恚，近无恚，信解无恚。心无碍，心无浊，心得乐，能致乐，远离一切恚，及因恚生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复解脱彼，彼不复受此觉，谓觉因恚生，如是恚出要。阿难，是谓第二出要界。

“复次，阿难，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害，彼因极重善观害故，心便不向害，不乐害，不近害，不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害，秽恶厌患害。阿难，犹如鸡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阿难，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害，彼因极重善观害故，心便不向害，不乐害，不近害，不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害，秽恶厌患害。观无害，心向无害，乐无害，近无害，信解无害。心无碍，心无浊，心得乐，能致乐，远离一切害及因害生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复解脱彼，彼不复受此觉，谓觉因害生，如是害出要。阿难，是谓第三出要界。

“复次，阿难，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色，彼因极重善观色故，心便不向色，不乐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色，秽恶厌患色。阿难，犹如鸡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阿难，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色，彼因极重善观色故，心便不向色，不乐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色，秽恶厌患色。观无色，心向无色，乐无色，近无色，信解无色。心无碍，心无浊，心得乐，能致乐，远离一切色及因色生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复解彼脱，彼不复受此觉，谓觉因色生，如是色出要。阿难，是谓第四出要界。

“复次，阿难，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己身，彼因极重善观己身故，心便不向己身，不乐己身，不近己身，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己身，秽恶厌患己身。阿难，犹如鸡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阿难，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己身，彼因极重善观己身故，心便不向己身，不乐己身，不近己身，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时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己身，秽恶厌患己身。观无己身，心向无己身，乐无己身，近无己身，信解无己身。心无碍，心无浊，心得乐，能致乐，远离一切己身及因己身生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复解脱彼，彼不复受此觉，调觉因己身生，如是己身出要。阿难，是谓第五出要界。

“阿难，此五出要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出要界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七财，信财，戒、惭、愧、闻、施、慧财。阿难，此七财，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财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七力，信力，精进、惭、愧、念、定、慧力。阿难，此七力，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力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七觉支，念觉支，择法、精进、喜、息、定、舍觉支。阿难，此七觉支，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觉支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本为汝说八支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谓为八。阿难，此八支圣道，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八支圣道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

世尊告曰：“阿难，如是，如是，甚奇！甚特！我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阿难，若汝从如来复问顶法及顶法退者，汝便于如来极信欢喜。”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顶法及顶法退说及教者，我及诸年少比丘从世尊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难，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及诸年少比丘说顶法及顶法退。”尊者阿难等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难，多闻圣弟子真实因心，思念称量，善观分别无常、苦、空、非我。彼如是思念，如是称量，如是善观分别，便生忍、生乐、生欲，欲闻、欲念、欲观，阿难，是谓顶法。阿难，若得此顶法复失衰退，不修守护，不习精勤，阿难，是谓顶法退。如是内外识、更乐、觉、想、思、爱、界，因缘起。阿难，多闻圣弟子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法，思念称量，善观分别无常、苦、空、非我。彼如是思念，如是称量，如是善观分别，便生忍、生乐、生欲，欲闻、欲念、欲观，阿难，是谓顶法。阿难，若得此顶法复失衰退，不修守护，不习精勤，阿难，是谓顶法退。阿难，此顶法及顶法退，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顶法及顶法退者，彼便得安隐，得力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行。

“阿难，我为汝等说处及教处、顶法及顶法退。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等当复自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年少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阴、内、外、识、更，觉、想、思、爱、界，
因缘、念、正断，如意、禅、谛、想，
无量、无色、种，沙门果、解脱，
处、根、力、出要，财、力、觉、道、顶。

长寿王品第七竟。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秽品第八（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秽、求、比丘请，智、周那问见，
华喻、水净梵，黑、住、无在后。

秽品秽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婆奇瘦，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世有四种人。云何为四？或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内有秽不知如真；或有一人内实有秽自知，内有秽知如真；或有一人内实无秽不自知，内无秽不知如真；或有一人内实无秽自知，内无秽知如真。

"诸贤，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内有秽不知如真者，此人于诸人中为最下贱。若有一人内实有秽自知，内有秽知如真者，此人于诸人中为最胜也。若有一人内实无秽不自知，内无秽不知如真者，此人于诸人中为最下贱。若有一人内实无秽自知，内无秽知如真者，此人于诸人中为最胜也。"

于是，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舍梨子，何因、何缘说前二人俱有秽、秽污心，一者下贱，一者最胜？复何因缘说后二人俱无秽、不秽污心，一者下贱，一者最胜？"

于是，尊者舍梨子答彼比丘曰："贤者，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内有秽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人不欲断秽，不求方便，不精勤学，彼便有秽、秽污心命终。彼因有秽、秽污心命终故，便不贤死，生不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有秽、秽污心命终故。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槃来，尘垢所污。彼持来已，不数洗尘，不数揩拭，亦不日炙，又著饶尘处，如是铜槃增受尘垢。贤者，如是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内有秽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人不欲断秽，不求方便，不精勤学，彼便有秽、秽污心命终。彼因有秽、秽污心命终故，便不贤死，生不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有秽、秽污心命终故。

"贤者，若有一人我内有秽，我内实有此秽知如真者，当知彼人欲断此秽，求方便，精勤学，彼便无秽、不秽污心命终。彼因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便贤死，生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槃来，尘垢所污。彼持来已，数数洗尘，数数揩拭，数数日炙，不著饶尘处，如是

铜槃，便极净洁。贤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有秽，我内实有此秽知如真者，当知彼人欲断此秽，求方便，精勤学，彼便无秽、不秽污心命终。彼因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便贤死，生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

“贤者，若有一人我内无秽，我内实无此秽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人不护由眼耳所知法。彼因不护由眼耳所知法故，则为欲心缠，彼便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彼因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故，便不贤死，生不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故。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槃来，无垢净洁。彼持来已，不数洗尘，不数揩拭，不数日炙，著饶尘处，如是铜槃必受尘垢。贤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无秽，我内实无此秽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人不护由眼耳所知法。彼因不护由眼耳所知法故，则为欲心缠，彼便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彼因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故，便不贤死，生不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有欲有秽、秽污心命终故。

“贤者，若有一人我内无秽，我内实无此秽知如真者，当知彼人护由眼耳所知法。彼因护由眼耳所知法故，则不为欲心缠，彼便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彼因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便贤死，生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槃来，无垢净洁。彼待来已，数数洗磨，数数揩拭，数数日炙，不著饶尘处，如是铜槃便极净洁。贤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无秽，我内实无此秽知如真者，当知彼人护由眼耳所知法。彼因护由眼耳所知法故，则不为欲心缠，彼便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彼因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便贤死，生善处。所以者何？彼因无欲无秽、不秽污心命终故。

“贤者，因是缘是，说前二人俱有秽、秽污心，一者下贱，一者最胜；因是缘是，说后二人俱无秽、不秽污心，一者下贱，一者最胜。”

于是，复有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舍梨子，所说秽者，何等为秽？”

尊者舍梨子答比丘曰：“贤者，无量恶不善法从欲生，谓之秽。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知我犯戒。’贤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当令他人于屏处诃，莫令在众诃我犯戒。’贤者，或有他人于众中诃，不在屏处；彼因他人在众中诃，不在屏处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令胜人诃，莫令不如人诃我犯戒。’贤者，或有不如人诃彼犯戒，非是胜人；彼因不如人诃，非胜人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

比丘说。莫令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贤者，或有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彼因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诸比丘入内时，令我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我将入内。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诸比丘已入内时，令我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令我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莫令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彼因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令我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莫令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贤者，或有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彼因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莫令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贤者，或有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彼因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莫令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贤者，或有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彼因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莫令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

具。'贤者，或有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因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故，心便生恶。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门沙门想，非智沙门智沙门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念想，非清净清净想。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门非沙门想，非智沙门非智沙门想，非正智非正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净非清净想。

“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合槃来，盛满中粪，盖覆其上便持而去，经过店肆，近众人行。彼众见已，皆欲得食，意甚爱乐，而不憎恶，则生净想。彼持去已，住在一处便开示之，众人见已，皆不欲食，无爱乐意，甚憎恶之，生不净想。若欲食者则不复用，况其本自不欲食耶？

“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门沙门想，非智沙门智沙门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念想，非清净清净想。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门非沙门想，非智沙门非智沙门想，非正智非正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净非清净想。贤者，当知如是人莫得亲近，莫恭敬礼事。若比丘不应亲近便亲近，不应恭敬礼事便恭敬礼事者，如是彼便长夜得无利无义，则不饶益，不安隐快乐，生苦忧戚。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知我犯戒。'贤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当令他人于屏处诃，莫令在众诃我犯戒。'贤者，或有他人于众中诃，不在屏处；彼因在众中诃，不在屏处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令胜人诃，莫令不如人诃我犯戒。'贤者，或有不如人诃彼犯戒，非是胜人；彼因不如人诃，非胜人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莫令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贤者，或有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彼因余比丘在佛前坐，问世尊法，为诸比丘说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诸比丘入内时，令我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我将入内。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最在其前，诸比丘侍从将入内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诸比丘已入内时，令我最在上

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我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莫令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或有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彼因余比丘诸比丘食竟，收摄食器，行澡水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令我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莫令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贤者，或有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彼因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共会共集，共坐共论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莫令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贤者，或有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彼因余比丘为王者所识，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国中人民所知重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莫令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贤者，或有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彼因余比丘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莫令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贤者，或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彼因余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诸生活具故，心不生恶。若彼心无恶，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门非沙门想，智沙门非智沙门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净非清净想。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门沙门想，智沙门智沙门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净清净想。

“贤者，犹如有人或从市肆，或从铜作家，买铜合槃来，盛满种

种净美饮食，盖覆其上便持而去，经过店肆，近众人行。彼众见已，皆不欲食，无爱乐意，甚憎恶之，生不净想，便作是说：‘即彼粪去！即彼粪去！’彼持去已，住在一处便开示之，众人见已，则皆欲食，意甚爱乐而不憎恶，则生净想。彼若本不用食者，见已欲食，况复其本欲得食耶？

“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门非沙门想，智沙门非智沙门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净非清净想。贤者，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门沙门想，智沙门智沙门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净清净想。贤者，当知如是人应亲近之，恭敬礼事。若比丘应亲近者便亲近，应恭敬礼事者便恭敬礼事，如是彼便长夜得利得义，则得饶益安隐快乐，亦得无苦，无忧愁戚。”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彼众中。于是，尊者大目揵连白曰：“尊者舍梨子，我今欲为此事说喻。听我说耶？”

尊者舍梨子告曰：“尊者大目揵连，欲说喻者便可说之。”

尊者大目揵连则便白曰：“尊者舍梨子，我忆一时游王舍城，在岩山中。我于尔时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诣旧车师无衣满子家。时，彼比舍更有车师斫治车轴。是时，旧车师无衣满子往至彼家。于是，旧车师无衣满子见彼治轴，心生是念：‘若彼车师执斧治轴，斫彼彼恶处者，如是彼轴便当极好。’时，彼车师即如旧车师无衣满子心中所念，便持斧斫彼彼恶处。于是，旧车师无衣满子极大欢喜，而作是说：‘车师子，汝心如是，则知我心。所以者何？以汝持斧斫治车轴彼彼恶处，如我意故。’如是，尊者舍梨子，若有谀谄、欺诳、嫉妒、无信、懈怠，无正念正智，无定无慧，其心狂惑，不护诸根，不修沙门，无所分别。尊者舍梨子，心为知彼心故，而说此法。尊者舍梨子，若有人不谀谄，不欺诳，无嫉妒，有信，精进而无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护诸根，广修沙门而善分别。彼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法者，犹饥欲得食，渴欲得饮，口及意也。

“尊者舍梨子，犹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端正姝好，极净沐浴，以香涂身，著明净衣，种种璎珞严饰其容。或复有人为念彼女，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以青莲华鬘，或薝蔔华鬘，或修摩那华鬘，或婆师华鬘，或阿提牟哆华鬘持与彼女。彼女欢喜，两手受之，以严其头。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人不谀谄，不欺诳，无嫉妒，有信，精进而无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护诸根，广修沙门而善分别。彼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法者，犹饥欲食，渴欲得饮，口及意也。尊者舍梨子甚奇！甚特！尊者舍梨子常拔济诸梵行者，令离不善，安立善处。”

如是二尊者更相称说，从座起去。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

说，欢喜奉行。

秽品求法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娄罗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诣五娑罗村北尸摄惒林中，及诸名德上尊长老、大弟子等，谓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丽越、尊者阿难。如是比余名德上尊长老、大弟子等，亦在五娑罗村，并皆近佛叶屋边住。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行求法，莫行求饮食。所以者何？我慈愍弟子故，欲令行求法，不行求饮食。若汝等行求饮食，不行求法者，汝等既自恶，我亦无名称。若汝等行求法，不行求饮食者，汝等既自好，我亦有名称。

"云何诸弟子为求饮食故而依佛行，非为求法？我饱食讫，食事已办，犹有残食，于后有二比丘来，饥渴力羸。我语彼曰：'我饱食讫，食事已办，犹有残食，汝等欲食者便取食之。若汝不取者，我便取以泻著净地，或复泻著无虫水中。'彼二比丘，第一比丘便作是念：'世尊食讫，食事已办，犹有残食。若我不取者，世尊必取泻著净地，或复泻著无虫水中。我今宁可取而食之。'即便取食。

"彼比丘取此食已，虽一日一夜乐而得安隐，但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可佛意。所以者何？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得少欲，不知厌足，不得易养，不得易满，不得知时，不知节限，不得精进，不得宴坐，不得净行，不得远离，不得一心，不得精勤，亦不得涅槃。是以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可佛意。是谓诸弟子为行求饮食故而依佛行，非为求法。

"云何诸弟子行求法，不行求饮食？彼二比丘，第二比丘便作是念：'世尊食讫，食事已办，犹有残食。若我不取者，世尊必取泻著净地，或复泻著无虫水中。又世尊说食中之下极者，谓残余食也，我今宁可不取此食。'作是念已，即便不取。

"彼比丘不取此食已，虽一日一夜苦而不安隐，但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所以者何？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少欲，得知足，得易养，得易满，得知时，得节限，得精进，得宴坐，得净行，得远离，得一心，得精勤，亦得涅槃。是以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是谓诸弟子为行求法故而依佛行，非为求饮食。"

于是，世尊告诸弟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彼法、律不饶益多人，多人不得乐，非为愍伤世间，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彼法、律不饶益多人，多人不得乐，非为愍伤世间，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彼法、律饶益多人，多人得乐，为愍伤

世间，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彼法、律饶益多人，多人得乐，为愍伤世间，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

是时，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彼时，世尊告曰：“舍梨子，汝为诸比丘说法如法。我患背痛，今欲小息。”

尊者舍梨子即受佛教：“唯然，世尊。”于是，世尊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卷僧伽梨作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作光明想，正念正智，常念欲起。

是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当知世尊向略说法：‘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彼法、律不饶益多人，多人不得乐，不为愍伤世间，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彼法、律不饶益多人，多人不得乐，不为愍伤世间，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彼法、律饶益多人，多人得乐，为愍伤世间，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彼法、律饶益多人，多人得乐，为愍伤世间，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然世尊说此法极略，汝等云何解义？云何广分别？”

彼时，众中或有比丘作如是说：“尊者舍梨子，若诸长老上尊自说：我得究竟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诸梵行者闻彼比丘自说我得究竟智，便得欢喜。”复有比丘作如是说：“尊者舍梨子，若中、下弟子求愿无上涅槃，诸梵行者见彼行已，便得欢喜。”如是彼比丘而说此义，不可尊者舍梨子意。

尊者舍梨子告彼比丘：“诸贤等，听我为汝说。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上弟子有三事可毁。云何为三？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不学舍离，上弟子以此可毁；尊师若说可断法，上弟子不断彼法，上弟子以此可毁；所可受证，上弟子而舍方便，上弟子以此可毁。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上弟子有此三事可毁。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中、下弟子有三事可毁。云何为三？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不学舍离，中、下弟子以此可毁；尊师若说可断法，中、下弟子不断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毁；所可受证，中、下弟子而舍方便，中、下弟子以此可毁。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中、下弟子有此三事可毁。

“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上弟子有三事可称。云何为三？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亦学舍离，上弟子以此可称；尊师若说可断法，上弟子便断彼法，上弟子以此可称；所可受证，上弟子精进勤学，不舍方便，上弟子以此可称。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上弟子有此三事可称。

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中、下弟子有三事可称。云何为三？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亦学舍离，中、下弟子以此可称；尊师若说可断法，中、下弟子便断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称；所可受证，中、下弟子精进勤学，不舍方便，中、下弟子以此可称。诸贤，若有法、律尊师乐住远离，中、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中、下弟子有此三事可称。”

尊者舍梨子复告诸比丘：“诸贤，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诸贤，云何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诸贤，念欲恶，恶念欲亦恶，彼断念欲，亦断恶念欲；如是恚、怨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慢、最上慢、贡高、放逸、豪贵、憎诤。诸贤，贪亦恶，著亦恶，彼断贪，亦断著。诸贤，是谓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

“诸贤，复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诸贤，云何复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诸贤，是谓复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亦得涅槃。”

于是，世尊所患即除而得安隐，从卧寤起，结跏趺坐，叹尊者舍梨子：“善哉！善哉！舍梨子为诸比丘说法如法。舍梨子，汝当复为诸比丘说法如法。舍梨子，汝当数数为诸比丘说法如法。”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共受法如法，诵习执持。所以者何？此法如法，有法有义，为梵行本，得通得觉，亦得涅槃。诸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此法如法，当善受持。”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秽品比丘请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与大比丘众俱，受夏坐。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诸贤，若有比丘请诸比丘：‘诸尊，语我、教我、诃我，莫难于我！’所以者何？诸贤，或有一人戾语，成就戾语法，成就戾语法故，令诸梵行者不语彼，不教、不诃而难彼人。诸贤，何者戾语法？若有成就戾语法者，诸梵行者不语彼，不教、不诃而难彼人？诸贤，或有一人恶欲、念欲，诸贤，若有人恶欲、念欲者，是谓戾语法。如是染行染、不语结住，欺诳谀谄，悭贪嫉妒，无惭无愧，瞋弊恶意，瞋恚语言，诃比丘诃，诃比丘轻慢，诃

比丘发露，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语、瞋恚、憎嫉炽盛，恶朋友、恶伴侣，无恩、不知恩。诸贤，若有人无恩、不知恩者，是谓戾语法。诸贤，是谓诸戾语法，若有成就戾语法者，诸梵行者不语彼，不教、不诃而难彼人。诸贤，比丘者，当自思量。”

“诸贤，若有人恶欲、念欲者，我不爱彼；若我恶欲、念欲者，彼亦不爱我。比丘如是观，不行恶欲、不念欲者，当学如是！如是染行染、不语结住，欺诳谀谄，悭贪嫉妒，无惭无愧，瞋弊恶意，瞋恚语言，诃比丘诃，诃比丘轻慢，诃比丘发露，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语、瞋恚、憎嫉炽盛，恶朋友、恶伴侣，无恩、不知恩。诸贤，若有人无恩、不知恩者，我不爱彼；若我无恩、不知恩者，彼亦不爱我。比丘如是观，不行无恩、不知恩者，当学如是！

“诸贤，若比丘不请诸比丘：‘诸尊，语我、教我、诃我，莫难于我！’所以者何？诸贤，或有一人善语，成就善语法，成就善语法故，诸梵行者善语彼，善教、善诃，不难彼人。诸贤，何者善语法？若有成就善语法者，诸梵行者善语彼，善教、善诃，不难彼人？诸贤，或有一人不恶欲、不念欲，诸贤，若有人不恶欲、不念欲者，是谓善语法。如是不染行染、不不语结住，不欺诳谀谄，不悭贪嫉妒，不无惭无愧，不瞋弊恶意，不瞋恚语言，不诃比丘诃，不诃比丘轻慢，不诃比丘发露，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不语、瞋恚、憎嫉炽盛，不恶朋友、恶伴侣，不无恩、不知恩。诸贤，若有人不无恩、不知恩者，是谓善语法。诸贤，是谓诸善语法，若有成就善语法者，诸梵行者善语彼，善教、善诃，不难彼人。诸贤，比丘者当自思量。”

“诸贤，若有人不恶欲、不念欲者，我爱彼人；若我不恶欲、不念欲者，彼亦爱我。比丘如是观，不行恶欲、不念欲者，当学如是！如是不染行染、不不语结住，不欺诳谀谄，不悭贪嫉妒，不无惭无愧，不瞋弊恶意，不瞋恚语言，不诃比丘诃，不诃比丘轻慢，不诃比丘发露，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不语、瞋恚、憎嫉炽盛，不恶朋友、恶伴侣，不无恩、不知恩。诸贤，若有人不无恩、不知恩者，我爱彼人；若我不无恩、不知恩者，彼亦爱我。比丘如是观，不无恩、不知恩者，当学如是！”

“诸贤，若比丘如是观者，必多所饶益：我为恶欲、念欲，为不恶欲、念欲耶？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是恶欲、念欲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断。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无恶欲、不念欲者，即便欢悦；我自清净，求学尊法，是故欢悦。诸贤，犹有目人以镜自照，则见其面净及不净。诸贤，若有目人见面有垢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洗。诸贤，若有目人见面无垢者，即便欢悦；我面清净，是故欢悦。

“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行恶欲、念欲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断。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不行恶欲、不念欲者，即便欢悦；我自清净，求学尊法，是故欢悦。如是：我为染行染，为不染行染；为不语结住，为不不语结住；为欺诳谀谄，为不欺诳谀谄；为悭贪嫉

妒，为不悭贪嫉妒；为无惭无愧，为不无惭无愧；为瞋弊恶意，为不瞋弊恶意；为瞋恚语言，为不瞋恚语言；为诃比丘诃，为不诃比丘诃；为诃比丘轻慢，为不诃比丘轻慢；为诃比丘发露，为不诃比丘发露；为更互相避，为不更互相避；为说外事，为不说外事；为不语、瞋恚、憎嫉炽盛，为不不语、瞋恚、憎嫉炽盛；为恶朋友、恶伴侣，为不恶朋友、恶伴侣；为无恩、不知恩，为不无恩、不知恩耶？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无恩、不知恩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断。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不无恩、不知恩者，即便欢悦；我自清净，求学尊法，是故欢悦。诸贤，犹有目人以镜自照，则见其面净及不净。诸贤，若有目人见面有垢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洗。诸贤，若有目人见面无垢者，即便欢悦；我面清净，是故欢悦。

“诸贤，如是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无恩、不知恩者，则不欢悦，便求欲断。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不无恩、不知恩者，即便欢悦；我自清净，求学尊法，是故欢悦。因欢悦故，便得欢喜；因欢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觉乐；因觉乐故，便得定心。诸贤，多闻圣弟子因定心故，便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故，便得厌；因厌故，便得无欲；因无欲故，便得解脱；因解脱故，便得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大目揵连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知法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舍弥，在瞿师罗园。

尔时，尊者周那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作如是说：‘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然彼贤者心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然彼贤者心生恶欲、恶见而住。诸梵行人知彼贤者不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生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生恶欲、恶见而住。

“诸贤，犹人不富自称说富，亦无国封说有国封，又无畜牧说有畜牧。若欲用时，则无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无畜牧、米谷，亦无奴婢。诸亲朋友往诣彼所，而作是说：‘汝实不富自称说富，亦无国封说有国封，又无畜牧说有畜牧。然欲用时，则无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无畜牧、米谷，亦无奴婢。’

“如是，诸贤，若有比丘作如是说：‘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然彼贤者心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然彼贤者心生恶欲、恶见而住。诸梵行人知彼贤者不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所以

者何？以彼贤者心不向增伺尽、无余涅槃。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不向恶见法尽、无余涅槃。”

“诸贤，或有比丘不作是说：‘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然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然彼贤者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诸梵行人知彼贤者实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

“诸贤，犹人大富自说不富，亦有国封说无国封，又有畜牧说无畜牧。若欲用时，则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有畜牧、米谷，亦有奴婢。诸亲朋友往诣彼所，作如是说：‘汝实大富自说不富，亦有国封说无国封，又有畜牧说无畜牧。然欲用时，则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有畜牧、米谷，亦有奴婢。’

“如是，诸贤，若有比丘不作是说：‘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然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然彼贤者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诸梵行人知彼贤者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向增伺尽、无余涅槃。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无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彼贤者心向恶见法尽、无余涅槃。”

尊者周那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周那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周那问见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舍弥，在瞿师罗园。

于是，尊者大周那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诸见生而生，谓计有神，计有众生，有人、有寿、有命、有世。世尊，云何知、云何见，令此见得灭、得舍离，而令余见不续、不受耶？”

彼时，世尊告曰：“周那，世中诸见生而生，谓计有神，计有众生，有人、有寿、有命、有世。周那，若使诸法灭尽无余者，如是知、如是见，令此见得灭、得舍离，而令余见不续、不受，当学渐损。

“周那，于圣法、律中，何者渐损？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作是念：‘我行渐损。’周那，于圣法、律中，不但是渐损，有四增上心现法乐居，行者从是起而复还入。彼作是念：‘我行渐损。’周那，于圣法、律中，不但是渐损，比丘者，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彼作是念：‘我行渐

损。’周那，于圣法、律中不但是渐损，有四息解脱，离色得无色，行者从是起当为他说。彼作是念：‘我行渐损。’周那，于圣法、律中不但是渐损。

“周那，他有恶欲、念欲，我无恶欲、念欲，当学渐损。周那，他有害意瞋，我无害意瞋，当学渐损。周那，他有杀生、不与取、非梵行，我无非梵行，当学渐损。周那，他有增伺、诤意、睡眠所缠、掉、贡高而有疑惑，我无疑惑，当学渐损。周那，他有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我有惭愧，当学渐损。周那，他有慢，我无慢，当学渐损。周那，他有增慢，我无增慢，当学渐损。周那，他不多闻，我有多闻，当学渐损。周那，他不观诸善法，我观诸善法，当学渐损。周那，他行非法恶行，我行是法妙行，当学渐损。周那，他有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我无恶戒，当学渐损。周那，他有不信、懈怠、无念、无定而有恶慧，我无恶慧，当学渐损。

“周那，若但发心念欲求学诸善法者，则多所饶益，况复身、口行善法耶？周那，他有恶欲、念欲，我无恶欲、念欲，当发心。周那，他有害意瞋，我无害意瞋，当发心。周那，他有杀生、不与取、非梵行，我无非梵行，当发心。周那，他有增伺、诤意、睡眠所缠、掉、贡高而有疑惑，我无疑惑，当发心。周那，他有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我有惭愧，当发心。周那，他有慢，我无慢，当发心。周那，他有增慢，我无增慢，当发心。周那，他不多闻，我有多闻，当发心。周那，他不观诸善法，我观诸善法，当发心。周那，他行非法恶行，我行是法妙行，当发心。周那，他有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我无恶戒，当发心。周那，他有不信、懈怠、无念、无定而有恶慧，我无恶慧，当发心。周那，犹如恶道与正道对，犹如恶度与正度对。

“如是，周那，恶欲者与非恶欲为对，害意瞋者与不害意瞋为对，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者与梵行为对，增伺、诤意、睡眠、掉、贡高、疑惑者与不疑惑为对，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者与惭愧为对，慢者与不慢为对，增慢者与不增慢为对，不多闻者与多闻为对，不观诸善法者与观诸善法为对，行非法恶行者与行是法妙行为对，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者与善戒为对，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者与善慧为对。

“周那，或有法黑，有黑报，趣至恶处；或有法白，有白报，而得升上。如是，周那，恶欲者，以非恶欲为升上；害意瞋者，以不害意瞋为升上；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者，以梵行为升上；增伺、诤意、睡眠、掉、贡高、疑惑者，以不疑惑为升上；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者，以惭愧为升上；慢者，以不慢为升上；增慢者，以不增慢为升上；不多闻者，以多闻为升上；不观诸善法者，以观诸善法为升上；行非法恶行者，以行是法妙行为升上；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者，以善戒为升上；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

者，以善慧为升上。

“周那，若有不自调御，他不调御欲调御者，终无是处。自没溺，他没溺欲拔出者，终无是处。自不般涅槃，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终无是处。周那，若有自调御，他不调御欲调御者，必有是处。自不没溺，他没溺欲拔出者，必有是处。自般涅槃，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必有是处。

“如是，周那，恶欲者，以非恶欲为般涅槃；害意瞋者，以不害意瞋为般涅槃；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者，以梵行为般涅槃；增伺、诤意、睡眠、掉、贡高、疑惑者，以不疑惑为般涅槃；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者，以惭愧为般涅槃；慢者，以不慢为般涅槃；增慢者，以不增慢为般涅槃；不多闻者，以多闻为般涅槃；不观诸善法者，以观诸善法为般涅槃；行非法恶行者，以行是法妙行为般涅槃；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者，以善戒为般涅槃；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者，以善慧为般涅槃。

“是为，周那，我已为汝说渐损法，已说发心法，已说对法，已说升上法，已说般涅槃法。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等亦当复自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坐禅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尊者大周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青白莲华喻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或有法从身灭，不从口灭；或有法从口灭，不从身灭；或有法不从身口灭，但以慧见灭。

“云何法从身灭，不从口灭？比丘者，有不善身行充满、具足受持著身，诸比丘见已，诃彼比丘：‘贤者，不善身行充满、具足受持，何为著身？贤者，可舍不善身行，修习善身行。’彼于后时，舍不善身行，修习善身行，是谓法从身灭，不从口灭。”

“云何法从口灭，不从身灭？比丘者，不善口行充满、具足受持著口，诸比丘见已，诃彼比丘：‘贤者，不善口行充满、具足受持，何为著口？贤者，可舍不善口行，修习善口行。’彼于后时，舍不善口行，修习善口行，是谓法从口灭，不从身灭。”

“云何法不从身口灭，但以慧见灭？增伺不从身口灭，但以慧见灭；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恶欲、恶见，不从身口灭，但以慧见灭。是谓法不从身口灭，但以慧见灭。

“如来或有观，观他人心，知此人不如是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得灭增伺。所以者何？以此人心生

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得灭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此人心生恶欲、恶见而住，知此人如是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得灭增伺。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恶增伺而住，如是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得灭恶欲、恶见。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犹如青莲华，红、赤、白莲华，水生水长，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来世间生、世间长，出世间行，不著世间法。所以者何？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一切世间。”

尔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经当名何？云何受持？”

于是，世尊告曰：“阿难，此经名为青白莲华喻，汝当如是善受持诵！”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共受此青白莲华喻经，诵习守持。所以者何？此青白莲华喻经如法有义，是梵行本，致通、致觉，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应当受此青白莲华喻经，善讽诵持。”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水净梵志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郁鞞罗尼连然河岸，在阿耶恕罗尼拘类树下，初得道时。

于是，有一水净梵志，中后仿佯往诣佛所。世尊遥见水净梵志来，因水净梵志故，告诸比丘：“若有二十一秽污于心者，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云何二十一秽？邪见心秽、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悭心秽、嫉心秽、欺诳心秽、谀谄心秽、无惭心秽、无愧心秽、慢心秽、大慢心秽、骄傲心秽、放逸心秽。若有此二十一秽污于心者，必至恶处，生地狱中。犹垢腻衣持与染家，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渍极浣，令净此垢腻衣；染家虽治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渍极浣令净，然此污衣故有秽色。如是，若有二十一秽污于心者，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云何二十一秽？邪见心秽、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悭心秽、嫉心秽、欺诳心秽、谀谄心秽、无惭心秽、无愧心秽、慢心秽、大慢心秽、骄傲心秽、放逸心秽。若有此二十一秽污于心者，必至恶处，生地狱中。

“若有二十一秽不污心者，必至善处，生于天上。云何二十一秽？邪见心秽、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

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悭心秽、嫉心秽、欺诳心秽、谀谄心秽、无惭心秽、无愧心秽、慢心秽、大慢心秽、骄傲心秽、放逸心秽。若有此二十一秽不污心者，必至善处，生于天上。犹如白净波罗柰衣持与染家，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渍极浣令净；此白净波罗柰衣，染家虽治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渍极浣令净，然此白净波罗柰衣本已净而复净。如是若有二十一秽不污心者，必至善处，生于天上。云何二十一秽？邪见心秽、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悭心秽、嫉心秽、欺诳心秽、谀谄心秽、无惭心秽、无愧心秽、慢心秽、大慢心秽、骄傲心秽、放逸心秽。若有此二十一秽不污心者，必至善处，生于天上。

“若知邪见是心秽者，知已便断，如是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悭心秽、嫉心秽、欺诳心秽、谀谄心秽、无惭心秽、无愧心秽、慢心秽、大慢心秽、骄傲心秽，若知放逸是心秽者，知已便断，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梵志，是谓洗浴内心，非浴外身。”

尔时，梵志语世尊曰：“瞿昙，可诣多水河浴。”

世尊问曰：“梵志，若诣多水河浴者，彼得何等？”

梵志答曰：“瞿昙，彼多水河浴者，此是世间斋洁之相、度相、福相。瞿昙，若诣多水河浴者，彼则净除于一切恶。”

尔时，世尊为彼梵志而说颂曰：

“妙好首梵志，若入多水河，
是愚常游戏，不能净黑业。
好首何往泉？何义多水河？
人作不善业，清水何所益？
净者无垢秽，净者常说戒，
净者清白业，常得清净行。
若汝不杀生，常不与不取，
真谛不妄语，当正念正知。
梵志如是学，一切众生安，
梵志何还家？家泉无所净。
梵志汝当学，净洗以善法，
何须弊恶水？但去身体垢。”

梵志白佛曰："我亦作是念：净洗以善法，何须弊恶水？"梵志闻佛教，心中大欢喜，即时礼佛足，归命佛法众。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好首水净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黑比丘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母堂。

是时，黑比丘鹿母子常喜斗诤，往诣佛所。世尊遥见黑比丘来，因黑比丘故，告诸比丘："或有一人常喜斗诤，不称止诤。若有一人常喜斗诤，不称止诤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恶欲，不称止恶欲。若有一人恶欲，不称止恶欲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得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不称持戒。若有一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不称持戒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有瞋缠、有不语结、有悭嫉、有谀谄欺诳、有无惭无愧，不称惭愧。若有一人有瞋缠、有不语结、有悭嫉、有谀谄欺诳、有无惭无愧、不称惭愧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经劳诸梵行，不称经劳诸梵行。若有一人不经劳诸梵行，不称经劳诸梵行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观诸法，不称观诸法。若有一人不观诸法，不称观诸法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宴坐，不称宴坐。若有一人不宴坐，不称宴坐者，此法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令爱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习，不能令摄持，不能令得沙门，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此人虽作是念：'令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诸梵行者不供养、恭敬、礼事于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无量恶法，因彼有此无量恶法故，令诸梵行者不供养、恭敬、礼事于彼。犹如恶马系在枥养，虽作

是念：‘令人系我著安隐处，与我好饮食、好看视我。’然人不系著安隐处，不与好饮食、不好看视。所以者何？彼马有恶法，谓极粗弊、不温良故，令人不系著安隐处，不与好饮食、不好看视。如是，此人虽作是念：‘令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诸梵行者不供养、恭敬、礼事于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无量恶法，因彼有此无量恶法故，令诸梵行者不供养、恭敬、礼事于彼。

“或有一人不喜斗诤，称誉止诤。若有一人不喜斗诤，称誉止诤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恶欲，称誉止恶欲。若有一人不恶欲，称誉止恶欲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称誉持戒。若有一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称誉持戒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无瞋缠、无不语结、无悭嫉、无谀谄欺诳、无无惭无愧，称誉惭愧。若有一人无瞋缠、无不语结、无悭嫉、无谀谄欺诳、无无惭无愧，称誉惭愧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经劳诸梵行，称誉经劳诸梵行。若有一人经劳诸梵行，称誉经劳诸梵行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观诸法，称誉观诸法。若有一人观诸法，称誉观诸法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宴坐，称誉宴坐。若有一人宴坐，称誉宴坐者，此法可乐、可爱、可喜，能令爱念，能令敬重，能令修习，能令摄持，能令得沙门，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此人虽不作是念：‘令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无量善法，因彼有此无量善法故，令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彼。犹如良马系在枥养，虽不作是念：‘令人系我著安隐处，与我好饮食、好看视我。’然人系彼著安隐处，与好饮食、好看视之。所以者何？彼马有善法，谓软调好，极温良故，令人系著于安隐处，与好饮食、好看视之。如是，此人虽不作是念：‘令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彼。”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住法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说退善法不住、不增，我说住善法不退、不增，我说增善法不退、不住。云何退善法不住、不增？比丘者，若有笃信、禁戒、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于此法退不住、不增，是谓退善法不住、不增。云何住善法不退、不增？比丘者，若有笃信、禁戒、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于此法住不退、不增，是谓住善法不退、不增。云何增善法不退、不住？比丘者，若有笃信、禁戒、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于此法增不退、不住，是谓增善法不退、不住。

“比丘者，作如是观，必多所饶益：我为多行增伺，为多行无增伺；我为多行瞋恚心，为多行无瞋恚心；我为多行睡眠缠，为多行无睡眠缠；我为多行掉、贡高，为多行无掉、贡高；我为多行疑惑，为多行无疑惑；我为多行身诤，为多行无身诤；我为多行秽污心，为多行无秽污心；我为多行信，为多行不信；我为多行精进，为多行懈怠；我为多行念，为多行无念；我为多行定，为多行无定；我为多行恶慧，为多行无恶慧。

“若比丘观时，则知我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缠、掉、贡高、疑惑、身诤、秽污心、不信、懈怠、无念、无定、多行恶慧者。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若比丘观时，则知我多行无贪增伺，若无瞋恚心、无睡眠缠、无掉贡高、无疑惑、无身诤、无秽污心，有信、有进、有念、有定，多行无恶慧者。彼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广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广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无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有比丘、比丘尼未闻法者不得闻，已闻法者便忘失；若使有法本所修行，广布诵习，慧之所解，彼不复忆，知而不知。诸贤，是谓比丘、比丘尼净法衰退。

“诸贤，若有比丘、比丘尼未闻法者便得闻，已闻法者不忘失；若使有法本所修行，广布诵习，慧之所解，彼常忆念，知而复知，是谓比丘、比丘尼净法转增。

“诸贤，比丘者，当作如是观：我为有增伺，为无有增伺；我为

有瞋恚心，为无有瞋恚心；我为有睡眠缠，为无有睡眠缠；我为有掉、贡高，为无有掉、贡高；我为有疑惑，为无有疑惑；我为有身诤，为无有身诤；我为有秽污心，为无有秽污心；我为有信，为无有信；我为有进，为无有进；我为有念，为无有念；我为有定，为无有定；我为有恶慧，为无有恶慧。

“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有增伺、有瞋恚心、有睡眠缠、有掉贡高、有疑惑、有身诤、有秽污心，无信、无进、无念、无定，有恶慧者。诸贤，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诸贤，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诸贤，如是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诸贤，若比丘观时，则知我无增伺、无瞋恚心、无睡眠缠、无掉贡高、无有疑惑、无有身诤、无秽污心，有信、有进、有念、有定，无恶慧者。彼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广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诸贤，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广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欢喜奉行。

秽品第八竟。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因品第九（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因、止处、二阴，增上心、及念，
师子吼、优昙，愿、想最在后。

因品大因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尊者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于是，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

世尊告曰：“阿难，汝莫作是念：‘此缘起至浅至浅。’所以者何？此缘起极甚深！明亦甚深！阿难，于此缘起不知如真，不见如实，不觉不达故，令彼众生如织机相锁，如蕴蔓草，多有稠乱，忽忽喧闹，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往来不能出过生死。阿难，是故知此

缘起极甚深！明亦甚深！
“阿难，若有问者：‘老死有缘耶？’当如是答：‘老死有缘。’若有问者：‘老死有何缘？’当如是答：‘缘于生也。’阿难，若有问者：‘生有缘耶？’当如是答：‘生亦有缘。’若有问者：‘生有何缘？’当如是答：‘缘于有也。’阿难，若有问者：‘有有缘耶？’当如是答：‘有亦有缘。’若有问者：‘有有何缘？’当如是答：‘缘于受也。’阿难，若有问者：‘受有缘耶？’当如是答：‘受亦有缘。’若有问者：‘受有何缘？’当如是答：‘缘于爱也。’阿难，是为缘爱有受，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缘老死有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皆缘老死有，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
“阿难，缘生有老死者，此说缘生有老死，当知所谓缘生有老死。阿难，若无生，鱼、鱼种，鸟、鸟种，蚊、蚊种，龙、龙种，神、神种，鬼、鬼种，天、天种，人、人种，阿难，彼彼众生随彼彼处，若无生，各各无生者，设使离生，当有老死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老死因、老死习、老死本、老死缘者，谓此生也。所以者何？缘生故则有老死。阿难，缘有有生者，此说缘有有生，当知所谓缘有有生。阿难，若无有，鱼、鱼种，鸟、鸟种，蚊、蚊种，龙、龙种，神、神种，鬼、鬼种，天、天种，人、人种，阿难，彼彼众生随彼彼处无有，各各无有者，设使离有，当有生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生因、生习、生本、生缘者，谓此有也。所以者何？缘有故则有生。阿难，缘受有有者，此说缘受有有，当知所谓缘受有有。阿难，若无受，各各无受者，设使离受，当复有有，施设有有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有因、有习、有本、有缘者，谓此受也。所以者何？缘受故则有有。阿难，缘爱有受者，此说缘爱有受，当知所谓缘爱有受。阿难，若无爱，各各无爱者，设使离爱，当复有受立于受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受因、受习、受本、受缘者，谓此爱也。所以者何？缘爱故则有受。阿难，是为缘爱有求，缘求有利，缘利有分，缘分有染欲，缘染欲有著，缘著有悭，缘悭有家，缘家有守。阿难，缘守故便有刀杖、斗诤、谀谄、欺诳、妄言、两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阿难，若无守，各各无守者，设使离守，当有刀杖、斗诤、谀谄、欺诳、妄言、两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刀杖、斗诤、谀谄、欺诳、妄言、两舌，起

无量恶不善之法，因是习、是本、是缘者，谓此守也。所以者何？缘守故则有刀杖、斗诤、谀谄、欺诳、妄言、两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阿难，缘家有守者，此说缘家有守，当知所谓缘家有守。阿难，若无家，各各无家者，设使离家，当有守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守因、守习、守本、守缘者，谓此家也。所以者何？缘家故则有守。阿难，缘悭有家者，此说缘悭有家，当知所谓缘悭有家。阿难，若无悭，各各无悭者，设使离悭，当有家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家因、家习、家本、家缘者，谓此悭也。所以者何？缘悭故则有家。阿难，缘著有悭者，此说缘著有悭，当知所谓缘著有悭。阿难，若无著，各各无著者，设使离著，当有悭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悭因、悭习、悭本、悭缘者，谓此著也。所以者何？缘著故则有悭。阿难，缘欲有著者，此说缘欲有著，当知所谓缘欲有著。阿难，若无欲，各各无欲者，设使离欲，当有著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著因、著习、著本、著缘者，谓此欲也。所以者何？缘欲故则有著。阿难，缘分有染欲者，此说缘分有染欲，当知所谓缘分有染欲。阿难，若无分，各各无分者，设使离分，当有染欲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染欲因、染欲习、染欲本、染欲缘者，谓此分也。所以者何？缘分故则有染欲。阿难，缘利有分者，此说缘利有分，当知所谓缘利有分。阿难，若无利，各各无利者，设使离利，当有分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分因、分习、分本、分缘者，谓此利也。所以者何？缘利故则有分。阿难，缘求有利者，此说缘求有利，当知所谓缘求有利。阿难，若无求，各各无求者，设使离求，当有利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利因、利习、利本、利缘者，谓此求也。所以者何？缘求故则有利。阿难，缘爱有求者，此说缘爱有求，当知所谓缘爱有求。阿难，若无爱，各各无爱者，设使离爱，当有求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求因、求习、求本、求缘者，谓此爱也。所以者何？缘爱故则有求。阿难，欲爱及有爱，此二法因觉、缘觉致来。阿难，若有问者：‘觉有缘耶？’当如是答：‘觉亦有缘。’若有问者：‘觉有何缘？’当如是答：‘缘更乐也。’当知所谓缘更乐有觉。阿

难，若无有眼更乐，各各无眼更乐者，设使离眼更乐，当有缘眼更乐生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耶？”

答曰：“无也。”

“阿难，若无耳、鼻、舌、身、意更乐，各各无意更乐者，设使离意更乐，当有缘意更乐生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觉因、觉习、觉本、觉缘者，谓此更乐也。所以者何？缘更乐故则有觉。阿难，若有问者：‘更乐有缘耶？’当如是答：‘更乐有缘。’若有问者：‘更乐有何缘？’当如是答：‘缘名色也。’当知所谓缘名色有更乐。阿难，所行、所缘有名身，离此行、离此缘有有对更乐耶？”

答曰：“无也。”

“阿难，所行、所缘有色身，离此行、离此缘有增语更乐耶？”

答曰：“无也。”

“设使离名身及色身，当有更乐施设更乐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更乐因、更乐习、更乐本、更乐缘者，谓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缘名色故则有更乐。阿难，若有问者：‘名色有缘耶？’当如是答：‘名色有缘。’若有问者：‘名色有何缘？’当如是答：‘缘识也。’当知所谓缘识有名色。阿难，若识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

答曰：“无也。”

“阿难，若识入胎即出者，名色会精耶？”

答曰：“不会。”

“阿难，若幼童男童女识初断坏不有者，名色转增长耶？”

答曰：“不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名色因、名色习、名色本、名色缘者，谓此识也。所以者何？缘识故则有名色。阿难，若有问者：‘识有缘耶？’当如是答：‘识亦有缘。’若有问者：‘识有何缘？’当如是答：‘缘名色也。’当知所谓缘名色有识。阿难，若识不得名色，若识不立、不倚名色者，识宁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苦耶？”

答曰：“无也。”

“阿难，是故当知是识因、识习、识本、识缘者，谓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缘名色故则有识。阿难，是为缘名色有识，缘识亦有名色，由是增语，增语说传，传说可施设有，谓识、名色共俱也。阿难，云何有一见有神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见觉是神，或复有一不见觉是神，见神能觉，然神法能觉；或复有一不见觉是神，亦不见神能觉，然神法能觉，但见神无所觉。阿难，若有一见觉是神者，应当问彼：'汝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汝此三觉为见何觉是神耶？'阿难，当复语彼，若有觉乐觉者，彼于尔时二觉灭——苦觉、不苦不乐觉，彼于尔时唯觉乐觉。乐觉者，是无常法、苦法、灭法，苦乐觉已灭，彼不作是念：'非为神灭耶？'阿难，若复有一觉苦觉者，彼于尔时二觉灭——乐觉、不苦不乐觉，彼于尔时唯觉苦觉。苦觉者，是无常法、苦法、灭法，若苦觉已灭，彼不作是念：'非为神灭耶？'阿难，若复有一觉不苦不乐觉者，彼于尔时二觉灭——乐觉、苦觉，彼于尔时唯觉不苦不乐觉。不苦不乐觉者，是无常法、苦法、灭法。若不苦不乐觉已灭，彼不作是念：'非为神灭耶？'阿难，彼如是无常法但离苦乐，当复见觉是神耶？"

答曰："不也。"

"阿难，是故彼如是无常法但离苦乐，不应复见觉是神也。阿难，若复有一不见觉是神，然神能觉，见神法能觉者，应当语彼：'汝若无觉者，觉不可得，不应说是我所有。'阿难，彼当复如是见觉不是神，然神能觉，见神法能觉耶？"

答曰："不也。"

"阿难，是故彼不应如是见觉非神，神能觉，见神法能觉。阿难，若复有一不见觉是神，亦不见神能觉，然神法能觉，但见神无所觉者，应当语彼：'汝若无觉都不可得，神离觉者，不应神清净。'阿难，彼当复见觉非神，亦不见神能觉、神法能觉，但见神无所觉耶？"

答曰："不也。"

"阿难，是故彼不应如是见觉非神，亦不见神能觉、神法能觉，但见神无所觉，是谓有一见有神也。阿难，云何有一不见有神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不见觉是神，亦不见神能觉，然神法能觉，亦不见神无所觉，彼如是不见已，则不受此世间；彼不受已，则不疲劳；不疲劳已，便般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难，是谓增语，增语说传，传设可施设有。知是者，则无所受。阿难，若比丘如是正解脱者，此不复有见如来终，见如来不终，见如来终、不终，见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是谓有一不见有神也。阿难，云何有一有神施设而施设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

"阿难，若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今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如是说、亦如是见。有神若离少色时，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少色是神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今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如是说、亦如是见。有神若离无量色时，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无量色是神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今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如是说、亦如是见。有神若离少无色时，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今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如是说、亦如是见。有神若离无量无色时，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无量无色是神见著而著，是谓有一有神施设而施设也。

"阿难，云何有一无神施设而施设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亦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阿难，若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非今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不如是说、亦不如是见。有神若离少色时，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不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非今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不如是说、亦不如是见。有神若离无量色时，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非无量色是

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非无量色是神不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非今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不如是说、亦不如是见。有神若离少无色时，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非少无色是神不见著而著。

“阿难，若复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彼非今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身坏命终，亦不如是说、亦不如是见。有神若离无量无色时，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难，如是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如是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不见著而著。阿难，是谓有一无神施设而施设也。

“复次，阿难，有七识住及二处。云何七识住？有色众生若干身、若干想，谓人及欲天，是谓第一识住。复次，阿难，有色众生若干身、一想，谓梵天初生不夭寿，是谓第二识住。复次，阿难，有色众生一身、若干想，谓晃昱天，是谓第三识住。复次，阿难，有色众生一身、一想，谓遍净天，是谓第四识住。复次，阿难，有无色众生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处，是空处成就游，谓无量空处天，是谓第五识住。复次，阿难，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是识处成就游，谓无量识处天，是谓第六识住。复次，阿难，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处，是无所有处成就游，谓无所有处天，是谓第七识住。

“阿难，云何有二处？有色众生无想无觉，谓无想天，是谓第一处。复次，阿难，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天，是谓第二处。阿难，第一识住者，有色众生若干身、若干想，谓人及欲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二识住者，有色众生若干身、一想，谓梵天初生不夭寿。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三识住者，有色众生一身、若干想，谓晃昱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四识住者，有色众生一身、一想，谓遍净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五识住者，无色众生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

干想，无量空处，是空处成就游，谓无量空处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六识住者，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是识处成就游，谓无量识处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七识住者，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处，是无所有处成就游，谓无所有处天。若有比丘知彼识住、知识住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计著住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一处者，有色众生无想无觉，谓无想天，若有比丘知彼处、知彼处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处，计著往彼处耶？”

答曰：“不也。”

“阿难，第二处者，无色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若有比丘知彼处、知彼处集，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难，此比丘宁可乐彼处，计著住彼处耶？”

答曰：“不也。”

“阿难，若有比丘彼七识住及二处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脱者，是谓比丘阿罗诃，名慧解脱。

“复次，阿难，有八解脱。云何为八？色观色，是谓第一解脱。复次，内无色想外观色，是谓第二解脱。复次，净解脱身作证成就游，是谓第三解脱。复次，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处，是无量空处成就游，是谓第四解脱。复次，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是无量识处成就游，是谓第五解脱。复次，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处，是无所有处成就游，是谓第六解脱。复次，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第七解脱。复次，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灭解脱，身作证成就游，及慧观诸漏尽知，是谓第八解脱。阿难，若有比丘彼七识住及二处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脱，及此八解脱，顺逆身作证成就游，亦慧观诸漏尽者，是谓比丘阿罗诃，名俱解脱。”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念处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道净众生，度忧畏，灭苦恼，断啼哭，得正法，谓四念处。若有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悉断五盖、心秽、慧羸，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支，得觉无上正尽之觉；若有未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悉断五盖、心秽、慧羸，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支，得觉无上正尽之觉；我今现在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亦断五盖、心秽、慧羸，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支，得觉无上正尽之觉。云何为四？观身如身念处，观觉如觉念处，观心如心念处，观法如法念处。

“云何观身如身念处？比丘者，行则知行，住则知住，坐则知坐，卧则知卧，眠则知眠，寤则知寤，眠寤则知眠寤。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生恶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断灭止。犹木工师、木工弟子，彼持墨绳，用絣于木，则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生恶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断灭止。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治心，治断灭止。犹二力士捉一羸人，处处旋捉，自在打锻；如是比丘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治心，治断灭止。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长即知入息长，出息长即知出息长，入息短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学一切身息入，学一切身息出，学止身行息入，学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离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离生喜乐无处不遍。犹工浴人器盛澡豆，水和成抟，水渍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离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离生喜乐无处不遍。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定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定生喜乐无处不遍。犹如山泉，清净不浊，充满流溢，四方水来，无缘得入，即彼泉底，水自涌出，流溢于外，渍山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

中，定生喜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无喜生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无处不遍。犹青莲华，红、赤、白莲，水生水长，在于水底，彼根茎华叶悉渍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无喜生乐，渍身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犹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从头至足，于其身体无处不覆；如是比丘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忆所念，如前后亦然，如后前亦然，如昼夜亦然，如夜昼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如是不颠倒，心无有缠，修光明心，心终不为暗之所覆。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善受观相，善忆所念。犹如有人，坐观卧人，卧观坐人；如是比丘善受观相，善忆所念。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我此身中有发、髦、爪、齿、粗细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抟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犹如器盛若干种子，有目之士，悉见分明，谓稻、粟种、蔓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我此身中有发、髦、爪、齿、粗细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抟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身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犹如屠儿杀牛，剥皮布地于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观身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彼死尸，或一、二日至六、七日，乌鸱所啄，豺狼所食，火烧埋地，悉腐烂坏，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

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骸骨青色，烂腐食半，骨锁在地，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离皮肉血，唯筋相连，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骨节解散，散在诸方，足骨、□骨、髀骨、髋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各在异处，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息道骨白如螺，青犹鸽色，赤若血涂，腐坏碎末，见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复如是，俱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身如身者，是谓观身如身念处。

“云何观觉如觉念处？比丘者，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觉苦觉时，便知觉苦觉；觉不苦不乐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觉；觉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乐食、苦食、不苦不乐食，乐无食、苦无食、不苦不乐无食，乐欲、苦欲、不苦不乐欲，乐无欲觉、苦无欲觉、不苦不乐无欲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如是比丘观内觉如觉，观外觉如觉，立念在觉，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觉如觉。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觉如觉者，是谓观觉如觉念处。

“云何观心如心念处？比丘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有恚无恚、有痴无痴、有秽污无秽污、有合有散、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如是比丘观内心如心，观外心如心，立念在心，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心如心。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心如心者，是谓观心如心念处。

“云何观法如法念处？眼缘色生内结。比丘者，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内结灭不复生者知如真。如是耳、鼻、舌、身，意缘法生内结。比丘者，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内结灭不复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法如法，谓内六处。

“复次，比丘观法如法。比丘者，内实有欲知有欲如真，内实无欲知无欲如真，若未生欲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欲灭不复生者知如真。如是瞋恚、睡眠、掉悔，内实有疑知有疑如真，内实无疑知无疑如真，若未生疑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疑灭不复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法如法，谓五盖也。

“复次，比丘观法如法。比丘者，内实有念觉支知有念觉支如真，内实无念觉支知无念觉支如真，若未生念觉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念觉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转修增广者知如真。如是择法、精进、喜、息、定。比丘者，内实有舍觉支知有舍觉支如真，内实无舍觉支知无舍觉支如真，若未生舍觉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舍觉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转修增广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观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法如法，谓七觉支。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观法如法者，是谓观法如法念处。

“若有比丘、比丘尼七年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二果，或现法得究竟智，或有余得阿那含。置七年，六五四三二一年，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二果，或现法得究竟智，或有余得阿那含。置七月，六五四三二一月，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日七夜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二果，或现法得究竟智，或有余得阿那含。置七日七夜，六五四三二，置一日一夜，若有比丘、比丘尼少少须臾顷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朝行如是，暮必得升进；暮行如是，朝必得升进。”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因品苦阴经上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诸比丘于中食后，少有所为，集坐讲堂。于是众多异学，中后仿佯往诣诸比丘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诸比丘：“诸贤，沙门瞿昙施设知断欲，施设知断色，施设知断觉。诸贤，我等亦施设知断欲，施设知断色，施设知断觉。沙门瞿昙及我等此三知三断，为有何胜、有何差别？”

于是，诸比丘闻彼众多异学所说，不是亦不非，默然起去，并作是念：“如此所说，我等当从世尊得知。”便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谓与众多异学所可共论，尽向佛说。

彼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即时应如是问众多异学：‘诸贤，云何欲味？云何欲患？云何欲出要？云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出要？云何觉味？云何觉患？云何觉出要？’诸比丘，若汝等作如是问

者，彼等闻已，便更互相难说外余事，瞋诤转增，必从座起，默然而退。所以者何？我不见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一切余众，能知此义而发遣者，唯有如来、如来弟子或从此闻。”

佛言：“云何欲味？谓因五欲功德，生乐生喜，极是欲味，无复过是，所患甚多。

“云何欲患？族姓子者，随其伎术以自存活，或作田业、或行治生、或以学书、或明算术、或知工数、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笔、或晓经书、或作勇将、或奉事王。彼寒时则寒，热时则热，饥渴、疲劳、蚊虻所蜇，作如是业，求图钱财。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钱财者，便生忧苦、愁戚、懊恼，心则生痴，作如是说：‘唐作唐苦！所求无果。’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钱财者，彼便爱惜，守护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财物，莫令王夺、贼劫、火烧、腐坏、亡失，出财无利，或作诸业而不成就。’彼作如是守护密藏，若有王夺、贼劫、火烧、腐坏、亡失，便生忧苦、愁戚、懊恼，心则生痴，作如是说：‘若有长夜所可爱念者，彼则亡失。’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族展转共诤。彼既如是共斗诤已，母说子恶，子说母恶，父子、兄弟、姊妹、亲族更相说恶，况复他人！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梵志梵志共诤，居士居士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斗诤共相憎故，以种种器仗，转相加害，或以拳扠石掷，或以杖打刀斫。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矟弓箭，或执刀盾入在军阵。或以象斗，或马、或车，或以步军，或以男女斗。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矟弓箭，或执刀盾往夺他国，攻城破坞，共相格战，打鼓吹角，高声唤呼。或以槌打，或以鉾戟，或以利轮，或以箭射，或乱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铜珠子洒之。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矟弓箭，或执刀盾入村、入邑、入国、入城，穿墙发藏，劫夺财物，断截王路。或至他巷，坏村、害邑、灭国、破城。于中或为王人所捉，种种拷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脔脔割，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著槛中衣裹火烧，或以沙壅草缠火爇，或内铁驴腹中，或著铁猪口中，或置铁虎口中烧，或安铜釜中，或著铁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铁钩钩，或卧铁床以沸油浇，或坐铁臼以铁

杵捣，或龙蛇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挝，或以棒打，或生贯高标上，或枭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于后时，疾病著床，或坐、卧地，以苦逼身，身受极重苦，不可爱乐。彼若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彼临终时在前覆障，犹日将没大山岗侧，影障覆地。如是，彼若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恶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业，多作恶业。若使有人作恶凶暴唯为罪，不作福、不行善，无所畏、无所依、无所归，随生处者，我必生彼。’从是有悔，悔者不善死，无福命终。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因身、口、意恶行故，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是谓后世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是谓欲患。

“云何欲出要？若断除欲，舍离于欲，灭欲欲尽，度欲出要，是谓欲出要。若有沙门、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终不能自断其欲，况复能断于他欲耶？若有沙门、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断他欲。

“云何色味？若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年十四五，彼于尔时，美色最妙。若因彼美色、缘彼美色故，生乐生喜，极是色味无复过是，所患甚多。

“云何色患？若见彼姝而于后时极大衰老，头白齿落，背偻脚戾，拄杖而行，盛壮日衰，寿命垂尽，身体震动，诸根毁熟，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疾病著床，或坐、卧地，以苦逼身，受极重苦。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死，或一二日至六七日，乌鸱所啄，豺狼所食，火烧埋地，悉烂腐坏。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息道，骸骨青色烂腐，余半骨锁在地。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息道，离皮肉血，唯筋相连。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息道，骨节解散，散在诸方，足骨、腨骨、髀骨、髋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各在异处。于汝等意云何？若

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复次，若见彼姝息道，骨白如螺，青犹鸽色，赤若血涂，腐坏碎末。于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灭生患耶？”

答曰：“如是。”

“是谓色患。

“云何色出要？若断除色，舍离于色，灭色色尽，度色出要，是谓色出要。若有沙门、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终不能自断其色，况复能断于他色耶？若有沙门、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断他色。

“云何觉味？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于尔时不念自害，亦不念害他，若不念害者，是谓觉乐味。所以者何？不念害者，成就是乐，是谓觉味。

“云何觉患？觉者是无常法、苦法、灭法，是谓觉患。

“云何觉出要？若断除觉，舍离于觉，灭觉觉尽，度觉出要，是谓觉出要。若有沙门、梵志，觉味、觉患、觉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终不能自断其觉，况复能断于他觉耶？若有沙门、梵志，觉味、觉患、觉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断他觉。”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苦阴经下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羁瘦，在加维罗卫尼拘类园。

尔时，释摩诃男中后彷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如是知世尊法，令我心中得灭三秽：染心秽、恚心秽、痴心秽。世尊，我如是知此法，然我心中复生染法、恚法、痴法。世尊，我作是念：‘我有何法不灭，令我心中复生染法、恚法、痴法耶？’”

世尊告曰：“摩诃男，汝有一法不灭，谓汝住在家，不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摩诃男，若汝灭此一法者，汝必不住在家，必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汝因一法不灭故，住在家，不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于是，释摩诃男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惟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心净，除疑得道！”

世尊告曰：“摩诃男，有五欲功德可爱、可念、欢喜，欲相应而使人乐。云何为五？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由此令王及王眷属得安乐欢喜。摩诃男，极是欲味无复过是，所患甚多。

“摩诃男，云何欲患？摩诃男，族姓子者，随其技术，以自存活，或作田业、或行治生、或以学书、或明算术、或知工数、或巧刻

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笔、或晓经书、或作勇将、或奉事王。彼寒时则寒。热时则热，饥渴、疲劳、蚊虻所蜇，作如是业，求图钱财。摩诃男，此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钱财者，便生忧苦、愁戚、懊恼，心则生痴，作如是说：‘唐作唐苦！所求无果。’摩诃男，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钱财者，彼便爱惜守护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财物莫令王夺、贼劫、火烧、腐坏、亡失，出财无利，或作诸业而不成就。’彼作如是守护密藏，若使王夺、贼劫、火烧、腐坏、亡失，彼便生忧苦、愁戚、懊恼，心则生痴，作如是说：‘若有长夜所可爱念者，彼则亡失。’摩诃男，如是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族展转共诤。彼既如是共斗诤已，母说子恶，子说母恶，父子、兄弟、姊妹、亲族更相说恶，况复他人！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梵志梵志共诤，居士居士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斗诤共相憎故，以种种器仗，转相加害，或以拳扠石掷，或以杖打刀斫。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稍弓箭，或执刀盾入在军阵，或以象斗，或马、或车，或以步军，或以男女斗。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稍弓箭，或执刀盾往夺他国，攻城破坞，共相格战，打鼓吹角，高声唤呼。或以槌打，或以鉾戟，或以利轮，或以箭射，或乱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铜珠子洒之。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著铠被袍，持稍弓箭，或执刀盾入村、入邑、入国、入城，穿墙发藏，劫夺财物，断截王路。或至他巷，坏村、害邑、灭国、破城。于中或为王人所捉，种种拷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脔脔割，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著槛中衣裹火烧，或以沙壅草缠火爇，或内铁驴腹中，或著铁猪口中，或置铁虎口中烧，或安铜釜中，或著铁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铁钩钩，或卧铁床以沸油浇，或坐铁臼以铁杵捣，或龙蛇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挝，或以棒打，或生贯高标上，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极重苦。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于后时疾病著床，或坐、卧地，以苦逼身，受极重

苦，不可爱乐。彼若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彼临终时在前覆障，犹日将没大山岗侧，影障覆地。如是，彼若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恶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业，多作恶业。若使有人作恶凶暴唯为罪，不作福、不行善，无所畏、无所依、无所归，随生处者，我必生彼。’从是有悔，悔者不善死，无福命终。摩诃男，是谓现法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因身、口、意恶行故，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摩诃男，是谓后世苦阴，因欲缘欲，以欲为本。

“摩诃男，是故当知欲一向无乐，无量苦患。多闻圣弟子不见如真者，彼为欲所覆，不得舍乐及无上息。摩诃男，如是彼多闻圣弟子因欲退转。摩诃男，我知欲无乐，无量苦患。我知如真已，摩诃男，不为欲所覆，亦不为恶所缠，便得舍乐及无上息。摩诃男，是故我不因欲退转。

“摩诃男，一时，我游王舍城，住鞞哆逻山仙人七叶屋。摩诃男，我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至广山，则于彼中见众多尼揵，行不坐行，常立不坐，受极重苦。我往问曰：‘诸尼揵，汝等何故行此不坐行，常立不坐，受如是苦。’彼如是说：‘瞿昙，我有尊师尼揵，名曰亲子，彼则教我作如是说：“诸尼揵等，汝若宿命有不善业，因此苦行故，必当得尽。若今身妙行护，口、意妙行护，因缘此故，不复作恶不善之业。”’

“摩诃男，我复问曰：‘诸尼揵，汝等信尊师无有疑耶？’彼复答我：‘如是，瞿昙，我等信尊师无有疑惑。’摩诃男，我复问曰：‘尼揵，若尔者，汝等尊师尼揵本重作恶不善之业。彼本作尼揵死，今生人间出家作尼揵，行不坐行，常立不坐，受如是苦，如汝等辈及弟子也。’彼复语我曰：‘瞿昙，乐不因乐，要因苦得。如频鞞娑罗王乐，沙门瞿昙不如也。’我复语曰：‘汝等痴狂，所说无义。所以者何？汝等不善，无所晓了，而不知时，谓汝作是说：“如频鞞娑罗王乐，沙门瞿昙不如也。”尼揵，汝等本应如是问：“谁乐胜？为频鞞娑罗王，为沙门瞿昙耶？”尼揵，若我如是说我乐胜，频鞞娑罗王不如者，尼揵，汝等可得作是语：“如频鞞娑罗王乐，沙门瞿昙不如也。”’彼诸尼揵即如是说：‘瞿昙，我等今问沙门瞿昙：谁乐胜？为频鞞娑罗王，为沙门瞿昙耶？’我复语曰：‘尼揵，我今问汝，随所解答。诸尼揵等，于意云何？频鞞娑罗王可得如意静默无言，因是七日七夜得欢喜快乐耶？’尼揵答曰：‘不也，瞿昙。’‘六五四三二，一日一夜得欢喜快乐耶？’尼揵答曰：‘不也，瞿昙。’复问曰：‘尼揵，我可得如意静默无言，因是一日一夜得欢喜快乐耶？’尼揵答曰：‘如是，瞿昙。’‘二三四五六，七日七夜得欢喜快乐耶？’尼揵答曰：‘如是，瞿昙。’我复问曰：‘诸尼揵等，于意云何？谁乐胜？为频鞞娑罗王，为是我耶？’尼揵答曰：‘瞿昙，如我等受解沙门瞿昙所说，瞿昙乐胜，频鞞娑罗王不

如也。’

“摩诃男，因此故知，欲无有乐，无量苦患。若多闻圣弟子不见如真者，彼为欲所覆，恶、不善所缠，不得舍乐及无上息。摩诃男，如是彼多闻圣弟子为欲退转。摩诃男，我知欲无乐，有无量苦患，我知如真已，不为欲覆，亦不为恶不善法所缠，便得舍乐及无上息。摩诃男，是故我不为欲退转。”

佛说如是，释摩诃男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增上心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于五相；数念五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云何为五？比丘者，念相善相应，若生不善念者，彼因此相复更念异相善相应，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因此相更念异相善相应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犹木工师、木工弟子，彼持墨绳，用絣于木，则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因此相复更念异相善相应，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因此相更念异相善相应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此第一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复次，比丘，念相善相应，若生不善念者，彼观此念恶有灾患，此念不善，此念是恶，此念智者所恶，此念若满具者，则不得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令生恶不著念故。彼如是观恶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往，在内止息，一意得定。犹人年少，端正可爱，沐浴澡洗，著明净衣，以香涂身，修治须发，极令净洁，或以死蛇、死狗、死人余半青色，膖胀臭烂，不净流出，系著彼颈，彼便恶秽，不喜不乐。如是，比丘，彼观此念，恶有灾患，此念不善，此念是恶，此念智者所恶，此念若满具者，则不得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令生恶不善念故。彼如是观恶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此第二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复次，比丘，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观念恶患时，复生不善念者，彼比丘不应念此念，令生恶不善念故。彼不念此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犹有目人，色在光明，而不用见，彼或闭目，或身避去。于汝等意云何？色在光明，彼人可得受色相耶？”

答曰：“不也。”

“如是，比丘不应念此念，令生恶不善念故。彼不念此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此第三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复次，比丘，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观念恶患时亦生不善念，不念念时复生不善念者，彼比丘为此念，当以思行渐减其念，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为此念，当以思行渐减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犹人行道，进路急速，彼作是念：‘我何为速？我今宁可徐徐行耶！’彼即徐行。复作是念：‘我何为徐行？宁可住耶！’彼即便住。复作是念：‘我何为住？宁可坐耶！’彼即便坐。复作是念：‘我何为坐？宁可卧耶！’彼即便卧。如是，彼人渐渐息身粗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彼为此念，当以思行渐减其念，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为此念，当以思行惭减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此第四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复次，比丘，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观念恶患时亦生不善念，不念念时亦生不善念，当以思行渐减念时复生不善念者，彼比丘应如是观。比丘者，因此念故，生不善念，彼比丘便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修心，受持降伏，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以心修心，受持降伏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犹二力士捉一羸人，受持降伏。如是，比丘，齿齿相著，舌逼上腭，以心修心，受持降伏，令不生恶不善之念；彼以心修心，受持降伏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当以数数念此第五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

“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常以数数念此五相；数念五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灭；恶念灭已，心便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念相善相应时不生恶念，观念恶患时亦不生恶念，不念念时亦不生恶念，若以思行渐减念时亦不生恶念，以心修心、受持降伏时亦不生恶念者，便得自在。欲念则念，不念则不念，若比丘欲念则念，不欲念则不念者，是谓比丘随意诸念，自在诸念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念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作如是念：‘我宁可别诸念作二分，欲念、恚念、害念作一分，无欲念、无恚念、无

害念复作一分。’我于后时，便别诸念作二分，欲念、恚念、害念作一分，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复作一分。我如是行，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生欲念，我即觉生欲念，自害、害他、二俱害灭，慧多烦劳不得涅槃；觉自害、害他、二俱害灭，慧多烦劳不得涅槃，便速灭。复生恚念、害念，我即觉生恚念、害念，自害、害他、二俱害灭，慧多烦劳不得涅槃；觉自害、害他、二俱害灭，慧多烦劳不得涅槃，便速灭。

“我生欲念不受断除吐，生恚念、害念不受断除吐。所以者何？我见因此故，必生无量恶不善之法。犹如春后月，以种田故，放牧地则不广。牧牛儿放牛野泽，牛入他田，牧牛儿即执杖往遮。所以者何？牧牛儿知因此故，必当有骂、有打、有缚、有过失也，是故牧牛儿执杖往遮。我亦如是，生欲念不受断除吐，生恚念、害念不受断除吐。所以者何？我见因此故，必生无量恶不善之法。

“比丘者，随所思、随所念，心便乐中。若比丘多念欲念者，则舍无欲念，以多念欲念故，心便乐中。若比丘多念恚念、害念者，则舍无恚念、无害念，以多念恚念、害念故，心便乐中。如是，比丘不离欲念，不离恚念，不离害念者，则不能脱生、老、病、死、愁忧、啼哭，亦复不能离一切苦。我如是行，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生无欲念，我即觉生无欲念，不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觉不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便速修习广布。复生无恚念、无害念，我即觉生无恚念、无害念，不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觉不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便速修习广布，我生无欲念、多思念，生无恚念、无害念、多思念。

“我复作是念：‘多思念者，身定喜忘，则便损心。我宁可治内心，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令不损心。’我于后时便治内心，常住在内止息，一意得定，而不损心。我生无欲念已，复生念向法次法：生无恚念、无害念已，复生念向法次法。所以者何？我不见因此生无量恶不善之法。犹如秋后月收一切谷讫，牧牛儿放牛野田时作是念：‘我牛在群中。’所以者何？牧牛儿不见因此故当得骂詈，得打、得缚，有过失也。是故彼作是念：‘我牛在群中。’我亦如是，生无欲念已，复生念向法次法；生无恚念、无害念已，复生念向法次法。所以者何？我不见因此生无量恶不善之法。

“比丘者，随所思、随所念，心便乐中。若比丘多念无欲念者，则舍欲念，以多念无欲念故，心便乐中。若比丘多念无恚念、无害念者，则舍恚念、害念，以多念无恚念、无害念故，心便乐中。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离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

“彼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通智作证，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已，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此比丘离欲念、离恚念、离害念，则得解脱生、老、病、死、愁忧、啼哭，离一切苦。犹如一无事处有大泉水，彼有群鹿游住其中。有一人来，不为彼群鹿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塞平正路，开一恶道，作大坑堑，使人守视，如是群鹿一切死尽。复有一人来，为彼群鹿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开平正路，闭塞恶道，却守视人，如是群鹿普得安济。

“比丘，当知我说此喻，欲令知义，慧者闻喻，则解其趣，此说有义。大泉水者，谓是五欲爱念欢乐。云何为五？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大泉水者，当知是五欲也。大群鹿者，当知是沙门、梵志也。有一人来，不为彼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当知是魔波旬也。塞平正路，开一恶道者，是三恶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也。恶道者，当知是三恶不善念。复更有恶道，谓八邪道，邪见乃至邪定是为八。作大坑堑者，当知是无明也。使人守者，当知是魔波旬眷属也。复有一人来，为彼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当知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闭塞恶道，开平正路者，是三善念：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也。道者，当知是三善念。复更有道，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

“比丘，我为汝等开平正路，闭塞恶道，填平坑堑，除却守人。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等亦当复自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无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因品师子吼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中有第一沙门，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无沙门、梵志，异道一切空无沙门、梵志。汝等随在众中，作如是正师子吼。比丘，或有异学来问汝等：‘诸贤，汝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汝等作如是说：“此有第一沙门，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无沙门、梵志，异道一切空无沙门、梵志。汝等随在众中，作如是正师子吼。”’

“比丘，汝等应如是答异学：‘诸贤，我世尊有知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四法，因此四法故，令我等作如是说：“此有第一沙门，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无沙门、梵志，异道一切空无沙门、梵志。我等随在众中，作如是正师子吼。”云何为四？诸贤，我等信尊师、信法、信戒德具足，爱敬同道，恭恪奉事。诸贤，我世尊有知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此四法，因此四法故，令我等作如是说：“此有第一沙门，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无沙门、梵志，异道一切空无沙门、梵志。我等随在众中，作如是正师子吼。”’

“比丘，异学或复作是说：‘诸贤，我等亦信尊师，谓我尊师也；信法，谓我法也；戒德具足，谓我戒也；爱敬同道，恭恪奉事，谓我同道出家及在家者也。诸贤，沙门瞿昙及我等此二种说，有何胜？有何意？有何差别耶？’比丘，汝等应如是问异学：‘诸贤，为一究竟，为众多究竟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诸贤，有一究竟，无众多究竟。’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有欲者得究竟是耶？为无欲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无欲者得究竟是，非有欲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有恚者得究竟是耶？为无恚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无恚者得究竟是，非有恚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有痴者得究竟是耶？为无痴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诸贤，无痴者得究竟是，非有痴者得究竟是。’

“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有爱、有受者得究竟是耶？为无爱、无受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诸贤，无爱、无受者得究竟是，非有爱、有受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无慧、不说慧者得究竟是耶？为有慧、说慧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诸贤，有慧、说慧者得究竟是，非无慧、不说慧者得究竟是。’比丘，汝等复问异学：‘诸贤，为有憎、有诤者得究竟是耶？为无憎、无诤者得究竟是耶？’比丘，若异学如是答：‘诸贤，无憎、无诤者得究竟是，非有憎、有诤者得究竟是。’

“比丘，汝等为异学应如是说：‘诸贤，是为如汝等说有一究竟是，非众多究竟是；无欲者得究竟是，非有欲者得究竟是；无恚者得究竟是，非有恚者得究竟是；无痴者得究竟是，非有痴者得究竟是；无爱、无受者得究竟是，非有爱、有受者得究竟是；有慧、说慧者得究竟是，非无慧、不说慧者得究竟是；无憎、无诤者得究竟是，非有憎、有诤者得究竟是。若有沙门、梵志依无量见，彼一切依倚二见，有见及无见也。若依有见者，彼便著有见，依倚有见，倚住有见，憎诤无见。若依无见者，彼便著无见，依倚无见，倚住无见，憎诤有见。

“‘若有沙门、梵志不知因、不知集、不知灭、不知尽、不知味、不知患、不知出要如真者，彼一切有欲、有恚、有痴、有爱、有受、

无慧、非说慧、有憎、有诤，彼则不离生老病死，亦不能脱愁戚啼哭、忧苦懊恼，不得苦边。若有沙门、梵志于此二见知因、知集、知灭、知尽、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者，彼一切无欲、无恚、无痴、无爱、无受、有慧、说慧、无憎、无诤，彼则得离生老病死，亦能得脱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则得苦边。

"'或有沙门、梵志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施设断欲受，不施设断戒受、见受、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知三处如真，是故彼虽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复有沙门、梵志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施设断欲受、戒受，不施设断见受、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知二处如真，是故彼虽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复有沙门、梵志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施设断欲受、戒受、见受，不施设断我受。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不知一处如真，是故彼虽施设断受，然不施设断一切受。如是法、律，若信尊师者，彼非正、非第一；若信法者，亦非正、非第一；若具足戒德者，亦非正、非第一；若爱敬同道、恭恪奉事者，亦非正、非第一。

"'若有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施设断受，于现法中施设断一切受，施设断欲受、戒受、见受、我受。此四受何因何习？从何而生？以何为本？此四受因无明，习无明，从无明生，以无明为本。若有比丘无明已尽，明已生者，彼便从是不复更受欲受、戒受、见受、我受。彼不受已，则不恐怖；不恐怖已，便断因缘，必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正法、律，若信尊师者，是正、是第一；若信法者，是正、是第一；若戒德具足者，是正、是第一；若爱敬同道、恭恪奉事者，是正、是第一。

"'诸贤，我等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因此故令我等作如是说："此有第一沙门，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无沙门、梵志，异道一切空无沙门、梵志。"以是故，我等随在众中，作如是正师子吼。'"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优昙婆逻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伽兰哆园。

尔时，有一居士名曰实意，彼于平旦从王舍城出，欲往诣佛供养礼事。于是，实意居士作如是念："且置诣佛，世尊或能宴坐及诸尊比丘，我宁可往优昙婆逻林诣异学园。"于是，实意居士即往优昙婆逻林诣异学园。

彼时，优昙婆逻林异学园中，有一异学名曰无恚，在彼中尊为异学师，众人所敬，多所降伏，为五百异学之所推宗。在众调乱，音声高大，说种种鸟论：语论、王论、贼论、斗诤论、饮食论、衣被论、

妇女论、童女论、淫女论、世俗论、非道论、海论、国论，如是比说种种鸟论，皆集在彼坐。于是，异学无恚遥见实意居士来，即敕己众，皆令默然：“诸贤，汝等莫语！默然！乐默然，各自敛摄。所以者何？实意居士来，是沙门瞿昙弟子。若有沙门瞿昙弟子名德高远，所可宗重，在家住止，居王舍城者，彼为第一，彼不语，乐默然，自收敛。若彼知此众默然住者，彼或能来。”于是，异学无恚令众默然，自亦默然。

于是，实意居士往诣异学无恚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实意居士语曰：“无恚，我佛世尊若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是佛世尊如斯之比，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安隐快乐，彼佛世尊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如汝今日及眷属也。”

于是，异学无恚语曰：“居士，止！止！汝何由得知？沙门瞿昙空慧解脱，此不足说，或相应或不相应，或顺或不顺。彼沙门瞿昙行边至边，乐边至边，住边至边。犹如瞎牛在边地食，行边至边，乐边至边，住边至边，彼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居士，若彼沙门瞿昙来此众者，我以一论灭彼，如弄空瓶，亦当为彼说瞎牛喻。”

于是，异学无恚告己众曰：“诸贤，沙门瞿昙倘至此众，若必来者，汝等莫敬，从座而起，叉手向彼，莫请令坐，豫留一座。彼到此已，作如是语：‘瞿昙，有座，欲坐随意。’”

尔时，世尊在于宴坐，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实意居士与异学无恚共论如是，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优昙婆逻林异学园中。异学无恚遥见世尊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赞曰：“善来！沙门瞿昙，久不来此，愿坐此座。”

彼时，世尊作如是念：“此愚痴人，自违其要。”世尊知已，即坐其床。异学无恚便与世尊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世尊问曰：“无恚，向与实意居士共论何事？以何等故集在此坐？”

异学无恚答曰：“瞿昙，我等作是念：‘沙门瞿昙有何等法？谓教训弟子，弟子受教训已，令得安隐，尽其形寿，净修梵行，及为他说。’瞿昙，向与实意居士共论如是，以是之故，集在此坐。”

实意居士闻彼语已，便作是念：“此异学无恚异哉妄语！所以者何？在佛面前欺诳世尊。”世尊知已，语曰：“无恚，我法甚深！甚奇！甚特！难觉难知，难见难得，谓我教训弟子，弟子受教训已，尽其形寿，净修梵行，亦为他说。无恚，若汝师宗所可不了憎恶行者，汝以问我，我必能答，令可汝意。”

于是，调乱异学众等同音共唱，高大声曰：“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乃能自舍已宗，而以他宗随人所问。

于是，异学无恚自敕己众，令默然已，问曰：“瞿昙，不了可憎

行，云何得具足？云何不得具足？”

于是，世尊答曰：“无恚，或有沙门、梵志裸形无衣，或以手为衣，或以叶为衣，或以珠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櫆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求来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怀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设使家有粪蝇飞来而不食；不啖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都无所饮，学无饮行；或啖一口，以一口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为足。

“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穄米，或食杂[麩-夫＋黃]，或食头头逻食，或食粗食；或至无事处，依于无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连合衣，或持毛衣，或持头舍衣，或持毛头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发，或持编发，或持散编发；或有剃发，或有剃须，或剃须发；或有拔发，或有拔须，或拔须发；或住立断坐，或修蹲行；或有卧刺，以刺为床；或有卧果，以果为床；或有事水，昼夜手抒；或有事火，竟宿燃之；或事日月尊佑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无量苦，学烦热行。无恚，于意云何？不了可憎行如是，为具足？为不具足？”

异学无恚答曰：“瞿昙，如是不了可憎行为具足，非不具足。”

世尊复语曰：“无恚，我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为无量秽所污。”

异学无恚问曰：“瞿昙，云何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为无量秽所污耶？”

世尊答曰：“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恶欲、念欲。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恶欲、念欲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仰视日光，吸服日气。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仰视日光，吸服日气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贡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便系著。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贡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便系著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善行，自贵贱他。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自贵贱他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往至家家而自称说：‘我行清苦，我行甚难！’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往至家家而自称说‘我行清苦，我行甚难’者，是谓，无

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使起嫉妒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彼沙门、梵志？应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便起嫉妒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彼沙门、梵志？应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便面诃此沙门、梵志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种子、树种子、果种子、节种子、种子为五，犹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种子，娆乱畜生及于人民。如是，彼沙门、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为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便面诃此沙门、梵志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种子、树种子、果种子、节种子、种子为五，犹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种子，娆乱畜生及于人民。如是，彼沙门、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有愁痴恐怖、恐惧密行、疑恐失名、增伺放逸。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有愁痴恐怖、恐惧密行、疑恐失名、增伺放逸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难为，意无节限，为诸沙门、梵志可通法而不通。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难为，意无节限，为沙门、梵志可通法而不通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瞋、缠、不语结、悭、嫉、谀谄、欺诳、无惭、无愧。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瞋、缠、不语结、悭、嫉、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妄言、两舌、粗言、绮语，具恶戒。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妄言、两舌、粗言、绮语，具恶戒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信、懈怠，无正念正智，有恶慧。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信、懈怠、无正念正智、有恶慧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秽。无恚，我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无量秽所污耶？”

异学无恚答曰：“如是，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无量秽

所污。”

“无恚，我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为无量秽所污。”

异学无恚复问曰：“云何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为无量秽所污耶？”

世尊答曰：“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恶欲、不念欲。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恶欲、不念欲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视日光，不服日气。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视日光，不服日气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贡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不系著。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贡高，得清苦行苦行已，心不系著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自贵、不贱他。无恚，若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自贵、不贱他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至家家而自称说：‘我行清苦行，我行甚难！’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至家家而自称说‘我行清苦行，我行甚难’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不起嫉妒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彼沙门、梵志？应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不起嫉妒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彼沙门、梵志？应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所以者何？我行苦行’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不面诃此沙门、梵志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种子、树种子、果种子、节种子、种子为五，犹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种子，娆乱畜生及于人民。如是，彼沙门、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若见沙门、梵志为他所敬重、供养、礼事者，不面诃此沙门、梵志言‘何为敬重、供养、礼事？汝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种子、树种子、果种子、节种子、种子为五，犹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种子，娆乱畜生及于人民。如是，彼沙门、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愁痴恐怖，不恐惧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放逸，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

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愁痴恐怖，不恐惧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放逸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不难为，意无节限，为诸沙门、梵志可通法而通。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不难为，意无节限，为诸沙门、梵志可通法而通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无瞋、缠、不语结、悭、嫉、谀谄、欺诳、无惭、无愧。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无瞋、缠、不语结、悭、嫉、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妄言、两舌、粗言、绮语，不具恶戒。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不妄言、两舌、粗言、绮语，不具恶戒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

“复次，无恚，或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无不信、懈怠，有正念正智，无有恶慧。无恚，若有一清苦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苦行，无不信、懈怠，有正念正智，无恶慧者，是谓，无恚，行苦行者无秽。无恚，我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为无量秽所污耶？”

异学无恚答曰：“如是，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不为无量秽所污。”

异学无恚问曰：“瞿昙，此不了可憎行，是得第一、得真实耶？”

世尊答曰：“无恚，此不了可憎行，不得第一、不得真实，然有二种：得皮、得节。”

异学无恚复问曰：“瞿昙，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

世尊答曰：“无恚，此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不杀生、不教杀、不同杀，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乐而不进，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无恚，于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

无恚答曰：“瞿昙，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也。瞿昙，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节耶？”

世尊答曰：“无恚，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不杀生、不教杀、不同杀，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乐而不进，彼有行有相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或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

劫、无量成败劫，彼众生名某，彼昔更历，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命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命讫。无恚，于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节耶？”

无恚答曰：“瞿昙，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节也。瞿昙，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实耶？”

世尊答曰：“无恚，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不杀生、不教杀、不同杀，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彼行此四行，乐而不进，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无恚，于意云何？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实耶？”

无恚答曰：“瞿昙，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得真实也。瞿昙，云何此不了可憎行作证故，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行梵行耶？”

世尊答曰：“无恚，非因此不了可憎行作证故，我弟子依我行梵行也。无恚，更有异，最上、最妙、最胜，为彼证故，我弟子依我行梵行。”

于是，调乱异学众等发高大声：“如是！如是！为彼证故，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瞿昙行梵行。

于是，异学无恚自敕己众，令默然已，白曰：“瞿昙，何者更有异，最上、最妙、最胜，为彼证故，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瞿昙行梵行耶？”

于是，世尊答曰：“无恚，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于世间，彼舍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已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亦知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无恚，是谓更有异，最上、最妙、最胜，为彼证故，我弟子依我行梵行。”

于是，实意居士语曰：“无恚，世尊在此，汝今可以一论灭，如弄空瓶，说如瞎牛在边地食。”

世尊闻已，语异学无恚曰：“汝实如是说耶？”

异学无恚答曰：“实如是，瞿昙。”

世尊复问曰：“无恚，汝颇曾从长老旧学所闻如是：过去如来、

无所著、等正觉，若有无事处山林树下，或有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诸佛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安隐快乐，彼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如汝今日及眷属耶？”

异学无恚答曰：“瞿昙，我曾从长老旧学所闻如是：过去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若有无事处山林树下，或有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诸佛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安隐快乐，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如我今日及眷属也。”

“无恚，汝不作是念：‘如彼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安隐快乐，彼沙门瞿昙学正觉道’耶？”

异学无恚答曰：“瞿昙，我若知者，何由当复作如是说：‘一论便灭，如弄空瓶，说瞎牛在边地食’耶？”

世尊语曰：“无恚，我今有法善善相应，彼彼解脱句能以作证，如来以此自称无畏。诸比丘我弟子来，无谀谄，不欺诳，质直无虚，我训随教已，必得究竟智。无恚，若汝作是念：‘沙门瞿昙贪师故说法。’汝莫作是念！以师还汝，我其为汝说法。无恚，若汝作是念：‘沙门瞿昙贪弟子故说法。’汝莫作是念！弟子还汝，我其为汝说法。无恚，若汝作是念：‘沙门瞿昙贪供养故说法。’汝莫作是念！供养还汝，我其为汝说法。无恚，若汝作是念：‘沙门瞿昙贪称誉故说法。’汝莫作是念！称誉还汝，我其为汝说法。无恚，若汝作是念：‘我若有法善善相应，彼彼解脱句能以作证，彼沙门瞿昙，夺我灭我者。’汝莫作是念！以法还汝，我其为汝说法。”

于是，大众默然而住。所以者何？彼为魔王所制持故。彼时，世尊告实意居士曰：“汝看此大众默然而住。所以者何？彼为魔王所制持故，彼令异学众无有一异学作是念：‘我试于沙门瞿昙所修行梵行。’”

世尊知已，为实意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便接实意居士臂，以神足飞，乘虚而去。

佛说如是，实意居士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愿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在远离独住，闲居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慰劳共我语言，为我说法，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于是，比丘作是念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

世尊遥见彼比丘来，因彼比丘故，告诸比丘：“汝等当愿世尊慰劳共我语言，为我说法，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有亲族，令彼因我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乃生天上，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诸施我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令彼此施有大功德，有大光明，获大果报，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堪耐不乐，若生不乐，心终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堪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终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为此三恶不善之念，心终不著，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便得苦边，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三结已尽、淫、怒、痴簿，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便得苦边，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五下分结尽，生于彼间，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以慧而观断漏、知漏，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比丘，当愿我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于是，彼比丘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彼比丘受佛此教，闲居静处，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无放逸。因闲居静处，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无放逸故，若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想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沙门、梵志于地有地想：地即是神，地是神所，神是地所。彼计地即是神已，便不知地。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彼于净有净想：净即是神，净是神所，神是净所。彼计净即是神已，便不知净。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得观意所念、意所思，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彼于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彼计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一切。

"若有沙门、梵志于地则知地：地非是神，地非神所，神非地所。彼不计地即是神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彼于净则知净：净非是神，净非神所，神非净所。彼不计净即是神已，彼便知净。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得观意所念、意所思，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彼于一切则知一切：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神非一切所。彼不计一切即是神已，彼便知一切。

"我于地则知地：地非是神，地非神所，神非地所。我不计地即是神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无热。我于净则知净：净非是神，净非神所，神非净所。我不计净即是神已，我便知净。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得观意所念、意所思，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我于一切则知一切：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神非一切所。我不计一切即是神已，我便知一切。"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品第九竟。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林品第十（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二林、观心二，达、奴波、法本，
优陀罗、蜜丸，瞿昙弥在后。

林品林经上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

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若无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脱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然不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出家学道，不为衣被故，不为饮食、床榻、汤药故，亦不为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脱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然不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可舍此林去。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得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出家学道，不为衣被故，不为饮食、床榻、汤药故，亦不为诸生活具故。然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可住此林。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无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脱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然不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不得定心，若不解脱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然不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即舍此林，夜半而去，莫与彼别。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依此林住，

或无正念便得正念，其心不定而得定心，若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而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如是观已，依此林住，乃可终身至其命尽。如依林住，冢间、村邑、依于人住亦复如是。”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林经下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不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出家学道，不为衣被故，不为饮食、床榻、汤药故，亦不为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不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可舍此林去。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出家学道，不为衣被故，不为饮食、床榻、汤药故，亦不为诸生活具故。然我依此林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可住此林。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不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依此林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不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甚难可得。’彼比丘如是观已，即舍此林，夜半而去，莫与彼别。

“比丘者，依一林住：‘我依此林住，或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依此林住。依此林住已，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

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应作是观：‘我依此林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义，此义于我得；学道者所须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彼一切求索，易不难得。’彼比丘作是观已，依此林住，乃可终身至其命尽。如依林住，冢间、村邑、依于人住亦复如是。”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自观心经上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者，当自善观察于己心，应学如是。云何比丘善自观心？比丘者，若有此观，必多所饶益：我为得内止，不得最上慧观法耶？我为得最上慧观法，不得内止耶？我为不得内止，亦不得最上慧观法耶？我为得内止，亦得最上慧观法耶？

　　“若比丘观已，则知我得内止，不得最上慧观法者，彼比丘得内止已，当求最上慧观法，彼于后时得内止，亦得最上慧观法。若比丘观已，则知我得最上慧观法，不得内止者，彼比丘住最上慧观法已，当求内止，彼于后时得最上慧观法，亦得内止。若比丘观已，则知我不得内止，亦不得最上慧观法者，如是比丘不得此善法，为欲得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比丘不得此善法，为欲得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彼于后时即得内止，亦得最上慧观法。若比丘观已，则如我得内止，亦得最上慧观法，彼比丘住此善法已，当求漏尽智通作证。所以者何？

　　“我说不得畜一切衣，亦说得畜一切衣。云何衣我说不得畜？若畜衣便增长恶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畜。云何衣我说得畜？若畜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者，如是衣我说得畜。如衣，饮食、床榻村邑亦复如是。

　　“我说不得狎习一切人，亦说得狎习一切人。云何人我说不得狎习？若狎习人便增长恶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人我说不得狎习。云何人我说得与狎习？若狎习人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者，如是人我说得与狎习。

　　“彼可习法知如真，不可习法亦知如真。彼可习法、不可习法知如真已，不可习法便不习，可习法便习。彼不可习法不习，可习法习已，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是谓比丘善自观心，善自知心，善取善舍。”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自观心经下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者，当自善观察于己心，应学如是。云何比丘善自观心？比丘者，若有此观，必多所饶益：我为多行增伺？为多行无增伺？我为多行瞋恚心？为多行无瞋恚心？我为多行睡眠缠？为多行无睡眠缠？我为多行掉贡高？为多行无掉贡高？我为多行疑惑？为多行无疑惑？我为多行身诤？为多行无身诤？我为多行秽污心？为多行无秽污心？我为多行信？为多行不信？我为多行精进？为多行懈怠？我为多行念？为多行无念？我为多行定？为多行无定？我为多行恶慧？为多行无恶慧？

“若比丘观时，则知我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缠、掉贡高、疑惑、身诤、秽污心、不信、懈怠、无念、无定、多行恶慧者。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若比丘观时，则知我多行无增伺、无瞋恚心、无睡眠缠、无掉贡高、无疑惑、无身诤、无秽污心、有信、有进、有念、有定、多行无恶慧者。彼比丘住此善法已，当求漏尽智通作证。所以者何？

“我说不得蓄一切衣，亦说得畜一切衣。云何衣我说不得畜？若畜衣便增长恶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畜。云何衣我说得畜？若畜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者，如是衣我说得畜。如衣，饮食、床榻村邑亦复如是。

“我说不得狎习一切人，亦说得狎习一切人。云何人我说不得狎习？若狎习人便增长恶不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人我说不得狎习。云何人我说得与狎习？若狎习人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者，如是人我说得与狎习。

“彼可习法知如真，不可习法亦知如真。彼可习法、不可习法知如真已，不可习法便不习，可习法便习。彼不可习法不习，可习法习已，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是谓比丘善自观心，善自知心，善取善舍。”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达梵行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文有义，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谓名达梵行，能尽诸漏。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汝等当知漏，知漏所因生，知漏有报，知漏胜如，知漏灭尽，知漏灭道。汝等当知觉，知觉所因生，知觉有报，知觉胜如，知觉灭尽，知觉灭道。汝等当知想，知想所因生，知想有报，知

想胜如，知想灭尽，知想灭道。汝等当知欲，知欲所因生，知欲有报，知欲胜如，知欲灭尽，知欲灭道。汝等当知业，知业所因生，知业有报，知业胜如，知业灭尽，知业灭道。汝等当知苦，知苦所因生，知苦有报，知苦胜如，知苦灭尽，知苦灭道。

“云何知漏？谓有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是谓知漏。云何知漏所因生？谓无明也，因无明则便有漏，是谓知漏所因生。云何知漏有报？谓无明缠者，为诸漏所渍，彼因此受报，或得善处，或得恶处，是谓知漏有报。云何知漏胜如？谓或有漏生地狱中，或有漏生畜生中，或有漏生饿鬼中，或有漏生天上，或有漏生人间，是谓知漏胜如。云何知漏灭尽？谓无明灭，漏便灭，是谓知漏灭尽。云何知漏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漏灭道。若比丘如是知漏，知漏所因生，知漏受报，知漏胜如，知漏灭尽，知漏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漏。

“云何知觉？谓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是谓知觉。云何知觉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觉，是谓知觉所因生。云何知觉有报？谓爱也，爱为觉报，是谓知觉有报。云何知觉胜如？谓比丘者，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觉苦觉时便知觉苦觉，觉不苦不乐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觉；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乐食、苦食、不苦不乐食，乐无食、苦无食、不苦不乐无食，乐欲、苦欲、不苦不乐欲，乐无欲觉、苦无欲觉、不苦不乐无欲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是谓知觉胜如。云何知觉灭尽？谓更乐灭，觉便灭，是谓知觉灭尽。云何知觉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觉灭道。若比丘如是知觉，知觉所因生，知觉有报，知觉胜如，知觉灭尽，知觉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觉。

“云何知想？谓有四想。比丘者，小想亦知，大想亦知，无量想亦知，无所有处想亦知，是谓知想。云何知想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想，是谓知想所因生。云何知想有报？谓说也，随其想便说，是谓知想有报。云何知想胜如？谓或有想想色，或有想想声，或有想想香，或有想想味，或有想想触，是谓知想胜如。云何知想灭尽？谓更乐灭想便灭，是谓知想灭尽。云何知想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想灭道。若比丘如是知想，知想所因生，知想有报，知想胜如，知想灭尽，知想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想。

“云何知欲？谓有五欲功德，可爱、可喜、美色、欲想应、甚可乐。云何为五？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谓知欲。云何知欲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欲，是谓知欲所因生。云何知欲有报？谓随欲种爱乐，著而住彼，因此受报有福处、无福处、不动处，是谓知欲有报。云何知欲胜如？谓或有欲欲色，或有欲欲声，或有欲欲香，或有欲欲味，或有欲欲触，是谓知欲胜如。云

何知欲灭尽？谓更乐灭欲便灭，是谓知欲灭尽。云何知欲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欲灭道。若比丘如是知欲，知欲所因生，知欲受报，如欲胜如，知欲灭尽，知欲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欲。

“云何知业？谓有二业——思、已思业，是谓知业。云何知业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业，是谓知业所因生。云何知业有报？谓或有业黑有黑报，或有业白有白报，或有业黑白黑白报，或有业不黑不白无报，业业尽，是谓知业有报。云何知业胜如？谓或有业生地狱中，或有业生畜生中，或有业生饿鬼中，或有业生天上，或有业生人间，是谓知业胜如。云何知业灭尽？谓更乐灭业便灭，是谓知业灭尽。云何知业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业灭道。若比丘如是知业，知业所因生，知业有报，知业胜如，知业灭尽，知业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业。

“云何知苦？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是谓知苦。云何知苦所因生？谓爱也，因爱生苦，是谓知苦所因生。云何知苦有报？谓或有苦微迟灭，或有苦微疾灭，或有苦盛迟灭，或有苦盛疾灭，苦苦尽，是谓知苦有报。云何知苦胜如？谓不多闻愚痴凡夫，不遇善知识，不御圣法，身生觉极苦、甚重苦，命将欲绝，出此从外，更求于彼。或有沙门、梵志持一句咒，或二、三、四、多句咒，或持百句咒，彼治我苦，如是因求生苦，因集生苦，苦灭，是谓知苦胜如。云何知苦灭尽？谓爱灭苦便灭，是谓知苦灭尽。云何知苦灭道？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苦灭道。若比丘如是知苦，知苦所因生，知苦有报，知苦胜如，知苦灭尽，知苦灭道者，是谓达梵行，能尽一切苦。”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阿奴波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跋耆瘦，在阿奴波跋耆都邑。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告曰：“阿难，共汝往至阿夷罗恕帝河浴。”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阿夷罗恕帝河，脱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还出，拭体著衣。

尔时，尊者阿难执扇扇佛。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提恕达哆以放逸故，堕极苦难，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阿难，汝不曾从诸比丘闻，谓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耶？”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

尔时，有一比丘语尊者阿难：“世尊以他心智知提恕达哆心故，

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耶？”

世尊告曰：“阿难，彼比丘或有小，或有中，或有大，或年少不自知。所以者何？如来已一向记彼故有疑惑。阿难，我不见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谓我一向记如提想达哆。所以者何？阿难，我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阿难，若我见提想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我便不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阿难，我以不见提想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是故我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

“阿难，犹去村不远有大深厕，或人堕中，没在其底。若人来，为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彼人来已，旋转视之而作是说：‘此人可得一处如毛发许，粪所不污，令我得捉挽出之耶？’彼遍观视，不见此人有一净处如毛发许粪所不污，可得手捉挽出之也。如是，阿难，若我见提想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者，我不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阿难，以我不见提想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是故我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

于是，尊者阿难啼泣，以手拭泪，白曰：“世尊，甚奇！甚特！谓世尊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我一向记提想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济。阿难，若汝从如来闻大人根智分别者，必得上信如来而怀欢喜。”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大人根智分别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今为汝说大人根智分别。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不断绝，从此善根当复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净法。阿难，犹如平旦日初，出时暗灭明生。阿难，于意云何？日转升上，至于食时，暗已灭，明已生耶？”

尊者阿难白曰：“尔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不断绝，从是善根当复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净法。阿难，犹如谷种，不坏不破，不腐不剖，不为风热所伤，秋时密藏。若彼居士善治良田，以种洒中，随时雨溉。阿难，于意云何？此种宁得转增长不？”

尊者阿难白曰：“尔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不断绝，从是善根当复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净法。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复次，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未断绝，必当断绝，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难，犹如下晡日垂没时，明灭暗生。阿难，于意云何？彼日已没，明已灭，暗已生耶？”

尊者阿难白曰：“尔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未断绝，必当断绝，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难，犹如谷种，不坏不破，不腐不剖，不为风热所伤，秋时密藏。若彼居士善治良田，以种洒中，雨不随时。阿难，于意云何？此种宁得转增长耶？”

尊者阿难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未断绝，必当断绝，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复次，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我不见此人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此人恶不善法一向充满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如是此人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阿难，犹如种子，腐坏破剖，为风热所伤，秋时不密藏。若彼居士非是良田，又不善治，便下种子，雨不随时。阿难，于意云何？此种宁得转增长耶？”

尊者阿难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我不见此人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此人恶不善法一向充满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如是此人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说如此三种之人，宁可更说异三种人耶？”

世尊告曰：“可说也。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余有不善根而不断绝，从是不善根当复更生不善，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难，犹如燃火，始燃之时，尽燃一[火＋僉]，彼或有人益以燥草，足以槁木。阿难，于意云何？彼火宁转增炽盛耶？”

尊者阿难白曰：“尔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余有不善根而不断绝，从是不善根当复更生不善，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复次，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余有不善根而未断绝，必当断绝，如是此人得清净法。阿难，犹如燃火炽燃之时，尽燃一[火＋奁]，彼或有人从此盛火，置平净地，或著石上。阿难，于意云何？彼火宁转增炽盛耶？”

尊者阿难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余有不善根而未断绝，必当断绝，如是此人得清净法。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复次，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我不见此人有黑业如一毛许，此人善法一向充满与乐乐报，必生乐处而得长寿，如是此人即于现世必得般涅槃。阿难，犹如火炭，久灭已冷，彼或有人虽益以燥草，足以槁木。阿难，于意云何？彼死火炭宁可复得炽然之耶？”

尊者阿难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难，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我不见此人有黑业如一毛许，此人善法一向充满与乐乐报，必生乐处而得长寿，如是此人即于现世必得般涅槃。阿难，是谓如来大人根智，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

“阿难，前说三人者，第一人得清净法，第二人得衰退法，第三人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后说三人者，第一人得衰退法，第二人得清净法，第三人即于现世得般涅槃。

“阿难，我已为汝说大人根智。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已作。汝等当复自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林品诸法本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异学来问汝等：‘一切诸法以何为本？’汝等应当如是答彼：‘一切诸法以欲为本。’彼若复问：‘以何为和？’当如是答：‘以更乐为和。’彼若复问：‘以何为来？’当如是答：‘以觉为来。’彼若复问：‘以何为有？’当如是答：‘以思想为有。’彼若复问：‘以何为上主？’当如是答：‘以念为上主。’彼若复问：‘以何为前？’当如是答：‘以定为前。’彼若复问：‘以何为上？’当如是答：‘以慧为上。’彼若复问：‘以何为真？’当如是答：‘以解脱为真。’彼若复问：‘以何为讫？’当如是答：‘以涅槃为讫。’是为比丘欲为诸法本，更乐为诸法和，觉为诸法来，思想为诸法有，念为诸法上主，定为诸法前，慧为诸法上，解脱为诸法真，涅槃为诸法讫。

“是故比丘当如是学：习出家学道心，习无常想，习无常苦想，习苦无我想，习不净想，习恶食想，习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习死想，知世间好恶，习如是想心；知世间习有，习如是想心；知世间习、灭、味、患、出要如真，习如是想心。若比丘得习出家学道心者，得习无常想，得习无常苦想，得习苦无我想，得习不净想，得习恶食想，得习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得习死想，知世间好恶，得习如是想心；知世间习有，得习如是想心；知世间习、灭、味、患、出要如真，得习如是想心者，是谓比丘断爱除结，正知正观诸法已，便得苦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优陀罗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优陀罗罗摩子，彼在众中，数如是说：‘于此生中，观此觉此，不知痈本，然后具知痈本。’优陀罗罗摩子，无一切知自称一切知，实无所觉自称有觉。优陀罗罗摩子，如是见、如是说：有者，是病、是痈、是刺。设无想者，是愚痴也。若有所觉，是止息、是最妙，谓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彼自乐身，自受于身，自著身已，修习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身坏命终，生非有想非无想天中。彼寿尽已，复来此间，生于狸中。

“此比丘正说者，于此生中，观此觉此，不知痈本，然后具知痈本。云何比丘正观耶？比丘者，知六更触，知习、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谓比丘正观也。云何比丘觉？比丘者，知三觉，知习、知灭、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谓比丘觉。云何比丘不知痈本，然后具知痈本？比丘者，知有爱灭，拔其根本，至竟不复生，是谓比丘不知痈本，然后具知痈本。痈者，谓此身也，色粗四大，从父母生，饮食长养，衣被按摩，澡浴强忍，是无常法、坏法、散法，是谓痈也。痈本者，谓三爱也，欲爱、色爱、无色

爱，是谓痈本。痈一切漏者，谓六更触处也，眼漏视色，耳漏闻声，鼻漏嗅香，舌漏尝味，身漏觉触，意漏知诸法，是谓痈一切漏。

“比丘，我已为汝说痈说痈本。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等亦当复自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蜜丸喻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羁瘦，在迦维罗卫。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为乞食故，入迦维罗卫；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坛著于肩上，往诣竹林释迦寺中，入彼大林，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于是，执杖释拄杖而行，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拄杖立佛前，问世尊曰：“沙门瞿昙，以何为宗本？说何等法？”

世尊答曰：“释！若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使不斗诤，修习离欲清净梵行，舍离谄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无想，是我宗本，说亦如是。”

于是，执杖释闻佛所说不是不非，执杖释奋头而去。

于是，世尊执杖释去后不久，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平旦著衣持钵，为乞食故，入迦维罗卫；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诣竹林释迦寺中，入彼大林，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于是，执杖释拄杖而行，中后彷徉，来诣我所，共相问讯。拄杖立我前，问我曰：‘沙门瞿昙，以何为宗本？说何等法？’我答曰：‘释，若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使不斗诤，修习离欲清净梵行，舍离谄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无想，是我宗本，说亦如是。’彼执杖释闻我所说不是不非，执杖释奋头而去。”

于是，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使不斗诤？云何修习离欲，得清净梵行？云何舍离谄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无想耶？”

世尊告曰：“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及过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是说苦边。”

佛说如是，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于是，诸比丘便作是念：“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若人所因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及过

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是说苦边。”彼复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彼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诸贤，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请说此义，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我等当善受持！”

于是，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及过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是说苦边。我等便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我等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尔时，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诸贤，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诸贤，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见大树成根、茎、节、枝、叶、华、实，彼人不触根、茎、节、实，但触枝、叶。诸贤所说亦复如是，世尊现在，舍来就我而问此义。所以者何？诸贤，当知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诸贤等当善受持！”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我等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我等当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诸贤等共听我所说。诸贤，缘眼及色，生眼识，三事共会，便有更触，缘更触便有所觉，若所觉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别。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此中过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是说苦边。如是耳、鼻、舌、身，缘意及法，生意识，三事共会，便有更触，缘更触便有所觉，若所觉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别。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此中过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

善之法，是说苦边。

“诸贤，比丘者，除眼、除色、除眼识，有更触施设更触者，是处不然。若不施设更触，有觉施设觉者，是处不然。若不施设觉，有施设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者，是处不然。如是耳、鼻、舌、身，除意、除法、除意识，有更触施设更触者，是处不然。若不施设更触，有觉施设觉者，是处不然。若不施设觉，有施设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者，是处不然。

“诸贤，比丘者，因眼、因色、因眼识，有更触施设更触者，必有此处。因施设更触，有觉施设觉者，必有此处。因施设觉，有施设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者，必有此处，如是耳、鼻、舌、身，因意、因法、因意识，有更触施设更触者，必有此处。因施设更触，有觉施设觉者，必有此处。因施设觉，有施设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者，必有此处。

“诸贤，谓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学道，思想修习，及过去、未来、今现在法，不爱、不乐、不著、不住，是说苦边；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是说苦边。此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义，我以此句、以此文广说如是。诸贤，可往向佛具陈，若如世尊所说义者，诸贤等便可受持。”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彼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所以者何？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说观义应如是也。比丘，犹如有人因行无事处、山林树间，忽得蜜丸，随彼所食而得其味。如是族姓子于我此正法、律，随彼所观而得其味，观眼得味，观耳、鼻、舌、身，观意得味。”

尔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法名何等？我当云何奉持？”

世尊告曰：“阿难，此法名为蜜丸喻，汝当受持！”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受此蜜丸喻法，当讽诵读。所以者何？比丘，此蜜丸喻有法有义，梵行之本，趣道趣觉，趣于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当善受持此蜜丸喻。”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瞿昙弥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羁瘦，在迦维罗卫尼拘类树园，与大比丘众俱受夏坐。

尔时，瞿昙弥大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因此故，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世尊告曰：“止！止！瞿昙弥，汝莫作是念：‘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瞿昙弥，如是汝剃除头发，著袈裟衣，尽其形寿，净修梵行。”

于是，瞿昙弥大爱为佛所制，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诸比丘为佛治衣，世尊不久于释羁瘦受夏坐竟，补治衣讫，过三月已，摄衣持钵，当游人间。瞿昙弥大爱闻诸比丘为佛治衣，世尊不久于释羁瘦受夏坐竟，补治衣讫，过三月已，摄衣持钵，当游人间。瞿昙弥大爱闻已，复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因此故，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世尊亦再告曰：“止！止！瞿昙弥，汝莫作是念：‘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瞿昙弥，如是汝剃除头发，著袈裟衣，尽其形寿，净修梵行。”

于是，瞿昙弥大爱再为佛所制，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彼时，世尊于释羁瘦受夏坐竟，补治衣讫，过三月已，摄衣持钵，游行人间。瞿昙弥大爱闻世尊于释羁瘦受夏坐竟，补治衣讫，过三月已，摄衣持钵，游行人间。瞿昙弥大爱即与舍夷诸老母，俱随逐佛后，展转往至那摩提，住那摩提揵尼精舍。于是，瞿昙弥大爱复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白：“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因此故，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世尊至三告曰：“止！止！瞿昙弥，汝莫作是念：‘女人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瞿昙弥大爱，如是汝剃除头发，著袈裟衣，尽其形寿，净修梵行。”

于是，瞿昙弥大爱三为世尊所制，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彼时，瞿昙弥大爱涂跣污足，尘土坌体，疲极悲泣，住立门外。尊者阿难见瞿昙弥大爱涂跣污足，尘土坌体，疲极悲泣，住立门外；见已，问曰：“瞿昙弥，以何等故，涂跣污足，尘土坌体，疲极悲泣，住立门外？”

瞿昙弥大爱答曰：“尊者阿难，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尊者阿难语曰：“瞿昙弥，今且住此，我往诣佛，白如是事。”

瞿昙弥大爱白曰：“唯然，尊者阿难。”

于是，尊者阿难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因此故，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世尊告曰：“止！止！阿难，汝莫作是念：‘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阿难，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阿难，犹如人家多女少男者，此家为得转兴盛耶？”

尊者阿难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难，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不得久住。阿难，犹如稻田及麦田中，有秽生者必坏彼田。如是，阿难，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不得久住。”

尊者阿难复白曰：“世尊，瞿昙弥大爱为世尊多所饶益。所以者何？世尊母亡后，瞿昙弥大爱鞠养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瞿昙弥大爱多饶益我，谓母亡后，鞠养于我。阿难，我亦多饶益于瞿昙弥大爱。所以者何？阿难，瞿昙弥大爱因我故，得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不疑三尊及苦、集、灭、道，成就于信，奉持禁戒，修学博闻，成就布施而得智慧，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酒、断酒。阿难，若使有人因人故，得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不疑三尊及苦、集、灭、道，成就于信，奉持禁戒，修学博闻，成就布施而得智慧，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酒、断酒。阿难，设使此人为供养彼人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诸生活具，至尽形寿，不得报恩。

“阿难，我今为女人施设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犹如鱼师及鱼师弟子，深水作坞，为守护水，不令流出。如是，阿难，我今为女人说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云何为八？

“阿难，比丘尼当从比丘求受具足。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一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比丘尼半月半月往从比丘受教。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二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若住止处设无比丘者，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三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比丘尼受夏坐讫，于两部众中，当请三事：求见、闻、疑。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四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若比丘不听比丘尼问者，比丘尼则不得问比丘经、律、阿毗昙；若听问者，比丘尼得问经、律、阿毗昙。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五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比丘尼不得说比丘所犯，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六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当于两部众中，十五日行不慢。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七尊师法，谓世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比丘尼受具足虽至百岁，故当向始受具足比丘极下意稽首作

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

“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阿难，若瞿昙弥大爱奉持此八尊师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学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于是，尊者阿难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瞿昙弥大爱所，语曰：“瞿昙弥，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出家、学道。瞿昙弥大爱，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云何为八？

“瞿昙弥，比丘尼当从比丘求受具足。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一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比丘尼半月半月往从比丘受教。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二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若住止处无比丘者，比丘尼不得受夏坐。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三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比丘尼受夏坐讫，于两部众中当请三事：求见、闻、疑。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四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若比丘不听比丘尼问者，比丘尼不得问比丘经、律、阿毗昙；若听问者，比丘尼得问经、律、阿毗昙。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五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比丘尼不得说比丘所犯，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六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当于两部众中，十五日行不慢。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七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比丘尼受具足虽至百岁，故当向始受具足比丘极下意稽首作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

“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谓女人不当犯，女人奉持，尽其形寿。瞿昙弥，世尊如是说：‘若瞿昙弥大爱奉持此八尊师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学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于是，瞿昙弥大爱白曰：“尊者阿难，听我说喻，智者闻喻则解其义。尊者阿难，犹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端正姝好，极净沐浴，以香涂身，著明净衣，种种璎珞严饰其容。或复有人为念彼女，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以青莲华鬘、或薝蔔华鬘、或修摩那华鬘、或婆师华鬘、或阿提牟多华鬘持与彼女。彼女欢喜，两手受之，以严其头。如是，尊者阿难，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我尽形寿顶受奉持！”

尔时，瞿昙弥大爱于正法、律中，出家学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彼时瞿昙弥大爱于后转成大比丘尼众，与诸长老上尊比丘尼为王者所识，久修梵行，共俱往诣尊者阿难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白

曰：“尊者阿难，当知此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久修梵行，彼诸比丘年少新学，晚后出家，入此正法、律甫尔不久。愿令此诸比丘为诸比丘尼随其大小稽首作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

于是，尊者阿难语曰：“瞿昙弥，今且住此，我往诣佛，白如是事。”

瞿昙弥大爱白曰：“唯然，尊者阿难。”

于是，尊者阿难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日瞿昙弥大爱与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久修梵行，俱来诣我所，稽首我足，却住一面，叉手语我曰：‘尊者阿难，此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久修梵行；彼诸比丘年少新学，晚后出家，入此正法、律甫尔不久。愿令此诸比丘为诸比丘尼随其大小稽首作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

世尊告曰：“止！止！阿难，守护此言，慎莫说是！阿难，若使汝知如我知者，不应说一句，况复如是说？阿难，若使女人不得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诸梵志、居士当以衣布地而作是说：‘精进沙门可于上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阿难，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诸梵志、居士当以头发布地而作是说：‘精进沙门可于上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

“阿难，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诸梵志、居士若见沙门，当以手奉种种饮食，住道边待而作是说：‘诸尊，受是食是，可持是去，随意所用，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阿难，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诸信梵志见精进沙门，敬心扶抱，将入于内，持种种财物与精进沙门而作是说：‘诸尊，受是，可持是去，随意所用，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

“阿难，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于精进沙门威神之德犹不相及，况复死瘦异学耶？阿难，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正法当住千年，今失五百岁，余有五百年。阿难，当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大梵天者，终无是处。当知男子得行五事，若男子作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处。”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林品第十竟（第二小土城诵讫）。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大品第一（有二十五经）（第三念诵）

柔软、龙象、处，无常、请、瞻波，
二十亿、八难，贫穷、欲、福田，
优婆塞、怨家，教昙弥、降魔，
赖吒、优婆离，释问及善生，
商人、世间、福，息止、至边、喻。

大品柔软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自我昔日出家学道，为从优游、从容闲乐、极柔软来。我在父王悦头檀家时，为我造作种种宫殿，春殿、夏殿及以冬殿。为我好游戏故，去殿不远，复造种种若干华池，青莲华池、红莲华池、赤莲华池、白莲华池。于彼池中植种种水华，青莲华、红莲华、赤莲华、白莲华，常水常华，使人守护，不通一切。为我好游戏故，于其池岸植种种陆华，修摩那华、婆师华、薝蔔华、修揵提华、摩头揵提华、阿提牟多华、波罗头华。

"为我好游戏故，而使四人沐浴于我；沐浴我已，赤旃檀香用涂我身；香涂身已，著新缯衣，上下、内外、表里皆新，昼夜常以伞盖覆我——莫令太子夜为露所沾，昼为日所炙。如常他家粗[麩-夫＋黄]、麦饭、豆羹、姜菜，为第一食，如是我父悦头檀家最下使人，粳粮肴馔为第一食。复次，若有野田禽兽，最美禽兽，提帝逻惒吒、劫宾阇逻、奚米何犁泥奢施罗米，如是野田禽兽，最美禽兽，常为我设如是之食。

"我忆昔时父悦头檀家，于夏四月升正殿上，无有男子，唯有女妓而自娱乐，初不来下。我欲出至园观之时，三十名骑，简选上乘，卤簿前后，侍从导引，况复其余？我有是如意足，此最柔软。

"我复忆昔时看田作人止息田上，往诣阎浮树下，结跏趺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我作是念：'不多闻愚痴凡夫自有病法，不离于病，见他人病，憎恶薄贱，不爱不喜，不自观己。'我复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离于病，若我见他病而憎恶薄贱，不爱不喜者，我不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观已，因不病起贡高者，即便自灭。我复作是念：'不多闻愚痴凡夫自有老法，不离于老，见他人老，憎恶薄贱，不爱不喜，不自观己。'我复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离于老，若我见他老而憎恶薄贱，不爱不喜者，我不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观已，若因寿起贡高者，即便自灭。不多闻愚痴凡夫为不病贡高豪贵放逸，因欲生痴，不行梵行；不多闻愚痴凡夫为少壮贡高豪贵放逸，因欲生痴，不行梵行；不多闻愚痴凡夫为寿贡高豪贵放逸，因欲生痴，不行梵行。"

于是，世尊即说颂曰：

“病法老法，及死亡法，
如法自有，凡夫见恶。
若我憎恶，不度此法，
我不宜然，亦有是法。
彼如是行，知法离生，
无病少壮，为寿贡高，
断诸贡高，见无欲安。
彼如是觉，无怖于欲，
得无有想，行净梵行。”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龙象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告曰：“乌陀夷，共汝往至东河澡浴。”

尊者乌陀夷白曰：“唯然。”

于是，世尊将尊者乌陀夷往至东河，脱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还出，拭体著衣。

尔时，波斯匿王有龙象，名曰念，作一切妓乐，历度东河。众人见已，便作是说：“是龙中龙，为大龙王，为是谁耶？”

尊者乌陀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象受大身，众人见已，便作是说：‘是龙中龙，为大龙王，为是谁耶？’”

世尊告曰：“如是，乌陀夷。如是，乌陀夷。象受大身，众人见已，便作是说：‘是龙中龙，为大龙王，为是谁耶？’乌陀夷，马、骆驼、牛、驴、胸行、人、树，生大形。乌陀夷，众人见已，便作是说：‘是龙中龙，为大龙王，为是谁耶？’乌陀夷，若有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者，我说彼是龙。乌陀夷，如来于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是故我名龙。”

于是，尊者乌陀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惟愿世尊加我威力！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前，以龙相应颂颂赞世尊。”

世尊告曰：“随汝所欲。”

于是，尊者乌陀夷在于佛前，以龙相应颂赞世尊曰：

“正觉生人间，自御得正定，
修习行梵迹，息意能自乐。

人之所敬重，越超一切法，
亦为天所敬，无著至真人。
越度一切结，于林离林去，
舍欲乐无欲，如石出真金。
普闻正尽觉，如日升虚空，
一切龙中高，如众山有岳。
称说名大龙，而无所伤害，
一切龙中龙，真谛无上龙。
温润无有害，此二是龙足，
苦行及梵行，是谓龙所行。
大龙信为手，二功德为牙，
念项智慧头，思惟分别法。
受持诸法腹，乐远离双臂，
住善息出入，内心至善定。
龙行止俱定，坐定卧亦定，
龙一切时定，是谓龙常法。
无秽家受食，有秽则不受，
得恶不净食，舍之如师子。
所得供养者，为他慈愍受，
龙食他信施，存命无所著。
断除大小结，解脱一切缚，
随彼所游行，心无有系著。
犹如白莲华，水生水长养，
泥水不能著，妙香爱乐色。
如是最上觉，世生行世间，
不为欲所染，如华水不著。
犹如燃火炽，不益薪则止，
无薪火不传，此火谓之灭。
慧者说此喻，欲令解其义，
是龙之所知，龙中龙所说。
远离淫欲恚，断痴得无漏，
龙舍离其身，此龙谓之灭。”

佛说如是，尊者乌陀夷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说处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有三说处，无四无五。若比丘见已，因彼故说而说我见、闻、识、知，比丘说而说是我所知。云何为三？

比丘，因过去世说，而说如是过去世时有；比丘，因未来世说，而说如是未来世时有；比丘，因现在世说，而说如是现在世时有。是谓三说处，无四无五。若比丘见已，因彼故说而说我见、闻、识、知，比丘说而说是我所知，因所说善习得义，因不说不善习得义。

“贤圣弟子两耳一心听法，彼两耳一心听法已，断一法、修一法、一法作证；彼断一法、修一法、一法作证已，便得正定。贤圣弟子心得正定已，便断一切淫、怒、痴。贤圣弟子如是得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因其所说有四处，当以观人，此贤者可共说、不可共说。若使此贤者一向论不一向答者，分别论不分别答者，诘论不诘答者，止论不止答者，如是此贤者不得共说，亦不得共论。若使此贤者一向论便一向答者，分别论分别答者，诘论诘答者，止论止答者，如是此贤者得共说，亦得共论。

“复次，因其所说，更有四处，当以观人，此贤者可共说、不可共说。若使此贤者于处、非处不住者，所知不住者，说喻不住者，道迹不住者，如是此贤者不可共说，亦不可共论。若此贤者于处、非处住者，所知住者，说喻住者，道迹住者，如是此贤者可得共说，亦可得共论。因所说时止息口行，舍己所见，舍怨结意，舍欲、舍恚、舍痴、舍慢、舍不语、舍悭嫉、不求胜、不伏他，莫取所失，说义说法。说义说法已，教复教止，自欢喜、令彼欢喜。如是说义，如是说事，是圣说义，是圣说事，谓至竟漏尽。”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有诤论议，杂意怀贡高，
非圣毁呰德，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过失，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胜，圣不如是说。
若欲得论议，慧者当知时，
有法亦有义，诸圣论如是。
慧者如是说，无诤无贡高，
意无有厌足，无结无有漏。
随顺不颠倒，正知而为说，
善说则然可，自终不说恶。
不以诤论议，亦不受他诤，
知处及说处，是彼之所论。
如是圣人说，慧者俱得义，
为现法得乐，亦为后世安。
当知聪达者，非倒非常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说无常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者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觉亦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想亦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行亦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识亦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是为色无常，觉、想、行、识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神。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修习七道品，无碍正思正念。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有众生及九众生居，乃至有想无想处行余第一有，于其中间是第一、是大、是胜、是最、是尊、是妙，谓世中阿罗诃。所以者何？世中阿罗诃得安隐快乐。”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无著第一乐，断欲无有爱，
永舍离我慢，裂坏无明网。
彼得不移动，心中无秽浊，
不染著世间，梵行得无漏。
了知于五阴，境界七善法，
大雄游行处，离一切恐怖。
成就七觉宝，具学三种学，
妙称上朋友，佛最上真子。
成就十支道，大龙极定心，
是世中第一，彼则无有爱。
众事不移动，解脱当来有，
断生老病死，所作办灭漏。
兴起无学智，得身最后边，
梵行第一具，彼心不由他。
上不及诸方，彼无有喜乐，
能为师子吼，世间无上觉。”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请请经第五（下一请字慈井切）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共受夏坐。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说从解脱相请请时，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是梵志，而得灭讫，无上医王。我今受身，最是后边。我是梵志，得灭讫后，无上医王。我今受身，最是后边，谓汝

等辈是我真子，从口而生，法法所化。谓汝等辈是我真子，从口而生，法法所化，汝当教化，转相教诃。”

尔时，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于是，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向之所说：‘我是梵志，而得灭讫，无上医王。我今受身，最是后边。我是梵志，得灭讫后，无上医王。我今受身，最是后边，谓汝等辈是我真子，从口而生，法法所化。谓汝等辈是我真子，从口而生，法法所化，汝当教化，转相教诃。’世尊诸不调者令得调御，诸不息者令得止息，诸不度者而令得度，诸不解脱者令得解脱，诸不灭讫者令得灭讫，未得道者令其得道，不施设梵行令施设梵行，知道、觉道、识道、说道。世尊弟子于后得法，受教、受诃，受教、诃已，随世尊语，即便趣行，得如其意，善知正法。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耶？”

彼时，世尊告曰：“舍梨子，我不嫌汝身、口、意行。所以者何？舍梨子，汝有聪慧、大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舍梨子，汝成就实慧。舍梨子，犹转轮王而有太子，不越教已，则便受拜父王所传，而能复传。如是，舍梨子，我所转法轮，汝复能转。舍梨子，是故我不嫌汝身、口、意行。”

尊者舍梨子复再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世尊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耶？”

世尊告曰：“舍梨子，我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所以者何？舍梨子，此五百比丘尽得无著，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重担已舍，有结已尽，而得善义正智正解脱。唯除一比丘，我亦本已记于现法中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舍梨子，是故我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

尊者舍梨子复三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世尊，此五百比丘，几比丘得三明达？几比丘得俱解脱？几比丘得慧解脱耶？”

世尊告曰：“舍梨子，此五百比丘，九十比丘得三明达，九十比丘得俱解脱，余比丘得慧解脱。舍梨子，此众无枝无叶，亦无节戾，清净真实，得正住立。”

尔时，尊者傍耆舍亦在众中。于是，尊者傍耆舍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加我威力！惟愿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及比丘众前，以如义相应而作赞颂。”

世尊告曰：“傍耆舍，随汝所欲。”

于是，尊者傍耆舍在佛及比丘众前，以如义相应而赞颂曰：

“今十五请日，集坐五百众，
断除诸结缚，无碍有尽仙。
清净光明照，解脱一切有，
生老病死尽，漏灭所作办。

掉悔及疑结，慢有漏已尽，
拔断爱结刺，上医无复有。
勇猛如师子，一切恐畏除，
已度于生死，诸漏已灭讫。
犹如转轮王，群臣所围绕，
悉领一切地，乃至于大海。
如是勇猛伏，无上商人主，
弟子乐恭敬，三达离死怖。
一切是佛子，永除枝叶节，
转无上法轮，稽首第一尊。”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瞻波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瞻波，在恒伽池边。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即便入定，以他心智观察众心；观众心已，至初夜竟，默然而坐。于是，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讫，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于是，世尊复至中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再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过，中夜将讫，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世尊亦再默然不答。于是，世尊复至后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三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既过，中夜复讫，后夜垂尽，将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于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

彼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于是，尊者大目揵连便作是念：“世尊为何比丘而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我宁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

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尊者大目揵连便知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至彼比丘前，牵臂将出，开门置外：“痴人远去！莫于此住！不复得与比丘众会，从今已去，非是比丘。”闭门下钥，还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者，我已逐出。世尊，初夜即过，中夜复讫，后夜垂尽，将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惟愿世尊说从解脱！”

世尊告曰：“大目揵连，彼愚痴人当得大罪，触娆世尊及比丘

众。大目揵连，若使如来在不净众说从解脱者，彼人则便头破七分。是故，大目揵连，汝等从今已后说从解脱，如来不复说从解脱。所以者何？如是，大目揵连，或有痴人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揵连，若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门污，是沙门辱，是沙门憎，是沙门刺。’知已，便当共摈弃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诸梵行者。

“大目揵连，犹如居士有良稻田，或有麦田，生草名秽麦，其根相似，茎、节、叶、华皆亦似麦。后生实已，居士见之，便作是念：‘是麦污辱，是麦憎刺。’知已便拔，掷弃于外。所以者何？莫令污秽余真好麦。如是，大目揵连，或有痴人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揵连，若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门污，是沙门辱，是沙门憎，是沙门刺。’知已，便当共摈弃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诸梵行者。

“大目揵连，犹如居士秋时扬谷，谷聚之中若有成实者，扬便止住。若不成实及粃糠者，便随风去。居士见已，即持扫帚，扫治令净。所以者何？莫令污杂余净好稻。如是，大目揵连，或有痴人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揵连，若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门污，是沙门辱，是沙门憎，是沙门刺。’知已，便当共摈弃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诸梵行者。

“大目揵连，犹如居士为过泉水故，作通水槽，持斧入林，扣打诸树。若坚实者，其声便小；若空中者，其声便大。居士知已，便斫治节，拟作通水槽，如是，大目揵连，或有痴人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似如真梵行，至诸真梵行所，彼或不知。大目揵连，若诸梵行知者，便作是念：‘是沙门污，是沙门辱，是沙门憎，是沙门刺。’知已，便当共摈弃之。所以者何？莫令污染诸梵行者。”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共会集当知，恶欲憎嫉恚，
不语结恨悭，嫉妒谄欺诳，
在众诈言息，屏处称沙门，
阴作诸恶行，恶见不守护，
欺诳妄语言，如是当知彼，
往集不与会，摈弃不共止。
欺诈诳说多，非息称说息，
知时具净行，摈弃远离彼。

清净共清净，常当共和合，
和合得安隐，如是得苦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沙门二十亿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沙门二十亿亦游舍卫国，在暗林中，前夜、后夜学习不眠，精勤正住，修习道品。于是，尊者沙门二十亿安静独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学习正法、律者，我为第一，然诸漏心不得解脱。我父母家极大富乐，多有钱财，我今宁可舍戒罢道，行欲布施，修诸福业耶！”

尔时，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沙门二十亿心之所念，便告一比丘：“汝往至彼，呼沙门二十亿来。”

于是，一比丘白曰：“唯然。”即从座起，稽首礼足，绕三匝而去，往至尊者沙门二十亿所而语彼曰：“世尊呼汝。”

尊者沙门二十亿闻比丘语，即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世尊告曰：“沙门，汝实安静独住，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学习正法、律者，我为第一，然诸漏心不得解脱。我父母家极大富乐，多有钱财，我今宁可舍戒罢道，行欲布施，修诸福业耶！’”

彼时，尊者沙门二十亿羞耻惭愧，则无无畏：“世尊知我心之所念。”叉手向佛，白曰：“实尔。”

世尊告曰：“沙门，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于意云何？汝在家时，善调弹琴，琴随歌音，歌随琴音耶？”

尊者沙门二十亿白曰：“如是，世尊。”

世尊复问：“于意云何？若弹琴弦急，为有和音可爱乐耶？”

沙门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复问：“于意云何？若弹琴弦缓，为有和音可爱乐耶？”

沙门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复问：“于意云何？若弹琴调弦不急不缓，适得其中，为有和音可爱乐耶？”

沙门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沙门，极大精进，令心掉乱；不极精进，令心懈怠。是故汝当分别此时，观察此相，莫得放逸。”

尔时，尊者沙门二十亿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受佛弹琴喻教，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

受有，知如真。尊者沙门二十亿知法已，至得阿罗诃。彼时，尊者沙门二十亿得阿罗诃已，而作是念：“今正是时，我宁可往诣世尊所，说得究竟智耶！”

于是，尊者沙门二十亿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得无所著，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重担已舍，有结已解，自得善义，正智正解脱者，彼于尔时乐此六处：乐于无欲，乐于远离，乐于无诤，乐于爱尽，乐于受尽，乐心不移动。

“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贤者以依信故，乐于无欲者，不应如是观，但欲尽、恚尽、痴尽，是乐于无欲。’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贤者以贪利称誉求供养故，乐于远离者，不应如是观，但欲尽、恚尽、痴尽，是乐于远离。’世尊，或有一人而作是念：‘此贤者以依戒故，乐于无诤者，不应如是观，但欲尽、恚尽、痴尽，是乐于无诤，乐于爱尽，乐于受尽，乐心不移动。’世尊，若有比丘得无所著，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重担已舍，有结已解，自得善义，正智正解脱者，彼于尔时乐此六处。

“世尊，若有比丘学未得意，求愿无上安隐涅槃者，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彼于后时，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于尔时成就无学根及无学戒。世尊，犹幼少童子，彼于尔时成就小根及小戒。彼于后时具足学根者，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如是，世尊，若有比丘学未得意，求愿无上安隐涅槃者，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彼于后时，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说，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于尔时成就无学根及无学戒。

“彼若有眼所知色与对眼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内住，善制守持，观兴衰法。若有耳所知声、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触、意所知法与对意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内住，善制守持，观兴衰法。世尊，犹去村不远有大石山，不破不缺不脆，坚住不空合一，若东方有大风雨来，不能令摇，不动转移，亦非东方风移至南方，若南方有大风雨来，不能令摇，不动转移，亦非南方风移至西方；若西方有大风雨来，不能令摇，不动转移，亦非西方风移至北方；若北方有大风雨来，不能令摇，不动转移，亦非北方风移至诸方。如是彼若有眼所知色与对眼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内住，善制守持，观兴衰法。若有耳所知声、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触、意所知法与对意者，不能令失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内住，善制守持，观兴衰法。”

于是，尊者沙门二十亿说此颂曰：

“乐在无欲，心存远离，
喜于无诤，受尽欣悦。
亦乐受尽，心不移动，
得知如真，从是心解。
得心解已，比丘息根，
作已不观，无所求作。
犹如石山，风不能动，
色声香味，身触亦然，
爱不爱法，不能动心。”

尊者沙门二十亿于佛前说得究竟智已，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世尊，尊者沙门二十亿去后不久，告诸比丘：“诸族姓子，应如是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如沙门二十亿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不自誉，不慢他，说义现法随诸处也。莫令如痴增上慢所缠，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彼不得义，但大烦劳。沙门二十亿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不自誉，不慢他，说义现法随诸处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八难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行梵行而有八难、八非时也。云何为八？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生地狱中，是谓人行梵行第一难、第一非时。

“复次，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生畜生中，生饿鬼中，生长寿天中，生在边国夷狄之中，无信无恩，无有反复，若无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谓人行梵行第五难、第五非时。

“复次，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虽生中国，而聋哑如羊鸣，常以手语，不能知说善恶之义，是谓人行梵行第六难、第六非时。

“复次，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虽生中国，不聋、不

哑，不如羊鸣，不以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然有邪见及颠倒见，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无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无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人行梵行第七难、第七非时。

“复次，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不出于世，亦不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生于中国，不聋、不哑，不如羊鸣，不以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而有正见不颠倒见，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人行梵行第八难、第八非时。

“人行梵行有一不难、有一是时。云何人行梵行有一不难、有一是时？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生于中国，不聋、不哑，不如羊鸣，不以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而有正见不颠倒见，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人行梵行有一不难、有一是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得人身者，说最微妙法，
若有不得果，必不遇其时。
多说梵行难，人在于后世，
若得遇其时，是世中甚难。
欲得复人身，及闻微妙法，
当以精勤学，人自哀愍故。
谈说闻善法，莫令失其时，
若失此时者，必忧堕地狱。
若不遇其时，不闻说善法，
如商人失财，受生死无量。
若有得人身，闻说正善法，
遵奉世尊教，必遭遇其时。
若遭遇此时，堪任正梵行，
成就无上眼，日亲之所说。
彼为常自护，进行离诸使，
断灭一切结，降魔魔眷属，
彼度于世间，谓得尽诸漏。”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贫穷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欲人贫穷，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若有欲人贫穷举贷他家财物，世中举贷他家财物，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若有欲人举贷财物，不得时还，白曰长息，世中长息，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若有欲人长息不还，财主责索，世中财主责索，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若有欲人财主责索，不能得偿，财主数往至彼求索，世中财主数往至彼求索，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若有欲人财主数往至彼求索，彼故不还，便为财主之所收缚，世中为财主收缚，为大苦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是为世中有欲人贫穷是大苦，世中有欲人举贷财物是大苦，世中有欲人举贷长息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财主责索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财主数往至彼求索是大苦，世中有欲人为财主收缚是大苦。如是若有于此圣法之中，无信于善法，无禁戒、无博闻、无布施、无智慧于善法，彼虽多有金、银、琉璃、水精、摩尼、白珂、螺璧、珊瑚、琥珀、玛瑙、瑇瑁、砗渠、碧玉、赤石、琁珠，然彼故贫穷，无有力势，是我圣法中说不善贫穷也。

“彼身恶行，口、意恶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举贷也。彼欲覆藏身之恶行，不自发露，不欲道说，不欲令人诃责，不顺求；欲覆藏口、意恶行，不自发露，不欲道说，不欲令人诃责，不顺求，是我圣法中说不善长息也。彼或行村邑及村邑外，诸梵行者见已，便作是说：‘诸贤，此人如是作、如是行、如是恶、如是不净，是村邑刺。’彼作是说：‘诸贤，我不如是作、不如是行、不如是恶、不如是不净，亦非村邑刺。’是我圣法中说不善责索也。

“彼或在无事处，或在山林树下，或在空闲居，念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是我圣法中说不善数往求索也。彼作身恶行，口、意恶行，彼作身恶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我圣法中说不善收缚也。我不见缚更有如是

苦、如是重、如是粗、如是不可乐，如地狱、畜生、饿鬼缚也。此三苦缚，漏尽阿罗诃比丘已知灭尽，拔其根本，永无来生。”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世间贫穷苦，举贷他钱财，
举贷钱财已，他责为苦恼。
财主往求索，因此收系缚，
此缚甚重苦，世间乐于欲。
于圣法亦然，若无有正信，
无惭及无愧，作恶不善行。
身作不善行，口意俱亦然，
覆藏不欲说，不乐正教诃。
若有数数行，意念则为苦，
或村或静处，因是必有悔。
身口习诸行，及意之所念，
恶业转增多，数数作复作。
彼恶业无慧，多作不善已，
随所生毕讫，必往地狱缚。
此缚最甚苦，雄猛之所离，
如法得财利，不负得安隐。
施与得欢喜，二俱皆获利，
如是诸居士，因施福增多。
如是圣法中，若有好诚信，
具足成惭愧，庶几无悭贪。
已舍离五盖，常乐行精进，
成就诸禅定，满具常弃乐。
已得无食乐，犹如水浴净，
不动心解脱，一切有结尽。
无病为涅槃，谓之无上灯，
无忧无尘安，是说不移动。”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

大品行欲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给孤独居士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为有几人行欲？”

世尊告曰：“居士，世中凡有十人行欲。云何为十？

“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无道求索财物。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不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无道求索财物。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非法无道求索财物。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财物。彼法非法求财物已，不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财物。彼法非法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财物。彼法非法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财物。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不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财物。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而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如是有一行欲行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财物。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得财物已，染著缚缴；缴已染著，不见灾患，不知出要而用，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复次，居士，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财物。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能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得财物已，不染不著，不缚不缴；不缴已染著，见灾患，知出要而用，如是有一行欲人也。

“居士，若有一行欲人，非法无道求索财物。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不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不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者，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下也。

“居士，若有一行欲人，法非法求索财物。彼法非法求财物已，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者，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上也。

“居士，若有一行欲人，如法以道求索财物。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自养安隐及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亦供养沙门、梵志，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生天长寿；得财物已，不染不著，不缚不缴；不缴已染著，见灾患，知出要而用者，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尊，为最妙也。犹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尊，为最妙也。如是，居士，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尊，为最妙也。”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非法求财，及法非法求，
不供不自用，亦不施为福，
二俱皆有恶，于行欲最下。
若如法求财，自身勤所得，
供他及自用，亦以施为福，
二俱皆有德，于行欲最上。
若得出要慧，行欲住在家，
见灾患知足，节俭用财物，
彼得出欲慧，于行欲最上。”

佛说如是，给孤独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福田经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给孤独居士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为有几福田人？”

世尊告曰：“居士，世中凡有二种福田人。云何为二？一者、学人，二者、无学人。学人有十八，无学人有九。居士，云何十八学人？信行、法行、信解脱、见到、身证、家家、一种、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中般涅槃、生般涅槃、行般涅槃、无行般涅槃、上流色究竟，是谓十八学人。居士，云何九无学人？思法、升进法、不动法、退法、不退法、护法（护则不退，不护则退）、实住法、慧解脱、俱解脱，是谓九无学人。”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世中学、无学，可尊可奉敬，
彼能正其身，口意亦复然，
居士是良田，施彼得大福。”

佛说如是，给孤独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优婆塞经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给孤独居士与大优婆塞众五百人俱，往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五百优婆塞亦为作礼，却坐一面。给孤独居士及五百优婆塞坐一面已，尊者舍梨子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给孤独居士及五百优婆塞亦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及众坐已定，世尊告曰："舍梨子，若汝知白衣圣弟子善护行五法及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舍梨子，汝当记别圣弟子地狱尽，畜生、饿鬼及诸恶处亦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边。

"舍梨子，云何白衣圣弟子善护行五法？白衣圣弟子者，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第一法。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劝喜无吝，不望其报，不以偷所覆，常自护已，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第二法。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离邪淫、断邪淫，彼或有父所护，或母所护，或父母所护，或兄弟所护，或姊妹所护，或妇父母所护，或亲亲所护，或同姓所护，或为他妇女，有鞭罚恐怖，及有名雇赁至华鬘亲；不犯如是女，彼于邪淫净除其心。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第三法。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第四法。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离酒、断酒，彼于饮酒净除其心。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第五法。

"舍梨子，白衣圣弟子云何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白衣圣弟子念如来：'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如是念如来已，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如来，心静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得第一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念法：'世尊善说法，必至究竟，无烦无热，常有不移动。'如是观、如是觉、如是知、如是念法已，若有

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法，心静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得此第二增上心。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念众：‘如来圣众善趣正趣，向法次法，顺行如法，彼众实有阿罗诃、趣阿罗诃，有阿那含、趣阿那含，有斯陀含、趣斯陀含，有须陀洹、趣须陀洹，是谓四双八辈。’谓如来众成就尸赖，成就三昧，成就般若，成就解脱，成就解脱知见，可敬可重，可奉可供，世良福田。彼如是念如来众，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如来众，心静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是谓得第三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

“复次，舍梨子，白衣圣弟子自念尸赖：‘此尸赖不缺不穿，无秽无浊，住如地不虚妄，圣所称誉，具善受持。’彼如是自念尸赖，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攀缘尸赖，心静得喜，若有恶欲即便得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亦复得灭。白衣圣弟子是谓得第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

“舍梨子，若汝知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五法，得此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者。舍梨子，汝记别白衣圣弟子地狱尽，畜生、饿鬼及诸恶处亦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边。”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慧者住在家，见地狱恐怖，
因受持圣法，除去一切恶。
不杀害众生，知而能舍离，
真谛不妄言，不盗他财物。
自有妇知足，不乐他人妻，
舍离断饮酒，心乱狂痴本。
常当念正觉，思惟诸善法，
念众观尸赖，从是得欢喜。
欲行其布施，当以望其福，
先施于息心，如是成果报。
我今说息心，舍梨子善听：
若有黑及白，赤色之与黄，
尨色爱乐色，牛及诸鸽鸟，
随彼所生处，良御牛在前。
身力成具足，善速往来快，
取彼之所能，莫以色为非。
如是此人间，若有所生处，

刹帝利梵志，居士本工师，
随彼所生处，长老净持戒，
世无著善逝，施彼得大果。
愚痴无所知，无慧无所闻，
施彼得果少，无光无所照。
若光有所照，有慧佛弟子，
信向善逝者，根生善坚住。
彼是生善处，如意往人家，
最后得涅槃，如是各有缘。”

佛说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给孤独居士、五百优婆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怨家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云何为七？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好色。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有好色。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虽好沐浴，名香涂身，然色故恶。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一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安隐眠。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安隐眠。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虽卧以御床，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逻波遮悉多罗那，然故忧苦眠。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二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得大利。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得大利。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应得利而不得利，应不得利而得利。彼此二法更互相违，大得不利。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三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朋友。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有朋友。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若有亲朋友，舍离避去。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四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称誉。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有名称。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恶名丑声周闻诸方。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五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极大富。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

怨家极大富。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彼作如是身、口、意行，使彼大失财物。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六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复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身坏命终，必至善处，生于天上。所以者何？怨家者，不乐怨家往至善处。人有瞋恚，习瞋恚，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身、口、意恶行。彼身、口、意恶行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舍瞋恚故。是谓第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此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谓男女辈瞋恚时来。”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瞋者得恶色，眠卧苦不安，
应获得大财，反更得不利。
亲亲善朋友，远离瞋恚人，
数数习瞋恚，恶名流诸方。
瞋作身口业，恚缠行意业，
人为恚所覆，失一切财物。
瞋恚生不利，瞋恚生心秽，
恐怖生于内，人所不能觉。
瞋者不知义，瞋者不晓法，
无目盲暗塞，谓乐瞋恚人。
恚初发恶色，犹火始起烟，
从是生憎嫉，缘是诸人瞋。
若瞋者所作，善行及不善，
于后瞋恚盛，烦热如火烧。
所谓烦热业，及诸法所缠，
彼彼我今说，汝等善心听。
瞋者逆害父，及于诸兄弟，
亦杀姊与妹，瞋者多所残。
所生及长养，得见此世间，
因彼得存命，此母瞋亦害。
无羞无惭愧，瞋缠无所言，
人为恚所覆，口无所不说。
造作痴罪业，而自夭其命，
作时不自觉，因瞋生恐怖。
系著自己身，爱乐无极已，
虽爱念己身，瞋者亦自害。
以刀而自刺，或从岩自投，
或以绳自绞，及服诸毒药。
如是像瞋恚，是死依于恚，

彼彼一切断，用慧能觉了。
小小不善业，慧者了能除，
当堪耐是行，欲令无恶色。
无恚亦无忧，除烟无贡高，
调御断瞋恚，灭讫无有漏。”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教昙弥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昙弥为生地尊长，作佛图主，为人所宗，凶暴急弊，极为粗恶，骂詈责数于诸比丘，因此故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不乐住此。于是，生地诸优婆塞见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不乐住此，便作是念：“此生地诸比丘以何意故，皆舍离去，不乐住此？”生地诸优婆塞闻此生地尊者昙弥——生地尊长，作佛图主，为人所宗，凶暴急弊，极为粗恶，骂詈责数于诸比丘，因此故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不乐住此。生地诸优婆塞闻已，即共往诣尊者昙弥所，驱逐昙弥，令出生地诸寺中去。

于是，尊者昙弥为生地诸优婆塞所驱，令出生地诸寺中去，即摄衣持钵游行，往诣舍卫国，展转进至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于是，尊者昙弥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无所说、无所犯，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令出生地诸寺中去。”

彼时世尊告曰：“止！止！昙弥，何须说此？”

尊者昙弥叉手向佛，再白曰：“世尊，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无所说、无所犯，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令出生地诸寺中去。”

世尊亦再告曰：“昙弥，往昔之时，此阎浮洲有诸商人乘船入海，持视岸鹰行，彼入大海不远，便放视岸鹰。若视岸鹰得至大海岸者，终不还船。若视岸鹰不得至大海岸者，便来还船。如是，昙弥，为生地优婆塞所驱逐，令出生地诸寺故，便还至我所。止！止！昙弥，何须复说此？”

尊者昙弥复三白曰：“世尊，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无所说、无所犯，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令出生地诸寺中去。”

世尊亦复三告曰：“昙弥，汝住沙门法，为生地诸优婆塞所驱逐，令出生地诸寺耶？”

于是，尊者昙弥即从座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沙门住沙门法？”

世尊告曰：“昙弥，昔时有人寿八万岁。昙弥，人寿八万岁时，

此阎浮洲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鸡一飞。昙弥，人寿八万岁时，女年五百岁乃嫁。昙弥，人寿八万岁时，有如是病——大便、小便、欲、不食、老。昙弥，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高罗婆，聪明智慧，为转轮王，有四种军，整御天下，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具足千子，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治化，令得安隐。

“昙弥，高罗婆王有树，名善住尼拘类树王。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诸臣；第三枝者，国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门、梵志食；第五枝者，禽兽所食。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果无有护者，亦无更相偷。有一人来，饥渴极羸，颜色憔悴，欲得食果，往至善住尼拘类树王所，饱啖果已，毁折其枝，持果归去。善住尼拘类树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阎浮洲人异哉无恩，无有反复。所以者何？从善住尼拘类树王饱啖果已，毁折其枝，持果归去，宁令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不生果。’善住尼拘类树王即无果，亦不生果。

“复有一人来，饥渴极羸，颜色憔悴，欲得啖果，往诣善住尼拘类树王所，见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亦不生果，即便往诣高罗婆王所，白曰：‘天王，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亦不生果。’高罗婆王闻已，犹如力士屈伸臂顷，如是高罗婆王于拘楼瘦没，至三十三天，住天帝释前，白曰：‘拘翼，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亦不生果。’于是，天帝释及高罗婆王犹如力士屈伸臂顷，如是天帝释及高罗婆王于三十三天中没，至拘楼瘦，去善住尼拘类树王不远住。天帝释作如其像如意足，以如其像如意足化作大水暴风雨；作大水暴风雨已，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

“于是，善住尼拘类树王居止树天，因此故，忧苦愁戚，啼泣垂泪，在天帝释前立。天帝释问曰：‘天，汝何意忧苦愁戚，啼泣垂泪，在我前立耶？’彼天白曰：‘拘翼，当知大水暴风雨，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时，天帝释告彼树天曰：‘天，汝树天住树天法，大水暴风雨，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耶？’树天白曰：‘拘翼，云何树天住树天法耶？’天帝释告曰：‘天，若使人欲得树根，持树根去；欲得树茎、树技、树叶、树华、树果持去者，树天不应瞋恚，不应憎嫉，心不应恨。树天舍意而住树天，如是树天住树天法。’”

“天复白曰：‘拘翼，我树天不住树天法。从今日始树天住树天法，愿善住尼拘类树王还复如本。’于是，天帝释作如其像如意足，作如其像如意足已，复化作大水暴风雨；化作大水暴风雨已，善住尼拘类树王即复如故。如是，昙弥，若有比丘骂者不骂，瞋者不瞋，破者不破，打者不打。如是，昙弥，沙门住沙门法。”

于是，尊者昙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啼泣垂泪，白

曰："世尊，我非沙门住沙门法，从今日始沙门住沙门法。"

世尊告曰："昙弥，昔有大师，名曰善眼，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舍离欲爱，得如意足。昙弥，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弟子。昙弥，善眼大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昙弥，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焰]磨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昙弥，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昙弥，彼时善眼大师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

"昙弥，彼时善眼大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昙弥，善眼大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如善眼大师，如是牟梨破群那、阿罗那遮婆罗门、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罗摩纳、储提摩丽桥鞞陀逻，及萨哆富楼奚哆。

"昙弥，七富楼奚哆师亦有无量百千弟子。昙弥，七富楼奚哆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若七富楼奚哆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焰]磨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若七富楼奚哆师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昙弥，七富楼奚哆师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

"昙弥，彼时七富楼奚哆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昙弥，七富楼奚哆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昙弥，若有骂彼七师及无量百千眷属，打破瞋恚责数者，必受无量罪。若有一成就正见佛弟子比丘得小果，骂詈打破瞋恚责数者，此受罪多于彼。是故，昙弥，汝等各各更迭相护。所以者何？离此过已，更无有失。"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须涅、牟梨破群那、阿罗那遮婆罗门、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罗摩纳、储提摩丽桥鞞陀逻、萨哆楼富楼奚哆。

此在过去世，七师有名德，
无爱缚乐悲，欲结尽过去。
彼有诸弟子，无量百千数，
彼亦离欲结，须臾不究竟。
若彼外仙人，善护行苦行，
心中怀憎嫉，骂者受罪多。
若一得正见，佛子住小果，
骂詈责打破，受罪多于彼。

是故汝昙弥，各各更相护，
所以更相护，重罪无过是。
如是甚重苦，亦为圣所恶，
必得受恶色，横取邪见处。
此是最下人，圣法之所说，
谓未离淫欲，得微妙五根，
信、精进、念处，正定及正观。
如是得此苦，前所受其殃，
自受其殃已，于后便害他。
若能自护者，彼为能护外，
是故当自护，慧者无殃乐。”

佛说如是，尊者昙弥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降魔经第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婆奇瘦，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教授为佛而作禅屋，露地经行。彼时，魔王化作细形，入尊者大目揵连腹中。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作是念：“我今腹重犹如食豆，我宁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自观其腹。”是时，尊者大目揵连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自观其腹，尊者大目揵连便知魔王在其腹中。

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寤，语魔王曰：“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触娆如来，亦莫触娆如来弟子，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必生恶处，受无量苦。”

彼时，魔王便作是念：“此沙门不见不知而作是说：‘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触娆如来，亦莫触娆如来弟子，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必生恶处，受无量苦。’汝之尊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彼犹不能速知速见，况复弟子能知见耶？”

尊者大目揵连复语魔王：“我复知汝意，汝作是念：‘此沙门不知不见而作是说：“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触娆如来，亦莫触娆如来弟子，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必生恶处，受无量苦。”汝之尊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彼犹不能如是速知速见，况复弟子能知见耶？’”

彼魔波旬复作是念：“今此沙门知见我故，而作是说耳！”于是，魔波旬化作细形，从口中出，在尊者大目揵连前立。

尊者大目揵连告曰：“波旬，昔有如来名觉砾拘荀大无所著、等正觉，我时作魔，名曰恶。我有妹，名黑，汝是彼子。波旬，因此事故，汝是我外甥。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二大弟子，一者名音，二者名想。

“波旬，以何义故，尊者音名音耶？波旬，尊者音住梵天上，以常音声满千世界，更无有弟子音声与彼等者、相似者、胜者。波旬，以是义故，尊者音名音也。

“波旬，复以何义尊者想名想耶？波旬，尊者想所依游行村邑，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其身，善摄诸根，立于正念。彼乞食已，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至无事处，或至山林树下，或至闲居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速入想知灭定。彼时，若有放牛羊人、取樵草人，或行路人，入彼山林，见入想知灭定，便作是念：‘今此沙门于无事处坐而命终，我等宁可以燥樵、草拾已，积聚覆其身上而耶维之！’即拾樵、草积覆其身，以火燃之，便舍而去。彼尊者想过夜平旦，从定寤起，抖擞衣服，所依村邑游行，如常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其身，善摄诸根，立于正念。彼放牛羊人、取樵草人，或行路人，入彼山林人先见者，便作是念：‘今此沙门在无事处坐而命终，我等昨已拾燥樵、草积覆其身，以火烧之，燃已而去。然此贤者更复想也！’波旬，以是义故，尊者想名想也。

“波旬，彼时恶魔便作是念：‘此秃沙门以黑所缚，断种无子，彼学禅，伺、增伺、数数伺。犹若如驴，竟日负重，系在枥上，不得麦食，为彼麦故，伺、增伺、数数伺；如是，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学禅，伺、增伺、数数伺。犹如猫子在鼠穴边，欲捕鼠故，伺、增伺、数数伺；如是，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彼学禅，伺、增伺、数数伺。犹如鸺狐在燥樵积间，为捕鼠故，伺、增伺、数数伺；如是，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学禅，伺、增伺、数数伺。犹如鹤鸟在水岸边，为捕鱼故，伺、增伺、数数伺；如是，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学禅，伺、增伺、数数伺。彼何所伺？为何义伺？求何等伺？彼调乱狂发败坏。我不知彼何所从来，亦不知彼何所从去，亦不知住止，不知死不知生，我宁可教敕梵志、居士：“汝等共来骂詈精进沙门，打破责数。所以者何？或骂打破责数时，倘能起恶心，令我得其便。”’

“波旬，彼时恶魔便教敕梵志、居士，彼梵志、居士骂詈精进沙门，打破责数。彼梵志、居士或以木打，或以石掷，或以杖挝，或伤精进沙门头，或裂坏衣，或破应器。尔时，梵志、居士若有死者，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彼生已，作是念：‘我应受此苦，当复更受极苦过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进沙门行恶行故。’

“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用伤其头，裂坏其衣，破其应器已，往诣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尔时，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弟子头伤、衣裂、钵破而来，见已，告诸比丘：‘汝等见不？恶魔教敕梵志、居士：“汝等共来骂詈精进沙门，打破责数。所以者何？或骂打破责数时，倘能起恶心，令

我得其便。”比丘，汝等当以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令恶魔求便不能得便。’

“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此教教诸弟子，彼即受教，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以此故，彼恶魔求便不能得便。

“波旬，彼时恶魔复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进沙门便，而不能得。我宁可教敕梵志、居士：“汝等共来奉敬、供养、礼事精进沙门，或以奉敬，供养、礼事精进沙门，倘能起恶心，令我得其便。”’波旬，彼梵志、居士为恶魔所教敕已，即共奉敬、供养、礼事精进沙门，以衣敷地而作是说：‘精进沙门可于上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梵志、居士以发布地而作是说：‘精进沙门可于上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梵志、居士以手捧持种种饮食，住道边待而作是说：‘精进沙门受是食是，可持是去，随意而用，令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诸信梵志、居士见精进沙门，敬心扶抱，将入于内，持种种财物与精进沙门，作如是说：‘受是用是，可持是去，随意所用。’尔时，梵志、居士若有死者，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善处，生于天上。生已，作是念：‘我应受是乐，当复更受极乐胜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进沙门行善行故。’

“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得奉敬、供养、礼事已，往诣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是时，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弟子得奉敬、供养、礼事而来，见已，告诸比丘：‘汝等见不？恶魔教敕梵志、居士：“汝等共来奉敬、供养、礼事精进沙门，或以奉敬、供养、礼事精进沙门，倘能起恶心，令我得其便。”’比丘，汝等当观诸行无常，观兴衰法，观无欲，观舍离，观灭，观断，令恶魔求便而不能得。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此教教诸弟子，彼即受教，观一切行无常，观兴衰法，观无欲，观舍离，观灭，观断，令恶魔求便而不能得。

“波旬，彼时恶魔复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进沙门便，而不能得。我宁可化作年少形，手执大杖，住其道边，打尊者音头，令破血流污面。’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后所依村邑游行，彼于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尊者音在后侍从。波旬，尔时恶魔化作年少形，手执大杖，住在道边，击尊者音头破血流污面。波

旬，尊者音破头流血已，随从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后，犹影不离。

“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至村邑已，极其身力右旋顾视，犹如龙视，不恐不怖，不惊不惧而观诸方。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见尊者音头破血流污面，随佛后行，如影不离，便作是说：‘此恶魔凶暴，大有威力，此恶魔不知厌足。’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语未讫，彼时，恶魔便于彼处，其身即堕无缺大地狱。波旬，此大地狱而有四名：一者、无缺，二者、百钉，三者、逆刺，四者、六更。彼大地狱其中有卒，往至恶魔所，语恶魔曰：‘汝今当知，若钉钉等共合者，当知满百年。’”

于是，魔波旬闻说此已，即便心悸，恐怖惊惧，身毛皆竖，向尊者大目揵连即说颂曰：

“云何彼地狱，恶魔昔在中？
娆害佛梵行，及犯彼比丘。”

尊者大目揵连即时以偈答魔波旬曰：

“地狱名无缺，恶魔曾在中，
娆害佛梵行，及犯彼比丘。
彼铁钉有百，一切各逆刺，
地狱名无缺，恶魔昔在中。
若有不知者，比丘佛弟子，
必得如是苦，受黑业之报。
若干种园观，人者在于地，
食自然粳米，居止在北洲。
大须弥山岩，善修之所熏，
修习于解脱，受持最后身。
跱立在大泉，宫殿住至劫，
金色可爱乐，犹火[火＋僉]晃昱。
作诸众妓乐，往诣帝释所，
本以一屋舍，善觉了为施。
若释在前行，升毗阇延殿，
见释大欢喜，天女各各舞。
若见比丘来，还顾有惭愧，
若毗阇延殿，见比丘问义：
大仙颇能知，爱尽得解脱？
比丘即为答：问者如其义，
拘翼我能知，爱尽得解脱。
闻彼之所答，释得欢喜乐，

比丘多饶益，所说如其义。
若毗阇延殿，问帝释天王：
此殿名何等，汝释摄持城？
释答大仙人，名毗阇延哆，
是谓千世界，于千世界中，
无有胜此殿，如毗阇延哆，
天王天帝释，自在随所游。
受乐那游哆，化作一行百，
毗阇延殿内，释得自在游。
毗阇延大殿，足指能震动，
天王眼所观，释得自在游。
若鹿子母堂，筑基极深坚，
难动不可震，如意足能摇。
彼有琉璃地，圣人之所履，
滑泽乐更触，布柔软绵褥。
爱语共和合，天王常欢喜，
善能作妓乐，音节善谐和。
诸天来会聚，而说须陀洹，
若干无量千，及百诸那术。
至三十三天，慧眼者说法，
闻彼所说法，欢喜而奉行。
我亦有是法，如仙人所说，
谓至梵天上，问彼梵天事。
梵故有此见，谓见昔时有，
我住有常存，恒有不变易。
梵天为答彼，大仙我无见，
谓见昔时有，我恒常不变。
我见此境界，诸梵皆过去，
我今何由说，恒常不变易。
我见此世间，正觉之所说，
随所因缘生，所往而转还。
火无有思念，我烧愚痴人，
火燃若愚触，必自然得烧。
如是汝波旬，触娆于如来，
久作不善行，受报亦当久，
魔汝莫厌佛，莫娆害比丘。”

一比丘降魔，住在于怖林。
彼鬼愁忧戚，目连之所诃，
恐怖无智慧，即于彼处没。

尊者大目揵连所说如是，彼魔波旬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大品赖吒和罗经第十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鞞芦吒，住鞞芦吒村北尸摄恕园中。

尔时，鞞芦吒梵志、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游拘楼瘦，与大比丘众俱，来至此鞞芦吒，住鞞芦吒村北尸摄恕园中。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若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尊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应共往见沙门瞿昙礼拜供养。"

鞞芦吒梵志、居士闻已，各与等类眷属相随，从鞞芦吒出，北行至尸摄恕园，欲见世尊礼拜、供养。往诣佛已，彼鞞芦吒梵志、居士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问讯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遥见佛已，默然而坐。彼时，鞞芦吒梵志、居士各坐已定，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时，鞞芦吒梵志、居士，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各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去。

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故坐不起。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鞞芦吒梵志、居士去后不久，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世尊，愿我得从世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净修梵行。"

世尊问曰："居士子，父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赖吒恕罗居士子白曰："世尊，父母未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若父母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我不得度汝出家学道，亦不得授具足。"

赖吒恕罗居士子白曰："世尊，我当方便从父母求，必令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随汝所欲。"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

还归，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惟愿二尊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父母告曰："赖吒恕罗，我今唯有汝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若汝命终，我尚不欲相弃舍也，况生别离不见汝耶？"

赖吒恕罗居士子复至再三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惟愿二尊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亦至再三告曰："赖吒恕罗，我今唯有汝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若汝命终，我尚不欲相弃舍也，况生别离不见汝耶！"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即时卧地："从今不起，不饮不食，乃至父母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一日不食，至二、三、四，多日不食。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往至子所，告曰："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尔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往至赖吒恕罗亲亲及诸臣所，而作是语："汝等共来至赖吒恕罗所，劝令从地起。"

赖吒恕罗居士子亲亲及诸臣等即便共至赖吒恕罗所，语曰："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至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所，而作是语："汝等共来至赖吒恕罗所，劝令从地起。"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即共往诣赖吒恕罗居士子所，而作是语："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往至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所，作如是语："可听赖吒恕罗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若其乐者，于此生中，故可相见。若不乐者，必自来还归父母所。今若不听，定死无疑，当何所益？"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闻已，语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曰："我今听赖吒恕罗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

道。若学道来还，故可见也。”

赖吒惒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即共往诣赖吒惒罗所，便作是语：“居士子，父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若学道已，还见父母。”

赖吒惒罗居士子闻是语已，便大欢喜，生爱生乐，从地而起，渐养其身。身平复已，从鍮芦吒出，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父母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惟愿世尊，听从世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

于是，世尊度赖吒惒罗居士子出家学道，授其具足。授具足已，于鍮芦吒随住数时，于后则便摄衣持钵，游行展转，往至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尊者赖吒惒罗出家学道，受具足已，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赖吒惒罗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得阿罗诃已，后或九年、十年，而作是念：“我本已许出家学道，还见父母，我今宁可还赴本要。”于是，尊者赖吒惒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本有要，出家学道已，还见父母。世尊，我今辞行，往见父母，赴其本要。”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赖吒惒罗族姓子，若使舍戒，罢道行欲如本者，必无是处。”世尊知已，告曰：“汝去未度者度，未解脱者令得解脱，未灭讫者令得灭讫。赖吒惒罗，今随汝意。”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己房中，收举卧具，著衣持钵，游行展转，往至鍮芦吒，住鍮芦吒村北尸摄惒园。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鍮芦吒而行乞食。尊者赖吒惒罗作如是念：“世尊称叹次第乞食，我今宁可于此鍮芦吒次第乞食。”尊者赖吒惒罗便于鍮芦吒次第乞食，展转至本家。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父在中门住，修理须发。尊者赖吒惒罗父遥见尊者赖吒惒罗来，便作是语：“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有一子，极爱怜念，意常忍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

尊者赖吒惒罗自于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责数：“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有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

尊者赖吒惒罗知已，便速出去。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父家婢使以箕盛臭烂饮食，欲弃著粪聚中。尊者赖吒惒罗见父婢使以箕盛臭烂饮食，欲弃著粪聚中，便作是语：“汝妹，若此臭烂饮食法应弃者，可著我钵中，我当食之。”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父家婢使以箕中臭烂饮食泻著钵中，泻著钵中时取其二相识，其音声及其手足；取二相已，即往至尊者赖吒惒罗父所，而作是语："尊今当知，尊子赖吒惒罗还来至此鍮芦吒，可往见之。"

尊者赖吒惒罗父闻已，大欢喜踊跃，左手摄衣，右手摩抆须发，疾往诣尊者赖吒惒罗所。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向壁食此臭烂食。尊者赖吒惒罗父见尊者赖吒惒罗向壁食此臭烂食，作如是说："汝赖吒惒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食好食。赖吒惒罗，汝云何乃食此臭烂食耶？赖吒惒罗，汝以何意来此鍮芦吒，而不能还至父母家耶？"

尊者赖吒惒罗白曰："居士，我入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责数：'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唯有一子，至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我闻此已，便速出去。"

尊者赖吒惒罗父即辞谢曰："赖吒惒罗可忍！赖吒惒罗可忍！我实不知赖吒惒罗还入父家。"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父敬心扶抱尊者赖吒惒罗，将入于内，敷座令坐，尊者赖吒惒罗即便就坐。

于是，其父见尊者赖吒惒罗坐已，往至妇所，而作是语："卿今当知，赖吒惒罗族姓子今来还家，可速办饮食！"

尊者赖吒惒罗母闻已，大欢喜踊跃，速办饮食。办饮食已，疾辇钱出，著中庭地，聚作大积。彼大钱积，一面立人，一面坐人，各不相见。作大钱积已，往诣尊者赖吒惒罗所，作如是语："赖吒惒罗，是汝母分所有钱财，汝父钱财无量，百千不可复计，今尽付汝。赖吒惒罗，汝可舍戒罢道，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尊者赖吒惒罗白其母曰："我今欲有所说，能见听不？"

尊者赖吒惒罗母语曰："居士子，汝有所说，我当听之。"

尊者赖吒惒罗白其母曰："当作新布囊，用盛满钱，以车载之，至恒伽江，泻著深处。所以者何？因此钱故，令人忧苦、愁戚、啼哭，不得快乐。"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母而作是念："以此方便不能令子赖吒惒罗舍戒罢道，我宁可至其本妇所，作如是语：'诸新妇等，汝可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赖吒惒罗族姓子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速严身已，汝等共往至赖吒惒罗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于是，其母即至尊者赖吒惒罗其本妇所，作如是语："诸新妇等，汝可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赖吒惒罗族姓子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速严身已，汝等共往至赖吒惒罗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彼时，尊者赖吒惒罗其本妇等即各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尊者赖吒惒罗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严饰身已，往诣尊者赖吒惒罗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尊者赖吒惒罗语本妇曰：“诸妹，当知我不为天女故修于梵行，所为修梵行者，彼义已得，佛教所作今已成办。”

尊者赖吒惒罗诸妇等却住一面，啼泣垂泪而作是语：“我非贤郎妹，然贤郎唤我为妹。”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回还顾视，白父母曰：“居士，若施食者便以时施，何为相娆？”

尔时，父母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上味肴馔，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极令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别坐听法。尊者赖吒惒罗为父母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立，说颂曰：

“观此严饰形，珍宝璎珞等，
右槃萦其发，绀黛画眉目，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以众好彩色，庄严臭秽身，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众香遍涂体，雌黄黄其足，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身服净妙衣，庄严犹幻化，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断绝鹿羁縶，及破坏鹿门，
我舍离饵去，谁乐于鹿缚？”

尊者赖吒惒罗说此颂已，以如意足乘虚而去，至鍮芦吒林入彼林中，于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尔时，拘牢婆王及诸群臣前后围绕，坐于正殿，咨嗟称叹尊者赖吒惒罗：“若我闻赖吒惒罗族姓子来此鍮芦吒者，我必往见。”

于是，拘牢婆王告猎师曰：“汝去按行鍮芦吒林，我欲出猎。”猎师受教，即便按行鍮芦吒林。于是，猎师按行鍮芦吒林，见尊者赖吒惒罗在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便作是念：“所为拘牢婆王及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称叹者，今已在此。”

尔时，猎师按行鍮芦吒林已，还诣拘牢婆王所，白曰：“大王，当知我已按行鍮芦吒林，随大王意。大王本所为与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称叹尊者赖吒惒罗：‘若我闻赖吒惒罗族姓子来此鍮芦吒林者，我必往见。’尊者赖吒惒罗族姓子今在鍮芦吒林中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大王欲见者，便可往也。”

拘牢婆王闻已，告御者曰：“汝速严驾，我今欲往见赖吒恕罗。”
御者受教，即速严驾，讫还白曰：“大王，当知严驾已办，随大王意。”
于是，拘牢婆王即乘车出，往至鍮芦吒林，遥见尊者赖吒恕罗，即便下车，步进往至尊者赖吒恕罗所。尊者赖吒恕罗见拘牢婆王来，而作是说：“大王，今来欲自坐耶？”
拘牢婆王曰：“今我虽到自己境界，然我意欲令赖吒恕罗族姓子请我令坐。”
尊者赖吒恕罗即请拘牢婆王曰：“今有别座，大王可坐。”
于是，拘牢婆王与尊者赖吒恕罗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赖吒恕罗：“若为家衰故出家学道耶？若为无财物故行学道者？赖吒恕罗，拘牢婆王家多有财物，我出财物与赖吒恕罗，劝赖吒恕罗舍戒罢道，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师教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尊者赖吒恕罗闻已，语曰：“大王，今以不净请我，非清净请。”
拘牢婆王闻已，问曰：“我当云何以清净请赖吒恕罗，非以不净耶？”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应如是语：‘赖吒恕罗，我国人民安隐快乐，无恐怖、无斗诤，亦无棘刺、无苦使役，米谷丰饶，乞食易得。赖吒恕罗住我国中，我当护如法。’大王，如是以净请我，非以不净。”
拘牢婆王闻已，语曰：“我今以净请赖吒恕罗，非以不净。我国人民安隐快乐，无恐怖、无斗诤，亦无棘刺、无苦使役，米谷丰饶，乞食易得。赖吒恕罗住我国中，我当护如法。
“复次，赖吒恕罗，有四种衰，谓衰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云何为四？病衰、老衰、财衰、亲衰。
“赖吒恕罗，云何病衰？或有一人长病疾患，极重甚苦，彼作是念：‘我长病疾患，极重甚苦，我实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病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为病衰。
“赖吒恕罗，云何老衰？或有一人年耆根熟，寿过垂讫，彼作是念：‘我年耆根熟，寿过垂讫，我实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老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老衰。
“赖吒恕罗，云何财衰？或有一人贫穷无力，彼作是念：‘我贫穷无力，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财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财衰。
“赖吒恕罗，云何亲衰？或有一人亲里断种，死亡没尽，彼作是

念：‘我亲里断种，死亡没尽，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亲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亲衰。

“赖吒恕罗昔时无病，安隐成就，平等食道，不冷不热，平正安乐，顺次不诤。由是之故，食啖含消，安隐得化。赖吒恕罗非以病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往昔之时，年幼童子，发黑清净，身体盛壮，尔时作倡伎乐，极以自娱，庄严其身，常喜游戏。彼时亲属皆不欲使令其学道，父母啼泣，忧戚懊恼，亦不听汝出家学道，然汝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赖吒恕罗不以老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鍮芦吒第一家、最大家、最胜家、最上家，谓财物也。赖吒恕罗不以财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鍮芦吒林间，大豪亲族亲皆存在。赖吒恕罗不以亲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四种衰，或有衰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我见赖吒恕罗都无此衰可使赖吒恕罗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赖吒恕罗，知见何等，为闻何等，剃除须发，著架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说四事。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云何为四？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此世非常，要当舍去；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

拘牢婆王问曰：“赖吒恕罗向之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恕罗，我有儿孙、兄弟、枝党、象军、车军、马军、步军，皆能射御，严毅勇猛；王子力士钵逻骞提摩诃能伽有占相、有策虑、有计算、有善知书、有善谈论；有君臣、有眷属，持咒知咒，彼随诸方，有恐怖者能制止之。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恕罗，向所说，此有何义耶？”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此身颇有病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恕罗，今我此身常有风病。”

尊者赖吒恕罗问曰：“大王，风病发时，生极重甚苦者。大王，尔时可得语彼儿孙、兄弟、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皆能射御严毅勇猛，王子力士钵逻骞提摩诃能伽占相、策虑、计算、知书、善能谈论，君臣、眷属持咒知咒：‘汝等共来暂代我受极重甚苦，令我无病得安乐’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自作业，因业缘业，独受

极苦，甚重苦也。”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护，无可依恃。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惒罗，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护，无可依恃。”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赖吒惒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惒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若大王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者。于意云何？尔时速疾何如于今？尔时筋力、形体、颜色何如于今？”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惒罗，若我时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自忆尔时，速疾、筋力、形体、颜色无胜我者。赖吒惒罗，我今极老，诸根衰熟，寿过垂讫，年满八十，不复能起。”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一切趣向老法。”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无常，要当舍去。’赖吒惒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赖吒惒罗复问曰：“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若时有法来不可依，忍乐破坏，一切世无不归死者，尔时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可得从此世持至后世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独无二，亦无伴侣从此世至后世也。”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常，要当舍去。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无常，要当舍去’者，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常，要当舍去。”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赖吒惒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惒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赖吒惒罗复问曰："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若于东方有一人来，可信可任，不欺诳世，来语王言：'我从东方来，见彼国土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国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惒罗，若我知有如是丰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从大海岸若有人来，可信可任，不欺诳世，来语王言：'我从大海彼岸来，见彼国土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国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惒罗，若我知有如是丰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惒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

尊者赖吒惒罗语曰："大王，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我说此四事。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于是，尊者赖吒惒罗说此颂曰：

"我见世间人，有财痴不施，
得财复更求，悭贪积聚物。
王者得天下，整御随其力，
海内无厌足，复求于海外。
王及诸人民，未离欲命尽，
散发妻子哭，呜呼苦难伏。
衣被而埋藏，或积薪火烧，
缘行至后世，烧已无慧念。
死后财不随，妻子及奴婢，
货富俱共同，愚智亦复然。
智者不怀忧，唯愚抱悒戚，
是故智慧胜，逮得正觉道。
深著于有有，愚痴作恶行，
于法非法行，以力强夺他。
少智习效他，愚多作恶行，
趣胎至后世，数数受生死。
已受出生世，独作众恶事，
如贼他所缚，自作恶所害。

如是此众生，至到于后世，
为己所作业，自作恶所害。
如果熟自堕，老少亦如斯，
欲庄美爱乐，心趣好恶色。
为欲所缚害，因欲恐怖生，
王我见此觉，知是沙门妙。”

尊者赖吒恕罗所说如是，拘牢婆王闻尊者赖吒恕罗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大品优婆离经第十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陀，在波婆离奈林。尔时，长苦行尼揵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于是，世尊问曰：“苦行尼揵亲子施设几行，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尊师尼揵亲子不为我等施设于行，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但为我等施设于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尼揵亲子施设几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尊师尼揵亲子为我等辈施设三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云何为三？身罚、口罚及意罚也。”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云何身罚异、口罚异、意罚异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等身罚异、口罚异、意罚异也。”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此三罚如是相似，尼揵亲子施设何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为身罚、口罚？为意罚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此三罚如是相似，我尊师尼揵亲子施设身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汝说身罚为最重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身罚最重。”

世尊复再三问曰：“苦行，汝说身罚为最重耶？”

长苦行尼揵亦再三答曰：“瞿昙，身罚最重。”

于是，世尊再三审定长苦行尼揵如此事已，便默然住。

长苦行尼揵问曰：“沙门瞿昙施设几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尔时，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设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我但施设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施设几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施设三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云何为三？身业、口业及意业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身业异、口业异、意业异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身业异、口业异、意业异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此三业如是相似，施设何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为身业、口业？为意业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此三业如是相似，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身业、口业则不然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施设意业为最重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也。”

长苦行尼揵复再三问曰：“瞿昙施设意业为最重耶？”

世尊亦再三答曰：“苦行，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也。”

于是，长苦行尼揵再三审定世尊如此事已，即从座起，绕世尊三匝而退还去，往诣尼揵亲子所。

尼揵亲子遥见长苦行尼揵来，即便问曰：“苦行，从何处来？”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从那难陀波婆离奈林沙门瞿昙处来。”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颇共沙门瞿昙有所论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共论。”

尼揵亲子告曰：“苦行，若共沙门瞿昙有所论者，尽为我说，我或能知彼之所论。”

于是，长苦行尼揵共世尊有所论者尽向彼说，尼揵亲子闻便叹曰：“善哉！苦行，谓汝于师行弟子法，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所以者何？谓汝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是时，优婆离居士与五百居士俱集在众中，叉手向尼揵亲子。于是，优婆离居士语长苦行尼揵曰：“尊已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居士，我已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也。”

优婆离居士语长苦行尼揵曰：“我亦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力士执长髦羊，随所牵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力士手执髦裘，抖擞去尘；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沽酒师、沽酒弟子取漉酒囊，著深水中，随意所欲，随所牵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龙象王年满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加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力士将去以水洗髀、洗脊、洗胁、洗腹、洗牙、洗头及水中戏；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其所洗。我往诣沙门瞿昙所，共彼谈论，降伏已还。”

尼揵亲子语优婆离居士曰：“我亦可伏沙门瞿昙，汝亦可也，长苦行尼揵亦可也。”

于是，长苦行尼揵白尼揵亲子曰：“我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优婆离居士再三白尼揵亲子曰：“我今往诣沙门瞿昙所，共彼谈论，降伏已还。”

尼揵亲子亦再三答曰：“汝可速往，我亦可伏沙门瞿昙，汝亦可也，长苦行尼揵亦可也。”

长苦行尼揵复再三白曰：“我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优婆离居士，汝去随意！”

于是，优婆离居士稽首尼揵亲子足，绕三匝而去；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曰：“瞿昙，今日长苦行尼揵来至此耶？”

世尊答曰：“来也，居士。”

优婆离居士问曰：“瞿昙，颇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耶？”

世尊答曰：“有所论也。”

优婆离居士语曰：“瞿昙，若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者，尽为我说。若我闻已，或能知之。”

于是，世尊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者，尽向彼说。

尔时，优婆离居士闻便叹曰：“善哉！苦行，谓于尊师行弟子法，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所以者何？谓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彼时，世尊告曰：“居士，我欲与汝共论此事。汝若住真谛者，以真谛答。”

优婆离居士报曰：“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世尊问曰：“居士，于意云何？若有尼揵来，好喜于布施，乐行于布施，无戏、乐不戏，为极清净，极行咒也。若彼行来时，多杀大小虫。云何，居士，尼揵亲子于此杀生施设报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若思者有大罪，若无思者无大罪也。”

世尊问曰：“居士，汝说思为何等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意业是也。”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

后与前违，则不相应。居士，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居士，于意云何？若有尼揵来饮汤断冷水，彼无汤时，便欲饮冷水，不得冷水，彼便命终。居士，尼揵亲子云何可说彼尼揵所生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有天名意著，彼尼揵命终，若意著死者，必生彼处。”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后与前违，则不相应。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居士，于意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来，彼作是说：‘我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居士，于意云何？彼人宁能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那难陀内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是故彼人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必不能得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瞿昙，彼人唐大烦劳。”

“居士，于意云何？若有沙门、梵志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说：‘我以发一瞋念，令此一切那难陀内烧使成灰。’居士，于意云何？彼沙门、梵志宁能令此一切那难陀内烧成灰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何但一那难陀？何但二、三、四？瞿昙，彼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若发一瞋念，能令一切国一切人民烧使成灰，况一那难陀耶？”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后与前违，则不相应。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世尊问曰：“居士，汝颇曾闻大泽无事、麒鳞无事、麋鹿无事、静寂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我闻有也。”

“居士，于意云何？彼为谁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静寂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耶？”

优婆离居士默然不答，世尊告曰：“居士，速答！居士，速答！今非默然时。居士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于是，优婆离居士须臾默然已，语曰：“瞿昙，我不默然，我但思惟于此义耳！瞿昙，彼愚痴尼揵不善晓了，不能解知，不识良田，而不自审，长夜欺我，为彼所误，谓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意罚而不如也。如我从沙门瞿昙所说知义，仙人发一瞋念，能令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寂静无

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世尊告曰：“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复于世尊重加欢喜。所以者何？谓世尊作如是说：‘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世尊，若我更为余沙门、梵志作弟子者，彼等便当持幢、幡、盖，遍行宣令于那难陀，作如是说：‘优婆离居士为我作弟子！优婆离居士为我作弟子！’然世尊作是说：‘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从今日始，不听诸尼揵入我家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世尊告曰：“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长夜所共尊敬，若其来者，汝当随力供养于彼。”

优婆离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复于世尊倍加欢喜。所以者何？谓世尊作如是说：‘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长夜所共尊敬，若其来者，汝当随力供养于彼。’世尊，我本闻世尊作如是说：‘当施与我，莫施与他；当施与我弟子，莫施与他弟子。若施与我者，当得大福；若施与他，不得大福。施与我弟子，当得大福；施与他弟子，不得大福。’”

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说：‘当施与我，莫施与他；施与我弟子，莫施与他弟子。若施与我者，当得大福；若施与他，不得大福。施与我弟子，当得大福；若施与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说如是：‘施与一切，随心欢喜。但施与不精进者，不得大福；施与精进者，当得大福。’”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愿无为也。我自知施与尼揵、不施与尼揵。世尊，我今再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世尊为优婆离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世尊为彼说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所说正要，世尊便为彼说苦、集、灭、道。优婆离居士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如是优婆离居士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于是，优婆离居士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为佛作礼：“世尊，我今三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优婆离居士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归，敕守门者："汝等当知，我今则为世尊弟子，从今日始，诸尼揵来，莫听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尼揵来者，当语彼言：'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须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于是，长苦行尼揵闻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长苦行尼揵闻已，往诣尼揵亲子所，白曰："尊，此是我本所说。"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说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说，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尊，优婆离居士今已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已，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长苦行尼揵复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说者，尊自可往，亦可遣使。"

于是，尼揵亲子告曰："苦行，汝可自往，诣彼看之，为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耶？为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耶？"

长苦行尼揵受尼揵亲子教已，往诣优婆离居士家。守门人遥见长苦行尼揵来，而作是说："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长苦行尼揵语曰："守门人，我不用食。"

长苦行尼揵知此事已，奋头而去，往诣尼揵亲子所，白曰："尊，此是如我本所说。"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说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说，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尊，优婆离居士今已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已，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尼揵亲子告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长苦行尼揵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说者，愿尊自往！"

于是，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往诣优婆离居士家。守门

人遥见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来，而作是说：“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尼揵亲子语曰：“守门人，我不用食，但欲得见优婆离居士。”

守门人语曰：“愿尊住此，我今入白尊者优婆离居士。”

彼守门人即入白曰：“居士，当知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住在门外，作如是语：‘我欲得见优婆离居士。’”

优婆离居士告守门人：“汝至中门，敷设床座，讫还白我。”

守门人受教，往至中门，敷设床座讫，还白曰：“居士，当知敷床已讫，惟愿居士自当知时！”

优婆离居士将守门人往至中门，若有床座，极高广大，极净好敷，谓优婆离居士本抱尼揵亲子所令坐者。优婆离居士自处其上，结跏趺坐，告守门人：“汝出往至尼揵亲子所，作如是语：‘尊人，优婆离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随意。’”

彼守门人受教即出，至尼揵亲子所，作如是语：“尊人，优婆离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随意。”

于是，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入至中门。

优婆离居士遥见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入，而作是语：“尊人，有座，欲坐随意！”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汝应尔耶？自上高座，结跏趺坐，与人共语，如出家者学道无异？”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我自有物，欲与便与，不与便不与。此座我有，是故我言：‘有座，欲坐随意。’”

尼揵亲子敷座而坐，语曰：“居士，何以故尔？欲降伏沙门瞿昙而反自降伏来？犹如有人求眼入林，而失眼还；如是，居士欲往降伏沙门瞿昙，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来。犹如有人以渴入池，而反渴还；居士亦然，欲往降伏沙门瞿昙，而反自降伏还。居士，何以故尔？”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尊人，譬一梵志，有年少妇，彼妇怀妊，语其夫曰：‘我今怀妊，君去至市，可为儿买好戏具来。’时，彼梵志语其妇曰：‘但令卿得安隐产已，何忧无耶？若生男者，当为卿买男戏具来；若生女者，亦当为买女戏具来。’妇至再三语其夫曰：‘我今怀妊，君去至市，速为儿买好戏具来。’梵志亦至再三语其妇曰：‘但令卿得安隐产已，何忧无耶？若生男者，当为卿买男戏具来；若生女者，亦当为买女戏具来。’

“彼梵志者极怜念妇，即便问曰：‘卿欲为儿买何戏具？’妇报之曰：‘君去为儿买猕猴子好戏具来。’梵志闻已，往至市中买猕猴子戏具，持还语其妇曰：‘我已为儿买猕猴子戏具来还。’其妇见已，嫌色不好，即语夫曰：‘君可持此猕猴戏具往至染家，染作黄色，令极可爱，捣使光生。’梵志闻已，即时持此猕猴戏具，往至染家而语之

曰：‘为我染此猕猴戏具，作好黄色，令极可爱，捣使光生。’尔时，染家便语梵志：‘猕猴戏具染作黄色，令极可爱，此可尔也，然不可捣使光泽生。’于是，染家说此颂曰：

“‘猕猴忍受色，不能堪忍捣，
若捣则命终，终不可椎打，
此是臭秽囊，猕猴满不净。’

“尊人，当知尼揵所说亦复如是，不能堪忍受他难问，亦不可得思惟观察，唯但染愚，不染慧也。尊人，复听：犹如清净波罗奈衣，主持往至于彼染家，而语之曰：‘为染此衣，作极好色，令可爱也，亦为极捣，使光泽生。’彼时染家语衣主曰：‘此衣可染，作极好色，令可爱也，亦可极捣，使光泽生。’于是，染家说此颂曰：

“‘如波罗奈衣，白净忍受色，
捣已则柔软，光色增益好。’

“尊人，当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亦复如是，极能堪忍受他难问，亦快可得思惟观察，唯但染慧，不染愚也。”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为沙门瞿昙幻咒所化。”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善幻化咒，极善幻化咒。尊人，彼幻化咒令我父母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及其妻子、奴婢、作使、那难陀国王及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令彼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举那难陀知优婆离居士是尼揵弟子，今者竟为谁弟子耶？”

于是，优婆离居士即从座起，右膝著地，若方有佛，叉手向彼，语曰：“尊人，听我所说也：

“雄猛离愚痴，断秽整降伏，
无敌微妙思，学戒禅智慧，
安隐无有垢，佛弟子婆离。
大圣修习已，得德说自在，
善念妙正观，不高亦不下，
不动常自在，佛弟子婆离。
无曲常知足，舍离悭得满，
作沙门成觉，后身尊大士，
无比无有尘，佛弟子婆离。
无疾不可量，甚深得牟尼，
常安隐勇猛，住法微妙思，
调御常不戏，佛弟子婆离。

大龙乐住高，结尽得解脱，
应辩才清净，慧生离忧戚，
不还有释迦，佛弟子婆离。
正法禅思惟，无有娆清净，
常笑无有恚，乐离得第一，
无畏常专精，佛弟子婆离。
七仙无与等，三达逮得梵，
净浴如明灯，得息止怨结，
勇猛极清净，佛弟子婆离。
得息慧如地，大慧除世贪，
可祠无上眼，上士无与等，
御者无有恚，佛弟子婆离。
断望无上善，善调无比御，
无上常欢喜，无疑有光明，
断慢无上觉，佛弟子婆离。
断爱无比觉，无烟无有焰，
如去为善逝，无比无与等，
名称已逮正，佛弟子婆离。
此是百叹佛，本未曾思惟，
优婆离所说，诸天来至彼，
善助加诸辩，如法如其人，
尼揵亲子问，佛十力弟子。”

尼揵亲子问曰：“居士，汝以何意称叹沙门瞿昙耶？”

优婆离居士报曰：“尊人，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犹善鬘师、鬘师弟子采种种华，以长綖结作种种鬘；如是，尊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无量称叹，我之所尊，以故称叹。”

说此法时，优婆离居士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尼揵亲子即吐热血，至波和国，以此恶患，寻便命终。

佛说如是，优婆离居士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大品释问经第十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

尔时，天王释闻佛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时，天王释告五结乐子：“我闻世尊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五结，汝来共往见佛。”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挟琉璃琴从天王释行。三十三天闻天王释其意至重，欲往见佛，三十三天亦复侍从天王释行。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于三十三天忽没不现已，住摩竭陀国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去石室不远。

尔时，鞞陀提山光耀极照，明如火焰。彼山左右居民见之，便作是念："鞞陀提山火烧普燃。"

时，天王释住一处已，告曰："五结，世尊如是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有大威德。诸天共俱，乐彼远离，宴坐安隐，快乐游行，我等未通，不应便前。五结，汝往先通，我等然后当进。"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受天王释教已，挟琉璃琴即先往至因陀罗石室，便作是念："知此处离佛不近不远，令佛知我，闻我音声。"住彼处已，调琉璃琴，作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而歌颂曰：

"贤礼汝父母，月及耽浮楼，
谓生汝殊妙，令我发欢心。
烦热求凉风，渴欲饮冷水，
如是我爱汝，犹罗诃爱法。
如收水甚难，著欲亦复然，
无量生共会，如施与无著。
池水清且凉，底有金粟沙，
如龙象热逼，入此池水浴。
犹如钩牵象，我意为汝伏，
所行汝不觉，窈窕未得汝。
我意极著汝，烦冤烧我心，
是故我不乐，如人入虎口。
如释子思禅，常乐在于一，
如牟尼得觉，得汝妙净然。
如牟尼所乐，无上正尽觉，
如是我所乐，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药，如饥欲得食，
贤汝止我心，犹如水灭火。
若我所作福，供养诸无著，
彼是悉净妙，我共汝受报。
愿我共汝终，不离汝独活，
我宁共汝死，不用相离生。
释为与我愿，三十三天尊，

汝人无上尊，是我愿最坚。
是故礼大雄，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我礼日之亲。”

于是，世尊从三昧起，赞叹五结乐子曰：“善哉！善哉！五结，汝歌音与琴声相应，琴声与歌音相应，歌音不出琴声外，琴声不出歌音外。五结，汝颇忆昔时歌颂此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耶？”

五结乐子白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昔时世尊初得觉道，游郁鞞罗尼连禅河岸，阿阇惒罗尼拘类树下。尔时，耽浮楼乐王女，名贤月色，有天名结，摩兜丽御车子，求欲彼女。大仙人，彼当求欲于彼女时，我亦复求欲得彼女。然，大仙人，求彼女时竟不能得，我于尔时住彼女后，便歌颂此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大仙人，我歌颂此偈时，彼女回顾，怡然含笑而语我曰：‘五结，我未曾见彼佛世尊，然我已从三十三天闻彼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五结，若汝能数称叹世尊者，可与汝共事。’大仙人，我唯一共会，自后不复见。”

于是，天王释而作是念：“五结乐子已令世尊从定觉起已，通我于善逝。”彼时，天王释告曰：“五结，汝即往彼，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释及三十三天欲见世尊。’”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舍琉璃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释及三十三天欲见世尊。”

尔时，世尊告曰：“五结，今天王释安隐快乐，及诸天、人、阿修罗、揵沓惒、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五结，天王释欲见我者，随其所欲。”

于是，五结乐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天王释所，白曰：“天王，我已为白世尊，世尊今待天王，惟愿天王自当知时！”

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往诣佛所。时，天王释稽首佛足，再三自称名姓言：“唯大仙人，我是天王释，我是天王释。”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拘翼，汝是天王释。”

时，天王释再三自称名姓，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时，天王释白曰：“唯大仙人，我去世尊近远坐耶？”

世尊告曰：“汝近我坐。所以者何？汝有大天眷属。”

于是，天王释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尔时，因陀罗石室忽然广大。所以者何？佛之威神及诸天威德。

时，天王释坐已，白曰："唯大仙人，我于长夜欲见世尊，欲请问法。大仙人，往昔一时世尊游舍卫国，住石岩中。大仙人，我尔时自为及为三十三天，乘千象车，往至鞞沙门大王家。尔时，鞞沙门大王家有妾，名盘阇那。尔时，世尊入定寂然，彼妾叉手礼世尊足。大仙人，我语彼曰：'妹，我今非往见世尊时，世尊入定。若世尊从定寤者，妹便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说："唯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彼妹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世尊为忆不耶？"

世尊告曰："拘翼，彼妹为汝稽首我足，具宣汝意，问讯于我，我亦忆。拘翼，当汝去时，闻此音声，便从定寤。"

"大仙人，昔时我闻：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于世时，增诸天众，减阿修罗。大仙人，我自眼见世尊弟子比丘从世尊修习梵行，舍欲离欲，身坏命终，得至善处，生于天中。大仙人，瞿毗释女是世尊弟子，亦从世尊修习梵行，憎恶是女身，爱乐男形，转女人身，受男子形，舍欲离欲，身坏命终，得生妙处三十三天，为我作子。彼既生已，诸天悉知：瞿婆天子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大仙人，我复见有世尊弟子三比丘等，亦从世尊修习梵行，不舍离欲，身坏命终，生余下贱伎乐宫中。彼既生已，日日来至三十三天供事诸天，奉侍瞿婆天子。天子见彼已，而说颂曰：

"与眼优婆私，我字名瞿毗，
奉敬佛及法，净意供养众。
我已蒙佛恩，释子大佑德，
妙生三十三，彼知佑天子。
见彼本比丘，受生伎乐神，
叉手面前立，瞿婆为说偈。
是本瞿昙子，我本为人时，
来至到我家，饮食好供养。
汝本与圣等，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日来奉事天。
我本承事汝，闻圣善说法，
得信成就戒，妙生三十三。
汝本受奉事，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日来奉事天。

汝以何为面？受持佛法已，
反背不向法，是眼觉善说。
我昔见汝等，今生下伎乐，
自行非法行，自生于非法。
我本在居家，观我今胜德，
转女成天子，自在五欲乐。
彼诃瞿昙子，厌已叹瞿昙：
我今当进行，天子真谛说。
二于彼勤行，忆瞿昙法律，
知欲有灾患，即彼舍离欲。
彼为欲结缚，即得舍远离，
如象断羁绊，度三十三天。
因陀罗天梵，一切皆来集，
即彼坐上去，雄猛舍尘欲。
帝释见已厌，胜天天中天，
彼本生下贱，度三十三天。
厌已妙息言，瞿婆后说曰：
人中有佛胜，释牟尼知欲。
彼子中失念，我诃更复得，
于三中之一，则生伎乐中。
二成等正道，在天定根乐，
汝说如是法，弟子无有惑。
度漏断邪疑，礼佛胜伏根，
若彼觉诸法，二得升进处。
彼得升进已，生于梵天中，
我等知彼法，大仙来至此。”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鬼长夜无有谀谄，亦无欺诳，无幻质直。若有问者，尽欲知故，不欲触娆，彼之所问亦复如是，我宁可说甚深阿毗昙。”世尊知已，为天王释说此颂曰：

“于现法乐故，亦为后世乐，
拘翼自恣问，随意之所乐，
彼彼之所问，尽当为决断。
世尊已见听，日天求见义，
在摩竭陀国，贤婆娑婆问。”

于是，天王释白曰：“世尊，天、人、阿修罗、揵沓恕、罗刹及余种种身各各有几结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天、人、阿修罗、揵沓恕、罗刹及余

种种身各各有二结，悭及嫉也。彼各各作是念：‘令我无杖、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安乐游行。’彼虽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无安乐游行。”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天、人、阿修罗、揵沓恕、罗刹及余种种身各各有二结，彼作是念：‘令我无杖、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安乐游行。’彼虽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无安乐游行。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悭、嫉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悭、嫉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悭、嫉者，因爱、不爱，缘爱、不爱，从爱、不爱生，由爱、不爱有。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也。”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悭、嫉者，因爱、不爱，缘爱、不爱，从爱、不爱生，由爱、不爱有。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也。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爱、不爱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爱、不爱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爱、不爱者，因欲缘欲，从欲而生，由欲故有。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爱、不爱者，因欲缘欲，从欲而生，由欲故有。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欲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有欲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欲者，因念缘念，从念而生，由念故有。若无念者，则无有欲。”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欲者，因念缘念，从念而生，由念故有。若无念者，则无有欲。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念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

何因由无有念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念者，因思缘思，从思而生，由思故有。若无思者，则无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爱、不爱，由爱、不爱故有悭、嫉，由悭、嫉故有刀杖、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生。若无思者，则无有念；若无念者，则无有欲；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若无悭、嫉者，则无刀杖、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灭。”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念者，因思缘思，从思而生，由思故有。若无思者，则无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爱、不爱，由爱、不爱故有悭、嫉，由悭、嫉故有刀杖、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生。若无思者，则无有念；若无念者，则无有欲；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若无悭、嫉者，则无刀杖、斗诤、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灭。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何者灭戏道迹？比丘何行趣向灭戏道迹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灭戏道迹者，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拘翼，是谓灭戏道迹。比丘者，行此趣向灭戏道迹。”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灭戏道迹者，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大仙人，是为灭戏道迹。比丘者，行此趣向灭戏道迹。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几法，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三法，修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拘翼，念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念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念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拘翼，求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求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求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三法，修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大仙人说念有二种：可行、不可行，

若念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便断彼；若念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大仙人说求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求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便断彼；若求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有几法，护从解脱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有六法，护从解脱行六法也。云何为六？眼视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拘翼，眼视色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眼视色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眼视色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意知法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者有六法，护从解脱行六法。云何为六？眼视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大仙人说眼视色者，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眼视色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眼视色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大仙人说意知法者，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意知法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复断几法，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复断三法，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喜，二曰、忧，三曰、舍。拘翼，喜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喜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喜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忧亦如是。拘翼，舍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舍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舍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断三法，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喜，二曰、忧，三曰、舍。大仙人说喜者，有二种：可

行、不可行。若喜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喜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忧亦如是。大仙人说舍者，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舍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舍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也。”

时，天王释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以何等故，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此世有若干种界，有无量界，彼随所知界，即彼界随其力，随其方便，一向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拘翼，是故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耳！”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此世有若干种界，有无量界，彼随所知界，即彼界随其力，随其方便，一向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大仙人，以是故，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耳！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不必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时，天王释复问曰：“大仙人，以何等故，不必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不正善心解脱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拘翼，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正善心解脱者，彼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不正善心解脱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正善心解脱者，彼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白曰：“大仙人，我于长夜有疑惑刺，世尊今日而拔出之。所以者何？谓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

世尊问曰：“拘翼，汝颇忆昔时曾问余沙门、梵志如此事耶？”

时，天王释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各怀愁戚，数数叹说：‘我等若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者，必当往见。’大仙人，然我等不得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便行具足五欲功德。大仙人，我等放逸，行放逸已，大威德天子于极妙处，即便命终。大仙人，我见大威德天子于极妙处，即命终时，便生极厌，身毛皆竖：‘莫令我于此处速命终！’”

“大仙人，我因此厌、因此忧戚故，若见余沙门、梵志在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乐远离，宴坐安隐，快乐游行。我见彼已，便谓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即往奉见。彼不识我，而问我言：‘汝为是谁？’我时答彼：‘大仙人，我是天王释。大仙人，我是天王释。’彼复问我：‘我曾见释，亦见释种姓，以何等故名为释？以何等故为释种姓？’我便答彼：‘大仙人，若有来问我事者，我便随所能、随其力而答彼，是故我名为释。’彼作是说：‘我等若随其事以问释者，释亦随其事答我。’彼问我事，我不问彼；彼归命我，我不归命彼。大仙人，从彼沙门、梵志竟不得威仪法教，况复得如是问耶？”

时，天王释而说颂曰：

“释往释往已，释今作是说，
远离意所念，除疑诸犹豫。
久远行于世，推求索如来，
见沙门梵志，在远离宴坐，
谓是正尽觉，往奉敬礼事。
云何得升进？如是我问彼，
问已不能知，圣道及道迹。
世尊今为我，若意有所疑，
所念及所思，其意之所行，
知心隐及现，明者为我说。
尊佛尊为师，尊无著牟尼，
尊断诸结使，自度度众生。
觉者第一觉，御者最上御，
息者尊妙息，大仙自度度。
故我礼大雄，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我礼日之亲。”

于是，世尊问曰：“拘翼，汝颇忆昔时，得如是离，得如是欢

喜，谓于我得法喜耶？”

时，天王释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昔一时天及阿修罗而共斗战。大仙人，天及阿修罗共斗战时，我作是念：‘令天得胜破阿修罗，诸天食及阿修罗食，尽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天及阿修罗共斗战时，天便得胜，破阿修罗，诸天食及阿修罗食，尽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尔时有离有喜，杂刀杖、结怨、斗诤、憎嫉；不得神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大仙人，今日得离得喜，不杂刀杖、结怨、斗诤、憎嫉；得通得觉，亦得涅槃。”

世尊问曰：“拘翼，汝何因得离得喜？谓于我得法喜耶？”

时，天王释答曰：“大仙人，我作是念：‘我于此命终，生于人间，彼若有族，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谓刹利长者族、梵志长者族、居士长者族及余族，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生如是族已，成就诸根，如来所说法、律有得信者；得信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智，学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边。学智，学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若有诸天，有大福佑，色像巍巍，光耀暐烨，极有威力，安隐快乐，长住宫殿，生于最上，我生彼中。’”

于是，天王释而说颂曰：

“舍离于天身，来下生人间，
　不愚痴入胎，随我意所乐。
　得身具足已，逮质直正道，
　行具足梵行，常乐于乞食。

“学智，学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边。学智，学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当作最上妙天，诸天闻名，色究竟天，往生彼中。大仙人，愿当得阿那含。大仙人，我今定得须陀洹。”

世尊问曰：“拘翼，汝何因得此极好、极高、极广差降，而自称说得须陀洹耶？”

时，天王释以偈答曰：

“不更有余尊，唯世尊境界，
　得最上差降，未曾有此处。
　大仙我此坐，即于此天身，
　我更得增寿，如是自眼见。”

说此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天王释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

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天王释称叹五结乐子曰："善哉！善哉！汝五结大益于我。所以者何？由汝故，佛从定寤。以汝先使世尊从定寤故，令我等后得见佛。五结，我从此归，以耽浮楼伎乐王女贤月色嫁与汝作妇，及其父乐王本国拜与汝作伎乐王。"

于是，天王释告三十三天曰："汝等共来，若我等本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礼事者，彼今尽为世尊恭敬礼事。所以者何？世尊梵天，梵天当造化最尊生众生有及当有彼所，可知尽知，可见尽见。"

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若本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礼事者，彼尽为世尊恭敬礼事，稽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再三为世尊恭敬礼事，稽首佛足，绕三匝已，即于彼处忽没不现。

尔时，梵天色像巍巍，光耀暐烨，夜将向旦，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即时以偈白世尊曰：

"为多饶益义，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婆裟婆问事。"

大仙人说此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于是，世尊告梵天曰："如是！如是！如梵天所说：

"为多饶益义，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婆娑婆问事。

"梵天，我说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佛说如是，时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并大梵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善生经第十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饶虾蟆林。尔时，善生居士子，父临终时，因六方故，遗敕其子，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善生居士子闻父教已，白父曰：“唯，当如尊敕。”

于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终后，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彼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时，遥见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见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问曰：“居士子，受何沙门、梵志教？教汝恭敬、供养、礼事，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耶？”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余沙门、梵志教也。世尊，我父临命终时，因六方故，遗敕于我，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世尊，我受父遗教，恭敬、供养、礼事故，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闻已，告曰：“居士子，我说有六方，不说无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别六方，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彼于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居士子，众生有四种业、四种秽。云何为四？居士子，杀生者，是众生业种、秽种；不与取、邪淫、妄言者，是众生业种、秽种。”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杀生不与取，邪淫犯他妻，
　所言不真实，慧者不称誉。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欲恚怖及痴，行恶非法行，
　彼必灭名称，如月向尽没。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断欲无恚怖，无痴行法行，
　彼名称普闻，如月渐盛满。

“居士子，求财物者，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曰、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财物者为非道，三曰、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曰、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曰、常喜妓乐求财物者为非道，六曰、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

“居士子，若人种种戏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负则生怨，二者、失则生耻，三者、负则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怀喜，五者、使宗亲怀忧，六者、在众所说人不信用。居士子，人博戏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人非时行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不自护，二者、不护财物，三者、不护妻子，四者、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为人所谤。居士子，人非时行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饮酒放逸者，当知有六灾患：一者、现财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诸斗诤，四者、隐藏发露，五者、不称不护，六者、灭慧生痴。居士子，人饮酒放逸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亲近恶知识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亲近贼，二者、亲近欺诳，三者、亲近狂醉，四者、亲近放恣，五者、逐会嬉戏，六者、以此为亲友，以此为伴侣。居士子，若人亲近恶如识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喜闻歌，二者、喜见舞，三者、喜往作乐，四者、喜见弄铃，五者、喜

拍两手，六者、喜大聚会。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有懒惰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大早不作业，二者、大晚不作业，三者、大寒不作业，四者、大热不作业，五者、大饱不作业，六者、大饥不作业。居士子，若人懒惰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种种戏逐色，嗜酒喜作乐，
亲近恶知识，懒惰不作业，
放恣不自护，此处坏败人。
行来不防护，邪淫犯他妻，
心中常结怨，求愿无有利，
饮酒念女色，此处坏败人。
重作不善行，佷戾不受教，
骂沙门梵志，颠倒有邪见，
凶暴行黑业，此处坏败人。
自乏无财物，饮酒失衣被，
负债如涌泉，彼必坏门族。
数往至酒炉，亲近恶朋友，
应得财不得，是伴党为乐。
多有恶朋友，常随不善伴，
今世及后世，二俱得败坏。
人习恶转减，习善转兴盛，
习胜者转增，是故当习胜。
习升则得升，常逮智慧升，
转获清净戒，及与微妙止。
昼则喜眠卧，夜则好游行，
放逸常饮酒，居家不得成。
大寒及大热，谓有懒惰人，
至竟不成业，终不获财利。
若寒及大热，不计犹如草，
若人作是业，彼终不失乐。

“居士子，有四不亲而似亲。云何为四？一者、知事非亲似如亲，二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三者、言语非亲似如亲，四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以知事夺财，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四者、或为利狎习。”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人以知为事，言语至柔软，
怖为利狎习，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恶，三者、面前称誉，四者、背说其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制妙善法，教作恶不善，
对面前称誉，背后说其恶，
若知妙及恶，亦复觉二说，
是亲不可亲，知彼人如是，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语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认过去事，二者、必辩当来事，三者、虚不真说，四者、现事必灭，我当作不作认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认过及未来，虚论现灭事，
当作不作说，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教种种戏，二者、教非时行，三者、教令饮酒，四者、教亲近恶知识。”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若干种戏，饮酒犯他妻，
习下不习胜，彼灭如月尽，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善亲当知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二者、愍念，当知是善亲；三者、求利，当知是善亲；四者、饶益，当知是善亲。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为彼舍己，二者、为彼舍财，三者、为彼舍妻子，四者、所说堪忍。”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舍欲财妻子，所说能堪忍，
知亲同苦乐，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愍念，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教妙法，二者、制恶法，三者、面前称说，四者、却怨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妙善制恶，面称却怨家，
知善亲愍念，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密事发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为喜，四者、不得利不忧。”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密事露不藏，利喜无不忧，
知善亲求利，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饶益，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便给与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常以愍念。”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知财尽与物，放逸教愍念，
知善亲饶益，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圣法、律中有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东方者，如是子观父母，子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云何为五？一者、增益财物，二者、备办众事，三者、所欲则奉，四者、自恣不违，五者、所有私物尽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养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为五？一者、爱念儿子，二者、供给无乏，三者、令子不负债，四者、婚娶称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财物尽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东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东方者，谓子、父母也。居士子，若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观师，弟子当以五事恭敬供养于师。云何为五？一者、善恭顺，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业善，五者、能奉敬师。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养于师，师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为五？一者、教技术，二者、速教，三者、尽教所知，四者、安处善方，五者、付嘱善知识。师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南方者，谓弟子、师也。居士子，若人慈顺于师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观妻子，夫当以五事爱敬供给妻

子。云何为五？一者、怜念妻子，二者、不轻慢，三者、为作瓔珞严具，四者、于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亲亲。夫以此五事爱敬供给妻子，妻子当以十三事善敬顺夫。云何十三？一者、重爱敬夫，二者、重供养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摄持作业，五者、善摄眷属，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后以爱行，八者、言以诚实，九者、不禁制门，十者、见来赞善，十一者、敷设床待，十二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十三者、供养沙门、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顺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西方者，谓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观奴婢、使人，大家当以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云何为五？一者、随其力而作业，二者、随时食之，三者、随时饮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给汤药。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当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为九？一者、随时作业，二者、专心作业，三者、一切作业，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后以爱行，六者、言以诚实，七者、急时不远离，八者、行他方时则便赞叹，九者、称大家庶几。奴婢、使人此以九事善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北方者，谓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亲友观亲友臣，亲友当以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云何为五？一者、爱敬，二者、不轻慢，三者、不欺诳，四者、施与珍宝，五者、拯念亲友臣。亲友以此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亲友臣亦以五事善念亲友。云何为五？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供给财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爱念，五者、急时可归依。亲友臣以此五事善念亲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下方者，谓亲友、亲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亲友臣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观沙门、梵志，施主当以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云何为五？一者、不禁制门，二者、见来赞善，三者、敷设床待，四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五者、拥护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沙门、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为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闻，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门、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上方者，谓施主、沙门、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门、梵志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有四摄事。云何为四？一者、惠施，二者、爱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惠施及爱言，常为他行利，
众生等同利，名称普远至。
此则摄持世，犹如御车人，
若无摄持者，母不因其子，
得供养恭敬，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摄，故得大福佑。
照远犹日光，速利翻捷疾，
不粗说聪明，如是得名称。
定护无贡高，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赖，如是得名称。
常起不懒惰，喜施人饮食，
将去调御正，如是得名称。
亲友臣同恤，爱乐有齐限，
谓摄在亲中，殊妙如师子。
初当学技术，于后求财物，
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
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
一分举藏置，急时赴所须，
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
第五为取妇，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乐，
彼必饶钱财，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财，犹如蜂采华，
长夜求钱财，当自受快乐。
出财莫令远，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财与，凶暴及豪强。
东方为父母，南方为师尊，
西方为妻子，北方为奴婢，
下方亲友臣，上沙门梵志。
愿礼此诸方，二俱得大称，
礼此诸方已，施主得生天。”

佛说如是，善生居士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大品商人求财经第二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乃往昔时，阎浮洲中诸商人等皆共集会

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来，以供家用。’复作是念：‘诸贤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彼于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彼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彼商人等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

“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诸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彼商人等皆与妇人共相娱乐。彼商人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彼于后时，阎浮洲有一智慧商人独住静处，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妇人辈制于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宁可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当窃南行。’

“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则于后，伺其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即窃南行。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既南行已，遥闻大音高声唤叫，众多人声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彼商人闻已，极大恐怖，身毛皆竖：‘莫令人及非人触娆我者。’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自制恐怖，复进南行。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进行南已，忽见东边有大铁城，见已，遍观不见其门，乃至可容猫子出处。

“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见铁城北有大丛树，即往至彼大丛树所，安徐缘上，上已，问彼大众人曰：‘诸贤，汝等何故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耶？’时，大众人便答彼曰：‘贤者，我等是阎浮洲诸商人也，皆共集会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求以供家用。”贤者，我等复作是念：“诸贤，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贤者，我于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贤者，我等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贤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贤者，我等与彼妇人共相娱乐。我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贤者，若彼妇人不闻阎浮洲余诸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则与我等共相娱乐。贤者，若彼妇人闻阎浮洲有诸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便

食我等，极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贤者，当知我等阎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于中已啖二百五十，余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铁城中。贤者，汝莫信彼妇人语，彼非真人，是罗刹鬼耳！’

“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于大丛树安徐下已，复道而还彼妇人所本共居处，知彼妇人故眠未寤，即于其夜，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速往至彼阎浮洲诸商人所，便作是语：‘汝等共来，当至静处。汝各独往，勿将儿去，当共在彼，密有所论。’彼阎浮洲诸商人等共至静处，各自独去，不将儿息。

“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语曰：‘诸商人，我则独住于安静处，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妇人辈制于我等不今南行耶？我宁可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当窃南行。”于是，我便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我安徐起，即窃南行。我南行已，遥闻大音高声唤叫，众多人声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我闻是已，极大恐怖，身毛皆竖：“莫令人及非人触娆我者。”于是，我便自制恐怖，复进南行。进南行已，忽见东边有大铁城。见已，遍观不见其门，乃至可容猫子出处。我复见于大铁城北有大丛树，即往至彼大丛树所，安徐缘上。上已，问彼大众人曰：“诸贤，汝等何故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耶？”彼大众人而答我曰：“贤者，我等是阎浮洲诸商人，皆共集会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来以供家用。贤者，我等复作是念：诸贤，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贤者，我等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贤者，我等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贤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贤者，我等与彼妇人共相娱乐，我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贤者，若彼妇人不闻阎浮洲更有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则与我等共相娱乐。贤者，若彼妇人闻阎浮洲更有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便食我等，极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贤者，当知我等阎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于中已啖二百五十，余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铁城中。贤者，汝莫信

彼妇人语，彼非真人，是罗刹鬼耳！”’

“于是，阎浮洲诸商人问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曰：‘贤者不问彼大众人：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阎浮洲一智慧商人答曰：‘诸贤，我时脱，不如是问也。’于是，阎浮洲诸商人语曰：‘贤者，还去至本共居妇人处已，伺彼眠时，安徐而起，更窃南行。复往至彼大众人所问曰：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为诸商人默然而受。

“是时，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还至共居妇人处已，伺彼眠时，安徐而起，即窃南行。复往至彼大众人所，问曰：‘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彼大众人答曰：‘贤者，更无方便令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我作是念：“我等当共破掘此墙，还归本所。”适发心已，此墙转更倍高于常。贤者，是谓方便令我等不得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别有方便可令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我等永无方便。诸贤，我等闻天于空中唱曰：“阎浮洲诸商人愚痴不定，亦不善解。所以者何？不能令十五日说从解脱时而南行。”彼有[馬＋毛]马王，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度彼岸？谁欲使我脱？谁欲使我将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汝等可共诣[馬＋毛]马王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是谓方便令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商人汝来，可往至彼[馬＋毛]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阎浮洲有一智慧商人语曰：‘诸商人，今时往诣[馬＋毛]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诸商人随诸天意，诸商人若使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馬＋毛]马王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度彼岸？谁欲从我脱？谁欲使我将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我等尔时即往彼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馬＋毛]马王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得度彼岸？我当脱彼，我当将彼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时，阎浮洲诸商人闻已，即便往诣[馬＋毛]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时，[馬＋毛]马王语曰：‘商人，彼妇人等必当抱儿共相将来而作是语：“诸贤，善来还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设不用我者，当怜念儿子。”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

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骑我正当背中，彼必颠倒，落堕于水，便当为彼妇人所食，当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便当尽取食之。复次，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持我身上一毛，彼必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彼妇人等抱儿子来，而作是语：‘诸贤，善来还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得骑[馬＋毛]马王脊正当背中，彼必颠倒，落堕于水，便当为彼妇人所食，当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复次，食彼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持[馬＋毛]马王一毛者，彼必安隐度至阎浮洲。

“诸比丘，我说此喻，欲令知义，此说是义。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无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是我，我无有意’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馬＋毛]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有法’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无有色；

声、香、味、触、法非是我，我无有法’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馬＋毛]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阴是我，我有色阴；觉、想、行、识阴是我，我有识阴’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阴非是我，我无有色阴；觉、想、行、识阴非是我，我无有识阴’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馬＋毛]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风、空、识是我，我有识’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无有地；水、火、风、空、识非是我，我无有识’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馬＋毛]马王安隐得度。”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有不信于，佛说正法律，
彼人必被害，如为罗刹食。
若人有信于，佛说正法律，
彼得安隐度，如乘[馬＋毛]马王。”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世间经第二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自觉世间，亦为他说，如来知世间。如来自觉世间集，亦为他说，如来断世间集。如来自觉世间灭，亦为他说，如来世间灭作证。如来自觉世间道迹，亦为他说，如来修世间道迹。若有一切尽普正，有彼一切如来知见觉得。所以者何？如来从昔夜觉无上正尽之觉，至于今日夜，于无余涅槃界，当取灭讫。于其中间，若如来口有所言说，有所应对者，彼一切是真谛，不虚不

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若说师子者，当知说如来。所以者何？如来在众有所讲说，谓师子吼，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如来是梵有，如来至冷有，无烦亦无热，真谛不虚有。”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知一切世间，出一切世间，
说一切世间，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能解一切缚，
得尽一切业，生死悉解脱。
是天亦是人，若有归命佛，
稽首礼如来，甚深极大海。
知已亦修敬，诸天香音神，
彼亦稽首礼，谓随于死者。
稽首礼智士，归命人之上，
无忧离尘安，无碍诸解脱。
是故当乐禅，住远离极定，
当自作灯明，无我必失时，
失时有忧戚，谓堕地狱中。”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福经第二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莫畏于福，爱乐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说乐，畏于福，不爱乐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说苦。何以故？我忆往昔长夜作福，长夜受报，爱乐意所念。我往昔时七年行慈，七反成败，不来此世。世败坏时，生晃昱天；世成立时，来下生空梵宫殿中。于彼梵中，作大梵天。余处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天帝释，复无量返作刹利顶生王。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象，被好乘具，众宝校饰，白珠珞覆，于娑贺象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马，被好乘具，众宝严饰，金银交络，[馬＋毛]马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车，四种校饰，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校饰，极利疾，名乐声车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拘舍惒提王城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楼，四种宝楼金、银、琉璃及水精，正法殿为首。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御座，四种宝座金、

银、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罗波遮悉哆罗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双衣，有初摩衣，有锦缯衣，有劫贝衣，有加陵伽波惒罗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女，身体光泽，皦洁明净，美色过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尽刹利种女，余族无量。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种食，昼夜常供，为我故设，欲令我食。比丘，彼八万四千种食中，有一种食，极美净洁，无量种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万四千女中，有一刹利女，最端正姝妙，常奉侍我。比丘，彼八万四千双衣中，有一双衣，或初摩衣，或锦缯衣，或劫贝衣，或加陵伽波惒罗衣，是我常所著。比丘，彼八万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惒罗波遮悉哆逻那，是我常所卧。

“比丘，彼八万四千楼观中，有一楼观，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比丘，彼八万四千大城中，有一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名拘舍惒提，是我常所居。比丘，彼八万四千车中而有一车，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庄饰，极利疾，名乐声车，是我常所载，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马中而有一马，体绀青色，头像如乌，名[馬＋毛]马王，是我常所骑，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举体极白，七支尽正，名于娑贺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观望园观。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业果？为何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比丘，我复作此念：‘是三业果，为三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调御，三者、守护。’”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观此福之报，妙善多饶益。
比丘我在昔，七年修慈心，
七反成败劫，不来还此世。
世间败坏时，生于晃昱天，
世间转成时，生于梵天中。
在梵为大梵，千生自在天，
三十六为释，无量百顶王。
刹利顶生王，为人之最尊，
如法非刀杖，政御于天下。
如法不加枉，正安乐教授，
如法转相传，遍一切大地。
大富多钱财，生于如是族，

财谷具足满，成就七宝珍。
因此大福佑，所生得自在，
诸佛御于世，彼佛之所说。
知此甚奇特，见神通不少，
谁知而不信，如是生于冥。
是故当自为，欲求大福佑，
当恭敬于法，常念佛法律。”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息止道经第二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年少比丘始成就戒，当以数数诣息止道观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锁相。彼善受善持此相已，还至住处，澡洗手足，敷尼师檀，在于床上结跏趺坐，即念此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习此相，速除心中欲恚之病。”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年少比丘，学未得止意，
当诣息止道，欲除其淫欲。
心中无恚诤，慈愍于众生，
遍满一切方，往至观诸身。
当观于青相，及以烂腐坏，
观鸟虫所食，骨骨节相连。
修习如是相，还归至本处，
澡洗于手足，敷床正基坐。
当以观真实，内身及外身，
盛满大小便，心肾肝肺等。
若欲分卫食，到人村邑间，
如将铠缠络，常正念在前。
若见色可爱，清净欲相应，
见已观如真，正念佛法律。
此中无骨筋，无肉亦无血，
无肾心肝肺，无有涕唾脑。
一切地皆空，水种亦复然，
空一切火种，风种亦复空。
若所有诸觉，清净欲相应，
彼一切息止，如慧之所观。

如是行精勤，常念不净想，
永断淫怒痴，除一切无明，
兴起清净明，比丘得苦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至边经第二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生活中下极至边，谓行乞食。世间大讳，谓为秃头手擎钵行，彼族姓子为义故受。所以者何？以厌患生老病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或得此淳具足大苦阴边。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学道耶？”

时，诸比丘白曰：“如是。”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彼愚痴人以如是心出家学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犹人以墨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浊除浊，以厕除厕，但增其秽，从冥入冥，从暗入暗；我说彼愚痴人持沙门戒亦复如是，谓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犹无事处烧人残木，彼火烬者，非无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我说彼愚痴人持沙门戒亦复如是，谓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愚痴失欲乐，复失沙门义，
俱忘失二边，犹烧残火烬。
犹如无事处，烧人残火烬，
无事村不用，人著欲亦然，
犹烧残火烬，俱忘失二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喻经第二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作田业，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作田业。如是，若

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种子，村及与鬼村，百谷药木得生长养，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生长养。

“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诸根香，沉香为第一；犹诸树香，赤栴檀为第一；犹诸水华，青莲华为第一；犹诸陆华，须摩那华为第一；犹诸兽迹，彼一切悉入象迹中，象迹尽摄，彼象迹者为最第一，谓广大故。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诸兽中，彼师子王为最第一；犹如列阵共斗战时，唯要誓为第一；犹楼观椽，彼一切皆依承椽梁立，承椽梁、承椽梁皆摄持之，承椽梁者为最第一，谓尽摄故。

“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如诸山，须弥山王为第一；犹如诸泉，大海摄水，大海为第一；犹诸大身，阿须罗王为第一；犹诸瞻侍，魔王为第一；犹诸行欲，顶生王为第一；犹如诸小王，转轮王为第一；犹如虚空诸星，宿月殿为第一；犹诸彩衣，白练为第一；犹诸光明，慧光明为第一；犹如诸众，如来弟子众为第一；犹如诸法，有为及无为，爱尽、无欲、灭尽、涅槃为第一；犹诸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如来于彼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犹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为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如是若有诸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如来于彼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有求财物，极好转增多，
称誉不放逸，事无事慧说。
有不放逸者，必取二俱义，
即此世能获，后世亦复得。
雄猛观诸义，慧者必解脱。”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第十一竟。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梵志品第十二（有二十经）（第三念诵）

雨势、歌罗、数，瞿默、象迹喻，
闻德、何苦、欲，郁瘦、阿摄恕。

梵志品雨势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

尔时，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

于是，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闻世尊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便告大臣雨势曰："我闻沙门瞿昙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雨势，汝往至沙门瞿昙所，汝持我名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当作是语：'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沙门瞿昙当何所说？'雨势，若沙门瞿昙有所说者，汝善受持。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终不妄说。"

大臣雨势受王教已，乘最好乘，与五百乘俱出王舍城，即便往诣鹫岩山中。登鹫岩山，下车步进，往诣佛所，便与世尊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沙门瞿昙当何所说？"

世尊闻已，告曰："雨势，我昔曾游于跋耆国，彼国有寺名遮恕逻。雨势，尔时我为跋耆国人说七不衰法，跋耆国人则能受行七不衰法。雨势，若跋耆国人行七不衰法而不犯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大臣雨势白世尊曰："沙门瞿昙略说此事，不广分别，我等不能得解此义。愿沙门瞿昙广分别说，当令我等得知此义。"

世尊告曰："雨势，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说此义。"

大臣雨势受教而听。

是时，尊者阿难执拂持佛，世尊回顾问曰："阿难，颇闻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也！"

世尊即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雨势，跋耆行此七不衰法，诸受持此七不衰法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于是，大臣雨势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设彼跋耆成就一不衰法者，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不能伏彼，况复具七不衰法耶？瞿昙，我国事多，请退还归。"

世尊报曰："欲去随意！"

于是，大臣雨势闻佛所说，则善受持，起绕世尊三匝而去。

大臣雨势去后不久，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宣令一切尽集讲堂，一切集已，便来白我。"

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唯然，世尊。"

是时，尊者阿难便行宣令，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今令一切尽集讲堂。一切集已，还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宣令，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悉令一切尽集讲堂。今皆已集，惟愿世尊自知其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诣讲堂，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今为汝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数数集会，多聚集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共齐集会，俱作众事，共俱起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未施设事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我所说戒善奉行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此未来有爱喜欲共俱，爱乐彼彼有起不随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有长老上尊俱学梵行，比丘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有无事处山林高岩，闲居静处，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乐住不离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悉共拥护诸梵行者，至重爱敬，常愿未来诸梵行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于是，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尊师，恭敬、极重供养、奉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法、众、戒、不放逸、供给、定，恭敬、极重供养、奉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不行于业，不乐于业，不习业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不行哗说，不乐哗说，不习哗说者；不行聚会，不乐聚会，不习聚会者；不行杂合，不乐杂合，不习杂合者；不行睡眠，不乐睡眠，不习睡眠者；不为利，不为誉，不为他人行梵行者；

不为暂尔，不为德胜，于其中间舍方便，令德胜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成就信财、戒财、惭财、愧财、博闻财、施财，成就慧财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成就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成就慧力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修念觉支，依舍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择法、精进、喜、息、定，修舍觉支，依舍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应与面前律与面前律，应与忆律与忆律，应与不痴律与不痴律，应与自发露与自发露，应与居与居，应与展转与展转，众中起诤，当以如弃粪扫，止诤法止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今为汝等说六慰劳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六？以慈身业向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如是慈口业、慈意业。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饭食，至在钵中。如是利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穿、无秽、无黑，如地不随他，圣所称誉，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见是圣出要，明了深

达，能正尽苦。如是见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我向所言六慰劳法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伤歌逻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伤歌逻摩纳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摩纳，若有疑者，恣汝所问。”

伤歌逻摩纳即便问曰：“瞿昙，梵志如法行乞财物，或自作斋，或教作斋。瞿昙，若自作斋，教作斋者，彼一切行无量福迹，以因斋故。沙门瞿昙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自调御，自息止，自灭讫，如是沙门瞿昙弟子随族行一福迹，不行无量福迹，因学道故。”

尔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问曰：“摩纳，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语曰：“阿难，沙门瞿昙及阿难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难复语曰：“摩纳，我不问汝恭敬、尊重、奉祠谁，我但问汝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尊者阿难至再三问曰：“摩纳，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亦再三语曰：“阿难，沙门瞿昙及阿难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难复语曰：“摩纳，我不问汝恭敬、尊重、奉祠谁，我但问汝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此伤歌逻摩纳为阿难所屈，我宁可救彼。”世尊知已，告曰：“摩纳，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何事？以何事故共集会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如此事：‘何因何缘，昔沙门瞿昙施设少戒，然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缘，今沙门瞿昙施设多戒，然诸比丘少得道耶？’瞿昙，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此事，以此事故共集会耳！”

尔时，世尊告曰：“摩纳，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于意云何？若使有一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

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来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于摩纳意云何？我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行一福迹，不行无量福迹，因学道故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如我解沙门瞿昙所说义，彼沙门瞿昙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行无量福迹，不行一福迹，因学道故。”

世尊复告伤歌逻曰：“有三示现：如意足示现、占念示现、教训示现。

“摩纳，云何如意足示现？有一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行无量如意足之功德，谓分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一，有知有见，不碍石壁，犹如行空，没地如水，履水如地，结跏趺坐，上升虚空，犹如鸟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手扪摸，身至梵天。摩纳，是谓如意足示现。

“摩纳，云何占念示现？有一沙门梵志，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闻天声及非人声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闻天声及非人声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说，闻声已，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以闻天声及非人声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说，闻声已，占他意者，但以见他入无觉无观定，见已，作是念：'如此贤者不念不思，如意所愿。'彼贤者从此定寤，如是念，彼从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彼亦占过去，亦占未来，亦占现在，久所作，久所说，亦占安静处，住安静处，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摩纳，是谓占念示现。

“摩纳，云何教训示现？有一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说，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来，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

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摩纳，是谓教训示现。此三示现，何者示现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若有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者。瞿昙，此自作自有，自受其报。瞿昙，于诸示现，此示现大法。瞿昙，若有沙门、梵志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者。瞿昙，此亦自作自有，自受其报。瞿昙，于诸示现，此亦示现大法。瞿昙，若有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何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者。瞿昙，于三示现，此示现最上、最妙、最胜。”

世尊复问伤歌逻曰：“于三示现，称叹何示现？”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于三示现，我称说沙门瞿昙。所以者何？沙门瞿昙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沙门瞿昙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沙门瞿昙示现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门瞿昙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瞿昙，是故于三示现，我称叹沙门瞿昙。”

于是，世尊告曰：“摩纳，汝善达此论。所以者何？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摩纳，我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摩纳，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我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摩纳，是故汝善达此论，汝当如是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此所说义，应当如是。”

于是，伤歌逻摩纳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伤歌逻摩纳、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算数目揵连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算数梵志目揵连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

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目揵连，恣汝所问，莫自疑难。"

算数目揵连则便问曰："瞿昙，此鹿子母堂渐次第作，转后成讫。瞿昙，此鹿子母堂磴梯，初升一磴，后二、三、四。瞿昙，如是此鹿子母堂渐次第上。瞿昙，此御象者，亦渐次第调御成讫，谓因钩故。瞿昙，此御马者，亦渐次第调御成讫，谓因钩故。瞿昙，此刹利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谓因捉弓箭故。瞿昙，此诸梵志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谓因学经书故。瞿昙，我等学算数，以算数存命，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若有弟子，或男或女，始教一一数，二、二、三、三、十、百、千、万，次第至上。瞿昙，如是我等学算数，以算数存命，渐次第至成讫。沙门瞿昙，此法、律中，云何渐次第作至成就讫？"

世尊告曰："目揵连，若有正说渐次第作，乃至成讫，目揵连，我法、律中谓正说。所以者何？目揵连，我于此法、律渐次第作至成就讫。

"目揵连，若年少比丘初来学道，始入法、律者，如来先教：'比丘，汝来身护命清净，口、意护命清净。'

"目揵连，若比丘身护命清净，口、意护命清净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

"目揵连，若比丘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观内身如身，莫念欲相应念，至观觉、心、法如法，莫念非法相应念。'

"目揵连，若比丘观内身如身，不念欲相应念，至观觉、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应念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

"目揵连，若比丘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

"目揵连，若比丘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住在冢间。汝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

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莫起贪伺，欲令我得，汝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汝于疑惑净除其心。汝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目揵连，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目揵连，如来为诸年少比丘多有所益，谓训诲教诃。目揵连，若有比丘、长老、上尊、旧学梵行，如来复上教，谓究竟讫一切漏尽。”

算数目揵连即复问曰：“沙门瞿昙，一切弟子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尽得究竟智必涅槃耶？”

世尊答曰：“目揵连，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不得者。”

算数目揵连复更问曰：“瞿昙，此中何因何缘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门瞿昙现在导师，或有比丘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得究竟涅槃，或复不得耶？”

世尊告曰：“目揵连，我还问汝，随所解答。目揵连，于意云何？汝知王舍城处，谙彼道耶？”

算数目揵连答曰：“唯然，我知王舍城处，亦谙彼道。”

世尊问曰：“目揵连，若有人来欲见彼王，至王舍城，其人问汝：‘我欲见王，至王舍城。算数目揵连知王舍城处，谙彼道径，可示语我耶？’汝告彼人曰：‘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当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彼人闻汝语，受汝教已，从此东行，须臾不久，便舍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不见，亦不知也。

“复有人来欲见彼王，至王舍城，其人问汝：‘我欲见王，至王舍城。算数目揵连知王舍城处，谙彼道径，可示语我耶？’汝告彼人曰：‘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当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彼人闻汝语，受汝教已，即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得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

“目揵连，此中何因何缘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汝现在导师，彼第一人随受汝教，于后不久，舍平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不见，亦不知耶？彼第二人随受汝教，从平正道展转得至于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见尽知耶？”

算数目揵连答曰：“瞿昙，我都无事。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我现在导师，彼第一人不随我教，舍平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

泉，彼尽不见，亦不知耳！彼第二人随顺我教，从平正道展转得至于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见尽知耳！”

世尊告曰：“如是，目揵连，我亦无事。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为导师，为诸比丘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得究竟涅槃，或有不得。目揵连，但各自随比丘所行，尔时世尊便记彼行，谓究竟漏尽耳！”

算数目揵连白曰：“瞿昙，我已知。瞿昙，我已解。瞿昙，犹如良地有娑罗林，彼中有守娑罗林人，明健不懈，诸娑罗根以时锄掘，平高填下，粪沃溉灌，不失其时。若其边有秽恶草生，尽拔弃之；若有横曲不调直者，尽落治之。若有极好中直树者，便权养护，随时锄掘，粪沃溉灌，不失其时，如是良地娑罗树林转茂盛好。瞿昙，如是有人谀谄、欺诳、极不庶几无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心狂、诸根掉乱，持戒宽缓，不广修沙门。瞿昙，如是之人不能共事。所以者何？瞿昙，如是人者，秽污梵行。瞿昙，若复有人不有谀谄，亦不欺诳，庶几有信，精进不懈，有念、有定，亦有智慧，极恭敬戒，广修沙门。瞿昙，如是之人，能共事也。所以者何？瞿昙，如是人者，清净梵行。

“瞿昙，犹诸根香，沉香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彼沉香者，于诸根香为最上故。瞿昙，犹诸娑罗树香，赤栴檀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赤旃檀者于诸娑罗树香为最上故。瞿昙，犹诸水华，青莲华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青莲华者于诸水华为最上故。瞿昙，犹诸陆华，修摩那华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修摩那华者于诸陆华为最上故。瞿昙，犹如世中诸有论士，沙门瞿昙为最第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论士能伏一切外道异学故。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算数目揵连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梵志品瞿默目揵连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尊者阿难游王舍城。

尔时，摩竭陀大臣雨势治王舍城，为防跋耆故。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往至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阿难过夜平旦，著衣持钵，为乞食故，入王舍城。于是，尊者阿难作是念：“且置王舍城乞食，我宁可往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于是，尊者阿难往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

梵志瞿默目揵连遥见尊者阿难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难，白曰：“善来！阿难，久不来此，可坐此座。”

尊者阿难即坐彼座，梵志瞿默目揵连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却坐

一面，白曰："阿难，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报曰："目揵连，汝便可问，我闻当思。"

则便问曰："阿难，颇有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耶？"

尊者阿难与梵志瞿默目揵连共论此事时，尔时，摩竭陀大臣雨势慰劳田作人，往诣梵志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

摩竭陀大臣雨势遥见尊者阿难坐在梵志瞿默目揵连田作人中，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曰："阿难，与梵志瞿默目揵连共论何事？以何事故共会此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梵志瞿默目揵连问我：'阿难，颇有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耶？'"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云何答彼？"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都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唯然，阿难，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颇有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都无一比丘为世尊所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唯然，无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等；亦无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颇有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唯然，无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等；亦无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阿难，若尔者，汝等无所依，共和合、不诤、安隐，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乐游行，如沙门瞿昙在时耶？

尊者阿难告曰："雨势，汝莫作是说，言我等无所依。所以者何？我等有所依耳！"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前后所说何不相应？阿难向如是说：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亦无一比丘为世尊所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难，何因何缘今说我有所依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我等不依于人而依于法。雨势，我等若依村邑游行，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集坐一处。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请彼比丘为我等说法。若彼众清净者，我等一切欢喜奉行彼比丘所

说；若彼众不清净者，随法所说，我等教作是。”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非汝等教作是，但法教作是。阿难，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如是阿难等共和合、不诤、安隐，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乐游行，如沙门瞿昙在时。”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颇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有可尊敬。”

雨势白曰：“阿难，前后所说何不相应？阿难向如是说：无一比丘与世尊共等等；亦无一比丘为世尊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难，汝何因何缘今说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有十法而可尊敬。我等若见比丘有此十法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云何为十？

“雨势，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行增上戒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诵习至千，意所推观，明见深达。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多闻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作善知识，作善朋友，作善伴党。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善知识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乐住远离，成就二远离，身及心也。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乐住远离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乐于宴坐，内行正止，亦不离伺，成就于观，增长空行。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乐宴坐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知足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常行于念，成就正念，久所曾习，久所曾闻，恒忆不忘。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有正念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精勤

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行慧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雨势，我等若见比丘诸漏尽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雨势，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此十法而可尊敬。雨势，我等若见比丘行此十法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于是，彼大众放高大音声：“可修直道，非不可修。若修直道，非不可修者，随世中阿罗诃爱敬、尊重、供养、礼事。若诸尊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罗诃爱敬、尊重、供养、礼事。”

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及其眷属问曰：“阿难，今游何处？”

尊者阿难答曰：“我今游行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

“阿难，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阿难，乐住竹林迦兰哆园耶？”

尊者阿难答曰：“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雨势，我乐住竹林迦兰哆园中。所以者何？以世尊拥护故。”

是时，婆难大将在彼众中，婆难大将白曰：“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彼尊者乐住竹林迦兰哆园。所以者何？此尊者行伺、乐伺故。”

摩竭陀大臣雨势闻已，语曰：“婆难大将，沙门瞿昙昔时游行金鞞罗乐园中。婆难大将，尔时我数往诣彼，见沙门瞿昙。所以者何？沙门瞿昙行伺、乐伺，称叹一切伺。”

尊者阿虽闻已，告曰：“雨势，莫作是说：‘沙门瞿昙称说一切伺。’所以者何？世尊或称说伺，或不称说。”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沙门瞿昙不称说伺，不称说何等伺？”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或有一贪欲所缠而起贪欲，不知出要如真，彼为贪欲所障碍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一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或有一瞋恚所缠而起瞋恚，不知出要如真，彼为瞋恚所障碍故，伺、憎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二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睡眠所缠而起睡眠，不如出要如真，彼为睡眠所障碍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三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疑惑所缠而起疑惑，不知出要如真，彼为疑惑所障碍故，伺、增

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四伺，世尊不称说。雨势，世尊不称说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此四伺可憎可憎处，沙门瞿昙不称说。所以者何？正尽觉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何等伺沙门瞿昙所称说？”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雨势，世尊称说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此四伺可称可称处，沙门瞿昙所称。所以者何？以正尽觉故。阿难，我事烦猥，请退还归。”

尊者阿难告曰：“欲还随意。”

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闻尊者阿难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三匝而去。

是时，梵志瞿默目揵连于摩竭陀大臣雨势去后不久，白曰：“阿难，我所问事，都不答耶？”

尊者阿难告曰：“目揵连，我实不答。”

梵志瞿默目揵连白曰：“阿难，我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答曰：“目揵连，汝便可问，我闻当思。”

梵志瞿默目揵连即问曰：“阿难，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解脱及慧解脱、阿罗诃解脱，此三解脱有何差别？有何胜如？”

尊者阿难答曰：“目揵连，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解脱及慧解脱、阿罗诃解脱，此三解脱无有差别，亦无胜如。”

梵志瞿默目揵连白曰：“阿难，可在此食。”

尊者阿难默然而受。

梵志瞿默目揵连知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极令饱满；食讫举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别坐听法。

尊者阿难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尊者阿难所说如是，摩竭陀大臣雨势眷属，及梵志瞿默目揵连，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象迹喻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卑卢异学平旦则从舍卫国出，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座一面，佛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卑卢异学，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坐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生闻梵志乘极好白乘，与五百弟子俱，以平旦时从舍卫出，至无事处，欲教弟子讽读经书。生闻梵志遥见卑卢异学来，便问：“婆蹉，晨起从何处来？”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我见世尊礼事、供养来。”

生闻梵志问曰：“婆蹉，颇知沙门瞿昙空安静处学智慧耶？”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何等人可知世尊空安静处学智慧耶？梵志，若知世尊空安静处学智慧者，亦当如彼。但，梵志，我所读书有四句义，因四句义，我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譬善象师游无事处，于树林间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我亦如是，我所读书有四句义，因四句义，我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云何四句义？梵志，智慧刹利论士多闻决定，能伏世人，无所不知，则以诸见造作文章，行于世间。彼作是念：‘我往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复重问；若不能答，便伏舍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便往彼所，见世尊已，尚不敢问，况复能伏？梵志，我所读书，用得如此第一句义，我因此义，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如是智慧梵志、智慧居士、智慧沙门论士多闻决定，能伏世人，无所不知，则以诸见造作文章，行于世间。彼作是念：‘我往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复重问；若不能答，便伏舍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便往彼所，见世尊已，尚不敢问，况复能伏？梵志，我所读书，用得如此第四句义，我因此义，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我所读书有此四句义，我因此四句义故，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生闻梵志语曰：“婆蹉，汝大供养沙门瞿昙，所因所缘，欢喜奉行。”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如是！如是！我极供养于彼世尊，亦极称誉，一切世间亦应供养。”

彼时，生闻梵志闻此义已，即从乘下，右膝著地，叉手向于胜林给孤独园，再三作礼：“南无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如是至三已，还乘极好白乘，往诣胜林给孤独园。到彼乘地，即便下乘，步进诣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生闻梵志向与卑卢异学所共论事尽向佛说，世尊闻已，告曰：“梵志，卑卢异学说象迹喻，犹不善作，亦不具足。如象迹喻善作具足者，今为汝说，当善听之。

“梵志，譬善象师游无事处，于树林间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不信者，于此林中复有母象，名加梨□，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复不信，于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加罗梨，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复不信，于此林中更有母

象，名婆恕，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彼寻此迹已，见大象迹，大象迹方极长极广，周匝遍著，正深入地。及见彼象，或去或来，或住或走，或立或卧。见彼象已，便作是念：‘若有此迹，必是大象。’

“梵志，如是，若世中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乃至天、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彼所说法，或居士、居士子，闻已得信；于如来正法、律彼得信已，便作是念：‘在家至狭，尘劳之处；出家学道，发露旷大。我今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净修梵行。我宁可舍于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彼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出家已，舍亲族相，受比丘要，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织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

“彼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彼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彼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彼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彼离两舌，断于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说群党事，彼于两舌净除其心。彼离粗言，断于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彼于粗言净除其心。彼离绮语，断于绮言，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随时得宜，善教善诃，彼于绮语净除其心。

“彼离治生，断于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亦不受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彼于治生净除其心。彼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彼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彼离受奴婢，断受奴婢，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彼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彼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彼离受鸡、猪，断受鸡、猪，彼于受鸡、猪净除其心。彼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彼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彼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彼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彼离酒、断酒，彼于饮酒净除其心。彼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彼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彼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彼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彼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彼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彼离过中食，断过中食，一食、不夜食、学时食，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复行极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复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

“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复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正知出入，复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在冢间。彼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彼于疑惑净除其心。彼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离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

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彼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于意云何？如是象迹喻善作具足耶？”

生闻梵志答曰：“唯然，瞿昙，如是象迹喻善作具足。”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及卑卢异学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闻德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问。”

生闻梵志即便问曰：“沙门瞿昙弟子或有在家，或有出家学道，以何义故博闻诵习耶？”

世尊答曰：“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学道，所以博闻诵习，欲自调御，欲自息止，自求灭讫。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学道，以此义故博闻诵习。”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博闻诵习有差别耶？博闻诵习有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博闻诵习而有差别，博闻诵习则有功德。”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博闻诵习有何差别？有何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多闻圣弟子昼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昼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异无散解，不复相应，与别离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异无散解，不复相应，与别离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念出家学道。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念出家学道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梵志，若多闻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堪耐不乐，生不乐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堪耐不乐，生不乐已，心终不著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终不著。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为此三恶不善念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为此三恶不善念已，心终不著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则得苦边。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则得苦边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则得苦边。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则得苦边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五下分结尽，生彼间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五下分结尽，生彼间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有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慧观断漏而知漏。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有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慧观断漏而知漏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

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生闻梵志复问世尊：“此博闻诵习有此差别，有此功德，颇更有差别，更有功德，最上、最妙、最胜耶？”

世尊答曰：“梵志，此博闻诵习有此差别，有此功德，更无差别，更无功德，最上、最妙、最胜者。”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何苦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问。”

生闻梵志即便问曰：“瞿昙，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学道者有何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以自在为苦。”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云何以自在为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钱不增长，金、银、真珠、琉璃、水精悉不增长，畜牧、谷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长，尔时，在家忧苦愁戚，因此故在家者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若出家学道者行随其欲，行随恚痴，尔时，出家学道忧苦愁戚，因此故出家学道者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以自在为苦。”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有何乐？出家学道者有何乐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以不自在为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云何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云何以不自在为乐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钱得增长，金、银、真珠、琉璃、

水精皆得增长，畜牧、谷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长，尔时，在家快乐欢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乐欢喜。梵志，出家学道者行不随欲，行不随恚痴，尔时，出家学道快乐欢喜，因此故出家学道者多快乐欢喜。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以不自在为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无利义？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有利义？”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若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云何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时天及人斗诤怨憎者，尔时，天及人忧苦愁戚，因此故天及人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若时天及人不斗诤、不怨憎者，尔时，天及人快乐欢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乐、多欢喜。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饶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天及人云何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世尊答曰：“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恶，口、意行非法及行恶者，尔时，天及人必当减损，阿修罗必当兴盛。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护其身，口、意行如法，守护口、意者，尔时，天及人必当兴盛，阿修罗必当减损。梵志，如是天及人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得不益，必得其苦。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观恶知识？”

世尊答曰：“梵志，当观恶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当观恶知识犹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如向尽月，日日稍减，宫殿亦减，光明亦减，形色亦减，日日尽去。梵志，有时月乃至于尽，都不复见。梵志，恶知识人于如来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则于后时而不孝顺，亦不恭敬，所行不顺，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闻、庶几、智慧亦复失之。梵志，有时此恶知识教灭善法，犹如月尽。梵志，如是当观恶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观善知识？”

世尊答曰：“梵志，当观善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当观善知识犹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犹如月初生，少壮明净，日日增长。梵志，或时月十五日，其殿丰满。梵志，如是善知识于如来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于后时孝顺恭敬，所行随顺，立于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长信，持戒、博闻、庶几、智慧亦复增长。梵志，有时彼善知识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梵志，如是当观善知识犹如月也。”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譬如月无垢，游于虚空界，
一切世星宿，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闻，庶几无悭贪，
世间一切悭，悉翳施光明。
犹如有大龙，兴起云雷电，
雨下极滂沛，充满一切地。
如是信博闻，庶几无悭贪，
施饮食丰足，乐劝增广施。
如是极雷震，如天降时雨，
彼福雨广大，施主之所雨。
钱财多名誉，得生于善处，
彼当受于福，死已生天上。”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梵志品何欲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梵志即便问曰：“瞿昙，刹利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刹利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所立以刀，依于人民，以自在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居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居士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立以技术，依于作业，以作业竟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妇人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妇人者，欲得男子，行于严饰，立以儿子，依于无对，以自在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偷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偷劫者，欲不与取，行隐藏处，所立以刀，依于暗冥，以不见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梵志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梵志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立以经书，依于斋戒，以梵天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沙门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沙门者，欲得真谛，行于智慧，所立以戒，依于无处，以涅槃为讫。”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郁瘦歌逻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郁瘦歌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郁瘦歌逻梵志即便问曰：“瞿昙，梵志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奉事，梵志应奉事梵志，刹利、居士、工师亦应奉事梵志。瞿昙，此四种姓应奉事梵志。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奉事，刹利应奉事刹利，居士、工师、亦应奉事刹利。瞿昙，此三种姓应奉事刹利。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奉事，居士应奉事居士，工师亦应奉事居士。瞿昙，此二种姓应奉事居士。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奉事，工师应奉事工师，谁复下贱应施设奉事工师？唯工师奉事工师。”

世尊问曰：“梵志，诸梵志颇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昙，但诸梵志自作是说：‘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梵志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告曰：“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值。’梵志，汝为诸梵志说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

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问曰：“梵志，云何奉事？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来，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我问彼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答我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

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来，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我问彼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亦如是答我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

郁瘦歌逻梵志白曰：“瞿昙，梵志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乞求自有财物。若梵志轻慢乞求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乞求自有财物。若梵志轻慢乞求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

“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弓箭自有财物。若刹利轻慢弓箭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弓箭自有财物。若刹利轻慢弓箭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田作自有财物。若居士轻慢田作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田作自有财物。若居士轻慢田作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麻自有财物。若工师轻慢麻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

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麻自有财物。若工师轻慢麻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

世尊问曰：“梵志，诸梵志颇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昙，但诸梵志自说：‘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

世尊告曰：“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值。’梵志，汝为诸梵志说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

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颇有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颇有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有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梵志，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梵志，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当以燥猪狗槽、伊兰檀木及余弊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

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口：“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为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事耶？为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作火事耶？为彼一切为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者，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为火事者，终无是处。若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为火事者，亦无是处。但，瞿昙，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或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热、生烟，颇有焰、色、热、烟，焰、色、热、烟而差别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若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热、生烟，我于彼火焰、色、热、烟，焰、色、热、烟不能施设有差别也。”

世尊告曰：“梵志，如是我所得火，所得不放逸，能灭放逸及贡高慢，我于此火，火亦不能施设有差别也。”

郁瘦歌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郁瘦歌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阿摄和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梵志于拘萨罗，集在学堂，共论此事：“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彼作是念：“诸贤，为谁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彼复作是念：“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

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诸贤，可共诣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所，向说此事，随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所说，我等当受。”

于是，拘萨罗众多梵志即诣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曰：“摩纳，我等众多梵志于拘萨罗，集在学堂，共论此事：‘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我等作是念：‘诸贤，为谁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我等复作是念：‘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愿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往诣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语诸梵志曰：“诸贤，沙门瞿昙如法说法，若如法说法者，不可难诘也。”

拘萨罗众多梵志语曰：“摩纳，汝未有屈事，未可豫自伏。所以者何？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愿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往诣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为拘萨罗众多梵志默然而受。于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与彼拘萨罗众多梵志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摩纳，恣汝所问。”

阿摄惒逻延多那便问曰：“瞿昙，诸梵志等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未知沙门瞿昙当云何说？”

世尊告曰：“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摩纳，颇闻余尼及剑浮国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我闻余尼及剑浮国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也。”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颇独有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为不然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

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亦然。”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颇独有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亦然。”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摩纳，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摩纳，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当以燥猪狗槽及伊兰檀木及余弊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

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为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事耶？为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作火事耶？为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者，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为火事者，终无是处。若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为火事者，亦无是处。瞿昙，但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告曰：“摩纳，若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摩纳，犹若如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因木生者，即木火数。若因草粪薪生者，即薪火数。如是，摩纳，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刹利女与梵志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说？彼为刹利？为梵志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刹利女与梵志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说彼刹利，亦不说梵志。瞿昙，我但说彼他身。”

“如是，摩纳，此身随所在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若梵志女与刹利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说？彼为梵志？为刹利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女与刹利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说彼梵志，亦不说刹利。瞿昙，我但说彼他身。”

“如是，摩纳，此身随所生者，既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人有众多草马，放一父驴，于中一草马与父驴共合会，彼因合会，后便生驹。汝云何说？彼为驴？

为马耶？”

阿摄惒暹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有马与驴共合会，彼因合会，后便生驹，我不说彼驴，亦不说马。瞿昙，我但说彼骡也。”

“如是，摩纳，若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告曰：“摩纳，乃往昔时有众多仙人共住无事高处，生如是恶见：‘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于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闻众多仙人共住无事高处，生如是恶见已，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于是，共住无事高处有一仙人见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履，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见已，往诣共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所，便作是语：‘诸贤，今有一人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履，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我等宁可共往咒之：“汝作灰！汝作灰耶！”’

“于是，共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即往诣彼阿私罗仙人提鞞逻所，到已共咒：‘汝作灰！汝作灰！’如其咒法咒之汝作灰汝作灰者，如是如是，光颜益好，身体悦泽。彼众多仙人便作是念：‘我等本咒汝作灰！汝作灰者，彼即作灰。我今咒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等如其咒法咒此人，此人光颜益好，身体悦泽，我宁可问。’即便问之：‘汝为是谁？’阿私罗仙人提鞞逻答曰：‘诸贤，汝等颇闻有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耶？’答曰：‘闻有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复语曰：‘我即是也。’彼众多仙人即共辞谢阿私罗仙人提鞞逻曰：‘愿为忍恕！愿为忍恕！我等不知尊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耳！’于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语诸仙人曰：‘我已相恕，汝等实生恶见：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彼诸仙人答曰：‘如是，阿私罗。’

“复问诸仙人曰：‘汝等为自知己父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妇，非非梵志，彼父复父，乃至七世父。彼梵志取梵志妇，非非梵志。’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汝等为自知己母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彼母复母，乃至七世母。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汝等颇自知受胎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会受胎，父母合会，无满堪耐，香阴已至。阿私罗，此事等会，入于母胎。’

“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颇知受生为男？为女？知所从来？为从刹利族来？梵志、居士、工师族来耶？为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来耶？’彼诸仙人答曰：‘不知。’阿私罗复语彼仙人曰：‘诸贤，不见不知此者，汝等不知受胎，谁从何处来，为男为女，为从刹利来，梵志、居士、工师来，为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来；然作是说：梵

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摩纳，彼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为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如是善教善诃，不能施设清净梵志，况汝师徒著皮草衣？”

于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为世尊面诃诘责，内怀愁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

于是，世尊面诃诘责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已，复令欢悦，即便告曰：“摩纳，有一梵志作斋行施，彼有四儿，二好学问，二不学问。于摩纳意云何？彼梵志为先施谁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彼梵志其有二儿，好学问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复问曰：“摩纳，复有一梵志作斋行施，彼有四儿，二好学问，然不精进，喜行恶法。二不学问，然好精进，喜行妙法。于摩纳意云何？彼梵志为先施谁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彼梵志其有二儿，虽不学问，而好精进，喜行妙法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告曰：“摩纳，汝先称叹学问，后称叹持戒。摩纳，我说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汝亦说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

于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即从座起，欲稽首佛足，尔时，彼大众唱高大音声：“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如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令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亦说四种姓皆悉清净。”

尔时，世尊知彼大众心之所念，告曰：“止！止！阿摄惒逻延多那，但心喜足，可还复坐，我当为汝说法。”

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念而住。

于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是时，拘萨罗众多梵志还去不远，种种言语责数阿摄惒逻延多那：“欲何等作？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犹如有人，为眼入林中，而反失眼还；阿摄惒逻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犹如有人，为饮入池，而反渴还；阿摄惒逻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阿摄惒逻延多那，欲何等作？”

于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语拘萨罗众多梵志曰：“诸贤，我前已说，沙门瞿昙如法说法，若如法说法者，不可难诘也！”

佛说如是，阿摄惒逻延多那摩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念诵讫）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鹦鹉、须闲提，娑罗婆游堂，
须达、梵波罗，黄芦园、头那，
阿伽罗诃那，阿兰那、梵摩。

梵志品鹦鹉经第十一（第四分别诵）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鹦鹉摩纳都题子少有所为，往至王舍城，寄宿居士家。于是，鹦鹉摩纳都题子问所寄宿居士曰：“颇有沙门、梵志宗主众师，统领大众，为人所尊，令我随时往见奉敬，倘能因此敬奉之时，得欢喜耶？”

居士答曰：“有也！天爱，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觉无上正尽觉。天爱，自可随时往见，诣彼奉敬，或能因此奉敬之时，心得欢喜。”

鹦鹉摩纳即复问曰：“沙门瞿昙今在何处？我欲见之。”

居士答曰：“沙门瞿昙在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便可往见。”

于是，鹦鹉摩纳从所寄宿居士家出，往诣竹林迦兰哆园。鹦鹉摩纳遥见世尊在树林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便前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鹦鹉摩纳问曰：“瞿昙，如我所闻：若在家者，便得善解，则知如法；出家学道者，则不然也。我问瞿昙，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愿今为我分别此事。”

世尊告曰：“摩纳，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鹦鹉摩纳受教而听。

佛言：“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我不称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不得善解，不知如法。是故，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我不称彼。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我称说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必得善解，则知如法。是故，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我称说彼。摩纳，我如是说，说此二法，如是分别，如是显示。若有沙门、梵志有力坚固深入，一向专著，而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如我所闻：若在家者，便有大利，有大功德；出家学道者，则不然也。我问瞿昙，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愿复为我分别此事。”

世尊告曰：“摩纳，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鹦鹉摩纳受教而听。

佛言：“摩纳，若在家者，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犹如田作，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如是，摩纳，若在家者亦复如是。摩纳，出家学道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犹如治生，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如是，摩纳，出家学道亦复如是。

“摩纳，若在家者，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犹如田作，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如是，摩纳，若在家者亦复如是。摩纳，出家学道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犹如治生，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如是，摩纳，出家学道亦复如是。摩纳，我如是说，说此二法，如是分别，如是显示。若有沙门、梵志有力坚固深入，一向专著，而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彼诸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诸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在此众，今可说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我无不可。所以者何？瞿昙，于今现坐此众。”

世尊告曰：“汝便可说。”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善听！瞿昙，梵志施设第一真谛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第二诵习，第三热行，第四苦行。瞿昙，梵志施设第五梵行，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彼梵志中颇有一梵志作如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

世尊告曰：“颇有师及祖师，至七世父母，作如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

尔时，世尊问曰：“摩纳，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

曰、毗奢蜜哆罗，五曰、夜婆陀揵尼，六曰、应疑罗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娑罗婆，十曰、婆恕。谓今诸梵志即彼具经诵习持学，彼颇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但诸梵志因信受持。”

世尊告曰：“若于诸梵志，无一梵志而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亦无师及祖师，乃至七世父母，而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逻，五曰、夜婆陀揵尼，六曰、应疑罗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罗婆，十曰、婆恕。谓今诸梵志即彼具经诵习持学，彼无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摩纳，彼诸梵志不以此故，于信向中无根本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实无根本，但诸梵志闻已受持。”

世尊告曰：“犹众盲儿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见于后，亦不见中；彼在中者，不见于前，亦不见后；彼在后者，不见于中，亦不见前。摩纳，所说诸梵志辈亦复如是。摩纳，前说信而后复说闻。”

鹦鹉摩纳瞋恚世尊，憎嫉不悦，诽谤世尊，指摘世尊，骂詈世尊，应诽谤瞿昙，应指瞿昙，应堕瞿昙，语世尊曰：“有一梵志，名弗袈裟罗，姓直清净化，彼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鹦鹉摩纳都题子瞋恚于我，憎嫉不悦，诽谤于我，指摘于我，骂詈于我，应诽谤瞿昙，应指瞿昙，应堕瞿昙，而语我曰：‘瞿昙，有梵志名弗袈娑罗，姓直清净化，彼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

世尊知已，告曰：“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然后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梵志弗袈裟娑罗姓直清净化，自有一婢，名曰不尼，尚不能知心之所念，况复欲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耶？若使知者，终无是处。”

世尊告曰：“犹人生盲，彼作是说：‘无黑白色，亦无见黑白色者；无好恶色，亦无见好恶色；无长短色，亦无见长短色；无近远

色，亦无见近远色；无粗细色，亦无见粗细色。我初不见不知，是故无色。’彼生盲人作如是说，为真实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有黑白色，亦有见黑白色者；有好恶色，亦有见好恶色；有长短色，亦有见长短色；有近远色，亦有见近远色；有粗细色，亦有见粗细色。若言：‘我初不见不知，是故无色。’彼生盲人作是说者，为不真实。”

“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所说者，非如生盲无目人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如盲，瞿昙。”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裟罗梵志及汝父都题，若彼所说，可不可、有真无真、有高有下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裟罗梵志及我父都题，彼所说者，于我意者，欲令可，莫令不可；欲令真，莫令不真；欲令高，莫令下。”

彼时，世尊问曰：“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所说者，非为不可、无有可耶？非为不真、无有真耶？非为至下、无有高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实尔，瞿昙。”

“复次，摩纳，有五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云何为五？摩纳，欲第一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摩纳，恚、身见、戒取，疑第五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摩纳，于意云何？为此五法之所障碍，覆盖阴缠，彼若欲观自义，观他义，观俱义，及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者，终无是处。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为欲所染，欲所秽染，欲触欲猗，著于欲，入于欲中，不见灾患，不知出要而行于欲，彼为此五法之所障碍，覆盖阴缠，彼若欲观自义，观他义，观俱义，及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者，终无是处。

“复次，摩纳，有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彼有爱色欲相应，甚可于乐。云何为五？目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摩纳，于意云何？众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乐生喜，不复是过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因草木而燃火，及离草木而燃火？何者光焰最上、最妙、最胜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若离草木而燃火者，终无是处，唯有如意足力。瞿昙，若离草木而燃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胜。”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摩纳，若离草木而燃火者，终无是处，唯有如意足力。若离草木而无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胜。

我今假说，摩纳，如因草木而燃火者，如是众生所生喜乐，谓因欲、恶不善之法，不得舍乐及于止息。摩纳，如离草木而燃火者，如是众生所生舍乐，谓因离欲，从诸善法而得舍乐及于止息。”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有一梵志作斋行施，或从东方有刹利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饮食。’彼于其中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饮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或从南方有梵志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净妙食。’彼于其中不得净妙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或从西方有居士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丰饶食。’彼于其中不得丰饶食，便生怨恨面怀憎嫉。或从北方有工师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丰足食。’彼于其中不得丰足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摩纳，彼诸梵志行如是施，施设何等报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梵志不如是心行于布施，使他生怨恨而怀憎嫉。瞿昙，当知梵志以悯伤心而行于施，以悯伤心而行施已，便得大福。”

世尊告曰：“摩纳，梵志非为施设第六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摩纳，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见此法多在何处？为在家耶？为出家学道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我见此法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彼不能得守护诚谛。瞿昙，出家学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彼必能得守护诚谛。瞿昙，彼诚谛者，我见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彼不得行施，不得诵习，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瞿昙，出家学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彼得行施，彼得诵习，得行苦行，得行梵行。瞿昙，行梵行者，我见此法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

世尊告曰：“摩纳，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者，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为修彼故。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比丘守护诚谛者，彼因守护诚谛故，得喜得悦。摩纳，若有喜及悦，善善相应，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为修彼故，如是彼得行施，彼得诵习，得行苦行，得行梵行。彼因行梵行故，得喜得悦。摩纳，若有喜及悦，善善相应，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就游。

“摩纳，犹如有人善吹于螺，彼若有方未曾闻者，彼于夜半而登高山，极力吹螺，出微妙声，遍满四方。如是比丘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行贪伺相应心，令我作天及余天。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令我作天及余天。汝观于彼，谁得作天及余天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此求天，要求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者，我观于彼必得作天或余天也。”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行贪伺相应心，令我作梵天及余梵天。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令我作梵天及余梵天。汝观于彼，谁得作梵天及余梵天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此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者，我观于彼得作梵天或余梵天。”

鹦鹉摩纳问曰：“瞿昙，知梵道迹耶？”

世尊告曰：“摩纳，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摩纳，于意云何？那罗歌逻村去此众不远耶？”

鹦鹉摩纳答曰：“不远。”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汝于此众告一人曰：‘汝往至彼那罗歌逻村，到便即还。’彼受汝教，速疾往至那罗歌逻村，到便即还。彼往返已，汝问道路，谓于那罗歌逻村往返出入事，彼人宁住不能答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摩纳，彼人往返于那罗歌逻村，问道路事，乃可得住而不能答；若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梵道迹者，终不暂住而不能答。”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沙门瞿昙，无著天祠，此事具足，谓问梵道迹能速答故。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鹦鹉摩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须闲提经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婆罗婆第一静室，坐于草座。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剑摩瑟昙次第乞食；食讫，中后还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诣一林，至昼行处。尔时，世尊入于彼林，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于是，须闲提异学中后彷徉，往诣婆罗婆第一静室。须闲提异学遥见婆罗婆第一静室有布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须闲提异学见已，问曰："婆罗婆第一静室，谁有此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

婆罗婆梵志答曰："须闲提，有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觉无上正尽觉。彼第一静室有此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

须闲提异学语曰："婆罗婆，我今不可见见，不可闻闻，谓我见沙门瞿昙卧处。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也。"

婆罗婆语曰："须闲提，汝不应以此事骂彼沙门瞿昙。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多有慧，刹利慧、梵志慧、居士慧、沙门慧，若说慧者皆得圣智。须闲提，我欲以此义向彼沙门瞿昙说，为可尔不？"

须闲提语曰："婆罗婆，若欲说者，则随汝意，我无所违。婆罗婆，若见沙门瞿昙者，我亦说此义。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也。"

尔时，世尊在昼行处，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娑罗婆梵志与须闲提异学共论此事。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婆罗婆梵志第一静室，于草座上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婆罗婆梵志遥见世尊在树林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进前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婆罗婆，与须闲提异学共论此草座处耶？"

婆罗婆梵志答世尊曰："如是，瞿昙，我亦欲以此事向沙门瞿昙说，然沙门瞿昙未说已自知。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

世尊与婆罗婆梵志共论此事，须闲提异学于后彷徉，往诣婆罗婆第一静室。世尊遥见须闲提异学来已，而作是说："须闲提，不调御眼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者，必受苦报。彼于沙门瞿昙善自调御，善密守护而善修者，必得乐报。须闲提，汝因此故，说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耶？"

须闲提异学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须闲提，如是耳、鼻、舌、身根，不调御意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者，必受苦报。彼于沙门瞿昙善自调御，善密守护而善修者，必得乐报。须闲提，汝因此故，说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耶？"

须闲提异学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彼眼知色，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眼知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眼知色，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色欲，为色爱所食，为色热所热。彼眼知色，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爱因色，乐此乐时，薄贱故不称彼，薄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如是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身知触，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身知触，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触欲，为触爱所食，为触热所热。彼身知触，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见此乐，因爱因触，乐此乐时，薄贱故不称彼，薄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问曰：“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五欲功德，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薄贱故不称彼，薄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须闲提，我本未出家学道时，得五欲功德，易不难得，爱念意乐，可欲相应。我于后时，舍五欲功德，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我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我不称彼，我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薄贱故我不称彼，薄贱故我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我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如居士、居士子，极大富乐，资财无量，多诸畜牧、封户、食邑，诸生活具种种丰饶。彼得五欲，易不难得，彼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临死之时，不乐舍五欲功德，身坏命终，后升善处，得生天上，具足行五欲功德。须闲提，此天及天子宁当舍天五欲功德，乐人间欲，欢喜念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人间欲者，臭处不净，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极苦。瞿昙，于人间欲，天欲最上、最妙、最胜。若彼天及天子舍于天上五欲功德，乐人间欲，欢喜念者，终无是

处。”

“如是，须闲提，我断人间欲，度于天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我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我不称彼，我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薄贱故我不称彼，薄贱故我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我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人病癞，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须闲提，于意云何？若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宁得除病有力，不坏诸根，为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还本所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若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更生疮转增多，本疮转大，然彼反以癞疮为乐。”

“须闲提，如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更生疮转增多，本疮转大，然彼反以癞疮为乐。须闲提，如是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如是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如是欲转增多，欲爱转广，然彼反以欲爱为乐。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王及大臣，得五所欲，易不难得。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如是，须闲提，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若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欲者；如是欲转增多，欲爱转广，然彼反以欲爱为乐。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

“须闲提，犹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有人为彼怜念愍伤，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与如其像好药；与如其像好药已，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若见人有癞病者，身体烂熟，为虫所食，以爪摘疮开，临火坑炙。须闲提，彼人见已，宁复意乐称誉喜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有病须药，无病不须。”

“须闲提，于意云何？若彼癞人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有二力士，强捉彼人临火坑炙，彼于其中憧惶回避，身生重热。须闲提，于意云何？此火坑者，于今更热，大苦可患，甚于本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其本病癞，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

摘疮开，临火坑炙；彼于苦大乐更乐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瞿昙，彼人于今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于苦大苦更乐想，其心泰然，无颠倒想。”

“须闲提，如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彼于苦大乐更乐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如是，须闲提，众生不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彼于苦欲有乐欲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须闲提，犹如彼人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于苦大苦更乐想，其心泰然，无颠倒想。如是，须闲提，我于苦欲有苦欲想，得如真实，无颠倒想。所以者何？须闲提，过去时欲不净臭处，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苦更触；未来、现在欲亦不净臭处，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苦更触。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须闲提异学白世尊曰：“瞿昙，我亦曾从耆旧尊德长老久学梵行所，闻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世尊问曰：“须闲提，若汝曾从耆旧尊德长老久学梵行所，闻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须闲提，何者无病？何者涅槃耶？”

于是，须闲提异学身即是病、是痈、是箭、是蛇、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两手扠摸而作是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世尊语曰：“须闲提，犹如生盲，从有目人闻其所说：‘白净无垢！白净无垢！’彼闻此已，便求白净。有谄诳人而不为彼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则以垢腻不净之衣，持往语曰：‘汝当知之！此是白净无垢之衣，汝以两手敬受被身。’彼盲子喜，即以两手敬受被身而作是说：‘白净无垢！白净无垢！’须闲提，彼人为自知说？为不知说？为自见说？为不见说？”

须闲提异学答曰：“瞿昙，如是说者，实不知见。”

世尊语曰：“如是，须闲提，如盲无目，身即是病、是痈、是箭、是蛇、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两手扠摸而作是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须闲提，汝尚不识于无病，何况知见于涅槃耶？言知见者，终无是处。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

“‘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诸道八正道，往安隐甘露。’

“彼众多人并共闻之，众多异学闻此偈已，展转相传，不能知义。彼既闻已，而欲求教，彼并愚痴，还相欺诳。彼自现身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所长，常覆按摩澡浴，强忍、破坏、磨灭、离散之法，然见神受神，缘受则有，缘有则生，缘生则老死，缘老死则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生纯大苦阴。”

于是，须闲提异学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我今极信沙门瞿昙，惟愿瞿昙善为说法，令我得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世尊告曰："须闲提，若汝圣慧眼未净者，我为汝说无病、涅槃，终不能知，唐烦劳我。须闲提，犹生盲人，因他往语：'汝当知之！此是青色，黄、赤、白色。'须闲提，彼生盲人颇因他说，知是青色、黄、赤、白色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如是，须闲提，若汝圣慧眼未净者，我为汝说无病、涅槃，终不能知，唐烦劳我。须闲提，我为汝说如其像妙药，令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须闲提，若汝圣慧眼得清净者，汝便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须闲提，犹生盲人，有诸亲亲为彼慈愍，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故，为求眼医。彼眼医者与种种治，或吐或下，或灌于鼻，或复灌下，或刺其脉，或令泪出。须闲提，倘有此处，得净两眼。须闲提，若彼两眼得清净者，则便自见此是青色，黄、赤、白色。见彼垢腻不净之衣，便作是念：'彼即怨家，长夜则以垢腻之衣欺诳于我。'便有憎心。须闲提，此人倘能杀害于彼。如是，须闲提，我为汝说如其像妙药，令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须闲提，若汝圣慧眼得净者，汝便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须闲提，有四种法，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云何为四？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汝当如是学，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当学如是。须闲提，汝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已，便闻善法；闻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

"云何知苦如真？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如是知苦如真。云何知苦集如真？谓此爱当受未来有，与喜欲俱，愿彼彼有，如是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灭如真？谓此爱当受未来有，与喜欲俱，愿彼彼有灭、无余、断、舍、吐、尽、无欲、没、息止，如是知苦灭如真。云何知苦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如是知苦灭道如真。"

说此法已，须闲提异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须闲提异学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愿令我得出家学道，受具足，得比丘。"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修行梵行。"

须闲提异学即是出家学道，受具足，得比丘。须闲提出家学道，受具足，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尊者须闲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梵志品婆罗婆堂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罗婆梵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梵志见已，极诃责数，甚急至苦，而语之曰：“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舍胜从不如，舍白从黑，彼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恶，极犯大过。”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遥见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见已，语曰：“贤者婆罗婆，当知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贤者婆罗婆，可共诣佛，或能因此从佛闻法。”
　　于是，婆私吒及婆罗婆即诣佛所，稽首作礼，从后经行。世尊回顾，告彼二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舍梵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觉道。诸梵志见已，不大责数耶？”
　　彼即答曰：“唯然，世尊，诸梵志见已，极诃责数，甚急至苦。”
　　世尊问曰：“婆私吒，诸梵志见已，云何极诃责数，甚急至苦耶？”
　　答曰：“世尊，诸梵志见我等已，而作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舍胜从不如，舍白从黑，彼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恶，极犯大过。’世尊，诸梵志见我等已，如是极诃责数，甚急至苦。”
　　世尊告曰：“婆私吒，彼诸梵志所说至恶，极自无赖。所以者何？谓彼愚痴，不善晓解，不识良田，不能自知，作如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我此无上明、行、作证，不说生胜，不说种姓，不说骄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应说生，应说种姓，应说骄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婆私吒，若有计生、计姓、计慢者，彼极远离于我无上明、行、作证。婆私吒，说生、说姓、说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者，于我无上明、行、作证别。复次，婆私吒，谓有三种，令非一切人人共诤，杂善不善法，彼则为圣所称不称。云何为三？刹利种、梵志种、居士种。婆私吒，于意云何？刹利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居士亦然，非梵志耶？”

答曰：“世尊，刹利亦可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梵志、居士亦复如是。”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梵志离杀、断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刹利、居士为不然耶？”

答曰：“世尊，梵志亦可离杀、断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刹利、居士亦复如是。”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若有无量恶不善法，是刹利、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有无量善法，是梵志所行，非刹利、居士耶？”

答曰：“世尊，若有无量恶不善法，彼刹利、居士亦可行，梵志亦复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刹利、居士亦复如是。”

“婆私吒，若有无量恶不善法，一向刹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无量善法，一向梵志行，非刹利、居士者。彼诸梵志可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见梵志女始婚姻时，婚姻已后，见怀妊身时，怀妊身已后，见产生时，或童男，或童女。婆私吒，如是诸梵志亦如世法，随产道生，然彼妄言，谤梵天而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婆私吒，若族姓子、若干种姓、若干种名，舍苦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我学道，应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彼族姓子人我正法、律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断疑度惑，无有犹豫，于世尊法得无所畏，是故彼应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彼梵天者，是说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梵是如来，冷是如来。无烦无热，不离如者，是如来也。婆私吒，于意云何？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耶？”

彼则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若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如是波斯匿拘娑罗王则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我耶？”

答世尊曰：“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者，此无奇特。若波斯匿拘娑罗王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世尊者，此甚奇特！”

世尊告曰：“婆私吒，波斯匿拘娑罗王不如是意，而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我：‘沙门瞿昙种族极高，我种族下；沙门瞿昙财宝甚多，我财宝少；沙门瞿昙形色至妙，我色不妙；沙门瞿昙有大威神，我威神小；沙门瞿昙有善智慧，我有恶智。’婆私吒，但波斯匿拘娑罗王爱敬于法，至重供养，为奉事故，而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我。”

尔时，世尊告比丘曰：“婆私吒，有时此世皆悉败坏。此世坏

时，若有众生生晃昱天，彼于其中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

“婆私吒，有时此大地满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风吹搅，结构为精，合聚和合，犹如熟酪，以抨抨乳，结构为精，合聚和合。如是，婆私吒，有时此大地满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风吹搅，结构为精，合聚和合，从是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

“婆私吒，有时此世还复成时，若有众生生晃昱天，寿尽、业尽、福尽命终，生此为人。生此间已，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婆私吒，尔时，世中无有日月，亦无星宿，无有昼夜。无月、半月，无时无岁。

“婆私吒，当尔之时，无父无母，无男无女，又无大家，复无奴婢，唯等众生。于是，有一众生贪餮不廉，便作是念：‘云何地味？我宁可以指抄此地味尝。’彼时，众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尝。如是，众生既知地味，复欲得食。彼时，众生复作是念：‘何故以指食此地味，用自疲劳？我今宁可以手撮此地味食之。’彼时，众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于彼众生中复有众生，见彼众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等宁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时，彼众生即以手撮此地味食。若彼众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转厚、转重、转坚，若彼本时有清净色，于是便灭，自然生暗。婆私吒，世间之法，自然有是。若生暗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宿；生星宿已，便成昼夜；成昼夜已，便有月、半月，有时、有岁。彼食地味，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地味多者，便生恶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味便灭。地味灭已，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地味！奈何地味！’犹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婆私吒，地味灭后，彼众生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肥，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地肥多者，便生恶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肥便灭。地肥灭已，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地肥！奈何地肥！’犹如今人为他所责，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婆私吒，地肥灭后，彼众生生婆罗，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昙华色。云何为味？如淖蜜丸味。彼食此婆罗，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婆罗多者，便生恶色；食婆罗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婆罗便灭。婆罗灭已，

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婆罗！奈何婆罗！’犹如今人苦法所触，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

“婆私吒，婆罗灭后，彼众生生自然粳米，白净无皮，亦无有[麸-夫＋黃]蒿，长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盐味，无有生气，众生食此自然粳米。如彼众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众生等便生若干形，或有众生而生男形，或有众生而生女形。若彼众生生男女形者，彼相见已，便作是语：‘恶众生生！恶众生生！’

“婆私吒，恶众生生者，谓说妇人也。若彼众生生于男形及女形者，彼众生等则更相伺；更相伺已，眼更相视；更相视已，则更相染；更相染已，便有烦热；有烦热已，便相爱著；相爱著已，便行于欲。若见行欲，便以木石，或以杖块而打掷之，便作是语：‘咄！弊恶众生作非法事，云何众生共作是耶？’犹如今人迎新妇时，则以朴华散，或以华鬘垂，作如是言：‘新妇安隐！新妇安隐！’本所可憎，今所可爱。婆私吒，若有众生恶不净法，憎恶羞耻，怀惭愧者，彼便离众一日、二日至六、七日，半月、一月乃至一岁。婆私吒，若有众生欲得行此不净行者，彼便作家而作是说：‘此中作恶！此中作恶！’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起家法，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中有一懒惰众生，便作是念：‘我今何为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宁可并取一日食直耶？’彼便并取一日食米。于是，有一众生语彼众生曰：‘众生，汝来共行取米耶？’彼则答曰：‘我已并取，汝自取去。’彼众生闻已，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亦宁可并取明日所食米耶？’彼便并取明日米来。复有一众生语彼众生曰：‘众生，汝来共行取米耶？’彼则答曰：‘我已并取明日米来，汝自取去。’彼众生闻已，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今宁可并取宿日食米来耶？’时，彼众生即便并取七日米来。如彼众生自然粳米极取积聚，彼七粳米便生皮[麸-夫＋黃]，刈至七日亦生皮[麸-夫＋黃]，随所刈处，即不复生。

“于是，彼众生便共聚集，极悲啼泣，作如是语：‘我等生恶不善之法，谓我曹等储畜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我等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味，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地味多者，便生恶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味便灭。地味灭后，我等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肥，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生恶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肥便灭。地肥灭后，我等生婆罗，有色香味。云何为色？

犹如昙华色。云何为味？如淖蜜丸味。我等食婆罗，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婆罗多者，便生恶色；食婆罗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婆罗便灭。婆罗灭后，我等生自然粳米，白净无皮，亦无有[麲-夫＋黃]蒿，长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盐味，无有生气，我等食彼自然粳米。如我等自然粳米，极取积聚，彼宿粳米便生皮[麲-夫＋黃]，刈至七日，亦生皮[麲-夫＋黃]，随所刈处，即不复生。我等宁可造作田种，立标榜耶？'

“于是，众生等造作田种，竖立标榜。于中有一众生自有稻谷，而入他田窃取他稻。其主见已，便作是语：'咄！咄！弊恶众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入他田窃取他稻。汝今可去，后莫复作！'然彼众生复至再三窃取他稻，其主亦至再三见已，便以拳叉牵诣众所，语彼众曰：'此一众生自有稻谷，而入我田窃取我稻。'然彼一众生亦语众曰：'此一众生以拳叉我牵来诣众。'

“于是，彼诸众生共聚集会，极悲啼泣而作是语：'我等生恶不善之法，谓守田也。所以者何？因守田故，便共诤讼，有失有尽，有相道说，有拳相叉。我等宁可于其众中举一端正形色，极妙最第一者，立为田主。若可诃者，当令彼诃；若可摈者，当令彼摈。若我曹等所得稻谷，当以如法输送与彼。'于是，彼众生中，若有端正形色，极妙最第一者，众便共举，立为田主。若可诃者，彼便诃责；若可摈者，彼便摈弃。若有稻者，便以如法输送与彼是田主，是田主谓之刹利也，令如法乐众生，守护行戒是王，是王谓之王也。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刹利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是，彼异众生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禅也。彼从无事，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彼多众生见便施与，恭敬尊重，而作是语：'此异众生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禅也。'此诸尊舍害、恶不善法是梵志，是梵志谓之梵志也。

“彼众生学禅不得禅，学苦行不得苦行，学远离不得远离，学一心不得一心，学精进不得精进，便舍无事，还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经书。彼多众生见如是已，便不复施与、恭敬、尊重，而作是语：'此异众生本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于禅不能得禅，学苦行不得苦行，学远离不得远离，学一心不得一心，学精进不得精进；便舍无事，还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经书。'此诸尊等更学博闻，不复学禅是博闻，是博闻谓之博闻。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有梵志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是，彼异众生各各诣诸方而作田业，是各各诸方而作田业，是各各诸方而作田业，谓之鞞舍。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有鞞舍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耶？于刹利族姓之子，能自诃责恶不善法，自厌憎恶恶不善法，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而作是念：‘我当作沙门行于梵行。’便作沙门行于梵行。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亦自诃责恶不善法，自厌憎恶恶不善法，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亦作是念：‘我当作沙门行于梵行。’便作沙门行于梵行。婆私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也。

“婆私吒，我今广说此三种姓。云何广有此三种耶？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与护行，口、意行二行及与护行，彼身坏命终，受于苦乐。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与护行，口、意行二行及与护行，彼身坏命终，受于苦乐。

“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修七觉法，善思善观，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修七觉法，善思善观，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种广分别也。梵天帝主说此偈曰：

“‘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说此偈，非不善也；善歌讽诵，非不善也，善咏语言，非不善也。谓如是说：

“‘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佛说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罗婆等，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须达哆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须达哆居士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居士家颇行施耶？”

须达哆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为至粗，不能好也，糠饭麻羹，姜菜一片。”

世尊告曰：“居士，若施粗食及施妙食，俱得报耳！居士，若行粗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饮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居士，若行粗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饮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饮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饮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

“居士，昔过去时有梵志大长者，名曰随蓝，极大富乐，资财无量，封户食邑多诸珍宝，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金，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银，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象，庄校严饰，白络覆上，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马，庄校严饰，白络金合罪那，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牛，衣绳衣覆，构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女，姿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行如是大施，况复其余食啖含消！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若复有施满阎浮场凡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若复有施一须陀洹食者，此于彼施最为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食，若复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复有施一阿那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复有施一阿罗诃食者，此于彼施

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食，若复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若复有施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若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若有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若有为彼一切众生行于慈心，乃至[(殼-一)/牛]牛顷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为一切众生行于慈心，乃至[(殼-一)/牛]牛顷，若有能观一切诸法无常、苦、空及非神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于居士意云何？昔时梵志大长者名随蓝者，谓异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当知即是我也。我昔为梵志大长者，名曰随蓝。居士，我于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居士，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佛说如是，须达哆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梵波罗延经第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拘娑罗国众多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

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时，诸梵志问曰：“瞿昙，颇今有梵志学故梵志法，为越故梵志法耶？”

世尊答曰：“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

时，诸梵志问曰：“瞿昙，云何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来为几时耶？”

彼时，世尊以偈答曰：

“所谓昔时有，自调御热行，
舍五欲功德，行清净梵行。
梵行及戒行，率至柔软性，
恕亮无害心，忍辱护其意。
昔时有此法，梵志不护此，
梵志不守护；所有钱财谷，
诵习钱财谷，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种，屋舍及床榻，
丰城及诸国，梵志学如是，
此梵志莫害，率守护诸法。
往到于他门，无有拘制彼，
发家乞求法，随其食时到。
梵志住在家，见者欲为施，
满四十八年，行清净梵行。
求索明行成，昔时梵志行，
彼不偷财物，亦无有恐怖。
爱受摄相应，当以共和合，
不为烦恼故，恕淫相应法。
诸有梵志者，无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梵志极坚求。
彼诸淫欲法，不行乃至梦，
彼因此梵行，自称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慧者当知彼，
床薄衣极单，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立斋行布施，
斋时无异乞，自于己乞求。
立斋行施时，彼不有杀牛，
如父母兄弟，及余有亲亲。
人牛亦如是，彼因是生乐，
饮食体有力，乘者安隐乐。
知有此义理，莫乐杀于牛，

柔软身极大，精色名称誉。
殷勤自求利，昔时梵志行，
梵志为自利，专事及非事。
彼当来此世，必度脱此世，
彼月过于月，见意趣向彼。
游戏于夜中，严饰诸妇人，
吉牛围绕前，妇女极端正。
人间微妙欲，梵志之常愿，
具足车乘具，善作缝治好。
家居及婚姻，梵志之常愿，
彼造作此缚，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若有余钱财。
大王相应此，梵志及车乘，
象斋及马斋，马斋不障门。
聚集作斋施，财物施梵志，
彼从此得利，爱乐惜财物。
彼以起为欲，数数增长爱，
犹如广池水，及无量财物。
如是人有牛，于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缚，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应此，梵志及车乘，
无量百千牛，因为斋故杀。
头角无所娆，牛猪昔时等，
往至提牛角，持利刀杀牛。
唤牛及于父，罗刹名曰香，
彼唤呼非法，以刀刺牛时。
此法行于斋，越过最在前，
无有事而杀，远离衰退法。
昔时有三病，欲不用食老，
以憎嫉于牛，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憎诤，故为智所恶，
若人见如是，谁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无智最下贱，
各各为欲憎，若妇诽谤夫。
刹利梵志女，及守护于姓，
若犯于生法，自在由于欲。

“如是，梵志，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梵志越故梵志法来尔许时也。”

于是，拘娑罗国众多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彼拘娑罗国众多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

梵志品黄芦园经第十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兰若，在黄芦园中。

尔时，鞞兰若梵志年耆宿老，寿将欲过，命垂至尽，年百二十，拄杖而行，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当在佛前倚杖而立，白曰：“瞿昙，我闻沙门瞿昙年幼极少，新出家学，若有名德沙门梵志亲自来诣，而不礼敬，亦不尊重，不从座起，不请令坐。瞿昙，此事大为不可。”

世尊告曰：“梵志，我初不见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谓自来诣，能令如来礼敬尊重，而从座起，请令坐者。梵志，若有来诣，欲令如来礼敬尊重，而从座起，请令坐者，彼人必当头破七分。”

梵志复白：“瞿昙无味。”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无味，然不如汝言。若有色味、声味、香味、触味者，彼如来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谓有事令我无味，然不如汝言。”

梵志复白：“瞿昙无恐怖。”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无恐怖，然不如汝言。若有色恐怖，声、香、味、触恐怖者，彼如来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谓有事令我无恐怖，然不如汝言。”

梵志复白：“瞿昙不入胎。”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若有沙门、梵志当来胎床，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者，我说彼不入胎，如来当来胎床，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故令我不入胎，是谓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

“梵志，我于此众生无明来，无明乐、无明覆、无明卵之所裹，我先观法，我于众生为最第一。犹鸡生卵，或十或十二，随时念，随时覆，随时暖，随时拥护，彼于其后，鸡设放逸，于中有鸡子，或以口嘴，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隐自出，彼于鸡子为最第一。我亦如是，于此众生无明来，无明乐、无明覆、无明卵之所裹，我先观法，我于众生为最第一。

“梵志，我持蒿草住诣觉树，布草树下，敷尼师坛，结跏趺坐，不破正坐，要至漏尽。我不破正坐，要至漏尽，我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一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二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三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布，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四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觉忆宿命智通作证，我有行有相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彼众生名某，彼昔更历，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是谓我尔时初夜得此第一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忆宿命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于生死智通作证。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是谓我尔时中夜得此第二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生死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于漏尽智通作证。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我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我尔时后夜得此第三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漏尽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若有正说而说不痴法，众生生世，一切众生最胜，不为苦乐所覆，当知正说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说不痴法，众生生世，一切众生最胜，不为苦乐所覆。”

于是，鞞兰若梵志即便舍杖，稽首佛足，白世尊曰：“世尊为第一，世尊为大，世尊为最，世尊为胜，世尊为等，世尊为不等，世尊无与等等，世尊无障，世尊无障人。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鞞兰若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头那经第十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头那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世尊问曰：“头那，若有问汝是梵志耶？汝梵志汝自称说。”

梵志头那答曰：“瞿昙，若有正称说梵志者，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瞿昙，正称说梵志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

世尊告曰：“头那，我今问汝，随所解答。头那，于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所谓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毗奢蜜哆逻、夜陀揵尼、应疑罗娑、婆私吒、迦葉、娑罗婆、婆和，谓此施设五种梵志，有梵志犹如梵，有梵志似如天，有梵志不越界，有梵志越界，有梵志旃荼罗第五。头那，此五种梵志，汝为似谁？”

头那白曰：“瞿昙略说此义，不广分别，我不能知。惟愿沙门瞿昙善说，令我知义！”

世尊告曰：“头那，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分别说。”

头那白曰：“唯然，瞿昙。”头那梵志受教而听。

佛言：“头那，云何梵志犹如梵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头那，如是梵志犹如梵也。

“头那，云何梵志似如天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

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行身妙行，口、意妙行。行身妙行，口、意妙行已，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头那，如是梵志似如天也。

“头那，云何梵志不越界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非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庄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处所界障，住彼持彼，不越于彼。头那，如是梵志不越界也。

“头那，云何梵志为越界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经典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不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壮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处所界障，不住止彼，不受持彼，便越于彼。头那，如是梵志名越界也。

“头那，云何梵志梵志旃荼罗？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趣彼

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不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不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庄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作王相应事、贼相应事、邪道相应事，作如是说：‘梵志应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秽污，犹若如火，净亦烧，不净亦烧。梵志不应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秽污。’头那，如是梵志梵志旃荼罗。头那，此五种梵志，汝为似谁？”

头那白曰：“瞿昙，说此最后梵志旃荼罗者，我尚不及，况复余耶？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头那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阿伽罗诃那经第十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阿伽罗诃那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梵志即便问曰：“瞿昙，梵志经典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志经典依于人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人依稻麦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稻麦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稻麦依地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地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地依水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水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水依风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风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风依空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空无所依，但因日月，故有虚空。”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日月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日月依于四王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四王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四王天依三十三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三十三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三十三天依焰摩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焰摩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焰摩天依兜瑟哆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兜瑟哆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兜瑟哆天依化乐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化乐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化乐天依他化乐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他化乐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他化乐天依梵世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梵世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世依于大梵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大梵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大梵依于忍辱温良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忍辱温良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忍辱温良依涅槃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涅槃何所依住？”
世尊告曰：“梵志意欲依无穷事，汝今从我受问无边，然涅槃者无所依住，但涅槃灭讫，涅槃为最。梵志，以此义故，从我行梵行。”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阿伽罗诃那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阿兰那经第十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
彼时，世尊在昼行处，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
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住诣讲堂，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问诸比丘：“汝论何事？以何等故集坐讲堂？”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众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世尊，我等共论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讲堂。”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汝作是说：‘诸贤，甚奇！甚

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所以者何？乃过去世时，有众生寿八万岁。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极大丰乐，饶财珍宝，村邑相近，如鸡一飞。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女年五百乃当出嫁。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病，谓寒、热、大小便、欲、不食、老，更无余患。

“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拘牢婆，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必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致令，令得安隐。

“比丘，拘牢婆王有梵志，名阿兰那大长者，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比丘，梵志阿兰那有无量百千摩纳磨，梵志阿兰那为无量百千摩纳磨住一无事处，教学经书。

“尔时，梵志阿兰那独住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我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往至若干国众多摩纳磨所，而语彼曰：‘诸摩纳磨，我独住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摩纳磨，我今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汝等当作何等？’

“彼若干国众多摩纳磨白曰：‘尊师，我等所知，皆蒙师恩。若尊师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我等亦当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彼尊师出家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则于后时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若干国众多摩纳磨亦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彼尊师梵志阿兰那出家学道，是为尊师阿兰那，是为尊师阿兰那弟子名号生也。

“尔时，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诸摩纳磨，甚寄！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尔时，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诸摩纳磨，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朝露，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大雨时，滴水成泡，或生或灭。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泡，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以杖投著水中，还出至速。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杖，投水出速，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新瓦盂，投水出速，著风热中，干燥至速。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新瓦盂，水渍速燥，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小段肉著大釜水中，下炽燃火，速得消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肉消，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缚贼送至标下杀，随其举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贼，缚送标下杀，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屠儿牵牛杀之，随其举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牵牛杀，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摩，犹如机织，随其行纬，近成近讫。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机织讫，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山水，瀑涨流疾，多有所漂，水流速驶，无须臾停。如是，摩纳磨，人寿行速，去无一时住。如是，摩纳磨，人命如驶水流，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夜暗以杖投地，或下头堕地，或上头堕地，或复卧堕，或堕净处，或堕不净处。如是，摩纳磨，众生为无明所覆，为爱所系，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饿鬼，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暗杖投地，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我于世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我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我于世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

我于疑惑净除其心。摩纳磨，汝等于世亦当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汝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汝于世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我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摩纳磨，汝等亦当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就游。’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梵世法。若尊师阿兰那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瑟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若尊师阿兰那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尔时，尊师阿兰那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尊师阿兰那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尊师阿兰那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比丘，于意云何？昔时尊师阿兰那者谓异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比丘，当知即是我也。我于尔时名尊师阿兰那，我于尔时有无量百千弟子，我于尔时为诸弟子说梵世法。

“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瑟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我于尔时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尔时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

“我于尔时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于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我于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比丘，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比丘，若有正说者，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行善事，应行梵

行，生无不死。比丘，今是正说。所以者何？今若有长寿，远至百岁，或复小过者。若有长寿者，命存三百时，春时百、夏时百、冬时百。是命存千二百月，春四百、夏四百、冬四百。命存千二百月者，命存二千四百半月，春八百、夏八百、冬八百。命存二千四百半月者，三万六千昼夜，春万二千、夏万二千、冬万二千。命存三万六千昼夜者，七万二千食，及障碍及母乳。于有障碍，苦不食，瞋不食，病不食，有事不食，行来不食，至王间不食，斋日不食，不得者不食，是谓比丘一百岁命存百岁数、时数、岁时数、月数、半月数、月半月数、昼数、夜数、昼夜数、食数、障碍数、食障碍数。

“比丘，若有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亦当复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六十卷（第四十一卷～第五十卷）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梵志品梵摩经第二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

尔时，弥萨罗有梵志，名曰梵摩，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丰饶，弥萨罗乃至水草木，谓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特与梵封。梵志梵摩有一摩纳，名优多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

梵志梵摩闻：有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游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彼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复次闻：彼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梵志梵摩闻已，告曰：“优多罗，我闻如是：彼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游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优多罗，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彼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

“复次，优多罗，彼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

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优多罗，汝受持诸经，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优多罗答曰：“唯然，世尊，我受持诸经，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梵志梵摩告曰：“优多罗，汝往诣彼沙门瞿昙所，观彼沙门瞿昙为如是？为不如是？实有三十二大人相耶？”

优多罗摩纳闻已，稽首梵志梵摩足，绕三匝而去；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观世尊身三十二相。彼见世尊身有三十相，于二相疑惑：阴马藏及广长舌。世尊念曰：“此优多罗于我身观三十二相。彼见有三十相，于二相疑惑：阴马藏及广长舌。我今宁可断其疑惑。”世尊知已，即如其像作如意足，如其像作如意足已，令优多罗摩纳见我身阴马藏及广长舌。

于是，世尊即如其像作如意足，如其像作如意足已，优多罗摩纳见世尊身阴马藏及广长舌。广长舌者，从口出舌，尽覆其面。优多罗摩纳见已，而作是念：“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优多罗摩纳复作是念：“我宁可极观威仪礼节，及观游行所趣。”于是，优多罗摩纳寻随佛行，于夏四月观威仪礼节，及观游行所趣。优多罗摩纳过夏四月，悦可世尊威仪礼节，及观游行所趣，白曰：“瞿昙，我今有事，欲还请辞。”

世尊告曰：“优多罗，汝去随意。”

优多罗摩纳闻世尊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坐起，绕三匝而去；往诣梵志梵摩所，稽首梵志梵摩足，却坐一面。

梵志梵摩问曰：“优多罗，实如所闻，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为如是？为不如是？实有三十二大人相耶？”

优多罗摩纳答曰：“唯然，尊，实如所闻，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是，非不如是，实有三十二相。

“尊，沙门瞿昙足安平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足下生轮，轮有千辐，一切具足。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足指纤长。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足周正直。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足跟趺后两边平满。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足两踝傭。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身毛上向。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手足网缦，犹如鹅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手足极妙，柔弱软软，犹兜罗华。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肌皮软细，尘水不著。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一一毛，一一毛者，身一一孔一毛生，色若绀青，如螺右旋。是谓，尊，沙门瞿昙天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鹿腨肠，犹如鹿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阴马藏，犹良马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身形圆好，犹尼拘类树，上下圆相称。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立伸手以摩其膝。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身黄金色，如紫磨金。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身七处满，七处满者，两手、两足、两肩及项。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其上身大，犹如师子。是谓，尊，沙门瞿

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师子颊车。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脊背平直。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两肩上连，通颈平满。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四十齿，平齿、不疏齿、白齿、通味第一味。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梵音可爱，其声犹如迦罗毗伽。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广长舌，广长舌者，舌从口出，遍覆其面。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承泪处满，犹如牛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眼色绀青。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顶有肉髻，团圆相称，发螺右旋。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复次，尊，沙门瞿昙眉间生毛，洁白右萦。是谓，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

“是谓，尊，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复次，尊，我见沙门瞿昙著衣、已著衣，被衣、已被衣，出房、已出房，出园、已出园，行道至村间，入村、已入村，在巷，入家、已入家，正床、已正床，坐、已坐，澡手、已澡手，受饮食、已受饮食，食、已食，澡手咒愿，从坐起，出家、已出家，在巷，出村、已出村，入园、已入园，入房、已入房，尊，沙门瞿昙著衣齐整，不高不下，衣不近体，风不能令衣远离身。尊，沙门瞿昙被衣齐整，不高不下，衣不近体，风不能令衣远离身。尊，沙门瞿昙常著新衣，随顺于圣，以刀割截，染作恶色，如是彼圣染作恶色。彼持衣者，不为财物，不为贡高，不为自饰，不为庄严，但为障蔽蚊虻、风日之所触故，及为惭愧，覆其身故。

“彼出房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出房时，终不低身。尊，沙门瞿昙若欲行时，先举右足，正举正下，行不扰乱，亦无恶乱，行

时两踝终不相振。尊，沙门瞿昙行时不为尘土所坌。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出园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出园时，终不低身，往到村间，身极右旋，观察如龙，遍观而观，不恐不怖，亦不惊惧，观于诸方。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彼入村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入村时，终不低身。彼在街巷不低视，亦不仰视，唯直正视，于中不碍所知所见。

“尊，沙门瞿昙诸根常定。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入家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入家时，终不低身。尊，沙门瞿昙回身右旋，正床而坐。彼于床上不极身力坐，亦不以手案髀坐床。彼坐床已，不悒悒，不烦恼，亦复不乐。受澡水时，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彼受饮食，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尊，沙门瞿昙受食平钵，等羹饮食。尊，沙门瞿昙抟食，齐整徐著口中，抟食未至，不豫张口，及在口中三嚼而咽，无饭及羹亦不断碎，有余在口，复内后抟。

“尊，沙门瞿昙以三事清净，食欲得味，不欲染味彼食，不为财物，不为贡高，不为自饰，不为庄严，但欲存身，久住无患，用止故疹，不起新病，存命无患，有力快乐。饭食已讫，受澡手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受澡钵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彼洗手净已，其钵亦净。洗钵净已，其手亦净。拭手已，便拭钵。拭钵已，便拭手。彼洗拭钵已，安著一面，不近不远，不数观钵，亦不为钵。彼不毁訾此食，亦不称誉彼食，但暂默然已，为诸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便退而还。彼出家时，身不低仰。

“尊，沙门瞿昙出家时，终不低身。彼在街巷不低视，亦不仰视，唯直正视，于中不碍所知所见。尊，沙门瞿昙诸根常定。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出村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出村时，终不低身。彼入园时，身不低仰。尊，沙门瞿昙入园时，终不低身。彼中食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坛著于肩上，入房宴坐。尊，沙门瞿昙饶益世间故，入房宴坐。尊，沙门瞿昙则于晡时从宴坐起，面色光泽。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

“尊，沙门瞿昙口出八种音声：一曰、甚深，二曰、毗摩楼簸，三曰、入心，四曰、可爱，五曰、极满，六曰、活瞿，七曰、分了，八曰、智也。多人所爱，多人所乐，多人所念，令得心定。尊，沙门瞿昙随众说法，声不出众外，唯在于众，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还归本所。尊，沙门瞿昙其像如是，但有殊胜复过于是。尊，我欲诣彼沙门瞿昙，从学梵行。”

梵志梵摩告曰：“随意。”

于是，优多罗摩纳稽首梵志梵摩足，绕三匝而去；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愿从世尊学道受具足，成就比丘，得从世尊修行梵行。”

于是，世尊度优多罗摩纳，令学道受具足。度优多罗摩纳，令学道受具足已，游行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展转进前，到弥萨罗，住弥萨罗大天奈林。彼弥萨罗梵志、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游行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展转来至此弥萨罗，住大天奈林：“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敬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宁可共往见彼沙门瞿昙，礼拜供养。”

彼弥萨罗梵志、居士各与等类眷属相随，从弥萨罗出，北行至大天奈林，欲见世尊礼拜供养。往诣佛已，或有弥萨罗梵志、居士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有与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或有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有遥见佛已，默然而坐。彼弥萨罗梵志、居士各各坐已，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

梵志梵摩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游行鞞陀提国，与大比丘众俱，展转来至此弥萨罗国，住大天奈林：“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彼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敬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我宁可往见沙门瞿昙，礼拜供养。”

梵志梵摩告御者曰：“汝速严驾，我今欲往诣沙门瞿昙。”

御者受教，即速严驾讫，还白曰：“严驾已毕，尊自知时。”

于是，梵摩乘极贤妙车，从弥萨罗出，北行至大天奈林，欲见世尊礼拜供养。

尔时，世尊在无量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梵志梵摩遥见世尊在无量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见已恐怖。于是，梵摩即避在道侧，至树下住，告一摩纳：“汝往诣彼沙门瞿昙，为我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瞿昙，我师梵摩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瞿昙，我师梵摩欲来见沙门瞿昙。’”

于是，摩纳即受教行，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师梵摩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瞿昙，我师梵摩欲来见沙门瞿昙。”

世尊告曰：“摩纳，令梵志梵摩安隐快乐，令天及人、阿修罗、揵沓和、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摩纳，梵志梵摩欲来随意。”

于是，摩纳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绕佛三匝而去，还诣梵志梵摩所，白曰："尊，我已通沙门瞿昙，彼沙门瞿昙今住待尊，唯尊知时。"

梵志梵摩即从车下，步诣佛所。彼众遥见梵志梵摩来，即从座起，开道避之。所以者何？以有名德及多识故。

梵志梵摩告彼众曰："诸贤，各各复坐！我欲直往见沙门瞿昙。"

于是，梵摩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尔时，梵摩不坏二根，眼根及耳根。梵志梵摩坐已，谛观佛身三十二相，彼见三十相，于二相有疑：阴马藏及广长舌。梵志梵摩即时以偈问世尊曰：

"如我昔曾所闻，三十二大人相，
于中求不见二，尊沙门瞿昙身，
为有阴马藏不？一切人尊深密，
云何为人最尊？不现视微妙舌，
若尊有广长舌，惟愿令我得见，
今实有疑惑心，愿调御决我疑。"

世尊作是念："此梵志梵摩求我身三十二相，彼见三十，于二有疑：阴马藏及广长舌。我今宁可除彼疑惑。"世尊知已，作如其像如意足，作如其像如意足已，梵志梵摩见世尊身阴马藏及广长舌。于中广长舌者，舌从口出，尽覆其面。世尊止如意足已，为梵志梵摩说此颂曰：

"谓汝昔曾所闻，三十二大人相，
彼一切在我身，满具足最上正。
调御断于我疑，梵志发微妙信，
至难得见闻，最上正尽觉。
出世为极难，最上正尽觉，
梵志我正觉，无上正法王。"

梵志梵摩闻已，而作是念："此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处真谛不虚。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隐。若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必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流布，周闻十方。"

于是，世尊而作是念："此梵志梵摩长夜无谀谄、无欺诳，所欲所问者，一切欲知非为触娆，彼亦如是，我宁可说彼甚深阿毗

昙。”世尊知已，为梵志梵摩即说颂曰：

“现世乐法故，饶益为后世，
梵志汝问事，随本意所思，
彼彼诸问事，我为汝断疑。”

世尊已许问，梵志梵摩故，便问世尊事，随本意所思：

“云何为梵志？三达有何义？
以何说无著？何等正尽觉？”

尔时，世尊以颂答曰：

“灭恶不善法，立住择梵行，
修习梵志行，以此为梵志。
明达于过去，见乐及恶道，
得无明尽说，知是立牟尼。
善知清净心，尽脱淫怒痴，
成就于三明，以此为三达。
远离不善法，正住第一义，
第一世所敬，以此为无著。
饶益天及人，与眼灭坏诤，
普知现视尽，以此正尽觉。”

于是，梵摩即从座起，欲稽首佛足。彼时大众同时俱发高大音声：“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谓出生故，梵志梵摩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供养奉事。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谓学书故，梵志梵摩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供养奉事。

“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谓财物故，梵志梵摩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丰饶，弥萨罗乃至水草木，谓王摩竭陀未生怨鞞陀提子特与梵封。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供养奉事。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谓寿命故，梵志梵摩极大长老，寿命具足，年百二十六。彼为沙门瞿昙极

下意尊敬作礼，供养奉事。”

是时，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众心之所念，世尊知已，告梵志梵摩：“止！止！梵志，但心喜足，可还复坐，为汝说法。”

梵志梵摩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呰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为说是已，佛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受佛正法，谓如诸佛所说正要，世尊具为彼说苦、集、灭、道。梵志梵摩即于座上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如是梵摩即于座上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于是，梵摩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由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时，梵志梵摩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惟愿明日垂顾受请，及比丘众！”

世尊为梵志梵摩故，默然而受。梵志梵摩知世尊默然受已，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还归其家，即于其夜施设肴馔极妙上味、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施设已讫，平旦敷床，至时唱曰：“世尊，饭食已办，唯圣知时。”

于是，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比丘翼从，世尊在前，往诣梵志梵摩家，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梵志梵摩知世尊及比丘众众坐已定，自行澡水，以上味肴馔、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令极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坐受咒愿。

梵志梵摩坐已，世尊为彼说咒愿曰：

“咒火第一斋，通音诸音本，
王为人中尊，海为江河长，
月为星中明，明照无过日。
上下维诸方，及一切世间，
从人乃至天，唯佛最第一。”

于是，世尊为梵志梵摩说咒愿已，从座起去。弥萨罗国住经数日，摄衣持钵，则便游行至舍卫国，展转前进，到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于是，众多比丘舍卫乞食时，闻彼弥萨罗梵志梵摩以偈问佛事，彼便命终。诸比丘闻已，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坛著于肩上，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等众多比丘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时，闻彼弥萨罗梵志梵摩以偈问佛事，彼便命终。世尊，彼至何处？为生何许？后世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梵志梵摩极有大利，最后知法，为法故不烦劳我。比丘，梵志梵摩五下分结尽，生彼得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

尔时，世尊记说梵摩得阿那含。佛说如是，梵志梵摩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第十二竟。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根本分别品第十三（有十经）（第四分别诵）

分别六界、处，观法、温泉林，
释中禅室尊，阿难说、意行，
拘楼瘦无诤，鹦鹉、分别业。

根本分别品分别六界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陀国，往诣王舍城宿。于是，世尊往至陶家，语曰："陶师，我今欲寄陶屋一宿，汝见听耶？"

陶师答曰："我无所违，然有一比丘先已住中，若彼听者，欲住随意。"

尔时，尊者弗迦逻娑利先已在彼住陶屋中。于是，世尊出陶师家入彼陶屋，语尊者弗迦逻娑利曰："比丘，我今欲寄陶屋一宿，汝见听耶？"

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君！我无所违，且此陶屋草座已敷，君欲住者，自可随意。"

尔时，世尊从彼陶屋出外洗足讫，还入内，于草座上敷尼师坛，结跏趺坐，竟夜默然静坐定意，尊者弗迦逻娑利亦竟夜默然静坐定意。彼时，世尊而作是念："此比丘住止寂静，甚奇！甚特！我今宁可问彼比丘：汝师是谁？依谁出家学道受法？"

世尊念已，问曰："比丘，汝师是谁？依谁出家学道受法？"

尊者弗迦逻裟利答曰："贤者，有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觉无上正尽觉，彼是我师，依彼出家学道受法。"

世尊即复问曰："比丘，曾见师耶？"

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不见。"

世尊问曰："若见师者，为识不耶？"

尊者弗迦逻婆利答曰："不识。然，贤者，我闻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

师，号佛、众佑，彼是我师，依彼出家学道受法。”

彼时，世尊复作是念：“此族姓子依我出家学道受法，我今宁可为说法耶？”世尊念已，语尊者弗迦逻娑利曰：“比丘，我为汝说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谓分别六界，汝当谛听，善思念之！”

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唯然。”

佛告彼曰：“比丘，人有六界聚、六触处、十八意行、四住处。若有住彼，不闻忧戚事，不闻忧戚事已，意便不憎、不忧、不劳，亦不恐怖，如是有教，不放逸慧，守护真谛，长养惠施。

“比丘，当学最上，当学至寂，分别六界。如是，比丘，人有六界聚。此说何因？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比丘，人有六界聚者，因此故说。

“比丘，人有六触处。此说何因？谓比丘眼触见色，耳触闻声，鼻触嗅香，舌触尝味，身触觉触，意触知法。比丘，人有六触处者，因此故说。

“比丘，人有十八人意行。此说何因？谓比丘眼见色，观色喜住，观色忧住，观色舍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观法喜住，观法忧住，观法舍住。比丘，此六喜观、六忧观、六舍观，合已十八行。比丘，人有十八意行者，因此故说。

“比丘，人有四住处。此说何因？谓真谛住处、慧住处、施住处、息住处。比丘，人有四住处者，因此故说。云何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别身界：‘今我此身有内地界而受于生。’此为云何？谓发、毛、爪、齿、粗细肤、皮、肉、骨、筋、肾、心、肝、肺、脾、大肠、粪，如斯之比，此身中余在内，内所摄坚，坚性住内，于生所受，是谓比丘内地界也。比丘，若有内地界及外地界者，彼一切总说地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观，知其如真，心不染著于此地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

“复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别身界：‘今我此身有内水界而受于生。’此为云何？谓脑髓、眼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如斯之比，此身中余在内，内所摄水，水性润内，于生所受，是谓比丘内水界也。比丘，若有内水界及外水界者，彼一切总说水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观，知其如真，心不染著于此水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

“复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别此身界：‘今我此身有内火界而受于生。’此为云何？谓热身、暖身、烦闷身、温壮身，谓消饮食，如斯之比，此身中余在内，内所摄火，火性热内，于生所受，是谓比丘内火界也。比丘，若有内火界及外火界者，彼一切总说火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观，知其如真，心不染著于此火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

“复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别身界：‘今我此身有内风界

而受于生。’此为云何？谓上风、下风、胁风、掣缩风、蹴风、非道风、节节行风、息出风、息入风，如斯之比，此身中余在内，内所摄风，风性动内，于生所受，是谓比丘内风界也。比丘，若有内风界及外风界者，彼一切总说风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观，知其如真，心不染著于此风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

“复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别身界：‘今我此身有内空界而受于生。’此为云何？谓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咽喉动摇，谓食啖含消，安徐咽住，若下过出，如斯之比，此身中余在内，内所摄空，在空不为肉、皮、骨、筋所覆，是谓比丘内空界也。比丘，若有内空界及外空界者，彼一切总说空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观，知其如真，心不染著于此空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

“比丘，若有比丘于此五界知其如真，知如真已，心不染彼而解脱者，唯有余识。此何等识？乐识、苦识、喜识、忧识、舍识。比丘，因乐更乐故生乐觉，彼觉乐觉，觉乐觉已，即知觉乐觉。若有比丘灭此乐更乐，灭此乐更乐已，若有从乐更乐生乐觉者，彼亦灭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因苦更乐故生苦觉，彼觉苦觉，觉苦觉已，即知觉苦觉。若有比丘灭此苦更乐，灭此苦更乐已，若有从苦更乐生苦觉者，彼亦灭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因喜更乐故生喜觉，彼觉喜觉，觉喜觉已，即知觉喜觉。若有比丘灭此喜更乐，灭此喜更乐已，若有从喜更乐生喜觉者，彼亦灭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因忧更乐故生忧觉，彼觉忧觉，觉忧觉已，即知觉忧觉。若有比丘灭此忧更乐，灭此忧更乐已，若有从忧更乐生忧觉者，彼亦灭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因舍更乐故生舍觉，彼觉舍觉，觉舍觉已，即知觉舍觉。若有比丘灭此舍更乐，灭此舍更乐已，若有从舍更乐生舍觉者，彼亦灭息止，知已冷也。比丘，彼彼更乐故生彼彼觉，灭彼彼更乐已，彼彼觉亦灭，彼知此觉从更乐，更乐本，更乐习，从更乐生，以更乐为首，依更乐行。

“比丘，犹如火母，因钻及人方便热相故，而生火也。比丘，彼彼众多林木相离分散，若从彼生火，火数热于生数受，彼都灭止息，则冷樵木也。如是，比丘，彼彼更乐故生彼彼觉，灭彼彼更乐故彼彼觉亦灭！彼知此觉从更乐，更乐本，更乐习，从更乐生，以更乐为首，依更乐行。若比丘不染此三觉而解脱者，彼比丘唯存于舍，极清净也。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净舍，移入无量空处，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缘彼、系缚于彼；我此清净舍，移入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缘彼、系缚于彼。’

“比丘，犹工炼金上妙之师，以火烧金，锻令极薄。又以火熜，数数足火熟炼令净，极使柔软而有光明。比丘，此金者，于金师以数数足火熟炼令净，极使柔软而有光明已，彼金师者，随所施设，或缠

缯彩，严饰新衣，指环、臂钏、璎珞、宝鬘，随意所作。如是，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净舍，移人无量空处，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缘彼、系缚于彼；我此清净舍，移入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缘彼、系缚于彼。’

“彼比丘复作是念：‘我此清净舍，依无量空处者，故是有为。若有为者，则是无常；若无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彼此舍不复移入无量空处。我此清净舍，依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者，故是有为。若有为者，则是无常；若无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彼此舍不复移入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比丘，若有比丘于此四处以慧观之，知其如真，心不成就，不移入者，彼于尔时不复有为，亦无所思，谓有及无。彼受身最后觉，则知受身最后觉；受命最后觉，则知受命最后觉。身坏命终，寿命已讫，彼所觉一切灭息止，知至冷也。

“比丘，譬如燃灯，因油因炷，彼若无人更增益油，亦不续炷，是为前已灭讫，后不相续，无所复受。如是，比丘受身最后觉，则知受身最后觉；受命最后觉，则知受命最后觉。身坏命终，寿命已讫，彼所觉一切灭息止，知至冷也。比丘，是谓比丘第一正慧，谓至究竟灭讫，漏尽比丘成就于彼，成就第一正慧处。比丘，此解脱住真谛，得不移动。真谛者，谓如法也；妄言者，谓虚妄法。比丘，成就彼第一真谛处。

“比丘，彼比丘施说施若本必有怨家，彼于尔时放舍、吐离、解脱、灭讫。比丘，是谓比丘第一正惠施，谓舍离一切世尽，无欲、灭、息、止，比丘成就于彼，成就第一惠施处。比丘，彼比丘心为欲、恚、痴所秽，不得解脱。比丘，此一切淫、怒、痴尽，无欲、灭、息、止，得第一息。比丘，成就彼者成就第一息处。

“比丘，我者是自举，我当有是亦自举，我当非有非无是亦自举，我当色有是亦自举，我当无色有是亦自举，我当非有色非无色是亦自举，我当有想是亦自举，我当无想是亦自举，我当非有想非无想是亦自举，是贡高、是骄傲、是放逸。比丘，若无此一切自举、贡高、骄傲、放逸者，意谓之息。比丘，若意息者，便不憎、不忧、不劳、不怖。所以者何？彼比丘成就法故，不复有可说憎者。若不憎则不忧，不忧则不愁，不愁则不劳，不劳则不怖，因不怖便当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说此法已，尊者弗迦逻娑利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尊者弗迦逻娑利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由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悔过。善逝，我自首。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解，不识良田，不能自知。所以者何？以我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君也。惟愿世尊听我悔过！我悔过已，后不更作。”

世尊告曰：“比丘，汝实愚痴，汝实不定，汝不善解，谓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君也。比丘，若汝能自悔过，见已发露，护不更作者；比丘，如是则于圣法、律中益而不损，谓能自悔过，见已发露，护不更作。”

佛说如是，尊者弗迦逻娑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分别六处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谓分别六处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唯当受教。”

佛言：“汝等六处当知内也，六更乐处当知内，十八意行当知内，三十六刀当知内，于中断彼成就是，无量说法当知内。三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无上调御士者，调御士趣一切方，是谓分别六处经事。

“六处当知内者，此何因说？谓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六处当知内者，因此故说。

“六更乐处当知内者，此何因说？谓眼更乐为见色，耳更乐为闻声，鼻更乐为嗅香，舌更乐为尝味，身更乐为觉触，意更乐为知法。六更乐处当知内者，因此故说。

“十八意行当知内者，此何因说？比丘者，眼见色已，分别色喜住，分别色忧住，分别色舍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分别法喜住，分别法忧住，分别法舍住，是谓分别六喜、分别六忧、分别六舍，总说十八意行。十八意行当知内者，因此故说。

“三十六刀当知内者，此何因说？有六喜依著，有六喜依无欲；有六忧依著，有六忧依无欲；有六舍依著，有六舍依无欲。

“云何六喜依著？云何六喜依无欲？眼见色已生喜，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喜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爱色、欲相应乐，未得者欲得，已得者忆已生喜，如是喜，是谓喜依著。云何喜依无欲？知色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色无常、苦、灭法，忆已生喜，如是喜，是谓喜依无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喜，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喜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爱法、欲相应乐，未得者欲得，已得者忆已生喜，如是喜，是谓喜依著。云何喜依无欲？知法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法无常、苦、灭法，忆已生喜，如是喜，是谓喜依无欲。

“云何六忧依著？云何六忧依无欲？眼见色已生忧，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忧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爱色、欲相应

乐，未得者不得，已得者过去、散坏、灭、变易，生忧，如是忧，是谓忧依著。云何忧依无欲？知色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色无常、苦、灭法，忆已作是念：‘我何时彼处成就游？谓处诸圣人成就游。’是为上具触愿恐怖，知苦忧生忧。如是忧，是谓忧依无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忧，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忧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爱法、欲相应乐，未得者不得，已得者过去、散坏、灭、变易，生忧，如是忧，是谓忧依著。云何忧依无欲？知法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法无常、苦、灭法，忆已作是念：‘我何时彼处成就游？谓处诸圣人成就游。’是为上具触愿恐怖，知苦忧生忧。如是忧，是谓忧依无欲。

“云何六舍依著？云何六舍依无欲？眼见色已生舍，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舍依著？眼知色生舍，彼平等、不多闻、无智慧、愚、痴、凡夫，为色有舍，不离色，是谓舍依著。云何舍依无欲？知色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色无常、苦、灭法，忆已舍住，若有至意修习舍，是谓舍依无欲。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舍，当知二种，或依著，或依无欲。云何舍依著？意知法生舍，平等、不多闻、无智慧、愚、痴、凡夫，为法有舍，不离法，是谓舍依著。云何舍依无欲？意知法无常、变易，尽、无欲、灭、息，前及今一切法无常、苦、灭法，忆已舍住，若有至意修习舍，是谓舍依无欲。

“是为六喜依著、六喜依无欲、六忧依著、六忧依无欲、六舍依著、六舍依无欲，总说三十六刀。当知内者，因此故说。

“于中断彼成就是者，此何因说？谓此六喜依无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六喜依著，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谓此六忧依无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六忧依著，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谓此六舍依无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六舍依著，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谓此六忧依无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六喜依无欲，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谓此六舍依无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六忧依无欲，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

“有舍无量更乐，若干更乐；有舍一更乐，不若干更乐。云何有舍无量更乐，若干更乐？若舍为色、为声、为香、为味、为触，此舍无量更乐，若干更乐。云何舍一更乐，不若干更乐？谓舍或依无量空处，或依无量识处，或依无所有处，或依非有想非无想处，此舍一更乐，不若干更乐。谓此舍有一更乐，不若干更乐，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舍有无量更乐，若干更乐，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取无量、依无量、住无量，谓此舍有一更乐，不若干更乐，取是、依是、住是也。谓此舍有无量更乐，苦干更乐，灭彼、除彼、吐彼，如是断彼也。于中断彼成就是者，因此故说。

“无量说法当知内者，此何因说？如来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

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辩才成就第一辩才，寿活百岁，如来为彼说法满百年，除饮食时、大小便时、睡眠息时及聚会时，彼如来所说法，文句法句观义，以慧而速观义，不复更问于如来法。所以者何？如来说法无有极不可尽法，文句法句观义，乃至四弟子命终。犹如四种善射之人，挽强俱发，善学善知，而有方便，速彻过去。如是，世尊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辩才成就第一辩才，寿活百岁，如来为彼说法满百年，除饮食时、大小便时、睡眠息时及聚会时，彼如来所说法，文句法句观义，以慧而速观义，不复更问于如来法。所以者何？如来无极不可尽。无量说法当知内者，因此故说。

“三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者，此何因说？若如来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心，是为饶益，是为快乐，是为饶益乐。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顺行，不立于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违世尊教，不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为忧戚也。但世尊舍无所为，常念常智，是谓第一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也。

“复次，如来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心，是为饶益，是为快乐，是为饶益乐。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其心归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违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为欢喜也。但世尊舍无所为，常念常智，是谓第二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也。

“复次，如来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心，是为饶益，是为快乐，是为饶益乐。或有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顺行，不立于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违世尊教，不能得定者。或有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其心归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违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为忧戚，亦不欢喜。但世尊舍无所为，常念常智，是谓第三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也。三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已，众可教者，因此故说。

“无上调御士者，调御士趣一切方者，此何因说？调御士者，此说调御士趣一方，或东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调御象者，调御象趣一方，或东方，或南、西、北方。调御马者，调御马趣一方，或东方，或南、西、北方。调御牛者，调御牛趣一方，或东方，或南、西、北方也。无上调御士者，调御士趣一切方，于中方者色观色，是谓第一方。内无色想，外观色，是谓第二方。净解脱身触成就游，是谓第三方。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是谓第四方。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是谓第五方。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是谓第六方。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第七方。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灭尽身触成就

游，慧观漏尽断智，是谓第八方。无上调御士者，调御士趣一切方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分别观法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谓分别观法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唯当受教。”

佛言：“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复生、老、病、死，是说苦边。”佛说如是已，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于是，诸比丘便作是念：“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复生、老、病、死，是说苦边。’”

彼复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彼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诸贤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请说此义。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我等当善受持！”

于是，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复生、老、病、死，是说苦边。’我等便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我等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尔时，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诸贤，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诸贤，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见大树成根、茎、节、枝、叶、华、实，彼人不触根、茎、节、实，但触枝叶。诸贤所说亦复如是，世尊现在，舍来就我而问此义。所以者何？诸贤，当知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诸贤等当善受持。”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我等应往

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我等当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诸贤等，共听我所说。诸贤，云何比丘心出外洒散？诸贤，比丘眼见色，识食色相，识著色乐相，识缚色乐相，彼色相味结缚心出外洒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识食法相，识著法乐相，识缚法乐相，彼法相味结缚心出外洒散。诸贤，如是比丘心出外洒散。诸贤，云何比丘心不出外洒散？诸贤，比丘眼见色，识不食色相，识不著色乐相，识不缚色乐相，彼色相味不结缚心，不出外洒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识不食法相，识不著法乐相，识不缚法乐相，彼法相味不结缚心，不出外洒散。诸贤，如是比丘心不出外洒散。

“诸贤，云何比丘心不住内？诸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识著离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识著定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识著无喜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识著舍及念清净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

“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识著空智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识著识智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识著无所有智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彼识著无想智味，依彼住彼，缘彼缚彼，识不住内。诸贤，如是比丘心不住内。

“诸贤，云何比丘心住内？诸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识不著离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识不著定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识不著无喜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识不著舍及念、清净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

“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识不著空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识不著识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识不著无所有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复次，诸贤，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彼识不著无想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缚彼，识住内也。诸贤，如是比丘心住内也。

“诸贤，云何比丘不受而恐怖？诸贤，比丘不离色染，不离色欲，不离色爱，不离色渴。诸贤，若有比丘不离色染，不离色欲，不离色爱，不离色渴者，彼欲得色、求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彼欲得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已，识扪摸色。识扪摸色已，变易彼色时，识转于色。识转于色已，彼生恐怖法，心住于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惧烦劳，不受而恐怖；如是觉、想、行，比丘不离识染，不离识欲，不离识爱，不离识渴。诸贤，若有比丘不离识染，不离识欲，不离识爱，不离识渴者，彼欲得识、求识、著识、住识，识即是我，识是我有。彼欲得识、求识、著识、住识，识即是我，识是我有已，识扪摸识。识扪摸识已，变易彼识时，识转于识。识转于识已，彼生恐怖法，心住于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惧烦劳，不受而恐怖。诸贤，如是比丘不受恐怖。

“诸贤，云何比丘不受不恐怖？诸贤，比丘离色染，离色欲，离色爱，离色渴。诸贤，若有比丘离色染、离色欲、离色爱、离色渴者，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已，识不扪摸色。识不扪摸色已，变易彼色时，识不转于色。识不转于色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惧，不烦劳，不受，不恐怖；如是觉、想、行，比丘离识染，离识欲，离识爱，离识渴。诸贤，若有比丘离识染，离识欲，离识爱，离识渴者，彼不欲得识，不求识，不著识，不住识，识非是我，识非我有。彼不欲得识，不求识，不著识，不住识，非是我，识非我有已，识不扪摸识。识不扪摸识已，变易彼识时，识不转于识。识不转于识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惧，不烦劳，不受，不恐怖。诸贤，如是比丘不受不恐怖。

“诸贤，谓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观，如汝观已，比丘，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复生、老、病、死，是说苦边。’此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义，我以此句、以此文广说如是。诸贤，可往向佛具陈。若如世尊所说义者，诸贤等便可受持。”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所以者何？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说观义应如是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根本分别品温泉林天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三弥提亦游王舍城，住温泉林。于是，尊者三弥提夜将向旦，从房而出，往诣温泉，脱衣岸上，入温泉浴，浴已还出，拭体著衣。

尔时，有一天形体极妙，色像巍巍，夜将向旦，往诣尊者三弥提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极妙，光明普照。于温泉岸，彼天却住于一面已，白尊者三弥提曰：“比丘，受持跋地罗帝偈耶？”

尊者三弥提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

寻问彼天：“汝受持跋地罗帝偈耶？”

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

尊者三弥提复问彼天：“谁受持跋地罗帝偈耶？”

彼天答曰：“世尊游此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彼受持跋地罗帝偈也。比丘，可往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罗帝偈者，有法有义，为梵行本，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族姓者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当以跋地罗帝偈善受持诵。”

彼天说如是，稽首尊者三弥提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于是，尊者三弥提，天没不久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于今日夜将向旦出房往诣彼温泉所，脱衣岸上，入温泉浴，浴已便出，住岸拭身。尔时，有一天形体极妙，色像巍巍，夜将向旦，来诣我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极妙，光明普照。于温泉岸，彼天却住于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罗帝偈耶？’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我问彼天：‘汝受持跋地罗帝偈耶？’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我复问天：‘谁受持跋地罗帝偈耶？’彼天答曰：‘世尊游此王舍城，住竹林迦兰哆园，彼受持跋地罗帝偈也。比丘，可往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

偈。所以者何？跋地罗帝偈者，有义有法，为梵行本，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族姓者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当以跋地罗帝偈善受持诵。’彼天说如是，稽首我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世尊问曰：“三弥提，汝知彼天从何处来？彼天名何耶？”

尊者三弥提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从何所来，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三弥提，彼天子名正殿，为三十三天军将。”

于是，尊者三弥提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三弥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说。”

尊者三弥提白曰：“唯然。”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佛言：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佛说如是，即从座起，入室宴坐。于是，诸比丘便作是念：“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教，不广分别，即从座起，人室宴坐：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彼复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彼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诸贤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请说此义。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我等当善受持。”

于是，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略说此教，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我等便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我等复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诸贤，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诸贤，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见大树成根、茎、节、枝、叶、华、实，彼人不触根、茎、节、实，但触枝、叶。诸贤所说亦复如是，世尊现在，舍来就我而问此义。所以者何？诸贤，当知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诸贤等当善受持。”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我等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我等当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诸贤等共听我所说。诸贤，云何比丘念过去耶？诸贤，比丘实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爱色，欲相应，心乐，扪摸本，本即过去也。彼为过去识欲染著，因识欲染著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念过去。如是耳、鼻、舌、身，实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爱法，欲相应，心乐，扪摸本，本即过去也。彼为过去识欲染著，因识欲染著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念过去。诸贤，如是比丘念过去也。

“诸贤，云何比丘不念过去？诸贤，比丘实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爱色，欲相应，心乐，扪摸本，本即过去也。彼为过去识不欲染著，因识不欲染著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念过去。如是耳、鼻、舌、身，实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爱法，欲相应，心乐，扪摸本，本即过去也。彼为过去识不欲染著，因识不欲染著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念过去。诸贤，如是比丘不念过去也。

“诸贤，云何比丘愿未来耶？诸贤，比丘若有眼、色、眼识未来者，彼未得欲得，已得心愿，因心愿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愿

未来。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识未来者，未得欲得，已得心愿，因心愿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愿未来。诸贤，如是比丘愿未来也。

“诸贤，云何比丘不愿未来？诸贤，比丘若有眼、色、眼识未来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愿，因心不愿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愿未来。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识未来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愿，因心不愿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愿未来。诸贤，如是比丘不愿未来也。

“诸贤，云何比丘受现在法？诸贤，比丘若有眼、色、眼识现在者，彼于现在识欲染著，因识欲染著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受现在法。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识现在者，彼于现在识欲染著，因识欲染著已，则便乐彼；因乐彼已，便受现在法。诸贤，如是比丘受现在法也。

“诸贤，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诸贤，比丘若有眼、色、眼识现在者，彼于现在识不欲染著，因识不欲染著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受现在法。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识现在者，彼于现在识不欲染著，因识不欲染著已，则便不乐彼；因不乐彼已，便不受现在法。诸贤，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

“诸贤，谓世尊略说此教，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此世尊略说，不广分别，我以此句、以此文广说如是。诸贤，可往向佛具陈。若如世尊所说义者，诸贤等便可共受持。”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说此教，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所以者何？谓师为弟子略说此教，不广分别，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说观义应如是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释中禅室尊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卢夷强耆游于释中，在无事禅室。于是，尊者卢夷强耆夜将向旦，从彼禅室出，在露地禅室荫中，于绳床上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尔时，有一天形体极妙，色像巍巍，夜将向旦，往诣尊者卢夷强耆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极妙，光明普照。于其禅室，彼天却住于一面已，白尊者卢夷强耆曰："比丘，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

尊者卢夷强耆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亦不受义。"

寻问彼天："汝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罗帝偈，然不受义。"

尊者卢夷强耆复问彼天："云何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义耶？"

彼天答曰："一时，世尊游王舍城，住竹林迦兰哆园。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罗帝偈，不受持义。"

尊者卢夷强耆复问彼天："谁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

彼天答曰："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彼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比丘，可往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所以者何？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有义有法，为梵行本，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族姓者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当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

彼天说如是，稽首尊者卢夷强耆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天没不久，于是，尊者卢夷强耆在释中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往诣舍卫国。展转进前，至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卢夷强耆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一时游于释中，在无事禅室。世尊，我于尔时夜将向旦，从彼禅室出，在露地禅室荫中，于绳床上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尔时，有一天形体极妙，色像巍巍，夜将向旦，来诣我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极妙，光明普照。于其禅室，彼天却住于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亦不受义。’寻问彼天：‘汝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罗帝偈，然不受义。’我复问天：‘云何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义耶？’天答我曰：‘一时，佛游王舍城，住竹林迦兰哆园，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不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拔地罗帝偈，不受持义也。’我复问天：‘谁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天答我曰：‘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彼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比丘，可往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所以者何？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有义有法，为梵行本，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族姓者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当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彼天说如是，稽首我足，绕三匝已，即彼处没。”

于是，世尊问尊者卢夷强耆：“汝知彼天从何处来？彼天名何耶？”

尊者卢夷强耆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从何处来，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强耆，彼天子名般那，为三十三天军将。”

彼时，尊者卢夷强耆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强耆，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说其义。”

尊者卢夷强耆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强耆，云何比丘念过去耶？若比丘乐过去色，欲、著、住；乐过去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念过去也。强耆，云何比丘不念过去？若比丘不乐过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过去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过去。

“强耆，云何比丘愿未来耶？若比丘乐未来色，欲、著、住；乐未来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愿未来也。强耆，云何比丘不愿未来？若比丘不乐未来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未来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愿未来。

“强耆，云何比丘受现在法？若比丘乐现在色，欲、著、住；乐现在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现在法。强耆，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若比丘不乐现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现在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

佛说如是，尊者卢夷强耆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阿难说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夜集讲堂，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

尔时，有一比丘过夜平旦，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彼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夜集讲堂，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

于是，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阿难比丘所，作如是语：‘阿难，世尊呼汝。’”

彼一比丘受世尊教，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至尊者阿难所而语曰：“世尊呼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即往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世尊问曰：“阿难，汝实为诸比丘夜集讲堂，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

尊者阿难答曰：“唯然。”

世尊问曰：“阿难，汝云何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

尊者阿难即便说曰：

“慎莫念过去，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跋地罗帝偈。”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念过去耶？”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有比丘乐过去色，欲、著、住；乐过去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念过去也。”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不念过去？”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比丘不乐过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过去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过去。”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愿未来耶？”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比丘乐未来色，欲、著、住；乐未来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愿未来也。”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不愿未来？”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比丘不乐未来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未来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愿未来。”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受现在法？”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比丘乐现在色，欲、著、住；乐现在觉、想、行、识，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现在法。”

世尊即复问曰：“阿难，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若比丘不乐现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乐现在觉、想、行、识，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世尊，我以如是为诸比丘夜集讲堂，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我弟子有眼、有智、有义、有法。所以者何？谓弟子在师面前如是句、如是文广说此义，实如阿难比丘所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说观义应如是也。”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意行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为汝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谓分别意行经，如意行生。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意行生？若有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

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梵身天中。诸梵身天者，生彼住彼，受离生喜乐；及比丘住此，入初禅，受离生喜乐。此二离生喜乐，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梵身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晃昱天中。诸晃昱天者，生彼住彼，受定生喜乐；及比丘住此，入第二禅，受定生喜乐。此二定生喜乐，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晃昱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遍净天中。诸遍净天者，生彼住彼，受无喜乐；及比丘住此，入第三禅，受无喜乐。此二无喜乐，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遍净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果实天中。诸果实天者，生彼住彼，受舍、念、清净乐；及比丘住此，入第四禅，受舍、念、清净乐。此二舍、念、清净乐，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果实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无量空处天中。诸无量空处天者，生彼住彼，受无量空处想；及比丘住此，受无量空处想。此二无量空处想，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无量空处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度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无量识处天中。诸无量识处天者，生彼住彼，受无量识处想；及比丘住此，受无量识处想。此二无量识处想，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无量识处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度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无所有处天中。诸无所有处天者，生彼住彼，受无所有处想；及比丘住此，受无所有处想。此二无所有处想，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无所有处天

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想，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彼此定乐欲住，彼此定乐欲住已，必有是处，住彼乐彼，命终生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诸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者，生彼住彼，受非有想非无想处想；及比丘住此，受非有想非无想处想。此二想无有差别，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后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习、如是广布，生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如是意行生。

“复次，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灭身触成就游，慧见诸漏尽断智。彼诸定中，此定说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妙。犹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说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妙。如是彼诸定中，此定说最第一、最大、最上、最胜、最妙。得此定、依此定、住此定已，不复受生老病死苦，是说苦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拘楼瘦无诤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婆奇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名分别无诤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莫求欲乐、极下贱业，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离此二边，则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有称、有讥，有无称、无讥而为说法。决定于齐，决定知已，所有内乐当求彼也。莫相道说，亦莫面前称誉。齐限说，莫求齐限。随国俗法，莫是莫非。此分别无诤经事。

“莫求欲乐、极下贱业，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者，此何因说？莫求欲乐、极下贱业，为凡夫行，是说一边；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者，是说二边。莫求欲乐、极下贱业，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者，因此故说。

“离此二边，则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觉、趣涅槃者，此何因说？有圣道八支，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离此二边，则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觉、趣涅槃者，因此故说。

“有称、有讥，有无称、无讥而为说法者，此何因说？云何为称？云何为讥？而不说法。若有欲相应与喜乐俱，极下贱业，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自讥。所以者何？欲者，无常、苦、磨灭法。彼知欲无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讥。

“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自讥。所以者何？彼沙门、梵志所可畏苦，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彼沙门、梵志复抱此苦，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讥。有结不尽，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自讥。所以者何？若有结不尽者，彼有亦不尽，是故彼一切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讥也。有结尽者，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则便自称。所以者何？若有结尽者，彼有亦尽，是故彼一切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称也。

“不求内乐，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自讥。所以者何？若有不求内乐者，彼亦不求内，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讥也。求于内乐，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则便自称。所以者何？若有求内乐者，彼亦求内，是故彼一切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称。如是有称有讥而不说法也，不称不讥而为说法。

“云何不称不讥而为说法？若欲相应与喜乐俱，极下贱业，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欲无常、苦、磨灭法。彼知欲无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不达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自身苦行，至苦非圣行，无义相应，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不达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也。

“有结不尽，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若有结不尽者，彼有亦不尽，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不达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也。有结尽者，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若有结尽者，彼有亦尽，是故彼一切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不达此法，唯无苦法，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也。

“不求内乐，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若不求内乐者，彼亦不求内，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不达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也。求于内乐，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则便说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说，若有求内乐者，彼亦求内，是故彼一切无苦、无烦、无

热、无忧戚正行。不达此法，唯无苦法，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说法。如是不称、不讥而为说法，有称有讥、有无称无讥而为说法者，因此故说也。

“决定于齐，决定知已，所有内乐当求彼者。此何因说？有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则不可修也。有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也。

“云何有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不可修耶？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乐，此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则不可修。

“云何有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耶？若有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此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也。决定于齐，决定知已，所有内乐当求彼者，因此故说。

“莫相道说，亦莫面前称誉者，此何因说？有相道说不真实、虚妄无义相应，有相道说真实、不虚妄无义相应，有相道说真实、不虚妄与义相应。于中若有道说不真实、虚妄无义相应者，此终不可说；于中若有道说真实、不虚妄无义相应者，彼亦当学不说是也；于中若有道说真实、不虚妄义相应者，彼为知时，正智正念，令成就彼。如是面前称誉，莫相道说，亦莫面前称誉者，因此故说。

“齐限说，莫不齐限者，此何因说？不齐限说者，烦身，念喜忘，心疲极，声坏，向智者不自在也。齐限说者，不烦身，念不喜忘，心不疲极，声不坏，向智者得自在也。齐限说，莫不齐限者，因此故说。

“随国俗法，莫是莫非者，此何因说？云何随国俗法，是及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间、彼彼事，或说瓯，或说[木＋堕]，或说杅，或说碗，或说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间、彼彼事，或说瓯，或说[木＋堕]，或说杅，或说碗，或说器，彼彼事随其力，一向说此是真谛，余者虚妄，如是随国俗法，是及非也。云何随国俗法，不是不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间、彼彼事，或说瓯，或说[木＋堕]，或说杅，或说碗，或说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间、彼彼事，或说瓯，或说[木＋堕]，或说杅，或说碗，或说器，彼彼事不随其力，不一向说此是真谛，余者虚妄，如是随国俗法，不是不非也。随国俗法，莫是莫非者，因此故说。

“有诤法、无诤法。云何有诤法？云何无诤法？若欲相应与喜乐俱，极下贱业，为凡夫行，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若自身苦行，至

苦非圣行，无义相应，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离此二边，则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有结不尽，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有结灭尽，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不求内乐，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求于内乐，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于中若有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则不可修，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于中若有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也，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于中若有道说不真实、虚妄无义相应，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于中若有道说真实、不虚妄无义相应，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于中若有道说真实、不虚妄与义相应，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无齐限说者，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此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齐限说者，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随国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诤。以何等故此法有诤？于法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邪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随国俗法，不是不非，此法无诤。以何等故此法无诤？此法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正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

“是谓诤法，汝等当知诤法及无诤法。知诤法及无诤法已，弃舍诤法，修习无诤法，汝等当学。”

如是须菩提族姓子以无诤道，于后知法如法、知法如真实，须菩提说偈：“此行真实空，舍此住止息。”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根本分别品鹦鹉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于乞食时往诣鹦鹉摩纳都提子家。是时，鹦鹉摩纳都提子少有所为，出行不在。彼时，鹦鹉摩纳都提子家有白狗，在大床上金盘中食。于是，白狗遥见佛来，见已便吠。世尊语白狗：“汝不应尔，谓汝从呧至吠。”

白狗闻已，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鹦鹉摩纳都提子于后还家，见己白狗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问家人曰：“谁触娆我狗，令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

家人答曰：“我等都无触娆白狗，令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摩纳，当知今日沙门瞿昙来此乞食，白狗见已，便逐吠之。沙门瞿昙语白狗曰：‘汝不应尔，谓汝从呧至吠。’因是，摩纳，故令白狗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

鹦鹉摩纳都提子闻已，便大瞋恚，欲诬世尊，欲谤世尊，欲堕世尊。如是诬、谤、堕沙门瞿昙，即从舍卫出，往诣胜林给孤独园。

彼时，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鹦鹉摩纳都提子来，告诸比丘：“汝等见鹦鹉摩纳都提子来耶？”

答曰：“见也。”

世尊告曰：“鹦鹉摩纳都提子今命终者，如屈伸臂顷，必生地狱。所以者何？以彼于我极大瞋恚。若有众生因心瞋恚故，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

于是，鹦鹉摩纳都提子往诣佛所，语世尊曰：“沙门瞿昙，今至我家乞食来耶？”

世尊答曰：“我今往至汝家乞食。”

“瞿昙，向我白狗说何等事，令我白狗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

世尊答曰：“我今平旦著衣持钵，入舍卫乞食，展转往诣汝家乞食。于是白狗遥见我来，见已而吠。我语白狗：‘汝不应尔，谓汝从呧至吠。’是故白狗极大瞋恚，从床来下，至木聚边忧戚愁卧。”

鹦鹉摩纳问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告曰：“止！止！摩纳，慎莫问我！汝闻此已，必不可意。”

鹦鹉摩纳复更再三问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止！止！摩纳，慎莫问我！汝闻此已，必不可意。”

世尊复告于摩纳曰：“汝至再三问我不止，摩纳，当知彼白狗者，于前世时即是汝父，名都提也。”

鹦鹉摩纳闻是语已，倍极大恚，欲诬世尊，欲谤世尊，欲堕世尊。如是诬、谤、堕沙门瞿昙，语世尊曰：“我父都提大行布施，作大斋祠，身坏命终，正生梵天，何因何缘，乃生于此下贱狗中？”

世尊告曰：“汝父都提以此增上慢，是故生于下贱狗中。

“梵志增上慢，此终六处生：
鸡狗猪及豺，驴五地狱六。

“鹦鹉摩纳，若汝不信我所说者，汝可还归语白狗曰：‘若前世时是我父者，白狗当还在大床上。’摩纳，白狗必还上床也。‘若前世时是我父者，白狗还于金盘中食。’摩纳，白狗必当还于金盘中食也。‘若前世时是我父者，示我所举金、银、水精、宝珍藏处，谓我所不知。’摩纳，白狗必当示汝已前所举金、银、水精、珍宝藏处，谓汝所不知。”

于是，鹦鹉摩纳闻佛所说，善受持诵，绕世尊已，而还其家，语白狗曰：“若前世时是我父者，白狗当还在大床上。”白狗即还在大床上。

“若前世时是我父者，白狗还于金盘中食。”白狗即还金盘中食。

“若前世时是我父者，当示于我父本所举金、银、水精、珍宝藏处，谓我所不知。”白狗即从床上来下，往至前世所止宿处，以口及足掊床四脚下，鹉鹉摩纳便从彼处大得宝物。

于是，鹦鹉摩纳都提子得宝物已，极大欢喜，以右膝著地，叉手向胜林给孤独园，再三举声，称誉世尊：“沙门瞿昙所说不虚！沙门瞿昙所说真谛！沙门瞿昙所说如宝！”再三称誉已，从舍卫出，往诣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鹦鹉摩纳来，告诸比丘：“汝等见鹦鹉摩纳来耶？”

答曰：“见也。”

世尊告曰：“鹦鹉摩纳今命终者，如屈伸臂顷，必至善处。所以者何？彼于我极有善心。若有众生因善心故，身坏命终，必至善处，生于天中。”

尔时，鹦鹉摩纳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世尊告曰：“云何摩纳，如我所说白狗者为如是耶？不如是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实如所说。瞿昙，我复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瞿昙，何因何缘，彼众生者，俱受人身而有高下、有妙不妙？所以者何？瞿昙，我见有短寿、有长寿者，见有多病、有少病者，见不端正、有端正者，见无威德、有威德者，见有卑贱族、有尊贵族者，见无财物、有财物者，见有恶智、有善智者。”

世尊答曰："彼众生者，因自行业，因业得报。缘业、依业、业处，众生随其高下处妙不妙。"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沙门瞿昙所说至略，不广分别，我不能知。愿沙门瞿昙为我广说，令得知义！"

世尊告曰："摩纳，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分别说。"

鹦鹉摩纳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寿命极短？若有男子女人杀生凶弊，极恶饮血，害意著恶，无有慈心于诸众生乃至昆虫；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寿命极短。所以者何？此道受短寿，谓男子女人杀生凶弊，极恶饮血。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寿命极长？若有男子女人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寿命极长。所以者何？此道受长寿，谓男子女人离杀断杀。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多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触娆众生，彼或以手拳，或以木石，或以刀杖触娆众生；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多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多疾病，谓男子女人触娆众生。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彼不以手拳，不以木石，不以刀杖触娆众生；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无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无疾病，谓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形不端正？若有男子女人急性多恼，彼少所闻，便大瞋恚，憎嫉生忧，广生诤怒；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形不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不端正，谓男子女人急性多恼。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形体端正？若有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恼，彼闻柔软粗犷强言，不大瞋恚，不憎嫉生忧，不广生诤怒；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形体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体端正，谓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恼。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威德？若有男子女人内怀嫉妒，彼见他得供养恭敬，便生嫉妒，若见他有物，欲令我得；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无有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无威德，谓男子女人内怀嫉妒。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大威德？若有男子女人不怀嫉妒，彼见他得供养恭敬，不生嫉妒，若见他有物，不欲令我得；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有大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有威德，谓男子女人不怀嫉妒。摩纳，当知

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生卑贱族？若有男子女人骄傲大慢，彼可敬不敬，可重不重，可贵不贵，可奉不奉，可供养不供养，可与道不与道，可与坐不与坐，可叉手向礼拜问讯不叉手向礼拜问讯；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生卑贱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卑贱族，谓男子女人骄傲大慢。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生尊贵族？若有男子女人不骄傲大慢，彼可敬而敬，可重而重，可贵而贵，可奉事而奉事，可供养而供养，可与道而与道，可与坐而与坐，可叉手向礼拜问讯而叉手向礼拜问讯；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生尊贵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尊贵族，谓男子女人不骄傲大慢。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财物？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彼不施与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饮食、衣被、华鬘、涂香、屋舍、床榻、明灯、给使；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无有财物。所以者何？此道受无财物，谓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多有财物？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彼施与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乞者饮食、衣被、华鬘、涂香、屋舍、床榻、明灯、给使；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多有财物。所以者何？此道受多有财物，谓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恶智慧？若有男子女人不数数往诣彼问事，彼若有名德、沙门、梵志，不往诣彼，随时问义：‘诸尊，何者为善？何者不善？何者为罪？何者非罪？何者为妙？何者不妙？何者为白？何者为黑？白黑从何生？何义现世报？何义后世报？’设问不行，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有恶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恶智慧，谓男子女人不数数往诣彼问事。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摩纳，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善智慧？若有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彼问事，彼若有名德、沙门、梵志，数往诣彼，随时问义：‘诸尊，何者为善？何者不善？何者为罪？何者非罪？何者为妙？何者不妙？何者为白？何者为黑？白黑从何生？何义现世报？何义后世报？’问已能行，彼受此业，作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有善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善智慧，谓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彼问事。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

“摩纳，当知作短寿相应业必得短寿，作长寿相应业必得长寿；作多疾病相应业必得多疾病，作少疾病相应业必得少疾病；作不端正相应业必得不端正，作端正相应业必得端正；作无威德相应业必得无威德，作威德相应业必得威德；作卑贱族相应业必得卑贱族，作尊贵

族相应业必得尊贵族；作无财物相应业必得无财物，作多财物相应业必得多财物；作恶智慧相应业必得恶智慧，作善智慧相应业必得善智慧。摩纳，此是我前所说，众生因自行业，因业得报。缘业，依业，业处，众生随其高下处妙不妙。”

鹦鹉摩纳都提子白曰：“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从今日入都提家，如入此舍卫地优婆塞家，令都提家长夜得利义，得饶益安隐快乐。”

佛说如是，鹦鹉摩纳都提子及无量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分别大业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三弥提亦游王舍城，住无事禅屋中。于是，异学哺罗陀子中后彷徉，往诣尊者三弥提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贤三弥提，我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三弥提答曰：“贤哺罗陀子，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异学哺罗陀子便问曰：“贤三弥提，我面从沙门瞿昙闻，面从沙门瞿昙受：‘身、口业虚妄，唯意业真谛。或有定，比丘入彼定无所觉。’”

尊者三弥提告曰：“贤哺罗陀子，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说。贤哺罗陀子，世尊无量方便说：‘若故作业，作已成者，我说无不受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作已成者，我不说必受报也。’”

异学哺罗陀子至再三语尊者三弥提曰：“贤三弥提，我面从沙门瞿昙闻，面从沙门瞿昙受：‘身、口业虚妄，唯意业真谛。或有定，比丘入彼定无所觉。’”

尊者三弥提亦再三告曰：“贤哺罗陀子，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说。贤哺罗陀子，世尊无量方便说：‘若故作业，作已成者，我说无不受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作已成者，我不说必受报也。’”

异学哺罗陀子问尊者三弥提：“若故作业，作已成者，当受何报？”

尊者三弥提答曰：“贤哺罗陀子，若故作业，作已成者，必受苦也。”

异学哺罗陀子复问尊者三弥提曰：“贤三弥提，汝于此法、律学道几时？”

尊者三弥提答曰：“贤哺罗陀子，我于此法、律学道未久，始三年耳！”

于是，异学哺罗陀子便作是念：“年少比丘尚能护师，况复旧学

上尊人耶？”于是，异学哺罗陀子闻尊者三弥提所说，不是不非，即从座起，奋头而去。

彼时，尊者大周那去尊者三弥提昼行坐处不远。于是，尊者大周那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彼尽诵习，善受持已，即从座起，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尽向尊者阿难说之。

尊者阿难闻已，语曰：“贤者周那，得因此论，可往见佛，奉献世尊。贤者周那，今共诣佛，具向世尊而说此义，或能因是得从世尊闻异法也。”

于是，尊者阿难、尊者大周那共往诣佛。尊者大周那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难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彼时，尊者阿难语曰：“贤者大周那，可说！可说！”

于是，世尊问曰：“阿难，周那比丘欲说何事？”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今自当闻。”

于是，尊者大周那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尽向佛说。

世尊闻已，告曰：“阿难，看三弥提比丘痴人无道。所以者何？异学哺罗陀子问事不定，而三弥提比丘痴人一向答也。”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若三弥提比丘因此事说：‘所有觉者是苦。’当何咎耶？”

世尊呵尊者阿难曰：“看，阿难比丘亦复无道！阿难，此三弥提痴人，彼异学哺罗陀子尽问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阿难，若三弥提痴人为异学哺罗陀子所问，如是答者：‘贤哺罗陀子，若故作乐业，作已成者，当受乐报。若故作苦业，作已成者，当受苦报。若故作不苦不乐业，作已成者，当受不苦不乐报。’阿难，若三弥提痴人为异学哺罗陀子所问，如是答者，异学哺罗陀子眼尚不敢视三弥提痴人，况复能问如是事耶？阿难，若汝从世尊闻分别大业经者，于如来倍复增上心静得喜。”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分别大业经者，诸比丘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阿难，或有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阿难，或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阿难，或有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

“阿难，若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

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者，若有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见彼，见已，作是念：‘无身恶行，亦无身恶行报；无口、意恶行，亦无口、意恶行报。所以者何？我见彼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若更有如是比不离不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善处天中。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

“阿难，若有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者，若有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见彼，见已，作是念：‘无身妙行，亦无身妙行报；无口、意妙行，亦无口、意妙行报。所以者何？我见彼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若更有如是比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恶处地狱中。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

“阿难，若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者，若有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见彼，见已，作是念：‘有身恶行，亦有身恶行报；有口、意恶行，亦有口、意恶行报。所以者何？我见彼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恶处地狱中。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

“阿难，若有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者，若有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见彼，见已，作是念：‘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报；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报。所以者何？我见彼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若更有如是比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善处天中。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

“阿难，于中若有一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说‘无身恶行，亦无身恶行报；无口、意恶行，亦无口、意恶行报’者，我不听彼。若作是说‘我见彼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我听彼也。若作是说‘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善处天中’者，我不听彼。若作是说‘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者，我不听彼。‘若所见所

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者，我不听彼。所以者何？阿难，如来知彼人异。

“阿难，于中若有一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说‘无身妙行，亦无身妙行报；无口、意妙行，亦无口、意妙行报’，我不听彼。若作是说‘我见彼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我听彼也。若作是说‘若更有如是比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恶处地狱中’者，我不听彼。若作是说‘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者，我不听彼。‘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者，我不听彼。所以者何？阿难，如来知彼人异。

“阿难，于中若有一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说：‘有身恶行，亦有身恶行报；有口、意恶行，亦有口、意恶行报’，我听彼也。若作是说‘我见彼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者，我听彼也。若作是说‘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者，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恶处地狱中’者，我不听彼。若作是说‘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者，我不听彼。‘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者，我不听彼。所以者何？阿难，如来知彼人异。

“阿难，于中若有一沙门、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说有：‘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报；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报’者，我听彼也。若作是说‘我见彼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者，我听彼也。若作是说‘若更有如是比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彼一切身坏命终，亦生善处天中’者，我不听彼。若作是说‘如是见者，则为正见；异是见者，则彼智趣邪’者，我不听彼。‘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一向著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者，我不听彼。所以者何？阿难，如来知彼人异。

“阿难，若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者，彼若本作不善业，作已成者，因不离、不护故，彼于现法中受报讫而生于彼。或复因后报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缘，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或复本作善业，作已成者，因离、护故，未尽应受善处报，彼因此缘此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或复死时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见相应，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阿难，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

“阿难，若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者，彼若本作善业，作已成者，因离、护故，彼于现法中受报讫而生于彼。或复因后报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缘，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或复本作不善业，作已成

者，因不离、不护故，未尽应受地狱报，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或复死时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见相应，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阿难，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

“阿难，若有一不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不离、不护已，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者，彼即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或复本作不善业，作已成者，因不离、不护故，未尽应受地狱报，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或复死时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见相应，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恶处地狱中。阿难，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

“阿难，若有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离、护已，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者，彼即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或复本作善业，作已成者，因离、护故，未尽应受报，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或复死时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见相应，彼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中。阿难，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

“复次，有四种人：或有人无有似有，或有似无有，或无有似无有，或有似有。阿难，犹如四种柰：或柰不熟似熟，或熟似不熟，或不熟似不熟，或熟似熟；如是，阿难，四种柰喻人：或有人无有似有，或有似无有，或无有似无有，或有似有。”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根本分别品第十三竟。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心品第十四（有十经）（第四分别诵）

心、浮、受法二，行禅、说、猎师，
五支财物主，瞿昙弥、多界。

心品心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谁将世间去？谁为染著？谁起自在？”彼时，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谁将世间去？谁为染著？谁起自在？’”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有贤道而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惟：‘谁将世间去？谁为染著？谁起自在？’比丘，所问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心将世间去，心为染著，心起自在。比丘，彼将世间去，彼为染著，彼起自在。比丘，多闻圣弟子非心将去，非心染著，非心自在。比丘，多闻圣弟子不随心自在，而心随多闻圣弟子。"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问曰："世尊，多闻比丘，说多闻比丘。世尊，云何多闻比丘？云何施设多闻比丘？"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有贤道而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惟：'世尊，多闻比丘，说多闻比丘。世尊，云何多闻比丘？云何施设多闻比丘？'比丘，所问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说甚多，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比丘，若有族姓子，我所说四句偈，知义知法，趣法向法，趣顺梵行。比丘，说多闻比丘无复过是。比丘，如是多闻比丘，如来如是施设多闻比丘。"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问曰："世尊，多闻比丘明达智慧，说多闻比丘明达智慧。世尊，云何多闻比丘明达智慧？云何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有贤道而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惟：'世尊，多闻比丘明达智慧，说多闻比丘明达智慧。世尊，云何多闻比丘明达智慧？云何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比丘，所问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若比丘闻此苦，复以慧正见苦如真者，闻苦集、苦灭、苦灭道，复以慧正见苦灭道如真者。比丘，如是多闻比丘明达智慧，如来如是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问曰："世尊，聪明比丘黠慧广慧，说聪明比丘黠慧广慧。世尊，云何聪明比丘黠慧广慧？云何施设聪明比丘黠慧广慧？"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有贤道而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惟：'世尊，云何聪明比丘黠慧广慧？云何施设聪明比丘黠慧广慧？'比丘，所问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若比丘不念自害，不念害他，亦不念俱害，比丘但念自饶益及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比丘，如是聪明比丘黠慧广慧，如是如来施设聪明比丘

黠慧广慧。”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时，比丘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善诵习已，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还。

彼时，比丘闻世尊教，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乃至得阿罗汉。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浮弥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浮弥，亦在王舍城无事禅室中。于是，尊者浮弥过夜平旦，著衣持钵，欲入王舍城而行乞食。尊者浮弥复作是念：“且置入王舍城乞食，我宁可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于是，尊者浮弥便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遥见尊者浮弥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浮弥，作如是说：“善来！尊者浮弥，尊者浮弥久不来此，可坐此床。”尊者浮弥即便就坐。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稽首尊者浮弥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浮弥，我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浮弥答曰：“王童子，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王童子便问尊者浮弥：“或有沙门、梵志来诣我所，而语我曰：‘王童子，有人作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无愿，或愿无愿，或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尊者浮弥，尊师何意？云何说？”

尊者浮弥告曰：“王童子，我不面从世尊闻，亦不从诸梵行闻。王童子，世尊或如是说：‘或有人作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无愿，或愿无愿，或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

王童子白曰：“若尊者浮弥尊师如是意、如是说者，此于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最在其上。尊者浮弥，可在此食。”

尊者浮弥默然而受。王童子知尊者浮弥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别坐听法。尊者浮弥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与王童子所共论者，尽向佛说。

世尊闻已，告曰：“浮弥，何意不为王童子说四喻耶？”

尊者浮弥问曰：“世尊，何谓四喻？”

世尊答曰：“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乳者而[(㱿-一)/牛]牛角，必不得乳；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乳而[(㱿-一)/牛]牛角，必不得乳。所以者何？以邪求乳，谓[(㱿-一)/牛]牛角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㱿-一)/牛]以正求果，谓有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乳者，饱饮饲牛而[(㱿-一)/牛]牛乳，彼必得乳；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乳，饱饮饲牛而[(㱿-一)/牛]牛乳，彼必得乳。所以者何？以正求乳，谓[(㱿-一)/牛]牛乳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酥，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所以者何？以邪求酥，谓抨水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酥，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所以者何？以正求酥，谓抨酥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笮具盛沙，以冷水渍而取压之，必不得油；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以笮具盛沙，以冷水渍而取压之，必不得油。所以者何？以邪求油，谓压沙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

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犹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笮具盛麻子，以暖汤渍而取压之，彼必得油；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以笮具盛麻子，以暖汤渍而取压之，彼必得油。所以者何？以正求油，谓压麻子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火者，以湿木作火母，以湿钻钻，必不得火；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以湿木作火母，以湿钻钻，必不得火。所以者何？以邪求火，谓钻湿木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邪见、邪见定，彼作愿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谓无道也。

“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浮弥，犹如有人欲得火者，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钻钻，彼必得火；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钻钻，彼必得火。所以者何？以正求火，谓钻燥木也。如是，浮弥，若有沙门、梵志正见、正见定，彼作愿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无愿、愿无愿、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谓有道也。

“浮弥，若汝为王童子说此四喻者，王童子闻已必大欢喜，供养于汝，尽其形寿，谓衣被、饮食、卧具、汤药及余种种诸生活具。”

尊者浮弥白曰：“世尊，我本未曾闻此四喻，何由得说？唯今始从世尊闻之。”

佛说如是，尊者浮弥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受法经上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真实有四种受法。云何为四？或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或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或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或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

“云何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或有沙门、梵志，快庄严女共相娱乐，作如是说：‘此沙门、梵志于欲见当来有何恐怖，有何灾患，而断

于欲，施设断欲？’此快庄严于女身体乐更乐触。彼与此女共相娱乐，于中游戏，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方作是念：‘彼沙门、梵志于欲见此当来恐怖，见此灾患故，断于欲，施设断欲。我等因欲、诤欲、缘欲故，受如是极苦、甚重苦也。’

“犹春后月，日中极热，有葛藤子，日炙坼迸，堕一娑罗树下。彼时，娑罗树神因此故而生恐怖。于是，彼树神若边傍种子村神、村百谷药木有亲亲朋友树神，于种子见当来有恐怖、有灾患故，便往至彼树神所，而慰劳曰：‘树神勿怖！树神勿怖！今此种子或为鹿食，或孔雀食，或风吹去，或村火烧，或野火烧，或败坏不成种子，如是，树神，汝得安隐。若此种子非为鹿食，非孔雀食，非风吹去，非村火烧，非野火烧，亦非败坏不成种子，此种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为风、雨、日所中伤，得大雨渍，便速生也。’

“彼树神而作是念：‘以何等故？彼边傍种子村神、村百谷药木亲亲朋友树神，于种子见当来有何恐怖、有何灾患，而来慰劳我言：“树神勿怖！树神勿怖！树神，此子或为鹿食，或孔雀食，或风吹去，或村火烧，或野火烧，或败坏不成种子，如是，树神，汝得安隐。若此种子非为鹿食，非孔雀食，非风吹去，非村火烧，非野火烧，亦非败坏不成种子，此种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为风、雨、日所中伤，得大雨渍，便速生也。成茎枝叶柔软成节，触体喜悦。此茎枝叶柔软成节，触体喜悦，乐更乐触。”’

“此缘树成大枝节叶，缠裹彼树，覆盖在上，覆盖在上已，彼树神方作是念：‘彼边傍种子村神、村百谷药木亲亲朋友树神，于种子见此当来恐怖，见此灾患故，而来慰劳我言：“树神勿怖！树神勿怖！此种子或为鹿食，或孔雀食，或风吹去，或村火烧，或野火烧，或败坏不成种子，如是，树神，汝得安隐。若此种子非为鹿食，非孔雀食，非风吹去，非村火烧，非野火烧，亦非败坏不成种子，此种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为风、雨、日所中伤，得大雨渍，便速生也。”我因种子、缘种子故，受此极苦甚重苦也。’

“如是，或有沙门、梵志，快庄严女共相娱乐，作如是说：‘此沙门、梵志于欲见当来有何恐怖，有何灾患，而断于欲，施设断欲？’此快庄严于女身体乐更乐触。彼与此女共相娱乐，于中游戏，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方作是念：‘彼沙门、梵志于欲见此当来恐怖，见此灾患故，断于欲，施设断欲。我等因欲、诤欲、缘欲故，受如是极苦甚重苦也。’是谓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

“云何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或有一自然重浊欲、重浊恚、重浊痴，彼数随欲心，受苦忧戚；数随恚心、痴心，受苦忧戚。彼以苦以忧，尽其形寿，修行梵行，乃至啼泣堕泪。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是谓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

“云何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或有沙门、梵志裸形无衣，或以

手为衣，或以叶为衣，或以珠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槐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怀妊家食，不畜狗家食；家有粪蝇飞来而不食；不啖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都不饮，学无饮行；或啖一口，以一口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穄米，或食杂[麩-夫＋黃]，或食头头逻食，或食粗食；或至无事处，依于无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连合衣，或持毛衣，或持头舍衣，或持毛头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发，或持编发，或持散编发；或有剃发，或有剃须，或剃须发；或有拔发，或有拔须，或拔须发；或住立断坐，或修蹲行；或有卧刺，以刺为床；或有卧草，以草为床；或有事水，昼夜手抒；或有事火，竟宿燃之；或事日、月、尊佑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无量苦，学烦热行。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是谓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

“云何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或有一自然不重浊欲、不重浊恚，不重浊痴，彼不数随欲心，受苦忧戚；不数随恚心、痴心，受苦忧戚。彼以乐以喜，尽其形寿，修行梵行，乃至欢悦心。彼受此法，成具足已，五下分结尽，化生于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是谓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世间真实有是四种受法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受法经下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世间是欲、如是望、如是爱、如是乐、如是意，令不喜、不爱、不可法灭，喜、爱、可法生。彼如是欲、如是望、如是爱、如是乐、如是意，然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此是痴法。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达，如是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达，不喜、不爱、不可法灭，喜、爱、可法生，是不痴法。世间真实有四种受法。云何为四？或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或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或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或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

“云何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或有一自乐自喜杀生，因杀生，生乐生喜；彼自乐自喜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因邪见，生乐生喜。如是身乐、心乐，不善从、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是谓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

“云何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或有一自苦自忧断杀，因断杀，生苦生忧；彼自苦自忧断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邪见，因断邪见，生苦生忧。如是身苦、心苦，善从、善生，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是谓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

“云何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或有一自苦自忧杀生，因杀生，生苦生忧；彼自苦自忧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因邪见生苦、生忧。如是身苦、心苦，不善从，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是谓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

“云何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或有一自乐自喜断杀，因断杀，生乐生喜；彼自乐自喜断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邪见，因断邪见，生乐生喜。如是身乐、心乐，善从、善生，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是谓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

“若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不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犹如阿摩尼药，一分好色香味，然杂以毒，或有人为病故服，服时好色香味，可口而不伤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药。如是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不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是谓痴法。

“若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不知如真已，便不习行而断之；不习行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是谓痴法。

“若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不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犹如大小便，复杂以毒，或有人为病故服，服时恶色臭无味，不可口而伤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药。如是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不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是谓痴法。

“若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彼痴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不知如真已，便不习行而断之；不习行断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是谓痴法。彼习行法不知如真，不习行法不知如真；习行法不知如真，不习行法不知如真已，不习行法习，习行法不习；不习行法习，习行法不习已，便不喜、不爱、不可法生，喜、爱、可法灭，是谓痴法。

“若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知如真已，便不习行而断之；不习行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是谓慧法。若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犹如大小便

和若干种药，或有人为病故服，服时恶色臭无味，不可口而伤咽，服已在腹便成药。如是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是谓慧法。

“若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知如真已，便不习行而断之；不习行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是谓慧法。

“若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犹如酥、蜜和若干种药，或有人为病故服，服时好色香味，可口而不伤咽，服已在腹便成药。如是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知如真已，便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是谓慧法。

“彼习行法知如真，不习行法知如真；习行法知如真，不习行法知如真已，便习行法习，不习行法不习；习行法习，不习行法不习已，便喜、爱、可法生，不喜、不爱、不可法灭，是谓慧法。世间真实有是四种受法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心品行禅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真实有四种行禅者。云何为四？或有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或有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或有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或有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云何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彼行禅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则从初禅趣第二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先初禅，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则从初禅趣第二禅，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第二禅趣第三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二禅，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趣第三禅，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第三禅趣第四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三禅，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第四禅，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四禅，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量空处，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量识处，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所有处，灭定也。’彼行禅者不知如真：‘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是胜息寂。’彼不知如真已，于如退转，意便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

“云何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彼行禅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第二禅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则从初禅趣第二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初禅，不应思余小想入第二禅。’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第三禅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趣第三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二禅，不应思余小想入第三

禅。’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第四禅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第四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三禅，不应思余小想入第四禅。’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无量空处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四禅，不应思余小想入无量空处。’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无量识处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量空处，不应思余小想入无量识处。’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无所有处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趣至无所有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量识处，不应思余小想入无所有处。’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思余小想，修习非有想非无想处道。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不知如真：‘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所有处，不应思余小想入非有想非无想处。’彼不知如真已，不觉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

“云何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彼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所有处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非有想非无想处，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所有处，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量空处，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色乐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无量空处，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四禅，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三禅，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次，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初禅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第二禅，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复此，行禅者所行、所相、所标，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欲乐相应念想本退具。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离本相，更趣余处，失初禅，灭定也，’彼知如真已，于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云何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彼行禅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则从初禅趣第二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则从初禅趣第二禅，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趣第三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趣第三禅，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第四禅，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第四神，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复次，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是胜息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我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是胜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觉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世间实有是四种行禅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说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名四种说经。如四种说经分别其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今当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四种说经分别其义？若有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欲乐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

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第二禅。’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初禅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第三禅。’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

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四禅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第四禅。’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无量空处。’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色乐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

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无量识处。’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所有处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无所有处。’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退转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住、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无所有处成就游。彼受此行，念此相、标，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进，亦复不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非有想非无想处相应念想升进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复不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如是不久当得非有想非无想处。’彼比丘应如是知。

“复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标，唯行厌相应念想无欲具。彼比丘应当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升进，我生此法能

令我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彼比丘应如是知。
“有想有知，齐是得知，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行余第一有。行禅比丘者，从是起当为彼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心品猎师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猎师饲鹿，不如是心，令鹿得肥、得色、得力、得乐、长寿。猎师饲鹿，如是心饲，唯欲近食，使近食已，令骄恣放逸；放逸已，随猎师、猎师眷属。猎师饲鹿，如是心也。
“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彼第一群鹿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
“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舍猎师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草饮水耶？’第二群鹿作是念已，便舍猎师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草饮水。彼春后月诸草水尽，身体极羸，气力衰退，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彼第二群鹿亦复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
“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离猎师、猎师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离猎师、猎师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彼猎师、猎师眷属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谄黠！极谄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宁可作长围罝，作长围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猎师、猎师眷属作是念已，便作长围罝，作长围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如是第三群鹿亦复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
“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依住猎师、猎师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猎师、猎师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便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彼猎师、猎师眷属复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猛俊！第一猛俊！若我逐彼，必不能得，余鹿则当恐怖惊散，我今宁可舍罝第四群鹿。’猎师、猎师眷属作是念已，则便舍罝，如是第四群鹿

便得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

“比丘，我说此喻，欲令解义，我今说此当观其义。猎师食者，当知五欲功德：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猎师食者，当知是五欲功德也。猎师者，当知是恶魔王也。猎师眷属者，当知是魔王眷属也。群鹿者，当知是沙门、梵志也。

“第一沙门、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间信施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魔王、魔王眷属，如是第一沙门、梵志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犹如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当观彼第一沙门、梵志亦复如是。

“第二沙门、梵志亦作是念：‘第一沙门、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间信施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魔王、魔王眷属，如是彼第一沙门、梵志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我今宁可舍世间信施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果及根耶？’第二沙门、梵志作是念已，便舍世间信施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果及根。彼春后月诸果根尽，身体极羸，气力衰退，力衰退已，便心解脱、慧解脱衰退；心解脱、慧解脱衰退已，便随魔王、魔王眷属，如是第二沙门、梵志亦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犹如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彼近食已，便骄恣放逸；放逸已，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舍猎师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草饮水耶？’第二群鹿作是念已，便舍猎师食，离于恐怖，依无事处，食草饮水。彼春后月诸草水尽，身体极羸，气力衰退，便随猎师、猎师眷属，如是第二群鹿亦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当观彼第二沙门、梵志亦复如是。

“第三沙门、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沙门、梵志一切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我今宁可离魔王、魔王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不近食世间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魔王、魔王眷属。’第三沙门、梵志作是念已，便离魔王、魔王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便不近食世间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魔王、魔王眷属，然受持二见——有见及无见。彼受此二见故，便随魔王、魔王眷属，如是第三沙门、梵志亦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犹如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离猎师、猎师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离猎师、猎师眷属，依住不远，住不远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彼猎师、猎师眷属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谄黠！极谄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宁可作长围罝；作长围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猎师、猎师眷属作是念已，便作长围罝；作长围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

止，如是第三群鹿亦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所依者当知有见也，住止者当知无见也，当观彼第三沙门、梵志亦复如是。

“第四沙门、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沙门、梵志一切不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我今宁可依住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间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魔王、魔王眷属。’第四沙门、梵志作是念已，便依住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间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魔王、魔王眷属，如是第四沙门、梵志便脱魔王、魔王眷属境界。犹如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我今宁可依住猎师、猎师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猎师、猎师眷属所不至处，依住彼已，不近食猎师食；不近食已，便不骄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随猎师、猎师眷属。彼猎师、猎师眷属复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猛俊！第一猛俊！若我逐彼，必不能得，余鹿则当恐怖惊散，我今宁可舍置第四群鹿。’彼猎师、猎师眷属作是念已，则便舍置，如是第四群鹿便脱猎师、猎师眷属境界。当观彼第四沙门、梵志亦复如是。

“比丘，当学如是所依住止，令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何者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谓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魔王、魔正眷属所不至处。复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谓比丘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是谓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复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谓比丘度一切色想，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复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谓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灭身触成就游，慧见诸漏尽断知，是谓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比丘，如是所依住止，令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处。当学如是！”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五支物主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五支物主平旦出舍卫国，往诣佛所，欲见世尊供养礼事。五支物主便作是念：“且置往见佛世尊，或能宴坐及诸尊比丘，我今宁可诣一娑逻末利异学园。”于是，五支物主便至此道游戏欢乐，近巾头阿梨，往诣一娑逻末利异学园。

彼时，娑逻末利异学园中，有一异学沙门文祁子，在于彼中为大宗主，众人之师，众所敬重，统领大众五百异学师。彼在扰乱众发高大音声，其声喧闹，说若干种畜生之论，谓论王、论贼、论斗诤、论饮食、论衣被、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邪道、论海中，如是比聚集，论若干种畜生之论。异学沙门文祁子遥见五支物主来，便自敕己众，令默然住："汝等默然！莫复语言！宜自收敛！此沙门瞿昙弟子五支物主来。若有沙门瞿昙在家弟子居舍卫国者，无过于五支物主。所以者何？彼爱乐默然，称说默然，若彼见此众默然者，或能来前。"

彼时，异学沙门文祁子止己众已，自默然住。

于是，五支物主往诣异学沙门文祁子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异学沙门文祁子语曰："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设彼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得第一义、质直沙门。云何为四？身不作恶业，口不恶言，不行邪命，不念恶念。物主，若有此四事者，我施设彼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得第一义、质直沙门。"

五支物主闻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不是不非，从座起去："如此所说，我自诣佛，当问此义。"便往诣佛，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与异学沙门文祁子所共论者，尽向佛说。

世尊闻已，告曰："物主，如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若当尔者，婴孩童子支节柔软，仰向卧眠，亦当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得第一义、质直沙门。物主，婴孩童子尚无身想，况复作身恶业耶？唯能动身。物主，婴孩童子尚无口想，况复恶言耶？唯能得啼。物主，婴孩童子尚无命想，况复行邪命耶？唯有呻吟。物主，婴孩童子尚无念想，况复恶念耶？唯念母乳。物主，若如异学沙门文祁子说者，如是婴孩童子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得第一义、质直沙门。

"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设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无上士，不得第一义，亦非质直沙门。云何为四？身不作恶业，口不恶言，不行邪命，不念恶念。物主，若有此四事，我施设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无上士，不得第一义，亦非质直沙门。物主，身业、口业者，我施设是戒。物主，念者，我施设是心所有与心相随。物主，我说当知不善戒，当知不善戒从何而生，当知不善戒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戒耶？物主，我说当知善戒，当知善戒从何而生，当知善戒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戒耶？物主，我说当知不善念，当知不善念从何而生，当知不善念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念耶？物主，我说当知善念，当知善念从何而生，当知善念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念耶？

"物主，云何不善戒耶？不善身行，不善口、意行，是谓不善戒。物主，此不善戒从何而生？我说彼所从生，当知从心生。云何为心？若心有欲、有恚、有痴，当知不善戒从是心生。物主，不善戒何

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多闻圣弟子舍身不善业，修身善业；舍口、意不善业，修口、意善业，此不善戒灭无余，败坏无余。物主，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戒？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不善戒也。

“物主，云何善戒耶？善身业，善口、意业，是谓善戒。物主，此善戒从何而生？我说彼所从生，当知从心生。云何为心？若心无欲、无恚、无痴，当知善戒从是心生。物主，善戒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若多闻圣弟子行戒不著戒，此善戒灭无余，败坏无余。物主，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戒？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善戒也。

“物主，云何不善念耶？欲念、恚念、害念，是谓不善念。物主，不善念从何而生？我说彼所从生，当知从想生。云何为想？我说想多种、无量种、若于种行，或欲想，或恚想，或害想。物主，众生因欲界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应。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应。物主，众生因恚、害界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应。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应。此不善念从是想生。物主，不善念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若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此不善念灭无余，败坏无余。物主，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念？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不善念也。

“物主，云何善念耶？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是谓善念。物主，善念从何而生？我说彼所从生，当知从想生。云何为想？我说想多种、无量种、若干种行，或无欲想，或无恚想，或无害想。物主，众生因无欲界想故，生善念，无欲界相应。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无欲界相应。物主，众生因无恚、无害界故，生善念无恚、无害界相应。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无恚、无害界相应。此善念从是想生。物主，善念何处灭无余？何处败坏无余？若多闻圣弟子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此善念灭无余，败坏无余。物主，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念？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善念也。

“物主，若多闻圣弟子以慧观不善戒知如真，从生不善戒知如真，此不善戒灭无余，败坏无余，知如真以慧观，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不善戒知如真。以慧观善戒知如真，从生善戒知如真，此善戒灭无余，败坏无余，知如真以慧观，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善戒知如真。以慧观不善念知如真，从生不善念知如真，此不善念灭无余，败坏无余，知如真以慧观，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不善念知如真。以慧观善念知如真，从生善念知如真，此善念灭无余，败坏无余，知如真以慧观，贤圣弟子如是行者，灭善念知如真。所以者何？因正见故生

正志，因正志故生正语，因正语故生正业，因正业故生正命，因正命故生正方便，因正方便故生正念，因正念故生正定。贤圣弟子心如是定已，便解脱一切淫、恚、痴。

“物主，贤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已，便知一切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学见迹成就八支，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物主，云何学见迹成就八支？谓学正见至学正定，是谓学见迹成就八支。物主，云何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谓无学正见至无学正智，是谓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物主，若有十支，我施设彼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得第一义、质直沙门。”

佛说如是，彼五支物主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瞿昙弥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羇瘦，在加鞞罗卫尼拘类树园。

尔时，摩诃簸逻阇钵提瞿昙弥持新金缕黄色衣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新金缕黄色衣我自为世尊作，慈愍我故，愿垂纳受！”

世尊告曰：“瞿昙弥，持此衣施比丘众，施比丘众已，便供养我，亦供养众。”

大生主瞿昙弥至再三白曰：“世尊，此新金缕黄色衣我自为世尊作，慈愍我故，愿垂纳受！”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瞿昙弥，持此衣施比丘众，施比丘众已，便供养我，亦供养众。”

尔时，尊者阿难立世尊后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此大生主瞿昙弥于世尊多所饶益，世尊母命终后乳养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大生主瞿昙弥实于我多所饶益，我母命终后乳养于我。阿难，我亦于大生主瞿昙弥多所饶益。所以者何？大生主瞿昙弥因我故，得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不疑三尊、苦集灭道，成就信、戒、多闻、施、慧，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离酒断酒。阿难，若有人因人故，得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不疑三尊、苦集灭道，成就信、戒、多闻、施、慧，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离酒断酒者，此人供养于彼人至尽形寿，以饮食、衣被、床榻、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不得报恩。

“复次，阿难，有七施众，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阿难，云何七施众，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信族姓男、族姓女，佛在世时，佛为首，施佛及比丘众，是谓第一施众，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信族姓男、族姓女，世尊般涅槃后不久施二部众，施比丘众，施比丘尼众。入比丘僧园而白众曰：‘众中尔所比丘来，布施彼也。’入比丘尼僧房而白众曰：‘众中尔所比丘尼来，布施彼也。’是谓第五施众，得大福，得

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

“阿难，当来时有比丘，名姓种，不精进，著袈裟衣。彼不精进，不精进故施，依众故，缘众故，上众故，因众故，我说尔时施主得无量不可数不可计福，得善得乐，况复今比丘成就行事，成就除事，成就行事除事；成就质直，成就柔软，成就质直柔软；成就忍，成就乐，成就忍乐；成就相应，成就经纪，成就相应经纪；成就威仪，成就行来游，成就威仪行来游；成就信，成就戒，成就多闻，成就施，成就慧，成就信，戒、多闻、施、慧耶！是谓第七施众，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是谓有七施众，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

“阿难，云何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有信族姓男、族姓女布施如来，施缘一觉，施阿罗诃，施向阿罗诃，施阿那含，施向阿那含，施斯陀含，施向斯陀含，施须陀洹，施向须陀洹，施离欲外仙人，施精进人，施不精进人，布施畜生。阿难，布施畜生得福百倍，施不精进人得福千倍，施精进人得福百千倍，施离欲外仙人得福亿百千倍，施向须陀洹无量，得须陀洹无量，向斯陀含无量，得斯陀含无量，向阿那含无量。得阿那含无量，向阿罗诃无量，得阿罗诃无量，缘一觉无量，况复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耶！此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

“复次，阿难，有四种布施，三净施。云何为四？或有布施，因施主净，非受者；或有布施，因受者净，非施主；或有布施，非因施主净，亦非受者；或有布施，因施主净，受者亦然。

“阿难，云何布施因施主净，非受者耶？施主精进行妙法，见来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施果’；受者不精进，行恶法，不见来不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施果’。是谓布施因施主净，非受者也。

“阿难，云何布施因受者净，非施主耶？施主不精进，行恶法，不见来不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施果’；受者精进行妙法，见来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施果’。是谓布施因受者净，非施主也。

“阿难，云何布施非因施主净，亦非受者耶？施主不精进，行恶法，不见来不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施果’；受者亦不精进，行恶法，不见来不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施果’。是谓布施非因施主净，亦非受者。

“阿难，云何布施因施主净，受者亦然耶？施主精进行妙法，见来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施果’；受者亦精进行妙法，见来见果，如是见、如是说‘有施有施果’。是谓布施因施主净，受者亦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精进施不精进，如法得欢喜心，

信有业及果报，此施因施主净。
不精进施精进，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业及果报，此施因受者净。
懈怠施不精进，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业及果报，如是施无广报。
精进施于精进，如法得欢喜心，
信有业及果报，如是施有广报。
奴婢及贫穷，自分施欢喜，
信业信果报，此施善人称。
正护善身口，舒手以法乞，
离欲施离欲，是财施第一。”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多界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诸有恐怖，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于是，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诸有恐怖，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诸有恐怖，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阿难，犹如从苇积草积生火，烧楼阁堂屋。阿难，如是诸有恐怖，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阿难，昔过去时若有恐怖，彼一切亦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阿难，当来时诸有恐怖，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阿难，今现在诸有恐怖，从愚痴生，不从智慧；诸有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阿难，是为愚痴有恐怖，智慧无恐怖；愚痴有遭事、灾患、忧戚，智慧无遭事、灾患、忧戚。阿难，诸有恐怖、遭事、灾患、忧戚，彼一切从愚痴可得，不从智慧。”

于是，尊者阿难悲泣泪出，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愚痴非智慧？”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不知界，不知处，不知因缘，不知是处、非处者，阿难，如是比丘愚痴非智慧。”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愚痴非智慧。世尊，云何比丘

智慧非愚痴？”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知界、知处、知因缘，知是处、非处者，阿难，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痴。”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痴。世尊，云何比丘知界？”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见十八界知如真：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阿难，见此十八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六界知如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六界知如真：欲界、恚界、害界，无欲界、无恚界、无害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六界知如真：乐界、苦界、喜界、忧界、舍界、无明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四界知如真：觉界、想界、行界、识界。阿难，见此四界知如真。

“复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欲界、色界、无色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色界、无色界、灭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过去界、未来界、现在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妙界、不妙界、中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善界、不善界、无记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三界如如真：学界、无学界、非学非无学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二界知如真：有漏界、无漏界。阿难，见此二界知如真。复次，阿难，见二界知如真：有为界、无为界。阿难，见此二界知如真。阿难，见此六十二界知如真。阿难，如是比丘知界。”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界。世尊，云何比丘知处？”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见十二处知如真：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意处、法处。阿难，见此十二处知如真，阿难，如是比丘知处。”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处。云何比丘知因缘？”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见因缘及从因缘起知如真，因此有彼，无此无彼，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阿难，如是比丘知因缘。”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因缘。云何比丘知是处、非处？”

世尊答曰：“阿难，若有比丘见处是处知如真，见非处是非处知如真。阿难，若世中有二转轮王并治者，终无是处；若世中有一转轮王治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世中有二如来者，终无是处；若世中有一如来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故害父母，杀阿罗诃，破坏圣众，恶心向佛，出如来血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故害父母，杀阿罗诃，破坏圣众，恶心向佛，出如来血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故犯戒，舍戒罢道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故犯戒，舍戒罢道者，必有是处。若见谛人舍离此内，从外求尊、求福田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舍离此内，从外求尊、求福田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从余沙门、梵志作是说诸尊，可见则见，可知则知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从余沙门、梵志作是说诸尊，可见则见，可知则知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信卜问吉凶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信卜问吉凶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从余沙门、梵志卜问吉凶相应，见有苦有烦，见是真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从余沙门、梵志卜问吉凶相应，见有苦有烦，见是真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生极苦甚重苦，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思、不可念乃至断命，舍离此内，更从外求，或有沙门、梵志，或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咒，令脱我苦，是求苦、集苦、趣苦、苦尽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舍离此内，更从外求，或有沙门、梵志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咒，令脱我苦，是求苦、集苦、趣苦、苦尽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见谛人受八有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受八有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身恶行，口、意恶行，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趣至善处，生于天中者，终无是处；若身恶行，口、意恶行，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者，终无是处；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趣至善处，生天中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身恶行，口、意恶行，受乐报者，终无是处。阿难，若身恶行，口、意恶行，受苦报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苦报者，终无是处；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乐报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正立四念处者，终无是处；若断五盖、心秽、慧羸，心正立四念处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不正立四念处，欲修七觉意者，终无是处；若断五盖、心秽、慧羸，心正立四念处，修七觉意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不正立四念处，不修七觉意，欲得无上正尽觉者，终无是处；若断五盖、心秽、慧羸，心正立

四念处，修七觉意，得无上正尽觉者，必有是处。

“阿难，若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不正立四念处，不修七觉意，得无上正尽觉，尽苦边者，终无是处；若断五盖、心秽、慧羸，心正立四念处，修七觉意，得无上正尽觉，尽苦边者，必有是处。

“阿难，如是比丘知是处、非处。”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是处、非处。”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经名何？云何奉持？”

世尊告曰：“阿难，当受持此多界、法界、甘露界、多鼓、法鼓、甘露鼓、法镜、四品，是故称此经名曰多界。”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心品第十四竟。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双品第十五（有十经前五经第四诵后五经第五诵故曰双品）（第四分别诵）

马邑及马邑，牛角娑罗林，
牛角娑罗林，求解最在后。

双品马邑经上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鸯骑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马邑，住马林寺，及比丘众。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见汝等沙门，是沙门。人问汝等沙门，汝自称沙门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佛复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门，当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已，要是真谛沙门、不虚沙门，若受衣被、饮食、床榻、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者，彼所供给，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汝等当学如是。

“云何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身行清净，仰向发露，善护无缺。因此清净，不自举，不下他，无秽无浊，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若汝作是念：‘我身行清净，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若身清净，当复作何等？当学口行清净，仰向发露，善护无缺。因此口行清净，不自举，不下他，无秽无浊，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行清净，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

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若身、口清净，当复作何等？当学意行清净，仰向发露，善护无缺。因此意行清净，不自举，不下他，无秽无浊，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行清净，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若身、口、意行清净，当复作何等？当学命行清净，仰向发露，善护无缺。因此命行清净，不自举，不下他，无秽无浊，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净，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净，当复作何等？比丘当学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慼、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慼、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净，守护诸根，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净，守护诸根，当复作何等？比丘当学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净，守护诸根，正知出入，我所作已办，不复更学；已成德义，无复上作。’比丘，我为汝说，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若欲求上学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净，守护诸根，正知出入，当复作何等？比丘当学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在冢间。彼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彼于疑惑净除其心。彼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已，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说沙门，说梵志，说圣，说净浴。

“云何沙门？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沙门。云何梵志？谓远离诸恶不善

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梵志。云何为圣？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为圣。云何净浴？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净浴。是谓沙门，是谓梵志，是谓为圣，是谓净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马邑经下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鸯骑国，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马邑，住马林寺，及比丘众。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见汝等沙门，是沙门。人问汝等沙门，汝自称沙门耶？”

诸比丘白曰：“尔也，世尊。”

佛复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门，当学沙门道迹，莫非沙门。学沙门道迹已，要是真谛沙门、不虚沙门，若受衣被、饮食、床榻、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者，彼所供给，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汝等当学如是。

“云何非沙门道迹，非沙门？若有贪伺不息贪伺，有恚不息恚，有瞋不息瞋，有不语不息不语，有结不息结，有悭不息悭，有嫉不息嫉，有谀谄不息谀谄，有欺诳不息欺诳，有无惭不息无惭，有无愧不息无愧，有恶欲不息恶欲，有邪见不息邪见，此沙门垢、沙门谀谄、沙门诈伪、沙门曲，趣至恶处未尽已，学非沙门道迹，非沙门。

“犹如钺斧，新作极利，有头有刃，僧伽梨所裹。我说彼痴学沙门道亦复如是，谓有贪伺不息贪伺，有恚不息恚，有瞋不息瞋，有不语不息不语，有结不息结，有悭不息悭，有嫉不息嫉，有谀谄不息谀谄，有无惭不息无惭，有无愧不息无愧，有恶欲不息恶欲，有邪见不息邪见，持僧伽梨，我不说是沙门。若持僧伽梨者，有贪伺息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语息不语，有结息结，有悭息悭，有嫉息嫉，有谀谄息谀谄，有无惭息无惭，有无愧息无愧，有恶欲息恶欲，有邪见息邪见者，彼诸亲亲朋友往诣而作是说：‘贤人，汝当学持僧伽梨。贤，汝学持僧伽梨有贪伺息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语息不语，有结息结，有悭息悭，有嫉息嫉，有谀諂息谀諂，有无惭息无惭，有无愧息无愧，有恶欲息恶欲，有邪见息邪见。’若以我见持僧伽梨，有贪伺、恚、瞋、不语、结、悭、嫉、谀谄、无惭、无愧、恶欲、邪见，是以我持僧伽梨，我说非是沙门。

“如是无衣、编发、不坐、一食、常扬水、持水。持水者，我说非是沙门。若持水，有贪伺息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语息不语，有结息结，有悭息悭，有嫉息嫉，有谀谄息谀谄，有无惭息无惭，有无愧息无愧，有恶欲息恶欲，有邪见息邪见，彼诸亲亲朋友往

诣而作是说：‘贤，汝当持水。持水已，有贪伺息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语息不语，有结息结，有悭息悭，有嫉息嫉，有谀谄息谀谄，有无惭息无惭，有无愧息无愧，有恶欲息恶欲，有邪见息邪见。’若以我见持水，贪伺、恚、瞋、不语、结、悭、嫉、谀谄、无惭、无愧、有恶欲、有邪见，是以持水者，我说不是沙门，是谓非沙门道迹，非是沙门。

“云何沙门道迹，非不沙门？若有贪伺息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语息不语，有结息结，有悭息悭，有嫉息嫉，有谀谄息谀谄，有无惭息无惭，有无愧息无愧，有恶欲息恶欲，有邪见息邪见，此沙门嫉、沙门谀谄、沙门诈伪、沙门曲，趣至恶处尽已，学沙门道迹，非不沙门，是谓沙门道迹，非不沙门。

“彼如是成就戒，身清净，口、意清净，无有贪伺，心中无恚，无有睡眠，无掉、骄傲，断疑度惑，正念正智，无有愚痴，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作是念：‘有粗、有妙、有想，来上出要，知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已，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犹去村不远，有好浴池，清泉流盈，翠草被岸，华树四周。或于东方有一人来，饥渴疲极，脱衣岸上，人池快浴，去垢除热，亦除渴乏。如是南方、西方、北方有一人来，饥渴疲极，脱衣岸上，入池快浴，去垢除热，亦除渴乏。如是，刹利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内行止，令得内止。内止者，我说沙门，说梵志，说圣，说净浴。如是梵志、居士、工师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内行止，令得内止。内止者，我说沙门，说梵志，说圣，说净浴。

“云何沙门？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沙门。云何梵志？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梵志。云何为圣？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为圣。云何净浴？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诸漏秽污，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是谓净浴。是谓沙门，是谓梵志，是谓为圣，是谓净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牛角娑罗林经上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跋耆瘦，在牛角娑罗林，及诸多知识上尊

比丘大弟子等，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尊者阿难。如是比丘多知识上尊比丘大弟子等，亦游跋耆瘦，在牛角娑罗林，并共近佛叶屋边住。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往诣尊者舍梨子所。尊者阿难遥见彼诸尊往已，白曰："贤者离越哆，当知此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往诣尊者舍梨子所。贤者离越哆，今可共彼诸尊往诣尊者舍梨子所，倘能因彼从尊者舍梨子少多闻法。"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尊者阿难过夜平旦，往诣尊者舍梨子所。

尊者舍梨子遥见彼诸尊来已，尊者舍梨子因彼诸尊故说："善来！贤者阿难。善来！阿难。善来！阿难，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我今问贤者阿难：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阿难，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阿难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彼所说法简要捷疾，与正相应，欲断诸结。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离越哆：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离越哆，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离越哆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乐于宴坐，内行止，不废坐禅，成就于观，常好闲居，喜安静处。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犹有目人住高楼上，于下露地有千土堑，彼少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迦旃延，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大迦旃延答曰："尊者舍梨子，犹二比丘法师共论甚深阿毗

昙，彼所问事，善解悉知，答亦无碍，说法辩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尊者大迦葉，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尊者大迦葉：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大迦葉答曰：“贤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无事称说无事，自有少欲称说少欲，自有知足称说知足，自乐在远离独住称说乐在远离独住，自修行精勤称说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称说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称说得定，自有智慧称说智慧，自诸漏已尽称说诸漏已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复问曰：“贤者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目揵连：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目揵连，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大目揵连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自在无量如意足。彼行无量如意足，变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一，有知有见，彻过石壁，如空无碍，出入于地，犹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没，上升虚空，结跏趺坐，犹若如鸟。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手扪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大目揵连问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诸尊已各自说随其所知，我今问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尊者舍梨子，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答曰：“贤者目揵连，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彼若欲得随所住止，中前游行，即彼住止，中前游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日中、晡时游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时游行。贤者目揵连，犹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种杂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晡时著者即取著之。贤者目揵连，如是，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彼若欲得随所住止，中前游行，即彼住止，中前游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日中、晡时游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时游行。贤者目揵连，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告曰：“贤者目揵连，我及诸贤已各自说随其所知。贤者目揵连，我等宁可共彼诸贤往诣佛所，向论此事，于中知谁最为善说？”于是，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尊者阿难往诣佛所，诸尊者等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难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今日贤者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贤者迦旃延、贤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过夜平旦，来诣我所。我遥见彼诸贤来已，因彼诸贤故说：‘善来！贤者阿难。善来！阿

难。善来！阿难，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我今问贤者阿难：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阿难，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贤者阿难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玩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彼所说法简要捷疾，与正相应，欲断诸结。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实如阿难比丘所说。所以者何？阿难比丘成就多闻。"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贤者阿难如是说已，我复问曰：'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离越哆：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离越哆，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贤者离越哆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乐于宴坐，内行止，不废坐禅，成就于观，常好闲居，喜安静处。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离越哆比丘所说。所以者何？离越哆比丘常乐坐禅。"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贤者离越哆如是说已，我复问曰：'贤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贤者阿那律陀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犹有目人住高楼上，于下露地有千土墼，彼少有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微少方便须臾尽见。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阿那律陀比丘所说。所以者何？阿那律陀比丘成就天眼。"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贤者阿那律陀如是说已，我复问曰：'贤者迦旃延，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随所如，我今复问贤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贤者迦旃延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犹二比丘法师共论甚深阿毗昙，彼所问事，善解悉知，答亦无碍，说法辩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旃延比丘所说。所以者何？迦旃延比丘分别法师。"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贤者迦旃延如是说已，我复问曰：'尊者大迦葉，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尊者大迦葉：此牛

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尊者大迦葉即答我曰：‘贤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无事称说无事，自有少欲称说少欲，自有知足称说知足，自乐在远离独住称说乐在远离独住，自修行精勤称说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称说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称说得定，自有智慧称说智慧，自诸漏已尽称说诸漏已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葉比丘所说。所以者何？迦葉比丘常行无事。”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尊者大迦葉如是说已，我复问曰：‘贤者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已说随所知，我今复问贤者目揵连：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贤者目揵连，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贤者大目揵连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自在无量如意足。彼行无量如意足，变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一，有知有见，彻过石壁，如空无碍，出入于地，犹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没，上升虚空，结跏趺坐，犹若如鸟。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手扪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目揵连比丘所说。所以者何？目揵连比丘有大如意足。”

于是，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诸尊如是说已，便白尊者舍梨子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诸尊已各自说随其所知，我今问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夜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妙香，犹若天华。尊者舍梨子，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尊者舍梨子即答我曰：‘贤者目揵连，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彼若欲得随所住止，中前游行，即彼住止，中前游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日中、晡时游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时游行。贤者目揵连，犹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种杂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晡时著者即取著之。贤者目揵连，如是，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彼若欲得随所住止，中前游行，即彼住止，中前游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日中、晡时游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时游行。贤者目揵连，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目揵连，如舍梨子比丘所说。所以者何？舍梨子比丘随用心自在。”

于是，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诸贤如是说已，告曰：‘贤者目揵连，我及诸贤已各自说随其所知。贤者目揵连，我等宁可共彼诸贤往诣佛所，向论此事，于中知谁最为善说？世尊，我等谁为善说耶？’”

世尊答曰："舍梨子，一切悉善。所以者何？此诸法者，尽我所说。舍梨子，听我所说，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舍梨子，若有比丘随所依住城郭村邑，彼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守护身，善敛诸根，善立其念。彼乞食已，过日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或至无事处，或至树下，或至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不解结跏趺坐乃至漏尽，彼便不解结跏趺坐乃至漏尽。舍梨子，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牛角娑罗林经下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那摩提瘦，在揵祁精舍。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那摩提而行乞食；食讫中后，往诣牛角娑罗林。

尔时，牛角娑罗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还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橙及拭脚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尽食者，便尽食之；若有余者，器盛覆举。食讫收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入室宴坐。若彼乞食有后还者，能尽食者亦尽食之；若不足者，取前余食，足而食之；若有余者，便泻著净地及无虫水中。取彼食器，净洗拭已，举著一面，收卷床席，拾洗足橙，收拭脚巾，举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扫洒食堂，粪除净已，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于晡时，若有先从宴坐起者，见水瓶、澡罐空无有水，便持行取。若能胜者，便举持来，安著一面。若不能胜，则便以手招一比丘，两人共举，持著一面，各不相语，各不相问。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说法，或圣默然。

于是，守林人遥见世尊来，逆呵止曰："沙门，沙门，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彼若见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见我，必可，无不可。"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遥见世尊来，即呵彼曰："汝守林人，莫呵世尊！汝守林人，莫呵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来，我善逝来。"

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摄佛衣钵。尊者难提为佛敷床，尊者金毗罗为佛取水。

尔时，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问曰："阿那律陀，汝常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复问："阿那律陀，云何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见与不见，等

无有异；行慈口业，行慈意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宁可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我便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隐，无有所乏。”问尊者难提，答亦如是。复问尊者金毗罗曰：“汝常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金毗罗白曰：“世尊，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问曰：“金毗罗，云何安隐，无所乏耶？”

尊者金毗罗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行慈口业，行慈意业，见与不见，等无有异。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宁可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我便自舍己心，随彼诸贤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隐，无有所乏。”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隐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颇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隐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世尊，我等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隐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得此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此住止，过此度此，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世尊，我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此住止，过此度此，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世尊，我等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此住止，过此度此，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世尊，我等得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

受有，知如真。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此住止，过此度此，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舍此住止，过此度此，更无有余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族姓子之所游行，安隐快乐，我今宁可为彼说法。”世尊作是念已，即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从座起去。于是，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送世尊，随其近远，便还所住。

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叹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那律陀，我等初不闻尊者阿那律陀说如是义，我等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尊者阿那律陀尽向世尊极称誉我等。”

尊者阿那律陀叹尊者难提、金毗罗曰：“善哉！善哉！尊者，我亦初未曾从诸贤等闻，尊者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我长夜以心知尊者心，尊者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是故我向世尊如是如是说。”

于是，长鬼天形体极妙，光明巍巍，夜将向旦，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世尊曰：“大仙人，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

地神从长鬼天闻所说，放高大音声：“大仙人，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

从地神闻声，虚空天、四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哆天、化乐天、他化乐天，须臾声彻至于梵天：“大仙人，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长鬼天，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长鬼天，地神闻汝声已，便放高大音声：‘大仙人，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从地神闻声，虚空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哆天、化乐天、他化乐天，须臾声彻至于梵天：‘大仙人，诸跋耆人得大善利，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毗罗。’长鬼天，若彼三族家，此三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三族家忆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长夜得大善利，安隐快乐。若彼村邑及天、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忆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长鬼天，此三族姓子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佛说如是，此三族姓子及长鬼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求解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剑摩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缘于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彼世尊正尽觉不可知，云何求解于如来乎？”

时，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等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比丘，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

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世尊告曰：“缘于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当以二事求解如来：一者、眼知色，二者、耳闻声。若有秽污眼、耳知法，是彼尊者为有、为无耶？若求时，则知所有秽污眼、耳知法，彼尊者无。若无此者，当复更求。若有杂眼、耳知法，是彼尊者为有、为无耶？若求时，则知所有杂眼、耳知法，彼尊者无。若无此者，当复更求。若有白净眼、耳知法，是彼尊者为有、为无耶？若求时，则知所有白净眼、耳知法，彼尊者有。若有此者，当复更求。彼尊者为长夜行此法、为暂行耶？若求时，则知彼尊者长夜行此法，不暂行也。若常行者，当复更求。彼尊者为为名誉，为为利义入此禅耶？不为名誉，不为利义入此禅耶？若求时，则知彼尊者非为灾患故入此禅也。

“若有作是说：‘彼尊者乐行非恐怖，离欲不行欲，欲已尽也。’便应问彼：‘贤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贤者自正观如是说：彼尊者乐行非恐怖，离欲不行欲，欲已尽耶？’彼若作是答：‘贤者，我不知彼心，亦非余事知，然彼尊者或独住，或在众，或在集会，若有善逝，若为善逝所化为宗主，因食可见彼贤者，我不自知，我从彼尊者闻，面前谘受：我乐行非恐怖，离欲不行欲，欲已尽也。贤者，我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令我自正观如是说：彼尊者乐行不恐怖，离欲不行欲，欲已尽也。’

“于中当复问彼如来法：‘若有秽污眼、耳知法，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若有杂眼、耳知法，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若有白净法，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如来为彼答：‘若有秽污眼、耳知法，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若有杂眼、耳知法，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若有秽污眼、耳知法，如来灭断拔绝根本，终不复生；若有杂眼、耳知法，如来灭断拔绝根本，终不复生；若有白净法，如是我白净，如是境界，如是沙门，我如是成就此正法、律。有信弟子往见如来，奉侍如来，从如来闻法，如来为说法，上复上，妙复妙，善除黑白。如来为说法，上复上，妙复妙，善除黑白者，如是如是闻已，知断一法，于诸法得究竟，净信世尊：彼世尊正尽觉也。’”

“复应问彼：‘贤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贤者知断一法，于诸法得究竟，净信世尊：彼世尊正尽觉耶？’彼如是答：‘贤者，我不知世尊心，亦非余事知，我因世尊有如是净信，世尊为我说

法，上复上，妙复妙，善除黑白。贤者，如如世尊为我说法者，如是如是我闻，如来为我说法，上复上，妙复妙，善除黑白。如是如是我闻已，知断一法，于诸法得究竟，净信世尊：彼世尊正尽觉也。贤者，我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令我知断一法，于诸法得究竟，净信世尊：彼世尊正尽觉也。’若有此行、有此力，深著如来信根已立者，是谓信见本不坏智相应，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夺，如是求解如来，如是正知如来。”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四分别诵讫。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说智、阿夷那，拘楼明圣道，
东园论小空，大空最在后。

双品说智经第六（第五诵名后诵）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来向汝说已所得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世尊说五盛阴：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五盛阴，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耶？’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色盛阴非果、空虚、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变易法，我知如是。若是色盛阴有欲、有染、有著、有缚、缚著使者，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如是觉、想、行、识盛阴，非果、空虚、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变易法，我知如是。若于识盛阴有欲、有染、有著、有缚、缚著使者，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此五盛阴，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世尊说四食，众生以此得存长养。云何为四？一曰、抟食粗细，二曰、更乐，三曰、意念，四曰、识也。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四食，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耶？’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我于抟食，意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著，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离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更乐、意念、识食，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著，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离

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此四食，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世尊说四说。云何为四？一曰、见见说，二曰、闻闻说，三曰、识识说，四曰、知知说。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四说，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耶？’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我于见见说，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著，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离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闻闻、识识、知知说，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著，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离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此四说，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世尊说内六处：眼处，耳、鼻、舌、身、意处。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内六处，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耶？’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我于眼及眼识，眼识知法俱知，二法知已，诸贤，若眼及眼识，眼识知法，乐已尽，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如是耳、鼻、舌、身、意及意识，意识知法俱知，二法知已，诸贤，若意及意识，意识知法，乐已尽，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此内六处，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世尊说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六界，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耶？’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我不见地界是我所，我非地界所，地界非是神，然谓三受依地界住，识使所著，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如是水、火、风、空、识界，非是我所，我非识界所，识界非是神，然谓三受依识界住，识使所著，彼尽、无欲、灭、息、止，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此六界，得知无所受，漏尽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问彼比丘：‘贤者，云何知、云何见，此内身共有识及外诸相，一切我、我作及慢使断知，拔绝根本，终不复生？’

“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诸贤，我本未出家学道时，厌生老病死、啼泣困苦、愁戚忧悲，欲断此大苦阴。诸贤，我厌

患已而作是观：在家至狭，尘劳之处；出家学道，发露旷大。我今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净修梵行，我宁可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贤，我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贤，我出家学道，舍族相已，受比丘要，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介罪，常怀畏怖，受持学要。

"'诸贤，我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我于杀生净除其心。我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诸贤，我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妄言，断于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我于妄言净除其心。诸贤，我离两舌，断于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此闻语彼，欲破坏此；不彼闻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群党，我于两舌净除其心。诸贤，我离粗言，断于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说，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我于粗言净除其心。诸贤，我离绮语，断绮语，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诤事，顺时得宜，善教善呵，我于绮语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治生，断于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亦不受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我于治生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我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奴婢，断受奴婢，我于受奴婢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我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鸡、猪，断受鸡、猪，我于受鸡、猪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我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我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酒，断酒，我于饮酒净除其心。诸贤，我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我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诸贤，我离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断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我于歌舞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诸贤，我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我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诸贤，我离过中食，断过中食，一食、不夜食、学时食，我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复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我所往处，衣钵自随，无有顾恋，犹如雁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我亦

如是。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复守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圣护诸根，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

"'诸贤，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亦成就圣戒护诸根，得正知出入，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在冢间。诸贤，我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我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我于疑惑净除其心。诸贤，我已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诸贤，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通智作证。

"'诸贤，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诸贤，我如是知、如是见，内身有识及外诸相，一切我、我行及慢使断知，拔绝根本，终不复生。'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

"汝等闻之，当善然可，欢喜奉行。善然可彼，欢喜奉行已，当复如是语彼比丘：'贤者，初说我等已可意欢喜，然我等欲从贤者上复上，求智慧应答辩才，以是故我等从贤者问复问耳！'"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阿夷那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在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之法。彼时，异学阿夷那——沙门蛮头弟子遥见世尊从宴坐起，堂上来下，在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之法，异学阿夷那——沙门蛮头弟子往诣佛所，共相问讯，随佛经行。世尊回顾问曰："阿夷那，沙门蛮头实思五百思，若有异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自称我有无余、知无余，见彼有过、自称有过？"

异学阿夷那——沙门蛮头弟子答曰："瞿昙，沙门蛮头实思五百思，若有异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自称我有无余、知无余，

见彼有过、自称有过。”

世尊复问曰：“阿夷那，云何沙门蛮头思五百思，若有异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自称我有无余、知无余，见彼有过、自称有过耶？”

异学阿夷那——沙门蛮头弟子答曰：“瞿昙，沙门蛮头作如是说：‘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眠、若寤，或昼、或夜，常无碍知见。’或时逢奔象、逸马、奔车、叛兵、走男、走女，或行如是道，逢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或值蛇聚，或得块掷，或得杖打，或堕沟渎，或堕厕中，或乘卧牛，或堕深坑，或入刺中，或见村邑，问名问道，见男见女，问姓问名，或观空舍，或如是入族。彼既入已，而问我曰：‘尊从何行？’我答彼曰：‘诸贤，我趣恶道也。’瞿昙，沙门蛮头如是比丘思五百思，若有异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自称我有无余、知无余、见彼有过也。”

于是，世尊离于经行，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结跏趺坐，问诸比丘：“我所说智慧事，汝等受持耶？”彼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复至再三问曰：“诸比丘，我所说智慧事，汝等受持耶？”诸比丘亦至再三默然不答。

彼时，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智慧事，诸比丘从世尊闻，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比丘，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复告曰：“凡有二众，一曰、法众，二曰、非法众。何者非法众？或有一行非法说非法，彼众亦行非法说非法。彼非法人住非法众前，自已所知，而虚妄言，不是真实，显示分别，施设其行，流布次第说法，欲断他意弊恶，难诘不可说也，于正法、律中不可称立自已所知。彼非法人住非法众前，自称我有智慧普知。于中若有如是说智慧事者，是谓非法众。何者法众？或有一行法说法，彼众亦行法说法。彼法人住法众前，自已所知，不虚妄言，是真是实，显示分别，施设其行，流布次第说，欲断他意弊恶，难诘则可说也，于正法中而可称立自已所知。彼法人住法众前，自称我有智慧普知。于中若有如是说智慧事者，是谓法众。是故汝等当知法、非法，义与非义；知法、非法，义、非义已，汝等当学如法如义。”

佛说如是，即从座起，入室宴坐。于是诸比丘便作是念：“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是故，汝等当知法、非法，义与非义；知法、非法，义、非义已，汝等当学如法如义。’”彼复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彼复作是念：“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诸贤共往诣尊者阿难所，请说此义。若尊者阿难为分别者，我等当善受持。”

于是，诸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难，当知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汝等当知法、非法，义与非义；知法、非法，义、非义已，汝等当学如法如义。’我等便作是念：‘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我等复作是念：‘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阿难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阿难告曰：“诸贤，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诸贤，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见大树成根、茎、节、枝、叶、华、实，彼人不触根、茎、节、实，但触枝、叶。诸贤所说亦复如是，世尊现在，舍来就我而问此义。所以者何？诸贤，当知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世尊，此云何？此何义？’如世尊说者，诸贤等当善受持。”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阿难，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由彼世尊，然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为世尊之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惟愿尊者阿难为慈愍故而广说之。”

尊者阿难告诸比丘：“诸贤等，共听我所说。诸贤，邪见非法，正见是法。若有因邪见生无量恶不善法者，是谓非义；若因正见生无量善法者，是谓是义。诸贤，乃至邪智非法，正智是法。若因邪智生无量恶不善法者，是谓非义；若因正智生无量善法者，是谓是义。诸贤，谓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入室宴坐：‘是故，汝等当知法、非法，义与非义；知法、非法，义、非义已，汝等当学如法如义。’此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义，我以此句、以此文广说如是。诸贤可往向佛具陈，若如世尊所说义者，诸贤等便可受持。”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三匝而去；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即从座起，人室宴坐。尊者阿难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

世尊闻已，叹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所以者何？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之。如阿难所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说观义应如是也。”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圣道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道令众生得清净，离愁戚啼哭，灭

忧苦懊恼，便得如法。谓圣正定，有习、有助，亦复有具而有七支，于圣正定说习、说助，亦复说具。云何为七？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若有以此七支习、助、具，善趣向心得一者，是谓圣正定，有习、有助，亦复有具。所以者何？正见生正志，正志生正语，正语生正业，正业生正命，正命生正方便，正方便生正念，正念生正定。贤圣弟子如是心正定，顿尽淫、怒、痴。贤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顿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中正见最在其前。

“若见邪见是邪见者，是谓正见；若见正见是正见者，亦谓正见。云何邪见？谓此见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无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无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邪见。云何正见？谓此见有施、有斋，亦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处、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是谓正见。是为见邪见是邪见者，是谓正见；见正见是正见者，亦谓正见。彼如是知已，则便求学，欲断邪见成就正见，是谓正方便。比丘以念断于邪见，成就正见，是谓正念。此三支随正见从见方便，是故正见最在前也。

“若见邪志是邪志者，是谓正志；若见正志是正志者，亦谓正志。云何邪志？欲念、恚念、害念，是谓邪志。云何正志？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是谓正志。是为见邪志是邪志者，是谓正志；见正志是正志者，亦谓正志。彼如是知已，则便求学，欲断邪志成就正志，是谓正方便。比丘以念断于邪志，成就正志，是谓正念。此三支随正志从见方便，是故正见最在前也。

“若见邪语是邪语者，是谓正语；若见正语是正语者，亦谓正语。云何邪语？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是谓邪语。云何正语，离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是谓正语。是为见邪语是邪语者，是谓正语；见正语是正语者，亦谓正语。彼如是知已，则便求学，欲断邪语成就正语，是谓正方便。比丘以念断于邪语，成就正语，是谓正念。此三支随正语从见方便，是故正见最在前也。

“若见邪业是邪业者，是谓正业；若见正业是正业者，亦谓正业。云何邪业？杀生、不与取、邪淫，是谓邪业。云何正业？离杀、不与取、邪淫，是谓正业。是为见邪业是邪业者，是谓正业；见正业是正业者，亦谓正业。彼如是知已，则便求学，欲断邪业成就正业，是谓正方便。比丘以念断于邪业，成就正业，是谓正念。此三支随正业从见方便，是故正见最在前也。”

“若见邪命是邪命者，是谓正命；若见正命是正命者，亦谓正命。云何邪命？若有求无满意，以若干种畜生之咒，邪命存命。彼不如法求衣被，以非法也；不如法求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以非法也，是谓邪命。云何正命？若不求无满意，不以若干种畜生之

咒，不邪命存命。彼如法求衣被，则以法也；如法求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则以法也，是谓正命。是为见邪命是邪命者，是谓正命；见正命是正命者，亦谓正命。彼如是知已，则便求学，欲断邪命，成就正命，是谓正方便。比丘以念断于邪命，成就正命，是谓正念。此三支随正命从见方便，是故正见最在前也。

“云何正方便？比丘者，已生恶法为断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灭；未生恶法为不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灭。未生善法为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灭；已生善法为住不忘不退，转增广布，修习满具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灭，是谓正方便。云何正念？比丘者，观内身如身，观至觉、心、法如法，是谓正念。云何正定？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正定。云何正解脱？比丘者，欲心解脱，恚、痴心解脱，是谓正解脱。云何正智？比丘者，知欲心解脱，知恚、痴心解脱，是谓正智也。是为学者成就八支，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

“云何学者成就八支？学正见至学正定，是为学者成就八支。云何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无学正见至无学正智，是谓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所以者何？正见者，断于邪见。若因邪见生无量恶不善法者，彼亦断之；若因正见生无量善法者，彼则修习，令满具足至正智者断于邪智。若因邪智生无量恶不善法者，彼亦断之；若因正智生无量善法者，彼则修习，令满具足。

“是为二十善品、二十不善品，是为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若有沙门、梵志者，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于如法有十诘责。云何为十？若毁呰正见，称誉邪见，若有邪见沙门、梵志，若供养彼而称誉彼。若有沙门、梵志者，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于如法是谓一诘责。若毁呰至正智，称誉邪智，若有邪智沙门、梵志，若供养彼而称誉彼，若有沙门、梵志，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于如法是谓第十诘责。若有沙门、梵志，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是谓于如法有十诘责。

“若更有余沙门、梵志，蹲踞说蹲踞，无所有说无所有，说无因、说无作、说无业，谓彼彼所作善恶施设，断绝破坏彼此。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亦有诘责、愁忧恐怖。”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小空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时游行释中，城名释都邑，我于尔时从世尊闻说如是义：'阿难，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说，我善知、善受，为善持耶？"

尔时，世尊答曰："阿难，彼我所说，汝实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从尔时及至于今，多行空也。阿难，如此鹿子母堂空无象、马、牛、羊、财物、谷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众。是为，阿难，若此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若此有余者，我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当数念一无事想。彼如是知空于村想，空于人想，然有不空，唯一无事想。若有疲劳，因村想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人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无事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复次，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人想，莫念无事想，当数念一地想。彼比丘若见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丛，有沙有石，山崄深河，莫念彼也。若见此地平正如掌，观望处好，当数念彼。阿难，犹如牛皮，以百钉张，极张托已，无皱无缩。若见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丛，有沙有石，山崄深河，莫念彼也。若见此地平正如掌，观望处好，当数念彼。彼如是知，空于人想，空无事想，然有不空，唯一地想。若有疲劳，因人想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无事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地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复次，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无事想，莫念地想，当数念一无量空处想。彼如是知，空无事想，空于地想，然有不空，唯一无量空处想。若有疲劳，因无事想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地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无量空处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复次，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地想，莫念无量空处想，当数念一无量识处想。彼如是知，空于地想，空无量空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量识处想。若有疲劳，因地想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无量空处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无量识处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复次，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无量空处想，莫念无量识处想，当数念一无所有处想。彼如是知，空无量空处想，空无量识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所有处想。若有疲劳，因无量空处想

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无量识处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无所有处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复次，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无量识处想，莫念无所有处想，当数念一无想心定。彼如是知，空无量识处想，空无所有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想心定。若有疲劳，因无量识处想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无所有处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一无想心定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

“彼作是念：‘我本无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者，我不乐彼，不求彼，不应住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如是知，空欲漏，空有漏、空无明漏，然有不空，唯此我身六处命存。若有疲劳，因欲漏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有漏、无明漏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此我身六处命存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

“阿难，若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彼一切行此真实、空、不颠倒，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若当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彼一切行此真实、空、不颠倒，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若今现在我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亦行此真实、空、不颠倒，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汝当如是学，我亦行此真实、空、不颠倒，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是故，阿难，当学如是。”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大空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中迦维罗卫，在尼拘类园。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迦维罗卫而行乞食；食讫中后，往诣加罗差摩释精舍。尔时，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众多比丘于中住止。彼时，世尊从加罗差摩释精舍出，往诣加罗释精舍。尔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在加罗释精舍中集作衣业，尊者阿难遥见佛来，见已出迎，取佛衣钵，还敷床座，汲水洗足。佛洗足已，于加罗释精舍坐尊者阿难所敷之座，告曰：“阿难，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众多比丘于中住止。”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世尊，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众多比丘于中住止。所以者何？我今作衣业。

时，世尊复告阿难曰：“比丘不可欲哗说、乐于哗说、合会哗

说、欲众、乐众、合会于众、不欲离众、不乐独住远离之处。若有比丘欲哗说、乐于哗说、合会哗说、欲众、乐众、合会于众、不欲离众、不乐独住远离处者，谓有乐、圣乐、无欲之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之乐、非生死乐。若得如是乐，易不难得者，终无是处。阿难，若有比丘不欲哗说，不乐哗说，不合会哗说，不欲于众，不乐于众，不合会众，欲离于众，常乐独住远离处者，谓有乐、圣乐、无欲之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之乐、非生死乐。若得如是乐，易不难得者，必有是处。

“阿难，比丘不可欲哗说、乐于哗说、合会哗说、欲众、乐众、合会于众、不欲离众、不乐独往远离之处。若有比丘欲哗说、乐于哗说、合会哗说、欲众、乐众、合会于众、不欲离众、不乐独住远离处者，得时爱乐心解脱，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终无是处。阿难，若有比丘不欲哗说，不乐哗说，不合会哗说，不欲于众，不乐于众，不合会众，欲离于众，常乐独住远离处者，得时爱乐心解脱，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必有是处。所以者何？我不见有一色令我欲乐，彼色败坏变易，异时生愁戚啼哭、忧苦、懊恼，以是故我此异住处正觉尽觉，谓度一切色想行于外空。

“阿难，我行此住处已，生欢悦，我此欢悦，一切身觉正念正智，生喜、生止、生乐、生定，如我此定，一切身觉正念正智。阿难，或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共来诣我，我便为彼行如是如是心，远离，乐无欲，我亦复为彼说法，劝助于彼。阿难，若比丘欲多行空者，彼比丘当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当念内空。阿难，若比丘作如是说‘我不持内心住止，不令一定，念内空’者，当知彼比丘大自疲劳。

“阿难，云何比丘持内心住止令一定耶？比丘者，此身离生喜、乐、渍、尽润渍，普遍充满，离生喜、乐，无处不遍。阿难，犹人沐浴，器盛澡豆，以水浇和，和令作丸，渍、尽润渍，普遍充满，内外周密，无处有漏。如是，阿难，比丘此身离生喜、乐，渍、尽润渍，普遍充满，离生喜、乐，无处不遍。阿难，如是比丘持内心住止令得一定。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当念内空。彼为内空已，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内空也。阿难，若比丘观时，则知念内空，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内空者，彼比丘当念外空。彼念外空已，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外空也。

“阿难，若比丘观时，则知念外空，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外空者，彼比丘当念内外空。彼念内外空已，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内外空也。阿难，若比丘观时，则知念内外空，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内外空者，彼比丘当念不移动。彼念不移动已，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不移动也。

“阿难，若比丘观时，则知念不移动，其心移动，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于不移动者，彼比丘彼彼心于彼彼定，御复御，习复习，软复软，善快柔和，摄乐远离。若彼彼心于彼彼定，御复御，习复习，软复软，善快柔和，摄乐远离已，当以内空成就游。彼内空成就游已，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内空。阿难，如是比丘观时，则知内空成就游，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内空者，是谓正知。

“阿难，比丘当以外空成就游，彼外空成就游已，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外空。阿难，如是比丘观时，则知外空成就游，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外空者，是谓正知。

“阿难，比丘当以内外空成就游，彼内外空成就游已，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内外空。阿难，如是比丘观时，则知内外空成就游，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内外空者，是谓正知。

“阿难，当以不移动成就游，彼不移动成就游已，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不移动。阿难，如是比丘观时，则知不移动成就游，心不移动，趣向于近，得清澄住，解于不移动者，是谓正知。

“阿难，彼比丘行此住处心，若欲经行者，彼比丘从禅室出，在室影中露地经行，诸根在内，心不向外，后作前想。如是经行已，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是谓正知。

“阿难，彼比丘行此住处心，若欲坐定者，彼比丘从离经行，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如是坐定已，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是谓正知。

“阿难，彼比丘行此住处心，若欲有所念者，彼比丘若此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莫念此三恶不善之念；若此三善念，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当念此三善念。如是念已，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是谓正知。

“阿难，彼比丘行此住处心，若欲有所说者，彼比丘若此论非圣论，无义相应，谓论王论、贼论、斗诤论、饮食论、衣被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邪道论、海中论、不论如是种种畜生论。若论圣论与义相应，令心柔和，无诸阴盖，谓论施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知见论、渐损论、不会论、少欲论、知足论、无欲论、断论、灭论、宴坐论、缘起论，如是沙门所论，如是论已，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是谓正知。

“复次，阿难，有五欲功德，可乐、意所念，爱色欲相应：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若比丘心至到，观此五欲功德，随其欲功德，若心中行者。所以者何？无前无后，此五欲功德，随其欲功德，心中行者。阿难，若比丘观时，则知此五欲功德，随其欲功德，心中行者，彼比丘彼彼欲功德，观无常、观衰耗、观无欲、

观断、观灭、观断舍离。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彼即灭也。阿难，若如是比丘观时，则知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彼已断也，是谓正知。

“复次，阿难，有五盛阴：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谓比丘如是观兴衰，是色、是色集、是色灭，是觉、想、行、识，是识、是识集、是识灭。若此五盛阴有我慢者，彼即灭也。阿难，若有比丘如是观时，则知五阴中我慢已灭，是谓正知。

“阿难，是法一向可、一向乐、一向意念，无漏无受，魔所不及，恶所不及，诸恶不善法、秽污、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亦所不及，谓成就此不放逸也。所以者何？因不放逸，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觉，因不放逸根，生诸无量善法，若有随道品。阿难，是故汝当如是学，我亦成就于不放逸，当学如是！阿难，以何义故，信弟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若其正经、歌咏、记说故，信弟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也。但，阿难，或彼长夜数闻此法，诵习至千，意所惟观，明见深达。若此论圣论与义相应，令心柔和，无诸阴盖，谓论施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知见论、渐损论、不会论、小欲论、知足论、无欲论、断论、灭论、宴坐论、缘起论，如是沙门所论，得、易不难得，因此义故，信第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也。阿难，如是为烦师，为烦弟子，为烦梵行。

“阿难，云何为烦师？若师出世，有策虑思惟，住策虑地，有思惟观杂，凡人有辩才，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或住彼处，学远离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学远离，精勤安隐，快乐游行已，随弟子还梵志、居士、村邑、国人。彼随弟子还梵志、居士、村邑、国人已，便贡高还家，如是为烦师，是亦为恶不善法、秽污，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所烦，是谓烦师。

“阿难，云何为烦弟子？彼师弟子学彼远离，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或住彼处，学远离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学远离，精勤安隐，快乐游行已，随弟子还梵志、居士、村邑、国人。彼随弟子还梵志、居士、村邑、国人已，便贡高还家，如是为烦弟子，是亦为恶不善法、秽污，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所烦，是谓烦弟子。

“阿难，云何为烦梵行？若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

宴坐。阿难，如来以何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耶？”

尊者阿难白世尊曰：“世尊为法本！世尊为法主！法由世尊，惟愿说之！我今闻已，得广知义。”

佛便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尊者阿难受教而听。

佛言：“阿难，如来非为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阿难，如来但以二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一者、为自现法乐居故，二者、慈愍后生人故。或有后生人效如来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阿难，如来以此义故，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或住彼处，学远离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学远离，精勤安隐，快乐游行已，随梵行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彼随梵行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已，便不贡高而不还家。阿难，若彼不移动心解脱作证，我不说彼有障碍也。若彼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本为精勤，无放逸游行故，此或可有失以弟子多集会故。

“复次，阿难，彼师弟子效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或住彼处，学远离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学远离，精劝安隐，快乐游行已，随梵行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彼随梵行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已，便贡高还家，如是为烦梵行，是亦为恶不善法、秽污，当来有本，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所烦，是谓烦梵行。阿难，于烦师、烦弟子，此烦梵行最为不可、不乐、不爱，最意不念。阿难，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莫行怨事。

“阿难，云何弟子于师行怨事，不行慈事？若尊师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心，是为饶益，是为快乐，是为饶益乐。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顺行，不立于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违犯师教，不能得定者，如是弟子于师行怨事，不行慈事。

“阿难，云何弟子于师行慈事，不行怨事？若尊师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心，是为饶益，是为快乐，是为饶益乐。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其心归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违师教，能得定者，如是弟子于师行慈事，不行怨事。

“阿难，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莫行怨事。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说，如陶师作瓦。阿难，我说严急至苦，若有真实者，必能往也。”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双品第十五竟。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品第十六（有十经）（第五后诵）

加楼乌陀夷，牟犁破群那，
陀、阿湿具，周那、优婆离，
调御、痴慧地，阿梨吒、嗏帝。

大品加楼乌陀夷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鸯伽国中，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阿惒那住揵若精舍。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阿惒那而行乞食；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至一林，欲昼经行。尊者乌陀夷亦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阿惒那而行乞食；食讫中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随侍佛后，而作是念："若世尊今昼行者，我亦至彼昼行。"

于是，世尊入于林中，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尊者乌陀夷亦入彼林，去佛不远，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尔时，尊者乌陀夷独在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为我等多所饶益，善逝为我等多所安隐。世尊于我除众苦法，增益乐法。世尊于我除无量恶不善之法，增益无量诸善妙法。"

尊者乌陀夷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乌陀夷，无有所乏，安隐快乐，气力如常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唯然，世尊，我无所乏，安隐快乐，气力如常。"

世尊复问曰："乌陀夷，云何汝无所乏，安隐快乐，气力如常耶？"

尊者乌陀夷答曰："世尊，我独在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为我等多所饶益，善逝为我等多所安隐。世尊于我除众苦法，增益乐法。世尊于我除无量恶不善之法，增益无量诸善妙法。'世尊昔时告诸比丘：'汝等断过中食。'世尊，我等闻已，不堪不忍，不欲不乐。若有信梵志、居士往至众园，广施作福，我等自手受食，而世尊今教我断是，善逝教我绝是。复作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然我等于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断中后食。

"复次，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断夜食。'世尊，我等闻已，不堪不忍，不欲不乐。于二食中最上、最妙、最胜、最美者，而世尊今

教我断是，善逝教我绝是。复作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世尊，昔时有一居士，多持种种净妙食饮，还归其家，敕内人曰：‘汝等受此举著一处，我当尽共集会夜食，不为朝中。’世尊，若于诸家施设极妙最上食者，唯有夜食，我为朝中，而世尊今教我断是，善逝教我绝是。复作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然我等于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断于夜食。

“世尊，我复作是念：‘若有比丘非时入村而行乞食，或能逢贼，作业不作业，或逢虎逢鹿，或逢虎鹿，或逢豹逢熊，或逢豹熊，或往如是处，或逢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或值蛇聚，或得块掷，或得杖打，或堕沟渎，或堕厕中，或乘卧牛，或堕深坑，或入刺中。观见空家，入如是家，若彼入已，女人见之，或呼共行恶不净行。’

“世尊，昔一比丘夜暗微雨，睒睒掣电，而非时行入他家乞食。彼家妇人尔时出外洗荡食器，彼时妇人于电光中遥见比丘，谓为是鬼，见已惊怖，身毛皆竖，失声大呼，即便堕娠，而作是语：‘尊是鬼！尊是鬼！’时，彼比丘语妇人曰：‘妹，我非鬼，我是沙门，今来乞食。’尔时，妇人恚骂比丘至苦至恶，而作是语：‘令此沙门命根早断！令此沙门父母早死！令此沙门种族绝灭！令此沙门腹裂破坏！秃头沙门以黑自缠，无子断种，汝宁可持利刀自破其腹，不应非时夜行乞食，咄此沙门而堕我娠。’世尊，我忆彼已，便生欢悦。世尊，我因此欢悦遍充满体，正念正智，生喜、止、乐、定。世尊，我因此定遍充满体，正念正智。如是，世尊，我无所乏，安隐快乐，气力如常。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乌陀夷，汝今不尔如彼痴人，彼愚痴人，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不断此，彼但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犹如有蝇，为涕唾所缚，彼在其中或苦或死。乌陀夷，若人作是说彼蝇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者，为正说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蝇为涕唾所缚，彼于其中或苦或死。是故，世尊，彼蝇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

“乌陀夷，彼愚痴人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不断此，彼但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若族姓子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不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不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便断此，彼不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奉戒者，亦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

夷，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乌陀夷，犹如象王，年至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伽，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彼所坚缚，若努力转身，彼坚缚者则便断绝，还归本所。乌陀夷，若人作是说‘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伽，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彼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者，为正说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伽，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彼所坚缚，若努力转身，彼坚缚者则便断绝，还归本所。世尊，是故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伽，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彼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说。”

“如是，乌陀夷，彼族姓子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不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不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便断此，彼不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乌陀夷，若有痴人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不断此，彼但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可解脱。”

“乌陀夷，犹贫穷人无有钱财，亦无势力，彼有一妇，其眼复瞎，丑不可爱；唯有一屋，崩坏穿漏，乌鸟所栖，弊不可居；而有一床，复破折坏，弊不可卧；止有一瓶，缺不可用。彼见比丘食讫中后，净洗手足，敷尼师檀，坐一树下，清凉和调，修增上心。彼见已，而作是念：‘沙门为快乐，沙门如涅槃。我恶无德！所以者何？我有一妇，其眼复瞎，丑不可爱，不能舍离；唯有一屋，崩坏穿漏，乌鸟所栖，弊不可居，不能舍离；而有一床，复破折坏，弊不可卧，不能舍离；止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舍离。’爱乐比丘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乌陀夷，若人作是说‘彼贫穷人无有钱财，亦无势力，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者，为正说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贫穷人无有钱财，亦无势力，有一瞎妇，丑不可爱，不能舍离；唯有一屋，崩坏穿漏，乌鸟所栖，弊不可居，不能舍离；而有一床，复破折坏，弊不可卧，不能舍离；止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舍离。爱乐比丘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世尊，是故彼贫穷人无有钱财，亦无势力，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

“如是，乌陀夷，若有痴人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作是说：‘此

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不断此，彼但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是故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若族姓子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不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不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便断此，彼不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

“乌陀夷，犹如居士、居士子，极大富乐，多有钱财，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米谷丰饶，及若干种诸生活具、奴婢、象马，其数无量。彼见比丘食讫中后，净洗手足，敷尼师檀，坐一树下，清凉和调，修增上心。彼见已，而作是念：‘沙门为快乐，沙门如涅槃。我宁可舍极大富乐金宝、财谷、象马、奴婢，爱乐比丘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乌陀夷，若人作是说‘彼居士、居士子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者，为正说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彼能舍离极大富乐金宝、财谷、象马、奴婢，爱乐比丘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世尊，是故彼居士、居士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

“如是，乌陀夷，若族姓子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不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不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便断此，彼不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乌陀夷，比丘行舍，彼行舍已，生欲相应念，爱乐结缚，彼乐是，不断、不住、不吐，乌陀夷，我说是缚，不说解脱。所以者何？诸结不善。乌陀夷，结不善故，我说是缚，不说解脱。

“乌陀夷，比丘行舍，彼行舍已，生欲相应念，爱乐结缚，彼不乐是，断、住、吐，乌陀夷，我说亦是缚，不说解脱。所以者何？诸结不善。乌陀夷，结不善故，我说是缚，不说解脱。乌陀夷，比丘行舍，彼行舍已，或时意忘，俱有欲相应念，爱乐结缚，迟观速灭。乌陀夷，犹如铁丸、铁犁，竟日火烧，或有人著二三滴水，滴迟不续，水便速尽。乌陀夷，如是比丘行舍，彼行舍已，或时意忘，俱有欲相应念，爱乐结缚，迟观速灭。乌陀夷，我说亦是缚，不说解脱。所以者何？诸结不善。乌陀夷，结不善故，我说是缚，不说解脱。

“乌陀夷，俱在苦根，游行无生死，于无上爱尽，善心解脱。乌陀夷，我说解脱，不说是缚。所以者何？诸结已尽。乌陀夷，诸结尽故，我说解脱，不说是缚。乌陀夷，有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

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则不可修。乌陀夷，有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也。

“乌陀夷，云何有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不可修耶？若因五欲生乐生善者，是乐非圣乐，是凡夫乐，病本、痈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广布，我说于彼则不可修。乌陀夷，云何有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耶？乌陀夷，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是乐是圣乐、无欲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广布，我说于彼则可修也。

“乌陀夷，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圣说是移动。此中何等圣说移动？此中有觉、有观，是圣说移动。此中何等圣说移动？乌陀夷，比丘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是圣说移动。此中何等圣说移动？若此得喜，是圣说移动。此中何等圣说移动？乌陀夷，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是圣说移动。此中何等圣说移动？若此说移动心乐，是圣说移动。此中何等圣说不移动？乌陀夷，比丘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是圣说不移动。

“乌陀夷，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乌陀夷，我说此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

“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此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此中何等过度？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所有

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此中过度。乌陀夷，我说至非有想非无想处亦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乌陀夷，颇有一结，或多或少久住者，我说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谓我说不断耶？”

尊者乌陀夷白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乌陀夷，汝不尔如彼痴人。彼愚痴人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不断此，彼但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复为彼生不可、不忍。乌陀夷，是故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鸟陀夷，若有族姓子我为其说：‘汝等断此。’彼不作是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今世尊教我断此，善逝令我绝此。’亦不如是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彼便断此，彼不于我生不可、不忍，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亦不为彼生不可、不忍。鸟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不转增急，而可断绝，则得解脱。”

佛说如是，尊者乌陀夷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牟犁破群那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牟犁破群那与比丘尼数共集会，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比丘尼者，彼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诸比丘尼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

众多比丘闻已，便往诣佛，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牟梨破群那比丘与比丘尼数共集会，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比丘尼者，彼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诸比丘尼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语之曰：‘世尊呼汝。’”

一比丘闻已：“唯然，世尊。”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语之曰：“世尊呼汝。”牟犁破群那闻已，来诣佛所，为佛作礼，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破群那，汝实与比丘尼数共集会，若有人向汝道说比丘尼者，汝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汝者，诸比丘尼闻已，便瞋恚憎嫉，乃至斗诤。破群那，汝实如是耶？”

破群那答曰：“实尔，世尊。”

世尊复问曰：“破群那，汝非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破群那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破群那，是以汝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应当

学：若有欲有念依家，断是；若有欲有念依于无欲，是习是修，是广布也。破群那，汝当如是学！”

尔时，世尊问诸比丘曰：“汝等非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诸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是以汝等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应当学：若有欲有念依家，断是；若有欲有念依于无欲，是习是修，是广布也，汝等当如是学！昔时我曾告诸比丘：‘汝等，若有比丘多所知识，若有比丘少所知识，彼一切尽学一坐食，学一坐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彼诸比丘多所知识及少知识，尽学一坐食，学一坐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彼诸比丘可于我心，我亦不多教诃，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

“犹如马车，御者乘之，左手执辔，右手执策，随八道行，任意所至；如是诸比丘可于我心，我亦不多教诃，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犹如良地有娑罗树林，彼治林者，聪明黠慧而不懈怠，彼随时治娑罗树根，数数锄粪，以水溉灌，高者掘下，下者填满。若边生恶草，薅除弃之；若并生曲戾恶不直者，拔根著外；若枝生横曲，则落治之；若近边新生调直好者，便随时治。数数锄粪，以水溉灌，如是彼良地娑罗树林转转茂盛。如是诸比丘可于我心，我亦不多教诃。我不说彼善语恭顺，谓因衣钵、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故。所以者何？彼比丘若不得是，还不善语恭顺，成就不善语恭顺法。

“若有比丘为远离、依远离、住远离，善语恭顺，成就善语恭顺法者，我说彼善语恭顺。所以者何？或有一善护善逝行者，谓因他无恶语言也。若他不恶语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忧缠住，不憎瞋恚，不发露恶。彼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贤者忍辱温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若他恶语言者，便瞋恚憎嫉，而忧缠住憎恚发恶。彼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贤者恶性急弊粗犷，不定不制不息。’所以者何？

“比丘，昔时有居士妇，名鞞陀提，极大富乐，多有钱财，畜收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米谷丰饶，及若干种诸生活具。尔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大有名称，流布诸方：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善制善定善息。尔时，居士妇鞞陀提有婢名黑，本侍者，有妙善言，少多行善。彼黑婢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大名称，流布诸方：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宁可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为实瞋、为实不瞋耶？’

“于是，黑婢卧不早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不早起耶？’黑婢闻已，便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业、善经营、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极大名称，流布诸方：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宁可复更大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为实瞋、为实不瞋耶？’

“于是，黑婢卧极晚不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极晚不起耶？’黑婢闻已，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业、善经营、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极大名称，流布诸方：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善制善定善息耳！我今宁可复更极大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为实瞋、为实不瞋耶？’

“于是，黑婢卧至晡时乃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时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随我教！此黑婢轻慢于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额三脉起，皱面自往，闭户下关，手执大杖以打其头，头破血流。于是，黑婢头破血流，便出语比邻，讼声纷纭，多所道说：‘尊等，见是忍辱行人堪耐温和，善制善定善息行耶？骂我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时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随我教！此黑婢轻慢于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额三脉起，皱面自来，闭户下关，手执大杖以打我头，头破血流。’尔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便有极大恶名，流布诸方：居士妇鞞陀提恶性急弊粗犷，不定不制不息。

“如是，或有一善护善逝行者，谓因他无恶语言也。若他不恶语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忧缠住，不增瞋恚，不发露恶。彼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贤者忍辱温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若他恶语言者，便瞋恚憎嫉而忧缠住，憎恚发恶。彼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贤者恶性急弊粗犷，不定不制不息。’

“复次，有五言道，若他说者，或时或非时，或真或非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此五言道！若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怨家人缘彼起慈愍心，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犹如有人持大铧锹来，而作是语：‘我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彼便处处掘复掘，唾溺污之。说恶语者，作如是说，令大地非地。于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大地作非地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此大地甚深极广而不可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劳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说者，或时或非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此五言道！若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缘彼起慈愍心，心行如地，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犹如有人持大草炬，作如是语：‘我以此草炬，用热恒伽

水，令作沸汤。’于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恒伽水热作沸汤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恒伽水甚深极广，不可度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恒伽水热使作沸汤。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劳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说者，或时或非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此五言道！若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缘彼起慈愍心，心行如恒伽水，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犹如画师、画师弟子，持种种彩来，彼作是说：‘我于此虚空画作形像，以彩庄染。’于意云何？彼画师、画师弟子以此方便，宁能于虚空画作形像，以彩庄染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此虚空非色，不可见无对，是故彼画师、画师弟子以此方便，不能于虚空画作形像，以彩庄染。世尊，但使彼画师、画师弟子唐自疲劳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说者，或时或非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此五言道！若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缘彼起慈愍心，心行如虚空，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犹如猫皮囊柔治极软，除甄甄声，无甄甄声，彼或有人以手拳扠，石掷杖打，或以刀斫，或扑著地。于意云何？彼猫皮囊柔治极软，除甄甄声，无甄甄声，彼宁复有甄甄声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猫皮囊柔治极软，除甄甄声，无甄甄声，是故无复有甄甄声。”

“如是，诸比丘，若有他人拳扠石掷，杖打刀斫。汝等若为他人拳扠石掷，杖打刀斫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若为他人拳扠石掷，杖打刀斫时，心不变易，口不恶言，向捶打人缘彼起慈愍心，心行如猫皮囊，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若有贼来，以利锯刀节节解截，汝等若有贼来，以利锯刀节节解截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汝等当学！若有贼来，以利锯刀，节节解截，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割截人，缘彼起慈愍心，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汝等当学如是！”

于是，世尊叹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汝等颇见他不爱恶语言向

我，我闻已，不堪耐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复叹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若汝游东方，必得安乐，无众苦患；若游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乐，无众苦患。善哉！善哉！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况说衰退？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善哉！善哉！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于二果中必得其一，或于现世得究竟智，或复有余得阿那含。”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六十卷（第五十一卷～第六十卷）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一

大品跋陀和利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而受夏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当学一坐食，一坐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

尔时，尊者跋陀和利亦在众中。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于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恼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请，汝亦随我，听汝请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又复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于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恼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复至再三告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当学一坐食，一坐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

尊者跋陀和利亦至再三从座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于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恼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复至再三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请，汝亦随我，听汝请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复至再三白曰："世尊，如是我复不堪于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恼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尔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尊者跋陀和利说不堪任，从座起去。所以者何？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于是，尊者跋陀和利遂藏一夏，不见世尊。所以者何？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

时，诸比丘为佛作衣，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当游人间。尊者跋陀和利闻诸比丘为佛作衣，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当游人间。尊

者跋陀和利闻已，往诣诸比丘所。诸比丘遥见尊者跋陀和利来，便作是语："贤者跋陀和利，汝当知此为佛作衣。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当游人间。跋陀和利，当彼处善自守护，莫令后时致多烦劳！"

尊者跋陀和利闻此语已，即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实有过！我实有过！如愚如痴，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我说不堪任，从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众多比丘、比丘尼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彼知我、见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众多优婆塞、优婆夷居舍卫国，彼知我、见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众多异学沙门、梵志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彼知我、见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沙门瞿昙弟子，名德，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若有比丘俱解脱者，我语彼曰：'汝来入泥！'跋陀和利，于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宁当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有比丘，设非俱解脱有慧解脱，设非慧解脱有身证者，设非身证有见到者，设非见到有信解脱，设非信解脱有法行者，设非法行有信行者，我语彼曰：'汝来入泥！'跋陀和利，于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宁当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于意云何？汝于尔时得信行、法行、信解脱、见到、身证、慧解脱、俱解脱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于尔时非如空屋耶？"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为世尊面呵责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于是，世尊面呵责尊者跋陀和利已，复欲令欢喜，而告之曰："跋陀和利，汝当尔时，于我无信法静，无爱法静，无净法静。所以者何？我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汝说不堪任，从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实尔。所以者何？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我说不堪任，从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惟愿世尊受我

过失！我见过已，当自悔过，从今护之，不复更作。”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如是汝实如愚如痴，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我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汝说不堪任，从座起去。所以者何？以汝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跋陀和利，若汝有过，见已自悔，从今护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如是则于圣法、律中益而不损。若汝有过，见已自悔，从今护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于意云何？若有比丘不学具戒者，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住远离处，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住远离处，修行精勤，安隐快乐，以诬谤世尊戒，及诬谤天诸智梵行者，亦诬谤自戒。彼诬谤世尊戒，及诬谤天诸智梵行者，亦诬谤自戒已，便不生欢悦；不生欢悦已，便不生喜；不生喜已，便不止身；不止身已，便不觉乐；不觉乐已，便心不定。跋陀和利，贤圣弟子心不定已，便不见如实、知如真。

“跋陀和利，于意云何？若有比丘学具戒者，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或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住远离处，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现法乐居。彼住远离处，修行精勤，安隐快乐已，不诬谤世尊戒，不诬谤天诸智梵行者，亦不诬谤自戒。彼不诬谤世尊戒，不诬谤天诸智梵行者，亦不诬谤自戒已，便生欢悦；生欢悦已，便生喜；生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觉乐；觉乐已，便心定。

“跋陀和利，贤圣弟子心定已，便见如实、知如真；见如实、知如真已，便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一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二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彼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三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四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彼如是得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忆宿命智通作证。彼有行有相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彼众生名某，彼昔更历，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

住、如是寿讫。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此第一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忆宿命智作证明达。

“彼如是得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于生死智通作证。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二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生死智作证明达。

“彼如是得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跋陀和利，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三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漏尽智作证明达。”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缘，诸比丘等同犯于戒，或有苦治？或不苦治？”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数数犯戒，因数数犯戒故，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便说异异论外余事，瞋恚憎嫉，发怒广恶，触娆于众，轻慢于众，作如是说：‘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作如是意。跋陀和利，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贤者数数犯戒，因数数犯戒故，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便说异异论外余事，瞋恚憎嫉，发怒广恶，触娆于众，轻慢于众，作如是说：“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见已作是语：‘诸尊，当观令久住。’跋陀和利，诸比丘如是观令久住。

“或有比丘数数犯戒，因数数犯戒故，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不说异异论外余事，不瞋恚憎嫉、发怒广恶，不触娆众，不轻慢众，不如是说：‘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不作如是意。跋陀和利，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贤者数数犯戒，因数数犯戒故，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不说异异论外余事，不瞋恚憎嫉、发怒广恶，不触娆众，不轻慢众，不如是说：“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见已而作是语：‘诸尊，当观令早灭。’跋陀和利，诸比丘如是观令早灭，轻犯禁戒亦复如是。

“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有信、有爱、有静，‘今此比丘有信、有

爱、有静，若我等苦治于此贤者，今此贤者有信、有爱、有静，因此必断。我等宁可善共将护于此贤者。’诸比丘便善共将护。跋陀和利，譬若如人唯有一眼，彼诸亲属为怜念愍伤，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善共将护，莫令此人寒热、饥渴、有病、有忧、有病忧，莫尘、莫烟、莫尘烟。所以者何？复恐此人失去一眼，是故亲属善将护之。跋陀和利，如是比丘少信、少爱、少有静，诸比丘等便作是念：‘今此比丘少信、少爱、少有静，若我等苦治于此贤者，今此贤者少信、少爱、少有静，因此必断。我等宁可善共将护于此贤者。’是故诸比丘善共将护，犹如亲属护一眼人。”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缘，昔日少施设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何因何缘，世尊今日多施设戒，少有比丘遵奉持者？”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若比丘众不得利者，众便无喜好法；若众得利者，众便生喜好法。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断此喜好法故，便为弟子施设于戒。如是称誉广大，上尊王所识知，大有福、多学问。跋陀和利，若众不多闻者，众便不生喜好法；若众多闻者，众便生喜好法。众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断此喜好法故，便为弟子施设戒。跋陀和利，不以断现世漏故，为弟子施设戒；我以断后世漏故，为弟子施设戒。跋陀和利，是故我为弟子断漏故施设戒，至受我教。跋陀和利，我于昔时为诸比丘说清净马喻法，此中何所因？汝忆不耶？”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因。所以者何？世尊为诸比丘施设一坐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唯我说不堪任，从座起去，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世尊，是谓此中有所因。”

世尊复告曰：“跋陀和利，此中不但因是。跋陀和利，若我为诸此丘当说清净马喻法者，汝必不一心，不善恭敬，不思念听。跋陀和利，是谓此中更有因也。”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清净马喻法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已，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犹如知御马者得清净良马，彼知御者先治其口，治其口已，则有不乐于动转，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未曾治故。跋陀和利，若清净良马从御者治，第一治得成就彼御马者，然复更治勒口、绊脚，绊脚、勒臼而令驱行，用令止斗，堪任王乘无上行，无上息治诸支节，悉御令成，则有不乐于动转，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数数治故。跋陀和利，若清净良马，彼御马者数数治时得成就者，彼于尔时调、善调，得无上调、得第一无上调，无上行、得第一行，便中王乘，食于王粟，称说王马。

“跋陀和利，如是，若时贤良智人成就十无学法、无学正见乃至无学正智者，彼于尔时调、善调、得无上调、得第一无上调，无上

止、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秽，除一切怖，除一切痴，除一切谄，止一切尘，净一切垢而无所著，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也。”

佛说如是，尊者跋陀和利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阿湿具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

尔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于是，世尊展转到迦罗赖，住迦罗赖北村尸摄惒林。

尔时，迦罗赖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湿具，二名弗那婆修，旧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彼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众多比丘闻已，往诣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语彼曰：“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尔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阿湿具，弗那婆修，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

阿湿具、弗那婆修闻已，报曰：“诸贤，我等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如是再三。

彼众多比丘不能令阿湿具及弗那婆修除恶邪见，即从座起，舍之而去，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迦罗赖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湿具，二名弗那婆修，旧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彼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世尊，我等闻已，便往至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语彼曰：‘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此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尔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阿湿具，弗那婆修，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

乐。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

“阿湿具、弗那婆修闻已，报我等曰：‘诸贤，我等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湿具、弗那婆修除恶邪见，即从座起，舍之而去。”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至阿湿具、弗那婆修比丘所，语如是曰：‘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呼汝等。’”

一比丘闻已：“唯然，世尊。”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语如是曰：“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呼贤者等。”阿湿具、弗那婆修闻已，即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阿湿具，弗那婆修，众多比丘实语汝等：‘阿湿具，弗那婆修比丘，世尊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尔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阿湿具，弗那婆修，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阿湿具，弗那婆修，汝等闻已，语诸比丘曰：‘诸贤，我等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如是再三。阿湿具，弗那婆修，诸比丘不能令汝舍恶邪见，即从座起，舍之而去耶？”

阿湿具、弗那婆修答曰：“实尔。”

世尊告曰：“阿湿具，弗那婆修，汝等知说如是法：若有觉乐觉者，彼觉乐觉已，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若有觉苦觉者，彼觉苦觉已，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耶？”

阿湿具、弗那婆修答曰：“唯然，我等如是知世尊说法：若有觉乐觉者，彼觉乐觉已，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若有觉苦觉者，彼觉苦觉已，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

世尊呵阿湿具、弗那婆修比丘：“汝等痴人！何由知我如是说法？汝等痴人！从何口闻知如是说法？汝等痴人！我不一向说，汝等一向受持。汝等痴人！为众多比丘语时，应如是如法答：我等未知，当问诸比丘。”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说法：若有觉乐觉者，彼觉乐觉已，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若有觉苦觉者，彼觉苦觉已，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耶？”

众多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复问曰：“汝等云何知我说法？”

众多比丘答曰："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说法：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所说法。"

世尊闻已，叹诸比丘曰："善哉！善哉！若汝如是说：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或有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

"若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者，或有乐觉者，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我不应说断乐觉。若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者，或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我不应说修乐觉。若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者，或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我不应说断苦觉。若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者，或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我不应说修苦觉。

"若我知如真，见、解、得、正尽觉者，或有乐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是故我说断乐觉。若我知如真，见、解、得、正尽觉者，或有乐觉，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是故我说修乐觉。若我知如真，见、解、得、正尽觉者，或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是故我说断苦觉。若我知如真，见、解、得、正尽觉者，或有苦觉者，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是故我说修苦觉。所以者何？我不说修一切身乐，亦不说莫修一切身乐；我不说修一切身苦，亦不说莫修一切身苦；我不说修一切心乐，亦不说莫修一切心乐；我不说修一切心苦，亦不说莫修一切心苦。

"云何身乐我说不修？若修身乐，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者，如是身乐我说不修。云何身乐我说修耶？若修身乐，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者，如是身乐我说修也。云何身苦我说不修？若修身苦，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者，如是身苦我说不修。云何身苦我说修耶？若修身苦，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者，如是身苦我说修也。云何心乐我说不修？若修心乐，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者，如是心乐我说不修。云何心乐我说修耶？若修心乐，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者，如是心乐我说修也。云何心苦我说不修？若修心苦，恶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者，如是心苦我说不修。云何心苦我说修耶？若修心苦，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者，如是心苦我说修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已，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已，便恶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

“我不说一切比丘行无放逸，亦复不说一切比丘不行无放逸。云何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若有比丘俱解脱者。云何比丘有俱解脱？若有比丘八解脱身触成就游，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如是比丘有俱解脱，此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所以者何？此贤者本已行无放逸。若此贤者本有放逸者，终无是处，是故我说此比丘不行无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脱，有慧解脱者。云何比丘有慧解脱？若有比丘八解脱身不触成就游，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如是比丘有慧解脱，此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所以者何？此贤者本已行无放逸。若此贤者本有放逸者，终无是处，是故我说此比丘不行无放逸。此二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

“云何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脱，亦非慧解脱而有身证。云何比丘而有身证？若有比丘八解脱身触成就游，不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如是比丘而有身证，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何果，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于诸根，习善知识，行随顺住止，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亦非身证而有见到。云何比丘而有见到？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法、众，随所闻法，便以慧增上观、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见到，此比丘我说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何果，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于诸根，习善知识，行随顺住止，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亦非见到而有信解脱。云何比丘有信解脱？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法、众，随所闻法，以慧观忍，不如见到，如是比丘有信解脱，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何果，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于诸根，习善知识，行随顺住止，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复非见到，亦非信解脱而有法行。云何比丘而有法行？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法、众，随所闻法，便以慧增上观、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法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何果，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于诸根，习善知识，行随顺住止，于二果中必得一也，或于现法得究竟智，若有余者得阿那含。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复非见到，非信解脱，亦非法行而有信行。云何比丘而有信行？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法、众，随所闻法，以慧观忍，不如法行，如是比丘而有信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何果，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于诸根，习善知识，行随顺住止，于二果中必得一也，或于现法得究竟智，若有余者得阿那含。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此诸比丘我说行无放逸。

“我不说一切诸比丘得究竟智，亦复不说一切诸比丘初得究竟智，然渐渐习学趣迹，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得究竟智，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云何渐渐习学趣迹，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得究竟智，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耶？或有信者便往诣，往诣已便奉习，奉习已便一心听法，一心听法已便持法，持法已便思惟，思惟已便评量，评量已便观察。贤圣弟子观察已，身谛作证，慧增上观，彼作是念：‘此谛我未曾身作证，亦非慧增上观；此谛令身作证，以慧增上观。’如是渐渐习学趣迹，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得究竟智，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

于是，世尊告曰：“阿湿具，弗那婆修，有法名四句，我欲为汝说，汝等欲知耶？”

阿湿具及弗那婆修白曰：“世尊，我等是谁，何由知法？”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愚痴人，越过于我此正法、律极大久远。若有法、律师贪著食、不离食者，彼弟子不应速行放逸，况复我不贪著食、远离于食？信弟子者应如是说：‘世尊是我师，我是世尊弟子，世尊为我说法，善逝为我说法，令我长夜得义、得饶益安隐快乐。’彼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若游东方，必得安乐，无众苦患；若游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乐，无众苦患。若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我尚不说诸善法住，况说衰退？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若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于二果中必得一也，或于现世得究竟智，或复有余得阿那含。”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二

大品周那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跋耆，在舍弥村。

尔时，沙弥周那于彼波和中而受夏坐，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

亲子，在彼命终。终后不久，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不共和合，各说破坏，不和合事，斗讼相缚，相憎共诤：“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齐整，汝不齐整。我相应，汝不相应，应说前而说后，应说后而说前。我胜，汝不如。我问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当复更问。若汝动者，我重缚汝。”更互骄傲，但求胜说，而无诃者。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说恶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觉，亦非善逝之所说也，崩坏无住，无所依怙。彼所尊师，亦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

于是，沙弥周那受夏坐讫，过三月已，补治衣竟，摄衣持钵，往舍弥村，住舍弥村北尸摄和林。沙弥周那往诣尊者阿难所，到已礼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难问曰：“贤者周那，从何所来？何处夏坐？”

沙弥周那答曰：“尊者阿难，我从波和来，于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难，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亲子，在彼命终。终后不久，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不共和合，各说破坏，不和合事，斗讼相缚，相憎共诤：‘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齐整，汝不齐整。我相应，汝不相应，应说前而说后，应说后而说前。我胜，汝不如。我问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当复更问。若汝动者，我重缚汝。’更互骄傲，但求胜说，而无诃者。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说恶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觉，亦非善逝之所说也，崩坏无住，无所依怙。彼所尊师，亦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

尊者阿难闻已，语曰：“贤者周那，得因此说，可往见佛，奉献世尊。贤者周那，今共诣佛，具向世尊而说此事，倘能因此得从世尊闻异法也。”

于是，尊者阿难与沙弥周那俱往诣佛，稽首佛足。尊者阿难却住一面，沙弥周那却坐一面。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今日沙弥周那来诣我所，稽首我足，却坐一面，我问曰：‘贤者周那，从何所来？何处夏坐？’沙弥周那即答我曰：‘尊者阿难，我从波和来，于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难，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亲子，在彼命终，终后不久，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不共和合，各说破坏，不和合事，斗讼相缚，相憎共诤：“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齐整，汝不齐整。我相应，汝不相应，应说前而说后，应说后而说前。我胜，汝不如。我问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当复更问。若汝动者，我重缚汝。”更互骄傲，但求胜说，而无诃者。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说恶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觉，亦非善逝之所说也，崩坏无住，无所依怙。彼所尊师，亦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

“世尊，我闻此已，恐怖惊惧，举身毛竖，莫令有比丘于世尊去

后而在众中起如是斗诤？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极苦患。世尊，我见一比丘坐世尊前，至心敬重世尊，善护善逝。世尊，我见此已，便作是念：‘若令此比丘于世尊去后，而在众中起如是斗诤，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极苦患。’”

于是，世尊问曰：“阿难，汝见何等众中有斗诤者，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极苦患耶？”

尊者阿难答曰：“世尊，谓有斗诤，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观，于其众中生而生者。世尊，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极苦患。”

世尊告曰：“阿难，此斗诤甚少，谓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观。阿难，若有斗诤，因道因道迹，于其众中生而生者。阿难，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阿难，汝见其中有二比丘，各各异意而起斗诤：‘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犯、是非犯，或轻、或重，可悔、不可悔，可护、不可护，有余、无余，起、不起。’阿难，于意云何？若我法聚，自知、自觉、自作证，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阿难，尼揵亲子实非萨云若，而自称萨云若。阿难，若尼揵亲子一切知、一切见者，彼为弟子施设六诤本，谓可闻而止。”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六诤本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当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人瞋恼者结缠。阿难，谓人瞋恼者结缠，彼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彼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已，便于众中起如是诤，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极苦患。阿难，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为断此诤故，汝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难，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为断此诤故，汝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难，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尽者，汝当重护彼心，常无放逸。欲止此诤故，如是此诤，汝断根本。阿难，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尽者，汝当重护彼心，常无放逸。欲止此诤故，如是此诤，汝断根本。如是不语结、悭、嫉、谄诳、无惭、无愧、恶欲、邪见、恶性不可制。

“阿难，若有一人恶欲、邪见、恶性不可制，彼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彼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已，便于众中起如是诤，谓此斗诤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天人生

极苦患。阿难，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为断此诤故，汝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难，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为断此诤故，汝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难，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尽者，汝当重护彼心，常无放逸。欲止此诤故，如是此诤，汝断根本。阿难，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如是斗诤，汝于内外见尽者，汝当重护彼心，常无放逸。欲止此诤故，如是此诤，汝断根本。

“复次，阿难，有七止诤，一者、应与面前止诤律，二者、应与忆止诤律，三者、应与不痴止诤律，四者、应与自发露止诤律，五者、应与君止诤律，六者、应与展转止诤律，七者、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

“阿难，云何应与面前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面前止诤律也？阿难，一人者一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一人者二人、一人者多人、一人者众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二人者二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二人者多人、二人者众、二人者一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多人者多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多人者众、多人者一人、多人者二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众者众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众者一人、众者二人、众者多人教诃，护以法、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阿难，是谓应与面前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面前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忆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忆止诤律也？阿难，若有一人犯戒而不忆，诸比丘见已，便语彼曰：‘汝曾犯戒而不自忆。汝应从众求于忆律，众当共与贤者忆律。’阿难，若处有众和集会者，彼比丘应诣，偏袒著衣，脱屣入众，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长跪叉手，白长老上尊比丘曰：‘诸尊，听我曾犯戒而不忆。我今从众求于忆律，愿众和合与我忆律。’阿难，为彼比丘故，众共和集，应与忆律，以法以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阿难，是谓应与忆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忆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不痴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不痴止诤律也？阿难，若有一人狂发而心颠倒，彼狂发心颠倒已，多不净行，非沙门法，不顺法行而说违犯。彼于后时还得本心，诸比丘见已，便语彼曰：‘汝曾狂发而心颠倒，狂发心颠倒已，多不净行，非沙门法，不顺法行而说违犯。贤者于后还得本心，贤者可从众求不痴律，众当共与贤者不痴律。’阿难，若处有众和集会者，彼比丘应诣，偏袒著衣，脱屣入众，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长跪叉手，白长老上尊比丘曰：‘诸尊，听我曾狂发而心颠倒，狂发心颠倒已，多不净行，非沙门法，不顺法行而说违犯。我于后时还得本心，我今从众求不痴律，愿

众和合与我不痴律。’阿难，为彼比丘故，众共和集，应与不痴律，以法以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阿难，是谓应与不痴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不痴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自发露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自发露止诤律也？阿难，若有一人犯戒，或有语者，或不语者，或有忆者，或不忆者。阿难，若处有众和集会者，彼比丘应诣，偏袒著衣，脱屣入众，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长跪叉手，白长老上尊比丘曰：‘诸尊，听我犯某戒，我今向长老上尊比丘至心发露，自说显示，不敢覆藏，更善护持，后不复作。’阿难，诸比丘众当问彼比丘曰：‘贤者自见所犯耶？’彼应答曰：‘实自见所犯。’众当语彼：‘更善护持，莫复作也！’阿难，是谓应与自发露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自发露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君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与君止诤律也？阿难，若有一人不知羞耻，不悔见闻，从他疑者恶欲。彼犯戒已，称一处知，称一处见。称一处知已，称一处见；称一处见已，称一处知。在众中称一处知，在众中称一处见。称一处知已，称一处见；称一处见已，称一处知。阿难，为彼比丘故，众共和集，应与君律，君无道无理，君恶不善。所以者何？谓君犯戒已，称一处知，称一处见。称一处知已，称一处见；称一处见已，称一处知。在众中称一处知，在众中称一处见。称一处知已，称一处见；称一处见已，称一处知。阿难，是谓应与君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与君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展转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展转止诤律也？阿难，有二比丘于其中间若干意起诤，谓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或轻、或重，可说、不可说，可护、不可护，有余、无余，可悔、不何悔。阿难，彼比丘猥处止此诤。若猥处止者，此诤当言止；若猥处不止者，此诤可白众。若于众中止者，此诤当言止；若于众中不止者，阿难，相近住者，于中若有比丘持经、持律、持母者，此比丘共往至彼，说此诤事。若在道路止者，此诤当言止；若道路不止者，此诤当复向众说。若在众止者，此诤当言止；若在众不止者，阿难，若多伴助者，持经、持律、持母者，阿难，彼比丘应止此诤，以法以律，如尊师教，面前令欢喜。阿难，是谓应与展转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展转止诤律也。

“阿难，云何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云何断此诤，谓因如弃粪扫止诤律也？阿难，若有住处诸比丘众斗讼憎嫉，相憎共诤，阿难，彼诸比丘分立二部。分立二部已，若于一部中有长老上尊者，或有次者，有宗主者，或有次者。阿难，此比丘语彼比丘曰：‘诸贤，听我等无道无理，我等恶不善。所以者何？我等于此善说法、律，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斗讼憎嫉，相憎共诤。诸贤，因此诤，我等犯戒者除偷罗柘，除家相应。我自为己，亦为彼诸贤故，今向诸贤至心发露，自说显示，不敢覆藏，更善护持，后不复作。’

“阿难，若此部中无一比丘应者，阿难，此比丘应往至彼第二部，到已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长跪叉手，白长老上尊比丘曰：‘诸尊，听我等无道无理，我等恶不善。所以者何？我等于此善说法、律，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斗讼憎嫉，相憎共诤。诸贤，因此诤，我等犯戒者除偷罗柘，除家相应。我自为己，亦为彼诸贤故，今向长老上尊至心发露，自说显示，不敢覆藏，更善护持，后不复作。’

“阿难，彼比丘当语此比丘曰：‘贤者，汝自见犯戒耶？’彼应答曰：‘实自见所犯。’彼当语此：‘更善护持，莫复作也！’第二部亦复如是。阿难，是谓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如是断此诤，谓因如弃粪扫止诤律也。

“阿难，我今为汝说六慰劳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云何为六？慈身业，向诸梵行。是法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慈口业，慈意业。若法利如法得，自所得饭食，至在钵中，如是利分布，施诸梵行。是法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穿，无秽无异，如地不随他，圣所称誉，具足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诸梵行。是法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圣见出要，明见深达，能正尽苦，如是见分布，施诸梵行。是法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阿难，我向所说六慰劳法者，因此故说。

“阿难，若汝等此六诤本止绝断者，及此七止诤，众中起斗诤，以如弃粪扫止诤律止者，复行此六慰劳法。阿难，如是汝于我去后共同和合，欢喜不诤，同一一心，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乐游行，如我在时。”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优婆离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瞻波，在恒伽池岸。

尔时，尊者优波离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作异业、说异业者，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面前律者而与忆律，应与忆律者而与面前律，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忆律者而与不痴律，应与不痴律者而与忆律，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不痴律者而与自发露律，应与自发露律者而与不痴律，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自发露律者而与君律，应与君律者而与自发露律，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君者而责数，应责数者而与君，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责数者而下置，应下置者而责数，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下置者而举，应举者而下置，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举者而摈，应摈者而举，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摈者而与忆，应与忆者而摈，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忆者而从根本治，应从根本治者而与忆，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从根本治者而驱出，应驱出者而从根本治，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驱出者而行不慢，应行不慢者而驱出，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复问曰：“世尊，若比丘众共和合，应行不慢者而治，应治者而行不慢，是如法业、如律业耶？”
世尊答曰：“不也，优婆离。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作异业、说异业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面前律而与忆律，应与忆律而与面前律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忆律而与不痴律，应与不痴律而与忆律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

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不痴律而与自发露律，应与自发露律而与不痴律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

“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自发露律而与君律，应与君律而与自发露律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君律而责数，应责数而与君律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责数而下置，应下置而责数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下置而举，应举而下置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

“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举而摈，应摈而举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摈而与忆，应与忆而摈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忆而从根本治，应从根本治而与忆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从根本治而驱出，应驱出而从根本治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驱出而行不慢，应行不慢而驱出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行不慢而治，应治而行不慢者，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众亦有罪。

“优婆离，苦比丘众共和合，随所作业即说此业者，是如法业、如律业，众亦无罪。优婆离，若比丘众共和合，应与面前律即与面前律，应与忆律即与忆律，应与不痴律即与不痴律，应与自发露律即与自发露律，应与君律即与君律，应责数即责数，应下置即下置，应举即举，应摈即摈，应忆即忆，应从根本治即从很本治，应驱出即驱出，应行不慢即行不慢，应治即治者，是如法业、如律业，众亦无罪。

“优婆离，汝当学随所作业即说此业，应与面前律即与面前律，应与忆律即与忆律，应与不痴律即与不痴律，应与自发露律即与自发露律，应与君律即与君律，应责数即责数，应下置即下置，应举即举，应摈即摈，应忆即忆，应从根本治即从根本治，应驱出即驱出，应行不慢即行不慢，应治即治者。优婆离，汝当如是学。”

佛说如是，尊者优婆离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调御地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陀园。

尔时，沙弥阿夷那和提亦游王舍城，在无事处，住禅屋中。彼时王童子耆婆先那中后仿佯，至沙弥阿夷那和提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曰：“贤者阿奇舍那，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沙弥阿夷那和提告曰：“贤王童子，欲问便问，我闻当思。”

王童子问曰：“阿奇舍那，实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

得一心耶？”

沙弥答曰：“贤王童子，实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王童子复问曰：“贤者阿奇舍那，汝当随所闻，汝随所诵习者，尽向我说，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沙弥答曰：“贤王童子，我不堪任随所闻法，随所诵习，广向汝说，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也。贤王童子，若我随所闻法，随所诵习，向贤王童子说，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者，或贤王童子不知也，如是我唐烦劳。”

王童子语沙弥曰：“贤者阿奇舍那，汝未为他所伏，以何意故而自退耶？贤者阿奇舍那，如随所闻法，随所诵习，可向我说，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若我知者为善，若我不知者，我便不复更问诸法。”于是，沙弥阿夷那和提随所闻法，随所诵习，向王童子耆婆先那说，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于是，王童子耆婆先那语曰：“贤者阿奇舍那，若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者，终无是处。”说无是处已，即从座起，不辞而去。

王童子耆婆先那去后不久，于是，沙弥阿夷那和提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与王童子耆婆先那所共论者，尽向佛说。世尊闻已，告沙弥曰：“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为欲爱所食，为欲所烧。若地断欲、断欲爱、断欲烦热，无欲知、无欲见、无欲觉，此地王童子知者、见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阿奇舍那，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

“阿奇舍那，犹四调御——象调御、马调御、牛调御、人调御，于中二调御不可调御，二调御可调御。阿奇舍那，于意云何？若此二调御不可调御，此未调、未调地、未调御受御事者，终无是处。若此二调御可调御、善调御，此调、未调地，御受御事者，必有是处。如是，此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为欲爱所食，为欲所烧。若地断欲、断欲爱、断欲烦热，无欲知、无欲见、无欲觉，此地王童子知者、见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阿奇舍那，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

“阿奇舍那，犹去村不远，有大石山，无缺无穿，实而不虚，坚固不动，都合为一。或有二人正欲见者，彼中一人速疾上山，第二人者依住山下，石山上人见石山边有好平地、园观、林木、清泉、华池、长流、河水。山上人见已，语山下人：‘汝见山边有好平地、园观、林木、清泉、华池、长流、河水耶？’山下人答曰：‘若我见山，彼边有好平地、园观、林木、清泉、华池、长流、河水者，终无是处。’于是，石山上人疾疾来下，捉山下人速疾将上，于石山上，到已问曰：‘汝见山边有好平地、园观、林木、清泉、华池、长流、河水耶？’彼人答曰：‘今始见也。’复问彼人曰：‘汝本言见者，终无是处。

今复言见，为何谓耶？’彼人答曰：‘我本为山之所障碍，故不见耳！’如是，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为欲爱所食，为欲所烧。若地断欲、断欲爱、断欲烦热，无欲知、无欲见、无欲觉，此地王童子知者、见者，终无是处。

“阿奇舍那，昔者刹利顶生王有捕象师，王告之曰：‘汝捕象师，为我捕取野象将来，得已白我。’时，捕象师受王教已，即乘王象往野林中。彼捕象师在野林中见大野象，见已捉系，著王象项。彼时王象将野象出在于露地，彼捕象师还诣刹利顶生王所，白曰：‘天王，已得野象，系在露地，随天王意。’刹利顶生王闻已告曰：‘善调象师，汝今可速调此野象，伏令善调象，善调已，还来白我。’于是善调象师受王教已，持极大杖，著右肩上，往野象所，以杖著地，系野象颈，制乐野意，除野欲念，止野疲劳，令乐村邑，习爱人间，善调象师先与饮食。

“阿奇舍那，若彼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善调象师便作是念：‘今此野象必得生活。’所以者何？此野大象初受饮食。若彼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者，善调象师则以柔软可爱言向，卧起、去来、取舍、屈伸。若彼野象从调象师，则以柔软可爱言向，卧起、去来、取舍、屈伸者，如是野象随调象师教。阿奇舍那，若彼野象从调象师随受教者，善调象师则缚前两脚、后脚、两髀、两胁、尾脊、头额、耳、牙，及缚其鼻，使人捉钩，骑其头上，令众多人持刀、楯、矟、鉾、戟、斧、钺而在前立。善调象师手执锋鉾，在野象前而作是语：‘我今治汝，令不移动，治汝勿动摇。’若彼野象从调象师治不移动时，不举前脚，亦不动后脚，两髀、两胁、尾脊、头额、耳、牙及鼻皆不动摇，如是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

“阿奇舍那，若彼野象随调象师不移动者，彼于尔时忍刀、楯、矟、鉾、戟、斧、钺、唤呼高声，若啸吹螺、击鼓、椎钟，皆能堪忍。若彼野象能堪忍者，彼于尔时调御、善调御，得上调御、得最上调御，上速疾、无上速疾，可中王乘，受食王廪，称说王象。

“如是，阿奇舍那，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彼所说法，居士子闻，居士子闻已，得信如来所说法。彼得信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阿奇舍那，尔时圣弟子出在露地，犹王野象，如是野象贪欲乐著者，谓在林中。阿奇舍那，如是天及人贪欲乐著，谓在五欲，色、声、香、味、触。如来初始调御彼比丘：‘汝当护身及命清净，当护口、意及命清净。’

“若圣弟子护身及命清净，护口、意及命清净者，如来复调御比丘：‘汝当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心、法如法。’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心、法如法者，此四念处，谓在贤圣弟子心中，系缚其

心，制乐家意，除家欲念，止家疲劳，令乐正法，修习圣戒。阿奇舍那，犹调象师受刹利顶生王教已，持极大杖，著右肩上，往野象所，以杖著地，系野象颈，制乐野意，除野欲念，止野疲劳，令乐村邑，习爱人间。如是，阿奇舍那，此四念处，谓在贤圣第子心中，系缚其心，制乐家意，除家欲念，止家疲劳，令乐正法，修习圣戒。

“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心、法如法，彼如来复更调御比丘：‘汝当观内身如身，莫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心、法如法，莫念非法相应念。’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不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应念者，如是圣弟子随如来教。阿奇舍那，犹如野象从调象师，则以柔软可爱言向，卧起、去来、取舍、屈伸者，如是野象随调象师教。如是，阿奇舍那，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不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应念，如是圣弟子随如来教。

“若圣弟子随如来教者，如来复更调御比丘：‘汝当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若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如是圣弟子则随如来住不移动。阿奇舍那，犹如野象从调象师治不移动时，不举前脚，亦不动后脚，两髀、两胁、尾脊、头额、耳、牙及鼻皆不动摇，如是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如是，阿奇舍那，若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如是圣弟子则随如来住不移动。

“若圣弟子随如来住不移动者，彼于尔时则能堪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阿奇舍那，犹如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彼于尔时忍刀、楯、矟、鉾、戟、斧、钺，唤呼高声，若啸吹螺、击鼓、椎钟，皆能堪忍。如是，阿奇舍那，若圣弟子随如来住不移动者，彼于尔时则能堪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

“阿奇舍那，若圣弟子随如来能堪忍者，彼于尔时调御、善调御，得上调御、最上调御，得上息、最上息，除诸曲恶、恐怖、愚痴及谀谄，清净止尘，无垢无秽，可呼可请，可敬可重，实可供养，为一切天人良福田也。阿奇舍那，犹如野象能堪忍者，彼于尔时调御、善调御，得上调御、得最上调御，上速疾、无上速疾，可中王乘，受食王廪，称说王象。如是，阿奇舍那，若圣弟子随如来能堪忍者，彼于尔时调御、善调御，得上调御、最上调御，得上息、最上息，除诸曲恶、恐怖、愚痴及谀谄，清净止尘，无垢无秽，可呼可请，可敬可重，实可供养，为一切天人良福田也。

“阿奇舍那，少野象不调御死者，说不调御死；中、老野象不调御死者，说不调御死。阿奇舍那，少圣弟子不调御命终者，说不调御命终；中、老圣弟子不调御命终者，说不调御命终。阿奇舍那，少野

象善调御死者，说善调御死；中、老野象善调御死者，说善调御死。阿奇舍那，少圣弟子善调御命终者，说善调御命终；中、老圣弟子善调御命终者，说善调御命终。”

佛说如是，沙弥阿夷那和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三

大品痴慧地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为汝说愚痴法、智慧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云何愚痴法？愚痴人有三相愚痴标、愚痴像，谓成就愚痴人说愚痴也。云何为三？愚痴人思恶思、说恶说、作恶作，是以愚痴人说愚痴也。若愚痴人不思恶思，不说恶说，不作恶作者，不应愚痴人说愚痴也。以愚痴人思恶思、说恶说、作恶作故，是以愚痴人说愚痴也。彼愚痴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三种忧苦。云何愚痴人身心则受三种忧苦耶？愚痴人者，或有所行，或聚会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头，说愚痴人相应事也。愚痴人者，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及成就余无量恶不善之法。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他人见已，便说其恶。彼愚痴人闻已，便作是念：‘若成就无量恶不善之法，他人见已，说其恶者，我亦有是无量恶不善之法，若他知者，亦当说我恶。’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一忧苦。

“复次，彼愚痴人又见王人收捉罪人，种种苦治，谓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脔脔割，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著槛中衣裹火烧，或以沙壅草缠火焫，或内铁驴腹中，或著铁猪口中，或置铁虎口中烧，或安铜釜中，或著铁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钩钩，或卧铁床以沸油浇，或坐铁臼以铁杵捣，或毒龙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挝，或以棒打，或活贯标头，或枭其首。彼愚痴人见已，便作是念：‘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拷治。我亦有是无量恶不善之法，若王知者，亦当苦治拷我如是。’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二忧苦。

“复次，彼愚痴人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若时疾病受苦，或坐卧床，或坐卧榻，或坐卧地，身生极苦甚苦，乃至命欲断。彼所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犹如晡时，日下高山，影悬向在地。如是彼所有身恶行，口、意恶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恶行，口、意恶行，悬向在上。我于本时不作福、多作恶，若有处作恶者，凶暴作无理事，不作福、不作善、不作恐怖，所归命、所依怙，我至彼恶处，从是生悔，生悔已，不贤死，不善命终。’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三忧苦。

“复次，彼愚痴人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既生彼已，受于苦报，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若作是说，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者，是说地狱。所以者何？彼地狱者，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

尔时，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地狱苦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地狱不可尽说。所谓地狱苦，比丘，但地狱唯有苦。”

比丘复问曰：“世尊，可得以喻现其义耶？”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现其义也。比丘，犹如王人捉贼，送诣刹利顶生王所，白曰：‘天王，此贼人有罪，愿天王治！’刹利顶生王告曰：‘汝等将去治此人罪，朝以百矛刺。’王人受教，便将去治，朝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刹利顶生王问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刹利顶生王复告曰：‘汝等去，日中复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中复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刹利顶生王复问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刹利顶生王复告曰：‘汝等去，日西复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西复以百矛刺，彼人故活。然彼人身一切穿决破碎坏尽，无一处完，至如钱孔。刹利顶生王复问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天王，彼人故活。然彼身一切穿决破碎坏尽，无一处完，至如钱孔。’比丘，于意云何？若彼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人因是身心受恼极忧苦耶？”

比丘答曰：“世尊，被一矛刺，尚受极苦，况复一日受三百矛刺？彼人身心岂不受恼极忧苦耶？”

于是，世尊手取石子，犹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见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

比丘答曰：“见也，世尊。”

世尊复问曰：“比丘，于意云何？我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极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极大甚大。如是，比丘，若此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因缘此，身心受恼极重忧苦，比地狱苦，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地狱中极苦甚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斧炯然俱炽，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为六楞，或为四方，或令团圆，或高或下，或好或恶。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

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釿烔然俱炽，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为六楞，或为四方，或令团圆，或高或下，或好或恶。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枪烔然俱炽，强令坐上，便以铁钳钳开其口，则以铁丸烔然俱炽，著其口中，烧唇烧舌，烧龂烧咽，烧心烧胃，从身下出。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锵烔然俱炽，令强坐上，便以铁钳钳开其口，则以融铜灌其口中，烧唇烧舌，烧龂烧咽，烧心烧胃，从身下出。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地烔然俱炽，令仰向卧，挓五缚治，两手两足以铁钉钉，以一铁钉别钉其腹。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地烔然俱炽，令其伏地，从口出舌，以百钉张无皱无缩，犹如牛皮以百钉张无皱无缩。如是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则以铁地烔然俱炽，令其伏地，从口出舌，以百钉张无皱无缩。彼如是拷治者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以手捉其头皮剥下至足，从足剥皮上至其头，则以铁车烔然俱炽，以缚著车，便于铁地烔然俱炽，牵挽往来。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以火烔然俱炽，使扬扑地，复使手取，自灌其身。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以火山烔然俱炽，令其上下。彼若下足，其皮肉血即便烧尽；若举足时，其皮肉血还生如故。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以大铁釜炯然俱炽，倒举其身，足上头下，以著釜中。彼于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维，自体沫出，还煮其身。犹如大豆、小豆、蕴豆、苦豆、芥子著多水釜中，下极燃火，彼豆于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维，自沫缠煮。如是众生生地狱中，既生彼已，狱卒手捉，以大铁釜炯然俱炽，倒举其身，足上头下，以著釜中。彼于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维，自体沫出，还煮其身。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受无量苦，极重甚苦，终不得死，要当至恶不善业尽，是谓地狱苦。

“比丘，云何地狱苦？彼地狱中有狱，名六更乐，若众生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见色，不喜不可，非是喜可；意不润爱，非是润爱；意不善乐，非是善乐。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意所知法，不喜不可，非是喜可；意不润爱，非是润爱；意不善乐，非是善乐，是谓地狱苦。

“比丘，我为汝等无量方便说彼地狱，说地狱事，然此地狱苦不可具说，但地狱唯有苦。比丘，若愚痴人或时从地狱出，生畜生者，畜生亦甚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众生生畜生中，谓彼暗冥中生，暗冥中长，暗冥中死。彼为云何？谓地生虫。愚痴人者，以本时贪著食味，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畜生中，谓暗冥中生，暗冥中长，暗冥中死，是谓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众生生畜生中，谓身中生，身中长，身中死。彼为云何？谓名疮虫。愚痴人者，以本时贪著食味，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畜生中，谓身中生，身中长，身中死，是谓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众生生畜生中，谓水中生，水中长，水中死。彼为云何？谓鱼、摩竭鱼、龟、鼍、婆留尼、提鼻、提鼻伽罗、提提鼻伽罗。愚痴人者，以本时贪著食味，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畜生中，谓水中生，水中长，水中死，是谓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众生生畜生中，谓齿啮生草树木食。彼为云何？谓象、马、骆驼、牛、驴、鹿、水牛及猪。愚痴人者，以本时贪著食味，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畜生中，谓齿啮生草树木食，是谓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众生生畜生中，谓彼闻人大小便气，即走往趣彼，食彼食，犹如男女闻饮食香，即便往趣彼，如是说彼食彼食。如是，比丘，若众生生畜生中，谓彼闻人大小便气，即走往趣彼，食彼食。彼为云何？谓鸡、猪、狗、豺、乌、拘楼罗、拘稜迦。

愚痴人者，以本时贪著食味，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生畜生中，谓食屎不净，是谓畜生苦。

“比丘，我为汝等无量方便说彼畜生，说畜生事，然此畜生苦不可具说，但畜生唯有苦。

“比丘，若愚痴人从畜生出，还生为人，极大甚难。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啖，强者食弱，大者食小。比丘，犹如此地，满其中水，有一瞎龟，寿命无量百千之岁。彼水上有小轻木板，唯有一孔，为风所吹。比丘，于意云何？彼瞎龟头宁得入此小轻木板一孔中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难。”

世尊告曰：“比丘，或时瞎龟过百年已，从东方来而一举头，彼小木板唯有一孔，为东风吹移至南方。或时瞎龟过百年已，从南方来而一举头，彼一孔板为南风吹移至西方。或时瞎龟过百年已，从西方来而一举头，彼一孔板为西风吹移至北方。或时瞎龟从北方来而一举头，彼一孔板为北风吹随至诸方。比丘，于意云何？彼瞎龟头宁得入此一孔板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难。”

“比丘，如是彼愚痴人从畜生出，还生为人，亦复甚难。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啖，强者食弱，大者食小。比丘，若愚痴人或时从畜生出，还生为人，彼若有家，小姓下贱，弊恶贫穷，少有饮食，谓得食甚难。彼为云何？谓狱卒家、工师家、巧手家、陶师家，如是比余下贱家，弊恶贫穷，少有饮食，谓得食甚难。生如是家，既生彼已，或瞎或跛，或臂肘短，或身伛曲，或用左手，恶色羊面，丑陋短寿，为他所使。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还至恶处，生地狱中。

“犹如二人而共博戏，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便失婢奴及失妻子，复取已身倒悬烟屋中。彼作是念：‘我不食不饮，然我始取如是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复取己身倒悬烟屋中。’比丘，此行甚少，失奴婢、失妻子，复取己身倒悬烟屋中。比丘，谓此行所可行，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彼行身恶行，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还至恶处，生地狱中。比丘，此诸行最不可爱，实不可乐，非意所念。比丘，非为具足说愚痴法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为具足说愚痴法也。”

世尊告曰：“云何智慧法？彼智慧人有三相智慧标、智慧像，谓成就智慧人说智慧也。云何为三？智慧人者，思善思、说善说、作善作，是以智慧人说智慧也。若智慧人不思善思，不说善说，不作善作者，不应智慧人说智慧也。以智慧人思善思、说善说、作善作故，是智慧人说智慧也。智慧人者，于现法中，身心则受三种喜乐。云何智

慧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三种喜乐耶？智慧人者，或有所行，或聚会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头，说智慧人相应事也。智慧人者，断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邪见得正见，及成就余无量善法。若成就无量善法者，他人见已，便称誉之。彼智慧人闻已，便作是念：‘若成就无量善法，他人见已称誉者，我亦有是无量善法，若他知者，亦当称誉我。’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一喜乐。

“复次，彼智慧人又见王人种种治贼，谓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脔脔割，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著槛中衣裹火烧，或以沙壅草缠火焫，或内铁驴腹中，或著铁猪口中，或置铁虎口中烧，或安铜釜中，或著铁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钩钩，或卧铁床以沸油浇，或坐铁臼以铁杵捣，或毒龙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挝，或以棒打，或活贯摽头，或枭其首。彼智慧人见已，便作是念：‘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拷治。我无是无量恶不善之法，若王知者，终不如是苦治于我。’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二喜乐。

“复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若时疾病，或坐卧床，或坐卧榻，或坐卧地，或身生极苦甚重苦，乃至命欲断。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犹如晡时，日下高山，影悬向在地。如是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妙行，口、意妙行，悬向在上。我于本时不作恶，多作福，若有处不作恶者，不凶暴，不作无理事，作福、作善、作恐怖，所归命、所依怙，我至彼善处而不生悔，不生悔已，贤死善命终。’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第三喜乐。

“复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既生彼已，受于乐报，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若作是念，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者，是说善处。所以者何？彼善处者，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

尔时，有一比丘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善处乐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善处不可尽说。所谓善处乐，但善处唯有乐。”

比丘复问曰：“世尊，可得以喻现其义耶？”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现其义也。犹如转轮王成就七宝、四种人如意足。比丘，于意云何？彼转轮王成就七宝、四种人如意足，彼因是身心受极喜乐耶？”

比丘答曰：“世尊，成就一宝、一人如意足，尚受极喜乐，况复转轮王成就七宝、四种人如意足，非为受极喜乐耶？”

于是，世尊手取石子，犹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见我手取此

石子如小豆耶？”

比丘答曰：“见也，世尊。”

世尊复问曰：“比丘，于意云何？我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极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犹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极大甚大。如是，比丘，若转轮王成就七宝、四种人如意足，彼人身心受极喜乐，比诸天乐，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数、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所谓善处乐，但善处唯有乐。

“比丘，云何善处乐？彼有善处，名六更乐，若众生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见色，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润爱，彼是润爱；意所善乐，彼是善乐。耳所闻声、鼻所嗅香、舌所尝味、身所觉触、意所知法，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润爱，彼是润爱；意所善乐，彼是善乐，是谓善处乐。比丘，我为汝等无量方便，说彼善处说善处事，然此善处乐不可具说，但善处唯有乐。

“比丘，若智慧人或时从善处来，下生人间，若有家者，极大富乐，钱财无量，多诸畜牧，封户、食邑、米谷丰溢，及若干种诸生活具。彼为云何？谓刹利大长者家、梵志大长者家、居士大长者家，及余家极大富乐，钱财无量，多诸畜牧，封户、食邑、米谷丰溢，及若干种诸生活具。生如是家，端正可爱，众人敬顺，极有名誉，有大威德，多人所爱，多人所念。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还至善处，生于天中。

“犹如二人而共博戏，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多得钱财。彼作是念：‘我不由作，然我始取如是行，多得钱财。’比丘，此行甚少，谓多得钱财。比丘，谓此所行，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缘此，身坏命终，还至善处，生于天中。比丘，此诸行，是行最可爱、最可乐、最可意所念。比丘，非为具足说智慧人法耶？”

比丘白曰：“唯然，世尊，为具足说智慧人法。”

世尊告曰：“是谓愚痴人法、智慧人法！汝等应当知愚痴人法、智慧人法，知愚痴人法、智慧人法已，舍愚痴人法，取智慧人法。当如是学！”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

大品阿梨吒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阿梨吒比丘本伽陀婆利，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诸比丘闻已，往至阿梨吒比丘所，问曰："阿梨吒，汝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耶？"

时，阿梨吒答曰："诸贤，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

诸比丘诃阿梨吒曰："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说。阿梨吒，欲有障碍，世尊无量方便说欲有障碍。阿梨吒，汝可速舍此恶见也。"

阿梨吒比丘为诸比丘所诃已，如此恶见其强力执，而一向说："此是真实，余者虚妄。"如是再三。

众多比丘不能令阿梨吒比丘舍此恶见，从座起去，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阿梨吒比丘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世尊，我等闻已，往诣阿梨吒比丘所，问曰：'阿梨吒，汝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耶？'阿梨吒比丘答我等曰：'诸贤，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世尊，我等诃曰：'阿梨吒，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说。阿梨吒，欲有障碍，世尊无量方便说欲有障碍。阿梨吒，汝可速舍此恶见。'我等诃已，如此恶见其强力执，而一向说：'此是真实，余者虚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梨吒比丘舍此恶见，从座起去。"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阿梨吒比丘所，作如是语：'世尊呼汝。'"

于是，一比丘受世尊教，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阿梨吒比丘所，即语彼曰："世尊呼汝。"阿梨吒比丘即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阿梨吒，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耶？"

阿梨吒答曰："世尊，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

世尊诃曰："阿梨吒，汝云何知我如是说法？汝从何口闻我如是说法？汝愚痴人！我不一向说，汝一向说耶？汝愚痴人！闻诸比丘共诃，汝时应如法答。我今当问诸比丘也。"

于是，世尊问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耶？"

时，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问曰："汝等云何知我说法？"

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欲有障碍，世尊说欲有障碍也；欲如骨锁，世尊说欲如骨锁也；欲如肉脔，世尊说欲如肉脔

也；欲如把炬，世尊说欲如把炬也；欲如火坑，世尊说欲如火坑也；欲如毒蛇，世尊说欲如毒蛇也；欲如梦，世尊说欲如梦也；欲如假借，世尊说欲如假借也；欲如树果，世尊说欲如树果也。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说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欲有障碍，我说欲有障碍；欲如骨锁，我说欲如骨锁；欲如肉脔，我说欲如肉脔；欲如把炬，我说欲如把炬；欲如火坑，我说欲如火坑；欲如毒蛇，我说欲如毒蛇；欲如梦，我说欲如梦；欲如假借，我说欲如假借；欲如树果，我说欲如树果。”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说法，然此阿梨吒愚痴之人，颠倒受解义及文也。彼因自颠倒受解故，诬谤于我，为自伤害，有犯有罪，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而得大罪。汝愚痴人！知有此恶不善处耶？”

于是，阿梨吒比丘为世尊面诃责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于是，世尊面诃责数阿梨吒比丘已，告诸比丘：“若我所说法尽具解义者，当如是受持。若我所说法不尽具解义者，便当问我及诸智梵行者。所以者何？或有痴人，颠倒受解义及文也。彼因自颠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彼诤知此义，不受解脱知此义。彼所为知此法，不得此义，但受极苦，唐自疲劳。所以者何？彼以颠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时，行野林间，见极大蛇，便前以手捉其腰中，蛇回举头，或蜇手足及余肢节。彼人所为求取捉蛇，不得此义，但受极苦，唐自疲劳。所以者何？以不善解取蛇法故。如是或有痴人，颠倒受解义及文也。彼因自颠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彼诤知此义，不受解脱知此义。彼所为知此法，不得此义，但受极苦，唐自疲劳。所以者何？彼以颠倒受解法故。

“或有族姓子，不颠倒善受解义及文。彼因不颠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彼不诤知此义，唯受解脱知此义。彼所为知此法，得此义，不受极苦，亦不疲劳。所以者何？以不颠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时，手执铁杖，行野林间，见极大蛇，先以铁杖押彼蛇项，手捉其头，彼蛇虽反尾回，或缠手足及余肢节，然不能蜇。彼人所为求取捉蛇，而得此义，不受极苦，亦不疲劳。所以者何？彼以善解取蛇法故。如是或有族姓子，不颠倒善受解义及文，彼因不颠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谓正

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彼不诤知此义，唯受解脱知此义。彼所为知此法，得此义，不受极苦，亦不疲劳。所以者何？以不颠倒受解法故。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欲令弃舍，不欲令受故。”

“云何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欲令弃舍，不欲令受？犹如山水甚深极广，长流驶疾，多有所漂，其中无船，亦无桥梁。或有人来，而于彼岸有事欲度，彼求度时，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极广，长流驶疾，多有所漂，其中无船亦无桥梁而可度者。我于彼岸有事欲度，当以何方便，令我安隐至彼岸耶？’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于此岸边收聚草木，缚作椑筏，乘之而度。’彼便岸边收聚草木，缚作椑筏，乘之而度，安隐至彼，便作是念：‘今我此筏多有所益，乘此筏已，令我安隐，从彼岸来，度至此岸。我今宁可以著右肩或头戴去。’彼便以筏著右肩上或头戴去，于意云何？彼作如是竟，能为筏有所益耶？”

时，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彼人云何为筏所作能有益耶？彼人作是念：‘今我此筏多有所益，乘此筏已，令我安隐，从彼岸来，度至此岸。我今宁可更以此筏还著水中，或著岸边而舍去耶！’彼人便以此筏还著水中，或著岸边舍之而去。于意云何？彼作如是，为筏所作能有益耶？”

时，诸比丘答曰：“益也。”

世尊告曰：“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欲令弃舍，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者，当以舍是法，况非法耶！

“复次，有六见处。云何为六？比丘者，所有色，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精或粗，或妙或不妙，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觉、所有想、所有此见非我有，我非彼有，我当无我，当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此见，若见闻识知，所得所观，意所思念，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此见，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当后世有，常不变易，恒不磨灭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

于是，有一比丘从座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颇有因内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复问曰：“世尊，云何因内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见、如是说：‘彼或昔时无，设有我不得。’彼如是见、如是说，忧戚烦劳，啼哭椎胸而发狂痴。比丘，如是因内有恐怖也。”

比丘叹世尊已，复问曰：“世尊，颇有因内无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复问曰：“世尊，云何因内无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见、不如是说：‘彼或昔时无，设有我不得。’彼不如是见、不如是说，不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比丘，如是因内无恐怖也。”

比丘叹世尊已，复问曰：“世尊，颇有因外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复问曰：“世尊，云何因外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见、如是说：‘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当后世有。’彼如是见、如是说，或遇如来，或遇如来弟子，聪明智慧而善言语，成就智慧。彼或如来，或如来弟子，灭一切自身故说法，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灭慢使故说法。彼或如来，或如来弟子，灭一切自身故说法，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灭慢使故说法时，忧戚烦劳，啼哭椎胸而发狂痴，如是说：‘我断坏不复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谓长夜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忧戚烦劳，啼哭椎胸而发狂痴。比丘，如是因外有恐怖也。”

比丘叹世尊已，复问曰：“世尊，颇有因外无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复问曰：“世尊，云何因外无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见、不如是说：‘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当后世有。’彼不如是见、不如是说，或遇如来，或遇如来弟子，聪明智慧而善言语，成就智慧。彼或如来，或如来弟子，灭一切自身故说法，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灭慢使故说法。彼或如来，或如来弟子，灭一切自身故说法，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灭慢使故说法时，不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不如是说：‘我断坏不复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谓长夜可爱、可乐、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不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比丘，如是因外无恐怖也。”

尔时，比丘叹世尊曰：“善哉！善哉！”叹善哉已，闻佛所说，善受持诵，则便默然。

于是，世尊叹诸比丘曰：“善哉！善哉！比丘受如是所可受，受已，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汝等见所受所可受，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汝等依如是见所可依，见已，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汝等见依如是见所可依，见已，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汝等受如是身，所有身常住不变易、不磨灭法，汝等见受如是身所可受身已，常住不变易、不磨灭法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所谓因神故有我，无神则无我。是为神、神所有，不可得、不可施设，及心中有见处、结著、诸使亦不可得，不可施设。比丘，非为具足说见及见所相续，犹如阿梨吒比丘本为伽陀婆利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为具足说见及见所相续，犹如阿梨吒比丘本为伽陀婆利。

“复次，有六见处。云何为六？比丘者，所有色，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精或粗，或妙或不妙，或近或远；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觉、所有想、所有此见，非我有，我非彼有，我当无我，当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此见，若见闻识知，所得所观，意所思念，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所有此见，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当后世有，常不变易，恒不磨灭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观，知其如真。

“若有比丘，此六见处不见是神，亦不见神所有。彼如是不见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无恐怖；因不恐怖已，便得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比丘度堑、过堑、破墎、无门、圣智慧镜。云何比丘度堑耶？无明堑已尽已知，拔绝根本，打破不复当生，如是比丘得过堑也。云何比丘过堑耶？有爱已尽已知，拔绝根本，打破不复当生，如是比丘得过堑也。云何比丘墎破墎耶？无穷生死已尽已知，拔绝根本，打破不复当生，如是比丘得破墎也。云何比丘无门耶？五下分结已尽已知，拔绝根本，打破不复当生，如是比丘得无门也。云何比丘圣智慧镜？我慢已尽已知，拔绝根本，打破不复当生，如是比丘圣智慧镜。是谓比丘度堑、过堑、破墎、无门、圣智慧镜。

“如是正解脱如来，有因提罗及天伊沙那，有梵及眷属，彼求不能得如来所依识。如来是梵，如来是冷，如来不烦热，如来是不异，我如是说。诸沙门、梵志诬谤我：‘虚妄言不真实。沙门瞿昙御无所施设，彼实有众生，施设断灭坏。若此中无我不说，彼如来于现法中说无忧。’若有他人骂詈如来，挝打如来，瞋恚责数者，如来因彼处不瞋恚、不憎嫉，终无害心。若人骂詈如来，挝打、瞋恚责数时，如来意云何？如来作是念：‘若我本所作、本所造者，因彼致此言。’然骂詈如来，挝打、瞋恚责数者，如来作是意。若有他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者，如来因此不以为悦，不以为欢喜，心不以为乐。若他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者，如来意云何？如来作是念：‘若我今所知所断，因彼致此。’若有他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者，如来作是意。”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他人骂詈汝等，挝打、瞋恚责数者，若有恭敬供养、礼事尊重者，汝等因此亦当莫瞋恚憎嫉，莫起害

心，亦莫欢悦欢喜，亦莫心乐。所以者何？我等无神、无神所有。犹如今此胜林门外燥草枯木，或有他人持去火烧，随意所用。于意云何？彼燥草枯木颇作是念：‘他人持我去火烧，随意所用’耶？”

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若有他人骂詈汝等，挝打、瞋恚责数者，若有恭敬供养、礼事尊重者，汝因此亦当莫瞋恚憎嫉，莫起害心，亦莫欢悦欢喜，亦莫心乐。所以者何？我等无神，无神所有。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若正智慧解脱命终者，彼不施设有无穷。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傅，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若有五下分结尽而命终者，生于彼间，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

“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傅，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彼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便得苦边。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彼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七往来天上人间，七往来已，便得苦边。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广布，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天人，若有信乐于我而命终者，皆生善处，如上有余。”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嗏帝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嗏帝比丘鸡和哆子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诸比丘闻已，往至嗏帝比丘所，问曰：“嗏帝，汝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耶？”

嗏帝比丘答曰：“诸贤，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

时，诸比丘诃嗏帝比丘曰：“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说。嗏帝比丘，今此识，因缘故起，世尊无量方便说识因缘故起，有缘则生，无缘则灭。嗏帝比丘，汝可速舍此恶见也。”

嗏帝比丘为诸比丘所诃已，如此恶见其强力执，而一向说：“此是真实，余者虚妄。”如是再三。

众多比丘不能令嗏帝比丘舍此恶见，从座起去，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嗏帝比丘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世尊，我等闻已，往诣嗏帝比丘所，

问曰：‘嗏帝，汝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耶？’嗏帝比丘答我等曰：‘诸贤，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世尊，我等诃曰：‘嗏帝比丘，汝莫作是说！莫诬谤世尊，诬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说。嗏帝比丘，今此识，因缘故起，世尊无量方便说识因缘故起，识有缘则生，无缘则灭。嗏帝比丘，汝可速舍此恶见也。’我等诃已，如此恶见其强力执，而一向说：‘此是真实，余者虚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嗏帝比丘舍此恶见，从座起去。”

世尊闻已，告一比丘：“汝往嗏帝比丘所，作如是语：‘世尊呼汝。’”

于是，一比丘受世尊教，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嗏帝比丘所，即语彼曰：“世尊呼汝。”嗏帝比丘即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汝实如是说：‘我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耶？”

嗏帝比丘答曰：“世尊，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也。”

世尊问曰：“何者识耶？”

嗏帝比丘答曰：“世尊，谓此识说、觉、作、教作、起、等起，谓彼彼作善恶业而受报也。”

世尊呵曰：“嗏帝，汝云何知我如是说法？汝从何口闻我如是说法？汝愚痴人！我不一向说，汝一向说耶？汝愚痴人！闻诸比丘共诃汝时，应如法答。我今当问诸比丘也。”

于是，世尊问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说法：今此识，往生不更异耶？”

时，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问曰：“汝等云何知我说法？”

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识因缘故起。世尊说识因缘故起，识有缘则生，无缘则灭，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说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识因缘故起，我说识因缘故起。识有缘则生，无缘则灭，识随所缘生，即彼缘，说缘眼色生识，生识已说眼识。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识，生识已说意识。犹若如火，随所缘生。即彼缘，说缘木生火，说木火也。缘草粪聚火，说草粪聚火。如是识随所缘生，即彼缘，说缘眼色生识，生识已说眼识。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识，生识已说意识。”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说法，然此嗏帝比丘愚痴之人，颠倒受解义及文也。彼因自颠倒受解故，诬谤于我，为自伤害，有犯有罪，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而得大罪。汝愚痴人！知有此恶不善处耶？”

于是，嗏帝比丘为世尊面呵责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于是，世尊面呵嗏帝比丘已，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法究竟，无烦无热，恒有不变，诸智慧观如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言：“真说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真说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灭已，所有真彼亦灭法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说已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真说已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灭已，所有真彼亦灭法已见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说无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真说无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灭已，所有真彼亦灭法无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真说如是，慧见如真，所有疑惑彼灭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真说如是，慧见如真，所有疑惑彼灭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灭已，所有真彼亦灭法，如是慧见如真，所有疑惑彼灭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说已无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真说已无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来已灭，所有真彼亦灭法已无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谓我此见如是清净，著彼、惜彼、守彼，不欲令舍者，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知已所塞流开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欢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谓我此见如是清净，不著彼、不惜彼、不守彼，欲令舍者，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知已所塞流开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有异学来问汝等：'贤者，汝等若有如是清净见，彼何义、何为、何功德？'汝等云何答耶？"

比丘答曰："世尊，若有异学来问我'贤者，汝等若有如是清净见，彼何义、何为、何功德'者，我等当如是答：'诸贤，为厌义，为无欲义，为见知如真义故。'世尊，若异学来问我者，我等当如是答。"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异学来问汝，汝等应如是答。所以者何？此所说观，一曰、抟食粗细，二曰、更乐，三曰、意念，四曰、识也。此四食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彼四食者，因爱、习爱，从爱而生，由爱有也。爱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爱者，因觉、习觉，从觉而生，由觉有也。觉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觉者，因更乐、习更乐，从更乐生，由更乐有也。更乐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更乐者，因六处、习六处，从六处生，由六处有也。六处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六处者，因名色、习名色，从名色生，由名色有也。名色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名色者，因识、习识，从识而生，由识有也。识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识者，因行、习行，从行而生，由行有也。行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有耶？行者，因无明、习无明，从无明生，由无明有也。

"是为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处，缘六处有更乐，缘更乐有觉，缘觉有爱，缘爱有受，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淳大苦阴生。缘生有老死，此说缘生有老死，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生有老死，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生有老死也。"

"缘有有生，此说缘有有生，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有有生，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有有生也。"

"缘受有有，此说缘受有有，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受有有，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受有有也。"

"缘爱有受，此说缘爱有受，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爱有受，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爱有受也。"

"缘觉有爱，此说缘觉有爱，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觉有爱，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觉有

爱也。”

“缘更乐有觉，此说缘更乐有觉，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更乐有觉，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更乐有觉也。”

“缘六处有更乐，此说缘六处有更乐，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六处有更乐，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六处有更乐也。”

“缘名色有六处，此说缘名色有六处，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名色有六处，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名色有六处也。”

“缘识有名色，此说缘识有名色，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识有名色，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识有名色也。”

“缘行有识，此说缘行有识，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行有识，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行有识也。”

“缘无明有行，此说缘无明有行，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缘无明有行，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缘无明有行也。是为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处，缘六处有更乐，缘更乐有觉，缘觉有爱，缘爱有受，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阴生。”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说。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处，缘六处有更乐，缘更乐有觉，缘觉有爱，缘爱有受，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阴生。生灭则老死灭，此说生灭则老死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生灭则老死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生灭则老死灭也。”

“有灭则生灭，此说有灭则生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有灭则生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有灭则生灭也。”

“受灭则有灭，此说受灭则有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受灭则有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受灭则有灭也。”

“爱灭则受灭，此说爱灭则受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爱灭则受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爱灭则受灭也。”

“觉灭则爱灭，此说觉灭则爱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觉灭则爱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觉灭

则爱灭也。”
“更乐灭则觉灭，此说更乐灭则觉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更乐灭则觉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更乐灭则觉灭也。”
“六处灭则更乐灭，此说六处灭则更乐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六处灭则更乐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六处灭则更乐灭也。”
“名色灭则六处灭，此说名色灭则六处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名色灭则六处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名色灭则六处灭也。”
“识灭则名色灭，此说识灭则名色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识灭则名色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识灭则名色灭也。”
“行灭则识灭，此说行灭则识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行灭则识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行灭则识灭也。”
“无明灭则行灭，此说无明灭则行灭，于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无明灭则行灭，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无明灭则行灭也。是为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觉灭，觉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灭，如是此淳大苦阴灭。”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说。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觉灭，觉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灭，如是此淳大苦阴灭。”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于过去作是念：‘我过去时有，我过去时无。云何过去时有，何由过去时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于未来作是念：‘我未来当有，我未来当无。云何未来有，何由未来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于内有疑惑：‘此云何？此何等？此众生从何所来？趣至何处？何因已有？何因当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故杀

父、母，害弟子阿罗诃，破坏圣众，恶意向佛，出如来血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故犯戒舍戒罢道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舍此更求外尊，求福田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作沙门、梵志如是说：‘诸尊，可知则知，可见则见’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吉祥为清净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为诸沙门、梵志吉祥相应诸见杂苦、杂毒、杂烦热、杂懊恼，彼是真实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身生疹患，生甚重苦乃至命欲断，舍此更求外，颇有彼沙门、梵志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句，持此咒令脱我苦，是谓求苦习、苦得、苦尽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受八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见，汝等颇如是说：‘我等恭敬沙门、敬重沙门，沙门瞿昙是我尊师’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若汝等自知自见自觉，得最正觉，汝等随所问答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我正御汝等，于毕究竟无烦无热，恒不变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因此故，我向者说。我为汝说法，毕究竟不烦热，恒不变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

“复次，三事合会，入于母胎：父母聚集一处，母满精堪耐，香阴已至。此三事合会，入于母胎，母胎或持九月、十月便生。生已以血长养，血者于圣法中谓是母乳也。彼于后时，诸根转大，根转成就，食粗饭麨，酥油涂身。彼眼见色，乐著好色，憎恶恶色，不立身

念，少心，心解脱，慧解脱不知如真，所生恶不善法不灭尽无余，不败坏无余。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乐著好法，憎恶恶法，不立身念，少心，心解脱、慧解脱不知如真，所生恶不善法不灭尽无余，不败坏无余。彼如是随憎不憎所受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彼乐彼觉，求著受彼觉。彼乐彼觉，求著受彼觉已，若乐觉者，是为受彼，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阴生。比丘，非为具足爱所系相续，如嗏帝比丘鸡和哆子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爱所系相续，如嗏帝比丘鸡和哆子也。”

“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眼见色，于好色而不乐著，于恶色而不憎恶，立身念，无量心，心解脱、慧解脱知如真，所生恶不善法灭尽无余，败坏无余。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著好法，不恶恶法，立身念，无量心，心解脱、慧解脱知如真，所生恶不善法灭尽无余，败坏无余。彼如是灭憎不憎所受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彼不乐彼觉，不求不著不受觉。彼不乐彼觉，不求不著不受觉已，若乐觉者彼便灭，乐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可得灭，如是此淳大苦阴灭。比丘，非为具足爱尽解脱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爱尽解脱也。”

说是法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三反震动，动尽动，战尽战，震尽震，是故此经称爱尽解脱。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第十六竟。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

晡利多品第十七（有十经）（第五后诵）

持斋、晡利多，罗摩、五下分，
心秽、箭毛二，鞞摩那修学，
法乐比丘尼，拘絺罗在后。

晡利多品持斋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净衣，将子妇等眷属围绕，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世尊问曰：“居士妇，今沐浴耶？”

答曰：“世尊，我今持斋。善逝，我今持斋。”

世尊问曰：“居士妇，今持何等斋耶？斋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放牛儿斋，二者、尼揵斋，三者、圣八支斋。居士妇，云何名为放牛儿斋？若放牛儿朝放泽中，晡收还村，彼还村时，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处放牛，明日当在彼处放牛；我今日在此处饮牛，明日当在彼处饮牛；我牛今在此处宿止，明日当在彼处宿止。’居士妇，如是有人若持斋时，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当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饮如此之饮，明日当饮如彼饮也；我今含消如此含消，明当含消如彼含消。’其人于此昼夜乐著欲过，是谓名曰放牛儿斋。若如是持放牛儿斋者，不获大利，不得大果，无大功德，不得广布。

“居士妇，云何名为尼揵斋耶？若有出家学尼揵者，彼劝人曰：‘汝于东方过百由延外有众生者，拥护彼故，弃舍刀杖；如是南方、西方、北方过百由延外有众生者，拥护彼故，弃舍刀杖。’是为彼劝进人。‘或有想护众生，或无想不护众生，汝当十五日说从解脱时，脱衣裸形，东向住立，作如是说：我无父母，非父母有；我无妻子，非妻子有；我无奴婢，非奴婢主。’居士妇，彼劝进于真谛语，而反劝进虚妄之言。彼人日日见其父母，便作此念：‘是我父母。’父母日日见其儿子，亦作此念：‘是我儿子。’彼见妻子，而作此念：‘是我妻子。’妻子见彼，亦作此念：‘是我尊长。’彼见奴婢，复作此念：‘是我奴婢。’奴婢见彼，亦作此念：‘是我大家。’彼用此欲，不与而用，非是与用，是谓名曰尼揵斋也。若如是持尼揵斋者，不获大利，不得大果，无大功德，不得广布。

“居士妇，云何名为圣八支斋？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我亦尽形寿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我今于杀生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心乐放舍，欢喜无吝，不望其报，不以盗覆心，能自制已，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我亦尽形寿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心乐放舍，欢喜无吝，不望其报，不以盗覆心，能自制已，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非梵行、断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诚心净，行无臭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我于此日此夜离非梵行、断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诚心净，行无臭秽，离欲断淫，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为人所信，不欺

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我亦尽形寿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为人所信，不欺世间，我于妄言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酒放逸、断酒放逸，彼于酒放逸净除其心。我亦尽形寿离酒放逸、断酒放逸，我于酒放逸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乐下坐卧，或床或敷草，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我于此日此夜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乐下坐卧，或床或敷草，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断华发、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彼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我于此日此夜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我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作是思惟：‘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非时食、断非时食，一食，不夜食，乐于时食，彼于非时食净除其心。我于此日此夜离非时食、断非时食，一食，不夜食，乐于时食，我于非时食净除其心，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是故说斋。

“彼住此圣八支斋已，于上当复修习五法。云何为五？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如来，彼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作如是忆念如来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如来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譬若如人，头有垢腻，因膏泽、暖汤、人力、洗沐故，彼便得净。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如来，彼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作如是忆念如来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如来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梵斋，梵共会，因梵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于法，此法世尊善说，究竟，恒不变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彼作如是忆

念法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法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犹人身有垢腻不净，因麸、澡豆、暖汤、人力、极洗浴故，身便得净。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于法，此法世尊善说，究竟，恒不变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彼作如是忆念法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法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法斋，法共会，因法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于众，世尊弟子众善趣向质直，行要行趣，如来众中实有阿罗诃真人趣、阿罗诃果证、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证、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证、须陀洹趣、须陀洹果证，是为四双人八辈圣士，是谓世尊弟子众，成就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可呼、可请、可供养、可奉事、可敬重，则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忆念众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众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犹如人衣有垢腻不净，因灰、皂荚、澡豆、汤水、人力浣故，彼便得净。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于众，世尊弟子众善趣向质直，行要行趣，如来众中实有阿罗诃真人趣、阿罗诃果证、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证、斯陀含趣、欺陀含果证、须陀洹趣、须陀洹果证，是为四双人八辈圣士，是谓世尊弟子众，成就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可呼、可请、可供养、可奉事、可敬重，则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忆念众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众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是谓多闻圣弟子持众斋，众共会，因众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自戒，不缺不穿，无秽无污，极广极大，不望其报，智者称誉，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作如是忆念自戒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戒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犹若如镜，生垢不明，因石磨锃莹，由人力治，便得明净。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自戒，不缺不穿，无秽无污，极广极大，不望其报，智者称誉，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作如是忆念自戒已，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于戒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秽得灭，所有秽污恶

不善法，彼亦得灭。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戒斋，戒共会，因戒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复次，居士妇，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诸天，实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闻、施、慧，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慧。实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乐天。彼天若成就信，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信。彼天若就戒、闻、施、慧，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慧。彼作如是忆念已，及诸天信、戒、闻、施，慧，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居士妇，多闻圣弟子缘诸天故，心静得喜，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犹如上色金，生垢不净，因火排钻椎赤土、人力，磨拭莹治，便得明净。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忆念诸天，实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闻、施、慧，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慧。实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乐天。彼天若成就信，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闻、施、慧，于此命终，得生彼间，我亦有彼慧。彼作如是忆念已，及诸天信、戒、闻、施、慧，若有恶伺，彼便得灭，所有秽污恶不善法，彼亦得灭。

“居士妇，若行如是圣八支斋，若有十六大国，谓：一者、鸯迦，二者、摩竭陀，三者、迦尸，四者、拘萨罗，五者、拘楼，六者、般阇罗，七者、阿摄贝，八者、阿和檀提，九者、枝提，十者、拔耆，十一者、跋蹉，十二、跋罗，十三、苏摩，十四、苏罗吒，十五、喻尼，十六、剑浮。此诸国中所有钱宝、金、银、摩尼、真珠、琉璃、蠰伽、碧玉、珊瑚、留邵、鞞留、鞞勒、玛瑙、蝳蝐、赤石、琁珠，设使有人于中作王，随用自在者，彼一切皆持圣八支斋，不直十六分。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五十岁是四王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五百岁是四王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四天王中。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千岁是三十三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三十三天中。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二百岁是焰摩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二千岁是焰摩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焰摩天中。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四百岁是兜率陀

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四千岁是兜率陀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兜率陀天中。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八百岁是化乐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八千岁是化乐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化乐天中。

“居士妇，我因此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乐。若人千六百岁是他化乐天一昼一夜，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此万六千岁是他化乐天寿。居士妇，必有是处，若族姓男、族姓女持圣八支斋，身坏命终，生他化乐天中。

于是，鹿子母毗舍佉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圣八支斋甚奇！甚特！大利大果，有大功德，有大广布。世尊，我从今始，自尽形寿持圣八支斋，随其事力，布施修福。”

于是，鹿子母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佛说如是，鹿子毋毗舍佉及诸比丘闯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晡利多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大，在波和利柰园之中。

尔时，晡利多居士著白净衣，白巾裹头，拄杖执盖，著世俗屣，从园至园，从观至观，从林至林，遍游行彷徉。若见诸沙门、梵志者，便作是说：“诸贤，当知我离俗断俗，舍诸俗事。”

彼诸沙门、梵志以濡软柔和语曰：“唯然，贤晡利多离俗断俗，舍诸俗事。”

于是，晡利多居士遍游行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当在佛前，拄杖而立。世尊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白曰：“瞿昙，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所以者何？我离俗断俗，舍诸俗事，而沙门瞿昙唤我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标帜如居士，是故我唤汝：‘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如是复至再三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亦至再三白曰：“瞿昙，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我离俗断俗，舍诸俗事，而沙门瞿昙唤我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标帜如居士，是故我唤汝：‘居士，有坐，欲坐便坐。’”

世尊问曰：“汝云何离俗断俗，舍诸俗事耶？”

晡利多居士答曰：“瞿昙，我家一切所有财物尽持施儿，我无为无求游，唯往取食，存命而已，如是我离俗断俗，舍诸俗事。”

世尊告曰：“居士，圣法、律中不如是断绝俗事。居士，圣法、

律中有八支断俗事也。”

于是，晡利多居士舍杖却盖，及脱俗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圣法、律中云何八支断俗事耶？”

世尊答曰：“居士，多闻圣弟子依离杀、断杀，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依离邪淫、断邪淫，依离妄言、断妄言，依无贪著、断贪著，依无害恚、断害恚，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杀、断杀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杀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杀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杀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离杀、断杀耶？’便依离杀、断杀，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杀、断杀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不与取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不与取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不与取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耶？’便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邪淫、断邪淫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邪淫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邪淫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邪淫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离邪淫、断邪淫耶？’便依离邪淫、断邪淫，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邪淫、断邪淫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妄言、断妄言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妄言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妄言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妄言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离妄言、断妄言耶？’便依离妄言、断妄言，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妄言、断妄言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贪著、断贪著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贪著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贪著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贪著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无贪著、断贪著耶？’便依无贪著、断贪著，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贪著、断贪著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害恚、断害恚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害恚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害恚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害恚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

无害恚、断害恚耶？’便依何无害恚、断害恚，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害恚、断害恚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憎嫉恼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憎嫉恼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当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憎嫉恼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耶？’便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也。

“居士，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耶？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增上慢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若我增上慢者，便当自害，亦诬谤他。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诸方悉闻我恶名。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恶报，现世及后世，我今宁可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耶？’便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也。是谓圣法、律中有八支断绝俗事。”

居士问曰：“瞿昙，圣法、律中但是断俗事？复更有耶？”

世尊答曰：“圣法、律中不但有是断绝俗事，更有八支断绝俗事得作证也。”

晡利多居士闻已，便脱白巾，叉手向佛，白曰：“瞿昙，圣法、律中云何更有八支断绝俗事得作证耶？”

世尊答曰：“居士，犹如有狗，饥饿羸乏，至屠牛处，彼屠牛师、屠牛弟子净摘除肉，掷骨与狗。狗得骨已，处处咬啮，破唇缺齿，或伤咽喉，然狗不得以此除饥。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骨锁，世尊说欲如骨锁，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小肉脔，堕在露地，或乌或鸱，持彼肉去，余乌鸱鸟竞而逐之。于居士意云何？若此乌鸱不速舍此小肉脔者，致余乌鸱竞而逐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昙。”

“于居士意云何？若此乌鸱能速舍此小肉脔者，余乌鸱鸟当复竞逐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昙。”

“居士，多闻圣弟手亦复作是思惟：‘欲如肉脔，世尊说欲如肉脔，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居士，犹如有人，手把火炬，向风而行，于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不速舍者，必烧其手、余肢体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昙。”

“于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速舍炬者，当烧其手、余肢体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昙。”

“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火炬，世尊说欲如火炬，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火坑，满其中火，而无烟焰。若有人来，不愚不痴，亦不颠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乐不用苦，甚憎恶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恶死。于居士意云何？此人宁当入火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彼见火坑，便作是思惟：‘若堕火坑，必死无疑；设不死者，定受极苦。’彼见火坑，便思远离，愿求舍离。”

“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火坑，世尊说欲如火坑，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毒蛇，至恶苦毒，黑色可畏。若有人来，不愚不痴，亦不颠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乐不用苦，甚憎恶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恶死。于居士意云何？此人宁当以手授与及余肢体，作如是说：‘蜇我！蜇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彼见毒蛇，便作是思惟：‘若我以手及余肢体使蛇蜇者，必死无疑；设不死者，定受极苦。’彼见毒蛇，便思远离，愿求舍离。”

“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毒蛇，世尊说欲如毒蛇，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居士，犹如有人，梦得具足五欲自娱，彼若寤已，都不见一。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梦也，世尊说欲如梦也，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

“居士，犹如有人假借乐具，或宫殿楼阁，或园观浴池，或象马车乘，或缯绵被，或指环、臂钏，或香璎珞颈钳，或金宝华鬘，或名衣上服，多人见已，而共叹曰：‘如是为善！如是为快！若有财物，应作如是极自娱乐。’其物主者，随所欲夺，或教人夺，即便自夺，或教人夺，多人见已，而共说曰：‘彼假借者，实为欺诳，非是假借。所以者何？其物主者，随所欲夺，或教人夺，即便自夺，或教人夺。’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假借，世尊说欲如假借，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

“居士，犹去村不远，有大果树，此树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来，饥饿羸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美果，我饥羸乏，欲得食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我能缘树，我今宁可上此树耶？’念已便上。复有一人来，饥饿羸乏，欲得食果，持极利斧，彼作是念：‘此树常多有好美果，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

及持归去。我不能缘树，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即便斫倒。于居士意云何？若树上人不速来下者，树倒地时，必折其臂、余肢体耶？”

居上答曰：“唯然，瞿昙。”

“于居士意云何？若树上人速来下者，树倒地时，宁折其臂、余肢体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昙。”

“居士，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欲如树果，世尊说欲如树果，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当远离之。若有此舍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当修习彼。’是谓圣法、律中更有此八支断绝俗事而得作证。

“居士，彼有觉、有观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已离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已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修学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说此法时，晡利多居士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晡利多居士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由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世尊，我本著白净衣，白巾裹头，拄杖执盖，及著俗屣，从园至园，从观至观，从林至林，遍游行彷徉，若见诸沙门、梵志者，便作是语：‘诸贤，我离俗、断俗、舍诸俗事。’彼诸沙门、梵志濡软柔和，语我言：‘唯然！贤晡利多离俗、断俗，舍诸俗事。’世尊，我于尔时，彼实无智安著智处，实无智祠，又无智食，实无智，奉事如智慧人。世尊，我从今日，诸比丘众及世尊弟子，此实有智，安著智慧处，实有智祠，又有智食，实有智，奉事智慧人也。

“世尊，我今再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世尊，我本所信敬重外道沙门、梵志者，从今日断。世尊，我今三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晡利多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

晡利多品罗摩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告尊者阿难："我今共汝至阿夷罗婆提河浴。"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

尊者阿难执持户钥，遍诣诸屋而彷徉，见诸比丘，便作是说："诸贤，可共诣梵志罗摩家。"诸比丘闻已，便共往诣梵志罗摩家。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阿夷罗婆提河，脱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还出，拭体著衣。

尔时，尊者阿难立世尊后，执扇扇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梵志罗摩家极好整顿，甚可爱乐。惟愿世尊以慈愍故，往至梵志罗摩家！"世尊为尊者阿难默然而受，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梵志罗摩家。

尔时，梵志罗摩家，众多比丘集坐说法，佛住门外，待诸比丘说法讫竟。众多比丘寻说法讫，默然而住，世尊知已，謦欬敲门，诸比丘闻，即往开门。世尊便入梵志罗摩家，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问曰："诸比丘向说何等？以何事故集坐在此？"

时，诸比丘答曰："世尊，向者说法，以此法事集坐在此。"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比丘集坐当行二事，一曰、说法，二曰、默然。所以者何？我亦为汝说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有二种求，一曰、圣求，二曰、非圣求。

"云何非圣求？有一实病法、求病法，实老法、死法、愁忧戚法，实秽污法、求秽污法。云何实病法、求病法？云何病法耶？儿子、兄弟是病法也。象马、牛羊、奴婢、钱财、珍宝、米谷是病害法。众生于中触染贪著，骄傲受入，不见灾患，不见出要，而取用之。云何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耶？儿子、兄弟是秽污法。象马、牛羊、奴婢、钱财、珍宝、米谷是秽污害法。众生于中染触贪著，骄傲受入，不见灾患，不见出要，而取用之。彼人欲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者，终无是处；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者，终无是处，是谓非圣求。

"云何圣求耶？有一作是念：'我自实病法，无辜求病法。我自实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无辜求秽污法。我今宁可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法无上安隐涅槃。'彼人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者，必有是处；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者，必有是处。

"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亦如是念：'我自实病法，无辜求病法。我自实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无辜求秽污法。我今宁可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

涅槃耶？’我时年少童子，清净青发，盛年年二十九，尔时极多乐戏，庄饰游行。我于尔时，父母啼哭，诸亲不乐。我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护身命清净，护口、意命清净。我成就此戒身已，欲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故，更往阿罗罗伽罗摩所，问曰：‘阿罗罗，我欲于汝法行梵行，为可尔不？’阿罗罗答我曰：‘贤者，我无不可，汝欲行便行。’我复问曰：‘阿罗罗，云何汝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耶？’阿罗罗答我曰：‘贤者，我度一切识处，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是故我法自知、自觉、自作证。’

“我复作是念：‘不但阿罗罗独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阿罗罗独有此精进，我亦有此精进；不但阿罗罗独有此慧，我亦有此慧。’阿罗罗于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我欲证此法故，便独住远离、空安静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独住远离、空安静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证彼法。证彼法已，复往诣阿罗罗伽罗摩所，问曰：‘阿罗罗，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一切无量识处，得无所有处成就游耶？’阿罗罗伽罗摩答我曰：‘贤者，我是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无量识处，得无所有处成就游。’阿罗罗伽罗摩复语我曰：‘贤者，是为如我此法作证，汝亦然；如汝此法作证，我亦然。贤者，汝来共领此众。’是为阿罗罗伽罗摩师处，我与同等，最上恭敬、最上供养、最上欢喜。

“我复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我今宁可舍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我即舍此法，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已，往诣郁陀罗罗摩子所，问曰：‘郁陀罗，我欲于汝法中学，为可尔不？’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贤者，我无不可，汝欲学便学。’我复问曰：‘郁陀罗，汝父罗摩自知、自觉、自作证何等法耶？’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贤者，度一切无所有处，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贤者，我父罗摩自知、自觉、自作证，谓此法也。’

“我复作是念：‘不但罗摩独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罗摩独有此精进，我亦有此精进；不但罗摩独有此慧，我亦有此慧。罗摩自知、自觉、自作证此法，我何故不得自知、自觉、自作证此法耶？’我欲证此法故，便独往远离、空安静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独住远离、空安静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证彼法。证彼法已，复往郁陀罗罗摩子所，问曰：‘郁陀罗，汝父罗摩，是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一切无所有处，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耶？’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贤者，我父罗摩，是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一切无所有处，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郁陀罗复语我曰：‘如我父罗摩此法作证，汝亦然；如汝此法作证，我父亦然。贤者，汝来共领此众。’郁陀罗罗摩子同师处，我亦如师，最上恭敬、最上供养、最

上欢喜。

“我复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我今宁可舍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我即舍此法，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已，往象顶山南，郁鞞罗梵志村，名曰斯那，于彼中地至可爱乐，山林郁茂，尼连禅河清流盈岸。我见彼已，便作是念：‘此地至可爱乐，山林郁茂，尼连禅河清流盈岸。若族姓子欲有学者，可于中学，我亦当学，我今宁可于此中学。’即便持草往诣觉树，到已布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要不解坐，至得漏尽。我便不解坐，至得漏尽。我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便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便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生知生见，定道品法，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便作是念：‘我当为谁先说法耶？’我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为阿罗罗伽摩先说法耶？’尔时有天，住虚空中，而语我曰：‘大仙人，当知阿罗罗伽摩彼命终来至今七日。’我亦自知阿罗罗伽摩其命终来得今七日。我复作是念：‘阿罗罗伽摩，彼人长衰不闻此法；若闻此者，速知法次法。’

“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作如是念：‘我当为谁先说法耶？’我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为郁陀罗罗摩子先说法耶？’天复住空，而语我曰：‘大仙人，当知郁陀罗罗摩子命终已来二七日也。’我亦自知郁陀罗罗摩子命终已来二七日也。我复作是念：‘郁陀罗罗摩子，彼人长衰不闻此法；若闻法者，速知法次法。’

“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作如是念：‘我当为谁先说法耶？’我复作是念：‘昔五比丘为我执劳，多所饶益。我苦行时，彼五比丘承事于我，我今宁可为五比丘先说法耶？’我复作是念：‘昔五比丘今在何处？’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五比丘在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园中。我随住觉树下，摄衣持钵，往波罗柰加尸都邑。尔时，异学优陀遥见我来，而语我曰：‘贤者瞿昙，诸根清净，形色极妙，面光照耀。贤者瞿昙，师为是谁？从谁学道？为信谁法？’我于尔时即为优陀说偈答曰：

“‘我最上最胜，不著一切法，
诸爱尽解脱，自觉谁称师？
无等无有胜，自觉无上觉，
如来天人师，普知成就力。’

“优陀问我曰：‘贤者瞿昙，自称胜耶？’我复以偈而答彼曰：

“‘胜者如是有，谓得诸漏尽，

我害诸恶法，优陀故我胜。’

“优陀复问我曰：‘贤者瞿昙，欲至何处？’我时以偈而答彼曰：

“‘我至波罗柰，系妙甘露鼓，
转无上法轮，世所未曾转。’

“优陀语我曰：‘贤者瞿昙，或可有是。’如是语已，即彼邪道经便还去。我自往至仙人住处鹿野园中。时，五比丘遥见我来，各相约敕而立制曰：‘诸贤，当知此沙门瞿昙来，多欲多求，食妙饮食，好粳粮饭，及麦酥蜜，麻油涂体，今复来至。汝等但坐，慎莫起迎，亦莫作礼，预留一座，莫请令坐，到已语曰：“卿，欲坐者，自随所欲。”’我时往至五比丘所，时，五比丘于我不堪极妙威德，即从座起，有持衣钵者，有敷床者，有取水者，欲洗足者。我作是念：‘此愚痴人！何无牢固，自立制度还违本要？’我知彼已，坐五比丘所敷之座。

“时，五比丘呼我姓字，及卿于我，我语彼曰：‘五比丘，我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汝等莫称我本姓字，亦莫卿我。所以者何？我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我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生知生见，定道品法，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语我曰：‘卿瞿昙，本如是行，如是道迹，如是苦行，尚不能得人上法差降圣知圣见，况复今日多欲多求，食妙饮食，好梗粮饭，及麦酥蜜，麻油涂体耶？’我复语曰：‘五比丘，汝等本时见我如是诸根清净，光明照耀耶？’时，五比丘复答我曰：‘本不见卿诸根清净，光明照耀。卿瞿昙，今诸根清净，形色极妙，面光照耀。’

“我于尔时即告彼曰：‘五比丘，当知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一曰、著欲乐下贱业凡人所行；二曰、自烦自苦，非贤圣法，无义相应。五比丘，舍此二边，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于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觉，趣于涅槃，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意欲随顺教五比丘，教化二人，三人乞食，三人持食来，足六人食。教化三人，二人乞食，二人持食来，足六人食。我如是教，如是化彼，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生知生见，定道品法，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于是，世尊复告彼曰：‘五比丘，有五欲功德可爱、可乐、可意所念，善欲相应。云何为五？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五比丘，愚痴凡夫而不多闻，不见善友，不知圣法，不御圣法。彼触染贪著，骄傲受入，不见灾患，不见出要，而取用之。当知

彼随弊魔，自作弊魔，堕弊魔手，为魔网缠，魔网所缠，不脱魔缠。五比丘，犹如野鹿，为网所缠，当知彼随猎师，自作猎师，堕猎师手，为猎师网缠，猎师来已，不能得脱。如是，五比丘，愚痴凡夫而不多闻，不见善友，不知圣法，不御圣法。彼于此五欲功德触染贪著，骄傲受入，不见灾患，不见出要，而取用之。当知彼随弊魔，自作弊魔，堕弊魔手，为魔网缠，魔网所缠，不脱魔缠。

"'五比丘，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而知圣法，又御圣法。彼于此五欲功德，不触、不染、不贪、不著，亦不骄傲、不受入，见灾患，见出要，而取用之。当知彼不随弊魔，不自作魔，不堕魔手，不为魔网所缠，不为魔网所缠，便解脱魔缠。五比丘，犹如野鹿得脱于缠，当知彼不随猎师，不自在猎师，不堕猎师手，不为猎师网所缠，猎师来已，则能得脱。如是，五比丘，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而知圣法，又御圣法，彼于此五欲功德，不触、不染、不贪、不著，亦不见骄傲、不受入，见灾患，见出要，而取用之。当知彼不随弊魔，不自作魔，不堕魔手，不为魔网所缠，不为魔网所缠，便解脱魔缠。

"'五比丘，若时如来出兴于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修学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于尔时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所以者何？彼自见无量恶不善法尽，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

"'五比丘，犹如无事无人民处，彼有野鹿，自在行、自在往、自在坐、自在卧。所以者何？彼野鹿不在猎师境界，是故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如是，五比丘，比丘漏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于尔时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所以者何？彼自见无量恶不善法尽，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白在卧。五比丘，是说无余解脱，是说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是说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五下分结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曾说五下分结，汝等受持耶？"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复再三告诸比丘："我曾说五下分结，汝等受持耶？"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鬘童子在彼众中。于是，尊者鬘童子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曾说五下分结，我受持之。"

世尊问曰："鬘童子，我曾说五下分结，汝受持耶？"

尊者鬘童子答曰："世尊曾说欲初下分结，是我受持，恚、身见、戒取、疑，世尊说第五下分结，是我受持。"

世尊诃曰："鬘童子，汝云何受持我说五下分结？鬘童子，汝从何口受持我说五下分结耶？鬘童子，非为众多异学来，以婴孩童子责数喻诘责汝耶？鬘童子，婴孩幼小，柔软仰眠，意无欲想，况复欲心缠住耶？然彼性使故，说欲使。鬘童子，婴孩幼小，柔软仰眠，无众生想，况复恚心缠住耶？然彼性使故，说恚使。鬘童子，婴孩幼小，柔软仰眠，无自身想，况复身见心缠住耶？然彼性使故，说身见使。鬘童子，婴孩幼小，柔软仰眠，无有戒想，况复戒取必缠往耶？然彼性使故，说戒取使。鬘童子，婴孩幼小，柔软仰眠，无有法想，况复疑心缠往耶？然彼性使故，说疑使。鬘童子，非为众多异学来，以此婴孩童子责数喻诘责汝耶？"于是，尊者鬘童子为世尊面诃责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彼时，世尊面前诃责鬘童子已，默然而住。尔时，尊者阿难立世尊后，执扇扇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时。善逝，今正是时。若世尊为诸比丘说五下分结者，诸比丘从世尊闻已，善受善持。"

世尊告曰："阿难，谛听！善思念之。"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当受教听。"

佛言："阿难，或有一为欲所缠，欲心生已，不知舍如真；彼不知舍如真已，欲转炽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结。阿难，或有一为恚所缠，恚心生已，不知舍如真；彼不知舍如真已，恚转炽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结。阿难，或有一为身见所缠，身见心生已，不知舍如真；彼不知舍如真已，身见转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结。阿难，或有一为戒取所缠，戒取心生已，不知舍如真；彼不知舍如真已，戒取转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结。阿难，或有一为疑所缠，疑心生已，不知舍如真；彼不知舍如真已，疑转炽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结。

"阿难，若依道、依迹、断五下分结；彼不依此道、不依此迹，断五下分结者，终无是处。阿难，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人见树成就根、茎、枝、叶及实，彼人不截根、茎，得实归者，终无是处。如是，阿难，若依道、依迹，断五下分结；不依此道、不依此迹，断五下分结者，终无是处。阿难，若依道、依迹，断五下分结；彼依此道、依此迹，断五下分结者，必有是处。阿难，犹如有人欲得求实，为求实故，持斧入林。彼人见树成就根、茎、枝、叶及实，彼人截根、茎，得实归者，必有是处。如是，阿难，若依

道、依迹，断五下分结；依此道、依此迹，断五下分结者，必有是处。

“阿难，依何道、依何迹，断五下分结？阿难，或有一不为欲所缠，若生欲缠，即知舍如真；彼知舍如真已，彼欲缠便灭。阿难，或有一不为恚所缠，若生恚缠，即知舍如真；彼知舍如真已，彼恚缠便灭。阿难，或有一不为身见所缠，若生身见缠，即知舍如真；彼知舍如真已，彼身见缠便灭。阿难，或有一不为戒取所缠，若生戒取缠，即知舍如真；彼知舍如真已，彼戒取便灭。阿难，或有一不为疑所缠，若生疑缠，即知舍如真；彼知舍如真已，彼疑缠便灭。阿难，依此道、依此迹，断五下分结。

“阿难，犹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来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于彼岸有事欲度，身无有力令我安隐浮至彼岸。’阿难，当知彼人无力。如是，阿难，若有人觉、灭、涅槃，其心不向而不清净，不住解脱，阿难，当知此人如彼羸人无有力也。阿难，犹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来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于彼岸有事欲度，身今有力令我安隐浮至彼岸。’阿难，当知彼人有力。如是，阿难，若有人觉、灭、涅槃，心向清净而住解脱，阿难，当知此人如彼有力人。

“阿难，犹如山水，甚深极广，长流驶疾，多有所漂，其中无船，亦无桥梁。或有人来彼岸，有事则便求度，彼求度时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极广，长流驶疾，多有所漂，其中无船，亦无桥梁而可度者。我于彼岸有事欲度，当以何方便令我安隐至彼岸耶？’复作是念：‘我今宁可于此岸边收聚草木，缚作椑筏，乘之而度。’彼便岸边收聚草木，缚作椑筏，乘之而度，安隐至彼。如是，阿难，若有比丘攀缘厌离，依于厌离，住于厌离，止息身恶故，心入离、定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

“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

“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

“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度一切色想，灭有碍想，不念若干想，

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

“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度一切无量空处，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游。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彼依此处，观觉兴衰已，住彼必得漏尽。设住彼不得漏尽者，必当升进得止息处。

“云何升进得止息处？彼度一切无量识处，无所有，无所有处成就游。彼若有所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彼观此觉无常，观兴衰、观无欲、观灭、观断、观舍；彼如是观此觉无常，观兴衰、观无欲、观灭、观断、观舍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便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犹去村不远，有大芭蕉，若人持斧破芭蕉树，破作片，破为十分，或作百分。破为十分，或作百分已，便擗叶叶，不见彼节，况复实耶？阿难，如是比丘若有所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彼观此觉无常，观兴衰、观无欲、观灭、观断、观舍；彼如是观此觉无常，观兴衰、观无欲、观灭、观断、观舍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已，便般涅槃：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为诸比丘依依立依，说舍离漏，说过度漏，然诸比丘不速得无上，谓毕究竟尽。”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是，阿难。甚奇！甚特！我为诸比丘依依立依，说舍离漏，说过度漏，然诸比丘不速得无上，谓毕究竟尽。所以者何？人有胜如故，修道便有精粗。修道有精粗故，人便有胜如。阿难，是故我说人有胜如。”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心秽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不拔心中五秽，不解心中五缚者，是为比丘、比丘尼说必退法。

“云何不拔心中五秽？或有一疑世尊，犹豫、不开意、不解意、意不静。若有一疑世尊，犹豫、不开意、不解意、意不静者，是谓不拔第一心秽，谓于世尊也。如是法、戒、教，若有诸梵行，世尊所称誉，彼便责数、轻易、触娆、侵害，不开意、不解意、意不静，是谓第五不拔心中秽，谓于梵行也。

“云何不解心中五缚？或有一身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若有身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

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一不解心缚，谓身也。

“复次，于欲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若有于欲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二不解心缚，谓欲也。

“复次，有一所说圣义相应，柔软无疑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损、说不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如是比丘，沙门所说者，彼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三不解心缚，谓说也。

“复次，数道俗共会，掉乱、骄傲、不学问。若有数道俗共会，掉乱、骄傲、不学问者，彼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四不解心缚，谓聚会也。

“复次，少有所得故，于其中间住，不复求升进。若有少所得故，于其中间住，不复求升进者，彼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五不解心缚，谓升进也。

“若有比丘、比丘尼不拔此心中五秽，及不解此心中五缚者，是谓比丘、比丘尼必退法也。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心中五秽，善解心中五缚者，是谓比丘、比丘尼清净法。

“云何善拔心中五秽？或有一不疑世尊，不犹豫、开意、意解、意静。若有不疑世尊，不犹豫、开意、意解、意静者，是谓第一善拔心中秽，谓于世尊也。如是法、戒、教，若有梵行，世尊所称誉，彼不责数、不轻易、不触娆、不侵害，开意、意解、意静，是谓第五善拔心中秽，谓于梵行也。

“云何解心中五缚？或有一身离染、离欲、离爱、离渴。若有身离染、离欲、离爱、离渴者，彼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一解心中缚，谓身也。

“复次，于欲离染、离欲、离爱、离渴。若有于欲离染、离欲、离爱、离渴者，彼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二解心中缚，谓欲也。

“复次，有一所说，圣义相应，柔软无疑盖，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损、说不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宴坐、说缘起，如是比丘，沙门所说者，彼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三解心中缚，谓说也。

“复次，不数道俗共会，不掉乱、不骄傲学问。若有不数道俗共会，不掉乱、不骄傲学问者，彼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

坐。若有此必趣向，静、往、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四解心中缚，谓不聚会也。

“复次，少有所得故，于其中间不住，复求升进。若有少所得故，于其中间不住，复求升进者，彼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若此心趣向，静、住、解，自方便断宴坐者，是谓第五解心中缚，谓升进也。

“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此心中五秽，及善解此心中五缚者，是谓比丘、比丘尼清净法。彼住此十支已，复修习五法。云何为五？修欲定心成就断如意足，依离、依无欲、依灭、依舍，趣向非品。修精进定、心定、思惟定成就断如意足，依离、依无欲、依灭、依舍，趣向非品，堪任第五。

“彼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成就自受者，必知必见，必正尽觉，至甘露门，近住涅槃，我说无不至涅槃。犹如鸡生十卵，或十二，随时覆盖，随时温暖，随时看视。鸡设有放逸者，彼中或鸡子以[唯/乃]以足，啄破其卵，自安隐出者，彼为第一。如是比丘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自受者，必知必见，必正尽觉，必至甘露门，近住涅槃，我说无不得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七

晡利多品箭毛经上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伽兰哆园，与大比丘众俱，千二百五十人而受夏坐。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至孔雀林异学园中。

尔时，孔雀林异学园中有一异学，名曰箭毛，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也。彼在大众喧闹娆乱，放高大音声，说种种畜生之论，谓论王、论贼、论斗、论食、论衣服、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空野、论海中、论国人民。彼共集坐论如是比畜生之论。异学箭毛遥见佛来，敕己众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门瞿昙来，彼众默然，常乐默然，称说默然，彼若见此众默然者，或来相见。”异学箭毛令众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诣异学箭毛所，异学箭毛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来！沙门瞿昙，沙门瞿昙久不来此，愿坐此座。”世尊便坐异学箭毛所敷之座。异学箭毛则与世尊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优陀夷，向论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且置此论，此论非妙。沙门瞿昙欲闻此论，后闻不难。”

世尊如是再三问曰：“优陀夷，向论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异学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昙，且置此论，此论非妙。沙门瞿昙欲闻此论，后闻不难。沙门瞿昙若至再三，其欲闻者，今当说之。瞿昙，我等与拘萨罗国众多梵志，悉共集坐拘萨罗学堂，说如是论：鸯伽摩竭陀国人有大善利，鸯伽摩竭陀国人得大善利，如此大福田众在王舍城共受夏坐，谓不兰迦葉。所以者何？瞿昙，不兰迦葉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也，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罗迟子、尼揵亲子、波复迦旃、阿夷哆鸡舍剑婆利。

“瞿昙，阿夷哆鸡舍剑婆利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也，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向者亦论沙门瞿昙，此沙门瞿昙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之所尊也，亦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

“瞿昙，我等复作是念：‘今此诸尊沙门、梵志，谁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耶？非为弟子法骂所骂，亦无弟子难师，此一向不可、不相应，不等说已，便舍而去？’瞿昙，我等复作是念：‘此不兰迦葉不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为弟子法骂所骂，众多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瞿昙，昔时不兰迦葉数在弟子众举手大唤：‘汝等可住，无有人来问汝等事，人问我事，汝等不能断此事，我能断此事。’而弟子于其中间更论余事，不待师说事讫。瞿昙，我等复作是念：‘如是此不兰迦葉不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为弟子法骂所骂，众多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

“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罗迟子、尼揵亲子、彼复迦旃、阿夷哆鸡舍剑婆利。瞿昙，我等作如是念：‘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不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为弟子法骂所骂，众多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瞿昙，昔时阿夷哆鸡舍剑婆利数在弟子众举手大唤：‘汝等可住，无有人来问汝等事，人问我事，汝等不能断此事，我能断此事。’而弟子于其中间更论余事，不待师说事讫。瞿昙，我等复作是念：‘如是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不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为弟子法骂所骂，众多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

“瞿昙，我等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不为弟子法骂所骂，亦无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瞿昙，昔时沙门瞿昙数在大众，无量百千众围绕说法，于其中有一人鼾眠作声，又有一人语彼人曰：‘莫鼾眠作声！汝不欲闻世尊说微妙法，如甘露耶？’彼人即便默然无声。瞿昙，我等复作是念：‘如是此沙门瞿昙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

不为弟子法骂所骂，亦无弟子难师，此不可，此不相应，此不等说已，便舍而去。’”

世尊闻已，问异学箭毛曰：“优陀夷，汝见我有几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我见瞿昙有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云何为五？沙门瞿昙粗衣知足，称说粗衣知足。若沙门瞿昙粗衣知足，称说粗衣知足者，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一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复次，沙门瞿昙粗食知足，称说粗食知足。若沙门瞿昙粗食知足，称说粗食知足者，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二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复次，沙门瞿昙少食，称说少食。若沙门瞿昙少食，称说少食者，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三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复次，沙门瞿昙粗住止床座知足，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若沙门瞿昙粗住止床座知足，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者，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四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复次，沙门瞿昙宴坐、称说宴坐。若沙门瞿昙宴坐，称说宴坐者，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

世尊告曰：“优陀夷，我不以此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优陀夷，我所持衣，随圣力割截，染污恶色，如是圣衣染污恶色。优陀夷，或我弟子谓尽形寿衣所弃舍粪扫之衣，亦作是说：‘我世尊粗衣知足，称说粗衣知足。’优陀夷，若我弟子因粗衣知足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故，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亦不相随。

“复次，优陀夷，我食粳粮成熟，无[麩-夫＋黃]无量杂味。优陀夷，或我弟子尽其形寿而行乞食所弃舍食，亦作是说：‘我世尊粗食知足，称说粗食知足。’优陀夷，若我弟子因粗食知足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故，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亦不相随。

“复次，优陀夷，我食如一鞞罗食，或如半鞞罗。优陀夷，或我弟子食如一拘拖，或如半拘拖，亦作是说：‘我世尊少食，称说少食。’优陀夷，若我弟子因少食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故，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亦不相随。

“复次，优陀夷，我或住高楼，或住棚阁。优陀夷，或我弟子彼过九月、十月，一夜于覆处宿，亦作是说：‘我世尊粗住止床座知足，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优陀夷，若我弟子因粗住止床座知足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故，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亦不相随。

“复次，优陀夷，我常作闹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或我弟子过半月一入众，为法清净故，亦作是说：‘我世尊宴坐，称说宴坐。’优陀夷，若我弟子因宴坐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故，不恭敬、

尊重、供养、奉事我，亦不相随。优陀夷，我无此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优陀夷，我更有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云何为五？优陀夷，我有弟子，谓无上戒称说我：‘世尊行戒大戒，如所说所作亦然，如所作所说亦然。’优陀夷，若我弟子因无上戒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复次，优陀夷，我有弟子，谓无上智慧称说我：‘世尊行智慧，极大智慧，若有谈论来相对者，必能伏之，谓于正法、律不可说，于自所说不可得说。’优陀夷，若我弟子因无上智慧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复次，优陀夷，我有弟子，谓无上知见称说我：‘世尊遍知非不知，遍见非不见，彼为弟子说法，有因非无因，有缘非无缘，可答非不可答，有离非无离。’优陀夷，若我弟子因无上知见故，称说我者，彼因此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复次，优陀夷，我有弟子，谓厌爱箭而来问我：‘苦是苦，集是集，灭是灭，道是道？’我即答彼：‘苦是苦，集是集，灭是灭，道是道。’优陀夷，若我弟子而来问我，我答可意令欢喜者，彼因此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复次，优陀夷，我为弟子或说宿命智通作证明达，或说漏尽智通作证明达。优陀夷，若我弟子于此正法、律中得受得度，得至彼岸，无疑无惑，于善法中无有犹豫者，彼因此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优陀夷，是谓我更有五法，令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我，常随不离。”

于是，异学箭毛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善说妙事，润泽我体，犹如甘露。瞿昙，犹如大雨，此地高下，普得润泽。如是沙门瞿昙为我等善说妙事，润泽我体，犹如甘露。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异学箭毛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箭毛经下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至孔雀林异学园中。

尔时，孔雀林异学园中有一异学，名曰箭毛，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众所敬重，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也。彼在大众喧闹娆乱，放高大音声，说种种畜生之论，谓论王、论贼、论斗、论

食、论衣服、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空野、论海中、论国人民。彼共集坐说如是比畜生之论。异学箭毛遥见佛来，敕已众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门瞿昙来，彼众默然，当乐默然，称说默然，彼若见此众默然者，或来相见。"异学箭毛命众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诣异学箭毛所，异学箭毛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来！沙门瞿昙，沙门瞿昙久不来此，愿坐此座。"世尊便坐异学箭毛所敷之座。异学箭毛便与世尊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优陀夷，向论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且置此论，此论非妙。沙门瞿昙欲闻此论，后闻不难。"

世尊如是再三问曰："优陀夷，向论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异学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昙，且置此论，此论非妙。沙门瞿昙欲闻此论，后闻不难。沙门瞿昙若至再三，其欲闻者，今当说之。瞿昙，我有策虑，有思惟，住策虑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自说实有萨云然，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我往问事，然彼不知。瞿昙，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

世尊问曰："优陀夷，汝有策虑，有思惟，有策虑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谁说实有萨云然，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汝往问事，而彼不知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谓不兰迦葉是。所以者何？瞿昙，不兰迦葉自说实有萨云然，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也。我有策虑，有思惟，住策虑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我往问事，然彼不知。瞿昙，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罗迟子、尼揵亲子、波复迦旃、阿夷哆鸡舍剑婆利。瞿昙，阿夷哆鸡舍剑婆利自说实有萨云然，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也。我有策虑，有思惟，住策虑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我往问事，然彼不知。瞿昙，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瞿昙，我复作是念：'若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问过去事者，沙门瞿昙必能答我过去事也。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问未来事者，沙门瞿昙必能答我未来事也。复次，若我随所问沙门瞿昙事者，沙门瞿昙必亦答我随所问事。'"

世尊告曰："优陀夷，止！止！汝长夜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故，不得尽知我所说义。优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缘，忆无量过去本昔所生，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众生名某，我会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彼来问我过去事，我答彼过去事；我亦往问彼过去事，彼亦答我过去事；我随所问彼事，彼亦答我随所

问事。复次，优陀夷，我有弟子，谓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成就口、意恶行，诬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诬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得生天中。彼来问我未来事，我答彼未来事；我亦往问彼未来事，彼亦答我未来事；我随所问彼事，彼亦答我随所问事。”

异学箭毛白曰：“瞿昙，若如是者，我转不知，我转不见，转痴堕痴，谓沙门瞿昙如是说：‘优陀夷，止！止！汝长夜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故，不得尽知我所说义。优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缘，忆无量过去本昔所生，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众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往、如是寿讫。彼来问我过去事，我答彼过去事；我亦往问彼过去事，彼亦答我过去事；我随所问彼事，彼亦答我随所问事。复次，优陀夷，我有弟子，谓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成就口、意恶行，诬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苦此众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诬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得生天中。彼来问我未来事，我答彼未来事；我亦往问彼未来事，彼亦答我未来事；我随所问彼事，彼亦答我随所问事。’

“瞿昙，我于此生作本所作，得本所得，尚不能忆，况复能忆有因有缘，无量本昔所生事耶？瞿昙，我尚不能见飘风鬼，况复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善色恶色、妙与不妙，趣至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耶？瞿昙，我作是念：‘若沙门瞿昙问我从师学法者，倘能答彼，令可意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汝从师学其法云何？”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彼说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

世尊问曰：“优陀夷，何等色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若色更无有色最上、最妙，为最胜也，彼色最胜，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优陀夷，犹如有人作如是说：‘若此国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问者：‘君知国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为长短粗细？为白、黑？为不白不黑？为刹利女？为梵志、居士、工师女？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也。’复问彼人：‘君不知、不见国中有女最妙，如是姓、

如是名、如是生，长短粗细、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说：我欲得彼女耶？’如是，优陀夷，汝作是说：‘彼说色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问汝彼色，然不知也。”

异学箭毛白曰：“瞿昙，犹如紫磨，极妙金精，金师善磨，莹治令净，藉以白练，安著日中，其色极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昙，我说彼色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优陀夷，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优陀夷，于意云何？谓紫磨金精，藉以白练，安著日中，其色极妙，光明照耀，及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萤火光明于紫磨金精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于意云何？谓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燃灯光明于萤火虫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于意云何？谓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燃大木积火之光明于燃油灯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于意云何？谓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太白星光于燃大木积火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于意云何？谓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月殿光明于太白星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于意云何？谓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及日殿光秋时向中，天净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日殿光明于月殿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告曰：“优陀夷，多有诸天，今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诸天光明也。我昔曾与诸天共集，共彼论事，我之所说，可彼天意，我不作是说：‘彼色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优陀夷，而汝于萤火虫光色最弊最丑，说彼色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问已不知。”

异学箭毛白曰：“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世尊问曰：“优陀夷，汝何意如是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我作是说：‘彼色过于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沙门瞿昙今善检我，善教善诃，令我虚妄无所有也。瞿昙，是故我如是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异学箭毛语曰：“瞿昙，后世一向乐，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

世尊问曰：“优陀夷，云何后世一向乐？云何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或有一离杀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瞿昙，是谓后世一向乐，是谓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

世尊告曰：“优陀夷，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优陀夷，于意云何？若有一离杀断杀，彼为一向乐、为杂苦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是杂苦也。”

“若有一离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彼为一向乐、为杂苦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是杂苦也。”

世尊问曰：“优陀夷，非为如是杂苦乐道迹作世证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如是杂苦乐道迹作世证也。”

异学箭毛白曰：“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世尊问曰：“优陀夷，汝何意故作如是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耶？”

异学箭毛答曰：“瞿昙，我向者说后世一向乐，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沙门瞿昙今善检我，善教善诃，令我虚妄无所有也。瞿昙，是故我如是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世尊告曰：“优陀夷，世有一向乐，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也。”

异学箭毛问曰：“瞿昙，云何世一向乐？云何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

世尊答曰：“优陀夷，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彼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优陀夷，是谓世一向乐。”

异学箭毛问曰：“瞿昙，世中一向乐，唯极是耶？”

世尊答曰：“世中一向乐，不但极是也。优陀夷，更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

异学箭毛问曰：“瞿昙，云何更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

世尊答曰：“优陀夷，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游，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彼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乐住、空，得第三禅成就游，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见等也。优陀夷，是谓一道迹一向作世证。”

异学箭毛问曰：“瞿昙，沙门瞿昙弟子为此世一向乐故，一道迹一向作世证故，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

世尊答曰：“优陀夷，我弟子不为世一向乐故，亦不为一道迹一向作世证故，从我学梵行也。优陀夷，更有最上、最妙、最胜，为作证故，我弟子从我学梵行也。”

于是，彼大众放高大音声：“彼是最上、最妙、最胜，为作证故，沙门瞿昙弟子从沙门瞿昙学梵行也。”

于是，异学箭毛敕己众，令默然已，白曰：“瞿昙，云何最上、最妙、最胜，为作证故，沙门瞿昙弟子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

世尊答曰：“优陀夷，比丘者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优陀夷，是谓最上、最妙、最胜，为作证故，我弟子从我学梵行也。”

于是，异学箭毛即从座起，欲稽首佛足。于是，异学箭毛诸弟子异学梵行者白异学箭毛曰：“尊今应作师时，欲为沙门瞿昙作弟子耶？尊不应作师时，为沙门瞿昙作弟子也。”是为异学箭毛诸弟子学梵行者，为异学箭毛而作障碍，谓从世尊学梵行也。

佛说如是，异学箭毛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异学鞞摩那修中后彷徉，往诣佛所，相问讯已，问曰：“瞿昙，最色最色，瞿昙，最色。”

世尊问曰：“迦旃，何等色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若色更无有色最上、最妙、最胜，瞿昙，彼色最胜，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犹如有人作如是说：‘若此国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问者：‘君知国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为长短粗细？为白、黑？为不白不黑？为刹利女？为梵志、居士、工师女？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也。’复问彼人：‘君不知、不见国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长短粗细，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师女，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说：我欲得彼女耶？’如是，迦旃，汝作是说：‘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胜，彼色最

上。’问汝彼色，然不知也。”

异学鞞摩那修白曰：“瞿昙，犹如紫磨，极妙金精，金师善磨，莹治令净，藉以白练，安著日中，其色极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昙，我说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我今问汝，随所解答。迦旃，于意云何？谓紫磨金精，藉以白练，安著日中，其色极妙，光明照耀，及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萤火光明于紫磨金精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迦旃，于意云何？谓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燃灯光明于萤火虫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迦旃，于意云何？谓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燃大木积火之光明于燃油灯光明，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迦旃，于意云何？谓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太白星光于燃大木积火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问曰：“迦旃，于意云何？谓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月殿光明于太白星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间曰：“迦旃，于意云何？谓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及日殿光秋时向中，天净无曀光明照耀，于中光明，何者最上、为最胜耶？

异学鞞摩那修答曰：“瞿昙，日殿光明于月殿光，最上、为最胜也。”

世尊告曰：“迦旃，多有诸天，今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诸天光明也。我昔会与诸天共集，共彼论事，我之所说，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说：‘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迦旃，而汝于萤火虫光色最弊最丑，说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胜，彼色最上，问已不知。”于是，异学鞞摩那修为世尊面诃责已，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于是，世尊面诃责已，复令欢悦，告曰：“迦旃，有五欲功德，可喜、意、念爱欲相应乐：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迦旃，色或有爱者，或不爱者。若有一人，彼于此色可意、称

意、乐意、足意、满愿意，彼于余色虽最上、最胜，而不欲、不思、不愿、不求，彼于此色最胜、最上。迦旃，如是声、香、味、触。迦旃，触或有爱者，或不爱者。若有一人，彼于此触可意、称意、乐意、足意、满愿意，彼于余触虽最上、最胜，而不欲、不思、不愿、不求，彼于此触最胜、最上。”

于是，异学鞞摩那修叉手向佛，白曰：“瞿昙，甚奇！甚特！沙门瞿昙为我无量方便说欲乐、欲乐第一。瞿昙，犹如因草火燃木火，因木火燃草火。如是沙门瞿昙为我无量方便说欲乐、欲乐第一。”

世尊告曰：“止！止！迦旃，汝长夜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故，不得尽知我所说义。迦旃，谓我弟子初夜后夜常不眠卧，正定正意，修习道品，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尽知我所说。”

于是，异学鞞摩那修向佛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诬谤世尊，欲堕世尊。如是诬谤世尊，如是堕世尊，语曰：“瞿昙，有沙门、梵志，不知世前际，不知世后际，不知无穷生死，而记说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昙，我如是念：‘云何此沙门、梵志，不知世前际，亦不知世后际，不知无穷生死，而记说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此异学鞞摩那修向我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诬谤我，欲堕于我。如是诬谤我，如是堕我，而语我曰：‘瞿昙，有一沙门梵志，不知世前际，不知世后际，不知无穷生死，而记说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昙，我作是念：“云何此沙门、梵志，不知世前际，不知世后际，不知无穷生死，而记说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世尊知已，告曰：“迦旃，若有沙门、梵志，不知世前际，不知世后际，不知无穷生死，而记说得究竟智，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应如是说：‘置世前际，置世后际。’迦旃，我如是说：‘置世前际，置世后际。’设不忆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谀谄、无欺诳、质直，我教化之。若随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犹如婴孩童子，少年柔软，仰向卧，父母缚彼手足；彼于后转大，诸根成就，父母解彼手足，彼唯忆解缚时，不忆缚时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说：‘置世前际，置世后际。’设令不忆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谀谄、不欺诳、质直，我教化之。若随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迦旃，譬若因油因炷而燃灯也，无人益油，亦不易炷者，前油已尽，后不更益，无所受已，自速灭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说：‘置世前际，置世后际。’或令不忆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谀谄、不斯诳、质直，我教化之。若随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

犹如十木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烧之，炯然俱炽，遂见火焰，后无有人更益草、木、糠、粪扫者，前薪已尽，后不更益，无所受已，自速灭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说：‘置世前际，置世后际。’设令不忆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谀谄、不欺诳、质直，我教化之。若随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说此法时，异学鞞摩那修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异学鞞摩那修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更无余尊，不复由他，断疑度惑，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愿得从佛出家学道，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行梵行也。”

异学从佛得出家学道，即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尊者鞞摩那修出家学道，受具足已，知法见法，乃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尊者鞞摩那修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八

晡利多品法乐比丘尼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毘舍佉优婆夷往诣法乐比丘尼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法乐比丘尼曰：“贤圣，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毘舍佉，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毘舍佉优婆夷便问曰：“贤圣，自身，说自身，云何为自身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世尊说五盛阴，自身色盛阴，觉、想、行、识盛阴，是谓世尊说五盛阴。”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为自身见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不多闻愚痴凡夫不见善知识，不知圣法，不御圣法。彼见色是神，见神有色，见神中有色，见色中有神也。见觉、想、行、识是神，见神有识，见神中有识，见识中有神也，是谓自身见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无身见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知圣法，善御圣法。彼不见色是神，不见神有色，不见神中有色，不见色中有神也。不见觉、想、行、识是神，不见神有识，不见神中有识，不见识中有神也，是谓无身见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

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灭自身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色盛阴断无余，舍、吐、尽、不染、灭、息、没也。觉、想、行、识盛阴断无余，舍、吐、尽、不染、灭、息、没也，是谓自身灭。”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阴说阴盛，阴说盛阴；阴即是盛阴，盛阴即是阴耶？为阴异、盛阴异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或阴即是盛阴，或阴非盛阴。云何阴即是盛阴？若色有漏有受，觉、想、行、识有漏有受，是谓阴即是盛阴。云何阴非盛阴？色无漏无受，觉、想、行、识无漏无受，是谓阴非盛阴。”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八支圣道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八支圣道者，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是谓八支圣道。”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八支圣道有为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如是八支圣道有为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有几聚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有三聚，戒聚、定聚、慧聚。”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八支圣道摄三聚，为三聚摄八支圣道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非八支圣道摄三聚，三聚摄八支圣道。正语、正业、正命，此三道支圣戒聚所摄；正念、正定，此二道支圣定聚所摄；正见、正志、正方便，此三道支圣慧聚所摄。是谓非八支圣道摄三聚，三聚摄八支圣道。”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灭有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灭无对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初禅有几支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初禅有五支，觉、观、喜、乐、一心，是谓初禅有五支。”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断？云何定相？云何定力？云何定功？云何修定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若善心得一者，是谓定也。四念处，是谓定相也。四正断，是谓定力也。四如意足，是谓定功也。若习此诸善法，数数专修精勤者，是谓修定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歡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有几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情？”

法乐比丘尼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情。云何为三？一者、寿，二者、暖，三者、识。是谓三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情。”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若死及入灭尽定者，有何差别？”

法乐比丘尼答曰：“死者寿命灭讫，温暖已去，诸根败坏。比丘入灭尽定者寿不灭讫，暖亦不去，诸根不败坏。若死及入灭尽定者，是谓差别。”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有何差别？”

法乐比丘尼答曰：“比丘入灭尽定者，想及知灭；入无想定者，想、知不灭。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是谓差别。”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有何差别？”

法乐比丘尼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时，不作是念：‘我从灭尽定起。’比丘从无想定起时，作如是念：‘我为有想？我为无想？’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是谓差别。”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比丘入灭尽定时，作如是念：‘我入灭尽定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比丘入灭尽定时，不作是念：‘我入灭尽定。’然本如是修习心，以是故如是趣向。”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比丘从灭尽定起，作如是念：‘我从灭尽定起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时，不作是念：‘我从灭尽定起。’然因此身及六处缘命根，是故从定起。”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比丘从灭尽定起已，心何所乐、何所趣、何所顺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已，心乐离、趣离、顺离。”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有几觉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此何缘有耶？缘更乐有。”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云何乐觉，云何苦觉，云何不苦不乐觉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若乐更乐所触生，身心乐善觉，是觉谓乐觉也。若苦更乐所触生，身心苦不善觉，是觉谓苦觉也。若不苦不乐更乐所触生，身心不苦不乐，非善非不善觉，是觉谓不苦不乐觉。”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乐觉者，云何乐，云何苦，云何无常，云何灾患，云何使耶？苦觉者，云何乐，云何苦，云何无常，云何灾患，云何使耶？不苦不乐觉者，云何乐，云何苦，云何无常，云何灾患，云何使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乐觉者，生乐住乐，变易苦，无常者即是灾患，欲使也。苦觉者，生苦住苦，变易乐，无常者即是灾患，恚使也。不苦不乐觉者，不知苦、不知乐，无常者即是变易，无明使也。”

毘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一切乐觉欲使耶？一切苦觉恚使耶？一切不苦不乐觉无明使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非一切乐觉欲使也，非一切苦觉恚使也，非一切不苦不乐觉无明使也。云何乐觉非欲使耶？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游，是谓乐觉非欲使也。所以者何？此断欲故。云何苦觉非恚使耶？若求上解脱乐，求愿悒悒生忧苦，是谓苦觉非恚使也。所以者何？此断恚故。云何不苦不乐觉非无明使耶？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

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不苦不乐觉非无明使也。所以者何？此断无明故。”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乐觉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乐觉者以苦觉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苦觉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苦觉者以乐觉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乐觉苦觉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乐觉苦觉者以不苦不乐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不苦不乐觉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不苦不乐觉者以无明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无明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无明者以明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圣，明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答曰：“明者以涅槃为对。”

昆舍佉优婆夷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圣。”昆舍佉优婆夷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圣贤，涅槃者有何对耶？”

法乐比丘尼告曰：“君欲问无穷事，然君问事不能得穷我边也。涅槃者，无对也。涅槃者，以无羂、过羂，羂灭讫，以此义故，从世尊行梵行。”

于是，昆舍佉优婆夷闻法乐比丘尼所说，善受善持，善诵习已，即从座起，稽首礼法乐比丘尼足，绕三匝而去。

于是，法乐比丘尼见昆舍佉优婆夷去后不久，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与昆舍佉优婆夷所共论者，尽向佛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如是说、如是答，非为诬谤世尊耶？说真实、说如法、说法次法耶？于如法中，非有相违、有诤、有咎耶？”

世尊答曰：“比丘尼，汝如是说、如是答，不诬谤我。汝说真实，说如法、说法次法，于如法中而不相违，无诤咎也。比丘尼，若

昆舍佉优婆夷以此句、以此文来问我者，我为昆舍佉优婆夷亦以此义、以此句、以此文而答彼也。比丘尼，此义如汝所说，汝当如是持。所以者何？此说即是义故。”

佛说如是，法乐比丘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晡利多品大拘絺罗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尊者大拘絺罗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语曰：“贤者拘絺罗，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大拘絺罗白曰：“尊者舍梨子，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尊者舍梨子问曰：“贤者拘絺罗，不善者说不善，不善根者说不善根。何者不善？何者不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身恶行，口、意恶行，是不善也。贪、恚、痴，是不善根也。是谓不善，是谓不善根。”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善者说善，善根者说善根。何者为善？何者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身妙行，口、意妙行，是善也。不贪、不恚、不痴，是善根也。是谓为善，是谓善根。”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智慧者说智慧，何者智慧？”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知如是故说智慧，知何等耶？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如是故说智慧。”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识者说识。何者识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识识是故说识。识何等耶？识色，识声、香、味、触、法，识识是故说识。”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智慧及识，此二法为合为别，此二法可得别施设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此二法合不别，此二法不可别施设。所以者何？智慧所知，即是识所识，是故此二法合不别，此二法不可别施设。”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

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知者汝以何等知？”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知者我以智慧知。”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智慧有何义？有何胜？有何功德？”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智慧者有厌义、无欲义、见如真义。”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云何正见？”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知苦如真，知习、灭、道如真者，是谓正见。”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几因几缘生正见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二因二缘而生正见。云何为二？一者、从他闻，三者、内自思惟。是谓二因二缘而生正见。”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支摄正见，得心解脱果、慧解脱果，得心解脱功德、慧解脱功德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五支摄正见，得心解脱果、慧解脱果，得心解脱功德、慧解脱功德。云何为五？一者、真谛所摄，二者、戒所摄，三者、博闻所摄，四者、止所摄，五者、观所摄。是谓有五支摄正见，得心解脱果、慧解脱果，得心解脱功德、慧解脱功德。”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云何生当来有？”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愚痴凡夫无知、不多闻，无明所覆，爱结所系，不见善知识，不知圣法，不御圣法，是谓生当来有。”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云何不生当来有？”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若无明已尽，明已生者，必尽苦也，是谓不生于当来有。”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觉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三觉，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此缘何有耶？缘更乐有。”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觉、想、思，此三法为合为别？此三法可别施设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觉、想、思，此三法合不别，此三法不可别施设。所以者何？觉所觉者，即是想所想、思所思，是故此三法合不别，此三法不可别施设。”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灭者有何对？”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灭者无有对。”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受自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受自境界，谁为彼尽受境界？谁为彼依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自受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受自境界，意为彼尽受境界，意为彼依。”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意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意者依寿，依寿住。”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寿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寿者依暖，依暖住。”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寿及暖，此二法为合为别？此二法可得别施设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寿及暖，此二法合不别，此二法不可别施设。所以者何？因寿故有暖，因暖故有寿。若无寿者则无暖，无暖者则无寿。犹如因油因炷，故得燃灯，彼中因焰故有光，因光故有焰。若无焰者则无光，无光者则无焰。如是因寿故有暖，因暖故有寿。若无寿者则无暖，无暖者则无寿。是故此二法合不别，此二法不可别施设。”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

情？”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情。云何为三？一者、寿，二者、暖，三者、识。此三法生身死已，身弃冢间，如木无情。”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若死及入灭尽定者，有何差别？”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死者寿命灭讫，温暖已去，诸根败坏。比丘入灭尽定者，寿不灭讫，暖亦不去，诸根不败坏。死及入灭尽定者，是谓差别。”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有何差别？”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比丘入灭尽定者，想及知灭；比丘入无想定者，想、知不灭。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是谓差别。”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有何差别？”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时，不如是念：‘我从灭尽定起。’比丘从无想定起时，作如是念：‘我为有想？我为无想？’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是谓差别。”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比丘入灭尽定时先灭何法？为身行？为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比丘入灭尽定时，先灭身行，次灭口行，后灭意行。”

尊者舍梨子聞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比丘从灭尽定起时，先生何法？为身行，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时，先生意行，次生口行，后生身行。”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几触？”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三触。云何为三？一者、不移动触，二者、无所有触，三者、无相触。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此三触。”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空、无愿、无相，此三法异义、异文耶？为一义、异文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空、无愿、无相，此三法异义、异文。”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因几缘生不移动定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四因四缘生不移动定。云何为四？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四因四缘生不移动定。”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因几缘生无所有定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三因三缘生无所有定。云何为三？若比丘度一切色想至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是谓有三因三缘生无所有定。”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因几缘生无想定？”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二因二缘生无想定。云何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无想界。是谓二因二缘生无想定。”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因几缘住无想定耶？”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二因二缘住无想定。云何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无想界。是谓二因二缘住无想定。”

尊者舍梨子闻已，叹曰：“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叹已，欢喜奉行。

复问曰：“贤者拘絺罗，有几因几缘从无想定起？”

尊者大拘絺罗答曰：“有三因三缘从无想定起。云何为三？一者、念一切想，二者、不念无想界，三者、因此身因六处缘命根。是谓三因三缘，从无想定起。”

如是，彼二尊更相称叹善哉善哉，更互所说，欢喜奉行，从座起去。

晡利多品第十七竟。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九

例品第十八（有十一经）（第五后诵）

一切智、法严，鞞诃、第一得，
爱生及八城，阿那律陀二，
诸见、箭兴喻，比例最在后。

例品一切智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郁头随若，在普棘刺林。

尔时，拘萨罗王波斯匿闻沙门瞿昙游郁头随若，在普棘刺林。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告一人曰：“汝往诣沙门瞿昙所，为我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又复语曰：‘拘萨罗王波斯匿欲来相见。’”

彼人受教，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拘萨罗王波斯匿欲来相见。”

世尊答曰：“今拘萨罗王波斯匿安隐快乐，今天及人、阿修罗、揵塔和、罗刹及余若干身安隐快乐。拘萨罗王波斯匿若欲来者，自可随意。”彼时，使人闻佛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三匝而去。

尔时，尊者阿难住世尊后，执拂侍佛。使人去后。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来共诣东向大屋，开窗闭户，住彼密处。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一心无乱，欲听受法。”

尊者阿难白曰：“唯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彼东向大屋，开窗闭户，密处布座，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彼时，使人还诣拘萨罗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我已通沙门瞿昙，沙门瞿昙今待天王，惟愿天王自当知时！”

拘萨罗王波斯匿告御者曰：“汝可严驾，我今欲往见沙门瞿昙。”御者受教，即便严驾。

尔时，贤及月姊妹与拘萨罗王波斯匿共坐食时，闻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当往见佛，白曰：“大王，若今往见世尊者，愿为我等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拘萨罗王波斯匿为贤及月姊妹默然而受。

彼时，御者严驾已讫，白曰：“天王，严驾已办，随天王意。”

时，王闻已，即便乘车，从郁头随若出，往至普棘刺林。

尔时，普棘刺林门外众多比丘露地经行，拘萨罗王波斯匿往诣诸比丘所，问曰：“诸贤，沙门瞿昙今在何处？我欲往见。”

诸比丘答曰：“大王，彼东向大屋开窗闭户，世尊在中。大王欲见者，可诣彼屋，在外住已，謦欬敲户，世尊闻者，必为开户。”

拘萨罗王波斯匿即便下车，眷属围绕，步往至彼东向大屋，到已

住外，謦欬敲户。世尊闻已，即为开户。拘萨罗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诣佛所，白曰："瞿昙，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

世尊问王："贤及月姊妹更无人使耶？"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瞿昙，当知今日贤及月姊妹我共坐食，闻我今当欲往见佛，便白曰：'大王，若往见佛者，当为我等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故如是白世尊：'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瞿昙，彼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

世尊答曰："大王，今贤及月姊妹安隐快乐，今天及人、阿修罗、揵塔和、罗刹，及余若干身安隐快乐。"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与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者，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便问曰："瞿昙，我闻沙门瞿昙作如是说：'本无，当不有，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瞿昙，忆如是说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不忆作如是说：'本无，当不有，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

尔时，鞞留罗大将住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后，执拂拂王。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回顾告鞞留罗大将曰："前日王共大众坐，谁最前说沙门瞿昙作如是说'本无，当不有，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者'？"

鞞留罗大将答曰："天王，有想年少吉祥子前作是说。"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告一人曰："汝往至想年少吉祥子所，作如是语：'拘萨罗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受教，即往想年少吉祥子所，作如是语："年少，拘萨罗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去后，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白世尊曰："沙门瞿昙，颇有异说异受，沙门瞿昙忆所说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忆曾如是说：'本无，当不有，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梵志一时知一切、一时见一切。'大王，我忆如是说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沙门瞿昙所说如师，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欲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为有胜如、有差别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有差别也。刹利、梵志种，此于人间为最上德。居士、工师种，此于

人间为下德也。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是谓胜如、是谓差别。”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沙门瞿昙所说如师，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瞿昙，我不但问于现世义，亦复欲问于后世义，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有差别于后世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有差别谓后世也。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若成就此五断支，必得善师如来、无所著、正尽觉，必得可意，无不可意，亦于长夜得义饶益，安隐快乐。云何为五？

“多闻圣弟子信著如来，根生定立，无能夺者，谓沙门、梵志、天及魔、梵及余世间，是谓第一断支。复次，大王，多闻圣弟子少病无病，成就等食道，不热不冷，正乐不诤，谓食饮消、正安隐消，是谓第二断支。复次，大王，多闻圣弟子无谄无诳、质直，现如真世尊及诸梵行，是谓第三断支。复次，大王，多闻圣弟子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是谓第四断支。复次，大王，多闻圣弟子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是谓第五断支。

“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彼若成就此五断支，必得善师如来、无所著、正尽觉，必得可意，无不可意，亦于长夜得义饶益，安隐快乐。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是谓胜如、是谓差别于后世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沙门瞿昙所说如师，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欲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为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此有差别于断行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此有差别于断行也。大王，于意云何？若信者所断，是不信断者，终无是处。若少病者所断，是多病断者，终无是处。若不谄不诳者所断，是谄诳断者，终无是处。若精勤者所断，是懈怠断者，终无是处。若智慧者所断，是恶慧断者，终无是处。

“犹如四御：象御、马御、牛御、人御。彼中二御不可调、不可御，二御可调、可御。大王，于意云何？若此二御不可调、不可御，彼来调地、御地，受御事者，终无是处。若彼二御可调、可御，来至调地、御地，受御事者，必有是处。如是，大王。于意云何？若信者所断，是不信断耶？终无是处。若少病者所断，是多病断耶？终无是

处。若不谄不诳者所断，是谄诳断耶？终无是处。若精勤者所断，是懈怠断耶？终无是处。若智慧者所断，是恶慧断耶？终无是处。如是此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是谓胜如、是谓差别于断行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沙门瞿昙所说如师，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欲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答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此有胜如、此有差别，谓断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彼等等断，无有胜如，无有差别于断也。大王，犹如东方刹利童子来，彼取干娑罗木，作火母，钻攒生火。南方梵志童子来，彼取干娑罗木作火母，钻攒生火。西方居士童子来，彼取干旃檀木作火母，钻攒生火。北方工师童子来，彼取干钵投摩木作火母，钻攒生火。大王，于意云何？谓彼若干种人持若干种木作火母，钻攒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大王，于烟烟、焰焰、色色说何等差别耶？”

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瞿昙，谓彼若干种人取若干种木作火母，钻攒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瞿昙，我不说烟烟、焰焰、色色有差别也。”

“如是，大王。此有四种：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彼一切等等断，无有胜如、无有差别于断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沙门瞿昙所说如师，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欲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有天耶？”

世尊问曰：“大王，何意问有天耶？”

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瞿昙，若有天有诤、乐诤者，彼应来此间。若有天无诤、不乐诤者，不应来此间。”

尔时，鞞留罗大将住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后，执拂拂王，鞞留罗大将白曰：“瞿昙，若有天无诤、不乐诤者不来此间，且置彼天。若有天有诤、乐诤来此间者，沙门瞿昙必说彼天福胜、梵行胜，此天得自在退彼天、遣彼天也。”

是时，尊者阿难在世尊后，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作是念：“此鞞留罗大将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子，我是世尊子，今正是时，子子共论。”

于是，尊者阿难语鞞留罗大将曰：“我欲问汝，随所解答。大将，于意云何？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梵行胜故，宁得自在退去、遣去耶？”

鞞留罗大将答曰：“沙门，若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梵行胜故，得自在退去、遣去也。”

“大将，于意云何？若非拘萨罗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梵行胜故，意得自在退彼、遣彼耶？”

鞞留罗大将答曰：“沙门，若非拘萨罗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梵行胜故，不得自在退彼、遣彼也。”

尊者阿难复问曰：“大将，颇闻有三十三天耶？”

鞞留罗大将答曰：“我拘萨罗王波斯匿游戏时，闻有三十三天。”

“大将，于意云何？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梵行胜故，宁得自在退彼三十三天，遣彼三十三天耶？”

鞞留罗大将答曰：“沙门，拘萨罗王波斯匿尚不能得见三十三天，况复退遣耶？退遣彼三十三天者，终无是处。”

“如是，大将，若有天无诤、不乐诤不来此间者，此天福胜、梵行胜。若有此天诤、乐诤来此间者，此天于彼天尚不能得见，况复退遣耶？若退遣彼者，终无是处。”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此沙门名何等耶？”

世尊答曰：“大王，此比丘名阿难，是我侍者。”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阿难所说如师，阿难所说如善师。欲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问，恣意所问。”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瞿昙，颇有梵耶？”

世尊问曰：“大王，何意问有梵耶？大王，若我施设有梵，彼梵清净。”

世尊与拘萨罗王波斯匿于其中间论此事时，彼使人将想年少吉祥子来还，诣拘萨罗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想年少吉祥子已来在此。”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问想年少吉祥子曰：“前日王共大众会坐，谁最前说沙门瞿昙如是说‘本无，当不有，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梵志一切知、一切见’耶？”

想年少吉祥子答曰：“天王，鞞留罗大将前说也。”

鞞留罗大将闻已，白曰：“天王，此想年少吉祥子前说也。”

如是彼二人更互共诤此论，于其中间彼御者即便严驾，至拘萨罗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严驾已至，天王当知时。”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白世尊曰：“我问瞿昙一切知事，沙门瞿昙答我一切知事。我问沙门瞿昙四种清净，沙门瞿昙答我四种清净。我问沙门瞿昙所得，沙门瞿昙答我所得。我问沙门瞿昙有梵，沙门瞿昙答我有梵。若我更问余事者，沙门瞿昙必答我余事。瞿昙，我今多事，欲还请辞。”

世尊答曰：“大王，自当知时。”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世尊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世尊三匝而去。

佛说如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尊者阿难及一切大众闻佛所说，欢

喜奉行。

例品法庄严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释中，在释家都邑，名弥娄离。

尔时，拘萨罗王波斯匿与长作共俱有所为故，出诣邑名城。拘萨罗王波斯匿至彼园观，见诸树下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见已，忆念世尊。拘萨罗王波斯匿告曰：“长作，今此树下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此处我数往见佛。长作，世尊今在何处？我欲往见。”

长作答曰：“天王，我闻世尊游释中，在释家都邑，名弥娄离。”

拘萨罗王波斯匿复问曰：“长作，释家都邑名弥娄离，去此几许？”

长作答曰：“天王，去此三拘娄舍。”

拘萨罗王波斯匿告曰：“长作，可敕严驾，我欲诣佛。”

长作受教，即敕严驾，白曰：“天王，严驾已讫，随天王意。”拘萨罗王波斯匿即升乘出城外，往至释家都邑，名弥娄离。

尔时，弥娄离门外众多比丘露地经行，拘萨罗王波斯匿往诣诸比丘所，问曰：“诸尊，世尊今在何处昼行？”

众多比丘答曰：“大王，彼东向大屋，开窗闭户，世尊今在彼中昼行。大王，欲见便往诣彼，到已住外，謦欬敲户。世尊闻者，必为开户。”

拘萨罗王波斯匿即便下车。若有王刹利顶来而得入处，教令大地，有五仪饰：剑、盖、华鬘及珠柄拂、严饰之屣。彼尽脱已，授与长作。长作念曰：“天王今者必当独入，我等应共住此待耳！”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眷属围绕，步往至彼东向大屋，到已住外，謦欬敲户。世尊闻已，即为开户。拘萨罗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至佛所，稽首礼足，再三自称姓名：“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

世尊答曰：“如是，大王，汝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汝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拘萨罗王波斯匿再三自称姓名已，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大王，见我有何等义，而自下意稽首礼足，供养承事耶？”

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世尊，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世尊，我坐都坐时，见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属展转共诤。彼斗诤时，母说子恶，子说母恶，父子、兄弟、姊妹、亲属更相说恶，况复他人！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从世尊行梵行，或有比丘少多起诤，舍戒罢道，不说佛恶，不说诸法恶，不说众恶，但自责数：‘我为恶，我为无德。所以者何？以我不能从世尊自尽形寿修行

梵行。’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或九月或十月，少多学行梵行，舍随本服，复为欲所染，染欲著欲，为欲所缚，骄傲受入，不见灾患，不见出要而乐行欲。世尊，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自尽形寿修行梵行，乃至亿数，我于此外，不见如是清净梵行如世尊家。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人不喜见。我作是念：‘此诸尊何以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人不喜见？此诸尊必不乐行梵行，或身有患，或屏处作恶，以是故诸尊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人不喜见。’我往问彼：‘诸尊何故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人不喜见？诸尊不乐行梵行耶？为身有患耶？为屏处作恶耶？是故诸尊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人不喜见。’彼答我曰：‘大王，是白病。大王，是白病。’

“世尊，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体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我见已，作是念：‘此诸尊何故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体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此诸尊或得离欲，或得增上心，现法乐居，易不难得，是故此诸尊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体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若行欲乐行端正者，我应乐行端正。何以故？我得五欲功德，易不难得。若此诸尊得离欲，得增上心，于现法乐居，易不难得，是故此诸尊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体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自称聪明智慧，博闻决定，谙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无不闻知，所游至处坏诸见宗，辄自立论，而作是说：‘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难诘彼；若不能答，亦难诘已，舍之而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往至佛所，尚不敢问于世尊事，况复欲难诘耶？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自称聪明智慧，博闻决定，谙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无不闻知，所游至处坏诸见宗，辄自立论，而作是说：‘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难诘彼；若不能答，亦难诘已，舍之而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往至佛所，问世尊事，世尊为答。彼闻答已，便得欢喜，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

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自称聪明智慧，博闻决定，谙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无不闻知，所游至处坏诸见宗，辄自立论，而作是说：‘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难诘彼；苦不能答，亦难诘已，舍之而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往至佛所，问世尊事，世尊为答。彼闻答已，便得欢喜，即自归佛、法及比丘众，世尊受彼为优婆塞，终身自归，乃至命尽。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自称聪明智慧，博闻决定，谙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无不闻知，所游至处坏诸见宗，辄自立论，而作是说：‘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难诘彼；若不能答，亦难诘已，舍之而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往至佛所，问世尊事，世尊为答。彼闻答已，便得欢喜，即从世尊求出家学，而受具足，得比丘法。佛便度彼而授具足，得比丘法。

“若彼诸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得比丘法已，独住远离，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独住远离，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若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若彼诸尊知法已，乃至得阿罗诃。得阿罗诃已，便作是念：‘诸贤，我本几了几失。所以者何？我本非沙门称沙门，非梵行称梵行，非阿罗诃称阿罗诃；我等今是沙门，是梵行，是阿罗诃。’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自若居国，无过者令杀，有过者令杀，然在都坐，我故不得作如是说：‘卿等并住，无人问卿事，人问我事；卿等不能断此事，我能断此事。’于其中间竞论余事，不待前论讫。我数见世尊大众围绕说法，彼中一人鼾眠作声，有人语彼：‘君莫鼾眠作声！君不用闻世尊说法如甘露耶？’彼人闻已，即便默然。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众调御士，甚奇！甚特！所以者何？以无刀杖，皆自如法，安隐快乐。’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于仙余及宿旧二臣出钱财赐，亦常称誉，彼命由我，然不能令彼仙余及宿旧二臣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如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也。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昔出征，宿一小屋中，欲试仙余、宿旧二臣，知彼头向何处眠耶？为向我？为向世尊？于是，仙余、宿旧二臣则于

初夜结跏趺坐，默然宴坐，至中夜闻世尊在某方处，便以头向彼，以足向我。我见已，作是念：‘此仙余及宿旧二臣不在现胜事，是故彼不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如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也。’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因此故，我作是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法善，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

“复次，世尊，我亦国王，世尊亦法王；我亦刹利，世尊亦刹利；我亦拘萨罗，世尊亦拘萨罗；我年八十，世尊亦八十。世尊以此事故，我堪耐为世尊尽形寿，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世尊，我今多事，欲还请辞。”

世尊告曰：“大王，自当知时。”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闻佛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尊者阿难住世尊后，执拂侍佛。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若有比丘依弥娄离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讲堂。”

于是，尊者阿难受佛教已，若诸此丘依弥娄离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讲堂。还诣佛所，白曰：“世尊，若有比丘依弥娄离林住者，彼一切已集讲堂，惟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讲堂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曰：“比丘，今拘萨罗王波斯匿在我前说此法庄严经已，即从座起，稽首我足，饶三匝而去。比丘，汝等当受持此法庄严经，善诵善习。所以者何？比丘，此法庄严经，如义如法，为梵行本，趣智趣觉，趣至涅槃。若族姓子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亦当受持，当诵当习此法庄严经。”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鞞诃提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住舍卫国，于东园鹿子母堂为小事故，彼时尊者阿难将一比丘从舍卫出，往至东园鹿子母堂。所为事讫，将彼比丘还，往至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拘萨罗王波斯匿乘一奔陀利象，与尸利阿荼大臣俱出舍卫国。尊者阿难遥见拘萨罗王波斯匿来已，问伴比丘：“彼是拘萨罗王波斯匿耶？”

答日：“是也。”

尊者阿难便下道避至一树下。

拘萨罗王波斯匿遥见尊者阿难在于树间，问曰：“尸利阿荼，彼是沙门阿难耶？”

尸利阿荼答曰：“是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告尸利阿荼大臣曰：“汝御此象，令至沙门阿难所。”尸利阿荼受王教已，即御此象，令至尊者阿难所。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从何处来？欲至何处？”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我从东园鹿子母堂来，欲至胜林给孤独园。”

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曰：“阿难，若于胜林无急事者，可共往至阿夷罗婆提河。”为慈愍故，尊者阿难为拘萨罗王波斯匿默然而受。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令尊者阿难在前，共至阿夷罗婆提河；到已下乘，取彼象鞯，四叠敷地，请尊者阿难：“阿难，可坐此座。”

尊者阿难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静足。”

拘萨罗王波斯匿再三请尊者阿难：“阿难，可坐此座。”

尊者阿难亦再三语：“止！止！大王，但心静足，我自有尼师檀，我今当坐。”于是，尊者阿难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拘萨罗王波斯匿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曰：“阿难，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如来颇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为沙门、梵志所憎恶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如来不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为沙门、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叹曰：“善哉！善哉！阿难，我所不及。若聪明智慧及余世间者，而阿难及之。阿难，若有不善相悉而毁訾称誉者，我等不见彼真实也。阿难，若有善相悉而毁訾称誉者，我见彼真实也。阿难，如来颇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为沙门、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如来终不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为沙门、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为身行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不善身行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不善身行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身行有罪。”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身行有罪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行身行，智者所憎恶。”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智者所憎恶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行身行，自害、害彼、俱害，灭智慧、恶相助，不得涅槃，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彼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已，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断法不知如真，不可断法亦不知如真。可断法不知如真，不可断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已，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已，可受法便

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可受法便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已，可断法便不断，不可断法而断。可断法便不断，不可断法而断已，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已，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是故如来终不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如来何故终不行此法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离欲、欲已尽，离恚、恚已尽，离痴、痴已尽，如来断一切不善之法，成就一切善法。教师、妙师、善顺师，将御、顺御，善语、妙语、善顺语，是故如来终不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叹曰：“善哉！善哉！阿难，如来不可行法终不行。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故。阿难，汝彼师弟子，学道欲得无上安隐涅槃，汝尚不行此法，况复如来行此法耶？”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如来颇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不为沙门、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如来必行如是身行，谓此身行不为沙门、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为身行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善身行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善身行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身行无罪。”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身行无罪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行身行，智者所不憎恶。”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云何智者所不憎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谓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觉慧、不恶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觉，趣至涅槃。彼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已，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已，可断法知如真，不可断法亦知如真。可断法知如真，不可断法亦知如真已，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已，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已，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已，可断法而断，不可断法便不断。可断法而断，不可断法便不断已，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已，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是故如来必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阿难，如来何故必行此法耶？”

尊者阿难答曰：“大王，离欲、欲已尽，离恚、恚已尽，离痴、痴已尽，如来成就一切善法，断一切不善之法。教师、妙师、善顺师，将御、顺御，善语、妙语、善顺语，是故如来必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叹曰：“善哉！善哉！阿难，如来可行法必行。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故。阿难，汝彼师弟子，学道欲

得无上安隐涅槃，汝尚行此法，况复如来不行此法耶？阿难善说，我今欢喜。阿难快说，我极欢喜。若村输租阿难法应受者，我村输租为法布施。阿难，若象、马、牛、羊阿难法应受者，我象、马、牛、羊为法布施。阿难，若妇女及童女阿难法应受者，我妇女及童女为法布施。阿难，若生色宝阿难法应受者，我生色宝为法布施。阿难，如此之事阿难皆不应受。我拘萨罗家有一衣，名鞞诃提，彼第一，王以伞柄孔中盛送来为信。阿难，若拘萨罗家有劫贝诸衣者，此鞞诃提于诸衣中最为第一。所以者何？此鞞诃提衣长十六肘，广八肘，我此鞞诃提衣，今为法故布施阿难。阿难，当作三衣，持令彼拘萨罗家长夜增益得福。”

尊者阿难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静足，自有三衣，谓我所受。”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阿难，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犹如大雨时，此阿夷罗婆提河水满，两岸溢则流出，阿难见耶？”

尊者阿难答曰：“见也。”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如是，阿难，若有三衣，当与比丘、比丘尼，渐学舍罗、舍罗磨尼离。阿难，以此鞞诃提作三衣受持，令彼拘萨罗家长夜得增益福。”尊者阿难为拘萨罗王波斯匿默然而受。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知尊者阿难默然受已，鞞诃提衣为法布施尊者阿难，即从座起，绕三匝而去。

去后不久，尊者阿难持鞞诃提衣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鞞诃提衣，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为法布施我，愿世尊以两足著鞞诃提衣上，令拘萨罗家长夜得增益福。”

于是，世尊以两足著鞞诃提衣上，告曰：“阿难，若汝与拘萨罗王波斯匿所共论者，今悉向我而广说之。”

于是，尊者阿难与拘萨罗王波斯匿所共论者，尽向佛说，叉手白曰：“我如是说，不诬谤世尊耶？真说如法，说法次法，不于如法有过失耶？”

世尊答曰：“汝如是说，不诬谤我，真说如法，说法次法，亦不于如法有过失也。阿难，若拘萨罗王波斯匿以此义、以此句、以此文来问我者，我亦为拘萨罗王波斯匿以此义、以此句、以此文答彼也。阿难，此义如汝所说，汝当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说即是其义。”

佛说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第一得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彼中拘萨罗王波斯匿最为第一。拘萨罗王波斯匿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所谓日

月境界，光明所照，所照诸方，谓千世界，此千世界，有千日、千月、千弗于逮洲、千阎浮洲、千拘陀尼洲、千郁单越洲、千须弥山、千四大王天、千四天王子、千三十三天、千释天因陀罗、千焰摩天、千须焰摩天子，千兜率哆天、千兜率哆天子，千化乐天、千善化乐天子，千他化乐天、千自在天子，千梵世界及千别梵。彼中有一梵大梵，富佑作化尊，造众生父，已有当有。彼大梵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后时此世败坏，此世败坏时，众生生晃昱天中。彼中有色乘意生，具足一切，支节不减，诸根不坏，以喜为食，形色清净，自身光照，飞乘虚空，住彼久远。晃昱天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

“复次，有四想，有比丘想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众生如是乐想意解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

“复次，有八除处。云何为八？比丘，内有色想，外观色，少善色恶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一除处。

“复次，比丘，内有色想，外观色，无量善色恶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二除处。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少善色恶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三除处。

“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无量善色恶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四除处。

“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青青色，青见青光，犹如青水华，青青色，青见青光；犹如成就波罗柰衣，熟捣磨碾，光色悦泽，青青色，青见青光。如是，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青青色，青见青光，无量无量，净意润意，乐不憎恶，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五除处。

“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黄黄色，黄见黄光，犹如频头歌罗华，黄黄色，黄见黄光；犹如成就波罗柰衣，熟捣磨碾，光色悦泽，黄黄色，黄见黄光。如是，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黄黄色，黄见黄光，无量无量，净意润意，乐不憎恶，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六除处。

“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赤赤色，赤见赤光，犹如加尼歌罗华，赤赤色，赤见赤光；犹如成就波罗柰衣，熟捣磨碾，光色悦泽，赤赤色，赤见赤光，如是，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赤赤色，赤见赤光，无量无量，净意润意，乐不憎恶，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七除处。

“复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白白色，白见白光，犹如太白白色，白见白光；犹如成就波罗柰衣，熟捣磨碾，光色悦泽，白白色，白见白光。如是，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白白色，白见白

光，无量无量，净意润意，乐不憎恶，彼色除已知、除已见，作如是想，是谓第八除处。众生如是乐除处意解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

“复次，有十一切处。云何为十？有比丘无量地处修一，思惟上下诸方不二；无量水处，无量火处，无量风处，无量青处，无量黄处，无量赤处，无量白处，无量空处，无量识处第十修一，思惟上下诸方不二。众生如是乐一切处意解者，变易有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厌彼已，尚不欲第一，况复下贱？是谓第一清净说，施设最第一，谓我无、我不有，及为彼证故，施设于道；是谓第一外依见处、最依见处，谓度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于现法中第一求趣至涅槃，于现法中最施设涅槃，谓六更乐处生、灭、味、离、慧见如真，及为彼证故，施设于道。

“复次，有四断。云何为四？有断乐迟，有断乐速，有断苦迟，有断苦速。于中若有断乐迟者，是乐迟故，说下贱。于中若有断乐速者，此断乐速故，此断亦说下贱。于中若有断苦迟者，此断苦迟故，此断亦说下贱。于中若有断苦速者，此断苦速故，此断非广布、不流布，乃至天人亦不称广布。我断广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称广布。云何我断广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称广布？谓八支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我断广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称广布。我如是，诸沙门、梵志虚伪妄言，不善不真，实诬谤于我：‘彼实有众生施设断坏，沙门瞿昙无所施設。’彼实有众生施设断坏，若此无我不如是说。彼如来于现法中断知一切，得息、止、灭、涅槃。”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六十

例品爱生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梵志，唯有一儿，心极爱念，忍意温润，视之无厌，忽便命终。命终之后，梵志愁忧，不能饮食，不著衣裳，亦不涂香，但至冢哭，忆儿卧处。于是，梵志周遍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梵志，今汝诸根不似自心住耶？”

梵志答曰：“今我诸根何由当得自心住耶？所以者何？唯有一儿，心极爱念，忍意温润，视之无厌，忽便命终。彼命终已，我便愁忧，不能饮食，不著衣裳，亦不涂香，但至冢哭，忆儿卧处。”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梵志语曰：“瞿昙，何言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

惋、懊恼耶？瞿昙，当知若爱生时，生喜心乐。”

世尊如是至再三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梵志亦至再三语曰：“瞿昙，何言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耶？瞿昙，当知若爱生时，生喜心乐。”

时，彼梵志闻佛所说，不说言是，但说非已，即从座起，奋头而去。

尔时，胜林于其门前有众多市郭儿而共博戏。梵志遥见已，便作是念：“世中若有聪明智慧者，无过博戏人。我今宁可往彼，若与瞿昙所共论者，尽向彼说。”于是，梵志往至众多市郭儿共博戏所，若与世尊所共论者，尽向彼说。

众多市郭博戏儿闻已，语曰：“梵志，何言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耶？梵志，当知若爱生时，生喜心乐。”

梵志闻已，便作是念：“博戏儿所说，正与我同。”颔头而去。

于是，此论展转广布，乃入王宫。拘萨罗王波斯匿闻沙门瞿昙作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语末利皇后曰：“我闻瞿昙作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皇后闻已，白曰：“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末利皇后曰：“闻师宗说，弟子必同。沙门瞿昙是汝师，故作如是说，汝是彼弟子，故作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皇后白曰：“大王，若不信者，可自往问，亦可遣使。”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即告那利鸯伽梵志曰：“汝往沙门瞿昙所，为我问讯沙门瞿昙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沙门瞿昙实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耶？’那利鸯伽，若沙门瞿昙有所说者，汝当善受持诵。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终不妄言。”

那利鸯伽梵志受王教已，即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沙门瞿昙实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耶？”

世尊告曰：“那利鸯伽，我今问汝，随所解答。那利鸯伽，于意云何？若使有人，母命终者，彼人发狂，心大错乱，脱衣裸形，随路遍走，作如是说：‘诸贤，见我母耶？诸贤，见我母耶？’那利鸯伽，以此事故可知，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如是父、兄、姊、妹也，儿妇命终，彼人发狂，心大错乱，脱衣裸形，

随路遍走，作如是说：‘诸贤，见我儿妇耶？诸贤，见我儿妇耶？’那利奢伽，以此事故可知，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那利奢伽，昔有一人，妇暂归家，彼诸亲族欲夺更嫁。彼女闻之，即便速疾还至夫家，语其夫曰：‘君，今当知我亲族强欲夺君妇嫁与他人，欲作何计？’于是，彼人即执妇臂，将入屋中，作如是语：‘俱至后世！俱至后世！’便以利刀斫杀其妇，并自害己。那利奢伽，以此事故可知，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那利奢伽梵志闻佛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三匝而去，还至拘萨罗王波斯匿所，白曰：“大王，沙门瞿昙实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语末利皇后曰：“沙门瞿昙实如是说：‘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皇后白曰：“大王，我问大王，随所解答。于意云何？王爱鞞留罗大将耶？”

答曰：“实爱。”

末利复问：“若鞞留罗大将变易异者，王当云何？”

答曰：“末利，若鞞留罗大将变易异者，我必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复问：“王爱尸利阿荼大臣，爱一奔陀利象，爱婆夷利童女，爱雨日盖，爱加尸及拘萨罗国耶？”

答曰：“实爱。”

末利复问：“若加尸及拘萨罗国变易异者，王当云何？”

答曰：“末利，我所具足五欲功德自娱乐者，由彼二国，若加尸及拘萨罗国当变易异者，我乃至无命，况复不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耶？”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问王：“于意云何？为爱我耶？”

王复答曰：“我实爱汝。”

末利复问：“若我一旦变易异者，王当云何？”

答曰：“末利，若汝一旦变易异者，我必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爱生时，便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

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曰：“末利，从今日去，沙门瞿昙因此事是我师，我是彼弟子。末利，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及末利皇后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八城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众多上尊名德比丘游波罗利子城，住在鸡园。

是时，第十居士八城持多妙货，往至波罗利子城治生贩卖。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彼多妙货，货卖速售，大得财利，欢喜踊跃，出波罗利子城，往诣鸡园众多上尊名德比丘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时，诸上尊名德比丘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

时，诸上尊比丘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于是，第十居士八城白曰："上尊，尊者阿难今在何处？我欲往见。"

诸上尊比丘答曰："居士，尊者阿难今在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若欲见者，可往至彼。"

尔时，第十居士八城即从座起，稽首诸上尊比丘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难，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告曰："居士，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居士问曰："尊者阿难，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颇说一法，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得心解脱耶？"

尊者阿难答曰："如是。"

居士问曰："尊者阿难，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云何说有一法，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得心解脱耶？"

尊者阿难答曰："居士，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彼依此处，观法如法。彼依此处，观法如法，住彼得漏尽者，或有是处。若住彼，不得漏尽者，或因此法，欲法、爱法、乐法、静法，爱乐欢喜，断五下分结尽，化生于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终不还此。

"复次，居士，多闻圣弟子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彼依此处，观法如法。彼依此处，观法如法，住彼得漏尽者，或有是处。若住彼，不得漏尽者，或因此法，欲法、爱法、乐法、静法，爱乐欢喜，断五下分结尽，化生于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终不还此，是谓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说有一法，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得心解脱。

"复次，居士，多闻圣弟子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

游，彼于此处，观法如法。彼于此处，观法如法，住彼得漏尽者，或有是处。若住彼，不得漏尽者，或因此法，欲法、爱法、乐法、静法，爱乐欢喜，断五下分结尽，化生于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终不还此，是谓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说有一法，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得心解脱。”

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白曰：“尊者阿难，甚奇！甚特！我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而尊者阿难一时为我说于十二甘露法门。今此十二甘露法门必随所依，得安隐出。尊者阿难，犹去村不远，有大屋舍，开十二户，若人所为故，入彼屋中，复一人来，不为彼人求义及饶益，不求安隐而烧彼屋。尊者阿难，彼人必得于此十二户随所依出，得自安隐，如是我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而尊者阿难一时为我说于十二甘露法门。今此十二甘露法门必随所依，得安隐出。尊者阿难，梵志法、律中说不善法、律，尚供养师，况复我不供养大师尊者阿难耶？”

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即于夜中，施设极妙净美丰饶食啖含消；施设食已，平旦敷座，请鸡园众及鞞舍离众皆集一处，自行澡水，则以极妙净美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持五百种物买屋别施尊者阿难。尊者阿难受已，施与招提僧。

尊者阿难所说如是，第十居士八城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阿那律陀经上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诸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时，诸比丘即便问曰：“云何比丘贤死、贤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是谓比丘贤死、贤命终也。”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贤死、贤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不极是贤死、贤命终也。复次，诸贤，若比丘得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比丘贤死、贤命终也。”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贤死、贤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极是贤死、贤命终也。”

于是，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善受持诵已，即从座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绕三匝而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欢喜奉

行。

例品阿那律陀经下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诸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时，诸比丘即便问曰：“云何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若比丘见质直及得圣爱戒者，是谓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复次，诸贤，若比丘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心、法如法，是谓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复次，诸贤，若比丘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是谓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复次，诸贤，若比丘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是谓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复次，诸贤，若有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灭身触成就游，及慧观诸漏已尽者，是谓比丘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又复问曰：“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诸贤，比丘极是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时，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绕三匝而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彼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见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尊者阿难游王舍城，在竹林

迦兰哆园。

于是，有一异学梵志，是尊者阿难未出家时友，中后彷徉，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尊者阿难：“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答曰：“梵志，欲问便问，我闻已当思。”

异学梵志即便问曰：“所谓此见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沙门瞿昙知此诸见如应知耶？”

尊者阿难答曰：“梵志，所谓此见，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知此诸见如应也。”

异学梵志又复问曰：“所谓此见，沙门瞿昙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沙门瞿昙云何知此诸见如应耶？”

尊者阿难答曰：“梵志，所谓此见，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异学梵志，如是具、如是受、如是趣、如是生、如是至后世，所谓此是世尊、如来、无所著、正尽觉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如是知此诸见，此诸见应如是知。”

异学梵志白曰：“我今自归于阿难。”

尊者阿难告曰：“梵志，汝莫自归于我，如我自归于佛，汝亦应自归于佛。”

异学梵志白曰：“阿难，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尊者阿难所说如是，彼异学梵志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箭喻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鬘童子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谓此见，世尊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从彼学梵行；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当

难诘彼，舍之而去。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从彼学梵行；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当难诘彼，舍之而去。”

于是，尊者鬘童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独安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谓此见，世尊舍置除却，不尽通说，谓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若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世尊，当为我说。若世尊不一向知世有常者，当直言不知也。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若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世尊，当为我说。若世尊不一向知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当直言不知也。’”

世尊问曰：“鬘童子，我本颇为汝如是说世有常，汝来从我学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我本颇为汝如是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汝来从我学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鬘童子，汝本颇向我说，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鬘童子，汝本颇向我说，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鬘童子，我本不向汝有所说，汝本亦不向我有所说，汝愚痴人！何故虚妄诬谤我耶？”

于是，尊者鬘童子为世尊面诃责数，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如有所伺。

于是，世尊面诃鬘童子已，告诸比丘：“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

命终也。

“犹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极重苦，彼见亲族怜念愍伤，为求利义饶益安隐，便求箭医，然彼人者方作是念：‘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白、不黑不白？为刹利族，梵志、居士、工师族？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弓为柘、为桑、为规、为角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扎，彼为是牛筋、为獐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色为黑、为白、为赤、为黄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弦为筋、为丝、为纻、为麻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杆为木、为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缠为是牛筋、为獐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羽为飘鸰毛、为雕鹫毛、为鹍鸡毛、为鹤毛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镝为錍、为矛、为铍刀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作箭镝师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白、不黑不白？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耶？’彼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

“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

“世有常，因此见故，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因此见故，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世有常，有此见故，不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有此见故，不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无此见故，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无此见故，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世有常，无此见故，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无此见故，不从我学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淳大苦阴生。如是世无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淳大苦阴生。

“世有常，我不一向说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说此？此非义相应，非法相应，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说此。如是世无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我不一向说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说此？此非义相应，非法相应，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说此也。何等法我一向说耶？此义我一向说：苦、苦集、苦灭、苦灭道迹，我一向说。以何等故，我一向说此？此是义相应，是法相应，是梵行本，趣智、趣觉、趣于涅槃，是故我一向说此。是为不可说者则不说，可说者则说。当如是持！当如是学！”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例经第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念处。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念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念处。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念处。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念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念处。

“欲断无明者，当修四正断。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四正断？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善法为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四正断。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正断。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正断？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善法为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正断。

“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如意足。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如意

足？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精进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四如意足。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如意足。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如意意足？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士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精进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如意足。

“欲断无明者，当修四禅。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四禅？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四禅。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禅。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禅？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四禅。

“欲断无明者，当修五根。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五根？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根、精进、念、定、慧根，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五根。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根。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根？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根、精进、念、定、慧根，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根。

“欲断无明者，当修五力。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五力？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力、精进、念、定、慧力，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五力。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力。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力？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力、精进、念、定、慧力，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五力。

“欲断无明者，当修七觉支。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七觉支？若

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念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法、精进、喜、息、定也，修舍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七觉支。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七觉支。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七觉支？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念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法、精进、喜、息、定也，修舍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七觉支。

“欲断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为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八支圣道。

“欲断无明者，当修十一切处。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十一切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第一地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如是修水一切处、火一切处、风一切处，青一切处，黄一切处、赤一切处、白一切处、无量空处一切处，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十一切处。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十一切处。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一切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第一地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如是修水一切处、火一切处、风一切处、青一切处、黄一切处、赤一切处、白一切处、无量空处一切处，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十一切处。

“欲断无明者，当修十无学法。云何欲断无明者，当修十无学法？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是谓欲断无明者，当修十无学法。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士无学法。云何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十无学法？若时如来出世，无所

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是谓欲别知无明者，当修十无学法。

“如无明，行亦如是；如行，识亦如是；如识、名色亦如是；如名色，六处亦如是；如六处，更乐亦如是；如更乐，觉亦如是；如觉，爱亦如是；如爱，受亦如是；如受，有亦如是；如有，生亦如是。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念处。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念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念处。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念处。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念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心、法如法，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念处。

“欲断老死者，当修四正断。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四正断？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善法为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四正断。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正断。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正断？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未生善法为生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断，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正断。

“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精进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

灭，趣非品；如是修精进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如意足。

“欲断老死者，当修四禅。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四禅？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四禅。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禅。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禅？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四禅。

“欲断老死者，当修五根。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五根？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根、精进、念、定、慧根，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五根。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根。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根？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根、精进、念、定、慧根，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根。

“欲断老死者，当修五力。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五力？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力、精进、念、定、慧力，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五力。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力。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力？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信力、精进、念、定、慧力，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五力。

“欲断老死者，当修七觉支。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七觉支？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念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法、精进、喜、息、定也，修舍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七觉支。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七觉支。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七觉支？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念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如是修法、精进、喜、息、定也，修舍觉支，依离、依无欲、依灭，趣非品，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七

觉支。

“欲断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八支圣道。

“欲别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云何欲断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第一地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如是修水一切处、火一切处、风一切处、青一切处、黄一切处、赤一切处、白一切处、无量空处一切处，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第一地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如是修水一切处、火一切处、风一切处、青一切处、黄一切处、赤一切处、白一切处、无量空处一切处，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四维上下不二、无量，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一切处。

“欲断老死者，当修十无学法。云何欲断老死者，常修十无学法？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是谓欲断老死者，当修十无学法。如是数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无学法。云何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无学法？若时如来出世，无所者、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是谓欲别知老死者，当修十无学法。”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例品第十八竟。

第五后诵讫。凡十八品。共二百二十二经。

增壹阿含经五十卷（第一卷～第十卷）

增壹阿含经序

晋沙门释道安撰

　　《四阿含》义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旨，不复重序也。《增壹阿含》者，此法条贯，以数相次也，数终十，令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数数皆增，以增为义也。其为法也，多录禁律，绳墨切厉，乃度世检括也。外国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四阿含》多咏味兹焉。

　　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兜佉勒国人也。龆乱出家，孰与广闻，诵二《阿含》，温故日新。周行诸国，无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岁在甲申夏出，至来年春乃讫。为四十一卷，分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忘，下部十五卷，失其录偈也。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磐、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

《四阿含》，四十应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题其起尽，为录偈焉。惧法留世久，遗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诸经，班班有其中者。今为二《阿含》，各为新录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见经寻之差易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经，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而今已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斯谆谆之诲，幸勿藐藐听也。广见而不知护禁，乃是学士通中创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爱道品》，乃不知是禁经比丘尼法，堪慊切直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经有力道士乃能见，当以著心焉。如其轻忽不以为意者，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

增壹阿含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

　　自归能仁第七仙，演说贤圣无上轨，
　　永在生死长流河，世尊今为度黎庶。
　　尊长迦葉及圣众，贤哲阿难无量闻，
　　善逝泥曰供舍利，从拘夷国至摩竭。

迦葉端思行四等，此众生类坠五道，
正觉演道今去世，忆尊巧训怀悲泣。
迦葉思惟正法本，云何流布久在世？
最尊种种吐言教，总持怀抱不漏失。
谁有此力集众法，在在处处因缘本？
今此众中智慧士，阿难贤善无量闻。
即击揵椎集四部，比丘八万四千众，
尽得罗汉心解脱，以脱缚著处福田。
迦葉哀愍于世故，加忆尊恩过去报，
世尊授法付阿难，愿布演法长存世。
云何次第不失绪？三阿僧祇集法宝，
使后四部得闻法，已闻便得离众苦。
阿难便辞吾不堪，诸法甚深若干种，
岂敢分别如来教，佛法功德无量智！
今尊迦葉能堪任，世雄以法付耆旧，
大迦葉今为众人，如来在世请半座。
迦葉报言虽有是，年衰朽老多忘失，
汝今总持智慧业，能使法本恒在世。
我今有三清净眼，亦复能知他心智，
一切众生种种类，无有能胜尊阿难。
梵天下降及帝释，护世四王及诸天，
弥勒兜术寻来集，菩萨数亿不可计。
弥勒、梵、释及四王，皆悉叉手而启白：
一切诸法佛所印，阿难是我法之器。
若使不欲法存者，便为坏败如来教，
愿存本要为众生，得济危厄度众难！
释师出世寿极短，肉体虽逝法身在，
当令法本不断绝，阿难勿辞时说法！
迦葉最尊及圣众，弥勒、梵、释及四王，
哀请阿难时发言，使如来教不灭尽。
阿难仁和四等具，意转入微师子吼，
顾眄四部瞻虚空，悲泣挥泪不自胜！
便奋光明和颜色，普照众生如日初，
弥勒睹光及释、梵，叉十希闻无上法。
四部寂静专一心，欲得闻法意不乱，
尊长迦葉及圣众，直视睹颜目不眴。
时阿难说经无量，谁能备具为一聚？
我今当为作三分，造立十经为一偈。
契经一分律二分，阿毗昙经为三分，
过去三佛皆三分：契经、律、法为三藏。

契经今当分四段：先名增一、二名中，
三名曰长多璎珞，杂经在后为四分。
尊者阿难作是念：如来法身不败坏，
永存于世不断绝，天人得闻成道果。
或有一法义亦深，难持难诵不可忆，
我今当集一法义，一一相从不失绪，
亦有二法还就二，三法就三如连珠，
四法就四五亦然，五法次六六次七，
八法义广九次第，十法从十至十一，
如是法宝终不忘，亦恒处世久存在。
于大众中集此法，即时阿难升乎座，
弥勒称善快哉说，诸法义合宜配之。
更有诸法宜分部，世尊所说各各异，
菩萨发意趣大乘，如来说此种种别。
人尊说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精进、
禅、智慧力如月初，逮度无极睹诸法。
诸有勇猛施头目，身体血肉无所惜，
妻妾国财及男女，此名檀度不应弃。
戒度无极如金刚，不毁不犯无漏失，
持心护戒如坏瓶，此名戒度不应弃。
或有人来截手足，不起瞋恚忍力强，
如海含容无增减，此名忍度不应弃。
诸有造作善恶行，身口意三无厌足，
妨人诸行不至道，此名进度不应弃。
诸有坐禅出入息，心意坚固无乱念，
正使地动身不倾，此名禅度不应弃。
以智慧力知尘数，劫数兆载不可称，
书疏数业意不乱，此名智度不应弃。
诸法甚深论空理，难明难了不可观，
将来后进怀狐疑，此菩萨德不应弃。
阿难自陈有是念：菩萨之行愚不信，
除诸罗汉信解脱，尔乃有信无犹豫。
四部之众发道意，及诸一切众生类，
彼有牢信不狐疑，集此诸法为一分。
弥勒称善快哉说，发趣大乘意甚广，
或有诸法断结使，或有诸法成道果。
阿难说曰此云何？我见如来演此法，
亦有不从如来闻，此法岂非当有疑？
设我言见此义非，于将来众便有虚，
今称诸经闻如是，佛处所在城国土。

波罗柰国初说法，摩竭国降三迦葉，
释翅、拘萨、迦尸国，瞻波、句留、毗舍离。
天宫、龙宫、阿须伦，乾沓和等拘尸城，
正使不得说经处，当称原本在舍卫。
吾所从闻一时事，佛在舍卫及弟子，
祇桓精舍修善业，孤独长者所施园。
时佛在中告比丘：当修一法专一心，
思惟一法无放逸，云何一法？谓念佛，
法念、僧念及戒念，施念去相次天念，
息念、安般及身念，死念除乱谓十念。
此名十念更有十，次后当称尊弟子，
初化拘邻真佛子，最后小者名须拔。
以此方便了一法，二从二法三从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法无不了。
从一增一至诸法，义丰慧广不可尽，
一一契经义亦深，是故名曰增壹含。
今寻一法难明了，难持难晓不可明，
比丘自称功德业，今当称之尊弟子。
犹如陶家所造器，随意所作无狐疑，
如是阿含增一法，三乘教化无差别。
佛经微妙极甚深，能除结使如流河，
然此增一最在上，能净三眼除三垢。
其有专心持增一，便为总持如来藏，
正使今身不尽结，后生便得高才智。
若有书写经卷者，缯彩华盖持供养，
此福无量不可计，以此法宝难遇故。
说此语时地大动，雨天香华至于膝，
诸天在空叹善哉！上尊所说尽顺宜。
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
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
安处佛语终不异，因缘本末皆随顺，
弥勒诸天皆称善，释迦文经得久存。
弥勒寻起手执华，欢喜持用散阿难，
此经真实如来说，使阿难寻道果成。

是时，尊者阿难及梵天将诸梵迦夷天，皆来会集；化自在天将诸营从，皆来会聚；他化自在天将诸营从，皆悉来会；兜术天王将诸天之众，皆来会聚；艳天将诸营从，悉来会聚；释提桓因将诸三十三天众，悉来集会；提头赖吒天王将乾沓和等，悉来会聚；毗留勒叉天王将诸厌鬼，悉来会聚；毗留跛叉天王将诸龙众，悉来会聚；毗沙门天

王将阅叉、罗刹众，悉来会聚。

是时，弥勒大士告贤劫中诸菩萨等：“卿等劝励诸族姓子、族姓女，讽诵受持增一尊法，广演流布，使天、人奉行！”

说是语时，诸天、世人、乾沓和、阿须伦、伽留罗、摩睺勒、甄陀罗等，各各白言：“我等尽共拥护是善男子、善女子，讽诵受持增一尊法，广演流布，终不中绝！”

时，尊者阿难告优多罗曰：“我今以此增一阿含嘱累于汝，善讽诵读，莫令漏减！所以者何？其有轻慢此尊经者，便为堕落，为凡夫行。何以故？此，优多罗，增一阿含，出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诸法皆由此生。”

时，大迦葉问阿难曰：“云何，阿难，增一阿含乃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诸法皆由此生？”

阿难报言：“如是！如是！尊者迦葉，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皆由此生。且置增一阿含，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

迦葉问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

时，尊者阿难便说此偈：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所以然者？诸恶莫作，是诸法本，便出生一切善法；以生善法，心意清净。是故，迦葉，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净。”

迦葉问曰：“云何，阿难，增一阿含独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余四阿含亦复出生乎？”

阿难报言：“且置，迦葉，四阿含义，一偈之中，尽具足诸佛之教，及辟支佛、声闻之教。所以然者？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诸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净者，意岂不净乎？意清净者，则不颠倒；以无颠倒，愚惑想灭，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岂非诸法乎？”

迦葉问曰：“云何，阿难，以此增一付授优多罗，不嘱累余比丘一切诸法乎？”

阿难报言：“增一阿含则是诸法，诸法则是增一阿含，一无有二。”

迦葉问曰：“以何等故，以此增一阿含嘱累优多罗，不嘱累余比丘乎？”

阿难报曰：“迦葉当知：昔者九十一劫，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此优多罗比丘名曰伊俱优多罗，尔时彼佛以增一之法嘱累此人，使讽诵读。

“自此以后三十一劫，次复有佛名式诘如来、至真、等正觉。尔时，此优多罗比丘名目伽优多罗。式诘如来复以此法嘱累其人，使讽诵读。即彼三十一劫中，毗舍婆如来、至真、等正觉，复出于世。尔时，此优多罗比丘名龙优多罗，复以此法嘱累其人，使讽诵读。

“迦葉当知：此贤劫中有拘留孙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优多罗比丘名雷电优多罗，复以此法嘱累其人，使讽诵读。此贤劫中次复有佛，名拘那含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优多罗比丘名天优多罗，复以此法嘱累其人，使讽诵读。此贤劫中次复有佛，名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优多罗比丘名梵优多罗，复以此法嘱累其人，使讽诵读。

“迦葉当知：今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今此比丘名优多罗，释迦文佛虽般涅槃，比丘阿难犹存于世。世尊以法尽以嘱累我，我今复以此法授与优多罗。所以者何？当观其器，察知原本，然后授法。何以故？过去时于此贤劫中，拘留孙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尔时，有王名摩诃提婆，以法治化，未曾阿曲。寿命极长，端正无双，世之希有，八万四千岁中于童子身而自游戏，八万四千岁中以太子身以法治化，八万四千岁中复以王法治化天下。

“迦葉当知：尔时，世尊游甘梨园中，食后如昔常法，中庭经行，我及侍者。尔时世尊便笑，口出五色光。我见已，前长跪白世尊曰：‘佛不妄笑，愿闻本末！如来、至真、等正觉，终不妄笑。’尔时，迦葉，佛告我言：‘过去世时此贤劫中，有如来名拘留孙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复于此处为诸弟子而广说法。复次，于此贤劫中，复有拘那含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彼佛亦于此处而广说法。次复，此贤劫中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迦葉如来亦于此处而广说法。’

“尔时，迦葉，我于佛前长跪白佛言：‘愿令释迦文佛亦于此处，与诸弟子具足说法，此处便为四如来金刚之座，恒不断绝。’

“尔时，迦葉，释迦文佛于彼坐，便告我言：‘阿难，昔者此坐，贤劫之中有王出世，名摩诃提婆。乃至八万四千岁以王法教化，训之以德，经历年岁，便告劫比言：“若见我首有白发者，便时告吾。”尔时，彼人闻王教令，复经数年，见王首上有白发生，便前长跪白大王曰：“大王当知：首上已生白发。”时王告彼人言：“捉取金镊，拔吾白发，著吾手中。”尔时，彼人受王教令，便执金镊，前拔白发。

“‘尔时，大王见白发已，便说此偈：

“‘“于今我首上，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来至，宜当时出家。

“‘“我今已食人中之福，宜当自勉升天之德，剃除须发，著三法

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离于众苦。”

“‘尔时，王摩诃提婆便告第一太子，名曰长寿：“卿今知不？吾首已生白发，意欲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离于众苦。汝绍吾位，以法治化，勿令有失，违吾言教，造凡夫行！所以然者？若有斯人，违吾言者，便为凡夫之行。夫凡夫者，长处三塗八难之中。”尔时，王摩诃提婆以王之位授太子已，复以财宝赐与劫比。便于彼处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离于众苦。于八万四千岁善修梵行，行四等心：慈、悲、喜、护。身逝命终，生梵天上。

“‘时，长寿王忆父王教，未曾暂舍。以法治化，无有阿曲，未经旬日，便复得作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藏宝、典兵宝，是谓七宝。复有千子，勇猛智慧，能除众苦，统领四方。

“‘时，长寿王以前王法，如上作偈：

“‘“于今我首上，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来至，宜当时出家。

“‘“我今已食人中之福，宜当自勉升天之德，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离于众苦。”

“‘时，长寿王告第一太子善观曰：“卿今知不？吾已首上生白发，意欲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离于众苦。汝绍吾位，以法治化，勿令有失，违吾言教，造凡夫行！所以然者？若有斯人，违吾言者，为凡夫之行。夫凡夫者，长处三塗八难之中。”时，王长寿八万四千岁善修梵行，行四等心：慈、悲、喜、护。身逝命终，生梵天上。时，王善观忆父王教，未曾暂舍，以法治化，无有阿曲。’

“迦葉，知不？尔时摩诃提婆，岂异人乎？莫作是观！尔时王者，今释迦文是；时长寿王者，今阿难身是；尔时善观者，今优多罗比丘是，恒受王法，未曾舍忘，亦不断绝。时，善观王复兴父王敕，以法治化，不断王教。所以然者？以父王教，难得违故。”

尔时，尊者阿难便说偈曰：

“敬法奉所尊，不忘本恩报，
复能崇三业，智者之所贵！

“我观此义已，以此增一阿含授与优多罗比丘。何以故？一切诸法皆有所由。”

时，尊者阿难告优多罗曰：“汝前作转轮圣王时，不失王教，今复以此法而相嘱累，不失正教，莫作凡夫之行。汝今当知：若有违失如来善教者，便堕凡夫地中。何以故？时，王摩诃提婆不得至竟解脱

之地，未得解脱至安隐处，虽受梵天福报，犹不至究竟；如来善业，乃名究竟安隐之处，快乐无极，天、人所敬，必得涅槃。以是之故，优多罗，当奉持此法，讽诵读念，莫令缺漏！”

尔时，阿难便说偈曰：

“于法当念故，如来由是生，
法兴成正觉，辟支罗汉道。
法能除众苦，亦能成果实，
念法不离心，今报后亦受。
若欲成佛者，犹如释迦文，
受持三藏法，句逗不错乱。
三藏虽难持，义理不可穷，
当诵四阿含，便断天人径。
阿含虽难诵，经义不可尽，
戒律勿令失，此是如来宝。
禁律亦难持，阿含亦复然，
牢持阿毗昙，便降外道术。
宣畅阿毗昙，其义亦难持，
当诵三阿含，不失经句逗。
契经、阿毗昙，戒律流布世，
天人得奉行，便生安隐处。
设无契经法，亦复无戒律，
如盲投于冥，何时当见明？
以是嘱累汝，并及四部众，
当持勿轻慢，于释迦文佛！”

尊者阿难说是语时，天地六返震动，诸尊神天在虚空中，手执天华而散尊者阿难上，及散四部之众。一切天、龙、鬼、神、乾沓和、阿须伦、加留罗、甄陀罗、摩休勒等，皆怀欢喜而悉叹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难，上中下言，悉无不善，于法当恭敬，诚如所说，诸天、世人无不从法而得成就。若有行恶，便堕地狱、饿鬼、畜生。”

尔时，尊者阿难于四部众中而师子吼，劝一切人，奉行此法。尔时，座上三万天、人得法眼净。

尔时，四部之众，诸天、世人闻尊者所说，欢喜奉行。

十念品第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去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佛。当善修

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去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法。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去众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众。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除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演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除众众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戒。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除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去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施。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除众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如是，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天。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

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休息。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安般。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身非常。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众乱想，得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死。当善修行，当广演布，便成神通，去众乱想，得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法、圣众念，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身、死念在后。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

广演品第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已修行一法，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佛。”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佛，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

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之。”

答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佛。观如来形，未曾离目；已不离目，便念如来功德。如来体者，金刚所成，十力具足，四无所畏，在众勇健。如来颜貌，端正无双，视之无厌；戒德成就，犹如金刚，而不可毁，清净无瑕，亦如琉璃。如来三昧，未始有减，已息永寂，而无他念；骄慢强梁，诸情憺怕，欲意、恚想、愚惑之心、犹豫慢结，皆悉除尽。如来慧身，智无崖底，无所罣碍。如来身者，解脱成就，诸趣已尽，无复生分言‘我当更堕于生死’。如来身者，度知见城，知他人根，应度不度，此死生彼，周旋往来生死之际，有解脱者，无解脱者，皆具知之。是谓修行念佛，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佛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广布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法。”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法，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佛告之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法。除诸欲爱，无有尘劳，渴爱之心，永不复兴。夫正法者，于欲至无欲，离诸结缚、诸盖之病。此法犹如众香之气，无有瑕疵乱想之念。是谓，比丘，修行念法者，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法念，便

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功德，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僧。”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僧，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众。如来圣众，善业成就，质直顺义，无有邪业，上下和穆，法法成就。如来圣众，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知见成就。圣众者，所谓四双八辈，是谓如来圣众，应当恭敬，承事礼顺。所以然者？是世福田故。于此众中，皆同一器，亦以自度，复度他人至三乘道，如此之业名曰圣众。是谓，诸比丘，若念僧者，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僧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戒。”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戒，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

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戒。所谓戒者，息诸恶故。戒能成道，令人欢喜，戒缨络身，现众好故。夫禁戒者，犹吉祥瓶，所愿便克；诸道品法，皆由戒成。如是，比丘，行禁戒者，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戒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施。”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施，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施。我今所施，施中之上，永无悔心，无返报想，快得善利！若人骂我，我终不还报；设人害我，手拳相加，刀杖相向，瓦石相掷，当起慈心，不兴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绝。是谓，比丘，名曰大施，便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施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法，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天。”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天，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

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天。身、口、意净，不造秽行。行戒成身，身放光明，无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果果报，成彼天身；众行具足，乃成天身。如是，诸比丘，名曰念天，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天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休息。”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休息，便有名誉，成大果报，众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说。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休息。所谓休息者，心意想息，志性详谛，亦无卒暴，恒专一心，意乐闲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贪，胜光上达。如是，诸比丘，名曰念休息，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休息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具，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安般。”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安般，便有名誉，成大果报，众善普具，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宣。惟愿世尊为诸

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从如来闻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安般。所谓安般者，若息长时，亦当观知我今息长；若复息短，亦当观知我今息短；若息极冷，亦当观知我今息冷；若复息热，亦当观知我今息热。具观身体，从头至足皆当观知。若复息有长短，亦当观息有长有短，用心持身，知息长短，皆悉知之，寻息出入，分别晓了。若心持身知息长短，亦复知之，数息长短，分别晓了。如是，诸比丘，名曰念安般，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安般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道，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身。”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身，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宣。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法，诸比丘从如来闻法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身。所谓念身者，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胆、肝、肺、心、脾、肾、大肠、小肠、白膜、膀胱、屎、尿、百叶、仓、肠、胃、脬、溺、泪、唾、涕、脓、血、肪脂、涎、髑髅、脑。何者是身为？地种是也？水种是也？火种是耶？风种是也？为父种、母种所造耶？从何处来？为谁所造？眼、耳、鼻、口、身、心，此终当生何处？如是，诸比丘，名曰念身，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身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死。”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死，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诸法之本，如来所宣。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法，诸比丘从如来闻法已，便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广分别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诸比丘前受教已，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死。所谓死者，此没生彼，往来诸趣，命逝不停，诸根散坏，如腐败木，命根断绝，宗族分离，无形无响，亦无相貌。如是，诸比丘，名曰念死，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死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法及圣众，乃至竟死念，
虽与上同名，其义各别异。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

弟子品第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宽仁博识，善能劝化，将养圣众，不失威仪，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初受法味，思惟四谛，亦是阿若拘邻比丘。善能劝导，福度人民，所谓优陀夷比丘是。速成神通，中不有悔，所谓摩诃男比丘是。恒飞虚空，足不蹈地，善肘比丘是。乘虚教化，意无荣冀，所谓婆破比丘是。居乐天上，不处人中，所谓牛迹比丘是。恒观恶露不净之想，善胜比丘是。将养圣众，四事供养，所谓优留毗迦葉比丘是。心意寂然，降伏诸结，所谓江迦葉比丘是。观了诸法，都无所著，所谓象迦葉比丘是。

“拘邻、陀夷、男，善肘、婆第五，
牛迹及善胜，迦葉三兄弟。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威容端正，行步庠序，所谓马师比丘是。智慧无穷，决了诸疑，所谓舍利弗比丘是。神足轻举，飞到十方，所谓大目揵连比丘是。勇猛精进，堪任苦行，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十二头陀，难得之行，所谓大迦葉比丘是。天眼第一，见十方域，所谓阿那律比丘是。坐禅入定，心不错乱，所谓离曰比丘是。能广劝率，施立斋讲，陀罗婆摩罗比丘是。安造房舍，与招提僧，所谓小陀罗婆摩罗比丘是。贵豪种族，出家学道，所谓罗吒婆罗比丘是。善分别义，敷演道教，所谓大迦旃延比丘是。

“马师、舍利弗，拘律、耳、迦葉，
　阿那律、离曰，摩罗、吒、旃延。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堪任受筹，不违禁法，所谓军头波漠比丘是。降伏外道，履行正法，所谓宾头卢比丘是。瞻视疾病，供给医药，所谓讖比丘是。四事供养衣被、饮食，亦是讖比丘。能造偈颂，叹如来德，鹏耆舍比丘是。言论辩了而无疑滞，亦是鹏耆舍比丘。得四辩才，触难答对，所谓摩诃拘絺罗比丘是。清净闲居，不乐人中，所谓坚牢比丘是。乞食耐辱，不避寒暑，所谓难提比丘是。独处静坐，专意念道，所谓今毗罗比丘是。一坐一食，不移乎处，所谓施罗比丘是。守持三衣，不离食、息，所谓浮弥比丘是。

“军头、宾头卢，讖、鹏、拘絺罗，
　坚牢及难提，今毗、施罗、弥。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树下坐禅，意不移转，所谓狐疑离曰比丘是。苦身露坐，不避风雨，所谓婆蹉比丘是。独乐空闲，专意思惟，所谓陀素比丘是。著五纳衣，不著荣饰，所谓尼婆比丘是。常乐冢间，不处人中，所谓优多罗比丘是。恒坐草蓐，日福度人，所谓卢醯宁比丘是。不与人语，视地而行，所谓优钳摩尼江比丘是。坐起行步，常入三昧，所谓删提比丘是。好游远国，教授人民，所谓昙摩留支比丘是。喜集圣众，论说法味，所谓迦泪比丘是。

“狐疑、婆蹉离，陀苏、婆、优多，
　卢醯、优迦摩，息、昙摩留、泪。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寿命极长，终不中夭，所谓婆拘罗比丘是。常乐闲居，不处众中，所谓婆拘罗比丘是。能广说法，分别义理，所谓满愿子比丘是。奉持戒律，无所触犯，优波离比丘是。得信解脱，意无犹豫，所谓婆迦利比丘是。天体端正，与世殊异，所谓难陀比丘是。诸根寂静，心不变易，亦是难陀比丘。辩才卒发，解人疑滞，所谓婆陀比丘是。能广说义，理不有违，所谓斯尼比丘是。喜著

好衣，行本清净，所谓天须菩提比丘是。常好教授诸后学者，难陀迦比丘是。善诲禁戒比丘尼僧，所谓须摩那比丘是。

“婆拘、满、波离，婆迦利、难陀，
　陀、尼、须菩提，难陀、须摩那。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功德盛满，所适无短，所谓尸婆罗比丘是。具足众行道品之法，所谓优波先迦兰陀子比丘是。所说和悦，不伤人意，所谓婆陀先比丘是。修行安般，思惟恶露，所谓摩诃迦延那比丘是。计我无常，心无有想，所谓优头槃比丘是。能杂种论，畅悦心识，所谓拘摩罗迦葉比丘是。著弊恶衣，无所羞耻，所谓面王比丘是。不毁禁戒，诵读不懈，所谓罗云比丘是。以神足力能自隐曀，所谓般兔比丘是。能化形体，作若干变，所谓周利般兔比丘是。

“尸婆、优波先，婆陀、迦延那，
　优头、迦葉、王，罗云、二般兔。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豪族富贵，天性柔和，所谓释王比丘是。乞食无厌足，教化无穷，所谓婆提波罗比丘是。气力强盛，无所畏难，亦是婆提波罗比丘是。音响清彻，声至梵天，所谓罗婆那婆提比丘是。身体香洁，熏乎四方，鸯迦阇比丘是。我声闻中第一比丘，知时明物，所至无疑，所忆不忘，多闻广远，堪任奉上，所谓阿难比丘是。庄严服饰，行步顾影，所谓迦持利比丘是。诸王敬待，群臣所宗，所谓月光比丘是。天人所奉，恒朝侍省，所谓输提比丘是。以舍人形，像天之貌，亦是输提比丘。诸天师导，旨授正法，所谓天比丘是。自忆宿命无数劫事，所谓果衣比丘是。

“释王、婆提波，罗婆、鸯迦阇，
　阿难、迦、月光，输提、天、婆醯。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体性利根，智慧渊远，所谓鸯掘魔比丘是。能降伏魔外道邪业，所谓僧迦摩比丘是。入水三昧，不以为难，所谓质多舍利弗比丘是。广有所识，人所敬念，亦是质多舍利弗比丘是。入火三昧，普照十方，所谓善来比丘是。能降伏龙，使奉三尊，所谓那罗陀比丘是。降伏鬼神，改恶修善，所谓鬼陀比丘是。降乾沓和，勤行善行，所谓毗卢遮比丘是。恒乐空定，分别空义，所谓须菩提比丘是。志在空寂，微妙德业，亦是须菩提比丘。行无想定，除去诸念，所谓耆利摩难比丘是。入无愿定，意不起乱，所谓炎盛比丘是。

“鸯掘、僧迦摩，质多、善、那罗，

阅叉、浮卢遮，善业、摩难、炎。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入慈三昧，心无恚怒，梵摩达比丘是。入悲三昧，成就本业，所谓须深比丘是。得喜行德，无若干想，所谓娑弥陀比丘是。常守护心，意不舍离，所谓跃波迦比丘是。行炎盛三昧，终不解脱，所谓昙弥比丘是。言语粗犷，不避尊贵，所谓比利陀婆遮比丘是。入金光三昧，亦是比利陀婆遮比丘。入金刚三昧，不可沮坏，所谓无畏比丘是。所说决了，不怀怯弱，所谓须泥多比丘是。恒乐静寂，意不处乱，所谓陀摩比丘是。义不可胜，终不可伏，所谓须罗陀比丘是。

“梵达、须深摩，娑弥、跃、昙弥，
比利陀、无畏，须泥、陀、须罗。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晓了星宿，预知吉凶，所谓那伽波罗比丘是。恒喜三昧，禅悦为食，所谓婆私吒比丘是。常以喜为食，所谓须夜奢比丘是。恒行忍辱，对至不起，所谓满愿盛明比丘是。修习日光三昧，所谓弥奚比丘是。明算术法，无有差错，所谓尼拘留比丘是。分别等智，恒不忘失，所谓鹿头比丘是。得雷电三昧者，不怀恐怖，所谓地比丘是。观了身本，所谓头那比丘是。最后取证得漏尽通，所谓须拔比丘是。

“那伽、吒、舍、那，弥奚、尼拘留，
鹿头、地、头那，须拔最在后。

“此百贤圣，悉应广演。”

比丘尼品第五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久出家学，国王所敬，所谓大爱道瞿昙弥比丘尼是。智慧聪明，所谓谶摩比丘尼是。神足第一，感致诸神，所谓优钵华色比丘尼是。行头陀法，十一限碍，所谓机梨舍瞿昙弥比丘尼是。天眼第一，所照无碍，所谓奢拘梨比丘尼是。坐禅入定，意不分散，所谓奢摩比丘尼是。分别义趣，广演道教，所谓波头兰阇那比丘尼是。奉持律教，无所加犯，所谓波罗遮那比丘尼是。得信解脱，不复退还，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得四辩才，不怀怯弱，所谓最胜比丘尼是。

“大爱及谶摩，优钵、机昙弥，
拘利、奢、兰阇，波罗、迦旃、胜。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自识宿命无数劫事，所谓拔陀迦毗离比丘尼是。颜色端正，人所敬爱，所谓醯摩阇比丘尼是。降伏外道，立以正教，所谓输那比丘尼是。分别义趣，广说分部，所谓昙摩提那比丘尼是。身著粗衣，不以为愧，所谓优多罗比丘尼是。诸根寂静，恒若一心，所谓光明比丘尼是。衣服齐整，常如法教，所谓禅头比丘尼是。能杂种论，亦无疑滞，所谓檀多比丘尼是。堪任造偈，赞如来德，所谓天与比丘尼是。多闻博知，恩惠接下，所谓瞿卑比丘尼是。

“拔陀、阇、输那，昙摩那、优多，
　光明、禅、檀多，天与及瞿卑。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恒处闲静，不居人间，所谓无畏比丘尼是。苦体乞食，不择贵贱，所谓毗舍佉比丘尼是。一处一坐，终不移易，所谓拔陀婆罗比丘尼是。遍行乞求，广度人民，所谓摩怒诃利比丘尼是。速成道果，中间不滞，所谓陀摩比丘尼是。执持三衣，终不舍离，所谓须陀摩比丘尼是。恒坐树下，意不改易，所谓瑏须那比丘尼是。恒居露地，不念覆盖，所谓奢陀比丘尼是。乐空闲处，不在人间，所谓优迦罗比丘尼是。长坐草蓐，不著文饰，所谓离那比丘尼是。著五纳衣，以次分卫，所谓阿奴波摩比丘尼是。

“无畏、多毗舍，拔陀、摩怒诃，
　檀、须檀、瑏、奢，优迦、离、阿奴。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乐空冢间，所谓优迦摩比丘尼是。多游于慈，愍念生类，所谓清明比丘尼是。悲泣众生，不及道者，所谓素摩比丘尼是。喜得道者，愿及一切，所谓摩陀利比丘尼是。护守诸行，意不远离，所谓迦罗伽比丘尼。守空执虚，了之无有，所谓提婆修比丘尼是。心乐无想，除去诸著，所谓日光比丘尼是。修习无愿，心恒广济，所谓末那婆比丘尼是。诸法无疑，度人无限，所谓毗摩达比丘尼是。能广说义，分别深法，所谓普照比丘尼是。

“优迦、明、素摩，摩陀、迦、提婆，
　日光、末那婆，毗摩达、普照。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心怀忍辱，如地容受，所谓昙摩提比丘尼是。能教化人，使立檀会，所谓须夜摩比丘尼是。办具床座，亦是须夜摩比丘尼是。心已永息，不兴乱想，所谓因提阇比丘尼是。观了诸法，而无厌足，所谓龙比丘尼是。意强勇猛，无所染著，所谓拘那罗比丘尼是。入水三昧，普润一切，所谓婆须比丘尼是。入焰光三昧，悉照萌类，所谓降提比丘尼是。观恶露不净，分别缘起，所谓遮波罗比丘尼是。育养众人，施与所乏，守迦比丘尼是。我声闻中最后

第一比丘尼，拔陀军陀罗拘夷国比丘尼是。

“昙摩、须夜摩，因提、龙、拘那，
　　婆须、降、遮波，守迦、拔陀罗。

“此五十比丘尼，当广说如上。”

清信士品第六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初闻法药，成贤圣证，三果商客是。第一智慧，质多长者是。神德第一，所谓乾提阿蓝是。降伏外道，所谓掘多长者是。能说深法，所谓优波掘长者是。恒坐禅思，呵侈阿罗婆是。降伏魔宫，所谓勇健长者是。福德盛满，阇利长者是。大檀越主，所谓须达长者是。门族成就，泯兔长者是。

“三果、质、乾提，掘、波及罗婆，
　　勇、阇利、须达，泯兔是谓十。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问义趣，所谓生漏婆罗门是。利根通明，所谓梵摩俞是。诸佛信使，御马摩纳是。计身无我，喜闻竽婆罗门是。论不可胜，毗裘婆罗门是。能造诵偈，优婆离长者是。言语速疾，亦是优婆离长者。喜施好宝，不有吝心，所谓殊提长者是。建立善本，所谓优迦毗舍离是。能说妙法，所谓最上无畏优婆塞是。所说无畏，善察人根，所谓头摩大将领毗舍离是。

“生漏、梵摩俞，御马及闻竽，
　　毗裘、优波离，殊提、优、畏、摩。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喜惠施，所谓毗沙王是。所施狭少，光明王是。建立善本，王波斯匿是。得无根善信，起欢喜心，所谓王阿阇世是。至心向佛，意不变易，所谓优填王是。承事正法，所谓月光王子是。供奉圣众，意恒平等，所谓造祇洹王子是。常喜济彼，不自为己，师子王子是。善恭奉人，无有高下，无畏王子是。离貌端正，与人殊胜，所谓鸡头王子是。

“毗沙王、光明，波斯匿、阇世，
　　月、祇桓、优填，师子、畏、鸡头。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恒行慈心，所谓不尼长者是。心恒悲念一切之类，所谓摩诃纳释种是。常行喜心，所谓拔陀释种是。恒行护心，不失善行，所谓毗阇先优婆塞是。堪任行忍，所谓师子大将是。

能杂种论，所谓毗舍御优婆塞是。贤圣默然，难提婆罗优婆塞是。勤修善行，无有休息，所谓优多罗优婆塞是。诸根寂静，所谓天摩优婆塞是。我弟子中最后受证，所谓拘夷那摩罗是。

“不尼、摩诃纳，拔陀、毗阇先，
　师子、毗舍、离，优多、天、摩罗。

“四十优婆塞，尽当广说如上。”

清信女品第七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斯，初受道证，所谓难陀、难陀婆罗优婆斯是。智慧第一，久寿多罗优婆斯是。恒喜坐禅，须毗耶女优婆斯是。慧根了了，毗浮优婆斯是。堪能说法，奢竭阇优婆斯是。善演经义，跋陀娑罗须焰摩优婆斯是。降伏外道，婆修陀优婆斯是。音响清彻，无忧优婆斯是。能种种论，婆罗陀优婆斯是。勇猛精进，所谓须头优婆斯是。

“难陀陀、久寿，须毗、奢竭阇，
　须焰及无忧，婆罗陀、须头。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斯，供养如来，所谓摩利夫人是。承事正法，所谓须赖婆夫人是。供养圣众，舍弥夫人是。瞻视当来过去贤士，所谓月光夫人是。檀越第一，雷电夫人是。恒行慈三昧，所谓摩诃光优婆斯是。行悲哀愍，毗提优婆斯是。喜心不绝，拔陀优婆斯是。行守护业，难陀母优婆斯是。得信解脱，照曜优婆斯是。

“摩利、须赖婆，舍弥、光月、雷，
　大光、毗提、陀，难陀及照曜。

“我弟子中第一优婆斯，恒行忍辱，所谓无忧优婆斯是。行空三昧，所谓毗雠先优婆斯是。行无想三昧，所谓优那陀优婆斯是。行无愿三昧，无垢优婆斯是。好教授彼，尸利夫人优婆斯是。善能持戒，奢竭摩优婆斯是。形貌端正，雷焰优婆斯是。诸根寂静，最胜优婆斯是。多闻博知，泥罗优婆斯是。能造颂偈，修摩迦提须达女优婆斯是。无所怯弱，亦是须达女优婆斯是。我声闻中最后取证优婆斯者，所谓蓝优婆斯是。

“无忧、毗雠先，优那、无垢、尸，
　奢竭、雷焰、胜，泥、修摩、蓝女。

“此三十优婆斯，广说如上。”

阿须伦品第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形大者，莫过阿须伦王。比丘当知：阿须伦形广长八万四千由旬，口纵广千由旬。比丘当知：或有是时，阿须伦王欲触犯日时，倍复化身十六万八千由旬，住日月前。日月王见已，各怀恐怖，不宁本处。所以然者？阿须伦形甚可畏故，彼日月王以怀恐惧，不复有光明；然阿须伦不敢前捉日月。何以故？日月威德有大神力，寿命极长，颜色端正，受乐无穷。欲知寿命长短者，住寿一劫。复是此间众生福佑，令日月王不为阿须伦所见触恼。尔时，阿须伦便怀愁忧，即于彼没。

“如是，诸比丘，弊魔波旬恒在汝后，求其方便，坏败善根。波旬便化极妙奇异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欲迷乱诸比丘意。波旬作是念：‘我当会遇得比丘眼便，亦当得耳、鼻、口、身、意之便。’尔时，比丘虽见极妙六情之法，心不染著。尔时，弊魔波旬便怀愁忧，即退而去。所以然者？多萨阿竭、阿罗呵威力所致。何以故？诸比丘不近色、声、香、味、细滑法。尔时，比丘恒作是学：‘受人信施，极为甚难，不可消化，堕坠五趣，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要当专意，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未度者度，未得证者教令成证。’是故，诸比丘，未有信施，不起想念；已有信施，便能消化，不起染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多饶益人，安隐众生，愍世群萌，欲使天、人获其福佑。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出现于世，多饶益人，安隐众生，愍世群萌，欲使天、人获其福佑。是故，诸比丘，常兴恭敬于如来所。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便有一人入道在于世间，亦有二谛、三解脱门、四谛真法、五根、六邪见灭、七觉意、贤圣八道品、九众生居、如来十力、十一慈心解脱，便出现于世。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出现于世，便有一人入道在于世间，亦有二谛、三解脱门、四谛真法、五根、六邪见灭、七觉意、贤圣八道品、九众生居、如来十力、十一慈心解

脱，便出现于世。是故，诸比丘，常兴恭敬于如来所，亦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便有智慧光明出现于世。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出现于世，便有智慧光明出现于世。是故，诸比丘，当信心向佛，无有倾邪。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无明大冥便自消灭。尔时，凡愚之士为此无明所见缠结，生死所趣，如实不知，周旋往来今世、后世，从劫至劫，无有解已；若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出现世时，无明大暗便自消灭。是故，诸比丘，当念承事诸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便有三十七品出现于世。云何三十七品道？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真行，便出现于世。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故，诸比丘，常当承事于佛，亦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没尽于世，人民之类多怀愁忧，天及人民普失荫覆。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没尽于世，人民之类多怀愁忧，天及人民普失荫覆。所以然者？若多萨阿竭于世灭尽，三十七品亦复灭尽。是故，诸比丘，常当恭敬于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尔时天及人民便蒙光泽，便有信心于戒、闻、施、智慧。犹如秋时月光盛满而无尘秽，普有所照；此亦如是，若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出现世间，天及人民便蒙光泽，有信心于戒、闻、施、智慧，如月盛满，普照一切。是故，诸比丘，兴恭敬心于如来所。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尔时天及人民皆悉炽盛，三恶众生便自减少。犹如国界圣王治化时，彼城中人民炽盛，邻国力弱；此亦如是，若多萨阿竭出现世时，三恶趣道便自减少。如是，诸比丘，当信心向佛。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无与等者，不可摸则，独步无侣，无有俦匹，诸天、人民无能及者，信、戒、闻、施、智慧，无能及者。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出现于世，无与等者，不可摸则，独步无伴，无有俦匹，诸天、人民无能及者，信、戒、闻、施、智慧，皆悉具足。是故，诸比丘，当信敬于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须伦、益、一道，光明及暗冥，
道品、没尽、信，炽盛、无与等。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

一子品第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母人，心怀笃信，唯有一子，恒作是念：‘云何当教授彼，使成为人？’”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义。世尊是诸法之本，如来所陈，靡不承受。惟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深法，闻已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其义。”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犹彼优婆斯心怀笃信，作是教训：‘汝今在家，当如质多长者，亦如象童子。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世尊受证弟子，所谓质多长者、象童子也。’若童子意欲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当如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所谓舍利弗、目揵连比丘，好学正法，莫作邪业，兴起非法；设汝生此染著之想，便当坠堕三恶趣中。善念专心，不得者得，不获者

获，未得证者，今当受证。所以然者？诸比丘，信施之重，实不可消，令人不得至道。是故，诸比丘，莫生染著之意，已生当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笃信优婆斯唯有一女，彼当云何教训成就？”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义。世尊是诸法之本，如来所陈，靡不承受。惟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深法，闻已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其义。”

诸比丘对曰：“如是。”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犹彼笃信优婆斯教训女曰：‘汝今在家者，当如拘雠多罗优婆斯、难陀母。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世尊受证弟子，所谓拘雠多罗优婆斯、难陀母是。’若女意欲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者，当如谶摩比丘尼、优钵华色比丘尼。所以然者？此是其量，此是其限。所谓谶摩比丘尼、优钵华色比丘尼，好学正法，莫作邪业，兴起非法；设汝生此染著之想，便当坠堕三恶趣中。善念专心，不果者果，不获者获，未得证者，今当受证。所以然者？诸比丘，信施之重，实不可消，令人不得至道之趣。是故，诸比丘，莫生染著之想，已生当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见一法疾于心者，无譬可喻。犹如猕猴舍一取一，心不专定；心亦如是，前想、后想所不同者，以方便法不可摸则，心回转疾。是故，诸比丘，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是故，诸比丘，常当降伏心意，令趣善道，亦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见一法疾于心者，无譬可喻。犹如猕猴舍一取一，心不专定；心亦如是，前想、后想所念不同。是故，诸比丘，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所由。是故，诸比丘，常当降伏心意，得趣善道。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此人如屈

伸臂顷堕泥犁中。所以然者？由恶心故，心之生病坠堕地狱。”
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犹如有一人，心怀瞋恚想，
今告诸比丘，广演其义趣：
今正是其时，设有命终者，
假令入地狱，由心秽行故。

“是故，诸比丘，当降伏心，勿生秽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如屈伸臂顷而生天上。所以然者？由善心故；已生善心，便生天上。”
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设复有一人，而生善妙心，
今告诸比丘，广演其义趣：
今正是其时，设有命终者，
便得生天上，由心善行故。

“是故，诸比丘，当发净意，勿生秽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众中，不见一法最胜最妙，眩惑世人，不至永寂，缚著牢狱，无有解已。所谓男子见女色已，便起想著，意甚爱敬，令人不至永寂，缚著牢狱，无有解已。意不舍离，周旋往来，今世后世，回转五道，动历劫数。”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梵音柔软声，如来说难见，
或复有时见，系念在目前。
亦莫与女人，往来与言语，
恒罗伺捕人，不得至无为。

“是故，诸比丘，当除诸色，莫起想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众中，不见一法最胜最妙，眩惑世人，不至永寂，缚著牢狱，无有解已。所谓女见男子色已，便起想著，意甚爱敬，令人不至永寂，缚著牢狱，无有解已。意不舍离，周旋往来，今世后世，回转五道，动历劫数。”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若生颠倒想，兴念恩爱心，
除念意染著，便无此诸秽。

“是故，诸比丘，当除诸色，莫起想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众中，不见一法，无欲想便起欲想，已起欲想便增益；无瞋恚想便起瞋恚，已起瞋恚便增多；无睡眠想便起睡眠，已起睡眠便增多；无调戏想便起调戏，已起调戏便增多；无疑想便起疑想，已起疑想便增多。亦当观恶露不净想，设作乱想，无欲想便有欲想，已有欲想便增多；瞋恚、睡眠，本无疑想便起疑想，疑想已起便增多。是故，诸比丘，莫作乱想，常当专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法中，不见一法，未有欲想便不生欲想，已生欲想便能灭之；未生瞋恚想便不生，已生瞋恚想便能灭之；未生睡眠想便不生，已生睡眠想便能灭之；未生调戏想便不生，已生调戏想便能灭之；未生疑想便不生，已生疑想便能灭之。亦当观恶露不净，已观恶露不净，未生欲想便不生，已生便能灭之；未生瞋恚便不生，已生瞋恚便能灭之；乃至疑，未生疑想便不生，已生疑想便能灭之。是故，诸比丘，常当专意观不净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斯及二心，一堕、一生天，
男女想受乐，二欲想在后。

护心品第十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广布一法已，便得神通，诸行寂静，得沙门果，至泥洹界。云何为一法？所谓无放逸行。云何为无放逸行？所谓护心也。云何护心？于是，比丘，常守护心有漏、有漏法。当彼宁护心有漏、有漏法，于有漏法便得悦豫，亦有信乐，住不移易，恒专其意，自力劝勉。

“如是，比丘，彼无放逸行，恒自谨慎。未生欲漏便不生，已生欲漏便能使灭；未生有漏便不生，已生有漏便能使灭；未生无明漏便不生，已生无明漏便能使灭。比丘于彼无放逸行，闲静一处，恒自觉知而自游戏，欲漏心便得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便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无骄甘露迹，放逸是死径，
　无慢则不死，慢者即是死。

“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无放逸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广布一法已，便得神通，诸行寂静，得沙门果，至泥洹处。云何为一法？谓无放逸行于诸善法。云何无放逸行？所谓不触娆一切众生，不害一切众生，不恼一切众生，是谓无放逸行。

“彼云何名善法？所谓贤圣八道品：等见、等方便、等语、等行、等命、等治、等念、等定，是谓善法。”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施一切众生，不如法施人，
　虽施众生福，一人法施胜。

“是故，诸比丘，当修行善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云何观檀越施主？”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是诸法之王，惟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义，闻已尽当奉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与汝分别其义。”

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檀越施主当恭敬如子孝顺父母，养之、侍之，长益五阴，于阎浮利地现种种义。观檀越主能成人戒、闻、三昧、智慧，诸比丘多所饶益，于三宝中无所罣碍，能施卿等衣被、饮食、床榻、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诸比丘，当有慈心于檀越所，小恩常不忘，况复大者！恒以慈心向彼檀越，说身、口、意清净之行，不可称量，亦无有限。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使彼檀越所施之物，终不唐捐，获其大果，成大福佑，有大名称，流闻世间，甘露法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施以成大财，所愿亦成就，
王及诸贼盗，不能侵彼物。
施以得王位，绍继转轮处，
七宝具足成，本施之所致。
布施成天身，首著杂宝冠，
与诸妓女游，本施之果报。
施得天帝释，天王威力盛，
千眼庄严形，本施之果报。
布施成佛道，三十二相具，
转无上法轮，本施之果报。”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檀越施主当云何承事供养精进持戒诸贤圣人？”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是诸法之王，惟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义，闻已尽当奉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与汝分别其义。”

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檀越施主承事供养精进持戒诸多闻者，犹如与迷者指示其路，粮食乏短而给施食，恐怖之人令无忧恼，惊畏者教令莫惧，无所归者与作覆护，盲者作眼目，与病作医王。犹如田家农夫修治田业，除去秽草，便能成就谷食。比丘常当除弃五盛阴病，求入无畏泥洹城中。如是，诸比丘，檀越施主承事供养精进持戒诸多闻者当施。”

尔时，阿那邠持长者集在彼众。尔时，长者阿那邠持白世尊曰：“如是，世尊。如是，如来。一切施主及与受者犹吉祥瓶，诸受

施人如毗沙王，劝人行施如亲父母，受施之人是后世良佑，一切施主及与受者犹如居士。”

世尊告曰：“如是，长者，如汝所言。”

阿那邠持长者白世尊曰：“自今已后，门不安守，亦不拒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斯，及诸行路乏粮食者。”

尔时，阿那邠持长者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及比丘众受弟子请！”尔时，世尊默然受长者请。

尔时，长者见世尊默然受请，即礼佛三匝，还归所在；到舍已，即其夜办具甘馔种种饭食，广敷坐具，自白：“时到，食具已办，惟愿世尊愿时临顾！”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众，著衣持钵，诣舍卫城，至长者家；到已，各自就座，诸比丘僧亦各随次坐。

尔时，长者见佛、比丘众坐定，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已行种种饮食，各收钵坐，更取卑座，在如来前欲听闻法。

尔时，长者白世尊言：“善哉！如来听诸比丘随所须物三衣、钵盂、针筒、尼师坛、衣裳、法澡罐，及余一切沙门杂物，尽听弟子家取之。”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若须衣裳、钵器及尼师坛、法澡罐，及余一切沙门杂物，听使此取，勿足疑难，起想著心。”

尔时，世尊与长者阿那邠持说微妙之法。说妙法已，便从座起而去。当于尔时，阿那邠持复于四城门而广惠施，第五市中，第六在家，须食与食，须浆与浆，须车乘、妓乐、香熏、璎珞，悉皆与之。

尔时，世尊闻长者阿那邠持于四城门中广作惠施，复于大市布施贫乏，复于家内布施无量。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喜布施，所谓须达长者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世尊足，在一面坐。世尊告曰：“云何，长者，贵家恒布施贫乏耶？”

长者对曰：“如是，世尊，恒布施贫乏，于四城门而广布施，复在家中给与所须。世尊，我或时作是念，并欲布施野兽、飞鸟、猪、狗之属。我亦无是念：‘此应与，此不应与。’亦复无是念：‘此应与多，此应与少。’我恒有是念：‘一切众生皆由食而存其命，有食便存，无食便丧。’”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长者，汝乃以菩萨心，专精一意而广惠施。然此众生由食得济，无食便丧。长者，汝当获大果，得大名称，有大果报，声彻十方，得甘露法味。所以然者？菩萨之处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专精一意，念众生类，由食而存，有食便济，无食便丧。是谓，长者，菩萨心所安处而广惠施。”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尽当普惠施，终无吝悔心，
必当遇良友，得济到彼岸。

“是故，长者，当平等意而广惠施。如是，长者，当作是学！”
尔时，长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我今日审知众生根原所趣，亦知布施之报。最后一抟之余，己不自食，惠施他人。尔时，不起憎嫉之心如毛发许。以此众生不知施之果报，如我皆悉知之。施之果报，平等之报，心无有异。是故，众生不能平等施而自堕落，恒有悭嫉之心，缠裹心意。”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众生不自觉，如来之言教，
常当普惠施，专向真人所。
志性以清净，所获福倍多，
等共分其福，后得大果报。
所施今善哉，心向广福田，
于此人间逝，必生于天上。
已到彼善处，快乐自娱乐，
吉祥甚欢悦，一切无乏短。
以天威德业，玉女为营从，
平等之施报，故获此福佑。”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莫畏福报。所以然者？此是受乐之应，甚可爱敬，所以名为福者，有此大报。汝等当畏无福。所以然者？此名苦之原本，愁忧苦恼不可称记，无有爱乐，此名无福。比丘，昔我自念七年行慈心，复过七劫不来此世，复于七劫中生光音天，复于七劫生空梵天处为大梵天，无与等者，统百千世界。三十六返为天帝释形，无数世为转轮王。是故，诸比丘，作福莫倦。所以然者？此名受乐之应，甚可爱敬，是谓名为福。汝等当畏无福。所以然者？苦之原本，愁忧苦恼不可称记，此名无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快哉福报！所愿者得，

速至灭尽，到无为处。
正使亿数，天魔波旬，
亦不能娆，为福业者。
彼恒自求，贤圣之道，
便尽除苦，后无有忧。

“是故，诸比丘，为福莫厌。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承顺一法，不离一法，魔波旬不能得其便，亦不能来触娆人。云何为一法？谓功德福业。所以然者？自忆往昔在道树下，与诸菩萨集在一处，弊魔波旬将诸兵众数千万亿，种种形貌，兽头人身不可称计，天、龙、鬼、神、阿须伦、迦留罗、摩休勒等，皆来云集。

“时，魔波旬而语我言：‘沙门速投于地！’佛以福德大力，降伏魔怨，诸尘垢消，无有诸秽，便成无上正真道。诸比丘，当观此义，其有比丘功德具足者，弊魔波旬不能得其便，坏其功德。”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有福快乐，无福者苦，
今世后世，为福受乐。

“是故，诸比丘，为福莫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修行一法，便不能坏败恶趣，一为趣善，一为趣泥洹。云何修行一法，不能坏败恶趣？所谓心无笃信，是谓修此一法不坏败恶趣。云何修行一法趣善处者？所谓心行笃信，是谓修此一法得趣善处。云何修行一法得至泥洹？所谓恒专心念，是谓修行此法得至泥洹。是故，诸比丘，专精心意，念诸善本。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于世，此众生类便增寿益算，颜色光润，气力炽盛，快乐无极，音声和雅。云何为一人？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此谓一人出现于世，此众生类便增寿益算，颜色光润，气力炽盛，快乐无极，音声和雅。是故，诸比丘，常当专精一心念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无慢二、念、檀，二施悭无厌，
施福、魔波旬，恶趣及一人。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

不还品第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灭一法，我证卿等成阿那含。云何为一法？所谓贪欲。诸比丘，当灭贪欲，我证卿等得阿那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贪淫之所染，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贪欲，便成阿那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灭一法，我证汝等成阿那含。云何为一法？所谓瞋恚是。诸比丘，当灭瞋恚，我证汝等得阿那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瞋恚之所染，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瞋恚，便成阿那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灭一法，舍离一法，我证汝等成阿那含。云何为一法？所谓愚痴。是故，诸比丘，当灭愚痴，我与卿等证阿那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痴之所染，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愚痴，便成阿那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灭一法，舍离一法，我证汝等成阿那含。云何为一法？所谓悭贪。是故，诸比丘，当灭悭贪，我证汝等得阿那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悭贪之所染，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悭贪，便成阿那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众初不见一法不可降伏，难得时宜，受诸苦报，所谓心是。诸比丘，此心不可降伏，难得时宜，受诸苦报。是故，诸比丘，当分别心，当思惟心，善念诸善本。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此众初不见一法易降伏者，易得时宜，受诸善报，所谓心是。诸比丘，当分别心，善念诸善本。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若有一人而作是念，我悉知之。然后此人不以饮食，在大众中而虚妄语。我或复于异时，观见此人，生染著心，念于财物，便于大众中而作妄语。所以然者？诸比丘，财物染著甚为难舍，令人坠堕三恶道中，不得至无为之处！是故，诸比丘，已生此心，便当舍离；设未生者，勿复兴心染著财物。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而作是念：'正使命断，不于众中而作妄语。'我或复于异时观见此人，生染著心，念于财物，便于大众中而作妄语。所以然者？诸比丘，财物染著甚为难舍，令人堕三恶道中，不得至无为之处！是故，诸比丘，已生此心，便当舍离；若未生者，勿复兴心染著财物。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

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诸比丘，颇有见提婆达兜清白之法乎？然复提婆达兜为恶深重，受罪经劫不可疗治，于我法中，不见毫厘之善可称记者。以是之故，我今说提婆达兜诸罪之原首，不可疗治。犹如有人而堕深厕，形体没溺，无有一净处。有人欲来济拔其命，安置净处。遍观厕侧及彼人身，颇有净处，吾欲手捉拔济出之。彼人熟视，无一净处而可捉者，便舍而去。如是，诸比丘，我观提婆达兜愚痴之人，不见毫厘之法而可记者，受罪经劫，不可疗治。所以然者？提婆达兜愚痴专意，偏著利养，作五逆罪已，身坏命终，生恶趣中。如是，诸比丘，利养深重，令人不得至安隐之处！是故，诸比丘，以生利养心，便当舍离；若未生者，勿兴染心。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有一比丘闻如来记别调达受罪一劫，不可疗治。时，彼比丘便至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已，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问阿难曰："云何，阿难，如来尽观提婆达兜原本已，然后记别受罪一劫，不可疗治乎？颇有所由可得而记耶？"

时，阿难告曰："如来所说终不虚设，身口所行而无有异。如来真实记提婆达兜别，受罪深重，当经一劫，不可疗治。"

尔时，尊者阿难即从座起，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阿难白世尊曰："有一比丘来至我所，而作是说：'云何，阿难，如来尽观提婆达兜原本已，然后记别受罪一劫，不可疗治乎？颇有因缘可得记别耶？'作是语已，各自舍去。"

世尊告曰："彼比丘者必晚暮学，出家未久，方来至我法中耳！如来所说终不虚妄，云何于中复起犹豫？"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往至彼，语比丘言：'如来呼卿。'"

阿难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阿难受世尊教，便往至彼比丘所；到已，语彼比丘曰："如来呼卿！"

彼比丘对曰："如是，尊者。"

尔时，彼比丘便严衣服，共阿难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云何，愚人！汝不信如来所说乎？如来所教无有虚妄，汝今乃欲求如来虚妄！"

时，彼比丘白世尊曰："提婆达兜比丘者，有大神力，有大威势。云何世尊记彼一劫受重罪耶？"

佛告比丘曰："护汝口语！勿于长夜受苦无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游禅世俗通，至竟无解脱，
　不造灭尽迹，复还堕地狱。

“若使我当见提婆达兜身有毫厘之善法者，我终不记彼提婆达兜受罪一劫，不可疗治。是故，愚人！我不见提婆达兜有毫厘之善法，以是故，记彼提婆达兜受罪一劫，不可疗治。所以然者？提婆达兜愚痴，贪著利养，起染著心，作五逆恶，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所以然者？利养心重，败人善本，令人不到安隐之处！是故，诸比丘，设有利养心起，便当求灭；若不有心，勿兴想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彼比丘从座起，整衣服，礼世尊足，白世尊曰：“今自悔过，惟愿垂恕！愚痴所致，造不善行，如来所说，无有二言，然我愚痴，起犹豫想。惟愿世尊受我悔过，改往修来！”乃至再三。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悔汝所念，恕汝不及，莫于如来兴犹豫想。今受汝悔过，后更莫作。”乃至三四。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设有作重罪，悔过更不犯，
　此人应禁戒，拔其罪根原。

尔时，彼比丘及四部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种阿那含，二心及二食，
婆达二契经，智者当觉知。

一入道品第十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入道，净众生行，除去愁忧，无有诸恼，得大智慧，成泥洹证，所谓当灭五盖，思惟四意止。云何名为一入？所谓专一心，是谓一入。云何为道？所谓贤圣八品道：一名、正见，二名、正治，三名、正业，四名、正命，五名、正方便，六名、正语，七名、正念，八名、正定，是谓名道，是谓一入道。

“云何当灭五盖？所谓贪欲盖、瞋恚盖、调戏盖、眠睡盖、疑盖，是谓当灭五盖。

“云何思惟四意止？于是，比丘内自观身，除去恶念，无有愁忧；外自观身，除去恶念，无有愁忧；内外观身，除去恶念，无有愁忧。内观痛痛而自娱乐，外观痛痛，内外观痛痛。内观心而自娱乐，外观心，内外观心。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而自娱乐。

“云何比丘内观身而自娱乐？于是，比丘观此身随其性行，从头至足，从足至头，观此身中皆悉不净，无有可贪。复观此身有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髓、脑、脂膏、肠、胃、心、肝、脾、肾之属，皆悉观知；屎、尿、生熟二藏、目泪、唾、涕、血脉、肪、胆，皆当观知，无可贪者。如是，诸比丘，当观身自娱乐，除去恶念，无有愁忧。

“复次，比丘，还观此身有地种耶？水、火、风种耶？如是，比丘观此身。复次，比丘，观此身，分别诸界，此身有四种。犹如巧能屠牛之士，若屠牛弟子，解牛节，解而自观见此是脚，此是心，此是节，此是头。如是，彼比丘分别此界，而自观察此身有地、水、火、风种。如是，比丘观身而自娱乐。

“复次，比丘，观此身有诸孔，漏出不净。犹如彼人观竹园，若观苇丛。如是，比丘观此身有诸孔，漏出诸不净。

“复次，比丘，观死尸，或死一宿，或二宿，或三宿、四宿，或五宿、六宿、七宿，身体膖胀，臭处不净。复自观身与彼无异，吾身不免此患。若复比丘观死尸，乌鹊、鵄鸟所见啖食；或为虎狼、狗犬、虫兽之属所见啖食。复自观身与彼无异，吾身不离此患。是谓比丘观身而自娱乐。

“复次，比丘，观死尸，或啖半，散落在地，臭处不净。复自观身与彼无异，吾身不离此法。复次，观死尸，肉已尽，唯有骨在，血所涂染。复以此身观彼身亦无有异。如是，比丘观此身。复次，比丘，观死尸筋缠束薪，复自观身与彼无异。如是，比丘观此身。

“复次，比丘，观死尸骨节分散，散在异处，或手骨、脚骨各在一处；或膊骨，或腰骨，或尻骨，或臂骨，或肩骨，或胁骨，或脊骨，或项骨，或髑髅。复以此身与彼无异，吾不免此法，吾身亦当坏败。如是，比丘观身而自娱乐。

“复次，比丘，观死尸白色、白珂色。复自观身与彼无异，吾不离此法。是谓比丘自观身。

“复次，比丘，若见死尸骨青瘀想，无可贪者，或与灰土同色，不可分别。如是，比丘，自观身，除去恶念，无有愁忧；此身无常，为分散法。如是，比丘内自观身，外观身，内外观身，解无所有。

“云何比丘内观痛痛？于是，比丘得乐痛时，即自觉知我得乐痛；得苦痛时，即自觉知我得苦痛；得不苦不乐痛时，即自觉知我得不苦不乐痛。若得食乐痛时，便自觉知我得食乐痛；若得食苦痛时，便自觉知我得食苦痛；若得食不苦不乐痛时，亦自觉知我食不苦不乐痛。若得不食乐痛时，便自觉知我得不食乐痛；若得不食苦痛时，亦自觉知我不食苦痛；若得不食不苦不乐痛时，亦自觉知我得不食不苦不乐痛。如是，比丘内自观痛。

“复次，若复比丘得乐痛时，尔时不得苦痛，尔时自觉知我受乐痛。若得苦痛时，尔时不得乐痛，自觉知我受苦痛。若得不苦不乐痛

时，尔时无苦无乐，自觉知我受不苦不乐痛。彼习法而自娱乐，亦观尽法，复观习尽之法。或复有痛而现在前，可知可见，思惟原本，无所依倚而自娱乐，不起世间想；于其中亦不惊怖，以不惊怖，便得泥洹：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真实知。如是，比丘内自观痛，除去乱念，无有愁忧；外自观痛，内外观痛，除去乱念，无有愁忧。如是，比丘内外观痛。

“云何比丘观心心法而自娱乐？于是，比丘有爱欲心，便自觉知有爱欲心；无爱欲心，亦自觉知无爱欲心。有瞋恚心，便自觉知有瞋恚心；无瞋恚心，亦自觉知无瞋恚心。有愚痴心，便自觉知有愚痴心；无愚痴心，便自觉知无愚痴心。有爱念心，便自觉知有爱念心；无爱念心，便自觉知无爱念心。有受入心，便自觉知有受入心；无受入心，便自觉知无受入心。有乱念心，便自觉知有乱心；无乱心，便自觉知无乱心。有散落心，亦自觉知有散落心；无散落心，便自觉知无散落心。有普遍心，便自觉知有普遍心；无普遍心，便自觉知无普遍心。有大心，便自觉知有大心；无大心，便自觉知无大心。有无量心，便自觉知有无量心；无无量心，便自觉知无无量心。有三昧心，便自觉知有三昧心；无三昧心，便自觉知无三昧心。未解脱心，便自觉知未解脱心；已解脱心，便自觉知已解脱心。如是，比丘心心相观意止。

“观习法，观尽法，并观习尽之法，思惟法观而自娱乐。可知、可见、可思惟、不可思惟，无所依倚，不起世间想；已不起想，便无畏怖；已无畏怖，便无余；已无余，便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如是，比丘内自观心心意止，除去乱念，无有忧愁；外观心，内外观心心意止。如是，比丘心心相观意止。

“云何比丘法法相观意止？于是，比丘修念觉意，依观、依无欲、依灭尽，舍诸恶法。修法觉意、修精进觉意、修念觉意、修猗觉意、修三昧觉意、修护觉意，依观、依无欲、依灭尽，舍诸恶法。如是，比丘法法相观意止。

“复次，比丘，于爱欲解脱，除恶不善法，有觉、有观，有猗念，乐于初禅而自娱乐。如是，比丘法法相观意止。

“复次，比丘，舍有觉、有观，内发欢喜，专其一意，成无觉、无观，念猗喜安，游二禅而自娱乐。如是，比丘法法相观意止。

“复次，比丘，舍于念，修于护，恒自觉知身觉乐，诸贤圣所求，护念清净，行于三禅。如是，比丘法法相观意止。

“复次，比丘，舍苦乐心，无复忧喜，无苦无乐，护念清净，乐于四禅。如是，比丘法法相观意止。彼行习法，行尽法，并行习尽之法而自娱乐，便得法意止而现在前。可知可见，除去乱想，无所依倚，不起世间想；已不起想，便无畏怖；已无畏怖，生死便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诸比丘，依一入道众生得

清净，远离愁忧，无忧喜想，便逮智慧，得涅槃证。所谓灭五盖，修四意止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是中不见一法速磨灭者，憎嫉梵行人。是故，诸比丘，当修行慈忍，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一人出现世时，诸天、人民、魔及魔天、沙门、婆罗门，最尊最上，无与等者，福田第一，可事可敬。云何为一人？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谓一人出现世时，过诸天、人民、阿须伦、魔及魔天、沙门、婆罗门上，最尊最上，无与等者，福田第一，可事可敬。如是，诸比丘，常当供养如来。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其有瞻视病者，则为瞻视我已；有看病者，则为看我已。所以然者？我今躬欲看视疾病。诸比丘，我不见一人于诸天、世间、沙门、婆罗门施中，最上无过是施。其行是施，尔乃为施，获大果报，得大功德，名称普至，得甘露法味。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知施中最上无过是施。其行是施，尔乃为施，获大果报，得大功德。我今因此因缘而作是说：‘瞻视病者，则为瞻视我已而无有异，汝等长夜获大福佑。’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其有叹誉阿练若者，则为叹誉我已。所以然者？我今恒自叹誉阿练若行；其有诽谤阿练若者，则为诽谤我已。其有叹说乞食者，则为叹誉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叹说能乞食者；其有谤毁乞食者，则为谤毁我已。其有叹说独坐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叹说能独坐者；其有毁独坐者，则为毁我已。其有叹誉一坐一食者，则为叹誉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叹誉一坐一食者；其有毁者，则为毁我已。若有叹说坐树下者，则为叹说我身无异。所以然者？我恒叹誉在树下者；若有毁彼在树下者，则为毁我已。其有叹说露坐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者何？我恒叹说露坐者；其有毁辱露坐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空闲处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者何？我恒叹说空闲处者；其有毁辱空闲处者，则为毁辱我

已。其有叹说著五纳衣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者何？我恒叹说著五纳衣者；其有毁辱著五纳衣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持三衣者，则为叹说我已。何以故？我恒叹说持三衣者；其有毁辱持三衣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在冢间坐者，则为叹说我已。何以故？我恒叹说在冢间坐者；其有毁辱在冢间坐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一食者，则为叹说我已。何以故？我恒叹说一食者；其有毁辱一食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日正中食者，则为叹说我已。何以故？我恒叹说正中食者；其有毁辱正中食者，则为毁辱我已。其有叹说诸头陀行者，则为叹说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叹说诸头陀行；其有毁辱诸头陀行者，则为毁辱我已。

“我今教诸比丘，当如大迦葉所行，无有漏失者。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有此诸行。是故，诸比丘，所学常当如大迦葉。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大迦葉住阿练若，到时乞食，不择贫富，一处一坐，终不移易，树下露坐，或空闲处，著五纳衣，或持三衣，或在冢间，或时一食，或正中食，或行头陀，年高长大。尔时，尊者大迦葉食后，便诣一树下禅定；禅定已，从座起，整衣服，往至世尊所。

是时，世尊遥见迦葉来，世尊告曰：“善来！迦葉。”

时，迦葉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世尊告曰：“迦葉，汝今年高长大，志衰朽弊。汝今可舍乞食，乃至诸头陀行，亦可受诸长者请，并受衣裳。”

迦葉对曰：“我今不从如来教。所以然者？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我则成辟支佛。然彼辟支佛尽行阿练若，到时乞食，不择贫富，一处一坐，终不移易，树下露坐，或空闲处，著五纳衣，或持三衣，或在冢间，或时一食，或正中食，或行头陀。如今不敢舍本所习，更学余行。”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饶益，度人无量，广及一切，天、人得度。所以然者？若，迦葉，此头陀行在世者，我法亦当久在于世。设法在世，增益天道，三恶道便减。亦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三乘之道，皆存于世。诸比丘，所学皆当如迦葉所习。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利养甚重，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所以然者？诸比丘，彼提婆达兜愚人取彼王子婆罗留支五百釜食供

养。设彼不与者，提婆达兜愚人终不作此恶；以婆罗留支王子五百釜食，日来供养，是故提婆达兜起五逆恶，身坏命终，生摩诃阿鼻地狱中。以此方便，当知利养甚重，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若未生利养心，不应令生；已生，当灭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提婆达兜坏乱众僧，坏如来足，教阿阇世取父王杀，复杀罗汉比丘尼。在大众中而作是说：“何处有恶？恶从何生？谁作此恶当受其报？我亦不作此恶而受其报。”

尔时，有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而闻此语，提婆达兜愚人在大众中而作是说：“何处有恶？恶从何生？谁作此恶而受其报？”尔时，众多比丘食后摄取衣钵，以尼师坛著右肩上，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曰：“提婆达兜愚人在大众中而作是说云何？‘为恶无殃，作福无报，无有受善恶之报’？”

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恶、有罪，善恶之行皆有报应。若彼提婆达兜愚人知有善恶报者，便当枯竭，愁忧不乐，沸血便从面孔出；以彼提婆达兜不知善恶之报，是故在大众中而作是说：‘无善恶之报，为恶无殃，作善无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者审自明，为恶无有福，
我今豫了知，善恶之报应。

“如是，诸比丘，当远离恶，为福莫倦。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人利养甚重不易，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所以然者？利养之报，断入人皮；以断皮，便断肉；以断肉，便断骨；以断骨，便彻髓。诸比丘，当以此方便，知利养甚重。若未生利养心，应使不生；已生，求令灭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人利养甚为不易，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所以然者？若彼师利罗比丘不贪利养者，不作尔许无量杀生，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受人利养重，坏人清白行，
　　是故当制心，莫贪著于味。
　　师利以得定，乃至天帝宫，
　　便于神通退，堕于屠杀中。

“诸比丘，当以此方便，知受人利养甚为不易。如是比丘，当作是学：未生利养心，制令不生；已生此心，求方便令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六

利养品第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人利养甚为不易，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所以然者？若修罗陀比丘不贪利养者，终不于我法中，舍三法衣而作居家。

“修罗陀比丘本作阿练若行：到时乞食，一处一坐，或正中食，树下露坐，乐闲居之处，著五纳衣，或持三衣，或乐冢间，勤身苦行，行此头陀。是时，修罗陀比丘常受蒲呼国王供养，以百味之食，日来给与。

“尔时，彼比丘意染此食，渐舍阿练若行：到时乞食，一处一坐，正中食，树下露坐，闲居之处，著五纳衣，或持三衣，或乐冢间，勤身苦体。尽舍此已，去三法衣，还为白衣；屠牛杀生，不可称计，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诸比丘，以此方便，知利养甚重，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若未生利养心，制令不生；已生，求方便使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灭一法，我证神通，诸漏得尽。云何为一法？所谓味欲。是故，诸比丘，当灭此味欲，我证汝等成神通果，诸漏得尽。”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众生著此味，死堕恶趣中，
　　今当舍此欲，便成阿罗汉。

“是故，诸比丘，常当舍此味著之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

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于舍卫城内，有一长者，适丧一子，甚爱敬念，未曾能舍。彼见子死，便生狂惑，周旋往来，不停一处。若见人时，便作是语：“颇有见我儿乎？”

尔时，彼人渐渐往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在一面住。尔时，彼人白世尊曰：“瞿昙沙门，颇见我儿乎？”

世尊告长者曰：“何故颜貌不悦，诸根错乱？”

尔时，长者报瞿昙曰：“焉得不尔？所以然者？我今唯有一子，舍我无常，甚爱敬念，未曾离目前；哀愍彼子，故令我生狂。我今问沙门，见我儿耶？”

世尊告曰：“如是，长者，如汝所问：生、老、病、死，世之常法；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子舍汝无常，岂得不念乎？”

尔时，彼人闻世尊所说，不入其怀，便舍而退去；前行见人，复作是语：“沙门瞿昙说言曰：‘恩爱分别，便有快乐。’如沙门所说，为审尔不？”

前人对曰：“恩爱别离，有何乐哉？”

当于尔时，去舍卫城不远，有众多人而共博戏。尔时，彼人便作是念：“此诸男子聪明智慧，无事不知。我今当以此义问彼诸人。”

尔时，即诣博戏所，问众人曰：“沙门瞿昙向我说曰：‘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此者快乐。’诸人等今于意云何？”

是时，诸博戏者报斯人曰：“恩爱别离，有何乐哉？言快乐者，此义不然。”

是时，彼人便作是念：“审知如来言终不虚妄！云何恩爱别离，当有乐耶？此义不然。”

尔时，彼人入舍卫城，至宫门外称：“沙门瞿昙而作是教：‘恩爱别离、怨憎之会，此者快乐。’”

尔时，舍卫城及中宫内，普传此语，靡不周遍。当于尔时，大王波斯匿及摩利夫人，共在高楼之上相娱乐戏。尔时，王波斯匿告摩利夫人曰：“沙门瞿昙审有斯语：‘恩爱离别、怨憎之会，此皆快乐。’”

夫人报曰：“吾不从如来闻此言教，设当如来有此教者，事亦不虚。”

王波斯匿告曰：“犹如师教弟子：‘为是、舍是。’弟子报言：‘如是，大师。’汝今摩利亦复如是，彼瞿昙沙门虽作是说，汝应作是言：‘如是不异，无有虚妄。’然卿速去，不须在吾前立。”

尔时，摩利夫人语竹膊婆罗门曰：“汝今往诣祇洹精舍，到如来所，持我名字，礼世尊足，复以此义具白世尊云：‘舍卫城内及中宫人有此言论：“沙门瞿昙言：恩爱别离、怨憎合会，此皆快乐。”不审世

尊有此教耶？’若世尊有所言说者，汝善承受，还向我说。”

是时，竹膊婆罗门受夫人教敕，寻往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问讯；共相问讯已，在一面坐。

时，彼梵志白世尊曰：“摩利夫人礼世尊足，问讯如来起居轻利，游步康强乎？训化盲冥，得无劳耶？”复作是语：“此舍卫城内普传此言：‘沙门瞿昙而作是教：恩爱别离、怨憎之会，此乐快哉！’不审世尊有是言教耶？”

尔时，世尊告竹膊婆罗门曰：“于此舍卫城内，有一长者丧失一子，彼念此子，狂惑失性，东西驰走，见人便问：‘谁见我子？’然婆罗门，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此皆无有欢乐。昔日此舍卫城中，复有一老母无常，亦复狂惑，不识东西；复有一老父无常；亦复有兄弟姊妹皆悉无常。彼见此无常之变，生狂失性，不识东西。婆罗门，昔日此舍卫城中有一人新迎妇，端正无双。尔时，彼人未经几时，便自贫穷。时，彼妇父母见此人贫，便生此念：‘吾当夺女，更嫁与余人。’彼人窃闻妇家父母欲夺吾妇，更嫁与余家。尔时，彼人衣里带利刀，便往至妇家。当于尔时，彼妇在墙外纺作。是时，彼人往至妇父母家问：‘我妇今为所在？’妇母报言：‘卿妇在墙外阴中纺作。’尔时，彼人便往至妇所；到已，问妇曰：‘云卿父母欲夺汝更余嫁耶？’妇报言：‘信有此语，然我不乐闻此言耶！’尔时，彼人即拔利剑，取妇刺杀，复取利剑，自刺其腹，并复作是语：‘我二人俱取死。’婆罗门，当以此方便，知恩爱别离、怨憎会苦，此皆愁忧，实不可言！”

尔时，竹膊婆罗门白世尊曰：“如是，世尊，有此诸恼，实苦不乐。所以然者？昔我有一子，舍我无常，昼夜追忆，不离心怀。时我念儿，心意狂惑，驰走东西，见人便问：‘谁见我儿？’沙门瞿昙今所说者，诚如所言。国事烦多，欲还所止。”

世尊告曰：“今正是时。”

竹膊婆罗门即从座起，绕佛三匝而去；往来至摩利夫人所，以此因缘具白夫人。

时，摩利夫人复至波斯匿王所，到已，白大王曰：“今欲有所问，惟愿大王事事见报！云何，大王，为念琉璃王子不？”

王报言：“甚念爱愍，不去心首。”

夫人问曰：“若当王子有迁变者，大王，为有忧也？”

王复报言：“如是，夫人，如汝所言。”

夫人问曰：“大王当知：恩爱别离，皆兴愁想。云何，大王，为念伊罗王子乎？”

王报言：“我甚爱敬！”

夫人问曰：“大王，若当王子有迁变者，有愁忧耶？

王报言：“甚有愁忧！”

夫人报言：“当以此方便，知恩爱别离，无有欢乐。云何，大王，念萨罗陀刹利种不？”

王报言："甚爱敬念！"

夫人言："云何，大王，若使萨罗陀夫人有变易者，大王为有忧耶？"

王报言："吾有愁忧。"

夫人言："大王，当知恩爱别离，此皆是苦。"

夫人言："王念我不？"

王言："我爱念汝。"

夫人言："设当我身有变易者，大王有愁忧乎？"

王言："设汝身有变易，便有愁忧。"

"大王，当以此方便，知恩爱别离、怨憎合会，无欢乐心。"

夫人言："云何，大王，念迦尸、拘萨罗人民乎？"

王言："我甚爱念迦尸、拘萨罗人民！"

夫人言："迦尸、拘萨罗人民设当变易者，大王有愁忧乎？"

王言："迦尸、拘萨罗人民当有变易者，我命不存，况言愁忧乎？所以然者？我因迦尸、拘萨罗国人民力，当得自存。以此方便，知命尚不存，何况不生愁忧乎？"

夫人言："以此知之，恩爱别离，皆有此苦，无有欢乐。"

尔时，王波斯匿右膝著地，叉手合掌而向世尊，作是说："甚奇！甚奇！彼世尊而说此法。若当彼沙门瞿昙来者，尔乃可得共言论。"复语夫人："自今以后，当更看汝胜于常日，所著服饰与吾无异。"

尔时，世尊闻摩利夫人与大王立此论本，告诸比丘："摩利夫人甚大聪明，设当王波斯匿问我此语者，我亦当以此义向彼王说之，如夫人向王所说而无有异。"

又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得证优婆斯，笃信牢固，所谓摩利夫人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拔祇国尸牧摩罗山鬼林鹿园中。

尔时，那忧罗公长者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曰："我今年朽，加复抱病，多诸忧恼。惟愿世尊随时教训，使众生类长夜获安隐！"

尔时，世尊告长者曰："如汝所言，身多畏痛，何可恃怙？但以薄皮而覆其上。长者当知：其有依凭此身者，正可见须臾之乐；此是愚心，非智慧者所贵。是故，长者，虽身有病，令心无病。如是，长者，当作是学！

尔时，长者闻说斯言，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尔时，长者复作是念："我今可往至尊者舍利弗所问斯义。"是时，舍利弗去彼不远，在树下坐。是时，那优罗公往至舍利弗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舍利弗问长者：“颜貌和悦，诸根寂静，必有所因。长者，故当从佛闻法耶？”

时，长者白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舍利弗，颜貌焉得不和悦乎？所以然者？向者世尊以甘露之法，溉灌胸怀。”

舍利弗言：“云何，长者，以甘露之法，溉灌胸怀？”

长者报言：“于是，舍利弗，我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我白世尊曰：‘年朽长大，恒抱疾病，多诸苦痛，不可称计。惟愿世尊分别此身，普使众生，获此安隐！’尔时，世尊便告我言：‘如是，长者，此身多诸衰苦，但以薄皮而覆其上。长者当知：其有恃怙此身者，正可有斯须臾之乐，不知长夜受苦无量。是故，长者，此身虽有患，当使心无患。如是，长者，当作是学！’世尊以此甘露之法，而见溉灌。”

舍利弗言：“云何，长者，更不重问如来此义乎？云何身有患、心有患？云何身有病、心无病？”

长者白舍利弗言：“实无此辩重问世尊，身有患、心有患，身有患、心无患。尊者舍利弗必有此辩，愿具分别！”

舍利弗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与汝广演其义。”

对曰：“如是，舍利弗。”从彼受教。

舍利弗告长者曰：“于是，长者，凡夫之人不见圣人，不受圣教，不顺其训；亦不见善知识，不与善知识从事。彼计色为我，色是我所，我是色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彼色、我色合会一处。彼色、我色以集一处，色便败坏，迁移不停，于中复起愁忧苦恼。痛、想、行、识皆观我有识，识中有我，我中有识，彼识、我识合会一处。彼识、我识以会一处，识便败坏，迁移不停，于中复起愁忧苦恼。如是，长者，是为身亦有患，心亦有患。”

长者问舍利弗曰：“云何身有患、心无患耶？”

舍利弗言：“于是，长者，贤圣弟子承事圣贤，修行禁法，与善知识从事，亲近善知识。彼亦不观我有色；不见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见色是我所，我是色所。彼色迁转不住，彼色以移易，不生愁忧、苦恼、忧色之患；亦复不见痛、想、行、识。不见识中有我，我中有识；亦不见识我所，亦不见我所识。彼识、我识以会一处，识便败坏，于中不起愁忧、苦恼。如是，长者，是为身有患而心无患。是故，长者，当作是习，遗身去心，亦无染著。如是，长者，当作是学！”

尔时，那忧罗公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江侧婆罗门身负重担，便至世尊所；到已，舍担一面，在世尊所，默然而住。尔时，彼婆罗门作是思惟：“今日沙门瞿昙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

说法；我今清净，与沙门瞿昙等无有异。所以然者？沙门瞿昙食好粳粮，种种肴馔；今我食果蓏以自济命。”

尔时，世尊以知婆罗门心中所念，告诸比丘：“其有众生以二十一结染著心者，当观彼人必堕恶趣，不生善处。云何为二十一结？瞋心结、恚害心结、睡眠心结、调戏心结、疑是心结、怒为心结、忌为心结、恼为心结、嫉为心结、憎为心结、无惭心结、无愧心结、幻为心结、奸为心结、伪为心结、诤为心结、骄为心结、慢为心结、妒为心结、增上慢为心结、贪为心结。诸比丘，若有人有此二十一结染著心者，当观其人必堕恶趣，不生善处。犹如白氎新衣，久久朽故，多诸尘垢，意欲染成其色，青、黄、赤、黑终不得成。何以故？以有尘垢故。如是，比丘，若有人以此二十一结染著心者，当观其人必堕恶趣，不生善处。

“设复有人无此二十一结染著心者，当知斯人必生天上，不堕地狱中。犹如新净白氎，随意欲作何色，青、黄、赤、黑必成其色，终不败坏。所以然者？以其净故。此亦如是，其有无此二十一结染著心者，当观其人必生天上，不堕恶趣。

“若彼贤圣弟子起瞋恚心结，观已，便能息之。起恚害心结、起睡眠心结、起调戏心结、起疑心结、起怒心结、起忌心结、起恼心结、起嫉心结、起憎心结、起无惭心结、起无愧心结、起幻心结、起奸心结、起伪心结、起诤心结、起骄心结、起慢心结、起妒心结、起增上慢心结、起贪心结。

“若彼贤圣弟子无瞋、无恚、无有愚惑，心意和悦，以慈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四维上下，于一切中，一切亦一切世间，以无限无量，不可称计，心无恚怒而自游戏。以此慈心，遍满其中，得欢喜已，心意便正。复以悲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四维上下，于一切中，一切亦一切世间，以无量无限，不可称计，心无恚怒而自游戏。以此悲心，遍满其中，得欢喜已，心意便正。复以喜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四维上下，于一切中，一切亦一切世间，以无量无限，不可称计，心无恚怒而自游戏。以此喜心，遍满其中，得欢喜已，心意便正。复以护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四维上下，于一切中，一切亦一切世间，以无量无限，不可称计，心无恚怒而自游戏。以此护心，遍满其中，得欢喜已，心意便正，便于如来所成于信根，根本不移，竖高显幢，不可移动。诸天、龙、神、阿须伦、沙门、婆罗门，或世人民，于中得欢喜，心意便正。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于中得欢喜，心意便正，亦复成就于法。如来法者，甚为清净，不可移动，人所爱敬。如是智者当作是观，便于中而得欢喜，亦复成就于众。如来圣众甚为清净，性行纯和，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圣众者，

四双八辈。此是如来圣众，可敬可贵，实可承事。于中得欢喜，心意便正。

“彼复以此三昧，心清净无瑕秽，诸结使尽，亦无沾污，性行柔软，逮于神通，便得自识无量宿命事，所从来处，靡不知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成败劫、不成败劫、成败不成败劫、无数成败劫、无数不成败劫，我曾在彼，字某、名某、姓某，如是生、如是食、受如是苦乐，受命长短，从彼终生彼间，从彼终生此间，如是自识无数宿命事。

“复以此三昧，心清净无瑕秽，知众生心所念之事。彼复以天眼观众生类：有生者、有终者，善色、丑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众生行所作果报，皆悉知之。或有众生，身行恶，口行恶，心行恶，诽谤贤圣，邪见造邪见行，身坏命终，生三恶道，趣泥犁中。或复有众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诽谤贤圣，正见、无有邪见，身坏命终，生天上善处。是谓清净天眼观众生类：有生者、有终者，善色、丑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众生行所作果报，皆悉知之。

“彼复以此三昧，心清净无瑕秽，无有结使，心性柔软，逮于神通。复以漏尽通而自娱乐。彼观此苦，如实知之；复观苦集，复观苦尽，复观苦出要，如实知之。彼作是观已，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如是，比丘，贤圣弟子心得解脱，虽复食粳粮、善美种种肴膳，抟若须弥，终无有罪。所以然者？以无欲、尽爱故，以无瞋、尽恚故，以无愚痴、尽愚痴故，是谓比丘中比丘，则内极沐浴已。”

尔时，江侧婆罗门白世尊曰：“瞿昙沙门，可往至孙陀罗江侧沐浴。”

世尊告曰：“云何，婆罗门，名之为孙陀罗江水？”

婆罗门曰：“孙陀罗江水是福之深渊，世之光明。其有人物在彼河水浴者，一切诸恶皆悉除尽。”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此身无数劫，经历彼河浴，
及诸小陂池，靡不悉周遍。
愚者常乐彼，暗行不清净，
宿罪内充躯，彼河焉能救？
净者常快乐，禁戒清亦快，
清者作清行，彼愿必果成。
设护不与取，行慈不杀生，
守诚不妄语，心等无增减，

汝今于此浴，必获安隐处。
彼河何所至？犹盲投乎冥。”

尔时，婆罗门白世尊曰：“止！止！瞿昙，犹如偻者得伸，暗者见明，迷者示道，于暗室燃明，无目者为作眼目。如是，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说此妙法，愿听为道！”

尔时，江侧婆罗门即得作道，受具足戒，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时，尊者孙陀罗谛利即成阿罗汉。

尔时，尊者孙陀罗谛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五百人俱。

尔时，释提桓因日时已过，向暮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释提桓因即以偈颂问如来义：

“能说能宣布，渡流成无漏，
以渡生死渊，今问瞿昙义。
我观此众生，所作福佑业，
造行若干种，施谁福最尊？
尊今灵鹫山，惟愿演此义，
知释意所趣，亦为施者宣。”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四趣告福无，四果具足成，
诸学得迹人，宜信奉其法。
无欲亦无恚，愚尽成无漏，
尽度一切渊，施彼成大果。
诸此众生类，所作福德业，
造行若干种，施僧获福多。
此众度无量，犹海出珍宝，
圣众亦如是，演慧光明法。
拘翼彼善处，能施众僧者，
获福不可计，最胜之所说。”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已，即礼佛足，便于彼退而去。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须菩提亦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侧，别作屋庐而自禅思。

尔时，尊者须菩提身得苦患，甚为沉重，便作是念：“我此苦痛为从何生？复从何灭？为至何所？”尔时，尊者须菩提便于露地而敷坐具，直身正意，专精一心，结跏趺坐，思惟诸入欲害苦痛。

尔时，释提桓因知尊者须菩提所念，便以偈敕波遮旬曰：

“善业脱诸缚，居在灵鹫山，
今得极重患，乐空诸根定。
速来往问疾，觐省尊上颜，
既得获大福，种德莫过是。”

时，波遮旬对曰：“如是，尊者。”

尔时，释提桓因将五百天人及波遮旬，譬如士夫屈伸臂顷，便从三十三天没，来至灵鹫山中，离尊者须菩提不远，复以此偈语波遮旬曰：

“汝今觉善业，乐禅三昧定，
柔和清净音，令使从禅起。”

波遮旬对曰：“如是。”

尔时，波遮旬从释提桓因闻语已，便调琉璃之琴，前至须菩提所，便以此偈叹须菩提曰：

“结尽永无余，诸念不错乱，
诸尘垢悉尽，愿速从禅觉。
心息渡有河，降魔度诸结，
功德如大海，愿速从定起。
眼净如莲华，诸秽永不著，
无归与作归，空定速时起。
渡四流无为，善解无老病，
以脱有为灾，唯尊时定觉。
五百天在上，释主躬自来，
欲觐圣尊颜，解空速时起。”

尔时，尊者须菩提即从座起，复叹波遮旬曰：“善哉！波遮旬，汝今音与琴合，琴与音合，而无有异。然琴音不离歌音，歌音不离琴音，二声共合，乃成妙声。”

尔时，释提桓因便往至尊者须菩提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云何，善业，所抱患苦有增损乎？今此身病为从何生？身生耶？意生乎？”

尔时，尊者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善哉！拘翼，法法自生，法法自灭；法法相动，法法自息。犹如，拘翼，有毒药，复有害毒药。

天帝释，此亦如是，法法相乱，法法自息，法能生法，黑法用白法治，白法用黑法治。天帝释，贪欲病者用不净治，瞋恚病者用慈心治，愚痴病者用智慧治。如是，释提桓因，一切所有皆归于空，无我、无人，无寿、无命，无士、无夫，无形、无像，无男、无女。犹如，释提桓因，风坏大树，枝叶雕落；雷雹坏苗，华果初茂，无水自萎；天降时雨，生苗得存。如是，天帝释，法法相乱，法法自定。我本所患疼痛苦恼，今日已除，无复患苦。”

是时，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我亦有愁忧苦恼，今闻此法无复有愁忧。众事猥多，欲还天上。已亦有事及诸天事，皆悉猥多。”

时，须菩提言：“今正是时，宜可时去。”

是时，释提桓因即从座起，前礼须菩提足，绕三匝而去。

是时，尊者须菩提便说此偈：

“能仁说此语，根本悉具足，
智者获安隐，闻法息诸病。”

尔时，释提桓因闻尊者须菩提所说，欢喜奉行。

调达及二经，皮及利师罗，
竹膊、孙陀利，善业、释提桓。

增壹阿含经卷第七

五戒品第十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狐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是众中，我不见一法修已，多修已，成地狱行，成畜生行，成饿鬼行。若生人中，受命极短，所谓杀生者也。诸比丘，若有人意好杀生，便堕地狱、饿鬼、畜生中。若生人中，受命极短。所以然者？以断他命故。是故，当学莫杀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所谓不杀生也。”

佛告诸比丘：“若有人不行杀生，亦不念杀，受命极长。所以然者？以彼不娆乱故。是故，诸比丘，当学不杀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狱行，饿鬼、畜生行。若生人中，极为贫匮，衣不盖形，食不充口，所谓劫盗也。诸比丘，若有人意好劫盗，取他财物，便堕地狱、饿鬼、畜生中。若生人中，极为贫匮。所以然者？以断他生业故。是故，诸比丘，当学远离不与取。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所谓广施也。"

佛告诸比丘："若有人广行布施，于现世中得色、得力，众德具足，天上、人中食福无量。是故，诸比丘，当行布施，勿有悭心。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狱行，饿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居家奸淫，无有净行，为人所讥，常被诽谤。云何一法？所谓邪淫也。"

佛告诸比丘："若有人淫泆无度，好犯他妻，便堕地狱、饿鬼、畜生中。若生人中，闺门淫乱。是故，诸比丘，常当正意，莫兴淫想，慎莫他淫。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佛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所谓不他淫，身体香洁，亦无邪想。"

佛告诸比丘："若有人贞洁不淫，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是故，诸比丘，莫行邪淫以兴淫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狱行，饿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口气臭恶，为人所憎，所谓妄语。诸比丘，若有人妄言、绮语、斗乱是非，便堕地狱、畜生、饿鬼中。所以者何？以其妄语故也。是故，诸比丘，常当至诚，莫得妄语。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云何为一法？所谓不妄语也。诸比丘，其不妄语者，口气香芬，名德远闻。是故，诸比丘，当行不妄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我不见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畜生、饿鬼、地狱罪。若生人中，狂愚痴惑，不识真伪，所谓饮酒也。诸比丘，若有人心好饮酒，所生之处，无有智慧，常怀愚痴。如是，诸比丘，慎莫饮酒。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众中，无有一法胜此法者，若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云何为一法？所谓不饮酒也。诸比丘，若有人不饮酒，生便聪明，无有愚惑，博知经籍，意不错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五地狱经，此名不善行，
五者、天及人，令知次第数。

有无品第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知有此二见。云何为二？所谓有见、无见。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此二见习已、诵已，终不从其法，如实而不知，此则非沙门、婆罗门。于沙门，则犯沙门法；于婆罗门，则犯婆罗门法；此沙门、婆罗门终不以身作证而自游戏。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此二见诵读、讽念，知舍，如实而知，此则沙门持沙门行，婆罗门知婆罗门行，自身取证而自游戏：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真知之。是故，诸比丘，于此二见不应习行，不应讽诵，尽当舍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见。云何为二见？所谓有见、无见。彼云何为有见？所谓欲有见、色有见、无色有见。彼云何为欲有

见？所谓五欲是也。云何为五欲？所谓眼见色，甚爱敬念，未曾舍离，世人宗奉；若耳闻声、鼻嗅香、口知味、身知细滑、意了诸法，是谓有见。彼云何名为无见？所谓有常见、无常见、有断灭见、无断灭见、有边见、无边见、有身见、无身见、有命见、无命见、异身见、异命见，此六十二见，名曰无见，亦非真见，是谓名为无见。是故，诸比丘，当舍此二见。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施。云何为二？所谓法施、财施。诸比丘，施中之上者不过法施。是故，诸比丘，常当学法施。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业。云何为二业？有法业、有财业。业中之上者，不过法业。是故，诸比丘，当学法业，不学财业。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恩。云何为二？所谓法恩、财恩。恩中之上者，所谓不过法恩也。是故，诸比丘，当修行法恩。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云何为二？于是，愚者所不能办者而办之，垂办之事厌而舍之。是谓，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复次，比丘，智者有二相像貌。云何为二？于是，智者所不能办事亦不成办，垂办之事亦不厌舍。是故，诸比丘，愚者二相像貌当舍离之，当念修行智者二相像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当礼如来。云何为二法？一为智慧，二为灭尽。是谓，比丘，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当礼如来。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当礼法宝，亦礼如来神庙。云何为二法？有力、有无畏。是谓，比丘，有此二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当礼法宝及如来神庙。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礼如来寺。云何为二法？如来与世间人民无与等者，如来有大慈大悲矜念十方。是谓，比丘，有此二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礼如来寺。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因二缘起于正见。云何为二？受法教化，内思止观。是谓，比丘，有此二因二缘起于正见。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见及二施，愚者有二相，
礼、法、如来庙，正见最在后。

火灭品第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难陀在舍卫城象华园中。是时，尊者难陀在闲静处，便生是念："如来出世甚为难遇，亿劫乃出，实不可见。如来久远长夜时乃出耳！犹如优昙钵华时乃出现，此亦如是。如来出世甚为难遇，亿劫乃出，实不可见，此处亦难遇，一切诸行悉休息止，爱尽无余，亦无染污，灭尽泥洹。"

尔时，有一魔行天子，知尊者难陀心中所念，便往至孙陀利释种女所，飞在虚空，以颂而嗟叹曰：

"汝今发欢喜，严服作五乐，
难陀今舍服，当来相娱乐。"

尔时，孙陀利释种女闻天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自庄严，修饰房舍，敷好坐具，作倡伎乐，如难陀在家无异。尔时，王波斯匿集在普会讲堂，闻难陀比丘还舍法服，习于家业。所以然者？有天在空中告其妻曰。是时，王波斯匿闻是语已，便怀愁忧，即乘驾白

象，往至彼园；到已，便入华象池中，遥见尊者难陀，便前至难陀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尊者难陀告波斯匿曰："大王，何故来至此间，颜色变异？复有何事来至吾所？"

波斯匿报曰："尊者当知：向在普会讲堂，闻尊者舍法服，还作白衣。闻此语已，故来至此，不审尊者何所敕告？"

是时，难陀含笑徐告王曰："不见不闻，大王何故作此语耶？大王，岂不从如来边闻：我诸结已除，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胞胎，如实而知，今成阿罗汉，心得解脱？"

波斯匿曰："我不从如来闻难陀比丘生死已尽，得阿罗汉，心得解脱。所以然者？有天来告孙陀利释种女曰。是时，孙陀利夫人闻此语已，便作倡伎乐，修治服饰，敷诸坐具。我闻此语已，便来至尊者所。"

难陀告曰："王不知不闻，何故大王而作是语？诸有沙门、婆罗门无不乐此休息乐、善逝乐、沙门乐、涅槃乐，而不自观此淫火之坑，复当就者，此事不然。骨犹如锁，肉如聚石，犹蜜涂刀，坐贪小利，不虑后患。亦如果繁折枝，亦如假借不久当还，犹如剑树之薮，亦如毒害药，亦如毒叶，如毒华果。观此淫欲亦复如是，意染著者，此事不然。从火坑之欲乃至毒果，不观此事，欲得度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者，此事不然。以不度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而欲得入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者，此事不然。

"大王当知：诸有沙门、婆罗门观察此休息乐、善逝乐、沙门乐、涅槃乐，此事必然。彼以作是观察，解了淫坑之火，犹如骨锁、肉聚、蜜涂利刀、果繁折枝、假借不久。亦如剑树、毒树，如毒害药，悉观了知，此则有处。已解了知淫火所兴，便能得渡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此事必然。彼已渡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此事必然。云何，大王，以何见何知而作是说？今我，大王，已成罗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母胞胎，心得解脱。"

尔时，王波斯匿心怀欢喜，善心生焉，白尊者难陀曰："我今无狐疑如毛发许，方知尊者成阿罗汉，今请辞还，国事众多。"

难陀对曰："宜知是时。"

尔时，王波斯匿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波斯匿王去未几时，时彼魔天来至尊者难陀所，住虚空中，复以此偈向难陀曰：

"夫人面如月，金银璎珞身，
忆彼姿容颜，五乐恒自娱。
弹琴鼓弦歌，音响甚柔软，
能除诸愁忧，乐此林间为？"

是时，尊者难陀便作是念：“此是魔行天人。”觉知此已，复以偈报曰：

“我昔有此心，淫泆无厌足，
为欲所缠裹，不觉老病死。
我度爱欲渊，无污无所染，
荣位悉是苦，独乐真如法。
我今无诸结，淫怒痴悉尽，
更不习此法，愚者当觉知。”

尔时，彼魔行天人闻此语，便怀愁忧，即于彼没不现。

尔时，众多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端正比丘者，无有胜难陀比丘；诸根澹泊，亦难陀比丘是；无有欲心，亦是难陀比丘；无有瞋恚，亦是难陀比丘；无有愚痴，亦是难陀比丘；成阿罗汉，亦是难陀比丘。所以然者？难陀比丘端正，诸根寂静。”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端正者，难陀比丘是；诸根寂静，是亦难陀比丘。”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涅槃界。云何为二？有余涅槃界、无余涅槃界。彼云何名为有余涅槃界？于是，比丘灭五下分结，即彼般涅槃，不还来此世，是谓名为有余涅槃界。彼云何名为无余涅槃界？于是，比丘尽有漏，成无漏，意解脱、智慧解脱，自身作证而自游戏：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为无余涅槃界。此二涅槃界，当求方便至无余涅槃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乌喻，亦当说猪喻。善思念之，吾当演说。”

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人喻如乌？犹如有人在寂静处，恒习淫欲，作诸恶行，后便羞耻，便自悔过，向人演说，陈所作事。所以然者？或为诸梵行人，所见讥弹：‘此人习欲，作诸恶行。’彼作诸恶行已，向人悔过，自知羞耻。犹如彼乌恒患苦饥，便食不净，寻即拭嘴，恐有余乌见言：‘此乌食不净。’此亦如是，若有一人在闲静处，习于淫欲，作不善行，后便羞耻而自悔过，向人演说，陈所作事。所以然者？或为诸梵行人所见记识：‘此人习欲，作诸恶行。’是谓名为

人犹如乌。

“彼云何名为人如猪？若有一人在闲静处，长习淫欲，作诸恶行，亦不羞耻，复不悔过，向人自誉，贡高自用：‘我能得五欲自娱，此诸人等不能得五欲。”彼作恶已，不知羞耻。此人喻如猪恒食不净，卧于不净，便自跳踉向于余猪。此亦如是，若有一人习于淫欲，作诸恶行，亦不羞耻，复不悔过，向人自誉，贡高自用：‘我能得五欲自娱，此诸人不能得五欲自娱。’是名为人如猪。是故，诸比丘，当舍远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人有似驴者，有似牛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人像驴者？若有一人，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学道。尔时，彼人诸根不定，若眼见色，随起色想，流驰万端，尔时眼根则非清净，生诸乱想，不能制持，众恶普至，亦复不能护于眼根。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随起识病，流驰万端，尔时意根则非清净，生诸乱想，不能制持，众恶普至，亦复不能护于意根。无有威仪礼节之宜，行步进止，屈伸低仰，执持衣钵，都违禁戒，便为梵行人所见讥弹：‘咄！此愚人像如沙门？’便取弹举：‘设是沙门者，宜不应尔。’彼作是说：‘我亦是比丘，我亦是比丘，’犹如驴入牛群之中而自称曰：‘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观其两耳，复不似牛，角亦不似，尾亦不似，音声各异。尔时，群牛或以角抵，或以脚蹋，或以口啮者。今此比丘亦复如是，诸根不定，若眼见色，随起色想，流驰万端，尔时眼根则非清净，生诸乱想，不能制持，众恶普至，亦复不能护于眼根。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了细滑，意知法，随起识病，流驰万端，尔时意根则非清净，生诸乱想，不能制持，众恶普至，亦复不能护念意根。无有威仪礼节之宜，行步进止，屈伸低仰，执持禁戒，便为梵行人所见讥弹：‘咄！此愚人像如沙门？’便见弹举：‘设是沙门者，宜不应尔。’尔时彼作是说：‘我是沙门！’犹如驴入于牛群，是谓人像驴者也。

“彼人云何像牛者耶？若有一人，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学道。尔时，彼人诸根寂定，饮食知节，竟日经行，未曾舍离，意游三十七道品之法。若眼见色，不起色想，亦无流驰之念，尔时眼根则应清净，生诸善想，亦能制持，无复诸恶，常拥护于眼根。耳声、鼻香、口味、身细滑、意法不起识病，尔时意根则得清净。彼人便到诸梵行人所，诸梵行人遥见来已，各自扬声：‘善来！同学。’随时供养，不使有乏，犹如良牛入牛众中，而自称说：‘我今是牛！’然其毛尾、耳角、音声都悉是牛，诸牛见已，各来舐体。此亦如

是，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学道。尔时，彼人诸根寂定，饮食知节，竟日经行，未曾舍离，意游三十七道品之法。若眼见色，不起色想，亦无流驰之念，尔时眼根则得清净，生诸善想，亦能制持，无复诸恶，常拥护于眼根。耳声、鼻香、口味、身细滑、意法不起识病，尔时意根则得具足，是谓此人像牛者也。如是，诸比丘，当学如牛，莫像如驴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善、不善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彼：“云何名为不善？云何名为善？所谓杀生为不善，不杀为善；不与取为不善，与取为善；淫泆为不善，不淫为善；妄语为不善，不妄语为善；绮语为不善，不绮语为善；两舌为不善，不两舌为善；斗乱彼此为不善，不斗乱彼此为善；贪他为不善，不贪他为善；起恚为不善，不起恚为善；邪见为不善，正见为善。如是，比丘行此恶已，堕畜生、饿鬼、地狱中。设行善者，便生人中、天上，及诸善趣阿须伦中。是故，当远离恶行，修习善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与汝等说微妙法；初善、中善、至竟亦善，有义、有味，得修具足梵行之法，所谓二法也。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与汝具足说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为二法？所谓邪见、正见，邪治、正治，邪语、正语，邪业、正业，邪命、正命，邪方便、正方便，邪念、正念，邪三昧、正三昧，是谓比丘名为二法。我今已与汝说此二法，如来所应为者，今已周讫。善念、讽诵，勿有懈倦，今不行者，后悔无及！”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烛明之法，亦当说由烛趣道之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彼云何名烛明者？所谓贪淫、瞋恚、愚痴尽。彼云何名为由烛趣道之业？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业、正

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谓由烛趣道之业。我为比丘已说烛明，亦说由烛趣道之业，如来所应为者，今已周讫。善念、讽诵，勿有懈怠，今不行者，后悔无及！”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力。云何为二力？所谓忍力、思惟力。设吾无此二力者，终不成无上正真等正觉。又无此二力者，终不于优留毗处六年苦行，亦复不能降伏魔怨，成无上正真之道，坐于道场。以我有此忍力、思惟力故，便能降伏魔众，成无上正真之道，坐于道场。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修此二力，忍力、思惟力，便成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在拘尸那竭国本所生处。尔时，释、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鬼神王，便往至尊者阿那律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复以此偈叹阿那律曰：

“归命人中上，众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为依何等禅？”

尔时，有梵志名曰阇拔吒，是梵摩喻弟子。复至尊者阿那律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梵志问阿那律曰：“我昔在王宫生，未曾闻此自然之香。为有何人来至此间，为是天、龙、鬼、神、人、非人乎？”

尔时，阿那律报梵志曰：“向者释、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鬼神王，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复以此偈而叹我曰：

“‘自归人中上，众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为依何等禅？’”

梵志问曰：“以何等故，我今不见其形，释、梵、四天王为何所在？”

阿那律报曰：“以汝无有天眼故也，是故不见释、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及二十八大鬼神王。”

梵志问曰：“设我能得天眼者，见此释、梵、四天王及二十八大鬼神王耶？”

阿那律报曰："设当得天眼者，便能见释、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鬼神王。然复，梵志，此天眼者何足为奇！有梵天名曰千眼，彼见此千世界，如有眼之士，自手掌中观其宝冠。此梵天亦如是，见此千世界无有罣碍，然此梵天不自见身所著衣服。

梵志问曰："何以故？千眼梵天不自见形所著服饰？"

阿那律曰："以其彼天无有无上智慧眼故，故不自见己身所著服饰。"

梵志问曰："设我得无上智慧眼者，见此身所著服饰不耶？"

阿那律曰："若能得无上智慧眼者，则能见己形所著服饰。"

梵志问曰："愿尊与我说极妙之法，使得无上智慧之眼！"

阿那律曰："汝有戒耶？"

梵志问曰："云何名之为戒？"

阿那律曰："不作众恶，不犯非法。"

梵志报曰："如此戒者，我堪奉持如此之戒。"

阿那律曰："汝今，梵志，当持禁戒，无失毫厘，亦当除去骄慢之结，莫计吾我染著之想。"

时，梵志复问阿那律曰："何者是吾？何者是我？何者骄慢结？"

阿那律曰："吾者是神识也，我者是形体之具也。于中起识生吾、我者，是名为骄慢结也。是故，梵志，当求方便，除此诸结。如是，梵志，当作是学！"

梵志即从座起，礼阿那律足，绕三匝而去；未至所在，于中道思惟此义，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有天昔与此梵志亲友，知识梵志心中所得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彼天便往至尊者阿那律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即以此偈叹阿那律曰：

"梵志未至家，中道得道迹，
　垢尽法眼净，无疑无犹豫。"

尔时，尊者阿那律复以偈告天曰：

"我先观彼心，中间应道迹，
　彼人迦葉佛，曾闻此法教。"

尔时，尊者阿那律即其时离彼处，在人间游，渐渐至舍卫国，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世尊具以法语告阿那律。阿那律受佛教已，便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弟子，得天眼第一者，所谓阿那律比丘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罗云奉修禁戒，无所触犯，小罪尚避，况复大者！然不得有漏心解脱。尔时，众多比丘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曰："罗云比丘奉修禁戒，无所触犯，然故有漏心不解脱？"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具足禁戒法，诸根亦成就，
渐渐当逮得，一切结使尽。

"是故，诸比丘，常当念修治正法，无有漏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难陀、涅槃、乌，驴、不善有二，
烛及忍思惟，梵志及罗云。

增壹阿含经卷第八

安般品第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将罗云入舍卫城分卫。尔时，世尊右旋顾谓罗云："汝今当观色为无常。"

罗云对曰："如是，世尊，色为无常。"

世尊告曰："罗云，痛、想、行、识皆悉无常。"

罗云对曰："如是，世尊，痛、想、行、识皆为无常。"

是时，尊者罗云复作是念："此有何因缘，今方向城分卫，又在道路，何故世尊而面告诲我？今宜当还归所在，不应入城乞食。"

尔时，尊者罗云即中道还到祇桓精舍，持衣钵，诣一树下，正身正意，结跏趺坐，专精一心，念色无常，念痛、想、行、识无常。尔时，世尊于舍卫城乞食已，食后在祇桓精舍而自经行，渐渐至罗云所；到已，告罗云曰："汝当修行安般之法，修行此法，所有愁忧之想皆当除尽。汝今复当修行恶露不净想，所有贪欲尽当除灭。汝今，罗云，当修行慈心！已行慈心，所有瞋恚皆当除尽。汝今，罗云，当行悲心！已行悲心，所有害心悉当除尽。汝今，罗云，当行喜心！已行喜心，所有嫉心皆当除尽。汝今，罗云，当行护心！已行护心，所有骄慢悉当除尽。"

尔时，世尊向罗云便说此偈：

“莫数起著想，恒当自顺法，
如此智之士，名称则流布。
与人执炬明，坏于大暗冥，
天龙戴奉敬，敬奉师长尊。”

是时，罗云比丘复以此偈报世尊曰：

“我不起著想，恒复顺于法，
如此智之士，则能奉师长。”

尔时，世尊作是教敕已，便舍而去，还诣静室。

是时，尊者罗云复作是念：“今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忧，无有诸想？”是时，罗云即从座起，便往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曰：“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忧，无有诸想，获大果报，得甘露味？”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罗云，汝乃能于如来前而师子吼，问如此义：‘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忧，无有诸想，获大果报，得甘露味？’汝今，罗云，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具分别说。”

对曰：“如是，世尊。”尔时，尊者罗云从世尊受教。

世尊告曰：“如是，罗云，若有比丘乐于闲静无人之处，便正身正意，结跏趺坐，无他异念，系意鼻头，出息长知息长，入息长亦知息长；出息短亦知息短，入息短亦知息短；出息冷亦知息冷，入息冷亦知息冷；出息暖亦知息暖，入息暖亦知息暖。尽观身体入息、出息，皆悉知之。有时有息亦复知有，有时无息亦复知无。若息从心出亦复知从心出，若息从心入亦复知从心入。如是，罗云，能修行安般者，则无愁忧恼乱之想，获大果报，得甘露味。”

尔时，世尊具足与罗云说微妙法已，罗云即从座起，礼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安陀园，在一树下，正身正意，结跏趺坐，无他余念，系心鼻头，出息长亦知息长，入息长亦知息长；出息短亦知息短，入息短亦知息短；出息冷亦知息冷，入息冷亦知息冷；出息暖亦知息暖，入息暖亦知息暖。尽观身体入息、出息，皆悉知之。有时有息亦复知有，有时无息亦复知无。若息从心出亦复知从心出，若息从心入亦复知从心入。

尔时，罗云作如是思惟，欲心便得解脱，无复众恶。有觉、有观，念持喜安，游于初禅。有觉、有观，内自欢喜，专其一心，无觉、无观，三昧念喜，游于二禅。无复喜念，自守觉知身乐，诸贤圣常所求护喜念，游于三禅。彼苦乐已灭，无复愁忧，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于四禅。

彼以此三昧，心清净无尘秽，身体柔软，知所从来，忆本所作，自识宿命无数劫事。亦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

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万生、数十万生，成劫、败劫，无数成劫、无数败劫，亿载不可计，我曾生彼，名某姓某，食如此食，受如此苦乐，寿命长短，彼终生此，此终生彼。

彼以此三昧，心清静无瑕秽，亦无诸结。亦知众生所起之心，彼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观众生类，生者、逝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所行、所造，如实知之。或有众生，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诽谤贤圣，行邪见，造邪见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或复众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诽谤贤圣，恒行正见、造正见行，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谓天眼清净无瑕秽，观众生类：生者、逝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所行、所造，如实知之。

复更施意，成尽漏心，彼观此苦，如实知之；复观苦集，亦知苦尽，亦知苦出要，如实知之。彼以作是观，欲漏心得解脱，有漏、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时，尊者罗云便成阿罗汉。

是时，尊者罗云已成罗汉，便从座起，更整衣服，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所求已得，诸漏除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得阿罗汉者，无有与罗云等也。论有漏尽，亦是罗云比丘。论持禁戒者，亦是罗云比丘。所以然者？诸过去如来、等正觉，亦有此罗云比丘。欲言佛子，亦是罗云比丘。亲从佛生，法之上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能持禁戒，所谓罗云比丘是。"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具足禁戒法，诸根亦成就，
渐渐当逮得，一切结使尽。"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二人出现于世甚为难得。云何为二人？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甚为难得，转轮圣王出现于世甚为难得。此二人出现于世间甚为难得。"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二人出现于世甚为难得。云何为二人？所谓辟支佛出现世间甚为难得，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出现世间甚为难得。是谓，比丘，此二人者出现于世甚为难得。"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在于世间，甚为烦恼。云何为二法？所谓作众恶本，起诸怨嫌；复不造善行诸德之本。是谓，比丘，有此二法甚为烦恼。是故，诸比丘，当觉知此烦恼法，亦当觉知不烦恼法。诸烦恼之法，当念断除；不烦恼之法，当念修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邪见众生所念、所趣及余诸行，一切无可贵者，世间人民所不贪乐。所以然者？以其邪见不善故也。犹如有诸苦果之子，所谓苦果、苦参子、葶苈子、毕地槃持子，及诸余苦子，便于良地种此诸子，然后生苗犹复故苦。所以然者？以其子本苦故。此邪见众生亦复如是，所作身行、口行、意行，所趣、所念及诸恶行，一切无可贵者，世间人民所不贪乐。所以然者？以其邪见恶不善故。是故，诸比丘，当除邪见，习行正见。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正见众生所念、所趣及诸余行，一切尽可贵敬，世间人民所可贪乐。所以者何？以其正见妙故。犹如有诸甜果，若甘蔗、若蒲桃果及诸一切甘美之果，有人修治良地，而取种之；然后生子皆悉甘美，人所贪乐。所以然者？以其果子本甘美故。此正见众生亦复如是，所念、所趣及诸余行，一切皆可贪乐，世间人民无不喜者。所以者何？以其正见妙故。是故，诸比丘，当习行正见。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在闲静之处，独自思惟，便生是念：“诸有生民，兴爱欲想，便生欲爱，昼夜习之，无有厌足。”

尔时，尊者阿难向暮即从座起，著衣正服，便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尊者阿难白世尊曰：“向在闲静之处，便生此念：‘诸有众生，兴欲爱想，便生欲爱，长夜习之，无有厌足。’”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汝所言：‘诸有人民，兴欲爱想，便增欲想，长夜习之，无有厌足。’所以者何？昔者，阿难，过去世时有转轮圣王，名曰顶生，以法治化，无有奸罔，七宝成就。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谓七

宝。复有千子，勇猛强壮，能降伏诸恶，统领四天下，不加刀杖。阿难当知，尔时顶生圣王便生此念：‘我今有此阎浮提地，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西有瞿耶尼土，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今当往统彼国土。’尔时，阿难，顶生适生斯念，将四部兵，从此阎浮地没，便往至瞿耶尼土。

“尔时，彼土人民见圣王来，皆悉前迎，礼跪问讯：‘善来！大王，今此瞿耶尼国，人民炽盛，惟愿圣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使从法教！’尔时，阿难，圣王顶生即于瞿耶尼统领人民，乃经数百千年。

“是时，圣王顶生复于余时便生此念：‘我有阎浮提，人民炽盛，多诸珍宝，亦雨七宝，乃至于膝；今亦复有此瞿耶尼，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亦曾从长年许闻：复有弗于逮，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今当往统彼国土，以法治化。’尔时，阿难，顶生圣王适生斯念，将四部兵，从瞿耶尼没，便往至弗于逮。

“尔时，彼土人民见圣王来，皆悉前迎，礼跪问讯，异口同响而作是语：‘善来！大王，今此弗于逮，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惟愿大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使从法教！’尔时，阿难，顶生圣王即于弗于逮统领人民，乃经百千万岁。

“是时，圣王顶生复于余时便生此念：‘我于阎浮提，人民炽盛，多诸珍宝，亦雨七宝，乃至于膝；今亦复有此瞿耶尼，人民炽盛，多诸珍宝；今亦复有此弗于逮国，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复有郁单越，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所为自由，无固守者；寿不中夭，正寿千岁同，在彼寿终必生天上，不堕余趣；著劫波育衣，食自然粳米。我今当往统领彼国土，以法治化。’

“尔时，阿难，顶生圣王适生斯念，将四部兵，从弗于逮没，便往至郁单越。遥见彼土郁然青色，见已，便问左右臣曰：‘汝等普见此土郁然青色不乎？’对曰：‘唯然，见之。’王告群臣曰：‘此是柔软之草，软若天衣而无有异。此等诸贤常于斯坐。’

“小复前行，遥见彼土晃然黄色，便告诸臣曰：‘汝等普见此土晃然黄色不乎？’对曰：‘皆悉见之。’大王曰：‘此名自然粳米，此等诸贤恒食此食。如今卿等，亦当食此粳米。’

“尔时，圣王小复前行，复见彼土普悉平正，遥见高台显望殊特，复告诸臣：‘汝等颇见此土普地平正乎？’对曰：‘如是，皆悉见之。’大王报曰：‘此名劫波育树衣，汝等亦复当著此树衣。’

‘尔时，阿难，彼土人民见大王来，皆起前迎，礼跪问讯，异音同响而作是说：‘善来！圣王，此郁单越，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惟愿大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使从法教！’尔时，阿难，顶生圣王即于郁单越统领人民，乃经百千万岁。

“是时，顶生圣王复于余时便生此念：‘我今有阎浮地，人民炽盛，多诸珍宝，亦雨七宝，乃至于膝；今亦复有此瞿耶尼、弗于逮及此郁单越，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有三十三

天快乐无比，寿命极长，衣食自然，玉女营从，不可称计。我今当往领彼天宫，以法治化。'

“尔时，阿难，顶生圣王适生斯念，将四部兵，从郁单越没，便往至三十三天上。尔时，天帝释遥见顶生圣王来，便作是说：'善来！大王，可就此坐。'尔时，阿难，顶生圣王即共释提桓因一处坐。二人共坐，不可分别；颜貌举动，言语声响，一而不异。尔时，阿难，顶生圣王在彼，乃经数千百岁已，便生此念：'我今有此阎浮地，人民炽盛，多诸珍宝，亦雨七宝，乃至于膝；亦有瞿耶尼，亦复有弗于逮，亦复有郁单越，人民炽盛，多诸珍宝。我今至此三十三天，我今宜可害此天帝释，便于此间独王诸天。'尔时，阿难，顶生圣王适生此念，即于座上自退堕，至阎浮里地，及四部兵皆悉堕落。尔时，亦失轮宝，莫知所在，象宝、马宝同时命终，珠宝自灭，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斯皆命终。

“尔时，顶生圣王身得重病，诸宗族亲属普悉云集，问讯王病：'云何，大王，若使大王命终之后，有人来问此义：“顶生大王临命终时，有何言教？”设有此问，当何以报之？'顶生圣王报曰：'若使我命终，命终之后有人问者，以此报之：“顶生王者，领此四天下而无厌足，复至三十三天，在彼经数百千岁，意犹生贪，欲害天帝，便自堕落，即取命终。”'

“汝今，阿难，勿怀狐疑。尔时，顶生王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时顶生王者即我身是。尔时，我领此四天下，及至三十三天，于五欲中，无有厌足。阿难，当以此方便，证知所趣：兴贪欲心，倍增其想，于爱欲中而无厌足；欲求厌足，当从圣贤智慧中求！”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便说此偈：

“贪淫如时雨，于欲无厌足，
乐少而苦多，智者所屏弃。
正使受天欲，五乐而自娱，
不如断爱心，正觉之弟子。
食福经亿劫，福尽还入狱，
受乐讵几时，辄受地狱痛！

“是故，阿难，当以此方便，知于欲而去欲，永不兴其想。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婆罗门便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生漏婆罗门白世尊曰：“当云何观恶知识人？”

世尊告曰：“当观如观月。”

婆罗门曰：“当云何观善知识？”

世尊告曰：“当观如观月。”

婆罗门曰：“沙门瞿昙今所说者，略说其要，未解广义。惟愿瞿昙广普说义，使未解者解！”

世尊告曰：“婆罗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与汝广演其义。”

婆罗门对曰：“如是，瞿昙。”生漏婆罗门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犹如，婆罗门，月末之月，昼夜周旋，但有其损，未有其盈，彼以减损；或复有时而月不现，无有见者。此亦如是，婆罗门，若恶知识，经历昼夜，渐无有信，无有戒，无有闻，无有施，无有智慧。彼以无有信、戒、闻、施、智慧，是时彼恶知识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是故，婆罗门，我今说是恶知识者，犹如月末之月。

“犹如，婆罗门，月初生时，随所经过日夜，光明渐增，稍稍盛满，便于十五日具足盛满，一切众生靡不见者。如是，婆罗门，若善知识，经历日夜，增益信、戒、闻、施、智慧。彼以增益信、戒、施、闻、智慧，尔时善知识身坏命终，生天上善处。是故，婆罗门，我今说此善知识所趣，犹月盛满。”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若人有贪欲，瞋恚、痴不尽，
　于善渐有减，犹如月向尽。
　若人无贪欲，瞋恚、痴亦尽，
　于善渐有增，犹如月盛满。

“是故，婆罗门，当学如月初！”

尔时，生漏婆罗门白世尊曰：“善哉！瞿昙，犹如屈者得伸，冥者见明，迷者见路，于暗冥然明。此亦如是，沙门瞿昙无数方便为我说法，我今自归世尊及法、众僧，自今以往，听我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

尔时，生漏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善知识法，亦当说恶知识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恶知识法？于是，比丘，恶知识人便生此念：‘我于豪族出家学道，余比丘者卑贱家出家。’依己姓望，毁訾余人，是谓名为恶知识法。

“复次，恶知识人便生此念：‘我极精进奉诸正法，余比丘者不精

进持戒。'复以此义，毁呰他人，而自贡高，是谓为恶知识法。
“复次，恶如识者复作是念：'我三昧成就；余比丘者无有三昧，心意错乱，而不一定。'彼依此三昧，常自贡高，毁呰他人，是谓名为恶知识法。
“复次，恶知识复作是念：'我智慧第一，此余比丘无有智慧。'彼依此智慧，而自贡高，毁呰他人，是谓名为恶知识法。
“复次，恶知识人复作是念：'我今常得饭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此余比丘不能得此供养之具。'彼依此利养之物，而自贡高，毁呰他人，是谓名为恶知识法。是谓，比丘，恶知识人行此邪业。
“彼云何为善知识之法？于是，比丘，善知识人不作是念：'我豪族家生，此余比丘不是豪族家。'己身与彼而无有异，是谓名为善知识法。
“复次，善知识人不作是念：'我今持戒，此余比丘不持戒行。'己身与彼无有增减。彼依此戒，不自贡高，不毁他人。是谓，比丘，名为善知识法。
“复次，比丘，善知识人复不作是念：'我三昧成就，此余比丘意乱不定。'己身与彼亦无增减。彼依此三昧，不自贡高，亦不毁呰他人。是谓，比丘，名为善知识法。
“复次，比丘，善知识人不作是念：'我智慧成就，此余比丘无有智慧。'己身与彼亦无增减。彼依此智慧，不自贡高，亦不毁呰他人。是谓，比丘，名为善知识法。
“复次，比丘，善知识人不作是念：'我能得衣被、饭食、床褥、卧具、疾病医药，此余比丘不能得衣被、饭食、床褥、卧具、疾病医药。'己身与彼无增减。彼依此利养，不自贡高，亦不毁他人。是谓，比丘，名为善知识法。”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与汝分别恶知识法，亦复与汝说善知识法。是故，诸比丘，恶知识法当共远离，善知识法念共修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尼拘留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国中豪贵诸大释种五百余人，欲有所论，集普义讲堂。尔时，世典婆罗门便往诣彼释种所，语彼释种言：“云何，诸君，此中颇有沙门、婆罗门及世俗人，能与吾共论议乎？”
尔时，众多释报世典婆罗门曰：“此中今有二人，高才博学，居在迦毗罗越国。云何为二人？一名、周利槃特比丘；二名、瞿昙，释种如来、至真、等正觉。众中少知无闻，亦无智慧，言语丑陋，不别去就，如此槃特之比。又此迦维罗越一国之中，无知无闻，亦无黠慧，为人丑陋，多诸秽恶，如此瞿昙之比。汝今可与彼论议，设婆罗门能与彼二人论议得胜者，我等五百余人，便当供养随时所须，亦当

相惠千镒纯金。”

尔时，彼婆罗门便生此心：“此迦毗罗越释种，悉皆聪明，多诸技术，奸宄虚伪，无有正行。设吾与彼二人论议而得胜者，何足为奇？或复彼人得吾便者，便为愚者所伏。思此二理，吾不堪与彼论议也。”作是语已，便退而去。

是时，周利槃特到时著衣持钵，入迦毗罗越乞食。时，世典婆罗门遥见周利槃特来，便作是念：“我今当往问彼人义。”时，世典婆罗门便往至比丘所，语周利槃特曰：“沙门，为字何等？”

周利槃特曰：“止！婆罗门，何须问字？所以来此欲问义者，时可问之。”

婆罗门言：“沙门，能与吾共论议乎？”

周利槃特言：“我今尚能与梵天论议，何况与汝盲无目人乎？”

婆罗门言：“盲者即非无目人乎？无目则非盲耶？此是一义，岂非烦重！”

是时，周利槃特便腾逝空中作十八变。尔时，婆罗门便作是念：“此沙门止有神足，不解论议。设当与吾解此义者，身便当与作弟子。”

是时，尊者舍利弗以天耳听闻有是语：“周利槃特与世典婆罗门作此论议。”是时，尊者舍利弗即变身作槃特形，隐槃特形，使不复现，语婆罗门曰：“汝婆罗门，若作是念‘此沙门止有神足，不堪论议’者，汝今谛听！吾当说之，报汝向议，依此论本，当更引喻。汝今，婆罗门，名字何等？”

婆罗门曰：“吾名梵天。”

周利槃特问曰：“汝是丈夫乎？”

婆罗门曰：“吾是丈夫。”

复问：“是人乎？”

婆罗门报曰：“是人。”

周利槃特问曰：“云何，婆罗门，丈夫亦是人，人亦是丈夫，此亦是一义，岂非烦重乎？然婆罗门，盲与无目，此义不同。”

婆罗门曰：“云何，沙门，名之为盲？”

周利槃特曰：“犹如不见今世、后世，生者、灭者，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众生所造善恶之行，如实而不知，永无所睹，故称之为盲。”

婆罗门曰：“云何为无眼者乎？”

周利槃特曰：“眼者，无上智慧之眼。彼人无此智慧之眼，故称之为无目也。”

婆罗门言：“止！止！沙门，舍此杂论，我今欲问深义。云何，沙门，颇不依法得涅槃乎？”

周利槃特报曰：“不依五盛阴而得涅槃。”

婆罗门曰：“云何，沙门，此五盛阴有缘生耶？无缘生乎？”

周利槃特对曰：“此五盛阴有缘生，非无缘也。”
婆罗门曰：“何等是五盛阴缘？”
比丘曰：“爱是缘也。”
婆罗门曰：‘何者是爱？”
比丘报曰：“生者是也。”
婆罗门曰：“何者名为生？”
比丘曰：“即爱是也。”
婆罗门曰：“爱有何道？”
沙门曰：“贤圣八品道是。所谓正见、正业、正语、正命、正行、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谓名为贤圣八品道。”

尔时，周利槃特广为说法已，婆罗门从比丘闻如此教已，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即于其处，身中刀风起而命终。是时，尊者舍利弗还复其形，飞在空中，还诣所止。

是时，尊者周利槃特比丘往至普集讲堂，众多释种所；到已，语彼释言：“汝等速办酥油、薪柴，往耶维世典婆罗门。”是时，释种即办薪、油，往耶维世典婆罗门，于四道头起鍮婆；各各相率，便往至尊者周利槃特比丘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时，诸释种以此偈，向尊者周利槃特说曰：

“耶维起鍮婆，不违尊者教，
　我等获大利，得遇此福佑。”

是时，尊者周利槃特便以此偈而报释曰：

“今转尊法轮，降伏诸外道，
　智慧如大海，此来降梵志。
　所作善恶行，去来今现在，
　亿劫不忘失，是故当作福。”

是时，尊者周利槃特广与彼诸释种说法已，诸释白周利槃特言：“若尊者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我等尽当事事供给，惟愿受请，勿拒微情！”时，尊者周利槃特默然可之。

尔时，诸释种闻尊者周利槃特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五百人俱。

尔时，提婆达兜恶人便往至婆罗留支王子所，告王子言：“昔者，民氓寿命极长，如今人寿不过百年。王子当知：人命无常，备不登位，中命终者不亦痛哉！王子，时可断父王命，统领国人。我今当杀沙门瞿昙，作无上至真、等正觉。于摩竭国界，新王、新佛，不亦快哉！如日贯云，靡所不照；如月云消，众星中明。”尔时，婆罗留支王子即收父王，著铁牢中，更立臣佐，统领人民。

尔时，有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便闻提婆达兜教王子收父王，著铁牢中，更立臣佐。是时，众多比丘乞食已，还归所在，摄举衣钵，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朝入城乞食，闻提婆达兜愚人教王子使收父王，闭著牢狱，更立臣佐。复敕王子言：‘汝杀父王，我害如来，于此摩竭国界，新王、新佛，不亦快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主治化，不以正理，尔时臣佐亦行非法；臣佐已行非法，尔时王太子亦行非法；太子已行非法，尔时群臣、长吏亦行非法；群臣、长吏已行非法，尔时国界人民亦行非法；国界人民已行非法，尔时人众兵马亦行非法；兵众已行非法，尔时日月倒错，运度失时；日月已失时，便无年岁；已无年岁，日差月错，无复精光；日月已无精光，尔时星宿现怪；星宿已现变怪，便有暴风起；已有暴风起，神祇瞋恚；神祇已瞋恚，尔时风雨不时。尔时谷子在地者便不长大，人民之类、蜎飞蠕动，颜色改变，寿命极短。

“若复有时，王法治正，尔时群臣亦行正法；群臣已行正法，时王太子亦行正法；王太子已行正法，尔时长吏亦行正法；长吏已行正法，国界人民亦行正法；日月顺常，风雨以时，灾怪不现；神祇欢喜，五谷炽盛，君臣和穆相视，如兄如弟，终无增损；有形之类，颜色光润，食自消化，无有灾害，寿命极长，人所爱敬。”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犹如牛渡水，导者而不正，
一切皆不正，斯由本导故。
众生亦如是，众中必有导，
导者行非法，况复下细人！
萌类尽受苦，由王法不正，
以知非法行，一切民亦然。
犹如牛渡水，导者而行正，
从者亦皆正，斯由本导故。
众生亦如是，众中必有导，
导者行正法，况复下庶人！
萌类尽受乐，由王法教正，
以知正法行，一切民亦然。

“是故，诸比丘，当舍非法而行正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九

惭愧品第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妙法拥护世间。云何为二法？所谓有惭、有愧也。诸比丘，若无此二法，世间则不别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妻子、知识、尊长、大小，便当与猪、鸡、狗、牛、羊六畜之类而同一等。以其世间有此二法拥护世间，则别有父母、兄弟、妻子、尊长、大小，亦不与六畜共同。是故，诸比丘，当习有惭、有愧。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二人，无有厌足而取命终。云何为二人？所谓得财物恒藏举之，复有得物而喜与人。是谓二人无有厌足而取命终。"

尔时，有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略说之义。云何得物藏举？云何得物与人？惟愿世尊广演其义！"

世尊告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其义。"

对曰："如是。"

尔时，佛告诸比丘："于是，有族姓子学诸技术，或习田作，或习书疏，或习计算，或习天文，或习地理，或习卜相，或学远使，或作王佐，不避寒暑、饥寒、勤苦，而自营己。彼作是功力而获财物，彼人不能食啖，亦不与妻子，亦不与奴婢亲亲之属，皆悉不与。彼所得财物，或王劫夺，或复被贼，或火烧水漂，分散异处，不获其利，即于家中有人分散此物，不得停住。是谓，比丘，得财藏举者也。

"彼云何得财分布？有族姓子学诸技术，或习田作，或习书疏，或习计算，或习天文、地理，或习卜相，或学远使，或作王佐，不避寒暑、饥寒、勤苦，而自营己。彼作是功力而获财物，彼人惠施众生，给与父母、奴婢、妻子，亦复广及沙门、婆罗门，造诸功德，种天上之福。是谓，比丘，得而惠施。是谓，比丘，二人无厌足。如前一人得财物而举者，当念舍离；第二人得而广布，当学此业。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常当法施，勿习食施。所以然者？汝等今有果报之佑，使我弟子恭敬于法，不贪利养。设贪利养者，则有大过于如来所。何以故？谓众生类不分别法，毁世尊教；已毁世尊教，后不复得至涅槃道，我便有耻。所以然者？谓如来弟子贪著利养，不行于法，不分别法，毁世尊教，不顺正法；已毁世尊教，复不至涅槃道。汝今，比丘，当念法施，勿思欲施，便得称誉，名闻四远，恭敬于法，不贪财物，此则无有羞耻。所以然者？如来弟子以好法施，不

贪思欲之施。是谓，比丘，当念法施，勿学财施。汝等比丘，吾说此义为因，何义而说此缘乎？”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惟愿世尊事事分别！”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有一人请吾供养，然吾尔时有遗余法而可除弃。有二比丘从远方来，形体困笃，颜色变易。尔时，我便语彼比丘，作是语：‘有遗余法而可除弃，随时须者，便可取之而自营己。’

“时，一比丘便作是念：‘世尊今日有遗余法而可除弃，随时须者，便可取之。设复我等不取食者，便当以此食舍于净地，若著水中。然今我等宜取此食，以充虚乏，加得气力。’尔时，彼比丘复作是学：‘佛亦作是说：“当行法施，莫行思欲之施。所以然者？施中之上无过财施，然复法施于中最尊。”我今堪任竟日不食，犹得自济，不须受彼信施之福。’尔时，彼比丘便自息意，不取彼施，形体困笃，不自顾命。

“彼时，第二比丘复作是念：‘世尊亦有遗余之法而可除者，设我等不取食者，便当困笃。今以此食用充虚乏，加得气力，昼夜安宁。’尔时，彼比丘便取食之，昼夜安隐，气力充足。”

佛告诸比丘：“彼比丘虽复取彼供养，除去虚乏，气力充足，不如先前比丘可敬、可贵，甚可尊重。彼比丘长夜名称远闻，于律知足，易充易满。诸比丘当学法施，勿学思欲之施。我前所说者，由此因缘。”

尔时，世尊说此语已，便从座起而去。

是时，众多比丘复作是念：“向者世尊略说其要，竟不广普，便从座起，入寂静室。今此众中，谁能堪任于此略义而广普演其义者也？”是时，众多比丘复作是念：“今尊者舍利弗，世尊所誉，我当尽共诣彼舍利弗所。”是时，众多比丘便往至尊者舍利弗所，共相礼拜，在一面坐。在一面坐已，是时，众多比丘所可从世尊闻事，尽向舍利弗说之。

是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云何世尊弟子贪著利养，不修行法？云何世尊弟子贪修行法，不贪利养？”

尔时，众多比丘白舍利弗曰：“我等乃从远来，请问其义，得修行之。尊者舍利弗堪任者，便与我等广演其义。”

舍利弗告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与汝广演其义。”

尔时，众多比丘对曰：“如是。”

舍利弗告曰：“世尊弟子所学寂静念安，声闻弟子不如是学；世尊吐教所应灭法，而诸比丘亦不灭之；于中懈怠，起诸乱想，所应为者而不肯行，所不应为者便修行之。

“尔时，诸贤长老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云何为三？世尊常乐寂静之处，尔时声闻不作是学，长老比丘便有羞耻。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彼比丘不灭此法，长老比丘便有羞耻。于中起乱想之念，意不

专一，长老比丘便有羞耻。

“诸贤当知：中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云何为三？世尊常乐寂静之处，尔时声闻不作是学，中比丘便有羞耻。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彼比丘不灭此法，中比丘便有羞耻。于中起乱想之念，意不专一，中比丘便有羞耻。

“诸贤当知：年少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云何为三？世尊弟子常乐寂静之处，尔时声闻不作是学，年少比丘便有羞耻。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彼比丘不灭此法，年少比丘便有羞耻。于中复起乱想之念，意不专一，年少比丘便有羞耻。是谓，诸贤，贪著于财，不著于法。”

诸比丘白舍利弗曰：“云何比丘贪著于法，不著于财？”

舍利弗曰：“于是，比丘，世尊乐寂静之处，声闻亦学如来乐寂静之处；世尊所说当灭此法，诸比丘便灭此法；不懈怠，意亦不乱，所应行者便修行之，所不应行者便不行之。

“诸贤当知：长老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云何为三？世尊乐寂静之处，声闻亦乐寂静之处，长老比丘便有名称。世尊教人当灭此法，尔时比丘便灭此法，长老比丘便有名称。于中不起乱想之念，意常专一，长老比丘便有名称。

“诸贤当和：中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云何为三？世尊乐寂静之处，声闻亦乐寂静之处，中比丘便有名称。世尊教人当灭此法，尔时比丘便灭此法，中比丘便有名称。于中不起乱想之念，意常专一，中比丘便得名称。

“诸贤当知：年少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云何为三？于是，比丘，世尊乐寂静之处，年少比丘亦乐寂静之处，年少比丘便有名称。世尊教人当灭此法，尔时比丘便灭此法，年少比丘便有名称。于中不起乱想之念，意常专一，年少比丘便有名称。

“诸贤当知：贪之为病，甚大灾患，瞋恚亦然。贪淫、瞋恚灭者，便得处中之道，眼生、智生，诸缚休息，得至涅槃。悭嫉为病，亦复极重，烦恼烧煮，骄慢亦深。幻伪不真，无惭、无愧，不能舍离，淫欲败正。慢、增上慢亦复不舍。此二慢灭，便得处中之道，眼生、智生，诸缚休息，得至涅槃。”

比丘白曰：“云何，尊者舍利弗，处中之道，眼生、智生，诸缚休息，得至涅槃？”

舍利弗言：“诸贤当知：所谓贤圣八品道是，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谓，诸贤，处中之道，眼生、智生，诸缚休息，得至涅槃。”

尔时，众多比丘闻尊者舍利弗所说，观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在一街巷。尔时，彼巷有一梵志妇，欲饭食婆罗门，即出门，遥见世尊，便往至世尊所，问世尊曰："颇见婆罗门不？"

尔时，尊者大迦葉先在其巷。世尊便举手指示曰："此是婆罗门。"

是时，梵志妇熟视如来面，默然不语。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无欲无恚者，去愚无有痴，
漏尽阿罗汉，是谓名梵志。
无欲无恚者，去愚无有痴，
以舍结使聚，是谓名梵志。
无欲无恚者，去愚无有痴，
以断吾我慢，是谓名梵志。
若欲知法者，三佛之所说，
至诚自归彼，最尊无有上！"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曰："汝可往为此梵志妇，便现身，得免宿罪。"

是时，迦葉从佛受教，往至梵志妇舍已，就座而坐。是时，彼婆罗门妇便供办肴膳，种种饮食，以奉迦葉。

是时，迦葉即受食饮，欲度人故，而为彼人说此达嚫：

"祠祀火为上，众书颂为最，
王为人中尊，众流海为上，
众星月为首，照明日为先。
四维及上下，于诸方域境，
天与世间人，佛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当归于三佛。"

是时，彼梵志妇闻此语已，即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前白大迦葉曰："惟愿梵志恒受我请，在此舍食！"

是时，大迦葉即受彼请，在彼处受彼食。是时，婆罗门妇见迦葉食讫，更取一卑座，在迦葉前坐。是时，迦葉以次与说微妙之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断漏为上，出家为要。尊者大迦葉已知彼梵志妇心开意解，甚怀欢喜。诸佛所可常说法者——苦、集、尽、道，是时尊者大迦葉悉为梵志妇说之。时，梵志妇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新净白㲲，无有尘垢，易染为色；时梵志妇亦复如是，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彼已得法、见法，分别其法，无有狐疑，已逮无畏，自归三尊：佛、法、圣众，受持五戒。是时，尊者大迦葉重为梵志妇说微妙法已，即从座起而去。

迦葉去未久时，妇夫婿来至家。婆罗门见妇颜色甚悦，非复常

人。时，婆罗门即问其妇，妇即以此因缘具向夫婿说之。时，婆罗门闻是语已，便将其妇共诣精舍，往至世尊所。时，婆罗门与世尊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婆罗门妇头面礼世尊足，在一面坐。时，婆罗门白世尊曰："向有婆罗门来至我家，今为所在？"

尔时，尊者大迦葉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思惟妙法。

尔时，世尊遥指示大迦葉曰："此是尊长婆罗门也！"

婆罗门曰："云何，瞿昙，沙门即是婆罗门耶？沙门与婆罗门岂不异乎？"

世尊告曰："欲言沙门者，即我身是。所以然者？我即是沙门。诸有奉持沙门戒律，我皆已得。如今欲论婆罗门者，亦我身是。所以然者？我即是婆罗门也，诸过去婆罗门，所持法行，吾已悉知。欲论沙门者，即大迦葉是。所以然者？诸有沙门律，迦葉比丘皆悉包揽。欲论婆罗门者，亦是迦葉比丘。所以然者？诸有婆罗门奉持禁戒，迦葉比丘皆悉了知。"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我不说梵志，能知咒术者，
唱言生梵天，此则不离缚。
无缚无生趣，能脱一切结，
不复称天福，即沙门梵志。"

尔时，婆罗门白世尊曰："言结缚者，何等名为结乎？"

世尊告曰："欲爱是结，瞋恚是结，愚痴是结。如来者无此欲爱，永灭无余。瞋恚、愚痴亦复如是，如来无复此结。"

婆罗门曰："惟愿世尊说深妙法，无复有此诸结缚著！"

是时，世尊渐与彼婆罗门说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断漏为上，出家为要。尔时，世尊知彼婆罗门心开意解，甚怀欢喜。古昔诸佛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尽为婆罗门说之。时，婆罗门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新净白亵，无有尘垢，易染为色；时婆罗门亦复如是，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彼已得法、见法，分别其法，无有狐疑，已逮无畏，自归三尊：佛、法、圣众，受持五戒，为如来真子，无复退还。

尔时，彼婆罗门夫妇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王阿阇世有象，名那罗祇梨，极为凶弊，暴虐勇健，能降外怨。缘彼象力，使摩竭一国，无不靡伏。

尔时，提婆达兜便往至王阿阇世所，到已而作是说："大王当

知：今此象恶，能降伏众怨，可以醇酒，饮彼象醉。清旦，沙门瞿昙必来入城乞食，当放此醉象，蹋蹈杀之。”

时，王阿阇世闻提婆达兜教，即告令国中：“明日清旦，当放醉象，勿令人民在里巷游行。”

是时，提婆达兜告王阿阇世曰：“若彼沙门瞿昙有一切智，知当来事者，明日必不入城乞食。”

王阿阇世曰：“亦如尊教，设有一切智者，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

尔时，罗阅城内男女大小事佛之者，闻王阿阇世清旦当放醉象害于如来；闻已，各怀愁忧，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明日清旦，愿世尊勿复入城！所以然者？王阿阇世今有教令，敕语城内人民之类：‘明日勿复在里巷行来，吾欲放醉象，害沙门瞿昙。设沙门有一切智，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惟愿世尊勿复入城！伤害如来，世人丧目，无复救护。”

世尊告曰：“止！止！诸优婆塞，勿怀愁恼。所以然者？如来之身非俗数身，然不为他人所害，终无此事。诸优婆塞当知：阎浮里地东西广七千由旬，南北长二十一千由旬。瞿耶尼纵广八千由旬，如半月形。弗于逮纵广九千由旬，土地方正。郁单越纵广十千由旬，土地圆如满月。正使此四天下醉象满其中，如似稻、麻、丛林，其数如是，犹不能得动如来毫毛，况复得害于如来？终无此事！

“则舍四天下，复有如千天下、千日月、千须弥山、千四海水、千阎浮提、千瞿耶尼、千弗于逮、千郁单越、千四天王天、千三十三天、千兜术天、千艳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此名千世界。乃至二千世界，此名中千世界。乃至三千世界，此名三千大千世界。满其中伊罗钵龙王，犹不能动如来一毛，况复此象欲害如来哉？终无是处。所以然者？如来神力不可思议，如来出世，终不为人所伤害也。汝等各归所在，如来自当知此变趣。”尔时，世尊与四部众广为说微妙之法。时，优婆塞、优婆斯闻正法已，各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世尊清旦著衣持钵，欲入罗阅城乞食。是时，提头赖吒天王将乾沓恕等，从东方来，侍从世尊。是时，毗留勒王将拘槃荼众，从南方来，侍从如来。西方天王毗留波叉将诸龙众，侍从如来。北方天王拘毗罗将罗刹鬼众，侍从如来。是时，释提桓因将诸天人数千万众，从兜术天没，来至世尊所。时，梵天王将诸梵天数千万众，从梵天上来至世尊所。释、梵、四天王及二十八天，大鬼神王各各相谓言：“我等今日当观二神，龙象共斗，谁者胜负？”

时，罗阅城四部之众遥见世尊将诸比丘入城乞食，时城内人民皆举声唤曰。王阿阇世复闻此声，问左右曰：“此是何等声响，乃彻此间？”

侍臣对曰：“此是如来入城乞食，人民见已，故有此声。”

阿阇世曰：“沙门瞿昙亦无圣道，不知人心来变之验。”王阿阇世即敕象师：“汝速将象饮以醇酒，鼻带利剑，即放使走！”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诣城门，适举足入门。时，天地大动，诸神尊天在虚空中散种种之华。时，五百比丘见醉象来，各各驰走，莫知所如。时，彼暴象遥见如来，便走趣向。侍者阿难见醉象来，在世尊后，不自安处，白世尊曰：“此象暴恶，将恐相害，宜可远之。”

世尊告曰：“勿惧！阿难，吾今当以如来神力降伏此象。”

如来观察暴象不近不远，便化左右作诸师子王，于彼象后作大火坑。时，彼暴象见左右师子王及见火坑，即失尿放粪，无走突处，便前进向如来。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汝莫害于龙，龙现甚难遇，
　不由害龙已，而得生善处。”

尔时，暴象闻世尊说此偈，如被火燃，即自解剑，向如来跪，双膝投地，以鼻舐如来足。

时，世尊伸右手摩象头，而作是说：

“瞋恚生地狱，亦作蛇蚖形，
　是故当舍恚，更莫受此身。”

尔时，神尊诸天在虚空中，以若干百千种华散如来上。是时，世尊与四部之众、天、龙、鬼、神说微妙法。尔时，见降象男女六万余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八万天人亦得法眼净。时，彼醉象身中刀风起，身坏命终，身四天王宫。

尔时，诸比丘、比丘尼，诸优婆塞、优婆夷，及天、龙、鬼、神，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难陀著极妙之衣，色曜人目，著金厕履屣，复文饰两目，手执钵器，欲入舍卫城。尔时，众多比丘遥见尊者难陀著极妙之衣，入舍卫城乞食。尔时，众多比丘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于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曰：“向者，难陀比丘著极妙之衣，色曜人目，入舍卫城乞食。”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速往至难陀比丘所：‘如来呼卿！’”

对曰：“如是，世尊。”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头面礼足而去，往至难陀比丘所；到已，语难陀曰：“世尊呼卿！”

是时，难陀闻比丘语，即来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告难陀曰：“汝今何故著此极妙之衣，又著金厕履

屣，入舍卫城乞食？”时，尊者难陀默然不语。

世尊复重告曰：“云何，难陀，汝岂不以信牢固出家学道乎？”

难陀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不应律行，以信牢固出家学道，何由复著极妙之衣，摩治形服，欲入舍卫城乞食？与彼白衣有何差别？”

尔时，世尊便说此谒：

“何日见难陀，能持阿练行，
　心乐沙门法，头陀度无极？

“汝今，难陀，更莫造此如是之行！”

尔时，尊者难陀及四部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难陀不堪行梵行，欲脱法衣，习白衣行。

尔时，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尼白世尊曰：“难陀比丘不堪行梵行，欲脱法服，习居家行。”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难陀所，云：‘如来唤卿。’”

对曰：“如是，世尊。”

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即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至彼难陀比丘所，云：“世尊唤难陀。”

对曰：“如是。”

尔时，难陀比丘寻随此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难陀曰：“云何，难陀，不乐修梵行，欲脱法衣，修白衣行乎？”

难陀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何以故，难陀？”

难陀对曰：“欲心炽然，不能自禁！”

世尊告曰：“云何，难陀，汝非族姓子出家学道乎？”

难陀对曰：“如是，世尊，我是族姓子，以信牢固出家学道。”

世尊告曰：“汝族姓子，此非其宜，已舍家学道，修清净行，云何舍于正法而欲习秽污？难陀当知：有二法无厌足，若有人习此法者终无厌足。云何为二法？所谓淫欲及饮酒，是谓二法无厌足。若有人习此二法，终无厌足；缘此行果，亦不能得无为之处。是故，难陀，当念舍此二法，后必成无漏之报。汝今，难陀，善修梵行！趣道之果，靡不由之。”

尔时，世尊便说此谒：

“盖屋不密，天雨则漏，
　人不惟行，漏淫、怒、痴。
　盖屋善密，天雨不漏，

人能惟行，无淫、怒、痴。”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此族姓子欲意极多，我今宜可以火灭火。”是时，世尊即以神力手执难陀，犹如力人屈伸臂顷，将难陀至香山上。尔时，山上有一岩穴，复有一瞎猕猴在彼住止。是时，世尊右手执难陀而告之曰：“汝难陀，颇见此瞎猕猴不？”

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何者为妙？为孙陀利释种妙耶？为此瞎猕猴妙乎？”

难陀对曰：“犹如有人伤极恶犬鼻，复加毒涂，彼犬倍恶；此亦如是，孙陀利释女，今以此瞎猕猴相比，不可为喻。犹如大火[廾/積]焚烧山野，加益以干薪，火转炽然；此亦如是，我念彼释女，不去心怀！”

尔时，世尊如屈伸臂顷，从彼山不现，便至三十三天。尔时，三十三天上诸天普集善法讲堂。去善法讲堂不远，复有宫殿，五百玉女自相娱乐，纯有女人，无有男子。尔时，难陀遥见五百天女，作倡伎乐，自相娱乐；见已，问世尊曰：“此是何等，五百天女作倡伎乐，自相娱乐？”

世尊告曰：“汝难陀自往问之。”

是时，尊者难陀便往至五百天女所，见彼宫舍，敷好坐具若干百种，纯是女人，无有男子。是时，尊者难陀问彼天女曰：“汝等是何天女，各相娱乐，快乐如是？”

天女报曰：“我等有五百人，悉皆清净，无有夫主。我等闻有世尊弟子，名曰难陀，是佛姨母儿。彼于如来所，清净修梵行，命终之后当生此间，与我等作夫主，共相娱乐。”

是时，尊者难陀甚怀喜悦，不能自胜，便作是念：“我今是世尊弟子，且又复是姨母儿，此诸天女皆当为我作妇。”是时，难陀便退而去，至世尊所。

世尊告曰：“云何，难陀，彼玉女何所言说？”

难陀报曰：“彼玉女各作是说：‘我等各无夫主，闻有世尊弟子善修梵行，命终之后，当来生此。’”

世尊告曰：“难陀，汝意云何？难陀，汝意云何？”

难陀报曰：“尔时，即自生念：‘我是世尊弟子，又且复是佛姨母儿，此诸天女尽当与我作妻。’”

世尊告曰：“快哉！难陀，善修梵行，我当与汝作证，使此五百女人皆为给使。”

世尊复告曰：“云何，难陀，孙陀利释女妙耶？为是五百天女妙乎？”

难陀报曰：“犹如山顶瞎猕猴在孙陀利前，无有光泽，亦无有色；此亦如是，孙陀利在彼天女前，亦复如是，无有光泽。”

世尊告曰：“汝善修梵行，我当证汝得此五百天女。”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我今当以火灭难陀火。”犹如力人屈伸臂顷，世尊右手执难陀臂将至地狱中。尔时，地狱众生受若干苦恼。尔时，彼地狱中有一大镬，空无有人；见已，便生恐惧，衣毛皆竖，前白世尊曰：“此诸众生皆受苦痛，唯有此釜而独空无人。”

世尊告曰：“此者名为阿毗地狱。”

尔时，难陀倍复恐怖，衣毛皆竖，白世尊曰：“此是阿毗地狱，而狱自空，亦无罪人？”

世尊告曰：“汝难陀自往问之。”

是时，尊者难陀便自往问曰：“云何，狱卒，此是何狱？此是何狱空无有人？”

狱卒报曰：“比丘当知：释迦文佛弟子名曰难陀，彼于如来所，净修梵行，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于彼寿千岁，快自娱乐。复于彼终，生此阿毗地狱中，此空镬者即是其室。”

时，尊者难陀闻此语已，便怀怖懅，衣毛皆竖，即生此念：“此之空釜，正为我耳！”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愿受忏悔，我自罪缘，不修梵行，触娆如来。”

尔时，尊者难陀便说此偈：

“人生不足贵，天寿尽亦丧，
地狱痛酸苦，唯有涅槃乐。”

尔时，世尊告难陀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涅槃者最是快乐。难陀，听汝忏悔，汝愚、汝痴，自知有咎，于如来所。今受汝悔过，后更莫犯！”

尔时，世尊屈伸臂顷，手执难陀，从地狱不现，便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难陀曰：“汝今，难陀，当修二法。云何为二法？所谓止与观也。复当更修二法。云何为二法？生死不可乐，知涅槃为乐，是谓二法。复当更修二法。云何为二法？所谓智与辩也。”尔时，世尊以此种种法向难陀说。

是时，尊者难陀从世尊受教已，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至安陀园；到已，在一树下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思惟如来如此言教。是时，尊者在闲静处，恒思惟如来教，不去须臾，所以族姓子，以信牢固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时，尊者难陀便成阿罗汉。已成阿罗汉，即从座起，整衣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尊者难陀白世尊曰：“世尊前许证弟子五百天女者，今尽舍之。”

世尊告曰：“汝今生死已尽，梵行已立，吾即舍之。”

尔时，便说偈曰：

“我今见难陀，修行沙门法，
　诸恶皆以息，头陀无有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得阿罗汉者，今难陀比丘是。无淫、怒、痴，亦是难陀比丘。”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瘦迦毗罗越尼拘留园中，与大比丘五百人俱。

尔时，大爱道瞿昙弥，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愿世尊长化愚冥，恒护生命！”

世尊告曰：“瞿昙弥，不应向如来作是言：‘如来延寿无穷，恒护其命。’”

是时，大爱道瞿昙弥即说此偈：

“云何礼最胜，世间无与等，
　能断一切疑，由是说此语？”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瞿昙弥曰：

“精进意难缺，恒有勇猛心，
　平等视声闻，此则礼如来。”

是时，大爱道白世尊曰：“自今以后当礼世尊，如今如来敕视一切众生，意无增减。天上、人中及阿须伦，如来为最上！”

是时，世尊可大爱道所说。大爱道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弟子广识多知，所谓大爱道是。”

是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人，于如来众而兴诽谤。云何为二人？谓非法言是法，谓法言是非法，是谓二人诽谤如来。复有二人不诽谤如来。云何为二？所谓非法即是非法，真法即是真法，是谓二人不诽谤如来。是故，诸比丘，非法当言非法，真法当言真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人获福无量。云何为二？所谓应

称誉者便叹誉之，不应称者亦不称叹之，是谓二人获福无量。复有二人受罪无量。何等为二？所谓可称叹反更诽谤，不应称叹者而更称叹。诸比丘，莫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

劝请品第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道场树下。

　　尔时，世尊得道未久，便生是念：“我今甚深之法难晓难了，难可觉知，不可思惟，休息微妙，智者所觉知，能分别义理，习之不厌，即得欢喜。设吾与人说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唐有其劳，则有所损。我今宜可默然，何须说法？’

　　尔时，梵天在梵天上，遥知如来所念，犹如士夫屈伸臂顷，从梵天上没不现，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梵天白世尊曰：“此阎浮提必当坏败，三界丧目。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应演法宝，然今复不畅演法味，惟愿如来普为众生广说深法！又此众生根原易度，若不闻者，永失法眼。此应为法之遗子，犹如优钵莲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虽出于地，未出水上，亦未开敷。是时，彼华渐渐欲生，故未出水。或时此华以出水上，或时此华不为水所著。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生、老、病、死所见逼促，诸根应熟，然不闻法而便丧者，不亦苦哉！今正是时，惟愿世尊当为说法！”

　　尔时，世尊知梵天心中所念，又慈愍一切众生故，说此偈曰：

　　“梵天今来劝，如来开法门，
　　　闻者得笃信，分别深法要。
　　　犹在高山顶，普观众生类，
　　　我今有此法，升堂现法眼。”

　　尔时，梵天便作是念：“如来必为众生说深妙法。”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头面礼足已，即还天上。

　　尔时，梵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波罗柰国仙人鹿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事，学道者不应亲近。云何为二事？所谓著欲及乐之法。此是下卑凡贱之法，又此诸苦众恼百端，是谓二事学道者不应亲近。如是，舍此二事已，我自有至要之道得成正觉，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诸神通，成沙门果，至于涅槃。

　　“云何为至要之道得成正觉，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诸神

通，成沙门果，至于涅槃？所谓此贤圣八品道是，所谓等见、等治、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此名至要之道，令我得成正觉，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诸神通，成沙门果，至于涅槃。如是，诸比丘，当学舍上二事，习于至要之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说，欢喜奉行。

罗云、迦葉、龙，二难、大爱道，
诽谤非、梵请，二事最在后。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释提桓因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云何比丘断于爱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安隐之处，无有诸患，天、人所敬？”

尔时，世尊告释提桓因曰：“于是，拘翼，若是比丘闻此空法解无所有，则得解了一切诸法，如实知之。身所觉知苦乐之法，若不苦不乐之法，即于此身观悉无常，皆归于空，彼已观此不苦不乐之变，亦不起想，以无有想，则无恐怖；以无恐怖，则般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释提桓因，比丘断于爱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安隐之处，无有灾患，天、人所敬。”

尔时，释提桓因礼世尊足已，绕三匝而退。

当于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尊者大目揵连便作是念：“向者，帝释得道迹而问事耶？为不得道迹而问义耶？我今当试之。”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以神足，如人屈伸臂顷，便至三十三天。

尔时，释提桓因遥见大目揵连远来，即起奉迎，并作是语：“善来！尊者大目揵连，尊自不至此，亦大久矣！愿欲与尊论说法义，愿在此处坐。”

是时，目揵连问释提桓因曰：“世尊与汝说断爱欲之法，我欲闻之，今正是时，可与我说之。”

释提桓因白言：“我今诸天事猥多，或自有事，或复有诸天事，我所闻者即时而忘。昔者，目连，与诸阿须伦共斗，当斗之日，诸天得胜，阿须伦退。尔时，我身躬往自战，寻复领诸天还上天宫，坐最胜讲堂。因斗胜故，故名为最胜讲堂。阶巷成行，陌陌相值，一一阶头，七百楼阁，一一楼阁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有七使人。愿尊目连在彼观看。”

尔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天王在尊者目连后，往至最胜讲堂所。是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天王，白大目揵连曰：“此是最胜讲堂，悉可游看。”

目揵连曰："天王，此处极为微妙，皆由前身所作福佑故，致此自然宝堂。犹如人间小有乐处，各自庆贺；如天宫无异，皆由前身作福所致。"

尔时，释提桓因左右玉女，各各驰走，莫知所如。犹如人间有所禁忌，皆怀惭愧；是时，释提桓因所将玉女亦复如是，遥见大目揵连来，各各驰走，莫知所凑。时，大目揵连便作是念："此释提桓因意甚放逸，我今宜可使怀恐怖。"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以右脚指案地，彼宫殿六变震动。是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天王皆怀恐怖，衣毛皆竖，而作是念："此大目揵连有大神足，乃能使此宫殿六返震动，甚奇！甚特！未曾有是！"是时，大目揵连便作是念："今此释身以怀恐怖，我今宜可问其深义。"

"云何，拘翼，如来所说除爱欲经者，今正是时，惟愿与我等说！"

释提桓因报言："目连，我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是时，我即白世尊曰：'云何比丘断于爱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至无为处，无有患苦，天、人所敬？'

"尔时，世尊便告我言：'于是，拘翼，诸比丘闻法已，都无所著，亦不著色，尽解一切诸法了无所有，以知一切诸法已，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观了无常，灭尽无余，亦无断坏。彼以观此，已都无所著，已不起世间想，复无恐怖；以无恐怖，便般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释提桓因，比丘断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无为之处，无有患苦，天、人所敬。'尔时，我闻此语已，便礼世尊足，绕三匝，即退而去，还归天上。"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以深法之语，向释提桓因及向毗沙门具分别之。尔时，目揵连具说法已，犹如士夫屈伸臂顷，从三十三天没不现，便来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目揵连即于座上白世尊曰："如来前与释提桓因说除欲之法，惟愿世尊当与我说之！"

尔时，世尊告目揵连曰："汝当知之，释提桓因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释提桓因问我此义：'云何，世尊，比丘断爱欲，心得解脱？'尔时，我告释提桓因曰："拘翼，若有比丘解知一切诸法空无所有，亦无所著，尽解一切诸法了无所有，以知一切诸法无常，灭尽无余，亦无断坏。彼已观此，已都无所著，已不起世间想，复无恐怖；已无恐怖，便般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释提桓因，比丘断欲，心得解脱。'尔时，释提桓因即从座起，头面礼我足，便退而去，还归天上。"

尔时，大目揵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有此二人，若见雷电霹雳，无有恐怖。云何为二人？兽王师子、漏尽阿罗汉。是谓，比丘，有此二人在于世间，若见雷电霹雳，不怀恐怖。是故，诸比丘，当学漏尽阿罗汉。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令人无有智慧。云何为二法？不喜问胜人，但贪睡眠，无精进意。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令人无有智慧。复有二法，令人成大智慧。云何为二法？好问他义，不贪睡眠，有精进意。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令人有智慧。当学远离恶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令人贫贱，无有财货。云何为二法？若见他施时便禁制之，又自不肯布施。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令人贫贱，无有财宝。比丘，复有二法，令人富贵。云何为二法？若见人与他物时助其欢喜，己好布施。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令人富贵。如是，诸比丘，当学惠施，勿有贪心！”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令人生贫贱家。云何为二法？不孝父母、诸尊师长，亦不承事胜己者。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令人生贫贱家。诸比丘，复有二法生豪族家。云何为二？恭敬父母、兄弟、宗族，将至己家，惠施所有。是谓，比丘，有此二法，生豪族家。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梵志女名须深，往至尊者大拘絺罗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梵志女须深白拘絺罗曰：“优蹋蓝弗、罗勒迦蓝，此深法中，竟不受化，各取命终。世尊记此二人曰：‘一人生不用处，一人生有想无想处。此二人尽其寿命，各复命终，一人当为边地国王，伤害人民，不可称计；一人当为著翅恶狸，飞行走兽无得脱者。命终之后，各生地狱中。’然复世尊不记彼人何时当尽苦际，何故世尊不记彼人当尽苦际？”

尔时，尊者拘絺罗语须深女人曰：“所以世尊不说者，皆由无人问此义故，是故，世尊不记彼人何时当尽苦际。”

须深女人曰：“于是如来以取涅槃，是故不得问之。若当在世

者，便往问其义。如今尊者拘絺罗与我说之，彼人何时当尽苦际？”
尔时，尊者拘絺罗便说此偈：

“种种果不同，众生趣亦然，
自觉觉人者，我无此辩说。
禅智解脱辩，忆本天眼通，
能尽苦原本，我无此辩说。”

尔时，须深女人便说此偈：

“善逝有此智，质直无瑕秽，
勇猛有所伏，求于大乘行。”

是时，尊者拘絺罗复说此偈：

“是意甚难得，能获异法要，
难为能办之，向于奇特事。”

尔时，尊者与彼须深女人具说法要，便发喜心。时彼女人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时，须深女人闻尊者拘絺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摩诃迦遮延游婆那国深池水侧，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迦遮延有此名闻，流闻四远。尊者长老奸荼婆罗门在此游化。尔时，婆罗门闻尊者迦遮延在此池侧游化，将五百比丘。“尊者长老功德具足，我今可往问讯彼人。”是时，上色婆罗门将五百弟子，往至尊者迦遮延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
尔时，彼婆罗门问尊者迦遮延曰：“如迦遮延所行，此非法、律：年少比丘不向我等诸高德婆罗门作礼。”
迦遮延曰：“婆罗门当知：彼如来、至真、等正觉，说此二地。云何为二地？一名、老地，二名、壮地。”
婆罗门问曰：“何者为老地？何者为壮地？”
迦遮延曰：“正使婆罗门年在八十、九十，彼人不止淫欲，作诸恶行，是谓婆罗门虽可言老，今在壮地。”
婆罗门曰：“何者年壮住在老地？”
迦遮延曰：“婆罗门，若有比丘年在二十，或三十、四十、五十，彼亦不习淫欲，亦不作恶行，是谓婆罗门年壮在老地。”
婆罗门曰：“此大众中颇有一比丘不行淫法，不作恶行乎？”
迦遮延曰：“我大众中无有一比丘习欲作恶者。”
时，婆罗门即从座起，礼诸比丘足，并作是语：“汝今年少住于

老地，我今年老住于少地。”

尔时，彼婆罗门复往至迦遮延所，头面礼足，而自陈说：“我今自归迦遮延及比丘僧，尽形寿不杀。”

迦遮延曰：“汝今莫自归我，我所自归者，汝可趣向之。”

婆罗门曰：“尊者迦遮延，为自归谁？”

时，尊者迦遮延便长跪向如来所般涅槃处：“有释种子出家学道，我恒自归彼，然彼人即是我师。”

婆罗门曰：“此沙门瞿昙为在何处？我今欲见之。”

迦遮延曰：“彼如来已取涅槃。”

婆罗门言：“若如来在世者，我乃可百千由旬往问讯之。彼如来虽取涅槃，我今重自归作礼及佛、法、众，尽其形寿，不复杀生。”

尔时，上色婆罗门闻尊者迦遮延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人出现世间，甚难得遇。云何为二人？能说法人出现于世，甚难得值；能闻法人受持奉行，甚难得值。是谓，比丘，有此二人出现世间，甚难得遇。是故，诸比丘，当学说法，当学闻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国界，渐来至毗舍离城。尔时，在毗舍离北暗婆婆利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暗婆婆利女闻世尊来在园中，与大比丘五百人俱。尔时，彼女驾乘羽宝之车，便往出毗舍离城，至侠道口，即到世尊所，自下车往至世尊所。

尔时，世尊遥见彼女来，便告诸比丘：“皆悉专精，勿起邪想。”

是时，女人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说极妙之法。

说极妙之法已，女白佛言：“惟愿世尊受我请及比丘僧！”

尔时，世尊默然受女请。女见世尊默然受请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复道而归。

尔时，毗舍离城男女大小，闻世尊在暗婆婆利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时，城中有五百童子，乘种种羽宝之车。其中或乘白车白马，衣盖、幢幡、侍从皆白。其中或乘赤车赤马，衣盖、幢幡、侍从皆赤。或乘青车青马，衣盖、幢幡、侍从皆青。或乘黄车黄马，衣盖、幢幡、侍从皆黄。威容严饰，如诸王法，出毗舍离城，往至世尊所。未到之顷，道逢彼女，走车打牛，驰向城内。

是时，诸童子问女曰：“汝是女人，应当羞辱，何以打牛走车，驰向城内？”

时，女报曰：“诸贤当知：我明日请佛及比丘僧，是故走车耳！”

童子报曰："我亦欲饭佛及比丘僧，今与汝千两纯金，可限明日，使我等饭。"

时，女报曰："止！止！族姓子，我不听许。"

童子复报："与汝二千两、三千、四千、五千，乃至百千两金，是非听许，明日使我等饭佛及比丘僧。"

女报言："我不听许。所以然者？世尊恒说：'有二希望，世人不能舍离。云何为二？利望、命望。'谁能保我至明日者？我以先请如来，今当办具。"

时，诸童子各振其手："我等尔许人不如女人也！"作是语已，各自别去。

时，诸童子往至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住。尔时，世尊见童子来，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观诸童子威容服饰，如天帝释出游观时，等无差别。"

尔时，世尊告童子曰："世间有二事，最不可得。云何为二？有反复之人，作小恩常不忘，况复大者！是谓，诸童子，有此二事，最不可得。童子当知：念有反复，亦使识小恩不忘，况复大者！"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知恩识反复，恒念教授人，
智者所敬侍，名闻天世人。

"如是，诸童子，当知作是学！"

尔时，世尊具与诸童子说微妙法。闻已，各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是时，女人即其夜，办种种甘馔饮食，敷诸坐具；清旦便白："时到，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临顾鄙舍！"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将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至毗舍离城，到女舍。是时，女见世尊坐定，手自擎食上佛及比丘僧；饭佛及比丘僧已，行清净水已，更取小金镂座，在佛前坐。

尔时，女白世尊曰："此暗婆婆利园用奉上如来及比丘僧，使当来、过去、现在众僧，得止住中，愿世尊受此园！"

尔时，世尊为彼女故，便受此园。世尊便说此咒愿：

"园果施清凉，桥梁渡人民，
近道作圊厕，人民得休息。
昼夜获安隐，其福不可计，
诸法戒成就，死必生天上。"

尔时，世尊说此语已，即起而去。

尔时，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断爱及师子，无智、少于财，
家贫、须深女，迦旃、法说、女。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

善知识品第二十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亲近善知识，莫习恶行，信于恶业。所以然者？诸比丘，亲近善知识已，信便增益，闻、施、智慧普悉增益。若比丘亲近善知识，莫习恶行。所以然者？若近恶知识，便无信、戒、闻、施、智慧。是故，诸比丘，当亲近善知识，莫近恶知识。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罗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五百人俱，前后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提婆达兜将五百比丘去如来不远而经过。世尊遥见提婆达兜自将门徒，便说此偈：

“莫亲恶知识，亦莫愚从事，
当近善知识，人中最胜者。
人本无有恶，习近恶知识，
后必种恶根，永在暗冥中。”

是时，提婆达兜五百弟子闻世尊说此偈已，便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斯须退坐，向世尊悔过：“我等愚惑，无所识知，惟愿世尊受我等忏悔！”

尔时，世尊受彼五百比丘忏悔，便与说法，令得信根。

尔时，五百比丘在闲静之处思惟深法。所以然者？族姓子出家学道，以信坚固，修无上梵行。尔时，彼五百比丘便成阿罗汉：生死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更不复受胎有，如实知之。尔时，五百人成阿罗汉。

是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之众围绕说法。是时，昙摩留支在静室中，独自思惟，入禅三昧，观见前身在大海中作鱼，身长七百由旬。即从静室起，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便往至大海中故死尸上而经行。

尔时，昙摩留支便说此偈：

“生死无数劫，流转不可计，
　各各求所安，数数受苦恼。
　设复见身已，意欲造舍宅，
　一切支节坏，形体不得全。
　心已离诸行，爱著永无余，
　更不受此形，长乐涅槃中。”

尔时，尊者昙摩留支说此偈已，即从彼没，来至舍卫祇洹精舍，往至世尊所。尔时，世尊见昙摩留支来，作是告曰：“善哉！昙摩留支，久来此间。”

瞿摩留支白世尊曰：“如是，世尊，久来此间。”

尔时，上坐及诸比丘各生斯念：“此昙摩留支恒在世尊左右，然今世尊告曰：‘善哉！昙摩留支，久来此间。’”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中所念，欲断狐疑故，便告诸比丘：“非为昙摩留支久来此间，故我言此义。所以然者？昔者过去无数劫时，有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众佑，出现于世，治在钵摩大国，与大比丘众十四万八千人俱。尔时，四部之众不可称计，国王、臣吏、人民之类，皆来供养给其所须。

“尔时，有梵志名耶若达，在雪山侧住，看诸秘谶，天文、地理靡不贯博，书疏文字亦悉了知，讽诵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亦复了知，事诸火神、日月、星宿，教五百弟子宿夜不倦。耶若达梵志有弟子名曰云雷，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发绀青色。云雷梵志聪明博见，靡事不通，恒为耶若达所见爱敬，不去须臾。是时，婆罗门所行咒术，尽皆备举。

“尔时，云雷梵志便作是念：‘我今所应学者悉皆备已。’然复自念：‘书籍所载，诸有学梵志行术过者，当报师恩。又我今日所应学者皆复知之，我今宜可报于师恩。然复贫匮，空无所有可用供养师者；宜当往诣国界求所须者。’

“尔时，云雷梵志便往至师所，而白师曰：‘梵志所学技术之法，今悉知已。然复书籍所载，诸有学术过者，当报师恩。然复贫乏，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者，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用供养师。’

“尔时，耶若达婆罗门便作是念：‘此云雷梵志我之所爱，不去心首。设吾死者，尚不能别离，何况今日欲舍吾去！我今当作何方宜使留得住耶？’

“是时，耶若达梵志即告云雷曰：‘汝梵志，今故有婆罗门所应学者，卿尚不知。’是时，云雷梵志便前白师：‘惟愿见教，何者未诵？’是时，耶若达梵志便思惟造五百言诵，告云雷曰：‘今有此书名五百言诵，汝可受之。’云雷白言：‘愿师见授，欲得讽诵！’比丘当知：尔时，耶若达便授弟子此五百言诵。未经几日，悉皆流利。

“是时，耶若达婆罗门告五百弟子曰：‘此云雷梵志技术悉备，无事不通。即以立名，名曰超术。此超术梵志极为高才，天文、地理靡不观博，书疏文字亦悉了知。’尔时，超术梵志复经数日，复白师曰：‘梵志所学技术之法，今悉知已。然复书籍所载，诸有学术过者，当报师恩。加复贫乏，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师者，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用供养师，惟愿听许！’尔时，耶若达梵志告曰：‘汝知是时。”超术梵志前礼师足，便退而去。

“尔时，钵摩大国去城不远，有众梵志普集一处，欲共大祠，亦欲讲论。时，有八万四千梵志共集。第一上座亦复讽诵外道书疏，莫不练知；天文、地理、星宿变怪，皆悉了知。各欲散时，便以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牛千头，用奉上师，与第一上座。

“尔时，超术梵志闻：去钵摩大国不远，有诸梵志八万四千集在一处，其有试术过者，便与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杖、大牛千头。是时，超术梵志自念：‘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诣彼大众共捔技术。’是时，超术梵志便往至大众所。

“尔时，众多梵志遥见超术梵志，各各高声唤曰：‘善哉！祠主，今获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时，八万四千诸梵志等各起共迎，异口同音而作是语：‘善来！大梵神天。’时，超术梵志便生此念：‘此诸梵志谓呼吾是梵天，然复吾亦非梵天。’是时，超术梵志语诸婆罗门曰：‘止！止！诸贤，勿呼吾是梵天也，汝等岂不闻乎？雪山北有大梵志众师，名耶若达，天文、地理靡不贯练。’诸梵志曰：‘吾等闻之，但不见耳！’超术梵志曰：‘我是其弟子，名曰超术。’是时，超术梵志便向彼众第一上座而告之曰：‘设知技术者，向吾说之。’

“尔时，彼众第一上座即向超术梵志诵三藏技术，无有漏失。时，超术婆罗门复语彼上座曰：‘一句五百言，今可说之。’是时，彼上座曰：‘我不解此义，何等是一句五百言者？’时，超术梵志告曰：‘诸贤，默然听说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比丘当知：尔时，超术梵志便诵三藏之术，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尔时，八万四千梵志叹未曾有：‘甚奇！甚特！我等初不闻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今尊者宜在上头第一上座。’

“尔时，超术梵志移彼上座已，便在第一上头坐。尔时，彼众上座极怀瞋恚，发此誓愿：‘今此人移我坐处，自补其处。我今所诵经籍，持戒苦行，设当有福者，尽持用作誓：此人所生之处，所欲作事，我恒当坏败其功。’

“是时，彼施之主即出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牛千头、好女一人，持用与上座使咒愿。尔时，上座告主人曰：‘我今受此五百两金及金杖、金澡罐，当用供养师。此女人及牛千头，还施主人。所以然者？吾不习欲，亦不积财。’

“是时，超术梵志受此金杖、澡罐已，便往诣钵摩大国。其王名曰光明。时，彼国王请定光如来及比丘众衣食供养。时，彼国王告令

城内：‘其有人民有香华，尽不得卖。若有卖者，当重罚之。吾自出买，不须转卖。’复敕人民：‘扫洒令净，勿使有土沙秽恶；悬缯幡盖，香汁涂地，作倡妓乐，不可称计。’

“尔时，彼梵志见已，便问行道人曰：‘今是何日？扫洒道路，除治不净，悬缯幡盖，不可称计，将非国主太子有所娉娶？’彼行道人报曰：‘梵志不知耶？钵摩大国王今请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衣食供养，故平治道路，悬缯幡盖耳！’

“然梵志秘记亦有此语：‘如来出世，甚难得遇，时时乃出，实不可见。犹如优昙钵华，时时乃出；此亦如是，如来出现于世，甚不可值。’又梵志书亦有此语：‘有二人出世甚难得值。云何二人？如来及转轮圣王，此二人出现甚难得值。’尔时，彼复作是念：‘我今何急速报师恩？今且以此五百两金奉上定光如来。’复作是念：‘书记所载，如来不受金银珍宝。我可持此五百两金，用买香华，散如来上。’

“是时，梵志即入城内求买香华。尔时，城中行人报曰：‘梵志不知耶？国王有教令，其有香华卖者当重罚之。’时，彼超术梵志便作是念：‘是我薄佑，求华不获，将知如何？’便还出城，在门外立。

“尔时，有婆罗门女名曰善味，持水瓶行取水，手执五枚华。梵志见已，语彼女人曰：‘大妹，我今须华，愿妹见卖与我。’梵志女曰：‘我何时是汝妹？为识我父母不？’时，超术梵志复生此念：‘此女人性行宽博，意在戏笑。’即复语言：‘贤女，我当与价，是非见惠此华。’梵志女曰：‘岂不闻大王有严教，不得卖华乎？’

“梵志曰：‘贤女，此事无苦，王不奈汝何！我今急须此五枚华，我得此华，汝得贵价。’梵志女曰：‘汝急须华，欲作何等？’梵志报曰：‘我今见有良地，欲种此华。’梵志女曰：‘此华已离其根，终不可生。云何方言我欲种之？’梵志报曰：‘如我今日所见良田，种死灰尚生，何况此华！’

“梵志女曰：‘何者是良田，种死灰乃生乎？’梵志报曰：‘贤女，有定光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梵志女曰：‘定光如来为何等类？’梵志即报彼女曰：‘定光如来者，有如是之德，有如是之戒，成诸功德。’梵志女曰：‘设有功德者，欲求何等福？’梵志报曰：‘愿我后生当如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禁戒、功德亦当如是。’

“梵志女曰：‘设汝许我世世作夫妇，我便与汝华。’梵志曰：‘我今所行，意不著欲。’梵志女曰：‘如我今身不求为汝作妻，使我将来世与汝作妻。’超术梵志曰：‘菩萨所行，无有爱惜，设与我作妻者，必坏我心。’梵志女曰：‘我终不坏汝施意，正使持我身施与人者，终不坏施心。’是时，便持五百金钱，用买五枚华，与彼女人，共作誓愿，各自别去。

“是时，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时到著衣持钵，与比丘僧前后围绕，入钵摩大国。时，超术梵志遥见定光如来颜貌端正，见莫不

欢，诸根寂静，行不错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犹如澄水无有秽浊，光明彻照，无所罣碍，亦如宝山，出诸山上；见已，便发欢喜心，于如来所持此五茎华，至定光如来所；到已，在一面住。

“时，超术梵志白定光佛言：‘愿见采受！设世尊今不授决者，便当于此处断其命根，不愿此生。’尔时，世尊告曰：‘梵志，不可以此五茎华授无上等正觉。’梵志白言：‘愿世尊与我说菩萨所行法！’定光佛告曰：‘菩萨所行，无所爱惜！’

“尔时，梵志便说偈言：

“‘不敢以父母，持施与外人，
诸佛真人长，亦复不敢施。
日月周行世，此二不可施，
余者尽可施，意决无有难。’

“尔时，定光佛复以此偈报梵志曰：

“‘如汝所说施，亦不如来言。
当忍亿劫苦，施头身耳目，
妻子国财宝，车马仆从人，
设能堪与者，今当授汝决。’

“尔时，摩纳复说此偈：

“‘大山炽如火，亿劫堪顶戴，
不能坏道意，惟愿时授决。’

“尔时，定光如来默然不语。时，彼梵志手执五茎华，右膝著地，散定光如来，并作是说：‘持是福佑，使将来世当如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而无有异！’即自散发在于淤泥：‘若如来授我决者，便当以足蹈我发上过。’比丘当知：尔时，定光如来观察梵志心中所念，便告梵志曰：‘汝将来世当作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

“时，超术梵志有同学，名昙摩留支，在如来边，见定光佛授超术梵志决，又足蹈发上；见已，便作是说：‘此秃头沙门何忍，乃举足蹈此清净梵志发上？此非人行！’”

佛告诸比丘：“尔时耶若达梵志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耶若达者，今白净王是。尔时八万四千梵志上座者，今提婆达兜身是也。时超术梵志者，即我身是也。是时梵志女卖华者，今瞿夷是也。尔时祠主者，今执杖梵志是也。尔时昙摩留支，口所造行，吐不善响，今昙摩留支是也。然复昙摩留支无数劫中恒作畜生，最后受身在大海作鱼，身长七百由旬。从彼命终，来生此间，与善知识从事，恒亲近善知识，习诸善法，根门通利。以此因缘故，我

言：‘久来此间。’昙摩留支亦复自陈：‘如是，世尊，久来此间。’是故，诸比丘，常当修习身、口、意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人似师子者，有似羊者。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人云何似师子者？于是，比丘，或有人得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彼得已，便自食啖，不起染著之心，亦无有欲意，不起诸想，都无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设使不得利养，不起乱念，无增减心。犹师子王食啖小畜，尔时，彼兽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无欲意，不起诸想。此人亦复如是，若得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彼得已，便自食啖，不起想著之意；设使不得，亦无诸念。

“犹如有人受人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得已，便自食啖，起染著之心，生爱欲意，不知出要之道；设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养已，向诸比丘而自贡高，毁蔑他人：‘我所能得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此诸比丘不能得之。’犹如大群羊中有一羊，出群已，诣大粪聚；此羊饱食屎已，还至羊群中，便自贡高：‘我能得好食，此诸羊不能得食。’此亦如是，若有一人，得利养衣被、床卧具、病瘦医药，起诸乱想，生染著心，便向诸比丘而自贡高：‘我能得供养，此诸比丘不能得供养。’是故，诸比丘，当学如师子王，莫如羊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知反复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况大恩！设使离此间千由旬、百千由旬，故不为远，犹近我不异。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我恒叹誉知返复者。诸有众生不知反复者，大恩尚不忆，何况小者！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著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犹远。所以然者？我恒不说无反复者。是故，诸比丘，当念反复，莫学无反复。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人懈惰，种不善行，于事有损。若能不懈惰而精进者，此者最妙，于诸善法便有增益。所以然者？弥勒菩萨经三十劫应当作佛、至真、等正觉，我以精进力、勇猛之心，使弥勒在后。过去恒沙多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皆由勇猛而得成

佛。以此方便，当知懈惰为苦，作诸恶行，于事有损。若能精进勇猛心强，诸善功德便有增益。是故，诸比丘，当念精进，勿有懈怠。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阿练比丘当修行二法。云何二法？所谓止与观也。若阿练比丘得休息止，则戒律成就，不失威仪，不犯禁行，作诸功德。若复阿练比丘得观已，便观此苦，如实知之；观苦集，观苦尽，观苦出要，如实知之。彼如是观已，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

“过去诸多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所以然者？犹如菩萨坐树王下时，先思惟此法止与观也。若菩萨摩诃萨得止已，便能降伏魔怨；若复菩萨得观已，寻成三达智，成无上至真、等正觉。是故，诸比丘，阿练比丘当求方便，行此二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阿练比丘在闲静处，不在众中，恒当恭敬，发欢喜心。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处，无有恭敬，不发欢喜心；正使在大众中，为人所论不知阿练之法，云：‘此阿练比丘无恭敬心，不发欢喜！’

“复次，比丘，阿练比丘在闲静处，不在众中，常当精进，莫有懈慢，悉当解了诸法之要。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之处，有懈慢心，作诸恶行；彼在众中，为人所论：‘此阿练比丘懈怠，无有精进。’是故，比丘，阿练比丘在闲静处，不在众中，常当下意发欢喜心，莫有懈慢，无有恭敬，念行精进，意不移转，于诸善法，悉当具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人不能善说法语。云何为二人？无信之人与说信法，此事甚难；悭贪之人为说施法，此亦甚难。若复，比丘，无信之人与说信法，便兴瞋恚，起伤害心。犹如狗恶，加复伤鼻，倍更瞋恚。诸比丘，此亦如是，无信之人与说信法，便起瞋恚，生伤害心。若复，比丘，悭贪之人与说施法，便生瞋恚，起伤害心。犹如痈疮未熟，复加刀割，痛不可忍。此亦如是，悭贪之人与说施法，倍复瞋恚，起伤害心。是谓，比丘，此二人难为说法。

“复次，比丘，有二人易为说法。云何为二？有信之人与说信法，不悭贪人与说施法。若，比丘，有信之人与说信法，便得欢喜，意不变悔。犹如有病之人，与说除病之药，便得平复。此亦如是，有信之人与说信法，便得欢喜，心不改变。若复无贪之人与说施法，即得欢喜，无有悔心。犹如有男女端正，自喜沐浴手面；复有人来，持好华奉上，倍有颜色；复以好衣服饰奉上其人，彼人得已，益怀欢喜。此亦如是，无悭贪之人与说施法，便得欢喜，无有悔心。是谓，比丘，此二人易为说法。是故，诸比丘，当学有信，亦当学布施，莫有悭贪。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法与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报，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云何为二法？供养父母，是谓二人获大功德，成大果报。若复供养一生补处菩萨，获大功德，得大果报。是谓，比丘，施此二人获大功德，受大果报，得甘露味，至无为处。是故，诸比丘，常念孝顺供养父母。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教二人作善不可得报恩。云何为二？所谓父母也。若复，比丘，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万岁，衣被、饭食、床蓐卧具、病瘦医药，即于肩上放于屎溺，犹不能得报恩。比丘当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随时将护，不失时节，得见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难报。是故，诸比丘，当供养父母，常当孝顺，不失时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曰：“若不能持戒者，还作白衣！”是时，朱利槃特闻此语已，便诣祇洹精舍门外立而堕泪。

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观是朱利槃特比丘在门外立，而悲泣不能自胜。时，世尊从静室起，如似经行至祇洹精舍门外，告朱利槃特曰：“比丘，何故在此悲泣？”

朱利槃特报曰：“世尊，兄见驱逐：‘若不能持戒者，还作白衣，不须住此。’是故悲泣耳！”

世尊告曰：“比丘，勿怀畏怖，我成无上等正觉，不由卿兄槃特得道。”

尔时，世尊手执朱利槃特诣静室教，使就坐。世尊复教使执扫彗：“汝诵此字，为字何等？”

是时，朱利槃特诵得扫，复忘篲；若诵得篲，复忘扫。

尔时，尊者朱利槃特诵此篲扫乃经数日。然此扫篲复名除垢，朱利槃特复作是念：“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垢者灰土瓦石，除者清净也。”复作是念：“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我今当思惟此义。”以思惟此义，复作是念：“今我身上亦有尘垢，我自作喻，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彼复作是念：“缚结是垢，智慧是除。我今可以智慧之篲，扫此结缚。”

尔时，尊者朱利槃特思惟五盛阴成者、败者，所谓此色、色集、色灭，是谓痛、想、行、识成者、败者。尔时，思惟此五盛阴已，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有，如实知之。

尊者朱利槃特便成阿罗汉，已成阿罗汉，即从座起，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曰：“今已有智，今已有慧，今已解扫篲。”

世尊告曰：“比丘，云何解之？”

朱利槃特报曰：“除者谓之慧，垢者谓之结。”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如汝所言，除者是慧，垢者是结。”

尔时，尊者朱利槃特向世尊而说此偈：

“今诵此已足，如尊之所说，
　智慧能除结，不由其余行。”

世尊告曰：“比丘，如汝所言，以智慧，非由其余。”

尔时，尊者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不可敬待，亦不足爱著，世人所捐弃。云何为二法？怨憎共会，此不可敬待，亦不足爱著，世人所捐弃；恩爱别离，不可敬待，亦不足爱著，世人所捐弃。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世人所不喜，不可敬待。

“比丘，复有二法，世人所不弃。云何为二法？怨憎别离，世人之所喜；恩爱集一处，甚可爱敬，世人之所喜。是谓，比丘，有此二法，世人所喜。

“我今说此怨憎共会、恩爱别离；复说怨憎别离、恩爱共会，有何义？有何缘？”

比丘报曰：“世尊诸法之王，惟愿世尊与我等说，诸比丘闻已，当共奉行！”

世尊告曰：“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诸比丘，此二法由爱兴，由爱生，由爱成，由爱起；当学除其爱，不令使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

三宝品第二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自归之德。云何为三？所谓归佛第一之德，归法第二之德，归僧第三之德。

“彼云何名为归佛之德？诸有众生，二足、四足、众多足者，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至尼维先天上，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醍醐，然复醍醐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此亦如是，诸有众生，二足、四足、众多足者，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至尼维先天上，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诸有众生承事佛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云何名为自归法者？所谓诸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无欲、无染，灭尽、涅槃；然涅槃法于诸法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醍醐，然复醍醐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此亦如是，所谓诸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无欲、无染，灭尽、涅槃，然涅槃法于诸法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诸有众生承事法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云何名为自归圣众？所谓圣众者，大众大聚有形之类。众生之中，如来众僧于此众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醍醐，然复醍醐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此亦如是，所谓圣众者，大众大聚者，有形之类众生之中，如来众僧于此众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第一承事佛，最尊无有上；
次复承事法，无欲无所著；
敬奉贤圣众，最是良福田；
彼人第一智，受福最在前。
若在天人中，处众为正导，
亦得最妙座，自然食甘露。
身著七宝衣，为人之所敬，
戒具最完全，诸根不缺漏。
亦获智慧海，渐至涅槃界，

　　有此三归者，趣道亦不难。”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福之业。云何为三？施为福业，平等为福业，思惟为福业。

“彼云何名施为福业？若有一人，开心布施沙门、婆罗门、极贫穷者、孤独者、无所趣向者，须食与食，须浆给浆，衣被、饭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香华、宿止，随身所便，无所爱惜，此名曰施福之业。

“云何名平等为福业？若有一人不杀、不盗，恒知惭愧，不兴恶想；亦不盗窃，好惠施人，无贪悋心，语言和雅，不伤人心；亦不他淫，自修梵行，己色自足；亦不妄语，恒念至诚，不欺诳言，世人所敬，无有增损；亦不饮酒，恒知避乱。复以慈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遍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限，不可称计，以此慈心普覆一切，令得安隐。复以悲、喜、护心普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悉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称计，以此悲、喜、护心悉满其中。是谓名为平等为福之业。

“彼法云何名思惟为福业？于是，比丘，修行念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修择法觉意，修念觉意，修猗觉意，修定觉意，修护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是谓名思惟为福业。

“如是，比丘，有此三福之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布施及平等，慈心护思惟，
　　有此三处所，智者所亲近。
　　此间受其报，天上亦复然，
　　缘有此三处，生天必不疑。

“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索此三处。如是，诸比丘，当作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因缘，识来受胎。云何为三？于是，比丘，母有欲意，父母共集一处，与共止宿，然复外识未应来趣，便不成胎。若复欲识来趣，父母不集，则非成胎。若复母人无欲，父母共集一处，尔时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则非成胎。若复父母集在一处，母欲炽盛，父不大殷勤，则非成胎。

“若复父母集在一处，父有风病，母有冷病，则不成胎。若复父母集在一处，母有风病，父有冷病，则非成胎。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父身水气偏多，母无此患，则非成胎。

“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父相有子，母相无子，则不成胎。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母相有子，父相无子，则不成胎。若复有时父母俱相无子，则非成胎。

“若复有时识神趣胎，父行不在，则非成胎。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然母远行不在，则不成胎。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然父身遇重患，时识神来趣，则非成胎。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识神来趣，然母身得重患，则非成胎。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识神来趣，然复父母身俱得疾病，则非成胎。

“若复，比丘，父母集在一处，父母无患，识神来趣，然复父母俱相有儿，此则成胎。是谓有此三因缘而来受胎。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断三因缘。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欲起慈心，有笃信意，承受奉事父母、兄弟、宗族、室家、朋女、知识，当安三处，令不移动。

“云何为三？当发欢喜，于如来所，心不移动。彼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复当发意于正法中。如来法者，善说无碍，极为微妙，由此成果。如是智者当学知之！亦当发意于圣众所。如来圣众，悉皆和合，无有错乱，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圣众者，四双八辈、十二贤圣，此是如来圣众，可敬、可贵，此是世间无上福田。诸有比丘学此三处，则成大果报。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瞿波离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白世尊曰：“此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造诸恶行。”

世尊告曰：“勿作是语！汝发欢喜心于如来所；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行纯善，无有诸恶。”

是时，瞿波离比丘再三白世尊曰：“如来所说诚无虚妄，然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无有善本。”

世尊告曰：“汝是愚人！不信如来之所说乎？方言：‘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汝今造此恶行，后受报不久。”

尔时，彼比丘即于座上，身生恶疮，大如芥子，转如大豆，渐如阿摩勒果，稍如胡桃，遂如合掌，脓血流溢，身坏命终，生莲华地狱

中。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闻瞿波离命终，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曰："瞿波离比丘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彼命终者生莲华地狱中。"

是时，目连白世尊曰："我今欲往至彼地狱，教化彼人。"

世尊告曰："目连，不须往彼！"

目连复重白世尊曰："欲往至彼地狱中，教化彼人。"

尔时，世尊亦默然不对。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如力士屈伸臂顷，从舍卫没不现，便至莲华大地狱中。当尔时，瞿波离比丘身体火燃，又有百头牛以犁其舌。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虚空中结跏趺坐，弹指告彼比丘。

彼比丘即仰问曰："汝是何人？"

目揵连报曰："瞿波离，我是释迦文佛弟子，字目揵连，姓拘利陀。"

是时，比丘见目连已，吐此恶言："我今堕此恶趣，犹不免汝前乎？"说此语讫，即其时以有千头牛以犁其舌。

目连见已，倍增愁悒，生变悔心，即于彼没，还至舍卫国，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目连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世尊告曰："我前语汝，不须至彼见此恶人。"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由其恶言。
彼息我息，此二俱善；
已造恶行，斯堕恶趣。
此为最恶，有尽无尽，
向如来恶，此者最重。
壹万三千，六壹灰狱，
谤圣堕彼，身口所造。"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学三法，成就其行。云何为三？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三法，于现法中善得快乐，勇猛精进，得尽有漏。云何为三？于是，比丘，诸根寂静，饮食知节，不失经行。

"云何比丘诸根寂静？于是，比丘若眼见色，不起想著，无有识念，于眼根而得清净；因彼求于解脱，恒护眼根。若耳闻声，鼻嗅

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不起想著，无有识念，于意根而得清净；因彼求于解脱，恒护意根。如是，比丘诸根寂静。

“云何比丘饮食知节？于是，比丘思惟饮食所从来处，不求肥白，趣欲支形，得全四大。我今当除故痛，使新者不生，令身有力，得修行道，使梵行不绝。犹如男女身生恶疮，或用脂膏涂疮，所以涂疮者，欲使时愈故；此亦如是，诸比丘，饮食知节。于是，比丘思惟饭食所从来处，不求肥白，趣欲支形，得全四大。‘我今当除故痛，使新者不生，令身有力，得修行道，使梵行不绝。’犹如重载之车所以膏毂者，欲致重有所至。比丘亦如是，饮食知节，思惟所从来处，不求肥白，趣欲支形，得全四大。‘我今当除故痛，使新者不生，令身有力，得修行道，使梵行不绝。’如是，比丘饮食知节。

“云何比丘不失经行？于是，比丘前夜、后夜，恒念经行，不失时节，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若在昼日，若行、若坐，思惟妙法，除去阴盖。复于初夜，若行、若坐，思惟妙法，除去阴盖。复于中夜，右胁而卧，思惟系意在明。彼复于后夜起，若行、若坐，思惟深法，除去阴盖。如是，比丘不失经行。

“若有比丘诸根寂静，饮食知节，不失经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此比丘便成二果，于现法中得阿那含。犹如善御之士，在平正道中，御四马之车，无有凝滞，所欲到处，必果不疑。此比丘亦复如是，若诸根寂静，饮食知节，不失经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此比丘便成二果，于现法中，漏尽得阿那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为三？所谓风为大患，痰为大患，冷为大患。是谓，比丘，有此三大患。然复此三大患有三良药。云何为三？若风患者，酥为良药，及酥所作饭食。若痰患者，蜜为良药，及蜜所作饭食。若冷患者，油为良药，及油所作饭食。是谓，比丘，此三大患有此三药。

“如是，比丘亦有此三大患。云何为三？所谓贪欲、瞋恚，愚痴。是谓，比丘，有此三大患。然复此三大患有三良药。云何为三？若贪欲起时，以不净往治，及思惟不净道。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愚痴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缘所起道。是谓，比丘，此三大患有此三药。是故，比丘，当求方便，索此三药。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恶行。云何为三？所谓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是谓，比丘，有三恶行。当求方便，修三善行。云何

为三？身恶行者，当修身善行；口恶行者，当修口善行；意恶行者，当修意善行。”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当护身恶行，修习身善行；
念舍身恶行，当学身善行。
当护口恶行，修习口善行；
念舍口恶行，当学口善行。
当护意恶行，修习意善行；
念舍意恶行，当学意善行。
身行为善哉，口行亦复然，
意行为善哉，一切亦如是。
护口意清净，身不为恶行，
净此三行迹，至仙无为处。

“如是，诸比丘，当舍三恶行，修三善行。如是，比丘，当作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众多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是时，众多比丘便生此念：“我等入城乞食，日时犹早，今可相率至外道梵志所。”

尔时，众多比丘便往至异学梵志所；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梵志问沙门曰：“瞿昙道士恒说欲论、色论、痛论、想论，如此诸论有何差别？我等所论亦是沙门所说，沙门所说亦是我等所论。说法同我说法，教诲同我教诲。”

是时，众多比丘闻彼语已，亦不言善，复非言恶，即从座起而去，并作是念：“我等当以此义往问世尊。”

尔时，众多比丘食后便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众多比丘从梵志所，问事因缘本末尽白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设彼梵志作是问者，汝等当以此义，酬彼来问：‘欲有何味？复有何过？当舍离欲。色有何味？复有何过？当舍离色。痛有何味？复有何过？当舍离痛。’汝等设以此语酬彼来问者，彼诸梵志默然不对。设有所说者，亦不能解此深义，遂增愚惑，堕于边际。所以然者？非彼境界。然复，比丘，魔及魔天、释、梵、四天王、沙门、婆罗门、人及非人能解此深义者，除如来、等正觉及如来圣众；受吾教者，此即不论。

“欲有何味？所谓五欲者是。云何为五？眼见色，为起眼识，甚爱敬念，世人所喜；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甚爱敬念，世人所喜。若复于此五欲之中，起苦、乐心，是谓欲味。

“云何欲有何过者？若有一族姓子，学诸伎术，而自营己。或学田作，或学书疏，或学佣作，或学算数，或学权诈，或学刻镂，或学通信，至彼来此。或学承事王身，不避寒暑，记累勤苦，不自由己，作此辛苦而获财业，是为欲为大过。

“现世苦恼，由此恩爱，皆由贪欲。然复彼族姓子，作此勤劳，不获财宝。彼便怀愁忧苦恼，不可称记，便自思惟：‘我作此功劳，施诸方计，不得财货。’如此之比者，当念舍离，是为当舍离欲。

“复次，彼族姓子或时作此方计而获财货，以获财货，广施方宜。恒自拥护，恐王敕夺，为贼偷窃，为水所漂，为火所烧。复作是念：‘正欲藏窖，恐后亡失；正欲出利，复恐不克；或家生恶子，费散吾财。’是为欲为大患，皆缘欲本，致此灾变。

“复次，族姓子恒生此心，欲拥护财货。后犹复为国王所夺，为贼所劫，为水所漂，为火所烧；所藏窖者亦复不克；正使出利亦复不获；居家生恶子，费散财货，万不获一，便怀愁忧苦恼，椎胸唤呼：‘我本所得财货，今尽忘失！’遂成愚惑，心意错乱，是谓欲为大患。缘此欲本，不至无为。

“复次，缘此欲本，著铠执仗，共相攻伐。以相攻伐，或在象众前、或在马众前、或在步兵前、或在车众前，见马共马斗、见象共象斗、见车共车斗、见步兵共步兵斗，或相斫射，以矟相斫刺。如此之比，欲为大患。缘欲为本，致此灾变。

“复次，缘此欲本，著铠执仗，或在城门、或在城上，共相斫射，或以矟刺、或以铁轮而轹其头，或消铁相洒，受此苦恼，死者众多。

“复次，欲者亦无有常，皆代谢变易，不停不解。此欲变易无常者，此谓欲为大患。

“云何当舍离欲？若能修行除贪欲者，是谓舍欲。谓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欲之大患，亦复不知舍欲之原，如实不知沙门、沙门威仪，不知婆罗门、婆罗门威仪，此非沙门、婆罗门，亦复不能举身作证而自游戏。谓诸沙门、婆罗门审知欲为大患，能舍离欲，如实不虚，知沙门有沙门威仪，知婆罗门有婆罗门威仪，己身作证而自游戏，是为舍离于欲。

“云何色味？设有见刹利女种、婆罗门女种、长者女种，年十四、十五、十六，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端正无双，世之希有。彼最初见彼颜色，起喜乐想，是谓色味。

“云何为色大患？复次，若后见彼女人，年八十、九十，乃至百岁，颜色变异，年过少壮，牙齿缺落，头发皓白，身体垢界，皮缓面皱，脊偻呻吟，身如故车，形体战掉，扶杖而行。云何，比丘，初见妙色，后复变易，岂非是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诸比丘：“是谓色为大患。复次，此若见彼女人，身抱重

患，卧于床褥，失大小便，不能起止。云何，比丘，本见妙色，今致此患，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诸比丘，是谓色为大患。复次，比丘，若见彼女人身坏命终，将诣冢间。云何，比丘，本见妙色，今以变改，于中现起苦乐想，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死经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身体膖胀烂臭，散落一处。云何，比丘，本有妙色，今致此变，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乌、鹊、鵄、鹫竞来食啖，或为狐、狗、狼、虎所见食啖，或为蜎飞蠢动、极细蠕虫而见食啖。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身，虫鸟以食其半，肠胃肉血污秽不净。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此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身，血肉已尽，骸骨相连。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此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身，血肉已尽，唯有筋缠束薪。云何，比丘，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此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复见彼女人身，骸骨散落，各在一处，或脚骨一处，或膊骨一处，或髀骨一处，或髋骨一处，或胁肋一处，或肩臂骨一处，或颈骨一处，或髑髅一处。云何，诸比丘，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此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身，骨皓白色，或似鸽色。云何，比丘，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若见彼女人骸骨，经无数岁，或有腐烂坏败，与土同色。云何，比丘，彼本有妙色，今致此变，于中起苦、乐想，岂非大患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是谓色为大患。复次，此色无常、变易，不得久停，无有牢强，是谓色为大患。
“云何色为出要？若能舍离于色，除诸乱想，是谓舍离于色。谓诸沙门、婆罗门，于色著色，不知大患，亦不舍离，如实而不知，此非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不能己身作证而自游戏。谓诸有沙门、婆罗门，于色不著色，深知为大患，能知舍离，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己身作证而自游戏，是谓舍离于色。
“云何为名痛味？于是，比丘，得乐痛时，便知我得乐痛；得苦痛时，便知我得苦痛；若得不苦不乐痛时，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若得食乐痛时，便知我得食乐痛；若得食苦痛时，便知我得食苦痛；若得食不苦不乐痛时，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不食苦痛时，便自知我不食苦痛；若不食乐痛时，便自知我不食乐痛；若不食不苦不乐痛时，便自知我不食不苦不乐痛。
“复次，比丘，若得乐痛，尔时不得苦痛，亦复无不苦不乐痛，尔时我唯有乐痛。若得苦痛时，尔时无有乐痛，亦无不苦不乐痛，唯有苦痛。若复，比丘，得不苦不乐痛时，尔时无有乐痛、苦痛，唯有不苦不乐痛。复次，痛者无常、变易之法，以知痛无常、变易法者，是谓痛为大患。
“云何痛为出要？若能于痛舍离于痛，除诸乱想，是谓舍离于痛。诸有沙门、婆罗门于痛著痛，不知大患，亦不舍离，如实而不知，此非沙门、婆罗门，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不能以身作证而自游戏。诸有沙门、婆罗门于痛不著痛，深知为大患，能知舍离，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以身作证而自游戏，是谓舍离于痛。
“复次，比丘，若有沙门、婆罗门不知苦痛、乐痛、不苦不乐痛，如实而不知，复教他人使行者，此非其宜。若有沙门、婆罗门能舍离痛，如实而知，复劝教人使远离之，此正其宜，是谓舍离于痛。
“我今，比丘，以说著欲、味欲，欲为大患，复能舍者；亦说著色、味色，色为大患，能舍离色；以说著痛、味痛，痛为大患，能舍离痛。诸如来所应行者，所谓施设者，我今周讫。常当念在树下空闲之处，坐禅思惟，莫有懈怠！是谓我之教敕。”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不牢要。云何为三？身不牢要、命不牢要、财不牢要。是谓，比丘，有此三不牢要。于此，比丘，三不牢要中，当求方便，成三牢要。云何为三？不牢要身，求于牢要；不牢要命，求于牢要；不牢要财，求于牢要。

“云何不牢要身，求于牢要？所谓谦敬礼拜，随时问讯。是谓不牢要身，求于牢要。

“云何不牢要命，求于牢要？于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形寿不杀生，不加刀杖，常知渐愧，有慈悲心，普念一切众生；尽形寿不盗，恒念惠施，心无吝相；尽形寿不淫，亦不他淫；尽形寿不妄语，常念至诚，不欺世人；尽形寿不饮酒，意不错乱，持佛禁戒。是谓命不牢要，求于牢要。

“云何财不牢要，求于牢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念惠施，与沙门、婆罗门、诸贫匮者，须食者与食，须浆与浆，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舍宅、城郭，所须之具悉皆与之。如是，财不牢要，求于牢要。

“是谓，比丘，以此三不牢要，求此三牢要。”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知身不牢要，命亦不牢固，
财货衰耗法，当求牢要者。
人身甚难得，命亦不久停，
财货磨灭法，欢喜念惠施。”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一德、福业，三因、三安、瞿，
三夜、病、恶行，苦除、不牢要。

三供养品第二十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人，世人所应供养。云何为三？如来、至真、等正觉，世人所应供养；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

“有何因缘如来世人所应供养乎？夫如来者，不伏者伏，不降者降，不度者度，未得解脱者令得解脱，未般涅槃者使成涅槃，无救护者与作救护，盲者与作眼目，病者与作救护，最尊第一。魔若魔天、天及人民，于中最尊福田，可敬可贵，与人作导，令知正路，未知道者与说道教，以此因缘，如来世人所应供养。

“复有何因缘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乎？比丘当知：漏尽阿罗汉以度生死源，更不复受有，以得无上法，淫、怒、痴尽，永不得全，是世福田。以此因缘本末，使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

“复以何因缘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比丘当知：转轮圣王以法

治化，终不杀生，复教他人使不杀生；自不盗窃，亦复教他人使不偷盗；自不淫泆，复教他人不行淫泆；自不妄语，亦复教他人使不妄语；自不两舌，斗乱彼此，亦复教他人使不两舌；自不嫉妒、恚、痴，亦复教他人不习此法；自行正见，复教他人使不邪见。以此因缘，以此本末，使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阿难：“有三善根，不可穷尽，渐至涅槃界。云何为三？所谓于如来所而种功德，此善根不可穷尽；于正法中而种功德，此善根不可穷尽；于圣众所而种功德，此善根不可穷尽。是谓，阿难，此三善根不可穷尽，得至涅槃界。是故，阿难，当求方便，获此不可穷尽之福。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痛。云何为三？所谓乐痛、苦痛、不苦不乐痛。诸比丘当知：彼乐痛者，欲爱使也；彼苦痛者，瞋恚使也；不苦不乐痛者，是痴使也。是故，诸比丘，当学方便，求灭此使。所以然者？当自炽然，当自修行法，得无比法。诸比丘当知：我灭度后，其有比丘念自炽然，修其行法，得无比法，此则是第一声闻。

“云何，比丘，当自炽然，当自修行，得修行法，获无比法？于是，比丘，内自观身，外自观身，内外自观身而自游戏；内观痛，外观痛，内外观痛；内观意，外观意，内外观意；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而自游戏。如是，比丘，当自炽然，修行其法，得无比法。诸比丘行此法者，于声闻中第一弟子。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事，覆则妙，露则不妙。云何为三？一者女人，覆则妙，露则不妙；婆罗门咒术，覆则妙，露则不妙；邪见之业，覆则妙，露则不妙。是谓，比丘，有此三事，覆则妙，露则不妙。

“复有三事，露则妙，覆则不妙。云何为三？日、月，露则妙，覆则不妙；如来法语，露则妙，覆则不妙。是谓，比丘，有此三事，露则妙，覆则不妙。”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女人及咒术，邪见不善行，
　此是世三法，覆隐而最妙。

日、月广所照，如来正法语，
此是三世法，露则第一妙。

“是故，诸比丘，当露现如来法，勿使覆隐。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三有为有为相。云何为三？知所从起，知当迁变，知当灭尽。彼云何知所从起？所谓生，长大成五阴形，得诸持、入，是谓知所从起。彼云何为灭尽？所谓死，命过不住、无常，诸阴散坏，宗族别离，命根断绝，是谓为灭尽。彼云何变易？齿落、发白、气力竭尽，年遂衰微，身体解散，是谓为变易法。是为，比丘，三有为有为相。当知此三有为相，善分别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人有三相三法，不可恃怙。云何为三？于是，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不可论说而论说之，不可行者而修习之。

“云何愚者不可思惟而思念之？于是，愚者意三行便思忆之。云何为三？于是，愚者起嫉心，于他财物及于女色，心念恶言，悉兴嫉心：‘彼之所有，愿是我许。’如是，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

“云何愚者不可论说而论说之？于是，愚者造口四过。云何为四？于是，愚者恒喜妄言、绮语、恶口、斗乱彼此。如是，愚者造口四过。

“云何愚者造于恶行？于是，愚者造身恶行，常念杀生、窃盗、淫泆。如是，愚者造于恶行。如是，比丘，愚者有此三行，愚痴之人习此三事。

“复次，比丘，智者有三事，当念修行。云何为三？于是，智者应思惟者，便思惟之；应论说者，便论说之；应行善者，便修行善。

“彼云何智者应思惟事，便思惟之？于是，智者思惟意三行。云何为三？于是，智者不嫉妒、恚、痴，常行正见，见他财货，不生想念。如是，智者应思惟者，便思惟之。

“云何智者应论说者，便论说之？于是，智者成就口四行。云何为四？于是，智者不行妄语，亦不教人妄语，见人妄语者意不喜乐，是谓智者而护其口。复次，智者不行绮语、恶口、斗乱彼此，亦不教人使行绮语、恶口、斗乱。如是，智者成就口四行。

“云何智者成就身三行？于是，智者思惟身行，无所触犯。然复

智者自不杀生，亦不教人杀生，见人杀者心不喜乐。自不偷窃，不教人盗，见人盗者心不喜乐。亦不淫泆，见他女色，心不起想，亦不教人使行淫泆；设见老母，视之如己亲，中者如姊，小者如妹，意无高下。如是，智者身成就三行。是谓智者所行。如是，比丘，有此三有为之相。是故，诸比丘，愚者三相常当舍离。此三智者所行，不废斯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法，不可觉知，不见、不闻，经历生死，未曾瞻睹，我及尔等曾不见闻。云何为三？所谓贤圣戒，不可觉知，不见、不闻，经历生死，未曾瞻睹，我及尔等曾不见闻。贤圣三昧、贤圣智慧，不可觉知，不见、不闻。如今我身并及汝等，皆悉觉知贤圣禁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皆悉成就，不复受有，已断生死根原。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此三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衙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法甚可敬爱，世人所贪。云何为三？所谓少壮，甚可爱敬，世人所贪；无病，甚可爱敬，世人所贪；寿命，甚可爱敬，世人所贪。是谓，比丘，有此三法，甚可爱敬，世人所贪。

“复次，比丘，虽有此三法，甚可爱敬，世人所贪；然更有三法，不可爱敬，世人所不贪。云何为三？虽有少壮，然必当老，不可爱敬，世人所不贪。比丘当知：虽有无病，然必当病，不可爱敬，世人所不贪。比丘当知：虽有寿命，然必当死，不可爱敬，世人所不贪。是故，诸比丘，设有少壮，当求不老，至涅槃界；虽有无病，当求方便，使不有病；虽有寿命，当求方便，使不命终。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春时天雨大雹，设如来不出世，众生入地狱，亦复如是。是时，女人入地狱多于男子。所以然者？比丘当知：以三事故，众生之类，身坏命终，入三恶趣。云何为三？所谓贪欲、睡眠、调戏。有此三事缠著心意，身坏命终，入三恶趣。

“女人竟日习玩三法而自娱乐。云何为三？晨朝，以嫉妒心而自缠缚；若至日中，复以睡眠结而自缠裹；向暮，以贪欲心而自缠缚。以此因缘，使彼女人身坏命终，生三恶趣。是故，诸比丘，当念离此

三法。”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嫉妒、睡眠、调，贪欲是恶法，
牵人至地狱，至竟无解脱。
是故当舍离，嫉妒及睡、调，
亦当舍于欲，莫造彼恶行。

“是故，诸比丘，当念去离嫉妒，无悭吝心，常行惠施，不著睡眠，当行不染，不著贪欲。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法，习之、玩之，不知厌足，亦复不能至休息处。云何为三？所谓贪欲，若有人习此法，初无厌足；若复有人习饮酒者，初无厌足；若复有人修习睡眠，初无厌足。是谓，比丘，若有人习此三法者，初无厌足，亦复不能至灭尽之处。是故，诸比丘，常当舍离此三法，不亲近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供养、三善根，三痛、三覆露，
相、法、三不觉，爱敬、春、无足。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

地主品第二十三

闻如是：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王波斯匿告诸群臣曰：“汝等催严羽宝之车，吾欲往诣世尊所，礼拜问讯。”

是时，左右受王教令，寻严驾羽宝之车，即白王曰：“严驾已办，今正是时。”

尔时，王波斯匿即乘宝羽之车，步骑数千，前后围绕，出舍卫国，至祇洹精舍，往诣世尊所。如诸王法，除去五饰，所谓盖、天冠、剑、履屣及金拂，舍著一面，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与说深法，劝乐令喜。是时，王波斯匿闻说法已，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受我三月请，及比丘僧，莫在余处。”是时，世尊默然受波斯匿请。

时，王波斯匿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

去，还至舍卫城，敕诸群臣曰："吾欲饭佛及比丘僧三月供养，给所须物，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汝等亦当发欢喜心。"

诸臣对曰："如是。"

时，王波斯匿即于宫门外，作大讲堂，极为殊妙，悬缯幡盖，作倡妓乐，不可称计。施诸浴池，办诸油灯，办种种饭食，味有百种。是时，王波斯匿即白："时到，惟愿世尊临顾此处！"

尔时，世尊以见时到，著衣持钵，将诸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至彼讲堂所；到已，就座而坐，及比丘僧各随次而坐。

是时，王波斯匿将诸宫人，手自行食，供给所须，乃至三月，无所短乏，给与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见世尊食讫，持种种华散世尊及比丘僧上，更取小座于如来前坐，白世尊曰："我曾从佛闻以因缘本末：施畜生食者，获福百倍；与犯戒人食者，获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获福万倍；施断欲仙人食者，获福亿倍；与向须陀洹食者，获福不可计。况复成须陀洹乎！况向斯陀含、得斯陀含道！况向阿那含、得阿那含道！况向阿罗汉、得阿罗汉道！况向辟支佛、得辟支佛！况向如来、至真、等正觉！况成佛及比丘僧！其福功德不可称计。我今所作功德，今日已办。"

世尊告曰："大王，勿作是语！作福无厌。今日何故说所作已办？所以然者？生死长远，不可称记。

"过去久远，有王名曰地主，统领此阎浮里地。彼王有臣名曰善明，少小与王周旋，无所畏难。是时，彼王分阎浮地半与彼臣使治。是时，善明小王自造城郭，东西十二由旬，广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众多。

"尔时，彼城名曰远照。善明王主第一夫人名日月光，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口出优钵华香，身作栴檀香；未经几日，身便怀妊。彼夫人即往白王：'我今有娠。'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敕左右，更施设座具，快乐无比。夫人怀妊日数遂满，生一男儿。当生之时，阎浮里内晃然金色，颜貌端正，三十二相，身体金色。善明大王见此太子，欢喜踊跃，庆贺无量，便召诸师婆罗门、道士，躬抱太子，使彼瞻相：'我今已生此子，卿等与吾瞻相，便立名字。'

"时，诸相师受王教令，各共抱瞻，观察形貌，咸共白王：'圣王，太子端正无双，诸根不缺，有三十二相。今此王子当有两趣，若当在家者，便为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为七。当有千子，勇悍刚强，能却众敌，于此四海之内，不加刀杖，自然靡伏。若此王子出家学道者，成无上正觉，名德远布，弥满世界。生此王子，当此之日，光明远照，今字王子名曰灯光。'时，诸相师以立名字，各退坐而去。

"时，王竟日抱此太子，未尝离目。时，王为此王子立三讲堂，秋、冬、夏节随适所宜，宫人婇女充满宫里，使吾太子于此游戏。

“时，王太子年二十九，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即日出家，即夜成佛。尔时，阎浮里地悉共闻知：‘彼王太子出家学道，即日成佛。’父王清旦闻王太子出家学道，即夜成佛。时，父王便作是念：‘昨夜吾闻诸天在空皆共称善，此必善应，非有恶响，我今可往而共相见。’

“时，王将四十亿众，男女围绕，便诣灯光如来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众，各共礼足，在一面坐。是时，如来与父王及四十亿众渐说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污，漏不净行，出家为要，获清净报。尔时，如来观众生意，心性柔和，诸佛如来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彼四十亿众广说其义，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时，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我等意愿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大王当知：尔时，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即以其日成阿罗汉。

“尔时，灯光如来将四十亿众，皆是无著，游彼国界。国土人民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无所渴乏。是时，地主大王闻子灯光成无上正真、等正觉，将四十亿众，皆是无著，游彼国界：‘我今当遣信，往请如来在此游化。若使来者，充我本愿；若不来者，我躬自当往拜跪问讯。’即敕一臣：‘汝往至彼问讯如来，持我名字，头面礼足，兴居轻利，游步康强。云王地主问讯如来，兴居轻利，游步康强。惟愿世尊临顾此土！’

“尔时，彼人受王教敕，便往至彼国界；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便作是说：‘大王地主礼如来足，问讯礼竟，兴居轻利，游步康强。惟愿世尊临顾彼国！’尔时，世尊默然受彼请。

“时，灯光如来将诸大众，以渐人间游行，与大比丘四十亿众俱。在在处处，靡不恭敬者，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皆悉贡献。渐至地主国界时，地主大王闻灯光如来至此国界，在北婆罗园中，将大比丘众四十亿人：‘我今可躬自往迎。’

“时，地主大王复将四十亿众往诣灯光如来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及四十亿众礼足已，在一面坐。

“尔时，灯光如来渐与彼王及四十亿众而说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污，漏不净行，出家为要，获清净报。尔时，如来观众生意，心性柔和，诸佛如来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彼四十忆众广说其义，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时，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我等意愿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大王当知：尔时，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即以其日，成阿罗汉道。时，地主国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时，灯光如来将八十亿众，皆是阿罗汉，游彼国界。国土人民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事事供给，无所乏短。是时，地主国王复于余时，将诸群臣至彼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

坐。是时，灯光如来与彼国王说微妙法。地主大王白如来曰：‘惟愿世尊尽我形寿受我供养，及比丘僧，当供给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悉当供给。’尔时，灯光如来默然受彼王请。

“时，王见佛默然受请，重白世尊：‘我今从世尊求愿，唯见听许！’世尊告白：‘如来法者，已过此愿。’王白世尊：‘我今求愿者，极为净妙。’世尊告曰：‘所求之愿，云何净妙？’王白世尊：‘如我意中，今日众僧在一器食，明日复用余器食；今日众僧著一种服，明日复更易服；今日众僧坐一种座，明日复更坐余座；今日使人与众僧使，明日复更易使人。我所求愿者，正谓此耳！’灯光如来告曰：‘随汝所愿，今正是时。’

“时，地主大王欢喜诵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至宫中；到已，告诸群臣：‘我今意欲尽其形寿供养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及比丘众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汝等亦当劝发佐吾供办。’诸臣对曰：‘如大王教！’去城不远一由旬内，造立堂舍，雕文刻镂，五色玄黄，悬缯幡盖，作倡伎乐，香汁洒地，修治浴池，办具灯明及甘馔、饮食、施设坐具。便白：‘时到，今正是时，愿尊屈顾！’

“时，灯光如来已知时至，著衣持钵，将比丘众，前后围绕，便往至讲堂所，各各就座而坐。时，地主大王见佛、比丘僧坐讫，将宫人婇女及诸大臣，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味各百种。大王当知：尔时，地主国王七万岁中，供养灯光如来及八十亿众诸阿罗汉，未曾懈废。时，彼如来教化周讫，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

“时，地主大王以若干百种香华供养，于四衢道路，起四庙寺，各用七宝，金、银、琉璃、水精，悬缯幡盖。及八十亿众各各以渐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尔时，大王取八十亿众，收其舍利，各各兴起神寺，皆悬缯幡盖，香华供养。大王当知：尔时，地主大王复供养灯光如来寺及八十亿罗汉寺，复经七万岁，随时供养，燃灯、散华、悬缯幡盖。大王当知：灯光如来遗法灭尽，然后彼王方取灭度。

“尔时，地主大王者岂是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地主大王者，即我身是。我于尔时，七万岁中，以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供养彼佛，令不减少。般涅槃后，复于七万岁中供养形像舍利，烧香、燃灯，悬缯幡盖，无所渴乏。我于尔时，以此功德，求在生死获此福佑，不求解脱。大王当知：尔时所有福德，今有遗余耶？莫作是观！如我今日观彼福佑，无有毫厘如毛发许。所以然者？生死长远，不可称记。于中悉食福尽，无有毫厘许在。是故，大王，莫作是说言：‘我所作福佑，今日已办。’大王，当作是说：‘我今身、口、意所作众行，尽求解脱，不求在生死食其福业，便于长夜安隐无量。’”

尔时，王波斯匿便怀恐惧，衣毛皆竖，悲泣交集，以手抆泪，头面礼世尊足，自陈过状：“如愚、如呆，无所觉知，惟愿世尊受我悔

过！今五体投地，改已往之失，更不造此言教。惟愿世尊受我悔过！”如是再三。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今于如来前悔其非法，改往修来。我今受汝悔过，更莫复造。”

尔时，于大众中有一比丘尼，名迦旃延，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白世尊曰：“今世尊所说，甚为微妙。又世尊告波斯匿王作是语：‘大王当知：身、口、意所作众行，尽求解脱，莫求在生死食其福业，更于长夜获安隐无量。’所以然者？我自忆三十一劫，有式诘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游在野马世界。

“尔时，彼佛到时著衣持钵，入野马城乞食。是时，城内有一使人，名曰纯黑。时，彼使人见如来执钵入城乞食；见已，便作是念：‘今如来入城必须饮食。’即入家出食施与如来，兴发此愿：‘持此功德，莫堕三恶趣中；使我当来之世，亦当值如此圣尊；亦当使彼圣尊为我说法，时得解脱。’世尊并波斯匿王咸共知之。当尔时，纯黑使人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纯黑使人者，即我身是。

“我于尔时，饭式诘如来，作此誓愿：‘使将来之世，值如此圣尊与我说法，时得解脱。’我于三十一劫不堕三恶趣中，生天、人中，最后今日受此身分，遭值圣尊，得出家学道，尽诸有漏，成阿罗汉。若世尊所说极为微妙，语波斯匿王：‘身、口、意所作众行，尽求解脱，莫在生死食此福业。’我若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斯，欢喜心意向如来者，我便生此念：‘此诸贤士，用意犹不爱敬供奉如来。’设我见四部之众，即往告曰：‘汝等诸贤，为须何物？衣钵耶？尼师檀耶？针筒耶？澡罐耶？及余沙门什物，我尽当供给。’我已许之，便在处处乞求，若我得者，是其大幸；若使不得，便往至郁单越、瞿耶尼、弗于逮，求索来与。所以然者？皆由此四部之众得涅槃道。”

尔时，世尊观察迦旃延比丘尼心，便告诸比丘：“汝等颇见如此之比信心解脱，如迦旃延比丘尼乎？”

诸比丘对曰：“不见也，世尊。”

世尊告曰：“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得信解脱者，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也。”

尔时，迦旃延比丘尼及波斯匿王、四部之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补纳故衣。是时，释提桓因遥见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补纳故衣；见已，便作是念：“此尊者婆拘卢已成阿罗汉，诸缚已解，长寿无量，恒自降伏，思惟非常、苦、空、非身，不著世事，亦复不与他人说法，寂默自修如外道异学。不审此尊能与他说法，为不堪任乎？我今当与试之。”

尔时，天帝释便从三十三天没不现，来至耆阇崛山，在尊者婆拘卢前住，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释提桓因便说此偈：

“智者所叹说，何故不说法？
　坏结成圣行，何为寂然住？”

尔时，尊者婆拘卢复以此偈，报释提桓因曰：

“有佛、舍利弗，阿难、均头槃，
　亦及诸尊长，善能说妙法。”

尔时，释提桓因白尊者婆拘卢曰：“众生之根有若干种，然尊当知：世尊亦说众生种类，多于地土。何故尊者婆拘卢不与他人说法？”

婆拘卢报曰：“众生之类难可觉知，世界若干，国土不同，皆著我所、非我所。我今观察此义已，故不与人说法。”

释提桓因曰：“愿尊与我说我所、非我所之义。”

尊者婆拘卢曰：“我、人、寿命，若男、若女士夫之类，尽依此命而得存在。然复，拘翼，世尊亦说：‘比丘当知：当自炽然，无起邪法，亦当贤圣默然。’我观此义已，故默然耳！”

是时，释提桓因遥向世尊叉手，便说此偈：

“归命十力尊，圆光无尘翳，
　普为一切人，此者何奇特！”

尊者婆拘卢报曰：“何故帝释而作是说：此者甚奇特？”

释提桓因报言：“自念我昔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而问此义：‘天、人之类有何想念？’尔时，世尊告我曰：‘此世界若干种，各各殊异，根原不同。’我闻此语已，寻对曰：‘如是，世尊所说世界若干种，各各不同，设与彼众生说法，咸共受持有成果者。’我以此故说：‘此者甚奇特！’然尊者婆拘卢所说，亦复如是，世界若干种，各各不同。”

是时，释提桓因便作是念：“此尊堪任与人说法，非为不能。”是时，释提桓因即从座起而去。

尔时，释提桓因闻尊者婆拘卢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占波国雷声池侧。

是时，尊者二十亿耳在一静处，自修法本，不舍头陀十二法行；昼夜经行，不离三十七道品之教；若坐、若行，常修正法；初夜、中夜、竟夜，恒自克励，不舍斯须；然复不能于欲漏法心得解脱。是时，尊者二十亿耳所经行处，脚坏血流，盈满路侧，犹如屠牛之处，

乌鹊食血；然复不能于欲漏心得解脱。是时，尊者二十亿耳便作是念："释迦文佛苦行精进弟子中，我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又我家业，多财饶宝，宜可舍服，还作白衣，持财物广惠施。然今作沙门，甚难不易！"

尔时，世尊遥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便腾游虚空，至彼经行处，敷坐具而坐。是时，尊者二十亿耳前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问二十亿耳曰："汝向何故作是念：'释迦文佛精进苦行弟子中，我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又我家业，饶财多宝，宜可舍服，还作白衣，持财物广施。然今作沙门，甚难不易'？"

二十亿耳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我今还问汝，随汝报我。云何，二十亿耳，汝本在家时，善弹琴乎？"

二十亿耳对曰："如是，世尊，我本在家时，善能弹琴。"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亿耳，若弹弦极急，响不齐等，尔时琴音可听采不？"

二十亿耳对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复缓，尔时琴音可听采不？"

二十亿耳对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不急不缓，尔时琴音可听采不？"

二十亿耳对曰："如是，世尊，若琴弦不缓不急，尔时琴音便可听采。"

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极精进者，犹如调戏；若懈怠者，此堕邪见；若能在中者，此则上行，如是不久，当成无漏人。"

尔时，世尊与二十亿耳比丘说微妙法已，还雷音池侧。

尔时，尊者二十亿耳思惟世尊教敕，不舍须臾，在闲静处修行其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剃除须发，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尊者二十亿耳便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弟子精勤苦行，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城中婆提长者遇病命终，然彼长者无有子息，所有财宝尽没入官。尔时，王波斯匿尘土坌身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问王曰："大王，何故尘土坌身来至我所？"

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此舍卫城内有长者名婆提，今日命终，彼

无子息，躬往收摄财宝，理使入官，纯金八万斤，况复余杂物乎！然彼长者存在之日，所食如此之食，极为弊恶，不食精细，所著衣服垢坌不净，所乘车骑极为瘦弱。”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来言：夫悭贪之人得此财货，不能食啖；不与父母、妻子、仆从、奴婢，亦复不与朋友、知识，亦复不与沙门、婆罗门、诸尊长者。若有智之士得此财宝，便能惠施广济，一切无所爱惜，供给沙门、婆罗门诸高德者。”

时，王波斯匿说曰：“此婆提长者命终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此婆提长者命终生涕哭大地狱中。所以然者？此断善根之人，身坏命终，生涕哭地狱中。”

波斯匿王曰：“婆提长者断善根耶？”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说，彼长者断于善根。然彼长者故福已尽，更不造新。”

王波斯匿曰：“彼长者颇有遗余福乎？”

世尊告曰：“无也，大王，乃无毫厘之余有存在者。如彼田家公，但收不种，后便穷困，渐以命终。所以然者？但食故业，更不造新。此长者亦复如是，但食故福，更不造新福。此长者今夜当在涕哭地狱中。”

尔时，波斯匿王便怀恐怖，抆泪而曰：“此长者昔日作何功德福业生在富家？复作何不善根本，不得食此极富之货，不乐五乐之中？”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曰：“过去久远迦葉佛时，此长者在此舍卫城中为田家子。尔时，佛去世后，有辟支佛出世，往诣此长者家。尔时，此长者见辟支佛在门外，见已，便生是念：‘如此尊者出世甚难，我今可以饮食往施此人。’尔时，长者便施彼辟支佛食，辟支佛得食已，便飞在虚空而去。时，彼长者见辟支佛作神足，作是誓愿：‘持此善本之愿，使世世所生之处，不堕三恶趣，常多财宝。’后有悔心：‘我向所有食，应与奴仆，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尔时，田家长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田家长者，今此婆提长者是。

“是时施已，发此誓愿，持此功德，所生之处不堕恶趣，恒多财饶宝，生富贵之家，无所渴乏。既复施已，后生悔心：‘我宁与奴仆使食，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以此因缘本末，不得食此极有之货，亦复不乐五乐之中，不自供养；复不与父母、兄弟、妻子、仆从、朋友、知识，不施沙门、婆罗门诸尊长者，但食故业，不造新者。是故，大王，若有智之士得此财货，当广布施，莫有所惜，复当得无极之财。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曰：“自今已后，当广布施沙门、婆罗门四部之众；诸外道、异学来乞求者，我不堪与。”

世尊告曰：“大王，莫作是念。所以然者？一切众生皆由食得

存，无食便丧。”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念当广惠施，终莫断施心，
　　必当值贤圣，度此生死源。”

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我今倍复欢庆于向如来，所以然者：‘一切众生皆由食得存，无食不存。’”尔时，波斯匿王曰：“自今以后，当广惠施，无所吝惜。”

是时，世尊与王说微妙之法。

时，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王波斯匿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在闲静处，便生此念：“世间颇有此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乎？”尔时，尊者阿难便从座起，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尊者阿难白世尊曰：“我于闲静之处，便生此念：‘世间颇有此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乎？’”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有此妙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此是何者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

世尊告曰：“有此之香，然此香气力，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

阿难白佛言：“此何等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

世尊告曰：“此三种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

阿难言：“何等为三？”

世尊告曰：“戒香、闻香、施香，是谓，阿难，有此香种。然复此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诸世间所有之香，此三种香最胜、最上，无与等者，无能及者。犹如由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此醍醐最胜、最上，无与等者，亦不能及；此亦如是，诸所有世间诸香，此三种香最胜、最上，无能及者。”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木蜜及栴檀，优钵及诸香，
　　此诸种种香，戒香最为胜。
　　此戒以成就，无欲无所染，
　　等智而解脱，逝处魔不知。
　　此香虽为妙，及诸檀蜜香，
　　戒香之为妙，十方悉闻之。

梅檀虽有香，优钵及余香，
此诸众香中，闻香最第一。
梅檀虽有香，优钵及余香，
此诸众香中，施香最第一。

“是谓此三种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是故，阿难，当求方便，成此三香。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尔时，提婆达兜亦入城乞食。时，提婆达兜所入巷中，佛亦往至彼。然佛遥见提婆达兜来，便欲退而去。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何故欲远此巷？”

世尊告曰：“提婆达兜今在此巷，是以避之。”

阿难白佛言：“世尊，岂畏提婆达兜乎？”

世尊告曰：“我不畏提婆达兜也，但此恶人不应与相见。”

阿难曰：“然，世尊，可使此提婆达兜乃可使在他方。”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言：

“我终无此心，使彼在他方，
彼自当造行，便自在他所。”

阿难白世尊曰：“然提婆达兜有过于如来所。”

世尊告曰：“愚惑之人不应与相见。”是时，世尊向阿难而说此偈：

“不应见愚人，莫与愚从事，
亦莫与言论，说于是非事。”

是时，阿难复以此偈报世尊曰：

“愚者何所能？愚者有何过？
正使共言说，竟有何等失？”

尔时，世尊复以此偈报阿难曰：

“愚者自造行，所作者非法，
正见反常律，邪见日以滋。

“是故，阿难，莫与恶知识从事。所以然者？与愚人从事，无

信、无戒、无闻、无智；与善知识从事，便增益诸功德，戒具成就。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五百人俱。

尔时，王阿阇世恒以五百釜食给与提婆达兜。彼时，提婆达兜名闻四远，戒德具足，名称悉备，乃能使王日来供养。

是时，提婆达兜得此利养已，诸比丘闻之，白世尊曰："国中人民，叹说提婆达兜名称远布，乃使王阿阇世恒来供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施此心，贪提婆达兜利养。所以然者？提婆达兜愚人造此三事，身、口、意行，终无惊惧，亦不恐怖。如今提婆达兜愚人，当复尽此诸善功德。如取恶狗鼻坏之，倍复凶恶；提婆达兜愚人亦复如是，受此利养，遂起贡高。是故，诸比丘，亦莫兴意著于利养。设有比丘著于利养，而不获三法。云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而不成就。若有比丘不著利养，便获三法。云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若欲成此三法，当发善心，不著利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不善根。云何为三？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若比丘有此三不善根者，堕三恶趣。云何为三？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如是，比丘，若有此三不善根者，便有三恶趣。

"比丘当知：有此三善根。云何为三？不贪善根、不恚善根、不痴善根，是谓比丘有此三善根。若有此三善根者，便有二善处，涅槃为三。云何二趣？所谓人、天是也。是谓比丘有此三善者，则生此善处。是故，诸比丘，当离三不善根，修三善根。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聚。云何为三？所谓等聚、邪聚、不定聚。彼云何为等聚？所谓等见、等治、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是谓等聚。彼云何名为邪聚？所谓邪见、邪治、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是谓邪聚。彼云何名为不定聚？所谓不知苦、不知集、不知尽、不知道、不知等聚、不知邪聚、是谓名为不定聚。

"诸比丘当知：复有三聚。云何为三？所谓善聚、等聚、定聚。彼云何名善聚？所谓三善根。何等三善根？所谓不贪善根、不恚善

根、不痴善根，是谓善聚。云何名为等聚？所谓贤圣八品道：等见、等治、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等念、等三昧，是谓等聚。彼云何名为定聚？所谓知苦、知集、知尽、知道、知善聚、知恶趣、知定聚，是谓名为定聚。是故，诸比丘，此三聚中，邪聚、不定聚，当远离之，此正聚者当奉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拾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观想。云何为三？所谓观欲想、瞋恚想、杀害想。是谓，比丘，有此三想。比丘当知：若有观欲想，命终时便堕地狱中；若观瞋恚想，命终时生畜生中，所谓鸡狗之属、蛇蚖之类而生其中；若观害想，亦命终者生饿鬼中，形体烧燃，苦痛难陈。是谓，比丘，有此三想生地狱中、饿鬼、畜生。

“复有三想。云何为三？所谓出要想、不害想、不恚想。若有人有出要想者，命终之时生此人中；若有不害想者，命终时生自然天上；若有人不杀心者，命终时断五结，便于彼处而般涅槃。是谓，比丘，有此三想，常念修行，此三恶想当远离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地主、婆拘、耳，婆提、逆顺香，
愚、世、三不善，三聚、观在后。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者，天帝释告三十三天：‘卿等若入大战中时，设有恐怖畏惧之心者，汝等还顾视我高广之幢；设见我幢者，便无畏怖。若不忆我幢者，当忆伊沙天王幢；以忆彼幢者，所有畏怖，便自消灭。若不忆我幢，及不忆伊沙幢者，尔时当忆婆留那天王幢；以忆彼幢，所有恐怖，便自消灭。’

“我今亦复告汝等：设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有畏怖衣毛竖者，尔时当念我身，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设有恐怖衣毛竖者，便自消灭。

“若复不念我者，尔时当念于法。如来法者甚为微妙，智者所学；以念法者，所有恐怖，便自消灭。

“设不念我，复不念法，尔时当念圣众。如来圣众极为和顺，法

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四双八辈，此是如来圣众，可敬可事，世间福田，是谓如来圣众。尔时若念僧已，所有恐怖，便自消灭。

“比丘当知：释提桓因犹有淫、怒、痴，然三十三天念其主即无恐怖，况复如来无有欲、怒、痴心，当念有恐怖乎？若有比丘有恐怖者，便自消灭。是故，诸比丘，当念三尊：佛、法、圣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拔祇国界有鬼，名为毗沙，在彼国界，极为凶暴，杀民无量，恒日杀一人，或日杀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尔时，诸鬼神、罗刹充满彼国。

是时，拔祇人民皆共集聚，而作是说：“我等可得避此国至他国界，不须住此。”

是时，毗沙恶鬼知彼人民心之所念，便语彼人民曰：“汝等莫离此处至他邦土。所以然者？终不免吾手。卿等日日持一人祠吾，吾便不触扰汝。”

是时，拔祇人民日取一人祠彼恶鬼。是时，彼鬼食彼人已，取骸骨掷著他方山中，然彼山中骨满溪谷。

尔时，有长者名善觉，在彼住止，饶财多宝，积财千亿，骡、驴、骆驼不可称计，金、银、珍宝、车渠、玛瑙、真珠、琥珀亦不可称计。尔时，彼长者有儿，名那优罗；唯有一子，甚爱敬念，未曾离目前。尔时，有此限制：“那优罗小儿，次应祠鬼。”

是时，那优罗父母沐浴此小儿，与著好衣，将至冢间，至彼鬼所；到已，啼哭唤呼，不可称计，并作是说：“诸神！地神！皆共证明：我等唯有此一子，愿诸神明当证明此；及二十八大鬼神王当共护此，无令有厄；及四天王咸共归命，愿拥护此儿，使得免济；及释提桓因亦向归命，愿济此儿命；及梵天王亦复归命，愿脱此命；诸有鬼神护世者亦向归命，使脱此厄；诸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我今亦复归命，使脱此厄；诸辟支佛无师自觉亦复自归，使脱此厄；彼如来今亦自归，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获者获，不脱者脱，不般涅槃者使般涅槃，无救者与作救护，盲者作眼目，病者作大医王，若天、龙、鬼、神、一切人民、魔及魔天，最尊、最上，无能及者，可敬可贵，为人作良佑福田，无有出如来上者；然如来当监察之，愿如来当照此至心！”是时，那优罗父母即以此儿付鬼已，便退而去。

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复以天耳彻听，闻有此言，那优罗父母啼哭不可称计。尔时，世尊以神足力，至彼山中恶鬼住处。时，彼恶鬼集在雪山北鬼神之处。是时，世尊入鬼住处而坐，正身正意，结跏趺坐。

是时，那优罗小儿渐以至彼恶鬼住处。是时，那优罗小儿遥见如来在恶鬼住处，光色炳然，正身正意，系念在前，颜色端正，与世有奇；诸根寂静，得诸功德，降伏诸魔，如此诸德不可称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如须弥山，出诸山顶，面如日月，亦如金山，光有远照；见已，便起欢喜心向于如来，便生此念："此必不是毗沙恶鬼。所以然者？我今见之，极有欢喜之心。设当是恶鬼者，随意食之。"

是时，世尊告曰："那优罗，如汝所言，我今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故来救汝，及降此恶鬼。"

是时，那优罗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与说妙义，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恶，漏不净行，出家为要，去诸乱想。尔时，世尊以见那优罗小儿心意欢喜，意性柔软，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是时世尊具与彼说。彼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以见法、得法、成就诸法；承受诸法，无有狐疑，解如来教，归佛、法、圣众，而受五戒。

是时，毗沙恶鬼还来到本住处。尔时，恶鬼遥见世尊端坐思惟，身不倾动；见已，便兴恚怒，雨雷电霹雳向如来所，或雨刀剑；未堕地之顷，便化优钵莲华。是时，彼鬼倍复瞋恚，雨诸山河石壁；未堕地之顷，化作种种饮食。是时，彼鬼复化作大象，吼唤向如来所。尔时，世尊复化作师子王。是时，彼鬼倍化作师子形向如来所。尔时，世尊化作大火聚。是时，彼鬼倍复瞋恚，化作大龙而有七首。尔时，世尊化作大金翅鸟。是时，彼为便生此念："我今所有神力，今以现之，然此沙门衣毛不动，我今当往问其深义。"

是时，彼鬼问世尊曰："我今毗沙欲问深义，设不能报我者，当持汝两脚掷著海南。"

世尊告曰："恶鬼当知：我自观察，无天及人民、沙门、婆罗门、若人、非人，能持我两脚掷海南者。但今欲问义者，便可问之。"

是时，恶鬼问曰："沙门，何等是故行？何等是新行？何等是行灭？"

世尊告曰："恶鬼当知：眼是故行，曩时所造，缘痛成行；耳、鼻、口、身、意，此是故行，曩时所造，缘痛成行。是谓，恶鬼，此是故行。"

毗沙鬼曰："沙门，何等是新行？"

世尊告曰："今身所造身三、口四、意三。是谓，恶鬼，此是新行。"

时，恶鬼曰："何等是行灭？"

世尊告曰："恶鬼当知：故行灭尽，更不兴起，复不造行，能取

此行，永以不生，永尽无余，是谓行灭。”

是时，彼鬼白世尊曰：“我今极饥，何故夺我食？此小儿是我所食。沙门，可归我此小儿。”

世尊告曰：“昔我未成道时，曾为菩萨，有鸽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鸽厄。况我今日已成如来，能舍此小儿令汝食啖？汝今恶鬼尽其神力，吾终不与汝此小儿。云何，恶鬼，汝曾迦葉佛时，曾作沙门，修持梵行，后复犯戒，生此恶鬼。”尔时，恶鬼承佛威神，便忆曩昔所造诸行。

尔时，恶鬼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并作是说：“我今愚惑，不别真伪，乃生此心向于如来，惟愿世尊受我忏悔！”如是三、四。

世尊告曰：“听汝悔过，勿复更犯。”尔时，世尊与毗沙鬼说微妙法，劝令欢喜。

时，彼恶鬼手擎数千两金，奉上世尊，白世尊曰：“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惟愿世尊与我受之，及此数千两金！”如是再三。

尔时，世尊即受此山谷，便说此偈：

“园果施清凉，及作水桥梁，
设能造大船，及诸养生具，
昼夜无懈息，获福不可量，
法义戒或就，终后生天上。”

是时，彼鬼白世尊曰：“不审世尊更有何教？”

世尊告曰：“汝今舍汝本形，著三衣，作沙门，入拔祇城，在在处处作此教令：‘诸贤当知：如来出世，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解脱者令知解脱，无救者与作救护，盲者作眼目，诸天、世人、天、龙、鬼、神、魔若魔天、若人、非人，最尊、最上，无与等者，可敬、可贵，为人作良佑福田。今日度那优罗小儿及降毗沙恶鬼，汝等可往至彼受化。’”

对曰：“如是，世尊。”

尔时，毗沙鬼作沙门，披服著三法衣，入诸里巷，作此教令：“今日世尊度那优罗小儿，及降伏毗沙恶鬼，汝等可往受彼教诲。”

当于尔时，拔祇国界人民炽盛。是时，长者善觉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将八万四千人民众生，至彼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拔祇人民或有礼足者，或有擎手者。尔时，八万四千之众，已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尔时，世尊观察彼八万四千众，心意欢悦。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普与彼八万四千众而说此法，各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白净之衣，易染为色；

此八万四千众亦复如是，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得法、见法、分别诸法，无有狐疑，得无所畏，自归三尊：佛、法、圣众，而受五戒。

尔时，那优罗父长者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当受我请！”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彼长者已见世尊默然，即从座起，头面礼足，退还所在，办种种饮食，味若干种，清旦自白：“时到。”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入拔祇城，至长者家，就座而坐。是时，长者以见世尊坐定，自手斟酌，行种种饮食。以见世尊食讫，行清净水已，便取一座，在如来前坐，白世尊曰：“善哉！世尊，若四部之众，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尽使在我家取之。”

世尊告曰：“如是，长者，如汝所言。”

世尊即与长者说微妙之法，以说法竟，便从座起而去。

尔时，世尊如屈伸臂顷，从拔祇不现，还来至舍卫祇洹精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四部之众，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者，当从那优罗父舍取之。”

尔时，世尊复告比丘：“如我今日优婆塞中第一弟子，无所爱惜，所谓那优罗父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尼拘留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释种诸豪姓者数千人众，往诣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诸释白世尊曰：“今日当作王治，领此国界，我等种姓便为不朽，无令转轮圣王位于汝断灭。若当世尊不出家者，当于天下作转轮圣王，统四天下，千子具足。我等种姓名称远布，转轮圣王出于释姓。以是故，世尊，当作王治，无令王种断绝。”

世尊告曰：“我今正是王身，名曰法王。所以然者？我今问汝：云何，诸释，言转轮圣王七宝具足，千子勇猛？我今于三千大千刹土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成就七觉意宝，无数千声闻之子以为营从。”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今用此位为？得已后复失，
此位最为胜，无终无有始。
以胜无能夺，此胜最为胜，
然佛无量行，无迹谁迹将？

“是故，诸瞿昙，当求方便，正法王治。如是，诸释，当作是学！”

尔时，诸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

白世尊曰：“颇有此色，恒在不变易耶？久在于世，亦不移动？颇有痛、想、行、识，恒在不变易耶？久存于世，亦不移动耶？”

世尊告曰：“比丘，无有此色，恒在不变易，久存于世者。亦复无痛、想、行、识，恒在不变易，久存于世者。若复，比丘，当有此色，恒在不变易，久存于世者，则梵行之人，不可分别。若痛、想、行、识，久存于世，不变易者，梵行之人，不可分别。是故，比丘，以色不可分别，不久存于世故。是故，梵行之人乃能分别，尽于苦本，亦无痛、想、行、识，不久存于世。是故，梵行乃可分别，尽于苦本。”

尔时，世尊取少许土，著爪上，语彼比丘曰：“云何，比丘，见此爪上土不？”

比丘对曰：“唯然，见已，世尊。”

佛告比丘：“设当有尔许色恒在于世者，则梵行之人不可分别，得尽苦际。以是，比丘，以无尔许色在，便得行梵行，得尽苦本。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我昔曾为大王，领四天下，以法治化，统领人民，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

“比丘当知：我于尔时，作此转轮圣王，领四天下，有八万四千神象，象名菩呼。复有八万四千羽宝之车，或用师子皮覆，或用狼狗皮覆者，尽悬幢高盖。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台，犹如天帝所居之处。复有八万四千讲堂，如法讲堂之比。复有八万四千玉女之众，像如天女。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座，皆用金银七宝厕间。复有八万四千衣被服饰，皆是文绣柔软。复有八万四千饮食之具，味若干种。

“比丘当知：我尔时，乘一大象，色极白好，口有六牙，金银校具，身能飞行，亦能隐形，或大、或小，象名菩呼。我尔时，乘一神马，毛尾朱色，行不身动，金银校饰，身能飞行，亦能隐形，或大、或小，马名毛王。我于尔时，八万四千高广之台，住一台中，台名须尼摩，纯金所作。尔时，我在一讲堂中止宿，讲堂名法说，纯金所造。我于尔时，乘一宝羽之车，车名最胜，纯金所造。我于尔时，将一玉女，左右使令，亦如姊妹。我于尔时，于八万四千高广之座，在一座上，金银、璎珞不可称计。我于尔时，著一妙服，像如天衣。所食之食，味如甘露。

“当于尔时，我作转轮圣王，时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门外多有伤害，不可称计。我于尔时，便作是念：‘此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门外多有伤害，不可称计。我今意中欲使分为二分，四万二千朝朝来贺。’尔时，比丘，我作是念：‘昔作何福？复作何德？今得此威力，乃至于是。’复作是念：‘由三事因缘故，使我获此福佑。云何为三？所谓惠施、慈仁、自守。’

“比丘当观：尔时诸行永灭无余，尔时游于欲意无有厌足。所谓厌足，于贤圣戒律乃为厌足。云何，比丘，此色有常耶？无常耶？”

比丘对曰：“无常也，世尊。”

“若复无常，为变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许，我是彼所’乎？”

对曰：“不也，世尊。”

“痛、想、行、识是常也？是无常耶？”

比丘对曰：“无常也，世尊。”

“设使无常，为变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许，我是彼所’？”

对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过去、当来、今现在者，若大、若小，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此色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此是智者之所觉也。诸所有痛，过去、当来、今现在，若远、若近，此痛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如是智者之所觉知。比丘当作是观：若声闻之人，厌患于眼，厌患于色，厌患眼识，若缘眼生苦乐，亦复厌患；亦厌患于耳，厌于声，厌于耳识，若依耳识生苦乐者，亦复厌患；鼻、舌、身、意法亦复厌患。若依意生苦乐者，亦复厌患；已厌患，便解脱；已解脱，便得解脱之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

尔时，彼比丘得世尊如是之教，在闲静之处，思惟自修，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三法衣，离家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彼比丘便成阿罗汉。

尔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道场树下，初始得佛。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我今以得此甚深之法，难解、难了、难晓、难知，极微极妙，智所觉知。我今当先与谁说法，使解吾法者是谁？”尔时，世尊便作是念：“罗勒迦蓝诸根纯熟，应先得度，又且待我有法。”作此念已，虚空中有天白世尊曰：“罗勒迦蓝死已七日。”是时，世尊复作念曰：“何其苦哉！不闻吾法，而取命终！设当闻吾法者，即得解脱。”

是时，世尊复作是念：“我今先与谁说法，使得解脱？今郁头蓝弗先应得度，当与说之；闻吾法已，先得解脱。”世尊作是念，虚空中有天语言：“昨日夜半，以取命终。”是时，世尊便作是念：“郁头蓝弗何其苦哉！不闻吾法，而取命过！设得闻吾法者，即得解脱。”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谁先闻法而得解脱？”是时，世尊重更思惟：“五比丘多所饶益，我初生时，追随吾后。”是时，世尊复作是念：“今五比丘竟为所在？”即以天眼观五比丘，乃在波罗柰仙人鹿园所止之处。“我今当往先与五比丘说法，闻吾法已，当得解脱。”

尔时，世尊七日之中熟视道树，目未曾眴。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我今此坐处，经历生死苦，
　执御智慧斧，永断根元栽。
　天王来至此，及诸魔怨属，
　复以方便降，令著解脱冠。
　今于此树下，坐于金刚床，
　以获一切智，逮无所碍慧。
　我坐此树下，见生死之苦，
　已却死元本，老病永无余。”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便从座起而去，欲向波罗柰国。

是时，优毗伽梵志遥见世尊光色炳然，翳日月明，见已，白世尊曰：“瞿昙师主，今为所在？为依何人出家学道？恒喜说何法教？为从何来？为欲所至？”

尔时，世尊向彼梵志，而说此偈：

“我成阿罗汉，世间最无比，
　天及世间人，我今最为上。
　我亦无师保，亦复无与等，
　独尊无过者，冷而无复温。
　今当转法轮，往诣加尸邦，
　今以甘露药，开彼盲冥者。
　波罗柰国界，加尸国王土，
　五比丘住处，欲说微妙法。
　使彼早成道，及得漏尽通，
　以除恶法元，是故最为胜。”

时，彼梵志叹吒，俨头叉手，弹指含笑，引道而去。时，世尊往诣波罗柰。

是时，五比丘遥见世尊来；见已，各共论议：“此是沙门瞿昙从远而来，情性错乱，心不专精。我等勿复共语，亦莫起迎，亦莫请坐。”

尔时，五人便说此偈：

“此人不应敬，亦莫共亲视，
　勿复称善来，亦莫请使坐。”

尔时，五人说此偈已，皆共默然。尔时，世尊至五比丘所，渐渐欲至。时，五比丘渐起来迎，或与敷座者，或与取水者。尔时，世尊即前就坐，作是思惟：“此是愚痴之人，竟不能全其本限。”尔时，五比丘称世尊为卿。

是时，世尊告五比丘曰：“汝等莫卿无上至真、等正觉。所以然

者？我今已成无上至真、等正觉，已获甘露善。自专念听吾法语。”

尔时，五比丘白世尊曰：“瞿昙，本苦行时，尚不能得上人之法，况复今日意情错乱，言得道乎？”

世尊告曰：“云何，五人，汝等曾闻吾妄语乎？”

五比丘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如来、等正觉已得甘露，汝等悉共专心，听吾说法。”是时，世尊便复作是念：“我今堪任降此五人。”

是时，世尊告五比丘：“汝等当知：有此四谛。云何为四？苦谛、苦集谛、苦尽谛、苦出要谛。彼云何名为苦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愁忧苦痛，不可称记。怨憎会苦、恩爱别苦、所欲不得，亦复是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苦谛。

“云何苦集谛？所谓受爱之分，集之不倦，意常贪著，是谓苦集谛。

“彼云何苦尽谛？能使彼爱灭尽无余，亦不更生，是谓苦尽谛。

“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所谓贤圣八品道，所谓等见、等治、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是谓名为四谛之法。

“然复，五比丘，此四谛之法，苦谛者，本未闻法，眼生、智生、明生、觉生、光生、慧生。复次，苦谛者，实、定，不虚不妄，终不有异；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苦谛。苦集谛者，本未闻法，眼生、智生、明生、觉生、光生、慧生。复次，苦集谛者，实、定，不虚不妄，终不有异；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苦集谛。苦尽谛者，本未闻法，眼生、智生、明生、觉生、慧生、光生。复次，苦尽谛者，实、定，不虚不妄，终不有异；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苦尽谛。苦出要谛者，本未闻法，眼生、智生、明生、觉生、光生、慧生。复次，苦出要谛者，实、定、不虚不妄，终不有异；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苦出要谛。

“五比丘当知：此四谛者，三转十二行，如实不知者，则不成无上正真、等正觉。以我分别此四谛三转十二行，如实知之，是故成无上至真、等正觉。”

尔时，说此法时，阿若拘邻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是时，世尊告拘邻曰：“汝今已逮法、得法？”

拘邻报曰：“如是，世尊，已得法、逮法。”

是时，地神闻此语已，作是唱：“今如来在波罗柰国转法轮。诸天、世人、魔若魔天、人及非人所不能转者，今日如来转此法轮，阿若拘邻已得甘露之法。”

是时，四天王从地神闻唱令声，复传告曰：“阿若拘邻以得甘露之法。”

是时，三十三天复从四天王闻，艳天从三十三天闻，乃至兜术天展转闻声，乃至梵天亦复闻声：“如来在波罗柰转法轮，诸天、世人、魔若魔天、人及非人所不转者，今日如来转此法轮。”尔时，便名为阿若拘邻。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汝等二人住受教诲，三人乞食；三人所得食者，六人当共食之。三人住受教诲，二人往乞食；二人所得食者，六人当取食之。”尔时教诲，此时成无生涅槃法，亦成无生、无病、无老、无死。是时，五比丘尽成阿罗汉。是时，三千大千刹土有五阿罗汉，佛为第六。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汝等尽共人间乞食，慎莫独行。然复众生之类，诸根纯熟，应得度者，我今当往优留毗村聚，在彼说法。”

尔时，世尊便往至优留毗村聚所。尔时，尼连河侧有迦葉在彼止住，知天文、地理，靡不贯博，算数树叶皆悉了知，将五百弟子，日日教化。去迦葉不远有石室，于石室中，有毒龙在彼止住。

尔时，世尊至迦葉所，到已，语迦葉言：“吾欲寄在石室中一宿；若见听者，当往止住。”

迦葉报曰：“我不爱惜，但彼有毒龙，恐相伤害耳！”

世尊告曰：“迦葉，无苦，龙不害吾；但见听许，止住一宿。”

迦葉报曰：“若欲住者，随意往住！”

尔时，世尊即往石室，敷座而宿，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是时，毒龙见世尊坐，便吐火毒。尔时，世尊入慈三昧，从慈三昧起，入焰光三昧。尔时，龙火、佛光一时俱作。

尔时，迦葉夜起，瞻视星宿，见石室中，有大火光；见已，便告弟子曰：“此瞿昙沙门容貌端正，今为龙所害，甚可怜愍！我先亦有此言：‘彼有恶龙，不可止宿。’”

是时，迦葉告五百弟子：“汝持水瓶，及舆高梯，往救彼火，使彼沙门得济此难！”

尔时，迦葉将五百弟子，往诣石室，而救此火；或持水洒者，或施梯者，而不能使火时灭，皆是如来威神所致。尔时，世尊入慈三昧，渐使彼龙无复瞋恚。时，彼恶龙心怀恐怖，东西驰走，欲得出石室，然不能得出石室。是时，彼恶龙来向如来，入世尊钵中住。

是时，世尊以右手摩恶龙身，便说此偈：

“龙出甚为难，龙与龙共集，
龙勿起害心，龙出甚为难。
过去恒沙数，诸佛般涅槃，
汝竟不遭遇，皆由瞋恚火。
善心向如来，速舍此恚毒，
已除瞋恚毒，便得生天上。”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五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二

尔时，彼恶龙吐舌，舐如来手，熟视如来面。

是时，世尊明日清旦，手擎此恶龙，往诣迦葉，语迦葉曰：“此是恶龙，极为凶暴，今以降之。”

尔时，迦葉见恶龙已，便怀恐怖，白世尊曰：“止！止！沙门，勿复来前，龙备相害。”

世尊告曰：“迦葉，勿惧！我今已降之，终不相害。所以然者？此龙已受教化。”

是时，迦葉及五百弟子叹未曾有：“甚奇！甚特！此瞿昙沙门极大威神，能降此恶龙，使不作恶；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

尔时，迦葉白世尊曰：“大沙门，当受我九十日请，所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尽当供给。”尔时，世尊默然受迦葉请。

时，世尊以此神龙著大海中，而彼恶龙随寿长短，命终之后，生四天王天上。是时，如来还止石室。

迦葉供办种种饭食已，往白世尊：“饭食已办，可往就食。”

世尊告曰：“迦葉在前，吾正尔当往。”

迦葉去后，便往至阎浮提界上，阎浮树下取阎浮果还，先至迦葉石室中坐。是时，迦葉见世尊在石室中，白世尊曰：“沙门，为从何道，来至石室？”

佛告迦葉：“汝去之后，吾至阎浮提界上，取阎浮果还，来至此坐。迦葉当知：此果甚为香美，可取食之。”

迦葉对曰：“我不须是，沙门自取食之。”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足，有大威力，乃能至阎浮界上，取此美果；虽尔，故不如我道真。”是时，世尊食已，还在彼止宿。

迦葉清朝至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食时以至，可往就食。”

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后当往。”

迦葉去后，便至阎浮界上，取阿摩勒果还，先至迦葉石室中坐。迦葉白世尊曰：“沙门，为从何道，来至此间？”

世尊告曰：“汝去之后，至阎浮提界上，取此果来，极为香美，若须者便取食之。”

迦葉对曰：“吾不须是，沙门自取食之。”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力，有大威神，吾去之后，取此果来；虽尔，故不如我，我已得道真。”是时，世尊食已，还彼止宿。

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作是说：“食时已至，可往就食。”

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后当往。”

迦葉去后，世尊至北郁单曰，取自然粳米来，还至迦葉石室。迦葉问佛：“沙门，为从何道，来至此坐？”

世尊告曰：“迦葉当知：汝去之后，吾至郁单曰，取自然粳米，极为香好。迦葉，须者便取食之。”

迦葉对曰：“吾不须是，沙门自取食之。”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足，有大神力；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时，世尊食已，

还彼止宿。

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作是说：“食时已至，可往就食。”

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后当往。”

迦葉去后，世尊至瞿耶尼，取呵梨勒果，先至迦葉石室中坐。迦葉问佛：“沙门，为从何道，来至此坐？”

佛告迦葉：“汝去之后，吾至瞿耶尼，取此果来，极为香美。迦葉，须者可取食之。”

迦葉对曰：“不须是，沙门自取食之。”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力，有大威神；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时，世尊食已，还彼止宿。

明日，迦葉至世尊所而白：“时至，可往就食。”

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后当往。”

迦葉去后，世尊至弗于逮，取毗醯勒果，先至迦葉石室中坐。迦葉问佛：“沙门，为从何道，来至此坐？”

佛告迦葉：“汝去之后，吾至弗于逮，取此果来，极为香好。迦葉，须者可取食之。”

迦葉对曰：“吾不须是，沙门自取食之。”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力，有大神足；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是时，世尊食已，还彼止宿。

是时，迦葉时欲大祠，五百弟子执斧破薪，手擎斧而斧不下。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必沙门所为。”是时，迦葉问世尊曰：“今欲破薪，斧何故不下也？”

世尊告曰：“欲得斧下耶？”

曰：“欲使下。”斧寻时下。

是时，彼斧既下，复不得举。迦葉复白佛言：“斧何故不举？”

世尊告曰：“欲使斧举耶？”

曰：“欲使举。”斧寻得举。

尔时，迦葉弟子意欲燃火，火不得燃。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必沙门瞿昙所为。”迦葉白佛：“火何故不燃？”

佛告迦葉：“欲使火燃耶？”

曰：“欲使燃。”火寻时燃。

尔时，意欲灭火，火复不灭。迦葉白佛：“火何故不灭？”

佛告迦葉：“欲使火灭耶？”

曰：“欲使灭。”火寻时灭。迦葉便作是念：“此沙门瞿昙，面目端正，世之希有。吾明日欲大祠，国王人民尽当来集，设当见此沙门者，吾不复得供养。此沙门明日不来者，便为大幸。”

是时，世尊知迦葉心中所念，明日清旦，至郁单曰取自然粳米，瞿耶尼取乳汁，往至阿耨达泉而食。竟日在彼住，向暮还至石室止宿。

迦葉明日至世尊所，问曰：“沙门，昨日何故不来？”

佛告迦葉：“汝昨日作是念：‘此瞿昙极为端正，世之希有。吾明日大祠，若国王人民见者，便断吾供养。设不来者，便是大幸。’我寻知汝心之所念，乃至郁单曰取自然粳米，瞿耶尼取乳汁，往阿耨达泉上食。竟日在彼，向暮还至石室中止宿。”

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大沙门，极有神足，实有威神；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

是时，世尊食已，还石室止宿。即夜，四天王至世尊所而听经法。四天王亦有光明，佛亦大放光，照彼山野，洞燃一色。

时，彼迦葉夜见光明；明日清旦，至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昨夜是何光明照此山野？”

世尊告曰：“昨夜四天王来至我所而听法，是彼四天王之光明。”

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极有神力，乃能使四天王来听经法；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

是时，世尊食已，还在彼宿。夜半，释提桓因来至世尊所而听法，天帝光明复照彼山。

时，彼迦葉夜起瞻星，见此光明。明日清旦，迦葉至世尊所，问曰：“瞿昙，昨夜光明极为殊特，有何因缘，有此光明？”

世尊告曰：“昨夜天帝释来至此听经，故有此光明耳！”

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有大威神，乃能使天帝释来听经法；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

是时，世尊食已，还在彼宿。夜半，梵天王放大光明照彼山中，至世尊所而听经法。

时，迦葉夜起见光明，明日至世尊所而问曰：“昨夜光明倍有所照，胜于日月光明，有何等因缘，致此光明？”

世尊告曰：“迦葉当知：昨夜大梵天王来至我所而听经法。”

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乃能使我祖父来至此沙门所而听经法；虽尔，故不如我得道真。”

尔时，世尊得弊坏五纳衣，意欲浣濯，便作是念：“我当于何处而浣此衣？”是时，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即化作浴池，白世尊曰：“可在此浣衣。”

是时，世尊复作是念：“吾当于何处蹋浣此衣？”时，四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便举大方石，著水侧，白世尊曰：“可在此而蹋衣。”

是时，世尊复作是念：“吾何处而曝此衣？”时，树神知世尊心中所念，便垂树枝，白世尊曰：“惟愿在此曝衣！”

明日清旦，迦葉至世尊所，问世尊曰：“本无此池，今有此池；本无此树，今有此树；本无此石，今有此石。有何因缘，而有此变？”

世尊告曰：“此是昨夜天帝释知吾欲浣衣，故作此浴池。吾复作是念：‘当于何处蹋浣此衣？’时四天王知吾心中所念，便持此石来。吾复作是念：‘当于何处而曝此衣？’时树神知我心中所念，便垂此树

枝耳！”

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虽神，故不如我得道真。”

是时，世尊食已，还于彼宿。是时，夜半有大黑云起而作大雨，连若大河，极为瀑溢。是时，迦葉复作是念：“此河瀑溢，沙门必当为水所漂，我今看之。”是时，迦葉及五百弟子往至河所。

尔时，世尊在水上行，脚不为水所渍。是时，迦葉遥见世尊在水上行。是时，迦葉便作是念：“甚奇！甚特！沙门瞿昙乃能在水上行，我亦能在水上行，但不能使脚不污耳！此沙门虽神，故不如我得道真。”

是时，世尊语迦葉言：“汝亦非阿罗汉，复不知阿罗汉道，汝尚不识阿罗汉名，况得道乎？汝是盲人，目无所睹，如来现尔许变化，故言：‘不如我得道真。’汝方作是语：‘吾能在水上行。’今正是时，可共在水上行耶？汝今可舍邪见之心，无令长夜受此苦恼。”

是时，迦葉闻世尊语已，便前头面礼足：“我今悔过，深知非法，乃触如来，惟愿受悔！”如是再三。

世尊告曰：“听汝改过，乃能自知触扰如来。”

是时，迦葉告五百弟子曰：“汝等各随所宜，我今自归沙门瞿昙。”

是时，五百弟子白迦葉言：“我等先亦有心于沙门瞿昙，当降龙时，寻欲归命。若师自归瞿昙者，我等五百弟子尽自归于瞿昙所。”

迦葉报言：“今正是时，然复我心执此愚痴，见尔许变化，意犹不解，故自称言：我道真正。”

是时，迦葉将五百弟子，前后围绕，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修清净行！”

诸佛常法，若称：“善来！比丘。”便成沙门。是时，世尊告迦葉曰：“善来！比丘，此法微妙，善修梵行。”是时，迦葉及五百弟子所著衣裳，尽变作袈裟，头发自落，如似剃发，已经七日。是时，迦葉学术之具及于咒术，尽投水中。

时，五百弟子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时，五百弟子即成沙门，袈裟著身，头发自落。

尔时，顺水下流，有梵志，名江迦葉，在水侧住。是时，江迦葉见咒术之具，尽为水所漂，便作是念：“咄哉！我大兄为水所溺。”是时，江迦葉将三百弟子，顺水上流，求兄尸骸。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及大迦葉五百弟子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见已，便前至迦葉所，而作是语：“此事为好耶？本为人师，今为弟子。大兄何故与沙门作弟子乎？”

迦葉对曰：“此处为妙，无过此处！”

是时，优毗迦葉向江迦葉而说此偈：

“此师人天贵，我今师事之，
诸佛兴出世，甚为难得遇。”

是时，江迦葉闻佛名号，甚怀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前白世尊：“愿听为道！”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善修梵行，尽于苦际。”

是时，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即成沙门，袈裟著身，头发自落。是时，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咒术之具，尽投水中。

尔时，顺水下头有梵志，名伽夷迦葉，在水侧住，遥见咒术之具，为水所漂，便作是念：“我有二兄，在上学道，今咒术之具，尽为水所漂，二大迦葉必为水所害。”即将二百弟子，顺水上流，乃至学术之处，遥见二兄而作沙门，便作是语：“此处好耶？本为人尊，今为沙门弟子。”

迦葉报曰：“此处最妙，无过此处！”

是时，伽夷迦葉便作是念：“今我二兄多知博学，此处必是善地，使我二兄在中学道，我今亦可在中学道。”是时，伽夷迦葉前白世尊：“惟愿世尊听作沙门。”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善修梵行，尽于苦际。”

是时，伽夷迦葉即成沙门，袈裟著身，头发自落，如似剃头，已经七日。

是时，世尊在彼河侧住，尼拘类树下，成佛未久，将千弟子，是皆耆旧宿长。

是时，世尊以三事教化。云何为三？所谓神足教化、言教教化、训诲教化。

彼云何名为神足教化？尔时，世尊或作若干形，还合为一，或不现，或现，石壁皆过，无所罣碍；或出地，或入地，犹如流水，无所触碍；或结跏趺坐，满虚空中；如鸟飞空，无有罣碍；亦如大火山，烟出无量；此日月有大神力，不可限量，以手往捉，身乃至梵天。如是，世尊现神足。

彼云何名为言教教化？尔时，世尊教诸比丘：“当舍是、置是，当近是、远是，当念是、去是，当观是、不观是。彼云何当修是、不修是者？当修七觉意，灭三结。彼云何当观、当不观者？当观三结、沙门善，所谓出要乐、无恚乐、无怒乐。彼云何不观？所谓三沙门苦。云何为三？所谓欲观、恚观、怒观。彼云何念？云何不念？尔时，当念苦谛，当念集谛，当念尽谛，当念道谛；莫念邪谛：有常见、无常见，有边见、无边见，彼命、彼身，非命、非身，如来命终、如来不命终，有终、有不终，亦不有终、亦不无终。莫作是念！”

彼云何名为训诲教化？复次，当作是去、不应作是去，作是来、不应作是来，默然作是言说：“当持如是衣、不应持如是衣，应如是

入村、不应如是入村。”是谓名为训诲教化。

是时，世尊以此三事，教化千比丘。是时，彼比丘受佛教已，千比丘尽成阿罗汉。是时，世尊以见千比丘阿得罗汉，尔时阎浮里地有千阿罗汉及五比丘，佛为六师，回坐向迦毗罗卫。是时，优毗迦葉便作是念：“世尊何故向迦毗罗卫坐？”

是时，优毗迦葉即前长跪，白世尊曰：“不审如来，何故向迦毗罗卫坐耶？”

世尊告曰：“如来在世间，应行五事。云何为五？一者、当转法轮，二者、当与父说法，三者、当与母说法，四者、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五者、当授菩萨别。是谓，迦葉，如来出世当行此五法。”

是时，优毗迦葉复作是念：“如来故念亲族本邦，故向彼坐耳！”

是时，五比丘渐来至尼连水侧，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尊者优陀耶遥见世尊向迦毗罗卫坐，见已，便作是念：“世尊必当欲往至迦毗罗卫见诸亲里。”是时，优陀耶即前长跪，白世尊曰：“我今堪任欲有所问？惟愿敷演！”

世尊告曰：“欲所问者便问之。”

优陀耶白世尊曰：“观如来意，欲向迦毗罗卫。”

世尊告曰：“如是，如汝所言。优陀耶当知：先至白净王所，吾比后当往。所以然者？刹利之种先当遣使令知，然后如来当往。汝到语王：‘却后七日，如来当来见王。’”

优陀耶对曰：“如是，世尊。”是时，优陀耶即从座起，整衣服，礼世尊足，于世尊前不现，往至迦毗罗卫，到真净王所；到已，在王前立。

尔时，真净王在大殿上坐，及诸婇女。是时，优陀耶飞在空中。时真净王见优陀耶手执钵，持杖而在前立；见已，便怀恐怖，而作是说：“此是何人？人耶？非人耶？天耶？鬼耶？阅叉、罗刹、天、龙、鬼、神耶？”

时，真净王问优陀耶曰：“汝是何人？”又以此偈向优陀耶说：

“为天为是鬼？乾沓惒等乎？
　汝今名为谁？我今欲知之。”

是时，优陀耶复以此偈报王曰：

“我亦非是天，非是乾沓惒，
　于是迦毗国，大王邦土人。
　昔坏十八亿，弊魔波旬众，
　我师释迦文，是彼真弟子。”

时，真净王复以此偈，向优陀耶说：

“谁坏十八亿，弊魔波旬众？
　谁字释迦文，汝今叹说之？”

是时，优陀耶复说此偈：

“如来初生时，天地普大动，
　誓愿悉成办，今曰号悉达。
　彼降十八亿，弊魔波旬众，
　彼名释迦文，今日成佛道。
　彼人释师子，瞿昙次弟子，
　今日作沙门，本字优陀耶。”

是时，真净王闻此语已，便怀欢喜，不能自胜，语优陀耶曰：“云何，优陀耶，悉达太子今故在耶？”

优陀耶报言：“释迦文佛今日现在。”

时，王问言：“今已成佛耶？”

优陀耶报言：“今已成佛。”

王复问言：“今日如来竟为所在？”

优陀耶报言：“如来今在摩竭国界尼拘类树下。”

时，王报言：“翼从弟子斯是何人？”

陀耶报曰：“诸天亿数及千比丘、四天王，恒在左右。”

时，王问言：“所著衣服，为像何类？”

优陀耶报言：“如来所著衣裳，名曰袈裟。”

时，王问言：“食何等食？”

优陀耶报言：“如来身者，以法为食。”

王复问曰：“云何，优陀耶，如来可得见不？”

优陀耶报言：“王勿愁悒，却后七日，如来当来入城。”

是时，王极欢喜，不能自胜，手自斟酌，供养优陀耶。

是时，真净王击大鸣鼓，敕国界人民，平治道路，除去不净，以香汁洒地，悬缯幡盖，作倡伎乐，不可称计。复敕国中诸有聋、盲、瘖、瘂者，尽使不现，却后七日，悉达当来入城。

是时，真净王闻佛当来入城，七日之中，亦不睡眠。

是时，世尊以至七日，便作是念：“我今宜可以神足力，往诣迦毗罗卫国。”是时，世尊即将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迦毗罗卫国；到已，便诣城北萨卢园中。

是时，真净王闻世尊已达迦毗罗卫城北萨卢园中。是时，真净王将诸释众，往诣世尊所。

是时，世尊复作是念：“若真净王躬自来者，此非我宜。我今当往与共相见。所以然者？父母恩重，育养情甚。”是时，世尊将诸比丘众，往诣城门，飞在虚空，去地七仞。是时，真净王见世尊端正无

比，世之希有，诸根寂静，无众多念，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发欢喜之心，即便头面礼足，而作是说："我是刹利王种，名曰真净王。"

世尊告曰："令大王享寿无穷。是故，大王，当以正法治化，勿用邪法。大王当知：诸有用正法治化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

是时，世尊即空中行，至真净王宫中；到已，就座而坐。

时，王见世尊坐定，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见世尊食竟，行净水，更取一小座而听法。

尔时，世尊与真净王渐说妙义，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行，出要为乐。尔时，世尊见王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向王说。

是时，真净王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是时，世尊与王说法已，即从座起而去。

是时，真净王普集释众，而作是说："诸沙门等，颜貌极丑。刹利之种，将诸梵志众，此非其宜；刹利释种还得刹利众，此乃为妙。"

诸释报言："如是，大王，如大王教，刹利还得刹利众，此乃为妙。"

是时，王告国中："诸有兄弟二人，当取一人作道。其不尔者，当重谪罚。"

时，诸释众闻王教令："诸有兄弟二人，当取一人为道。其不从教，当重谪罚。"

是时，提婆达兜释种语阿难释言："真净王今日有教：'诸有兄弟二人，当分一人作道。'汝今出家学道，我当在家修治家业。"

是时，阿难释欢喜踊跃，报言："如兄来教！"

是时，难陀释语阿那律释言："真净王有教：'其有兄弟二人者，当分一人作道。其不尔者，当重谪罚。'"

"汝今出家，我当在家。"是时，阿那律释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报曰："如是，如兄来教！"

是时，真净王将斛净、叔净释、甘露释，至世尊所。尔时，驾四马之车，白车、白盖，白马驾之；第二释乘青车、青盖，青马驾之；第三释乘黄车、黄盖，黄马驾之；第四释乘赤车、赤盖，赤马驾之。是时，诸释有乘象者，有乘马者，皆悉来集。

是时，世尊遥见真净王将诸释众而来，告诸比丘："汝等观此释众，并观真净王众。比丘当知：三十三天出园观时，亦如此法，而无有异。"

是时，阿难乘大白象、白衣、白盖；见已，告诸比丘："汝等见此阿难释乘白象、白衣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世尊，我等见之。"

佛告比丘："此人当出家学道，第一多闻，堪侍左右。汝等见此

阿那律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此人当出家学道，天眼第一。”是时，真净王及兄弟四人，并难陀、阿难，皆步进前，除去五好，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真净王白佛言：“昨日夜生此念：‘刹利之众不应将梵志众，还将刹利众，此是其宜。’我便告令国中：‘诸有兄弟二人者，便取一人，使出家学道。’惟愿世尊听出家学道！”

世尊告曰：“善哉！大王，多所饶益，天、人得安。所以然者？此是善知识良佑福田。我亦缘善知识，得脱此生、老、病、死。”是时，诸释众便得为道。

是时，真净王白世尊曰：“惟愿世尊教诲此新比丘，当如教诲优陀耶，所以然者？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愿优陀耶比丘恒在宫中教化，使众生之类，长夜获安隐。所以然者？此比丘极有神力。我初见优陀耶比丘，便发欢喜之心，我便作此念：‘弟子尚有神力，况彼如来而无此神力乎？’”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天王教，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有大威德。”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第一弟子，博识多知，国王所念，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能劝化人民，优陀耶比丘是。有速疾智，所谓摩诃男比丘是。恒喜飞行，所谓须婆休比丘是。空中往来，所谓婆破比丘是。多诸弟子，所谓优毗迦葉比丘是。意得观空，所谓江迦葉比丘是。意得止观，所谓象迦葉比丘是。”

尔时，世尊广与真净王说微妙之法。尔时，王闻法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诸比丘及真净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十五日中有三斋法。云何为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八日斋日，四天王遣诸辅臣，观察世间，谁有作善恶者？何等众生有慈孝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颇有众生好喜布施、修戒、忍辱、精进、三昧、演散经义、持八关斋者？具分别之。设无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是时辅臣白四天王：‘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道士，行四等心，慈愍众生。’时，四天王闻已，便怀愁忧，惨然不悦。是时，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集善法讲堂，以此因缘具白帝释：‘天帝当知：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是时，帝释、三十三天闻斯语已，皆怀愁忧，惨然不悦，减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

“设复有时，若世间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

者，持八关斋，修德清净，不犯禁戒大如毛发。尔时，使者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白四王：‘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天王闻已，甚怀喜悦，即往释提桓因所，以此因缘具白帝释：‘天帝当知：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时，帝释、三十三天皆怀欢喜，不能自胜，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地狱拷掠自然休息，毒痛不行。

“若十四日斋日之时，遣太子下，察行天下，伺察人民，施行善恶，颇有众生信佛、信法、信比丘僧，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好喜布施，持八关斋，闭塞六情，防制五欲？设无众生修正法者，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尔时，太子白四天王。四天王闻已，便怀愁忧，惨然不悦，往至释提桓因所，以此因缘具白天帝：‘大王当知：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是时，天帝、三十三天皆怀愁忧，惨然不悦，减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

“设复众生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持八关斋。尔时，太子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往白四天王：‘大王当知：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是时，四天王闻此语已，甚怀喜悦，即往诣释提桓因所，以此因缘具白天帝：‘圣王当知：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受三自归，慈心谏诤，诚信不欺。’时，天帝、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怀欢喜，不能自胜，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

“比丘当知：十五日说戒之时，四天王躬自来下，案行天下，伺察人民，何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好喜布施，持八关斋如来斋法？设无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尊长者，时四天王便怀愁悒，惨然不悦，往至帝释所，以此因缘具白天帝：‘大王当知：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者。’是时，释提桓因、三十三天皆怀愁忧，惨然不悦，减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

“设复是时，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持八关斋。尔时，四天王便怀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往帝释所，以此因缘具白天帝：‘大王当知：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是时，释提桓因、三十三天及四天王皆怀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十五日持八关斋法？”

是时，诸比丘白世尊曰：“如来是诸法之王，诸法之印。惟愿世尊当为诸比丘布演此义！诸比丘闻已，当奉行之。”

世尊告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具分别说。于是，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说戒、持斋时，到四部众中，当作是语：‘我今斋日，欲持八关斋法，惟愿尊者，当与我说之！’是时，四部之众，当教与说八关斋法，先教作是语：‘善男子，当自称名字。’彼已称名字，便当与说八关斋法。

“是时，教授者当教前人作是语：‘我今奉持如来斋法，至明日清旦，修清净戒，除去恶法。若身行恶行，口吐恶语，意生恶念，身三、口四、意三诸有恶行，已作、当作，或能以贪欲故所造，或能以瞋恚所造，或能以愚痴所造，或能以豪族故所造，或能因恶知识所造，或能今身、后身、无数身，或能不识佛、不识法，或能斗乱比丘僧，或能杀害父母诸尊师长，我今自忏悔，不自覆藏，依戒、依法成其戒行，受八关如来斋法。

“‘云何为八关斋法？持心如真人，尽形寿不杀，无有害心，于众生有慈心之念，我今字某，持斋至明日清旦，不杀、无有害心，有慈心于一切众生。

“‘如阿罗汉，无有邪念，尽形寿不盗，好喜布施，我今字某，尽形寿不盗，自今至明日持心。

“‘如真人，我今尽形寿，不淫泆，无有邪念，恒修梵行，身体香洁，今日持不淫之戒，亦不念己妻，复不念他女人想，至明日清旦，无所触犯。

“‘如阿罗汉，尽形寿不妄语，恒知至诚，不欺他人，自今至明日不妄语，我自今以后不复妄语。

“‘如阿罗汉，不饮酒，心意不乱，持佛禁戒，无所触犯，我今亦当如是，自今日至明旦，不复饮酒，持佛禁戒，无所触犯。

“‘如阿罗汉，尽形寿不坏斋法，恒以时食，少食知足，不著于味，我今亦如是，尽形寿不坏斋法，恒以时食，少食知足，不著于味，从今日至明旦。

“‘如阿罗汉，恒不在高广之床上坐。所谓高广之床：金、银、象牙之床，或角床、佛座、辟支佛座、阿罗汉座、诸尊师座。是时，阿罗汉不在此八种座，我亦上坐不犯此坐。

“‘如阿罗汉，不著香华、脂粉之饰，我今亦当如是，尽形寿不著香华、脂粉之好。

“‘我今字某，离此八事，奉持八关斋法，不堕三恶趣。持是功德，不入地狱、饿鬼、畜生八难之中，恒得善知识，莫与恶知识从事，恒得好父母家生，莫生边地无佛法处，莫生长寿天上，莫与人作奴婢，莫作梵天，莫作释身，亦莫作转轮圣王，恒生佛前。自见佛，自闻法，使诸根不乱。若我誓愿向三乘行，速成道果。’

“比丘当知：若有优婆塞、优婆夷，持此八关斋法，彼善男子、善女人、当趣三道，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般涅槃。”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不杀亦不盗，不淫不妄语，
避酒远香华，著味犯斋者。
歌舞作倡伎，学舍如罗汉，
今持八关斋，昼夜不忘失。

不有生死苦，无有周旋期，
莫与恩爱集，亦莫怨憎会。
愿灭五阴苦，诸痛生死恼，
涅槃无诸患，我今自归之。

“是故，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关斋离诸苦者，得善处者，欲得尽诸漏入涅槃城者，当求方便，成此八关斋法。所以然者？人中荣位不足为贵，天上快乐不可称计。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无上之福者，当求方便，成此斋法。

“我今重告敕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八关斋者，欲求生四天王天上，亦获此愿。持戒之人，所愿者得，我以是故，而说此义耳！人中荣位不足为贵，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关斋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亦生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终不有虚。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

“诸比丘，我今重告汝，若有男子、女人持八关斋者，生欲天者，生色天者，亦成其愿。何以故尔？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若复善男子、善女人，持八关斋，欲得生无色天者，亦果其愿。

“比丘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关斋者，欲生四姓家者，亦复得生。又善男子、善女人，持八关斋人，欲求作一方天子，二方、三方、四方天子，亦获其愿。欲求作转轮圣王者，亦获其愿。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作声闻、缘觉、佛乘者，悉成其愿。吾今成佛由其持戒，五戒、十善，无愿不获。诸比丘，若欲成其道者，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事现在前，尔时善男子、善女人获福无量。云何为三？信现在前，善男子、善女人获福无量；若财现在前，尔时善男子、善女人获福无量；若复持梵行现在前，尔时善男子、善女人获福无量。是谓，比丘，有此三事现在前，获福无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信、财、梵难得，受者持戒人，
觉此三事已，智者随时施。
长夜获安隐，诸天恒扶将。
在彼自娱乐，五欲无厌足。

“以是，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当求方便，成此三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深城瞿师罗园中。

尔时，拘深比丘恒好斗讼，犯诸恶行，面相谈说，或时刀杖相加。尔时，世尊清旦往诣彼比丘所；到已，世尊告彼比丘：“汝等比丘，慎莫斗讼，莫相是非。诸比丘，当共和合，共一师侣，同一水乳，何为斗讼？”

尔时，拘深比丘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勿忧此事！我当自虑此理；如此过状，自识其罪。”

世尊告曰：“汝等云何？为王种作道，为畏恐故作道，为以世险故作道耶？”

诸比丘对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比丘，汝等岂非欲离生死，求无为道故作道乎？然五阴之身实不可保。”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如世尊教，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学道者，以求无为道，灭五阴身，是以学道。”

世尊告曰：“诸比丘，不应作道而复斗诤，手拳相加，面相是非，恶声相向。汝等当应成就此行：共同一法，共一师受，亦当行此六种之法，亦当行此身、口、意行，亦当行此供养诸梵行者。”

诸比丘对曰：“此是我等事，世尊勿足虑此事！”

尔时，世尊告拘深比丘：“云何，愚人！汝等不信如来语乎？方语如来勿虑此事，然汝等自当受此邪见之报。”

尔时，世尊重告彼比丘曰：“过去久远，此舍卫城中有王名曰长寿王，聪明黠慧，无事不知，然善明刀剑之法，又乏宝物，诸藏无充，财货减少，四部之兵，亦复不多，臣佐之属，亦复减少。当于尔时，波罗㮈国有王名梵摩达，勇猛刚健，靡不降伏，钱财、七宝，悉皆满藏，四部之兵，亦复不乏，臣佐具足。

“尔时，梵摩达王便作是念：‘此长寿王无有臣佐，又乏财货，无有珍宝，我今可往攻伐其国。’尔时，梵摩达王即便兴兵，往伐其国。

“尔时，长寿王闻兴兵攻伐其国，即说方计：‘我今虽无七宝之财、臣佐之属、四部之兵，彼王虽复多诸兵众，如我今日一夫之力，足能坏彼百千之众，杀害众生，不可称计。不可以一世之荣，作永世之罪。我今可出此城，更在他国，使无斗诤。’

“尔时，长寿王不语臣佐，将第一夫人，及将一人，出舍卫城，入深山中。是时，舍卫城中臣佐、人民，以不见长寿王，便遣信使，往诣梵摩达王所，而作是说：‘惟愿大王来至此土，今长寿王莫知所在。’是时，梵摩达王来至迦尸国中，而自治化。

“然长寿王有二夫人，皆怀妊，临欲在产。是时，夫人自梦在都

市中生，又日初出，四部之兵，手执五尺刀，各共围绕，而独自产，无有佐者；见已，便自惊觉，以此因缘白长寿王。王告夫人曰：‘我今在此深山之中，何缘乃当在舍卫城内，在都市中产乎？汝今欲生者，当如鹿生。’是时，夫人曰：‘设我不得如此产者，正尔取死。’是时，长寿王闻此语已，即于其夜，更改衣服，不将人众，入舍卫城。

“时，长寿王有一大臣，名曰善华，甚相爱念；有小事缘出城，而见长寿王入城。时，彼善华大臣熟视王已，便舍而去，叹息堕泪，复道而行。时，长寿王便逐彼大臣，将在屏处而语言：‘慎莫出口。’大臣对曰：‘如大王教，不审明王有何教敕？’长寿王曰：‘忆我旧恩，便有反复。’时臣对曰：‘大王有教令，我当办之。’长寿王曰：‘我夫人者，昨夜梦在都市中产，又有四部之兵而见围绕，生一男儿，极自端正。若不如梦产者，七日之中，当取命终。’大臣报曰：‘我今堪办此事，如王来敕。’作此语已，各舍而去。

“是时，大臣便往至梵摩达王所；到已，而作是说：‘七日之中，意欲观看大王军众，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竟为多少。’是时，梵摩达敕左右曰：‘时催上兵众，如善华语。’是时，善华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众，在舍卫都市中。是时，彼夫人七日之中，来在都市中。时，善华大臣遥见夫人来，便作是说：‘善来！贤女，今正是时。’

‘尔时，夫人见四部兵众已，便怀欢喜，敕左右人，施张大幔。时，夫人日初出时，便生男儿，端正无双，世之希有。时，夫人抱儿还诣山中。时，长寿王遥见夫人抱儿而来，便作是语：‘使儿老寿，受命无极。’夫人白王：‘愿王当与立字！’时，王即以立字，名曰长生。

“时，长生太子年向八岁。父王长寿有小因缘入舍卫城。尔时，长寿王昔臣劫比，见王入城，从头至足而熟观视；见已，便往至梵摩达王所；到已，而作是说：‘大王，极为放逸，长寿王者今在此城。’时，王瞋恚，敕左右人催收捕长寿王。

“是时，左右大臣将此劫比，东西求索。时，劫比遥见长寿王，便目示语大臣曰：‘此是长寿王。’即前收捕，至梵摩达王所；到已，白言：‘大王，长寿王者，此人身是。’国中人民，悉皆闻知捉得长寿王身。

“时，夫人亦复闻长寿王为梵摩达所捉得，闻已，便作是念：‘我今复用活为？宁共大王一时同命。’是时，夫人即将太子入舍卫城。夫人语太子曰：‘汝今更求活处。’时，长生太子闻已，默然不语。时，夫人径往至梵摩达王所。王遥见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敕大臣：“将此夫人及长寿王，至四衢道头，分作四分。”时，诸大臣受王教令，将长寿王及夫人身，皆取返缚，绕舍卫城，使万民见。尔时，人民之类，莫不痛心！

“时，长生太子在大众中，见将父母诣市取杀，颜色不变。时，长寿王还顾告长生曰：‘汝莫见长，亦莫见短。’尔时，便说此偈：

"'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

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

"是时，诸臣自相谓曰：'此长寿王极为愚惑！长生太子竟是何人，在我等前而说此偈？'时，长寿王告诸臣曰：'我不愚惑，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语耳！诸贤当知：以我一夫之力，足能坏此百万之众。然我复作是念："此众生类死者难数，不可以我一身之故，历世受罪。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

"时，彼诸臣将长寿王及夫人身，到四衢道头，分作四分，即而舍去，各还所在。时，长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耶维父母而去。

"尔时，梵摩达王在高楼上，遥见有小儿耶维长寿王及夫人身，见已，敕左右曰：'此必是长寿王亲里，汝催收捉来。'时，诸臣民即往诣彼，未到之顷，儿已走去。

"时，长生太子便作是念：'此梵摩达王杀我父母，又住我国中，我今当报父母之怨。'是时，长生太子便往至弹琴师所，到已，便作是说：'我今欲学弹琴。'时琴师问曰：'今汝姓谁？父母为所在？'小儿对曰：'我无父母，我本住此舍卫城中，父母早死。'琴师报曰：'欲学者便学之。'

"比丘当知：尔时，长生太子便学弹琴歌曲。时，长生太子素自聪明，未经数日，便能弹琴歌曲，无事不知。是时，长生太子抱琴诣梵摩达王所，在象厩中，非人之时而独弹琴，并复清歌。

"尔时，梵摩达王在高楼上，闻弹琴歌曲之声，便问敕左右人曰：'此何人在象厩中，而独弹琴歌戏？'臣佐报曰：'此舍卫城中有小儿，而独弹琴歌戏。'时，王告侍者曰：'可约敕使此小儿来在此戏，吾欲见之。'时，彼使人唤此小儿，来至王所。是时，梵摩达王问小儿：'汝昨夜在象厩中弹琴乎？'对曰："如是，大王。"梵摩达曰：'汝今可在吾侧，弹琴歌舞，我当供给衣被、饭食。'

"比丘当知：尔时，长生太子在梵摩达前，弹琴歌舞，极为精妙。时，梵摩达王闻此琴音，极怀欢喜，便告长生太子：'当与吾守藏珍宝。'时，长生太子受王教敕，未曾有失，恒随王意，先笑后语，恒认王意。尔时，梵摩达王复告敕曰：'善哉！善哉！汝今作人极为聪明，今复敕汝宫内可否？汝悉知之。'是时，长生太子在内宫中，以此琴音教诸妓女，亦复教乘象、马技术，无事不知。

"是时，梵摩达意欲出游园馆，共相娱乐，即敕长生，催驾宝羽之车。时，长生太子即受王教，令寻驾宝羽之车，被象金银鞍勒，还来白王：'严驾已办，王知是时。'梵摩达王乘宝羽之车，使长生御之，及将四部兵众。

"时，长生太子御车引导，恒离大众。时，梵摩达王问长生太子曰：'今日军众，悉为所在？'长生对曰：'臣亦不知军众所在？'时王告曰：'可小停住，吾体疲极，欲小止息。'时，长生太子即自停住，使

王憩息。比顷，军众未至。

“比丘当知：尔时，梵摩达王即枕太子长生膝上睡眠。时，长生太子以见王眠，便作是念：‘此王于我极是大怨，又取我父母杀之，加住我国界，今不报怨者，何时当报怨？我今正尔断其命根！’时，长生太子右手自拔剑，左手捉王发，然复作是念：‘我父临欲命终时，而告我言：“长生当知：亦莫见长，亦莫见短。”加说此偈：“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我今舍此怨！’即还内剑，如是再三。复作是念：‘此王于我极是大怨，又取我父母杀之，加住我国界，今不报怨者，何日当克？我今正尔断其命根，乃名为报怨。’是时，复作忆念：‘汝长生，亦莫见长，亦莫见短，父王有是教敕：“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我今可舍此怨！’即还内剑。

“是时，王梵摩达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欲取我杀，即便恐惧，寻时得觉。时，长生太子曰：‘大王，何故惊起，乃至于斯？’梵摩达曰：‘向者睡眠，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拔剑欲取吾杀，是故惊耳！’

“是时，长生太子便作是念：‘今此王已知我是长生太子。’即右手拔剑，左手捉发，而语王曰：‘我今正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然王是我大怨，又取我父母杀之，加住我国界，今不报怨，何日当克？’时，梵摩达王即向长生而作是说：‘我今命在汝手，愿垂原舍，得全生命！’长生报曰：‘我可活王，然王不全我命。’王报长生：‘惟愿垂济，吾终不取汝杀！’

“是时，长生太子与王共作言誓：‘俱共相济命者，终不相害。’比丘当知：尔时，长生太子即活王命。是时，梵摩达王语长生太子言：‘愿太子还与我严驾宝羽之车，还诣国界。’是时，太子即严驾宝羽之车，二人共乘，径来至舍卫城。

“时，王梵摩达即集群臣而作是说：‘设卿等见长寿王儿，欲取何为？’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说：‘当断手足。’或有言：‘当分身三段。’或有言：‘当取杀之。’是时，长生太子在王侧坐，正身正意，思惟来言。时，梵摩达王躬自手捉长生太子，语诸人言：‘此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此人身是。卿等勿得复有语，敢有所说。所以然者？长生太子见活吾命，吾亦活此人命。’时，诸群臣闻此语已，叹未曾有：‘此王、太子甚奇！甚特！及能于怨而不报怨。’

“时，梵摩达王问长生曰：‘汝应取我杀，何故见放，复不杀之？将有何因缘？今愿闻之。’长生对曰：‘大王，善听！父王临欲命终之时，而作是说：“汝今亦莫见长，亦莫见短。”又作是语：“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是时，群臣闻父王此语，皆相谓言：“此王狂惑，多有所说，长生者竟是何人？”长寿王对曰：“卿等当知：其中有智之人，乃明此语耳！”忆父王此语已，是故全王命根耳！’梵摩达王闻此语已，甚奇所作，叹未曾有，乃能守亡父

教敕，不有所堕。

“时，梵摩达王语太子曰：‘汝今所说之义，吾犹不解，今可与吾说其义，使得意解。’时，长生太子对曰：‘大王，善听！我当说之：梵摩达王取长寿王杀；设复长寿王本所有群臣极有亲者，亦当取王杀之；设复梵摩达王所有臣佐，复当取长寿王臣佐杀之，是谓怨怨终不断绝。欲使怨断者，唯有无报人，我今观此义已，是故不害王也。’是时，梵摩达王闻此语已，甚怀踊跃，不能自胜：‘此王太子极为聪明，乃能广演其义。’

“时，王梵摩达即向忏悔：‘是我罪过，而取长寿王杀之。’即自脱天冠与长生使著，复加嫁女，还付舍卫国土、人民，寻付长生使领。王还波罗柰治。

“比丘当知：然古昔诸王有此常法；虽有此诤国之法，犹相堪忍，不相伤害。况汝等比丘，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舍贪欲、瞋恚、愚痴心，今复诤竞，不相和顺，各不相忍而不忏改？诸比丘，当以此因缘，知斗非其宜然。同一师侣，共一水乳，勿共斗讼。”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无斗无有诤，慈心愍一切，
无恚于一切，诸佛所叹誉。

“是故，诸比丘，当修行忍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是时，拘深比丘白世尊曰：“惟愿世尊，勿虑此事！我等自当分明此法。世尊，虽有此语，其事不然。”是时，世尊便舍而去，诣跋耆国。

尔时，跋耆国中有三族姓子：阿那律、难提、金毗罗。然彼族姓子，共作制限：其有出乞食者，后住者便扫洒地使净，事事不乏。其得食来者分与使食，足者则善，不足者随意所如。有遗余者，泻著器中，便舍而去。若复最后乞食来者，足者则善，不足者便取器中食而自著钵中。尔时，便取水瓶，更著水安置一处，即当一日扫除房舍。复更在闲静之处，正身正意，系念在前，思惟妙法。然复彼人终不共语，各自寂然。

尔时，尊者阿那律思惟欲不净想，念恃喜安而游初禅。是时，难提、金毗罗知阿那律心中所念，亦复思惟欲不净想，念恃喜安而游初禅。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二禅、三禅、四禅，尔时尊者难提、金毗罗亦复思惟二禅、三禅、四禅。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是时尊者难提、金毗羅亦复思惟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灭尽定，尔时尊者难提、金毗罗亦复思惟灭尽定。如此诸法，诸贤思惟此法。

尔时，世尊往师子国中。尔时，守国人遥见世尊来，便作是说：“沙门勿来入国中。所以然者？此国中有三族姓子，名阿那律、

难提、金毗罗，慎莫触娆！”

是时，尊者阿那律以天眼清净及天耳通，闻守国人与世尊作如是说，使世尊不得入国。是时，尊者阿那律即出告守门人曰：“勿遮！世尊今来，欲至此看。”

是时，尊者阿那律寻入告金毗罗曰：“速来！世尊今在门外。”

是时，尊者三人即从三昧起，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各自称言：“善来！世尊。”尊者阿那律前取世尊钵，尊者难提前敷座，尊者金毗罗取水与世尊洗足。

尔时，世尊告阿那律曰：“汝等三人在此和合，无有他念，乞食如意乎？”

阿那律曰：“如是，世尊，乞食不以为劳。所以然者？若我思惟初禅时，尔时难提、金毗罗亦复思惟初禅。若我思惟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灭尽三昧，尔时难提、金毗罗亦复思惟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灭尽定。如是，世尊，我等思惟此法。”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阿那律，汝等颇有是时，更得上人法乎？”

阿那律报曰：“如是，世尊，我等更得上人法。”

世尊告曰：“何者是上人之法？”

阿那律曰：“有此妙法，出上人法上，若复我等以慈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复如是，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一切中一切，以慈心遍满其中，无数无限，不可称计，而自游戏。复以悲心、喜心、护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复如是，四维上下而自游戏。是谓，世尊，我等更得此上人之法。”

尔时，尊者难提、金毗罗语阿那律曰：“我等何日至汝许问此义乎？今在世尊前而自称说。”

阿那律曰：“汝等亦未曾至我许而问此义？但诸天来至我所而说此义。是故，在世尊前而说此义耳！但我长夜之中知诸贤心意，然诸贤得此三昧故，在世尊前说此语耳！”

尔时，说此法时，长寿大将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长寿大将白世尊曰：“今日世尊与此诸人而说法乎？”

是时，世尊以此因缘具向长寿大将说之。

是时，大将白世尊曰：“跋耆大国快得大利，有此三族姓子而自游化：阿那律、难提、金毗罗。”

世尊告曰：“如是，大将，如汝所言，跋耆大国快得善利！且舍跋耆大国，摩竭大国快得善利，乃有此三族姓子！若当摩竭大国人民之类，忆此三族姓子，便长夜获安隐。大将当知：若县邑城郭有此三族姓子者，彼城郭之中，人民之类，长夜获安隐。此三族姓子所生之家，亦获大利，乃能生此上尊之人，彼父母五种亲族，若当忆此三人者，亦获大利。若复天、龙、鬼、神忆此三族姓子者，亦获大利。若

有人叹说阿罗汉者，亦当叹说此三人。若有人叹说无贪欲、无愚痴、無瞋恚者，亦当叹说此三人。若有人叹说此福田者，亦当叹说此三人。如我于三阿僧祇劫所行勤苦，成无上道，使此三人成此法义。是故，大将，当于此三族姓子，起欢喜心。如是，大将，当作是学！”

尔时，大将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结使，系缚众生，不能从此岸至彼岸。云何为三？所谓身邪、戒盗、疑。

“彼云何名为身邪结？所谓计身有我，生吾我之想，有众生想，有命、有寿、有人、有士夫、有缘、有著，是谓名为身邪之结。

“彼云何名为疑结？所谓有我耶？无我耶？有生耶？无生耶？有我、人、寿命耶？无我、人、寿命耶？有父母耶？无父母耶？有今世、后世耶？无今世、后世耶？有沙门、婆罗门耶？无沙门、婆罗门耶？世有阿罗汉耶？世无阿罗汉耶？有得证者耶？无得证者耶？是谓名为疑结。

“彼云何名为为戒盗结？所谓戒盗者，我当以此戒生大姓家，生长者家，生婆罗门家，若生天上及诸神中，是谓名为戒盗结。

“是谓，比丘，有此三结系缚众生，不能从此岸至彼岸。犹如两牛同一轭，终不相离；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三结所系，不能得从此岸至彼岸。

“云何此岸？云何彼岸？所谓此岸者，身邪是；彼岸者，所谓身邪灭是。是谓，比丘，三结系缚众生，不能从此岸至彼岸。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灭此三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三三昧，云何为三？空三昧、无愿三昧、无想三昧。

“彼云何名为空三昧？所谓空者，观一切诸法，皆悉空虚，是谓名为空三昧。

“彼云何名为无想三昧？所谓无想者，于一切诸法，都无想念，亦不可见，是谓名为无想三昧。

“云何名为无愿三昧？所谓无愿者，于一切诸法，亦不愿求，是谓名为无愿三昧。

“如是，比丘，有不得此三三昧，久在生死，不能自觉悟。如是，诸比丘，当求方便，得此三三昧。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幢、毗沙、法王，瞿默、神足化，

斋戒、现在前，长寿、结、三昧。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七

四谛品第二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四谛之法。云何为四？所谓：初苦谛，义不可尽，义不可穷，说法无尽；第二者、苦集谛，义不可尽，义不可穷，说法无尽；第三者、苦尽谛，义不可尽，义不可穷，说法无尽；第四者、苦出要谛，义不可尽，义不可穷，说法无尽。

“彼云何名为苦谛？所谓苦谛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名为苦谛。

“彼云何名为苦集谛？所谓集谛者，爱与欲相应，心恒染著，是谓名为苦集谛。

“彼云何名为苦尽谛？所谓尽谛者，欲爱永尽无余，不复更造，是谓名为苦尽谛。

“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所谓苦出要谛者，谓贤圣八品道，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谓名为苦出要谛。

“如是，比丘，有此四谛，实有不虚。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谛。诸有众生二足、三足、四足、多足，欲者、色者、无色者，有想、无想者，如来最上。然成此四谛，故名为四谛。是谓，比丘，有此四谛。然不觉知，长处生死，轮转五道。我今已得此四谛，从此岸至彼岸，成就此义，断生死根本，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今有四谛法，如实而不知，
轮转生死中，终不有解脱。
如今有四谛，已觉已晓了，
已断生死根，更亦不受有。

“若有四部之众，不得此谛，不觉不知，便堕五道。是故，诸比丘，当作方便，成此四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四法，多饶益人。云何为四？第一法者、当亲近善知识，第二者、当闻法，第三者、当知法，第四者、

当法法相明。是谓，比丘，有此四法，多饶益人。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若如来出现于世时，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此众生类多有所著，若说不染著法时，亦复承受，念修行之，心不远离。若如来出现于世时，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是谓初未曾有法出现于世。

“复次，阿难，轮转不住，恒在五道，正使欲说法时，亦复承受，心不远离。若如来出现世时，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现于世。

“复次，阿难，此众生类，恒怀骄慢，不去心首；若使说法，亦复承受，心不远离。然复，阿难，此众生类，恒怀骄慢，不去须臾；设复说法时，亦复承受。是谓第三未曾有法出现于世。

“复次，阿难，此众生类，无明所覆；设复说有明法时，亦复承受而不忘失。若复，阿难，说此有明、无明法时，而心意柔和，恒喜修行。是谓，阿难，若如来出现世时，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

“若有多萨阿竭现在时，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是故，阿难，当发喜心向如来所。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担，亦当说持担人，亦当说担因缘，亦当说舍担。汝等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今当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担？所谓五盛阴是。云何为五？所谓色、痛、想、行、识阴，是谓名为担。

“彼云何名为持担人？所谓持担人者，人身是也，字某、名某，如是生，食如是食，受如是苦乐，寿命长短，是谓名为持担人。

“彼云何名为担因缘？所谓担因缘者，爱著因缘是，与欲共俱，心不远离，是谓名为担因缘。

“彼云何名为当舍离担？所谓能使彼爱永尽无余，已除、已吐。是谓，比丘，名舍离担。

“如是，比丘，我今已说担，已说担因缘，已说持担人，已说舍担。然诸如来所应行者，我今已办。若树下、空处、露坐，常念坐禅，莫行放逸。”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当念舍重担，更莫造新担，

担是世间病，舍担第一乐。
亦当除爱结，及舍非法行，
尽当舍离此，更不复受有。

“是故，诸比丘，当作方便，舍离于担。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四生。云何为四？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

“彼云何名为卵生？所谓卵生者，鸡、雀、乌、鹊、孔雀、蛇、鱼、蚁子之属，皆是卵生，是谓名为卵生。

“彼云何名为胎生？所谓人及畜生，至二足虫，是谓名为胎生。

“彼云何名为因缘生？所谓腐肉中虫、厕中虫，如尸中虫，如是之属，皆名为因缘生。

“彼云何名为化生？所谓诸天、大地狱、饿鬼、若人、若畜生，是谓名为化生。是谓，比丘，有此四生。诸比丘舍离此四生，当求方便，成四谛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舍利弗、尊者目揵连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

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世间有此四人。云何为四？所谓第一人者与结相随，然内有结而不知；或有一人与结相随，然内有结如实知之；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然内无结如实而不知；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然内无结如实知之。

“诸贤当知：第一人者与结相随，然内有结而不知，此二有结人中，此人最为下贱。所谓彼第二人与结相随，内有结如实知之，此人极为妙。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而不知，此人于二无结人中，此人最为下贱。所谓彼第四人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知之，此人于无结人中最为第一。诸贤当知：世间有此四人。”

是时，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有何因缘，有结相随人，一人下贱，一人最妙？复有何因缘，此二无结人相随，一人下贱，一人最妙？”

舍利弗对曰：“彼与结相随，内有结如实不知。彼人作是念：‘我当作净想。’彼便思惟作净想，当作净想时，便起欲心；以起欲心已，便有贪欲、瞋恚、愚痴心而命终。尔时，不求方便，灭此欲心，便有瞋恚、愚痴之心而命终。目连当知：犹如有人诣市买得铜器，尘土垢坌，极为不净。彼人不随时摩拭，不随时净洗，然彼铜器倍更生垢，

极为不净。此第一人亦复如是，与垢相随，内有结如实不知，彼便作是念：‘我当思惟净想。’已思惟净想，便生欲心；已生欲心，则有贪欲、瞋恚、愚痴而命终，不求方便，灭此欲心。

“彼第二人与结相随，内有结如实知：‘我今可舍净想，思惟不净想。’彼已舍净想，思惟不净想；彼已思惟不净想，便不生欲心，求方便，不得者得，不获者获，不及者及，便无贪欲、瞋恚、愚痴，亦复无结而命终。犹如有人从市中买得铜器，尘垢所染，彼人随时修治，洗荡使净。此人亦复如是，与结相随，内有结如实知之。彼人便舍净想，思惟不净想；彼思惟不净想，更求方便，不得者得，不获者获，不作证者教令得证，已无欲心、无瞋恚、愚痴而命终。是谓，目连，有此二人与结相随，一人下贱，一人最妙。”

目连曰：“复以何因缘，使此二人不与结相随，一人下贱，一人最妙？”

舍利弗曰：“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而不知。彼便作是思惟：‘我不求方便，思惟不得者得，不获者获，不作证者而作证。’彼人有欲心、瞋恚、愚痴所缚而命终。犹如有人诣市买铜器，尘垢所染，然不随时洗治，亦不随时修治。此第三人亦复如是，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不知，亦不作是学：‘我当求方便，灭此诸结。’而有贪欲、瞋恚、愚痴之心而命终。

“彼第四人不与结俱，内无结如实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得者得，不获者获，不作证者令作证。’彼以无此结而命终。犹如有人诣市，得好铜器极净洁，复加随时修治，磨洗其器，尔时彼器倍复净好。此第四人亦复如是，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获者获，不得者得，不作证者而作证。’彼便无结使贪欲、瞋恚、愚痴，身坏命终。是谓，目连，有此二人不与结相随，内无结如实知之，一人为上，一人下贱。”

是时，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何以故名曰结？”

舍利弗曰：“目连当知：恶不善法，起诸邪见，故名为结。或复有人而作是念：‘如来问我义已，然后与诸比丘说法；不问余比丘义，而如来与比丘说法。或复有是时，世尊语余比丘而说法，然不语彼比丘。如来说法，如来不语，我与比丘说法。’或有不善，或有贪欲；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恒在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不使余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或有是时，余比丘在前而入村乞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目连当知：或复有是时，比丘作是念：‘我当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余比丘先比丘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或复有时，余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我不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

食。’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食已与檀越说法，不使余比丘食讫与檀越说法。或复有时，余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不使彼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不使我食竟与檀越说法。’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当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余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或复有时，余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余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我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诸比丘不知我犯戒。或复有时，彼比丘犯戒，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不使余比丘语我言犯戒。或复有时，彼比丘犯戒，余比丘语我言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彼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清净比丘告我，不使不清净比丘告我。或复有时，不清净比丘告彼比丘言，彼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若有比丘告我者，当在屏处，不在大众之中。或复有时，彼比丘犯戒，在大众中告语，不在屏处。’比丘复作是念：‘此诸比丘在大众中告我，不在屏处。’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俱不善。

“目连当知：此诸法之本，兴起此行者，名为结使。目连，复知诸有四部之众，犯此行者，皆共闻知。虽言我行阿练若，在闲静之处，正使著五纳衣，恒行乞食，不择贫富，行不卒暴，往来住止，坐起动静，言语默然，彼比丘作是念：‘使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斯诸梵行者，恒来供养我。’彼比丘虽有是念，然四部众亦不随时供养。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恶不善行未除故，见闻念知。犹如有人，一铜器极为清净，复以不净盛著铜器中，复以余器盖其上，持行诣国界。众人见已，问彼人曰：‘君所持者是何物乎？我等欲得观见。’是时，众人素既饥俭，谓呼：‘是好饮食。’寻发器盖，然是不净皆共得见。此比丘亦复如是，虽有阿练若行，随时乞食，著五纳衣，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彼虽生此念，欲使诸梵行者，随时来供养。然复诸梵行人，不随时供养。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恶不善法结使未尽故。

“目连当知：诸有比丘无此恶不善法，结使已尽，见闻念知，虽在城傍行，犹是持法之人。或受人请，或受长者供养，彼比丘无此贪欲之想。是时，四部之众及诸梵行者，皆来供养。所以然者？以彼比丘行清净故，皆见闻念知。犹如有人有好铜器，盛好饮食，气味极香，复以物盖其上，持行诣国界。众人见已，问彼人曰：‘此是何物？我等欲得观见。’时寻发看，见是饮食，皆共取食。此亦如是，比丘见

闻念知，虽在城傍行，受长者供养，彼不作是念：‘使诸梵行者来供养我。’然复诸梵行者，皆来供养之。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恶不善行已除尽故。是故，目连，以此诸行故，名为结使。”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叹曰：“善哉！善哉！舍利弗，所以然者？我昔游此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至彼车师舍，在门外默然而立。是时，彼工师手执斧而斫材。是时，更有长老工师有少事缘，来至此工师舍。是时，彼工师修治材板。是时，彼老工师而生此念：‘此小工师斫材如我意不？我今当观之。’是时，彼工师所嫌之处，彼工师尽取斫之。是时，彼老工师甚怀欢喜，而作是念：‘善哉！善哉！卿所斫材尽如我意。’此亦如是，诸有比丘心不柔和，舍沙门行，心怀奸伪，不从沙门之法，性行粗疏，不知惭愧，强颜耐辱，为卑贱行，无有勇猛；或喜多忘失，不忆所行，心意不定，所作错乱，诸根不定。然今尊者舍利弗观察性行已，而修治之。

“诸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甚恭敬戒，不舍沙门贤圣之法，无有幻伪，不行卒暴，心息柔和，言常含笑，不伤人意，心恒一定，无有是非，诸根不乱。彼闻尊者舍利弗语已，便自承受，亦不忘失。犹如若男、若女，端正无双，极自沐浴，著好新衣，用香涂身。若复有人，复加以优钵华，持用奉上。彼人得已，即著头上，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此亦如是，若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恭敬于戒，不失沙门之法，无有幻伪，不行卒暴，心意柔和，言常含笑，不伤人意，心恒一定，无有是非，诸根不乱。彼从尊者舍利弗闻是语已，甚怀欢喜，不能自胜，而受其教。如此诸族姓子说此法教。”

尔时，诸贤各各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四果。云何为四？或有果生而似熟，或有果熟而似生，或有果熟而似熟，或有果生而似生。是谓，比丘，世间有此四果。世间有此四人，亦复如是。云何为四？或有人熟而像生，或有人生而像熟，或有人生而像生，或有人熟而似熟。

“彼何等人生而像熟？或有人往来行步不行卒暴，眼目视瞻恒随法教，著衣持钵亦复随法行步，视地不左右顾望；然复犯戒，不随正行，实非沙门而似沙门，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尽坏败正法，根败之种，是谓此人生而像熟。

“彼人云何熟而像生？或有比丘性行似疏，视瞻不端，亦不随法行，喜左右顾视；然复精进多闻，修行善法，恒持戒律，不失威仪，见少非法，便怀恐惧，是谓此人熟而像生。

“彼云何人生而像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不知行步礼节，亦复不知出入行来，亦复不知著衣持钵，诸根错乱，心著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彼犯禁戒，不行正法，不是沙门而似沙门，不行梵行

而似梵行，根败之人，不可修饰，是谓此人生而像生。

“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出入行步不失时节，看视不失威仪；然极精进，修行善法，威仪礼节皆悉成就，见小非法，便怀恐怖，况复大者！是谓此人熟而似熟。

“是谓，比丘，世间有此四果之人，当学熟果之人。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日空中有随岚风。设复有飞鸟至彼者，若乌、鹊、鸿、鹄值彼风者，头脑、羽翼各在一处。此间一比丘亦复如是，舍禁戒已，作白衣行，是时三衣、钵、器、针筒六物之属各在一处，犹随岚之风吹杀彼鸟。是故，诸比丘，当修行梵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当知：有此四鸟。云何为四？或有鸟声好而形丑，或有鸟形好而声丑，或有鸟声丑形亦丑，或有鸟形好声亦好。

“彼云何鸟声好而形丑？拘翅罗鸟是也，是谓此鸟声好而形丑。彼云何鸟形好而声丑？所谓鸷鸟是也，是谓此鸟形好而声丑。彼云何鸟声丑形亦丑？所谓兔枭是也，是谓此鸟声丑形亦丑。复有何鸟声好形亦好？所谓孔雀鸟是也，是谓此鸟声好形亦好。是谓，比丘，有此四鸟，当共觉知。

“此亦如是，世间亦有四人似鸟，当共觉知。云何为四？于是，或有比丘颜貌端正，出入行来，著衣持钵，屈伸俯仰，威仪成就；亦复不能有所讽诵，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不能承法之教，亦复不能善讽诵读，是谓此人形好而声不好。

“复有何等人声好而形丑？或有一比丘出入行来，屈伸俯仰，著衣持钵，威仪不成就，恒好广说；然复彼人精进持戒，闻法能知所学，多闻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义理深邃，具足修梵行，然复彼法善持善诵，是谓此人声好而形丑。

“彼复有何等人声丑形亦丑？或有一人犯戒、不精进、不多闻，所闻便失；彼于此法，应具足行梵行，然不肯承受，是谓此人声丑形亦丑。

“彼何等人声好形亦好？或有比丘颜貌端正，出入行来，著衣持钵，不左右顾视；然复精进修行善法，然戒律具足，见小非法，尚怀恐惧，何况大者！亦复多闻，所受不忘，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修其善行，如此之法，善讽诵读，是谓此人声好形亦好。

“是谓世间有此四人，在世间者，当共觉知。是故，诸比丘，当学声好形亦好。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云。云何为四？或有云雷而不雨，或有云雨而不雷，或有云亦不雨亦不雷，或有云亦雨亦雷，是谓四种云。世间四种人而像云。何等四人？或有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雨而不雷，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或有比丘亦雨亦雷。

“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声诵习，所谓契经、祇夜、授决、偈、本末、因缘、已说、生经、颂、方等、未曾有法、譬喻，如是诸法，善讽诵读，不失其义；不广与人说法，是谓此人雷而不雨。

“彼云何人雨而不雷？或比丘有颜色端正，出入行来，进止之宜，皆悉具知，修诸善法，无毫厘之失；然不多闻，亦不高声诵习，复不修行契经、本末、授决、偈、因缘、譬喻、生经、方等、未曾有法，然从他承受，亦不忘失，好与善知识相随，亦好与他说法，是谓此人雨而不雷。

“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复不雷？或有一人颜色不端正，出入行来，进止之宜，皆悉不具，不修诸善法；然不多闻，亦不高声诵习，复不修行契经至方等，亦复不与他说法，是谓此人亦不雨亦不雷。

“复有何等人亦雨亦雷？或有一人颜色端正，出入行来，进止之宜，亦悉具知，好喜学问，所受不失；亦好与他说法，劝进他人，令使承受，是谓此人亦雷亦雨。

“是谓，比丘，世间有此四人。是故，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谛、饶益、阿难，重担、四生、结，
四果、随岚风，四鸟、雷在后。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山河、石壁、百草、五谷，皆依于地而得长大，然复此地最尊、最上；此亦如是，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住不放逸之地，使诸善法而得长大。

“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多修四意断。云何为四？于是，比丘未生弊恶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远离，恒欲令灭；已生弊恶法，求方

便令不生，心不远离，恒欲令灭；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断。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修四意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当知：诸有粟散国王及诸大王皆来附近于转轮王，转轮王于彼最尊、最上；此亦如是，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无放逸之法最为第一。

“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于是，比丘未生弊恶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远离，恒欲令灭；已生弊恶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远离，恒欲令灭；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重令增多，终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诸比丘修四意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有星宿之光，月光最为第一；此亦如是，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无放逸行最为第一，最尊、最贵。

“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云何为四？于是，比丘若未生弊恶法，求方便令不生；若已生弊恶法，求方便令灭；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若已生善法，求方便重令增多，终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断。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修四意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有华之属，瞻蔔之华、须摩那华，天上、人中，婆师华最为第一；此亦如是，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无放逸行最为第一。

“若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云何为四？于是，比丘若未生弊恶法，求方便令不生；已生弊恶法，求方便令灭；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终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断。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修四意断。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出舍卫城，至祇洹精舍，欲觐世尊。诸王常法有五威容，舍著一面，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

坐。

尔时，世尊告大王曰："大王当知：世间有四种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或有一人，先暗而后明；或有一人，先明而后暗；或有一人，先暗而后暗；或有一人，先明而后明。

"彼人云何先暗而后明？于是，或有一人生卑贱家，或旃陀罗种、或啖人种、或工师种、或淫泆家生，或无目、或无手足、或时裸跣、或诸根错乱；然复身、口行善法，意念善法。彼若见沙门、婆罗门诸尊长者，恒念礼拜，不失时节，迎来起送，先笑后语，随时供给。若复有时见乞儿者，若沙门、婆罗门，若路行者，若贫匮者，若有钱财，便持施与；设无财货者，便往至长者家，乞求施与；若复见彼施者，便还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身行善法，口修善法，意念善法，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犹如有人，从地至床，从床乘马，从马乘象，从象入讲堂。由是故我今说，此人先暗而后明。如是，大王，此人名曰先暗而后明。

"彼人云何先明而后暗？于是，或有一人在大家生，若刹利种、若长者种、若婆罗门种，饶财多宝，金、银、珍宝、砗磲、玛瑙、水精、琉璃，仆从、奴婢不可称计，象、马、猪、羊皆悉具足。然复此人颜貌端正，如桃华色。彼人恒怀邪见，与边见相应，彼便有此见：无施、无受，亦无前人可所施物，亦无善恶之行，亦无今世、后世，亦无得道者，世无阿罗汉可承敬者，于今世、后世可作证者。彼若见沙门、婆罗门，便起瞋恚，无恭敬心。若见人惠施者，心不喜乐，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均，以行非法之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象，从象至马，从马至床，从床至地。由是故，我今说此人。如是，大王，所谓此人先明而后暗。

"彼云何有人从暗至暗？若复有人生卑贱家，或旃陀罗家、或啖人家、或极下穷家，此人必生此中，或复有时，诸根不具，颜色粗恶。然复彼人恒怀邪见，彼便有此见：无今世、后世，无沙门、婆罗门，亦无得道者，亦无阿罗汉可承敬者，亦无今世、后世可作证者。彼若见沙门、婆罗门，便起瞋恚，无恭敬心。若见人来惠施者，心不喜乐，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等，诽谤圣人，毁辱三尊；彼既自不施，又见他施，甚怀瞋恚；已行瞋恚，身坏命终，生地狱中。犹如有人从暗至暗，从火焰至火焰，舍智就愚。由是而言，此人可谓先暗而后暗。大王当知：故名此人从暗至暗。

"彼名何等人从明至明？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刹利种、或国王家、或大臣家，饶财多宝，不可称计。然复彼人颜色端正，如桃华色。彼人恒有正见，心无错乱，彼有此正见：有施、有福、有受者，有善、恶之报，有今世、后世，有沙门、婆罗门。设复彼人若见沙门、婆罗门，起恭敬心，和颜悦色；己身恒喜布施，亦复劝人使行布施之；设布施之日，心怀踊跃，不能自胜。彼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坏命终生善处。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讲堂，从宫至宫。由是而

言，我今说此人从明至明。

“是为，大王，世间有此四人。”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王当知贫人，有信好布施，
见沙门婆罗，及诸可施者。
能复起迎逆，而教于正见，
施时极欢喜，所求不逆人。
彼人是良友，终不为恶行，
恒喜行正见，常念求善法。
大王如彼人，死时有所适，
必生兜术天，先暗而后明。
如人极为富，不信好喜恚，
悭贪心怯弱，邪见而不改。
见沙门梵志，及诸乞求者，
恒喜呵骂詈，邪见言无有。
见施起瞋恚，不令有施人，
彼人行极弊，造诸恶元本。
如是彼人者，临欲命终时，
当生地狱中，先明而后暗。
如有贫贱人，无信好瞋恚，
造诸不善行，邪见不信正。
设见沙门士，及诸可事者，
而取轻毁之，悭贪无有信。
施时而不喜，见他施亦然，
彼人所造行，所适无安处。
如此彼之人，必当取命终，
当生地狱中，先暗而后暗。
如人极有财，有信好布施，
正见不他念，恒喜求善法。
设见诸道士，及诸可施者，
起恭迎敬之，而学于正见。
与时极和悦，常念于平均，
惠施无吝惜，不逆于人心。
彼人受命决，不造诸非法，
当知彼之人，临欲命终时，
必生好善处，先明而后明。

“是故，大王，当学先明而后明，莫学先明而后暗。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斯须，复以两手摩如来足已，复以口呜如来足上，而作是说：“天尊之体，何故乃尔？身极缓尔，如来之身不如本故。”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汝所言，今如来身皮肉已缓，今日之体不如本故。所以然者？夫受形体，为病所逼。若应病众生，为病所困；应死众生，为死所逼。今日如来，年已衰微，年过八十。”

是时，阿难闻此语已，悲泣哽噎，不能自胜，并作是语：“咄嗟！老至乃至于斯！”

是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是时，世尊渐渐乞食，至王波斯匿舍。当于尔时，波斯匿门前，有故坏车数十乘，舍在一面。

是时，尊者阿难以见车弃在一面，见已，白世尊曰：“此车王波斯匿车，昔日作时极为精妙，如今日观之，与瓦石同色。”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汝所言。如今观所有车，昔日之时极为精妙，金银所造，今日坏败，不可复用。如是外物尚坏败，况复内者！”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咄！此老病死，坏人极盛色，
初时甚悦意，今为死使逼。
虽当寿百岁，皆当归于死，
无免此患苦，尽当归此道。
如内身所有，为死之所驱，
外诸四大者，悉趣于本无。
是故求无死，唯有涅槃耳！
彼无死无生，都无此诸行。”

尔时，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

是时，王波斯匿与世尊办种种饮食。观世尊食竟，王更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白世尊曰：“云何，世尊，诸佛形体皆金刚数，亦当有老、病、死乎？”

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大王语，如来亦当有此生、老、病、死。我今亦是人数，父名真净，母名摩耶，出转轮圣王种。”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诸佛出于人，父名曰真净，
母名极清妙，豪族刹利种。
死径为极困，都不观尊卑，

诸佛尚不免，况复余凡俗？”

尔时，世尊与波斯匿王而便说此偈：

“祠祀火为上，诗书颂为尊，
人中王为贵，众流海为首，
众星月为上，光明日为先。
八方上下中，世界之所载，
天及世人民，如来最为尊。
其欲求福禄，常供养三佛。”

是时，世尊说此偈已，便从座起而去，还祇洹精舍，就座而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法，在世间人所爱敬。云何为四？少壮之年，世间人民之所爱敬；无有病痛，人所爱敬；寿命，人所爱敬；恩爱集聚，人所爱敬。是谓，比丘，有此四法，世间人民之所爱敬。

“复次，比丘，复有四法，世间人民所不爱敬。云何为四？比丘当知：少壮之年，若时老病，世人所不喜；若无病者，后便得病，世人所不喜；若有得寿命，后便命终，世人所不喜；恩爱得集，后复别离，是世人所不喜。是谓，比丘，有此四法与世回转，诸天、世人，乃至转轮圣王、诸佛世尊，共有此法。是为，比丘，世间有此四法与世回转。

“若不觉此四法时，便流转生死，周旋五道。云何为四？圣贤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贤圣解脱。是为，比丘，有此四法而不觉知者，则受上四法。我今及汝等，以觉知此贤圣四法，断生死根，不复受有。如今如来形体衰老，当受此衰耗之报。是故，诸比丘，当求此永寂涅槃，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恩爱别离，常念无常之变。如是，比丘，当作是念！”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王波斯匿即敕臣佐，严宝羽之车，欲出舍卫城观地讲堂。当于尔时，波斯匿王母命过，年极衰老，垂向百岁，王甚尊敬，念未曾离目。

是时，波斯匿王边有大臣，名不奢蜜，高才盖世，世人尊重。时，大臣便作是念：“此波斯匿王母年向百岁，今日命终；设当闻者，王甚愁忧，不能饮食而得重病。我今当设方便，使王不愁忧，亦使不病。”

是时，大臣即严驾五百白象，亦严驾五百匹马，复严驾五百步兵，复严驾五百妓女，复严驾五百老母，复严驾五百婆罗门，复有五百沙门，复严驾五百衣裳，复严驾五百珍宝，与亡者作好大棺，彩画

极令使妙，悬缯幡盖，作倡妓乐，不可称计，出舍卫城。

是时，波斯匿王还来入城。是时，王波斯匿有少事。是时，王遥见亡者，问左右曰："此是何人，供养乃至于斯？"

时，不奢蜜曰："此舍卫城中有长者母无常，是彼之具。"

时，王复告曰："此诸象马车乘复用为？"

大臣报曰："此五百老母者，用奉上阎罗王，持用赎命。"

时，王便笑而作是说："此是愚人之法！命也难保，有何可克？如有人堕摩竭鱼口，欲求出者，实复难得；此亦如是，堕阎罗王边，欲求出，实难可得。"

"此五百妓女亦用赎命。"

王报曰："此亦难得。"

时，大臣曰："若此妓女不可得者，当用余者赎之。"

王曰："此亦难得。"

大臣曰："若此不可得者，当用五百珍宝赎之。"

王报曰："此亦难得。"

大臣曰："此不可得者，用五百衣裳赎之。"

王曰："此亦难得。"

臣曰："若此衣裳不可得者，当用此五百梵志咒术，咒术取之。"

王曰："此亦难得。"

大臣曰："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复当持此沙门高才说法，持用赎之。"

王曰："此不可得。"

大臣曰："若说法不可得者，当集兵众，共大战斗而取之。"

时，波斯匿王大笑而曰："此是愚人之法，以堕摩竭鱼口，终不得出。"

时，王曰："汝当知之：颇有生而不死乎？"

时，大臣曰："此实不可得也。"

时，大王报曰："实不可得。诸佛亦作是说，夫生有死，命亦难得。"

是时，不奢蜜跪白王曰："是故，大王，甚莫愁忧，一切众生皆归于死。"

时，王问曰："我何故愁忧？"

时，臣白王："王当知之：大王母者，今日已死！"

是故，波斯匿王闻此语已，八九叹息而语大臣曰："善哉！如汝所言，乃能知善权方便。"

是时，王波斯匿还入城，办种种香华，供养亡母；供养亡母已，便还驾乘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问曰："大王，何故尘土坌身？"

王白世尊："天母命终，向送至城外，今来诣世尊所，问其所由。然天母在时，持戒精进，恒修善法；年向百岁，今日已命终，故

来至世尊所耳！若当我持象赎命可得者，亦当用象赎之；若当马赎命可得者，当用马赎之；若当车乘赎命可得者，便当用车乘赎之；若当金银珍宝赎命可得者，当用金银珍宝赎之；若当以奴婢、仆从、城廓、国界，赎命可得者，当以城廓、国界赎之；若以加尸国界人民赎命可得者，当以加尸人民赎之。莫令我天母命终！”

世尊告曰：“是故，大王，甚莫愁忧，一切众生皆归于死。一切变易之法，欲令不变易者，终不有此事。大王当知：人身之法犹如雪揣，要当归坏；亦如土坏，同亦归坏，不可久保；亦如野马幻化，虚伪不真；亦如空拳，以诳小儿。是故，大王，莫怀愁忧，恃怙此身。大王当知：有此四大恐怖，来至此身，不可障护，亦不可以言语、咒术、药草、符书，所可除去。

“云何为四？一者、名为老，坏败少壮，使无颜色；二者、名为病尽，坏败无病；三者、名为死尽，坏败命根；四者、有常之物归于无常。是谓，大王，有此四法不可障护，非力所能伏也。大王当知：犹如四方有四大山，从四方来，使压众生，非力所却。是故，大王，非牢固物，不可恃怙。是故，大王，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王亦不久，当至生死之海。王亦当知：诸以法治化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若复以非法治化者，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是故，大王，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曰：“此法名何等？当云何奉行？”

世尊告曰：“此法名为除愁忧之刺。”

王白佛言：“实尔，世尊。所以然者？我闻此法已，所有愁忧之刺，今日已除。然，世尊，国界事猥，欲还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波斯匿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非独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中为尊，乃至世间人民中独尊。今有四法本末，我躬自知之，而作证于四部之众、天上、人中。云何为四？一者、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知之，于四部之众、天上、人中而作证；二者、一切诸行苦；三者、一切诸行无我；四者、涅槃休息。我今知之，于四部之众，于天上、人中而作证。是谓，比丘，四法之本，是故于天上、人中而独得尊。”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尔时，世尊欲诣罗阅城夏坐，舍利弗亦欲诣罗阅城夏坐，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诣罗阅城夏坐。然舍

利弗、目揵连夏坐竟，当取般涅槃。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舍利弗、目揵连等，游罗阅城迦兰陀竹园，受夏坐已。尔时，世尊告舍利弗：“今千二百五十弟子，为汝等在此夏坐。然舍利弗、目揵连比丘当取灭度。云何，舍利弗，堪任与诸比丘说妙法乎？我今脊痛，欲小止息。”

舍利弗对曰：“如是，世尊。”

尔时，世尊躬襞僧迦利，右胁著地，脚脚相累，计意在明。

尔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我初受戒时，已经半月，得四辩才而作证，义理具足。我今当说之，分别其义，使汝等知，布现分别之。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是时，诸比丘从舍利弗受教。

舍利弗告曰：“何等是四辩才？我得证者所谓义辩，我由此得证所谓法辩，我由此得证所谓应辩，我由此得证所谓自辩。我今当广分别其义。若当四部之众有狐疑者，我今现在，可问其义。若复，诸贤，于四禅有狐疑者；若复，诸贤，于四等心有狐疑者，可问我义，今当说之。设复，诸贤，于四意断有狐疑者，可问我义，我今当说；四神足、四意止、四谛，有狐疑者，便来问我义，我今当说之。今不问者，后悔无益！我今唯有世尊、无所著、等正觉所有深法，所行众事，亦问我义，我当说之。今不问者，后勿有悔！”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到时，著衣持钵，欲入罗阁城乞食。是时，执杖梵志遥见目连来，各各相诣谓曰：“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中，无有出此人上。我等尽共围已，而取打杀。”

是时，彼梵志便共围捉，各以瓦石打杀而便舍去，身体无处不遍，骨肉烂尽，酷痛苦恼，不可称计。

是时，大目揵连而作是念：“此诸梵志围我取打，骨肉烂尽，舍我而去。我今身体无处不痛，极患疼痛，又无气力可还至园，我今可以神足还至精舍。”是时，目连即以神足还至精舍，到舍利弗所，在一面坐。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语舍利弗言：“此执杖梵志围我取打，骨肉烂尽，身体疼痛，实不可堪，我今欲取般涅槃，故来辞汝。”

时，舍利弗言：“世尊弟子之中，神足第一，有大威力，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

目连报言：“我本所造行极为深重，要索受报，终不可避，非是空中而受此报。然我今日身极患疼痛，故来辞汝，取般涅槃。”

舍利弗言：“诸有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多广演其义，若彼人意中欲住劫、过劫，乃至不灭度，何以不住而灭度乎？”

目连报言：“如是，舍利弗，如来言：‘若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欲住寿经劫者，亦可得耳！’但如来住劫住者，我亦住耳！但今日世尊不久当取般涅槃，众生之类寿命极短，又我不忍见世尊取般涅槃。然我身体极为疼痛，欲取般涅槃。”

尔时，舍利弗语目连言：“汝今小停，我当先取灭度。”是时，目连默然不对。

是时，舍利弗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欲取灭度，惟愿听许！”

是时，世尊默然不对。时，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我今正是时，欲取般涅槃。”

是时，世尊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不住一劫，乃过一劫？”

舍利弗白世尊言：“我躬从世尊闻，躬自承受，众生之类受命极短，极寿不过百岁。以众生命短，故如来寿亦短。若当如来住寿一劫者，我当亦住寿一劫。”

世尊告曰：“如舍利弗言，以众生命短，故如来寿亦短，然复此事亦不可论。所以然者？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有佛名善念誓愿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当于尔时，人寿八万岁，无有中夭者。彼善念誓愿如来当成佛时，即其日便化作无量佛，立无量众生在三乘行，有在不退转地住者；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姓家；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天王宫、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迦夷天、欲天、色天、无色天，亦于其日，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而今舍利弗言：‘以众生寿短，故如来寿命亦短。’云何，舍利弗，而作是说：‘如来当住一劫，至一劫，我亦当住一劫，至一劫’？然复众生，不能知如来寿命长短。舍利弗当知：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为四？世界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龙不可思议，佛土境界不可思议。是谓，舍利弗，有四不可思议。”

舍利弗言：“如是，世尊，有四不可思议，世界、众生、龙宫、佛土实不可思议。然长夜恒有此念：‘释迦文佛终不住一劫。’又复诸天来至我所，而语我言：‘释迦文佛不久在世，年向八十，然今世尊不久当取涅槃。’我今不堪见世尊取般涅槃。又我躬从如来闻此语：‘诸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然后佛取般涅槃；又最后弟子亦先取般涅槃，然后世尊不久当取灭度。’惟愿世尊听取灭度！”

世尊告曰：“今正是时。”

舍利弗即住如来前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而入初禅；从初禅起，复入二禅；从二禅起，复入三禅；从三禅起，复入四禅；从四禅起，复入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起，入灭尽定；从灭尽定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起，入不用处、识处、空处；从空处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时，尊者舍利弗从四禅起已，告诸比丘：“此名师子奋迅三昧。”

是时，诸比丘叹未曾有：“甚奇！甚特！尊者舍利弗入三昧，速疾乃尔！”

尔时，舍利弗即从座起，头面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当于尔时，众多比丘从舍利弗后。时舍利弗还顾语：“诸贤，各欲所至？”

众多比丘报曰：“我等欲得供养尊者舍利。”

舍利弗言：“止！止！诸贤，此则为供养已。吾自有沙弥，足得供养我耳！汝等各还所在，思惟道化，善修梵行，尽于苦际。如来出世，甚难可遇，时时乃出。犹优昙钵华时时乃出，如来亦复如是，亿劫乃出，人身亦复难克，有信成就亦复难得，欲求出家学如来法亦复难得；一切诸行欲使不灭尽，此亦难得。灭于爱欲，永尽无除，灭尽涅槃。今有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云何为四？一切诸行无常，是谓初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一切诸行苦，是谓第二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一切诸行无我，是谓第三法本末，如来之所说；涅槃为永寂，是谓第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是谓，诸贤，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

尔时，诸比丘咸共堕泪：“今舍利弗灭度，何速乃尔！”

尔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止！止！诸贤，慎莫愁忧。变易之法，欲使不变易者，此事不然。须弥山王尚有无常之变，况复芥子之体，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如来金刚之身，不久亦当取般涅槃，何况我身！然汝等各修其法行，得尽苦际。”

是时，尊者舍利弗往诣精舍；到已，收摄衣钵，出于竹园，往诣本生住处。是时，尊者舍利弗渐渐乞食至摩瘦国。尔时，尊者舍利弗游于摩瘦本生之处，身遇疾病，极为苦痛。时，唯有均头沙弥供养，目下除去不净，供给清净。

是时，释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三十三天没不现，来至舍利弗精舍中；至已，头面礼足，复以两手摩舍利弗足，自称姓名，而作是说：“我是天王帝释。”

舍利弗言：“快哉！天帝，受命无穷。”

释提桓因报言：“我今欲供养尊者舍利。”

时，舍利弗报言：“止！止！天帝，此则为供养已。诸天清净，阿须轮、龙、鬼及诸天之众。我今自有沙弥，足堪使令。”

时，释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我今欲作福业，莫见违愿，今欲供养尊者舍利。”

是时，舍利弗默然不对。

时，释提桓因躬自除粪，不辞谦苦。

是时，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是时，此地六变震动，有大音声，雨诸天华，作倡伎乐，诸天侧塞虚空，神妙诸天亦散拘牟头华，或以栴檀杂碎之香而散其上。时，舍利弗已取灭度，诸天皆在空中，悲号啼哭，不能自胜。虚空之中，欲天、色天、无色天，悉共堕泪，亦如春月细雨和畅。尔时，亦复如是：“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何其速哉！”

是时，释桓提因集一切众香，而耶维尊者舍利弗身，种种供养已，而收舍利及衣钵，而付均头沙弥，又告之曰：“此是汝师舍利及衣钵，往奉世尊；到已，以此因缘，具白世尊。若有所说者，便奉行之。”

是时，均头报言：“如是，拘翼。”

是时，均头沙弥捉衣、持钵及舍利，往至阿难所，白阿难曰：“我师已取灭度，今持舍利、衣钵，用奉上世尊。”

时，阿难见已，即堕泪而作是语：“汝亦来共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共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说，我等当奉行之。”

均头报言：“如是，尊者。”

是时，阿难将均头沙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此均头沙弥来至我所，白我言：‘我师已灭度，今持衣钵来奉上如来。’我今日心意烦恼，志性迷惑，莫知东西，闻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怅然伤心！”

世尊告曰：“云何，阿难，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

阿难对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云何，阿难，用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所见身，而取灭度乎？”

阿难白佛言：“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所见身，而取灭度，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说法无厌足，与诸比丘教诫，亦无厌足。我今忆此舍利弗深恩过多，是以愁悒耳！”

世尊告曰：“止！止！阿难，莫怀愁忧，不常之物，欲使恒在者，此事不然。夫生有死！云何，阿难，过去诸佛尽非灭度乎？譬如灯炷，油尽即灭。如从宝藏、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众，尽非般涅槃乎？如是辟支佛审谛、高称、远闻、尼嗟优尼般嗟伽罗、优般伽罗，尔许辟支佛尽非灭度乎？贤劫之初，大国圣王名曰善悦摩诃提婆，如是转轮圣王今为所在，岂非尽般涅槃乎？”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一切行无常，生者当有死，
　不生不复灭，此灭最第一。”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九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余

世尊告阿难曰：“汝今授舍利弗舍利来！”

阿难对曰：“如是，世尊。”是时，阿难即授舍利在世尊手。

尔时，世尊手执舍利已，告诸比丘：“今此是舍利弗比丘舍利，智慧聪明，高才之智，若干种智，智不可穷，智无涯底，智有速疾之

智，有轻便之智，有利机之智，有甚深之智，有审谛之智，少欲知足，乐闲静之处，有猛勇意，所为不乱，无怯弱心，能有所忍，除去恶法，体性柔和，不好斗讼，恒修精进，行三昧，习智慧，念解脱，修行解脱所知见身。比丘当知：犹如大树而无其枝，然今日比丘僧，如来是大树，舍利弗比丘而取灭度，似树无枝。若舍利弗所游之方，彼方便遇大幸，云：'舍利弗在彼方止。'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能与外道异学共议论，无不降伏者。"

是时，大目揵连闻舍利弗灭度，即以神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大目揵连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今已灭度，我今辞世尊，欲取灭度。"

尔时，世尊默然不对。

如是再三白世尊曰："我欲取灭度。"尔时，世尊亦复默然不报。

尔时，目连以见世尊默然不报，即礼世尊足，便退而去。还诣精舍，收摄衣钵，出罗阅城，自往本生处。尔时，有众多比丘从尊者目连后。是时，众多比丘共目连到摩瘦村，在彼游化，身抱重患。

是时，目连躬自露地敷座而坐，而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入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入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入灭尽定。从灭尽定起，入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入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识处、空处、四禅、三禅、二禅、初禅。从初禅起，飞在空中，坐卧经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作十八变，神足变化。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还下就座，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复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入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入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入灭尽定；从灭尽定起，还入水光、火光、有想无想处、不用处、识处、空处、四禅、三禅、二禅、初禅。复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寻时取灭度。尔时，大目揵连已取灭度。

是时，此地极大震动，诸天各各相告来下，省观大目揵连，持用供养尊德，或以种种香华来供养者。诸天在空中作倡伎乐，弹琴、歌舞，用供养尊者目揵连上。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已取灭度。是时，那罗陀村中一由旬内，诸天侧满其中。尔时，复有众多比丘持种种香华，散尊者目揵连尸上。

尔时，世尊从罗阅城渐渐乞食，将五百比丘，人中游化，往诣那罗陀村，五百比丘俱。尔时，舍利弗、目连取灭度未久。尔时，世尊

在露地而坐，默然察诸比丘已，默然观诸比丘已，告诸比丘：“我今观此众人中，大有损减。所以然者？今此众中无有舍利弗、目揵连比丘。若舍利弗、目揵连所游之方，彼方便为不空。闻舍利弗、目揵连今在此一方。所以然者？舍利弗、目揵连比丘堪任降此外道。”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佛所造甚奇！甚特！有此二智慧、神足弟子取般涅槃，然如来无有愁忧。正使过去恒沙如来，亦复有此智慧、神足弟子；正使当来诸佛出世，亦当有此智慧、神足弟子。比丘当知：世间有二施业。云何为二？所谓财施、法施。比丘当知：若论财施者，当从舍利弗、目连比丘求；若欲求法施者，当从我求之。所以然者？我今如来无有财施，汝等今日可供养舍利弗、目揵连比丘舍利。”

尔时，阿难白佛言：“云何得供养舍利弗、目揵连舍利？”

世尊告曰：“当集种种香华于四衢道头，起四寺偷婆。所以然者？若有起寺，此人有四种应起偷婆。云何为四？转轮圣王应起偷婆，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辟支佛应起偷婆，如来应起偷婆。”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有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复有何因缘辟支佛、漏尽阿罗汉、转轮圣王应起偷婆？”

世尊告曰：“汝今当知：转轮圣王自行十善，修十功德，亦复教人行十善功德。云何为十？己身不杀生，复教他人使不杀生；己身不盗，复教他人使不盗；己身不淫，复教他人使不淫；己身不妄语，复教他人使不妄语；己身不绮语，复教他人使不绮语；己身不嫉妒，复教他人使不嫉妒；己身不斗讼，复教他人使不斗讼；己身意正，复教他人使不乱意；身自正见，复教他人使行正见。比丘当知：转轮圣王有此十功德，是故应与起偷婆。”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复以何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

世尊告曰：“阿难当知：漏尽阿罗汉以更不复受有，净如天金，三毒五使永不复现，以此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

阿难白佛：“以何因缘辟支佛应与起偷婆？”

世尊告曰：“有辟支佛，无师自悟，去诸结使，更不受胎，是故应与起偷婆。”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复以何因缘如来应与起偷婆？”

世尊告曰：“于是，阿难，如来有十力、四无所畏，不降者降，不度者度，不得道者令得道，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众人见已，极怀欢喜。是谓，阿难，如来应与起偷婆。是谓如来应与起偷婆。”

尔时，阿难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卧在大小便上，意欲自杀，然无此势可自坐起。是时，尊者婆迦梨告侍者：“汝今可持刀来，吾欲自杀。所以然者？如今日释迦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脱者无出我上，然我

今日有漏心不解脱。所以然者？然如来弟子遇苦恼时，亦复求刀自杀。我今用此命，为不能从此岸至彼岸。”

是时，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未知今世、后世，不知从此岸至彼岸，亦复不知死此生彼，便授刀与之。时，婆迦梨手执刀已，以信坚固，持刀自刺。

是时，婆迦梨以刀自刺，而作是念：“释迦文佛弟子之中，所作非法，得恶利不得善利，于如来法中，不得受证而取命终。”是时，尊者婆迦梨便思惟是五盛阴：“是谓此色，是谓色集，是谓色灭尽；是谓痛、想、行、识，是谓痛、想、行、识集，是谓痛、想、行、识、灭尽。”彼于此五盛阴熟思惟之，诸有生法皆是死法；知此已，便于有漏心得解脱。尔时，尊者婆迦梨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

尔时，世尊以天耳听闻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杀。尔时，世尊告阿难：“诸比丘在舍卫城者，尽集一处，吾欲所敕！”

是时，尊者阿难受世尊教，即集诸比丘，在普集讲堂，还白世尊曰：“今日比丘已集一处。”

是时，世尊将比丘僧，前后围绕，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当于尔时，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识所在，为在何处？为在人耶？为非人耶？天龙、鬼神、乾沓恕、阿须伦、迦留罗、摩休勒、阅叉？今此神识竟为所在，在何处生游？不见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识之处。是时，魔波旬身体疲极，莫知所在。

尔时，世尊将比丘僧，前后围绕，至彼精舍。尔时，世尊观魔波旬欲得知神识所在。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闻此精舍之中有大声乎？又在光怪？”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我等已见。”

世尊告曰：“此弊魔波旬，欲得知婆迦梨神识所在。”

是时，尊者阿难白世尊曰：“惟愿世尊说婆迦梨比丘神识为何所在？”

世尊告曰：“婆迦梨比丘神识永无所著。彼族姓子以般涅槃，当作如是持。”

是时，尊者阿难白世尊曰：“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谛？”

世尊告曰：“今日之中得此四谛。”

阿难白佛：“此比丘抱病经久，本是凡人。”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汝所言。但彼比丘谦苦甚久，诸有释迦文佛弟子之中，信解脱者此人最胜，然有漏心未得解脱：‘我今可求刀自刺。’是时，彼比丘临自刺时，即思惟如来功德；舍寿之日，思惟五盛阴，是谓此色集、此色灭尽。尔时，彼比丘思惟此已，诸有集之法皆悉灭尽，此比丘已般涅槃。”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意断之法，四暗、老耄法，

阿夷、法本末，舍利、婆迦梨。

等趣四谛品第二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是谓，比丘，我等常所说法，所谓四谛，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分别其义，广与人演。云何为四？所谓苦谛之法，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分别其义，广与人演；以无数方便说集、尽、道谛，而观察此法，分别其义，广与人演。

“汝等比丘，当亲近舍利弗比丘，承事供养。所以然者？彼舍利弗比丘以无数方便，说此四谛，广与人演。当舍利弗比丘与诸众生及四部众，分别其义，广与人演，时不可计众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汝等比丘，当亲近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承事供养。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众生之父母；以生已长，养令大者，目揵连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与人说法要，成四谛；目揵连比丘与人说法要，成第一义，成无漏行。汝等当亲近舍利弗、目揵连比丘。”世尊作是语已，还入静室。

世尊去未久，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其有能得四谛法者，彼人快得善利！云何为四？

“所谓苦谛，以无数方便广演其义。云何为苦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苦谛。

“云何苦集谛？所谓爱结是也。

“云何为尽谛？所谓尽谛者，爱欲结永尽无余，是谓尽谛。

“云何为道谛？所谓贤圣八品道是。正见、正治、正语、正方便、正命、正业、正念、正定，是谓道谛也。彼众生快得善利，乃能闻此四谛之法。”

尔时，尊者舍利弗当说此法，无量不可计众生闻此法时，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我等亦快得善利，世尊与我说法，安处福地。”

“是故，四部之众！求于方便，行此四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入舍卫城。时，众多比丘便作是念：“然我等乞食日犹故早，我等可往至外道异学村与共论义。”

是时，众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异学问道人曰：“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而说此法：‘汝等比丘，尽当学此法，悉当了知，以了知已，当共奉行。’我等亦与诸弟子而说此

法：‘汝等尽当而学此法，悉当了知，以了知已，当共奉行。’沙门瞿昙与我等有何等异？有何增减？所谓彼说法，我亦说法，彼教诲，我亦教诲。”

尔时，众多比丘闻此语已，亦不言是，复不言非，即从座起而去。尔时，众多比丘自相谓曰：“我等当以此义，往白世尊。”

尔时，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食已，收摄衣钵，以尼师檀著左肩上，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彼外道作此问者，汝等当以此语报彼曰：‘为一究竟？为众多究竟乎？’或能彼梵志平等说者，应作是说：‘是一究竟，非众多究竟。’彼究竟者，为是有欲究竟？为无欲究竟？所谓彼究竟者，谓无欲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恚究竟？为无恚究竟？所谓彼究竟者，无恚究竟，非有恚究竟。云何有痴究竟？无痴究竟？所谓彼究竟者，无痴究竟。云何彼究竟者，为是有爱究竟？为无爱究竟？所谓彼究竟者，无爱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受究竟？为无受究竟？所谓彼究竟者，无受究竟。云何彼究竟者，为是智者？为非智者？所谓智者所究竟。此究竟者，为是怒者所究竟？为非怒者所究竟？所谓此究竟，彼当作是说，非怒者所究竟。

“比丘，有此二见。云何为二见？所谓有见、无见。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此二见之本末，彼便有欲心、有瞋恚心、有愚痴心、有爱心、有受心，彼是无知。彼有怒心，不与行相应，彼人不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辛酸万端，不脱于苦。诸有沙门、婆罗门如实而知之，彼便无愚痴、瞋恚之心，恒与行相应，便得脱生、老、病、死。今说苦之元本。如是，比丘，有此妙法，斯名平等之法。诸不行平等法者，则堕五见。

“今当说四受。云何为四受？所谓欲受、见受、戒受、我受，是谓四受。若有沙门、婆罗门尽知欲受之名，彼虽知欲受之名，复不相应者，彼尽分别诸受之名，先分别欲受之名，而不分别见受、戒受、我受之名。所以然者？以彼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此三受之名。是故，或有沙门、婆罗门尽分别此诸受，彼便分别欲受、见受，不分别戒受、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二受。若使沙门、婆罗门尽能分别诸受，或复有不具者，彼便能分别欲受、见受、戒受，不分别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我受故。是故，复有沙门、婆罗门尽分别诸受，然复有不具者，此名四受。

“有何等义，云何分别？所谓四受者，由爱而生，如是，比丘有是妙法所应分别。若有不行此诸受，此不名为平等。所以然者？诸法之义难了难解。如此非法之义者，非三耶三佛之所说也。比丘当知：如来尽能分别一切诸受，以能分别一切诸受，则与相应，则能分别欲受、见受、我受、戒受。是故，如来尽分别诸受，则与法共相应，无有相违。

“此四受由何而生？然此四受由爱而生，由爱而长。成就此受，彼便不能起于诸受；以不起诸受，则不恐惧；以不恐惧，便般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造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如是，比丘，有此妙法，如实而知之，具足诸法、法行之本。所以然者？以其此法极微妙故，诸佛之所说，则于诸行无有缺漏。于是，比丘有初沙门、第二沙门、第三沙门、第四沙门，更无复有沙门出此上者、能胜此者，作如是师子之吼！”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长者曰：“云何，长者，汝家中恒布施耶？”

长者白佛：“贫家恒行布施，又饮食粗弊，不与常同。”

世尊告曰：“若布施之时，若好、若丑，若多、若少，然不用心意，复不发愿，复无信心，由此行报，所生之处不得好食，意不贪乐，意亦复不乐著于好衣裳，亦复不乐著好田业，心亦不著五欲之中，正使有仆从奴婢，亦复不受其教。所以然者？正由其中不用心故，故受其报。若长者布施之时，若好、若丑，若多、若少，当至诚用心，勿有增损，废后世桥梁。彼若所生之处，饮食自然，七财具足，心恒乐五欲之中，正使有奴婢使人，恒受其教。所以然者？由于中发欢喜心故。

“长者当知：过去久远有梵志名毗罗摩，饶财多宝，真珠、琥珀、砗磲、玛瑙、水精、琉璃，好喜布施。尔时，布施之时，用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复有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作如是施。复以八万四千金银澡罐施。复以八万四千牛，皆以金银覆角，皆作如是布施。复以八万四千玉女布施，衣裳自覆。复以八万四千卧具，皆用氍氀文绣毾[毯-炎＋登]自覆。复以八万四千衣裳布施。复以八万四千龙象布施，皆用金银校饰。复以八万四千匹马布施，皆用金银鞍勒自覆。复以八万四千车布施，作如是大施。复以八万四千房舍布施，于四城门中布施，须食与食，须衣与衣，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皆悉与之。

“长者当知：彼毗罗摩虽作是布施，不如作一房舍，持用布施招提僧，此福不可计量。正使彼作如是施，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不如受三自归佛、法、圣众，此福不可称计。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及作房舍，又受三自归，虽有此福，犹不如受持五戒。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及作房舍，受三自归，受持五戒，虽有此福，故不如弹指之顷，慈愍众生，此福功德不可称计。

“正使彼人作如是施，作僧房舍，受三自归，奉持五戒，及弹指之顷，慈愍众生，虽有此福，故不如须臾之间，起于世间不可乐想，此福功德不可称量。然彼所作功德，我尽证明：作僧房舍，我亦知此

福；受三自归，我亦知此福；受持五戒，我亦知此福；弹指之顷，慈愍众生，我亦知此福。须臾之间，起于世间不可乐想，我亦知此福。

“尔时，彼婆罗门作如是大施者，岂是异人乎？莫作是观也。所以然者？尔时施主者，即我身是也。长者当知：过去久远所作功德，信心不断，不起著想。是故，长者，若欲布施之时，若多、若少，若好、若丑，欢喜惠施，勿起想著；手自布施，莫使他人；发愿求报，后求受福，长者当获无穷之福。如是，长者，当作是学！”

尔时，长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日初出之时，人民之类普共田作，百鸟悲鸣，婴孩哀唤。我今，比丘当知：此是譬喻，当解其义。此义云何当解？若日初出之时，此譬如来出世。人民之类普共田作，此譬如檀越施主，随时供给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百鸟悲鸣者，此高德法师之喻，能与四部之众说微妙之法。婴孩唤呼者，此弊魔波旬之喻。是故，诸比丘，如日初出，如来出世，除去暗冥，靡不照明。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弥勒菩萨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弥勒菩萨白世尊言：“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而行檀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之道？”

佛告弥勒：“若菩萨魔诃萨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云何为四？于是，菩萨惠施佛、辟支佛，下及凡人，皆悉平均，不选择人，恒作斯念：‘一切由食而存，无食则丧。’是谓菩萨成就此初法，具足六度。

“复次，菩萨若惠施之时，头、目、髓、脑，国、财、妻、子，欢喜惠施，不生著想。由如应死之人临时还活，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尔时，菩萨发心喜悦，亦复如是，布施誓愿不生想著。

“复次，弥勒，菩萨布施之时，普及一切，不自为己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是谓成就此三法，具足六度。

“复次，弥勒，菩萨摩诃萨布施之时，作是思惟：‘诸有众生之类，菩萨最为上首，具足六度，了诸法本。何以故？食已，诸根寂静，思惟禁戒，不兴瞋恚，修行慈心，勇猛精进，增其善法，除不善法，恒若一心，意不错乱，具足辩才，法门终不越次，使此诸施具足六度，成就檀波罗蜜。’

“若菩萨摩诃萨行此四法，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是故，弥勒，若菩萨摩诃萨欲施之时，当发此誓愿，具足诸行。如是，弥勒，当作是学！”

尔时，弥勒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出世有四无所畏，如来得此四无所畏，便于世间无所著，在大众中而师子吼，转于梵轮。

“云何为四？我今已办此法，正使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蜎飞蠕动之类，在大众中言我不成此法，此事不然，于中得无所畏，是为第一无所畏。

“如我今日诸漏已尽，更不受胎，若有沙门、婆罗门，众生之类，在大众中言我诸漏未尽者，此事不然，是谓第二无所畏。

“我今已离愚暗法，欲使还就愚暗之法者，终无此处！若复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众生之类，在大众中言我还就愚暗之法者，此事不然，是谓如来三无所畏。

“诸贤圣出要之法，尽于苦际；欲使不出要者，终无此处！若有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众生之类，在大众中言如来不尽苦际者，此事不然，是谓如来四无所畏。

“如是，比丘，如来四无所畏在大众之中，能师子吼，转于梵轮。如是，比丘，当求方便，成四无所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人，聪明勇悍，博古明今，法法成就。云何为四？比丘多闻，博古明今，在大众中最为第一；比丘尼多闻，博古明今，在大众中最为第一；优婆塞多闻，博古明今，在大众中最为第一；优婆斯多闻，博古明今，在大众中最为第一。是谓，比丘，有此四人在大众中最为第一。”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勇悍无所畏，多闻能说法，
在众为师子，能除怯弱法。
比丘戒成就，比丘尼多闻，
优婆塞有信，优婆斯亦尔。
在众为第一，若能和顺众，
欲知此义者，如日初出时。

“是故，诸比丘，当学博古明今，法法成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金翅鸟。云何为四？有卵生金翅鸟，有胎生金翅鸟，有湿生金翅鸟，有化生金翅鸟，是四种金翅鸟，如是，比丘，有四种龙。云何为四？有卵生龙，有胎生龙，有湿生龙，有化生龙。是谓，比丘，有四种龙。

“比丘当知：若彼卵生金翅鸟欲食龙时，上铁叉树上，自投于海；而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下有四种龙宫，有卵种龙，有胎种龙，有湿种龙，有化种龙。是时，卵种金翅鸟，以大翅搏水两向，取卵种龙食之。设当向胎种龙者，金翅鸟身即当丧亡。尔时，金翅鸟搏水取龙，水犹未合，还上铁叉树上。

“比丘当知：若胎生金翅鸟欲食龙时，上铁叉树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搏水下至，值胎种龙。若值卵生龙者，亦能捉之衔出海水。若值湿生龙者，鸟身即死。

“比丘当知：若湿生金翅鸟欲食龙时，上铁叉树上，自投于海。彼若得卵生龙、胎生龙、湿生龙，皆能捉之。设值化生龙者，鸟身即死。

“若，比丘，化生金翅鸟欲食龙时，上铁叉树上，自投于海；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搏水下至，值卵种龙、胎种龙、湿种龙、化种龙，皆能捉之；海水未合之顷，还上铁叉树上。

“比丘当知：若使龙王身事佛者，是时金翅鸟不能食啖。所以然者？如来恒行四等之心，以是故鸟不能食龙。云何为四等？如来恒行慈心，恒行悲心，恒行喜心，恒行护心。

“是谓，比丘，如来恒有此四等心，有大筋力，有大勇猛，不可沮坏。以是之故，金翅之鸟不能食龙。是故，诸比丘，当行四等之心。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拾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知识惠施之时，有四事功德。云何为四？知时而施，非不知时；自手惠施，不使他人；布施常净洁，非不净洁；施极微妙，不有秽浊。善知识惠施之时，有此四功德。

“是故，诸比丘，善男子、善女人布施之时，当具此四功德；以具此功德，获大福业，得甘露灭。然此福德不可称量，言当有尔许福业，虚空所不能容受。犹如海水不可计量，言一斛、半斛、一合、半合，称数之名，但其福业不可具陈。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称计，获大福业，得甘露灭，言当有尔许福德。是故，诸比丘，善男子、善女人当具此四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种之人，可敬可贵，世之福田。

云何为四？所谓持信、奉法、身证、见到。
“彼云何名为持信人？或有一人受人教诫，有笃信心，意不疑难，有信于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亦信如来语，亦信梵志语，恒信他语，不任己智。是谓名为持信人。
“彼云何名为奉法人？于是，有人分别于法，不信他人，观察于法，有耶？无耶？实耶？虚耶？彼便作是念：‘此是如来语，此是梵志语。’以是知如来语法者，便奉持之；诸有外道语者，而远离之。是谓名为奉法人。
“彼云何为身证人？于是，有人身自作证，亦不信他人，亦不信如来语，诸尊所说言教亦复不信，但任己性而游。是谓名为身证人。
“彼云何名为见到人？于是，有人断三结，成须陀洹，不退转法，彼有此见：便有惠施，有受者，有善恶之报，有今世、后世，有父有母，有阿罗汉等受教者，身信作证而自游化。是谓名为见到人。
“是谓，比丘，有此四人。当念除上三人，念修身证之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

声闻品第二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四大声闻集在一处，而作是说：“我等共观此罗阅城中，谁有不供奉佛、法、众作功德者，由来无信者，当劝令信如来、法、僧。”尊者目大揵连、尊者迦葉、尊者阿那律、尊者宾头卢。
尔时，有长者名跋提，饶财多宝，不可称计，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珀琥、象马、车乘、奴婢、仆从，皆悉备具。又复悭贪，不肯布施，于佛、法、众无有毫厘之善，无有笃信，故福已尽，更不造新，恒怀邪见：无施、无福、亦无受者，亦无今世、后世、善恶之报，亦无父母及得阿罗汉者，亦复无有而取证者。彼长者有七重门，门门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诣门。复以铁笼络覆中庭中，恐有飞鸟来至庭中。
长者有姊名难陀，亦复悭贪，不肯惠施，不种功德之本，故者已灭，更不造新，亦怀邪见：无施、无福、亦无受者，亦无今世、后世、善恶之报，亦无父母、得阿罗汉，亦复无有而取证者。难陀门户亦有七重，亦有守门人，不令有来乞者。亦复以铁笼覆上，不使飞鸟来入家中。
“我等今日可使难陀母笃信佛、法、众。”

尔时，跋提长者清旦食饼。是时，尊者阿那律到时，著衣持钵，便从长者舍地中踊出，舒钵向长者。是时，长者极怀愁忧，即授少许饼与阿那律。是时，阿那律得饼已，还诣所在。

是时，长者便兴瞋恚，语守门人言："我有教敕：'无令有人入门内。'何故使人来入？"

时，守门者报曰："门合牢固，不知此道士为从何来？"

尔时，长者默然不言。

时，长者已食饼竟，次食鱼肉。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钵，诣长者家，从地中踊出，舒钵向长者。时，长者甚怀愁忧，授小许鱼肉与之。是时，迦葉得肉，便于彼没，还归所在。

是时，长者倍复瞋恚，语守门者言："我先有教令：'不使人入家中。'何故复使二沙门入家乞食？"

时，守门人报曰："我等不见此沙门为从何来入？"

长者报曰："此秃头沙门善于幻术，狂惑世人，无有正行。"

尔时，长者妇去长者不远而坐观之。然此长者妇是质多长者妹，从摩师山中取之。时，妇语长者言："可自护口，勿作是语，言：'沙门学于幻术。'所以然者？此诸沙门有大威神，所以来至长者家者，多所饶益。长者，竟识先前比丘者乎？"

长者报曰："我不识之。"

时，妇报言："长者，颇闻迦毗罗卫国斛净王子名阿那律，当生之时，此地六变震动，绕舍一由旬内，伏藏自出？"

长者报言："我闻有阿那律，然不见之耳！"

时，妇语长者言："此豪族之子，舍居家已，出家学道，修于梵行，得阿罗汉道，天眼第一，无有出者。然如来亦说：'我弟子中天眼第一，所谓阿那律比丘是。'次第二比丘来入乞者，为识不乎？"

长者报言："我不识之。"

其妇语言："长者，颇闻此罗阅城内大梵志名迦毗罗，饶财多宝，不可称计，有九百九十九头耕牛田作？"

长者报言："我躬自见此梵志身。"

其妇报言："长者，颇闻彼梵志息，名曰比波罗耶檀那，身作金色，妇名婆陀，女中殊胜者，设举紫磨金在前犹黑比白？"

长者报言："我闻此梵志有子，名曰比波罗耶檀那，然复不见。"

其妇报言："向者，后来比丘即是。其身舍此玉女之宝，出家学道，今得阿罗汉，恒行头陀，诸有头陀之行具足法者，无有出尊迦葉上也。世尊亦说：'我弟子中第一比丘头陀行者，所谓大迦葉是。'今长者快得善利，乃使贤圣之人来至此间乞食。我观此义已，故作是言：'善自护口，莫诽谤贤圣之人，言作幻化。'此释迦弟子皆有神德，当说此语。"

时，尊者大目揵连著衣持钵，飞腾虚空，诣长者家，破此铁笼，落在虚空中，结跏趺坐。

是时，跋提长者见目揵连在虚空中坐，便怀恐怖，而作是说：“汝是天耶？”

目连报言：“我非天也。”

长者问言：“汝是乾沓和耶？”

目连报言：“我非乾沓和。”

长者问言：“汝是鬼耶？”

目连报言：“我非鬼也。”

长者问言：“汝是罗刹啖人鬼耶？”

目连报言：“我亦非罗刹啖人鬼也。”

是时，跋提长者便说此偈：

“为天？乾沓和？罗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罗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方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我今欲得知。”

尔时，目连复以偈报曰：

“非天、乾沓和，非鬼、罗刹种，
三世得解脱，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成于无上道，
师名释迦文，我名大目连。”

是时，跋提长者语目连言：“比丘，何所诫敕？”

目连报言：“我今欲与汝说法，善思念之。”

时，长者复作是念：“此诸道士长夜著于饮食。然今欲论者，正当论饮食耳！若当从我索食者，我当言无也。”然复作是念：“我今少多听此人所说。”尔时，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便说此偈：

“如来说二施：法施及财施；
今当说法施，专心一意听。”

是时，长者闻当说法施，便怀欢喜，语目连言：“愿时演说，闻当知之。”

目连报言：“长者当知：如来说五事大施，尽形寿当念修行。”

时，长者复作是念：“目连向者欲说法施行，今复言有五大施。”是时，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复告长者言：“如来说有二大施，所谓法施、财施。我今当说法施，不说财施。”

长者报言：“何者是五大施？”

目连报言：“一者、不得杀生，此名为大施，长者，当尽形寿修行之；二者、不盗，名为大施，当尽形寿修行；不淫、不妄语、不饮

酒，当尽形寿而修行之。是谓，长者，有此五大施，当念修行。”

是时，跋提长者闻此语已，极怀欢喜，而作是念：“释迦文佛所说甚妙。今所演说者，乃不用宝物。如我今日不堪杀生，此可得奉行。又我家中饶财多宝，终不偷盗，此亦是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终不淫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语之人，何况自当妄语，此亦是我之所行。如今日意不念酒，何况自尝，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时，长者语目连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

是时，长者心中作是念：“我今可饭此目连。”长者仰头语目连言：“可屈神下顾，就此而坐。”

是时，目连寻声下坐。是时，跋提长者躬自办种种饮食与目连。目连食讫，行净水，长者作是念：“可持一端氎奉上目连。”

是时，入藏内而选取白氎，欲取不好者，便得好者；寻复舍之，而更取氎，又故尔好；舍之，复更取之。

是时，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便说此偈：

“施与心斗诤，此福贤所弃；
　施时非斗时，可时随心施。”

尔时，长者便作是念：“今目连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氎奉上目连。

是时，目连即与咒愿：

“观察施第一，知有贤圣人，
　施中最为上，良田生果实。”

时，目连咒愿已，受此白氎，使长者受福无穷。

是时，长者便在一面坐，目连渐与说法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乐。诸佛世尊所说之法——苦、集、尽、道，时目连尽与说之，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如极净之衣易染为色，此跋提长者亦复如是，即于座上得法眼净，以得法见法、无有狐疑，而受五戒，自归佛、法、圣众。时，目连以见长者得法眼净，便说此偈：

“如来所说经，根原悉备具，
　眼净无瑕秽，无疑无犹豫。”

是时，跋提长者白目连曰：“自今已后恒受我请，及四部众，当供给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无所爱惜。”是时，目连与长者说法已，便从座起而去。

余大声闻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宾头卢言：“我等已度跋提长者，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难陀。”

宾头卢报曰："此事大佳！"
尔时，老母难陀躬作酥饼。尔时，尊者宾头卢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渐渐至老母难陀舍，从地中踊出，舒手持钵，从老母难陀乞食。是时，老母见宾头卢已，极怀瞋恚，并作是恶言："比丘当知：设汝眼脱者，我终不与汝食也！"
是时，宾头卢即入三昧，使双眼脱出。是时，母难陀倍复瞋恚，复作恶言："正使沙门空中倒悬者，终不与汝食！"
是时，尊者宾头卢复以三昧力，在空中倒悬。时，母难陀倍复瞋恚，而作恶言："正使沙门举身烟出者，我终不与汝食！"
是时，宾头卢复以三昧力，举身出烟。是时，老母见已，倍复恚怒，而作是语："正使沙门举身燃者，我终不与汝食也！"
是时，宾头卢即以三昧，使身体尽燃。老母见已，复作是语："正使沙门举身出水者，我终不与汝食也！"
时，宾头卢复以三昧力，便举身皆出水。老母见已，复作是语："正使沙门在我前死者，我终不与汝食也！"
是时，尊者宾头卢即入灭尽三昧，无出入息，在老母前死。时，老母以不见出入息，即怀恐怖，衣毛皆竖，而作是语："此沙门释种子，多所识知，国王所敬，设闻在我家死者，必遭官事，恐不免济。"并作是语："沙门还活者，我当与沙门食！"是时，宾头卢即从三昧起。
时，母难陀复作是念："此饼极大，当更作小者与之。"时，老母取少许面作饼，饼遂长大。老母见已，复作是念："此饼极大，当更作小者。"然饼遂大，当取先前作者持与之。便前取之，然复诸饼皆共相连。时，母难陀语宾头卢曰："比丘，须食者便自取，何故相娆乃尔？"
宾头卢报曰："大姊当知：我不须食，但须老母欲有所说耳！"
母难陀报曰："比丘，何所诫敕？"
宾头卢曰："老母今当知：尔持此饼往诣世尊所，若世尊有所诫敕者，我等当共奉行。"
老母报曰："此事甚快。"
是时，老母躬负此饼，从尊者宾头卢后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宾头卢白世尊曰："此母难陀是跋提长者姊，悭贪独食，不肯施人。惟愿世尊为说笃信之法，使得开解！"
尔时，世尊告母难陀："汝今持饼施与如来及与比丘僧。"
是时，母难陀即以奉上如来及余比丘僧，故有遗余饼在。母难陀白世尊言："故有残饼。"
世尊曰："更饭佛、比丘僧。"
母难陀受佛教令，复持此饼饭佛及比丘僧，然后复故有饼在。是时，世尊告母难陀："汝今当持此饼与比丘尼众、优婆塞、优婆夷

众。”

然故有饼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饼施与诸贫穷者。”

然故有饼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饼弃于净地，若著极清净水中。所以然者？我终不见沙门、婆罗门、天及人民能消此饼，除如来、至真、等正觉。”

对曰：“如是，世尊。”是时，母难陀即以此饼，舍著净水中，即时火焰起。母难陀见已，寻怀恐惧，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秽污，出家为要。尔时，世尊以见母难陀心意开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尽与母难陀说之。

是时，老母即于座上得法眼净。犹如白氎易染为色，此亦如是，时母难陀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以得法、成法，无有狐疑，已度犹豫，得无所畏，而承事三尊，受持五戒。尔时，世尊重与说法，使发欢喜。

尔时，难陀白世尊曰：“自今已后，使四部之众在我家取施，自今已去恒常布施，修诸功德，奉诸贤圣。”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是时，跋提长者及母难陀，有弟名曰优婆迦尼，是阿阇世王少小同好，极相爱念。尔时，优婆迦尼长者经营田作，闻兄跋提及姊难陀受如来法化；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七日之中不复睡眠，亦不饮食。是时，长者办田作已，还诣罗阅城中道，复作是念：“我今先至世尊所，然后到家。”尔时，长者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长者白世尊曰：“我兄跋提及姊难陀，受如来法化乎？”

世尊告曰：“如是，长者，今跋提、难陀以见四谛，修诸善法。”

尔时，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我等居门极获大利。”

世尊告曰：“如是，长者，如汝所言，汝今父母极获大利，种后世之福！”

尔时，世尊与长者说微妙之法。长者闻法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往诣王阿阇世所，在一面坐。

尔时，王问长者曰：“汝兄及姊受如来化耶？”

对曰：“如是，大王。”

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击钟鸣鼓，告敕城内：“自今已后，无令事佛之家有所赀输，亦使事佛之人来迎去送。所以然者？此皆是我道法兄弟。”

尔时，王阿阇世出种种饮食持与长者。时长者便作是念：“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为应食何等食？应饮何等浆？我今先往至世尊所，问此义，然后当食。”

尔时，长者告左右一人曰：“汝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

持我声而白世尊云：‘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夫贤者之法当持几戒？又犯几戒非清信士？当应食何等食？饮何等浆？’”

尔时，彼人受长者教，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彼人持长者名，白世尊曰：“夫清信士之法应持几戒？犯几戒非优婆塞？又应食何等食？饮何等浆？”

世尊告曰：“汝今当知食有二种，有可亲近，有不可亲近。云何为二？若亲近食时，起不善法，善法有损，此食不可亲近；若得食时，善法增益，不善法损，此食可亲近。浆亦有二事，若得浆时，起不善法，善法有损，此不可亲近；若得浆时，不善法损，善法有益，此可亲近。夫清信士之法，限戒有五，其中能持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皆当持之。当再三问能持者使持之；若清信士犯一戒已，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若复清信士奉持一戒，生善处天上，何况二、三、四、五？”是时，彼人从佛受教已，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彼人去不远，是时世尊告诸比丘：“自今已后，听授优婆塞五戒及三自归。若比丘欲授清信士、女戒时，教使露臂、叉手合掌，教称姓名，归佛、法、众；再三教称姓名，归佛、法、众；复更自称：‘我今已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如释迦文佛最初五百贾客受三自归，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若持一戒，余封四戒；若受二戒，余封三戒；若受三戒，余封二戒；若受四戒，余封一戒；若受五戒，当具足持之。”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日月有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为四？一者、云也，二者、风尘，三者、烟，四者、阿须伦，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是谓，比丘日月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此亦如是，比丘，有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云何为四？一者、欲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二者、瞋恚，三者、愚痴，四者、利养，覆蔽人心不得开解。是谓，比丘，有此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当求方便，灭此四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阿罗毗祠侧。尔时，极为盛寒，树木凋落。

尔时，手阿罗婆长者子出彼城中，在外经行，渐来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长者子白世尊言：“不审宿昔之中得善眠乎？”

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

时，长者子白佛：“今盛寒日，万物凋落，然复世尊坐用草蓐，所著衣裳，极为单薄，云何世尊作是说：‘我快得善眠？’”

世尊告曰："童子，谛听！我今还问汝，随所报之。犹如长者家牢治屋舍，无有风尘，然彼屋中有床蓐氍氀毾[毯-炎＋登]，事事俱具。有四玉女颜貌端正，面如桃华，世之希有，视无厌足。燃好明灯，然彼长者快得善眠乎？"

长者子报曰："如是，世尊，有好床卧，快得善眠。"

世尊告曰："云何，长者子，若彼人快得善眠，时有欲意起，缘此欲意不得眠乎？"

长者子对曰："如是，世尊，若彼人欲意起者，便不得眠也。"

世尊告曰："如彼欲意盛者，今如来永尽无余，无复根本，更不复兴。云何，长者子，设有瞋恚、愚痴心起者，岂得善眠乎？"

童子报言："不得善眠也。所以然者？由有三毒心故。"

世尊告曰："如来今日无复此心，永尽无余，亦无根本。童子当知：我今当说四种之座。云何为四？有卑座、有天座、有梵座、有佛座。童子当知：卑座者，是转轮圣王座也；天坐者，释提桓因坐也；梵坐者，梵天王之坐也；佛坐者，是四谛之坐也。卑坐者，向须陀洹坐也；天坐者，得须陀洹坐也；梵坐者，向斯陀含坐也；佛坐者，四意止之坐也。卑坐者，得斯陀含之坐也；天坐者，向阿那含之坐也；梵坐者，得阿那含果坐也；佛坐者，四等之坐也。卑坐者，欲界之坐也；天坐者，色界之坐也；梵坐者，无色界之坐也；佛坐者，四神足之坐也。

"是故，童子，如来以坐四神足座，快得善眠，于中不起淫、怒、痴，以不起此三毒之心，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故，长者子，我观此义已，是故说如来快得善眠。"

尔时，长者子便说此偈：

"相见日极久，梵志般涅槃，
以逮如来力，明眼取灭度。
卑座及天座，梵座及佛座，
如来悉分别，是故得善眠。
自归人中尊，亦归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为依何等禅？"

长者子作是语已，世尊然可之。是时，长者子便作是念："世尊以然可，我极怀欢喜，不能自胜。"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彼童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从静室起，下灵鹫山，及将鹿头梵志，而渐游行到大

畏冢间。尔时，世尊取死人髑髅授与梵志，作是说："汝今，梵志，明于星宿，又兼医药能疗治众病，皆解诸趣，亦复能知人死因缘。我今问汝，此是何人髑髅？为是男耶？为是女乎？复由何病而取命终？"

是时，梵志即取髑髅反覆观察，又复以手而取击之，白世尊曰："此是男子髑髅，非女人也。"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此是男子，非女人也。"

世尊问曰："由何命终？"

梵志复以手捉击之，白世尊言："此众病集凑，百节酸疼，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当以何方治之？"

鹿头梵志白佛言："当取呵梨勒果，并取蜜和之，然后服之，此病得愈。"

世尊告曰："善哉！如汝所言，设此人得此药者，亦不命终。此人今日命终为生何处？"

时，梵志闻已，复捉髑髅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终生三恶趣，不生善处。"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生三恶趣，不生善处。"

是时，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问梵志曰："此是何人？男耶？女耶？"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髑髅，女人身也。"

世尊告曰："由何疹病致此命终？"

是时，鹿头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女人怀妊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此女人者，由何命终？"

梵志白佛："此女人者，产月未满，复以产儿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又彼怀妊以何方治？"

梵志白佛："如此病者，当须好酥醍醐，服之则差。"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今此女人以取命终，为生何处？"

梵志白佛："此女人以取命终，生畜生中。"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

是时，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问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髑髅者，男子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由何疹病致此命终？"

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终，饮食过差，又遇暴下，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此病以何方治？"

梵志白佛："三日之中绝粮不食，便得除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终为生何处？”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终生饿鬼中。所以然者？意想著水故。”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
尔时，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问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髑髅者，女人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终由何疹病？”
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当产之时以取命终。”
世尊告曰：“云何当产之时以取命终？”
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身，气力虚竭，又复饥饿，以致命终。”
世尊告曰：“此人命终为生何处？”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终生于人道。”
世尊告曰：“夫饿死之人欲生善处者，此事不然，生三恶趣者可有此理。”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者，持戒完具而取命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彼女人身，持戒完具致此命终。所以然者？夫有男子、女人，禁戒完具者，设命终时，当堕二趣：若天上、人中。”
尔时，世尊复捉一髑髅授与梵志，问曰：“男耶？女耶？”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髑髅者，男子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由何疹病致此命终？”
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无病，为人所害，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为人所害，故致命终。”
世尊告曰：“此人命终为生何处？”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终生善处天上。”
世尊告曰：“如汝所言，前论、后论而不相应。”
梵志白佛：“以何缘本而不相应？”
世尊告曰：“诸有男女之类，为人所害而取命终，尽生三恶趣，汝云何言生善处天上乎？”
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此人奉持五戒，兼行十善，故致命终生善处天上。”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戒之人无所触犯，生善处天上。”
世尊复重告曰：“此人为持几戒而取命终？”
是时，梵志复专精一意，无他异想，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持一戒耶？非耶？二、三、四、五耶？非耶？然此人持八关斋法而取命终。”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八关斋而取命终。"

尔时，东方境界普香山南有优陀延比丘，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尔时，世尊屈伸臂顷，往取彼髑髅来授与梵志，问梵志曰："男耶？女耶？"

是时，梵志复以手击之，白世尊言："我观此髑髅，元本亦复非男，又复非女。所以然者？我观此髑髅，亦不见生，亦不见断，亦不见周旋往来。所以然者？观八方上下，都无音响。我今，世尊，未审此人是谁髑髅？"

世尊告曰："止！止！梵志，汝竟不识是谁髑髅？汝当知之，此髑髅者，无终、无始、亦无生死，亦无八方、上下所可适处，此是东方境界普香山南优陀延比丘于无余涅槃界取般涅槃，是阿罗汉之髑髅也。"

尔时，梵志闻此语已，叹未曾有，即白佛言："我今观此蚁子之虫，所从来处，皆悉知之，鸟兽音响即能别知，此是雄，此是雌。然我观此阿罗汉，永无所见，亦不见来处，亦不见去处，如来正法甚为奇特！所以然者？诸法之本出于如来神口，然阿罗汉出于经法之本。"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诸法之本出如来口，正使诸天、世人、魔若魔天，终不能知罗汉所趣。"

尔时，梵志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我能尽知九十六种道所趣向者，皆悉知之；如来之法所趣向者，不能分别。惟愿世尊得在道次！"

世尊告曰："善哉！梵志，快修梵行，亦无有人知汝所趣向处。"

尔时，梵志即得出家学道，在闲静之处，思惟道术，所谓族姓子，剃除须发，著三法衣：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时，梵志即成阿罗汉。

尔时，尊者鹿头白世尊言："我今以知阿罗汉行所修之法。"

世尊告曰："汝云何知阿罗汉之行？"

鹿头白佛："今有四种之界。云何为四？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谓，如来，有此四界。彼时人命终，地即自属地，水即自属水，火即自属火，风即自属风。"

世尊告曰："云何，比丘，今有几界？"

鹿头白佛："其实四界，义有八界。"

世尊告曰："云何四界，义有八界？"

鹿头白佛："今有四界。云何四界？地、水、火、风，是谓四界。

"彼云何义有八界？地界有二种，或内地，或外地。彼云何名为内地种？发、毛、爪、齿、身体、皮肤、筋、骨、髓、脑、肠、胃、肝、胆、脾、肾，是谓名为内地种。云何为外地种？诸有坚牢者，此名为外地种。此名为二地种。

“彼云何为水种？水种有二，或内水种，或外水种。内水种者：涎、唾、泪、尿、血、髓，是谓名为内水种。诸外软溺物者，此名为外水种。是名二水种。

“彼云何名为火种？燃火种有二，或内火，或外火。彼云何名为内火？所食之物，皆悉消化，无有遗余，此名为内火。云何名为外火？诸外物热盛物，此名为外火种。

“云何名为风种？又风种有二，或有内风，或有外风。所谓唇内之风、眼风、头风、出息风、入息风，一切支节间之风，此名为内风。彼云何名为外风？所谓轻飘动摇、速疾之物，此名为外风。是谓，世尊，有二种，其实有四，数有八。如是，世尊，我观此义，人若命终时，四种各归其本。”

世尊告曰：“无常之法亦不与有常并。所以然者？地种有二，或内、或外。尔时，内地种是无常法、变易之法；外地种者，恒住、不变易。是谓地有二种，不与有常、无常相应。余三大者亦复如是，不与有常、无常共相应。是故，鹿头，虽有八种，其实有四。如是，鹿头，当作是学！”

尔时，鹿头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大广演之义。云何为四？所谓契经、律、阿毗昙、戒，是谓为四。比丘当知：若有比丘从东方来，诵经、持法，奉行禁戒，彼便作是语：‘我能诵经、持法，奉行禁戒，博学多闻。’正使彼比丘有所说者，不应承受，不足笃信，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案法共论。

“云何案法共论？所谓案法论者，此四大广演之论，是谓契经、律、阿毗昙、戒，当向彼比丘说契经、布现律、分别法。正使说契经时，布现律、分别法时，若彼布现，所谓与契经相应，律、法相应者，便受持之。设不与契经、律、阿毗昙相应者，当报彼人作是语：‘卿当知之：此非如来所说，然卿所说者，非正经之本。所以然者？我今说契经、律、阿毗昙，都不与相应。’以不相应，当问戒行，设不与戒行相应者，当语彼人：‘此非如来之藏也。’即当发遣使去，此名初演大义之本。

“复次，比丘，若有比丘从南方来，而作是语：‘我能诵经、持法，奉行禁戒，博学多闻。’正使比丘有所说，不应承受，不足笃信，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正使比丘有所说不与义相应者，当发遣之。设与义相应者，当报彼人曰：‘此是义说，非正经本。’尔时，当取彼义，勿受经本。所以然者？义者解经之源，是谓第二演大义之本。

“复次，比丘，若有比丘从西方来，诵经、持法，奉行禁戒，博学多闻。当向彼比丘说契经、律、阿毗昙。然彼比丘正解味，不解义，当语彼比丘作是语：‘我等不明此语，为是如来所说也？为非

也？'正使说契经、律、阿毗昙时，解味不解义，虽闻彼比丘所说，亦不足誉善，亦不足言恶。复以戒行而问之，设与相应者，念承受之。所以然者？戒行与味相应，义不可明故，是谓第三演义也。

“复次，比丘，若有比丘从北方来，诵经、持法，奉行禁戒：‘诸贤，有疑难者，便来问义，我当与汝说之。’设彼比丘有所说者，不足承受，不足讽诵，然当向彼比丘问契经、律、阿毗昙、戒，共相应者，便当问义；若复与义相应，便当叹誉彼比丘：‘善哉！善哉！贤士，此真是如来所说，义不错乱，尽与契经、律、阿毗昙、戒共相应。’当以法供养待彼比丘。所以然者？如来恭敬法故，其有供养法者，则恭敬我已；其观法者，则观我已。有法则有我已，有法则有比丘僧，有法则有四部之众，有法则有四姓在世。所以然者？由法在世，则贤劫中有大威王出世。从是已来便有四姓在世。

“若法在世，便有四姓在世：刹利、婆罗门、工师、居士种。若法在世者，便有转轮圣王位不绝。若法在世者，便有四天王种、兜术天、艳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便在于世。若法在世者，便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在于世间。若法在世者，便有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佛乘便现于世。是故，比丘，当善恭敬于法。彼比丘随时供养，给其所须，当语彼比丘作是语：‘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今日所说者，真是如来所说。’是谓，比丘，有此四大广演之义。是故，诸比丘，当持心执意行此四事，勿有漏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种兵，乘宝羽之车，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大王曰：“大王，为从何来？又尘土坌体，集四种兵，有何事缘？”

波斯匿王白世尊曰：“今此国界有大贼起，昨夜半，兴兵擒获。然身体疲倦，欲还诣宫，然中道复作是念：‘我应先至如来所，然后入宫。’以此事缘，寤寐不安；今以坏贼功劳有在，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故来至拜跪觐省。设我昨夜不即兴兵者，则不获贼。”

尔时，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说。王当知：此有四事缘本，先苦而后乐。云何为四？清旦早起先苦而后乐，设服油酥先苦而后乐，若服药时先苦而后乐，家业娉娶先苦而后乐。是谓，大王，有此四事缘本，先苦而后乐。”

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所说诚得其宜，有此四事缘本，先苦而后乐。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观此四事，如掌观珠，皆是先苦而后乐义。”

尔时，世尊与波斯匿王说微妙之法，发欢喜心。王闻法已，白世尊言：“国事猥多，欲还归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

时，波斯匿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王去未久，是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此四事缘本，先苦而后乐。云何为四？修习梵行先苦而后乐，诵习经文先苦而后乐，坐禅念定先苦而后乐，数出入息先苦而后乐。是谓，比丘，行此四事者，先苦而后乐也。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后乐之法，必应沙门后得果报之乐。

“云何为四？若有比丘勤于此法，无欲恶法，念持喜安，游心初禅，得沙门之乐。复次，有觉、有观息，内有喜心，专精一意，无觉、无观，念持喜安，游于二禅，是谓得第二沙门之乐。复次，无念游心于护，恒自觉知，觉身有乐，诸贤圣所喜望者，护念乐，游心三禅，是谓获第三沙门之乐。复次，苦乐已尽，先无有忧戚之患，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心四禅。是谓有此四沙门之乐。

“复次，比丘，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后获沙门四乐之报，断三结网，成须陀洹，不退转法，必至灭度。复次，比丘，若断此三结，淫、怒、痴薄，成斯陀含，来至此世，必尽苦际。复次，比丘，若有比丘断五下分结，成阿那含，于彼般涅槃，不来此世。

“复次，比丘，若有比丘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身作证而自游戏：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后获沙门四果之乐。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此先苦而后乐。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之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有似黄蓝华沙门，有似邠陀利华沙门，有似柔软沙门，于柔软中柔软沙门。

“彼云何名为似黄蓝华沙门？或有一人，断三结使，成须陀洹，不退转法，必至涅槃，极迟经七死七生；或复家家、一种，犹如黄蓝之华朝取暮长。此比丘亦复如是，三结使尽，成须陀洹，不退转法，必至涅槃，极迟至七死七生；若求方便勇猛意者，家家、一种便成道迹，是谓名为黄蓝华沙门。

“彼云何名为邠陀利华沙门？或有一人，三结使尽，淫、怒、痴薄，成斯陀含，来至此世尽于苦际。若小迟者，来至此世尽于苦际；若勇猛者，即于此间尽于苦际，犹如邠陀利华，晨朝剖华，向暮萎死，是谓邠陀利华沙门。

“彼云何柔软沙门？或有一人断五下分结，成阿那含，即于彼般涅槃，不来此世，是谓柔软沙门。

“彼云何柔软中柔软沙门？或有一人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

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而自游戏：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谓柔软中柔软沙门。

“是谓，比丘，有此四人出现于世。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于柔软中作柔软沙门。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修陀、修摩均，宾头卢、翳、手，
鹿头、广演义，后乐、柔软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苦乐品第二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或有人先苦而后乐，或有人先乐而后苦，或有人先苦而后苦，或有人先乐而后乐。

"云何人先苦而后乐？或有一人生卑贱家，或杀人种、或工师种、或邪道家生，及余贫匮之家，衣食不充，彼人便生彼家。然复彼人无有邪见，彼便有此见：有施、有受者，有今世、有后世，有沙门、婆罗门，有父、有母，世有阿罗汉等受教者，亦有善恶果报。若彼有极富之家，以知昔日施德之报，不放逸报。彼若复见无衣食家者，知此人等不作施德，恒值贫贱：'我今复值贫贱，无有衣食，皆由曩日不造福故，诳惑世人，行放逸法。缘此恶行之报，今值贫贱，衣食不充。'若复见沙门、婆罗门修善法者，便向忏悔，改往所作；若复所有之遗余，与人等分。彼身坏命终，生善处；若生人中，多财饶宝，无所乏短。是谓此人先苦而后乐。

"何等人先乐而后苦？于是，或有一人生豪族家，或刹利种、或长者种、或大姓家，及诸富贵之家，衣食充足，便生彼家。然彼人恒怀邪见，与边见共相应，彼便有此见：无施、无受者，亦无今世、后世之报，亦无父母，世无阿罗汉，亦无有得证者，亦复无有善恶之报。彼人有此邪见，若复见有富贵之家，而作是念：'此人久有此财宝耳！男者久是男，女者久是女，畜生者久是畜生。'不好布施，不持戒律。若彼见沙门、婆罗门奉持戒者，起瞋恚心：'此人虚伪，何处当有福报之应？'彼人身坏命终之后，生地狱中；若得作人，在贫穷家生，无有衣食，身体裸露，衣食不充。是谓此人先乐而后苦。

"何等人先苦而后苦？于是，有人生贫贱家，或杀人种、或工师种，及诸下劣之家，无有衣食，而此人生彼家。然复彼人身抱邪见，与边见共相应，彼人便有此见：无施、无有受者，亦无今世、后世善恶之报，亦无父母，世无阿罗汉。不好布施，不奉持戒，若复见沙门、婆罗门，即兴瞋恚向贤圣人。彼人见贫者，言久来有是；见富者，言久来有是；见父者，昔者是父；见母者，昔者是母。彼若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若生人中，极为贫贱，衣食不充。是谓此人先苦而后苦。

"彼云何人先乐而后乐？彼或有一人生富贵家，或刹利种、或梵

志种、或生国王种、或长者种生，及诸饶财多宝家生，所生之处无有乏短，彼人便生此家。然后彼人有正见，无有邪见，彼便有此见：有施、有受者，有今世、后世，世有沙门、婆罗门，亦有善恶之报，有父、有母，世有阿罗汉。彼人若复见富贵之家饶财多宝者，便作是念：‘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若复见贫贱之家：‘此人昔者，皆由不布施故。故我今可随时布施，莫后更生贫贱之家。’然常好喜施惠于人，彼人若见沙门、道士者，随时问讯可否之宜，供给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尽惠施之。若复命终之后，生善处天上；若人中，生富贵之家，饶财多宝。是谓此人先乐而后乐。”

是时，有一比丘白世尊曰：“我观今世众生先苦而后乐，或有众生于今世先乐而后苦，或有众生于今世先苦而后苦，或有众生先乐而后乐。”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有此因缘，使众生之类先苦而后乐，亦复有此众生先乐而后苦，亦复有此众生先苦而后苦，亦复有众生先乐而后乐。”

比丘白佛：“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苦？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乐？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苦？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乐？”

世尊告曰：“比丘当知：若人寿百岁，正可十十耳！若使寿终冬、夏、春、秋。若复，比丘，百岁之中作诸功德，百岁之中造诸恶业，作诸邪见，彼于异时，或冬受乐，夏受苦。若百岁之中，功德具足，未曾有短；若复在中百岁之内，在诸邪见，造不善行，先受其罪，后受其福。若复少时作福，长时作罪；后生之时少时受福，长时受罪。若复少时作罪，长复作罪，彼人后生之时先苦而后苦。若复于少时作诸功德，分檀布施，彼于后生先乐而后乐。是谓，比丘，以此因缘先苦而后乐，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苦，亦由此因缘先苦而后苦，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乐。”

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若有众生欲先乐而后乐，当行布施，求此先乐而后乐。”

世尊告曰：“如是，比丘，如汝所言，若有众生欲成涅槃，及阿罗汉道，乃至佛道，当于中行布施，作诸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人出现于世。云何为四？或有人身乐、心不乐，或有人心乐、身不乐，或有人心亦不乐、身亦不乐，或有人身亦乐、心亦乐。

“彼何等人身乐、心不乐？于是，作福凡夫人，于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无所短乏，但不免饿鬼、畜生、地狱道，亦复不免恶趣中。是谓此人身乐、心不乐。

“彼何等人心乐、身不乐？所谓阿罗汉不作功德，于是四事供养之中，不能自办，终不能得，但免地狱、饿鬼、畜生之道，犹如罗汉唯喻比丘。是谓此人心乐、身不乐。

“彼何等人身亦不乐、心亦不乐？所谓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能得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恒不免地狱、饿鬼、畜生道。是谓此人身亦不乐、心亦不乐。

“彼何等人身亦乐、心亦乐？所谓作功德阿罗汉，四事供养无所短乏，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复免地狱、饿鬼、畜生道，所谓尸波罗比丘是。

“是谓，比丘，世间有此四人。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当如尸波罗比丘。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说四梵之福。云何为四？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处，于中能起偷婆者，是谓初梵之福也。复次，信善男子、善女人，补治故寺者，是谓第二受梵之福也。复次，信善男子、善女人，和合圣众者，是谓第三受梵之福。复次，若多萨阿竭初转法轮时，诸天、世人劝请转法轮，是谓第四受梵之福。是谓四受梵之福。”

尔时，有异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为多少？”

世尊告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今当说。”

诸比丘对曰：“如是。”

世尊告曰：“阎浮里地东西七千由旬，南北二万一千由旬，地形像车，其中众生所有功德，正可与一轮王功德等。

“瞿耶尼纵广三十二万里，地形如半月。比丘当知：阎浮地人民，及一轮王之德，比彼人者，与彼一人德等。

“复次，比丘，弗于逮里地纵广三十六万里，地形方正，计阎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

“比丘当知：郁单曰纵广四十万里，地形如月满，计三方人民之福，故不如郁单曰一人之福。

“比丘当知：计四天下人民之福，故不如四天王之德；计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计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故不如释提桓因一人之福；计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释提桓因，故不如一艳天之福；计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释提桓因及艳天，故不如一兜术天福；计从四天下至兜术天之福，故不如一化自在天之福；计从四天下至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计从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

“比丘当知：此是梵天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是故，比丘，欲求梵天福者，当求方便，成其功德。如

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之类有四种食，长养众生。何等为四？所谓抟食或大、或小，更乐食、念食、识食，是谓四食。

“彼云何名为抟食？彼抟食者，如今人中所食，诸入口之物可食啖者，是谓名为抟食。

“云何名更乐食？所谓更乐食者，衣裳、伞盖、杂香华、熏火及香油，与妇人集聚，诸余身体所更乐者，是谓名为更乐之食。

“彼云何名为念食？诸意中所念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说，或以体触，及诸所持之法，是谓名为念食。

“彼云何为识食？所念识者，意之所知。梵天为首，乃至有想无想天，以识为食，是谓名为识食。

“是谓，比丘，有此四食，众生之类以此四食，流转生死，从今世至后世。是故，诸比丘，当共舍离此四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辩。云何为四？所谓义辩、法辩、辞辩、应辩。

“彼云何名为义辩？所谓义辩者，彼彼之所说，若天、龙、鬼、神之所说，皆能分别其义，是谓名为义辩也。

“彼云何名为法辩？十二部经如来所说，所谓契经、祇夜、本末、偈、因缘、授决、已说、造颂、生经、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诸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诸法之实不可沮坏，所可总持者，是谓名为法辩。

“彼云何名为辞辩？若前众生，长短之语，男语，女语，佛语，梵志、天、龙、鬼、神之语，阿须伦、迦留罗、甄陀罗彼之所说，随彼根原与其说法，是谓名为辞辩。

“彼云何名为应辩？当说法时，无有怯弱，无有畏惧，能和悦四部之众，是谓名为应辩。

“我今当教敕汝，当如摩诃拘絺罗。所以然者？拘絺罗有此四辩，能与四部之众广分别说。如我今日观诸众中，得四辩才，无有出拘絺罗者。若此四辩，如来之所有，是故，当求方便，成四辩才。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事终不可思议。云何为四？众生不可思义，世界不可思议，龙国不可思议，佛国境界不可思议。所以然者？不由此处得至灭尽涅槃。

“云何众生不可思议？此众生为从何来？为从何去？复从何起？从此终当从何生？如是，众生不可思议。

“云何世界不可思议？诸有邪见之人：世界断灭、世界不断灭，世界有边、世界无边，是命、是身，非命、非身，梵天之所造，诸大鬼神作此世界耶？”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梵天造人民，世间鬼所造，
或能诸鬼作，此语谁当定？
欲恚之所缠，三者俱共等，
心不得自在，世俗有灾变。

“如是，比丘，世间不可思议。

“云何龙界不可思议？云何此雨为从龙口出耶？所以然者？雨滴不从龙口出也。为从眼、耳、鼻出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雨滴不从眼、耳、鼻出，但龙意之所念，若念恶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行本而作此雨。所以然者？今须弥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众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从彼天口出、眼耳鼻出也，皆由彼天有神力故，而能作雨。如是，比丘，龙境界不可思议。

“云何佛国境界不可思议？如来身者，为是父母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身者，清净无秽，受诸天气。为是人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已过人行。如来身者，为是天身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身者，不可造作，非诸天所及。如来寿为短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有四神足。如来为长寿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然复如来故与世间周旋，与善权方便相应。如来身者，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音声亦不可法则。如来梵音、如来智慧辩才不可思议，非世间人民之所能及，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议。

“如是，比丘，有此四处不可思议，非是常人之所思议。然此四事无善根本，亦不由此得修梵行，不至休息之处，乃至不到涅槃之处，但令人狂惑，心意错乱，起诸疑结。

“所以然者？比丘当知：过去久远，此舍卫城中有一凡人，便作是念：‘我今当思议世界。’是时，彼人出舍卫城，在一华池水侧，结跏趺坐，思惟世界：‘此世界云何成？云何败？谁造此世界？此众生类为从何来？为从何出？为何时生？’是时，彼人思议，此时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是时，彼人复作是念：‘我今狂惑，心意错乱。世间无者，我今见之。’

“时，彼人还入舍卫城，在里巷之中作是说：‘诸贤当知：世界无者，我今见之。’是时，众多人报彼人曰：‘云何世间无者，汝今见之？’时，此人报众多人曰：‘我向者作是思惟：“世界为从何生？”便出舍卫城，在华池侧，作是思议：“世界为从何来？谁造此世界？此众生类从何而来？为谁所生？若命终者当生何处？”我当思议，此时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世界无者，我今见之。’是时，众多人报彼人曰：‘如汝实狂愚，池水之中那得四种兵？诸世界狂愚之中，汝最为上！’

“是故，比丘，我观此义已，故告汝等耳！所以然者？此非善本功德，不得修梵行，亦复不得至涅槃处，然思议此者，则令人狂，心意错乱。然比丘当知：彼人实见四种之兵。所以然者？昔日诸天与阿须伦共斗，当共斗时，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是时，阿须伦便怀恐怖，化形极使小，从藕根孔中过。佛眼之所见，非余者所及。

“是故，诸比丘，当思议四谛。所以然者？此四谛者，有义、有理，得修梵行，行沙门法，得至涅槃。是故，诸比丘，舍离此世界之法，当求方便，思议四谛。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神足。云何为四？自在三昧行尽神足，心三昧行尽神足，精进三昧行尽神足，诫三昧行尽神足。

“彼云何为自在三昧行尽神足？所谓诸有三昧，自在意所欲，心所乐，使身体轻便，能隐形极细，是谓第一神足。

“彼云何心三昧行尽神足？所谓心所知法，遍满十方，石壁皆过，无所罣碍，是谓名为心三昧行尽神足。

“彼云何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所谓此三昧无有懈倦，亦无所畏，有勇猛意，是谓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

“彼云何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诸有三昧，知众生心中所念，生时、灭时，皆悉知之。有欲心、无欲心，有瞋恚心、无瞋恚心，有愚痴心、无愚痴心，有疾心、无疾心，有乱心、无乱心，有少心、无少心，有大心、无大心，有量心、无量心，有定心、无定心，有解脱心、无解脱心，一切了知，是谓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

“如是，比丘，有此四神足，欲知一切众生心中所念者，当修行此四神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起爱之法，若比丘爱起时便起。云何为四？比丘缘衣服故便起爱，由乞食故便起爱，由床坐故便起爱，由医药故比丘便起爱。是谓，比丘，有此四起爱之法，有所染著。

“其有比丘著衣裳者，我不说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衣时，便起瞋恚，兴想著念。其有比丘著是食者，我不说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乞食时，便兴瞋恚，兴想著念。其有比丘著床座者，我不说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床座时，便起瞋恚，兴想著念。其有比丘著医药者，我不说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医药时，便兴瞋恚，起想著念。

“比丘当知：我今当说衣裳二事，亦当亲近，亦当不亲近。云何亲近？云何不亲近？若得衣裳，极爱著衣者起不善法，此不可亲近；若复得衣裳起善法，心不爱著，此可亲近。若乞食时起不善法，此不可亲近；若乞食时起善法，此可亲近。若得床座时起不善法，此不可亲近；若得床座时起善法，此可亲近。医药亦尔。

“是故，诸比丘，当亲近善法，除去恶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欲使檀越施主，获其功德，受福无穷，得甘露灭。”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衣裳用布施，饮食床卧具，
　于中莫起爱，不生诸世界。”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云何为四？所谓恒伽、新头、婆叉、私陀。彼恒伽水，牛头口出，向东流；新头南流，师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从马口中出。是时，四大河水绕阿耨达泉已，恒伽入东海，新头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尔时，四大河入海已，无复本名字，但名为海。

“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如来众者，其犹大海，四谛其如四大河，除去结使，入于无畏涅槃城。

“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释迦子，从释种中出家学道。比丘当知：欲论生子之义者，当名沙门释种子是。所以者何？生皆由我生，从法起，从法成。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得作释种子。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等心。云何为四？慈、悲、喜、护。以何等故名为梵堂？比丘当知：有梵、大梵名千，无与等者，无

过上者，统千国界，是彼之堂，故名为梵堂。比丘，此四梵堂所有力势，能观此千国界，是故名为梵堂。

“是故，诸比丘，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处无欲之地者，彼四部之众当求方便，成此四梵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须陀品第三十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波沙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清旦从静室起，在外经行。是时，须陀沙弥在世尊后而经行。尔时，世尊还顾，谓沙弥曰：“我今欲问卿义，谛听！善思念之。”

须陀沙弥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世尊告曰：“有常色及无常色，为是一义？为有若干之貌？”

须陀沙弥白佛言：“有常色及与无常色者，此义若干，非一义也。所以然者？有常色者是内，无常色者是外，以是之故，义有若干，非有一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快说此义！有常色、无常色，此义若干，非一义也。云何，须陀，有漏义、无漏义，为是一义？为若干义乎？”

须陀沙弥对曰：“有漏义、无漏义是若干，非一义也。所以然者？有漏义，是生死结使；无漏义者，是涅槃之法。以是之故，义有若干，非一义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有漏是生死，无漏是涅槃。”世尊告曰：“聚法、散法，为是一义？为是若干义乎？”

须陀沙弥白佛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此义若干，非一义也。所以然者？聚法之色者，四大形也；散法之色者，苦尽谛也。以是言之，义有若干，非一义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义有若干，非一义也。云何，须陀，受义、阴义，为是一义？为有若干乎？”

须陀沙弥白佛言：“受与阴义有若干，非一义也。所以然者？受者，无形不可见；阴者，有色可见。以是之故，义有若干，非一义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受义、阴义，事有若干，非一义也。”世尊告曰：“有字、无字，义有若干？为是一义？”

沙弥白佛言：“有字、无字，义有若干，非一义也。所以然者？

有字者，是生死结；无字者，是涅槃也。以是言之，义有若干，非一义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无字者，是涅槃。”世尊告曰：“云何，须陀，何以故，名有字是生死，无字是涅槃？”

沙弥白佛言：“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终、有始；无字者，无生、无死，无终、无始。”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须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之法；无字者，是涅槃之法。”尔时，世尊告沙弥曰：“快说此言！今即听汝为大比丘。”

尔时，世尊还诣普集讲堂，告诸比丘：“摩竭国界快得善利，使须陀沙弥游此境界，其有以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持供养者，亦得善利；彼所生父母亦得善利，乃得生此须陀比丘。若须陀比丘所至之家，彼家便为获其大幸。我今告诸比丘，当学如须陀比丘。所以者何？此须陀比丘极为聪明，说法无滞碍，亦无怯弱。是故，诸比丘，当学如须陀比丘。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之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有长老比丘在彼众中，向世尊舒脚而睡。尔时，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系念在前。

尔时，世尊遥见长老比丘舒脚而眠，复见沙弥端坐思惟。世尊见已，便说此偈：

“所谓长老者，未必剃发须，
虽复年齿长，不免于愚行。
若有见谛法，无害于群萌，
舍诸秽恶行，此名为长老。
我今谓长老，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业，分别于正行。
设有年幼少，诸根无漏缺，
此谓名长老，分别正法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此长老舒脚而睡乎？”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我等悉见。”

世尊告曰：“此长老比丘五百世中恒为龙身，今设当命终者当生龙中。所以然者？无有恭敬之心于佛法众。若有众生无恭敬之心于佛法众者，身坏命终皆当生龙中。汝等颇见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去我

不远，端坐思惟？”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沙弥却后七日，当得四神足及得四谛之法，于四禅而得自在，善修四意断。所以然者？此修摩那沙弥有恭敬之心向佛法众。以是之故，诸比丘恒当勤加恭敬佛法之众。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给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有长者名阿那邠邸，饶财多宝，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使，不可称计。尔时，满富城中，有长者名满财，亦饶财多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使，不可称量。复是阿那邠邸长者少小旧好，其相爱敬，未曾忘舍。然复阿那邠邸长者恒有数千万珍宝财货，在彼满富城中贩卖，使满财长者经纪将护；然满财长者亦有数千万珍宝财货，在舍卫城中贩卖，使阿那邠邸长者经纪将护。

是时，阿那邠邸有女名修摩提，颜貌端正，如桃华色，世之希有。尔时，满财长者有少事缘到舍卫城，往至阿那邠邸长者家，到已，就座而坐。是时，修摩提女从静室出，先拜跪父母，后拜跪满财长者，还入静室。

尔时，满财长者见修摩提女颜貌端正，如桃华色，世之希有；见已，问阿那邠邸长者曰：“此是谁家女？”

阿那邠邸报曰：“向见女者，是我所生。”

满财长者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对，可得适贫家不？”

是时，阿那邠邸长者报曰：“事不宜尔。”

满财长者曰：“以何等故事不宜尔？为以姓望？为以财货耶？”

阿那邠邸长者报曰：“种姓、财货足相酬匹，但所事神祠与我不同，此女事佛释迦弟子，汝等事外道异学，以是之故不赴来意。”

时，满财长者曰：“我等所事自当别祀，此女所事别自供养。”

阿那邠邸长者曰：“我女设当适汝家者，所出财宝不可称计，长者亦当出财宝不可称计。”

满财长者曰：“汝今责几许财宝？”

阿那邠邸长者曰：“我今须六万两金。”是时，满财长者即与六万两金。

时，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我以方便前却，犹不能使止。”语彼长者曰：“设我嫁女当往问佛，若世尊有所教敕，当奉行。”

是时，阿那邠邸长者假设事务，如似小行，即出门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曰：“修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为可与？为不可与乎？”

世尊告曰："若当修摩提女适彼国者，多所饶益，度脱人民不可称量。"是时，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世尊以方便智应适彼土。"

是时，长者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还至家中，供办种种甘馔饮食与满财长者。满财长者曰："我用此食为？但嫁女与我不也？"

阿那邠邸曰："意欲尔者便可相从，却后十五日，使儿至此。"作此语已，便退而去。

是时，满财长者办具所须，乘宝羽之车，从八十由延内来。阿那邠邸长者复庄严己女，沐浴香熏，乘宝羽之车，将此女往迎满财长者男，中道相遇。时，满财长者得女，便将至满富城中。

尔时，满富城中人民之类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适他国者，当重刑罚；若复他国取妇将入国者，亦重刑罚。

尔时，彼国有六千梵志，国人所奉制限，有言："设犯制者，当饭六千梵志。"尔时，长者自知犯制，即饭六千梵志。然梵志所食，均食猪肉，及猪肉羹，重酿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披毳衣。然彼梵志之法，入国之时，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见。

尔时，长者即白："时到，饮食已具。"是时，六千梵志皆偏著衣裳，半身露见，入长者家。

时，长者见梵志来，膝行前迎，恭敬作礼。最大梵志举手称善，前抱长者项，往诣座所，余梵志者各随次而坐。尔时，六千梵志坐已定讫。

时，长者语修摩提女曰："汝自庄严，向我等师作礼。"

修摩提女报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人礼。"

长者曰："此非裸人，非不有惭；但所著衣者，是其法服。"

修摩提女曰："此无惭愧之人，皆共露形体在外，有何法服之用？长者愿听！世尊亦说有二事因缘，世人所贵，所谓有惭、有愧。若当无此二事者，则父母、兄弟、宗族五亲，尊卑高下则不可分别。如今有鸡、犬、猪、羊、驴、骡之属，皆共同类，无有尊卑。以有此二法在世故，则知有尊卑之序；然此等之人离此二法，似鸡、犬、猪、羊、驴、骡同群，实不堪任向作礼拜。"

时，修摩提夫语其妇曰："汝今可起向我等师作礼，此诸人皆是我所事之天。"

修摩提女报曰："且止！族姓子，我不堪任向此无惭愧裸人作礼，我今是人向驴犬作礼。"

夫复语曰："止！止！贵女！勿作是言，自护汝口，勿有所犯。此亦非驴，复非诳惑，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

是时，修摩提女涕零悲泣，颜色变异，并作是说："我父母五亲宁形毁五刓，断其命根，终不堕此邪见之中。"

时，六千梵志各共高声而作是说："止！止！长者，何故使此婢骂詈乃尔？若见请者，时供办饮食。"是时，长者及修摩提夫即办猪

肉、猪肉羹、重酿之酒，食六千梵志，皆使充足。诸梵志食已，少多论议，便起而去。

是时，满财长者在高楼上，烦冤愁惋，独坐思惟："我今取此女来，便为破家，无异辱我门户。"

是时，有梵志名修跋，得五通，亦得诸禅，然满财长者所见贵重。时，修跋梵志而作是念："我与长者别来日久，今可往相见。"是时，梵志入满富城，往诣长者家，问守门者曰："长者今为所在？"

守门人报曰："长者在楼上，极为愁忧，大不可言。"

时，梵志径上楼上，与长者相见。梵志问长者曰："何故愁忧乃至于斯，无县官、盗贼、水、火灾变所侵抂乎？又非家中不和顺耶？"

长者报曰："无有县官、盗贼之变，但小家中事缘不遂。"

梵志问曰："愿闻其状，有何事缘？"

长者报曰："昨日为儿娶妇，又犯国限，五亲被辱；请诸师在舍，将儿妇往礼拜而不从命。"

梵志修跋报曰："此女家者，为在何国近远娉娶？"

长者曰："此女舍卫城中阿那邠邸女。"

时，彼梵志修跋闻此语已，愕然惊怪，两手掩耳，而作是说："咄！咄！长者，甚奇！甚特！此女乃能故在，又不自杀，不投楼下，甚是大幸。所以然者？此女所事之师，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现在，甚奇！甚特！"

长者曰："我闻汝语，复欲嗤笑。所以然者？汝为外道异学，何故叹誉沙门释种子行？此女所事之师，有何威德？有何神变？"

梵志报言："长者，欲闻此女师神德乎？我今粗说其原。"

长者曰："愿闻其说！"

梵志报曰："我昔日诣雪山北人间乞食，得食已，飞来诣阿耨达泉。时，彼天、龙、鬼、神遥见我来，皆护持刀剑而来向我，并语我言：'修跋仙上，莫来止此泉边，莫污辱此泉。设不随我语者，正尔命根断坏！'我闻此语，即离彼泉不远而食。

"长者当知：此女所事之师，最小弟子名均头沙弥，然此沙弥亦至雪山北乞食，飞来诣阿耨达泉，又手执冢间死人之衣，血垢污染。是时，阿耨达大神天、龙、鬼、神皆起前迎，恭敬问讯：'善来！人师，可就此坐。'时，均头沙弥往至泉水之处。又复长者，当泉水中央有纯金之案。尔时，沙弥以此死人之衣，渍著水中；却后坐食，食竟，荡钵。在金案上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便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入灭尽三昧；从灭尽三昧起，入炎光三昧；从炎光三昧起，入水气三昧；从水气三昧起，入炎光三昧。次复入灭尽三昧，次复入有想无想三昧，次复入不

用处三昧，次复入识处三昧，次复入空处三昧，次复入四禅，次复入三禅，次复入二禅，次复入初禅，从初禅起而浣死人之衣。是时，天、龙、鬼、神或与蹋衣者，或以洗者，或取水而饮者。尔时，浣衣已，举著空中而曝之。尔时，彼沙弥收摄衣已，便飞在空中，还归所在。

“长者当知：我尔时，遥见而不得近。此女所事之师，最小弟子有此神力，况复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何况彼师如来、至真、等正觉而可及乎？观此义已，而作是说：‘甚奇！甚特！此女乃能而不自杀，不断命根。’”

是时，长者语梵志曰：“我等可得见此女所事师乎？”

梵志报曰：“可还问此女。”

是时，长者问须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能使来不乎？”

时，女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而作是说：“愿时办具饮食，明日如来当来至此，及比丘僧。”

长者报曰：“汝今自请，吾不解法。”

是时，长者女沐浴身体，手执香炉，上高楼上，叉手向如来，而作是说：“惟愿世尊当善观察无能见顶者！然世尊无事不知，无事不察，女今在此困厄，惟愿世尊当善观察！”

又以此偈而叹曰：

“观世靡不周，佛眼之所察，
降鬼诸神王，及降鬼子母。
如彼啖人鬼，取人指作鬘，
后复欲害母，然佛取降之。
又在罗阅城，暴象欲来害，
且如自归命，诸天叹善哉！
复至马提国，复值恶龙王，
见密迹力士，而龙自归命。
诸变不可计，皆使立正道，
我今复值厄，惟愿尊屈神！”

尔时香如云，玄在虚空中，
遍满祇洹舍，住在如来前。
诸释虚空中，欢喜而作礼，
又见香在前，须摩提所请。
雨诸种种华，而不可计量，
悉满祇洹林，如来笑放光。

尔时，阿难见祇洹中有此妙香；见已，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

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惟愿，世尊，此是何等香？遍满祇洹精舍中。”

世尊告曰：“此香是佛使，满富城中须摩提女所请。汝今呼诸比丘，尽集一处而行筹，作是告敕：‘诸比丘有漏尽阿罗汉，得神足者，便取舍罗，明日当诣满富城中，受须摩提请。’”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是时，阿难受佛教已，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而作是念：“诸有得道罗汉者，便取舍罗。”当于尔时，众僧上座，名君头波汉，得须陀洹，结使未尽，不得神足。是时，上座而作是念：“我今大众之中最是上座，又结使未尽，未得神足，我明日不能得至满富城中食；然如来众中最下座者，名均头沙弥，此有神足，有大威力，得至彼受请，我今亦当往受彼请。”尔时，上座以心清净，居在学地而受舍罗。

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见君头波汉居学地而受舍罗，即得无学。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罗者，君头波汉比丘是也。”

尔时，世尊告诸神足比丘——大目连、大迦葉、阿那律、离越、须菩提、优毗迦葉、摩诃迦匹那、尊者罗云、均利般特、均头沙弥：“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众僧使人，名曰乾荼，明日清旦，躬负大釜，飞在空中，往至彼城。

是时，彼长者及诸人民，上高楼上，欲觐世尊，遥见使人负釜而来。时，长者与女便说此偈：

“白衣而长发，露身如疾风，
又复负大釜，此是汝师耶？”

是时，女人复以偈报曰：

“此非尊弟子，如来之使人，
三道具五通，此人名乾荼。”

尔时，乾荼使人，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均头沙弥化作五百华树，色若干种，皆悉敷茂，其色甚好，优钵莲华，如是之华不可计限，往至彼城。

是时，长者遥见沙弥来，复以此偈问女曰：

“此华若干种，尽在虚空中，
又有神足人，为是汝师乎？”

是时，女复以偈报曰：

“须跋前所说，泉上沙弥者，
师名舍利弗，是彼之弟子。”

是时，均头沙弥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般特化作五百头牛，衣毛皆青；在牛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
是时，长者遥见，复以此偈问女曰：

“此诸大群牛，衣毛皆青色，
在上而独坐，此是汝师耶？”

女复以偈报曰：

“能化千比丘，在耆域园中，
心神极为朗，此名为般特。”

尔时，尊者周利般特绕彼城三匝已，往诣长者家。
尔时，罗云复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种；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
长者见已，复以此偈问女曰：

“此五百孔雀，其色甚为妙，
如彼军大将，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如来说禁戒，一切无所犯，
于戒能护戒，佛子罗云者。”

是时，罗云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鸟，极为勇猛；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
时，长者遥见已，复以此偈问女曰：

“五百金翅鸟，极为盛勇猛，
在上无所畏，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能行出入息，回转心善行，

慧力极勇盛，此名迦匹那。”

时，尊者迦匹那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尔时，优毗迦葉化作五百龙，皆有七头；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
长者遥见已，复以偈问女曰：

“今此七头龙，威颜甚可畏，
来者不可计，此是汝师耶？”

时，女报曰：

“恒有千弟子，神足化毗沙，
优毗迦葉者，可谓此人是。”

时，优毗迦葉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须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结跏趺坐，往诣彼城。
尔时，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此山为极妙，尽作琉璃色，
今在窟中坐，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由本布施报，今获此功德，
以成良福田，解空须菩提。”

尔时，须菩提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时，尊者大迦旃延复化作五百鹄，色皆纯白，往诣彼城。
是时，长者遥见已，以此偈问女曰：

“今此五百鹄，诸色皆纯白，
尽满虚空中，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佛经之所说，分别其义句，
又演结使聚，此名迦旃延。”

是时，尊者大迦旃延绕彼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离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而往诣彼城。
长者见已，以此偈问女曰：

“今此五百虎，衣毛甚悦泽，
　又在上坐者，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昔在祇洹寺，六年不移动，
　坐禅最第一，此名离越者。”

是时，尊者离越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师子，极为勇猛；在上坐，往诣彼城。

是时，长者见已，以偈问女曰：

“此五百师子，勇猛甚可畏，
　在上而坐者，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生时天地动，珍宝出于地，
　清净眼无垢，佛弟阿那律。”

是时，阿那律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马，皆朱毛尾，金银校饰；在上而坐，并雨天华，往诣彼城。

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金马朱毛尾，其数有五百，
　为是转轮王，为是汝师耶？”

女复以偈报曰：

“头陀行第一，恒愍贫穷者，
　如来与半坐，最大迦葉是。”

是时，大迦葉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处平整，金银校饰；在上坐而来，放大光明悉满世界；诣城，在虚空之中，作倡伎乐，不可称计，雨种种杂华；又虚空之中，悬缯幡盖，极为奇妙。

尔时，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白象有六牙，在上如天王，
　今闻伎乐音，是释迦文耶？”

时，女以偈报曰：

“在彼大山上，降伏难陀龙，
神足第一者，名曰大目连。
我师故未来，此是弟子众，
圣师今当来，光明靡不照！”

是时，尊者大目乾连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

是时，世尊以知时到，被僧伽梨，在虚空中，去地七仞。是时，尊者阿若拘邻在如来右，舍利弗在如来左。尔时，阿难承佛威神，在如来后，而手执拂，千二百弟子前后围绕，如来最在中央，及诸神足弟子，阿若拘邻化作月天子，舍利弗化作日天子，诸余神足比丘，或化作释提桓因，或化作梵天者，或有化作提头赖吒，毗留勒形者，毗留博叉，或作毗沙门形者，领诸鬼神，或有作转轮圣王形者，或有入火光三昧，或有入水精三昧，或有放光者，或有放烟者，作种种神足。是时，梵天王在如来右，释提桓因在如来左，手执拂；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后，手执金刚杵；毗沙门天王手执七宝之盖，处虚空中，在如来上，恐有尘土坌如来身。是时，般遮旬手执琉璃琴，叹如来功德，及诸天神悉在虚空之中，作倡伎乐数千万种，雨天杂华散如来上。

是时，波斯匿王、阿那邠邸长者，及舍卫城内人民之类，皆见如来在虚空中，去地七仞；见已，皆怀欢喜，踊跃不能自胜。

是时，阿那邠邸长者便说此偈：

“如来实神妙，爱民如赤子，
快哉须摩提！当受如来法。”

尔时，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长者散种种名香杂华。是时，世尊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及诸神天不可称计，如似凤凰王在虚空中，往诣彼城。

是时，般遮旬以偈叹佛：

“诸生结永尽，意念不错乱，
以无尘垢碍，入彼旧邦土。
心性极清净，断魔邪恶念，
功德如大海，今入彼邦土。
颜貌甚殊特，诸使永不起，
为彼不自处，今入彼邦土。
以渡四流渊，脱于生老死，
以断有根原，今入彼邦土。”

是时，满财长者遥见世尊从远来，诸根澹怕，世之希有，净如天金，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犹须弥山出众山上，亦如金聚放大光明。

是时，长者以偈问须摩提曰：

“此是日光耶？未曾见此容，
数千万亿光，未敢能熟视。”

是时，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向如来，以此偈报长者曰：

“非日非不日，而放千种光，
为一切众生，亦复是我师。
皆共叹如来，如前之所说，
今当获大果，勤加供养之。”

是时，满财长者右膝著地，复以偈叹如来曰：

“自归十力尊，圆光金色体，
天人所叹敬，今日自归命。
尊今是日王，如月星中明，
以度不度者，今日自归命。
尊如天帝像，如梵行慈心，
自脱脱众生，今日自归命。
天世人中尊，诸鬼神王上，
降伏诸外道，今日自归命。”

是时，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叹世尊曰：

“自降能降他，自正能正人，
以度度人民，已解复脱人。
度垢使度垢，自照照群萌，
靡不有度者，除斗无斗讼。
极自净洁住，心意不倾动，
十力哀愍世，重自顶礼敬。

“有慈、悲、喜、护之心，具空、无相、愿，于欲界中最尊第一，天中之上七财具足，诸天人自然梵生，亦无与等，亦不可像貌，我今自归命！”

是时，六千梵志见世尊作如此神变，各各自相谓言：“我等可离此国，更适他土，此沙门瞿昙以降此国中人民。”是时，六千梵志寻出国去，更不复入国。犹如师子兽王，出于山谷，而观四方，复三鸣

吼，方行所求。诸有兽虫之类各奔所趣，莫知所如，飞逝沉伏。若复有力神象闻师子声，各奔所趣，不能自安。所以然者？由师子兽王极有威神故。此亦如是，彼六千梵志闻世尊音响之声，各各驰走，不得自宁。所以然者？由沙门瞿昙有大威力故。

是时，世尊还舍神足，如常法则，入满富城中。是时，世尊足蹈门阈上。是时，天地大动，诸尊神天散华供养。是时，人民见世尊容貌，诸根寂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人民之类便说此偈：

“二足尊极妙，梵志不敢当，
无故事梵志，失此人中尊。”

是时，世尊往诣长者家，就座而坐。尔时，彼国人民极为炽盛。时，长者家有八万四千人民之类，皆悉云集，欲坏长者房舍，见世尊及比丘僧。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人民之类必有所损，可作神力，使举国人民尽见我身及比丘僧。”尔时，世尊化长者屋舍作琉璃色，内外相视，如似观掌中珠。

尔时，须摩提女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悲喜交集，便说此偈：

“一切智慧具，尽度一切法，
复断欲爱结，我今而自归。
宁使我父母，而毁我双目，
不来适此间，邪见五逆中。
宿作何恶缘，得来至此处？
如鸟入罗网，愿断此疑结。”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女曰：

“汝今快勿虑，澹怕自开意，
亦莫起想著，如来今当演。
汝本无罪缘，得来至此间，
愿誓之果报，欲度此众生。
今当拔根原，不堕三恶趣，
数千众生类，汝前当得度。
今日当净除，使得智慧明，
使天人民类，见汝如观珠。”

是时，须摩提女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长者将己仆从，供给饮食，种种甘馔，见世尊食已讫，行清净水，更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及诸营从及八万四千众各各次第坐；或有自称姓名而坐。

尔时，世尊渐与彼长者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说于妙论，所谓论者：戒论、施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秽恶，出家为要。尔时，世尊以见长者及须摩提女，八万四千人民之类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普与此众生说之。彼各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极净白氎易染为色，此亦如是，满财长者、须摩提女，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无复狐疑，得无所畏，皆自归三尊，受持五戒。

是时，须摩提女即于佛前，而说此偈：

“如来耳清彻，闻我遇此苦，
　降神至此已，诸人得法眼。”

尔时，世尊以说法讫，即从座起，还诣所在。

是时，诸比丘白佛言：“须摩提女本作何因缘，生富贵家？复作何因缘，堕此邪见之家？复作何善功德，今得法眼净？复作何功德，使八万四千人皆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久远此贤劫中，有迦葉佛、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在波罗柰国界于中游化，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尔时，有王名曰哀愍，有女名须摩那。是时，此女极有敬心，向迦葉如来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四事供养。云何为四？一者、施，二者、爱敬，三者、利人，四者、等利。于迦葉如来所而诵法句，在高楼上高声诵习，普作此愿：‘恒有此四受之法，又于如来前而诵法句，其中设有毫厘之福者，所生之处不堕三恶趣，亦莫堕贫家，当来之世亦当复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转女人身，得法眼净。’

“是时，城中人民之类，闻王女作如此誓愿，皆共聚集，至王女所，而作是说：‘王女今日极为笃信，作诸功德，四事不乏，布施、兼爱、利人、等利。’复作誓愿：‘使当来之世值如此之尊，若为我说法，寻得法眼净。今日王女以作愿誓，并及我等国土人民同时得度。’尔时，王女报曰：‘我持此功德，并施汝等，设值如来说法者，同时得度。’

“汝等比丘岂有疑乎？莫作是观！尔时哀愍王，今须达长者是；尔时王女者，今须摩提女是也；尔时国土人民之类，今八万四千众是。由彼誓愿，今值我身，闻法得道，及彼人民之类尽得法眼净，此是其义，当念奉行。所以然者？此四事者最是福田，若有比丘亲近四事者，便获四谛，当求方便，成四事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增上品第三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婆罗门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婆罗门白世尊曰："在闲居穴处，甚为苦哉！独处只步，用心甚难！"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闲居穴处，甚为苦哉！独处只步，用心甚难！'所以然者？我曩昔未成佛道时，为菩萨行，恒作是念：'在闲静穴处，甚为苦哉！独处只步，用心甚难！'"

婆罗门白佛言："若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今沙门瞿昙最为上首，多所饶益，为彼萌类而作奖导。"

世尊告曰："如是，婆罗门，如汝所言：'诸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我最为上首，多所饶益，与彼萌类而作奖导。'设彼见我皆起惭愧，诣山泽之中闲静穴处。

"我尔时便作是念：'诸有沙门、婆罗门身行不净，亲近闲居无人之处；身行不净，唐劳其功，不是真行，畏恶不善法。然我今日身行非为不净，亲近闲居之处；诸有身行不净，亲近闲静之处者，此非我之所有。所以然者？我今身行清净，诸阿罗汉身行清净者，乐闲居穴处，我最为上首。'如是，婆罗门，我自观身所行清净，乐闲居之处，倍复喜悦。

"我尔时便作是念：'诸有沙门、婆罗门意行不清净，命不清净，亲近闲居无人之处，彼虽有此行，犹不真正，恶不善法彼皆悉备具，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净。有沙门、婆罗门身、口、意、命清净，乐在闲居清净之处，彼则我所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净。诸有阿罗汉身、口、意、命清净者，乐在闲静之处，我最为上首。'如是，婆罗门，当我身、口、意、命清净，在闲静之处时，倍增喜悦。

"尔时，我便作是念：'是谓沙门、婆罗门多所畏惧，处在闲静之处，尔时便畏惧恶不善法。然我今日永无所畏，在无人闲静之处，谓诸沙门、婆罗门有畏惧之心，在闲静处，谓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永无畏惧，在闲静之处而自游戏；诸有畏惧之心在闲居者，此非我有也。所以然者？我今已离苦患，不与此同也。'如是，婆罗门，我观此义已，无有恐怖，增于喜悦。

"诸有沙门、婆罗门毁彼自誉，虽在闲居之处，犹有不净之想。然我，梵志，亦非毁他，复非自誉；诸有自叹复毁他者，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无有慢故，诸贤圣无有慢者，我最为上首。我观比义已，倍复喜悦。

"诸有沙门求于利养，不能自休，然我今日无有利养之求。所以然者？我今无求于人，亦自知足；然我知足之中，我最为上首。我观此义已，倍复欢喜。

"诸有沙门、婆罗门心怀懈怠，不勤精进亲近闲静之处，彼非我

有。所以然者？我今有勇猛之心故，中不懈倦；诸有贤圣勇猛之心者，我最为上首也。我自观此义已，倍增欢喜。

“我尔时复作是念：‘诸有沙门、婆罗门多诸忘失，居在闲处，虽有此行，犹有恶不善法，然我今日无有诸忘失。设复，梵志，有忘失之人者，彼非我有；诸有贤圣之人不忘失者，我最为上首。’我今观此义已，在闲居处，倍增欢喜。

“尔时，我复作是念：‘诸有沙门、婆罗门意乱不定，彼便有恶不善法，与恶行共并。然我今日意终不乱，恒若一心；诸有乱意心不定者，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恒一心，设有贤圣心一定者，我最为上首。’我今观此义已，虽居闲静之处，倍增欢喜。

“我尔时复作是念：‘诸有沙门、婆罗门愚痴暗冥，亦如群羊。彼人便有恶不善法，彼非我有；然我今日恒有智慧，无有愚痴，处在闲居。设有如此行者，彼非我有，我今智慧成就。诸有贤圣智慧成就者，我最为上首。’我今观此义已，虽在闲居，倍增欢喜。

“我当在闲居之中时，设使树木摧折、鸟兽驰走，尔时我作是念：‘此是大畏之林。’尔时复作是念：‘设使畏怖来者，当求方便，不复使来。若我经行有畏怖来者，尔时我亦不坐卧，要除畏怖，然后乃坐。设我住时有畏怖来者，尔时我亦非经行，亦复不坐，要使除其畏怖，然后乃坐。设我坐时有畏怖来者，尔时我不经行，要除畏怖，然后乃坐。若我卧时有畏怖来者，尔时我亦非经行，亦复不坐，要使除其畏怖，然后乃卧。’

“梵志当知：诸有沙门、婆罗门日夜之中不解道法，我今说彼人极为愚惑。然我，梵志，日夜之中解于道法，加有勇猛之心，亦不虚妄，意不错乱，恒若一心，无贪欲想，有觉、有观，念持喜、乐，游于初禅；是谓，梵志，是我初心于现法中而自娱乐。若除有觉、有观，内有欢喜，兼有一心，无觉、无观，定念喜，游于二禅；是谓，梵志，第二之心于现法中而得欢乐。我自观知内无念欲，觉身快乐，诸贤圣所希望，护念欢乐，游于三禅；是谓，梵志，第三之心。若复苦乐已除，无复忧喜，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于四禅；是谓，梵志，第四增上之心，而自觉知游于心意。

“当我在闲居之时，有此四增上之心。我以此三昧之心，清净无瑕秽，亦无结使，得无所畏，自识宿命无数劫事。尔时，我忆宿命之事，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生、千生，成败之劫，皆悉分别：‘我曾生彼，字某、名某，食如是之食，受如是苦乐，从彼终而此间生，死此生彼。’因缘本末，皆悉明了。

“梵志当知：我初夜时而得初明，除其无明，无复暗冥，心乐闲居而自觉知。复以三昧心无瑕秽，亦无结使，心意在定，得无所畏。复知众生生者、死者，我复以天眼观众生类，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行善恶，皆悉分别。诸有众生身行

恶，口行恶，意行恶，诽谤贤圣，恒怀邪见，与邪见相应，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诸有众生身行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不诽谤贤圣，恒修正见，与正见相应，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观众生类，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其行本，皆悉知之。

“梵志当知：若中夜时得第二明，无复暗冥，而自觉知乐于闲居。我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亦无结使，心意得定，得无所畏，得尽漏心，亦知此苦如实不虚。当我尔时得此心时，欲漏、有漏、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

“是谓，梵志，我后夜时得第三明，无复暗冥。云何，梵志，颇有此心：如来有欲心、瞋恚心、愚痴心，未尽在闲居之处？梵志，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如来今日诸漏永除，恒乐闲居，不在人间，然我今日观此二义已，乐闲居之处。云何为二？又自游闲居之处，兼度众生，不可称计。”

尔时，生漏梵志白佛言：“以为众生愍度一切。”梵志复白佛言：“止！止！世尊，所说过多，犹如偻者得伸，迷者得道，盲者得眼目，在暗见明；如是，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为说法。我今归佛、法、众，自今以后受持五戒，不复杀生，为优婆塞。”

尔时，生漏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深瞿师园中——过去四佛所居之处。

尔时，王优填及五百女人、舍弥夫人等，欲诣园观游戏。当于尔时，舍卫城中有一比丘，便作是念：“与世尊别久，欲往礼敬、承受、问讯。”尔时，彼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后，除去衣钵坐具，又以神足飞在虚空，往诣拘深园中。尔时，彼比丘还舍神足，往诣林中，在一闲静之处，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

尔时，舍弥夫人将五百女人等，往到此林。是时，舍弥夫人遥见比丘以道神足在树下坐，见已，往至比丘前，头面礼足，在前叉手而住；及五百夫人皆悉头面礼足，亦复叉手而围绕之。

尔时，优填王遥见五百女人叉手，绕此比丘而住，见已，便作是念：“此中必当有群鹿！若当有杂兽，必然不疑。”尔时，王乘马急走，往诣女人聚中。

是时，舍弥夫人遥见王来，便作是念：“此优填王极为凶恶，备能取此比丘害之。”是时，夫人举右手白王曰：“大王当知：此是比丘，勿复惊怖！”

是时，王即下马舍弓，来至比丘所，谓比丘言：“比丘，与我说法。”

是时，彼比丘即举眼仰观王，默然不语。

尔时，王复语比丘曰：“速与我说法！”

尔时，比丘复举眼仰观王已，默然不语。

是时，王复作是念：“我今可问禅中间事：若当与我说者，当供养之，尽其形寿，施与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设不与我说者，当取杀之！”尔时，王复语比丘言：“比丘，与我说法。”尔时，彼比丘亦默然不对。

尔时，树神即知其心，便遥化作鹿群，欲乱王耳目，使起异想。是时，王遥见鹿已，便作是念：“今且舍此沙门，沙门竟当何所至凑！”即乘马往射群鹿。

是时，夫人白道人曰：“比丘，今为所诣？”

比丘曰：“欲至四佛住处往觐世尊。”

夫人白言：“比丘，今正是时，速往所在，勿复住此，为王所害者，罪王甚重。”

是时，彼比丘即从座起，收摄衣钵，飞在虚空，远逝而去。是时，夫人见道人在虚空中高飞而去，便遥语王曰：“惟愿大王观此比丘有大神足，今在虚空踊没自在。今此比丘尚有此力，何况释迦文佛而可及乎？”

是时，彼比丘到瞿师园中，还舍神足，以常凡法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比丘曰：“云何，比丘，在舍卫城劳于夏坐乎？随时乞食不亦倦耶？”

比丘曰：“我在舍卫城实无所倦。”

佛语比丘：“今日何故来至此间？”

比丘白佛：“故来觐尊，问讯起居。”

世尊告曰：“汝今见我及见此四佛住处耶？汝今得脱王手甚为大奇，汝何为不与王说法？又复优填王作是言：‘比丘，今当为我说法，汝今何故不为我说法？’若当比丘与王说法者，优填王极怀欢喜，已有欢喜，尽其形寿供养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

是时，比丘白佛言：“时，王欲问禅中间事，是故不报此义耳！”

世尊告曰：“汝比丘，何故不与王说禅中间事？”

比丘报曰：“优填王用此禅为？本怀凶暴，无有慈心，杀害众生不可称计，与欲相应，三毒炽盛，没在深渊，不睹正法，习惑无知，诸恶普集，行于骄慢，依王力势，贪著财宝，轻慢世人，盲无有眼，此人复用禅为？夫禅定法，诸法中妙，难可觉知，无有形相，非心所测，此非常人所及，乃是智者所知。以是之故，不与王说法。”

是时，世尊告曰：“若有朽故之衣，要须浣之乃净。极盛欲心，要当观不净之想，然后乃除。若瞋恚盛者，以慈心除之。愚痴之暗，以十二缘法然后除尽。比丘，何故不与优填王说法？设当与说法者，王极欢喜，正使极盛之火犹可灭之，何况人哉？”尔时，彼比丘默然不语。

尔时，佛告比丘：“如来处世，甚奇！甚特！设天、龙、鬼、

神、乾沓惒问如来义者，吾当与说之；若使国王、大臣、人民之类问如来义者，亦当与说之；若刹利四姓来问义者，亦当与说之。所以然者？今日如来得四无所畏，说法无有怯弱；亦得四禅，于中自在，兼得四神足，不可称计，行四等心。是故如来说法无有怯弱，非罗汉、辟支佛所能及也，是故如来说法亦无有难。汝今，诸比丘，当求方便，行四等心：慈、悲、喜、护。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所以然者？若比丘所为众生善知识，遇及一切父母知亲，尽当以四事教令知法。云何为四？一者、当恭敬于佛，是时如来者，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度人无量；当求于法，修行正真之法，除秽恶之行，此是智者之所修行；复当方便供养众僧，如来众者，恒共和合，无有诤讼，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说知见成就，所谓四双八辈、十二贤士，此是如来圣众，可尊、可贵，世间无上福田；复当劝助使行贤圣法、律，无染无污，寂静无为。若有比丘欲行道者，普共行此四事之法。所以然者？法之恭养三尊，最尊、最上，无能及者。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事行迹。云何为四？有乐行迹所行愚惑，此名初行迹；复有乐行迹所行速疾；复有苦行迹所行愚惑；复有苦行迹所行速疾。

“彼云何名为乐行迹所行愚惑？或有一人贪欲炽盛，瞋恚、愚痴炽盛，所行甚苦，不与行本相应，彼人五根愚暗，亦不捷疾。云何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若以愚意求三昧尽有漏者，是谓名为乐行迹钝根得道者也。

“彼云何名为乐根行迹速疾？或有一人无欲 . 无淫；然于贪欲恒自偏少不殷勤，为瞋恚、愚痴极为减少，五根捷疾，无有放逸。云何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谓五根。然得五根，成于三昧，尽有漏，成无漏，是谓名为利根行于道迹也。

“彼云何名为苦行迹行于愚惑？或有一人淫意偏多，瞋恚、愚痴炽盛。彼以此法而自娱乐，尽有漏，成无漏，是谓名为苦行迹钝根者也。

“云何苦行迹行于速疾？于是，或一有人少欲、少淫，无有瞋恚，亦不起想行此三法。尔时，有此五根，无有缺漏。云何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谓为五。彼以此法得三昧，尽有漏，成无漏，是谓苦行迹利根者也。

“是谓比丘有此四行迹，当求方便，舍前三行迹，后一行者当共奉行。所以然者？苦行迹三昧者难得，以得便成道，久存于世。所以然者？不可以乐求乐，由苦然后成道。是故，诸比丘，恒以方便，成

此行迹。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四梵志皆得五通，修行善法，普集一处，作是论议：“此伺命来时不避豪强，各共隐藏，使伺命不知来处。”
　　尔时，一梵志飞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终。第二梵志复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于彼命终。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入须弥山腹中，复于中死。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刚际，欲得免死，复即彼而命终。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四梵志，各各避死，普共命终。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是，比丘，有梵志四人集在一处，欲得免死，各归所奔，故不免死。一人在空，一人入海水，一人入山腹中，一人入地，皆共同死。是故，诸比丘，欲得免死者，当思惟四法本。云何为四？一切行无常，是谓初法本，当念修行；一切行苦，是谓第二法本，当共思惟；一切法无我，此第三法本，当共思惟；灭尽为涅槃，是谓第四法本，当共思惟。如是，诸比丘，当共思惟此四法本。所以然者？便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此是苦之元本。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三十三天有四园观，诸天于中而自娱乐，五乐自娱。云何为四？难檀槃那园观、粗涩园观、昼夜园观、杂种园观。然四园之内有四浴池：极冷浴池、香味浴池、轻便浴池、清彻浴池。云何为四？一者、难陀浴池，二名、难陀顶浴池，三名、苏摩浴池，四名、欢悦浴池。比丘当知：四园之内有此四浴池，令人身体香洁，无有尘垢。
　　“何以故名为难檀槃那园？若三十三天入难檀槃那园已，心性喜悦，不能自胜，于中而自娱乐，故名为难檀槃那园。
　　“复以何故名为粗涩园观？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身体极粗。犹如冬时以香涂身，身体极粗；此亦如是，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身体极粗，不与常同。以是之故，名为粗涩园观。
　　“复以何故名为昼夜之园？若使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尔时诸天

颜色各异，作若干种形体。犹如妇女著种种衣裳，不与本形同；此亦如是，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作若干种色，不与本同。以是故，名为昼夜之园。

“复以何故名为杂种之园？尔时，最尊之天及中天、下天，入此园已，皆同一类。设复最下之天不得入余三园中，犹如转轮圣王所入之园，余王不复得入园中浴洗，人民之类正可得遥见耳！此亦如是，若最尊神天所入园中浴洗，余小天不复得入。是故名为杂种浴池。

“复以何故名为难陀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极怀欢悦，是故名为难陀浴池。

“复以何故名为难陀顶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两两捉手摩其顶而浴洗，正使天女亦复如是，以是之故，名为难陀顶浴池。

“复以何故名为苏摩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尔时诸天颜貌，尽同人色，无有若干，是故名为苏摩浴池。

“复以何故名为欢悦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尽无骄慢上下之想，望意偏少，尔时尽同一心而浴洗，故名为欢悦浴池。是谓，比丘，有此因缘，便有此之名。

“今如来正法之中亦复如是，有四园之名。云何为四？一者、慈园，二者、悲园，三者、喜园，四者、护园。是谓，比丘，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

“复以何故名为慈园？比丘当知：由此慈园生梵天上，从梵天终，当生豪尊之家，饶财多宝，恒有五乐自娱，未曾离目，以是之故，名为慈园。

“复以何故名为悲园？比丘当知：若能亲近悲解脱心，生梵光音天；若来生人中，生豪族家，无有瞋恚，亦饶财多宝，故名为悲园。

“复以何故名为喜园？若能亲近喜园者，生光音天；若来生人间，国王家生，恒怀欢喜，故名为喜园。

“复以何故名为护园？若有人亲近护者，生无想天，寿八万四千劫；若复来生人中，当生中国家，亦无瞋恚，恒护一切非法之行，以是故名为护园。

“比丘当知：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使诸声闻得游戏其中。然如来此四园之中有四浴池，使我声闻于中洗浴而自游戏，尽有漏，成无漏，无复尘垢。云何为四？一名、有觉有观浴池，二名、无觉无观浴池，三名、护念浴池，四名、不苦不乐浴池。

“以何等故名为有觉有观浴池？若有比丘得初禅已，于诸法中恒有觉、观，思惟诸法，除去结缠，永无有余，以是之故，名为有觉有观。

“复以何故名为无觉无观浴池？若有比丘得二禅已，灭有觉、有观，以禅为食，以是故名之为无觉无观。

“复以何故名为护念浴池？若比丘得三禅已，灭有觉、有观，无觉、无观，恒护念三禅，以是之故，名为护念浴池。

“复以何故名为不苦不乐浴池？若有比丘得四禅已，亦不念乐，复不念苦，亦不念过去当来之法，但用心于现在法中，以是之故，名为不苦不乐浴池。

“是故，诸比丘，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浴池，使我声闻于中洗浴，灭二十一结，度生死海，入涅槃城。是故，诸比丘，若欲度此生死海者，当求方便，灭二十一结，入涅槃城。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四大毒蛇极为凶暴，举著一函中。若有人从四方来，欲令活、不求死，欲求乐、不求苦，不愚不暗，心意不乱，无所系属。是时，若王、若王大臣唤此人而告之曰：‘今有四大毒蛇极为凶暴，汝今当随时将养，沐浴令净，随时饮食，无令使乏。今正是时，可往施行。’是时，彼人心怀恐惧，不敢直前，便舍驰走，莫知所凑。复重告彼人作是语：‘今使五人皆持刀剑而随汝后，其有获汝者，当断其命，不足稽迟！’

“是时，彼人畏四大毒蛇，复畏五人捉持刀剑者，驰走东西，不知如何？复告彼人曰：‘今复使六怨家使随汝后，其有得者，当断其命；欲所为者，可时办之。’是时，彼人畏四大毒蛇，复畏五人持刀杖者，复畏六怨家，便驰走东西。彼人若见空墟之中，欲入中藏，若值空舍，若破墙间无坚牢处，若见空器，尽无所有。若复有人与此人亲友，欲令免济，便告之曰：‘此间空闲之处多诸贼寇，欲所为者，今可随意。’

“是时，彼人复畏四大毒蛇，复畏五人持刀杖者，复畏六怨家，复畏空墟村中，便驰走东西。彼人前行，若见大水极深且广，亦无人民及桥梁可度得至彼岸，然复彼人所立之处多诸恶贼。是时，彼人作是思惟：‘此水极为深广，饶诸贼寇，当云何得度彼岸？我今可集聚材木草蘘作筏，依此筏从此岸得至彼岸。’是时，彼人便集薪草作筏已，即得至彼岸，志不移动。

“诸比丘当知：我今作喻，当念解之。说此义时，为有何义？言四毒蛇者，即四大是也。云何为四大？所谓地种、水种、火种、风种，是谓四大。五人持刀剑者，此是五盛阴也。云何为五？所谓色阴、痛阴、想阴、行阴、识阴是也。六怨家者，欲爱是也。空村者，内六入是也。云何为六？所谓六入者：眼入、耳入、鼻入、口入、身入、意入。

“若有智慧者而观眼时，尽空无所有，亦不牢固；若复观耳、鼻、口、身、意时，尽空无所有，皆虚、皆寂，亦不牢固。云水者，四流是也。云何为四？所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大筏者，贤圣八品道是也。云何为八？正见、正治、正语、正方便、正业、正

命、正念、正定，是谓贤圣八品道也。水中求度者，善权方便精进之力也。此岸者，身邪也；彼岸者，灭身邪也。此岸者，阿阇世国界也；彼岸者，毗沙王国界也。此岸者，波旬国界也；彼岸者，如来之境界也。”

是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舍卫城中有一优婆塞，而命终还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最大夫人妊身。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优婆塞生舍卫城中最富长者家。即于其日，复有梵志身坏命终，生地狱中，尔时世尊亦以天眼观。复即以其日，阿那邠邸长者命终，生善处天上，是时世尊亦以天眼观。即以其日，有一比丘而取灭度，世尊亦以天眼观见。

尔时，世尊见此四事已，便说斯偈：

“若人受胞胎，恶行入地狱，
善者生天上，无漏入涅槃。
贤者今受胎，梵志入地狱，
须达生天上，比丘取灭度。”

是时，世尊从静室起，诣普集讲堂而就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事，若人能修行者，身坏命终，得生人中。云何为四？所谓身、口、意、命清净无瑕秽者，若命终时得生人中。

“若复，比丘，更有四法，有人习行者，入地狱中。云何为四？所谓身、口、意、命不清净。是谓，比丘，有此四法，若有人亲近者，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复次，比丘，复有四法，习修行者，生善处天上。云何为四？惠施、仁爱、利人、等利。是谓，比丘，有人行此法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

“复次，比丘，更有四法，若有人此法者，身坏命终，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云何为四？有觉有观禅、无觉无观禅、护念禅、苦乐灭禅，是谓比丘有四事法。若有人习行者，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

“是故，诸比丘，若有姓姓子、四部之众，欲生人中者，当求方便，行身、口、意、命清净；若得生天上者，亦当求方便，行四恩；若得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亦当求方便，行四禅。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城外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昔未成佛道时，尔时依彼大畏山而住。是时彼山，其有欲心、无欲心入中者衣毛皆竖。若复极盛热时，野马纵横，露其形体而坐，夜便入深林中。若复极寒之日，风雨交流，昼便入林中，夜便露坐。

"我尔时，正能诵一偈，昔所未闻，昔所未见也：

"'澹淡夜安，大畏山中，
　　露其形体，是我誓愿。'

"若我至冢间，取彼死人之衣，而覆形体。尔时，若案吒村人来取木支，著我耳中，或著鼻中，或有唾者，或有溺者，或以土坌其身上；然我尔时，终不起意，向彼人民。尔时，有此护心。尔时，有牛畜之处，设见犊子屎，便取食之；若无犊子屎者，便取大牛屎食之。尔时，食此之食，我复作是念：'今用食为？乃可终日不食。'时我以生此念，诸天便来到我所，而作是言：'汝今勿复断食；若当断食者，我当以甘露精气相益，使存其命。'尔时，我复作是念：'今以断食，何缘复使诸天送甘露与我？今身将有虚诈。'是时，我复作是念：'今可食麻米之余。'

"尔时，日食一麻一米，形体劣弱，骸骨相连，顶上生疮，皮肉自堕。犹如败坏瓠卢，亦不成就我头；尔时亦复如是，顶上生疮，皮肉自堕，皆由不食故也。亦如深水之中，星宿现中；尔时我眼亦复如是，皆由不食故。犹如故车败坏；我身亦复如是，皆悉败毁，不可承顺。亦如骆驼脚迹；两尻亦复如是，若我以手按摩腹时便值脊骨，若按脊时复值腹皮。身体羸弱者，皆由不食故。

"我尔时，复以一麻一米，以此为食，竟无所益，亦复不得上尊之法。若我意中欲大小便者，即便倒地，不能自起居。是时，诸天见已，便作是说：'此沙门瞿昙以取灭度。'或复有诸天，而作是说：'此沙门未命终，今必命终。'或复有诸天，而作是说：'此沙门亦非命终，此沙门实是阿罗汉，夫罗汉之法有此苦行。'

"我尔时，犹有神识，知外来机趣。时，我复作是念：'今可入无息禅中。'便入无息禅中，数出入息，我今以数出入息，觉知有气从耳中出，是时风声如似雷鸣。尔时，复作是念：'我今闭口塞耳，使息不出。'息以不出，是时内气便从手脚中出，正使气不得从耳、鼻、口出，尔时内声如似雷吼，我尔时亦复如是，是时神识犹随身回。

"是时，复作是念：'我宜更入无息禅中。'是时，尽塞诸孔之息，我以塞诸出入息。是时，便患头额痛，如似有人以钻钻头，我亦如是极苦头痛。尔时，我故有神识，尔时我复作是念：'我今更可坐禅，息

气不得出入。'尔时，我便塞出入息，是时诸息尽集腹中。尔时，息转时极为少类。犹如屠牛之家，以刀杀牛；我亦如是，极患苦痛。亦如两健人共执一劣人于火上炙，极患疼痛，不可堪忍；我亦如是，此苦疼痛不可具陈。尔时，我犹有神识存。当我尔时坐禅之日，形体不作人色；其中有人见已，而作是说：'此沙门颜色极黑。'有人见已，而作是说：'此沙门颜色似终。'比丘当知：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不得上尊之法。

"尔时，我作是念：'今日可食一果。'尔时我便食一果。当我食一果之日，身形萎弱，不能自起居，如年百二十，骨节离散，不能扶持。比丘当知：尔时一果者，如似今日小枣耳！尔时，我复作是念：'此非成道之本，故当更有余道。'尔时，我复作是念：'我自忆昔日，在父王树下无淫、无欲，除去恶不善法，游于初禅；无觉、无观，游于二禅，护念清净，无有众想，游于三禅；无复苦乐，意念清净，游于四禅。此或能是道，我今当求此道。'

"我六年之中勤苦求道而不克获；或卧荆棘之上；或卧板木铁钉之上；或悬鸟身体远地，两脚在上而头首向地；或交脚蹲踞；或养长须发，未曾剪除；或日暴火炙；或盛冬坐冰，身体没水；或寂寞不语；或时一食，或时二食，或时三食、四食，乃至七食；或食菜果，或食稻麻，或食草根，或食木实，或食华香，或食种种果蓏；或时裸形，或时著弊坏之衣，或著莎草之衣，或著毛毳之衣；或时以人发覆形，或时养发，或时取他发益戴。如是，比丘，吾昔苦行乃至于斯，然不获四法之本。云何为四？所谓贤圣戒律难晓难知，贤圣智慧难晓难知，贤圣解脱难晓难知，贤圣三昧难晓难知。是谓，比丘，有此四法，吾昔苦行不获此要。

"尔时，我复作是念：'吾今要当求无上之道。何者是无上之道？所谓向四法是也——贤圣戒律、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贤圣解脱。'尔时，我复作是念：'不可以此羸劣之体，求于上尊之道。多少食精微之气，长育身体，气力炽盛，然后得修行道。'当食精微之气，时五比丘舍我还退：'此沙门瞿昙性行错乱，以舍真法而就邪业。'

"当我尔时，即从座起，东向经行。是时，我复作是念：'过去久远恒沙诸佛，成道之处为在何所？'是时，虚空神天住在上，而语我曰：'贤士当知：过去恒沙诸佛世尊，坐于道树清凉荫下而得成佛。'时，我复作是念：'为坐何处得成佛道？坐耶？立耶？'是时，诸天复来告我，而作是说：'过去恒沙诸佛世尊，坐于草褥，然后成佛。'

"是时，去我不远，有吉祥梵志在侧刈草，即往至彼，问：'汝是何人？为名何等？为有姓耶？'梵志报曰：'我名吉祥，其姓弗星。'我尔时语彼人曰：'善哉！善哉！如是姓字，世之希有；姓名不虚，必成其号，当使现世吉无不利，生、老、病、死，永使除尽。汝姓弗星，与我共同。吾今欲有所求，见惠少草。'吉祥问曰：'瞿昙，今日用斯

草为？’尔时，我报吉祥曰：‘吾欲敷树王下求于四法。云何为四？所谓贤圣戒律、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贤圣解脱。’

“比丘当知：尔时，吉祥躬自执草诣树王所。吾即坐其上，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尔时，贪欲意解，除诸恶法，有觉、有观，游志初禅；有觉、有观除尽，游志二、三禅；护念清净，忧喜除尽，游志四禅。我尔时以清净之心，除诸结使，得无所畏，自识宿命无数来变。我便自忆无数世事，或一生、二生、三、四、五生、十生、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生、千生、百千万生，成劫、败劫、无数成劫、无数败劫、无数成败之劫，我曾死此生彼，从彼命终而来生此，原其本末因缘所从，忆如此无数世事。

“我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观众生类生者、终者，善趣、恶趣、善色、恶色，若好、若丑，随其行本，皆悉知之。或有众生身修恶行，口修恶行，意修恶行，诽谤贤圣，造邪业本，与邪见相应，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或有众生之类，身、口、意行善，不诽谤贤圣，与正见相应，身坏命终，生于人间，是谓此众生身、口、意行无有邪业。我以三昧之心清净无瑕秽，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即成无上正真之道。

“若使比丘，或有沙门、婆罗门明了诸趣，然此趣原本吾昔未始不行，除一净居天上不来此世；或复沙门、婆罗门当可所生之处，然我不生者，则非其宜，已生净居天，不复来此世间。卿等以得贤圣戒律，我亦得之；贤圣三昧，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贤圣智慧，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贤圣解脱，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贤圣解脱知见，卿等亦得，我亦得之；以断胞胎之根，生死永尽，更不复受胞胎。

“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就四法。所以然者？若比丘得此四法者，成道不难，如我今日成无上正真之道，皆由四法而得成果。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久远，三十三天释提桓因及将诸玉女，诣难檀槃那园游。

“是时，有一天人便说此偈：

“‘不见难檀园，则不知有乐，
　　诸天之所居，无有过是者。’

“是时，更有天语彼天言：‘汝今无智，不能分别正理：忧苦之物，反言是乐；无牢之物，而言是牢；无常之物，反言是常；不坚要之物，复言坚要。所以然者？汝竟不闻如来说偈乎？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

不生必不死，此灭最为乐。’

“‘彼有此义，又有此偈，云何方言此处最为乐耶？

“‘汝今当知：如来亦说有四流法，若一切众生没在此流者，终不得道。云何为四？所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

“‘云何名为欲流？所谓五欲是也。云何为五？所谓若眼见色起眼识想，若耳闻声起识想，若鼻嗅香起识想，若舌知味起识想，若身知细滑起识想；是谓名为欲流。

“‘云何名为有流？所谓有者，三有是也。云何为三？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是谓名为有流也。

“‘云何名为见流？所谓见流者；世有常、无常；世有边见、无边见；彼身彼命、非身非命；有如来死无如来死，若有如来死若无如来死，亦非有如来死，亦非无如来死，是谓名为见流。

“‘彼云何无明流？所谓无明者，无知、无信、无见，心意贪欲，恒有希望，及其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调戏盖、疑盖。若复不知苦、不知集、不知尽、不知道，是谓名为无明流。天子当知：如来说此四流，若有人没在此者，亦不能得道。’

“是时，彼天闻此语已，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从三十三天没，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彼天而白我言：‘善哉！世尊，快说此语！如来乃说四流。若凡夫之人不闻此四流者，则不获四乐。云何为四？所谓休息乐、正觉乐、沙门乐、涅槃乐。若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不获此四乐。’作是语已，我复告曰：‘如是，天子，如汝所言，若不觉此四流，则不觉此四乐。’

“我时与彼天人渐渐共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出要为乐。尔时，天人以发欢喜之心；是时，我便广演说四流之法，及说四乐。尔时，彼天专心一意，思惟此法已，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我今亦说此四法、四乐，便得四谛之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无常想，当广布无常想。已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断欲界爱、色爱、无色爱，尽断无明，尽断骄慢。犹如燎烧草木，皆悉除尽；此亦如是，若修无常想，尽除断一切诸结。所以然者？往昔久远有一天子，将五百玉女前后导从，出游难檀槃那园中戏庐，转诣迦尼树下五欲自娱乐。时，彼天子登树游戏，心意错乱，并复采华，即便堕树而命终，生此舍卫城中大长者家。是时，五百玉女椎胸唤呼，不能自胜。

“我尔时，以天眼观见天子，而命终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经

八、九月，便生男儿，端正无双，如桃华色。是时，长者子渐渐长大，父母便求妇处。取妇未久便复命终，生大海中，作龙蛇形。是时，彼长者居门大小，追慕号哭，痛毒伤心。是时，彼龙复为金翅鸟所食，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是时，诸龙女追慕情切，实不可言！”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彼天采华时，心意乱不宁，
犹水飘村落，悉没不得济。
是时玉女众，围绕而啼哭，
颜貌极端正，爱华而命终。
人中亦啼哭，失我穷肠子，
寻腹取命终，无常之所坏。
龙女随后追，诸龙皆共集，
七头极勇猛，金翅之所害。
诸天亦愁忧，人中亦复尔，
龙女亦愁忧，地狱受苦痛。
四谛之妙法，如实而不知，
有生亦有死，不脱长流海。
是故当起想，修诸清净法，
必当离苦恼，更不受有患。

“是故，诸比丘，常当修行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便断色爱、无色爱，亦断骄慢无明，永尽无余。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目连弟子、阿难弟子二人共谈：“我等二人同声经呗，谁者为胜？”

是时，众多比丘闻此二人各各共论，闻已，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言：“今有二人共论：‘我等二人共诵经呗，何者为妙？’”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呼此二比丘使来。”

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比丘从佛受教，即往至彼二人所，语彼二人曰：“世尊唤卿！”

是时，二人闻比丘语已，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

尔时，世尊告二人曰：“汝等愚人实有此语：‘我等共诵经呗，何者为妙？’”

二人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汝等颇闻我说此法共竞诤乎？如此之法，何异梵志？”

诸比丘对曰：“不闻如来而说此法。”

世尊告曰：“我由来不与诸比丘而说此法，当诤胜负耶？然我今日所说法，欲有降伏，有所教化。若有比丘受法之时，当念思惟四缘之法，意与契经、阿毗昙、律共相应不？设共相应者，当念奉行！”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多诵无益事，此法非为妙，
犹算牛头数，非此沙门要。
若少多诵习，于法而行法，
此法极为上，可谓沙门法。
虽诵千章，不义何益？
不如一句，闻可得道。
虽诵千言，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闻可得道。
千千为敌，一夫胜之，
未若自胜，已忍者上。

“是故，诸比丘，自今以后，未复诤讼，有胜负心。所以然者？念当降伏一切人民。若复比丘有胜负心，共诤讼心而共竞者，即以法、律治彼。比丘，以是之故，当自修行！”

是故，二比丘闻佛此语已，即从座起，礼世尊足，而求悔过：“自今已后，更不复为，惟愿世尊受其悔过！”

世尊告曰：“大法之中快得改过，自知有诤竞之心，听汝悔过。诸比丘，更莫复尔。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上、坐、行迹，无常、园观池，
无漏、无息禅，四乐、无诤讼。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善聚品第三十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善聚，汝等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善聚？所谓五根是也。云何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谓，比丘，有此五根。若有比丘修行五根者，便成须陀洹，得不退转法，必成至道；转进其行成斯陀含，而来此世，尽其苦际；转进其道，成阿那含，不复来此世，即

复取般涅槃；转进其行，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自身作证而自游戏：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

“言善聚者，即五根是也。所以然者？此最大聚，众聚中妙。若不行此法者，则不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及如来、至真、等正觉也。若得此五根者，便有四果、三乘之道。言善聚者，此五根为上。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行此五根。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不善之聚，汝等当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不善聚？所谓五盖。云何为五？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调戏盖、疑盖，是谓名为五盖。欲知不善聚者，此名为五盖。所以然者？比丘当知：若有此五盖，便有畜生、饿鬼、地狱之分，诸不善法皆由此起。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灭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调戏盖、疑盖。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承事礼佛有五事功德。云何为五？一者、端正，二者、好声，三者、多财饶宝，四者、生长者家，五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所以然者？如来无与等也！如来有信、有戒、有闻、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

“复以何因缘礼佛而得端正？以见佛形像已，发欢喜心，以此因缘而得端正。复以何因缘得好音声？以见如来形像已，三自称号：南无如来、至真、等正觉，以此因缘得好音声。复以何因缘多财饶宝？缘彼见如来而作大施，散华、燃灯，及余所施之物，以此因缘获大财宝。复以何因缘生长者家？若见如来形已，心无染著，右膝著地，长跪叉手，至心礼佛，以此因缘生长者家。复以何因缘，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诸佛世尊常法：诸有众生，以五事因缘礼如来者，便生善处天上。是谓，比丘，有此五因缘礼佛功德。是故，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礼佛者，当求方便，成此五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屋舍有两门相对，有人在中住，复

有人在上住，观其下出入行来皆悉知见；我亦如是，以天眼观众生之类，生者、终者，善趣、恶趣，善色、恶色，若好、若丑，随行所种，皆悉知之。

“若复有众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诽谤贤圣，行等见法，与等见相应，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谓名众生行善。若复有众生，行此善法，不造恶行，身坏命终，来生人中。若复有众生，身、口、意行恶，造不善行，命终之后，生饿鬼中。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恶，诽谤贤圣与邪见相应，命终之后，生畜生中。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恶，造不善行，诽谤贤圣，命终之后，生地狱中。

“是时，狱卒将此罪人示阎罗王，并作是说：‘大王当知：此人前世身意行恶，作诸恶行已，生此地狱中。大王，当观此人以何罪治？’是时，阎罗王渐与彼人私问其罪，告彼人曰：‘云何，男子，汝本前世为人身时，不见人有生者得作人身，处胎之时极为困厄，痛实难处，及其长大，将养乳哺，沐浴身体耶？’是时，罪人报曰：‘实见，大王，’阎罗王曰：‘云何，男子，汝自不知生法之要行耶？身、口、意法修诸善趣。’罪人报曰：‘如是，大王，如大王教，但为愚惑，不别善行。’阎罗王曰：‘如卿所说，其事不异，亦复知卿不作身、口、意行，但为今日，当究汝放逸罪行。非父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之所为也，本自作罪，今自受报。’

“是时，阎罗王先问其罪，约敕治之。次复第二天使问彼人曰：‘汝本为人时，不见老人形体极劣，行步苦竭，衣裳垢坌，进止战掉，气息呻吟，无复少壮之心？’是时，罪人报曰：‘如是，大王，我已见之。’阎罗王报曰：‘汝当自知：我今亦有此形老之法，为老所厌，当修其善行。’罪人报曰：‘如是，大王，尔时实不信之。’阎罗王报曰：‘我实知之，汝不作身、口、意行，今当治汝罪，使后不犯。汝所作恶，非父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人民所造，汝今自造其罪，当自受报。’

“是时，阎罗王以此第二天使约敕已，复以第三天使告彼人曰：‘汝前身作人时，不见有病人乎？卧在屎尿之上，不能自起居。’罪人报曰：‘如是，大王，我实见之。’阎罗王曰：‘云何，男子，汝不自知：我亦当有此病，不免此患？’罪人报曰：‘实尔，大王，我实不见之。’阎罗王曰：‘我亦知之，愚惑不解，我今当处汝罪，使后不犯此之罪行。非父、非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之所造作。’

“是时，阎罗王以此教敕已，复以第四天使告彼人曰：‘云何，男子，身如枯木，风去火歇而无情想，五亲围绕而号哭？’罪人报曰：‘如是，大王，我已见之。’阎罗王曰：‘汝何故不作是念：我亦当不免此死。’罪人报曰：‘实尔，大王，我实不觉。’阎罗王曰：‘我亦信汝不觉此法，今当治汝，使后不犯。此不善之罪，非父、非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人民所造，汝本自作，今自受罪。’

“是时，阎罗王复以第五天使告彼人曰：‘汝本为人时，不见有贼穿墙破舍，取他财宝，或以火烧，或道路隐藏。设当为国王所擒得者，或截手足，或取杀之，或闭著牢狱，或反缚诣市，或使负沙石，或取倒悬，或攒箭射，或以融铜而灌其身，或以火炙，或剥其皮还使食之，或开其腹以草播之，或以汤中煮之，或以刀斫轮轹其头，或以象脚蹈杀，或著标头乃至于死？’罪人报曰：‘我实见之。’阎罗王曰：‘汝何故私盗他物？情知有事，何为犯之？’“如是，大王，我实愚惑。’阎罗王曰：‘我亦信汝所言，今当治汝罪，使后不犯。此之罪者，非父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人民所为，自作其罪，还自受报。’

“是时，阎罗王以问罪已，便敕狱卒：‘速将此人往著狱中！’是时，狱卒受王教令，将此罪人往著狱中。地狱左侧极为火燃，铁城、铁廓，地亦铁作；有四城门极为臭处，如似屎尿所见染污；刀山、剑树围绕四面，复以铁疏笼而覆其上。”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四壁四城门，广长实为牢，
铁笼之所覆，求出无有期。
彼时铁地上，火燃极为炽，
壁方百由旬，洞燃一种色。
中央有四柱，睹之实恐畏，
及其剑树上，铁嘴乌所止。
臭处实难居，睹之衣毛竖，
种种之畏器，鬲子有十六。

“比丘当知：是时，狱卒以若干苦痛打此人，若彼罪人举脚著狱中时，血肉斯尽，唯有骨在。是时，狱卒将此罪人，复以利斧斫其形体，苦痛难计，求死不得。要当罪灭之后，尔乃得脱；彼于人间所作罪业，要使除尽，后乃得出。

“是时，彼狱卒将此罪人，缘刀剑树，或上或下。是时，罪人以在树上，便为此铁嘴乌所食，或啄其头，取脑食之；或取手脚，打骨取髓。然罪未毕，若罪毕者，然后乃出。

“是时，狱卒取彼罪人使抱热铜柱坐。前世时，喜淫泆故，故致此罪；为罪所追，终不得脱。是时，狱卒从脚跟拔筋，乃至项中而前挽之；或使车载，或进、或退不得自在，其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是时，狱卒取彼罪人，著火山上，驱使上下。是时，极为烂尽，然后乃出。是时，罪人由此因缘求死不得。要当使罪除尽，然后乃出。

“是时，狱卒复取罪人，拔其舌掷著背后，于中受苦不可称计，求死不得。是时，狱卒复取罪人著刀山上，或断其脚，或断其头，或

断其手。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是时，狱卒复以热大铁叶覆罪人身，如生时著衣，当时苦痛毒为难处，皆由贪欲之故，故致斯罪。是时，狱卒复使罪人，五种作役，驱令偃卧，取其铁钉钉其手足，复以一钉而钉其心，于中受斯苦痛，实不可言。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是时，狱卒复取罪人，颠倒其身，举著镬中。时，身至下皆悉烂尽，若还至上亦复烂尽，若至四边亦复烂尽，酸楚毒痛不可称计。现亦烂，不现亦烂，犹如大釜而煮小豆，或上或下，今此罪人亦复如是，现亦烂，不现亦烂，于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受罪毕，然后乃出。

“比丘当知：或复有时彼地狱中，经历数年，东门乃开。是时，罪人复往趣门，门自然闭。是时，彼人皆悉倒地，于中受苦不可具称。或时，各各自称怨责：‘我由汝等，不得出门。’”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者常喜悦，亦如光音天；
智者常怀忧，如似狱中囚。

“是时，大地狱中经历百千万岁，北门复开。是时，罪人复向北门，门便复闭。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是时，彼罪人复经数百万岁，乃复得出，人中所作罪，要当使毕。是时，狱卒复取罪人，以铁斧斫罪人身，经尔许之罪，使令更之。要当使罪苦毕尽，然后乃出。

“比丘当知：或复有时彼东门复更一开。是时，彼众生复诣东门，门复自闭而不得出；设复得出，外复有大山，而往趣之，彼入山中，为两山所压，犹如压麻油，于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苦尽，然后乃出。

“尔时，彼罪人转得前进，复值热灰地狱，纵广数千万由旬，于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毕其罪原，然后乃出。

“转复前进，次有刀刺地狱。是时，罪人复入此刀刺地狱中，便有大风起，坏此罪人身体筋骨，于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罪灭，然后乃出。

“次复有大热灰地狱。是时，罪人复入此大热灰地狱中，形体融烂，受苦无量。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是时，罪人虽得出此热灰地狱，复值刀剑地狱，纵广数千万里。是时，罪人入此刀剑地狱中，于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次复，有沸屎地狱，中有细虫，入骨彻髓，食此罪人。虽得出此地狱，前值狱卒。是时，狱卒问罪人曰：‘卿等欲何所至？为从何来？’罪人报曰：‘我等不知所从来处，亦复不知当何所至，但我等今日极为饥困，意欲须食。’狱卒报曰：‘我等当相供给。’是时，狱卒取

罪人仰卧，取大热铁丸，使罪人吞之，然罪人受苦不可称计。是时，热铁丸从口下过，肠胃烂尽，受苦难量。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

“然彼罪人不堪受此苦痛，还复入热屎地狱、刀剑地狱、大热灰地狱，还来经尔许地狱。是时，彼众生不堪受苦，还回头至热屎地狱中。是时，狱卒语彼众生曰：‘卿等欲何所至？为从何来？’罪人报曰：‘我等不能自知为从何所来，今复不知当何所至。’狱卒问曰：‘今须何物？’罪人报曰：‘我等极渴，欲须水饮。’是时，狱卒取罪人仰卧，融铜灌口，使令下过，于中受罪不可具计。要当使罪灭，然后乃出。是时，彼人不堪受此苦，还入沸屎地狱、剑树地狱、热灰地狱，还入大地狱中。

“比丘当知：尔时，罪人苦痛，难可称计。设彼罪人眼见色者，心不爱乐；设复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更细滑、意知法，皆起瞋恚。所以然者？由本不作善行之报，恒作恶业，故致斯罪。

“是时，阎罗王敕彼罪人曰：‘卿等不得善利，昔在人中受人中福，身、口、意行不与相应，亦不惠施、仁爱、利人、等利，以是之故，今受此苦。此之恶行，非父母为，亦非国王、大臣之所为也。诸有众生身、口、意清净，无有沾污，如似光音天；诸有众生作诸恶行，如似地狱中。卿等身、口、意不净，故致斯罪。’

“比丘当知：阎罗王便作是说：‘我当何日脱此苦难，于人中生？已得人身，便得出家，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阎罗王尚作是念，何况汝等今得人身，得作沙门！是故，诸比丘，常当念行身、口、意行，无令有缺；当灭五结，修行五根。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东苑鹿母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世尊七月十五日于露野地敷座，诸比丘僧前后围绕。佛告阿难曰：“汝今于露地速击揵椎，所以然者？今七月十五日是受岁之日。”

是时，尊者阿难右膝著地，长跪叉手，便说此偈：

“净眼无与等，无事而不练，
智慧无染著，何等名受岁？”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阿难曰：

“受岁三业净，身口意所作，
两两比丘对，自陈所作短。
还自称名字，今日众受岁，
我亦净意受，惟愿原其过！”

尔时，阿难复以偈问其义曰：

“过去恒沙佛，辟支及声闻，
尽是诸佛法，独是释迦文？”

尔时，佛复以偈报阿难曰：

“恒沙过去佛，弟子清净心，
皆是诸佛法，非今释迦文。
辟支无此法，无岁无弟子，
独逝无伴侣，不与他说法。
当来佛世尊，恒沙不可计，
彼亦受此岁，如今瞿昙法。”

是时，尊者阿难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升讲堂，手执揵椎，并作是说：“我今击此如来信鼓，诸有如来弟子众者，尽当普集。”

尔时，复说此偈：

“降伏魔力怨，除结无有余，
露地击揵椎，比丘闻当集。
诸欲闻法人，度流生死海，
闻此妙响音，尽当云集此。”

尔时，尊者阿难已击揵椎，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言：“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何所敕使！”

是时，世尊告阿难曰：“汝随次坐，如来自当知时。”是时，世尊坐于草座，告诸比丘：“汝等尽当坐于草座。”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时，诸比丘各坐草座。

是时，世尊默然观诸比丘已，便敕诸比丘：“我今欲受岁，我无过咎于众人乎？又不犯身、口、意？”如来说此语已，诸比丘默然不对。是时，复再三告诸比丘：“我今欲受岁，然我无过于众人乎？”

是时，尊者舍利弗即从座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言：“诸比丘众观察如来，无身、口、意过。所以然者？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脱者脱，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无救者为作救护，盲者作眼目，为病者作大医王，三界独尊，无能及者，最尊、最上。未起道意者使发道意，众人未寤尊令寤之，未闻法者使令闻之，为迷者作径路，恒以正法；以此事缘，如来无咎于众人，亦无身、口、意过。”

是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向如来自陈，然无咎于如来及比丘僧乎？”

世尊告曰：“汝今，舍利弗，都无身、口、意所作非行。所以然

者？汝今智慧无能及者，种种智慧、无量智慧、无边之智、无与等智、疾智、捷智、甚深之智、平等之智，少欲知足，乐静之处，多诸方便，念不错乱，总持三昧，根原具足：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勇悍能忍，所说无恶，不为非法，心性庠序，不行卒暴。犹如转轮圣王最大太子，当绍王位，转于法轮；舍利弗亦如是，转于无上法轮，诸天、世人及龙、鬼、魔若魔天本所不转。汝今所说，常如法义，未曾违理。”

是时，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尽当受岁，此五百人尽无咎于如来乎？

世尊告曰：“亦不责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所以然者？此舍利弗大众之中极为清净，无有瑕秽。今此众中最小下坐，得须陀洹道，必当上及不退转法；以是之故，我不怨责此众。”

尔时，多耆奢在此众中，即从座起，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欲有所论。”

世尊告曰：“欲有所说，今正是时。”

多耆奢即于佛前叹佛及比丘僧，而说此偈：

“十五清净日，五百比丘集，
诸结缚悉解，无爱更不生。
转轮大圣王，群臣所围绕，
普遍诸世界，天上及世间。
大将人中尊，为人作导师，
弟子乐徒从，三达六通彻。
皆是真佛子，无有尘垢者，
能断欲爱刺，今日自归命。”

尔时，世尊可多耆奢所说。是时，多耆奢作是念：“如来今日可我所说。”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礼佛却退，还就本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造偈弟子，所谓多耆奢比丘是。所说无疑难，亦是多耆奢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瑞应。云何为五？一者、华冠自萎，二者、衣裳垢坌，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乐本位，五者、玉女违叛。尔时，彼天子愁忧苦恼，捶胸叹息。

时，释提桓因闻此天子愁忧苦恼，捶胸叹息，便敕一天子：“此何等音声，乃彻此闻？”

彼天子报言：“天子当知：今有一天子，命将欲终，有五死瑞

应：一者、华冠自萎，二者、衣裳垢坌，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乐本位，五者、玉女违叛。”

尔时，释提桓因往至彼欲终天子所，语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忧苦恼，乃至于斯？”

天子报言：“尊者因提，那得不愁忧苦恼？命将欲终，有五死怪：华冠自萎，衣裳垢腻，腋下流汗，不乐本处，玉女违叛。今此七宝宫殿悉当忘失，及五百玉女亦当星散，我所食甘露者今无气味。”

是时，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汝岂不闻如来说偈乎？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

“汝今何故愁忧乃至于斯！一切行无常之物，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

天子报言：“云何，天帝，我那得不愁忧？我今天身清净无瑕秽，光喻日月，靡所不照；舍此身已，当生罗阅城中猪腹中生，生恒食屎，死时为刀所割。”

是时，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汝今可自归佛、法、众，若当尔时，便不堕三恶趣。”

是时，天子报言：“岂当以归三尊，不堕三恶趣乎？”

释提桓因曰：“如是，天子，其有自归三尊者，终不堕三恶趣也。如来亦说此偈：

“诸有自归佛，不堕三恶趣，
　尽漏处天人，便当至涅槃。”

尔时，彼天问释提桓因：“今如来竟为所在？”

释提桓因曰：“今如来在摩竭国罗阅城中，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天子报言：“我今无有此力，可得至彼觐省如来。”

释提桓因报言：“天子当知：右膝著地，长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说：‘惟愿世尊善观察之，今在垂穷之地，愿矜愍之！今自归三尊，如来无所著。’”

是时，彼天子随释提桓因言，即便长跪向下方，自称姓名，自归佛、法、众，尽其形寿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说此语已，不复处猪胎，乃当更生长者家。

是时，彼天见此缘已，即向释提桓因而说此偈：

“善缘非恶缘，为法非为财，
　导引以正道，此者尊所叹。
　蒙尊不堕恶，猪胎甚难因，

自察生长者，因彼当见佛。”

是时，天子随时寿长短，生罗阅城中大长者家。是时，长者妇自知有娠。十月欲满，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之希有。是时，释提桓因以知此儿向十岁，数数往告：“汝可忆本所作缘本，自言：‘我当因彼见佛。’今正是时，可见世尊。若不往者，后必有悔！”

是时，尊者舍利弗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渐渐往至彼长者家，在门外静然而住。

尔时，长者子见舍利弗著衣持钵，容貌殊特；见已，便彼至舍利弗前，而作是说：“汝今是谁？为谁弟子？为行何法？”

舍利弗言：“我师出释种，于中出家学道。师名如来、至真、等正觉，恒从彼受法。”

是时，小儿即向舍利弗，而说此偈：

“尊今静然立，持钵容貌整，
今欲求何等？与谁在此住？”

是时，舍利弗复以偈报曰：

“我今不求财，非食非服饰，
故来为汝故，善察听我语。
忆汝本所说，天上言誓时，
人中当见佛，故来相告耳！
诸佛出兴难，说法亦复然，
人身不可获，亦如优昙华。
汝今随我来，俱觐如来容，
必当为汝说，至要之善趣。”

是时，长者子闻舍利弗语已，即往至父母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是时，长者子白父母言：“惟愿听许，至世尊所，承事礼敬，问讯康强！”

父母报曰：“今正是时。”

长者子即集香华及好白氎，共尊者舍利弗，相随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

尔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此长者子居此罗阅城中，不识三尊。惟愿世尊善与说法，令得度脱！”

是时，长者子遥见世尊威容端正，诸根寂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亦如须弥山王，面如日月，视之无厌，前进礼足，在一面住。尔时，长者子即以香华散如来上，复以新白氎奉上如来，头面礼足，在一面住。

是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

不净，漏为是大患，出家为要。是时，世尊以知小儿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是时世尊尽与彼长者子说。

是时，长者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无复瑕秽。是时，长者子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听使出家，得作沙门。"

世尊告曰："夫为道者，不辞父母，不得作沙门。"

是时，长者子白世尊言："要当使父母听许。"

世尊告曰："今正是时。"

尔时，长者子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至所在，白父母言："惟愿听许，得作沙门。"

父母报言："我等今日唯有一子，然家中生业饶财多宝，行沙门法，甚为不易。"

长者子报言："如来出世，亿劫乃有，甚不可遇，时时乃出耳！亦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耳！如来亦复如是，亿劫乃出耳！"

是时，长者子父母各共叹息而作是言："今正是时，随汝所宜。"

是时，长者子头面礼足，便辞而去，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彼长者子白世尊言："父母见听，惟愿世尊听使作道！"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今度此长者子使作沙门。"

舍利弗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舍利弗从佛受教，度作沙弥，日日教诲。

是时，彼沙弥在闲静处而自克修，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剃除须发，修无上梵行者，欲得离苦。是时，沙弥即成阿罗汉，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我今已见佛闻法，都无有疑。"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见佛闻法而无狐疑？"

沙弥白佛言："色者无常，无常者即是苦，苦者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复无我，如是智者所觉知；痛、想、行、识无常，无常者是苦，苦者无我，无我者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此智者所觉知。此五盛阴无常、苦、空、无我、非有，多诸苦恼，不可疗治，恒在臭处，不可久保。悉观无有我，今日观察此法，便为见如来已。"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沙弥，即听汝为大沙门。"

尔时，彼沙弥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那罗陀在波罗梨国长者竹林中。

尔时，文荼王第一夫人而取命终，王甚爱敬念，未曾去怀。是时，有一人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当知：第一夫人今已命终。"

是时，王闻夫人无常，即怀愁忧，告来人曰："汝速舆夫人死尸，著麻油中，使我见之。"

是时，彼人受王教命，即往持夫人身，著麻油中。

尔时，王闻夫人逝丧，极怀愁恼，不食不饮，复不持法，不理王事。

是时，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恒与大王执剑，白大王曰：“大王当知：此国界中有沙门，名那罗陀，得阿罗汉，有大神足，博识多知，无事不练，辩才勇慧，语常含笑。愿王当往至彼，听其说法；若王闻法，无复愁忧苦恼。”

王报之曰：“善哉！善哉！善说此语。汝今，善念，先往语彼沙门。所以然者？夫转轮圣王欲有所至，先当遣人，不先遣信而至者，此事不然。”

时，善念报曰：“如大王教！”即受王教，往至长者竹园中，至那罗陀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善念白尊者那罗陀言：“尊当知之：大王夫人今已命终，缘此苦恼，不食不饮，亦复不治王法、国事。今欲来觐省尊颜，惟愿善与说法，使王无复愁苦！”

那罗陀报言：“欲来者，今正是时。”

是时，善念已闻教令，即头面礼足，便退而去，往至王所，而白王言：“已语沙门，王宜知之。”

是时，即敕善念：“汝速严驾宝羽之车，吾今欲往与沙门相见。”

是时，善念即严驾宝羽之车，前白王言：“严驾已办，王知是时。”

是时，王乘宝羽之车，出城诣那罗陀所，步入长者竹园中。夫人王法，除五威容，舍著一面，至那罗陀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那罗陀告王曰：“大王当知：梦幻之法起于愁忧，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忧，亦复不可以华法之想起于愁忧。所以然者？今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来之所说也。云何为五？夫物应尽，欲使不尽者，此不可得；夫物应灭，欲使不灭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复次，病法，欲使不病者，此不可得；复次，死法，欲使不死者，此不可得。是谓，大王，此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来之所说。”

尔时，那罗陀便说此偈：

“不以愁忧恼，而获其福佑，
设有怀愁忧，外境得其便。
若使有智者，终不思惟是，
外敌便有愁，而不得其便。
威仪礼节具，好施无吝心，
当求此方便，使获其大利。
设使不可得，我及彼众人，
无愁便无患，行报知如何！

“又大王当知：应失之物便失之，已失便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我所爱者今日已失’。是谓失物便失之，于中起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是谓，大王，第一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

“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失物便失之，是时彼人不起愁、忧、苦、恼，当作是学：‘我今所失非独一己，余人亦有此法。设我于中起愁忧者，此非其宜。或能使亲族起愁忧，怨家欢喜，食不消化，即当成病，身体烦热，由此缘本，便致命终。’尔时，便能除去忧畏之刺，便脱生、老、病、死，无复灾患苦恼之法。

“复次，大王，应灭之物便灭之，已灭便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我所爱者今日已灭’。是谓灭物便灭之，于中起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是谓，大王，第二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

“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灭物便灭之，是时彼人不起愁、忧、苦、恼，当作是学：‘我今所灭非独一己，余人亦有此法。设我于中起愁忧者，此非其宜。或能使亲族起忧，怨家欢喜，食不消化，即当成病，身体烦热，由此缘本，便致命终。’尔时，便能除去忧畏之刺，便脱生、老、病、死，无复灾患苦恼之法。

“复次，大王，应老之物便老，已老便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我所爱者今日已老’。是谓老物便老，于中起忧、愁、苦、恼，痛不可言。是谓，大王，第三愁忧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

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老物便老，是时彼人不起愁、忧、苦、恼，当作是学：‘我今所老非独一己，余人亦有此法。设我于中起愁忧者，此非其宜。或能使亲族起忧，怨家欢喜，食不消化，即当成病，身体烦热，由此缘本，便致命终。’尔时，便能除去忧畏之刺，脱生、老、病、死，无复灾患苦恼之法。

“次复，大王，应病之物便病，已病便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我所爱者今日以病’。是谓病物便病，于中起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是谓，大王，第四愁忧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

“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病物便病，是谓彼人不起愁、忧、苦、恼，当作是学：‘我今所病非独一己，余人亦有此法。设我于中起愁忧者，此非其宜。或能使亲族起忧，怨家欢喜，食不消化，即当成病，身体烦热，由此缘本，便致命终。’尔时，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脱生、老、病、死，无复灾患苦恼之法。

“复次，大王，应死之物便死，已死是谓死物，于中起愁、忧、苦、恼，痛不可言。是谓，大王，第五愁忧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

“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死者便死，是时彼人不起忧、愁、苦恼，

当作是学：‘我今死者非独一己，余人亦有此法。我设于中起愁忧者，此非其宜。或能使亲族起忧，怨家欢喜，食不消化，即当成病，身体烦热，由此缘本，便致命终。’尔时，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脱生、老、病、死，无复灾患苦恼之法。”

是时，大王白尊者那罗陀曰：“此名何法？当云何奉行？”

那罗陀言：“此经名曰除忧之患，当念奉行！”

时，王报言：“实如所说，除去愁忧。所以然者？我闻此法已，所有愁苦今日永除。若尊者有所教敕者，数至宫中，当相供给，使国土人民长受福无穷。惟愿尊者广演此法，永存于世，使四部之众长夜安隐。我今自归尊者那罗陀。”

那罗陀曰：“大王，莫自归我，当自归于佛。”

时，王问曰：“今佛在何处？”

那罗陀曰：“大王当知：迦毗罗卫大国，转轮圣王种出于释姓，彼王有子，名曰悉达，出家学道，今自致成佛，号释迦文，当自归彼。”

大王复问：“今在何方？去此几所？”

那罗陀曰：“如来已取涅槃。”

大王曰：“如来取灭度何其速疾？若当在世者，经数千万由旬，当往觐省。”

是时，即从座起，长跪叉手，而作是说：“我自归如来、法及比丘僧，尽形寿听为优婆塞，不复杀生。国事猥多，今欲还宫。”

那罗陀曰：“今正是时。”是时，王从座起，礼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文荼王闻那罗陀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疾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时差，恒在床褥。云何为五？于是，病人不择饮食，不随时而食，不亲近医药，多忧喜瞋，不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谓，比丘，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不得时差。

“若复病人成就五法，便得时差。云何为五？于是，病人选择而食，随时而食，亲近医药，不怀愁忧，咸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谓，比丘，病人成就此五法，便得时差。

“如是，比丘，前五法者当念舍离，后五法者当共奉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时差，恒在床褥。云何为五？于是，瞻病之人不别良药；懈怠无勇猛心；常喜瞋恚，亦好睡眠；但贪食故瞻视病人，不以法供养故；亦不与病人语谈

往返。是谓，比丘，若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不得时差。

“若复，比丘，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便得时差，不著床褥。云何为五？于是，瞻病之人分别良医；亦不懈怠，先起后卧；恒喜言谈，少于睡眠；以法供养，不贪饮食；堪任与病人说法。是谓，比丘，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便得时差。

“是故，比丘，若瞻病人时，当舍前五法，就后五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佛告师子：“云何，师子，家中恒布施乎？”

师子白佛言：“常于四城门外及都市，随时布施，不令有缺，须食给食，衣裳、香华、车马、坐具，随彼所须，皆令给与。”

佛告师子：“善哉！善哉！乃能惠施，不怀吝想。施主檀越随时惠施，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于是，檀越施主名闻四远，众人叹誉：‘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恒喜接纳沙门、婆罗门，随所给与，不令有乏。’是谓，师子，檀越施主获此第一之德。

“复次，师子，檀越施主若至沙门、刹利、婆罗门、长者众中，不怀惭愧，亦无所畏，犹如师子兽王，在群鹿中亦无畏难。是谓，师子，檀越施主获此第二之德。

“复次，师子，檀越施主众人敬仰，见者欢悦，如子见父，瞻视无厌。是谓，师子，檀越施主获此第三之德。

“复次，师子，檀越施主命终之后，当生二处，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在天为天所敬，在人为人尊贵。是谓，师子，檀越施主获此第四之德。

“复次，师子，檀越施主智慧远出众人上，现身尽漏，不经后世。是谓，师子，檀越施主获此第五之德。夫人惠施有五德，恒随己身。”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心常喜惠施，功德具足成，
　在众无疑难，亦复无所畏。
　智者当惠施，初无变悔心，
　在三十三天，玉女而围绕。

“所以尔者？师子当知：檀越施主生二善处，现身尽漏，至无为处。”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施为后世粮，要至究竟处，

善神常将护，亦复致欢喜。

“所以然者？师子当知：布施之时，恒怀欢悦，身意牢固，诸善功德皆悉具足，得三昧意，亦不错乱，如实而知之。云何如实而知？苦谛如实而知，苦集、苦尽、苦出要如实而知。是故，师子，当求方便，随时惠施，若欲得声闻道．辟支佛道，皆悉如意。如是，师子，当作是学！”

尔时，师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为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辩，是谓为五。复次，檀越施主施命之时，欲得长寿；施色之时，欲得端正；施安之时，欲得无病；施力之时，欲令无能胜；施辩之时，欲得无上正真之辩。比丘当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有此五功德。”

尔时，世尊便此偈：

“施命、色及安，力、辩为第五，

五功德已备，后受无穷福。

智者常念施，除去贪欲心，

今身有名誉，生天亦复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五功德者，当行此五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时之施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施远来人，二者、施远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俭时施，五者、若初得新果瓜、若谷食，先施与持戒精进人，然后自食。是谓，比丘，应时之施，有此五事。”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智者应时施，信心不断绝，

于此快受乐，生天众德备。

随时念惠施，受福如响应，

永已无短乏，所生常富贵。

施为众行具，得至无上位，

亿施不起想，欢喜遂增益。

心中生此念，乱意永无余，

觉知身安乐，心便得解脱。
是故有智人，不问男与女，
当行此五施，无失方便宜。

“是故，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五事者，当念随时施。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善、不善、礼佛，天使、岁、五瑞，
文荼、亲、瞻病，五施、随时施。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五王品第三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五大国王波斯匿为首，集在园观之中，各作此论：云何为五王？所谓波斯匿王、毗沙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

尔时，五王集在一处，各作此论：“诸贤当知：如来说此五欲。云何为五？若眼见色甚爱敬念，世人所希望；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如来说此五欲，此五欲中何者最妙？为眼见色妙耶？为耳闻声妙耶？为鼻嗅香妙耶？为舌知味妙耶？为身知细滑妙耶？此五事何者为最妙？”

其中或有国王而作是说：“色最为妙。”或有作是论：“声最为妙。”或有作是论：“香最为胜。”或有作是论：“味最为妙。”或有作是论：“细滑为最胜。”

是时，言色妙者，优陀延王之所说也。言声妙者，优填王之所论也。言香妙者，恶生王之所论也。言味妙者，波斯匿王之所论也。言细滑妙者，毗沙王之所论也。是时，五王各相谓言：“我等共论此五欲，然复不知何者为妙？”

是时，波斯匿王语四王曰：“今如来近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我等尽共至世尊所，问斯义。若世尊有所教敕，当共奉行。”

是时，诸王闻波斯匿王语已，便共相将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波斯匿王以所共论五欲者，具白如来。

尔时，世尊告诸五王曰：“诸王所论各随时宜，所以然者？夫人性行染著色者，睹无厌足，此人于色最妙、最上，无复过者。尔时，彼人不著声、香、味、细滑之法，五欲之中色为最妙。

“若复有人性行著声，彼闻声已，极怀欢喜而无厌足，此人于声最妙、最上，五欲之中声最为妙。

“若复有人性行著香，彼闻香已，极怀欢喜而无厌足，此人于香

最妙、最上，五欲之中香最为妙。

“若复有人性行著味，彼知味已，极怀欢喜而无厌足，此人于味最妙、最上，五欲之中味最为妙。

“若复有人性行著细滑，彼得细滑已，极怀欢喜而无厌足，此人于细滑最上、最妙，五欲之中细滑最为妙。

“若复彼人心以著色，尔时彼人不著声、香、味、细滑之法；若复彼人性行著声，尔时彼人不著色、香、味、细滑之法；若复彼人性行著香，尔时彼人不著色、声、味、细滑之法；若复彼人性行著味，尔时彼人不著色、声、香、细滑之法；若复彼人性行著细滑，尔时彼人不著色、声、香、味之法。”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欲意炽盛时，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所愿无有疑；
彼以得此欲，贪欲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缘之最为妙。
若复听声时，所欲必可克，
闻已倍欢喜，所愿无有疑；
彼以得此声，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从之最为妙。
若复嗅香时，所欲必可克，
嗅已倍欢喜，所欲无有疑；
彼以得此香，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从之最为妙。
若复得味时，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所欲无有疑；
彼以得此味，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从之最为妙。
若得细滑时，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所欲无疑难；
彼以得细滑，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从之最为妙。

“是故，大王，若言色妙者，当平等论之。所以然者？于色有气味，若色无味者，众生终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色为最妙。然色有过失，若当色无过失，众生则无厌患；以其有过失故，众生厌患之。然色有出要，若当色无出要者，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色为最妙。

“然复，大王，若言声妙者，当平等论之。所以然者？于声有气味故，若声无味者，众生终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声为最

妙。然声有过失，若当声无过失，众生则无厌患；以其有过失故，众生厌患之。然声有出要，若当声无出要者，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声为最妙。

“大王当知：若言香妙者，当平等论之。所以然者？于香有气味故，若香无气味者，众生之类终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香为最妙。然香有过失，若香无过失者，众生则不厌患；以其有过失故，众生厌患之。然香有出要，若当香无出要者，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香为最妙。

“然复，大王，若言味妙者，当平等论之。所以然者？于味有气味故，若味无气味者，众生之类终不染著；以其有气味故，五欲之中味为最妙。然味有过失，若当味无过失者，众生则不厌患；以其有过失故，众生厌患之。然味有出要，若当味无出要者，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味为最妙。

“然复，大王当知：若言细滑妙者，当平等论之。所以然者？于细滑有气味，若细滑无气味者，众生终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然细滑有过失，若细滑无过失者，众生之类则不厌患之；以其有过失故，众生厌患之。然细滑有出要，若当细滑无出要者，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

“是故，大王，所乐之处，心即染著。如是，大王，当作是知！”

尔时，五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城中有月光长者，饶财多宝，象马七珍皆悉备具，金、银、珍宝不可称计。然月光长者无有儿息。尔时，长者以无儿故，求祷天神，请求日、月、天神、地神、鬼子母、四天王、二十八大神鬼王、释及梵天、山神、树神、五道之神、树木、药草，靡处不周，皆悉归命，见赐一男儿。

尔时，月光长者妇经数日中便自怀妊，即语长者：“我自觉有娠。”长者闻已，欢喜跃踊，不能自胜，即与夫人敷好床座，食好甘食，著好衣裳。

是时，夫人经八、九月，便生男儿，颜色端正，世之希有，如桃华色。是时，此儿两手执无价摩尼珠，即时，便说此偈：

“此家颇有财，宝物及谷食，
我今欲惠施，使贫无有乏。
若此无物者，财宝及谷食，
今有无价珠，常用惠施人。”

是时，父母及家中人闻此语已，各各驰走：“云何乃生此鬼魅种？”唯有父母哀愍儿故，不东西驰走。即时，母向儿说此偈：

“为天乾沓和，鬼魅及罗刹？
是谁姓字何？我今欲知之！”

是时，小儿复以偈报母曰：

“非天乾沓和，非鬼魅罗刹，
我今父母生，是人不足疑！”

是时，夫人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以此因缘，尽向月光长者说是语。

时，长者便作是念：“此将是何缘？我今当以此事向尼揵子说。”即抱此儿诣尼揵子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月光长者以此因缘具向尼揵子说。时，尼揵子闻此语已，告长者：“此儿薄福之人，无益于身，当取杀之；若不杀者，门户衰耗，皆当死尽。”

是时，月光长者作是思惟：“我前后来无有儿息，由此因缘，请求天地，无处不遍，乃经历尔许年岁，方生此儿。我今不堪取此儿杀。当更问余沙门、婆罗门，令断我疑。”

尔时，如来成佛未久，众人称号名大沙门。是时，月光长者便作是念：“我可以此因缘，具向大沙门说之。”是时，长者即从座起，抱此儿往诣世尊所。中道复作是念：“今有长老梵志，年过耆艾，聪明黠慧，众人所敬待，彼尚不知、不见，况此沙门瞿昙年少，学道未久，岂能知此事乎？将恐不解吾疑，我今宜可中道还家。”

是时，有天神昔与长者知旧，知长者心中所念，在虚空中而告之曰：“长者当知：小可前进，必当获利，得大果报，亦当至甘露之处。如来出世甚为难遇，如来降甘露雨，时时乃有。又复，长者，有四事最小不可轻。云何为四？国王虽小最不可轻，火虽小亦不可轻，龙虽小复不可轻，学道之人虽复年幼亦不可轻。是谓，长者，有此四事最不可轻。”

是时，天神便说此偈：

“国王虽复小，斩害由其法；
小火虽未炽，焚烧山草木；
神龙虽现小，降雨随时宜；
学者年幼稚，度人无有量。”

尔时，月光长者心开意解，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前进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尔时，世尊告长者曰：“今此小儿极有大福！此小儿若当大者，

当将五百徒众来至我所，而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我声闻中福德第一，无能及者。”

是时，长者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白世尊言：“如世尊教，非如尼揵子语。”是时，月光长者重白世尊：“惟愿受请，及比丘僧，并愍此小儿！”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长者以见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至家中，供办种种甘馔饮食，敷好坐具，清旦自白：“时到，惟愿降神！”

是时，世尊以知时到，将诸比丘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至长者家，即就于座。是时，长者见佛、比丘僧坐已定，即办种种饮食，自手斟酌，欢喜不乱；以见食竟，除去钵器，行清净水，更取小座，如来前坐，欲得闻佛所说妙法。

是时，月光长者白世尊言：“我今持居家田业尽与此儿，惟愿世尊当与立名！”

世尊告曰：“此儿生时，人皆驰走东西，云是尸婆罗鬼，今即立字尸婆罗。”

尔时，世尊渐与长者及长者妇而说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出要为妙。尔时，世尊以见长者及长者妇心开意解，无复狐疑，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是时世尊尽与长者说之，令发欢喜之心。长者夫妇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新白氎易染为色，是时，长者夫妇亦复如是，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彼以见法，分别诸法，以度犹豫，无复狐疑，得无所畏，解如来深奥之法，即受五戒。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祀祠火为上，诸论颂为首，
　王为人中尊，海为众流源，
　月为星中明，日为众明最。
　八方及上下，所生万品物，
　欲求其福者，三佛最为尊。”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从座起而去。

是时，长者求五百童子，使侍卫尸婆罗。是时，尸婆罗年向二十，往至父母所，白父母言：“惟愿二尊许使出家学道！”

尔时，二亲即便听许。所以然者？世尊先以记之，常将五百童子至世尊所，求作沙门。是时，尸婆罗及五百人礼父母足，便退而去。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尸婆罗白世尊言：“惟愿听许，得在道次！”

是时，世尊即便听许使作沙门。未经几日，便成阿罗汉，六通清彻，具八解脱。是时，五百童子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听作沙门。”世

尊默然可之，出家未经几日，便成罗汉。
　　尔时，尊者尸婆罗还在舍卫国本邦之处，众人敬仰，得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是时，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我今在此本邦之中，极为烦闹，今可在人间游化。"是时，尊者尸婆罗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域乞食；乞食已，还诣所止，收摄坐具，著衣持钵，出祇桓精舍，将五百比丘，前后围绕，在人间游化。所至到处，无不供养者，皆供给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复有诸天告诸村落："今有尊者尸婆罗，得阿罗汉福德第一，将五百比丘，在人间游化，诸贤可往供养；今不为者，后悔无益！"
　　是时，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今甚厌患此供养，当何处避之，令人不知吾处？"是时，即入深山之中。诸天复在村落间，各各告曰："今尊者尸婆罗在此山中，可往供养；今不为者，后悔无益！"是时，人民闻天语已，即负饮食，往诣尊者尸婆罗所："惟愿尊住，为我等故！"
　　是时，尸婆罗渐渐人中游化，来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五百人俱，亦得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时，尸婆罗复作是念："我今向在何处夏坐，令人不知吾处？"复重作是念："当在耆阇山东，广普山西，于中夏坐。"即将五百比丘，在彼山中而受夏坐。
　　是时，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即于山中化作浮图，园果树木皆悉备具，周匝有浴池，化作五百高台，复化作五百床座，复化作五百小床座，复化作五百绳床，以天甘露而食之。是时，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我今已夏坐讫，不见如来甚久，今可往亲觐世尊。"即将五百比丘，往舍卫城。尔时盛热，比丘众皆悉汗出，污染身体。
　　是时，尊者尸婆罗作是念："今日比丘众身体极热，得少许云在上及细雨者，甚是佳事，值小浴池及得少浆。"以生此念，即空中有大云，及作细雨，亦有浴池。有四非人负好甘浆："毗沙门王所遣，惟愿尊者受此甘浆，及施比丘僧！"
　　尔时，受此浆已，与比丘僧使饮之。
　　尔时，尸婆罗复作是念："我今可在此间止宿。"是时，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即于道侧，化作五百房舍，床卧备具。是时，诸天奉上饮食。尸婆罗食讫，即从座起而去。
　　尔时，尊者尸婆罗叔父在舍卫城内住，饶财多宝，无所短乏。然复悭贪，不肯布施，不信佛、法、众，不造功德。是时，诸亲族语此人曰："长者，用此财货为？然复不作后世资粮。"
　　尔时，彼长者闻此语已，一日之中以百千两金布施与外道梵志，不向三尊。
　　是时，尊者尸婆罗闻叔父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异学，不布施与三尊。是时，尊者尸婆罗往诣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与尸婆罗说微妙之法。是时，尊者尸婆罗从如来闻法

已，即从座起，礼世尊足，右绕三匝，便退而去。
是时，尊者尸婆罗即其日，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渐渐往诣叔父家，到已，在门外默然立。是时，长者见尊者尸婆罗在门外乞食，即语之曰：“汝昨日何故不来？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惠施，我可以一张氎，持用施卿。”
尸婆罗对曰：“我今不用氎为，今日来者，故乞食耳！”
长者对曰：“我昨日以用百千两金惠施，更不能复惠施。”
是时，尊者尸婆罗欲得度长者故，便飞在空中，身出水火，坐卧经行，随意所造。是时，长者见此变化已，便作是说：“可还来下就坐，今当相施。”
是时，尊者尸婆罗即舍神足，寻来就坐。是时，彼长者以弊恶饮食极为粗丑，与尊者尸婆罗使食之。是时，尊者尸婆罗生长豪家，饮食自恣，但以彼长者故，而受此食，便取食之。是时，尊者尸婆罗食讫，还诣所在。
即其夜，虚空中神天来语长者曰：

“善施极大施，乃与尸婆罗，
无欲以解脱，爱断以无疑。”

夜半、清旦二时说此偈：

“善施极大施，乃与尸婆罗，
无欲以解脱，爱断以无疑。”

是时，长者闻天人语，便作是念：“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乃无此应；我今日以弊恶食施与尸婆罗，乃致此应。何时当晓？自当以百千两金施与尸婆罗。”是时，长者即其日检校家中，有值百千两金者，即持诣尸婆罗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住。尔时，长者以百千两金，奉上尸婆罗，并作是语：“惟愿受此百千两金！”
是时，尊者尸婆罗报曰：“当使长者受福无穷，长寿自然。然复如来不许比丘受百千两金。”
是时，长者便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长者白世尊言：“惟愿世尊使尸婆罗比丘受此百千两金，使我蒙其福！”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尸婆罗比丘所，云吾唤卿。”
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彼比丘从佛受教，即往至彼尸婆罗所，以如来语而告之。
是时，尊者尸婆罗承彼比丘语，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尸婆罗曰：“汝今可受此长者百千两金，使蒙其福，此是宿缘之业，可受其报。”
尸婆罗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尊者尸婆罗即时而说达嚫：

“施衣及余物，欲求其福德，
往至天世人，五乐自娱乐。
从天至人中，度有无疑难，
涅槃无为处，诸佛之所乐。
施惠无难者，蒙此获福佑，
当起慈惠心，作福无有懈。”

是时，尊者尸婆罗语长者言：“可持此百千两金，著我房中。”尔时，长者承受其教，持此百千两金，著尊者尸婆罗房中，便退而去。

是时，尸婆罗告诸比丘：“诸有所乏者，来至此而取之。若复须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皆来取之。勿在余处而求之也，展转相告令知之。”

是时，众多比丘白世尊言：“此尸婆罗昔作何福，生长者家，端正无双，如桃华色？复作何福，两手捉珠出母胎中？复作何福，将五百人，诣如来所，出家学道，值如来世？复作何福，所至到处，衣食自然无所短乏，余比丘无能及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有佛号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出现于世，游在槃头国界，与六十万八千众俱，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

“尔时，有梵志名耶若达，住彼土界，饶财多宝：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不可称计。是时，耶若达出彼国界，往至毗婆尸如来所；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毗婆尸如来渐与说法，便发欢喜之心。是时，耶若达白毗婆尸如来：‘惟愿当受我请，欲饭佛比丘僧！’是时，如来默然受请。耶若达梵志以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绕佛三匝而去，至家中办种种甘馔饮食。

“是时，耶若达夜半便作是念：‘我今已办种种饮食，唯乏有酪。明日清旦当往城门中，其有卖酪者，尽当买之。’是时，耶若达清旦敷好坐具，寻复诣城门中求酪。

“当于尔时，有放牛人持酪，名尸婆罗，欲往祠祀。是时，耶若达梵志语放牛人曰：‘卿酪卖者，吾当与价。’尸婆罗报曰：‘我今欲祠祀。’婆罗门报曰：‘汝今祀天为何所求？但卖与我，当重顾价。’放牛人报曰：‘梵志，今用酪为？’梵志报曰：‘我今请毗婆尸如来及比丘僧；然饮食尽办，唯无有酪。”是时，尸婆罗问梵志曰：‘毗婆尸如来者，为何等相貌？’梵志报曰：‘如来者，无与等，戒具清净，慧、定三昧不可及，天上、人中无能及者。’

“是时，耶若达梵志叹说如来之德，尸婆罗闻已心开意解。是时，尸婆罗语梵志曰：‘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来，复用祀天为？’是

时，耶若达梵志将此放牛人往至家中，往诣佛所，即白：‘时到，今正是时，唯尊屈顾！’

“时，如来以知时到，著衣持钵，将诸比丘，前后围绕，至耶若达梵志家，各次第坐。是时，放牛人见如来容貌世之希有，诸根淡怕，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亦如日月，犹如须弥山出众山上，光明远照，靡不蒙润；见已欢喜，便前进世尊所，而作是说：‘设当如来功德如梵志所论者，使此一瓶酪尽充众僧！’尔时，尸婆罗白世尊言：‘愿受此酪！’是时，如来即舒钵受酪，亦复与比丘僧，犹故有酪。

“尔时，放牛人白世尊言：‘今故有余酪。’时，如来告曰：‘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众。’时，放牛人对曰：‘如是，世尊。’是时，放牛人更重行酪，犹故遗余酪在。放牛人复白佛言：‘今故有遗余酪在。’是时，如来告此人曰：‘今可持此酪与比丘尼众、优婆塞、优婆夷众，使得充饱。’故有遗余酪在。尔时，佛语放牛人：‘汝今持此酪与檀越主人。’对曰：‘如是。’寻复与檀越主人，故有遗余酪在。复施与乞人贫匮者，亦有遗余酪在。来白佛言：‘故有遗余酪在。’时佛告曰：‘今持此酪，泻著净地，若著水中。所以然者？我不见有人、天及世能消此酪者，唯除如来。’放牛人即受佛教，持此酪而著水中。寻时，水中大火炎出，高数十仞。

“是时，放牛人见此变怪已，叹未曾有，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叉手而住，复作此誓愿：‘今持此酪施与四部之众，设当有福德者，缘此福佑，莫堕八难之处，莫生贫匮之家，所生之处，六情完具，面目端正，亦莫在家，使将来之世亦值如此圣尊。’

“比丘当知：三十一劫复有佛名式诘如来，出现于世。是时，式诘如来游化于野马世界，与大比丘十万人俱。是时，式诘如来到时，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彼城中有大商客，名曰善财，遥见式诘如来诸根寂静，容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面如日月；见已，便发欢喜之心，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贾人以好宝珠，散如来上，现其微心，普作誓愿：‘持此功德所生之处，饶财多宝，无所乏短，无令手中有空缺时，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

“于此劫中复有毗舍罗婆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尔时，有长者名善觉，饶财多宝，复请毗舍罗婆如来、至真、等正觉，及比丘僧。时，彼长者少于使人，是时长者躬自办种种甘馔饮食，饭彼如来，作是誓愿：‘我持此功德，所生之处，常值三尊，无所短乏，恒多使人，令将来之世值如来，如今日也。’

“今此贤劫中有佛名拘屡孙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有长者名多财，复请拘屡孙如来，七日之中饭佛及比丘僧，供养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所生之处常饶财多宝，莫生贫贱

之家，使我所生之处恒得四事供养，为四部之众、国王、人民所见宗敬，天、龙、鬼、神、人若非人所见接遇。’

“诸比丘当知：尔时耶若达梵志，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今月光长者今身是也。尔时放牛人，名尸婆罗，以酪供养佛者，今比丘尸婆罗是也。尔时善财贾人，岂异人乎？莫作是观！今尸婆罗比丘是也。尔时善觉长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今尸婆罗比丘是也。尔时多财长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今日尸婆罗比丘是也。

“诸比丘当知：尸婆罗比丘作此誓愿：‘使我所生之处，恒端正无双，常在富贵家生，使将来之世值遇世尊，设为我说法者，即得解脱，得出家作沙门。’缘此功德，今尸婆罗比丘得生富贵家，端正无双，今遭值我，即得阿罗汉。然比丘当知：复以宝珠散如来上，持是功德，今处母胎，手执双珠出母胎中，价值阎浮提，当生之日便作是说。复请拘屡孙如来求多使人，今将五百徒众至我所，出家学道，得阿罗汉。复于七日之中供养拘屡孙如来，求得四事供养，今日不乏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缘此功德，余比丘所不及。释提桓因身来供养，给其所须，又且诸天转告村落，使四部之众知有尸婆罗，此其义也。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尸婆罗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五健丈夫堪任战斗出现于世。云何为五？于是，有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遥见风尘，便怀恐怖，是谓第一战斗人也。

“复次，第二战斗人，著铠持仗，欲入军战，若见风尘，不怀恐怖；但见高幢，便怀恐怖，不堪前斗，是谓第二人。

“复次，第三战斗人，著铠持仗，欲入军战斗，彼若见风尘，若见高幢，不怀恐怖；若见弓箭，便怀恐怖，不堪战斗，是谓第三人也。

“复次，第四战斗人，著铠持仗，入军共斗，彼若见风尘，若见高幢，若见弓箭，不怀恐惧；但入阵时，便为他所捉，或断命根，是谓第四战斗人也。

“复次，第五战斗人，著铠持仗，欲入阵斗，彼若见风尘，若见高幢，若见弓箭，若为他所捉，乃至于死，不怀恐怖；能坏他军境界内外而领人民，是谓第五战斗人也。

“如是，比丘，世间有此五种人。今比丘众中亦有此五种之人出现于世。云何为五？或有一比丘游他村落，彼闻村中有妇人，端正无双，面如桃华色。彼闻已，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即见此女人颜貌无双，便起欲想，除去三衣，还佛禁戒，而作居家。犹如彼斗人，小见风尘，以怀恐怖，似此比丘也。

“复次，有比丘闻有女人在村落中住，端正无比。到时，著衣持

钵，入村乞食，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但与彼女人共相调戏，言语往来；因此调戏，便舍法服，还为白衣。如彼第二人，见风尘不怖，但见高幢，便怀恐怖，此比丘亦复如是。

“复次，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容貌端正，世之希有，如桃华色。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若见女人不起欲想；设共女人共相调戏，亦复不起欲意之想；但与彼女人手拳相加，或相捻挃，于中便起欲想，舍三法衣，还为白衣，习于家业。如彼第三人入阵时，见风尘、见高幢不恐怖，见弓箭便怀恐怖。

“复次，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面容端正，世之希有。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设共言语，亦复不起欲想；设彼女人共相捻挃，便起欲想；然不舍法服，习于家业。如彼第四人入军，为他所获，或丧命根，而不得出。

“复次，有一比丘，依村落而住，彼闻村中有女人。然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设共言笑，亦不起欲想；设复共相捻挃，亦复不起欲想。是时，比丘观此身中三十六物恶秽不净，谁著此者？由何起欲？此欲为止何所？为从头耶？形体出耶？观此诸物了无所有，从头至足亦复如是，五藏所属，无有想像，亦无来处。彼观缘本，不知所从来处。彼复作是念：‘我观此欲从因缘生。’彼比丘观此已，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得解脱，无明漏心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如彼第五战斗之人，不难众敌而自游化，由是故，我今说此人舍于爱欲，入于无畏之处，得至涅槃城。是谓，比丘，有此五种之人，出现于世。”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生，且汝而不有。

“是故，诸比丘，当观恶秽淫不净行，除去色欲。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战斗之人出现于世。云何为五？或有一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彼见风尘，便怀恐怖，不敢入彼大阵之中，是谓第一之人。

“复次，第二战斗之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彼见风尘，不生畏惧；但闻击鼓之音，便怀恐怖，是谓第二之人。

“复次，第三之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彼见风尘，不生畏惧；设闻鼓角之声，不起畏惧；彼若见高幢，便怀恐怖，不堪战斗，是谓

第三之人。

“复次，第四战斗之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中，若见风尘，不起畏惧；若闻鼓角之音，复不恐惧；若见高幢，亦不怖畏；设为他所捉，或断命根，是谓第四之人。

“复次，第五有人著铠持仗，入军共斗，彼尽能有所坏广接国界，是谓第五之人出现于世。

“比丘当知：今比丘亦有五种之人，出现于世间。云何为五？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彼闻有女人，端正无双，如桃华色。彼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守根门，不护身、口、意法。彼若见女人便起欲意，还舍禁戒，习白衣法。如彼初人闻扬尘之声，不堪战斗，便怀恐怖。我由是故而说此人。

“复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闻村中有女人，端正无比，面如桃华色，而便舍戒，习白衣法。如彼第二斗人，但闻鼓角之声，不堪战斗，此亦如是。

“复次，有比丘住在村落，闻有女人在彼村落。彼闻已，便起欲意；若见女人不起欲想，但共女人共相调戏，于中便舍禁戒，习白衣法。如彼第三人遥见幢已，便怀恐怖，不堪战斗。由是故，今说此人，是谓第三战斗之人。

“复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比丘闻村中有女人，闻已，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守护身、口、意。彼见女人端正无双，于中便起欲意；或与女人共相捻挃，或手拳相加，便舍禁戒，还为白衣。如彼第四战斗之人，在大军中为他所捉，丧失命根。由是之故，今说此人。

“复次，有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世之希有，彼虽闻此不起欲想。彼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而守护身、口、意，彼虽见女人，不起欲想，无有邪念；设共女人言语往返，亦不起欲想，亦无邪念；设共女人共相捻挃，手拳相加，尔时便起欲想，身、口、意便炽盛。欲意已炽盛，还诣园中，至长老比丘所，以此因缘，向长老比丘说之：‘诸贤当知：我今欲意炽盛，不能自禁制。惟愿说法，使脱欲之恶露不净！’是时，长老比丘告曰：‘汝今当观此欲为从何生？复从何灭？如来所说：夫去欲者，以不净观除之，及修行不净观之道。’

“是时倡议，长老比丘便说此偈言：

“‘设知颠倒者，加心而炽盛，
　　当去诸炽心，欲意止休息。’

“‘诸贤知之：欲从想生，以兴想念，便生欲意。或能自害，复害他人，起若干灾患之变，于现法中受其苦患，复于后世受苦无量。欲意以除，亦不自害，复不害他人，于现法报不受其苦。是故，今当除想念。以无想念，便无欲心；以无欲心，便无乱想。’

“尔时，彼比丘受如此教敕，即思惟不净之想。以思惟不净之

想，尔时有漏心得解脱，至无为处。如彼第五人著铠持仗入军战斗，彼见众敌无有恐惧，设有来害者心不移动，能破外寇，居他界中。由是故，今说此人能破魔众，去诸乱想，至无为处，是谓第五人出现于世。

“比丘当知：世间有此五人出现世间。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欲不净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夫扫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云何为五？于是，扫地之人不知逆风，不知顺风，复不作聚，复不除粪，然扫地之处复非净洁。是谓，比丘，扫地之人，虽有五事，不成大功德。

“复次，比丘，扫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为五？于是，扫地之人知逆风、顺风之理，亦知作聚，亦能除之，不留遗余，极令净好。是谓，比丘，有此五事成大功德。是故，诸比丘，当除前五事，修后五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人扫偷婆不得五功德。云何为五？于是，有人扫偷婆不以水洒地，不除去瓦石，不平整其地，不端意扫地，不除去秽恶。是谓，比丘，扫地之人不成五功德。

“比丘当知：扫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为五？于是，扫偷婆之人以水洒地，除去瓦石，平整其地，端意扫地，除去秽恶。是谓，比丘，有五事令人得功德。是故，诸比丘，欲求其功德者，当行此五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长游行之人有五艰难。云何为五？于是，恒游行人不诵法教；所诵之教而忘失之；不得定意；以得三昧，复忘失之；闻法不能持。是谓，比丘，多游行人有此五难。

“比丘当知：不多游行人有五功德。云何为五？未曾得法而得法；已得不复忘失；多闻能有所持；能得定意；以得三昧不复失之。是谓，比丘，不多游行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诸比丘，莫多游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恒一处止，有五非法。云何为

五？于是，比丘一处住者，意著屋舍，畏恐人夺；或意著财产，复恐人夺；或多集物，犹如白衣；贪著亲亲，不欲使人至亲亲家；恒共白衣而相往来。是谓，比丘，一处住人有此五非法。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勿一处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不一处住人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不贪屋舍，不贪器物，不多集财物，不著亲族，不与白衣共相往来。是谓，比丘，不住一处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行此五事。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光明池侧。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人间游化。

尔时，世尊遥见大树为火所烧；见已，如来更诣一树下；到已，就树下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比丘，宁持身投此火中为？宁与端正女人而共交游？”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宁与女人共相交游，不投身入此火中。所以然者？此火毒热不可称计，断其命根，受苦无量。”

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门行言是沙门，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闻正法言我闻正法，无清白法，如是之人，宁投身入此火中，不与女人共相交游。所以然者？彼人宁受此苦痛，不以此罪入地狱中，受苦无量。云何，比丘，宁受人礼拜恭敬为？宁使人取利剑断其手足？”

诸比丘对曰：“宁受恭敬礼拜，不使人以剑断其手足。所以然者？断其手足，痛不可称计。”

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门行言是沙门，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闻正法言闻正法，无清白行，断善根，如是之人，宁投身受此利剑，不以无戒受他恭敬。所以然者？此痛斯须间耳，地狱苦痛不可称计。云何，比丘，宁受人衣裳为？宁以热铁鍱用缠裹身？”

诸比丘对曰：“宁以受人衣裳，不受此苦痛。所以然者？此毒痛不可称计。”

世尊告曰：“我今重告汝，无戒之人宁以热铁鍱缠裹其身，不受人衣裳。所以然者？此痛须臾间耳，地狱苦痛不可称计。云何，比丘，宁受人信施之食为？宁以吞热铁丸乎？”

诸比丘对曰：“宁受人信施之食，不吞热铁丸。所以然者？此痛不可堪处。”

世尊告曰：“我今语汝，宁吞热铁丸，不以无戒受人信施。所以然者？吞热铁丸，痛斯须间，不以无戒受他信施。云何，比丘，宁受

人床敷之具为？宁卧热铁床上？”

诸比丘对曰：“我等，世尊，宁受人床卧之具，不卧热铁床上。所以然者？此之毒痛不可称计。”

世尊告曰：“彼愚痴之人无有戒行，非沙门言是沙门，无有梵行言修梵行，宁当卧铁床上，不以无戒受他信施。何以故？卧铁床上，痛斯须间，不以无戒受他信施。

“比丘当知：如我今日观无戒之人所趣向处，设彼人闻者，形体枯悴，沸血从面孔出，便取命终，不与女人共相交游，不受人礼敬之德，不受人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以其无戒之人，不观后世、前世之罪，不顾命根，受此苦痛，无戒之人当生三恶趣中。所以然者？以其造恶行之所致也。

“如来今日观察善行人之所趋向，正使中毒，为刀所伤，自断命根。何以故？欲舍此身受天之福，当生善处，皆由前世受善行报之所致也。

“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欲使今世获其果报，得甘露道，正使受人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而无过失，又使檀越受福无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说此法时，六十比丘漏尽意解；六十比丘还舍法服而作白衣。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王及月光，尸婆、二种斗，
二扫、二行法，去住有二种，
枯树最在后。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等见品第三十四

闻如是：一时，尊者舍利弗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众多比丘到舍利弗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报言：“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五盛阴无常、为苦、为恼、为多痛畏，亦当思惟苦、空、无我。云何为五？所谓色阴、痛阴、想阴、行阴、识阴。尔时，戒成就比丘思惟此五盛阴，便成须陀洹道。”

比丘白舍利弗言：“须陀洹比丘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报言：“须陀洹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

痛畏，亦当思惟苦、空、无我。诸贤当知：若须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阴时，便成斯陀含果。”

诸比丘问曰：“斯陀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报言：“斯陀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痛畏，亦当思惟苦、空、无我。尔时，斯陀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便成阿那含果。”

诸比丘问曰：“阿那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报言：“阿那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痛畏，亦当思惟此五盛阴苦、空、无我。尔时，阿那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便成阿罗汉。”

诸比丘问曰：“阿罗汉比丘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报言：“汝等所问何其过乎？罗汉比丘所作已过，更不造行，有漏心得解脱，不向五趣生死之海，更不受有，有所造作。是故，诸贤，持戒比丘、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当思惟此五盛阴。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波罗柰仙人鹿野苑中。

尔时，如来成道未久，世人称之为大沙门。尔时，波斯匿王新绍王位。是时，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绍王位，先应取释家女。设与我者，乃适我心；若不见与，我今当以力往逼之。”尔时，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往至迦毗罗卫，至释种家，持我名字，告彼释种云：‘波斯匿王问讯起居轻利，致问无量。’又语彼释：‘吾欲取释种女，设与我者，抱德永已；若见违者，当以力相逼。’”

尔时，大臣受王教敕，往至迦毗罗国。尔时，迦毗罗卫释种五百人，集在一处。是时，大臣即往至五百释种所，持波斯匿王名字，语彼释种言：“波斯匿王问讯殷勤，起居轻利，致意无量。吾欲取释种之女，设与吾者，是其大幸；设不与者，当以力相逼。”

时，诸释种闻此语已，极怀瞋恚：“吾等大姓，何缘当与婢子结亲？”其众中或言当与，或言不可与。

尔时，有一释集彼众中，名摩呵男，语众人言：“诸贤，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为人暴恶，设当波斯匿王来者，坏我国界。我今躬自当往与波斯匿王相见，说此事情。”

时，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时，摩呵男沐浴此女，与著好衣，载宝羽车，送与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亲。”

时，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喜，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未经数日，而身怀妊；复经八九月，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所殊特。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此太子立字。

时，诸相师闻王语已，即白王言：“大王当知：求夫人时，诸释

共诤，或言当与，或言不可与，使彼此流离。今当立名，名曰毗流勒。”相师立号已，各从座起而去。

时，波斯匿王爱此流离太子，未曾离目前。然流离太子年向八岁，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

是时，波斯匿王给诸使人，使乘大象往诣释种家，至摩呵男舍，语摩呵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惟愿祖父母事事教授。”

时，摩呵男报曰：“欲学术者善可习之。”是时，摩呵男释种集五百童子，使共学术。时，流离太子与五百童子共学射术。

尔时，迦毗罗卫城中新起一讲堂，天及人民、魔若魔天不在此讲堂中住。时，诸释种各各自相谓言：“今此讲堂成来未久，画彩已竟，犹如天宫而无有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无穷。”是时，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悬缯幡盖，香汁洒地，烧众名香，复储好水，燃诸明灯。

是时，流离太子将五百童子往至讲堂所，即升师子之座。时，诸释种见之，极怀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门外，各共骂之：“此是婢子！诸天、世人未有居中者，此婢生物敢入中坐。”复捉流离太子扑之著地。

是时，流离太子即从地起，长叹息而视后。是时，有梵志子名好苦。是时，流离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此诸释种取我毁辱乃至于斯。设我后绍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

是时，好苦梵志子报曰：“如太子教。”时，彼梵志子日三时白太子曰：“忆释所辱。”便说此偈：

“一切归于尽，果熟亦当堕，
　合集必当散，有生必有死。”

是时，波斯匿王随寿在世，后取命终，便立流离太子为王。是时，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说：“王当忆本释所毁辱。”

是时，流离王报曰：“善哉！善哉！善忆本事。”是时，流离王便起瞋恚，告群臣曰：“今人民主者为是何人？”

群臣报曰：“大王，今日之所统领流离王。”

时曰：“汝等速严驾，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释种。”

诸臣对曰：“如是，大王。”是时，群臣受王教令，即云集四种之兵。是时，流离王将四部之兵，往至迦毗罗越。

尔时，众多比丘闻流离王往征释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是时，世尊闻此语已，即往逆流离王，便在一枯树下，无有枝叶，于中结跏趺坐。是时，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即下车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流离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树，枝叶繁茂，尼拘留之等，

何故此枯树下坐？”
世尊告曰：“亲族之荫，故胜外人。”
是时，流离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为亲族，然我今日应还本国，不应往征迦毗罗越。”是时，流离王即辞还退。
是时，好苦梵志复白王言：“当忆本为释所辱。”
是时，流离王闻此语已，复兴瞋恚：“汝等速严驾，集四部兵，吾欲往征迦毗罗越。”
是时，群臣即集四部之兵，出舍卫城，往诣迦毗罗越征伐释种。
是时，众多比丘闻已，往白世尊：“今流离王兴兵众，往攻释种。”
尔时，世尊闻此语已，即以神足，往在道侧，在一枯树下坐。时，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即下车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流离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树，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
世尊告曰：“亲族之荫，胜外人也。”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
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下。”

是时，流离王复作是念：“世尊今日出于释种，吾不应往征，宜可齐此还归本土。”是时，流离王即还舍卫城。
是时，好苦梵志复语王曰：“王当忆本释种所辱。”
是时，流离王闻此语已，复集四种兵出舍卫城，诣迦毗罗越。
是时，大目揵连闻流离王往征释种，闻已，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目连白世尊言：“今日流离王集四种兵往攻释种，我今堪任使流离王及四部兵，掷著他方世界。”
世尊告曰：“汝岂能取释种宿缘，著他方世界乎？”
时，目连白佛言：“实不堪任使宿命缘，著他方世界。”
尔时，世尊语目连曰：“汝还就坐。”
目连复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罗越，著虚空中。”
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著虚空中乎？”
目连报曰：“不也，世尊。”
佛告目连：“汝今还就本位。”
尔时，目连复白佛言：“惟愿听许以铁笼疏覆迦毗罗越城上。”
世尊告曰：“云何，目连，能以铁笼疏覆宿缘乎？”
目连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目连：“汝今还就本位，释种今日宿缘已熟，今当受报。”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欲使空为地，复使地为空，
　本缘之所系，此缘不腐败。”

是时，流离王往诣迦毗罗越。时，诸释种闻流离王将四部之兵，来攻我等，复集四部之众，一由旬中往逆流离王。是时，诸释一由旬内遥射流离王，或射耳孔，不伤其耳；或射头髻，不伤其头；或射弓坏，或射弓弦，不害其人；或射铠器，不伤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车轮坏，不伤其人；或坏幢麾，不害其人。是时，流离王见此事已，便怀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

群臣报曰：“此诸释种，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

流离王报言：“彼设发心欲害我者，普当死尽，宜可于中还归舍卫！”

是时，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惧！此诸释种皆持戒，虫尚不害，况害人乎？今宜前进，必坏释种。”

是时，流离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是时，诸释退入城中。时，流离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开城门，若不尔者，尽当取汝杀之！”

尔时，迦毗罗越城有释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闻流离王今在门外，即著铠持仗至城上，独与流离王兵共斗。是时，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各各驰散，并作是说：“此是何人？为是天也？为是鬼神也？遥见如似小儿！”

是时，流离王便怀恐怖，即入地孔中而避之。

时，释种闻坏流离王众。是时，诸释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门户？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况复人命乎？我等能坏此军众，一人敌万人。然我等复作是念，然杀害众生不可称计。世尊亦作是说：‘夫人杀人命，死入地狱；若生人中，寿命极短。’汝速去，不复住此！”

是时，奢摩童子即出国去，更不入迦毗罗越。

是时，流离王复至门中，语彼人曰：“速开城门，不须稽留！”

是时，诸释自相谓言：“可与开门，为不可乎？”

尔时，弊魔波旬在释众中作一释形，告诸释言：“汝等速开城门，勿共受困于今日。”

是时，诸释即与开城门。是时，流离王即告群臣曰：“今此释众人民极多，非刀剑所能害尽，尽取埋脚地中，然后使暴象蹈杀。”

尔时，群臣受王教敕，即以象蹈杀之。

时，流离王敕群臣曰：“汝等速选好面手释女五百人。”

时，诸臣受王教令，即选五百端正女人，将诣王所。

是时，摩诃男释至流离王所，而作是说：“当从我愿！”

流离王言：“欲何等愿？”

摩呵男曰：“我今没在水底，随我迟疾，使诸释种并得逃走。若我出水，随意杀之。”

流离王曰："此事大佳！"

是时，摩呵男释即入水底，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

是时，迦毗罗越城中诸释，从东门出，复从南门入；或从南门出，还从北门入；或从西门出，而从北门入。是时，流离王告群臣曰："摩呵男父何故隐在水中，如今不出？"

尔时，诸臣闻王教令，即入水中出摩呵男，已取命终。尔时，流离王以见摩呵男命终，时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终，皆由爱亲族故。我先不知当取命终，设当知者，终不来攻伐此释！"

是时，流离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流血成河，烧迦毗罗越城，往诣尼拘留园中。是时，流离王语五百释女言："汝等慎莫愁忧，我是汝夫，汝是我妇，要当相接。"是时，流离王便舒手捉一释女而欲弄之。

时，女问曰："大王欲何所为？"

时，王报言："欲与汝情通。"

女报王曰："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

是时，流离王甚怀瞋恚，敕群臣曰："速取此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

诸臣受王教令，兀其手足，掷著深坑中。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

时，王瞋恚，尽取五百释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是时，流离王悉坏迦毗罗越已，还诣舍卫城。

尔时，祇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是时，流离王闻作倡伎声，即便问之："此是何音声，乃至于斯？"

群臣报王言："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宫中，作倡伎乐而自娱乐。"

时，流离王即敕御者："汝回此象诣祇陀王子所。"

是时，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言："王小徐行，祇陀王子今在宫中五乐自娱，勿相触娆。"是时，流离王即时拔剑，取守门人杀之。

是时，祇陀王子闻流离王在门外住，竟不辞诸妓女，便出在外与王相见："善来！大王，可入小停驾。"

时，流离王报言："岂不知吾与诸释共斗乎？"

祇陀对曰："闻之。"

流离王报言："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也？"

祇陀王子报言："我不堪任杀害众生之命。"

是时，流离王极怀瞋恚，即复拔剑斫杀祇陀王子。是时，祇陀王子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中，与五百天女共相娱乐。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祇陀王子以取命终，生三十三天，即便说此偈：

"人天中受福，祇陀王子德，
为善后受报，皆由现报故。

此忧彼亦忧，流离二处忧，
为恶后受恶，皆由现报故。
当依福佑功，前作后亦然，
或独而为者，或复人不知。
作恶有知恶，前作后亦然，
或独而为者，或复人不知。
人天中受福，二处俱受福，
为善后受报，皆由现报故。
此忧彼亦忧，为恶二处忧，
为恶后受报，皆由现报故。”

是时，五百释女自归，称唤如来名号：“如来于此生，亦从此间出家学道，而后成佛。然佛今日永不见忆，遭此苦恼，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见忆？”

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彻，闻诸释女称怨向佛。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尽来，共观迦毗罗越，及看诸亲命终。”

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出舍卫城，往至迦毗罗越。时，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见已，皆怀惭愧。

尔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王在世尊后而扇。尔时，世尊还顾，语释提桓因言：“此诸释女皆怀惭愧。”

释提桓因报言：“如是，世尊。”是时，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体上。

尔时，世尊告毗沙门王曰：“此诸女人饥渴日久，当作何方宜？”

毗沙门王白佛言：“如是，世尊。”

时，毗沙门天王即办自然天食，与诸释女，皆悉充足。

是时，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所谓诸法皆当离散，会有别离。诸女当知：此五盛阴皆当受此苦痛诸恼，堕五趣中。夫受五盛阴之身，必当受此行报；以有行报，便当受胎；已受胎分，复当受苦乐之报。设当无五盛阴者，便不复受形；若不受形，则无有生；以无有生，则无有老；以无有老，则无有病；以无有病，则无有死；以无有死，则无合会别离之恼。是故，诸女，当念此五阴成败之变。所以然者？以知五阴，则知五欲；以知五欲，则知爱法；以知爱法，则知染著之法。知此众事已，则不复受胎；以不受胎，则无生、老、病、死。”

尔时，世尊与众释女渐说此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乐。尔时，世尊观此诸女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尽与彼说之。尔时，诸女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各于其所而取命终，皆生天上。

尔时，世尊诣城东门，见城中烟火洞燃，即时而说此偈：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尽来往诣尼拘留园中，就座而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是尼拘留园，我昔在中与诸比丘广说其法。如今空虚，无有人民，昔日之时。数千万众于中得道，获法眼净。自今以后，如来更不复至此间。”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法已，各从座起而去，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流离王及此兵众不久在世，却后七日尽当磨灭。”

是时，流离王闻世尊所记：“流离王及诸兵众，却后七日尽当消灭。”闻已恐怖，告群臣曰：“如来今以记之云：‘流离王不久在世，却后七日及兵众尽当没灭。’汝等观外境，无有盗贼、水火灾变来侵国者。何以故？诸佛如来语无有二，所言终不异。”

尔时，好苦梵志白王言：“王勿恐惧，今外境无有盗贼畏难，亦无水火灾变；今日大王快自娱乐。”

流离王言：“梵志当知：诸佛世尊，言无有异！”

时，流离王使人数日，至七日头，大王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将诸兵众及诸婇女，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即于彼宿。是时，夜半有非时云起，暴风疾雨。是时，流离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皆悉消灭，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中。复有天火烧城内宫殿。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流离王及四种兵为水所漂，皆悉命终，入地狱中。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作恶极为甚，皆由身口行，
　今身亦受恼，寿命亦短促。
　设在家中时，为火之所烧，
　若其命终时，必生地狱中。”

尔时，众中多比丘白世尊言：“流离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绝，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流离王者，今入阿鼻地狱中。”

诸比丘白世尊言：“今此诸释昔日作何因缘，今为流离王所害？”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日之时，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时世极饥俭，人食草根，一升金贸一升米。时，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复饶鱼。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往至池中而捕鱼食之。当于尔时，水中有二种鱼：一名、拘璅，二名、两舌。是时，二鱼各相谓言：‘我等于此众人，先无过失，我是水性之虫，不处平地，此人民之类，皆来食

啖我等。设前世时，少多有福德者，其当用报怨。’

“尔时，村中有小儿年向八岁，亦不捕鱼，复非害命。然复彼鱼在岸上者，皆悉命终；小儿见已，极怀欢喜。

“比丘当知：汝等莫作是观！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岂异人乎？今释种是也。尔时拘璅鱼者，今流离王是也。尔时两舌鱼者，今好苦梵志是也。尔时小儿见鱼在岸上而笑者，今我身是也。尔时，释种坐取鱼食，由此因缘，无数劫中入地狱中，今受此对。我尔时，坐见而笑之，今患头痛，如似石押，犹如以头戴须弥山。所以然者？如来更不受形，以舍众行，度诸厄难。是谓，比丘，由此因缘今受此报。诸比丘当护身、口、意行，当念恭敬承事梵行人。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天子欲命终时，有五未曾有瑞应而现在前。云何为五？一者、华冠自萎，二者、衣裳垢坌，三者、身体汗臭，四者、不乐本座，五者、天女星散。是谓天子当命终时有此五瑞应。尔时，天子极怀愁忧，椎胸唤叫。尔时，诸天子来至此天子所，语此天子言：‘汝今尔来可生善处，快得善处，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当念安处善业。’尔时，诸天而教授之。”

尔时，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处？云何快得善利？云何安处善业？”

世尊告曰：“人间于天则是善处。得善处、得善利者，生正见家，与善知识从事，于如来法中得信根，是谓名为快得善利！彼云何名为安处善业？于如法中而得信根，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彼以学道，戒性具足，诸根不缺，饭食知足，恒念经行，得三达明，是谓名为安处善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人为天善处，良友为善利，
出家为善业，有漏尽无漏。

“比丘当知：三十三天著于五欲，彼以人间为善趣；于如来法得出家，为善利而得三达。所以然者？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是故，比丘，于此命终当生天上。”

尔时，彼比丘白世尊：“云何比丘当生善趣？”

世尊告曰：“涅槃者，即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当求方便，得至涅槃。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云何为五？一者、头发长，二者、爪长，三者、衣裳垢坌，四者、不知时宜，五者、多有所论。所以然者？多有论说比丘复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所不喜见，四者、妄言，五者、斗乱彼此。是谓多论说之人有此五事。比丘，当除此五，而无邪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五百人俱。

尔时，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速严驾宝羽之车，吾欲至舍卫城亲觐世尊。"

是时，群臣闻王教敕，即驾宝羽之车，前白王言："严驾已讫，王知是时。"

尔时，频毗娑罗王乘宝羽之车出罗阅城，往诣舍卫城，渐至祇洹精舍，欲入祇洹精舍。夫水灌头王法有五威容，悉舍之一面。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尔时，王闻法已，白世尊言："惟愿如来当在罗阅城夏坐！亦当供给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

尔时，世尊默然受频毗娑罗王请。是时，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三匝，便退而去，还诣罗阅城，入于宫中。

尔时，频毗娑罗王在闲静处，便生此念："我亦堪任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尽其形寿，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但当愍其下劣。"是时，频毗娑罗王寻其日告群臣曰："我昨日而生此念：'我能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僧，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亦复当愍诸下劣。'汝等各各相率，次第饭如来诸贤，长夜受福无穷。"

尔时，摩竭国王即于宫门前起大讲堂，复办种种食具。

尔时，世尊出舍卫国，及将五百比丘，渐渐人间游化，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是时，频毗娑罗王闻世尊来至迦兰陀竹园中，寻时乘羽宝之车，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我在闲静之处，便生此念：'如我今日能供办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但念下劣之家。'即告群臣：'汝等各各供办饮食之具，次第饭佛。'云何，世尊，此是其宜？为非其宜？"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饶益，为天、世人而作福田。"

尔时，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惟愿世尊明日就宫中食！"

尔时，频毗娑罗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时王寻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世尊明日清旦，著衣持钵，入城至王宫中各次第坐。尔

时，王给以百味食，手自斟酌，欢喜不乱。尔时，频毗娑罗王见世尊食讫，除去钵器，便取一卑座，在如来前坐。

尔时，世尊渐与王说微妙之法，令发欢喜之心。尔时，世尊与诸大王及群臣之类，说微妙之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淫为秽恶，出要为乐。

尔时，世尊以知彼众生心开意解，无复狐疑，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尽与说之。当于座上六十余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六十大臣及五百天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即与频毗娑罗王及诸人民说此颂偈：

“祠祀火为上，书中颂为最，
王为人中尊，众流海为源，
星中月照明，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诸所有万物，
天及世人民，佛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当供养于佛。”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便从座起而去。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随其贵贱，从家多少，饭佛及比丘僧。

尔时，世尊在迦兰陀竹园中住，国界人民靡不供养者。尔时，罗阅城中诸梵志等次应作食。是时，彼梵志集在一处，各作是论：“吾等各各出三两金钱，以供食具。”

尔时，罗阅城中有梵志，名曰鸡头，极为贫匮，趣自存活，无金钱可输，便为诸梵志所驱逐，使出众中。是时，鸡头梵志还至家中，而告其妇：“卿今当知：诸梵志等所见驱逐，不听在众。所以然者？由无金钱故。”

时，妇报言：“还入城中，随人举债，必当得之。又语其主：‘七日之后，当相报偿。设不偿者，我身及妇没为奴婢。’”

是时，梵志随其妇言，即入城中，处处求索，了不能得。还至妇所，而告之曰：“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当如之何？”

时，妇报曰：“罗阅城东有大长者，名不奢蜜多罗，饶财多宝，可往至彼而求债之：‘见与三两金钱，七日之后自当相还；设不还者，我身及妇没为奴婢。’”

是时，梵志从妇受语，往诣不奢蜜多罗，从求金钱：“不过七日自当相还，若不相还者，我与妇没身为奴婢。”是时，不奢蜜多罗即与金钱。

是时，鸡头梵志持此金钱还至妇所，而告之曰：“以得金钱，当何方宜？”

时，妇报言：“可持此钱，众中输之。”

时，彼梵志即持金钱，往众中输之。诸梵志等语此梵志曰：“我

等办具已讫，可持此金钱还归所在，不须住此众中。”
　　时，彼梵志即还到舍，以此因缘，向妇说之。其妇报言：“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自宣微意。”
　　尔时，梵志即将其妇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又复其妇礼如来足，在一面坐。尔时，梵志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告梵志曰：“如今可为如来及比丘僧办其饮食。”
　　尔时，梵志还熟视其妇，时妇报曰：“但随佛教，不足疑难。”
　　尔时，梵志即从座起，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及比丘众当受我请！”
　　是时，世尊默然受梵志请。
　　尔时，释提桓因在世尊后，叉手侍焉。尔时，世尊回顾，谓释提桓因：“汝可佐此梵志共办食具。”
　　释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
　　尔时，毗沙门天王去如来不远，将诸鬼神众不可称计，遥扇世尊。是时，释提桓因语毗沙门天王曰：“汝亦可佐此梵志办此食具。”
　　毗沙门报曰：“甚善！天王。”
　　是时，毗沙门天王前至佛所，头面礼足，绕佛三匝，自隐其形，化作人像，领五百鬼神共办食具。是时，毗沙门天王敕诸鬼神：“汝等速往至栴檀林中而取栴檀，著铁厨中。”尔时，厨中有五百鬼神与中作食。
　　是时，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毗沙门今日已造铁厨，与佛、比丘僧作饭食。汝今可化作讲堂，使佛、比丘僧于中得饭食。”
　　自在天子报曰：“此事甚佳！”是时，自在天子闻释提桓因语，去罗阅城不远，化作七宝讲堂。所谓七宝者：金、银、水精、琉璃、玛瑙、赤珠、砗磲。复化作四梯陛：金、银、水精、琉璃。金梯陛上化作银树，银梯陛上化作金树，金根、银茎、银枝、银叶。若复金梯陛上化作银叶、银枝，水精梯陛上化作琉璃树，亦各杂种不可称计。复以杂宝而厕其间，复以七宝而覆其上，周匝四面悬好金铃，然彼铃声皆出八种之音。复化作好床座，敷以好褥，悬缯幡盖，世所希有。尔时，以牛头栴檀，燃火作食，罗阅城侧十二由旬，香熏遍满其中。
　　是时，摩竭国王告诸群臣：“我生长深宫，初不闻此香，罗阅城侧何缘闻此好香？”
　　群臣白王：“此是鸡头梵志在食厨中然天栴檀香，是其瑞应。”
　　是时，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速严驾羽宝之车，吾欲往至世尊所问讯此缘。”
　　是时，诸臣报王：“如是，大王。”
　　频毗婆罗王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国王见此铁厨中有五百人作食，见已，便作是语：“此是何人所作饮食？”
　　时，诸鬼神以人形报曰：“鸡头梵志请佛及比丘僧而供养之。”
　　是时，国王复遥见高广讲堂，问侍人曰：“此是何人所造讲堂？

昔所未有，为谁所造？”

群臣报曰：“不知此缘。”

是时，频毗娑罗王作是念：“我今至世尊所而问此义，然佛世尊无事不知，无事不见。”

是时，摩竭国频毗娑罗王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言：“昔日不见此高广讲堂，今日见之。昔日不见此铁厨，今日见之。将是何物？为是谁变？”

世尊告曰：“大王当知：此毗沙门天王所造铁厨，及自在天子造此讲堂。”

是时，摩竭国王即于座上悲泣交集，不能自胜。世尊告曰：“大王，何故悲泣乃至于斯？”

时，频毗娑罗王白佛言：“不敢悲泣，但念后生人民不睹圣兴！当来之人悭著财物，无有威德，尚不闻此奇宝之名，何况见乎？今蒙如来有奇特之变，出现于世，是故悲泣！”

世尊告曰：“当来之世，国王、人民实不睹此变。”尔时，世尊即与国王说法，使发欢喜之心。王闻法已，即从座而去。

是时，毗沙门天王即其日语鸡头梵志曰：“汝舒右手。”是时，鸡头即舒右手。毗沙门天王即授与金铤，又告之曰：“自以此金铤投于地上。”

是时，梵志即投于地上，乃成百千两金。毗沙门天王报曰：“汝持此金铤入城中买种种饮食，持来此间。”

是时，梵志受天王教，即持此金入城买种种饮食，持来厨所。是时，毗沙门天王沐浴梵志，与著种种衣裳，手执香火，教白：“时到，今正是时，愿尊屈顾！”

是时，梵志即受其教，手执香炉而白：“时到，惟愿屈顾！”

尔时，世尊以知时至，著衣持钵，将诸比丘众往至讲堂所，各次第坐，及比丘尼众亦次第坐。是时，鸡头梵志见饮食极多，然众僧复少，前白世尊言：“今日食饮极为丰多，然比丘僧少，不审云何？”

世尊告曰：“汝今，梵志，手执香炉，上高台上，向东、南、西、北，并作是说：‘诸释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漏尽阿罗汉者，尽集此讲堂。’”

梵志白言：“如是，世尊。”是时，梵志从佛受教，即上楼上请诸漏尽阿罗汉。是时，东方有二万一千阿罗汉，从东方来诣此讲堂；南方二万一千，西方二万一千，北方二万一千阿罗汉集此讲堂。尔时，讲堂上有八万四千阿罗汉集在一处。

是时，频毗娑罗王将诸群臣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及礼比丘僧。是时，鸡头梵志见比丘僧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以饭食之具，饭佛及比丘僧，手自斟酌，欢喜不辞。然故有遗余之食，是时鸡头梵志前白佛言：“今饭佛及比丘僧，故有遗余饭食在。”

世尊告曰：“汝今可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

梵志对曰：“如是，瞿昙。”是时，鸡头梵志即前长跪，白世尊言：“今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自当供给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尔时，大众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鸠利。是时，比丘尼白世尊言：“我今心中生念：‘颇有释迦文佛弟子漏尽阿罗汉不集此乎？’又以天眼观东方界，南方、西方、北方皆悉观之，靡不来者，皆悉云集。今此大会纯是罗汉真人云集。”

世尊告曰：“如是，舍鸠利，如汝所言，此之大会纯是真人，东、西、南、北无不集者。”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比丘尼中天眼彻睹，如此比丘尼等乎？”

诸比丘对曰：“不见也，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弟子天眼第一者，所谓舍鸠利比丘尼是。”

时，鸡头梵志七日之中供养圣众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复以华香散如来上。是时，此华在虚空中化作七宝交露台。是时，梵志见交露台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听在道次，得作沙门。”

尔时，鸡头梵志即得为道，诸根寂静，自修其志。除去睡眠，设眼见色亦不起想念，其眼根亦无恶想流驰诸念而护眼根；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不起细滑之想，意知法亦然。是时，便灭五结盖——覆蔽人心者，令人无智慧。亦无杀害之意，而净其心，不杀，不念杀，不教人杀，手不执刀杖；起仁慈之心向一切众生。除去不与取，不起盗心，而净其意；恒有施心于一切众生，亦使不盗。己不淫泆，亦复教人使不淫泆；恒修梵行，清净无瑕秽，于梵行中而净其心。亦不妄语，亦不教人使行妄语；恒念至诚，无有虚诈诳惑世人，于中而净其心。复不两舌，亦不教人使两舌，若此间语不传至彼，设彼间语不传至此，于中而净其意。于食知足，不著气味，不著荣色，不著肥白，但欲支其形体，使全其命。欲除故痛，使新者不生，得修行道，长处无为之地。犹如有男女，以脂膏涂疮者，但欲除愈故也；此亦如是，所以于食知足者，欲使故痛除愈，新者不生。

或复是时，达晓行道，不失时节，不失三十七道品之行。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盖；或初夜时，或坐或行，除去睡眠之盖；或中夜时，右胁著地，脚脚相累，系意在明；彼复以后夜时，或坐、或经行而净其意。是时，饮食知足，经行不失时节，除去欲不净想，无诸恶行，而游初禅；有觉、有观、息念、猗欢乐，而游二禅；无有乐，护念清静，自知身有乐，诸贤所求护念清净者，而游三禅；彼苦乐已灭，无有愁忧，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于四禅。

彼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亦得无所畏。复得三昧，自忆无数世事。彼便忆过去之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

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万生、数千万生，成劫、败劫、成败之劫，我曾生彼处，姓某、字某，食如此之食，受如是苦乐，寿命长短，彼死此生，死此生彼，因缘本末，皆悉知之。彼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得无所畏，观众生类生者、死者。

彼复以天眼观众生类，生者、死者，善趣、恶趣，善色、恶色，若好、若丑，随行所种，皆悉知之。或有众生类身、口、意行恶，诽谤贤圣，造邪业本，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善，不诽谤贤圣，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复以清净天眼观众生类若好、若丑，善趣、恶趣，善色、恶色，皆悉知之，得无所畏，复施心尽漏，后观此苦，如实知之。此是苦，此是苦集、苦尽、苦出要，如实知之。彼作是观已，欲漏心、有漏心、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时，鸡头梵志便成阿罗汉。

尔时，尊者鸡头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五事最不可得。云何为五？应丧之物欲使不丧者，此不可得；灭尽之法欲使不尽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夫病之法欲使不病者，此不可得也；夫死之法欲使不死者，此不可得。是谓，比丘，有此五事最不可得。若如来出世，若如来不出世，此法界恒住如故，而不朽败。有丧灭之声，生、老、病、死，若生、若逝，皆归于本。是谓，比丘，此五难得之物。

“当求方便，修行五根。云何为五？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谓，比丘，行此五根已，便成须陀洹；家家、一种，转进成斯陀含；转进灭五结使，成阿那含，于彼般涅槃，不来此世；转进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自身作证而自游化，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当求方便，除前五事，修后五根。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五人不可疗治。云何为五？一者谀谄之人不可疗治；奸邪之人不可疗治；恶口之人不可疗治；嫉妒之人不可疗治；无反复之人不可疗治。是谓，比丘，有此五人不可疗治。”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奸邪恶口人，嫉妒无反复，
　此人不可疗，智者之所弃。

“是故，诸比丘，常当学正意，除去嫉妒；修行威仪，所说如法；当知反复，识其恩养，小恩尚不忘，何况大者！勿怀悭贪，又不自誉，复不毁他人。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者，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若诸贤与阿须伦共斗时，设阿须伦不如，诸天得胜者，汝等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将来至此，身为五系。’是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复告诸阿须伦曰：‘卿等，今日与诸天共斗，设得胜者，便捉释提桓因，缚送此间。’比丘当知：尔时，二家共斗，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是时，三十三天躬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束缚其身，将诣释提桓因所，著中门外，自观彼五系。

“是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作是念：‘此诸天法正，阿须伦所行非法。我今不乐阿须伦，便当即住此诸天宫。’是时，以生此念言：‘诸天法正，阿须伦非法，我欲住此间。’作此念已，是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自觉知身无缚系，五欲而自娱乐。设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生此念已，言：‘诸天非法，阿须伦法正。我不用此三十三天，还欲诣阿须伦宫。’是时，阿须伦王身被五系，五欲娱乐自然消灭。

“比丘当知：缠缚之急，莫过此事，魔之所缚，复甚于斯。设兴结使，魔以被缚，动魔被缚，不动魔不被缚。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使心不被缚，乐闲静之处。所以然者？此诸结使是摩境界。若有比丘在魔境界者，终不脱生、老、病、死，不脱愁、忧、苦、恼。我今说此苦际，若复比丘心不移动，不著结使，便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我今说此苦际。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无有结使，越出魔界。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是时，阿难白世尊言：“夫言尽者，名何等法言尽乎？”

世尊告曰：“阿难，色者无为，因缘而有此名；无欲、无为，名灭尽法。彼尽者，名曰灭尽。痛、想、行、识，无为、无作，皆是磨灭之法；无欲、无污，彼灭尽者，故名灭尽。阿难当知：五盛阴无欲、无作，为磨灭法；彼灭尽者，名为灭尽。此五盛阴永以灭尽，更不复生，故名灭尽。”

是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生漏

梵志白世尊言：“云何，瞿昙，有何因缘，有何宿行，使此人民之类有尽、有灭、有减少者？本为城廓，今日已坏；本有人民，今日丘荒。”

世尊告曰：“梵志，欲知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使本有城廓，今日磨灭；本有人民，今日丘荒。皆由生民悭贪结缚，习行爱欲之所致故，使风以不时，雨以不时，所种根栽，不得长大，其中人民死者盈路。梵志当知：由此因缘，使国毁坏，民不炽盛。

“复次，梵志，人民之类所行非法，便有雷电霹雳自然之应，天降雹雨，坏败生苗，尔时人民死者难计。复次，梵志，人民之类所行非法，共相诤竞，或以手拳相加，瓦石相掷，各各自丧其命。复次，梵志，彼人民之类已共诤竟，不安其所，国主不宁，各兴兵众共相攻伐，至大众死者难计，或有被刀死者，或有稍箭死者。如是，梵志，由此因缘，使民减少，不复炽盛。复次，梵志，人民之类所行非法故，使神祇不佑而得其便，或遭困厄，疾病著床，除降者少，疫死者多。是谓，梵志，由此因缘，使民减少，不复炽盛。”

是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瞿昙，所说甚为快哉！说此人本减少之义。实如来教，本有城廓，今日磨灭；本有人民，今日丘荒。所以然者？以有非法，便生悭嫉；以生悭嫉，便生邪业；以生邪业，故使天雨不时，五谷不熟，人民不炽，故使非法流行，天降灾变，坏败生苗。彼以行非法，著贪悭疾，是时国主不宁，各兴兵众，共相攻伐，死者叵计，故使国土流荒，人民迸散。今日世尊所说甚善！快哉！由非法故致此灾患。正使为他所捉，便断其命，由非法故便生盗心；以生盗心，后为王杀；以生邪业，非人得其便，由此因缘，便取命终，人民减少，故使无有城廓之所居处。

“瞿昙，今日所话以自过多，犹如偻者得伸，盲者得眼目，冥中得明，无目者为作眼目。今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说法，我今重自归佛、法、众，愿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敢复杀。若沙门瞿昙见我若乘象骑马，我由恭敬。所以然者？我为王波斯匿、频毗娑罗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受梵之福，我恐失此之德。设我偏露右肩时，惟愿世尊受我礼拜！设我步行时，见瞿昙来，我当去履，惟愿世尊受我等礼！”

尔时，世尊俨头可之。是时，生漏梵志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前白佛言：“我今重自归沙门瞿昙，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

尔时，世尊渐与说法，使发欢喜之心。梵志闻法已，即从座起，便退而去。

尔时，生漏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邪聚品第三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人在邪见聚者，有何相像？有何相貌？”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言：“如来是诸法之王，诸法之尊。善哉！世尊，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我等闻已，当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等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其义！”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邪聚之人，当以五事知之，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邪聚。云何为五？应笑而不笑，应欢喜时而不欢喜，应起慈心而不起慈心，作恶而不耻，闻其善语而不著意。当知此人必住邪聚。若有众生住邪聚者，当以此五事知之。复次，有众生有住正聚者，有何相貌？有何因缘？”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如来是诸法之王，诸法之尊。惟愿世尊，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我等闻已，当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等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其义！”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正聚之人，当以五事知之，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正聚。云何为五？应笑则笑，应欢喜则欢喜，应起慈心则起慈心，可耻则取，闻善著意。当知此人已住正聚。是故，诸比丘，当除邪聚，住于正聚。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出现世时必当为五事。云何为五？一者、当转法轮，二者、当度父母，三者、无信之人立于信地，四者、未发菩萨意使发菩萨心，五者、当授将来佛决。若如来出现世时，当为此五事。是故，诸比丘，当起慈心向于如来。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惠施不得其福。云何为五？一者、以刀施人，二者、以毒施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淫女施人，五者、造作神祠。是谓，比丘，有此五施不得其福。

“比丘当知：复有五施令得大福。云何为五？一者、造作园观，二者、造作林树，三者、造作桥梁，四者、造作大船，五者、与当来过去造作房舍住处。是谓，比丘，有此五事令得其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园观施清凉，及作好桥梁，

河津渡人民，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恒当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此人必生天。

“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此五惠施。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女人有五力轻慢夫主。云何为五？一者、色力，二者、亲族之力，三者、田业之力，四者、儿力，五者、自守力。是谓女人有此五力。比丘当知：女人依此五力已，便轻慢夫主。设复夫主以一力，尽覆蔽彼女人。云何为一力？所谓富贵力也。夫人以贵，色力不如，亲族、田业、儿、自守尽不如也。皆由一力，胜尔许力也。

“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云何为五？所谓色力、声力、香力、味力、细滑力。夫愚痴之人著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者，不能得度波旬境界。若圣弟子成就一力，胜尔许力。云何为一力？所谓无放逸力。设贤圣弟子成就无放逸者，则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之所拘系。以不为五欲所系，则能分别生、老、病、死之法，胜魔五力，不堕魔境界，度诸畏难，至无为之处。”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戒为甘露道，放逸为死径，
不贪则不死，失道为自丧。”

佛告诸比丘：“当念修行而不放逸。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为五欲想？一者、生豪贵之家，二者、嫁适富贵之家，三者、使我夫主言从语用，四者、多有儿息，五者、在家独得由己。是谓，比丘，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如是，比丘，我比丘亦有五事可欲之想。云何为五？所谓禁戒、多闻、三昧成就、智慧、智慧解脱。是谓，比丘，有此五事可欲之法。”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我生豪族种，亦适富贵家，
能役使夫主，非福不克获。

使我饶儿息，香华自严饰，
虽有此想念，非福不克获。
信戒而成就，三昧不移动，
智慧亦成就，懈怠而不克。
寻欲得道果，不由生死渊，
愿欲至涅槃，懈怠而不克。

“如是，诸比丘，当求方便，行于善法，除去不善法，渐当前进，无有中悔之心。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时不应向人礼。云何为五？若在偷婆中不应向礼，在大众中不应向礼，又在道路不应向礼，病痛著床不应向礼，若饮食时不应向礼。是谓，比丘，有此五事不应向礼。

“复有五事知时之礼。云何为五？不在偷婆中，不在大众中，不在道路，亦不病痛，复非饮食，此应向礼。是故，诸比丘，当作方便，知时之行。”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优头槃：“汝今入罗阅城求少温汤。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脊患风痛。”

优头槃白佛：“如是，世尊。”是时，优头槃受佛教已，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求汤。尔时，尊者优头槃便作是念：“世尊有何因缘，使我求汤？如来诸结已尽，诸善普会。然如来复作是语：‘我今患风。’又复世尊不授姓名，当至谁家？”

是时，尊者优头槃以天眼观罗阅城男子之类，必应度者。是时，见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毗舍罗，先不种善根，无戒、无信、邪见，于佛、法、众与边见共相应。彼便有此见：无施、无与、无有受者，亦复无有善恶果报，无今世、后世，无父、无母，世无沙门、婆罗门等成就者，于今世、后世自身作证而自游化。寿命极短，余五日之后当取命终。又事五道大神。

是时，优头槃便作是念：‘如来必欲度此长者。所以然者？此长者命终之后，当生啼哭地狱中。’是时，优头槃便笑。五道大神遥见笑，即隐其形而作人像，来至优头槃所而给使令。是时，尊者优头槃将此使人往至长者门外住，默然不语。

是时，长者遥见有道人在门外立，即时便说此偈：

“汝今默然住，剃头著袈裟，

为欲求何等？因由何故来？”

尔时，优头槃复以此偈报曰：

“如来无著尊，今日患风发，
设有温汤者，如来欲洗浴。”

是时，长者默然不报。是时，五道大神告毗舍罗先曰：“长者可以汤相惠，必当获福无量，当得甘露之报。”

是时，长者报曰：“我自有五道大神，用此沙门为能加益何等事？”

是时，五道大神便说此偈：

“如来当生时，天帝来下侍，
更谁出是者，能与共俦匹？
用五道神为，不能有所济，
宁供养释师，便获大果报！”

尔时，五道大神复重语长者曰：“汝好自守护身、口、意行，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是时，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右手执剑，语长者曰：“今我身者是五道大神，速与此沙门汤，勿足稽留！”

是时，长者便作是念：“甚奇！甚特！五道大神乃供养此沙门。”即以香汤授与道人，复以石蜜授与沙门。

是时，五道大神自执此香汤，共优头槃至世尊所，以此香汤奉上如来。尔时，世尊以此香汤，沐浴身体，风寻时差，更不增剧。

是时，长者后五日便取命终，生四天王中。是时，尊者优头槃闻长者命终，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优头槃白如来言：“此长者命终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此长者命终生四天王中。”

优头槃白佛言：“此长者于彼命终当生何处？”

世尊告曰：“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三十三天乃至生他化自在天，于彼命终，复来生四天王中。此长者身，六十劫中不堕恶趣，最后得作人身，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成辟支佛。所以然者？汤施之德，其福乃尔。是故，优头槃，恒念浴众僧，闻说道教。如是，优头槃，当作是学！”

尔时，尊者优头槃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不乐修梵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是时，彼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白世尊言：“我今不乐修于梵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

世尊告曰：“汝今何故不乐修梵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

比丘报曰：“我今心意炽盛，身中火燃。若我见女人时，端正无双，我尔时便作是念：‘使此女人与我共交。’又复作是念：‘此非正法，设我从此心者，则非正理。’我尔时复作是念：‘此是恶利，非为善利；此是恶法，非为善法。我今欲舍禁戒，还为白衣。沙门禁戒实不可犯，我于俗人中可分檀布施。’”

世尊告曰：“夫为女人有五种恶。云何为五？一者、秽恶，二者、两舌，三者、嫉妒，四者、瞋恚，五者、无反复。”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非喜由财义，现善内怀毒，
　坏人趣道善，如鹰舍污池。

“是故，比丘，当除不净之想，思惟净观。比丘思惟净观已，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尽断无明、骄慢。汝今，比丘，欲从何生？为从发生？然发恶露不净，皆由幻化诳惑世人。手、爪、齿、形体之属，乃无净处，何者是真？何者是实？从头至足皆悉如是。肝、胆、五藏，有形之物，无一可贪，何者是真？汝今，比丘，欲从何生？汝今善修梵行，如来正法必当尽苦。人命极短，不久存世，虽复极寿，不过百岁，所出无几。

“比丘当知：如来出世，甚为难值；闻法亦难；受四大形，亦复难得；诸根具足，亦复难得；得生中国，亦复难值；与善知识相遭，亦复难得；闻法亦难，分别义理，亦复难得；法法成就，此事亦难。汝今，比丘，设与善知识从事者，便能分别诸法，亦当与人广演其义。设当闻法已，则能分别；能分别法已，则能说其义，无有欲想、瞋恚、愚痴之想，已离三毒，便脱生、老、病、死。我今粗说其义。”

尔时，彼比丘从佛受教，便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时，彼比丘在闲静之处，思惟其法，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欲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尔时，彼比丘便成阿罗汉。

尔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阿难、多耆奢时到，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是时，多耆奢在一巷中见一女人，极为端正，与世奇特；见已，心意错乱，不与常同。

是时，多耆奢即以偈向阿难说：

“欲火之所烧，心意极炽然，

愿说灭此义，多有所饶益。”

是时，阿难复以此偈报曰：

“知欲颠倒法，心意极炽然，
当除想像念，欲息便自休。”

是时，多耆奢复以偈报曰：

“心为形之本，眼为候之原，
睡卧见扶接，形如乱草萎。”

是时，尊者阿难即前进，以右手摩多耆奢头。尔时，即说此偈：

“念佛无贪欲，度彼欲难陀，
睹天现地狱，制意离五趣。”

是时，多耆奢闻尊者阿难语已，便作是说：“止！止！阿难。”俱乞食讫，还至世尊所。

是时，彼女人遥见多耆奢便笑。时，多耆奢遥见女人笑，便生此想念：“汝今形体骨立皮缠，亦如画瓶，内盛不净，诳惑世人，令发乱想。”尔时，尊者多耆奢观彼女人，从头至足：“此形体中有何可贪？三十六物皆悉不净。今此诸物为从何生？”是时，尊者多耆奢复作是念：“我今观他形，为不如自观身中。此欲为从何生？为从地种生耶？水、火、风种生耶？设从地种生，地种坚强，不可沮坏；设从水种生，水种极濡，不可获持；设从火种生，火种不可获持；设从风种生，风种无形而不可获持。”是时，尊者便作是念：“此欲者，但从思想生。”

尔时，便说此偈：

“欲我知汝本，但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汝，则汝而不有。”

尔时，尊者多耆奢又说此偈，如思惟不净之想，即于彼处有漏心得解脱。

时，阿难及多耆奢出罗阅城，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多耆奢白世尊言：“我今快得善利，以有所觉。”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自觉？”

多耆奢白佛言：“色者无牢，亦不坚固，不可睹见，幻伪不真；痛者无牢，亦不坚固，亦如水上泡，幻伪不真；想者无牢，亦不坚固，幻伪不真，亦如野马；行亦无牢，亦不坚固，亦如芭蕉之树，而

无有实；识者无牢，亦不坚固，幻伪不真。”重白佛言：“此五盛阴无牢，亦不坚固，幻伪不真。”

是时，尊者多耆奢便说此偈：

“色如聚沫，痛如浮泡，
想如野马，行如芭蕉，
识为幻法，最胜所说。
思惟此已，尽观诸行，
皆悉空寂，无有真正，
皆由此身，善逝所说。
当灭三法，见色不净，
此身如是，幻伪不真，
此名害法，五阴不牢，
已解不真，今还上迹。

“如是，世尊，我今所觉正谓此耳！”

世尊告曰：“善哉！多耆奢，善能观察此五盛阴本。汝今当知：夫为行人当观察此五阴之本，皆不牢固。所以然者？我当观此五盛阴时，在道树下成无上等正觉，亦如卿今日所观。”

尔时，说此法时，座上六十比丘漏尽意解。尔时，尊者多耆奢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僧迦摩长者子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座。是时，长者子白佛言：“惟愿世尊听在道次！”

是时，长者子即得为道，在闲静之处，克己修行，成其法果，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时，僧迦摩便成阿罗汉。是时，在闲静之处，便生此念：“如来出现甚为难遇，多萨阿竭时时乃出！亦如优昙钵华时时乃出，此亦如是，如来出现于世时时乃有。一切行灭亦复难遇，出要亦难，爱尽、无欲、涅槃，此乃为要。”

尔时，僧迦摩妇母闻女婿作道人，不复著欲，舍于家累，又捐我女，如弃聚唾。尔时，此母往至女所，而语女曰：“汝婿实作道乎？”

其女报曰：“女亦不详为作道不耶？”

其老母曰：“汝今可自庄严，著好衣裳，抱此男、女，往至僧迦摩所。”

尔时，母及女共相将至僧迦摩所。尔时，尊者僧迦摩在一树下结跏趺坐。是时，妇、母二人在前，默然而立。

是时，老母及女观僧迦摩从头至足，而语僧迦摩曰：“汝今何故不与我女共语乎？今此儿女由汝而生。汝今所为实为非理，人所不

许。汝今所思惟者，非是人行。”

是时，尊者僧迦摩即时便说此偈：

“此外更无善，此外更无妙，
此外更无是，善念无过是。”

是时，妇母语僧迦摩曰：“我女今有何罪？有何非法？今何故舍之出家学道？”

是时，僧迦摩便说此偈：

“臭处不净行，瞋恚好妄语，
嫉妒心不正，如来之所说。”

是时，老母语僧迦摩曰：“非独我女而有此事，一切女人皆同此耳！舍卫城中人民之类，见我女者，悉皆意乱，欲与交通，如渴欲饮，睹无厌足，皆起想著。汝今云何舍之学道，方更谤毁。设汝今日不用我女者，汝所生男、女，还自录之。”

尔时，僧迦摩复说此偈：

“我亦无男女，田业及财宝，
亦复无奴婢，眷属及营从。
独步无有侣，乐于闲静处，
行作沙门法，求于正佛道。
有男有女者，愚者所习行，
我常无我身，岂有男女哉？”

是时，妇、母、男、女闻说此偈已，各作是念：“如我今日观察此意，必不还家。”复更观察从头至足，长叹息已，前自长跪，而作是语：“设身、口、意所造非法者，尽共忍之。”即绕三匝而退所在。

是时，尊者阿难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遥见老母及女而问之曰：“向者颇见僧迦摩乎？”

其老母报曰：“虽见亦不为见。”

阿难报曰：“颇共言语乎？”

老母报曰：“虽共言语，不入我意。”

是时，尊者阿难便说此偈：

“欲使火生水，复使水生火，
空法欲使有，无欲欲使欲。”

是时，尊者阿难乞食已，还诣祇树给孤独园，往至僧迦摩所，在一面坐，语僧迦摩曰：“已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报曰：“我已觉知如真法也。”

阿难报曰：“云何觉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报曰：“色者无常，此无常义即是苦，苦者即无我，无我者即是空也。痛、想、行、识皆悉无常，此无常义即是苦，苦者即无我，无我者即是空也。此五盛阴是无常义，无常义者即是苦义。我非彼有，彼非我有。”

是时，僧迦摩便说此偈：

“苦苦还相生，度苦亦如是，
贤圣八品道，乃至灭尽处。
更不还此生，流转天人间，
当尽苦原本，永息无移动。
我今见空迹，如佛之所说，
今得阿罗汉，更不受胞胎。”

是时，尊者阿难叹曰：“善哉！如真之法善能决了。”

是时，阿难便说此偈：

“善守梵行迹，亦能善修道，
断诸一切结，真佛之弟子。”

尔时，阿难说此偈已，即从座起而去，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阿难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欲平等论阿罗汉，当言僧迦摩比丘是也。能降伏魔官属者，亦是僧迦摩比丘。所以然者？僧迦摩比丘七变往降魔，今方成道。自今已后，听七变作道。过此限者，则为非法。”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今方成道者，所谓僧迦摩比丘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听法品第三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随时听法有五功德，随时承受不失次第。云何为五？未曾闻者，便得闻之；以得闻者，重讽诵之；见不邪倾；无有狐疑；即解甚深之义。随时听法有五功德，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随时听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除风，二者、病得差，三者、除去尘垢，四者、身体轻便，五者、得肥白。是谓，比丘，造作浴室有此五功德。是故，诸比丘，若有四部之众欲求此五功德者，当求方便，造立浴室。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施人杨枝有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除风，二者、除涎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眼得清净。是谓，比丘，施人杨枝有五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求此五功德，当念以杨枝用惠施。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屠牛之人，以此财业后得乘车马、大象乎？”

诸比丘对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诸比丘，我亦不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牛已，得乘车马、大象。所以然者？我亦不见屠牛之人得乘车马、大象，终无此理。云何，比丘，汝等颇见屠羊、杀猪，或猎捕鹿，如此之人作此恶已，得此财业后得乘车马、大象乎？”

诸比丘对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诸比丘，我亦不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生类已，得乘车马、大象，终无此理。汝等比丘，若见杀牛之人乘车马者，此是前世之德，非今世福也；皆是前世宿行所致也。汝等若见杀羊之人得乘车马者，当知此人前世宿福之所种也。所以然者？皆由杀心不除故也。何以故？若有人亲近恶人，好喜杀生，种地狱之罪，若来人中，寿命极短。若复有人好喜偷盗，种地狱罪。如彼屠牛之人，贱取贵卖，诳惑世人，不按正法。屠牛之人亦复如是，由杀心故，致此罪咎，不得乘车马、大象。是故，诸比丘，当起慈心于一切众生。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释提桓因如屈伸臂顷，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释提桓因白世尊言：“如来亦说，夫如来出世必当为五

事。云何为五？当转法轮；当度父母；无信之人立于信地；未发菩萨心令发菩萨意；于其中间当受佛决。此五因缘如来出现必当为之。今如来母在三十三天，欲得闻法。今如来在阎浮里内，四部围绕，国王人民皆来云集。善哉！世尊，可至三十三天与母说法。”是时，世尊默然受之。

尔时，难陀、优槃难陀龙王便作是念：“此诸秃头沙门在我上飞，当作方便，使不陵虚。”是时，龙王便兴瞋恚，放大火风，使阎浮里内，洞燃火燃。

是时，阿难白佛言：“此阎浮里内，何故有此烟火？”

世尊告曰：“此二龙王便生此念：‘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我等当共制之，令不陵虚。’便兴瞋恚，放此烟火，由此因缘，故致此变。”

是时，大迦葉即从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与彼共战。”

世尊告曰：“此二龙王极为凶恶，难可受化，卿还就座。”

是时，尊者阿那律即从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彼恶龙。”

世尊告白：“此二恶龙极为凶暴，难可受化，卿还就座。”

是时，离越、尊者迦旃延、尊者须菩提、尊者优陀夷、尊者婆竭，各从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伏恶龙。”

世尊告曰：“此二龙王极为凶恶，难可受化，卿还就坐。”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白佛言：“欲往诣彼降伏恶龙。”

世尊告白：“此二龙王极为凶恶，难可降化，卿今云何化彼龙王？”

目连白佛言：“我先至彼化形极大，恐怯彼龙，后复化形极为微小，然后以常法则而降伏之。”

世尊告曰：“善哉！目连，汝能堪任降伏恶龙。然今，目连，坚持心意，勿兴乱想。所以然者？彼龙凶恶，备触娆汝。”

是时，目连即礼佛足，屈伸臂顷，于彼没不现，往至须弥山上。尔时，难陀、优槃难陀龙王绕须弥山七匝，极兴瞋恚，放大烟火。

是时，目连自隐本形，化作大龙王，有十四头，绕须弥山十四匝，放大火烟，当在二龙王上住。

是时，难陀、优槃难陀龙王见大龙王有十四头，便坏恐怖，自相谓言：“我等今日当试此龙王威力，为审胜吾不乎？”

尔时，难陀、优槃难陀龙王以尾掷大海中，以水洒三十三天，亦不著目连身。是时，尊者大目连复以尾著大海水中，水乃至到梵迦夷天，并复洒二龙王身上。

是时，二龙王自相谓言：“我等尽其力势，以水洒三十三天，然此大龙王复过我上去。我等正有七头，今此龙王十四头。我等绕须弥山七匝，今此龙王绕须弥山十四匝。我今二龙王当共并力与共战斗！”

是时，二龙王极怀瞋恚，雷电霹雳，放大火炎。是时，尊者大目

连便作是念："凡龙战斗以火霹雳，设我以火霹雳共战斗者，阎浮里内人民之类，及三十三天皆当被害。我今化形极小，当与战斗。"是时，目连即化形使小，便入龙口中，从鼻中出；或从鼻入，从耳中出；或入耳中，从眼中出；以出眼中，在眉上行。

尔时，二龙王极怀恐惧，即作是念："此大龙王极有威力，乃能从口中入，鼻中出；从鼻入，眼中出。我等今日实为不如。我等龙种今有四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然无有出我等者。今此龙王威力乃尔，不堪共斗。我等性命死在斯须！"皆怀恐惧，衣毛皆竖。

是时，目连以见龙王心怀恐惧，还隐其形，作常形容，在眼睫上行。是时，二龙王见大目连，自相谓言："此是目连沙门，亦非龙王，甚奇！甚特！有大威力，乃能与我等共斗。"是时，二龙王白目连言："尊者何为触娆我乃尔？欲何所诫敕？"

目连报曰："汝等昨日而作是念：'云何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今当制御之。'"

龙王报曰："如是，目连。"

目连告曰："龙王当知：此须弥山者是诸天道路，非汝所居之处。"

龙王报曰："惟愿恕之，不见重责，自今以后更不敢触娆，兴恶乱想，惟愿听为弟子！"

目连报曰："汝等莫自归我身，我所自归者，汝等便自归之。"

龙王白目连："我等今日自归如来。"

目连告曰："汝等不可依此须弥山，自归世尊；今可共我至舍卫城，乃得自归。"

是时，目连将二龙王，如屈伸臂顷，从须弥山上至舍卫城。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是时，目连告二龙王曰："汝等当知：今日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

龙王报曰："如是，目连。"

是时，龙王还隐龙形，化作人形，不长不短，容貌端正，如桃华色。

是时，目连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目连语龙王曰："今正是时，宜可前进！"

是时，龙王闻目连语，即从座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言："我等二族姓子，一名难陀，二名优槃难陀，自归如来，受持五戒。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复杀生！"尔时，世尊弹指可之。时，二龙王还复故坐，欲得闻法。

尔时，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有何因缘，使此阎浮利内烟火乃尔？"是时，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出舍卫城，至世尊所。尔时，人民之类遥见王来，咸共起迎："善来！大王，可就此坐。"

时，二龙王默然不起。是时，波斯匿王礼世尊足，在一面坐。是时，大王白世尊言："我今欲有所问，惟愿世尊事事敷演！"

世尊告白：“欲有所问，今正是时。”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缘，令此阎浮里内烟火乃尔？”

世尊告曰：“难陀、优槃难陀龙王之所造。然今，大王，勿怀恐惧，今日更无烟火之变。”

是时，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是国之大王，人民宗敬，名闻四远。今此二人为从何来？见吾至此，亦不起迎。设住吾境界者当取闭之，设他界来者当取杀之。”

是时，龙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便兴瞋恚。尔时，龙王便作是念：“我等无过于此王所，更欲反害吾身；要当取此国王及迦夷国人，尽取杀之。”是时，龙王即从座起，礼世尊足，即便而去，离祇洹不远，便不复现。

是时，波斯匿王见此人去，未久，白世尊言：“国事猥多，欲还宫中。”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

是时，波斯匿王即从座起，便退而去，告群臣曰：“向者二人为从何道去？速捕取之。”是时，诸臣闻王教令，即驰走求之而不知处，便还宫中。

是时，难陀、优槃难陀龙王各生此念：“我等无过于彼王所，方欲取我等害之；我等当共害彼人民，使无遗余。”是时，龙王复作是念：“国中人民有何过失？当取舍卫城人民害之。”复重作是念：“舍卫国人有何过失于我等？当取王宫官属尽取杀之。”

尔时，世尊以知龙王心中所念，告目连曰：“汝今当救波斯匿王，无令为难陀、优槃难陀龙王所害。”

目连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目连受佛教诫，礼世尊足，便退而去；在王宫上，结跏趺坐，令身不现。是时，二龙王雷吼霹雳，暴风疾雨，在王宫上，或雨瓦石，或雨刀剑，未堕地之顷，便为优钵莲华在虚空中。是时，龙王倍复瞋恚，雨大高山于宫殿上。是时，目连复化使作种种饮食。是时，龙王倍复瞋恚炽盛，雨诸刀剑。是时，目连复化使作极好衣裳。是时，龙王倍复瞋恚，复雨大沙砾石，在波斯匿宫上，未堕地之顷，便化作七宝。

是时，波斯匿王见宫殿中雨种种七宝，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作是念：“阎浮里内有德之人，无复过我，唯除如来。所以然者？我家中种粳米一根上生，收拾得一斛米，饭以甘蔗之浆，极为香美。今复于宫殿上雨七宝，我便能作转轮圣王乎！”是时，波斯匿王领诸婇女收摄七宝。

是时，二龙王自相谓言：“今将有何意？我等来时欲害波斯匿王，今日变化乃至于斯；所有力势今日尽现，犹不能动波斯匿王毫厘之分。”

是时，龙王见大目揵连在宫殿上结跏趺坐，正身正意，形不倾

斜；见已，便作是念："此必是大目连之所为也。"是时，二龙王以见目连，便退而去。是时，目连见龙王去，还舍神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时，波斯匿王便作是念："今此种种饮食不应先食，当先奉上如来，然后自食。"是时，波斯匿王即车载珍宝，及种种饮食，往至世尊所："昨日天雨七宝及此饮食，惟愿纳受！"

尔时，大目揵连去如来不远。佛告王曰："汝今可持七宝饮食之具，与大目连。所以然者？蒙目连恩，得更生圣贤之地。"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缘，言我更生？"

世尊告曰："汝朝不至我所，欲得听法乎？尔时，有二人亦来听法。王生此念：'我于此国界，最为豪尊，众人所敬。然此二人为从何来？见我不起承迎。'"

时，王白佛："实然，世尊。"

世尊告曰："此亦非人，乃是难陀、优槃难陀龙王。彼知王意，自相谓言：'我等无过于此人王，何故反来害我？要当方宜灭此国界。'我等寻知龙王心中所念，即敕目连，今可救波斯匿王，无令为龙所害也。即受我教，在宫殿上，隐形不现，作此变化。是时，龙王极怀瞋恚，雨沙砾石于宫殿上，未堕地之顷，化作七宝、衣裳、饮食之具。由此因缘，大王，今日便为更生。"

是时，波斯匿王便怀恐怖，衣毛皆竖，前跪膝行至如来前，而白佛言："惟愿世尊恩垂过厚，得济生命！"复礼目连足，头面礼敬："蒙尊之恩，得济生命！"

尔时，国王便说此偈：

"唯尊寿无穷，长夜护其命，
　度脱苦穷厄，蒙尊得脱难。"

是时，波斯匿王以天香华散如来身，便作是说："我今持此七宝奉上三尊，惟愿纳受！"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时，世尊便作是念："此四部之众多有懈怠，皆不听法；亦不求方便，使身作证；亦不复求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我今宜可使四部之众渴仰于法。"尔时，世尊不告四部之众，复不将侍者，如屈伸臂顷，从祇洹不现，往至三十三天。

尔时，释提桓因遥见世尊来，将诸天众，前迎世尊，头面礼足，请令就座，并作是说："善来！世尊，久违觐省。"

是时，世尊便作是念："我今当以神足之力自隐形体，使众人不见我为所在。"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我今于三十三天，化身极使广大。"

尔时，天上善法讲堂有金石纵广一由旬。尔时，世尊石上结跏趺坐，遍满石上。尔时，如来母摩耶将诸天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

一面坐，并作是说："违奉甚久，今来至此，实蒙大幸，渴仰思见，佛今日方来。"是时，母摩耶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释提桓因亦礼如来足，在一面坐；三十三天礼如来足，在一面坐。是时，诸天之众见如来在彼增益天众，减损阿须伦。

尔时，世尊渐与彼诸天之众说于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淫为秽恶，出要为乐。尔时，世尊以见诸来大众及诸天人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普与诸天说之，各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复有十八亿天女之众而见道迹，三万六千天众得法眼净。是时，如来母即从座起，礼如来足，还入宫中。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我今当以何食饭如来乎？为用人间之食？为用自然天食？"

世尊告曰："可用人间之食用食如来。所以然者？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

释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时，释提桓因复白佛言："为用天上时节？为用人间时节？"

世尊告曰："用人间时节。"

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释提桓因即以人间之食，复以人间时节饭食如来。

尔时，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我等今见如来竟日饭食。"

是时，世尊便作是念："我今当入如是三昧，欲使诸天进便进，欲使诸天退便退。"是时，世尊以入此三昧，进却诸天，随其时宜。

是时，人间四部之众不见如来久，往至阿难所，白阿难言："如来今为所在？渴仰欲见。"

阿难报曰："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

是时，波斯匿王、优填王至阿难所，问阿难曰："如来今日竟为所在？"

阿难报曰："大王，我亦不知如来所在！"

是时，二王思睹如来，遂得苦患。尔时，群臣至优填王所，白优填王曰："今为所患？"

时，王报曰："我今以愁忧成患。"

群臣白王："云何以愁忧成患？"

其王报曰："由不见如来故也。设我不见如来者，便当命终。"

是时，群臣便作是念："当以何方便，使优填王不令命终？我等宜作如来形像。"是时，群臣白王言："我等欲作形像，亦可恭敬承事作礼。"

时，王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群臣曰："善哉！卿等所说至妙。"

群臣白王："当以何宝作如来形像？"

是时，王即敕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形

像。”

巧匠对曰：“如是，大王。”

是时，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

是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当时办之。”时，波斯匿王而生此念：“当用何宝，作如来形像耶？”斯须复作是念：“如来形体，黄如天金，今当以金作如来形像。”是时，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

是时，四部之众往至阿难所，白阿难曰：“我等渴仰于如来，所思欲觐尊，如来今日竟为所在？”

阿难报曰：“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但今共至阿那律所而问此义。所以然者？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清净无瑕秽。彼以天眼见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彼能知见。”

是时，四部之众共阿难往至阿那律所，白阿那律曰：“今此四部之众来至我所，而问我曰：‘今日如来竟为所在？’惟愿尊者以天眼观如来今为所在！”

是时，尊者阿那律报曰：“汝等且止！吾今欲观如来竟为所在。”

是时，阿那律正身正意，系念在前，以天眼观阎浮里内而不见之。复以天眼观拘耶尼、弗于逮、郁单曰而不见之。复观四天王、三十三天、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观梵天而不见之。复观千阎浮地、千瞿耶尼、千郁单曰、千弗于逮、千四天王、千艳天、千兜术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而不见如来。复观三千大千刹土而复不见。即从座起，语阿难曰：“我今已观三千大千刹土而不见之。”

是时，阿难及四部之众默然而止。阿难作是念：“如来将不般涅槃乎？”

是时，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我等快得善利，惟愿七佛常现于世，天及世人多所润益！”或有天子而作是语：“且置七佛，但使有六佛者，此亦甚善。”或有天子言：“但使有五佛。”或言：“四佛。”或言：“三佛。”或言：“二佛出现世者，多所润益。”

时，释提桓因告诸天曰：“且置七佛，乃至二佛，但使今日释迦文佛久住世者，则多所饶益。”

尔时，如来意欲使诸天来，诸天便来；意欲使诸天去，诸天便去。是时，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如来何故竟日而食？”

是时，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如来今日食以人间时节，不用天上时节。”

是时，世尊以经三月，便作是念：“阎浮里人四部之众不见吾久，甚有虚渴之想。我今当舍神足，使诸声闻知如来在三十三天。”是时，世尊即舍神足。

时，阿难往阿那律所，白阿那律言：“今四部之众甚有虚渴，欲

见如来。然今如来不取灭度乎？”

是时，阿那律语阿难曰：“昨夜有天来至我所，云：‘如来在三十三天善法讲堂。’汝今且止！吾今欲观如来所在。”是时，尊者阿那律即结跏趺坐，正身正意，心不移动，以天眼观三十三天，见世尊在璧方一由旬石上坐。是时，阿那律即从三昧起，语阿难曰：“如来今在三十三天与母说法。”

是时，阿难及四部之众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阿难问四部众曰：“谁能堪任至三十三天问讯如来？”

阿那律曰：“今尊者目连神足第一，愿屈神力往问讯佛。”

是时，四部之众白目连曰：“今日如来在三十三天，惟愿尊者持四部姓名，问讯如来！又持此义往白如来：‘世尊在阎浮里内世间得道，唯屈威神还至世间！’”

目连报曰：“甚善！诸贤。”

是时，目连受四部之教，屈伸臂顷，往至三十三天，到如来所。是时，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遥见目连来，诸天各生此念：“正是僧使，若当是诸王之使。”是时，诸天皆起往迎：“善来！尊者。”

是时，目连遥见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见已，生此念：“世尊在此天中，亦复烦闹。”目连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目连白佛言：“世尊，四部之众问讯如来：起居轻利，游步康强。”又白此事：“如来生长阎浮里内，于世间得道。惟愿世尊还来至世间，四部虚渴，欲见世尊。”

世尊告曰：“使四部之众进业无倦。云何，目连，四部之众游化劳乎？无斗讼耶？外道异学无触娆乎？”

目连报曰：“四部之众行道无倦。”

“但，目连，汝向者作是念言：‘如来在此亦烦闹。’此事不然。所以然者？我说法时亦不经久，设我作是念，欲使诸天来，诸天便来；欲便诸天不来，诸天则不来。目连，汝还世间，却后七日，如来当往僧迦尸国大池水侧。”

是时，目连屈伸臂顷，还诣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往诣四部众，而告之曰：“诸贤当知：却后七日，如来当来下至阎浮里地僧迦尸大池水侧。”

尔时，四部众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波斯匿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频毗娑罗王，闻如来却后七日，当至僧迦尸国大池水侧，极怀欢喜，不能自胜。是时，毗舍离人民之众，迦毗罗越释种，拘夷罗越人民之众，闻如来当来至阎浮里地，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

尔时，波斯匿集四种之兵，诣池水侧，欲见世尊。是时，五王皆集兵众往世尊所，欲得覲省如来及人民之众。迦毗罗越释皆悉往世尊所，及四部之众皆悉往世尊所，欲得见如来。

尔时，临七日头，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汝今从须弥山顶至僧迦尸池水，作三道路，观如来不用神足至阎浮地。"

自在天子报曰："此事甚佳，正尔时办。"尔时，自在天子即化作三道——金、银、水精。是时，金道当在中央，夹水精道侧、银道侧，化作金树。当于尔时，诸神妙尊天，七日之中皆来听法。

尔时，世尊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说："五盛阴苦。云何为五？所谓色、痛、想、行、识。云何为色阴？所谓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谓名为色阴也。彼云何名为痛阴？所谓苦痛、乐痛、不苦不乐痛，是谓名为痛阴。彼云何名想阴？所谓三世共会，是谓名为想阴。彼云何名为行阴？所谓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阴。彼云何名为识阴？所谓眼、耳、鼻、口、身、意识，此名识阴。

"彼云何名为色？所谓色者，寒亦是色，热亦是色，饥亦是色，渴亦是色。云何名为痛？所谓痛者，痛者名觉。为觉何物？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故名为觉也。云何名为想？所谓想者，想亦是知。知青、黄、白、黑，知苦乐，故名为知。云何名为行？所谓行者，能有所成，故名为行。为成何等？或成恶行，或成善行，故名为行。云何名为识？所谓识者，识别是非，亦识诸味，此名为识也。

"诸天子当知：此五盛阴，知三恶道、天道、人道；此五盛阴灭，便知有涅槃之道。"尔时，说此法时，有六万天人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与诸天人说法已，即从座起，诣须弥山顶，说此偈：

"汝等当勤学，于佛法圣众，
当灭死径路，如人钩调象。
若能于此法，而无懈怠者，
便当尽生死，无有苦原本。"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便诣中道。是时，梵天在如来右处银道侧，释提桓因在水精道侧，及诸天人在虚空中散华烧香，作倡伎乐，娱乐如来。

是时，优钵华色比丘尼闻如来今日当至阎浮提僧迦尸池水侧，闻已，便生此念："四部之众、国王、大臣、国中人民，靡不往者。设我当以常法往者，此非其宜。我今当作转轮圣王形容往见世尊。"是时优钵华色比丘尼还隐其形，作转轮圣王形，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兵宝、典藏宝，是谓七宝。

尔时，尊者须菩提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在一山侧缝衣裳。是时，须菩提闻世尊今日当来至阎浮里地，四部之众靡不见者，"我今者宜可时往问讯礼拜如来。"尔时，尊者须菩提便舍缝衣之业，从座起，右脚著地。是时，彼复作是念："此如来形，何者是世尊，为是眼、耳、鼻、口、身、意乎？往见者复是地、水、火、风种乎？一切

诸法皆悉空寂，无造、无作。如世尊所说偈言：

“‘若欲礼佛者，及诸最胜者，
阴持入诸种，皆悉观无常。
曩昔过去佛，及以当来者，
如今现在佛，此皆悉无常。
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
说于现在中，当观于空法。
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
现在及诸佛，当计于无我。’

“此中无我、无命、无人、无造作，亦无形容有教、有授者，诸法皆悉空寂。何者是我？我者无主。我今归命真法之聚。”尔时，尊者须菩提还坐缝衣。

是时，优钵华色比丘尼作转轮圣王形，七宝导从至世尊所。是时，五国王遥见转轮圣王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自相谓言：“甚奇！甚特！世间出二珍宝：如来、转轮圣王。”

尔时，世尊将数万天人从须弥山顶来，至池水侧。是时，世尊举足蹈地，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变震动。是时，化转轮圣王渐渐至世尊所，诸小国王及人民之类各各避之。是时，化圣王觉知以近世尊，还复本形，作比丘尼，礼世尊足。五王见已，各自称怨，自相谓言：“我等今日极有所失，我等先应见如来，然今此比丘尼先见之。”是时，比丘尼至世尊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今礼最胜尊，今日先得觐省，我优钵华色比丘尼是如来弟子。”

尔时，世尊与彼比丘尼而说偈言：

“善业以先礼，最初无过者，
空无解脱门，此是礼佛义。
若欲礼佛者，当来及过去，
当观空无法，此名礼佛义。”

是时，五王及人民之众不可称计，往至世尊所，各自称名。“我是迦尸国王波斯匿。”“我是拔嗟国王，名曰优填。”“我是五都人民之主，名曰恶生。”“我是南海之主，名优陀延。”“我是摩竭国频毗娑罗王。”尔时，十一那术人民云集，及四部之众最尊长者，千二百五十人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优填王手执牛头栴檀像，并以偈向如来说：

“我今欲所问，慈悲护一切，
作佛形像者，为得何等福？”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曰：

“大王今听之，少多演其义，
作佛形像者，今当粗说之。
眼根初不坏，后得天眼视，
白黑而分明，作佛形像德。
形体当完具，意正不迷惑，
势力倍常人，造佛形像者。
终不堕恶趣，终辄生天上，
于彼作天王，造佛形像福。
余福不可计，其福不思议，
名闻遍四远，造佛形像福。

“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饶益，天、人蒙佑。”

尔时，优填王极怀欢悦，不能自胜。

尔时，世尊与四部众及与五王演说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出要为妙。尔时，世尊以知四部之众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彼说之。尔时，座上天及人民六万余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五王白世尊言：“此处福妙最是神地，如来始从忉利天来下至此说法。今欲建立此处，使永存不朽。”

世尊告曰：“汝等五王，于此处造立神寺，长夜受福，终不朽败。”

诸王报曰：“当云何造立神寺？”

尔时，世尊伸右手，从地中出迦葉如来寺，视五王而告之曰：“欲作神寺者，当以此为法。”

尔时，五王即于彼处起大神寺。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过去恒沙如来翼从多少，亦如今日而无有异。正使当来诸佛世尊翼从多少，亦如今日而无有异。今此经名游天法本。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四部之众及五国王闻佛所说，欢言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当思念六重之法，敬之、重之，执在心怀，无令忘失。云何为六？于是，比丘，身行念慈，如镜视其形，可敬、可贵，无令忘失。

“复次，口行念慈，意行念慈，可敬、可贵，无令忘失。
“复次，得法利之具，能与诸梵行者共之，亦无吝想，此法可敬、可贵，无令忘失。
“复次，诸有禁戒不朽、不败，极为完具，而无缺漏，智者之所贵；复欲使此戒分布与人，使同其味，此法可敬、可贵，无令忘失。
“复次，正见贤圣得出要；如是之见，欲与诸梵行者共同此法，亦可敬、可贵，无令忘失。
“是谓，比丘，有此六重之法，可敬、可贵，无令忘失。是故，诸比丘，常当修行身、口、意行；设得利养之具，当念分布，莫起贪想。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阿耨达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斯是罗汉，三达、六通神足自在，心无所畏；唯除一比丘，阿难是也。
尔时，世尊坐金莲华，七宝为茎，及五百比丘各各坐宝莲华。尔时，阿耨达龙王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
尔时，龙王遍观圣众已，白世尊曰：‘我今观此众中，空缺不具，无尊者舍利弗，惟愿世尊遣一比丘唤舍利弗使来！”
尔时，舍利弗在祇洹精舍，补纳故衣。尔时，世尊告目连曰：“汝至舍利弗所，语舍利弗云：‘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
目连报曰：“如是，世尊。”
是时，尊者大目连如人屈伸臂顷，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语舍利弗言：“如来有教云：‘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
舍利弗报曰：“汝并在前，吾后当往。”
目连报曰：“一切圣众及阿耨达龙王迟想尊颜，欲得相见。惟愿时赴，勿轻时节！”
舍利弗报曰：“汝先至彼，吾后当往。”
是时，目连复重语曰：“云何，舍利弗，神足之中能胜吾乎？然今先遣使在前耶？若舍利弗不时起者，吾当捉臂将诣彼泉！”
是时，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日目连方便试弄吾耳！”
尔时，尊者舍利弗躬解竭支带在地，语目连曰：“设汝神足第一者，今举此带使离于地，然后捉吾臂将诣阿耨达泉。”
是时，目连作是念：“今舍利弗复轻弄我，将欲相试乎？今解带在地云：能举者然后捉吾臂将诣泉所。”是时，目连复作是想：“此必有因，事不苦尔。”即时，伸手而取带举，然不能使带移动如毫厘许。是时，目连尽其力势移此带，不能使动。是时，舍利弗取此带系著阎浮树枝。是时，尊者目连尽其神力，欲举此带，终不能移。当举此带时，此阎浮地大振动。
尔时，舍利弗便作是念：“目连比丘尚能使此阎浮地动，何况此带！我今当持此带系著二天下。”尔时，目连亦复举之；系著三天

下、四天下，亦能举之，如举轻衣。是时，舍利弗复作是念：“目连比丘堪任举四天下，而不足言。我今持此带，系著须弥山腹。”是时，目连复能动此须弥山及四天王宫，三十三天宫皆悉动摇。是时，舍利弗复以此带系千世界。是时，目连亦能使动。时，舍利弗复以此带系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亦复能动。是时，天地大动，唯有如来坐阿耨达泉而不移动，犹如力士弄于树叶而无疑难。

是时，阿耨达龙王白世尊言：“今此天地何故振动？”

尔时，世尊具与龙王说此本缘。龙王白佛：“此二人神力何者最胜？”

世尊告曰：“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

龙王白佛言：“世尊前记言：‘目连比丘神足第一，无过是者。’”

世尊告曰：‘龙王当知：有四神足。云何为四？自在三昧神力、精进三昧神力、心三昧神力、试三昧神力。是谓，龙王，有此四神足之力。若有比丘、比丘尼有此四神力者，亲近修行而不放舍者，此则神力第一。”

阿耨达龙王白佛：“目连比丘不得此四神足乎？”

世尊告曰：“目连比丘亦得此四神足之力，亲近修行，初不放舍。然目连比丘欲住寿至劫，亦复能办。然舍利弗所入三昧，目连比丘不知名字。”

是时，尊者舍利弗复作是念：“三千大千刹土，目连皆能移转，蠕虫死者不可称计。然我躬自闻，如来座者不可移动。我今可以此带系著如来座所。”是时，目连复以神足而举此带，然不能动。时，目连生此念：“非我于神足退乎？今举此带而不能动。我今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

尔时，目连舍此带已，即以神足至世尊所。遥见舍利弗在如来前坐，见已，目连复作是念：“世尊弟子神足第一，无出我者，然我不如舍利弗乎？”尔时，目连白佛言：“我将不于神足退乎？所以然者？我先发祇洹精舍，然后舍利弗发，今舍利弗比丘先在如来前坐。”

佛言：“汝不于神足有退，但舍利弗所入神足三昧之法，汝所不解。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智慧无有量，心得自在，不如舍利弗从心也；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若舍利弗比丘心所念法，即得自在。”大目连即时默然。

是时，阿耨达龙王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今舍利弗比丘极有神力，不可思议，所入三昧，目连比丘而不知名字。”尔时，世尊与阿耨达龙王说微妙之法，劝令欢喜，即于彼说戒。清旦，将诸比丘僧，还诣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诸比丘自相谓言：“世尊口自记：‘我声闻中神足第一者，目连比丘是也。’然今日不如舍利弗。”

尔时，诸比丘起轻慢想于目连所。是时，世尊便作是念：“此诸比丘生轻慢之想向目连，受罪难计。”告目连曰：“现汝神力使此众

见，无令大众起懈怠想。”

目连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目连礼世尊足，即于如来前没不现，往诣东方七恒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彼土。是时，目连以凡常之服往诣彼土，在钵盂缘上行。又彼土人民，形体极大。是时，诸比丘见目连已，自相谓言：“汝等观此虫，正似沙门。”是时，诸比丘复持示彼佛：“唯然，世尊，今有一虫，正似沙门。”

尔时，奇光如来告诸比丘曰：“西方去此七恒河沙土，彼世界名忍，有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是彼弟子，神足第一。”尔时，彼佛告目连曰：“此诸比丘起轻慢意，现汝神足，使大众见之。”

目连对曰：“如是，世尊。”是时，目连闻佛教已，以钵盂络盛彼五百比丘至梵天上。是时，目连以左脚登须弥山，以右脚著梵天上。尔时，便说此偈：

“常当念勤加，修行于佛法，
降伏魔众怨，如钩调于象。
若能于此法，能行不放逸，
当尽苦原际，无复有众恼。”

是时，目连以此音响遍满祇洹精舍。诸比丘闻已，往白世尊：“目连为住何处而说此偈？”

世尊告曰：“此目连比丘去此佛土七恒河沙，正在东方，以绳络盛彼五百比丘，以左脚登须弥山，右脚著梵天上，而说此偈。”

尔时，诸比丘叹未曾有：“甚奇！甚特！目连比丘有大神足，我等起于懈慢于目连所，惟愿世尊使目连比丘将此五百比丘来至此间！”

是时，世尊遥现道力，使目连知意。

是时，目连将五百比丘来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数千万众而为说法。时，大目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然释迦文佛弟子仰观彼比丘。是时，东方世界比丘礼世尊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彼比丘曰：“汝等比丘为从何来？是谁弟子？道路为经几时？”

彼五百比丘白释迦文佛：“我等世界今在东方，佛名奇光如来，是彼弟子。然我等今日亦复不知为从何来？为经几日？”

世尊告曰：“汝等知佛世界乎？”

诸比丘对曰：“不也，世尊。”

“汝等今日欲诣彼土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世尊，欲还诣彼土。”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今当与汝说六界法，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六界之法？比丘当知：六界之人禀父母精气而生。云何为六？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谓，比丘，有此六界。人身禀此精气而生六入。云何为六？所谓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是谓，比丘，有此六入，由父母而得有，以依六入便有六识身。云何为六？若依眼识则有眼识身，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谓，比丘，此名六识身。若有比丘解此六界、六入、六识者，能度六天而更受形。设于彼寿终来生此间，聪明高才，于现身上，尽于结使，得至涅槃。"

尔时，世尊告目连曰："汝今还将此比丘诣彼佛土。"

目连报曰："如是，世尊。"是时，目连复以络盛五百比丘，绕佛三匝，便退而去，如屈伸臂顷，已至彼佛土。是时，目连舍此比丘已，礼彼佛足已，还来诣此忍界。是时，彼土比丘闻此六界已，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声闻神足难及，所谓大目揵连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拔耆国师子园中。

诸神足高德比丘：贤者舍利弗、贤者大目揵连、贤者迦葉、贤者离越、贤者阿难等五百人俱。是时，大目揵连、大迦葉、阿那律晨旦至舍利弗所。然阿难遥见三大声闻诣舍利弗所，语离越言："三大声闻往至舍利弗所，我等二人亦可往至舍利弗所。所以然者？备闻舍利弗说奇妙之法。"

离越报曰："此事可然。"

是时，离越、阿难往至舍利弗所。是时，舍利弗言："善来！诸贤，就此处坐。"是时，舍利弗语阿难曰："我今欲有所问：'此牛师子园极为快乐，自然天香流布四远，云何当使此园快乐？'"

阿难报曰："若有比丘多有所闻不忘，总持诸法义味，具足修行梵行，如此诸法皆悉具足，亦不漏脱，与四部之众而为说法，不失次第，亦不卒暴，无有乱想。如是，比丘在此牛师子园快乐。"

是时，舍利弗语离越言："阿难今日已演说之。我今复欲问汝义，牛师子园快乐如是，汝今次说，义复云何？"

离越报曰："于是，比丘乐闲静之处，思惟坐禅，与止观相应。如是，比丘乐牛师子园中。"

是时，尊者舍利弗语阿那律曰："汝今当说悦乐之义。"

阿那律报曰："若有比丘天眼彻视，观众生类死者、生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皆悉知之。或有众生身、口、意行恶，诽谤贤圣，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善，不诽谤贤圣。犹如士夫观空中，靡不备悉；有天眼比丘亦复如是，观诸世界无有疑难。如是，比丘在牛师子园中，快乐如是也。"

是时，舍利弗语迦葉曰：“我今语汝：如是诸贤以说快乐之义，汝今次应说之。”

迦葉报曰：“若有比丘行阿练若行，复教他人使行阿练若，叹说闲静之德；己身著补纳之衣，复教他使行头陀；身自知足，在闲居之处，复教他人使修其行；己身戒德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复教他人使行其法，叹说其法；己能劝化，复教他人使行其法，教训无厌足，如是比丘在牛师子园中快乐无比。”

尔时，尊者舍利弗语大目连曰：“诸贤圣以说快乐之义，汝今次说快乐之义。牛师子园中快乐无双，汝今欲云何说之？”

目连报曰：“于是比丘有大神足，于神足而得自在。彼能变化无数千事而无疑难，亦能分一身作无数身，或复还合为一，石壁皆过，踊没自在，亦如驶河，犹如飞鸟在空中无迹，譬如暴火焚烧山野，亦如日月靡所不照，亦能举手摩擦日月，亦能化身至梵天上，如此比丘宜牛师子园中。”

是时目连语舍利弗曰：“我等各随其辩而说之，我等今问舍利弗义。牛师子园极为快乐，何等比丘宜在其中？”

舍利弗言：“若有比丘能降心，然彼心不能降比丘。设彼比丘欲得三昧，即时彼比丘能得三昧，随意远近成三昧者，即能成办之。犹如长者家有好衣盛著箱箧，尔时彼长者随意欲取何等衣，随意取之而无疑难；亦能随意入三昧中，此亦如是，心能使比丘，非比丘能使心，随意入三昧亦无疑难。如是，比丘能使心，非心使比丘，如是之人宜在牛师子园中。”

是时，舍利弗告诸贤曰：“我等随其辩而说，各随方宜，善说此义。今各相将往问世尊，云何比丘得乐此牛师子园？若世尊有所说，我等当奉行。”

诸比丘报曰：“如是，舍利弗。”

是时，大声闻等各各相将往至如来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大声闻以此因缘具白佛。尔时，世尊告曰：“善哉！如阿难所说。所以然者？阿难比丘闻法能持，总摄诸法，具足修行梵行。如此之法，善闻不忘，亦无邪见，与四部之众而说法，言不错乱，亦不卒暴。

“离越比丘所说亦复快哉！所以然者？乐闲静之处，不处人间，常念坐禅，无有诤讼，与止观相应，闲居寂寞。

“阿那律比丘亦复快哉！所以然者？阿那律比丘天眼第一。彼以天眼观三千世界，犹如有眼之人，掌中观珠。阿那律比丘亦复如是，彼以天眼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无疑难。

“今迦葉比丘亦复快哉！所以然者？迦葉比丘己身是阿练若行，复能叹说闲居之行；身能乞食，复能叹誉乞食之德；身著补纳衣，复能叹说补纳衣之德；己身知足，复能叹说知足之德；己身处岩穴，复能叹说岩穴之德；己身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

脱见慧成就，复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身能教化，复能教人使行其法。

“善哉！善哉！如目连所说。所以然者？目连比丘有大威力，神足第一，心得自在，彼意欲所为，则能成办之，或化一身，分为万亿，或还合为一，石壁皆过，无有罣碍，踊没自在；亦如驶水，亦无触碍；如空中之鸟，亦无足迹；犹如日月靡所不照，能化身乃至梵天。

“善哉！如舍利弗之所说。所以然者？舍利弗能降伏心，非心能降伏舍利弗，若欲入三味时，则能成办，无有疑难。犹如长者好衣裳，随意取之而无疑难。舍利弗比丘亦复如是，能降伏心，非心能降伏舍利弗，随意入三昧，皆悉在前。

“善哉！善哉！诸比丘，汝等所说各随方便。但今复听我所说，云何比丘乐牛师子园中？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彼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彼乞食已，还归所在，洗手面，在一树下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彼比丘便作是念：‘我今不坏于坐，要当尽有漏成无漏。’尔时，彼比丘即有漏心得解脱。如是，比丘宜在牛师子园中。如是，比丘恒勤精进，莫有懈怠，所在之处靡不宗奉者。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咒愿有六德。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六德？于是，施主檀越成就三法。云何檀越施主成就三法？于是，檀越施主信根成就、戒德成就、闻成就，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施物之法复成三法。云何为三？然彼物色成就、味成就、香成就，有此三法。是谓，比丘，有此六事获大功德，名德远闻，获甘露之报。是故，诸比丘，若欲成就此六事者，当念惠施。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尔时，座上有一比丘，便生此念：“愿如来告我有所论说。”尔时，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告诸比丘：“若有比丘生此念：‘如来躬教训我。’彼比丘戒具清净，无有瑕秽，修行止观，乐闲静之处。

“若复比丘意欲求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者，亦当戒德成就，在空闲处而自修行，与止观共相应。

“若复比丘欲求知足者，当念戒德具足，在闲静处而自修行，与

止观共相应。

“若复比丘欲求使四部之众、国王、人民有形之类所见识知，彼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禅，中无悔心，亦不变易，当念戒德成就。

“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神足，彼亦当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八解脱门而无罣碍，彼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天耳彻听，闻天人声，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念，诸根缺漏，彼亦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众生心意，有欲心、无欲心，有瞋恚心、无瞋恚心，有愚痴心、无愚痴心，如实知之；有爱心、无爱心，有受心、无受心，如实知之；有乱心、无乱心，有疾心、无疾心，有少心、无少心，有量心、无量心，有痛心、无痛心，有三昧心、无三昧心，有解脱心、无解脱心，如实知之。欲如是者，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得无量神足，分一身作无数，复还合为一，踊没自在，化身乃至梵天，彼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自忆宿世无数劫事，或一生、二生乃至千生、百千亿生，成劫、败劫、成败之劫，不可称计，我曾死此生彼，名某、字某，或从彼终，来生此间；自亿如此无数劫事，当念戒德具足而无他念。

“若复比丘意欲求天眼彻视，观众生类善趣、恶趣，善色、恶色，若好、若丑，如实知之。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恶，诽谤贤圣，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或复有众生身、口、意行善，不诽谤贤圣，心意正见，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意欲如是者，当念戒德具足。

“若复比丘意欲求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彼当念戒德具足，内自思惟，无有乱想，居在闲处。

“诸比丘，当念戒德具足，无他余念，威仪成就具足，少过常恐，何况大者！若有比丘意欲使如来共论者，常念戒德具足；已戒德具足，当念闻具足；闻已具足，当念施具足；施已具足，当念智慧具足，解脱知见，皆悉具足。若比丘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便为天、龙、鬼、神所见供养，可敬、可贵，天、人所奉。是故，诸比丘，当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无能过者。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已在舍卫城夏坐，意欲人间游化。"

世尊告曰："今正是时。"时，舍利弗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时，舍利弗去未久，有一比丘怀诽谤意，白世尊言："舍利弗与诸比丘共诤，竟不忏悔，今游行人间。"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速往持吾声，唤舍利弗。"

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佛敕目连、阿难："汝等使诸房中召诸比丘诣世尊所。所以然者？舍利弗所入三昧，今当在如来前作师子吼。"

是时，诸比丘闻佛教已，各集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彼至舍利弗所，语舍利弗言："如来欲得相见。"

尔时，舍利弗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佛告舍利弗言："卿向者去未久，有秽行比丘来至我所，而白我言，云舍利弗比丘与诸比丘共诤，亦不悔过，在人间游化。审实尔乎？"

舍利弗白佛言："如来自当知之。"

世尊告曰："我自知耳！但今大众各怀狐疑。汝今于大众中，可以己辩而自明净。"

舍利弗白佛言："自出母胎，年向八十，每自思惟，未曾杀生，亦不妄语，正使于调戏之中亦不妄语，亦复未曾斗乱彼此；设不专意之时，或能有此行耳！我今，世尊，心意清净，岂当与梵行人共斗诤乎？亦如此地，亦受净，亦受不净，屎尿秽恶皆悉受之，脓血涕唾终不逆之，然此地亦不言恶，亦不言善。我亦如是，世尊，心不移转，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行？心不专者能有此耳！我今心正，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亦如水，亦能使好物净，亦能使不好物净；彼水不作是念：'我净是、置是。'我亦如是，无有异想，何得与梵行人共斗而远游乎？犹如炽火焚烧山野，不择好丑，终无想念。我亦如是，岂当有意与梵行人共诤乎？亦如扫帚，不择好丑，皆能除之，终无想念。犹如牛无其双角，极自良善，亦不凶暴，善可将御，随意所至，终无疑难。唯然，世尊，我心如是，亦不兴想有所伤害，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亦如旃陀罗女著弊坏衣，在人间乞食亦无禁忌。我亦如是，世尊，亦无想念，当兴诤讼而远游也？亦如脂釜，处处漏坏，有目之人皆悉观见处处漏出。我亦如是，世尊，九孔之中漏出不净，岂当与梵行人共诤？犹如女人年少端正，复以死尸系彼女颈，而厌患之。世尊，我亦如是，厌患此身如彼无异，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此事不然！世尊自当知之，彼比丘亦当知之。设当有是者，愿彼比丘受我忏悔！"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汝今可自悔过。所以然者？若不悔者，

头便破为七分。”

是时，彼比丘心怀恐怖，衣毛皆竖，即从座起，礼如来足，白世尊言：“我今自知犯舍利弗，惟愿世尊受我忏悔！”

世尊告曰：“汝比丘，自向舍利弗忏悔。若不尔者，头便破为七分。”

是时，彼比丘即向舍利弗头面礼足，白舍利弗言：“惟愿受我忏悔，愚不别真！”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今可受此比丘悔过，又以手摩头。所以然者？若当不受此比丘忏悔者，头破为七分。”

尔时，舍利弗以手摩头，语比丘曰：“听汝忏悔！如愚如惑，此佛法中极为旷大，能随时悔过者，善哉！今受汝忏悔，后更莫犯。”如是再三。

是时，舍利弗告彼比丘曰：“汝更莫犯。所以然者？有六法入地狱，六法生天，六法至涅槃处。云何为六？欲害他人；我已起此害心，便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我当教人使害他，于中起害心；已得害人，于中起欢喜；我当得此不馨之问；未起此事便怀愁忧。是谓有此六法，令人堕恶趣。

“云何有六，令人至善处？所谓身戒具足，口戒具足，意戒具足，命根清净，无杀害心，无妒嫉心。是谓有此六法，生于善处。

“云何修六法至于涅槃？所谓六思念法。云何为六？所谓身行慈无瑕秽；口行慈无瑕秽；意行慈无瑕秽；若得利养之具，能与人等共分之而无吝想；奉持禁戒无瑕疵，智者所贵，如是之戒能具足；诸有邪见、正见、贤圣出要，能得尽苦本，如是诸见皆悉分明。是谓六法得至涅槃。汝今，比丘，当求方便，行此六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彼比丘重从座起，礼舍利弗足：“我今重自忏悔，如愚如惑而不别真。惟愿舍利弗，受我悔过，后不复犯！”

舍利弗曰：“听汝悔过！贤圣法中极为旷大，能自改往修来，莫复更犯。”

尔时，彼比丘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第一最空法，汝等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第一最空之法？若眼起时则起，亦不见来处，灭时则灭，亦不见灭处；除假号法、因缘法。云何假号、因缘？所谓是有则有，此生则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受，受缘有，有缘生，生缘死，死缘愁、忧、苦、恼，不可称计。如是苦阴成此因缘。

“无是则无，此灭则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

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死灭，死灭则愁、忧、苦、恼，皆悉灭尽，除假号之法。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起时则起，亦不知来处，灭时则灭，亦不知灭处，除其假号之法。彼假号法者，此起则起，此灭则灭。此六入亦无人造作，亦名色、六入法，由父母而有胎者亦无，因缘而有，此亦假号，要前有对，然后乃有。犹如钻木求火，以前有对，然后火生；火亦不从木出，亦不离木。若复有人劈木求火亦不能得，皆由因缘合会，然后有火。此六情起病亦复如是，皆由缘会于中起病。此六入起时则起，亦不见来，灭时则灭，亦不见灭；除其假号之法，因由父母合会而有。”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先当受胞胎，渐渐如冻酥，
遂复如息肉，后转如像形。
先生头项颈，转生手足指，
支节各各生，发毛爪齿成。
若母饮食时，种种若干馔，
精气用活命，受胎之原本。
形体以成满，诸根不缺漏，
由母得出生，受胎苦如是。

“比丘当知：因缘合会，乃有此身耳！又复，比丘，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毛孔九万九千，脉有五百，筋有五百，虫八万户。比丘当知：六入之身有如是灾变。比丘，当念思惟：‘如是之患，谁作此骨？谁合此筋脉？谁造此八万户虫？’尔时，彼比丘作是念思惟，便获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罗汉。”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三百六十骨，在此人身中，
古佛之所演，我今亦说之。
筋有五百枚，脉数亦如是，
虫有八万种，九万九千毛。
当观身如是，比丘勤精进，
速得罗汉道，往至涅槃界。
此法皆空寂，愚者之所贪，
智者心欢悦，闻此空法本。

“是谓，比丘，此名第一最空之法。与汝等说如来之所施行之法，我今已为起慈哀心，我今已办，常当念修行其法，在闲居之处，坐禅思惟，勿有懈怠。今不修行，后悔无益！此是我之教训。如是，

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瞿昙，刹利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业？为著何教？为究竟何事？婆罗门意欲何求？有何行业？为著何教？究竟何事？国王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业？为著何教？为究竟何事？盗贼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业？为著何教？为究竟何事？女人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业？为著何教？为究竟何事？”
　　尔时，世尊告梵志曰：“刹利种者，常好斗讼，多诸技术，好喜作务，所要究竟终不中休。”
　　梵志问曰：“梵志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意好咒术，要作居家，乐闲静之处，意在梵天。”
　　又问曰：“国王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当知：王意所欲得国政，意在兵仗，贪著财宝。”
　　“盗贼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贼意盗窃，心在奸邪，欲使人类不知所作。”
　　“女人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女人意在男子，贪著财宝，心系男女，心欲自由。”
　　尔时，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尽知尔许之变，如实不虚。今日比丘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戒德具足，心游道法，意在四谛，欲至涅槃，此是比丘之所求也。”
　　是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言：“如是，世尊，比丘所行意不可移转，其义实尔。瞿昙，涅槃者极为快乐。如来所说乃为过多，犹如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在暗者见明，今日如来所说亦复如是，而无有异。我今国事猥多，欲还所止。”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是时，生漏梵志即从座起，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尔时，生漏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梵志白世尊言：“此中颇有比丘，云何得修梵行无有缺漏，清净修梵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戒律具足而无所犯，此名清净修得梵行。复次，梵志，若有眼见色，不起想著，不起识念，除恶想，去不善法，得全眼根，是谓此人清净修梵行。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

细滑、意知法，都无识想，不起想念，清净得修梵行，全其意根，如此之人得修梵行，无有缺漏。”

婆罗门白佛言：“何等之人不修梵行，不具足清净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俱会者，此名非梵行。”

婆罗门白佛言：“何等之人漏行不具足？”

世尊告曰：“若有人与女人交接，或手足相触，戢在心怀而不忘失。是谓，梵志，行不具足，漏诸淫泆，与淫、怒、痴共相应。

“复次，梵志，或与女人共相调戏，言语相加。是谓，梵志，此人行不全具，漏淫、怒、痴，梵行不具足修清净行。

“复次，梵志，若有女人恶眼相视而不移转，于中便起淫、怒、痴想，生诸乱念。是谓，梵志，此人梵行不净，不修梵行。

“复次，梵志，若复有人远闻，或闻哭声，或闻笑声，于中起淫、怒、痴，起诸乱想。是谓，梵志，此人不清净修梵行，与淫、怒、痴共相应，行不全具。

“复次，梵志，若有人曾见女人，后更生想，忆其头目，于中生想；在屏闲之处，生淫、怒、痴，与恶行相应。是谓，梵志，此人不修梵行。”

是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沙门瞿昙亦知梵行，亦知不梵行；亦知漏行，亦知不漏行。所以然者？我今亦生此念：‘诸有人民与女人手足相加，起诸乱想。’我时便生此念：‘此人行不清净，与淫、怒、痴共相应。第一更乐者，女人是也。第一可欲者，所谓眼眼相视，然彼女人或语、或笑，系缀男子，或共言语而系缀男子。’是时，我便生此念：‘此六人尽行不清净行。如来今日所说甚过，犹如盲者得目，迷者见路，愚者闻道，有目之人见色，如来说法亦复如是。我今自归佛、法、众，自今之后不复杀生，惟愿受为优婆塞！’”

尔时，生漏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城外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马师到时，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是时，萨遮尼揵子遥见马师来，即往语马师曰：“汝师说何等义？有何教训？以何教诫向弟子说法乎？”

马师报曰：“梵志，色者无常，无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也，空者彼不我有，我非彼有。如是者智人之所学也。痛、想、行、识无常，此五盛阴无常，无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卿欲知者，我师教诫其义如是，与诸弟子说如是义。”

是时，尼揵子以两手掩耳，而作是言：“止！止！马师，我不乐闻此语。设瞿昙沙门有此教者，我实不乐闻。所以然者？如我义者色者是常，沙门义者无常。何日当见沙门瞿昙与共论议？当除沙门瞿昙

颠倒之心。”

尔时，毗舍离城五百童子集在一处，欲有所论。是时，尼揵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语童子曰：“汝等皆来，共至沙门瞿昙所。所以然者？意欲与彼沙门瞿昙共论，使彼沙门得见正谛之道。沙门所说者色者无常，如我义者色者是常。犹如力士手执长毛之羊，随意将东西，亦无疑难；我今亦复如是，与彼沙门瞿昙论议，随我捉舍而无疑难。犹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在深水中戏，亦无所难；我今亦复如是，与彼论议亦无疑难。犹如两健丈夫而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随意转侧，亦无疑难；我今与彼论义亦无疑难。我论议中尚能害象，何况人乎！亦能使象东、西、南、北，岂不如人乎？今此讲堂梁柱无情之物，尚能使移转，何况与人共论能胜！我使彼血从面孔出而命终。”

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尼揵子终不能与沙门论议，但恐沙门瞿昙与尼揵子论议耳！”或有作是说：“沙门不与尼揵子论议，尼揵子能与沙门共论议。”是时，尼揵子便作是念：“设令沙门瞿昙所说，如马师比丘者，足得相畴；若更有义者，闻已当知。”

是时，尼揵子将五百童子，前后围绕，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尼揵子白世尊言：“云何，瞿昙，有何教诫？以何教诫训诸弟子？”

佛告尼揵子：“我之所说，色者无常，无常即是苦，苦者即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痛、想、行、识及五盛阴皆悉无常，无常即是苦，苦者无我，无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我之教诫其义如是。”

尼揵子报曰：“我不乐闻此义。所以然者？如我所解义，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今且专心意，思惟妙理，然后说之。”

尼揵子报曰：“我今所说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

世尊告曰：“汝今所说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辩说之，何为引彼五百人乎？”

尼揵子报曰：“我今说色是常，沙门欲何等言论？”

世尊告曰：“我今说色者无常，亦复无我。权诈合数有此色者，亦无真实，无固、无牢，亦如雪抟，是磨灭之法，是变易之法。汝今方说色者是常，我还问汝，随意报我。云何，尼揵子，转轮圣王还于己国得自在不乎？又彼大王不应脱者而脱之，不应系者而系之，可得尔乎？”

尼揵子报曰：“此圣王有此自在之力，不应杀者能杀之，不应系者能系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转轮圣王当复老乎？头白、面皱、衣裳垢坌？”是时，尼揵子默然不报。世尊再三问之，彼亦再三默然不报。

是时，密迹金刚力士手执金刚之杵，在虚空中而告之曰：“汝今

不报论者，于如来前破汝头作七分！”

尔时，世尊告尼揵子曰：“汝今观虚空中。”

是时，尼揵子仰观空中，见密迹金刚力士，又闻空中语：“设汝不报如来论者，当破汝头作七分！”见已惊恐，衣毛皆竖，白世尊言：“惟愿瞿昙当见救济，今更问论当畴对！”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转轮圣王当复老乎？亦当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耶？”

尼揵子报曰：“沙门瞿昙，虽有此语，如我义者，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后报之，前之与后义不相应。但具论圣王当复老乎？亦当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耶？”

尼揵子报曰：“转轮圣王许使老。”

世尊告曰：“转轮圣王常能于己国得自由，何以故不能却老、却病、却死？我不用老、病、死，我是常之，应欲使然者，其义可乎？”

是时，尼揵子默然不对，愁忧不乐，寂然不语。

是时，尼揵子身体汗出，汗污衣裳，亦彻坐处，乃至于地。世尊告曰：“尼揵子，汝在大众中而师子吼：‘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昙所，与共论议，当降伏，如捉长毛之羊，随意东西，而无疑难；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随意自游，亦无所畏；亦如两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随意转侧。’又复汝说：‘我常能论害大象，如此梁柱草木斯皆无情，与共论议能使屈伸低仰，亦能使腋下流汗。’”

尔时，世尊举三法衣，示尼揵子曰：“汝观如来腋无流汗，然汝今日返更有汗，乃彻乎地。”是时，尼揵子复默然不对。

尔时，有童子名头摩，集在彼众中。是时，头摩童子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说。”

世尊告曰：“随意说之。”

头摩童子白佛言：“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好浴池，然彼浴池有虫饶脚。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而出此虫，各各以瓦石取此虫打之，伤破手脚，彼虫意欲还入水者，终无此事。此尼揵子亦复如是，初意猛盛，与如来共论，心怀妒意，兼抱骄慢。如来尽以除之，永无有余。此尼揵子更终不能重至如来所而共论议。”

是时，尼揵子语头摩童子曰：“汝今愚惑，不别真伪，亦不与汝共论，乃与沙门瞿昙共论。”是时，尼揵子白佛言：“唯问义理，当更说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转轮圣王欲使老、病、死不至，可得尔乎？彼圣大王果此愿耶？”

尼揵子报曰：“不果此愿也。”

“欲使有此色，欲使无此色，可果乎？”

尼揵子报曰：“不果也，瞿昙。”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色者是常，为是无常？”

尼揵子报曰：“色者无常。”

“设复无常，为变易法，汝复见此是我，许我是彼有乎？”

对曰：“不也，瞿昙。”

“痛、想、行、识为是常，为是非常？”

对曰：“无常。”

世尊告曰：“设复无常，为变易之法，汝颇见有乎？”

对曰：“无也。”

世尊告曰：“此五盛阴是常、无常也？”

尼揵子报曰：“无常也。”

佛言：“设复无常，为变易法，汝颇见有乎？”

对曰：“无也。”

“云何，尼揵子，汝言是常，此理不与义相违乎？”

是时，尼揵子白世尊言：“我今愚痴，不别真谛，乃兴此怀，与瞿昙共论，言色是常。犹如猛兽师子遥见人来，有恐怖心乎？终无此事！今日如来亦复如是，无有毫厘。我今狂惑，未明深义，乃敢触娆。沙门瞿昙所说过多，犹如盲者得眼，聋者彻听，迷者见路，无目者见色。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无数方便而为说法。我今自归沙门瞿昙、法、比丘僧，自今已后尽形寿，听为优婆塞，不复杀生。惟愿瞿昙及比丘僧，当受我请！欲饭佛及比丘僧。”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是时，尼揵子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绕佛三匝，头面礼足而去，往诣毗舍离童子所；到已，语童子曰：“汝等所应供养我具，当以时给我，莫以非时。我今请沙门瞿昙及比丘僧，明当饭之。”

是时，诸童子各办饮食之具，持用与之。是时，尼揵子即以其夜，办种种甘馔饮食，敷好坐具，而白：“时到，今正是时，惟愿屈神！”

是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将诸比丘僧入毗舍离，往至尼揵子家，到已就座，及比丘僧各次第坐。是时，尼揵子已见佛、比丘僧坐定，自手斟酌，行种种饮食，见佛、比丘僧食讫，行清净水，便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欲得闻法。

尔时，世尊渐与说妙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恶，淫不净行，出要为乐。尔时，世尊已见尼揵子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彼尼揵子说之。是时，尼揵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祠祀火为上，诗书颂为首，
　人中王为最，众流海为源，
　星中月为明，光明日最胜。
　上下及四方，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类，佛为无上尊。

欲求其德者，三佛为最上。”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从座起而去。是时，尼揵子五百弟子闻师受佛教化，闻已，各各自相谓言：“我等大师，云何师宗瞿昙？”是时，诸弟子出毗舍离城，在中道立。是时，尼揵子欲至佛所听法。是时，世尊与尼揵子说法，助令欢喜。尼揵子闻法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是时，尼揵子弟子遥见师来，各各自相谓言：“此沙门瞿昙弟子今著道来，各各取瓦石而打杀之。”

时，诸童子闻尼揵子为弟子所杀，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诸童子白世尊言：“如来所可教化尼揵子者，今为弟子所杀。今已命终，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谛具足，三结使灭，成须陀洹，必尽苦际。今日命终，生三十三天，彼见弥勒佛已，当尽苦际。此是其义，当念修行。”

尔时，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揵子至世尊所，捔论议。还以己论而自缚，来受如来化。夫见如来者终无虚妄！犹如有人入海取宝，必有所克获，终不空还；此亦如是，其有众生至如来所者，要得法宝，终不空还。”

尔时，世尊与诸童子说微妙法，使令欢喜。尔时，诸童子从佛闻法已，即从座起，绕佛三匝，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诸童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为六？小儿以啼为力，欲有所说，要当先啼；女人以瞋恚为力，依瞋恚已，然后所说；沙门、婆罗门以忍为力，常念下下于人，然后自陈；国王以骄傲为力，以此豪势而自陈说；然阿罗汉以专精为力，而自陈说；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是谓，比丘，有此六凡常之力。是故，比丘，常念修行此大慈悲。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已思惟、广布无常想，尽断欲界爱，色界、无色界爱，亦断无明、骄慢。犹如以火烧焚草木，永尽无余，亦无遗迹；此亦如是，若修无常想，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无明、骄慢，永无有余。所以然者？比丘，当修无常想时，而无欲心。彼以无欲心，便能分别法，思惟其义，无有愁、忧、苦、恼。彼以思惟法义，则无愚惑。

"设修行人若见有斗诤者，彼便作是念：'此诸贤士不修无常想，不广布无常想，故致此斗讼耳！'彼以斗诤不观其义，以不观其义则有迷惑之心。彼以执此愚惑，而命终入三恶道：饿鬼、畜生、地狱中。

"是故，诸比丘，当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便无瞋恚、愚惑之想，亦能观法，亦观其义，若命终之后，生三善处：生天上、人中、涅槃之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忧迦支江水侧。

尔时，世尊诣一树下，躬自敷座而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

尔时，有一梵志往至彼处。是时，梵志见世尊脚迹为妙，见已，便生此念："是何人之迹？为是天、龙、鬼、神、乾沓和、阿须伦、人若非人？为我先祖梵天耶？"是时，梵志即逐迹前进。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见已，作是语："为是天耶？"

世尊告曰："我非是天。"

"为乾沓和耶？"

世尊告曰："我非乾沓和也。"

“为是龙乎？”

对曰：“我非是龙也。”

“为阅叉也？”

佛报梵志：“我非阅叉。”

“为是祖父也？”

佛报曰：“我非祖父。”

是时，婆罗门问世尊曰：“汝今是谁？”

世尊告曰：“有爱者则有受，有受则有爱，因缘合会，然后各各相生如此，如此五苦盛阴无有断绝时。以知爱已，则知五欲，亦知外六尘、内六入，即知此盛阴之本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世间有五欲，意为第六生，

以知内外六，当念尽苦际。

“是故，当求方便，灭内外六事。如是，梵志，当作是学！”

尔时，彼梵志闻佛如是教，思惟玩习，不去心怀，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彼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本为菩萨时，未成佛道中有此念：‘此世间极为勤苦，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此五盛阴不得尽本原。’

“是时，我复作是念：‘由何因缘有生、老、病、死？复由何因缘致此灾患？’当思惟此时，复生此念：‘有生则有老、病、死。’尔时，当思惟是时，复更生念：‘由何因缘有生？此由有而生。’复生此念：‘有者，何由而有？’当思惟是时，便生此念：‘此有由受而有。’复念：‘此受何由而有？’尔时，以智观之，由爱而有受。复更思惟：‘此爱何由而生？’重观察之，由痛而有爱。复更思惟：‘此痛何由而生？’当作是观察时，由更乐而有此痛。复重思惟：‘此更乐何由而有？’我生此念时：‘缘六入而有此更乐。’时我重思惟：‘此六入何由而有？’观察是时，由名色而有六入。时我复作是念：‘名色何由而有？’观察是时，由识而有名色。‘此识何由而有？’观察是时，由行生识。时我复作是念：‘行何由而生？’观察是时，行由痴而生。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受，受缘有，有缘生，生缘死，死缘愁、忧、苦、恼，不可称计。如是名为苦盛阴所集。

“我尔时复作是念：‘由何因缘灭生、老、病、死？’我观察是时，生灭，老、病、死灭。时复生此念：‘由何而无生？’观此生原有灭，生则灭。复念：‘由何而无有？’时生此念：‘无受则无有。’时我生此

念：‘由何灭受？’观察是时，爱灭，受则灭。复生此念：‘由何而灭爱？’重更观察，痛灭，爱则灭。’复思惟：‘由何而灭痛？’观察是时，更乐灭，则痛灭。复思惟：‘更乐何由而灭？’观察是时，六入灭，则更乐灭。复观此六入何由而灭？当观察时，名色灭，则六入灭。复观名色何由而灭？识灭，则名色灭。复观察此识何由而灭？行灭，则识灭。复观此行何由而灭？痴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灭；老、病灭，则死灭，是谓名为五盛阴灭。

“时我复生此念：‘此识最为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生、老、病、死之原本。’犹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小径道。小复前行，见旧大道，古昔诸人在中行处。是时，彼人便复行此道，小复前进，见旧城郭、园观、浴池，皆悉茂盛，但彼城中无有居民。此人见已，还归本国，前白王言：‘昨游山林见好城郭，树木繁茂，但彼城中无有人民。大王，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是时，国王闻此人语，即居止人民；然此城郭还复如故，人民炽盛，快乐无比。

“诸比丘当知：我昔未成菩萨时，在山中学道，见古昔诸佛所游行处，便从彼道，即知生、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灭，皆悉分别；知生苦、生集、生尽、生道，皆悉了知；有、受、爱、痛、更乐、六入、名色、识、行、痴亦复如是。无明起则行起，行所造者复由于识。我今以明于识，今与四部之众而说此本；皆当知此原本所起，知苦、知集、知尽、知道，念使分明，以知六入，则知生、老、病、死，六入灭则生、老、病、死灭。是故，比丘，当求方便，灭于六入。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万众而为说法。尔时，阿那律在彼座上。是时，阿那律在众中睡眠。

尔时，佛见阿那律睡眠，便说此偈：

“受法快睡眠，意无有错乱，
　贤圣所说法，智者之所乐。
　犹如深渊水，澄清无瑕秽，
　如是闻法人，清净心乐受。
　亦如大方石，风所不能动，
　如是得毁誉，心无有倾动。”

是时，世尊告阿那律：“汝畏王法及畏盗贼而作道乎？”

阿那律报曰：“不也，世尊。”

佛告阿那律：“汝何故出家学道？”

阿那律白佛言：“厌患此老、病、死、愁、忧、苦、恼，为苦所恼，故欲舍之，是故出家学道。”

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信心坚固，出家学道。世尊今日躬自说法，云何于中睡眠？”

是时，尊者阿那律即从座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白世尊言：“自今已后形融体烂，终不在如来前坐睡。”

尔时，尊者阿那律达晓不眠，然不能除去睡眠，眼根遂损。尔时，世尊告阿那律曰：“勤加精进者与调戏盖相应，设复懈怠与结相应，汝今所行当处其中。”

阿那律白佛：“前已在如来前誓，今不能复违本要。”

是时，世尊告耆域曰：“疗治阿那律眼根。”

耆域报曰：“若阿那律小睡眠者，我当治目。”

世尊告阿那律曰：“汝可寝寐。所以然者？一切诸法由食而存，非食不存。眼者以眠为食，耳者以声为食，鼻者以香为食，舌者以味为食，身者以细滑为食，意者以法为食。我今亦说涅槃有食。”

阿那律白佛言：“涅槃者以何等为食？”

佛告阿那律：“涅槃者以无放逸为食，乘无放逸，得至于无为。”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虽言眼者以眠为食，然我不堪睡眠。”

尔时，阿那律缝故衣裳。是时，眼遂败坏，而得天眼，无有瑕秽。是时，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缝衣裳，不能得使缕通针孔中。是时，阿那律便作是念：“诸世间得道罗汉，当与我贯针。”

是时，世尊以天耳清净，闻此音声：“诸世间得道阿罗汉者，当与我贯针。”尔时，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汝持针来，吾与贯之。”

阿那律白佛言：“向所称说者，谓诸世间欲求其福者，与我贯针。”

世尊告曰：“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云何为六？一者、施，二者、教诫，三者、忍，四者、法说义说，五者、将护众生，六者、求无上正真之道。是谓，阿那律，如来于此六法无有厌足。”

阿那律曰：“如来身者真法之身，复欲更求何法？如来已度生死之海，又脱爱著。然今日故求为福之道。”

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说，如来亦知此六法为无厌足。若当众生知罪恶之原身、口、意所行者，终不堕三恶趣；以其众生不知罪恶之原，故坠堕三恶趣中。”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世间所有力，游在天人中，
福力最为胜，由福成佛道。

“是故，阿那律，当求方便，得此六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闻王波斯匿宫门外有众多人民，于中举手唤呼，皆称怨：“国界有贼名鸯掘魔，极为凶暴，杀害生类不可称计，无慈悲于一切众生，国界人民无不厌患，日取人杀以指为鬘，故名为指鬘。惟愿大王当往共战！”

是时，众多比丘乞食已，还诣祇洹精舍，收摄衣钵，以尼师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见众多人民在王宫门外，称怨诉辞：‘今王国界有贼名鸯掘魔，为人凶暴，无有慈心，杀于一切众生，人亡国虚，皆由此人，又取人指以为华鬘。’”

尔时，世尊闻彼比丘语已，即从座起，默然而行。

是时，世尊寻到彼所，诸有取薪、负草、犁作之人，及牧牛羊者，见世尊诣彼道，各白佛言：“沙门，沙门，勿从彼道。所以然者？此路侧有贼名鸯掘魔，于中止住。诸有人民，欲就此道者，要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五十人，犹不得过，尽为鸯掘魔所擒获。然沙门瞿昙独无有侣，为鸯掘魔所触娆者，于事不省。”世尊虽闻此语，故进不住。

尔时，鸯掘魔母持食诣鸯掘魔所。是时，鸯掘魔便作是念：“吾指鬘为充数不乎？”是时，即数指犹未充数，复更重数，唯少一人指。是时，鸯掘魔左右顾视，求觅生人，欲取杀之；然四远顾望，亦不见人，便作是念：“我师有教：‘若能害母者，必当生天。’我今母躬来在此，即可取杀之，得指充数，生于天上。”

是时，鸯掘魔左手捉母头，右手拔剑而语母言：“小住！阿母！”是时，世尊便作是念：“此鸯掘魔当为五逆。”即放眉间相，光明普照彼山林。是时，鸯掘魔见光明已，复语母言：“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将非国王集诸兵众，攻伐我身乎？”

是时，母告曰：“汝今当知：此非日月火光，亦非释、梵天王光明！”

尔时，其母便说此偈：

“此非火光明，非日月释梵，
鸟狩不惊怖，和鸣殊于常。
此光极清净，使人悦无量，
必是尊最胜，十力至此间。
于天世人中，天眼睹世界，
故欲度汝身，世尊来至此。”

是时，鸯掘魔闻佛音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作是语：“我师亦有教诫而敕我曰：‘设汝能害母，并杀沙门瞿昙者，必生梵天上。’”

是时，鸯掘魔语母曰：“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门瞿昙杀，然后当食。”

是时，鸯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遥见世尊来，亦如金聚，靡所不照；见已，并笑而说是语：“今此沙门定在我手，必杀不疑。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皆集大众而行此道，然此沙门独无伴侣，我今当取杀之。”

是时，鸯掘魔即拔腰剑，往逆世尊。是时，世尊寻还复道，徐而行步，而鸯掘魔奔驰而逐，亦不能及如来。是时，鸯掘魔白世尊言：“住！住！沙门。”

世尊告曰：“我自住耳！汝自不住。”

是时，彼鸯掘魔并走，遥说此偈：

“去而复言住，语我言不住，
与我说此义，彼住我不住。”

尔时，世尊以偈报曰：

“世尊言已住，不害于一切，
汝今有杀心，不离于恶原。
我住慈心地，愍护一切人，
汝种地狱苦，不离于恶原。”

是时，鸯掘魔闻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审为恶耶？又师语我言：‘此是大祠，获大果报，能取千人杀，以指作鬘者，果其所愿。如此之人，命终之后，生善处天上。’设取所生母及沙门瞿昙杀者，当生梵天上。”是时，佛作威神，令被神识豁寤：“诸梵志书籍亦有此言：‘如来出世甚为难遇，时时亿劫乃出。彼出世时，不度者令度，不解脱者令得解脱。彼说灭六见之法。云何为六？言有我见者，即说灭六见之法；无有我者，亦与说灭无有我见之法；言有我见、无有我见，亦与说有我见、无我见之法；复自观察、说观察之法；自说无我之法；亦非我说、亦非我不说之法。’若如来出世，说此灭六见之法。又我奔走之时，能及象、马、车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门行不暴疾，然我今日不能及此，必当是如来。”

是时，鸯掘魔便说此偈：

“尊今为我故，而说微妙偈，
恶者今识真，皆由尊威神。
即时舍利剑，投于深坑中，

今礼沙门迹，即求作沙门。”

是时，鸯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惟愿听作沙门。”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即时鸯掘魔便成沙门，著三法衣。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汝今以剃头，除结亦当尔，
　结灭成大果，无复愁苦恼。”

是时，鸯掘魔闻此语已，即时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将鸯掘魔比丘还诣舍卫城祇洹精舍。是时，王波斯匿集四部之众，欲往攻伐贼鸯掘魔。是时，王便作是念：“我今可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说者，当奉行之。”尔时，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王曰：“大王，今日欲何所至？尘污身体，乃至于斯。”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国界有贼名鸯掘魔，极为凶暴，无有慈心于一切众生，使国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贼。彼今取人杀之，以指为鬘。此是恶鬼，非为人也，我今欲诛伐此人。”

世尊告曰：“若当大王见鸯掘魔信心坚固，出家学道者，王当奈之何？”

王白佛言：“知复如何，但当承事供养，随时礼拜。然复，世尊，彼是恶人，无毫厘之善，恒杀害，能有此心出家学道乎？终无此理。”

是时，鸯掘魔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此是贼鸯掘魔。”

王闻此语，便怀恐怖，衣毛皆竖。世尊告王：“勿怀恐怖！可往至前，自当悟王意耳！”

是时王闻佛语，即至鸯掘魔前，语鸯掘魔曰：“汝今姓谁？”

鸯掘魔曰：“我姓伽伽，母名满足。”

是时王礼足已，在一面坐。尔时，王问曰：“善乐此正法之中，勿有懈怠，修清净梵行，得尽苦际，我当尽形寿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

是时，鸯倔魔默然不对。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还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王复白佛言：“不降者使降，不伏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伏极恶之人。惟愿大尊受命无穷，长养生民，蒙世尊恩，得免此难！国事猥多，欲还城池。”

世尊告曰：“王知是时。”尔时，国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鸯掘魔作阿练若，著五纳衣，到时持钵，家家乞食，周而

复始，著补纳弊坏之衣，极为粗丑，亦复露坐，不覆形体。是时，鸯掘魔在闲静之处，自修其行，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者，欲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时，鸯掘魔便成罗汉，六通清彻，无有尘垢，已成阿罗汉。

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是时，有妇女临产甚难；见已，便作是念："众生类极为苦痛，受胎无限。"是时，鸯倔魔食后，收摄衣钵，以尼师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鸯掘魔白世尊言："我向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见一妇人身体重妊。是时，我便作是念：'众生受苦何至于斯？'"

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妇人所，而作是说：'我从贤圣生已来，未曾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此母人胎得无他。"

鸯掘魔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鸯掘魔即其日，著衣持钵，入舍卫城，往至彼母人所，语彼母人曰："我从贤圣生已来，更不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胎得解脱。"

是时，母人胎即得解脱。

是时，鸯掘魔城中乞食，诸男女大小见之，各各自相谓言："此名鸯掘魔，杀害众生不可称计，今复在城中乞食。"

是时，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以刀斫者，伤坏头目，衣裳裂尽，流血污体，即出舍卫城至如来所。是时，世尊遥见鸯掘魔头目伤破，流血污衣而来，见已，便作是说："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应永劫受之。"

是时，鸯掘魔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鸯掘魔在如来前，便说此偈：

"坚固听法句，坚固行佛法，
坚固亲善友，便成灭尽处。
我本为大贼，名曰鸯掘魔，
为流之所漂，蒙尊拔济之。
今观自归业，亦当观法本，
今以逮三明，成就佛行业。
我本名无害，杀害不可计，
今名真谛实，不害于一切。
设复身口意，都无害心识，
此名无杀害，何况起思想？
弓师能调角，水人能调水，
巧匠调其木，智者自调身。
或以鞭杖伏，或以言语屈，
竟不加刀杖，今我自降伏。
人前为过恶，后止不复犯，

是照于世间，如云消月现。
人前为过恶，后止不复犯，
是照于世间，如云消日现。
比丘老少壮，修行佛法行，
是照于世间，如彼月云消。
比丘老少壮，修行佛法者，
是照此世间，如彼日云消。
我今受痛少，饮食自知足，
尽脱一切苦，本缘今已尽。
更不受死迹，亦复不乐生，
今正待时节，欢喜而不乱。”

是时，如来可鸯掘魔所说。是时，鸯掘魔以见如来然可之，即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时，诸比丘白世尊言：“鸯掘魔本作何功德，今日聪明智慧，面目端正，世之希有？复作何不善行，于今身上，杀害生类不可称计？复作何功德，于今值如来，得阿罗汉道？”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者，过去久远于此贤劫之中，有佛名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迦葉如来去世之后，有王名大果，统领国界，典阎浮提。尔时，彼王有八万四千宫人婇女，各无儿息。尔时，大果王向诸树神、山神、日月、星宿，靡所不周，欲求男女。尔时，王第一夫人身即怀妊，经八、九月，便生男儿，颜貌端正，世之希有。是时，彼王便生是念：‘我本无有儿息，经尔许时，今方生儿，宜当立字，于五欲之中，而自娱乐。’

“是时，王召诸群臣能瞻相者，而告之曰：‘我今以生此儿，各与立字。’是时，群臣闻王教已，即白王言：‘今此太子极为奇妙，端正无比，面如桃华色，必当有大力势，今当立字名曰大力。’是时，相师与太子立字已，各从座起而去。是时，国王爱愍此太子，未曾去目前。

“是时，太子年向八岁，将诸臣佐往父所，朝贺问讯。父王复作是念：‘今此太子极自奇特！，’即告之曰：‘吾今与汝取妇何如乎？’太子白王：‘子今年幼，何须娉娶？’是时，父王权停，不与取妇。复经二十岁，王复告曰：‘吾欲与汝取妇。’太子白王：‘不须取妇。’

“是时，父王告群臣人民曰：‘我本无儿息，经历久远，方生一子，今不肯取妇，清净无瑕。’尔时，王太子转字名曰清净。

“是时，清净太子年向三十，王复敕群臣曰：‘吾今年已衰微，更无儿息；今唯有清净太子，今王高位应授与太子。然太子不乐五欲之中，当云何理国事？’群臣报曰：‘当为方便，使乐五欲。’是时，父王即椎钟鸣鼓，敕国中人：‘其能使清净太子乐五欲者，吾当赐与千金及诸宝物。’

“尔时，有女人名曰淫种，尽明六十四变。彼女人闻王有教令，其能使王太子习五欲者，当赐与千金及诸宝物。即往至父王所，而告之曰：‘见与千金及诸宝物，能使王太子习于五欲。’父王报曰：‘审能尔者，当重相赐，不负言信。’时淫女白王：‘太子为寝宿何处？’王报曰：‘在东堂上，无有女人，唯有一男儿，在彼侍卫。’女人白曰：‘惟愿大王敕内宫中，勿见限遮，随意出入！’

“是时，淫女即其夜鼓二时，在太子门侧，佯举声哭。是时，太子闻女人哭声，便敕侍人曰：‘此是何人于斯而哭？’侍人报曰：‘此是女人在门侧哭。’太子告曰：‘汝速往问所由哭耶？’时，彼侍臣往而问之：‘所由哭耶？’淫女报曰：‘夫主见弃，是故哭耳！’侍臣还白太子：‘此女人为夫主所弃，又畏盗贼，是故哭耳！’太子告曰：‘将此女人著象厩中。’到彼复哭；复将至马厩中，复哭。太子复语侍臣：‘将来在此。’即将入堂，复于中哭。太子躬自问曰：‘何为复哭？’淫女报曰：‘太子，女人单弱，极怀恐怖，是故哭耳！’太子告曰：‘上吾床上，可得无畏。’时，女人默然不语，亦复不哭。是时，女人即脱衣裳，前捉太子手，举著己胸上，即时惊觉，渐渐起欲想；以起欲心，便身就之。

“是时，清净太子明日清旦，往父王所。是时，父王遥见太子颜色，殊于常日；见已，便作是说：‘汝今所欲者事果乎？’太子报曰：‘如大王所言。’是时，父王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作是说：‘欲求何愿，吾当与之。’太子报曰：‘所赐愿者，勿复中悔，当求其愿。’时王报曰：‘如汝所言，终不中悔，欲求何愿？’太子白王：‘大王，今日统领阎浮提内，皆悉自由；阎浮提里内诸未嫁女者，先适我家，然后使嫁。’是时王曰：‘随汝所言。’王即敕国内人民之类曰：‘诸有女未出门者，先使诣清净太子，然后嫁之。’

“尔时，彼城中有女名须蛮，次应至王所。是时，须蛮长者女露形裸跣在众人中行，亦无羞耻。众人见已，各相对谈：‘此是长者女，名称远闻。云何露形在人中行？如驴何异？’女报众人曰：‘我非为驴，汝等众人斯是驴耳！汝等颇见女人还见女人有相耻乎？城中生类尽是女人，唯有清净太子是男子矣！若我至清净太子门者，当著衣裳。’是时，城中人民自相谓言：‘此女所说诚入我意，我等实是女，非男也。唯有清净太子乃是男也，我等今日当行男子之法。’

“是时，城中人民各办战具，著铠持杖，往至父王所，白父王曰：‘欲求二愿，唯见听许！’王报之曰：‘何等二愿？’人民白王：‘王欲存者，当杀清净太子；太子欲存者，今当杀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净太子辱国常法。’

“是时，父王便说此偈：

“‘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
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

“是时，父王说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时，随汝等意。’是时，诸人将清净太子取两手缚之，将诣城外，各相谓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杀，何须一人杀乎？’

“是时，清净太子临欲死时，而作是说，又作誓愿：‘诸人民取吾枉杀，然父王自与我愿，我今受死亦不敢辞。使我将来之世，当报此怨；又使值真人罗汉，速得解脱。’是时，人民取太子杀已，各自散去。

“诸比丘，莫作是观！尔时大果王者，岂异人乎？今鸯掘魔师是也。尔时淫女者，今师妇是也。尔时人民者，今八万人民死者是也。尔时清净太子，今鸯掘魔比丘是也。临欲死时作是誓愿，今还报怨无免手者，缘此因缘，杀害无限。后作誓愿，愿欲值佛，今得解脱，成阿罗汉。此是其义，当念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聪明捷疾智者，所谓鸯掘魔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力品第三十八之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见此灵鹫山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卿等当知：过去久远世时，此山更有异名。汝等复见此广普山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汝等当知：过去久远，此山更有异名，不与今同。汝等见白善山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过去久远此山更有异名，不与今同。汝等颇见此负重山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汝等颇见此仙人掘山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此山过去久远，亦同此名，更无异名。所以然者？此仙人山，恒有神通菩萨、得道罗汉、诸仙人所居之处，又辟支佛亦在中游戏。我今当说辟支佛名号，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有辟支佛名阿利吒、婆利吒，审谛重辟支佛、善观辟支佛、究竟辟支佛、聪明辟支佛、无垢辟支佛、帝奢念观辟支佛，无灭、无形、胜、最胜、极大、极雷电光明辟支佛。此，比丘，诸辟支佛若如来不出世时，尔时此山中有此五百辟支佛，居此仙人山中。如来在兜术天上欲来生时，净居天子自来

在此相告：‘普敕世间，当净佛土，却后二岁，如来当出现于世。’
“是时，诸辟支佛闻天人语已，皆腾在虚空，而说此偈：

“‘诸佛未出时，此处贤圣居，
自悟辟支佛，恒居此山中。
此名仙人山，辟支佛所居，
仙人及罗汉，终无空缺时。’

“是时，诸辟支佛即于空中烧身，取般涅槃。所以然者？世无二佛之号，故取灭度耳！一商客中终无二导师，一国之中亦无二王，一佛境界无二尊号。所以然者？过去久远，此罗阅城中有王名喜益，彼恒念地狱苦痛，亦念饿鬼、畜生之痛。尔时，彼王便作是念：‘我今恒忆地狱、畜生、饿鬼之苦痛，我今不宜更入此三恶道中。今宜尽舍国王、正位、妻子、仆从，以信坚固，出家学道。’
“尔时，大王喜益，厌此酸苦，即舍王位，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在空闲之处，而自克已，观五盛阴，观了无常。所谓此色，此色集，此色尽，痛、想、行、识，亦复如是，皆悉无常。当观此五盛阴时，诸可集法，尽是灭法；观此法已，然后成辟支佛道。
“是时，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便说此偈：

“‘我忆地狱苦，畜生五道中，
舍之今学道，独逝而无忧。’

“是时，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比丘当知：以此方便，知此山中恒有神通菩萨、得道真人、学仙道者而居其中，是故名曰仙人之山，更无异名。若如来不出现于世时，此仙人山中诸天恒来恭敬。所以然者？斯山中纯是真人，无有杂错者。若弥勒佛降神世时，此诸山名各各别异，此仙人山更无异名。此贤劫之中，此山名亦不异。汝等，比丘，当亲近此山，承事恭敬，便当增益诸功德。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专念而自修己。云何当专念？于是，比丘，可行知行，举动、进止、屈伸、俯仰、著衣法则、睡眠、觉寤、或语、或默，皆悉知时。若复比丘心意专正，彼比丘欲漏未生便不生，已生便灭之；未生有漏使不生，已生令灭之；未生无明漏使不生，已生令灭之。若专念分别六入，终不堕恶道。
“云何六入为恶道？眼观此色，若好、若丑，见好则喜，见恶不喜；若耳闻声，若好、若丑，闻好则喜，闻不好则不喜；鼻、口、身、意，亦复如是。犹如有六种之虫，性行各异，所行不同。若有人

取绳缠缚之，取狗、野狐、猕猴、外来、鱣鱼、蚖蛇、飞鸟，皆悉缚之，共系一处而放之。尔时，六种之虫各有性行。

“尔时，狗意中欲赴趣村中，野狐意中欲趣赴冢间，鱣鱼意中欲趣水中，猕猴意中欲向山林之间，毒蛇意中欲入穴中，飞鸟意中欲飞在空。尔时，六种之虫各各有性行而不共同。

“设复有人取此六种之虫，系著一处，而不得东、西、南、北。是时，六种之虫虽复动转，亦不离故处。此内六情亦复如是，各各有所主，其事不同，所观别异，若好、若丑。

“尔时，比丘系此六情而著一处。是故，诸比丘，当念专精，意不错乱，是时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诸善功德皆悉成就。如是，诸比丘，当念具足眼根，便得二果，于现法中得阿那含果，若得阿罗汉果。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波罗柰鹿野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已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便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尽断骄慢、无明。何以故？昔者过去久远世时，有辟支佛名善目，颜貌端正，面如桃华色，视瞻审谛，口作优钵华香，身作栴檀香。

“是时，善目辟支佛到时，著衣持钵，入波罗奈城乞食。渐渐至大长者家，在门外默然而立。是时，长者女遥见有道士在门外立，端正无双，颜貌殊特，世之希有，口作优钵华香，体作栴檀香；便起欲心，向彼比丘所，便作是说：‘汝今端正，面如桃华色，世之希有！我今虽处女人，亦复端正，可共合会。然我家中饶多珍宝，资财无量。然作沙门，甚为不易！’

“是时，辟支佛问曰：‘大妹，今为染著何处？’

“长者女报曰：‘我今正著眼色，又复口中作优钵华香，身作栴檀香。’

“是时，辟支佛舒左手，以右手挑眼著掌中，而告之曰：‘所爱眼者，此之谓也。大妹，今日为著何处？犹如痈疮，无一可贪，然此眼中，亦漏不净。大妹当知：眼如浮泡，亦不牢固，幻伪非真，诳惑世人；耳、鼻、口、身、意皆不牢固，欺诈不真。口是唾器，出不净之物，纯含白骨；身为苦器，为磨灭之法，恒盛臭处，诸虫所扰；亦如画瓶，内盛不净。大妹，今日为著何处？是故，大妹，当专其心，思惟此法幻伪不真。如妹思惟眼、色无常，所有著欲之想自消灭；耳、鼻、口、身、意皆悉无常，思惟此已，所有欲意自当消除；思惟六入，便无欲想。’

“是时，长者女便怀恐惧，即前礼辟支佛足，白辟支佛言：‘自今已去，改过修善，更不兴欲想。惟愿受悔过，如是再三修行。’

“辟支佛报曰：‘止！止！大妹，此非汝咎，是我宿罪，受此形

故，使人见起欲情意。当熟观眼：此眼非我，我亦非彼有；亦非我造，亦非彼为，乃从无有中而生；已有便自坏败，亦非往世、今世、后世，皆由合会因缘。所谓合会因缘者，缘是有是，此起则起，此无则无，此灭则灭。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皆悉空寂。是故，大妹，莫著眼色！以不著色，便至安隐之处，无复情欲。如是，大妹，当作是学！'

"尔时，辟支佛与彼女人，说四非常之法已，升在虚空，现十八变，还归所止。

"尔时，彼女人观眼、耳、鼻、舌、身、意了无所有；便在闲静之处，思惟此法。彼女人复更思惟六情无主，得四等心，身坏命终，生梵天上。比丘当知：若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尽断欲、色、无色爱，骄慢、无明皆悉除尽。是故，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告御车人曰："汝今办羽宝之车，吾欲出外游观。"

是时，彼人受王教敕，即办羽宝之车，前白王曰："已严驾羽宝之车，王宜知是时。"

波斯匿王将此人便出舍卫城，至彼园观，观诸树木，皆无声响，亦无人民，寂然空虚；见已，便忆如来说诸法之本。是时，彼人在王后，执扇而扇王。

"此园果树木皆无声响，亦无人民，寂然空虚，我今欲请如来、至真、等正觉在此游化，然不知如来今为所在？我欲往觐。"

侍人报曰："释种有村名曰鹿堂，如来在彼游化。"

波斯匿王告曰："此鹿堂去此近远？"

侍人白王："如来住处去此不远，计其道里有三由旬。"

是时，波斯匿王告曰："速办羽宝之车，我今欲见如来。"

是时，彼人受王教已，即办驾车，前白王曰："车今已驾，王知是时。"王即乘车往诣彼村。

尔时，众多比丘辈于露地而经行。是时，王下车至众多比丘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住。是时，王白比丘曰："如来为所在？吾欲见之。"

众多比丘报曰："世尊在此讲堂中住，可往见之，勿以为难。王欲去时，徐举其足，无令有声。"是时，波斯匿王还顾视彼侍人，是时侍人便作是念："王今独与世尊相见，我应住此。"

是时，王独往至世尊所。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波斯匿王在门外立。是时，世尊即从座起，与王开门。王见世尊，头面礼足，自称姓名："我是波斯匿王。"三自称号。

世尊告曰："汝今是王，我今释种出家学道。"

时，王白佛：“惟愿世尊延寿无穷，使天、人得安！”

世尊告曰：“使大王当延寿无穷，以法治化，莫以非法。诸有以法治化者，皆生天上善处。正使命终之后，名称不朽，世人所传云：‘昔有国王以法治化，未曾有枉。’设有人民住此王境界，叹王功德，思忆不忘者，王身在天上，增六事功德。云何为六？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乐，四者、天神足，五者、天豪，六者、天光。是故，大王，当以法治，莫以非法。我今日身中有此功德，应受人恭敬礼拜。”

王白佛言：“如来功德应受人礼拜。”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言如来应受人礼拜？”

王白佛言：“如来有六功德，应得受人礼拜。云何为六？如来正法甚为和雅，智者所修行，是谓如来初功德，可事、可敬。

“复次，如来圣众极为和顺，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圣众者四双八辈，此是如来圣众，可敬、可贵，世间之大福田，是谓如来第二功德。

“复次，如来有四部之众，所施行法皆习行之，更不重受触扰如来，是谓如来第三功德。

“复次，世尊，我见刹利之姓、婆罗门、居士、沙门，高才盖世，皆来集论议：‘我等当以此论往问如来，设彼沙门瞿昙，不报此论者，则有缺也；设当能报者，我等当称其善。’是时，四姓来至世尊所，而问此论，或有默然者。尔时，世尊与彼说法，彼闻法已，更不复问事，况复欲论？皆师事如来，是谓如来第四功德。

“复次，诸六十二见，欺诳世人，不解正法，由此致愚，然如来能除此诸邪见业，修其正见，是谓第五如来功德。

“复次，众生身、口、意行恶，彼若命终，忆如来功德，离三恶趣，得生天上；正使极恶之人，得生天上，是谓第六如来功德。其有众生见如来者，皆起恭敬之心，而供养之。”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乃能如来前作师子吼，演如来功德。是故，大王，常当兴心向于如来。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与王波斯匿说微妙之法，使令欢喜。是时，大王闻佛说法已，即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未久，佛告比丘：“汝等当持此法供养，善讽诵念。所以然者？此波斯匿王之所说也。汝等亦当与四部众广演其义。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阿阇世王告群臣曰：“汝等速驾羽宝之车，吾欲往见世尊。”

是时，群臣受王教敕，即驾羽宝之车，前白王言：“严驾已办，

王宜知时。”

时，王乘宝羽之车，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阿阇世王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受我请，在罗阅城九十日夏坐。”

尔时，世尊默然受王请。是时，王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是时，阿阇世王随时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

尔时，毗舍离城鬼神兴盛，人民死亡不可称计。一日之中死者百数，鬼神罗刹充满其中；面目黄色，或经三、四日而死者。是时，毗舍离人民恐惧，皆集一处，而共论议：“此大城中极为炽盛，土人丰熟，富乐无限，如彼天宫释所住处。然今日为此鬼神所害，尽当死亡，丘荒犹如山野。谁能有此神德，却此灾患？”

是时，人民各自相谓曰：“我等闻有沙门瞿昙，所至到处，众邪恶鬼不得娆近。若当如来来至此者，此诸鬼神各自驰散。但今日世尊在此罗阅城住，为阿阇世所供养，将恐不来此间游化。”

或复有作是说：“如来有大慈悲，愍念众生，遍观一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设当有人请者，如来便来，阿阇世王终不留住。谁能堪往至阿阇世王界，而白世尊云：‘我等城中今遭此困厄，惟愿世尊慈愍屈顾！’”

尔时，有大长者，名曰最大，集在彼众。是时，诸人语长者曰：“我等闻沙门瞿昙所至到处，诸邪恶鬼无能害者。若当如来至此间者，便能除此灾患。汝可往世尊所，具白此意，使此城廓永得存在。”

是时，长者默然从众人语，即从座起，往至家中；到已，办道路行具，将诸人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长者白世尊言：“毗舍离城中人民遇此灾患，人民之类死亡者多，计彼城中一日之内，连车载尸，动有百数。惟愿世尊垂愍接度，使余人拔择安处，令得无为！又闻世尊所至到处，天、龙、鬼、神不敢娆近。愿垂屈顾，至彼城中，度彼人民，安处无为！”

世尊告曰：“我今已受罗阅城阿阇世王请。诸佛世尊言无有二，若当阿阇世王见听者，如来当往。”

最大长者白佛言：“此事甚难，阿阇世王终不放如来使至彼国。所以然者？阿阇世王于我国土，无有毫厘之善，长夜求方便，欲害彼民。设当阿阇世王见我者，即取我杀，况复得陈此事？若当闻彼国人民为鬼神所害者，欢喜无量。”

世尊告曰：“勿怀恐惧，汝今往至王所，而白此事言：‘如来记莂王身，终无虚妄，所言无二。父王无咎而取害之，当生阿鼻地狱中，经历一劫。然今日已离此罪，改其过罪，于如来法中，信根成就，缘此德本，得灭此罪，永无有余，于今身命终当生拍球地狱中；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上；于彼命终生艳天上；于艳天上命终生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复还以次来至四天王中。大王当知：二十劫中不

堕恶趣，恒在天、人中生。最后受身，以信坚固，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名曰除恶辟支佛。’彼王闻此语，便当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亦当告汝，作是语：‘随汝所求要愿，吾不违之。’”是时，长者白世尊言：“我今当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即从座起，头面礼足，往彼王所。

尔时，阿阇世王与诸群臣在高殿上，有所讲论。是时，大长者往至王前。王遥见来，语群臣曰：“若当此人今至此所，汝等欲取何为？”或有作是说：“我等当取五兀之。”或言：“当枭其首。”

阿阇世王言：“汝等催取杀之，不须见吾。”

是时，长者闻此语已，极怀恐惧，寻时高声而作是语：“我是佛之所使。”

王闻佛音已，即下座，右膝著地，向如来所，问彼长者曰：“如来何所教敕？”

长者报曰：“世尊记莂圣王而无虚妄，所吐言教，终无有二。如来言：‘王取父王害之，缘此罪本当入阿鼻地狱中，经历一劫；然复寻时改过于如来所，今当生拍球地狱中；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展转生他化自在天中；还复次来生四天王中，二十劫中不堕三恶趣，流转天、人之中。最后受身，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名曰除恶辟支佛，出现于世。’”

王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告大长者曰：“汝今欲求何愿？吾当与之。”

长者白王：“所求愿者，王勿见违！”

阿阇世王告曰：“汝今但说欲求何愿，吾不违之。”

长者白王：“毗舍离城人民遇灾，为鬼神所害，不可称计。如今罗刹鬼神极为暴虐！惟愿大王听放世尊至彼国界，令彼鬼神各各驰散！所以然者？我等曾闻：若如来所至到处，天、龙、鬼、神不得其便。惟愿大王听许世尊至彼国界！”

王闻此语已，便长叹息，告长者曰：“此愿极大，非常人之所及！汝若当随吾求城廓、村落、国财、妻子，吾不吝之。我不虑汝，当屈顾世尊；然我先已许所求之愿，今随汝意。”

是时，长者极怀欢喜，即从座起，辞退而去，往至世尊所言：“阿阇世王已许放世尊诣彼国界。”

世尊告曰：“汝并在前，如来自当知时。”

是时，长者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时，世尊清旦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出迦兰陀竹园所，往诣毗舍离城。尔时，阿阇世王在高楼上，及将持盖一人。尔时，王遥见世尊向彼国界，便自叹息，告左右曰：“我等为此长者所欺，我今复用活为？乃使如来出此国界。”

是时，阿阇世王持五百盖，往送世尊，恐有尘坌身。罗阅城中复有五百宝盖从如来后。是时，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复以五百宝

盖在虚空中，恐有尘土坌如来身；及诸河神复持五百宝盖在虚空中。是时，毗舍离城人民之类闻世尊今当入城，复持五百宝盖，前迎世尊。尔时，有二千五百宝盖悬在空中。

尔时，世尊见此盖已，即时便笑。此是诸佛世尊常法，设如来笑时，口中便有五色光出，青、黄、白、黑、赤。

侍者阿难见此光明，作此思惟："此是何缘？设世尊笑必有因缘，事不唐尔。"是时，阿难长跪叉手，白世尊言："如来终不妄笑，笑必当有缘。"

世尊告曰："汝今见此二千五百宝盖供养如来乎？"

阿难白佛："唯然，见之。"

世尊告曰："若如来不出家学道者，当二千五百世作转轮圣王，治化人民；以如来出家学道，更不受此宝盖。

"阿难当知：过去久远，有王名善化，治在蜜絺罗国，以法治化，接纳有方，统此阎浮里地，靡不从令者。尔时，彼王有八万四千夫人婇女，皆是刹利种姓。第一夫人名曰日光，亦无儿息继嗣者。

"是时，彼王便作是念：'我今统此阎浮里地，然今无有儿息。'便向诸山神、树神、天地神明求有儿息。又未经数日之中，夫人怀妊。是时，日光夫人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今觉知有娠，宜自将护。'复经八、九月，生一男儿，颜貌端正，面如桃华色。夫人见已，极怀欢喜，往视大王。王见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及八万四千夫人，见生太子，亦各欢喜。

"是时，国王召诸群臣国师、道士，使瞻相之，又与立字，使世称传。尔时，相师前白王言：'今生太子极为端正，与世有异。其有见者，莫不爱念，今当立名爱念。'自已立字竟，各还所在。是时，国王爱念太子，未曾离目，即与太子起三时讲堂；复以婇女充满其中，与王太子共相娱乐。

"尔时，太子便作是念：'此中婇女，颇有常存不离世间，亦不变易？然观彼众中，尽皆无常，无有常存于世者，悉是幻伪，无有真实，使人民之类染著爱乐，皆不知远离之。我今复用此为？可舍而学道。'是时，爱念太子即以其日，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寻即其夜，断诸结缚，思惟有集之法，皆是磨灭，成辟支佛。成佛已，便说此偈：

"'欲者无常法，变易无实定，
知此为大患，独游不与俱。'

"是时，辟支佛说此偈已，即飞在虚空，绕彼蜜絺罗城三匝。

"是时，国王在高殿上，及诸宫人共相娱乐，见辟支佛绕城三匝，极怀欢喜，不能自胜：'我今太子，腾在虚空，如彼飞鸟。'又不知成辟支佛，而告之曰：'儿！今来下至此殿上，与吾共相娱乐。'是

时，阿难，彼辟支佛寻下殿上，欲度父母故。时王语曰：‘太子，今日何为著此婇女衣？又剃须发，与人有异？’辟支佛报曰：‘子今所著甚为奇雅，非常人之所习。’时王报曰：‘何缘更不至宫中？’辟支佛言：‘自今已后，不复习欲，亦不乐此五欲之中。’时王语言：‘设不乐此五欲中者，在吾后园中住。’

“尔时，国王即自至园中，造立屋舍。是时，辟支佛欲度父母故，便住彼园馆中受王供养，经历数时，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王取舍利而耶维之，于彼处立大神寺。是王复以余日往至园中观看，见彼神寺，凋落坏败；见已，便作是念：‘此是我儿神寺，今已凋坏。’是时，国王即以己盖，覆彼神寺上，皆由爱心未尽。

“是故，阿难，莫作是观！尔时善化王者，即我身是。时，以儿故，以一盖覆寺上，缘此德本，流转天、人之间，数百千变为转轮圣王，或为帝释、梵天。我尔时不知是辟支佛，设我知是辟支佛者，其德不可称量。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更二千五百变作转轮圣王，治化天下。以成道故，今有此二千五百盖，自然应现。是谓，阿难，缘此因缘，如来笑耳！承事诸佛，功德乃尔不可称计。是故，阿难，当求方便，供养诸佛世尊。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是时，世尊将诸比丘众，往诣毗舍离城，住城门中，便说此偈：

“今以成如来，世间最第一，
持此至诚语，毗舍离无他。
复以至诚法，得至涅槃界，
持此至诚语，毗舍离无他。
复以至诚僧，贤圣众第一，
持此至诚语，毗舍离无他。
二足获安隐，四足亦复然，
行道亦吉祥，来者亦复然。
昼夜获安隐，无有触娆者，
持此至诚语，使毗舍无他。”

如来说此语已，是时罗刹、鬼神各自驰走，不安其所，更不复入毗舍离城；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

尔时，世尊游在猕猴池侧，国土人民承事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随其贵贱，各来饭佛及比丘僧，亦受八关斋，不失时节。是时，毗舍离城内，有六师在彼游化。所谓六师者：不兰迦葉、阿夷耑、瞿耶楼、波休迦栴、先比卢持、尼揵子等。是时，六师集在一处，而作是说：“此沙门瞿昙住此毗舍离城，为人民所供养，然我等不为人民所供养。我等可往与彼论议，何者得胜？何者不如？”

不兰迦葉曰：“诸有沙门、婆罗门不受他语，方便致诘，此非沙门、婆罗门之法；然此瞿昙沙门不受他语，方便致难，我等那得与彼

论议？”

阿夷耑言：“无施、无受，亦无与者，亦无今世、后世众生之类，亦无善恶之报。”

瞿耶楼说曰：“在恒水侧杀害人民不可称计，积肉成山；在恒水左，作诸功德，缘此都无善恶之报。”

波休迦栴言：“正使在恒水左，布施、持戒，随时供给不令有乏，亦复无此福报。”

先比卢持言：“无有言语，亦无言语之报，唯默然快乐。”

尼揵子曰：“有言语，亦有言语之报。沙门瞿昙亦是人，我亦是人；瞿昙有所知，我等亦有所知；沙门瞿昙有神足，我亦有神足。若彼沙门现一神足，我等当现二神足；彼现二神足，我现四神足；彼现四，我现八；彼现八，我现十六；彼现十六，我现三十二，恒使增多，终不为彼屈，足得与捔力。设彼不受我等论者，即是彼之咎，人民闻已，不复供养，我等便得供养。”

如是，时有比丘尼闻此语云：“六师集在一处，生此论本：‘沙门瞿昙不受人论，我等足得胜。’”是时，输卢尼比丘尼飞在虚空，向彼六师，而说此偈：

“我师无等伦，最尊无过者，
是彼尊弟子，名曰输卢尼。
汝设有境界，便与我论议，
我当事事报，如师子掩鹿。
且舍我尊师，本无如来者，
我今比丘尼，足能降外道。”

是比丘尼说此语已，六师尚不能仰视颜色，况与论议？

是时，毗舍离城人民之类，遥见比丘尼在虚空中，共六师而论议，然六师不能报之；各各称庆，欢喜无量：“六师今日屈折于彼！”

是时，六师极怀愁忧，出毗舍离城而去，更不入城。

是时，众多比丘闻输卢比丘尼与六师共论而得胜，闻已，至世尊所，头面礼足，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输卢比丘尼有大神足，有大威神，智慧多闻。我长夜恒生此念：‘更无有能与六师共论，唯有如来及此比丘尼。’”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余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此比丘尼乎？”

诸比丘对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所谓输卢比丘尼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细滑更乐入。云何为六？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入，是谓六入。凡夫之人，若眼见色，便起染著之心，不能舍离；彼已见色，极起爱著，流转生死，无有解时。六情亦复如是，起染著想，意不能舍离，由是流转，无有解时。

"若世尊贤圣弟子眼见色已，不起染著，无有污心，即能分别此眼是无常之法，苦、空、非身之法。六情亦复如是，不起染污心，分别此六情无常、苦、空、非身之法。当思惟此时，便获二果，于现法中得阿那含、若阿罗汉。犹如有人极饥，欲修治谷麦，扬治令净而取食之，除去饥渴。贤圣弟子亦复如是，于此六情，思惟污露不净，即成道迹，入无余涅槃界。是故，比丘，当求方便，灭此六情。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等法品第三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于现法中受乐无穷，欲得尽漏，便能获之。云何为七法？于是，比丘知法、知义、知时，又能自知，复能知足，亦复知入众中，观察众人，是谓七法。

"云何比丘知法？于是，比丘知法，所谓契经、祇夜、偈、因缘、譬喻、本末、广演、方等、未曾有、广普、授决、生经。若有比丘不知法者，不知十二部经，此非比丘也。以其比丘能解了法故，名为知法。如是，比丘解了于法。

"云何比丘解了于义？于是，比丘知如来机趣，解了深义，无所疑难。若有比丘不解了义者，此非比丘也。以其比丘能知深义故，名为解义也。如是，比丘能分别义。

"云何比丘知其时宜？于是，比丘知其时节，可修观时便修观，可修止时便修止，可默知默，可行知行，可诵知诵，可授前人便授前人，可语知语。若有比丘不知此者，不知止观进止之宜，此非比丘。若复比丘知其时节，不失时宜，此名为随其方宜。如是，比丘知其时宜。

"云何比丘自能修己？于是，比丘能自知己：'我今有此见闻念知，有如是智慧，行步进止，恒随正法。'若有比丘不能自知智慧之宜，出入行来，此非比丘也。以其比丘能自修己进止之宜，此名为自修己行。是谓比丘能自知己。

"云何比丘自知止足？于是，比丘能自筹量睡眠、觉寤、坐卧、经行、进止之宜，皆能知止足。若有比丘不能知是者，则非比丘也。

以其比丘能解了此故，名为知足。如是，比丘名为知足。

“云何比丘知入大众？于是，比丘分别大众：‘此是刹利种，此是婆罗门众，此是长者众，此是沙门众。我当以此法，宜则适彼众中。’可语可默，皆悉知之。若有比丘不知入众，此非比丘。以其比丘知入大众故，名为知入众也。是谓比丘知入大众也。

“云何比丘知众人根元？比丘当知：有二人。云何为二？彼或有一人，欲往至园中亲觐比丘；彼第二人不喜至彼观见比丘。彼人欲至园中亲觐比丘者，此人最为上。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一人虽至比丘所，然不问其宜；彼第二人亦不往至寺中见比丘。彼至寺人最为第一。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问讯时宜；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问讯时宜。彼人至寺者，最尊第一，出彼人上。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至心听法；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不至心听法。彼至心听法者，于彼人最为第一。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有一人能观察法，受持讽诵；彼第二人，不能受持讽诵。彼人受持讽诵者，于此人上最为第一。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有一人，闻法解其义；彼第二人，闻法不解其义。彼人闻法解义者，于此人最尊第一。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有一人闻法，法成就；彼第二人不闻法，法不成就。彼人闻法，法成就者，于此人第一。

“比丘，复有二人。云何为二？彼一人闻法能堪忍修行，分别护持正法；第二人不能堪忍修行其法。彼能修行法者，于此诸人最尊第一。犹如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醍醐最为第一，无能及者；此亦如是，若有人能修行者，此人最为第一，无能及者。是谓比丘观察人根。若有人不了此者，则非比丘也。以其比丘闻法分别其义者，此为最上，如是比丘观察人根。

“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于现法中快乐无为，意欲断漏亦无有疑。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此七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三十三天昼度树，本纵广五十由旬，高百由旬，东、西、南、北荫覆五十由旬，三十三天在彼四月自相娱乐。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彼昼度树华叶凋落，萎黄在地。尔时，诸天见此瑞应，普怀欢喜，欣情内发：‘此树不久当更生华实。’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彼树华实皆悉凋落，捐弃在地。是时，三十三天倍复欢喜，自相谓言：‘此树不久当作灰色。’

“比丘当知：复经历数时，彼树便作灰色。是时，三十三天已见此树而作灰色，甚怀喜悦，自相谓言：‘而今此树已作灰色，不久当生罗网。’

“是时，三十三天见此昼度树已生罗网，不久当生雹节。尔时，三十三天见已，复怀欢喜：‘此树今日已生雹节，不久当复开敷。’

“比丘当知：三十三天已见此树渐渐开敷，各怀欢喜：‘此树已渐渐开敷，不久当尽著华。’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彼树普悉开敷，皆怀欢喜：‘此树今日皆悉著华。’尔时，此香逆风，百由旬内无不闻香者。尔时，诸天四月之中于彼自相娱乐，乐不可计。

“此亦如是，若贤圣弟子意欲出家学道时，如似彼树始欲凋落。

“复次，贤圣弟子捐弃妻财，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剃除须发，如似彼树叶落在地。

“比丘当知：若贤圣弟子无贪欲想，除不善法，念持欢喜，游志初禅，似彼昼度树而作灰色。

“复次，贤圣弟子有觉、有观息，内有欢喜，专其一心，无觉、无观，游心二禅，如似彼树而生罗网。

“复次，贤圣弟子念而有护，自觉身有乐，诸贤圣所求，护念具足，游心三禅，如似彼树而生雹节。

“复次，贤圣弟子苦乐已尽，先无愁忧，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志四禅，如似彼树渐渐开敷。

“复次，贤圣弟子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而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如似彼树皆悉敷华。

“是时，贤圣弟子戒德之香，遍闻四远，无不称誉者，四月之中而自娱乐，游心四禅，具足行本。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成戒德之香。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七事水喻，人亦如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犹如有人没在水底，如复有人暂出水还没，如复有人出水观看，如复有人出头而住，如复有人于水中行，如复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如复有人已到彼岸。是谓，比丘，七事水喻出现于世。

“彼云何人没在水底而不得出？于是，或有一人不善之法，遍满其体，当经历劫数，不可疗治，是谓此人没在水底。”

“彼何等人出水还没？或有一人信根渐薄，虽有善法而不牢固。彼身、口、意行善，后复身、口、意行不善法，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是谓此人出水还没。

“彼何等人出水观看？于是，或有人有信善根，身、口、意行，

更不增益其法，自守而住，彼身坏命终，生阿须伦中，是谓此人出水而观。

“彼何等人出水住者？于是，或有人有信精进，断三结使，更不退转，必至究竟成无上道，是谓此人出水而住。

“彼何等人欲渡水者？于是，或有人信根精进，恒怀渐愧，断三结使，淫、怒、痴薄，来至此世而断苦际，是谓此人欲渡水者。

“彼何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信根精进，断下五结，成阿那含，即彼般涅槃，更不来此世，是谓此人欲至彼岸者也。

“何等人已至彼岸者？于是，或有一人，信根精进而怀惭愧，尽有漏，成无漏，于现法中而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于此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是谓此人已渡彼岸者也。

“是谓，比丘，有此七人水喻向汝等说。诸佛世尊所应修行接度人民，今已施行。当在闲居静处，若在树下，当念坐禅，勿起懈怠，此是我之教诲！”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圣王在远国治化，七法成就，不为怨家盗贼所擒获。云何为七？然彼城郭极为高峻，修治齐整，是谓彼王先成就第一之法。复次，彼城门户牢固，是谓彼城成就第二法。复次，彼城外堑极深且广，是谓此城成就第三之法。复次，彼城内多诸谷米，仓库盈满，是谓彼城成就第四之法。复次，彼城饶诸薪草，是谓彼城成就第五之法。复次，彼城多诸器杖，备诸战具，是谓彼城成就六法。复次，彼城主极聪明高才，豫知人情，可鞭则鞭，可治则治，是谓彼城成就七法，外境不能来侵。是谓，比丘，彼城国主成就此七法，外人不得娆近。

“此比丘亦复如是，若成就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云何为七？于是，比丘，戒律成就，威仪具足，犯小律尚畏，何况大者！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犹如彼城，高广极峻，不可沮坏。

“复次，比丘若眼见色，不起想著，亦不兴念，具足眼根，无所缺漏，而护眼根；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亦不起想，具足意根而无乱想，具足拥护意根。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门户牢固。

“复次，比丘多闻不忘，恒念思惟正法道教，昔所经历皆悉备知。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三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外堑极深且广。

“复次，比丘多诸方便，所有诸法，初善、中善、竟善，具足清净，得修梵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四法；如彼城郭，多诸谷米，外寇

不敢来侵。

“复次，比丘思惟四增上心之法，亦不脱漏。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五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多诸薪草，外人不能来触娆。

“复次，比丘得四神足，所为无难。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六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内，器杖备具。

“复次，比丘具能分别阴、入、界，亦复分别十二因缘所起之法。是谓比丘成就此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之主，聪明高才，可收则收，可舍则舍。

“今此比丘亦复如是，具知分别阴、持、入诸病。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是故，诸比丘，当求方宜，分别阴、持、入及十二因缘，不失次第，便度魔界，不处其中。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七神止处。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世尊告诸比丘：“彼云何名为七神识住处？所谓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所谓人及天也；又复众生若干种身而有一想，所谓梵迦夷天也，初出现世；又复众生一身若干想，所谓光音天也；又复众生一身一想，所谓遍净天也；又复众生无量空，空处天也；又复众生无量识，识处天也；又复众生无有处，无有处天也。是谓，比丘，七识住处。我今已说七识处，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今日已办，当在闲居树下，善修其行，勿有懈怠，此是我之教诲！”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当于尔时，尊者均头身抱重患，卧在床褥，不能自起居。是时，均头便念：“如来世尊今日不见垂愍，又遭重患，命在不久，医药不接。又闻世尊言：‘一人不度，吾终不舍。’然今独见遗弃，将何苦哉！”

尔时，世尊以天耳闻均头比丘作是称怨。是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皆集至均头比丘所，问其所疾。”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世尊将众多比丘渐渐至均头比丘房。是时，均头遥见如来来，即自投地。尔时，世尊告均头曰：“汝今抱患极为笃重，不须下床，吾自有座。”

尔时，世尊告均头曰：“汝所患为增为损，不增损乎？有能堪任

受吾教也？”
　　是时，均头比丘白佛言：“弟子今日所患极笃，但有增无损也，所服药草，靡不周遍。”
　　世尊问曰：“瞻视病者竟为是谁？”
　　均头白言：“诸梵行来见瞻视。”
　　尔时，世尊告均头曰：“汝今堪与吾说七觉意乎？”
　　均头是时，三自称说七觉意名：“我今堪任于如来前说七觉意法。”
　　世尊告曰：“若能堪任向如来说，今便说之。”
　　是时，均头白佛言：“七觉意者，何等为七？所谓念觉意，如来之所说，法觉意、精进觉意、喜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是谓，世尊，有此七觉意者，正谓此耳！”
　　尔时，尊者均头说此语已，所有疾患，皆悉除愈，无有众恼。是时，均头白世尊言：“药中之盛，所谓此七觉意之法是也。欲言药中之盛者，不过此七觉意，今思惟此七觉意，所有众病皆悉除愈。”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受持此七觉意法，善念讽诵，勿有狐疑于佛、法、众者，彼众生类所有疾患皆悉除愈。所以然者？此七觉意甚难晓了，一切诸法皆悉了知，照明一切诸法，亦如良药疗治一切众病，犹如甘露食无厌足。若不得此七觉意者，众生之类流转生死。诸比丘，当求方便，修七觉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时，便有七宝出现世间。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为七宝。是谓转轮圣王出现世时，便有此七宝流布世间。
　　“若如来出现世间时，便有七觉意宝出现世间。云何为七？所谓念觉意、法觉意、精进觉意、喜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出现于世。若如来出现世间时，便有此七觉意宝出现世间。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修此七觉意。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尔时便选择好地而起城郭，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快乐不可言。尔时，彼城外郭，七重围绕，七宝厕其间。所谓七宝者，金、银、水精、琉璃、琥珀、玛瑙、砗磲，是谓七宝。复有七宝堑绕彼七重，极为深广，人所难逾，其间皆有金沙。复有七重树兼生其间，然彼树复有七种色：金、银、水精、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门，皆悉牢固，亦七宝所造。银门以金间施其间，金门

以银间错其间，水精门以琉璃间错其间，琉璃门以水精间错其间，玛瑙门以琥珀间错其间，甚为快乐，实不可言。然彼城中四面有四浴池，一一浴池纵广一由旬，自然有水，金、银、水精所造。银池水冻，便成银宝，金池水冻，便成金宝，然转轮圣王以此为用。

“尔时，彼地城中有七种音声。云何为七？所谓贝声、鼓声、小鼓声、钟声、细腰鼓声、舞声、歌声，是谓七种声。尔时，人民以此恒相娱乐，然彼众生无有寒温，亦无饥渴，亦无疾病。然转轮圣王在世游化，成就此七宝及四神足，无有缺减，终无亡失。转轮圣王云何成就七宝？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复有千子，极为勇猛，能降伏外寇；此阎浮里地不以刀杖化彼国。”

尔时，有一比丘白世尊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轮宝？”

世尊告曰：“是时，转轮圣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头，在大殿上玉女围绕。是时，轮宝千辐具足，从东方来而在殿前，光曜煌煌，非人所造，去地七仞，渐渐至王前住。转轮圣王见已，便作是说：‘吾从旧人边闻：转轮王十五日沐浴头、手，在殿上坐，是时轮宝自然从东方来，在王前住。吾今当试此轮宝。’是时，转轮王以右手执轮宝，而作是说：‘汝今以法回转，莫以非法。’是时，轮宝自然回转，又在空中住。转轮圣王复将四部兵，亦在虚空中。是时，轮宝回向东方，转轮圣王亦从宝轮而去。若轮宝住时，是时转轮圣王所将之众，亦在中住。是时，东方粟散王及人民之类，遥见王来，皆悉起迎。又以金钵盛碎银，银钵盛碎金，奉上转轮圣王，而白王言：‘善来！圣王，今此方域人民炽盛，快乐不可称计，惟愿大王当于中治化！’是时，转轮圣王告彼民曰：‘汝等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亦莫杀生、窃盗、淫泆，慎莫非法治化。’是时，轮宝复移至南方、西方、北方，普绥化人民；还来至王治处，去地七仞而住。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轮宝也。”

是时，比丘白世尊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象宝？”

世尊告曰：“比丘当知：转轮圣王于十五日中，沐浴澡洗，在大殿上。是时，象宝从南方来，而有六牙，衣毛极白，七处齐整，皆以金、银、珍宝而校饰之，能飞行虚空。尔时，转轮圣王见已，便作是念：‘今此象宝极为殊妙，世之希有，体性柔和，不行卒暴，我今当试此象宝。’是时，转轮圣王清旦日欲初出，乘此象宝，游四海外，治化人民。如是，转轮圣王成就象宝。”

是时，比丘白世尊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马宝？”

世尊告曰：“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是时马宝从西方来，毛衣极青，尾毛朱光，行不移动，能飞在虚空，无所罣碍；见已，极怀喜悦：‘此马宝实为殊妙，今当役之，又体性良善，无有暴疾。吾今当试此马宝。’是时，辅轮圣王即乘此马，经四天下，治化人民，还来至王治处。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马宝。”

比丘白佛言："复以何缘成就珠宝乎？"

世尊告曰："于是，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是时珠宝从东方来，而有八角，四面有火光，长一尺六寸。转轮圣王见已，便作是念：'此珠宝极为殊妙，吾今当试之。'是时，转轮圣王夜半悉集四部之兵，以此摩尼宝举著高幢头，是时光明照彼国界十二由旬。尔时，城中人民之类，见此光已，各各自相谓言：'日今已出，可理家事。'是时，转轮圣王在殿上普见人民已，还入宫中。是时，转轮圣王持此摩尼举著宫内，内外悉明，靡不周遍。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珠宝也。"

尔时，比丘白佛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玉女宝？"

世尊告曰："比丘当知：若转轮圣王出现世时，自然有此玉女宝现，颜貌端正，面如桃华色，不长不短，不白不黑，体性柔和，不行卒暴，口气作优钵华香，身作栴檀香；恒侍从圣王左右，不失时节，常以和颜悦色，视王颜貌。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玉女之宝。"

是时，比丘白佛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居士宝？"

世尊告曰："于是，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世时，便有此居士宝出现世间，不长不短，身体红色，高才智达，无事不开，又得天眼通。是时，居士来至王所，而白王言：'惟愿圣王延寿无穷！若王欲须金、银、珍宝者，尽当供给。'是时，居士以天眼观有宝藏者、无宝藏者，皆悉见之。王有所须宝，随时给施。是时，转轮圣王欲试彼居士时，便将此居士度水，未至彼岸，便语居士言：'我今欲须金、银、珍宝，正尔便办。'长者报曰：'前至岸上当供给。'转轮圣王言：'我今此间须宝，不须至岸上。'是时，居士即前长跪叉手向水，寻时水中七宝踊出。是时，转轮圣王语彼长者：'止！止！居士，更不须宝。'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居士宝也。"

是时，比丘白佛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典兵之宝？"

世尊告曰："于是，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世时，便有此宝，自然来应，聪明盖世，豫知人情，身体好色，来至转轮圣王所，白圣王言：'惟愿圣王快自娱乐！若圣王欲须兵众，正尔给办，进止之宜，不失时节。'是时，典兵宝随王所念，云集兵众，在王左右。是时，转轮圣王欲试典兵宝。是时，便作是念：'使我兵众正尔云集。'寻时，兵众在王门外。若转轮圣王意欲使兵众住便住，进便进。如是，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典兵之宝。比丘当知：转轮圣王成就此七宝。"

是时，彼比丘白世尊言："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四神足，快得善利？"

佛告比丘："于是，转轮圣王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出过世人，犹彼天子无能及者。是谓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一神足。"

"复次，转轮圣王聪明盖世，无事不练，人中之雄猛，尔时智慧之丰，无过此转轮圣王。是谓成就此第二神足。"

“复次，比丘，转轮圣王无复疾病，身体康强，所可饮食，自然消化，无便利之患。是谓，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三之神足。”

“复次，比丘，转轮圣王受命极长，寿不可计，尔时人之命，无过转轮圣王之寿。是谓，比丘，转轮圣王成就此第四神足。是谓，比丘，转轮圣王有此四神足。”

尔时，彼比丘白佛言：“若转轮圣王命终之后，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转轮圣王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受命千岁。所以然者？转轮圣王自不杀生，复教他人使不杀生；自不窃盗，复教他人使不偷盗；自不淫泆，复教他人使不行淫；自不妄语，复教他人使不妄语；自行十善之法，复教他人使行十善。比丘当知：转轮圣王缘此功德，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

尔时，彼比丘便作是念：“转轮圣王甚可贪慕！欲言是人，复非是人；然其实非天，又施行天事，受诸妙乐，不堕三恶趣。若我今日持戒勇猛，所有之福，使将来之世得作转轮圣王者，不亦快哉！”

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告彼比丘曰：“今在如来前勿作是念。所以然者？转轮圣王虽成就七宝，有四神足，无能及者，犹不免三恶之趣：地狱、畜生、饿鬼之道。所以然者？转轮圣王不得四禅、四神足，不得四谛，由此因缘，复堕三恶趣。人身甚为难得，遭值八难，求出甚难；生正国中，亦复不易；求善良友，亦复不易；欲与善知识相遇，亦复不易；欲从如来法中学道者，亦复难遇；如来出现，甚不可遭；所演法教，亦复如是，解脱、四谛及四非常，实不可得闻。转轮圣王于此四法，亦不得究竟。若，比丘，如来出现世时，便有此七宝出现世间。如来七觉意宝，至无边究竟，天、人所誉。比丘今日善修梵行，于此现身得尽苦际，用此转轮圣王七宝乎？”

尔时，彼比丘闻如来如是之教，在闲静之处，思惟道教，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欲修无上正业：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尔时，彼比丘便成罗汉。

尔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童真迦葉在舍卫国昼暗园中。

是时，迦葉夜半而经行。尔时，有天来至迦葉所，在虚空中语迦葉言：“比丘当知：此舍夜便有烟，昼日火燃。婆罗门语智者曰：‘汝今持刀凿山，当凿山时，必当见有负物，当拔济之。汝当凿山，当凿山时，必当见山，汝今当舍山。汝今当凿山，当凿山时，必见虾蟆，今当舍虾蟆。汝今当凿山，当凿山时，当见肉聚，已见肉聚，当舍离之。汝今当凿山，当凿山时，当见枷，已见枷，便舍离之。汝今当凿山，已凿山，当见二道，已见二道，当舍离之。汝今当凿山，已凿山，当见树枝，已见树技，当舍离之。汝今当凿山，已凿山，当见龙，已见龙，勿共语，当自归命，慕令得所。’比丘，当善思念此义；设不解者，便往至舍卫城，到世尊所，而问此义。若如来有所说者，

善念行之。所以然者？我今亦不见有人、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能解此义者，除如来及如来弟子，若从我闻。”

是时，迦葉报天曰：“此事甚佳！”

尔时，迦葉清旦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迦葉问世尊曰：“今当问如来义，天之所说，何所趣向？何以故舍夜有烟，昼便火燃？何以故名为婆罗门？何以故名为智者？又言凿山者，其义何所趣向？言刀者，亦所不解。何以故名为负物？又言山者，其义云何？何以故复言虾蟆？何以故复言肉聚？何以故复言枷？何以故复言二道？树枝义其义云何？何以故名龙？”

世尊告曰：“舍者，即是形体也，四大色所造，受父母血脉渐渐长大，恒当养食，不令有乏，是分散法。夜有烟者，众生之类心之所念是。昼日火燃者，身、口、意所造行是也。婆罗门者，是阿罗汉也。智者，是学人也。凿山者，精进之心是也。刀者，智慧是也。负物者，是五结也。山者，是骄慢也。虾蟆者，瞋恚心是也。肉聚者，贪欲是也。枷者，五欲是也。二道者，疑是也。树枝者，是无明也。龙者，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是。彼天所说，其义如是。汝今当熟思惟，不久当尽有漏。”

尔时，迦葉受如来如是之教，在闲静之处，而自修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者，欲修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尔时，迦葉便成阿罗汉。

尔时，迦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满愿子亦将五百比丘游本生处。尔时，世尊于罗阅城九十日夏坐已，渐渐在人间游化，来至舍卫城中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各散在人间游化，亦来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问诸比丘：“汝等为在何处夏坐？”

诸比丘对曰：“在本所生处而受夏坐。”

世尊告曰：“汝等所生之处比丘之中，能自行阿练若，复能称誉阿练若；自行乞食，复教他人使行乞食，不失时宜；自著补纳衣，复教他人使著补纳衣；自修知足，亦复叹誉知足之行；自行少欲，亦复叹说少欲之行；自乐闲静之处，复教他人在闲静之处；自守其行，复教他人使守其行；己身戒具清净，复教他人使修其戒；己身三昧成就，复教他人使行三昧；己身智慧成就，复教他人使行智慧；己身解脱成就，复教他人使行解脱；己身解脱见慧成就，复教他人使行此法，身能教化，不有厌足，说法无懈倦。”

尔时，诸比丘白世尊言：“比丘满愿子于此诸比丘中，堪任教化，己身修阿练若行，亦复叹誉阿练若行；己身著补纳衣，少欲知

足，精进勇猛，乞食，乐闲静之处，戒、三昧、智慧、解脱、解脱见慧成就，复教他人使行此法，自能教化，说法无厌足。”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法。是时，诸比丘闻佛说法已，小停左右，便从座起，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尔时，舍利弗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满愿子快得善利！所以然者？诸梵行比丘叹誉其德，然复世尊称可其语，亦不逆之。我当何日与彼人得共相见，与其谈论？”

是时，满愿子于本生处，教化周讫；渐渐人间教化，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渐与说法。是时，满愿子闻说法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以尼师檀著右肩上，往诣昼暗园中。

尔时，有一比丘，遥见满愿子以尼师檀著右肩上，至彼园中；见已，即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世尊常所叹满愿子方至如来所，从佛闻法，今诣园中，尊者宜知是时。”

是时，舍利弗闻比丘语，即从座起，以尼师檀著右肩上，往至彼园中。

是时，满愿子在一树下结跏趺坐，舍利弗亦复在一树下端坐思惟。是时，舍利弗便从座起，往至满愿子所；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舍利弗问满愿子曰：“云何，满愿子，为由世尊得修梵行为弟子乎？”

满愿子报曰：“如是！如是！”

时，舍利弗复问曰：“复因世尊得修清净戒乎？”

满愿子言：“非也。”

舍利弗言：“为由心清净于如来所，而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言：“为见清净于如来所，得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为无犹豫，得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曰：“为由行迹清净，得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于道之中，智修清净，得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知见清净，得修梵行乎？”

满愿子报曰：“非也。”

舍利弗言：“我今所问：‘于如来所，得修梵行乎？’汝复报吾言：‘如是。’吾复问：‘智慧、心清净，道、知见清净，得修梵行耶？’汝复言：‘非也。’汝今云何于如来所，得修梵行耶？”

满愿子报曰：“戒清净义者，能使心清净；心清净义者，能使见

清净；见清净义者，能使无犹豫清净；无犹豫清净义者，能使行迹清净；行迹清净义者，能使道清净；道清净义者，能使知见清净；知见清净义者，能使入涅槃义。是谓于如来所得修梵行。”

舍利弗言：“汝今所说义何所趣向？”

满愿子言：“我今当引譬喻解此义，智者以譬喻解此义，智者自寤。犹如今日波斯匿王，从舍卫城至婆祇国，两国中间布七乘车。是时，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车；至第二车，即乘第二车，复舍第一车；小复前行，乘第三车而舍第二车；小复前行，乘第四车而舍第三车；小复前行，乘第五车而舍第四车；又复前行，乘第六车而舍第五车；又复前行，乘第七车而舍第六车，入婆祇国。是时，波斯匿王以至宫中。设有人问：‘大王今日为乘何等车来至此宫？’彼王欲何报？”

舍利弗报言：“设当有人问者，当如是报曰：‘吾出舍卫城，先乘第一车至第二车，复舍第二车乘第三车，复舍第三车乘第四车，复舍第四车乘第五车，复舍第五车乘第六车，复舍第六车乘第七车，至婆祇国。所以然者？皆由前车至第二车，展转相因，得至彼国。’设有人问者，应当作是报之。”

满愿子报曰：“戒清净义，亦复如是，由心清净，得见清净；由见清净，得至除犹豫清净；由无犹豫义，得至行迹清净；由行迹清净义，得至道清净；由道清净义，得至知见清净；由知见清净义，得至涅槃义，于如来所得修梵行。所以然者？戒清净义者，是受入之貌，然如来说使除受入；心清净义亦是受入之貌，然如来说除受入；乃至知见之义亦是受入，如来说除受入，乃至涅槃，如来所得修梵行。若当戒清净，于如来所得修梵行者，凡夫之人亦当取灭度。所以然者？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世尊所说者，以次成道，得至涅槃界，非独戒清净，得至灭度。犹如有人欲上七重楼上，要当以次而至；戒清净义，亦复如是，渐渐至心，由心至见，由见至无犹豫，由无犹豫，得至净于行迹，由净行迹得至于道，由于净道得至知见，由净知见得至涅槃。”

是时，舍利弗即称：“善哉！善哉！快说此义。汝今为名何等？诸比丘梵行之人，称汝何等号？”

满愿子言：“我今名为满愿子，母姓弥多那尼。”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满愿子，贤圣法中实无等伦！怀抱甘露，演布无穷，我今所问甚深之义，汝尽演说。设当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间，犹不能得报其恩！其有来亲近问讯者，彼人快得善利！我今亦得其善利，承受其教。”

满愿子报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汝今为名何等？诸比丘为何等号？”

舍利弗报曰：“我名忧波提舍，母名舍利，诸比丘号吾为舍利弗。”

满愿子言：“我今与大人共论，先亦不知法之大主来至此间。设

当知尊者舍利弗来至此者，亦无此辩共相酬答。然尊问此甚深之义，寻时发遣。善哉！舍利弗，佛弟子中最为上首，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娱乐。设当诸梵行人，以首戴尊者舍利弗行世间，从岁至岁，犹不能报斯须之恩。其有众生来问讯尊者、亲近者，彼人快得善利，我等亦快得善利！”

尔时，二贤在彼园共如是论议。

是时，二人各闻所说，欢善奉行！

等法及昼度，水及城郭喻，

识、均头、二轮，波蜜及七车。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七日品第四十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作如是论议：“此须弥山极为广大，非众山之所及，甚奇！甚特！高广极峻。如是，不久当复坏败，无有遗余。依须弥山更有大山，亦复坏败。”

尔时，世尊以天耳闻众多比丘而作是论，即从座起，往至彼讲堂所，即就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在此为何等论？欲何所施行？”

诸比丘对曰：“诸人集此，论其法事，向所论说，皆自如法。”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汝等出家正应法论，亦复不舍贤圣默然。所以然者？若比丘集聚一处，当施行二事。云何为二？一者、当共法论，二者、当贤圣默然。汝等论此二事，终获安隐，不失时宜。汝等向者，作何等如法之议？”

诸比丘对曰：“今众多比丘来集此堂，作如是论议：‘甚奇！甚特！此须弥山极高广大，然此须弥山如是不久当复败坏，及诸四面铁围山亦当如是坏败。’向者，集此作如法论也。”

世尊告曰：“汝等欲闻此世间境界坏败之变乎？”

诸比丘白佛言：“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以时演说，使众生之类心得解脱！”

世尊告诸比丘曰：“汝等善思念之，藏在心怀。”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须弥山者极为广大，非众山所及。若比丘欲知须弥山，出水上高八万四千由旬，入水亦深八万四千由旬。然须弥山四种宝所造：金、银、水精、琉璃。又有四角，亦四种所造：金、银、水精、琉璃。金城银郭，银城金郭，水精城琉璃郭，琉璃城水精郭。然须弥山上有五种天在彼居止，皆由宿缘而住彼间。云何为五？所谓彼

银城中，有细脚天在彼居止；彼金城中，有尸利沙天在彼居止；水精城中，有欢悦天在彼居止；琉璃城中，有力盛天在彼居止；金、银城中间，毗沙门天王在彼居住，将诸阅叉不可称计；金城、水精城中间，有毗留博叉天王，将诸龙神在彼居止；水精城、琉璃城中间，有毗留勒叉天王在彼居止；琉璃城、银城中间，有提头赖吒天王在彼居止。

“比丘当知：须弥山下有阿须伦居止。若阿须伦欲与三十三天共斗时，先与细脚天共斗；设得胜，复至金城与尸利沙天共斗；已胜尸利沙天，复至水精城与欢悦天共斗；已胜彼，复至琉璃城；已胜彼天，便共三十三天共斗。

“比丘当知：须弥山顶三十三天在彼居止，昼夜照明，光自相照，故致此耳！依须弥山日月流行，日天子城郭纵广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纵广三十九由旬，最大星纵广一由旬，最小星纵广二百步。须弥山顶东、西、南、北，纵广八万四千由旬，近须弥山南有大铁围山，长八万四千里，高八万里。又此山表，有尼弥陀山围彼山；去尼弥陀山，复有山名佉罗山；去此山，复更有山名伊沙山；去此山，复更有山名马头山；去马头山，复更有山名毗那耶山；次毗那耶有山名铁围、大铁围山。

“铁围中间有八大地狱，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然彼铁围山于阎浮里地多所饶益。阎浮里地设无铁围山者，此间恒当臭处。铁围山表有香积山，香积山侧有八万四千白象王，止住彼间，各有六牙，金银校饰。彼香山中有八万四千窟，诸象在彼居止，皆金、银、水精、琉璃所造。最上象者，释提恒因躬自乘之，最下象者，转轮圣王乘之。香积山侧有摩陀池水，皆生优钵莲华、拘牟头华，然彼诸象掘根而食。摩陀池水侧复有山名优阇伽罗，然彼山皆生若干种草木，鸟狩虫□悉在彼间。依彼山，皆有神通得道之人而往彼间。次复有山名般荼婆，次复有山名耆阇崛山，此是阎浮里地所依之处。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若此世间欲坏败时，然天不降雨，所种生苗不复长大，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一切诸行皆归无常，不得久住。比丘当知：或有是时，此四大驶河，所谓恒伽、私头、死陀、婆叉，亦复枯竭而无遗余。如是，比丘，无常百变正谓此耳！

“比丘，或有是时，若此世间有二日出时，是时百草树木皆悉凋落。如是，比丘，无常变易，不得久停，是时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比丘当知：若二日出时，尔时四大海水百由旬内皆悉枯竭，渐渐至七百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当知：若世间三日出现时，四大海水千由旬内，水自然竭，渐渐乃至七千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当知：若四日出现世时，四大海水深千由旬在。如是，比丘，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不得久住。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若世间有五日出时，是时四大海水，余

有七百由旬水，渐渐至百由旬。比丘当知：若五日出时，是时海水一由旬在，渐渐水竭而无遗余。若五日出时，余正有七尺水在，五日出时，海水尽竭，无有遗余。比丘当知：一切行无常，不得久住。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六日出时，此地厚六万八千由旬皆悉烟出，须弥山亦渐渐融坏。若六日出时，此三千大千国土皆悉融坏。犹如陶家烧瓦器也，是时，三千大千刹土亦复如是，洞燃火出，靡不周遍。比丘当知：若六日出时，八大地狱亦复消灭，人民命终。依须弥山五种之天，亦复命终。三十三天、艳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复命终，宫殿皆空。若六日出时，是时须弥山及三千大千刹土，皆悉洞燃而无遗余。如是，比丘，一切行无常，不得久住。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若七日出，是时此地虽厚六万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刹土皆悉火起。若复七日出时，此须弥山渐渐融坏，百千由旬自然崩落，永无有余，亦复不见尘烟之分，况见灰乎？是时，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宫殿，皆悉火燃，此间火炎乃至梵天上。新生天子在彼天宫者，由来不见劫烧，见此炎光，普怀恐惧，畏为火所烧；然彼旧生天子等曾见劫烧，便来慰劳后生天子：‘汝等勿怀恐惧，此火终不来至此间。’比丘当知：七日出时，从此间至六天，乃至三千大千刹土，悉为灰土，亦无形质之兆。如是，比丘，一切行无常，不可久保，皆归于尽！尔时，人民命终，尽生他方刹土，若生天上。设复地狱中众生宿罪已毕，生天上、若他方刹土；设彼地狱众生罪未毕者，复移至他方刹土。比丘当知：若七日出时，无复日月光明星宿之兆，是时日月已灭，无复昼夜。是谓，比丘，由缘报故，致此坏败。

“比丘复当知：劫还成就时，或有是时，火还自灭，虚空之中有大云起，渐渐降雨。是时，此三千大千刹土，水遍满其中，水乃至梵天上。比丘当知：是时此水渐渐停住而自消灭。复有风起，名曰随岚，吹此水聚著一处。是时，彼风起千须弥山、千祇弥陀山、千尼弥陀山、千佉罗山、千伊沙山、千毗那耶山、千铁围山、千大铁围山；复生八千地狱，复生千马头山、千香积山、千般荼婆山、千优阁伽罗山、千阎浮提、千瞿耶尼、千弗于逮、千郁单曰；复生千四海水，复生千四天王宫、千三十三天、千艳天、千兜术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水灭地复还生。是时，地上自然有地肥，极为香美，胜于甘露。欲知彼地肥气味，犹如甜蒲桃酒。比丘当知：或有此时，光音天自相谓言：‘我等欲至阎浮提，观看彼地形还复之时。’光音天子来下世间，见地上有此地肥，便以指尝著口中而取食之。是时，天子食地肥多者，转无威神，又无光明，身体遂重而生骨肉，即失神足，不复能飞。又彼天子食地肥少者，身体不重，亦复不失神足，亦能在虚空中飞行。

“是时，天子失神足者，皆共号哭自相谓言：‘我等今日极为穷

厄，复失神足，即住世间，不能复还天上，遂食此地肥。’各各相视颜色。彼时天子欲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娱乐。是谓，比丘，初世成时，有此淫法，流布世间，是旧常之法，女人必出于世；亦复旧法，非适今也。

“是时，余光音天见此天子以堕落，皆来呵骂而告之曰：‘汝等何为行此不净之行？’是时，众生复作是念：‘我等当作方便，宜共止宿，使人不见。’转转作屋舍，自覆形体。是谓，比丘，有此因缘，今有屋舍。

“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地肥自然入地，后转生粳米，极为鲜净；亦无皮表，极为香好，令人肥白；朝收暮生，暮收朝生。是谓，比丘，尔时始有此粳米之名生。比丘，或有是时，人民懈怠，不勤生活。彼人便作是念：‘我今何为日日收此粳米？应当二日一收。’是时，彼人二日一收粳米。尔时，人民展转怀妊，由此转有生分。

“复有众生语彼众生言：‘我等共取粳米。’是时，彼人报曰：‘吾已取二日食粮。’此人闻已，复生此念：‘我当储四日食粮。’即时办四日食粮。复有众生语彼众生：‘可共相将外收粳米。’此人报曰：‘吾已收四日食粮。’彼人闻已，便生此念：‘吾当办八日食粮。’即办八日食储。尔时，彼粳米更不复生。”

“是时，众生各生此念：‘世间有大灾患，今此粳米遂不如本，今当分此粳米。’即时分粳米。尔时，众生复生此念：‘我今可自藏粳米，当盗他粳米。’是时，彼众生自藏粳米，便盗他粳米。彼主见盗粳米，语彼人曰：‘汝何故取吾粳米？今舍汝罪，后莫更犯。’尔时，世间初有此盗心。是时，复有众生闻此语，复自生念：‘我今可自藏粳米，当盗他粳米。’是时，彼众生便舍己物，而取他物。彼主见已，语彼人曰：‘汝今何为取我粳米乎？’然彼人默然不对。是时，物主即时手拳相加，自今已后，更莫相侵。

“是时，众多人民闻众生相盗，各共云集，自相谓言：‘世间有此非法，各共相盗，今当立守田人，使守护田。其有众生聪明高才者，当立为守田主。’是时，即选择田主而语之曰：‘汝等当知世间有此非法窃盗，汝今守田当雇其直，诸人民来取他粳米者，即惩其罪。’尔时，即安田主。比丘当知：尔时，其守田者，号为刹利种。皆是旧法，非为今法。”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始有刹利种，姓中之上者，
聪明高才人，天人所敬待。

“尔时，其有人民侵他物者，是时刹利取惩罚之。然复彼人不改其愆，故复犯之，是时刹利之主敕作刀杖，取彼人而枭其首。尔时，世间初有此杀生。是时，众多人民闻此教令：‘其有窃盗粳米者，刹利

主即取杀之。'皆怀恐惧，衣毛皆竖，各作草芦，于中坐禅，修其梵行，而一其心，舍离家业、妻子、儿妇，独静其志，修于梵行。因此已来，而有婆罗门之名姓。是时，便有此二种姓出现世间。

“比丘当知：彼时由盗故便有杀生，由杀故便有刀杖。是时，刹利主告人民曰：'其有端正高才者，当使统此人民。'又告之曰：'其有人民窃盗者，使惩其罪。'尔时，便有此毗舍种姓，出现于世。

“尔时，多有众生便生此念：'今日众生之类各共杀生，皆由业之所致也，今可来往周旋以自生活。'尔时，便有首陀罗种姓，出现世间。”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初有刹利种，次有婆罗门，
第三名毗舍，次复首陀姓。
有此四种姓，渐渐而相生，
皆是天身来，而同为一色。

“比丘当知：尔时，有此杀、盗心，无复有此自然粳米。尔时，便有五种谷子：一者、根子，二者、茎子，三者、枝子，四者、华子，五者、果子，及余所生之种子，是谓五种之子。皆是他方刹土风吹使来，取用作种以此自济。如是，比丘，世间有此瑞应，便有生、老、病、死，致使今日有五盛阴身，不得尽于苦际，此名为劫成败时之变易也。吾与汝说，诸佛世尊常所应行，今尽与汝说之。当乐闲居静处，当念坐禅，勿起懈怠，今不精诚，后悔无益。此是我之教诲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摩竭国王阿阇世，在群臣中而作是说：“此拔祇国极为炽盛，人民众多，吾当攻伐，摄彼邦土。”

是时，阿阇世王告婆利迦婆罗门曰：“汝今往至世尊所，持吾姓名，往问讯世尊，礼敬承事云：'王阿阇世言白世尊言：意欲攻伐拔祇国，为可尔不？'设如来有所说者，汝善思惟，来向吾说。所以然者？如来语终不有二。”

是时，婆罗门受王教敕，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婆罗门白佛言：“王阿阇世礼敬世尊，承事问讯！”又复重白：“意欲往攻伐拔祇大国，先来问佛为可尔不？”

尔时，彼婆罗门以衣覆头脚，著象牙屐，腰带利剑，不应说法。

是时，世尊告阿难曰：“若拔祇人民修七法者，终不为外寇所坏。云何为七？若当拔祇国人民，尽集一处而不散者，便不为他国所

坏，是谓初法不为外寇所败。

“复次，阿难，拔祇国人上下和顺，拔祇人民不为外人所擒，是谓，阿难，第二之法不为外寇所坏。

“复次，阿难，若拔祇国人亦不淫他，著他女人色，是谓第三之法不为外寇所坏。

“复次，阿难，若拔祇国不从此间而传至彼，亦复不从彼间传来至此，是谓第四之法不为外寇所坏。

“复次，阿难，若拔祇国人供养沙门、婆罗门，承事礼敬梵行人者，是谓第五之法，是时便不为外寇所所坏。

“复次，阿难，若拔祇国人民不贪著他财宝者，是谓第六法不为外寇所坏。

“复次，阿难，若拔祇国人民皆同一心，不向神寺，专精其意，便不为外寇所坏也，是谓第七之法不为外寇所坏。是谓，阿难，彼拔祇人修此七法者，终不为外人所坏。”

是时，梵志白佛言：“设当彼人成就一法，犹不可坏，何况七法而可坏乎？止！止！世尊，国事猥多，欲还所止。”尔时，梵志即从座起而去。

彼梵志去不远，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七不退转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云何为七不退转之法？比丘当知：若比丘共集一处，皆共和顺，上下相奉，转进于上，修诸善法而不退转，亦不为魔所得便，是谓初法不退转。

“复次，众僧和合，顺从其教，转进于上而不退转，不为魔王所坏，是谓第二之法不退转也。

“复次，比丘，不著事务，不修世荣，转进于上，不为魔天所得其便，是谓第三不退转之法也。

“复次，比丘，不讽诵杂书，终日策役其情意，转进于上，不为魔王得其便，是谓第四不退转之法也。

“复次，比丘，勤修其法，除去睡眠，恒自警寤，转进于上，不为弊魔而得其便，是谓第五不退转之法。

“复次，比丘，不学算术，亦不使人习之；乐闲静之处，修习其法，转进于上，不为弊魔得其便也，是谓第六不退转之法。

“复次，比丘，起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习于禅行，忍诸法教，转进于上，不为魔所得其便，是谓第七不退转法也。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共和顺者，便不为魔得其便也。”

尔时，世尊说此偈言：

“除去于事业，又非思惟乱，
　设不行此者，亦不得三昧。

能乐于法者，分别其法义，
比丘乐此行，便致三昧定。

“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此七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七使，汝等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云何为七？一者、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骄慢使，四者、痴使，五者、疑使，六者、见使，七者、欲世间使。是谓，比丘，有此七使，使众生之类，永处幽暗，缠结其身，流转世间，无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原。犹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轭，共相牵引，不得相远。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此贪欲使、无明使所缠结，不得相离，其余五使，亦复追从，五使适从，七使亦然。若凡夫之人，为此七使所缚，流转生死，不得解脱，不能知苦之元本。

“比丘当知：由此七使，便有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境界。然此七使之法复有七药。云何为七？贪欲使者，念觉意治之；瞋恚使者，法觉意治之；邪见使者，精进觉意治之；欲世间使者，喜觉意治之；骄慢使者，猗觉意治之；疑使者，定觉意治之；无明使者，护觉意治之。是谓，比丘，此七使用七觉意治之。

“比丘当知：我本未成佛道为菩萨行，坐道树下，便生斯念：‘欲界众生为何等所系？’复作是念：‘此众生类为七使流转生死，永不得解脱；我今亦为此七使所系，不得解脱。’尔时，复作是念：‘此七使为用何治之？’复重思惟：‘此七使者当用七觉意治之，我当思惟七觉意。’思惟七觉意时，有漏心尽，便得解脱，后成无上正真之道，七日之中结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觉意。是故，诸比丘，若欲舍七使者，当念修行七觉意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有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种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间无上福田。云何为七种人？所谓七人者：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护，五者、行空，六者、行无想，七者、行无愿。是谓七种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间无上福田。所以然者？其有众生行此七法者，于现法中获其果报。”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何以故不说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

阿罗汉、辟支佛、佛，乃说此七事乎？”

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与须陀洹乃至佛其事不同；虽供养须陀洹乃至佛，不现得报；然供养此七人者，于现世得报。是故，阿难，当勤加勇猛成办七法。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池侧，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是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及将阿难入毗舍离乞食。

尔时，毗舍离城内有大长者名毗罗先，饶财多宝，不可称计；然复悭贪，无惠施之心，唯食宿福，更不造新。尔时，彼长者将诸婇女在后宫作倡伎乐，自相娱乐。

尔时，世尊往诣彼巷，知而问阿难曰：“今闻作倡伎乐，为是何家？”

阿难白佛：“是毗罗先长者家。”

佛告阿难：“此长者却后七日命终，当生涕哭地狱中。所以然者？此是常法，若断善根之人，命终之时，皆生涕哭地狱中。今此长者宿福已尽，更不造新。”

阿难白佛言：“颇有因缘使此长者七日不命终乎？”

佛告阿难：“无此因缘得不命终！昔所种行，今日已尽，此不可免。”

阿难白佛：“颇有方宜令此长者不生涕哭地狱乎？”

佛告阿难：“有此方宜可使长者不入地狱耳！”

阿难白佛言：“何等因缘使长者不入地狱？”

佛告阿难：“设此长者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者，便得免此罪也。”

阿难白佛言：“今我能使此长者出家学道。”

尔时，阿难辞世尊已，往至彼长者家，在门外立。是时，长者遥见阿难来，即出奉迎，便请使坐。时，阿难语长者曰：“今我是一切智人边闻，然如来今记：汝身却后七日当身坏命终，生涕哭地狱中。”

长者闻已，即怀恐惧，衣毛皆竖，白阿难曰：“颇有此因缘使七日之中不命终乎？”

阿难告曰：“无此因缘令七日中得免命终。”

长者复白言：“颇有因缘我今命终不生涕哭地狱中乎？”

阿难告曰：“世尊亦有此教：若当长者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者，便不入地狱中。汝今可宜出家学道，得到彼岸。”

长者白言：“阿难并在前去，我正尔当往。”

是时，阿难便舍而去。长者便作是念：“言七日者犹尚为远，吾今宜可五欲自娱乐，然后当出家学道。”是时，阿难明日复至长者家，语长者曰：“一日已过，余有六日在，可时出家。”

长者白言：“阿难并在前，正尔当寻从。”

然彼长者犹故不去。是时，阿难二日、三日乃至六日至长者家，语长者曰：“可时出家，后悔无及。设不出家者，今日命终，当生涕哭地狱中。”

长者白阿难曰：“尊者并在前，正尔当随后。”

阿难告曰：“长者，今日以何神足至彼间，方言先遣吾耶？但今欲共一时俱往！”

是时，阿难将此长者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白佛言：“今此长者欲得出家学道，惟愿如来当与剃除须发，使得学道！”

佛告阿难：“汝今躬可度此长者。”

是时，阿难受佛教敕，即时与长者剃除须发，教令著三法衣，使学正法。是时，阿难教彼比丘曰：“汝当念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当修行如是之法。是谓，比丘，行此十念者，便获大果报，得甘露法味。”

是时，毗罗先修行如是法已，即其日命终，生四天王中。

是时，阿难即阇维彼身，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向者，比丘毗罗先者今已命终，为生何处？”

世尊告曰：“今此比丘命终生四天王中。”

阿难白佛言：“于彼命终当生何处？”

世尊告曰：“于彼命终当生三十三天，展转生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从彼命终复还来生，乃至四天王中。是谓，阿难，毗罗先比丘七变周旋天人之中，最后得人身，出家学道，当尽苦际。所以然者？斯于如来有信心故。

“阿难当知：此阎浮提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七千由旬，设有人供养阎浮里地人，其福为多不？”

阿难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告阿难：“若有众生如[(殼-一)/牛]牛顷，信心不绝修行十念者，其福不可量，无有能量者。如是，阿难，当求方便，修行十念。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说极妙之法，初、中、竟善，义理深邃，具足得修梵行，此经名为净诸漏法，汝等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净诸漏法？或有有漏缘见得断，或有有漏恭敬得断，或有有漏亲近得断，或有有漏远离得断，或有有漏娱乐得断，或有有漏威仪得断，或有有漏思惟得断。

“彼云何有漏由见得断？于是，凡夫之人不睹圣人，不顺从如来之法，不能拥护贤圣之法，不亲近善知识，不与善知识从事。其闻法

所应思惟法者亦不分别，不应思惟者而思惟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便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便增多；未生无明漏而生，已生无明漏便增多。此法不应思惟而思惟之。

“彼云何法应思惟，然不思惟此法？所言思惟法者，未生欲漏使不生，已生欲漏而灭之；未生有漏令不生，已生有漏而灭之；未生无明漏令不生，已生无明漏而灭之。是谓此法应可思惟而不思惟，所不应思惟者便思惟之。所应思惟者复不思惟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而增多；未生无明漏而生，已生无明漏而增多。彼人作如是思惟：‘云何有过去久远？我今当有过去久远？’或复思惟：‘无过去久远？云何当有过去久远？为谁有过去久远？云何复有当来久远？我今当有将来久远？’或复言：‘无将来久远？云何当有将来久远？为谁有将来久远？云何有此众生久远？此众生久远为从何来？从此命终当生何处？’彼人起此不祥之念，便兴六见，展转生邪见想：有我见审有此见；无有我见审兴此见；有我见无我见于中起审见；又复自观身，复兴此见；于己而不见己，复兴此见；于无我而不见无我，于中起此见。尔时，彼人复生此邪见：我者即是今世，亦是后世，常存于世而不朽败，亦不变易，复不移动，是谓名为邪见之聚。邪见、灾患、忧、悲、苦、恼，皆由此生而不可疗治，亦复不能舍，逐增苦本。由是不为沙门之行、涅槃之道。

“又复，比丘，贤圣弟子修其法，不失次叙，善能拥护，与善知识共从事，彼能分别；不可思惟法亦能知之，所可思惟法亦能知之；彼所不应思惟法亦不思惟之，所应思惟法而思惟之。

“彼云何不应思惟法而不思惟之？于是，诸法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而增多；未生无明漏而生，已生无明漏而增多。是谓此法不应思惟者而不思惟之。

“彼何等法应思惟者而思惟之？于是，诸法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欲漏而灭之；未生有漏而不生，已生有漏而灭之；未生无明漏而不生，已生无明漏而灭之。是谓此法应可思惟而思惟之。

“彼不应思惟者亦不思惟之，可思惟者便思惟之，彼作如是思惟，便灭三法。云何为三？身邪、戒盗、疑。设不知、见，则增有漏之行；设见、闻、念、知者，则不增有漏之行；已知、已见，有漏便不生。是谓此漏见所断也。

“彼云何漏恭敬所断？于是，比丘，堪忍饥寒、勤苦、风雨、蚊虻、恶言、骂辱，身生痛恼，极为烦疼，命垂欲断，便能忍之。若不尔者，便起苦恼；设复能堪忍者，如是不生。是谓此漏恭敬所断。

“彼云何漏亲近所断？于是，比丘，持心受衣，不兴荣饰，但欲支其形体，欲除寒热，欲令风雨不加其身，又覆形体不令外露。又持心随时乞食，不起染著之心，但欲趣支形体，使故痛得差，新者不生；守护众行，无所触犯，长夜安隐而修梵行，久存于世。复持心意亲近床座，亦不著荣华服饰，但欲除饥寒、风雨、蚊虻之类，趣支其

形，得行道法。又复持心亲近医药，不生染著之心；于彼医药，但欲使疾病除愈故，身体得安隐。设不亲近者，则生有漏之患；若亲近，则无有漏之患。是谓此漏亲近所断。

“彼云何有漏远离所断？于是，比丘，除去乱想，犹如恶象、骆驼、牛、马、虎、狼、狗、蛇蚖、深坑、危岸、柘棘、峻崖、湿泥，皆当远离之。莫与恶知识从事，亦复不与恶人相近。能熟思惟，不去心首，设不将护者，则生有漏；设拥护者，则不生有漏。是谓有漏远离所断。

“彼云何有漏娱乐所断？于是，比丘，生欲想而不舍离，设起瞋恚想亦不舍离，设复起疾想亦不舍离。设不舍离者，则生有漏；设能舍离者，便能不起有漏。是谓此漏娱乐所断。

“云何有漏威仪所断？于是，比丘，若眼见色不起色想，亦不起染污之心，具足眼根，亦无缺漏而护眼根；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都不起染污之心，亦不起想著而护意根。若不摄其威仪，则生有漏；若摄其威仪者，则无有漏之患。是谓此漏威仪所断。

“彼何等有漏思惟所断？于是，比丘，修念觉意，依无欲，依无污，依灭尽而求出要；修法觉意、精进觉意、喜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依无欲、依无污、依灭尽而求出要。若不修此者，则生有漏之患；设能修者，则不生有漏之患。是谓此漏思惟所断。

“若复，比丘，于比丘中诸所有漏，见断者便见断之，恭敬断者便恭敬断之，亲近断者亲近断之，远离断者远离断之，娱乐断者娱乐断之，威仪断者威仪断之，思惟断者思惟断之。是谓，比丘，具足一切威仪，能断结、去爱，度于四流，渐渐越苦。是谓，比丘，除有漏之法，诸佛世尊常所施行慈念一切有形之类，今已施行。汝等常乐闲居树下，勤加精进，勿有懈怠。今不勤加者，后悔无益！此是我之训教。”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七日品之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阿逾阇江水边，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时，大均头在闲静之处，而作是念：“颇有此义增益功德，为无此理？”是时，均头即从座起，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均头白佛言：“世尊，向者在闲静之处，而作是念：‘颇有此理，所行众事，得益功德耶？’我今问世尊，惟愿说之！”

世尊告曰：“可得增益功德。”

均头白佛言：“云何得增益功德？”

世尊告曰：“增益有七事，其福不可称量，亦复无人能算计此者。云何为七？于是，族姓子、若族姓女未曾起僧伽蓝处，于中兴立者，此初福不可计。

“复次，均头，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持床座施彼僧伽蓝者及与比丘僧，是谓，均头，第二之福不可称计。

“复次，均头，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食施彼比丘僧，是谓，均头，第三之福不可称计。

“复次，均头，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遮雨衣给施比丘僧者，是谓，均头，第四功德其福不可量。

“复次，均头，若族姓子、女若以药施比丘僧者，是谓第五之福不可称计。

“复次，均头，若善男子、善女人旷野作好井者，是谓，均头，第六之功德也，不可称计。

“复次，均头，善男子、善女人近道作舍，使当来过去得止宿者，是谓，均头，第七功德不可称计。

“是谓，均头，七功德之法其福不可量。若行，若坐，正使命终，其福随后，如影随形，其德不可称计。言当有尔许之福，亦如大海水不可升斗量之，言当有尔许之水，此七功德亦复如是，其福不可称限。是故，均头，善男子、善女人当求方便，成办七功德。如是，均头，当作是学！”

尔时，均头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修行死想，思惟死想。”

时，彼座上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常修行、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汝云何思惟、修行死想？”

比丘白佛言：“思惟死想时，意欲存七日，思惟七觉意，于如来法中多所饶益，死后无恨。如是，世尊，我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此非行死想之行，此名为放逸之法。”

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能堪任修行死想。”

世尊告曰：“汝云何修行、思惟死想？”

比丘白佛言：“我今作是念：‘意欲存在六日，思惟如来正法已，便取命终，此则有所增益。’如是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汝亦是放逸之法，非思惟死想也。”

复有比丘白佛言：“欲存在五日。”或言四日，或言三日、二日、一日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止！止！比丘，此亦是放逸之法，非为思惟死想。”

尔时，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能堪忍修行死想。”比丘白佛

言："我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还出舍卫城，归所在，入静室中，思惟七觉意而取命终。此则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此亦非思惟、修行死想。汝等诸比丘所说者，皆是放逸之行，非是修行死想之法。"

是时，世尊重告比丘："其能如婆迦利比丘者，此则名为思惟死想。彼比丘者，善能思惟死想，厌患此身恶露不净。若比丘思惟死想，系意在前，心不移动，念出入息往还之数，于其中间思惟七觉意，则于如来法多所饶益。所以然者？一切诸行皆空、皆寂，起者、灭者皆是幻化，无有真实。是故，比丘，当于出入息中思惟死想，便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如是，比丘，当知作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即敕群臣："速严宝羽之车，吾欲往世尊所，礼拜问讯。"

是时，大王即出城，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如来与无央数之众，围绕说法。是时，七尼揵子，复有七裸形人，复有七黑梵志，复有七裸形婆罗门，去世尊不远而过。

是时，波斯匿王见此诸人去世尊不远而过，即白佛言："观此诸人经过不住，皆是少欲知足，无有家业。今此世间阿罗汉者，此人最为上首。所以然者？于众人中极为苦行，不贪利养。"

世尊告曰："大王，竟未识真人罗汉，不以裸形露体名为阿罗汉。大王当知：此皆非真实之行，当念观察久远来变，又复当观可亲、知亲、可近、知近。所以然者？过去久远世时有七梵志，在一处学，年极衰弊，以草为衣裳，食以果蓏，起诸邪见，各生此念：'我等持此苦行之法，使后作大国王，或求释、梵、四天王。'

"尔时，有阿私陀天师是诸婆罗门祖父，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从梵天上没，来至七婆罗门所。是时，阿私陀天师去天服饰，作婆罗门形，在露地经行。是时，七梵志遥见阿私陀经行，各怀瞋恚，而作是语：'此是何等著欲之人？在我等梵行人前行，今当咒灰灭之。'是七梵志即手掬水洒彼，梵志咒曰：'汝今速为灰土！'然婆罗门遂怀瞋恚，天师颜色倍更端正。所以然者？慈能灭瞋。是时，七梵志便作是念：'我等将不为禁戒退转乎？我等正起瞋恚，彼人便自端正。'

"尔时，七人与天师便说此偈：

"'为天乾沓和？罗刹鬼神乎？
　　是时名何等？我等欲知之。'

"是时，阿私陀天师即时报偈曰：

"'非天乾沓和，非鬼罗刹神，
　　天师阿私陀，今我身是也。

"'我今知汝心中所念，故从梵天上来下耳！梵天去此极为玄远，彼帝释身亦复如是，转轮圣王亦不可得，不可以此苦行作释、梵、四天王，'

"是时，天师阿私陀便说此偈：

"'心内苦干念，外服而粗犷，
　　但勤修正见，远离于恶道。
　　心戒清净行，口行亦复然，
　　远离于恶念，必当生天上。'

"是时，七梵志白天师曰：'审是天师乎？'报曰：'是也。但念梵志不以裸形得生天上；未必修此苦行，得生梵天之处；又非露暴形体，作若干苦行，得生彼处；能摄心意，使不移动，便生天上。不可以卿等所习得生彼处。'大王，观察此义，不以裸形名为阿罗汉。其凡夫之人欲知真人者，此事不然；然复真人能分别所习凡夫之行。又复凡夫之人不能知凡夫之行，真人便能知凡夫之行。但大王知之，当方便知久远已来非适今也，当以观之。如是，大王，当以方便学之。"

尔时，波所匿王白世尊言："如来所说甚为快哉！非世人所能晓了，然国事猥多，欲还所止。"

佛告王曰："王宜知时。"

尔时，王即从座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迦毗罗卫国尼拘屡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食后，从尼拘屡园往至毗罗耶致聚中，在一树下坐。是时，执杖释种出迦毗罗越，至世尊所，在前默然而住。尔时，执杖释种问世尊言："沙门作何敕教？为何等论？"

世尊告曰："梵志当知：我之所论，非天、龙、鬼、神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复非住世。我之所论，正谓斯耳！"

是时，执杖释种俨头叹吒已，便退而去。尔时，如来即从座起，还诣所止。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向者，在彼园中坐，有执杖释种来至我所，而问我言：'沙门为作何等论？'吾报之曰：'我之所论，非天、世人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复非住世。我之所论，正谓斯耳！'是时，执杖释种闻此语已，便退而去。"

尔时，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亦不著世，复非住世？"

世尊告曰："如我所论者，都不著世，如今于欲而得解脱，断于

释种狐疑，无有众想。我之所论者，正谓此耳！”世尊作此语已，即起入室。

是时，诸比丘各相谓言：“世尊向所论者，略说其义，谁能堪任广说此义乎？”

是时，诸比丘自相谓言：“世尊恒叹誉尊者大迦栴延，今唯有迦栴延能说此义耳！”

是时，众多比丘语迦栴延曰：“向者，如来略说其义，惟愿尊者当广演说之，事事分别，使诸人得解！”

迦栴延报曰：“犹如聚落有人出于彼村，欲求真实之物。彼若见大树，便取斫杀，取其枝叶而舍之去。然今汝等亦复如是，舍如来已，来从枝求实。然彼如来皆观见之，靡不周遍，照明世间，为天、人导。如来者是法之真主，汝等亦当有此时节，自然当遇如来说此义。”

时，诸比丘对曰：“如来虽是法之真主，广演其义；然尊者为世尊记，堪任广说其义。”

迦栴延报曰：“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吾当演说分别其义。”

诸比丘对曰：“甚善！”是时，诸比丘即受其教。

迦栴延告曰：“今如来所言：‘我之所论，非天、龙、鬼、神之所能及，亦非著世，复非住世。然我于彼而得解脱，断诸狐疑，无复犹豫。如今众生之徒，好喜斗讼，起诸乱想。’又如来言：‘我不于中起染著心。’此是贪欲使，瞋恚、邪见、欲世间使，骄慢使，疑使，无明使，或遇刀杖苦痛之报，与人斗讼，起若干不善之行，起诸乱想，兴不善行。若眼见色而起识想，三事相因便有更乐，以有更乐便有痛，以有痛便有所觉，以有觉便有想，以有想便称量之，起若干种想著之念；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更细滑、意知法，而起识想，三事相因便有更乐，以有更乐便有痛，以有痛便有觉，以有觉便有想，以有想便称量之，于中起若干种想著之念。此是贪欲之使、瞋恚使、邪见使、骄慢使、欲世间使、痴使、疑使，皆起刀杖之变，若与干种之变，不可称计。

“若有人作是说：‘亦无眼，亦无色，而有更乐。’此事不然。设复言：‘无更乐有痛者。’此亦不然。设言：‘无痛而有想著者。’此事不然。设复有人言：‘无耳、无声，无鼻、无香，无舌、无味，无身、无细滑，无意、无法，而言有识者。’终无此理也。设言：‘无识而有更乐者。’此事不然。设：‘无更乐而言有痛者。’此事不然。设言：‘无痛而有想著者。’此事不然。若复有人言：‘有眼、有色，于中起识。’此是必然。若言：‘耳声、鼻香、舌味、身细滑、意法，于中起识者。’此事必然。诸贤当知：由此因缘，世尊说曰：‘我之所论，天及世人、魔若魔天不能及者；亦不著世，复不住世。然我于欲而得解脱，断于狐疑，无复犹豫。’世尊因此缘略说其义耳！汝等心不解者，更至如来所，重问此义。设如来有所说者，好念奉持。”

是时，众多比丘闻迦栴延所说，亦不言善，复不言非，即从座起而去，自相谓言：“我等当持此义往问如来。设世尊有所说者，当奉行之。”
是时，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以此缘本，具白世尊。尔时，如来告比丘曰：“迦栴延比丘聪明辩才，广演其义。设汝等至吾所问此义，我亦当以此与汝说之。”
尔时，阿难在如来后。是时，阿难白佛言：“此经义理极为甚深！犹如有人行路渴乏而遇甘露，取而食之，极为香美，食无厌足；此亦如是，其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到处，闻此法而无厌足。”重白世尊：“此经名何等？当云何奉行？”
佛告阿难：“此经名曰甘露法味，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莫畏品第四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迦毗罗卫尼拘屡园中。
是时，摩呵男释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摩呵男释白世尊言：“躬从如来受此言教：‘诸有善男子、善女人断三结使，成须陀洹，名不退转，必成道果，更不求诸外道异学，亦复不观察余人所说。’设当尔者，此事不然。我若见暴牛、马、骆驼，即时恐惧，衣毛皆竖。复作是念：‘设我今日怀此恐惧，当取命终者，为生何处？’”
世尊告摩呵男：“勿起恐畏之心，设当取命终，不堕三恶趣。所以然者？今有三消灭之义。云何为三？如有著于淫欲而起恼乱，复起害心向他人；已无此欲，则不起杀害之心，于现法中不起苦恼。诸有恶不善法欲自害己；设无此者，则无扰乱，便无愁忧。是谓，摩呵男，此三义诸恶不善法便堕在下，诸善之法便在于上。亦如酥瓶在水中坏，是时瓦石便沉在下，酥便浮在上；此亦如是，诸恶不善之法便在于下，诸善之法便浮在上。
“摩呵男，当知我昔日未成佛道，在优留毗六年勤苦，不食美味，身体羸瘦，如似百年之人，皆由不食之所致。若我欲起时，便自堕地。时，我复作是念：‘设我于中命终者，当生何处？’时，我复作是念：‘我今命终者，必不生恶道中。’然复义趣不可从乐至乐，要当由苦然后至乐。
“我尔时复游在仙人窟中。尔时，有众多尼揵子在彼学道。是时，尼揵子举手指日，曝体学道，或复有蹲而学道。我尔时往至彼所，语尼揵子：‘汝等何故离坐举手翘足乎？’彼尼揵子曰：‘瞿昙当知：昔我先师作不善行，今所以苦者，欲灭其罪；今虽露形体，有惭辱分，亦有消灭此事。瞿昙当知：行尽苦亦尽，苦尽行亦尽，苦行已尽，便至涅槃。’

“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此事不然，亦不由行尽苦亦尽，亦不由苦尽行亦尽，得至涅槃。但令苦行尽得至涅槃者，此事然矣！但不可从乐至乐。’尼揵子曰：‘频毗娑罗王从乐至乐，有何苦哉？’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频毗娑罗王乐何如我乐？’尼揵子报我言：‘频毗娑罗王乐胜汝乐也。’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频毗娑罗王能使我七日七夜结跏趺坐，形体不移动乎？正使六、五、四、三、二，乃至一日结跏趺坐乎？’尼揵子报曰：‘不也，瞿昙。’世尊告曰：‘我能堪任结跏趺坐，形不移动。云何，尼揵子，谁者为乐？频毗娑罗王乐耶？为我乐耶？’尼揵子曰：‘瞿昙沙门乐。’

“如是，摩呵男，当以此方便，知不可从乐至乐，要当从苦至乐。犹如，摩呵男，大村左右有大池水，纵广一由旬，水满其中。若复有人，来取彼一滴水。云何，摩呵男，水何者为多？一滴水多？为池水多乎？”

摩呵男曰：“池水多，非一滴水多也。”

世尊告曰：“此亦如是，贤圣弟子诸苦已尽，永无复有，余存在者如一滴水耳！如我众中最下道者，不过七死七生而尽苦际。若复勇猛精进，便为家家，即得道迹。”

尔时，世尊重与摩呵男说微妙之法。彼闻法已，即从座起而去。

尔时，摩呵男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那伽婆罗在鹿野城中。

是时，有一婆罗门年垂朽迈，昔与尊者那伽婆罗少小旧款。是时，婆罗门往至那伽婆罗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

尔时，梵志语那伽婆罗曰：“汝今于乐之中，最为快乐！”

那伽婆罗曰：“汝观何等义，而作是说：‘于乐之中，最为快乐’？”

婆罗门报曰：“我频七日中，七男儿死，皆勇猛高才，智慧难及；近六日之中，十二作使人无常，能堪作使，无有懈怠；近五日已来，四兄弟无常，多诸技术，无事不闲；近四日已来，父母命终，年向百岁，舍我去世；近三日已来，二妇复死，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又复家中有八窖珍宝，昨日求之而不知处；如我今日遭此苦恼，不可称计。然，尊者，今日永离彼患，无复愁忧，正以道法而自娱乐。我观此义已，故作是说：‘于乐之中，最为快乐！’”

是时，尊者那伽婆罗告彼梵志曰：“汝何为不作方便，使彼尔许之人而不命终乎？”

梵志对曰：“我亦多作方便，欲令不死，又不失财，亦复随时布施，作诸功德，祠祀诸天，供养诸长老梵志，拥护诸神，诵诸咒术，亦能瞻视星宿，亦复能和合药草，亦以甘馔饮食施彼穷厄，如此之比不可称也，然复不能济彼命根。”

是时，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

“药草诸咒术，衣被饮食具，
　虽施而无益，犹抱身苦行。
　正使祭神祠，香华及沐浴，
　计校此原本，无能疗治者。
　假使施诸物，精进持梵行，
　计校此原本，无能疗治者。”

是时，梵志问曰：“当行何法，使无此苦恼之患？”

是时，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

“恩爱无明本，兴诸苦恼患，
　彼灭而无余，便无复有苦。”

是时，彼梵志正闻语已，即时便说此偈：

“虽老不极老，所行如弟子，
　愿听出家学，使得离此灾！”

是时，尊者那伽婆罗即授彼三衣，使出家学道，又告之曰：“汝今，比丘，当观此身从头至足，此发、毛、爪、齿为从何来？形体、皮肉、骨髓、肠胃悉从何来？设从此去，当至何所？是故，比丘，勿多忧念世间苦恼！又当观此毛孔之中，求方便成四谛。”

是时，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

“除想勿多忧，不久成法眼，
　无常行如电，不遇此大幸！
　一一观毛孔，生者灭者原，
　无常行如电，施心向涅槃。”

是时，彼长老比丘受如是言教，在闲静之处，思惟此义，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欲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时，彼比丘便成阿罗汉。是时，有天是彼比丘旧知识，见彼比丘成阿罗汉已，便往至那伽婆罗所，在虚空中而说此偈：

“以得具足戒，在彼闲静处，
　得道心无著，除得原恶本。”

是时，彼天复以天华散尊者上，即于空中没不现。

尔时，彼比丘及天闻尊者那伽婆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七处之善，又察四法，于此现法之中名为上人。云何，比丘，观七处之善？于是，比丘，以慈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尽于世间以慈心遍满其中。悲、喜、护心，空、无相、愿，亦复如是，诸根具足，饮食自量，恒自觉悟。如是，比丘，观七处。

“云何，比丘，察四处之法？于是，比丘，内自观身，除去愁忧，身意止；外复观身，身意止；内外观身，身意止。内自观痛，痛意止；外自观痛，痛意止；内外观痛，痛意止。内观心，心意止；外观心，心意止；内外观心，心意止，除去愁忧，无复苦患。内观法，法意止；外观法，法意止；内外观法，法意止。如是，比丘，观四法之善。

“若复，比丘，能如是七处善及察四法，于此现法中名为上人。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办七处之善及观四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迦毗罗越城尼拘屡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欲诣北方游化。”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世尊复告比丘曰：“汝等为辞舍利弗比丘乎？”

诸比丘对曰：“不也，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往辞舍利弗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恒与诸梵行人教诫其法，说法无厌足。”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诸比丘闻法已，即从座起，礼世尊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尔时，舍利弗在释翅神寺中游。尔时，众多比丘往至舍利弗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我等欲诣北方人间游化，今以辞世尊。”

舍利弗言：“卿等当知：北方人民、沙门、婆罗门皆悉聪明，智慧难及。复有人民喜来相试。若当来问卿：‘诸贤师，作何等论？’设当作是问者，欲云何报之？”

诸比丘报曰：“设当有人来问者，我当以此义报之：‘色者无常，其无常者即是苦也；苦者无我；无我者空，以空无我、彼空，如是智者之所观也。痛、想、行、识亦复无常、苦、空、无我，其实空者彼无我、空，如是智者之所学也。此五盛阴皆空、皆寂，因缘合会皆归于磨灭，不得久住。八种之道，将从有七，我师所说正谓此耳！’若刹利、婆罗门、人民之类，来问我义者，我等当以此义报之。”

是时，舍利弗语众多比丘曰：“汝等坚持心意，勿为轻举。”

是时，舍利弗具足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即从座起而去。
是时，众多比丘去不远，舍利弗告比丘：“当云何行八种之道及七种之法？”
是时，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我等乃从远来，欲闻其义，惟愿说之！”
舍利弗报曰：“汝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今当说。”是时，比丘而受其教。
舍利弗告曰：“若一心念正见者，念觉意不乱也；等治者，念一心一切诸法，法觉意也；等语者，身意精进，精进觉意也；等业者，一切诸法得生，喜觉意也；等命者，知足于贤圣之财，悉舍家财，安其形体，猗觉意也；等方便者，得贤圣四谛，尽除去诸结，定觉意也；等念者，观四意止，身无牢固，皆空无我，护觉意也；等三昧者，不获者获，不度者度，不得证者使得证也。设当有人来问此义，云何修八种道及七法？汝等当如是报之。所以然者？八种道及七法，其有比丘修此者，有漏心便得解脱。
“我今重告汝等，其有比丘修行思惟八种道及七法者，彼比丘便成二果而无狐疑，得阿那含、若阿罗汉。且舍此事，若不能多，一日之中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其福不可称计，得阿那含、若阿罗汉。是故，诸贤，当求方便，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于取道无有狐疑！”
尔时，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语迦葉曰：“汝今年已朽迈，无少壮之意，宜可受诸长者衣裳及其饮食。”
大迦葉白佛言：“我不堪任受彼衣食。今此纳衣随时乞食，快乐无比。所以然者？将来当有比丘，形体柔软，心贪好衣食，便于禅退转，不复能行苦业，又当作是语：‘过去佛时，诸比丘等亦受人请、受人衣食。我等何为不法古时圣人乎？’坐贪著衣食故，便当舍服为白衣，使诸圣贤无复威神，四部之众渐渐减少；圣众已减少，如来神寺复当毁坏；如来神寺已毁坏故，经法复当凋落。是时，众生无复精光；以无精光，寿命遂短。是时，彼众生命终已，皆堕三恶趣。犹如今日众生之类，为福多者皆生天上；当来之世为罪多者，尽入地狱。”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饶益，为世人民作良友福田。迦葉当知：吾般涅槃后千岁余，当有比丘于禅退转，不复行头陀之法；亦无乞食、著补纳衣，贪受长者请，受其衣食；亦复不在树下闲居之处，好喜庄饰房舍；亦不用大小便为药，但著余药草极甘美者；或于其中贪著财货，吝惜房舍，恒共斗诤。尔时，檀越施主笃信佛法，好喜惠施，不惜财物。是时，檀越施主命终之后尽生天上。比丘懈怠者，死入地狱中。如是，迦葉，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不得久

保。

“又迦葉当知：将来之世，当有比丘剃须发而习家业，左抱男，右抱女，又执筝箫在街巷乞食。尔时，檀越施主受福无穷，况复今日至诚乞食者！如是，迦葉，一切行无常，不可久停。迦葉当知：将来之世，若有沙门比丘当舍八种道及七种之法，如我今日于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将来诸比丘以为歌曲，在众人中乞食以自济命，然后檀越施主饭彼比丘众，犹获其福，况复今日而不得其福乎？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以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其有遏绝圣人言教者，便为堕边际。是故，今日嘱累汝经法，无令脱失。”

是时，大迦葉及阿难即从座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言：“以何等故，以此经法付授二人，不嘱累余人乎？又复如来众中，神通第子不可称计，然不嘱累？”

世尊告迦葉曰：“我于天上、人中，终不见此人，能受持此法宝，如迦葉、阿难之比。然声闻中亦复不出二人上者，过去诸佛亦复有此二人受持经法，如今迦葉、阿难比丘之比，极为殊妙。所以然者？过去诸佛头陀行比丘，法存则存，法没则没；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弥勒佛出世然后取灭度。由此因缘，今迦葉比丘胜过去时比丘之众。又阿难比丘云何得胜过去侍者？过去时诸佛侍者，闻他所说，然后乃解；然今日阿难比丘，如来未发语便解，如来意须是、不须是，皆悉知之。由此因缘，阿难比丘胜过去时诸佛侍者。是故，迦葉，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

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一切行无常，起者必有灭，
　无生则无死，此灭最为乐！”

是时，大迦葉及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凡夫之人不闻不知说法时节。比丘当知：有八不闻时节，人不得修行。云何为八？

“若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得至涅槃，如来之所行，然此众生在地狱中，不闻不睹，是谓初一难也。

“若复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畜生中，不闻不

睹，是谓第二之难。

“复次，如来出现世时，广说法教，然此众生在饿鬼中，不闻不睹，是谓此第三之难也。

“复次，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长寿天上，不闻不睹，是谓第四之难也。

“复次，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边地生，诽谤贤圣，造诸邪业，是谓第五之难。

“复次，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众生生于中国，又且六情不完具，亦复不别善恶之法，是谓第六之难也。

“若复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众生在于中国，虽复六情完具，无所缺漏，然彼众生心识邪见：无人、无施、亦无受者，亦无善恶之报，无今世、后世，亦无父母，世无沙门、婆罗门等成就得阿罗汉者自身作证而自游乐。是谓第七之难也。

“复次，如来不出现世，亦复不说法使至涅槃者，又此众生生在中国，六情完具，堪任受法，聪明高才，闻法则解，修行正见：便有物、有施、有受者，有善恶之报，有今世、后世，世有沙门、婆罗门等修正见，取证得阿罗汉者。是谓第八之难，非梵行所修行。是谓，比丘，有此八难，非梵行所修行。

“于是，比丘，有一时节法，梵行人所修行。云何为一？于是，如来出现世时，广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人生在中国，世智辩聪，触物皆明，修行正见，亦能分别善恶之法，有今世、后世，世有沙门、婆罗门等修正见，取证得阿罗汉者。是谓梵行人修行一法，得至涅槃。”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八难非一类，令人不得道，
如今现在前，世间不可遇。
亦当学正法，亦莫失是处；
追忆过去等，便生地狱中。
于是断、无欲，思惟于正法，
久存于世间，而无断灭时。
于是断、无欲，思惟于正法，
永断生死原，久存于世间。
以得于人身，分别正真法；
诸不得果者，必游八难处。
今说有八难，佛法之要行，
一难犹尚剧，如板浮大海。
虽当离一难，然可有此理；
设离一四谛，永离于正道。
是故当专心，思惟于妙理，

至诚听正法，便得无为处。”

“是故，比丘，当求方便，远离八难之处，莫愿其中。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八大地狱。云何为八？一者、还活地狱，二者、黑绳地狱，三者、等害地狱，四者、涕哭地狱，五者、大涕哭地狱，六者、阿鼻地狱，七者、炎地狱，八者、大炎地狱。是谓，比丘，八大地狱。”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还活及黑绳，等害、二涕哭，
五逆阿鼻狱，炎、大炎地狱，
此名八地狱，其中不可处，
皆由恶行本，十六隔子围。
然彼铁狱上，为火之所烧，
遍一由旬内，炽火极热盛，
四城四门户，其间甚平整，
又以铁作城，铁板覆其上。

“斯由众生罪报之缘，令彼众生受苦无量，肉血消尽，唯有骨存。

“以何等故，名为还活地狱？复有彼众生形体挺直，亦不动摇，为苦所逼，不能移转，形体以无肉血。是时，众生自相谓言：‘众生还活，还活。’是时，彼众生便自还活。以此因缘，故名为还活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黑绳地狱？然彼众生形体筋脉皆化为绳，以锯锯身，故名为黑绳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等害地狱？是时，彼众生集在一处，而枭其首，寻复还生。由此因缘，名为等害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涕哭地狱？然彼众生善本断灭，无毛发遗余在；在彼地狱中，受恼无量，于中称怨唤呼，声不断绝。由此因缘，名为涕哭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大涕哭地狱？然彼众生在地狱中，受无量苦痛，不可称计；于中唤呼、椎胸、自掴，同声唱噭。由此因缘，名为大涕哭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阿鼻地狱？然众生之类杀害父母，坏佛偷婆，斗乱众僧，习邪倒见，与邪见共相应，一切不可疗治。以是之故，名为阿鼻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炎地狱？然众生之类在彼狱中，形体烟出，

皆悉融烂，故名为炎地狱。

“复以何因缘，名为大炎地狱？然彼众生在此狱中，都不见罪人之遗余，故名大焰地狱。是谓，比丘，由此因缘，名为八大地狱。

“然八地狱，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其名优钵地狱、钵头地狱、拘牟头地狱、分陀利地狱、未曾有地狱、永无地狱、愚惑地狱、缩聚地狱、刀山地狱、汤火地狱、火山地狱、灰河地狱、荆棘地狱、沸屎地狱、剑树地狱、热铁丸地狱，如是比十六隔子不可称量，使彼众生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彼或有众生毁正见者，诽谤正法而远离之，命终之后皆生还活地狱中。诸有众生好喜杀生，便生黑绳地狱中。其有众生屠杀牛、羊及种种类，命终之后生等害地狱中。其有众生不与取，窃他物者，便生涕哭地狱中。其有众生常喜淫泆，有复妄语，命终之后生大涕哭地狱中。其有众生杀害父母，破坏神寺，斗乱圣众，诽谤圣人，习倒邪见，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中。其有众生，此间闻语，复传来至彼，设彼间闻，复传来至此，求人方便，彼人命终之后生炎地狱中。其有众生斗乱彼此，贪著他物，兴起慳嫉，意怀犹豫，命终之后生大炎地狱中。其有众生造诸杂业，命终之后生十六隔子中。

“是时，狱卒役彼众生，苦痛难量；或断手，或断脚，或断手脚，或截鼻，或断耳，或断耳鼻；或取材木押之，或以草著其腹，或取发悬之，或剥其皮，或割其肉，或分为二分，或还缝合之，或取五刖之，或取火侧炙之，或融铁洒之，或五磔之，或长其身，或以利斧而枭其首，寻复还生。要当人中罪毕，然后乃生。是时，狱卒取彼众生，大椎碎其形体，或取脊脉剥之。复驱逐使上剑树，复驱使使下；是时，有铁嘴乌寻复食之。复取五系之，不得动转。寻复举著大镬汤中，加以铁叉而害其身，风吹其身，复还生如故。是时，狱卒复使众生上刀山、火山，不令停住，其中受苦不可称计，要当人中所作罪毕，然后乃出。

“是时，罪人不堪受此苦痛，复求入热灰地狱中，受苦无量。复从中出，入逆刺地狱，其中风吹，痛不可计。复从中出，入热屎地狱中。是时，热屎地狱中有濡细虫，啖彼骨肉。是时，众生不堪受苦痛，复移至剑树地狱，伤坏形体，痛不可忍。

“是时，狱卒语彼众生曰：‘汝等为从何来？’是时罪人报曰：‘我曹亦复不知为从何来？’又问：‘为从何去？’报曰：‘亦复不知当何所至？’又问：‘今欲求何等？’报曰：‘吾等极患饥渴。’是时，狱卒以热铁丸著彼罪人口中，烧烂身体，痛不可堪。要当毕其罪本，然后乃命终。

“是时，罪人复还历经尔许地狱，于中受苦数千万岁，然后乃出。比丘当知：阎罗王便作是念：‘诸有众生身、口、意行恶，尽当受如此之罪；诸有众生身、口、意行善者，如是之比皆当生光音天。’”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者常欢喜，如彼光音天；
智者常怀惧，犹如处地狱。

“是时，罪人闻阎罗王作是教令：‘我今何日当灭昔所作罪，于此命终得受人形，生中国之中，与善知识共会，父母笃信佛法，于如来众中得出家学道，于现法中得尽有漏成无漏。我今重告汝，勤加用意，去离八难处，得生中国，与善知识相遇，得修梵行，所愿成果，不失本誓。’是故，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离八大地狱及十六隔子者，当求方便，修八正道。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柰祇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渐渐复在人中游化。

是时，世尊还顾观毗舍离城，寻时便说此偈：

“今观毗舍离，更后不复睹，
亦复更不入，于是当别去。”

是时，毗舍离城中人民，闻说此偈，普怀愁忧，从世尊后，各各堕泪，自相谓曰：“如来灭度将在不久，世间当失光明。”

世尊告曰：“止！止！诸人勿怀愁忧，应坏之物欲使不坏者，终无此理。吾先以有四事之教，由此得作证。亦复与四部之众，说此四事之教。云何为四？一切行无常，是谓一法；一切行苦，是谓二法；一切行无我，是谓三法；涅槃为灭尽，是谓第四法之本。如是不久，如来当取灭度。汝等当知：四法之本，普与一切众生而说其义。”

尔时，世尊欲使毗舍离城人民还归，即化作大坑，如来将诸比丘众在彼岸，国土人民而在此岸。是时，世尊即掷己钵在虚空中与彼人民，又告之曰：“汝等，好供养此钵，亦当供养高才法师，长夜之中获福无量！”是时，世尊与彼钵已，即时诣拘尸那竭国。

是时，拘尸那竭国人民五百余力士集在一处，各作此论：“我同共造奇特之事，使后命终之时，名称远布，子孙共传：‘昔日拘尸那竭力士势叵及。’”斯须，复作是念：“当造立何功德？”尔时，去拘尸那竭国不远有大方石，长百二十步，广六十步，“我等当共竖之。”尽其筋力，欲得竖立，而不克获，亦不动摇，何况能举乎？

是时，世尊便往至彼所，而告之曰：“诸童子，欲何所施为？”

时，诸童子白佛言：“我等向者各作此论：‘欲移此石，使世世称传其名。’施功已来，乃经七日，然不能令此石移转。”

佛告诸童子：“卿等欲使如来竖此石乎？”

童子报言：“今正是时，惟愿世尊当安此石！”

是时，世尊以右手摩抆此石，举著左手中，掷著虚空中。是时，彼石乃至梵天上。

是时，拘尸那竭力士不见此石，而白世尊曰：“此石今何所至？我等今日咸共不见。”

世尊告曰：“此石今乃至梵天上。”

童子白佛言：“此石何时当来阎浮利地上？”

世尊告曰：“我今当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设复有人往梵天上，取此石投阎浮地者，十二年乃到，然今如来威神所感，正尔当还。”

如来说此语已，是时彼石寻时还来，虚空之中雨诸天华若干百种。

是时，彼童子五百余人遥见石来，各各驰散，不安本处。佛告童子：“勿怀恐惧，如来自当知时。”

尔时，世尊舒左手摇接彼石，著右手中而竖之。是时，三千大千刹土六变震动，虚空之中诸神妙之天，散种种忧钵莲华。是时，五百童子皆叹未曾有：“甚奇！甚特！如来威神实不可及！此石今长百二十步，广六十步，然以一手而安处之。”

是时，五百童子白佛言：“如来以何力移动此石？为神足之力，为用智慧之力安处此石乎？”

佛告童子曰：“吾亦不用神足之力，亦复不用智慧之力，吾今用父母之力安处此石。”

诸童子白佛：“不审如来用父母之力，其事云何？”

世尊告曰：“吾今当与汝引譬，智者以譬喻自解。童子当知：十骆驼之力，不如一凡象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之力，不如一迦罗勒象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力并迦罗勒象力，不如一鸠陀延象力也；正使十骆驼、一凡象力乃至鸠陀延象力，不如一婆摩那象力也；复计此象之力，不如一迦泥留象力也；复计诸象之力，复不如一优钵象力也；复计尔许象之力，复不如一钵头摩象力也；复计校尔许象力，复不如一拘牟陀象力也；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分陀利象力也；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香象之力；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摩呵那极之力；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那罗延之力；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转轮圣王之力；复取计校之，不如一阿维越致之力；复取计校之，不如一补处菩萨之力；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道树下坐菩萨之力；复取计校之，复不如一如来父母遗体之力。吾今以父母之力安处此石。”

尔时，五百童子复白世尊言：“如来神足力者，其事云何？”

世尊告曰：“吾昔有弟子名目揵连，神足之中最为第一。尔时，共游在毗罗若竹园村中。尔时，国土至俭，人民相食，白骨盈路。然出家学道，乞求难得，圣众羸瘦，气力虚竭；又复村中生民之类，皆怀饥色，无复聊赖。是时，大目揵连来至我所，而白我言：‘今此毗罗若极为饥俭，乞求无处，生民困悴，无复生路。我亦躬从如来受此言教：今此地下有自然地肥，极为香美。惟愿世尊听许弟子，反此地肥令在上！使此人民得食啖之，又使圣众得充气力。’

“我尔时告目连曰：‘诸地中蠕动之虫，欲安处何所？’目连白言：‘当化一手似此地形，又以一手反此地肥，使蠕动之虫各安其所。’我尔时复告目连曰：‘汝当有何心识欲反此地？’目连白言：‘我今反此地形，犹如力人反一树叶而无疑难也。’我尔时复语目连曰：‘止！止！目连，不须反此地肥。所以然者？众生睹此当怀恐怖，衣毛皆竖，诸佛神寺亦当毁坏。’是时，目连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听许圣众诣郁单曰乞食！’

“佛告目连：‘此大众中无神足者，当云何诣彼乞食？’目连白佛言：‘其无神足者，我当接诣彼土。’佛告目连：‘止！止！目连，何须圣众诣彼乞食。所以然者？将来之世亦当如是饥俭，乞求难得，人无颜色。尔时，诸长者、婆罗门当语比丘言：“汝等何不诣郁单越乞食？昔日释种弟子有大神足，遇此饥俭，皆共诣郁单曰乞食，而自存济；今日释迦弟子无有神足，亦无威神沙门之行。”便轻易比丘，使彼长者、居士普怀骄慢之心，受罪无量。目连当知：以此因缘，诸比丘众不宜尽往诣彼乞食。’

“诸童子当知：目连神足其德如是。计目连神足之力，遍三千大千刹土，无空缺处，不如世尊神足之力，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如来神足其德不可量也。”

诸童子白佛言：“如来智慧力者，何者是乎？”

世尊告曰：“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智慧之中最为第一。如大海水纵横八万四千由旬，水满其中；又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入水亦如是；然阎浮里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七千由旬。今取较之，以四大海水为墨，以须弥山为树皮，现阎浮地草木作笔，复使三千大千刹土人民尽能书，欲写舍利弗比丘智慧之业。然童子当知：四大海水墨、笔、人之渐渐命终，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尽。如是，童子，我弟子之中智慧第一，不出舍利弗智慧之上。计此舍利弗比丘，遍满三千大千刹土，无空缺处，欲比如来之智慧，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如来智慧力者，其事如是。”

是时，童子复白佛言：“颇更有力出此力者乎？”

世尊告曰：“亦有此力出诸力之上。何者是？所谓无常力是。今日如来夜半在双树间，为无常力所牵，当取灭度。”

尔时，诸童子咸共堕泪：“如来取灭度何其速哉！世丧眼目！”

尔时，君荼罗系头比丘尼是婆罗陀长者女，此比丘尼便作是念：“吾闻世尊取灭度不久，然日数已尽，今宜可往至世尊所亲觐问讯。”是时，彼比丘尼即出毗舍离城，往至世尊所，遥见如来径将诸比丘众及五百童子，欲诣双树间。

尔时，比丘尼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我闻世尊取灭度将在不久。”

世尊告曰：“如来取灭度正在今日夜半耳！”

是时，比丘尼白佛言：“我今所以出家学道，又不果所愿。然世

尊舍我灭度，惟愿说微妙之法，使果其愿！”

世尊告曰：“汝今当思惟苦之原本。”

比丘尼复白佛言：“实苦，世尊。实苦，如来！”

世尊告曰：“汝观何等义而言苦乎？”

比丘尼白佛言：“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如是，世尊，我观此义已，故言谓苦。”

是时，比丘尼思惟义已，即于座上得三达智。是时，比丘尼白佛言：“我不堪见世尊取灭度，惟愿听许先取灭度！”

是时，世尊默然可之。是时，比丘尼即从座起，礼世尊足，寻于佛前，身飞虚空，作十八变；或行、或坐、或复经行，身放烟火，踊没自由，无所触碍，或出水火，遍满空中。是时，比丘尼作无央数之变已，即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是时，当取灭度之日，八万天子得法眼清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智慧捷疾者，所谓君荼罗比丘尼是也。”

是时，世尊告阿难曰：“汝往双树间与如来敷座，使头北首。”

对曰：“如是，世尊。”即受佛教，往双树间，与如来敷座，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敷座已讫，使头北首，宜知是时。”

即时，世尊往彼树间，就所敷座。是时，尊者阿难白世尊言：“有何因缘，如来敷座言头北向？”

佛告阿难：“吾灭度后，佛法当在北天竺，以此因缘故，使敷座北向。”

是时，世尊分别三衣。尔时，阿难白佛：“以何等故，如来今日分别三衣？”

佛告阿难：“我以当来之世檀越施主故，分别此衣耳！欲使彼人受其福故，分别衣尔！”

是时，世尊须臾之顷，口出五色光，遍照方域。尔时，阿难复白佛言：“复以何因缘，如来今日口出五色光？”

世尊告曰：“我向作是念：‘本未成道时长处地狱，吞热铁丸；或食草木，长此四大；或作骡、驴、骆驼、象、马、猪、羊；或作饿鬼，长此四大；或作人形，有受胎之厄；或受天福，食自然甘露。我今已成如来，以根力觉道成如来身。’由此因缘故，口出五色光尔！”

是时，须臾之间口出微妙之光，胜于前光。是时，阿难白世尊言：“复以何因缘，如来重出妙光胜于前者？”

世尊告曰：“我向者作是念：‘过去诸佛世尊取灭度时，遗法不久存于世。’我复重思惟：‘以何方便，使我法得久存在世。如来身者金刚之数，意欲碎此身如芥子许，流布世间，使将来之世，信乐檀越不见如来形像者，取供养之因，缘是福佑，当生四姓家、四天王家、三十三天、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因此福佑，当生欲

界、色界、无色界；或复有得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若成佛道。'由此因缘故，出斯光明尔！"

是时，世尊躬自襞僧伽梨四叠，右胁著地，脚脚相累。是时，尊者阿难悲泣涕零，不能自胜，又自考责："既未成道，为结所缚，然今世尊舍我灭度，当何恃怙？"

是时，世尊知而告诸比丘曰："阿难比丘今为所在？"

诸比丘对曰："阿难比丘今在如来床后，悲号堕泪，不能自胜，又自考责：'既不成道，又不断结使，然今世尊舍我涅槃。'"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止！止！阿难，无为愁忧。夫物处世，应当坏败，欲使不变易者，此事不然。勤加精进，念修正法，如是不久亦当尽苦际，成无漏行。过去世时，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亦有如此侍者。正使将来恒沙诸佛，亦当有此侍者如阿难比。转轮圣王有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于是，转轮圣王欲出国界时，人民见者，莫不喜悦。尔时，转轮圣王有所言教，其有闻者，靡不喜悦。闻其言教，乃无厌足。尔时，转轮圣王默然，正使人民见王默然，亦复欢喜。是谓，比丘，转轮圣王有此四未曾有之法。

"比丘当知：阿难今日亦有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正使阿难比丘默然至大众中，其有见者，莫不喜悦。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其闻语者，皆共欢喜，假使默然亦复如是。正使阿难比丘至四部众中，刹利、婆罗门众中，入国王、居士众中，皆悉欢悦，兴恭敬心，视无厌足。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其闻法教，受无厌足。是谓，比丘，有此四未曾有之法。"

是时，阿难白世尊曰："当云何与女人从事？然今比丘到时，著衣持钵，家家乞食，福度众生。"

佛告阿难："莫与相见！设相见，莫与共语！设共语者，当专心意！"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莫与女交通，亦莫共言语，
　有能远离者，则离于八难。"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二

"当云何与车那比丘从事？"

世尊告曰："当以梵法罚之。"

阿难白佛："云何梵法罚之？"

世尊告曰："不应与车那比丘有所说，亦莫言善，复莫言恶，然此比丘亦复不向汝当有所说。"

阿难白佛言："设不究事者，此则犯罪不重乎？"
世尊告曰："但不与语，即是梵法之罚；然由不改者，当将诣众中诸人共弹使出，莫与说戒，亦莫与法会从事。"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欲与彼怨家，而报其怨者，
恒念莫与语，此恶无过者。"

是时，拘尸那竭人民闻如来当取灭度，剋在夜半。是时，国土人民往至双树间；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人民白世尊言："今闻如来当取灭度，我等当云何兴敬？"
是时，世尊顾视阿难。是时，阿难即作是念："如来今日身体疲倦，欲使我旨授彼义。"是时，阿难右膝著地，长跪叉手，白世尊言："今有二种之姓，一名婆阿陀，二名须拔陀，今来自归如来圣众。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自今已后不复杀生！复有名帝奢，二名优波帝奢；复有名佛舍，二名鸡头，如是之比皆来归如来。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自今之后不复杀生，奉持五戒！"
是时，世尊广为说法，发遣使归。是时，五百摩罗众即从座起，绕佛三匝，便退而去。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吾最后受证弟子，所谓拘尸那竭五百摩罗是也。"
尔时，须拔梵志从彼国来至拘尸那竭国，遥见五百人来，即问之曰："汝等为从何来？"
五百人报曰："须拔当知：如来今日当取灭度在双树间。"
是时，须拔便作是念："如来出现于世甚为难遇，如来出世时时乃有，如优昙钵华亿劫乃出。我今少多有疑，不解诸法，唯彼瞿昙沙门能解我狐疑。我今可往至彼瞿昙所，而问此义。"
是时，须拔梵志至双树间，到阿难所，白阿难曰："吾闻世尊今日当取灭度，为审尔不？"
阿难报曰："审有其事。"
须拔白言："然我今日犹有狐疑，惟愿听许白世尊此言：'余人不解六师所说，为得见沙门瞿昙所说乎？'"
阿难白言："止！止！须拔，勿娆如来！"
如是再三，复白阿难曰："如来出世甚不可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如来亦复如是，时时乃出。然我今观如来足能解我狐疑，我今所问义者盖不足言。又今，阿难，不与我往白世尊。又闻如来却观无穷，前睹无极，然今日独不见接纳。"
是时，世尊以天耳遥闻须拔向阿难作如是论。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止！止！阿难，勿遮须拔梵志。所以然者？此来问义多所饶益，若我说法者即得度脱。"
是时，阿难语须拔言："善哉！善哉！如来今听在内问法。"是

时，须拔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又复须拔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须拔白世尊言："我今欲有所问，惟愿听许！"

是时，世尊告须拔曰："今正是时，宜可时问。"

是时，须拔白佛言："诸异沙门，瞿昙，知诸算术，多所过度，所谓不兰迦葉、阿夷耑、瞿耶楼、波休迦旃、先毗卢持、尼揵子等，如此之比知三世事乎？为不解耶？其六师之中复有胜如来乎？"

尔时，世尊告曰："止！止！须拔，勿问此义，何烦问此胜如来乎？然我今日在此座上，当与汝说法，善思念之。"

须拔白佛言："今当为问深义，惟愿世尊以时说之！"

尔时，世尊告曰："我初学道时年二十九，欲度人民故，三十五年在外道中学，自是已来更不见沙门、婆罗门。其大众中无八贤圣道者，则无沙门四果。是谓，须拔，世间空虚，更无真人得道者也。以其贤圣法中有贤圣法者，则有沙门四果之报。所以然者？因有沙门四果之报，皆由贤圣八品道也。若须拔，若我不得无上正真之道，皆由不得贤圣八品道；以其得贤圣八品道，故成佛道。是故，须拔，当求方便，成贤圣道。"

然须拔复白佛言："我亦乐闻贤圣八品道，惟愿演说！"

世尊告曰："所谓八道者，等见、等治、等语、等命、等业、等方便、等念、等三昧。是谓，须拔，贤圣八品道。"

是时，须拔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尔时，须拔语阿难言："尔我今快得善利，惟愿世尊听为沙门。"

阿难报言："汝今自往至世尊所，求作沙门。"

是时，须拔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听作沙门。"尔时，须拔即成沙门身，著三法衣。时，须拔仰观世尊颜，即于座上有漏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我最后弟子之中，所谓须拔是也。"

尔时，须拔白佛言："我今闻世尊夜半当取般涅槃，惟愿世尊先听我取涅槃，我不堪见如来先取灭度！"

尔时，世尊默然可之。所以然者？过去恒沙诸佛世尊，最后取证弟子先取般涅槃，如来后取灭度。此是诸佛世尊常法，非适今日也！是时，须拔见世尊已可之，即在如来前，正身正意，系念在前，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是时，此地六变振动。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

是时，世尊告阿难曰："自今已后敕诸比丘，不得卿仆相向，大称尊，小称贤，相视当如兄弟。自今已后不得称父母所作字。"

是时，阿难白世尊言："如今诸比丘当云何自称名号？"

世尊告曰："若小比丘向大比丘称长老，大比丘向小比丘称姓字。又诸比丘欲立字者，当依三尊。此是我之教诫。"

是时，阿难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鹿野苑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波呵罗阿须伦及牟提轮天子，非时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如来问阿须伦曰："汝等甚乐大海中乎？"

阿须伦白佛言："实乐，非为不乐。"

世尊告曰："大海之中有何奇特之法，汝等见已，于中娱乐？"

阿须伦白佛言："大海之中有八未曾有之法，诸阿须伦娱乐其中。云何为八？于是，大海之中极深且广，是谓初未曾有之法。

"复次，大海有此神德，四大江河，一一河者将从五百以投大海，便失本名字，是谓第二未曾有法。

"复次，大海皆同一味，是谓第三未曾有法。

"复次，大海以时潮贺，不失时节，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

"复次，大海鬼神所居，有形之类无不在大海中者，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

"复次，大海之中皆容极大之形，百由旬形、千由旬形，乃至七千由旬形，亦不逼迮，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

"复次，大海之中出若干种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

"复次，大海之中下有金沙，又有须弥山四宝所成，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此名八未曾有之法，使诸阿须伦娱乐其中。"

是时，阿须伦白世尊："如来法中有何奇特，使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

佛告阿须伦曰："有八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娱乐其中。云何为八？又我法中戒律具足，无放逸行，是谓初未曾有之法。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如彼大海极深且广。

"复次，我法中有四种姓，于我法中作沙门，不录前名，更作余字；犹如彼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更无余名，是谓第二未曾有之法。

"复次，我法中施设禁戒相随，亦不越叙，是谓第三未曾有之法。

"复次，我法中皆同一味，所谓贤圣八品道味，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也，如彼大海悉同一味。

"复次，我法中种种法充满其中，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真直行，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如彼大海诸神居其中，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

“复次，我法中有种种珍宝，所谓念觉意宝、法觉意宝、精进觉意宝、喜觉意宝、猗觉意宝、定觉意宝、护觉意宝，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如彼大海出种种珍宝。

“复次，我法中诸有众生之类，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然我法中无有增减，如彼大海，诸河投之无有增减，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

“复次，我法中有金刚三昧，有灭尽三昧、一切光明三昧、得不起三昧，种种三昧不可称计，诸比丘见已娱乐，如彼大海下有金沙，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诸比丘见已，娱乐其中。于我法中有此八未曾有之法，诸比丘于其中甚自娱乐。”

是时，阿须伦白世尊曰：“如来法中使有一未曾有法者，胜彼海中八未曾有之法，百倍、千倍不可为比，所谓贤圣八道是也。善哉！世尊，快说斯言。”

尔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出要为妙。尔时，世尊以见彼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说之。

尔时，阿须伦便作是念：“应有五谛，今世尊但说四谛，与诸天说五谛。”是时，天子即于座上得法眼净。时，阿须伦白世尊言：“善哉！世尊，快说斯言，今欲还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时。”即从座起，头面礼足，复道而去。

时，天子语阿须伦曰：“汝今所念极为不善，云：‘如来与诸天说五谛，与我说四谛。’所以然者？诸佛世尊终无二言，诸佛终不舍众生，说法亦无懈倦，说法亦复无尽，亦复不选择人与说法，平等心而说法，有四谛——苦、集、尽、道，汝今莫作是念，而皆如来言有五谛。”

是时，阿须伦报曰：“我今所造不善，自当忏悔！要当至如来所便问此义。”

尔时，阿须伦及天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天地大动有八因缘。云何为八？比丘当知：此阎浮里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七千由旬，厚六万八千由旬，水厚八万四千由旬，火厚八万四千由旬，火下有风厚六万八千由旬，风下际有金刚轮，过去诸佛世尊舍利尽在彼间。比丘当知：或有是时，大风正动，火亦动；火已动，水便动；水已动，地便动，是谓第一因缘使地大动。

“复次，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来下，在母胎中，是时地亦大动，是谓第二因缘使地大动。

“复次，菩萨降神出母胎时，天地大动，是谓第三因缘使地大动。

“复次，菩萨出家学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是时天地大动，是谓第四因缘使地大动。
“复次，若如来入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是时天地大动，是谓第五因缘使地大动。
“复次，有大神足比丘心得自在，随意欲行无数变化，或分身为百千之数，复还为一，飞行虚空，石壁皆过，踊没自由，观地无地想，了悉空无，是时地为大动，是谓第六因缘地为大动。
“复次，诸天大神足，神德无量，从彼命终，还生彼间，由宿福行，具足诸德，舍本天形，得作帝释、若梵天王，时地为大动，是谓第七因缘地为大动。
“复次，若众生命终福尽，是时诸国王不乐本邦，各各相攻伐，或饥俭死者，或刀刃死者，是时天地大动，是谓第八因缘使地大动。如是，比丘，有八因缘使天地大动。”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尊者阿那律游在四佛所居之处。
是时，阿那律在闲静之处，便作是念：“诸释迦文佛弟子之中，戒德、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于此正法中而得长养。诸声闻之中不具足戒律者，斯等之类皆离正法，不与戒律相应。如今此二法，戒与闻何者为胜？我今可以此因缘之本，往问如来是事如何。”阿那律复作是念：“此法，知足者之所行，非无厌者之所行；少欲者之所行，非为多欲者之所行；此法，应闲居者之所行，非在愦闹之所行；此法，持戒人之所行，非犯戒者之所行；三昧者之所行，非乱者之所行；智慧者之所行，非愚者之所行；多闻者之所行，非少闻者之所行。”是时，阿那律思惟此八大人念：“今我可往至世尊所，而问此义。”
尔时，世尊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是时，王波斯匿请如来及比丘僧，夏坐九十日。是时，阿那律渐渐人间，将五百比丘游化，转至舍卫国，到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阿那律白世尊言：“我在闲静之处，思惟此义，戒与闻，此二法何者最胜乎？”
是时，世尊与阿那律便说此偈：

“戒胜闻胜耶？汝今起狐疑：
戒胜于闻者，于中何狐疑？

“所以然者？阿那律当知：若比丘戒成就者，便得定意；已得定意，便获智慧；已得智慧，便得多闻；已得多闻，便得解脱；已得解脱，于无余涅槃而取灭度，以此明之，戒为最胜。”
是时，阿那律向世尊说此八大人念。佛告阿那律曰：“善哉！善哉！阿那律，汝今所念者，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少欲知足、在闲居之处、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汝今，

阿那律，当建是意，思惟八大人念。云何为八？此法精进者之所行，非懈怠者之所行。所以然者？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我以精进之力超越成佛。

“阿那律知之：诸佛世尊皆同一类，同其戒律、解脱、智慧而无有异，亦复同空、无相、愿，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庄严其身，视无厌足，无能见顶者，皆悉不异。唯有精进不同，于过去当来诸佛世尊，精进者，吾最为胜。是故，阿那律，此第八大人之念，此为最为上，为尊为贵，为无有喻。犹如由乳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复醍醐于中最上，为无有比；此亦如是，精进之念，于八大人念中最上，实无有比！

“是故，阿那律，当奉八大人念，亦当与四部众分别其义。设当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令我弟子皆当成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所以然者？我法，少欲者之所行，非多欲者所行也；我法，知足者之所行，非无厌者之所行也；我法，闲居者之所行，非众中者之所行也；我法，持戒者之所行，非犯戒者之所行也；我法，定者之所行，非乱者所行也；我法，智者之所行，非愚者之所行也；我法，多闻者之所行，非少闻者所行也；我法，精进者之所行，非懈怠者所行也。是故，阿那律，四部之众当求方便，行此八大人念。如是，阿那律，当作是学！”

尔时，阿那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八部之众，汝等当知。云何为八？所谓刹利众、婆罗门众、长者众、沙门众、四天王众、三十三天众、魔王众、梵天王众。比丘当知：我曩昔已来至刹利众中，共相问讯，言谈讲论，亦复无人与我等者，独步无侣，亦无俦匹；少欲知足，念不错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精进成就。

“复自忆念，至婆罗门众中、长者众中、沙门众中、四天王众中、三十三天众中、魔王众中、梵天王众中、共相问讯，言谈讲论，独步无侣，亦无俦匹，于中最尊，亦无等伦；少欲知足，意不错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精进成就。

“我当尔时，在八部众中独步无侣，与尔许众生作大覆盖。是时，八部之众无能见顶，亦不敢瞻颜，何况当共论议乎？所以然者？我亦不见天上、人中、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众中，有能成就此八法者，除如来存不论之。是故，比丘，当求方便，行此八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长者曰：“长者家中广施不乎？”

长者白佛：“贫家惠施，昼夜不断，四城门中，及大市中，家中行路，及佛、比丘僧，是为八处惠施。如是，世尊，其有所须，须衣惠衣，须食与食，国中珍宝终不违逆，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悉给施之。亦有诸天来至我所，在虚空中而告我曰：‘分别尊卑，此者持戒，此者犯戒，与此获福，与彼无报。’然我心正，无有彼此，不起增减之心，普等慈心于一切众生。有其众生依命根存形，有食则存，非食命不济。施惠一切众生，其报无量，受其果报，无有增减。”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长者，平等施者福第一尊。然众生之心，复有胜如，施持戒人，胜犯戒者。”

是时，虚空神、天，称庆无量，即时而说此偈：

“佛说择施尊，愚众有增减，
　求其良福田，何过如来众？

“然今世尊所说极为快哉！施持戒人，胜犯戒者。”

尔时，世尊告阿那邠邸长者：“今当与汝说贤圣之众，善思念之，抱在心怀。或施少获福多，或施多获福多。”

阿那邠邸长者白佛言：“惟愿世尊敷演其义！云何施少获福多？云何施多获福多？”

佛告长者：“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是谓，长者，贤圣之众，施少获福多，施多获福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四向成就人，四者成果实，
　此名贤圣众，惠施获福广。

“过去久远诸佛世尊，亦复有此贤圣之众，如我今日无异。正使当来诸佛世尊出现于世者，亦得如此贤圣之众。是故，长者，欢喜悦心，供养圣众。”

是时，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法，立不退转之地。长者闻法已，喜庆无量，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时，阿那邠邸长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以财物惠施获八功德。云何为八？一者、随时惠施，非为非时；二者、鲜洁惠施，非为秽浊；三者、手自斟酌，不使他人；四者、誓愿惠施，无骄恣心；五

者、解脱惠施，不望其报；六者、惠施求灭，不求生天；七者、施求良田，不施荒地；八者、然持此功德，惠施众生，不自为己。如是，比丘，善男子、善女人，以财物惠施获八功德。”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智者随时施，无有悭贪心，
所作功德已，尽用惠施人。
此施为最胜，诸佛所加叹，
现身受其果，逝则受天福。

“是故，比丘，欲求其果报者，当行此八事。其报无量，不可胜计，获甘露之宝，渐至灭度。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善思念之，无令漏失。”

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诸比丘从佛受教。

佛告比丘：“彼云何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邪见趣泥犁之路，正见向涅槃之道；邪治趣泥犁之路，正治向涅槃之道；邪语趣泥犁之路，正语向涅槃之道；邪业趣泥犁之路，正业向涅槃之道；邪命趣泥犁之路，正命向涅槃之道；邪方便趣泥犁之路，正方便向涅槃之道；邪念趣泥犁之路，正念向涅槃之道；邪定趣泥犁之路，正定向涅槃之道。是谓，比丘，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诸佛世尊常所应说法，今已果矣！汝等乐在闲居处，树下露坐，念行善法，无起懈慢。今不勤行，后悔无及。”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非时、泥梨、道，须伦天、地动，
大人八念、众，善男子施、道。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马血天子问八政品第四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马血天子非人之时，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天子白世尊言：“向者生此念：‘在地步度，可尽此世界不乎？’我今问世尊，可以步尽世界不耶？”

世尊告曰：“汝今以何义理而作此问？”

天子白佛言："我昔日一时至婆伽梵天所。是时，梵天遥见我来，而语我言：'善来！马血天子，此处无为之境，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终、无始，亦无愁、忧、苦、恼。'当我尔时，复作是念：'此是涅槃道耶？何以故？涅槃之中无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此是世界之极边耶？设当是世界边际者，是为世间可步度耶？'"

世尊告曰："汝今神足为何等类？"

天子白佛言："犹如力士善于射术，箭去无碍；我今神足其德如是，无所罣碍。"

世尊告曰："我今问汝，随所乐报之。犹如有四男子善于射术，然彼四人各向四方射，设有人来，意欲尽摄四面之箭，使不堕地。云何，天子，此人极为捷疾不耶？乃能使箭不堕于地。

"天子当知：上日月前有捷步天子，行来进止复逾斯人之捷疾，然日月宫殿行甚于斯。计彼人天子及日月宫殿之疾，故不如三十三天之速疾也；计三十三天之疾，不如艳天之疾。如是，诸天所有神足，各各不相及。假使汝今有此神德，如彼诸天，从劫至劫，乃至百劫，犹不能尽世境界。所以然者？地界方域不可称计。

"天子当知：我过去久远世时，曾作仙人，名为马血，与汝同字，欲爱已尽，飞行虚空，无所触碍。我尔时，神足与人有异，弹指之顷，已能摄此四方箭，使不堕落。时，我以有此神足，便作是念：'我今能以此神足，可尽境地边际乎？'即涉世界而不能尽其方域。命终之后，进德修业而成佛道，坐树王下，端坐思惟往昔经历所施为事：本为仙人，以此神德犹不能尽其方面，当以何神力而得究其边际乎？时，我复作是念：'要当乘圣贤八品之径路，然后乃得尽生死边际。'

"彼云何名为乘贤圣八品之径路？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天子，又知斯名贤圣八品道，得尽世界之边际；诸过去恒沙诸佛得尽世界者，尽用此贤圣八品道而究世界；正使将来诸佛世尊出现世者，当以此贤圣之道得尽边际。"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步涉无究竟，得尽世界者，
地种不可称，非神足所及。
凡夫施设意，于中起迷惑，
不别真正法，流转五道中。
贤圣八品道，以此为舟船，
诸佛之所行，而究世界边。
正使当来佛，弥勒之等类，
亦用八种道，得尽于世界。
是故有智士，修此圣贤道，

昼夜习行之，便至无为处。”

是时，马血天子从如来闻说贤圣八品道，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天子即以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是时，彼天子即其日，以天种种好华散如来上，即时便说斯偈：

“流转生死久，欲涉度世界，
贤圣八品道，不知又不见。
今我以见谛，又闻八品道，
便得尽边际，诸佛所到处。”

尔时，世尊可彼天子所说。时，彼天子以见佛可之，即礼世尊足，便退而去。

尔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贤圣八关斋法。汝等善思念之，随喜奉行！”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八关斋法？一者、不杀生，二者、不与不取，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者、不饮酒，六者、不过时食，七者、不处高广之床，八者、远离作倡伎乐、香华涂身。是谓，比丘，名为贤圣八关斋法。”

是时，彼优波离白佛言：“云何修行八关斋法？”

世尊告曰：“于是，优波离，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诣沙门若长老比丘所，自称名字，从朝至暮，如罗汉持心不移不动，刀杖不加群生，普慈于一切：‘我今受斋法，一无所犯，不起杀心，习彼真人之教：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过时食，不在高广之座，不习作倡伎乐、香华涂身。’设有智慧者，当作是说；假令无智者，当教彼如此之教。又彼比丘当一一指授，无令失次，亦莫超越，复当教使发誓愿。”

优波离白佛言：“云何当发愿？”

世尊告曰：“彼发愿时：‘我今以此八关斋法，莫堕地狱、饿鬼、畜生，亦莫堕八难之处，莫处边境，莫堕凶弊之处，莫与恶知识从事，父母专正，无习邪见，生中国中，闻其善法，分别思惟，法法成就。持此斋法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善，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持此誓愿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复持此八关斋法，用学佛道、辟支佛道、阿罗汉道，诸世界学正法者亦习此业，正使将来弥勒佛出现世时，如来、至真、等正觉，值遇彼会，使得时度。’弥勒出现世时，声闻三会，初会之时九十六亿比丘之众，第二之会九十四亿比丘之众，第三会九十二亿比丘之众，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亦值彼王及国土教授师，作如是之教，无令缺漏。”

是时，优波离白世尊言：“说彼善男子、善女人虽持八关斋，于中不发誓愿者，岂不得大功德乎？”

世尊告曰：“虽获其福，福不足言。所以然者？我今当说：

“过去世时，有王名宝岳，以法治化，无有阿曲，领此阎浮提境界。尔时，有佛名曰宝藏如来、至真、等正觉、明云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彼王有女，名曰牟尼，颜貌殊特，面如桃华色，皆由前世供养诸佛之所致也。尔时，彼佛亦复三会，声闻初会之时一亿六万八千之众，第二之会一亿六万之众，第三之会一亿三万之众，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

“是时，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之法：‘诸比丘，当念坐禅，勿有懈怠。复求方便，诵习经戒。’彼佛侍者名曰满愿，多闻第一，如我今日阿难比丘多闻最胜。时，彼满愿比丘白宝藏佛言：‘诸有比丘诸根暗钝，亦不精进于禅定法，又不诵习。今日世尊欲安此人著何聚中？’宝藏佛告曰：‘设有比丘诸根暗钝，不堪任行禅法者，当修三上人法业。云何为三？所谓坐禅、诵经、佐劝众事。’如是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微妙之法。

“尔时，有长老比丘，亦不堪任修行禅法。时，彼比丘便作是念：‘我今年衰长大，亦不能修其禅法，今当求愿行劝助之法。’是时，彼长老比丘入野马城中，求烛火、麻油，日来供养宝藏如来，使明不断。

“是时，王女牟尼见此长老比丘里巷乞求，即问彼比丘曰：‘比丘，今日为何所求？’比丘报曰：‘圣女当知：我年衰迈，不堪行禅法，故求乞脂油，用供养佛，续尊光明。’是时，彼女闻佛名号，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白彼长老比丘曰：‘汝今，比丘，勿在余处乞求，我自相供给，麻油灯炷尽相惠施。’

“是时，长老比丘受彼女施，日来取油供养宝藏如来，持此功德福业，施与无上正真之道，口自演说：‘年既衰大，又复钝根，无有智慧得行禅法，持此功德之业，所生之处莫堕恶趣，使将来之世值遇圣尊，如今宝藏如来无异；亦遇圣众如今圣众而无有异；说法亦当如今无异。’是时，宝藏如来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即时便笑，口出五色光，而告之曰：‘汝今，比丘，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作佛，号曰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时，长老比丘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身心坚固，意不退转，颜色特胜，不与常同。

“时，彼牟尼女人见彼比丘颜色殊常，即前问曰：‘比丘，今日颜色极为殊妙，不与常同，得何意故？’比丘报曰：‘王女当知：向者，如来以甘露见灌。’牟尼女问曰：‘云何如来以甘露见灌？’比丘报曰：‘我为宝藏如来所授决，言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曰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身心牢固，意不退转。如是，王女，为彼如来之所授决也。’王女问曰：‘彼佛颇授我决乎？’长老比丘报曰：‘我亦不知为授汝莂不？’

“是时，王女闻比丘说已，即乘羽宝之车，往至宝藏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王女白佛言：‘我今是檀越施主，所须脂油恒相供给，然今世尊授彼比丘决，独不见授莂。’宝藏如来告曰：‘发心求愿，其福难量，何况以财惠施乎？’牟尼女报曰：‘设当如来不授我莂者，当自断其命根。’宝藏如来报曰：‘夫处女人之身，求作转轮圣王者，终不获也；求作帝释者，亦不可获也；求作梵天王者，亦不可得也；求作魔王者，亦不可得也；求作如来者，亦不可得也。’女曰：‘我定不能得成无上道乎？’宝藏佛报曰：‘能也，牟尼女，成无上正真道也。然王女当知：将来无数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是汝善知识，彼佛当授汝决。’

“是时，王女白彼佛言：‘受者清净，施主秽浊乎？’宝藏佛告曰：‘吾今所说者，心意清净，发愿牢固。’是时，王女语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

“优波离当知：无数阿僧祇劫，灯光佛乃出现于世，治在钵头摩大国，与大比丘众十六万八千众俱，国王、人民悉来承事。是时，彼国有王名提波延那，以法治化，领此阎浮境界。是时，彼王请佛及比丘僧而饭食之。是时，灯光如来清旦著衣持钵，将诸比丘众入城。

“尔时，有梵志子名曰弥勒，颜貌端正，众中独出，像如梵天，通诸经藏，靡不贯练，诸书咒术，皆悉明了，天文地理，靡不了知。是时，彼梵志遥见灯光佛来，颜貌殊特，世之奇异，诸根寂定，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见已，便发喜豫之意，善心生焉：‘书籍所载如来出现，甚为难遇，时时乃出，犹如优钵华时乃出耳！我今当往试之。’是时，梵志手执五华往至世尊所，复作是念：‘其有三十二相者，名曰成佛。’即以五根华散如来上，又求三十二相，唯见三十相，而不见二相，即兴狐疑：‘今观世尊不见广长舌及阴马藏。’即时说此偈：

“‘闻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貌，
　　今不见二相，相好为具不？
　　颇有阴马藏，贞洁不淫乎？
　　岂有广长舌，舐耳覆面乎？
　　为我现其相，断诸狐疑结，
　　阴马及舌相，惟愿欲见之！’

“是时，灯光佛即入三昧定，使彼梵志见其二相。是时，灯光佛复出广长舌，左右舐耳，放大光明，还从顶上入。是时，梵志见如来有三十二相具足；见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作是说：‘惟愿世尊当见观察！我今持五华奉上如来，又持此身供养圣尊。’发此誓愿时，彼五华在空中化成宝台，极为殊妙，四柱四门。彼时，见交露台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发此誓愿：‘使我将来之世作佛，当如灯光佛，

弟子翼从，悉皆如是。’

“是时，灯光佛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时便笑。诸佛世尊常法，若授决时世尊笑者，口出五色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时，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无复光明，还从顶上入。设如来授决之时，光从顶上入；设授辟支佛决时，光从口出，还入耳中；若授声闻萷者，光从肩上入；若授生天之决者，是时光明从臂中入；若萷生人中者，是时光明从两胁入；若授生饿鬼决者，是时光明从腋入；若授生畜生决者，光明从膝入；若授生地狱决者，是时光明从脚底入。

“是时，梵志见光从顶上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布发在地，并作是说：‘设如来不授我决者，即于此处自断坏，不成诸根。’是时，灯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即告之曰：‘汝速还起，将来之世，当成作佛，号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时，摩纳闻佛授决已，心怀踊跃，不能自胜，即于彼处，得遍现三昧，踊在虚空，去地七仞，叉手向灯光如来。

“汝优波离，莫作异观！尔时宝藏如来时长老比丘，岂是异人乎？尔时灯光如来是也。尔时王女牟尼，我今是也。时宝藏如来立我名号字释迦文，我今以此因缘故，说此八关斋法。当发誓愿，无愿不果。所以然者？若彼女人作是誓愿，即于彼劫成其所愿也。若长老比丘不发誓愿者，终不成佛道。誓愿之福不可称记，得至甘露灭尽之处。如是，优波离，当作是学！”

尔时，优波离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渐至江水侧。

尔时，世尊见江水中，有大材木为水所漂，即坐水侧一树下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木为水所漂乎？”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见之。”

世尊告曰：“设当此木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没，复非在岸上，不为人所捉，复非为非人所捉者，复非为水所回转，复非腐败者，便当渐渐至海。所以然者？海，诸江之原本。汝等比丘亦如是，设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没，复非在岸上，不为人、非人所捉，亦不为水所回转，亦不腐败，便当渐渐至涅槃处。所以然者？涅槃者，正见、正治、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涅槃之原本。”

尔时，有牧牛人名曰难陀，凭杖而立。是时，彼牧牛人遥闻如是所说，渐来至世尊所而立。尔时，牧牛人白世尊言：“我今亦不著此岸，不在彼岸，又非中没，复非在岸上，不为人捉，复非为非人所捉，不为水所回转，亦非腐败，渐当至涅槃之处。惟愿世尊听在道次，得作沙门。”

世尊告曰：“汝今还主牛已，然后乃得作沙门耳！”

牧牛人难陀报曰："斯牛哀念犊故，自当还家。惟愿世尊听在道次！"

世尊告曰："此牛虽当还家，故须汝往付授之。"

是时，牧牛人即受其教，往付牛已，还至佛所，白世尊言："今已付牛，惟愿世尊听作沙门。"是时，如来即听作沙门，受具足戒。

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云何为此岸？云何为彼岸？云何为中没？云何在岸上？云何不为人所捉？云何不为非人所捉？云何不为水所回转？云何不腐败？"

佛告比丘曰："此岸者，身邪也。彼岸者，身邪灭。中没者，欲爱也。在岸上者，五欲也。为人所捉者，如有族姓子发此誓愿：'持此功德福佑，作大国王，若作大臣。'非人所捉者，如有比丘有此誓愿：'生四天王中及诸天中而行梵行，今持功德生诸天之中。'是谓名为非人所捉。为水所回转者，此是邪疑也。腐败者，邪见、邪治、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此是腐败也。"

是时，难陀比丘在闲静之处而自修克，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者，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即于座上成阿罗汉。

尔时，难陀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提婆达兜已失神足，阿阇世太子日遣五百釜食而供养之。是时，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已失神足，又为阿阇世所供养，共相将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众多比丘白佛言："提婆达兜者极大威力，今为阿阇世王所供养，日遣五百釜食。"

尔时，世尊闻此语已，告诸比丘："汝等莫兴此意，贪提婆达兜比丘利养；彼愚人由此利养自当灭亡。所以然者？于是，比丘，提婆达兜所以出家学者，不果其愿。

"比丘当知：犹如有人出其村落，手执利斧，往诣大树，先意所望，欲望大树，及其到树，持枝叶而还。今此比丘亦复如是，贪著利养；由此利养，向他自誉，毁呰他人，比丘所行宜，则不果其愿。彼由此利养故，不求方便起勇猛心，如彼人求宝不得，为智者所弃。

"设有比丘得利养已，亦不自誉，复不毁他人；或时复向他人自称说：'我是持戒之人，彼是犯戒之士。'比丘所愿者而不果获。如人舍根，持枝还家，智者见已：'此人虽持枝还家，然不识根。'此中比丘亦复如是，以得利养，奉持戒律，并修梵行，好修三昧。彼以此三昧心向他自誉：'我今得定，余人无定。'比丘所应行法亦不果获。犹如有人其求实木，往至大树，望其实，舍其枝叶，取其根持还。智者见已，便作是说：'此人别其根。'今此比丘亦复如是，兴起利养，奉持戒律，亦不自誉，复非毁他人，修行三昧，亦复如是，渐行智慧。

夫智慧者，于此法中最为第一。提婆达兜比丘于此法中竟不获智慧、三昧，亦复不具戒律之法。”

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彼提婆达兜者，云何不解戒律之法？彼有神德，成就诸行，有此智慧，云何不解戒律之法？有智慧则有三昧，有三昧则有戒律。”

世尊告曰：“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数；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数；神足飞行者，亦是世俗常数；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义。”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由禅得神足，至上不究竟，
不获无为际，还堕五欲中。
智慧最为上，无忧无所虑，
久毕获等见，断于生死有。

“比丘当知：以此方便，知提婆达兜不解戒律之法，亦复不解智慧、三昧之行。汝等比丘，莫如提婆达兜贪著利养。夫利养者，堕人恶处，不至善趣。若著利养，便习邪见，离于正见；习于邪治，离于正治；习于邪语，离于正语；习于邪业，离于正业；习于邪命，离于正命；习于邪方便，离于正方便；习于邪念，离于正念；习于邪定，离于正定。是故，比丘，勿起利养之心，制令不起；已起利养之心，求方便而灭之。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当说此微妙之法，六十余比丘舍除法服，习白衣行；复有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船筏譬喻，汝等善思念之，戢在心怀！”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船筏譬喻？若汝等行路，为贼所擒，当执心意，无起恶情；当起慈、悲、喜、护心，遍满诸方所，无量无限，不可称计。持心当如地，犹如此地亦受于净，亦受于不净，屎尿秽恶皆悉受之，然地不起增减之心，不言此好、此丑。汝今所行亦当如是，设为贼所擒获，莫生恶念，起增减心；亦如地、水、火、风，亦受于恶，亦受于好，都无增减之心；起慈、悲、喜、护之心，向一切众生。所以然者？行善之法犹可舍之，何况恶法而可玩习？如有人遭恐难之处，欲度难处至安隐之处，随意驰走，求其安处。彼见大河极为深广，亦无船、桥而可得渡至彼岸者；然所立之处极为恐难，彼岸无为。

“尔时，彼人思惟方计：‘此河水极深且广，今可收拾材木草叶，

缚筏求渡，依此筏已，从此岸得至彼岸。’尔时，彼人即收拾材木草叶，缚筏而渡，从此岸至彼岸。彼人已渡岸，复作是念：‘此筏于我，多所饶益。由此筏得济厄难，从有恐之地，得至无为之处。我今不舍此筏，持用自随。’云何，比丘，彼人所至到处，能用此筏自随乎？为不能耶？”

诸比丘对曰：“不也，世尊，彼人所愿，今已果获，复用筏自随乎？”

佛告比丘：“善法犹可舍，何况非法！”

尔时，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当舍于法，而况非法？我等岂非由法学道乎？”

世尊告曰：“依骄慢灭骄慢、慢慢、增上慢、自慢、邪见慢、慢中慢、增上慢，以无慢灭慢慢，灭无慢、正慢，灭邪慢、增上之慢，尽灭四慢。我昔未成佛道，坐树王下时，便生此念：‘欲界之中谁最豪贵，我当降伏？’已降伏欲界之中，天及人民，皆悉靡伏。时，我复重作是念：‘闻有弊魔波旬，今当与彼战。以降波旬，一切骄慢豪贵之天，一切靡伏。’时我，比丘，于座上笑，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动。

“虚空之中闻说偈声：

“‘舍真净王法，出家学甘露，
设克广愿者，空此三恶趣。
我今集兵众，瞻彼沙门颜，
设不用我计，执脚掷海表。’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

“是时，弊魔波旬瞋恚炽盛，即告师子大将曰：‘速集四部之众，欲往攻伐沙门。又当观察为有何力势，堪任与我共战斗耶？’我尔时复更思惟：‘与凡人交战犹不默然，何况欲界豪贵者乎？要当与彼少多争竞。’时我，比丘，著仁慈之铠，手执三昧之弓、智慧之箭，俟彼大众。是时，弊魔、大将、兵众十八亿数，颜貌各异，猿猴、师子来至我所。

“尔时，罗刹之众，或一身若干头；或有数十身而共一头；或两肩有三颈，当心有口；或有一手；或有两手者；或复四手；或两手擎头，口衔死蛇；或头上火燃，口出火光；或两手擘口，欲前啖之；或披腹相向，手执刀剑，担持戈矛；或执舂杵；或担山、负石、担持大树者；或两脚在上，头在下；或乘象、师子、虎、狼、毒虫；或步来者；或空中飞。是时，弊魔将尔许之众，围绕道树。

“时，魔波旬在我左侧而语我曰：‘沙门速起。’时我，比丘，默然

不对，如是再三。魔语我曰：‘沙门畏我不乎？’我告之曰：‘我今执心无所畏惧。’时波旬曰：‘沙门，颇见我四部之众耶？然汝一己，无有器杖兵刃，秃头露形，著此三衣，复言吾无所畏？’

“尔时，我向波旬，便说此偈：

“‘仁铠三昧弓，手执智慧箭，
福业为兵众，今当坏汝军。’

“时，魔波旬复语我曰：‘我于沙门多所饶益。设不从我语者，正尔取汝，灰灭其形。又复沙门，颜貌端正，年壮可美，出处刹利转轮王种，速起此处，习于五乐，我当将和使汝得作转轮圣王。’时，我复报波旬曰：‘汝所说者，无常变易，不得久住，亦当舍离，非吾所贪。’时，弊魔波旬复语我曰：‘沙门，今日为何所求？志何愿物？’时我报曰：‘吾所愿者：无忧畏处，安隐恬泊，涅槃城中；使此众生流浪生死，沉翳苦恼者，导引正路。’

“魔报我曰：‘设今沙门不速起乎坐者，当执汝脚，掷著海表。’时，我报波旬曰：‘我自观察天上、人中，魔若魔天、人若非人，及汝四部之众，不能使吾一毛动。’魔报我曰：‘沙门，今日欲与吾战乎？’我报之曰：‘思得交战。’魔报我曰：‘汝怨是谁？’我复报曰：‘骄慢者是，增上慢、自慢、邪慢、慢中慢、增上慢。’魔语我曰：‘汝以何义灭此诸慢？’时我报曰：‘波旬当知：有慈三昧、悲三昧、喜三昧、护三昧、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由慈三昧，办悲三昧；缘悲三昧，得喜三昧；缘喜三昧，得护三昧。由空三昧，得无愿三昧；因无愿三昧，得无相三昧。以此三三昧之力，与汝共战。行尽则苦尽，苦尽则结尽，结尽则至涅槃。’

“魔语我曰：‘沙门，颇以法灭法乎？’时我报曰：‘可以法灭法。’魔问我言：‘云何以法灭法？’时我告曰：‘以正见灭邪见，以邪见灭正见；正治灭邪治，邪治灭正治；正语灭邪语，邪语灭正语；正业灭邪业，邪业灭正业；正命灭邪命，邪命灭正命；正方便灭邪方便，邪方便灭正方便；正念灭邪念，邪念灭正念；正定灭邪定，邪定灭正定。’魔语我曰：‘沙门，今日虽有斯语，此处难克也。汝今速起，无令吾掷著海表。’

“时，我复语波旬曰：‘汝作福，唯有一施，今得作欲界魔王。我昔所造功德，无能称计。汝今所说，方言甚难耶！’波旬报曰：‘今我作福，汝今证知；汝自称说造无数福，谁为证知？’时我，比丘，即伸右手，以指案地，语波旬：‘我所造功德，地证知之。’我当说此语，是时地神从地涌出，叉手白言：‘世尊，我当证知。’地神语适讫，时魔波旬愁忧苦恼，即退不现。

“比丘，当以此方便知之：法犹尚灭，何况非法！我长夜与汝说一觉喻经，不录其文，况解其义？所以然者？此法玄邃，声闻、辟支

佛所修此法者，获大功德，得甘露无为之处。彼云何名为乘筏之喻？所谓依慢灭慢，慢已灭尽，无复诸恼乱想之念。犹如野狸之皮极修治之，以手拳加之，亦无声响，无坚硬处；此亦如是，若比丘慢尽都无增减。是故，我今告汝等曰：‘设为贼所擒获者，勿兴恶念，当以慈心遍满诸方，犹如彼极柔之皮，长夜便获无为之处。’如是，比丘，常作是念！”

当说此法时，于彼座上，三千天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六十余比丘还舍法服，习白衣行；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得法眼净。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神祇恒水侧，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摩竭牧牛人愚惑，少智慧，意欲从恒水此岸，渡牛至彼岸；亦复不观彼此之岸深浅之处，便驱牛入水。先渡瘦者，又犊尚小，在水中央，极为羸劣，不能得至彼岸。复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亦不得渡，于中受其苦恼。次复，渡极有力者，亦在水中，受其困厄。

“今我众中比丘亦复如是，心意暗钝，无有慧明，不别生死位，不别魔之桥船，意欲渡生死之流，不习于禁戒之法，便为波旬得其便也。从邪道求于涅槃，望得灭度，终不果获，自造罪业，复堕他人著罪中。犹摩竭牧牛人黠慧多智，意欲渡牛至彼此之岸，先观察深浅之处，前渡极盛力牛到彼岸；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亦得渡至彼岸；次渡极羸者，亦渡无他，小犊寻从其后而济渡无为。

“比丘，如来亦复如是，善察今世、后世，观生死之海，魔之径路，自以八正道度生死之难。复以此道度不度者，犹如导牛之正，一正，余者悉从；我弟子亦复如是，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以身作证而自游化，度魔境界，至无为处。亦如彼有力之牛渡彼恒水，得至彼岸；我声闻亦复如是，断五下结，成阿那含，于彼般涅槃，不还来此间，度魔境界，至无为处。如彼中流之牛，不肥不瘦，得渡恒水而无疑难；我弟子亦复如是，断三结使，淫、怒、痴薄，成斯陀含，来至此世，尽于苦际，断魔境界至无为之处。如彼瘦牛将诸小犊，得渡彼恒水；我弟子亦复如是，断三结使，成须陀洹，必至得度，度魔境界，度生死之难。如彼小犊，从母得渡；我弟子亦复如是，持信奉法，断魔诸缚，至无为处。”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魔王所应获，不究生死边，
如来今究竟，世间现慧明。
诸佛所觉了，梵志不明晓，
犹涉生死岸，兼度未度者。
今此五种人，及余不可计，

欲度生死难，尽佛威神力。

“是故，比丘，当专其心，无放逸行，亦求方便，成贤圣八品之道；依贤圣道已，便能自度生死之海。所以然者？犹如彼愚牧牛之人，外道梵志是也，自溺生死之流，复堕他人著罪中。彼恒水者，即是生死之海也。彼黠慧牧牛者，如来是也；度生死之难，由贤圣八品道。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八圣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婆伽梨园中，与千二百五十弟子俱，尽是阿罗汉，诸漏已尽，六通清彻；唯除一人，阿难比丘也。

尔时，王阿阇世七月十五日受岁时，夜半明星出现，告月光夫人曰：“今十五日月盛满，极为清明，当应施行何事？”

夫人报曰：“今十五日说戒之日，应当作倡伎乐，五欲自娱乐。”

时，王闻此语已，不入其怀。王复告优陀耶太子曰：“今夜极清明，应作何事？”

优陀耶太子白王言：“如今夜半极清明，应集四种之兵，诸外敌异国不靡伏者，当往攻伐。”

是时，王阿阇世闻此语已，亦复不入其意。复语无畏太子曰：“如今极清明之夜，应何所施行？”

无畏王子报曰：“今不兰迦葉，明诸算数，兼知天文地理，众人所宗仰，可往至彼问此疑难。彼人当与尊说极妙之理，永无留滞。”

时，王闻此语已，亦不入其意。复语须尼摩大臣曰：“如今之夜极为清明，应何所施行？”

须尼摩白王言：“如今夜半极为清明，然阿夷耑近在不远，多所晓了，惟愿大王往问其宜！”

王闻此语已，亦复不入其意。复告婆沙婆罗门曰：“如今夜半极为清明，应何所施行？”

婆罗门报曰：“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然有瞿耶楼近在不远，惟愿大王往问其义！”

时，王闻此语已，复不合其意。复语摩特梵志曰：“如今夜半极为清明，应作何事？”

梵志报曰：“大王当知：波休迦旃近在不远，惟愿大王往问其情！”

王闻此语已，复不合其意。复告索摩典兵师曰：“如今夜半极为清明，应何所施行？”

索摩报曰：“先毕卢持近在不远，明诸算术，可往问其义。”

王闻此言已，亦不合其意。复告最胜大臣曰：“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应何所施行？”

最胜白王言："今有尼揵子，博览诸经，师中最上，惟愿大王往问其义！"

王闻此语已，不合其意。复作是思惟："此诸人等，斯是愚惑，不别真伪，无有巧便。"

尔时，耆婆伽王子在王左侧。王顾语耆婆伽曰："如今夜半极为清明，应何所施行？"

是时，耆婆伽即前长跪，而白王言："今如来近在不远，游贫聚园中，将千二百五十弟子，惟愿大王往问其义！然彼如来为明为光，亦无疑滞，知三世事，靡不贯博，自当与王演说其事。王所有狐疑，豁然自悟。"

是时，王阿阇世闻耆婆伽语已，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即叹耆婆伽曰："善哉！善哉！王子，快说斯言。所以然者？我今身心极为炽然，又复无故取父王杀，我恒长夜作是念：'谁堪任悟我心意者？'今耆婆伽向所说者，正入我意。甚奇！甚特！闻如来音响，豁然大悟。"

时，王向耆婆伽便说此偈：

"今日极清明，心意不得悟，
汝等人人说，应往问谁义？
不兰、阿夷耑，尼揵梵弟子，
斯等不可依，不能有所济。
今日极清明，月满无瑕秽，
今问耆婆伽，应往问谁义？"

是时，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

"闻其柔软音，得脱摩竭鱼，
惟愿时诣佛，永处无畏境。"

时，王复以偈报曰：

"我昔所施行，于佛无益事，
害彼真佛子，名曰频婆娑。
今极怀羞耻，无颜见世尊，
汝今云何说，使吾往见之？"

是时，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

"诸佛无彼此，诸结永已除，
平等无二心，此是佛法义。
设以栴檀香，以涂右手者，

执刀断左手，心不起增减。
如愍罗云子，一息更无二，
持心向提婆，怨亲无有异。
惟愿大王屈，往觐如来颜，
当断其狐疑，勿足有留滞。”

是时，王阿阇世告耆婆伽王子曰：“汝今速严驾五百牙象，五百牸象，燃五百灯。”

耆婆伽对曰：“如是，大王。”是时，耆婆伽王子即时严驾千象，及燃五百灯，前白王言：“严驾已办，王知是时。”

尔时，王阿阇世将诸营从，往诣梨园中，中路便怀恐怖，衣毛皆竖，还顾谓耆婆伽王子曰：“吾今将非为汝所误乎？将非持吾与怨家耶？”

耆婆伽白王：“实无此理！惟愿大王小复前进，今如来去此不远！”

时，王阿阇世意犹怀恐，重告耆婆伽曰：“将非为汝所惑？又闻如来将千二百五十弟子，今不闻其声？”

耆婆伽报曰：“如来弟子恒入三昧，无有乱想。惟愿大王小复前进！”

阿阇世王即下车，步入门，至讲堂前，默然而立，观察诸圣众，还顾谓耆婆伽曰：“如来今在何处？”尔时，一切圣众尽入炎光三昧，照彼讲堂，靡不周遍。

是时，耆婆伽即时长跪，伸右手指示如来言：“此是如来，最在中央，如日披云。”

是时，王阿阇世语耆婆伽曰：“甚奇！甚持！今此圣众心定乃尔。复以何缘有此光明？”

耆婆伽白王：“三昧之力故放光明耳！”

王复告曰：“如我今日观察圣众，极为寂然，使我优陀耶太子亦当如是寂然无为。”时，王阿阇世叉手，自称说曰：“惟愿世尊当见观察！”

世尊告曰：“善来！大王。”王闻如来音响，极怀欢喜：“如来乃见称说王号。”

时，王阿阇世即至佛所，五体投地，以两手著如来足上，而自称说：“惟愿世尊当见垂愍，受其悔过！父王无罪而取害之，惟愿受悔，后更不犯，自改往修来。”

世尊告曰：“今正是时，宜时悔过，无令有失。夫人处世，有过能自改者，斯名上人，于我法中，极为广大，宜时忏悔。”是时，王礼如来足已，住一面坐。

时，王白佛言：“惟愿欲有所问，如来听者，乃敢问耳！”

佛告王曰：“有疑难者，宜时问之。”

王白佛言："于现世造福，得受现报不乎？"

佛告王曰："古昔已来颇以此义，曾问人乎？"

王白佛言："我昔曾以此义而问他人，亦问不兰迦葉：'云何，不兰迦葉，现世作福得受现报乎？'不兰迦葉报我言：'无福、无施，无今世、后世善恶之报，世无阿罗汉等成就者。'当我尔时，问此受果之报，彼报曰：'无也。'如有人问以瓜义，报以柰理，今此迦葉亦复如是。时，我作是念：'此梵志已不解义，豪族王种所问之义，此人方便引余事报。'时我，世尊，我即欲断其头，即不受其语，寻发遣之。

"时，我复至阿夷耑所，而问此义。阿夷耑报我言：'若于江左杀害众生，作罪无量，亦无有罪，亦无恶果之报。'时我，世尊，复作是念：'我今问现世受报之义，此人乃持杀害报吾；犹如有人问梨之义，以柰报之。'即舍之去。

"复至瞿耶楼所，而问此义。彼人报我曰：'于江右边造诸功德，不可称计，于中亦无善之报。'我尔时复作是念：'吾今所问义者，竟不报其理。'复舍之去。

"复往至波休迦栴所，而问斯义。彼人报曰：'唯有一人出世，一人死，一人往返受其苦乐。'时我复作是念：'我今所问现世之报，乃将生死来相答。'复舍之去。

"往问先毗卢持如此之义。彼人报我言：'过去者已灭，更不复生；当来未至，亦复不有；现在不住，住者即变易。'时我复作是念：'我今所问现世之报，乃持三世相酬，此非正理。'即复舍去。

"至尼揵子所，而问此义：'云何，尼揵子，颇有现世作福得受现世报也？'彼报我言：'无因无缘，众生结缚；亦无有因，亦无有缘，众生著结缚；无因无缘，众生清净。'时我复作是念：'此梵志等斯是愚惑，不别真伪，犹盲无目，所问之义，竟不相报。'如似弄转轮圣王种，寻复舍之去。今我，世尊，故问其义，现世作福现受报也？惟愿世尊演说其义！"

尔时，世尊告曰："大王，我今问汝义，随所乐报之。大王，颇有典酒、厨宰，赏护物左右使人乎？"

王白佛言："唯然，有之。"

"设彼使人执劳经久，复当赏遗不乎？"

王白佛言："随功叙用，不令有怨。"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云何，大王，既处高位，恤民以礼，当复赏遗不乎？"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食共同甘，并命不恨。"

佛告王曰："当以此方便，知昔日出处极卑，渐渐积功，与王同欢。以是之故，现世作福得受现报。"

佛告王曰："彼有劳之人，经历年岁，来白王言：'我等功劳已立，王所明知，欲从王求意所愿。'王当以与不乎？"

王白佛言："随彼所愿而不违之。"

佛告王曰：“彼有劳之人，欲得辞王，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清净行，王听不乎？”

王白佛言：“唯然，听之。”

佛告王曰：“设王见彼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在我左右，王欲何所施为？”

王白佛言：“承事供养，随时礼拜。”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现作福得受现报。设彼有劳之人，持戒完具，无有所犯，王欲何所施行？”

王白佛言：“尽其形寿供给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不使缺减。”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现身作福得受现报。设复彼人已作沙门，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己身作证而自游化：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王欲何为？”

王白佛言：“我当尽形寿，承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令有乏。”

佛告王曰：“当以此方便，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设复彼人尽其形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者，王欲何所施设？”

王白佛言：“当于四道头起大神寺，兼以香华供养，悬缯幡盖，承事礼敬。所以然者？彼是天身，非为人身。”

佛告王曰：“当以此方便，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

王白佛言：“我今以此譬喻于中受解，今日世尊重演其义，自今已后信受其义，惟愿世尊受为弟子！自归于佛、法、比丘僧，今复忏悔：如愚、如惑，父王无过而取害之！今以身命自归，惟愿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长夜无为，如我自知所作罪报，无有善本。”

佛告王曰：“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如屈伸臂顷，得生天上。云何为二？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为罪改其所造。是谓二人而取命终生于天上，亦无留滞。”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人作极恶行，悔过转微薄，
日悔无懈息，罪根永已拔。

“是故，大王，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夫以法治化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彼已命终，名誉远布，周闻四方，后人共传：‘昔日有王，正法治化，无有阿曲。’人以称传，彼人所生之处，增寿益算，无有中夭。是故，大王，当发欢喜之心，向三尊：佛、法、圣众。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阿阇世王即从座起，头面礼佛足，便退而去。王去不远，佛告诸比丘：“今此阿阇世王不取父王害者，今日应得初沙门果证，在四双八辈之中，亦复得贤圣八品道，除去八爱，超越八难。虽尔，

今犹获大幸，得无根之信。是故，比丘，为罪之人，当来方便，成无根之信。我优婆塞中得无根信者，所谓阿阇世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世八法随世回转。云何为八？一者、利，二者、衰，三者、毁，四者、誉，五者、称，六者、讥，七者、苦，八者、乐。是谓，比丘，有此八法随世回转。诸比丘，当求方便，除此八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出现世间，又于世界成佛道，然不著世间八法，犹与周旋。犹如淤泥出生莲华，极为鲜洁，不著尘水，诸天所爱敬，见者心欢。如来亦复如是，由胞胎生，于中长养，得成佛身，亦如琉璃之宝、净水之珍，不为尘垢所染。如来亦复如是，亦生于世间，不为世间八法所染著。是故，比丘，当勤精进，修行八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八种之人，流转生死，不住生死。云何为八？趣须陀洹、得须陀洹、趣斯陀含、得斯陀含、趣阿那含、得阿那含、趣阿罗汉、得阿罗汉。是谓，比丘，有此八人流转生死，不住生死。是故，比丘，求其方便，度生死之难，勿住生死。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马血、斋、难陀，提婆达、船筏，
牧牛、无根信，世法、善、八人。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

九众生居品第四十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九众生居处，是众生所居之处。云何为九？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所谓天及人也；或有众生，若干种身一想，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现也；或有众生，一身若干想，所谓光音天也；或有众生，一身一想，所谓遍净天也；或有众生

无量空，所谓空处天也；或有众生无量识，识处天也；或有众生不用处，所谓不用处天也；或有众生有想无想，有想无想处天也；诸所生之处名为九也。是谓，比丘，九众生居处，群萌之类，曾居、已居、当居。是故，比丘，当求方便，离此九处。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说嚫愿有九种之德，汝等善思念之！吾今当敷演其义。”是时，诸比丘受佛教诫。

佛告比丘：“彼云何名为嚫愿九种之德？比丘当知：檀越施主成就三法，所施之物亦成就三法，受物之人亦成就三法。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于是，檀越施主信成就、誓愿成就，亦不杀生，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所施之物云何成就此三法？于是，施物色成就、香成就、味成就，是谓施物三事成就。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于是，受物之人戒成就、智慧成就、三昧成就，是谓受施之人成就三法。如是，达嚫成就此九法，获大果报，至甘露灭尽之处。夫为施主欲求其福者，当求方便，成就此九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为成就九法。云何为九？强颜、耐辱、贪心、悭著、心念不舍离、健忘、少睡、隐匿淫泆、亦无返复为九。是谓，比丘，为成就此九法。

“恶比丘亦复成就九法。云何为九？于是，恶比丘强颜、耐辱、贪心、悭著、健忘、少睡、淫泆隐匿、亦无返复、念不舍离为九。

“云何恶比丘强颜？于是，恶比丘不应求者而求之，违沙门之行，如是比丘名为强颜。

“云何恶比丘耐辱？于是，恶比丘在诸贤善比丘所，自称叹说，毁呰他人，如是比丘名为耐辱。

“云何比丘生贪心？于是，比丘见他财物皆生贪心，此名为贪也。

“云何比丘悭著？于是，比丘所得衣钵不与人共，恒自藏举，如是名为悭著。

“云何比丘健忘？于是，恶比丘恒多漏失妙善之言，亦不思惟方便，论说国事兵战之法，如是恶比丘成就此健忘。

“云何恶比丘少于睡眠？于是，恶比丘所应思惟法而不思惟，如是恶比丘少于睡眠。

“云何恶比丘匿处淫泆？于是，恶比丘所为隐匿，不向人说，我今行淫勿令人知，如是比丘所隐匿淫泆。

“云何恶比丘无返复？于是，恶比丘无恭敬之心，不奉事师长、尊敬贵重之人，如是恶比丘无有返复。”

“若恶比丘成就此九法，念不舍离者，终不成道果。是故，比丘，诸恶之法念当舍之。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孔雀鸟成就九法。云何为九？于是，孔雀鸟颜貌端正，音响清彻，行步庠序，知时而行，饮食知节，常念知足，念不分散，少于睡眠，亦复少欲，知于返复。是谓，比丘，孔雀之鸟成就此九法。

“贤哲比丘亦复成就九法。云何为九？于是，贤善比丘颜貌端正，音响清彻，行步庠序，知时而行，饮食知节，常念知足，念不分散，少于睡眠，亦复少欲，知于返复。

“云何贤善比丘颜貌端正？所谓彼比丘出入行来进止之宜，终不失叙，如是贤善比丘颜貌端正。

“云何比丘音响清彻？于是，比丘善别义理，终不错乱，如是比丘音响清彻。

“云何比丘行步庠序？于是，比丘知时而行，不失次叙，又知可诵知诵，可习知习，可默知默，可起知起，如是比丘知于时节。

“云何比丘知时而行？于是，比丘应往即往，应住即住，随顺听法，如是比丘知时而行。

“云何比丘饮食知节？于是，比丘所得遗余，与人共分，不惜所有，如是比丘饮食知节。

“云何比丘少于睡眠？于是，比丘初夜时，习于警寤，习三十七品，无有漏脱，恒以经行、卧觉而净其意；复于中夜思惟深奥；至后夜时，右胁著地，脚脚相累，思惟计明之想，复起经行而净其意。如是，比丘少于睡眠。

“云何比丘少欲，知于返复？于是，比丘承事三尊，奉敬师长，如是比丘少欲，知于返复。如是，贤善比丘成就九法。今此九法当念奉行！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女人成就九法系缚男子。云何为九？所谓歌舞、伎乐、笑、啼，常求方宜，自以幻术、颜色、形体。计尔许事中，唯有更乐，缚人最急，百倍、千倍，终不相比。如我今日观察诸义，更乐缚人最急，无出是者，随彼男子系之牢固也。是故，诸比丘，当念舍此九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优迦罗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与汝当说妙法，初善、中善、竟善，义理深邃，清净修行梵行，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汝等善思念之！”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佛告之曰：“彼云何名为一切诸法之本？于是，比丘，凡夫之人不睹贤圣之教，亦不掌护如来言教，不亲近善知识，不受善知识言教。彼观此地，如实知之，此是地，如审是地；如实是地，亦复是水，亦复是火，亦复是风，四事合以为人，愚者之所娱乐。天自知为天，乐于天中；梵天自知为梵天；大梵自知为大梵，无能出者；光音天还自相知由光音天来；遍净天自知为遍净天；果实天自知为果实天而不错乱；阿毗耶陀天自知为阿毗耶陀天；空处天自知为空处天；识处天自知为识处天；不用处天自知为不用处天；有想无想处天自知为有想无想处天；见者自知为见；闻者自知为闻；欲者自知为欲；智者自知为智；一类自知为一类；若干类自知为若干类；悉具足自知为悉具足；涅槃自知为涅槃，于中而自娱乐。所以然者？非智者之所说也。

“若圣弟子往觐圣人，承受其法，与善知识从事，恒亲近善知识，观此地种皆悉分明，知所来处，亦不著于地，无有污染之心。水、火、风亦复如是。人、天、梵王、光音、遍净、果实、阿毗耶陀天、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见、闻、念、知，一种、若干种，乃至于涅槃，亦不著于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善分别、善观察。若彼比丘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舍于重担，尽生死原本，平等解脱。彼能分别地种，都不起想著；地种、人、天、梵王乃至有想无想处，亦复如是；至于涅槃，不著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坏淫、怒、痴之所致也。比丘当知：如来、至真、等正觉善能分别于地，亦不著于地种，不起地种之想。所以然者？皆由破爱网之所致。因有有生，因生有老死，皆悉除尽，是故如来成最正觉。”

佛说此语时，是时诸比丘不受其教。所以然者？由魔波旬闭塞心意故。

“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我今具足说之。诸佛世尊所应修行，我今已具足施行。汝等当念闲居树下，端意坐禅，思惟妙义。今不为者，后悔无益！此是我之教诫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罗阅城中有一比丘，身遇疾病，至为困悴，卧大小便，不能自起止，亦无比丘往瞻视者，昼夜称佛名号：“云何世尊独不见

愍？”

是时，如来以天耳闻彼比丘称怨唤呼，投归如来。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吾与汝等，悉案行诸房，观诸住处。”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是时，世尊与比丘僧前后围绕，诸房间案行。尔时，病比丘遥见世尊来，即欲从座起而不能自转摇。是时，如来到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自动转。吾自有坐具，足得坐耳！”

是时，毗沙门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从野马世界没，来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是时，释提桓因知如来心中所念，即来至佛所。梵天王亦复知如来心中所念，从梵天没，来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四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来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是时，佛告病比丘曰：“汝今患苦有损，不至增乎？”

比丘对曰：“弟子患苦遂增不损，极为少赖。”

佛告比丘：“瞻病人今为所在？何人来相瞻视？”

比丘白佛言：“今遇此病，无人相瞻视也。”

佛告比丘：“汝昔日未病之时，颇往问讯病人乎？”

比丘白佛言：“不往问讯诸病人。”

佛告比丘：“汝今无有善利于正法中。所以然者？皆由不往瞻视病故也。汝今，比丘，勿怀恐惧，当躬供养，令不有乏。如我今日天上、人中独步无侣，亦能瞻视一切病人，无救护者与作救护，盲者与作眼目，救诸疾人。”是时，世尊自除不净，更与敷坐具。

是时，毗沙门天王及释提桓因白佛言：“我等自当瞻此病比丘，如来勿复执劳。”

佛告诸天曰：“汝等且止，如来自当知时。如我自忆昔日未成佛道，修菩萨行，由一鸽故，自投命根，何况今日已成佛道，当舍此比丘乎？终无此处！又释提桓因先不瞻此病比丘，毗沙门天王护世之主亦不相瞻视。”

是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天王皆默然不对。

尔时，如来手执扫帚，除去污泥，更施设坐具，复与浣衣裳，三法视之，扶病比丘令坐，净水沐浴，有诸天在上，以香水灌之。是时，世尊沐浴比丘已，还坐床上，手自授食。

尔时，世尊见比丘食讫，除去钵器，告彼比丘曰：“汝今当舍三世之病。所以然者？比丘当知：生有处胎之厄，因生有老。夫为老者，形羸气竭，因老有病。夫为病者，坐卧呻吟，四百四病一时俱臻，因病有死。夫为死者，形神分离，往趣善恶。设罪多者，当入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吞饮融铜；或为畜生，为人所使，食以刍草，受苦无量；复于不可称计无数劫中，作饿鬼形，身长数十由旬，咽细如针，复以融铜而灌其口，经历无数劫中；得作人身，搒笞拷掠，不可称计；复于无数劫中得生天上，亦经恩爱合会，又遇恩爱

别离，欲无厌足；得贤圣道，尔乃离苦。
“今有九种之人，离于苦患。云何为九？所谓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须陀洹、得须陀洹、种性人为九。是谓，比丘，如来出现世间甚为难值，人身难得，生正国中亦复难遭，与善知识相遇亦复如是，闻说法言亦不可遇，法法相生，时时乃有。比丘当知：如来今日现在世间，得闻正法，诸根不缺，堪任闻其正法，今不殷勤，后悔无及。此是我之教诫。”
尔时，彼比丘闻如来教已，熟视尊颜，即于座上得三明，漏尽意解。
佛告比丘：“汝已解病之原本乎？”
比丘白佛：“我已解病之原本，去离此生、老、病、死，皆是如来神力所加，以四等之心，覆护一切，无量无限，不可称计，身、口、意净。”
是时，世尊具足说法已，即从座起而去。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今速打揵椎，诸有比丘在罗阅城者，尽集普会讲堂。”
是时，阿难从佛受教，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前白佛言：“比丘已集，惟愿世尊宜知是时！”
尔时，世尊往至讲堂所，就座而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学道，为畏国王、盗贼而出家乎？比丘，信坚固修无上梵行，欲得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亦欲离十二牵连。”
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诸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共一师，同一水乳，然各各不相瞻视。自今已往，当展转相瞻视。设病比丘无弟子者，当于众中差次使看病人。所以然者？离此已，更不见所为之处，福胜视病之人者；其瞻病者，瞻我无异。”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设有供养我，及过去诸佛，
施我之福德，瞻病而无异。”

尔时，世尊说此教已，告阿难曰：“自今已后诸比丘各各相瞻视！若复比丘知而不为者，当案法律，此是我之教诫！”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九种之人可敬可贵，供之得福。云何为九？所谓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种性人为九。是谓，比丘，九种之人供之得福，终无耗减。”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满呼王子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满呼王子白世尊言：“我曾闻：朱利槃特比丘与卢迦延梵志共论，然此比丘不能答对。我又曾闻：如来弟子众中，诸根暗钝无有慧明，无出此比丘上者。如来优婆塞中在居家者，迦毗罗卫城中瞿昙释种，诸根暗钝，情意闭塞。”

佛告王子曰：“朱利槃特比丘有神足之力，得上人之法，不习世间谈论之宜。又王子当知：此比丘者极有妙义。”

是时，满呼王子白世尊言：“佛所说虽尔，然我意中犹生此念：‘云何有大神力，而不能与彼外道异学而共论议？’我今请佛及比丘僧，唯除朱利槃特一人。”

是时，世尊默然受请。是时，王子已见世尊受请已，即从座起，头面礼世尊足，右绕三匝，便退而去。即其夜办种种甘馔、饮食，敷好坐具，而白：“时到，今正是时。”

尔时，世尊以钵使朱利槃特比丘捉在后住，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入罗阅城。至彼王子所，各次第坐。尔时，王子白世尊言：“惟愿如来手授我钵！我今躬欲自饭如来。”

佛告王子曰：“今钵在朱利槃特比丘所，竟不持来。”

王子白佛言：“愿世尊遣一比丘往取钵来！”

佛告王子：“汝今自往取如来钵来！”

尔时，朱利槃特比丘化作五百华树，其树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坐。

尔时，王子闻佛教已，往取钵，遥见五百树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于树下坐禅，系念在前，无有分散；见已，便作是念：“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是时，满呼王子即还来世尊所，而白佛言：“往彼园中均是朱利槃特比丘，不知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

佛告王子曰：“还至园中，最在中央，住而弹指作是说：‘其实是朱利槃特比丘者，惟愿从座起！’”

是时，满呼王子受教已，复至园中，在中央立，而作是说：“其实是朱利槃持比丘者，便从座起！”

王子正作是语已，其余五百化比丘自然消灭，唯有一朱利槃特比丘在。是时，满呼王子共朱利槃持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满呼王子白佛言：“惟愿世尊今自悔责！不信如来言教：‘此比丘有神足大威力。’”

佛告王子曰：“听汝忏悔！如来所说终无有二。又此世间有九种人周旋往来。云何为九？一者、豫知人情，二者、闻已便知，三者、

观相然后乃知，四者、观察义理然后乃知，五者、知味然后乃知，六者、知义、知味然后乃知，七者、不知义、不知味，八者、学于思惟神足之力，九者、所受义鲜。是谓，王子，九种之人出现世间。如是，王子，彼观相之人，于八人中最为第一，无过是者。今此朱利槃持比丘习于神足，不学余法，此比丘恒以神足与人说法。我今阿难比丘观相便知，豫知人情，知如来须是、不用是，亦知如来应当说是、离是，皆令分明。如今无有出阿难比丘上者，博览诸经义，靡不周遍。又此朱利槃持比丘能化一形作若干形，复还合为一。此比丘后日当于虚空中取灭度。吾更不见余人取灭度，如阿难比丘、朱利槃特比丘之比也。”

是时，佛复告诸比丘曰：“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变化身形，能大能小，无有如朱利槃特比丘之比。”

是时，满呼王子手自斟酌，供养众僧；除去钵器，更取小座，在如来前，叉手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听朱利槃特比丘恒至我家，随其所须衣被、杂物、沙门之法，尽在我家取之，当尽形寿供给所须。”

佛告王子：“汝今，王子，还向朱利槃特比丘忏悔，躬自请之！所以然者？非智之人欲别智者，此事难遇；欲言智者能别有智之人，可有此理耳！”

是时，满呼王子即时向朱利槃特比丘礼，自称姓名，求其忏悔：“大神足比丘，生意轻慢，自今之后更不敢犯。惟愿受忏悔，更不敢犯！”

朱利槃特比丘报曰：“听汝悔过，后莫复犯！亦莫复诽谤贤圣。王子当知：其有众生诽谤圣人者，必当堕三恶趣，生地狱中。如是，王子，当作是学！”

尔时，佛与满呼王子，说极妙之法，劝发令喜，即于座上，得演此咒愿：

“祠祀火为上，经书颂为最，
人中王为尊，众流海为首，
星中月为先，光明日第一。
上下及四方，诸所有形物，
天及世间人，佛者最为尊。
欲求其福者，供养三佛陀。”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从座起。

是时，满呼王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所谓善知识者，即是半梵行之人也，将引善道以至无为。”

佛告阿难：“勿作是言：‘言善知识者，即是半梵行之人。’所以然者？夫善知识之人，即是全梵行之人，与共从事，将视好道。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等正觉；以成道果，度脱众生不可称计，皆悉免生、老、病、死。以此方便，知夫善知识之人，全梵行之人也。

“复次，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与善知识共从事者，信根增益，闻、施、慧德皆悉备具。犹如月欲盛满，光明渐增，倍于常时；此亦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亲近善知识，信、闻、念、施、慧皆悉增益。以此方便，知其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

“若我昔日不与善知识从事，终不为灯光佛所见授决也；以与善知识从事故，得为与提和竭罗佛所见授决。以此方便，知其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

“若当，阿难，世间无善知识者，则无有尊卑之叙，父母、师长、兄弟、宗亲，则与彼猪犬之属与共一类，造诸恶缘，种地狱罪缘；有善知识故，便别有父母、师长、兄弟、宗亲。”

是时，世尊便说此偈：

“善知识非恶，亲法非为食，
　将导于善路，此亲最尊说。

“是故，阿难，勿复更说言：‘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之人也。’”

尔时，阿难从佛受教，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之众五百人俱。

是时，释提桓因从三十三天没，来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天及人民有何想念？意何所求？”

佛告之曰：“世间流浪，其性不同，所趣各异，想念非一。天帝当知：昔我无数阿僧祇劫亦生此念：‘天及众生之类，意何所趣向？为求何愿？’从彼劫至今日，不见一人心共同者。释提桓因当知：世间众生起颠倒之想，无常计常之想，无乐计乐之想，无我有我之想，不净有净之想，正路有邪路之想，恶有福想，福有恶想。以此方便，知众生之类，其根难量，性行各异。

“若当众生尽同一想，无若干想者，九众生居处，则不可知，亦难分别九众生居，神识所止亦复难明，亦复不知有八大地狱，畜生所趣亦复难知，不别有地狱之苦，不知有四姓之豪贵，不知有阿须伦所趣之道，亦复不知三十三天。设当尽共同一心者，当如光音天。以众生若干种，想念亦若干种。是故，知有九众生居处、九神所止处，知有八大地狱、三恶道，至三十三天，亦复如是。以此方便，知众生类，其性不同，所行各异。”

是时，释提桓因白世尊言：“如来所说甚为奇雅：‘众生之性，其

行不同，想念各异。以其众生所行不同故，致有青、黄、白、黑、长、短不均。’又且，世尊，诸天事猥，欲还天上。”

佛告释提桓因曰：“宜知是时。”

是时，释提桓因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止、嚫、孔雀，系缚、法之本，
病、供养、槃特，梵行、若干想。

增壹阿含经五十卷（第四十一卷～第五十卷）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马王品第四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彼城中有婆罗门，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经术，天文、地术靡不贯练，世间所可周旋之法，悉皆明了。彼婆罗门女，名曰意爱，极为聪朗，颜貌端正，世之希有。

是时，婆罗门便作是念："我等婆罗门经籍有是语：有二人出世甚为难遇，实不可值。云何为二人？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转轮圣王。若转轮圣王出世之时，便有七宝自然向应。我今有此女宝，颜貌殊妙，玉女中最第一。如今无有转轮圣王。又我闻：真净王子名曰悉达，出家学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彼若当在家者，便当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学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

是时，婆罗门即将此女，至世尊所，前白佛言："惟愿沙门受此玉女！"

佛告婆罗门曰："止！止！梵志，吾不须此著欲之人。"

时，婆罗门复再三白佛言："沙门，受此玉女。方比世界，此女无比！"

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已离家，不复习欲。"

尔时，有长老比丘在如来后，执扇扇佛。是时，长老比丘白世尊言："惟愿如来受此女人！若如来不须者，给我等使令！"

是时，世尊告长老比丘："汝为愚惑，乃能在如来前吐此恶意。汝云何转系意在此女人所？夫为女人有九恶法。云何为九？一者、女人臭秽不净，二者、女人恶口，三者、女人无反复，四者、女人嫉妒，五者、女人悭嫉，六者、女人多喜游行，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语，九者、女人所言轻举。是谓，比丘，女人有此九法弊恶之行。"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常喜笑啼哭，现亲实不亲，
　当求他方便，汝勿兴乱念。"

是时，长老比丘白世尊言："女人虽有此九弊恶之法，然我今日观察此女无有瑕疵。"

佛告比丘："汝今愚人，不信如来神口所说乎？吾今当说，过去久远婆罗奈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然彼大海侧有罗刹所居之处，恒食啖人民。是时，海中风起，吹此船筏，堕彼罗刹部中。是时，罗刹遥见商客来，欢喜无量，即隐罗刹之形，化作女人，端正无比，语诸商人曰：'善来！诸贤，此宝渚之上，与彼天宫不异，多诸珍宝，数千百种，饶诸饭食。又有好女，皆无夫主，可与我等共相娱乐。'

"比丘当知：彼商客众中，其愚惑者，见女人已，便起想著之念。是时，普富商主便作是念：'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处，那得有此女人止住？此必是罗刹，勿足狐疑。'是时，商主语女人言：'止！止！诸妹，我等不贪女色。'

"是时，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马王在虚空周旋，作此告敕：'谁欲渡大海之难？我能负度。'比丘当知：当尔之时，彼商主上高树上，遥见马王，闻音响之声，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往趣马王所；到已，语马王曰：'我等五百商人为风所吹，今来堕此极难之处，欲得渡海，惟愿渡之！'是时，马王语彼商人曰：'汝等悉来，吾当渡至海际。'

"是时，普富长者语众商人曰：'今马王近在，悉来就彼共渡海难。'

"是时，人众报曰：'止！止！大主，我等且在此间自相娱乐。所以在阎浮提勤苦者，欲求于快乐之处；珍奇、宝物及于玉女此间悉备，便可此间五欲自娱乐。后日居渐渐合集财货，当共度难。'

"时，彼大商主告诸人曰：'止！止！愚人！此间无有女人。大海之中，云何有人居处？'诸商人报曰：'且止！大主，我等不能舍此而去。'

"是时，普富商主便说偈言：

"'我等堕此难，无男无女想，
斯是罗刹种，渐当食我等。'

"'设当汝等不与我共去者，各自将护。设我身、口、意所犯者，悉皆原舍，莫经心意。'

"是时，诸商人与说共别之偈：

"'与我问讯彼，阎浮亲里辈，
在此而娱乐，不得时还家。'

"是时，商主复以偈报曰：

"'汝等实遭厄，惑此不肯归，
如此不复久，尽为鬼所食。'

“说此偈已，便舍而去，往至马王所，头面礼足，即乘而去。是时，诸人遥见其主已乘马王，其中或有唤呼，或复有不称怨者。

“是时，最大罗刹之主，复向诸罗刹而说此偈：

“‘已堕师子口，出外甚为难，
何况入我渚，欲出实为难！’

“是时，罗刹之主，即化作女人之形，极为端正，又以两手指胸说曰：‘设不食汝等，终不为罗刹也！’

“是时，马王即负商主，度至海岸。尔时，余五百商人尽受其困。

“尔时，波罗柰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治化人民。是时，罗刹寻从大商主后：‘咄！失我夫主！’是时，贾主即还诣家。是时，罗刹化抱男儿，至梵摩达王所，前白王言：‘世间极有灾怪，尽当灭坏。’王告之曰：‘世间有何灾怪，尽当灭坏耶？’罗刹白王：‘为夫所弃，有我无过于夫主。’是时，梵摩达王见此女人极为殊妙，兴起想著，语女人曰：‘汝夫主者，乃无人义而舍汝去。’是时，梵摩达王遣人呼其夫曰：‘汝实弃此好妇乎？’商主报曰：‘此是罗刹，非女人也！’罗刹女复白王言：‘此人无夫主之义，今日见弃，复骂我言，云是罗刹。’王问之曰：‘汝实不用者，吾当摄之。’商主白王：‘此是罗刹！随王圣意。’

“是时，梵摩达王即将此女内著深宫，随时接纳，不令有怨。是时，罗刹非人时取王食啖，唯有骨存，便舍而去。”

“比丘，勿作斯观！尔时商主者，舍利弗比丘是也。尔时罗刹者，今此女人是也。尔时梵摩达王者，今长老比丘是也。是时马王者，今我身是。尔时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以此方便，知欲为不净想，今故兴意起于想著乎？”

尔时，彼比丘即礼佛足，白佛世尊言：“惟愿受悔，恕其重过！自今已后更不复犯！”

是时，彼比丘受如来教已，即在闲静之处，克已自修，所以族姓子，勤修梵行者，欲得修无上梵行。是时，彼比丘便成阿罗汉。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暗婆梨果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尊者舍利弗、尊者目揵连于彼夏坐已，将五百比丘在人间游化，渐渐来至释翅村中。尔时，行来比丘及住比丘各各自相谓言，共相问讯，又且声音高大。尔时，世尊闻诸比丘音响高大，即告阿难曰：“今此园中是谁音响，声大乃尔？如似破木石之声。”

阿难白佛言：“今舍利弗及目连将五百比丘来在此，行来比丘与住比丘，共相问讯，故有此声耳！”

佛告阿难曰：“汝速遣舍利弗、目揵连比丘：‘不须住此！’”

是时，阿难受教已，即往至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即语之曰："世尊有教，速离此去，不须住此！"

舍利弗报曰："唯然受教！"

尔时，舍利弗、目揵连即出彼园中，将五百比丘涉道而去。

尔时，诸释闻舍利弗、目揵连比丘为世尊所遣，即往至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头面礼足，白舍利弗曰："诸贤，欲何所趣向？"

舍利弗报曰："我等为如来所遣，各求安处。"

是时，诸释白舍利弗言："诸贤，小留意，我等当向如来忏悔！"

是时，诸释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过咎！惟愿世尊以时教诲！其中远来比丘初学道者，新来入法中，未覲尊颜，备有变悔之心。犹如茂苗不遇润泽，便不成就；今此比丘亦复如是，不覲如来而去者，恐能有变悔之心。"

是时，梵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来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梵天王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所作愆过，以时教诲！其中或有比丘未究竟者，便怀变悔之心。彼人不睹如来颜像，便有变意，还就本业。亦如新生犊子，生失其母，忧愁不食；此亦如是，若新学比丘不得睹如来者，便当远离此正法。"尔时，世尊便受释种之谏，及梵天王犊子之喻。

是时，世尊顾眄阿难，便生斯念："如来已受诸人民及天人之谏。"是时，阿难即往至舍利弗、目揵连比丘所，而语之曰："如来欲得与众僧相见，天及人民皆陈启此理。"

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曰："汝等各收摄衣钵，共往世尊所，然如来已受我等忏悔！"

是时，舍利弗、目揵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时，佛问舍利弗曰："吾向者遣诸比丘僧，于汝意云何？"

舍利弗言："向者如来遣诸众僧，我便作是念：'如来好游闲静，独处无为，不乐在闹，是故遣诸圣众耳！'"

佛告舍利弗曰："汝后复生何念？圣众是时谁之累？"

舍利弗白佛言："时我，世尊，复生此念：'我亦当在闲静独游，不处市闹中。'"

佛告舍利弗曰："勿作是语，亦莫生此念，云我当在闲静之处也。如今圣众之累，岂非依舍利弗、目揵连比丘乎？"

尔时，世尊告大目揵连曰："我遣诸众僧，汝有何念？"

目揵连白佛言："如来遣众僧，我便生斯念：'如来欲得独处无为，故遣圣众耳！'"

佛告目揵连："汝后复生何念？"

目揵连白佛言："然今如来遣诸圣众，我等宜还收集之，令不分散。"

佛告目揵连："善哉！目连，如汝所说，众中之标首，唯吾与汝二人耳！自今已往，目揵连当教诲诸后学比丘，使长夜之中永处安隐之处，无令中退，堕落生死。若有比丘成就九法者，于现法中不得长大。云何为九？与恶知识从事，亲近非事；恒喜游行；恒抱长患；好畜财货；贪著衣钵；多虚健忘；乱意非定；无有慧明，不解义趣；不随时受诲。是谓，目连，若比丘成就此九者，于现法中不得长大，有所润及。

"设有比丘能成就九者、便有所成办。云何为九？与善知识从事，修行正法，不著邪业；恒游独处，不乐人间；少病无患；亦复不多畜诸财宝；不贪著衣钵；勤行精进；无有乱心；闻义便解，更不重受；随时听法，无有厌足。是谓，目连，若有比丘成就此九法者，于现法中多所饶益。是故，目连，当念勤加往诲诸比丘，使长夜之中致无为之处。"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常念自觉悟，勿著于非法，
所修应正行，得度生死难。
作是而获是，作此获此福，
众生流浪久，断于老病死。
以办更不习，复更造非行，
如此放逸人，成于有漏行。
设有勤加心，恒在心首者，
展转相教诫，便成无漏行。

"是故，目揵连，当与诸比丘而作是诲，当念作是学！"

是时，世尊与诸比丘说极妙之法，令发欢喜之心。

是时，诸比丘闻法已，于彼众中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消灭，恶法遂增。彼比丘当作是学：'我今在村落居止，恶法遂增，善法渐减，念不专一，不得尽有漏，不至无为安隐之处。我所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劳苦乃获。'彼比丘当作是学：'吾今住此村落之中，恶法遂增，善法消减。我亦不以衣被、饮食、床卧具、医药故来作沙门。吾所求愿者，今不获果！'又彼比丘当远离村落去。

"若复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增益，恶法消减，所得衣被、饮食、床卧具，勤劳乃获。彼比丘当作是学：'我今依此村落住，善法增益，恶法消减。所得供养之具，勤劳乃得。又我不以衣被故出家学道，修于梵行。我所学道，求愿者必成其法，应当尽形寿承事供

养。’”

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衣被及饮食，床具及所安，
不应贪著想，亦莫来此世。
不以衣被故，出家而学道，
所以学道者，必果其所愿。
比丘寻应时，尽形住彼村，
于彼般涅槃，尽其命根本。

“是时，彼比丘若在人间静处所游之村，善法增益，恶法自灭；彼比丘尽形寿住彼村中，不应远游。”

是时，阿难白世尊言：“如来常不说四大依食得存，亦依于心所念法，诸善之法依心而生。又彼比丘依村落住，劳苦精神乃求衣食。彼云何生善法，住彼村落而不远游？”

佛告阿难：“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有三种。若复比丘专念四事供养，所欲不果，此依是苦。若复兴知足之心，不起想著，诸天、人民代其欢喜。又比丘，当作是学！我由此故而说此义。是故，阿难，比丘当念少欲知足。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婆罗园中。

尔时，世尊时到，著衣持钵，入婆罗村乞食。是时，弊魔波旬便作是念：“今此沙门欲入村乞食，我今当以方宜教诸男女不令与食。”是时，弊魔波旬寻告国界人民之类：“无令施彼沙门瞿昙之食。”

尔时，世尊入村乞食，人民之类皆不与如来共言谈者，亦无有来承事供养者。如来乞食竟不来，便还出村。

是时，弊魔波旬至如来所，问佛言：“沙门，乞食竟不得乎？”

世尊告曰：“由魔所为，使吾不得食，汝亦不久当受其报。魔！今听吾说，贤劫之中有佛名拘楼孙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是时，彼亦依此村居止，将四十万众。尔时，弊魔波旬便作是念：‘吾今求此沙门方便，终不果获。’时，魔复作是念：‘吾今当约敕婆罗村中人民之类，使不施沙门之食。’是时，诸圣众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尔时诸比丘竟不得食，即还出村。

“尔时，彼佛告诸比丘：‘说如此妙法，夫观食有九事：四种人间食，五种出人间食。云何四种是人间食？一者、抟食，二者、更乐食，三者、念食，四者、识食，是谓世间有四种之食。彼云何名为五种之食，出世间之表？一者、禅食，二者、愿食，三者、念食，四者、八解脱食，五者、喜食，是谓名为五种之食。如是，比丘，五种

之食，出世间之表，当共专念舍除四种之食，求于方便办五种之食。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受彼佛教已，即自克己，成办五种之食。是时，彼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是时，波旬便作是念：‘吾今不能得此沙门方便，今当求眼、耳、鼻、口、身、意之便。吾今当住村中，教诸人民，使沙门众等未得利养，使令得之，已办利养倍增多也；使彼比丘贪著利养，不能暂舍，复欲从眼、耳、鼻、口、身、意得方便乎！’

“是时，彼佛、声闻到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是时，婆罗门村人民供给比丘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令有乏，皆前捉僧伽梨，以物强施。是时，彼佛与众声闻说如此之法：‘夫利养者，堕人恶趣，不令至无为之处。汝等，比丘，莫趣想著之心，向于利养，当念舍离；其有比丘著利养者，不成五分法身，不具戒德。’

“是故，比丘，未生利养之心，当使不生；已生利养之心，时速灭之。如是，比丘，当作是学！”时，魔波旬即隐形去。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行慈心，广布慈心；以行慈心，所有瞋恚之心，自当消除。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昔日有鬼极为弊暴，来在释提桓因座上而坐。是时，三十三天极为瞋恚：‘云何此鬼在我主床上坐乎？’是时，诸天适兴恚心，彼鬼遂转端正，颜貌殊常。尔时，释提桓因在普集讲堂上坐，与玉女共相娱乐。是时，有天子往至释提桓因所，白帝释言：“瞿翼当知：今有恶鬼在尊座上坐，今三十三天极怀恚怒，诸天适兴恚怒，彼鬼遂转端正，颜貌胜常。’是时，释提桓因便作是念：‘此鬼必是神妙之鬼。’

“是时，释提桓因往至彼鬼所，相去不远，自称姓名：‘吾是释提桓因，诸天之主。’时，释提桓因自称姓名时，彼恶鬼转成丑形，颜貌可恶。是彼恶鬼即时消灭。比丘，当以此方便，知其行慈心而不舍离，其德如是。

“又且，比丘，吾昔日时，七岁之中恒修慈心，经历七成劫、败劫，不往来生死。劫欲坏时，便生光音天；劫欲成时，便生无想天上，或作梵天，统领诸天，领十千世界。又复三十七变为释提桓因，又无数变为转轮圣王。比丘，以此方便，知其行慈心，其德如是。

“复次，行慈心者，身坏命终，生梵天上，离三恶道，去离八难。复次，其行慈者，生中正之国。复次，行慈心者，颜貌端正，诸根不缺，形体完具。复次，其行慈心者，躬自见如来，承事诸佛，不乐在家，欲得出家学道，著三法衣，剃除须发，修沙门之法，修无上梵行。

“比丘当知：犹如金刚，人取食之，终不消化，要当下过。其行

慈心之人，亦复如是。若如来出世，要当作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后有，如实知之。”

是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设如来不出世时，彼善男子不乐在家，当何所趣向？”

佛告阿难曰：“若如来不出时，然善男子不乐在家，自剃须发，在闲静之处，克己自修，即于彼处，尽诸有漏，成无漏行。”

是时，阿难白佛言：“云何，世尊，彼人自修梵行、三乘之行，彼人何所趣向？”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吾恒说三乘之行。过去、将来三世诸佛，尽当说三乘之法。阿难当知：或有是时，众生之类颜貌寿命，转转减少，形器瘦弱，无复威神，多诸瞋怒、嫉妒、恚痴、奸伪、幻惑，所行不真。或复有利根捷疾，展转诤竞，共相斗讼；或以手拳、瓦石、刀杖，共相伤害。是时，众生之类执草便成刀剑，断斯命根。其中众生，行慈心者无有瞋怒，见此变怪，皆怀恐惧，悉共驰走，离此恶处，在山野之中，自然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修无上梵行，克己自修，尽有漏心而得解脱，便入无漏境，各各自相谓言：‘我等已胜怨家。’阿难当知：彼名为最胜。”

是时，阿难复白佛言：“彼人为在何部？声闻部？辟支佛部？为佛部耶？”

佛告阿难：“彼人当名正在辟支佛部。所以然者？此人皆由造诸功德，行众善本，修清净四谛，分别诸法。夫行善法者，即慈心是也。所以然者？履仁行慈，此德广大。吾昔日著此慈仁之铠，降伏魔官属，坐树王下，成无上道。以此方便，知慈最第一，慈者最胜之法也！阿难当知：故名为最胜，行慈心者，其德如是，不可称计。当求方便，修行慈心。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清旦从静室起，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诸根清净，颜貌与人有异，汝今游何三昧？”

舍利弗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恒游空三昧。”

佛告舍利弗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乃能游于空三昧。所以然者？诸虚空三昧者最为第一！其有比丘游虚空三昧，计无吾我、人、寿命，亦不见有众生；亦复不见诸行本末；已不见，亦不造行本；已无行，更不受有；已无受有，不复受苦乐之报。

“舍利弗当知：我昔未成佛道，坐树王下，便作是念：‘此众生类为不克获何法，流转生死，不得解脱？’时，我复作是念：‘无有空三昧者，便流浪生死，不得至竟解脱。有此空三昧，但众生未克，使众生起想著之念，已起世间之想，便受生死之分。若得是空三昧，亦无

所愿，便得无愿三昧；以得无愿三昧，不求死此生彼；都无想念时，彼行者复有无想三昧可得娱乐。此众生类皆由不得三三昧故，流浪生死。’观察诸法已，便得空三昧，已得空三昧，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我尔时，以得空三昧，七日七夜观视道树，目未曾眴。

“舍利弗，以此方便，知空三昧者，于诸三昧最为第一三昧；王三昧者，空三昧是也！是故，舍利弗，当求方便，办空三昧。如是，舍利弗，当作是学！”

尔时，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曰尸利掘，饶财多宝：金银、珍宝、砗磲、玛瑙，不可称计；又且疏薄佛法，但事外道尼揵子，国王、大臣皆悉识知。是时，外道梵志及尼揵子，在家、出家者自诽谤，言有我，言有我身。并六师辈皆悉云集，共作此论：“今沙门瞿昙靡事不知，有一切智，然我等不得利养，今此沙门多得利养，要当作方宜，使不得利养。我等当往至尸利掘舍，教彼长者而作权宜。”

是时，外道梵志尼揵子及彼六师往至尸利掘长者家，语长者曰：“大姓当知：汝是梵天所生，是梵天子，多所饶益。汝今可往至沙门瞿昙所，愍我等故，请沙门及比丘众来在家祠之。又敕屋中作大火坑，极燃炽火，食皆著毒，请使来食。若沙门瞿昙有一切智，知三世事者，则不受请；设无一切智，便当受请，将诸弟子，尽为火所烧，天、人得安，无有灾害。”

是时，尸利掘默然，随六师语，即出城至世尊所，头面礼足，持杂毒之心，白如来言：“惟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

尔时，世尊知彼心中所念，默然受请。是时，尸利掘以见如来默然受请，便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中道便作是念：‘今我六师所说审谛。然沙门不知我心中所念，必当为大火所烧。’是时，尸利掘即还家敕作大坑，燃大烧火；复约敕办种种饭食，皆悉著毒；复于门外作大火坑，燃大火；又于火上施设敷床，皆以恶毒著食中而白：“时至。”

尔时，世尊以知时至，著衣持钵，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往至彼家。又敕诸比丘僧：“诸人皆不得先吾前行，亦不得先吾前坐，亦复不得先吾前食。”

是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闻尸利掘作大火坑，又作毒食，请佛及比丘僧。四部之众悉皆涕泣：“将非害如来及比丘僧乎？”或复有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愿世尊莫至彼长者家！又彼人作大火坑，兼作毒食。”

佛告之曰：“诸人勿怀恐怖，如来终不为他所害。正使阎浮里内火至梵天，犹不能烧吾，何况此小火？欲害如来，终无此理！优婆塞

当知：吾无复害心。”

尔时，世尊与比丘僧，前后围绕，入罗阅城，至长者家。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勿先入长者家，亦莫先食；要须如来食，然后乃食。”

尔时，世尊适举足门阈上，尔时火坑自然化作浴池，极为清凉；众华满其中，亦生莲华，大如车轮，七宝为茎，亦生余莲华，蜜蜂王游戏其中。尔时，释提桓因、梵天王及四天王及乾沓和、阿须轮及诸阅叉、鬼神等，见火坑中生此莲华，各各称庆！异音同声，各各说曰：“便为如来胜中第一！”

尔时，彼长者家有种种外道异学，集在其家。尔时，优婆塞、优婆夷见如来变化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外道异学见如来变化已，甚怀愁忧。上虚空中诸尊神天，散种种名华于如来身上。

尔时，世尊履虚，去地四寸，至长者家。如来举足之处，便生莲华，大如车轮。尔时，世尊右回告诸比丘：“汝等悉皆蹈此莲华上。”

时，诸声闻皆从莲华上至长者家。尔时，世尊便说古昔之喻说：“我过德已来，供养恒沙诸佛，承事、礼敬，未失圣意，持是至诚之誓，使此诸座，皆悉牢固。”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听诸比丘，先以手凭座，然后乃座。此是我之教也。”尔时，世尊及诸比丘僧皆悉就座。是座下皆生莲华，极为芬香。

是时，尸利掘见如来如斯变化，便生斯念：“吾为外道异学所误，失我人中之行，永失天路，心意愦然，如饮杂毒，必当趣此三恶道中，实是如来出世难遇。”觉知此已，即时涕零，头面礼足，白佛言：“惟愿如来听我悔过！改往修来，自知有罪，触娆如来。惟愿世尊受我悔过，更不犯之！”

佛告言：“长者改过，捐舍本意，乃能自知触犯如来。贤圣法中甚为旷大，听汝改过，随法而舍；我今受汝改悔，后更莫犯！”如是再三。

尔时，阿阇世王闻尸利掘长者施大火坑，及杂毒食，欲害如来；闻已，瞋恚炽盛，告群臣曰：“要当消灭阎浮里地与此人同尸利掘名字者。”又复阿阇世忆如来功德已，悲泣涕零，脱天冠已，告群臣曰：“吾今复用活为？乃使如来为火所烧，及比丘僧皆当被烧。汝等速来至长者家，观视如来。”

尔时，耆婆伽王子白阿阇世王：“大王，勿怀愁忧，亦莫兴恶想。所以然者？如来终不为他所害，今日尸利掘长者当为如来弟子。惟愿大王当往观变化！”

时，阿阇世为耆婆伽所诲喻，乘雪山大象，寻时至尸利掘长者家，下象即至尸利掘舍内。尔时，众人普集门外，有八万四千人。尔时，阿阇世王见莲华大如车轮，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作是说：“使如来恒胜众魔。”告耆婆伽王子曰：“善哉！耆婆伽，乃信如来

如斯之要。”时，阿阇世王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阿阇世王见如来口出光明，亦复遍见如来颜色殊特，极怀欢喜，不能自胜！

尔时，尸利掘长者白世尊言：“我所设食皆悉有毒，惟愿世尊小停！今当更施食。所以然者？无令如来体有增损。”

佛告长者：“如来及弟子终不为他所害，但长者食已办者，随时供设。”

尔时，长者手自斟酌，行种种饭食。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至诚佛法众，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至诚佛害毒。
至诚佛法众，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至诚法害毒。
至诚佛法众，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至诚僧害毒。
贪欲瞋恚毒，世间有三毒，
如来永无毒，至诚佛害毒。
欲怒瞋恚毒，此三世间毒，
如来法无毒，至诚法害毒。
欲怒瞋恚毒，世间有三毒，
如来僧无毒，至诚僧害毒。”

尔时，世尊说此语已，便食杂毒之食。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皆莫先食，要须如来食已，然后乃食。”

尔时，长者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供养佛及比丘僧。尔时，尸利掘长者见如来食讫，除去钵器，更取小座，在如来前坐。尔时，世尊与长者及八万四千众说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淫泆大患，出要为乐。如来观彼长者心意及八万四千众心开意解，无复尘垢，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尽与八万四千众说，广分别其行。

尔时，众人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新衣易染为色。尔时，庶人亦复如是，各于座上，已见道迹，已见法得法，分别诸法，度诸狐疑，得无所畏，更不事余师，自归佛、法、僧而受五戒。

尔时，尸利掘长者自知得道迹，前白佛言：“宁施如来毒，获大果报，不与余外道异学甘露，更受其罪。所以然者？我今以毒食请佛及比丘僧，于现法中得此证验。长夜为此外道所惑，乃兴斯心于如来所。其有事外道异学者，皆堕边际。”

佛告长者：“如汝所言，而无有异，皆为他所诳！”

尔时，尸利掘白佛言："自今已后，不复信此外道异学，不听诸四部之众在家供养。"

佛告长者："勿作是说！所以然者？汝今恒供养斯诸外士。施诸畜生，其福难量，况复人乎？若有外道异学问曰：'尸利掘是谁弟子？'汝等云何报之？"

尔时，尸利掘即从座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言："勇猛而解脱，今受此人身，是第七仙人，是释迦文弟子！"

世尊告曰："善哉！长者，乃能说此微妙之叹。"

尔时，世尊重与长者说甚深之法，即时便说斯嚫：

"祠祀火为上，诗书颂为最，
人中王为尊，众流海为原，
星中月为明，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一切有形类，
诸天及世间，佛为最第一！
欲求其福者，当供养三佛。"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从座起。

尔时，尸利掘及诸来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结禁品第四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十事功德，如来与诸比丘说禁戒。云何为十？所谓承事圣众；和合将顺；安隐圣众；降伏恶人；使诸惭愧比丘不令有恼；不信之人使立信根；已有信者倍令增益；于现法中得尽有漏，亦令后世诸漏之病皆悉除尽；复令正法得久住世；常念思惟当何方便正法久存。是谓，比丘，十法功德，如来与诸比丘而说禁戒。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就禁戒，勿令有失。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圣所居之处有十事，三世诸圣常处其中。云何为十？于是，比丘，五事已除，成就六事，恒护一事，将护四部众，观诸劣弱，平等亲近，正向无漏，依倚身行，心善解脱，智慧解脱。

"云何比丘五事已除？于是，比丘五结已断，如是五事已除。

“云何比丘成就六事？于是，比丘承六重之法，如是比丘成就六事。

“云何比丘恒护一事？于是，比丘恒护于心有漏、无漏、有为、无为至涅槃门，如是比丘恒护一事。

“云何比丘将护四部之众？于是，比丘成就四神足，如是便为将护四部之众。

“云何比丘观于劣弱？于是，比丘生死众行已尽，如是比丘观于劣弱。

“云何比丘平等亲近？于是，比丘三结已尽，是谓比丘平等亲近。

“何比丘正向无漏？于是，比丘除去骄慢，如是比丘正向无漏。”

“云何比丘依倚身行？于是，比丘无明已除，如是比丘依倚身行。

“云何比丘心善得解脱？于是，比丘爱已除尽，如是比丘心善得解脱。

“云何比丘智慧解脱？于是，比丘观苦谛，集、尽、道谛，如实知之，如是比丘智慧解脱。

“是谓，比丘，圣贤十事所居之处，昔日贤圣亦居此处，以居方居。是故，比丘，念除五事，成就六法，守护一法，将护四部之众，观察劣弱，平等亲近，正向无漏，依倚身行，心得解脱，智慧解脱。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成就十力，自知为无著，在大众中能师子吼，转于无上梵轮而度众生。所谓此色，此色集，此色尽，此色出要。观此痛、想、行、识，识集，识尽，识出要，因是有是，此生则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受，受缘有，有缘死，死缘愁、忧、苦、恼，不可称计。因此五阴之身，有此集法。此灭则灭，此无则无，无明尽行尽，行尽识尽，识尽名色尽，名色尽六入尽，六入尽更乐尽，更乐尽痛尽，痛尽爱尽，爱尽受尽，受尽有尽，有尽死尽，死尽愁、忧、苦、恼皆悉除尽。

“比丘当知：我法甚为广大，无崖无底，断诸狐疑，安隐处正法。若善男子、善女人勤用心，不令有缺，正使身体枯坏，终不舍精进之行，系意不忘。修行苦法，甚为不易，乐闲居之处，静寂思惟，莫舍头陀之行，如今如来现在善修梵行。是故，比丘，若自观察时，思惟微妙之法，又当察二义，无放逸行使成果实，至甘露灭尽之处。若当受他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唐其劳，亦使父母得其果报，承事诸佛，礼敬供养。如是，比丘，当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成十种力，得四无所畏，在大众中能师子吼。云何为十力？于是，如来是处如实知之，非处如实知之。

“复次，如来处所，知他众生因缘处所受其果报。

“复次，如来知若干种界、若干种持、若干种入，如实知之。

“复次，如来知若干种解脱、无量解脱，如实知之。

“复次，如来知他众生智慧多少，如实知之。

“复次，如来知他众生心中所念，如实知之：有欲心知有欲心，无欲心知无欲心；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无瞋恚心知无瞋恚心；有愚痴心知有愚痴心，无愚痴心知无愚痴心；有爱心知有爱心，无爱心知无爱心；有受心知有受心，无受心知无受心；乱心知有乱心，无乱心知无乱心；散心知有散心，无散心知无散心；少心知有少心，无少心知无少心；广心知有广心，无广心知无广心；无量心知无量心，有量心知有量心，如实知之。定心知有定心，无定心知无定心；解脱心知解脱心，无解脱心知无解脱心。

“复次，如来尽知一切所趣心之道，或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亿百千生、无量生、成劫、败劫、无数成败劫中：‘我昔生彼处，名是，字是，食如此之食，受其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彼死生此。’自忆如是无数宿命之事。

“复次，如来知众生生死之趣，以天眼观众生之类，善色、恶色，善趣、恶趣，随行所种，皆悉知之。或复众生身、口、意行恶，诽谤贤圣，造邪见业，身坏命终，生地狱中；或复众生身、口、意行善，不诽谤贤圣，恒行正见，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谓名为天眼清净，观众生类所趣之行。

“复次，如来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如来有此十力，名为无著，得四无所畏，在大众中作师子吼，转于梵轮。

“云何如来得四无所畏？欲言如来成等正觉，若有众生欲言知者，则无此处；若复有沙门、婆罗门，欲来诽谤佛不成等正觉者，则无此处；以无此处，则获安隐。

“然我今日欲言已尽有漏，设复有沙门、婆罗门、天、若魔天来欲言未尽有漏者，则无此处；以无此处，则获安隐。

“复次，我所说法，贤圣得出要者，如实尽于苦际。设有沙门、婆罗门、天、若魔天来欲言未尽苦际者，无此处；以无此处，则获安隐。

“复次，我所说内法者、堕恶趣者，设复有沙门、婆罗门来欲言非者，则无此处。是谓，比丘，如来有四无所畏。

“设有外道异学言：‘彼沙门瞿昙，有何等之力？有何无畏？自称

无著最尊。’汝等当持此十力往报之。设复外道异学重作是说：‘我等亦成就十力。’汝等比丘复当问曰：‘汝有何十力？’是时，外道异学则不能报也，遂增其惑。所以然者？我终不见沙门、婆罗门自称言得四无所畏，除如来者。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十力、四无所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十念广分别修行，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骄慢、无明。云何为十？所谓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观、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谓，比丘，有众生修行此十念者，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一切无明、骄慢，皆悉除尽。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亲近国家有十非法。云何为十？于是国家起谋害心，欲杀国王，缘此阴谋，王致命终。彼人民类便作是念：‘此沙门、道士数来往返，此必是沙门所为。’是谓初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大臣叛逆为王所收，皆取害之。是时，人民便作是念：‘此沙门、道士数来往返，此必是沙门所为。’是谓第二非法入国之难。

“复次，国家亡失财宝。时，收藏人复生此念：‘今此宝物我恒守护，更无余人来入此者，必沙门取之。’是谓沙门第三非法入国之难。

“复次，国王女年在盛时，犹未出适，身便怀妊。是时，人民作是念：‘此中更无余人往返，必沙门所为。’是谓第四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国王身抱重患，中他人药。是时，人民复作是念：‘其中更无余人，此必是沙门所为。’是谓第五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国王、大臣各共竞诤，共相伤害。是时，人民便作是念：‘此诸大臣本共和合，今共竞诤，此非余人所为，必是沙门、道士。’是谓第六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二国共斗，各争胜。是时，人民便作是念：‘此沙门、道士数来在内，必是沙门所为。’是谓第七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国王本好惠施，与民分财，后便吝悔，不肯惠施。是时，人民各生斯念：‘我等国主本喜惠施，今复悭贪，无惠施心，此必沙门所为。’是谓第八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国王恒以正法，取民财物，后复非法取民财宝。是时，人民各生斯意：‘我等国主本以法取民财宝，今复以非法取民财宝，此必沙门所为。’是谓第九非法亲国之难。

“复次，国土人民普得疫病，皆由宿缘。是时，人民各生斯念：‘我等昔日无复疾病，今各得患，死者盈路，必是沙门咒术所致。’是谓第十非法亲国之难。

“是谓，比丘，十非法入国之难。是故，比丘，莫复生心亲近国家。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国王成就十法者，不得久存，多诸盗贼。云何为十？于时国王悭贪，以小轻事，便兴瞋恚，不观义理。若王成就初法，则不得久存，国饶盗贼。

“复次，彼王贪著财物，不肯庶几，是谓国王成就此二法，则不得久存。

“复次，彼王不受人谏，为人暴虐，无有慈心，是谓第三法，不得久存。

“复次，彼王枉诸人民，横取系闭，在牢狱中，无有出期，是谓第四法，不得久存。

“复次，国王非法相佐，不案正行，是谓五法，不得久存。

“复次，彼王贪著他色，远离己妻，是谓彼王成就六法，不得久存。

“复次，国王好喜嗜酒，不理官事，是谓成就七法，不得久存。

“复次，国王好喜歌舞戏乐，不理官事，是谓第八法，不得久存。

“复次，国王恒抱长患，无有强健之日，是谓第九之法，不得久存。

“复次，国王不信忠孝之臣，翅羽鲜少，无有强佐，是谓国王成就此十法，不得久存。

“今比丘众亦复如是，若成就十法，不增善本功德，身坏命终，入地狱中。何谓十法？于是，比丘不持禁戒，亦无恭恪之心，是谓比丘成就初法，不得究竟有所至到。

“复次，比丘不承事佛，不信真言，是谓比丘成就第二之法，不得久住。

“复次，比丘不承事法，漏诸戒律，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不得久住。

“复次，比丘承事圣众，恒自卑意，不信彼受，是谓比丘成就第四之法，不得久住。

“复次，比丘，贪著利养，心不放舍，是谓比丘成就第五之法，不得久住。

“复次，比丘不多学问，不勤加诵读玩习，是谓比丘成就六法，不得久存。

“复次，比丘不与善知识从事，恒与恶知识从事，是谓比丘第七之法，不得久存。

“复次，比丘恒喜事役，不念坐禅，是谓第八之法，不得久存。

“复次，比丘复著算数，返道就俗，不习正法，是谓比丘第九之法，不得久存。

“复次，比丘不乐修梵行，贪著不净，是谓比丘第十之法，不得久存。是谓，比丘，成就此十法者，必堕三恶趣，不生善处。

“若国王成就十法，便得久住于世。云何为十？于是，国王不著财物，不兴瞋恚，亦复不以小事起怒害心，是谓第一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受群臣谏，不逆其辞，是谓成就第二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常好惠施，与民同欢，是谓第三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以法取物，不以非法，是谓第四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彼王不著他色，恒自守护其妻，是谓成就第五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亦不饮酒，心不荒乱，是谓成就第六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亦不戏笑，降伏外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案法治化，终无阿曲，是谓成就第八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与群臣和睦，无有竞争，是谓成就第九之法，便得久存。

“复次，国王无有病患，气力强盛，是谓第十之法，便得久存。若国王成就此十法者，便得久存，无奈之何。

“比丘众亦复如是，若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顷，便生天上。云何为十？于是，比丘奉持禁戒，戒德具足，不犯正法，是谓比丘成就此初法，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

“复次，比丘于如来所，有恭敬之心，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得生善处。

“复次，比丘顺从法教，一无所犯，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得生善处。

“复次，比丘恭奉圣众，无有懈惰之心，是谓成就第四之法，得生天上。

“复次，比丘少欲知足，不著利养，是谓比丘成就第五之法，得生天上。

“复次，比丘不自用意，恒随戒法，是谓成就第六之法，生于善处。

“复次，比丘不著事务，常喜坐禅，是谓成就第七之法，得生天

上。

“复次，比丘乐闲静之处，不在人间，是谓成就第八之法，生于善处。

“复次，比丘不与恶知识从事，常与善知识从事，是谓成就第九之法，得生善处。

“复次，比丘常修梵行，离于恶法，多闻学义，不失次叙，如是比丘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顷，生善处天上。

“是谓，比丘，十非法之行入地狱者，当念舍离；十正法之行，当共奉修。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是时，众多比丘时到，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是时，众多比丘便作是念：“我等入城乞食，日犹故早，我等可至外道异学，与共论议。”是时，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时，诸外道遥见诸沙门来，各各自相谓言：“各各寂寞，勿有高声语言。沙门瞿昙弟子今来此间！然沙门之法，称誉寂寞之人，令知我等正法，不辞有乱。”

尔时，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

尔时，外道问诸比丘：“汝等，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说此妙法，是诸比丘尽解一切诸法而自游戏不乎？我等亦复与诸弟子说此妙法而自游戏。我之所说，与汝有何等异？有何差别？说法、教戒一类无异。”是时，众多比丘闻外道异学所说，亦不称善，复非言恶，即从座起，各退而去。

是时，众多比丘自相谓言：“我等当持此义，往白世尊。若如来有所说者，我当念奉行。”

尔时，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已，还至房中，收摄衣钵，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住在一面。尔时，众多比丘以此缘本，尽向如来说之。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彼外道异学问此义已，汝等应持此语报之：‘一论、一义、一演乃至十论、十义、十演，说此语时有何等义？’设汝持此语往问者，彼人则不能报之，彼外道异学遂增愚惑。所以然者？非彼所有境界。

“是故，比丘，我不见天及人民、魔若魔天、释、梵天王能报此语者，除如来及如来弟子从吾闻者，此则不论。一论、一义、一演，我虽说此义，由何故而说乎？一切众生由食而存，无食则死。彼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观察，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苦际，同一义而不二。一论、一义、一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二论、二义、二演，我虽说此义，由何说乎？名与色，彼何等谓名？所谓痛、想、念、更乐、思惟，是谓名也。彼云何名为色耶？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谓名为色。以此缘本，故名为色也。二论、二

义、二演者，由此因缘故，我今说之。若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观察，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其苦际。

“三论、三义、三演，由何等故而说此义乎？所谓三痛。云何为三？所谓苦痛、乐痛、不苦不乐痛。彼云何名为乐痛？所谓心中乐想，亦不分散，是谓名为乐痛。彼云何名为苦痛？所谓心中愦乱而不定一，思惟若干想，是谓名苦痛。彼云何名为不苦不乐痛？所谓心中无苦无乐想，复非一定，复非乱想，亦不思惟法与非法，恒自寂默，心无有记，是故名为不苦不乐痛，是谓三痛。若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观察，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其苦际。我所说三论、三义、三演者，正谓此耳！

“四论、四义、四演，由何等故复说此义乎？所谓四谛。云何为四？所谓苦、集、尽、道圣谛。彼云何为苦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苦、所欲不得苦。彼云何名为集谛？所谓爱本与欲相应者，是谓名为集谛。彼云何名为苦尽谛？所谓彼爱永尽无余，更不复生，是谓名苦尽谛。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所谓贤圣八品道：正见、正治、正语、正命、正业、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名为八品之道也。若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分别其义，平等观察，平等尽其苦际。是谓四论、四义、四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五论、五义、五演，我今所说由何等故说？所谓五根。云何为五？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名为信根？所谓贤圣弟子，信如来道法，彼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是谓名为信根。彼云何名为精进根？所谓身心意并勤劳不倦，灭不善法，使善增益，顺心执持，是谓名为精进根。彼云何名为念根？所谓念根者，所诵不忘，恒在心怀，总持不失，有为、无漏之法，终不忘失，是谓名为念根。彼云何名为定根？所谓定根者，心中无错乱，无若干想，恒专精一意，是谓名为三昧根。彼云何名智慧根？所谓知苦、知集、知尽、知道，是谓名智慧之根，此名五根也。比丘于中平等解脱，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其苦际。五论、五义、五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六论、六义、六演，我所说者由何等故乎？所谓六重之法也。云何为六？于是，比丘恒身行慈心，若在闲净室中，常若一心，可尊可贵，恒与和合，是谓比丘第一重法。复次，口行慈心，终无虚妄，可敬可贵，是谓第二重法。复次，意行慈，不起憎嫉，可敬可贵，是谓第三重法。复次，若得法利之养，钵中遗余，与诸梵行之人等心施与，是谓第四重法可敬可贵。复次，奉持禁戒，无所脱失，贤圣人之所贵，是谓第五重法可敬可贵。复次，正见贤圣得出要，得尽苦际，意不错乱，与诸梵行之人等修其行，是谓第六重之法可敬可贵。尔时，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于苦际。六

论、六义、六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七论、七义、七演，由何等故而说此乎？所谓七神识止处。云何为七？或有众生，若干想，若干种身，所谓天及人也。或有众生，若干种身一想，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或有众生，一想一身，所谓光音天是也。或有众生，一身若干想，所谓遍净天是也。或有众生，空处无量，所谓空处天是也。或有众生，识处无量，所谓识处天是也。或有众生，无所有处无量，所谓不用处天是也。或有众生，有想无想处无量，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是谓，比丘，七神止处。于是，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平等尽于苦际。七论、七义、七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八论、八义、八演，我所说者由何等故而说此乎？所谓世间八法是随世回转。云何为八？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谓世间八法随世回转。若比丘于中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八论、八义、八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九论、九义、九演，我所说者由何故而说此乎？所谓九众生居处。云何为九？若有众生，若干种身，所谓天及人。或有众生，若干种身一想，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是也。或有众生，一想一身，所谓光音天是也。或有众生，一身若干想，所谓遍净天是也。或有众生，空处无量，所谓空处天是也。或有众生，识处无量，所谓识处天是也。或有众生，无所有处无量，所谓不用处天是也。或有众生，有想无想处无量，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无想众生及诸所生之类，为九神止处。于是，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九论、九义、九演，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十论、十义、十演，由何等说乎？所谓十念，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谓十念。若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十论、十义、十演，如是，比丘，从一至十。

“比丘当知：若外道异学闻此语者，犹不能熟视颜色，况欲报之？其有比丘解此义者，于现法中最尊第一之人。若复比丘、比丘尼思惟此义，乃至十岁，必成二果：若阿罗汉、若阿那含。比丘，且舍十岁，若一年之中思惟此义者，必成二果，终无中退。比丘，且舍一年，其四部之众十月，若至一月思惟此义者，必成二果，亦不中退。且舍一月，若四部之众七日之中思惟此义，必成二果，终不有疑。”

尔时，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此法极为甚深。若所在方面有此法者，当知便遇如来。唯然，世尊，此法名何等？当云何奉行？”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十法之义，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其有修行十想者，便尽有漏，获通作证，渐至涅槃。云何为十？所谓白骨想、青瘀想、膨胀想、食不消想、血想、啖想、有常无常想、贪食想、死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是谓，比丘，修此十想者，得尽有漏，得至涅槃界。又是，比丘，十想之中，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最为第一。所以然者？其有修行不可乐想，持信奉法，此二人必越次取证。是故，比丘，若在树下静处露坐，当思惟此十想。是故，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白世尊言：“如来今日与诸比丘说：‘十想之法，其能修者，断诸有漏，成无漏行。’如我，世尊，不堪任行此十想。所以然者？欲心多故，身意炽盛，不得宁息。”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汝今当舍净想，思惟不净想；舍有常想，思惟无常想；舍有我想，思惟无我想；舍可乐想，思惟不可乐想。所以然者？若比丘思惟净想，欲心便炽盛；若思惟不净想，便无欲心。比丘当知：欲为不净，如彼屎聚；欲如鸲鹆，饶诸音响；欲无返复，如彼毒蛇；欲如幻化，如日消雪；当念舍欲，如弃冢间；欲还自害，如蛇怀毒；欲无厌患，如饮咸水；欲难可满，如海吞流；欲多可畏，如罗刹村；欲犹怨家，恒当远离；欲犹少味，如蜜涂刀；欲不可爱，如路白骨；欲现外形，如厕生华；欲为不真，如彼画瓶，内盛丑物，外见殊特；欲无牢固，亦如聚沫。是故，比丘，当念远离贪欲之想，思惟不净之想。汝今，比丘，当忆昔迦葉佛所奉行十想，今当重思惟十想，有漏心便解脱。”

尔时，彼比丘悲泣堕泪，不能自止，即时头面礼佛，白世尊言：“唯，世尊，愚惑积久，如来躬自说十想，方欲远离。今自忏悔，后更不犯！惟愿如来受其重过，原恕不及！”

佛告比丘：“听汝改过，勿复更犯！又如来与汝说十想而不肯奉持。”

是时，彼比丘闻世尊教诫已，在闲静之处，克己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修无上梵行者，欲升其所愿：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尔时，彼比丘便成阿罗汉。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结禁、圣贤居，二力及十念，
亲国、无挂碍，十轮、想、观想。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善恶品第四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奉行十法，便生天上；又行十法，便生恶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

"云何修行十法，生恶趣中？于是，有人杀生、盗劫、淫泆、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斗乱彼此、嫉妒、瞋恚、兴起邪见，是谓十法。其有众生，行此十法，入恶趣中。

"云何修行十法，得生天上？于是，有人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绮语、恶口，不两舌斗乱彼此，不嫉妒、恚害、兴起邪见。若有人行此十法者，便生天上。

"云何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所谓十念，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戒、念施、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谓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比丘当知：其生天及恶趣者，当念舍离；其十法得至涅槃者，善修奉行。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合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由十恶之本，外物衰耗，何况内法。云何为十？所谓杀、盗、淫、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斗乱彼此、嫉妒、恚害、心怀邪见。由杀生报故，众生寿命极短；由不与取报故，众生生便贫贱；由淫泆报故，众生门不贞良；由妄语报故，众生口气丑弊，致不鲜洁；由绮语报故，致土地不平整；由两舌报故，土地生荆棘；由恶口报故，语有若干种；由嫉妒报故，以致谷不丰熟；由恚害报故，多诸秽恶之物；由邪见报故，自然生八大地狱。因此十恶报故，使诸外物衰耗，何况内物！是谓，比丘，当念舍离十恶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波斯匿王往白世尊言："如来审有是语：'施我获福多，余者获福少；施我弟子，勿施余人。'设有人作是语者，岂非毁如来法乎？"

佛告王曰："我无此语：'独应施我，勿施余人。'大王当知，我恒有此语：'若比丘钵中遗余掷著水中，软虫食之犹得其福，何况施人而不获福乎？'但，大王，我有是语：'施持戒人，其福益多，胜于犯戒之人。'"

尔时，波所匿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施持戒人，其福倍多于犯戒之人者上。"

王复白佛言："尼揵子来语我言：'沙门瞿昙知于幻术，能回转世

人。’世尊，此语为审乎？为非耶？”

佛告王曰：“如是，大王，如向来言：‘我有幻法，能回转世人。’”

王白佛言：“何者名为回转幻法？”

佛告王曰：“其杀生者其罪难量，其不杀者受福无量；其不与取者获罪无量，其不盗者获福无量；夫淫泆者受罪无量，其不淫者受福无量；其邪见者受罪无量，其正见者获福无量。我所解幻法者，正谓此耳！”

是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若当世间人民、魔若魔天、有形之类，深解此幻术者则获大幸。自今已后，不复听外道异学入我国界；听四部之众恒在我宫，常当供养，随其所须。”

佛告大王：“勿作是语！所以然者？施畜生之类，犹获其福；及施犯戒之人，亦获其福；施持戒之人，福亦难量；施外仙道之人，获一亿之福；施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及佛，其福不可量。是故，大王，当兴发意，供给当来过去诸佛、声闻弟子。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咸共论说此义，所谓论者：衣裳、服饰、饮食之论，邻国、贼寇、战斗之论，饮酒、淫泆、五乐之论，歌舞、戏笑、妓乐之论，如此非要，不可称计。

尔时，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作是论，即往至普会讲堂所，问诸比丘：“汝等集此欲何所论说？”

是时，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集此共论此不要事。”

是时，佛告诸比丘曰：“止！止！比丘，勿作此论。所以然者？此论非义，亦无善法之趣，不由此论得修梵行，不得灭尽涅槃之处，不得沙门平等之道。此皆俗论，非正趣之论。汝等已离俗修道，不应思惟败行之论。汝等设欲论者，当论十事功德之论。云何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闻能与人说法、无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汝等设欲论者，当论此十事。所以然者？润及一切，多所饶益，得修梵行，得至灭尽无为之处，涅槃之要也。汝今族姓子已出家学道，应当思惟此十事。此论者，正法之论，去离恶趣。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皆集普会讲堂，各生此论：“今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难果。世尊又说：‘依于饮食，人身得存，四大依倚心所念法，法依善趣之本。’我等今日便当差次立人乞求。使乞求之人得见好

妙色，得极妙更乐，得衣裳、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亦善耶？”

尔时，世尊清净无瑕秽，以天耳遥闻诸比丘各生此论。尔时，世尊即往至普会讲堂所，在众中坐，告诸比丘：“汝等集此为何论义？”

比丘对曰：“我等所论，今舍卫城乞求难得，欲共差次一人次第乞食，随时得见好色妙服，及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我等所论正论此耳！”

佛告比丘：“若乞求比丘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复用见色、声、香、味、细滑法乎？我恒教敕：‘乞食求有二事：可亲、不可亲。设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增益恶法，无有善法，此不可亲。若得乞求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增益善法，不增恶法，此便可亲。’汝等比丘，于此法中，欲作何等之论？汝等所论者，非正法论，当舍此法，更莫思惟！不由此得至休息灭尽涅槃之处。

“设欲论者，当论此十法。云何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闻能与人说法、无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汝等设欲论者，当论此十事。所以然者？润及一切，多所饶益，得修梵行，得至灭尽之处、无为涅槃界。此论者沙门之义，当念思惟，勿去离心。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各集普会讲堂，作是异论：“今舍卫城乞食难得，非比丘所安之处。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食。此乞比丘，能办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无所乏短。”

尔时，众中有一比丘，白诸人曰：“我等不堪任在此乞求，各共诣摩竭国，于彼乞求，又且谷米丰贱，饮食极饶。”

更复有比丘说曰：“我等不宜在彼国乞食。所以然者？阿阇世王在彼治化，主行非法，又杀父王，与提婆达兜为友，以此因缘故，不宜在彼乞求。”

复有比丘说曰：“今此拘留沙国土，人民炽盛，饶财多宝，宜在彼土乞求。”

复有比丘作是说：“我等不宜在彼土乞食。所以然者？恶生王于彼土治化，极为凶弊，无有慈仁，人民粗暴，好喜斗讼，以此因缘，故不应在彼乞食。”

复有比丘说曰：“我等宜在拘深婆罗柰城，优填王所治之处，笃信佛法，意不移动，我等宜在彼土乞食，所愿无违。”

尔时，世尊以天耳闻诸比丘各生此论，即严整衣服，至诸比丘所，在中央坐，问诸比丘曰：“汝等集此欲何等论？为说何事？”

是事，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各兴此论：‘今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叵得，各当共诣摩竭国界，于彼乞求。又彼国土饶财多宝，所索易得。’其中或有比丘说曰：‘我等不宜彼国乞食。所以然者？阿阇世王在彼治化，主行非法，又杀父王，与提婆达兜为友，以此因缘故，不宜在彼乞求。’其中复有比丘说曰：‘今拘留沙国，人民炽盛，饶财多宝，宜在彼国乞食。’复有比丘作是说：‘我等不宜在彼乞食。所以然者？恶生王于彼治化，为人凶恶，无有慈仁，好喜斗讼，以此因缘，故不宜在彼乞食。’复有比丘说曰：“我等宜在拘深婆罗柰城，优填王所治之处，笃信佛法，意不移动，宜在彼乞食，所愿无违。’在此所论，正谓此耳！”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莫称讥王治国家界，亦莫论王有胜劣。”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
彼彼获其报，终不有毁败。
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
为善受善报，恶受恶果报。

“是故，比丘，勿兴斯意论国事，缘不由此论得至灭尽涅槃之处，亦不得沙门正行之法。设欲作是论，非是正业。汝等应当学十事论。云何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闻能与人说法、无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汝设欲论者，当论此十事。所以然者？普润一切，得修梵行，得至灭尽涅槃之处。汝等已出家学道，离于世俗，当勤思惟，勿去离心。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各兴此论：“今波斯匿王主行非法，犯圣律教，谶比丘尼得阿罗汉道，十二年中闭在宫内，与共交通。又不事佛、法、比丘僧，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则无信心于佛、法、圣众，我等宜应远离，勿止此土。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时，王大臣亦行非法；大臣以行非法，左右吏佐亦行非法；吏佐已行非法，诸庶人类亦行非法。我今宜在远国乞求，不止此邦。又可观彼风俗之化，已见风俗之化，则见殊异之处。”

尔时，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兴此论，即往至诸比丘所，在中央坐。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集此为何论说？”

众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在此论波斯匿王，主行非法，犯圣律教，十二年中闭谶比丘尼，在深宫内，接待以色。又彼得道之人行过

三界，然王亦不事佛、法及众僧，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已无此心，则无此心于三尊。我等宜远游，不须住此。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时，臣佐、人民亦复行恶，又观世间风化之法。”

尔时，世尊告曰：“汝等勿论国界之事，当自克己，思惟内省，校计分别。言此论者不合至理，亦复不令人得修梵行，灭尽无为涅槃之处。当自修己，炽然法行，自归最尊。若比丘能自修己，兴隆法乐者，此人之类便为我躬自所生。云何，比丘，能自炽然，兴隆法乐，无有虚妄，自归最尊？于是，比丘，内自观身，身意止，自摄其心，除去乱想，无有忧愁；外自观身，身意止，自摄其心，除去乱想，无有愁忧；有复内外观身，身意止；内观痛，外观痛，内外观痛；内观心，外观心，内外观心；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法意止，自摄其心，除去乱想，无有愁忧。如是，比丘，能自炽然其行，兴隆法乐，自归最尊。

“诸有将来、现在比丘，能自炽然，不失行本，便为我之所生。是故，比丘，若欲有所论，当论于十事。云何为十？所谓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闻能与人说法、无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汝等设欲论者，当论此十事。所以然者？润及一切，多所饶益，得修梵行，至灭尽之处、无为涅槃界。此论者沙门之义，当念思惟，勿去离心。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国城中有一长者，与罗云作坐禅屋。尔时，罗云随其日数，止彼屋中，后便人间游化。时，彼长者窃生此心：“我当往觐尊者罗云。”尔时，长者见罗云房中寂寞，不见人住；见已，语诸比丘曰：“尊者罗云今为所在？”

比丘报曰：“罗云在人间游化。”

长者报曰：“惟愿诸贤差次人在吾房中住。世尊亦说：‘造立园果，及作桥舡，近道作圊厕，持用惠施，长夜获其福，戒法成就，死必生天上。’以是之故，我与罗云作屋耳！今罗云不乐我房，惟愿诸贤差次人住我房中！”

诸比丘对曰：“如长者教。”尔时，诸比丘即差次一比丘住房中。

是时，尊者罗云便作是念：“我离世尊积久，今可往问讯。”是时，尊者罗云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而坐；须臾之间，即从座起，还诣房中，见有异比丘在屋中住；见已，语彼比丘曰：“谁持我房与卿使住？”

比丘报曰：“众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

是时，罗云还至世尊所，因此缘本，具白世尊：“不审如来，众僧差次我房，使道人在此止住耶？”

佛告罗云："汝往至长者家，语长者曰：'我所行法无有身、口、意行有过乎？又非身三、口四、意三过乎？长者先持房施我，后复持与圣众。'"

是时，罗云受佛教已，即往长者家，语长者曰："我非有身三、口四、意三过乎？"

长者报曰："我亦不见罗云身、口、意过也。"

罗云语长者曰："何故夺我房舍持与圣众？"

长者报曰："我见房空，是故持施圣众。时我复作是念：'尊者罗云必不乐我房中。'故持惠施耳！"

是时，罗云闻长者语已，即还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如来。是时，世尊即告阿难："速打揵椎，诸有比丘在祇洹精舍者，尽集善会讲堂。"

时，阿难即受佛教，召诸比丘在普会讲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惠施清净，汝等善思念之。"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惠施清净？于是，比丘，若有人以物惠施，后复还夺，更与余人，此名为施不均整，非平等施。若复有人夺彼人物，持施圣众；若复有人还夺圣众，持用与人，此非为平等之施，亦非清净之施。转轮圣王自于境界犹得自在，比丘于己衣钵亦得自在。若复彼人口不见许，而取他人物与人者，此非平等之施。我今告诸比丘，施主见与，受主不见与者，此非平等之施。若复彼比丘会遇命终，当持此一房在众中结羯磨，传告唱令：'某甲比丘命终，今持此房在众分处，欲安处何人？随圣众教。诸贤，任使某甲比丘住者，各共忍之。'若不听者，今便说再三，亦当作是说之。若众僧一人不听而与者，则非平等之施，则为杂浊之物。今还与罗云房，清净受之。"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时，尊者大均头在静寂之处，兴此念想："诸前后中央之见，云何得知？"尔时，大均头到时，著衣持钵，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均头白世尊言："今此诸见，前后相应，云何得灭此见？又使余者不生？"

世尊告曰："于是，均头，此见所出与所灭之处，皆是无常、苦、空。均头知之，当建此意。夫见之法六十二种，要当住十善之地，除去此见。云何为十？于是，均头，他好杀生，我等应当不杀；他好盗，我不盗；他犯梵行，我行梵行；他妄语，我不行妄语；他行两舌斗乱彼此、绮语、恶口、嫉妒、恚、邪见，我行正见。

"均头当知：如从恶道得值正道，如从邪见得至正见，回邪就正。犹如有人自己没溺，复欲渡人者，终无此理；己未灭度，欲使他

人灭度者，此事不然。如有人自不没溺，便能渡人，可有此理；今亦如是，自般涅槃，复使他人取灭度者，可有此理。是故，均头当念：离杀，不杀灭度；离盗，不盗灭度；离淫，不淫灭度；离妄语，不妄语灭度；离绮语，不绮语灭度；离粗言，不粗言灭度；离斗乱彼此，不斗乱彼此灭度；离嫉妒，不嫉妒灭度；离恚，不恚灭度；离邪见，得正见灭度。

“均头当知：若凡夫之人便生此念：‘为有我耶？为无我耶？有我无我耶？世有常耶？世无常耶？世有边耶？世无边耶？命是身耶？为命异身异耶？如来死耶？如来不死耶？为有死耶？为无死耶？为谁造此世？’生诸邪见：‘为是梵天造此世？为是地主施设此世？又梵天造此众生，地主造此世间；众生本无今有，已有便灭。’凡夫之人无闻、无见，便生此念。”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自然有梵天，此是梵志语，
此见不真正，如彼之所见。
我主生莲华，梵天于中出，
地主生梵天，自生不相应。
地主刹利种，梵志之父母，
云何刹利子，梵志还相生？
寻其所生处，诸天之所说，
此是叹誉言，还自著羇难。
焚天生人民，地主造世间，
或言余者造，此语谁者审？
恚欲之所惑，三事共合集，
心不得自在，自称我世胜。
天神造世间，亦非梵天生，
设复梵天造，此非虚妄耶？
寻迹遂复多，审谛方言虚，
其行各各异，此行不审实。

“均头当知：众生之类所见不同，其念各异。此诸见者皆是无常，其有怀抱此见，则是无常变易之法。若他人杀生，我等当离杀生；设他盗者，当远离之；不习其行，专其心意，不使错乱，愚惟校计、邪见所兴乃至十恶之法皆当去离，不习其行。若他瞋恚，我等学于忍辱；他人怀嫉妒，我当舍离；他兴骄慢，我念舍离；若他自称、毁余人，我等不自称、不毁他人；他人不少欲，我等当学少欲；他人犯戒，我修其戒；他人有懈怠，我当精进；他人不行三昧，我行三昧。当作是学！他人愚惑，我行智慧。其能观察分别其法者，邪见消灭，余者不生。”

是时，均头受如来教已，在闲静之处，思惟校计，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著三法衣，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造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时，均头便成阿罗汉。

尔时，均头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地狱众生受其罪报，极至一劫，或有其中间夭者；受畜生罪报，极至一劫，其间有中夭者；受饿鬼报，极至一劫，其间有中夭者。比丘当知：郁单曰人寿千岁，无有中夭者。所以然者？彼土人民无所系属，设于彼命终，生善处天上，无有堕落者。弗于逮人民寿五百岁，亦有中夭者；瞿耶尼人民寿二百五十岁，亦有中夭者；阎浮提人民极寿百岁，亦有中夭者多。

"正使人寿命极至十十，人民之兆以寿十十，其行不同，性分各异。初十幼小，无所识知；第二十少多有知，犹不贯了；第三十欲意炽盛，贪著于色；第四十多诸伎术，所行无端；第五十解义明了，所习不忘；第六十悭著财物，意不决了；第七十懈怠喜眠，体性迟缓；第八十无有少壮之心，亦无荣饰；第九十多诸病痛，皮缓面皱；第十十诸根衰耗，骨节相连，多忘意错。比丘知之：设人寿百岁，当经历尔许之难。设人寿百岁，当经三百冬、夏、秋，计其寿命，盖不足言。若人寿百岁，当食三万六千食，其间或有不食时：瞋不食，不与不食，病不食。计彼食与不食，及饮母乳，取要言之，三万六千食。比丘，若人寿百岁其限岁数，饮食之法其状如是。

"比丘当知：阎浮地人民，或寿极长，与无量寿等。过去久远不可计世，有王名疗众病，寿命极长，颜色端正，受乐无量。尔时，无疾病、老、死之患。时，有夫妇二人生一子，子便命终。是时，父母抱举令坐，又持食与，然彼子不饮、不食，亦不起坐。何以故尔？以命终故。是时，彼父母便生此念：'我子今日何为瞋恚，不肯食饮，亦不言语？'所以然者？由彼人民不闻死亡音响之所致也。

"尔时，彼父母便复念曰：'我子今已经七日不饮、不食，亦复不知何由默然？我今可以此因缘，往白疗病大王使知。'是时，父母往至王所，以此因缘，具白大王。是时，大王便作是念：'今日已闻死亡音响。'王告之曰：'汝等可持此小儿到吾所。'尔时，父母即抱小儿至国王所。王见已，告父母曰：'此儿已命终。'时，父母白王言：'云何名为命终？'王告曰：'此儿更不行起、言对、谈说、饮食、戏乐，身体正直，无所复为，故名为命终。'是时，夫妇复白王言：'如此之变当经几时？'王告之曰：'此儿不久身体烂坏，膨胀臭处，无所复任。'尔时，父母不信王语，复抱死儿，还至家中，未经几时，身体尽坏，极为臭秽。是时，父母方信王语云：'此儿不久身体膨胀，尽当坏败。'

"是时，夫妇复抱此膨胀小儿至国王所，而白王言：'唯然，大王，今持此儿奉贡大王。'时，父母亦不啼哭。所以然者？由不闻死亡

之音故。是时，大王剥取其皮而作大鼓，复敕作七重楼阁，持此鼓安处其上，即敕一人：‘汝当知之，令守护此鼓，百岁一击，无令失时。’受王教诫，百岁一击。时，诸人民闻此鼓音，怪未曾有，语诸人曰：‘何者音响？为是谁声？乃彻于斯！’王告之曰：‘此是死人皮之响！’众生闻已，各兴念曰：‘奇哉！乃闻此声。’

“汝等比丘，尔时王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王者，即我身是也。以此知之，昔日阎浮地寿命极长，如今阎浮地人民极为短命，灭者难限。所以然者？由杀害多故，致命极短，华色失乎！由此因缘，故致变怪。

“比丘当知：阎浮地五十岁，四天王中一日一夜。计彼日夜之数，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四天王寿命五百岁，或复有中夭者。计人中之寿十八亿岁，还活地狱一日一夜。计彼一日一夜之数，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还活地狱极寿千岁，复有中夭者，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计人中百岁，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计彼日月年岁之数，三十三天寿千岁，其间或有中夭者。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阿鼻地狱中一日一夜。复计彼日月之数，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计彼日夜之数寿二万岁，计人中之寿，寿一拘利。如是，比丘，计此之寿转转增倍，除无想天。无想天寿八万四千劫，除净居天不来此世。是故，比丘，勿怀放逸，于现身上得尽有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经言：百岁当经三百冬夏秋，谓冬夏秋各一百故。言三百而不言春者，此顺西域三时也。言三时者，寒热雨三也。言冬即彼寒时，夏即彼热时，秋即彼雨时。然彼三时各四月，计一年有十二月。今以冬夏秋拟彼三时，而月数少，盖译者不善方言也。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十不善品第四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其有众生，修行杀生，广布杀生，种地狱罪，饿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寿命极短。所以然者？由害他命。

“若有众生盗他物者，种三恶道之罪；若生人中，恒遭贫匮，食不充口，衣不盖形，皆由盗故；劫夺物者，即断他命根。

“若有众生，好喜贪泆，种三恶道；若生人中，门不贞良，窃盗淫泆。

“若有众生妄语者，种地狱罪；若生人中，为人所轻，言不信受，为人所贱。所以然者？皆由前世妄语所致。

“若有众生两舌者，种三恶道之罪；设生人中，心恒不定，常怀愁忧。所以然者？由彼人两头传虚言故。

“若有众生粗言者，种三恶道之罪；若生人中，为人丑弊，常喜骂呼。所以然者？由彼人言不专正之所致也。

“若有众生斗乱彼此，种三恶道之罪；设生人中，多诸怨憎，亲亲离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斗乱之所致也。

“若有众生嫉妒者，种三恶道；若生人中，乏诸衣裳。所以然者？由彼人起贪嫉故。

“若有众生起害意，种三恶道；设生人中，恒多虚妄，不解至理，心乱不定。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恚怒所致也，无有慈仁。

“若有众生，行邪见者，种三恶道；若生人中，乃在边地，不生中国，不睹三尊道法之义，或复聋盲喑痖，身形不正，不解善法、恶法之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无信根故，亦不信沙门、婆罗门、父母、兄弟。

“比丘知之：由此十恶之报，致此殃衅。是故，比丘，当离十恶，修行正见。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十五日说戒时，将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普会讲堂。尔时，世尊默然观察，诸圣众寂寞不语。是时，阿难白佛言：“今日圣众尽集讲堂。唯然，世尊，当与诸比丘说禁戒。”尔时，世尊亦复默然不语。

是时，阿难须臾复白佛言：“今正是时，宜说禁戒，初夜欲尽。”

尔时，世尊复默不语。尔时，阿难须臾复白佛言：“中夜欲竟，众僧劳顿，惟愿世尊以时说戒！”

尔时，世尊复默然不语。是时，阿难须臾复自佛言：“后夜欲尽，惟愿世尊以时说戒！”

佛告阿难：“众中不净者故不说戒。今听上座，使说禁戒。若僧上座，不堪任说戒者，听持律说禁戒。若无持律者，其能诵戒通利者，当唱之使说戒。自今已后，如来更不说戒。众中不净，如来于中说戒，彼人头破为七分，如彼酬罗果无异。”

是时，阿难悲泣交集，并作是说：“圣众今日便为孤穷。如来正法去何速疾？不净之人出何速疾？”

是时，大目揵连便作是念：“此众中何等毁法之人，在此众中乃令如来不说禁戒？”是时，大目揵连入三昧定，遍观圣众心中瑕秽。尔时，目连见马师、满宿二比丘在众会中。是时，目连即从座起，至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汝等速起，离此座中，如来见讥，由卿等故，如来不说禁戒。”

尔时，二比丘默然不语。是时，目连复再三告曰：“汝等速起，

不须住此。”

是时，彼比丘默然不对。是时，目连即前捉手，将至门外，还取门闭，前白佛言：“不净比丘已将在外，唯然世尊时说禁戒！”

佛告目连：“止！止！目连，如来更不与比丘说戒，如来所说言不有二，还诣座所。”

是时，目连复白佛言：“今此众中已生瑕秽，我不堪任行维那法，惟愿世尊更差余人！”尔时，世尊默然可之。是时，目连头面礼世尊足，还就本座。

是时，阿难白世尊言：“毗婆尸如来出现世时圣众多少？为经几时，乃生瑕秽？乃至迦葉弟子多少？云何说戒？”

佛告阿难：“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间。尔时，三会圣众：初一会时，比丘有百千六万八千圣众；第二会时，十六万圣众；第三会时，十万圣众，皆是阿罗汉。彼佛寿八万四千岁，百岁之中圣众清净。彼佛恒以一偈为禁戒：

“‘忍辱为第一，佛说无为最，

不以剃须发，害他为沙门。’

“是时，彼佛以此一偈，百岁之中而为禁戒，已生瑕秽，便立禁戒。

“复于三十一劫中，有佛名试诘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尔时，亦复三会圣众：初一会时，有十六万圣众；第二会时，十四万圣众；第三会时，十万圣众。彼佛尔时，八十年中清净无瑕秽，亦说一偈：

“‘若眼见非邪，慧者护不著，

弃捐于众恶，在世为黠慧。’

“尔时，彼佛八十年中说此一偈，后有瑕秽，更立禁戒。

“尔时，试诘佛寿七万岁。于彼劫中，复有佛出现世间，名曰毗舍罗婆，亦三会圣众：初会之时，十万圣众，尽是罗汉；第二会时，八万罗汉；第三会时，七万罗汉，诸漏已尽。毗舍罗婆如来七十年中无瑕秽。尔时，复以一偈半为禁戒：

“‘不害亦不非，奉行于大戒，

于食知止足，床座亦复然。

执志为专一，是则诸佛教。’

“七十年中以此一偈半为禁戒，后有瑕秽，更立禁戒。毗舍罗婆如来寿七万岁。

“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日拘楼孙如来，出现世间。尔时，

二会圣众：初会之时，七万圣众，皆是阿罗汉；第二会时，六万阿罗汉。彼佛尔时，六十年中无有瑕秽。彼佛尔时，以二偈以为禁戒：

"'譬如蜂采华，其色甚香洁，
以味惠施他，道士游聚落。
不诽谤于人，亦不观是非，
但自观身行，谛观正不正。'

"六十年中说此二偈，以为禁戒，自此已来，以有瑕秽，便立禁戒。彼佛寿六万岁。'

"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那含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尔时，二会圣众：初会之时，六十万圣众，皆是阿罗汉；第二会时，四十万圣众，皆是阿罗汉。尔时，彼佛四十年中无有瑕秽。'以一偈为禁戒：

"'执志莫轻戏，当学尊寂道，
贤者无愁忧，常灭志所念。'

"四十年中说此一偈，以为禁戒，自此已来，便有瑕秽，更立禁戒。彼佛寿四万岁。

"于此贤劫有佛，名为迦葉，出现世间。尔时，彼佛亦二会圣众：初会之时，四十万众；第二会时，三十万众，皆是阿罗汉。二十年中无有瑕秽，恒以一偈，以为禁戒：

"'一切恶莫作，当奉行其善，
自净其志意，是则诸佛教。'

"二十年中说此一偈，以为禁戒，犯禁之后，更立制限。尔时，迦葉佛寿二万岁。

"我今如来出现于世，一会圣众千二百五十人，十二年中无有瑕秽，亦以一偈为禁戒：

"'护口、意清净，身行亦清净，
净此三行迹，修行仙人道。'

"十二年中说此一偈，以为禁戒，以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自今已后众僧集会，启白如律：'诸贤，咸听！今十五日说戒，今僧忍者，众僧和合。'说禁戒以启此已，设有比丘有所说者，不应说戒，各共默然。若无语者，应为说戒，乃至说戒序后，复当问：'诸贤，谁不清净？'如是再三：'谁不清净？'清净者，默然持之。然今人寿命极短，尽寿不过百年。是故，阿难，善受持之。"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过去久远诸佛世尊，寿命极长，犯律者少，无有瑕秽。然今人民寿命为极短少，不过十十。过去诸佛灭度之后，有遗法住世，为经几时？"

佛告阿难："过去诸佛灭度之后，法不久存。"

阿难白佛言："设如来灭度之后，正法存世当经几时？"

佛告阿难曰："我灭度之后，法当久存。迦葉佛灭度后，遗法住七日中。汝今，阿难，如来弟子为少，莫作是观！东方第子无数亿千，南方弟子无数亿千。是故，阿难，当建此意：我释迦文佛寿命极长。所以然者？肉身虽取灭度，法身存在。此是其义，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阿难偏露右肩，右膝著地，白世尊言："如来玄鉴，无事不察：当来、过去、现在三世，皆悉明了；诸过去诸佛姓字、名号，弟子菩萨翼从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劫、若无数劫，悉观察知；亦复知国王、大臣、人民姓字，斯能分别；如今现在国界若干，亦复明了。将来久远弥勒出现，至真、等正觉，欲闻其变；弟子翼从，佛境丰乐，为经几时？"

佛告阿难："汝还就座，听我所说，弥勒出现，国土丰乐，弟子多少，善思念之，执在心怀。"是时，阿难从佛受教，即还就座。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城中有龙王，名曰水光，夜雨泽香，昼则清和。是时，鸡头城中有罗刹鬼，名曰叶华，所行顺法，不违正教，伺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又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阿难当知：尔时，阎浮地东、西、南、北十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据一方。

"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落相近，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乎地。尔时，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贪欲、瞋恚、愚痴不大殷勤。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如彼郁单曰人，而无有异。是时，阎浮地内人民大小皆同一向，无若干之差别也。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复还合。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是时，人民手执此宝，自相谓言：'昔者之人由此宝故，各相伤害，系闭牢狱，更无数苦恼；如今此宝与瓦石同流，无人守护。'

"尔时，法王出现，名曰蠰佉，正法治化，七宝成就。所谓七宝

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兵宝、守藏之宝，是谓七宝。领此阎浮地内，不以刀杖，自然靡伏。如今，阿难，四珍之藏：乾陀越国伊罗钵宝藏，多诸珍琦异物，不可称计；第二弥梯罗国般绸大藏，亦多珍宝；第三须赖吒大国有宝藏，亦多珍宝；第四婆罗柰蠰佉有大藏，多诸珍宝，不可称计。此四大藏自然应现，诸守藏人各来白王：'惟愿大王以此宝藏之物，惠施贫穷！'尔时，蠰佉大王得此宝已，亦复不省录之，意无财物之想。时，阎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如今郁单曰人自然树上生衣，而无有异。

"尔时，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爱敬；又且颜貌端正，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时，修梵摩有妻，名曰梵摩越，玉女中最极为殊妙，如天帝妃，口作优钵莲华香，身作栴檀香，诸妇人八十四态，永无复有，亦无疾病乱想之念。尔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观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应，从右胁生，如我今日右胁生无异，弥勒菩萨亦复如是。兜率诸天各各唱令：'弥勒菩萨已降神下。'是时，修梵摩即与子立字，名曰弥勒，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身黄金色。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然后出适。尔时，弥勒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

"尔时，去鸡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其夜成无上道。时，三千大千刹土，六变震动，地神各各相告曰：'今弥勒已成佛！'转至闻四天王宫：'弥勒已成佛道！'转转闻彻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声展转乃至梵天：'弥勒已成佛道！'尔时，魔名大将，以法治化，闻如来名教音响之声，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时，魔王将欲界无数天人，至弥勒佛所，恭敬礼拜。

"弥勒圣尊与诸天渐渐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妙。尔时，弥勒见诸人民已发心欢喜，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悉与诸天人广分别其义。尔时，座上八万四千天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大将魔王告彼界人民之类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者？弥勒今日已度彼岸，亦当度汝等使至彼岸。'

"尔时，鸡头城中长者，名曰善财，闻魔王教令，又闻佛音响，将八万四千众，至弥勒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弥勒渐与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妙。尔时，弥勒见诸人民心开意解，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与诸人民广分别义。尔时，座上八万四千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是时，善财与八万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修梵行，尽成阿罗汉道。'尔时，弥勒初会八万四千阿罗汉。

"是时，蠰佉王闻弥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闻法。时，

弥勒与说法，初善、中善、竟善，义理深邃。尔时，大王复于异时立太子，赐剃头师珍宝，复以杂宝与诸梵志，将八万四千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尽成道果，得阿罗汉。

“是时，修梵摩大长者闻弥勒已成佛道，将八万四千梵志之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得阿罗汉。唯修梵摩一人，断三结使，必尽苦际。

“是时，佛母梵摩越复将八万四千婇女之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是时，诸女人尽得罗汉。唯有梵摩越一人，断三结使，成须陀洹。

“尔时，诸刹利妇闻弥勒如来出现世间，成等正觉，数千万众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门，出家学道，或有越次取证，或有不取证者。尔时，阿难，其不越次取证者，尽是奉法之人，患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尔时，弥勒当说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葉者行十二头陀，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常佐弥勒，劝化人民。”

尔时，迦葉去如来不远，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年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葉比丘、君屠钵汉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吾法没尽，然后乃当般涅槃。大迦葉亦不应般涅槃，要须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是释迦文佛弟子，由我遗化得尽有漏。摩竭国界毗提村中，大迦葉于彼山中住。又弥勒如来将无数千人众，前后围绕，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诸鬼神当与开门，使得见迦葉禅窟。

“是时，弥勒伸右手指示迦葉，告诸人民：‘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名曰迦葉，今日现在，头陀苦行最为第一。’是时，诸人民见已，叹未曾有，无数百千众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或复有众生，见迦葉身已，此名为最初之会，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悉由受我教训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缘：惠施、仁爱、利人、等利。尔时，阿难，弥勒如来当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时，迦葉身体奄然星散。是时，弥勒复取种种香华，供养迦葉。所以然者？诸佛世尊有恭敬心于正法故。弥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无上正真之道。

“阿难当知：弥勒佛第二会时，有九十四亿人，皆是阿罗汉，亦复是我遗教弟子，行四事供养之所致也。又弥勒第三之会九十二亿人，皆是阿罗汉，亦复是我遗教弟子。”

“尔时，比丘姓号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尔时，弥勒与诸弟子说法：‘汝等比丘，当思惟无常之想、乐有苦想、计我无我想、实有空想、色变之想、青瘀之想、膖胀之想、食不消想、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此十想者，

皆是过去释迦文佛与汝等说，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若复此众中释迦文佛弟子，过去时修于梵行，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奉持其法，来至我所；或复于释迦文佛所，供养三宝，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弹指之顷，修于善本，来至此间；或于释迦文佛所，行四等心，来至此者；或于释迦文佛所，受持五戒、三自归，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起神寺庙，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补治故寺，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受八关斋法，来至我所；或于释迦文佛所，香华供养，来至此者；或复于彼闻佛法，悲泣堕泪，来至我所；或复于释迦文佛，专意听法，来至我所；复尽形寿善修梵行，来至我所；或复书读讽诵，来至我所者；承事供养，来至我所者。’

“是时，弥勒便说此偈：

“‘增益戒闻德，禅及思惟业，
善修于梵行，而来至我所。
劝施发欢心，修行心原本，
意无若干想，皆来至我所。
或发平等心，承事于诸佛，
饭食与圣众，皆来至我所。
或诵戒契经，善习与人说，
炽然于法本，今来至我所。
释种善能化，供养诸舍利，
承事法供养，今来至我所。
若有书写经，颁宣于素上，
其有供养经，皆来至我所。
缯彩及众物，供养于神寺，
自称南无佛，皆来至我所。
供养于现在，诸佛过去者，
禅定正平等，亦无有增减。
是故于佛法，承事于圣众，
专心事三宝，必至无为处。’

“阿难当知：弥勒如来在彼众中当说此偈。尔时，众中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姟人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弥勒如来千岁之中，众僧无有瑕秽，尔时恒以一偈，以为禁戒：

“‘口意不行恶，身亦无所犯，
当除此三行，速脱生死渊。’

“过千岁之后，当有犯戒之人，遂复立戒。”

“弥勒如来当寿八万四千岁，般涅槃后，遗法当存八万四千岁。

所以然者？尔时众生皆是利根。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见弥勒佛，及三会声闻众，及鸡头城，及见蠰佉王，并四大藏珍宝者，欲食自然粳米，并著自然衣裳，身坏命终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当勤加精进，无生懈怠，亦当供养诸法师承事，名华、捣香种种供养，无令有失。如是，阿难，当作是学！”

尔时，阿难及诸大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各生此念：“今如来甚奇！甚特！过去取般涅槃者，亦复知彼姓名、种族、持戒、翼从，皆悉分明；三昧、智慧、解脱、解脱见慧，身寿有长短，皆悉知之。云何，诸贤，为是如来分别法处，极为清净，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

尔时，世尊以天耳彻闻众多比丘各兴此论，便往至诸比丘所，在中央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集此为何等论？欲说何法？”

诸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论正法之要。诸人各兴此论议：‘如来甚奇！甚特！乃能知过去诸佛世尊名字姓号，智慧多少，靡不贯博，甚可奇雅！云何，诸贤，为是如来分别法界，极为清净，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欲得闻过去诸佛神智之力乎？姓字名号、寿命长短耶？”

诸比丘对曰：“今正是时，惟愿世尊敷演其义！”

佛告诸比丘：“汝等善思念之，吾当与汝广演其义。”尔时，众多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当知：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复次，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式诘如来、至真、等正觉。复于彼三十一劫内有佛，名毗舍罗婆如来出世。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拘屡孙如来。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复于贤劫中，我出现世，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九十一劫中，有佛毗婆尸。
三十一劫中，式诘如来出。
复于彼劫中，毗舍如来现。
今日贤劫中，四佛复出世，
拘孙、那、迦葉，如日照世间。
欲知名字者，其号悉如是。

“毗婆尸如来者出刹利种，式诘如来亦出刹利种，毗舍罗婆如来

亦出刹利种，拘屡孙如求出婆罗门种，拘那含牟尼如来出婆罗门种，迦葉如来出婆罗门种，如我今出刹利种。”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前佛有现者，皆出刹利种，
拘孙至迦葉，出于婆罗门。
最尊无能及，我今天人师，
诸根而淡泊，出于刹利姓。

“毗婆尸如来姓瞿昙，式诘如来亦出瞿昙，毗舍罗婆亦出瞿昙，迦葉如来出迦葉姓，拘楼孙、拘那含牟尼亦出迦葉姓，同上而无异，我今如来姓瞿昙。”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如初诸三佛，出于瞿昙种，
后三至迦葉，出于迦葉姓。
如我今现在，天人所奉敬，
诸根而淡泊，出于瞿昙姓。

“比丘当知：毗婆尸如来姓拘邻若，式诘如来亦出拘邻若，毗舍罗婆如来亦出拘邻若，拘屡孙如来出婆罗堕，拘那含牟尼如来亦出婆罗堕，迦葉如来亦出婆罗堕，如我今如来、至真、等正觉出于拘邻若。”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如初诸三佛，出于拘邻若，
后三至迦葉，出于婆罗堕。
如我今现在，天人所奉敬，
诸根而淡泊，出于拘邻若。

“毗婆尸如来坐波罗利华树下而成佛道，式诘如来坐分陀利树下而成佛道，毗舍罗婆如来坐波罗树下而成佛道，拘屡孙如来坐尸利沙树下而成佛道，拘那含牟尼如来坐优头跋罗树下而成佛道，迦葉如来坐尼拘留树下而成道果，如我今日如来坐吉祥树下而成佛道。”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初一成佛道，波罗利树下，
式坐分陀利，毗舍坐波罗，
拘孙坐尸利，拘那跋罗下，
迦葉拘留树，吉祥我成道。
七佛天中天，照明于世间，

因缘坐诸树，各成其道果。

“毗婆尸如来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之众，式诘如来弟子之众有十六万，毗舍罗婆如来弟子之众十万，拘屡孙如来弟子之众有八万人，拘那含牟尼如来弟子之众有七万人，迦葉如来弟子之众有六万众，如我今日弟子之众，有千二百五十人，皆是阿罗汉，诸漏永尽，无复诸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百千六万八，毗婆尸弟子。
百千及六万，式诘弟子众。
百千比丘众，毗舍婆弟子。
拘孙八万众，拘那含七万。
迦葉六万众，皆是阿罗汉。
我今释迦文，千二百五十，
皆是真人行，布现于法教；
遗法余弟子，其数不可计。

“毗婆尸如来侍者，名曰大导师；式诘如来侍者，名曰善觉；毗舍罗婆如来侍者，名曰胜众；拘屡孙如来侍者，名曰吉祥；拘那含牟尼如来侍者，名曰毗罗先；迦葉如来侍者，名曰导师；我今侍者，名曰阿难。”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大道及善觉，胜众与吉祥，
毗罗先、导师，阿难第七侍。
此人供养圣，无有不得时，
讽诵又受持，不失其义理。

“毗婆尸如来寿八万四千岁，式诘如来寿七万岁，毗舍罗婆如来寿六万岁，拘屡孙如来寿五万岁，拘那含如来寿四万岁，迦葉如来寿二万岁，如我今日寿极减少，极寿不过百岁。”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初佛八万四，次佛七万岁，
毗舍婆六万，拘留寿五万，
二万二万年，是拘那含寿，
迦葉寿二万，唯我寿百年。

“如是，诸比丘，如来观知诸佛姓名号字皆悉分明，种类出处靡不贯练，持戒、智慧、禅定、解脱皆悉了知。”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如来亦说，过去恒沙诸佛取灭度者，如来亦知；当来恒沙诸佛方当来者，如来亦知。如来何故不记尔许佛所造，今但说七佛本末？"

佛告阿难："皆有因缘本末故，如来说七佛之本末；过去恒沙诸佛，亦说七佛本末；将来弥勒出现世时，亦当记七佛之本末；若师子应如来出时，亦当记七佛之本末；若承柔顺佛出世时，亦当记七佛之本末；若光焰佛出现世时，亦当记七佛之名号；若无垢佛出现世时，亦当记迦葉之本末；若宝光佛出现世时，亦当记释迦文之本末。"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师子、柔顺、光，无垢及宝光，
弥勒之次第，皆当成佛道。
弥勒记式佛，师子记毗舍，
柔顺记拘孙，光焰记牟尼，
无垢记迦葉，皆说曩所缘，
宝光成三佛，亦当记我号。
过去诸三佛，及以将来者，
皆当记七佛，曩所之本末。

"由此因缘故，如来记七佛名号耳！"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此经名何等？当云何奉行！"

佛告阿难："此经名曰记佛名号，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

是时，师子长者往至舍利弗所，头而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师子长者白舍利弗言："惟愿尊者当受我请！"

是时，舍利弗默然受请。是时，长者见尊者默然受请，便从座起，礼足而退。复至大目揵连、离越、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满愿子、优婆离、须菩提、罗云、均头沙弥，如此上首者请五百人。是时，师子长者即还，办具种种极妙饮食，敷好坐具，又白："时到！诸真人罗汉靡所不监，今食具已办，惟愿屈顾，临覆下舍！"

尔时，诸大声闻各著三衣，持钵入城，至长者家。时，长者见诸最尊坐已定，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见诸圣众食已讫，行清净水，人施一白氎，前受咒愿。

是时，尊者舍利弗与长者说极妙之法，便从座起而去，还诣静室。

尔时，罗云至世尊所，头而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曰："汝今为从何来？"

罗云报云："师子长者今日来见请。"

佛告之曰："云何，罗云，饮食为妙？为不妙？为细耶？为粗耶？"

罗云报曰："饮食极妙，又且丰多。今此白氎，从彼得之。"

佛告罗云："众僧斯有几人？上座是谁？"

罗云白佛言："和尚舍利弗最为上首，及诸神德弟子有五百人。"

佛告罗云："云何，罗云，彼长者获福为多乎？"

罗云白佛言："唯然，世尊，彼长者得福之报不可称计。施一罗汉其福难限，何况大神妙天人所敬奉！今五百人均是真人，其福有何可量？"

佛告罗云："今施五百罗汉之功德，若从众中僧次，请一沙门，请已，供养；计此众中差人之福，及与五百罗汉之福，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所以然者？众中所差，其福难限，获甘露灭尽之处。罗云当知：犹如有人自誓说曰：'吾要当饮此江河诸水。'彼人为堪任不乎？"

罗云白佛言："不也，世尊。所以然者？此阎浮地极为广大。此阎浮地有四大河：一者、恒伽，二者、新头，三者、私陀，四者、博叉。一一河者，从有五百，然此人终不能饮水使尽，但劳其功，事终不成也。"

"彼人复作是说：'我自有方便因缘，可得饮诸水使尽。'云何有因缘得饮诸水？尔时，彼人便作是念：'我当饮海水。所以然者？一切诸流，皆归投乎海。'云何，罗云，彼人能得饮诸水乎？"

罗云白佛言："如此方便可得饮水使尽。所以然者？一切诸流皆归乎海。由此因缘故，彼人得饮水尽。"

佛告之曰："如是，罗云，一切私施犹如彼流，或获福，或不获福。众僧者如彼大海。所以然者？流河决水以入于海，便灭本名，但有大海之名耳！罗云，此亦如是，今此十人皆从众中出，非众不成。云何为十？所谓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辟支佛、佛，是谓十人皆由众中，非独自立。罗云，当以此方便，知其众中差者，其福不可限量。是故，罗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称计，当供养圣众。罗云当知：犹如有人以酥投水凝，不得广普；若以油投水，则遍满其上。是故，罗云，当念供养圣众比丘僧。如是，罗云，当作是学！"

尔时，师子长者闻如来叹说施众之福，不叹说余福。尔时，长者以余时，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师子长者白世尊言："适闻如来而叹说施众之福，不叹别请人之福，自今已后常当供养圣众。"

佛告之曰："我不作尔说：'当供养圣众，不供养余人。'今施畜生犹获其福，何况余人！但我所说者福有多少。所以然者？如来圣众可敬、可贵，是世间无上福田。今此众中有四向、四得及声闻乘、辟支佛乘、佛乘。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当从众中求之。

所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众。长者，我观此因缘义，故而说此语耳！亦不教人应施圣众，不应施余人。”

尔时，长者白世尊言：“如是，如尊教敕！自今已后，若作福业，尽当供养圣众，不选择人施。”

尔时，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之法，令发欢悦之心。长者闻法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师子长者意欲施立福业。尔时，诸天来告之曰：“此是向须陀洹之人，此是得须陀洹，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

尔时，天人即叹颂曰：

“如来叹择施，与此诸德士，
施此获福多，如良田生苗。”

尔时，师子长者默然不对。尔时，天人复语长者：“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此向须陀洹人，此是得须陀洹人；此向斯陀含人，此是得斯陀含人；此向阿那含，此得阿那含；此向阿罗汉，此得阿罗汉；此是声闻乘，此是辟支佛乘，此是佛乘，施此得福少，施此得福多。”

尔时，师子长者默然不对。何以故尔？但忆如来教诫，不选择而施。

尔时，师子长者复以余时，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我自忆念请圣众饭之，有天来告我言：‘此是持戒，此是犯戒；此人向须陀洹，此人得须陀洹乃至三乘皆悉分别。’又说此偈：

“‘如来叹择施，与此诸德士，
施此获福多，如良田生苗。’

“时我复作是念：‘如来教诫不可违戾，岂当生心选择施乎？终无是非之心、高下之意也。’时我复作是念：‘我当尽施一切众生之类。汝自持戒，受福无穷；若使犯戒，自受其殃。但悯众生，非食不济命。’”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长者，行过弘誓，菩萨所施心恒平等。长者当知：若菩萨惠施之日，诸天来告之：‘族姓子当知：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尔时，菩萨终无此心：‘此应施，此不应施。’然菩萨执意而无是非，亦不言此持戒，亦不言此犯戒。是故，长者，当念平等惠施，长夜之中获福无量！”

是时，师子长者忆如来教诫，熟视世尊，意不移动，即于座上，得法眼净。是时，师子长者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

尔时，长者去未久，佛告诸比丘曰：“此师子长者忆平等施故，又视如来从头至足，即于座上得法眼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优婆塞中第一弟子平等施者，所谓师子长者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屏猥之处，补纳故衣。尔时，有十千梵迦夷天从梵天没，来至舍利弗所，头面礼足，各围绕侍焉。又以此偈而叹颂曰：

“归命人中上，归命人中尊，
　我等今不得，为依何等禅？”

是时，十千梵迦夷天说此语已，舍利弗默然可之。尔时，诸天以见舍利弗默然可已，即礼足退去。诸天去未远，舍利弗即入金刚三昧。

是时有二鬼，一名、伽罗，二名、优波伽罗。毗沙门天王使遣至毗留勒天王所，欲论人、天之事。是时，二鬼从彼虚空而过，遥见舍利弗结跏趺座，系念在前，意寂然定。伽罗鬼谓彼鬼言：“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门头。”

优波伽罗鬼语第二鬼曰：“汝勿兴此意打沙门头。所以然者？此沙门极有神德，有大威力，此尊名舍利弗，世尊弟子中聪明高才无复过是，智慧弟子中最为第一。备于长夜，受苦无量。”

是时，彼鬼再三曰：“我能堪任打此沙门头。”

优波伽罗鬼报曰：“汝今不随我语者，汝便住此，吾欲舍汝去此。”

恶鬼曰：“汝畏此沙门乎？”

优波伽罗鬼曰：“我实畏之。设汝以手打此沙门者，此地当分为二分。正尔，当暴风疾雨，地亦振动，诸天惊动。地已振动，四天王亦当惊怖；四天王已知于我等，不安其所。”

是时恶鬼曰：“我今堪任辱此沙门。”善鬼闻已，便舍而去。

时，彼恶鬼即以手打舍利弗头。是时，天地大动，四面有暴风疾雨，寻时来至，地即分为二分，此恶鬼即以全身堕地狱中。尔时，尊者舍利弗即从三昧起，整衣服，下耆阇崛山，往诣竹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尔时，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身体无有疾病乎？”

舍利弗言：“体素无患，唯苦头痛。”

世尊告曰：“伽罗鬼以手打汝头。若当彼鬼以手打须弥山者，即时须弥山便为二分。所以然者？彼鬼有大力故。今此鬼受其罪报故，全身入阿鼻地狱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甚奇！甚特！金刚三昧力乃至于斯！由此三昧力故无所伤害。正使须弥山打其头者，终不能动其毫毛。所以

然者？比丘听之：于此贤劫中有佛，名拘屡孙如来、至真、等正觉。彼佛有二大声闻：一名、等寿，二名、大智。比丘等寿，神足第一；比丘大智，智慧第一；如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目揵连神足第一。尔时，等寿、大智二比丘，俱得金刚三昧。当于一时，等寿比丘在闲静之处，入金刚三昧。时，诸牧牛人、牧羊人、取薪草人，见此比丘坐禅，各各自相谓言：‘此沙门今日以取无常。’是时，牧牛人及取薪人集诸草木，積比丘身上，以火烧已，而舍之去。

“是时，等寿比丘即从三昧起，正衣服，便退而去。是时，比丘即以其日，著衣持钵，入村乞食。时，诸取薪草人见此比丘村中乞食，各各自相谓言：‘此比丘昨日已取命终，我等以火焚烧，今日复还活。今当立字，字曰还活。’若有比丘得金刚三昧者，火所不烧，刀斫不入，水所不漂，不为他所中伤。如是，比丘，金刚三昧威德如是。今舍利弗得此三昧。舍利弗比丘多游二处：空三昧、金刚三味。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行金刚三昧。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教汝：如舍利弗比丘，智慧、大智、分别智、广智、无边智、捷疾之智、普游智、利智、甚深智、断智，少欲知足、闲静勇猛，念不分散，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柔和无争，去恶辩了，忍诸言语，叹说离恶，常念去离，悯念生萌，燃炽正法，与人说法无有厌足。”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十千诸天人，尽是梵迦夷，
　自归舍利弗，于灵鹫山顶：
‘归命人中上，归命人中尊，
　我今不能知，为依何等禅？’
　如是弟子华，庄严佛道树，
　如天昼度园，快乐无有比。

“弟子华者，即是舍利弗比丘是。所以然者？此人则能庄严佛树。道树者，即如来是也；如来能覆盖一切众生。是故，比丘，当念勤加勇猛精进，如舍利弗比丘。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放牛品第四十九之一（第四分别诵）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放牛儿成就十一法，牛群终不长益，亦复不能将护其牛。云何为十一？于是，放牛人亦不别其色，不解其

相，应摩刷而不摩刷，不覆护疮痍，不随时放烟，不知良田茂草处，不知安隐之处，亦复不知渡牛处所，不知时宜，若构牛时不留遗余尽取[(㲉-一)/牛]之，是时诸大牛可任用者不随时将护。是谓，比丘，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终不能长养其牛，将护其身。

“今此众中比丘亦复如是，终不能有所长益。云何为十一？于是，比丘不别其色，不晓其相，应摩刷而不摩刷，不覆护疮痍，不随时放烟，不知良田茂草处，不知渡处，亦复不知安隐之处，不知时宜，食不知留遗余，诸长老比丘亦不敬待。

“云何比丘不知色？于是，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皆悉不知，如是比丘不别其色。

“云何比丘不别其相？于是，比丘不知行愚，亦不知行智，如实而不知，如是比丘不别其相。

“云何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于是，比丘若眼见色便起色想，有诸乱念，又且不守护眼根，以不善摄念，造众殃衅，不守护眼根；如是，比丘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起诸乱想，亦不守护意根，不改其行，如是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

“云何比丘不覆护疮？于是，比丘起欲想而不舍离，亦不除去其念，若起瞋想、杀害想，起诸恶不善想，终不舍之，如是比丘不覆护疮。

“云何比丘不随时起烟？于是，比丘所讽诵法，不随时向人说，如是比丘不随时放烟。

“云何比丘不知良田茂草处？于是，比丘不知四意止，如实而不知，如是比丘不知良田茂草处。

“云何比丘不知渡处？于是，比丘不别贤圣八品道，如是比丘不知渡处。

“云何比丘不知所爱？于是，比丘于十二部：契经、祇夜、授决、偈、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普、未曾有法，如是比丘不知所爱。

“云何比丘不知时宜？于是，比丘便往轻贱家、博戏家，如是比丘不知时宜。

“云何比丘不留遗余？于是，比丘有信梵志、优婆塞往而请之，然诸比丘贪著饮食，不知止足，如是比丘不留遗余。

“云何比丘不敬长老诸高德比丘？于是，比丘不起恭敬之心向诸有德人，如是比丘多有所犯，是谓比丘不敬长老。若有比丘成就十一法，终不能于此法中多所饶益。

“若复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能拥护其牛，终不失时，有所饶益。云何为十一？于是，牧牛人知其色，别其相，应摩刷而摩刷，覆护疮痍，随时而起烟，知良田茂草处，知渡要处，爱其牛，分别时宜，亦知性行，若[(㲉-一)/牛]牛时知留遗余，亦复知随时将护可任用者，如是牧牛人将护牛。如是，比丘，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不

失时节者，终不可沮坏。

“如是，比丘若成就十一法者，于此现法中多所饶益。云何十一法？于是，比丘知色，知相，知摩刷，知覆护疮，知起烟，知良田茂草处，知所爱，知择道行，知渡处，知食止足，知敬奉长老比丘随时礼拜。

“云何比丘而知色？于是，比丘知四大色，亦知四大所造色，是谓比丘知色。

“云何比丘知相？于是，比丘知愚相，知智相，如实而知之，如是比丘知相。

“云何比丘知摩刷？于是，比丘若欲想起，念知舍离，亦不殷勤，永无欲想；若恚想、害想，及诸恶不善想起，念知舍离，亦不殷勤，永无恚想，如是比丘为知摩刷。

“云何比丘知覆护疮？于是，比丘若眼见色不起色想，亦不染著而净眼根，除去愁忧恶不善法，心不贪乐，于中而护眼根；如是，比丘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不起识想，亦不染著而净意根，如是比丘知覆护疮。

“云何比丘知起烟？于是，比丘所从闻法广与人说，如是比丘为知起烟。

“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处？于是，比丘贤圣八品道如实知之，是谓比丘知良田茂草处。

“云何比丘知所爱？于是，比丘若闻如来所说法宝，心便爱乐，如是比丘为知所爱。

“云何比丘择道行？于是，比丘于十二部经择而行之，所谓契经、祇夜、授决、偈、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普、未曾有法，如是比丘知择道行。

“云何比丘知渡处？于是，比丘知四意止，是谓比丘知渡处。

“云何比丘知食止足？于是，比丘有信梵志、优婆塞来请者，不贪饮食，能自止足，如是比丘为知止足。

“云何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于是，比丘恒以身、口、意善行，向诸长老比丘，如是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如是，若成就十一法者，于现法中多所饶益。”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牧牛不放逸，其主获其福，
六牛六年中，展转六十牛。
比丘戒成就，于禅得自在，
六根而寂然，六年成六通。

“如是，比丘，若有人能离此恶法，成后十一法者，于现法中多所饶益。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长。云何为十一？于是，比丘，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诸根寂静，饮食知止足，恒修行共法，亦知其方便，分别其义，不著利养。如是，比丘，若成就此十一法者，堪任长养。所以然者？一切诸行正有十一法。"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何以故，正有十一法，无有出者？云何为十一？"

"所谓阿练若，乞食，一处坐，一时食，正中食，不择家食，守三衣，坐树下，露坐闲静之处，著补衲衣，若在冢间。是谓，比丘，有人成就此十一法，便能有所至。我今复重告汝，若有人十一年中学此法，即于现身成阿那含，转身便成阿罗汉。诸比丘，且舍十一年，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年学此法者，便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罗汉。且舍十二月，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彼比丘必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罗汉。所以然者？十二因缘皆出十一法中，所谓生、老、病、死、愁、忧、苦、恼。

"我今教诸比丘，当如迦葉比丘之比，设有人行谦苦之法，此行难及。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成就此十一法，当知过去多萨阿竭成等正觉，亦成就此十一苦法。今迦葉比丘，皆愍念一切众生，若供养过去诸声闻，后身方当乃得受报；设供养迦葉者，现身便受其报；设我不成无上等正觉，后当由迦葉成等正觉。由此因缘故，迦葉比丘胜过去诸声闻，其能如迦葉比丘者，此则上行。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佛与无数众生，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舍利弗将众多比丘而经行。大目揵连及大迦葉、阿那律、离越、迦旃延、满愿子、优波离、须菩提、罗云、阿难比丘，各各将众多比丘自相娱乐。提婆达兜亦复将众多比丘而自经行。

尔时，世尊见诸神足弟子，各将其众而自经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善者与善共并，恶者与恶共并。犹如乳与乳相应，酥与酥相应，粪与屎、溺各自相应；此亦如是，众生根原所行法则各自相应，善者与善相应，恶者与恶相应。汝等颇见舍利弗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如此诸人皆智慧之士。"

又告比丘："汝等颇见目连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
又问：“汝等见迦葉将诸比丘而经行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上士皆是十一头陀行法之人也。”
又问：“汝等见阿那律比丘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贤士皆天眼第一。”
又问：“颇见离越比丘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此诸人皆是入定之士。”
又问：“汝等颇见迦旃延比丘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上士皆是分别义理之人。”
又问：“汝等颇见满愿子比丘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此诸贤士皆是说法之人。”
又问：“汝等颇见优波离将诸比丘而经行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人皆是持禁律之人。”
又问：“汝等颇见须菩提比丘不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
又问：“汝等颇见罗云比丘不乎？”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贤士皆是戒具足士。”
又问：“汝等颇见阿难比丘不乎？”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此诸贤士皆是多闻第一，所受不忘。”
又问：“汝等颇见提婆达兜比丘将诸人而经行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见之。”
佛告之曰：“此诸人为恶之首，无有善本。”
尔时，世尊便说斯颂：

“莫与恶知识，与愚共从事，
当与善知识，智者而交通。
若人本无恶，亲近于恶人，
后必成恶因，恶名遍天下。”

尔时，提婆达兜弟子三十余人，闻世尊说此偈已，便舍提婆达兜，来至佛所，头面礼足，求改重罪。又白世尊：“我等愚惑，不识

真伪，舍善知识，近恶知识。惟愿世尊当见原恕，后更不犯！”

佛告比丘：“听汝悔过，改往修来，勿复更犯。”尔时，提婆达兜弟子承世尊教诫，在闲静之处，思惟妙义，克己行法，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者，欲修无上梵行。尔时，诸比丘皆得阿罗汉。

“比丘当知：众生根原皆自相类，恶者与恶相从，善者与善相从；过去、将来众生根原，亦复如是，以类相从。犹如以净与净相应，不净者与不净相应。是故，比丘，当学与净相应；净，去离不净。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象舍利弗还舍法服，习白衣行。尔时，阿难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渐渐至象舍利弗家。尔时，象舍利弗凭两女人肩上。阿难遥见已，便怀愁忧不欢之想。象舍利弗见阿难已，极怀惭愧，独处而坐。

尔时，阿难乞食周讫，还出城，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阿难白佛言：“向入城乞食，渐渐至象舍利弗家，见扶两妇人肩上。当见之时，甚怀愁忧。”

世尊告曰：“汝见已，为生何意？”

阿难白佛言：“我念象舍利弗精进多闻，性行柔和，长与诸梵行之人说法无厌足，云何如今还舍法服，习白衣行？时我见已，甚怀愁忧。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威德无量。自念我昔曾见与释提桓因共论，云何今日习欲为恶？”

世尊告曰：“如是，阿难，如汝所言，但非阿罗汉。夫阿罗汉者，终不还舍法服，习白衣行。但今，阿难，勿怀愁悒，象舍利弗却后七日，当来至此间，尽有漏，成无漏行。然此象舍利弗，宿行所牵，故致此耳！今行具满，当尽有漏。”

尔时，象舍利弗却后七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佛言：“唯然，世尊，听在末行，修沙门行。”尔时，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门，寻于座上得阿罗汉。

尔时，象舍利弗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有梵志便生斯念：“此诸释种子，无处不有，无处不遍，又遏绝我等所行咒术。吾今当向城中人民说此沙门瑕惩。”尔时，此梵志语城中人民曰：“汝等诸人颇见象舍利弗乎？昔日自称言是阿罗汉，中还舍法服，习白衣行，与五欲相娱乐。今复更作沙门，家家乞食，佯现贞廉，观诸妇人，兴欲情想，还至园中，思惟女色，不去心首。亦如乏驴，不任负驮，寂然卧住；此释种子亦复如是，佯现乞食，观诸女色，思惟校计。”

尔时，象舍利弗闻此梵志有恶声响，便生此念：“此人极为愚痴，兴嫉妒心；见他得利养，起悭嫉心；若己得利养，便怀欢喜，至

白衣家主行诽谤。吾今当制令不为恶，无令此人受罪无量。”

尔时，象舍利弗飞在空中，告梵志曰：

“无眼无巧便，兴意谤梵行，
自造无益事，久受地狱苦。”

尔时，象舍利弗说此偈已，便自退还，还归所在。

是时，城中人民闻梵志诽谤，又闻象舍利弗说偈，各生斯念：“若当如梵志语者，然后现神足难及；又我等见还舍法服，习白衣行。”是时，众多人民各各相将至象舍利弗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众多人民问象舍利弗曰：“颇有阿罗汉还舍法服，习白衣行耶？”

象舍利弗报曰：“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习白衣行。”

是时，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阿罗汉颇由本缘而犯戒乎？”

象舍利弗报言：“已得阿罗汉，终不犯戒。”

诸人民复白言：“在学地之人，由本缘故而犯戒乎？”

象舍利弗报言：“有，若住学地之人，由本缘故而犯禁戒。”

时，诸人民复言：“尊者先已是阿罗汉，复舍法服，习白衣行，于五欲自相娱乐；今复出家学道，本先有神足，今何故乃尔？”

尔时，象舍利弗便说此偈：

“游于世俗禅，至竟不解脱，
不得灭尽迹，复习于五欲。
无薪火不燃，无根枝不生，
石女无有胎，罗汉不受漏。”

尔时，诸人民复问象舍利弗曰：“尊先非罗汉乎？”

象舍利弗报曰：“我先非罗汉也。诸居士当知：五通与六通，各各差别，今当说十一通。夫五通仙人欲爱已尽，若生上界，复来堕欲界。六通阿罗汉如来弟子者，得漏尽通，即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

时，诸人民复白言：“我等观察象舍利弗所说，世间无有阿罗汉舍法服，习白衣行。”

时，象舍利弗报曰：“如是，如汝所言，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习白衣行者。有十一法阿罗汉所不习者。云何为十一？漏尽阿罗汉终不舍法服，习白衣行；漏尽阿罗汉终不习不净行；漏尽阿罗汉终不杀生；漏尽阿罗汉终不盗；漏尽阿罗汉食终不留遗余；漏尽阿罗汉终不妄语；漏尽阿罗汉终不群类相佐；漏尽阿罗汉终不吐恶言；漏尽阿罗汉终不有狐疑；漏尽阿罗汉终不恐惧；漏尽阿罗汉终不受余师，又不更受胞胎。是谓，诸贤士，漏尽阿罗汉终不处十一之地。”

尔时，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我等闻尊者所说，观外道异学，

如观空瓶而无所有。今察内法如似蜜瓶，靡不甘美，今如来正法亦复如是。今彼梵志受罪无量。”

尔时，象舍利弗飞在虚空，结跏趺坐，便说此偈：

“不解彼此要，习于外道术，
彼此而斗乱，智者所不行。”

尔时，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所说过多，实为难及。犹盲者得眼，耳聋者得听；今尊者所说亦复如是，无数方便而说法教。我等今日自归如来法及比丘僧，惟愿尊者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复杀生！”

尔时，象舍利弗与诸人民说微妙之法，令发欢喜之心，各从座起，礼足而去。

尔时，尊者阿难闻梵志谤象舍利弗，然无所至，尚不能熟视象舍利弗，况与共论？即往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如来。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夫论平等阿罗汉，当说象舍利弗是也。所以然者？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罗汉，昔所传罗汉名者今日已获，世俗五通非真实行，后必还失；六通者是真实行。所以然者？此象舍利弗先有五通，今获六通。汝亦当学及象舍利弗。此是其义，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说因缘之法，善思念之，修习其行。”

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为因缘之法？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受，受缘有，有缘生，生缘死，死缘忧、悲、苦、恼，不可称计，如是成此五阴之身。

“彼云何名为无明？所谓不知苦，不知集，不知尽，不知道，此名为无明。

“彼云何名为行？所谓行者有三种。云何为三？所谓身行、口行、意行，是谓为行。

“彼云何名为识？所谓六识身是也。云何为六？所谓眼、耳、鼻、舌、身、意识，是谓为识。

“云何名为名？所谓名者，痛、想、念、更乐、思惟，是为名。

“彼云何为色？所谓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谓名为色，色异、名异，故曰名色。

“彼云何六入？内六入。云何为六？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入，是谓六入。

“彼云何名为更乐？所谓六更乐身。云何为六？所谓眼、耳、鼻、舌、身、意更乐，是谓名为更乐。

“彼云何为痛？所谓三痛。云何为三？所谓乐痛、苦痛、不苦不乐痛，是谓名为痛。

“彼云何名为爱？所谓三爱身是也。欲爱、有爱、无有爱，是谓为爱。

“云何为受？所谓四受是。云何为四？所谓欲受、见受、戒受、我受，是谓四受。

“彼云何为有？所谓三有。云何为三？欲有、色有、无色有，是名为有。

‘彼云何为生？所谓生者，等具出处，受诸有，得五阴，受诸入，是谓为生。

“彼云何为老？所谓彼彼众生，于此身分，齿落发白，气力劣竭，诸根纯熟，寿命日衰，无复本识，是谓为老。

“云何为死？所谓彼彼众生，展转受形，身体无温，无常变易，五亲分张，舍五阴身，命根断坏，是谓为死。比丘当知：故名为老、病、死，此名为因缘之法，广分别其义。诸佛如来所应施行起大慈哀，吾今已办。当念在树下露坐，若在冢间，当念坐禅，勿怀恐难。今不精勤，后悔无益！”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如来与诸比丘说甚深缘本，然我观察无甚深之义。”

世尊告曰：“止！止！阿难，勿兴此意。所以然者？十二因缘者极为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晓。我昔未觉此因缘法时，流浪生死，无有出期。又复，阿难，不但今日汝言因缘不甚深，昔日已来言不甚深也。所以然者？乃昔过去世时，有须焰阿须伦王窃生此念，欲捉日月；出大海水，化身极大，海水齐腰。

“尔时，彼阿须伦王有儿名拘那罗，自白其父：‘我今欲于海水沐浴。’须焰阿须伦报曰：‘莫乐海水中浴。所以然者？海水极深且广，终不堪住海水中浴。’时，拘那罗白言：‘我今观水齐大王腰，何以故复言甚深？’是时，阿须伦王即取儿著大海水中。尔时，阿须伦儿足不至水底，极怀恐怖。尔时，须焰告其子曰：‘我先敕汝，海水甚深，汝言无苦。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非汝所能洗浴。’

“尔时须焰阿须伦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须焰者即我身是也。尔时阿须伦儿，即汝身是也。尔时海水甚深，汝言无苦，今复言十二因缘甚深之法，汝复言无是甚深。其有众生不解十二缘法，流转生死，无有出期；皆悉迷惑，不识行本，于今世至后世，从后世至今世，永在五恼之中，求出甚难。我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缘，降伏魔官属，以除无明而得慧明，诸暗永除，无尘垢。又我，阿难，三转十二说此缘本时，即成觉道。以此方便，知十二缘法极为甚深，非常人所能宣畅。如是，阿难，当念甚深，奉持此十二因缘之

法。当念作是学！”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罗阅城中有梵志，名曰施罗，备知诸术，外道异学经籍所记，天文、地理靡不贯练，又复教授五百梵志童子。又彼城中有异学之士，名曰翅宁，多有所知，为频毗娑罗王所见爱敬，随时供养给与梵志所须之施。

尔时，如来名称远布，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度人无量，出现世间。是时，翅宁梵志兴此念：“如来名号甚为难闻，今我欲往问讯，亲近礼敬。”是时，翅宁梵志便往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梵志白世尊言：“沙门瞿昙，为姓何等？”

佛告梵志：“吾姓刹利。”

梵志问曰：“诸婆罗门各有此论：‘吾姓最豪，无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罗门自称言：‘梵天所生。’今，沙门瞿昙，欲何等论说？”

佛告之曰：“梵志当知：其有婚姻嫁娶，便当求豪贵之姓。然我正法之中，无有高下、是非之名姓也。”

梵志复白言：“云何，瞿昙，生处清净，然后法得清净？”

佛告梵志：“汝用法清净、生处清净为乎？”

梵志又曰：“诸婆罗门各兴此论：‘吾姓最豪，无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罗门自称言：‘梵天所生。’”

佛告梵志：“若当刹利女出适婆罗门家，设生男儿者当从何姓？”

梵志报曰：“彼当言婆罗门种。所以然者？由父遗形故，得有此儿。”

佛告梵志：“若复婆罗门女出适刹利家，生男儿者彼当从何姓？”

梵志报曰：“彼人当是刹利种。所以然者？由父遗形故，得有此儿。”

佛告梵志：“熟自思惟，然后报吾。汝今所说前与后皆不相应。云何，梵志，设驴从马后生驹者，当言是马？为是驴也？”

梵志报曰：“如此之类当言驴马。所以然者？由驴遗形故，得此驹也。”

佛告梵志：“汝熟思惟，然后报吾。汝今所说前后不相应。汝前所说刹利女出适婆罗门家，若生儿者，便言婆罗门种，今驴逐马生驹者，便言驴马，将不违前语乎？设复，梵志，若马逐驴生驹者，名之云何？”

梵志报曰：“当名为马驴。”

佛告之曰：“云何，梵志，马驴、驴马岂复有异乎？若复有人言

宝一斛，复有人言一斛宝，此二义岂有异乎？”

梵志报曰：“此是一义。所以然者？宝一、一宝此义不异也。”

佛告梵志：“云何马驴、驴马此非一义乎？”

梵志报言：“今，沙门瞿昙，虽有斯言，然婆罗门自称言：‘吾姓最豪，无有出者。’”

佛告梵志：“汝先称誉其母，后复叹说其父。若复父亦是婆罗门种，母亦是婆罗门种，后生二儿，彼时其中一儿，多诸技术，无事不览，第二子者了无所知。是时，父母为敬待何者？为当敬待有智者？为当敬待无所知者？”

梵志报曰：“其父母应当敬待高德聪明者，不应敬待无有智者。所以然者？今此一子无事不了，无事不闲，正应敬待此子，不应敬待无智之子。”

佛告梵志：“若彼二子，一聪明者，便复兴意作杀、盗、淫泆十恶之法；彼一子不聪明者，守护身、口、意行，十善之法一无所犯。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

梵志报曰：“彼父母应当敬待行十善之子，彼行不善之人复敬待为？”

佛告梵志：“汝先叹其多闻，后叹其戒。云何，梵志，若复有二子，一子父专正，母不专正；一子父不专正，母专正。彼子若母正、父不正者，无事不闲，博知经术。第二子父正、母不正者，既不博学，但持十善。然其父母应敬待何者？为当敬待母净、父不净者？为当敬待父净、母不净者？”

梵志报曰：“应当敬待母净之子。所以然者？由知经书，博诸伎术故。所谓第二子，父净、母不净，虽复持戒而无智慧，竟何所至？有闻则有戒。”

佛告梵志：“汝前叹说父净，不叹说母净；今复叹说母净，不叹说父净；先叹闻德，后叹禁戒；复叹说戒，后方说闻。云何，梵志，若彼二梵志子，其中一子多闻博学，兼持十善；其第二子既有智慧，兼行十恶。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

梵志报曰：“应当敬父净、母不净之子。所以然者？由其博览诸经，晓诸技术，由父净生得此子，兼行十善，无所触犯，一切具足诸德本故。”

佛告之曰：“汝本说其姓，后说其闻，不说其姓；后复说戒，不说闻；后复说其闻，不说其戒。汝今叹说父母闻、戒，岂不违前言乎？”

梵志白佛言：“沙门瞿昙虽有斯言，然婆罗门自称言：‘我姓最豪贵，无有出者。’”

世尊告曰：“诸有嫁娶之处则论姓，然我法中无有此义。汝颇闻边国远邦及余边地人乎？”

梵志报曰：“唯然，闻之，有此诸人。”

世尊告曰：“彼土人民有二种之姓。云何为二？一者、人，二者、奴，此二姓亦复不定。”

又问：“云何不定？”

世尊告曰：“或先作人，后作奴；或先作奴，后作人。然众生之类，尽同一类而无若干。若复，梵志，天地败毁，世间皆空。是时，山河石壁草木之徒，皆悉烧尽，人亦命终。若天地还欲成时，未有日月年岁之限。尔时，光音天来至此间。是时，光音天福德稍尽，无复精光，展转相视，兴起欲想。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欲意少者成男子，展转交接，便成胞胎。由此因缘，故最初有人，转生四姓，流布天下。当以此方便，知人民尽出于刹利种。”

尔时，梵志白世尊言：“止！瞿昙，如偻者得伸，盲者得眼目，冥者得见明。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无数方便与我说法。我今自归沙门瞿昙，惟愿与我说法，听为优婆塞！”

尔时，梵志复白世尊：“惟愿如来当受我请，将诸比丘众当至我家。”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是时，梵志见佛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至家中，办具饮食，敷诸坐具，香汁洒地，并自吐言：“如来当于此座。”

尔时，施罗梵志将五百弟予，至翅宁梵志家，遥见彼家敷好坐具，见已，问翅宁梵志：“汝今欲与男女嫁娶，为欲请摩竭国频毗娑罗王乎？”

翅宁梵志报曰：“我亦不请频毗娑罗王，亦无嫁娶之事。我今欲施设大福业。”

施罗梵志问曰：“愿闻其意，欲施何福业？”

尔时，翅宁梵志报施罗梵志曰：“当知有释种子出家学道，成无上至真、等正觉。我今请佛及比丘僧，是故办具种种坐具耳！”

是时，施罗梵志语翅宁梵志：“汝今言佛乎？”

报曰：“吾今言佛。”

又问：“甚奇！甚特！今乃闻佛音响。如来竟为所在？吾欲见之。”

翅宁报曰：“今在罗阅城外竹园中住，将五百弟子自相娱乐，欲往见者，宜知是时。”

时，此梵志即将五百弟子，往至佛所；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施罗梵志便生此念：“沙门瞿昙极为端正，身作黄金色。我等经籍亦有斯言：‘如来出世之时，实不可遇，犹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若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趣二处：若在家者，当作转轮圣王，七宝具足；若出家学道者，必成无上道，为三界世佑。’我今欲观佛三十二相。”尔时，梵志唯见三十相，而不睹二相，起狐疑犹豫，不见广长舌、阴马藏。

尔时，施罗梵志即以偈问曰：

“吾闻三十二，大人之相好，
今不见二相，竟为在何所？
贞洁阴马藏，其相甚难喻，
颇有广长舌，舐耳覆面不？
愿出广长舌，使我无狐疑，
又使我见之，永无疑结网。”

尔时，世尊即吐舌，左右舐耳，还复缩之。尔时，世尊即入三昧，使彼梵志见阴马藏。

时，梵志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尔时，施罗梵志白佛言：“我今婆罗门，沙门刹利种；然沙门、婆罗门皆同一道，求一解脱。惟愿沙门听我等有得同一道乎？”

佛告梵志：“汝有此见。”

梵志报曰：“我有斯见。”

佛告梵志：“汝当兴意向一解脱，所谓正见是也。”

梵志白佛言：“正见即是一解脱，复更有解脱乎？”

世尊告曰：“梵志，更有解脱得涅槃界，其事有八，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谓梵志八种之道，得至涅槃。”

尔时，梵志白佛言：“颇有此众生知此八种道乎？”

世尊告曰：“非一百千。梵志当知：无数百千众生知此八种之道。”

梵志白佛言：“颇复有此众生不解此八种之道乎？”

世尊告曰：“有此众生其不解者，非一人也。”

梵志白佛言：“颇复有众生不得此法乎？”

佛告之曰：“有此众生不得道，如此之人十一种。云何为十一？所谓奸伪、恶语、难谏、无反复、好憎性、害父母、杀阿罗汉、断善根善事、反为恶、计有我、起恶念向如来，是谓梵志十一之人不能得此八种之道。”

当说此八种道时，时彼梵志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施罗梵志告五百弟子曰：“汝等各所好者，各自诵习。吾欲于如来所，善修梵行。”

诸弟子白曰：“我等亦复欲出家学道。”

尔时，梵志及五百弟子各各长跪，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听出家学道！”

佛告诸梵志：“善来！比丘，于如来所善修梵行，渐尽苦原。”

如来说此语时，五百梵志即成沙门。尔时，世尊渐与五百人说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出要为乐。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广与诸人说之。时五百人诸漏永尽，得上人法。

尔时，翅宁梵志又白：“时到，惟愿屈神！”

尔时，世尊告施罗等五百比丘：“汝等各著衣持钵。”

千比丘围绕，至城中梵志所，就座而坐。尔时，翅宁梵志见五百婆罗门皆作沙门，即语之曰：“善哉！诸人！趣道之要，莫复过是。”

尔时，施罗比丘为翅宁说此偈曰：

“此外更无法，能胜此要者，
如此之比像，善者无过是。”

尔时，翅宁梵志白世尊言：“惟愿世尊小留神待时！正尔，更办饮食。”

世尊告曰：“所办饮食，但时贡之，勿惧不足。”

是时，翅宁梵志欢喜无量，躬自行食，供养佛及比丘僧。尔时，世尊饭食已讫，除去食器，以若干种华，散佛、比丘僧上，前白佛言：“惟愿世尊，男女大小尽求作优婆塞。”

尔时，梵志妇怀妊，妇人白佛言：“我有娠，亦不知是男？是女耶？亦复自归如来，听为优婆夷。”

尔时，如来与诸大众说微妙之法，即于座上而说此偈：

“快哉斯福报，所愿必得果，
渐至安隐处，永无忧厄患。
死得生天上，设使诸魔天，
亦复不能使，为福者堕罪。
彼亦求方便，贤圣之智慧，
当尽于苦本，长离去八难。”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便从座起而去。

尔时，翅宁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牧牛品第四十九之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恒一坐而食，身体轻便，气力强盛。汝等比丘，亦当一食，身体轻便，气力强盛，得修梵行。”

尔时，跋提婆罗白世尊言：“我不堪任而一食。所以然者？气力弱劣。”

佛告之曰：“若汝至檀越家，一分食之，一分持还家。”

跋提婆罗白佛言：“我亦不堪行此法。”

世尊告曰：“听汝坏斋，通日而食。”

跋提婆罗白佛言：“我亦不堪任施行此法。”尔时，世尊默然不报。

尔时，迦留陀夷向暮日入，著衣持钵，入城乞食。尔时极为暗冥，时优陀夷渐渐至长者家，又彼长者妇怀妊，闻沙门在外乞食，即自持饭出惠施之。然优陀夷颜色极黑，又彼时天欲降雨，处处掣电。尔时，长者妇出门，见沙门颜色极黑，即时惊怖，乃呼是鬼，自便称唤：“咄哉！见鬼！”即时伤胎儿，寻命终。是时，迦留陀夷寻还精舍，愁忧不欢，坐自思惟，悔无所及。

尔时，舍卫城中有如此之恶声：“沙门释种子咒堕他子。”其中男女各相谓言：“今诸沙门，行无节度，食不知时，如在家白衣，有何等异？”

尔时，众多比丘闻诸人民各论此理：“沙门释种子不知节度，行来无忌。”其中，持戒比丘戒完具者，亦自怨责：“实非我等之宜，食无禁限，行无时节，实是我等之非也。”各共相将至佛所，头面礼足，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尔时，佛告一比丘：“汝往唤迦留陀夷使来。”

是时，彼比丘受佛教已，即往唤优陀夷。时，优陀夷闻佛见呼，即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优陀夷曰：“汝审昨日暮入城乞食，至长者家，使长者妇胎堕乎？”

优陀夷白佛言：“唯然，世尊。”

佛告优陀夷：“汝何故不别时节，又复欲雨而入城乞食？此非汝宜，然是族姓子出家学道而贪著于食。”

尔时，优陀夷即从座起，白世尊言：“自今之后，不敢复犯，惟愿世尊听受忏悔！”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速打揵椎，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

阿难受佛教已，即集诸比丘集在讲堂，前白佛言：“诸比丘已集。世尊，宜知是时。”

尔时，世尊即往讲堂，在中央坐，告诸比丘：“过去久远诸佛世尊皆一坐而食，诸声闻等亦一坐而食，正使将来诸佛及弟子众，亦当一坐而食。所以然者？此是行道之要法，应当一坐而食。若能一坐而食，身体轻便，心得开解；心已得解，得诸善根；已得善根，便得三昧；已得三昧，如实而知之。云何如实而知之？所谓苦谛如实而知之，苦集谛如实而知之，苦尽谛如实而知之，苦出要谛如实而知之。汝等族姓子已出家学道，舍世八业，而不知时节，如彼贪欲之人有何差别？梵志别有梵志之法，外道别有外道之法。”

是时，优波离白世尊言：“过去如来、将来诸佛，皆一坐而食。惟愿世尊当与诸比丘限时而食！”

世尊告曰：“如来亦有此智，但未犯者，要眼前有罪，乃当制限耳！”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专一坐而食，汝等亦当一坐而食。今汝日中而食，不得过时。汝等亦当学乞食之法。云何比丘学乞食之法？于是，比丘，趣以支命，得亦不喜，不得亦不忧；设得食时，思惟而食，无有贪著之心，但欲使此身趣得存形，除去旧痛，更不造新，使气力充足。如是，比丘，名为乞食。汝等比丘，应当一坐而食。

“云何比丘一坐而食？起则犯食，更不应食。如是，比丘，名为一坐而食。汝等比丘亦当应得食而食之。云何比丘得而食之？于是，比丘，以得食已，更复有为齐此乎？以食更得者不应复食。如是，比丘，得食而食之。汝等比丘，亦当应著三衣，应坐树下，坐闲静处，应露坐苦行，应著补衲衣，应在冢间，应著弊恶之衣。所以然者？叹说少欲之人。我今教汝等，当如迦葉比丘。所以然者？迦葉比丘自行头陀十一法，亦复教人行此要法。我今教诫汝等，当如面王比丘。所以然者？面王比丘著弊坏之衣，不著校饰。是谓，比丘，我之教诫，当念修习。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跋提婆罗及经三月不至世尊所。尔时，阿难临三月初，至跋提婆罗比丘所，而告之曰：“今诸众僧皆补衲衣裳，如是如来当人间游行。今不往者，后悔无益。”

是时，阿难将跋提婆罗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并复白佛言：“唯然，世尊，听我忏悔，自今已后，更不犯之。如来制禁戒，然我不受之，惟愿垂恕！”如是再三。

是时，佛告曰：“听汝悔过，后莫复犯。所以然者？我自念生死无数，或作驴、骡、骆驼、象、马、猪、羊，以草养此四大形；或在地狱中，以热铁丸啖之；或作饿鬼，恒食脓血；或作人形，食此五谷；或作天形，食自然甘露。无数劫中，形命共競，初无厌足。优波离当知：如火获薪，初无厌足；如大海水吞流无足。今凡夫之人亦复如是，贪食无厌足。”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生死不断绝，皆由贪欲故，
　怨憎长其恶，愚者之所习。

“是故，跋提婆罗，当念少欲知足，无起贪想，兴诸乱念。如是，优波离，当作是学！”

尔时，跋提婆罗闻如来教诫已，在闲静之处，而自克责，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者，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而知。尔时，跋提婆罗即成阿罗汉。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声闻多饮食者，所谓吉护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鸯艺村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人民皆称汝等为沙门。设复问：'汝等是沙门乎？'汝等亦言：'是沙门。'吾今告汝沙门之行、婆罗门之行，汝等当念修习，后必成果，如实不异。所以然者？有二种沙门：有习行沙门，有誓愿沙门。

"彼云何名为习行沙门？于是，比丘行来、进止、视瞻、容貌、著衣、持钵，皆悉如法，不著贪欲、瞋恚、愚痴，但持戒精进，不犯非法，等学诸戒。是谓名为习行沙门。

"彼云何名誓愿沙门？于是，或有比丘威仪、戒律、出入、进止、行步、容貌、视瞻、举动，皆悉如法，尽有漏，成无漏，于现法中身得证而自游化：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是谓名誓愿沙门。是谓，比丘，二种沙门。"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彼云何名为沙门法行？婆罗门法行？"

佛告阿难："于是，比丘饮食知足，昼夜经行，不失时节，行诸道品。

"云何比丘诸根寂静？于是，比丘若眼见色，不起想著，兴诸乱念，于中眼根而得清净，除诸恶念，不念不善之法；若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不起想著，兴诸乱念，于意根而得清净。如是，比丘根得清净。

"云何比丘饮食知足？于是，比丘量腹而食，不求肥白，但欲使此身趣存而已，除去故痛，新者不生，得修梵行。犹如男女身生疮痍，随时以膏涂疮，常欲使疮愈故；今此比丘亦复如是，量腹而食。所以以膏膏车者，欲致远故；比丘量腹而食者，欲趣存命故也。如是，比丘饮食知足。

"云何比丘恒知景寤？于是，比丘初夜、后夜恒知景寤，思惟三十七道品之法。若昼日经行，除去恶念诸结之想；复于初夜、后夜经行，除去恶结不善之想；复于中夜右胁著地，以脚相累，唯向明之想；复于后夜，出入经行，除去不善之念。如是，比丘知时景寤。如是，阿难，此是沙门要行。

"彼云何名婆罗门要行？于是，比丘苦谛如实知之，苦集、苦尽、苦出要如实而知之，后以解此欲漏心、有漏心、无明漏心而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此名为婆罗门要行之法。阿难当知：此名为要行之义也。"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沙门名息心，诸恶永已尽，
　梵志名清净，除去诸乱想。

"是故，阿难，沙门法行、婆罗门法行，当念修行。其有众生行

此诸法，然后乃称为沙门。复以何故名为沙门？诸结永息故名为沙门。复以何故名为婆罗门？尽除愚惑之法故名为梵志。亦名为刹利。复以何故名刹利？以其断淫、怒、痴故名为刹利。亦名为沐浴。以何故名为沐浴？以其洗二十一结故名为沐浴。亦名为觉。以何故名为觉？以其觉了愚法、慧法故名为觉。亦名为彼岸。以何等故名为彼岸？以其从此岸至彼岸故名为彼岸。阿难，能行此法者，然后乃名为沙门、婆罗门。此是其义，当念奉行！”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翅迦毗罗越尼拘留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提婆达兜王子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提婆达兜白佛言：“唯然，世尊，听我道次得作沙门。”

佛告提婆达兜：“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为沙门，实为不易。”

是时，提婆达兜复再三白佛言：“唯然，世尊，听在末行。”

佛复告曰：“汝宜在家，不宜出家修沙门行。”

尔时，提婆达兜便生此念：“此沙门怀嫉妒心。我今宜自剃头，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门为？”是时，提婆达兜即自退归，自剃须发，著袈裟，自称言：“我是释种子。”

尔时，有一比丘名修罗陀，头陀行乞食，著补衲衣，五通清彻。是时，提婆达兜往至彼比丘所，头面礼足，前言：“惟愿尊者当与我说教，使长夜而获安隐！”

是时，修罗陀比丘即与说威仪礼节，思惟此法，舍此就彼。是时，提婆达兜如彼比丘教而不漏失。

是时，提婆达兜比丘言：“惟愿尊者当与我说神足道，我能堪任修行此道！”

尔时，比丘复与说神足之道：“汝今当学心意轻重；已知心意轻重，复当分别四大：地、水、火、风之轻重；已得知四大轻重，便当修行自在三昧；已行自在三昧，复当修勇猛三昧；已行勇猛三昧，复当修行心意三昧；已行心意三昧，复当行自戒三昧；已修行自戒三昧，如是不久便当成神足道。”

尔时，提婆达兜受师教已，自知心意轻重，复知四大轻重，尽修诸三昧，无所漏失，尔时不久便成神足之道，如是无数方便作变无量。尔时，提婆达兜名声流布四远。

是时，提婆达兜以神足力，乃至三十三天，采取种种优钵莲华、拘牟头华，奉上阿阇世太子，又告之曰：“此华是三十三天所出，释提桓因遣来奉上太子。”

尔时，王太子见提婆达兜神足如是，便随时供养，给其所须。太子复作是念：“提婆达兜神足极为难及。”时，提婆达兜复自隐形，作小儿身，在王太子膝上。时，诸婇女各作斯念：“此是何人？为是鬼

耶？为是天耶？”语言未竟，便复化身，还复如故。是时，王太子及诸宫人皆称言：“此是提婆达兜。”即给与所须。又传此言：“提婆达兜名德不可具记。”

尔时，众多比丘闻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提婆达兜者极大神足，能得衣裳、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

佛告比丘：“汝等勿兴此意，著提婆达兜利养，又莫钦羡彼神足之力。彼人即当以此神足，堕坠三恶道。提婆达兜所获利养及其神足，当复耗尽。所以然者？提婆达兜自当造身、口、意行。”

尔时，复兴此念：“沙门瞿昙有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门瞿昙有所知，我亦有所知；沙门瞿昙姓贵，我亦姓贵；若沙门瞿昙现一神足，我当现二；沙门现二，我当现四；彼四我八；彼八我十六；彼十六我三十二；随其沙门所现变化，我当转倍。”尔时，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有此语，五百余比丘至提婆达兜所，及五百比丘受太子供养。

时，舍利弗、目揵连自相谓言：“我等共到提婆达兜所，听彼说法为何论说？”即共相将至提婆达兜所。

尔时，提婆达兜遥见舍利弗、目揵连来，即告诸比丘：“此二人是悉达弟子。”甚怀欢悦；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

尔时，诸比丘各兴此念：“释迦文佛弟子，今尽来向提婆达兜。”尔时，提婆达兜语舍利弗言：“汝今堪任与诸比丘说法乎？吾欲小息，又患脊痛。”

是时，提婆达兜以脚相累右胁卧，以其欢喜心故便睡眠。尔时，舍利弗、目揵连见提婆达兜眠，即以神足接诸比丘，飞在空中而去。

是时，提婆达兜觉寤，不见诸比丘，极怀瞋恚，并吐斯言：“吾若不报怨者，终不名为提婆达兜也！”此是提婆达兜最初犯五逆恶。提婆达兜适生此念，即时失神足。

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言：“提婆达兜比丘极有神足，乃能坏圣众。”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提婆达兜不但今坏圣众，乃过去世时恒坏圣众。所以然者？乃往过去时亦坏圣众，复兴恶念：‘我要取沙门瞿昙杀之，于三界作佛，独尊无侣。’”

是时，提婆达兜语阿阇世王：“古昔诸人寿命极长，如今遂短。使王太子一旦命终者，则唐生于世间。何不取父王害之，绍圣王位？我当取如来害之，当得作佛。新王、新佛，不亦快哉！”

尔时，阿阇世王即便差守门人，取父王闭在牢狱，自立为王，治化人民。时，诸群庶各相谓言：“此子未生则是怨家之子，因以为名阿阇世王。”

尔时，提婆达兜见阿阇世王检父王已，复兴此念：“吾要当取沙门瞿昙害之。”尔时，世尊在耆阇崛山一小山侧。尔时，提婆达兜到耆阇崛山，手擎大石长三十肘，广十五肘而掷世尊。是时，山神金毗罗鬼恒住彼山，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即时伸手接著余处。

尔时，石碎一小片石，著如来足，即时出血。尔时，世尊见已，语提婆达兜曰："汝今复兴意欲害如来，此是第二五逆之罪。"

尔时，提婆达兜复自思惟："我今竟不得害此沙门瞿昙，当更求方便。"舍而去。至阿阇世王所，启白王曰："可饮黑象使醉，使害沙门。所以然者？此象凶暴，必能害此沙门瞿昙。若当沙门有一切智者，明日必不来入城乞食；若无一切智者，明日入城乞食，必当为此恶象所害也。"

尔时，阿阇世王即以醇酒饮象使醉，告令国中人民曰："其欲自安惜己命者，明日勿复城中行来。"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国中男女大小四部之众闻阿阇世王以酒饮象，欲害如来，皆共相将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惟愿世尊莫入罗阅城乞食！何以故？王阿阇世饮象使醉，欲害如来。"

佛告诸优婆塞："夫等正觉终不为他人所害也。"

尔时，世尊虽闻斯言，犹故入城。尔时，恶象遥见世尊来，瞋恚炽盛，奔趣如来，欲得害之。然佛见象来，即说斯偈：

"象莫害于龙，龙象出现难，
不以害龙故，得生于善处。"

尔时，彼象闻如来说此偈已，即前长跪舐如来足。尔时，彼象即以悔过，心不自宁，即便命终，生三十三天。

尔时，王阿阇世及提婆达兜见象已死，惨然不悦。提婆达兜语王曰："沙门瞿昙已取象杀。"

王报之曰："此沙门瞿昙有大神力，多诸伎术，乃能咒此龙象杀之。"

时，王阿阇世复作是说："此沙门必威德具足，竟不为恶象所害。"

提婆达兜报言："沙门瞿昙有幻惑之咒，能使外道异学皆悉靡伏，何况畜生之类！"

是时，提婆达兜复作是念："我今观察阿阇世王意欲变悔。"尔时，提婆达兜愁忧不乐，出罗阅城。

尔时，法施比丘尼遥见提婆达兜来，语提婆达兜曰："汝今所造极为过差，今悔犹易，恐后将难！"

时，提婆达兜闻此语已，倍复瞋恚，寻报之曰："秃婢！有何过差，今易后难耶？"

法施比丘尼报曰："汝今与恶共，并造众不善之本。"

尔时，提婆达兜炽火洞燃，即以手打比丘尼杀。

尔时，提婆达兜以害真人，往至己房，告诸弟子："汝等当知：我今以兴意向沙门瞿昙。然其义理，不应以罗汉复兴恶意还向罗汉，

吾今宜可向彼忏悔。”

是时，提婆达兜以此愁忧不乐，寻得重病。提婆达兜告诸弟子：“我无此力，得往见沙门瞿昙，汝等当扶我至沙门所。”

尔时，提婆达兜以毒涂十指爪甲，语诸弟子：“汝等舆我到彼沙门所。”尔时，诸弟子即舆将至世尊所。

尔时，阿难遥见提婆达兜远来，即白世尊言：“提婆达兜今来必有悔心，欲向如来求改悔过！”

佛告阿难：“提婆达兜终不得至世尊所。”

尔时，阿难再三复白佛言：“今此提婆达兜已欲来至，求其悔过。”

佛告阿难：“此恶人终不得至如来所，此人今日命根已熟。”

尔时，提婆达兜来至世尊所，语诸弟子：“我今不宜卧见如来，宜当下床乃见耳！”

提婆达兜适下足在地，尔时地中有大火风起生，绕提婆达兜身。尔时，提婆达兜为火所烧，便发悔心于如来所，正欲称南无佛，然不究竟，适得称南无，便入地狱。

尔时，阿难已见提婆达兜入地狱中，白世尊言：“提婆达兜今日已取命终，入地狱中耶？”

佛告之曰：“提婆达兜不为灭尽至究竟处。今此提婆达兜兴起恶心向如来身，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中。”

尔时，阿难悲泣涕泪，不能自胜。佛告阿难：“汝何为悲泣乃尔？”

阿难白佛言：“我今欲爱心未尽，未能断欲，故悲泣耳！”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如人自造行，还自观察本，
善者受善报，恶者受其殃。
世人为恶行，死受地狱苦，
设复为善行，转身受天禄。
彼自招恶行，自致入地狱，
此非佛怨苦，汝今何为悲？”

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提婆达兜身坏命终为生何处？”

佛告阿难：“今此提婆达兜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中。所以然者？由其造五逆恶，故致斯报。”

尔时，阿难复重白佛：“如是，世尊，如圣尊教也，己身为恶，现身入地狱。所以我今悲泣涕泪者，由其提婆达兜不惜名号、姓族故，亦复不为父母、尊长，辱诸释种，毁我等门户。然提婆达兜现身入地狱，诚非其宜。所以然者？我等门族出转轮圣王位，然提婆达兜身出于王种，不应现身入地狱中。提婆达兜应当现身尽有漏，成无

漏，心解脱、慧解脱，于此现身得受证果：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习真人迹，得阿罗汉，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何图持此现身入地狱中？提婆达兜在时有大威神，极有神德，乃能往至三十三天，变化自由，岂得斯人复入地狱乎？不审，世尊，提婆达兜在地狱中，为经历几许年岁？”

佛告阿难：“此人在地狱中经历一劫。”

是时，阿难复重白佛言：“然劫有两种，有大劫、小劫，此人为应何劫？”

佛告阿难：“斯人当经历大劫。所谓大劫者，即贤劫。是尽劫数，行尽命终，还复人身。”

阿难白佛：“提婆达兜尽丧人根，遂复成就。所以然者？劫数长远，夫大劫者不过贤劫。”

尔时，阿难倍复悲泣，哽噎不乐，复重白佛：“提婆达兜从阿鼻地狱出，当生何处？”

佛告阿难：“提婆达兜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上。”

阿难复问：“于彼命终当生何处？”

佛告阿难：“于彼命终展转当生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阿难复问：“于彼命终当生何处？”

佛告阿难：“于是，提婆达兜从地狱终，生善处天上，经历六十劫中不堕三恶趣，往来天、人，最后受身，当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成辟支佛，名曰南无。”

尔时，阿难前白佛言：“如是，世尊，提婆达兜由其恶报，致地狱罪；为造何德，六十劫经历生死，不受苦恼，后复成辟支佛，号名曰南无？”

佛告阿难：“弹指之顷发善意，其福难喻，何况提婆达兜博古明今，多所诵习，总持诸法，所闻不忘！计彼提婆达兜昔所怨仇，起杀害心向于如来；复由曩昔缘报故，有喜悦心向于如来，由此因缘报故，六十劫中不坠堕三恶趣。复由提婆达兜最后命终之时，起和悦心，称南无故，后作辟支佛，号名曰南无。”

尔时，阿难即前礼佛，重自陈说：“唯然，世尊，如神所教。”

是时，大目揵连前白佛言：“我今欲至阿鼻地狱中，与提婆达兜说要行，慰劳庆贺。”

佛告目连：“汝宜知之，勿复卒暴，专心正意，无兴乱想。所以然者？极恶行众生难调、难成，然后乃堕阿鼻地狱中。又彼罪人不解人间音响，言语往来。”

尔时，目连复白佛言：“我今所解六十四音语开通，我当以此音响，往语彼人。”

佛告目连：“汝宜知是时。”是时，阿难闻斯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

时，大目连前礼佛足，绕佛三匝，即于佛前，犹如力士屈伸臂顷，即往至阿鼻地狱所。尔时，大目连当在阿鼻地狱上虚空中，弹指觉曰："提婆达兜。"

尔时，提婆达兜默然不应。时，诸狱卒语目连曰："汝今为唤何者提婆达兜？"

狱卒复白："此间亦有拘楼孙佛时提婆达兜，拘那含牟尼佛时提婆达兜，迦葉佛时提婆达兜，亦有在家提婆达兜，出家提婆达兜。汝今，比丘，正命何者提婆达兜？"

目连报曰："吾今所命，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兜，故欲相见。"

是时，狱卒手执铁叉，或执火焰，烧炙彼身，使令觉寤。尔时，提婆达兜身体火焰炽然，高三十肘。诸狱卒告曰："汝今愚人何为眠寐？"

尔时，提婆达兜众苦所逼，而报之曰："汝等今日何所教敕？"

狱卒复语："汝今仰观空中。"

寻随彼语，仰观虚空，见大目连结跏趺坐，座宝莲华，如日披云。提婆达兜见已，便说斯偈：

"是谁现天光？如日披云出，
犹如金山聚，永无尘秽污。"

尔时，目连复以偈报：

"我是释师子，瞿昙之族末，
是彼次声闻，名曰大目连。"

尔时，提婆达兜语目连曰："尊者目连，何由故屈此间？此间众生造恶无量，难可开化，不作善根，命终之后来生此间。"

目连报曰："我是佛使，故来适此，欲相愍念，拔苦元本。"

尔时，提婆达兜闻佛音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吐此言："惟愿尊者以时敷演！如来世尊有何言教？更不记说恶趣之元乎？"

目连报曰："提婆达兜，勿怀恐怖，地狱极苦无过斯处。彼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愍念一切蜎飞蠢动，如母爱子，心无差别。以时演义，终不失叙，亦不违类，所演过量。今神口所记，汝本兴起恶念，欲害世尊，复教将余人，使趣恶源，由此缘报，入阿鼻地狱中，当经历一劫，终无出期。尽其劫数，行尽命终，当生四天王上，展转当生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六十劫中不趣恶道，周流人、天之间，最后受身，还复人形，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当成辟支佛，号名曰南无。所以然者？由汝初死临断命时，称南无，故致斯号。今彼如来观此善言南无，故说名号，六十劫中作辟支佛。"

尔时，提婆达兜闻斯语已，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复白目连：“如来所说言教，必然不疑，愍念群生，所济无量，大慈、大悲，兼化愚惑。设我今日以右胁卧阿鼻地狱中，经历一劫，心意专正，终无劳倦。”

尔时，目连复告提婆达兜曰：“汝今云何，苦痛叵有增损乎？”

提婆达兜报曰：“我身苦痛遂增无损，今闻如来见授名号，痛犹小损，盖不足言。”

目连问曰：“汝今所患苦痛之原，为像何类？”

提婆达兜报曰：“以热铁轮轹我身坏，复以铁杵哺咀我形，有黑暴象蹋蹈我身，复有火山来镇我面，昔日袈裟化为铜鍱，极为炽然来著我体，苦痛之原，其状如斯！”

目连报曰：“汝颇自知罪过元本，受斯苦恼不乎？吾今一一分别，卿欲闻耶？”

提婆达兜白言：“唯然，时说。”

尔时，目连便说此偈：

“汝本最胜所，坏乱比丘僧，
今以热铁杵，哺捣汝形体。
然彼之大众，第一声闻者，
斗乱比丘僧，今以热轮轹。
汝本教王放，醇酒饮黑象，
今以群黑象，蹋蹈汝形体。
汝本以大石，遥掷如来足，
今以火山报，烧汝无遗余。
汝本以手拳，杀彼比丘尼，
今被热铜叶，卷焦不得伸。
行报终不败，亦复不住空，
是故当劝勉，离此诸恶元！

“汝本提婆达兜所造元本，正谓斯耳！当自专意向佛如来，长夜之中获福无量！”

尔时，提婆达兜复白目连：“今寄目连，头面礼世尊足：‘兴居轻利，游步康强。’亦复礼拜尊者阿难。”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放大神足，使阿鼻地狱苦痛休息。尔时，复说斯偈：

“皆称南无佛，释师最胜者，
彼能施安隐，除去诸苦恼。”

尔时，地狱众生闻目连说此偈已，六万余人行尽罪毕，即彼命终生四天王上。

尔时，目连即摄神足，还至所在，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目连白世尊曰：“提婆达兜问讯，敬奉无量：‘兴居轻利，游步康强。’亦复问讯阿难，并作是说：‘如来见记六十劫中成辟支佛，号名曰南无。设我以右胁卧阿鼻地狱中，终不辞劳。’”

尔时，世尊告曰：“善哉！善哉！目连，多所饶益，多所润及，愍念群盲，天、人得安，使诸如来、声闻渐至灭尽涅槃之处。是故，目连，常当勤加成就三法。所以然者？若当提婆达兜修行善法，身三、口四、意三者，彼人终身不贪利养，亦复不造五逆罪入阿鼻地狱中。所以然者？夫人贪利养者，亦有恭敬之心向于三宝，亦复不奉持禁戒，不具足身、口、意行。当念专意身、口、意行。如是，目连，当作是学！”

尔时，目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修行慈心解脱，广布其义，与人演说，当获此十一果报。云何为十一？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不毒，不兵，水、火、盗贼终不侵枉，若身坏命终，生梵天上。是谓，比丘，能行慈心，获此十一之福。”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若有行慈心，亦无放逸行，
诸结渐渐薄，转见于道迹。
以能行此慈，当生梵天上，
速疾得灭度，永至无为处。
不杀无害心，亦无胜负意，
行慈普一切，终无怨恨心。

“是故，比丘，当求方便，行于慈心，广布其义。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礼三宝品第五十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礼拜如来神寺者，当行十一法礼如来寺。云何为十一？兴勇猛意，有所堪故；意不错乱，恒一心故；当念专意，诸止观故；诸念永息，入三昧故；意及无量，由智慧故；意难观察，由其形故；意淡然静，由威仪故；意无流

驰，以名称故；意无想像，由其色故；梵音难及，由柔软响故。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拜如来寺，当具此十一法礼如来神寺，长夜之中获德无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礼法，当念十一事，然后礼法。云何名为十一？有慢当除慢；夫正法者，于欲而除渴爱想；夫正法者，于欲而除欲；夫正法能断生死渊流；夫行正法获平等法；然此正法断诸恶趣；寻此正法得至善处；夫正法者，能断爱网；行正法者，从有至无；行正法者，明靡不照；夫正法者，至涅槃界。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礼法，当思惟此十一法，然后便获福无量，长夜之中受福无限。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修礼僧者，当专十一法，然后乃当礼僧。云何为十一？如来众者，正法成就；如来圣众上下和合；如来僧者，法法成就；如来圣众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如来圣众能掌护三宝；如来圣众能降伏外道异学；如来圣众是一切众生良友福田。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礼僧者，当思惟此十一法，长夜之中获福无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天、龙、鬼、神、乾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甄陀罗、摩休勒天及人民，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摩竭国蜜提罗城东大天园中止，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食后起，与阿难共于树园中经行，佛便笑。阿难心念：“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妄笑，今何以笑？必当有意，我当问之。”阿难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问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妄笑，今何以笑？必当有意，愿闻笑意！”

佛语阿难：“我当为汝说。过去贤劫初，于此中间有转轮圣王主四天下，名曰大天，长寿无病，端正勇猛，治以正法，不枉人民，有自然七宝。何等为七？一者、轮宝，二者、象宝，三者、马宝，四者、珠宝，五者、女宝，六者、主藏宝，七者、典兵宝。”

佛语阿难：“此大天王为童子时八万四千岁，作太子时八万四千岁，登圣王位八万四千岁。”

阿难问佛：“云何为轮宝？”

佛语阿难：“月十五日，月盛满时，王沐浴清净，与婇女上东楼

上，东向视，有千辐金轮，轮高七仞为一多罗——多罗者，独挺树——以树为限，高七多罗，纯以紫磨金为轮。王见轮已，心念：'此轮好轮，愿得提之耶？'念已，轮即就王左手，便举移右手中。王语此轮曰：'诸不伏者，为我伏之；非我地者，为我取之；如法，非不如法。'语竟，轮还住空，辋东向，毂北向。王敕左右具四种兵；具兵已，即将兵众，逐轮立空，随轮东引，巡行尽东界；暮则王与兵众，宿于轮下。

"东界诸小王皆来朝觐，所贡皆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善来！大王，此东界土地、珍宝、人民尽是王有，愿当停驾住此，我等当禀承天教！'大天王答诸小王曰：'汝等欲承我教者，各还本国，以十善教民，勿行枉横。'诫敕已讫，轮即于海上回转，乘云而行。海中自然开道，广一由延。王与四种兵随轮如前，巡行南界。南界诸小王亦来朝觐，皆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贡上曰：'善来！天王，此南界土地、珍宝、人民尽是王有，愿停驾住此，我等当禀承天命！'大天答诸王曰：'汝等欲承我命者，各还本土，以十善教民，勿行枉横。'诫敕已讫，轮则西回，案行西界。西界诸王贡献劝请，如南方已讫，轮复北回，巡行北界。北界诸王亦皆朝觐，贡献劝请，尽如前法。周游四日，遍阎浮提四海，还本土蜜提罗城，于宫门前虚空中住，高七多罗，辋东向，王便入宫。"

佛语阿难："大天得轮宝如此。"

阿难复问佛："大天得象宝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天以后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从诸婇女上东楼上，东向观见空中，有白象王名满呼，乘虚而来，七肢平跱，口有六牙，头上金冠，金为璎珞，以真珠交络其体，左右佩金铃。象有神力，变形自在。大天见之，心自念曰：'我得此象可耶？当使有所为。'念讫，象便立空中于王前，王即教以五事。王复念曰：'当试此象为能以不？'至明日日出，王乘此象，须臾之间，周遍四海，还到本处，于宫门东，东向立。阿难，大天所得象宝如此。"

阿难复问佛："大天所得马宝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天到后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从诸婇女上西楼上，西向视，见有绀马王，名婆罗含，乘空而来，行不动身，头上金冠，宝为璎珞，披珠交络，左右垂铃。马有神力，变形自在。大天见之，自念言：'得此乘之可也？'念讫，至王前。王便乘欲试之，至明日日出，王乘东行，须臾之顷，周遍四海，还至本国，住宫门西，西向而立，阿难，大天所获马宝如此。"

阿难问佛："大天所得珠宝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王至后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将诸婇女上东楼上，东向视，见有神珠，珠长一尺六寸，有八楞，作绀琉璃色，乘空而来，高七多罗。大天见之，心念曰：'得此珠观之可也？'如念获之。王欲试之，至夜半，合四种兵，以珠悬于幢头，出城

而游，珠照辟方十二由延，兵众相见，如昼无异；珠光所及，人民惊起，皆言天明。王即还宫，以幢竖之宫内，内外常明，与昼不异。阿难，大天所获珠宝如此。”

阿难问佛：“大天所得玉女宝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天至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从诸婇女上东楼上，东向视，见有刹帝利女宝，名曼那呵利，端正无比，姝妙严净，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冬则温暖，夏则清凉，身毛孔中出栴檀香，口出忧钵莲华香，亦无女人众恶姿态，情性调和，先意承旨，乘虚而来，径至王所。阿难，大天所获玉女宝如是。”

阿难问佛：“大天所得主藏宝者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天至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将诸婇女上北楼上，北向观，见主藏臣，名阿罗咃吱，端正姝妙，不长、不短，不肥、不瘦，身黄金色，发绀青色，眼白黑分明，又能视见地伏藏七宝，有主者为护之，无主者取共王用，聪明智慧，善有方谋，乘虚而来，径诣王前，而谓王曰：‘自今已往，王快可自乐，勿复忧愁，我当给王宝，不令有乏。’王便试藏臣，与之乘船独共入海。王谓藏臣者言：‘吾欲得金银财宝。’藏臣者白王：‘还至岸边，当给财宝。’王曰：‘吾欲得水中宝，不用岸上者。’主藏臣者便从座起，整衣服，跪右膝，叉手礼水，水中即自然出金顶，大如车毂，须臾满船。王曰：‘可止！勿复上金，船将欲没。’阿难，大天所获典宝臣如此。”

阿难复问佛：“大天所获典兵将军者复云何？”

佛语阿难：“大天至十五日，月盛满时，沐俗清净，将诸婇女上南楼上，南向视，见南方有大将军，名比毗那，端正姝好，发如真珠色，身犹绿色，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眼能彻视，知他人心念，军策变谋，进退知时，乘虚而来，径诣王所，谓王曰：‘愿王自恣快乐，莫忧天下，征伐四方，臣自办之！’王欲试之，半夜思惟：‘欲合四种兵。’念讫，四兵尽集。王复念：‘欲使东引。’军即东引，王在中央，将军在前，四兵围绕。王念欲往即往，王念欲还即还。阿难，大天所获典兵将军宝如此。”佛语阿难：“大天所获七宝如此。”

佛语阿难：“大天王治天下遂久，便语梳头侍者，名劫北：‘若有白发者，便拔示我。’劫北视发遂久，见有一白发，便白王曰：‘前所敕者，今已白见。’王曰：‘拔来示我。’劫北即以金镊拔取白发，置王手中。王捉白发，便说斯偈：

“‘我身首上，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入道时到。’

“王心念曰：‘我已极人五欲，今当出家，下须发，被法服。’召太子长生告曰：‘童子，吾头已有白发出，世间五欲吾已厌之，今欲求天

所欲。我今欲剃须发，著法服，出家为道。汝当领国政，立长为太子；好养劫北，使伺白发；白发出者，以国付太子，如我出家，下须发，被法服。'王告太子：'我今以此圣王位，殷勤累汝，当使圣位世世相绍，莫使种断；种断者，便为边地人也。若断善行者，便生无法处。'大天王诫敕已，便以国付太子长生，给劫北田业。"

佛语阿难："大天王于此城，于此园，于此地，下须发，著法服入道，于此处八万四千岁，行四梵行：慈、悲、喜、护，于是寿终得生梵天。大天出家七日后，女宝命终。

"长生登位已，至十五日，月盛满时，将诸婇女上东楼上，东向视，见有玉女端正如前，乘虚而来。长生还服七宝。王长生已领国政，统四天下。长生复语劫北：'从今而去，为我梳头时，见白发，辄来白我。'登圣王位，遂经八万四千岁，白发复生，劫北白王：'素发已生。'王曰：'拔来著吾掌中。'劫北即以金镊拔，置王手中。王执白发，即说偈曰：

"'我身首上，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入道时到。'

"王心念曰：'我已极人五欲，今当出家，下须发，被法服。'即召太子冠髻告曰：'童子，吾已头白，世间五欲吾已厌之，当求天欲。我今欲出家为道，剃除须发，被著法服。汝当领国政，立长为太子；好养劫北，使伺白须；白发出者，以国付太子，如我出家，下须发，被法服。'王告太子：'我今以此圣王位，殷勤累汝，当使圣王位，世世相绍，莫使种断；种断者，便为边地人也。若断善行者，便生无法处。'长生王诫敕已，即以国付太子冠髻，给劫北田业。"

佛语阿难："长生王亦于此城、此园、此地，下须发，著法服入道，于此处八万四千岁，行四梵行：慈、悲、喜、护也，于是寿终得生梵天。"

佛语阿难："王长生出家之后七日之中，七宝自然化去。冠髻王忧愁不乐。诸臣见王不悦，便问王曰：'天王何以不悦？"王答诸臣曰：'以七宝化去故也！'诸臣白王：'王勿以为忧。'王曰：'何得不忧也？'臣等启曰：'父王梵行，近在园中，可往谘承，必当诲王致宝之法。'王即敕：'严驾！'诸臣便严驾讫，便白王。王与群臣乘七宝车，以五物为帜：宝冠、羽盖、剑、扇、宝屐。左右臣从，进诣园所。到则下车，废却五物，步入园门，前至父王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叉手白言：'王所有七宝，今皆化去。'父先定坐，闻所启白，仰头答曰：'童子，夫圣王法，不恃父之所有也，汝自行法承之。'

"王复问曰：'转轮圣王以何法化？'父便答曰：'敬法、重法、念法、养法、长法、炽法、大法，行此七法者，便应圣王治也，可以致宝也。'王复问曰：'云何敬法乃至大法也？'父答曰：'当学给赐贫穷，

教民孝养二亲，四时八节以时祭祠，诲以忍辱，除淫、嫉、痴行，此七法者，乃应圣王法也。’王即受教，辞退却礼，绕七匝已，便引还归。于是，王辄承父命，奉行七法，宣令远近，祇崇王教。王便开藏，给赐贫穷，侍养孤老，四方之民，莫不奉承。于是，王以十五日，月盛满时，沐浴清净，将诸婇女上东楼上，东向视，见有千辐紫磨金轮，轮高七多罗，去地亦七多罗，乘虚而来，住于空中。

“王心念曰：‘愿得此轮可乎？’轮即下至王左手，复移之于右手。王语此轮：‘诸不伏者，为我伏之；非我地者，为我取之；如法，非不如法。’王便以手投轮，还之虚空，于宫门东，辋东向，毂北向而住空中。轮后次有白象，次有绀马，次有神珠，次有玉女，次有主藏，次有将军，此七宝出，如大天王，比试亦如是。经八万四千岁竟，王赐劫北，并敕太子及付国事，出家入道，皆如前王法。”

佛语阿难：“此冠髻王于此城园地，下须发，被法服，八万四千岁，修四梵行：慈、悲、喜、护，于是寿尽亦生梵天。”

佛告阿难：“大天王子孙相绍，乃至八万四千岁转轮圣王位善种不断，最后圣王名荏，治以正法，为人聪明，审谛不忘，相有三十二，色犹红莲华，好喜布施，供养沙门、婆罗门，侍养孤老，赈给贫穷。于四城门及城中央，置设库藏，金银、杂宝、象、马、车乘、衣服、床褥、病瘦医药、香华、饮食，诸孤独者皆给妻妇，种种惠施随人所欲。王于六斋之日，具敕内外皆持八关；于斯之日，首陀会天当悉来下，授其八戒；帝释、三十三天皆叹其国人民：‘快哉！善利！乃值斯法王耶！种种惠施，恣民所欲，又能清洁斋戒无阙。’天帝释告诸天子：‘欲得见荏王不？’咸言：‘欲见，可使来至此。’释提桓因即敕穷鼻尼天女：‘汝诣蜜提罗城，告荏王曰：卿！大得善利也，此间诸天皆叹卿功德巍巍，为吾致问殷勤。此诸天子甚思相见，暂可屈意来至于此？’

“穷鼻尼受教便下，如人屈伸臂顷，忽然在王殿前，虚空中立。王侍一婇女，于殿上坐，思念世间，欲使一切皆得安隐，无众苦患。穷鼻尼于空中，弹指觉之。王举头见殿上光明，闻其声曰：‘我是释提桓因侍者，故遣我诣王。’王答曰：‘不审天帝何所约敕？’天女答曰：‘天帝致意殷勤，此诸天子赞卿功德，预思相见，可暂屈意？’王默然许之。天女便还白天帝曰：‘已达宣命，许当驰诣。’天帝即敕侍御严驾七宝飞行马车，下到蜜提罗城，迎于荏王。侍御受教，即驾马车，忽然便下。

“王与群臣会于都坐，车当王前，于空中止，御者告曰：‘天帝今遣车相迎，诸天子俨然相待，便可上车，勿复顾恋。’诸臣大小，闻王当去，佥然不悦，皆起而立，叉手白言：‘王去之后，臣等何所承命？’王答曰：‘卿等勿忧，吾去之后，施惠、斋戒、养民、治国，如吾在时，我比还不久。’王诫敕讫，车即下地，王便上车。侍御问王：‘当从何道？’王曰：‘此言何谓？’侍御答曰：‘夫行有两道：一者、

恶道，二者、善道。行恶者，从恶道到苦处；修善者，游善道至乐处。’王日：‘今日行道，善恶皆欲从之。’御者闻之，久乃寤曰：‘甚善！大王。’御者便引在两道之中，善恶悉睹，径诣三十三天。

“天帝及诸天子遥见王来，释提桓因曰：‘善来！大王。’命令共坐。”

佛语阿难：“王便就天帝坐。王与帝释貌相、被服、音声一揆。诸天子心中念言：‘何者帝释？何者为王？’又复念曰：‘人法当眴，而俱不眴？’各怀愕然，无以别之。天帝见诸天有疑心，复念言：‘我当留王使住，然后乃寤耳！’帝释谓诸天子：‘卿等欲使我留王住此不？’诸天子曰：‘实欲使住。’天帝谓荏：‘大王，可住此不？我当供给五欲。’因是诸天乃识。

“人王白天帝曰：‘正尔，便为给赐已，愿诸天子寿命无极。’宾主请让，如是至三，帝释谓王：‘何以不住？’王答曰：‘我当出家修道，今在天上无缘学道。’天帝曰：‘胡为作道？’王曰：‘被父王遗令，若白发生，法当出家。’释闻遗令入道，默然不对。王于天上，须臾之间，五欲自恣，方之世间已十二年。

“王将欲别，与诸天子说审谛法。释敕侍御：‘汝送荏王还于本国。’侍御受教，即严驾，驾讫，白王曰：‘王可上车。’于是，王便与帝释及诸天子告别，即上车，循本道而归，到蜜提罗宫，侍御即还天上。王下数日，复敕劫北：‘若见白发，便白我。’数日之中，头上白发，劫北以金镊拔白发，置王手中。王见已，便说偈曰：

“‘我身头上，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入道时到。’

“王心念：‘我已极人五欲，今当出家，剃须发，被法服。’王即召太子善尽告曰：‘吾白发已出，世间五欲吾已厌之，当求天欲，当下须发，被法服，出家入道。童子，今以国事付汝，好养劫北；若白发出者，以国付太子，出家入道。童子，今以此圣王位累汝，莫使种断；种断者，便为边地人也。’”

佛语阿难：“荏王即付太子国政，给劫北田业已，于此城园地，下须发，被法服，出家修道。修道之后于七日中，轮、珠化去，象、马、玉女、长者、将军，皆悉无常。王于园中八万四千岁，行四梵行：慈、悲、喜、护，命终生梵天。

“其后善尽王不承父业，正法替废，由是七宝不复来应，善行不继，五减遂至：人民短命、薄色、少力、多病、无智。五减以至，转复贫困，困穷窃盗相纠，诣王启曰：‘此人不与取。’王即敕外行刑国人。闻不与取，王辄杀之，皆咸其恶，各兴利刀；刀自此始造，由是杀生从此起，便有两恶出。次复淫犯他妻；夫主共诤，自言我不，便成四恶；两舌遘斗，是为五恶；斗则相骂，是为六恶；言不至诚，是

为七恶；嫉他和合，是为八恶；含忿色变，是为九恶；心怀疑乱，是为十恶。十恶已具，五减转增。”

佛语阿难：“欲知尔时大天王在贤劫初兴者不？则我是也。阿难，欲知尔时八万四千年王名荏，治政无枉者，则汝是也。欲知尔时最后名善尽王，暴逆不道，断圣王种者，调达是也。阿难，汝于往时，承继大天转轮圣王之善嗣，使其绍立不绝者，汝之功也，如法，非不如法。阿难，我今是无上法王，今我遗无上善法，殷勤嘱累汝。汝是释种子，莫作边地人，莫为断种行。”

阿难问佛：“何以故当作断种行？”

佛语阿难：“大天王虽行善法，未得漏尽，未出世间，未得度，未得断欲，未得破二十一结，六十二见未除，三垢未净，未得神通，未得解脱真道，不得涅槃。大天所行善法，不过生梵天。

“阿难，我明法究竟无为，我法得到真际，天、人之上。我法无漏、无欲、灭度、神通、解脱、真沙门、至涅槃。阿难，我今以是无上道法，殷勤嘱累汝，莫增减我法，莫作边地人也！若有现行声闻，阿难，设有断此法者，便为边地人也！若能兴此法者，便为佛长子，即为眷属成就。阿难，汝当成就眷属，莫作灭族行。阿难，我前后所说法，尽嘱累汝。汝当学是！”

佛说是已，阿难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大泥犁之人。云何为四？所谓末佉梨罪人，帝舍比丘是大罪人，提婆达兜是大罪人，瞿波离比丘是大罪人。末佉梨罪人者，身出火光，长六十肘。帝舍罪人者，身出火光，长四十肘。提婆达兜罪人者，身出火光，长三十肘。瞿波离罪人者，身出火光，长二十肘。

“比丘当知：末佉梨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颠倒之想，计有无之想。帝舍愚人者，断诸圣众应器遗余。提婆达兜愚人者，斗乱众僧，杀阿罗汉比丘尼，起害意向于如来。瞿波离罪人者，诽谤舍利弗、目揵连。

“又复，比丘，末佉梨罪人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身坏命终，堕焰光泥犁中。帝舍罪人，断圣众应器遗余，身坏命终，堕等害地狱中。提婆达兜罪人者，起谋害心向于如来，身坏命终，堕阿鼻地狱中。瞿波离罪人者，由其诽谤舍利弗、目揵连，身坏命终，堕钵投摩地狱中。

“末佉离罪人者，是时狱卒生拔其舌背著脊上。所以然者？由其曩昔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

“帝舍大罪人者，是时狱卒生擗其身，熔铜灌坏其心，又以热铁丸，便令吞之。所以然者？由其断应器遗余故。

“提婆达兜罪人者，以热铁轮，轹坏其身，又以铁杵哺咀其体，

群暴恶象蹋蹈其身，又复大热铁山镇押面上，举身为热铜叶所裹。所以然者？由其曩昔斗乱圣众，坏和合僧故，致铁轮轹断其头。又此提婆达兜愚人，教彼太子使害父王，由是果报故，使铁杵破坏其身。又彼提婆达兜愚痴之人，饮象使醉往害如来，由是果报，群象蹋蹈其体。又彼提婆达兜恶人，上耆阇崛山颠，执石掷佛，由斯果报故，使热铁山镇押其面。然彼提婆达兜愚人，杀阿罗汉比丘尼，由斯果报故，使热铜铁叶缠裹其身。

“比丘当知：瞿波离罪人者，在彼莲华地狱中，千具犁牛以犁其舌。所以然者？由其谤诽舍利弗、目连故，由此因缘果报，使千具犁牛而坏其舌。

“又复，比丘，末佉离罪人者，身出火光，长六十肘。若有众生兴起此念：‘当拔济饶益此人。’取四大海水，高四十肘，浇灌其身，然彼海水寻时消尽，焰不增减。犹如热铁叶火烧四日，有人来以四滴水浇，然水寻时消尽；此亦如是，若有人来以四大海水浇彼人身，欲令无为，终不可果。所以然者？由彼罪过极深重故。

“然彼帝舍罪人，身出火光，长四十肘。设有众生悯念此人，以三大海水浇灌其身，然彼海水寻时消尽，火焰不减。其犹有人以三滴水著热鏊上，水寻消减，不得久停；此亦如是，若以三大海水浇帝舍身上，水寻时灭，火终不增减。

“提婆达兜罪人，身出火光，长三十肘。若有众生，兴起爱念之心，欲使提婆达兜身永处无为，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水寻时尽，火终不灭。犹如以二滴水著热鏊上，终无增减；提婆达兜愚人亦如是，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水寻时尽，火终不灭，提婆达兜身体苦痛如斯。

“瞿波离罪人，身出火光，长二十肘。设有众生愍念斯人，取一大海水浇灌其身，然彼海水寻时消尽，火终不灭。犹如一滴水著热鏊上，寻时消尽，不得久停；瞿波离比丘亦复如是，罪报所牵，故受斯罪。是谓，比丘，此四种人受罪极重，当自尽意远离斯患，承诸贤圣等修梵行者。如是，仁者，当作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明晓地狱，亦知趣地狱之径，亦复知彼地狱众生之本。设复众生造诸恶不善之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我亦知之。又复，比丘，我亦知明晓畜生，亦知趣畜生之道，亦复知畜生之本，作诸恶元，生彼者亦悉晓了。我今亦知饿鬼之道，其有作恶根元者，生饿鬼中，我亦知之。我今亦知人道向人之趣，其有众生得人身者，我亦知之。我亦知趣天之道，其有众生作诸德本，生彼天上，我亦知之。我亦知涅槃之趣，其有众生有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而取证果，我亦知之。

“比丘当知：我知地狱之趣，以何因缘而说斯言乎？”

佛告诸比丘：“我今观察众生心意，所谓此人身坏命终，应入地狱中。然后时观此人已入地狱中，受苦酸酷拷掠无数，愁忧苦恼不可称计。犹如一大火坑无有尘烟，设有人来径趣斯处，又且有目之士观此人所趣，必当坠火，终不虚也。然复后时观此人已堕火坑，吾所谓人者已堕火坑。今观察众生心意所念，必入地狱不疑。如我后时观察此人，已定入地狱，受苦酸酷不可称计。云何斯人已入地狱？是谓我观趣地狱众生作诸恶行不善之业，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我悉知之。吾所说者，正谓此耳！

“我知畜生之道，亦知趣畜生者，以何缘本而说此乎？于是，比丘，我观察众生心中所念，此人身坏命终，生畜生中。又我后时观察此人，已生畜生中，愁忧苦恼不可称计。云何斯人已堕畜生中乎？犹如村落有大圊厕，屎满其中。设有斯人径趣斯处，有目之士，见斯人来径趣斯处，此人不久径堕于厕。然后时观此人已堕于厕，受厄穷困不可称记。云何斯人已堕于厕？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斯人命终应生畜生中。又复后时观已生畜生中，受苦无量。我今观畜生众生皆悉明了。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我亦知饿鬼众生，饿鬼之道，其身坏命终，生饿鬼者，我亦知之。其有众生身坏命终，趣饿鬼之道，我悉知之。我复于后时观见此众生，已入饿鬼受苦痛、乐痛。云何斯人已入饿鬼中乎？犹如大村落侧有一大树，生危险之处，枝叶凋落。设有人来，往趣斯处，有目之士遥观此人，必趣树不下疑。复于后时观此人，或坐、或卧，受其苦乐之报。云何斯人已至树下坐卧乎？今我观众生之类亦复如是，身坏命终，必趣饿鬼不疑，受其苦乐之报不可称计。我知饿鬼趣，饿鬼之道，皆悉分明。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我知人道，亦知趣人道，其有造行，身坏命终，生人中者，我亦知之。于是，比丘，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此人必当身坏命终，应生人中。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生人中。云何斯人已生人中？犹如村落侧有一大树，在平正处，多诸阴凉。若有人直从一道来，有目之士见已便知之，斯人所趣向，定至此树不疑。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至此树，受乐无量。云何斯人得至斯处？此亦如是。我观众生心意所念亦如是，身坏命终，必生人中不疑。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生人中，受乐无量。我知人趣，亦知趣人之道。今生人中者，我亦知之。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我亦知天，亦知趣天之道，其有众生作诸功业生天者，我亦知之。以何因缘而说此乎？我今观众生之类心中所念，此人必当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然于后时观此人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于彼受自然之福，快乐无比。是谓斯人已生天上，于彼受自然之福，快乐无比。犹如村落侧有好高广讲堂，雕文刻镂，悬缯幡盖，香汁洒地，敷好坐具，氍毹毾[毯-炎＋登]，文绣綩綖。若有人直从一道来，有目之

士直从一道来，此人所趣向，定至高广讲堂必不疑。复于后时观见此人，已到讲堂上，或坐、或卧，于中受福，快乐无比。此亦如是，吾今观众生类身坏命终，应生善处天上，于彼受乐快不可计。云何斯人已生善处天上乎？我知天道，趣天之路乎？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我今知涅槃，亦知涅槃之道，亦知众生应般涅槃者。或有众生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现身取证而自游化，我悉知之。由何因缘而说此乎？于是，比丘，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此人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是谓斯人已尽有漏，成无漏。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大池，水极清彻，若有人直从一道来，有目之士遥见斯人来，知此人必至池水不疑。又于后时观此人已至池水，沐浴澡洗，除诸秽污，去诸垢坌，在侧而坐，亦不与人共相诤竞。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名色知如真。是谓斯人已至此处。我知涅槃之道，亦知众生般涅槃者，皆悉知之。如来、至真、等正觉有此之智，无畏、力具，皆悉成就。如来智无有量，如来能观过去无限无量不可计事，皆悉知之。将来现在无限无量皆悉分别。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具足十力、无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依雪山上有大高广之树，五事长大。云何为五？根不移动，皮极厚大，枝节远荫，靡所不覆，叶极茂盛。是谓，比丘，依雪山上有此大树极为俊好。今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依豪族之处，五事长益。云何为五？所谓信长益、戒长益、闻长益、施长益、慧长益。是谓，比丘，信善男子、善女人依豪族家，成就此五事。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成就信、戒、闻、施、智慧。”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犹如雪山树，五事功德成，
根皮枝节广，阴叶极茂盛。
有信善男女，五事功德成，
信戒闻惠施，智慧遂增益。

“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茂罗破群比丘与诸比丘尼共相游处，然诸比丘尼亦复好乐共相游处。其有人民称讥茂罗破群比丘者，是时诸比丘尼极怀瞋恚，愁忧不悦。若复有人毁訾诸比丘尼者，是时破群比丘亦复愁忧不悦。是时，众多比丘告破群比丘曰：“汝今云何亲近诸比丘尼？诸比丘尼

亦复与汝交接？”

破群报曰：“我今解如来所说教诫，其有犯淫者，罪不足言。”

众多比丘复告曰：“止！止！比丘，勿作斯言，莫诽谤如来言教！其诽谤如来言教者，罪咎不少。又复世尊无数方便说淫之秽，其有习淫，使无罪者，终无此理。汝今可舍此恶见，备于长夜受苦无量。”然此破群比丘故与交通，而不改其行。

尔时，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而白世尊言：“舍卫城中有一比丘，名曰破群，与诸比丘尼共相交接，然诸比丘尼亦与破群比丘交接往来。我等往彼劝喻，使改其行，然彼二人遂更增益，不舍此颠倒之见，亦不顺正法之业。”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彼破群比丘所，云：‘如来唤卿。’”

尔时，比丘受如来教，即往到破群比丘所：“汝当知之：‘如来唤卿。’”

破群比丘闻彼比丘语，即往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问彼比丘曰：“汝审亲近诸比丘尼耶？”

彼比丘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汝为比丘，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汝今是族姓子，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

破群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是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

佛告比丘：“非汝之法，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

破群比丘白佛言：“我闻如来所说，其习淫者，其罪盖不足言。”

佛告比丘：“汝愚人！云何说如来习淫无罪？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汝今云何作是语：‘如来说淫无罪？’汝好守护口过，无令长夜恒受其罪。”

佛告之曰：“汝今且止！须吾更问诸比丘。”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曰：“汝等颇闻吾与诸比丘说淫无罪乎？”

诸比丘对曰：“唯然，世尊，不闻如来说淫无罪。所以然者？如来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设言无罪，此义不然。”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诸比丘，如汝所言，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

尔时，世尊重告诸比丘曰：“汝等当知：若有愚人习于法行，所谓契经、祇夜、偈、授决、因缘、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说、广普；虽诵斯法，不解其义；以不观察其义，亦不顺从其法，所应顺法终不从其行。所以诵斯法者，从欲与人共竞诤，意计胜负，亦不自为己有所济及，彼诵法已，则犯制限。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欲求恶蛇。彼若见极大之蛇，到已，以左手摩扪其尾，然彼蛇回头螫蜇其手，由此缘报，便致命终。此亦如是，若有愚人玩习其法，十二部经靡不斟酌，亦不观察其义。所以然者？由不究竟正法义故。

“于是，若有善男子将护玩习其法：契经、祇夜、偈、授决、因缘、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说、广普。彼人诵此法已，深解其义；以解彼深义之法，顺从其教，无所违失。所以诵法者，不以胜负之心，与彼竞诤。所以诵习法者，欲自纂修有察及。所以诵法者，果有所愿，由此因缘，渐至涅槃。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求觅恶蛇。彼见蛇已，手执铁钳，先镊其头，后便捉项，不令动摇；设彼恶蛇回尾欲，害彼人，终无所至。所以然者？诸比丘，由其捉项故。此善男子亦复如是，诵习、诵读，靡不周遍，观察其义，顺从其法，终无违失，渐渐由此因缘，得至涅槃。所以然者？由其执正法故。是故，诸比丘，其有解吾义者，当念奉行；其不解者，重来问我，如来方今现在，后悔无益！”

尔时，佛告诸比丘：“设有比丘在大众中而作是说：‘如来所说禁戒，我悉解了。其习淫者，罪盖不足言。’彼比丘当语斯比丘：‘止！止！莫作斯言！莫诽谤如来言说斯语，如来终不说此言。’若此比丘改其所犯者善；若不改其行者，复当再三谏之。设当改者善，设不改者堕。若复比丘隐匿其事，不使露现者，诸人皆堕。是谓，比丘，我之禁戒。”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生漏梵志白世尊曰：“为有几劫过去？”

佛告梵志：“过去诸劫不可称计。”

梵志白佛：“为可计数不乎？沙门瞿昙恒说三世。云何为三？所谓过去、将来、现在。沙门瞿昙亦知过去、当来、现在之世，惟愿沙门演说劫数之义！”

佛告梵志：“若当我说因此劫，复次此劫，我既灭度，汝取命终，不知劫数之义。所以然者？如今人寿短促，极寿不过百年。计百年中数劫者，我取灭度，汝既命终，终不知劫数之义。梵志当知：如来亦有此知，具足分别劫数，众生寿命长短，受其苦乐，皆悉分明。今当与汝引譬，智者以譬喻得解。犹如恒沙之数，亦无有限，无有量，不可计算；过去劫者其数如是，不可称计，不可筹量。”

梵志白佛：“当来劫颇有几数？”

佛告梵志：“亦如恒沙之数，无有齐畔，不可称计，非算所及。”

梵志复问佛：“颇有现在劫、成败劫乎？”

佛告梵志：“有此成劫、败劫，非一劫、百劫。犹如器皿在危地，终不安住；设当住者，要当颠倒。诸世界方域亦复如是，或有劫成，或有劫败，此数亦复叵计为几劫成，为几劫败。所以然者？生死长远，无有边际。众生以无明结覆盖，漂浪流滞，从今世至后世，从后世至今世，长夜受苦恼，当可厌患去离此恼。是故，梵志，当作是

学！”

尔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言：“沙门瞿昙，甚奇！甚特！知过去当来劫数之义。我今重复自归沙门瞿昙，惟愿沙门瞿昙听为优婆塞，尽其形寿不敢复杀，乃至饮酒！”

尔时，生漏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劫颇有边际乎？”

佛告比丘：“方便引譬，然劫数无穷尽。过去久远，于此贤劫中，有佛出，号曰俱楼孙至真、等正觉。尔时，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尔时，罗阅城人民之类，上此耆阇崛山中，四日四夜，行乃彻顶。又复，比丘，拘那含牟尼佛时，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尔时，罗阅城人民之类，三日三夜，行乃至此山顶。迦葉如来出现于世，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时，罗阅城人民之类，二日二夜，行乃至此山顶。如我今日释迦文佛出现于世，此山名耆阇崛山，须臾之顷乃到此山顶。若弥勒如来出现于世，此山亦名耆阇崛山。所以然者？诸佛神力咸使出此山在。

“比丘，当以方便，知劫有衰尽，不可称计。然劫有二种：大劫、小劫。若于劫中无佛出世，尔时复有辟支佛出世，此名为小劫。若如来于劫中出世，尔时彼劫中无有辟支佛出现于世，此名为大劫。比丘，当以此方便，知劫数长远，不可称计。是故，比丘，当忆此劫数之义！”

尔时，异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非常品第五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流转生死，经历苦恼，于中悲号涕泣，泪出为多耶？为恒水多乎？”

尔时，诸比丘前白佛言：“我等观察如来所说义，经历生死，涕泣之泪，多于恒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诸比丘，如汝所说无有异；汝等在生死，泪多于恒水。所以然者？于生死中亦更父母终亡，于中堕泪不可称计。长夜之中父兄、姊妹、妻子五亲，及诸恩爱，追慕悲泣不可称计。是故，比丘，当厌患生死，去离此法，如是，比丘，当作此学！”

当说此法时，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在生死中，身体毁坏，流血多耶？为恒水多乎？"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如我等观察如来所说者，流血多于恒水。"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比丘，如汝所言，流血多于恒水。所以然者？在生死中，或作牛、羊、猪、犬、鹿、马、鸟兽，及余无数所经历苦恼，实可厌患，当念舍离。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以思惟、广布无常想，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无明、骄慢皆悉除尽。犹如以火焚烧草木，永尽无余。比丘当知：若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尽断三界爱著。

"昔有国王名曰清净音响，统领阎浮地，有八万四千城郭，有八万四千大臣，有八万四千宫人婇女，一一婇女各有四侍人。尔时，音响圣王无有子息。时，彼大王便作是念：'吾今领此国界，以法治化，无有枉理。然我今日亦无继嗣，设我终后，门族断灭。'时，彼国王以息因缘故，自归诸天、龙、神、日、月、星辰，自归释、梵、四天王、山神、树神，下及药草果神，愿求福，使我生息。

"尔时，三十三天有一天子，名曰须菩提，命将欲终，有五瑞应自然逼己。云何为五？又此诸天华冠终不萎，此天子华冠自萎；是时，诸天衣无垢坌，尔时天子衣生垢坌；且三十三天身体香洁，光明彻照，尔时彼天子身体臭处，不可亲近；又且三十三天恒有玉女，前后围绕作倡伎乐，五欲自恣，尔时彼天子命将欲终，玉女离散；又且三十三天有自然之座，四尺入地，设天子起座，离地四尺，然此天子命将欲终，不乐本座。是谓五瑞应自然逼己。

"时，须菩提天子以有此瑞应。尔时，释提桓因告一天子曰：'汝今往至阎浮地，语音响王曰："释提桓因致敬无量，兴居轻利，游步康强。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但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曰须菩提，今有五瑞应自然逼己，必当降神与王作息。虽尔，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诸天对曰：'如是，天王，受天王教。'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从三十三天没，来至阎浮地。

"尔时，音响大王在高楼上，及持盖一人。是时，彼天在楼上虚空中，告王曰：'释提桓因致敬无量，游步康强，兴居轻利。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须菩提，今有五瑞应以逼于己，当降神下应与王作息。但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时，音响王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报天曰：'今来

所告，甚过大幸！但降神与我作息，欲求出家，终不违逆。’是时，彼天还至释提桓因所，即白天王：‘音响王者甚爱所白。音响王言：“但使降神，欲出家者，终不违逆。”’

“时，释提桓因便往至须菩提天子所，语须菩提天子言：‘汝今发誓愿生音响人王宫中。所以然者？音响人王无有子息，恒以正法治化。汝昔有福，造众功德，今应降神生彼宫中。’须菩提天子曰：‘止！止！天王，我不乐愿生人王宫中，意欲出家学道，在王宫者学道甚难。’释提桓因告曰：‘汝但发愿生彼王宫中。我当将护，令汝出家学道。’比丘当知：尔时，须菩提天子即发誓愿生王宫中。

“是时，音响人王与第一夫人，共相交接，觉身怀妊。是时，夫人白音响王曰：‘大王当知：我今觉身怀妊。’时王闻已，踊跃欢喜，不能自胜，更以殊特布好坐具，食以甘美，如王无异。是时，夫人经八、九月，生一男儿，极为端正，颜貌奇特，世之希有。时，音响王召诸外道梵志、群臣使令占相，以此因缘本末，具向诸相师说。诸婆罗门报曰：‘惟愿大王当察此理！今生太子世之殊特，昔为天子名须菩提，今寻前号名须菩提。’时诸相师立姓号已，各从座起而去。

“时，王子须菩提为王所敬重，未曾离目前。是时，音响王便作是念：‘我昔日已来无有子息，缘子息故，祷谢诸天，使有一子。经历尔许时，今方生子；然天帝所记，当出家学道。我今要设巧便，使不出家学道。’是时，音响王为太子故，设三时宫殿：寒时设温殿，热时设凉殿，不寒不热时设适时宫殿。与设四种宫女居处，第一宫有六万婇女，第二有六万婇女，第三有六万婇女，第四有六万婇女，各有侍从四人，作转关坐具，令彼太子于上而坐卧；若须菩提王子意欲在前游戏，是时诸婇女辄在前立，是时彼坐具随身回转，前有六万婇女及侍者有四；若彼意欲在后游戏，是时坐床辄随身回转；若复欲与诸婇女共相娱乐，是时坐具随身回转，使王子须菩提意在五欲，不乐出家。

“是时，释提桓因夜半非人之时，便往至王子须菩提所，在虚空中告须菩提王子曰：‘王子，昔日岂不作是念乎？若我在家年壮盛时，当出家学道。今日何故在五欲中而自娱乐？意不复愿出家学道乎？然我亦有斯言，劝乐王子使出家学道。今正是时，设不出家学道者，后悔无益！’释提桓因说斯语已，便退而去。

“时，王子须菩提在宫人中便生此念：‘音响王者，已与我作爱欲罗网；因缘此爱欲罗网故，不得出家学道。我今可断此罗网，不与秽浊所拘牵，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在空静之处，勤学经业，使令日新。’

“是时，王子须菩提重作是念：‘音响父王有此数万婇女前后围绕，我今当观察颇有斯理在世永存乎？’尔时，王子须菩提遍观宫里，无有女人久存世者。

“时须菩提复作是念：‘我今何故观于外物？当观身内因缘所起，

今此身中颇有发、毛、爪、齿、骨、髓之属，久存于世乎？’从头至足观三十六物污露不净。然自观察无一可贪，亦无真实，幻伪非真，皆归于空，不久存于世。

“是时，王子须菩提复作是念：‘我今当断此罗网，出家学道。’是时，须菩提观此五受阴身，所谓此色苦，此色集，此色灭，此色出要；痛、想、行、识苦，识集，识灭，识出要。尔时，观此五阴身已，所谓集法皆是尽法，即于座上得辟支佛。

“时，须菩提辟支佛以觉成佛，便说斯偈：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则汝而不有。’

“是时，辟支佛说此偈已，飞在虚空而去，在一山中，独在树下，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

“尔时，音响王告傍臣曰：‘汝往观须菩提宫内，王子为寤寐安隐乎？’尔时，大臣受王教令，即往至王子宫内，然所寝内室门户牢固。时彼大臣还至王所，前白王言：‘王子寤寐安隐，门户牢固。’时王再三问：‘汝往看王子为善眠乎？’尔时，彼臣复至宫门，然门户牢固。复往白王：‘王子在宫眠寐不觉，门户牢固，至今不开。’时音响王复作是念：‘我息王子少时犹不眠寐，何况今日年壮盛时有眠寐乎？宜自往看知子吉凶，我子将不得疾病也？’

“是时，音响王即往至须菩提宫内，至门外立，告一人曰：‘汝今施梯逾墙入内，与吾开门。’彼人受王教敕，即施梯逾墙入内，与王开门。时王入内，观内宫中，所卧床空，不见王子；不见已，告婇女曰：‘王子须菩提今为所在？’诸婇女曰：‘我等亦不知王子所在？’时音响王闻斯语已，自投乎地，良久乃苏。是时，音响王告群臣曰：‘我息小时犹生斯念：设我长大当剃除须发，著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然今王子必当舍我出家学道，汝等各各四面求索王子竟为所在？’即时，群臣乘驾流驰，处处求索。

“尔时，有臣径往至彼山中，中道复作是念：‘若王子须菩提出家学道者，必当在此学道。’尔时，大臣遥见王子须菩提在一树下，结跏趺坐。时臣便生斯念：‘此是王子须菩提。’熟视察之，还诣王所，前白王言：‘王子须菩提近在山中树下，结跏趺坐。’时音响王闻斯语已，即往至彼山中，遥见须菩提在山树下，结跏趺坐，复自投于地：‘我息昔日自誓愿曰：设我年向二十，当出家学道。今将不误，又且天告我言：汝子必当学道。’时音响王直前语须菩提曰：‘汝今何故舍我出家学道？’时辟支佛默然不对。王复告曰：‘汝母极怀愁忧，须见汝乃食。时起诣宫。’时辟支佛不言不语，默然而住。

“时音响王即前捉手，亦不动摇。王复告群臣曰：‘王子今日已取命终。释提桓因先来告我：汝应得息，但当出家学道。然今王子已出

家学道，今舆此舍利，诣王国界，当蛇旬之。’

“时彼山中诸神祇，现半身白王曰：‘此是辟支佛，非是王子；蛇旬舍利法，不如王子法。所以然者？我是过去诸佛弟子，诸佛亦有此教。世有四人应与起偷婆。云何为四？如来、至真、等正觉应起偷婆，辟支佛应起偷婆，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转轮圣王应起偷婆。当蛇旬转轮圣王身时，蛇旬如来、辟支佛身，亦复如是。’

“尔时，音响王复语天曰：‘当云何供养蛇旬转轮圣王身？’树神报曰：‘转轮圣王与作铁椁，盛满香油，沐浴转轮圣王身，以白净劫波育衣，缠裹其身，复以彩画之衣而覆其上，而著椁中，复以铁盖而盖其上，处处施钉，复以百张白叠而裹其椁，以种种杂香积在乎地，以铁椁安著其中，七日七夜之中，华香供养，悬缯幡盖，作倡伎乐。过七日后，复取王身而蛇旬之，以取舍利。蛇旬复经七日七夜供养不绝，于四衢道中而起偷婆，复以香华幡盖种种供养。大王当知：供养转轮圣王舍利，其事如是；诸佛如来、辟支佛、阿罗汉亦复如是。’

“时音响王语彼天曰：‘以何因缘供养转轮圣王身？以何因缘供养佛、辟支佛、阿罗汉身？’天报王曰：‘转轮圣王以法王治，自不杀生，复教他人使不行杀；自不与不取，复教他人使不窃盗；己不淫泆，复教他人不犯他妻；己不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斗乱彼此、嫉妒、恚、痴，己意专正，恒行正见，亦使他人习其正见。是谓，大王，由此因缘，转轮圣王应起偷婆。’

“王问天曰：‘复以何因缘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天报王曰：‘漏尽阿罗汉比丘欲爱已尽，瞋恚、愚痴已除，已度有至无为，是世间良佑福田，由此因缘，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

“王复问曰：‘以何因缘辟支佛应起偷婆？’天报王曰：‘辟支佛者无师自觉，出世甚难，得现法报，脱于恶趣，令人生天上，由此因缘，辟支佛应起偷婆。’

“王复问曰：‘以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天报王曰：‘如来十力具足，此十力者非声闻、辟支佛所能及逮，转轮圣王所不能及，世间群萌所不能及也。如来四无所畏，在大众中，能师子吼，转于梵轮。如来不度者度，不脱者脱，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无救护者与作覆荫，盲者作眼目，与诸疾病作大医王，天及世人、魔若魔天，靡不宗奉，可敬可贵，回于恶趣，令至善处。是谓，大王，由此因缘，如来应起偷婆。是谓，大王，由此因缘本末，四种之人应起偷婆。’尔时，音响王语彼天曰：‘善哉！善哉！神天！我今受汝教，令供养此舍利，当如供养辟支佛。’

“尔时，音响王告诸人曰：‘汝等各舆须菩提辟支佛舍利往王国界。’群臣闻王教已，卧著金床，舆诣国界。是时，音响王即敕使作铁椁，盛满香油，沐浴辟支佛身，以劫波育衣缠裹其身，复以杂彩好衣，而覆其上，安处铁椁中，复以铁盖而盖其上，处处安钉，极令牢固，以百张白叠而覆其上，取种种好香，以辟支佛身而著其中，七日

七夜香华供养；过七日后，蛇旬辟支佛舍利，复供养七日，作倡伎乐，于四衢道头起一偷婆，后以香华、缯彩、幡盖，作倡伎乐而供养之。

“比丘当知：其有众生恭敬供养辟支佛舍利者，命终之后即生三十三天上。其有众生思惟无常之想，迴三恶趣，生天人中。诸比丘，汝等莫作斯观！尔时音响王者，岂异人乎？则我身是。其思惟无常想者，多所饶益。我今观此义已，告诸比丘：当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以思惟无常之想，广布无常想，便欲爱、色爱、无色爱尽断，无明、骄慢永无遗余，犹如以火焚烧草木高好讲堂窗牖门间。比丘，思惟无常想亦复如是，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永无遗余，是故，比丘，当尽心意，无令违失！”

当说斯法时，于彼座上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心五弊而不断，不除心五结，彼比丘、比丘尼日夜于善法损减而无增益。云何心五弊而不断？于是，比丘，有狐疑心于如来所，亦不解脱，亦不入其正法，彼人心不在讽诵，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

“复次，比丘，有疑心于正法，亦不解脱，亦不入其正法，彼人亦不讽诵，是谓斯人心弊不断。

“复次，比丘，有疑心于圣众，亦不解脱，亦不施意向和合众，亦复不在道品法中，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

“复次，比丘，犯于禁戒，不自悔过，彼比丘已犯禁戒，不自改悔，亦不施心在道品之中，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

“复次，比丘，心意不定而修梵行：‘我以此梵行之德，生于天上，若诸神祇。’然彼比丘以此心行修于梵行，心不专在道品之中；心已不在道品之中，是谓心弊不断。如是比丘心五弊不断。

“云何比丘心五结不断？于是，比丘，懈怠不求方便；彼比丘已有懈怠，不求方便，是谓斯比丘心结不断。

“复次，比丘，恒喜多妄，贪在眠寐；彼比丘以喜多妄，贪在眠寐，是谓斯比丘第二心结不断。

“复次，比丘，意不定，恒喜多乱；彼比丘心已乱不定，是谓比丘第三心结不断。

“复次，比丘，根门不定；彼比丘已根门不定，是谓比丘第四心结不断。

“复次，比丘，恒喜在市，不在静处，是谓比丘第五心结不断。

“若比丘、比丘尼有此五心弊、五心结不断，彼比丘、比丘尼昼夜之中善法断绝，无有增益。犹如鸡子若八、若十、若十二，不随时覆荫，不随菢，不随时将护。彼鸡虽生此念：‘使我鸡子得全无

他。’然此鸡子终不安隐。所以然者？皆由不随时将护之所致，后复断坏，不成其子。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结不断，五心弊不除，昼夜之中于善法减，无有增益。

“若复比丘、比丘尼五心结断，五心弊除，昼夜之中善法增益，无有损减。犹如鸡子若八、若十、若十二，随时将护，随时育养，随时荫覆。彼鸡虽生斯念：‘使我鸡子全不成就。’然彼鸡子自然成就，安隐无为。所以然者？随时长养，令得无为，时诸鸡子寻得出外。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弊断，五心结除，彼比丘、比丘尼于长夜之中善法增益，无有损减。

“是故，比丘、若比丘尼当施设心无有犹豫狐疑于佛、犹豫狐疑于法、犹豫狐疑于众。具足于戒律，心意专正，无有错乱，亦不兴意希望余法，亦不侥幸修梵行：‘我当以此行法作天、人身，神妙尊豪。’

“若复有比丘、比丘尼无有狐疑犹豫于佛、法、圣众，亦无犯戒，无所漏失。我今告汝，重嘱累汝，彼比丘当趣二处：若生天上、若在人中。犹如人处极热之中，兼复饥渴，遇得阴凉之处，得冷泉水饮。彼人虽生斯念：‘我虽遇阴凉冷水饮之’，犹不断饥渴。但彼人暑热已尽，饥渴已除。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无狐疑犹豫于如来所者，彼比丘便趣二处：若生天上、若处人中。若比丘、比丘尼当求方便，断心五弊，除心五结。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或有是时，王威不普，盗贼竞兴；贼已竞兴，村家、城郭、人民之类皆悉败亡，或遭遇饥馑取命终者。设彼众生于饥馑取命终者，皆堕三恶趣。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若持戒减少，尔时恶比丘竞起；恶比丘已竟起恶，正法渐衰，增益非法，非法已增益，其中众生皆堕三恶趣。

“若复是时，王威远接，贼便隐藏；王已远接，城郭、村落、人民炽盛。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若持戒完具，尔时犯戒比丘渐衰耗，正法兴隆，非法衰耗，其中众生命终之后皆生天上、人中。是故，比丘，当念具足戒律，威仪礼节，无令缺减。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宁常眠寐，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身坏命终，生于恶趣。宁以火烧铁锥而烙于眼，不以视色兴起乱想。兴想比丘为识所败，比丘已为识所败，必当趣三恶道：地狱、畜生、饿鬼。

“今我所以说者何？彼人宁常睡眠，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宁以利锥刺坏其耳，不以听声兴起乱想。兴想比丘为识所败，宁恒睡眠，不于觉寤起于乱想。

“宁以热钳坏其鼻根，不以闻香兴起乱想。兴想比丘为识所败，已为识所败，便堕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宁以利剑截断其舌，不以恶言、粗语堕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宁常睡眠，不于觉寤兴起乱想。

“宁以热铜叶缠裹其身，不共长者、居士、婆罗门女共相交接；设与交接言语往返者，必堕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我所说者，正谓此耳！

“宁恒睡眠，不以觉寤意有所念，欲坏圣众；已坏圣众，堕五逆罪，亿千诸佛终不疗救。夫斗乱众者，必当堕不救之罪。是故，我今说宁常睡眠，不于觉寤意有所念，欲坏圣众，受无救之罪。是故，比丘，当将护六情，无令漏失。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祁长者有四儿，不事佛、法、圣众，亦复不自归命佛、法、圣众。是时，阿那邠祁长者告四儿曰：“汝等各各自归佛、法、圣众，长夜之中获福无量！”

诸儿白父：“我等诸子不堪自归佛、法、圣众。”

阿那邠祁长者告曰：“我今各赐卿等纯金千两，随我教敕，自归命佛、法、圣众。”

诸子白言：“我等不堪任自归佛、法、圣众。”

父复告曰：“加赐汝二千、三千、四千、五千两纯金，宜当自归佛、法、圣众，长夜之中获福无量！”

尔时，诸子闻斯语已，默然受之。是时，诸子白阿那邠祁长者曰：“我等当云何自归佛、法、圣众？”

阿那邠祁长者报曰：“汝等尽来，随吾至世尊所。若世尊有所说者，汝等当念奉行。”

诸子白父：“如来今为所在？去此远近？”

其父报曰：“今如来、至真、等正觉近在舍卫国，止吾园中。”

时，阿那邠祁将四儿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长者白世尊言：“我今四子不自归佛、法、圣众，近昨各赐五千两金，劝令事佛、法、圣众。惟愿世尊各与说法，使长夜之中受福无量！”

尔时，世尊与长者四子渐渐说法，劝令欢喜。长者诸子闻佛说法，踊跃欢喜，不能自胜，前自长跪，白世尊言：“我等各各自归世尊、正法、圣众，自今已后，不复杀生，乃至不饮酒。”如是再三。

时，阿那邠祁长者白世尊言："若使有人出物雇人使事佛者，其福云何？"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长者，乃致斯问，天、人得安，乃能问如来斯义。善思念之，吾当为汝说。"时长者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有四大藏。云何为四？有伊罗钵龙在乾陀卫，此名一藏，无数珍宝积满其宫；复有斑稠大藏在蜜缔罗国，珍宝积聚不可称计；复有宾伽罗大藏在须赖吒国，珍宝积聚不可称计；复有蠰佉大藏在婆罗柰国，珍宝积聚不可称计。设阎浮地男女大小，各各探抱四年四月四日，取伊罗钵藏者，终不减少；斑稠藏四年四月四日，各来取者，不知减少；宾伽罗藏四年四月四日，各各取者不知减少；蠰佉大藏在婆罗柰国四年四月四日，取者不知减少。是谓，长者，四大宝藏，若阎浮地男女大小，各各探抱经四年四月四日，不知减少。

"将来之世有佛名弥勒，出现于世。尔时，国界名鸡头，王所治处，东西十二由延，南北七由延，人民炽盛，谷米丰登。鸡头王治处，绕城七匝有四池水，各纵广一由延，金沙在下；优钵莲华、拘勿头华、分陀利华各生其中，水像金色、银色、水精色、琉璃色。设银水凝冻化成为银，若金水冻化成为金，若琉璃水冻化为琉璃，若水精水冻化为水精。

"长者当知：尔时，有四大城门；银池水中金作门阈，金池水中银作门阈，琉璃池中水精作门阈，水精池中琉璃作门阈。

"长者当知：尔时，鸡头城中周匝悬铃。是时，铃声皆出五乐之音。尔时，城中恒有七种之声。云何为七？贝声、鼓声、琴声、小鼓声、圆鼓声、鞞鼓声、歌舞声为七。尔时，鸡头城中生自然粳米，皆长三寸，极为香美，出众味上。寻取寻生，皆不见所取之处。尔时，有王名蠰佉，以法化治，七宝具足。

"长者当知：尔时，典藏人名为善宝，高德智慧，天眼第一，皆能知宝藏处所。有主之藏自然拥护，无主之藏便奉上王。尔时，伊罗体龙王、般稠龙王、宾伽罗龙王、蠰佉龙王，是时四龙王主典宝藏，皆往至善宝典藏所，而语之曰：'欲所须者，我等相给。'时四龙王惟愿奉上四藏之宝，以自营己。时，善宝典主即取四藏之宝，奉上蠰佉王金宝羽车。"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伊罗在乾陀，蜜絺在般稠，
宾伽须赖国，蠰佉婆罗国，
此是四宝藏，种种藏充满。
尔时当出现，功德之所至，
奉上彼圣王，金银宝羽车，
诸神皆拥护，长者受其福。

“尔时，有佛出世，名为弥勒、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教化人民。长者当知：尔时，善宝典藏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尔时藏主者，今长者是也。

“时，蠰佉王以金银广作福德，将八万四千大臣，前后围绕，往至弥勒所，出家学道。尔时，典藏亦复广作福德，亦当出家学道，尽于苦际。皆由长者将导四子，使自归于佛、法、比丘僧，缘是功德，不堕三恶趣。复缘此德得四大藏，亦缘此报与蠰佉作典藏主，即于彼世尽于苦际。所以然者？归佛、法、僧，其德不可量。其有自归佛、法、众者，其福如是。是故，长者，当慈愍有形之类，求其方便，向佛、法、众。如是，长者，当作是学！”

尔时，阿那邠祁长者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绕佛三匝，作礼而去，及其四子亦复如是。

尔时，阿那邠祁长者及四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时，舍利弗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寻告阿难曰：“汝来共至阿那邠祁长者所问讯。”

时，阿难报曰：“宜知是时。”

尔时，阿难到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以次渐渐至阿那邠祁长者家，即便就座。时舍利弗即于座上，语阿那邠祁长者曰：“汝今所疾有增有损乎？觉知苦痛渐渐除，不至增剧耶？”

长者报曰：“我今所患极为少赖，觉增不觉减。”

舍利弗报曰：“如今，长者当忆佛：是谓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亦当追忆念法：如来法者，极为甚深，可尊可贵，无与等者，贤圣之所修行。亦当念僧：如来众者，上下和顺，无有诤讼，法法成就。圣众者，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僧者，四双八辈，此名如来圣众，可尊可贵，是世间无上福田。长者，若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者，其德不可称计，获甘露灭尽之处。

“若善男子、善女人念三尊已，佛、法、圣众，堕三恶趣者，终无此事！若彼善男子、善女人修念三尊，必至善处天上、人中。然后，长者，不起于色，亦不依色而起于识；不起于声，不依声而起于识；不起香，不依香而起于识；不起于味，不依味而起于识；不起细滑，不依细滑而起于识；不起意，不依意而起于识；不起今世、后世，不依今世、后世而起于识；不起于爱，莫依爱而起于识。所以然者。缘爱有受，缘受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死、愁、忧、苦、恼，不可称计。是谓有此五苦盛阴，无有我、人、寿、命。

“士夫、萌兆、有形之类，若眼起时则起，亦不知来处；若眼灭时则灭，亦不知去处。无有而眼生，已有而眼灭，皆由合会诸法因缘。所谓因缘法者，缘是有是，无是则无。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更乐缘痛，痛缘爱，爱缘受，受缘有，有缘生，生缘死，死缘愁、忧、苦、恼，不可称计。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无有而生，已有而灭，亦复不知来处，亦不知去处，皆由合会诸法因缘。是谓，长者，名为空行第一之法。”

是时，阿那邠祁长者悲泣涕零，不能自止。

时，舍利弗语阿那邠祁曰：“以何因缘悲感乃尔乎？”

长者报曰：“我不悲感。所以然者？我昔日来数承事佛，亦复尊敬诸长老比丘，亦不闻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之所演说。”

是时，阿难语阿那邠祁曰：“长者当知：世间有二种之人，如来之所说。云何为二？一者、知乐，二者、知苦。彼习乐之人，所谓尊者耶输提族姓子是。彼习苦之人，婆伽梨比丘是。又复，长者，耶输提比丘解空第一；信解脱者，婆伽梨比丘。又复，长者，知苦之人、知乐之人，二人心俱解脱。二俱如来弟子无与等者，由其不没不生，二人勤受佛教，亦无懈废；但心有增减故，人有知者，有不知者。如长者之所说：‘我昔已来承事诸佛，恭敬长老比丘，初不闻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之所说。’耶输提比丘观视于地，而心得解脱；婆伽梨比丘观视于刀，即时心得解脱。是故，长者，当作如婆伽梨比丘之比。”

是时，舍利弗广与说法，劝令欢喜，使发无上之心，即从座起而去。

舍利弗、阿难去未久，须臾之顷阿那邠祁长者命终，便生三十三天。尔时，阿那邠祁天子有五事功德，胜彼诸天。云何为五？所谓天寿、天色、天乐、天威神、天光明。尔时，阿那邠祁天子便作是念：“我今获此天身皆由如来之恩，今我不宜于五欲自娱乐，先应至世尊所，拜跪问讯。”时，阿那邠祁天子将诸天人，前后围绕，持诸天华散如来身上。时，如来在舍卫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在虚空中，叉手向世尊，便说斯偈：

“此是祇洹界，仙人众娱戏，
　法王所治处，当发欢悦心。”

尔时，阿那邠祁天子说斯偈已，如来默然可之。时，彼天子即生此念：“如来已然可。我即舍神足，在一面立。”

时，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言：“我是须达，又名阿那邠祁，人所明了，亦是如来弟子，受圣尊教。今取命终，生三十三天。”

世尊告曰：“汝由何恩今获此天身？”

天子白佛："蒙世尊之力，得受天身。"时，阿那邠祁天子复以天华散如来身上，亦散阿难及舍利弗身上，遍绕祇洹七匝，还没不现。

是时，世尊告阿难曰："昨夜有天子来至我所，便说斯偈：

"'此是祇洹界，仙人众娱戏，
法王所治处，当发欢悦心。'

"是时，彼天子绕祇洹七匝，便退而去。汝今阿难，汝颇识彼天子乎？"

阿难白佛言："必当是阿那邠祁长者也。"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善哉！乃能以未知智而识彼天子。所以然者？彼是阿那邠祁天子。"

阿难白佛言："阿那邠祁今生天上，为名何等？"

世尊告曰："即名阿那邠祁。所以然者？彼天即生之日，诸天各各有此言：'此天子在人中时，是如来弟子，恒等心普施一切，周穷济乏，作此功德已，此是三十三天，今故续名阿那邠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阿难比丘有大功德智慧成就。阿难比丘今在学地，智慧无与等者。所以然者？阿罗汉所应知者，阿难便知之。过去诸佛世尊所应学者，阿难皆明了知。过去时亦有斯人，闻便了知，如我今日阿难比丘瞻望方知之：'如来须是，如来不须是。'过去诸佛弟子入三昧方知未然之事，如我今日阿难比丘睹便晓了。"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博有所知，有勇猛精进，念不错乱，多闻第一，堪任孰事，所谓阿难比丘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阿那邠祁长者有儿妇名曰善生，颜貌端正，面如桃华色。王波斯匿大臣之女，凭其姓望，恃其豪族，亦不恭敬姑嫜及其夫婿，亦不事佛、法及比丘僧，亦不敬奉三尊。

是时，阿那邠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长者白世尊言："近与儿取妇，是波斯匿王第一大臣之女，自恃其姓望，不承事三尊、长老尊卑。惟愿世尊当与说法，使发欢喜，心开意解！"

尔时，如来默然许可长者所说。

时，长者复白佛言："惟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

尔时，长者以见如来默然受请，即从座起，礼佛绕三匝而去；还至家中，办具种种饮食，敷好座具，寻白："时至，惟愿世尊当受我请，饮食已具！"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至长者家，就座而坐。尔时，长者更取小座，在如来前坐。

尔时，世尊告善生女人曰：“长者女当知：夫为妇人有四事。云何为四？有妇如似母，有妇似亲亲，有妇似贼，有妇似婢。汝今当知：妇似母者，随时瞻视夫主，不令有乏，承事供养。尔时，诸天便复将护，若人、非人不得其便，死便生天。是谓，长者女，此名妇人似母者也。

“彼云何有妇似亲亲？于是，长者妇见夫已，无有增减之心，同其苦乐，是谓其人似亲亲者也。

“彼云何名为妇如似贼？于是，女人若见夫已，便怀瞋恚，憎嫉夫主，亦不承事恭敬礼拜，见辄欲害，心在他所。夫不亲妇，妇不亲夫，不为人所爱敬，诸天不拥护，恶鬼侵害，身坏命终，入地狱中，是谓斯人如似贼也。

“彼云何名妇人如似婢也？于是，贤良之妇见夫主随时瞻视，忍其言语，终不还报；忍其寒苦，恒有慈心；于三尊所，亦生斯念：‘此存我在，此衰我耗。’以此之事，诸天拥护，若人、非人皆悉爱念，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谓，长者女，有此四妇，汝今为在何条？”

时，彼女人闻世尊说此语已，前礼佛足，白世尊言：“惟愿世尊，我今改往修来，更不敢为！自今已后，常行礼法，如似婢也。”

是时，善生女人还至夫所，头面礼足：“惟愿瞻视，当如婢也！”

是时，善生女人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想，淫为大秽。是时，世尊已知女人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尔时世尊尽与女人说之，即于座上得法眼净。犹如新衣易染为色，此亦如是，分别诸法，善解深妙之义，自归三尊，而受五戒。

尔时，善生女人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言：“世尊，恒称誉豪尊高位，不说卑贱。然我，世尊，不叹豪尊，不说卑贱，处中而说，使得出家学道。”

佛告舍利弗：“汝等自称言：‘不叹豪尊，不说卑贱，处中而说，得出家学道。’然我今日亦不说上、中、下及受生分。所以然者？夫生甚苦，不足愿乐。如彼粪除，少尚极臭，何况积多！今受生分亦复如是，一生、二生犹尚苦难，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由有有生，由生有老，由老有病，有死、愁、忧、苦、恼，何可贪乐？便成五盛阴身。吾今观此义已，而作是说：‘一生、二生犹尚苦难，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

“若当舍利弗意欲生者，便当发愿生豪贵家，不生卑贱。所以然者？舍利弗，众生长夜为心所缚，不为豪族所缚。然我，舍利弗，处豪贵家，是刹利种，出转轮圣王。设我不出家学道者，应为转轮圣王，今舍转轮圣王位，出家学道，成无上道。夫生卑贱家者，不得出

家学道，反堕恶趣。是故，舍利弗，当求方便，降伏于心。如是，舍利弗，当作是学！”

尔时，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大爱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之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普会讲堂所，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大爱道游于毗舍离城高台寺中，与大比丘尼众五百人俱，皆是罗汉，诸漏已尽。尔时，大爱道闻诸比丘说："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不过三月，当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尔时，大爱道便作是念："我不堪任见如来取灭度，亦复不堪任见阿难取灭度，我今宜可先取灭度。"

尔时，大爱道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大爱道前白佛言："我闻世尊不久当取灭度，却后不过三月，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我今不堪见世尊及阿难取灭度也，惟愿世尊听我先取灭度！"尔时，世尊默然可之。

尔时，大爱道重白佛言："自今已后，惟愿世尊与诸比丘尼说戒！"

佛告之曰："我今听比丘尼，还与比丘尼说禁戒。如我本所施行禁戒，无令差错。"

尔时，大爱道前礼佛足，在佛前立。尔时，大爱道复白佛言："我今更不见如来颜色，亦不见将来诸佛，不受胞胎，永处无为，今日违离圣颜，永更不睹。"

时，大爱道绕佛七匝，亦复绕阿难七匝，尽绕诸比丘众，却退而去。还诸比丘尼众中，告诸比丘尼曰："我今欲入无为涅槃界。所以然者？如来不久当取灭度。汝等各宜随所行。"

尔时，差摩比丘尼、优钵色比丘尼、基利施比丘尼、舍仇梨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钵陀兰遮比丘尼、婆罗遮罗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阇耶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往至世尊所，在一面立。尔时，五百比丘尼，差摩比丘尼最为上首，而白佛言："我等诸人闻如来不久当取灭度。我等不忍见世尊及阿难先取灭度，惟愿世尊听我等先取灭度！我等今取涅槃，正是其宜。"尔时，世尊默然可之。时差摩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见世尊默然可之，前礼佛足，绕三匝，便退而去，还诣本房。

时，大爱道闭讲堂门，击揵椎，于露地敷坐具，腾在虚空，于虚空中坐卧经行，或出火焰，身下出烟，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烟；举身放焰，举身放烟；左胁出水，右胁出火；右胁出水，左胁出火；前出火，后出水；前出水，后出火；举身出火，举身出水。

尔时，大爱道作若干变化，还在本座，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而入初禅；从初禅起而入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入想知灭；从想知灭起还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还入识处；从识处起还入空处；从空处起还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还入三禅；从三禅起入二禅中；从二禅起还入初禅；从初禅起入二禅；从二禅起还入三禅；从三禅起还入四禅；已入四禅便取灭度。

尔时，天地大动，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四边都踊中央没，又四面凉风起，诸天在空作倡伎乐，欲界诸天涕零悲泣，犹如春月天降甘雨，神妙之天杂碎优钵华香，又杂碎栴檀而散其上。

尔时，差摩比丘尼、优钵色比丘尼、基梨施瞿昙弥比丘尼、舍瞿离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钵陀兰遮比丘尼、婆罗遮罗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阇耶比丘尼，如此上首五百比丘尼等，各各于露地敷坐，飞在虚空，于虚空之中坐卧经行，作十八变，乃至入想知灭，各取灭度。

尔时，毗舍离城内有大将名曰耶输提，将五百童子集普会讲堂，有所讲说。时，耶输提及五百童子遥见五百比丘尼作十八变，见已欢喜，跃跃无量，各共叉手而向彼所。

尔时，世尊而告阿难曰："汝往至耶输提大将所，而告之曰：'速办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百舆华，五百裹香，五百车薪。'"

尔时，阿难前白佛言："不审世尊欲何施为？"

佛告之曰："大爱道已取灭度，及五百比丘尼泥洹，我等欲供养舍利。"

尔时，阿难悲泣交集，不能自胜："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

尔时，阿难以手挥泪，便往至耶输提大将所。

尔时，耶输提遥见阿难来，皆起前迎，并作是说："善来！阿难，欲何告敕？又行非常。"

尔时，阿难报曰："我是佛使，欲有所告敕。"

时，大将咸共问曰："欲何所告敕？"

阿难报曰："世尊告大将曰：'当办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百舆华，五百裹香，五百车薪。大爱道及五百比丘尼皆取灭度，我等往供养舍利。'"

尔时，大将悲泣交集，而作是说："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及五百比丘尼取灭度甚为速哉！谁当教授我等，教化分檀布施？"

尔时，耶输提大将即办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油、酥、薪，及诸耶维之具，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耶输提大将白世尊言："如来所约敕，供养之具今日已办。"

佛告曰："汝今各取大爱道身及五百比丘尼身，出毗舍离，到旷

野之处。吾欲于彼供养舍利。”

耶输提大将白佛言：“唯然，世尊。”

是时，长者即往至大爱道等所，告一人曰：“汝今施梯，登墙入内，徐开门，无令有声。”

是时，彼人如彼教敕即入开门，复敕五百人各举舍利著于床上。尔时，有二沙弥尼在，一名、难陀，二名、优般难陀。是时，二沙弥尼语大将曰：“止！止！大将，勿触扰诸师。”

耶输提大将报曰：“汝师不为睡眠，皆取灭度。”

尔时，二沙弥尼闻诸师皆取灭度，心怀恐怖，即自思惟，观有集之法皆是尽法，即于坐处得三明六通。尔时，二沙弥尼即飞在虚空中，先至旷野之中作十八变，坐卧经行，身出水火，变化无量，即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

尔时，世尊将诸比丘僧，前后围绕，往至大爱道比丘尼寺中。尔时，世尊告阿难、难陀、罗云：“汝等举大爱道身，我当躬自供养。”

是时，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即从三十三天上，譬如力士屈伸臂顷，来至毗舍离，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其中漏尽比丘皆见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其不漏尽有欲比丘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未漏尽者，亦不见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

尔时，梵天王遥知如来心中所念，将诸梵天从梵天上没，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毗沙门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将诸阅叉、鬼神，到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提地赖吒天王将诸乾沓和，从东方来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毗娄勒叉天王将诸无数拘槃荼，从南方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毗娄波叉天王将诸龙神来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及欲界、色界、无色界诸天，各各知如来心中所念，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尔时，释提桓因、毗沙门天王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勿自劳神，我等自当供养舍利！”

佛告诸天：“止！止！天王，如来自当知时。此是如来所应修行，非是天、龙、鬼、神所及也。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长养恩重，乳哺怀抱，要当报恩，不得不报恩。然诸天当知：过去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灭度，然后诸佛世尊皆自供养耶维舍利。正使将来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灭度，然后诸佛皆自供养。以此方便，知如来应自供养，非天、龙、鬼、神所及也。”

尔时，毗沙门天王告五百鬼曰：“汝等往至栴檀林中，取香薪来，当供养耶维。”时，五百鬼闻天王语已，即往至栴檀林中，取栴檀薪来至旷野之间。

是时，世尊躬自举床一脚，难陀举一脚，罗云举一脚，阿难举一脚，飞在虚空，往至彼冢间；其中四部之众：比丘、比丘尼、优婆

塞、优婆夷，举五百比丘尼舍利至于冢间。尔时，世尊告耶输提大将曰："汝今更办二床具、二坐具、二车薪、香华，供养二沙弥尼身。"

耶输提大将白佛言："唯然，世尊。"寻时，即办供养之具。

尔时，世尊以栴檀木各传与诸天。是时，世尊复告大将曰："汝今各取五百舍利，各分别而供养之。二沙弥尼亦复使然。"

时，大将受佛教已，各各分别而取供养，即取耶维。尔时，世尊复以栴檀木著大爱道身上。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尽，
　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

尔时，诸天、人民皆悉云集，在于冢间；天、人大众十亿姟那术。时大将火灭已，复取舍利而起偷婆。

佛告大将曰："汝今取五百比丘尼舍利与起偷婆，长夜之中受福无量！所以然者？世间有四人起于偷婆。云何为四？若有人与如来、至真、等正觉起于偷婆，与转轮圣王，与辟支佛及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与起偷婆者，受福无量！"尔时，世尊与诸天、人民说微妙之法，劝令欢喜。尔时，天与人有一亿，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尔时，诸天、人民、乾沓和、阿须轮、四部之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舍卫城内有比丘尼名曰婆陀，将五百比丘尼于彼游化。时，婆陀比丘尼在闲静之处，而自思惟，结跏趺坐，系念在前，自忆无数宿命之事，复自笑。有比丘尼遥见婆陀比丘尼笑，见已，便往至比丘尼所："今婆陀比丘尼独在树下而笑，将有何缘？"

时，五百比丘尼即相将至婆陀比丘尼所，头面礼足。尔时，五百比丘尼白婆陀曰："有何因缘独座树下而笑耶？"

尔时，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我向者在此树下自忆无数宿命之事，复见昔日所经历身，死此生彼，皆悉观见。"

时，五百比丘尼复白言："惟愿当说曩昔之缘！

时，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曰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现于世。尔时，世界名槃头摩，人民炽盛，不可称计。尔时，如来游彼国界，将十六万八千比丘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时佛名号流布四远：'毗婆尸佛者众相具足，是一切人良佑福田。'尔时，彼国界中有童子名曰梵天，颜貌端正，世之希有。

“时，彼童子手执宝盖而行诸街巷中。时有居士妇亦复端正，亦从此道行，众人皆共观看。时童子便作是念：‘我今亦复端正，手执宝盖，众人皆不观视我身，此诸人民皆共观此女人。我今要当作方便，使人观视我。’时彼童子即出彼城，往至毗婆尸佛所，手执宝华，供养七日七夜，亦作誓愿：‘设当毗婆尸佛有此神足，有此神力，是世间、天上福田，持此功德，使我将来之世作女人身，人民见之莫不喜踊。’

“尔时，彼童子七日七夜供养彼佛已，随命长短，后便生三十三天，于彼作女人身，极为端正，玉女中第一，以五事功德胜彼天女。云何为五？所谓天寿、天色、天乐、天威福、天自在。时三十三天见已，各自说曰：‘此天女者，极为殊妙，无与等者。’其中或有天子作是说：‘此天女我应得以为天后。’各相竞争。时大天王说曰：‘汝等勿共斗讼，其中能说极妙法者，便以此天女与之作妇。’

“尔时，有一天子便说斯偈：

“‘若起若复坐，寤寐无有欢，
设我眠睡时，然后乃无欲。’

“尔时，复有天子而说斯偈：

“‘汝今故为乐，于眠无念想，
我今兴欲念，如似打战鼓。’

“尔时，复有天子而说斯偈：

“‘设复打战鼓，犹有休息时，
我欲驰速疾，如水流不停。’

“尔时，复有天子而说斯偈：

“‘如水漂大木，犹有休息时，
我恒思想欲，如杀象不眴。’

“尔时，诸天中最尊天子，与诸天人而说斯偈：

“‘汝等犹闲暇，各能说斯偈：
我今不自知，为存为亡乎？’

“尔时，诸天人白彼天子曰：‘善哉！天子，所说偈者极为清妙。今以此天女奉贡天王。’尔时，天女即入天王宫。汝等诸妹勿有犹豫。所以然者？尔时童子供养佛上宝盖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尔时童子身者，即我身是也。

“过去三十一劫有式诘如来，出现于世，游化于野马世界，与大

比丘众十六万人俱。尔时，彼天女后便命终而生人中，受女人身，极为端正，世之希有。时式诘如来到时，著衣持钵，入野马城乞食。时彼天女人复为长者妇，以好饮食，奉上式诘如来，亦作誓愿：‘持此功德之业，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颜貌端正，与人殊异。’

“尔时，彼女人后便命终，生三十三天，于彼复作女人身，极为端正，有五事功德胜彼诸天。尔时天女，岂异人乎？莫作是观！所以然者？彼女人者，则我身是。

“即于彼劫毗舍罗婆如来出现于世，尔时天女随寿长短，命终之后来生人中，受女人身，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复与长者居士作妇。尔时，长者妇复以妙衣好服奉上如来，发此誓愿：‘使我将来之世得作女身。’时彼妇女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颜貌端正，胜彼天女。尔时彼女人者，岂异人乎？莫作斯观！所以然者？尔时女人者，则我身是。

“时彼女人随寿长短，命终之后，来生人中，在波罗柰大城，与月光长者作妇婢，颜貌粗丑，人所恶见。自毗舍罗婆去世，更无佛出。尔时，辟支佛游化。时月光长者妇告其婢曰：‘汝在外游行，求觅沙门，颜貌端正，入吾意者，将来在家，吾欲供养。’尔时，彼婢即出家中，在外求觅沙门，遇见辟支佛城内游乞，然颜貌粗恶，姿色丑弊。时彼婢使语辟支佛曰：‘大家欲见，愿屈至家。’即入白主：‘沙门已至，可往相见。’

“时长者妇见沙门已，心不欢乐，即语其婢：‘此还发遣，吾不布施。所以然者？由其颜貌粗弊故。’尔时，其婢语夫人曰：‘设夫人不惠施沙门者，我今日所应食分，尽用惠施。’时彼夫人即出食分，细麨一升。时彼婢便授与沙门，辟支佛受此食已，飞在虚空，作十八变。时长者婢复作誓愿：‘持此功德，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使我将来之世，得作女人，极为端正。’

“时彼辟支佛手擎钵饭，绕城三匝。时月光长者将五百商人集普会讲堂。时彼城中男女大小，见辟支佛擎钵饭，飞在虚空，见已，相谓言：‘斯是何人功德乃尔乎？谁遇此辟支佛饭食惠施？’

“时长者婢语夫人曰：‘愿出观向沙门神德，飞在虚空，作十八变，神德无量。’时长者妇告其婢曰：‘今所惠施沙门之食，设获福者，尽持与我，我当与汝二日食值。’其婢报曰：‘不堪任以福相与。’夫人告曰：‘与汝四日食值，乃至十日食值。’其婢报曰：‘我不堪任以福相与。’夫人告曰：‘我今与汝百枚金钱。’其婢报曰：‘我不须。’夫人复告：‘与汝二百，乃至千枚金钱。’其婢报曰：‘我亦不须。’夫人告曰：‘我免汝身，使不作婢。’婢报曰：‘我亦不须求为良人。’夫人复告：‘汝作夫人，我为婢使。’其婢报曰：‘我亦不须求为夫人。’夫人告曰：‘我今当取汝挝打，毁兀耳鼻，截汝手足，当断汝头。’其婢报曰：‘如斯之痛，尽堪任受，终不以福而相惠施；身属大家，心善各异。’尔时，长者妇即挝其婢。

“时五百商人各作斯论：‘此神人者今来乞食，必当是我家施

与。’时月光长者发遣诸人，还来入家，见夫人取婢鞭打，即问之曰：‘以何因缘而鞭此婢？’

“时婢便以斯因缘具白。时月光长者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摄夫人以为婢使，使其婢代夫人处。

“尔时，波罗柰城有王治化，名梵摩达。时彼大王闻月光长者饭辟支佛，甚怀喜悦，乃遇真人，随时惠施。梵摩达王即遣人召月光长者，而告之曰：‘汝实饭神仙真人乎？’长者白王：‘实遇真人，以食惠施。’时梵摩达王寻时赏赐，更增职位。时长者婢随寿长短，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颜貌殊妙，世之希有，五事功德胜彼诸天。诸妹，莫作是观！尔时长者婢，即我身是也。

“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楼孙如来，时彼天女随寿长短，命终之后生于人中。尔时，与耶若达梵志作女。时此女人复饭如来，发誓愿，求作女人身。后命终生三十三天，颜貌端正，胜诸天女；复从彼命终，生于人中。

“尔时，拘那含牟尼佛出现于世。时彼天女为长者女，复以金华供养拘那含牟尼佛：‘持此功德，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使我后身得作女人身。’时此女人随寿长短，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于彼端正，出众天女上，有五事功德而不可及。尔时长者女供养拘那含牟尼佛，岂异人乎？莫作斯观！尔时长者女人，则我身是。

“时彼天女随寿长短，来生人中，复与长者作妇，颜貌殊特，世间希有。

“尔时，迦葉如来出现于世，时长者妇七日七夜，供养迦葉佛，发誓愿言：‘使我将来世得作女人身。’时长者妇随寿长短，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有五事功德胜彼天女。尔时长者妇供养迦葉佛者，岂异人乎？莫作斯观！尔时长者妇，则我身是。

“于此贤劫释迦文佛出现于世，时彼天女命终之后生罗阅城中，与劫毗罗婆罗门作女，颜貌端正，出诸女人表。劫毗罗婆罗门女正以紫磨金像，至彼女人所，黰如似墨，意不贪五欲。诸妹，莫作斯观！此女人身岂异人乎？尔时婆罗门女者，则我身是也。

“诸妹当知：缘昔日功报，与比钵罗摩纳作妇，所谓摩诃迦葉是。尊大迦葉先自出家，后日我方出家，自忆昔日所经历女人之身，是以今故自笑耳！我以无智自蔽，供养六如来，求作女人身。以此因缘，故笑昔日所经历。”

尔时，众多比丘闻婆陀比丘尼自忆宿命无数世时事，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如来。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颇见声闻之中比丘尼，自忆无数世事如斯人乎？”

诸比丘白佛：“不见，世尊。”

佛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自忆宿命无数世事，劫毗罗比丘尼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座，须臾退座，前白佛言："劫为长短、为有限乎？"

佛告比丘："劫极长远，我今与汝引譬，专意听之，吾今当说！"尔时，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当知：犹如铁城纵广一由旬，高一由旬，芥子满其中，无空缺处。设有人来，百岁取一芥子，其铁城芥子犹有减尽，然后乃至为一劫，不可称计。所以然者？生死长远，无有边际，众生恩爱缚著，流转生死，死此生彼，无有穷已。我于其中厌患生死。如是，比丘，当求巧便，免此爱著之想。"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爱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之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彼比丘白佛言："世尊，劫为长远？"

佛告比丘："劫极长远，不可以算筹量。我今当与汝引譬喻，善思念之，吾今当为汝说！"尔时，彼比丘从佛受教。

世尊告曰："犹如大石山纵广一由旬，高一由旬，设有人来手执天衣，百岁一拂，石犹磨灭，劫数难限。所以然者？劫数长远，无有边际，如此非一劫、百劫。所以然者？生死长远，不可限量，无有边际。众生之类，无明所弊，流浪生死，无有出期，死此生彼，无有穷已。我于其中厌患生死。如是，比丘，当求巧便，免此爱著之想。"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随时闻法有五功德，恒不失时。云何为五？未曾闻法便闻之，已闻便受持，除去狐疑，亦无邪见，解甚深之法。是谓，比丘，随时闻法有此五功德。是故，比丘，当念常听甚深之法，此是我之教诫。如是，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摩诃婆那园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

尔时，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如

来告大将曰：“施主檀越有五功德。云何为五？

“于是，施主名闻远布：‘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周穷济乏，无有爱惜。’是谓，师子大将，第一功德由施主所致。

“复次，师子大将，施主檀越若至刹利众、婆罗门众、沙门众中，皆无所畏，亦无疑难，是谓，师子，第二功德。

“复次，施主檀越多为人所爱念，普来宗仰，如子爱母，其心不相离，施主亦复如是，多为人所爱。

“复次，师子，施主檀越布施之时，发欢喜心，以有欢喜即有悦豫，意性坚固，是时便自觉有乐有苦，亦不变悔，如实而自知。云何自知？知有苦谛、苦集、苦尽、苦出要谛，如实知之。”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施为众福具，而逮第一义，
其能忆施者，便发欢喜心。

“复次，师子长者，施主檀越布施之时，身坏命终，生三十三天，又有五事胜彼诸天。云何为五？一者、颜貌豪贵，威神光明；二者、所欲自在，无事不果；三者、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值富贵家；四者、饶财多宝；五者、言从语用。是谓，师子，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

尔时，师子大将闻佛所说，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前白佛言：“惟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师子大将已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座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至家中，办具种种饮食，敷好坐具，即白：“时至，今正是时。惟愿大圣垂愍临顾！”

尔时，世尊到时，著衣持钵，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至大将家，各次第坐。尔时，师子将军见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尔时，大将行食之时，诸天在虚空中而告之曰：“此是阿罗汉，斯人向阿罗汉，施此得福多，施此得福少；此是阿那含，此人向阿那含；此人是斯陀含，斯人向斯陀含道；此人是须陀洹，斯人向须陀洹道；是人七生往返，此人一生；此是持信，此人奉法；此是利根，此是钝根；此人下卑；此人精进持戒，此人犯戒；施此人得福多，施此人得福少。”

尔时，师子大将闻诸天语已，亦不经怀，见如来食已讫，除去钵器，更取小座，在如来前坐。尔时，师子大将白世尊言：“我向者有诸天来至我所，而告之曰……”从罗汉至犯戒，皆具白如来。“虽闻斯言，亦不经怀，亦不生此念：‘我当舍此施彼，舍彼施此。’然我复生斯念：‘应施一切众生，有形之类，由食而存，无食则丧。’我躬自从如来闻说斯偈，恒在心怀而不忘失。云何名为偈？

“‘施当普平等，终不有所逆，
　　必当遇圣贤，缘斯而得度。’

“是谓，世尊，斯偈所说，我躬从如来闻之，恒念奉行。”

佛告大将：“善哉！斯名菩萨之心，平等惠施。若菩萨布施之时，亦不生此念：‘我当与此，置此。’恒有平等而惠施，亦复有此念：‘一切众生有食则存，无食则亡。’菩萨行施之时，亦复思惟此业。”便说斯偈：

“夫人修其行，行恶及其善，
　彼彼自受报，行终不衰耗。
　如人寻其行，即受其果报，
　为善获其善，作恶受恶报。
　为恶及其善，随人之所习，
　如似种五谷，各获其果实。

“师子大将，当以此方便，知善恶各有其行。所以然者？从初发意至于成道，心无增减，不选择人，亦不观其地。是故，师子，若欲惠施之时，恒念平等，勿兴是非之心。如是，师子，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复说偈曰：

“施欢人所爱，众人所称叹，
　所至无疑难，亦无嫉妒心。
　是故智者施，除去诸恶想，
　长夜至善处，诸天所嘉叹。”

尔时，世尊说斯语已，便从座起而去。

尔时，师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夫施之家当施何处？”

世尊告王：“随心所欢，便于彼施。”

王复白佛：“为施何处，得大功德？”

佛告王曰：“汝前所问当施何处，今复问获福功德。”

王白佛言：“我今问如来为施何处，获其功德？”

佛告王曰：“吾今还问，王随所乐，还报吾。云何，大王，若有刹利子来，婆罗门子来，然愚惑无所知，心意错乱，恒不一定，来至王所，而问王言：‘我等当恭奉圣王，随时所须。’云何，大王，须此人在左右乎？”

王白佛言：“不须也，世尊。所以然者？由彼人无有黠慧，心识

不定，不堪候外敌之所致也。”

佛告王曰：“云何，大王，若刹利、婆罗门种多诸方便，无有恐难，亦不畏惧，能除外敌，来至王所，而白王言：‘我等随时瞻奉圣王，惟愿恩垂，当见纳受！’云何，大王，当受斯人不？”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当纳受斯人。所以然者？由彼人堪任候外敌，无有畏难，亦不恐惧。”

佛告王曰：“今比丘亦复如是，诸根完具，舍五成六，护一降四，施此之人，获福最多。”

王白佛言：“云何比丘舍五成六，护一降四？”

佛告王曰：“于是，比丘舍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如是，比丘，名为舍五。云何比丘成就六？王当知之：若比丘见色已，不起色想，缘此护眼根，除去恶不善念而护眼根；若耳、鼻、口、身、意不起意识而护意根。如是，比丘成就六。云何比丘而护一？于是，比丘系念在前。如是，比丘而护一。云何比丘而降四？于是，比丘降身魔、欲魔、死魔、天魔，皆悉降伏。如是，比丘降伏于四。如是，大王，舍五就六，护一降四，施如此之人，获福难量。大王，邪见与边见相应，如斯之人施盖无益。”

时，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施斯之人其福难量。若比丘成就一法，福尚难量，何况余者？云何为一法？所谓身念是也。所以然者？尼揵子恒计身行、意行，不计口行。”

佛告王曰：“尼揵子者愚惑，意常错乱，心识不定，是彼师法故，致斯言耳！彼受身行之报，口行之报盖不足言，意行无形而不可见。”

王白佛言：“此三行中何者最重？身行耶？口行耶？意行？”

佛告王曰：“此三行中意行最重，口行、身行盖不足言。”

王白佛言：“复何因缘故，说念意最为第一？”

佛告王曰：“夫人所行，先意念，然后口发；口已发，便身行杀、盗、淫。舌根不定，亦无端绪，正使彼人命终，身根、舌根在。大王，彼人何以故身、口不有所设耶？”

王白佛言：“彼人以无意根故，致斯变耳！”

佛告王曰：“当以此方便，知意根最为重，余二者轻。”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心为法本，心尊心使，
心之念恶，即行即施，
于彼受苦，轮轹于辙。
心为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行即为，
受其善报，如影随形。”

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如来，为恶之人，身行恶，随行堕恶趣。"

佛告王言："汝为观何等义，而来问我为施何人，获福益多？"

王白佛言："我昔至尼揵子所，问尼揵子曰：'当于何处惠施？'尼揵子闻我所问已，更论余事，亦不见报。时尼揵子语我言：'沙门瞿昙作是说：施我得福多，余者无福；当施我弟子，不应施余人。其有人民施我弟子者，其福不可量也。'"

佛告王曰："尔时，为云何报之？"

王白佛言："时我便作是念：'或有斯理，惠施如来，其福难量。'今故问佛，为与何处，其福难量？然今，世尊，不自称誉，亦不毁人。"

佛告王曰："我口不作是说：'施我得福多，余者不得福。'但我今日所说：钵中遗余，持与人者，其福难量；以清净之心，著净水中，普生斯念：'斯中有形之类，蒙佑无量，何况人形！'但，大王，我今所说施持戒人，其福难量；与犯戒人者，盖不足言。

"大王当知：如田家子善治其地，除去秽恶，以好谷子著良田中，于中获子无有限量；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亦不除去秽恶而下谷子，所收盖不足言。今比丘亦复如是，若比丘舍五就六，护一降四，如斯之人，其施惠者，其福无量；与邪见之人，盖不足言。犹如，大王，刹利种、婆罗门种，意无疑难，能降外敌，当观亦如罗汉之人。彼婆罗门种意不专定者，当观如邪见之人。"

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施持戒之人，其福难量。自今已后，其有来求索者，终不违逆。若复四部之众，有所求索者，亦不逆之，随时给与衣被、饮食、床卧具，亦复施与诸梵行者。"

佛告之曰："勿作是说。所以然者？施畜生之类，其福难量，况复人身乎！但我今日所说者，施持戒人难计，非犯戒人。"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重复自归，然世尊殷勤，乃至于斯。外道异学恒诽世尊，又且世尊恒叹誉彼人；外道异学贪著利养，又复如来不贪利养。国事多猥，欲还所止。"

佛告王曰："宜知是时。"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杀庶母百子，即怀变悔："我造恶源，极为甚多，复用此为？由王位故，杀此百人，谁能堪任除我愁忧？"波斯匿王复作是念："唯有世尊能去我忧耳！"时复作斯念："我今不宜怀此愁忧，默然至世尊所，当驾王威至世尊所。"时波斯匿王告群臣曰："汝等催驾宝羽之车，如前王法，欲出舍卫城，亲近如来。"

群臣闻王教已，即时严驾羽宝之车，即来白王言："严驾已讫，王知是时。"

时，波斯匿王即乘羽宝车，椎钟鸣鼓，悬缯幡盖，人从皆著铠器，诸臣围绕，出舍卫城，往至祇洹。步入祇洹精舍，如前王法，除五威仪：盖、天冠、拂、剑、履屣，尽舍之。至世尊所，头面布地，复以手摩如来足，并自陈启："我今悔过，改往修来，愚惑不别真伪，杀庶母百子，由王威力故。今来自悔，惟愿纳受！"

佛告王曰："善哉！大王，还就本位，今当说法。"

波斯匿王即从座起，礼世尊足，还诣本位。

佛告王曰："命极为脆，极寿不过百年，所出无几。人寿百年，计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彼三十三天正寿千岁。计人中寿寿十万岁，复计还活地狱中一日一夜；复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还活地狱中五千岁，或寿半劫，或寿一劫，随人所作行。或有中夭者，计人中之寿百亿之岁。智者恒念普修此行，复用此恶为？乐少苦多，其殃难计。是故，大王，莫由己身、父母、妻子、国土、人民，施行罪业，亦莫为王身故而作罪本。犹如石蜜，为初甜后苦；此亦如是，于短寿之中何为作恶？

"大王当知：有四大畏恒逼人身，终不可制约，亦复不可咒术、战斗、药草所抑折：生、老、病、死。亦如四大山从四方来，各各相就，摧坏树木，皆悉磨灭，此四事者亦复如是。大王当知：若生来时，使父母怀忧、愁、苦、恼，不可称计；若老来至，无复少壮，坏败形貌，支节渐缓；若病来至，丁壮之年，无复气力，转转命促；若死来至，断于命根，恩爱别离，五阴各散。是谓，大王，有此四大，皆不得自在。

"若复有人亲近杀生，受诸恶原；若生人中，寿命极短。若人习盗，后生贫困，衣不盖形，食不充口。所以然者？皆由取他财物故，故致斯变；若生人中，受苦无量。若人淫他，后生人中，妻不贞良。

"若人妄语，后生人中，言不信用，为人轻慢，皆由前世诈称虚伪故。若人恶言，受地狱罪；若生人中，颜色丑陋，皆由前世恶言，故致斯报。若人绮语，受地狱罪；若生人中，家中不和，恒被斗乱。所以然者？皆由前身所造之报。若人两舌，斗乱彼此，受地狱罪；若生人中，家不和，恒有诤讼。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斗乱彼此之所致也。

"若人喜憎嫉他，受地狱罪；若生人中，为人所憎，皆由前世行本之所致也。若人兴谋害之心，受地狱罪；若生人中，意不专定。所以然者？皆由前世兴斯心故。若复有人习于邪见，受地狱罪；若生人中，聋盲喑哑，人所恶见，所由尔者，皆因前世行本所致也。

"是谓，大王，由此十恶之报，致斯殃衅，受无量苦，况复外者乎？是故，大王，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以理治民，亦莫非理。大王，诸以正法治民者，命终之后皆生天上。正使，大王，命终之后，人民追忆，终不忘失，名称远布。

"大王当知：诸以非法治化人民，死后皆生地狱中。是时，狱卒

以五缚系之，其中受苦不可称量；或鞭，或缚，或捶，或解诸支节，或取火炙，或以熔铜灌其身，或剥其皮，或以草著腹，或拔其舌，或刺其体，或锯解其身，或铁臼中捣，或轮坏其形，使走刀山剑树，不令停息；抱热铜柱，或挑其眼，或坏耳根，截手足、耳鼻，已截复生。复举身形著大镬中，复以铁叉扰动其身，不令息住，复从镬中出，生拔脊筋，持用治车；复使入热炙地狱中，复入热屎地狱中，复入刺地狱中，复入灰河地狱中，复入刀树地狱中；复令仰卧，以热铁丸使食之，肠胃五藏皆悉烂尽，从下而过；复以熔铜而灌其口，从下而过，于中受苦恼，要当罪毕，然后乃出。如是，大王，众生入地狱，其事如是，皆由前世治法不正之所致也。”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百年习放逸，后故入地狱，
斯竟何足贪？受罪难称计。

“大王，以法治化，自济其身，父母、妻子、奴婢、亲族，将护国事。是故，大王，常当以法治化，勿以非法。人命极短，在世须臾间耳！生死长远，多诸畏难。若死来至，于中呼哭，骨节离解，身体烦疼。尔时，无有救者，非有父母、妻子、奴婢、仆从、国土、人民所能救也。有此之难，谁堪代者，唯有布施、持戒，语常和悦，不伤人意，作众功德，行诸善本。”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智者当惠施，诸佛所嘉叹，
是故清净心，勿有懈慢意。
为死之所逼，受大极苦恼，
至彼恶趣中，无有休息时。
若复欲来时，极受于苦恼，
诸根自然坏，由恶无休息。
若医师来时，合集诸药草，
不遍其身体，由恶无休息。
若复亲族来，问其财货本，
耳亦不闻声，由恶无休息。
若复移在地，病人卧其上，
形如枯树根，由恶无休息。
若复已命终，身命识已离，
形如墙壁土，由恶无休息。
若复彼死尸，亲族举冢间，
彼无可恃者，唯福可怙耳！

“是故，大王，当求方便，施行福业。今不为者，后悔无益。”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如来由福力，降伏魔官属，
今已逮佛力，是故福力尊。

“是故，大王，当念作福，为恶寻当悔，更莫复犯。”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虽为极恶原，悔过渐复薄，
是时于世间，根本皆消灭。

“是故，大王，莫由己身，修行其恶；莫为父母、妻子、沙门、婆罗门，施行于恶，习其恶行。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非父母兄弟，亦非诸亲族，
能免此恶者，皆舍归于死。

“是故，大王，自今已后，当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国王波斯匿夜梦见十事。王即觉悟，大用愁怖，惧畏亡国及身、妻、子。明日即召公卿、大臣、明智道士、婆罗门能解梦相者，悉来集会。王即为说夜梦十事：“谁能解者？”
婆罗门言：“我能解之；恐王闻之，即当不乐。”
王言：“便说之”
婆罗门言：“当亡国王及王太子、王妻。”
王言：“云何，诸人，宁可禳厌不耶？”
婆罗门言：“斯事可禳厌之；当杀太子及王所重大夫人、边傍侍者、仆从、奴婢，并所贵大臣，以用祠天王；所有卧具、珍琦宝物，皆当火烧，以祠于天。如是，王身及国可尽无他。”
王闻婆罗门言，大用愁忧不乐，却入斋室，思念此事。王有夫人名曰摩利，就到王所，问王意故：“何以愁忧不乐？妾身将有过于王耶？”
王言：“卿无过于我，但莫问是事。卿倘闻之，令汝愁怖！”
夫人答王：“不敢愁怖。”
王言：“不须问也，闻者卿怖！”
夫人言：“我是王身之半，有急缓当杀妾一人。王安隐不以为怖，愿王说之！”

王即为夫人说："昨夜梦见十事：'一者、见三釜罗，两边釜满，中央釜空，两边釜沸气相交往，不入中央空釜中；二者、梦见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梦见大树生华；四者、梦见小树生果；五者、梦见一人索绳，然后有羊，羊主食绳；六者、梦见狐坐金床上，食以金器；七者、梦见大牛还从犊子嗽乳；八者、梦见黑牛群，从四面吼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梦见大陂池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梦见大溪水波流正赤。'梦见已，即寤，大用惶怖，恐亡国及身、妻、子、人民。今召公卿、大臣、道人、婆罗门能解梦者。时有一婆罗门言：'当杀王太子、所重夫人、大臣、奴婢，以祠于天。'以故致愁耳！"

夫人报言："大王，莫愁梦！如人行买金，又以火烧，兼石上磨，好恶自现。今佛近在祇洹精舍，可往问佛，佛解说者，可随佛说。云何信此狂痴婆罗门语，以自愁苦，乃至于斯？"

王方喜寤，即召左右傍臣，速严驾车骑。王乘高盖之车，乘骑侍从数千万人，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下步到佛所，头面礼足，长跪叉手，前白佛言："昨夜梦见十事。愿佛哀我，事事解说！"

佛告王曰："善哉！大王，王所梦者，乃为将来后世现瑞应耳！后世人民不畏禁法，普当淫泆，贪有妻息，放情淫昵，无有厌足，妒忌愚痴，不知惭，不知愧，贞洁见弃，佞谄乱国。

"王梦见三釜罗，两边釜满，中央釜空，两边釜沸气相交往，不入中央空釜中者，后世人民皆当不给足养亲贫穷，同生不亲近，反亲他人，富贵相从，共相馈遗。王梦见一事，正为此耳！

"王梦见马口亦食，尻亦食，后世人民、大臣、百官、长吏、公卿，禀食于官，复食于民，赋敛不息，下吏作奸，民不得宁，不安旧土。王梦见二事，正为此耳！

"王梦见大树生华，后世人民多逢驱役，心焦意恼，常有愁怖，年未满三十，头发皓白。王梦见三事，正为此耳！

"王梦见小树生果，后世女人年未满十五，便行求嫁，抱儿来归，不知惭愧。王梦见四事，正为是耳！

"王梦见一人索绳后有羊，羊主食绳，末后世人夫婿行贾，或入军征，游佯街里，朋党交戏，不肖之妻在家与男子私通栖宿，食饮夫财，快情恣欲，无有愧陋。夫亦知之，效人佯愚。王梦见五事，正为是耳！

"王梦见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后世人贱者当贵，在金床上，坐食饮重味，贵族大姓当给走使，良人作奴婢，奴婢为良人。王梦见六事，正谓此耳！

"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下嗽乳，后世人母，当为女作媒，将他男子与共房室，母住守门，从得财物，持用自给活，父亦同情，佯聋不知。王梦见七事，正谓是耳！

"王梦见黑牛从四面群来，相趣鸣吼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

处，后世人国王、大臣、长吏、人民，皆当不畏大禁，贪淫嗜欲，畜财贮产，妻子大小皆不廉洁，淫泆饕餮，无有厌极，嫉妒、愚痴，不知惭愧，忠孝不行，佞谄破国，不畏上下，雨不时节，气不和适，风尘暴起，飞沙折木，蝗虫啖稼，使兹不熟，帝王人民施行如此，故天使然。又现四边起云，帝王人民皆喜，各言：‘云以四合，今必当雨。’须臾之间云各自散，故现此怪，欲使万民改行，守善持戒，畏惧天地，不入恶道，贞廉自守，一妻一妇，慈心不怒。王梦见八事，正谓此耳！

“王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后世人在阎浮地内，臣当不忠，子当不孝，不敬长老，不信佛道，不敬明经道士，臣贪官赐，子贪父财，无有反复，不顾义理，边国当忠孝，尊敬长老，信乐佛道，给施明经道士，念报反复。王梦见九事，正谓此耳！

“王梦见大溪水流波正赤，后世人诸帝王、国王，当不厌其国，兴师共斗，当作车兵、马兵，当相攻伐，还相杀害，流血正赤。王梦见十事，正谓是耳！尽皆为后世人之事耳！后世人若能心存佛道，奉事明经道人者，死皆生天上；若作愚行，更共相残者，死入三恶道，不可复陈。”

王即长跪，叉手受佛教，心中欢喜，得定慧，无复恐怖。王便稽首作礼，头面著佛足，还宫，重赐夫人，拜为正后，多给财宝，资令施人，国遂丰乐。皆夺诸公卿、大臣、婆罗门俸禄，悉逐出国，不复信用。一切人民皆发无上正真之道。王及夫人礼佛而去。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当正思惟，观色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比丘，于色正思惟，观色无常如实知者，于色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受、想、行、识当正思惟，观识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于识正思惟，观识无常者，则于识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是正思惟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则不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则不能断苦。诸比丘，于色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堪任断苦。”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

“比丘，于色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越生、老、病、死怖。诸比丘，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解脱者，则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贪、心解脱者，则能越生、老、病、死怖。”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爱喜者，则于苦爱喜；于苦爱喜者，则于苦不得解脱、不明、不离欲。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则爱喜苦；爱喜苦者，则于苦不得解脱。诸比丘，于色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于苦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于苦得解脱。

"诸比丘，于色不知、不明、不离欲贪、心不解脱，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离欲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断苦。于色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得解脱者，则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得解脱者，则能断苦。"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不知、不明、不离欲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离欲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怖。

"诸比丘，于色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解脱者，则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解脱者，则能越生、老、病、死怖。"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爱喜者，则于苦爱喜；于苦爱喜者，则于苦不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则爱喜苦；爱喜苦者，则于苦不得解脱。

"诸比丘，于色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于苦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于苦得解脱。"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无常及苦空，非我正思惟，
无知等四种，及于色喜乐。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色，不欣未来色，于现在色厌、离欲、正向灭尽。如是，过去、未来受、想、行、识无常，况现在识！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识，不欣未来识，于现在识厌、离欲、正向灭尽。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圣弟子，如是观者，厌于色，厌受、想、行、识，厌故不乐，不乐故得解脱，解脱者真实智生：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解脱，于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是等解脱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色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识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识，云何有常？

"如是，诸比丘，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无常者则是苦，苦者则非我、非我者则非我所。圣弟子，如是观者，厌于色，厌于受、想、行、识。厌者不乐，不乐则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色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云何有常？受、想、行、识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识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识，云何有常？

"如是，比丘，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无常者则是苦，苦者则非我，非我者则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解脱，于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是等为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众生于色不味者，则不染于色；以众

生于色味故，则有染著。如是众生于受、想、行、识不味者，彼众生则不染于识；以众生味受、想、行、识故，彼众生染著于识。

“诸比丘，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彼诸众生不应厌色；以色为众生患故，彼诸众生则厌于色。如是受、想、行、识不为患者，彼诸众生不应厌识；以受、想、行、识为众生患故，彼诸众生则厌于识。

“诸比丘，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色；以色于众生有出离故，彼诸众生出离于色。如是受、想、行、识于众生无出离者，彼诸众生不应出离于识；以受、想、行、识于众生有出离故，彼诸众生出离于识。

“诸比丘，若我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味是味、患是患、离是离者，我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不脱、不出、不离，永住颠倒，亦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诸比丘，我以如实知此五受阴味是味、患是患、离是离故，我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自证得脱、得出、得离、得解脱结缚，永不住颠倒，亦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昔于色味有求有行，若于色味随顺觉，则于色味以智慧如实见；如是于受、想、行、识味有求有行，若于受、想、行、识味随顺觉，则于识味以智慧如实见。

“诸比丘，我于色患有求有行，若于色患随顺觉，则于色患以智慧如实见；如是受、想、行、识患有求有行，若于识患随顺觉，则于识患以智慧如实见。

“诸比丘，我于色离有求有行，若于色随顺觉，则于色离以智慧如实见；如是受、想、行、识离有求有行，若于受、想、行、识离随顺觉，则于受、想、行、识离以智慧如实见。

“诸比丘，我于五受阴不如实知味是味、患是患、离是离者，我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不脱、不离、不出，永住颠倒，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诸比丘，我以如实知五受阴味是味、患是患、离是离，我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已脱、已离、已出，永不住颠倒，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过去四种说，厌离及解脱，
二种说因缘，味亦复二种。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今当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常独一静处，修不放逸；修不放逸已，当复思惟：'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著法服，信家、非家、出家，为究竟无上梵行，现法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善哉！善哉！比丘快说此言！云'当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修不放逸，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如是说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比丘，若随使使者，即随使死；若随死者，为取所缚。比丘，若不随使使，则不随使死；不随使死者，则于取解脱。"

比丘白佛："知已，世尊。知已，善逝。"

佛告比丘："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比丘白佛言："世尊，色随使使、色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则为取所缚。如是受、想、行、识，随使使、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为取所缚。世尊，若色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于取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于取解脱。如是，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比丘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色随使使、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则为取所缚。如是受、想、行、识，随使使、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则为取所缚。比丘，色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于取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于取解脱。"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独在静处，精勤修习，住不放逸。精勤修习，住不放逸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著法服，信家、非家、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比丘即成罗汉，心得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所问如上，差别者："随使使、随使死者，则增诸数；若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不增诸数。"

佛告比丘："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时，彼比丘白佛言："世尊，若色随使使、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则增诸数。如是受、想、行、识，随使使、随使死，随使使、随使死者，则增诸数。世尊，若色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不增诸数。如是受、想、行、识，不随使使、不随使死，不随使使、不随使死者，则不增诸数。如是，世尊，我于略

说法中，广解其义。”如是乃至得阿罗汉，心得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有异比丘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住不放逸，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著法服，信家、非家、出家学道，为究竟无上梵行，现法身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善哉！善哉！汝作是说：‘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于略说法中，广解其义，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住不放逸，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汝如是说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比丘，非汝所应之法，宜速断除。断彼法者，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白佛言：“知已，世尊。知已，善逝。”

佛告比丘：“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比丘白佛言：“世尊，色非我所应，宜速断除；受、想、行、识非我所应，宜速断除。以义饶益，长夜安乐。是故，世尊，我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色者非汝所应，宜速断除；如是受、想、行、识非汝所应，宜速断除。断除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独一静处，精勤修习，住不放逸；精勤修习，住不放逸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著法服，正信、非家、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比丘成阿罗汉，心得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从座起，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却住一面，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作如是说：‘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

时，彼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若非汝所应，亦非余人所应，此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白佛言：“知已，世尊。知已，善逝。”

佛告比丘：“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比丘白佛言：“世尊，色非我、非我所应，亦非余人所应，是法

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非我、非我所应，亦非余人所应，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是故，我于如来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比丘，色非我、非我所应，亦非余人所应，是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非我、非我所应，亦非余人所应，是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独一静处，精勤修习，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比丘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从座起，为佛作礼，而白佛言：“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放逸住已，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家、非家、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善哉！善哉！汝今作是说：‘善哉！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

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比丘，结所系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白佛言：“知已，世尊。知已，善逝。”

佛告比丘：“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是结所系法，是结所系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结所系法，是结所系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色是结所系法，此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是结所系法，此法宜速除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深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从座起，为佛作礼，而白佛言：“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放逸住

已，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善哉！善哉！汝今作是说：‘善哉！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耶？”

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比丘，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

比丘白佛言：“知已，世尊。知已，善逝。”

佛告比丘：“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比丘白佛言：“世尊，色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如是受、想、行、识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是故我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若色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如是受、想、行、识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波旬。”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比丘名劫波，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比丘心得善解脱。世尊，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脱？”

尔时，世尊告劫波曰：“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心善解脱。善哉！劫波，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劫波，当观知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悉皆无常；正观无常已，色爱即除；色爱除已，心善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悉皆无常；正观无常已，识爱即除；识爱除已，我说心善解脱。劫波，如是，比丘心善解说者，如来说名心善解脱。所以者何？爱欲断故。爱欲断者，如来说名心善解脱。”

时，劫波比丘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

尔时，劫波比丘受佛教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心善解脱，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能令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

佛告罗睺罗：“善哉！善哉！能问如来：‘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令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耶？”

罗睺罗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罗睺罗："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罗睺罗，当观若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观。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实观。如是，罗睺罗，比丘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如是见者，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罗睺罗，比丘若如是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者，比丘是名断爱欲，转去诸结，正无间等，究竟苦边。"

时，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比丘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

罗睺罗白佛言："世尊为法主、为导、为覆。善哉！世尊当为诸比丘演说此义，诸比丘从佛闻已，当受持奉行。"

佛告罗睺罗："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罗睺罗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罗睺罗："当观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实观。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实观。比丘如是知、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罗睺罗，比丘如是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使系著者，超越疑心，远离诸相，寂静解脱，是名比丘断除爱欲，转去诸结，正无间等，究竟苦边。"

时，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使增诸数，非我非彼，结系动摇，
劫波所问，亦罗睺罗，所问二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为佛作礼，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多闻，云何为多闻？"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今问我多闻义耶？"

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比丘当知：若闻色是生厌、离欲、灭尽、寂静法，是名多闻；如是闻受、想、行、识，是生厌、离欲、灭尽、寂静法，是名多闻。比丘，是名如来所说多闻。"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法师，云何名为法师？”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义耶？”

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寂静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寂静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头面作礼，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法次法向，云何法次法向？”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今欲知法次法向耶？”

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比丘，于色向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次法向；如是受、想、行、识，于识向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次法向。”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得见法涅槃，云何比丘得见法涅槃？”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今欲知见法涅槃耶？”

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比丘：“于色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必正解脱，是名比丘见法涅槃；如是受、想、行、识，于识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正解脱，是名比丘见法涅槃。”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名三蜜离提，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说法师，云何名为说法师？”

佛告比丘：“汝今欲知说法师义耶？”

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比丘于色说厌、离欲、灭尽，是名说法师；如是于受、想、行、识，于识说厌、离欲、灭

尽，是名说法师。”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

多闻善说法，向法及涅槃，

三蜜离提问，云何说法师。

如是我闻：一时，佛往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时，有长者子名输屡那，日日游行，到耆阇崛山，诣尊者舍利弗，问讯起居已，却坐一面，语舍利弗言：“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无常色、变易、不安隐色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若沙门、婆罗门于无常、变易、不安隐受、想、行、识而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

“若沙门、婆罗门于无常色、不安隐色、变易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于无常、变易、不安隐受、想、行、识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输屡那，于汝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输屡那，若无常，为是苦耶？”

答言：“是苦。”

“输屡那，若无常、苦，是变易法。于意云何？圣弟子于中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输屡那，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

答言：“无常。”

“若无常，是苦耶？”

答言：“是苦。”

“输屡那，识若无常、苦，是变易法。于意云何？圣弟子于中见识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输屡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识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输屡那，如是于色、受、想、行、识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舍利弗说是经已，长者子输屡那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长者子输屡那见法得法，不由于他，于正法中，得无所畏；从座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舍利弗言：“我今已度，我从今日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为优婆塞。我从今日已，尽寿命，清净归依三

宝。”

时，长者子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欢喜踊跃，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时，有长者子名输屡那，日日游行，到耆阇崛山，诣舍利弗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

时，舍利弗谓输屡那：“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色集不如实知，色灭不如实知，色灭道迹不如实知故，输屡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断色。如是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不如实知，识集不如实知，识灭不如实知，识灭道迹不如实知故，不堪能断识。

“输屡那，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知，色集如实知，色灭如实知，色灭道迹如实知故，输屡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如是，输屡那，若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如实知，识集如实知，识灭如实知，识灭道迹如实知故，输屡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识。

“输屡那，于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又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舍利弗言：“若色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圣弟子宁于中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输屡那，如是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又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又问：“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圣弟子宁于中见识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

“输屡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于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输屡那，圣弟子于色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识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输屡那，圣弟子于识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时，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欢喜踊跃，作礼已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时，有长者子名输屡那，日日游行，到耆阇崛山，诣舍利弗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

时，舍利弗告输屡那："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如实知，色集不如实知，色灭不如实知，色味不如实知，色患不如实知，色离不如实知故，不堪能超越色。若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不如实知，识集不如实知，识灭不如实知，识味不如实知，识患不如实知，识离不如实知故，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超越识。若沙门、婆罗门于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超越色。若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超越识。

"输屡那，于汝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无常者，为苦耶？"

答言："是苦。"

"输屡那，若色无常、苦，是变易法，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输屡那，于汝意云何？如是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

答言："无常。"

"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输屡那，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圣弟子于中宁有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输屡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于一切色，不是我、不畏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输屡那，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于一切识，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输屡那，圣弟子于此五受阴正观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观于诸世间，无所摄受；无摄受者，则无所著；无所著者，自得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长者子输屡那闻舍利弗所说，欢喜踊跃，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非是我。若色是我者，不应于色病、苦生，亦不应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无我故，于色有病、有苦生，亦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于意云何？色为是常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比丘，若无常者，是苦不？”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有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非我、非我所，如实观察；如实观察已，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余五比丘：“色非有我。若色有我者，于色不应病、苦生，亦不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无我故，于色有病、有苦生，亦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于意云何？色为是常、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比丘，若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我所，如实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见非我、非我所，如是观察，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余五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支提竹园精舍。
尔时，有三正士出家未久，所谓尊者阿□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
尔时，世尊知彼心中所念而为教诫：“比丘，此心、此意、此识，当思惟此，莫思惟此，断此欲、断此色，身作证具足住。比丘，宁有色，若常、不变易、正住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无常、变易之法，厌、离欲、灭、寂没。如是色从本以来，一切无常、苦、变易法。如是知已，缘彼色生诸漏害、炽然忧恼皆悉断灭；断灭已，无所著；无所著已，安乐住；安乐住已，得般涅槃。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时，三正士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偷罗国跋提河侧伞盖庵罗树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住于自洲，住于自依；住于法洲，住于法依；不异洲、不异依。比丘，当正观察，住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异洲、不异依。何因生忧悲恼苦？云何有四？何故何系著？云何自观察未生忧悲恼苦而生，已生忧悲恼苦生长增广？”
诸比丘白佛：“世尊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当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比丘，有色，因色系著色，自观察未生忧悲恼苦而生，已生而复增长广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颇有色常恒、不变易、正住耶？”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比丘，色是无常。若善男子知色是无常、苦、变易，离欲、灭、寂静、没，从本以来，一切色无常、苦、变易法知已，若色因缘生忧悲恼苦断，彼断已无所著，不著故安隐乐住，安隐乐住已，名为涅槃；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时，十六比丘不生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竹园毗舍离，清净正观察，
无常苦非我，五三与十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与世间诤，世间与我诤。所以者何？比丘，若如法语者，不与世间诤。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云何为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无常、苦、变易法，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苦、变易法，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谓色是常、恒、不变易、正住者，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受、想、行、识，常、恒、不变易、正住者，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是名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
“比丘，有世间世间法，我亦自知自觉，为人分别演说显示，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非我咎也。诸比丘，云何为世间世间法，我自

知，我自觉，为人演说，分别显示，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是比丘，色无常、苦、变易法，是名世间世间法；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苦，是世间世间法。比丘，此世间世间法，我自知自觉，为人分别演说显示，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我于彼盲无目不知不见者，其如之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人为卑下业，种种求财活命，而得巨富，世人皆知。如世人之所知，我亦如是说。所以者何？莫令我异于世人。诸比丘，譬如一器，有一处人，名为揵茨，有名钵，有名匕匕罗，有名遮留，有名毗悉多，有名婆阇那，有名萨牢。如彼彼所知，我亦如是说。所以者何？莫令我异于世人故。

“如是，比丘，有世间法，我自知自觉，为人分别演说显示，知见而说，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我其如之何！比丘，云何世间世间法，我自知自觉，乃至不知不见？色无常、苦、变易法，是为世间世间法；受、想、行、识，无常、苦、变易法，是世间世间法。比丘，是名世间世间法，我自知自见，乃至盲无目者不知不见，其如之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种种子。何等为五？谓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自落种子、实种子。此五种子不断、不坏、不腐、不中风，新熟坚实，有地界而无水界，彼种子不生长增广。若彼种新熟坚实，不断、不坏、不中风，有水界而无地界，彼种子亦不生长增广。若彼种子新熟坚实，不断、不坏、不腐、不中风，有地、水界，彼种子生长增广。

“比丘，彼五种子者，譬取阴俱识；地界者，譬四识住；水界者，譬贪喜。四取攀缘识住。何等为四？于色中识住，攀缘色，喜贪润泽，生长增广；于受、想、行中识住，攀缘受、想、行，贪喜润泽，生长增广。

“比丘，识于中若来、若去、若住、若没、若生长增广。比丘，若离色、受、想、行，识有若来、若去、若住、若生者，彼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益生痴，以非境界故。色界离贪，离贪已，于色封滞，意生缚断；于色封滞，意生缚断已，攀缘断；攀缘断已，识无住处，不复生长增广。受、想、行界离贪，离贪已，于行封滞，意生触断；于行封滞，意生触断已，攀缘断；攀缘断已，彼识无所住，不复生长增广。不生长故，不作行；不作行已住；住已知足；知足已解脱；解脱已，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著；无所取、无所著已，自觉

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说彼识不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所至趣，唯见法，欲入涅槃、寂灭、清凉、清净、真实。”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封滞者不解脱，不封滞则解脱。云何封滞不解脱？比丘，攀缘四取阴识住。云何为四？色封滞识住，受、想、行封滞识住，乃至非境界故，是名封滞，故不解脱。云何不封滞则解脱？于色界离贪，受、想、行、识离贪，乃至清净真实，是则不封滞则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我于此五受阴，五种如实知：色如实知，色集、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是受、想、行、识如实知，识集、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

“云何色如实知？诸所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是名色，如是色如实知。云何色集如实知？于色喜爱，是名色集，如是色集如实知。云何色味如实知？谓色因缘生喜乐，是名色味，如是色味如实知。云何色患如实知？若色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色患，如是色患如实知。云何色离如实知？若于色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色离，如是色离如实知。

“云何受如实知？有六受身：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是名受，如是受如实知。云何受集如实知？触集是受集，如是受集如实知。云何受味如实知？缘六受生喜乐，是名受味，如是受味如实知。云何受患如实知？若受无常、苦、变易法，是名受患，如是受患如实知。云何受离如实知？于受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受离，如是受离如实知。

“云何想如实知？谓六想身。云何为六？谓眼触生想，耳、鼻、舌、身、意触生想，是名想，如是想如实知。云何想集如实知？谓触集是想集，如是想集如实知。云何想味如实知？想因缘生喜乐，是名想味，如是想味如实知。云何想患如实知？谓想无常、苦、变易法，是名想患，如是想患如实知。云何想离如实知？若于想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想离，如是想离如实知。

“云何行如实知？谓六思身：眼触生思，耳、鼻、舌、身、意触生思，是名为行，如是行如实知。云何行集如实知？触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实知。云何行味如实知？谓行因缘生喜乐，是名行味，如是行味如实知。云何行患如实知？若行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行患，

如是行患如实知。云何行离如实知？若于行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行离，如是行离如实知。

“云何识如实知？谓六识身：眼识身，耳、鼻、舌、身、意识身，是名为识身，如是识身如实知。云何识集如实知？谓名色集，是名识集，如是识集如实知。云何识味如实知？识因缘生喜乐，是名识味，如是识味如实知。云何识患如实知？若识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识患，如是识患如实知。云何识离如实知？谓于识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识离，如是识离如实知。

“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如是见，离欲向，是名正向。若正向者，我说彼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知、如实见，于色生厌、离欲，不起诸漏，心得解脱；若心得解脱者，则为纯一；纯一者，则梵行立；梵行立者，离他自在，是名苦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处善、三种观义。尽于此法得漏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身作证具足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云何比丘七处善？

“比丘，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灭道迹、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是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灭道迹、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云何色如实知？诸所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是名为色，如是色如实知。云何色集如实知？爱喜是名色集，如是色集如实知。云何色灭如实知？爱喜灭是名色灭，如是色灭如实知。云何色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色灭道迹，如是色灭道迹如实知。云何色味如实知？谓色因缘生喜乐，是名色味；如是色味如实知。云何色患如实知？若色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色患，如是色患如实知。云何色离如实知？谓于色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色离，如是色离如实知。

“云何受如实知？谓六受：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是名受，如是受如实知。云何受集如实知？触集是受集，如是受集如实知。云何受灭如实知？触灭是受灭，如是受灭如实知。云何受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名受灭道迹，如是受灭道迹如实知。云何受味如实知？受因缘生喜乐，是名受味，如是受味如实知。云何受患如实知？若受无常、苦、变易法，是名受患，如是受患如实知。云何受离如实知？若于受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受离，如是受离如实知。

“云何想如实知？谓六想：眼触生想，耳、鼻、舌、身、意触生想，是名为想，如是想如实知。云何想集如实知？触集是想集，如是

想集如实知。云何想灭如实知？触灭是想灭，如是想灭如实知。云何想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名想灭道迹，如是想灭道迹如实知。云何想味如实知？想因缘生喜乐，是名想味，如是想味如实知。云何想患如实知？若想无常、苦、变易法，是名想患，如是想患如实知。云何想离如实知？若于想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想离，如是想离如实知。

“云何行如实知？谓六思身：眼触生思，耳、鼻、舌、身、意触生思，是名为行，如是行如实知。云何行集如实知？触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实知。云何行灭如实知？触灭是行灭，如是行灭如实知。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名行灭道迹，如是行灭道迹如实知。云何行味如实知？行因缘生喜乐，是名行味，如是行味如实知。云何行患如实知？若行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行患，如是行患如实知。云何行离如实知？若于行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行离，如是行离如实知。

“云何识如实知？谓六识身：眼识身，耳、鼻、舌、身、意识身，是名为识，如是识如实知。云何识集如实知？名色集是识集，如是识集如实知。云何识灭如实知？名色灭是识灭，如是识灭如实知。云何识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名识灭道迹，如是识灭道迹如实知。云何识味如实知？识因缘生喜乐，是名识味，如是识味如实知。云何识患如实知？若识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识患，如是识患如实知。云何识离如实知？若识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识离如实知。比丘，是名七处善。

“云何三种观义？比丘，若于空闲、树下、露地，观察阴、界、入，正方便思惟其义，是名比丘三种观义。

“是名比丘七处善、三种观义。尽于此法得漏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取故生著，不取则不著。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比丘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比丘：“云何取故生著？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是我、异我、相在，见色是我、我所而取；取已，彼色若变、若异，心亦随转；心随转已，亦生取著，摄受心住；摄受心住故，则生恐怖、障碍、心乱，以取著故。愚痴无闻凡夫于受、想、行、识，见我、异我、相在，见识是我、我所而取；取已，彼识若变、若异，彼心随转；心随转故，则生取著，摄受心住；住已，则生恐怖、障碍、心乱，以取著故，是名取著。

“云何名不取著？多闻圣弟子于色不见我、异我、相在，于色不见我、我所、而取；不见我、我所而取已，彼色若变、若异，心不随转；心不随何故，不生取著，摄受心住；不摄受住故，则不生恐怖、障碍、心乱，不取著故。如是受、想、行、识，不见我、异我、相在，不见我、我所而取，彼识若变、若异，心不随转；心不随转故，不取著，摄受心住；不摄受心住故，心不恐怖、障碍、心乱，以不取著故，是名不取著。是名取著、不取著。”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生则系著，不生则不系著。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若生则系著？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故，于色爱喜、赞叹、取著，于色是我、我所而取；取已，彼色若变、若异，心随变异；心随变异故，则摄受心住；摄受心住故，则生恐怖、障碍、顾念，以生系著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生系著。

“云何不生不系著？多闻圣弟子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知故，不爱喜、赞叹、取著，不系我、我所而取；以不取故，彼色若变、若异，心不随变异；心不随变异故，心不系著，摄受心住；不摄受心住故，心不恐怖、障碍、顾念，以不生不著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不生不系著。”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云何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若诸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见我。诸沙门、婆罗门见色是我、色异我、我在色、色在我，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我在识、识在我。愚痴无闻凡夫以无明故，见色是我、异我、相在、言我真实不舍；以不舍故，诸根增长；诸根长已，增诸触；六触入处所触故，愚痴无闻凡夫起苦乐觉，从触入处起。何等为六？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

“如是，比丘，有意界、法界、无明界，愚痴无闻凡夫无明触故，起有觉、无觉、有无觉、我胜觉、我等觉、我卑觉、我知我见觉，如是知、如是见觉，皆由六触入故。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触入处，舍离无明而生明，不生有觉、无觉、有无觉、胜觉、等觉、卑觉、我知我见觉，如是知、如是见已，先所起无明触灭，后明触觉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云何为五？色受阴，受、

想、行、识受阴。若沙门、婆罗门以宿命智自识种种宿命，已识、当识、今识，皆于此五受阴；已识、当识、今识，我过去所经。如是色、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识。若可碍可分，是名色受阴。指所碍，若手、若石、若杖、若刀、若冷、若暖、若渴、若饥、若蚊、虻、诸毒虫、风、雨触，是名触碍，是故碍是色受阴。复以此色受阴无常、苦、变易。诸觉相是受受阴，何所觉？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是故名觉相是受受阴。复以此受受阴是无常、苦、变易。诸想是想受阴，何所想？少想、多想、无量想，都无所有，作无所有想，是故名想受阴。复以此想受阴是无常、苦、变易法。为作相是行受阴，何所为作？于色为作，于受、想、行、识为作，是故为作相是行受阴。复以此行受阴是无常、苦、变易法。别知相是识受阴，何所识？识色，识声、香、味、触、法，是故名识受阴。复以此识受阴是无常、苦、变易法。

“诸比丘，彼多闻圣弟子于此色受阴作如是学：‘我今为现在色所食，过去世已曾为彼色所食，如今现在。’复作是念：‘我今为现在色所食，我若复乐著未来色者，当复为彼色所食，如今现在。’作如是知已，不顾过去色，不乐著未来色，于现在色生厌、离欲、灭患、向灭。多闻圣弟子于此受、想、行、识受阴学：‘我今现在为现在识所食，于过去世已曾为识所食，如今现在。我今已为现在识所食，若复乐著未来识者，亦当复为彼识所食，如今现在。’如是知已，不顾过去识，不乐未来识，于现在识生厌、离欲、灭患、向灭，灭而不增，退而不进，灭而不起，舍而不取。于何灭而不增？色灭而不增，受、想、行、识灭而不增。于何退而不进？色退而不进，受、想、行、识退而不进。于何灭而不起？色灭而不起，受、想、行、识灭而不起。于何舍而不取？色舍而不取，受、想、行、识舍而不取。灭而不增，寂灭而住；退而不进，寂退而住；灭而不起，寂灭而住；舍而不取，不生系著；不系著已，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时，众多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我卑下种子，封滞五转七，
二系著及觉，三世阴世食。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信心善男子应作是念：‘我应随顺法，我当于色多修厌离住，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住。’信心善男子即于色多修厌离住，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住，故于色得厌，于受、想、行、识得厌；厌已，离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自念：‘我应随顺法，于色当多修厌住，于受、想、行、识多修厌住。’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于色多修厌住，于受、想、行、识多修厌住已，于色得离，于受、想、行、识得离。我说是等，悉离一切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曰：“若信心长者、长者子来问汝言：‘于何等法知其生灭？’汝当云何答乎？”

阿难白佛：“世尊，若有长者、长者子来问我者，我当答言：‘知色是生灭法，知受、想、行、识是生灭法。’世尊，若长者、长者子如是问者，我当如是答。”

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应如是答。所以者何？色是生灭法，受、想、行、识是生灭法。知色是生灭法者，名为知色；知受、想、行、识是生灭法者，名为知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曰：“若有诸外道出家来问汝言：‘阿难，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如是问者，云何答乎？”

阿难白佛：“世尊，若外道出家来问我言‘阿难，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者，我当答言：‘为于色修厌、离欲、灭尽、解脱、不生故，世尊教人修诸梵行；为于受、想、行、识，修厌、离欲、灭尽、解脱、不生故，教人修诸梵行。’世尊，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问者，我当作如是答。”

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应如是答。所以者何？我实为于色修厌、离欲、灭尽、解脱、不生故，教人修诸梵行；于受、想、行、识，修厌、离欲、灭尽、解脱、不生故，教人修诸梵行。”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为汝说坏、不坏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色是坏法，彼色灭涅槃是不坏法；受、想、行、识是坏法，彼识灭涅槃是不坏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郁低迦修多罗，如增一阿含经四法中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于萨罗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

尔时，聚落主大姓婆罗门闻：沙门释种子于释迦大姓，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成无上等正觉，于此拘萨罗国人间游行，到婆罗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又彼沙门瞿昙如是色貌名称，真实功德，天人赞叹，闻于八方，为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诸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中，大智能自证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为世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演说妙法。“善哉应见！善哉应往！善应敬事！”作是念已，即便严驾，多将翼从，执持金瓶、金杖、伞盖，往诣佛所，恭敬奉事。到于林口，下车步进，至世尊所，问讯安不，却坐一面，白世尊曰：“沙门瞿昙，何论何说？”

佛告婆罗门：“我论因说因。”

又白佛言：“云何论因？云何说因？”

佛告婆罗门：“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

婆罗门白佛言：“世尊，云何为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

佛告婆罗门：“愚痴无闻凡夫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爱乐于色，赞叹于色，染著心住；彼于色爱乐故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恼苦，是则大苦聚集。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婆罗门，是名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

婆罗门白佛言：“云何为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

佛告婆罗门：“多闻圣弟子于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知已，于彼色不爱乐、不赞叹、不染著、不留住；不爱乐、不留往故，色爱则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婆罗门，是名有因有缘灭世间，是名有因有缘世间灭。婆罗门，是名论因，是名说因。”

婆罗门白佛言：“瞿昙，如是论因，如是说因。世间多事，今请辞还。”

佛告婆罗门：“宜知是时。”

佛说此经已，诸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彼时，毗迦多鲁迦聚落有婆罗门来诣佛所，恭敬问讯，却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有年少弟子，知天文、族姓，为诸大众占相吉凶，言有必有，言无必无，言成必成，言坏必坏。瞿昙，于意云

何？”
　　佛告婆罗门：“且置汝年少弟子知天文、族姓。我今问汝，随汝意答。婆罗门，于意云何？色本无种耶？”
　　答曰：“如是，世尊。”
　　“受、想、行、识本无种耶？”
　　答曰：“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汝言我年少弟子知天文、族姓，为诸大众作如是说，言有必有，言无必无，知见非不实耶？”
　　婆罗门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于意云何？颇有色常住百岁耶？为异生异灭耶？受、想、行、识常住百岁耶？异生异灭耶？”
　　答曰：“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于意云何？汝年少弟子知天文、族姓，为大众说，成者不坏，知见非不异耶？”
　　答曰：“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于意云何？此法彼法，此说彼说，何者为胜？”
　　婆罗门白佛言：“世尊，此如法说，如佛所说显现开发。譬如有人溺水，能救获彼，能救迷方示路，暗惠明灯；世尊今日善说胜法，亦复如是显现开发。”
　　佛说此经已，毗迦多鲁迦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从座起，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阴及受阴。云何为阴？若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总说色阴。随诸所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彼一切总说受、想、行、识阴，是名为阴。云何为受阴？若色是有漏、是取，若彼色过去、未来、现在，生贪欲、瞋恚、愚痴及余种种上烦恼心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受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若色有漏是取，彼色能生爱、恚；如是受、想、行、识，有漏是取，彼识能生爱、恚，是名有漏法。云何无漏法？诸所有色无漏非受，彼色若过去、未来、现在，彼色不生爱、恚；如是受、想、行、识，无漏非受，彼识若过去、未来、现在，不生爱、恚，是名无漏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信二阿难，坏法郁低迦，

婆罗及世间，除漏无漏法。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还持衣钵，不语众，不告侍者，独一无二，于西方国土人间游行。

时，安陀林中有一比丘，遥见世尊不语众，不告侍者，独一无二；见已，进诣尊者阿难所，白阿难言：“尊者，当知世尊不语众，不告侍者，独一无二而出游行。”

尔时，阿难语彼比丘：“若使世尊不语众，不告侍者，独一无二而出游行，不应随从。所以者何？今日世尊欲住寂灭少事故。”

尔时，世尊游行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于人所守护林中，住一跋陀萨罗树下。时有众多比丘诣阿难所，语阿难言：“今问世尊住在何所？”

阿难答曰：“我闻世尊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人所守护林中跋陀萨罗树下。”

时，诸比丘语阿难曰：“尊者当知，我等不见世尊已久！若不惮劳者，可共往诣世尊？”哀愍故，阿难知时，默然而许。

尔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夜过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还精舍，举卧具，持衣钵，出至西方人间游行，北至半阇国波陀聚落人守护林中。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置衣钵，洗足已，诣世尊所，头面礼足，于一面坐。

尔时，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示、教、利、喜。

尔时，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见，疾得漏尽？”

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于此座中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见，疾得漏尽’者，我已说法言：当善观察诸阴，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我已说如是法，观察诸阴。而今犹有善男子不勤欲作、不勤乐、不勤念、不勤信，而自慢惰，不能增进得尽诸漏。若复善男子于我所说法，观察诸阴，勤欲、勤乐、勤念、勤信，彼能疾得尽诸漏。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是我，若见我者，是名为行。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转？无明触生爱，缘爱起彼行。彼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彼爱受因、受集、受生、受转。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彼受触因、触集、触生、触转。彼触何因？何集？何生？何转？谓彼触六入处因、六入处集、六入处生、六入处转。彼六入处无常有为，心缘起法；彼触受、行受，亦无常有为，心缘起法。如是观者，而见色是我；不见色是我，而见色是我所；不见色是我所，而见色在我；不见色在我，而见我在色；不见我在色，而见受是我；不见受是我，而见受是我所；不见受是我所，而见受在我；不见受在我，而见我在受；不见我在受，而见想是我；不见想是我，而见想是我所；不见想是我所，而见想在我；不见想在我，而见我在想；不见我在想，而见

行是我；不见行是我，而见行是我所；不见行是我所，而见行在我；不见行在我，而见我在行；不见我在行，而见识是我；不见识是我，而见识是我所；不见识是我所，而见识在我；不见识在我，而见我在识；不见我在识，复作断见、坏有见；不作断见、坏有见，而不离我慢；不离我慢者，而复见我，见我者即是行。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如前所说，乃至我慢。作如是知、如是见者，疾得漏尽。”

佛说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

尔时，世尊于晡时从禅觉，于诸比丘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云何为五？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时，有一比丘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耶？”

佛告比丘：“还座而问，当为汝说。”

时，彼比丘为佛作礼，还复本座，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阴，以何为根？以何集？以何生？以何触？”

佛告比丘：“此五受阴，欲为根，欲集、欲生、欲触。”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而白佛言：“世尊，为说五阴即受，善哉所说！今当更问。世尊，阴即受，为五阴异受耶？”

佛告比丘：“非五阴即受，亦非五阴异受；能于彼有欲贪者，是五受阴。”

比丘白佛：“善哉！世尊，欢喜随喜，今复更问。世尊，有二阴相关耶？”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犹若有一人如是思惟：‘我于未来得如是色、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识。’是名比丘阴阴相关也。”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欢喜随喜，更有所问。世尊，云何名阴。”

佛告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总说阴，是名为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比丘，是名为阴。”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欢喜随喜，更有所问。世尊，何因何缘名为色阴？何因何缘名受、想、行、识阴？”

佛告比丘：“四大因、四大缘，是名色阴。所以者何？诸所有色阴，彼一切悉皆四大，缘四大造故。触因、触缘，生受、想、行，是故名受、想、行阴。所以者何？若所有受、想、行，彼一切触缘故，名色因、名色缘，是故名为识阴。所以者何？若所有识，彼一切名色缘故。”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欢喜随喜，更有所问。云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离？云何受、想、行、识味？云何识患？云何识离？”

佛告比丘：“缘色生喜乐，是名色味；若色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色患；若于色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色离。若缘受、想、行、识生喜乐，是名识味；受、想、行、识，无常、苦、变易法，是名识患；于受、想、行、识，调伏欲贪、断欲贪、越欲贪，是名识离。”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欢喜随喜，更有所问。世尊，云何生我慢？”

佛告比丘：“愚痴无闻凡夫于色见我、异我、相在，于受、想、行、识见我、异我、相在，于此生我慢。”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欢喜随喜，更有所问。世尊，云何得无我慢？”

佛告比丘：“多闻圣弟子不于色见我、异我、相在；不于受、想、行、识，见我、异我、相在。”

比丘白佛：“善哉所说！更有所问。何所知、何所见，尽得漏尽？”

佛告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见，疾得漏尽。”

尔时，会中复有异比丘，钝根无知，在无明[鷇-禾＋卵]起恶邪见，而作是念：“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

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于此众中，若有愚痴人，无智无明，而作是念：‘若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作无我业，谁当受报？’如是所疑，先以解释彼，云何比丘，色为常耶？为非常耶？”

答言：“无常，世尊。”

“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若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我所，如是见者，是为正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便修厌，厌已离欲，离欲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时，众多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阴根阴即受，二阴共相关，

名字因二味，我慢疾漏尽。

杂阿含经卷第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云何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观此五受阴，是生灭法。所谓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云何色集？云何色灭？云何受、想、行、识集？云何受、想、行、识灭？爱喜集是色集，爱喜灭是色灭；触集是受、想、行集，触灭是受、想、行灭；名色集是识集，名色灭是识灭。比丘，如是色集、色灭，是为色集、色灭；如是受、想、行、识集，受、想、行、识灭，是为受、想、行、识集，受、想、行、识灭。”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何等为五？所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善哉！比丘不乐于色，不赞叹色，不取于色，不著于色。善哉！比丘，不乐于受、想、行、识，不赞叹识，不取于识，不著于识。所以者何？若比丘不乐于色，不赞叹色，不取于色，不著于色，则于色不乐，心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乐于识，不赞叹识，不取于识，不著于识，则于识不乐，心得解脱。若比丘不乐于色，心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乐，心得解脱，不灭不生，平等舍住，正念正智。彼比丘如是知、如是见者，前际俱见，永尽无余；前际俱见，永尽无余已，后际俱见，亦永尽无余；后际俱见，永尽无余已，前后际俱见，永尽无余，无所封著。无所封著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亦无所求；无所求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何等为五？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云何色受阴？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受阴。复次，彼色是无常、苦、变易之法。若彼色受阴，永断无余，究竟舍离、灭尽、离欲、寂没，余色受阴更不相续、不起、不出，是名为妙，是名寂静，是名舍离，一切有余爱尽、无欲、灭尽、涅槃。
　　“云何受受阴？谓六受身。何等为六？谓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是名受受阴。复次，彼受受阴无常、苦、变易之法，乃至灭尽、涅槃。
　　“云何想受阴？谓六想身。何等为六？谓眼触生想，乃至意触生想，是名想受阴。复次，彼想受阴无常、苦、变易之法，乃至灭尽、

涅槃。
“云何行受阴？谓六思身。何等为六？谓眼触生思，乃至意触生思，是名行受阴。复次，彼行受阴无常、苦、变易之法，乃至灭尽、涅槃。
“云何识受阴？谓六识身。何等为六？谓眼识身，乃至意识身，是名识受阴。复次，彼识受阴是无常、苦、变易之法，乃至灭尽、涅槃。
“比丘，若于此法以智慧思惟、观察、分别、忍，是名随信行；超升离生，越凡夫地，未得须陀洹果，中间不死，必得须陀洹果。
“比丘，若于此法增上智慧思惟、观察、忍，是名随法行；超升离生，越凡夫地，未得须陀洹果，中间不死，必得须陀洹果。
“比丘，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三结尽断知，谓身见、戒取、疑。比丘，是名须陀洹果；不堕恶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后究竟苦边。
“比丘，若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不起心漏，名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离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于五受阴生我见系著，使心系著而生贪欲。比丘，多闻圣弟子有慧有明，于此五受阴不为见我系著，使心结缚而起贪欲。
“云何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于五受阴见我系著，使心结缚而生贪欲？比丘，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见色是我、异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无慧无明，于五受阴说我系著，使心结缚而生贪欲。
“比丘，云何圣弟子有慧有明，不说我系著，使结缚心而生贪欲？圣弟子不见色是我、异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识，不见是我、异我、相在。如是，多闻圣弟子有慧有明，于五受阴不见我系著，使结缚心而生贪欲。若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正观皆悉无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比丘，若沙门、婆罗门计有我，一切皆于此五受阴计有我。何等为五？诸沙门、婆罗门于色见是我、异我、相在；如是受、想、

行、识，见是我、异我、相在。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计我、无明、分别如是观，不离我所；不离我所者，入于诸根；入于诸根已，而生于触，六触入所触，愚痴无闻凡夫生苦乐，从是生此等及余。谓六触身，云何为六？谓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比丘，有意界、法界、无明界，无明触所触。愚痴无闻凡夫言有、言无、言有无、言非有非无、言我最胜、言我相似，我知、我见。

“复次，比丘，多闻圣弟子住六触入处，而能厌离无明，能生于明。彼于无明离欲而生于明，不有、不无、非有无、非不有无、非有我胜、非有我劣、非有我相似，我知、我见。作如是知、如是见已，所起前无明触灭，后明触集起。”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起，出讲堂，于堂阴中大众前，敷座而坐。尔时，世尊叹优陀那偈：

“法无有吾我，亦复无我所，
我既非当有，我所何由生？
比丘解脱此，则断下分结。”

时，有一比丘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无吾我，亦无有我所，我既非当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脱此，则断下分结？”

佛告比丘：“愚痴无闻凡夫计色是我、异我、相在；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多闻圣弟子不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亦非知者，亦非见者。此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色是苦，受、想、行、识是苦；色是无我，受、想、行、识是无我；此色非当有，受、想、行、识非当有；此色坏有，受、想、行、识坏有；故非我、非我所，我、我所非当有。如是解脱者，则断五下分结。”

时，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断五下分结已，云何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比丘：“愚痴凡夫、无闻众生于无畏处而生恐畏。愚痴凡夫、无闻众生怖畏：无我、无我所，二俱非当生。攀缘四识住，何等为四？谓色识住、色攀缘、色爱乐、增进广大生长；于受、想、行、识住，攀缘、爱乐、增进广大生长。比丘，识于此处，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增进广大生长。若作是说：更有异法，识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若增进广大生长者。但有言说，闻已不知，增益生痴，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比丘，离色界贪已，于色意

生缚亦断；于色意生缚断已，识攀缘亦断，识不复住，无复增进广大生长。受、想、行界离贪已，于受、想、行意生缚亦断；受、想、行意生缚断已，攀缘亦断，识无所住，无复增进广大生长。识无所住故不增长，不增长故无所为作，无所为作故则住，住故知足，知足故解脱，解脱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比丘，我说识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除欲见法，涅槃灭尽，寂静清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生灭以不乐，及三种分别，
贪著等观察，是名优陀那。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灭；此是受、想、行、识，此是识集、此是识灭。

“云何色集，受、想、行、识集？愚痴无闻凡夫于苦、乐、不苦不乐受，不如实观察；此受集、受灭、受味、受患、受离不如实观察故，于受乐著生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从集而生，是名色集，是名受、想、行、识集。

“云何色灭，受、想、行、识灭？多闻圣弟子受诸苦、乐、不苦不乐受，如实观察；受集、受灭、受味、受患、受离如实观察故，于受乐著灭，著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皆悉得灭，是名色灭，受、想、行、识灭。

“是故，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比丘，禅思住，内寂其心，精勤方便，如实观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观察，如是分别、种种分别、知、广知、种种知、亲近、亲近修习、入、触、证二经，亦如是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所以者何？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已，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如实观察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云何色集？云何受、想、行、识集？比丘，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观察色集、色味、色患、色离故，乐彼色，赞叹爱著，于未来世色复生；受、想、行、识亦如是广说。彼色生，受、想、行、识生已，不解脱

于色，不解脱于受、想、行、识。我说彼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纯大苦聚，是名色集，受、想、行、识集。云何色灭，受、想、行、识灭？多闻圣弟子如实观察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知故，不乐于色，不赞叹色，不乐著色，亦不生未来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广说。色不生，受、想、行、识不生故，于色得解脱，于受、想、行、识得解脱。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纯大苦聚，是名色灭，受想行识灭。是故，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精勤方便，如实观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观察，如是乃至作证十二经，亦应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已，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如实知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

“云何色集，受想行识集？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故，乐著彼色，赞叹于色；乐著于色，赞叹色故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识集。

“云何色灭，受、想、行、识灭？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故，不乐著色，不赞叹色；不乐著、赞叹色故，爱乐灭；爱乐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云何多闻圣弟子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知彼故不乐著彼识，不赞叹于识；不乐著、赞叹识故，乐爱灭；乐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皆悉得灭。比丘，是名色灭，受、想、行、识灭。

“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观察，乃至作证十二经，亦如是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如实知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

“云何色集，受、想、行、识集？缘眼及色眼识生，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缘受生爱乃至纯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如是，缘耳、鼻、舌、身、意，缘意及法生意识，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缘受

生爱，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识集。

“云何色灭，受、想、行、识灭？缘眼及色眼识生，三事和合生触；触灭则受灭，乃至纯大苦聚灭；如是耳、鼻、舌、身、意，缘意及法意识生，三事和合生触；触灭则受灭，受灭乃至纯大苦聚灭，是名色灭，受、想、行、识灭。

“是故，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观察，乃至作证十二经，亦如是广说。

受与生及乐，亦说六入处，
一一十二种，禅定三昧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身集趣道及有身集灭道。云何有身集趣道？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故，乐色、叹色、著色、住色；乐色、叹色、著色、住色故，爱乐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纯大苦聚生。如是受、想、行、识广说，是名有身集趣道。比丘，有身集趣道，当知即是苦集趣道。

“云何有身集灭道？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故，于色不乐、不叹、不著、不住；不乐、不叹、不著、不住故，彼色爱乐灭；爱乐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苦恼，纯大苦聚灭。如色、受、想、行、识亦如是，是名有身灭道迹。有身灭道迹，则是苦灭道迹，是故说有身灭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及当知，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身边、有身集边、有身灭边。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云何有身边？谓五受阴。云何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名有身边。云何有身集边？谓爱、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乐著，是名有身集边。云何有身灭边？即此爱、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乐著无余断、苦尽、离欲、灭、寂没，是名有身灭边。是故当说有身边、有身集边、有身灭边。”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及当知，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

灭道迹。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有身？谓五受阴。云何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名有身。
“云何有身集？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染著，是名有身集。
“云何有身灭？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乐著无余断、苦尽、离欲、灭，是名有身灭。
“云何有身灭道迹？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有身灭道迹。
“是名当说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灭道迹。”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余如是说，差别者：当知有身，当知断有身集，当知证有身灭，当知修断有身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有及当知，亦如是说。又复差别者：比丘知有身，断有身集，证有身灭，修断有身道，是名比丘断爱欲缚诸结等法，修无间等，究竟苦边。
又复差别者：是名比丘究竟边际，究竟离垢，究竟梵行，纯净上士。
又复差别者：是名比丘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已舍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解脱。
又复差别者：是名比丘断关、度堑，超越境界，脱诸防逻，建圣法幢。
又复差别者：云何断关？谓断五下分结。云何度堑？谓度无明深堑。云何超越境界？谓究竟无始生死。云何脱诸防逻？谓有爱尽。云何建圣法幢？谓我慢尽。
又复差别者：是名比丘断五枝，成六枝，守护一，依四种，弃舍诸谛，离诸求，净诸觉，身行息，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纯一立梵行，无上士。

其道有三种，实觉亦三种，
有身四种说，罗汉有六种。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说所知法、智及智者。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所知法？谓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是名所知法。
“云何为智？调伏贪欲、断贪欲、越贪欲，是名为智。
“云何智者？阿罗汉是。阿罗汉者，非有他世死、非无他世死、非有无他世死、非非有无他世死，广说无量，诸数永灭。

“是名说所知法、智及智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重担、取担、舍担、担者。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重担？谓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云何取担？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乐著。

“云何舍担？若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乐著永断无余已、灭已，苦尽、离欲、灭没。

“云何担者？谓士夫是。士夫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族，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命齐限。

“是名为重担、取担、舍担、担者。”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已舍于重担，不复应更取，
重任为大苦，舍任为大乐。
当断一切爱，则尽一切行，
晓了有余境，不复转还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愚痴无闻凡夫不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故，于色所乐、赞叹、系著住，色缚所缚，内缚所缚，不知根本，不知边际，不知出离，是名愚痴无闻凡夫。以缚生，以缚死，以缚从此世至他世；于彼亦复以缚生，以缚死，是名愚痴无闻凡夫。随魔自在，入魔网中，随魔所化，魔缚所缚，为魔所牵；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故，不贪喜色，不赞叹，不系著住，非色缚所缚，非内缚所缚，知根本、知津济，知出离，是名多闻圣弟子。不随缚生，不随缚死，不随缚从此世至他世，不随魔自在，不入魔手，不随魔所作，非魔所缚，解脱魔缚，离魔所牵；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何等为五？谓色受阴，比丘于色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如是受、

想、行、识，厌、离欲、灭、不起、解脱，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比丘亦于色厌、离欲、灭，名阿罗汉慧解脱；如是受、想、行、识，厌、离欲、灭，名阿罗汉慧解脱。比丘，如来、应、等正觉，阿罗汉慧解脱有何差别？”

比丘白佛：“如来为法根、为法眼、为法依，惟愿世尊为诸比丘广说此义！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如来、应、等正觉未曾闻法，能自觉法，通达无上菩提，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道。比丘，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诫；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是名如来、罗汉差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汝等比丘当观察于色，观察色已，见有我、异我、相在不？”

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无我，无我者则无常，无常者则是苦。若苦者，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当作是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察已，于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则无所著；无所著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断色欲贪，欲贪断已，则色断；色断已，得断知；得断知已，则根本断。如截多罗树头，未来不复更生。如是受、想、行、识欲贪断，乃至未来世不复更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色起、住、出，则苦于此起，病于此住，老、死于此出；受、想、行、识亦如是说。比丘，若色灭、息、没，苦于此灭，病于此息，老、死于此没；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色尚无常，况复现在色！多

闻圣弟子如是观察已，不顾过去色，不欣未来色，于现在色厌、离欲、灭尽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比丘，若无过去色者，多闻圣弟子无不顾过去色；以有过去色故，多闻圣弟子不顾过去色。若无未来色者，多闻圣弟子无不欣未来色；以有未来色故，多闻圣弟子不欣未来色。若无现在色者，多闻圣弟子不于现在色生厌、离欲、灭尽向；以有现在色故，多闻圣弟子于现在色生厌、离欲、灭尽向。受、想、行、识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苦、空、非我三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说圣法印及见清净。谛听！善思！若有比丘作是说：‘我于空三昧未有所得’，而起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者，莫作是说。所以者何？若于空未得者而言我得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者，无有是处！若有比丘作是说：‘我得空’，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者，此则善说。所以者何？若得空已，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知见者，斯有是处！云何为圣弟子及见清净？”

比丘白佛：“佛为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说法已，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若比丘于空闲处树下坐，善观色无常、磨灭、离欲之法；如是观察受、想、行、识，无常、磨灭、离欲之法。观察彼阴无常、磨灭、不坚固、变易法，心乐、清净、解脱，是名为空；如是观者，亦不能离慢、知见清净。复有正思惟三昧，观色相断，声、香、味、触、法相断，是名无相；如是观者，犹未离慢、知见清净。复有正思惟三昧，观察贪相断，瞋恚、痴相断，是名无所有；如是观者，犹未离慢、知见清净。复有正思惟三昧，观察我、我所从何而生？复有正思惟三昧，观察我、我所，从若见、若闻、若嗅、若尝、若触、若识而生。复作是观察：若因、若缘而生识者，彼识因、缘，为常、为无常？复作是思惟：若因、若缘而生识者，彼因、彼缘皆悉无常。复次，彼因、彼缘皆悉无常，彼所生识云何有常？无常者，是有为行，从缘起，是患法、灭法、离欲法、断知法，是名圣法印、知见清净；是名比丘当说圣法印、知见清净，如是广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有离车名摩诃男，日日游行，往诣佛所。时，彼离车作是念：“若我早诣世尊所者，世尊及我知识比丘皆悉禅思；我今当诣七庵罗树阿耆毗外道所。”即往诣彼富兰那迦葉住处。

时，富兰那迦葉外道众主，与五百外道前后围绕，高声嬉戏，论说俗事。时，富兰那迦葉遥见离车摩诃男来，告其眷属，令寂静

住："汝等默然！是离车摩诃男是沙门瞿昙弟子，此是沙门瞿昙白衣弟子，毗耶离中最为上首，常乐静寂，赞叹寂静。彼所之诣寂静之众，是故汝等应当寂静。"

时，摩诃男诣彼众富兰那所，与富兰那共相问讯，相慰劳已，却坐一面。时，摩诃男语富兰那言："我闻富兰那为诸弟子说法：'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世有此论，汝为审有此，为是外人相毁之言？世人所撰，为是法、为非法，颇有世人共论、难问、嫌责以不？"

富兰那迦葉言："实有此论，非世妄传。我立此论，是如法论；我说此法，皆是顺法，无有世人来共难问而呵责者。所以者何？摩诃男，我如是见、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

时，摩诃男闻富兰那所说，心不喜乐，呵骂已，从座起去，向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以向与富兰那所论事，向佛广说。

佛告离车摩诃男："彼富兰那为出意语，不足记也。如是，富兰那愚痴，不辨、不善、非因而作是说：'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所以者何？有因、有缘众生有垢，有因、有缘众生清净。

"摩诃男，何因、何缘众生有垢？何因、何缘众生清净？摩诃男，若色一向是苦、非乐、非随乐、非乐长养、离乐者，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摩诃男，以色非一向是苦、非乐，随乐、乐所长养、不离乐，是故众生于色染著；染著故系，系故有恼。摩诃男，若受、想、行、识，一向是苦、非乐、非随乐、非乐长养、离乐者，众生不应因此而生乐著。摩诃男，以识非一向是苦、非乐，随乐、乐所长养、不离乐，是故众生于识染著；染著故系，系故生恼。摩诃男，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有垢。

"摩诃男，何因、何缘众生清净？摩诃男，若色一向是乐、非苦、非随苦、非忧苦长养、离苦者，众生不应因色而生厌离。摩诃男，以色非一向乐、是苦、随苦、忧苦长养、不离苦，是故众生厌离于色；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摩诃男，若受、想、行、识，一向是乐、非苦、非随苦、非忧苦长养、离苦者，众生不应因识而生厌离。摩诃男，以受、想、行、识，非一向乐、是苦、随苦、忧苦长养、不离苦，是故众生厌离于识；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摩诃男，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清净。"

时，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退。

知法及重担，往诣观欲贪，
生及与略说，法印富兰那。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支提竹园精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多闻圣弟子于何所而见无常、苦？”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为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当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多闻圣弟子于色见无常、苦；于受、想、行、识见无常、苦。比丘，色为是常、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比丘，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厌于色、厌受、想、行、识；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故：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耶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多闻圣弟子于何所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正观，如实知见？”

比丘白佛：“世尊为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多闻圣弟子于色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正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诸比丘：“色为是常、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又告比丘：“若无常者，是苦不？”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有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正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于色得解脱，于受、想、行、识得解脱。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纯大苦聚。”

佛说此经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是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实知，是名正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非我、非我所观察，如是观察，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比丘，于何所不见我、异我、相在？”

比丘白佛：“世尊为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于色不见有我、异我、相在不？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色为是常、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佛言：“比丘，若无常者，是苦不？”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多闻圣弟子观察五受阴非我、非我所，如是观察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无常色有常者，彼色不应有病、有苦，亦不应于色有所求，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无常故，于色有病、有苦生，亦得不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于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比丘，无常为是苦不？”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

我、非我所如实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正观于色，正观已，于色生厌、离欲、不乐、解脱，受、想、行、识，生厌、离欲、不乐、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是苦。若色非是苦者，不应于色有病、有苦生，亦不欲令如是，亦不令不如是。以色是苦，以色是苦故，于色病生，亦得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色为常、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比丘，无常者是苦不？”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实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于色得解脱，于受、想、行、识得解脱，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纯大苦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婆罗门名郁多罗，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如法行乞，持用供养父母，令得乐离苦。世尊，我作如是，为多福不？”

佛告郁多罗：“实有多福。所以者何？若有如法乞求，供养父母，令其安乐，除苦恼者，实有大福。”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如法于父母，恭敬修供养，
　现世名称流，命终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年少郁多罗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婆罗门名优波迦，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

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诸婆罗门常称叹邪盛大会，沙门瞿昙亦复称叹邪盛大会不？"

佛告优波迦："我不一向称叹，或有邪盛大会可称叹，或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

优波迦白佛："何等邪盛大会可称叹？何等邪盛大会不可称叹？"

佛告优波迦："若邪盛大会系群少特牛、水特、水牸，及诸羊犊小小众生悉皆伤杀，逼迫苦切，仆使作人，鞭笞恐怛，悲泣号呼，不喜不乐，众苦作役，如是等邪盛大会，我不称叹，以造大难故。若复大会不系缚群牛，乃至不令众生辛苦作役者，如是邪盛大会，我所称叹，以不造大难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马祀等大会，造诸大难事，
如是等邪盛，大仙不称叹。
系缚诸众生，杀害微细虫，
是非为正会，大仙不随顺。
若不害众生，造作众难者，
是等名正会，大仙随称叹！
惠施修供养，为应法邪盛，
施者清净心，梵行良福田。
如是大会者，是则罗汉会，
是会得大果，诸天皆欢喜。
自行恭敬请，自手而施与，
彼我悉清净，是施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信心应解脱，
无罪乐世间，智者往生彼。"

佛说此经已，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广说如上。差别者，谓随说异偈言：

"无为无诸难，邪盛时清净，
如法随顺行，摄护诸梵行。
馨香归世界，超过诸凡鄙，
佛于邪盛善，称叹此邪盛。
惠施修供养，邪盛随所应，
净信平等施，梵行良福田。
彼作如是施，是施罗汉田，
如是广大施，诸天所称叹！
自行恭敬请，自手而供养，

等摄自他故，邪盛得大果。
慧者如是施，净信心解脱，
于无罪世界，智者往生彼。”

佛说此经已，优波迦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婆罗门名郁阇迦，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俗人在家当行几法，得现法安及现法乐？”

佛告婆罗门：“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现法安、现法乐。何等为四？谓方便具足、守护具足、善知识具足、正命具足。

“何等为方便具足？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或以书疏算画，于彼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

“何等为守护具足？谓善男子所有钱谷，方便所得，自手执作，如法而得，能极守护，不令王、贼、水、火劫夺漂没令失，不善守护者亡失，不爱念者辄取，及诸灾患所坏，是名善男子善守护。

“何等为善知识具足？若有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虚妄、不凶险，如是知识能善安慰，未生忧苦能令不生，已生忧苦能令开觉，未生喜乐能令速生，已生喜乐护令不失，是名善男子善知识具足。

“云何为正命具足？谓善男子所有钱财出内称量，周圆掌护，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入也。如执秤者，少则增之，多则减之，知平而舍；如是，善男子称量财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少，出多入少。若善男子无有钱财而广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为优昙钵果，无有种子，愚痴贪欲，不顾其后。或有善男子财物丰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痴人如饿死狗。是故，善男子所有钱财能自称量，等入等出，是名正命具足。

“如是，婆罗门，四法成就，现法安、现法乐。”

婆罗门白佛言：“世尊，在家之人有几法，能令后世安、后世乐？”

佛告婆罗门：“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令后世安、后世乐。何等为四？谓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

“何等为信具足？谓善男子于如来所，得信敬心，建立信本，非诸天、魔、梵及余世人同法所坏，是名善男子信具足。

“何等戒具足？谓善男子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名戒具足。

“云何施具足？谓善男子离悭垢心，在于居家，行解脱施，常自手与，乐修行舍，等心行施，是名善男子施具足。

“云何为慧具足？谓善男子苦圣谛如实知，习、灭、道圣谛如实知，是名善男子慧具足。

“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能得后世安、后世乐。”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方便建诸业，积集能守护，
知识善男子，正命以自活。
净信戒具足，惠施离悭垢，
净除于迷道，得后世安乐！
若处于居家，成就于八法，
审谛尊所说，等正觉所知，
现法得安隐，现法喜乐住，
后世喜乐住。”

佛说此经已，郁阇迦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国有憍慢婆罗门止住，父母种姓俱净，无瑕点能说者，七世相承悉皆清净；为婆罗门师，言论通达，诸论记典悉了万名，解法优劣，分别诸字，悉知万事久远本末因缘，句句记说；容貌端正。或生志高、族姓志高、容色志高、聪明志高、财富志高，不敬父母、诸尊、师长。闻沙门瞿昙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作是念：“我当往彼沙门瞿昙所。若有所说，我当共论；无所说者，默然而还。”

时，憍慢婆罗门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持金柄伞盖，手执金瓶，往见世尊；至于园门，下车步进。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不时顾念憍慢婆罗门。

时，憍慢婆罗门作是念：“沙门瞿昙不顾念我，且当还去。”

尔时，世尊知憍慢婆罗门心念而说偈言：

“憍慢既来此，不善更增慢，
向以义故来，应转增其义。”

时，憍慢婆罗门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欲修敬礼。

尔时，世尊告憍慢婆罗门：“止！止！不须作礼，心净已足。”

时，诸大众咸各高声唱言：“奇哉！世尊，大德大力。今此憍慢婆罗门恃生憍慢、族姓骄慢、容色骄慢、聪明骄慢、财富骄慢，不敬父母、诸尊、师长，今于沙门瞿昙所谦卑下下，欲接足礼。”

时，憍慢婆罗门于大众前唱令静默，而说偈言：

“云何不起慢？云何起恭敬？
云何善慰谕？云何善供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父母及长兄，和尚诸师长，
及诸尊重者，所不应生慢。
应当善恭敬，谦下而问讯，
尽心而奉事，兼设诸供养。
离贪恚痴心，漏尽阿罗汉，
正智善解脱，伏诸骄慢心，
于此贤圣等，合掌稽首礼！”

尔时，世尊为憍慢婆罗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如佛世尊次第说法，说布施、持戒、生天功德，爱、欲、味、患，烦恼清净，出要、远离诸清净分，如是广说。如白净衣无诸黑恶，速受染色；憍慢婆罗门即于座上解四圣谛苦集灭道，得无间等。

时，憍慢婆罗门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憍慢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独静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长身婆罗门，作如是邪盛大会：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特、牸、水牛及诸羊犊、种种小虫悉皆系缚，办诸饮食、广行布施，种种外道从诸国国皆悉来集邪盛会所。

时，长身婆罗门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作是念：“我今办邪盛大会，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乃至小小诸虫皆悉系缚。为邪盛大会故，种种异道从诸国国来至会所。我今当往沙门瞿昙所问邪盛法，莫令我作邪盛大会分数中有所短少。”作是念已，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持金柄伞盖，执金澡瓶，出舍卫城，诣世尊所，恭敬承事；至精舍门，下车步进，至于佛前，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今欲作邪盛大会，以七百特牛行列系柱，乃至小小诸虫皆悉系缚。为邪盛大会故，种种异道从诸国国皆悉来至邪盛会所。又闻瞿昙从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我今故来请问瞿昙邪盛大会法诸物分数，莫令我所作邪盛大会诸分数之中有所短少。”

佛告婆罗门：“或有一邪盛大会主行施作福而生于罪，为三刀剑之所刻削，得不善果报。何等三？谓身刀剑、口刀剑、意刀剑。

“何等为意刀剑生诸苦报？如一会主造作大会，作是思惟：‘我作

邪盛大会，当杀尔所少壮特牛，尔所水特、水牸，尔所羊犊及种种诸虫。’是名意刀剑生诸苦报。如是施主虽念作种种布施、种种供养，实生于罪！

“云何为口刀剑生诸苦报？有一会主造作大会，作如是教：‘我今作邪盛大会，汝等当杀尔所少壮特牛，乃至杀害尔所微细虫。’是名口刀剑生诸苦报。大会主虽作是布施、供养，实生于罪！

“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谓有一大会主造作大会，自手伤杀尔所特牛，乃至杀害种种细虫，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彼大会主虽作是念种种布施、种种供养，实生于罪！

“然婆罗门当勤供养三火，随时恭敬，礼拜奉事，施其安乐。何等为三？一者、根本，二者、居家，三者、福田。

“何者为根本火，随时恭敬，奉事供养，施其安乐？谓善男子方便得财，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养父母，令得安乐，是名根本火。何故名为根本？若善男子从彼而生，所谓父母，故名根本。善男子以崇本故，随时恭敬，奉事供养，施以安乐。

“何等为居家火，善男子随时育养，施以安乐？谓善男子方便得财，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给妻子、宗亲、眷属、仆使、佣客，随时给与，恭敬施安，是名家火。何故名家？其善男子处于居家，乐则同乐，苦则同苦，在所为作皆相顺从，故名为家。是故善男子随时供给，施与安乐。

“何等名福田火，善男子随时恭敬，尊重供养，施其安乐？谓善男子方便得财，手足勤劳，如法所得，奉事供养诸沙门、婆罗门——善能调伏贪、恚、痴者，如是等沙门、婆罗门，建立福田，崇向增进，乐分乐报，未来生天，是名福田火。何故名田？为世福田，谓为应供，是故名田。是善男子随时恭敬，奉事供养，施其安乐。”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根本及居家，应供福田火，
是火增供养，充足安隐乐。
无罪乐世间，慧者往生彼，
如法财复会，供养所应养，
供养应养故，生天得名称。

“然，婆罗门，今善男子先所供养三火应断令灭。何等为三？谓贪欲火、瞋恚火、愚痴火。所以者何？若贪火不断不灭者，自害害他，自他俱害，现法得罪，后世得罪，现法后世得罪，缘彼而生心法忧苦；恚火、痴火亦复如是。婆罗门，若善男子事积薪火，随时辛苦，随时燃，随时灭火因缘受苦。”

尔时，长身婆罗门默然而住。时，有婆罗门子名郁多罗，于会中坐。

长身婆罗门须臾默然，思惟已，告郁多罗：“汝能往至邪盛会所，放彼系柱特牛及诸众生受系缚者，悉皆放不？而告之言：‘长身婆罗门语汝：随意自在，山泽旷野，食不断草，饮净流水，四方风中受诸快乐。’”

郁多罗白言：“随大师教！”即往彼邪盛会所放诸众生，而告之言：“长身婆罗门语汝：随其所乐，山泽旷野，饮水食草，四风自适。”

尔时，世尊知郁多罗，知已，为长身婆罗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如律，世尊说法先后，说戒、说施及生天功德，爱、欲、味、患，出要清净，烦恼清净，开示显现。譬如鲜净白氎易受染色；长身婆罗门亦复如是，即于座上见四真谛，得无间等。

时，长身婆罗门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从今日尽其寿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证知我！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受我饭食！”尔时，世尊默然而许。

时，长身婆罗门知佛受请已，为佛作礼，右绕三匝而去。长身婆罗门还邪盛处，作诸供办净美好者，布置床座，遣使请佛，白言：“时到，惟圣知时。”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大众围绕，往到长身婆罗门会所，大众前坐。

时，长身婆罗门知世尊坐定已，手自供养种种饮食；食已，澡漱洗钵毕，别敷卑床，于大众前端坐听法。

尔时，世尊为长身婆罗门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婆罗门名僧迦罗，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不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罗门：“譬犹如月。”

婆罗门复问：“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罗门：“譬犹如月。”

婆罗门白佛：“云何不善男子如月？”

佛告婆罗门：“如月黑分，光明亦失，色亦失，所系亦失，日夜消减，乃至不现。如是，有人于如来所，得信寂心，受持净戒，善学多闻，损己布施，正见真实。于如来所净信、持戒、惠施、多闻、正见真直已，然后退失，于戒、闻、施、正见悉皆忘失，日夜消减，乃至须臾，一切忘失。复次，婆罗门，若善男子不习近善知识，不数闻法，不正思惟，身行恶行，口行恶行，意行恶行；行恶因缘故，身坏命终，堕恶趣泥梨中。如是，婆罗门，不善男子其譬如月。”

婆罗门白佛：“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

佛告婆罗门："譬如明月净分光明，色泽日夜增明，乃至月满，一切圆净。如是，善男子于如来法、律得净信心，乃至正见真净增明，戒增、施增、闻增、慧增，日夜增长；复于余时亲近善知识，闻说正法，内正思惟，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故，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化生天上。婆罗门，是故善男子譬如月。"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譬如月无垢，周行于虚空，
一切诸星中，其光最盛明。
净信亦如是，戒闻离悭施，
于诸悭世间，其施特明显。"

佛说此经已，僧迦罗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闻瞿昙说言：'唯应施我，不应施余人；施我得大果，非施余人而得大果。应施我弟子，不应施余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报，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云何，瞿昙，作是语者，为实说耶？非为谤毁瞿昙乎？为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不为余人以同法来诃责耶？"

佛告婆罗门："彼如是说者，谤毁我耳！非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不致他人来以同法呵责。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说：'应施于我，不应施余；施我得大果报，非施余人得大果报。应施我弟子，施我弟子得大果报，非施余弟子得大果报。'然，婆罗门，我作如是说者，作二种障——障施者施、障受者利。婆罗门乃至士夫，以洗器余食著于净地，令彼处众生即得利乐。我说斯等亦入福门，况复施人！婆罗门，然我复说：'施持戒者得果报，不同犯戒。'"

生闻婆罗门白佛言："如是，瞿昙，我亦如是说：'施持戒者得大果报，非施犯戒。'"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黑若有白，若赤若有色，
犁杂及金色，纯黄及鸽色；
如是等牸牛，牛犊姝好者，
丁壮力具足，调善行捷疾，
但使堪运重，不问本生色。
人亦复如是，各随彼彼生，
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罗，
旃陀罗下贱，所生悉不同。
但使持净戒，离重担烦恼，

纯一修梵行，漏尽阿罗汉，
于世间善逝，施彼得大果。
愚者无智慧，未尝闻正法，
施彼无大果，不近善友故。
若习善知识，如来及声闻，
清净信善逝，根生坚固力，
所住之善趣，及生大姓家，
究竟般涅槃，大仙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有异婆罗门，年耆根熟，执杖持钵，家家乞食。

尔时，世尊告婆罗门：“汝今云何年耆根熟，拄杖持钵，家家乞食？”

婆罗门白佛：“瞿昙，我家中所有财物悉付其子，为子娶妻，然后舍家，是故拄杖持钵，家家乞食。”

佛告婆罗门：“汝能于我所受诵一偈，还归于众中，为儿说耶？”

婆罗门白佛：“能受，瞿昙。”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生子心欢喜，为子聚财物，
亦为娉其妻，而自舍出家。
边鄙田舍儿，违负于其父，
人形罗刹心，弃舍于尊老。
老马无复用，则夺其[麸-夫＋黃]麦，
儿少而父老，家家行乞食。
曲杖为最胜，非子为恩爱，
为我防恶牛，免险地得安，
能却凶暴狗，扶我暗处行，
避深坑空井，草木棘刺林，
凭杖威力故，峙立不堕落。”

时，婆罗门从世尊受斯偈已，还归婆罗门大众中为子而说，先白大众：“听我所说。”然后诵偈，如上广说。其子愧怖，即抱其父还将入家，摩身洗浴，覆以青衣被，立为家主。

时，婆罗门作是念：“我今得胜族姓，是沙门瞿昙恩。我经所说：‘为师者如师供养，为和尚者如和尚供养。’我今所得，皆沙门瞿昙力，即是我师，我今当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昙。”

时，婆罗门持上妙衣，至世尊所，面前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

白佛言："瞿昙，我今居家成就，是瞿昙力。我经记说：'为师者以师供养，为和尚者以和尚供养。'今日瞿昙即为我师，愿受此衣，哀愍故！"世尊即受，为哀愍故。

尔时，世尊为婆罗门说种种法，示教照喜。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有异婆罗门年耆根熟，摄杖持钵，家家乞食。彼婆罗门遥见世尊而作是念："沙门瞿昙摄杖持钵，家家乞食；我亦摄杖持钵，家家乞食。我与瞿昙俱是比丘。"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所谓比丘者，非但以乞食，
　受持在家法，是何名比丘？
　于功德过恶，俱离修正行，
　其心无所畏，是则名比丘。"

佛说是经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一那罗聚落，住一那罗林中。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入一那罗聚落乞食，而作是念："今日太早，今且可过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作饮食处。"

尔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五百具犁耕田，为作饮食。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遥见世尊，白言："瞿昙，我今耕田下种，以供饮食。沙门瞿昙亦应耕田下种，以供饮食。"

佛告婆罗门："我亦耕田下种，以供饮食。"

婆罗门白佛："我都不见沙门瞿昙若犁、若轭、若鞅、若縻、若镵、若鞭，而今瞿昙说言：'我亦耕田下种，以供饮食。'"

尔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即说偈言：

"自说耕田者，而不见其耕，
　为我说耕田，令我知耕法。"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信心为种子，苦行为时雨，
　智慧为犁轭，惭愧心为辕。
　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
　包藏身口业，知食处内藏。

真实为真乘，乐住无懈怠，
精进无废荒，安隐而速进，
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

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善耕田！瞿昙。极善耕田！瞿昙。”于是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世尊说偈，心转增信，以满钵香美饮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因说偈得故，即说偈言：

“不因说法故，受彼食而食。”

如是广说，如前为火与婆罗门广说。

时，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瞿昙，今以此食安著何处？”

佛告婆罗门：“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堪食此食而得安身。婆罗门，汝持此食著无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时，婆罗门即持此食著无虫水中，水即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如热铁丸投于冷水，啾啾作声；如是彼食投著无虫水中，烟起涌沸，啾啾作声。

时，婆罗门作是念：“沙门瞿昙实为奇特！大德大力，乃令饮食神变如是。”

时，彼婆罗门见食瑞应，信心转增，白佛言：“瞿昙，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彼即出家已，独静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

时，有尊者名曰净天，在鞞提诃国人间游行，至弥絺罗城庵罗园中。时，尊者净天晨朝著衣持钵，入弥絺罗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自本家。时，净天母年老，在中堂持食祀火，求生梵天，不觉尊者净天在门外立。

时，毗沙门天王于尊者净天所极生敬信。时，毗沙门天王，诸夜叉导从，乘虚而行，见尊者净天在门外立。又见其母手擎饮食，在中堂上供养祀火，不见其子在外门立；见已，从空中下，至净天母前，而说偈言：

“此婆罗门尼，梵天极辽远，
为求彼生故，于此祠祀火，

此非梵天道，何为徒祀此？
汝婆罗门尼，净天住门外，
垢秽永无余，是则天中天，
萧然无所有，独一不兼资，
为乞食入舍，所应供养者。
净天善修身，人天良福田，
远离一切恶，不为染所染，
德同于梵天，形在人间住。
不著一切法，如彼淳熟龙，
比丘正念住，其心善解脱，
应奉以初揣，是则上福田。
应以正信心，及时速施与，
当预建立洲，令未来安乐。
汝观此牟尼，已渡苦海流，
是故当信心，及时速施与，
当预建立洲，令未来安乐。
毗沙门天王，开发彼令舍。”

时，尊者净天即为其母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面前问讯，相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所谓佛者，云何为佛？为是父母制名？为是婆罗门制名？”时，婆罗门即说偈言：

“佛者是世间，超渡之胜名？
为是父母制，名之为佛耶？”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佛见过去世，如是见未来，
亦见现在世，一切行起灭。
明智所了知，所应修已修，
应断悉已断，是故名为佛。
历劫求选择，纯苦无暂乐，
生者悉磨灭，远离息尘垢，
拔诸使刺本，等觉故名佛。”

佛说偈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有从迦帝聚落、堕鸠罗

聚落二村中间，一树下坐，入昼正受。

时，有豆磨种姓婆罗门随彼道行，寻佛后来，见佛脚迹千辐轮相，印文显现，齐辐圆輞，众好满足；见已，作是念："我未曾见人间有如是足迹，今当随迹以求其人。"即寻脚迹至于佛所，见世尊坐一树下，入昼正受，严容绝世，诸根澄静，其心寂定，第一调伏，正观成就，光相巍巍，犹若金山；见已，白言："为是天耶？"

佛告婆罗门："我非天也。"

"为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

佛告婆罗门："我非龙乃至人、非人也。"

婆罗门白佛："若言非天、非龙乃至非人、非非人，为是何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天龙乾闼婆，紧那罗夜叉，
无善阿修罗，诸摩睺罗伽，
人与非人等，悉由烦恼生。
如是烦恼漏，一切我已舍，
已破已磨灭，如芬陀利生。
虽生于水中，而未曾著水，
我虽生世间，不为世间著。
历劫常选择，纯苦无暂乐，
一切有为行，悉皆生灭故。
离垢不倾动，已拔诸剑刺，
究竟生死际，故名为佛陀。"

佛说此经已，豆摩种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路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

时，婆罗门手执木杓，盛诸饮食，供养火具，住于门边，遥见佛来；见已，白佛作是言："住！住！领群特！慎勿近我门！"

佛告婆罗门："汝知领群特、领群特法耶？"

婆罗门言："我不知领群特，亦不知领群特法。沙门瞿昙知领群特及领群特法不？"

佛言："我善知是领群特及领群特法。"

是时，婆罗门即放事火具，疾敷床座，请佛令坐，白言："瞿昙，为我说领群特及领群特法。"

佛即就座为说偈言：

"瞋恚心怀恨，隐覆诸过恶，

犯戒起恶见，虚伪不真实，
如是等士夫，当知领群特。
憋暴贪吝惜，恶欲慳谄伪，
无惭无愧心，当知领群特。
一生二生者，一切皆杀害，
无有慈愍心，是为领群特。
若杀缚椎打，聚落及城邑，
无道以切责，当知领群特。
住止及行路，为众之导首，
苦切诸群下，恐恒相迫愶，
取利以供己，当知领群特。
聚落及空地，有主无主物，
掠护为己有，当知领群特。
自弃薄其妻，又不入淫舍，
侵陵他所爱，当知领群特。
内外诸亲属，同心善知识，
侵掠彼所受，当知领群特。
妄语欺诳人，诈取无证财，
他索而不还，当知领群特。
为已亦为他，举责及财与，
或复顺他语，妄语为他证，
如是妄语者，当知领群特。
作恶不善业，无有人知者，
隐讳覆藏恶，当知领群特。
若人问其义，而答以非义，
颠倒欺诳人，当知领群特。
实空无所有，而轻毁智者，
愚痴为利故，当知领群特。
高慢自称举，毁坏于他人，
是极卑鄙慢，当知领群特。
自造诸过恶，移过诬他人，
妄语谤清白，当知领群特。
前受他利养，他若来诣己，
无有敬报心，当知领群特。
沙门婆罗门，如法来乞求，
呵责而不与，当知领群特。
若父母年老，少壮气已谢，
不勤加奉养，当知领群特。
父母诸尊长，兄弟亲眷属，
实非阿罗汉，自显罗汉德，

世间之大贼，当知领群特。
初上种姓生，习婆罗门典，
而于其中间，习行诸恶业，
不以胜生故，障呵责恶道，
现法受呵责，后世堕恶道。
生旃陀罗家，世称须陀夷，
名闻遍天下，旃陀罗所无。
婆罗门刹利，大姓所供养，
乘于净天道，平等正直住。
不以生处障，令不生梵天，
现法善名誉，后世生善趣。
二生汝当知，如我所显示，
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
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
业为领群特，业为婆罗门。”

婆罗门白佛言：

“如是大精进，如是大牟尼，
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
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
业故领群特，业故婆罗门。”

时，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转得信心，以满钵好食奉上世尊。世尊不受，以说偈得故。偈如上说。

时，事火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见食瑞应已，增其信心，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即得出家，独静思惟，如前说，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心善解脱，自觉喜乐，即说偈言：

“非道求清净，供养祠祀火，
不识清净道，犹如生盲者。
今已得安乐，出家受具足，
逮得于三明，佛所教已作。
先婆罗门难，今为婆罗门，
沐浴离尘垢，度诸天彼岸。”

杂阿含经卷第五

如是我闻：一时，有众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弥国瞿师罗园。

时，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弥国跋陀梨园，身得重病。

时，有陀娑比丘为瞻病者。时，陀娑比丘诣诸上座比丘，礼诸上座比丘足，于一面住。

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汝往诣差摩比丘所，语言：'诸上座问汝，身小差安隐，苦患不增剧耶？'"

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至差摩比丘所，语差摩比丘言："诸上座比丘问讯汝，苦患渐差不？众苦不至增耶？"

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我病不差，不安隐身，诸苦转增无救。譬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绳缚头，两手急绞，极大苦痛，我今苦痛有过于彼。譬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内藏，其牛腹痛当何可堪！我今腹痛甚于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悬著火上，烧其两足，我今两足热过于彼。"

时，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以差摩比丘所说病状，具白诸上座。

时，诸上座还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语差摩比丘言："世尊所说，有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汝差摩能少观察此五受阴非我、非我所耶？"

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已，往语差摩比丘言："诸上座语汝，世尊说五受阴，汝少能观察非我、非我所耶？"

差摩比丘语陀娑言："我于彼五受阴能观察非我、非我所。"

陀娑比丘还白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于五受阴能观察非我、非我所。'"

诸上座比丘复遣陀娑比丘语差摩比丘言："汝能于五受阴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漏尽阿罗汉耶？"

时，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往诣差摩比丘所，语差摩言："比丘能如是观五受阴者，如漏尽阿罗汉耶？"

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我观五受阴非我、非我所，非漏尽阿罗汉也。"

时，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白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观五受阴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也。'"

时，诸上座语陀娑比丘："汝复还语差摩比丘：'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前后相违。'"

陀娑比丘受诸上座比丘教，往语差摩比丘："汝言我观五受阴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前后相违。"

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我于五受阴观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罗汉者，我于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

陀娑比丘还至诸上座所，白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于五受阴观察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者，于五受阴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

诸上座复遣陀娑比丘语差摩比丘言："汝言有我，于何所有我？为色是我？为我异色？受、想、行、识是我？为我异识耶？"

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我不言色是我，我异色；受、想、行、识是我，我异识。然于五受阴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

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言："何烦令汝驱驰往反？汝取杖来，我自扶杖，诣彼上座，愿授以杖。"差摩比丘即自扶杖，诣诸上座。

时，诸上座遥见差摩比丘扶杖而来，自为敷座，安停脚机，自往迎接，为持衣钵，命令就座，共相慰劳；慰劳已，语差摩比丘言："汝言我慢，何所见我？色是我耶？我异色耶？受、想、行、识是我耶？我异识耶？"

差摩比丘白言："非色是我，非我异色；非受、想、行、识是我，非我异识。能于五受阴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譬如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华香，为即根香耶？为香异根耶？为茎叶须精、粗香耶？为香异精、粗耶？为等说不？"

诸上座答言："不也，差摩比丘，非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根即是香、非香异根，亦非茎叶须须精、粗是香，亦非香异精、粗也。"

差摩比丘复问："彼何等香？"

上座答言："是华香。"

差摩比丘复言："我亦如是。非色即我，我不离色；非受、想、行、识即我，我不离识。然我于五受阴见非我、非我所，而于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诸上座听我说譬，凡智者，因譬类得解。譬如乳母衣，付浣衣者，以种种灰汤，浣濯尘垢，犹有余气，要以种种杂香，薰令消灭。如是，多闻圣弟子离于五受阴，正观非我、非我所，能于五受阴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然后于五受阴增进思惟，观察生灭，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于五受阴如是观生灭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实正观。"

差摩比丘说此法时，彼诸上座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差摩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法喜利故，身病悉除。

时，诸上座比丘语差摩比丘言："我闻仁者初所说，已解已乐，况复重闻！所以问者欲发仁者微妙辩才，非为娆乱汝，便堪能广说如来、应、等正觉法。"

时，诸上座闻差摩比丘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恶邪见，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说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

时，有众多比丘闻彼所说，往诣其所，语焰摩迦比丘言："汝实

作是说：‘如我解佛所说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耶？”

答言：“实尔，诸尊。”

时，诸比丘语焰摩迦：“勿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说，汝当尽舍此恶邪见。”

诸比丘说此语时，焰摩迦比丘犹执恶邪见，作如是言：“诸尊，唯此真实，异则虚妄。”如是三说。

时，诸比丘不能调伏焰摩迦比丘，即便舍去，往诣尊者舍利弗所，语尊者舍利弗言：“尊者，当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恶邪见言：‘我解知佛所说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我等闻彼所说已，故往问焰摩迦比丘：‘汝实作如是知见耶？’彼答我言：‘诸尊，实尔，异则愚说。’我即语言：‘汝勿谤世尊，世尊不作此语，汝当舍此恶邪见。’再三谏彼，犹不舍恶邪见，是故我今诣尊者所，惟愿尊者，当令焰摩迦比丘息恶邪见，怜愍彼故！”

舍利弗言：“如是，我当令彼息恶邪见。”

时，众多比丘闻舍利弗语，欢喜随喜，而还本处。

尔时，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出城，还精舍举衣钵已，往诣焰摩迦比丘所。时，焰摩迦比丘遥见尊者舍利弗来，即为敷座洗足，安停脚机奉迎，为执衣钵，请令就座。

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语焰摩迦比丘：“汝实作如是语：‘我解知世尊所说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耶？”

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实尔，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云何，焰摩迦，色为常耶？为非常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无常。”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不？”

答言：“是苦。”

复问：“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复问：“云何，焰摩迦，色是如来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受、想、行、识是如来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云何，焰摩迦，异色有如来耶？异受、想、行、识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色中有如来耶？受、想、行、识中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如来中有色耶？如来中有受、想、行、识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非色、受、想、行、识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设，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为时说耶？”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无所有，云何今复言非耶？”

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无明故，作如是恶邪见说，闻尊者舍利弗说已，不解、无明，一切悉断。”

复问：“焰摩迦，若复问：‘比丘，如先恶邪见所说，今何所知见一切悉得远离？’汝当云何答？”

焰摩迦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有来问者，我当如是答：‘漏尽阿罗汉色无常，无常者是苦，苦者寂静、清凉、永没；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有来问者，作如是答。”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焰摩迦比丘，汝应如是答。所以者何？漏尽阿罗汉色无常，无常者是苦，若无常、苦者，是生灭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焰摩迦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尊者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今当说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长者子，长者子大富多财，广求仆从，善守护财物。时，有怨家恶人，诈来亲附，为作仆从，常伺其便，晚眠早起，侍息左右，谨敬其事，逊其言辞，令主意悦，作亲友想、子想，极信不疑，不自防护，然后手执利刀，以断其命。焰摩迦比丘，于意云何？彼恶怨家，为长者亲友，非为初始方便，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终耶？而彼长者，不能觉知，至今受害。”

答言：“实尔，尊者。”

舍利弗语焰摩迦比丘：“于意云何？彼长者本知彼人诈亲欲害，善自防护，不受害耶？”

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

“如是，焰摩迦比丘，愚痴无闻凡夫于五受阴作常想、安隐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于此五受阴保持护惜，终为此五受阴怨家所害。如彼长者，为诈亲怨家所害而不觉知。焰摩迦，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非我所，于此五受阴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焰摩迦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尊者舍利弗为焰摩迦比丘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有外道出家名仙尼，来诣佛所，恭敬问讯，于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先一日时，若沙门、若婆罗门、若遮罗迦、若出家，集于希有讲堂，如是义称：富兰那迦葉为大众主，五百弟子前后围绕；其中有极聪慧者、有钝根者，及其命终，悉不记说其所往生处。复有末迦梨瞿舍利子为大众主，五百弟子前后围绕；其诸弟子有聪慧者、有钝根者，及其命终，悉不记说所往生处。如是先阇那毗罗胝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拘陀迦旃延、尼揵陀若提子等，各与五百弟子前后围绕，亦如前者。沙门瞿昙尔时亦在彼论中言：沙门瞿昙为大众主，其诸弟子，有命终者，即记说言：'某生彼处、某生此处。'我先生疑，云何沙门瞿昙得如此法？"

佛告仙尼："汝莫生疑！以有惑故，彼则生疑。仙尼当知，有三种师。何等为三？有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而无能知命终后事，是名第一师出于世间。复次，仙尼，有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命终之后亦见是我，如所知说。复次，仙尼，有一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亦复不见命终之后真实是我。仙尼，其第一师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者，名曰断见；彼第二师，见今世后世真实是我，如所知说者，则是常见；彼第三师不见现在世真实是我，命终之后，亦不见我，是则如来、应、等正觉说，现法爱断、离欲、灭尽、涅槃。"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闻世尊所说，遂更增疑。"

佛告仙尼："正应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处，难见难知，应须甚深照微妙至到，聪慧所了。凡众生类，未能辩知。所以者何？众生长夜异见、异忍、异求、异欲故。"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于世尊所，心得净信。惟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即于此座，慧眼清净！"

佛告仙尼："今当为汝随所乐说。"

佛告仙尼："色是常耶？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世尊复问："仙尼，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世尊复问仙尼："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复问："云何，仙尼，色是如来耶？"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是如来耶？"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仙尼，异色有如来耶？异受、想、行、识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仙尼，色中有如来耶？受、想、行、识中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仙尼，如来中有色耶？如来中有受、想、行、识耶？”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仙尼，非色，非受、想、行、识有如来耶？”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仙尼：“我诸弟子闻我所说，不悉解义而起慢无间等；非无间等故，慢则不断；慢不断故，舍此阴已，与阴相续生。是故，仙尼，我则记说，是诸弟子身坏命终，生彼彼处。所以者何？以彼有余慢故。仙尼，我诸弟子于我所说，能解义者，彼于诸慢得无间等；得无间等故，诸慢则断；诸慢断故，身坏命终，更不相续。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说彼舍此阴已，生彼彼处。所以者何？无因缘可记说故。欲令我记说者，当记说：‘彼断诸爱欲，永离有结，正意解脱，究竟苦边。’我从昔来及今现在常说慢过、慢集、慢生、慢起，若于慢无间等观，众苦不生。”

佛说此法时，仙尼出家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仙尼出家见法、得法，断诸疑惑，不由他知，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心得无畏；从座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得于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仙尼：“汝于正法得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

尔时，仙尼得出家已，独一静处修不放逸，作如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修行梵行，见法自知得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得阿罗汉。

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有比丘名阿□罗度，住耆阇崛山。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往诣阿□罗度所，共相问讯；共相问讯已，于一面住，白阿□罗度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解释不？”

阿□罗度语诸外道言：“随所欲问，知者当答。”

诸外道复问：“云何，尊者，如来死后为有耶？”

阿□罗度言：“如世尊说，此是无记。”

又问：“如来死后为无耶？”

阿□罗度言：“如世尊说，此亦无记。”

又问：“如来死后有无耶？非有非无耶？”

阿□罗度言：“如世尊说，此亦无记。”

复问阿□罗度言：“云何，尊者，如来死后有耶？说言无记。死后无耶？说言无记。死后有无耶？非有非无耶？说言无记。云何，尊者，沙门瞿昙为不知、不见耶？”

阿□罗度言：“世尊非不知、非不见。”

时，诸外道于阿□罗度所说，心不喜悦，呵骂已，从座起去。

时，阿□罗度知诸外道去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于一面住，以诸外道所问，向佛广说，白佛言：“世尊，彼如是问，我如是答，为顺诸法说耶？得无谤世尊耶？为顺法耶？为违法耶？无令他来难诘，堕呵责处耶？”

佛告阿□罗度言：“我今问汝，随所问答。阿□罗度，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

“受、想、行、识，为常、无常耶？”

答言：“无常，世尊。”

“如焰摩迦契经广说，乃至识是如来耶？”

答曰：“不也。”

佛告阿□罗度：“作如是说者，随顺诸说，不谤如来，非为越次；如如来说，诸次法说，无有能来难诘诃责者。所以者何？我于色如实知，色集、色灭、色灭道迹如实知。阿□罗度，若舍如来所作，无知无见说者，此非等说。”

佛说此经已，阿□罗度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婆祇国设首婆罗山鹿野深林中。

尔时，有那拘罗长者，百二十岁，年耆根熟，羸劣苦病，而欲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年衰老，羸劣苦病，自力勉励，觐见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识比丘。惟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长夜安乐！”

尔时，世尊告那拘罗长者：“善哉！长者，汝实年老根熟，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觐见如来并余宗重知识比丘。长者当知：于苦患身，常当修学不苦患身。”

尔时，世尊为那拘罗长者示教照喜，默然而住。

那拘罗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时，尊者舍利弗去世尊不远，坐一树下。那拘罗长者往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时，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汝今诸根和悦，貌色鲜明，于世尊所得闻深法耶？”

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今日世尊为我说法，示教照喜，以甘露法，灌我身心，是故我今诸根和悦，颜貌鲜明。”

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世尊为汝说何等法，示教照喜，甘露润泽？”

那拘罗长者白舍利弗：“我向诣世尊所，白世尊言：‘我年衰老，羸劣苦患，自力而来，觐见世尊及所宗重知识比丘。’佛告我言：‘善哉！长者，汝实衰老，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诣我及见先所宗重比丘。汝今于此苦患之身，常当修学不苦患身。’世尊为我说如是法，示教照喜，甘露润泽。”

尊者舍利弗问长者言："汝向何不重问世尊：云何苦患身、苦患心？云何苦患身、不苦患心？"

长者答言："我以是义故，来诣尊者，惟愿为我略说法要。"

尊者舍利弗语长者言："善哉！长者，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色灭、色患、色味、色离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爱乐于色，言色是我、是我所，而取摄受。彼色若坏、若异，心识随转，恼苦生；恼苦生已，恐怖、障礙、顾念、忧苦、结恋。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身心苦患。

"云何身苦患、心不苦患？多闻圣弟子于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知已，不生爱乐见色是我、是我所；彼色若变、若异，心不随转恼苦生；心不随转恼苦生已，得不恐怖、障碍、顾念、结恋。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身苦患、心不苦患。"

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那拘罗长者得法眼净。尔时，那拘罗长者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狐疑，不由于他，于正法中，心得无畏；从座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已超、已度，我今归依佛、法、僧宝，为优婆塞，证知我，我今尽寿归依三宝。"

尔时，那拘罗长者闻尊者舍利弗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天现聚落。

尔时，有西方众多比丘欲还西方安居，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其说法，示教照喜。种种示教照喜已，时西方众多比丘从座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西方众多比丘欲还西方安居，今请奉辞。"

佛告西方诸比丘："汝辞舍利弗未？"

答言："未辞。"

佛告西方诸比丘："舍利弗淳修梵行，汝当奉辞，能令汝等以义饶益，长夜安乐！"

时，西方诸比丘辞退欲去。时，尊者舍利弗去佛不远，坐一坚固树下，西方诸比丘往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舍利弗言："我等欲还西方安居，故来奉辞。"

舍利弗言："汝等辞世尊未？"

答言："已辞。"

舍利弗言："汝等还西方，处处异国，种种异众，必当问汝。汝等今于世尊所，闻善说法，当善受、善持、善观、善入，足能为彼具足宣说，不毁佛耶？不令彼众难问、诘责、堕负处耶？"

彼诸比丘白舍利弗："我等为闻法故，来诣尊者，惟愿尊者具为我说，哀愍故！"

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阎浮提人聪明利根，若刹利、若婆罗门、若长者、若沙门，必当问汝：'汝彼大师云何说法？以何教授

汝？’当答言：‘大师唯说调伏欲贪，以此教授。’当复问汝：‘于何法中调伏欲贪？’当复答言：‘大师唯说于彼色阴调伏欲贪，于受、想、行、识阴调伏欲贪，我大师如是说法。’彼当复问：‘欲贪有何过患故，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受、想、行、识调伏欲贪？’汝复应答言：‘若于色欲不断、贪不断、爱不断、念不断、渴不断者，彼色若变、若异，则生忧、悲、恼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见欲贪有如是过故，于色调伏欲贪，于受、想、行、识调伏欲贪。’彼复当问：‘见断欲贪、有何福利故，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于受、想、行、识调伏欲贪？’当复答言：‘若于色断欲、断贪、断念、断爱、断渴，彼色若变、若异，不起忧、悲、恼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诸尊，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今得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于善处者，世尊终不说言‘当断诸不善法’，亦不教人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得尽苦边。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今现法苦住，障碍热恼，身坏命终，堕恶道中，是故世尊说言‘当断不善法’，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尽苦，究竟苦边。若受诸善法因缘，现法苦住，障碍热恼，身坏命终堕恶道中者，世尊终不说受持善法，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尽苦，究竟苦边。受持善法，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于善处，是故世尊赞叹、教人受诸善法，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尽苦，究竟苦边。”

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西方诸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尊者舍利弗说是法时，诸比丘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深亦如是，其水盈满。复有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以渧彼水。诸比丘，于意云何？彼士夫水渧为多，池水为多？”

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渧之水少，少不足言；池水甚多，百千万倍，不可为比。”

“如是，诸比丘，见谛者所断众苦，如彼池水，于未来世永不复生。”

尔时，世尊说是法已，入室坐禅。时，尊者舍利弗于众中坐。世尊入室去后，告诸比丘：“未曾所闻！世尊今日善说池譬。所以者何？圣弟子具足见谛，得无间等果。若凡俗邪见、身见、根本身见、集身见、生身见起，谓忧戚隐覆，庆吉保惜、说我、说众生、说奇特矜举，如是众邪悉皆除灭，断除根本；如折多罗树，于未来世更不复生。

“诸比丘，何等为见谛圣弟子断上众邪，于未来世永不复起？愚痴无闻凡夫见色是我、异我、我在色、色在我；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我在识、识在我。

“云何见色是我？得地一切入处正受，观已，作是念：‘地即是

我，我即是地，我及地唯一无二，不异不别。’如是水、火、风、青、黄、赤、白一切入处正受，观已，作是念：‘行即是我，我即是行，唯一无二，不异不别。’如是于一切入处，一一计我，是名色即是我。云何见色异我？若彼见受是我，见受是我已，见色是我所，或见想、行、识即是我，见色是我所。云何见我中色？谓见受是我，色在我中；又见想、行、识即是我，色在我中。云何见色中我？谓见受即是我，于色中住，入于色，周遍其四体；见想、行、识是我，于色中住，周遍其四体，是名色中我。

“云何见受即是我？谓六受身：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此六受身一一见是我，我是受，是名受即是我。云何见受异我？谓见色是我，受是我所；谓想、行、识是我，受是我所，是名受异我。云何见我中受？谓色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识是我，受在其中，是谓我中受。云何见受中我？谓色是我，于受中住，周遍其四体；想、行、识是我，于受中住，周遍其四体，是名受中我。

“云何见想即是我？谓六想身：眼触生想，耳、鼻、舌、身、意触生想。此六想身一一见是我，是名想即是我。云何见想异我？谓见色是我，想是我所；受、行、识是我，想是我所，是名想异我。云何见我中想？谓色是我，想在中住；受、行、识是我，想在中住。云何见想中我？谓色是我，于想中住，周遍其四体；受、行、识是我，于想中住，周遍其四体，是名想中我。

“云何见行是我？谓六思身：眼触生思，耳、鼻、舌、身意触生思。于此六思身一一见是我，是名行即是我。云何见行异我？谓色是我，行是我所；受、想、识是我，行是我所，是名行异我。云何见我中行？谓色是我，行在中住；受、想、行、识是我，行在中住，是谓我中行。云何见行中我？谓色是我，于行中住，周遍其四体；谓受、想、识是我，于行中住，周遍其四体，是名行中我。

“云何见识即是我？谓六识身：眼识、耳、鼻、舌、身、意识身。于此六识身一一见是我，是名识即是我。云何见识异我？见色是我，识是我所；见受、想、行是我，识是我所，是名识异我。云何见我中识？谓色是我，识在中住；受、想、行是我，识在中住，是名我中识。云何识中我？谓色是我，于识中住，周遍其四体；受、想、行是我，于识中住，周遍其四体，是名识中我。

“如是圣弟子见四真谛，得无间等果，断诸邪见，于未来世永不复起。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一向积聚，作如是观：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不应爱乐、摄受、保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应爱乐、摄受、保持，如是观。善系心住，不愚于法，复观精进，离诸懈怠，心得喜乐，身心猗息，寂静舍住。具诸道品，修行满足，永离诸恶，非不消烁、非不寂灭，灭而不起、减而不增、断而不生，不生、不取、不著，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后有。”

舍利弗说是法时，六十比丘不受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

毗舍离国有尼揵子，聪慧明哲，善解诸论，有聪明慢；所广集诸论，妙智入微，为众说法，超诸论师，每作是念：“诸沙门、婆罗门无敌我者，乃至如来亦能共论。诸论师辈，闻我名者，头额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论议风，能偃草折树，摧破金石，伏诸龙象，何况人间诸论师辈，能当我者？”

时，有比丘名阿湿波誓，晨朝著衣持钵，威仪详序，端视平涉，入城乞食。尔时，萨遮尼揵子，有少缘事，诣诸聚落，从城门出，遥见比丘阿湿波誓，即诣其所，问言：“沙门瞿昙为诸弟子云何说法？以何等法教诸弟子，令其修习？”

阿湿波誓言：“火种居士，世尊如是说法教诸弟子，令随修学，言：‘诸比丘，于色当观无我，受、想、行、识当观无我。此五受阴勤方便观，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

萨遮尼揵子闻此语心不喜，作是言：“阿湿波誓，汝必误听，沙门瞿昙终不作是说。若沙门瞿昙作是说者，则是邪见，我当诣彼难诘令止。”

尔时，萨遮尼揵子往诣聚落——诸离车等集会之处，语诸离车言：“我今日见沙门瞿昙第一弟子，名阿湿波誓，薄共论议，若如其所说者，我当诣彼沙门瞿昙，与共论议，进却回转，必随我意。譬如士夫刈拔茇草，手执其茎，空中抖擞，除诸乱秽；我亦如是，与沙门瞿昙论议难诘，执其要领，进却回转，随其所欲，去其邪说。如沽酒家执其酒囊，压取清醇，去其糟滓；我亦如是，诣法门瞿昙论议难诘，进却回转，取其清真，去诸邪说。如织席师，以席盛诸秽物，欲市卖时，以水洗泽，去诸臭秽；我亦如是，诣沙门瞿昙所，与共论议，进却回转，执其纲领，去诸秽说。譬如王家调象之师，牵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体、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诸粗秽；我亦如是，诣沙门瞿昙所，论议难诘，进却回转，随意自在，执其要领，去诸秽说。如诸离车，亦应共往观其得失。”

中有离车作如是言：“若萨遮尼揵子能与沙门瞿昙共论议者，无有是处！”复有说言：“萨遮尼揵子聪慧利根，能共论议。”时，有五百离车与萨遮尼揵子共诣佛所，为论议故。

尔时，世尊于大林中，坐一树下，住于天住。时，有众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经行，遥见萨遮尼揵子来，渐渐诣诸比丘所，问诸比丘言：“沙门瞿昙住在何所？”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树下，住于天住。”

萨遮尼揵子即诣佛所，恭敬问讯，于一面坐。诸离车长者亦诣佛

所，有恭敬者，有合掌问讯者，问讯已，于一面住。

时，萨遮尼揵子白佛言："我闻瞿昙作如是说法，作如是教授诸弟子：教诸弟子于色观察无我，受、想、行、识观察无我。此五受阴勤方便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为是瞿昙有如是教，为是传者毁瞿昙耶？如说说耶？不如说说耶？如法说耶？法次法说耶？无有异忍来相难诘，令堕负处耶？"

佛告萨遮尼揵子："如汝所闻，彼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非为谤毁，亦无难问令堕负处。所以者何？我实为诸弟子如是说法。我实常教诸弟子，令随顺法教，令观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观此五受阴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

萨遮尼揵子白佛言："瞿昙，我今当说譬。"

佛告萨遮尼揵子："宜知是时。"

"譬如世间一切所作皆依于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恶从生；受、想、行、识是我人，善恶从生。又复譬如人界、神界、药草、树木，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识是我人。"

佛告火种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识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昙，色是我人，受、想、行、识是我人，此等诸众悉作是说。"

佛告火种居士："且立汝论，本用引众人为？"

萨遮尼揵子白佛言："色实是我人。"

佛告火种居士："我今问汝，随意答我。譬如国王，于自国土有罪过者，若杀、若缚、苦摈、若鞭，断绝手足；若有功者，赐其象马、车乘、城邑、财宝，悉能尔不？"

答言："能尔，瞿昙。"

佛告火种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答言："如是，瞿昙。"

佛告火种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识即是我，得随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时，萨遮尼揵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种居士："速说！速说！何故默然？"

如是再三，萨遮尼揵子犹故默然。

时，有金刚力士鬼神持金刚杵，猛火炽然，在虚空中临萨遮尼揵子头上，作是言："世尊再三问，汝何故不答？我当以金刚杵碎破汝头，令作七分。"

佛神力故，唯令萨遮尼揵子见金刚神，余众不见。萨遮尼揵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尔，瞿昙。"

佛告萨遮尼揵子："徐徐思惟，然后解说。汝先于众中说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而今言不，前后相违。汝先常说言：'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火种居士，我今问汝，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答言：“无常，瞿昙。”
复问：“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昙。”
复问：“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昙。”
“受、想、行、识亦如是说。”佛告火种居士：“汝好思而后说。”
复问火种居士：“若于色未离贪、未离欲、未离念、未离爱、未离渴，彼色若变、若异，当生忧、悲、恼苦不？”
答曰：“如是，瞿昙。”
“受、想、行、识亦如是说。”复问：“火种居士，于色离贪、离欲、离念、离爱、离渴，彼色若变、若异，则不生忧、悲、恼苦耶？”
答曰：“如是，瞿昙，如实无异。”
“受、想、行、识亦如是说。火种居士，譬如士夫身婴众苦，常与苦俱，彼苦不断不舍，当得乐不？”
答言：“不也，瞿昙。”
“如是，火种居士，身婴众苦，常与苦俱，彼苦不断、不舍，不得乐也。火种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坚实材，见芭蕉树洪大臃直，即断其根叶，剽剥其皮，乃至穷尽，都无坚实。火种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论端，我今善求真实之义，都无坚实，如芭蕉树也。而于此众中敢有所说：‘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所知、所见能与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共论议，不摧伏者。’而便自说：‘我论议风，偃草折树，能破金石，调伏龙象，要能令彼额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论己义而不自立，先所夸说能伏彼相，今尽自取，而不能动如来一毛。”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被郁多罗僧，现胸而示：“汝等试看，能动如来一毛以不？”
尔时，萨遮尼揵子默然低头，惭愧失色。尔时，众中有一离车，名突目佉，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听我说譬。”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时。”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执持斗斛，于大聚谷中，取二三斛，今此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世尊，譬如长者巨富多财，忽有罪过，一切财物悉入王家；萨遮尼揵遮子亦复如是，所有才辩悉为如来之所摄受。譬如城邑聚落边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戏，取水中蟹，截断其足，置于陆地，以无足故，不能还复入于大水；萨遮尼揵子亦复如是，诸有才辩悉为如来之所断截，终不复敢重诣如来命敌论议。”
尔时，萨遮尼揵子忿怒炽盛，骂唾突目佉离车言：“汝粗疏物！不审谛何为其鸣？吾自与沙门瞿昙论，何豫汝事？”

萨遮尼揵子呵骂突目佉已，复白佛言："置彼凡辈鄙贱之说，我今别有所问。"

佛告萨遮尼揵子："恣汝所问，当随问答。"

"云何，瞿昙，为弟子说法，令离疑惑？"

佛告火种居士："我为诸弟子说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如实观察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彼学必见迹不断坏，堪任成就，厌离知见，守甘露门，虽非一切悉得究竟，具向涅槃。如是弟子从我教法，得离疑惑。"

复问瞿昙："复云何教诸弟子，于佛法得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火种居士："正以此法，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如实知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彼于尔时成就三种无上：智无上、解脱无上、解脱知见无上。成就三种无上已，于大师所恭敬、尊重、供养如佛。世尊觉一切法，即以此法调伏弟子，令得安隐、令得无畏、调伏寂静、究竟涅槃。世尊为涅槃故，为弟子说法。火种居士，我诸弟子于此法中，得尽诸漏，得心解脱，得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萨遮尼揵子白佛言："瞿昙，犹如壮夫，锋刃乱下，犹可得免；瞿昙论手，难可得脱。如盛毒蛇，犹可得避；旷泽猛火，犹可得避；凶恶醉象，亦可得免；狂饿师子，悉可得免；沙门瞿昙论议手中，难可得脱。非我凡品，轻躁鄙夫，论具不备，以论议故，来诣瞿昙。沙门瞿昙，此毗舍离丰乐国土，有遮波梨支提、漆庵罗树支提、多子支提、瞿昙在拘楼陀支提、婆罗受持支提、舍重担支提、力士宝冠支提。世尊，当安乐于此毗舍离国，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诸世间，于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养，令此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长夜安乐！惟愿止此，明朝与诸大众，受我薄食。"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时，萨遮尼揵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尔时，萨遮尼揵子于彼道中，语诸离车："我已请沙门瞿昙及诸大众，供设饭食。汝等人各办一釜食，送至我所。"

诸离车各还其家，星夜供办，晨朝送至萨遮尼揵子所。萨遮尼揵子晨朝洒扫敷座，供办净水，遣使诣佛，白言："时到。"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著衣持钵，往萨遮尼揵子所，大众前坐。萨遮尼揵子自手奉施清净饮食，充足大众；食已，洗钵竟。萨遮尼揵子知佛食竟，洗钵已，取一卑床于佛前坐。尔时，世尊为萨遮尼揵子说随喜偈言：

“于诸大会中，奉火为其最；
　　闱陀经典中，婆毗谛为最；
　　人中王为最，诸河海为最；
　　诸星月为最，诸明日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觉为最！”

尔时，世尊为萨遮尼揵子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还归本处。

时，诸比丘于彼道中众共论议：“五百离车各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彼诸离车于何得福？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

尔时，诸比丘还自住处，举衣钵，洗足已，至世尊所，头面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于路中自共论议：‘五百离车为萨遮尼揵子供办饮食，供养世尊、诸大众。彼诸离车于何得福？萨遮尼揵子于何得福？’”

佛告诸比丘：“彼诸离车供办饮食，为萨遮尼揵子，于萨遮尼揵子所因缘得福；萨遮尼揵子得福佛功德。彼诸离车得施有贪、恚、痴因缘果报，萨遮尼揵子得施无贪、恚、痴因缘果报。”

彼多罗十问，差摩焰仙尼，
阿□罗长者，西毛端萨遮。

杂阿含经卷第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

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有流，云何名有流？云何名有流灭？”

佛告罗陀：“善哉所问！当为汝说。所谓有流者，愚痴无闻凡夫于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于色爱乐、赞叹、摄受、染著。缘爱乐色故取，缘取故有，缘有故生，缘生故老、病、死、忧、悲、恼苦增，如是纯大苦聚斯集起。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有流。

“多闻圣弟子于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如故，于彼色不起爱乐、赞叹、摄受、染著；不爱乐、赞叹、摄受、染著故，色爱则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苦恼灭，如是纯大苦聚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如来所说有流、有流灭。”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

时，有侍者比丘名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色断知，受、想、行、识断知。世

尊，云何色断知，受、想、行、识断知？”

佛告罗陀：“善哉所问！当为汝说。于色忧、悲、苦恼尽，离欲、灭、息没，是名色断知；于受、想、行、识，忧、悲、恼苦尽，离欲、灭、息没，是名受、想、行、识断知。”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在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尊者罗陀言：“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尊者罗陀答言：“我为断苦故，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

复问：“汝为断何等苦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为断色苦故，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断受、想、行、识苦故，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

时，诸外道出家闻尊者罗陀所说，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尔时，尊者罗陀知诸外道出家去已，作是念：“我向如是说，将不毁谤世尊耶？如说说耶？如法说、法次法说耶？将不为他难问诘责堕负处耶？”

尔时，尊者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向所说，得无过耶？将不毁谤世尊耶？不为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如说说耶？如法说、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成实说，不毁如来，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所以者何？罗陀，色苦，为断彼苦故，出家修梵行；受、想、行、识苦，为断彼苦故，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为何等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我为知苦故，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

时，诸外道闻罗陀所说，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尔时，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向所说，得无毁谤世尊耶？将不令他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非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毁如来，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是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所以者何？色是苦，为知彼苦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受、想、行、识是苦，为知彼苦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为何等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为于色忧、悲、恼苦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为于受、想、行、识，忧、悲、恼苦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尔时，众多外道出家闻是已，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尔时，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得无谤世尊耶？不令他人来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非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谤如来，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所以者何？罗陀，色忧、悲、恼苦，为断彼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受、想、行、识，忧、悲、恼苦，为断彼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于色见我、我所、我慢使系著，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受、想、行、识，见我、我所、我慢使系著，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世尊所出家修梵行。”

诸外道出家闻是语，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之所说，得无毁谤世尊耶？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不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谤如来，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是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所以者何？于色见我、我所、我慢使系著，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受、想、行、识，见我、我所、我慢使系著，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于色有漏，障碍、热恼、忧悲，彼若尽、离欲、灭、寂没；受、想、行、识有漏，障碍、热恼、忧悲，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时，众多外道出家闻是已，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尔时，罗陀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之所说，将无谤世尊耶？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不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谤如来。所以者何？色有漏，有障碍、热恼、忧悲，彼若尽、离欲、灭、寂没；受、想、行、识有漏，障碍、热恼、忧悲，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外道出家至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于色贪、恚、痴，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受、想、行、识，贪、恚、痴，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诸外道闻是语已，心不喜，从座起，呵责而去。

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上事具白佛言："世尊，我之所说，将无谤世尊耶？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不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谤如来，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也，如说说、如法说、法次法说。所以者何？于色贪、恚、痴，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受、想、行、识，贪、恚、痴，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至罗陀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问罗陀言："汝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罗陀答言："于色欲、爱、喜，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受、想、行、识，欲、爱、喜，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时，诸外道闻是语已，心不喜，从座起，呵骂而去。

罗陀比丘晡时从禅觉，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上说具白佛言："世尊，我之所说，不谤如来耶？不令他人难问诘责堕负处耶？不如说说、不如法说、非法次法说耶？"

佛告罗陀："汝真实说，不谤如来，不令他人难问呵责堕负处也，如说说、如法说、如法次法说。所以者何？于色欲、爱、喜，彼若尽、离欲、灭、寂没；于受、想、行、识，欲、爱、喜，彼若尽、离欲、灭、寂没故，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诸所有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魔所作。"

佛告罗陀："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复问："罗陀，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佛告罗陀："若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不见是我、是我所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比丘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是死法；所有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是死法。"

佛告罗陀："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复问："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世尊。"

佛告罗陀："若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如实观察非我、非我所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

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白佛言："世尊，所谓众生者，云何

名为众生？”

佛告罗陀：“于色染著缠绵，名曰众生；于受、想、行、识染著缠绵，名曰众生。”

佛告罗陀：“我说于色境界当散坏消灭，于受、想、行、识境界当散坏消灭，断除爱欲，爱尽则苦尽，苦尽者我说作苦边。譬如聚落中诸小男小女嬉戏，聚土作城郭宅舍，心爱乐著，爱未尽、欲未尽、念未尽、渴未尽，心常爱乐、守护，言：‘我城郭，我舍宅。’若于彼土聚爱尽、欲尽、念尽、渴尽，则以手拨足蹴，令其消散。如是，罗陀，于色散坏消灭爱尽，爱尽故苦尽，苦尽故我说作苦边。”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

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已，我当独一静处，专心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身著染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增加精进，修诸梵行，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罗陀曰：“善哉！罗陀，能于佛前问如是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罗陀，当知有身、有身集、有身灭、有身灭道迹。何等为有身？谓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云何有身集？谓当来有爱、贪、喜俱，于彼彼爱乐，是名有身集。云何有身灭？谓当有爱、喜、贪俱，彼彼爱乐，无余断舍、吐尽、离欲、寂没，是名有身尽。云何有身灭道迹？谓八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有身灭道迹。有身当知，有身集当断，有身灭当证，有身灭道迹当修。罗陀，若多闻圣弟子于有身若知、若断，有身集若知、若断，有身灭若知、若证，有身灭道迹若知、若修已，罗陀，名断爱、离爱、转结、止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从座起，作礼而去。世尊如是教授已，罗陀比丘独一静处，专精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染色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增益精进，修诸梵行，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比丘言：“比丘，诸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魔；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魔。罗陀，于意云何？色为常

耶？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不？”
答曰：“不也，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罗陀，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比丘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是魔所作；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罗陀：“于意云何？色是常耶？为非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复问：“受、想、行、识为是常耶？为无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佛告罗陀：“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世尊。”
“是故，罗陀，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厌故不乐；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经亦如是。所异者，佛告罗陀：“多闻圣弟子于此五受阴，阴阴观察非我、非我所。观察已，于诸世间都无所取，不取故不著，不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当观彼一切皆是死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余如前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自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观察断法，如是观察灭法，观察弃舍法，观察无常法，观察苦法，观察空法，观察非我法，观察无常、苦、空、非我法，观察病法，观察痈法，观察刺法，观察杀法，观察杀根本法，观察病、痈、刺、杀、杀根本法，如是诸经，皆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观察已，于色欲贪断，欲贪断已，我说心善解脱；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比十四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

尔时，世尊告罗陀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当观皆是断法。观察断法已，于色欲贪断，欲贪断已，我说心善解脱；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罗陀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欲断五受阴者，当求大师。何等为五？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欲断此五受阴，当求大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断，如是当知、当吐、当息、当舍，亦复如是。如求大师，如是胜师者、顺次师者、教诫者、胜教诫者、顺次教诫者、通者、广通者、圆通者、导者、广导者、究竟导者、说者、广说者、顺次说者、正者、伴者、真知识者、亲者、愍者、悲者、崇义者、安慰者、崇乐者、崇触者、崇安慰者、欲者、精进者、方便者、勤者、勇猛者、固者、强者、堪能者、专者、心不退者、坚执持者、常习者、不放逸者、和合者、思量者、忆念者、觉者、知者、明者、慧者、受者、思惟者、梵行者、念处者、正勤者、如意足者、根者、力者、觉

分者、道分者、止者、观者、念身者、正忆念者，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习于色者，随魔自在，入于魔手，随魔所欲，为魔所缚，不脱魔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沙门、婆罗门不习色，如是沙门、婆罗门不随魔自在，不入魔手，不随魔所欲，解脱魔缚，解脱魔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习近者、习著者、味者、决定著者、止者、使者、往者、撰择者、不舍者、不吐者，如是等沙门、婆罗门随魔自在，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习近者，不随魔自在，不入魔手，不随魔所欲，非魔缚所缚，解脱魔系；不习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乃至吐色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众生无明所盖，爱系我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不去本际？"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哀愍，广说其义，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色有故，色事起，色系著，色见我，令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诸比丘，色为常耶？为非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如是，比丘，若无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系著、见我，令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头，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是见、闻、觉、识，求得随忆、随觉、随观，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有见言：有我、有世间、有此世、常、恒、不变易法，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复

有见：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佛所狐疑断，于法、于僧狐疑断，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口、意业，趣三恶道。正使放逸，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来，作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苦狐疑断，于集、灭、道狐疑断，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口、意业，趣三恶道。”如是广说，乃至作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广说如上，差别者：“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佛狐疑断，于法、僧、苦、集、灭、道狐疑断。”如是广说，乃至作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何所是事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诸比丘，令彼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不知本际？”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哀愍，广说其义，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色有故，是色事起，于色系著，于色见我，令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诸比丘，色是常耶？为非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如是，比丘，若无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系著、见我，令彼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首，长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是观者，是名正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是见、闻、觉、识，求得随忆、随觉、随观，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有见言：有我、有此世、有他世、有常、有恒、不变易，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复有见：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佛狐疑断，于法、僧狐疑断，是名比丘。不复堪任作身、口、意业，趣三恶道。正使放逸，诸圣弟子皆悉决定向于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作苦后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经亦如是。差别者：于苦、集、灭、道狐疑断。

第三经亦如是。差别者：于佛、法、僧狐疑断，于苦、集、灭、道狐疑断。

杂阿含经卷第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何所著，何所见我，若未起忧、悲、恼苦令起，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色有故，色起，色系、著故，于色见我，未起忧、悲、恼苦令起，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诸比丘，于意云何？色为常耶？为非常耶？”

答曰：“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如是，比丘，若无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系、著、见我，若未起忧、悲、恼苦令起，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若复见、闻、觉、识，起求忆、随觉、随观，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见有我、有世间、有此世、有他世，常、恒、不变易，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复有见：非此世我、非此世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于佛狐疑断，于法、僧狐疑断，是名比丘。多闻圣弟子不复堪任作身、口、意业，趣三恶道，正使放逸。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来，作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次经亦如是，差别者：苦、集、灭、道狐疑断。

次经亦如是，差别者：佛、法、僧、苦、集、灭、道狐疑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未起我、我所、我慢系著使起，已起我、我所、我慢系著使重令增广？”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第三经亦复如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若未起有漏、障碍、烧燃、忧、悲、恼苦生，已起有漏、障碍、烧燃、忧、悲、恼苦重令增广？”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三受于世间转？”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三苦世间转？”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世八法世间转？”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我胜、我等、我卑？"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有胜我者、有等我者、有卑我者？"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无胜我者、无等我者、无卑我者？"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有我、有此世、有他世，常、恒、不变易法，如尔安住？"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如是我、彼，一切不二、不异、不灭？"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会、无说，无善趣、恶趣业报，无此世、他世，无母、无父、无众生、无世间阿罗汉正到正

趣，若此世、他世见法自知身作证具足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无力、无精进、无力精进、无士夫方便、无士夫精勤、无士夫方便精勤、无自作、无他作、无自他作；一切人、一切众生、一切神，无方便、无力、无势、无精进、无堪能，定分、相续、转变，受苦乐六趣？”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诸众生此世活，死后断坏无所有。四大和合士夫，身命终时，地归地、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根随空转，舆床第五，四人持死人往冢间，乃至未烧可知烧燃已，骨白鸽色立，高慢者知施，黠慧者知受，若说有者，彼一切虚诳妄说，若愚若智，死后他世，俱断坏无所有？”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众生烦恼，无因无缘？”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众生清净，无因无缘？”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众生无知无见、无因无缘？”

时，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

时，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谓七身非作、非作所作，非化、非化所化，不杀、不动、坚实。何等为七？所谓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此七种身非作、非作所作，非化、非化所化，不杀、不动、坚实、不转、不变、不相逼迫，若福、若恶、若福恶，若苦、若乐、若苦乐、若士枭、士首，亦不逼迫世间。若命、若身，七身间间容刀往返，亦不害命，于彼无杀、无杀者，无系、无系者，无念、无念者，无教、无教者？”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作、教作，断、教断，煮、教煮，杀、教杀，害众生、盗他财、行邪淫、知言妄语、饮酒、穿墙、断锁、偷夺，复道害村、害城、害人民，以极利剑轮鉾割斫，截作大肉聚，作如是学，彼非恶因缘，亦非招恶。于恒水南杀害而去，恒水北作大会而来，彼非因缘福恶，亦非招福恶。惠施、调伏、护持、行利、同利，于此所作，亦非作福？”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于此十四百千生门、六十千六百五业、三业、二业、一业、半业、六十二道迹、六十二内劫、百二十泥犁、百三十根、三十六贪界、四十九千龙家、四十九千金翅鸟家、四十九千邪命外道、四十九千外道出家、七想劫、七无想劫、七阿修罗、七毗舍遮、七天、七人、七百海、七梦、七百梦、七险、七百险、七觉、七百觉、六生、十增进、八大士地，于此八万四千大劫，若愚若智，往来经历，究竟苦边。彼无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说：我常持戒，受诸苦行，修诸梵行，不熟业者令熟，已熟业者弃舍，进退不可知。此苦乐常住，生死定量；譬如缕丸掷著空中，渐渐来下，至

地自住。如是八万四千大劫生死定量，亦复如是？”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风不吹、火不燃、水不流、箭不射、怀妊不产、乳不构、日月若出若没、若明若暗不可知？”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此大梵自在，造作自然，为众生父？”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色是我，余则虚名；无色是我，余则虚名；色非色是我，余则虚名；非色非无色是我，余则虚名；我有边，余则虚名；我无边，余则虚名；我有边无边，余则虚名；我非有边非无边，余则虚名。一想、种种想、多想、无量想，我一向乐、一向苦，若苦、乐、不苦不乐，余则虚名？”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色是我，余则妄想；非色、非非色是我，余则妄想。我有边，余则妄想；我无边，余则妄想；我非有边非无边，余则妄想。我一想、种种想、少想、无量想，我一向乐、一向苦，若苦、乐、不苦不乐？”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我世间常、世间无常、世间常无常、世间非常非无常；世有边、世无边、世有边无边、世非有边非无

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我常、世间我无常、世间我常无常、世间我非常非无常；我苦常、我苦无常、我苦常无常、我苦非常非无常；世间我自作、世间我他作、世间我自作他作、世间我非自作非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世间我苦自作、世间我苦他作、世间我苦自他作、世间我苦非自非他无因作？”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若无五欲娱乐，是则见法般涅槃；若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乃至第四禅，是第一义般涅槃？”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著，何所见我，令诸众生作如是见、如是说：若粗四大色断坏、无所有，是名我正断；若复我欲界断坏、死后无所有，是名我正断；若复我色界死后断坏、无所有，是名我正断；若得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我死后断坏、无所有，是名我正断？”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广说，次第如上三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法无常者当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何法无常？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过去无常法当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云何过去无常法？过去色是无常法，过去欲是无常法，彼法当断。断彼法已，以义饶益，长夜安乐。受、想、行、识亦

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未来、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现在。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为断无常法故，当求大师。云何是无常法？谓色是无常法；为断彼法，当求大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当求大师，八种经如是。种种教随顺、安、广安、周普安、导、广导、究竟导、说、广说、随顺说、第二伴、真知识、同意、愍、悲、崇义、崇安慰、乐、崇触、崇安隐、欲、精进、方便、广方便、堪能方便、坚固、强健、勇猛身心、勇猛难伏、摄受常学、不放逸修、思惟、念、觉、知、明、慧、辩、思量、梵行、如意、念处、正勤、根、力、觉、道、止、观、念身、正忆念，一一八经亦如上说。如断义，如是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应尽除断灭；为断无常火故，勤求大师。断何等无常故勤求大师？谓断色无常故勤求大师；断、受、想、行、识无常故勤求大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如是八种救头燃譬经如上广说。如求大师，如是求种种教、随顺教，如上广说。如断义，如是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灭义、没义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为断无常故，当随修内身身观住。何等法无常？谓色无常；为断彼故，当随修内身身观住。如是受、想、行、识无常；为断彼故，当随修内身身观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色无常，未来色、现在色、过去未来色、过去现在色、未来现在色、过去未来现在色无常，断彼故，当随修内身身观住。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随修内身身观住八种，如是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内受受观、外受受观、内外受受观、内心心观、外心心观、内外心心观、内法法观、外法法观、内外法法观住，一一八经亦如上说。

如断无常义，修四念处，如是知义、尽义、吐义、止义、舍义、灭义、没义故，随修四念处，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应尽断。为断无常火故，随修内身身观住。云何为断无常火故，随修内身身观住？谓色无常，为断彼故，随修内身身观住；受、想、行、识无常，为断彼故，随修内身身观住。"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如内身身观住八经。如是外身身观八经、内外身身观八经如上说。

如身念处二十四经，如是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二十四经如上说。

如当断无常九十六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九十六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应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已生恶不善法当断，起欲、精勤、摄心令增长。断何等无常法故，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起欲、方便、摄心增进？谓色无常故，受、想、行、识无常当断故，已生恶不善法令断，起欲、方便、摄心增进。"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经，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亦如上说。

如已生恶不善法当断故，如是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增广故，起欲、方便、摄心增进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无常三十二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三十二经广说如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当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当断何等法无常？谓当断色无常，当断受、想、行、识无常故，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如经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亦如上说。
如修欲定，如是精进定、意定、思惟定亦如是。如当断三十二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三十二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当修信根。断何等无常法？谓当断色无常，当断受、想、行、识无常故，修信根。"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亦如上说。
如信根八经，如是修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四十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四十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当修信力。断何等无常故，当修信力？谓断色无常故，当修信力；断受、想、行、识无常故，当修信力。"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亦如上说。
如信力，如是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四十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四十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修念觉分。断何等法无常故，修念觉分？谓断色无常，修念觉分；当断受、想、行、识无常，修念觉分。”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八经如上说。
如念觉分八经，如是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除觉分、舍觉分、定觉分，一一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五十六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五十六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当修正见。断何等无常法火故，当修正见？断色无常故，当修正见；断受、想、行、识无常故，当修正见。”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亦如上说。
如正见八经，如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一一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六十四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六十四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无余。为断无常火故，当修苦习尽道。断何等无常法故，当修苦习尽道？谓断色无常故，当修苦习尽道；断受、想、行、识无常故，当修苦习尽道。”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亦如上说。
如苦习尽道八经，如是苦尽道、乐非尽道、乐尽道，一一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三十二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三十二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无余。为断无常火故，当修无贪法句。断何等法无常故，当修无贪法句？谓当断色无常故，修无贪法句；断受、想、行、识无常故，修无贪法句。"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亦如上说。

如当修无贪法句八经，如是无恚、无痴诸句正句法句，一一八经如上说。

如当断二十四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二十四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犹如有人火烧头衣，当云何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当起增上欲，殷勤方便时救令灭。"

佛告比丘："头衣烧燃尚可暂忘，无常盛火当尽断。为断无常火故，当修止。断何等法无常故，当修止？谓断色无常故，当修止；断受、想、行、识无常故，当修止。"如是广说，乃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过去无常、未来无常、现在无常、过去未来无常、过去现在无常、未来现在无常、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亦如上说。

如修止八经，如是修观八经，亦如上说。

如当断十六经，如是当知、当吐、当尽、当止、当舍、当灭、当没，一一十六经亦如上说。

"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实知；受、想、行、识亦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正观者，于色生厌，受、想、行、识生厌；厌已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动摇、旋转、尫瘵、破坏、飘疾、朽败、危顿、不恒、不安、变易、恼苦、灾患、魔邪、魔势、魔器，如沫、如泡、如芭蕉、如幻。微劣、贪嗜、杀摽、刀剑、嫉妒、相残、损减、衰耗、系缚、捶打、恶疮、痈疽、利刺、烦恼、谪罚、阴盖、过患、处

愁、戚、恶知识，苦、空、非我、非我所，怨家连锁，非义、非安慰，热恼、无荫、无洲、无覆、无依、无护，生法、老法、病法、死法、忧悲法、恼苦法、无力法、羸劣法、不可欲法、诱引法、将养法、有苦法、有杀法、有恼法、有热法、有相法、有吹法、有取法、深险法、难涩法、不正法、凶暴法、有贪法、有恚法、有痴法、不住法、烧燃法、挂碍法、灾法、集法、灭法、骨聚法、肉段法、执炬法、火坑法，如毒蛇、如梦假借、如树果、如屠牛者、如杀人者、如触露、如淹水、如驶流、如织缕、如轮涉水、如跳杖、如毒瓶、如毒身、如毒华、如毒果、烦恼动。如是，比丘，乃至断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乃至灭没，当修止观。

“断何等法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乃至灭没，修止观？谓断色过去、未来、现在无常，乃至灭没，故修止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实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以成就一法故，不复堪任知色无常，知受、想、行、识无常。何等为一法成就？谓贪欲一法成就；不堪能知色无常，知受、想、行、识无常。何等一法成就？谓无贪欲成就；无贪欲法者，堪能知色无常，堪能知受、想、行、识无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成就不成就，如是知不知、亲不亲、明不明、识不识、察不察、量不量、覆不覆、种不种、掩不掩、映翳不映翳亦如是。如是知，如是识解，受、求、辩、独证，亦复如是。如贪，如是恚、痴、瞋、恨、訾、执、嫉、悭、幻、谄、无惭、无愧、慢、慢慢、增慢、我慢、增上慢、邪慢、卑慢、骄慢、放逸、矜高、曲伪相规、利诱、利恶、欲多、欲常、欲不敬、恶口、恶知识、不忍贪、嗜下贪、恶贪，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欲爱、瞋恚、睡眠、掉悔、疑、昏悴、蹁躚、懪㑌、懒、乱想、不正忆、身浊、不直、不软、不异、欲觉、恚觉、害觉、亲觉、国土觉、轻易觉、爱他家觉、愁忧恼苦，于此等一一法，乃至映翳，不堪任灭色作证。

“何等为一法？所谓恼苦；以恼苦映翳故，不堪任于色灭尽作证，不堪任于受、想、行、识灭尽作证。一法不映翳故，堪任于色灭尽作证，堪任于受、想、行、识灭尽作证。何等一法？谓恼苦；此一法不映翳故，堪任于色灭尽作证，堪任于受、想、行、识灭尽作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正观察眼无常，如是观者，是名正见。正观故生厌，生厌故离喜、离贪，离喜、贪故，我说心正解脱；如是耳、鼻、舌、身、意，离喜、离贪，离喜、贪故，比丘，我说心正解脱。心正解脱者，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如是苦、空、非我，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眼当正思惟、观察无常。所以者何？于眼正思惟、观察无常故，于眼欲贪断；欲贪断故，我说心正解脱。耳、鼻、舌、身、意，正思惟、观察故，欲贪断；欲贪断者，我说心正解脱。如是，比丘，心正解脱者，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眼不识、不知、不断、不离欲者，不堪任正尽苦；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诸比丘，于眼若识、若知、若断、若离欲者，堪任正尽苦；于耳、鼻、舌、身、意，若识、若知、若断、若离欲者，堪任正尽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眼若不识、不知、不断、不离欲者，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耳、鼻、舌、身、意，不识、不知、不断、不离欲者，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诸比丘，于色若识、若知、若断、若离欲者，堪任越生、老、病、死苦；于耳、鼻、舌、身、意，若识、若知、若断、若离欲，堪任越生、老、病、死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眼不离欲，心不解脱者，不堪任正尽苦；于耳、鼻、舌、身、意不离欲，心不解脱者，不堪任正尽苦。诸比丘，若于眼色离欲，心解脱者，彼堪任正尽苦；于耳、鼻、舌、身、意离欲，心解脱者，堪任正尽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眼、色不离欲，心不解脱者，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于耳、鼻、舌、身、意不离欲，心不解脱者，不堪任越生、老、病、死苦。诸比丘，若于眼、色离欲，心解脱者，堪任越生、老、病、死苦；于耳、鼻、舌、身、意离欲，心解脱者，堪任越生、老、病、死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眼生喜者，则于苦生喜；若于苦生喜者，我说彼不解脱于苦。于耳、鼻、舌、身、意生喜者，则于苦生喜；于苦生喜者，我说彼不解脱于苦。

"诸比丘，若于眼不生喜者，则于苦不生喜；于苦不生喜者，我说彼解脱于苦。于耳、鼻、舌、身、意不生喜者，则于苦不生喜；于苦不生喜者，我说彼解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无常。云何一切无常？谓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若眼触因缘生受——苦觉、乐觉、不苦不乐觉，彼亦无常；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眼生厌；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苦觉、乐觉、不苦不乐觉，于彼生厌。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苦觉、乐觉、不苦不乐觉，彼亦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经，如是苦、空、无我，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无常。云何一切？谓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如是耳、鼻、舌、身、意识，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眼解脱。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解脱；如是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解脱，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说一切无常，如是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一切虚业法、一切破坏法、一切生法、一切老法、一切病法、一切死法、一切愁忧法、一切烦恼法、一切集法、一切灭法、一切知法、一切识法、一切断法、一切觉法、一切作证、一切魔、一切魔势、一切魔器、一切然、一切炽然、一切烧，皆如上二经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伽阇尸利沙支提，与千比丘俱，皆是旧縈发婆罗门。

尔时，世尊为千比丘作三种示现教化。云何为三？神足变化示现、他心示现、教诫示现。

神足示现者，世尊随其所应，而示现入禅定正受。陵虚至东方，作四威仪，行、住、坐、卧；入火三昧，出种种火光，青、黄、赤、白、红、颇梨色；水火俱现，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周圆四方亦复如是。尔时，世尊作种种神变已，于众中坐，是名神足示现。

他心示现者，如彼心、如彼意、如彼识，彼应作如是念、不应作如是念、彼应作如是舍、彼应作如是身证住，是名他心示现。

教诫示现者，如世尊说："诸比丘，一切烧燃。云何一切烧燃？谓眼烧燃，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烧燃。如是耳、鼻、舌、身、意烧燃，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烧燃。以何烧燃？贪火烧燃、恚火烧燃、痴火烧燃，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火烧燃。"

尔时，千比丘闻佛所说，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内识身及外一切相，令我、我所、我慢使系著不生？"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善哉！罗睺罗，能问如来甚深之义。"

佛告罗睺罗："眼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实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罗睺罗，作如是知、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令我、我所、我慢使系著不生。罗睺罗，如是我、我所、我慢使紧著不生者，罗睺罗，是名断爱浊见，正无间等，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入处，如是外入处色、声、香、味、触、法；眼识，耳、鼻、舌、身、意识；眼触，耳、鼻、舌、身、意触；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眼触生想，耳、鼻、舌、身、意触生想；眼

触生思，耳、鼻、舌、身、意触生思，眼触生爱，耳鼻舌身意触生爱，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云何知、云何见于此识身及外一切相，无有我、我所、我慢使系著？"

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当为诸比丘广说此义，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罗睺罗："善哉！谛听！当为汝说。诸所有眼，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实正观。罗睺罗，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罗睺罗，如是知、如是见我此识身及外一切相，我、我所、我慢使系著不生。罗睺罗，如是比丘越于二，离诸相，寂灭解脱。罗睺罗，如是比丘断诸爱欲，转去诸结，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入，如是外入乃至意触因缘生受，亦如是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已，如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修持梵行，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慧未熟，未堪任受增上法，问罗睺罗言："汝以授人五受阴未？"

罗睺罗白佛："未也，世尊。"

佛告罗睺罗："汝当为人演说五受阴。"

尔时，罗睺罗受佛教已，于异时为人演说五受阴；说已，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为人说五受阴，惟愿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不堪任受增上法，问罗睺罗言："汝为人说六入处未？"

罗睺罗白佛："未也，世尊。"

佛告罗睺罗："汝当为人演说六入处。"

尔时，罗睺罗于异时为人演说六入处，说六入处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为人演说六入处，惟愿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不堪任受增上法，问罗睺

罗言："汝已为人说尼陀那法未？"

罗睺罗白佛言："未也，世尊。"

佛告罗睺罗："汝当为人演说尼陀那法。"

尔时，罗睺罗于异时为人广说尼陀那法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复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未熟，广说乃至告罗睺罗言："汝当于上所说诸法，独于一静处，专精思惟，观察其义。"

尔时，罗睺罗受佛教敕，如上所闻法、所说法思惟称量，观察其义，作是念："此诸法一切皆顺趣涅槃、流注涅槃、后住涅槃。"尔时，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于如上所闻法、所说法独一静处，思惟称量，观察其义，知此诸法皆顺趣涅槃、流注涅槃、后住涅槃。"

尔时，世尊观察罗睺罗心解脱智熟，堪任受增上法，告罗睺罗言："罗睺罗，一切无常。何等法无常？谓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如上无常广说。"

尔时，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退。

尔时，罗睺罗受佛教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纯修梵行，乃至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次第疾得漏尽？"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当正观无常。何等法无常？谓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当观无常；耳、鼻、舌、身、意当观无常，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比丘，如是知、如是见次第尽有漏。"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比丘所说经，若差别者："云何知、云何见次第尽一切结？断一切缚、断一切使、断一切上烦恼、断一切结、断诸流、断诸轭、断诸取、断诸触、断诸盖、断诸缠、断诸垢、断诸爱、断诸意、断邪见生正见、断无明生明？比丘，如是观眼无常，乃至如是知、如是见次第无明断，明生。"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欢喜已，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次第我见断，无我见生？"
佛告彼比丘："于眼正观无常，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正观无我；如是乃至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正观无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见次第我见断，无我见生。"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欢喜已，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能断一法者，则得正智，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演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云何一法断故，乃至不受后有？所谓无明，离欲明生，得正智，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无明，离欲明生？"
佛告比丘："当正观察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正观无常；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见无明，离欲明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于眼当如实知、如实见，若眼、眼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如实知、如实见；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彼如实知、如实见已，于眼生厌，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生厌；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厌已不乐、不乐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说一切优陀那偈已，告尊者阿难："眼无常、苦、变易、异分法，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苦、变易、异分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眼得解脱；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彼亦解脱。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解脱，我说彼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城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勤方便禅思，内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如是如实知显现。于何如实知显现？于眼如实知显现，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如实知显现；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此诸法无常有为，亦如是如实知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无量三摩提，精勤系念。所以者何？修无量三摩提，精勤系念已，则如实显现。于何如实显现？于眼如实显现。如是广说，乃至此诸法无常有为，此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眼无常，况现在眼！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眼，不欣未来眼，于现在眼厌、不乐、离欲、向厌；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苦、空、无我，亦如是说。

如内入处四经，如是外入处，色、声、香、味、触、法四经、内外入处四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触入处。云何为六？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沙门、婆罗门于此六触入处集、灭、味、患、离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去我法、律远，如虚空与地。"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我具足如实知此六触入处集、灭、味、患、离。"

佛告比丘："我今问汝，汝随问答我。比丘，汝见眼触入处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于此眼触入处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如实知见者，不起诸漏、心不染著、心得解脱，是名初触入处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法永不复起，所谓眼识及色。汝见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于耳、鼻、舌、身、意触入处非我、

非异我、不相在，作如是如实知见者，不起诸漏、心不染著、心得解脱，是名比丘六触入处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欲不复生，谓意识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莫乐莫苦！所以者何？有六触入处地狱，众生生彼地狱中者，眼所见不可爱色、不见可爱色，见不可念色、不见可念色，见不善色、不见善色，以是因缘故，一向受忧苦；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见不可爱、不见可爱，见不可念、不见可念，见不善法、不见善法，以是因缘故，长受忧苦。

“诸比丘，有六触入处天，有众生生彼处者，眼见可爱、不见不可爱，见可念色、非不可念色，见善色、非不善色，以是因缘故，一向长受喜乐；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所识法，可爱非不可爱、可念非不可念、善非不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耆婆拘摩罗药师庵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昔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禅思思惟：‘自心多向何处观察？自心多逐过去五欲功德，少逐现在五欲功德，逐未来世转复微少。’我观多逐过去五欲心已，极生方便，精勤自护，不复令随过去五欲功德。我以是精勤自护故，渐渐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等诸比丘亦复多逐过去五欲功德，现在、未来亦复微少；汝今亦当以心多逐过去五欲功德故，增加自护，亦当不久得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者何？眼见色因缘生内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因缘生内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故，比丘，于彼入处当觉知，若眼灭，色想则离；耳、鼻、舌、身、意灭，法想则离。”

佛说当觉六入处，言已，入室坐禅。时，有众多比丘，世尊去后，作此论议：“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不广分别，而入室坐禅。世尊说言：‘当觉六入处，若彼眼灭，色想则离；耳、鼻、舌、身、意灭，法想则离。’我等今日于世尊略说法中犹故不解，今此众中，谁有慧力，能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广为我等演说其义？”

复作是念：“唯有尊者阿难，常侍世尊，常为大师之所赞叹，聪慧梵行。唯有尊者阿难堪能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演说其义，我等今日皆共往诣尊者阿难所，问其要义，如阿难所说，悉当奉持。”

尔时，众多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已，于一面坐，白尊者阿难言：“尊者，当知世尊为我等略说法要。”如上所说，具问阿难：“当为我等广说其义！”

尊者阿难语诸比丘："谛听！善思！于世尊略说法中，当为汝等广说其义。世尊略说者，即是灭六入处，有余当说故。言眼处灭，色想则离；耳、鼻、舌、身、意入处灭，法想则离。世尊略说此法已，入室坐禅，我今已为汝等分别说义。"

尊者阿难说此义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亦非不为一切比丘说不放逸行。

"不向何等像类比丘说不放逸行？若比丘得阿罗汉，尽诸有漏，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心正解脱，如是像类比丘，我不为说不放逸行。所以者何？彼诸比丘已作不放逸故，不复堪能作放逸事；我今见彼诸尊者得不放逸果，是故不为彼说不放逸行。

"为何等像类比丘说不放逸行？若诸比丘在学地者，未得心意增上安隐，向涅槃住，如是像类比丘，我为其说不放逸行。所以者何？以彼比丘习学诸根，心乐随顺资生之具，亲近善友，不久当得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者何？彼眼识所可爱乐、染著之色，彼比丘见已，不喜、不赞叹、不染、不系著住；以不喜、不赞叹、不染、不著住故，专精胜进，身心止息，心安极住不忘，常定一心，无量法喜，但逮得第一三昧正受，终不退减随于眼色；于耳、鼻、舌、身、意识法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为汝等演说二法。谛听！善思！何等为二？眼、色为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二，是名二法。

"若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说，是非二者，沙门瞿昙所说二法，此非为二。彼自以意说二法者，但有言说，闻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缘眼、色、眼识生，三事和合触，缘触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若于此受集、受灭、受味、受患、受离不如实知者，种贪欲身触、种瞋恚身触、种戒取身触、种我见身触，亦种植增长诸恶不善法，如是纯大苦聚皆从集生；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广说如上。

"复次，眼缘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于此诸受集、灭、味、患、离如是知；如是知已，不种贪欲身触，不种瞋恚身触、不种戒取身触、不种我见身触、不种诸恶不善法，如是诸恶不善法灭，纯大苦聚灭；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因缘生识。何等为二？谓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如是广说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眼、色因缘生眼识，彼无常、有为、心缘生；若色、眼、识，无常、有为、心缘生，此三法和合触，触已受，受已思，思已想，此等诸法无常、有为、心缘生，所谓触、想、思。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富留那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说现法、说灭炽然、说不待时、说正向、说即此见、说缘自觉。世尊，云何为现法乃至缘自觉？”

佛告富留那：“善哉！富留那，能作此问。富留那，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富留那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觉知色贪——我此内有眼识色贪，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富留那，若眼见色已，觉知色、觉知色贪——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如实知者，是名现见法。

“云何灭炽然？云何不待时？云何正向？云何即此见？云何缘自觉？富留那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不起色贪觉，我有内眼识色贪，不起色贪觉如实知。若富留那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不起色贪觉；如实知色，不起色贪觉如实知，是名灭炽然、不待时、正向、即此见、缘自觉。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富留那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大海者，愚夫所说，非圣所说，此大海小水耳！云何圣所说海？谓眼识色已，爱念、染著，贪乐身、口、意业，是名为海。一切世间阿修罗众乃至天、人，悉于其中贪乐沉没，如狗肚藏，如乱草蕴，此世、他世绞结缠锁，亦复如是。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此世、他世绞结缠锁，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身、口、意业，如是贪、恚、痴、老、病、死，亦如是说。如五根三经、六根三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所谓海者，世间愚夫所说，非圣所说，大海小水耳！眼是人大海，彼色为涛波，若能堪忍色涛波者，得度眼大海竟，于涛波回澓诸水、恶虫、罗刹女鬼；耳、鼻、舌、身、意是人大海，声、香、味、触、法为涛波，若堪忍彼法涛波，得度于意海

竟，于涛波回澓恶虫、罗刹女鬼。”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大海巨涛波，恶虫罗刹怖，
难度而能度，集离永无余。
能断一切苦，不复受余有，
永之般涅槃，不复还放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苦集道迹、苦灭道迹。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苦集道迹？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苦集道迹。
“云何苦灭道迹？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是名苦灭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涅槃道迹。云何为涅槃道迹？谓观察眼无常，若色、眼识、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涅槃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似趣涅槃道迹。云何为似趣涅槃道迹？观察眼非我，若色、眼识、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观察无常；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似趣涅槃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趣一切取道迹。云何为趣一切取道迹？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所取故。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取所取故，是名趣一切取道迹。
“云何断一切取道迹？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灭则

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如是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知一切知法、一切识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一切知法、一切识法？诸比丘，眼是知法、识法，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一切是知法、识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说一法不知、不识而得究竟苦边。云何不说一法不知、不识而得究竟苦边？谓不说于眼不知、不识而得究竟苦边。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亦复不说，不知不见而得究竟苦边；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欲法应当断。云何一切欲法应当断？谓眼是一切欲法应当断，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一切欲法应当断；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云何不说一法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谓不说眼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一切不说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断一切计。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不计？谓不计我见色，不计眼我所，不计相属，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不计乐我、我所，不计乐、相乐；不计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不计者，于诸世间常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上所说，眼等不计，一切事不计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计者是病，计者是痈，计者是刺，如来以不计住故，离病、离痈、离刺。是故，比丘欲求不计住，离病、离痈、离刺者，彼比丘莫计眼我、我所，莫计眼相属，莫计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莫计是我、我所、相在；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如是不计者，眼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眼等所说，余一一事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增长法、损灭法。
“云何增长法？谓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增长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增长法。
“云何损灭法？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灭则受灭，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损灭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增长、损灭，如是起法、处变易法、集法、灭法，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
“云何有漏法？谓眼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世俗者，是名有漏法。
“云何无漏法？谓出世间意，若法、若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出世间者，是名无漏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世间者，云何名世间？”
佛告三弥离提：“谓眼、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

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名世间。所以者何？六入处集则触集，如是乃至纯大苦聚集。

“三弥离提，若无彼眼、无色、无眼识、无眼触、无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无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者，则无世间，亦不施设世间。所以者何？六入处灭则触灭，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灭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世间，如是众生、如是魔，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世间者，云何名世间？”

佛告三弥离提：“危脆败坏，是名世间。云何危脆败坏？三弥离提，眼是危脆败坏法，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一切亦是危脆败坏；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说危脆败坏法，名为世间。”

佛说此经已，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名三弥离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世间空，云何名为世间空？”

佛告三弥离提：“眼空、常、恒、不变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尔。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空，常、恒、不变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尔。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空世间。”

佛说此经已，三弥离提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世间、世间集、世间灭、世间灭道迹。谛听！善思！

“云何为世间？谓六内入处。云何六？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处。

“云何世间集？谓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集著。

“云何世间灭？谓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集著无余断，已舍、已吐、已尽、离欲、灭、止、没。

“云何世间灭道迹？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究竟苦边者。”如是说已，入室坐禅。

时，众多比丘，世尊去后，即共议言：“世尊向者略说法言：‘我不说有人行到世界边者，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得究竟苦边者。’如是说已，入室坐禅。我等今于世尊略说法中未解其义，是中诸尊，谁有堪能于世尊略说法中，广为我等说其义者？”

复作是言：“唯有尊者阿难，聪慧总持，而常给侍世尊左右，世尊赞叹多闻梵行，堪为我等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说其义。今当往诣尊者阿难所，请求令说。”

时，众多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已，于一面坐，具以上事广问阿难。

尔时，阿难告诸比丘：“谛听！善思！今当为说。若世间、世间名、世间觉、世间言辞、世间语说，此等皆入世间数。诸尊，谓眼是世间、世间名、世间觉、世间言辞、世间语说，是等悉入世间数；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于六入处集、灭、味、患、离如实知，是名圣弟子到世界边、知世间、世间所重、度世间。”

尔时，尊者阿难复说偈言：

“非是游步者，能到世界边，
　不到世界边，不能免众苦。
　是故牟尼尊，名知世间者，
　能到世界边，诸梵行已立。
　世界边唯有，正智能谛了，
　觉慧达世间，故说度彼岸。

“如是，诸尊，向者世尊略说法已，入室坐禅，我今为汝分别广说。”

尊者阿难说是法已，众多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师、有近住弟子，则苦独住；无师、无近住弟子，则乐独住。

“云何有师、有近住弟子，则苦独住？缘眼、色，生恶不善觉，贪恚痴俱，若彼比丘行此法者，是名有师。若于此边住者，是名近住弟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有师、有近住弟子，常苦独住。

“云何无师、无近住弟子，常乐独住？缘眼、色，生恶不善觉，贪恚痴俱，彼比丘不行，是名无师；不依彼住，是名无近住弟子；是

名无师、无近住弟子，常乐独住。若彼比丘无师、无近住弟子者，我说彼得梵行福。所以者何？无师、无近住弟子，比丘于我建立梵行，能正尽苦，究竟苦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檀，入林中，昼日坐禅。时，舍利弗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佛告舍利弗：“汝从何来？”

舍利弗答言：“世尊，从林中昼日坐禅来。”

佛告舍利弗：“今入何等禅住？”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于林中入空三昧禅住。”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若诸比丘欲入上座禅者，当如是学。若入城时、若行乞食时、若出城时，当作是思惟：‘我今眼见色，颇起欲、恩爱、爱念著不？’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观时，若眼识于色有爱念染著者，彼比丘为断恶不善故，当勤欲方便，堪能系念修学。譬如有人，火烧头衣，为尽灭故，当起增上方便，勤教令灭；彼比丘亦复如是，当起增上勤欲方便，系念修学。若比丘观察时，若于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于其中间，眼识于色，无有爱念染著者，彼比丘愿以此喜乐善根，日夜精勤，系念修习，是名比丘于行、住、坐、卧净除乞食。是故此经名清净乞食住。”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长者名郁瞿娄，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故有一比丘见法般涅槃？何故比丘不得见法般涅槃？”

佛告长者：“若有比丘眼识于色，爱念染著；以爱念染著故，常依于识；为彼缚故，若彼取故，不得见法般涅槃。耳、鼻、舌、身、意识法亦复如是。若比丘眼识于色，不爱乐染著；不爱乐染著者，不依于识；不触、不著、不取故，此诸比丘得见法般涅槃。耳、鼻、舌、身、意识法亦复如是。是故，长者，有比丘得见法般涅槃者，有不得见法般涅槃者。”

如长者所问经，如是阿难所问经及佛自为诸比丘所说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眼识生？何因何缘耳、鼻、舌、身、意识生？”

佛告比丘：“眼因缘色，眼识生。所以者何？若眼识生，一切眼色因缘故；耳声因缘、鼻香因缘、舌味因缘、身触因缘、意法因缘意识生。所以者何？诸所有意识，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是名比丘眼识因缘生，乃至意识因缘生。”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结所系法及结法。云何结所系法？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名结所系法。云何结法？谓欲贪，是名结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所取法及取法。云何所取法？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名所取法。云何取法？谓欲贪，是名取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比丘，宁以火烧热铜筹，以烧其目，令其炽燃，不以眼识取于色相，取随形好。所以者何？取于色相，取随形好故，堕恶趣中，如沉铁丸。愚痴无闻凡夫宁烧铁锥，以钻其耳，不以耳识取其声相，取随声好。所以者何？耳识取声相，取随声好者，身坏命终，堕恶趣中，如沉铁丸。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利刀断截其鼻，不以鼻识取于香相，取随香好。所以者何？以取香相，取随香好故，身坏命终，堕恶趣中，如沉铁丸。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利刀断截其舌，不以舌识取于味相，取随味好。所以者何？以取味相，随味好故，身坏命终，堕恶趣中，如沉铁丸。愚痴无闻凡夫宁以刚铁利枪以刺其身，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所以者何？以取触相及随触好故，身坏命终，堕恶趣中，如沉铁丸。

“诸比丘，睡眠者是愚痴活、是痴命，无利、无福。然诸比丘宁当睡眠，不于彼色而起觉想；若起觉想者，必生缠缚诤讼，能令多众起于非义，不能饶益安乐天人。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今宁以炽然铁枪以贯其目，不以眼识取于色相，堕三恶趣，长夜受苦。我从今日当正思惟：观眼无常、有为、心缘生法；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有为、心缘生法。耳、鼻、舌、身入处当如是学：宁以铁枪贯其身体，不以身识取于触相及随触好故，堕三恶道。我从今日当正思惟：观身无常、有为、心缘生法，若触、身识、身触、身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无常、有为、心缘生法。’

“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睡眠者是愚痴活、痴命，无果、无利、无福，我当不眠，亦不起觉想；起想者生于缠缚诤讼，令多人非义饶益，不得安乐。’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眼生厌，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眼不知、不识、不断、不离欲，不堪能正尽苦；于眼若知、若识、若断、若离欲，堪能正尽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眼四经，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比丘于眼味者，当知是沙门、婆罗门不得自在脱于魔手，魔缚所缚，入于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若沙门、婆罗门于眼不味者，当知是沙门、婆罗门不随于魔，脱于魔手，不入魔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味，如是欢喜、赞叹、染著、坚住、爱乐、憎嫉，亦如是说。

如内入处七经、外入处七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魔钩。云何为六？眼味著色，是则魔钩；耳味著声，是则魔钩；鼻味著香，是则魔钩；舌味著味，是则魔钩；身味著触，是则魔钩；意味著法，是则魔钩。若沙门、婆罗门眼味著色者，当知是沙门、婆罗门魔钩钩其咽，于魔不得自在。”

秽说净说，广说如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伏駮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语亦善，中语亦善，后语亦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清白梵行，谓四品法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何等为四品法经？有眼识色可爱、可念、可乐、可著，比丘见已，欢喜、赞叹、乐著、坚住；有眼识色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乐著、苦厌，比丘见已，瞋恚、嫌薄。如是比丘于魔不得自在，乃至不得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有眼识色可爱、可念、可乐、可著，比丘见已，知喜不赞叹、不乐著坚实；有眼识色不可爱念乐著，比丘见已，不瞋恚、嫌薄。如是比丘不随魔，自在，乃至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比丘四品法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

尔时，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我今当往乱其道意。”

时，魔波旬化作御车象类，执杖觅牛，著弊衣，蓬头乱发，手脚剥裂，手执牛杖，至世尊前问言：“瞿昙，见我牛不？”

世尊作是念：“此是恶魔，欲来乱我。”即告魔言：“恶魔！何处有牛？何用牛为？”

魔作是念：“沙门瞿昙知我是魔。”而白佛言：“瞿昙，眼触入处，是我所乘；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是我所乘。”

复问：“瞿昙，欲何所之？”

佛告恶魔：“汝有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若彼无眼触入处，无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汝所不到，我往到彼。”

尔时，天魔波旬即说偈言：

“若常有我者，彼悉是我所，
　一切悉属我，瞿昙何所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言有我者，彼说我则非，
　是故知波旬，即自堕负处。”

魔复说偈言：

“若说言知道，安隐向涅槃，
　汝自独游往，何烦教他为？”

世尊复说偈答言：

“若有离魔者，问度彼岸道，
　为彼平等说，真实永无余，
　时习不放逸，永离魔自在。”

魔复说偈言：

“有石似段肉，饿乌来欲食，
　彼作软美想，欲以补饥虚，
　竟不得其味，折嘴而腾虚。
　我今犹如乌，瞿昙如石生，

不入愧而去，犹乌陵虚逝，
内心怀愁毒，即彼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眼习近于色，则随魔所自在乃至不得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若沙门、婆罗门眼不习近于色，不随魔自在乃至得解脱魔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习近，如是系著、如是味、如是邻聚；若使受持系著，我所求欲，淳浓不舍，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吒利弗多罗国鸡林园。

尔时，尊者阿难往诣尊者大纯陀所，共相问讯已，于一面坐。

尔时，尊者阿难语尊者纯陀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随仁所问，知者当答。”

尊者阿难问尊者纯陀：“如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四大造色，施设显露，此四大色非我。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亦复说识非我耶？”

尊者纯陀语尊者阿难言：“仁者最为多闻，我从远来诣尊者所，为问此法故。今日，尊者，惟愿为说此义。”

尊者阿难语纯陀言：“我今问尊者，随意见答。尊者纯陀，为有眼、有色、有眼识不？”

答言：“有。”

尊者阿难复问：“为缘眼及色，生眼识不？”

答言：“如是。”

尊者阿难复问：“缘眼及色，生眼识，彼因、彼缘为常、为无常？”

答言：“无常。”

尊者阿难又问：“彼因、彼缘生眼识，彼因、彼缘无常变易时，彼识住耶？”

答曰：“不也，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复问：“于意云何？彼法若生、若灭可知，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尊者阿难。”

“耳、鼻、舌、身、意、法于意云何？有意、有法、有意识不？”

答曰：“有，尊者阿难。”

复问：“为缘意及法，生意识不？”

答曰：“如是，尊者阿难。”

复问："若意缘法，生意识，彼因彼缘为常、为无常？"
答曰："无常，尊者阿难。"
复问："若因、若缘生意识，彼因、彼缘无常变易时，意识住耶？"
答曰："不也，尊者阿难。"
复问："于意云何？彼法若生、若灭可知，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语纯陀言："是故，尊者，而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识亦无常。譬如士夫持斧入山，见芭蕉树，谓堪材用，断根、截叶、斫枝、剥皮，求其坚实，剥至于尽，都无坚处。如是多闻圣弟子正观眼识，耳、鼻、舌、身、意识；当正观时，都无可取；无可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彼二正士说是法时，展转随喜，各还其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诣尊者舍利弗所，语尊者舍利弗："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解说不？"
舍利弗言："随仁所问，知者当答。"
尊者阿难问尊者舍利弗："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更有余不？"
尊者舍利弗语阿难言："莫作此问：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更有余不？"
阿难又问尊者舍利弗："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无有余耶？"
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亦复不应作如是问：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无有余耶？"
阿难复问尊者舍利弗："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有余无余、非有余非无余耶？"
尊者舍利弗答阿难言："此亦不应作如此问：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有余无余、非有余非无余耶？"
尊者阿难又问舍利弗："如尊者所说，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有亦不应说，无亦不应说，有无亦不应说，非有非无亦不应说，此语有何义？"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有余耶？此则虚言。无余耶？此则虚言。有余无余耶？此则虚言。非有余非无余耶？此则虚言。若言六触入处尽，离欲、灭、息没已，离诸虚伪，得般涅槃，此则佛说。"
时，二正士展转随喜，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俱在耆阇崛山。

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语舍利弗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已不？"

尊者舍利弗语摩诃拘絺罗："随仁所问，知者当答。"

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舍利弗，眼系色耶？色系眼耶？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意系法耶？法系意耶？"

尊者舍利弗答尊者摩诃拘絺罗言："非眼系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尊者摩诃拘絺罗，于其中间，若彼欲贪，是其系也。尊者摩诃拘絺罗，譬如二牛，一黑一白，共一轭鞅缚系，人问言：为黑牛系白牛？为白牛系黑牛？为等问不？"

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非黑牛系白牛，亦非白牛系黑牛，然于中间，若轭、若系鞅者，是彼系缚。"

"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非眼系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中间欲贪，是其系也。尊者摩诃拘絺罗，若眼系色，若色系眼，乃至若意系法，若法系意，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得尽苦边。以非眼系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故世尊教人建立梵行，得尽苦边。尊者摩诃拘絺罗，世尊眼见色若好、若恶，不起欲贪；其余众生眼若见色若好、若恶，则起欲贪。是故世尊说当断欲贪，则心解脱。乃至意、法亦复如是。"

时，二正士展转随喜，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俱在耆阇崛山中。

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觉，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语尊者舍利弗："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已不？"

舍利弗言："随仁所问，知者当答。"

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言："谓无明者，云何为无明？"

尊者舍利弗言："所谓无知，无知者是为无明。云何无知？谓眼无常不如实知，是名无知；眼生灭法不如实知，是名无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于此六触入处如实不知、不见、不无间等、愚暗、无明、大冥，是名无明。"

尊者摩诃拘絺罗又问尊者舍利弗："所谓明者，云何为明？"

舍利弗言："所谓为知，知者是明。为何所知？谓眼无常、眼无常如实知，眼生灭法、眼生灭法如实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尊者摩诃拘絺罗，于此六触入处如实知、见、明、觉、悟、慧、无间等，是名为明。"

时，二正士各闻所说，展转随喜，各还其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比丘名优波先那，住王舍城寒林中冢间蛇头岩下迦陵伽行处。

时，尊者优波先那独一于内坐禅。时，有恶毒蛇长尺许，于上石间堕优波先那身上。优波先那唤舍利弗语诸比丘："毒蛇堕我身上，我身中毒。汝等驶来，扶持我身，出置于外，莫令于内身坏碎，如糠糟聚。"

时，尊者舍利弗于近处，住一树下，闻优波先那语，即诣优波先那所，语优波先那言："我今观汝色貌，诸根不异于常，而言：'中毒，持我身出，莫令散坏，如糠糟聚。'竟为云何？"

优波先那语舍利弗言："若当有言'我眼是我、我所；耳、鼻、舌、身、意，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所；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地界，地界是我、我所；水、火、风、空、识界，水、火、风、空、识界是我、我所；色阴，色阴是我、我所；受、想、行、识阴，受、想、行、识阴是我、我所'者，面色诸根应有变异。我今不尔，眼非我、我所，乃至识阴非我、我所，是故面色诸根无有变异。"

舍利弗言："如是，优波先那，汝若长夜离我、我所、我慢系著使，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永不复起，云何面色诸根当有变异？"

时，舍利弗即周匝扶持优波先那身出于窟外，优波先那身中毒碎坏，如聚糠糟。

时，舍利弗即说偈言：

"久植诸梵行，善修八圣道，
欢喜而舍寿，犹如弃毒钵。
久植诸梵行，善修八圣道，
欢喜而舍寿，如人重病愈。
久植诸梵行，善修八圣道，
如出火烧宅，临死无忧悔。
久植诸梵行，善修八圣道，
以慧观世间，犹如秽草木，
不复更求余，余亦不相续。"

时，尊者舍利弗供养优波先那尸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优波先那有小恶毒蛇，如治眼筹，堕其身上，其身即坏，如聚糠糟。"

佛告舍利弗："若优波先那诵此偈者，则不中毒，身亦不坏，如聚糠糟。"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诵何等偈？何等辞句？"

佛即为舍利弗而说偈言：

“常慈念于彼，坚固赖吒罗，
　慈伊罗槃那，尸婆弗多罗，
　钦婆罗上马，亦慈迦拘吒，
　及彼黑瞿昙，难徒跋难陀。
　慈悲于无足，及以二足者，
　四足与多足，亦悉起慈悲。
　慈悲于诸龙，依于水陆者，
　慈一切众生，有畏及无畏。
　安乐于一切，亦离烦恼生，
　欲令一切贤，一切莫生恶。
　常住蛇头岩，众恶不来集；
　凶害恶毒蛇，能害众生命。
　如此真谛言，无上大师说，
　我今诵习此，大师真实语，
　一切诸恶毒，无能害我身。
　贪欲瞋恚痴，世间之三毒，
　如此三毒恶，永除名佛宝。
　法宝灭众毒，僧宝亦无余，
　破坏凶恶毒，摄受护善人，
　佛破一切毒，汝蛇毒今破。

“故说是咒术章句，所谓：

“坞耽婆隶　躭婆隶　躭陆　婆罗躭陆　柰渧　肃柰渧　枳跋渧　文那移　三摩移　檀谛　尼罗枳施婆罗拘閈坞隶　坞娱隶　悉波诃

“舍利弗，优波先那善男子尔时说此偈，说此章句者，毒蛇不能中其身，身亦不坏如糠糟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优波先那未曾闻此偈，未曾闻此咒术章句，世尊今日说此，正为当来世耳！”

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优陀夷往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拘磐荼聚落，到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庵罗园中住。

时，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有诸年少弟子，游行采樵，至庵罗园中，见尊者优陀夷坐一树下，容貌端正，诸根寂静，心意安谛，成就第一调伏；见已，往诣其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时，优陀夷为诸年少种种说法，劝励已，默然而住。彼诸年少闻尊者优陀夷所说，

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时，诸年少担持束薪，还至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置薪束于地，诣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白言：“我和尚尼，当知庵罗园中有沙门优陀夷，姓瞿昙氏，依于彼住，极善说法。”

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语诸年少言：“汝可往请沙门优陀夷瞿昙氏，明日于此饭食。”

时，诸年少弟子受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教已，往诣尊者优陀夷所，白优陀夷言：“尊者当知，我和尚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请尊者优陀夷明旦饭食。”

时，优陀夷默然受请。时，彼诸年少知优陀夷受请已，还归和尚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所，白言：“和尚尼，我以和尚尼语，请尊者优陀夷。尊者优陀夷默然受请，和尚尼自知时。”

尔时，尊者优陀夷夜过晨朝，著衣持钵，往诣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舍。时，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遥见尊者优陀夷来，疾敷床座，请令就坐，设种种饮食，自手供养，丰美满足；食已，澡嗽、洗钵讫，还就本座。

时，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知食已讫，著好革屣，以衣覆头，别施高床，现起轻相，傲慢而坐，语优陀夷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优陀夷答言：“姊妹，今是非时。”作此语已，从座起去。

如是，明日诸弟子复至庵罗园采樵听法，还复白和尚尼；和尚尼复遣诣请食，如前三返，乃至请法，答言：“非时。”不为说法。

诸年少弟子复白和尚尼：“庵罗园中沙门优陀夷极善说法。”

和尚尼答言：“我亦知彼极善说法，再三请来，设食问法，常言非时，不说而去。”

诸弟子言和尚尼：“著好革屣，以衣覆头，不恭敬坐，彼云何说？所以者何？彼尊者优陀夷以敬法故，不说而去。”

和尚尼答言：“若如是者，更为我请彼。”

诸弟子受教，更请供养如前。时，和尚尼知食讫已，脱革屣，整衣服，更坐卑床，恭敬白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优陀夷答言：“汝今宜问，当为汝说。”

彼即问言：“有沙门、婆罗门说苦乐自作，复有说言苦乐他作，复有说言苦乐自他作，复有说言苦乐非自非他作。尊者，复云何？”

尊者优陀夷答言：“姊妹，阿罗诃说苦乐异生，非如是说。”

婆罗门尼复问：“其义云何？”

优陀夷答言：“阿罗诃说从其因缘，生诸苦乐。”

优陀夷复语婆罗门尼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于意云何？有眼不？”

答言：“有。”

“有色不？”

答言："有。"

"有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

答言："如是，尊者优陀夷。"

优陀夷复问："有耳、鼻、舌、身、意、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

答言："如是，尊者优陀夷。"

优陀夷言："此是阿罗诃说：'从其因缘，生于苦乐。'"

婆罗门尼言："尊者优陀夷，如是阿罗诃说：'从其因缘生苦乐'耶？"

优陀夷答言："如是，婆罗门尼。"

婆罗门尼复问："沙门，云何阿罗诃说：'因缘生苦、乐、不苦不乐灭'？"

优陀夷答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罗门尼，一切眼、一切时灭无余，犹有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耶？"

答言："无也，沙门。"

"如是，耳、鼻、舌、身、意，一切时灭永尽无余，犹有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耶？"

答言："无也，沙门。"

"如是，婆罗门尼，是为阿罗诃说：'因缘生苦、乐、不苦不乐灭。'"

尊者优陀夷说是法时，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毗纽迦旃延氏婆罗门尼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疑惑，不由于他入佛教法，于法得无所畏，从座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优陀夷："我今日超入决定，我从今日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从今日尽寿归依三宝。"

尔时，优陀夷为婆罗门尼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二十亿耳住耆阇崛山，常精勤修习菩提分法。

时，尊者二十亿耳独静禅思，而作是念："于世尊弟子精勤声闻中，我在其数，然我今日未尽诸漏。我是名族姓子，多饶财宝，我今宁可还受五欲，广行施作福。"

尔时，世尊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告一比丘："汝等今往二十亿耳所，告言：'世尊呼汝！'"

是一比丘受佛教已，往诣二十亿耳所，语言："世尊呼汝！"

二十亿耳闻彼比丘称大师命，即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二十亿耳："汝实独静禅思作是念：'世尊精勤修学声闻中，我在其数，而今未得漏尽解脱。我是名族姓子，又多钱财，

我宁可还俗，受五欲乐，广施作福’耶？”
时，二十亿耳作是念：“世尊已知我心。”惊怖毛竖，白佛言：“实尔，世尊。”
佛告二十亿耳：“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二十亿耳，汝在俗时，善弹琴不？”
答言：“如是，世尊。”
复问：“于意云何？汝弹琴时，若急其弦，得作微妙和雅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云何？若缓其弦，宁发微妙和雅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复问：“云何？善调琴弦，不缓不急，然后发妙和雅音不？”
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二十亿耳：“精进太急，增其掉悔；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莫著、莫放逸、莫取相。”
时，尊者二十亿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尊者二十亿耳常念世尊说弹琴譬，独静禅思，如上所说，乃至漏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尔时，尊者二十亿耳得阿罗汉，内觉解脱喜乐，作是念：“我今应往问讯世尊。”
尔时，尊者二十亿耳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舍离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解脱，当于尔时解脱六处。云何为六？离欲解脱、离恚解脱、远离解脱、爱尽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忘念解脱。
“世尊，若有依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此非所应；贪恚痴尽，是名真实离欲解脱。若复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离恚解脱，此亦不应；贪恚痴尽，是名真实解脱。若复有人依于修习利养远离而言远离解脱，是亦不应；贪恚痴尽，是真实远离解脱。贪、恚、痴尽，亦名离爱，亦名离取，亦名离忘念解脱。如是，世尊，若诸比丘未得罗汉，未尽诸漏，于此六处不得解脱。
“若复比丘在于学地，未得增上乐涅槃，习向心住，尔时成就学戒，成就学根，后时当得漏尽，无漏心解脱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当于尔时得无学戒，得无学诸根。譬如婴童愚小仰卧，尔时成就童子诸根，彼于后时渐渐增长，诸根成就，当于尔时成就长者诸根。在学地者亦复如是，未得增上安乐，乃至成就无学戒、无学诸根。
“若眼常识色，终不能妨心解脱、慧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乃至无常。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意识法，不能妨心解脱、慧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譬如村邑近大石山，不断、不坏、不穿，一向厚密，假使四方风吹，不能动摇、不能穿过。彼无学者亦复如是，眼常识色乃至意常

识法，不能妨心解脱、慧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

尔时，二十亿耳重说偈言：

“离欲心解脱，无恚脱亦然，
远离心解脱，贪爱永无余。
诸取心解脱，及意不忘念，
晓了入处生，于彼心解脱。
彼心解脱者，比丘意止息，
诸所作已作，更不作所作。
犹如大石山，四风不能动，
色声香味触，及法之好恶，
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
心常住坚固，谛观法生灭。”

尊者二十亿耳说是法时，大师心悦。诸多闻梵行者闻尊者二十亿耳所说，皆大欢喜。尔时，尊者二十亿耳闻佛说法，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二十亿耳去不久，告诸比丘：“善心解脱者，应如是记说。如二十亿耳以智记说，亦不自举，亦不下他，正说其义；非如增上慢者，不得其义，而自称叹得过人法，自取损减。”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阿磐提国湿摩陀江侧。猕猴室阿练若窟有鲁醯遮婆罗门，恭敬承事，如罗汉法。

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钵，入猕猴室聚落，次行乞食，乞食还，举衣钵，洗足已，入室坐禅。

时，鲁醯遮婆罗门有诸年少弟子，游行采薪，至尊者摩诃迦旃延窟边，共戏笑言：“此中剃发沙门住，是黑暗人，非世胜人，而鲁醯遮婆罗门尊重供养，如罗汉法。”

时，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年少言：“年少，年少，莫作声！”

诸少年言：“终不敢复言。”如是再三，语犹不止。

于是尊者摩诃迦旃延出户外，语诸年少言：“年少，年少，汝等莫语。我今当为汝等说法，汝等且听。”

诸年少言：“诺，惟愿说法，我当听受。”

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即说偈言：

“古昔婆罗门，修习胜妙戒，
得生宿命智，娱乐真谛禅，
常住于慈悲，关闭诸根门，
调伏于口过，古昔行如是。
舍本真实行，而存虚伪事，

守族姓放逸，从诸根六境，
自饿居冢间，三浴诵三典，
不守护根门，犹如梦得宝。
编发衣皮褐，戒盗灰坌身，
粗衣以蔽形，执杖持水瓶，
假形婆罗门，以求于利养。
善摄护其身，澄净离尘垢，
不恼于众生，是道婆罗门。”

尔时，诸年少婆罗门瞋恚不喜，语尊者摩诃迦旃延：“谤我经典，毁坏所说，骂辱婆罗门。”执持薪束，还鲁醯遮婆罗门所，语鲁醯遮婆罗门言：“和尚知不？彼摩诃迦旃延诽谤经典，毁訾言说，骂辱婆罗门。”

鲁醯遮婆罗门语诸年少：“诸年少，莫作是语。所以者何？摩诃旃延宿重戒德，不应谤毁经典，毁訾言说，骂婆罗门。”

诸年少言：“和尚不信我言，当自往看。”

时，鲁醯遮婆罗门不信诸年少语，往诣摩诃迦旃延，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语摩诃迦旃延言：“我诸年少弟子来到此不？”

答言：“到此。”

“少多与共言语不？”

答云：“与共言语。”

鲁醯遮婆罗门言：“汝与诸年少共语，今可为我尽说是。”

摩诃迦旃延即为广说。时，鲁醯遮婆罗门亦复瞋恚，心得不喜，语摩诃迦旃延：“我先不信诸年少语，今摩诃迦旃延真实诽谤经典，毁訾而说，骂辱婆罗门。”作此语已，小默然住；须臾，复语摩诃迦旃延：“仁者所说门，何等为门？”

摩诃迦旃延言：“善哉！善哉！婆罗门，所问如法，我今当为汝说门。婆罗门，眼是门，以见色故；耳、鼻、舌、身、意是门，以识法故。”

婆罗门言：“奇哉！摩诃迦旃延，我问其门，即说其门。如摩诃迦旃延所说不守护门，云何不守护门？”

摩诃迦旃延言：“善哉！善哉！婆罗门，问不守护门，是如法问，今当为汝说不守护门。婆罗门，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于可念色而起缘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不住身念处，故于心解脱、慧解脱无如实知，于彼起种种恶不善法，不得无余灭尽，于心解脱、慧解脱妨碍，不得满足；心解脱、慧解脱不满故，身满恶行，不得休息，心不寂静；以不寂静故，于其根门则不调伏、不守护、不修习。如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

鲁醯遮婆罗门言：“奇哉！奇哉！摩诃迦旃延，我问不守护门，即为我说不守护门。摩诃迦旃延，云何复名善守护门？”

摩诃迦旃延语婆罗门言："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善守护门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守护门义。多闻圣弟子眼见色已，于可念色不起缘著，不可念色不起瞋恚；常摄其心住身念处，无量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于彼所起恶不善法寂灭无余，于心解脱、慧解脱而得满足；解脱满足已，身触恶行悉得休息，心得正念，是名初门善调伏守护修习。如眼及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

鲁醯遮婆罗门言："奇哉！摩诃迦旃延，我问守护门义，即为我说守护门义。譬如士夫求毒药草反得甘露；今我如是，瞋恚而来至此座坐，而摩诃迦旃延以大法雨，雨我身中，如雨甘露。摩诃迦旃延，家中多事，今请还家。"

摩诃迦旃延言："婆罗门，宜知是时。"

时，鲁醯遮婆罗门闻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杂阿含经卷第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

时，尊者拘絺罗晡时从禅起，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问讯，种种相娱悦已，却坐一面。

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我说不？"

舍利弗言："随仁所问，知者当说。"

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所谓无明，云何是无明？谁有此无明？"

舍利弗答言："无明者谓不知，不知者是无明。"

"何所不知？"

"谓色无常，色无常如实不知；色磨灭法，色磨灭法如实不知；色生灭法，色生灭法如实不知。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无常如实不知；识磨灭法，识磨灭法如实不知；识生灭法，识生灭法如实不知。摩诃拘絺罗，于此五受阴如实不知、不见、无无间等、愚、暗、不明，是名无明；成就此者，名有无明。"

又问："舍利弗，所谓明者，云何为明？谁有此明？"

舍利弗言："摩诃拘絺罗，所谓明者是知，知者是名为明。"

又问："何所知？"

"谓知色无常，知色无常如实知；色磨灭法，色磨灭法如实知；色生灭法，色生灭法如实知。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无常如实知；识磨灭法，识磨灭法如实知；识生灭法，识生灭法如实知。拘絺罗，于此五受阴如实知、见、明、觉、慧、无间等，是名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闻所说，展转随喜，从座而起，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

时，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问讯，种种相娱悦已，却坐一面。

一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欲有所问，宁有少暇为我说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问，知者当说。”

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所谓无明，复云何为无明？谁有此无明？”

舍利弗答言：“无明者谓不知，不知者是无明。”

“何所不知？”

“谓色不如实知，色集、色灭、色灭道迹不如实知；受、想、行、识不如实知，识集、识灭、识灭道迹不如实知。摩诃拘絺罗，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不知、不见、不无间等、愚、暗、不明，是名无明；成就此者，名有无明。”

又问舍利弗：“云何为明？谁有此明？”

舍利弗言：“所谓明者是知，知者是明。”

又问：“何所知？”

舍利弗言：“色如实知，色集、色灭、色灭道迹如实知；受、想、行、识如实知，识集、识灭、识灭道迹如实知。拘絺罗，于此五受阴如实知、见、明、觉、慧、无间等，是名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闻所说，展转随喜，从座而起，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

时，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诣舍利弗所，共相问讯，相娱悦已，却坐一面。

时，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欲有所问，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问，知者当答。”

时，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言：“所谓无明，无明者为何谓耶？谁有此无明？”

舍利弗言：“不知是无明。”

“不知何等？”

“谓色不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不如实知。摩诃拘絺罗，于此五受阴不如实知、不如实见、不无间等、若暗若愚，是名无明。成就此法者，名有无明。”

又问：“明者，云何为明？谁有此明？”

舍利弗言：“知者是明。”

“为何所知？”

舍利弗言：“色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是受、想、行、识如实知，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摩诃拘絺罗，于此五受阴如实知、如实见、明、觉、慧、无间等，是名为明；成就此者，名为有明。”

时，二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共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

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诣舍利弗所，共相问讯，相娱悦已，却坐一面。

时，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欲有所问，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问，知者当答。”

时，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云何方便求？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精勤思惟：五受阴为病、为痈、为刺、为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得须陀洹果证。”

又问：“舍利弗，得须陀洹果证已，欲得斯陀含果证者，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拘絺罗，已得须陀洹果证已，欲得斯陀含果证者，亦当精勤思惟：此五受阴法为病、为痈、为刺、为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得斯陀含果证。”

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言：“得斯陀含果证已，欲得阿那含果证者，当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拘絺罗，得斯陀含果证已，欲得阿那含果证者，当复精勤思惟：此五受阴法为病、为痈、为刺、为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得阿那含果证已，欲得阿罗汉果证者，当复精勤思惟：此五受阴法为病、为痈、为刺、为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阴法精勤思惟，得阿罗汉果证。”

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得阿罗汉果证已，复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言：“摩诃拘絺罗，阿罗汉亦复思惟：此五受阴法为病、为痈、为刺、为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为得未得故，证未证故，见法乐住故。”

时，二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已，却坐一面。
时，尊者舍利弗问尊者阿难言：“欲有所问，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阿难言：“仁者且问，知者当答。”
舍利弗言：“阿难，所谓灭者，云何为灭？谁有此灭？”
阿难言：“舍利弗，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云何为五？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如是受、想、行、识，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
舍利弗言：“如是！如是！阿难，如汝所说，此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云何为五？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如是受、想、行、识，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阿难，此五受阴，若非本行所作，本所思愿者，云何可灭？阿难，以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
时，二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阿难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尊者富留那弥多罗尼子年少初出家时，常说深法，作如是言：‘阿难，生法计是我，非不生。阿难，云何于生法计是我，非不生？色生，生是我，非不生；受、想、行、识生，生是我，非不生。譬如士夫手执明镜及净水镜，自见面生，生故见，非不生。是故，阿难，色生，生故计是我，非不生；如是受、想、行、识生，生故计是我，非不生。云何，阿难，色是常耶？为无常耶？’答曰：‘无常。’又问：‘无常者，是苦耶？’答曰：‘是苦。’又问：‘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圣弟子于中复计我、异我、相在不？’答曰：‘不也。’‘如是受、想、行、识为是常耶？为无常耶？’答曰：‘无常。’‘若无常，是苦耶？’答曰：‘是苦。’又问：‘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复计我、异我、相在不？’答曰：‘不也。’‘阿难，是故，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苦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实知，如实观察不？如是观者，圣弟子于色生厌、离欲、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是受、想、行、识，生厌、离欲、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诸比丘当知：彼尊者于我有大饶益，我从彼尊者所闻法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我从是来，常以此法为四众说，非余外道、沙

门、婆罗门出家者说。”

如是我闻：一时，有众多上座比丘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佛般泥洹未久。

时，长老阐陀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食已，还摄衣钵，洗足已，持户钩，从林至林，从房至房，从经行处至经行处，处处请诸比丘言：“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我当如法知、如法观。”

时，诸比丘语阐陀言：“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

阐陀语诸比丘言：“我已知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

阐陀复言：“然我不喜闻：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见是名见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说。

阐陀复言：“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

复作是念：“尊者阿难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曾供养亲覲世尊，佛所赞叹，诸梵行者皆悉识知。彼必堪能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

时，阐陀过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食已，还摄举卧具；摄卧具已，持衣钵诣拘睒弥国。渐渐游行到拘睒弥国，摄举衣钵，洗足已，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已，却坐一面。

时，阐陀语尊者阿难言：“一时，诸上座比丘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时，我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食已，还摄衣钵，洗足已，持户钩，从林至林，从房至房，从经行处至经行处，处处见诸比丘，而请之言：‘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时，诸比丘为我说法言：‘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我尔时语诸比丘言：‘我已知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行无常，一无法无我，涅槃寂灭。然我不喜闻：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见是名见法？’我尔时作是念：‘是中谁复有力堪能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我时复作是念：‘尊者阿难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曾供养亲覲世尊，佛所赞叹，诸梵行者皆悉知识。彼必堪能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善哉！尊者阿难今当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

时，尊者阿难语阐陀言：“善哉！阐陀，我意大喜！我庆仁者能于梵行人前，无所覆藏，破虚伪刺。阐陀，愚痴凡夫所不能解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汝今堪受胜妙法，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时，阐陀作是念：“我今欢喜得胜妙心，得踊悦心，我今堪能受

胜妙法。”

尔时，阿难语阐陀言：“我亲从佛闻，教摩诃迦旃延言：‘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世人取诸境界，心便计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此苦生时生、灭时灭。迦旃延，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如来所说。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尊者阿难说是法时，阐陀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阐陀比丘见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于他，于大师教法，得无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难言：“正应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识教授教诫说法。我今从尊者阿难所，闻如是法，于一切行皆空、皆寂、悉不可得、爱尽、离欲、灭尽、涅槃，心乐正住解脱，不复转还，不复见我，唯见正法。”

时，阿难语阐陀言：“汝今得大善利，于甚深佛法中，得圣慧眼。”

时，二正士展转随喜，从座而起，各还本处。

输屡那三种，无明亦有三，
无间等及灭，富留那阐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国杂色牧牛聚落。

尔时，佛告诸比丘：“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云何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谓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识集、此识灭，不修方便随顺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诸漏尽，心得解脱。当知彼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所以者何？不修习故。不修习何等？谓不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譬如伏鸡，生子众多，不能随时荫馏，消息冷暖，而欲令子以嘴、以爪啄卵自生，安隐出壳。当知彼子无有自力，堪能方便以嘴以爪安隐出壳。所以者何？以彼鸡母不能随时荫馏，冷暖长养子故。

“如是，比丘不勤修习随顺成就，而欲令得漏尽解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不修习故。不修何等？谓不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虽不欲令漏尽解脱，而彼比丘自然漏尽，心得解脱。所以者何？以修习故。何所修习？谓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如彼伏鸡善养其子，随时荫馏，冷暖得所，正复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然其诸子自能方便安隐出壳。所以者何？以彼伏鸡随时荫馏，冷暖得所故。

“如是，比丘善修方便，正复不欲漏尽解脱，而彼比丘自然漏

尽，心得解脱。所以者何？以勤修习故。何所修习？谓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譬如巧师、巧师弟子，手执斧柯，捉之不已，渐渐微尽手指处现，然彼不觉斧柯微尽而尽处现；如是，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不自知见今日尔所漏尽，明日尔所漏尽，然彼比丘知有漏尽。所以者何？以修习故。何所修习？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譬如大舶，在于海边，经夏六月，风飘日暴，藤缀渐断；如是，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一切结缚、使、烦恼、缠，渐得解脱。所以者何？善修习故。何所修习？谓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

说是法时，六十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于禅中思惟，作是念：“颇有色常、恒、不变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识，常、恒、不变易、正住耶？”是比丘晡时从禅起，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禅中思惟，作是念：‘颇有色常、恒、不变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识，常、恒、不变易、正住耶？’今白世尊，颇有色常、恒、不变易、正住耶？颇有受、想、行、识，常、恒、不变易、正住耶？”

尔时，世尊手执小土抟，告彼比丘言：“汝见我手中土抟不？”

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比丘，如是少土，我不可得；若我可得者，则是常、恒、不变易、正住法。”

佛告比丘：“我自忆宿命，长夜修福，得诸胜妙可爱果报之事。曾于七年中，修习慈心，经七劫成坏，不还此世。七劫坏时生光音天，七劫成时还生梵世，空宫殿中作大梵王，无胜、无上，领千世界；从是以后，复三十六返，作天帝释；复百千返，作转轮圣王，领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宝具足，所谓轮宝、象宝、马宝、摩尼宝、玉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千子具足，皆悉勇健。于四海内，其地平正，无诸毒刺，不威、不迫，以法调伏。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龙象，皆以众宝庄严而挍饰之，宝网覆上，建立宝幢，布萨象王最为导首，朝晡二时自会殿前。我时念言：‘是大群象，日日再返往来，蹈杀众生无数，愿令四万二千象百年一来。’即如所愿，八万四千象中，四万二千象百年一至。

“灌顶王法复有八万四千匹马，亦以纯金为诸乘具，金网覆上，婆罗马王为其导首。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宝车，所谓金车、银车、琉璃车、颇梨车，师子、虎、豹皮、杂色钦婆罗以为覆衬，跋求毗阇耶难提音声之车为其导首。灌顶王法领八万四千城，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拘舍婆提城而为上首。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宫殿，所

谓金、银、琉璃、颇梨、摩尼琉璃，由诃而为上首。

“比丘，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四种宝床，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种种缯褥、氍氀、毾[毯-炎＋登]，迦陵伽卧具以敷其上，安置丹枕。复次，比丘，灌顶王法复有八万四千四种衣服，所谓迦尸细衣、刍摩衣、头鸠罗衣、拘沾婆衣。复次，比丘，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玉女，所谓刹利女、似刹利女，况复余女。复次，比丘，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饮食，众味具足。

“比丘，八万四千玉女中，唯以一人以为给侍；八万四千宝衣，唯著一衣；八万四千宝床，唯卧一床；八万四千宫殿，唯处一殿；八万四千城，唯居一城，名拘舍婆提；八万四千宝车，唯乘一车，名毗阇耶难提瞿沙，出城游观；八万四千宝马，唯乘一马，名婆罗诃，毛尾绀色；八万四千龙象，唯乘一象，名布萨陀，出城游观。

“比丘，此是何等业报，得如是威德自在耶？此是三种业报。云何为三？一者、布施，二者、调伏，三者、修道。比丘当知：凡夫染习五欲，无有厌足；圣人智慧成满，而常知足。比丘，一切诸行，过去尽灭、过去变易，彼自然众具及以名称，皆悉磨灭。是故比丘，永息诸行，厌离、断欲、解脱。比丘，色为常？无常？”

比丘白佛言：“无常，世尊。”

“若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如是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

比丘白佛言：“无常，世尊。”

“若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圣弟子宁复于中计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比丘，于色当生厌离、厌、离欲、解脱；如是于受、想、行、识，当生厌、离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作礼而去。常念土抟譬教授，独一静处，精勤思惟，不放逸住；不放逸住已，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为究竟无上梵行，见法自知身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尊者亦自知法，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阿毗陀处恒河侧。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恒河大水暴起，随流聚沫，明目士夫谛观分别，谛观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彼聚沫中无坚实故。如是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谛观思惟分别：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色无坚实故。

“诸比丘，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灭，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以彼水泡无坚实故。如是，比丘，诸所有受，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无坚实故。

“诸比丘，譬如春末夏初，无云、无雨，日盛中时，野马流动，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以彼野马无坚实故。如是，比丘，诸所有想，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想无坚实故。

“诸比丘，譬如明目士夫求坚固材，执持利斧，入于山林，见大芭蕉树，臃直长大，即伐其根，斩截其峰，叶叶次剥，都无坚实，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以彼芭蕉无坚实故。如是比丘，诸所有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彼诸行无坚实故。

“诸比丘，譬如幻师、若幻师弟子，于四衢道头，幻作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有智明目士夫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所以者何？以彼幻无坚实故。如是，比丘，诸所有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谛观思惟分别，谛观思惟分别时：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识无坚实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时焰，诸行如芭蕉，
诸识法如幻，日种姓尊说。
周匝谛思惟，正念善观察，
无实不坚固，无有我我所。
于此苦阴身，大智分别说，
离于三法者，身为成弃物，
寿暖及诸识，离此余身分，
永弃丘冢间，如木无识想。
此身常如是，幻为诱愚夫，
如杀如毒刺，无有坚固者。
比丘勤修习，观察此阴身，
昼夜常专精，正智系念住，
有为行长息，永得清凉处。”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佛告诸比丘：“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有时长久不雨，地之所生百谷草木，皆悉枯干。诸比丘，若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诸比丘，有时长夜不雨，大海水悉皆枯竭。诸比丘，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诸比丘，有时长夜须弥山王皆悉崩落。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长夜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诸比丘，有时长夜此大地悉皆败坏，而众生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长夜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

“比丘，譬如狗子系柱，彼系不断，长夜绕柱，轮回而转。如是，比丘，愚夫众生不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长夜轮回，顺色而转。如是不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长夜轮回，顺识而转。诸比丘，随色转、随受转、随想转、随行转、随识转。随色转故，不脱于色；随受、想、行、识转故，不脱于识。以不脱故，不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故，不随识转。不随转故，脱于色，脱于受、想、行、识，我说脱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

系，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际。诸比丘，譬如狗绳系著柱，结系不断故，顺柱而转，若住、若卧，不离于柱。如是凡愚众生，于色不离贪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轮回于色，随色转，若住、若卧，不离于色；如是受、想、行、识，随受、想、行、识转，若住、若卧，不离于识。

“诸比丘，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瞋恚、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比丘，我不见一色种种如斑色鸟，心复过是。所以者何？彼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是故，比丘，当善思惟观察于心。诸比丘，长夜心贪欲所染，瞋恚、愚痴所染，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比丘当知，汝见嗟兰那鸟种种杂色不？”

答言：“曾见，世尊。”

佛告比丘：“如嗟兰那鸟种种杂色，我说彼心种种杂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彼嗟兰那鸟心种种故其色种种。是故，当善观察思惟于心长夜种种，贪欲、瞋恚、愚痴种种，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譬如画师、画师弟子，善治素地，具众彩色，随意图画种种像类。如是，比丘，凡愚众生不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于色不如实知故，乐著于色；乐著色故，复生未来诸色。如是凡愚不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不如实知故，乐著于识；乐著识故，复生未来诸识。当生未来色、受、想、行、识故，于色不解脱，受、想、行、识不解脱，我说彼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有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故，不乐著于色；以不乐著故，不生未来色。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如实知故，不染著于识；不乐著故，不生未来诸识。不乐著于色、受、想、行、识故，于色得解脱，受、想、行、识得解脱，我说彼等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河水从山涧出，彼水深驶，其流激注，多所漂没。其河两岸，生杂草木，大水所偃，顺靡水边；众人涉渡，多为水所漂，随流没溺；遇浪近岸，手援草木，草木复断，还随水漂。如是，比丘，若凡愚众生不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不如实知故，乐著于色，言色是我，彼色随断。如是不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不如实知故，乐著于识，言识是我，识复随断。

“若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故，不乐著于色。如实知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

识患、识离，如实知故，不乐著识。不乐著故，如是自知，得般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非汝所应法，当尽舍离；舍彼法已，长夜安乐！比丘，何等法非汝所应，当速舍离？如是色、受、想、行、识，非汝所应，当尽舍离；断彼法已，长夜安乐！譬如祇桓林中树木，有人斫伐枝条，担持而去，汝等亦不忧戚。所以者何？以彼树木非我、非我所。如是，比丘，非汝所应者，当尽舍离；舍离已，长夜安乐！何等非汝所应？色非汝所应，当尽舍离；舍离已，长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非汝所应，当速舍离；舍彼法已，长夜安乐！诸比丘，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诸比丘白佛言：“无常，世尊？”

“比丘，无常者，为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有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如是受、想、行、识为是常耶？无常耶？”

答言：“无常，世尊。”

“比丘，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有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比丘，是故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圣弟子观此五受阴非我、非我所，如是观时，于诸世间无所取著；无所取著者，自得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田夫，于夏末秋初深耕其地，发荄断草；如是，比丘，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

“譬如，比丘，如人刈草，手揽其端，举而抖擻，萎枯悉落，取

其长者；如是，比丘，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庵罗果著树，猛风摇条，果悉堕落；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楼阁，中心坚固，众材所依，摄受不散；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一切众生迹，象迹为大，能摄受故；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阎浮提一切诸河，悉赴大海，其大海者，最为第一，悉摄受故；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日出，能除一切世间暗冥；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譬如转轮圣王，于诸小王最上、最胜；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

“诸比丘，云何修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若比丘于空露地、若林树间，善正思惟，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如是思惟，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所以者何？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

佛说是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比丘名曰低舍，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语诸比丘言：“诸尊，我不分别于法，不乐修梵行，多乐睡眠，疑惑于法。”

尔时，众中有一比丘，往诣佛所，礼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低舍比丘以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说，唱言：‘我不能分别于法，不乐修梵行，多乐睡眠，疑惑于法。’”

佛告比丘：“是低舍比丘是愚痴人，不守根门，饮食不知量，初夜、后夜，心不觉悟，懈怠懒惰，不勤精进，不善观察思惟善法。彼于分别法，心乐修梵行，离诸睡眠，于正法中离诸疑惑，无有是处！若当比丘守护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觉悟精进，观察善法，乐分别法，乐修梵行，离于睡眠，心不疑法，斯有是处！”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语低舍比丘言：‘大师呼汝。’”

比丘白佛：“唯然，受教！”前礼佛足，诣低舍所，而作是言：“长老低舍，世尊呼汝！”低舍闻命，诣世尊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语低舍比丘言：“汝低舍，实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是唱言：‘诸长老，我不能分别于法，不乐修梵行，多乐睡眠，疑惑于法’耶？”

低舍白佛：“实尔，世尊。”

佛问低舍：“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若于色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彼色若变、若异。于汝意云何？当起忧、悲、恼苦为不耶？”

低舍白佛："如是，世尊，若于色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彼色若变、若异，实起忧、悲、恼苦。世尊，实尔不异。"

佛告低舍："善哉！善哉！低舍，正应如是，不离贪欲说法。低舍，于受、想、行、识，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彼识若变、若异。于汝意云何？当起忧、悲、恼苦为不耶？"

低舍白佛："如是，世尊，于识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彼识若变、若异，实起忧、悲、恼苦。世尊，实尔不异。"

佛告低舍："善哉！善哉！正应如是，识不离贪欲说法。"

佛告低舍："于意云何？若于色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彼色若变、若异时，当生忧、悲、恼苦耶？"

低舍白佛："不也，世尊。"

"如是不异。于意云何？受、想、行、识，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彼识若变、若异，当生忧、悲、恼苦耶？"

低舍答曰："不也，世尊，如是不异。"

佛告低舍："善哉！善哉！低舍，今当说譬，大智慧者，以譬得解。如二士夫共伴行一路，一善知路，一不知路。其不知者语知路者，作如是言：'我欲诣某城、某村、某聚落，当示我路。'时知路者即示彼路，语言：'士夫，从此道去，前见二道，舍左从右前行，复有坑涧渠流，复当舍左从右；复有丛林，复当舍左从右。汝当如是渐渐前行，得至某城。'"

佛告低舍："其譬如是：不知路者，譬愚痴凡夫；其知路者，譬如来、应、等正觉。前二路者，谓众生狐疑。左路者，三不善法：贪、恚、害觉；其右路者，谓三善觉：出要离欲觉、不瞋觉、不害觉。前行左路者，谓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前行右路者，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坑涧渠流者，谓瞋恚、覆障、忧、悲；丛林者，谓五欲功德也；城者，谓般涅槃。"

佛告低舍："佛为大师，为诸声闻所作已作，如今当作哀愍悲念，以义安乐，皆悉已作。汝等今日，当作所作，当于树下，为空露地，山岩窟宅，敷草为座，善思正念，修不放逸，莫令久后心有悔恨，我今教汝。"

尔时，低舍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众中有少诤事，世尊责诸比丘故，晨朝著衣持钵，入城乞食；食已，出，摄举衣钵，洗足，入安陀林，坐一树下，独静思惟，作是念："众中有少诤事，我责诸比丘。然彼众中多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见大师，或起悔心，愁忧不乐。我已长夜于诸比丘生哀愍

心，今当复还，摄取彼众，以哀愍故。”

时，大梵王知佛心念，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住于佛前，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责诸比丘，以少诤事故。于彼众中多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见大师，或起悔心，愁忧不乐。世尊长夜哀愍，摄受众僧。善哉！世尊，愿今当还摄诸比丘。”

尔时，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默然而许。时，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许，为佛作礼，右绕三匝，忽然不现。

尔时，世尊，大梵天王还去未久，即还祇树给孤独园，敷尼师檀，敛身正坐，表现微相，令诸比丘敢来奉见。时，诸比丘来诣佛所，怀惭愧色，前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出家之人，卑下活命，剃发持钵，家家乞食，如被嚛咒。所以然者？为求胜盖故，为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究竟苦边故。诸善男子，汝不为王贼所使、非负债人、不为恐怖、不为失命而出家，正为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汝等不为此而出家耶？”

比丘白佛：“实尔，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死比丘，为如是胜义而出家，云何于中犹复有一愚痴凡夫，而起贪欲，极生染著，瞋恚凶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诸根迷乱？譬如士夫从暗而入暗，从冥入冥，从粪厕出复堕粪厕，以血洗血，舍离诸恶还复取恶。我说此譬，凡愚比丘亦复如是。又复譬如焚尸火添，捐弃冢间，不为樵伐之所采拾。我说此譬，愚痴凡夫比丘而起贪欲，极生染著，瞋恚凶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诸根散乱，亦复如是。

“比丘，有三不善觉法。何等为三？贪觉、恚觉、害觉，此三觉由想而起。云何想？想有无量种种：贪想、恚想、害想，诸不善觉从此而生。比丘，贪想、恚想、害想、贪觉、恚觉、害觉，及无量种种不善，云何究竟灭尽？于四念处系心，住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恶不善法从是而灭，无余永尽，正以此法。

“善男子、善女人信乐出家，修习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已，住甘露门，乃至究竟甘露涅槃。我不说此甘露涅槃，依三见者。何等为三？有一种见如是如是说：‘命则是身。’复有如是见：‘命异身异。’又作是说：‘色是我，无二无异，长存不变。’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世间颇有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思惟已，都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我若取色，即有罪过；若取受、想、行、识，则有罪过。’作是知已，于诸世间，则无所取；无所取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应说小土抟，泡沫二无知，
河流祇林树，低舍责诸想。

杂阿含经五十卷（第十一卷～第二十卷）

杂阿含经卷第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独静思惟："云何为我？我何所为？何等是我？我何所住？"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作是思惟：'云何为我？我何所为？何法是我？我于何住？'"

佛告比丘："今当为汝说于二法。谛听！善思！云何为二？眼色为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二，是名二法。比丘，若有说言：'沙门瞿昙所说二法，此非为二。我今舍此，更立二法。'彼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缘眼、色，生眼识。

"比丘，彼眼者，是肉形、是内、是因缘、是坚、是受，是名眼肉形内地界。比丘，若眼肉形，若内、若因缘、津泽、是受，是名眼肉形内水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内、若因缘、明暖、是受，是名眼肉形内火界。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内、若因缘、轻飘动摇、是受，是名眼肉形内风界。比丘，譬如两手和合相对作声，如是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等诸法非我、非常；是无常之我，非恒，非安隐、变易之我。所以者何？比丘，谓生、老、死、没、受生之法。

"比丘，诸行如幻、如炎，刹那时顷尽朽，不实来实去。是故，比丘，于空诸行当知、当喜、当念；空诸行常、恒、住、不变易法，空无我、我所。譬如明目士夫，手执明灯，入于空室，彼空室观察。如是，比丘，于一切空行、空心观察欢喜，于空法行常、恒、住、不变易法，空我、我所。如眼、耳、鼻、舌、身、意法因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诸法无我、无常乃至空我、我所。

"比丘，于意云何？眼是常、为非常耶？"

答言："非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复问："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多闻圣弟子于眼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时，彼比丘闻世尊说合手声譬经教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

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非汝有者，当尽弃舍；舍彼法已，长夜安乐。诸比丘，于意云何？于此祇桓中，诸草木枝叶，有人持去，汝等颇有念言：‘此诸物是我所，彼人何故辄持去？’”

答言：“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亦非我、非我所故。汝诸比丘亦复如是，于非所有物当尽弃舍；弃舍彼法已，长夜安乐。何等为非汝所有？谓眼，眼非汝所有，彼应弃舍；舍彼法已，长夜安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云何，比丘，眼是常耶？为非常耶？”

答言：“无常。”

世尊复问：“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复问：“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于此六入处观察非我、非我所；观察已，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故，无所著；无所著故，自觉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其有说言：‘大力者，其唯难陀，此是正说。’其有说言：‘最端正者，其唯难陀，是则正说。’其有说言：‘爱欲重者，其唯难陀，是则正说。’诸比丘，而今难陀关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精勤修习，正智成就，堪能尽寿纯一满净，梵行清白。

“彼难陀比丘，关闭根门故，若眼见色，不取色相，不取随形好。若诸眼根增不律仪，无明暗障、世间贪、爱、恶不善法不漏其心，生诸律仪；防护于眼、耳、鼻、舌、身、意根，生诸律仪，是名难陀比丘关闭根门。

“饮食知量者，难陀比丘于食系数，不自高、不放逸、不著色、不著庄严，支身而已。任其所得，为止饥渴，修梵行故；故起苦觉令息灭，未起苦觉令不起故，成其崇向故；气力安乐，无闻独住故。如人乘车，涂以膏油，不为自高，乃至庄严，为载运故。又如涂疮，不贪其味，为息苦故。如是，善男子难陀知量而食，乃至无闻独住，是名难陀知量而食。

“彼善男子难陀初夜、后夜精勤修业者，彼难陀昼则经行、坐

禅，除去阴障，以净其身；于初夜时，经行、坐禅，除去阴障，以净其身；于中夜时，房外洗足，入于室中，右胁而卧，屈膝累足，系念明想，作起觉想；于后夜时，徐觉徐起，经行坐禅，是名善男子难陀初夜、后夜精勤修习。

“彼善男子难陀胜念正知者，是善男子难陀观察东方，一心正念，安住观察；观察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一心正念，安住观察。如是观者，世间贪、爱、恶不善法不漏其心。彼善男子难陀觉诸受起，觉诸受住，觉诸受灭，正念而住，不令散乱；觉诸想起，觉诸想住，觉诸想灭，觉诸觉起，觉诸觉住，觉诸觉灭，正念心住，不令散乱，是名善男子难陀正念正智成就。

“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关闭根门，如善男子难陀；饮食知量，如善男子难陀；初夜、后夜精勤修业，如善男子难陀；正念正智成就，如善男子难陀。如教授难陀法，亦当持是为其余人说。”

时，有异比丘而说偈言：

“善关闭根门，正念摄心住，
饮食知节量，觉知诸心相，
善男子难陀，世尊之所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如是像类大声闻尼众住舍卫国王园中。比丘尼众其名曰：纯陀比丘尼、民陀比丘尼、摩罗婆比丘尼、波罗遮罗比丘尼、阿罗毗迦比丘尼、差摩比丘尼、难摩比丘尼、告难舍瞿昙弥比丘尼、优钵罗色比丘尼、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此等及余比丘尼住王园中。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为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法，示教照喜；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发遣令还，言：“比丘尼，应时宜去。”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诸比丘：“我年已老迈，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汝等诸比丘僧，今日诸宿德上座，当教授诸比丘尼。”

时，诸比丘受世尊教，次第教授比丘尼，次至难陀。尔时，难陀次第应至而不欲教授。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诣世尊所，稽首礼足，乃至闻法，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问尊者阿难：“谁应次至教授诸比丘尼？”

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次至难陀，

而难陀不欲教授。”

尔时，世尊告难陀言：“汝当教授诸比丘尼，为诸比丘尼说法。所以者何？我自教授比丘尼，汝亦应尔；我为比丘尼说法，汝亦应尔。”尔时，难陀默然受教。

时，难陀夜过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入室坐禅；从禅觉，著僧伽梨，将一比丘往诣王园。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难陀来，疾敷床座，请令就座。尊者难陀坐已，诸比丘尼稽首敬礼，退坐一面。尊者难陀语诸比丘尼：“诸姊妹，汝等当问我，今当为汝等说法。汝等解者，当说言解；若不解者，当说不解。于我所说义，若当解者，当善受持；若不解者，汝当更问，当为汝说。”

诸比丘尼白尊者难陀言：“我等今日闻尊者教，令我等问，告我等言：‘汝等若未解者，今悉当问；已解者当言解，未解者当言不解。于我所说义，已解者当奉持，未解者当复更问。’我等闻此，心大欢喜，未解义者，今日当问。”

尔时，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云何，姊妹，于眼内入处观察，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内入处观察，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尊者难陀，我等已曾于此法如实知见，于六内入处观察无我，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六内入处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应如是解：六内入处观察无我。诸比丘尼，色外入处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声、香、味、触、法外入处，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尊者难陀，我已曾于六外入处如实观察无我，我常作此意解，六外入处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赞诸比丘尼：“善哉！善哉！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六外入处无我。若缘眼、色，生眼识，彼眼识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彼意识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已曾于此六识身如实观察无我，我亦常作是意解，六识身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六识身如实无我。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生触，彼触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生触，彼触是我、

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已曾于此六触观察如实无我，我亦常如是意解：六触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当如实观察：于六触身如实无我。缘眼、色，生眼触，三事和合触，触缘受，彼触缘受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彼受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等曾于此六受身如实观察无我，我亦常作此意解：六受身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此六受身如实无我。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生触，触缘想，彼想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生触，触缘想，彼想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曾于此六想身如实观察无我，我亦常作此意解：六想身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此六想身如实无我。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思，彼思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缘思，彼思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曾于此六思身如实观察无我，我常作此意解：此六思身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此六思身如实无我。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爱，彼爱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

“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缘爱，彼爱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曾于此六爱身如实观察无我，我常作此意解：此六爱身如实无我。”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此六爱身如实无我。姊妹，譬因膏油、因炷，灯明得燃；彼油无常，炷亦无常，火亦无常，器亦无常。若有作是言：‘无油、无炷、无火、无器，而所依起灯光，常、恒、住、不变易。’作是说者，为等说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缘油、炷、器燃灯，彼

油、炷、器悉无常；若无油、无炷、无器，所依灯光亦复随灭、息没、清凉、真实。”

“如是，姊妹，此六内入处无常。若有说言：‘此六内入处因缘生喜乐，常、恒、住、不变易、安隐。’是为等说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等曾如实观察，彼彼法缘生彼彼法；彼彼缘法灭，彼彼生法亦复随灭、息没、清凉、真实。”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彼彼法缘生彼彼法；彼彼法缘灭，彼彼生法亦复随灭、息没、寂静、清凉、真实。诸姊妹，譬如大树根、茎、枝、叶，根亦无常，茎、枝、叶皆悉无常。若有说言‘无彼树根、茎、枝、叶，唯有其影常、恒、住、不变易、安隐’者，为等说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如彼大树根、茎、枝、叶，彼根亦无常，茎、枝、叶亦复无常；无根、无茎、无枝、无叶，所依树影，一切悉无。”

“诸姊妹，若缘外六入处无常，若言外六入处因缘生喜乐，恒、住、不变易、安隐者，此为等说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我曾于此义如实观察，彼彼法缘生彼彼法；彼彼法缘灭，彼彼生法亦复随灭、息没、寂静、清凉、真实。”

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汝于此义当如实观察：彼彼法缘生彼彼法；彼彼法缘灭，彼彼生法亦复随灭、息没、寂灭、清凉、真实。诸姊妹，听我说譬，夫智者因譬得解。譬如善屠牛师、屠牛弟子手执利刀，解剥其牛，乘间而剥，不伤内肉、不伤外皮，解其枝节筋骨，然后还以皮覆其上。若有人言：‘此牛皮肉全而不离。’为等说不？”

答言：“不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彼善屠牛师、屠牛弟子手执利刀，乘间而剥，不伤皮肉，枝节筋骨悉皆断截，还以皮覆上，皮肉已离，非不离也。”

“姊妹，我说所譬，今当说义。牛者，譬人身粗色，如箧毒蛇经广说；肉者，谓内六入处；外皮者，谓外六入处；屠牛者，谓学见迹；皮肉中间筋骨者，谓贪喜俱；利刀者，谓利智慧。多闻圣弟子以智慧利刀断截一切结、缚、使、烦恼、上烦恼、缠。是故，诸姊妹，当如是学：于所可乐法，心不应著，断除贪故；所可瞋法，不应生瞋，断除瞋故；所可痴法，不应生痴，断除痴故。于五受阴，当观生灭；于六触入处，当观集灭；于四念处，当善系心。住七觉分，修七觉分已，于其欲漏，心不缘著，心得解脱；于其有漏，心不缘著，心得解脱；于无明漏，心不缘著，心得解脱。诸姊妹，当如是学。”

尔时，尊者难陀为诸比丘尼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眷属围绕，往诣佛所，

稽首礼足，退住一面，乃至为佛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诸比丘：“譬如明月十四日夜，多众观月，为是满耶？为未满耶？当知彼月未究竟满。如是，善男子难陀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正说法，于其解脱犹未究竟。然此等比丘尼命终之时，不见一结不断，能使彼还生于此世。”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更为诸比丘尼说法。”
　　尔时，尊者难陀默然奉教，夜过晨朝，持钵入城乞食；食已，乃至往诣王园，就座而坐，为诸比丘尼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复于异时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往诣佛所，稽首礼足，乃至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诸比丘：“譬如明月十五日夜，无有人疑月满不满者，然其彼月究竟圆满。如是，善男子难陀为诸比丘尼说如是正教授，究竟解脱；若命终时，无有说彼道路所趣，此当知即是苦边。是为世尊为五百比丘尼受第一果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不律仪、律仪。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不律仪？眼根不律仪所摄护。眼识著色，缘著故，以生苦受；苦受故，不一其心；不一心故，不得如实知见；不得如实知见故，不离疑惑；不离疑惑故，由他所误，而常苦住。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不律仪。
　　“云何律仪？眼根律仪所摄护。眼识识色，心不染著；心不染著已，常乐受住；心乐住已，常一其心；一其心已，如实知见；如实知见已，离诸疑惑；离诸疑惑已，不由他误，常安乐住。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退、不退法、六触入处。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退法？谓眼识色生欲觉，彼比丘欢喜赞叹，执取系著，随顺彼法回转，当知是比丘退诸善法。世尊所说，是名退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云何名不退法？眼识色缘，不生欲觉结，彼比丘不喜、不赞叹、不执取、不系著，于彼法不随顺回转，当知是比丘不退转诸善法，世尊说是不退法。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云何六胜入处？眼识色缘，不生欲觉、结染著，当知是比丘胜彼入处。胜彼入处，是世尊所说。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若

彼比丘于六胜入处胜已，贪欲结断，瞋恚、愚痴结断。譬如王者，摧敌胜怨，名曰胜王；断除众结，名胜婆罗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六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执持、不修习，于未来世必受苦报。何等为六根？眼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修习、不执持，于未来世必受苦报；耳、鼻、舌、身、意根亦复如是。愚痴无闻凡夫眼根见色，执受相，执受随形好，任彼眼根趣向，不律仪执受，住世间贪、爱、恶不善法，以漏其心，此等不能执持律仪，防护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复如是。如是于六根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执持、不修习，于未来世必受苦报。

“云何六根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善执持、善修习，于未来世必受乐报？多闻圣弟子眼见色，不取色相，不取随形好，任其眼根之所趣向，常住律仪，世间贪、爱、恶不善法不漏其心，能生律仪，善护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复如是。如是六根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善执持、善修习，于未来世必受乐报。”

即说偈言：

“于六触入处，住于不律仪，
是等诸比丘，长夜受大苦。
斯等于律仪，常当勤修习，
正信心不二，诸漏不漏心。
眼见于彼色，可意不可意，
可意不生欲，不可不憎恶。
耳闻彼诸声，亦有念不念，
于念不乐著，不念不起恶。
鼻根之所嗅，若香若臭物，
等心于香臭，无欲亦无违。
所食于众味，彼亦有美恶，
美味不起贪，恶味亦不择。
乐触以触身，不生于放逸，
为苦触所触，不生过恶想。
平等舍苦乐，不灭者令灭，
心意所观察，彼种彼种相。
虚伪而分别，欲贪转增广，
觉悟彼诸恶，安住离欲心。
善摄此六根，六境触不动，
摧伏众魔怨，度生死彼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到频头城北申恕林中。

尔时，频头城中，婆罗门长者皆闻世尊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频头城申恕林中；闻已，悉共出城，至申恕林，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频头城婆罗门长者：“若人问汝言：‘何等像类沙门、婆罗门不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汝当答言：‘若沙门、婆罗门眼见色，未离贪、未离欲、未离爱、未离渴、未离念，内心不寂静，所行非法，所行疏涩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如是像类比丘，不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作是说已，当复问言：‘何故如此像类沙门、婆罗门，不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汝应答言：‘我等眼见色，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不离念，内心不寂静；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彼沙门、婆罗门眼见色，亦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不离念，内心不寂静，行非法、行疏涩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我于斯等求其差别，不见差别之行。是故我于斯等像类沙门、婆罗门不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若复问言：‘何等像类沙门、婆罗门所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汝应答言：‘若彼眼见色，离贪、离欲、离爱、离渴、离念，内心寂静，不行非法行，行等行，不疏涩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如是像类沙门、婆罗门所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若复问言：‘何故于此像类沙门、婆罗门恭敬、尊重、礼事、供养？’汝应答言：‘我等眼见色，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不离念，内心不寂静，行非法行，行疏涩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斯等像类沙门、婆罗门离贪、离欲、离渴、离念，内心寂静，行如法行，不行疏涩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复如是。我等于彼，求其差别；见差别故，于彼像类沙门、婆罗门所应恭敬、尊重、礼事、供养。’

“如是说已，若复问言：‘彼沙门、婆罗门有何行？有何形貌？有何相？汝等知是沙门、婆罗门离贪、向调伏贪，离恚、向调伏恚，离痴、向调伏痴？’汝应答言：‘我见彼沙门、婆罗门有如是像类——在空闲处、林中树下、卑床草蓐，修行远离，离诸女人，近乐独人，同禅思者；若于彼处，无眼见色可生乐著，无耳声、鼻香、舌味、身触可生乐著。若彼沙门、婆罗门有如是行、如是形貌、如是相，今我等知是沙门、婆罗门离贪、向调伏贪，离恚、向调伏恚，离痴、向调伏痴。’”

时，诸沙门、婆罗门长者白佛言：“奇哉！世尊，不自誉、不毁他，正说其义，各各自于诸入处，分别染污清净，广说缘起，如如

来、应、等正觉说。譬如士夫，溺者能救，闭者能开，迷者示路，暗处燃灯；世尊亦复如是，不自誉、不毁他，正说其义，乃至如如来、应、等正觉说。”

尔时，频头城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萦发目揵连出家来诣佛所，共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萦发目揵连：“汝从何来？”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我从彼众多种种异道沙门、婆罗门、遮罗迦出家，集会未曾讲堂听法，从彼林来。”

佛告萦发目揵连：“汝为何等福力故，从彼众多种种异道沙门、婆罗门、遮罗迦出家所听其说法？”

萦发目揵连言：“我试听其竞胜论义福利，听其相违反论议福利故。”

佛告目揵连：“长夜久远，种种异道沙门、婆罗门、遮罗迦出家竞胜论议，相违反论议福利，迭相破坏。”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瞿昙，为诸弟子说何等法福利，令彼转为人说，不谤如来，不增不减，诚说、法说、法次法说，无有余人能来比校、难诘、诃责？”

佛告目揵连：“明、解脱、果报、福利，为人转说者，不谤如来，不乖其理，法次法说，无有能来比校、难诘、嫌责。”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瞿昙，诸弟子有法，修习多修习，令明、解脱、福利满足者不？”

佛告萦发目揵连：“有七觉分，修习多修习，明、解脱、福利满足。”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有法修习，能令七觉分满足不？”

佛告萦发目揵连：“有四念处，修习多修习，能令七觉分满足。”

萦发目揵连白佛：“复有法修习多修习，令四念处满足不？”

佛告萦发目揵连：“有三妙行，修习多修习，能令四念处满足。”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复有法修习多修习，令三妙行满足不？”

佛告目揵连：“有六触入处律仪，修习多修习，令三妙行满足。”

萦发目揵连白佛言：“云何六触入处律仪，修习多修习，令三妙行满足？”

佛告目揵连：“若眼见适意、可爱念、能长养欲乐、令人缘著之色，彼比丘见巳，不喜、不赞叹、不缘、不著、不住；若眼见不适意、不可爱念、顺于苦觉之色，诸比丘见已，不畏、不恶、不嫌、不恚。于彼好色，起眼见已，永不缘著；不好色，起眼见已，永不缘著；内心安住不动，善修解脱，心不懈倦。耳、鼻、舌、身、意识法亦复如是。如是于六触入修习多修习，满足三妙行。

“云何修三妙行，满足四念处？多闻圣弟子于空闲处、林中、树下，作如是学、如是思惟：‘此身恶行，现世、后世必得恶报；我若行身恶行者，必当自生厌悔，他亦嫌薄，大师亦责，诸梵行者亦复以法而嫌我；恶名流布，遍于诸方；身坏命终，当堕地狱。’于身恶行，见现世、后世如是果报，是故除身恶行，修身妙行；口、意恶行亦复如是。是名修习三妙行已，得四念处清净满足。

“云何修四念处，得七觉分满足？目揵连比丘，如是顺身身观住，彼顺身身观住时，摄念安住不忘。尔时，方便修习念觉分，方便修习念觉分已，得念觉分满足，于彼心念选择于法，觉想思量。尔时，方便修习择法觉分，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已，逮得择法觉分满足，选择彼法，觉想思量。方便修习精进觉分，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已，逮得精进觉分满足，勤精进已，生欢喜心。尔时，修习方便欢喜觉分，修习欢喜觉分已，逮得欢喜觉分满足，心欢喜已，身心止息。尔时，修习猗息觉分，修习猗息觉分已，逮得猗息觉分满足，身心息已，得三摩提。尔时，修习定觉分，修习定觉分已，定觉分满足，谓一其心，贪忧灭息，内心行舍。方便修习舍觉分，方便修习舍觉分已，逮得舍觉分清净满足。受、心、法念处，亦如是说。如是修习四念处、七觉分满足。

“云何修习七觉分，明、解说、满足？目揵连，若比丘修念觉分，依远离、依离欲、依灭舍，于进趣修念觉分，逮得明、解脱、清净满足。乃至修习舍觉分，亦如是说，是名修习七觉分已，明、解脱、清净满足。如是，目揵连，法法相律，从此岸而到彼岸。”

说是法时，萦发目揵连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萦发目揵连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出于他，于诸法、律得无所畏；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我今宁得于王法、律出家，得具足比丘分不？”

佛告目揵连：“汝今已得于正法、律出家，具足得比丘分。”得出家已，专精思惟，下放逸住，乃至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微伽罗牟真邻陀林中。

时，有年少名郁多罗，是波罗奢那弟子，来诣佛所，恭敬问讯已，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郁多罗：“汝师波罗奢那为汝等说修诸根不？”

郁多罗言：“说已，瞿昙。”

佛告郁多罗：“汝师波罗奢那云何说修诸根？”

郁多罗白佛言：“我师波罗奢那说：‘眼不见色，耳不听声，是名修根。’”

佛告郁多罗：“若如汝波罗奢那说，盲者是修根不？所以者何？如唯盲者眼不见色。”

尔时，尊者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尊者阿难语郁多罗

言："如波罗奢那所说，聋者是修根不？所以者何？如唯聋者耳不闻声。"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异于贤圣法、律无上修诸根。"

阿难白佛言："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贤圣法、律无上修根，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阿难："谛听！善思！当为汝说。缘眼、色，生眼识，见可意色，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故，修如来不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欲修如来厌离、不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可意，欲修如来不厌离、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可不可意，欲修如来厌、不厌、俱离舍心住正念正智。如是，阿难，若有于此五句，心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善摄持、善修习，是则于眼、色无上修根；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阿难，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根。"

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贤圣法、律为贤圣修根？"

佛告阿难："眼、色缘生眼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我眼、色缘生眼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此则寂灭，此则胜妙，所谓俱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譬如力士弹指顷灭。如是眼、色缘生眼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俄尔尽灭，得离厌、不厌舍。

"如是耳、声缘生耳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圣弟子如是如实知：我耳识闻声，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此则寂灭、胜妙，所谓为舍；得舍已，离厌、不厌。譬如大力士夫弹指，发声即灭。如是耳、声缘生耳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是则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

"鼻、香缘生鼻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圣弟子如是如实知：鼻、香缘生鼻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此则寂灭，此则胜妙，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譬如莲荷，水所不染。如是鼻、香缘生鼻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

"舌、味缘生舌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舌、味缘生舌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寂灭、胜妙，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譬如力士舌端唾沫，尽唾令灭。如是舌、味缘生舌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身、触缘生身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

"圣弟子如是如实知：身、触缘生身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寂灭、胜妙，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譬如铁丸烧令极热，小滴水洒，寻即消灭。如是身、触缘生身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所谓为舍；得彼

舍已，离厌、不厌。意、法缘生意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速灭。

“圣弟子如是如实知：意、法缘生意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是则寂灭，是则胜妙，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譬如力士断多罗树头。如是意、法缘生意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尽灭，所谓为舍；得彼舍已，离厌、不厌。阿难，是为贤圣法、律，为圣弟子修诸根。”

“云何为圣法、律觉见迹？”

佛告阿难：“眼、色缘生眼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彼圣弟子惭耻厌恶；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彼圣弟子惭耻厌恶。阿难，是名贤圣法、律觉见迹。阿难，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诸根。已说贤圣修诸根，已说觉见迹。阿难，我为诸声闻所作，所作已作，汝等当作所作，广说如箧毒蛇经。”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结所系法随生味著、顾念、心缚，则爱生；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如人种树，初小软弱，爱护令安，壅以粪土，随时溉灌，冷暖调适，以是因缘，然后彼树得增长大。如是，比丘，结所系法味著将养，则生恩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若于结所系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不生顾念，心不缚著，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犹如种树，初小软弱，不爱护，不令安隐，不壅粪土，不随时溉灌，冷暖不适，不得增长。若复断根、截枝，段段斩截，分分解析，风飘日炙，以火焚烧，烧以成粪，或扬以疾风，或投之流水。比丘，于意云何？非为彼树断截其根，乃至焚烧，令其磨灭，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于结所系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不生顾念，心不缚著，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所取法随生味著、顾念、缚心，其心驱驰，追逐名色；名色缘六入处，六入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譬大树根干、枝条、柯叶、华果，下根深固，壅以粪土，溉灌以水，彼树坚固，永世不朽。如是，比丘，于所取法随生味著、顾念、心缚，其心驱驰，追逐名色；名色缘六入处，六入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若于所取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厌观，心不顾念，无所缚著，识则不驱驰、追逐名色，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则纯大苦聚灭。犹如种树，不随时爱护令其安隐，不壅粪土，不随时溉灌，冷暖不适，不得增长。若复断根、截枝，段段斩截，分分解析，风飘日炙，以火焚烧，烧以成粪，或扬以疾风，或投之流水。比丘，于意云何？非为彼树断截其根，乃至焚烧，令其磨灭，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于所取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不生顾念，心不缚著，识不驱驰、追逐名色，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善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生如是念：'世间难入，所谓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迁、若受生，然诸众生，生、老、病、死上及所依不如实知。'我作是念：'何法有故生有？何法缘故生有？'即正思惟，起无间等知：'有有故生有，有缘故生有。'复思惟：'何法有故有有？何法缘故有有？'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知：'取有故有有，取缘故有有。'又作是念：'取复何缘、何法有故取有？何法缘故取有？'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知：'取法味著、顾念、心缚，爱欲增长；彼爱有故取有，爱故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诸比丘，于意云何？譬如缘膏油及炷，灯明得烧，数增油、炷，彼灯明得久住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诸比丘，于色取味著、顾念、爱缚，增长爱缘故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我时复作是念：‘何法无故无此老、病、死？何法灭故老、病、死灭？’即正思惟，起如实无间等：‘无生则无老、病、死，生灭故，则老、病、死灭。’复作是念：‘何法无故无生？何法灭故生灭？’即正思惟，起如实无间等：‘有无故生无，有灭故生灭。’又复思惟：‘何法无故有无？何法灭故有灭？’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观：‘取无故有无，取灭故有灭。’又作是念：‘何法无故取无？何法灭故取灭？’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观：‘所取法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心不缚著，爱则灭；彼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诸比丘，于意云何？譬如油、炷燃灯，若不增油治炷，非彼灯明未来不生、尽、磨灭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如是，诸比丘，于所取法观察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心不缚著，爱则灭；爱灭则取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如上广说。差别者：譬如载樵十束、二十束、三十束、四十束、五十束、百束、千束、百千束，积聚烧燃，作大火聚。若复有人，增其干草樵薪。诸比丘，于意云何？此火相续长夜炽然不？”

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如是，诸比丘，于所取法味著、顾念、心缚著，增，其爱缘取，取缘有，乃至纯大苦聚集。诸比丘，若彼火聚炽然，不增樵草。诸比丘，于意云何？彼火当灭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诸比丘，于所取法观察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念、缚著，爱则灭；爱灭则取灭。如是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缘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缘故老死有，如是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缘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生：‘识有故名色有，识缘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

时，齐识而还不能过彼，谓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我时作是念：‘何法无故则老死无？何法灭故老死灭？’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广说。我复作是思惟：‘何法无故行无？何法灭故行灭？’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无明无故行无，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处灭，六入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我时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径、古仙人道迹，古仙人从此迹去，我今随去。’譬如有人游于旷野，披荒觅路，忽遇故道古人行处，彼则随行，渐渐前进，见故城邑、古王宫殿、园观浴池、林木清净。彼作是念：‘我今当往白王令知。’即往白王：‘大王当知：我游旷野，披荒求路，忽见故道古人行处，我即随行；我随行已，见故城邑、故王宫殿、园观浴池、林流清净，大王可往居止其中。’王即往彼，止住其中，丰乐安隐，人民炽盛。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径、古仙人迹，古仙人去处，我得随去，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从彼道，见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灭、老病死灭道迹，见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行集、行灭、行灭道迹。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余外道沙门、婆罗门、在家、出家，彼诸四众闻法正向、信乐，知法善，梵行增广，多所饶益，开示显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

尔时，尊者舍利弗晡时从禅觉，诣尊者摩诃拘絺罗，共相问讯庆慰已，于一面坐，语尊者摩诃拘絺罗：“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仁者且问，知者当答。”

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摩诃拘絺罗：“云何，尊者摩诃拘絺罗，有老不？”

答言：“有。”

尊者舍利弗复问：“有死不？”

答言：“有。”

复问：“云何，老死自作耶？为他作耶？为自他作耶？为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非自他作无因作，然彼生缘故有老死。"

"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为自作、为他作、为自他作、为非自他无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无因作，然彼名色缘识生。"

复问："彼识为自作、为他作、为自他作、为非自非他无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彼识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无因作，然彼识缘名色生。"

尊者舍利弗复问："尊者摩诃拘絺罗，先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无因作，然彼名色缘识生，而今复言名色缘识，此义云何？"

尊者摩诃拘絺罗答言："今当说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芦立于空地，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识缘名色亦复如是，展转相依，而得生长。"

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尊者摩诃拘絺罗，世尊声闻中，智慧明达，善调无畏，见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谓尊者摩诃拘絺罗，乃有如是甚深义辩，种种难问，皆悉能答，如无价宝珠，世所顶戴；我今顶戴尊者摩诃拘絺罗亦复如是。我今于汝所，快得善利，诸余梵行数诣其所，亦得善利，以彼尊者善说法故。我今以此尊者摩诃拘絺罗所说法故，当以三十种赞叹称扬随喜！

"尊者摩诃拘絺罗说老死厌患、离欲、灭尽，是名法师；说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厌患、离欲、灭尽，是名法师。若比丘于老死厌患、离欲、灭尽向，是名法师；乃至识厌患、离欲、灭尽向，是名法师。若比丘于老死厌患、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是名法师；乃至识厌患、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是名法师。"

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于世尊声闻中，智慧明达，善调无畏，见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谓尊者舍利弗，能作如是种种甚深正智之问。犹如世间无价宝珠，人皆顶戴；汝今如是，普为一切诸梵行者之所顶戴、恭敬、奉事。我于今日快得善利，得与尊者共论妙义。"

时，二正士更相随喜，各还所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于四大身厌患、离欲、背舍而非识。所以者何？见四大身有增、有减、有取、有舍，而于心、意、识，愚痴无闻凡夫不能生厌、离欲、解脱。所以者何？彼长夜于此保惜系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愚痴无闻凡

夫不能于彼生厌、离欲、背舍。愚痴无闻凡夫宁于四大身系我、我所，不可于识系我、我所。所以者何？四大色身或见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复小过；彼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异生异灭。犹如猕猴游林树间，须臾处处，攀捉枝条，放一取一；彼心、意、识亦复如是，异生异灭。

“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善思惟观察，所谓乐触缘生乐受，乐受觉时，如实知乐受觉；彼乐触灭，乐触因缘生受亦灭止、清凉、息没。如乐受，苦触、喜触、忧触、舍触因缘生舍受，舍受觉时，如实知舍受觉；彼舍触灭，彼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止、清凉、息没。彼如是思惟：‘此受触生、触乐、触缚，彼彼触乐故，彼彼受乐；彼彼触乐灭，彼彼受乐亦灭止、清凉、息没。’如是，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于四大色身生厌、离欲、背舍，但非识。所以者何？四大色身现有增减、有取、有舍；若心、若意、若识，彼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于识生厌、离欲、背舍，长夜保惜系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于彼生厌、离欲、背舍。愚痴无闻凡夫宁于四大色身系我、我所，不可于识系我、我所。所以者何？四大色身或见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复少过；彼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不停，种种转变，异生异灭。譬如猕猴游林树间，须臾处处，攀捉枝绦，放一取一；彼心、意、识亦复如是，种种变易，异生异灭。

“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思惟观察，所谓乐触缘生乐受，乐受觉时，如实知乐受觉；彼乐触灭，乐因缘生乐受亦灭止、清凉、息没。如乐受，苦触、喜触、忧触、舍触因缘生舍受，舍受觉时，如实知舍受觉；彼舍触灭，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止、清凉、息没。譬如两木相磨，和合生火；若两木离散，火亦随灭。如是诸受缘触集，触生触集，若彼彼触集故，彼彼受亦集；彼彼触集灭故，彼彼受集亦灭止、清凉、息没。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解脱，于受、想、行、识解脱，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解脱，我说彼于苦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说内触法，汝等为取不？”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稽首礼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所说内触法，我已取也。”时，彼比丘于佛前如是如是自记说，如是如是世尊不悦。

尔时，尊者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佛告阿难："如圣法、律内触法，异于此比丘所说。"

阿难白佛："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贤圣法、律内触法，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阿难："善哉！谛听！当为汝说。此诸比丘取内触法，应如是思惟：'若众生所有种种众苦生，此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触？作如是取时，当知此苦亿波提因、亿波提集、亿波提生、亿波提转。'复次，比丘，内触法，又，亿波提何因、何集、何生、何触？彼取时当复知亿波提爱因、爱集、爱生、爱触。复次，比丘，取内触法当复知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触，如是取时，当知世间所念谛正之色，于彼爱生而生、系而系、住而住。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世间所念谛正之色，作常想、恒想、安隐想、无病想、我想、我所想而见，则于此色爱增长；爱憎长已，亿波提增长；亿波提增长已，苦增长；苦增长已，则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彼不解脱苦。譬如路侧清凉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阳春之月，诸行路者风热渴逼，竞来欲饮。有人语言：'士夫，此是清凉池，色香味具足。然中有毒，汝等勿饮。若当饮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而彼渴者不信而饮，虽得美味，须臾或死，或近死苦。如是，沙门、婆罗门见世间可念端正之色，作常见、恒见、安隐见、无病见、我、我所见，乃至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世间可念端正之色，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彼爱则离，爱离故亿波提离，亿波提离故则苦离，苦离故则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离。譬如路侧清凉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阳春之月，诸行路者风热渴逼，竞来欲饮。有人语言：'此水有毒！汝等勿饮！若当饮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彼则念言：'此水有毒，若当饮者，或令我死，或近死苦。我且忍渴，食干麨饭，不取水饮。'如是，沙门、婆罗门于世间可念之色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乃至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故，阿难，于此法如是见、如是闻、如是觉、如是知，于过去、未来亦如此道，如是观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众生所有众苦，种种差别，此诸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触？思量取因、取集、取生、取触。若彼取灭无余，众苦则灭，彼所乘苦灭道迹如实知，修行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取灭。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取何因、

何集、何生、何触？思量彼取爱因、爱集、爱生、爱触。彼爱永灭无余，取亦随灭，彼所乘取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爱灭。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则思量彼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爱受因、受集、受生、受触。彼受永灭无余，则爱灭，彼所乘爱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受灭。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受触因、触集、触生、触缘。彼触永灭无余，则受灭，彼所乘触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触何因、何集、何生、何触？当知彼触六入处因、六入处集、六入处生、六入处触。彼六入处灭无余，则触灭，彼所乘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六入处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六入处名色因、名色集、名色生、名色触。名色永灭无余，则六入处灭，彼所乘名色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名色灭。

“复次，比丘思量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名色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名色识因、识集、识生、识触。彼识欲灭无余，则名色灭，彼所乘识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识灭。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识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识行因、行集、行生、行触，作诸福行，善识生；作诸不福不善行，不善识生；作无所有行，无所有识生，是为彼识行因、行集、行生、行触。彼行欲灭无余，则识灭，彼所乘行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行灭。

“复次，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究竟苦边。时，思量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触？知彼行无明因、无明集、无明生、无明触。彼福行无明缘，非福行亦无明缘，非福不福行亦无明缘。是故当知：彼行无明因、无明集、无明生、无明触。彼无明永灭无余，则行灭，彼所乘无明灭道迹如实知，修习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尽苦，究竟苦边，所谓无明灭。”

佛告比丘：“于意云何？若不乐无明而生明，复缘彼无明作福行、非福行、无所有行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多闻圣弟子不乐无明而生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如是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我亦如是说，汝亦知此。于彼彼法起彼彼法，生彼彼法，灭彼彼法，灭止、清凉、息没。若多闻圣弟子无明离欲而生明，身分齐受所觉，身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若寿分齐受所觉，寿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身坏时寿命欲尽，于此诸受一切所觉灭尽无余。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乘热置地，须臾散坏，热势悉灭；如是，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身分齐受所觉如实知，寿分齐受所觉如实知，身坏命终，一切受所觉悉灭无余。”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异比丘：“我已度疑，离于犹豫，拔邪见刺，不复退转。心无所著故，何处有我为彼比丘说法？为彼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谓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谓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

“如是说法，而彼比丘犹有疑惑犹豫。先不得得想、不获获想、不证证想；今闻法已，心生忧苦、悔恨、蒙没、障碍。所以者何？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倍复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槃；如此二法，谓有为、无为。有为者若生、若住、若异、若灭，无为者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是名比丘诸行苦寂灭涅槃。因集故苦集，因灭故苦灭；断诸径路，灭于相续，相续灭灭，是名苦边。比丘，彼何所灭？谓有余苦。彼若灭止、清凉、息没，所谓一切取灭、爱尽、无欲、寂灭、涅槃。”

佛说此经巳，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无明覆，爱缘系得此识身，内有此识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缘生触。此六触入所触，愚痴无闻凡夫苦、乐受觉，因起种种。云何为六？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若黠慧者无明覆，爱缘系得此识身，如是内有识身，外有名色，此二缘生六触入处。六触所触故，智者生苦、乐受觉，因起种种。何等为六？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愚夫、黠慧，彼于我所修诸梵行者，有何差别？”

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演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彼愚痴无闻凡夫无明所覆，爱缘所系，得此识身，彼无明不断，爱缘不尽，身坏命终，还复受身；还受身故，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者何？此愚痴凡夫本不修梵行，向正尽苦，究竟

苦边故，是故身坏命终，还复受身；还受身故，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若黠慧者无明所覆，爱缘所系，得此识身，彼无明断，爱缘尽；无明断，爱缘尽故，身坏命终，更不复受；不更受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者何？彼先修梵行，正向尽苦，究竟苦边故，是故彼身坏命终，更不复受；更不受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名凡夫及黠慧者，彼于我所修诸梵行，种种差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身非汝所有，亦非余人所有。谓六触入处，本修行愿，受得此身。云何为六？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彼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善正思惟观察：‘有此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所谓此有故，有当来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是名有因有缘世间集。谓此无故，六识身无，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无。谓此无故，无有当来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若多闻圣弟子于世间集、世间灭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入，是名圣弟子招此善法、得此善法、知此善法、入此善法，觉知、觉见世间生灭，成就贤圣出离、实寂、正尽苦，究竟苦边。所以者何？谓多闻圣弟子世间集灭如实知，善见、善觉、善入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

“云何为因缘法？谓此有故彼有，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云何缘生法？谓无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所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谓缘生故，有老、病、死、忧、悲、恼苦。此等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如是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谓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处、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名缘生法。

“多闻圣弟子于此因缘法、缘生法正知善见，不求前际，言：‘我过去世若有、若无？我过去世何等类？我过去世何如？’不求后际：‘我于当来世为有、为无？云何类？何如？’内不犹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为前？谁终当云何之？此众生从何来？于此没当何

之？’若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所系，谓说我见所系、说众生见所系、说寿命见所系、忌讳吉庆见所系，尔时悉断、悉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成不生法。是名多闻圣弟子于因缘法、缘生法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入。”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为汝等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清净，梵行清白，所谓大空法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为大空法经？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纯大苦聚集。

“缘生老死者，若有问言：‘彼谁老死？老死属谁？’彼则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属我，老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命异身异。’此则一义，而说有种种。若见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无有。若复见言：‘命异身异。’梵行者所无有。于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谓缘生老死，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缘无明故有行。若复问言：‘谁是行？行属谁？’彼则答言：‘行则是我，行是我所。’彼如是：‘命即是身。’或言：‘命异身异。’彼见命即是身者，梵行者无有；或言‘命异身异’者，梵行者亦无有。离此二边，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所知，所谓缘无明行。

“诸比丘，若无明离欲而生明，彼谁老死、老死属谁者，老死则断，则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彼谁生、生属谁，乃至谁是行、行属谁者，行则断，则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彼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是名大空法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缘起法法说、义说。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缘起法法说？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缘起法法说。

“云何义说？谓缘无明行者。彼云何无明？若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不知于内、不知于外、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灭、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无罪、习不习，若劣、若胜、染污、清净，分别缘起，皆悉不知；于六触入处，不如实觉知；于彼彼不知、不见、无无间等、痴暗、无明、大冥，是名无明。

“缘无明行者，云何为行？行有三种——身行、口行、意行。缘行识者，云何为识？谓六识身——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缘识名色者，云何名？谓四无色阴——受阴、想所、行阴、识阴。云何色？谓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此色及前所说名是为名色。缘名色六入处者，云何为六入处？谓六内入处——眼入处、耳入处、鼻入处、舌入处、身入处、意入处。缘六入处触者，云何为触？谓六触身——眼触身、耳触身、鼻触身、舌触身、身触身、意触身。缘触受者，云何为受？谓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缘受爱者，彼云何为爱？谓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缘爱取者，云何为取？四取——欲取、见取、戒取、我取。缘取有者，云何为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缘有生者，云何为生？若彼彼众生，彼彼身种类生，超越和合出生，得阴、得界、得入处、得命根，是名为生。缘生老死者，云何为老？若发白露顶，皮缓根熟，支弱背偻，垂头呻吟，短气前输，拄杖而行，身体黧黑，四体班驳，暗钝垂熟，造行艰难羸劣，是名为老。云何为死？彼彼众生，彼彼种类没、迁移、身坏、寿尽、火离、命灭，舍阴时到，是名为死。此死及前说老，是名老死，是名缘起义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谓缘起法为世尊作？为余人作耶？”

佛告比丘：“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闻发显示。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庆慰，庆慰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昙，为自作自觉耶？”

佛告婆罗门：“我说此是无记，自作自觉，此是无记。”

“云何，瞿昙，他作他觉耶？”

佛告婆罗门：“他作他觉，此是无记。”

婆罗门白佛：“云何，我问自作自觉，说言无记；他作他觉，说言无记，此义云何？”

佛告婆罗门：“自作自觉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则堕断见，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彼婆罗门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宾舍。

尔时，尊者[跳-兆＋散]陀迦旃延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正见。云何正见？云何世尊施设正见？”

佛告[跳-兆＋散]陀迦旃延：“世间有二种依，若有、若无，为取所触；取所触故，或依有、或依无。若无此取者，心境系著使不取、不住、不计我苦生而生，苦灭而灭，于彼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自知，是名正见，是名如来所施设正见。所以者何？世间集如实正知见，若世间无者不有；世间灭如实正知见，若世间有者无有，是名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尊者[跳-兆＋散]陀迦旃延闻佛所说，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时，阿支罗迦叶为营小事，出王舍城，向耆阇崛山，遥见世尊；见已，诣佛所，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佛告迦叶：“今非论时，我今入城乞食，来还则是其时，当为汝说。”

第二亦如是说。第三复问：“瞿昙，何为我作留难？瞿昙，云何有异？我今欲有所问，为我解说。”

佛告阿支罗迦叶：“随汝所问。”

阿支罗迦叶白佛言：“云何，瞿昙，苦自作耶？”

佛告迦叶：“苦自作者，此是无记。”

迦叶复问：“云何，瞿昙，苦他作耶？”

佛告迦叶：“苦他作者，此亦无记。”

迦叶复问：“苦自他作耶？”

佛告迦叶：“苦自他作，此亦无记。”

迦叶复问：“云何，瞿昙，苦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佛告迦叶：“苦非自非他无因作者，此亦无记。”

迦叶复问：“云何无因作者？瞿昙，所问苦自作耶？答言无记。他作耶？自他作耶？非自非他无因作耶？答言无记。今无此苦耶？”

佛告迦叶：“非无此苦，然有此苦。”

迦叶白佛言：“善哉！瞿昙，说有此苦，为我说法，令我知苦见苦。”

佛告迦叶：“若受即自受者，我应说苦自作；若他受他即受者，是则他作；若受自受他受，复与苦者，如是者自他作，我亦不说；若不因自他，无因而生苦者，我亦不说。离此诸边，说其中道，如来说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阿支罗迦葉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时，阿支罗迦葉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于正法、律心得无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从今日，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尽寿作优婆塞，证知我。"

阿支罗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阿支罗迦葉辞世尊去不久，为护犊牸牛所触杀，于命终时，诸根清净，颜色鲜白。

尔时，世尊入城乞食。时，有众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闻有传说："阿支罗迦葉从世尊闻法，辞去不久，为牛所触杀。于命终时，诸根清净，颜色鲜白。"诸比丘乞食已，还出，举衣钵，洗足，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阿支罗迦葉从世尊闻法、律，辞去不久，为护犊牛所触杀，于命终时，诸根清净，颜色鲜白。世尊，彼生何趣？何处受生？彼何所得？"

佛告诸比丘："彼已见法、知法、次法、不受于法，已般涅槃，汝等当往供养其身。"

尔时，世尊为阿支罗迦葉受第一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于路见玷牟留外道出家，小有所营，至耆阇崛山游行，遥见世尊，往诣其所，共相庆慰，共相庆慰已，于一面住，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解说不？"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今非论时，须入城乞食，来还当为汝说。"

第二说亦如是。第三复请："沙门瞿昙，将于我所作留难不？欲有所问，为我解说。"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随汝意问，当为汝说。"

玷牟留外道出家即问："沙门瞿昙，苦、乐自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说苦、乐自作者，此是无记。"

复问："沙门瞿昙，苦、乐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说苦、乐他作者，此是无记。"

复问："瞿昙，苦、乐为自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说苦、乐自他作者，此是无记。"

复问："瞿昙，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说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此是无记。"

广说如上阿支罗迦葉经，乃至世尊为玷牟留外道出家授第一记。

杂阿含经卷第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谛听！善思！有六六法。何等为六六法？谓六内入处、六外入处、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爱身。

"何等为六内入处？谓眼入处、耳入处、鼻入处、舌入处、身入处、意入处。何等为六外入处？色入处、声入处、香入处、味入处、触入处、法入处。云何六识身？谓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云何六触身？谓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云何六受身？谓眼触生受、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身触生受、意触生受。云何六爱身？谓眼触生爱、耳触生爱、鼻触生爱、舌触生爱、身触生爱、意触生爱。

"若有说言眼是我，是则不然。所以者何？眼生灭故；若眼是我者，我应受生死，是故说眼是我者，是则不然。如是若色、若眼识、眼触、眼触生受若是我者，是则不然。所以者何？眼触生受是生灭法；若眼触生受是我者，我复应受生死，是故说眼触生受是我者，是则不然，是故眼触生受非我。如是耳、鼻、舌、身、意触生受非我。所以者何？意触生受是生灭法；若是我者，我复应受生死，是故意触生受是我者，是则不然，是故意触生受非我。

"如是，比丘，当如实知眼所作、智所作、寂灭所作，开发神通，正向涅槃。云何如实知见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如是比丘，眼非我、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亦观察非我；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是名如实知见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是名六六法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所谓六分别六入处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六分别六入处经？谓于眼入处不如实知见者，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如实知见；不如实知见故，于眼染著，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皆生染著。如是耳、鼻、舌、身、意，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如实知见，不如实知见故，生染著。如是染著相应、愚暗、顾念、结缚其心，长养五受阴，及当来有爱、贪、喜悉皆增长，身心疲恶，身心烧燃，身心炽然，身心狂乱，身生苦觉；彼身生苦觉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悉皆增长，是名纯一大苦阴聚集。

"诸比丘，若于眼如实知见，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

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如实知见；见已于眼不染著，若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染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如实知见，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如实知见；如实知见故，于意不染著。若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染；不染著故，不相杂、不愚暗、不顾念、不系缚，损减五受阴，当来有爱、贪、喜，彼彼染著悉皆消灭，身不疲苦，心不疲苦，身不烧，心不烧，身不炽然，心不炽然，身觉乐，心觉乐；身心觉乐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悉皆消灭，如是纯大苦聚阴灭。

“作如是知，如是见者，名为正见修习满足，正志、正方便、正念、正定，前说正语、正业、正命清净修习满足，是名修习八圣道清净满足，八圣道修习满足已，四念处修习满足，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修习满足。若法应知、应了者，悉知、悉了；若法应知、应断者，悉知、悉断；若法应知、应作证者，悉皆作证；若法应知应修习者，悉已修习。何等法应知、应了，悉知、悉了？所谓名色。何等法应知、应断？所谓无明及有爱。何等法应知、应证？所谓明、解脱，何等法应知、应修？所谓正观。若比丘于此法应知、应了，悉知悉了；若法应知、应断者，悉知、悉断；若法应知、应作证者，悉知、悉证；若法应知、应修者，悉知、悉修，是名比丘断爱结缚，正无间等，究竟苦边。诸比丘，是名六分别六入处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见而得见法？”作是思惟已，从禅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见而得见法？’”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有二法，何等为二？眼、色为二。如是广说，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眼、色缘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四无色阴、眼、色，此等法名为人。于斯等法作人想、众生、那罗、摩□阇、摩那婆、士夫、福伽罗、耆婆、禅头。

“又如是说：‘我眼见色，我耳闻声，我鼻嗅香，我舌尝味，我身觉触，我意识法。’彼施设又如是言说：‘是尊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分齐。’比丘，是则为想，是则为志，是则言说，此诸法皆悉无常、有为、思愿缘生；若无常、有为、思愿缘生者，彼则是苦。又复彼苦生，亦苦住，亦苦灭，亦苦数数出生，一切皆苦。若复彼苦无余断，吐尽、离欲、灭、息没，余苦更不相续，不出生，是则寂灭，是则胜妙。所谓

舍一切有余、一切爱尽、无欲、灭尽、涅槃，耳、鼻、舌、身触缘生身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四是无色阴，身根是色阴，此名为人，如上说，乃至灭尽、涅槃。缘意、法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四无色阴、四大士夫所依，此等法名为人。如上广说，乃至灭尽、涅槃。若有于此诸法，心随入，住解脱不退转，于彼所起系著，无有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见，则为见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见，名为见法？”思惟已，从禅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名为见法？’今问世尊，惟愿解说！”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有二法，眼、色，缘生眼识，如上广说。尊者，如所说偈：

“眼色二种缘，生于心心法，
识触及俱生，受想等有因。
非我非我所，亦非福伽罗，
亦非摩□阇，亦非摩那婆，
是则为生灭，苦阴变易法。
于斯等作想，施设于众生，
那罗、摩□阇，及与摩那婆，
亦余众多想，皆因苦阴生。
诸业爱无明，因积他世阴，
余沙门异道，异说二法者，
彼但有言说，闻已增痴惑。
贪爱息无余，无明没永灭，
爱尽众苦息，无上佛明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天、世人于色染著爱乐住，彼色若无常、变易、灭尽，彼诸天、人则生大苦；于声、香、味、触、法染著爱乐住，彼法变易、无常、灭尽，彼诸天、人得大苦住。

“如来于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如实知，如实知已，于色不复染著爱乐住，彼色变易、无常、灭尽，则生乐住；于声、香、味、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如实知已，不复染著爱乐住，彼色变易、无常、灭尽，则生乐住。所以者何？眼、色

缘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此三受集，此受灭、此受味、此受患、此受离如实知，于彼色因缘生阨碍，阨碍尽已，名无上安隐涅槃；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触，触缘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彼受集、受灭、受味、受患、受离如实知，如实知已，彼法因缘生阨碍，阨碍尽已，名无上安隐涅槃。”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界，
一向生喜悦，爱染深乐著。
诸天及世人，唯以此为乐，
变易灭尽时，彼则生大苦。
唯有诸贤圣，见其灭为乐，
世间之所乐，观察悉为怨。
贤圣见苦者，世间以为乐，
世间之所苦，于圣则为乐。
甚深难解法，世间痴惑生，
大暗所昏没，盲冥无所见。
唯有智慧者，发朦开大明，
如是甚深句，非圣孰能知？
不还受身者，深达谛明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尊者鹿纽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有第二住，有一一住。彼云何第二住？云何一一住？”

佛告鹿纽：“善哉！善哉！鹿纽，能问如来如是之义。”

佛告鹿纽：“若眼识色可爱、乐、念、可意——长养于欲；彼比丘见已，喜乐、赞叹、系著住，爱乐、赞叹、系著住已，心转欢喜，欢喜已深乐，深乐已贪爱，贪爱已阨碍。欢喜、深乐、贪爱、阨碍者，是名第二住。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鹿纽，有如是像类比丘，正使空闲独处，犹名第二住。所以者何？爱喜不断不灭故。爱欲不断、不知者，诸佛如来说第二住。

“若有比丘，于可爱、乐、念、可意——长养于欲色；彼比丘见已不喜乐、不赞叹、不系著住，不喜乐、不赞叹、不系著住已，不欢喜，不欢喜故不深乐，不深乐故不贪爱，不贪爱故不阨碍。不欢喜、深乐、贪爱、阨碍者，是名为一一住。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鹿纽，如是像类比丘，正使处于高楼重阁，犹是一一住者。所以

者何？贪爱已尽、已知故。贪爱已尽，已知者，诸佛如来说名一一住。”

尔时，尊者鹿纽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尊者鹿纽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鹿纽：“善哉！善哉！鹿纽，能问如来如是之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鹿纽：“若眼见可爱、乐、可意、可念——长养于欲之色；见已，彼说赞叹、系著、欣悦，赞叹、系著已，则欢喜集，欢喜集已则苦集。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鹿纽，若有比丘，眼见可爱、乐、可念、可意——长养于欲之色；见已不欣悦、不赞叹、不系著，不欣悦、不赞叹、不系著故，不欢喜集，不欢喜集故则苦灭。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

尔时，尊者鹿纽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尊者鹿纽闻佛说法教诫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富楼那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富楼那：“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眼见可爱、可乐、可念、可意——长养欲之色；见已欣悦、赞叹、系著，欣悦、赞叹、系著已欢喜，欢喜已乐著，乐著已贪爱，贪爱已阨碍。欢喜、乐著、贪爱、阨碍故，去涅槃远。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富楼那，若比丘眼见可爱、乐、可念、可意长养欲之色；见已不欣悦、不赞叹、不系著，不欣悦、不赞叹、不系著故不欢喜，不欢喜故不深乐，不深乐故不贪爱，不贪爱故不阨碍。不欢喜、不深乐、不贪爱、不阨碍故，渐近涅槃。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告富楼那：“我已略说法教，汝欲何所住？”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已蒙世尊略说教诫，我欲于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

佛告富楼那：“西方输卢那人凶恶、轻躁、弊暴、好骂。富楼那，汝若闻彼凶恶、轻躁、弊暴、好骂、毁辱者，当如之何？”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若彼西方输卢那国人，面前凶恶、诃骂、毁辱者，我作是念：‘彼西方输卢那人贤善智慧，虽于我前凶恶、

弊暴、好骂、毁辱我，犹尚不以手、石而见打掷。’”

佛告富楼那：“彼西方输卢那人但凶恶、轻躁、弊暴、骂辱，于汝则可脱，复当以手、石打掷者，当如之何？”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西方输卢那人脱以手、石加于我者，我当念言：‘输卢那人贤善智慧，虽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

佛告富楼那：“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汝者，复当云何？”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我者，当作是念：‘彼输卢那人贤善智慧，虽以刀杖而加于我，而不见杀。’”

佛告富楼那：“假使彼人脱杀汝者，当如之何？”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若西方输卢那人脱杀我者，当作是念：‘有诸世尊弟子，当厌患身，或以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以绳自系，或投深坑；彼西方输卢那人贤善智慧，于我朽败之身，以少作方便，便得解脱。’”

佛言：“善哉！富楼那，汝善学忍辱，汝今堪能于输卢那人间住止。汝今宜去度于未度，安于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尔时，富楼那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尊者富楼那夜过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出，付嘱卧具，持衣钵去，至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到已，夏安居，为五百优婆塞说法，建立五百僧伽蓝，绳床、卧褥、供养众具悉皆备足。三月过已，具足三明，即于彼处入无余涅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摩罗迦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告摩罗迦舅言：“诸年少聪明利根，于我法、律出家未久，于我法、律尚无懈怠，而况汝今日年耆根熟，而欲闻我略说教诫！”

摩罗迦舅白佛言：“世尊，我虽年耆根熟，而尚欲得闻世尊略说教诫，惟愿世尊为我略说教诫！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乃至自知不受后有。”第二、第三亦如是请。

佛告摩罗迦舅：“汝今且止！”如是再三，亦不为说。

尔时，世尊告摩罗迦舅：“我今问汝，随意答我。”

佛告摩罗迦舅：“若眼未曾见色，汝当欲见，于彼色起欲、起爱、起念、起染著不？”

答言：“不也，世尊。”

“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如是说。”

佛告摩罗迦舅：“善哉！善哉！摩罗迦舅，见以见为量，闻以闻为量，觉以觉为量，识以识为量。”而说偈言：

“若汝非于彼，彼亦复非此，
　亦非两中间，是则为苦边。”

摩罗迦舅白佛言：“已知，世尊。已知，善逝。”

佛告摩罗迦舅：“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尔时，摩罗迦舅说偈白佛言：

“若眼已见色，而失于正念，
　则于所见色，而取爱念相。
　取爱乐相者，心则常系著，
　起于种种爱，无量色集生。
　贪欲恚害觉，令其心退减，
　长养于众苦，永离于涅槃。
　见色不取相，其心随正念，
　不染恶心爱，亦不生系著。
　不起于诸爱，无量色集生，
　贪欲恚害觉，不能坏其心。
　小长养众苦，渐次近涅槃，
　日种尊所说，离爱般涅槃。
　若耳闻诸声，心失于正念，
　而取诸声相，执持而不舍。
　鼻香舌尝味，身触意念法，
　忘失于正念，取相亦复然。
　其心生爱乐，系著坚固住，
　起种种诸爱，无量法集生。
　贪欲恚害觉，退减坏其心，
　长养众苦聚，永离于涅槃。
　不染于诸法，正智正念住，
　其心不染污，亦复不乐著。
　不起于诸爱，无量法集生，
　贪瞋恚害觉，不退减其心。
　众苦随损减，渐近般涅槃，
　爱尽般涅槃，世尊之所说。

“是名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

佛告摩罗迦舅：“汝真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所以者何？如汝所说偈：‘若眼见众色，忘失于正念，则于所见色，而取爱念相。’如前广说。”

尔时，尊者摩罗迦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尊者摩罗迦舅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已，于独一静处，

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成阿罗汉，心得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经法，诸比丘，崇向而于经法异信、异欲、异闻、异行思惟、异见审谛忍，正知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而不觉色贪，我先眼识于色有贪，而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若比丘眼见于色已，觉知色而不起色贪，觉我先眼识有贪，而言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者。诸比丘，于意云何？彼于此为有信、有欲、有闻、有行思惟、有审谛忍不？”

答言：“如是，世尊。”

“归于此法，如实正知所知所见不？”

答言：“如是，世尊。”

“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诸比丘，是名有经法，比丘于此经法崇向，异信、异欲、异闻、异行思惟、异见审谛忍，正知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断欲。断眼欲已，眼则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永不复生；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眼生、住、转出，则苦生、病住、老死出；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若眼灭、息、没，苦生则灭，病则息，死则没；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眼无常。若眼是常者，则不应受逼迫苦，亦应说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眼无常故，是故眼受逼迫苦生，是故不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眼苦。若眼是乐者，不应受逼迫苦，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眼是苦故，受逼迫苦，不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眼非我。若眼是我者，不应受逼迫苦，应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眼非我故，受逼迫苦，不得于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三经，外六入处三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共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所谓一切者，云何名一切？”

佛告婆罗门：“一切者，谓十二入处——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名一切。若复说言此非一切，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我今舍，别立余一切者，彼但有言说，问已不知，增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

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面相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所谓一切有，云何一切有？”

佛告生闻婆罗门：“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罗门，于意云何？眼是有不？”

答言：“是有，沙门瞿昙。”

“色是有不？”

答言：“是有，沙门瞿昙。”

“婆罗门，有色、有眼识、有眼触、有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

答言：“有，沙门瞿昙。”

“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如是广说，乃至非其境界故。”

佛说此经已，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沙门瞿昙，所谓一切法，云何为一切法？”

佛告婆罗门：“眼及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名为一切法。若复有言此非一切法，

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法，我今舍，更立一切法者，此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其痴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

佛说此经已，生闻婆罗门闻佛说已，欢喜随喜，从坐起去。

如生闻婆罗门所问三经，有异比丘所问三经、尊者阿难所问三经、世尊法眼法根法依三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眼是内入处，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云何眼是内入处？”

佛告彼比丘：“眼是内入处，四大所造净色，不可见有对；耳、鼻、舌、身内入处亦如是说。”

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意是内入处，不广分别。云何意是内入处？”

佛告比丘：“意内入处者，若心、意、识非色，不可见无对，是名意内入处。”

复问：“如世尊说，色外入处，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云何，世尊，色外入处？”

佛告比丘：“色外入处，若色四大造，可见有对，是名色是外入处。”

复白佛言：“世尊说声是外入处，不广分别。云何声是外入处？”

佛告比丘：“若声四大造，不可见有对，如声，香、味亦如是。”

复问：“世尊说触外入处，不广分别。云何触外入处？”

佛告比丘：“触外入处者，谓四大及四大造色，不可见有对，是名触外入处。”

复问：“世尊说法外入处，不广分别。云何法外入处？”

佛告比丘：“法外入处者，十一入所不摄，不可见无对，是名法外入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内入外，谓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外入处。云何为六？谓色是外入处，声、香、味、触、法是外入处，是名六外入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识身。云何为六？谓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是名六识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触身。云何为六触身？谓眼触身、耳触身、鼻触身、舌触身、身触身、意触身，是名六触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受身。云何为六？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是名六受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想身。云何为六？谓眼触生想，耳、鼻、舌、身、意触生想，是名六想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思身。云何为六？谓眼触生思，耳、鼻、舌、身、意触生思，是名六思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爱身。云何为六爱身？谓眼触生爱，耳、鼻、舌、身、意触生爱，是名六爱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顾念。云何为六？谓色顾念、声顾念、香顾念、味顾念、触顾念、法顾念，是名六顾念。”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覆念。云何为六？谓色有漏，是取心覆藏；声、香、味、触、法有漏，是取心覆藏，是名六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眼无常，况现在眼！多闻圣

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眼，不欣未来眼，于现在眼生厌、离欲、灭尽向；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如无常，如是苦、空、非我，亦如是说。如内入处四经、外入处四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为汝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谛听！善思！谓有因、有缘、有缚法经。

“云何有因、有缘、有缚法经？谓眼有因、有缘、有缚。何等为眼因、眼缘、眼缚？谓眼业因、业缘、业缚；业有因、有缘、有缚。何等为业因、业缘、业缚？谓业爱因、爱缘、爱缚；爱有因、有缘、有缚。何等为爱因、爱缘、爱缚？谓爱无明因、无明缘、无明缚；无明有因、有缘、有缚。何等无明因、无明缘、无明缚？谓无明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缘、不正思惟缚；不正思惟有因、有缘、有缚。何等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缘、不正思惟缚？谓缘眼、色，生不正思惟，生于痴。缘眼、色，生不正思惟，生于痴，彼痴者是无明，痴求欲名为爱，爱所作名为业。如是，比丘，不正思惟因无明为爱，无明因爱，爱因为业，业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是名有因、有缘、有缚法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养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所谓第一义空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为第一义空经？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不实而生，生已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除俗数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除俗数法。俗数法者，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无明缘行，行缘识，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起。又复，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如是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比丘，是名第一义空法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喜行。云何为六？如是，比丘，若眼见色喜，于彼色处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喜，于彼法处行。诸比丘，是名六喜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忧行。云何为六？诸比丘，若眼见

色忧，于彼色处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忧，于彼法处行。诸比丘，是名六忧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舍行。云何为六？诸比丘，谓眼见色舍，于彼色处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舍，于彼法处行。是名，比丘，六舍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常行。云何为六？若比丘眼见色，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是名，比丘，六常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常行。云何为六？若比丘眼见色，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世间难得。”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常行。云何为六？若比丘眼见色，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世间难得，所应承事、恭敬、供养，则为世间无上福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常行。云何为六？若比丘眼见色，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当知是舍利弗等。舍利弗比丘眼见色已，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识法，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世间难得，所应承事、恭敬、供养，则为世间无上福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浮弥比丘住耆阇崛山。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浮弥所，共相问讯庆慰，共相问讯庆慰已，退坐一面，语尊者浮弥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尊者浮弥语诸外道出家：“随汝所问，当为汝说。”

时，诸外道出家问尊者浮弥：“苦乐自作耶？”

尊者浮弥答言：“诸外道出家说苦乐自作者，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复问：“苦乐他作耶？”

答言：“苦乐他作者，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复问：“苦乐自他作耶？”

答言：“苦乐自他作者，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复问：“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答言：“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诸外道出家复问：“云何，尊者浮弥，苦乐自作耶？说言无记。苦乐他作耶？说言无记。苦乐自他作耶？说言无记。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说言无记。今沙门瞿昙说苦乐云何生？”

尊者浮弥答言：“诸外道出家！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

时，诸外道出家闻尊者浮弥所说，心不欢喜，呵责而去。

尔时，尊者舍利弗去尊者浮弥不远，坐一树下。

尔时，尊者浮弥知诸外道出家去已，往诣尊者舍利弗所；到已，与舍利弗面相庆慰；庆慰已，以彼诸外道出家所问事，具白尊者舍利弗：“我作此答，得不谤毁世尊，如说说不？如法说不？为是随顺法行法，得无为余因法论者来难诘呵责不？”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浮弥，汝之所说，实如佛说，不谤如来，如说说、如法说、法行法说，不为余因论义者来难诘呵责。所以者何？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故。尊者浮弥，彼诸沙门、婆罗门所问苦乐自作者，彼亦从因起生；言不从缘起生者，无有是处。苦乐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说者，彼亦从缘起生；若言不从缘生者，无有是处。尊者浮弥，彼沙门、婆罗门所说苦乐自作者，亦缘触生；若言不从触生者，无有是处。苦乐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者，彼亦缘触生；若言不缘触生者，无有是处。”

尔时，尊者阿难去舍利弗不远，坐一树下，闻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所论说事，闻已，从座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以尊者浮弥与尊者舍利弗共论说，一一具白世尊。

佛告阿难：“善哉！善哉！阿难，尊者舍利弗有来问者，能随时答。善哉！舍利弗，有应时智故，有来问者，能随时答。若我声闻，有随时问者，应随时答，如舍利弗所说。

“阿难，我昔时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处，有诸外道出家以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来问于我，我为斯等以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

而为记说，如尊者舍利弗所说。阿难，若诸沙门、婆罗门苦乐自作，我即往彼问言：‘汝实作是说苦乐自作耶？’彼答我言：‘如是。’我即问言：‘汝能坚执持此义，言是真实，余则愚者，我所不许。所以者何？我说苦乐所起异于此。’彼若问我：‘云何瞿昙所说，苦乐所起异者？’我当答言：‘从其缘起而生苦乐。’如是说苦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者，我亦往彼所说如上。”

阿难白佛：“如世尊所说义，我已解知，有生故有老死，非缘余；有生故有老死，乃至无明故有行，非缘余；有无明故有行，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住耆阇崛山。时，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定起，诣舍利弗所，共相庆慰，共相庆慰已，退坐一面，语尊者舍利弗：“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仁者但问，知者当答。”

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多闻圣弟子于此法、律成就何法，名为见具足，直见成就，成就于佛不坏净，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多闻圣弟子于不善法如实知、不善根如实知、善法如实知、善根如实知。

“云何不善法如实知？不善身业、口业、意业，是名不善法，如是不善法如实知。

“云何不善根如实知？三不善根——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是名不善根，如是不善根如实知。云何善法如实知？善身业、口业、意业，是名善法，如是善法如实知。

“云何善根如实知？谓三善根——无贪、无恚、无痴，是名三善根，如是善根如实知。

“尊者摩诃拘絺罗，如是多闻圣弟子不善法如实知、不善根如实知、善法如实知、善根如实知，故于此法、律正见具足，直见成就，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余耶？”

尊者舍利弗言：“有，若多闻圣弟子于食如实知，食集、食灭、食灭道迹如实知。

“云何于食如实知？谓四食。何等为四？一者、粗抟食，二者、细触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识食，是名为食，如是食如实知。云何食集如实知？谓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乐著，是名食集，如是食集如实知。云何食灭如实知？若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乐著，无余、断舍、吐尽、离欲、灭、息没，是名食灭，如是食灭如实知。

云何食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食灭道迹，如是食灭道迹如实知。

“若多闻圣弟子于此食如实知、食集如实知、食灭如实知、食灭道迹如实知，是故多闻圣弟子于正法、律正见具足，直见成就，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余耶？”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摩诃拘絺罗，复更有余，多闻圣弟子于病如实知、病集如实知、病灭如实知、病灭道迹如实知。

“云何有病如实知？谓三病——欲病、有病、无明病，是名病，如是病如实知。云何病集如实知？无明集是病集，是名病集如实知。云何病灭如实知？无明灭是病灭，如是病灭如实知。云何病灭道迹如实知？谓八正道，如前说，如是病灭道迹如实知。

“若多闻圣弟子于病如实知、病集如实知、病灭如实知、病灭道迹如实知，故多闻圣弟子于此法、律正见具足，乃至悟此正法。”

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余耶？”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亦更有余，多闻圣弟子于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迹如实知。

“云何苦如实知？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苦、怨憎会苦、所欲不得苦，如是略说五受阴苦，是名为苦，如是苦如实知。云何苦集如实知？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集著，是名苦集，如是苦集如实知。云何苦灭如实知？若当来有爱、喜、贪俱，彼彼染著，无余断乃至息没，是名苦灭，如是苦灭如实知。云何苦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如上说，是名苦灭道迹，如是苦灭道迹如实知。

“多闻圣弟子如是苦如实知，苦集、苦灭、苦灭道迹如实知，如是圣弟子于我法、律具足正见，直见成就，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复问尊者舍利弗：“正有此法，复有余耶？”

尊者舍利弗答言：“更有余，谓多闻圣弟子老死如实知、老死集如实知、老死灭如实知、老死灭道迹如实知，如前分别经说。云何老死集如实知？生集是老死集，生灭是老死灭，老死灭道迹，谓八正道，如前说。多闻圣弟子于此老死如实知，乃至老死灭道迹如实知，如是圣弟子于我法、律正见具足，直见成就，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圣弟子于行如实知，行集、行灭、行灭道迹如实知。云何行如实知？行有三种，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如实知。云何行集如实知？无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实知。云何行灭如实知？无明灭是行灭，如是行灭如实知。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谓八圣道，如前说。摩诃拘絺罗，是名圣弟子行如实知，行集、行灭、行灭道迹如实知，于我法、律正见具足，直见成就，于佛不坏净成就，来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

法。”

摩诃拘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唯有此法，更有余耶？”

舍利弗答言：“摩诃拘絺罗，汝何为逐？汝终不能究竟诸论，得其边际。若圣弟子断除无明而生明，何须更求？”

时，二正士共论义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弗：“如我所说，波罗延耶阿逸多所问：‘若得诸法教，若复种种学，具威仪及行，为我分别说。’舍利弗，何等为学？何等为法数？”

时，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复默然。

佛言：“真实，舍利弗。”

舍利弗白佛言：“真实，世尊。世尊，比丘真实者，厌、离欲、灭尽向。食集生，彼比丘以食故，生厌、离欲、灭尽向，彼食灭；是真实灭觉知已，彼比丘厌、离欲、灭尽向，是名为学。”

“复次，真实，舍利弗。”

舍利弗白佛言：“真实，世尊。世尊，若比丘真实者，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彼从食集生，若真实即是灭尽，觉知此已，比丘于灭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是数法。”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比丘于真实生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数。”如是说已，世尊即起，入室坐禅。

尔时，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不久，语诸比丘：“诸尊，我不能辩世尊初问，是故我默念住。世尊须臾复为作发喜问，我即开解如此之义，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异句异味问斯义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以异句异味而解说之。”

时，有异比丘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说，于大众中，一向师子吼言：‘我于世尊初问，都不能辩，乃至三问默然无答。世尊寻复作发喜问，我即开解，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异句异味问斯义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异句异味而解说之。’”

佛告比丘：“彼舍利弗比丘实能于我一日一夜，乃至异句异味，七夜所问义中悉能，乃至七夜，异句异味而解说之。所以者何？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

佛说此经已，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法，世间所不爱、不念、不可意。何等为三？谓老、病、死。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意者，如来、应、等正觉不出于世间，世间亦不知有如来、应、等正觉

知见，说正法、律。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意故，是故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世间知有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正法、律。

“以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老、病、死，何等为三？谓贪、恚、痴。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贪、恚、痴。何等为三？谓身见、戒取、疑。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身见、戒取、疑。何等为三？谓不正思惟、习近邪道，及懈怠心。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正思惟、习近邪道及懈怠心。何等为三？谓失念、不正知、乱心。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失念、不正知、乱心。何等为三？谓掉、不律仪、不学戒。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掉、不律仪、不学戒。何等为三？谓不信、难教、懈怠。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信、难教、懒堕。何等为三？谓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何等为三？谓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何等为三？谓无惭、无愧、放逸。此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

“所以者何？以无惭、无愧故放逸，放逸故不恭敬，不恭敬故习恶知识，习恶知识故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求人短故不信、难教、戾语、懒堕，懒堕故掉、不律仪、不学戒，不学戒故失念、不正知、乱心，乱心故不正思惟、习近邪道、懈怠心，懈怠心故身见、戒取、疑，疑故不离贪、恚、痴，不离贪、恚、痴故不堪能离老、病、死。

“断三法故，堪能离老、病、死。云何三？谓贪、恚、痴，此三法断已，堪能离老、病、死。复三法断故，堪能离贪、恚、痴。云何三？谓身见、戒取、疑，此三法断故，堪能离贪、恚、痴。复三法断故，堪能离身见、戒取、疑。云何为三？谓不正思惟、习近邪道、起懈怠心，此三法断故，堪能离身见、戒取、疑。复三法断故，堪能离不正思惟、习近邪道及懈怠心。云何为三？谓失念心、不正知、乱心，此三法断故，堪能离不正思惟、习近邪道及心懈怠。复三法断故，堪能离失念心、不正知、乱心。何等为三？谓掉、不律仪、犯戒，此三法断故，堪能离失念心、不正知、乱心。复有三法断故，堪能离掉、不律仪、犯戒。云何三？谓不信、难教、懒堕。此三法断故，堪能离掉、不律仪、犯戒。复有三法断故，堪能离不信、难教、懒堕。云何为三？谓不欲见圣、不乐闻法、好求人短，此三法断故，堪能离不信、难教、懒堕。复三法断故，堪能离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好求人短。云何为三？谓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此三法断故，离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好求人短。复有三法断故，堪能离不恭敬、戾语、习恶知识。云何三？谓无惭、无愧、放逸。

“所以者何？以惭愧故不放逸，不放逸故恭敬顺语、为善知识，为善知识故乐见贤圣、乐闻正法、不求人短，不求人短故生信、顺

语、精进，精进故不掉、住律仪、学戒，学戒故不失念、正知、住不乱心，不乱心故正思惟、习近正道、心不懈怠，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见、不著戒取、度疑惑，不疑故不起贪、恚、痴，离贪、恚、痴故堪能断老、病、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若王、大臣、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余世人所共恭敬、尊重、供养，佛及诸声闻众大得利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都不恭敬、尊重、供养众邪异道衣被、饮食、卧具、汤药。

尔时，众多异道聚会未曾讲堂，作如是论：“我等昔来常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及余一切之所奉事，恭敬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今悉断绝，但恭敬供养沙门瞿昙、声闻大众衣被、饮食、卧具、汤药。今此众中，谁有智慧、大力，堪能密往诣彼沙门瞿昙众中出家，闻彼法已，来还广说，我等当复用彼闻法化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令其信乐，可得还复供养如前？”

时，有人言：“有一年少，名曰须深，聪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听彼法已，来还宣说。”

时，诸外道诣须深所，而作是言：“我今日大众聚集未曾讲堂，作如是论：‘我等先来为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及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今悉断绝，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及诸世间悉共奉事沙门瞿昙、声闻大众。我此众中，谁有聪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学道，闻彼法已，来还宣说，化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令我此众还得恭敬、尊重、供养？’其中有言：‘唯有须深聪明黠慧，堪能密往瞿昙法中出家学道，闻彼说法，悉能受持，来还宣说。’是故我等故来相请，仁者当行！”

时，彼须深默然受请，诣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众多比丘出房舍外露地经行。尔时，须深诣众多比丘，而作是言：“诸尊，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时，众多比丘将彼须深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此外道须深欲求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

尔时，世尊知外道须深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汝等当度彼外道须深，令得出家。”时，诸比丘愿度须深。

出家已经半月，有一比丘语须深言：“须深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彼须深语比丘言：“尊者，云何，学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具足初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

比丘答言：“不也，须深。”

复问：“云何，离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具足第二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

比丘答言："不也，须深。"
复问："云何，尊者离喜舍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乐，圣说及舍，具足第三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
答言："不也，须深。"
复问："云何，尊者离苦息乐，忧喜先断，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具足第四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
答言："不也，须深。"
复问："若复寂静解脱起色、无色，身作证具足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
答言："不也，须深。"
须深复问："云何，尊者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脱也。"
作是说已，众多比丘各从座起而去。
尔时，须深知众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诸尊者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得正受，而复记说自知作证。"作是思惟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彼众多比丘于我面前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即问彼尊者：'得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彼答我言：'不也，须深。'我即问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入正受，而复记说，自知作证。'彼答我言：'得慧解脱。'作此说已，各从座起而去。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
佛告须深："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须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佛告须深："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心善解脱。"
须深白佛："惟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
佛告须深："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须深，于意云何？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耶？"
须深答曰："如是，世尊。"
"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耶？"
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
佛告须深："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灭而老死灭耶？"
须深白佛言："如是，世尊，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灭而老死

灭。”

“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耶？”

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

佛告须深：“作如是知、如是见者，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

须深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须深：“是名先知法往，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尊者须深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须深见法得法，觉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心得无畏，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过！我于正法中盗密出家，是故悔过。”

佛告须深：“云何于正法中盗密出家？”

须深白佛言：“世尊，有众多外道来诣我所，语我言：‘须深当知：我等先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及余世人恭敬供养，而今断绝，悉共供养沙门瞿昙、声闻大众。汝今密往沙门瞿昙声闻众中出家受法，得彼法已，还来宣说我等，当以彼闻法，教化世间，令彼恭敬供养如初。’是故，世尊，我于正法、律中盗密出家，今日悔过。惟愿世尊听我悔过，以哀愍故。”

佛告须深：“受汝悔过，汝当具说：‘我昔愚痴、不善、无智，于正法、律盗密出家；今日悔过，自见罪、自知罪，于当来世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所以者何？凡人有罪，自见、自知而悔过者，于当来世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

佛告须深：“今当说譬，其智慧者，以譬得解。譬如国王有防逻者，捉捕盗贼，缚送王所，白言：‘大王，此人劫盗，愿王处罪。’王言：‘将罪人去，反缚两手，恶声宣令，周遍国中，然后将出城外刑罪人处，遍身四体，劖以百矛。’彼典刑者受王教令，送彼罪人，反缚两手，恶声宣唱，周遍城邑，将出城外刑罪人处，遍身四体，劖以百矛。日中，王问：‘罪人活耶？’臣白言：‘活。’王复敕臣：‘复劖百矛。’至日晡时，复劖百矛，彼犹不死。”

佛告须深：“彼王治罪，劖以三百矛，彼罪人身宁有完处如手掌不？”

须深白佛：“无也，世尊。”

复问须深：“时彼罪人，劖以三百矛因缘，受苦极苦剧不？”

须深白佛：“极苦，世尊，若劖以一矛，苦痛难堪，况三百矛，当可堪忍？”

佛告须深：“此尚可耳！若于正法、律盗密出家，盗受持法，为人宣说，当受苦痛倍过于彼。”

佛说是法时，外道须深漏尽意解，佛说此经已，尊者须深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成就十种力，得四无畏，知先佛住处，能转梵轮，于大众中震师子吼言：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纯大苦聚灭。诸比丘，此是真实教法显现，断生死流，乃至其人悉善显现。如是真实教法显现，断生死流，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方便修习，不放逸住，于正法、律精勤苦行，皮筋骨立，血肉枯竭；若其未得所当得者，不舍殷勤精进，方便坚固堪能。所以者何？懈怠苦住，能生种种恶不善法，当来有结，炽然增长，于未来世生、老、病、死，退其大义故。精进乐独住者，不生种种恶不善法，当来有结，炽然苦报，不于未来世增长生、老、病、死，大义满足，得成第一教法之场。所谓大师面前，亲承说法，寂灭涅槃，菩提正向，善逝、正觉。是故，比丘，当观自利、利他、自他俱利，精勤修学。我今出家，不愚不惑，有果有乐，诸所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当如是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来比丘，善出家、善得己利，旷世时时得生圣处，诸根具足，不愚不痴，不须手语，好说、恶说堪能解义。我今于此世作佛、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说法寂灭、涅槃、菩提正向、善逝、等正觉。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诸比丘，难得之处已得，生于圣处，诸根具足，乃至纯大苦众集，纯大苦灭。是故，比丘，当如是学，自利、利他、自他俱利。如是出家，不愚不痴，有果有乐，有乐果报，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是故，比丘，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多闻圣弟子不作是念：‘何所有故此有？何所起故此起？何所无故此无？何所灭故此灭？’然彼多闻圣弟子知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那罗、尊者茂师罗、尊者殊胜、尊者阿难住舍卫国象耳池侧。

尔时，尊者那罗语尊者茂师罗言：“有异信、异欲、异闻、异行觉想、异见审谛忍，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所谓生故有老死，不离生

有老死耶？”

尊者茂师罗言：“有异信、异欲、异闻、异行觉想、异见审谛忍，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所谓有生故有老死，不异生有老死，如是说有。”

“尊者茂师罗，有异信乃至异忍，得自觉知见生，所谓有灭、寂灭、涅槃耶？”

尊者茂师罗答言：“有异信乃至异忍，得自觉知见生，所谓有灭、寂灭、涅槃。”

复问：“尊者茂师罗，有灭则寂灭、涅槃，说者汝今便是阿罗汉，诸漏尽耶？”

尊者茂师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问亦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殊胜语尊者茂师罗：“汝今且止，我当为汝答尊者那罗。”

尊者茂师罗言：“我今且止，汝为我答。”

尔时，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有异信乃至异忍，得自觉知见生，所谓有灭则寂灭、涅槃。”

时，尊者那罗问尊者殊胜言：“有异信乃至异忍，得自觉知见生，所谓有灭则寂灭、涅槃者，汝今便是漏尽阿罗汉耶？”

尊者殊胜言：“我说有灭则寂灭、涅槃，而非漏尽阿罗汉也。”

尊者那罗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如尊者所说，有灭则寂灭、涅槃，而复言非漏尽阿罗汉耶？”

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言：“今当说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旷野路边有井，无绳无罐，得取其水。时，有行人，热渴所逼，绕井求觅，无绳无罐，谛观井水，如实知见，而不触身。如是，我说有灭则寂灭涅槃，而自不得漏尽阿罗汉。”

尔时，尊者阿难语尊者那罗言：“彼尊者殊胜所说，汝复云何？”

尊者那罗语尊者阿难言：“尊者殊胜善说真实，知复何言！”

时，彼正士各各说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法不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不如实知，彼非沙门、沙门数，非婆罗门婆罗门数，彼亦非沙门义、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云何法不如实知？云何法集不如实知？云何法灭不如实知？云何法灭道迹不如实知？谓于老死法不如实知，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迹不如实知；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不如实知，六入处集、六入处灭、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如是诸法不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不如实知。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法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如实

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沙门之沙门数，婆罗门之婆罗门数。彼以沙门义、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何等法如实知？何等法集、法灭、法灭道迹如实知？谓老死法如实知，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迹如实知；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如实知，六入处集、六入处灭、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如是诸法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如实知。”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法不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非沙门之沙门数，非婆罗门之婆罗门数，彼亦非沙门义、非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何等法不如实知？何等法集、法灭、法灭道迹不如实知？谓六入处法不如实知，六入处集、六入处灭、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而于触如实知者，无有是处；触集、触灭、触灭道迹如实知者，无有是处；如是受、爱、取、有、生、老、死如实知者，无有是处。

“若沙门、婆罗门于六入处如实知，六入处集、六入处灭、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者，于触如实知，斯有是处；如是受、爱、取、有、生、老、死如实知者，斯有是处。”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诸沙门、婆罗门于六入处不如实知，而欲超度触者，无有是处；触集、触灭、触灭道迹超度者，无有是处；如是超度受、爱、取、有、生、老、死者，无有是处；超度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迹者，无有是处。若沙门、婆罗门于六入处如实知，六入处集、六入处灭、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而超度触者，斯有是处；如是超度受、爱、取、有、生、老、死者，斯有是处；乃至超度老死灭道迹者，斯有是处。”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老死，乃至六入处三经；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觉知老死，觉知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迹；如是乃至当觉知行、行集、行灭、行灭道迹。

“云何当觉知老死？觉知缘生故有老死，如是老死觉知。云何老死集？生集是老死集，如是老死集觉知。云何老死灭觉知？谓生灭是老死灭，如是老死灭觉知。云何老死灭道迹觉知？谓八圣道是老死灭

道迹，如是老死灭道迹觉知。乃至云何行觉知？谓三行——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觉知。云何行集觉知？谓无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觉知。云何行灭觉知？无明灭是行灭，如是行灭觉知。云何行灭道迹觉知？谓八圣道是行灭道迹，如是行灭道迹觉知。”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十四种智。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四十四种智？谓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灭智、老死灭道迹智。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智，行集智、行灭智、行灭道迹智。是名四十四种智。”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十七种智。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七十七种智？生缘老死智，非余生缘老死智；过去生缘老死智，非余过去生缘老死智；未来生缘老死智，非余未来生缘老死智；及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尽法、变易法、离欲法、灭法断知智。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缘行智，非余无明缘行智；过去无明缘行智，非余过去无明缘行智；未来无明缘行智，非余未来无明缘行智；及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尽法、变易法、无欲法、灭法断智。是名七十七种智。”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增法、减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增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增法。云何减法？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是名减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增法、减法，如是生法、变易法、集法、灭法如上说。

如当说三经，有应当知三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思量、若妄想生，彼使攀缘识住；有攀缘识住故，有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若不思量、不妄想，无使无攀缘识住；无攀缘识住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思量、若妄想者，则有使攀缘识住；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入名色故，有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若不思量、无妄想，无使无攀缘识住；无攀缘识住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思量、有妄想，则有使攀缘识住；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入名色故，则有往来；有往来故，则有生死；有生死故，则有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若不思量、无妄想，无使无攀缘识住；无攀缘识住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则无往来；无往来故，则无生死；无生死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多闻比丘。云何如来施设多闻比丘？"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多闻比丘！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若有比丘闻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法，是名多闻比丘。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生厌、离欲、灭尽法，是名多闻比丘。是名如来所施设多闻比丘。"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所谓说法比丘。云何说法比丘？云何如来施设说法比丘？"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说法比丘！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若有比丘说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法，是名说法比丘。如是说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是生厌、离欲、灭尽法，是名说法比丘。诸比丘，是名如来施设说法比丘。"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谓法次法向。诸比丘，云何名为法次法向？"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为

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若比丘于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向，是名法次法向。如是生乃至行，生厌、离欲、灭尽向，是名法次法向。诸比丘，是名如来施设法次法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谓见法般涅槃。云何如来说见法般涅槃？”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为说见法般涅槃，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云何比丘得见法般涅槃？”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于老、病、死，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是名比丘得见法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毗婆尸佛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作如是念：‘一切世间皆入生死，自生自熟，自灭自没，而彼众生于老死之上出世间道不如实知。’即自观察：‘何缘有此老死？’如是正思惟观察，得如实无间等起知：‘有生故有此老死，缘生故有老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此生？’寻复正思惟无间等起知：‘缘有故有生。’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有？’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知：‘有取故有有。’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取？’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观察：‘取法味著顾念，缘触爱所增长，当知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譬如缘油炷而燃灯，彼时时增油治炷，彼灯常明，炽然不息。如前来叹譬、城譬广说。”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毗婆尸佛，如是尸弃佛、毗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皆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勤方便修习禅思，内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禅思，内寂其心，精勤方便者，如是如实显现。云何如实显现？老死如实显现，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迹如实显现；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如实显现，行集、行灭、行灭道迹如实显现；此诸法无常、有为有漏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无量三摩提，专精系念；修无量三摩提，专精系念已，如是如实显现。云何如实显现？谓老死如实显现，乃至行如实显现，此诸法无常、有为、有漏，如是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者毗婆尸佛未成正觉时，住菩提所，不久成佛，诣菩提树下，敷草为座，结跏趺坐，端坐正念，一坐七日，于十二缘起逆顺观察，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缘无明行，乃至缘生有老死，及纯大苦聚集，纯大苦聚灭。彼毗婆尸佛正坐七日已，从三昧觉，说此偈言：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知因缘生法。
若知因生苦，知诸受灭尽，
知因缘法尽，则知有漏尽。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知有因生苦。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知诸受灭尽。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知因缘法尽。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永离诸疑惑，知尽诸有漏。
如此诸法生，梵志勤思禅，
普照诸世间，如日住虚空，
破坏诸魔军，觉诸结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毗婆尸佛，如是尸弃佛、毗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所，不久当成正觉，往诣菩提树下，敷草为座，结跏趺坐，正身正念，如前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谓：一、粗抟食，二、细触食，三、意思食，四、识食。

"此四食何因、何集、何生、何触？谓此诸食爱因、爱集、爱生、爱触。此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触？谓爱受因、受集、受生、

受触。此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触？谓受触因、触集、触生、触触。此触何因、何集、何生、何触？谓触六入处因、六入处集、六入处生、六入处触。六入处集是触集，触集是受集，受集是爱集，爱集是食集，食集故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如是纯大苦聚集。

“如是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食灭，食灭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粗抟食，二、细触食，三、意思食，四、识食。”

时，有比丘名曰颇求那，住佛后扇佛，白佛言：“世尊，谁食此识？”

佛告颇求那：“我不言有食识者，我若言有食识者，汝应作是问。我说识是食，汝应问言：‘何因缘故有识食？’我则答言：‘能招未来有，令相续生；有有故有六入处，六入处缘触。’”

颇求那复问：“为谁触？”

佛告颇求那：“我不言有触者，我若言有触者，汝应作是问：‘为谁触？’汝应如是问：‘何因缘故生触？’我应如是答：‘六入处缘触，触缘受。’”

复问：“为谁受？”

佛告颇求那：“我不说有受者，我若言有受者，汝应问：‘为谁受？’汝应问言：‘何因缘故有受？’我应如是答：‘触缘故有受，受缘爱。’”

复问：“世尊，为谁爱？”

佛告颇求那：“我不说有爱者，我若说言有爱者，汝应作是问：‘为谁爱？’汝应问言：‘何缘故有爱？’我应如是答：‘缘受故有爱，爱缘取。’”

复问：“世尊，为谁取？”

佛告颇求那：“我不说言有取者，我若说言有取者，汝应问言：‘为谁取？’汝应问言：‘何缘故有取？’我应答言：‘爱缘故有取，取缘有。’”

复问：“世尊，为谁有？”

佛告颇求那：“我不说有有者，我若说有有者，汝应问言：‘为谁有？’汝今应问：‘何缘故有有？’我应答言：‘缘取故有有，能招当来有触生是名有。有六入处，六入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谓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

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纯大苦聚集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云何为四？谓：一、粗抟食，二、细触食，三、意思食，四、识食。

“云何比丘观察抟食？譬如有夫妇二人，唯有一子，爱念将养，欲度旷野险道难处，粮食乏尽，饥饿困极，计无济理，作是议言：‘正有一子，极所爱念，若食其肉，可得度难，莫令在此三人俱死。’作是计已，即杀其子，含悲垂泪，强食其肉，得度旷野。云何，比丘，彼人夫妇共食子肉，宁取其味，贪嗜美乐与不？”

答曰：“不也，世尊。”

复问：“比丘，彼强食其肉，为度旷野险道与不？”

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凡食抟食，当如是观。如是观者，抟食断知；抟食断知已，于五欲功德贪爱则断；五欲功德贪爱断者，我不见彼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上有一结使而不断者。有一结系故，则还生此世。

“云何比丘观察触食？譬如有牛，生剥其皮，在在处处，诸虫唼食，沙土坌尘，草木针刺。若依于地，地虫所食；若依于水，水虫所食；若依空中，飞虫所食，卧起常有苦毒此身。如是，比丘，于彼触食，当如是观。如是观者，触食断知；触食断知者，三受则断；三受断者，多闻圣弟子于上无所复作，所作已作故。

“云何比丘观察意思食？譬如聚落城邑边有火起，无烟无炎，时有士夫聪明黠慧，背苦向乐，厌死乐生，作如是念：‘彼有大火，无烟无炎，行来当避，莫令堕中，必死无疑。’作是思惟，常生思愿，舍远而去；观意思食，亦复如是。如是观者，意思食断；意思食断者，三爱则断；三爱断者，彼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所作已作故。

“诸比丘，云何观察识食？譬如国王，有防逻者，捉捕劫盗，缚送王所，如前须深经广说。以彼因缘，受三百矛苦觉，昼夜苦痛；观察识食，亦复如是。如是观者，识食断知；识食断知者，名色断知；名为断知者，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所作已作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者、抟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

“若比丘于此四食有喜有贪，则识住增长；识住增长故，入于名色；入名色故，诸行增长；行增长故，当来有增长；当来有增长故，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如是纯大苦聚集。

“若于四食无贪无喜，无贪无喜故，识不住、不增识长；不住不增长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行不增长；行不增长故，当来有不生不长；当来有不生长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不起，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者、抟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诸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则有忧悲、有尘垢；若于四食无贪无喜，则无忧悲，亦无尘垢。”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者、抟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

“诸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识住增长，乃至纯大苦聚集。譬如楼阁宫殿，北西长广，东西窗牖，日出东方，光照西壁。如是，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如前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

“若于四食无贪无喜，如前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譬如，比丘，楼阁宫殿，北西长广，东西窗牖，日出东方，应照何所？”

比丘白佛言：“应照西壁。”

佛告比丘：“若无西壁，应何所照？”

比丘白佛言：“应照虚空，无所攀缘。”

“如是，比丘，于此四食无贪无喜，识无所住，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者、抟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诸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识住增长乃至纯大苦聚集。譬如，比丘，楼阁宫殿，北西长广，东西窗牖，日出东方，应照何所？”

比丘白佛言：“应照西壁。”

佛告比丘：“如是，四食有贪有喜，识住增长乃至如是大苦聚集。若于四食无贪无喜，亦无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譬如，比丘，画师、画师弟子集种种彩色，欲妆画虚空，宁能画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彼虚空者，非色、无对、不可见。”

“如是，比丘，于此四食无贪无喜，亦无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

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何等为四？一者、抟抟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诸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识住增长乃至纯大苦聚集。譬如，比丘，画师、若画师弟子集种种彩，欲妆画于色，作种种像。诸比丘，于意云何？彼画师、画师弟子宁能妆于色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能妆画色。”

佛告比丘：“于此四食有贪有喜，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大苦聚集。诸比丘，若于四食无贪无喜，无有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比丘，譬如画师、画师弟子集种种彩，欲离于色有所妆画，作种种像，宁能画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

“如是，比丘，若于四食无贪无喜，无有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鹿野苑中仙人住处。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复次，苦圣谛智当复知，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苦集圣谛已知当断，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集灭，此苦灭圣谛已知当知作证，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以此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当修，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复次，比丘，此苦圣谛已知，知已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圣谛已知，已作证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出，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诸比丘，我于此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觉者，我终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生眼、智、明、觉，故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得出、得脱，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尊者憍陈如及八万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

净。

尔时，世尊告尊者憍陈如：“知法未？”

憍陈如白佛：“已知，世尊。”

复告尊者憍陈如：“知法未？”

拘邻白佛：“已知，善逝。”

尊者拘邻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邻。

尊者阿若拘邻知法已，地神举声唱言：“诸仁者，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所未曾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愍世间，以义饶益，利安天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

地神唱已，闻虚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展转传唱，须臾之间，闻于梵天身。梵天乘声唱言：“诸仁者，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世间闻法未所曾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以义饶益诸天世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

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转法轮，是故此经名转法轮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修无间等，起增上欲，方便堪能，正念正知应当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当知、当解，于集圣谛当知、当断，于苦灭圣谛当知、当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当知、当修。”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

已修，如是比丘则断爱欲，转去诸结，于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如是比丘名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如是比丘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梵行已终，纯一清白，名为上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如是比丘无有关键，平治城堑，度诸险难，解脱结缚，名为贤圣，建立圣幢。”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如是比丘无有关键，平治城堑，度诸险难，名为贤圣，建立圣幢。

“诸比丘，云何无有关键？谓五下分结已断已知，是名离关键。云何平治城堑？无明谓之深堑，彼得断知，是名平治城堑。云何度诸险难？谓无际生死，究竟苦边，是名度诸险难。云何解脱结缚？谓爱已断、已知。云何建立圣幢？谓我慢已断、已知，是名建立圣幢。”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

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已解，于苦集圣谛已知、已断，于苦灭圣谛已知、已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是名比丘断五支，成六分，守护于一，依倚于四，舍除诸谛，离四衢，证诸觉想，自身所作，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纯一清白，名为上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医王者，所应王之具、王之分。何等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知治病已，当来更不动发。云何名良医善知病？谓良医善知如是如是种种病，是名良医善知病。云何良医善知病源？谓良医善知此病因风起、癖阴起、涎唾起、众冷起、因现事起、时节起，是名良医善知病源。云何良医善知病对治？谓良医善知种种病，应涂药、应吐、应下、应灌鼻、应熏、应取汗，如是比种种对治，是名良医善知对治。云何良医善知治病已，于未来世永不动发？谓良医善治种种病，令究竟除，于未来世永不复起，是名良医善知治病，更不动发。

“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成就四德，疗众生病，亦复如是。云何为四？谓如来知此是苦圣谛如实知，此是苦集圣谛如实知，此是苦灭圣谛如实知，此是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诸比丘，彼世间良医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于生根本知对治如实知，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如实知，是故如来、应、等正觉名大医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此苦集圣谛不如实知，此苦灭圣谛不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此非沙门之沙门，非婆罗门之婆罗门，彼亦不于沙门义、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若沙门、婆罗门于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如实知，此苦灭圣谛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沙门之沙门、婆罗门之婆罗门，于沙门义、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无间等当起增上欲，精勤堪能，方便修学。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广说如上，差别者：“于四圣谛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非沙门数、非婆罗门数；于四圣谛如实知者，是沙门数、是婆罗门数。乃至……。”

佛说此经己，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苦集圣谛不如实知，苦灭圣谛不如实知，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不得脱苦。若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于苦集圣谛如实知，于苦灭圣谛如实知，于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解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于苦不解脱、解脱；如是舍恶趣不解脱、解脱；堪能舍戒退减，不舍戒退减；能自说得过人法自证，不能自说得过人法作证；能于此外求良福田，不能于此外求良福田；能于此外求大师，不能于此外求大师；不能越苦，堪能越苦；不堪能脱苦，堪能脱苦。”

如是上诸经重说悉继以偈：

“若不知苦者，及彼众苦因，
一切诸苦法，寂灭永无余。
若不知道迹，能思一切苦，
心解脱于苦，慧解脱亦然，
不能越众苦，令苦究竟脱。
若如实知苦，亦知众苦因，
及一切诸苦，永灭尽无余。
若复如实知，息苦之道迹，
意解脱具足，慧解脱亦然，
堪能越众苦，究竟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往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彼一切所应当知四圣谛法。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修无间等。如此章句，一切四圣谛经，应当具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悉应当说。又三结尽，得须陀洹，一切当知四圣谛。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当知如是当见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若三结尽，贪恚痴薄，得斯陀含，彼一切皆于四圣谛如实知故。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当知、如是当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五下分结尽，生般涅槃阿那含，不还此世，彼一切知四圣谛。何等为四？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若一切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彼一切悉知四圣谛。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若得辟支佛道证，彼一切知四圣谛故。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若得无上等正觉，彼一切知四圣谛故。何等为四？谓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往波罗柰国仙人往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日出，明相先起，如是正尽苦亦有前相起，谓知四圣谛。何等为四？知苦圣谛、知苦集圣谛、知苦灭圣谛、知苦灭道迹圣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日月不出世间者，一切众星亦不出于世间，昼夜、半月、一月、时节、岁数、刻数、须臾，皆悉不现，世间常冥，无有明照，唯有长夜，纯大暗苦现于世间。若如来、应供、等正觉不出世间时，不说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世间盲冥，无有明照，如是长夜，纯大暗冥现于世间。

“若日月出于世间，众星亦现，昼夜、半月、一月、时节、岁数、刻数、须臾，悉现世间，长夜明照，出于世间。如是，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说苦圣谛现于世间，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不复暗冥，长夜照明，纯一智慧现于世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日出，周行空中，坏诸暗冥，光明显照。如是，圣弟子所有集法，一切灭已，离诸尘垢，得法眼生，与

无间等，俱三结断。所谓身见、戒取、疑，此三结尽，名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必定正觉，趣七有天人往生，作苦边。彼圣弟子中间虽起忧苦，听彼圣弟子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不见彼圣弟子有一法不断，能令还生此世者，此则圣弟子得法眼之大义。是故，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精进修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作是说：我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未无间等，而言我当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此说不应。所以者何？无是处故。若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未无间等，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譬如有人言我欲取佉提罗叶，合集作器，盛水持行者，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无是处故。如是言我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未无间等，而欲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

“若复有言我当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无间等已得，复得苦灭道迹圣谛者，斯则善说。所以者何？有是处故。若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无间等已，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斯有是处。譬如有言我以纯昙摩叶、摩楼迦葉，合集盛水持行者，此则善说。所以者何？有是处故。如是若言我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无间等已，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斯则善说。所以者何？有是处故。若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无间等已，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斯有是处故。”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彼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小绵丸、小劫贝华丸，置四衢道头，四方风吹，则随风去向于一方。如是，若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于苦集圣谛、于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当知彼沙门、婆罗门常观他面，常随他说，以不如实知故，闻彼所说，趣说而受，当知此人不宿修习智慧故。

“譬如因陀罗柱，铜铁作之，于深入地中，四方猛风不能令动。如是，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当知是沙门、婆罗门不视他面，不随他语，是沙门、婆罗门智慧坚固，本随习故，不随他语。是故，比丘，于四圣谛当勤方便，起增上欲，精进修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石柱，长十六肘，八肘入地，四方风吹，不能令动。如是，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斯等沙门、婆罗门至诸论处，无能屈。其心解脱、慧解脱者，能使余沙门、婆罗门反生忧苦。如是如实知、如实见，皆是先世宿习故，使智慧不可倾动。是故，比丘，于四圣谛当勤方便，起增上欲，精进修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人火烧头衣，当起增上欲，急救令灭。”

佛告比丘：“莫作是说！当置头衣，于四圣谛起增上欲，勤加方便，修无间等。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未无间等，当勤方便，修无间等。所以者何？比丘，长夜炽然，地狱、畜生、饿鬼。诸比丘，不见极苦，如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未无间等者，是比丘当忍苦乐忧悲，于四圣谛勤加精进，方便修习无间等，应当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年寿百岁，有人语言：‘士夫若欲闻法，当日日三时受苦。晨朝时受百枪苦，日中、晡时亦复如是，于一日中受三百枪苦。如是日日，至于百岁，然后闻法，得无闻等，汝宁能不？’时彼士夫为闻法故，悉堪能受。所以者何？人生于世，长夜受苦，有时地狱，有时畜生，有时饿鬼，于三恶道空受众苦，亦不闻法，是故我今为无间等故，不以终身受三百枪为大苦也。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得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四圣谛平等正觉，名为如来、应、等正觉。何等为四？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于此四圣谛平等正觉，名为如来、应、等正觉。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于王舍城波罗利弗是中间竹林聚落，国王于中造福德舍。尔时，世尊与诸大众于中宿止。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与汝等于四圣谛无知、无见、无随顺觉、无随顺受者，应当长夜驱驰生死。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我与汝等于四圣谛无知、无见、无随

顺觉、无随顺受者，应当长夜驱驰生死。以我及汝于此苦圣谛顺知、顺入、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顺知、顺入，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修无间等。”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常与汝等，长夜涉生死，
不见圣谛故，大苦日增长。
若见四圣谛，断有大流海，
生死永已除，不复受后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王舍城波罗利弗是中间竹林聚落，大王于中作福德舍。尔时，世尊与诸大众于中止宿。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行，共至申恕林。”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到申恕林，坐树下。尔时，世尊手把树叶，告诸比丘：“此手中叶为多耶？大林树叶为多？”

比丘白佛：“世尊，手中树叶甚少，彼大林中树叶无量，百千亿万倍，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

“如是，诸比丘，我成等正觉，自所见法，为人定说者，如手中树叶。所以者何？彼法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明、慧、正觉、向于涅槃。如大林树叶，如我成等正觉，自知正法，所不说者，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彼法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明、慧、正觉、正向涅槃故。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入毗舍离城乞食。时，有众多离车童子晨朝从城内出，至精舍门，持弓箭，竞射精舍门孔，箭箭皆入门孔。

尊者阿难见已，以为奇特，彼诸离车童子能作如是难事。入城乞食，还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钵，入毗舍离城乞食，见有众多离车童子从城内出，至精舍门，竞射门孔，箭箭皆入。我作是念：‘此甚奇特！诸离车童子能为难事。’”

佛告阿难：“于意云何？离车童子竞射门孔，箭箭皆入，此为难耶？破一毛为百分，而射一毛分，箭箭悉中，此为难耶？”

阿难白佛：“破一毛百分，射一分之毛，箭箭悉中，此则为难。”

佛告阿难：“未若于苦圣谛生如实知，此则甚难。如是，苦集圣

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见，此则甚难。”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一毛为百分，射一分甚难！
　　　观一一苦阴，非我难亦然。”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出其头。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其头，当得遇此孔不？”
　　阿难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龟若至海东，浮木随风，或至海西，南、北、四维围绕亦尔，不必相得。”
　　佛告阿难：“盲龟浮木，虽复差违，或复相得。愚痴凡夫漂流五趣，暂复人身，甚难于彼。所以者何？彼诸众生不行其义、不行法、不行善、不行真实，展转杀害，强者陵弱，造无量恶故。是故，比丘，于四圣谛当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六

杂因诵第三品之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思惟世间而思惟。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往诣食堂，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比丘慎莫思惟世间思惟。所以者何？世间思惟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觉，不顺涅槃。汝等当正思惟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所以者何？如此思惟则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正向涅槃。
　　“过去世时，有一士夫出王舍城，于拘絺罗池侧正坐，思惟世间思惟。当思惟时，见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无量无数，皆悉入于一藕孔中。见已作是念：‘我狂失性，世间所无，而今见之。’尔时，去池不远，更有大众一处聚集。时，彼士夫诣大众所语言：‘诸人，我今发狂！我今失性！世间所无，而我今见。’如上广说。时，彼大众皆谓士夫狂发失性，世间所无，而彼见之。”
　　佛告比丘：“然彼士夫非狂失性，所见真实。所以者何？尔时，去拘絺罗池不远，有诸天、阿修罗兴四种军，战于空中。时，诸天得胜，阿修罗军败，退入彼池一藕孔中。是故，比丘，汝等慎莫思惟世

间。所以者何？世间思惟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觉，非正向涅槃。当思惟四圣谛。何等为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或谓世间有常，或谓世间无常、世间有常无常、世间非有常非无常，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世间有边无边、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是命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尔时，世尊一处坐禅，以天耳闻诸比丘集于食堂论议之声；闻已，往诣食堂，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比丘众多聚集，何所言说？”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众多比丘集此食堂，作如是论：或说有常，或说无常。”如上广说。

佛告比丘："汝等莫作如是论议。所以者何？如此论者，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正觉，非正向涅槃。汝等比丘应如是论议：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所以者何？如是论议，是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正向涅槃。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或有贪觉觉者，或瞋觉觉者，或害觉觉者。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往诣食堂，敷坐具于众前坐，告诸比丘："汝等莫起贪觉觉，莫起恚觉觉，莫起害觉觉。所以者何？此诸觉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正觉，不向涅槃。汝等当起苦圣谛觉、苦集圣谛觉、苦灭圣谛觉、苦灭道迹圣谛觉。所以者何？此四圣谛觉，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向于涅槃。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当勤方便，起增上欲，正智正念，精进修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如上广说，差别者："起亲里觉、国土人民觉、不死觉。”乃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或论王事、贼事、斗战事、钱财事、衣被事、饮食事、男女事、世间言语事、事业事、诸海

中事。

尔时，世尊于禅定中，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即从座起，往诣食堂，敷坐具于众前坐，告诸比丘：“汝等比丘众多聚集，为何所说？”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于此聚集，或论说王事……。”如上广说。

佛告比丘：“汝等莫作是论，论说王事，乃至不向涅槃。若论说者，应当论说：此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所以者何？此四圣谛以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正向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说：“我知法、律，汝等不知我所说成就，我等所说与理合；汝等所说不成就，不与理合，应前说者则在后说，应后说者则在前说，而共诤论言。我论是汝等不如，能答者当答。”

尔时，世尊于禅定中，以天耳闻诸比丘诤论之声，如是广说，乃至于四圣谛无间等者，当勤起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何者大力？何者大富？”

尔时，世尊于禅定中，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即从座起，往诣食堂，敷坐具于众前坐，问诸比丘：“汝等何所论说？”

时，诸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用说诸王大力、大富为？汝等比丘，莫作是论。所以者何？此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正觉，不向涅槃。汝等当说：此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所以者何？此四圣谛是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正向涅槃。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汝等宿命作何等业？为何工巧？以何自活？”

尔时，世尊于禅定中，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即从座起，往诣食堂，敷坐具于众前坐，问诸比丘：“汝说何等？”

时，诸比丘以上所说具白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莫作是说‘宿命所作’。所以者何？此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正觉，不向涅槃。汝等比丘，当共论说：此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所以者何？此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正智、正觉、正向涅槃。是故，比丘，依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说论：“某甲檀越作粗疏食，我等食已，无味无力。我等不如舍彼粗食，而行乞食。所以者何？比丘乞食时得好食，又见好色，时闻好声，多人所识，亦得衣被、卧具、医药。”

尔时，世尊于禅定中，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即诣食堂，如是广说，乃至正向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正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唯然，世尊所说四圣谛，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受持四圣谛？”

比丘白佛言：“世尊说言，此是苦圣谛，我即受持；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是，世尊说四圣谛，我即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我说苦圣谛，汝真实受持；我说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汝真实受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

时，有比丘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合掌白佛：“唯然，世尊所说四圣谛，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持我所说四圣谛？”

比丘白佛言：“世尊说苦圣谛，我悉受持。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审谛、不颠倒，是圣所谛，是名苦圣谛。世尊说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如、不离如、不异如，真、实、审谛、不颠倒，是圣所谛，是为世尊说四圣谛，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真实持我所说四圣谛，如如、不离

如、不异如，真、实、审谛、不颠倒，是名比丘真实持我四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持我所说四圣谛不？”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所说四圣谛，我悉持之。云何四谛？世尊说苦圣谛，我悉持之；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我悉持之。”
佛告彼比丘：“善哉！善哉！如我所说四圣谛，汝悉持之。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说‘如沙门瞿昙所说苦圣谛，我当舍，更立苦圣谛’者，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我今当舍，更立余四圣谛’者，彼但有言数，问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佛有疑者，则于苦圣谛有疑，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则有疑惑；若于法、僧有疑者，则于苦圣谛疑惑，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疑惑。若于佛不疑惑者，则于苦圣谛不疑惑，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若于法、僧不疑惑者，则于苦圣谛不疑惑，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有疑者，则于佛有疑，于法、僧有疑；若于集、灭、道疑者，则于佛有疑，于法、僧有疑。若于苦圣谛无疑者，则于佛无疑，于法、僧无疑；于集灭道圣谛无疑者，则于佛无疑，于法、僧无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共行至深险岩。”
诸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至深险岩，敷座而坐，周匝观察深险岩已，告诸比丘：“此岩极大深险。”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极深险，然复有一极深险极险于此，甚可怖畏者不？”
佛知其意，即告言：“如是，比丘，此极深险，然复有大深险险于此者，甚可怖畏，谓诸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苦集圣

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彼于生本诸行乐著，于老、病、死、忧、悲、恼苦生本诸行乐著，而作是行，老、病、死、忧、悲、恼苦行，转增长故，堕于生深险之处；堕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深险之处。如是，比丘，此则大深险险于此者。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大热地狱，若众生生于彼中，一向与炯燃。”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如世尊说，此则大热。世尊，唯此大热，复有大热过于此者，甚可怖畏，无有过上。”

“如是，比丘，此则大热，亦更有大热过于此者，甚可怖畏，无有过上。何等为更有大热，甚可怖畏，过于此者？谓沙门、婆罗门此苦圣谛不如实知，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如是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大热炽然，是名比丘大热烧燃，甚可怖畏，无有过者。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大暗地狱，彼诸众生生彼中者，不见自身分。”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此则大暗。唯此大暗，复更有余大暗，甚可怖畏，过于此不？”

佛告比丘：“如是，更有大暗，甚可怖畏，过于此者，谓沙门、婆罗门于四圣谛不如实知，乃至堕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大暗之中。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日游行，照诸世界，乃至千日、千月，照千世界、千须弥山、千弗婆提、千阎浮提、千拘耶尼、千郁单越、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炎魔天、千兜率天、千化乐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名小千世界。此千世界，中间暗冥，日月光照，有大德力，而彼不见。其有众生，生彼中者，不见自身分。”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是大暗冥，复更有余大暗冥处过于此耶？”

佛告比丘：“有大暗冥过于此者，谓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乃至堕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大暗冥中，是名比丘有大暗冥过于世界中间暗冥。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从小千世界数满至千，是名中千世界。于是中千世界，中间暗冥，如前所说，乃至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力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从中千世界数满至千，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中间暗冥之处，日月游行，普照世界，而彼不见，乃至堕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大暗冥中。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圣谛。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名四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当说，如是有、如是当知，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勤禅思，正方便起，内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禅思，内寂其心成就已，如实显现。云何如实显现？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无量三摩提，专心正念。所以者何？修无量三摩提，专心正念已，如是如实显现。云何如实显现？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佛告诸比丘：“如人掷杖于虚空中，寻即还堕，或根著地，或腹著地，或头著地。如是，沙门、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堕饿鬼。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人掷杖置虚空中，其必还堕，或堕净地，或堕不净地。如是，沙门、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以不如实知故，或生善趣，或生恶趣。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佛告诸比丘：“譬如五节相续轮，大力士夫令速旋转。如是，沙门、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轮回五趣，而速旋转，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堕饿鬼，或人，或天，还堕恶道，长夜轮转。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应、等正觉增上说法，谓四圣谛，开示、施设、建立、分别、散说、显现、表露。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等为黠慧？为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为不知耶？”

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说，于四圣谛如实知者，此为黠慧。”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于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是则黠慧。是故，诸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须达长者往诣佛所，稽首佛足，于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四圣谛为渐次无间等？为一顿无间等？"

佛告长者："此四圣谛渐次无间，非顿无间等。"

佛告长者："若有说言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于彼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此说不应。所以者何？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欲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犹如有人，两细树叶连合为器，盛水持行，无有是处。如是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欲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

"譬如有人，取莲华叶连合为器，盛水游行，斯有是处。如是，长者，于苦圣谛无间等已，而欲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斯有是处。是故，长者，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须达长者所问，有异比丘问，亦如是说，唯譬有差别："如有四登阶道，升于殿堂。若有说言不登初阶，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阶升堂殿者，无有是处。所以者何？要由初阶，然后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阶得升殿堂。如是，比丘，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欲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

"譬如，比丘，若有人言：'以四阶道升于殿堂，要由初阶，然后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阶得升殿堂。'应作是说。所以者何？要由初阶，然后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阶得升于殿堂，有是处故。如是，比丘，若言于苦圣谛无间等已，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应作是说。所以者何？若于苦圣谛无间等已，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有是处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异比丘问，阿难所问，亦如是说，唯譬差别。

佛告阿难："譬如四磴梯升于殿堂。若有说言不由初磴，而登第二、第三、第四磴升殿堂者，无有是处。如是，阿难，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欲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此不应说。所以者何？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而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无有是处。

"譬如，阿难，由四磴梯升于殿堂。若有人言要由初磴，然后次登第二、第三、第四磴升殿堂者，此所应说。所以者何？要由初磴，然后次磴第二、第三、第四磴升殿堂者，有是处故。如是，阿难，于苦圣谛无间等已，然后次第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斯有是处。"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大地草木，悉取为锵，贯大海中，一切水虫悉能贯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大海诸虫，种种形类，或极细不可贯，或极大不可贯。”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众生界无数无量。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手执土石，问诸比丘：“于意云何？此手中土石为多？彼大雪山土石为多？”
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石，甚少少耳；雪山土石甚多无量，百千巨亿，算数譬类不可为比。”
佛告比丘：“其诸众生于苦圣谛如实知者，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如我手中所执土石；其诸众生于苦圣谛不如实知，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如彼雪山土石，其数无量。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湖池，深广五十由旬，其水盈满。若有士夫以发以毛，或以指端渧彼湖水，乃至再三。云何，比丘，如彼士夫所渧水多？湖池水多？”
比丘白佛：“如彼士夫毛发指端再三渧水，甚少少耳；彼湖大水，其量无数，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
佛告比丘：“如大湖水，甚多无量，如是多闻圣弟子具足见谛，得圣道果，断诸苦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成不生法；余不尽者，如彼士夫发毛指端所渧之水。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闻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大湖水譬，如是萨罗多吒迦、恒伽、耶符那、萨罗游、伊罗跋提、摩醯，及四大海，其譬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手捉团土，大如梨果，告诸比丘：“云何，比丘，我手中此团土为多？大雪山中土石为多？”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团土，少少耳；彼雪山王，其土石甚

多，百千亿那由他，乃至算数譬类不得为比。”

佛告诸比丘：“如我所捉团土，如是，众生于苦圣谛如实知，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识、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亦复如是。如大雪山王土石者，如是，众生于苦圣谛不如实知，于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亦复如是。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雪山王，如是尼民陀罗山、毗那多迦山、马耳山、善见山、佉提罗迦山、伊沙陀罗山、由揵陀罗山、须弥山王，及大地土石，亦复如是。如梨果，如是阿摩勒迦果、跋陀罗果、迦罗迦果、豆果乃至蒜子譬，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以爪甲擎土已，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爪甲上土为多？此大地土多？”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此大地土甚多无量，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

佛告比丘：“如甲上土者，若诸众生，形可见者，亦复如是。其形微细，不可见者，如大地土。是故，比丘，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学无间等。”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陆地，如是水性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人道者，亦复如是；如大地土，如是非人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生中国者亦尔；如大地土，如是生边地者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成就圣慧眼者，亦复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不成就圣慧眼者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知此法、律者，亦复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不知法、律者亦尔。如知，如是等知，普知，正想、正觉、正解，法无间等亦如是。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知有父母亦尔；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不知有父母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知有沙门、婆罗门家之尊长，作所应作作福，此世他世畏罪行施，受斋持戒亦尔；如大地土，不知有沙门、婆罗门家之尊长，作所应作作福，此世他世畏罪行施，受斋持戒，亦如是说。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亦尔；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不持诸戒者亦尔。如是离贪、恚、邪见，及不离贪、恚、邪见，亦如是说。

如甲上土，如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大地土，如是不持五戒者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持八戒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不持八戒者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持十善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生人中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还生地狱者亦如是。如地狱，如是畜生、饿鬼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生天上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还生地狱者亦如是。如地狱，如是畜生、饿鬼亦尔。

如甲上土，如是众生人道中没，还生人道中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其诸众生从人道中没，生地狱中者亦如是。如地狱，如是畜生、饿鬼亦尔。

如甲上土，其诸众生从天命终，还生天上者亦如是；如大地土，其诸众生天上没，生地狱中者亦如是。如地狱，畜生、饿鬼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本未闻法时，得正思惟此苦圣谛，正见已生；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正见已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已生，如是今生、当生亦如是。

如生，如是起、习、近修、多修、触、作证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眼药丸，深广一由旬。若有士夫取此药丸，界界安置，能速令尽于彼界，界不得其边，当知诸界，其数无量。是故，比丘，当善界学，善种种界，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狐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云何众生常与界俱？谓众生行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俱善界俱，胜心时与胜界俱，鄙心时与鄙界俱。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善种种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广说如上。差别者，即说偈言：

"常会故常生，相离生则断。
　如人执小木，而入于巨海，
　人木则俱没，懈怠俱亦然，

当离于懈怠，卑劣之精进。
贤圣不懈怠，安住于远离，
殷勤精进禅，超度生死流。
胶漆得其素，火得风炽然，
珂乳则同色，众生与界俱，
相似共和合，增长亦复然。”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云何与界俱？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与善界俱，鄙心时与鄙界俱，胜心时与胜界俱。时，尊者憍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复有尊者大迦葉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头陀苦行，不畜遗余。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时，尊者大目揵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时，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时，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者。时，尊者陀骠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时，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时，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时，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时，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时，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是名比丘常与界俱，与界和合。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诸界。”

佛说是经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如上广说已，即说偈言：

“常会故常生，相离生则断。
如人执小木，而入于巨海，
人木则俱没，懈怠俱亦然，
当离于懈怠，卑劣之精进。
贤圣不懈怠，安住于远离，
殷勤精进禅，超度生死流。
胶漆得其素，火得风炽然，
珂乳则同色，众生与界俱，
相似共和合，增长亦复然。”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如是广说，乃至：“胜心生时与胜界俱，鄙心生时与鄙界俱，杀生时与杀界俱，盗淫、妄语、饮酒心时，与……饮酒界俱；不杀生时与不杀界俱，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与……不饮酒界俱。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不信时与不信界俱；犯戒时与犯彼界俱，无惭无愧时与无惭无愧界俱；信心时与信界俱，持戒时与持戒界俱，惭愧心时与惭愧界俱。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诸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信、不信，如是精进、不精进，失念、不失念，正受、不正受，多闻、少闻，悭者、施者，恶慧、善慧，难养、易养，难满、易满，多欲、少欲，知足、不知足，摄受、不摄受界俱，如上经，如是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种种诸界。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云何为种种界？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是名种种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云何种种界？谓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识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是名种种界。

“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乃至云何缘种种受生种种爱？谓缘眼界生眼触，缘眼触生眼触生受，缘眼触生受生眼触生爱；耳、鼻、舌、身、意界缘生意触，缘意触生意触生受，缘意触生受生意触生爱。

“诸比丘，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要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是名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

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云何种种界？谓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识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识界，是名种种界。

“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谓缘眼界生眼触，非缘眼触生眼界，但缘眼界生眼触；缘眼触生眼受，非缘眼受生眼触，但缘眼触生眼受；缘眼受生眼爱，非缘眼爱生眼受，缘眼受生眼爱。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缘生意触，非缘意触生意界，但缘意界生意触；缘意触生意受，非缘意受生意触，但缘意触生意受；缘意受生为爱，非缘意爱生意受，但缘意受生意爱。

“是故，比丘，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爱，是名比丘当善分别种种界。”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受，缘种种受生种种想，缘种种想生种种欲，缘种种欲生种种觉，缘种种觉生种种热，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云何种种界？谓十八界：眼界乃至法界。

“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谓缘眼界生眼触，缘眼触生眼受，缘眼受生眼想，缘眼想生眼欲，缘眼欲生眼觉，缘眼觉生眼热，缘眼热生眼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缘生意触，缘意触生意受，缘意受生意想，缘意想生意觉，缘意觉生意热，缘意热生意求，是名比丘缘种种界故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比丘，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非缘种种热生种种觉，非缘种种觉生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七

杂因诵第三品之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缘界种种故生种种触，缘种种触生种种想，缘种种想生种种欲，缘种种欲生种种觉，缘种种觉生种种热，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云何种种界？谓十八界，眼界乃至法界。

“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云何……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谓缘眼界生眼触，非缘眼触生眼界，但缘眼界生眼触；缘眼触生眼想，

非缘眼想生眼触，但缘眼触生眼想；缘眼想生眼欲，非缘眼欲生眼想，但缘眼想生眼欲；缘眼欲生眼觉，非缘眼觉生眼欲，但缘眼欲生眼觉；缘眼觉生眼热，非缘眼热生眼觉，但缘眼觉生眼热；缘眼热生眼求，非缘眼求生眼热，但缘眼热生眼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缘生意触，乃至缘意热生意求，亦如是广说。是名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乃至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外六入处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光界、净界、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非想非非想入处界，有灭界。”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稽首礼足，合掌白佛言：“世尊，彼光界、净界、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非想非非想入处界、灭界。如此诸界，何因缘可知？”

佛告比丘：“彼光界者，缘暗故可知；净界，缘不净故可知；无量空入处界者，缘色故可知；无量识入处界者，缘内故可知；无所有入处界者，缘所有可知；非想非非想入处界者，缘有第一故可知；灭界者，无有身可知。”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光界乃至灭界，以何正受而得？”

佛告比丘：“彼光界、净界、无量空入处界、无量识入处界、无所有入处界，此诸界于自行正受而得；非想非非想入处界，于第一有正受而得；灭界者，于有身灭正受而得。”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于讲堂阴中敷座，于大众前坐，说优檀那句，告诸比丘：“缘界故生说，非不界；缘界故生见，非不界；缘界故生想，非不界。缘下界，我说生下说、下见、下想、下思、下欲、下愿、下士夫、下所作、下施设、下建立、下部分、下显示、下受生。如是中，如是胜界，缘胜界，我说彼生胜说、胜见、胜想、胜思、胜愿、胜士夫、胜所作、胜施设、胜建立、胜部分、胜显示、胜受生。”

时，有婆迦利比丘在佛后执扇扇佛，白佛言：“世尊，若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彼见亦缘界而生耶？”

佛告比丘：“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亦缘界而生，非不界。所以者何？凡夫界者，是无明界；如我先说，缘下界生下说、下见乃至下受生；中胜界生胜说、胜见乃至胜受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因生欲想，非无因；有因生恚想、害想，非无因。

"云何因生欲想？谓缘欲界也，缘欲界故，生欲想、欲欲、欲觉、欲热、欲求。愚痴凡夫起欲求已，此众生起三处邪，谓身、口、心；如是邪因缘故，现法苦住，有苦、有碍、有恼、有热，身坏命终，生恶趣中，是名因缘生欲想。

"云何因缘生恚想、害想？谓害界也。缘害界，生害想、害欲、害觉、害热、害求。愚痴凡夫起害求已，此众生起三处邪，谓身、口、心；起三处邪因缘已，现法苦住，有苦、有碍、有恼、有热，身坏命终，生恶趣中，是名因缘生害想。

"诸比丘，若诸沙门、婆罗门如是安于生，生危险想，不求舍离，不觉、不吐，彼则现法苦住，有苦、有碍、有恼、有热，身坏命终，生恶趣中。譬如城邑聚落不远有旷野，大火卒起，彼无有力能灭火者，当知彼诸野中众生悉被火害；如是诸沙门、婆罗门安于生，生危险想，身坏命终，生恶趣中。

"诸比丘，有因生出要想，非无因。

"云何有因生出要想？谓出要界。缘出要界，生出要想、出要欲、出要觉、出要热、出要求；谓彼慧者出要求时，众生三处生正，谓身、口、心；彼如是生正因缘已，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善趣中，是名因缘生出要想。

"云何因缘生不恚、不害想？谓不害界也。不害界因缘生不害想、不害欲、不害觉、不害热、不害求，彼慧者不害求时，众生三处正，谓身、口、心；彼正因缘生已，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善趣中，是名因缘生不害想。

"若诸沙门、婆罗门安于生，生不害想，不舍离、不觉、不吐，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善趣中。譬如城邑聚落边有旷野，大火卒起，有人堪能手足灭火，当知彼诸众生依草木者，悉不被害；如是诸沙门、婆罗门安于生，生正想，不舍、不觉、不吐，现法乐住，不苦、不碍、不恼、不热，身坏命终，生善趣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慰劳已，于一面住，白佛言："众生非自作、非他作。"

佛告婆罗门："如是论者，我不与相见。汝今自来，而言我非自作、非他作？"

婆罗门言：“云何，瞿昙，众生为自作、为他作耶？”

佛告婆罗门：“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罗门，于意云何？有众生方便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耶？”

婆罗门言：“瞿昙，有众生方便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也。”

佛告婆罗门：“若有方便界，令诸众生知有方便者，是则众生自作、是则他作。婆罗门，于意云何？有众生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令彼众生知有造作耶？”

婆罗门白佛：“有众生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令诸众生知有造作。”

佛告婆罗门：“若彼安住界、坚固界、出界、造作界，令诸众生知有造作者，是则众生自作、是则他作。”

婆罗门白佛：“有众生自作、有他作。瞿昙，世间多事，今当请辞。”

佛告婆罗门：“世间多事，宜知是时。”

时，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礼尊者阿难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所说种种界，云何为种种界？”

时，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眼界异、色界异喜处，二因缘生识，三事和合生触，又喜触因缘生乐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复次，长者，有异眼界、异色界忧处，二因缘生识，三事和合生苦触，彼苦触因缘生苦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复次，长者，异眼界、异色界舍处，二因缘生识，三事和合生不苦不乐触，不苦不乐触因缘生不苦不乐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

尔时，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于一面坐，白尊者阿难：“所说种种界，云何为种种界？”

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有三界。云何三？谓欲界、色界、无色界。”

尔时，尊者阿难即说偈言：

“晓了于欲界，色界亦复然，
舍一切有余，得无余寂灭。
于身和合界，永尽无余证，
三耶三佛说，无忧离垢句。”

尊者阿难说是经已，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所说种种界，云何名为种种界？"

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有三界，色界、无色界、灭界，是名三界。"

即说偈言：

"若色界众生，及住无色界，
不识灭界者，还复受诸有。
若断于色界，不住无色界，
灭界心解脱，永离于生死。"

尊者阿难说是经已，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所说种种界，云何为种种界？"

尊者阿难答瞿师罗长者："谓三种出界。云何三？谓从欲界出至色界，色界出至无色界、一切诸行一切思想灭界，是名三出界。"

即说偈言：

"知从欲界出，超逾于色界，
一切行寂灭，勤修正方便。
断除一切爱，一切行灭尽，
知一切有余，不复转还有。"

尊者阿难说是经已，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尊者阿难往诣上座（上座名者）所，诣已，恭敬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问上座（上座名者）言："若比丘于空处、树下、闲房思惟，当以何法专精思惟？"

上座答言："尊者阿难，于空处、树下、闲房思惟者，当以二法专精思惟，所谓止观。"

尊者阿难复问上座："修习于止，多修习已，当何所成？修习于观，多修习已，当何所成？"

上座答言："尊者阿难，修习于止，终成于观；修习观已，亦成于止。谓圣弟子止观俱修，得诸解脱界。"

阿难复问上座："云何诸解脱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难，若断界、无欲界、灭界，是名诸解脱界。"

尊者阿难复问上座：“云何断界乃至灭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难，断一切行，是名断界；断除爱欲，是无欲界；一切行灭，是名灭界。”

时，尊者阿难闻上座所说，欢喜随喜，往诣五百比丘所，恭敬问讯，退坐一面，白五百比丘言：“若比丘于空处、树下、闲房思惟时，当以何法专精思惟？”

时，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难：“当以二法专精思惟，乃至灭界。”如上座所说。

时，尊者阿难闻五百比丘所说，欢喜随喜，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空处、树下、闲房思惟，当以何法专精思惟？”

佛告阿难：“若比丘空处、树下、闲房思惟，当以二法专精思惟，乃至灭界。”如五百比丘所说。

时，尊者阿难白佛言：“奇哉！世尊，大师及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义、同味，我今诣上座（名上座者），问如此义，亦以此义、此句、此味答我，如今世尊所说。我复诣五百比丘所，亦以此义、此句、此味而问，彼五百比丘亦以此义、此句、此味答，如今世尊所说。是故当知：师及弟子一切同法、同义、同句、同味。”

佛告阿难：“汝知彼上座为何如比丘？”

阿难白佛：“不知，世尊。”

佛告阿难：“上座者是阿罗汉，诸漏已尽，已舍重担，正智心善解脱，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

佛告罗睺罗：“谛听！善思！当为汝说。罗睺罗，若比丘于所有地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实知，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亦复如是。

“罗睺罗，比丘如是知、如是见，于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罗睺罗，若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是名断爱缚诸结、断诸爱、止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

佛告罗睺罗："有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此三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转？谓此三受，触因、触集、触生、触转；彼彼触因，彼彼受生；若彼彼触灭，彼彼受亦灭、止、清凉、没。如是知、如是见我此识及外境界一切相，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

佛说此经已，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往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

佛告罗睺罗："有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观于乐受而作苦想，观于苦受作剑刺想，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想。若彼比丘观于乐受而作苦想，观于苦受作剑刺想，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灭想者，是名正见。"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观乐作苦想，苦受同剑刺，
　于不苦不乐，修无常灭想，
　是则为比丘，正见成就者，
　寂灭安乐道，住于最后边，
　永离诸烦恼，摧伏众魔军。"

佛说此经已，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

佛告罗睺罗："有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观于乐受，为断乐受贪使故，于我所修梵行；断苦受瞋恚使故，于我所修梵行；断不苦不乐受痴使故，于我所修梵行。

"罗睺罗，若比丘乐受贪使已断、已知，苦受恚使已断、已知，不苦不乐受痴使已断、已知者，是名比丘断除爱欲缚、去诸结、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乐受所受时，则不知乐受，
　贪使之所使，不见出要道。

苦受所受时，则不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不见出要道。
不苦不乐受，正觉之所说，
不善观察者，终不度彼岸。
比丘勤精进，正知不动转，
如此一切受，慧者能觉知，
觉知诸受者，现法尽诸漏。
明智者命终，不堕于众数，
众数既已断，永处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大海深险者，此世间愚夫所说深险，非贤圣法、律所说深险。世间所说者，是大水积聚数耳！若从身生诸受，众苦逼迫，或恼、或死，是名大海极深险处。愚痴无闻凡夫于此身生诸受，苦痛逼迫，或恼、或死，忧悲称怨，啼哭号呼，心乱发狂，长沦没溺，无止息处。多闻圣弟子于身生诸受，苦痛逼迫，或恼、或死，不生忧悲、啼哭号呼、心生狂乱，不沦生死，得止息处。”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身生诸苦受，逼迫乃至死，
忧悲不息忍，号呼发狂乱。
心自生障碍，招集众苦增，
永沦生死海，莫知休息处。
能舍身诸受，身所生苦恼，
切迫乃至死，不起忧悲想，
不啼哭号呼，能自忍众苦。
心不生障碍，招集众苦增，
不沦没生死，永得安隐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多闻圣弟子亦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诸比丘，凡夫、圣人有何差别？”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身触生诸受，苦痛逼迫，乃至夺

命，忧愁啼哭，称怨号呼。”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诸比丘，愚痴无闻凡夫身触生诸受，增诸苦痛，乃至夺命，愁忧称怨，啼哭号呼，心生狂乱；当于尔时，增长二受，若身受、若心受。譬如士夫身被双毒箭，极生苦痛。愚痴无闻凡夫亦复如是，增长二受，身受、心受，极生苦痛。所以者何？以彼愚痴无闻凡夫不了知故，于诸五欲生乐受触，受五欲乐；受五欲乐故，为贪使所使。苦受触故，则生瞋恚；生瞋恚故，为恚使所使。于此二受，若集、若灭、若味、若患、若离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生不苦不乐受，为痴使所使。为乐受所系终不离，苦受所系终不离，不苦不乐受所系终不离。云何系？谓为贪、恚、痴所系，为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

“多闻圣弟子身触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夺命，不起忧悲称怨、啼哭号呼、心乱发狂；当于尔时，唯生一受，所谓身受，不生心受。譬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毒箭，当于尔时，唯生一受，所谓身受，不生心受。为乐受触，不染欲乐；不染欲乐故，于彼乐受，贪使不使。于苦触受不生瞋恚，不生瞋恚故，恚使不使。于彼二使，集、灭、味、患、离如实知；如实知故，不苦不乐受痴使不使。于彼乐受解脱不系，苦受、不苦不乐受解脱不系。于何不系？谓贪、恚、痴不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不系。”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多闻于苦乐，非不受觉知，
彼于凡夫人，其实大有闻。
乐受不放逸，苦触不增忧，
苦乐二俱舍，不顺亦不违。
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永处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空中狂风卒起，从四方来，有尘土风、无尘土风、毗湿波风、鞞岚婆风、薄风、厚风乃至风轮起风。身中受风，亦复如是，种种受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乐心受、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受，乐食受、苦食受、不苦不乐食受，乐无食受、苦无食受、不苦不乐无食受，乐贪受、苦贪受、不苦不乐贪受，乐出要受、苦出要受、不乐不苦出要受。”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虚空中，种种狂风起，
东西南北风，四维亦如是，
有尘及无尘，乃至风轮起。
如是此身中，诸受起亦然。
若乐若苦受，及不苦不乐，
有食与无食，贪著不贪著。
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永处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客舍种种人住，若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野人猎师、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于中住。此身亦复如是，种种受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乐身受、苦身受、不苦不乐身受，乐心受、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受，乐食受、苦食受、不苦不乐食受，乐无食受、苦无食受、不苦不乐无食受，乐贪著受、苦贪著受、不苦不乐贪著受，乐出要受、苦出要受、不苦不乐出要受。”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客舍中，种种人住止，
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等，
旃陀罗野人，持戒犯戒者，
在家出家人，如是等种种。
此身亦如是，种种诸受生，
若乐若苦受，及不苦不乐，
有食与无食，贪著不贪著。
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黠慧能了知。
了知诸受故，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永处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异比丘独一静处禅思，念言：“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义？”是比丘作是

念已，从禅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禅思，念言：‘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义？’”

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变易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知诸行无常，皆是变易法，
故说受悉苦，正觉之所知。
比丘勤方便，正智不倾动，
于诸一切受，黠慧能了知。
悉知诸受已，现法尽诸漏，
身死不堕数，永处般涅槃。”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禅思，念言：“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复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义？”作是念已，从禅起，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禅思，念言：‘如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又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此有何义？’”

佛告阿难：“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行变易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复，阿难，我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以诸行渐次止息故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

阿难白佛言：“云何，世尊，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

佛告阿难：“初禅正受时，言语寂灭；第二禅正受时，觉观寂灭；第三禅正受时，喜心寂灭；第四禅正受时，出入息寂灭；空入处正受时，色想寂灭；识入处正受时，空入处想寂灭；无所有入处正受时，识入处想寂灭；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无所有入处想寂灭；想受灭正受时，想受寂灭，是名渐次诸行寂灭。”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渐次诸行止息？”

佛告阿难：“初禅正受时，言语止息；二禅正受时，觉观止息；三禅正受时，喜心止息；四禅正受时，出入息止息；空入处正受时，色想止息；识入处正受时，空入处想止息；无所有入处正受时，识入处想止息；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无所有入处想止息；想受灭正受时，想受止息，是名渐次诸行止息。”

阿难白佛：“世尊，是名渐次诸行止息。”

佛告阿难：“复有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如是止息，于余止息无过上者。”

阿难白佛："何等为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诸余止息无过上者？"

佛告阿难："于贪欲心不乐、解脱，恚、痴心不乐、解脱，是名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止息，诸余止息无过上者。"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毗婆尸如来未成佛时，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如是观，观察诸受：'云何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灭？云何受集道迹？云何受灭道迹？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离？'如是观察：'有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触集是受集，触灭是受灭。若于受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集道迹；若于受不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灭道迹；若受因缘生乐喜，是名受味；若受无常变易法，是名受患；若于受断欲贪、越欲贪，是名受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毗婆尸佛，如是式弃佛、毗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及我释迦文佛，未成佛时思惟观察诸受，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有异比丘独一静处禅思，如是观察诸受："云何受？云何受集？云何受灭？云何受集道迹？云何受灭道迹？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离？"

时，彼比丘从禅觉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禅思，观察诸受，云何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灭？云何受集道迹？云何受灭道迹？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离？"

佛告比丘："有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触集是受集，触灭是受灭。若于受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集道迹；若于受不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灭道迹；若受因缘生乐喜，是名受味；若受无常变易法，是名受患；若于受断欲贪、越欲贪，是名受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异比丘问经，尊者阿难所问经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灭？云何受集道迹？云何受灭道迹？"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比丘："有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触集是受集，触灭是受灭。若于受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集道迹；若于受不爱乐、赞叹、染著、坚住，是名受灭道迹；若受因缘生乐喜，是名受味；若受无常变易，是名受患；若于受断欲贪、越欲贪，是名受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我于诸受不如实知，受集、受灭、受集道迹、受灭道迹、受味、受患、受离不如实知，我于诸天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不得解脱、出离、脱诸颠倒，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以我于诸受、受集、受灭、受集道迹、受灭道迹、受味、受患、受离如实知故，于诸天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为脱、为出、为脱诸颠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诸受不如实知，受集、受灭、受集道迹、受灭道迹、受味、受患、受离不如实知者，非沙门、非婆罗门，不同沙门、不同婆罗门，非沙门义、非婆罗门义，非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若沙门、婆罗门于诸受如实知，受集、受灭、受集道迹、受灭道迹、受味、受患、受离如实知者，彼是沙门之沙门、婆罗门之婆罗门，同沙门、同婆罗门，沙门义、婆罗门义，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沙门、非沙门，如是沙门数、非沙门数，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壹奢能伽罗国壹奢能伽罗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欲于此中半月坐禅。诸比丘，勿复游行，唯除乞食及布萨。"即便坐禅，不复游行，唯除乞食及布萨。

尔时，世尊半月过已，敷坐具，于众前坐，告诸比丘："我以初成佛时所思惟禅法少许禅分，于今半月，思惟作是念：'诸有众生，生受皆有因缘，非无因缘。云何因缘？欲是因缘、觉是因缘、触是因缘。'

"诸比丘，于欲不寂灭、觉不寂灭、触不寂灭，彼因缘故，众生生受；以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彼欲寂灭、觉不寂灭、触不寂灭，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以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彼欲寂

灭、觉寂灭、触不寂灭，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以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彼欲寂灭、觉寂灭、触寂灭，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以彼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邪见因缘故，众生生受；邪见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脱、邪智因缘故，众生生受；邪智不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正见因缘故，众生生受；正见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因缘故，众生生受；正智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若彼欲不得者得、不获者获、不证者证生，以彼因缘故，众生生受；以彼寂灭因缘故，众生生受。是名不寂灭因缘，众生生受；寂灭因缘，众生生受。

“若沙门、婆罗门如是缘缘、缘缘集、缘缘灭、缘缘集道迹、缘缘灭道迹不如实知者，彼非沙门之沙门、非婆罗门之婆罗门，不同沙门之沙门、不同婆罗门之婆罗门，非沙门义、非婆罗门义，非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若沙门、婆罗门于此缘缘、缘缘集、缘缘灭、缘缘集道迹、缘缘灭道迹如实知者，当知是沙门之沙门、婆罗门之婆罗门，同沙门、同婆罗门，以沙门义、婆罗门义，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时。

尔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佛为说法，示教照喜。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受我三月请衣被、饮食、应病汤药。”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

时，给孤独长者知佛默然受请已，从座起去，还归自家。过三月已，众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佛告给孤独长者：“善哉！长者，三月供养衣被、饮食、应病汤乐。汝以庄严净治上道，于未来世当获安乐果报；然汝今莫得默然乐受此法，汝当精勤，时时学远离喜乐，具足身作证。”

时，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尔时，尊者舍利弗于众中坐，知给孤独长者去已，白佛言：“奇哉！世尊，善为给孤独长者说法，善劝励给孤独长者，言：‘汝已三月具足供养如来大众，净治上道，于未来世，当受乐报；汝莫默然乐著此福，汝当时时学远离喜乐，具足身作证。’世尊，若使圣弟子学远离喜乐，具足身作证，得远离五法，修满五法。云何远离五法？谓断欲所长养喜、断欲所长养忧、断欲所长养舍、断不善所长养喜、断不善所长养忧，是名五法远离。云何修满五法？谓随喜、欢喜、猗息、乐、一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圣弟子修学远离喜乐，具足身作证，远离五法，修满五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食念者、有无食念者、有无食无食念者；有食乐者、无食乐者、有无食无食乐者；有食舍者、有无食舍者、有无食无食舍者；有食解脱者、有无食解脱者、有无食无食解脱者。

"云何食念？谓五欲因缘生念。云何无食念？谓比丘离欲、离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是名无食念。云何无食无食念？谓比丘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是名无食无食念。

"云何有食乐？谓五欲因缘生乐、生喜，是名有食乐。云何无食乐？谓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是名无食乐。云何无食无食乐？谓比丘离喜贪，舍心住正念正知，安乐住彼圣说舍，是名无食无食乐。

"云何有食舍？谓五欲因缘生舍，是名有食舍。云何无食舍？谓彼比丘离喜贪，舍心住正念正知，安乐住彼圣说舍，第三禅具足住，是名无食舍。云何无食无食舍？谓比丘离苦息乐，忧喜先已离，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第四禅具足住，是名无食无食舍。

"云何有食解脱？谓色俱行。云何无食解脱？谓无色俱行。云何无食无食解脱？谓彼比丘贪欲不染、解脱，瞋恚、愚痴心不染、解脱，是名无食无食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跋陀罗比丘及尊者阿难俱住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往诣尊者跋陀罗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住。时，尊者阿难问尊者跋陀罗比丘言："云何名为见第一？云何闻第一？云何乐第一？云何想第一？云何有第一？"

尊者跋陀罗语尊者阿难言："有梵天自在造作、化如意，为世之父；若见彼梵天者，名曰见第一。

"阿难，有众生离生喜乐，处处润泽，处处敷悦，举身充满，无不满处；所谓离生喜乐，彼从三昧起，举声唱说，遍告大众：'极寂静者，离生喜乐；极乐者，离生喜乐。'诸有闻彼声者，是名闻第一。

"复次，阿难，有众生于此身离喜之乐润泽，处处润泽，敷悦充满，举身充满，无不满处，所谓离喜之乐，是名乐第一。

"云何想第一？阿难，有众生度一切识入处无所有，无所有入处具足住；若起彼想者，是名想第一。

“云何有第一？复次，阿难，有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若起彼有者，是名有第一。”

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比丘言：“多有人作如是见、如是说，汝亦同彼，有何差别？我作方便问汝，汝当谛听，当为汝说。如其所观，次第尽诸漏，是为见第一。如其所闻，次第尽诸漏，是名闻第一。如所生乐，次第尽诸漏者，是名乐第一。如其所想，次第尽诸漏者，是名想第一。如实观察，次第尽诸漏，是名有第一。”

时，二正士共论说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瓶沙王诣尊者优陀夷所，稽首作礼，退坐一面。时，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言：“云何世尊所说诸受？”

优陀夷言：“大王，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莫作是言：‘世尊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正应有二受，乐受、苦受；若不苦不乐受，是则寂灭。”如是三说，优陀夷不能为王立三受，王亦不能立二受，俱共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时，尊者优陀夷以先所说，广白世尊：“我亦不能立三受，王亦不能立二受，今故共来具问世尊如是之义，定有几受？”

佛告优陀夷：“我有时说一受，或时说二受，或说三、四、五、六、十八、三十六乃至百八受，或时说无量受。

“云何我说一受？如说所有受，皆悉是苦，是名我说一受。云何说二受？说身受、心受，是名二受。云何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云何四受？谓欲界系受、色界系受、无色界系受，及不系受。云何说五受？谓乐根、喜根、苦根、忧根、舍根，是名说五受。云何说六受？谓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云何说十八受？谓随六喜行、随六忧行、随六舍行受，是名说十八受。云何三十六受？依六贪著喜、依六离贪著喜、依六贪著忧、依六离贪著忧、依六贪者舍、依六离贪著舍，是名说三十六受。云何说百八受？谓三十六受，过去三十六、未来三十六、现在三十六，是名说百八受。云何说无量受？如说此受彼受等。比丘，如是无量名说，是名说无量受。

“优陀夷，我如是种种说受如实义，世间不解，故而共诤论，共相违反，终竟不得我法、律中真实之义以自止息。优陀夷，若于我此所说种种受义，如实解知者，不起诤论、共相违反，起、未起诤能以法、律止令休息。然，优陀夷，有二受：欲受、离欲受。云何欲受？五欲功德因缘生受，是名欲受。云何离欲受？谓比丘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是名离欲受。若有说言众生依此初禅，唯是为乐非余者，此则不然。所以者何？更有胜乐过于此故。何者是？谓比丘离有觉有观，内净，定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是名胜乐；如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入处，转转胜说。若有说言：‘唯

有此处，乃至非想非非想极乐非余。’亦复不然。所以者何？更有胜乐过于此故。何者是？谓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处，想受灭，身作证具足住，是名胜乐过于彼者。若有异学出家作是说言：‘沙门释种子唯说想受灭，名为至乐。’此所不应。所以者何？应当语言：‘此非世尊所说受乐数。’世尊说受乐数者，如说，优陀夷，有四种乐。何等为四？谓离欲乐、远离乐、寂灭乐、菩提乐。”

佛说此经已，尊者优陀夷及瓶沙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一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得尽诸漏，所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复有二法，名及色。复有三法，谓三受。复有四法，谓四食。复有五法，谓五受阴。复有六法，谓六内外入处。复有七法，谓七识住。复有八法，谓世八法。复有九法，谓九众生居。复有十法，谓十业迹。于此十法，生厌、不乐、背舍，得尽诸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一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究竟苦边，解脱于苦，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复有二法，名及色。复有三法，谓三受。复有四法，谓四食。复有五法，谓五受阴。复有六法，谓六内外入处。复有七法，谓七识住。复有八法，谓世八法。复有九法，谓九众生居。复有十法，谓十业迹。于此十法，生正厌离、不乐、背舍，究竟苦边，解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一法，观察无常、观察变易、观察离欲、观察灭、观察舍离，得尽诸漏，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复有二法，名及色。复有三法，谓三受。复有四法，谓四食。复有五法，谓五受阴。复有六法，谓六内外入处。复有七法，谓七识住。复有八法，谓世八法。复有九法，谓九众生居。复有十法，谓十业迹。于此十法，正观无常、观察变易、观察离欲、观察灭、观察舍离，得尽诸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一法，观察无常、观察变易、观察离欲、观察灭、观察舍离，究竟苦边，解脱于苦，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复有二法，名及色。复有三法，谓三受。复有四法，谓四食。复有五法，谓五受阴。复有六法，谓六内外入处。复有七法，谓七识

住。复有八法，谓世八法。复有九法，谓九众生居。复有十法，谓十业迹。于此十业迹，观察无常、观察变易、观察离欲、观察灭、观察舍离，究竟苦边，解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十八

弟子所说诵第四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竭提国那罗聚落。

尔时，尊者舍利弗亦在摩竭提国那罗聚落。

时，有外道出家名阎浮车，是舍利弗旧善知识，来诣舍利弗，问讯、共相慰劳已，退坐一面，问舍利弗言：“贤圣法、律中，有何难事？”

舍利弗告阎浮车：“唯出家难。”

“云何出家难？”

答言：“爱乐者难。”

“云何爱乐难？”

答言：“乐常修善法难。”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常修善法增长耶？”

答言：“有，谓八正道，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阎浮车言：“舍利弗，此则善道，此则善向，修习多修习，于诸善法常修习增长。舍利弗，出家常修习此道，不久疾得尽诸有漏。”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比阎浮车所问序四十经。

阎浮车问舍利弗：“云何名善说法者？为世间正向？云何名为世间善逝？”

舍利弗言：“若说法调伏欲贪，调伏瞋恚，调伏愚痴，是名世间说法者。若向调伏欲贪，向调伏瞋恚，向调伏愚痴，是名正向。若贪欲已尽，无余断知，瞋恚、愚痴已尽，无余断知，是名善断。”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能起善断？”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涅槃者，云何为涅槃？”

舍利弗言：“涅槃者，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涅槃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舍利弗言：“为断贪欲故，断瞋恚故，断愚痴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断贪欲、瞋恚、愚痴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己，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有漏尽，云何名为有漏尽？”

舍利弗言：“有漏者，三有漏，谓欲有漏、有有漏、无明有漏。此三有漏，欲尽无余，名有漏尽。”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习修，得漏尽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阿罗汉者，云何名阿罗汉？”

舍利弗言：“贪欲已断无余，瞋恚、愚痴已断无余，是名阿罗汉。”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阿罗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阿罗汉者，云何名阿罗汉者？”

舍利弗言：“贪欲永尽无余，瞋恚、愚痴永尽无余，是名阿罗汉者。”

复问：“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阿罗汉者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无明者，云何为无明？”

舍利弗言：“所谓无明者，于前际无知，后际无知，前、后、中际无知，佛、法、僧宝无知，苦、集、灭、道无知，善、不善、无记无知，内无知、外无知；若于彼彼事无知暗障，是名无明。”

阎浮车语舍利弗：“此是大暗积聚。”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无明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时。”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复问尊者舍利弗：“所谓有漏，云何有漏？”如前说。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有，云何为有？”

舍利弗言：“有谓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有身，云何有身？”

舍利弗言：“有身者，五受阴。云何五受阴？谓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断此有身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苦者，云何为苦？”

舍利弗言：“苦者，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略说五受阴苦，是名为苦。”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断此苦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流者，云何为流？”

舍利弗言：“流者，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流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扼者，云何为扼？”

“扼如流说。”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取者，云何为取？”

舍利弗言：“取者，四取，谓欲取、我取、见取、戒取。”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取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缚者，云何为缚？”

舍利弗言：“缚者，四缚，谓贪欲缚、瞋恚缚、戒取缚、我见缚。”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缚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结者，云何为结？”

舍利弗言：“结者，九结，谓爱结、恚结、慢结、无明结、见结、他取结、疑结、嫉结、悭结。”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结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使者，云何为使？”

舍利弗言：“使者，七使，谓贪欲使、瞋恚使、有爱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使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欲者，云何为欲？"

舍利弗言："欲者，谓眼所识色可爱、乐、念，染著色；耳声、鼻香、舌味、身所识触可爱、乐、念，染著触。阎浮车，此功德非欲，但觉想思惟者。"

是时，舍利弗即说偈言：

"非彼爱欲使，世间种种色，
唯有觉想者，是则士夫欲。
彼诸种种色，常在于世间，
调伏爱欲心，是则黠慧者。"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欲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言："所谓盖者，云何为盖？"

舍利弗言："盖者有五盖，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五盖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蘇息者，云何为蘇息？"

舍利弗言："蘇息者，谓断三结。"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三结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得蘇息者，云何为得蘇息者？"

舍利弗言："得蘇息者，谓三结已尽、已知。"

复问："有道有向，断此结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得上蘇息，云何为得上蘇息？"

舍利弗言："得上蘇息者，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是名得上蘇息。"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上蘇息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得上蘇息处，云何为得上蘇息处？"

舍利弗言："得上蘇息处者，谓贪欲已断、已知，永尽无余；瞋恚、愚痴已断已知，永尽无余，是为得上蘇息处。"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上蘇息处耶？"
舍利弗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清凉，云何为清凉？"
舍利弗言："清凉者，五下分结尽，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
复问："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断此五下分结，得清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得清凉，云何为得清凉？"
舍利弗言："五下分已尽、已知，是名得清凉。"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修习多修习，得清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上清凉者，云何为上清凉？"
舍利弗言："上清凉者，谓贪欲永尽无余，瞋恚、愚痴永尽无余，一切烦恼永尽无余，是名上清凉。"
复问："有道有向，得此上清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得上清凉，云何名得上清凉？"
舍利弗言："得上清凉者，谓贪欲永尽无余，已断、已知；瞋恚、愚痴永尽无余，已断、已知，是名得上清凉。"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得此上清凉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爱，云何为爱？"
舍利弗言："有三爱，谓欲爱、色爱、无色爱。"
复问："有道有向，断此三爱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谓业迹，云何为业迹？"
舍利弗言："业迹者，十不善业迹，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断此十业迹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阎浮车问舍利弗："所谓秽者，云何为秽？"
舍利弗言："秽者，谓三秽：贪欲秽、瞋恚秽、愚痴秽。"
复问："舍利弗，有道有向，断此三秽耶？"

舍利弗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稊，如是垢、腻、刺、恋、缚亦尔。

如阎浮车所问经，沙门出家所问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亦在彼住。时，尊者舍利弗语诸比丘：“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身作证具足住，于有身灭、涅槃心不乐著，顾念有身。譬如士夫胶著于手，以执树技，手即著树，不能得离。所以者何？胶著手故。比丘，无量三摩提身作证，心不乐著有身灭、涅槃，顾念有身，终不得离，不得现法随顺法教，乃至命终，亦无所得，还复来生此界，终不能得破于痴冥。譬如聚落傍有泥池，泥极深溺，久旱不雨，池水干消，其地破裂。如是，比丘，不得见法随顺法教，乃至命终，亦无所得，来生当复还堕此界。
“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身作证具足住，于有身灭、涅槃心生信乐，不念有身。譬如士夫以干净手执持树枝，手不著树。所以者何？以手净故。如是，比丘，得无量三昧，身作证具足住，于有身灭、涅槃心生信乐，不念有身，现法随顺法教，乃至命终，不复来还生于此界。是故，比丘，当勤方便，破坏无明。譬如聚落傍有泥池，四方流水及数天雨，水常入池，其水盈溢，稊恶流出，其池清净；如是皆得现法随顺法教，乃至命终，不复还生此界。是故，比丘，当勤方便，破坏无明。”
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若阿练若比丘或于空地、林中、树下，当作是学，内自观察思惟：‘心中自觉有欲想不？’若不觉者，当于境界，或于净相，若爱欲起，违于远离。譬如士夫用力乘船，逆流而上，身小疲怠，船则倒还，顺流而下。如是，比丘，思惟净想，还生爱欲，违于远离；是比丘学时，修下方便，行不淳净，是故还为爱欲所漂，不得法力，心不寂静，不一其心，于彼净相随生爱欲，流注浚输，违于远离。当知是比丘不敢自记，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
“若比丘或于空地、林中、树下，作是思惟：‘我内心中为离欲不？’是比丘当于境界，或取净相，若觉其心于彼远离，顺趣浚注。譬如鸟翮，入火则卷，不可舒展。如是，比丘或取净相，即顺远离，流注浚输。比丘，当如是知，于方便行，心不懈怠，得法寂静，寂止、息、乐，淳净一心，谓我思惟已，于净相顺于远离，随顺修道，则能堪任自记，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
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

尔时，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于路边见一大枯树，即于树下敷坐具，敛身正坐，语诸比丘：“若有比丘修习禅思，得神通力，心得自在，欲令此枯树成地，即时为地。所以者何？谓此枯树中有地界，是故，比丘得神通力，心作地解，即成地不异。若有比丘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欲令此树为水、火、风、金、银等物，悉皆成就不异。所以者何？谓此枯树有水界故。是故，比丘，禅思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欲令枯树成金，即时成金不异；及余种种诸物，悉成不异。所以者何？以彼枯树有种种界故。是故，比丘，禅思得神通力，自在如意，为种种物悉成不异。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舍利弗说是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

尔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其犯戒者，以破戒故，所依退减，必不乐住；不乐住已，失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解脱已，永不能得无余涅槃。如树根坏，枝叶华果悉不成就。犯戒比丘亦复如是，功德退减，心不乐住；不信乐已，失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解脱；失解脱已，永不能得无余涅槃。

“持戒比丘根本具足，所依具足，心得信乐；得信乐已，心得欢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解脱；得解脱已，悉能疾得无余涅槃。譬如树根不坏，枝叶华果悉得成就。持戒比丘亦复如是，根本具足，所依成就，心得信乐；得信乐已，欢喜、息、乐、寂静三昧、如实知见、厌离、离欲、解脱，疾得无余涅槃。”

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若诸比丘诤起相言，有犯罪比丘、举罪比丘，彼若不依正思惟自省察者，当知彼比丘长夜强梁，诤讼转增，共相违反，结恨弥深，于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若比丘有此已起诤讼，若犯罪比丘、若举罪比丘，俱依正思惟自省察克责，常知彼比丘不长夜强梁，共相违反，结恨转增，于所起之罪，能以法、律止令休息。

“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比丘应如是思惟：‘我不是、不类、不应作罪，令彼见我。若我不为此罪，彼则不见；以彼见我罪，不喜嫌责，故举之耳！余比丘闻者，亦当嫌责。是故长夜诤讼，强粱转增，诤讼相言，于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我今自知，如己

输税。’是名比丘于所起罪能自观察。

“云何举罪比丘能自省察？举罪比丘应如是念：‘彼长老比丘作不类罪，令我见之。若彼不作此不类罪者，我则不见。我见其罪，不喜故举；余比丘见，亦当不喜故举之。长夜诤讼，转增不息，不能以正法、律止所起罪，令其休息。我从今日，当自去之，如己输税。’如是举罪比丘善能依正思惟，内自观察。

“是故，诸比丘有罪及举罪者，当依正思惟，而自观察，不令长夜强梁增长。诸比丘，得不诤讼；所起之诤，能以法、律止令休息。”

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诸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举罪比丘欲举他罪者，令心安住，几法得举他罪？”

佛告舍利弗：“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得举他罪。云何为五？实非不实、时不非时、义饶益非非义饶益、柔软不粗涩、慈心不瞋恚。舍利弗，举罪比丘具此五法，得举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举比丘复以几法自安其心？”

佛告舍利弗：“被举比丘当以五法令安其心，念言：‘彼何处得？为实莫令不实，令时莫令非时，令是义饶益莫令非义饶益，柔软莫令粗涩，慈心莫令瞋恚。’舍利弗，被举比丘当具此五法，自安其心。”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见举他罪者，不实非实、非时非是时、非义饶益非为义饶益、粗涩不柔软、瞋恚非慈心。世尊，于不实举他罪比丘，当以几法饶益令其改悔？”

佛告舍利弗：“不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其改悔，当语之言：‘长老，汝今举罪，不实非是实，当改悔；不时非是时、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粗涩非柔软、瞋恚非慈心，汝当改悔。’舍利弗，不实举他罪比丘当以此五法饶益令其改悔，亦令当来世比丘不为不实举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不实举罪比丘复以几法令不变悔？”

佛告舍利弗：“彼不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不自变悔。彼应作是念：‘彼比丘不实举罪非是实、非时非是时、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粗涩非柔软、瞋恚非慈心，我真不变悔。’被不实举罪比丘当以此五法自安其心，不自变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比丘举罪实非不实、时不非时、义饶益不非义饶益、柔软非粗涩、慈心非瞋恚，实举罪比丘当以几法饶益令不改变？”

佛告舍利弗：“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不变悔，当作是言：‘长老，汝实举罪非不实、时不非时、义饶益不非义饶益、柔软非粗涩、慈心非瞋恚。’舍利弗，实举罪比丘当以此五法义饶益令不变

悔，亦令来世实举罪比丘而不变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实举罪比丘当以几法饶益令不变悔？”

佛告舍利弗：“彼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不变悔，当作是言：‘彼比丘实举罪非不实，汝莫变悔；时不非时、义饶益不非义饶益、柔软非粗涩、慈心非瞋恚，汝莫变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见彼实举罪比丘有瞋恚者。世尊，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几法令于瞋恨而自开觉？”

佛告舍利弗：“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五法令自开觉，当语彼言：‘长老，彼比丘实举汝罪，非不实。汝莫瞋恨乃至慈心非瞋恚，汝莫瞋恨。’舍利弗，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此五法，令于恚恨而得开觉。”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实、不实举我罪者，于彼二人，我当自安其心。若彼实者，我当自知；若不实者，当自开解言：‘此则不实，我今自知无此法也。’世尊，我当如是，如世尊所说解材譬经说，教诸沙门：‘若有贼来，执汝以锯解身，汝等于贼起恶念恶言者，自生障碍。’是故，比丘，若以锯解汝身，汝当于彼勿起恶心变易及起恶言，自作障碍。于彼人所，当生慈心，无怨无恨，于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应当学！是故，世尊，我当如是，如世尊所说，解身之苦，当自安忍，况复小苦、小谤而不安忍？沙门利、沙门欲，欲断不善法，欲修善法；于此不善法当断，善法当修，精勤方便，善自防护，系念思惟，不放逸行，应当学！”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若举他比丘罪，实非不实、时非不时、义饶益非非义饶益、柔软非粗涩、慈心不瞋恚，然彼被举比丘有怀瞋恚者。”

佛问舍利弗：“何等像类比丘闻举其罪而生瞋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彼比丘谄曲幻伪、欺诳不信、无惭无愧、懈怠失念、不定恶慧、慢缓、违于远离、不敬戒律、不顾沙门、不勤修学、不自省察、为命出家、不求涅槃，如是等人，闻我举罪，则生瞋恚。”

佛问舍利弗：“何等像类比丘闻汝举罪而不瞋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不谄曲、不幻伪、不欺诳、有信、惭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缓、不舍远离、深敬戒律、顾沙门行、尊崇涅槃、为法出家、不为性命，如是比丘闻我举罪，欢喜顶受，如饮甘露。譬如刹利、婆罗门女，沐浴清净，得好妙华，爱乐顶戴，以冠其首。如是，比丘不谄曲、不幻伪、不欺诳、正信、惭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缓、心存远离、深敬戒律、顾沙门行、勤修自省、为法出家、志求涅槃，如是比丘闻我举罪，欢喜顶受，如饮甘露。”

佛告舍利弗：“若彼比丘谄曲幻伪、欺诳、不信、无惭无愧、懈怠失念、不定恶慧、慢缓、违于远离、不敬戒律、不顾沙门行、不求

涅槃、为命出家，如是比丘不应教授、与共言语。所以者何？此等比丘破梵行故。若彼比丘不谄曲、不幻伪、不欺诳、信心、惭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缓、心存远离、深敬戒律、顾沙门行、志崇涅槃、为法出家，如是比丘应当教授。所以者何？如是比丘能修梵行，能自建立故。”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罗揵陀卖衣者庵罗园。

尔时，舍利弗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深信世尊，过去、当来、今现在，诸沙门、婆罗门所有智慧，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况复过上？”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善哉所说，第一之说，能于众中作师子吼，自言深信世尊，言过去、当来、今现在，沙门、婆罗门所有智慧，无有与佛菩提等者，况复过上？”

佛问舍利弗：“汝能审知过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

世尊复问：“舍利弗，知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脱、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复知未来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脱、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复能知今现在佛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脱、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若不知过去、未来、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中所有诸法，云何如是赞叹？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说言：‘我深信世尊，过去、当来诸沙门、婆罗门所有智慧，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况复过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能知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之分齐，然我能知诸佛世尊法之分齐。我闻世尊说法，转转深、转转胜、转转上、转转妙。我闻世尊说法，知一法即断一法，知一法即证一法，知一法即修习一法，究竟于法，于大师所得净信，心得净，世尊是等正觉。

“世尊，譬如国王有边城，城周匝方直，牢固坚密，唯有一门，无第二门，立守门者，人民入出皆从此门，若入若出，其守门者，虽复不知人数多少，要知人民唯从此门，更无他处。如是，我知过去诸佛、如来、应、等正觉悉断五盖恼心，令慧力羸、堕障碍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处，修七觉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当来世诸佛世尊亦断五盖恼心，令慧力羸、堕障碍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处，

修七觉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现在诸佛、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亦断五盖恼心，令慧力羸、堕障碍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处，修七觉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过去、未来、今现在佛悉断五盖恼心，慧力羸、堕障碍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处，修七觉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是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

时，有月子比丘，是提婆达多弟子，诣尊者舍利弗，共相问讯慰劳已，退住一面。退住一面已，尊者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提婆达多比丘为诸比丘说法不？”

月子比丘答言：“说法。”

尊者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提婆达多云何说法？”

月子比丘语尊者舍利弗言：“彼提婆达多如是说法言：‘比丘心法修心，是比丘能自记说：我已离欲，解脱五欲功德。’”

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汝提婆达多何以不说法言：‘比丘心法善修心，离欲心，离瞋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不转还欲有、色有、无色有法，彼比丘能自记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耶？”

月子比丘言：“彼不能也，尊者舍利弗。”

尔时，尊者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若有比丘心法善修心者，能离贪欲心、瞋恚、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无痴法，是比丘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譬如村邑，近有大石山，不断、不坏、不穿、厚密，正使东方风来，不能令动，亦复不能过至西方；如是南、西、北方四维风来，不能倾动，亦不能过。如是，比丘心法善修心者，离贪欲心，离瞋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是比丘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譬如因陀铜铁及铜柱深入地中，筑令坚密，四方风吹不能倾动。如是，比丘心法善修心已，离贪欲心，离瞋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是比丘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譬如石柱长十六肘，八肘入地，四方风吹不能倾动。如是，比丘心法善修心已，悉离贪欲心，离瞋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譬如火烧未烧者，烧已不复更烧。如是，比丘心法修心已，离贪欲心，离瞋恚心，离愚痴心，得无贪法、无恚法、无痴法，能自记

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舍利弗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尊者舍利弗亦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乞食已，于一树下食。
　　时，有净口外道出家尼从王舍城出，少有所营，见尊者舍利弗坐一树下食，见已，问言：“沙门食耶？”
　　尊者舍利弗答言：“食。”
　　复问：“云何，沙门下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复问：“仰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复问：“云何，方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复问：“四维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复问：“我问：‘沙门食耶？’答我言：‘食。’我问：‘仰口耶？’答我言：‘不。”下口食耶？’答我言：‘不。”方口食耶？’答我言：‘不。”四维口食耶？’答我言：‘不。’如此所说，有何等义？”
　　尊者舍利弗言：“姊妹，诸所有沙门、婆罗门明于事者、明于横法、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门、婆罗门下口食也。若诸沙门、婆罗门仰观星历，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门、婆罗门则为仰口食也。若诸沙门、婆罗门为他使命，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门、婆罗门则为方口食也。若有沙门、婆罗门为诸医方种种治病，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门、婆罗门则为四维口食也。姊妹，我不堕此四种邪命而求食也。然我，姊妹，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是故我说不为四种食也。”
　　时，净口外道出家尼闻尊者舍利弗所说，欢喜随喜而去。
　　时，净口外道出家尼于王舍城里巷四衢处赞叹言：“沙门释子净命自活，极净命自活；诸有欲为施者，应施沙门释种子；若欲为福者，应于沙门释子所作福。”
　　时，有诸外道出家闻净口外道出家尼赞叹沙门释子声，以嫉妒心，害彼净口外道出家尼，命终之后生兜率天，以于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一时，世尊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我于此耆阇崛山中住，我独一静处，作如是念：‘云何为圣默

然？’复作是念：‘若有比丘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是名圣默然。’复作是念：‘我今亦当圣默然，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具足住多住；多住已，复有觉有观心起。’尔时，世尊知我心念，于竹园精舍没，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语我言：‘目揵连，汝当圣默然，莫生放逸！’我闻世尊说已，即复离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如是再三，佛亦再三教我：‘汝当圣默然，莫放逸！’我即复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

“若正说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者，则我身是也。所以者何？我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禅、解脱、三昧、正受。譬如转轮圣王长太子，虽未灌顶，已得王法，不勤方便，能得五欲功德。我亦如是，为佛之子，不勤方便，得禅、解脱、三昧、正受，于一日中，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三教授我，以大人处所建立于我。”

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一时，世尊住王舍城，我住耆阇崛山中。我独一静处，作如是念：‘云何名为圣住？’复作是念：‘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无相心正受，身作证具足住，是名圣住。’我作是念：‘我当于此圣住，不念一切相、无相心正受，身作证具足住多住；多住已，取相心生。’尔时，世尊知我心念，如力士屈伸臂顷，以神通力，于竹园精舍没，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语我言：‘目揵连，汝当住于圣住，莫生放逸！’我闻世尊教已，即离一切相，无相心正受，身作证具足住。如是至三，世尊亦三来教我：‘汝当住于圣住，莫生放逸！’我闻教已，离一切相，无相心正受，身作证具足住。

“诸大德，若正说佛子者，则我身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所以者何？我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禅、解脱、三昧、正受。譬如转轮圣王太子，虽未灌顶，已得王法，不勤方便，能得五欲功德。我亦如是，为佛之子，不勤方便，得禅、解脱、三昧、正受，于一日中，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三教授我，以大人处建立于我。”

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阿难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于一房共住。

时，尊者舍利弗于后夜时告尊者目揵连：“奇哉！尊者目揵连，汝于今夜住寂灭正受。”

尊者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语，尊者目揵连言：“我都不闻汝喘息之声。”

尊者目揵连言：“此非寂灭正受，粗正受住耳！尊者舍利弗，我于今夜与世尊共语。”

尊者舍利弗言：“目揵连，世尊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去此极远，云何共语？汝今在竹园，云何共语？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为是世尊神通力来至汝所？”

尊者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我不以神通力诣世尊所，世尊不以神通力来至我所，然我于舍卫国王舍城中闻，世尊及我俱得天眼、天耳故。我能问世尊：‘所谓殷勤精进，云何名为殷勤精进？’世尊答我言：‘目揵连，若此比丘昼则经行、若坐，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初夜若坐、经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于中夜时，出房外洗足，还入房，右胁而卧，足足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知，作起思惟；于后夜时，徐觉徐起，若坐亦经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目揵连，是名比丘殷勤精进。’”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目揵连言：“汝大目揵连真为大神通力、大功德力，安坐而坐，我亦大力，得与汝俱。目揵连，譬如大山，有人持一小石，投之，大山色味悉同；我亦如是，得与尊者大力大德，同座而坐。譬如世间鲜净好物，人皆顶戴；如是，尊者目揵连大德大力，诸梵行者皆应顶戴。诸有得遇尊者目揵连交游往来，恭敬供养者，大得善利；我今亦得与尊者大目揵连交游往来，亦得善利。”

时，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我今得与大智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如以小石投之大山，得同其色；我亦如是，得与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为第二伴。”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耆阇崛山。时，释提桓因居上妙堂观，于夜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时，释提桓因光明普照耆阇崛山，周匝大明。

尔时，释提桓因坐已，即说偈言：

“能伏于悭垢，大德随时施，
　是名施中贤，来世见殊胜。”

时，大目揵连问帝释言：“憍尸迦，云何为调伏悭垢，见于殊胜，而汝说言：

“能调伏悭垢，大德随时施，
　　是则施中贤，来世见殊胜？”

时，天帝释答言：“尊者大目揵连，胜婆罗门大姓、胜刹利大姓、胜长者大姓、胜四王天、胜三十三天！稽首敬礼故。尊者大目揵连，我为胜婆罗门大姓、胜刹利大姓、胜长者大姓、胜四王天、胜三十三天恭敬作礼，见斯果报，故说此偈。复次，尊者大目揵连，乃至日所周行，照于诸方，至千世界、千月千日、千须弥山王、千弗婆提舍、千郁多罗提舍、千瞿陀尼迦、千阎浮提、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炎摩天、千兜率陀天、千化乐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名为小千世界。此小千世界中，无有堂观与毗阇延堂观等者；毗阇延有百一楼观，观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七天后，后各七侍女。尊者大目揵连，于小千世界无有如是堂观端严如毗阇延者，我见是调伏悭故，有此妙果，故说斯偈。”

大目揵连语帝释言：“善哉！善哉！憍尸迦，汝能见此胜妙果报，而说斯偈。”

时，天帝释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欢喜随喜，忽然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时，尊者大目揵连在耆阇崛山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独一静处禅思，作是念：“昔有时，释提桓因于界隔山石窟中，问世尊爱尽解脱之义；世尊为说，闻已随喜，似欲更有所问义。我今当往问其喜意。”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于耆阇崛山没，至三十三天，去一分陀利池不远而住。

时，天帝释与五百婇女游戏浴池，有诸天女，音声美妙。尔时，帝释遥见尊者大目揵连，语诸天女言：“莫歌！莫歌！”时，诸天女即便默然，天帝释即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尊者大目揵连问帝释言：“汝先于界隔山中问世尊爱尽解脱义，闻已随喜。汝意云何？为闻说随喜？为更欲有所问，故随喜耶？”

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乐，或忆先事，或时不忆。世尊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问事者，今可往问世尊，如世尊说，如当受持。然我此处有好堂观，新成未久，可入观看。”

时，尊者大目揵连默然受请，即与天帝释共入堂观。彼诸天女遥见帝释来，皆作天乐，或歌或舞。诸天女辈著身璎珞庄严之具，出妙音声，合于五乐，如善作乐，音声不异。诸天女辈既见尊者大目揵连，悉皆惭愧，入室藏隐。

时，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观此堂观地好平正，其壁、柱、梁、重阁、窗牖、罗网、帘障，悉皆严好。”

尊者大目揵连语帝释言：“憍尸迦，先修善法福德因缘，成此妙

果。”

如是，帝释三自称叹，问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目揵连亦再三答。

时，尊者大目揵连作是念：“今此帝释极自放逸，著界神住，叹此堂观。我当令彼心生厌离。”即入三昧，以神通力，以一足指撇其堂观，悉令震动。时，尊者大目揵连即没不现。

诸天女众见此堂观震掉动摇，颠沛恐怖，东西驰走，白帝释言：“此是憍尸迦大师！有此大功德力耶？”

时，天帝释语诸天女：“此非我师，是大师弟子大目揵连，梵行清净，大德大力者。”

诸天女言：“善哉！憍尸迦，乃有如此梵行大德大力同学，大师德力当复如何！”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三十三天驄色虚软石上，去波梨耶多罗、拘毗陀罗香树不远夏安居，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安居。

时，诸四众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大目揵连：“知世尊夏安居处不？”

尊者大目揵连答言：“我闻世尊在三十三天驄色虚软石上，去波梨耶多罗、拘毗陀罗香树不远夏安居，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

时，诸四众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欢喜随喜，各从座起，作礼而去。

时，诸四众过三月安居已，复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时，尊者大目揵连为诸四众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

时，诸四众从座而起，稽首作礼，白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大目揵连，当知我等不见世尊已久，众甚虚渴欲见世尊。尊者大目揵连，若不惮劳者，愿为我等往诣三十三天，普为我等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又白世尊：‘阎浮提四众愿见世尊，而无神力升三十三天礼敬世尊，三十三天自有神力来下人中。惟愿世尊还阎浮提，以哀愍故。’”

时，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

时，诸四众知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许已，各从座起，作礼而去。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知四众去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如大力士屈伸臂顷，从舍卫国没，于三十三天驄色虚软石上，去波梨耶多罗、拘毗陀罗香树不远而现。

尔时，世尊与三十三天众无量眷属围绕说法。

时，尊者大目揵连遥见世尊，踊跃欢喜，作是念：“今日世尊，诸天大众围绕说法，与阎浮提众会不异。”

尔时，世尊知尊者大目揵连心之所念，语尊者大目揵连言：“大

目揵连，非为自力，我欲为诸天说法，彼即来集；欲令其去，彼即还去。彼随心来，随心去也。”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世尊言：“种种诸天大众云集，彼天众中，有曾从佛世尊闻所说法，得不坏净，身坏命终，来生于此？”

佛告尊者大目揵连：“如是！如是！此中种种诸天来云集者，有从宿命闻法，得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身坏命终，来生于此。”

时，天帝释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叹说，诸天众共语已，语尊者大目揵连：“如是！如是！尊者大目揵连，此中种种众会皆是宿命，曾闻正法，得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身坏命终，来生于此。”

时，有异比丘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及天帝释语言善相述可已，语尊者大目揵连：“如是！如是！尊者大目揵连，是中种种诸天来会此者，皆是宿命曾闻正法，得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身坏命终，而来生此。”

时，有一天子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我亦成就于佛不坏净，故来生此。”

复有天子言：“我得法不坏净。”

有言得僧不坏净，有言圣戒成就，故来生此。如是诸天无量千数，于世尊前各自记说得须陀洹法，悉于佛前即没不现。

时，尊者大目揵连知诸天众去，不久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白佛言：“世尊，阎浮提四众稽首敬礼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四众思慕，愿见世尊，又白世尊：‘我等人间无有神力升三十三天礼觐世尊，然彼诸天有大德力悉能来下至阎浮提。惟愿世尊还阎浮提，愍四众故。’”

佛告目揵连：“汝可还彼，语阎浮提人：‘却后七日，世尊当从三十三天还阎浮提僧迦舍城，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

尊者大目揵连受世尊教，即入三昧，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三十三天没，至阎浮提，告诸四众：“诸人当知：世尊却后七日，从三十三天还阎浮提僧迦舍城，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

如期七日，世尊从三十三天下阎浮提僧迦舍城优昙钵树下，天龙鬼神，乃至梵天，悉从来下，即于此时，名此会名天下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四十天子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稽首作礼，退坐一面。

时，尊者大目揵连语诸天子言：“善哉！诸天子，于佛不坏净成就，法、僧不坏净成就。”

时，四十天子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尊者大目揵连：“我等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故生天上。”

有一天言：“得于佛不坏净。”

有言得法不坏净，有言得僧不坏净，有言圣戒成就，身坏命终，得生天上。

时，四十天子于尊者大目揵连前，各自记说得须陀洹果，即没不现。

如四十天子，如是四百、八百、十千天子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比丘共在耆阇崛山中。

尊者勒叉那晨朝诣尊者大目揵连所，语尊者大目揵连：“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时，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即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行至一处，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欣然微笑。

尊者勒叉那见微笑已，即问尊者大目揵连言：“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非无因缘，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言：“所问非时，且入王舍城乞食，还于世尊前，当问是事，是应时问，当为汝说。”

时，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入王舍城乞食而还，洗足，举衣钵，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我今晨朝与汝共出耆阇崛山乞食，汝于一处欣然微笑，我即问汝微笑因缘，汝答我言所问非时，今复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我路中见一众生，身如楼阁，啼哭号呼，忧悲苦痛，乘虚而行。我见是已，作是思惟：‘如是众生受如此身，而有如是忧悲大苦，故发微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我声闻中，住实眼、实智、实义、实法，决定通达，见是众生。我亦见此众生，而不说者，恐人不信。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有不信者，是愚痴人长夜受苦。”

佛告诸比丘：“过去世时，彼大身众生在此王舍城，为屠牛儿，以屠牛因缘故，于百千岁堕地狱中；从地狱出，有屠牛余罪，得如是身，常受如是忧悲恼苦。如是，诸比丘，如尊者大目揵连所见不异，汝等受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在耆阇崛山。

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语尊者大目揵连：“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即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行至一处，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欣然微笑。

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即问言：“尊者，若佛及佛声

闻弟子欣然微笑，非无因缘，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言：“所问非时，且乞食，还于世尊前，当问是事，是应时问。”

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食已还，洗足，举衣钵，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我今晨朝与汝共入王舍城乞食，汝于一处欣然微笑，我即问汝何因缘笑？汝答我言所问非时，我今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我于路中见一众生，筋骨相连，举身不净，臭秽可厌，乌、鸱、雕、鹫、野干、饿狗随而护食，或从胁肋探其内藏而取食之，极大苦痛，啼哭号呼。我见是已，心即念言：‘如是众生得如是身，而受如是不饶益苦。’”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比丘，我声闻中住实眼、实智、实义、实法，决定通达，见如是众生。我亦见是众生，而不说者，恐不信故。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有不信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诸比丘，是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屠牛弟子，缘屠牛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彼屠牛恶行余罪缘故，今得此身，续受如是不饶益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汝等受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在耆阇崛山中。

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语尊者大目揵连：“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即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行至一处，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欣然微笑。

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即问言：“尊者，若佛及佛声闻弟子欣然微笑，非无因缘，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言：“所问非时，且乞食，还于世尊前，当问是事，是应时问。”

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已，还洗足，举衣钵，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我今晨朝共入王舍城乞食，汝于一处欣然微笑，我即问汝微笑因缘，汝答我言所问非时，我今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语勒叉那：“我于路中见一大众生，举身无皮，纯一肉段，乘空而行，乌、鸱、雕、鹫、野干、饿狗随而护食，或从胁肋探其内藏而取食之，苦痛切迫，啼哭号呼。我即思惟：‘如是众生得如是身，乃受如是不饶益苦。’”

佛告诸比丘：“善哉！比丘，我声闻中，住实眼、实智、实义、实法，决定通达，见是众生。我亦见是众生，而不说者，恐不信故。

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有不信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诸比丘，是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屠羊者，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今得此身，余罪缘故，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无异，汝等受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无皮，形如脯腊，乘虚而行，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屠羊弟子，屠羊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今得此身，续受斯罪。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无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无皮，形如肉段，乘虚而行，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自堕其胎，缘斯罪故，堕地狱中已百千岁受无量苦；以余罪故，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无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生毛，毛如大针，针皆火燃，还烧其体，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调象士，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调象士，如是调马士、调牛士、好谗才人者，及诸种种苦切人者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身生毛，毛利如刀，其毛火燃，还割其体，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好乐战诤，刀剑伤人，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遍身生毛，其毛似箭，皆悉火燃，还烧其身，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曾为猎师，射诸禽兽，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生毛，毛如[矛＋贊]矛，毛悉火燃，还烧其身，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屠猪人，[矛＋贊]杀群猪，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我于路中见一大身无头众生，两边生目，胸前生口，身常流血，诸虫唼食，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好断人头，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人头，捉头亦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我于路中见一众生，阴卵如瓮，坐则踞上，行则肩担。"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王舍城作锻铜师，伪器欺人，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锻铜师，如是斗秤欺人、村主、市监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众生，以铜铁罗网自缠其身，火常炽然，还烧其体，痛彻骨髓，乘虚而行，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捕鱼师，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捕鱼师，捕鸟、网兔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众生，顶有铁磨，盛火炽然，转磨其顶，乘虚而行，受无量苦，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卜占女人，转式卜占，欺妄惑人，以求财物，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众生，其身独转，

犹若旋风，乘虚而行，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卜占师，误惑多人，以求财物，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众生，伛身藏行，状如恐怖，举体被服，悉皆火燃，还烧其身，乘虚而行，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好行他淫，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时，尊者大目揵连、尊者勒叉那比丘晨朝共入波罗奈城乞食。于路中，尊者大目揵连思惟顾念，欣然微笑。

时，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揵连言：“世尊及世尊弟子欣然微笑，必有因缘，何缘尊者今日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此非时问，具乞食，还诣世尊前，当问此事。”

时，俱入城乞食，还洗足，举衣钵，俱诣世尊，稽首礼足，退坐一面。时，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晨朝路中何因何缘欣然微笑？”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脓坏，臭秽不净，乘虚而行，乌、鸱、雕、鹫、野干、饿狗随逐护食，啼哭号呼。我念众生得如是身，受如是苦，一何痛哉！”

佛告诸比丘：“我亦见此众生，而不说者，恐不信故。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有不信者，是愚痴人长夜受苦。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波罗奈城为女人卖色自活。时，有比丘于迦葉佛所出家，彼女人以不清净心请彼比丘，比丘直心受请，不解其意，女人瞋恚，以不净水洒比丘身，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乃至“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火燃，乘虚而行，啼哭号呼，受诸苦痛”，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波罗奈城为自在王第一夫人，与王共宿，起瞋恚心，以燃灯油洒王身上，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众生，举体粪秽，以涂其身，亦食粪秽，乘虚而行，臭秽苦恼，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波罗奈城为自在王师婆罗门，以憎嫉心，请迦葉佛声闻僧，以粪著饭下，试恼众僧，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头上有大铜镬，炽然满中，群铜流灌身体，乘虚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所出家，为知事比丘，有檀越送油应付诸比丘。时，有众多客比丘，知事比丘不时分油待客，比丘去然后乃分，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

佛说此经已，诸比见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有炽热铁丸从身出入，乘虚而行，苦痛切迫，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次守众僧果园，盗取七果，持奉和尚，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其舌广长，见有利斫，炎火炽然，以斫其舌，乘虚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以斧斫石蜜，供养众僧，著斧刃者，盗取食之，缘斯罪故，入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是大身众生，有双铁轮在两胁下，炽然旋转，还烧其身，乘虚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持石蜜饼供养众僧，盗取二饼著于腋下，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

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以炽然铁叶以缠其身，衣被床卧悉皆热铁，炎火炽然，食热铁丸，乘虚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为众僧乞衣食，供僧之余，辄自受用，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比丘，如是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亦复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炽然铁车而驾其颈，拔其颈筋，及连四脚筋以勒其颈，行热铁地，乘虚而去，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驾乘牛车以自生活，缘斯罪故，于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其舌长广，炽然铁钉以钉其舌，乘虚而行，啼哭号呼。”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为摩摩帝，呵责诸比丘言：‘诸长老，汝等可去此处，俭薄不能相供。各随意去，求丰乐处，饶衣食所，衣、食、床卧、应病汤药，可得不乏。’先住比丘悉皆舍去，客僧闻之亦复不来，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比丘之像，皆著铁叶以为衣服，举体火燃，亦以铁钵盛热铁丸而食之。”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作摩摩帝，恶口形名诸比丘，或言此是恶秃，此恶风法，此恶衣服，以彼恶口故，先住者去，未来不来，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好起诤讼，斗乱众僧，作诸口舌，令不和合，先住比丘厌恶舍去，未来者不来，缘斯罪故，已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揵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住松林精舍。时，尊者大目揵连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

时，尊者阿那律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净众生，离忧、悲、恼苦，得真如法，所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若于四念处远离者，于贤圣法远离；于贤圣法远离者，于圣道远离；圣道远离者，于甘露法远离；甘露法远离者，则不能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若于四念处信乐者，于圣法信乐；圣法信乐者，于圣道信乐；圣道信乐者，于甘露法信乐；甘露法信乐者，得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如力士屈伸臂顷，以神通力于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没，至舍卫城松林精舍尊者阿那律前现，语阿那律言：“汝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令众生清净，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得真如法，所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若于四念处不乐者，于贤圣法不乐；圣法不乐者，于圣道不乐；不乐圣道者，于甘露法亦不乐；不乐甘露法者，则不能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若于四念处信乐者，乐贤圣法；乐贤圣法者，乐于圣道；乐圣道者，得甘露法；得甘露法者，得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耶？”

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如是！如是！尊者。”

大目揵连语尊者阿那律言：“云何名为乐四念处？”

“尊者大目揵连，若比丘身身观念处，心缘身正念住调伏、止息、寂静，一心增进；如是，受、心、法念处，正念住调伏、止息、寂静，一心增进。尊者大目揵连，是名比丘乐四念处。”

时，尊者大目揵连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从舍卫国松林精舍沒，还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乃至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云何名为四念处修习多修习？”

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若比丘于内身起厌离想，于内身起不厌离想、厌离不厌离俱舍想，正念正知。如内身，如是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

内外法，作厌离想、不厌离想、厌离不厌离俱舍想，住正念正知。如是，尊者大目揵连，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

时，尊者大目揵连即入三昧，从舍卫国松林精舍入三昧神通力，如力士屈伸臂顷，还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住处。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

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那律所，共和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那律言：“奇哉！阿那律，有大德神力，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而能致此？”

尊者阿那律语尊者舍利弗言：“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何等为四念处？内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知，如是调伏世间贪忧。尊者舍利弗，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尊者舍利弗，我于四念处善修习故，于小千世界少作方便，能遍观察。如明目士夫于楼观上，观下平地种种之物；我少作方便，观察小千世界亦复如是。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阿难、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时，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

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何等为四？内身身观系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间贪忧，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观系心住，精进方便，除世间贪忧，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于千须弥山以少方便悉能观察，如明目士夫登高山顶，观下千多罗树林；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以少方便见千须弥山。如是，尊者大目揵连，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神力。”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尊者阿难、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

尔时，尊者阿难往尊者阿那律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

尊者阿难问尊者阿那律："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成就如是大德大力大神通？"

尊者阿那律语尊者阿难："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大力。何等为四？内身身观念处系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观念处系心住，精勤方便，除世间贪忧。如是，尊者阿难，我于此四念处修习多修习，少方便，以净天眼过天、人眼，见诸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上色、下色，善趣、恶趣，随业受生，皆如实见。此诸众生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贤圣，邪见因缘，身坏命终，生地狱中；如是众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谤贤圣，正见成就，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得生天上。

"譬如明目士夫住四衢道，见诸人民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我亦如是，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大力神通，见诸众生，死时、生时，善趣、恶趣：如是众生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贤圣，邪见因缘，生地狱中；如是众生身善行，口、为善行，不谤贤圣，正见因缘，身坏命终，得生天上。如是，尊者阿难，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成此大德大力神通。"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身遭病苦。

时，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问讯慰劳已，于一面住，语尊者阿那律言："尊者阿那律，所患增损可安忍不？病势渐损不转增耶？"

尊者阿那律言："我病不安，难可安忍，身诸苦痛，转增无损。"即说三种譬，如上叉摩经说。

"然我身已遭此苦痛，且当安忍，正念正知。"

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心住何所而能安忍如是大苦，正念正知？"

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住四念处，我于所起身诸苦痛能自安忍，正念正知。何等为四念处？谓内身身观念处，乃至受、心、法法观念处，是名住于四念处，身诸苦痛能自安忍，正念正知。"

时，诸正士共论议已，欢喜随喜，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病差未久。

时，有众多比丘往诣阿那律所，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问尊者阿那律："安隐乐住不？"

阿那律言："安隐乐住，身诸苦痛渐已休息。"

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住何所住身诸苦痛渐得安隐？"

尊者阿那律言："住四念处，身诸苦痛渐得安隐。何等为四？谓内身身观念处，乃至法法观念处，是名四念处。住此四念处故，身诸苦痛渐得休息。"

时，诸正士共论议已，欢喜随喜，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

时，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问尊者阿那律："若比丘在于学地，上求安隐涅槃住，圣弟子云何修习多修习，于此法、律得尽诸漏，无漏心解说、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若比丘在于学地，上求安隐涅槃心住，圣弟子云何修习多修习，于此法、律得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者？当住四念处！何等为四？谓内身身观念处，乃至法法观念处。如是四念处修习多修习，于此法、律得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诸比丘共闻尊者阿那律所说，欢喜随喜，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住。

时，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与尊者阿那律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语尊者阿那律言："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离重担，离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亦修四念处耶？"

尊者阿那律语比丘言："若比丘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离重担，离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彼亦修四念处也。所以者何？不得者得，不证者证，为现法乐住故。所以者何？我亦离诸有漏，得阿罗汉，所作已作，心善解脱，亦修四念处故；不得者得，不到者到，不证者证，乃至现法安乐住。"

时，诸正士共论议已，欢喜随喜，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阿那律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语尊者阿那律："尊者何故于沙门瞿昙法中出家？"

尊者阿那律言："为修习故。"

复问："何所修习？"

答言："谓修诸根、修诸力、修诸觉分、修诸念处，汝欲闻何等修？"

复问："根、力、觉分，我不知其名字，况复问义？然我欲闻念处。"
尊者阿那律言："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比丘内身身观念处，乃至法法观念处。"
时，众多外道出家闻尊者阿那律所说，欢喜随喜，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住松林精舍。
时，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譬如大树，生而顺下，随浚随输，若伐其根，树必当倒，随所而顺下。是比丘修四念处，长夜顺趣浚输，向于远离；顺趣浚输，向于出要；顺趣浚输，向于涅槃。"
尊者阿那律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在跋兰那聚落乌泥池侧。
时，有执澡罐杖梵志诣摩诃迦旃延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问摩诃迦旃延言："何因何缘王、王共诤，婆罗门居士、婆罗门居士共诤？"
摩诃迦旃延答梵志言："贪欲系著因缘故，王、王共诤，婆罗门居士、婆罗门居士共诤。"
梵志复问："何因何缘出家、出家而复共诤？"
摩诃迦旃延答言："以见欲系著故，出家、出家而复共诤。"
梵志复问："摩诃迦旃延，颇有能离贪欲系著及离此见欲系著不？"
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梵志，有，我大师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能离此贪欲系著及见欲系著。"
梵志复问："佛、世尊今在何所？"
答言："佛、世尊今在婆罗耆人中，拘萨罗国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梵志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所住处合掌赞叹："南无南无佛、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能离欲贪诸系著，悉能远离贪欲缚及诸见欲，净根本。"
时，持澡罐杖梵志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摩诃迦旃延在婆罗那乌泥池侧，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持衣事。
时，有执杖梵志年耆根熟，诣食堂所，于一面拄杖而住；须臾默

然已，语诸比丘："诸长老，汝等何故见老宿士不共语问讯，恭敬命坐？"

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亦在众中坐。时，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我法有宿老来，皆共语问讯，恭敬礼拜，命之令坐。"

梵志言："我见此众中无有老于我者，不恭敬礼拜、命坐，汝云何言：'我法见有宿老，恭敬礼拜，命其令坐'？"

摩诃迦旃延言："梵志，若有耆年八十、九十，发白齿落，成就年少法者，此非宿士；虽复年少年二十五，色白发黑，盛壮美满，而彼成就耆年法者，为宿士数。"

梵志问言："云何名为八十、九十，发白齿落，而复成就年少之法；年二十五，肤白发黑，盛壮美色，为宿士数？"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有五欲功德，谓眼识色爱、乐、念，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爱、乐、念。于此五欲功德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梵志，若如是者，虽复八十、九十，发白齿落，是名成就年少之法。虽年二十五，肤白发黑，盛壮美色，于五欲功德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若如是者，虽复年少年二十五，肤白发黑，盛壮美色，成就老人法，为宿士数。"

尔时，梵志语尊者摩诃迦旃延："如尊者所说义，我自省察，虽老则少；汝等虽少，成耆年法。世间多事，令便请还。"

尊者摩诃迦旃延言："梵志，汝自知时。"

尔时，梵志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还其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摩诃迦旃延在稠林中住。

时，摩偷罗国王是西方王子，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礼摩诃迦旃延足，退坐一面，问尊者摩诃迦旃延："婆罗门自言：'我第一，他人卑劣；我白，余人黑；婆罗门清净，非非婆罗门；是婆罗门子从口生，婆罗门所化，是婆罗门所有。'尊者摩诃迦旃延，此义云何？"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摩偷罗王言："大王，此是世间言说耳！世间言说言：'婆罗门第一，余人卑劣；婆罗门白，余人黑；婆罗门清净，非非婆罗门；是婆罗门从婆罗门生，生从口生，婆罗门所化，是婆罗门所有。'大王当知：业真实者，是依业者。"

王语尊者摩诃迦旃延："此则略说，我所不解，愿重分别。"

尊者摩诃迦旃延言："今当问汝，随问答我。"

即问言："大王，汝为婆罗门王，于自国土，诸婆罗门、刹利、居士、长者，此四种人悉皆召来，以财以力使其侍卫，先起后卧，及诸使令，悉如意不？"

答言："如意。"

复问："大王，刹利为王、居士为王、长者为王，于自国土所有

四姓悉皆召来，以财以力令其侍卫，先起后卧，及诸使令，皆如意不？”

答言：“如意。”

复问：“大王，如是四姓悉皆平等，有何差别？当知，大王，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

摩偷罗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实尔，尊者，四姓皆等，无有种种胜如差别。”

“是故，大王，当知四姓，世间言说为差别耳！乃至依业，真实无差别也。复次，大王，此国土中有婆罗门，有偷盗者，当如之何？”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婆罗门中有偷盗者，或鞭，或缚，或驱出国，或罚其金，或截手足耳鼻，罪重则杀，及其盗者。然婆罗门，则名为贼。”

复问：“大王，若刹利、居士、长者中有偷盗者，当复如何？”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亦鞭，亦缚，亦驱出国，亦罚其金，亦复断截手足耳鼻，罪重则杀。”

“如是，大王，岂非四姓悉平等耶？为有种种差别异不？”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如是义者，实无种种胜如差别。”

尊者摩诃迦旃延复语王言：“当知，大王，四种姓者，世间言说言：‘婆罗门第一，余悉卑劣；婆罗门白，余人悉黑；婆罗门清净，非非婆罗门。’当依业真实、业依耶？”

复问：“大王，婆罗门杀生、偷盗、邪淫、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贪、恚、邪见，作十不善业迹已，为生恶趣耶？善趣耶？于阿罗呵所为何所闻？”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婆罗门作十不善业迹，当堕恶趣。阿罗呵所，作如是闻，刹利、居士、长者亦如是说。”

复问：“大王，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离杀生，乃至正见，当生何所？为善趣耶？为恶趣耶？于阿罗呵所，为何所闻？”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者，当生善趣。阿罗呵所，作如是闻，如是刹利、居士、长者亦如是说。”

复问：“云何，大王，如是四姓，为平等不？为有种种胜如差别耶？”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如是义者，则为平等，无有种种胜如差别。”

“是故，大王当知：四姓悉平等耳，无有种种胜如差别。世间言说故有：‘婆罗门第一；婆罗门白，余者悉黑；婆罗门清净，非非婆罗门；婆罗门生，生从口生；婆罗门作，婆罗门化，婆罗门所有。’当知业真实、业依。”

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实如所说，皆是世间言说，故有：‘婆罗门胜，余者卑劣；婆罗门白，余者悉黑；婆罗门清净，非非婆罗门；

婆罗门生，生从口生；婆罗门化，婆罗门所有。’皆是业真实、依于业。”

尔时，摩偷罗王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阿槃提国拘罗罗咤精舍。尊者摩诃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钵，入拘罗罗咤精舍，次第乞食，至迦梨迦优婆夷舍。

时，优婆夷见尊者摩诃迦旃延，即敷床坐，请令就坐，前礼尊者摩诃迦旃延足，退住一面，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如世尊所说，答僧耆多童女所问。如世尊说，僧耆多童女所问偈：

“实义存于心，寂灭而不乱，
降伏诸勇猛，可爱端正色，
一心独静思，服食妙禅乐，
是则为远离，世间之伴党。
世间诸伴党，无习近我者。

“尊者摩诃迦旃延，世尊此偈，其义云何？”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优婆夷言：“姊妹，有一沙门婆罗门言：‘地一切入处正受，此则无上，为求此果。’姊妹，若沙门婆罗门于地一切入处正受，清净鲜白者，则见其本，见患、见灭、见灭道迹；以见本、见患、见灭、见灭道迹故，得真实义存于心，寂灭而不乱。姊妹，如是水一切入处、火一切入处、风一切入处、青一切入处、黄一切入处、赤一切入处、白一切入处、空一切入处、识一切入处为无上者，为求此果。姊妹，若有沙门、婆罗门乃至于识处一切入处正受，清净鲜白者，见本、见患、见灭、见灭道迹；以见本、见患、见灭、见灭道迹故，是则实义存于心，寂灭而不乱，善见、善入。是故世尊答僧耆多童女所问偈：

“实义存于心，寂灭而不乱，
降伏诸勇猛，可爱端正色，
一心独静思，服食妙禅乐，
是则为远离，世间之伴党。
世间诸伴党，无习近我者。

“如是，姊妹，我解世尊以如是义故，说如是偈。”

优婆夷言：“善哉！尊者说真实义，惟愿尊者受我请食。”

时，尊者摩诃迦旃延默然受请。

时，迦梨迦优婆夷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即办种种净美饮食，恭敬尊重，自手奉食。

时，优婆夷知尊者摩诃迦旃延食已，洗钵、澡嗽讫，敷一卑座，

于尊者摩诃迦旃延前恭敬听法。

尊者摩诃迦旃延为迦梨迦优婆夷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比丘：“佛、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六法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诸众生，离诸恼苦，忧悲悉灭，得真如法。何等为六？

“谓圣弟子念如来、应、等正觉所行法净，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圣弟子念如来、应所行法故，离贪欲觉、离瞋恚觉、离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何等为染著心？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智，乘于直道，修习念佛，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一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复次，圣弟子念于正法，念于世尊现法、律，离诸热恼，非时通达，即于现法缘自觉悟。尔时，圣弟子念此正法时，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何等为染著心？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习念法，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二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复次，圣弟子念于僧法，善向、正向、直向、等向，修随顺行，谓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如是四双八士，是名世尊弟子僧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供养、恭敬、礼拜处，世间无上福田。圣弟子如是念僧时，尔时圣弟子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何等为染著心？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习念僧，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三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复次，圣弟子念于戒德，念不缺戒、不断戒、纯厚戒、不离戒、非盗取戒、善究竟戒、可赞叹戒、梵行不憎恶戒。若圣弟子念此戒时，自念身中所成就戒，当于尔时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何等为染著心？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戒念，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四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复次，圣弟子自念施法，心自欣庆：‘我今离悭贪垢、虽在居家，解脱心施、常施、舍施、乐施、具足施、平等施。’若圣弟子念于

自所施法时，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于何染著？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施念，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五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复次，圣弟子念于天德，念四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清净信心，于此命终，生彼诸天。我亦如是，信、戒、施、闻、慧，于此命终，生彼天中。如是，圣弟子念天功德时，不起欲觉、瞋恚、害觉，如是，圣弟子出染著心。于何染著？谓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恚、痴，安住正念正知，乘于直道，修天念，正向涅槃，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六出苦处升于胜处，说一乘道净于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时，诃梨聚落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如世尊义品答摩揵提所问偈：

“断一切诸流，亦塞其流源，
聚落相习近，牟尼不称叹。
虚空于五欲，永以不还满，
世间诤言讼，毕竟不复为。

“尊者摩诃迦旃延，此偈有何义？”

尊者摩诃迦旃延答长者言：“眼流者，眼识起贪，依眼界贪欲流出，故名为流；耳、鼻、舌、身、意流者，谓意识起贪，依意界贪识流出，故名为流。”

长者复问尊者摩诃迦旃延：“云何名为不流？”

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谓眼识、眼识所识色依生爱喜，彼若尽、无欲、灭、息、没，是名不流；耳、鼻、舌、身、意、意识、意识所识法依生贪欲，彼若尽、无欲、灭、息、没，是名不流。”

复问：“云何？”

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谓缘眼及色，生眼识，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依此染著流；耳、鼻、舌、身、意、意识、意识法，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依此受生爱喜流，是名流源。云何亦塞其流源？谓眼界取心法境界系著使，彼若尽、无欲、灭、息、没，是名塞流源；耳、鼻、舌、身、意取心法境界系著使，彼若尽、无欲、灭、息、没，是

名亦塞其流源。”

复问：“云何名习近相赞叹？”

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在家、出家共相习近，同喜、同忧、同乐、同苦，凡所为作，悉皆共同，是名习近相赞叹。”

复问：“云何不赞叹？”

“在家、出家不相习近，不同喜、不同忧、不同苦、不同乐，凡所为作，悉不相悦可，是名不相赞叹。”

“云何不空欲？”

“谓五欲功德，眼识色爱乐念长养，爱欲深染著；耳声、鼻香、舌味、身触爱乐念长养，爱欲深染著，于此五欲不离贪、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是名不空欲。”

“云何名空欲？”

“谓于此五欲功德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是名空欲。说我系著使，是名心法还复满。彼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未来世更不复生，云何当复与他诤讼！是故世尊说义品答摩揵提所问偈：

“若断一切流，亦塞其流源，
聚落相习近，牟尼不称叹。
虚空于诸欲，永已不还满，
不复与世间，共言语诤讼。

“是名如来所说偈义分别也。”

尔时，诃梨聚落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

时，诃梨聚落主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摩诃迦旃延：“如世尊于界隔山天帝释石窟说言：‘憍尸迦，若沙门、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心正善解脱，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云何于此法、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谓眼、眼识、眼识所识色相依生喜，彼若尽、无欲、灭、息、没，于此法、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耳、鼻、舌、身、意、意识、意识所识法相依生喜，彼若尽、灭、息、没，比丘于此法、律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

时，诃梨聚落主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在释氏诃梨聚落。

时，聚落主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问尊者摩诃迦旃延："如世尊界隔山石窟中为天帝释说言：'憍尸迦，若沙门、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心善解脱，边际究竟，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云何于此法、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

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若比丘眼界取，心法境界系著使，彼若尽、无欲、灭、息、没，于此法、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究竟清净；耳、鼻、舌、身、意、意界取，心法境界系著使，若尽、离、灭、息、没，于此法、律究竟边际，究竟无垢，究竟梵行，毕竟清净。"

时，诃梨聚落主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

时，诃梨聚落主长者身遭病苦。尊者摩诃迦旃延闻诃梨聚落主长者身遭病苦，闻已，晨朝著衣持钵，入诃梨聚落乞食，次第入诃梨聚落主长者舍。诃梨聚落主长者遥见尊者摩诃迦旃延，从座欲起。

尊者摩诃迦旃延见长者欲起，即告之言："长者莫起！幸有余座，我自可坐于余座。"

语长者言："云何，长者，病可忍不？身诸苦痛渐差愈不？得无增耶？"

长者答言："尊者，我病难忍，身诸苦痛转增无损。"

即说三种譬，如前叉摩比丘经说。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是故，汝当修佛不坏净、法不坏净、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当如是学！"

长者答言："如佛所说四不坏净，我悉成就，我今成就佛不坏净、法不坏净、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汝当依此四不坏净修习六念。长者，当念佛功德，此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念法功德，于世尊正法、律现法离诸热恼，非时通达，缘自觉悟。念僧功德，善向、正向、直向、等向，修随顺行，谓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如是四双八士，是名世尊弟子僧，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供养、恭敬、尊重之处，堪为世间无上福田。念戒功德，自持正戒，不毁不缺，不断不坏，非盗取戒、究竟戒、可赞叹戒、梵行戒、不憎恶戒。念施功德，自念布施，心自欣庆，舍除悭贪，虽在居家，解脱心施、常施、乐

施、具足施、平等施。念天功德，念四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清净信戒，于此命终，生彼天中。我亦如是清净信、戒、施、闻、慧，生彼天中。长者，如是觉依四不坏净，增六念处。”

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世尊说依四不坏净，增六念处，我悉成就，我当修习念佛功德，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善哉！长者，能自记说，得阿那含。”

是时，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愿于此食。”

尊者摩诃迦旃延默然受请。

诃梨聚落主长者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具种种净美食，自手供养。饭食讫，澡钵、洗嗽毕，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旃延于释氏诃梨聚落住。

时，有八城长者名曰陀施，身遭病苦。尊者摩诃迦旃延闻陀施长者身遭苦患，晨朝著衣持钵，入八城乞食，次到陀施长者舍，如诃梨长者经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娑祇城安禅林中。

尔时，众多比丘尼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为众多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时，诸比丘尼白佛言：“世尊，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此无相心三昧，世尊说是何果、何功德？”

佛告诸比丘尼：“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此无相心三昧智果、智功德。”

时，诸比丘尼闻世尊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众多比丘尼往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此三昧说，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难语诸比丘尼：“姊妹，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世尊说是智果、智功德。”

诸比丘尼言：“奇哉！尊者阿难，大师及弟子同句、同味、同义，所谓第一句义。今诸比丘尼诣世尊所，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义问世尊，世尊亦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义为我等说，如尊者阿难所说不异。是故奇特，大师及弟子同句、同味、同义。”

时，诸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尔时，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时，有阇知罗比丘尼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问尊者阿难："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尊者阿难，世尊说此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难语阇知罗比丘尼："若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世尊说是智果、智功德。"

阇知罗比丘尼言："奇哉！尊者阿难，大师及弟子同句、同味、同义。尊者阿难，昔于一时，佛在娑祇城安禅林中。时，有众多比丘尼往诣佛所，问如此义。尔时，世尊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义为诸比丘尼说。是故当知奇特，大师、弟子所说同句、同味、同义，所谓第一句义。"

时，阇知罗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阇知罗比丘尼，迦罗跋比丘尼亦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尔时，尊者阿难亦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

时，有异比丘得无相心三昧，作是念："我若诣尊者阿难所，问尊者阿难：'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此无相心三昧何果？世尊说此何功德？'尊者阿难若问我言：'比丘，汝得此无相心三昧耶？''我未曾有。'实问异答。我当随逐尊者阿难，脱有余人问此义者，因而得闻。"

彼比丘即随尊者阿难，经六年中，无有余人问此义者，即自问尊者阿难："若比丘问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世尊说此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难问彼比丘言："比丘，汝得此三昧？"

彼比丘默然住。尊者阿难语彼比丘言："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说，世尊说此是智果、智功德。"

尊者阿难说此法时，异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利弗妒路国，尊者阿难及尊者迦摩亦在波罗利弗妒路鸡林精舍。

时，尊者迦摩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语尊者阿难："奇哉！尊者阿难，有眼有色、有耳有声、有鼻有香、有舌有味、有身有触、有意有法，而有比丘有是等法，能不觉知。云何，尊者阿难，彼比丘为有想不觉知？为无想故不觉知？"

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有想者亦不觉知，况复无想？"

复问尊者阿难："何等为有想于有而不觉知？"

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其足住，如是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觉知；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禅，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具足住，如是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觉知。云何无想有法而不觉知？如是比丘一切想不忆念，无想心三昧身作证具足住，是名比丘无想于有法而不觉知。"

尊者迦摩比丘复问尊者阿难："若比丘无想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世尊说此是何果、何功德？"

尊者阿难语迦摩比丘言："若比丘无想心三昧，不涌不没，解脱已住，住已解脱，世尊说此是智果、智功德。"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欢喜随喜，各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尔时，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我当善哉慰劳问讯，或求以四道。何等为四？若比丘、比丘尼坐作如是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调伏心止观，一心等受分别，于法量度，修习多修习已，得断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我则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说初道。

"复次，比丘、比丘尼正坐思惟，于法选择，思量住心——善住、局住，调伏止观，一心等受，如是正向多住，得离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我当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二说道。

"复次，比丘、比丘尼为掉乱所持，以调伏心坐、正坐，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调伏止观，一心等受化，如是正向多住已，则断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我则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三说道。

"复次，比丘、比丘尼止观和合俱行，作如是正向多住，则断诸

使；若比丘、比丘尼于我前自记说者，我则如是善哉慰喻教诫，或求是，名第四说道。”

时，诸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时，有异婆罗门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问尊者阿难：“何故于沙门瞿昙所修梵行？”

尊者阿难语婆罗门：“为断故。”

复问：“尊者何所断？”

答言：“断爱。”

复问：“尊者阿难，何所依而得断爱？”

答言：“婆罗门，依于欲而断爱。”

复问：“尊者阿难，岂非无边际？”

答言：“婆罗门，非无边际！如是有边际，非无边际。”

复问：“尊者阿难，云何有边际，非无边际？”

答言：“婆罗门，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罗门，于意云何？汝先有欲来诣精舍不？”

婆罗门答言：“如是，阿难。”

“如是，婆罗门，来至精舍已，彼欲息不？”

答言：“如是，尊者阿难，彼精进、方便、筹量，来诣精舍。”

复问：“至精舍已，彼精进、方便、筹量息不？”

答言：“如是。”

尊者阿难复语婆罗门：“如是，婆罗门，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四如意足，以一乘道净众生、灭苦恼、断忧悲。何等为四？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精进定、心定、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如是，圣弟子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依离、依无欲、依出要、依灭、向于舍，乃至断爱；爱断已，彼欲亦息。修精进定、心定、思惟定断行成就，依离、依无欲、依出要、依灭、向于舍，乃至爱尽；爱尽已，思惟则息。婆罗门，于意云何？此非边际耶？”

婆罗门言：“尊者阿难，此是边际，非不边际。”

尔时，婆罗门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尔时，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云何名为世间说法者？云何名世间善向？云何名世间善到？”

尊者阿难语瞿师罗长者：“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长者，于意云何？若有说法，调伏贪欲、调伏瞋恚、调伏愚痴，得名世间说法者不？”

长者答言：“尊者阿难，若有说法，能调伏贪欲、瞋恚、愚痴，是则名为世间说法者。”

复问：“长者，于意云何？若世间向调伏贪欲、调伏瞋恚、调伏愚痴，是名世间善向；若世间已调伏贪欲、瞋恚、愚痴，是名善到耶？为非耶？”

长者答言：“尊者阿难，若调伏贪欲，已断无余，瞋恚、愚痴已断无余，是名善到。”

尊者阿难答言：“长者，我试问汝，汝便真实答我，其义如此，当受持之。”

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尔时，无畏离车是尼揵弟子，聪明童子离车是阿耆毗弟子，俱往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时，无畏离车语尊者阿难：“我师尼揵子灭炽然法，清净超出，为诸弟子说如是道：‘宿命之业，行苦行故，悉能吐之，身业不作，断截桥梁，于未来世无复诸漏，诸业永尽；业永尽故，众苦永尽；苦永尽故，究竟苦边。’尊者阿难，此义云何？”

尊者阿难语离车言：“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三种离炽然清净超出道，以一乘道净众生、离忧悲、越苦恼，得真如法。何等为三？如是，圣弟子住于净戒，受波罗提木叉，威仪具足，信于诸罪过，生怖畏想。受持如是具足净戒，宿业渐吐，得现法，离炽然，不待时节，能得正法，通达现见观察，智慧自觉。离车长者，是名如来、应、等正觉说所知所见说离炽然，清净超出，以一乘道净众生、灭苦恼、越忧悲，得真如法。

“复次，离车，如是净戒具足，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是名如来、应、等正觉说离炽然，乃至得如实法。复有三昧正受，于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具足如是智慧心，业更不造，宿业渐已断，得现正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生自觉智。离车，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三离炽然，清净超出，以一乘道净众生、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

尔时，尼揵弟子离车无畏默然住。

尔时，阿耆毗弟子离车聪慧重语离车无畏言：“怪哉！无畏，何默然住？于如来、应、等正觉所说、所知、所见、善说法，闻不随喜耶？”

离车无畏答言：“我思惟其义，故默然住耳！谁闻世尊沙门瞿昙所说法不随喜者？若有闻沙门瞿昙说法而不随喜者，此则愚夫，长夜当受非义不饶益苦。”

时，尼揵弟子离车无畏、阿耆毗弟子聪慧重闻佛所说法——尊者阿难陀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时，有异比丘尼于尊者阿难所，起染著心，遣使白尊者阿难：“我身遇病苦，惟愿尊者哀愍见看。”

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往彼比丘尼所。

彼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露身体卧床上。尊者阿难遥见彼比丘尼身，即自摄敛诸根，回身背住。彼比丘尼见尊者阿难摄敛诸根，回身背住，即自惭愧，起著衣服，敷坐具，出迎尊者阿难，请令就座，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时，尊者阿难为说法言：“姊妹，如此身者，秽食长养、骄慢长养、爱所长养、淫欲长养。姊妹，依秽食者，当断秽食；依于慢者，当断骄慢；依于爱者，当断爱欲。

“姊妹，云何名依于秽食，当断秽食？谓圣弟子于食计数思惟而食，无著乐想、无骄慢想、无摩拭想、无庄严想，为持身故、为养活故、治饥渴病故、摄受梵行故，宿诸受令灭，新诸受不生，崇习长养，若力、若乐、若触，当如是住。譬如商客以酥油膏以膏其车，无染著想、无骄慢想、无摩拭想、无庄严想，为运载故。如病疮者涂以酥油，无著乐想、无骄慢想、无摩拭想、无庄严想，为疮愈故。如是，圣弟子计数而食，无染著想、无骄慢想、无摩拭想、无庄严想，为养活故、治饥渴故、摄受梵行故，宿诸受离，新诸受不起，若力、若乐、若无罪触安隐住。姊妹，是名依食断食。

“依慢断慢者，云何依慢断慢？谓圣弟子闻某尊者、某尊者弟子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闻已，作是念：‘彼圣弟子尽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我今何故不尽诸有漏？何故不自知不受后有？’当于尔时则能断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姊妹，是名依慢断慢。

“姊妹，云何依爱断爱？谓圣弟子闻某尊者、某尊者弟子尽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我等何不尽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彼于尔时能断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姊妹，是名依爱断爱。姊妹，无所得者，断截淫欲、和合桥梁。”

尊者阿难说是法时，彼比丘尼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彼比丘尼见法、得法、觉法、入法，度狐疑，不由于他，于正法、律，心得无畏；礼尊者阿难足，白尊者阿难：“我今发露悔过，愚痴不善脱，作如是不流类事，今于尊者阿难所自见过、自知过，发露忏悔，哀愍故！”

尊者阿难语比丘尼：“汝今真实自见罪、自知罪，愚痴不善，汝自知作不类之罪。汝今自知、自见而悔过，于未来世得具足戒。我今受汝悔过，哀愍故，令汝善法增长，终不退减。所以者何？若有自见罪、自知罪，能悔过者，于未来世得具足戒，善法增长，终不退灭。”

尊者阿难为彼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桥池人间游行，与尊者阿难俱，至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

尔时，婆头聚落诸童子闻尊者阿难桥池人间游行，住婆头聚落国北身恕林中；闻已，相呼聚集，往诣尊者阿难所，稽首礼尊者阿难足，退坐一面。

时，尊者阿难语诸童子言：“苦种！如来、应、等正觉说四种清净：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解脱清净。

“云何为戒清净？谓圣弟子住于戒——波罗提木叉，戒增长，威仪具足，于微细罪能生恐怖，受持学戒。戒身不满者，能令满足；已满者，随顺执持，欲精进方便超出，精勤勇猛，堪能诸身心法，常能摄受，是名戒净断。

“苦种！云何名为心净断？谓圣弟子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定身未满者令满，已满者随顺执受，欲精进乃至常执受，是名心净断。

“苦种！云何名为见净断？谓圣弟子闻大师说法，如是如是说法，则如是如是入如实正观，如是如是得欢喜、得随喜、得从于佛。复次，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然从余明智尊重梵行者说，闻尊重梵行者如是如是说，则如是如是入如实观察，如是如是观察，于彼法得欢喜、随喜，信于正法。复次，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亦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随先所闻受持者重诵习，随先所闻受持者如是如是重诵已，如是如是得入彼法，乃至信于正法。复次，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然先所闻法为人广说；先所闻法如是如是为人广说，如是如是得入于法，正智观察，乃至信于正法。复次，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复不闻明智尊重梵行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重诵习，亦复不以先所闻法为人广说，然于先所闻法独一静处思惟观察；如是如是思惟观察，如是如是得入正法，乃至信于正法。如是从他闻，内正思惟，是名未起正见令起，已起正见令增广；是名未满戒身令满，已满者随顺摄受，欲精进方便，乃至常摄受，是名见净断。

“苦种！云何为解脱清净断？谓圣弟子贪心无欲解脱，恚、痴心无欲解脱；如是解脱，未满者令满，已满者随顺摄受，欲精进乃至常摄受，是名解脱净断。苦种！”

尊者阿难说是法时，婆头聚落诸童子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上座比丘俱。

时，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时，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种种说法，

示教照喜已，默然住。时，质多罗长者稽首礼诸上座比丘足，往诣那伽达多比丘房，稽首礼那伽达多比丘足，退坐一面。

时，那伽达多比丘问质多罗长者：“如所说：

“枝青以白覆，一辐转之车，
离结观察来，断流不复缚。

“长者，此偈有何义？”

质多罗长者言：“尊者那伽达多，世尊说此偈耶？”

答言：“如是。”

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言：“尊者，须臾默然，我当思惟此义。”

须臾默然思惟已，语尊者那伽达多言：“青者谓戒也，白覆谓解脱也，一辐者身念也，转者转出也，车者止观也，离结者有三种结，谓贪、恚、痴。彼阿罗汉诸漏已尽、已灭、已知、已断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未来世成不起法。观察者谓见也，来者人也，断流者爱流于生死。彼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不复生，于未来世成不起法。不缚者谓三缚：贪欲缚、瞋恚缚、愚痴缚。彼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于未来世成不起法。是故，尊者那伽达多，世尊说此偈：

“枝青以白覆，一辐转之车，
离结观察来，断流不复缚。

“此世尊所说偈，我已分别也。”

尊者那伽达多问质多罗长者言：“此义汝先闻耶？”

答言：“不闻。”

尊者那伽达多言：“长者，汝得善利，于此甚深佛法，贤圣慧眼得入。”

时，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精舍，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时，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时，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时，质多罗长者诣尊者那伽达多比丘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尊者那伽达多告质多罗长者：“有无量心三昧、无相心三昧、无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云何，长者，此法为种种义故种种名？为一义有种种名？”

质多罗长者问尊者那伽达多：“此诸三昧为世尊所说？为尊者自意说耶？”

尊者那伽达多答言：“此世尊所说。”

质多罗长者语尊者那伽达多：“听我小思惟此义，然后当答。”

须臾思惟已，语尊者那伽达多：“有法种种义、种种句、种种味，有法一义种种味。”

复问长者：“云何有法种种义、种种句、种种味？”

长者答言：“无量三昧者，谓圣弟子心与慈俱，无怨、无憎、无恚，宽弘重心，无量修习普缘，一方充满；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一切世间心与慈俱，无怨、无憎、无恚，宽弘重心，无量修习，充满诸方，一切世间普缘住，是名无量三昧。

“云何为无相三昧？谓圣弟子于一切相不念，无相心三昧，身作证，是名无相心三昧。

“云何无所有心三昧？谓圣弟子度一切无量识入处，无所有，无所有心住，是名无所有心三昧。

“云何空三昧？谓圣弟子世间空，世间空如实观察，常住不变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是名为法种种义、种种句、种种味。”

复问长者：“云何法一义种种味？”

答言：“尊者，谓贪有量，若无诤者第一无量。谓贪者是有相，恚、痴者是有相，无诤者是无相。贪者是所有，恚、痴者是所有，无诤者是无所有。复次，无诤者空，于贪空，于恚、痴空，常住不变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义种种味。”

尊者那伽达多问言：“云何，长者，此义汝先所闻耶？”

答言：“尊者，不闻。”

复告长者：“汝得大利，于甚深佛法，现贤圣慧眼得入。”

质多罗长者闻尊者那伽达多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诸上座比丘俱。

时，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礼诸上座已，诣尊者伽摩比丘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伽摩比丘：“所谓行者，云何名行？”

伽摩比丘言：“行者，谓三行：身行、口行、意行。”

复问：“云何身行？云何口行？云何意行？”

答言：“长者，出息、入息名为身行；有觉、有观名为口行；想、思名为意行。”

复问：“何故出息、入息名为身行？有觉、有观名为口行？想、思名为意行？”

答：“长者，出息、入息是身法，依于身、属于身、依身转，是故出息、入息名为身行。有觉、有观故则口语，是故有觉、有观是口

行。想、思是意行，依于心、属于心、依心转，是故想、思是意行。”

复问：“尊者，觉、观已，发口语，是觉、观名为口行。想、思是心数法，依于心、属于心想转，是故想、思名为意行。”

复问：“尊者，有几法——若人舍身时，彼身尸卧地，弃于丘冢间，无心如木石？”

答言：“长者，寿、暖及与识，舍身时俱舍，彼身弃冢间，无心如木石。”

复问：“尊者，若死、若入灭尽正受，有差别不？”

答：“舍于寿、暖，诸根悉坏，身命分离，是名为死。灭尽定者，身、口、意行灭，不舍寿命，不离于暖，诸根不坏，身命相属，此则命终、入灭正受差别之相。”

复问：“尊者，云何入灭正受？”

答言：“长者，入灭正受，不言：‘我入灭正受，我当入灭正受。’然先作如是渐息方便，如先方便，向入正受。”

复问：“尊者，入灭正受时，先灭何法？为身行、为口行、为意行耶？”

答言：“长者，入灭正受者，先灭口行，次身行，次意行。”

复问：“尊者，云何为出灭正受？”

答言：“长者，出灭正受者亦不念言：‘我今出正受，我当出正受。’然先已作方便心，如其先心而起。”

复问：“尊者，起灭正受者，何法先起？为身行、为口行、为意行耶？”

答言：“长者，从灭正受起者，意行先起，次身行，后口行。”

复问：“尊者，入灭正受者，云何顺趣、流注、浚输？”

答言：“长者，入灭正受者，顺趣于离、流注于离、浚输于离，顺趣于出、流注于出、浚输于出，顺趣涅槃、流注涅槃、浚输涅槃。”

复问：“尊者，住灭正受时，为触几触？”

答言：“长者，触不动、触无相、触无所有。”

复问：“尊者，入灭正受时，为作几法？”

答言：“长者，此应先问，何故今问？然当为汝说。比丘入灭正受者，作于二法，止以观。”

时，质多罗长者闻尊者迦摩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时，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比丘所，稽首礼足，于一面坐。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时，质多罗长者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十指掌，请诸上座言：“惟愿诸尊受我薄食。”时，诸上座默然受请。

时，彼长者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礼足而去，还归自家，办种种饮食，敷床座。晨朝遣使白：“时到。”

时，诸上座著衣持钵，至长者舍，就座而坐。长者稽首礼诸上座足，于一面坐，白诸上座：“所谓种种界，云何为种种界？”

时，诸上座默然而住，如是再三。

尔时，尊者梨犀达多众中下坐，白诸上座比丘言：“诸尊，我欲答彼长者所问。”

诸上座答言：“可。”

长者质多罗即问言：“尊者，所谓种种界，何等种种界？”

梨犀达多答言：“长者，眼界异、色界异、眼识界异；耳界异、声界异、耳识界异；鼻界异、香界异、鼻识界异；舌界异、味界异、舌识界异；身界异、触界异、身识界异；意界异、法界异、意识界异。如是，长者，是名种种界。”

尔时，质多罗长者下种种净美饮食供养。众僧食已，澡嗽、洗钵讫，质多罗长者敷一卑床，于上座前坐听法。

尔时，上座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时，诸上座于路中语梨犀达多：“善哉！善哉！梨犀达多比丘，汝真辩捷，知时而说，若于余时，汝应常如此应。”

时，诸上座闻梨犀达多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时，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诸上座言：“诸世间所见，或说有我，或说众生，或说寿命，成说世间吉凶。云何，尊者，此诸异见，何本、何集、何生、何转？”

时，诸上座默然不答，如是三问，亦三默然。

时，有一下座比丘名梨犀达多，白诸上座言：“我欲答彼长者所问。”

诸上座言：“善能答者答。”

时，长者即问梨犀达多：“尊者，凡世间所见，何本、何集、何生、何转？”

尊者梨犀达多答言：“长者，凡世间所见，或言有我，或说众生，或说寿命，或说世间吉凶。斯等诸见，一切皆以身见为本，身见集、身见生、身见转。”

复问：“尊者，云何为身见？”

答言：“长者，愚痴无闻凡夫见色是我、色异我、色中我、我中色，受、想、行、识见是我、识异我、我中识、识中我，长者，是名身见。”

复问：“尊者，云何得无此身见？”

答言：“长者，谓多闻圣弟子不见色是我，不见色异我，不见我中色、色中我；不见受、想、行、识是我，不见识异我，不见我中

识、识中我，是名得无身见。”

复问：“尊者，其父何名？于何所生？”

答言：“长者，我生于后方长者家。”

质多罗长者语尊者梨犀达多：“我及尊者二父本是善知识。”

梨犀达多答言：“如是，长者。”

质多罗长者语梨犀达多言：“尊者若能住此庵罗林中，我尽形寿供养衣服、饮食、随病汤药。”

尊者梨犀达多默然受请。

时，尊者梨犀达多受质多罗长者请，供养障碍故，久不诣世尊所。

时，诸上座比丘为质多罗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质多罗长者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时，有质多罗长者诣诸上座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诸上座比丘言：“惟愿诸尊于牛牧中受我请食。”

时，诸上座默然受请。

质多罗长者知诸上座默然受请已，既自还家，星夜备具种种饮食。晨朝敷座，遣使白诸上座：“时到。”

诸上座著衣持钵，至牛牧中质多罗长者舍，就座而坐。时，质多罗长者自手供养种种饮食；食已，洗钵、澡漱毕，质多罗长者敷一卑床，于上座前坐听法。

时，诸上座为长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质多罗长者亦随后去。

诸上座食诸酥酪蜜饱满，于春后月热时，行路闷极。

尔时，有一下座比丘名摩诃迦，白诸上座：“今日大热，我欲起云雨微风，可尔不？”

诸上座答言：“汝能尔者，佳！”

时，摩诃迦即入三昧，如其正受，应时云起，细雨微下，凉风亹亹从四方来。至精舍门，尊者摩诃迦语诸上座言：“所作可止？”

答言：“可止。”

时，尊者摩诃迦即止神通，还于自房。

时，质多罗长者作是念：“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况复中座及与上座！”即礼诸上座比丘足，随摩诃迦比丘至所住房，礼尊者摩诃迦足，退坐一面，白言：“尊者，我欲得见尊者过人法神足现化。”

尊者摩诃迦言：“长者，勿见恐怖！”

如是三请，亦三不许，长者犹复重请愿见尊者神通变化。

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汝且出外，取干草木积聚已，以一张氎覆上。”

质多罗长者即如其教，出外聚薪成积，来白尊者摩诃迦："薪积已成，以氎覆上。"

时，尊者摩诃迦即入火光三昧，于户钩孔中出火焰，光烧其积薪都尽，唯白氎不燃，语长者言："汝今见不？"

答言："已见，尊者，实为奇特！"

尊者摩诃迦语长者言："当知此者皆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转，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长者，此及余功德，一切皆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转，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余道品法。"

质多罗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愿常住此林中，我当尽寿供养衣、被、饮食、随病汤药。"

尊者摩诃迦有行因缘故，不受其请。

质多罗长者闻说法已，欢喜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尊者摩诃迦不欲令供养利障罪故，即从座起去，遂不复还。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林中，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尔时，众多上座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议："诸尊，于意云何？谓眼系色耶？色系眼耶？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意系法耶？法系意耶？"

时，质多罗长者行有所营，便过精舍，见诸上座比丘集于食堂，即便前礼诸上座足，礼足已，问言："尊者集于食堂，论说何法？"

诸上座答言："长者，我等今日集此食堂，作如此论：'为眼系色耶？色系眼耶？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意系法耶？为法系意耶？'"

长者问言："诸尊者于此义云何记说？"

诸上座言："于长者意云何？"

长者答诸上座言："如我意，谓非眼系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然中间有欲贪者，随彼系也。譬如二牛，一黑一白，驾以轭鞅。有人问言：'为黑牛系白牛？为白牛系黑牛？'为等问不？"

答言："长者，非等问也。所以者何？非黑牛系白牛，亦非白牛系黑牛，然彼轭鞅是其系也。"

"如是，尊者，非眼紧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然其中间，欲贪是其系也。"

时，质多罗长者闻诸上座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林中。

时，有阿耆毗迦外道是质多罗长者先人亲厚，来诣质多罗长者所，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住。

质多罗长者问阿耆毗迦外道："汝出家几时？"

答言："长者，我出家已来二十余年。"

质多罗长者问言："汝出家来过二十年，为得过人法，究竟知见，安乐住不？"

答言："长者，虽出家过二十年，不得过人法、究竟知见、安乐住，唯有裸形、拔发、乞食，人间游行，卧于土中。"

质多罗长者言："此非名称法、律，此是恶知，非出要道，非曰等觉，非赞叹处，不可依止。唐名出家过二十年，裸形、拔发、乞食，人间游行，卧灰土中。"

阿耆毗迦问质多罗长者："汝为沙门瞿昙作弟子，于今几时？"

质多罗长者答言："我为世尊弟子过二十年。"

复问质多罗长者："汝为沙门瞿昙弟子过二十年，复得过人法，胜、究竟知见不？"

质多罗长者答言："汝今当知：质多罗长者要不复经由胞胎而受生，不复增于丘冢，不复起于血气，如世尊所说五下分结，不见一结而不断者；若一结不断，当复还生此世。"

如是说时，阿耆毗迦悲叹涕泪，以衣拭面，谓质多罗长者言："我今当作何计？"

质多罗长者答言："汝若能于正法、律出家者，我当给汝衣钵供身之具。"

阿耆毗迦须臾思惟已，语质多罗长者言："我今随汝，示我所作。"

时，质多罗长者将彼阿耆毗迦往诣诸上座所，礼诸上座足，于一面坐，白诸上座比丘言："尊者，此阿耆毗迦是我先人亲厚，今求出家作比丘。愿诸上座度令出家，我当供给衣钵众具！"

诸上座即令出家，剃除须发，著袈裟衣。出家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出家增进学道，净修梵行，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诸上座比丘俱。

时，有尼揵若提子与五百眷属诣庵罗林中，欲诱质多罗长者以为弟子。质多罗长者闻尼揵若提子将五百眷属来诣庵罗林中，欲诱我为弟子；闻已，即往诣其所，共相问讯毕，各于一面坐。

时，尼揵若提子语质多罗长者言："汝信沙门瞿昙得无觉无观三昧耶？"

质多罗长者答言："我不以信故来也。"

阿耆毗迦言："长者，汝不谄、不幻、质直、质直所生。长者，若能息有觉有观者，亦能以绳系缚于风；若能息有觉有观者，亦可以一把土断恒水流。我于行、住、坐、卧智见常生。"

质多罗长者问尼揵若提子："为信在前耶？为智在前耶？信之与智，何者为先？何者为胜？"

尼揵若提子答言："信应在前，然后有智。信、智相比，智则为

胜。”

质多罗长者语尼揵若提子：“我已求得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我昼亦住此三昧，夜亦住此三昧，终夜常住此三昧，有如是智，何用信世尊为？”

尼揵若提子言：“汝谄曲、幻伪、不直、不直所生。”

质多罗长者言：“汝先言我不谄曲、不幻、质直、质直所生，今云何言谄曲、幻伪、不直、不直所生耶？若汝前实者，后则虚；后实者，前则虚。汝先言：‘我于行、住、坐、卧知见常生。’汝于前后，小事不知，云何知过人法，若知、若见、安乐住事？”

长者复问尼揵若提子：“有于一问、一说、一记论，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汝有此不？若无一问、一说、一记论，乃至十问、十说、十记论，云何能诱于我，而来至此庵罗林中欲诱诳我？”

于是尼揵若提子息闭掉头，反拱而出，不复还顾。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多上座比丘俱。

尔时，质多罗长者病苦，诸亲围绕，有众多诸天来诣长者所，语质多罗长者言：“长者，汝当发愿得作转轮王。”

质多罗长者语诸天言：“若作转轮王，彼亦无常、苦、空、无我。”

时，长者亲属语长者：“汝当系念！汝当系念！”

质多罗长者语亲属：“何故汝等教我系念、系念？”

彼亲属言：“汝作是言：‘无常、苦、空、无我。’是故教汝系念、系念也。”

长者语诸亲属：“有诸天人来至我所，语我言：‘汝当发愿得作转轮圣王，随愿得果。’我即答言：‘彼转轮王亦复无常、苦、空、非我。’”

彼诸亲属语质多罗长者：“转轮王有何，而彼诸天教汝愿求？”

长者答言：“转轮王者以正法治化，是故诸天见如是福利故，而来教我为发愿求。”

诸亲属言：“汝今用心，当如之何？”

长者答言：“诸亲属，我今作心，唯不复见胞胎受生，不增丘冢，不受血气，如世尊说，五下分结我不见有，我不自见一结不断；若结不断，则还生此世。”

于是长者即从床起，结跏趺坐，正念在前，而说偈言：

“服食积所积，广度于众难，
施上进福田，植斯五种力。
以斯义所欲，俗人处于家，
我悉得此利，已免于众难。
世间所闻习，远离众难事，

生乐知稍难，随顺等正觉。
供养持戒者，善修诸梵行，
漏尽阿罗汉，及声闻牟尼。
如是超越见，于上诸胜处，
常行士夫施，克终获大果。
习行众多施，施诸良福田，
于此世命终，化生于天上，
五欲具足满，无量心悦乐。
获斯妙果报，以无悭吝故，
在所处受生，未曾不欢喜。”

质多罗长者说此偈已，寻即命终，生于不烦热天。

尔时，质多罗天子作是念：“我不应停此，当往阎浮提礼拜诸上座比丘。”如力士屈伸臂顷，以天神力至庵罗林中，放身天光，遍照庵罗林。

时，有异比丘夜起出房，露地经行，见胜光明普照树林，即说偈言：

“是谁妙天色，住于虚空中？
譬如纯金山，阎浮檀净光。”

质多罗天子说偈答言：

“我是天人王，瞿昙名称子。
是庵罗林中，质多罗长者，
以净戒具足，系念自寂静，
解脱身具足，智慧身亦然。
我知法故来，仁者应当知：
当于彼涅槃，此法法如是。”

质多罗天子说此偈已，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白佛：

“不处难陀林，终不得快乐，
忉利天宫中，得天帝名称。”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童蒙汝何知？阿罗汉所说：
一切行无常，是则生灭法，
生者既复灭，俱寂灭为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即说偈言：

“断一切钩锁，牟尼无有家，
沙门著教化，我不说善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众生类，悉共相缠缚，
其有智慧者，孰能不愍伤？
善逝哀愍故，常教授众生，
哀愍众生者，是法之所应。”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常习惭愧心，此人时时有，
能远离诸恶，如顾鞭良马。”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常习惭愧心，此人实希有，
能远离诸恶，如顾鞭良马。”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悉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不习近正法，乐著诸邪见，
睡眠不自觉，长劫心能悟？”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专修于正法，远离不善业，
是漏尽罗汉，险恶世平等。”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悉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以法善调伏，不随于诸见，
虽复著睡眠，则能随时悟。”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以法调伏，不随余异见，
　无知已究竟，能度世恩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持此后边身，
　记说言有我，及说我所不？”

尔时，世尊即说偈答：

“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持此后边身，
　正复说有我，我所亦无咎。”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已作，
　一切漏已尽，持此最后身，
　心依于我慢，而说言有我，
　及说于我所，有如是说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已离于我慢，无复我慢心，
　超越我我所，我说为漏尽。
　于彼我我所，心已永不著，
　善解世名字，平等假名说。”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白佛：

“若罗汉比丘，漏尽持后身，
颇说言有我，及说我所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罗汉比丘，漏尽持后身，
亦说言有我，及说有我所。”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已作，
已尽诸有漏，唯持最后身，
何言说有我？说何是我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已作，
一切诸漏尽，唯持最后身，
说我漏已尽，亦不著我所，
善解世名字，平等假名说。”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障月天子。时，诸月天子悉皆恐怖，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说偈叹佛：

“今礼最胜觉，能脱一切障，
我今遭苦恼，是故来归依！
我等月天子，归依于善逝，
佛哀愍世间，愿解阿修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破坏诸暗冥，光明照虚空，
今毗卢遮那，清净光明显。

罗睺避虚空，速放飞兔像！”

罗睺阿修罗，即舍月而还。
举体悉流汗，战怖不自安，
神昏志迷乱，犹如重病人。

时，有阿修罗名曰婆稚，见罗睺罗阿修罗疾舍月还，便说偈言：

“罗睺阿修罗，舍月一何速？
神体悉流汗，犹如重病人。”

罗睺阿修罗说偈答言：

“瞿昙说咒偈，不速舍月者，
或头破七分，受诸邻死苦。”

婆稚阿修罗复说偈言：

“佛兴未曾有，安隐于世间，
说咒偈能令，罗睺罗舍月。”

佛说此经已，时，月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为有族本不？有转生族耶？
有俱相属无，云何解于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无有族本，亦无转生族，
俱相属永断，解脱一切缚。”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何名为族本？云何转生族？
云何俱相续？何名为坚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母为世族本，妻名转生族，

子俱是相属，爱欲为坚缚。
我无此族本，亦无转生族，
俱相属亦无，是名脱坚缚。”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善哉无族本，无生族亦善！
善哉无相属！善哉缚解脱！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怨悉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优罗提那塔所。

尔时，世尊新剃须发，于后夜时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以衣覆头。时，优罗提那塔边有天神住，放身光明，遍照精舍，白佛言：“沙门忧耶？”

佛告天神：“何所忘失？”

天神复问：“沙门为欢喜耶？”

佛告天神：“为何所得？”

天神复问：“沙门不忧不喜耶？”

佛告天神：“如是！如是！”

尔时，天神即说偈言：

“为离诸烦恼？为无有欢喜？
云何独一住，非不乐所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无恼解脱，亦无有欢喜，
不乐不能坏，故独一而住。”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云何得无恼？云何无欢喜？
云何独一住，非不乐所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烦恼生欢喜，喜亦生烦恼，
无恼亦无喜，天神当护持。”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善哉无烦恼！善哉无欢喜！
善哉独一住！不为不喜坏。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神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为妙绝，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犹如利剑害，亦如头火燃，
断除贪欲火，正念求远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譬如利剑害，亦如头火燃，
断除于后身，正念求远离。”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天女众围绕，如毗舍脂众，
痴惑丛林中，何由而得出？”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正直平等道，离恐怖之方，
乘寂默之车，法想为密覆，
惭愧为长縻，正念为羁络，
智慧善御士，正见为前导。
如是之妙乘，男女之所乘，

出生死丛林，逮得安乐处！”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有四转九门，充满贪欲住，
深溺淤泥中，天象云何出？”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断爱喜长縻，贪欲等诸恶，
拔爱欲根本，正向于彼处。”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赖吒槃提国，有诸商贾客，
大富足财宝，各各竞求富，
方便欲财利，犹如燃炽火，
如是竞胜心，欲贪常驰骋。
云何当断贪，息世间勤求？”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舍俗出非家，妻子及财宝，
贪恚痴离欲，罗汉尽诸漏，

正智心解脱，爱尽息方便。”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诸商人，五百乘车，共行治生，至旷野中。旷野有五百群贼在后随逐，伺便欲作劫盗。时，旷野中有一天神，止住路侧。时，彼天神作是念：‘当往诣彼拘萨罗国诸商人所，问其义理。若彼商人喜我所问，时解说者，我当方便令其安隐，得脱贼难；苦不喜我所问者，当放舍之，如余天神。’时，彼天神作是念已，即放身光，遍照商人车营，而说偈言：

“‘谁于觉睡眠？谁复睡眠觉？
谁有解此义？谁能为我说？’

“尔时，商人中有优婆塞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一心向佛、法、僧，归依佛、法、僧，于佛离疑，于法、僧离疑，于苦、集、灭、道离疑，见四圣谛得第一无间等果，在商人中与诸商人共为行侣。彼优婆塞于后夜时端坐思惟，系念在前，于十二因缘逆顺观察。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谓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如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时，彼优婆塞如是思惟已，而说偈言：

“‘我于觉睡眠，我于睡眠觉，
我解知此义，能为人记说。’

“时，彼天神问优婆塞：

“‘云何觉睡眠？云何睡眠觉？
云何能解知？云何能记说？’

“时，优婆塞说偈答言：

“‘贪欲及瞋恚，愚痴得离欲，
　　漏尽阿罗汉，正智心解脱，
　　彼则为觉悟，我于彼睡眠。
　　不知因生苦，及苦因缘集，
　　于此一切苦，得无余灭尽。
　　又不知正道，等趣息苦处，
　　斯等为常眠，我于彼则觉。
　　如是觉睡眠，如是睡眠觉，
　　如是善知义，如是能记说。’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善哉觉睡眠！善哉眠中觉！
　　善哉解知义！善哉能记说！
　　久远乃今见，诸兄弟而来，
　　缘汝恩力故，令诸商人众，
　　得免于劫贼，随道安乐去。’

“如是，诸比丘，彼拘萨罗泽中诸商人众皆得安隐从旷野出。”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海洲上优婆塞至他优婆塞舍会坐，极毁訾欲，言：‘此欲者，虚妄不实，欺诳之法，犹如幻化，诳于婴儿。’还自己舍，恣于五欲。是优婆塞舍有天神止住。时，彼天神作是念：‘是优婆塞不胜不类，于余优婆塞舍会坐众中极毁訾欲，言：“如是欲者，虚伪不实，欺诳之法，如诳婴儿。”还己舍已，自恣五欲。我今宁可发令觉悟。’而说偈言：

“‘于大聚会中，毁訾欲无常，
　　自没于爱欲，如牛溺深泥。
　　我观彼会中，诸优婆塞等，
　　多闻明解法，奉持于净戒。
　　汝见彼乐法，而说欲无常，
　　如何自恣欲，不断于贪爱？
　　何故乐世间，畜妻子眷属？’

“时，彼天神如是如是开觉彼优婆塞已；如是如是彼优婆塞觉悟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精勤修习，尽诸有漏，得阿罗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

时，给孤独长者有小因缘至王舍城，止宿长者舍。夜见长者告其妻子、仆使、作人言：“汝等皆起，破樵燃火，炊饭作饼，调和众味，庄严堂舍。”

给孤独长者见已，作是念：“今此长者何所为作？为嫁女娶妇耶？为请宾客、国王、大臣耶？”念已，即问长者：“汝何所作？为嫁女娶妇？为请宾客、国王、大臣耶？”

时，彼长者答给孤独长者言：“我不嫁女娶妇，亦不请呼国王、大臣，唯欲请佛及比丘僧，设供养耳！”

时，给孤独长者闻未曾闻佛名字已，心大欢喜，身诸毛孔皆悉怡悦，问彼长者言：“何名为佛？”

长者答言：“有沙门瞿昙，是释种子，于释种中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为佛。”

给孤独长者言：“云何名僧？”

彼长者言：“若婆罗门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信家、非家，而随佛出家；或刹利种、毗舍种、首陀罗种善男子等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彼佛出家而随出家，是名为僧。今日请佛及现前僧，设诸供养。”

给孤独长者问彼长者言：“我今可得往见世尊不？”

彼长者答言：“汝且住此，我请世尊来至我舍，于此得见。”

时，给孤独长者即于其夜至心念佛，因得睡眠。天犹未明，忽见明相，谓天已晓，欲出其舍，行向城门，至城门下，夜始二更，城门未开。王家常法，待远使命来往，至初夜尽，城门乃闭，中夜已尽，辄复开门，欲令行人早得往来。

尔时，给孤独长者见城门开，而作是念：“定是夜过，天晓门开。”乘明相出于城门，出城门已，明相即灭，辄还暗冥。给孤独长者心即恐怖，身毛为竖：“得无为人及非人，或奸狡人恐怖我耶？”即便欲还。

尔时，城门侧有天神住。时，彼天神即放身光，从其城门至寒林丘冢间光明普照，告给孤独长者言：“汝且前进，可得胜利，慎勿退还！”

时，彼天神即说偈言：

“善良马百匹，黄金满百斤，
骡车及马车，各各有百乘，
种种诸珍奇，重宝载其上，
宿命种善根，得如此福报。
若人宗重心，向佛行一步，
十六分之一，过前福之上。”

“是故，长者，汝当前进，慎勿退还！”即复说偈：

“雪山大龙象，钝金为庄饰，
巨身长大牙，以此象施人，
不及向佛福，十六分之一。

“是故，长者，当速前进，得其大利，非退还也。”复说偈言：

“金菩阇国女，其数有百人，
种种众妙宝，璎珞具庄严，
以是持施与，不及行向佛，
一步之功德，十六分之一。

“是故，长者，当速前进，得其胜利，非退还也。”
时，给孤独长者问天神言：“贤者，汝是何人？”
天神答言：“我是摩头息揵大摩那婆先，是长者善知识，于尊者舍利弗、大目揵连所起信敬心，缘斯功德，今得生天，典此城门，是故告长者：‘但当进前，慎莫退还！前进得利，非退还也！”
时，给孤独长者作是念：“佛兴于世，非为小事！得闻正法，亦非小事！是故天神劝我令进，往见世尊。”时，给孤独长者寻其光明，径至寒林丘冢间。
尔时，世尊出房露地经行。给孤独长者遥见佛已，即至其前，以俗人礼法恭敬问讯：“云何，世尊，安隐卧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婆罗门涅槃，是则常安乐，
爱欲所不染，解脱永无余。
断一切希望，调伏心炽燃，
心得寂止息，止息安隐眠！”

尔时，世尊将给孤独长者往入房中，就座而坐，端身系念。尔时，世尊为其说法，示教照喜已，世尊说：“诸法无常，宜布施福事、持戒福事、生天福事，欲味、欲患、欲出，远离之福。”
给孤独长者闻法、见法、得法、入法、解法，度诸疑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心得无畏，即从座起，正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从今日尽其寿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证知我！”
尔时，世尊问给孤独长者：“汝名何等？”
长者白佛：“名须达多，以常给孤贫辛苦故，时人名我为给孤独。”
世尊复问：“汝居何处？”

长者白佛言："世尊，在拘萨罗人间，城名舍卫。惟愿世尊来舍卫国，我当尽寿供养衣被、饮食、房舍、床卧、随病汤药。"

佛问长者："舍卫国有精舍不？"

长者白佛："无也，世尊。"

佛告长者："汝可于彼建立精舍，令诸比丘往来宿止。"

长者白佛："但使世尊来舍卫国，我当造作精舍僧房，令诸比丘往来止住。"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长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请已，从座起，稽首佛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给孤独长者疾病命终，生兜率天，为兜率天子，作是念："我不应久住于此，当往见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于兜率天没，现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时，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给孤独天子而说偈言：

"于此祇桓林，仙人僧住止，
诸王亦住此，增我欢喜心！
深信净戒业，智慧为胜寿，
以此净众生，非族姓财物。
大智舍利弗，正念常寂默，
闲居修远离，初建业良友。"

说此偈已，即没不现。尔时，世尊其夜过已，入于僧中，敷尼师坛，于众前坐，告诸比丘："今此夜中，有一天子容色绝妙，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于此祇桓林，仙人僧住止，
诸王亦住此，增我欢喜心！
深信净戒业，智慧为胜寿，
以此净众生，非族姓财物。
大智舍利弗，正念常寂默，
闲居修远离，初建业良友。'"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世尊所说，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来见世尊，然彼给孤独长者于尊者舍利弗极相敬重。"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阿难，给孤独长者生彼天上，来见于我。"

尔时，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而说偈言：

“一切世间智，唯除于如来，
　比舍利弗智，十六不及一。
　如舍利弗智，天人悉同等，
　比于如来智，十六不及一。”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旷野精舍。

时，有旷野长者疾病命终，生无热天；生彼天已，即作是念：“我今不应久于此住，不见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无热天没，现于佛前。

时，彼天子天身委地，不能自立；犹如酥油委地，不能自立。如是，彼天子天身细软，不自持立。

尔时，世尊告彼天子：“汝当变化作此粗身，而立于地。”

时，彼天子即自化形，作此粗身，而立于地。于是天子前礼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手天子：“汝手天子，本于此间为人身时，所受经法，今故忆念不悉忘耶？”

手天子白佛言：“世尊，本所受持，今悉不忘。本人间时，有所闻法，不尽得者，今亦忆念，如世尊善说。世尊说言：‘若人安乐处，能忆持法，非为苦处。’此说真实。如世尊在阎浮提，种种杂类，四众围绕，而为说法，彼诸四众闻佛所说，皆悉奉行；我亦如是，于无热天上。为诸天人大会说法，彼诸天众悉受修学。”

佛告手天子：“汝于此人间时，于几法无厌足故，而得生彼无热天中？”

手天子白佛：“世尊，我于三法无厌足故，身坏命终，生无热天。何等三法？我于见佛无厌故，身坏命终生无热天；我于佛法无厌足故，生无热天；供养众僧无厌足故，身坏命终，生无热天。”

时，手天子即说偈言：

“见佛无厌足，闻法亦无厌，
　供养于众僧，亦未曾知足。
　受持贤圣法，调伏悭著垢，
　三法不知足，故生无热天。”

时，手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无烦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生彼无烦天，解脱七比丘，
贪瞋恚已尽，超世度恩爱。
谁度于诸流，难度死魔军？
谁断死魔縻，永超烦恼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尊者优波迦，及波罗揵茶，
弗迦罗婆梨，跋提揵陀叠，
亦婆休难提，及波毗瘦□，
如是等一切，悉皆度诸流。
断绝死魔縻，度彼难度者，
断诸死魔縻，超越诸天轭，
说甚深妙法，觉悟难知者。
巧便问深义，汝今为是谁？”

时，彼天子说偈白佛：

“我是阿那含，生彼无烦天，
故能知斯等，解脱七比丘，
尽贪欲瞋恚，永超世恩爱。”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眼耳鼻舌身，第六意入处，
若彼名及色，得无余灭尽。
能知此诸法，解说七比丘，
贪有悉已尽，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鞞跋楞伽村，我于彼中住。
名难提婆罗，造作诸瓦器，
迦葉佛弟子，持优婆塞法，
供养于父母，离欲修梵行，
世世为我友，我亦彼知识。
如是等大士，宿命共和合，
善修于身心，持此后边身。”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如是汝贤士，如汝之所说，

鞞跋楞伽村，名难提婆罗，
迦葉佛弟子，受优婆塞法，
供养于父母，离欲修梵行，
昔是汝知识，汝亦彼良友。
如是诸正士，宿命共和合，
善修其身心，持此后边身。”

佛说此经已，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此世多恐怖，众生常恼乱，
已起者亦苦，未起亦当苦。
颇有离恐处，惟愿慧眼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无有异苦行，无异伏诸根，
无异一切舍，而得见解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诸众生，受身得妙色？
云何修方便，而得乘出道？
众生住何法？为何所修习？
为何等众生，诸天所供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持戒明智慧，自修习正受，
正直心系念，炽然忧悉灭。

得平等智慧，其心善解脱，
斯等因缘故，受身得妙色。
成就乘出道，心住于中学，
如是德备者，为诸天供养。”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沉没于睡眠，欠呿不欣乐，
饱食心愦闷，懈怠不精勤，
斯十覆众生，圣道不显现。”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心没于睡眠，欠呿不欣乐，
饱食心愦闷，懈怠不精勤，
精勤修习者，能开发圣道！”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外缠结非缠，内缠缠众生，
今问于瞿昙，谁于缠离缠？”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智者建立戒，内心修智慧，
　比丘勤修习，于缠能解缠。”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礼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难度难可忍，沙门无知故，
　多起诸艰难，重钝溺沉没。
　心随觉自在，数数溺沉没，
　沙门云何行，善摄护其心？”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如龟善方便，以壳自藏六，
　比丘习禅思，善摄诸觉想。
　其心无所依，他莫能恐怖，
　是则自隐密，无能诽谤者！”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萨罗小流注，当于何反流？
　生死之径路，于何而不转？
　世间诸苦乐，何由灭无余？”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眼耳鼻舌身，及彼意入处，
名色灭无余，萨罗小还流，
生死道不转，苦乐灭无余。”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伊尼耶鹿[跳-兆＋専]，仙人中之尊，
少食不嗜味，禅思乐山林。
我今敬稽首，而问于瞿昙，
云何出离苦？云何苦解脱？
我今问解脱，于何而灭尽？”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世间五欲德，心法说第六，
于彼欲无欲，解脱一切苦。
如是于苦出，如是苦解脱，
汝所问解脱，于彼而灭尽。”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度诸流，云何度大海，
云何能舍苦，云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信能度诸流，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除苦，智慧得清净。”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共诸比丘僧入城乞食，如偈所说：

“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
　行步如鹅王，面如净满月，
　世尊与众俱。”

时，世尊以足践城门限地，作六种震动，如偈所说：

“大海及大地，城郭并诸山，
　牟尼足所践，动摇如浪舟。”

佛变现如是神力，时，诸民人高声唱言：“奇特未尝有法！变现神力，如佛世尊，入城示现如是种种未曾有法。”如偈所说：

“地下即成平，高地反为下，
　由佛威神故，荆棘诸瓦砾，
　皆悉不复见。聋盲及瘖瘂，
　即得见闻语；城郭时乐器，
　不击妙音出。”

时，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如偈所说：

“世尊身光明，普照城邑中，
　民人蒙佛光，凉若栴檀涂。”

时，世尊顺邑而行。时，彼有两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戏：一名、阇耶，二名、毗阇耶。遥见世尊来，三十二大人

相庄严其体。时，阇耶童子心念言：“我当以麦麨”——仍手捧细沙——“著世尊钵中。”

时，毗阇耶合掌随喜，如偈所说：

“见大悲世尊，通身一寻光，
勇颜睹世尊，心生大敬信，
捧沙即奉施，得离生老际。”

时，彼童子而发愿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伞盖王，即于此生得供养诸佛。”如偈所说：

“牟尼知彼心，及彼意所愿，
受果增善根，及福田力故，
即以大悲心，受其奉施沙。”

时，阇耶以此善根，当得为王，王阎浮提，乃至得成无上正觉，故世尊发微笑。

尔时，阿难见世尊发微笑，即便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诸佛世尊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非无因缘而能发微笑，今佛世尊以何因缘而发微笑？”如偈所说：

“世尊离调笑，无上世中尊，
齿白如珂玉，最胜今发笑。
勇猛勤精进，无师而自觉，
妙言令乐闻，无上柔软音，
而记彼童子，梵音远清彻，
无上两足尊，记彼施沙果。”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无有因缘亦不发笑；我今笑者，其有因缘。阿难当知：于我灭度百年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方，为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当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安乐无量众生。”如偈所说：

“于我灭度后，是人当作王，
孔雀姓名育，譬如顶生王，
于此阎浮提，独王世所尊。”

“阿难，取此钵中所施之沙，舍著如来经行处，当行彼处。”

阿难受教，即取钵沙，舍经行处。

“阿难当知：于巴连弗邑，有王名曰月护。彼王当生子，名曰频

头娑罗，当治彼国。彼复有子，名曰修师摩。时，彼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极为端正，令人乐见，为国所珍，诸相师辈见彼女相，即记彼女：‘当为王妃，又生二子，一当领一天下，一当出家学道，当成圣迹。’时，彼婆罗门闻彼相师所说，欢喜无量，即持其女，诣巴连弗邑，种种庄严，庄严其体，欲嫁与修师摩王子。相师云：‘应嫁与频头娑罗王，彼女当生福德子，子当绍王基。’婆罗门即以其女嫁与此王。王见其女，端正有德，即为夫人。前夫人及诸婇女见是夫人来，作是念言：‘此女极为端正，国中所珍。王若与彼相娱乐者，弃舍我等，乃至目所不视。’诸女辈即使学习剃毛师业。彼悉学已，为王料理鬓发。料理之时，王大欢喜，即问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启王言：‘惟愿王心爱念我耳！’如是三启。

“时，王言：‘我是刹利灌顶王，汝是剃毛师，云何得爱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族婆罗门之女。相师语我父云：“此女应嫁与国王。”是故来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谁令汝习下劣之业？’女启王言：‘是旧夫人及婇女令我学此。’王即敕言：‘自今勿复习下业。’王即立为第一夫人。王恒与彼自相娱乐，仍便怀体，月满生子，生时安隐，母无忧恼。过七日后，立字无忧。又复生子，名曰离忧。无忧者，身体粗涩，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父王欲试二子，呼宾伽罗阿，语婆罗门言：‘和尚观我诸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婆罗门言：‘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于彼当观其相。’乃至出往彼园。时，阿育王母语阿育言：‘承王出金殿园馆中，观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启言：‘王念既不念我，亦复不乐见我。’母复言：‘但往彼所。’阿育复启：‘母复敕令往，今便往去，愿母当送饮食。’母言：‘如是，当出城去。’

“时，出门逢一大臣，名曰阿□罗陀。此臣问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闻大王出在金殿园馆，观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今往诣彼。’王先敕大臣：‘若阿育来者，当使其乘老钝象来，又复老人为眷属。’时，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园馆中，于诸王子中地坐。

“时，诸王子各下饮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饭，送与阿育。如是诸王子各食饮食，时，父王问师言：‘此中谁有王相，当绍我位？’时，彼相师视诸王子，见阿育具有王相，当得绍位。又作是念：‘此阿育，王所不应，我若语言当作王者，王必愁忧不乐。’即语言：‘我今总记。’王报言：‘如师所教。’师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当作王。’时，诸王子闻彼所说，各念言：‘我乘好乘。’时，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时，王又复语师言：‘愿更为观授记。’师复答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当作王。’诸王子各相谓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胜座，我当作王。’复语师：‘更为重观。’师又报言：‘此中上器、上食，此当得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胜乘、胜座、胜食。’时，王观子相毕，便即还宫。

“时，阿育母问阿育言：‘谁当作王？婆罗门复记谁耶？’阿育启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当作王子。自见当作王：老象为乘，以地为坐，素器盛食，粳米杂酪饭。’时，彼婆罗门知阿育当作王，数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饷婆罗门，即便问言：‘大王崩后，谁当作王？’师答言：‘此不可说也。’如是乃至三问，师言：‘吾当语汝，慎勿使人知；汝生此子，名曰阿育，是其人也。’夫人白言：‘我闻此语，欢喜踊跃。若王闻者，于师所不生敬信，师今可还本住处。若子作王者，师当一切得吉利，尽形供养。’

“时，频头娑罗王边国德叉尸罗反。时，王语阿育：‘汝将四兵众，平伐彼国。’王子去时，都不与兵甲。时，从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国，无有军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为王，善根果报者，兵甲自然来。’应发是语时，寻声地开，兵甲从地而出；即将四兵，往伐彼国。时，彼诸国民人闻阿育来，即平治道路，庄严城郭，执持吉瓶之水，及种种供养，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诸臣辈不利我等，我等是故背违圣化。’即以种种供养王子，请入城邑。平此国已，又使至伐佉沙国。时，彼二大力士为王平治道路，推诸山石。又复诸天宣令此国：‘阿育当王此天下，汝等勿兴逆意。’彼国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于海际。

“时，修师摩王子出外游戏，又复遇逢一大臣，臣不修礼法，王子即使人打拍其身。大臣念言：‘此王子未得王位，用性如是；若得王者，不可而当。’又闻阿育得天下，得坏五百大臣，‘我等相与立阿育为王，领此天下。’又，德叉尸罗国反，诸臣共议：‘令修师摩王子去。’王亦应可，即便往彼国，不能降伏。

“时，父王复得重疾，王语诸臣：‘吾今欲立修师摩为王，令阿育往至彼国。’时，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黄物涂阿育体及面手脚已，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诸臣便庄严阿育，将至王所：‘今且立此子为王，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时，王闻此语，甚以不喜，忧愁不乐，默然不对。时，阿育心念口言：‘我应正得王位者，诸天自然来，以水灌我顶，素缯系首。’寻声诸天即以水灌阿育顶，素缯系首。时，王见此相貌，极生愁恼，即便命终。

“阿育王如礼法殡葬父王已，即立阿□楼陀为大臣。时，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今立阿育为王，心生不忍，即集诸兵，而来伐阿育。阿育王四门中，二门安二力士，第三门安大臣，自守东门。时，阿□楼陀大臣机关木象，又作阿育王像，像即骑象，安置东门外。又作无烟火坑聚，以物覆之。修师摩既来到时，阿□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东门，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时，彼王子即趣东门，即堕火坑，便即死亡。

“尔时，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罗由陀，闻修师摩终亡，厌世，将无量眷属，于佛法中出家学道，加勤精进，逮得漏尽，成阿罗汉道。阿育王正法治化。时，诸臣辈以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轻慢于

王，不行君臣之礼；王亦自知诸臣轻慢于我。时，王语诸臣曰：‘汝等可伐华果之树，植于刺棘。’诸臣答曰：‘未尝见闻却除华果而植刺树，而见除伐刺树而植果实。’乃至王三敕令伐，彼亦不从。

“尔时，国王忿诸大臣，即持利剑，杀五百大臣。又时，王将婇女眷属，出外园中游戏，见一无忧树，华极敷盛。王见已：‘此华树与我同名。’心怀欢喜。王形体丑陋，皮肤粗涩，诸婇女辈，心不爱王，憎恶王故，以手毁折无忧华树。王从眠觉，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系诸婇女，以火烧杀。王行暴恶，故曰暴恶阿育王。

“时，阿□楼陀大臣白王言：‘王不应为是法，云何以手自杀人——诸臣婇女？王今当立屠杀之人，应有所杀，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杀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织师家。织师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恶挝打系缚小男小女，及捕水陆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时，王诸使语彼：‘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阎浮提有罪者，我能净除，况复此一方！’时，诸使辈还启王言：‘彼人已得凶恶者。’王言：‘觅将来也！’诸使呼彼，彼答言：‘小忍，先奉辞父母，具说上事。’父母言：‘子不应行是事。’如是三敕，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杀父母已，然后乃至。诸使问曰：‘何以经久不速来也？’时，彼凶恶具说上事。诸使者以是事具启王。王即敕彼：‘我所有罪人，事应至死，汝当知之。’彼启王言：‘为我作舍。’王乃至为其作舍屋室，极为端严，唯开一门，门亦极精严，于其中间，作治罪之法罗列，状如地狱，彼狱极为胜好。时，彼凶人启王言：‘今从王乞愿，若人来入此中者，不复得出。’王答言：‘如汝所启乞愿，当以与汝。’

“时，彼屠主往诣寺中，听诸比丘说地狱事。时，有比丘讲地狱经：‘有众生生地狱者，地狱即执彼罪人，以热铁钳钳开其口，以热铁丸著其口中。次融铜灌口，次复铁斧斩截其体，次复杻械枷锁检系其身，次复火车炉炭，次复铁镬，次复灰河，次复刀山剑树。’具如天五使经所说。彼屠主具闻比丘说是诸事，关其住处，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说，案此法而治罪人。

“又一时，商主将其妇入于大海。入海时，妇便生子，名曰为海。如是在海十有余年，采诸重宝，还到本乡，道中值五百贼，杀于商主，夺彼宝物。尔时，商主之子见父伤死，及失宝物，厌世间苦故，于如来法中出家学道，远其本土，游行诸国，次至巴连弗邑。过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钵，入城次第乞食，误入屠杀舍中。时，彼比丘遥见舍里，见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如地狱中，寻生恐怖，衣毛皆竖，便欲出门。时，凶恶即往，执彼比丘言：‘入此中者，无有得出，汝今于此而死。’比丘闻其所说，心生悲毒，泣泪满目。凶主问曰：‘汝云何如小儿啼？’

“尔时，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志愿求解脱，
所求不成果，是故我啼泣。
人身极难得，出家亦复然，
遇释师子王，自今不重睹！’

“尔时，凶主语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忧恼？’比丘复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时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听。如是日数渐减，止于七日，彼即听许。时，此比丘知将死不久，勇猛精进，坐禅息心，终不能得道。至于七日，时，王宫内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恶之人，令治其罪。凶主将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捣之，令成碎末。时，比丘见是事，极厌恶此身：‘呜呼！苦哉！我不久亦当如是。’而说偈言：

“‘呜呼大悲师，演说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于义无有实。
向者美女色，今将何所在？
生死极可舍，愚人而贪著。
系心缘彼处，今当脱锁木，
令度三有海，毕竟不复生。’

如是勤方便，专精修佛法，
断除一切结，得成阿罗汉。

“时，彼凶恶人语此比丘：‘期限已尽。’比丘问曰：‘我不解尔之所说。’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满。’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脱，无明大黑暗，
断除诸有盖，以杀烦恼贼。
慧日今已出，鉴察心意识，
明了见生死。今者愍人时，
随顺修圣法；我今此身骸，
任尔之所为，无复有吝惜。’

“尔时，彼凶主执彼比丘著铁镬油中，足与薪火，火终不燃；假使燃者，或复不热。凶主见火不燃，打拍使者，而自燃火，火即猛盛；久久，开铁镬盖，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生希有心，即启国王，王即便严驾，将无量众，来看比丘。时，彼比丘调伏时至，即身升虚空，犹如雁王，示种种变化，如偈所说：

“王见是比丘，身升在虚空，
心怀大欢喜，合掌观彼圣：
‘我今有所白，意中所不解，

形体无异人，神通未曾有。
为我分别说，修习何等法，
令汝得清净？为我广敷演，
令得胜妙法；我了法相已，
为汝作弟子，毕竟无有悔！’

“时，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调伏是王，多有所导，摄持佛法；当广分布如来舍利，安乐无量众生，于此阎浮提，尽令信三宝。’以是因缘故，自显其德，而向王说偈言：

“‘我是佛弟子，逮得诸漏尽；
又复是佛子，不著一切有，
我今已调伏。无上两足尊，
息心得寂静，生死大恐怖，
我今悉得脱，永离三有缚。
如来圣法中，获得如是利。’

“时，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于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灭度时，何所记说？’比丘答言：‘佛记大王：“于我灭后，过百岁之时，于巴连弗邑，有三亿家，彼国有王，名曰阿育，当王此阎浮提，为转轮王，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记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狱，杀害无量民人。王今宜应慈念一切众生，施其无畏，令得安隐。佛之所记大王者，王当如法修行。’而说偈言：

“‘当行哀愍心，莫恼诸群生，
当修习佛法，广布佛舍利！’

“时，彼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礼：‘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为不可！愿为佛子，受我忏悔！舍心勿复责，我愚人今复归命。’而说偈言：

“‘我今归依佛，无上胜妙法，
比丘诸众尊，我今尽命归！
我今当勇猛，奉受世尊敕，
于此阎浮提，普立诸佛塔。
种种诸供养，悬缯及幡幢，
庄严世尊塔，妙丽世希有！’

“时，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时，王从地狱出，凶主白王言：‘王不复得去！’王曰：‘汝今欲杀我耶？’彼曰：‘如是。’王

曰：‘谁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应取死。’王即敕人，将此凶主著作胶舍里，以火烧之；又敕坏此地狱，施众生无畏。时，王欲建舍利塔，将四兵众，至王舍城，取阿阇世王佛塔中舍利，迁复修治此塔，与本无异；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罗摩村中。时，诸龙王将是王入龙宫中，王从龙索舍利供养，龙即与之。王从彼而出。如偈所说：

“罗摩罗村中，所有诸佛塔，
龙王所奉事，守护而供养。
王从龙索分，诸龙开塔与，
即持此舍利，渐进于余方。

“时，王作八万四千金、银、琉璃、颇梨箧，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四宝瓶，以盛此箧；又作无量百千幡幢伞盖，使诸鬼神各持舍利供养之具，敕诸鬼神言：‘于阎浮提，至于海际，城邑聚落满一亿家者，为世尊立舍利塔。’时，有国名德叉尸罗，三十六亿家，彼国人语鬼神言：‘三十六箧舍利与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国中人少者，令分与彼，令满家数，而立为塔。时，巴连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佛塔，遍此阎浮提，意愿如是。’如偈赞曰：

“大王名阿育，于先八塔中，
各取其舍利，于此阎浮提，
建立诸佛塔，八万及四千，
纵广殊妙胜，一日都使毕。

“时，彼上座白王言：‘善哉！大王，剋后十五日月食时，令此阎浮提起诸佛塔。’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民人，兴庆无量，共号名曰法阿育王。如偈赞曰：

“王圣种孔雀，安乐世间人，
于此阎浮提，建立胜妙塔。
本名为恶王，今造胜妙业，
共号名法王，相传至于后。

“王已建八万四千塔，欢喜踊跃，将诸群臣往诣鸡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授记，当作佛事不？我当往诣彼所供养恭敬。’上座答曰：‘佛临般涅槃时，降伏阿波罗龙王、陶师旃陀罗、瞿波梨龙，诣摩偷罗国，告阿难曰：“于我般涅槃后，百年之中，当有长者，名瞿多，其子名曰优波崛多，当出家学道，无相佛教授于人，最为第一，当作佛事。”佛告阿难曰：“遥见彼山不？”阿难白佛：“见

也，世尊。”佛告阿难：“此山名优留曼茶，是阿兰若处，名那茶婆低，随顺寂静。”而偈赞曰：

“““优波崛比丘，教授最第一，
名闻振四方，最胜之所记。
于我灭度后，当得作佛事，
度诸众生类，其数无有限。”’

“时，王问上座曰：‘尊者优波崛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学道，降伏烦恼，是阿罗汉。共诸无量比丘眷属一万八千，住在优留曼茶山中阿兰若处，哀愍众生，如佛说净妙法，度无量诸天及人，令入甘露城。’王闻已，欢喜踊跃，即敕群臣，速办严驾，将无量眷属往诣彼所，修敬供养优波崛多。时，臣白王言：‘彼圣既在王国，宜当遣信奉迎之，彼自当来。’王答臣曰：‘不宜遣信至彼所，应当自往，彼不宜来也。’而说偈曰：

“‘汝得金刚舌，那能不断坏？
谏我莫往彼，亲近田舍人。’

“王即遣信，往彼尊者所言：‘某日当来尊所。’时，尊者思惟：‘若王来者，无量将从，受诸大苦，遍杀害微虫、聚落人民。’作是念已，答使者曰：‘我当自往诣王所。’时，王闻尊者自来，欢喜踊跃，从摩偷罗至巴连弗邑，于其中间，开安舟航，于航悬诸幢盖。

“时，尊者优波崛愍念王故，将一万八千阿罗汉众，随于水道径至王国。时，国中人启王言：‘尊者优波崛将一万八千比丘众来至。’王闻，大欢喜踊跃，即脱璎珞，价值千万，而授与之。王将诸大臣眷属，即出往尊者所，为下食，五体投地，向彼作礼，长跪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领此阎浮提，受于王位，不以为喜；今睹尊者，跃踊无量。如来弟子，乃能如是，如睹于佛。’而说偈言：

“‘寂灭已度世，汝今作佛事，
世间愚痴灭，如日照佛世。
为世作导师，说法中第一，
众生可依怙，我今大欢喜！’

“时，王敕使者宣令国界：‘尊者优波崛比丘今来此国。’如是唱言：

“‘欲得富贵者，远离贫穷苦，
常处天上乐，解脱涅槃者，
当值优波崛，修敬今供养；

未见诸佛者，今睹优波崛。’

“时，王严饰国界，平治道路，悬缯幡盖，烧香散华，及诸伎乐。举国人民皆出奉迎尊者优波崛，供养恭敬。尔时，尊者优波崛白王言：‘大王，当以正法治化，哀愍众生；三宝难遇，于三宝中，常以供养恭敬，修念赞叹，广为人说。所以者何？如来、应供、等正觉知人见人，常为记说：我之正法，寄在国王，及我比丘僧等。’而说偈曰：

“‘世雄人中尊，正胜妙大法，
寄付于大王，及我比丘僧。’

“时，王白优波崛曰：‘我已建正法。’而说偈曰：

“‘我已造诸塔，庄严诸国界，
种种兴供养，幡幢及诸宝，
广布佛舍利，遍于阎浮提。
我兴如是福，意愿悉已满，
自身及妻儿，珍宝及此地，
今已悉舍施，供养贤圣塔。’

“时，尊者优波崛赞王言：‘善哉！善哉！大王应行如是法。’而说偈言：

“‘舍身及财命，世世无所忧，
受福无有穷，必得无上觉。’

“时，王请尊者优波崛入城，设种种座，请尊者就座，众僧令往鸡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颜貌端正，身体柔软；而我形体丑陋，肌肤粗涩。’尊者说偈曰：

“‘我行布施时，净心好财物，
不如王行施，以沙施于佛。’

“时，王以偈报曰：

“‘我于童子时，布施于沙土，
今获果如是，何况余妙施？’

“尊者复以偈赞曰：

“‘快哉善大王，布施诸沙土，

无上福田中，植果无穷尽。’

“时，阿育王告诸大臣：‘我以沙布施于佛，获其果报如是，云何而不修敬于世尊？’王复白优波崛言：‘尊者，示我佛所说法、游行处所，当往供养礼拜，为诸后世众生摄受善根。’而说偈言：

“‘示我佛说法，诸国及住处，
供养当修敬，为后众生故。’

“尊者言：‘善哉！善哉！大王能发妙愿，我当示王处所，为后众生。’时，王将四兵军众，及持种种供养香华、幡幢，及诸伎乐，便将尊者发去。尊者至隆频林，此是如来生处，而说偈言：

“‘如来初生处，生时行七步，
顾视诸四方，举手指天上：
我今最后生，当得无上道，
天上及于人，我为无上尊。’

“时，王五体投地，供养礼拜，即立佛塔。尊者白王言：‘大王欲见诸天见佛生时行七步处不？’王白言：‘愿乐欲见！’时，尊者举手，指摩耶夫人所攀树枝，而告彼树神曰：‘树神，今现！令王见之，生大欢喜。’寻声即见，住尊者边，而作是言：‘何所教敕？我当奉行。’尊者语王言：‘此神见佛生时。’王以偈问神曰：

“‘汝见严饰身，生时青莲华，
足行于七步，口中有所说？’

“神以偈答曰：

“‘我见相好身，生时二足尊，
举足行七步，口中有所说：
于诸天人中，我为无上尊。’

“时，王问神言：‘佛生有何瑞应？’神答言：‘我不能宣说妙胜诸事，今略说少分：

“‘光明能彻照，身体具相好，
令人喜乐见，感动于天地。’

“时，王闻神所说欢喜，施十万两珍宝而去。又将王入城里，语言：‘此处菩萨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体紫磨金色。’时，王向此处作礼，兴种种供养。又将王至天寺中，语王言：‘太子生时，令

向彼神礼。'时，诸神悉礼菩萨。时，诸民人为菩萨立名，今是天中天。时，王复以种种供养。又将示处语王言：'此处父王以菩萨示诸婆罗门，瞻其相德。'王复种种供养。又示：此处菩萨学堂，此处学乘象，此处学乘马、乘车、弓弩，如是学一切技术处。此处是菩萨治身，此处菩萨六万夫人游戏处，此处菩萨见老、病、死人。此处菩萨坐阎浮提树下，坐禅得离欲，树影不离身，父王向其作礼。此处菩萨将百千天神，出城而去。此处菩萨脱璎珞，与车匿遣马还国。而说偈曰：

"'菩萨于此处，脱璎珞及冠，
　　授与于车匿，遣马还于国，
　　独行无有侣，便入学道山。'

"又此处菩萨从猎师，易袈裟衣，被此衣已，而为出家。此处是仙人所稽请处，此处瓶沙王与菩萨半国处，此处问优蓝弗仙人，此处菩萨六年苦行。如偈所说：

"'苦行于六年，极受诸苦恼，
　　知此非真道，弃舍所习行。'

"此处二女奉菩萨乳糜。如偈所说：

"'大圣于此中，受二女乳糜，
　　从此而起去，往诣菩提树。'

"此处迦梨龙赞叹菩萨。如偈所说：

"'此处迦梨龙，赞叹于菩萨，
　　当随古时道，证无上妙果！'

"时，王向尊者而说偈曰：

"'我今欲见龙，彼龙见佛者，
　　从此趣菩提，证得胜妙果。'

"时，尊者以手指龙宫，语曰：'迦梨龙王，汝以见佛，今当现身。'时，龙王寻声即出，住在尊者前，合掌白言：'何所教敕？'时，尊者语王曰：'此龙王见佛，赞叹如来。'

"时，王合掌向龙，而说偈曰：

"'汝见金刚身，我师无俦匹，
　　面如净满月，为我说彼德，

十力之功德，往诣道场时。’

“时，龙王以偈答曰：

“‘我今当演说：足践于地时，
大地六种动，光耀倍于日，
遍照三千界，而趣菩提树。’

“时，王如是等处处种种供养，及立塔庙。时，尊者将王至道树下，语王曰：‘此树，菩萨摩诃萨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言：

“‘牟尼牛王尊，于此菩提树，
降伏恶魔军，得胜菩提果。
天人中特尊，无能与等者！’

“时，王舍无量珍宝，种种供养，及起大塔庙。此处四天王各持一钵，奉上于佛，合为一钵。此处于贾客兄弟所受诸饭食。此处如来诣波罗奈国时，阿时婆外道问佛。此处仙人园鹿野苑，如来于中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法轮。而说偈言：

“‘此处鹿野苑，如来转法轮，
三转十二行，五人得道迹。’

“时，王于是处兴种种供养，及立塔庙。此处如来度优楼频螺迦葉等仙人为道。此处如来为瓶沙王说法，王得见谛，及无量民人、诸天得道。此处如来为天帝释说法，帝释及八万诸天得道。此处如来示大神力，种种变化。此处如来至天上，为母说法，将无量天众，下于人间。王复种种供养，及立塔庙。时，尊者语阿育王，至鸠尸那竭国，言：‘此处如来具足作佛事毕，于无余般涅槃而般涅槃。’而说偈言：

“‘度脱诸天人，修罗龙夜叉，
建立无尽法。佛事既已终，
于有得寂灭，大悲入涅槃。
如薪尽火灭，毕竟得常住。’

“时，王闻是语，忧恼迷闷擗地。时，诸臣辈以水洗心面，良久得苏，啼泣涕零。如是乃至兴种种供养，立大塔庙。时，王复白尊者曰：‘我意愿欲得见佛诸大弟子佛之所记者，欲供养彼舍利，愿为示之。’时，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发如是妙心！’时，尊者

将王至舍卫国，入祇桓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曰：‘是第二法王，随转法轮。’而说偈言：

“‘一切众生智，比于舍利弗，
　　十六之一分，以除如来智。
　　如来转法轮，是则能随转，
　　彼有无量德，谁复能宣说？’

“时，王生大欢喜，舍十万两珍宝，供养其塔，而说偈言：

“‘我礼舍利弗，解脱诸恐怖，
　　名称普于世，智慧无有等。’

“次，复示大目揵连塔：‘王应供养此塔。’王复问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指践地，地即震动，至于天宫，降伏难陀、跋难陀龙王。’而说偈曰：

“‘以足指动地，至于帝释宫，
　　神足无与等，谁能尽宣说？
　　二龙王凶暴，见者莫不怖，
　　彼于神足力，降伏息瞋恚。’

“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此塔，以偈赞曰：

“‘神足中第一，离于老病死，
　　有如是功德，今礼目揵连。’

“次复示摩诃迦葉塔，语王言：‘此是摩诃迦葉塔，应当供养。’王问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头陀第一，如来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众生，兴立正法。’即说偈曰：

“‘功德田第一，愍念贫穷类，
　　著佛僧伽梨，能建于正法，
　　彼有如是德，谁能具宣说？’

“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是塔，以偈赞曰：

“‘常乐于寂静，依止林薮间，
　　少欲知足富，今礼大迦葉。’

“次，复示尊者薄拘罗塔：‘此是薄拘罗塔，应当供养。’王问

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无病第一，乃至不为人说一句法，寂然无言。’王曰：‘以一钱供养。’诸臣白王：‘功德既等，何故于此供养一钱？’王告之曰：‘听吾所说：

“‘虽除无明痴，智慧能鉴察，
虽有薄拘名，于世何所益？’

“时，彼一钱还来至王所。时，大臣辈见是希有事，异口同音赞彼：‘呜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须一钱。’

“复示阿难塔，语王言：‘此是阿难塔，应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侍佛者，多闻第一，撰集佛经。’而说偈曰：

“‘奉持牟尼钵，念至能决断，
多闻之大海，辩才柔软音。
能悦天人众，善知三佛心，
一切悉明了，功德之宝箧。
最胜所称叹，降伏烦恼诤，
如是等功德，应当修供养！’

“王即舍百亿两珍宝，而供养其塔。时，诸臣白王言：‘何故于此布施供养皆悉胜前？’王曰：‘听吾所说心中所以：

“‘如来之体身，法身性清净，
彼悉能奉持，是故供养胜。
法灯常存世，灭此愚痴冥，
皆由从彼来，是故供养胜。
如大海之水，牛迹所不容，
如是佛智海，余人不能持。
唯有阿难尊，一闻悉受持，
终无忘失时，是故供养胜。’

“尔时，王如是种种供养，向尊者合掌，而作是言：

“‘我今受此形，不复负此身，
修无量功德，今为人中主。
我今取坚实，造立诸塔庙，
庄严在于世，如星庄严月。
奉佛弟子法，应行诸礼节，
我今悉已作，稽首尊者足。
蒙尊者恩力，今见胜妙事，
快获大善利，从是分别法。’

“尔时，王供养上种种事，恒偏至菩提道场树。此树下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希有珍宝供养之事，供养菩提树。

“时，王夫人名曰低舍罗绨多，夫人作是念：‘王极爱念于我，我亦念王。王今舍我去，持诸珍宝至菩提树间。我今当作方便杀是菩提树，树既枯死，叶便凋落，王当不复往，彼可与我常相娱乐。’即唤咒师，语咒师言：‘汝能杀菩提树不？’彼答曰：‘能，与我千两金。’时，夫人即与千两金钱。咒师往菩提树间，以咒咒树，以綖系树。时，树渐渐枯死，叶即萎落。未即枯死，其叶凋落，白夫人曰：‘复应以热乳浇树，乃可令枯。’夫人白王：‘我今欲以乳供养菩提树。’王曰：‘随卿意耶！’如是乃至以热乳浇之，树即枯燥。时，诸夫人白王言：‘菩提树忽然枯死，叶叶变落。’而说偈言：

“‘如来所依树，名曰菩提者，
于是得正觉，具足一切智。
大王今当知，是树今枯死，
叶色亦变异，不知何以故？’

“时，王闻是语，即迷闷擗地，诸人辈以水浇王心面，良久而苏，即便泣泪言：

“‘我见菩提树，便见于如来，
今闻彼树死，我今亦随没！’

“时，彼夫人见王忧愁不乐，而白王言：‘王勿忧恼，我当喜悦王心。’王曰：‘若无彼树，我命亦无。如来于彼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树既无，我何用活耶？’夫人闻王决定语，还复以冷乳灌菩提树下，彼树寻复更生。王闻以乳溉灌树还得生，日日送千瓮乳溉灌其本，树还复如先。诸夫人辈白王言：‘菩提树今复如先，无复有异。’时，王闻已，即生欢喜，诣菩提树下，睹于菩提树，目不暂舍，而说偈言：

“‘诸王所未作，瓶沙持国者，
我今应供养；我今浴菩提，
诸乳及香水，华香及涂香。
当复供养僧，贤圣五部众。’

“时，王各办四宝瓮——金、银、琉璃、颇梨，盛诸香乳，及诸香汤，持种种饮食，幡幢、宝盖各有千种，及种种华香伎乐，受持八支斋布萨，著白净衣服，执持香炉，在于殿上，向四方作礼，心念口言：‘如来贤圣弟子在诸方者，怜愍我故，受我供养！’而说偈言：

“‘如来贤圣子，正顺寂诸根，
　　离诸三界欲，诸天应供养，
　　今当悉来集，受我微心惠，
　　哀愍副我意，令法种增长，
　　常乐于寂止，解脱诸所著。
　　如来之真子，从法而化生，
　　诸天所供养；哀愍于我故，
　　今当悉来集，副我之微意。
　　诸圣在处处，罽宾多波婆，
　　大林离波多，阿耨大池边，
　　江河山薮间；如是一切处，
　　诸圣在中者，今当悉来集，
　　哀愍于我故，副我之微意。
　　又在于天上，尸梨沙宫殿，
　　香山石室中，神通具足者，
　　今当悉来集，哀愍于我故。’

“时，王如是语时，三十万比丘悉来集。彼大众中十万是阿罗汉，二十万是学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无人坐。时，王问诸比丘：‘上座之座，云何而无人坐？’时，彼大众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罗汉，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余者岂敢于中而坐？’王复问曰：‘于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更有上座，大王，佛之所记，名曰宾头卢，是上座，应坐此处。’王大欢喜，而作是言：‘于中有比丘见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宾头卢者，犹故在世。’王复白曰：‘可得见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当见，寻当来至。’时，王生大欢喜，而说偈言：

“‘我今快得利，摄受于我故，
　　令我自目见，尊者宾头卢。’

“时，尊者宾头卢将无量阿罗汉，次第相随，譬如雁王乘虚而来，在于上座处坐。诸比丘僧各修礼敬，次第而坐。时，王见尊者宾头卢头发皓白，辟支佛体，头面礼足，长跪合掌，睹尊者颜貌，而说偈言：

“‘我今之王位，统领阎浮提，
　　不以为欢喜，今得见尊者。
　　我今见尊者，便是见生佛，
　　心怀大踊跃，胜见于王位。’

“复白尊者曰：‘尊者见世尊耶？三界所尊仰。’时，尊者宾头卢以

手举眉毛，视王而言：

“‘我见于如来，于世无譬类，
身作黄金色，三十二相好，
面如净满月，梵音声柔软，
伏诸烦恼诤，常处于寂灭。’

“王复问曰：‘尊者何处见佛？’尊者曰：‘如来将五百阿罗汉，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尔时亦复在中。’而说偈言：

“‘大牟尼世尊，离欲相围绕，
在于王舍城，结于夏三月。
我时在彼众，恒住如来边。
大王今当知，我目见真佛。

“‘又复，佛住舍卫国时，如来大作神力，种种变化，作诸佛形，满在诸方，乃至阿迦尼吒天，我尔时亦在于中，见如来种种变化神通之相。’而说偈言：

“‘如来神通力，降伏诸外道，
佛游于十方，我亲见彼相。

“‘又复，如来在天上与母说法时，我亦在于中；与母说法竟，将诸天众从天上来，下僧迦奢国。时，我见此二事。天人受福乐，优波罗比丘尼化作转轮圣王，将无量眷属，乘空而来，诣世尊所，我亦见此。’而说偈言：

“‘如来在天上，于彼结夏坐，
我亦在于中，牟尼之眷属。

“‘又复，世尊住舍卫国，五百阿罗汉俱。时，给孤独长者女适在于富楼那跋陀那国。时，彼女请佛及比丘僧。时，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尔时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请。时，世尊责我：“汝那得现神足如是？我今罚汝，常在于世，不得取涅槃，护持我正法，勿令灭也。”’而说偈曰：

“‘世尊受彼请，五百比丘俱，
时我以神力，挑大山而去，
世尊责罚我：住世未灭度，
护持我正法，勿令法没尽！

“‘又复，如来将诸比丘僧入城乞食。时，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戏；

逢见佛来，捧于尘沙，奉上于佛。时，世尊记彼童子：“于我灭度百岁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当受王位，领阎浮提，名曰阿育。当广布我舍利，一日之中，当造八万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尔时亦在于中。’而说偈曰：

“‘王于童子时，以沙奉上佛，
　　佛记于王时，我亦亲在中。’

“时，王白尊者曰：‘尊者今住在何处？’尊者答王曰：‘在于北山，山名揵陀摩罗，共诸同梵行僧。’王复问曰：‘有几眷属？’尊者答：‘六万阿罗汉比丘。’尊者曰：‘王何须多问？今当施设供养于僧。’食竟，使王欢喜。

“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当供养佛念所觉菩提之树，然后香美饮食施设于僧。’敕诸群臣，唱令国界：‘王今舍十万两金，布施众僧，千瓮香汤，溉灌菩提树。’集诸五众，时，王子名曰拘那罗，在王右边，举二指而不言说，意欲二倍供养。大众见之，皆尽发笑，王亦发笑，而语言：‘呜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养。’王复言：‘我复以三十万两金供养众僧，复加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王子复举四指，意在四倍。时，王瞋恚，语臣曰：‘谁教王子作是事，与我兴竞？’臣启王言：‘谁敢与王兴竞？然王子聪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时，王右顾视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库藏之物，余一切物，阎浮提夫人、婇女、诸臣、眷属，及我拘那罗子，皆悉布施贤圣众僧。’唱令国界，集诸五众，而说偈曰：

“‘除王库藏物，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众，布施贤圣僧，
　　我身及王子，亦复悉舍与。’

“时，王、上座及比丘僧，以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菩提树倍复严好，增长茂盛，以偈颂曰：

“‘王浴菩提树，无上之所觉，
　　树增于茂盛，柯条叶柔软。’

“时，王及诸群臣生大欢喜。时，王洗浴菩提树已，次复供养众僧。时，彼上座耶舍语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当发淳信心供养！’时，王从上至下，自手供养。

“时，彼有二沙弥，得食已，各以麨团欢喜丸，更互相掷。王见即笑而言：‘此沙弥作小儿戏。’供养讫已，王还上座前立。上座语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无有不信敬心！然见二沙弥作小儿戏，如世间小儿，以土团更互相掷，如是二沙弥以麨团以欢喜丸，

更互相掷。’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弥是俱解脱阿罗汉，更相奉食。’王闻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此二沙弥能展转相施，我今亦当于一切僧人施绢、劫贝。’时，二沙弥知王心所念，二沙弥共相谓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弥持镬授与王，一沙弥授以染草。王问彼沙弥：‘用作何等？’二沙弥白王言：‘王因我故，施与众僧绢及劫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与众僧。’时，王作是念：‘我虽心念，口未发言，此二达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礼众僧，而说偈言：

“‘孔雀之族姓，内外亲眷属，
因此惠施故，悉皆获大利！
遭值良福田，欢喜应时施。’

“时，王语沙弥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复以三衣并四亿万两珍宝，嚫五部众；嚫愿已，复以四十亿万两珍宝，赎取阎浮提宫人、婇女，及太子、群臣。’阿育王所作功德，无量如是。”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第五诵道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念处。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念处。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如是，比丘，于此四念处修习满足，精勤方便，正念、正知，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乘道，净诸众生，令越忧悲，灭恼苦，得如实法，所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离四念处者，则离如实圣法；离如实圣法者，则离圣道；离圣道者，则离甘露法；离甘露法者，不得

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彼于苦不得解脱。

“若比丘不离四念处者，得不离圣如实法；不离圣如实法者，则不离圣道；不离圣道者，则不离甘露法；不离甘露法者，得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彼人解脱众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念处集、四念处没。谛听！善思！何等为四念处集、四念处没？食集则身集，食灭则身没，如是随身集观住，随身灭观住；随身集灭观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永无所取。如是触集则受集，触灭则受没，如是随集法观受住，随灭法观受住；随集灭法观受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都无所取。名色集则心集，名色灭则心没，随集法观心住，随灭法观心住；随集灭法观心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则无所取。忆念集则法集，忆念灭则法没，随集法观法住，随灭法观法住；随集灭法观法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则无所取，是名四念处集、四念处没。”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说修四念处。谛听！善思！云何修四念处？谓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忧悲；外身、内外身观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调伏世间忧悲。如是受、心、法，内法、外法、内外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调伏世间忧悲，是名比丘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过去、未来修四念处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善法聚、不善法聚。

“云何善法聚？所谓四念处，是为正说。所以者何？纯一满净聚者。所谓四念处，云何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

“云何不善聚？不善聚者，所谓五盖，是为正说。所以者何？纯一逸满不善聚者。所谓五盖，何等为五？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人执持四种强弓，大力方便射多罗树影，疾过无碍；如是如来四种声闻，增上方便，利根智慧，尽百年寿，于如来所百年说法教授，唯除食息、補泻、睡眠，中间常说、常听，智慧明利；于如来所说，尽底受持，无诸障碍，于如来所不加再

问。如来说法无有终极，听法尽寿，百岁命终，如来说法犹不能尽；当知如来所说无量无边，名、句、味身亦复无量，无有终极。所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谓身念处，受、心、法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切四念处经皆以此总句，所谓“是故，比丘，于四念处修习，起增上欲，精勤方便，正念正智，应当学！”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不善聚、善聚。

“何等为不善聚？谓三不善根，是名正说。所以者何？纯不善积聚者，谓三不善根。云何为三？谓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

“云何为善聚？谓四念处。所以者何？纯善满具者，谓四念处，是名善说。云何为四？谓身念处，受、心、法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三不善根，如是三恶行：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三想：欲想、恚想、害想。三觉：欲觉、恚觉、害觉。三界：欲界、恚界、害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所说大丈夫，云何名大丈夫、非大丈夫？”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比丘能问如来大丈夫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若比丘身身观念住，彼身身观念住已，心不离欲，不得解脱，尽诸有漏，我说彼非为大丈夫。所以者何？心不解脱故。若比丘受、心、法法观念住，心不离欲，不得解脱，尽诸有漏，我不说彼为大丈夫。所以者何？心不解脱故。

“若比丘身身观念住，心得离欲，心得解脱，尽诸有漏，我说彼为大丈夫也。所以者何？心解脱故。若受、心、法法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已，心离贪欲，心得解脱，尽诸有漏，我说彼为大丈夫也。所以者何？心解脱故。

“是名，比丘，大丈夫及非大丈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于路中思惟：“我今先至比丘尼寺。”即往比丘尼寺。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阿难来，疾敷床座，请令就座。时，诸比丘尼礼尊者阿难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我等诸比丘尼修四念处系心住，自知前后升降。”

尊者阿难告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当如汝等所说而学。凡修习四念处善系心住者，应如是知前后升降。"

时，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种种说法已，从座起去。

尔时，尊者阿难于舍卫城中乞食还，举衣钵，洗足已，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比丘尼所说具白世尊。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应如是学四念处善系心住，知前后升降。所以者何？心于外求，然后制令求其心，散乱心、不解脱皆如实知。若比丘于身身观念住，于彼身身观念住已，若身耽睡，心法懈怠，彼比丘当起净信，取于净相；起净信心，忆念净相已，其心则悦；悦已生喜；其心喜已，身则猗息；身猗息已，则受身乐；受身乐已，其心则定。心定者，圣弟子当作是学：'我于此义，外散之心摄令休息，不起觉想及已观想，无觉无观，舍念乐住；乐住已，如实知。受、心、法念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取自心相，莫令外散。所以者何？若彼比丘愚痴、不辩、不善，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然后退减，自生障碍。譬如厨士愚痴、不辩，不善巧便调和众味，奉养尊主，酸醎酢淡，不适其意；不能善取尊主所嗜，酸醎酢淡，众味和之；不能亲侍尊主左右，伺其所须，听其所欲，善取其心，而自用意调和众味，以奉尊主。若不适其意，尊主不悦，不悦故不蒙爵赏，亦不爱念。愚痴比丘亦复如是，不辩、不善，于身身观住，不能除断上烦恼，不能摄取其心，亦复不得内心寂静，不得胜妙正念正知，亦复不得四种增上心法、现法乐住、本所未得安隐涅槃，是名比丘愚痴、不辩、不善，不能善摄内心之相而取外相，自生障碍。

"若有比丘黠慧才辩，善巧方便，取内心已，然后取于外相，彼于后时终不退减、自生障碍。譬如厨士黠慧聪辩，善巧方便，供养尊主，能调众味，酸醎酢淡，善取尊主所嗜之相，而和众味，以应其心，听其尊主所欲之味，数以奉之。尊主悦已，必得爵禄，爱念倍重，如是黠慧厨士善取尊主之心。比丘亦复如是，身身观念住，断上烦恼，善摄其心，内心寂止，正念正知，得四增上心法，现法乐住，得所未得，安隐涅槃，是名比丘黠慧辩才，善巧方便，取内心相，摄持外相，终无退减，自生障碍。受、心、法观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鸟，名曰罗婆，为鹰所捉，飞腾虚空，于空鸣唤言：'我不自觉，忽遭此难。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故遭此难。如何今日为他所困，不得自在？'鹰语罗

婆：‘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罗婆答言：‘我于田耕垡中自有境界，足免诸难，是为我家父母境界。’鹰于罗婆起骄慢言：‘放汝令去，还耕垡中，能得脱以不？’于是罗婆得脱鹰爪，还到耕垡大块之下，安住止处，然后于块上欲与鹰斗。鹰则大怒：‘彼是小鸟，敢与我斗？’瞋恚极盛，骏飞直搏。于是罗婆入于块下，鹰鸟飞势，臆冲坚块，碎身即死。时，罗婆鸟深伏块下，仰说偈言：

“‘鹰鸟用力来，罗婆依自界，
乘瞋猛盛力，致祸碎其身；
我具足通达，依于自境界，
伏怨心随喜，自观欣其力。
设汝有凶愚，百千龙象力，
不如我智慧，十六分之一；
观我智殊胜，摧灭于苍鹰。’

“如是，比丘，如彼鹰鸟，愚痴自舍所亲父母境界，游于他处，致斯灾患。汝等比丘亦应如是，于自境界所行之处，应善守持，离他境界，应当学！比丘，他处他境界者，谓五欲境界：眼见可意、爱、念妙色，欲心染著；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可意、爱、念妙触，欲心染著，是名比丘他处他境界。比丘，自处父母境界者，谓四念处。云何为四？谓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是故，比丘，于自行处父母境界而自游行，远离他处他境界，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四念处多修习，当得四果，四种福利。云何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于私伽陀聚落北身恕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缘幢伎师，肩上竖幢，语弟子言：‘汝等于幢上下向护我，我亦护汝，迭相护持，游行嬉戏，多得财利。’时，伎弟子语伎师言：‘不如所言，但当各各自爱护，游行嬉戏，多得财利，身得无为安隐而下。’伎师答言：‘如汝所言，各自爱护。’然其此义亦如我说，己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己；心自亲近，修习随护作证，是名自护护他。云何护他自护？不恐怖他、不违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护他自护。是故，比丘，当如是学！自护者修四念处，护他者亦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大雪山中，寒冰险处，尚无猿猴，况复有人？或复有山，猿猴所居，而无有人。或复有山，人兽共居。于猿猴行处，猎师以黐胶涂其草上，有黠猿猴远避而去，愚痴猿猴不能远避，以手小触，即胶其手；复以二手欲解求脱，即胶二手；以足求解，复胶其足；以口啮草，辄复胶口。五处同胶，联卷卧地。猎师既至，即以杖贯，担负而去。

“比丘当知：愚痴猿猴舍自境界父母居处，游他境界，致斯苦恼。如是，比丘，愚痴凡夫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眼见色已，则生染著；耳声、鼻香、舌味、身触皆生染著，愚痴比丘内根外境被五缚已，随魔所欲。是故，比丘，当如是学：于自所行处父母境界依止而住，莫随他处他境界行。云何，比丘，自所行处父母境界？谓四念处：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此诸年少比丘当云何教授？云何为其说法？”

佛告阿难：“此诸年少比丘当以四念处教令修习。云何为四？谓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智正念，寂定于心，乃至知身。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静于心，乃至知法。所以者何？若比丘住学地者，未得进上，志求安隐涅槃时，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静于心；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静于心，乃至于法远离。若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诸重担，尽诸有结，正知善解脱，当于彼时亦修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念正智，寂静于心，受、心、法法观念住，乃至于法得远离。”

时，尊者阿难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跋祇人间游行，到鞞舍离国庵罗园中住。

尔时，庵罗女闻世尊跋祇人间游行至庵罗园中住，即自庄严乘车，出鞞舍离城，诣世尊所，恭敬供养；诣庵罗园门，下车步进，遥见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说法。

世尊遥见庵罗女来，语诸比丘：“汝等比丘，勤摄心住，正念、正智，今庵罗女来，是故诫汝。

“云何为比丘勤摄心住？若比丘已生恶不善法当断，生欲、方便，精进摄心；未生恶不善法不令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习增满，生欲、方便，精勤摄心，是名比丘勤摄心住。

“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来威仪常随正智，回顾视瞻，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语默，皆随正智住，是正智。

“云何正念？若比丘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念。

“是故汝等勤摄其心，正智、正念，今庵罗女来，是故诫汝。”

时，庵罗女诣世尊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尔时，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尔时，庵罗女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惟愿世尊与诸大众明日受我请中食！”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庵罗女知世尊默然受请已，稽首礼足，还归自家，设种种食，布置床座，晨朝遣使白佛：“时到。”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诣庵罗女舍，就座而坐。时，庵罗女手自供养种种饮食；食讫，澡漱、洗钵竟，时庵罗女持一小床坐于佛前，听佛说法。

尔时，世尊为庵罗女说随喜偈：

“施者人爱念，多众所随从，
名称日增高，远近皆悉闻，
处众常和雅，离悭无所畏。
是故智慧施，断悭永无余，
上生忉利天，长夜受快乐，
尽寿常修德，娱乐难陀园，
百种诸天乐，五欲悦其心。
彼于此人间，闻佛所说法，
为善逝弟子，乐彼受化生。”

尔时，世尊为庵罗女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言美色，世间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观看者不？”

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世间美色，世间美色者，又能种种歌舞伎乐，复极令多众聚集看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有世间美色，世间美色者，在于一处，作种种歌舞伎乐戏笑，复有大众云集一处。若有士夫不愚不痴，乐乐背苦，贪生畏死，有人语言：‘士夫，汝当持满油钵，于世间美色者所及大众中过。使一能杀人者，拔刀随汝；若失一滴油者，辄当斩汝命。’云何，

比丘，彼持油钵士夫能不念油钵，不念杀人者，观彼伎女及大众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见其后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落油一滴，彼拔刀者当截我头。’唯一其心，系念油钵，于世间美色及大众中徐步而过，不敢顾眄。”

“如是，比丘，若有沙门、婆罗门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顾声色，善摄一切心法，住身念处者，则是我弟子，随我教者。云何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顾声色，摄持一切心法，住身念处？如是，比丘，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受、心、法法观念住亦复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顾声色，善摄心法，住四念处。”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专心正念，护持油钵，
自心随护，未曾至方，
甚难得过，胜妙微细。
诸佛所说，言教利剑，
当一其心，专精护持。
非彼凡人，放逸之事，
能入如是，不放逸教。”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郁低迦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如上广说，乃至不受后有。”

佛告郁低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但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彼所事业亦不成就，虽随我后，而不得利，反生障碍。”

郁低迦白佛：“世尊所说，我则能令世尊心悦，自业成就，不生障碍。惟愿世尊为我说法，我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如上广说，乃至不受后有。如是第二、第三请。

尔时，世尊告郁低迦：“汝当先净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

郁低迦白佛：“我今云何净其初业，修习梵行？”

佛告郁低迦：“汝当先净其戒，直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处。何等为四？内身身观念住，专精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亦如是广说。”

时，郁低迦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时，郁低迦闻佛教授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不受后有。

如郁低迦所问，如是异比丘所问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名婆醯迦，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善哉世尊，为我说法。"

如前郁低迦修多罗广说，差别者："如是，婆醯迦比丘，初业清净，身身观念住者，超越诸魔；受、心、法法观念住者，超越诸魔。"

时，婆醯迦比丘闻佛说法教诫已，欢喜随喜，作礼而去，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不受后有。

第二经亦如上说，差别者："如是，比丘，……超越生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住于学地，未得上进安隐涅槃，而方便求，是圣弟子常云何于正法、律修习多修习，得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阿那律："若圣弟子住于学地，未得上进安隐涅槃，而方便求，彼于尔时，当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圣弟子多修习已，得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时，尊者优陀夷、尊者阿难陀亦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尊者优陀夷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语尊者阿难："如来、应供、等正觉所知所见，为诸比丘说圣戒，令不断、不缺、不择、不离、不戒取，善究竟、善持，智者所叹、所不憎恶。何故如来、应、等正觉所见，为诸比丘说圣戒，不断、不缺乃至智者所叹、所不憎恶？"

尊者阿难语优陀夷："为修四念处故。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时，二正士共论义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尔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

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言："颇有法修习多修习，得不退转

耶？”

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有法修习多修习，能令行者得不退转，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时，二正士共论说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尔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

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颇有法修习多修习，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转增光泽耶？”

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有法修习多修习，能令不净众生而得清净，转增光泽，谓四念处，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尔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

时，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颇有法修习多修习，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

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有法修习多修习，能令未度彼岸众生得度彼岸，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尔时，尊者阿难、尊者跋陀罗亦在彼住。

尊者跋陀罗问尊者阿难：“颇有法修习多修习，得阿罗汉？”

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有法修习多修习，而得阿罗汉，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所说一切法，一切法者，谓四念处，是名正说。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名贤圣出离。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出离，如是正尽苦、究竟苦边、得大果、得大福利、得甘露法、究竟甘露、甘露法作证，如上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未净众生令得清净，已净众生令增光泽。何等为四？谓身身观念住，受、心、法法观念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净众生，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罗汉、得辟支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为汝说修四念处。何等为修四念处？若比丘，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演説正法，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显示。若族姓子、族姓女从佛闻法，得净信心，如是修学：见在家和合欲乐之过，烦恼结缚；乐居空闲，出家学道，不乐在家，处于非家，欲一向清净，尽其形寿，纯一满净，鲜白梵行，我当剃除发须，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作是思惟已，即便放舍钱财亲属，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正其身行，护口四过，正命清净，习贤圣戒，守诸根门，护心正念。眼见色时，不取形相；若于眼根住不律仪，世间贪忧、恶不善法常漏于心；而今于眼起正律仪，耳、鼻、舌、身、意起正律仪，亦复如是。

“彼以贤圣戒律成就，善摄根门，来往周旋，顾视屈伸，坐卧眠觉语默，住智正智。彼成就如此圣戒，守护根门，正智正念，寂静远离，空处、树下、闲房独坐，正身正念，系心安住，断世贪忧，离贪欲，净除贪欲；断世瞋恚、睡眠、掉悔、疑盖，离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净除瞋恚、睡眠、掉悔、疑盖，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羸、诸障碍分、不趣涅槃者。是故，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住，亦如是说，是名比丘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四念处。”如上广说，差别者：“乃至如是出家已，住于静处，摄受波罗提木叉律仪，行处具足，于细微罪生大怖畏，受持学戒，离杀、断杀、不乐杀生，乃至一切业迹如前说。衣钵随身，如鸟两翼，如是学戒成就，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住摩竭提那罗聚落，疾病涅槃，纯陀沙弥瞻视

供养。尔时，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

时，纯陀沙弥供养尊者舍利弗已，取余舍利，担持衣钵，到王舍城，举衣钵，洗足已，诣尊者阿难所。礼尊者阿难足已，却住一面，白尊者阿难：“尊者当知：我和尚尊者舍利弗已涅槃，我持舍利及衣钵来。”

于是尊者阿难闻纯陀沙弥语已，往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今举体离解，四方易韵，持辩闭塞，纯陀沙弥来语我言：‘和尚舍利弗已涅槃，持余舍利及衣钵来。’”

佛言：“云何，阿难，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涅槃耶？”

阿难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若法我自知，成等正觉所说，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道支涅槃耶？”

阿难白佛：“不也，世尊。虽不持所受戒身乃至道品法而涅槃，然尊者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常行远离，精勤方便，摄念安住，一心正受捷疾智慧、深利智慧，超出智慧、分别智慧、大智慧、广智慧、甚深智慧、无等智慧，智宝成就，能视、能教、能照、能喜舍、能赞叹，为众说法。是故，世尊，我为法故，为受法者故，愁忧苦恼！”

佛告阿难：“汝莫愁忧苦恼。所以者何？若生、若起、若作，有为败坏之法，何得不坏？欲令不坏者，无有是处！我先已说，一切所爱念种种诸物、适意之事，一切皆是乖离之法，不可常保。譬如大树，根、茎、枝、叶、华、果茂盛，大枝先折；如大宝山，大岩先崩。如是，如来大众眷属，其大声闻先般涅槃，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于彼方我则无事；然其彼方，我则不空，以有舍利弗故，我先已说故。汝今，阿难，如我先说，所可爱念种种适意之事，皆是别离之法，是故汝今莫大愁毒。阿难当知，如来不久亦当过去。是故，阿难，当作自洲而自依，当作法洲而法依，当作不异洲、不异依。”

阿难白佛：“世尊，云何自洲以自依？云何法洲以法依？云何不异洲、不异依？”

佛告阿难：“若比丘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处，亦如是说。阿难，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洲依。”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偷罗国跋陀罗河侧伞盖庵罗树林中，尊者舍利弗、目揵连涅槃未久。尔时，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于大众前敷座而坐。

尔时，世尊观察众会已，告诸比丘：“我观大众，见已虚空，以舍利弗、大目揵连般涅槃故。我声闻唯此二人善能说法，教诫、教

授，辩说满足。有二种财，钱财及法财；钱财者从世人求，法财者从舍利弗、大目揵连求，如来已离世财及法财。

“汝等莫以舍利弗、目揵连涅槃故愁忧苦恼！譬如大树，根、茎、枝、叶、华、果茂盛，大枝先折；亦如宝山，大岩先崩。如是，如来大众之中，舍利弗、目揵连二大声闻先般涅槃。是故，比丘，汝等勿生愁忧苦恼！何有生法、起法、作法、为法、坏败之法而不磨灭？欲令不坏，无有是处！我先已说，一切可爱之物皆归离散，我今不久亦当过去。是故汝等当知：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依，谓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依。”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此摩偷罗国，将来世当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优波掘多，我灭度后百岁，当作佛事，于教授师中最为第一。阿难，汝遥见彼青色丛林不？”

阿难白佛：“唯然，已见，世尊。”

“阿难，是处名为优留曼荼山，如来灭后百岁，此山当有那吒跋置迦阿兰若处，此处随顺寂默最为第一。”

尔时，世尊作是念：“我若以教法付嘱人者，恐我教法不得久住；若付嘱天者，恐我教法亦不得久住，世间人民则无有受法者。我今当以正法付嘱人天；诸天、世人共摄受法者，我之教法则千岁不动。”尔时，世尊起世俗心。时，天帝释及四大天王知佛心念，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告天帝释及四大天王：“如来不久当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我般涅槃后，汝等当护持正法！”

尔时，世尊复告东方天王：“汝当于东方护持正法。”次告南方、西方、北方天王：“汝当于北方护持正法。过千岁后，我教法灭时，当有非法出于世间，十善悉坏。阎浮提中，恶风暴起，水雨不时，世多饥馑，雨则灾雹，江河消减，华果不成，人无光泽，虫村、鬼村悉皆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人民服食粗涩草木。时，有释迦王、耶槃那王、钵罗婆王、兜沙罗王，众多眷属。如来顶骨、佛牙、佛钵安置东方。西方有王，名钵罗婆，百千眷属，破坏塔寺，杀害比丘。北方有王，名耶槃那，百千眷属，破坏塔寺，杀害比丘。南方有王，名释迦，百千眷属，破坏塔寺，杀害比丘。东方有王，名兜沙罗，百千眷属，破坏塔寺，杀害比丘。四方尽乱，诸比丘来集中国。

“时，拘睒弥国有王，名摩因陀罗西那，其王生子，手似血涂，身似甲胄，有大勇力。其生之日，五百大臣生五百子，皆类王子，血手胄身。时，拘睒弥国，一日雨血。拘睒弥王见此恶相，即大恐怖，

请问相师。相师白王：‘王今生子，当王阎浮提，多杀害人。’生子七日，字曰难当，年渐长大。时，四恶王从四方来杀人民。摩因陀罗西那王闻则恐怖。时，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难当为王，足能降伏彼四恶王。’时，摩因陀罗西那王受天神教，即舍位与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诸大臣，香水灌顶。召五百大臣同日生子，身被甲胄，从王出征，与四恶王大众战；胜，杀害都尽，王阎浮提，治在拘睒弥国。”

尔时，世尊告四大天王：“巴连弗国，于彼国当有婆罗门，名曰阿耆尼达多，通达比陀经论，彼婆罗门当纳妻。彼时，中阴众生当来与其作子，入母胎中时，彼母欲与人论议。彼婆罗门即问诸相师，相师答云：‘是胎中众生当了达一切论，故令母生如是论议之心，欲将人论议。’如是日月满足，出生母胎，以为童子，了达一切经论，恒以经论教授五百婆罗门子，及余诸论教授余人，以医方教医方者，如是有众多弟子。有众多弟子故，名曰弟子。次当从父母求出家学道，乃至父母听其出家，彼即于我法中出家学道，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辩才巧妙，言语谈说，摄多眷属。”

又复，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连弗邑国中，当有大商主，名曰须陀那，中阴众生来入母胎。彼众生入母胎时，令母质直柔和，无诸邪想，诸根寂静。时，彼商主即问相师，相师答曰：‘胎中众生极为良善，故令母如是，乃至诸根寂静。’至月满足，便生童子，名曰修罗他。年纪渐长，乃至启白父母，求出家学道。父母即听，于我法中出家学道，勤行精进，修习道业，便得漏尽，证阿罗汉果。然寡闻、少欲、知足及少知，旧居在山薮林间，山名揵陀摩罗。

“时，彼圣人恒来为难当王说法。彼父王当无常。无常之日，难当见父过世，两手抱父尸，悲号啼哭，忧恼伤心！时，彼三藏将多眷属来诣王所，为王说法。王闻法已，忧恼即止，于佛法中生大敬信，而发声唱言：‘自今以后，我施诸比丘无恐畏，适意为乐。’而问比丘：‘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有几年岁？’诸比丘答云：‘经十二年。’王心念口言，作师子吼：‘我当十二年中，当供养五众，乃至办诸供具。’即便行施，行施之日，天当降香泽之雨，遍阎浮提，一切实种皆得增长。诸方人众皆持供养，来诣拘睒弥国，供养众僧。

“时，诸比丘大得供养。诸比丘辈食人信施，而不读诵经书，不萨阇为人受经，戏论过日，眠卧终夜，贪著利养，好自严饰，身著妙服，离诸出要、寂静、出家、三菩提乐。形类比丘，离沙门功德，是法中之大贼，助作末世坏正法幢，建恶魔幢，灭正法炬，燃烦恼火，坏正法鼓，毁正法轮，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城，拔正法树，毁禅定智慧，断戒璎珞，污染正道。时，彼天、龙、鬼、神、夜叉、乾闼婆等，于诸比丘所生恶意，毁訾诸比丘，厌恶、远离，不复相亲，异口同音：‘呜呼！如是恶比丘，不应于如来法中。’而说偈言：

“‘非吉行恶行，行诸邪见法，
　　此诸愚痴人，打坏正法山。
　　行诸恶戒法，弃诸如法行，
　　舍诸胜妙法，拔除今佛法。
　　不信不调伏，乐行诸恶行，
　　谄伪诳世间，打破牟尼法。
　　毁形习诸恶，凶暴及千行，
　　依法诳世人，怨恨自贡高，
　　贪著求名利，无恶业不备。
　　如佛所说法，法没有是相，
　　今者悉已见，智者所轻贱。
　　此法今出已，牟尼正法海，
　　不久当枯竭，正法今少在，
　　恶人复来灭，毁坏我正法！’

“时，彼诸天、龙、神等皆生不欢喜心，不复当护诸比丘，而同声唱言：‘佛法却后七日灭尽。’号咷悲泣，共相谓言：‘至比丘说戒日，共相斗诤，如来正法于中而灭！’如是诸天悲恼啼泣！时，拘睒弥城中有五百优婆塞，闻诸天之言，共诣诸比丘众中，谏诸比丘斗诤，而说偈言：

“‘呜呼苦剧岁，愍念群生生，
　　其法今便灭，释师子王法。
　　恶轮坏法轮，如是尽金刚，
　　乃能不即坏？安隐时已灭，
　　危险法已起，明智人已过，
　　今见如是相，当知不复久！
　　牟尼法断灭，世间无复明，
　　离垢寂灭口，牟尼日今没。
　　世人失伏藏，善恶无差别，
　　善恶无差已，谁能得正觉？
　　法灯今在世，及时行诸善，
　　无量诸福田，此法今当灭。
　　是故我等辈，知财不坚牢，
　　及时取坚实。’

“至十五日说戒时，法当没，今日五百优婆塞，一日之中，造五百佛塔。时，诸优婆塞各有余务，不复来往众僧众中。尔时，住揵陀摩罗山修罗他阿罗汉观阎浮提：‘今日何处有众僧说戒？’见有拘睒弥国如来弟子说戒为布萨，即诣拘睒弥。时，彼僧众乃有百千人，中唯

有一阿罗汉，名曰修罗他。又复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来最后大众集。尔时，维那行沙罗筹，白三藏上座言：‘众僧已集，有百千人，今为说波罗提木叉。’时，彼上座答言：‘阎浮提如来弟子皆来集此，数有百千。如是众中，我为上首，了达三藏，尚不学戒律，况复余者而有所学？今当为谁而说戒律？’而说偈言：

“‘今是十五日，夜静月清明，
如是诸比丘，今集听说戒。
一切阎浮提，众僧最后集，
我是众中上，不学戒律法，
况复余僧众，而有所学习？
何能牟尼法，释迦师子王，
彼戒谁有持，是人乃能说。’

“尔时，彼阿罗汉修罗他立上座前，合掌白上座言：‘上座，但说波罗提木叉，如佛在世时，舍利弗、目揵连等大比丘众所学法，我今已悉学。如来虽灭度，于今已千岁，彼所制律仪，我悉已备足。’而说偈言：

“‘上座听我说，我名修罗他，
漏尽阿罗汉，僧中师子吼，
牟尼真弟子，信佛诸鬼神，
闻彼圣所说，悲哀泣流泪！
低头念法灭，从今去已后，
无有说法者，毗尼别解脱，
不复在于世；法桥今已坏，
法水不复流，法海已枯竭，
法山已崩颓，法会从今绝，
法幢不复见，法足不复行。
律仪戒永没，法灯不复照，
法轮不复转，闭塞甘露门！
法师不在世，善人说妙道，
众生不识善，不异于野兽。’

“尔时，佛母摩诃摩耶夫人天上来下，诣诸众僧所，号咷啼泣：‘呜呼！苦哉！是我之子经历阿僧祇劫，修诸苦行，不顾劳体，积德成佛，今者忽然消灭！’而说偈言：

“‘我是佛亲母，我子积苦行，
经历无数劫，究竟成真道！
悲泣不自胜，今法忽磨灭，

呜呼智慧人，尔今何所在？
持法舍诤讼？从佛口所生，
诸王无上尊，真实佛弟子，
头陀修妙行，宿止林薮间，
如是真佛子，今为何所在？
今者于世间，无有诸威德，
旷野山林间，诸神寂无言。
施戒愍群生，信戒自庄严，
忍辱质直行，观察诸善恶，
如是诸胜法，今忽都已尽！’

“尔时，彼上座弟子作是念言：‘彼修罗他比丘自言：如来所制戒律，我悉备持。’尔时，上座有弟子，名曰安伽陀，起不忍之心，极生忿恨，从座起，骂辱彼圣：‘汝是下座比丘，愚痴无智，而毁辱我和尚。’即持利刀，杀彼圣人，而说偈言：

“‘我名安伽陀，失沙之弟子，
利剑杀汝身，自谓我有德。’

“尔时，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间唯有此一阿罗汉，而为恶比丘弟子所害。’执持金刚利杵，杵头火燃，以此打破彼头，即便命终，而说偈言：

“‘我是恶鬼神，名大提木佉，
以此金刚杵，破汝头七分。’

“尔时，阿罗汉弟子见彼弟子杀害其师，忿恨不忍，即杀三藏。尔时，诸天、世人悲哀啼泣：‘呜呼！苦哉！如来正法今便都尽！’寻即此大地六种震动，无量众生号咷啼泣，极为愁恼：‘呜呼！今日正法不复现世。’作是语已，各各离散。

“尔时，拘睒弥国五百优婆塞闻已，往诣寺中，举手拍头，高声大哭：‘呜呼！如来愍念世间，济诸群生，无有巨细，谁当为我说法义？今者，人天解脱不复可得，众生今日犹在暗瞑，无有引导，长习诸恶，以此为欢，如诸野兽；不闻牟尼妙法，身坏命终，堕在三途，譬如流星。世人从今已后，无复念慧、寂静、三昧、十力妙法。’尔时，拘睒弥王闻诸比丘杀真人阿罗汉及三藏法师，心生悲恼，惋慨而坐。尔时，诸邪见辈诤竞打破塔庙，及害比丘，从是佛法索然顿灭！”

尔时，世尊语释提桓因：“四大天王，诸天、世人于我灭度之后，法尽之相，如上所说。是故汝等，今者不可不以勤力加于精进，护持正法，久令在世！”

尔时，诸天、世人闻佛所说，各各悲颜，以手挥泪，顶礼佛足，各自退去。

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缘经

阿育王于如来法中得大敬信。时，王问诸比丘言：“谁于如来法中行大布施？”

诸比丘白王言：“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

王复问曰：“彼施几许宝物？”

比丘答曰：“以亿千金。”

王闻已，如是思惟：‘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时，王起八万四千佛塔，于彼诸塔中复施百千金。复作五岁大会，会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僧众中：第一分是阿罗汉，第二分是学人，第三分是真实凡夫。除私库藏，此阎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与圣僧，四十亿金还复赎取。如是计校，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王得重病时，王自知命欲终尽。

时，有大臣名罗陀崛多。时，王宿命是施佛土时同伴小儿。时，彼大臣罗陀崛多见王重病，命垂欲尽，稽首以偈问王：

“颜貌常鲜泽，百千婇女绕，
譬如诸莲华，蜜蜂常聚集；
今睹圣王颜，无有诸鲜泽。”

王即以偈答：

“我今无所忧，失财及王位，
此身及余亲，及诸种种宝。
我今所愁者，不复睹贤圣，
四事以供养，我今唯念此，
颜色有变异，心意无所宁。

“又复，我常所愿，欲以满亿百千金作功德，今愿不得满足，便就后世时，计校前后所施金银珍宝，唯减四亿未满。”王即办诸珍宝，送与鸡雀寺中。

法益之子，名三波提，为太子诸臣等，启太子言：“大王将终不久，今以此珍宝送与寺舍中，今库藏财宝已竭。诸王法以物为尊，太子今宜断之，勿使大王用尽也。”时，太子即敕典藏者，勿复出与大王用之。

时，大王自知索诸物不复能得，所食金器送与寺中。时，太子令断金器，给以银器；王食已，复送与寺中。又断银器，给以铜器；王

亦以此送与寺中。又断铜器，给以瓦器。时，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泪告诸大臣：“今谁为地主？”

时，诸臣启白大王：“王为地主。”

时，王即说偈答曰：

“汝等护我心，何假虚妄语？
我今坐王位，不复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今在于我手，
此即是我物，于是得自由。
呜呼尊富贵！可厌可弃舍，
先领阎浮提，今一旦贫至，
如恒河驶流，一逝而不返；
富贵亦复然，逝者不复还。

“又复，如佛偈所说：

“凡盛必有衰，以衰为究竟，
如来神口说，真实无有异！
先时所教令，速疾无有碍，
今有所求索，无复从我教。
如风礙于山，如水礙于岸，
我今所教令，于今已永绝！
将从无量众，击鼓吹贝螺，
常作诸伎乐，受诸五欲乐，
婇女数百众，日夜自娱乐，
今者都永尽，如树无华实。
颜貌转枯尽，色力亦复然，
如华转萎悴，我今亦复尔。”

时，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忆我恩养，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鸡雀寺中，作我意，礼拜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问讯诸大圣众：我是阿育王，领此阎浮提，阎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顿尽，无有财宝布施众僧，于一切财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后布施檀波罗蜜，哀愍我故，纳受此施，令我得供养僧福。’而说偈言：

“半阿摩勒果，是我之所有，
于我得自在，今舍于大众。
缘心在于圣，更无济我者，
怜愍于我故，纳受阿摩勒！
为我食此施，因是福无量，

世世受妙乐，用之无有尽！”

时，彼使者受王敕已，即持此半阿摩勒果，至鸡雀寺中，至上座前，五体著地作礼，长跪合掌，向上座而说偈曰：

“领于阎浮提，一伞系一鼓，
游行无所碍，如日照于世。
业行报已至，在世不复久，
无有王威德，如日云所翳。
号曰阿育王，稽首礼僧足，
送此布施物，谓半阿摩勒。
愿求来世福，哀愍彼王故，
圣众愍彼故，受是半果施！”

时，彼上座告诸大众：“谁闻是语而不厌世间？我等闻是事，不可不生厌离，如佛经所说：见他衰事，应生厌离。若有识类众生者，闻是事岂得不舍世间？”而说偈曰：

“人王世中最，阿育孔雀姓，
阎浮提自在，阿摩勒为主。
太子及诸臣，共夺大王施，
送半阿摩勒，降伏吝财者，
使彼生厌心；愚夫不识施，
因果受妙乐，示送半摩勒。”

时，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一切众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众僧一切皆得周遍。时，王复问傍臣曰：“谁是阎浮提王？”

臣启王言：“大王是也。”

时，王从卧起而坐，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随意用之。”而说偈曰：

“今此阎浮提，多有珍宝饰，
施与良福田，果报自然得。
以此施功德，不求天帝释，
梵王及人主，世界诸妙乐。
如是等果报，我悉不用受，
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
为世所尊仰，成得一切智，
世间作善友，导师最第一！”

时，王以此语尽书纸上而封缄之，以齿印印之，作如是事毕，便即就尽。尔时，太子及诸臣、宫人、婇女、国界人民，兴种种供养葬送，如王之法而阇维之。

尔时，诸臣欲立太子绍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罗陀，语诸臣曰："不得立太子为王。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时，本誓愿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唯减四亿，不满十万。以是故，今舍阎浮提施与三宝，欲令满足。今是大地属于三宝，云何而立为王？"

时，诸臣闻已，即送四亿诸金，送与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为王，名三波提。次复太子，名毗梨诃波仾，为绍王位。毗梨诃波仾太子，名曰毗梨诃西那，次绍王位。毗梨诃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须摩，次绍王位。沸沙须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罗，次绍王位。时，沸沙蜜多罗问诸臣曰："我当作何等事，令我名德久存于世？"

时，贤善诸臣信乐三宝者，启王言："阿育大王是王之前种姓，彼王在世，造立八万四千如来塔，复兴种种供养，此之名德，相传至今。王欲求此名者，当造立八万四千塔，及诸供养。"

王言："大王阿育有大威德，能办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

中有恶臣，不信向者，启王言："世间二种法传世不灭：一者、作善，二者、作恶。大王阿育作诸善行，王今当行恶行，打坏八万四千塔。"

时，王用佞臣语，即兴四兵众，往诣寺舍，坏诸塔寺。王先往鸡雀寺中，寺门前有石师子，即作师子吼！王闻之即大惊怖：'非生兽之类，而能吼鸣？'还入城中。如是再三，欲坏彼寺。时，王呼诸比丘来，问诸比丘："使我坏塔为善？坏僧房为善？"

比丘答曰："二不应行！王其欲坏者，宁坏僧房，勿坏佛塔。"

时，王杀害比丘，及坏塔寺，如是渐渐至婆伽罗国，又复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门释子头来者，赏之千金。"

尔时，彼国中有一阿罗汉，化作众多比丘头，与诸百姓，令送至于王所，令王库藏财宝竭尽。时，彼王闻阿罗汉作如是事，倍复瞋恚，欲杀彼阿罗汉。时，彼罗汉入灭尽正受，王作无量方便，杀彼圣人，终不能得；入灭尽三昧力故，不伤其体。如是渐进至佛塔门边。彼所塔中，有一鬼神，止住其中，守护佛塔，名曰牙齿。彼鬼神作是念："我是佛弟子，受持禁戒，不杀害众生。我今不能杀害于王。"又复作念："有一神名曰为虫，行诸恶行，凶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与之；今者为护正法故，当嫁与彼，令其守护佛法。"即呼彼神语言："我今嫁女与汝，然共立约誓：汝要当降伏此王，勿使兴诸恶行，坏灭正法。"

时，王所有一大鬼神，名曰乌茶，威德具足，故彼神不奈王何。时，牙齿神作方便："今日王威势自然由此鬼神，我今诱诳共作亲厚。"如是与彼神作知识，极作知识已，即将此神至于南方大海中。时彼虫神排挡大山，推迮王上，及四兵众，无不死尽。众人唱

言：“快哉！快哉！”是世人相传，名为“快哉”。彼王终亡，孔雀苗裔于此永终，是故世间富乐不足为贪。阿育大王有智之人，觉世无常，身命难保，五家财物亦如幻化；觉了彼法，勤行精进，作诸功德，乃至临终，系心三宝，念念不绝，无所吝惜，惟愿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根，未知当知根、知根、具知根。”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觉知学地时，随顺直道进，
精进勤方便，善自护其心。
如自知生尽，无碍道已知，
以知解脱已，最后得具知。
不动意解脱，一切有能尽，
诸根悉具足，乐于根寂静，
持于最后身，降伏众魔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谓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佛说止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善观察，如实善观察者，于三结断知，谓身见、戒取、疑，是名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于正觉，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者，不起诸漏，心得离欲解脱，是名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当知是四不坏净。精进根者，当知是四正断。念根者，当知是四念处。定根者，当知是四禅。慧根者，当知是四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何等为信根？若比丘于如来所起净信心，根本坚固，余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余世间，无能沮坏其心者，是名信根。

“何等为精进根？已生恶不善法令断，生欲、方便、摄心、增进；未生恶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摄心、增进；未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摄心、增进；已生善法住不忘，修习增广，生欲、方便、摄心、增进，是名精进根。

“何等为念根？若比丘内身身观住，殷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住亦如是说，是名念根。

“何等为定根？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乃至第四禅具足住，是名定根。

“何等为慧根？若比丘苦圣谛如实知，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慧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于三结断知。何等为三？谓身见、戒取、疑，是名须陀洹，不堕恶趣，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于此五根如实观察已，得尽诸漏，离欲解脱，是名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若我于此信根信根集、信根灭、信根灭道迹不如实知者，我终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中，为出为离，心离颠倒，亦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如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说。

“诸比丘，我于此信根正智如实观察故，信根集，信根灭、信根灭道迹正智如实观察故，我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众中，为出为离，心离颠倒，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信根，精进、念、定、慧根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我此信根集、信根没、信根味、信根患、信根离不如实知者，我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心离颠倒，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说。

“诸比丘，我于信根、信根集、信根没、信根味、信根患、信根离如实知故，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心离颠倒，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于此五根若利、若满足，得阿罗汉；若软、若劣，得阿那含；若软、若劣，得斯陀含；若软、若劣，得须陀洹。满足者成满足事，不满足者成不满足事，于此五根不空无果。若于此五根一切无者，我说彼为外道凡夫之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于彼五根增上明利满足者，得阿罗汉俱分解脱；若软、若劣者，得身证；于彼若软、若劣，得见到；于彼若软、若劣，得信解脱；于彼若软、若劣，得一种；于彼若软、若劣，得斯陀含；于彼若软、若劣，得家家；于彼若软、若劣，得七有；于彼若软、若劣，得法行；于彼若软、若劣，得信行，是名比丘根波罗蜜因缘知果波罗蜜，果波罗蜜因缘知人波罗蜜。如是满足者作满足事，减少者作减少事，于彼诸根则不空无果。若无此诸根者，我说彼为作凡夫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此五根，一切皆为慧根所摄受。譬如堂阁众材，栋为其首，皆依于栋，以摄持故；如是五根，慧为其首，以摄持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当知是四不坏净。精进根者，当知是四正断。念根者，当知是四念处。定根者，当知是四禅。慧根者，当知是四圣谛。此诸功德，一切皆是慧为其首，以摄持故。”

乃至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若圣弟子成就慧根者，能修信根，依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是名信根成就；信根成就，即是慧根。如信根，如是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说。是故就此五根，慧根为其首，以摄持故。譬如堂阁，栋为其首，众材所依，以摄持故；如是五根，慧为其首，以摄持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若圣弟子成就信根者，作如是学：圣弟子无始生死，无明所著，爱所系，众生长夜生死，往来流驰，不知本际，有因故有生死，因永尽者则无生死。无明大暗聚障碍，谁般涅槃？唯苦灭、苦息、清凉、没。如信根，如是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说。此五根，慧为首，慧所摄持。譬如堂阁，栋为首，栋所摄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何等为信根？谓圣弟子于如来所起信心，根本坚固，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诸世间法所不能坏，是名信根。何等为精进根？谓四正断。何等为念根？谓四念处。何等为定根？谓四禅。何等为慧根？谓四圣谛。此诸功德，皆以慧为首；譬如堂阁，栋为其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何等为信根？若圣弟子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得净信心，是名信根。何等为精进根？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精进方便，

是名精进根。何等为念根？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念，是名念根。何等为定根？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三昧，是名定根。何等为慧根？于如来初发菩提心所起智慧，是名慧根。譬如堂阁，余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于此五根修习多修习，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苦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苦断，如是究竟苦边、苦尽、苦息、苦没，度苦流，于缚得解，害诸色，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漏尽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种力。何等为二？谓数力及修力。

“何等为数力？谓圣弟子坐闲林中树下，作如是思惟：‘身恶行现法，后世受于恶报。我若行身恶行者，我当自悔，教他亦悔，我大师亦当悔，我大德梵行亦当悔，我以法责我恶名流布，身坏命终，当生恶趣泥犁中。如是现法后报，身恶行断，修身善行。如身恶行，口、意恶行亦如是说。’是名数力。

“何等为修力？若比丘学于数力，圣弟子数力成就已，随得修力；得修力已，修力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圣弟子学数力成就已，贪、恚、痴若节若尽。如是圣弟子依于数力，尽立数力，随得修力；得修力已，修力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为修力？谓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念处，如是修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四道、四法句、止观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种力。何等为三？谓信力、精进力、慧力。复次三力。何等为三？谓信力、念力、慧力。复次三力。何等为三？谓信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力，谓信力、精进力、慧力。如是，比丘，当作是学：'我当成就信力、精进力、慧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精进力，念力、定力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力：信力、念力、慧力。何等为信力？谓圣弟子于如来所入于净信，根本坚固，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诸同法所不能坏，是名信力。何等为精进力？谓修四正断。何等为慧力？谓四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余二力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力。何等为四？谓信力、精进力、念力、慧力。复次四力：信力、念力、定力、慧力。复次四力：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

此诸经如上三力说，差别者："何等为觉力？于善、不善法如实知，有罪、无罪，习近、不习近，卑法、胜法，黑法、白法，有分别法、无分别法，缘起法、非缘起法如实知，是名觉力。

"何等为精进力？谓四正断，如前广说。何等为无罪力？谓无罪身、口、意，是名无罪力。

"何等为摄力？谓四摄事：惠施、爱语、行利、同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最胜施者，谓法施。最胜爱语者，谓善男子乐闻，应时说法。行利最胜者，谓不信者能令入信，建立于信；立戒者以净戒；悭者以施；恶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同利最胜者，谓阿罗汉以阿罗汉、阿那含以阿那含、斯陀含以斯陀含、须陀洹以须陀洹、净戒者以净戒而授于彼。"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所有法，是众之所取，一切皆是四摄事。或有一取施者，或一取爱语者，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者。过去世时，过去世众，以有所取者，亦是四摄事；未来世众，当有所取者，亦是四摄事。或一取施者，或一取爱

语，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布施及爱语，或有行利行，
同利诸行生，各随其所应，
以此摄世间，犹车因釭运。
世无四摄事，母恩子养忘，
亦无父等尊，谦下之奉事。
以有四摄事，随顺之法故，
是故有大士，德被于世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力。何等为四？谓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如上说。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得离五恐怖。何等为五？谓不活恐怖、恶名恐怖、众中恐怖、死恐怖、恶趣恐怖，是名五恐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圣弟子成就此四力者，当作是学：‘我不畏不活，我何缘畏不活？若身行不净行、口不净行、意不净行，作诸邪贪，不信、懈怠、不精进、失念、不定、恶慧、悭不摄者，彼应畏不活。我有四力，谓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有此四力成就故，不应畏如不活畏。’如是恶名畏、众中畏、死畏、恶趣畏亦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力：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何等为觉力？谓慧、大慧、深慧、难胜慧，是名觉力。何等为精进力？若于不善法不善数、黑黑数、有罪有罪数、不应亲近不应亲近数，离此诸法已，若诸余善善数、白白数、无罪无罪数、应亲近应亲近数，如此等修习，增上精勤、欲、方便、堪能，正念正知而学，是名精进力。无罪力、摄力如上修多罗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力。何等为五？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勤加精进，成就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彼信力，当知是四不坏净。精进力者，当知是四正断。念力者，当知是四念处。定力者，当知是四禅。慧力者，当知是四圣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成就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学力。何等为五？谓信力是学力、精进力是学力、惭力是学力、愧力是学力、慧力是学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成就精进力是学力、成就惭力是学力、成就愧力是学力、成就慧力是学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世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信力是学力？于如来所善入于信，根本坚固，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余同法所不能坏。

“何等为精进力是学力？谓四正断，如前广说。

“何等为惭力是学力？谓羞耻，耻于起恶不善法诸烦恼数，受诸有炽然苦报，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惭力是学力。

“何等为愧力是学力？谓诸可愧事而愧，愧起诸恶不善法烦恼数，受诸有炽然苦报，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愧力是学力。

“何等为慧力是学力？谓圣弟子住于智慧，成就世间生灭智慧，

贤圣出厌离，决定正尽苦，是名慧力是学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所说，差别者：“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成就信力是学力，精进力、惭力、愧力、慧力是学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善法若变、若退、若不久住者，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何等为五？言汝不以信入于善法；若依信者，能离不善法，修诸善法。汝无精进、无惭、无愧、无慧入于善法故；若依慧者，能离诸不善法，修诸善法。

“若比丘于正法不变、不退、久住者，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何等为五？正信入于善法；若依信者，离不善法，修诸善法。精进、惭、愧、慧入于善法；若依慧者，离不善法，修诸善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还戒者、退戒者，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呵责汝。何等为五？若比丘不以信入于善法；若依信者，离不善法，修诸善法。不以精进、惭、愧、慧入于善法；若依慧者，离不善法，修诸善法。若比丘尽其寿命，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者，他人当以五种白法来庆慰汝，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若不欲令恶不善法生者，唯有信善法；若信退减者，不信永住，诸不善法则生。乃至欲令恶不善法不生者，唯有精进、惭、愧、慧；若精进、惭、愧、慧力退灭，恶慧永住者，恶不善法则生。若比丘依于信者，则离不善法，修诸善法；依精进、惭、愧、慧者，则离不善法，修诸善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色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解脱，是名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受、想、行、识亦如是说。若复比丘于色生厌、离欲、不起、解脱者，是名阿罗汉慧解脱；受、想、行、识亦如是说。诸比丘，如来应等正觉、阿罗汉慧解脱有何种种别异？”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如来、应、等正觉者，先未闻法，能自觉知，现法身知，得三菩提，于未来世能说正法，觉诸声闻，所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行能制，能善知道、善说道，为众将导，然后声闻成就随法随道，乐奉大师教诫、教授，善于正法，是名如来应等正觉、阿罗汉慧解脱种种别异。

“复次，五学力、如来十力。何等为学力？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何等为如来十力？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是名如来初力。若成就此力者，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转于梵轮，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于过去、未来、现在业法，受因事报如实知，是名第二如来力。如来、应、等正觉成就此力，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应、等正觉禅解脱，三昧正受，染恶清净，处净如实知，是名如来第三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知众生种种诸根差别如实知，是名如来第四力。若成就此力，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悉知众生种种意解如实知，是名第五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悉知世间众生种种诸界如实知，是名第六如来力。若于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于一切至处道如实知，是名第七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于过去宿命种种事忆念，从一生至百千生，从一劫至百千劫：我尔时于彼生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乐觉、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分齐，我于彼处死此处生，此处死彼处生，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实知，是名第八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众生死时、生时，妙色、恶色、下色、上色，向于恶趣、向于善趣、随业法受悉如实知：此众生身恶业成就，口、意恶业成就，谤毁贤圣，受邪见业，以是因缘，身

坏命终，堕恶趣，生地狱中；此众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谤贤圣，正见业法受，彼因彼缘，身坏命终，生善趣天上悉如实知，是名第九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

“复次，如来诸漏已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身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第十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如此十力，唯如来成就，是名如来与声闻种种差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婴儿，父母生已，付其乳母，随时摩拭，随时沐浴，随时乳哺，随时消息。若乳母不谨慎者，儿或以草、以土诸不净物著其口中，乳母当即教令除去；能时除却者善，儿不能自却者，乳母当以左手持其头，右手探其哽，婴儿当时虽苦，乳母要当苦探其哽，为欲令其子长夜安乐故。”

佛告诸比丘：“若婴儿长大，有所识别，复持草、土诸不净物著口中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婴儿长大，有所别知，尚不以脚触诸不净物，况著口中？”

佛告比丘：“婴儿小时，乳母随时料理消息，及其长大，智慧成就，乳母放舍，不勤消息，以其长大不自放逸故。如是，比丘，若诸声闻始学，智慧未足，如来以法随时教授而消息之；若久学智慧深固，如来放舍，不复随时殷勤教授，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是故，声闻五种学力，如来成就十种智力，如上广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有六种力，若六种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谓处非处如实知，如来初力。复次，过去、未来、现在心乐法受如实知，如上广说，是名第二如来力。复次，如来禅、解脱、三昧、正受如实知，如上广说，是名如来第三力。复次，如来过去种种宿命之事如实知，如上广说，是名如来第四力。复次，如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诸众生死此生彼，如上广说，是名如来第五力。复次，如来结漏已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如上广说，乃至于众中师子吼而吼，是名如来第六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有来问我如来处非处智力，如如来处非处智力所知见觉，成等正觉，为彼记说。若复来问如来自以乐受智力，如如来自以乐受智力所知见觉，成等正觉，为彼记说，是名第二如来智力。若有来问如来禅定、解脱、三昧、正受智力，如如来禅定、解脱、三昧、正受，为彼记说。若有来问宿命所更智力，如如来宿命所更所知见觉，为彼记说。若有来问如来天眼智力，如如来天眼所见，为彼记说。若有来问如来漏尽智力，如如来漏尽智力所知见觉，为彼记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力。何等为七？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信力精进力，惭力及愧力，
正念定慧力，是说名七力。
成就七力者，得尽诸有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力。"如上说，差别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我当成就信力，如是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亦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力。"如上说，差别者，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信力精进力，及说惭愧力，
念力定慧力，是名为七力。
七力成就者，疾断诸有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力。何等为七？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何等为信力？于如来所起信心，深入

坚固，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余同法所不能坏，是名信力。何等为精进力？谓四正断，如上广说。何等为惭力？谓耻恶不善法，如上说。何等为愧力？于可愧事愧，愧起恶不善法，如上说。何等为念力？谓四念处，如上说。何等为定力？谓四禅，如上说。何等为慧力？谓四圣谛，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八力。何等为八？谓自在王者力、断事大臣力、结恨女人力、啼泣婴儿力、毁訾愚人力、审谛黠慧力、忍辱出家力、计数多闻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谓自在王者力者，王者现自在威力。断事大臣力者，大臣现断事之功力。结恨女人力者，女人之法现结恨力。啼泣婴儿力者，婴儿之法现啼泣力。毁訾愚人力者，愚人之法触事毁訾。审谛黠慧力者，智慧之人常现审谛。忍辱出家力者，出家之人常现忍辱。计数多闻力者，多闻之人常现思惟计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漏尽比丘有几力？”

佛告舍利弗：“漏尽比丘有八力。何等为八？谓漏尽比丘心顺趣于离、流注于离、浚输于离，顺趣于出、流注于出、浚输于出，顺趣涅槃、流注涅槃、浚输涅槃。若见五欲，犹见火坑；如是见已，于欲念、欲受、欲著，心不永住，修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尊者舍利弗问经，如是异比丘问佛。

问诸比丘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九力。何等为九力？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数力、修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九力。何等为九？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数力、修力。何等为信力？于如来所起正信心，深入坚固，如上说。何等为精进力？谓四正断，如上说。何等为惭力？如上说。何等为愧力？如上说。何等为念力？谓内身身观住，如上说。何等为定力？谓四禅。何等为慧力？谓四圣谛。何等为数力？谓圣弟子若于闲房、树下作如是学：身、口、恶行者于现法后世当受恶报。如上广说。何等为修力？谓修四念处，如前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十力。何等为十？自在王者力、断事大臣力、机关工巧力、刀剑贼盗力、怨恨女人力、啼泣婴儿力、毁訾愚人力、审谛黠慧力、忍辱出家力、计数多闻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谓自在王者力者，王者现自在威力。断事大臣力者，大臣现断事之功力。机关工巧力，造机关者，现其工巧力。刀剑盗贼力，盗贼必现刀剑力。结恨女人力者，女人之法现结恨力。啼泣婴儿力者，婴儿之法现啼泣力。毁訾愚人力者，愚人之法触事毁訾。审谛黠慧力者，智慧之人常现审谛。忍辱出家力者，出家之人常现忍辱。计数多闻力者，多闻之人常现思惟计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十种如来力，若此力成就，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何等为十？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是名初力，乃至漏尽，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有来问如来处非处智力，如如来处非处智力所知所见所觉，成等正觉，为彼记说。如是乃至漏尽智力，广说如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所有法，彼彼意解作证，悉皆如来无

畏智所生。若比丘来为我声闻，不谄不伪，质直心生，我则教诫、教授为其说法。晨朝为彼教诫、教授说法，至日中时得胜进处；若日暮时为彼教诫、教授说法，至晨朝时得胜进处。如是教授已，彼生正直心，实则知实、不实知不实，上则知上、无上则知无上，当知、当见、当得、当觉者，皆悉了知，斯有是处！谓五学力、十种如来力。何等为五学力？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如来十种力，何等为十？谓是处如实知非处，如上十力广说。若有来问处非处智力者，如如来处非处智等正觉所知所见所觉，为彼记说；乃至漏尽智力，亦如是说。诸比丘，处非处智力者，我说是定非不定；乃至漏尽智者，我说是定非不定。定者正道，非定者邪道。”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不正思惟者，未起贪欲盖则起，已起贪欲盖重生令增广；未起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则起，已起瞋恚、睡眠、掉悔、疑盖重生令增广。未起念觉支不起，已起念觉支则退；未起择法、精进、猗、喜、定、舍觉支不起，已起择法、精进、猗、喜、定、舍觉支则退。若比丘正思惟者，未起贪欲盖不起，已起贪欲盖令灭；未起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不起，已起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则断。未起念觉支则起，已起者重生令增广；未起择法、精进、猗、喜、定、舍觉支则起，已起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退法。何等为五？谓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盖，是则退法。若修习七觉支，多修习令增广，是则不退法。何等为七？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是名不退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法，能为黑暗，能为无目，能为无智，能羸智慧，非明、非等觉，不转趣涅槃。何等为五？谓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如此五法能为黑暗，能为无目，能为无智，非明、非正觉，不转趣涅槃。若有七觉支，能作大明，能为目，增长智慧，为明、为正觉，转趣涅槃。何等为七？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为明、为目，增长智慧，为明、为正觉，转趣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障、五盖，烦恼于心，能羸智慧，障碍之分，非明、非正觉，不转趣涅槃。何等为五？谓贪欲盖、瞋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如此五盖，为覆为盖，烦恼于心，令智慧羸，为障碍分，非明、非等觉，不转趣涅槃。若七觉支，非覆非盖，不恼于心，增长智慧，为明、为正觉，转趣涅槃。何等为七？谓念觉支等，如上说，乃至舍觉支。如此七觉支，非翳非盖，不恼于心，增长智慧，为明、为正觉，转趣涅槃。”

尔时，世尊即说偈曰：

“贪欲瞋恚盖，睡眠掉悔疑，
如此五种盖，增长诸烦恼。
此五覆世间，深著难可度，
障蔽于众生，令不见正道。
若得七觉支，则能为照明，
唯此真谛言，等正觉所说。
念觉支为首，择法正思惟，
精进猗喜觉，三昧舍觉支。
如此七觉支，牟尼之正道，
随顺大仙人，脱生死怖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族姓子舍诸世务，出家学道，剃除须发，著袈裟，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如是出家，而于其中，有愚痴士夫依止聚落城邑，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不摄其念，观察女人少壮好色而生染著，不正思惟，心驰取相，趣色欲想，为欲心炽盛，烧心烧身，返俗还戒而自退没。厌离俗务，出家学道而反染著，增诸罪业而自破坏，沉翳没溺。有五种大树，其种至微，而树生长巨大，而能映障众杂小树，荫翳萎悴，不得生长。何等为五？谓揵遮耶树、迦捭多罗树、阿湿波他树、优昙钵罗树、尼拘留他树。如是五种心树，种子至微，而渐渐长大，荫覆诸节，能令诸节荫覆堕卧。何等为五？谓贪欲盖渐渐增长，睡眠、掉悔、疑盖渐渐增长，以增长故，令善心荫覆堕卧。若修习七觉支，多修习已，转成不退。何等为七？谓念觉支，择法、精进、猗、喜、定、舍觉支。如是七觉支，修习多修习已，转成不退转。”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若比丘专一其心，侧听正法，能断五法；修习七法，令其转进满足。何等为断五法？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

是名五法断。何等修习七法？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猗觉支、喜觉支、定觉支、舍觉支。修此七法，转进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圣弟子清净信心，专精听法者，能断五法，修习七法，令其满足。何等为五？谓贪欲盖，瞋恚、睡眠、掉悔、疑，此盖则断。何等七法？谓念觉支，择法、精进、猗、喜、定、舍觉支。此七法修习满足净信者，谓心解脱；智者，谓慧解脱；贪欲染心者，不得、不乐；无明染心者，慧不清净。是故，比丘，离贪欲者，心解脱；离无明者，慧解脱。若彼比丘离贪欲，心解脱，得身作证；离无明，慧解脱。是名比丘断爱缚、结，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时，有无畏王子，日日步涉，仿佯游行，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烦恼，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世尊复云何？”

佛告无畏：“沙门、婆罗门为其说，不思而说，愚痴、不辨、不善，非知思，不知量，作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烦恼，无因无缘众生清净。’所以者何？有因有缘众生烦恼，有因有缘众生清净故。何因何缘众生烦恼？何因何缘众生清净？谓众生贪欲增上，于他财物、他众具而起贪言：‘此物于我有者，好、不离、爱乐。’于他众生而起恨心凶心，计校、欲打、欲缚、欲伏，加诸不道。为造众难，不舍瞋恚，身睡眠、心懈怠、心掉动，内不寂静，心常疑惑，过去疑、未来疑、现在疑。无畏，如是因、如是缘众生烦恼，如是因、如是缘众生清净。”

无畏白佛：“瞿昙，一分之盖，足烦恼心，况复一切！”

无畏白佛：“瞿昙，何因何缘众生清净？”

佛告无畏：“若婆罗门有一胜念，决定成就，久时所作，久时所说，能随忆念，当于尔时习念觉支；修念觉已，念觉满足。念觉满足已，则于选择分别思惟，尔时择法觉支修习；修择法觉支已，择法觉支满足。彼选择分别思量法已，则精进方便，精进觉支于此修习；修精进觉支已，精进觉支满足。彼精进方便已，则欢喜生，离诸食想，修喜觉支；修喜觉支已，则喜觉支满足。喜觉支满足已，身心猗息，则修猗觉支；修猗觉支已，猗觉满足。身猗息已，则爱乐，爱乐已心定，则修定觉支；修定觉支已，定觉满足。定觉满足已，贪忧灭，则舍心生，修舍觉支；修舍觉支已，舍觉支满足。如是，无畏，此因此

缘众生清净。”

无畏白瞿昙：“若一分满足，令众生清净，况复一切！”

无畏白佛：“瞿昙，当何名此经？云何奉持？”

佛告无畏王子：“当名此为觉支经。”

无畏白佛：“瞿昙，此为最胜觉分。瞿昙，我是王子，安乐亦常求安乐，而希出入，今来上山，四体疲极，得闻瞿昙说觉支经，悉忘疲劳。”

佛说此经已，王子无畏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稽首礼佛足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如上说，差别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无智、无见，无因无缘众生智、见。’”

如是广说，乃至无畏王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众多比丘作是念：“今日太早，乞食时未至，我等且过诸外道精舍。”

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与诸外道共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已，诸外道问比丘言：“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法，断五盖覆心，慧力羸，为障碍分，不转趣涅槃，住四念处，修七觉意。我等亦为诸弟子说断五盖覆心，慧力羸，善住四念处，修七觉分。我等与彼沙门瞿昙有何等异？俱能说法。”

时，众多比丘闻外道所说，心不喜悦，反呵骂，从座起去。入舍卫城，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诸外道所说，具白世尊。

尔时，世尊告众多比丘：“彼外道说是语时，汝等应反问言：‘诸外道，五盖者，种应有十；七觉者，种应有十四。何等为五盖之十、七觉之十四？’如是问者，彼诸外道则自骇散，说诸外道法，瞋恚、骄慢、毁訾、嫌恨、不忍心生，或默然低头，失辩潜思。所以者何？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闻我所说欢喜随顺者，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

“诸比丘，何等为五盖之十？谓有内贪欲，有外贪欲。彼内贪欲者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转趣涅槃。彼外贪欲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转趣涅槃。谓瞋恚有瞋恚相，若瞋恚及瞋恚相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转趣涅槃。有睡有眠，彼睡彼眠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转趣涅槃。有掉有悔，彼掉彼悔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转趣涅槃。有疑善法，有疑不善法，彼善法疑，不善法疑即是盖，非智非等觉，不

转趣涅槃。是名五盖说十。

“何等为七觉分说十四？有内法心念住，有外法心念住。彼内法念住即是念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外法念住即是念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择善法、择不善法。彼善法择，即是择法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不善法择，即是择法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精进断不善法，有精进长养善法。彼断不善法精进，即是精进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长养善法精进，即是精进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喜，有喜处。彼喜即是喜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喜处，亦即是喜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身猗息，有心猗息。彼身猗息，即是猗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心猗息，即是猗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定，有定相。彼定即是定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定相即是定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有舍善法，有舍不善法。彼善法舍，即是舍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彼不善法舍，即是舍觉分，是智是等觉，能转趣涅槃。是名七觉分说为十四。”

佛说此经已，众多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如上说，差别者：“有诸外道出家作如是说者，当复问言：‘若心微劣犹豫者，尔时应修何等觉分？何等为非修时？若复掉心者、掉心犹豫者，尔时复修何等觉分？何等为非时？’如是问者，彼诸外道心则骇散，说诸异法，心生忿恚、骄慢、毁訾、嫌恨、不忍，或默然低头，失辩潜思。所以者何？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闻我所说欢喜随喜者，唯除如来及声闻众于此闻者。诸比丘，若尔时其心微劣、其心犹豫者，不应修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犹豫，以此诸法增其微劣故。譬如小火，欲令其燃，增以燋炭。云何，比丘，非为增炭令火灭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微劣犹豫，若修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者，此则非时，增懈怠故。若掉心起，若掉心犹豫，尔时不应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所以者何？掉心起、掉心犹豫，以此诸法能令其增。譬如炽火，欲令其灭，足其干薪。于意云何？岂不令火增炽燃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掉心生、掉心犹豫，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增其掉心。诸比丘，若微劣心生、微劣犹豫，是时应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犹豫，以此诸法示教照喜。譬如小火，欲令其燃，足其干薪。云何，比丘，此火宁

炽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微劣心生、微劣犹豫，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示教照喜。若掉心生、掉心犹豫，修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所以者何？掉心生、掉心犹豫，此等诸法，能令内住一心摄持。譬如燃火，欲令其灭，足其燋炭，彼火则灭。如是，比丘，掉心犹豫，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则非时；修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自此则是时。此等诸法，内住一心，摄持念觉分者，一切兼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盖、七觉分，有食、无食，我今当说。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如是五盖依于食而立，非不食。

“贪欲盖以何为食？谓触相，于彼不正思惟，未起贪欲令起，已起贪欲能令增广，是名欲爱盖之食。

“何等为瞋恚盖食？谓障碍相，于彼不正思惟，未起瞋恚盖令起，已起瞋恚盖能令增广，是名瞋恚盖食。

“何等为睡眠盖食？有五法。何等为五？微弱、不乐、欠呿、多食、懈怠，于彼不正思惟，未起睡眠盖令起，已起睡眠盖能令增广，是名睡眠盖食。

“何等为掉悔盖食？有四法。何等为四？谓亲属觉、人众觉、天觉、本所经娱乐觉。自忆念、他人令忆念而生觉，于彼起不正思惟，未起掉悔令起，已起掉悔令其增广，是名掉悔盖食。

“何等为疑盖食？有三世。何等为三？谓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于过去世犹豫、未来世犹豫、现在世犹豫，于彼起不正思惟，未起疑盖令起，已起疑盖能令增广，是名疑盖食。

“譬如身依于食而得长养，非不食；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依食长养，非不食。

“何等为念觉分不食？谓四念处不思惟，未起念觉分不起，已起念觉分令退，是名念觉分不食。

“何等为择法觉分不食？谓于善法撰择，于不善法撰择，于彼不思惟，未起择法觉分令不起，已起择法觉分令退，是名择法觉分不食。

“何等为精进觉分不食？谓四正断，于彼不思惟，未起精进觉分令不起，已起精进觉分令退，是名精进觉分不食。

“何等为喜觉分不食？有喜，有喜处法，于彼不思惟，未起喜觉分不起，已起喜觉分令退，是名喜觉分不食。

“何等为猗觉分不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于彼不思惟，未生猗

觉分不起，已生猗觉分令退，是名猗觉分不食。
“何等为定觉分不食？有四禅，于彼不思惟，未起定觉分不起，已起定觉分令退，是名定觉分不食。
“何等为舍觉分不食？有三界，谓断界、无欲界、灭界，于彼不思惟，未起舍觉分不起，已起舍觉分令退，是名舍觉分不食。
“何等为贪欲盖不食？谓不净观，于彼思惟，未起贪欲盖不起，已起贪欲盖令断，是名贪欲盖不食。
“何等为瞋恚盖不食？彼慈心思惟，未生瞋恚盖不起，已生瞋恚盖令灭，是名瞋恚盖不食。
“何等为睡眠盖不食？彼明照思惟，未生睡眠盖不起，已生睡眠盖令灭，是名睡眠盖不食。
“何等为掉悔盖不食？彼寂止思惟，未生掉悔盖不起，已生掉悔盖令灭，是名掉悔盖不食。
“何等为疑盖不食？彼缘起法思惟，未生疑盖不起，已生疑盖令灭，是名疑盖不食。
“譬如身依食而住、依食而立，如是七觉分依食而住、依食而立。
“何等为念觉分食？谓四念处思惟已，未生念觉分令起，已生念觉分转生令增广，是名念觉分食。
“何等为择法觉分食？有择善法，有择不善法，彼思惟已，未生择法觉分令起，已生择法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择法觉分食。
“何等为精进觉分食？彼四正断思惟，未生精进觉分令起，已生精进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精进觉分食。
“何等为喜觉分食？有喜，有喜处，彼思惟，未生喜觉分令起，已生喜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喜觉分食。
“何等为猗觉分食？有身猗息、心猗息思惟，未生猗觉分令起，已生猗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猗觉分食。
“何等为定觉分食？谓有四禅思惟，未生定觉分令生起，已生定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定觉分食。
“何等为舍觉分食？有三界。何等为三？谓断界、无欲界、灭界，彼思惟，未生舍觉分令起，已生舍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舍觉分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未生恶不善法令生，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则退，所谓不正思惟。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贪欲盖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念觉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未生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令

不生，已生者令退。

“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所谓正思惟。比丘，正思惟者，未生贪欲盖令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令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念觉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外法中，我不见一法，未生恶不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善法令不生，已生者令退，如恶知识、恶伴党。恶知识、恶伴党者，未生贪欲盖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念觉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未生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诸比丘，我不见一法，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善法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若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未生贪欲盖令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瞋恚、睡眠、掉悔、疑盖令不生，已生者令断。未生念觉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有七觉分。何等为七？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此七觉分决定而得，不勤而得，我随所欲，觉分正受。若晨朝时、日中时、日暮时，若欲正受，随其所欲，多入正受。

“譬如王大臣，有种种衣服，置箱箧中，随其所须：日中所须、日暮所须，随欲自在。如是，比丘，此七觉分，决定而得，不勤而得，随意正受。我此念觉分，清净纯白，起时知起，灭时知灭，没时知没，已起知已起，已灭知已灭，如是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亦如是说。”

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诸比丘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巴连弗邑。尔时，尊者优波摩、尊者阿提目多住巴连弗邑鸡林精舍。

尔时，尊者阿提目多晡时从禅觉，诣尊者优波摩所，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问尊者优波摩：“尊者，能知七觉分方便，如是乐住正受，如是苦住正受？”

优波摩答言："尊者阿提目多，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觉分，如是乐住正受，如是苦住正受。"

复问："云何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觉分？"

优波摩答言："比丘方便修念觉分时知思惟：'彼心不善解脱，不害睡眠，不善调伏掉悔，如我念觉处法思惟，精进方便，不得平等。'如是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亦如是说。若比丘念觉分方便时先思惟：'心善解脱，正害睡眠，调伏掉悔，如我于此念觉处法思惟已，不勤方便，而得平等。'如是，阿提目多，比丘知方便修七觉分，如是乐住正受，如是不乐住正受。"

时，二正士共论义已，各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亦住舍卫国松林精舍。时，有众多比丘诣阿那律所，共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语尊者阿那律："尊者知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不？"

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

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

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比丘方便修念觉分，善知思惟：'我心善解脱，善害睡眠，善调伏掉悔。如此念觉分处法思惟已，精勤方便，心不懈怠，身猗息不动乱，系心令住，不起乱念，一心正受。'如是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亦如是说，是名知比丘方便修七觉分时生乐住。"

时，众多比丘闻尊者阿那律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转轮圣王出世之时，有七宝现于世间：金轮宝、象宝、马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如是，如来出世，亦有七觉分宝现。斋戒处楼观上，大臣围绕，有金轮宝从东方出，轮有千辐，齐毂圆辋，轮相具足，有此吉瑞，必是转轮圣王：'我今决定为转轮王。'即以两手承金轮宝，著左手中，右手旋转，而说是言：'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于是轮宝即发，王蕃前随，而于东方乘虚而逝，向于东方，游古圣王正直之道。王随轮宝，四兵亦从；若所至方，轮宝住者，王于彼住，四兵亦住。东方诸国处处小王，见圣王来，悉皆归伏。如来出兴于世，有七觉分现于世间，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转轮圣王出于世时，有七宝现于世间。

云何转轮圣王出于世时，金轮宝现有？时，刹利灌顶圣王，月十五日，沐浴清净，受持斋戒，于楼阁上，大臣围绕。有金轮宝从东方出，轮有千辐，齐毂圆辋，轮相具足，天真金宝。王作是念：‘古昔传闻，刹利灌顶大王月十五日布萨时，沐浴清净，受持福善，有轮宝现。今既如古，有斯吉瑞，当知我是转轮圣王。’即以两手承金轮宝，著左手中，右手旋转，而作是言：‘若是转轮圣王金轮宝者，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作是语讫，于是轮宝即从王前乘虚而逝，向于东方，游古圣王正直之道，王及四兵随轮去住。东方诸国处处小王见圣王来，皆称：‘善哉！善来大王，此是王国，此国安隐，人民丰乐，愿于中止，教化国人。我等皆是天尊翼从。’圣王答言：‘诸聚落主，汝今但当善化国人，有不顺者，当来白我。当如法化，莫作非法，亦令国人善化非法；若如是者，则从我化。’于是圣王从东海度，乘古圣王道，至于南海；乘古圣王之道，度于南海，至于西海；乘于古昔圣王之道，度于西海，至于北海。南、西、北方诸小国王奉迎启请，亦如东方广说。于是金轮宝，圣王随从，度于北海，还至王宫正治殿上，住虚空中。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金轮宝现于世间。

“云何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白象宝现于世间？若刹利灌顶大王纯白之象，其色鲜好，七支拄地。圣王见已，心则欣悦：‘今此宝象，来应于我。’告善调象师，令速调此宝象，调已送来。象师受命，不盈一日，象即调伏，一切调伏相悉皆具足，犹如余象经年调者，今此象宝一日调伏亦复如是。调已送诣王所，上白大王：‘此象已调，唯王自知时。’尔时，圣王观察此象调相已备，即乘宝象，于晨旦时周行四海，至日中时还归王宫。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如此象宝现于世间。

“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马宝现于世间？转轮圣王所有马宝纯一青色，乌头泽尾。圣王见马，心生欣悦：‘今此神马来应我故。’付调马师，令速调之，调已送来。马师奉教，不盈一日，其马即调，犹如余马经年调者，马宝调伏亦复如是。知马调已，还送奉王，白言：‘大王，此马已调。’尔时，圣王观察宝马调相已备，于晨旦时乘此宝马周行四海，至日中时还归王宫。是名转轮圣王出兴于世，马宝现于世间。

“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摩尼珠宝现于世间？若转轮圣王所有宝珠，其形八楞，光泽明照，无诸类隙，于王宫内，常为灯明。转轮圣王察试宝珠，阴雨之夜，将四种兵入于园林，持珠前导，光明照耀，面一由旬。是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摩尼宝珠现于世间。

“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贤玉女宝现于世间？转轮圣王所有玉女，不黑不白，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肥不瘦，肢体端正，寒时体暖、热时体凉，身体柔软如迦陵伽衣，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鼻出息作优钵罗香。后卧先起，瞻王意色，随宜奉事，软言爱语，端心正念，发王道意，心无违越，况复身、口？是为转轮圣王宝女。

“云何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现于世间？谓转轮圣王主藏大臣本行施故，生得天眼，能见伏藏，有主无主、若水若陆、若远若近，悉能见之。转轮圣王若须珍宝，即便告敕，随王所须，辄以奉上。于是圣王有时试彼大臣，观其所能，乘船游海，告彼大臣：‘我须宝物。’臣白王言：‘小住岸边，当以奉上。’王告彼臣：‘我今不须岸边之宝，且须画时与我。’于是大臣即于水中出四金瓮，金宝满中，以奉圣王。王所须即取用之，若取足已，余则还归水中。圣王出世，则有如此主藏之臣现于世间。

“云何圣王出兴于世，有主兵之臣现于世间？谓有主兵臣聪明智辩，譬如世间善思量成就者，圣王所宜，彼则悉从，宜去、宜住、宜出、宜入。圣王四种兵行，道里顿止，不令疲倦，悉知圣王宜所应作，现法后世功德之事，以白圣王。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有如是主兵之臣。

“如是如来、应、等正觉出兴于世，有七觉分现于世间。何等为七？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比丘，依人闻法，诸年少比丘供养奉事诸尊长老。所以者何？年少比丘供养奉事长老比丘者，时时得闻深妙之法；闻深法已，二正事成就：身正及心正。尔时修念觉分，修念觉分已，念觉分满足；念觉满足已，于法选择，分别于法，思量于法，尔时，方便修择法觉分，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持戒、修德、惭、愧，成真实法，见此人者，多得果报。若复闻者，若随忆念者、随出家者，多得功德，况复亲近恭敬奉事！所以者何？亲近奉事如是人者，时时得闻深妙之法；得闻深法已，成就二正：身正及心正，方便修习定觉分；修习已，修习满足，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说不善积聚者，所谓五盖，是为正说。所以者何？纯一不善聚者，谓五盖故。何等为五？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

“说善积聚者，谓七觉分，是为正说。所以者何？纯一满净者，是七觉分故。何等为七？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

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夹谷精舍。尔时，尊者阿难亦在彼住。

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如是念：“半梵行者，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非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

时，尊者阿难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非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

佛告阿难：“莫作是言：‘半梵行者，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非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所以者何？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所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非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我为善知识故，有众生于我所取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如是择法觉分，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以是故当知，阿难，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非恶知识，非恶伴党，非恶随从。”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力士聚落人间游行，于拘夷那竭城希连河中间住，于聚落侧告尊者阿难：“令四重襞叠敷世尊郁多罗僧，我今背疾，欲小卧息。”

尊者阿难即受教敕，四重襞叠敷郁多罗僧已，白佛言：“世尊，已四重襞叠敷郁多罗僧，唯世尊知时。”

尔时，世尊厚襞僧伽梨枕头，右胁而卧，足足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告尊者阿难：“汝说七觉分。”

时，尊者阿难即白佛言：“世尊，所谓念觉分，世尊自觉成等正觉，说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世尊自觉成等正觉，说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告阿难：“汝说精进耶？”

阿难白佛：“我说精进，世尊。我说精进，善逝。”

佛告阿难：“唯精进，修习多修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语已，正坐端身系念。

时，有异比丘即说偈言：

“乐闻美妙法，忍疾告人说，
　比丘即说法，转于七觉分。
　善哉尊阿难，明解巧便说，
　有胜白净法，离垢微妙说。
　念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

此则七觉分，微妙之善说。
闻说七觉分，深达正觉味，
身婴大苦患，忍疾端坐听。
观为正法王，常为人演说，
犹乐闻所说，况余未闻者！
第一大智慧，十力所礼者，
彼亦应疾疾，来听说正法。
诸多闻通达，契经阿毗昙，
善通法律者，应听况余者！
闻说如实法，专心黠慧听，
于佛所说法，得离欲欢喜。
欢喜身猗息，心自乐亦然，
心乐得正受，正观有事行。
厌恶三趣者，离欲心解脱，
厌恶诸有趣，不集于人天，
无余犹灯灭，究竟般涅槃。
闻法多福利，最胜之所说，
是故当专思，听大师所说。”

异比丘说此偈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七觉分。何等为七？谓念觉分，乃至舍觉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七觉分。何等为修七觉分？谓念觉分，乃至舍觉分。若比丘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如是修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过去已如是修七觉分，未来亦当如是修七觉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念觉分清净鲜白，无有支节，离诸烦恼，未起不起，除佛调伏教授，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诸比

丘，念觉分清净鲜白，无有支节，离诸烦恼，未起而起，佛所调伏教授，非余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未起不起，除善逝调伏教授；未起而起，是则善逝调伏教授，非余。”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谓觉分。世尊，云何为觉分？”

佛告比丘：“所谓觉分者，谓七道品法。然诸比丘七觉分渐次而起，修习满足。”

异比丘白佛：“世尊，云何觉分渐次而起，修习满足？”

佛告比丘：“若比丘内身身观住，彼内身身观住时，摄心系念不忘，彼当尔时，念觉分方便修习；方便修习念觉分已，修习满足。满足念觉分已，于法选择，分别思量，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修方便已，修习满足。如是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如内身身观念住，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住，当于尔时专心系念不忘，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如是住者，渐次觉分起；渐次起已，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如是修习七觉分已，当得二种果：现法得漏尽无余涅槃，或得阿那含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如上说，差别者：“如是比丘修习七觉分已，多修习已，得四种果、四种福利。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异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修习七觉分，多修习已，当得七种果、七种福利。何等为七？是比丘得现法智证乐；若命终时；若不得现法智证乐，及命终时，而得五下分结尽，中般涅槃；若不得中般涅槃，而得生般涅槃；若不得生般涅槃，而得无行般涅槃；若不得无行般涅槃，而得有行般涅槃；若不得有行般涅槃，而得上流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异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所谓觉分，何等为觉分？”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为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比丘尼：“七觉分者，谓七道品法。诸比丘，此七觉分渐次起；渐次起已，修习满足。”
诸比丘白佛：“云何七觉分渐次起；渐次起已，修习满足？”
“若比丘身身观念住，彼身身观念住已，专心系念不忘，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方便修念觉分已，修习满足。谓修念觉分已，于法选择，当于尔时修择法觉分方便；修择法觉分方便已，修习满足。如是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亦如是说。如内身，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住，专心系念不忘，当于尔时方便修念觉分；方便修念觉分已，修习满足。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是名比丘七觉分渐次起；渐次起已，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此七觉分修习多修习，当得二果：得现法智有余涅槃及阿那含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修习七觉分，多修习已，当得四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如上说，差别者：“若比丘修习此七觉分，多修习已，当得七果。何等为七？谓现法智有余涅槃，及命终时；若不尔者，五下分结尽，得中般涅槃；若不尔者，得生般涅槃；若不尔者，得无行般涅槃；若不尔者，得有行般涅槃；若不尔者，得上流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不净观，多修习已，当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不净观，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修不净观俱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修择法、精进、喜、猗、定、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修习随死念，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习随死念，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修随死念俱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黄枕邑。
时，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黄枕邑乞食。时，众多比丘作是念："今日太早，乞食时未至，我等可过外道精舍。"尔时，众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与诸外道出家共相问讯慰劳已，于一面坐。
诸外道出家言："沙门瞿昙为诸弟子说如是法：'不断五盖恼心，慧力羸，为障碍分，不趣涅槃。善摄其心，住四念处，心与慈俱，无怨无嫉，亦无瞋恚，广大无量，善修充满，四方、四维、上、下一切世间。心与慈俱，无怨无嫉，亦无瞋恚，广大无量，善修习充满。如是修习，悲、喜、舍心俱亦如是说。'我等亦复为诸弟子作如是说，我等与彼沙门瞿昙有何等异？所谓俱能说法。"
时，众多比丘闻诸外道出家所说，心不喜悦，默然不呵，从座起去。入黄枕邑，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彼外道出家所说广白世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彼外道出家所说，汝等应问：'修习慈心，为何所胜？修习悲、喜、舍心，为何所胜？'如是问时，彼诸外道出家，心则骇散，或说外异事，或瞋慢、毁訾、违背、不忍，或默然萎熟，低头失辩，思惟而住。所以者何？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闻我所说随顺乐者，唯除如来及声闻众者。比丘，心与慈俱多修习，于净最胜；悲心修习多修习，空入处最胜；喜心修习多修习，识入处最胜；舍心修习多修习，无所有入处最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修习慈心，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习慈心，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与慈俱，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修习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修空入处，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空入处，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与空

入处俱，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修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修空入处，如是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三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与安那般那念俱，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修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修无常想，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无常想，多修习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口与无常想俱，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得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常想，如是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尽想、断想、无欲想、灭想、患想、不净想、青瘀想、脓溃想、膨胀想、坏想、食不尽想、血想、分离想、骨想、空想，一一经如上说。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日出前相，谓明相初光。如是比丘正尽苦边、究竟苦边前相者，所谓正见。彼正见者，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起定正受故，圣弟子心正解脱贪欲、瞋恚、愚痴，如是心善解脱。圣弟子得正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无明为前相，故生诸恶不善法。时，随生无惭、无愧；无惭、无愧生已，随生邪见；邪见生已，能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若起明为前相，生诸善法。时，惭愧随生；惭愧生已，能生正见；正见生已，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次第而起。正定起已，圣弟子得正解脱贪欲、瞋恚、愚痴。如是圣弟子得正解脱已，得正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诸恶不善法生，一切皆以无明为根本，无明集、无明生、无明起。所以者何？无明者无知，于善、不善法不如实知，有罪、无罪，下法、上法，染污、不染污，分别、不分别，缘起、非缘起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起于邪见；起于邪见已，能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若诸善法生，一切皆以明为根本，明集、明生、明起。明，于善、不善法如实知，有罪、无罪，亲近、不亲近，卑法、胜法，秽污、白净，有分别、无分别，缘起、非缘起悉如实知；如实知者，是则正见。正见者，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定起已，圣弟子得正解脱贪、恚、痴。贪、恚、痴解脱已，是圣弟子得正智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在家、若出家而起邪事者，我所不说。所以者何？若在家、出家而起邪事者，则不乐正法。何等为邪事？谓邪见乃至邪定。

“若在家、出家而起正事，我所赞叹。所以者何？起正事者，则乐正法，善于正法。何等为正事？谓正见乃至正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在家及出家，而起邪事者，
彼则终不乐，无上之正法。
在家及出家，而起正事者，
彼则常心乐，无上之正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迦摩比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欲者，云何为欲？”

佛告迦摩：“欲，谓五欲功德。何等为五？谓眼识明色，可爱、可意、可念，长养欲乐；如是耳、鼻、舌、身识触，可爱、可意、可念，长养欲乐，是名为欲。然彼非欲，于彼贪著者，是名为欲。”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世间杂五色，彼非为爱欲；
贪欲觉想者，是则士夫欲。
众色常住世，行者断心欲。”

迦摩比丘白佛言：“世尊，宁有道有迹，断此爱欲不？”
佛告比丘：“有八正道，能断爱欲，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迦摩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名阿梨瑟吒，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甘露者，云何名为甘露？”
佛告阿梨瑟吒：“甘露者，界名说，然我为有漏尽者，现说此名。”
阿梨瑟吒比丘白佛言：“世尊，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得甘露法不？”
佛告比丘：“有，所谓八圣道分，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谓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云何为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
佛告舍利弗：“谓七正道分为贤圣等三昧，为根本，为众具。何等为七？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舍利弗，于此七道分为基业已，得一其心，是名贤圣等三昧根本众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上三经，如是佛问诸比丘三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无母子畏，有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所说，而不能知无母子畏，有母子畏。
“诸比丘，有三种无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所说。何等为三？诸比丘，有时兵凶乱起，残害国土，随流波迸，子失其母，母失其子，是名第一无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所说。复次，比丘，有时大火卒起，焚烧城邑聚落，人民驰走，母子相失，是名第二无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所说。复次，比丘，有时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没聚落，人民驰走，母子相失，是名第三无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所说。
“然此等畏，是有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彼有时

兵凶乱起，残害国土，随流波迸，母子相失，或时于彼母子相见，是名第一有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复次，大火卒起，焚烧城邑聚落，人民驰走，母子相失，或复相见，是名第二有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复次，山中大雨，洪水流出，漂没聚落，此人驰走，母子相失，或寻相见，是名第三有母子畏，愚痴无闻凡夫说名无母子畏。

“比丘，有三种无母子畏，是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何等为三？若比丘，子若老时，无母能语：‘子！汝莫老，我当代汝！’其母老时，亦无子语：‘母！令莫老，我代之老！’是名第一无母子畏，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复次，比丘，有时子病，母不能语：‘子！令莫病，我当代汝！’母病之时，子亦不能语：‘母！莫病，我当代母！’是名第二无母子畏，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复次，子若死时，无母能语：‘子！令莫死，我今代汝！’母若死时，无子能语：‘母！令莫死，我当代母！’是名第三无母子畏，我自觉成三菩提之所记说。”

诸比丘白佛：“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断前三种有母子畏，断后三种无母子畏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迹，断彼三畏。何等为道，何等为迹，修习多修习，断前三种有母子畏，断后三种无母子畏？谓八圣道分：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受，无常、有为心所缘生。何等为三？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诸比丘白佛：“世尊，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断此三受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断此三受。何等为道，何等为迹，修习多修习，断此三受？”

佛告比丘：“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何等为三？谓老、病、死，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者，无有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世间亦不知有如来说法教诫、教授。以世间有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故，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世间知有如来说法教诫、教授。”

诸比丘白佛：“有道有迹，断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者

不？”

佛告比丘：“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断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何等为道，何等为迹，修习多修习，断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说学及无学。谛听！善思念之！

“何等为学？谓学正见成就，学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成就，是名为学。

“何等为无学？谓无学正见成就，无学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成就，是名无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学、无学，如是正士、如是大士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当说圣漏尽。云何为圣漏尽？谓无学正见成就，乃至无学正定成就，是名圣漏尽。”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八圣道分。何等为八？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修八圣道。谛听！善思！何等为修八圣道？是比丘修正见，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修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是名修八圣道。”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比丘过去已修八圣道，未来当修八圣道。……乃至……。”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正见清净鲜白，无诸过患，离诸烦恼，未起不起，唯除佛所调伏，乃至正定亦如是说。若正见清净鲜

白，无诸过患，离诸烦恼，未起能起，乃至正定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除佛所调，除善逝所调，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说不善聚者，谓五盖，是为正说。所以者何？纯一不善聚者，所谓五盖。何等为五？谓贪欲盖，瞋恚、睡眠、掉悔、疑盖。说善法聚者，所谓八圣道，是名正说。所以者何？纯一满净善聚者，谓八圣道。何等为八？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作如是念：“半梵行者，谓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乃至佛告阿难：“纯一满净具梵行者，谓善知识。所以者何？我为善知识故，令诸众生修习正见，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乃至修正定，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有生闻婆罗门乘白马车，众多年少翼从，白马、白车、白鞚、白鞭，头著白帽、白伞盖，手执白拂，著白衣服、白璎珞，白香涂身，翼从皆白，出舍卫城，欲至林中教授读诵，众人见之咸言：“善乘！善乘！谓婆罗门乘。”

时，尊者阿难见婆罗门眷属、众具一切皆白，见已，入城乞食。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日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见生闻婆罗门乘白马车，眷属、众具一切皆白，众人唱言：‘善乘！善乘！谓婆罗门乘。’云何，世尊，于正法、律，为是世人乘？为是婆罗门乘？”

佛告阿难：“是世人乘，非我法、律婆罗门乘也。阿难，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谛听！善思！当为汝说。阿难，何等为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阿难，是名正法律乘、天乘、梵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信戒为法轭，惭愧为长縻，
　正念善护持，以为善御者。
　舍三昧为辕，智慧精进轮，
　无著忍辱铠，安隐如法行。

直进不退还，永之无忧处，
智士乘战车，摧伏无智怨。”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离邪见，应断邪见。若邪见不可断者，我终不说应离、断邪见；以邪见可断故，我说比丘当离邪见。若不离邪见者，邪见当作非义不饶益苦，是故我说当离邪见。如是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说。

“诸比丘，离邪见已，当修正见。若不得修正见者，我终不说修习正见；以得修正见故，我说比丘应修正见。若不修正见者，当作非义不饶益苦；以不修正见，作非义不饶益苦故，是故我说当修正见，以义饶益，常得安乐。是故，比丘，当修正见。如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谓非彼岸及彼岸。瞿昙，云何非彼岸？云何彼岸？”

佛告婆罗门：“邪见者，非彼岸；正见者，是彼岸。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非彼岸；正见是彼岸，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彼岸。”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希有诸人民，能度于彼岸；
一切诸世间，徘徊游此岸。
于此正法律，能善随顺者，
斯等能度彼，生死难度岸。”

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异比丘问尊者阿难、问佛、问诸比丘，此三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如说不正思惟者。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起邪见令起，已起重生令增广。如是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说。

“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灭，如说正思惟者。诸比丘，正思惟者，未生邪见令不生，已生者令灭。如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

定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善法令退，如说不正思惟者。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正见令不生，已生正见令退。如是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正思惟者。诸比丘，正思惟者，未生正见令生，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如是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生，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未生善法不生，已生者令退，所谓不正思惟。诸比丘，不正思惟者，未生邪见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正见令不生，已生者令退。如是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不生，已生者令退。

“诸比丘，我于内法中，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灭，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正思惟。诸比丘，正思惟者，令未生邪见不生，已生邪见令灭，未生正见令生，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如是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不生，已生者令灭；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外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生，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诸比丘，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者，能令未生邪见令生，已生邪见重生令增广。如是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诸比丘，外法中，我不见一法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灭，如说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诸比丘，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能令未生邪见不生，已生邪见令灭；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不生，已生者令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外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善法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诸比丘，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能令未生正见生，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如是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外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已生恶不善法重生令增广，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善法令灭，如说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诸比丘，恶知识、恶伴党、恶随从者，能令未生邪见令生，已生邪见者重生令增增，未生正见不生，已生正见令退。如是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

“诸比丘，于外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灭，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诸比丘，善知识、善伴党、善随从者，能令未生邪见不生，已生邪见令灭，未生正见令生，已生正见重生令增广。如是未生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不生，已生者令灭；未生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未生善法不生，已生者令退，如说不正思惟。诸比丘，不正思惟者，能令未生邪见生，已生邪见令重生增广，未生正见不生，已生正见令退。

“诸比丘，于内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灭，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广，如说正思惟。诸比丘，正思惟者，能令未生邪见不生，已生者令灭，未生正见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说邪见、正见，如是邪志、正志，邪语、正语，邪业、正业，邪命、正命，邪方便、正方便，邪念、正念，邪定、正定，七经如上说。

如内法八经，如是外法八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非法、是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非法、是法？谓邪见非法、正见是法，乃至邪定非法、正定是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非法、是法，如是非律、正律，非圣、是圣，不善法、善法，非习法、习法，非善哉法、善哉法，黑法、白法，非义、正义，卑法、胜法，有罪法、无罪法，应去法、不去法，一一经皆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尊者阿难亦在彼住。有异婆罗门来诣尊者阿难所，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难：“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记说不？”

阿难答言：“随汝所问，知者当答。”

婆罗门问：“尊者阿难，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阿难答言：“婆罗门，为断故。”

复问：“断何等？”

答言：“贪欲断，瞋恚、愚痴断。”

又问：“阿难，有道有迹，能断贪欲、瞋恚、愚痴耶？”

阿难答言：“有，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婆罗门言：“阿难，贤哉之道！贤哉之迹！修习多修习，能断斯等贪欲、恚、痴。”

尊者阿难说是法时，彼婆罗门闻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断贪、恚、痴，如是调伏贪、恚、痴，及得涅槃，及厌离，及不趣涅槃，及沙门义，及婆罗门义，及解脱，及苦断，及究竟苦边，及正尽苦，一一经皆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邪、有正。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邪？谓邪见乃至邪定。何等为正？谓正见乃至正定。

“何等为正见？谓说有施、有说、有斋，有善行、有恶行，有善恶行果报，有此世、有他世，有父母、有众生生，有阿罗汉善到、善向，有此世、他世自知作证具足住：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何等为正志？谓出要志、无恚志、不害志。

“何等为正语？谓离妄语、离两舌、离恶口、离绮语。

“何等为正业？谓离杀、盗、淫。

“何等为正命？谓如法求衣服、饮食、卧具、汤药，非不如法。

“何等为正方便？谓欲、精进、方便、出离、勤竞、堪能常行不

退。
“何等为正念？谓念随顺，念不妄、不虚。
“何等为正定？谓住心不乱、坚固、摄持、寂止、三昧、一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为正见？谓正见有二种。有正见，是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无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见有漏、有取，向于善趣？若彼见有施、有说乃至知世间有阿罗汉，不受后有，是名世间正见，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何等为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思惟相应，于法选择，分别推求，觉知黠慧，开觉观察，是名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志？谓正志有二种。有正志，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有正志，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志有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谓正志出要觉、无恚觉、不害觉，是名正志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何等为正志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思惟相应心法，分别自决意解，计数立意，是名正志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语？正语有二种。有正语，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有正语，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语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谓正语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是名正语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何等正语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除邪命，念口四恶行、诸余口恶行，离于彼，无漏、远离、不著，固守、摄持不犯，不度时节，不越限防，是名正语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业？正业有二种。有正业，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有正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业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谓离杀、盗、淫，是名正业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何等为正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除邪命，念身三恶行、诸余身恶行数，无漏、心不乐著，固守、执持不犯，不度时节，不越限防，是名正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命？正命有二种。有正命，是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命，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谓如法求衣食、卧

具、随病汤药，非不如法，是名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何等为正命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于诸邪命无漏、不乐著，固守、执持不犯，不越时节，不度限防，是名正命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方便？正方便有二种。有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方便，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谓欲、精进、方便超出、坚固建立，堪能造作精进、心法摄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何等为正方便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忆念相应心法，欲、精进、方便、勤踊超出、建立坚固、堪能造作精进，心法摄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念？正念有二种。有正念，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念，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念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若念、随念、重念、忆念，不妄、不虚，是名正念世、俗，有漏、有取，正向善趣。何等为正念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思惟相应，若念、随念、重念、忆念，不妄、不虚，是名正念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定？正定有二种。有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何等为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若心住不乱、不动、摄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何等为正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思惟相应心法住，不乱、不散、摄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心向邪者，违背于法，不乐于法；若向正者，心乐于法，不违于法。何等为邪？谓邪见乃至邪定。何等为正？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向正者乐于

法，不违于法。

“何等为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谓邪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愿、若为，彼皆随顺，一切得不爱果，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以见恶故，谓邪见。邪见者，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是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

“何等为向正者乐于法，不违于法？谓正见人若身业随所见，若口业、若思、若欲、若愿、若为，悉皆随顺，得可爱、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以见正故，谓正见。正见者，能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向正者乐于法，不违于法。”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向正者乐于法，不违于法。何等为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若邪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愿、若为，彼皆随顺，一切得不爱果，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恶见，谓邪见。邪见者，起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譬如苦果，种著地中，随时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风味，一切悉苦。所以者何？以种苦故。如是邪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愿、若为，悉皆随顺，彼一切得不爱、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恶见者，谓邪见。邪见者，能起邪志乃至邪定，是名向邪者违于法，不乐于法。何等为向正者乐于法，不违于法？若正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愿、若为，悉皆随顺，彼一切得可爱、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见谓正见，正见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譬如甘蔗、稻、麦、蒲桃种著地中，随时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风味，彼一切味悉甜美。所以者何？以种子甜故。如是正见人，身业如所见，口业如所见，若思、若欲、若愿、若为，悉皆随顺，彼一切得可爱、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见者，谓正见。正见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是名向正者乐于法，不违于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世间、出世间亦如是说，如上三经，亦皆说偈言：

“鄙法不应近，放逸不应行，
不应习邪见，增长于世间。
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
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稽首佛足，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所谓正见者，何等为正见？”

佛告婆罗门：“正见有二种：有正见，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有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何等为正见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谓正见有施、有说、有斋，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婆罗门，是名正见世、俗，有漏、有取，向于善趣。

“婆罗门，何等为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谓圣弟子苦苦思惟，集、灭、道道思惟，无漏思惟相应，于法选择，分别求觉，巧便黠慧观察，是名正见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尽苦，转向苦边。”

佛说此经已，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正见，如是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一一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邪及邪道，有正及正道。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何等为邪？谓地狱、畜生、饿鬼。何等为邪道？谓邪见乃至邪定。

“何等为正？谓人、天、涅槃。何等为正道？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邪、有邪道，有正、有正道。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何等为邪？谓地狱、畜生、饿鬼。何等为邪道？谓杀、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

“何等为正？谓人、天、涅槃。何等为正道？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无贪、无恚、正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为恶趣道？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余如上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顺流道，有逆流道。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顺流道？谓邪见乃至邪定。何等为逆流道？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顺流、逆流，如是退道、胜道，下道、上道及三经道迹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及沙门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若成就此法者，是名沙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沙门义。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义？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沙门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及沙门果。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果？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及沙门果。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果？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何等为须陀洹果？谓三结断。何等为斯陀含果？谓三结断，贪、恚、痴薄。何等为阿那含果？谓五下分结尽。何等为阿罗汉果？谓贪、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沙门、沙门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谓成就此法者。何等为沙门义？谓贪欲永断，瞋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有沙门果。何等为沙门果？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婆罗门法、婆罗门、婆罗门义、婆罗门果，梵行法、梵行者、梵行义、梵行果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法，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何等为五？住于净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于微细罪能生怖畏，受持学戒，是名第一多所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复次，比丘，少欲、少事、少务，是名二法多所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复次，比丘，饮食知量，多少得中，不为饮食起求欲想，精勤思惟，是名三法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复次，比丘，初夜、后夜不著睡眠，精勤思惟，是名四法多所饶益修安那般那念。复次，比丘，空闲林中，离诸愦闹，是名五法多种饶益修习安那般那念。”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者，得身止息及心止息，有觉有观，寂灭、纯一，明分想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若比丘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者，得身心止息，有觉有观，寂灭、纯一，明分想修习满足。

“何等为修习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身心止息，有觉有观，寂灭、纯一，明分想修习满足？是比丘若依聚落、城邑止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其身，守诸根门，善系心住。乞食已，还住处，举衣钵，洗足已，或入林中、闲房、树下，或空露地，端身正坐，系念面前，断世贪爱，离欲清净，瞋恚、睡眠、掉悔、疑断，度诸疑惑，于诸善法心得决定。远离五盖烦恼于心，令慧力羸，为障碍分，不趣涅槃。念于内息，系念善学；念于外息，系念善学。息长息短，觉知一切身入息，于一切身入息善学；觉知一切身出息，于一切身出息善学。觉知一切身行息入息，于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学；觉知一切身行息出息，于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学。觉知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心行息入息，于觉知心行息入息善学；觉知心行息出息，于觉知心行息出息善学。觉知心，觉知心悦，觉知心定，觉知心解脱入息，于觉知心解脱入息善学；觉知心解脱出息，于觉知心解脱出息善

学。观察无常，观察断，观察无欲，观察灭入息，于观察灭入息善学；观察灭出息，于观察灭出息善学。是名修安那般那念，身止息、心止息，有觉有观，寂灭、纯一，明分想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者，断诸觉想。云何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断诸觉想？若比丘依止聚落、城邑住，如上广说，乃至于出息灭善学，是名安那般那念修习多修习，断诸觉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觉想，如是不动摇，得大果大福利，如是得甘露、究竟甘露，得二果、四果、七果，一一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我所说安那般那念，汝等修习不？”

时，有比丘名阿梨瑟吒，于众中坐，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我已修习。”

佛告阿梨瑟吒比丘：“汝云何修习我所说安那般那念？”

比丘白佛：“世尊，我于过去诸行不顾念，未来诸行不生欣乐，于现在诸行不生染著，于内外对碍想善正除灭。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说安那般那念。”

佛告阿梨瑟吒比丘：“汝实修我所说安那般那念，非不修；然其比丘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更有胜妙过其上者。何等是胜妙过阿梨瑟吒所修安那般那念者？是比丘依止城邑、聚落，如前广说，乃至于灭出息观察善学，是名，阿梨瑟吒比丘，胜妙过汝所修安那般那念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檀入安陀林，坐一树下，昼日禅思。时，尊者罽宾那亦晨朝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还，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檀入安陀林，于树下坐禅，去佛不远，正身不动，身心正直，胜妙思惟。

尔时，众多比丘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佛足，退坐一面。佛语诸比丘：“汝等见尊者罽宾那不？去我不远，正身端坐，身心不动，住胜妙住。”

诸比丘白佛：“世尊，我等数见彼尊者正身端坐，善摄其身，不

倾不动，专心胜妙。”
佛告诸比丘：“若比丘修习三昧，身心安住，不倾不动，住胜妙住者，此比丘得此三昧，不勤方便，随欲即得。”
诸比丘白佛：“何等三昧，比丘得此三昧，身心不动，住胜妙住？”
佛告诸比丘：“若比丘依止聚落，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入林中，若闲房、露坐，思惟系念，乃至息灭观察善学，是名三昧，若比丘端坐思惟，身心不动，住胜妙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一奢能伽罗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欲二月坐禅，诸比丘勿复往来，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
尔时，世尊作是语已，即二月坐禅，无一比丘敢往来者，唯除送食及布萨时。
尔时，世尊坐禅二月过已，从禅觉，于比丘僧前坐，告诸比丘：“若诸外道出家来问汝等：‘沙门瞿昙于二月中云何坐禅？’汝应答言：‘如来二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禅思惟住。’所以者何？我于此二月念安那般那，多住思惟，入息时念入息如实知，出息时念出息如实知；若长若短，一切身觉入息念如实知，一切身觉出息念如实知；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实知，乃至灭出息念如实知。我悉知已，我时作是念：‘此则粗思惟住，我今于此思惟止息已，当更修余微细修住而住。’尔时，我息止粗思惟已，即更入微细思惟，多住而住。时，有三天子，极上妙色，过夜来至我所。一天子作是言：‘沙门瞿昙时到。’复有一天子言：‘此非时到，是时向至。’第三天子言：‘非为时到，亦非时向至，此则修住，是阿罗诃寂灭耳！’”
佛告诸比丘：“若有正说，圣住、天住、梵住、学住、无学住、如来住，学人所不得当得，不到当到，不证当证，无学人现法乐住者，谓安那般那念，此则正说。所以者何？安那般那念者，是圣住、天住、梵住乃至无学现法乐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越尼拘律树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诣尊者迦磨比丘所，礼迦磨比丘足已，退坐一面，语迦磨比丘言：“云何，尊者迦磨，学住者为即是如来住耶？为学住异如来住异？”
迦磨比丘答言：“摩诃男，学住异如来住异。摩诃男，学住者，断五盖多住；如来住者，于五盖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更不生长，于未来世成不生法。一时，世尊住一奢能伽罗林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欲于此一奢能伽罗林中二月坐禅，汝诸比丘勿使往来，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萨时。’广说如前，乃至无学现法乐住，以是故知，摩诃男，学住异如来住异。”

释氏摩诃男闻迦磨比丘所说欢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金刚聚落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

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不净观，赞叹不净观言：“诸比丘修不净观，多修习者，得大果大福利。”

时，诸比丘修不净观已，极厌患身，或以刀自杀，或服毒药，或绳自绞、投岩自杀，或令余比丘杀。有异比丘极生厌患恶露不净，至鹿林梵志子所，语鹿林梵志子言：“贤首，汝能杀我者，衣钵属汝。”

时，鹿林梵志子即杀彼比丘，持刀至跋求摩河边。洗刀时，有魔天住于空中，赞鹿林梵志子言：“善哉！善哉！贤首，汝得无量功德，能令诸沙门释子持戒有德，未度者度，未脱者脱，未苏息者令得苏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诸长利衣钵杂物悉皆属汝。”

时，鹿林梵志子闻赞叹已，增恶邪见，作是念：“我今真实大作福德，令沙门释子持戒功德者，未度者度，未脱者脱，未苏息者令得苏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衣钵杂物悉皆属我。”于是手执利刀，循诸房舍、诸经行处、别房、禅房，见诸比丘，作如是言：“何等沙门持戒有德，未度者我能令度，未脱者令脱，未苏息者令得苏息，未涅槃令得涅槃？”

时，有诸比丘厌患身者，皆出房舍，语鹿林梵志子言：“我未得度，汝当度我；我未得脱，汝当脱我；我未得苏息，汝当令我得苏息；我未得涅槃，汝当令我得涅槃。”

时，鹿林梵志子即以利刀杀彼比丘，次第乃至杀六十人。

尔时，世尊至十五日说戒时，于众僧前坐，告尊者阿难：“何因何缘诸比丘转少、转减、转尽？”

阿难白佛言：“世尊为诸比丘说修不净观，赞叹不净观。诸比丘修不净观已，极厌患身，广说乃至杀六十比丘。世尊，以是因缘故，令诸比丘转少、转减、转尽。惟愿世尊更说余法，令诣比丘闻已，勤修智慧，乐受正法，乐住正法。”

佛告阿难：“是故，我今次第说，住微细住，随顺开觉，已起、未起恶不善法速令休息。如天大雨，起、未起尘能令休息；如是，比丘，修微细住，诸起、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阿难，何等为微细住多修习，随顺开觉，已起、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谓安那般那念住。”

阿难白佛：“云何修习安那般那念住，随顺开觉，已起、未起恶不善法能令休息？”

佛告阿难：“若比丘依止聚落，如前广说，乃至如灭出息念而学。”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金刚跋求摩河侧萨罗梨林中。

尔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思惟禅思，作如是念："颇有一法，修习多修习，令四法满足；四法满足已，七法满足；七法满足已，二法满足？"

时，尊者阿难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思惟禅思，作是念：'颇有一法，多修习已，令四法满足，乃至二法满足？我今问世尊，宁有一法，多修习已，能令乃至二法满足'耶？"

佛告阿难："有一法，多修习已，乃至能令二法满足。何等为一法？谓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能令四念处满足；四念处满足已，七觉分满足；七觉分满足已，明、解脱满足。

"云何修安那般那念，四念处满足？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如灭出息念学。阿难，如是圣弟子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出息念时如出息念学；若长若短，一切身行觉知，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出息念时如出息念学；身行休息入息念时，如身行休息入息念学；身行休息出息念时，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学。圣弟子尔时身身观念住异于身者，彼亦如是随身比思惟。若有时圣弟子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心行息觉知，入息念时如心行息入息念学，心行息出息念时如心行息出息念学。是圣弟子尔时受受观念住，若复异受者，彼亦随受比思惟。有时圣弟子心觉知，心悦、心定、心解脱觉知，入息念时如入息念学，心解脱出息念时如心解脱出息念学，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若有异心者，彼亦随心比思惟。若圣弟子有时观无常、断、无欲、灭，如无常、断、无欲、灭观住学，是圣弟子尔时法法观念住异于法者，亦随法比思惟，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满足四念处。"

阿难白佛："如是修习安那般那念，令四念处满足。云何修四念处，令七觉分满足？"

佛告阿难："若比丘身身观念住，念住已，系念住不忘，尔时方便修念觉分，修念觉分已，念觉分满足；念觉分满足已，于法选择思量。尔时方便修择法觉分，修择法觉分已，择法觉分满足；于法选择分别思量已，得精勤方便。尔时方便修习精进觉分，修精进觉分已，精进觉分满足；方便精进已，则心欢喜。尔时方便修喜觉分，修喜觉分已，喜觉分满足；欢喜已，身心猗息。尔时方便修猗觉分，修猗觉分已，猗觉分满足；身心乐已，得三昧。尔时修定觉分，修定觉分已，定觉分满足；定觉分满足已，贪忧则灭，得平等舍。尔时方便修舍觉分，修舍觉分已，舍觉分满足。受、心、法法念处亦如是说，是名修四念处，满足七觉分。"

阿难白佛："是名修四念处，满足七觉分。云何修七觉分，满足明、解脱？"

佛告阿难："若比丘修念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修念觉分已，满足明、解脱。乃至修舍觉分，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如是修舍觉分已，明、解脱满足，阿难，是名法法相类、法法相润。如是十三法，一法为增上，一法为门，次第增进，修习满足。"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异比丘所问，佛问诸比丘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金毗罗聚落金毗林中。

尔时，世尊告尊者金毗罗："我今当说精勤修习四念处。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尔时，尊者金毗罗默然住，如是再三。尔时，尊者阿难语尊者金毗罗："今大师告汝！"如是三说。

尊者金毗罗语尊者阿难："我已知，尊者阿难。我已知，尊者瞿昙。"

尔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是时。世尊，是时。善逝，惟愿为诸比丘说精勤修四念处！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阿难："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比丘入息念时如入息学，乃至灭出息时如灭出息学。尔时圣弟子念入息时如念入息学，乃至身行止息、出息时，如身行止息、出息学。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尔时圣弟子身身观念住已，如是知善内思惟。"

佛告阿难："譬如有人乘车舆从东方颠沛而来，当于尔时践蹈诸土堆垄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如是圣弟子念入息时如入息念学，如是乃至善内思惟。若尔时圣弟子觉知喜乃至觉知意行息学，圣弟子受受观念住，圣弟子受受观念住已，如是知善内思惟。譬如有人乘车舆从南方颠沛而来，云何，阿难，当践蹈土堆垄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如是圣弟子受受观念住，知善内思惟。若圣弟子觉知心欣悦、心定心、心解脱、心入息如解脱心入息学，解脱心出息如解脱心出息学。尔时圣弟子心心观念住，如是圣弟子心心观念住已，知善内思惟。譬如有人乘车舆从西方来，彼当践蹈土堆垄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如是圣弟子觉知心，乃至心解脱出息如心解脱出息学。如是圣弟子尔时心心观念住，知善内思惟，善于身受心，贪忧灭舍；尔时圣弟子法法观念住，如是圣弟子法法观念住已，知善内思惟。阿难，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垄，有人乘车舆从北方颠沛而来，当践蹈土堆垄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如是，圣弟子法法观念住，知善内思惟，阿难，是名比丘精勤方便修四念处。"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修安那般那念多修习已，身不疲倦，眼亦不患乐，随顺观住乐，觉知不染著乐。云何修安那般那念，身不疲倦，眼亦不患乐，随观住乐，觉知不染著乐？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观灭出息时如灭出息学，是名修安那般那念，身不疲倦，眼亦不患乐，随观住乐，觉知不染著乐。如是修安那般那念者，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欲求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如是修安那般那念，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欲求第二、第三、第四禅，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三结尽，得须陀洹果；三结尽，贪、恚、痴薄，得斯陀含果；五下分结尽，得阿那含果，得无量种神通力：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者，如是比丘当修安那般那念。如是修安那般那念，得大果大福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

尔时，众多上座声闻于世尊左右树下窟中安居。时，有众多年少比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佛为诸年少比丘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诸年少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诸年少比丘往诣上座比丘所，礼诸上座足已，于一面坐。

时，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当摄受此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摄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尔时，世尊十五日布萨时，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尔时，世尊观察诸比丘已，告比丘："善哉！善哉！我今喜诸比丘行诸正事。是故，比丘，当勤精进！"

于此舍卫国，满迦低月，诸处人间游行。比丘闻世尊于舍卫国安居，满迦低月限已，作衣竟，持衣钵，于舍卫国人间游行。渐至舍卫国，举衣钵，洗足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已，退坐一面。尔时，世尊为人间比丘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尔时，人间比丘闻佛说法，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往诣上座比丘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时，诸上座作是念："我等当受此人间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多人。"即便受之，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有受六

十人者。彼上座比丘受诸人间比丘，教诫教授，善知先后次第。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于大众前敷座而坐，观察诸比丘众，告诸比丘："善哉！善哉！诸比丘，我欣汝等所行正事，乐汝等所行正事。诸比丘，过去诸佛亦有比丘众所行正事如今此众，未来诸佛所有诸众亦当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众。所以者何？今此众中诸长老比丘，有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有比丘三结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有比丘三结尽，贪、恚、痴薄，得斯陀含。有比丘五下分结尽，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复还生此世。有比丘得无量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有比丘修不净观，断贪欲；修慈心，断瞋恚；修无常想，断我慢；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观灭出息如观灭出息学，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学。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三学具足者，是比丘正行。
增上戒心慧，三法勤精进，
勇猛坚固城，常守护诸根。
如昼如其夜，如夜亦如昼，
如前如其后，如后亦如前，
如上如其下，如下亦如上。
无量诸三昧，映一切诸方，
是说为觉迹，第一清凉集，
舍离无明诤，其心善解脱。
我为世间觉，明行悉具足，
正念不忘住，其心得解脱，
身坏而命终，如灯尽火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亦复有三学。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何等为增上戒学？若比丘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见微细罪则生怖畏，受持学戒。

“何等为增上意学？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

“何等为增上慧学？是比丘此苦圣谛如实知，集、灭、道圣谛如实知，是名增上慧学。”

尔时，世尊即说偈，如上所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比丘增上戒学，非增上意、增上慧学；有增上戒、增上意学，非增上慧学。圣弟子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增上戒、增上意修习满足，如是圣弟子增上慧方便随顺成就住者，无上慧寿而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二百五十戒，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令彼自求学者而学，说三学，能摄诸戒。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为增上戒学？谓比丘重于戒，戒增上；不重于定，定不增上；不重于慧，慧不增上。于彼彼分细微戒，犯则随悔。所以者何？我不说彼不堪能，若彼戒随顺梵行、饶益梵行、久住梵行，如是比丘戒坚固、戒师常住、戒常随顺生，受持而学，如是知、如是见，断三结，谓身见、戒取、疑。断此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是名学增上戒。

“何等为增上意学？是比丘重于戒，戒增上；重于定，定增上；不重于慧，慧不增上。于彼彼分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于五下分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受生般涅槃，得阿那含，不还此世，是名增上意学。

“何等为增上慧学？是比丘重于戒，戒增上；重于定，定增上；重于慧，慧增上。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二百五十戒，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若彼善男子自随意所欲而学者，我为说三学。若学此三

学，则摄受一切学戒。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何等为增上戒学？是比丘重于戒，戒增上；不重于定，定不增上；不重于慧慧不增上，于彼彼分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三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恚、痴薄，成一种子道。彼地未等觉者，名斯陀含；彼地未等觉者，名家家；彼地未等觉者，名七有；彼地未等觉者，名随法行；彼地未等觉者，名随信行，是名增上戒学。

“何等为增上意学？是比丘重于戒，戒增上；重于定，定增上；不重于慧，慧不增上。于彼彼分细微戒学，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五下分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能得中般涅槃。彼地未等觉者，得生般涅槃；彼地未等觉者，得无行般涅槃；彼地未等觉者，得有行般涅槃；彼地未等觉者，得上流般涅槃，是名增上意学。

“何等为增上慧学？是比丘重于戒，戒增上；重于定，定增上；重于慧，慧增上。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具足戒住者，善摄持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细微罪，能生怖畏。比丘具足戒住，善摄持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细微罪，能生怖畏，等受学戒，令三学修习满足。何等为三？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何等为增上戒学？是比丘戒为满足，少定、少慧，于彼彼分细微戒，乃至受持戒学。彼如是知、如是见，断三结，谓身见、戒取、疑。断此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何等为增上意学？是比丘定满足，三昧满足，少于慧，于彼彼分细微戒，犯则随悔，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五下分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复还生此世，是名增上意学。

“何等为增上慧学？是比丘学戒满足、定满足、慧满足。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具足戒住，善摄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微细罪，能生怖畏，受持学戒住，满足三学。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增上意、增上慧。

“何等为增上戒？是比丘戒满足，少定、少慧，于彼彼分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三结，贪、恚、痴薄，得一种子道。若彼地未等觉者，得斯陀含；彼地未等觉者，名家家；彼地未等觉者，得须陀洹；彼地未等觉者，得随法行；彼地未等觉者，得随信行，是名增上戒学。

“何等为增上意学？是比丘戒满足、定满足，少于慧，于彼彼分细微戒，乃至受持学戒。如是知、如是见，断五下分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得中般涅槃。于彼未等觉者，得生般涅槃；于彼未等觉者，得无行般涅槃；于彼未等觉者，得有行般涅槃；于彼未等觉者，得上流般涅槃，是名增上意学。

“何等为增上慧学？是比丘学戒满足、定满足、慧满足。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学。何等为二？谓上威仪学、上波罗提木叉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学者学戒时，直道随顺行，
专审勤方便，善自护其身。
得初漏尽智，次究竟无知，
得无知解脱，知见悉已度，
成不动解脱，诸有结灭尽。
彼诸根具足，诸根寂静乐，
持此后边身，摧伏众魔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学戒多福利，住智慧为上，解脱坚固，念为增上。若比丘学戒福利，智慧为上，解脱坚固，念增上已，令三学满足。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学戒随福利，专思三昧禅，

智慧为最上，现生之最后，
牟尼持后边，降魔度彼岸。”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诸比丘，何等为学戒随福利？谓大师为诸声闻制戒，所谓摄僧，极摄僧，不信者信，信者增其信，调伏恶人，惭愧者得乐住，现法防护有漏，未来得正对治，令梵行久住。如大师已为声闻制戒，谓摄僧，乃至梵行久住。如是如是学戒者，行坚固戒、恒戒、常行戒、受持学戒，是名比丘戒福利。

“何等智慧为上？谓大师为声闻说法，大悲哀愍，以义饶益，若安慰、若安乐、若安慰安乐。如是如是大师为诸声闻说法，大悲哀愍，以义饶益，安慰安乐；如是如是于彼彼法、彼彼处，智慧观察，是名比丘智慧为上。

“何等为解脱坚固？谓大师为诸声闻说法，大悲哀愍，以义饶益，安慰安乐。如是如是说彼彼法，如是彼处如是彼处得解脱乐，是名比丘坚固解脱。

“何等为比丘念增上？未满足戒身者，专心系念安住；未观察者，于彼彼处智慧系念安住；已观察者，于彼彼处重念安住；未触法者，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已触法者，于彼彼处解脱念安住，是名比丘正念增上。”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学戒随福利，专思三昧禅，
智慧为最上，现生最后边，
牟尼持后边，降魔度彼岸。”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尸婆迦修多罗，如后佛当说。

如是阿难陀比丘及异比丘所问、佛问诸比丘三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田夫有三种作田，随时善作。何等为三？谓彼田夫随时耕磨，随时溉灌，随时下种。彼田夫随时耕磨、溉灌、下种已，不作是念：‘欲令今日生长，今日果实，今日成熟，若明日、后日也。’诸比丘，然彼长者耕田、溉灌、下种已，不作是念：‘今日生长、果实、成熟，若明日、若复后日。’而彼种子已入地中，则自随时生长，果实成熟。如是，比丘于此三学随时善学，谓善戒学、善意学、善慧学已，不作是念：‘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若明日、若后日。’不作是念，自然神力能令今日、若明日、后

日，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彼已随时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已，随彼时节，自得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譬如，比丘，伏鸡生卵，若十乃至十二，随时消息，冷暖爱护。彼伏鸡不作是念：‘我今日，若明日、后日，当以口啄，若以爪刮，令其儿安隐得生。’然其伏鸡善伏其子，爱护随时，其子自然安隐得生。如是，比丘善学三学，随其时节，自得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驴随群牛而行，而作是念：‘我作牛声。’然其彼形亦不似牛，色亦不似牛，声出不似，随大群牛，谓已是牛，而作牛鸣，而去牛实远。如是，有一愚痴男子违律犯戒，随逐大众，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而不学习胜欲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随逐大众，自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其实去比丘大远。”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同蹄无角兽，四足具声口，
随逐大群牛，常以为等侣，
形亦非牛类，不能作牛声。
如是愚痴人，不随系心念，
于善逝教诫，无欲勤方便，
懈怠心轻慢，不获无上道。
如驴在群牛，去牛常自远，
彼虽随大众，内行常自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跋耆聚落，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

尔时，尊者跋耆子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佛说过二百五十戒，令族姓子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修多罗，令诸族姓子随欲而学。然今，世尊，我不堪能随学而学。”

佛告跋耆子：“汝堪能随时学三学不？”

跋耆子白佛言：“堪能，世尊。”

佛告跋耆子：“汝当随时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随时精勤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已，不久当得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尊者跋耆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诫、教授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如

上说，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崩伽阇崩伽耆林中。

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赞叹制戒法。尔时，尊者迦葉氏于崩伽聚落住，闻世尊说戒相应法，赞叹是戒，极心不忍不喜，言："此沙门极赞叹是戒，极制是戒。"

尔时，世尊于崩伽聚落随所乐住已，向舍卫国去，次第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迦葉氏，世尊去后不久，心即生悔："我今失利，得大不利，于世尊所说戒相应法，赞叹制戒时，于世尊所，心不忍不喜，心不欢喜，而作是言：'沙门极制是戒，极赞叹是戒。'"

时，尊者迦葉氏夜过晨朝，著衣持钵，入崩伽聚落乞食；食已，还精舍，付嘱卧具，自持衣钵，向舍卫城次第游行，至舍卫国，举衣钵，洗足已，诣世尊，稽首礼足，白佛言："悔过！世尊，悔过！善逝，我愚我痴，不善不辨。我闻世尊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赞叹制戒时，于世尊所，不忍不喜，心不欣乐，而作是言：'是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

佛告迦葉氏："汝何时于我所，心不忍不喜，不生欣乐，而作是言：'此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

迦葉氏白佛言："时，世尊于崩伽阇聚落崩伽耆林中，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赞叹是戒。我尔时于世尊所，心得不忍、不欢喜，心不欣乐，而作是言：'是沙门极制是戒，赞叹是戒。'世尊，我今日自知罪悔，自见罪悔，惟愿世尊受我悔过，哀愍故！"

佛告迦葉氏："汝自知悔、愚痴、不善不辨，闻我为诸比丘说戒相应法，赞叹制戒，而于我所，不忍不喜，心不欣乐，而作是言：'是沙门极制是戒，极叹是戒。'汝今迦葉自知悔、自见悔已，于未来世，律仪戒生，我今受汝，哀愍故。迦葉氏，如是悔者，善法增长，终不退减。所以者何？若有自知罪、自见罪而悔过者，于未来世，律仪戒生，善法增长，不退减故。

"正使迦葉为上座者，不欲学戒、不重于戒、不叹制戒，如是比丘我不赞叹。所以者何？若大师所赞叹者，余人则复与相习近，恭敬亲重；若余人与相习近亲重者，则与同见，同彼所作；同彼所作者，长夜当得不饶益苦。是故我于彼长老初不赞叹，以其初始不乐学戒故。如长老，中年、少年亦如是。

"若是上座长老初始重于戒学，赞叹制戒，如是长老我所赞叹，以其初始乐学戒故。大师所赞叹者，余人亦当与相习近亲重，同其所见；同其所见故，于未来世，彼当长夜以义饶益。是故于彼长老比丘常当赞叹，以初始乐学戒故。中年、少年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上座长老比丘初始不乐学戒、不重于戒，见余比丘初乐学戒、重于戒、赞叹制戒者，彼亦不随时赞叹，我于此等比丘所亦不赞叹，以其初始不乐学戒故。所以者何？若大师赞叹彼者，余人当复习近亲重，同其所见；以同其所见故，长夜当受不饶益苦。是故我于彼长老。中年、少年亦复如是。乐学戒者，如前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学。何等为三？谓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学。

“何等为增上戒学？若比丘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处，见微细罪则生怖畏，受持学戒，是名增上戒学。

“何等为增上意学？若比丘离诸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乃至第四禅具足住，是名增上意学。

“何等为增上慧学？若比丘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增上慧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学余经，如前念处说。

如禅，如是无量、无色。如四圣谛，如是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四道、四法句、止观修习，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善调象师离车，名曰难陀，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离车难陀言：“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欲求寿命，即得寿命；求好色、力、乐、辩、自在即得。何等为四？谓佛不坏净成就，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我见是圣弟子于此命终，生于天上，于天上得十种法。何等为十？得天寿、天色、天名称、天乐、天自在，天色、声、香、味、触。若圣弟子于天上命终，来生人中者，我见彼十事具足。何等为十？人间寿命、人好色、名称、乐、自在、色、声、香、味、触。我说彼多闻圣弟子不由他信、不由他欲、不从他闻、不取他意、不因他思，我说彼有如实正慧知见。”

尔时，难陀有从者，白难陀言：“浴时已到，今可去矣！”

难陀答言：“我今不须人间澡浴，我今于此胜妙法以自沐浴，所谓于世尊所得清净信乐。”

尔时，离车调象师难陀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圣弟子成就四不坏净者，不于人中贫活而活，不寒乞，自然富足。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成就，法、僧、圣戒不坏净成就。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转轮王七宝具足，成就人中四种神力，王四天下，身坏命终，生于天上。虽复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成就人间神力，王四天下，身坏命终，得生天上，然犹未断地狱、畜生、饿鬼恶趣之苦。所以者何？以转轮王不得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不成就故。

“多闻圣弟子持粪扫衣，家家乞食，草蓐卧具；而彼多闻圣弟子解脱地狱、畜生、饿鬼恶趣之苦。所以者何？以彼多闻圣弟子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起哀愍心、慈悲心。若有人于汝等所说乐闻乐受者，汝当为说四不坏净，令入令住。何等为四？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僧不坏净、于圣戒成就。所以者何？若四大——地、水、火、风有变易增损，此四不坏净未尝增损变异。

“彼无增损变异者，谓多闻圣弟子于佛不坏净成就，若堕地狱、畜生、饿鬼者，无有是处！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当建立余人，令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信人者，生五种过患，彼人或时犯戒违律，为众所弃。恭敬其人者，当作是念：‘此是我师，我所敬重，众僧弃薄，我今何缘入彼塔寺？’不入塔寺已，不敬众僧；不敬僧已，不得闻法；不闻法已，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是名信敬人生初过患。

“复次，敬信人者，所敬之人犯戒违律，众僧为作不见举。敬信彼人者，当作是念：‘此是我师，我所敬重，而今众僧作不见举，我今何缘复入塔寺？’不入塔寺已，不敬众僧；不敬众僧已，不得闻法；不

闻法已，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二过患。

“复次，彼人若持衣钵，余方游行。敬彼人者，而作是念：‘我所敬人著衣持钵，人间游行，我今何缘入彼塔寺？’不入塔寺已，不得恭敬众僧；不敬众僧已，不得闻法；不闻法已，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三过患。

“复次，彼所信敬人舍戒还俗。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彼是我师，我所敬重，舍戒还俗，我今不应入彼塔寺。’不入寺已，不敬众僧；不敬僧已，不得闻法；不闻法已，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是名敬信人故生第四过患。

“复次，彼所信敬人身坏命终。敬信彼人者，而作是念：‘彼是我师，我所敬重，今已命终，我今何缘入彼塔寺？’不入寺故，不得敬僧；不敬僧已，不得闻法；不闻法故，退失善法，不得久住于正法中，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五过患。

“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食，长养众生，四大增长摄受，何等为四？谓搏食、触食、意思食、识食。如是，福德润泽，为安乐食。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于佛不坏净成就者，为闻法、众僧所念、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次经亦如上说，差别者：“若于佛不坏净成就者，法僧悭垢缠众生离悭垢心，在家而住解脱，心施，常行乐施，常乐于舍，行平等施，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次经亦如上说，差别者：“如是圣弟子四种福德润泽，善法润泽，摄受称量功德，不可称量尔所果福、尔所果、尔所福果集，然彼得众多福利，是大功德聚数。譬如五河合流，谓恒河、耶蒱那、萨罗由、伊罗跋提、摩醯，于彼诸水无能度量百瓶、千瓶、百千万瓶者，然彼水多，是大水聚数。如是圣弟子成就四功德润泽者，无能度量其福多少，然彼多福，是大功德聚数。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我当

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众吉之巨海，自净能净彼，
汪洋而平流，实诸百川长。
一切诸江河，群生之所依，
悉归于大海；此身亦复然，
施戒修功德，百福流所归。”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婆罗门者，说虚伪道，愚痴恶邪，不正趣向，非智等觉向于涅槃。彼作如是化诸弟子：于十五日，以胡麻屑、庵罗摩罗屑沐浴身体，著新劫贝，头垂长缕，牛屎涂地而卧于上，言：‘善男子，晨朝早起，脱衣举著一处，裸其形体，向东方驰走。正使道路逢凶象、恶马、狂牛、猘狗、棘刺、丛林、坑涧、深水，直前莫避，遇害死者，必生梵天。’是名外道愚痴邪见，非智等觉向于涅槃。我为弟子说平正路，非愚痴，向智慧等觉，向于涅槃，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所谓流者，何等为流？”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说流者，谓八圣道。”

复问舍利弗：“谓入流分，何等为入流分？”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种入流分。何等为四？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

复问舍利弗：“入流者成就几法？”

舍利弗白佛言：“有四分成就入流者。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告舍利弗：“如汝所说，流者，谓八圣道。入流分者有四种，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入流者成就四法，谓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难所，问讯慰劳已，退住一面。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难：“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记说不？”

尊者阿难语舍利弗：“随意所问，知者当答。”

舍利弗问尊者阿难：“为断几法，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记说彼人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向正觉，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断四法、成就四法，如来、应、等正觉记说彼人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为四？谓圣弟子于佛不信住，则已断已知，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信恶戒，彼则已断已知，成就法、僧不坏净及圣戒成就。如是四法断、四法成就，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记说彼人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尊者阿难语尊者舍利弗："如是！如是！四法断、四法成就，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记说彼人得须陀洹，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展转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何等为五恐怖怨对休息？若杀生因缘罪怨对恐怖生；若离杀生者，彼杀生罪怨对因缘生恐怖休息。若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罪怨对因缘生恐怖；彼若离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罪怨对者，因缘恐怖休息。是名罪怨对因缘生五恐怖休息。

"何等为三事决定，不生疑惑？谓于佛决定离于疑惑，于法、僧决定离疑惑，是名三法决定离疑惑。

"何等名为圣道如实知见？谓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圣道如实知见。若于此五恐怖罪怨对休息、于三法决定离疑惑、于圣道如实知见，是圣弟子能自记说：'我地狱尽，畜生、饿鬼恶趣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

次经亦如是说，差别者："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如所说：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重令净。何等为四？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四种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重令净。"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诸天天道。何等为四？谓圣弟子念如来事，如是：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此如来事生随喜心；随喜已，心欢悦；心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圣弟子作如是学：'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作是念：'我从今日，于世间若怖若安，不起瞋恚。我但当自受纯一满净诸天天道。'是名第一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重令净。

"复次，比丘，圣弟子念于法事，谓如来说正法、律，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涅槃，即身观察，缘自觉知。如是知法事已，心生随喜；随喜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圣弟子作如是学：'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我从今日，于此世间若怖若安，不起瞋恚。我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是名第二诸天天道。

"复次，比丘，若于僧事起于正念，谓世尊弟子僧正直等向，所应恭敬、尊重、供养，无上福田。彼如是于诸僧事正忆念已，心生随喜；心随喜已，得欢悦；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彼圣弟子作如是学：'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诸天无恚为上诸天天道。我从今日，于诸世间若怖若安，不起瞋恚。我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是名第三诸天天道。

"复次，比丘，谓圣弟子自念所有戒事，随忆念言：'我于此不缺戒、不污戒、不杂戒、明智所叹戒、智者不厌戒。'于如是等戒事正忆念已，心生随喜；随喜已，欢悦；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圣弟子作是念：'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诸天无恚为上诸天天道。我从今日，于诸世间若怖若安，不起瞋恚。我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是名第四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重令净。"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增其净。何等为四？谓圣弟子念如来事，如是：如来、应、等正

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如是念如来事已，则断恶贪，及断心恶不善过。念如来故，心生随喜；心随喜已，则欢悦；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圣弟子作如是学：‘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我从今日，于诸世间若怖若安，不起瞋恚，但当受持纯一满净诸天天道。’如是法、僧、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诸天天道，未净众生令净，已净者增其净。何等为四？谓圣弟子念如来事，如是：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圣弟子念如来事已，心不贪欲缠、瞋恚、愚痴缠，其心正直。念如来事，是圣弟子得法流水、得义流水、得念如来饶益随喜；随喜已，生欢悦；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三昧定；三昧定已，是圣弟子作如是学：‘何等为诸天天道？’复作是念：‘我闻无恚为上诸天天道。我从今日，于诸世间不起瞋恚，纯一满净诸天天道。’如是法、僧、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法镜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法镜经？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法镜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时，闻难屠比丘命终、难陀比丘尼命终、善生优婆塞命终、善生优婆夷命终。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卫城乞食，闻难屠比丘、难陀比丘尼、善生优婆塞、善生优婆夷命终。世尊，彼四人命终，应生何处？”

佛告诸比丘：“彼难屠比丘、难陀比丘尼诸漏已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善生优婆塞、善生优婆夷五下分结尽，得阿那含，生于天上而般涅槃，不复还生此世。”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为汝说法镜经，于佛不坏净，乃至圣戒成就，是名法镜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广说，差别者：有异比丘、异比丘尼、异优婆塞、异优婆夷命终，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尔时，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终。

时，有众多比丘著衣持钵，入那梨迦聚落乞食，闻那梨迦聚落罽迦舍优婆塞命终，尼迦吒、佉楞迦罗、迦多梨沙婆、阇露、优婆阇露、梨色吒、阿梨色吒、跋陀罗、须跋陀罗、耶舍耶输陀、耶舍郁多罗悉皆命终；闻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众多比丘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闻罽迦舍优婆塞等命终。世尊，彼等命终，当生何处？"

佛告诸比丘："彼罽迦舍等已断五下分结，得阿那含，于天上般涅槃，不复还生此世。"

诸比丘白佛："世尊，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复有五百优婆塞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皆五下分结尽，得阿那含，于彼天上般涅槃，不复还生此世？复有过二百五十优婆塞命终，皆三结尽，贪、恚、痴薄，得斯陀含，当受一生，究竟苦边？此那梨迦聚落复有五百优婆塞于此那梨迦聚落命终，三结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佛告诸比丘："汝等随彼命终、彼命终而问者，徒劳耳！非是如来所乐答者。夫生者有死，何足为奇？如来出世及不出世，法性常住。彼如来自知成等正觉，显现演说，分别开示。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苦阴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是苦阴灭。今当为汝说法镜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法镜经？谓圣弟子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难提优婆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圣弟子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为放逸？为不放逸？"

佛告难提："若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我说此等为凡夫数。若圣弟子不成就者，为放逸，非不放逸。

"难提，若圣弟子于佛不坏净成就，而不上求，不于空闲林中，若露地坐，昼夜禅思，精勤修习，胜妙出离，饶益随喜；彼不随喜已，欢喜不生；欢喜不生已，身不猗息；身不猗息已，苦觉则生；苦觉生已，心不得定；心不得定者，是圣弟子名为放逸。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如是，难提，若圣弟子成就于佛不坏净，其心不起知足想；于空闲林中，树下露地，昼夜禅思，精勤方便，能起胜妙出离随喜；随喜已，生欢喜；生欢喜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心则定。若圣弟子心定者，名不放逸。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难提优婆塞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礼佛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释氏难提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圣弟子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是圣弟子为是放逸？为不放逸？”

佛告释氏难提：“若于四不坏净一切时不成就者，我说是等为外凡夫数。释氏难提，若圣弟子放逸、不放逸，今当说，广说如上。”

佛说此经已，释氏难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前三月夏安居竟，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佛缝衣。如来不久作衣竟，当著衣持钵出精舍，人间游行。

时，释氏难提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佛缝衣，如来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钵，人间游行。释氏难提闻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体支解，四方易韵，先所闻法，今悉迷忘。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言：‘如来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钵，人间游行。’是故我今心生大苦，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所知识比丘？”

佛告释氏难提：“汝见佛、若不见佛，若见知识比丘、若不见，汝当随时修习五种欢喜之处。何等为五？汝当随时念如来事：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法事、僧事、自持戒事、自行世事。随时忆念：‘我得己利，我于悭垢众生所，当多修习离悭垢住，修解脱施、舍施、常炽然施、乐于舍，平等惠施，常怀施心。’如是，释氏难提，此五支定若住、若行、若坐、若卧，乃至妻子俱，常当系心此三昧念。”

佛说此经已，释氏难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前三月夏安居。

时，有释氏难提闻佛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前三月结夏安居；闻已，作是念：“我当往彼，并复于彼造作供养众事，供给如来及比丘僧。”即到彼，三月竟，时，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而作是言：“如来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钵，人间游行。”

时，释氏难提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言：“如来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钵，人间游行。”闻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体支解，四方易韵，先所受法，今悉迷忘。我闻世尊人间游行，我何时当复更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

佛告释氏难提：“若见如来、若不见，若见知识比丘、若不见，汝当随时修于六念。何等为六？当念如来、法、僧事、自所持戒、自所行施，及念诸天。”

佛说此经已，释氏难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前三月结夏安居。如前说，差别者：时，有长者名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兄弟二人，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如上难提修多罗广说。

佛说此经已，梨师达多长者及富兰那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前三月结夏安居竟，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

时，有长者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兄弟二人，于鹿径泽中修治田业，闻众多比丘在于食堂，为世尊缝衣，言：“如来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钵，人间游行。”闻已，语一士夫言：“汝今当往诣世尊所，瞻视世尊；若必去者，速来语我。”

时，彼士夫即受教敕，往到一处，见世尊出，即速来还白梨师达多及富兰那：“世尊已来，及诸大众。”

时，梨师达多及富兰那往迎世尊。世尊遥见梨师达多及富兰那随路而来，即出路边，敷尼师坛，正身端坐。梨师达多及富兰那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体支解，四方易韵，所忆念事，今悉迷忘，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世尊今出至拘萨罗，从拘萨罗至伽尸，从伽尸至摩罗，从摩罗至摩竭陀，从摩竭陀至殃伽，从殃伽至修摩，从修摩至分陀罗，从分陀罗至迦陵伽。是故我今极生忧苦，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

佛告梨师达多及富兰那：“汝见如来及不见如来，见诸知识比丘及不见，汝且随时修习六念。何等为六？汝当念如来事，广说乃至念天。然其长者，在家愦挠，在家染著；出家空闲，难可俗人处于非家，一向鲜洁，纯一满净，梵行清白。”

长者白佛：“奇哉！世尊，善说此法：在家愦挠，在家染著；出家空闲，难可俗人处于非家，一向鲜洁，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我是波斯匿王大臣，波斯匿王欲入园观，令我乘于大象，载王第一宫女，一在我前，一在我后，我坐其中。象下坂时，前者抱我项，后者攀我背；象上坂时，后者抱我颈，前者攀我衿。彼诸婇女为娱乐王故，衣缯婇衣，著众妙香，璎珞庄严。我与同游，常护三事：一者、御象，

恐失正道；二、自护心，恐生染著；三、自护持，恐其颠坠。世尊，我于尔时，于王婇女，无一刹那不正思惟。”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能善护心。”

长者白佛：“我在家中所有财物，常与世尊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共受用，不计我所。”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汝拘萨罗国钱财巨富，无有与汝等者，而能于财，不计我所。”

尔时，世尊为彼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间四百岁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岁，兜率陀天寿四千岁。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生地狱、畜生、饿鬼中；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不生地狱、畜生、饿鬼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间八百岁是化乐天上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岁，化乐天寿八千岁。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生地狱、畜生、饿鬼中；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不生地狱、畜生、饿鬼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间千六百岁是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一月，十二月一岁，他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生地狱、畜生、饿鬼中；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不生地狱、畜生、饿鬼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佛说六经，如是异比丘问六经、佛问诸比丘六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若行、若形、若相，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初禅具足住。彼不忆念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然于彼色、受、想、行、识法，作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思惟，于彼法生厌、怖畏、防护；生厌、怖畏、防护已，以甘露门而自饶益，如是寂静，如是胜妙，所谓舍离，余爱尽、无欲、灭尽、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如是知、如是见已，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若不得解脱，以欲法、念法、乐法故，取中般涅槃。若不如是，或生般涅槃；若不如是，或有行般涅槃；若不如是，或无行般涅槃；若不如是，或上流般涅槃；若不如是，或复即以此欲法、念法、乐法功德生大梵天中，或生梵辅天中，或生梵身天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息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第二禅具足住。若不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忆念，而于色、受、想、行、识法思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于此等法心生厌离、怖畏、防护；厌离、防护已，于甘露法界以自饶益。此则寂静，此则胜妙，所谓舍离，一切有余爱尽、无欲、灭尽、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若不解脱，而以彼法——欲法、念法、乐法取中般涅槃；若不尔者，取生般涅槃；若不尔者，取有行般涅槃；若不尔者，取无行般涅槃；若不尔者，取上流般涅槃；若不尔者，彼以欲法、念法、乐法生自性光音天；若不尔者，生无量光天；若不尔者，生少光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离贪喜舍住，正念正智，觉身乐，圣人能说能舍念乐住，第三禅具足住。若不尔者，以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于色、受、想、行、识法思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乃至上流般涅槃；若不尔者，以彼法——欲法、念法、乐法生遍净天；若不尔者，生无量净天；若不尔者，生少净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离苦息乐，前忧喜已灭，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第四禅具足住。若不如

是忆念，而于色、受、想、行、识思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乃至上流般涅槃；若不尔者，或生因性果实天；若不尔者，生福生天；若不尔者，生少福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禅，如是四无色定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风云天作是念：‘我今欲以神力游戏。’如是念时，风云则起。如风云天，如是焰电天、雷震天、雨天、晴天、寒天、热天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说如是，异比丘问佛、佛问诸比丘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于夜暗中，天时小雨，电光焰照。佛告阿难：“汝可以伞盖覆灯持出。”

尊者阿难即受教，以伞盖覆灯，随佛后行。至一处，世尊微笑。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不以无因缘而笑，不审世尊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来不以无因缘而笑，汝今持伞盖覆灯，随我而行；我见梵天亦复如是持伞盖覆灯，随拘邻比丘后行；释提桓因亦复持伞盖覆灯，随摩诃迦葉后行；袟栗帝罗色吒罗天王亦持伞盖覆灯，随舍利弗后行；毗楼勒迦天王亦持伞盖覆灯，随大目揵连后行；毗楼匐叉天王亦持伞盖覆灯，随摩诃拘絺罗后行；毗沙门天王亦持伞盖覆灯，随摩诃劫宾那后行。”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善好调伏众。何等为四？谓比丘调伏、比丘尼调伏、优婆塞调伏、优婆夷调伏，是名四众。”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才辩无畏，多闻通达法，
行法次法向，是则为善众。
比丘持净戒，比丘尼多闻，
优婆塞净信，优婆夷亦然，
是名为善众，如日光自照。
如则善好僧，是则僧中好，
是法令僧好，如日光自照。”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调伏，如是辩、柔和、无畏、多闻、通达法、说法、法次法向、随顺法行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种子。何等为三？有随生子、有胜生子、有下生子。

"何等为随生子？谓子父母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子亦随学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名随生子。

"何等为胜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戒，子则能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戒，是名胜生子。

"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戒，子不能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戒，是名下生子。"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生随及生上，智父之所欲，
生下非所须，以不绍继故。
为人法之子，当作优婆塞，
于佛法僧宝，勤修清净心，
云除月光显，光荣眷属众。"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五戒，如是信、戒、施、闻、慧经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正断。何等为四？一者、断断，二者、律仪断，三者、随护断，四者、修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正断。何等为四？一者、断断，二者、律仪断，三者、随护断，四者、修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断断及律仪，随护与修习，
如此四正断，诸佛之所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正断。何等为四？一者、断断，二者、律仪断，三者、随护断，四者、修断。

“云何为断断？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生欲、方便、精勤、心摄受，是为断断。

“云何律仪断？未起恶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律仪断。

“云何随护断？未起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随护断。

“云何修断？已起善法增益修习，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为修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正断。何等为四？一者、断断，二者、律仪断，三者、随护断，四者、修断。

“云何为断断？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生欲、方便、精勤、心摄受，是为断断。

“云何律仪断？未起恶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律仪断。

“云何随护断？未起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随护断。

“云何修断？已起善法增益修习，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修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断断及律仪，随护与修习，
如此四正断，诸佛之所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正断。何等为四？一者、断断，二者、律仪断，三者、随护断，四者、修断。

“云何断断？若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未起恶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未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摄受；已生善法增益修习，生欲、方便、精勤、摄受，是名断断。

“云何律仪断？若比丘善护眼根，隐密、调伏、进向；如是耳、鼻、舌、身、意根善护、隐密、调伏、进向，是名律仪断。

“云何随护断？若比丘于彼彼真实三昧相善守护持，所谓青瘀相、胀相、脓相、坏相、食不淨相，修习守护，不令退没，是名随护

断。

“云何修断？若比丘修四念处等，是名修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断断律仪断，随护修习断，
此四种正断，正觉之所说。
比丘勤方便，得尽于诸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四念处，如是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道支、四道、四法句、正观修习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人作世间建立，彼一切皆依于地；如是比丘修习禅法，一切皆依不放逸为根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转。比丘不放逸者，能修四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如是比丘能断贪欲、瞋恚、愚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断贪欲、瞋恚、愚痴，如是调伏贪欲、瞋恚、愚痴；贪欲究竟，瞋恚、愚痴究竟，出要、远离、涅槃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百草药木，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如是种种善法，皆依不放逸为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黑沉水香是众香之上；如是种种善法，不放逸最为其上。

“譬如坚固之香，赤栴檀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一切皆不放逸为根本。如是乃至涅槃。

“譬如水陆诸华，优钵罗华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皆不放逸为根本，乃至涅槃。

“譬如陆地生华，摩利沙华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乃至涅槃。

“譬如，比丘，一切畜生迹中，象迹为上；如是一切诸善法，不放逸最为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畜生，师子为第一，所谓畜生主；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屋舍堂阁，以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

“譬如一切阎浮果，唯得阎浮名者，果最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是一切俱毗陀罗树，萨婆耶旨罗俱毗陀罗树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诸山，以须弥山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金，以阎浮提金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衣中，伽尸细氎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色中，以白色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众鸟，以金翅鸟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诸王，转轮圣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天王，四大天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三十三天，以帝释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焰摩天中，以宿焰摩天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兜率陀天，以兜率陀天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化乐天，以善化乐天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他化自在天，以善他化自在天子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梵天，大梵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阎浮提一切众流皆顺趣大海，其大海者最为第一，以容受故；如是一切善法皆顺不放逸。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雨滴皆归大海；如是一切善法皆顺趣不放逸海。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萨罗，阿耨大萨罗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第一。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阎浮提一切河，四大河为第一，谓恒河、新头、搏叉、司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第一。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众星光明，月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第一。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诸大身众生，罗睺阿修罗最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

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诸受五欲者，顶生王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欲界诸神力，天魔波旬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众生，无足、两足、四足、多足，色、无色，想、无想，非想、非无想，如来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所有诸法，有为、无为，离贪欲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诸法众，如来众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所有诸界苦行，梵行圣界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为其根本。如上说，乃至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禅：有禅三昧善，非正受善；有禅正受善，非三昧善；有禅三昧善，亦正受善；有禅非三昧善，非正受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住三昧善，非住正受善；有禅住正受善，非住三昧善；有禅住三昧善，亦住正受善；有禅非住三昧善，亦非住正受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起善，非正受起善；有禅正受起善，非三昧起善；有禅三昧起善，亦正受起善；有禅非三昧起善，亦非正受起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时善，非正受时善；有禅正受时善，非三昧时善；有禅三昧时善，亦正受时善；有禅非三昧时善，亦非正受时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处善，非正受处善；有禅正受处善，非三昧处善；有禅三昧处善，亦正受处善；有禅非三昧处善，亦非正受处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迎善，非正受迎善；有禅正受迎善，非三昧迎善；有禅三昧迎善，亦正受迎善；有禅非三昧迎善，亦非正受迎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念善，非正受念善；有禅正受念善，非三昧念善；有禅三昧念善，亦正受念善；有禅非三昧念善，亦非正受念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念不念善，非正受念不念善；有禅正受念不念善，非三昧念不念善；有禅三昧念不念善，亦正受念不念

善；有禅非三昧念不念善，亦非正受念不念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来善，非正受来善；有禅正受来善，非三昧来善；有禅三昧来善，亦正受来善；有禅非三昧来善，亦非正受来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恶善，非正受恶善；有禅正受恶善，非三昧恶善；有禅三昧恶善，亦正受恶善；有禅非三昧恶善，亦非正受恶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方便善，非正受方便善；有禅正受方便善，非三昧方便善；有禅三昧方便善，亦正受方便善；有禅非三昧方便善，亦非正受方便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止善，非正受止善；有禅正受止善，非三昧止善；有禅三昧止善，亦正受止善；有禅非三昧止善，亦非正受止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举善，非正受举善；有禅正受举善，非三昧举善；有禅三昧举善，亦正受举善；有禅非三昧举善，亦非正受举善。
“复次，四种禅：有禅三昧舍善，非正受舍善；有禅正受舍善，非三昧舍善；有禅三昧舍善，亦正受舍善；有禅非三昧舍善，亦非正受舍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无学三明。何等为三？无学宿命智证通、无学生死智证通、无学漏尽智证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观察知宿命，见天恶趣生，
生死诸漏尽，是则牟尼明。
其心得解脱，一切诸贪爱，
三处悉通达，故说为三明。”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无学三明。何等为三？谓无学宿命智证通、无学生死智证通、无学漏尽智证通。
“云何无学宿命智证通？谓圣弟子知种种宿命事，从一生至百千万亿生，乃至劫数成坏，我及众生宿命所更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受分齐，我及众生于此处死、余处生，于余处死、此处生，有如是行、如是因、如是信，受种种宿命事，皆悉了知，是名宿命智证明。

“云何生死智证明？谓圣弟子天眼净过于人眼，见诸众生死时、生时，善色、恶色，上色、下色，向于恶趣，随业受生如实知；如此众生身恶行成就、口恶行成就、意恶行成就，谤圣人，邪见受邪法因缘故，身坏命终，生恶趣泥犁中；此众生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不谤毁圣人，正见成就，身坏命终，生于善趣天人中，是名生死智证明。

“云何漏尽智证明？谓圣弟子此苦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如实知；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漏尽智证明。”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观察知宿命，见天恶趣生，
生死诸漏尽，是则牟尼明。
知心得解脱，一切诸贪爱，
三处悉通达，故说为三明。”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慰劳，慰劳已，退坐一面，而作是说：“此则婆罗门三明，此则婆罗门三明。”

尔时，世尊告婆罗门言：“云何名为婆罗门三明？”

婆罗门白佛言：“瞿昙，婆罗门父母具相，无诸瑕秽；父母七世相承，无诸讥论；世世相承，常为师长，辩才具足；诵诸经典、物类名字、万物差品、字类分合、历世本末，此五种记，悉皆通达；容色端正。是名，瞿昙，婆罗门三明。”

佛告婆罗门：“我不以名字言说为三明也，贤圣法门说真实三明，谓贤圣知见，贤圣法、律真实三明。”

婆罗门白佛：“云何，瞿昙，贤圣知见，贤圣法、律所说三明？”

佛告婆罗门：“有三种无学三明。何等为三？谓无学宿命智证明、无学生死智证明、无学漏尽智证明，如上经广说。”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一切法无常，持戒寂静禅，
知一切宿命，已生天恶趣。
得断生漏尽，是为牟尼通，
悉知心解脱，一切贪恚痴。
我说是三明，非言语所说。

“婆罗门，是为圣法、律所说三明。”

婆罗门白佛：“瞿昙，是真三明。”
尔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慰劳，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昙，我名信。”
佛告婆罗门：“所谓信者，信增上戒、施、闻、舍、慧，是则为信，非名字是信也。”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面相慰劳，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名增益。”
佛告婆罗门：“所谓增益者，信增益，戒、闻、舍、慧增益，是为增益，非名字为增益也。”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问讯安否，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名等起。”
佛告婆罗门：“夫等起者，谓起于信，起戒、闻、舍、慧，是为等起，非名字为等起也。”
尔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为汝说无为法，及无为道迹。谛听！善思！
“云何无为法？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无为法。
“云何为无为道迹？谓八圣道分，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无为道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无为，如是难见、不动、不屈、不死、无漏、覆荫、洲渚、济渡、依止、拥护、不流转、离炽焰、离烧燃、流通、清凉、微妙、安隐、无病、无所有、涅槃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湖池，广长五十由旬，深亦如是。若有士夫以一毛端滴彼湖水，云何，比丘，彼湖水为多？为士夫毛端一滴水多？”
比丘白佛：“世尊，士夫毛端鲜少耳，湖水无量千万亿倍，不得

为比。”

佛告比丘：“具足见真谛，正见具足。世尊弟子见真谛果，正无间等，彼于尔时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所断诸苦甚多无量，如大湖水，所余之苦如毛端滴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毛端滴水，如是草筹之端滴水亦如是，如湖池水如是，萨罗多吒伽、恒水、耶扶那、萨罗[泳-永＋臾]、伊罗跋提、摩醯大海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内六入处。云何为六？谓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处。于此六法观察忍，名为信行，超升离生，离凡夫地，未得须陀洹果，乃至未命终，要得须陀洹果。若此诸法增上观察忍，名为法行，超升离生，离凡夫地，未得须陀洹果，乃至未命终，要得须陀洹果。若此诸法如实正智观察，三结已尽、已知，谓身见、戒取、疑，是名须陀洹。决定不堕恶趣，定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此等诸法正智观察，不起诸漏，离欲解脱，名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六爱身、六界身、五阴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种种子生，何等为五？谓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枝种子、种种子。此诸种子不断、不破、不腐、不伤、不穿坚，新得地界，不得水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得水界，不得地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要得地界、水界，彼诸种子得生长增广。如是业，烦恼、有、爱、见、慢、无明而生行；若有业而无烦恼、爱、见、无明者，行则灭。”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行，如是识、名色、六入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以我于世间及世间集不如是知者，我终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诸世间，为解脱、为出、为离，离颠倒想，亦不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以我于世间及世间集如实知故，是故我于诸天、世人、魔、

梵、沙门、婆罗门及余众生，为得解脱、为出、为离，心离颠倒，具足住，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世间世间集、世间灭，世间集、世间出，世间集、世间灭、世间味、世间患、世间出，世间集、世间灭、世间出，世间集、世间灭道迹，世间集、世间灭、世间集道迹、世间灭道迹，世间集、世间灭、世间味、世间患、世间出，世间集、世间灭、世间集道迹、世间灭道迹、世间味、世间患、世间出。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爱。何等为三？谓欲爱、色爱、无色爱。为断此三爱故，当求大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求大师，如是次师、教师、广导师、度师、广度师、说师、广说师、随说师、阿阇梨、同伴、真知识之善友、哀愍、慈悲、欲义、欲安、欲乐、欲触、欲通、欲者、精通者、方便者、出者、坚固者、勇猛者、堪能者、摄者、常者、学者、不放逸者、修者、思惟者、忆念者、觉想者、思量者、梵行者、神力者、智者、识者、慧者、分别者、念处、正勤、根、力、觉、道、止观、念身、正思惟求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有漏。何等为三？谓欲有漏、有有漏、无明有漏。为断此三有漏故，当求大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求大师，如是乃至求正思惟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尊者罗睺罗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忆念，于其中间尽诸有漏？”

佛告罗睺罗：“有内六入处。何等为六？谓眼入处，耳、鼻、舌、身、意入处。此等诸法，正智观察，尽诸有漏，正智心善解脱，是名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已舍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眼欲贪断，欲贪断者，是名眼

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未来世成不生法。如眼，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眼生、住、成就显现，苦生、病住、老死显现；如是乃至意亦如是说。若眼灭、息、没，苦则灭、病则息、老死则没；乃至意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眼味著者，则生上烦恼；生上烦恼者，于诸染污心不得离欲，彼障碍亦不得断；乃至意入处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世间所作，皆依于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善法，皆依内六入处而得建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内六入处，如是外六入处，乃至五阴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色、无色，想、无想，非想、非非想，于一切如来最第一，乃至圣戒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世间众生所作，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法有为、无为，离贪欲法最为第一。如是广说，乃至圣戒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诸世间众生，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诸众，如来声闻众最为第一。如是广说，乃至圣戒。”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舍利弗住耆阇崛山中。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舍利弗，与尊者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语尊者舍利弗言："云何，舍利弗，如来有后生死耶？"

舍利弗言："诸外道，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又问："云何，舍利弗，如来无后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诸外道，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又问："舍利弗，如来有后生死、无后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又问："舍利弗，如来非有后生死、非无后生死耶？"

舍利弗答言："诸外道，世尊说言，此是无记。"

诸外道出家又问尊者舍利弗："云何所问如来有后生死、无后生死、有后无后、非有后非无后，一切答言：'世尊说言，此是无记'？云何为上座，如愚如痴，不善不辩，如婴儿无自性智？"作此语已，从座起去。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舍利弗相去不远，各坐树下，昼日禅思。尊者舍利弗知诸外道出家去已，诣尊者摩诃迦葉所，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以向与诸外道出家所论说事，具白尊者摩诃迦葉："尊者摩诃迦葉，何因何缘世尊不记说：'后有生死、后无生死、后有后无、非有非无生死'耶？"

尊者摩诃迦葉语舍利弗言："若说如来后有生死者，是则为色；若说如来无后生死，是则为色；若说如来有后生死、无后生死，是则为色；若说如来非有后、非无后生死，是则为色。如来者，色已尽，心善解脱。言有后生死者，此则不然；无后生死、有后无后、非有后非无后生死，此亦不然。如来者，色已尽，心善解脱，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寂灭涅槃。

"舍利弗，若说如来有后生死者，是则为受、为想、为行、为识、为动、为虑、为虚诳、为有为、为爱，乃至非有非无后有亦如是说。如来者，爱已尽，心善解脱，是故说后有者不然，后无、后有无、后非有非无者不然。如来者，爱已尽，心善解脱，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寂灭涅槃。

"舍利弗，如是因、如是缘，故有问世尊：'如来若有、若无、若有无、若非有非无后生死？'不可记说。"

时，二正士共论议已，各还本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世尊先

为诸声闻少制戒时，多有比丘心乐习学；今多为声闻制戒，而诸比丘少乐习学？”

佛言：“如是，迦葉，命浊、烦恼浊、劫浊、众生浊、见浊，众生善法退减故，大师为诸声闻多制禁戒，少乐习学。

“迦葉，譬如劫欲坏时，真宝未灭，有诸相似伪宝出于世间；伪宝出已，真宝则没。如是，迦葉，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间已，正法则灭。譬如大海中，船载多珍宝，则顿沉没；如来正法则不如是渐渐消灭。如来正法不为地界所坏，不为水、火、风界所坏，乃至恶众生出世，乐行诸恶、欲行诸恶、成就诸恶，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炽然，如来正法于此则没。

“迦葉，有五因缘能令如来正法沉没。何等为五？若比丘于大师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养；于大师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养已，然复依倚而住。若法、若学、若随顺教、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不敬不重，不下意供养，而依止住，是名，迦葉，五因缘故，如来正法于此沉没。

“迦葉，有五因缘令如来法、律不没、不忘、不退。何等为五？若比丘于大师所，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若法、若学、若随顺教、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迦葉，是名五因缘如来法、律不没、不忘、不退。

“是故，迦葉，当如是学：于大师所，当修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若法、若学、若随顺教、若诸梵行大师所赞叹者，恭敬尊重，下意供养，依止而住。”

佛说是经已，尊者摩诃迦葉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来诣佛所，面前问讯慰劳，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闻古昔歌舞戏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说：‘若伎儿于大众中歌舞戏笑，作种种伎，令彼大众欢乐喜笑；以是业缘，身坏命终，生欢喜天。’于此，瞿昙法中所说云何？”

佛告聚落主：“且止！莫问此义。”如是再三，犹请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问汝，随汝意答。古昔此聚落众生不离贪欲、贪欲缚所缚，不离瞋恚、瞋恚缚所缚，不离愚痴、愚痴缚所缚。彼诸伎儿于大众座中，种种歌舞伎乐嬉戏，令彼众人欢乐喜笑。聚落主，当其彼人欢乐喜笑者，岂不增长贪、恚、痴缚耶？”

聚落主白佛言：“如是，瞿昙。”

“聚落主，譬如有人以绳反缚，有人长夜以恶心欲令此人非义饶益，不安不乐，数数以水浇所缚绳，此人被缚岂不转增急耶？”

聚落主言：“如是，瞿昙。”

佛言：“聚落主，古昔众生亦复如是，不离贪欲、瞋恚、痴缚，

缘彼嬉戏欢乐喜笑，更增其缚。”

聚落主言：“实尔，瞿昙，彼诸伎儿令其众生欢乐喜笑，转增贪欲、瞋恚、痴缚；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善趣者，无有是处！”

佛告聚落主：“若言古昔伎儿能令大众欢乐喜笑，以是业缘，生欢喜天者，是则邪见！若邪见者，应生二趣，若地狱趣、若畜生趣。”

说是语时，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悲泣流泪。

尔时，世尊告聚落主：“是故我先三问不答，言聚落主：‘且止！莫问此义。’”

聚落主白佛言：“瞿昙，我不以瞿昙说故而悲泣也。我自念：‘昔来云何为彼愚痴不辨不善诸伎儿辈所见欺诳，言大众中作诸伎乐，乃至生欢喜天？’我今定思：‘云何伎儿歌舞嬉戏生欢喜天？’瞿昙，我从今日，舍彼伎儿恶不善业，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佛言：“善哉！聚落主，此真实要。”

尔时，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随喜，顶礼佛足，欢喜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战斗活聚落主来诣佛所，恭敬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闻古昔战斗活耆年宿士作是言：‘若战斗活，身被重铠，手执利器，将士先锋，堪能方便摧伏怨敌；缘此业报，生箭降伏天。’于瞿昙法中，其义云何？”

佛告战斗活：“且止！莫问此义。”如是再三问，亦再三止之，犹问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问汝，随汝意答。聚落主，于意云何？若战斗活，身被甲胄，为战士先锋，堪能方便摧伏怨敌。此人岂不先起伤害之心，欲摄缚枷锁，斫刺杀害于彼耶？”

聚落主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聚落主：“为战斗活，有三种恶邪，若身、若口、若意；以此三种恶邪因缘，身坏命终，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无有是处！”

佛告聚落主：“若古昔战斗活耆年宿士，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若诸战斗活，身被甲胄，手执利器，命敌先登，堪能方便摧伏怨敌；以是因缘，生箭降伏天’者，是则邪见！邪见之人，应生二处，若地狱趣、若畜生趣。”

说是语时，彼聚落主悲泣流泪！

佛告聚落主：“以是义故，我先再三语汝：‘且止！不为汝说。’”

聚落主白佛言：“我不以瞿昙语故悲泣，我念古昔诸斗战活耆年宿士愚痴，不善不辨，长夜欺诳，作如是言：‘若战斗活，身被甲胄，手执利器，命敌先登，乃至得生箭降伏天。’是故悲泣。我今定思：‘诸战斗活，恶业因缘，身坏命终，生箭降伏天者，无有是

处！’瞿昙，我从今日舍诸恶业，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实要！”
时，战斗活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调马聚落主来诣佛所，恭敬问讯，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告调马聚落主：“调伏马者，有几种法？”
聚落主答言：“瞿昙，有三种法。何等为三？谓：一者、柔软，二者、刚强，三者、柔软刚强。”
佛告聚落主：“若以三种法，马犹不调，当如之何？”
聚落主言：“便当杀之！”
聚落主白佛言：“瞿昙，无上调御丈夫者，当以几种法调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法调御丈夫。何等为三？一者、柔软，二者、刚强，三者、柔软刚强。”
聚落主白佛：“瞿昙，若三种调御丈夫，犹不调者，当如之何？”
佛言：“聚落主，三事调伏犹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我法有所屈辱！”
调马聚落主白佛言：“瞿昙法中，杀生者不净。瞿昙法中不应杀，而今说言：‘不调伏者，亦当杀之！’”
佛告聚落主：“如汝所言：‘如来法中，杀生者不净。如来不应有杀。’聚落主，然我以三种法调御丈夫，彼不调者，不复与语，不复教授，不复教诫。聚落主，若如来调御丈夫，不复与语，不复教授，不复教诫，岂非杀耶？”
调马聚落主白佛言：“瞿昙，若调御丈夫不复与语，不复教授，不复教诫，真为杀也。是故我从今日舍诸恶业，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实要！”
佛说此经已，调马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凶恶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不修何等法故，于他生瞋恚；生瞋恚故，口说恶言，他为其作恶性名字？”
佛告聚落主：“不修正见故，于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说恶言，他为其作恶性名字。不修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于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说恶言，他为其作恶性名字。”
复问：“世尊，修习何法，于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说善言，他为其作贤善名字？”

佛告聚落主："修正见故，于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说善言，他为其作贤善名字。修习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于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说善言，他为其作贤善名字。"

凶恶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此言。我不修正见故，于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说恶言，他为我作恶性名字。我不修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于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说恶言，他为我作恶性名字。是故，我今当舍瞋恚、刚强、粗涩。"

佛告聚落主："此真实要！"

佛说此经已，凶恶聚落主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摩尼珠髻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先日国王集诸大臣，共论议言：'云何沙门释子比丘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为净耶？为不净耶？'其中有言：'沙门释子应受畜金银宝物。'又复有言：'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世尊，彼言沙门释子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为从佛闻？为自出意说？作是语者，为随顺法？为不随顺？为真实说？为虚妄说？如是说者，得不堕于呵责处耶？"

佛告聚落主："此则妄说，非真实说、非是法说、非随顺说，堕呵责处。所以者何？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不清净故；若自为己受畜金银宝物者，非沙门法、非释种子法。"

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沙门释子受畜金银宝物者，非沙门法，非释种子法，此真实说！世尊，作是说者，增长胜妙，我亦作是说：'沙门释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

佛告聚落主："若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珍宝清净者，五欲功德悉应清净！"

摩尼珠髻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告尊者阿难："若诸比丘依止迦兰陀竹园住者，悉呼令集于食堂。"

时，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周遍宣令依止迦兰陀竹园比丘集于食堂。比丘集已，往白世尊："诸比丘已集食堂，惟世尊知时！"

尔时，世尊往诣食堂，大众前坐，坐已，告诸比丘："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来诣我所，作如是言：'先日国王集诸大臣，作如是论议：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为清净不？其中有言清净者，有言不清净者。今问世尊，言清净者，为从佛闻？为自妄说？'如上广说。彼摩尼珠髻聚落主闻我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诸比丘，国王、大臣共集论议，彼摩尼珠髻聚落主于大众前师子吼说：'沙门释种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诸比丘，汝等从今日须木索木、须草索草、须车索车、须作人索作人，慎勿为己受取金银种种宝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时，有王顶聚落主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告王顶聚落主："今者众生依于二边。何等为二？一者、乐著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五欲；二者、自苦方便，不正、非义饶益。

"聚落主，有三种乐受欲乐，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有三种自苦方便，不正、非义饶益。聚落主，何等为三种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乐受欲乐？有受欲者，非法滥取，不以安乐自供，不供养父母、给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属、朋友、知识，亦不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仰求胜处安乐果报、未来生天，是名世间第一受欲。复次，聚落主，受欲乐者，以法、非法滥取财物，以乐自供，供养父母，给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属、朋友、知识，而不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仰求胜处安乐果报、未来生天，是名第二受欲乐者。复次，聚落主，有受欲乐者，以法求财，不以滥取，以乐自供，供养父母，给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属、知识，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仰求胜处安乐果报，未来生天，是名第三受欲乐者。

"聚落主，我不一向说受欲平等，我说受欲者其人卑下，我说受欲者是其中人，我说受欲者是其胜人。何等为卑下受欲者？谓非法滥取，乃至不仰求胜处安乐果报、未来生天，是名我说卑下者受欲。何等为中人受欲？谓受欲者以法、非法而求财物，乃至不求未来生天，是名我说第二中人受欲。何等为我说胜人受欲？谓彼以法求财，乃至未来生天，是名我说第三胜人受欲。

"何等为三种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义饶益？有一自苦枯槁活，初始犯戒、污戒，彼修种种苦行，精勤方便住处住，彼不能现法得离炽然、过人法、胜妙知见安乐住。聚落主，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复次，自苦方便枯槁活，始不犯戒、污戒，而修种种苦行，亦不由此现法得离炽然、过人法、胜妙知见安乐住，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复次，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然修种种苦行方便，亦不能现法离炽然、得过人法、胜妙知见安乐住，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

"聚落主，我不说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悉等，我说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有说自苦方便是中人，有说自苦方便是胜人。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若彼自苦方便，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是名我说自苦方便卑劣人。何等为自苦方便中人？若彼自苦方便，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是名我说自苦方便中间人。何等为自苦方便胜人？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是名我说自苦方便胜人。聚落主，是名三种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义饶益。

"聚落主，有道有迹，不向三种受欲随顺方便，卑下、田舍、常

人凡夫；不向三种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义饶益。聚落主，何等为道，何等为迹，不向三种受欲、三种自苦方便？聚落主，为欲贪障礙故，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现法后世得斯罪报，心法忧苦；瞋恚、痴所障，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现法后世得斯罪报，心法忧苦。若离贪障，不欲方便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不现法后世受斯罪报，彼心、心法常受喜乐；如是离瞋恚、愚痴障礙，不欲自害，不欲害他、自他俱害，不现法后世受斯罪报，彼心、心法常受安乐，于现法中，远离炽然，不待时节，亲近涅槃，即此身现缘自觉知。聚落主，如此现法永离炽然，不待时节，亲近涅槃，即此现身缘自觉知者，为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

当其世尊说是法时，王顶聚落主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王顶聚落主见法、得法、知法、深入于法，度疑不由于他，于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我今已度。世尊，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从今尽寿，为优婆塞。”

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力士人间游行，到郁鞞罗住处鹦鹉阎浮林。

时，有揭昙聚落主闻沙门瞿昙在力士人间游行，至郁鞞罗聚落鹦鹉阎浮林，说现法苦集、苦没。“我当往诣彼沙门瞿昙，若我诣沙门瞿昙者，彼必为我说现法苦集、苦没。”即往彼郁鞞罗聚落，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闻世尊常为人说现法苦集、苦没。善哉！世尊，为我说现法苦集、苦没。”

佛告聚落主：“我若说过去法苦集、苦没者，知汝于彼为信、为不信，为欲、不欲，为念、不念，为乐、不乐，汝今苦不？我若说未来苦集、苦没者，知汝于彼为信、不信，为欲、不欲，为念、不念，为乐、不乐，汝今苦不？我今于此说现法苦集、苦没。聚落主，若众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缘而苦生。”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极略说法，不广分别，我所不解。善哉！世尊，惟愿广说，令我等解。”

佛告聚落主：“我今问汝，随汝意说。聚落主，于意云何？若众生于此郁鞞罗聚落住者，是若缚、若打、若责、若杀，汝心当起忧、悲、恼苦不？”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亦不一向。若诸众生于此郁鞞罗聚落住者，于我有欲、有贪、有爱、有念、相习近者，彼遭若缚、若打、若责、若杀，我则生忧、悲、恼苦。若彼众生所无欲、贪、爱、念、相习近者，彼遭缚、打、责、杀，我何为横生忧、悲恼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当知：众生种种苦生，彼一切皆以欲为本，欲生、欲习、欲起、欲因、欲缘而生众苦。聚落主，于意云何？汝依

父母不相见者，则生欲、贪、爱、念不？”

聚落主言：“不也，世尊。”

“聚落主，于意云何？若见、若闻彼依父母，当起欲、爱、念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

复问：“聚落主，于意云何？彼依父母，若无常变异者，当起忧、悲、恼苦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若依父母无常变异者，我或邻死，岂唯忧、悲、恼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当知：若诸众生所有苦生，一切皆以爱欲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缘而生苦。”

聚落主言：“奇哉！世尊，善说如此依父母譬。我有依父母，居在异处，我日日遣信问其安否；使未时还，我以忧苦，况复无常，而无忧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我说，其诸众生所有忧苦，一切皆以欲为根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缘而生忧苦。”

佛告聚落主：“若有四爱念无常变异者，则四忧苦生；若三、二，若一爱念无常变异者，则一忧苦生。聚落主，若都无爱念者，则无忧苦尘劳。”

即说偈言：

“若无世间爱念者，则无忧苦尘劳患，
一切忧苦消灭尽，犹如莲华不著水。”

当其世尊说是法时，揭昙聚落主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深入于法，度诸狐疑不由于他、不由他度，于正法、律得无所畏；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以超越。我从今日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尽其寿命，为优婆塞，唯忆持我！”

佛说此经已，揭昙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千优婆塞、五百乞残食人，从城至城，从聚落至聚落，人间游行，至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时，有刀师氏聚落主是尼揵弟子，诣尼揵所，礼尼揵足，退坐一面。

尔时，尼揵语刀师氏聚落主：“汝能共沙门瞿昙作蒺藜论，令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耶？”

聚落主言：“阿梨，我立何等论为蒺藜论，令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尼揵语聚落主言：“汝往诣沙门瞿昙所，作是问：‘瞿昙，常愿欲令诸家福利具足增长，作如是愿、如是说不？’若答汝言不者，汝当问

言：‘沙门瞿昙，与凡愚夫有何等异？’若言有愿有说者，当复问言：‘沙门瞿昙，若有如是愿、如是说者，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比丘、千优婆塞、五百乞残食人，从城至城，从村至村，捐费世间；如大雨雹，雨已，乃是减损，非增益也。瞿昙所说，殊不相应，不类不似，前后相违。’如是，聚落主，是名蒺藜论，令彼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尔时，刀师氏聚落主受尼揵劝教已，诣佛所恭敬问讯，恭敬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昙，常欲愿令诸家福利增长不？”

佛告聚落主：“如来长夜欲令诸家福利增长，亦常作是说。”

聚落主言：“若如是者，云何，瞿昙，于饥馑世人间乞食，将诸大众乃至不似不类，前后相违？”

佛告聚落主：“我忆九十一劫以来，不见一人施一比丘，有尽有减。聚落主，汝观今日有人家大富，多钱财、多眷属、多仆从，当知其家长夜好施，真实寂止，故致斯福利。聚落主，有八因缘，令人损减福利不增。何等为八？王所逼、贼所劫、火所焚、水所漂、藏自消减、抵债不还、怨憎残破、恶子费用。有是八种为钱财难聚。聚落主，我说无常为第九句。如是，聚落主，汝舍九因九缘，而言沙门瞿昙破坏他家，不舍恶言，不舍恶见，如铁枪投水，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时，刀师氏聚落主心生恐怖，身毛皆竖，白佛言：“世尊，我今悔过！如愚如痴，不善不辩，于瞿昙所不实欺诳，虚说妄语。”

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

时，有刀师氏聚落主，先是尼揵弟子，诣尼揵所，礼尼揵足，退坐一面。

尔时，尼揵语聚落主：“汝能共沙门瞿昙作蒺藜论，令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聚落主白尼揵：“阿梨，何等为蒺藜论，令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耶？”

尼揵语聚落主：“汝往沙门瞿昙所，作如是言：‘瞿昙，不常欲安慰一切众生，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耶？’若言不者，应语言：‘瞿昙与凡愚夫有何等异？’若言常欲安慰一切众生，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者，复应问言：‘若欲安慰一切众生者，以何等故，或为一种人说法？或不为一种人说法？’作如是问者，是名蒺藜论，令彼沙门瞿昙不得语、不得不语。”

尔时，聚落主受尼揵劝进已，往诣佛所，恭敬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岂不欲常安慰一切众生，叹说安慰一切众生？”

佛告聚落主：“如来长夜慈愍安慰一切众生，亦常叹说安慰一切众生。”

聚落主白佛言："若然者，如来何故为一种人说法？又复不为一种人说法？"

佛告聚落主："我今问汝，随意答我。聚落主，譬如有三种田，有一种田沃壤肥泽，第二田中，第三田堉薄，云何，聚落主，彼田主先于何田耕治下种？"

聚落主言："瞿昙，于最沃壤肥泽者，先耕下种。"

"聚落主，复于何田次耕下种？"

聚落主言："瞿昙，当于中田次耕下种。"

佛告聚落主："复于何田次耕下种？"

聚落主言："当于最下堉薄之田，次耕下种。"

佛告聚落主："何故如是？"

聚落主言："不欲废田存种而已。"

佛告聚落主："我亦如是，如彼沃壤肥泽田者，我诸比丘、比丘尼亦复如是。我常为彼演说正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彼闻法已，依于我舍、我洲、我覆、我荫、我趣，常以净眼，观我而住，作如是念：'佛所说法，我悉受持，令我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聚落主，如彼中田者，我弟子优婆塞、优婆夷亦复如是。我亦为彼演说正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彼闻法已，依于我舍、我洲、我覆、我荫、我趣，常以净眼，观察我住，作如是念：'世尊说法，我悉受持，令我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聚落主，如彼田家最下田者，如是我为诸外道异学尼揵子辈，亦为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然于彼等少闻法者，亦为其说；多闻法者，亦为其说。然其彼众于我善说法中，得一句法，知其义者，亦复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时，聚落主白佛："甚奇！世尊，善说如是三种田譬。"

佛告聚落主："汝听我更说譬类。譬如士夫有三水器：第一器不穿不坏，亦不津漏；第二器不穿不坏，而有津漏；第三器者，穿坏津漏。云何，聚落主，彼士夫三种器中，常持净水著何等器中？"

聚落主言："瞿昙，当以不穿不坏、不漏津者，先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次复应以何器盛水？"

聚落主言："瞿昙，当持彼器不穿不坏而津漏者，次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彼器满已，复以何器为后盛水？"

聚落主言："以穿坏津漏之器最后盛水。所以者何？须臾之间，供小用故。"

佛告聚落主："如彼士夫不穿不坏、不津漏器，诸弟子比丘、比丘尼亦复如是。我常为彼演说正法，乃至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如第二器不穿不坏而津漏者，我诸弟子优婆塞、优婆夷亦复如是。我

常为彼演说正法，乃至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如第三器穿坏津漏者，外道异学诸尼揵辈亦复如是。我亦为彼演说正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多亦为说，少亦为说。彼若于我说一句法，知其义者，亦得长夜安隐乐住。”

时，刀师氏聚落主闻佛所说，心大恐怖，身毛皆竖，前礼佛足悔过：“世尊，如愚如痴，不善不辩，于世尊所不谛真实，虚伪妄说！”

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

时，有刀师氏聚落主尼揵弟子，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聚落主：“欲何所论？尼揵若提子为何所说？”

聚落主言：“彼尼揵若提子说：‘杀生者，一切皆堕泥犁中，以多行故，则将至彼；如是盗、邪淫、妄语皆堕泥犁中，以多行故，则将至彼。’”

佛告聚落主：“若如尼揵若提子说杀生者堕泥犁中，以多行故，而往生彼者，则无有众生堕泥犁中。聚落主，于意云何？何等众生于一切时有心杀生？复于何时有心不杀生？乃至何时有心妄语？何时有心不妄语？”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人于昼夜，少时有心杀生，乃至少时有心妄语；而多时不有心杀生，乃至妄语。”

佛告聚落主：“若如是者，岂非无有人堕于泥犁中耶？如尼揵所说：有人杀生者，一切堕泥犁中，多习行者将往生彼，乃至妄语亦复如是。聚落主，彼大师出兴于世，觉想筹量，入觉想地住。于凡夫地自辩所说，随意筹量，为诸弟子作如是说法，言杀生者，一切皆堕泥犁中，多习行将往生彼，乃至妄语亦复如是。彼诸弟子若信其说，言：‘我大师知其所知，见其所见，能为弟子作如是说：若杀生者，一切皆堕泥犁中，多习行故，将往生彼。我本有心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当堕泥犁中。’得如是见，乃至不舍此见，不厌彼业，不觉彼悔，于未来世，不舍杀生，乃至不舍妄语，彼意解脱不满足，慧解脱亦不满足。意解脱不满足、慧解脱不满足故，则为谤圣邪见；邪见因缘故，身坏命终，生恶趣泥犁中。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缘众生烦恼，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

“聚落主，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常为众生呵责杀生，赞叹不杀；呵责偷盗、邪淫、妄语，赞叹不盗、不淫、不妄语。常以此法，化诸声闻，令念乐信重，言：‘我大师知其所知，见其所见，呵责杀生，赞叹不杀，乃至呵责妄语，赞叹不妄语。我从昔来，以愚痴无慧，有心杀生。我缘是故，今自悔责。虽不能令彼业不为，且因此悔责故，于未来世，得离杀生，乃至得离盗、淫、妄语，亦得满足正意

解脱，满足慧解脱。意解脱、慧解脱满足已，得不谤贤圣，正见成就；正见因缘故，得生善趣天上。’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清净。

“聚落主，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随时昼夜观察所起少有心杀生，多有心不杀生。若于有心杀生，当自悔责，不是不类。若不有心杀生，无怨无憎，心生随喜；随喜已，欢喜生；欢喜已，心猗息；心猗息已，心受乐；受乐已，则心定；心定已，圣弟子心与慈俱，无怨无嫉，无有瞋恚，广大无量，满于一方，正受住。二方、三方，乃至四方、四维、上下、一切世间，心与慈俱，无怨无嫉，无有瞋恚，广大无量，善修习，充满诸方，具足正受住。”

尔时，世尊以爪甲抄少土，语刀师氏聚落主言：“云何，聚落主，我爪甲土多？大地为多？”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爪甲土少少耳，大地土无量无数。”

佛告聚落主：“如甲上之土甚少，大地之土其数无量。如是心与慈俱，修习多修习，诸有量业者，如甲上土，不能将去，不能令住。如是偷盗对以悲心，邪淫对以喜心，妄语对以舍心，不得为比。”

说是语时，刀师氏聚落主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聚落主见法、得法、觉法、知法、深入于法，离诸狐疑不由于他、不随于他，于正法、律得无所畏；从座起，整衣服，右膝著地，合掌白佛：“我已度，世尊。已越，世尊。我今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尽其寿命，为优婆塞。世尊，譬如士夫欲求灯明，取其马尾，以为灯炷，欲吹令燃，终不得明，徒自疲劳，灯竟不燃。我亦如是，欲求明智，于诸愚痴尼揵子所，愚痴习近，愚痴和合，愚痴奉事，徒自劳苦，不得明智。是故我今重归依佛、归法、归僧。从今以去，于彼尼揵愚痴不善不辩者所，少信、少敬、少爱、少念，于今远离。是故，我今第三归佛、归法、归僧，乃至尽寿，为优婆塞，自净其心。”

时，刀师氏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有三种调马。何等为三种？有马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体不具足，有马色具足、捷疾具足、形体不具足，有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如是有三种调士夫相。何等为三？有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体不具足，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不具足，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比丘，何等为不调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体不具足？有士夫于此苦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如实知，如是观者三结断：身见、戒取、疑。此三结断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是名捷疾具足。何等为非色具足？若有问阿毗昙、律，不能以具足句味，次第随顺，具足解说，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形体不具足？非大德名闻，感致衣被、饮食、床

卧、汤药、众具。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体不具足。

“何等为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不具足？谓士夫此苦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如实知，乃至究竟苦边，是捷疾具足。何等为色具足？若问阿毗昙、律，乃至能为解说，是名色具足。何等为形体不具足？非大德名闻，不能感致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不具足。

“何等为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谓士夫此苦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如实知，乃至究竟苦边，是名捷疾具足。何等为色具足？若问阿毗昙、律，乃至能解说，是名色具足。何等为形体具足？大德名闻，乃至卧具、汤药，是名形体具足。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有三种良马。何等为三？有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于正法、律有三种善男子。何等为三？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证具足。

“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谓善男子苦圣谛如实知，苦集圣谛如实知，苦灭圣谛如实知，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作如是知、如是见已，断五下分结，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此五下分结已，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复还生此世，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云何色不具足？若问阿毗昙、律，不能解了句味，次第顺便，决定解说，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形体不具足？谓非名闻大德，能感财利供养、衣被、饮食、随病汤药。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

“何等为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复还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云何色具足？若有问阿毗昙、律，能以次第句味，随顺决定，而为解说，是名色具足。云何非形体具足？谓非名闻大德，能感财利供养、衣被、饮食、随病汤药。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

“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复还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何等为色具足？若有问阿毗昙、毗尼，乃至而为解说，是名色具足。何等为形体具足？谓名闻大德能感财利，乃至汤药、众具，是名形体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三种良马。何等为三？谓有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如是于此法、律有三种善男子。何等为三？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如实知，此苦灭圣谛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如是知、如是见已，欲有漏心解脱、有有漏心解脱、无明有漏心解脱：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捷疾具足。云何非色具足？若有问阿毗昙、律，乃至不能为决定解说，是名色不具足。何等非形体具足？谓非名闻大德，乃至不感汤药、众具，是名形体不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体具足。

"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乃至不受后有，是名捷疾具足。云何色具足？谓若有问阿毗昙、毗尼，乃至能为决定解说，是名色具足。何等为非形体具足？谓非名闻大德，乃至不能感汤药、众具。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体具足。

"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乃至不受后有，是名捷疾具足。何等为色具足？谓善男子若有问阿毗昙、毗尼，乃至能为决定解说，是名色具足。何等为形体具足？谓善男子名闻大德，乃至能感汤药、众具，是名形体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体具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三种良马，王所服乘。何等为三？谓良马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如是于正法、律有三种善男子，世所奉事、供养、恭敬，为无上福田。何等为三？谓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何等为色具足？谓善男子住于净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见微细罪，能生怖畏，受持学戒，是名色具足。

"何等力具足？已生恶不善法令断，生欲、精勤方便，摄受增长；未生恶不善法不起，生欲、精勤方便，摄受增长。未生善法令起，生欲、精勤方便，摄受增长；已生善法住不忘失，生欲、精勤方便，摄受增长，是名力具足。

“何等为捷疾具足？谓此苦圣谛如实知，乃至得阿罗汉，不受后有，是名捷疾具足。是名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良马，四能具足，当知是良马，王所服乘。何等为四？所谓贤善、捷疾、堪能、调柔。如是善男子四德成就，世所宗重，承事供养，为无上福田。何等为四？谓善男子成就无学戒身、无学定身、无学慧身、无学解脱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四种良马，有良马驾以平乘，顾其鞭影驰駃，善能观察御者形势，迟速左右，随御者心，是名，比丘，世间良马第一之德。复次，比丘，世间良马不能顾影而自惊察，然以鞭杖触其毛尾则能惊速察御者心，迟速左右，是名世间第二良马。复次，比丘，若世间良马不能顾影，及触皮毛能随人心，而以鞭杖小侵皮肉则能惊察，随御者心，迟速左右，是名，比丘，第三良马。复次，比丘，世间良马不能顾其鞭影，及触皮毛，小侵肤肉，乃以铁锥刺身，彻肤伤骨，然后方惊，牵车著路，随御者心，迟速左右，是名世间第四良马。

“如是于正法、律有四种善男子。何等为四？谓善男子闻他聚落有男子、女人疾病困苦，乃至死，闻已，能生恐怖，依正思惟，如彼良马顾影则调，是名第一善男子于正法、律能自调伏。

“复次，善男子不能闻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能生怖畏，依正思惟；见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则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马触其毛尾，能速调伏，随御者心，是名第二善男子于正法、律能自调伏。

“复次，善男子不能闻、见他聚落中男子、女人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见聚落、城邑有善知识及所亲近老、病、死苦，则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马，触其肤肉，然后调伏，随御者心，是名第三善男子于圣法、律而自调伏。

“复次，善男子不能闻、见他聚落中男子、女人及所亲近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于自身老、病、死苦能生厌怖，依正思惟，如彼良马侵肌彻骨，然后乃调，随御者心，是名第四善男子于圣法、律能自调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调马师名曰只尸，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我观世间甚为轻贱，犹如群羊。世尊，唯我堪能调马；狂逸恶马，我作方便，须臾令彼态病悉现，随其态病，方便调伏。"

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于马？"

马师白佛："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一者、柔软，二者、粗涩，三者、柔软粗涩。"

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

马师白佛："遂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调马师白佛："世尊是无上调御丈夫，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种方便调御丈夫。何等为三？一者、一向软柔，二者、一向粗涩，三者、柔软粗涩。"

佛告聚落主："所谓一向柔软者，如所说：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报，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报，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为柔软。粗涩者，如所说：是身恶行，是身恶行报，是口、意恶行，是口、意恶行报，是名地狱，是名畜生，是名饿鬼，是名恶趣，是名堕恶趣，是名如来粗涩教也。彼柔软粗涩俱者，谓如来有时说身善行，有时说身善行报，有时说口、意善行，有时说口、意善行报；有时说身恶行，有时说身恶行报，有时说口、意恶行，有时说口、意恶行报；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狱，如是名畜生、饿鬼，如是名恶趣，如是堕恶趣，是名如来柔软粗涩教。"

调马师白佛："世尊，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有不调者，当如之何？"

佛告聚落主："亦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调马师白佛言："若杀生者，于世尊法为不清净，世尊法中亦不杀生，而今言杀，其义云何？"

佛告聚落主："如是！如是！如来法中杀生不清净，如来法中亦不杀生；然如来法中以三种教授不调伏者，不复与语、不教、不诫。聚落主，于意云何？如来法中不复与语、不教、不诫，岂非死耶？"

调马师白佛："实尔，世尊，不复与语，永不教诫，真为死也。世尊，以是之故，我从今日离诸恶不善业。"

佛告聚落主："善哉所说！"

时，调马师聚落主只尸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马有八态。何等为八？谓恶马临驾车时，后脚踏人，前脚跪地，奋头啮人，是名世间马第一态。复次，恶马就驾车时，低头振轭，是名世间恶马第二之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车时，下道而去，或复偏厉车，令其翻覆，是名第三之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车时，仰头却行，是名世间恶马第四之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车时，小得鞭杖，或断缰折勒，纵横驰走，是名第五之

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车时，举前两足，而作人立，是名第六之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之时，加之鞭杖，安住不动，是名第七之态。复次，世间恶马就驾之时，丛聚四脚，伏地不起，是名第八之态。

“如是，世间恶丈夫于正法、律有八种过。何等为八？若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罪而发举时，彼则瞋恚，反呵责彼言：‘汝愚痴，不辩不善，他立举汝，汝云何举我？’如彼恶马后脚双踏，前脚跪地，断鞅折轭，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一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反出他罪，犹如恶马怒项折轭，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二之过。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不以正答，横说余事，瞋恚骄慢，隐覆嫌恨，不忍，无所由作，如彼恶马不由正路，令车翻覆，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三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令其忆念，而作是言：‘我不忆念！’抵突不伏，如彼恶马却缩转退，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四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轻蔑不数其人，亦不数僧，摄持衣钵，随意而去，如彼恶马加以鞭杖，纵横驰走，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五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自处高床，与诸上座共诤曲直，如彼恶马双脚人立，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六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默然不应，以恼大众，如彼恶马加其鞭杖，兀然不动，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七之过。

“复次，比丘，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则便舍戒，自生退没，到于寺门，而作是言：‘汝默然快喜安住，我自舍戒退没。’如彼恶马丛聚四足，伏地不动，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八之过。是名比丘于正法、律有八种丈夫过恶。”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间良马有八种德成就者，随人所欲，取道多少。何等为八？生于良马乡，是名良马第一之德。复次，体性温良，不惊恐人，是名良马第二之德。复次，良马不择饮食，是名良马第三之德。复次，良马厌恶不净，择地而卧，是名良马第四之德。复次，良马诸情态速为调马者现，马师调习，速舍其态，是名良马第五之德。复次，良马安于驾乘，不顾余马，随其轻重，能尽其力，是名良马第六之德。复次，良马常随正路，不随非道，是名良马第七之德。复次，良马若病、若老，勉力驾乘，不厌不倦，是名良马第八之德。

“如是，丈夫于正法、律八德成就，当知是贤士夫。何等为八？谓贤士夫住于正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见微细罪，能生

怖畏，受持学戒，是名丈夫于正法、律第一之德。
“复次，丈夫性自贤善，善调善住，不恼、不怖诸梵行者，是名丈夫第二之德。
“复次，丈夫次行乞食，随其所得，若粗若细，其心平等，不嫌不著，是名丈夫第三之德。
“复次，丈夫心生厌离于身恶业，口、意恶业，恶不善法及诸烦恼，重受诸有炽然苦报，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增其厌离，是名丈夫第四之德。
“复次，丈夫若有沙门过，谄曲不实，速告大师及善知识，大师说法则时除断，是名丈夫第五之德。
“复次，丈夫学心具足，作如是念：‘设使余人学以不学，我悉当学。’是名丈夫第六之德。
“复次，丈夫行八正道，不行非道，是名丈夫第七之德。复次，丈夫乃至尽寿，精勤方便，不厌不倦，是名丈夫第八之德。如是丈夫八德成就，随其行地，能速升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
尔时，世尊告诜陀迦旃延：“当修真实禅，莫习强良禅！如强良马，系槽枥上，彼马不念：‘我所应作，所不应作。’但念谷草。如是，丈夫于贪欲缠多所修习故，彼以贪欲心思惟，于出离道不如实知，心常驰骋，随贪欲缠而求正受；瞋恚、睡眠、掉悔、疑多修习故，于出离道不如实知，以疑盖心思惟，以求正受。
“诜陀，若真生马系槽枥上，不念水草，但作是念，驾乘之事。如是，丈夫不念贪欲缠，住于出离如实知，不以贪欲缠而求正受，亦不瞋恚、睡眠、掉悔、疑缠，多住于出离；瞋恚、睡眠、掉悔、疑缠如实知，不以疑缠而求正受。
“如是，诜陀，比丘如是禅者，不依地修禅，不依水、火、风、空、识、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禅；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见、闻、觉、识，非得非求，非随觉，非随观而修禅。诜陀，比丘如是修禅者，诸天主、伊湿波罗、波阇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

“南无大士夫，南无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禅定？”

尔时，有尊者跋迦利住于佛后，执扇扇佛。时，跋迦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云何入禅，而不依地、水、火、风，乃至觉观，而修禅定？云何比丘禅，诸天主、伊湿波罗、波阇波提合掌恭敬，稽首作礼而说偈言：

“南无大士夫，南无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禅定？”

佛告跋迦利：“比丘于地想能伏地想，于水、火、风想，无量空入处想、识入处想、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想，此世他世，日、月、见、闻、觉、识，若得若求，若觉若观，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禅者，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觉、观而修禅。跋迦利，比丘如是禅者，诸天主、伊湿波罗、波阇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

“南无大士夫，南无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禅？”

佛说此经时，诜陀迦旃延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跋迦利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跋迦利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释种名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优婆塞？”

佛告摩诃男：“在家清白修习净住，男相成就，作是说言：‘我今尽寿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证知我！’是名优婆塞。”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优婆塞信具足？”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者，于如来所正信为本，坚固难动，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余世间所不能坏。摩诃男，是名优婆塞信具足。”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戒具足？”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离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饮酒，不乐作。摩诃男，是名优婆塞戒具足。”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闻具足？”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闻具足者，闻则能持，闻则积集，若佛所说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悉能受持。摩诃男，是名优婆塞闻具足。”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舍具足？”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舍具足者，为悭垢所缠者，心离悭垢，住于非家，修解脱施、勤施、常施，乐舍财物，平等布施。摩诃男，是名优婆塞舍具足。”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智慧具足？”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智慧具足者，谓此苦如实知，此苦集如实知，此苦灭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如实知。摩诃男，是名优婆塞智慧具足。”

尔时，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与五百优婆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者，在家净住，乃至尽寿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我！"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须陀洹？"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须陀洹者，三结已断已知，谓身见、戒取、疑。摩诃男，是名优婆塞须陀洹。"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斯陀含？"

佛告摩诃男："谓优婆塞三结已断已知，贪、恚、痴薄。摩诃男，是名优婆塞斯陀含。"

摩诃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阿那含？"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阿那含者，五下分结已断已知，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摩诃男，是名优婆塞阿那含。"

时，摩诃男释氏顾视五百优婆塞，而作是言："奇哉！诸优婆塞，在家清白，乃得如是深妙功德。"

时，摩诃男优婆塞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

佛告摩诃男："优婆塞者，在家清白，乃至尽寿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我！"

摩诃男白佛："世尊，云何为满足一切优婆塞事？"

佛告摩诃男："若优婆塞有信无戒，是则不具，当勤方便，具足净戒。具足信、戒而不施者，是则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修习布施，令其具足满。信、戒、施满，不能随时往诣沙门，听受正法，是则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随时往诣塔寺，见诸沙门，不一心听受正法，是不具足。信、戒、施、闻修习满足，闻已不持，是不具足；以不具足故，精勤方便，随时往诣沙门，专心听法，闻则能持。不能观察诸法深义，是不具足；不具足故，精勤方便，信、戒、施、闻，闻则能持；持已，观察甚深妙义，而不随顺知法次法向，是则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信、戒、施、闻，受持观察，了达深义，随顺行法次法向。摩诃男，是名满足一切种优婆塞事。"

摩诃男白佛："世尊，云何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佛告摩诃男："若优婆塞能自立戒，不能令他立于正戒；自持净戒，不能令他持戒具足；自行布施，不能以施建立于他；自诣塔寺见诸沙门，不能劝他令诣塔寺往见沙门；自专听法，不能劝人乐听正

法；闻法自持，不能令他受持正法；自能观察甚深妙义，不能劝人令观深义；自知深法能随顺行法次法向，不能劝人令随顺行法次法向。摩诃男，如是八法成就者，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摩诃男白佛：“世尊，优婆塞成就几法自安安他？”

佛告摩诃男：“若优婆塞成就十六法者，是名优婆塞自安安他。何等为十六？摩诃男，若优婆塞具足正信，建立他人；自持净戒，亦以净戒建立他人；自行布施，教人布施；自诣塔寺见诸沙门，亦教人往见诸沙门；自专听法，亦教人听；自受持法，教人受持；自观察义，教人观察；自知深义，随顺修行法次法向，亦复教人解了深义，随顺修行法次法向。摩诃男，如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

“摩诃男，若优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诸大众悉诣其所，谓婆罗门众、刹利众、长者众、沙门众，于诸众中威德显曜。譬如日轮，初、中及后，光明显照；如是，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后，威德显照。如是，摩诃男，若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间难得。”

佛说此经已，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迦毗罗卫国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我每出入时，众多羽从，狂象、狂人、狂乘常与是俱。我自恐与此诸狂俱生俱死，忘于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终之时，当生何处？’”

佛告摩诃男：“莫恐！莫怖！命终之后，不生恶趣，终亦无恶。譬如大树，顺下、顺注、顺输，若截根本，当堕何处？”

摩诃男白佛：“随彼顺下、顺注、顺输。”

佛告摩诃男：“汝亦如是，若命终时，不生恶趣，终亦无恶。所以者何？汝已长夜修习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终时，此身若火烧，若弃冢间，风飘日曝，久成尘末，而心意识久远长夜正信所熏，戒、施、闻、慧所熏，神识上升，向安乐处，未来生天。”

时，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在于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隐涅槃。世尊，彼当云何修习，多修习住，于此法、律得诸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摩诃男：“若比丘在于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隐涅

槃，彼于尔时，当修六念，乃至进得涅槃。譬如饥人，身体羸瘦，得美味食，身体肥泽。如是，比丘住在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隐涅槃，修六随念，乃至疾得安隐涅槃。

“何等六念？谓圣弟子念如来事：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缠，不起瞋恚、愚痴心，其心正直。得如来义，得如来正法，于如来正法、于如来所得随喜心；随喜心已，欢悦；欢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其心定；心定已，彼圣弟子于凶险众生中，无诸罣碍，入法流水，乃至涅槃。

“复次，圣弟子念于法事：世尊法、律，现法能离生死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法，缘自觉知。圣弟子如是念法者，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法所熏，升进涅槃。

“复次，圣弟子念于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直向、诚向，行随顺法，有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此是四双八辈贤圣，是名世尊弟子僧，净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所应奉迎，承事供养，为良福田。圣弟子如是念僧事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僧所熏，升进涅槃。

“复次，圣弟子自念净戒：不坏戒、不缺戒、不污戒、不杂戒、不他取戒、善护戒、明者称誉戒、智者不厌戒。圣弟子如是念戒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戒所熏，升进涅槃。

“复次，圣弟子自念施事：‘我得善利，于悭垢众生中而得离悭垢处，于非家行解脱施，常自手施，乐行舍法，具足等施。’圣弟子如是念施时，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施所熏，升进涅槃。

“复次，圣弟子念诸天事：‘有四大天王、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若有正信心者，于此命终，生彼诸天，我亦当行此正信。彼得净戒、施、闻、舍、慧，于此命终，生彼诸天，我今亦当行此戒、施、闻、慧。’圣弟子如是念天事者，不起贪欲、瞋恚、愚痴，其心正直，缘彼诸天。彼圣弟子如是直心者，得深法利、得深义利、得彼诸天饶益随喜；随喜已，生欣悦；欣悦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觉受乐；觉受乐已，得心定；心定已，彼圣弟子处凶险众生中，无诸罣碍，入法水流。念天所熏故，升进涅槃。

“摩诃男，若比丘住于学地，欲求上升安乐涅槃，如是多修习，疾得涅槃者，于正法、律速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

时，释氏摩诃男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世尊不久三月

安居讫，作衣竟，持衣钵，人间游行；闻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四体不摄，迷于四方，闻法悉忘。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世尊不久安居讫，作衣竟，持衣钵，人间游行，是故我今思惟，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

佛告摩诃男："汝正使见世尊、不见世尊，见诸知识比丘及与不见，但当念于五法，精勤修习。摩诃男，当以正信为主，非不正信；戒具足、闻具足、施具足、慧具足为本，非不智慧。如是，摩诃男，依此五法，修六念处。何等为六？此摩诃男，念如来，当如是念，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当念法、僧、戒、施、天事，乃至自行得智慧。

"如是，摩诃男，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则为学迹，终不腐败，堪任知见、堪任决定，住甘露门，近于甘露，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譬如伏鸡伏其卵，或五或十，随时消息，爱护将养，正复中间放逸，犹能以爪以口啄卵，得生其子。所以者何？以彼鸡母初随时消息，善爱护故。如是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住于学迹，终不腐败，乃至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

佛说此经已，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

时，释氏摩诃男闻诸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世尊不久安居讫，作衣竟，持衣钵，人间游行；闻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体不摄，迷于四方，先所闻法，今悉忘失。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乃至人间游行，我作是念，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

佛告摩诃男："汝见如来、不见如来，见诸比丘、不见诸比丘，且汝常当勤修六法。何等为六？正信为本，戒、施、闻、空、慧以为根本，非不智慧。是故，摩诃男，依此六法已，于上增修六随念念如来事，乃至念天。如是十二种念成就，彼圣弟子诸恶退减不增长，消灭不起，离尘垢，不增尘垢，舍离不取；不取故不著，以不取著故，缘自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正受故解脱，非不正受。云何，世尊，为先正受而后解脱耶？为先解脱而后正受耶？为正受解脱不前不后一时俱生耶？"

尔时，世尊默然而住。如是摩诃男第二第三问，佛亦再三默然

住。

尔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执扇扇佛。尊者阿难作是念："释氏摩诃男以此深义而问世尊，世尊病差未久，我今当说余事，以引于彼语。""摩诃男，学人亦有戒，无学人亦有戒；学人有三昧，无学人亦有三昧；学人有慧，无学人亦有慧；学人有解脱，无学人亦有解脱。"

摩诃男问尊者阿难："云何为学人戒？云何为无学人戒？云何学人三昧？云何无学人三昧？云何学人慧？云何无学人慧？云何学人解脱？云何无学人解脱？"

尊者阿难语摩诃男："此圣弟子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受持学戒；受持学戒具足已，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如是三昧具足已，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如实知，此苦灭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如实知；如是知、如是见已，五下分结已断已知，谓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此五下分结断，于彼受生，得般涅槃阿那含，不复还生此世。彼当尔时，成就学戒、学三昧、学慧、学解脱，复于余时尽诸有漏，无漏解脱、慧解脱，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彼当尔时成就无学戒、无学三昧、无学慧、无学解脱。如是，摩诃男，是名世尊所说学戒、学三昧、学慧、学解脱，无学戒、无学三昧、无学慧、无学解脱。"

尔时，释氏摩诃男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礼佛而去。

尔时，世尊知摩诃男去不久，语尊者阿难："迦毗罗卫释氏乃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

阿难白佛："唯然，世尊，迦毗罗卫释氏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

佛告阿难："迦毗罗卫诸释氏快得善利，能于甚深佛法贤圣慧眼而得深入。"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释氏名曰沙陀，语释氏摩诃男："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几种法？"

摩诃男答言："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四法。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须陀洹。"

释氏沙陀语释氏摩诃男："莫作是说！莫作是言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然彼三法成就须陀洹。何等为三？谓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僧不坏净，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

如是第三说，释氏摩诃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释氏沙陀不能令摩诃男受三法，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释氏摩诃男白佛言："世尊，释氏沙陀来诣我所，问我言：'世尊说几法成就须陀洹？'我即答言：'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何等为

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如是四法成就须陀洹。’释氏沙陀作是言：‘释氏摩诃男，莫作是语！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但三法成就须陀洹。何等为三？谓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僧不坏净，世尊说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如是再三说，我亦不能令彼释氏沙陀受四法，释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是故俱来诣世尊所。今问世尊，须陀洹成就几法？”

时，沙陀释氏从座起，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若有如是像类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僧，我宁随世尊，不随比丘僧。或有如是像类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尼僧、优婆塞、优婆夷、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我宁随世尊，不随余众。”

尔时，世尊告释氏摩诃男：“如摩诃男，释氏沙陀作如是论，汝当云何？”

摩诃男白佛：“世尊，彼沙陀释氏作如是论，我知复何说，我唯言善，唯言真实。”

佛告摩诃男：“是故当知四法成就须陀洹，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如是受持。”

时，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迦毗罗卫释氏集供养堂，作如是论，问：“摩诃男，云何最后记说彼百手释氏命终，世尊记彼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然彼百手释氏犯戒饮酒，而复世尊记彼得须陀洹，乃至究竟苦边。汝摩诃男，当往问佛，如佛所说，我等奉持！”

尔时，摩诃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迦毗罗卫诸释氏集供养堂，作如是论：‘摩诃男，云何最后记说，是中百手释氏命终，世尊记说得须陀洹，乃至究竟苦边？汝今当往重问世尊，如世尊所说，我等奉持！’我今问佛，惟愿解说！”

佛告摩诃男：“善逝大师，善逝大师者，圣弟子所说，口说善逝，而心正念直见，悉入善逝正法、律。正法、律者，圣弟子所说，口说正法，发心正念直见，悉入正法。善向僧，善向僧者，圣弟子所说，口说善向，发心正念直见，悉入善向。

“如是，摩诃男，圣弟子于佛一向净信，于法、僧一向净信，于法利智、出智、决定智，八解脱具足身作证，以智慧见，有漏断知。如是圣弟子不趣地狱、畜生、饿鬼，不堕恶趣，说阿罗汉俱解脱。

“复次，摩诃男，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乃至决定智慧，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然彼知见有漏断，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慧解脱。

“复次，摩诃男，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乃至决定智慧，八解

脱身作证具足住，而不见有漏断，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身证。

“复次，摩诃男，若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乃至决定智慧，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然于正法、律如实知见，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见到。

“复次，摩诃男，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乃至决定智慧，于正法、律如实知见，不得见到，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信解脱。

“复次，摩诃男，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信法、信僧言说清净，于五法增上智慧，审谛堪忍，谓信、精进、念、定、慧，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随法行。

“复次，摩诃男，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信法、信僧言说清净，乃至五法少慧，审谛堪忍，谓信、精进、念、定、慧，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乃至随信行。

“摩诃男，此坚固树，于我所说能知义者，无有是处！若能知者，我则记说，况复百手释氏而不记说得须陀洹？摩诃男，百手释氏临命终时，受持净戒，舍离饮酒，然后命终，我记说彼得须陀洹，乃至究竟苦边。”

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一切皆修阿练若行、粪扫衣、乞食，学人未离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皆修阿练若行、粪扫衣、乞食，学人未离欲，我今当为说法，令其即于此生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尔时，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众生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系其颈，长夜生死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意云何？恒水洪流趣于大海，中间恒水为多？汝等本来长夜生死轮转，破坏身体流血为多？”

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说义，我等长夜轮转生死，其身破坏流血甚多，多于恒水百千万倍。”

佛告比丘：“置此恒水，乃至四大海水为多？汝等长夜轮转生死，其身破坏血流为多？”

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说义，我等长夜轮转生死，其身破坏流血甚多，逾四大海水也。”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出身血甚多无数，过于恒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于长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头、尾、四足，其血无量。或受马身，驼、驴、牛、犬诸禽兽类，断截耳、鼻、头、足四体，其血无量。汝等长夜或为贼盗，为人所害，断截头、足、耳、鼻，分离四体，其血无量。汝等长夜身坏命终，弃于冢间，脓坏流血，其数无量。或堕地狱、畜生、饿鬼，身坏命终，其流血出亦复无量。”

佛告比丘：“色为是常？为非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圣弟子宁复于中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若所有色，过去未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如实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厌离，于受、想、行、识厌离；厌离已不乐，不乐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是法时，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以来，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佛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恒河流水，乃至四大海，其水为多？为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流泪为多？”
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说义，我等长夜轮转生死，流泪甚多，过于恒水及四大海。”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流泪甚多，非彼恒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等长夜丧失父母、兄弟、姊妹、宗亲、知识，丧失钱财，为之流泪，甚多无量。汝等长夜弃于冢间，脓血流出，及生地狱、畜生、饿鬼。诸比丘，汝等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其身血泪甚多无量。”
佛告诸比丘：“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无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宁于其中见我、异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诸比丘，圣弟子如是知、如是见，乃至于色解脱，于受、想、行、识解脱，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系其

颈，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佛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恒河流水及四大海其水为多？汝等长夜轮转生死，饮其母乳为多耶？”

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说义，我等长夜轮转生死，饮其母乳，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长夜轮转生死，饮其母乳，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长夜或生象中，饮其母乳，无量无数。或生驼、马、牛、驴诸禽兽类，饮其母乳，其数无量。汝等长夜弃于冢间，脓血流出，亦复无量。或堕地狱、畜生、饿鬼，髓血流出，亦复如是。比丘，汝等无始生死轮转已来，不知苦之本际。云何，比丘，色为常耶？为无常耶？”

比丘白佛：“非常，世尊。”

“乃至圣弟子于五受阴观察非我、非我所，于诸世间得无所取；不取已，无所著：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本，以四指量，斩以为筹，以数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父母；筹数已尽，其诸父母数犹不尽。诸比丘，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当勤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云何，比丘，此大地土泥悉以为丸，如婆罗果，以数汝等长夜生死以来所依父母；土丸既尽，所依父母其数不尽。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其数如是。是故，比丘，当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汝等见诸众生安隐诸乐，当作是念：‘我等长夜轮转生死，亦曾受斯乐，其趣无量。’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当勤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若见众生受诸苦恼，当作是念：'我长夜轮转生死以来，亦曾更受如是之苦，其数无量。'当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汝等见诸众生而生恐怖，衣毛为竖，当作是念：'我等过去必曾杀生，为伤害者，为恶知识，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当作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若见众生爱念欢喜者，当作是念：'如是众生过去世时，必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亲属、师友、知识，如是长夜生死轮转，无明所盖，爱系其颈，故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精勤方便，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恭敬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未来世当有几佛？"

佛告婆罗门："未来佛者，如无量恒河沙。"

尔时，婆罗门作是念："未来当有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我当从彼修诸梵行。"尔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时，婆罗门随路思惟："我今唯问沙门瞿昙未来诸佛，不问过去。"即随路还，复问世尊："云何，瞿昙，过去世时复有几佛？"

佛告婆罗门："过去世佛亦如无量恒河沙数。"

时，婆罗门即作是念："过去世中有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我曾不习近；设复未来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亦当不与习近娱乐；我今当于沙门瞿昙所修行梵行。"即便合掌白佛言："惟愿听我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佛告婆罗门："听汝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得比丘分。"

尔时，婆罗门即出家受具足，出家已，独一静处，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人于一劫中生死轮转，积累白骨不腐坏者，如毗富罗山。若多闻圣弟子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如

实知，此苦灭圣谛如实知，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彼如是知、如是见，断三结，谓身见、戒取、疑，断此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一人一劫中，积聚其身骨，
常积不腐坏，如毗富罗山。
若诸圣弟子，正智见真谛，
此苦及苦因，离苦得寂灭。
修习八道迹，正向般涅槃，
极至于七有，天人来往生，
尽一切诸结，究竟于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长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为汝说，而汝难知。”

比丘白佛：“可说譬不？”

佛言：“可说，比丘，譬如铁城，方一由旬，高下亦尔，满中芥子，有人百年取一芥子，尽其芥子，劫犹不竟。如是，比丘，其劫者，如是长久。如是长劫，百千万亿大苦相续，白骨成丘，脓血成流，地狱、畜生、饿鬼恶趣，是名，比丘，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长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为汝说，汝难得知。”

比丘白佛：“可说譬不？”

佛言：“可说，比丘，如大石山，不断不坏，方一由旬。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贝百年一拂，拂之不已，石山遂尽，劫犹不竟。比丘，如是长久之劫，百千万亿劫受诸苦恼。乃至诸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过去有几劫？”
佛告比丘：“我悉能说，汝知甚难。”
比丘白佛：“可说譬不？”
佛言：“可说，譬如，比丘，有士夫寿命百岁，晨朝忆念三百千劫，日中忆念三百千劫，日暮忆念三百千劫，如是日日忆念劫数，百年命终，不能忆念劫数边际。比丘当知：过去劫数无量如是，过去无量劫数，长夜受苦，积骨成山，髓血成流，乃至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如是，比丘，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如是长夜无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如是，比丘，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如是众生无明所盖，爱系其颈，无始生死，生者、死者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普天大雨洪澍，东西南北无断绝处。如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无量国土劫成劫坏，如天大雨，普雨天下，无断绝处。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掷杖空中，或头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或堕地狱，或堕畜

生，或堕饿鬼。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比丘，若有士夫转五节轮，常转不息；如是众生转五趣轮，或堕地狱、畜生、饿鬼及人、天趣，常转不息。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令增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侧。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变易之法。诸比丘，于一切行当生厌离、不乐、解脱。

“诸比丘，过去世时，此毗富罗山名长竹山，有诸人民围绕山居，名低弥罗邑。低弥罗邑人寿四万岁，低弥罗邑人上此山顶，四日乃得往反。时，世有佛，名迦罗迦孙提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说法教化，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彼长竹山于今名字亦灭，低弥罗聚落人民亦没，彼佛如来已般涅槃。比丘，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于一切行，当修厌离、离欲、解脱。

“诸比丘，过去世时，此毗富罗山名曰朋迦。时，有人民绕山而居，名阿毗迦邑。彼时人民寿三万岁，阿毗迦人上此山顶，经三日中乃得往反。时，世有佛，名拘那含牟尼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演说经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发显示。诸比丘，彼朋迦山名字久灭，阿毗迦邑人亦久亡没，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汝等比丘当修厌离、不乐、解脱。

“诸比丘，过去世时，此毗富罗山名宿波罗首，有诸人民绕山居止，名赤马邑。人寿二万岁，彼诸人民上此山顶，经二日中乃得往反。尔时，有佛名曰迦葉如来、应供乃至出兴于世，演说经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开示显现。比丘，当知宿波罗首山名字久灭，赤马邑人亦久亡没，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诸行皆悉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是故，比丘，当修厌离、离欲、解脱。

“诸比丘，今日此山名毗富罗，有诸人民绕山而居，名摩竭提国。此诸人民寿命百岁，善自消息，得满百岁。摩竭提人上此山顶，

须臾往反。我今于此得成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演说正法，教化令得寂灭涅槃、正道、善逝、觉知。比丘，当知此毗富罗出名亦当磨灭，摩竭提人亦当亡没，如来不久当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诸行悉皆无常、不恒、不安、变易之法，是故，比丘，当修厌离、离欲、解脱。”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古昔长竹山，低弥罗村邑；
次名朋迦山，阿毗迦聚落；
宿波罗首山，聚落名赤马；
今毗富罗山，国名摩竭陀。
名山悉磨灭，其人悉没亡，
诸佛般涅槃，有者无不尽！
一切行无常，悉皆生灭法，
有生无不尽，唯寂灭为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佛告婆蹉种出家：“随汝所问，当为汝说。”

婆蹉种出家白佛言：“云何，瞿昙，命即身耶？”

佛告婆蹉种出家：“命即身者，此是无记。”

“云何，瞿昙，为命异身异耶？”

佛告婆蹉种出家：“命异身异者，此亦无记。”

婆蹉种出家白佛：“云何，瞿昙，命即身耶？答言无记。命异身异？答言无记。沙门瞿昙有何等法？弟子命终，即记说言：‘某生彼处，某生彼处。’彼诸弟子于此命终舍身，即乘意生身生于余处。当于尔时，非为命异身异也？”

佛告婆蹉：“此说有余，不说无余。”

婆蹉白佛：“瞿昙，云何说有余，不说无余？”

佛告婆蹉：“譬如火，有余得燃，非无余。”

婆蹉白佛：“我见火无余亦燃。”

佛告婆蹉：“云何见火无余亦燃？”

婆蹉白佛：“譬如大聚炽火，疾风来吹，火飞空中，岂非无余火耶？”

佛告婆蹉：“风吹飞火，即是有余，非无余也。”

婆蹉白佛：“瞿昙，空中飞火，云何名有余？”

佛告婆蹉：“空中飞火依风故住，依风故燃；以依风故，故说有

余。”

婆蹉白佛：“众生于此命终，乘意生身往生余处，云何有余？”

佛告婆蹉：“众生于此处命终，乘意生身生于余处，当于尔时因爱故取，因爱而住，故说有余。”

婆蹉白佛：“众生以爱乐有余，染著有余；唯有世尊得彼无余，成等正觉。沙门瞿昙，世间多缘，请辞还去。”

佛告婆蹉：“宜知是时！”

婆蹉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大目揵连亦于彼住。

时，有婆蹉种出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与尊者目揵连面相问讯慰劳，慰劳已，退坐一面，语尊者大目揵连：“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目连答言：“婆蹉，随意所问，知者当答。”

时，婆蹉种出家问尊者目揵连：“何因何缘余沙门、婆罗门有人求问：‘云何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皆悉随答。而沙门瞿昙有来问言：‘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而不记说？”

目揵连言：“婆蹉，余沙门、婆罗门于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出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于如来有后死则取著，如来无后死、有后死、有无后死、非有后死非无后死则生取著。受、想、行、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出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故，于如来有后死生取著，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生取著。

“如来者，于色如实知，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出如实知；如实知故，于如来有后死则不著，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则不著。受、想、行、识如实知，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出如实知；如实知故，于如来有后死则不然，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则不然，甚深广大，无量无数，皆悉寂灭。

“婆蹉，如是因、如是缘，余沙门、婆罗门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则为记说。如是因、如是缘，如来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不为记说。”

时，婆蹉种出家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何因何缘余沙门、婆罗门若有来问……”如上广说。

尔时，婆蹉种出家叹言：“奇哉！瞿昙，弟子、大师义同义、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义。瞿昙，我今诣摩诃目揵连，以如是

义、如是句、如是味而问于彼，彼亦以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而答我，如今瞿昙所说。是故，瞿昙，真为奇特，大师、弟子义同义、句同句、味同味，同第一义。”

尔时，婆蹉种出家有诸因缘至那梨聚落。营事讫已，诣尊者诜陀迦旃延所，共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问诜陀迦旃延：“何因何缘沙门瞿昙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不为记说？”

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于汝意云何？若因若缘，若种施设诸行，若色、若无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若彼因彼缘、彼行无余行灭。永灭已，如来于彼有所记说，言：‘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耶？”

婆蹉种出家语诜陀迦旃延：“若因若缘，若种施设诸行，若色、若非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彼因彼缘、彼行无余灭。云何瞿昙于彼记说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

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是故如来以是因、以是缘故，有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不为记说。”

婆蹉种出家问诜陀迦旃延：“汝于沙门瞿昙弟子，为日久如？”

诜陀迦旃延答言：“少过三年，于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婆蹉种出家言：“诜陀迦旃延，快得善利，少时出家而得如是身律仪、口律仪，又得如是智慧辩才。”

时，婆蹉种出家闻诜陀迦旃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解说不？”

佛告婆蹉种出家：“随所欲问，当为汝说。”

婆蹉种出家白佛言：“瞿昙，何因何缘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而不为记说耶？”

佛告婆蹉种出家，如上诜陀迦旃延广说，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婆蹉种出家白佛言：“奇哉！瞿昙，师及弟子义义同，句句同，味味同，其理悉合，所谓第一句说。瞿昙，我为小缘事至那利伽聚落，营事讫已，暂过沙门迦旃延，以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问沙门迦旃延，彼亦以如是义、如是句、如是味答我所问，如今沙门瞿昙所说。是故当知，实为奇特！师及弟子义、句、味，义、句、味悉同。”

时，婆蹉种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合掌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昙，为有我耶？”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如是再三，尔时，世尊亦再三不答。

尔时，婆蹉种出家作是念："我已三问沙门瞿昙，而不见答，但当还去。"

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执扇扇佛。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彼婆蹉种出家三问，世尊何故不答？岂不增彼婆蹉种出家恶邪见，言沙门不能答其所问？"

佛告阿难："我若答言有我，则增彼先来邪见；若答言无我，彼先痴惑岂不更增痴惑？言先有我从今断灭，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于今断灭则是断见。如来离于二边，处中说法，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谓缘无明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云何瞿昙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耶？"

佛告婆蹉种出家："我不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是则真实，余则虚妄。'"

"云何瞿昙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边无边、非边非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

佛告婆蹉种出家："我不作如是见、如是说，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尔时，婆蹉种出家白佛言："瞿昙，于此见，见何等过患，而于此诸见，一切不说？"

佛告婆蹉种出家："若作是见，世间常，此则真实，余则虚妄者，此是倒见、此是观察见、此是动摇见、此是垢污见、此是结见，是苦、是碍、是恼、是热，见结所系，愚痴无闻凡夫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生。婆蹉种出家，若作是见，世间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命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此是倒见，乃至忧、悲、恼苦生。"

婆蹉种出家白佛："瞿昙，何所见？"

佛告婆蹉种出家："如来所见已毕。婆蹉种出家，然如来见，谓见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作如是知、如是见已，于一切见、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断灭、寂静、清凉、真实，如是等解脱。比丘，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婆蹉白佛："瞿昙，何故说言生者不然？"

佛告婆蹉："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蹉，犹如有人于汝前燃火，汝见火燃不？即于汝前火灭，汝见火灭不？"

婆蹉白佛："如是，瞿昙。"

佛告婆蹉："若有人问汝：'向者火燃，今在何处？为东方去耶？西方、南方、北方去耶？'如是问者，汝云何说？"

婆蹉白佛："瞿昙，若有来作如是问者，我当作如是答：'若有于我前燃火，薪草因缘故燃；若不增薪，火则永灭，不复更起。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去者，是则不然。'"

佛告婆蹉："我亦如是说，色已断已知，受、想、行、识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无复生分，于未来世永不复起。若至东方，南、西、北方，是则不然，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

婆蹉白佛："我当说譬。"

佛告婆蹉："为知是时。"

婆蹉白佛："瞿昙，譬如近城邑聚落，有好净地，生坚固林，有一大坚固树，其生以来经数千岁，日夜既久，枝叶零落，皮肤枯朽，唯干独立。如是，瞿昙，如来法、律离诸枝条柯叶，唯空干坚固独立。"

尔时，婆蹉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彼云何无知故，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世间无常、世间常无常、世间非常非无常，世有边、世无边、世有边无边，世非有边非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有后死、无后死、有无后死、非有非无后死？'"

佛告婆蹉："于色无知故，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于受、想、行、识无知故，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婆蹉白佛："瞿昙，知作法故，不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

佛告婆蹉："知色故，不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知受、想、行、识故，不作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乃至非有非无后死。如是不知、知，如是不见、见，不识、识，不断、断，不观、观，不察、察，不觉、觉。"

佛说此经已，婆蹉种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慰劳已，退坐一面，白

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宁有闲暇为解说不？"尔时，世尊默然而住。

婆蹉种出家第二、第三问，佛亦第二、第三默然而住。

时，婆蹉种出家白佛言："我与瞿昙共相随顺，今有所问，何故默然？"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婆蹉种出家长夜质直，不谄不伪，时有所问，皆以不知故，非故恼乱。我今当以阿毗昙律纳受于彼。"作是念已，告婆蹉种出家："随汝所问，当为解说。"

婆蹉白佛："云何，瞿昙，有善不善法耶？"

佛答言："有。"

婆蹉白佛："当为我说善不善法，令我得解。"

佛告婆蹉："我今当为汝略说善不善法。谛听！善思！婆蹉，贪欲者是不善法，调伏贪欲是则善法；瞋恚、愚痴是不善法，调伏恚、痴是则善法。杀生者是不善法，离杀生者是则善法；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是不善法，不盗乃至正见是则善法，是为，婆蹉，我今已说三种善法三种不善法。如是，圣弟子于三种善法、三种不善法如实知，十种不善法、十种善法如实知者，则于贪欲无余灭尽，瞋恚、愚痴无余灭尽者，则于一切有漏灭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婆蹉白佛："颇有一比丘于此法、律得尽有漏，无漏心解脱，乃至不受后有耶？"

佛告婆蹉："不但若一，若二、若三，乃至五百，有众多比丘于此法、律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

婆蹉白佛："且置比丘，有一比丘尼于此法、律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比丘尼，乃至五百，有众多比丘尼于此法、律尽诸有漏，乃至不受后有。"

婆蹉白佛："置比丘尼，有一优婆塞修诸梵行，于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优婆塞，乃有众多优婆塞修诸梵行，于此法、律断五下分结，得成阿那含，不复还生此。"

婆蹉白佛："复置优婆塞，颇有一优婆夷于此法、律修持梵行，于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优婆夷，乃至五百，乃有众多优婆夷于此法、律断五下分结，于彼化生，得阿那含，不复还生此。"

婆蹉白佛："置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梵行者，颇有优婆塞受五欲，而于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众多优婆塞居家妻子，香华严饰，畜养奴婢，于此法、律断三结，贪、恚、痴薄，得

斯陀含，一往一来，究竟苦边。”

婆蹉白佛：“复置优婆塞，颇有一优婆夷受习五欲，于此法、律得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众多优婆夷在于居家，畜养男女，服习五欲，华香严饰，于此法、律三结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婆蹉白佛言：“瞿昙，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梵行者，及优婆塞、优婆夷服习五欲，不得如是功德者，则不满足；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诸梵行，及优婆塞、优婆夷服习五欲，而成就尔所功德故，则为满足。瞿昙，今当说譬。”

佛告婆蹉：“随意所说。”

婆蹉白佛：“如天大雨，水流随下；瞿昙法、律亦复如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随流，向于涅槃，浚输涅槃。甚奇！佛、法、僧平等法、律。为余异道出家来诣瞿昙所，于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几时便听出家？”

佛告婆蹉：“若余异道出家欲来于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乃至四月于和尚所受依而住，然此是为人粗作齐限耳！”

婆蹉白佛：“若诸异道出家来于正法、律欲求出家、受具足，听于和尚所受依，若满四月听出家者，我今堪能于四月在和尚所受依。若于正法、律而得出家、受具足，我当于瞿昙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持梵行。”

佛告婆蹉：“我先不说粗为人作分齐耶？”

婆蹉白佛：“如是，瞿昙。”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度彼婆蹉出家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

婆蹉种出家即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乃至半月，学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悉证如来正法。

尊者婆蹉作是念：“我今已学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彼一切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悉证，今当往见世尊。”

是时，婆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于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于学所应知、应识、应见、应得、应觉、应证，悉知、悉识、悉见、悉得、悉觉、悉证世尊正法。惟愿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出家学道，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婆蹉：“有二法，修习多修习，所谓止观。此二法修习多修习，得知界、果，觉了于界，知种种界，觉种种界。如是，比丘，欲求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慈、悲、喜、舍，空入处、

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令我三结尽，得须陀洹；三结尽，贪、恚、痴薄，得斯陀含；五下分结尽，得阿那含；种种神通境界，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皆悉得。是故，比丘，当修二法，修习多修习；修二法故，知种种界，乃至漏尽。”

尔时，尊者婆蹉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尔时，婆蹉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时，有众多比丘庄严方便，欲诣世尊恭敬供养。尔时，婆蹉问众多比丘：“汝等庄严方便，欲诣世尊恭敬供养耶？”

诸比丘答言：“尔。”

尔时，婆蹉语诸比丘：“尊者，持我语，敬礼世尊，问讯起居轻利，少病少恼，安乐住不？言：‘婆蹉比丘白世尊言：我已供养世尊，具足奉事，令欢悦，非不欢悦；大师弟子所作皆悉已作，供养大师，令欢悦，非不欢悦。’”

时，众多比丘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婆蹉稽首敬礼世尊足，乃至欢悦，非不欢悦。”

佛告诸比丘：“诸天先已语我，汝今复说。如来成就第一知见，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

尔时，世尊为彼婆蹉比丘说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外道出家名曰郁低迦，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云何，瞿昙，世有边耶？”

佛告郁低迦：“此是无记。”

郁低迦白佛：“云何，瞿昙，世无边耶？有边无边耶？非有边非无边耶？”

佛告郁低迦：“此是无记。”

郁低迦白佛：“云何，瞿昙，世有边耶？答言无记。世无边耶？世有边无边耶？世非有边非无边耶？答言无记。瞿昙，于何等法而可记说？”

佛告郁低迦：“知者，智者，我为诸弟子而记说道，令正尽苦，究竟苦边。”

郁低迦白佛：“云何，瞿昙，为诸弟子说道，令正尽苦，究竟苦边？为一切世间从此道出，为少分耶？”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第二、第三问，佛亦第二、第三默然不答。

尔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执扇扇佛。尊者阿难语郁低迦外道出家：“汝初已问此义，今复以异说而问，是故，世尊不为记说。郁低迦，今当为汝说譬，夫智者因譬得解。譬如国王，有边境城，四周坚

固，巷陌平正，唯有一门。立守门者聪明黠慧，善能筹量，外有人来，应入者听入，不应入者不听。周匝绕城，求第二门，都不可得，都无猫狸出入之处，况第二门？彼守门者都不觉悟入者、出者，然彼士夫知一切人唯从此门若出若入，更无余处。如是，世尊虽不用心觉悟众生，一切世间从此道出，及以少分，然知众生正尽苦，究竟苦边者，一切皆悉从此道出。”

时，郁低迦外道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尊者富邻尼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时，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富邻尼，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问尊者富邻尼：“我闻沙门瞿昙作断灭破坏有教授耶？今问尊者富邻尼，竟为尔不？”

富邻尼语诸外道出家：“我不如是知世尊教语，众生断灭坏有，令无所有者，无有是处！我作如是解：‘世尊所说有诸众生，计言有我、我慢、邪慢，世尊为说，令其断灭。’”

时，诸外道出家闻富邻尼所说，心不喜悦，呵责而去。

尔时，尊者富邻尼，诸外道去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向诸外道出家所说具白世尊：“世尊，我向答诸外道说，得无谤毁世尊耶？为是法说，如佛所说，如法说，随顺法说，得不为诸论议者所见嫌责耶？”

佛告富邻尼：“如汝所说，不谤如来，不失次第。如我记说，如法法说，随顺法说，不为诸论者之所嫌责。所以者何？富邻尼，先诸众生我慢、邪慢，邪慢所迫、邪慢集、邪慢不无间等，乱如狗肠，如铁钩锁，亦如乱草，往反驱驰，此世他世、他世此世，驱驰往反，不能远离。富邻尼，一切众生于诸邪慢无余永灭者，彼一切众生长夜安隐快乐。”

佛说此经已，富邻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阿难陀于后夜时，向榻补河边，脱衣置岸边，入水洗手足，还上岸，著一衣，摩拭身体。时，俱迦那外道出家亦至水边。尊者阿难闻其行声，闻声已，即便謦咳作声。俱迦那外道出家闻有人声，而问言：“为何等人？”

尊者阿难答言：“沙门。”

俱迦那外道言：“何等沙门？”

尊者阿难答言：“释种子。”

俱迦那外道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以不？”

尊者阿难答言：“随意所问，知者当答。”

俱迦那言：“云何，阿难，如来死后有耶？”

阿难答言："世尊所说，此是无记。"

复问："如来死后无耶？死后有无耶？非有非无耶？"

阿难言："世尊所说，此是无记。"

俱迦那外道言："云何，阿难，如来死后有？答言无记，死后无？死后有无？死后非有非无？答言无记。云何，阿难，为不知不见耶？"

阿难答言："非不知、非不见，悉知、悉见。"

复问阿难："云何知？云何见？"

阿难答言："见可见处，见所起处，见缠断处，此则为知，此则为见。我如是知、如是见，云何说言不知、不见？"

俱迦那外道复问："尊者何名？"

阿难陀答言："我名阿难陀。"

俱迦那外道言："奇哉！大师弟子，而共论议！我若知是尊者阿难陀者，不敢发问。"

说是语已，即舍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给孤独长者日日出见世尊，礼事供养。给孤独长者作是念："我今出太早，世尊及诸比丘禅思未起，我宁可过诸外道住处。"即入外道精舍，与诸外道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

时，彼外道问言："长者，汝见沙门瞿昙，云何见？何所见？"

长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见世尊，世尊何所见。"

诸外道言："汝言见众僧，云何见众僧？众僧何所见？"

长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见僧，僧何所见。"

外道复问："长者，汝今云何自见？自何所见？"

长者答言："汝等各各自说所见，然后我说所见，亦不难。"

时，有一外道作如是言："长者，我见一切世间常，是则真实，余者虚妄。"

复有说言："长者，我见一切世间无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复有说言："长者，世间常无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复有说言："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复有说言："世有边，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复有说言："世无边，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复有说言："世有边无边。"

复有说言："世非有边非无边。"

复有说言："命即是身。"

复有说言："命异身异。"

复有说言："如来死后有。"

复有说言："如来死后无。"

复有说言："如来死后有无。"

复有说言："如来死后非有非无，此是真实，余则虚妄。"

诸外道语长者言："我等各各已说所见，汝复应说汝所见。"

长者答言："我之所见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若复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彼则无常，无常者是苦。如是知已，于一切见都无所得。如汝所见'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者，此见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若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是则无常，无常者是苦。是故汝等习近于苦，唯得于苦，坚住于苦，深入于苦。如是汝言世间常，此是真实，余则虚妄。有如是咎。"

世间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世有边、世无边、世有边无边、世非有边非无边，命即是身、命异身异，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此是真实，余则虚妄，皆如上说。

有一外道语给孤独长者言："如汝所说，若有见彼，则真实、有为、思量、缘起者，是无常法，若无常者是苦。是故，长者所见亦习近苦，得苦，住苦，深入于苦？"

长者答言："我先不言所见者，是真实、有为、思量、缘起法，悉皆无常，无常者是苦，知苦已，我于所见无所得耶？"

彼外道言："如是，长者。"

尔时，给孤独长者于外道精舍伏彼异论，建立正论，于异学众中作师子吼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向与诸外道共论事向佛广说。佛告给孤独长者："善哉！善哉！宜应时时摧伏愚痴外道，建立正论。"

佛说是语已，给孤独长者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长爪外道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一切见不忍。"

佛告火种："汝言一切见不忍者，此见亦不忍耶？"

长爪外道言："向言一切见不忍者，此见亦不忍。"

佛告火种："如是知、如是见，此见则已断、已舍、已离，余见更不相续、不起、不生。火种，多人与汝所见同，多人作如是见、如是说，汝亦与彼相似。火种，若诸沙门、婆罗门舍斯等见，余见不起，是等沙门、婆罗门世间亦少少耳！

"火种，依三种见。何等为三？有一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切忍。'复次，有一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切不忍。'复次，有一如是见、如是说：'我于一忍、一不忍。'火种，若言一切忍者，此见与贪俱生，非不贪；与恚俱生，非不恚；与痴俱生，非不痴；系，不离系；烦恼，非清净；乐取，染著生。若如是见：'我一切不忍。'此见非贪俱、非恚俱、非痴俱，清净非烦恼，离系非系，不乐不取，不著生。火种，若如是见：'我一忍、一不忍。'彼若忍者，则有贪，乃至

染著生；若如是见不忍者，则离贪，乃至不染著生。

“彼多闻圣弟子所学言：我若作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切忍’，则为二者所责、所诘。何等二种？谓一切不忍，及一忍、一不忍，则为此等所责。责故诘，诘故害。彼见责、见诘、见害故，则舍所见，余见则不复生。如是断见、舍见、离见，余见，不复相续，不起不生。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我若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切不忍’者，则有二责二诘。何等为二？谓我一切忍，及一忍、一不忍。如是二责二诘，乃至不相续，不起不生。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我若作如是见、如是说‘一忍、一不忍’，则有二责二诘。何等二？谓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切忍，及一切不忍，如是二责，乃至不相续，不起不生。

“复次，火种，如是身色粗四大，圣弟子当观无常、观生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若圣弟子观无常、观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住者，于彼身、身欲、身念、身爱、身染、身著，永灭不住。

“火种，有三种受，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此三种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转？谓此三受触因、触集、触生、触转。彼彼触集，则受集；彼彼触灭，则受灭，寂静、清凉、永尽。彼于此三受：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彼彼受若集、若灭、若味、若患、若出如实知；如实知已，即于彼受观察无常、观生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彼于身分齐受觉如实知，于命分齐受觉如实知，若彼身坏命终后，即于尔时一切受永灭、无余永灭。彼作是念：‘乐受觉时，其身亦坏；苦受觉时，其身亦坏；不苦不乐受觉时，其身亦坏，悉为苦边。’于彼乐觉，离系不系；于彼苦觉，离系不系；于不苦不乐觉，离系不系。于何离系？离于贪欲、瞋恚、愚痴，离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我说斯等，名为离苦。”

当于尔时，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经半月。时，尊者舍利弗住于佛后，执扇扇佛。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叹说于彼彼法，断欲、离欲、欲灭尽、欲舍。”尔时，尊者舍利弗即于彼彼法观察无常，观生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不起诸漏，心得解脱。

尔时，长爪外道出家远尘离垢，得法眼净。长爪外道出家见法、得法、觉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愿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于佛法中修诸梵行。”

佛告长爪外道出家：“汝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即得善来比丘出家，彼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佛说是经已，尊者舍利弗、尊者长爪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王舍城有外道出家名舍罗步，住须摩竭陀池侧，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沙门释子法我悉知，我先已知彼法、律而悉弃舍。”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闻有外道名舍罗步，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沙门释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先已知彼法、律，然后弃舍。”闻是语已，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闻有外道出家名舍罗步，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于自众中作是唱言：‘沙门释子法我已悉知，知彼法、律已，然后弃舍。’善哉！世尊，可自往彼须摩竭陀池侧，怜愍彼故！”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于日晡时从禅觉，往到须摩竭陀池侧外道舍罗步所。时，舍罗步外道出家遥见世尊来，即敷床座，请佛令坐。佛即就坐，告舍罗步言：“汝实作是语：‘沙门释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知彼法、律已，然后弃舍’耶？”时，舍罗步默而不答。

佛告舍罗步：“汝今应说，何故默然？汝所知满足者，我则随喜；不满足者，我当令汝满足。”

时，舍罗步犹故默然。如是第二、第三说，彼再三默然住。

时，舍罗步有一梵行弟子白舍罗步言：“师应往诣沙门瞿昙说所知见，今沙门瞿昙自来诣此，何故不说？沙门瞿昙又告师言：‘若满足者，我则随喜；不满足者，当令满足。’何故默然而不记说？”彼舍罗步梵行弟子劝时，亦复默然。

尔时，世尊告舍罗步：“若复有言：‘沙门瞿昙非如来、应、等正觉。’我若善谏善问，善谏善问时，彼则辽落说诸外事；或忿恚慢覆，对礙不忍，无由能现；或默然抱愧低头，密自思省，如今舍罗步。若复作如是言非沙门瞿昙无正法、律者，我若善谏善问，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若复有言非沙门瞿昙声闻善向者，我若善谏善问，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尔时，世尊于须摩竭陀池侧师子吼已，从座起而去。

尔时，舍罗步梵行弟子语舍罗步言：“譬如有牛，截其两角，入空牛栏中，跪地大吼；师亦如是，于无沙门瞿昙弟子众中作师子吼。譬如女人欲作丈夫声，发声即作女声；师亦如是，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作师子吼。譬如野干欲作狐声，发声还作野干声；师亦如是，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欲作师子吼。”

时，舍罗步梵行弟子于舍罗步面前呵责毁訾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有外道出家名上座，住彼池侧，于自众中作如是语：“我说一偈，若能报者，我当于彼修行梵行。”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闻有外道出家名

曰上座，住须摩竭陀池侧，于自众中作如是说：“我说一偈，有能报者，我当于彼所修行梵行。”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与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住须摩竭陀池侧，于自众中作如是说：‘我说一偈，有能报者，我当于彼修行梵行。’惟愿世尊应自往彼，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即日晡时从禅觉，往至须摩竭陀池侧。时，上座外道出家遥见世尊，即敷床座，请佛令坐。世尊坐已，告上座外道出家言：“汝实作是语：‘我说一偈，若能报者，我当于彼修行梵行’耶？汝今便可说偈，我能报答。”

时，彼外道即累绳床以为高座，自升其上，即说偈言：

“比丘以法活，不恐怖众生，
意寂行舍离，持戒顺息止。”

尔时，世尊知彼上座外道心，即说偈言：

“汝于所说偈，能自随转者，
我当于汝所，作善士夫观。
观汝今所说，言行不相应！
寂止自调伏，莫恐怖众生，
行意寂远离，受持净戒者。
顺调伏寂止，身口心离恶，
善摄于住处，不令放逸者。
是则名随顺，调伏及寂止。”

尔时，上座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即从床而下，合掌白佛言：“今我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不？”

佛告上座外道出家：“今汝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如是上座外道出家得出家，作比丘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婆罗门出家住须摩竭陀池侧，集聚一处，作如是论：“如是婆罗门真谛，如是婆罗门真谛。”

尔时，世尊知彼众多婆罗门出家心念，往到须摩竭陀池侧。时，众多婆罗门出家遥见佛来，即为佛敷床座，请佛就坐。佛即就坐，告诸婆罗门出家：“汝等于此须摩竭陀池侧，众共集聚，何所论说？”

婆罗门出家白佛言：“瞿昙，我等众多婆罗门出家集于此坐，作

如是论：如是婆罗门真谛，如是婆罗门真谛。”

佛告婆罗门出家：“有三种婆罗门真谛，我自觉悟成等正觉而复为人演说。汝婆罗门出家作如是说：‘不害一切众生，是婆罗门真谛，非为虚妄。’彼于彼言我胜、言相似、言我卑，若于彼真谛不系著，于一切世间作慈心色像，是名第一婆罗门真谛，我自觉悟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复次，婆罗门作如是说：‘所有集法皆是灭法，此是真谛，非为虚妄。’乃至于彼真谛不计著，于一切世间观察生灭，是名第二婆罗门真谛。复次，婆罗门作如是说：‘无我处所及事都无所有，无我处所及事都无所有，此则真谛，非为虚妄。’如前说，乃至于彼无所系著，一切世间无我像类，是名第三婆罗门真谛，我自觉悟成等正觉而为人说。”

尔时，众多婆罗门出家默然住。时，世尊作是念：“今映彼愚痴，杀彼恶者。今此众中无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缘，于沙门瞿昙法中修行梵行。”如是知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尊者阿难亦住于彼。

时，有外道出家名曰梅陀，诣尊者阿难所，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问尊者阿难言：“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

阿难答言：“为断贪欲、瞋恚、愚痴故，于彼出家修梵行。”

梅陀复问：“彼能说断贪欲、瞋恚、愚痴耶？”

阿难答言：“我亦能说断贪欲、瞋恚、愚痴。”

梅陀复问：“汝见贪欲、瞋恚、愚痴有何过患，说断贪欲、瞋恚、愚痴耶？”

阿难答言：“染著贪欲映障心故，或自害，或复害他，或复俱害，现法得罪、后世得罪、现法后世二俱得罪，彼心常怀忧、苦受觉。若瞋恚映障、愚痴映障，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乃至常怀忧、苦受觉。又复，贪欲为盲、为无目、为无智、为慧力羸、为障碍，非明、非等觉，不转向涅槃。瞋恚、愚痴亦复如是。我见贪欲、瞋恚、愚痴有如是过患，故说断贪欲、瞋恚、愚痴。”

梅陀复问：“汝见断贪欲、瞋恚、愚痴有何福利，而说断贪欲、瞋恚、愚痴？”

阿难答言：“断贪欲已，不自害，又不害他，亦不俱害；又复不现法得罪、后世得罪、现法后世得罪，心法常怀喜乐、受觉。瞋恚、愚痴亦复如是。于现法中常离炽然，不待时节，有得余现法缘自觉知见。有如是功德利益故，说断贪欲、瞋恚、愚痴。”

梅陀复问：“尊者阿难，有道有迹，修习多修习，能断贪欲、瞋恚、愚痴不？”

阿难答言：“有，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梅陀外道白尊者阿难：“此是贤哉之道、贤哉之迹，修习多修

习，能断贪欲、瞋恚、愚痴。”

时，梅陀外道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舍利弗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尊者舍利弗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时，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已，稽首礼足而去。

时，有外道出家补缕低迦随路而来，问尊者舍利弗：“从何所来？”

舍利弗答言：“火种，我从世尊所，听大师说教授法来。”

补缕低迦问尊者舍利弗：“今犹不离乳，从师闻说教授法耶？”

舍利弗答言：“火种，我不离乳，于大师所，闻说教授法。”

补缕低迦语尊者舍利弗言：“我久已离乳，舍师所说教授法。”

舍利弗言：“汝法是恶说法、律，恶觉，非为出离、非正觉道，坏法、非可赞叹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师者，非等正觉，是故汝等疾疾舍乳，离师教法。譬如乳牛，粗恶狂骚，又少乳汁，彼犊饮乳，疾疾舍去；如是恶说法、律，恶觉，非出离、非正觉道，坏法、非可赞叹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师者，非等正觉，是故速舍师教授法。

“我所有法是正法、律，是善觉，是出离正觉道，不坏、可赞叹、可依止。又彼大师是等正觉，是故久饮其乳，听受大师说教授法。譬如乳牛，不粗狂骚，又多乳汁，彼犊饮时，久而不厌。我法如是，是正法、律，乃至久听说教授法。”

时，补缕低迦语舍利弗：“汝等快得善利，于正法、律，乃至久听说教授法。”

时，补缕低迦外道出家闻舍利弗所说，欢喜随喜，从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补缕低迦外道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先日众多种种异道出家沙门、婆罗门集于未曾有讲堂，作如是论议：‘沙门瞿昙智慧犹如空舍，不能于大众中建立论议：此应此不应，此合此不合。譬如盲牛，偏行边畔，不入中田；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无应不应，无合不合。’”

佛告补缕低迦：“此诸外道论议，说应不应，合不合，于圣法、律，如小儿戏。譬如士夫，年八九十，发白齿落，作小儿戏，团治泥土，作象作马，种种形类，众人皆言：‘此老小儿。’如是，火种，种种诸论，谓应不应，合不合，于圣法、律，如小儿戏，然于彼中，无有比丘方便所应。”

补缕低迦白佛：“瞿昙，于何处有比丘方便所应？”

佛告外道：“不清净者令其清净，是名比丘方便所应。不调令调，是名比丘方便所应。诸不定者令得正受，是名比丘方便所应。不

解脱者令得解脱，是名比丘方便所应。不断令断、不知令知、不修令修、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应。

“云何不净令净？谓戒不净者，令其清净。

“云何不调伏令其调伏？谓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不调伏，令其调伏，是名不调伏者令其调伏。

“云何不定令其正受？谓心不正定，令得正受。

“云何不解脱者令得解脱？谓心不解脱贪欲、恚、痴，令得解脱。

“云何不断令断？谓无明、有、爱，不断令断。

“云何不知令知？谓其名色，不知令知。

“云何不修令修？谓止观，不修令修。

“云何不得令得？谓般涅槃，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应。”

补缕低迦白佛言：“瞿昙，是义比丘方便所应，是坚固比丘方便所应，所谓尽诸有漏。”

时，补缕低迦外道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外道出家名曰尸婆，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云何为学？所谓学者，云何学？”

佛告尸婆：“学其所学，故名为学。”

尸婆白佛：“何所学？”

佛告尸婆：“随时学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增上慧。”

尸婆白佛：“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善解脱，当于尔时，复何所学？”

佛告尸婆：“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乃至正智善解脱，当于尔时，觉知贪欲永尽无余；觉知瞋恚、愚痴永尽无余，故不复更造诸恶，常行诸善。尸婆，是名为学其所学。”

时，尸婆外道出家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尸婆外道出家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有一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如是说：‘若人有所知觉，彼一切本所作因，修诸苦行，令过去业尽，更不造新业，断于因缘，于未来世无复诸漏。诸漏尽故业尽，业尽故苦尽，苦尽者究竟苦边。’今瞿昙所说云何？”

佛告尸婆：“彼沙门婆罗门实尔洛漠说耳，不审不数，愚痴不善不辩。所以者何？或从风起苦，众生觉知，或从痰起，或从涎唾起，或等分起，或自害，或他害，或因节气。彼自害者，或拔发，或拔须，或常立举手，或蹲地，或卧灰土中，或卧棘刺上，或卧杵上、或板上，或牛屎涂地而卧其上，或卧水中，或日三洗浴，或一足而立，

身随日转，如是众苦精勤有行。尸婆，是名自害。他害者，或为他手石、刀、杖等，种种害身，是名他害。尸婆，若复时节所害，冬则大寒，春则大热，夏寒暑俱，是名节气所害。世间真实，非为虚妄。尸婆，世间有此真实，为风所害，乃至节气所害，彼众生如实觉知。汝亦自有此患，风痰涎唾，乃至节气所害觉，如是如实觉知。尸婆，若彼沙门婆罗门言一切人所知觉者皆是本所造因，舍世间真实事而随自见，作虚妄说。

“尸婆，有五因五缘生心法忧苦。何等为五？谓因贪欲缠，缘贪欲缠，生心法忧苦；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缠，缘瞋恚、睡眠、掉悔、疑缠，生彼心法忧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缘生心法忧苦。

“尸婆，有五因五缘不生心法忧苦，何等为五？谓因贪欲缠，缘贪欲缠，生彼心法忧苦者，离彼贪欲缠，不起心法忧苦；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缠，缘瞋恚、睡眠、掉悔、疑缠，生彼心法忧苦者，离彼瞋恚、睡眠、掉悔、疑缠，不起心法忧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缘不起心法忧苦，现法得离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缘自觉知。

“尸婆，复有现法离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缘自觉知，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

说是法时，尸婆外道出家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尸婆外道出家见法、得法、知法、入法，离诸狐疑，不由于他，入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世尊，我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耶？”

佛告尸婆：“汝今得出家。”

如上说，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

尔时，那罗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百二十岁，年耆根熟，为那罗聚落诸沙门、婆罗门、长者、居士尊重供养，如阿罗汉。

彼商主外道出家先有宗亲一人，命终生天，于彼天上见商主外道出家已，作是念：“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诣世尊所，修行梵行。恐其不随我语，我今当往彼，以意论令问。”即下那罗聚落，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说偈而问：

“云何恶知识，现善知识相？

云何善知识，如己同一体？

何故求于断？云何离炽然？

“若汝仙人持此意论而问于彼，有能分别解说其义而答汝者，便可从彼出家，修行梵行。”

时，商主外道出家受天所教，持诣富兰那迦葉所，以此意论偈问富兰那迦葉。彼富兰那迦葉尚自不解，况复能答？彼时，商主外道出

家复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删阇耶毗罗坻子所、阿耆多枳舍钦婆罗所、迦罗拘陀迦旃延所、尼乾陀若提子所，皆以此意论偈而问，悉不能答。

时，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我以此意论问诸出家师，悉不能答，我今复欲求出家；为我今自有财宝，不如还家，服习五欲。”复作是念：“我今可往诣沙门瞿昙，然彼耆旧、诸师、沙门、婆罗门、富兰那迦葉等，悉不能答，而沙门瞿昙年少出家，讵复能了？然我闻先宿所说莫轻新学年少出家，或有沙门年少出家，有大德力，今且当诣沙门瞿昙。”诣已，以彼意论心念而问，如偈所说。

尔时，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即说偈言：

“云何恶知识，现善友相者？
内心实耻厌，口说我同心，
造事不乐同，故知非善友。
口说恩爱语，心不实相应，
所作而不同，慧者应觉知，
是名恶知识，现善知识相。
与己同一体，云何善知识？
与己同体者，非彼善知识。
放逸而不制，沮坏怀疑惑，
伺求其端绪，安于善知识？
如子卧父怀，不为傍人间，
当知善知识。何故求于断？
生欢喜之处，清凉称赞叹，
修习福利果，清凉永息灭。
是故求于断。云何离炽然？
寂静止息味，知彼远离味，
远离炽然恶，饮以法喜味，
寂灭离欲火，是名离炽然。”

尔时，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门瞿昙知我心念。”而白佛言：“我今得入沙门瞿昙正法、律中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不？”

佛告商主外道出家：“汝今可得于正法、律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如是出家已，思惟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夷那竭国力士生处坚固双树林中。

尔时，世尊涅槃时至，告尊者阿难：“汝为世尊于双树间敷绳床，北首，如来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

尔时，尊者阿难奉教，于双树间敷绳床，北首，讫，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已于双树间敷绳床，北首。”

尔时，世尊诣双树间，于绳床上北首右胁而卧，足足相累，系念明想，正念正智。

时，俱夷那竭国有须跋陀罗外道出家，百二十岁，年耆根熟，为俱夷那竭国人恭敬供养，如阿罗汉。彼须跋陀罗出家闻世尊今日中夜当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然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我今当诣沙门瞿昙，问其所疑。”即出俱夷那竭，诣世尊所。

尔时，尊者阿难于园门外经行。时，须跋陀罗语阿难言：“我闻沙门瞿昙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若阿难不惮劳者，为我往白瞿昙，少有闲暇，答我所问？”

阿难答言：“莫逼世尊，世尊疲极。”

如是须跋陀罗再三请尊者阿难，尊者阿难亦再三不许。

须跋陀罗言：“我闻古昔出家耆年大师所说，久久乃有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如优昙钵华。而今如来中夜当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我今于法疑，信心而住，沙门瞿昙有力，能开觉我，若阿难不惮劳者，为我白沙门瞿昙。”

阿难复答言：“须跋陀罗，莫逼世尊，世尊今日疲极。”

尔时，世尊以天耳闻阿难与须跋陀罗共语来往，而告尊者阿难：“莫遮外道出家须跋陀罗，令入问其所疑。所以者何？此是最后与外道出家论议，此是最后得证声闻。善来比丘，所谓须跋陀罗。”

尔时，须跋陀罗闻世尊为开善根，欢喜增上，诣世尊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凡世间入处，谓富兰那迦葉等六师，各作如是宗：‘此是沙门，此是沙门。’云何，瞿昙，为实各各有是宗不？”

尔时，世尊即为说偈言：

“始年二十九，出家修善道，
成道至于今，经五十余年。
三昧明行具，常修于净戒，
离斯少道分，此外无沙门。”

佛告须跋陀罗：“于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门，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门。须跋陀罗，于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门，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门。除此已，于外道无沙门，斯则异道之师，空沙门、婆罗门耳！是故，我今于众中作师子吼。”

说是法时，须跋陀罗外道出家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须跋陀罗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狐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于

正法、律得无所畏；从座起，整衣服，右膝著地，白尊者阿难：“汝得善利，汝得大师，为大师弟子，为大师法雨，雨灌其顶。我今若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者，亦当得斯善利！”

时，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是须跋陀罗外道出家，今求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尔时，世尊告须跋陀罗：“此比丘来修行梵行。”

彼尊者须跋陀罗即于尔时出家，即是受具足，成比丘分；如是思惟，乃至心善解脱，得阿罗汉。时，尊者须跋陀罗得阿罗汉，解脱乐觉知已，作是念：“我不忍见佛般涅槃，我当先般涅槃。”时，尊者须跋陀罗先般涅槃已，然后世尊般涅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跋耆人间游行，至毗舍离国，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毗舍离国有众多贾客，欲向怛刹尸罗国方便庄严。是众多贾客闻世尊于跋耆人间游行，至毗舍离国，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闻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佛为诸贾客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时，诸贾客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诸贾客方便庄严，欲至怛刹尸罗国，惟愿世尊与诸大众明旦受我供养。”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时，诸贾客知世尊受请已，从座起，礼佛足，各还自家，办种种净美饮食，敷床座，安置净水。晨朝遣使，白佛：“时到。”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著衣持钵，诣诸贾客所，就座而坐。时，诸贾客以净美饮食自手供养。食毕洗钵讫，取卑小床，于大众前坐，听佛说法。

尔时，世尊告诸贾客：“汝等当行于旷野中，有诸恐怖，心惊毛竖。尔时，当念如来事，谓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如是念者，恐怖则除。又，念法事：佛正法、律，现法能离炽然，不待时节，通达亲近，缘自觉知。又，念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乃至世尊福田。如是念者，恐怖即除。

“过去世时，天、阿须轮共斗。时，天帝释告诸天众：‘汝等与阿须轮共斗战之时，生恐怖者，当念我幢，名摧伏幢；念彼幢时，恐怖得除。若不念我幢者，当念伊舍那天子幢；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当念婆留那天子幢；念彼幢时，恐怖即除。’如是，诸商人，汝等于旷野中，有恐怖者，当念如来事、法事、僧事。”

尔时，世尊为诸毗舍离贾客说供养随喜偈：

“供养比丘僧，饮食随时服，
专念谛思惟，正知而行舍。

净物良福田，汝等悉具足，
缘斯功德利，长夜获安乐。
发心有所求，众利悉皆应，
两足四足安，道路往来安，
夜安昼亦安，一切离诸恶。
如沃壤良田，精纯好种子，
灌溉以时泽，收实不可量！
净戒良福田，精肴膳种子，
正行以将顺，终期妙果成。
是故行施者，欲求备众德，
当随智慧行，众果自然备。
于明行足尊，正心尽恭敬，
种植众善本，终获大福利。
如实知世间，得具备正见，
具足见正道，具足而升进。
远离一切垢，逮得涅槃道，
究竟于苦边，是名备众德。”

尔时，世尊为诸毗舍离贾客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住于空闲、树下、空舍，有时恐怖，心惊毛竖者，当念如来事及法事、僧事，如前广说。念如来事、法事、僧事之时，恐怖即除。

“诸比丘，过去世时，释提桓因与阿修罗共战。尔时，帝释语诸三十三天言：‘诸仁者，诸天与阿修罗共斗战时，若生恐怖，心惊毛竖者，汝当念我伏敌之幢；念彼幢时，恐怖即除。’如是，比丘，若于空闲、树下、空舍而生恐怖，心惊毛竖者，当念如来：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彼当念时，恐怖即除。所以者何？彼天帝释怀贪、恚、痴，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不得解脱，有恐怖、畏惧、逃窜、避难，而犹告诸三十三天令念我摧伏敌幢，况复如来、应、等正觉乃至佛、世尊，离贪、恚、痴，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无诸恐怖、畏惧、逃避，而不能令其念如来者除诸恐怖？”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娑枳国安阇那林中。

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我能于法略说、广说，但知者难。”

尊者舍利弗白佛言：“惟愿世尊略说、广说、法说，于法实有解知者。”

佛告舍利弗：“若有众生于自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我、我所、我慢系著使，乃至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我慢使系著，故我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舍利弗，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

“舍利弗，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舍利弗，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舍利弗，是名比丘断爱缚结、慢无间等，究竟苦边。

“舍利弗，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富邻尼迦所问：

“世间数差别，安所遇不动，
寂静离诸尘，拔根无希望，
已度三有海，无复老死患。”

佛说是经已，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独一静处，如是思惟：“或有一人作如是念：‘我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我当于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

尔时，尊者阿难晡时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作是思惟：若有一人作如是言：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证具足住。”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有一人作如是念：‘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阿难，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阿难，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证具足住，是名比丘断爱缚结、慢无间等，究竟苦边。阿难，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忧陀耶所问：

“断于爱欲想，忧苦亦俱离；

　　觉悟于睡眠，灭除掉悔盖；
　　舍贪恚清净，现前观察法；
　　我说智解脱，灭除无明暗。”

佛说是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爱为网、为胶、为泉、为藕根。此等能为众生障、为盖、为胶、为守卫、为覆、为闭、为塞、为暗冥、为狗肠、为乱草、为絮，从此世至他世，从他世至此世，往来流转，无不转时。诸比丘，何等爱为网、为胶，乃至往来流转，无不转时？谓有我故有：我、欲我、尔我、有我、无我、异我、当我、不当我、欲我、当尔时、当异异我、或欲我、或尔我、或异、或然、或欲然、或尔然、或异。如是十八爱行从内起。”

比丘言：“有我，于诸所有，言我、欲我、尔乃至十八爱行从外起，如是总说十八爱行。如是三十六爱行，或于过去起，或于未来起，或于现在起，如是总说百八爱行，是名为爱、为网、为胶、为泉、为藕根，能为众生障、为盖、为胶、为守卫、为覆、为闭、为塞、为暗冥、为狗肠、为乱草、为絮，从此世至他世，从他世至此世，往来流转，无不转时。”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从爱生爱，从爱生恚；从恚生爱，从恚生恚。

“云何为从爱生爱？谓有一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他于彼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此，作是念：‘我于彼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他复于彼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故，我于他人复生于爱。’是名从爱生爱。

“云何从爱生恚？谓有一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而他于彼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随行此，作是念：‘我于众生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而他于彼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随行故，我于他而生瞋恚。’是名从爱生恚。

“云何为从恚生爱？谓有一于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他复于彼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随行故，我于他而生爱念，是名从恚生爱。

“云何从恚生恚？谓有一于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而他于彼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此，作是念：‘我于彼众生不喜、不爱、不念、不可意，而他于彼有喜、有爱、有念、有可意随行，我于他所问起瞋恚。’是名从恚生恚。

“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乃至初禅、第二、第三、第四禅具足住者，从爱生爱、从恚生恚、从恚生爱、从爱生恚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无复生分，于未来世成不生法。

“若彼比丘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当于尔时，不自举，不起尘，不炽然，不嫌彼。

“云何自举？谓见色是我、色异我、我中色、色中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自举。

“云何不自举？谓不见色是我、色异我、我中色、色中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名不自举。

“云何还举？谓于骂者还骂，瞋者还瞋，打者还打，触者还触，是名还举。

“云何不还举？谓骂者不还骂，瞋者不还瞋，打者不还打，触者不还触，是名不还举。

“云何起尘？谓有我、我欲乃至十八种爱，是名起尘。云何不起尘？谓无我、无我欲，乃至十八爱不起，是名不起尘。

“云何炽然？谓有我所、我所欲乃至外十八爱行，是名炽然。云何不炽然？谓无我所、无我所欲乃至无外十八爱行，是名不炽然。

“云何嫌彼？谓见我真实起，于我慢、我欲、我使不断不知，是名嫌彼。

“云何不嫌彼？谓不见我真实，我慢、我欲、我使已断已知，是名不嫌彼。”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事断难持。何等为二？若俗人处非人处，于衣食、床卧、资生众具，持彼断者，是则难行。又，比丘非家出家，断除贪爱，持彼断者，亦甚难行。”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世间有二事，持断则难行，
是真谛所说，等正觉所知。
在家财入出，衣食等众具，
世间贪爱乐，持断者甚难。
比丘已离俗，信非家出家，
灭除于贪爱，持断亦难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二法依止多住。云何为二？于诸善

法未曾知足，于断未曾远离。于善法不知足故，于诸断法未曾远离故，乃至肌消肉尽，筋连骨立，终不舍离精勤方便，不舍善法，不得未得，终不休息，未曾于劣心生欢喜，常乐增进，升上上道。如是精进住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

“比丘，当于二法依止多住，于诸善法不生足想；依于诸断，未曾舍离，乃至肌消肉尽，筋连骨立，精勤方便，堪能修习善法不息。是故，比丘，于诸下劣不生欢喜想，当修上上升进多住。如是修习不久，当得速尽诸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释提桓因形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天身威力，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

时，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世尊曾于隔界山石窟中说言：‘若有沙门、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心善解脱，彼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梵行毕竟。’云何为比丘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梵行毕竟？”

佛告天帝释：“谓比丘若所有受觉，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彼诸受集、受灭、受味、受患、受出如实知；如实知已，观察彼受无常，观生灭、观离欲、观灭尽、观舍；如是观察已，则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梵行毕竟。拘尸迦，是名比丘于正法、律边际、究竟边际、离垢边际、梵行毕竟。”

乃至天帝释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住耆阇崛山，后夜起经行，见有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见已，作是念：“今夜或有大力鬼神诣世尊所，故有此光明。”时，尊者大目揵连晨朝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昨暮后夜出房经行，见胜光明普照迦兰陀竹园；见已，作是念：‘有何大力鬼神诣世尊所，故有此光明？’”

佛告尊者大目揵连：“昨暮后夜，释提桓因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坐一面。”

如上修多罗广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诣舍卫城，次第乞食，至鹿住优婆夷舍。鹿住优婆夷遥见尊者阿难，疾敷床座，白言：“尊者阿难令坐。”

时，鹿住优婆夷稽首礼阿难足，退住一面，白尊者阿难：“云何

言世尊知法？我父富兰那先修梵行，离欲清净，不著香华，远诸凡鄙；叔父梨师达多不修梵行，然其知足。二俱命终，而今世尊俱记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于后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来世间，究竟苦边。云何，阿难，修梵行、不修梵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后世？”

阿难答言：“姊妹，汝今且停。汝不能知众生世间根之差别，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如是说已，从座起去。

时，尊者阿难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鹿住优婆夷所说广白世尊。

佛告阿难：“彼鹿住优婆夷云何能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阿难，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阿难，或有一犯戒，彼于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彼所起犯戒无余灭、无余没、无余欲尽。或有一犯戒，于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彼所起犯戒无余灭、无余没、无余欲尽。于彼筹量者言：‘此亦有如是法，彼亦有是法，此则应俱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后世。’彼如是筹量者，得长夜非义饶益苦。

“阿难，彼犯戒者，于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彼所起犯戒无余灭、无余没、无余欲尽。当知此人是退，非胜进，我说彼人为退分。阿难，有犯戒，彼于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彼于所起犯戒无余灭、无余没、无余欲尽。当知是人胜进不退，我说彼人为胜进分。自非如来，此二有间，谁能悉知？是故，阿难，莫筹量人人而取，人善筹量人人而病。人筹量人人，自招其患。唯有如来能知人耳！

“如二犯戒，二持戒亦如是。彼于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彼所起持戒无余灭。若掉动者，彼于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彼所起掉无余灭。彼若瞋恨者，彼于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彼所起瞋恨无余灭。若苦贪者，彼于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彼所起苦贪无余灭。秽污清净如上说，乃至如来能知人人。

“阿难，鹿住优婆夷愚痴少智，而于如来一向说法心生狐疑。云何，阿难，如来所说，岂有二耶？”

阿难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如来说法若有二者，无有是处！阿难，若富兰那持戒，梨师达多亦同持戒者，所生之趣，富兰那所不能知。梨师达多为生何趣？云何受生？云何后世？若梨师达多所成就智，富兰那亦成就此智者，梨师达多亦不能知彼富兰那当生何趣？云何受生？后世云何？阿难，彼富兰那持戒胜，梨师达多智慧胜；彼俱命终，我说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后世亦同是斯陀含，生兜率天，一来生此究竟苦边。彼二有间，自非如来，谁能得知？是故，阿难，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生损减。唯有如来能知人耳！”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弥城留利邑夏安居。有余比丘于舍卫

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

时，彼比丘于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次第至鹿住优婆夷舍。鹿住优婆夷遥见比丘来，疾敷床座，请比丘令坐，如上阿难修多罗说。

时，彼比丘语鹿住优婆夷：“姊妹且停！汝那得知众生根之优劣。姊妹，唯有如来能知众生根之优劣。”如是说已，从座起去。

时，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讫，作衣竟，持衣钵，往诣弥城留利释氏邑；到已，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共鹿住优婆夷所论说事向佛广说。

佛告比丘：“鹿住优婆夷云何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唯有知来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耳！不离瞋恨、骄慢，时起贪法，不听受法，不学多闻，于法不调伏见，不能时时起解脱心法。比丘，若复有一不离瞋慢，时起贪法，然彼闻法，修学多闻，于善调伏见，时时能起解脱心法。若思量彼，此有是法，彼有是法，此则同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后世；如是思量者，长得非义不饶益苦。

“比丘，若复彼人不离瞋慢，时时起贪法，亦不听法，不习多闻，不调伏见，亦不时时得解脱心法，我说此人卑鄙下贱。比丘，若复彼人不离瞋慢，时时起贪法，然彼闻法，乐多闻，调伏诸见，时时能得解脱心法，我说是人第一胜妙。彼二有间，自非如来，谁能别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乃至如来能知优劣。

“比丘，复次，有一不离瞋慢，时时起口恶行，余如上说。比丘，复次，有一贤善，安乐同止，欣乐明智，修梵行者乐与同止，而彼不乐闻法，乃至不时时得心法解脱，当知彼人住贤善地，不能转进。贤善地者，谓人、天趣。复次，有一其性贤善，同止安乐，欣乐梵行，以为伴侣，乐闻正法，学习多闻，善调伏见，时时能得解脱心法，当知彼人于贤善地能转胜进，当知此人于正法流有所堪能。此二有间，自非如来，谁能别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招其患。唯有如来能知人耳！

“比丘，鹿住优婆夷愚痴少智，如上修多罗广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世间有几种福田？”

佛告长者：“世间有二种福田。何等为二？学及无学。”

即说偈言：

“世有学无学，大会常延请，
　正直心真实，身口亦复然，
　是即良福田，施者获大果！”

佛说此经已，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诸上座比丘随佛左右，依止而住，所谓尊者阿若憍陈如、尊者摩诃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目揵连、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二十亿耳、尊者陀罗骠摩罗子、尊者婆那迦婆娑、尊者耶舍舍罗迦毗诃利、尊者富留那、尊者分陀檀尼迦。如此及余上座比丘随佛左右，依止而住。

时，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今日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上座比丘随佛左右，依止而住。我今当往至世尊所，各各说偈叹诸上座比丘。"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而说偈言：

"上上座比丘，已断诸贪欲，
超过诸世间，一切之积聚，
深智少言说，勇猛勤方便，
道德净明显，我今稽首礼！
已伏诸魔怨，远离于群聚，
不为五欲缚，常习于空闲，
清虚而寡欲，我今稽首礼！
遮罗延胜族，禅思不放逸，
内心乐正受，清净离尘秽，
辩慧显深义，是故稽首礼！
所得神通慧，超诸神通力，
六神通众中，自在无所畏，
神通最胜故，是故稽首礼！
于大千世界，五道诸趣生，
乃至于梵世，人天优劣想，
净天眼悉见，是故稽首礼！
精勤方便力，断除诸爱集，
坏裂生死网，心常乐正法，
离诸希望想，超度于彼岸，
清净无尘秽，是故稽首礼！
永离诸恐畏，无依离财物，
知足度疑惑，伏诸魔怨敌，
身念观清净，是故稽首礼！
无有诸世间，烦恼棘刺林，
结缚使永除，三有因缘断，

精练灭诸垢，究竟明显现，
于林离林去，是故稽首礼！
无舍宅所依，幻伪痴恚灭，
调伏诸爱喜，出一切见处，
清净无瑕秽，是故稽首礼！
其心自在转，坚固不倾动，
智慧大德力，难伏魔能伏，
断除无明结，是故稽首礼！
大人离暗冥，寂灭牟尼尊，
正法离垢过，光明自显照，
照一切世界，是故名为佛！
地神虚空天，三十三天子，
光明悉映障，是故名为佛！
度生死有边，超逾越群众，
柔弱善调伏，正觉第一觉！
断一切结缚，伏一切异道，
降一切魔怨，得无上正觉，
离尘灭诸垢，是故稽首礼！”

尊者婆耆舍偈赞叹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疾病困笃，尊者富邻尼为看病人，供给供养。时，尊者婆耆舍语尊者富邻尼言：“汝往诣世尊所，持我语白世尊言：‘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得自安乐住不？’复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疾病困笃，欲求见世尊，无力方便堪诣世尊。善哉！世尊，愿往至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哀愍故！’”

时，尊者富邻尼即受其语，往诣世尊，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疾病困笃，愿见世尊，无力方便堪能奉见。善哉！世尊，愿往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为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时，尊者富邻尼知佛许已，即从座起，礼佛足而去。

世尊晡时从禅起，往诣尊者婆耆舍。尊者婆耆舍遥见世尊，凭床欲起。尔时，世尊见尊者婆耆舍凭床欲起，语言：“婆耆舍，莫自轻动！”世尊即坐，问尊者婆耆舍：“汝所患苦，为平和可堪忍不？身诸苦痛为增为损？”

如前焰摩迦修多罗广说，乃至“我所苦患，转觉其增，不觉其损”。

佛告婆耆舍："我今问汝，随意答我。汝得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脱、离诸颠倒不？"

婆耆舍白佛言："我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脱、离诸颠倒。"

佛告婆耆舍："汝云何得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脱、离诸颠倒？"

婆耆舍白佛言："我过去眼识于色，心不顾念，于未来色不欣想，于现在色不著。我过去、未来、现在眼识于色，贪欲爱乐念于彼得尽，无欲、灭、没、息、离、解脱；心解脱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污、离诸颠倒，正受而住。如是耳、鼻、舌、身、意识，过去于法，心不顾念，未来不欣，现在不著。过去、未来、现在法中，念欲爱尽，无欲、灭、没、息、离、解脱；心解脱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污、解脱、离诸颠倒，正受而住。惟愿世尊今日最后饶益于我，听我说偈。"

佛告婆耆舍："宜知是时！"

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系念在前，而说偈言：

"我今住佛前，稽首恭敬礼！
于一切诸法，悉皆得解脱，
善解诸法相，深信乐正法。
世尊等正觉，世尊为大师，
世尊降魔怨，世尊大牟尼，
灭除一切使，自度群生类。
世尊于世间，诸法悉觉知，
世间悉无有，知法过佛者，
于诸天人中，亦无与佛等，
是故我今日，稽首大精进！
稽首士之上，拔诸爱欲刺，
我今是最后，得见于世尊，
稽首日种尊，暮当般涅槃。
正智系正念，于此朽坏身，
余势之所起，从今夜永灭，
三界不复染，入无余涅槃。
苦受及乐受，亦不苦不乐，
从触因缘生，于今悉永断。
苦受及乐受，亦不苦不乐，
从触因缘生，于今悉已知。
若内及与外，苦乐等诸受，
于受无所著，正智正系心。
于初中最后，诸聚无障碍，
诸聚既已断，了知爱无余。

明见真实者，说九十一劫，
三劫中不空，有大仙人尊，
余空无洲依，唯畏恐怖劫。
当知大仙人，乃复出于世，
安慰诸天人，开眼离尘冥，
示悟诸众生，令觉一切苦：
苦苦及苦集，超苦之寂灭，
贤圣八正道，安隐趣涅槃。
世间难得者，现前悉皆得，
生世得人身，演说于正法，
随己之所欲，离垢求清净，
专修其己利，勿令空无果。
空过则生忧，邻于地狱苦，
于所说正法，不乐不欲受，
当久处生死，轮回息无期，
长夜怀忧恼，如商人失财。
我今众庆集，无复生老死，
轮回悉已断，不复重受生。
爱识河水流，于今悉枯竭，
已拔阴根本，连锁不相续。
供养大师毕，所作者已作，
重担悉已舍，有流悉已断，
不复乐受生，亦无死可恶，
正智正系念，唯待终时至。
念空野龙象，六十雄猛兽，
一旦免枷锁，逸乐山林中；
婆耆舍亦然，大师口生子，
厌舍于徒众，正念待时至。
今告于汝等，诸来集会者，
听我最后偈，其义所饶益。
生者悉归灭，诸行无有常，
速生速死法，何可久依怙？
是故强其志，精勤方便求，
观察有恐怖，随顺牟尼道，
速尽此苦阴，勿复增轮转。
佛口所生子，叹说此偈已，
长辞于大众，婆耆舍涅槃。”

彼以慈悲故，说此无上偈，
尊者婆耆舍，如来法生子，

垂心哀愍故，说此无上偈，
然后般涅槃，一切当敬礼！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问佛：

“阿练若比丘，住于空闲处，
寂静修梵行，于一坐而食。
以何因缘故，颜色特鲜明？”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于过去无忧，未来不欣乐，
现在随所得，正智系念持，
饭食系念故，颜色常鲜泽。
未来心驰想，过去追忧悔，
愚痴火自煎，如雹断生草。”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不欲起骄慢，善自调其心；
未曾修寂默，亦不入正受，
处林而放逸，不度死彼岸。”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已离于骄慢，心常入正受，
明智善分别，解脱一切缚。
独一处闲林，其心不放逸，
于彼死魔怨，疾得度彼岸！”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得昼夜，功德常增长？
　云何得生天？惟愿为解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种植园果故，林树荫清凉，
　桥船以济度，造作福德舍，
　穿井供渴乏，客舍给行旅。
　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长，
　如法戒具足，缘斯得生天。”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施何得大力？施何得妙色？
　施何得安乐？施何得明目？
　修习何等施，名曰一切施？
　今启问世尊，愿为分别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施食得大力，施衣得妙色，
　施乘得安乐，施灯得明目。
　虚馆以待宾，是名一切施，
　以法而诲彼，是则施甘露。”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名悉鞞梨，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诸天及世人，于食悉欣乐，
颇有诸世间，福乐自随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净信心惠施，此世及后世，
随其所至处，福报常影随。
是故当舍悭，行无垢惠施，
施已心欢喜，此世他世受。”

时，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义：

“净信心惠施，此世及他世，
随其所至处，福报常影随。
是故当舍悭，行无垢惠施，
施已心欢喜，此世他世受。”

悉鞞梨天子白佛言：“世尊，我自知过去世时曾为国王，名悉鞞梨，于四城门普施为福，于其城内有四交道，亦于其中布施作福。时，有第一夫人来语我言：‘大王大作福德，而我无力修诸福业。’我时告言：‘城东门外布施作福悉皆属汝。’时，诸王子复来白我：‘大王多作功德，夫人亦同，而我无力作诸福业，我今愿得依于大王少作功德。’我时答言：‘城南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时，有大臣复来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悉皆共之，而我无力作诸福业，愿依大王少有所作。’我时告言：‘城西门外所作施福皆属汝。’时，诸将士复来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太子及诸大臣悉皆共之，唯我无力能修福业，愿依大王得有所作。’我时答言：‘城北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国中庶民复来白我：‘今日大王多作功德，夫人、王子、大臣、诸将悉皆共之，唯我无力不能修福，愿依大王少有所作。’我时答言：‘于其城内四交道头所作施福悉属汝等。’

“尔时，国王夫人、王子、大臣、将士、庶民悉皆惠施，作诸功德，我先所作惠施功德于兹则断。时，我所使诸作福者，还至我所，为我作礼而白我言：‘大王当知：诸修福处，夫人、王子、大臣、将士及诸庶民各据其处，行施作福，大王所施于兹则断。’我时答言：‘善男子，诸方边国岁输财物应入我者，分半入库，分其半分，即于彼处惠施作福。’彼闻教旨，往诣边国，集诸财物，半送于库，半留于彼惠施作福。我先长夜如是惠施作福，长夜常得可爱、可念、可意福报，常受快乐，无有穷极。以斯福业及福果福报，悉皆入于大功德聚数，譬如五大河合为一流，所谓恒河、耶蒲那、萨罗由、伊罗跋提、摩醯，如是五河合为一流，无有人能量其河水百千万亿斗斛之数。彼大河水得为大水聚数，我亦如是，所作功德果、功德报不可称量，悉得入于大功德聚数。”

尔时，悉鞞梨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皆悉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何等人能为远游善知识？何等人能为居家善知识？何等人能为通财善知识？何等人能为后世善知识？”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商人之导师，游行善知识。
贞祥贤良妻，居家善知识。
宗亲相习近，通财善知识。
自所修功德，后世善知识。”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冥运持命去，故令人短寿，
为老所侵迫，而无救护者。
睹斯老病死，令人大恐怖，
唯作诸功德，乐往至乐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冥运持命去，故令人短寿，
为老所侵迫，而无救护者。
观此有余过，令人大恐怖，
当断世贪爱，无余涅槃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断除于几法？几法应弃舍？
而复于几法，增上方便修？
几聚应超越，比丘度驶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断除五舍五，增修于五根，
超越五和合，比丘度流渊。”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几人于觉眠？几人于眠觉？
几人取尘垢？几人得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五人于觉眠，五人于眠觉，
　五人取于垢，五人得清净。”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母子更相喜，牛主乐其牛，
　众生乐有余，无乐无余者！”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母子更相忧，牛主忧其牛，
　有余众生忧，无余则无忧！”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等人之物？何名第一伴？
　以何而活命？众生何处依？”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田宅众生有，贤妻第一伴，
　饮食已存命，业为众生依。”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所爱无过子，财无贵于牛，
　光明无过日，萨罗无过海。”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无过于己，财无过于谷，
　光明无过慧，萨罗无过见。”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刹利两足尊，犎牛四足胜，
　童英为上妻，贵生为上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正觉两足尊，生马四足胜，
　顺夫为贤妻，漏尽子之上。”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从地起众生，何者为最胜？
　于空堕落者，复以何胜上？
　凡所祈请处，何者最第一？
　于诸言语中，何者为上辩？”

时，有一天子，本为田家子，今得生天上，以本习故，即便说偈答彼天子：

“五谷从地生，是则为最胜。
　种子于空中，落地为最胜。
　犎牛资养人，是则依中胜。
　爱子有所说，是则言中胜。”

彼发问天子语答者言：“我不问汝，何故多言轻躁妄说？我自说偈问世尊言：

“从地起众生，何者为最胜？
　于空堕地者，复以何为胜？
　凡所祈请处，何者为最胜？
　于诸言语中，何者为上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从下踊出者，三明为最上。
　从空流下者，三明亦第一。
　贤圣弟子僧，是师依之上。
　如来之所说，诸说之最辩。”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世间几法起？几法相顺可？
　世几法取爱？世几法损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世六法等起，世六法顺可，
　世六法取爱，世六法损减。”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持世间去？谁拘牵世间？
　何等为一法，制御于世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心持世间去，心拘引世间，
　其心为一法，能制御世间。”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缚于世间？谁调伏令解？
　断除何等法，说名得涅槃？”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欲能缚世间，调伏欲解脱，
　断除爱欲者，说名得涅槃。”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掩于世间？谁遮络世间？
谁结缚众生？何处建立世？”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衰老掩世间，死遮络世间，
爱系缚众生，法建立世间。”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隐彼世间？谁系于世间？
谁忆于众生？谁建众生幢？”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无明覆世间，爱结缚众生，
隐覆忆众生，我慢众生幢。”

时，彼天子即复说偈而问佛言：

“谁无有覆盖？谁复无爱结？
谁即出隐覆？谁不建慢幢？”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如来等正觉，正智心解脱，
不为无明覆，亦无爱结系，

超出于隐覆，摧灭我慢幢。”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等为上士，所有资财物？
云何善修习，而致于安乐？
云何众味中，得为最上味？
云何众生中，得为第一寿？”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清净信乐心，名士夫胜财。
修行于正法，能招安乐果。
真谛之妙说，是则味之上。
贤圣智慧命，是为寿中最！”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为比丘，同己之第二？
云何为比丘，随顺教授者？
比丘于何处，游心自娱乐，
娱乐彼处已，能断诸结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信为同己二，智慧教授者，
　涅槃喜乐处，比丘断结缚。”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善至老？云何善建立？
　云何为人宝？云何贼不夺？”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正戒善至老，净信善建立，
　智慧为人宝，功德贼不夺。”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生众生？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何者不解脱？”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欲生众生，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苦法不解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生众生？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何法可依怙？”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欲生众生，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业者可依怙。”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生众生？何等前驱驰？
　云何起生死？何法甚可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欲生众生，意在前驱驰，
　众生起生死，业为甚可畏。”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名为非道？云何日夜迁？
云何垢梵行？云何累世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贪欲名非道，寿命日夜迁，
女人梵行垢，女则累世间。
炽然修梵行，已洗诸非小。”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映世间？何法无有上？
何等为一法，普制御众生？”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名者映世间，名者世无上，
唯有一名法，能制御世间。”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为偈因？以何庄严偈？
偈者何所依？何者为偈体？”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欲者是偈因，文字庄严偈，
名者偈所依，造作为偈体。”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知车乘？云何复知火？
云何知国土？云何知妻妇？”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见幢盖知车，见烟则知火，
见王知国土，见夫知其妻。”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叵求那住东园鹿母讲堂，疾病困笃。尊者阿难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叵求那住东园鹿母讲堂，疾病困笃，如是病比丘多有死者。善哉！世尊，愿至东园鹿母讲堂尊者叵求那所，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至日晡时，从禅觉，往诣东园鹿母讲堂，

至尊者叵求那房，敷座而坐，为尊者叵求那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尊者叵求那，世尊去后，寻即命终。当命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

时，尊者阿难供养尊者叵求那舍利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叵求那，世尊来后，寻便命终。临命终时，诸根喜悦，肤色清净，鲜白光泽。不审世尊，彼当生何趣？云何受生？后世云何？"

佛告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未断五下分结，若觉病起，其身苦患，心不调适，生分微弱，得闻大师教授、教诫种种说法，彼闻法已，断五下分结。阿难，是则大师教授说法福利。

"复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未断五下分结，然后病起，身遭苦患，生分转微，不蒙大师教授、教诫说法，然遇诸余多闻大德修梵行者教授、教诫说法，得闻法已，断五下分结。阿难，是名教授、教诫听法福利。

"复次，阿难，若比丘先未病时，不断五下分结，乃至生分微弱，不闻大师教授、教诫说法，复不闻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教诫说法。然彼先所受法，独静思惟，称量观察，得断五下分结。阿难，是名思惟观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

"复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断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然后得病，身遭苦患，生分微弱，得闻大师教授、教诫说法，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阿难，是名大师说法福利。

"复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断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觉身病起，极遭苦患，不得大师教授教诫说法，然得诸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教诫说法，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阿难，是名教授教诫闻法福利。

"复次，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断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其身病起，极生苦患，不得大师教授、教诫说法，不得诸余多闻大德教授教诫说法。然先所闻法，独一静处，思惟称量观察，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阿难，是名思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

"何缘叵求那比丘不得诸根欣悦，色貌清净，肤体鲜泽？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时，未断五下分结，彼亲从大师闻教授教诫说法，断五下分结，世尊为彼尊者叵求那受阿那含记。"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湿波誓住东园鹿母讲堂，身遭重病，极生苦患。尊者富邻尼瞻视供给，如前跋迦梨修多罗广说，谓说三受，乃至转增无损。佛告阿湿波誓："汝莫变悔！"

阿湿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实有变悔。”
佛告阿湿波誓：“汝得无破戒耶？”
阿湿波誓白佛言：“世尊，我不破戒。”
佛告阿湿波誓：“汝不破戒，何为变悔？”
阿湿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先未病时，得身息乐正受多修习；我于今日不复能得入彼三昧，我作是思惟：‘将无退失是三昧耶？’”
佛告阿湿波誓：“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阿湿波誓，汝见色即是我、异我、相在不？”
阿湿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复问：“汝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不？”
阿湿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阿湿波誓：“汝既不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何故变悔？”
阿湿波誓白佛言：“世尊，不正思惟故。”
佛告阿湿波誓：“若沙门、婆罗门三昧坚固，三昧平等，若不得入彼三昧，不应作念：‘我于三昧退减。’若复圣弟子不见色是我、异我、相在，不见受、想、行、识是我、异我、相在，但当作是觉知：贪欲永尽无余，瞋恚、愚痴永尽无余；贪、恚、痴永尽无余已，一切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是法时，尊者阿湿波誓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欢喜踊悦。欢喜踊悦故，身病即除。
佛说此经，令尊者阿湿波誓欢喜随喜已，从座起而去。
差摩迦修多罗如五受阴处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年少新学，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少知识，独一客旅，无人供给，住边聚落客僧房中，疾病困笃。
时，有众多比丘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一比丘年少新学，乃至疾病困笃，住边聚落客僧房中。有是病比丘多死无活。善哉！世尊，往彼住处，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即日晡时从禅觉，至彼住处。彼病比丘遥见世尊，扶床欲起。
佛告比丘：“息卧勿起！云何，比丘，苦患宁可忍不？”如前差摩迦修多罗广说，如是三受，乃至病苦但增不损。
佛告病比丘：“我今问汝，随意答我。汝得无变悔耶？”
病比丘白佛：“实有变悔，世尊。”
佛告病比丘：“汝得无犯戒耶？”
病比丘白佛言：“世尊，实不犯戒。”
佛告病比丘：“汝若不犯戒，何为变悔？”

病比丘白佛：“世尊，我年幼稚出家未久，于过人法胜妙知见未有所得，我作是念：‘命终之时，知生何处？’故生变悔。”

佛告比丘：“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云何，比丘，有眼故有眼识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复问：“比丘，于意云何？有眼识故有眼触、眼触因缘生内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云何，比丘，若无眼则无眼识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复问：“比丘，若无眼识则无眼触耶？若无眼触，则无眼触因缘生内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

“是故，比丘，当善思惟如是法，得善命终，后世亦善。”尔时，世尊为病比丘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时，病比丘，世尊去后，寻即命终。临命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时，众多比丘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年少比丘疾病困笃，尊者今已命终。当命终时，诸根喜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云何，世尊，如是比丘当生何处？云何受生？后世云何？”

佛告诸比丘：“彼命过比丘是真宝物，闻我说法，分明解了，于法无畏，得般涅槃，汝等但当供养舍利。”

世尊尔时为彼比丘授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说。差别者：“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彼比丘作如是念：‘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彼比丘：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若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无有我、我所见、我慢系著使，及彼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是名比丘断爱欲，转诸结，止慢无间等，究境苦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说。差别者：

乃至佛告病比丘：“汝不自犯戒耶？”

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不以持净戒故，于世尊所修梵行。”

佛告比丘：“汝以何等法故，于我所修梵行？”

比丘白佛：“为离贪欲故，于世尊所修梵行；为离瞋恚、愚痴故，于世尊所修梵行。”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汝正应为离贪欲故，于我所修梵行；离瞋恚、愚痴故，于我所修梵行。比丘，贪欲缠故，不得离欲；无明缠故，慧不清净。是故，比丘，于欲离故心解脱，离无明故慧解脱。若比丘于欲离欲心解脱身作证，离无明故慧解脱，是名比丘断诸爱欲，转结缚，止慢无间等，究竟苦边。是故，比丘，于此法善思惟。”如前广说，乃至受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伽梨隶讲堂。时，多有比丘疾病。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往至伽梨隶讲堂，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诸比丘：“当正念正智以待时，是则为我随顺之教。比丘，云何为正念？谓比丘内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外身身观念处、内外身身观念处，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法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忆念。云何正智？谓比丘若来若去，正知而住，瞻视观察，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乃至五十、六十，依语默正智行，比丘，是名正智。

“如是，比丘，正念正智住者能起乐受，有因缘，非无因缘。云何因缘？谓缘于身，作是思惟：‘我此身无常有为，心因缘生；乐受亦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身及乐受观察无常，观察生灭，观察离欲，观察灭尽，观察舍彼，观察身及乐受无常，乃至舍已，若于身及乐受贪欲使者永不复使。如是，正念正智生苦受因缘，非不因缘。云何为因缘？如是缘身，作是思惟：‘我此身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苦受亦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身及苦受观察无常，乃至舍。于此及苦受瞋恚所使，永不复使。如是，正念正智生不苦不乐受因缘，非不因缘。云何因缘？谓身因缘，作是思惟：‘我此身无常有为，心因缘生；彼不苦不乐受亦无常有为，心因缘生。’彼身及不苦不乐受观察无常，乃至舍，若所有身及不苦不乐受无明所使，使永不复使。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厌离，于受、想、行、识厌离，厌离已离欲，离欲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乐觉所觉时，莫能知乐觉，

贪欲使所使，不见于出离。

苦受所觉时，莫能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不见出离道。
不苦不乐受，等正觉所说，
彼亦不能知，终不度彼岸。
若比丘精勤，正智不倾动，
于彼一切受，黠慧能悉知。
能知诸受已，现法尽诸漏，
依慧而命终，涅槃不堕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说。时，有众多比丘集会迦梨隶讲堂，多有疾病，如上说。差别者：“乃至圣弟子如是观者，于色解脱，于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是等解脱生、老、病、死。”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智慧多闻者，非不觉诸受，
若于苦乐受，分别谛明了；
当知坚固事，凡夫有升降。
于乐不染著，于苦不倾动，
知受不受生，依于贪恚觉；
断除斯等已，其心善解脱，
系念缘妙境，正向待终期。
若比丘精勤，正智不倾动，
于此一切受，慧者能觉知。
了知诸受已，现法尽诸漏，
依慧而命终，涅槃不堕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欢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给孤独长者得病，身极苦痛。世尊闻已，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次第乞食至给孤独长者舍。长者遥见世尊，凭床欲起。世尊见已，即告之言：“长者勿起！增其苦患。”世尊即坐，告长者言：“云何，长者，病可忍不？身所苦患，为增为损？”

长者白佛：“甚苦！世尊，难可堪忍。”

乃至说三受，如差摩修多罗广说，乃至苦受但增不损。

佛告长者：“当如是学：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长者白佛：“如世尊说四不坏净，我有此法，此法中有我。世

尊，我今于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即记长者得阿那含果。

长者白佛：“惟愿世尊今于此食。”尔时，世尊默而许之。

长者即敕办种种净美饮食，供养世尊。世尊食已，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阿难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往诣其舍。长者遥见阿难，凭床欲起。乃至说三受，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乃至苦患但增不损。

时，尊者阿难告长者言：“勿恐怖！若愚痴无闻凡夫不信于佛，不信法、僧，圣戒不具，故有恐怖，亦畏命终及后世苦。汝今不信已断、已知，于佛净信具足，于法、僧净信具足，圣戒成就。”

长者白尊者阿难：“我今何所恐怖？我始于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见世尊，即得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自从是来，家有钱财悉与佛、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共。”

尊者阿难言：“善哉！长者，汝自记说是须陀洹果。”

长者白尊者阿难：“可就此食。”

尊者阿难默然受请。即办种种净美饮食，供养尊者阿难。食已，复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闻已，语尊者阿难：“知不？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当共往看。”尊者阿难默然而许。

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阿难共诣给孤独长者舍。长者遥见尊者舍利弗，扶床欲起。乃至说三种受，如叉摩修多罗广说，身诸苦患转增无损。

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当如是学：不著眼，不依眼界生贪欲识；不著耳、鼻、舌、身，意亦不著，不依意界生贪欲识。不著色，不依色界生贪欲识；不著声、香、味、触、法，不依法界生贪欲识。不著于地界，不依地界生贪欲识；不著于水、火、风、空、识界，不依识界生贪欲识。不著色阴，不依色阴生贪欲识；不著受、想、行、识阴，不依识阴生贪欲识。”

时，给孤独长者悲叹流泪。尊者阿难告长者言：“汝今怯劣耶？”

长者白阿难：“不怯劣也。我自顾念，奉佛以来二十余年，未闻尊者舍利弗说深妙法，如今所闻。”

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我亦久来未尝为诸长者说如是法。”

长者白尊者舍利弗：“有居家白衣，有胜信、胜念、胜乐，不闻深法，而生退没。善哉！尊者舍利弗，当为居家白衣说深妙法，以哀愍故！尊者舍利弗，今于此食。”

尊者舍利弗等默然受请。即设种种净美饮食，恭敬供养。食已，复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即从座起而去。

达磨提离长者修多罗亦如世尊为给孤独长者初修多罗广说，第二修多罗亦如是说。差别者：“若复长者依此四不坏净已，于上修习六念，谓念如来事，乃至念天。”

长者白佛言：“世尊，依四不坏净，于上修六随念，我今悉成就，我常修念如来事，乃至念天。”

佛告长者：“善哉！善哉！汝今自记阿那含果。”

长者白佛：“惟愿世尊受我请食。”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长者知佛受请已，即具种种净美饮食，恭敬供养。世尊食已，复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长寿童子，是树提长者孙子，身婴重病。尔时，世尊闻长寿童子身婴重病，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次第到长寿童子舍。长寿童子遥见世尊，扶床欲起。乃至说三受，如叉摩修多罗广说，乃至病苦但增无损。“是故，童子，当如是学，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当如是学！”

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四不坏净，我今悉有，我常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告童子：“汝当依四不坏净，于上修习六明分想。何等为六？谓一切行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

童子白佛言：“如世尊说，依四不坏净，修习六明分想，我今悉有。然我作是念：‘我命终后，不知我祖父树提长者当云何？’”

尔时，树提长者语长寿童子言：“汝于我所，故念且停。汝今且听世尊说法，思惟忆念，可得长夜福利安乐饶益。”

时，长寿童子言：“我于一切诸行当作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观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常现在前。”

佛告童子：“汝今自记斯陀含果。”

长寿童子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住我舍食。”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长寿童子即办种种净美饮食，恭敬供养。世尊食已，复为童子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时，婆薮长者身遭苦患。尔时，世尊闻婆薮长者身遭苦患，如前达摩提那长者修多罗广说，得阿那含果记，乃至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释氏沙罗疾病痿笃。尔时，世尊闻释氏沙罗疾病痿笃，晨朝著衣持钵，入迦毗罗卫国乞食，次到释氏沙罗舍。释氏沙罗遥见世尊，扶床欲起。乃至说三受，如差摩迦修多罗广说，乃至患苦但增不损。“是故，释氏沙罗，当如是学：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释氏沙罗白佛言：“如世尊说，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我悉有之，我常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告释氏沙罗：“是故，汝当依佛不坏净，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于上修习五喜处。何等为五？谓念如来事，乃至自所施法。”

释氏沙罗白佛言：“如世尊说，依四不坏净，修五喜处，我亦有之，我常念如来事，乃至自所施法。”

佛言：“善哉！善哉！汝今自记斯陀含果。”

沙罗白佛：“惟愿世尊今我舍食。”

尔时，世尊默然而许。

沙罗长者即办种种净美饮食，恭敬供养。世尊食已，复为沙罗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

尔时，耶输长者疾病困笃。如是，乃至得阿那含果记，如达摩提那修多罗广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竭伽池侧。

时，有摩那提那长者疾病新差。时，摩那提那长者语一士夫言：“善男子，汝往尊者阿那律所，为我稽首阿那律足，问讯起居轻利、安乐住不？明日通身四人愿受我请。若受请者，汝复为我白言：‘我俗人多有王家事，不能得自往奉迎。惟愿尊者时到，通身四人来赴我请，哀愍故！’”

时，彼男子受长者教，诣尊者阿那律所，稽首礼足，白言尊者：“摩那提那长者敬礼问讯：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惟愿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哀受我请！”

时，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请。时，彼士夫复以摩那提那长者语白尊者阿那律：“我是俗人，多有王家事，不得躬自奉迎。惟愿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哀受我请，怜愍故！”

尊者阿那律陀言：“汝且自安！我自知时，明日通身四人往诣其舍。”

时，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还白长者：“阿梨，当知我已诣尊者阿那律，具宣尊意。尊者阿那律言：‘汝且自安！我自知时。’”

彼长者摩那提那夜办净美饮食。晨朝复告彼士夫：“汝往至彼尊者阿那律所，白言：时到。”

时，彼士夫即受教，行诣尊者阿那律所，稽首礼足，白言：“供具已办，惟愿知时！”

时，尊者阿那律著衣持钵，通身四人诣长者舍。时，摩那提那长者婇女围绕，住内门左，见尊者阿那律，举体执足敬礼，引入就座，各别稽首，问讯起居，退坐一面。尊者阿那律问讯长者：“堪忍安乐住不？”

长者答言：“如是，尊者，堪忍乐住。先遭疾病，当时痿笃，今已蒙差。”

尊者阿那律问长者言：“汝住何住，能令疾病苦患时得除差？”

长者白言：“尊者阿那律，我住四念处，专修系念故，身诸苦患时得休息。何等为四？谓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内身、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尊者阿那律，我于四念处系心住故，身诸苦患时得休息。尊者阿那律，住故，身诸苦患时得休息。”

尊者阿那律告长者言：“汝今自记阿那含果。”

时，摩那提那长者以种种净美饮食自手供养，自恣饱满；食已，澡漱毕，摩那提那长者复坐卑床，听说妙法。尊者阿那律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

时，有淳陀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问淳陀长者：“汝今爱乐何等沙门、婆罗门净行？”

淳陀白佛：“有沙门、婆罗门，奉事于水，事毗湿波天，执杖澡罐，常净其手。如是正士能善说法言：善男子，月十五日，以胡麻屑、庵摩罗屑以澡其发，修行斋法，被著新净长鬘白氎，牛粪涂地而卧其上。善男子，晨朝早起，以手触地，作如是言：‘此地清净。’我如是净手，执牛粪团，并把生草，口说是言：‘此是清净，我如是净。’若如是者，见为清净；不如是者，永不清净。世尊，如是像类沙门、婆罗门，若为清净，我所宗仰。”

佛告淳陀：“有黑法、黑报，不净、不净果，负重向下。成就如此诸恶法者，虽复晨朝早起，以手触地，唱言清净，犹是不净；正复不触，亦不清净。执牛粪团，并及生草，唱言清净，亦复不净；正复不触，亦不清净！淳陀，何等为黑法、黑报，不净、不净果，负重向下，乃至触以不触，悉皆不净？淳陀，谓杀生恶业，手常血腥，心常思惟挝捶杀害，无惭无愧，悭贪吝惜，于一切众生乃至昆虫，不离于杀。于他财物、聚落、空地，皆不离盗。行诸邪淫，若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亲族，乃至授华鬘者，如是等护，以力强干，不离邪淫。不实妄语，或于王家、真实言家、多众聚集，求当言处，作不实说：不见言见，见言不见，不闻言闻，闻言不闻，知言不知，不知言

知，因自因他，或因财利，知而妄语，而不舍离，是名妄语。两舌乖离，传此向彼，传彼向此，递相破坏，令和合者离，离者欢喜，是名两舌。不离恶口骂，若人软语说，悦耳心喜，方正易知，乐闻无依说，多人爱念，适意随顺三昧舍；如是等而作刚强，多人所恶，不爱、不适意、不顺三昧说。如是等言，不离粗涩，是名恶口。绮饰坏语，不时言、不实言、无义言、非法言、不思言，如是等，名坏语。不舍离贪，于他财物而起贪欲，言'此物我有'者，好不舍。瞋恚弊恶，心思惟言'彼众生应缚、应鞭、应杖、应杀'，欲为生难。不舍邪见颠倒，如是见、如是说：'无施、无报、无福，无善行恶行、无善恶业果报，无此世、无他世，无父母、无众生生世间，无世阿罗汉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淳陀，是名黑法、黑报，不净、不净果，乃至触以不触，皆悉不净。

"淳陀，有白法、白报，净有、净果，轻仙上升。成就已，晨朝触地，此净我净者，亦得清净；若不触者，亦得清净。把牛粪团，手执生草，净因净果者，执与不执，亦得清净。淳陀，何等为白法、白报，乃至执以不执，亦得清净？谓有人不杀生，离杀生，舍刀杖，惭愧，悲念一切众生。不偷盗，远离偷盗，与者取，不与不取，净心不贪。离于邪淫，若父母护，乃至授一华鬘者，悉不强干起于邪淫。离于妄语，审谛实说。远离两舌，不传此向彼，传彼向此，共相破坏，离者令和，和者随喜。远离恶口，不刚强，多人乐其所说。离于坏语，谛说、时说、实说、义说、法说、见说。离于贪欲，不于他财、他众具作己有想，而生贪著。离于瞋恚，不作是念'挝打缚杀'，为作众难。正见成就，不颠倒见：'有施、有报、有福，有善恶行果报，有此世，有父母、有众生生，有世阿罗汉于此世他世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淳陀，是名白法、白报，乃至触与不触，皆悉清净。"

尔时，淳陀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

时，有异婆罗门于十五日，洗头已，受斋法，被新长鬘白氎，手执生草，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

尔时，佛告婆罗门："汝洗头被新长鬘白氎，是谁家法？"

婆罗门白佛："瞿昙，是学舍法。"

佛告婆罗门："云何婆罗门舍法？"

婆罗门白佛言："瞿昙，如是十五日，洗头受持法斋，著新净长鬘白氎，手执生草，随力所能，布施作福。瞿昙，是名婆罗门修行舍行。"

佛告婆罗门："贤圣法、律所行舍行异于此也。"

婆罗门白佛："瞿昙，云何为贤圣法、律所行舍行？"

佛告婆罗门："谓离杀生，不乐杀生，如前清净分广说。依于不杀，舍离杀生，乃至如前清净分广说。离偷盗，不乐于盗，依于不盗，舍不与取。离诸邪淫，不乐邪淫，依于不淫，舍非梵行。离于妄语，不乐妄语，依不妄语，舍不实言。离诸两舌，不乐两舌，依不两舌，舍别离行。离于恶口，不乐恶口，依不恶口，舍于粗言。离诸绮语，不乐绮语，依不绮语，舍无义言。断除贪欲，远离苦贪，依无贪心，舍于爱著。断除瞋恚，不生忿恨，依于无恚，舍彼瞋恨。修习正见，不起颠倒，依于正见，舍彼邪见。婆罗门，是名贤圣法、律所行舍行。"

婆罗门白佛："善哉！瞿昙贤圣法、律所行舍行！"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生闻梵志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有亲族，极所爱念，忽然命终，我为彼故，信心布施。云何，世尊，彼得受不？"

佛告婆罗门："非一向得。若汝亲族生地狱中者，得彼地狱众生食，以活其命，不得汝所信施饮食；若生畜生、饿鬼、人中者，得彼人中饮食，不得汝所施者。婆罗门，饿鬼趣中有一处，名为入处饿鬼，若汝亲族生彼入处饿鬼中者，得汝施食。"

婆罗门白佛："若我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中者，我信施，谁应食之？"

佛告婆罗门："若汝所可为信施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者，要有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中者，得食之。"

婆罗门白佛："瞿昙，若我所为信施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中，亦无更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者，此信施食，谁当食之？"

佛告婆罗门："设使所为施亲族知识不生入处饿鬼趣中，复无诸余知识生饿鬼者，且信施而自得其福。彼施者所作信施，而彼施者不失达嚫。"

婆罗门白佛："云何施者行施，施者得彼达嚫？"

佛告婆罗门："有人杀生行恶，手常血腥，乃至十不善业迹，如淳陀修多罗广说，而复施诸沙门、婆罗门，乃至贫穷、乞士，悉施钱财、衣被、饮食、灯明、诸庄严具。婆罗门，彼惠施主若复犯戒，生象中者，以彼曾施沙门、婆罗门钱财、衣被、饮食，乃至庄严众具故，虽在象中，亦得受彼施报：衣服、饮食乃至种种庄严众具。若复生牛、马、驴、骡等种种畜生趣中，以本施惠功德，悉受其报，随彼生处所应受用，皆悉得之。

"婆罗门，若复施主持戒，不杀、不盗乃至正见，布施诸沙门、婆罗门乃至乞士钱财、衣服、饮食，乃至灯明；缘斯功德，生人道中，坐受其报：衣被、饮食，乃至灯明众具。复次，婆罗门，若复持

戒生天上者，彼诸惠施天上受报：财宝、衣服、饮食，乃至庄严众具，婆罗门，是名施者行施，施者受达嚫，果报不失。”

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坐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林中。鞞罗磨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闻已，共相招集，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有众生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佛告诸婆罗门长者："行非法行、行危险行因缘故，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诸婆罗门长者白佛："行何等非法行、危险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佛告婆罗门长者："杀生乃至邪见，具足十不善业因缘故，婆罗门，是非法行、危险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

婆罗门白佛："何因缘诸众生身坏命终，得生天上？"

佛告婆罗门长者："行法行，行正行，以是因缘故，身坏命终，得生天上。"

复问："世尊，行何等法行、何等正行，身坏命终，得生天上？"

佛告婆罗门长者："谓离杀生乃至正见，十善业迹因缘故，身坏命终，得生天上。婆罗门长者，若有行此法行、行此正行者，欲求刹利大姓家、婆罗门大姓家、居士大姓家，悉得往生。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因缘故。

"若复欲求生四王、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悉得往生。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行净戒者，其心所愿，悉自然得。

"若复如是法行、正行者，欲求生梵天，亦得往生。所以者何？以行正行法行故，持戒清净，心离爱欲，所愿必得。

"若复欲求往生光音、遍净，乃至阿伽尼吒，亦复如是。所以者何？以彼持戒清净，心离欲故。

"若复欲求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乃至第四禅具足住，悉得成就。所以者何？以彼法行、正行故，持戒清净，心离爱欲，所愿必得。

"欲求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皆悉得。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持戒清净，心离爱欲，所愿必得。

"欲求断三结，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无量神通，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皆悉得。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持戒、离欲，所愿必得。"

时，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

林中。

时，鞞罗磨聚落中，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鞞罗磨聚落身恕林中，闻已，乘白马车，多将翼从，持金柄、伞盖、金澡瓶，出鞞罗磨聚落，诣身恕林。至道口，下车步进，入于园门，至世尊前，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何因何缘有人命终生地狱中，乃至生天？”如上修多罗广说。

时，鞞罗磨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坐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鞞纽多罗聚落北身恕林中住。鞞纽多罗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闻已，共相招引，往诣身恕林，至世尊所，面相慰劳已，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婆罗门长者：“我当为说自通之法。谛听！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谓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作是念：‘若有欲杀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不乐杀生，如上说。‘我若不喜人盗于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盗他？’是故持不盗戒，不乐于盗，如上说。‘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妇？’是故受持不他淫戒，如上说。‘我尚不喜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语戒，如上说。‘我尚不喜他人离我亲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离他亲友？’是故不行两舌。‘我尚不喜人加粗言，他亦如是，云何于他而起骂辱？’是故于他不行恶口，如上说。‘我尚不喜人作绮语，他亦如是，云何于他而作绮语？’是故于他不行绮饰，如上说。如是七种，名为圣戒。又复于佛不坏净成就，于法、僧不坏净成就，是名圣弟子四不坏净成就。自现前观察，能自记说：‘我地狱尽，畜生、饿鬼尽，一切恶趣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时，鞞纽多罗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相习近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相习近法？谓杀生者、杀生者习近，盗、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各各随类更相习近。譬如不净物、不净物自相和合；如是，杀生、杀生，乃至邪见、邪见自相习近。如是，比丘，不杀生、不杀生相习近，乃至正见、正见更相习近。譬如净物、净物自相和合，乳生酪，酪生酥，酥生醍醐，醍醐自相和合；如是，不杀、不杀更相习近，乃至正见、正见更相习近，是名比丘相习近法。”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蛇行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蛇行法？谓杀生恶行，手常血腥，乃至十不善业迹，如前淳陀修多罗广说。彼当尔时，身蛇行、口蛇行、意蛇行；彼如是身、口、意蛇行已，于其二趣向一一趣，若地狱、若畜生。蛇行众生，谓蛇、鼠、猫、狸等腹行众生，是名蛇行法。

"云何非蛇行法？谓不杀生，乃至正见，如前淳陀修多罗十善业迹广说，是名非蛇行法。身非蛇行、口非蛇行、意非蛇行，于其二趣生一一趣，若天上、若人中，是名非蛇行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如是众生身坏命终，必堕恶趣泥犁中。譬如圆珠，掷著空中，落地流转，不一处住。如是，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身坏命终，必堕地狱中，无住处。云何为恶业？谓杀生乃至绮语，如上广说，是名恶业。云何恶心？谓贪、恚心，如上广说，是名恶心。云何恶见？谓邪颠倒，如上广说，是名恶见。是名恶业因、恶心因、恶见因，身坏命终，必生恶趣泥犁中。

"善业因、善心因、善见因，身坏命终，必生善趣天上。婆罗门，云何为善业？谓离杀生、不乐杀生，乃至不绮语，是名善业。云何善心？谓不贪、不恚，是名善心。云何为善见？谓正见不颠倒，乃至见不受后有，是名善见。是名业善因、心善因、见善因，身坏命终，得生天上。譬如四方摩尼珠，掷著空中，随堕则安；如是彼三善因，所在受生，随处则安。"

佛说如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杀生人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必得短寿。不与取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钱财多难。邪淫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所有妻室为人所图。妄语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多被讥论。两舌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亲友乖离。恶口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常闻丑声。绮语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言无信用。贪欲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增其贪欲。瞋恚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增其瞋恚。邪见多习多行，生地狱中；若生人中，增其愚痴。

"若离杀生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必得长寿。不盗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钱财不丧。不邪淫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妻室循良。不妄语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被讥论。不两舌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亲友

坚固。不恶口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常闻妙音。不绮语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言见信用。不贪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增爱欲。不恚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增瞋恚。正见修习多修习，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增愚痴。”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杀生有三种，谓从贪生故、从恚生故、从痴生。乃至邪见亦三种，从贪生、从恚生、从痴生。离杀生亦有三种，不贪生、不恚生、不痴生。乃至离邪见亦三种，不贪生、不恚生、不痴生。”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所谓有出法，出不出法。何等为出法，出不出法？谓不杀生出于杀生，乃至正见出于邪见。”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所说此彼岸。云何此岸？云何彼岸？”

佛告婆罗门：“杀生者，谓此岸；不杀生者，谓彼岸。邪见者，谓此岸；正见者，谓彼岸。”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少有修善人，能度于彼岸；
一切众生类，驱驰走此岸。
于此正法律，观察法法相，
此等度彼岸，摧伏死魔军。”

尔时，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异比丘所问、尊者阿难所问、佛问诸比丘三经，亦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恶法，有真实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为恶法？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恚、邪见，是名恶法。

“云何为真实法？谓离杀生乃至正见，是名真实法。”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恶法、恶恶法，有真实法、真实真实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为恶法？谓杀生乃至邪见，是名恶法。

“云何为恶恶法？谓自杀生，教人令杀，乃至自起邪见，复以邪见教人令行，是名恶恶法。

“云何为真实法？谓不杀生乃至正见，是名真实法。

“云何为真实真实法？谓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复以正见教人令行，是名真实真实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不善男子、善男子。谛听！善思！今当为汝说。

“云何为不善男子？谓杀生者乃至邪见者，是名不善男子。

“云何善男子？谓不杀生，乃至正见，是名善男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不善男子、不善男子不善男子，有善男子、善男子善男子。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为不善男子？谓杀生乃至邪见者，是名不善男子。

“云何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谓手自杀生，教人令杀；乃至自行邪见，教人令行邪见，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

“云何为善男子？谓不杀生乃至正见者，是名善男子。

“云何为善男子善男子？谓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复以正见教人令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成就十法者，如铁鉾钻水，身坏命终，下入恶趣泥犁中。何等为十？谓杀生乃至邪见。

“若成就十法，譬如铁鉾仰钻虚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何等为十？谓不杀生乃至正见。”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成就二十法者，如铁鉾钻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何等为二十？谓自手杀生，教人令杀；乃至自

行邪见，复以邪见教人令行。是名二十法成就，如铁鉾钻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

“有二十法成就，譬如铁鉾仰钻虚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何等为二十法？谓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复以正见教人令行。是名二十法成就，如铁鉾仰钻虚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三十法成就者，如铁鉾钻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何等为三十法？谓自手杀生，教人令杀，赞叹杀生；乃至自行邪见，复以邪见教人令行，常复赞叹行邪见者。是名三十法，如铁鉾钻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

“有三十法成就者，如铁鉾钻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何等为三十法？谓自不杀生，教人不杀，常复赞叹不杀功德；乃至自行正见，复以正见教人令行，常复赞叹正见功德。是名三十法成就，如铁鉾钻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十法成就，如铁枪投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何等为四十法？谓手自杀生，教人令杀，赞叹杀生，见人杀生心随欢喜；乃至自行邪见，教人令行，赞叹邪见，见行邪见心随欢喜。是名四十法成就，如铁枪投水，身坏命终，下生恶趣泥犁中。

“有四十法成就，如铁枪钻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何等为四十？谓不杀生，教人不杀，口常赞叹不杀功德，见不杀者心随欢喜；乃至自行正见，教人令行，亦常赞叹正见功德，见人行者心随欢喜。是名四十法成就，如铁枪钻空，身坏命终，上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非法，有正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何等为非法？谓杀生乃至邪见，是名非法。

“何等为正法？谓不杀生乃至正见，是名正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非律，有正律。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何等为非律？谓杀生乃至邪见，是名非律。

“何等为正律？谓不杀乃至正见，是名正律。”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非律、正律，如是非圣及圣，不善及善，非亲近、亲近，非善哉、善哉，黑法、白法，非义、正义，卑法、胜法，有罪法、无罪法，弃法、不弃法，一一经如上说。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善生，新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比丘，当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处端严：一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二者、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慧解脱，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寂静尽诸漏，比丘庄严好，
离欲断诸结，涅槃不复生，
持此最后身，摧伏魔怨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形色丑陋，难可观视，为诸比丘之所轻慢，来诣佛所。

尔时，世尊四众围绕，见彼比丘来，皆起轻想，更相谓言：“彼何等比丘，随路而来，形貌丑陋，难可观视，为人所慢？”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汝等见彼比丘来，形状甚丑，难可视见，令人起慢不？”

诸比丘白佛：“唯然，已见。”

佛告诸比丘：“汝等勿于彼比丘起于轻想。所以者何？彼比丘已尽诸漏，所作已作，离诸重担，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诸比丘，汝等莫妄量于人，唯有如来能量于人。”

彼比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汝等见此比丘稽首作礼，退坐一面不？”

比丘白佛：“唯然，已见。”

佛告诸比丘：“汝等勿于是比丘起于轻想；乃至汝等莫量于人，唯有如来能知人耳！”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飞鸟及走兽，莫不畏师子，
唯师子兽王，无有与等者！
如是智慧人，虽小则为大，
莫取其身相，而生轻慢心。
何用巨大身，多肉而无慧？
此贤胜智慧，则为上士夫，
离欲断诸结，涅槃永不生，
持此最后身，摧伏众魔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提婆达多有利养起，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日日侍从五百乘车，来诣提婆达多所，日日持五百釜食，供养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将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

佛告诸比丘：“汝等莫称是提婆达多所得利养。所以者何？彼提婆达多别受利养，今则自坏，他世亦坏。譬如芭蕉、竹、芦，生果即死，来年亦坏；提婆达多亦复如是，受其利养，今世则坏，他世亦坏。譬如駏驉，受胎必死；提婆达多亦复如是，受诸利养，今世亦坏，他世亦坏。彼愚痴提婆达多随几时受其利养，当得长夜不饶益苦。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我设有利养起，莫生染著！”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芭蕉生果死，竹芦实亦然，
駏驉坐妊死，士以贪自丧，
常行非义行，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损减，茎枯根亦伤。”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国有手比丘是释氏子，在舍卫国命终。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手比丘释氏子于舍卫国命终；闻已，入舍卫城，乞食还，举衣钵，洗足毕，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日晨朝，众多比丘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释氏子手比丘于舍卫国命终。云何，世尊，手比丘命终，当

生何处？云何受生？后世云何？”

佛告诸比丘：“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彼命终当生恶趣泥犁中。何等三不善法？谓贪欲、瞋恚、愚痴。此三不善法结缚于心，释种子手比丘生恶趣泥犁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食欲瞋恚痴，结缚士夫心，
内发还自伤，犹如竹芦实。
无贪恚痴心，是说为黠慧，
内发不自伤，是名为胜士。
是故当离贪，瞋恚痴冥心，
比丘智慧明，苦尽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手比丘，难陀修多罗亦如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难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染色，捣治光泽，执持好钵，好作嬉戏调笑而行。

时，有众多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难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捣治光泽，执持好钵，好作嬉戏调笑而行。”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诣难陀比丘所，语言：‘难陀，大师语汝！’”

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语难陀言：“世尊语汝！”

难陀闻已，即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佛告难陀：“汝实好著好衣，捣治光泽，好作嬉戏调笑而行不？”

难陀白佛：“实尔，世尊。”

佛告难陀：“汝佛姨母子，贵姓出家，不应著好衣服，捣令光泽，执持好钵，好作嬉戏调笑而行。汝应作是念：‘我是佛姨母子，贵姓出家，应作阿练若，乞食，著粪扫衣，常应赞叹著粪扫衣，常处山泽，不顾五欲。’”

尔时，难陀受佛教已，修阿兰若行，乞食，著粪扫衣，亦常赞叹著粪扫衣者，乐处山泽，不顾爱欲。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难陀何见汝，修习阿兰若？
家家行乞食，身著粪扫衣，
乐处于山泽，不顾于五欲。”

佛说此经已，尊者难陀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低沙自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亦不畏惧，不堪谏止。”

时，有众多比丘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亦不畏惧，不堪谏止。”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诣低沙比丘所，语言：‘低沙，大师语汝！’”

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语低沙比丘言：“世尊语汝！”

低沙比丘即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佛告低沙：“汝实作是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亦不畏惧，不堪忍谏’不？”

低沙白佛：“实尔，世尊。”

佛告低沙：“汝不应尔！汝应念言：‘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应修恭敬畏惧，堪忍谏止。’”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善哉汝低沙，离瞋恚为善，
莫生瞋恚心，瞋恚者非善。
若能离瞋慢，修行软下心，
然后于我所，修行于梵行。”

佛说此经已，低沙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毗舍佉般阇梨子，集供养堂，为众多比丘说法，言辞满足，妙音清彻，句味辩正，随智慧说，听者乐闻，无所依说，显现深义，令诸比丘一心专听。

尔时，世尊入昼正受，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闻说法声，从三昧起，往诣讲堂，于大众前坐，告毗舍佉般阇梨子：“善哉！善哉！毗舍佉，汝能为诸比丘于此供养堂，为众多比丘说法，言辞满足，乃至显现深义，令诸比丘专精敬重，一心乐听。汝当数数为诸比丘如是说法，令诸比丘专精敬重，一心乐听，当得长夜以义饶益，安隐乐住。”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不说法者，愚智杂难分，
此愚此智慧，无由自显现，
善说清凉法，因说智乃彰。

说法为明照，光显大仙幢，
善说为仙幢，法为罗汉幢。”

佛说此经已，尊者毗舍佉般阇梨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悉共作衣。时，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初入法律，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

时，众多比丘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故。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始入法律，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

尔时，世尊问彼比丘：“汝实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耶？”

彼比丘白佛告：“世尊，随我所能，当力营助。”

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汝等莫与是年少比丘语。所以者何？是比丘得四增心法，正受现法安乐住，不勤而得。若彼本心所为，剃须发，著袈裟衣，出家学道，增进修学，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下劣方便，薄德少智慧，
正向于涅槃，免脱烦恼锁。
此贤年少者，逮得上士处，
离欲心解脱，涅槃不复生，
持此最后身，摧伏众魔军。”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名曰上座，独住一处，亦常赞叹独一住者，独行乞食，食已，独还，独坐禅思。

时，有众多比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尊者名曰上座，乐一独处，亦常赞叹独一住者，独入聚落乞食，独出聚落，还至住处，独坐禅思。”

尔时，世尊语一比丘：“汝往诣彼上座比丘所，语上座比丘言：‘大师告汝！’”

比丘受教，诣上座比丘所，白言：“尊者，大师告汝！”

时，上座比丘即时奉命，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上座比丘：“汝实独一静处，赞叹独处者，独行乞食，独出聚落，独坐禅思耶？

上座比丘白佛：“实尔，世尊。”

佛告上座比丘："汝云何独一处，赞叹独住者，独行乞食，独还住处，独坐禅思？"

上座比丘白佛："我唯独一静处，赞叹独住者，独出乞食，独行聚落，独坐禅思。"

佛告上座比丘："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胜妙一住。何等为胜妙一住？谓比丘前者枯干，后者灭尽，中无贪喜，是婆罗门心不犹豫，已舍忧悔，离诸有爱，群聚使断，是名一住，无有胜住过于此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悉映于一切，悉知诸世间，
不著一切法，悉离一切爱；
如是乐住者，我说为一住。"

佛说此经已，尊者上座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僧迦蓝于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彼僧迦蓝比丘有本二，在舍卫国中，闻僧迦蓝比丘于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著好衣服，庄严华璎，抱其儿来诣祇洹，至僧迦蓝比丘房前。

尔时，尊者僧迦蓝出房露地经行。时，彼本二来到其前，作是言："此儿幼小，汝舍出家，谁当养活？"

时，僧迦蓝比丘不共语。如是再三，亦不共语。

时，彼本二作如是言："我再三告，不与我语，不见顾视，我今置儿。"著经行道头而去，言："沙门，此是汝子，汝自养活，我今舍去。"

尊者僧迦蓝亦不顾视其子。彼本二复言："是沙门今于此儿都不顾视，彼必得仙人难得之处。善哉！沙门，必得解脱。"情愿不遂，抱子而去。

尔时，世尊入昼正受，以天耳过人之耳，闻尊者僧迦蓝本二所说，即说偈言：

"来者不欢喜，去亦不忧戚，
于世间和合，解脱不染著，
我说彼比丘，为真婆罗门。
来者不欢喜，去亦不忧戚，
不染亦无忧，二心俱寂静，
我说是比丘，是真婆罗门。"

佛说此经已，尊者僧迦蓝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独一静处，作是思惟："有三种香，顺风而熏，不能逆风。何等为三？谓根香、茎香、华香。或复有香，顺风熏，亦逆风熏，亦顺风逆风熏耶？"作是念已，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作是思惟：'有三种香，顺风而熏，不能逆风。何等为三？谓根香、茎香、华香。或复有香，顺风熏、逆风熏，亦顺风逆风熏耶？'"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有三种香，顺风熏，不能逆风，谓根香、茎香、华香。阿难，亦有香，顺风熏、逆风熏、顺风逆风熏。阿难，顺风熏、逆风熏、顺风逆风熏者，阿难，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所城邑聚落，成就真实法，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八方上下，崇善士夫，无不称叹言：'某方某聚落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清净，成真实法，尽形寿不杀乃至不饮酒。'阿难，是名有香顺风熏、逆风熏、顺风逆风熏。"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根茎华香，能逆风而熏，
唯有善士女，持戒清净香，
逆顺满诸方，无不普闻知。
多迦罗旃檀，优钵罗末利，
如是比诸香，戒香最为上！
旃檀等诸香，所熏少分限，
唯有戒德香，流熏上升天。
斯等净戒香，不放逸正受，
正智等解脱，魔道莫能入。
是名安隐道，是道则清净，
正向妙禅定，断诸魔结缚。"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千比丘俱，皆是古昔萦发出家，皆得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善解脱，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

摩竭提王瓶沙闻世尊摩竭提国人间游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与诸小王群臣翼从，车万二千、乘马万八千、步逐众无数，摩竭提婆罗门长者悉皆从。王出王舍城，诣世尊所，恭敬供养；到于道口，下车步进，及于内门，除去五饰，脱冠却盖，除扇去剑刀，脱革屣；到于佛前，整衣服，偏露右肩，为佛作礼，右绕三匝，自称姓名，白佛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瓶沙。"

佛告瓶沙："如是，大王，汝是瓶沙，可就此坐，随其所安。"

时，瓶沙王重礼佛足，退坐一面。诸王大臣、婆罗门居士悉礼佛足，次第而坐。时，郁鞞罗迦葉亦在座中。

时，摩竭提婆罗门长者作是念：“为大沙门从郁鞞罗迦葉所修梵行耶？为郁鞞罗迦葉于大沙门所修梵行耶？”

尔时，世尊知摩竭提婆罗门长者心之所念，即说偈而问言：

“郁鞞罗迦葉，于此见何利？
　弃汝先所奉，事火等众事，
　今可说其义，舍事火之由。”

郁鞞迦葉说偈白佛：

“钱财等滋味，女色五欲果，
　观察未来受，斯皆大垢秽，
　是故悉弃舍，先诸奉火事。”

尔时，世尊复说偈问言：

“汝不著世间，钱财五色味，
　复何舍天人？迦葉随义说。”

迦葉复以偈答世尊言：

“见道离有余，寂灭无余迹，
　无所有不著，无异趣异道，
　是故悉弃舍，先修奉火事。
　大会等受持，奉事于水火，
　愚痴没于中，志求解脱道。
　盲无智慧目，向生老病死，
　不见于正路，永离生死道。
　今始因世尊，得见无为道，
　大龙所说力，得度于彼岸。
　牟尼广济度，安慰无量众，
　今始知瞿昙，真谛超出者。”

佛复说偈叹迦葉言：

“善哉汝迦葉，先非恶思量，
　次第分别求，遂至于胜处。

“汝今，迦葉，当安慰汝徒众之心。”

时，郁鞞罗迦葉即入正受，以神足力向于东方，上升虚空，作四

种神变，行、住、坐、卧，入火三昧，举身洞燃，青、黄、赤、白、颇梨红色。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还烧其身，身上出水以灌其身。或身上出火，以烧其身，身下出水，以灌其身。如是种种现化神通息已，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师，我是弟子。”

佛告迦葉：“我是汝师，汝是弟子，随汝所安，复座而坐。”

时，郁鞞罗迦葉还复故座。

尔时，摩竭提婆罗门长者作是念：“郁鞞罗迦葉定于大沙门所修行梵行。”

佛说此经已，摩竭提王瓶沙及诸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陀骠摩罗子，旧住王舍城，典知众僧饮食，床座随次差请，不令越次。时，有慈地比丘，频三过次得粗食处，食时辛苦，作是念：“怪哉！大苦！陀骠摩罗子比丘有情故，以粗食恼我，令我食时极苦，我当云何为其作不饶益事？”

时，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名蜜多罗，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蜜多罗比丘尼来诣慈地比丘，稽首礼足，于一面住。慈地比丘不顾眄，不与语。蜜多罗比丘尼语慈地比丘：“阿梨，何故不见顾眄，不共言语？”

慈地比丘言：“陀骠摩罗子比丘数以粗食恼我，令我食时极苦，汝复弃我。”

比丘尼言：“当如何？”

慈地比丘言：“汝可至世尊所，白言：‘世尊，陀骠摩罗子比丘非法不类，共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我当证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说。’”

比丘尼言：“阿梨，我当云何于梵行比丘所，以波罗夷谤？”

慈地比丘言：“汝若不如是者，我与汝绝，不复来往言语、共相瞻视。”

时，比丘尼须臾默念，而作是言：“阿梨，欲令我尔，当从其教。”

慈地比丘言：“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汝随后来。”

时，慈地比丘即往稽首，礼世尊足，退住一面。蜜多罗比丘尼即随后至，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一何不善不类陀骠摩罗子，于我所作非梵行波罗夷罪。”

慈地比丘复白佛言：“如妹所说，我先亦知。”

尔时，陀骠摩罗子比丘即在彼大众中。尔时，世尊告陀骠摩罗子比丘：“汝闻此语不？”

陀骠摩罗子比丘言：“已闻，世尊。”

佛告陀骠摩罗子比丘：“汝今云何？”

陀骠摩罗子白佛：“如世尊所知，如善逝所知。”

佛告陀骠摩罗子：“汝言如世尊所知，今非是时。汝今忆念，当言忆念；不忆念，当言不忆念。”

陀骠摩罗子言：“我不自忆念。”

尔时，尊者罗睺罗住于佛后，执扇扇佛，白佛言：“世尊，不善不类是比丘尼言：‘尊者陀骠摩罗子共我作非梵行。’慈地比丘言：‘如是，世尊，我先已知，如妹所说。’”

佛告罗睺罗：“我今问汝，随意答我。若蜜多罗比丘尼来语我言：‘世尊，不善不类罗睺罗，共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慈地比丘复白我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说，我先亦知’者，汝当云何？”

罗睺罗白佛：“世尊，我若忆念，当言忆念；不忆念，当言不忆念。”

佛言：“罗睺罗，愚痴人汝尚得作此语，陀骠摩罗子清净比丘何以不得作如是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陀骠摩罗子比丘当忆念，蜜多罗比丘尼当以自言灭，慈地比丘僧当极善呵谏教诫：‘汝云何见？何处见？汝何因往见？’”

世尊如是教已，从座起，入室坐禅。

尔时，诸比丘于陀骠摩罗子比丘忆念，蜜多罗比丘尼与自言灭，慈地比丘极善呵谏教诫言：“汝云何见？何处见？何因往见？”

如是谏时，彼作是言：“彼陀骠摩罗子不作非梵行，不犯波罗夷，然陀骠摩罗子比丘三以粗恶食恐怖，令我食时辛苦。我于陀骠摩罗子比丘爱恚痴怖，故作是说，然陀骠摩罗子清净无罪。”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至大众前敷座而坐。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于陀骠摩罗子比丘所忆念持，蜜多罗比丘尼与自言灭，慈地比丘极善呵谏，乃至彼言：‘陀骠摩罗子清净无罪。’”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云何愚痴？以因饮食故，知而妄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能舍一法，知而故妄语，
不计于后世，无恶而不为！
宁食热铁丸，如炽然炭火，
不以犯禁戒，而食僧信施！”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陀骠摩罗子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愿于佛前取般涅槃。”

世尊默然。如是三启，佛告陀骠摩罗子：“此有为诸行，法应如

是！”

尔时，尊者陀骠摩罗子即于佛前，入于三昧，如其正受，向于东方，升虚空行，现四威仪，行、住、坐、卧，入火三昧，身下出火，举身洞燃，光焰四布，青、黄、赤、白、颇梨红色。身下出火，还烧其身，身上出水，以洒其身。或身上出火，下烧其身，身下出水，上洒其身。周向十方，种种现化已，即于空中，内身出火，还自焚其身，取无余涅槃，消尽寂灭，令无遗尘。譬如空中燃灯，油炷俱尽；陀骠摩罗子空中涅槃，身心俱尽，亦复如是。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烧铁丸，其焰洞炽然，
热势渐息灭，莫知其所归。
如是等解脱，度烦恼淤泥，
诸流永已断，莫知其所之，
逮得不动迹，入无余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央瞿多罗国人间游行。经陀婆阇梨迦林中，见有牧牛者、牧羊者、采柴草者，及余种种作人，见世尊行路，见已，皆白佛言：“世尊，莫从此道去！前有央瞿利摩罗贼，脱恐怖人。”

佛告诸人：“我不畏惧！”作此语已，从道而去。彼再三告，世尊犹去。遥见央瞿利摩罗手执刀盾走向，世尊以神力现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罗驶走不及。走极疲乏已，遥语世尊：“住！住！勿去！”

世尊并行而答：“我常住耳，汝自不住！”

尔时，央瞿利摩罗即说偈言：

“沙门尚驶行，而言我常住；
我今疲倦住，说言汝不住。
沙门说云何，我住汝不住？”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央瞿利摩罗，我说常住者，
于一切众生，谓息于刀杖；
汝恐怖众生，恶业不休息。
我于一切虫，止息于刀杖；
汝于一切虫，常逼迫恐怖，
造作凶恶业，终无休息时。
我于一切神，止息于刀杖；
汝于一切神，长夜苦逼迫，

造作黑恶业，于今不止息。
我住于息法，一切不放逸；
汝不见四谛，故不息放逸。”

央瞿利摩罗说偈白佛：

“久乃见牟尼，故随路而逐；
今闻真妙说，当舍久远恶。”

作如是说已，即放舍刀盾，
投身世尊足，愿听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大仙多哀愍！
告比丘善来！出家受具足。

尔时，央瞿利摩罗出家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增修梵行，现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时，央瞿利摩罗得阿罗汉，觉解脱喜乐，即说偈言：

“本受不害名，而中多杀害，
今得见谛名，永离于伤杀。
身行不杀害，口意俱亦然，
当知真不杀，不迫于众生。
洗手常血色，名央瞿摩罗，
浚流之所漂，三归制令息。
归依三宝已，出家得具足，
成就于三明，佛教作已作。
调牛以捶杖，伏象以铁钩，
不以刀捶杖，正度调天人。
利刀以水石，直箭以煴火，
治材以斧斤，自调以黠慧。
人前行放逸，随后能自敛，
是则照世间，如云解月现。
人前放逸行，随后能自敛，
于世恩爱流，正念而超出。
少壮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是则照世间，如云解月现。
少壮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于世恩爱流，正念以超出。
若度诸恶业，正善能令灭，
是则照世间，如云解月现。

　　人前造恶业，正善能令灭，
　　于世恩爱流，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恶业，必向于恶趣，
　　已受于恶报，宿债食已食。
　　若彼我怨憎，闻此正法者，
　　得清净法眼，于我修行忍，
　　不复兴斗讼，蒙佛恩力故。
　　我慈行忍辱，亦常赞叹忍，
　　随时闻正法，闻已随修行。”

佛说此经已，央瞿利摩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异比丘于夜明相出时，出榻补河边，脱衣著岸边，入水洗浴；浴已上岸，被一衣，待身干。

时，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榻补河侧，语比丘言：“汝少出家，鲜白发黑，年始盛美，应习五欲，庄严璎珞，涂香华鬘，五乐自娱。而于是时，违亲背俗，悲泣别离，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如何舍现前乐，而求非时之利？”

比丘答言：“我不舍现前乐求非时乐，我今乃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

天问比丘：“云何舍非时乐得现前乐？”

比丘答言：“如世尊说，非时之欲，少味多苦，少利多难。我今于现法中，已离炽然，不待时节，能自通达，现前观察，缘自知觉。如是，天子，是名舍非时乐得现前乐。”

天复问比丘：“云何复是如来所说，非时之欲，少乐多苦？云何复是如来所说，现法利乐，乃至缘自觉知？”

比丘答言：“我年少出家，不能广宣如来所说正法、律仪。世尊近在迦兰陀竹园，汝可往诣如来，问其所疑，如世尊说，随忆受持。”

天子复言：“比丘，于如来所，有诸力天众多围绕，我先无问，未易可诣。比丘，汝若能为先白世尊者，我可随往。”

比丘答言：“当为汝去！”

天白比丘：“唯然，尊者，我随后来。”

时，彼比丘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以向天子往返问答具白世尊：“今者，世尊，彼天子诚实言者须臾应至，不诚实者自当不来。”

时，彼天子遥语比丘：“我已在此！我已在此！”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众生随爱想，以爱想而住，
以不知爱故，则为死方便。”

佛告天子：“汝解此偈者，便可发问。”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复说偈而告天子曰：

“若知所爱者，不于彼生爱，
彼此无所有，他人莫能说。”

佛告天子：“汝解此义者，便可发问。”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复说偈言：

“见等胜劣者，则有言论生，
三事不倾动，则无软中上。”

佛告天子：“解此义者，则可发问。”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复说偈言：

“断爱及名色，除慢无所系，
寂灭息瞋恚，离结绝希望，
不见于人天，此世及他世。”

佛告天子：“解此义者，乃可发问。”
天子白佛：“已解，世尊。已解，善逝。”
佛说此经已，彼天子闻佛所说，随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异比丘于后夜时至榻补河边，脱衣置岸边，入水洗浴；浴已，还上岸，著一衣，待身干。
时，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榻补河侧，问比丘言：“比丘，比丘，此是丘冢，夜则起烟，昼则火燃，彼婆罗门见已而作是言：‘坏此丘冢，发掘者智，持以刀剑。’又见大龟，婆罗门见已，作是言：‘除此大龟，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氍氀，婆罗门见已，作此言：‘却此氍氀，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肉段，彼婆罗门见已，作是言：‘除此肉段，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屠杀，婆罗门见已，作是言：‘坏是屠杀处，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楞耆，彼婆罗门见已，作是言：‘却此楞耆，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二道，彼婆罗门见已，作是言：‘除此二道，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门

扇，婆罗门见已，作是言：‘却此门扇，发掘者智，持以刀剑。’见有大龙，婆罗门见已，作是言：‘止！勿却大龙，应当恭敬。’比丘，汝来受此论，往问世尊，如佛所说，汝随受持。所以者何？除如来，我不见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于此论心悦乐者，若诸弟子从我所闻，然后能说。”

尔时，比丘从彼天所闻此论已，往诣世尊，稽首礼足，退坐一面，以彼天子所问诸论广问世尊：“云何为丘冢？云何为夜则起烟？云何为昼则火燃？云何是婆罗门？云何发掘？云何智者？云何刀剑？云何为大龟？云何氍氀？云何为肉段？云何为屠杀处？云何为楞耆？云何为二道？云何为门扇？云何为大龙？”

佛告比丘：“丘冢者，谓众生身：粗四大色父母遗体，抟食、衣服、覆盖、澡浴、摩饰、长养，皆是变坏磨灭之法。夜起烟者，谓有人于夜时起，随觉随观。昼行其教：身业、口业。婆罗门者，谓如来、应、等正觉。发掘者，谓精勤方便。智士者，谓多闻圣弟子。刀剑者，谓智慧刀剑。大龟者，谓五盖。氍氀者，谓忿恨。肉段者，谓悭悋。屠杀者，谓五欲功德。楞耆者，谓无明。二道，谓疑惑。门扇者，谓我慢。大龙者，谓漏尽罗汉。如是，比丘，若大师为声闻所作，哀愍悲念，以义安慰，于汝已作，汝等当作所作，当于曝露、林中、空舍、山泽、岩窟，敷草树叶，思惟禅思，不起放逸，莫令后悔，是则为我随顺之教。”即说偈言：

“说身为丘冢，觉观夜起烟，
昼业为火燃，婆罗门正觉。
精进勤发掘，黠慧明智士，
以智慧利剑，厌离胜进者。
五盖为巨龟，忿恨为氍氀，
悭悋为肉段，五欲屠杀处。
无明为楞耆，疑惑于二道，
门扇现我慢，漏尽罗汉龙，
究竟论诸断，故我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时，有异比丘以不住心，其心惑乱，不摄诸根，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是比丘遥见世尊，见已，摄持诸根，端视而行。世尊见是比丘摄持诸根，端视而行，见已入城。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入室坐禅。晡时从禅觉，入僧中，敷坐具，于大众前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见有比丘，以不住心、惑乱心、诸

根放散，亦持衣钵入城乞食。彼遥见我，即自敛摄竟，为是谁？”

时，彼比丘从座起，整衣服，到于佛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我于晨朝入城乞食，其心惑乱，不摄诸根行，遥见世尊，即自敛心，摄持诸根。”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见我已，能自敛心，摄持诸根。比丘，是法应当如是。若见比丘，亦应自摄持。若复见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当如是摄持诸根，当得长夜以义饶益，安隐快乐。”

尔时，众中复有异比丘说偈叹曰：

“以其心迷乱，不专系念住，
晨朝持衣钵，入城邑乞食，
中路见大师，威德容仪备，
欣悦生惭愧，即摄持诸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波罗柰城乞食。时，有异比丘著衣持钵，入城乞食，于其路边，住一树下，起不善觉，以依恶贪。

尔时，世尊见彼比丘住一树下，以生不善觉，依恶贪嗜，而告之曰：“比丘，比丘，莫种苦种，而发熏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种苦种子，自发熏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蝇不竞集者，无有是处！”时，彼比丘作是念：“世尊知我心之恶念。”即生恐怖，身毛皆竖。

尔时，世尊入城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入室坐禅。晡时从禅觉，至于僧中，于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见一比丘住于树下，以生不善觉，依恶贪嗜，我时见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莫种苦种，发熏生臭，恶汁流出。若有比丘种苦种子，发熏生臭，恶汁流出，蛆蝇不集，无有是处！’时，彼比丘即思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惭愧恐怖，心惊毛竖，随路而去。”

时，有异比丘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云何苦种？云何生臭？云何汁流？云何蛆蝇？”

佛告比丘：“忿怒烦怨，名曰苦种。五欲功德，名为生臭。于六触入处不摄律仪，是名汁流。谓触入处不摄已，贪、忧、诸恶不善心竞生，是名蛆蝇。”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耳目不防护，贪欲从是生，
　是名为苦种，生臭汁潜流；
　诸觉观气味，依于恶贪嗜。
　聚落及空处，若于昼若夜，
　远离修梵行，究竟于苦边。
　若内心寂静，决定谛明了，
　卧觉常安乐，诸恶蛆蝇灭。
　正士所习近，善说贤圣路，
　了知八正道，不还更受身。”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毕，还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禅。时，有异比丘亦复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毕，还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是比丘入昼正受时，有恶不善觉起，依贪嗜心。

时，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作是念：“此比丘不善不类，于安陀林坐禅而起不善觉，心依恶贪，我当往呵责。”作是念已，往语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疮疣耶？”

比丘答言：“当治令愈！”

天神语比丘：“疮如铁镬，云何可复？”

比丘答言：“正念正智，足能令复。”

天神白言：“善哉！善哉！此是真贤治疮，如是治疮，究竟能愈，无有发时。”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还祇树给孤独园，入僧中，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还，至安陀林坐禅，入昼正受。有一比丘亦乞食还至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觉，心依恶贪。有天神依安陀林住，语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疮疣耶？’如上广说，乃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治众贤。”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士夫作疮疣，自生于苦患，
　愿求世间欲，心依于恶贪。
　以生疮疣故，蛆蝇竞来集，
　爱求为疮疣，蛆蝇诸恶觉。
　及诸贪嗜心，皆悉从意生，
　钻凿士夫心，以求华名利。
　欲火转炽然，妄想不善觉，

身心日夜羸，远离寂静道。
若内心寂静，决定智明了，
无有斯疮疣，见佛安隐路。
正士所游迹，贤圣善宣说，
明智所知道，不复受诸有。”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毗舍离乞食。

时，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闲法、律，当乞食时，不知先后次第。余比丘见已而告之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越！莫重！前后失次而行乞食，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年少比丘言：“诸上座亦复越次，不随前后，非独我也。”如是再三，不能令止。

众多比丘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钵，入毗舍离乞食，有一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行乞食时不以次第，前后复重。诸比丘等再三谏不受，而作是言：‘诸上座亦不次第，何故呵我？’我等诸比丘三呵不受，故来白世尊，惟愿世尊为除非法，哀愍故！”

佛告诸比丘：“如空泽中有大湖水，有大龙象而居其中，拔诸藕根，洗去泥土，然后食之；食已，身体肥悦，多力多乐，以是因缘，常喜乐住。有异种族象，形体羸小，効彼龙象，拔其藕根，洗不能净，合泥土食；食之不消，体不肥悦，转转羸弱，缘斯致死，或同死苦。

“如是，宿德比丘学道日久，不乐嬉戏，久修梵行，大师所叹，诸余明智修梵行者亦复加叹。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晨朝著衣持钵，入城乞食，善护身、口，善摄诸根，专心系念，能令彼人不信者信，信者不异。若得财利、衣被、饮食、床卧、汤药，不染、不著、不贪、不嗜、不迷、不逐，见其过患，见其出离，然复食之；食已，身心悦泽，得色得力，以是因缘，常得安乐。

“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闲法、律，依诸长老，依止聚落，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不专系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变。若得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染著贪逐，不见过患，不见出离，以嗜欲心食，不能令身悦泽，安隐快乐。缘斯食故，转向于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谓舍戒还俗，失正法、正律。同死苦者，谓犯正法、律，不识罪相，不知除罪。”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龙象拔藕根，水洗而食之，
异族象効彼，合泥而取食，
因杂泥食故，羸病遂至死。”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寿命甚促，转就后世，应勤习善法，修诸梵行。无有生而不死者，而世间人不勤方便专修善法、修贤修义。”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为诸声闻如是说法：‘人命甚促，乃至不修贤修义。’我今当往，为作娆乱。”时，魔波旬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常逼迫众生，得人间长寿，
迷醉放逸心，亦不向死处。”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是恶魔来作恼乱。”即说偈言：

“常逼迫众生，受生极短寿，
当勤修精进，犹如救头燃，
勿得须臾懈，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恶魔，速于此灭去！”

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苏息，变易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行，厌离、不乐、解脱。”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为诸声闻说如是法：‘一切行无常、不恒，非苏息，变易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厌离、不乐、解脱。’我当往彼，为作娆乱。”即化作年少，往诣佛所，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寿命日夜流，无有穷尽时，
寿命当来去，犹如车轮转。”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是恶魔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日夜常迁流，寿亦随损减，
人命渐消亡，犹如小河水。
我知汝恶魔，便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于后夜，洗足入室，敛身正坐，专心系念。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夜起经行，于后夜时，洗足入室，正身端坐，系念禅思。我今当往，为作娆乱。”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我心于空中，执长绳罥下，
　正欲缚沙门，不令汝得脱。”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我说于世间，五欲意第六，
　于彼永已离，一切苦已断。
　我已离彼欲，心意识亦灭；
　波旬我知汝，速于此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右胁卧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乃至作起觉想。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何眠何故眠？已灭何复眠？
　空舍何以眠？得出复何眠？”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爱网故染著，无爱谁持去？
　一切有余尽，唯佛得安眠。
　汝恶魔波旬，于此何所说？”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惭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世尊于夜暗时，天小微雨，电光睒现，出房经行。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夜暗微雨，电光时现，出房经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执大团石，两手调弄，到于佛前，碎成微尘。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若耆阇崛山，于我前令碎，
于佛等解脱，不能动一毛。
假令四海内，一切诸山地，
放逸之亲族，令其碎成尘，
亦不能倾动，如来一毛发。"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世尊夜起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房，正身端坐，系念在前。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夜起经行，后夜入房，正身端坐，系念在前。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大龙，绕佛身七匝，举头临佛顶上，身如大船，头如大帆，眼如铜炉，舌如曳电，出息入息若雷雹声。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犹如空舍宅，牟尼心虚寂，
于中而旋转，佛身亦如是。
无量凶恶龙，蚊虻蝇蚤等，
普集食其身，不能动毛发。
破裂于虚空，倾覆于大地，
一切众生类，悉来作恐怖，
刀矛枪利箭，悉来害佛身，
如是诸暴害，不能伤一毛。"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

尔时，世尊夜起露地，或坐或经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安身卧息，右胁著地，足足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夜起露地若坐若行；至后夜时，洗足入室而坐，右胁卧息，足足

相累，系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觉想。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为因我故眠？为是后边故？
多有钱财宝，何故守空闲？
独一无等侣，而著于睡眠。”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不因汝故眠，非为最后边，
亦无多钱财，唯集无忧宝。
哀愍世间故，右胁而卧息，
觉亦不疑惑，眠亦不恐怖。
若昼若复夜，无增亦无损，
为哀众生眠，故无有损减。
正复以百枪，贯身常掘动，
犹得安隐眠，已离内枪故。”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

时，有尊者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侧黑石室中，独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饶益，时受意解脱身作证，数数退转；一、二、三、四、五、六返退，还复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寻复退转。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我独一静处思惟，不放逸行，精勤修习，以自饶益，时受意解脱身作证，而复数数退转，乃至六返，犹复退转。我今当以刀自杀，莫令第七退转。”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侧七叶树林石窟中，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侧黑石室中，独一静处，专精思惟，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六返退转，而复还得。彼作是念：‘我已六返退，而复还得，莫令我第七退转；我宁以刀自杀，莫令第七退转。’若彼比丘以刀自杀者，莫令自杀，出我境界去，我今当往告彼大师。”尔时，波旬执琉璃柄琵琶，诣世尊所，鼓弦说偈：

“大智大方便，自在大神力，
得炽然弟子，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当制，勿令其自杀！
何闻佛世尊，正法律声闻，
学其所不得，而取于命终？”

时，魔说此偈已，世尊说偈答言：

“波旬放逸种，以自事故来，
坚固具足士，常住妙禅定，
昼夜勤精进，不顾于性命。
见三有可畏，断除彼爱欲，
已摧伏魔军，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忧恼，琵琶落于地，内怀忧慼已，即没而不现。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来，共至仙人山侧黑石室所，观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杀。”
尔时，世尊与众多比丘往至仙人山侧黑石室中，见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告诸比丘：“汝等见此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不？”
诸比丘白佛：“唯然，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见瞿低迦比丘周匝绕身黑暗烟起，充满四方不？”
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此是恶魔波旬于瞿低迦善男子身侧，周匝求其识神，然比丘瞿低迦以不住心，执刀自杀。”
尔时，世尊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记。
尔时，波旬而说偈言：

“上下及诸方，遍求彼识神，
都不见其处，瞿低何所之？”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如是坚固士，一切无所求，
拔恩爱根本，瞿低般涅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独入一空处，禅思静思惟，
已舍国财宝，于此复何求？
若求聚落利，何不习近人？

既不习近人，终竟何所得？”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已得大财利，志足安寂灭，
摧伏诸魔军，不著于色欲。
独一而禅思，服食禅妙乐，
是故不与人，周旋相习近。”

魔复说偈言：

“瞿昙若自知，安隐涅槃道，
独善无为乐，何为强化人？”

佛复说偈答言：

“非魔所制处，来问度彼岸，
我则以正答，令彼得涅槃。
时得不放逸，不随魔自在。”

魔复说偈言：

“有石似凝膏，飞乌欲来食，
竟不得其味，损觜还归空；
我今亦如彼，徒劳归天宫！”

魔说是已，内怀忧慼，心生变悔，低头伏地，以指画地。魔有三女，一名爱欲，二名爱念，三名爱乐，来至波旬所，而说偈言：

“父今何愁慼？士夫何足忧？
我以爱欲绳，缚彼如调象，
牵来至父前，令随父自在。”

魔答女言：

“彼已离恩爱，非欲所能招，
已出于魔境，是故我忧愁。”

时，魔三女身放光焰，炽如云中电，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我今归世尊足下，给侍使令。”

尔时，世尊都不顾视。“知如来离诸爱欲，心善解脱。”如是第二、第三说。

时，三魔女自相谓言：“士夫有种种随形爱欲，今当各各变化，作百种童女色、作百种初嫁色、作百种未产色、作百种已产色、作百种中年色、作百种宿年色，作此种种形类，诣沙门瞿昙所，作是言：‘今悉归尊足下，供给使令。’”

作此议已，即作种种变化，如上所说，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归尊足下，供给使令。”

尔时，世尊都不顾念。“如来法离诸爱欲。”如是再三说已。

时，三魔女自相谓言：“若未离欲士夫，见我等种种妙体，心则迷乱，欲气冲击，胸臆破裂，热血熏面。然今沙门瞿昙于我等所都不顾眄，如其如来离欲解脱，得善解脱想。我等今日当复各各说偈而问。”

复到佛前，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爱欲天女即说偈言：

“独一禅寂默，舍俗钱财宝，
既舍于世利，今复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何不习近人？
竟不习近人，终竟何所得？”

佛说偈答言：

“已得大财利，志足安寂灭，
摧伏诸魔军，不著于色欲，
是故不与人，周旋相习近。”

爱念天女复说偈言：

“多修何妙禅，而度五欲流？
复以何方便，度于第六海？
云何修妙禅，于诸深广欲，
得度于彼岸，不为爱所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身得止息乐，心得善解脱，
无为无所作，正念不倾动。
了知一切法，不起诸乱觉，
爱恚睡眠覆，斯等皆已离。
如是多修习，得度于五欲，
亦于第六海，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习禅，于诸深广欲，
悉得度彼岸，不为彼所持。”

时，爱乐天女复说偈言：

“已断除恩爱，淳厚积集欲，
多生入净信，得度于欲流，
开发明智慧，超逾死魔境。”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大方便广度，入如来法律，
斯等皆已度，慧者复何忧？”

时，三天女志愿不满，还诣其父魔波旬所。时，魔波旬遥见女来，说偈弄之；

“汝等三女子，自夸说堪能，
咸放身光焰，如电云中流，
至大精进所，各现其容姿，
反为其所破，如风飘其绵。
欲以爪破山，齿啮破铁丸，
欲以发藕丝，旋转于大山。
和合悉解脱，而望乱其心，
著能缚风足，令月空中堕，
以手抒大海，气歔动雪山。
和合悉解脱，亦可令倾动，
于深巨海中，而求安足地。
如来于一切，和合悉解脱，
正觉大海中，求倾动亦然。”

如魔波旬弄三女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树下，初成佛道。

天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门瞿昙在郁鞞罗住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佛道。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自变身，作百种净、不净色，诣佛所。佛遥见波旬百种净、不净色，作是念：“恶魔波旬作百种净、不净色，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长夜生死中，作净不净色，
汝何为作此，不度若彼岸？
若诸身口意，不作留难者，
魔所不能教，不随魔自在，

如是知恶魔，于是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正觉。

尔时，世尊独一静处，专心禅思，作如是念：“我今解脱苦行。善哉！我今善解脱苦行，先修正愿，今已果得无上菩提。”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大修苦行处，能令得清净，
而今反弃舍，于此何所求？
欲于此求净，净亦无由得。”

尔时，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知诸修苦行，皆与无义俱，
终不获其利，如弓但有声。
戒定闻慧道，我已悉修习，
得第一清净，其净无有上。”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娑罗婆罗门聚落。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婆罗聚落乞食。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晨朝著衣持钵，入婆罗聚落乞食。我今当往，先入其舍，语诸信心婆罗门长者，令沙门瞿昙空钵而出。”

时，魔波旬随逐佛后，作是唱言：“沙门，沙门，都不得食耶？”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汝新于如来，获得无量罪！
汝谓呼如来，受诸苦恼耶？”

时，魔波旬作是言：“瞿昙，更入聚落，当令得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正使无所有，安乐而自活，
如彼光音天，常以欣悦食。

正使无所有，安乐而自活，
常以欣悦食，不依于有身。”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已解脱人天绳索，汝等亦复解脱人天绳索。汝等当行人间，多所过度，多所饶益，安乐人天，不须伴行，一一而去。我今亦往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为诸声闻如是说法：‘我已解脱人天绳索，汝等亦能。汝等各别人间教化，乃至我亦当至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不脱作脱想，谓呼已解脱，
为大缚所缚，我今终不放！”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我已脱一切，人天诸绳索，
已知汝波旬，即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

时，石主释氏聚落多人疫死。处处人民，若男若女，从四方来受持三归。其诸病人，若男若女，若大若小，皆因来者自称名字：“我某甲等，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举村举邑，皆悉如是。尔时，世尊勤为声闻说法。时，诸信心归三宝者，斯则皆生人、天道中。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勤为四众说法。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说偈言：

“何为勤说法，教化诸人民？
相违不相违，不免于驱驰，
以有系缚故，而为彼说法。”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汝夜叉当知，众生群集生，

诸有智慧者，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不能不教化，
哀愍诸众生，法自应如是！”

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

尔时，世尊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颇有作王，能得不杀，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独一禅思，作是念：‘颇有作王，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我今当往，为其说法。”化作年少，往住佛前，作是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可得作王，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善逝，今可作王，必得如意。”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而告魔言：“汝魔波旬，何故作是言：‘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魔白佛言：“我面从佛闻作是说：‘若四如意足修习多修习已，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即作不异。’世尊今有四如意足，修习多修习，令雪山王变为真金，如意不异。是故，我白世尊：‘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佛告波旬：“我都无心欲作国王，云何当作？我亦无心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何由而变？”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正使有真金，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亦复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金石同一观。”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时，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事。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少壮婆罗门像，作大萦发，著兽皮衣，手执曲杖，诣供养堂，于众多比丘前默然而住；须臾，语诸比丘言：“汝等年少出家，肤白发黑，年在盛时，应受五欲庄严自娱，如何违亲背族，悲泣别离，信于非家，出家学道？何为舍现世乐，而求他世非时之乐？”

诸比丘语婆罗门：“我不舍现世乐求他世非时之乐，乃是舍非时乐就现世乐。”

波旬复问：“云何舍非时乐就现世乐？”

比丘答言：“如世尊说，他世乐少味多苦，少利多患；世尊说现世乐者，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能自通达，于此观察，缘自觉知。婆罗门，是名现世乐。”

时，婆罗门三反掉头瘖痖，以杖筑地，即没不现。

时，诸比丘即生恐怖，身毛皆竖：“此是何等婆罗门像，来此作变？”即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为作衣故。有一盛壮婆罗门，萦发大髻，来诣我所，作是言：‘汝等年少出家，……。’如上广说，乃至三反掉头瘖痖，以杖筑地，即没不现。我等即生恐怖，身毛皆竖。是何婆罗门像，来作此变？”

佛告诸比丘：“此非婆罗门，是魔波旬来至汝所，欲作娆乱。”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凡生诸苦恼，皆由于爱欲，
知世皆剑刺，何人乐于欲？
觉世间有余，皆悉为剑刺，
是故黠慧者，常勤自调伏。
巨积真金聚，犹如雪山王，
一人受用者，意犹不知足，
是故黠慧者，当修平等观。”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

时，有尊者善觉，晨朝著衣持钵，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坛，置右肩上，入林中，坐一树下，修昼正受，作是念：“我得善利！于正法、律出家学道。我得善利！遭遇大师如来、等正觉。我得善利！得在梵行、持戒、备德、贤善真实众中。我今当得贤善命终，于当来世亦当贤善。”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有声闻弟子名曰善觉，著衣持钵，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大身，盛壮多力，见者怖畏，谓其力能翻覆发动大地，至善觉比丘所。

善觉比丘遥见大身勇盛壮士，即生恐怖，从坐起，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钵，广说如上，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见有大身士夫，勇壮炽盛，力能动地，见生恐怖，心惊毛竖。”

佛告善觉：“此非大身士夫，是魔波旬欲作娆乱。汝且还去，依彼树下，修前三昧，动作彼魔，因斯脱苦。”

时，尊者善觉即还本处。至于晨朝，著衣持钵，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食已，还精舍，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

时，魔波旬复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住于释氏，有弟子名曰善觉。"如上广说，乃至贤善命终，后世亦贤。"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复化作大身，勇壮炽盛，力能发地，往住其前。善觉比丘复遥见之，即说偈言：

"我正信非家，而出家学道，
于佛无价宝，正念系心住。
随汝变形色，我心不倾动，
觉汝为幻化，便可从此灭！"

时，魔波旬作是念："是沙门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声闻作师子吼，说言：'已知！已知！'不知如来声闻于何等法已知、已知故作师子吼？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

时，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为诸声闻说法，乃至已知四圣谛。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年少，住于佛前，而说偈言：

"何于大众中，无畏师子吼？
谓呼无有敌，望调伏一切。"

尔时，世尊作是念："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如来于一切，甚深正法律，
方便师子吼，于法无所畏。
若有智慧者，何故自忧怖？"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与五百比丘众俱，而为说法，以五百钵置于中庭。

尔时，世尊为五百比丘说五受阴生灭之法。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与五百比丘俱，乃至说五受阴是生灭法。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大牛，往诣佛所，入彼五百钵间，诸比丘即驱，莫令坏钵。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非是牛，是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

言：

“色受想行识，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实义，于彼无所著。
　心无所著法，超出色结缚，
　了达一切处，不住魔境界！”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与六百比丘众俱，为诸比丘说六触入处集、六触集、六触灭。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为六百比丘说六触入处是集法、是灭法。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化作壮士，大身勇盛，力能动地，来诣佛所。彼诸比丘遥见壮士，身大勇盛，见生怖畏，身毛皆竖，共相谓言：“彼为何等，形状可畏？”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是恶魔，欲作娆乱。”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色声香味触，及第六诸法，
　爱念适可意，世间唯有此。
　此是最恶贪，能系著凡夫；
　超越斯等者，是佛圣弟子，
　度于魔境界，如日无云翳。”

时，魔波旬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内怀忧慼，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能受持七种受者，以是因缘得生天帝释处。谓天帝释本为人时，供养父母；及家诸尊长；和颜软语；不恶口；不两舌；常真实言；于悭吝世间，虽在居家而不悭惜，行解脱施，勤施，常乐行施，施会供养，等施一切。”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供养于父母，及家之尊长，
　柔和恭逊辞，离粗言两舌，
　调伏悭吝心，常修真实语。
　彼三十三天，见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当来生此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离车名摩诃利，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见天帝释不？"

佛答言："见。"

离车复问："世尊，见有鬼似帝释形以不？"

佛告离车："我知天帝释，亦知有鬼似天帝释，亦知彼帝释法，受持彼法缘故，得生帝释处。离车，帝释本为人时，供养父母，乃至行平等舍。"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供养于父母，及家之尊长，
柔和恭逊辞，离粗言两舌，
调伏悭吝心，常修真实语。
彼三十三天，见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当来生此天。"

佛说此经已，时摩诃利离车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异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名释提桓因？"

佛告比丘："释提桓因本为人时，行于顿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困苦、求生行路乞，施以饮食、钱财、谷、帛、华香、严具、床卧、灯明。以堪能故，名释提桓因。"

比丘复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故，释提桓因复名富兰陀罗？"

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数数行施衣被、饮食乃至灯明。以是因缘，故名富兰陀罗。"

比丘复白佛言："何因何缘故，复名摩伽婆？"

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名摩伽婆故，释提桓因即以本名，名摩伽婆。"

比丘复白佛言："何因何缘复名婆娑婆？"

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数以婆诜和衣布施供养。以是因缘故，释提桓因名婆娑婆。"

比丘复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

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为憍尸族姓人。以是因缘故，彼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

比丘问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名舍脂钵低？"

佛告比丘："彼阿修罗女名曰舍脂，为天帝释第一天后，是故帝释名舍脂钵低。"

比丘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千眼？”

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聪明智慧，于一坐间，思千种义，观察称量。以是因缘，彼天帝释复名千眼。”

比丘白佛：“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复名因提利？”

佛告比丘：“彼天帝释于诸三十三天，为王为主。以是因缘故，彼天帝释名因提利。”

佛告比丘：“然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受持七种受。以是因缘，得天帝释。何等为七？释提桓因本为人时，供养父母；乃至等行惠施，是为七种受。以是因缘，为天帝释。”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如上广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夜叉鬼，丑陋恶色，在帝释空座上坐。三十三天见此鬼丑陋恶色，在帝释空座上坐；见已，咸各瞋恚。诸天如是极瞋恚已，彼鬼如是、如是随瞋恚渐渐端正。时，三十三天往诣天帝释，白帝释言：‘憍尸迦，当知有一异鬼，丑陋恶色，在天王空座上坐。我等诸天见彼鬼丑陋恶色，坐天王座，极生瞋恚，随彼诸天瞋恚，彼鬼随渐端正。’释提桓因告诸三十三天：‘彼是瞋恚对治鬼。’尔时，天帝释自往彼鬼所，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三称名字而言：‘仁者，我是释提桓因。’随释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彼鬼如是、如是随渐丑陋，即复不现。时，释提桓因自坐已，而说偈言：

“‘人当莫瞋恚，见瞋莫瞋报，
于恶莫生恶，当破坏骄慢。
不瞋亦不害，名住贤圣众；
恶罪起瞋恚，坚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如制逸马车，
我说善御士，非谓执绳者。’”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叹说不瞋。汝等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赞叹不瞋。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坛，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布尼师坛，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尔时，祇桓中有两比丘诤起，一人骂詈，一人默然。其骂詈者，即便改悔忏谢于彼，而彼比丘不受其忏。以不受忏故，时，精舍中众

多比丘共相劝谏，高声闹乱。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闻祇桓中高声闹乱；闻已，从禅觉，还精舍，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今晨朝乞食，还至安陀林，坐禅入昼正受，闻精舍中高声大声，纷纭闹乱，竟为是谁？”

比丘白佛：“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诤起，一比丘骂，一者默然。时，骂比丘寻向悔谢，而彼不受。缘不受故，多人劝谏，故致大声，高声闹乱。”

佛告比丘：“云何，比丘，愚痴之人人向悔谢，不受其忏？若人忏而不受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诸比丘，过去世时，释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诤，说偈教诫言：

“‘于他无害心，瞋亦不缠结，
怀恨不经久，于瞋以不住，
虽复瞋恚盛，不发于粗言。
不求彼阙节，扬人之虚短，
常当自防护，以义内省察。
不怒亦不害，常与贤圣俱；
若与恶人俱，刚强犹山石。
盛恚能自持，如制逸马车，
我说为善御，非谓执绳者。’”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常行忍辱，亦复赞叹行忍者。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当行忍辱，赞叹忍者，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天、阿修罗对阵欲战，释提桓因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莫得各各共相杀害，但当论议，理屈者伏。’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设共论议，谁当证知理之通塞？’天帝释言：‘诸天众中自有智慧明记识者，阿修罗众亦复自有明记识者。’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可尔。’释提桓因言：‘汝等可先立论，然后我当随后立论，则不为难。’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立论言：

“‘我若行忍者，于事则有阙，
愚痴者当言，怖畏故行忍。’

“释提桓因说偈答言：

“‘正使愚痴者，言恐怖故忍，
　　及其不言者，于理何所伤？
　　但自观其义，亦观于他义，
　　彼我悉获安，斯忍为最上。’

“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复说偈言：

“‘若不制愚痴，愚痴则伤人，
　　犹如凶恶牛，舍走逐触人。
　　执杖而强制，怖畏则调伏，
　　是故坚持杖，折伏彼愚夫。’

“帝释复说偈言：

“‘我常观察彼，制彼愚夫者，
　　愚者瞋恚盛，智以静默伏。
　　不瞋亦不害，常与贤圣俱；
　　恶罪起瞋恚，坚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如制逸马车，
　　我说善御士，非谓执绳者。’

“尔时，天众中有天智慧者。阿修罗众中有阿修罗智慧者，于此偈思惟称量观察，作是念：‘毗摩质多罗阿修罗所说偈，终竟长夜起于斗讼战诤，当知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教人长夜斗讼战诤；释提桓因所说偈，长夜终竟息于斗讼战诤，当知天帝释长夜教人息于斗讼战诤。当知帝释善论得胜。’”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以善论议伏阿修罗。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立于善论，赞叹善论。汝等比丘亦应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当善论，赞叹善论，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天帝释天、阿修罗对阵欲战。释提桓因语三十三天众言：‘今日诸天与阿修罗军战，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者，当生擒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将还天宫。’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告阿修罗众：‘今日诸天、阿修罗共战，若阿修罗胜，诺天不如者，当生擒释提桓因，以五系缚，将还阿修罗宫。’当其战时，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时，彼诸天捉得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将还天宫，缚在帝释断法殿前门下。帝释从此门入出之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缚在门侧瞋恚骂詈。时，帝释御者见阿修罗王，身被五缚，在于门侧，帝释出入之时辄瞋恚骂詈；见已，

即便说偈，白帝释言：

“‘释今为畏彼，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罗，面前而骂辱。’

“帝释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而与愚夫对？’

“御者复白言：

“‘若但行忍者，于事则有阙，
愚痴者当言，畏怖故行忍。
是故当苦治，以智制愚痴。’

“帝释答言：

“‘我常观察彼，制彼愚夫者，
见愚者瞋盛，智以静默伏。
非力而为力，是彼愚痴力，
愚痴违远法，于道则无有。
若使有大力，能忍于劣者，
是则为上忍，无力何有忍？
于他极骂辱，大力者能忍，
是则为上忍，无力何所忍？
于己及他人，善护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还自守静默，
于二义俱备，自利亦利他。
谓言愚夫者，以不见法故，
愚夫谓胜忍，重增其恶口，
未知忍彼骂，于彼常得胜。
于胜己行忍，是名恐怖忍；
于等者行忍，是名忍诤忍；
于劣者行忍，是则为上忍。’”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常行忍辱，赞叹于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行忍，赞叹于忍，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释提桓因欲入园观。时，敕其御者，令严驾千马之车诣于园观。御者奉敕，即严驾千马之车，往白帝释：'唯！俱尸迦，严驾已竟，唯王知时。'天帝释即下常胜殿，东向合掌礼佛。尔时，御者见，即心惊毛竖，马鞭落地。时，天帝释见御者心惊毛坚，马鞭落地，即说偈言：

"'汝见何忧怖，马鞭落于地？'

"御者说偈白帝释言：

"'见王天帝释，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马鞭落地者。
常见天帝释，一切诸大地，
人天大小王，及四护世主，
三十三天众，悉皆恭敬礼。
何处更有尊，尊于帝释者？
而今正东向，合掌修敬礼！

"尔时，帝释说偈答言：

"'我实于一切，世间大小王，
及四护世王，三十三天众，
最为其尊主，故悉来恭敬。
而复有世间，随顺等正觉，
名号满天师，故我稽首礼！'

"御者复白言：

"'是必世间胜，故使天王释，
恭敬而合掌，东向稽首礼！
我今亦当礼，天王所礼者。'

"时，天帝释舍脂之夫说如是偈，礼佛已，乘千马车，往诣园观。"

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尚恭敬佛，亦复赞叹恭敬于佛。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恭敬于佛，亦当赞叹恭敬佛者，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广说如上。差别

者："尔时，帝释下常胜殿，合掌东向敬礼尊法。"乃至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广说。差别者："尔时，帝释说偈答御者言：

"'我实为大地，世间大小王，
及四护世主，三十三天众，
如是等一切，悉尊重恭敬。
然复有净戒，长夜入正受，
正信而出家，究竟诸梵行，
故我于彼所，尊重恭敬礼。
又调伏贪恚，超越愚痴境，
修学不放逸，亦恭敬礼彼。
贪欲瞋恚痴，悉已水不著，
漏尽阿罗汉，复应敬礼彼。
若复在居家，奉持于净戒，
如法修布萨，亦复应敬礼！'

"御者白帝释言：

"'是必世间胜，故天王敬礼，
我亦当如是，随天王恭敬。'

"诸比丘，彼天帝释舍脂之夫敬礼法、僧，亦复赞叹礼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当如是敬礼法、僧，当复赞叹礼法、僧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天帝释欲入园观，王敕御者，令严驾千马之车。御者受教，即严驾已，还白帝释：'乘已严驾，唯王知时。'尔时，帝释从常胜殿来下，周向诸方，合掌恭敬。时，彼御者见天帝释从殿来下，住于中庭，周向诸方，合掌恭敬；见已惊怖，马鞭落地，而说偈言：

"'诸方唯有人，臭秽胞胎生，
神处秽死尸，饥渴常燋然；
何故憍尸迦，故重于非家？
为我说其义，饥渴愿欲闻！

"时，天帝释说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能出非家者，
　　自在游诸方，不计其行止。
　　城邑国土色，不能累其心，
　　不畜资生具，一往无欲定。
　　往则无所求，唯无为为乐，
　　言则定善言，不言则寂定。
　　诸天阿修罗，各各共相违，
　　人间自共诤，相违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于诸诤无诤，
　　于一切众生，放舍于刀杖。
　　于财离财色，不醉亦不荒，
　　远离一切恶，是故敬礼彼。’

“是时，御者复说偈言：

“‘天王之所敬，是必世间胜，
　　故我从今日，当礼出家人。’

“如是说已，天帝释敬礼诸方一切僧毕，升于马车，游观园林。”

佛告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而常恭敬众僧，亦常赞叹恭敬僧功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当如是恭敬众僧，亦当赞叹敬僧功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阿修罗王兴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与三十三天欲共斗战。时，天帝释闻阿修罗王兴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来欲共战；闻已，即告宿毗梨天子言：‘阿公知不？阿修罗兴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欲与三十三天共战。阿公可敕三十三天兴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与彼阿修罗共战。’

“尔时，宿毗梨天子受帝释教，还自天宫，慢缓宽纵，不勤方便。阿修罗众已出在道路，帝释闻已，复告宿毗梨天子：‘阿公，阿修罗军已在道路，阿公可速告令起四种兵与阿修罗战。’宿毗梨天子受帝释教已，即复还宫，懈怠宽纵。时，阿修罗王军已垂至，释提桓因闻阿修罗军已在近路，复告宿毗梨天子：‘阿公知不？阿修罗军已在近路。阿公，速告诸天起四种兵！’

“时，宿毗梨天子即说偈言：

“‘若有不起处，无为安隐乐，
　　得如是处者，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令我得安隐。’

“尔时，帝释说偈答言：

“‘若有不起处，无为安隐乐，
若得是处者，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亦应将我去！’

“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

“‘若处无方便，不起安隐乐，
若得彼处者，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令我得安隐。’

“时，天帝释复说偈答言：

“‘若处无方便，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亦应将我去！’

“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

“‘若处不放逸，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无作亦无忧，
当与我是处，令得安隐乐。’

“时，天帝释复说偈言：

“‘若处不放逸，不起安隐乐，
若人得是处，无作亦无忧，
汝得是处者，亦应将我去！’

“宿毗梨复说偈言：

“‘懒惰无所起，不知作已作，
行欲悉皆会，当与我是处。’

“时，天帝释复说偈言：

“‘懒惰无所起，得究竟安乐，
汝得彼处者，亦应将我去！’

“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

“‘无事亦得乐，无作亦无忧，
若与我是处，令我得安乐。’

“天帝释复说偈言：

“‘若见若复闻，众生无所作，
汝得是处者，亦应将我去！
汝若畏所作，不念于有为，
但当速净除，涅槃之径路。’

“时，宿毗梨天子严四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与阿修罗战，摧阿修罗众，诸天得胜，还归天宫。”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兴四种兵，与阿修罗战，精勤得胜。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常以精勤方便，亦常赞叹精勤之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当勤精进，赞叹精勤。”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聚落，有诸仙人于聚落边空闲处住止。时，有诸天、阿修罗去聚落不远，对阵战斗。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五饰，脱去天冠，却伞盖，除剑刀，屏宝拂，脱革屣，至彼仙人住处，入于门内，周向看视，不顾眄诸仙人，亦不问讯；看已，还出。时，有一仙人遥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五饰入园，看已，还出；见已，语诸仙人言：‘此何等人？有不调伏色，不似人形，非威仪法，似田舍儿，非长者子，除去五饰，入于园门，高视观看，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有一仙人答言：‘此是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五饰，观看而去。’彼仙人言：‘此非贤士，不好不善，非贤非法，除去五饰，来入园门，看已，还去，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以是故，当知天众增长，阿修罗损减。’

“时，释提桓因除去五饰，入仙人住处，与诸仙人面相问讯慰劳，然后还出。复有仙人见天帝释除去五饰，入于园门，周遍问讯；见已，问诸仙人：‘此是何人？入于园林，有调伏色，有可适人色，有威仪色，非田舍儿，似族姓子，除去五饰，来入园门，周遍问讯，然后还出。’有仙人答言：‘此是天帝释，除去五饰，来入园门，周遍问讯，然后还去。’彼仙人言：‘此是贤士，善好真实威仪法，除去五饰，来入园门，周遍问讯，然后还去。以是当知天众增长，阿修罗众损减。’

“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仙人称叹诸天，闻已，瞋恚炽盛。时，彼空处仙人闻阿修罗王瞋恚炽盛，往诣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

而说偈言：

“‘仙人故来此，求乞施无畏；
汝能施无畏，赐牟尼恩教。’

“毗摩质多罗以偈答言：

“‘于汝仙人所，无有施无畏；
违背阿修罗，习近帝释故；
于此诸无畏，当遗以恐怖。’

“仙人复说偈言：

“‘随行植种子，随类果报生；
来乞于无畏，遗之以恐怖；
当获无尽畏，施畏种子故。’

“时，诸仙人于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面前说咒已，陵虚而逝。即于是夜，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心惊三起，眠中闻恶声言：‘释提桓因兴四种兵，与阿修罗战！’惊觉恐怖，虑战必败，退走而还阿修罗宫。时，天帝释敌退得胜已，诣彼空闲仙人住处，礼诸仙人足已，退于西面诸仙人前，东向而坐。时，东风起，有异仙人即说偈言：

“‘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
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
千眼可移坐，此臭难可堪！’

“时，天帝释说偈答言：

“‘种种众香华，结以为华鬘；
今之所闻香，其香复过是；
宁久闻斯香，未曾生厌患。’”

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恭敬出家人，亦常赞叹出家人，亦常赞叹恭敬之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常应恭敬诸梵行者，亦当赞叹恭敬之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天帝释晨朝来诣佛所，稽首佛足，以帝释神力，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精舍。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言：

“为杀于何等，而得安隐眠？
　为杀于何等，而得无忧畏？
　为杀何等法，瞿昙所赞叹？”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害凶恶瞋恚，而得安隐眠。
　害凶恶瞋恚，心得无忧畏。
　瞋恚为毒根，灭彼苦种子，
　灭彼苦种子，而得无忧畏。
　彼苦种灭故，贤圣所称叹！”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月八日，四大天王敕遣大臣，案行世间：‘为何等人供养父母、沙门、婆罗门，宗亲尊重，作诸福德，见今世恶，畏后世罪，行施作福，受持斋戒，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及神变月，受戒布萨？’至十四日，遣太子下，观察世间：‘为何等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至十五日，四大天王自下世间，观察众生：‘为何等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

“诸比丘，尔时，世间无有多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者。时，四天王即往诣三十三天集法讲堂，白天帝释：‘天王当知：今诸世间，无有多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时，三十三天众闻之不喜，转相告语：‘今世间人，不贤不善，不好不类，无真实行，不供养父母，乃至不受戒布萨。缘斯罪故，诸天众减，阿修罗众当渐增广。’

“诸比丘，尔时，世间若复多人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者，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讲堂，白天帝释：‘天王当知：今诸世间，多有人民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时，三十三天心皆欢喜，转相告语：‘今诸世间，贤圣真实如法，多有人民供养父母，乃至受戒布萨。缘斯福德，阿修罗众减，诸天众增广。’时，天帝释知诸天众皆欢喜已，即说偈言：

“若人月八日，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彼亦如是修。”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彼天帝释所说偈言：

“若人月八日，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彼亦如是修。

“此非善说。所以者何？彼天帝释自有贪、恚、痴患，不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故。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断诸有结，心善解脱，说此偈言：

“若人月八日，十四十五日，
及神变之月，受持八支斋，
如我所修行，彼亦如是修。

“如是说者，则为善说。所以者何？阿罗汉比丘离贪、恚、痴，已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故此偈则为善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疾病困笃，往诣释提桓因所，语释提桓因言：‘憍尸迦，当知我今疾病困笃，为我疗治，令得安隐！’释提桓因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汝当授我幻法，我当疗治汝病，令得安隐。’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语帝释言：‘我当还问诸阿修罗众，听我者，当授帝释阿修罗幻法。’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即往至诸阿修罗众中，语诸阿修罗言：‘诸人当知：我今疾病困笃，往诣释提桓因所，求彼治病。彼语我言：“汝能授我阿修罗幻法者，当治汝病，令得安隐。”我今当往为彼说阿修罗幻法。’时，有一诈伪阿修罗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其彼天帝释质直好信不虚伪，但语彼言：“天王，此阿修罗幻法，若学者，令人堕地狱，受罪无量百千岁。”彼天帝释必当息意，不复求学，当言：“汝去！令汝病差，可得安隐！”’

“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复往帝释所，说偈白言：

“‘千眼尊天王，阿修罗幻术，
皆是虚诳法，令人堕地狱，
无量百千岁，受苦无休息。’

“时，天帝释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止！止！如是幻术，非我所须，汝且还去。令汝身病寂灭休息，得力安隐！’”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长夜真实，不幻不伪，贤善质直。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不幻不伪，贤善质直。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时，有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有绝妙之容，于晨朝时，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时，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身诸光明，普照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鞞卢阇那阿修罗王说偈白佛：

“‘人当勤方便，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何须复方便？’

“时，天帝释复说偈言：

“‘若人勤方便，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修忍无过上！’

“说是偈已，俱白佛言：‘世尊，何者善说？’世尊告言：‘汝等所说，二说俱善。然今汝等复听我说：

“‘一切众生类，悉皆求己利，
　　彼彼诸众生，各自求所应。
　　世间诸和合，及与第一义，
　　当知世和合，则为非常法。
　　若人勤方便，必令利满足，
　　是利满足已，修忍无过上！’

“尔时，天帝释及毗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修行于忍，赞叹于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修行于忍，赞叹于忍！”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天帝释白佛言：‘世尊，我今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有恼我者，要不反报加恼于彼。’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天帝释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有恼我者，我不反报加恼于彼。’闻已，执持利剑，逆道而来。时，天帝释遥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执持利剑，逆道而来，即遥告言：‘阿修罗，住！缚汝勿动！’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不得动，语帝释言：‘汝今岂不受如是戒：若佛法住世，尽其形寿，有恼我者，必不还报耶？’天帝释答言：‘我实受如是戒，但汝自住受缚。’阿修罗言：‘今且放我！’帝释答言：‘汝若约誓不作乱者，然后放汝。’阿修罗言：‘放我，当如法作。’帝释答言：‘先如法作，然后放汝！’时，毗摩

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言：

"'贪欲之所趣，及瞋恚所趣，
妄语之所趣，谤毁贤圣趣；
我若娆乱者，趣同彼趣趣。'

"释提桓因复告言：'放汝令去，随汝所安。'

"尔时，天帝释令阿修罗王作约誓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佛前受如是戒：乃至佛法住世，尽其形寿，有恼我者，我不反报。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我受戒，手执利剑，随路而来。我遥见已，语言："阿修罗，住！住！缚汝勿动！"彼阿修罗言："汝不受戒耶？"我即答言："我实受戒，且汝今住，缚汝勿动。"彼即求脱，我告彼言："若作约誓不作乱者，当令汝脱。"阿修罗言："且当放我，当说约誓。"我即告言："先说约誓，然后放汝。"彼即说偈，作约誓言：

"'"贪欲之所趣，及瞋恚所趣，
妄语之所趣，谤毁贤圣趣；
我若作娆乱，趣同彼趣趣。"

"'如是，世尊，我要彼阿修罗王令说约誓，为是法不？彼阿修罗复为娆乱不？'佛告天帝释：'善哉！善哉！汝要彼约誓，如法不违，彼亦不复敢作娆乱。'尔时，天帝释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不为娆乱，亦常赞叹不娆乱法。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亦应如是行不娆乱，亦当赞叹不扰乱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时，有众多释氏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释氏：“汝等诸瞿昙，于法斋日及神足月受持斋戒，修功德不？”

诸释氏白佛言：“世尊，我等于诸斋日有时得受斋戒，有时不得；于神足月有持斋戒，修诸功德，有时不得。”

佛告诸释氏：“瞿昙，汝等不获善利，汝等是骄慢者、烦恼人、忧悲人、恼苦人。何故于诸斋日或得斋戒，或不得？于神足月或得斋戒，作诸功德，或不得？诸瞿昙，譬人求利，日日增长，一日一钱，二日两钱，三日四钱，四日八钱，五日十六钱，六日三十二钱，如是士夫日常增长，八日、九日乃至一月，钱财转增广耶？”

长者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释氏：“云何，瞿昙，如是士夫钱财转增，当得自然钱财增广，复欲令我于十年中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宁得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若得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喜乐心乐，多住禅定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且置年岁，宁得十月、九月、八月乃至一月喜乐心乐，多住禅定以不？复置一月，宁得十日、九日、八日乃至一日一夜喜乐心乐，禅定多住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我今语汝，我声闻中有直心者，不谄不幻，我于彼人，十年教化；以是因缘，彼人则能百千万岁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斯有是处！复置十年，若九年、八年乃至一年，十月、九月乃至一月，十日、九日乃至一日一夜，我教化，至其明旦，能令胜进，晨朝教化，乃至日暮，能令胜进；以是因缘，得百千万岁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成就二果，或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彼士夫先得须陀洹故。”

释氏白佛：“善哉！世尊，我从今日，于诸斋日当修斋戒，乃至八支，于神足月受持斋戒，随力惠施，修诸功德。”

佛告释氏：“善哉！瞿昙，为真实要！”

佛说此经已，时，诸释种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众多释氏集论议堂，作如是论议。时，有释氏语释氏难提：“我有时得诣如来，恭敬供养，有时不得；有时得亲近供养知识比丘，有时不得。又复不知有诸智慧优婆塞，有余智慧优婆塞、智慧优婆夷疾病困苦，复云何教化、教诫说法？今当共往诣世尊所，问如此义，如世尊教，当受奉行。”

尔时，难提与诸释氏俱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释氏集论议堂，作如是论议，有诸释氏语我言：‘难提，我等或时见如来，恭敬供养，或时不见；或时往见诸知识比丘，亲近供养，或时不得。’如是广说，乃至如佛所教诫，当受奉行。‘我等今日请问世尊，若智慧优婆塞，有余智慧优婆塞、优婆夷疾病困苦，云何教化、教诫说法？’”

佛告难提：“若有智慧优婆塞，当诣余智慧优婆塞、优婆夷疾病困苦者所，以三种苏息处而教授之言：‘仁者，汝当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以是三种苏息处而教授已，当复问言：‘汝顾恋父母不？’彼若有顾恋父母者，当教令舍，当语彼言：‘汝顾恋父母得活者，可顾恋耳！既不由顾恋而得活，用顾恋为？’彼若言不顾恋父母者，当叹善随喜，当复问言：‘汝于妻子、奴仆、钱财诸物有顾念不？’若言顾念，当教令舍，如舍顾恋父母法；若言不顾念，叹善随喜，当复问言：‘汝于人间五欲顾念以不？’若言顾念，当为说言：‘人间五欲恶露不净，败坏臭处，不如天上胜妙五欲。’教令舍离人间五欲，教令志愿天上五欲。若复彼言心已远离人间五欲，先已顾念天胜妙欲，叹善随喜，复语彼言：‘天上妙欲无常、苦、空、变坏之法，诸天上有身胜天五欲。’若言已舍顾念天欲，顾念有身胜欲，叹善随喜，当复教言：‘有身之欲，亦复无常、变坏之法，有行灭、涅槃、出离之乐，汝当舍离有身顾念，乐于涅槃寂灭之乐为上、为胜。’彼圣弟子已能舍离有身顾念，乐涅槃者，叹善欢喜。如是，难提，彼圣弟子先后次第教诫教授，令得不起、涅槃，犹如比丘百岁寿命，解脱涅槃。”

佛说此经已，释氏难提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释氏名曰菩提，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为世尊亲属。”

佛告菩提：“莫作是语‘我得善利，得与世尊亲属’故然。菩提，所谓善利者，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故，菩提，当作是学：我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释氏菩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圣弟子得于佛不坏净成就，时，若彼诸天先得于佛不坏净戒成就因缘往生者，皆大欢喜，叹言：‘我以得于

佛不坏净成就因缘故，来生于此善趣天上。彼圣弟子今得于佛不坏净成就，以是因缘，亦当复来生此善趣天中。’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须陀洹道分：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须陀洹分。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须陀洹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成就四法者，当知是须陀洹。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者，当知是须陀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不分别说，如是分别，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成就四法者，当知是须陀洹，一一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沙门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沙门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何等为须陀洹果？谓三结断，是名须陀洹果。

“何等为斯陀含果？谓三结断，贪、恚、痴薄，是名斯陀含果。

“何等为阿那含果？谓五下分结断，是名阿那含果。

“何等为阿罗汉果？若彼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彼处，有比丘经行于彼处，四沙门果中得一一果者，彼比丘尽其形寿，常念彼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经行处，如是住处、坐处、卧处亦如是说。如是比丘，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一一四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四食于四大，众生安立，饶益摄受。何等为四？谓抟食、触食、意思食、识食。如是四种，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于佛不坏净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于法不坏净，于诸闻法可意爱念，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于佛不坏净成就者，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若法、若悭垢缠众生所，心离悭垢众多住，行解脱施，常施，乐于舍，等心行施，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如是四种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彼圣弟子功德果报不可称量，得尔所福、尔所果报；然彼多福堕大功德积聚数，如前五河譬经说，乃至说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四十天子，极妙之色，夜过晨朝，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天子："善哉！善哉！诸天子，汝等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时，天子从座起，整衣服，稽首佛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成就于佛不坏净，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法不坏净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僧不坏净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圣戒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时，四十天子各于佛前自记说须陀洹果已，即没不现。

如四十天子，如是四百天子、八百天子、十千天子、二十千天子、三十千天子、四十千天子、五十千天子、六十千天子、七十千天子、八十千天子，各于佛前自记说须陀洹果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如月譬住，如新学，惭愧软下，摄心敛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临深登峰，摄心敛形，难速前进。如是，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学，惭愧软下，御心敛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学，惭愧软下诸高慢，御心控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临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观而进。"

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比丘为何等像类应入他家？"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于他家心不缚著贪乐，于他得利，他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亦不自举，亦不下人，如是像类比丘应入他家。"

尔时，世尊以手扪摸虚空，告诸比丘："我今此手，宁著空、缚空、染空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比丘之法常如是：不著、不缚、不染心而入他家。唯迦葉比丘以不著、不缚、不染之心而入他家，于他得利及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不自举、不下人，其唯迦葉比丘应入他家。"

尔时，世尊复以手扪摸虚空，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今此手，宁著空、缚空、染空以不？"

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以不著、不缚、不染之心入于他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等像类比丘应清净说法？"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作如是心为人说法：'何等人于我起净信心，为本已当得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如是说者，名不清净说法。

"若复比丘为人说法，作如是念：'世尊显现正法、律，离诸炽然，不待时节，即此现身，缘自觉知，正向涅槃。而诸众生沉溺老、

病、死、忧、悲、恼苦，如此众生闻正法者，以义饶益，长夜安乐。’以是正法因缘，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是名清净说法。

“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净心为人说法，以如来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如是说法，于如来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为人说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彼当施我，莫令不施，顿施非渐施，多施非少施，胜施非陋施，速施非缓施。’以如是心而至他家，若他不施，乃至缓施，是比丘心则屈辱。以是因缘，其心退没，自生障礙。

“若复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顿施非渐施，多施非少施，胜施非陋施，速施非缓施？’作如是念而至他家。若彼不施，乃至缓施，是比丘心不屈辱，亦不退没，不生障碍。

“唯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而入他家。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作如是念而入他家：‘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乃至速施非缓施？’”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时，尊者摩诃迦葉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尊者摩诃迦葉：“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教授，或有比丘不忍闻说。”

佛告摩诃迦葉：“汝何因缘作如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见有两比丘，一名槃稠，是阿难弟子；二名阿浮毗，是摩诃目揵连弟子。彼二人共诤多闻，各言：‘汝来当共论议，谁所知多？谁所知胜？’”

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以扇扇佛，语尊者摩诃迦葉言：“且止！尊者摩诃迦葉。且忍！尊者迦葉。此年少比丘少智、恶智。”

尊者摩诃迦葉语尊者阿难言：“汝且默然！莫令我于僧中问汝事。”

时，尊者阿难即默然住。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彼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所，作是言：‘大师语汝。’”

时，彼比丘即受教，至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所，作是言：“大师语汝。”

时，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答言奉教，即俱往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实共诤论，各言：‘汝来试共论议，谁多谁胜’耶？”

二比丘白佛言：“实尔，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持我所说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多伽、毗富罗、阿浮多达摩、优波提舍等法，而共诤论，各言：‘汝来试共论议，谁多谁胜’耶？”

二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不以我所说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而自调伏，自止息，自求涅槃耶？”

二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知我所说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汝愚痴人应共诤论，谁多谁胜耶？”

时，二比丘前礼佛足，重白佛言：“悔过！世尊。悔过！善逝。我愚我痴，不善不辩，而共诤论。”

佛告二比丘：“汝实知罪悔过，愚痴，不善不辩，而共诤论。今已自知罪，自见罪，知见悔过，于未来世律仪戒生。我今受汝，怜愍故，令汝善法增长，终不退减。所以者何？若有自知罪，自见罪，知见悔过，于未来世律仪戒生，终不退减。”

时，二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佛告迦葉：“汝当教授教诫诸比丘，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为说法，若说法者，当有比丘不忍、不喜。”

佛告迦葉：“汝见何等因缘而作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于诸善法无信敬心，若闻说法，彼则退没。若恶智人于诸善法无精进、惭愧、智慧，闻说法者，彼则退没。若人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身行傲暴，忿恨失念，不定无智，闻说法者，彼则退没。世尊，如是比诸恶人者，尚不能令心住善法，况复增进？当知是辈，随其日夜，善法退减，不能增长。

“世尊，若有士夫于诸善法信心清净，是则不退；于诸善法精

进、惭愧、智慧，是则不退；不贪、不恚、睡眠、悼悔、疑惑，是则不退；身不弊暴，心不染污，不忿、不恨，定心正念智慧，是则不退。如是人者，于诸善法日夜增长，况复心住！此人日夜常求胜进，终不退减。”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于诸善法无信心者，是则退减，亦如迦葉次第广说。”

时，尊者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为说法教诫教授，有诸比丘闻所说法，不忍、不喜。”

佛告摩诃迦葉：“汝何因缘作如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法！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迦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迦葉：“昔日，阿练若比丘于阿练若比丘所，叹说阿练若法；于乞食比丘所，叹说乞食功德；于粪扫衣比丘所，叹说粪扫衣功德。若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智慧漏尽，身作证比丘所，随其所行，赞叹称说。迦葉，若于阿练若所，叹说阿练若法，乃至漏尽比丘所，叹说漏尽身作证。若见其人，悉共语言，随宜慰劳善来者：‘汝名何等？为谁弟子？’让座令坐，叹其贤善，如其法像类，有沙门义，有沙门欲。如是赞叹时，若彼同住同游者，则便决定随顺彼行，不久亦当同其所见，同其所欲。”

佛告迦葉：“若是年少比丘见彼阿练若比丘来赞叹阿练若法，乃至漏尽身作证，彼年少比丘应起出迎，恭敬礼拜问讯，乃至彼同住者，不久当得自义饶益，如是恭敬者，长夜当得安乐饶益。”

佛告迦葉：“今日比丘见彼来者，知见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床卧、汤药者，与共言语，恭敬问讯，叹言善来：‘何某名字？为谁弟子？’叹其福德，能感大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若与尊者相习近者，亦当丰足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若复年少比丘见彼来者，大智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者，疾起出迎，恭敬问讯，叹言善来大智大德，能感大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迦葉，如是年少比丘，长夜当得非义不饶益苦。如是，迦葉，斯等比丘为沙门患，为梵行溺，为大映障，恶不善法，烦恼之患，重受诸有，炽燃生死，未来苦报：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故，迦葉，当如是学：为阿练若，于阿练若所，称誉赞叹粪扫衣、乞

食，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正智漏尽，身作证者，称誉赞叹。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尊者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汝今可住僧中，著居士坏色轻衣。”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已长夜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

佛告迦葉：“汝观几种义，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赞叹粪扫衣、乞食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观二种义，现法得安乐住义，复为未来众生，而作大明。未来世众生当如是念：‘过去上座六神通，出家日久，梵行纯熟，为世尊所叹，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彼于长夜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赞叹粪扫衣、乞食法。诸有闻者，净心随喜，长夜皆得安乐饶益。’”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则长夜多所饶益，安乐众生，哀愍世间，安乐天人。”

佛告迦葉：“若有毁訾头陀法者，则毁于我；若有称叹头陀法者，则称叹我。所以者何？头陀法者，我所长夜称誉赞叹。是故，迦葉，阿练若者，当称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者，当称叹粪扫衣、乞食法。”

佛说此经已，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久住舍卫国阿练若床坐处，长须发，著弊纳衣，来诣佛所。尔时，世尊无数大众围绕说法。

时，诸比丘见摩诃迦葉从远而来，见已，于尊者摩诃迦葉所起轻慢心，言：“此何等比丘？衣服粗陋，无有仪容而来，衣服佯佯而来。”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诃迦葉：“善来！迦葉，于此半座，我今竟知谁先出家，汝耶？我耶？”

彼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竖，并相谓言：“奇哉！尊者，彼尊者摩诃迦葉，大德大力，大师弟子，请以半座。”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合掌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师，我是弟子。”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为大师，汝是弟子。汝今且坐，随其所安。”

尊者摩诃迦葉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复欲警悟诸比丘，复以尊者摩诃迦葉同己所得殊胜广大功德为现众故，告诸比丘：“我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初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摩诃迦葉亦复如我，离欲、恶不善法，乃至初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欲第二、第三、第四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摩诃迦葉亦复如是，乃至第四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随所欲，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乃至漏尽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

尔时，世尊于无量大众中称叹摩诃迦葉同己广大胜妙功德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住耆阇崛山。

时，尊者阿难诣尊者摩诃迦葉所，语尊者摩诃迦葉言：“今可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尊者摩诃迦葉默然而许。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日时太早，可共暂过比丘尼精舍。”即便往过。

时，诸比丘尼遥见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从远而来，疾敷床座，请令就坐。时，诸比丘尼礼尊者摩诃迦葉、阿难足已，退坐一面。

尊者摩诃迦葉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不喜悦，说如是恶言：“云何，阿梨摩诃迦葉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为比丘尼说法？譬如贩针儿于针师家卖；阿梨摩诃迦葉亦复如是，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为诸比丘尼说法。”

尊者摩诃迦葉闻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口说恶言，闻已，语尊者阿难：“汝看！是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口说恶言。云何，阿难，我是贩针儿，汝是针师，于汝前卖耶？”

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且止！当忍！此愚痴老妪，智慧薄少，不曾修习故。”

“阿难，汝岂不闻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见，于大众中说月譬经，教诫教授：‘比丘，当如月譬住，常如新学。’如是广说为说。阿难，如月譬住，常如新学耶？”

阿难答言：“不也，尊者摩诃迦葉。”

“阿难，汝闻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言：‘比丘，当如月譬住，常如新学，其唯摩诃迦葉比丘’？”

阿难答言：“如是，尊者摩诃迦葉。”

“阿难，汝曾为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于无量大众

中请汝来坐耶？又复世尊以同己广大之德称叹汝：‘阿难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称叹？”

答言：“不也，尊者摩诃迦葉。”

“如是，阿难，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于无量大众中，口自说言：‘善来摩诃迦葉，请汝半座。’复于大众中以同已广大功德，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称叹摩诃迦葉耶？”

阿难答言：“如是，尊者摩诃迦葉。”

时，摩诃迦葉于比丘尼众中师子吼已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

时，尊者阿难与众多年少比丘俱，不能善摄诸根，食不知量，不能初夜、后夜精勤禅思，乐著睡眠，常求世利。人间游行至南天竺，有三十年少弟子舍戒还俗，余多童子。时，尊者阿难于南山国土游行，以少徒众还王舍城。时，尊者阿难举衣钵，洗足已，至尊者摩诃迦葉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时，尊者摩诃迦葉问尊者阿难：“汝从何来？徒众鲜少？”

阿难答言：“从南山国土人间游行，年少比丘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损减，又今在者多是童子。”

尊者摩诃迦葉语阿难言：“有几福利，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听三人以上制群食戒？”

阿难答言：“为二事故。何等为二？一者、为贫小家；二者、多诸恶人以为伴党，相破坏故，莫令恶人于僧中住而受众名，映障大众，别为二部，互相嫌诤。”

尊者迦葉语阿难言：“汝知此义，如何于饥馑时，与众多年少弟子南山国土游行，令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损减，余者多是童子？如阿难，汝徒众消减，汝是童子，不知筹量。”

阿难答言：“云何，尊者摩诃迦葉，我已头发二色，犹言童子？”

尊者摩诃迦葉言：“汝于饥馑世，与诸年少弟子人间游行，致令三十弟子舍戒还俗，其余在者复是童子。徒众消减，不知筹量，而言宿士众坏，阿难，众极坏，阿难，汝是童子，不筹量故。”

时，低舍比丘尼闻尊者摩诃迦葉以童子责尊者阿难毗提诃牟尼，闻已不欢喜，作是恶言：“云何，阿梨摩诃迦葉本外道门，而以童子呵责阿梨阿难毗提诃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摩诃迦葉以天耳闻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口出恶言，闻已，语尊者阿难：“汝看！是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口说恶语，言：‘摩诃迦葉本门外道，而责阿梨阿难毗提诃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阿难答言：“且止！尊者摩诃迦葉。忍之！尊者摩诃迦葉。此愚痴老妪无自性智。”

尊者摩诃迦葉语阿难言：“我自出家，都不知有异师，唯如来、

应、等正觉。我未出家时，常念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知在家荒务，多诸烦恼，出家空闲，难可俗人处于非家，一向鲜洁，尽其形寿，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当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以百千金贵价之衣，段段割截为僧伽梨，若世间阿罗汉者，闻从出家。

“我出家已，于王舍城那罗聚落中间多子塔所，遇值世尊正身端坐，相好奇特，诸根寂静，第一息灭，犹如金山。我时见已，作是念：‘此是我师！此是世尊！此是罗汉！此是等正觉！’我时一心合掌敬礼，白佛言：‘是我大师！我是弟子。’佛告我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师，汝是弟子。迦葉，汝今成就如是真实净心所恭敬者。不知言知，不见言见，实非罗汉而言罗汉，非等正觉言等正觉者，应当自然身碎七分。迦葉，我今知故言知，见故言见，真阿罗汉言阿罗汉，真等正觉言等正觉。迦葉，我今有因缘故，为声闻说法，非无因缘故；依，非无依；有神力，非无神力。是故，迦葉，若欲闻法，应如是学。若欲闻法，以义饶益，当一其心，恭敬尊重，专心侧听，而作是念：“我当正观五阴生灭，六触入处集起、灭没，于四念处正念乐住，修七觉分、八解脱，身作证，常念其身，未尝断绝，离无惭愧，于大师所及大德梵行常住惭愧。”如是应当学！’

“尔时，世尊为我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我亦随去，向于住处。我以百千价值衣割截僧伽梨，四摄为座。尔时，世尊知我至心，处处下道，我即敷衣，以为坐具，请佛令坐。世尊即坐，以手摩衣，叹言：‘迦葉，此衣轻细，此衣柔软。’我时白言：‘如是，世尊，此衣轻细，此衣柔软，惟愿世尊受我此衣！’佛告迦葉：‘汝当受我粪扫衣，我当受汝僧伽梨。’佛即自手授我粪扫纳衣，我即奉佛僧伽梨，如是渐渐教授，我八日之中，以学法受于乞食，至第九日，超于无学。

“阿难，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付以法财，诸禅、解脱、三昧、正受？’应答我是，是则正说。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当以灌顶，住于王位，受王五欲，不苦方便自然而得；我亦如是，为佛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法，禅、解脱、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譬如转轮圣王宝象，高七八肘，一多罗叶能映障者；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则可映障。若有于神通境界智证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尽作证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令得决定。”

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如是！如是！摩诃迦葉，如转轮圣王宝象，高七八肘，欲以一多罗叶能映障者；如是，尊者摩诃迦葉六神通智则可映障。若有于神通境界作证智，乃至漏尽作证智有疑惑者，尊者摩诃迦葉能为记说，令其决定。我于长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诃迦葉，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

尊者摩诃迦葉说是语时，尊者阿难闻其所说，欢喜受持！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应施何等人？”

佛言：“大王，随心所乐处。”

波斯匿王复白佛言：“应施何处，得大果报？”

佛言：“大王，此是异问。所问应施何处？此问则异。复问施何处，应得大果？此问复异。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大王，譬如此国临阵战斗，集诸战士，而有一婆罗门子，从东方来，年少幼稚，柔弱端正，肤白发黑，不习武艺，不学术策，恐怖退弱，不能自安，不忍敌观，若刺若射，无有方便，不能伤彼。云何，大王，如此士夫，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不赏，世尊。”

“如是，大王，有刹利童子从南方来，鞞舍童子从西方来，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无有伎术，皆如东方婆罗门子，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不赏，世尊。”

佛告大王：“此国集军临战斗时，有婆罗门童子从东方来，年少端正，肤白发黑，善学武艺，知斗术法，勇健无畏，苦战不退，安住谛观，运戈能伤，能破巨敌。云何，大王，如此战士，加重赏不？”

王白佛言：“重赏，世尊。”

“如是，刹利童子从南方来，鞞舍童子从西方来，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年少端正，善诸术艺，勇健堪能，苦战却敌，皆如东方婆罗门子。如是战士，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重赏，世尊。”

佛言：“大王，如是沙门、婆罗门远离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福利，得大果报。何等为舍离五支？所谓贪欲盖，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已断已知，是名舍离五支。何等为成就五支？谓无学戒身成就，无学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是名成就五支。大王，如是舍离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果报。”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运戈猛战斗，堪能勇士夫，
为其战斗故，随功重加赏；
不赏名族胄，怯劣无勇者。
忍辱修贤良，见谛建福田，
贤圣律仪备，成就深妙智。

族胄虽卑微，堪为施福田，
衣食钱财宝，床卧等众具，
悉应以敬施，为持净戒故。
人表林野际，穿井给行人，
溪涧施桥梁，迥路造房舍，
戒德多闻众，行路得止息。
譬如重云起，雷电声振耀，
普雨于壤土，百卉悉扶蔬，
禽兽皆欢喜，田夫并欣乐。
如是净信心，闻慧舍悭垢，
钱财丰饮食，常施良福田，
高唱增欢爱，如雷雨良田。
功德注流泽，沾洽施主心，
财富名称流，及涅槃大果。”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世尊，为婆罗门死还生自姓婆罗门家，刹利、鞞舍、首陀罗家耶？”

佛言：“大王，何得如是？大王当知：有四种人，何等为四？有一种人，从冥入冥；有一种人，从冥入明；有一种人，从明入冥；有一种人，从明入明。

“大王，云何为一种人从冥入冥？谓有人生卑姓家，若生旃陀罗家、鱼猎家、竹作家、车师家，及余种种下贱工巧业家，贫穷活命，形体憔悴，而复修行卑贱之业，亦复为人下贱作使，是名为冥。处斯冥中，复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当生恶趣，堕泥梨中。犹如有人从暗入暗，从厕入厕，以血洗血，舍恶受恶；从冥入冥者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从冥入冥。

“云何名为从冥入明？谓有世人生卑姓家，乃至为人作诸鄙业，是名为冥。然其彼人于此冥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登床跨马，从马升象；从冥入明亦复如是，是名有人从冥入明。

“云何有人从明入冥？谓有世人生富乐家，若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家、长者大姓家，及余种种富乐家生，多诸钱财，奴婢、客使，广集知识，受身端正，聪明黠慧，是名为明。于此明中，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恶趣，堕泥梨中。譬如有人从高楼下乘于大象，下象乘马，下马乘舆，下舆坐床，下床堕地，从地落坑；从明入冥者亦复如是。

“云何有人从明入明？谓有世人生富乐家，乃至形相端严，是名为明。于此明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从楼观至楼观，如是乃至从床至床；从明入明者亦复如是，是名有人从明入明。”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贫穷困苦者，不信增瞋恨，
悭贪恶邪想，痴惑不恭敬；
见沙门道士，持戒多闻者，
毁呰而不誉，障他施及受；
如斯等士夫，从此至他世，
当堕泥梨中，从冥入于冥。
若有贫穷人，信心少瞋恨，
常生惭愧心，惠施离悭垢；
见沙门梵志，持戒多闻者，
谦虚而问讯，随宜善供给，
劝人令施与，叹施及受者；
如是修善人，从此至他世，
善趣上生天，从冥而入明。
有富乐士夫，不信多瞋恨，
悭贪嫉恶想，邪惑不恭敬；
见沙门梵志，毁呰而不誉，
障他人施惠，亦断受施者；
如是恶士夫，从此至他世，
当生苦地狱，从明入冥中。
若有富士夫，信心不瞋恨，
常起惭愧心，惠施离瞋妒；
见沙门梵志，持戒多闻者，
先奉迎问讯，随宜给所须，
劝人令供养，叹施及受者；
如是等士夫，从此至他世，
生三十三天，从明而入明。”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白日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佛言：“大王，从何所来？”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彼灌顶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王领大地，统理王事，周行观察，而来至此。”

佛告大王：“今问大王，随意答我。譬如有人从东方来，有信有缘，未曾虚妄，而白王言：‘我东方来，见一石山，极方广大，不穿不坏，亦无缺坏，磨地而来，一切众生草木之类悉磨令碎。’南、西、北方亦有人来，有信有缘，亦不虚妄，而白王言：‘我见石山，方广高大，不断不坏，亦不缺坏，磨地而来，众生草木悉皆磨碎。’大王，于意云何？如是像貌大恐怖事，险恶相杀，众生运尽，人道难得，当作何计？”

王白佛言：“若如是者，更无余计，唯当修善，于佛法、律专心方便。”

佛告大王：“何故说言：‘险恶恐怖于世卒起，众生运尽，人身难得，唯当行法、行义、行福，于佛法教，专精方便’？何以不言：‘灌顶王位为众人首，堪能自在。王于大地，事务众人，当须营理’耶？”

王白佛言：“世尊，为复闲时言：‘灌顶王位为众人首，王于大地，多所经营，以言斗言，以财斗财，以象斗象，以车斗车，以步斗步。’当于尔时，无有自在，若胜若伏，是故我说：‘险恶恐怖卒起之时，众生运尽，人身难得，无有余计，唯有行义、行法、行福，于佛法教专心归依。’”

佛告大王：“如是！如是！经常磨迮，谓恶劫、老、病、死，磨迮众生。当作何计？正当修义、修法、修福、修善、修慈，于佛法中精勤方便。”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有大石山，高广无缺坏，
周遍四方来，磨迮此大地，
非兵马咒术，力所能防御。
恶劫老病死，常磨迮众生；
四种大族姓，栴陀罗猎师，
在家及出家，持戒犯戒者，
一切皆磨迮，无能救护者。
是故慧士夫，观察自己利，
建立清净信，信佛法僧宝，
身口心清净，随顺于正法，
现世名称流，终则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时，有尼乾子七人、阇祇罗七人、一舍罗七人，身皆粗大，彷徉行住祇洹门外。时，波斯匿王遥见斯等彷徉门外，即从座起，往至其前，合掌问讯，三自

称名言：“我是波斯匿王拘萨罗王。”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汝今何故恭敬斯等，三称姓名，合掌问讯？”

王白佛言：“我作是念：‘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斯等则是。’”

佛告波斯匿王：“汝今且止！汝亦不知是阿罗汉、非阿罗汉，不得他心智故，且当亲近观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决！审谛观察，勿但洛莫！当用智慧，不以不智；经诸苦难，堪能自辨；交契计校，真伪则分。见说知明，久而则知，非可卒识，当须思惟，智慧观察！”

王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理，言久相习，观其戒行，乃至见说知明。我有家人，亦复出家，作斯等形相，周流他国，而复来还，舍其被服，还受五欲。是故当知世尊善说，应与同止，观其戒行，乃至言说知有智慧。”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以见形相，知人之善恶，
不应暂相见，而与同心志。
有现身口密，俗心不敛摄，
犹如鍮石铜，涂以真金色，
内怀鄙杂心，外现圣威仪，
游行诸国土，欺诳于世人。”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为首，并七国王及诸大臣悉共集会，作如是论议：“五欲之中，何者第一？”

有一人言：“色最第一。”又复有称声、香、味、触为第一者。中有人言：“我等人人各说第一，竟无定判，当诣世尊，问如此义。如世尊说，当共忆持。”

尔时，波斯匿王为首，与七国王、大臣、眷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七王与诸大臣如是论议：‘五欲功德，何者为胜？’其中有言色胜、有言声胜、有言香胜、有言味胜、有言触胜，竟无决定。来问世尊，竟何者胜？”

佛告诸王：“各随意适，我悉有余说，以是因缘，我说五欲功德。然自有人于色适意，止爱一色，满其志愿；正使过上有诸胜色，非其所爱，不触不视，言己所爱最为第一，无过其上。如爱色者，声、香、味、触亦皆如是，当其所爱，辄言最胜，欢喜乐著；虽更有胜过其上者，非其所欲，不触不视，唯我爱者最胜最妙，无比无上。”

尔时，座中有一优婆塞，名曰栴檀，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善说！世尊，善说！善逝。”

佛告优婆塞：“善说！栴檀。快说！栴檀。”

时，栴檀优婆塞即说偈言：

“央伽族姓王，服珠璎珞铠，
摩竭众庆集，如来出其国；
名闻普流布，犹如雪山王，
如净水莲华，清净无瑕秽，
随日光开敷，芬香熏其国。
央耆国明显，犹如空中日，
观如来慧力，如夜燃炬火，
为眼为大明，来者为决疑。”

时，诸国王叹言：“善说！栴檀优婆塞！”

尔时，七王脱七宝上衣，奉优婆塞。

时，彼七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尔时，栴檀优婆塞知诸王去已，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今七国王遗我七领上衣，惟愿世尊受此七衣，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为哀愍故，受其七衣，栴檀优婆塞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其体肥大，举体流汗，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气息长喘。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身体极肥盛！”

大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患身肥大，常以此身极肥大故，惭耻厌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时，有一年少，名郁多罗，于会中坐。时，波斯匿王告郁多罗：“汝能从世尊受向所说偈，每至食时，为我诵不？若能尔者，赐金钱十万，亦常与食。”

郁多罗白王：“奉教当诵！”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郁多罗知王去已，至世尊前，受所说偈，于王食时，食食为诵，白言：“大王，如佛、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说斯偈：

“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如是，波斯匿王渐至后时，身体[月＋庸]细，容貌端正，处楼阁上，向佛住处合掌恭敬，右膝著地，三说是言：“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与我现法利益、后世利益、现法后世利益，以其饭食知节量故。”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

时，有年少阿修罗来诣佛所，于佛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怒胜瞋恚，不善以善伏，
　惠施伏悭贪，真言坏妄语。
　不骂亦不虐，常住贤圣心，
　恶人住瞋恨，不动如石山。
　起瞋恚能持，胜制狂马车，
　我说善御士，非彼摄绳者。”

时，年少阿修罗白佛言：“瞿昙，我今悔过，如愚如痴，不辩不善，于瞿昙面前诃骂毁辱。”

如是忏悔已，时，阿修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宾耆迦婆罗门来诣佛所，于世尊面前作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尔时，世尊告年少宾耆迦：“若于一时吉星之日，汝当会诸宗亲眷属耶？”

宾耆白佛：“如是，瞿昙。”

佛告宾耆：“若汝宗亲不受食者，当如之何？”

宾耆白佛：“不受食者，食还属我。”

佛告宾耆：“汝亦如是，如来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辱呵责，我竟不受，如此骂者，应当属谁？”

宾耆白佛：“如是，瞿昙，彼虽不受，且以相赠，则便是与。”

佛告宾耆：“如是不名更相赠遗，何得便为相与？”

宾耆白佛：“云何名为更相赠遗，名为相与？云何名不受相赠遗，不名相与？”

佛告宾耆：“若当如是骂则报骂，瞋则报瞋，打则报打，斗则报斗，名相赠遗，名为相与。若复，宾耆，骂不报骂，瞋不报瞋，打不报打，斗不报斗，若如是者，非相赠遗，不名相与。”

宾耆白佛：“瞿昙，我闻古昔婆罗门长老宿重行道大师所说：‘如

来、应、等正觉，面前骂辱，瞋恚诃责，不瞋不怒。’而今瞿昙有瞋恚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无瞋何有瞋？正命以调伏，
正智心解脱，慧者无有瞋。
以瞋报瞋者，是则为恶人。
不以瞋报瞋，临敌伏难伏，
不瞋胜于瞋，三偈如前说。”

尔时，年少宾耆白佛言：“悔过！瞿昙，如愚如痴，不辩不善，而于沙门瞿昙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诣讲堂东荫荫中，露地经行。

时，有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来诣佛所，世尊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詈呵责。世尊经行，彼随世尊后行。世尊经行已竟，住于一处，彼婆罗门言：“瞿昙伏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胜者更增怨，伏者卧不安；
胜伏二俱舍，是得安隐眠。”

婆罗门白言：“瞿昙，我今悔过，如愚如痴，不辩不善，何于瞿昙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詈呵责？”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遥见世尊，作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把土坌佛。时，有逆风，还吹其土，反自坌身。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人无瞋恨，骂辱以加者，
清净无结垢，彼恶还归己，
犹如土坌彼，逆风还自污。”

时，彼婆罗门白佛言：“悔过！瞿昙，如愚如痴，不善不辩，何于瞿昙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婆罗门名曰违义，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作是念："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闻所说法，当反其义。"作是念已，往诣精舍，至世尊所。

尔时，世尊无量眷属围绕说法。世尊遥见违义婆罗门来，即默然住。

违义婆罗门白佛言："瞿昙说法，乐欲闻之！"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违义婆罗门，未能解深义，
内怀嫉恚心，欲为法留难。
调伏违反心，诸不信乐意，
息诸障碍垢，则解深妙说。"

时，违义婆罗门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有不害婆罗门来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名不害，为称实不？"

佛告婆罗门："如是称实者，若身不害，若口不害，若心不害，则为称实。"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心不杀害，口意亦俱然，
是则为离害，不恐怖众生。"

佛说此经已，不害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次第行乞至火与婆罗门舍。

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即具众美饮食，满钵与之。如是二日、三日，乞食复至其舍。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作是念："秃头沙门何故数来，贪美食耶？"尔时，世尊知火与婆罗门心念已，即说偈言：

"上天日日雨，田夫日夜耕，
数数植种子，是田数收谷。
如人数怀妊，乳牛数怀犊，
数数有求者，则能数惠施。

　　数数惠施故，常得大名称，
　　数数弃死尸，数数哭悲恋，
　　数数生数死，数数忧悲苦，
　　数数以火烧，数数诸虫食。
　　若得贤圣道，不数受诸有，
　　亦不数生死，不数忧悲苦，
　　不数数火烧，不数诸虫食。”

时，火与婆罗门闻佛说偈，还得信心，复以种种饮食满钵与之。世尊不受，以因说偈而施故，复说偈言：

“因为说偈法，不应受饮食，
　　当观察自法，说法不受食。
　　婆罗门当知，斯则净命活，
　　应以余供养，纯净大仙人。
　　已尽诸有漏，秽法悉已断，
　　供养以饮食，于其良福田。
　　欲求福德者，则我田为良！”

火与婆罗门白佛：“今以此食，应著何所？”

佛告婆罗门：“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食此信施，令身安乐。汝持是食去弃于无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时，婆罗门即以此食持著无虫水中，水即烟出，沸声啾啾。譬如铁丸烧令火色，掷著水中，水即烟起，沸声啾啾，亦复如是；婆罗门持此饮食著水中，水即烟出，沸声啾啾。于时火与婆罗门叹言：“甚奇瞿昙，大德大力，能令此食而作神变。”

时，火与婆罗门因此饭食神变，得信敬心，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已，作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发须，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舍卫国中婆肆吒婆罗门女，信佛、法、僧，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于佛、法、僧已离狐疑；于苦集尽道亦离疑惑，见谛得果，得无间慧。其夫是婆罗豆婆遮种姓婆罗门。每至左右所为作时，有小得失，即称南无佛，向如来所住方面，随方合掌，三说是言：“南无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身纯金色，圆光一寻，方身圆满，如尼拘律树；善说妙法，牟尼之尊，仙人上首，是我大师！”

时，夫婆罗门闻之，瞋恚不喜，语其妇言：“为鬼著耶？无有此

义，舍诸三明大德婆罗门，而称叹彼秃头沙门，黑暗之分，世所不称。我今当往共汝大师论议，足知胜如。”

妇语夫言：“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能共世尊、如来、应、等正觉金色之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言说微妙，仙人上首，我之大师共论议者。然今婆罗门且往，自可知之！”

时，婆罗门即往诣佛，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为杀于何等，而得安隐眠？
为杀于何等，令心得无忧？
为杀于何等，瞿昙所称叹？”

尔时，世尊知婆罗门心之所念，而说偈言：

“杀于瞋恨者，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而心得无忧。
瞋恚为毒本，能害甘种子；
能害于彼者，贤圣所称叹；
若能害彼者，其心得无忧。”

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示教照喜，次第说法，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说欲味著为灾患烦恼，清净出要，远离随顺，福利清净，分别广说。譬如清净白氎易为染色；如是，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即于座上，于四圣谛得无间等，所谓苦、集、灭、道。是婆罗门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于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今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已，尽其寿命，为优婆塞，证知我！”

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还归自家。

其妇优婆夷遥见夫来，见已，白言：“已与如来、应、等正觉纯金色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妙说之上，仙人之首，大牟尼尊，为我大师共论议耶？”

其夫答言：“我未尝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有能与如来、应、等正觉真金色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妙说之上，诸仙之首，牟尼之尊，汝之大师共论议也。汝今与我作好法衣，我持至世尊所出家学道。”

时，妇悉以鲜洁白氎，令作法衣。时，婆罗门持衣往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今可得于世尊法中出家学道，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此法、律出家学道，修诸梵行。”

即出家已，独静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出家学

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魔瞿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于家中常行布施，若一人来，施于一人；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我如是施，得多福不？"

佛告婆罗门："汝如是施，实得大福。所以者何？以于家中常行布施，一人来乞，即施一人；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故，即得大福。"

时，魔瞿婆罗门即说偈言：

"在家所为作，布施复大会，
因此惠施故，欲求大功德。
今问于牟尼，我之所应知，
同梵天所见，为我分别说。
云何为解脱，胜妙之善趣？
云何修方便，得生于梵世？
云何随乐施，生明胜梵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施者设大会，随彼爱乐施，
欢喜净信心，攀缘善功德。
以其所建立，求离诸过恶，
远离于贪欲，其心善解脱！
修习于慈心，其功德无量，
况复加至诚，广施设大会！
若于其中间，所得诸善心，
正向善解脱，或余纯善趣，
如是胜因缘，得生于梵世。
如是之惠施，其心平等故，
得生于梵世，其寿命延长。"

时，魔瞿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持华盖、著舍勒导从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无非婆罗门，所行为清净，
刹利修苦行，于净亦复乖。

三典婆罗门，是则为清净，
如是清净者，不在余众生。”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不知清净道，及诸无上净，
于余求静者，至竟无净时。”

婆罗门白佛：“瞿昙说清净道及无上清净耶？何等为清净道？何等为无上清净？”

佛告婆罗门：“正见者为清净道；正见修习多修习，断贪欲、断瞋恚、断愚痴。若婆罗门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名无上清净。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清净道；正定修习多修习已，断贪欲、断瞋恚、断愚痴。若婆罗门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名无上清净。”

婆罗门白佛言：“瞿昙说清净道、无上清净耶？瞿昙，世务多事，今且辞还。”

佛告婆罗门：“宜知是时。”

持华盖、著舍勒导从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为尸罗？云何正威仪？
云何为功德？云何名为业？
成就何等法，罗汉婆罗门？”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宿命忆念智，见生天恶趣，
得诸受生尽，牟尼明决定。
知心善解脱，解脱一切贪，
具足于三明，三明婆罗门。”

佛说此经已，异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尊者阿难从世尊后。时，有二老男女，是其夫妇，年耆根熟，偻背如钩，诣里巷头，烧粪

扫处，俱蹲向火。

世尊见彼二老夫妇，年耆愚老，偻背如钩，俱蹲向火，犹如老鹄，欲心相视；见已，告尊者阿难："汝见彼夫妇二人，年耆愚老，偻背如钩，俱蹲向火，犹如老鹄，欲心相视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此二老夫妇，于年少时盛壮之身，勤求财物者，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一富长者；若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精勤修习者，亦可得阿罗汉第一上果。于第二分盛壮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二富者；若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阿那含果证。若于第三分中年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三富者；若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为斯陀含果证。彼于第四分老年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四富者；若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为须陀洹果证。彼于今日，年耆根熟，无有钱财，无有方便，无所堪能，不复堪能，若觅钱财，亦不能得胜过人法。"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不行梵行故，不得年少财，
思惟古昔事，眠地如曲弓。
不修于梵行，不得年少财，
犹如老鹄鸟，守死于空池！"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陀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说，差别者，唯说异偈言：

"老死之所坏，身及所受灭，
唯有惠施福，为随己资粮。
依于善摄护，及修禅功德，
随力而行施，钱财及饮食，
于群则眠觉，非为空自活。"

佛说此经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讲堂，作如是论："诸尊，如世尊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

“‘若知二边者，于中永无著，
说名大丈夫，不顾于五欲，
无有烦恼锁，超出缝紩忧。’

“诸尊，此有何义？云何边？云何二边？云何为中？云何为缝紩？云何思？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有一答言：“六内入处是一边，六外入处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紩。习于受者，得彼彼因，身渐转增长出生，于此即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复有说言：“过去世是一边，未来世是二边，现在世名为中，爱为缝紩。习近此爱，彼彼所因，身渐触增长出生，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乐受者是一边，苦受者是二边，不苦不乐是其中，爱为缝紩。习近此爱，彼彼所得，自身渐触增长出生，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有者是一边，集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紩。如是广说，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身者是一边，身集是二边，爱为缝紩。如是广说，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我等一切所说不同，所谓向来种种异说，要不望知。云何世尊有余之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经？我等应往具问世尊，如世尊所说，我等奉持。”

尔时，众多比丘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向诸比丘集于讲堂，作如是言：于世尊所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经，所谓二边，乃至脱苦。有人说言：内六入处是说一边，外六入处是说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紩。如前广说，悉不决定，今日故来请问世尊，具问斯义，我等所说，谁得其义？”

佛告诸比丘：“汝等所说，皆是善说，我今当为汝等说有余经。我为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有余经说，谓触是一边，触集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紩。习近爱已，彼彼所得，身缘触增长出生。于此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宾头卢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时，有婆蹉国王，名优陀延那，诣尊者宾头卢所，共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婆蹉王优陀延那白尊者宾头卢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已不？”

尊者宾头卢答言：“大王，大王且问，知者当答。”

婆蹉王优陀延那问尊者宾头卢：“何因何缘新学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极安乐住，诸根欣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乐静少动，任他而活，野兽其心，堪能尽寿，修持梵行，纯一清净？”

尊者宾头卢答言："如佛所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为比丘说：'汝诸比丘，若见宿人，当作母想；见中年者，作姊妹想；见幼稚者，当作女想。'以是因缘，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诸根敷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乐静少动，任他而活，野兽其心，堪能尽寿，修持梵行，纯一清净。"

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言："今诸世间贪求之心，若见宿人，而作母想；见中年者，作姊妹想；见幼稚者，而作女想。当于尔时，心亦随起，贪欲烧燃、瞋恚烧燃、愚痴烧燃，要当更有胜因缘不？"

尊者宾头卢语婆蹉王优陀延那："更有因缘，如世尊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为比丘说：'此身从足至顶，骨干肉涂，覆以薄皮，种种不净充满其中；周遍观察，发、毛、爪、齿、尘垢、流涎、皮、肉、白骨、筋、脉、心、肝、肺、脾、肾、肠、肚、生藏、熟藏、胞、泪、汗、涕、沫、肪、脂、髓、痰、阴、脓、血、脑、汁、屎、溺。'大王，此因此缘故，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

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人心飘疾，若观不净，随净想现。颇更有因缘，令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不？"

尊者宾头卢言："大王，有因有缘，如世尊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告诸比丘：'汝等应当守护根门，善摄其心。若眼见色时，莫取色相，莫取随形好，增上执持。若于眼根不摄敛住，则世间贪、爱、恶不善法则漏其心，是故汝等当受持眼律仪。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乃至受持意律仪。'"

尔时，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善哉！善说法，乃至受持诸根律仪。尊者宾头卢，我亦如是，有时不守护身，不持诸根律仪，不一其念，入于宫中，其心极生贪欲炽燃、愚痴烧燃；正使闲房独处，亦复三毒烧燃其心，况复宫中！又我有时善护其身，善摄诸根，专一其念，入于宫中，贪欲、恚、痴不起烧燃其心；于内宫中尚不烧身，亦不烧心，况复闲独！以是之故，此因此缘，能令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

时，婆蹉王优陀延那闻尊者宾头卢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手故知有取舍，有足故知有往来，有关节故知有屈伸，有腹故知有饥渴。如是，比丘，有眼故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诸比丘，若无手则不知取舍，若无足则不知往来，若无关节则不知有屈伸，若无腹则不知有饥渴。如是，诸比丘，若无眼则无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

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河中草，有龟于中住止。时，有野干饥行觅食，遥见龟虫，疾来捉取。龟虫见来，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头足，欲取食之。久守，龟虫永不出头，亦不出足；野干饥乏，瞋恚而去。

“诸比丘，汝等今日亦复如是，知魔波旬常伺汝便，粪汝眼著于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念法，欲令出生染著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常当执持眼律仪住，执持眼根律仪住，恶魔波旬不得其便，随出随缘；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于其六根若出若缘，不得其便；犹如龟虫，野干不得其便。”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龟虫畏野干，藏六于壳内，
比丘善摄心，密藏诸觉想，
不依不怖彼，覆心勿言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麸-夫＋黃]麦著四衢道头，有六壮夫执杖共打，须臾尘碎，有第七人执杖重打。诸比丘，于意云何？如[麸-夫＋黃]麦聚，六人共打，七人重打，当极碎不？”

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诸比丘：“如是愚痴士夫六触入处之所捶打。何等为六？谓眼触入处，常所捶打；耳、鼻、舌、身、意触入处，常所捶打。彼愚痴士夫为六触入处之所捶打，犹复念求当来世有，如第七人重打令碎。比丘，若言是我，是则动摇；言是我所，是则动摇。未来当有，是则动摇；未来当无，是则动摇。当复有色，是则动摇；当复无色，是则动摇。当复有想，是则动摇；当复无想，是则动摇；当复非有想非无想，是则动摇。动摇故病，动摇故痈，动摇故刺，动摇故著。正观察动摇故苦者，得不动摇心，多修习住，系念正知。如动摇，如是思量虚诳，有行因爱。言我，是则为爱；言我所，是则为爱。言当来有，是则为爱；言当来无，是则为爱。当有色，是则为爱；当无色，是则为爱。当有想，是则为爱；当无想，是则为爱；当非想非非想，是则为爱。爱故为病，爱故为痈，爱故为刺。若善思观察爱生苦者，当多住离爱心，正念正智。

“诸比丘，过去世时，阿修罗兴军与帝释斗。时，天帝释告三十三天：‘今日诸天、阿修罗共战。若诸天胜，阿修罗不如者，当生执阿

修罗，缚以五系，送还天宫。’阿修罗语其众言：‘今阿修罗军与诸天战。若阿修罗胜，诸天不如者，当生执帝释，缚以五系，还归阿修罗宫。’当其战诤，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时，三十三天生执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缚以五系，还归天宫。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身被五系，置于正法殿上，以种种天五欲乐而娱乐之。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唯阿修罗贤善聪慧，诸天虽善，我今且当还归阿修罗宫。’作是念时，即自见身被五系缚，诸天五欲自然化没。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复作是念：‘诸天贤善，智慧明彻，诸阿修罗虽善，我今且当住此天宫。’作是念时，即自见身五缚得解，诸天五欲自然还出。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乃至有如是微细之缚，魔波旬缚转细。于是心动摇时，魔即随缚；心不动摇，魔即随解。是故，诸比丘，多住不动摇心，正念正智，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比丘尼，眼识色因缘生，若欲、若贪、若昵、若念、若决定著处，于彼诸心善自防护。所以者何？此等皆是恐畏之道，有碍有难，此恶人所依，非善人所依，是故应自防护。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譬如田夫有好田苗，其守田者懒惰放逸，栏牛啖食；愚痴凡夫亦复如是，六触入处乃至放逸亦复如是。若好田苗，其守田者心不放逸，栏牛不食，设复入田，尽驱令出；所谓若心、若意、若识，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善自摄护，尽心令灭。若好田苗，其守护田者不自放逸，栏牛入境，左手牵鼻，右手执杖，遍身捶打，驱出其田。诸比丘，于意云何？彼牛遭苦痛已，从村至宅，从宅至村，复当如前过食田苗不？”

答言：“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忆先入田遭捶杖苦故。如是，比丘，若心、若意、若识，多闻圣弟子于六触入处极生厌离、恐怖，内心安住，制令一意。

“诸比丘，过去世时，有王闻未曾有好弹琴声，极生爱乐，耽湎染著，问诸大臣：‘此何等声？甚可爱乐！’大臣答言：‘此是琴声。’语大臣：‘取彼声来。’大臣受教，即往取琴来，白言：‘大王，此是琴作好声者。’王语大臣：‘我不用琴，取其先闻可爱乐声来。’大臣答言：‘如此之琴，有众多种具，谓有柄、有槽、有丽、有弦、有皮，巧方便人弹之，得众具因缘乃成音声，非不得众具而有音声。前所闻声，久已过去，转亦尽灭，不可持来。’尔时，大王作如是言：‘咄！何用此虚伪物为？世间琴者是虚伪物，而令世人耽湎染著。汝今持去，片片析破，弃于十方。’大臣受教，析为百分，弃于处处。如是，比丘，若色、受、想、思、欲，知此诸法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而

便说言：‘是我我所。’彼于异时，一切悉无。诸比丘，应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实观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癞病人，四体疮坏，入茅荻中，为诸刺叶针刺所伤，倍增苦痛；如是愚痴凡夫六触入处受诸苦痛亦复如是。如彼癞人，为草叶针刺所伤，脓血流出；如是愚痴凡夫，其性弊暴，六触入处所触则起瞋恚，恶声流出，如彼癞人。所以者何？愚痴无闻凡夫心如癞疮。

“我今当说律仪、不律仪。云何律仪？云何不律仪？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于可念色而起贪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于彼次第随生众多觉想相续，不见过患；复见过患，不能除灭，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是名不律仪。云何律仪？多闻圣弟子若眼见色，于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见色过患；见过患已，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游空宅中，得六种众生：一者、得狗，即执其狗，系著一处；次得其鸟，次得毒蛇，次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罗，次得猕猴，得斯众生，悉缚一处。其狗者，乐欲入村。其鸟者，常欲飞空。其蛇者，常欲入穴。其野干者，乐向冢间。失收摩罗者，长欲入海。猕猴者，欲入山林。此六众生悉系一处，所乐不同，各各嗜欲到所安处，各各不相乐于他处，而系缚故，各用其力，向所乐方，而不能脱。

“如是六根种种境界，各各自求所乐境界，不乐余境界：眼根常求可爱之色，不可意色则生其厌；耳根常求可意之声，不可意声则生其厌；鼻根常求可意之香，不可意香则生其厌；舌根常求可意之味，不可意味则生其厌；身根常求可意之触，不可意触则生其厌；意根常求可意之法，不可意法则生其厌。此六种根种种行处，种种境界，各各不求异根境界。此六种根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随觉境界。如彼士夫系六众生于其坚柱，正出用力随意而去，往反疲极，以绳系故，终依于柱。

“诸比丘，我说此譬，欲为汝等显示其义。六众生者，譬犹六根；坚柱者，譬身念处。若善修习身念处，有念、不念色，见可爱色则不生著，不可爱色则不生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于可意法则不求欲，不可意法则不生厌。是故，比丘，当勤修习，多住身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四虺蛇，凶恶毒虐，盛一箧中。时，有士夫聪明不愚，有智慧，求乐厌苦，求生厌死。时，有一士夫语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箧盛毒蛇，摩拭洗浴，恩亲养食，出内以时。若四毒蛇脱有恼者，或能杀汝，或令近死，汝当防护。’尔时，士夫恐怖驰走。忽有五怨，拔刀随逐，要求欲杀，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驱驰而走。人复语言：‘士夫，内有六贼，随逐伺汝，得便当杀，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内六贼，恐怖驰走，还入空村，见彼空舍，危朽腐毁，有诸恶物，捉皆危脆，无有坚固。人复语言：‘士夫，是空聚落当有群贼，来必奄害汝。’尔时，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贼、内六恶贼、空村群贼，而复驰走。忽尔道路临一大河，其水浚急，但见此岸有诸怖畏，而见彼岸安隐快乐，清凉无畏，无桥船可渡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诸草木，缚束成筏，手足方便，渡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于岸傍，缚束成筏，手足方便，截流横渡。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复得脱于空村群贼，渡于浚流，离于此岸种种怖畏，得至彼岸安隐快乐。

“我说此譬，当解其义。比丘，箧者，譬此身色粗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体，秽食长养，沐浴衣服，无常变坏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地界若诤，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风诤亦复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阴。六内贼者，譬六爱喜。空村者，譬六内入。善男子，观察眼入处，是无常变坏，执持眼者，亦是无常虚伪之法；耳、鼻、舌、身、意入处亦复如是。空村群贼者，譬外六入处，眼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为可意、不可意法所害。浚流者，譬四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河者，譬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凉安乐者，譬无余涅槃。筏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渡者，譬精进勇猛到彼岸。婆罗门住处者，譬如来、应、等正觉。如是，比丘，大师慈悲安慰弟子，为其所作；我今已作，汝今亦当作其所作，于空闲树下，房舍清净，敷草为座，露地、冢间，远离边坐，精勤禅思，慎莫放逸，令后悔恨！此则是我教授之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见五欲犹如火坑。如是观察五欲已，于五欲贪、欲爱、欲念、欲著不永覆心，知其欲心行处、住处，而自防闭；行处、住处逆防闭已，随其行处、住处，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

“云何名为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多闻圣弟子于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

“云何多闻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譬如近一聚落，边有深坑，满中盛火，无有烟焰。时，有士夫不愚不痴，聪明黠慧，乐乐厌苦，乐生恶死。彼作是念：‘此有火坑，满中盛火。我若堕中，必死无疑。’于彼生远、思远、欲远。如是多闻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若行处、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

“譬如聚落边有奈林，多诸棘刺，时，有士夫入于林中，有所营作。入林中已，前后左右上下尽有棘刺。尔时，士夫正念而行、正念来去、正念明目、正念端视、正念屈身。所以者何？莫令利刺伤坏身故。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若依聚落城邑而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其身，善执其心，正念安住、正念而行、正念明目、正念观察。所以者何？莫令利刺伤圣法、律。云何利刺伤圣法、律？谓可意爱念之色，是名利刺伤圣法、律。云何是可意爱念之色伤圣法、律？谓五欲功德，眼识色生爱念，长养欲乐；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生爱念，长养欲乐，是名可爱念色伤圣法、律；是名多闻圣弟子所行处、所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不令世间贪、忧、不善法以漏其心。

“或时多闻圣弟子失于正念，生恶不善觉，长养欲、长养恚、长养痴，是钝根；多闻圣弟子虽起集灭，以欲覆心。譬如铁丸，烧令极热，以少水洒，寻即干消，如是多闻圣弟子钝根生念，寻灭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行，如是住。若王、大臣若亲往诣其所，请以俸禄，语言：‘男子，何用剃发，执持瓦器，身著袈裟，家家乞食为？不如安慰服五欲乐，行施作福。’云何，比丘，多闻圣弟子，国王、大臣、诸亲檀越请以俸禄，彼当还戒退减以不？”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故，见火坑，譬五欲，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行处、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若复为国王、大臣、亲族请以俸禄，还戒退减，无有是处！”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彼多闻圣弟子其心长夜临趣、流注、浚输，向于远离，向于离欲，而于涅槃，寂静舍离，乐于涅槃；于有漏处，寂灭清凉。若为国王、长者、亲族所请，还戒退减者，无有是处！余得大苦。譬如恒河，长夜临趣、流注、浚输东方，多众断截，欲令临趣、流注、浚输西方，宁能得不？”

答言：“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恒水长夜流注东方，欲令西流，未而可得，彼诸大众徒辛苦耳！如是多闻圣弟子长夜临趣、流注、浚输，向于远离，乃至欲令退减，无有是处，徒辛苦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阿毗阇恒水边。

时，有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于上增修梵行，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观察恒水，见恒水中有一大树，随流而下，语彼比丘：“汝见此恒水中大树流不？”

答言：“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此大树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水底，不礙洲渚，不入洄澓，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败，当随水流，顺趣、流注、浚输至大海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言：“比丘亦复如是，亦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水底，不礙洲渚，不入洄澓，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败，当随水流，临趣、流注、浚输涅槃。”

比丘白佛：“云何此岸？云何彼岸？云何沉没？云何洲渚？云何洄澓复？云何人取？云何非人取？云何腐败？善哉！世尊，为我广说。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比丘：“此岸者，谓内六入处。彼岸者，谓六外入处。人取者，犹如有一习近俗人及出家者，若喜、若忧、若苦、若乐，彼彼所作，悉与共同始终相随，是名人取。非人取者，犹如有人愿修梵行：‘我今持戒、苦行、修诸梵行，当生在处，在处天上。’是非人取。洄澓者，犹如有一还戒退转。腐败者，犯戒行恶不善法，腐败寡闻，犹莠稗，吹贝之声，非沙门为沙门像，非梵行为梵行像。如是，比丘，是名不著此彼岸，乃至浚输涅槃。”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时，彼比丘独一静处，思惟佛所说水流大树经教，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得阿罗汉。

时，有牧牛人，名难屠，去佛不远，执杖牧牛。比丘去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于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今堪能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没，不礙洲渚，非人所取，不非人取，不入洄澓，亦不腐败，我得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牧牛者：“汝送牛还主不？”

牧牛者言：“诸牛中悉有犊牛，自能还归，不须送也，但当听我出家学道。”

佛告牧牛者：“牛虽能还家，汝今已受人衣食，要当还报其家主。”

时，牧牛者闻佛教已，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尊者舍利弗在此会中，牧牛者去不久，白佛言："世尊，难屠牧牛者求欲出家，世尊何故遣还归家？"

佛告舍利弗："难屠牧牛者若还住家受五欲者，无有是处！牛付主人已，辄自当还，于此法、律出家学道，净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得阿罗汉。"

时，难屠牧牛者以牛付主人已，还至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牛已付主，听我于正法、律出家学道。"

佛告难屠牧牛者："汝得于此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出家已，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增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独处坐禅，作是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作是念已，诣诸比丘，语诸比丘言："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见，令见清净？"

比丘答言："尊者，于六触入处集、灭、味、患、离如实正知。比丘，作如是知、如是见者，得见清净。"

是比丘闻彼比丘记说，心不欢喜，复诣余比丘所，问彼比丘言："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

彼比丘答言："于六界集、灭、味、患、离如实正知。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见，得见清净。"

时，比丘闻其记说，心亦不喜，复诣余比丘，作是问言："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

彼比丘答言："于五受阴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作如是知、如是见，得见清净。"

是比丘闻诸比丘记说，心亦不喜，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作是念已，诣诸比丘。"三处所说，具白世尊，"我闻彼说，心不欢喜，来诣世尊。故以此义请问世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

佛告比丘："过去世时，有一士夫，未曾见紧兽，往诣曾见紧兽者，问曾见紧兽。士夫言：'汝知紧兽不？'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答言：'其色黑如火烧柱。'当彼见时，紧兽黑色，如火烧柱。时，彼士夫闻紧兽黑色如火烧柱，不大欢喜，复更诣一曾见紧兽士夫，复问彼言：'汝知紧兽不？'彼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彼曾见紧兽士夫答言：'其色赤而开敷，状似肉段。'彼人见时，紧兽开敷，实似肉段。是士夫闻彼所说，犹复不喜，复更诣余曾见紧兽士夫，问：'汝知紧兽不？'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答言：'毵毵下垂，如尸利沙果。'是人闻已，心复不喜，复行问余知紧兽者，问：'汝知紧兽不？'彼答言：'知。'又问：'其状云何？'彼复答言：'其

叶青、其叶滑、其叶长广，如尼拘娄陀树。’如彼士夫问其紧兽，闻则不喜，处处更求；而彼诸人见紧兽者，随时所见，而为记说，是故不同。如是，诸比丘，若于独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所因思惟法不起诸漏，心得解脱，随彼所见，而为记说。

“汝今复听我说譬，其智者以譬喻得解。譬如有边国王，善治城壁，门下坚固，交道平正，于四城门置四守护，悉皆聪慧，知其来去。当其城中，有四交道，安置床榻，城主坐上。若东方使来，问守门者：‘城主何在？’彼即答言：‘主在城中四交道头，床上而坐。’彼使闻已，往诣城主，受其教令，复道而还。南、西、北方远使来人，问守门者：‘城主何在？’彼亦答言：‘在其城中四交道头。’彼使闻已，悉诣城主，受其教令，各还本处。”

佛告比丘：“我说斯譬，今当说义。所谓城者，以譬人身粗色，如箧毒蛇譬经说。善治城壁者，谓之正见。交道平正者，谓内六入处。四门者，谓四识住。四守门者，谓四念处。城主者，谓识受阴。使者，谓正观。如实言者，谓四真谛。复道还者，以八圣道。”

佛告比丘：“若大师为弟子所作，我今已作，以哀愍故，如箧毒蛇譬经说。”

尔时，比丘闻佛说已，专精思惟，不放逸住，增修梵行，至不受后有，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释氏人间游行，至迦毗罗卫国，住尼拘娄陀园。

尔时，迦毗罗卫释氏作新讲堂，未有诸沙门、婆罗门、释迦年少及诸人民在中住者，闻世尊来至释氏迦毗罗卫人间游行，住尼拘娄陀园，论苦乐义：“此堂新成，未有住者，可请世尊与诸大众于中供养，得功德福报，长夜安隐，然后我等当随受用。”作是议已，悉共出城，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诸释氏演说要法，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时，诸释氏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释氏新作讲堂，未有住者，今请世尊及诸大众于中供养，得功德福利，长夜安隐，然后我等当随受用。”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诸释氏知世尊受请已，稽首佛足，各还其所，即以其日，以车舆经纪，运其众具，庄严新堂，敷置床座，软草布地，备香油灯。众事办已，往诣佛所，稽首白言：“众事办已，惟圣知时。”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前后围绕，至新堂外，洗足已，然后上堂，于中柱下，东向而坐。时，诸比丘亦洗足已，随入讲堂，于世尊后，西面东向，次第而坐。时，诸释氏即于东面西向而坐。尔时，世尊为诸释氏广说要法，示教照喜已，语诸释氏：“瞿昙，初夜已过，于时可还迦毗罗越。”

时，诸释氏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尔时，世尊知释氏去已，告大目揵连："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我今背疾，当自消息。"时，大目揵连默然受教。

尔时，世尊四褺郁多罗僧安置胁下，卷襞僧伽梨，置于头下，右胁而卧，屈膝累足，系念明相，作起想思惟。

尔时，大目揵连语诸比丘："佛所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清白梵行。我今当说漏、不漏法，汝等谛听！

"云何为漏法？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于可念色而起乐著，不可念色而起憎恶，不住身念处，于心解脱、慧解脱无少分智，而起种种恶不善法，不无余灭，不无余永尽；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如是者，天魔波旬往诣其所，伺其虚短，于其眼色，即得其阙；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即得其阙。譬如枯干草积，四方火起，寻时即烧。如是，比丘，于其眼色，天魔波旬即得其阙。如是，比丘，不胜于色，于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受制于法，不能胜法，不胜色，不胜声、香、味、触、法，亦复不胜意不善法、诸烦恼炽然苦报，及未来世生、老、病、死。诸尊，我从世尊亲受于此诸有漏法，是名有漏法经。

"云何无漏法经？多闻圣弟子眼见色，于可念色不起乐著，不可念色不起憎恶，系念而住，无量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于彼已起恶不善法无余灭尽；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像类比丘，弊魔波旬往诣其所，于其眼色伺求其短，不得其短；于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伺求其短，不得其短。譬如楼阁，墙壁牢固，窗户重闭，泥涂厚密，四方火起，不能烧燃。斯等比丘亦复如是，弊魔波旬往诣其所，伺求其短，不得其短。如是比丘能胜彼色，不为彼色之所胜也；胜于声、香、味、触、法，不为彼法之所胜也。若胜于色，胜于声、香、味、触、法已，亦复胜于恶不善法、烦恼炽燃苦报，及未来世生、老、病、死。我亲从世尊面受此法，是名无漏法经。"

尔时，世尊知大目揵连说法竟，起正身坐，系念在前，告大目揵连："善哉！善哉！目揵连，为人说此经法，多所饶益，多所过度，长夜安乐诸天世人。"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当受持漏、无漏法经，广为人说。所以者何？义具足故，法具足故，梵行具足故，开发神通，正向涅槃；乃至信心善男子，在家出家，当受持读诵，广为人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在于暗处，众多罪人在于河中随流漂没。中有一人，不愚不痴，聪明黠慧，乐乐厌苦，乐生厌死，作如是念：'我今何缘在此灰河，南岸极热，又多利刺，在暗冥处随流漂没？我当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渐

见小明，其人默念：‘今已疾殆见此小明。’复运手足，勤加方便，遂见平地，即住于彼，观察四方，见大石山，不断不坏，亦不穿穴，即登而上。复见清凉八分之水，所谓冷、美、轻、软、香、净，饮时不噎，咽中不礙。饮已安身，即入其中，若浴若饮，离诸恼热。然后复进登大山上，见七种华，谓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修揵提华、弥离头揵提华、阿提目多华。闻华香已，复上石山，见四层阶堂，即坐其上；见五柱帐，即入其中，敛身正坐，种种枕褥，散华遍布，庄严妙好；而于其中自恣坐卧，凉风四凑，令身安隐，坐高临下，高声唱言：‘灰河众生诸贤正士，如彼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其处暗冥，求出于彼河中。’有闻声者，乘声问言：‘何方得出？从何处出？’其中有言：‘汝何须问何处得出？彼唤声者亦自不知、不见从何而出，彼亦当复在此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于暗冥中随流来下，用问彼为？’

“如是，比丘，我说此譬，今当说义。灰者，谓三恶不善觉。云何三？欲觉、恚觉、害觉。河者，谓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南岸极热者，谓内、外六入处。多诸利刺者，谓五欲功德。暗冥处者，谓无明障闭慧眼。众多人者，谓愚痴凡夫。流，谓生死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痴者，谓菩萨摩诃萨。手足方便，逆流上者，谓精勤修学。微见小明者，谓得法忍。得平地者，谓持戒。观四方者，谓见四真谛。大石山者，谓正见。八分水者，谓八圣道。七种华者，谓七觉分。四层堂者，谓四如意足。五柱帐者，谓信等五根。正身坐者，谓无余涅槃。散华遍布者，谓诸禅、解脱、三昧、正受。自恣坐卧者，谓如来、应、等正觉。四方风吹者，谓四增心见法安乐住。举声唱唤者，谓转法轮。彼有人问诸贤正士何处去、何处出者，谓舍利弗、目揵连等诸贤圣比丘。于中有言‘汝何所问？彼亦不知不见有所出处，彼亦当复于此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于暗冥处随流来下’者，谓六师等诸邪见辈，所谓富兰那迦葉、末伽梨瞿舍梨子、散阇耶毗罗胝子、阿耆多枳舍钦婆罗、伽拘罗迦氈延、尼揵连陀阇提弗多罗，及余邪见辈。如是，比丘，大师为诸声闻所作，我今已作，汝今当作所作，如前箧毒蛇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弥絺罗国庵罗园中。

时，有婆四吒婆罗门尼，有六子相续命终，念子发狂，裸形被发，随路而走，至弥絺罗庵罗园中。尔时，世尊无量大众围绕说法，婆四吒婆罗门尼遥见世尊，见已，即得本心，惭愧羞耻，敛身蹲坐。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取汝郁多罗僧与彼婆四吒婆罗门尼，令著听法。”

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取衣令著。时，婆罗门尼得衣著已，至于佛前，稽首礼佛，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其说法，示教照喜已，如佛常法，说法次第，乃至信心清净，受三自归，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彼婆四吒优婆夷于后时，第七子忽复命终，彼优婆夷都不啼哭忧悲恼苦。时，婆四吒优婆夷夫说偈而告婆四吒优婆夷言：

“先诸子命终，念子生忧苦，
昼夜不饮食，乃至发狂乱。
今丧第七子，而不生忧苦？”

婆四吒优婆夷即复说偈答其夫言：

“儿孙有千数，因缘和合生，
长夜迁过去，我与君亦然。
子孙及宗族，其数无限量，
彼彼所生处，更互相残食。
若知生要者，何足生忧苦？
我已知出离，生死存亡相，
不复生忧苦，入佛正教故。”

时，婆四吒优婆夷夫说偈叹曰：

“未曾所闻法，而今闻汝说，
何处闻说法，不念子忧悲？”

婆四吒优婆夷说偈答言：

“今日等正觉，在弥絺罗国，
庵罗树园中，永离一切苦，
演说一切苦，苦集苦寂灭，
贤圣八正道，安隐趣涅槃！
则是我大师，深乐其正教。
我已知正法，能开子忧苦。”

其夫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亦当往，弥絺庵罗园，
彼世尊亦当，开我子忧苦。”

优婆夷复说偈言：

“当观等正觉，柔软金色身，
不调者能调，广度海流人。”

尔时，婆罗门即严驾乘于马车，诣弥絺罗庵罗园；遥见世尊，转增信乐，诣大师前。彼时，大师即为说偈，开其法眼，苦、集、灭、道，正向涅槃。彼即见法，成无间等；既知法已，请求出家。

时，婆罗门即得出家，独静思惟，乃至得阿罗汉。世尊记说：“于第三夜，逮得三明。”得三明已，佛即告之：“命遣御者乘车还家，告婆四吒优婆夷，令发随喜，语言：‘婆罗门往见世尊，得净信心，奉事大师，即为说法，为开法眼，见苦圣谛、苦集、苦灭、贤圣八道，安趣涅槃，成无间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记说：“于第三夜，具足三明。”’”

时，彼御者奉教疾还。时，婆四吒优婆夷遥见御者空车而还，即遥问言：“婆罗门为见佛不？佛为说法，开示法眼，见圣谛不？”

御者白言：“婆罗门已见世尊，得净信心，奉事大师，为开法眼，说四圣谛，成无间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专精思惟。世尊记说：‘于第三夜，具足三明。’”

时，优婆夷心即随喜，语御者言：“车马属汝，加复赐汝金钱一千，已汝传信言：‘罗婆门宿阇谛，已得三明。’令我欢喜故。”

御者白言：“我今何用车马金钱为？车马金钱还优婆夷，我今当还婆罗门所，随彼出家。”

优婆夷言：“汝意如此，便可速还。不久亦当如彼所得，具足三明，随后出家。”

御者白言：“如是，优婆夷，如彼出家，我亦当然。”

优婆夷言：“汝父出家，汝随出家，我今不久亦当随去。如空野大龙，乘虚而游，其余诸龙、龙子、龙女悉皆随去，我亦如是，执持衣钵，易养易满。”

御者白言：“优婆夷，若如是者，所愿必果，不久当见优婆夷少欲知足，执持衣钵，人所弃者，乞受而食，剃发染衣，于阴、界、入断除爱欲，离贪系缚，尽诸有漏。”

彼婆罗门及其御者、婆四吒优婆夷、优婆夷女孙陀槃梨，悉皆出家，究竟苦边。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国大林精舍。

时，有毗梨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晨朝买牛，未偿其价，即日失牛，六日不见。时，婆罗门为觅牛故，至大林精舍，遥见世尊坐树下，仪容挺特，诸根清净，其心寂默，成就止观，其身金色，光明焰照；见已，即诣其前，而说偈言：

“云何无所求，空寂在于此，

独一处空闲，而得心所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若失若复得，于我心不乱。
婆罗门当知，莫谓彼如我，
心计于得失，其心不自在。”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最胜梵志处，如比丘所说；
我今当自说，真实语谛听。
沙门今定非，晨朝失牛者，
六日求不得，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种植胡麻田，
虑其草荒没，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种稻田乏水，
畏叶枯便死，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赤眼黄发妇，
昼夜闻恶声，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是故安乐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今日定不，晨朝失其牛，
六日求不得，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种植胡麻田，
常恐其荒没，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种稻田乏水，
畏叶便枯死，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黄头赤眼妇，
昼夜闻恶声，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是故安乐住。
不舍念不念，众生安乐住，
断欲离恩爱，而得安乐住。”

尔时，世尊为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次第说法，布施、持戒，乃至于正法中，心得无畏；即从座起，合掌白佛：“我今得于正法、律出家学道，成比丘分，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修诸梵行，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尔时，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缘自觉知，得解脱乐，而说偈言：

“我今甚欣乐，大仙法之上，
得离贪欲乐，不空见于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娑罗树林婆罗门聚落。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婆罗门聚落乞食，有非时云起。

尔时，世尊作是念：“我今当往婆罗门聚落婆罗长者大会堂中。”作是念已，即往向彼大会堂所。

时，婆罗门长者悉集堂上，遥见世尊，共相谓言：“彼剃头沙门竟知何法？”

尔时，世尊告彼婆罗聚落婆罗门长者言：“诸婆罗门有知法者，有不知者；刹利长者亦有知法者，有不知法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朋欲胜朋，王不伏难伏，
妻不求胜夫，无子不恭父，
无会无智者，无智不法言。
贪恚痴悉断，是则名智者。”

时，彼婆罗门长者白佛言：“善士瞿昙，善士夫可入此堂，就座

而坐。”

世尊坐已，即白佛言：“瞿昙说法，我等乐听。”

尔时，世尊为彼大会婆罗门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复说偈言：

“愚智群聚会，非说孰知明？
能说寂静道，因说智则辩。
说者显正法，建立大仙幢，
善说为仙幢，法为罗汉幢。”

尔时，世尊为婆罗聚落婆罗门长者建立正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罗门庵罗园中，尊者优波摩为侍者。

尔时，世尊患背痛，告尊者优波摩：“汝举衣钵已，往至天作婆罗门舍。”

时，天作婆罗门处于中堂，令梳头者理剃须发，见尊者优波摩于外门住，见已，即说偈言：

“何等剃须发，身著僧迦梨？
住于彼门外，为欲何所求？”

尊者优波摩说偈答言：

“罗汉世善逝，所患背风疾，
颇有安乐水，疗牟尼疾不？”

时，天作婆罗门以满钵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担持，并持暖水，随尊者优波摩诣世尊所，以涂其体，暖水洗之，酥蜜作饮，世尊背疾即得安隐。

时，天作婆罗门晨朝早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言婆罗门，施何得大果？
何等为时施，云何净福田？”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得宿命智，见天定趣生，
得尽诸有漏，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脱，解脱一切贪，

说名婆罗门，施彼得大果，
施彼为时施，随所欲福田。”

时，天作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于一夜时，住止娑罗林中。

时，有一婆罗门，去娑罗林不远，营作田业。晨朝起作，至娑罗林中，遥见世尊坐一树下，仪容端正，诸根清净，其心寂定，具足成就第一止观，其身金色，光明彻照；见已，往诣其所，白言：“瞿昙，我近在此经营事业，故乐此林。瞿昙于此有何事业，乐此林中？”复说偈言：

“比丘于此林，为何事业故，
独一守空闲，乐于此林中？”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无事于此林，林根久已断，
于林离林脱，禅思不乐断。”

时，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夜宿一娑罗林中。

时，有一婆罗门，近彼林侧，与五百年少婆罗门共。彼婆罗门常称叹钦想：“欲见世尊，何时游于此林？我因得见遇，问所疑，颇有闲暇为我记说？”

时，彼婆罗门年少弟子为采薪故，入于林中，遥见世尊坐一树下，仪容端正，诸根寂静，其心寂定，形若金山，光明彻照；见已，作是念：“我和尚婆罗门常称叹钦仰，欲见瞿昙，问其所疑。今此沙门瞿昙到此林中，我当疾往白和尚令知。”

即持薪束，疾还学堂，舍薪束已，诣和尚所，白言：“和尚当知：和尚由来常所称叹钦仰欲见沙门瞿昙，脱到此林，当问所疑。今日瞿昙已到此林，和尚知时！”

时，婆罗门即诣世尊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独入此恐怖，深邃丛林中，
坚住不倾动，善修正勤法。
无歌舞音乐，寂默住空闲，
我所未曾见，独乐深林者！

欲求于世间，自在增上主？
为三十三天，天上自在乐？
何故深林中，苦行自枯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欲种种求，诸界多种著，
彼一切皆是，愚痴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我久悉已吐，
不求不谄伪，一切无所触，
于一切诸法，唯一清净观，
得无上菩提，禅思修正乐。”

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敬礼汝，大寂牟尼尊，
禅思之妙王，觉无边大觉，
如来天人救，巍巍若金山。
解脱于丛林，于林永不著，
已拔深利刺，清净无余迹。
论师之上首，言说最胜辩，
人中雄师子，震吼于深林。
显现苦圣谛，集灭八正道，
能尽众苦聚，乘出净无垢。
自脱一切苦，济彼苦众生，
安乐众生故，演说于正法。
已断于恩爱，远离于欲网，
断除于一切，有爱之结缚。
如水生莲华，尘水不染著；
如日停虚空，清净无云翳。
善哉我今日，至拘萨罗林，
得见于大师，两足之胜尊，
大林大精进，得第一广度，
调御师之首，敬礼无所畏！”

时，婆罗门广说斯偈，赞叹佛已，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宿于孙陀利河侧。
尔时，世尊剃发未久，于后夜时，结跏趺坐，正身思惟，系念在前，以衣覆头。

时，孙陀利河侧有婆罗门住止，夜起持祠，余食不尽，持至河边，欲求大德婆罗门以奉之。尔时，世尊闻河边婆罗门声，闻已，謦咳作声，却衣现头。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见佛已，作是念：“是剃头沙门，非婆罗门。”欲持食还去。彼婆罗门复作是念：“非独沙门是剃头者，婆罗门中亦有剃头，应往至彼，问其所生。”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诣世尊所，而问之言：“为何姓生？”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莫问所生，但当问所行。
刻木为钻燧，亦能生于火，
下贱种姓中，生坚固牟尼。
智慧有惭愧，精进善调伏，
究竟大明际，清净修梵行。
而今正是时，应奉施余食。”

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吉良日，求福修供养，
遇得见大士，三时最胜尊，
若不见佛者，当更施余人！”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转得信心，即持余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说偈得故，如上因说偈而得食广说。孙陀利河侧婆罗门白佛言：“世尊，今此施食当置何所？”

佛告婆罗门：“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食此食，令身安隐者。汝持此食去著无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时，婆罗门即持此食著无虫水中，水即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如烧铁丸投之冷水，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如是彼食著无虫水中，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孙陀利河侧婆罗门心欲恐怖，身毛皆竖，谓为灾变，驰走上岸，集聚干木，供养祠火，令息灾怪。世尊见彼集聚干木，供养祠火，望息灾怪；见已，即说偈言：

“婆罗门祠火，焚烧干草木，
莫呼是净道，能却诸灾患。
此则恶供养，而谓为黠慧，
作如是因缘，外道取修净。
汝今弃薪火，起内火炽然，
常修不放逸，常富于供养！
处处兴净信，广施设大会，
心意为束薪，瞋恚黑烟起，

妄语为尘昧，口舌为木杓，
胸怀燃火处，欲火常炽然。
当善自调伏，消灭士夫火，
正信为大河，净戒为渡济，
澄净清流水，智者之所叹！
人中净天德，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乐度彼岸。
正法为深渊，福德为下济，
澄净水充满，智者所赞叹！
人中天净德，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乐度彼岸。
真谛善调御，摄护修梵行，
慈悲为苦行，真实心清净，
沐浴以正法，智者所称叹！”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孙陀利河侧丛林中。

时，有孙陀利河侧住止婆罗门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问佛言：“瞿昙，至孙陀利河中洗浴不？”

佛告婆罗门：“何用于孙陀利河中洗浴为？”

婆罗门白佛：“瞿昙，孙陀利河是济度之数，是吉祥之数，是清净之数。若有于中洗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诸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孙陀利河，亦非婆休多，
非伽耶萨罗，如是诸河等，
作诸恶不善，能令其清净。
恒河婆休多，孙陀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不能除众恶。
其清净之人，何用洗浴为？
其清净之人，何用布萨为？
净业以自净，是生于受持，
不杀亦不盗，不淫不妄语，
信施除悭垢，于斯而洗浴。
于一切众生，常起慈悲心，
井水以洗浴，用伽耶等为？
内心自清净，不待洗于外。
下贱田舍儿，身体多污垢，
以水洗尘秽，不能净其内。”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萦髻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本俗人时，为佛善知识，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外身萦髻者，是但名萦髻，
内心萦髻者，是结缚众生。
今请问瞿昙，云何解萦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受持于净戒，内心修正觉，
专精勤方便，是则解萦髻。”

时，萦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萦髻波罗豆婆遮婆罗门来诣佛所，面前问讯，相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身外萦髻者，是但名萦髻，
内心萦髻者，是结缚众生。
我今问瞿昙，如此萦髻者，
云何作方便，于何断萦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眼耳及与鼻，舌身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灭尽令无余。
诸识永灭者，于彼断萦髻。”

佛说此经已，萦髻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世尊独静思惟，作是念：“不恭敬者，则为大苦，无有次序。无他自在可畏惧者，则于大义有所退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者，得安乐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大义满足。颇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中，能于我所具足戒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

养，依彼而住？”

复作是念：“无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于我所戒具足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令我自觉，成三藐三佛陀者，我当于彼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所以者何？过去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诸当来世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住于佛前，叹言：“善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者，甚为大苦。广说乃至大义满足，其实无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于世尊所戒具足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世尊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如来自悟成等正觉，则是如来所应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所以者何？过去诸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诸未来如来、应、等正觉亦当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世尊亦当于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

时，梵天王复说偈言：

“过去等正觉，及未来诸佛，
现在佛世尊，能除众生忧。
一切恭敬法，依正法而住，
如是恭敬者，是则诸佛法。”

时，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世尊独静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能净众生，度诸忧悲，灭除苦恼，得真如法，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若有人不乐四念处者，则不乐如圣法；不乐如圣法者，则不乐如圣道；不乐如圣道者，则不乐甘露法；不乐甘露法者，则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若乐修四念处者，则乐修如圣法；乐修如圣法者，则乐如圣道；乐如圣道者，则乐甘露法；乐甘露法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于梵天没，住于佛前，作是叹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一乘道能净众生，谓四念处，乃至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时，梵天王复说偈言：

“谓有一乘道，见生诸有边，

演说于正法，安慰苦众生。
过去诸世尊，以乘斯道度；
当来诸世尊，亦度乘斯道；
现在尊正觉，乘此度海流。
究竟生死际，调伏心清净，
于生死轮转，悉已永消尽，
知种种诸界，慧眼显正道。
譬若恒水流，悉归趣大海，
激流浚漂远，正道亦如是。
广智善显示，逮得甘露法，
殊胜正法轮，本所未曾闻，
哀愍众生故，而为众生转。
覆护天人众，令度有彼岸，
是故诸众生，咸皆稽首礼！”

尔时，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绝妙色身，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于诸种姓中，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胜！”

佛告梵天王：“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于诸种姓中，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胜。”

佛说是经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止空闲无聚落处，与比丘众夜宿其中。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随顺阿练若法。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今者世尊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一空闲无聚落处，与诸大众止宿空野。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随顺空法，我今当往随顺赞叹！”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于梵天没，住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习近边床座，断除诸烦恼，

若不乐空闲，入众自摄护。
自调伏其心，家家行乞食，
摄持于诸根，专精系心念。
然后习空闲，阿练若床座，
远离诸恐怖，无畏安隐住。
若彼诸凶险，恶蛇众毒害，
黑云大暗冥，震雷曜电光，
离诸烦恼故，昼夜安隐住。
如我所闻法，乃至不究竟，
独一修梵行，不畏千死魔，
若修于觉道，不畏于万数。
一切须陀洹，或得斯陀含，
及阿那含者，其数亦无量，
不能定其数，恐怖于妄说。”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已，为佛作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迦毗罗卫林中，与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涅槃相应法。

时，有十方世界大众威力诸天皆悉来会，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复有诸梵天王住于梵世，作是念：“今日佛住迦毗罗卫国，如上广说，乃至供养世尊及诸大众，我今当往各各赞叹！”作是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住于佛前。

第一梵天即说偈言：

“于此大林中，大众普云集，
十方诸天众，皆悉来恭敬，
故我远来礼，最胜难伏僧！”

第二梵天复说偈言：

“是诸比丘僧，真实心精进，
于此大林中，摄诸根求度。”

第三梵天次说偈言：

“善方便消融，恩爱深利刺，
坚固不倾动，如因陀罗幢。
度深堑水流，清净不求欲，

　　善度之导师，诸调伏大龙！”

第四梵天次说偈言：

“归依于佛者，终不堕恶趣，
　　能断人中身，得天身受乐。”

各说偈已，四梵天身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日日精勤，往诣佛所，尊重供养。

时，娑婆世界主作是念：“今日太早而来见佛，正值世尊入火三昧，我等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作是念已，即入彼房，至房户中，以指扣户，口说是言：“瞿迦梨，瞿迦梨，于舍利弗、目揵连所起净信心，汝莫长夜得不饶益苦！”

瞿迦梨言：“汝是谁？”

梵天答言：“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瞿迦梨言：“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

梵天王言：“如是，比丘。”

瞿迦梨言：“汝何故来？”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答言：“此不可治。”

即说偈言：

“于无量处所，生心欲筹量，
　　何有黠慧者，而生此妄想？
　　无量而欲量，是阴盖凡夫。”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日日勤到佛所，亲觐供养，我作是念：‘今旦太早来见世尊，正值世尊入火三昧，我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即住户中，徐徐扣户，口说是言：‘瞿迦梨，瞿迦梨，当于舍利弗、目揵连贤善智慧者所起净信心，莫长夜得不饶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谁？’我即答言：‘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迦梨言：‘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我即答言：‘如是。’瞿迦梨复言：‘汝何故来？’我作是念：‘此不可治。’即说偈言：

“‘于不可量处，发心欲筹量，
　　不可量欲量，是阴盖凡夫。’”

佛语梵王：“如是！如是！梵王。

“于不可量处，而发心欲量，
何有智慧人，而生此妄想？
不可量欲量，是阴盖凡夫。”

佛说此经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为佛作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大梵天王及余别梵天善臂别梵天，日日方便，往见供养世尊。

时，有婆句梵天见别梵天善臂梵天，精勤方便，而问言：“汝欲何之？”

彼即答言：“欲见世尊，恭敬供养。”

时，婆句梵天即说偈言：

“彼有四鹄鸟，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修行禅思者。
炽焰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何用至彼为？”

尔时，善梵王、别梵王善臂别梵王复说偈言：

“虽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其有智慧者，知色有烦恼，
智者不乐色，于其心解脱。”

时，彼善梵天、别梵天善臂别梵天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方便，欲来见世尊，恭敬供养，有婆句梵天，见我方便，而问我言：‘汝今方便，欲何所之？’我即答言：‘欲往见世尊，礼事供养。’婆句梵天即说偈言：

“‘有四种鹄鸟，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于中而禅思。
观我身金色，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何用至彼为？’

“我即说偈而答彼言：

“‘虽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是则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于色不复乐。’”

佛告梵天：“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虽有真金色，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则是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于色不复乐。”

时，彼梵天为迦吒务陀低沙比丘故，说偈言：

“夫士生世间，利斧在口中，
还自斩其身，斯由恶言故。
应毁者称誉，应誉而反毁，
恶口增其过，所生无安乐！
博弈酒丧财，其过失甚少，
恶心向善逝，是则为大过！
地狱有百千，名尼罗浮陀，
三千有六百，及五阿浮陀，
斯皆谤圣狱，口意恶愿故。”

佛说此经已，彼诸梵天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往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句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恶邪见言：“此处常、恒、非变易法，纯一出离之处。”

尔时，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入于三昧，如其正受，于王舍城没，住梵天上。

婆句梵天遥见世尊而说偈言：

“梵天七十二，造作诸福乐，
自在而常住，生老死已过。
我于诸明论，修习已究竟，
彼诸天众等，唯谓我长存。”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此则极短寿，非是长存者，
而婆句梵天，自谓为长寿。
尼罗浮多狱，其寿百千数，
我悉忆念知，汝自谓长存！”

婆句梵天复说偈言：

“佛世尊所见，其劫数无边，
生老死忧悲，皆悉已过去。
惟愿说知我，过去曾所更，
受持何戒业，而得生于此？”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过去久远劫，于大旷野中，
有诸大众行，多贤圣梵行，
饥乏无资粮，汝救之令度，
慈救心相续，经劫而不失。
是则汝过去，所受持功德，
我悉忆念知，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村邑，为贼所抄掠，
汝时悉皆救，令其得解脱。
是则过去世，所受持福业，
我忆此因缘，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人众，乘船恒水中，
恶龙持彼船，欲尽害其命，
汝时以神力，救令得解脱。
是则汝过去，所受持福业，
我忆是因缘，久近如眠觉。”

婆句梵天复说偈言：

“决定悉知我，古今寿命事，
亦知余一切，是则为正觉。
是故所受身，金光炎普照，
其身住于此，光明遍世间。”

尔时，世尊为婆句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如其正受，从梵天没，还王舍城。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邪见言：“此处常、恒、不变易，纯一出离，未曾见有来至此处，况复有过此上者？”

尔时，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梵天宫，当彼梵天顶上，于虚空中结跏趺坐，正身系念。

尔时，尊者阿若俱邻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人间眼，观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彼梵世，在于东方，西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

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梵天上，在于南方，北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今者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住梵天上，在于西方，东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以天眼净过于人眼，遥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住梵天上，在于北方，南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世尊告梵天曰："汝今复起是见：'从本已来，未曾见有过我上者'不？"

梵天白佛："我今不敢复言：'我未曾见有过我上者。'唯见梵天光明被障。"

尔时，世尊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上没，还舍卫国。

尊者阿若俱邻、摩诃迦葉、舍利弗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没，还舍卫国，唯尊者大目揵连仍于彼住。

时，彼梵天问尊者大目揵连："世尊诸余弟子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

时，尊者大目揵连即说偈言：

"大德具三明，通达观他心，
　漏尽诸罗汉，其数无有量！"

时，尊者大目揵连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没，还舍卫国。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尸那竭国力士生地坚固双树林。

尔时，世尊临般涅槃，告尊者阿难："汝于坚固双树间敷绳床，北首，如来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

时，尊者阿难奉世尊教，于双坚固树间为世尊敷绳床，北首已，还世尊所，稽首礼足，白言世尊："已为如来于双坚固树间敷绳床，令北首。"

于是，世尊往就绳床，右胁著地，北首而卧，足足相累，系念明相。

尔时，世尊即于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已，双坚固树寻即生华，周匝垂下，供养世尊。

时，有异比丘即说偈言：

“善好坚固树，枝条垂礼佛，
　妙华以供养，大师般涅槃！”

寻时，释提桓因说偈：

“一切行无常，斯皆生灭法，
　虽生寻以灭，斯寂灭为乐。”

寻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复说偈言：

“世间一切生，立者皆当舍，
　如是圣大师，世间无有比！
　逮得如来力，普为世间眼，
　终归会磨灭，入无余涅槃！”

尊者阿那律陀次复说偈言：

“出息入息住，立心善摄护，
　从所依而来，世间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令人身毛竖，
　一切行力具，大师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亦不住诸爱，
　心法渐解脱，如薪尽火灭。”

如来涅槃后七日，尊者阿难往支提所，而说偈言：

“导师此宝身，往诣梵天上，
　如是大神力，内火还烧身。
　五百氎缠身，悉烧令磨灭，
　千领细氎衣，以衣如来身，
　唯二领不烧，最上及衬身。”

尊者阿难说是偈时，诸比丘默然悲喜！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阿腊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时，阿腊

毗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持尼师坛，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弟子阿腊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坛，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诣彼比丘尼所，语比丘尼言：“阿姨，欲何处去？”

比丘尼答言：“贤者，到远离处去。”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世间无有出，用求远离为？
还服食五欲，勿令后变悔。”

时，阿腊毗比丘尼作是念：“是谁？欲恐怖我。为是人耶？为非人耶？奸狡人耶？”心即念言：“此必恶魔欲乱我耳！”觉知已，而说偈言：

“世间有出要，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恶魔，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五欲亦如是；
譬如斩肉刑，苦受阴亦然。
如汝向所说，服乐五欲者，
是则不可乐，大恐怖之处！
离一切喜乐，舍诸大暗冥，
以灭尽作证，安住离诸漏。
觉知汝恶魔，寻即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彼阿腊毗比丘尼已知我心。”愁忧不乐，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苏摩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坐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苏摩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檀，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苏摩比丘尼所，问言：“阿姨，欲至何所？”

答言：“贤者，欲至远离处去。”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仙人所住处，是处甚难得，
　非彼二指智，能得到彼处。”

时，苏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作此思惟已，决定智生，知是恶魔来欲娆乱，即说偈言：

“心入于正受，女形复何为？
　智或若生已，逮得无上法！
　若于男女想，必不得俱离，
　彼即随魔说，汝应往语彼。
　离于一切苦，舍一切暗冥，
　逮得灭尽证，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即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苏摩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悔，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至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汝何丧其子？涕泣忧愁貌，
　独坐于树下，何求于男子？”

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作是念：“为谁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者？”如是思惟，生决定智：“恶魔波旬来娆我耳！”即说偈言：

“无边际诸子，一切皆亡失，
　此则男子边，已度男子表。
　不恼不忧愁，佛教作已作，
　一切离爱苦，舍一切暗冥，
　已灭尽作证，安隐尽诸漏。

已知汝弊魔，于此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已知我心。”愁忧苦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优钵罗色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优钵罗色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优钵罗色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妙华坚固树，依止其树下，
独一无等侣，不畏恶人耶？”

时，优钵罗色比丘尼作是念：“为何等人？欲恐怖我。为是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即得觉知：“必是恶魔波旬欲乱我耳！”即说偈言：

“设使有百千，皆是奸狡人，
如汝等恶魔，来至我所者，
不能动毛发，不畏汝恶魔！”

魔复说偈言：

“我今入汝腹，住于内藏中，
或住两眉间，汝不能见我。”

时，优钵罗色比丘尼复说偈言：

“我心有大力，善修习神通，
大缚已解脱，不畏汝恶魔。
我已吐三垢，恐怖之根本，
住于不恐地，不畏于魔军。
于一切爱喜，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自当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优钵罗色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愁，即

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罗比丘尼前而说偈言：

“众生云何生？谁为其作者？
众生何处起？去复至何所？”

尸罗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作是思惟已，即生知觉：“此是恶魔欲作留难！”即说偈言：

“汝谓有众生，此则恶魔见，
唯有空阴聚，无是众生者。
如和合众材，世名之为车，
诸阴因缘合，假名为众生。
其生则苦生，住亦即苦住，
无余法生苦，苦生苦自灭。
舍一切爱苦，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则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尸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毗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毗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毗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云何作此形？谁为其作者？
　　此形何处起？形去至何所？”

毗罗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来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即得知觉：“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此形不自造，亦非他所作，
　　因缘会而生，缘散即磨灭。
　　如世诸种子，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风，阴界入亦然，
　　因缘和合生，缘离则磨灭。
　　舍一切爱苦，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恶魔以知汝，即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毗罗比丘尼已知我心。”生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毗阇耶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弟子毗阇耶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其前而说偈言：

“汝今年幼少，我亦是年少，
　　当共于此处，作五种音乐，
　　而共相娱乐，用是禅思为？”

时，毗阇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是人耶？为非人耶？为奸狡人耶？”如是思惟已，即得知觉：“是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歌舞作众伎，种种相娱乐，
　　今悉已惠汝，非我之所须。
　　若寂灭正受，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与，亦非我所须。
　　舍一切喜欢，离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当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是毗阇耶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遮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至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洗足毕，举衣钵，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遮罗比丘尼前而说偈言：

“觉受生为乐，生服受五欲，
为谁教授汝，令厌离于生？”

时，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作恐怖。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而来至此，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生者必有死，生则受诸苦，
鞭打诸恼苦，一切缘生有。
当断一切苦，超越一切生，
慧眼观圣谛，牟尼所说法：
苦苦及苦集，灭尽离诸苦，
修习八正道，安隐趣涅槃。
大师平等法，我欣乐彼法，
我知彼法故，不复乐受生。
一切离爱喜，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自当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优波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优波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优波遮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曰：

“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发愿得往生。”

优波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是奸狡人？”自思觉悟：“必是恶魔欲作娆乱！”而说偈言：

“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斯等诸天上，
　不离有为行，故随魔自在。
　一切诸世间，悉是众行聚，
　一切诸世间，悉皆动摇法，
　一切诸世间，苦火常炽然，
　一切诸世间，悉皆烟尘起。
　不动亦不摇，不习近凡夫，
　不堕于魔趣，于是处娱乐！
　离一切爱苦，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觉汝恶魔，则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优波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利沙遮罗比丘尼所而作是言：“阿姨，汝乐何等诸道？”

比丘尼答言：“我都无所乐！”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汝何所谘受，剃头作沙门，
　　身著袈裟衣，而作出家相，
　　不乐于诸道，而守愚痴住？”

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已，即自知觉：“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此法外诸道，诸见所缠缚，
　　缚于诸见已，常随魔自在！
　　若生释种家，禀无比大师，
　　能伏诸魔怨，不为彼所伏。
　　清净一切脱，道眼普观察，
　　一切智悉知，最胜离诸漏，
　　彼则我大师，我唯乐彼法。
　　我入彼法已，得远离寂灭，
　　离一切爱喜，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如是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于大众前坐。月初出时，时，有尊者婆耆舍于大众中，作是念：“我今欲于佛前叹月譬偈。”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欲说者便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如月停虚空，明净无云翳，
　　光炎明晖曜，普照于十方。
　　如来亦如是，慧光照世间，
　　功德善名称，周遍满十方。”

尊者婆耆舍说是偈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尊者阿若憍陈如久住空闲阿练若处，来诣佛所，稽首佛足，以面掩佛足上，而说是言：“久不见世尊，久不见善逝。”

尔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尊者阿若憍陈如面前，以上座譬而赞叹之。”作此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欲说时便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上座之上座，尊者憍陈如，
已度已超越，得安乐正受，
于阿练若处，常乐于远离。
声闻之所应，大师正法教，
一切悉皆陈，正受不放逸，
大德力三明，他心智明了。
上座憍陈如，护持佛法财，
增上恭敬心，头面礼佛足！”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时，尊者舍利弗在供养堂，有众多比丘集会而为说法，句味满足，辩才简净，易解乐闻，不礙不断，深义显现。彼诸比丘专至乐听，尊重忆念，一心侧听。

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作是念：“我当于尊者舍利弗面前说偈赞叹。”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有所说。”

舍利弗告言：“随所乐说！”

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善能略说法，令众广开解，
贤优婆提舍，于大众宣畅。
当所说法时，咽喉出美声，
悦乐爱念声，调和渐进声，
闻声皆欣乐，专念不移转。”

尊者婆耆舍说此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尊者大目揵连观大众心，一切皆悉解脱贪欲。时，尊者婆耆舍于大众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说偈赞叹。”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导师无上士，住那伽山侧，
五百比丘众，亲奉于大师。
尊者大目连，神通谛明了，
观彼大众心，悉皆离贪欲。
如是具足度，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后身，我今稽首礼！”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夏安居，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断除有结，正智心善解脱；除一比丘，谓尊者阿难，世尊记说彼现法当得无知证。

尔时，世尊临十五日月食受时，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诸比丘：“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后边身，为大医师，拔诸剑刺。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此后边身，无上医师，能拔剑刺。汝等为子，从我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当怀受我，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责事。”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众会中，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最后身，无上大医，能拔剑刺。汝为我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诸比丘，当怀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责。’我等不见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责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调伏者能令调伏，不寂静者能令寂静，不苏息者能令苏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来知道，如来说道，如来向道，然后声闻成就，随道、宗道，奉受师教，如其教授，正向欣乐真如善法。我于世尊都不见有可嫌责身、口、心行。我今于世尊所，乞愿怀受见闻疑罪，若身、口、心有嫌责事。”

佛告舍利弗：“我不见汝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厌离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比智慧，智宝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为众说法，未曾疲倦。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已住灌顶仪法，如父之法，所可转者亦当随转。汝今如是，为我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住于仪法，我所应转法轮，汝亦随转，得无所起，尽诸有漏，心善解脱。如是，舍利弗，我于汝所，都无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

此诸五百诸比丘得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耶？”

佛告舍利弗：“我于此五百比丘亦不见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重担，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除一比丘，谓尊者阿难，我记说彼于现法中得无知证。是故，诸五百比丘我不见其有身、口、心见闻疑罪可嫌责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然此中几比丘得三明？几比丘俱解脱？几比丘慧解脱？”

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脱，余者慧解脱。舍利弗，此诸比丘离诸飘转，无有皮肤，贞实坚固。”

时，尊者婆耆舍在众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及大众面前叹说怀受偈。”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婆耆舍即说偈言：

“十五清净日，其众五百人，
断除一切结，有尽大仙人，
清净相习近，清净广解脱。
不更受诸有，生死已永绝，
所作者已作，得一切漏尽，
五盖已云除，拔刺根本爱。
师子无所畏，离一切有余，
害诸有怨结，超越有余境，
诸有漏怨敌，皆悉已潜伏。
犹如转轮王，怀受诸眷属，
慈心广宣化，海内悉奉用，
能伏魔怨敌，为无上导师！
信敬心奉事，三明老死灭，
为法之真子，无有飘转患，
拔诸烦恼刺，敬礼日种胤！”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尼拘律想住于旷野禽兽住处。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有如是威仪，依聚落城邑住，晨朝著衣持钵，于彼聚落城邑乞食，善护其身，守诸根门，摄心系念；食已，还住处，举衣钵，洗足毕，入室坐禅。速从禅觉，不著乞食，而彼无有随时教授、无有教诫者，心

不安乐，周圆隐覆，如是深住。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不得利，难得非易得。我不随时得教授、教诫，不得欣乐周圆隐覆心住。我今当赞叹自厌之偈。"即说偈言：

"当舍乐不乐，及一切贪觉，
于邻无所作，离染名比丘。
于六觉心想，驰骋于世间，
恶不善隐覆，不能去皮肤，
秽污乐于心，是不名比丘。
有余缚所缚，见闻觉识俱，
于欲觉悟者，彼处不复染，
如是不染者，是则为牟尼。
大地及虚空，世间诸色像，
斯皆磨灭法，寂然自决定。
法器久修习，而得三摩提，
不触不谄伪，其心极专至，
彼圣久涅槃，系念待时灭。"

时，尊者婆耆舍说自厌离偈，心自开觉，于不乐等开觉已，欣乐心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陀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以尊者婆耆舍为伴。时，尊者婆耆舍见女人有上妙色，见已，贪欲心起。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乐。我今见年少女人有妙绝之色，贪欲心生。"今为生厌离故，而说偈言：

"贪欲所覆故，炽然烧我心。
今尊者阿难，为我灭贪火，
慈心哀愍故，方便为我说！"

尊者阿难说偈答言：

"以彼颠倒想，炽然烧其心，
远离于净想，长养贪欲者，
当修不净观，常一心正受。
速灭贪欲火，莫令烧其心，
谛观察诸行，苦空非有我。
系念正观身，多修习厌离，
修习于无相，灭除骄慢使，

得慢无间等，究竟于苦边！”

尊者阿难说是语时，尊者婆耆舍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长者请佛及僧就其舍食。入其舍已，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请其食分。

时，有众多长者妇女从聚落出，往诣精舍。时，尊者婆耆舍见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贪欲心起。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乐。见他女人容色端正，贪欲心生。我今当说厌离偈。”念已，而说偈言：

“我已得出离，非家而出家，
贪欲随逐我，如牛念他苗。
当如大将子，大力执强弓，
能破彼重阵，一人摧伏千。
今于日种胤，面前闻所说，
正趣涅槃道，决定心乐住。
如是不放逸，寂灭正受住，
无能于我心，幻惑欺诳者。
决定善观察，安住于正法，
正使无量数，欲来欺惑我，
如是等恶魔，莫能见于我！”

时，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心得安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说，于彼聪明梵行所生骄慢心，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乐。我自以智慧轻慢于彼聪明梵行者，我今当说能生厌离偈。”即说偈言：

“瞿昙莫生慢，断慢令无余，
莫起慢觉想，莫退生变悔，
莫隐覆于他，泥犁杀慢堕。
正受能除忧，见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乐，见道自摄持。
是故无碍辩，清净离诸盖，
断一切诸慢，起一切明处，
正念于三明，神足他心智。”

时，尊者婆耆舍说此生厌离偈已，心得清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独一思惟，不放逸住，专修自业，逮得三明，身作证。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独一静处思惟，不放逸住，专修自业，起于三明，身作证，今当说偈赞叹三明。”即说偈言：

“本欲心狂惑，聚落及家家，
游行遇见佛，授我殊胜法。
瞿昙哀愍故，为我说正法！
闻法得净信，舍非家出家。
闻彼说法已，正住于法教，
勤方便系念，坚固常堪能，
逮得于三明，于佛教已作。
世尊善显示，日种苗胤说，
为生盲众生，开其出要门：
苦苦及苦因，苦灭尽作证，
八圣离苦道，安乐趣涅槃。
善义善句味，梵行无过上，
世尊善显示，涅槃济众生！”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法句。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四？

“贤圣善说法，是则为最上。
爱说非不爱，是则为第二。
谛说非虚妄，是则第三说。
法说不异言，是则为第四。

“诸比丘，是名说四法句。”

尔时，尊者婆耆舍于众会中，作是念：“世尊于四众中说四法句，我当以四种赞叹称誉随喜。”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若善说法者，于己不恼迫，
亦不恐怖他，是则为善说。
所说爱说者，说令彼欢喜，
不令彼为恶，是则为爱说。
谛说知甘露，谛说知无上，

谛义说法说，正士建立处。
如佛所说法，安隐涅槃道，
灭除一切苦，是名善说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与千比丘俱，皆是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尔时，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作是念：“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与千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我今当往，各别赞叹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即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说偈言：

“无上之导师，住那伽山侧，
千比丘眷属，奉事于如来。
大师广说法，清凉涅槃道，
专听清白法，正觉之所说。
正觉尊所敬，处于大众中，
德阴之大龙，仙人之上首，
兴功德密云，普雨声闻众。
起于昼正受，来奉觐大师，
弟子婆耆舍，稽首而顶礼！

“世尊，欲有所说。唯然，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汝所说，莫先思惟。”

时，婆耆舍即说偈言：

“波旬起微恶，潜制令速灭，
能掩障诸魔，令自觉知过。
观察解结缚，分别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为诸异道王，
超出智作证，演说第一法！
出烦恼诸流，说道无量种，
建立于甘露，见谛真实法。
如是随顺道，如是师难得，
建立甘露道，见谛崇远离。
世尊善说法，能除人阴盖，
明见于诸法，为调伏随学。”

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为比丘众说四圣谛相应法，谓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

时，尊者婆耆舍在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面前赞叹拔箭之譬。”如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欲有所说。唯然，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我今敬礼佛，哀愍诸众生，
第一拔利箭，善解治众病。
迦露医投药，波睺罗治药，
及彼瞻婆耆，耆婆医疗病，
或有病小差，名为善治病，
后时病还发，抱病遂至死。
正觉大医王，善投众生药，
究竟除众苦，不复受诸有！
乃至百千种，那由他病数，
佛悉为疗治，究竟于苦边！
诸医来会者，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药，随所乐而服。
第一拔利箭，善觉知众病，
治中之最上，故稽首瞿昙。”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尊者尼拘律想住于旷野禽兽之处，疾病委笃，尊者婆耆舍为看病人，瞻视供养。

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遂般涅槃。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和尚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今当求其相。”

尔时，尊者婆耆舍供养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钵，向王舍城。次第到王舍城，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说偈言：

“我今礼大师，等正觉无减，
于此现法中，一切疑网断。
旷野住比丘，命终般涅槃，
威仪摄诸根，大德称于世，

世尊为制名，名尼拘律想。
我今问世尊，彼不动解脱？
精进勤方便，功德为我说。
我为释迦种，世尊法弟子，
及余皆欲知，圆道眼所说，
我等住于此，一切皆欲闻。
世尊为大师，无上救世间，
断疑大牟尼，智慧已具备，
圆照神道眼，光明显四众，
犹如天帝释，曜三十三天。
诸贪欲疑惑，皆从无明起，
若得遇如来，断灭悉无余。
世尊神道眼，世间为最上！
灭除众生愚，如风飘游尘，
一切诸世间，烦恼覆隐没，
诸余悉无有，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令同大精进。
惟愿大智尊，当为众记说，
言出微妙声，我等专心听。
柔软音演说，诸世间普闻，
犹如热渴逼，求索清凉水，
如佛无减知，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复说偈言：

“今闻无上士，记说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我闻大欢喜。
如说随说得，顺牟尼弟子，
灭生死长縻，虚伪幻化缚。
以见世尊故，能断除诸爱，
度生死彼岸，不复受诸有。”

佛说此经已，尊者婆耆舍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天、阿修罗对阵斗战，阿修罗胜，诸天不如。时，天帝释军坏退散，极生恐怖，乘车北驰，还归天宫。

“须弥山下道径丛林，林下有金翅鸟巢，多有金翅鸟子。尔时，帝释恐车马过，践杀鸟子，告御者言：‘可回车还，勿杀鸟子。’御者白王：‘阿修罗军后来逐人，若回还者，为彼所困。’帝释告言：‘宁当回还为阿修罗杀，不以军众蹈杀众生。’于道，御者转乘南向。阿修罗军遥见帝释转乘而还，谓为战策，即还退走，众大恐怖，坏阵流散，归阿修罗宫。”

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以慈心故，威力摧伏阿修罗军，亦常赞叹慈心功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当修慈心，亦应赞叹慈心功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王舍城中有一士夫，贫穷辛苦，而住佛、法、僧，受持禁戒，多闻广学，力行惠施，正见成就。彼身坏命终，得生天上，生三十三天，有三事胜于余三十三天。何等为三？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诸三十三天见是天子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天名称胜。余诸天见已，往诣天帝释所，作如是言：“憍尸迦当知：有一天子始生此天，于先诸天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及天名称。”

时，天帝释告彼天子：“诸仁者，我见此人于王舍城作一士夫，贫穷辛苦，于如来法、律得信向心，乃至正见成就。身坏命终，来生此天，于诸三十三天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及天名称。”

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正信于如来，决定不倾动，
受持真实戒，圣戒无厌者，
于佛心清净，成就于正见，
当知非贫苦，不空而自活，
故于佛法僧，当生清净信，
智慧力增明，思念佛正教。”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王舍城人普设大会，悉为请种种异道。有事遮罗迦外道者作是念：“我今请遮罗迦外道天，先作福田。”或有事外道出家者，有事尼乾子道者，有事老弟子者，有事火弟子者，有事佛弟子僧者，咸作是念：“今当令佛面前僧，先作福田。”

时，天帝释作是念：“莫令王舍城诸人舍佛面前僧，而奉事余道，求索福田。我当疾往，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即化作大婆罗门，仪容严整，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众前后导从，持金斗伞盖，至王舍城，诣诸处处大众会中。诸王舍城一切士女咸作是念：“但当

观望此大婆罗门所奉事处，我当从彼而先供养，为良福田。”

时，天帝释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驾乘导从，径诣耆阇崛山，至于门外，除去五饰，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善分别显示，一切法彼岸，
悉度诸恐怖，故稽首瞿昙。
诸人普设会，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常愿有余果，
愿为说福田，令斯施果成！”

帝释大自在，天王之所问，于耆阇崛山，大师为记说：

“诸人普设会，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常愿有余果，
今当说福田，施得大果处。
正向者有四，四圣住于果，
是名僧福田，明行定具足。
僧福田增广，无量逾大海，
调人师弟子，照明显正法。
斯等善供养，施僧良福田，
于僧良福田，佛说得大果。
以僧离五盖，清净应赞叹，
施彼最上田，少施收大利。
是故诸人者，当施僧福田，
增得胜妙法，明行定相应。
供此珍宝僧，施主心欢喜，
起于三种心，施衣服饮食，
离尘垢剑刺，超度诸恶趣。
躬自行启请，自手平等与，
自利亦利他，是施获大利。
慧者如是施，净信心解脱，
无罪安乐施，乘智往生彼。”

时，天帝释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为佛作礼，即没不现。尔时，王舍城诸人民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受我供养。”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是王舍城人民知世尊默然受其请已，作礼而归，到诸大会处，具饮食，布置床座，晨朝遣使，白佛：“时到，惟愿知时！”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著衣持钵，至大会所，于大众前敷座而坐。

王舍城人知佛坐定，自行种种丰美饮食；食讫，洗钵澡漱毕，还复本座，听佛说法。

尔时，世尊为王舍城人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广说如上说。差别者：时，天帝释说异偈，而问佛言：

“今请问瞿昙，微密深妙慧，
世尊之所体，无障碍知见。”

众人普设会，偈如上广说，乃至为王舍城诸设会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闻世尊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闻世尊自记说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人传者，得非虚妄过长说耶？为如说说、如法说、随顺法说耶？非是他人损同法者，于其问答生厌薄处耶？”

佛告大王：“彼如是说，是真谛说，非为虚妄。如说说、如法说、随顺法说，非是他人损同法者，于其问答生厌薄处。所以者何？大王，我今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波斯匿王白佛言：“虽复世尊作如是说，我犹故不信。所以者何？此间有诸宿重沙门、婆罗门，所谓富兰那迦葉、末迦利瞿舍梨子、删阇耶毗罗胝子、阿耆多枳舍钦婆罗、迦罗拘陀迦栴延、尼乾陀若提子，彼等不自说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得世尊幼小年少，出家未久，而便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王：“有四种虽小而不可轻。何等为四？刹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龙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小火虽微而不可轻，比丘幼小而不可轻。”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刹利形相具，贵族发名称，
虽复年幼稚，智者所不轻；
此必居王位，顾念生怨害，
是故难可轻，应生大恭敬。
善求自护者，自护如护命，
以平等自护，而等护于命。
聚落及空处，见彼幼龙者，
莫以小蛇故，而生轻慢想；

杂色小龙形，亦应令安乐，
轻蛇无士女，悉为毒所害。
是故自护者，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而等护于彼。
猛火之所食，虽小食无限，
小烛亦能烧，足薪则弥广，
从微渐进烧，尽聚落城邑。
是故自护者，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而等护于彼。
盛火之所焚，百卉荡烧尽，
灭已不盈缩，戒火还复生；
若轻毁比丘，受持净戒火，
烧身及子孙，众灾流百世，
如烧多罗树，无有生长期。
是故当自护，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而等护于彼。
刹利形相具，幼龙及小火，
比丘具净戒，不应起轻想。
是故当自护，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而等护于彼。”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有祖母，极所敬重，忽尔命终。出城阇维，供养舍利毕，弊衣乱发，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从何所来，弊衣乱发？”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我亡祖母，极所敬重，舍我命终，出于城外阇维，供养毕，来诣世尊。”

佛告大王：“极爱重敬念祖亲耶？”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极敬重爱恋。世尊，若国土所有象马七宝，乃至国位，悉持与人，能救祖母命者，悉当与之。既不能救，生死长辞，悲恋忧苦，不自堪胜！曾闻世尊所说：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皆死，无不穷尽，无有出生而不死者，今日乃知世尊善说。”

佛言：“大王，如是！如是！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辄死，终归穷尽，无有一生而不死者。”

佛告大王：“正使婆罗门大姓、刹利大姓、长者大姓，生者皆死，无不死者。正使刹利大王灌顶居位，王四天下，得力自在，于诸敌国无不降伏，终归有极，无不死者。若复，大王，生长寿天，王于

天宫，自在快乐，终亦归尽，无不死者。若复，大王，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离诸重担，所作已作，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彼亦归尽，舍身涅槃。若复缘觉善调善寂，尽此身命，终归涅槃。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无所畏，胜师子吼，终亦舍身，取般涅槃。以如是比，大王当知；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有生辄死，终归磨灭，无不死者！”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一切众生类，有命终归死，
各随业所趣，善恶果自受。
恶业堕地狱，为善上升天，
修习胜妙道，漏尽般涅槃。
如来及缘觉，佛声闻弟子，
会当舍身命，何况俗凡夫！”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云何为自念？云何为不自念？”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独一思惟，作是念：‘云何为自念？云何为不自念？’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彼虽自谓为自爱念，而实非自念。所以者何？无有恶知识所作恶不念者，所不念不爱者，所不爱所作如其自为自己所作者，是故斯等为不自念。若复，大王，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斯等自谓：不自爱惜己身。然其斯等实为自念。所以者何？无有善友，于善友所作念者，念作爱者，爱作如自为己所作者，是故斯等则为自念。”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谓为自念者，不应造恶行，
终不因恶行，令己得安乐。
谓为自念者，终不造恶行，
造诸善业者，令己得安乐。
若自爱念者，善护而自护，
如善护国王，外防边境城。

若自爱念者，极善自宝藏，
如善守之王，内防边境城。
如是自宝藏，刹那无间缺，
刹那缺致忧，恶道长受苦！”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如是念：“云何自护？云何不自护？”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而作是念：‘云何为自护？云何为不自护？’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而彼自谓能自防护。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以自防护，虽谓自护，实非自护。所以者何？虽护于外，不护于内。是故，大王，名不自护。大王，若复有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彼虽不以象、马、车、步四军自防，而实自护。所以者何？护其内者，名善自护，非谓防外。”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善护于身口，及意一切业，
惭愧而自防，是名善守护。”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能不放逸，能不贪著，能于众生不起恶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起于放逸，增其贪著，起诸邪行。”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世间少有人得胜妙财，能于财利不起放逸，不起贪著，不作邪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而起放逸，生于贪著，多起邪行。’”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能不贪著，不起放逸，不起邪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起诸邪行。大王当知，彼诸世人得胜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作邪行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大王，譬如猎师、猎师弟子，空野林中张网施罥，多杀禽兽，困苦众生，恶业

增广。如是，世人得胜妙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造诸邪行，亦复如是。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贪欲于胜财，为贪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犹如捕猎者，
缘斯放逸故，当受大苦报！”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于正殿上自观察王事，见胜刹利大姓、见胜婆罗门大姓、见胜长者大姓因贪欲故，欺诈妄语，即作是念：“止此断事！息此断事！我更不复亲临断事；我有贤子，当令断事。云何自见此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为贪欲故，欺诈妄语？”

时，波斯匿王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殿上自断王事，见诸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为贪利故，欺诈妄语。世尊，我见是事已，作是念：‘我从今日，止此断事，息此断事；我有贤子，当令其断。’不亲自见此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缘贪利故，欺诈妄语。”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彼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因贪利故，欺诈妄语，彼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大王当知，譬如渔师、渔师弟子，于河溪谷截流张网，残杀众生，令遭大苦。如是，大王，彼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因贪利故，欺诈妄语，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于财起贪欲，贪欲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犹如渔捕者，
缘斯恶业故，当受剧苦报！”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男，多财巨富，藏积真金至百千亿，况复余财！世尊，摩诃男长者如是巨富，作如是食用：食粗碎米，食豆羹，食腐败姜，著粗布衣、单皮革屣，乘羸败车，戴树叶盖，未曾闻其供养施与沙门、婆罗门，给恤贫苦、行路顿乏、诸乞丐者；闭门而食，莫令沙门、婆罗门、贫穷、行路、诸乞丐者见之。”

佛告波斯匿王：“此非正士，得胜财利，不自受用；不知供养父

母，供给妻子、宗亲、眷属，恤诸仆使，施与知识；不知随时供给沙门、婆罗门，种胜福田，崇向胜处，长受安乐，未来生天。得胜财物，不知广用，收其大利。大王，譬如旷野湖池聚水，无有受用、洗浴、饮者，即于泽中煎熬消尽。如是，不善士夫得胜财物，乃至不广受用，收其大利，如彼池水。

“大王，有善男子得胜财利，快乐受用，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宗亲、眷属，给恤仆使，施诸知识，时时供养沙门、婆罗门，种胜福田，崇向胜处，未来生天。得胜钱财，能广受用，倍收大利。譬如，大王，聚落、城郭边有池水，澄净清凉，树林荫覆，令人受乐，多众受用，乃至禽兽。如是，善男子得胜妙财，自供快乐，供养父母，乃至种胜福田，广收大利。”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旷野湖池水，清凉极鲜净，
无有受用者，即于彼消尽。
如是胜妙财，恶士夫所得，
不能自受用，亦不供恤彼，
徒自苦积聚，聚已而自丧！
慧者得胜财，能自乐受用，
广施作功德，及与亲眷属。
随所应给与，如牛王领众，
施与及受用，不失所应者，
乘理而寿终，生天受福乐！”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男，命终无有儿息。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悉入王家。波斯匿王日日校阅财物，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从何所来？身蒙尘土，似有疲倦。”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此国长者摩诃男，命终有无子之财，悉入王家。瞻视料理，致令疲劳，尘土坌身，从其舍来。”

佛问波斯匿王：“彼摩诃男长者大富多财耶？”

波斯匿王白佛：“大富，世尊，钱财甚多，百千巨亿金钱宝物，况复余财！世尊，彼摩诃男在世之时，粗衣恶食，如上广说。”

佛告波斯匿王：“彼摩诃男过去世时，遇多迦罗尸弃辟支佛，施一饭食，非净信心，不恭敬与，不自手与，施后变悔，言：‘此饭食自可供给我诸仆使，无辜持用，施于沙门。’由是施福，七返往生三十三

天，七返生此舍卫国中最胜族姓，最富钱财。以彼施辟支佛时，不净信心，不手自与，不恭敬与，施后随悔故，在所生处，虽得财富，犹故受用粗衣、粗食，粗弊卧具、屋舍、车乘，初不尝得上妙色、声、香、味、触，以自安身。

“复次，大王，时，彼摩诃男长者杀其异母兄，取其财物，缘斯罪故，经百千岁堕地狱中；彼余罪报生舍卫国，七返受身，常以无子，财没入王家。大王，摩诃男长者今此寿终，过去施报尽，于此身，以彼悭贪，于财放逸，因造过恶，于此命终已，堕地狱受极苦恼！”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摩诃男长者命终已，入地狱受苦痛耶？”

佛言：“如是，大王，已入地狱！”

时，波斯匿王念彼悲泣，以衣拭泪，而说偈言：

“财物真金宝，象马庄严具，
奴仆诸僮使，及诸田宅等，
一切皆遗弃，裸神独游往，
福运数已穷，永舍于人身。
彼今何所有？何所持而去？
于何事不舍，如影之随形？”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唯有罪福业，若人已作者，
是则己之有，彼则常持去，
生死未曾舍，如影之随形。
如人少资粮，涉远遭苦难，
不修功德者，必经恶道苦。
如人丰资粮，安乐以远游，
修德淳厚者，善趣长受乐。
如人远游行，岁久安隐归，
宗亲善知识，欢乐欣集会。
善修功德者，此没生他世，
彼诸亲眷属，见则心欢喜。
是故当修福，积集期永久，
福德能为人，建立他世乐。
福德天所叹，等修正行故，
现世人不毁，终则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普设大会，为大会故，以千特牛行列系柱，集众供具，远集一切诸异外道，悉来聚集波斯匿王大会之处。

时，有众多比丘亦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如上广说，乃至种种外道皆悉来集；闻已，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如上广说，乃至种种异道集于会所。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月月设大会，乃至百千数，
不如正信佛，十六分之一。
如是信法僧，慈念于众生，
彼大会之福，十六不及一。
若人于世间，竟年设福业，
于直心敬礼，四分不及一！"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忿诸国人，多所囚执，若刹利、若婆罗门、若鞞舍、若首陀罗、若旃陀罗，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皆被录，或锁、或杻械、或以绳缚。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多所摄录，乃至或锁、或缚。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波斯匿王多所收录，乃至锁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绳锁杻械，名曰坚固缚。
染污心顾念，钱财宝妻子，
是缚长且固，虽缓难可脱。
慧者不顾念，世间五欲乐，
是则断诸缚，安隐永超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摩竭提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共相违背。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四种军至，亦集四种军：象军、马

军、车军、步军，出共斗战。阿阇世王四军得胜，波斯匿王四军不如，退败星散，单车驰走，还舍卫城。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四种军出共斗战，波斯匿王四军不如，退败星散，波斯匿王恐怖狼狈，单车驰走，还舍卫城。闻已，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摩竭提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起四种军。"如是广说，乃至单车驰走，还舍卫城。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战胜增怨敌，败苦卧不安，
胜败二俱舍，卧觉寂静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与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共相违背。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倍兴四军，出共斗战。

波斯匿王四种军胜，阿阇世王四种军退，摧伏星散。波斯匿王悉皆虏掠阿阇世王象马、车乘、钱财宝物，生擒阿阇世王身，载以同车，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是阿阇世王韦提希子，长夜于我无怨恨人而生怨结，于好人所而作不好；然其是我善友之子，当放令还国。"

佛告波斯匿王："善哉！大王，放其令去，令汝长夜安乐饶益。"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乃至力自在，能广虏掠彼，
助怨在力增，倍收己他利。"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及阿阇世王韦提希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自觉证知此法，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是恶知识、恶伴党。"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自觉证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尊正法、律，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缘自觉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我为善知识。众生有生法者，解脱于生；众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悉令解脱。

“大王，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山谷精舍。时，阿难陀比丘独静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作是念已，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白我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我时告言：‘阿难，莫作是语，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谓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我常为诸众生作善知识。其诸众生有生故，当知世尊正法，现法令脱于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离诸炽然，不待时节，现令脱恼苦，见通达，自觉证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赞叹不放逸，是则佛正教，
修禅不放逸，逮得证诸漏。”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颇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后世愿满足、现法后世愿满足不？”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颇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现法后世愿满足不？’”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谓不放逸善法。不放逸善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大王，譬如世间所作粗业，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不放逸善法亦复如是，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如力，如是种子、根、坚，陆水足行，师子、舍宅，亦如是说。

“是故，大王，当住不放逸，当依不放逸。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已，夫人当作是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今亦当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如是夫人，如是大臣、太子、猛将亦如是。国土人民应当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夫人、太子、大臣、猛将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等亦应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大王，若住不放逸、依不放逸者，则能自护。夫人、婇女亦能自保，仓藏财宝增长丰

实。”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称誉不放逸，毁呰放逸者，
帝释不放逸，能主忉利天。
称誉不放逸，毁呰放逸者，
不放逸具足，摄持于二义：
一者现法利，二后世亦然，
是名无间等，甚深智慧者。”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此有三法，一切世间所不爱念。何等为三？谓老、病、死。如是三法，一切世间所不爱念。若无此三法世间所不爱者，诸佛世尊不出于世，世间亦不知有诸佛如来所觉知法为人广说。以有此三法世间所不爱念，谓老、病、死故，诸佛如来出兴于世，世间知有诸佛如来所觉知法广宣说者。”波斯匿王作是念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所念，广白世尊。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此有三法，世间所不爱念，谓老、病、死，乃至世间知有如来所觉知法为人广说。”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王所乘宝车，终归有朽坏，
此身亦复然，迁移会归老。
唯如来正法，无有衰老相，
禀斯正法者，永到安隐处。
但凡鄙衰老，丑弊恶形类，
衰老来践蹈，迷魅愚夫心。
若人寿百岁，常虑死随至，
老病竞追逐，伺便辄加害！”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有人在我舍者，皆得净信；诸在我舍而命终者，皆得生天。”

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是深妙说，是一向受，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言：‘在我舍者，皆得净信，及其命终，皆生天上。’有何大德

神力比丘为汝说言：‘凡在汝舍命终者，皆生天上’耶？”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复问：“云何，为比丘尼、为诸天、为从我所面前闻说？”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云何，长者，汝缘自知见，知在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耶？”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长者：“汝既不从大德神力比丘所闻，非比丘尼、非诸天，又不从我面前闻说，复不缘自见知：‘若有诸人于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说，作一向受，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而作是言：‘有人于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

长者白佛：“无有比丘大德神力而来告我，如上广说，乃至悉皆生天。世尊，然我有众生主怀妊之时，我即教彼，为其子故，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及其生已，复教三归；及生知见，复教持戒。设复婢使、下贱客人怀妊及生，亦如是教。若人卖奴婢者，我辄往彼语言：‘贤者，我欲买人。汝当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受持禁戒。’随我教者，辄授五戒，然后随价而买；不随我教，则所不取。若复止客，若佣作人，亦复先要受三归五戒，然后受之。若复有来求为弟子，若复乞贷举息，我悉要以三归五戒，然后受之。又复我舍供养佛及比丘僧时，称父母名，兄弟、妻子、宗亲、知识、国王、大臣、诸天、龙、神，若存若亡，沙门、婆罗门、内外眷属、下至仆使，皆称其名，而为咒愿。又从世尊闻称名咒愿因缘，皆得生天，或因园田布施、或因房舍、或因床卧具、或因常施、或施行路，下至一抟施与众生，此诸因缘，皆生天上。”

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汝以信心，故能作是说。如来于彼有无上知见，审知汝舍有人命终，皆悉生天。”

尔时，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恭敬住，常当系心，常当畏慎，随他自在诸修梵行上、中、下座。所以者何？若有比丘不恭敬住，不系心，不畏慎，不随他自在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欲令威仪足者，无有是处！不备威仪，欲令学法满者，无有是处！学法不满，欲令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无有是处！解脱知见不满足，欲令得无余涅槃者，无有是处！

“如是，比丘，当勤恭敬，系心、畏慎，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威仪具足者，斯有是处！威仪具足已，而学法具足者，斯有是处！学法备足已，而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斯有是处！解脱知见身具足已，得无余涅槃者，斯有是处！是故，比丘，当勤恭敬、系心、畏慎，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中、下座，威仪满足，乃至无余涅槃。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净法，能护世间。何等为二？所谓惭、愧。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世间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亲、师长尊卑之序，颠倒浑乱，如畜生趣。以有二种净法，所谓惭、愧，是故世间知有父母，乃至师长尊卑之序，则不浑乱，如畜生趣。”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世间若无有，惭愧二法者，
违越清净道，向生老病死。
世间若成就，惭愧二法者，
增长清净道，永闭生死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烧燃法、不烧燃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烧燃法？若男、若女犯戒行恶不善法，身恶行成就，口、意恶行成就，若彼后时疾病困苦，沉顿床褥，受诸苦毒；当于尔时，先所行恶悉皆忆念。譬如大山，日西影覆；如是众生先所行恶，身、口、意业诸不善法，临终悉现，心乃追悔：‘咄哉！咄哉！先不修善，但行众恶，当堕恶趣，受诸苦毒。’忆念是已，心生烧燃，心生变悔，心生悔已，不得善心，命终后世，亦不善心相续生，是名烧燃法。

“云何不烧燃？若男子、女人受持净戒，修真实法，身善业成就，口、意善业成就，临寿终时，身遭苦患，沉顿床褥，众苦触身；彼心忆念先修善法，身善行，口、意善行成就，当于尔时，攀缘善法：‘我作如是身、口、意善，不为众恶，当生善趣，不堕恶趣。’心不变悔；不变悔故，善心命终，后世续善，是名不烧燃法。”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已种烧燃业，依于非法活，
乘斯恶业行，必生地狱中。
等活及黑绳，众合二叫呼，
烧燃极烧燃，无泽大地狱，
是八大地狱，极苦难可过，
恶业种种故，各别十六处。
四周开四门，中间量悉等，
铁为四周板，四门扇亦铁，

铁地盛火燃，其焰普周遍，
纵广百由旬，焰焰无间息。
调伏非诸行，考治强梁者，
长夜加楚毒，其苦难可见，
见者生恐怖，悚栗身毛竖！
堕彼地狱时，足上头向下。
止圣柔和心，修行梵行者，
于此贤圣所，轻心起非义，
及杀害众生，堕斯热地狱。
宛转于火中，犹如火炙鱼，
苦痛号叫呼，如群战象声，
大火自然生，斯由自业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舍身恶行者，能得身恶行断；不得身恶行断者，我不说彼舍身恶行。以彼能得身恶行断故，是故我说彼舍身恶行。身恶行者，不以义饶益安乐。众生离身恶行，以义饶益，得安乐故，是故我说舍身恶行；口、意恶行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师住处。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铸金者，积聚沙土，置于槽中，然后以水灌之，粗上烦恼，刚石坚块随水而去，犹有粗沙缠结。复以水灌，粗沙随水流出，然后生金，犹为细沙、黑土之所缠结。复以水灌，细沙、黑土随水流出，然后真金纯净无杂，犹有似金微垢。然后金师置于炉中，增火鼓鞴，令其融液，垢秽悉除，然其生金，犹故不轻不软，光明不发，屈伸则断。彼炼金师、炼金弟子复置炉中，增火鼓鞴，转侧铸炼，然后生金轻软光泽，屈伸不断，随意所作钗、铛、镮、钏诸庄严具。

“如是，净心进向比丘粗烦恼缠、恶不善业、诸恶邪见渐断令灭；如彼生金，淘去刚石坚块。复次，净心进向比丘除次粗垢：欲觉、恚觉、害觉；如彼生金，除粗沙砾。复次，净心进向比丘次除细垢，谓亲里觉、人众觉、生天觉，思惟除灭；如彼生金，除去粗垢、细沙、黑土。复次，净心进向比丘有善法觉，思惟除灭，令心清净；犹如生金，除去金色相似之垢，令其纯净。复次，比丘于诸三昧有行所持，犹如池水周匝岸持，为法所持，不得寂静胜妙，不得息乐，尽诸有漏；如彼金师、金师弟子铸炼生金，除诸垢秽，不轻不软，不发光泽，屈伸断绝，不得随意成庄严具。复次，比丘得诸三昧，不为有

行所持，得寂静胜妙，得息乐道，一心一意，尽诸有漏；如炼金师、炼金师弟子铸炼生金，令其轻软、不断、光泽，屈伸随意。复次，比丘离诸觉观，乃至得第二、第三、第四禅，如是正受，纯一清净，离诸烦恼，柔软真实不动，于彼彼入处，欲求作证悉能得证；如彼金师铸炼生金，极令轻软、光泽、不断，任作何器，随意所欲。如是，比丘三昧正受，乃至于诸入处悉能得证。”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当专心方便，随时思惟三相。云何为三？随时思惟止相，随时思惟举相，随时思惟舍相。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则于是处其心下劣。若复一向思惟举相，则于是处掉乱心起。若复一向思惟舍相，则于是处不得正定，尽诸有漏。以彼比丘随时思惟止相，随时思惟举相，随时思惟舍相故，心则正定，尽诸有漏。

“如巧金师、金师弟子以生金著于炉中增火，随时扇鞴，随时水洒，随时俱舍。若一向鼓鞴者，即于是处生金焦尽。一向水洒，则于是处，生金坚强。若一向俱舍，则于是处生金不熟，则无所用。是故，巧金师、金师弟子于彼生金随时鼓鞴，随时水洒，随时两舍。如是生金，得等调适，随事所用。如是，比丘，专心方便，时时思惟，忆念三相，乃至漏尽。”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摩竭提国有牧牛者，愚痴无慧，夏末秋初，不善观察恒水此岸，亦不善观恒水彼岸，而驱群牛峻岸而下，峻岸而上，中间洄澓，多起患难。

“诸比丘，过去世时，摩竭提国有牧牛人，不愚不痴者，有方便慧，夏末秋初，能善观察恒水此岸，亦善观察恒水彼岸，善渡其牛，至平博山谷好水草处。彼初渡时，先渡大牛能领群者，断其急流。次驱第二多力少牛，随后而渡。然后第三驱羸小者，随逐下流，悉皆次第安隐得渡。新生犊子爱恋其母，亦随其后，得度彼岸。

“如是，比丘，我说斯譬，当知其义。彼摩竭提牧牛者，愚痴无慧；彼诸六师富兰那等亦复如是，习诸邪见，向于邪道。如彼牧牛人愚痴无慧，夏末秋初，不善观察此岸彼岸，高峻山险，从峻岸下，峻岸而上，中间洄澓，多生患难。如是六师富兰那等愚痴无慧，不观此岸，谓于此世；不观彼岸，谓于他世；中间洄澓，谓境诸魔，自遭苦难。彼诸见者，习其所学，亦遭患难。

“彼摩竭提善牧牛者，不愚不痴，有方便慧，谓如来、应、等正觉。如牧牛者善观此岸，善观彼岸，善渡其牛，于平博山谷，先渡大牛能领群者，横截急流，安渡彼岸；如是我声闻能尽诸漏，乃至自知

不受后有，横截恶魔世间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次渡第二多力少牛，截流横渡；如是我诸声闻断五下分结，得阿那含，于彼受生，不还此世，亦复断截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驱其第三羸小少牛，随其下流，安隐得渡；如是我声闻断三结，贪、恚、痴薄，得斯陀含，一来此世，究竟苦边，横截于彼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新生犊子爱恋其母，亦随得渡；如是我声闻断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断截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此世及他世，明智善显现，
诸魔得未得，乃至于死魔，
一切悉知者，三藐三佛智。
断截诸魔流，破坏令消亡，
开示甘露门，显现正真道，
心常多欣悦，逮得安隐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不能令牛增长，亦不能拥护大群牛，令等安乐。何等为十一？谓不知色、不知相、不去虫、不能覆护其疮、不能起烟、不知择路、不知择处、不知渡处、不知食处、尽毂其乳，不善料理能领群者，是名十一法成就，不能党护大群牛。

“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不能自安，亦不安他。何等为十一？谓不知色、不知相、不能除其害虫、不覆其疮、不能起烟、不知正路、不知止处、不知渡处、不知食处、尽毂其乳，若有上座多闻耆旧，久修梵行，大师所叹，不向诸明智修梵行者称誉其德，悉令宗敬、奉事、供养。

“云何名不知色？诸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是名为色不如实知。

“云何不知相？事业是过相，事业是慧相，是不如实知，是名不知相。

“云何名不知去虫？所起欲觉能安，不离、不觉、不灭，所起瞋恚、害觉能安，不离、不觉、不灭，是名不去虫。

“云何不覆疮？谓眼见色，随取形相，不守眼根，世间贪忧，恶不善法，心随生漏，不能防护；耳、鼻、舌、身、意根亦复如是，是名不覆其疮。

“云何不起烟？如所闻，如所受法，不能为人分别显示，是名不起烟。

“云何不知正道？八正道及圣法、律是名为道；彼不如实知，是名不知正道。

“云何不知止处？谓于如来所知法，不得欢喜、悦乐、胜妙、出离、饶益，是名不知止处。

“云何不知渡处？谓彼不知修多罗、毗尼、阿毗昙，不随时往到其所，咨问请受：‘云何为善？云何不善？云何有罪？云何无罪？作何等法为胜非恶？’于隐密法不能开发，于显露法不能广问，于甚深句义自所知者，不能广宣显示，是名不知渡处。

“云何不知放牧处？谓四念处及贤圣法、律是名放牧处，于此不如实知，是名不知放牧处。

“云何为尽觳其乳？彼刹利、婆罗门长者自在施与衣被、饮食、床卧、医药、资生众具，彼比丘受者不知限量，是名尽觳其乳。

“云何为上座大德多闻耆旧，乃至不向诸胜智梵行者所称其功德，令其宗重承事供养，令得悦乐？谓比丘不称彼上座，乃至令诸智慧梵行者往诣其所，以随顺身、口、意业承望奉事，是名不于上座多闻耆旧，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诣其所，承望奉事，令得悦乐。

“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堪能令彼群牛增长，拥护群牛，令其悦乐。何等为十一？谓知色、知相，如上清净分说，乃至能领群者，随时料理，令得安乐，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能令群牛增长拥护，令得安乐。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能自安乐，亦能安他。何等十一？谓知色、知相乃至十一如清净分广说，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自安安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住一奢能伽罗林中。

时，有尊者那提伽，旧住一奢能伽罗聚落。一奢能伽罗聚落沙门、婆罗门闻沙门瞿昙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住一奢能伽罗林中；闻已，各办一釜食，著门边，作是念：“我先供养世尊！我先供养善逝！”各各高声大声，作如是唱。

尔时，世尊闻园林内有多人众高声大声，语尊者那提伽：“何因何缘园林内有众多人高声大声唱说之声？”

尊者那提伽白佛言：“世尊，此一奢能伽罗聚落诸刹利、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此林中，各作一釜食置园林内，各自唱言：‘我先供养世尊！我先供养善逝！’以是故，于此林中多人高声大声唱说之声。惟愿世尊当受彼食。”

佛告那提伽：“莫以利我，我不求利；莫以称我，我不求称。那提伽，若于如来，如是便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者，则于彼

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那提伽，唯我于此像类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而得，不苦而得，于何彼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那提伽，汝等于如是像类色不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故，不得不求之乐、不苦之乐。那提伽，天亦不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唯有我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于何彼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说譬。”

佛告那提伽：“宜知是时。”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譬如天雨，水流顺下，随其彼彼世尊住处，于彼彼处刹利、婆罗门长者信敬奉事，以世尊戒德清净，正见真直。是故，我今作如是说，惟愿世尊哀受彼请。”

佛告那提伽：“莫以利我，我不求利，乃至云何于彼彼所起利乐，有味有求？

“那提伽，我见比丘食好食已，仰腹而卧，急喘长息。我见已，作是思惟：‘如此长老不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复次，那提伽，我见此有二比丘食好食已，饱腹喘息，偃阐而行。我作是念：‘非彼长老能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那提伽，我见众多比丘食好食已，从园至园，从房至房，从人至人，从群聚至群聚。我见是已，而作是念：‘非彼长老如是能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我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

“复次，那提伽，我于一时随道行，见有比丘于前远去，复有比丘于后来亦远。我于尔时，闲静无为，亦无有便利之劳。所以者何？依于食饮，乐著滋味，故有便利，此则为依；观五受阴生灭，而厌离住，此则为依；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厌离而住，此则为依；于群聚之乐勤习群聚，厌于远离，是则为依；乐修远离，则勤于远离，厌离群聚，是则为依。是故，那提伽，当如是学：于五受阴观察生灭，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乐于远离，精勤远离。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尊者那提伽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那楞伽罗聚落，如上广说，乃至彼彼所起求利。

佛告那提伽：“我见聚落边有精舍，有比丘坐禅。我见已，作如是念：‘今此尊者聚落人，此或沙弥，来往声响作乱，障其禅思，觉其正受，于不到欲到、不获欲获、不证欲证而作留难。’那提伽，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那提伽，我见比丘住空闲处，仰卧吁咄。我见是已，而作是念：‘令彼比丘，觉寤睡眠，思空闲想。’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摇身坐睡；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于睡觉寤，不定得定，定心者得解脱。’是

故，那提伽，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

“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端坐正受。我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不解脱者，疾得解脱；已解脱者，令自防护，使不退失。’那提伽，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彼于后时，远离空处集舍床卧具，还入聚落受床卧具。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还入聚落。复次，那提伽，我见比丘住聚落精舍，名闻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汤药、众具。彼于后时，集舍利养聚落床座，至于空闲，床卧安止。那提伽，我喜如是比丘集舍利养聚落床卧，住于空闲。那提伽，比丘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那提伽比丘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弥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离车子常枕木枕，手足龟坼，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得其间便。是故，常自儆策，不放逸住；以彼不放逸住故，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不能伺求得其间便。于未来世，不久，诸离车子恣乐无事，手足柔软，缯纩为枕，四体安卧，日出不起，放逸而住；以放逸住故，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得其间便。

“如是，比丘精勤方便，坚固堪能，不舍善法，肌肤损瘦，筋连骨立；精勤方便，不舍善法，乃至未得所应得者，不舍精进，常摄其心，不放逸住；以不放逸住故，魔王波旬不得其便。当来之世，有诸比丘恣乐无事，手足柔软，缯纩为枕，四体安卧，日出不起，放逸而住；以放逸住故，恶魔波旬伺得其便。是故，比丘，当如是学：精勤方便，乃至不得未得，不舍方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众生，日中、日暮亦复如是。第二士夫，时节须臾，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乃至如榖牛乳顷，比先士夫惠施功德所不能及，百分、千分、巨亿万分，算数譬类不得为比！是故，比丘，当作是学：时节须臾，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下至如榖牛乳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人家多女人少男子，当知是家易为盗贼之所劫夺。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当知是人易为诸恶鬼神所欺。

“譬如人家多男子少女人，不为盗贼数数劫夺。如是，善男子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不为诸恶鬼神所欺。是

故，诸比丘，常当随时数数下至如彀牛乳顷，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人有匕首剑，其刃广利。有健士夫言：‘我能以手以拳椎打汝剑，令其摧碎。’诸比丘，彼健士夫当能以手以拳椎打彼剑，令摧碎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彼匕首剑其刃广利，非彼士夫能以手以拳椎打碎折，正足自困。”
“如是，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下至如彀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若有诸恶鬼神欲往伺求其短，不能得其间便，正可反自伤耳！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数数下至如彀牛乳顷，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以爪抄土，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爪上土多，为大地土多？”
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无量无数，不可为比。”
佛告诸比丘：“如是，众生能数数下至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如甲上土耳！其诸众生不能数数下至如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诸比丘，常当数数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弥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不恒、不安，是变易法。诸比丘，常当观察一切诸行，修习厌离、不乐、解脱。”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寿命迁灭，迟速如何？”
佛告比丘：“我则能说，但汝欲知者难。”
比丘白佛：“可说譬不？”
佛言：“可说。”
佛告比丘：“有四士夫手执强弓，一时放发，俱射四方。有一士夫及箭未落，接取四箭。云何，比丘，如是士夫为捷疾不？”
比丘白佛：“捷疾，世尊。”
佛告比丘：“此接箭士夫虽复捷疾，有地神天子倍疾于彼，虚空神天倍疾地神，四王天子来去倍疾于虚空神天，日月天子复倍捷疾于四王天，导日月神复倍捷疾于日月天子。诸比丘，命行迁变倍疾于彼导日月神。是故，诸比丘，当勤方便，观察命行无常迅速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人名陀舍罗诃，彼陀舍罗诃有鼓名阿能诃，好声、美声、深声，彻四十里。彼鼓既久，处处裂坏。尔时，鼓士裁割牛皮，周匝缠缚；虽复缠缚，鼓犹无复高声、美声、深声。彼于后时，转复朽坏，皮大剥落，唯有聚木。

"如是，比丘，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以彼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故，于如来所说修多罗甚深明照，难见难觉，不可思量，微密决定，明智所知，彼则顿受、周备受，闻其所说，欢喜崇习，出离饶益。

"当来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闻如来所说修多罗甚深明照空相应随顺缘起法，彼不顿受持，不至到受。闻彼说者，不欢喜崇习，而于世间众杂异论、文辞绮饰、世俗杂句，专心顶受，闻彼说者，欢喜崇习，不得出离饶益。于彼如来所说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随顺缘起者，于此则灭；犹如彼鼓，朽故坏裂，唯有聚木。

"是故，诸比丘，当勤方便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于如来所说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随顺缘起，顿受、遍受。闻彼说者，欢喜崇习，出离饶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铁丸投著火中，与火同色，盛著劫贝绵中。云何，比丘，当速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愚痴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若见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贪欲心；欲烧其心，欲烧其身；身、心烧已，舍戒退减。是愚痴人长夜当得非义饶益。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护根门，系念，入村乞食。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猫狸，饥渴羸瘦，于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当取食之。有时鼠子出穴游戏，时，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内藏，食内藏时，猫狸迷闷，东西狂走，空宅、冢间，不知何止，遂至于死。

"如是，比丘，有愚痴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见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发贪欲心；贪欲发已，欲火炽燃，烧其身心；烧身心已，驰心狂

逸，不乐精舍、不乐空闲、不乐树下，为恶不善心侵食内法，舍戒退减，此愚痴人长夜常得不饶益苦。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诸根门，系心正念，入村乞食。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减。如是，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从本以来，不闭根门，食不知量，初夜、后夜不勤觉悟修习善法，当知是辈终日损减，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诸比丘，譬如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生于水中，长于水中，随水增长。如是，沙门、婆罗门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当知是等善根功德日夜增长，终不退减。当如是学：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功德善法日夜增长。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于后夜时闻野狐鸣。

尔时，世尊夜过天明，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后夜时闻野狐鸣不？”

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诸比丘：“有一愚痴人作如是念：‘令我受身得如是形类，作如是声。’此愚痴人欲求如是像类处所受生，何足不得？是故，比丘，汝等但当精勤方便，求断诸有，莫作方便，增长诸有。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赞叹受少有身，况复多受？所以者何？受有者苦，譬如粪屎，少亦臭秽，何况于多？如是诸有，少亦不叹，乃至刹那，况复于多？所以者何？有者，苦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增长有。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夜后分时闻野狐鸣。

是夜过已，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于夜后分闻野狐鸣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彼野狐者，疥疮所困，是故鸣唤。若能有人为彼野狐治疥疮者，野狐必当知恩报恩。而今有一愚痴之人，无有知恩报恩。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

失，况复大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有尊者跋迦梨住王舍城金师精舍，疾病困苦，尊者富邻尼瞻视供养。

时，跋迦梨语富邻尼：“汝可诣世尊所，为我稽首礼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言：‘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笃，委积床褥，愿见世尊，疾病困苦，气力羸惙，无由奉诣。惟愿世尊降此金师精舍，以哀愍故！’”

时，富邻尼受跋迦梨语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稽首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

世尊答言：“令彼安乐。”

富邻尼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笃，委在床褥，愿见世尊，无有身力来诣世尊。善哉！世尊，诣金师精舍，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听许。时，富邻尼知世尊听许已，礼足而去。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往诣金师精舍，至跋迦梨住房。跋迦梨比丘遥见世尊，从床欲起。

佛告跋迦梨：“且止！勿起。”

世尊即坐异床，语跋迦梨：“汝心堪忍此病苦不？汝身所患，为增、为损？”

跋迦梨白佛，如前叉摩比丘修多罗广说：“世尊，我身苦痛，极难堪忍，欲求刀自杀，不乐苦生。”

佛告跋迦梨：“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云何，跋迦梨，色是常耶？为非常耶？”

跋迦梨答言：“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复问：“跋迦梨，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于中宁有可贪、可欲不？”

跋迦梨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识亦如是说。

佛告跋迦梨：“若于彼身无可贪、可欲者，是则善终，后世亦善。”

尔时，世尊为跋迦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即于彼夜，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

时，有二天身极端正，于后夜时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彼尊者跋迦梨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俱礼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夜有二天子，形体端正，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一面，而作是言：‘尊者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稽首作礼，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当往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语跋迦梨言：‘昨夜有二天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一面，语我言：“尊者跋迦梨疾病困笃，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即没不现。’此是天语，佛复记汝：‘汝于此身不起贪欲，是则善终，后世亦善。’”

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已，诣金师精舍跋迦梨房。

尔时，跋迦梨语侍病者：“汝等持绳床，共举我身，著精舍外，我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

时，有众多比丘出房舍，露地经行。受使比丘诣众多比丘所，问众多比丘言：“诸尊，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

诸比丘答言：“跋迦梨比丘告侍病者，令举绳床，出精舍外，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受使比丘即诣跋迦梨所。

跋迦梨比丘遥见使比丘来，语侍病者：“下绳床著地，彼比丘疾来，似世尊使。”彼侍病者即下绳床著地。

时，彼使比丘语跋迦梨：“世尊有教及天有所说。”

时，跋迦梨语侍病者：“扶我著地，不可于床上受世尊教及天所说。”时，侍病者即扶跋迦梨，下置于地。

时，跋迦梨言：“汝可宣示世尊告敕及天所说。”

使比丘言：“跋迦梨，大师告汝：‘昨夜有二天来白我言：“跋迦梨比丘疾病困笃，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跋迦梨比丘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即没不现。世尊复记说，汝善于命终，后世亦善。’”

跋迦梨言：“尊者，大师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见所见。然我今日于色无常，决定无疑；无常者是苦，决定无疑。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于彼无有可贪、可欲，决定无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我今日疾病苦痛犹故随身，欲刀自杀，不乐久生。”即执刀自杀。

时，使比丘供养跋迦梨死身已，还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以世尊所敕，具告尊者跋迦梨。彼作是言：‘大师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广说乃至执刀自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共诣金师精舍跋迦梨尸所。”见跋迦梨死身，有远离之色，见已，语诸比丘：“汝等见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有远离之色不？”

诸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复告诸比丘：“绕跋迦梨身，四面周匝，有暗冥之相围绕身不？”
诸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佛告诸比丘：“此是恶魔之像，周匝求觅跋迦梨善男子识神当生何处。”
佛告诸比丘：“跋迦梨善男子不住识神，以刀自杀。”
尔时，世尊为彼跋迦梨说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尊者阐陀，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
时，尊者舍利弗闻尊者阐陀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闻已，语尊者摩诃拘絺罗：“尊者知不？阐陀比丘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当往共看。”摩诃拘絺罗默然许之。
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拘絺罗共诣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至尊者阐陀住房。
尊者阐陀遥见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凭床欲起。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阐陀：“汝且莫起！”
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坐于异床，问尊者阐陀：“云何，尊者阐陀，所患为可堪忍不？为增、为损？”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
尊者阐陀言：“我今身病，极患苦痛，难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无损，唯欲执刀自杀，不乐苦活。”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阐陀，汝当努力，莫自伤害！若汝在世，我当与汝来往周旋；汝若有乏，我当给汝如法汤药；汝若无看病人，我当看汝，必令适意，非不适意。”
阐陀答言：“我有供养，那罗聚落诸婆罗门长者悉见看视，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无所乏少；自有弟子修梵行者随意瞻病，非不适意。但我疾病苦痛逼身，难可堪忍，唯欲自杀，不乐苦生。”
舍利弗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阐陀，眼及眼识、眼所识色，彼宁是我、异我、相在不？”
阐陀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阐陀，耳、鼻、舌、身、意及意识、意识所识法，彼宁是我、异我、相在不？”
阐陀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阐陀，汝于眼、眼识及色，为何所见、何所识、何所知故，言眼、眼识及色，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阐陀答言：“我于眼、眼识及色，见灭、知灭故，见眼、眼识及色，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复问：“阐陀，汝于耳、鼻、舌、身、意、意识及法，何所见何所知故，于意、意识及法，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阐陀答言：“尊者舍利弗，我于意、意识及法，见灭、知灭故，

于意、意识及法，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尊者舍利弗，然我今日身病苦痛，不能堪忍，欲以刀自杀，不乐苦生。”

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阐陀：“汝今当于大师修习正念，如所说句：有所依者，则为动摇；动摇者，有所趣向；趣向者，为不休息；不休息者，则随趣往来；随趣往来者，则有未来生死；有未来生死故，有未来出没；有未来出没故，则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纯大苦聚集。如所说句：无所依者，则不动摇；不动摇者，得无趣向；无趣向者，则有止息；有止息故，则不随趣往来；不随趣往来，则无未来出没；无未来出没者，则无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灭。”

阐陀言：“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事，于今毕矣！随顺善逝，今已毕矣！适意，非不适意。弟子所作，于今已作。若复有余弟子所作供养师者，亦当如是供养大师，适意，非不适意。然我今日身病苦痛，难可堪忍，唯欲以刀自杀，不乐苦生。”

尔时，尊者阐陀即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

时，尊者舍利弗供养尊者阐陀舍利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阐陀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云何，世尊，彼尊者阐陀当至何趣？云何受生？后世云何？”

佛告尊者舍利弗：“彼不自记说言：‘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于今已毕；随顺善逝，于今已毕，适意，非不适意。若复有余供养大师者，当如是作，适意，非不适意’耶？”

尔时，尊者舍利弗复问：“世尊，彼尊者阐陀先于镇珍尼婆罗门聚落，有供养家、极亲厚家、善言语家。”

佛告舍利弗：“如是，舍利弗，正智、正善解脱善男子，有供养家、亲厚家、善言语家。舍利弗，我不说彼有大过。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我说彼等则有大过；若有舍此身已，余身不相续者，我不说彼有大过也。无大过故，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

如是，世尊为彼尊者阐陀说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欢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比丘，比丘度驶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复问：“无所攀缘，亦无所住，度驶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复问：“无所攀缘，亦无所住而度驶流，其义云何？”

佛言："天子，我如是如是抱，如是如是直进，则不为水之所漂，如是如是不抱，如是如是不直进，则为水所漂。如是，天子，名为无所攀缘，亦无所住而度驶流。"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比丘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耶？"

佛告天子："我悉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天子白佛："比丘云何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佛告天子："爱喜灭尽，我心解脱；心解脱已，故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度于诸流，昼夜勤精进，
不攀亦不住，何染而不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系念，度难度诸流。
不乐于欲想，超越于色结，

不系亦不住，于染亦不著。”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尼，是光明天女，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山谷。时，拘迦尼天女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于僧中，敷尼师坛，于大众前坐，告诸比丘：“昨日夜后，有拘迦尼天女，容色绝妙，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即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说是语时，拘迦尼天女闻我所说，欢喜随喜，稽首我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尔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句法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四句法经。”
尔时，尊者阿难即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诸比丘，是名四句法经。”
尔时，有一异婆罗门，去尊者阿难不远，为诸年少婆罗门受诵经。时，彼婆罗门作是念：“若沙门阿难所说偈，于我所说经，便是非人所说。”时，彼婆罗门即往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沙门阿难所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如是等所说，则是非人语，非为人语。”
佛告婆罗门：“如是！如是！婆罗门，是非人语，非为人语也。时，有拘迦尼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如是！如天女所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是故，婆罗门，当知此所说偈，是非人所说，非是人所说也。”
佛说此经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是光明天女，起大电光炽然，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尔时，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尔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僧中，敷尼师坛，于大众前坐，告诸比丘：“于昨后夜，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拘迦那天女，电光炎炽然，
敬礼佛法僧，说偈义饶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放电光明，炎照炽然，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我能广分别，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足以表其心。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稽首，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于僧前，于大众中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拘迦那娑天女来诣我所，恭敬作礼，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我能广分别，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足已表我心。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彼天女闻我所说，欢喜随喜，稽首我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朱卢陀天女，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一切弥猴池侧。

时，朱卢陀天女说偈白佛：

“大师等正觉，住毗舍离国，
拘迦那朱卢，稽首恭敬礼！
我昔未曾闻，牟尼正法律，
今乃得亲见，现前说正法。
若于圣法律，恶慧生厌恶，
必当堕恶道，长夜受诸苦！
若于圣法律，正念律仪备，
彼则生天上，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彼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僧中，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有二天女，容色绝妙，来诣我所，为我作礼，退坐一面。朱卢陀天女而说偈言：

“‘大师等正觉，住毗舍离国，
我拘迦那娑，及以朱卢陀，
如是二天女，稽首礼佛足！
我昔未曾闻，牟尼正法律，
今乃见正觉，演说微妙法。
若于正法律，厌恶住恶慧，
必堕于恶道，长夜受大苦！
若于正法律，正念律仪备，
生善趣天上，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无触不报触，触则以触报，
　以触报触故，不瞋不招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不于不瞋人，而加之以瞋，
　清净之正士，离诸烦恼结。
　于彼起恶心，恶心还自中，
　如逆风扬尘，还自坌其身。”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愚痴人所行，不合于黠慧，
　自所行恶行，为自恶知识，
　所造众恶行，终获苦果报！”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既作不善业，终则受诸恼，
　造业虽欢喜，啼泣受其报！
　造诸善业者，终则不热恼，
　欢喜而造业，安乐受其报！”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

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不可常言说，亦不一向听，
而得于道迹，坚固正超度，
思惟善寂灭，解脱诸魔缚。
能行说之可，不行不应说，
不行而说者，智者则知非。
不行己所应，不作而言作，
是则同贼非，名为不善业。”

尔时，世尊告天子言：“汝今有所嫌责耶？”
天子白佛：“悔过，世尊。悔过，善逝。”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我今悔其过，世尊不纳受，
内怀于恶心，抱怨而不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言说悔过辞，内不息其心，
云何得息怨？何名为修善？”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谁不有其过？何人无有罪？
谁复无愚痴？孰能常坚固？”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瞿迦梨比丘，是提婆达多伴党，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瞿迦梨比丘：“瞿迦梨，汝何故于舍利弗、目揵连清净梵行所，起不清净心？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瞿迦梨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今信世尊语，所说无异，但舍利

弗、大目揵连心有恶欲。”如是第二、第三说，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于世尊所再三说中，违反不受，从座起去。去已，其身周遍生诸疱疮，皆如栗，渐渐增长，皆如桃李。

时，瞿迦梨比丘患苦痛，口说是言：“极烧！极烧！”脓血流出，身坏命终，生大钵昙摩地狱。

时，有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时，一天子白佛言：“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今已命终。”

时，第二天子作是言：“诸尊当知：瞿迦梨比丘命终堕地狱中。”

第三天子即说偈言：

“士夫生世间，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应誉而便毁，
其罪生于口，死堕恶道中！
博弈亡失财，是非为大咎，
毁佛及声闻，是则为大过！”

彼三天子说是偈已，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来入僧中，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有三天子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第一天子语我言：‘世尊，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今已命终。’第二天子语余天子言：‘瞿迦梨比丘命终堕地狱中。’第三天子即说偈言：

“‘士夫生世间，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应誉而便毁，
其罪口中生，死则堕恶道！’

“说是偈已，即没不现。诸比丘，汝等欲闻生阿浮陀地狱众生其寿齐限不？”

诸比丘白佛：“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为诸大众说阿浮陀地狱众生寿命齐限。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譬如拘萨罗国，四斗为一阿罗，四阿罗为一独笼那，十六独笼那为一阇摩那，十六阇摩那为一摩尼，二十摩尼为一佉梨，二十佉梨为一仓，满中芥子。若使有人百年百年取一芥子，如是乃至满仓芥子都尽，阿浮陀地狱众生寿命犹故不尽。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狱众生寿等一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二十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等一阿吒吒地狱众生寿，二十阿吒吒地狱众生寿等一阿波波地狱众生寿，二十阿波波地狱众生寿等一阿休休地狱众生寿，二十阿休休地狱众生寿等一优钵罗地狱众生寿，二十优钵罗地狱

众生寿等一钵昙摩地狱众生寿，二十钵昙摩地狱众生寿等一摩诃钵昙摩地狱众生寿。比丘，彼瞿迦梨比丘命终堕摩诃钵昙摩地狱中，以彼于尊者舍利弗、大目揵连比丘生恶心诽谤故。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于彼烧焦炷所，尚不欲毁坏，况毁坏有识众生？”佛告诸比丘：“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退落堕负处，云何而得知？
惟愿世尊说，云何负处门？”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胜处易得知，负处知亦易，
乐法为胜处，毁法为负处。
爱乐恶知识，不爱善知识，
善友生怨结，是名堕负门。
爱乐不善人，善人反憎恶，
欲恶不欲善，是名负处门。
斗秤以欺人，是名堕负门。
博弈耽嗜酒，游轻著女色，
费丧于财物，是名堕负门。
女人不自守，舍主随他行；
男子心放荡，舍妻随外色；
如是为家者，斯皆堕负门。
老妇得少夫，心常怀嫉妒，
怀嫉卧不安，是则堕负门；
老夫得少妇，堕负处亦然。
常乐著睡眠，知识同游戏，
怠惰好瞋恨，斯皆堕负门。
多财结朋友，酒食奢不节，
多费丧财物，斯皆堕负门。
少财多贪爱，生于刹利心，
常求为王者，是则堕负门。
求珠珰璎珞，革屣履伞盖，
庄严自悭惜，是则堕负门。
受他丰美食，自悭惜其财，

食他不反报，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屈请入其舍，
悭惜不时施，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次第行乞食，
呵责不欲施，是则堕负门。
若父母年老，不及时奉养，
有财而不施，是则堕负门。
于父母兄弟，捶打而骂辱，
无有尊卑序，是则堕负门。
佛及弟子众，在家与出家，
毁訾不恭敬，是则堕负门。
实非阿罗汉，罗汉过自称，
是则世间贼，堕于负处门。
此世间负处，我知见故说，
犹如险怖道，慧者当远避。”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屈下随下？谁高举随举？
云何童子戏，如童块相掷？”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下则随下，爱举则随举，
爱戏于愚夫，如童块相掷。”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决定以遮遮，意妄想而来，
　若人遮一切，不令其逼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决定以遮遮，意妄想而来，
　不必一切遮，但遮其恶业，
　遮彼彼恶已，不令其逼迫。”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卫舍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得名称？云何得大财？
　云何德流闻？云何得善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持戒得名称，布施得大财，
　真实德流闻，恩惠得善友。”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人所作，智慧以求财？
　等摄受于财，若胜若复劣？”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始学功巧业，方便集财物，
　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
　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
　余一分藏密，以拟于贫乏。
　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
　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
　造屋舍床卧，六种资生具，
　方便修众具，安乐以存世。
　如是善修业，黠慧以求财，
　财宝随顺生，如众流归海。
　如是财饶益，如蜂集众味，
　昼夜财增长，犹如蚁积堆。
　不付老子财，不寄边境民，
　不信奸狡人，及诸悭吝者。
　亲附成事者，远离不成事，
　能成事士夫，犹如火炽然。
　善友贵重人，敏密修良者，
　同气亲兄弟，善能相摄受。
　居亲眷属中，摽显若牛王，
　各随其所应，分财施饮食，
　寿尽而命终，当生天受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弹琴人，名曰粗牛，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止息野中。时，有六广大天宫天女，来至

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所，语粗牛弹琴人言：‘阿舅，阿舅，为我弹琴，我当歌舞。’粗牛弹琴者言：‘如是，姊妹，我当为汝弹琴，汝当语我汝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弹琴，我当歌舞，于歌颂中，自说所以生此因缘。’彼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即便弹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

“第一天女说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胜妙衣惠施，
施衣因缘故，所生得殊胜！
施所爱念物，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乘空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胜妙香惠施，
爱念可意施，生天随所欲。
见我处宫殿，乘空而游行，
天身若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以食而惠施，
可意爱念施，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曾为人婢使，
不盗不贪嗜，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节身，分餐救贫人。
今见居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供养中为最！’

“第五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为人作子妇，
　　嫜姑性狂暴，常加粗涩言，
　　执节修妇礼，卑逊而奉顺。
　　今见处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供养中为最！’

“第六天女复说偈言：

“‘昔曾见行迹，比丘比丘尼，
　　从其闻正法，一宿受斋戒。
　　今见处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尔时，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而说偈言：

“‘我今善来此，拘萨罗林中，
　　得见此天女，具足妙天身。
　　既见又闻说，当增修善业，
　　缘今修功德，亦当生天上！’

“说是语已，此诸天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起应灭？何生应防护？
　何法应当离？等观何得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瞋恚起应灭，贪生逆防护，
　无明应舍离，等观真谛乐。
　欲生诸烦恼，欲为生苦本，
　调伏烦恼者，众苦则调伏；
　调伏众苦者，烦恼亦调伏。”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孤给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若人行放逸，愚痴离恶慧，
　禅思不放逸，疾得尽诸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非世间众事，是则之为欲，
　心法驰觉想，是名士夫欲。
　世间种种事，常在于世间，
　智慧修禅思，爱欲永潜伏。
　信为士夫伴，不信则不度，
　信增其名称，命终得生天。
　于身虚空想，名色不坚固，
　不著名色者，远离于积聚。
　观此真实义，如解脱哀愍，
　由斯智慧故，世称叹供养！
　能断众杂相，超绝生死流，
　超度诸流已，是名为比丘。”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与何人同处？复与谁共事？
　知何等人法，名为胜非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与正士同游，正士同其事，
　解知正士法，是则胜非恶。”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园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悭吝生于心，不能行布施；
　明智求福者，乃能行其惠。”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怖畏不行施，常得不施怖，
　怖畏于饥渴，悭吝从怖生。
　此世及他世，常痴饥渴畏，
　死则不随死，独往无资粮。
　少财能施者，多财难亦舍，
　难舍而能舍，是则为难施。
　无知者不觉，慧者知难知，
　以法养妻子，少财净心施。
　百千邪盛会，所获其福利，
　比前如法施，十六不及一。
　打缚恼众生，所得诸财物，
　惠施安国土，是名有罪施。
　方之平等施，称量所不及，
　如法不行非，所得财物施，
　难施而行施，是应贤圣施，
　所往常获福，寿终上生天！”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

尔时，世尊金枪刺足，未经几时，起身苦痛；能得舍心，正智正念，堪忍自安，无退减想。

彼有山神天子八人，作是念：“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金枪刺足，起身苦痛而能舍心，正念正智，堪忍自安，无所退减，我等当往面前赞叹。”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第一天神说偈叹言：

“沙门瞿昙，人中师子，
身遭苦痛，堪忍自安，
正智正念，无所退减。”

第二天子复赞叹言：

“大士之大龙，大士之牛王，
大士夫勇力，大士夫良马，
大士夫上首，大士夫之胜！”

第三天子复赞叹言：

“此沙门瞿昙，士夫分陀利！
身生诸苦痛，而能行舍心；
正智正念住，堪忍以自安，
而无所退减。”

第四天子复赞叹言：“若有于沙门瞿昙士夫分陀利所说违反嫌责，当知斯等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唯除不知真实者。”

第五天子复说偈言：

“观彼三昧定，善住于正受，
解脱离诸尘，不踊亦不没，
其心安隐住，而得心解脱。”

第六天子复说偈言：

“经历五百岁，诵婆罗门典，
精勤修苦行，不解脱离尘，

是则卑下类，不得度彼岸。”

第七天子复说偈言：

“为欲之所迫，持戒之所缚，
勇捍行苦行，经历于百年。
其心不解脱，不离于尘垢，
是则卑下类，不度于彼岸。”

第八天子复说偈言：

“心居骄慢欲，不能自调伏，
不得三昧定，牟尼之正受。
独一居山林，其心常放逸，
于彼死魔军，不得度彼岸。”

时，彼山神天子八人各各赞叹已，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广无过于地，深无逾于海，
高无过须弥，大士无毗纽！”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广无过于爱，深无逾于腹，
高莫过骄慢，大士无胜佛！”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物火不烧？何风不能吹？
火灾坏大地，何物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强劫人财物，
何男子女人，不为其所夺？
云何珍宝藏，终竟不亡失？”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福火所不烧，福风不能吹，
水灾坏大地，福水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强夺人财宝，
若男子女人，福不被劫夺，
乐报之宝藏，终竟不亡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当持资粮？何物贼不劫？
何人劫而遮？何人劫不遮？
何人常来诣，智慧者喜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信者持资粮，福德劫不夺，
贼劫夺则遮，沙门夺欢喜。
沙门常来诣，智慧者欣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一切相映障，知一切世间，
乐安慰一切，惟愿世尊说，
云何是世间，最为难得者？”

是时，世尊说偈答言：

“为主而行忍，无财而欲施，
遭难而行法，富贵修远离，
如是四法者，是则为最难！”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大力自在乐，所求无不得，
何复胜于彼，一切所欲备？”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大力自在乐，彼则无所求，
若有求欲者，是苦非为乐。
于求已过去，是则乐于彼。”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车从何处起？谁能转于车？
车转至何所？何故坏磨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车从诸业起，心识转于车，
随因而转至，因坏车则亡。”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拘屡陀王女修波罗提沙今日生子。”
佛告天子：“此则不善，非是善。”
时，彼天子即说偈言：

“人生子为乐，世间有子欢，
父母年老衰，子则能奉养。
瞿昙何故说，生子为不善？”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当知恒无常，纯空阴非子，
生子常得苦，愚者说言乐，
是故我说言，生子非为善。
非善为善像，念像不可念，
实苦貌似乐，放逸所践蹈。”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数所数？云何数不隐？
　云何数中数？云何说言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佛法难测量，二流不显现，
　若彼名及色，灭尽悉无余。
　是名数所数，彼数不隐藏，
　是彼数中数，是则说名数。”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时，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戒何威仪？何得何为业？
　慧者云何住？云何往生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远离于杀生，持戒自防乐，
　害心不加生，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与取，与取心欣乐，
　断除贼盗心，是则生天路。
　不行他所受，远离于邪淫，
　自受知止足，是则生天路。
　自为己及他，为财及戏笑，
　妄语而不为，是则生天路。
　断除于两舌，不离他亲友，
　常念和彼此，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爱言，软语不伤人，
　常说淳美言，是则生天路。
　不为不诚说，无义不饶益，
　常顺于法言，是则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见利言我有，
　不行此贪想，是则生天路。
　慈心无害想，不害于众生，
　心常无怨结，是则生天路。
　苦业及果报，二俱生净信，
　受持于正见，是则生天路。
　如是诸善法，十种净业迹，
　等受坚固持，是则生天路。"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时，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释提桓因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

“何法命不知？何法命不觉？
何法锁于命？何法为命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诸行命不觉，
身锁于其命，受缚于命者。”

释提桓因复说偈言：

“色者非为命，诸佛之所说，
云何而得熟，于彼甚深藏？
云何段肉住？云何知命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迦罗逻为初，迦罗逻生胞；
胞生于肉段，肉段生坚厚；
坚厚生肢节，及诸毛发等；
色等诸情根，渐次成形体；
因母饮食等，长养彼胎身。”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长胜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长胜天子而说偈言：

“善学微妙说，习近诸沙门，
独一无等侣，正思惟静默。”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善学微妙说，习近诸沙门，
　独一无等侣，寂默静诸根。”

时，长胜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尸毘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尸毗天子说偈问佛：

“何人应同止？何等人共事？
　应知何等法，是转胜非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与正士同止，正士共其事，
　应知正士法，是转胜非恶。”

时，彼尸毗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月自在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月自在天子而说偈言：

“彼当至究竟，如蚊依从草，
　若得正系念，一心善正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彼当到彼岸，如鱼决其网，
　禅定具足住，心常致喜乐。”

时，彼月自在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毗瘦纽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毗瘦纽天子而说偈言：

“供养于如来，欢喜常增长，
　欣乐正法律，不放逸随学。”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如是说法，防护不放逸，
以不放逸故，不随魔自在。”

于是，毗瘦纽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般阇罗健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般阇罗健天子而说偈言：

“愦乱之处所，黠慧者能觉，
禅思觉所觉，牟尼思惟力。”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了知愦乱法，正觉得涅槃，
若得正系念，一心善正受。”

时，般阇罗健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须深天子与五百眷属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汝阿难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心喜乐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何等人不愚、不痴、有智慧，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中，心不欣乐？所以者何？彼尊者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精勤远离，正念坚住，智慧正受，捷疾智慧、利智慧、出离智慧、决定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等智慧，智宝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常为四众说法不倦。”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阿难，为何等人不愚、不痴、有智慧，闻尊者舍利弗善说诸法而不欢喜？所以者何？舍利弗比丘持戒多闻，少欲知足，精勤正念，智慧正受，超智、捷智、利智、出智、决定智、大智、广智、深智、无等智，智宝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常为四众说法不倦。”

世尊如是、如是向尊者阿难，如是、如是称叹舍利弗所说，如是、如是须深天子眷属内心欢喜，身光增明，清净照耀。

尔时，须深天子内怀欢喜，发身净光照耀已，而说偈言：

“舍利弗多闻，明智平等慧，
　持戒善调伏，得不起涅槃，
　持此后边身，降伏于魔军。”

时，彼须深天子及五百眷属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赤马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赤马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能行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不？”

佛告赤马：“无有能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者。”

赤马天子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义。如世尊说言：‘无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者。’所以者何？世尊，我自忆宿命，名曰赤马，作外道仙人，得神通，离诸爱欲。我时，作是念：‘我有如是捷疾神足如健士夫，以利箭横射过多罗树影之顷，能登一须弥，至一须弥；足蹑东海，超至西海。’我时作是念：‘我今成就如是捷疾神力，今日宁可求世界边。’作是念已，即便发行，唯除食息便利，减节睡眠，常行百岁，于彼命终，竟不能得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之处。”

佛告赤马：“我今但以一寻之身，说于世界、世界集、世界灭、世界灭道迹。赤马天子，何等为世间？谓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是名世间。何等为色集？谓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染著，是名世间集。云何为世间灭？若彼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染著，无余断、舍、离、尽、无欲、灭、息没，是名世间灭。何等为世间灭道迹？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世间灭道迹。

“赤马，了知世间苦，断世间苦；了知世间集，断世间集；了知世间灭，证世间灭；了知世间灭道迹，修彼灭道迹。赤马，若比丘于世间苦若知、若断，世间集若知、若断，世间灭若知、若证，世间灭道迹若知、若修。赤马，是名得世界边，度世间爱。”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未曾远游行，而得世界边，
　无得世界边，终不尽苦边。
　以是故牟尼，能知世界边，
　善解世界边，诸梵行已立。
　于彼世界边，平等觉知者，
　是名贤圣行，度世间彼岸。”

是时，赤马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侧。有六天子，本为外道出家，一名阿毗浮、二名增上阿毗浮、三名能求、四名毗蓝婆、五名阿俱吒、六名迦蓝，来诣佛所。

阿毗浮天子即说偈言：

“比丘专至心，常修行厌离，
于初夜后夜，思惟善自摄，
见闻其所说，不堕于地狱。”

增上阿毗浮天子复说偈言：

“厌离于黑暗，心常自摄护；
永离于世间，言语诤论法；
从如来大师，禀受沙门法；
善摄护世间，不令造众恶。”

能求天子复说偈言：

“断截椎打杀，供养施迦葉，
不见其为恶，亦不见为福。”

毗蓝婆天子复说偈言：

“我说彼尼乾，外道若提子，
出家行学道，长夜修难行，
于大师徒众，远离于妄语，
我说如是人，不远于罗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死瘦之野狐，常共师子游，
终日小羸劣，不能为师子。
尼乾大师众，虚妄自称叹，
是恶心妄语，去罗汉甚远！”

尔时，天魔波旬著阿俱吒天子而说偈言：

“精勤弃暗冥，常守护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尔时，世尊作是念：“若此阿俱吒天子所说偈，此是天魔波旬加其力故，非彼阿俱吒天子自心所说，作是说言：

“‘精勤弃暗冥，守护于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诸所有色，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不离魔魔缚，
犹如垂钩饵，钩钓于游鱼。”

彼时，天子咸各念言：“今日阿俱吒天子所说偈，沙门瞿昙言是魔所说。何故沙门瞿昙言是魔说？”

尔时，世尊知诸天子心中所念，而告之言：“今阿俱吒天子所说偈，非彼天子自心所说，是魔波旬加其力故，作是说言：

“‘精勤弃暗冥，守护于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是故我说偈：

“‘若诸所有色，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不离魔魔缚，
犹如垂钓饵，钩钓于游鱼。’”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奇哉！沙门瞿昙，神力大德，能见天魔波旬，而我等不见。我等当复各各说偈赞叹沙门瞿昙。”即说偈言：

“断除于一切，有身爱贪想，
令此善护者，除一切妄语，
若欲断欲爱，应供养大师。
断除三有爱，破坏于妄语，
已断于见贪，应供养大师。
王舍城第一，名毗富罗山，
雪山诸山最，金翅鸟中名。
八方及上下，一切众生界，

于诸天人中，等正觉最上！”

时，诸天子说偈赞佛已，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摩伽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摩伽天子说偈问佛：

“杀何得安眠？杀何得善乐？
为杀何等人，瞿昙所赞叹？”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杀于瞋恚，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令人得欢喜！
瞋恚为毒本，杀者我所叹，
杀彼瞋恚已，长夜无忧患！”

尔时，摩伽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弥耆迦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弥耆迦天子说偈问佛：

“明照有几种，能照明世间？
惟愿世尊说，何等明最上？”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有三种光明，能照耀世间，
昼以日为照，月以照其夜，
灯火昼夜照，照彼彼色像。
上下及诸方，众生悉蒙照，
人天光明中，佛光明为上！”

佛说此经已，弥耆迦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陀摩尼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陀摩尼天子而说偈言：

“为婆罗门事，学断莫疲倦，
断除诸爱欲，不求受后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婆罗门无事，所作事已作，
乃至不得岸，昼夜常勤跪，
已到彼岸住，于岸复何跪？
此是婆罗门，专精漏尽禅，
一切诸忧恼，炽然永已断，
是则到彼岸，涅槃无所求。”

时，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多罗揵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断几舍几法？几法上增修？
超越几积聚，名比丘度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断五舍于五，五法上增修，
超五种积聚，名比丘度流。”

时，彼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摩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迦摩天子白佛言：“甚难！世尊。甚难！善逝。”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所学为甚难，具足戒三昧，
远离于非家，闲居寂静乐。”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静默甚难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得所难得学，具足戒三昧，
　昼夜常专精，修习意所乐。”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正受心难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难住正受住，诸根心决定，
　能断死魔縻，圣者随欲进。”

迦摩天子复白佛言：“世尊，险道甚难行！”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难涉之险道，当行安乐进；
　非圣堕于彼，足上头向下；
　贤圣乘正直，险路自然平。”

佛说此经已，迦摩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摩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摩天子说偈问佛：

“贪恚何所因，不乐身毛竖？
　恐怖从何起？觉想由何生？
　犹如鸠摩罗，依倚于乳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生自身长，如尼拘律树；
　处处随所著，如榛绵丛林。
　若知彼因者，发悟令开觉，
　度生死海流，不复更受有！”

时，迦摩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栴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

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栴檀天子说偈问佛：

“闻瞿昙大智，无障碍知见，
何所住何学，不遭他世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摄持身口意，不造三恶法，
处在于居家，广集于群宾，
信惠财法施，以法立一切，
住彼学彼法，则无他世畏！”

佛说是经已，栴擅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栴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度于诸流，昼夜勤不懈？
不攀无住处，云何不没溺？”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正念，能度难度流。
不染此欲想，超度彼色爱，
贪喜悉已尽，不入于难测。”

时，彼栴檀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功德。”
佛告天子：“随汝所说。”
时，迦葉天子而说偈言：

“比丘修正念，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坏有诸功德。

了知于世间，灭除一切有，
比丘得无忧，心无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功德。”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说。”

迦葉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所说。”

佛告迦葉天子：“随所乐说！”

时，彼迦葉天子而说偈言：

“比丘守正念，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逮得离尘垢。
晓了知世间，于尘离尘垢，
比丘无忧患，心无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所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迦葉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日暮与五百比丘于屈摩夜叉鬼住处宿。时，屈摩夜叉鬼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时，屈摩夜叉鬼白佛言：“世尊，今请世尊与诸大众于此夜宿。”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是时，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请已，化作五百重阁房舍。卧床、坐床、踞床，俱摄褥枕，各五百具，悉皆化成。化作五百灯明，无诸烟炎。悉化现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劝请世尊，令入其舍，令诸比丘次受房舍及诸卧具。周遍受已，还至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此世及他世。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其心常寂止。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舍降伏他军。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不杀不教杀，不伏不教伏，

慈心于一切，心不怀怨结。”

尔时，世尊告屈摩夜叉鬼：“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屈摩夜叉鬼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还自所住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鸠罗山，尊者那伽波罗为亲侍者。
尔时，世尊于夜暗时，天小微雨，电光睒现，出于房外，露地经行。是时，天帝释作是念：“今日世尊住摩鸠罗山，尊者那伽波罗亲侍供养。其夜暗冥，天时微雨，电光睒现，世尊出房，露地经行。我当化作毗琉璃重阁，执持重阁，随佛经行。”作是念已，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阁，持诣佛所，稽首佛足，随佛经行。
尔时，摩竭提国人若男若女，夜啼之时，以摩鸠罗鬼恐之即止。亲侍供养弟子之法，待师禅觉，然后乃眠。尔时，世尊为天帝释夜经行久。
尔时，尊者那伽波罗作是念：“世尊今夜经行至久，我今当作摩鸠罗鬼形而恐怖之！”时，那伽波罗比丘即反被俱执，长毛在外，往住世尊经行道头，白佛言：“摩鸠罗鬼来！摩鸠罗鬼来！”
尔时，世尊告那伽波罗比丘：“汝那伽波罗愚痴人，以摩鸠罗鬼神像恐怖佛耶？不能动如来、应、等正觉一毛发也，如来、应、等正觉久离恐怖！”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世尊正法、律中亦复有此人耶？”
佛言：“憍尸迦，瞿昙家中极大广阔，斯等于未来世亦当使得清净之法。”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复婆罗门，于自所得法，
得到于彼岸，若一毗舍遮，
及与摩鸠罗，皆悉超过去。
若复婆罗门，于自所行法，
一切诸受觉，观察皆已灭。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因缘，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人我，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于生老病死，皆悉已超过。”

佛说此经已，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尊者阿那律陀于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毕陵伽鬼子母住处宿。时，尊者阿那律陀夜后分时，端身正坐，诵忧陀那、波罗延那、见真谛、诸上座所说偈、比丘尼所说偈、尸路偈、义品、牟尼偈、修多罗，悉皆广诵。

尔时，毕陵伽鬼子夜啼，毕陵伽鬼子母为其子说偈呵止言：

“毕陵伽鬼子，汝今莫得啼，
当听彼比丘，诵习法句偈。
若知法句者，能自护持戒，
远离于杀生，实言不妄语，
能自舍非义，解脱鬼神道。”

毕陵伽鬼子母说是偈时，毕陵伽鬼子啼声即止。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大众俱，到富那婆薮鬼子母住处宿。

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四圣谛相应法，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尔时，富那婆薮鬼母，儿富那婆薮及鬼女郁多罗，二鬼小儿夜啼。时，富那婆薮鬼母教其男女故，而说偈言：

“汝富那婆薮，郁多罗莫啼，
令我得听闻，如来所说法。
非父母能令，其子解脱苦，
闻如来说法，其苦得解脱。
世人随爱欲，为众苦所迫，
如来为说法，令破坏生死。
我今欲闻法，汝等当默然！”

时，富那婆薮，鬼女郁多罗，悉受其母语，默然而静听，语母言：“善哉！我亦乐闻法。

“此正觉世尊，于摩竭胜山，
为诸众生类，演说脱苦法，
说苦及苦因，苦灭灭苦道，
从此四圣谛，安隐趣涅槃。
母今但善听，世尊所说法！”

时，富那婆薮鬼母即说偈言：

“奇哉智慧子，善能随我心，
汝富那婆薮，善叹佛导师。

汝富那婆薮，及汝郁多罗，
当生随喜心，我已见圣谛！”

时，富那婆薮鬼母说是偈时，鬼子男女随喜默然。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诸大众至摩尼遮罗鬼住处夜宿。

尔时，摩尼遮罗鬼会诸鬼神，集在一处。时，有一女人，持香华鬘饰、饮食，至彼摩尼遮罗鬼神住处。彼女人遥见世尊在摩尼遮罗鬼神住处坐，见已，作是念：“我今现见摩尼遮罗鬼神。”即说偈言：

“善哉摩尼遮，住摩伽陀国，
摩迦陀国人，所求悉如愿。
云何于此世，常得安乐住？
后世复云何，而得生天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莫放逸慢恣，用摩尼鬼为？
苦自修所作，能得生天乐。”

时，彼女人作是念：“此非摩尼遮罗鬼，是沙门瞿昙。”如是知已，即以香华鬘饰供养世尊，稽首礼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道趣安乐？当修何等行，
此世常安隐，后世生天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布施善调心，乐执护诸根，
正见修贤行，亲近于沙门，
以正命自活，他世生天乐。
何用三十三，诸天之苦网？
但当一其心，断除于爱欲，
我当说离垢，甘露法善听！”

时，彼女人闻世尊说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谓布施、持戒，生天之福，欲味、欲患，烦恼清净，出要、远离，功德福利，次第演说清净佛法。譬如鲜净白氎，易染其色。时，彼女人亦复如是，即于座上，于四圣谛得平等观苦、集、灭、道。

时，彼女人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于他，于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

已度，善逝，我从今日，尽寿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时，彼女人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针毛鬼住处夜宿。尔时，针毛鬼会诸鬼神，集在一处。

时，有炎鬼见世尊在针毛鬼住处夜宿；见已，往诣针毛鬼所，语针毛鬼言：“聚落主，汝今大得善利，今如来、应、等正觉于汝室宿。”

针毛鬼言：“今当试看，为是如来、为非？”

时，针毛鬼与诸鬼神集会已，还归自舍，束身冲佛。尔时，世尊却身避之。如是再三，束身冲佛，佛亦再三却身避之。

尔时，针毛鬼言：“沙门怖耶？”

佛言：“聚落主，我不怖也，但汝触恶。”

针毛鬼言：“今有所问，当为我说，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当坏汝心，裂汝胸，令汝热血从其面出，捉汝两手掷著恒水彼岸。”

佛告针毛鬼：“聚落主，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坏如来、应、等正觉心者，能裂其胸者，能令热血从面出者，执其两臂掷著恒水彼岸者。汝今但问，当为汝说，令汝欢喜。”

时，针毛鬼说偈问佛：

“一切贪恚心，以何为其因？
不乐身毛竖，恐怖从何起？
意念诸觉想，为从何所起？
犹如新生儿，依倚于乳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生自身长，如尼拘律树，
展转相拘引，如藤绵丛林。
若知彼所因，当令鬼觉悟，
度生死海流，不复重增有。”

尔时，针毛鬼闻世尊说偈，心得欢喜，向佛悔过，受持三归。

佛说此经已，针毛鬼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五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优婆夷子，受八支斋，寻即犯戒，即为鬼神所持。

尔时，优婆夷即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及月分八日，
神通瑞应月，八支善正受，
受持于斋戒，不为鬼所持，
我昔数咨问，世尊作是说。”

尔时，彼鬼即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及月分八日，
神足瑞应月，八支修正受，
斋肃清净住，戒德善守护，
不为鬼戏弄，善哉从佛闻。
汝当说言放，我当放汝子，
诸有慢缓业，染污行苦行，
梵行不清净，终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执缓则伤手，
沙门行恶触，当堕地狱中。
譬如拔菅草，急捉不伤手，
沙门善摄持，则到般涅槃。”

时，彼鬼神即放优婆夷子。尔时，优婆夷说偈告子言：

“子汝今听我，说彼鬼神说：
若有慢缓业，秽污修苦行，
不清净梵行，彼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执缓则伤手，
沙门起恶触，当堕地狱中。
如急执菅草，则不伤其手，
沙门善执护，逮得般涅槃。”

时，彼优婆夷子如是觉悟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心不得乐，还归自家。母遥见子，而说偈言：

“迈世而出家，何为还聚落？
烧舍急出财，岂还投火中！”

其子比丘说偈答言：

“但念母命终，存亡不相见，
故来还瞻视，何见子不欢？”

时，母优婆夷说偈答言：

“舍欲而出家，还欲服食之，
是故我忧悲，恐随魔自在！”

是时，优婆夷如是、如是发悟其子；如是，其子还空闲处，精勤思惟，断除一切烦恼结缚，得阿罗汉果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阿腊鬼住处夜宿。

时，阿腊鬼集会诸鬼神。时，有竭昙鬼见世尊在阿腊鬼住处夜宿；见已，至阿腊鬼所，语阿腊鬼言：“聚落主，汝获大利，如来宿汝住处。”

阿腊鬼言：“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今当令知，为是如来？为非如来？”

时，阿腊鬼诸鬼神聚会毕，还归自家，语世尊曰：“出去！沙门。”

尔时，世尊以他家故，即出其舍。

阿腊鬼复言：“沙门，来入！”佛即还入。以灭慢故，如是再三。

时，阿腊鬼第四复语世尊言：“沙门，出去！”

尔时，世尊语阿腊鬼言：“聚落主，已三见请，今不复出。”

阿腊鬼言：“今问沙门，沙门答我，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我当坏其心，裂其胸，亦令热血从其面出，执持两手掷著恒水彼岸！”

世尊告言：“聚落主，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坏我心，裂我胸，令我热血从面而出，执持两手掷著恒水彼岸者。然，聚落主，汝今但问，当为汝说，令汝心喜。”

时，阿腊鬼说偈问佛：

“说何等名为，胜士夫事物？
行于何等法，得安乐果报？
何等为美味？云何寿中胜？”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净信为最胜，士夫之事物。
行法得乐果，解脱味中上。
智慧除老死，是为寿中胜！”

时，阿腊鬼复说偈言：

“云何得名称，如上所说偈？”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持戒名称流，如上所说偈。”

时，阿腊鬼复说偈言：

“几法起世间？几法相顺可？
　世几法取受？世几法损减？”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世六法等起，六法相顺可，
　世六法取受，世六法损减。”

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谁能度诸流，昼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孰能不沉没？”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正念内思惟，能度难度流。
　不乐于五欲，亦超度色爱，
　无攀无住处，是能不没溺。”

时，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以何法度流？以何度大海？
　以何舍离苦？以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以信度河流，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除苦，以慧得清净。
　汝当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其法无有过，真谛施调伏。”

时，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何烦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即曰最胜士，以显大法炬。

于彼竭昙摩，常当报其恩，
告我等正觉，无上导御师。
我即日当行，从村而至村，
亲侍等正觉，听受所说法。”

佛说此经已，阿腊鬼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叔迦罗比丘尼住王园比丘尼众中，为王舍城诸人恭敬供养，如阿罗汉。

又于一时，王舍城人于一吉星日欢集大会，即于是日阙不供养。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至王舍城里巷之中，家家说偈：

“王舍城人民，醉酒眠睡卧，
不勤供养彼，叔迦比丘尼。
善修诸根故，名曰叔迦罗，
善说离垢法，涅槃清凉处。
随顺听所说，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得度生死流，
犹如海商人，依附力马王。”

时，一优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罗比丘尼，复有优婆塞以食供养。

时，彼鬼神即说偈言：

“智慧优婆塞，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衣，离诸烦恼故。
智慧优婆塞，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食，离诸积聚故。”

时，彼鬼神说斯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毗罗比丘尼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为王舍城诸人民，于吉星日集聚大会，当斯之日，毗罗比丘尼无人供养。

时，有鬼神敬重毗罗比丘尼，即入王舍城，处处里巷四衢道头而说偈言：

“王舍城人民，醉酒昏睡卧，
毗罗比丘尼，无人供养者。
毗罗比丘尼，勇猛修诸根，
善说离垢尘，涅槃清凉法。

　　皆随顺所说，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得度生死流。”

时，有一优婆塞持衣布施毗罗比丘尼，复有一优婆塞以食供养。时，彼鬼神而说偈言：

“智慧优婆塞，今获多福利！
　　以衣施断缚，毗罗比丘尼。
　　智慧优婆塞，今获多福利！
　　食施毗罗尼，离诸和合故。”

时，彼鬼神说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娑多耆利天神、醯魔波低天神共作约誓：“若其宫中有宝物出者，必当相语；不相语者，得违约罪。”

时，醯魔波低天神宫中有未曾有宝波昙摩华出，华有千叶，大如车轮，金色宝茎。时，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语娑多耆利：“聚落主，今我宫中忽生未曾有宝波昙魔华，华有千叶，大如车轮，金色宝茎，可来观看！”

娑多耆利天神遣使诣醯魔波低舍，告言：“聚落主，用是波昙摩百千为？今我宫中有未曾有宝大波昙摩出，所谓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汝便可来奉事供养！”

时，醯魔波低天神即与五百眷属往诣娑多耆利天神所，说偈问言：

“十五日良时，天夜遇欢会，
　　当说受何斋，从何罗汉受？”

时，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今日佛世尊，在摩竭胜国，
　　住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演说微妙法，灭除众生苦，
　　苦苦及苦集，苦灭尽作证。
　　八圣出苦道，安隐趣涅槃，
　　当往设供养，我罗汉世尊。”

醯魔波低说偈问言：

“彼妙心愿乐，慈济众生不？
　彼于受不受，心想平等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彼妙愿慈心，度一切众生，
　于诸受不受，心想常平等。”

时，醯魔波低说偈问言：

“为具足明达，已行成就不？
　诸漏永灭尽，不受后有耶？”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明达善具足，正行已成就，
　诸漏永已尽，不复受后有。”

醯摩波低说偈问言：

“牟尼意行满，及身口业耶？
　明行悉具足，以法赞叹耶？”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具足牟尼心，及业身口满，
　明行悉具足，以法而赞叹！”

醯摩波低说偈问言：

“远离于害生，不与不取不？
　为远于放荡，不离禅思不？”

娑多耆利复说偈言：

“常不害众生，不与不妄取，
　远离于放荡，日夜常思禅。”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为不乐五欲，心不浊乱不？
　有清净法眼，灭尽愚痴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心常不乐欲，亦无浊乱心，
　佛法眼清净，愚痴尽无余。”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至诚不妄语，粗涩言无有？
　得无别离说，无不诚说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至诚不妄语，亦无粗涩言，
　不离他亲厚，常说如法言。”

醯摩波低复说偈问言：

“为持清净戒，正念寂灭不？
　具足等解脱，如来大智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净戒悉具足，正念常寂静，
　等解脱成就，得如来大智。”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明达悉具足，正行已清净，
　所有诸漏尽，不复受后有？”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明达悉具足，正行已清净，
　一切诸漏尽，无复后生有。”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牟尼善心具，及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故赞叹其法？”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牟尼善心具，及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赞叹于其法。”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伊尼延鹿[跳-兆＋尃]，仙人之胜相，
少食舍身贪，牟尼处林禅。
汝今当共行，敬礼彼瞿昙。”

时，有百千鬼神眷属围绕，娑多耆利、醯魔波低速至佛前礼拜供养，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敬礼，而说偈言：

“伊尼延鹿[跳-兆＋尃]，仙人之胜相，
少食无贪嗜，牟尼乐林禅。
我等今故来，请问于瞿昙，
师子独游步，天龙无恐畏，
今故来请问，牟尼愿决疑！
云何得出苦？云何苦解脱？
惟愿说解脱，苦于何所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世五欲功德，及说第六意，
于彼欲无贪，解脱一切苦！
如是从苦出，如是解脱苦。
今答汝所问，苦从此而灭。”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泉从何转还？恶道何不转？
世间诸苦乐，于何而灭尽？”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眼耳鼻舌身，及以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永灭尽无余。
于彼泉转还，于彼道不转，
于彼苦及乐，得无余灭尽！”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世间几法起？几法世和合？
几法取世受？几法令世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六法起世间，六法世和合，
　六法取世受，六法世损灭。”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云何度诸流，日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而不溺深渊？”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如思惟系念，是能度深渊！
　不乐诸欲想，亦超色诸结，
　无攀无住处，不溺于深渊！”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何法度诸流？以何度大海？
　云何舍离苦？云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正信度河流，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断苦，智慧得清净。”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汝可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真实施调伏，除此更无法。”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更余何所问，沙门梵志法？
　大精进今日，已具善开导。
　我今当报彼，娑多耆利恩，
　能以导御师，告语于我等。
　我当诣村村，家家而随佛，
　承事礼供养，从佛闻正法。
　此百千鬼神，悉合掌恭敬，
　一切归依佛，牟尼之大师！

得无上之名，必见真实义，
成就大智慧，于欲不染著。
慧者当观察，救护世间者，
得贤圣道迹，是则大仙人。”

佛说是经已，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及诸眷族五百鬼神闻佛所说，皆大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住耆阇崛山中。

时，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时，有伽吒及优波伽吒鬼。优波伽吒鬼见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语伽吒鬼言：“我今当往打彼沙门头。”

伽吒鬼言：“汝优波伽吒，莫作是语。此沙门大德大力，汝莫长夜得大不饶益苦！”如是再三说。

时，优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语，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头；打已，寻自唤言：“烧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唤已，陷入地中，堕阿毗地狱。

尊者大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为鬼所打声已，即往诣尊者舍利弗所，问尊者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

尊者舍利弗答言：“尊者大目揵连，虽复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阇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况复打人而不苦痛？”

尔时，尊者舍利弗语尊者大目揵连：“我实不大苦痛。”

时，尊者舍利弗、大目揵连共相慰劳。

时，世尊以天耳闻其语声，闻已，即说偈言：

“其心如刚石，坚住不倾动，
染著心已离，瞋者不反报，
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忧？”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一林中夏安居。彼林中有天神住，知十五日诸比丘受岁，极生忧戚。

有余天神语彼天神言：“汝何卒生愁忧苦恼？汝当欢喜诸比丘持戒清净，今日受岁。”

林中天神答言：“我知比丘今日受岁，不同无羞外道受岁；然精进比丘受岁，持衣钵，明日至余处去，此林当空。”

比丘去后，林中天神而说偈言：

“今我心不乐，但见空林树。
清净心说法，多闻诸比丘，
瞿昙之弟子，今悉何处去？”

时，有异天子而说偈言：

“有至摩伽陀，有至拘萨罗，
亦至金刚地，处处修远离；
犹如野禽兽，随所乐而游。”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国人间，止住一林中，入昼正受，身体疲极，夜则睡眠。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于空林中入昼正受，夜著睡眠。我今当往觉悟之。”
尔时，天神往至比丘前，而说偈言：

“比丘汝起起！何以著睡眠？
睡眠有何利？病时何不眠？
利刺刺身时，云何得睡眠？
汝本舍非家，出家之所欲，
当如本所欲，日夜求增进，
莫得堕睡眠，令心不自在。
无常不恒欲，迷醉于愚夫，
余人悉被缚，汝今已解脱，
正信而出家，何以著睡眠？
已调伏贪欲，其心得解脱，
具足胜妙智，出家何故眠？
勤精进正受，常修坚固力，
专求般涅槃，云何而睡眠？
起明断无明，灭尽诸有漏，
调彼后边身，云何著睡眠？”

时，彼天神说是偈时，彼比丘闻其所说，专精思惟，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住林中，入昼正受，心起不善觉，依于恶贪。
时，彼林中住止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止住林中，入昼正

受，心生不善觉，依于恶贪。我今当往开悟之。”
时，彼天神即说偈言：

“其心欲远离，止于空闲林，
放心随外缘，乱想而流驰，
调伏乐世心，常乐心解脱。
当舍不乐心，执受安乐住，
思非于正念，莫著我我所。
如以尘头染，是著极难遣，
莫令染乐著，欲心所浊乱。
如释君驰象，奋迅去尘秽，
比丘于自身，正念除尘垢。
尘者谓贪欲，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瞋恚，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愚痴，非世间尘土，
明智黠慧者，当舍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彼比丘闻其所说，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心，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入昼正受，起不正思惟。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止住林中，入昼正受，而起不正思惟。我今当往方便善觉悟之。”
时，彼天神而说偈言：

“何不正思惟，觉观所寝食？
当舍不正念，专修于正受，
遵崇佛法僧，及自持净戒，
常生随喜心，喜乐转胜进，
以心欢喜故，速究竟苦边！”

时，彼天神说偈劝发已，彼比丘专精思惟，尽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于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入昼正受。时，彼比丘日中时，不乐心生，而说偈言：

“于此日中时，众鸟悉静默，
空野忽有声，令我心恐怖！”

时，彼林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

“于今日中时，众鸟悉寂静，
空野忽有声，应汝不乐心。
汝当舍不乐，专乐修正受！”

时，彼天子说偈觉悟彼比丘已，时，彼比丘专精思惟，舍除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名阇邻尼，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识，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到阿那律陀所，说偈言：

“汝今可发愿，愿还生本处，
三十三天上，五欲乐悉备，
百种诸音乐，常以自欢娱；
每至睡眠时，音乐以觉悟，
诸天玉女众，昼夜侍左右。”

尊者阿那律陀说偈答言：

“诸天玉女众，此皆大苦聚，
以彼颠倒想，系著有身见。
诸求生彼者，斯亦是大苦！
阇邻尼当知，我不愿生彼，
生死已永尽，不受后有故！”

尊者阿那律陀说是语时，阇邻尼天子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在拘萨罗人间，林中止住，勤诵经，勤讲说，精勤思惟，得阿罗汉果，证已，不复精勤诵说。
时，有天神止彼林中者，而说偈言：

“比丘汝先时，昼夜勤诵习，
常为诸比丘，共论决定义。
汝今于法句，寂然无所说，
不与诸比丘，共论决定义。”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本未应离欲，心常乐法句，
既离欲相应，诵说事已毕。
先知道已备，用闻见道为？
世间诸闻见，无如悉放舍。”

时，彼天神闻比丘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止一林中。时，彼比丘有眼患，受师教，应嗅钵昙摩华。时，彼比丘受师教已，往至钵昙摩池侧，于池岸边，迎风而坐，随风嗅香。

时，有天神主此池者，语比丘言：“何以盗华？汝今便是盗香贼也！”

尔时，比丘说偈答言：

“不坏亦不夺，远住随嗅香，
汝今何故言，我是盗香贼？”

尔时，天神复说偈言：

“不求而不舍，世间名为贼。
汝今人不与，而自一向取，
是则名世间，真实盗香贼。”

时，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负而去。

尔时，比丘为彼天神而说偈言：

“如今彼士夫，断截分陀利，
拔根重负去，便是奸狡人，
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盗香？”

时，彼天神说偈答言：

“狂乱奸狡人，犹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宜堪与汝语？

袈裟污不现，黑衣墨不污，
奸狡凶恶人，世间不与语。
蝇脚污素帛，明者小过现，
如墨点珂贝，虽小悉皆现。
常从彼求净，无结离烦恼，
如毛发之恶，人见如泰山！”

时，彼比丘复说偈言：

“善哉善哉说！以义安慰我：
汝可常为我，数数说斯偈！”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我非汝买奴，亦非人与汝，
何为常随汝，数数相告语？
汝今自当知，彼彼饶益事。”

时，彼天子说是偈已，彼比丘闻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独一静处，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十力迦葉住王舍城仙人窟中。时，有猎师名曰尺只，去十力迦葉不远，张网捕鹿。尔时，十力迦葉为彼猎师哀愍说法。时，彼猎师不解所说。时，十力迦葉即以神力，指端火燃，彼犹不悟。

尔时，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

“深山中猎师，少智盲无目，
何为非时说？薄德无辩慧，
所闻亦不解，明中亦无见。
于诸善胜法，愚痴莫能了，
正使烧十指，彼终不见谛。”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尊者十力迦葉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尊者金刚子，住巴连弗邑一处林中。时，巴连弗邑人民夏四月过，作憍牟尼大会。

时，尊者金刚子闻世间大会，生不乐心，而说偈言：

“独一处空林，犹如弃枯木，

夏时四月满，世间乐庄严，
普观诸世间，其苦无过我！”

尔时，林中住止天神即说偈言：

“独一处空林，犹如弃枯木，
为三十三天，心常所愿乐，
犹如地狱中，仰思生人道！”

时，金刚子为彼天神所劝发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唯好乐持戒，不能增长上进功德。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唯乐持戒，不能增修上进功德。今我当作方便而发悟之。”即说偈言：

“非一向持戒，及修习多闻，
独静禅三昧，闲居修远离。
比丘偏倚息，终不得漏尽，
平等正觉乐，远非凡夫辈！”

时，彼比丘为天神劝进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有尊者那迦达多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有在家、出家常相亲近。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与诸在家、出家周旋亲数。我今当往方便发悟。”而说偈言：

“比丘旦早出，迫暮而还林，
道俗相习近，苦乐必同安，
恐起家放逸，而随魔自在！”

时，那迦达多比丘为彼天神如是、如是开觉已，如是、如是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言语嬉戏，终日散乱，心不得定，纵诸根门，驰骋六境。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见是比丘不摄威仪，心不欣悦，而说偈言：

“此先有瞿昙，正命弟子众，
　无常心乞食，无常受床卧，
　观世无常故，得究竟苦边。
　今有难养众，沙门所居止，
　处处求饮食，遍游于他家，
　望财而出家，无真沙门欲，
　垂著僧伽梨，如老牛曳尾！”

尔时，比丘语天神言：“汝欲厌我耶？”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不指其名姓，不非称其人，
　而总向彼众，说其不善者。
　疏漏相现者，方便说其过，
　勤修精进者，归依恭敬礼！”

彼诸比丘为天神劝发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时，彼比丘与长者妇女嬉戏，起恶名声。

时，彼比丘作是念：“我今不类，共他妇女起恶名声，我今欲于此林中自杀。”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思念：“不善不类，此比丘不坏、无过，而于林中欲自杀身。我今当作方便开悟。”

时，彼天神化作长者女身，语比丘言：“于诸巷路四衢道中，世间诸人为我及汝起恶名声，言我与汝共相习近，作不正事。已有恶名，今可还俗，共相娱乐。”

比丘答言：“以彼里巷四衢道中，为我与汝起恶名声，共相习近，为不正事。我今且自杀身！”

时，彼天神还复天身，而说偈言：

“虽闻多恶名，苦行者忍之，
　不应苦自害，亦不应起恼。
　闻声恐怖者，是则林中兽，
　是轻躁众生，不成出家法。
　仁者当堪耐，不中住恶声，
　执心坚住者，是则出家法。
　不由他人语，令汝成劫贼；
　亦不由他语，令汝得罗汉；
　如汝自知已，诸天亦复知。”

尔时，比丘为彼天神所开悟已，专精思惟，断除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见多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著粪扫衣。时，梵天王与七百梵天乘其宫殿，来诣尊者见多比丘所，恭敬礼事。

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说偈言：

“观彼寂诸根，能感善供养，
具足三明达，得不倾动法，
度一切方便，少事粪扫衣。
七百梵天子，乘宫来奉诣，
见生死有边，今礼度有岸！”

时，彼天神说偈赞叹见多比丘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时，彼比丘身体疲极，夜著睡眠。

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觉悟之，即说偈言：

“可起起比丘，何故著睡眠？
睡眠有何义？修禅莫睡眠！”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不肯当云何？懈怠少方便，
缘尽四体羸，夜则著睡眠。”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且汝当执守，勿声而大呼，
汝已得修闲，莫令其退没！”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我当用汝语，精勤修方便，
不为彼睡眠，数数覆其心。”

时，彼天神如是、如是觉悟彼比丘。时，彼比丘专精方便，断诸烦恼，得阿罗汉。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汝岂能自起，专精勤方便，
　不为众魔军，厌汝令睡眠？”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从今当七夜，常坐正思惟，
　其身生喜乐，无一处不满。
　初夜观宿命，中夜天眼净，
　后夜除无明，见众生苦乐。
　上中下形类，善色及恶色，
　知何业因缘，而受斯果报。
　若士夫所作，所作还自见，
　善者见其善，恶者自见恶。”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我知先一切，比丘十四人，
　皆是须陀洹，悉得禅正受，
　来到此林中，当得阿罗汉。
　见汝一懈怠，仰卧著睡眠，
　莫令住凡夫，故方便觉悟。”

尔时，比丘复说偈言：

“善哉汝天神！以义安慰我，
　至诚见开觉，令我尽诸漏。”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比丘应如是，信非家出家，
　抱愚而出家，逮得见清净。
　我今摄受法，当尽寿命思，
　若汝疾病时，我当与良药。”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舍利弗在拘萨罗人间，依一聚落，止住田侧。时，尊者舍利弗于晨朝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

时，有一尼揵子饮酒狂醉，持一瓶酒从聚落出，见尊者舍利弗，而说偈言：

“米膏熏我身，持米膏一瓶，
山地草树木，视之一金色。”

尔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作此恶声，是恶邪物，而说是偈。我岂不能以偈答之？”时，尊者舍利弗即说偈言：

“无想味所熏，持空三昧瓶，
山地草树木，视之如涕唾！”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得他心智，烦恼有余。去林不远有井，有饮野干罐拘钩颈。
时，彼野干作诸方便求脱，而自念言：“天遂欲明，田夫或出，当恐怖我。汝汲水罐怖我已久，可令我脱！”
时，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而说偈言：

“如来慧日出，离林说空法，
心久恐怖我，今可放令去！”

时，彼比丘自教授已，一切结尽，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依彼林者，见佛行迹，低头谛观，修于佛念。时，有优楼鸟住于道中，行欲蹈佛足迹。
尔时，天神即说偈言：

“汝今优楼鸟，团目栖树间，
莫乱如来迹，坏我念佛境！”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默然念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依波吒利树下住止。
时，有天神——依彼林中住，即说偈言：

“今日风卒起，吹波吒利树，
落波吒利华，供养于如来！”

时，彼天神说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住支提山侧，皆是阿练若比丘，著粪扫衣，常行

乞食。
时，山神依彼山住者，而说偈言：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乞食比丘。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粪扫衣者。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依树坐者。”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住支提山，一切皆修阿练若行，著粪扫衣，常行乞食。尔时，那娑佉多河岸崩，杀三营事比丘。
时，支提山住天神而说偈言：

“乞食阿兰若，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粪扫衣比丘，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依树下比丘，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兰陀竹园。
时，有异比丘住频陀山。尔时，山林大火卒起，举山洞燃。时，有俗人而说偈言：

“今此频陀山，大火洞炽然，
焚烧彼竹林，亦烧竹苑实。”

时，彼比丘作是念：“今彼俗人能说此偈，我今何不说偈答之？”即说偈言：

“一切有炽然，无慧能救灭！
焚烧诸受欲，亦烧不作苦。”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兰陀竹园。时，有异比丘在恒河侧，住一林中。

时，有一族姓女，常为舅姑所责，至恒水岸边，而说偈言：

“恒水我今欲，随流徐入海，
不复令舅姑，数数见嫌责！”

时，彼比丘见族姓女，闻其说偈，作是念：“彼族姓女尚能说偈，我今何为不说偈答耶？”即说偈言：

“净信我今欲，随彼八圣水，
徐流入涅槃，不见魔自在！”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去林不远，有种瓜田。时，有盗者夜偷其瓜，见月欲出，而说偈言：

“明月汝莫出，待我断其瓜，
我持瓜去已，任汝现不现。”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盗瓜者尚能说此偈，我岂不能说偈答耶？”即说偈言：

“恶魔汝莫出，待我断烦恼，
断彼烦恼已，任汝出不出。”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沙弥而说偈言：

“云何名为常？乞食则为常。
云何为无常？僧食为无常。
云何名为直？唯因陀罗幢。
云何名为曲？曲者唯见钩。”

时，彼比丘作是念：“此沙弥能说斯偈，我今何不说偈而答？”即

说偈言：

“云何名为常？常者唯涅槃。
云何为无常？谓诸有为法。
云何名为直？谓圣八正道。
云何名为曲？曲者唯恶径。”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舍利弗弟子，服药已，寻即食粥。
时，尊者舍利弗到瓦师舍，从乞瓦瓯。时，彼瓦师即说偈言：

“云何得名胜，而不施一钱？
云何胜实德，于财无所减？”

尔时，舍利弗说偈答言：

“若不食肉者，而施彼以肉；
诸修梵行者，施之以女色；
不坐高床者，施以高广床；
于彼临行者，施以息止处；
如是等施与，于财不损减。
是则有名誉，而不舍一钱，
实德名称流，于财无所减。”

时，彼瓦师复说偈言：

“汝今舍利弗，所说实为善，
今施汝百瓯，非余亦不得。”

尊者舍利弗说偈答言：

“彼三十三天，炎魔兜率陀，
化乐诸天人，及他化自在，
瓦钵信以得，而汝不生信！”

尊者舍利弗说此偈已，于瓦师舍默然出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贫士夫在于林侧，作如是希望思惟，而说偈言：

“若得猪一头，美酒满一瓶，
盛持瓯一枚，人数数持与，
若得如是者，当复何所忧？”

时，彼比丘作是念：“此贫士夫尚能说偈，我今何以不说？”即说偈言：

“若得佛法僧，比丘善说法，
我不病常闻，不畏众魔怨！”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彼比丘作如是思惟：“若得好劫贝，长七肘，广二肘，作衣已，乐修善法。”

时，有天神依彼林者，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作是思惟，希望好衣。”

时，天神化作全身骨锁，于彼比丘前舞，而说偈言：

“比丘思劫贝，七肘广六尺，
昼则如是想，知夜何所思？”

时，彼比丘即生恐怖，其身战悚，而说偈言：

“止止不须氎，今著粪扫衣，
昼见骨锁舞，知夜复何见？”

时，彼比丘心惊怖已，即正思惟，专精修习，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得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重担，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时，有一女人于夜暗中，天时微雨，电光睒照，于林中过，欲诣他男子，倒深泥中，环钏断坏，华璎散落。时，彼女人而说偈言：

“头发悉散解，华璎落深泥，
钚钏悉破坏，丈夫何所著？”

时，彼比丘作是念：“女人尚能说偈，我岂不能说偈答之？”

“烦恼悉断坏，度生死淤泥，
　著缠悉散落，十方尊见我！”

时，彼比丘说偈已，即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于河侧一林树间。
时，有丈夫与妇相随，度河住于岸边，弹琴嬉戏，而说偈言：

“爱念而放逸，逍遥青树间，
　流水流且清，琴声极和美，
　春气调适游，快乐何过是？”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士夫尚能说偈，我岂不能说偈答之？”

“受持清净戒，爱念等正觉，
　沐浴三解脱，善以极清凉，
　人道且庄严，快乐岂过是？”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即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见诸鸽鸟而说偈言：

“鸽鸟当积聚，胡麻米粟等，
　于山顶树上，高显作巢窟，
　若当天雨时，安极饮食宿。”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亦觉悟我！”即说偈言：

“凡夫积善法，恭敬于三宝，
　身坏命终时，资神心安乐！”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以即觉悟，专精思惟，除诸烦恼，得阿罗汉。

佛说长阿含经二十二卷（第一卷～第十一卷）

长阿含经序

长安释僧肇述

　　夫宗极绝于称谓，贤圣以之冲默；玄旨非言不传，释迦所以致教。是以如来出世，大教有三：约身口，则防之以禁律；明善恶，则导之以契经；演幽微，则辩之以法相。然则三藏之作也，本于殊应，会之有宗，则异途同趣矣。

　　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诵。法相，阿毗昙藏也，四分五诵。契经，《四阿含》藏也：《增壹阿含》四分八诵，《中阿含》四分五诵，《杂阿含》四分十诵；此《长阿含》四分四诵，合三十经以为一部。

　　阿含，秦言法归。法归者，盖是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其为典也，渊博弘富，韫而弥广；明宣祸福贤愚之迹，剖判真伪异齐之原，历记古今成败之数，墟域二仪品物之伦。道无不由，法无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归，故以法归为名。开析修途，所记长远，故以长为目。玩兹典者，长迷顿晓。邪正难辨，显如昼夜；报应冥昧，照若影响；劫数虽辽，近犹朝夕；六合虽旷，现若目前。斯可谓朗大明于幽室，惠五目于众瞽，不闚户牖，而智无不周矣。

　　大秦天王，涤除玄览，高韵独迈，恬智交养，道世俱济，每惧微言翳于殊俗。以右将军使者司隶校尉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怀，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阉茂，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次，昭阳赤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无差，蠲华崇朴，务存圣旨。余以嘉遇，猥参听次，虽无翼善之功，而预亲承之末，故略记时事，以示来贤焉。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

第一分初大本缘经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华林窟，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诸比丘于乞食后集华林堂，各共议言：“诸贤比丘，唯无上尊为最奇特，神通远达，威力弘大，乃知过去无数诸佛，入于涅槃，

断诸结使，消灭戏论。又知彼佛劫数多少，名号、姓字，所生种族，其所饮食，寿命修短，所更苦乐。又知彼佛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有如是解，有如是住。云何，诸贤，如来为善别法性，知如是事，为诸天来语，乃知此事？”

尔时，世尊在闲静处，天耳清净，闻诸比丘作如是议，即从座起，诣华林堂，就座而坐。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谓："诸比丘，汝等集此，何所语议？"时，诸比丘具以事答。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诸所应行，凡有二业：一曰、贤圣讲法，二曰、贤圣默然。汝等所论，正应如是。如来神通，威力弘大，尽知过去无数劫事，以能善解法性故知，亦以诸天来语故知。"佛时颂曰：

"比丘集法堂，讲说贤圣论，
如来处静室，天耳尽闻知。
佛日光普照，分别法界义，
亦知过去事，三佛般泥洹。
名号、姓、种族，受生分亦知，
随彼之处所，净眼皆记之。
诸天大威力，容貌甚端严，
亦来启告我，三佛般泥洹。
记生、名号、姓，哀鸾音尽知，
无上天人尊，记于过去佛。"

又告诸比丘："汝等欲闻如来识宿命智，知于过去诸佛因缘不？我当说之。"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愿乐欲闻。善哉！世尊，以时讲说，当奉行之。"

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告诸比丘："过去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毗婆尸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佛时颂曰：

"过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
次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
即于彼劫中，毗舍如来出。
今此贤劫中，无数那维岁，

有四大仙人，愍众生故出：
拘楼孙、那含、迦葉、释迦文。

“汝等当知，毗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尸弃佛时，人寿七万岁。毗舍婆佛时，人寿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葉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佛时颂曰：

“毗婆尸时人，寿八万四千；
尸弃佛时人，寿命七万岁；
毗舍婆时人，寿命六万岁；
拘楼孙时人，寿命四万岁；
拘那含时人，寿命三万岁；
迦葉佛时人，寿命二万岁；
如我今时人，寿命不过百。

“毗婆尸佛出刹利种，姓拘利若；尸弃佛、毗舍婆佛种、姓亦尔。拘楼孙佛出婆罗门种，姓迦葉；拘那含佛、迦葉佛种、姓亦尔。我今如来、至真，出刹利种，姓名曰瞿昙。”佛时颂曰：

“毗婆尸如来，尸弃、毗舍婆，
此三等正觉，出拘利若姓。
自余三如来，出于迦葉姓。
我今无上尊，导御诸众生，
天人中第一，勇猛姓瞿昙。
前三等正觉，出于刹利种；
其后三如来，出婆罗门种；
我今无上尊，勇猛出刹利。

“毗婆尸佛坐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毗舍婆佛坐婆罗树下成最正觉，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拘那含佛坐优昙婆罗树下成最正觉，迦葉佛坐尼拘类树下成最正觉。我今如来、至真，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佛时颂曰：

“毗婆尸如来，往诣波罗树，
即于彼处所，得成最正觉。
尸弃分陀树，成道灭有原。
毗舍婆如来，坐婆罗树下，
获解脱知见，神足无所碍。
拘楼孙如来，坐尸利沙树，
一切智清净，无染无所著。

拘那含牟尼，坐乌暂树下，
即于彼处所，灭诸贪忧恼。
迦葉如来坐，尼拘类树下，
即于彼处所，除灭诸有本。
我今释迦文，坐于钵多树，
如来十力尊，断灭诸结使，
摧伏众魔怨，在众演大明。
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
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

“毗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八万人。尸弃如来亦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万人，二会弟子有八万人，三会弟子有七万人。毗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有七万人，次会弟子有六万人。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四万人。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三万人。迦葉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二万人。我今一会说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佛时颂曰：

“毗婆尸名观，智慧不可量，
遍见无所畏，三会弟子众。
尸弃光无动，能灭诸结使，
无量大威德，无能测量者，
彼佛亦三会，弟子普共集。
毗舍婆断结，大仙人要集，
名闻于诸方，妙法大名称，
二会弟子众，普演深奥义。
拘楼孙一会，哀愍疗诸苦，
导师化众生，一会弟子众。
拘那含如来，无上亦如是，
紫磨金色身，容貌悉具足，
一会弟子众，普演微妙法。
迦葉一一毛，一心无乱想，
一语不烦重，一会弟子众。
能仁意寂灭，释种沙门上，
天中天最尊，我一会弟子。
彼会我现义，演布清净教，
心常怀欢喜，漏尽尽后有。
毗婆、尸弃三，毗舍婆佛二，
四佛各各一，仙人会演说。

“时，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骞茶，二名、提舍，诸弟子中

最为第一。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郁多摩，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二名、毗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二名、郁多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揵连，诸弟子中最为第一。”佛时颂曰：

“骞茶、提舍等，毗婆尸弟子。
阿毗浮、三婆，尸弃佛弟子。
扶游、郁多摩，弟子中第一，
二俱降魔怨，毗舍婆弟子。
萨尼、毗楼等，拘楼孙弟子。
舒槃、郁多楼，拘那含弟子。
提舍、婆罗婆，迦葉佛弟子。
舍利弗、目连，是我第一子。

“毗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曰无忧。尸弃佛执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寂灭。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觉。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友。我执事弟子，名曰阿难。”佛时颂曰：

“无忧与忍行，寂灭及善觉，
安和、善友等，阿难为第七。
此为佛侍者，具足诸义趣，
昼夜无放逸，自利亦利他。
此七贤弟子，侍七佛左右，
欢喜而供养，寂然归灭度。

“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弃佛有子，名曰无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曰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导师。迦葉佛有子，名曰集军。今我有子，名曰罗睺罗。”佛时颂曰：

“方膺、无量子，妙觉及上胜，
导师、集军等，罗睺罗第七。
此诸豪贵子，绍继诸佛种，
爱法好施惠，于圣法无畏。

“毗婆尸佛父名槃头，刹利王种，母名槃头婆提，王所治城名曰槃头婆提。”佛时颂曰：

“遍眼父槃头，母槃头婆提，
　　槃头婆提城，佛于中说法。

“尸弃佛父名曰明相，刹利王种，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佛时颂曰：

“尸弃父明相，母名曰光曜，
　　于光相城中，威德降外敌。

“毗舍婆佛父名善灯，刹利王种，母名称戒，王所治城名曰无喻。”佛时颂曰：

“毗舍婆佛父，善灯刹利种，
　　母名曰称戒，城名曰无喻。

“拘楼孙佛父名祀得，婆罗门种，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随王名故城名安和。”佛时颂曰：

“祀得婆罗门，母名曰善枝，
　　王名曰安和，居在安和城。

“拘那含佛父名大德，婆罗门种，母名善胜，是时王名清净，随王名故城名清净。”佛时颂曰：

“大德婆罗门，母名曰善胜，
　　王名曰清净，居在清净城。

“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罗门种，母名曰财主，时王名汲毗，王所治城名波罗柰。”佛时颂曰：

“梵德婆罗门，母名曰财主，
　　时王名汲毗，在波罗柰城。

“我父名净饭，刹利王种，母名大化，王所治城名迦毗罗卫。”佛时颂曰：

“父刹利净饭，母名曰大化，
　　土广民丰饶，我从彼而生。

“此是诸佛因缘、名号、种族、所出生处，何有智者闻此因缘而不欢喜，起爱乐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吾今欲以宿命智说过去佛事，汝欲闻

不？”

诸比丘对曰：“今正是时，愿乐欲闻！”

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从右胁入，正念不乱。当于尔时，地为震动，放大光明，普照世界，日月所不及处皆蒙大明，幽冥众生，各相睹见，知其所趣。时，此光明复照魔宫，诸天、释、梵、沙门、婆罗门及余众生普蒙大明，诸天光明自然不现。”佛时颂曰：

“密云聚虚空，电光照天下，
毗婆尸降胎，光明照亦然。
日月所不及，莫不蒙大明，
处胎净无秽，诸佛法皆然。

“诸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在母胎时，专念不乱。有四天子，执戈矛侍护其人，人与非人不得侵娆，此是常法。”佛时颂曰：

“四方四天子，有名称威德，
天帝释所遣，善守护菩萨。
手常执戈矛，卫护不去离，
人非人不娆，此诸佛常法。
天神所拥护，如天女卫天，
眷属怀欢喜，此诸佛常法。”

又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母身安隐，无众恼患，智慧增益。母自观胎，见菩萨身诸根具足，如紫磨金，无有瑕秽。犹如有目之士观净琉璃，内外清彻，无众障翳。诸比丘，此是诸佛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净琉璃珠，其明如日月，
仁尊处母胎，其母无恼患。
智慧为增益，观胎如金像，
母怀妊安乐，此诸佛常法。”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母心清净，无众欲想，不为淫火之所烧燃，此是诸佛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住母胎，天中天福成，

其母心清净，无有众欲想。
舍离诸淫欲，不染不亲近，
不为欲火燃，诸佛母常净。”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其母奉持五戒，梵行清净，笃信仁爱，诸善成就，安乐无畏，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持人中尊身，精进、戒具足，
后必受天身，此缘名佛母。”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地为震动，光明普照。始入胎时，暗冥之处，无不蒙明，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太子生地动，大光靡不照，
此界及余界，上下与诸方。
放光施净目，具足于天身，
以欢喜净音，转称菩萨名。”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隆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时，菩萨母手攀树枝，不坐不卧。时，四天子手捧香水，于母前立言：‘唯然，天母，今生圣子，勿怀忧戚。’ 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佛母不坐卧，住戒修梵行，
生尊不懈怠，天人所奉侍。”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其身清净，不为秽恶之所污染。犹如有目之士，以净明珠投白缯上，两不相污，二俱净故。菩萨出胎亦复如是，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犹如净明珠，投缯不染污，
菩萨出胎时，清净无染污。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从右胁出，堕地行七步，无人扶持，遍观四方，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犹如师子步，遍观于四方，
堕地行七步，人师子亦然。
又如大龙行，遍观于四方，
堕地行七步，人龙亦复然。
两足尊生时，安行于七步，
观四方举声，当尽生死苦。
当其初生时，无等等与等，
自观生死本，此身最后边。”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二泉涌出，一温一冷，以供澡浴，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两足尊生时，二泉自涌出，
以供菩萨用，遍眼浴清净。
二泉自涌出，其水甚清净，
一温一清冷，以浴一切智。

“太子初生，父王槃头召集相师及诸道术，令观太子，知其吉凶。时，诸相师受命而观，即前披衣，见有具相，占曰：‘有此相者，当趣二处，必然无疑。若在家者，当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四兵具足，以正法治，无有偏枉，恩及天下，七宝自至，千子勇健，能伏外敌，兵杖不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学道，当成正觉，十号具足。’

“时，诸相师即白王言：‘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当趣二处，必然无疑。在家当为转轮圣王；若其出家，当成正觉，十号具足。’”佛时颂曰：

“百福太子生，相师之所记，
如典记所载，趣二处无疑。
若其乐家者，当为转轮王，
七宝难可获，为王宝自至。
真金千辐具，周匝金辋持，
转能飞遍行，故名为天轮。
善调七支住，高广白如雪，
能善飞虚空，名第二象宝。
马行周天下，朝去暮还食，
朱髦孔雀咽，名为第三宝。
清净琉璃珠，光照一由旬，
照夜明如昼，名为第四宝。
色声香味触，无有与等者，
诸女中第一，名为第五宝。

献王琉璃宝，珠玉及众珍，
欢喜而贡奉，名为第六宝。
如转轮王念，军众速来去，
捷疾如王意，名为第七宝。
此名为七宝，轮、象、马纯白、
居士、珠、女宝，典兵宝为七。
观此无有厌，五欲自娱乐，
如象断羁绊，出家成正觉。
王有如是子，二足人中尊，
处世转法轮，道成无懈怠。

“是时，父王殷勤再三，重问相师：‘汝等更观太子三十二相，斯名何等？’时诸相师即披太子衣，说三十二相：‘一者、足安平，足下平满，蹈地安隐；二者、足下相轮，千辐成就，光光相照；三者、手足网缦，犹如鹅王；四者、手足柔软，犹如天衣；五者、手足指纤，长无能及者；六者、足跟充满，观视无厌；七者、鹿膊肠，上下[月＋庸]直；八者、钩锁骨，骨节相钩，犹如锁连；九者、阴马藏；十者、平立垂手过膝；十一、一一毛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绀琉璃色；十二、毛生右旋，绀色仰靡；十三、身黄金色；十四、皮肤细软，不受尘秽；十五、两肩齐亭，充满圆好；十六、胸有万字；十七、身长倍人；十八、七处平满；十九、身长广等，如尼拘类树；二十、颊车如师子；二十一、胸膺方整如师子；二十二、口四十齿；二十三、方整齐平；二十四、齿密无间；二十五、齿白鲜明；二十六、咽喉清净，所食众味，无不称适；二十七、广长舌，左右舐耳；二十八、梵音清彻；二十九、眼绀青色；三十、眼如牛王，眼上下俱眴；三十一、眉间白毫柔软细泽，引长一寻，放则右旋螺如真珠；三十二、顶有肉髻。是为三十二相。’”即说颂曰：

“善住柔软足，不蹈地迹现。
千辐相庄严，光色靡不具。
如尼拘类树，纵广正平等。
如来未曾有，秘密阴马藏。
金宝庄严身，众相互相映，
虽顺俗流行，尘土亦不污。
天色极柔软，天盖自然覆。
梵音、身紫金，如华始出池。
王以问相师，相师敬报王，
称赞菩萨相，举身光明具。
手足诸支节，中外靡不现。
食味尽具足，身正不倾斜。

足下轮相见，其音如哀鸾。
[月＋膚][月＋坒]形相具，宿业之所成。
臂肘圆满好，眉目甚端严。
人中师子尊，威力最第一。
其颊车方整，卧胁如师子。
齿方整四十，齐密中无间。
梵音未曾有，远近随缘到。
平立不倾身，二手摩扪膝。
手齐整柔软，人尊美相具。
一孔一毛生，手足网缦相。
肉髻、目绀青，眼上下俱眴。
两肩圆充满，三十二相具。
足跟无高下，鹿膊肠纤[月＋膚]。
天中天来此，如象绝羁绊，
解脱众生苦，处生老病死。
以慈悲心故，为说四真谛，
开演法句义，令众奉至尊。”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萨生时，诸天在上，于虚空中手执白盖宝扇，以障寒暑、风雨、尘土。”佛时颂曰：

“人中未曾有，生于二足尊，
诸天怀敬养，奉宝盖宝扇。

“尔时，父王给四乳母：一者、乳哺，二者、澡浴，三者、涂香，四者、娱乐。欢喜养育，无有懈倦。”于是颂曰：

“乳母有慈爱，子生即付养，
一乳哺、一浴，二涂香、娱乐，
世间最妙香，以涂人中尊。

“为童子时，举国士女视无厌足。”于是颂曰：

“多人所敬爱，如金像始成，
男女共谛观，视之无厌足。

“为童子时，举国士女众共怀抱，如观宝华。”于是颂曰：

“二足尊生时，多人所敬爱，
展转共怀抱，如观宝华香。

“菩萨生时，其目不眴，如忉利天。以不眴故，名毗婆尸。”于是颂曰：

“天中天不眴，犹如忉利天，
　见色而正观，故号毗婆尸。

“菩萨生时，其声清彻，柔软和雅，如迦罗频伽鸟声。”于是颂曰：

“犹如雪山鸟，饮华汁而鸣，
　其彼二足尊，声清彻亦然。

“菩萨生时，眼能彻视见一由旬。”于是颂曰：

“清净业行报，受天妙光明，
　菩萨目所见，周遍一由旬。

“菩萨生时，年渐长大，在天正堂，以道开化，恩及庶民，名德远闻。”于是颂曰：

“童幼处正堂，以道化天下，
　决断众事务，故号毗婆尸。
　清净智广博，甚深犹大海，
　悦可于群生，使智慧增广。

“于时，菩萨欲出游观，告敕御者严驾宝车，诣彼园林，巡行游观。御者即便严驾讫已，还曰：‘今正是时。’太子即乘宝车诣彼园观。于其中路见一老人，头白齿落，面皱身偻，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顾问侍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问：‘何如为老？’答曰：‘夫老者生寿向尽，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又问：‘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老，无有豪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侍者回驾还宫，静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当有。”佛于是颂曰：

“见老命将尽，拄杖而羸步，
　菩萨自思惟，吾未免此难。

“尔时，父王问彼侍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老人，是以不乐。’尔时，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者不悦，得无尔乎？当设方便，使处深宫，五欲娱乐，以悦其心，令不出家。’即便严饰宫馆，简择婇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

“父王闻此言，方便严宫馆，
　　增益以五欲，欲使不出家。

“又于后时，太子复命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独卧粪秽，无人瞻视，病甚苦毒，口不能言。顾问御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病人。’问曰：‘何如为病？’答曰：‘病者，众痛迫切，存亡无期，故曰病也。’又曰：‘吾亦当尔，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则有病，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惟，念此病苦，吾亦当尔。”佛于是颂曰：

“见彼久病人，颜色为衰损，
　　静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

“尔时，父王复问御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病人，是以不乐。’于是父王默然思惟：‘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日不悦，得无尔乎？吾当更设方便，增诸伎乐，以悦其心，使不出家。’即复严饰宫馆，简择婇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

“色声香味触，微妙可悦乐，
　　菩萨福所致，故娱乐其中。

“又于异时，太子复敕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死人，杂色缯幡前后导引，宗族亲里悲号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复问：‘此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问曰：‘何如为死？’答曰：‘死者，尽也。风先火次，诸根坏败，存亡异趣，室家离别，故谓之死。’太子又问御者：‘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当然。”佛时颂曰：

“始见有人死，知其复更生，
　　静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

“尔时，父王复问御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死人，是故不乐。’于是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日不悦，得无尔乎？吾当更设方便，增诸伎乐，以悦其心，使不出家。’即复严饰宫馆，简择婇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

“童子有名称，婇女众围绕，
　　五欲以自娱，如彼天帝释。

“又于异时，复敕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沙门，法服持钵，视地而行。即问御者：‘此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沙门。’又问：‘何谓沙门？’答曰：‘沙门者，舍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门。’太子曰：‘善哉！此道真正永绝尘累，微妙清虚，唯是为快。’即敕御者回车就之。

“尔时，太子问沙门曰：‘剃除须发，法服持钵，何所志求？’沙门答曰：‘夫出家者，欲调伏心意，永离尘垢，慈育群生，无所侵娆，虚心静寞，唯道是务。’太子曰：‘善哉！此道最真。’寻敕御者：‘赍吾宝衣并及乘舆，还白大王，我即于此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欲调伏心意，舍离尘垢，清净自居，以求道术。’于是，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宝车及与衣服还归父王。太子于后即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佛告比丘：“太子见老、病人，知世苦恼；又见死人，恋世情灭；及见沙门，廓然大悟。下宝车时，步步中间转远缚著，是真出家，是真远离。时，彼国人闻太子剃除须发，法服持钵，出家修道，咸相谓言：‘此道必真，乃令太子舍国荣位，捐弃所重。’于时，国中八万四千人往就太子，求为弟子，出家修道。”佛时颂曰：

“撰择深妙法，彼闻随出家，
　离于恩爱狱，无有众结缚。

“于时，太子即便纳受，与之游行，在在教化。从村至村，从国至国，所至之处，无不恭敬四事供养。菩萨念言：‘吾与大众，游行诸国，人间愦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真道，寻获志愿，于闲静处专精修道？’复作是念：‘众生可愍，常处暗冥，受身危脆，有生、有老、有病、有死。众苦所集，死此生彼，从彼生此。缘此苦阴，流转无穷，我当何时晓了苦阴，灭生、老、死？’

“复作是念：‘生死何从？何缘而有？’即以智慧观察所由，从生有老死，生是老死缘；生从有起，有是生缘；有从取起，取是有缘；取从爱起，爱是取缘；爱从受起，受是爱缘；受从触起，触是受缘；触从六入起，六入是触缘；六入从名色起，名色是六入缘；名色从识起，识是名色缘；识从行起，行是识缘；行从痴起，痴是行缘。是为缘痴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病、死、忧、悲、苦恼，此苦盛阴，缘生而有，是为苦集。菩萨思惟：‘苦集阴时，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

“于时，菩萨复自思惟：‘何等无故老死无？何等灭故老死灭？’即以智慧观察所由，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有无故生无，有灭故生灭；取无故有无，取灭故有灭；爱无故取无，爱灭故取灭；受无

故爱无，受灭故爱灭；触无故受无，触灭故受灭；六入无故触无，六入灭故触灭；名色无故六入无，名色灭故六入灭；识无故名色无，识灭故名色灭；行无故识无，行灭故识灭；痴无故行无，痴灭故行灭。是为痴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忧、悲、苦恼灭。菩萨思惟：'苦阴灭时，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尔时，菩萨逆顺观十二因缘，如实知，如实见已，即于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时颂曰：

"此言众中说，汝等当善听，
过去菩萨观，本所未闻法。
老死从何缘？因何等而有？
如是正观已，知其本由生。
生本由何缘？因何事而有？
如是思惟已，知生从有起。
取彼取彼已，展转更增有，
是故如来说，取是有因缘。
如众秽恶聚，风吹恶流演，
如是取相因，因爱而广普。
爱由于受生，起苦罗网本，
以染著因缘，苦乐共相应。
受本由何缘？因何而有受？
如是思惟已，知受由触生。
触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触？
如是思惟已，触由六入生。
六入本何缘？因何有六入？
如是思惟已，六入名色生。
名色本何缘？因何有名色？
如是思惟已，名色从识生。
识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识？
如是思惟已，知识从行生。
行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行？
如是思惟已，知行从痴生。
如是因缘者，名为实义因，
智慧方便观，能见因缘根。
苦非贤圣造，亦非无缘有，
是故变易苦，智者所断除。
若无明灭尽，是时则无行；
若无有行者，则亦无有识；

若识永灭者，亦无有名色；
名色既已灭，即无有诸入；
若诸入永灭，则亦无有触；
若触永灭者，则亦无有受；
若受永灭者，则亦无有爱；
若爱永灭者，则亦无有取；
若取永灭者，则亦无有有；
若有永灭者，则亦无有生；
若生永灭者，无老病苦阴；
一切都永尽，智者之所说。
十二缘甚深，难见难识知，
唯佛能善觉，因是有是无。
若能自观察，则无有诸入，
深见因缘者，更不外求师。
能于阴、界、入，离欲无染者，
堪受一切施，净报施者恩。
若得四辩才，获得决定证，
能解众结缚，断除无放逸。
色受想行识，犹如朽故车，
能谛观此法，则成等正觉。
如鸟游虚空，东西随风游，
菩萨断众结，如风靡轻衣。
毗婆尸闲静，观察于诸法，
老死何缘有？从何而得灭？
彼作是观已，生清净智慧，
知老死由生，生灭老死灭。

“毗婆尸佛初成道时，多修二观：一曰、安隐观，二曰、出离观。”佛于是颂曰：

“如来无等等，多修于二观，
安隐及出离，仙人度彼岸。
其心得自在，断除众结使，
登山观四方，故号毗婆尸。
大智光除冥，如以镜自照，
为世除忧恼，尽生老死苦。

“毗婆尸佛于闲静处复作是念：‘我今已得此无上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息灭、清净，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众生异忍、异见、异受、异学，依彼异见，各乐所求，各务所习，是故于此

甚深因缘，不能解了。然爱尽涅槃，倍复难知，我若为说，彼必不解，更生触扰。’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复说法。

“时，梵天王知毗婆尸如来所念，即自思惟：‘念此世间便为败坏，甚可哀愍。毗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不欲说。’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宫忽然来下，立于佛前，头面礼足，却住一面。时，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掌白佛言：‘惟愿世尊以时说法！今此众生尘垢微薄，诸根猛利，有恭敬心，易可开化，畏怖后世无救之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

“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但我于闲静处默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为彼说，彼必不解，更生触扰，故我默然不欲说法。”我从无数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无上行，今始获此难得之法。若为淫、怒、痴众生说者，必不承用，徒自劳疲。此法微妙，与世相反，众生染欲，愚冥所覆，不能信解。梵王，我观如此，是以默然不欲说法。’

“时，梵天王复重劝请，殷勤恳恻，至于再三：‘世尊，若不说法，今此世间便为坏败，甚可哀愍。惟愿世尊以时敷演，勿使众生坠落余趣！’尔时，世尊三闻梵王殷勤劝请，即以佛眼观视世界，众生垢有厚薄，根有利钝，教有难易。易受教者畏后世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譬如优钵罗华、钵头摩华、鸠勿头华、分陀利华，或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与水平者，或有出水未敷开者，然皆不为水所染著，易可开敷；世界众生，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告梵王曰：‘吾愍汝等，今当开演甘露法门！是法深妙，难可解知，今为信受乐听者说，不为触扰无益者说。’

“尔时，梵王知佛受请，欢喜踊跃，绕佛三匝，头面礼足，忽然不现。其去未久，是时如来静默自思：‘我今先当为谁说法？’即自念言：‘当入槃头城内，先为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茶开甘露法门。’于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顷，于道树忽然不现，至槃头城槃头王鹿野苑中，敷座而坐。”佛于是颂曰：

“如师子在林，自恣而游行，
彼佛亦如是，游行无罣碍。

“毗婆尸佛告守苑人曰：‘汝可入城，语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茶：“宁欲知不？毗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欲见卿等，宜知是时。”’时，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具宣佛教。二人闻已，即至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恶不净，上漏为患，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尔时，世尊见此二人心意柔软，欢喜信乐，堪受正法，于是即为说苦圣谛，敷演开解，分布宣释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

“尔时，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茶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犹若素质易为受染。是时，地神即唱斯言：‘毗婆尸如来于槃头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如是展转，声彻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须臾之顷，声至梵天。”佛时颂曰：

“欢喜心踊跃，称赞于如来，
毗婆尸成佛，转无上法轮。
初从树王起，往诣槃头城，
为骞茶、提舍，转四谛法轮。
时骞茶、提舍，受佛教化已，
于净法轮中，梵行无有上。
彼忉利天众，及以天帝释，
欢喜转相告，诸天无不闻。
佛出于世间，转无上法轮，
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
升仙名普闻，善智离世边，
于诸法自在，智慧转法轮。
观察平等法，息心无垢秽，
已离生死厄，智慧转法轮。
灭苦离诸恶，出欲得自在，
离于恩爱狱，智慧转法轮。
正觉人中尊，二足尊调御，
一切缚得解，智慧转法轮。
教化善导师，能降伏魔怨，
彼离于诸恶，智慧转法轮。
无漏力降魔，诸根定不懈，
尽漏离魔缚，智慧转法轮。
若学决定法，知诸法无我，
此为法中上，智慧转法轮。
不以利养故，亦不求名誉，
愍彼众生故，智慧转法轮。
见众生苦厄，老病死逼迫，
为此三恶趣，智慧转法轮。
断贪瞋恚痴，拔爱之根原，
不动而解脱，智慧转法轮。
难胜我已胜，胜已自降伏，
已胜难胜魔，智慧转法轮。
此无上法轮，唯佛乃能转，
诸天魔释梵，无有能转者。
亲近转法轮，饶益天人众，

此等天人师，得度于彼岸。

“是时，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荼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即白毗婆尸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佛言：‘善来！比丘，吾法清净自在，修行已尽苦际。’尔时，二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如来又以三事示现：一曰、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即得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

“尔时，槃头城内众多人民，闻二人出家学道，法服持钵，净修梵行，皆相谓曰：‘其道必真，乃使此等舍世荣位，捐弃所重。’时，城内八万四千人往诣鹿野苑中毗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恶不净，上漏为患，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尔时，世尊见此大众心意柔软，欢喜信乐，堪受正法，于是即为说苦圣谛，敷演开解，分布宣释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圣谛。

“时，八万四千人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素质易为受色，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即白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佛言：‘善来！比丘，吾法清净自在，修行已尽苦际。’时，八万四千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化：一曰、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即得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现前。八万四千人闻佛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即诣槃头城毗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时颂曰：

“如人救头燃，速疾求灭处，

彼人亦如是，速诣于如来。

“时，佛为说法亦复如是。尔时，槃头城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提舍比丘、骞荼比丘于大众中上升虚空，身出水火，现诸神变，而为大众说微妙法。尔时，如来默自念言：‘今此城内乃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宜遣游行，各二人俱在在处处，至于六年，还来城内说具足戒。’

“时，首陀会天知如来心，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彼天没，忽然至此，于世尊前，头面礼足，却住一面，须臾白佛言：‘如是，世尊，此槃头城内比丘众多，宜各分布，处处游行，至于六年，乃还此城，说具足戒。我当拥护，令无伺求得其便者。’尔时，如来闻此天语，默然可之。

“时，首陀会天见佛默然许可，即礼佛足，忽然不现，还至天上。其去未久，佛告诸比丘：‘今此城内，比丘众多，宜各分布，游行教化，至六年已，还集说戒。’时，诸比丘受佛教已，执持衣钵，礼佛而去。”佛时颂曰：

“佛悉无乱众，无欲无恋著，
　威如金翅鸟，如鹤舍空池。

“时，首陀会天于一年后告诸比丘：‘汝等游行已过一年，余有五年。汝等当知，讫六年已，还城说戒。’如是至于六年，天复告言：‘六年已满，当还说戒。’时，诸比丘闻天语已，摄持衣钵，还槃头城，至鹿野苑毗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时颂曰：

“如象善调，随意所之，
　大众如是，随教而还。

“尔时，如来于大众前上升虚空，结跏趺坐，讲说戒经：忍辱为第一，佛说涅槃最，不以除须发，害他为沙门。时，首陀会天去佛不远，以偈颂曰：

“‘如来大智，微妙独尊，
　止观具足，成最正觉。
　愍群生故，在世成道，
　以四真谛，为声闻说。
　苦与苦因，灭苦之谛，
　贤圣八道，到安隐处。
　毗婆尸佛，出现于世，
　在大众中，如日光曜。’

“说此偈已，忽然不现。”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自思念：昔一时于罗阅城耆阇崛山，时生是念：‘我所生处，无所不遍，唯除首陀会天；设生彼天，则不还此。’我时，比丘，复生是念：‘我欲至无造天上。’时，我如壮士屈伸臂顷，于此间没，现于彼天。时，彼诸天见我至彼，头面作礼，于一面立，而白我言：‘我等皆是毗婆尸如来弟子，从彼佛化，故来生此。’具说彼佛因缘本末。‘又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葉佛、释迦牟尼佛，皆是我师，我从受化，故来生此。’亦说诸佛因缘本末，至生阿迦尼吒诸天，亦复如是。”佛时颂曰：

“譬如力士，屈伸臂顷，
　我以神足，至无造天。
　第七大仙，降伏二魔，
　无热、无见，叉手敬礼。
　如昼度树，释师远闻，
　相好具足，到善见天。
　犹如莲华，水所不著，

世尊无染，至大善见。
如日初出，净无尘翳，
明若秋月，诣一究竟。
此五居处，众生行净，
必净故来，诣无烦恼。
净心而来，为佛弟子，
舍离染取，乐于无取。
见法决定，毗婆尸子，
净心善来，诣大仙人。
尸弃佛子，无垢无为，
以净心来，诣离有尊。
毗舍婆子，诸根具足，
净心诣我，如日照空。
拘楼孙子，舍离诸欲，
净心诣我，妙光焰盛。
拘那含子，无垢无为，
净心诣我，光如月满。
迦葉弟子，诸根具足，
净心诣我，如彼天念。
不乱大仙，神足第一，
以坚固心，为佛弟子。
净心而来，为佛弟子，
礼敬如来，具启人尊。
所生成道，名、姓、种族，
知见深法，成无上道。
比丘静处，离于尘垢，
精勤不懈，断诸有结。
此是诸佛，本末因缘，
释迦如来，之所演说。”

佛说此大因缘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

第一分游行经第二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是时，摩竭王阿阇世欲伐跋祇，王自念言：“彼虽勇健，人众豪强。以我取彼，未足为难。”时，阿阇世王命婆罗门大臣禹舍，而告

之曰："汝诣耆阇崛山，至世尊所，持我名字，礼世尊足，问讯世尊：'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又白世尊：'跋祇国人自恃勇健，民众豪强，不顺伏我，我欲伐之，不审世尊何所诫敕？'若有教诫，汝善忆念，勿有遗漏，如所闻说。如来所言，终不虚妄。"

大臣禹舍受王教已，即乘宝车诣耆阇崛山，到所止处，下车步进，至世尊所，问讯毕，一面坐，白世尊曰："摩竭王阿阇世稽首佛足，敬问殷勤：'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又白世尊：'跋祇国人自恃勇健，民众豪强，不顺伏我，我欲伐之，不审世尊何所诫敕？'"

尔时，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佛告阿难："汝闻跋祇国人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不？"

答曰："闻之。"

佛告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奉法晓忌，不违礼度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孝事父母，敬顺师长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恭于宗庙，致敬鬼神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阿难，汝闻跋祇国人宗事沙门，敬持戒者，瞻视护养，未尝懈惓不？"

答曰："闻之。"

"阿难，若能尔者，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

时，大臣禹舍白佛言："彼国人民，若行一法，犹不可图，况复具七？国事多故，今请辞还归。"

佛言："可，宜知是时。"时，禹舍即从座起，绕佛三匝，揖让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阿难："汝敕罗阅祇左右诸比丘尽集讲堂。"

对曰："唯然。"即诣罗阅祇城，集诸比丘，尽会讲堂，白世尊曰："诸比丘已集，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即从座起，诣法讲堂，就座而坐，告诸比丘：“我当为汝说七不退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诸比丘：“七不退法者：一曰、数相集会，讲论正义，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二曰、上下和同，敬顺无违，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三曰、奉法晓忌，不违制度，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四曰、若有比丘力能护众，多诸知识，宜敬事之，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五曰、念护心意，孝敬为首，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六曰、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七曰、先人后己，不贪名利，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

佛告比丘：“复有七法，令法增长，无有损耗。一者、乐于少事，不好多为，则法增长，无有损耗；二者、乐于静默，不好多言；三者、少于睡眠，无有昏昧；四者、不为群党，言无益事；五者、不以无德而自称誉；六者、不与恶人而为伴党；七者、乐于山林闲静独处。如是比丘，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复有七法，令法增长，无有损耗。何谓为七？一者、有信，信于如来、至真、正觉十号具足；二者、知惭，耻于己阙；三者、知愧，羞为恶行；四者、多闻，其所受持，上中下善，义味深奥，清净无秽，梵行具足；五者、精勤苦行，灭恶修善，勤习不舍；六者、昔所学习，忆念不忘；七者、修习智慧，知生灭法，趣贤圣要，尽诸苦本。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复有七法，令法增长，无有捐耗。何谓为七？一者、敬佛，二者、敬法，三者、敬僧，四者、敬戒，五者、敬定，六者、敬顺父母，七者、敬不放逸。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复有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何谓为七法？一者、观身不净，二者、观食不净，三者、不乐世间，四者、常念死想，五者、起无常想，六者、无常苦想，七者、苦无我想。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复有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何谓为七？一者、修念觉意，闲静无欲，出要无为；二者、修法觉意；三者、修精进觉意；四者、修喜觉意；五者、修猗觉意；六者、修定觉意；七者、修护觉意。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长，无有损耗。何谓为六？一者、身常行慈，不害众生；二者、口宣仁慈，不演恶言；三者、意念慈心，不怀坏损；四者、得净利养，与众共之，平等无二；五者、持贤圣戒，无有阙漏，亦无垢秽，必定不动；六者、见贤圣道，已尽苦际。如是六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佛告比丘：“复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长，无有损耗。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

天。修此六念，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尔时，世尊于罗阅祇随宜住已，告阿难言：“汝等皆严，吾欲诣竹园。”

对曰：“唯然。”即严衣钵，与诸大众侍从世尊，路由摩竭，次到竹园，往堂上坐，与诸比丘说戒、定、慧。修戒获定，得大果报；修定获智，得大果报；修智心净，得等解脱，尽于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已得解脱，生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于竹园随宜住已，告阿难曰：“汝等皆严，当诣巴陵弗城。”

对曰：“唯然。”即严衣钵，与诸大众侍从世尊，路由摩竭，次到巴陵弗城，巴陵树下坐。

时，诸清信士闻佛与诸大众远来至此巴陵树下，即共出城，遥见世尊在巴陵树下，容貌端正，诸根寂定，善调第一。譬犹大龙，以水清澄，无有尘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见已欢喜，渐到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渐为说法，示教利喜。诸清信士闻佛说法，即白佛言：“我欲归依佛、法、圣众，惟愿世尊哀愍，听许为优婆塞！自今已后，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奉戒不忘。明欲设供，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垂愍屈顾！”

尔时，世尊默然许可。诸清信士见佛默然，即从座起，绕佛三匝，作礼而归。寻为如来起大堂舍，平治处所，扫洒烧香，严敷宝座。供设既办，往白世尊：“所设已具，唯圣知时。”

于是，世尊即从座起，著衣持钵，与大众俱诣彼讲堂，澡手洗足，处中而坐。时，诸比丘在左面坐，诸清信士在右面坐。

尔时，世尊告诸清信士曰：“凡人犯戒，有五衰耗。何谓为五？一者、求财，所愿不遂；二者、设有所得，日当衰耗；三者、在所至处，众所不敬；四者、丑名恶声，流闻天下；五者、身坏命终，当入地狱。”

又告诸清信士：“凡人持戒，有五功德。何谓为五？一者、诸有所求，辄得如愿；二者、所有财产，增益无损；三者、所往之处，众人敬爱；四者、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者、身坏命终，必生天上。”

时，夜已半，告诸清信士，宜各还归。诸清信士即承佛教，绕佛三匝，礼足而归。

尔时，世尊于后夜明相出时，至闲静处，天眼清彻，见诸大天神各封宅地，中神、下神亦封宅地。是时，世尊即还讲堂，就座而坐，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谁造此巴陵弗城？”

阿难白佛：“此是禹舍大臣所造，以防御跋祇。”

佛告阿难：“造此城者，正得天意。吾于后夜明相出时，至闲静

处，以天眼见诸大天神各封宅地，中、下诸神亦封宅地。阿难，当知诸大天神所封宅地，有人居者，安乐炽盛；中神所封，中人所居；下神所封，下人所居。功德多少，各随所止。阿难，此处贤人所居，商贾所集，国法真实，无有欺罔。此城最胜，诸方所推，不可破坏。此城久后若欲坏时，必以三事：一者、大水，二者、大火，三者、中人与外人谋，乃坏此城。”

时，巴陵弗诸清信士通夜供办，时到白佛：“食具已办，唯圣知时。”

时，清信士即便施设，手自斟酌，食讫行水，别取小床敷在佛前坐。

尔时，世尊即示之曰：“今汝此处贤智所居，多持戒者，净修梵行，善神欢喜。”即为咒愿：“可敬知敬，可事知事，博施兼爱，有慈愍心，诸天所称，常与善俱，不与恶会。”

尔时，世尊为说法已，即从座起，大众围绕，侍送而还。大臣禹舍从佛后行，时作是念：‘今沙门瞿昙出此城门，即名此门为瞿昙门。’又观如来所渡河处，即名此处为瞿昙河。尔时，世尊出巴陵弗城，至于水边，时水岸上人民众多，中有乘船渡者，或有乘筏，或有乘桴而渡河者。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譬如力士屈伸臂顷，忽至彼岸。世尊观此义已，即说颂曰：

“佛为海船师，法桥渡河津，
大乘道之舆，一切渡天人。
亦为自解结，渡岸得升仙，
都使诸弟子，缚解得涅槃。”

尔时，世尊从跋祇游行至拘利村，在一林下告诸比丘：“有四深法：一曰、圣戒，二曰、圣定，三曰、圣慧，四曰、圣解脱。此法微妙，难可解知。我及汝等，不晓了故，久在生死，流转无穷。”

尔时，世尊观此义已，即说颂曰：

“戒、定、慧、解上，唯佛能分别，
离苦而化彼，令断生死习。”

尔时，世尊于拘利村随宜住已、告阿难俱诣那陀村。阿难受教，即著衣持钵，与大众俱侍从世尊，路由跋祇，到那陀村，止揵椎处。

尔时，阿难在闲静处，默自思惟：“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一名、伽伽罗，二名、伽陵伽，三名、毗伽陀，四名、伽利输，五名、遮楼，六名、婆耶楼，七名、婆头楼，八名、薮婆头楼，九名、陀梨舍□，十名、薮达利舍□，十一名、耶输，十二名、耶输多楼。此诸人等，今者命终，为生何处？复有五十人命终，又复有五百人命终，斯

生何处？”作是念已，从静处起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向静处，默自思惟：‘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伽伽罗等命终，复有五十人命终，又有五百人命终，斯生何处？’惟愿解说！”

佛告阿难：“伽伽罗等十二人，断五下分结，命终生天，于彼即般涅槃，不复还此。五十人命终者，断除三结，淫、怒、痴薄，得斯陀含，还来此世，尽于苦本。五百人命终者，断除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必定成道，往来七生，尽于苦际。阿难，夫生有死，自世之常，此何足怪？若一一人死，来问我者，非扰乱耶？”

阿难答曰：“信尔，世尊，实是扰乱。”

佛告阿难：“今当为汝说于法镜，使圣弟子知所生处。三恶道尽，得须陀洹，不过七生，必尽苦际，亦能为他说如是事。阿难，法镜者，谓圣弟子得不坏信，欢喜信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十号具足；欢喜信法，真正微妙，自恣所说，无有时节，示涅槃道，智者所行；欢喜信僧，善共和同，所行质直，无有谀谄，道果成就，上下和顺，法身具足，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四双八辈，是谓如来贤圣之众，甚可恭敬，世之福田；信贤圣戒，清净无秽，无有缺漏，明哲所行，获三昧定。阿难，是为法镜，使圣弟子知所生处，三恶道尽，得须陀洹，不过七生，必尽苦际，亦能为他说如是事。”

尔时，世尊随宜住已，告阿难俱诣毗舍离国。即受教行，著衣持钵，与大众俱侍从世尊，路由跋祇，到毗舍离，坐一树下。有一淫女，名庵婆婆梨，闻佛将诸弟子来至毗舍离，坐一树下，即严驾宝车，欲往诣佛所礼拜供养。未至之间，遥见世尊颜貌端正，诸根特异，相好备足，如星月中；见已欢喜，下车步进，渐至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渐为说法，示教利喜。闻佛所说，发欢喜心，即白佛言：“从今日始，归依三尊，惟愿听许于正法中为优婆夷，尽此形寿，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又白佛言：“惟愿世尊及诸弟子明受我请，即于今暮止宿我园。”尔时，世尊默然受之。女见佛默然许可，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佛而归。

其去未久，佛告阿难：“当与汝等诣彼园观。”

对曰：“唯然。”佛即从座起，摄持衣钵，与众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彼园。

时，毗舍离诸隶车辈，闻佛在庵婆婆梨园中止住，即便严驾五色宝车，或乘青车青马，衣、盖、幢幡、官属皆青，五色车马，皆亦如是。时，五百隶车服色尽同，欲往诣佛。庵婆婆梨辞佛还家，中路逢诸隶车。时，车行奔疾，与彼宝车共相钩拨，损折幢盖而不避道，隶车责曰：“汝恃何势，行不避道，冲拨我车，损折幢盖？”

报曰：“诸贵，我已请佛明日设食，归家供办，是以行速，无容相避。”

诸隶车即语女曰：“且置汝请，当先与我，我当与汝百千两金。”

女寻答曰：“先请已定，不得相与。”

时，诸隶车又语女曰：“我更与汝十六倍百千两金，必使我先。”

女犹不肯：“我请已定，不可尔也。”

时，诸隶车又语女曰：“我今与汝中分国财，可先与我。”

女又报曰：“设使举国财宝，我犹不取。所以然者？佛住我园，先受我请。此事已了，终不相与。”

诸隶车等各振手叹咤：“今由斯女阙我初福。”即便前进径诣彼园。

尔时，世尊遥见五百隶车，车马数万，填道而来，告诸比丘：“汝等欲知忉利诸天游戏园观，威仪容饰，与此无异。汝等比丘，当自摄心，具诸威仪。云何比丘自摄其心？于是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观，精勤不懈，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云何比丘具诸威仪？于是比丘可行知行，可止知止；左右顾视，屈伸俯仰，摄持衣钵，食饮汤药，不失仪则；善设方便，除去荫盖，行住坐卧，觉寐语默，摄心不乱，是谓比丘具诸威仪。”

尔时，五百隶车往至庵婆婆梨园，欲到佛所，下车步进，头面礼足，却坐一面。如来在座，光相独显，蔽诸大众，譬如秋月，又如天地清明，净无尘翳，日在虚空，光明独照。尔时，五百隶车围绕侍坐，佛于众中，光相独明。是时，座中有一梵志名曰并[既/食]，即从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向佛，以偈赞曰：

“摩竭鸯伽王，为快得善利，
身被宝珠铠，世尊出其土。
威德动三千，名显如雪山，
如莲华开敷，香气甚微妙。
今睹佛光明，如日之初出，
如月游虚空，无有诸云翳。
世尊亦如是，光照于世间，
观如来智慧，犹暗睹庭燎，
施众以明眼，决了诸疑惑。”

时，五百隶车闻此偈已，复告并[既/食]：“汝可重说。”

尔时，并[既/食]即于佛前再三重说。时，五百隶车闻重说偈已，各脱宝衣，以施并[既/食]，并[既/食]即以宝衣奉上如来，佛愍彼故，即为纳受。

尔时，世尊告毗舍离诸隶车曰：“世有五宝甚为难得。何等为五？一者、如来、至真出现于世，甚为难得；二者、如来正法能演说者，此人难得；三者、如来演法能信解者，此人难得；四者、如来演

法能成就者，此人难得；五者、临危救厄知反复者，此人难得。是谓五宝为难得也。”

时，五百隶车闻佛示教利喜已，即白佛言：“惟愿世尊及诸弟子明受我请！”

佛告隶车：“卿已请我，我今便为得供养已，庵婆婆梨女先已请讫。”

时，五百隶车闻庵婆婆梨女已先请佛，各振手而言：“吾欲供养如来，而今此女已夺我先。”即从座起，头面礼佛，绕佛三匝，各自还归。

时，庵婆婆梨女即于其夜种种供办。明日时到，世尊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整衣持钵，前后围绕，诣彼请所，就座而坐。时，庵婆婆梨女即设上馔，供佛及僧；食讫去钵，并除机案。时，女手执金瓶，行澡水毕，前白佛言：“此毗舍离城所有园观，我园最胜。今以此园贡上如来，哀愍我故，愿垂纳受！”

佛告女曰：“汝可以此园施佛为首及招提僧。所以然者？如来所有园林、房舍、衣钵六物，正使诸魔、释、梵、大神力天，无有能堪受此供者。”时，女受教，即以此园施佛为首及招提僧。佛愍彼故，即为受之，而说偈言：

“起塔立精舍，园果施清凉，
桥船以渡人，旷野施水草，
及以堂阁施，其福日夜增，
戒具清净者，彼必到善方。”

时，庵婆婆梨女取一小床于佛前坐。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大患，秽污不净，上漏为碍，出要为上。尔时，世尊知彼女意柔软和悦，荫盖微薄，易可开化，如诸佛法，即为彼女说苦圣谛，苦集、苦灭、苦出要谛。

时，庵婆婆梨女信心清净，譬如净洁白毡易为受色，即于座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见法得法，决定正住，不堕恶道，成就无畏，而白佛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如是再三。“惟愿如来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自今已后，尽寿不杀、不盗、不邪淫、不欺、不饮酒。”时，彼女从佛受五戒已，舍本所习，秽垢消除，即从座起，礼佛而去。

尔时，世尊于毗舍离，随宜住已，告阿难言：“汝等皆严，吾欲诣竹林丛。”

对曰：“唯然。”即严衣钵，与大众侍从世尊，路由跋祇，至彼竹林。

时，有婆罗门名毗沙陀耶，闻佛与诸大众诣此竹林，默自思念：“此沙门瞿昙，名德流布，闻于四方，十号具足，于诸天、释、

梵、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深奥，梵行具足。如此真人，宜往瞻睹。”

时，婆罗门出于竹丛，往诣世尊，问讯讫，一面坐。世尊渐为说法，示教利喜。婆罗门闻已欢喜，即请世尊及诸大众明日舍食。时，佛默然受请。婆罗门知已许可，即从座起，绕佛而归，即于其夜，供设饮食。明日时到，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大众围绕往诣彼舍，就座而坐。时，婆罗门设种种甘馔，供佛及僧；食讫去钵，行澡水毕，取一小床于佛前坐。

尔时，世尊为婆罗门而作颂曰：

“若以饮食，衣服卧具，
施持戒人，则获大果。
此为真伴，终始相随，
所至到处，如影随形。
是故种善，为后世粮，
福为根基，众生以安。
福为天护，行不危险，
生不遭难，死则上天。”

尔时，世尊为婆罗门说微妙法，示教利喜已，从座而去。于时彼土谷贵饥馑，乞求难得，佛告阿难：“敕此国内现诸比丘尽集讲堂。”

对曰：“唯然。”即承教旨，宣令远近普集讲堂。

是时，国内大众皆集，阿难白佛言：“大众已集，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即从座起，诣于讲堂，就座而坐，告诸比丘：“此土饥馑，乞求难得。汝等宜各分部，随所知识，诣毗舍离及越祇国，于彼安居，可以无乏。吾独与阿难于此安居。所以然者？恐有短乏。”是时，诸比丘受教即行，佛与阿难独留。

于后夏安居中，佛身疾生，举体皆痛，佛自念言：“我今疾生，举身痛甚，而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则非我宜，今当精勤自力以留寿命。”

尔时，世尊于静室出，坐清凉处。阿难见已，速疾往诣，而白佛言：“今观尊颜，疾如有损。”

阿难又言：“世尊有疾，我心惶惧，忧结荒迷，不识方面，气息未绝，犹少醒悟，默思：‘如来未即灭度，世眼未灭，大法未损，何故今者不有教令于众弟子乎？’”

佛告阿难：“众僧于我有所须耶？若有自言：‘我持众僧，我摄众僧。’斯人于众应有教令。如来不言：‘我持于众，我摄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阿难，我所说法，内外已讫，终不自称所见通达。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譬如故车，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

力得少留寿，自力精进，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时我身安隐，无有恼患。是故，阿难，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云何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阿难，比丘观内身精勤无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观外身、观内外身，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是谓，阿难，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

佛告阿难：“吾灭度后，能有修行此法者，则为真我弟子第一学者。”

佛告阿难：“俱至遮婆罗塔。”

对曰：“唯然。”

如来即起，著衣持钵，诣一树下，告阿难：“敷座，吾患背痛，欲于此止。”

对曰：“唯然。”寻即敷座。

如来坐已，阿难敷一小座于佛前坐。佛告阿难：“诸有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阿难，佛四神足已多修行，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如来可止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尔时，阿难默然不对；如是再三，又亦默然。是时，阿难为魔所蔽，懞懞不悟，佛三现相而不知请。

佛告阿难：“宜知是时。”阿难承佛意旨，即从座起，礼佛面去；去佛不远，在一树下静意思惟。

其间未久，时魔波旬来白佛：“佛意无欲，可般涅槃，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须我诸比丘集，又能自调，勇捍无怯，到安隐处，逮得己利，为人导师，演布经教，显于句义。若有异论，能以正法而降伏之；又以神变，自身作证。如是弟子皆悉未集，又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普皆如是，亦复未集。今者要当广于梵行，演布觉意，使诸天人普见神变。”

时，魔渡旬复白佛言：“佛昔于郁鞞罗尼连禅水边，阿游波尼俱律树下初成正觉，我时至世尊所，劝请如来可般涅槃：‘今正是时，宜速灭度！’尔时，如来即报我言：‘止！止！波旬，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须我诸弟子集，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乃取灭度。’佛今弟子已集，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今正是时，何不灭度？”

佛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时，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现。

魔去未久，佛即于遮婆罗塔，定意三昧，舍命住寿。当此之时，地大震动，举国人民莫不惊怖，衣毛为竖。佛放大光，彻照无穷，幽

冥之处，莫不蒙明，各得相见。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有无二行中，吾今舍有为，
内专三昧定，如鸟出于卵。”

尔时，贤者阿难心惊毛竖，疾行诣佛，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怪哉！世尊，地动乃尔，是何因缘？”

佛告阿难：“凡世地动，有八因缘。何等八？夫地在水上，水止于风，风止于空，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大水扰则普地动，是为一也。复次，阿难，有时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观水性多，观地性少，欲自试力，则普地动，是为二也。复次，阿难，若始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地为大动，是为三也。复次，阿难，菩萨始出母胎，从右胁生，专念不乱，则普地动，是为四也。复次，阿难，菩萨初成无上正觉，当于此时，地大震动，是为五也。复次，阿难，佛初成道，转无上法轮，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所不能转，则普地动，是为六也。复次，阿难，佛教将毕，专念不乱，欲舍性命，则普地动，是为七也。复次，阿难，如来于无余涅槃界般涅槃时，地大震动，是为八也。以是八因缘，令地大动。”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无上二足尊，照世大沙门，
阿难请天师，地动何因缘？
如来演慈音，声如迦毗陵，
我说汝等听，地动之所由。
地因水而止，水因风而住，
若虚空风起，则地为大动。
比丘比丘尼，欲试神足力，
山海百草木，大地皆震动。
释梵诸尊天，意欲动于地，
山海诸鬼神，大地为震动。
菩萨二足尊，百福相已具，
始入母胎时，地则为大动。
十月处母胎，如龙卧茵蓐，
初从右胁生，时地则大动。
佛为童子时，消灭使缘缚，
成道胜无量，地则为大动。
升仙转法轮，于鹿野苑中，
道力降伏魔，则地大为动。

天魔频来请，劝佛般泥洹，
佛为舍性命，地则为大动。
人尊大导师，神仙尽后有，
难动而取灭，时地则大动。
净眼说诸缘，地动八种事，
有此亦有余，时地皆震动。”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三

游行经第二之二

佛告阿难：“世有八众。何谓八？一曰、刹利众，二曰、婆罗门众，三曰、居士众，四曰、沙门众，五曰、四天王众，六曰、忉利天众，七曰、魔众，八曰、梵天众。我自忆念昔者，往来与刹利众坐起言语，不可称数，以精进定力，在所能现。彼有好色，我色胜彼。彼有妙声，我声胜彼。彼辞我退，我不辞彼。彼所能说，我亦能说。彼所不能，我亦能说。阿难，我广为说法，示教利喜已，即于彼没，彼不知我是天、是人。如是至梵天众，往返无数，广为说法，而莫知我谁。”

阿难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乃能成就如是。”

佛言：“如是微妙希有之法，阿难，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唯有如来能成此法。”

又告阿难：“如来能知受起、住、灭，想起、住、灭，观起、住、灭。此乃如来甚奇甚特未曾有法！汝当受持。”

尔时，世尊告阿难：“俱诣香塔，在一树下，敷座而坐。”

佛告阿难：“香塔左右现诸比丘，普敕令集讲堂。”

阿难受教，宣令普集。阿难白佛：“大众已集，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即诣讲堂，就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最正觉，谓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和同敬顺，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我法中宜勤受学，共相炽然，共相娱乐。比丘当知，我于此法自身作证，布现于彼，谓贯经、祇夜经、受记经、偈经、法句经、相应经、本缘经、天本经、广经、未曾有经、证喻经、大教经。汝等当善受持，称量分别，随事修行。所以者何？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般泥洹。”

诸比丘闻此语已，皆悉愕然，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曰：“一何驶哉！佛取灭度。一何痛哉！世间眼灭。我等于此，已为长衰。”或有比丘悲泣躃踊，宛转嘷咷，不能自胜，犹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

佛告诸比丘曰：“汝等且止，勿怀忧悲。天地人物，无生不终。

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我亦先说恩爱无常，合会有离，身非己有，命不久存。”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我今自在，到安隐处，
和合大众，为说此义。
吾年老矣，余命无几，
所作已办，今当舍寿。
念无放逸，比丘戒具，
自摄定意，守护其心。
若于我法，无放逸者，
能灭苦本，尽生老死。”

又告比丘：“吾今所以诫汝者何？天魔波旬向来请我：‘佛意无欲，可般泥洹，今正是时，宜速灭度。’我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时，须我诸比丘集，乃至诸天普见神变。’波旬复言：‘佛昔于郁鞞罗尼连禅河水边，阿游波尼俱律树下初成佛道，我时白佛：“佛意无欲，可般泥洹，今正是时，宜速灭度。”尔时，如来即报我言：“止！止！波旬，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灭度，须我诸弟子集，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乃取灭度。”今者如来弟子已集，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今正是时，宜可灭度。’我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当般涅槃。’时，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现。魔去未久，即于遮波罗塔，定意三昧，舍命住寿。当此之时，地大震动，天人惊怖，衣毛为竖。佛放大光，彻照无穷，幽冥之处，莫不蒙明，各得相见。我时颂曰：

“‘有无二行中，吾今舍有为，
内专三昧定，如鸟出于卵。’”

尔时，贤者阿难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长跪叉手白佛言：“惟愿世尊留住一劫，勿取灭度，慈愍众生，饶益天人！”

尔时，世尊默然不对。如是三请，佛告阿难：“汝信如来正觉道不？”

对曰：“唯然，实信。”

佛言：“汝若信者，何故三来触娆我为？汝亲从佛闻，亲从佛受：‘诸有能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佛四神足已多习行，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多所饶益，天人获安。’尔时，何不重请，使不灭度？再闻尚可，乃至三闻，犹不劝请留住一劫，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多所饶益，天人获安。今汝方言，岂不愚耶？吾三现相，汝三默然。汝于尔时，何不报我：如来可止一劫，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多所饶

益？且止！阿难，吾已舍性命，已弃已吐，欲使如来自违言者，无有是处。譬如豪贵长者，吐食于地，宁当复有肯还取食不？”

对曰：“不也。”

“如来亦然，已舍已吐，岂当复自还食言乎？”

佛告阿难俱诣庵婆罗村，即严衣钵，与诸大众侍从世尊，路由跋祇，到庵婆罗村，在一山林。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戒、定、慧。修戒获定，得大果报；修定获智，得大果报；修智心净，得等解脱，尽于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已得解脱，生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于庵婆罗村，随宜往已，佛告阿难：“汝等皆严，当诣瞻婆村、揵荼村、婆梨婆村及诣负弥城。”

对曰：“唯然。”即严衣钵，与诸大众侍从世尊，路由跋祇，渐至他城，于负弥城北，止尸舍婆林。

佛告诸比丘：“当与汝等说四大教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何谓为四？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诸贤，我于彼村、彼城、彼国，躬从佛闻，躬受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一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和合众僧、多闻耆旧，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彼众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持此，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者何？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二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众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众多比丘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

勿捐舍。’是为第三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一比丘所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法、依律，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当勤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是为第四大教法也。”

尔时，世尊于负弥城随宜住已，告贤者阿难俱诣波婆城，对曰：“唯然。”即严衣钵，与诸大众侍从世尊，路由末罗，至波婆城阇头园中。时，有工师子，名曰周那，闻佛从彼末罗来至此城，即自严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佛渐为周那说法正化，示教利喜。周那闻佛说法，信心欢喜，即请世尊明日舍食。时，佛默然受请。周那知佛许可，即从座起，礼佛而归，寻于其夜供设饭食。明日时到，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法服持钵，大众围绕，往诣其舍，就座而坐。是时，周那寻设饮食，供佛及僧，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世尊。

佛告周那：“勿以此耳与诸比丘。”周那受教，不敢辄与。时，彼众中有一长老比丘，晚暮出家，于其座上以余器取。

尔时，周那见众食讫，并除钵器，行澡水毕，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敢问大圣智，正觉二足尊，
　善御上调伏，世有几沙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如汝所问者，沙门凡有四，
　志趣各不同，汝当识别之。
　一行道殊胜，二善说道义，
　三依道生活，四为道作秽。
　何谓道殊胜，善说于道义，
　依道而生活，有为道作秽？
　能度恩爱刺，入涅槃无疑，
　超越天人路，说此道殊胜。
　善解第一义，说道无垢秽，
　慈仁决众疑，是为善说道。
　善敷演法句，依道以自生，

遥望无垢场，名依道生活。
内怀于奸邪，外像如清白，
虚诳无诚实，此为道作秽。
云何善恶俱？净与不净杂，
相似现外好，如铜为金涂。
俗人遂见此，谓圣智弟子，
余者不尽尔，勿舍清净信。
一人持大众，内浊而外清，
现闭奸邪迹，而实怀放荡。
勿视外容貌，卒见便亲敬，
现闭奸邪迹，而实怀放荡。”

尔时，周那取一小座于佛前坐。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已，大众围绕，侍从而还；中路止一树下，告阿难言：“吾患背痛，汝可敷座。”

对曰：“唯然。”寻即敷座，世尊止息。时，阿难又敷一小座于佛前坐。

佛告阿难：“向者周那无悔恨意耶？设有此意，为由何生？”

阿难白佛言：“周那设供，无有福利。所以者何？如来最后于其舍食便取涅槃。”

佛告阿难：“勿作是言！勿作是言！今者周那为获大利，为得寿命，得色，得力，得善名誉，生多财宝，死得生天，所欲自然。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临灭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异。汝今可往语彼周那：‘我亲从佛闻，亲受佛教，周那设食，今获大利，得大果报。’”

时，阿难承佛教旨，即诣彼所，告周那曰：“我亲从佛闻，亲从佛受教，周那设食，今获大利，得大果报。所以然者？佛初得道能饭食者，及临灭度能饭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异。”

周那舍食已，始闻如此言，
如来患甚笃，寿行今将讫。
虽食栴檀耳，而患犹更增，
抱病而涉路，渐向拘夷城。

尔时，世尊即从座起。小复前行，诣一树下，又告阿难：“吾背痛甚，汝可敷座。”

对曰：“唯然。”寻即敷座。如来止息，阿难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时，有阿罗汉弟子，名曰福贵，于拘夷那竭城向波婆城，中路见佛在一树下，容貌端正，诸根寂定，得上调意第一寂灭。譬如大龙，

亦如澄水，清净无秽；见已欢喜，善心生焉，即到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出家之人在清净处，慕乐闲居，甚奇特也。有五百乘车经过其边，而不闻见。我师一时在拘夷那竭城、波婆城，二城中间道侧树下，静默而坐，时有五百乘车经过其边，车声轰轰觉而不闻。是时，有人来问我师：'向群车过，宁见不耶？'对曰：'不见。'又问：'闻耶？'对曰：'不闻。'又问：'汝在此耶？在余处耶？'答曰：'在此。'又问：'汝醒悟耶？'答曰：'醒悟。'又问：'汝为觉寐？'答曰：'不寐。'彼人默念：'是希有也！出家之人专精乃尔，车声轰轰觉而不闻。'即语我师曰：'向有五百乘车从此道过，车声振动，尚且不闻，岂他闻哉？'即为作礼，欢喜而去。"

佛告福贵："我今问汝，随意所答。群车振动觉而不闻，雷动天地觉而不闻，何者为难？"

福贵白佛言："千万车声，岂等雷电？不闻车声未足为难，雷动天地觉而不闻，斯乃为难。"

佛告福贵："我于一时游阿越村，在一草庐，时有异云暴起，雷电霹雳，杀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人众大聚。时，我出草庐，彷徉经行。彼大众中有一人来至我所，头面礼足，随我经行，我知而故问：'彼大众聚何所为耶？'其人即问：'佛向在何所？为觉寐耶？'答曰：'在此，时不寐也。'其人亦叹希闻得定如佛者也，雷电霹雳，声聒天地，而独寂定觉而不闻，乃白佛言：'向有异云暴起，雷电霹雳，杀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彼大众聚，其正为此。'其人心悦，即得法喜，礼佛而去。"

尔时，福贵被二黄叠，价值百千，即从座起，长跪叉手而白佛言："今以此叠奉上世尊，愿垂纳受！"

佛告福贵："汝以一叠施我，一施阿难。"尔时，福贵承佛教旨，一奉如来，一施阿难。佛愍彼故，即为纳受。时，福贵礼佛足已，于一面坐，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大患、不净、秽污，上漏为碍，出要为上。时，佛知福贵意，欢喜柔软，无诸盖、缠，易可开化，如诸佛常法，即为福贵说苦圣谛，苦集、苦灭、苦出要谛。

时，福贵信心清净，譬如净洁白叠易为受色，即于座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见法得法，决定正住，不堕恶道，成就无畏，而白佛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惟愿如来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惟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

又白佛言："世尊，游化若诣波婆城，惟愿屈意过贫聚中！所以然者？欲尽家所有饮食、床卧、衣服、汤药，奉献世尊！世尊受已，家内获安。"

佛言："汝所言善。"

尔时，世尊为福贵说法，示教利喜已，即从座起，头面礼足，欢

喜而去。其去未久，阿难寻以黄叠奉上如来，如来哀愍，即为受之，被于身上。

尔时，世尊颜貌从容，威光炽盛，诸根清净，面色和悦。阿难见已，默自思念："自我得侍二十五年，未曾见佛面色光泽，发明如今。"即从座起，右膝著地，叉手合掌，前白佛言："自我得侍二十五年，未曾见佛光色如今，不审何缘？愿闻其意！"

佛告阿难："有二因缘，如来光色有殊于常：一者、佛初得道，成无上正真觉时；二者、临欲灭度，舍于性命般涅槃时。阿难，以此二缘，光色殊常。"

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金色衣光悦，细软极鲜净，
福贵奉世尊，如雪白毫光。"

佛命阿难："吾渴欲饮，汝取水来。"

阿难白言："向有五百乘车于上流渡，水浊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饮也。"

如是三敕："阿难，汝取水来！"

阿难白言："今拘孙河去此不远，清冷可饮，亦可澡浴。"

时，有鬼神居在雪山，笃信佛道，即以钵盛八种净水，奉上世尊。佛愍彼故，寻为受之。而说颂曰：

"佛以八种音，敕阿难取水：
吾渴今欲饮，饮已诣拘尸。
柔软和雅音，所言悦众心，
给侍佛左右，寻白于世尊：
向有五百车，截流渡彼岸，
浑浊于此水，饮恐不便身；
拘孙河不远，水美甚清冷，
往彼可取饮，亦可澡浴身。
雪山有鬼神，奉上如来水，
饮已威势强，众中师子步。
其水神龙居，清澄无浊秽，
圣颜如雪山，安详度拘孙。"

尔时，世尊即诣拘孙河，饮已澡浴，与众而去。中路止息在一树下，告周那曰："汝取僧伽梨四牒而敷，吾患背痛，欲暂止息。"周那受教，敷置已讫，佛坐其上。周那礼已，于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欲般涅槃，我欲般涅槃。"

佛告之曰："宜知是时。"于是，周那即于佛前便般涅槃。佛时颂曰：

“佛趣拘孙河，清凉无浊秽，
　人中尊入水，澡浴度彼岸。
　大众之元首，教敕于周那：
　吾今身疲极，汝速敷卧具。
　周那寻受教，四牒衣而敷，
　如来既止息，周那于前坐，
　即白于世尊：我欲取灭度，
　无爱无憎处，今当到彼方。
　无量功德海，最胜告彼曰：
　汝所作已办，今宜知是时。
　见佛已听许，周那倍精勤，
　灭行无有余，如灯尽火灭。”

时，阿难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佛灭度后，葬法云何？”

佛告阿难：“汝且默然，思汝所业，诸清信士自乐为之。”

时，阿难复重三启：“佛灭度后，葬法云何？”

佛言：“欲知葬法者，当如转轮圣王。”

阿难又白：“转轮圣王葬法云何？”

佛告阿难：“圣王葬法，先以香汤洗浴其体，以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国行人皆见法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饶益。

“阿难，汝欲葬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

于时，世尊重观此义，而说颂曰：

“阿难从坐起，长跪白世尊：
　如来灭度后，当以何法葬？
　阿难汝且默，思惟汝所行，
　国内诸清信，自当乐为之。
　阿难三请已，佛说转轮葬，
　欲葬如来身，叠裹内棺椁，
　四衢起塔庙，为利益众生，
　诸有礼敬者，皆获无量福。”

佛告阿难：“天下有四种人，应得起塔，香华缯盖，伎乐供养。

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声闻人，四者、转轮王。阿难，此四种人应得起塔，香华缯盖，伎乐供养。”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佛应第一塔，辟支佛、声闻，
及转轮圣王，典领四域主。
斯四应供养，如来之所记，
佛、辟支、声闻，及转轮王塔。”

尔时，世尊告阿难：“俱诣拘尸城，末罗双树间。”

对曰：“唯然。”即与大众围绕世尊，在道而行。

有一梵志从拘尸城趣波婆城，中路遥见世尊颜貌端正，诸根寂定，见已欢喜，善心自生，前至佛所，问讯讫，一面住，而白佛言：“我所居村去此不远，惟愿瞿昙于彼止宿，清旦食已，然后趣城。”

佛告梵志：“且止！且止！汝今便为供养我已。”

时，梵志殷勤三请，佛答如初，又告梵志：“阿难在后，汝可语意。”

时，梵志闻佛教已，即诣阿难，问讯已，于一面立，白阿难言：“我所居村去此不远。欲屈瞿昙于彼止宿，清旦食已，然后趣城。”

阿难答曰：“止！止！梵志，汝今已为得供养已。”

梵志复请，殷勤至三。阿难答曰：“时既暑热，彼村远迴。世尊疲极，不足劳娆。”

尔时，世尊观此义已，即说颂曰：

“净眼前进路，疲极向双树，
梵志遥见佛，速诣而稽首：
我村今在近，哀愍留一宿，
清旦设微供，然后向彼城。
梵志我身倦，道远不能过，
监藏者在后，汝可往语意。
承佛教旨已，即诣阿难所：
惟愿至我村，清旦食已去。
阿难曰止止，时热不相赴。
三请不遂愿，忧恼不悦乐。
咄此有为法，流迁不常住，
今于双树间，灭我无漏身。
佛、辟支、声闻，一切皆归灭，
无常无撰择，如火焚山林。”

尔时，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告阿难曰："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使头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当久住北方。"

对曰："唯然。"即敷座，令北首。

尔时，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师子王，累足而卧。

时，双树间所有鬼神笃信佛者，以非时华布散于地。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此双树神以非时华供养于我，此非供养如来。"

阿难白言："云何名为供养如来？"

佛语阿难："人能受法、能行法者，斯乃名曰供养如来。"佛观此义，而说颂曰：

"佛在双树间，偃卧心不乱，
树神心清净，以华散佛上。
阿难白佛言：云何名供养？
受法而能行，觉华而为供。
紫金华如轮，散佛未为供；
阴、界、入无我，乃名第一供。"

尔时，梵摩那在于佛前执扇扇佛，佛言："汝却，勿在吾前。"

时，阿难默自思念："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供给所须，当尊敬如来，视无厌足。今者末后须其瞻视，乃命使却，意将何因？"于是，阿难即整衣服，前白佛言："此梵摩那常在佛左右，供给所须，当尊敬如来，视无厌足。今者末后须其瞻视，而命使却，将有何因？"

佛告阿难："此拘尸城外有十二由旬，皆是诸大神天之所居宅，无空缺处。此诸大神皆嫌此比丘当佛前立：'今佛末后垂当灭度，吾等诸神，冀一奉觐，而此比丘有大威德，光明映蔽，使我曹等不得亲近礼拜供养。'阿难，我以是缘，故命使却。"

阿难白佛："此尊比丘本积何德？修何行业？今者威德乃如是乎？"

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毗婆尸。时此比丘以欢喜心，手执草炬，以照彼塔，由此因缘，使今威光上彻二十八天，诸天神光所不能及。"

尔时，阿难即从座起，偏袒右肩，长跪叉手而白佛言："莫于此鄙陋小城荒毁之土取灭度也。所以者何？更有大国——瞻婆大国、毗舍离国、王舍城、婆祇国、舍卫国、迦维罗卫国、波罗柰国，其土人民众多，信乐佛法，佛灭度已，必能恭敬供养舍利。"

佛言："止！止！勿造斯观！无谓此土以为鄙陋。所以者何？昔者，此国有王名大善见，此城时名拘舍婆提，大王之都城，长四百八十里，广二百八十里。是时，谷米丰贱，人民炽盛，其城七重，绕城

栏楯亦复七重，雕文刻镂，间悬宝铃。其城下基深三仞，高十二仞，城上楼观高十二仞，柱围三仞。金城银门，银城金门；琉璃城水精门，水精城琉璃门。

“其城周围四宝庄严，间错栏楯亦以四宝。金楼银铃，银楼金铃，宝堑七重，中生莲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俱物头华、分陀利华，下有金沙布现其底，夾道两边生多邻树。其金树者，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金叶华实。水精树者，琉璃华实。琉璃树者，水精华实。多邻树间有众浴池，清流深潭，洁净无秽，以四宝砖间砌其边。金梯银磴，银梯金磴；琉璃梯金磴，琉璃梯陛水精为磴，水精梯陛琉璃为磴。周匝栏楯，辽绕相承。其城处处生多邻树。其金树者，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金叶华实。水精树者，琉璃华实。琉璃树者，水精华实。树间亦有四种宝池，生四种华。街巷齐整，行伍相当，风吹众华，纷纷路侧。微风四起，吹诸宝树，出柔软音，犹如天乐。其国人民，男女大小，共游树间，以自娱乐。其国常有十种声：贝声、鼓声、波罗声、歌声、舞声、吹声、象声、马声、车声、饮食戏笑声。

“尔时，大善见王七宝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何谓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

“云何善见大王成就金轮宝？王常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高殿上，婇女围绕，自然轮宝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轮径丈四。大善见王默自念言：‘我曾从先宿耆旧闻如是语：刹利王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宝殿上，婇女围绕，自然金轮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轮径丈四，是则名为转轮圣王。今此轮现，将无是耶？今我宁可试此轮宝。’

“时大善见王即召四兵，向金轮宝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扶金轮，语言：‘汝向东方，如法而转，勿违常则。’轮即东转。时，善见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金轮宝前有四神引导，轮所住处，王即止驾。尔时，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趣王所，拜首白言：‘善来！大王，今此东方土地丰乐，人民炽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顺。惟愿圣王于此治政！我等当给使左右，承受所宜。’当时，善见大王语小王言：‘止！止！诸贤，汝等则为供养我已，但当以正法治，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

“时诸小王闻此教已，即从大王巡行诸国，至东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随轮所至，其诸国王各献国土，亦如东方诸小王。此时，善见王既随金轮，周行四海，以道开化，安慰民庶，已还本国拘舍婆城。时，金轮宝在宫门上虚空中住，大善见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金轮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成就白象宝？时，善见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

然象宝忽现在前，其毛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首杂色，六牙纤[月＋庸]，真金间填。时王见已，念言：‘此象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善见大王欲自试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善见王踊跃而言：‘此白象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象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成就马宝？时，善见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马宝忽现在前，绀青色，朱髦尾，头颈如乌，力能飞行。时王见已，念言：‘此马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善见王欲自试马宝，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善见王踊跃而言：‘此绀马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绀马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神珠宝成就？时，善见大王于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现在前，质色清彻，无有瑕秽。时王见已，言：‘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宫内。’时，善见王欲试此珠，即召四兵，以此宝珠置高幢上，于夜冥中赍幢出城。其珠光明，照诸军众，犹如昼日；于军众外周匝，复能照一由旬；现城中人皆起作务，谓为是昼。时，王善见踊跃而言：‘今此神珠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神珠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成就玉女宝？时，玉女宝忽然出现，颜色从容，面貌端正，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冬则身温，夏则身凉，举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优钵罗华香，言语柔软，举动安详，先起后坐，不失宜则。时，王善见清净无著，心不暂念，况复亲近？时，王善见踊跃而言：‘此玉女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玉女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居士宝成就？时，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宝藏自然，财富无量。居士宿福，眼能彻视地中伏藏，有主无主，皆悉见知。其有主者，能为拥护；其无主者，取给王用。时，居士宝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给与，不足为忧，我自能办。’时，善见王欲试居士宝，即敕严船于水游戏，告居士曰：‘我须金宝，汝速与我。’居士报曰：‘大王小待，须至岸上。’王寻逼言：‘我停须用，正今得来。’时，居士宝被王严敕，即于船上长跪，以右手内著水中，水中宝瓶随手而出，如虫缘树。彼居士宝，亦复如是，内手水中，宝缘手出，充满船上，而白王言：‘向须宝用，为须几许？’时，王善见语居士言：‘止！止！吾无所须，向相试耳！汝今便为供养我已。’时，彼居士闻王语已，寻以宝物还投水中。时，善见王踊跃而言：‘此居士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居士宝成就。

“云何善见大王主兵宝成就？时，主兵宝忽然出现，智谋雄猛，英略独决，即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讨伐，王不足忧，我自能办。’时，善见大王欲试主兵宝，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

住。’时，主兵宝闻王语已，即令四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时，善见王踊跃而言：‘此主兵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阿难，是为善见转轮圣王成就七宝。

“何谓四神德？一者、长寿不夭，无能及者；二者、身强无患，无能及者；三者、颜貌端正，无能及者；四者、宝藏盈溢，无能及者。是为转轮圣王成就七宝及四功德。

“阿难，时，善见王久乃命驾，出游后园，寻告御者：‘汝当善御，安详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谛观国土人民安乐无患。’时，国人民路次观者，复语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谛观圣王威颜。’阿难，时，善见王慈育民物，如父爱子；国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尽以贡王，愿垂纳受，在意所与。时王报曰：‘且止！诸人！吾自有宝，汝可自用。’复于异时，王作是念：‘我今宁可造作宫观。’适生是意，时国人民诣王善见，各白王言：‘我今为王造作宫殿。’王报之曰：‘我今以为得汝供养，我有宝物，自足成办。’时，国人民复重启王：‘我欲与王造立宫殿。’王告人民：‘随汝等意。’时，诸人民承王教已，即以八万四千两车，载金而来，诣拘舍婆城，造立法殿。时，第二忉利妙匠天子默自思念：‘唯我能堪与善见王起正法殿。’

“阿难，时，妙匠天造正法殿，长六十里，广三十里，四宝庄严，下基平整，七重宝砖以砌其阶。其法殿柱有八万四千，金柱银栌，银柱金栌，琉璃、水精栌柱亦然。绕殿周匝，有四栏楯，皆四宝成，又四阶陛亦四宝成。其法殿上有八万四千宝楼，其金楼者银为户牖，其银楼者金为户牖，水精、琉璃楼户亦然。金楼银床，银楼金床，綩綖细软，金缕织成，布其座上，水精、琉璃楼床亦然。其殿光明，眩曜人目，犹日盛明，无能视者。时，善见王自生念言：‘我今可于是殿左右起多邻园池。’即造园池，纵广一由旬。

“又复自念：‘于法殿前造一法池。’寻即施造，纵广一由旬。其水清澄，洁净无秽，以四宝砖厕砌其下，绕池四边，栏楯周匝，皆以黄金、白银、水精、琉璃四宝合成。其池中水生众杂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俱物头华、分陀利华，出微妙香，馚馥四散。其池四面陆地生华，阿醯物多华、瞻卜华、波罗罗华、须曼陀华、婆师迦华、檀俱摩梨华。使人典池，诸行过者将入洗浴，游戏清凉，随意所欲，须浆与浆，须食与食。衣服、车马、香华、财宝，不逆人意。

“阿难，时，善见王有八万四千象，金银校饰，络用宝珠，齐象王为第一。八万四千马，金银校饰，络用宝珠，力马王为第一。八万四千车，师子革络，四宝庄严，金轮宝为第一。八万四千珠，神珠宝为第一。八万四千玉女，玉女宝为第一。八万四千居士，居士宝为第一。八万四千刹利，主兵宝为第一。八万四千城，拘尸婆提城为第一。八万四千殿，正法殿为第一。八万四千楼，大正楼为第一。八万四千床，皆以黄金、白银、众宝所成，氍氀毾[毯-炎＋登]，綩綖细

软，以布其上。八万四千亿衣，初摩衣、迦尸衣、劫波衣为第一。八万四千种食，日日供设，味味各异。

“阿难，时善见王八万四千象，乘齐象上，清旦出拘尸城，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须臾之间，还入城食。八万四千马，乘力马宝，清旦出游，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须臾之间，还入城食。八万四千车，乘金轮车，驾力马宝，清旦出游，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须臾之间，还入城食。八万四千神珠，以神珠宝，照于宫内，昼夜常明。八万四千玉女，玉女宝善贤给侍左右。八万四千居士，有所给与，任居士宝。八万四千刹利，有所讨伐，任主兵宝。八万四千城，常所治都，在拘尸城。八万四千殿，王所常止，在正法殿。八万四千楼，王所常止，在大正楼。八万四千座，王所常止，在颇梨座，以安禅故。八万四千亿衣，上妙宝饰，随意所服，以惭愧故。八万四千种食，王所常食，食自然饭，以知足故。

“时，八万四千象来现，王时蹋蹈冲突，伤害众生，不可称数。时王念言：‘此象数来，多所损伤。自今而后，百年听现一象。’如是转次百年现，一周而复始。”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四

游行经第二之三

尔时，佛告阿难：“时王自念：‘我本积何功德？修何善本？今获果报，巍巍如是。’复自思念：‘以三因缘，致此福报。何谓三？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禅思。以是因缘，今获大报。’王复自念：‘我今已受人间福报，当复进修天福之业，宜自抑损，去离愦闹，隐处闲居，以崇道术。’时，王即命善贤宝女，而告之曰：‘我今已受人间福报，当复进修天福之业，宜自抑损，去离愦闹，隐处闲居，以崇道术。’女言：‘唯诺，如大王教。’即敕内外，绝于侍觐。”

“时，王即升法殿，入金楼观，坐银御床，思惟贪淫欲、恶不善，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第一禅。除灭觉、观，内信欢悦，敛心专一，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舍喜守护，专念不乱，自知身乐，贤圣所求，护念乐行，得第三禅。舍灭苦、乐，先除忧、喜，不苦不乐，护念清净，得第四禅。时，善见王起银御床，出金楼观，诣大正楼，坐琉璃床，修习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周遍广普，无二无量，除众瞋恨，心无嫉恶，静默慈柔，以自娱乐。悲、喜、舍心，亦复如是。

“时，玉女宝默自念言：‘久违颜色，思一侍觐，今者宁可奉现大王。’时，宝女善贤告八万四千诸婇女曰：‘汝等宜各沐浴香汤，严饰衣服。所以然者？我等久违颜色，宜一奉觐。’诸女闻已，各严衣服，沐浴澡洁。时，宝女善贤又告主兵宝臣集四种兵：‘我等久违朝觐，宜

一奉现。’时，主兵臣即集四兵，白宝女言：‘四兵已集，宜知是时。’于是，宝女将八万四千婇女，四兵导从，诣金多邻园，大众震动，声闻于王。王闻声已，临窗而观，宝女即前，户侧而立。

“时，王见女，寻告之曰：‘汝止勿前，吾将出观。’时，善见王起颇梨座，出大正楼，下正法殿，与玉女宝诣多邻园，就座而坐。时，善见王容颜光泽有逾于常，善贤宝女即自念言：‘今者大王色胜于常，是何异瑞？’时，女寻白大王：‘今者颜色异常，将非异瑞，欲舍寿耶？今此八万四千象，白象宝为第一。金银交饰，珞用宝珠，自王所有，愿少留意，共相娱乐，勿便舍寿，孤弃万民。又八万四千马，力马王为第一。八万四千车，轮宝为第一。八万四千珠，神珠宝第一。八万四千女，玉女宝第一。八万四千居士，居士宝第一。八万四千刹利，主兵宝第一。八万四千城，拘尸城第一。八万四千殿，正法殿第一。八万四千楼，大正楼第一。八万四千座，宝饰座第一。八万四千亿衣，柔软衣第一。八万四千种食，味味珍异。凡此众宝，皆王所有，愿少留意，共相娱乐，勿便舍寿，孤弃万民。’

“时，善见王答宝女曰：‘自汝昔来恭奉于我，慈柔敬顺，言无粗漏，今者何故，乃作此语？’女白王曰：‘不审所白有何不顺？’王告女曰：‘汝向所言：“象马、宝车、金轮、宫观、名服、肴膳，斯皆无常，不可久保。”而劝我留，岂是顺耶？’女白王言：‘不审慈顺当何以言？’王告女曰：‘汝若能言：“象马、宝车、金轮、宫观、名服、肴膳，斯皆无常，不可久保，愿不恋著，以劳神思。所以然者？王命未几当就后世，夫生有死，合会有离，何有生此而永寿者？宜割恩爱以存道意。”斯乃名曰敬顺言也。’

“阿难，时，玉女宝闻王此教，悲泣号啼，扪泪而言：‘象马、宝车、金轮、宫观、名服、肴膳，斯皆无常，不可久保，愿不恋著，以劳神思。所以然者？王寿未几当就后世，夫生有死，合会有离，何有生此而永寿者？宜割恩爱以存道意。’

“阿难，彼玉女宝抚此言顷，时善见王忽然命终，犹如壮士美饭一餐，无有苦恼，魂神上生第七梵天。其王善见死七日后，轮宝、珠宝自然不现，象宝、马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同日命终。城池、法殿、楼观、宝饰、金多邻园，皆变为土木。”

佛告阿难：“此有为法，无常变易，要归磨灭。贪欲无厌，消散人命，恋著恩爱，无有知足；唯得圣智，谛见道者，尔乃知足。阿难，我自忆念，曾于此处六返作转轮圣王，终措骨于此。今我成无上正觉，复舍性命，措身于此。自今已后，生死永绝，无有方土，措吾身处，此最后边，更不受有。”

尔时，世尊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处，娑罗园中双树间，临将灭度，告阿难曰：“汝入拘尸那竭城，告诸末罗：‘诸贤，当知如来夜半于娑罗园双树间当般涅槃。汝等可往谘问所疑，面受教诫，宜及是时，无从后悔。’”

是时，阿难受佛教已，即从座起，礼佛而去；与一比丘垂泪而行，入拘尸城，见五百末罗以少因缘，集在一处。

时，诸末罗见阿难来，即起作礼，于一面立，白阿难言："不审尊者今入此城，何甚晚暮？欲何作为？"

阿难垂泪言："吾为汝等，欲相饶益，故来相告。卿等当知，如来夜半当般涅槃。汝等可往谘问所疑，面受教诫，宜及是时，无从后悔。"

时，诸末罗闻是言已，举声悲号，宛转躃地，绝而复苏，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同举声言："佛取灭度，何其驶哉！佛取灭度，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

是时，阿难慰劳诸末罗言："止！止！勿悲！天地万物，无生不终，欲使有为而常存者，无有是处。佛不云乎？合会有离，生必有尽。"

时，诸末罗各相谓言："吾等还归，将诸家属，并持五百张白叠，共诣双树。"

时，诸末罗各归舍已，将诸家属，并持白叠，出拘尸城，诣双树间，至阿难所。阿难遥见，默自念言："彼人众多，若一一见佛，恐未周闻，佛先灭度。我今宁可使于前夜，同时见佛。"即将五百末罗及其家属，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阿难前白佛言："某甲某甲诸末罗等及其家属，问讯世尊起居增损。"

佛报言："劳汝等来，当使汝等寿命延长，无病无痛。"阿难乃能将诸末罗及其家属，使见世尊。

时，诸末罗头面礼足，于一面坐。尔时，世尊为说无常，示教利喜。时，诸末罗闻法欢喜，即以五百张叠，奉上世尊。佛为受之，诸末罗即从座起，礼佛而去。

是时，拘尸城内，有一梵志，名曰须跋，年百二十，耆旧多智，闻沙门瞿昙今夜于双树间当取灭度，自念言："吾于法有疑，唯有瞿昙能解我意，今当及时自力而行。"即于其夜，出拘尸城，诣双树间，至阿难所，问讯已，一面立，白阿难曰："我闻瞿昙沙门今夜当取灭度，故来至此，求一相见。我于法有疑，愿见瞿昙，一决我意，宁有闲暇得相见不？"

阿难报言："止！止！须跋，佛身有疾，无劳扰也。"

须跋固请，乃至再三："吾闻如来时一出世，如优昙钵华时时乃出，故来求现，欲决所疑，宁有闲暇暂相见不？"

阿难答如初："佛身有疾，无劳扰也。"

时，佛告阿难："汝勿遮止，听使来入，此欲决疑，无娆乱也。设闻我法，必得开解。"

阿难乃告须跋："汝欲觐佛，宜知是时。"

须跋即入，问讯已，一面坐，而白佛言："我于法有疑，宁有闲暇一决所滞不？"

佛言：“恣汝所问。”

须跋即问：“云何，瞿昙，诸有别众自称为师，不兰迦葉、末伽梨骄舍梨、阿浮陀翅舍金披罗、波浮迦旃、萨若毗耶梨弗、尼揵子，此诸师等各有异法。瞿昙沙门能尽知耶？不尽知耶？”

佛言：“止！止！用论此为，吾悉知耳！今当为汝说深妙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须跋受教，佛告之曰：“若诸法中，无八圣道者，则无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须跋，以诸法中有八圣道故，便有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须跋，今我法中有八圣道，有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外道异众无沙门果。”

尔时，世尊为须跋而说颂曰：

“我年二十九，出家求善道；
须跋我成佛，今已五十年。
戒定智慧行，独处而思惟；
今说法之要，此外无沙门。”

佛告须跋：“若诸比丘皆能自摄者，则此世间罗汉不空。”

是时，须跋白阿难言：“诸有从沙门瞿昙已行梵行，今行、当行者，为得大利。阿难，汝于如来所修行梵行，亦得大利。我得面觐如来，谘问所疑，亦得大利。今者，如来则为以弟子莂而莂我已。”即白佛言：“我今宁得于如来法中出家受具戒不？”

佛告须跋：“若有异学梵志于我法中修梵行者，当试四月，观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诸威仪无漏失者，则于我法得受具戒。须跋，当知在人行耳！”

须跋复白言：“外道异学于佛法中当试四月，观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诸威仪无漏失者，乃得具戒。今我能于佛正法中四岁使役，具诸威仪，无有漏失，乃受具戒。”

佛告须跋：“我先已说在人行耳！”

于是，须跋即于其夜，出家受戒，净修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得如实智，更不受有。时夜未久，即成罗汉，是为如来最后弟子，便先灭度而佛后焉。

是时，阿难在佛后立，抚床悲泣，不能自胜，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曀，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所以者何？我蒙佛恩，得在学地，所业未成，而佛灭度。”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比丘今为所在？”

时，诸比丘白如来曰：“阿难比丘今在佛后抚床悲泣，不能自胜，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曀，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所以者何？我蒙佛恩，得在学

地，所业未成，而佛灭度。'"

佛告阿难："止！止！勿忧！莫悲泣也。汝侍我以来，身行有慈，无二无量；言行有慈，意行有慈，无二无量。阿难，汝供养我，功德甚大。若有供养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无及汝者。汝但精进，成道不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诸佛给侍弟子亦如阿难，未来诸佛给侍弟子亦如阿难。然过去佛给侍弟子，语然后知；今我阿难，举目即知，如来须是，世尊须是。此是阿难未曾有法，汝等持之。转轮圣王有四奇特未曾有法。何等四？圣王行时，举国民庶皆来奉迎，见已欢喜，闻教亦喜，瞻仰威颜，无有厌足。转轮圣王若住、若坐，及与卧时，国内臣民尽来王所，见王欢喜，闻教亦喜，瞻仰威颜，无有厌足，是为转轮圣王四奇特法。今我阿难亦有此四奇特之法。何等四？阿难默然入比丘众，见皆欢喜，为众说法，闻亦欢喜，观其仪容，听其说法，无有厌足。复次，阿难默然至比丘尼众中、优婆塞众中、优婆夷众中，见俱欢喜，若与说法，闻亦欢喜，观其仪容，听其说法，无有厌足，是为阿难四未曾有奇特之法。"

尔时，阿难偏露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现在四方沙门耆旧多智，明解经律，清德高行者来觐世尊，我因得礼敬，亲觐问讯。佛灭度后，彼不复来，无所瞻对，当如之何？"

佛告阿难："汝勿忧也。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一曰、念佛生处，欢喜欲见，忆念不忘，生恋慕心；二曰、念佛初得道处，欢喜欲见，忆念不忘，生恋慕心；三曰、念佛转法轮处，欢喜欲见，忆念不忘，生恋慕心；四曰、念佛般泥洹处，欢喜欲见，忆念不忘，生恋慕心。阿难，我般泥洹后，族姓男女念佛生时，功德如是；佛得道时，神力如是；转法轮时，度人如是；临灭度时，遗法如是。各诣其处，游行礼敬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后，诸释种来，求为道者，当听出家，授具足戒，勿使留难。诸异学梵志来求为道，亦听出家受具足戒，勿试四月。所以者何？彼有异论，若小稽留，则生本见。"

尔时，阿难长跪叉手，前白佛言："阐怒比丘虏扈自用，佛灭度后，当如之何？"

佛告阿难："我灭度后，若彼阐怒不顺威仪，不受教诫，汝等当共行梵檀罚，敕诸比丘不得与语，亦勿往返教授从事。"

是时，阿难复白佛言："佛灭度后，诸女人辈未受诲者，当如之何？"

佛告阿难："莫与相见。"

阿难又白："设相见者，当如之何？"

佛言："莫与共语。"

阿难又白："设与语者，当如之何？"

佛言："当自检心。阿难，汝谓佛灭度后，无复覆护，失所持

耶？勿造斯观！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阿难，自今日始，听诸比丘舍小小戒。上下相呼，当顺礼度，斯则出家敬顺之法。”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于佛、法、众有疑，于道有疑者，当速谘问，宜及是时，无从后悔。及吾现存，当为汝说。”时，诸比丘默然无言。

佛又告曰：“汝等若于佛、法、众有疑，于道有疑，当速谘问，宜及是时，无从后悔。及吾现存，当为汝说。”时，诸比丘又复默然。

佛复告曰：“汝等若自惭愧，不敢问者，当因知识，速来谘问，宜及是时，无从后悔。”时，诸比丘又复默然。

阿难白佛言：“我信此众皆有净信，无一比丘疑佛、法、众，疑于道者。”

佛告阿难：“我亦自知今此众中最小比丘皆见道迹，不趣恶道，极七往返，必尽苦际。”尔时，世尊即记莂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

时，世尊披郁多罗僧，出金色臂，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

尔时，世尊重观此义，而说偈言：

“右臂紫金色，佛现如灵瑞，
去来行无常，现灭无放逸。

“是故，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于是，世尊即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灭想定。

是时，阿难问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

阿那律言：“未也，阿难，世尊今者在灭想定。我昔亲从佛闻，从四禅起，乃般涅槃。”

于时，世尊从灭想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一禅；从第一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佛般涅槃。当于尔时，地大震动，诸天、世人皆大惊怖。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处，皆蒙大明，各得相见，迭相谓言：“彼人生此，彼人生此。”其光普遍，过诸天光。

时，忉利天于虚空中，以文陀罗华、优钵罗、波头摩、拘摩头、分陀利华散如来上，及散众会。又以天末栴檀而散佛上，及散大众。

佛灭度已，时梵天王于虚空中以偈颂曰：

“一切昏萌类，皆当舍诸阴；
佛为无上尊，世间无等伦；
如来大圣雄，有无畏神力；
世尊应久住，而今般涅槃。”

尔时，释提桓因复作颂曰：

“阴行无有常，但为兴衰法，
生者无不死，佛灭之为乐。”

尔时，毗沙门王复作颂曰：

“福树大丛林，无上福娑罗，
受供之良田，双树间灭度。”

尔时，阿那律复作颂曰：

“佛以无为住，不用出入息，
本由寂灭来，灵曜于是没。”

尔时，梵摩那比丘复作颂曰：

“不以懈慢心，约己修上慧，
无著无所染，离爱无上尊。”

尔时，阿难比丘复作颂曰：

“天人怀恐怖，衣毛为之竖，
一切皆成就，正觉取灭度。”

尔时，金毗罗神复作颂曰：

“世间失覆护，群生永盲冥，
不复睹正觉，人雄释师子。”

尔时，密迹力士复作颂曰：

“今世与后世，梵世诸天人，
更不复睹见，人雄释师子。”

尔时，佛母摩耶复作颂曰：

“佛生楼毗园，其道广流布，
还到本生处，永弃无常身。”

尔时，双树神复作颂曰：

“何时当复以，非时华散佛？
十力功德具，如来取灭度。”

尔时，娑罗园林神复作颂曰：

“此处最妙乐，佛于此生长，
即此转法轮，又于此灭度。”

尔时，四天王复作颂曰：

“如来无上智，常说无常论，
解群生苦缚，究竟入寂灭。”

尔时，忉利天王复作颂曰：

“于亿千万劫，求成无上道，
解群生苦缚，究竟入寂灭。”

尔时，焰天王复作颂曰：

“此是最后衣，缠裹如来身，
佛既灭度已，衣当何处施？”

尔时，兜率陀天王复作颂曰：

“此是末后身，阴、界于此灭，
无忧无喜想，无复老死患。”

尔时，化自在天王复作颂曰：

“佛于今后夜，偃右胁而卧，
于此娑罗园，释师子灭度。”

尔时，他化自在天王复作颂曰：

“世间永衰冥，星王月奄坠，
无常之所覆，大智日永翳。”

尔时，异比丘而作颂曰：

“是身如泡沫，危脆谁当乐？
佛得金刚身，犹为无常坏。
诸佛金刚体，皆亦归无常，
速灭如少雪，其余复何异？”

佛般涅槃已，时诸比丘悲恸殒绝，自投于地，宛转号咷，不能自胜，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时，诸比丘亦复如是，悲恸殒绝，自投于地，宛转号咷，不能自胜，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

尔时，长老阿那律告诸比丘：“止！止！勿悲！诸天在上，倘有怪责。”

时，诸比丘问阿那律：“上有几天？”

阿那律言：“充满虚空，岂可计量？皆于空中徘徊骚扰，悲号躃踊，垂泪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是时，诸天亦复如是，皆于空中徘徊骚扰，悲号躃踊，垂泪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

时，诸比丘竟夜达晓，讲法语已，阿那律告阿难言：“汝可入城，语诸末罗：‘佛已灭度，所欲施作，宜及时为。’”

是时，阿难即起，礼佛足已，将一比丘，涕泣入城，遥见五百末罗以少因缘，集在一处。诸末罗见阿难来，皆起奉迎，礼足而立，白阿难言：“今来何早？”

阿难答言：“我今为欲饶益汝故，晨来至此。汝等当知：如来昨夜已取灭度，汝欲施作，宜及时为。”

时，诸末罗闻是語已，莫不悲恸，扪泪而言：“一何驶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间眼灭。”

阿难报曰：“止！止！诸君勿为悲泣，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佛已先说：‘生者有死，合会有离；一切恩爱，无常存者。’”

时，诸末罗各相谓言：“宜各还归，办诸香华及众伎乐，速诣双树，供养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伎乐供养，入东城门，遍诸里巷，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西城门，诣高显处而阇维之。”时，诸末罗作此论已，各自还家，供办香华及众伎乐，诣双树间，供养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于床上，诸末罗等众来举床，皆不能胜。

时，阿那律语诸末罗："汝等且止，勿空疲劳，今者诸天欲来举床。"

诸末罗曰："天以何意，欲举此床？"

阿那律曰："汝等欲以香华伎乐供养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伎乐供养，入东城门，遍诸里巷，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西城门，诣高显处而阇维之。而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香华伎乐，礼敬供养；然后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散华烧香，作众伎乐，供养舍利，入东城门，遍诸里巷，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到天冠寺而阇维之。是上天意，使床不动。"

末罗曰："诺！快哉斯言！随诸天意。"

时，诸末罗自相谓言："我等宜先入城，街里街里，平治道路，扫洒烧香，还来至此，于七日中供养舍利。"时，诸末罗即共入城，街里街里，平治道路，扫洒烧香，讫已出城，于双树间，以香华伎乐供养舍利。讫七日已，时日向暮，举佛舍利置于床上，末罗童子奉举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作众伎乐，前后导从，安详而行。

时，忉利诸天以文陀罗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满街路。诸天作乐，鬼神歌咏。时，诸末罗自相谓言："且置人乐，请设天乐供养舍利。"

于是，末罗奉床渐进，入东城门，止诸街巷，烧香散华，伎乐供养。时，有路夷末罗女笃信佛道，手擎金华，大如车轮，供养舍利。时，有一老母举声赞曰："此诸末罗为得大利，如来末后于此灭度，举国士民快得供养。"

时，诸末罗设供养已，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到天冠寺，置床于地，告阿难曰："我等当复以何供养？"

阿难报曰："我亲从佛闻，亲受佛教，欲葬舍利者，当如转轮圣王葬法。"

又问阿难："转轮圣王葬法云何？"

答曰："圣王葬法：先以香汤洗浴其身，以新劫贝周遍缠身，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收拾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国行人皆见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饶益。'阿难，汝欲葬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匝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收捡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除得道者。'"

时，诸末罗各相谓言："我等还城，供办葬具、香华、劫贝、棺椁、香油及与白叠。"时，诸末罗即共入城，供办葬具已，还到天冠

寺，以净香汤洗浴佛身，以新劫贝周匝缠身，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香油，奉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木椁重衣其外，以众名香而积其上。

时，有末罗大臣名曰路夷，执大炬火，欲燃佛[卄/積]，而火不燃。又有大末罗次前燃[卄/積]，火又不燃。时，阿那律语诸末罗言："止！止！诸贤，非汝所能。火灭不燃，是诸天意。"

末罗又问："诸天何故使火不燃？"

阿那律言："天以大迦葉将五百弟子从波婆国来，今在半道，及未阇维，欲见佛身，天知其意，故使火不燃。"

末罗又言："愿遂此意。"

尔时，大迦葉将五百弟子从波婆国来，在道而行，遇一尼乾子手执文陀罗华。时，大迦葉遥见尼乾子，就往问言："汝从何来？"

报言："吾从拘尸城来。"

迦葉又言："汝知我师乎？"

答曰："知。"

又问："我师存耶？"

答曰："灭度已来，已经七日，吾从彼来，得此天华。"迦葉闻之，怅然不悦。时，五百比丘闻佛灭度，皆大悲泣，宛转号咷，不能自胜，扪泪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

时，彼众中有释种子，字拔难陀，止诸比丘言："汝等勿忧，世尊灭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自今已后，随我所为。"

迦葉闻已，怅然不悦，告诸比丘曰："速严衣钵，时诣双树，及未阇维，可得见佛。"

时，诸比丘闻大迦葉语已，即从座起，侍从迦葉，诣拘尸城，渡尼连禅河水，到天冠寺，至阿难所。问讯已，一面住，语阿难言："我等欲一面觐舍利，及未阇维，宁可见不？"

阿难答言："虽未阇维，难复可见。所以然者？佛身既洗以香汤，缠以劫贝，五百张叠次如缠之。藏于金棺，置于铁椁中，栴檀香椁重衣其外，以为佛身难复可睹。"

迦葉请至三，阿难答如初，以为佛身难复得见。

时，大迦葉适向香积，于时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足有异色。迦葉见已，怪问阿难："佛身金色，足何故异？"

阿难报曰："向者，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手抚佛足，泪堕其上，故色异耳！"

迦葉闻已，又大不悦，即向香积，礼佛舍利。时，四部众及上诸天同时俱礼，于是佛足忽然不现。

时，大迦葉绕积三匝，而作颂曰：

“诸佛无等等，圣智不可称，
　无等之圣智，我今稽首礼。
　无等等沙门，最上无瑕秽，
　牟尼绝爱枝，大仙天人尊，
　人中第一雄，我今稽首礼。
　苦行无等侣，离著而教人，
　无染无垢尘，稽首无上尊。
　三垢垢已尽，乐于空寂行，
　无二无畴匹，稽首十力尊。
　善逝为最上，二足尊中尊，
　觉四谛止息，稽首安隐智。
　沙门中无上，回邪令入正，
　世尊施寂灭，稽首湛然迹。
　无热无瑕隙，其心当寂定，
　练除诸尘秽，稽首无垢尊。
　慧眼无限量，甘露威名称，
　希有难思议，稽首无等伦。
　吼声如师子，在林无所畏，
　降魔越四姓，是故稽首礼。”

大迦葉有大威德，四辩具足，说此偈已，时彼佛[卄/積]不烧自燃。诸末罗等各相谓言：“今火猛炽，焰盛难止，阇维舍利，或能消尽，当于何所求水灭之？”时，佛[卄/積]侧有娑罗树神，笃信佛道，寻以神力灭佛[卄/積]火。

时，诸末罗复相谓言：“此拘尸城左右十二由旬，所有香华，尽当采取，供佛舍利。”寻诣城侧，取诸香华，以用供养。

时，波婆国末罗民众，闻佛于双树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自于本土，起塔供养。”时，波婆国诸末罗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曰：“闻佛众佑，止此灭度，彼亦我师，敬慕之心，来请骨分，当于本国起塔供养。”

拘尸王答曰：“如是！如是！诚如所言。但为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当自供养。远劳诸君，舍利分不可得。”

时，遮罗颇国诸跋离民众，及罗摩伽国拘利民众、毗留提国婆罗门众、迦维罗卫国释种民众、毗舍离国离车民众，及摩竭王阿阇世，闻如来于拘尸城双树间而取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

时，诸国王阿阇世等，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进渡恒水，即敕婆罗门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问诸末罗等：‘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贤，每相宗敬，邻境义

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请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

时，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即诣彼城，语诸末罗曰："摩竭大王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君，每相宗敬，邻境义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请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

时，诸末罗报香姓曰："如是！如是！诚如君言。但为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舍利分不可得。"

时，诸国王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作颂告曰：

"吾等和议，远来拜首，
逊言求分，如不见与，
四兵在此，不惜身命，
义而弗获，当以力取。"

时，拘尸国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以偈答曰：

"远劳诸君，屈辱拜首，
如来遗形，不敢相许，
彼欲举兵，吾斯亦有，
毕命相抵，未之有畏。"

时，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诸贤，长夜受佛教诫，口诵法言，心服仁化，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争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取。"

众咸称善，寻复议言："谁堪分者？"

皆言香姓婆罗门仁智平均，可使分也。

时，诸国王即命香姓："汝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

于时，香姓闻诸王语已，即诣舍利所，头面礼毕，徐前取佛上牙，别置一面。寻遣使者，赍佛上牙，诣阿阇世王所，语使者言："汝以我声，上白大王：'起居轻利，游步强耶？舍利未至，倾迟无量耶？今付使者如来上牙，并可供养，以慰企望，明星出时，分舍利讫，当自奉送。'"

时，彼使者受香姓语已，即诣阿阇世王所，白言："香姓婆罗门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游步强耶？舍利未至，倾迟无量耶？今付使者如来上牙，并可供养，以慰企望，明星出时，分舍利讫，当自奉送。'"

尔时，香姓以一瓶受一石许，即分舍利，均为八分已，告众人言："愿以此瓶，众议见与，自欲于舍起塔供养。"

皆言："智哉！是为知时。"即共听与。

时，有毕钵村人白众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养。"皆言与之。

时，拘尸国人得舍利分，即于其土起塔供养。波婆国人、遮罗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维罗卫国、毗舍离国、摩竭国阿阇世王等，得舍利分已，各归其国，起塔供养。香姓婆罗门持舍利瓶归起塔庙，毕钵村人持地焦炭归起塔庙。当于尔时，如来舍利起于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时发塔。

何等时佛生？何等时出家？
何等时成道？何等时灭度？
沸星出时生，沸星出出家，
沸星出成道，沸星出灭度。
何等生二足尊，何等出丛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何等入涅槃城？
沸星生二足尊，沸星出丛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沸星入涅槃城。
八日如来生，八日佛出家，
八日成菩提，八日取灭度。
八日生二足尊，八日出丛林苦，
八日成最上道，八日入泥洹城。
二月如来生，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二月出丛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二月入涅槃城。
娑罗华炽盛，种种光相照，
于其本生处，如来取灭度。
大慈般涅槃，多人称赞礼，
尽度诸恐畏，决定取灭度。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五

第一分典尊经第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执乐天般遮翼子，于夜静寂无人之时，放大光明，照耆阇崛山，来至佛所，头面礼佛足已，在一面立。时，般遮翼白世尊言："昨梵天王至忉利天，与帝释共议。我亲从彼闻，今者宁可向世尊说不？"

佛言："汝欲说者，便可说之。"

般遮翼言：“一时，忉利诸天集法讲堂，有所讲论。时，四天王随其方面，各当位坐，提帝赖吒天王在东方坐，其面西向，帝释在前。毗楼勒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释在前。毗楼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东向，帝释在前。毗沙门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释在前。时，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后我坐。复有余大神天，皆先于佛所，净修梵行，于此命终，生忉利天，使彼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四者、天乐，五者、天威德。时，诸忉利天皆踊跃欢喜言：‘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尔时，释提桓因知诸天人有欢喜心，即为忉利诸天而作颂曰：

“‘忉利诸天人，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人，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尔时，忉利诸天闻此偈已，倍复欢喜，不能自胜，增益诸天众，灭损阿须伦众。释提桓因见忉利天欢喜悦豫，即告之曰：‘诸贤，汝等颇欲闻如来八无等法不？’时，忉利诸天言：‘愿乐欲闻。’

“帝释报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诸贤，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不见过去、未来、现在有如来、至真，十号具足，如佛者也。佛法微妙，善可讲说，智者所行，不见过去、未来、现在有微妙法，如佛者也。佛由此法，而自觉悟，通达无碍，以自娱乐，不见过去、未来、现在能于此法而自觉悟，通达无碍，以自娱乐，如佛者也。诸贤，佛以此法自觉悟已，亦能开示涅槃径路，亲近渐至，入于寂灭。譬如恒河水、炎摩水，二水并流，入于大海。佛亦如是，善能开示涅槃径路，亲近渐至，入于寂灭，不见过去、未来、现在有能开示涅槃径路，如佛者也。诸贤，如来眷属成就，刹利、婆罗门、居士、沙门有智慧者，皆是如来成就眷属，不见过去、未来、现在眷属成就，如佛者也。诸贤，如来大众成就，所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见过去、未来、现在大众成就，如佛者也。诸贤，如来言行相应，所言如行，所行如言，如是则为法法成就，不见过去、未来、现在言行相应，法法成就，如佛者也。诸贤，如来多所饶益，多所安乐，以慈愍心利益天人，不见过去、未来、现在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如佛者也。诸贤，是为如来八无等法。’

“时，忉利天作是说言：‘若使世间有八佛出者，当大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时，忉利天言：‘且置八佛，正使七佛、六佛，

乃至二佛出世者，亦大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何况八佛！’时，释提桓因告忉利天言：‘我从佛闻，亲从佛受，欲使一时二佛出世，无有是处！但使如来久存于世，多所慈愍，多所饶益，天人获安，则大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

时，般遮翼白佛言：“世尊，忉利诸天所以集法讲堂上者，共议思惟，称量观察，有所教令，然后为四天王。四天王受教已，各当位而坐，其坐未久，有大异光照于四方。时，忉利天见此光已，皆大惊愕：‘今此异光，将有何怪？’诸大神天有威德者，亦皆惊怖：‘今此异光，将有何怪？’时，大梵王即化为童子，头五角髻，在大众上虚空中立，颜貌端正，与众超绝，身紫金色，蔽诸天光。时，忉利天亦不起迎，亦不恭敬，又不请坐。时，梵童子随所诣坐，坐生欣悦；譬如刹利水浇头种，登王位时，踊跃欢喜。来坐未久，复自变身，作童子像，头五角髻，在大众上虚空中坐；譬如力士坐于安座，嶷然不动，而作颂曰：

“‘忉利诸天人，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人，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时，诸忉利天语童子曰：‘吾等闻天帝释称说如来八无等法，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时，梵童子语忉利天言：‘何等如来八无等法？吾亦乐闻。’时，天帝释即为童子说如来八无等法。忉利诸天、童子闻说已，倍复欢喜，不能自胜，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是时，童子见天欢喜，复增欣跃，即告忉利天曰：‘汝等欲闻一无等法不？’天曰：‘善哉！愿乐欲闻。’

“童子告曰：‘汝乐闻者，谛听！谛受！当为汝说。’告诸天曰：‘如来往昔为菩萨时，在所生处聪明多智。诸贤，当知过去久远时，世有王名曰地主，第一太子名曰慈悲。王有大臣名曰典尊，大臣有子名曰焰鬘。太子慈悲有朋友，其朋亦与六刹利大臣而为朋友。地主大王欲入深宫游戏娱乐时，即以国事委付典尊大臣，然后入宫作倡伎乐，五欲自娱。时，典尊大臣欲理国事，先问其子，然后决断；有所处分，亦问其子。

“‘其后典尊忽然命终，时地主王闻其命终，愍念哀伤，抚膺而曰：“咄哉！何辜失国良辅？”太子慈悲默自念言：“王失典尊以为忧苦，今我宜往谏于大王，无以彼丧而生忧苦。所以然者？典尊有子名

曰焰鬘，聪明多智乃过其父，今可征召以理国事。”时，慈悲太子即诣王所，具以上事白其父王。王闻太子语已，即召焰鬘而告之曰：“吾今以汝补卿父处，授汝相印。”彼时焰鬘受相印已，王欲入宫，复付后事。

“‘时，相焰鬘明于治理，父先所为焰鬘亦知，父所不及焰鬘亦知。其后名称流闻海内，天下咸称为大典尊。时，大典尊后作是念：“今王地主年已朽迈，余寿未几，若以太子绍王位者，未为难也。我今宁可先往语彼六刹利大臣：今王地主年已朽迈，余寿未几，若以太子绍王位者，未为难也。君等亦当别封王土，居位之日，勿相忘也。”

“‘时，大典尊即往诣六刹利大臣，而告之曰：“诸君，当知今王地主年已朽迈，余寿未几，若以太子绍王位者，未为难也。汝等可往白太子此意：我等与尊生小知旧，尊苦我苦，尊乐我乐。今王衰老，年已朽迈，余寿未几，今者太子绍王位者，未为难也。尊设登位，当与我封。”时，六刹利大臣闻其语已，即诣太子，说如上事。太子报言：“设吾登位，列土封国，当更与谁？”

“‘时，王未久忽然而崩，国中大臣寻拜太子补王正位。王居位已，默自思念：“今立宰相，宜准先王。”复自思念：“谁堪此举？”正当即任大典尊位。时，王慈悲即告大典尊：“我今使汝即于相位，授以印信。汝当勤忧，综理国事。”时，大典尊闻王教已，即受印信。王每入宫，辄以后事付大典尊。

“‘大典尊复自念言：“吾今宜往六刹利所，问其宁忆昔所言不？”即寻往诣语刹利曰：“汝今宁忆昔所言不？今者太子以登王位，隐处深宫，五欲自娱。汝等今者可往问王：王居天位，五欲自娱，宁复能忆昔所言不？”时，六刹利闻是语已，即诣王所，白大王言：“王居天位，五欲自娱，宁复能忆昔所言不？列土封邑，谁应居之？”王曰：“不忘昔言。列土封邑，非卿而谁？”王复自念：“此阎浮提地，内广外狭，谁能分此以为七分？”复自念言：“唯有大典尊乃能分尔。”即告之曰：“汝可分此阎浮提地，使作七分。”

“‘时，大典尊即寻分之，王所治城，村邑郡国，皆悉部分，六刹利国亦与分部。王自庆言：“我愿已果。”时，六刹利复自庆幸：“我愿已果，得成此业，大典尊力也。”六刹利王复自思念：“吾国初建，当须宰辅，谁能堪任？如大典尊，即当使之，通领国事。”尔时，六刹利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吾国须相，卿当为吾通领国事。”于是，六国各授相印。

“‘时，大典尊受相印已，六王入宫游观娱乐，时皆以国事付大典尊。大典尊理七国事，无不成办。时，国内有七大居士，典尊亦为处分家事，又能教授七百梵志讽诵经典。七王敬视大典尊相，犹如神明，国七居士视如大王，七百梵志视如梵天。时，七国王、七大居士、七百梵志皆自念言：“大典尊相，常与梵天相见言语，坐起亲

善。”

“‘时，大典尊默识七王、居士、梵志意：“谓我常与梵天相见，言语坐起；然我实不见梵天，不与言语，不可餐默，虚受此称。我亦曾闻诸先宿言，于夏四月闲居静处，修四无量者，梵天则下，与共相见。今我宁可修四无量，使梵天下，共相见不？”于是，典尊至七王所而白王言：“惟愿大王顾临国事！我欲于夏四月修四无量。”七王告曰：“宜知是时。”大典尊相又告七居士：“汝等各勤已务，吾欲夏四月修四无量。”居士曰：“诺！宜知是时。”又告七百梵志：“卿等当勤讽诵，转相教授，我欲于夏四月修四无量。”梵志曰：“诺！今者大师宜知是时。”

“‘时，大典尊于彼城东造闲静室，于夏四月，即于彼止，修四无量，然彼梵天犹不来下。典尊自念：“我闻先宿旧言，于夏四月，修四无量，梵天下现。今者寂然，聊无仿佛。”时，大典尊以十五日月满时，出其静室，于露地坐。坐未久顷，有大光现。典尊默念：“今此异光，将无是梵欲下瑞耶？”

“‘时，梵天王即化为童子，五角髻，在典尊上虚空中坐。典尊见已，即说颂曰：

“‘“此是何天像，在于虚空中，
光照于四方，如大火积燃？”

“‘时，梵童子以偈报曰：

“‘“唯梵世诸天，知我梵童子，
其余人谓我，祀祠于大神。”

“‘时，大典尊以偈报曰：

“‘“今我当谘承，奉诲致恭敬，
设种种上味，愿天知我心。”

“‘时，梵童子复以偈报曰：

“‘“典尊汝所修，为欲何志求？
今设此供养，当为汝受之。”

“‘又告大典尊：“汝若有所问，自恣问之，当为汝说。”时，大典尊即自念言：“我今当问现在事耶？问未然事耶？”复自念言：“今世现事，用复问为？当问未然幽冥之事。”即向梵童子以偈问曰：

“‘“今我问梵童，能决疑无疑，

学何住何法，得生于梵天？”

“‘时，梵童子以偈报曰：

“‘“当舍我人想，独处修慈心，
除欲无臭秽，乃得生梵天。”

“‘时，大典尊闻是偈已，即自念言：“梵童子说偈，宜除臭秽，我不解此，今宜更问。”时，大典尊即以偈问曰：

“‘“梵偈言臭秽，愿今为我说，
谁开世间门，堕恶不生天？”

“‘时，梵童子以偈报曰：

“‘“欺妄怀嫉妒，习慢增上慢，
贪欲瞋恚痴，自恣藏于心。
此世间臭秽，今说令汝知，
此开世间门，堕恶不生天。”

“‘时，大典尊闻此偈已，复自念言：“梵童子所说臭秽之义，我今已解，但在家者无由得除。今我宁可舍世出家，剃除须发，法服修道耶？”

“‘时，梵童子知其志念，以偈告曰：

“‘“汝能有勇猛，此志为胜妙，
智者之所为，死必生梵天。”

“‘于是，梵童子忽然不现。

“‘时，大典尊还诣七王白言：“大王，惟愿垂神善理国事，今我意欲出家离世，法服修道。所以者何？我亲于梵童子闻说臭秽，心甚恶之。若在家者，无由得除。”彼时，七王即自念言：“凡婆罗门多贪财宝，我今宁可大开库藏，恣其所须，使不出家。”时，七国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设有所须，吾尽相与，不足出家。”时，大典尊寻白王曰：“我今以为蒙王赐已，我亦大有财宝。今者尽留以上大王，愿听出家，遂我志愿！”

“‘时，七国王复作是念：“凡婆罗门多贪美色，今我宁可出宫婇女，以满其意，使不出家。”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若须婇女，吾尽与汝，不足出家。”典尊报曰：“我今已为蒙王赐已，家内自有婇女众多。今尽放遣，求离恩爱，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我亲从梵童子闻说臭秽，心甚恶之。若在家者，无由得除。”

“‘时，大典尊向慈悲王，以偈颂曰：

“‘“王当听我言，王为人中尊，
赐财宝婇女，此宝非所乐。”

“‘时，慈悲王以偈报曰：

“‘“檀特伽陵城，阿婆布和城，
阿槃大天城，鸯伽瞻婆城，
数弥萨罗城，西陀路楼城，
婆罗伽尸城，尽汝典尊造。
五欲有所少，吾尽当相与，
宜共理国事，不足出家去。”

“‘时，大典尊以偈报曰：

“‘“我五欲不少，自不乐世间，
已闻天所语，无心复在家。”

“‘时，慈悲王以偈报曰：

“‘“大典尊所言，为从何天闻，
舍离于五欲？今问当答我。”

“‘时，大典尊以偈答曰：

“‘“昔我于静处，独坐自思惟，
时梵天王来，普放大光明，
我从彼闻已，不乐于世间。”

“‘时，慈悲王以偈告曰：

“‘“小住大典尊，共弘善法化，
然后俱出家，汝即为我师。
譬如虚空中，清净琉璃满，
今我清净信，充遍佛法中。”

“‘时，大典尊复作颂曰：

“‘“诸天及世人，皆应舍五欲，
蠲除诸秽污，净修于梵行。”

“‘尔时，七国王语大典尊曰：“汝可留住七岁之中，极世五欲，共相娱乐，然后舍国，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如汝所获，我亦当同。”时，大典尊报七王曰：“世间无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间，犹亦难保，乃至七岁，不亦远耶？”七王又言：“七岁远者，六岁、五岁乃至一岁，留住静宫，极世五欲，共相娱乐，然后舍国，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如汝所得，我亦宜同。”时，大典尊复报王曰：“此世间无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间，犹亦难保，乃至一岁尚亦久耳！如是七月至于一月，犹复不可。”王又语言：“可至七日，留住深宫，极世五欲，共相娱乐，然后舍国，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大典尊答曰：“七日不远，自可留尔。惟愿大王勿违信誓，过七日已，王若不去，我自出家。”

“‘时，大典尊又至七居士所语言：“汝等各理已务，吾欲出家，修无为道。所以然者？我亲从梵天闻说臭秽，心甚恶之。若在家者，无由得除。”时，七居士报典尊曰：“善哉！斯志！宜知是时，我等亦欲俱共出家，如汝所得，我亦宜同。”

“‘时，大典尊复诣七百梵志所，而告之曰：“卿等当勤讽诵，广探道义，转相教授，吾欲出家修无为道。所以然者？我亲从梵天闻说臭秽，心甚恶之。若在家者，无由得除。”时，七百梵志白典尊曰：“大师，勿出家也。夫在家安乐，五欲自娱，多人侍从，心无忧苦。出家之人独在空野，所欲悉无，无可贪取。”典尊报曰：“吾若以在家为乐，出家为苦，终不出家；吾以在家为苦，出家为乐，故出家尔。”梵志答曰：“大师出家，我亦出家；大师所行，我亦尽当行。”

“‘时，大典尊至诸妻所，而告之曰：“卿等随宜欲住者住，欲归者归。吾欲出家，求无为道。”具论上事，明出家意。时，诸妇答曰：“大典尊在，一如我夫，一如我父。设今出家，亦当随从，典尊所行，我亦宜行。”

“‘过七日已，时大典尊即剃除须发，服三法衣，舍家而去。时，七国王、七大居士、七百梵志及四十夫人，如是展转，有八万四千人同时出家，从大典尊。时，大典尊与诸大众游行诸国，广弘道化，多所饶益。’

“尔时，梵王告诸天众曰：‘时，典尊大臣岂异人乎？莫造斯观！今释迦文佛即其身也。世尊尔时过七日已，出家修道，将诸大众，游行诸国，广弘道化，多所饶益。汝等若于我言有余疑者，世尊今在耆阇崛山，可往问也。如佛所言，当受持之。’”

般遮翼言：“我以是缘，故来诣此。唯然，世尊，彼大典尊即世尊是耶？世尊尔时过七日已，出家修道，与七国王乃至八万四千人同时出家，游行诸国，广弘道化，多所饶益耶？”

佛告般遮翼曰：“尔时大典尊岂异人乎？莫造斯观！即我身是也。尔时，举国男女行来举动，有所破损，皆寻举声曰：‘南无大典尊七王大相！南无大典尊七王大相！’如是至三，般遮翼。时，大典尊有

大德力，然不能为弟子说究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安隐之处。其所说法，弟子受行，身坏命终，得生梵天；其次，行浅者生他化自在天；次生化自在天、兜率陀天、焰天、忉利天、四天王、刹利、婆罗门、居士大家，所欲自在。

“般遮翼，彼大典尊弟子，皆无疑出家，有果报，有教诫，然非究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安隐之处。其道胜者，极至梵天耳！今我为弟子说法，则能使其得究竟道、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终归涅槃。我所说法弟子受行者，舍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其次，行浅者断五下结，即于天上而般涅槃，不复还此。其次，三结尽，薄淫、怒、痴，一来世间而般涅槃。其次，断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道，极七往返，必得涅槃。般遮翼，我诸弟子不疑出家，有果报，有教诫，究竟道法，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终归灭度。”

尔时，般遮翼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一分阇尼沙经第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那提揵稚住处，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尊者阿难在静室坐，默自思念：“甚奇！甚特！如来授人记别，多所饶益。彼伽伽罗大臣命终，如来记之：此人命终，断五下结，即于天上而取灭度，不来此世。第二迦陵伽，三毗伽陀，四伽利输，五遮楼，六婆耶楼，七婆头楼，八薮婆头，九他梨舍□，十薮达梨舍□，十一耶输，十二耶输多楼，诸大臣等命终，佛亦记之：断五下结，即于天上而取灭度，不来生此。复有余五十人命终，佛亦记之：断三结，淫、怒、痴薄，得斯陀含，一来此世便尽苦际。复有五百人命终，佛亦记之：三结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极七往返必尽苦际。有佛弟子处处命终，佛皆记之：某生某处、某生某处。鸯伽国、摩竭国、迦尸国、居萨罗国、拔祇国、末罗国、支提国、拔沙国、居楼国、般阇罗国、颇漯波国、阿般提国、婆蹉国、苏罗娑国、乾陀罗国、剑洴沙国，彼十六大国有命终者，佛悉记之。摩竭国人皆是王种，王所亲任，有命终者，佛不记之。”

尔时，阿难于静室起，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我向于静室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佛授人记，多所饶益，十六大国有命终者，佛悉记之；唯摩竭国人，王所亲任，有命终者，独不蒙记。’惟愿世尊当为记之！惟愿世尊当为记之！饶益一切，天人得安！又佛于摩竭国得道，其国人命终，独不与记。惟愿世尊当为记之！惟愿世尊当为记之！又摩竭国瓶沙王为优婆塞，笃信于佛，多设供养，然后命终。由此王故，多人信解，供养三宝，而今如来不为授记。惟愿世尊当与记之，饶益众生，使天人得安！”尔时，阿难为摩

竭人劝请世尊，即从座起，礼佛而去。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入那伽城乞食已，至大林处坐一树下，思惟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时，去佛不远，有一鬼神，自称己名，白世尊曰：“我是阇尼沙！我是阇尼沙！”

佛言：“汝因何事，自称己名为阇尼沙？汝因何法，自以妙言称见道迹？”

阇尼沙言：“非余处也。我本为人王，于如来法中为优婆塞，一心念佛而取命终，故得生为毗沙门天王太子。自从是来，常照明诸法，得须陀洹，不堕恶道，于七生中常名阇尼沙。”

时，世尊于大林处随宜住已，诣那陀揵稚处，就座而坐，告一比丘：“汝持我声，唤阿难来。”

对曰：“唯然。”即承佛教，往唤阿难。

阿难寻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而白佛言：“今观如来颜色胜常，诸根寂定。住何思惟，容色乃尔？”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向因摩竭国人来至我所，请记而去。我寻于后，著衣持钵，入那罗城乞食，乞食讫已，诣彼大林，坐一树下，思惟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时，去我不远，有一鬼神，自称己名，而白我言：‘我是阇尼沙！我是阇尼沙！’阿难，汝曾闻彼阇尼沙名不？”

阿难白佛言：“未曾闻也！今闻其名，乃至生怖畏，衣毛为竖。世尊，此鬼神必有大威德，故名阇尼沙耳！”

佛言：“我先问彼：‘汝因何法，自以妙言称见道迹？’阇尼沙言：‘我不于余处，不在余法。我昔为人王，为世尊弟子，以笃信心为优婆塞，一心念佛，然后命终，为毗沙门天王作子，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极七往返，乃尽苦际。于七生中，常名阇尼沙。一时，世尊在大林中一树下坐，我时乘天千辐宝车，以少因缘，欲诣毗楼勒天王，遥见世尊在一树下，颜貌端正，诸根寂定，譬如深渊澄净清明，见已念言：“我今宁可往问世尊：摩竭国人有命终者，当生何所？”又复一时，毗沙门王自于众中，而说偈言：

“““我等不自忆，过去所更事，
今遭遇世尊，寿命得增益。”

“‘又复一时，忉利诸天以少因缘，集在一处。时，四天王各当位坐，提帝赖吒在东方坐，其面西向，帝释在前。毗楼勒天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释在前。毗楼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东向，帝释在前。毗沙门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释在前。时，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后我坐。复有余诸大神天，皆先于佛所，净修梵行，于此命终，生忉利天，增益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四者、天乐，五者、天威德。时，诸忉利天皆踊跃欢喜

言：“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尔时，释提桓因知忉利诸天有欢喜心，即作颂曰：

“‘“忉利诸天人，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人，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最上法之王。”’

“阇尼沙神复言：‘所以忉利诸天集法堂者，共议思惟，观察称量，有所教令，然后敕四天王。四王受教已，各当位而坐。其坐未久，有大异光照于四方。时忉利天见此异光，皆大惊愕：“今此异光将有何怪？”余大神天有威德者，皆亦惊怖：“今此异光将有何怪？”时，大梵王即化作童子，头五角髻，在天众上虚空中立，颜貌端正，与众超绝，身紫金色，蔽诸天光。时，忉利天亦不起迎，亦不恭敬，又不请坐。时梵童子随所诣座，坐生欣悦，譬如刹利水浇头种，登王位时，踊跃欢喜。其坐未久，复自变身，作童子像，头五角髻，在大众上虚空中坐，譬如力士坐于安座，嶷然不动，而作颂曰：

“‘“调伏无上尊，教世生明处，
大明演明法，梵行无等侣，
使清净众生，生于净妙天。”

“‘时，梵童子说此偈已，告忉利天曰：“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我今更说，汝等善听！如来弟子摩竭优婆塞，命终有得阿那含，有得斯陀含，有得须陀洹者，有生他化自在天者，有生化自在天、兜率天、焰天、忉利天、四天王者，有生刹利、婆罗门、居士大家，五欲自然者。”时，梵童子以偈颂曰：

“‘“摩竭优婆塞，诸有命终者，
八万四千人，吾闻俱得道。
成就须陀洹，不复堕恶趣，
俱乘平正路，得道能救济。
此等群生类，功德所扶持，
智慧舍恩爱，惭愧离欺妄。
于彼诸天众，梵童记如是，

言得须陀洹，诸天皆欢喜。”

“‘时，毗沙门王闻此偈已，欢喜而言：“世尊出世说真实法，甚奇！甚特！未曾有也。我本不知如来出世，说如是法。于未来世，当复有佛说如是法，能使忉利诸天发欢喜心。”

“‘时，梵童子告毗沙门王曰：“汝何故作此言：‘如来出世说如是法，为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如来以方便力说善不善，具足说法而无所得，说空净法而有所得。此法微妙，犹如醍醐。”

“‘时，梵童子又告忉利天曰：“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当更为汝说。如来、至真善能分别说四念处。何谓为四？一者、内身身观，精勤不懈，专念不忘，除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专念不忘，除世贪忧。内外身观，精勤不懈，专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精勤不懈，专念不忘，除世贪忧。内身观已，生他身智；内观受已，生他受智；内观意已，生他意智；内观法已，生他法智。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四念处。复次，诸天，汝等善听！吾当更说，如来善能分别说七定具。何等为七？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七定具。复次，诸天，如来善能分别说四神足。何等谓四？一者、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二者、精进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三者、意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四者、思惟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是为如来善能分别说四神足。”

“‘又告诸天：“过去诸沙门、婆罗门以无数方便，现无量神足，皆由四神足起；正使当来沙门、婆罗门无数方便，现无量神足，亦皆由是四神足起；如今现在沙门、婆罗门无数方便，现无量神足者，亦皆由是四神足起。”时，梵童子即自变化形为三十三身，与三十三天一一同坐，而告之曰：“汝今见我神变力不？”答曰：“唯然，已见。”梵童子曰：“我亦修四神足故，能如是无数变化。”

“‘时，三十三天各作是念：“今梵童子独于我坐而说是语，而彼梵童一化身语，余化亦语；一化身默，余化亦默。”时，彼梵童还摄神足，处帝释坐，告忉利天曰：“我今当说，汝等善听！如来、至真自以己力开三径路，自致正觉。何谓为三？或有众生亲近贪欲，习不善行，彼人于后近善知识，得闻法言，法法成就，于是离欲，舍不善行，得欢喜心，恬然快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如人舍于粗食，食百味饭，食已充足，复求胜者。行者如是，离不善法，得欢喜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是为如来自以己力开初径路，成最正觉。又有众生多于瞋恚，不舍身、口、意恶业，其人于后遇善知识，得闻法言，法法成就，离身恶行、口、意恶行，生欢喜心，恬然快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如人舍于粗食，食百味饭，食已充足，复求胜者。行者如是，离不善法，得欢喜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是为如来开第二径路。又有众生愚冥无智，不识善恶，不能如实知苦、集、尽、道，其人于后遇善知识，得闻法言，法法成就，识善不善，能如实知

苦、集、尽、道，舍不善行，生欢喜心，恬然快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如人舍于粗食，食百味饭，食已充足，复求胜者。行者如是，离不善法，得欢喜乐，又于乐中，复生大喜，是为如来开第三径路。”’”

时，梵童子于忉利天上说此正法，毗沙门天王复为眷属说此正法，阇尼沙神复于佛前说是正法，世尊复为阿难说此正法，阿难复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是正法。

是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六

第二分四姓经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清信园林鹿母讲堂，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有二婆罗门以坚固信往诣佛所，出家为道，一名、婆悉吒，二名、婆罗堕。尔时，世尊于静室出，在讲堂上彷徉经行。时，婆悉吒见佛经行，即寻速疾诣婆罗堕，而语之言：“汝知不耶？如来今者出于静室，堂上经行，我等可共诣世尊所，倘闻如来有所言说。”时，婆罗堕闻其语已，即共诣世尊所，头面礼足，随佛经行。

尔时，世尊告婆悉吒曰：“汝等二人出婆罗门种，以信坚固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耶？”

答曰：“如是。”

佛言：“婆罗门，今在我法中出家为道，诸婆罗门得无嫌责汝耶？”

答曰：“唯然，蒙佛大恩，出家修道，实自为彼诸婆罗门所见嫌责。”

佛言：“彼以何事而嫌责汝？”

寻白佛言：“彼言：‘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于现法中得清净解，后亦清净。汝等何故舍清净种，入彼瞿昙异法中耶？’世尊，彼见我于佛法中出家修道，以如此言而呵责我。”

佛告婆悉吒：“汝观诸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现得清净，后亦清净。’婆悉吒，今我无上正真道中不须种姓，不恃吾我骄慢之心，俗法须此，我法不尔。若有沙门、婆罗门，自恃种姓，怀骄慢心，于我法中终不得成无上证也。若能舍离种姓，除骄慢心，则于我法中得成道证，堪受正法。人恶下流，我法不尔。”

佛告婆悉吒：“有四姓种，善恶居之，智者所举，智者所责。何

谓为四？一者、刹利种，二者、婆罗门种，三者、居士种，四者、首陀罗种。婆悉吒，汝听刹利种中有杀生者，有盗窃者，有淫乱者，有欺妄者，有两舌者，有恶口者，有绮语者，有悭贪者，有嫉妒者，有邪见者；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亦皆如是，杂十恶行。婆悉吒，夫不善行有不善报，为黑冥行则有黑冥报。若使此报独在刹利、居士、首陀罗种，不在婆罗门种者，则婆罗门种应得自言：‘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现得清净，后亦清净。’若使行不善行有不善报，为黑冥行有黑冥报，必在婆罗门种、刹利、居士、首陀罗种者，则婆罗门不得独称：‘我种清净，最为第一。’

“婆悉吒，若刹利种中有不杀者，有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悭贪、不嫉妒、不邪见；婆罗门种、居士、首陀罗种亦皆如是，同修十善。夫行善法必有善报，行清白行必有白报。若使此报独在婆罗门，不在刹利、居士、首陀罗者，则婆罗门种应得自言：‘我种清净，最为第一。’若使四姓同有此报者，则婆罗门不得独称：‘我种清净，最为第一。’”

佛告婆悉吒：“今者现见婆罗门种，嫁娶产生，与世无异，而作诈称：‘我是梵种，从梵口生，现得清净，后亦清净。’婆悉吒，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亦可自称：‘我是婆罗门种，亲从口生，从法化生，现得清净，后亦清净。’所以者何？大梵名者即如来号，如来为世间眼，为世间智，为世间法，为世间梵，为世间法轮，为世间甘露，为世间法主。

“婆悉吒，若刹利种中有笃信于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笃信于法，信如来法，微妙清净，现可修行，说无时节，示泥洹要，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教。笃信于僧，性善质直，道果成就，眷属成就，佛真弟子法法成就。所谓众者，戒众成就，定众、慧众、解脱众、解脱知见众成就，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四双八辈，是为如来弟子众也，可敬可尊，为世福田，应受人供养。笃信于戒，圣戒具足，无有缺漏，无诸瑕隙，亦无点污，智者所称，具足善寂。婆悉吒，诸婆罗门种、居士、首陀罗种亦应如是笃信于佛，信法、信众，成就圣戒。婆悉吒，刹利种中亦有供养罗汉，恭敬礼拜者。婆罗门、居士、首陀罗亦皆供养罗汉，恭敬礼拜。”

佛告婆悉吒：“今我亲族释种亦奉波斯匿王，宗事礼敬，波斯匿王复来供养礼敬于我。彼不念言：‘沙门瞿昙出于豪族，我姓卑下；沙门瞿昙出大财富、大威德家，我生下穷鄙陋小家故，致供养礼敬如来也。’波斯匿王于法观法，明识真伪，故生净信，致敬如来耳！

“婆悉吒，今当为汝说四姓本缘。天地始终，劫尽坏时，众生命终皆生光音天，自然化生，以念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空。其后此

地尽变为水，无不周遍。当于尔时，无复日月星辰，亦无昼夜年月岁数，唯有大冥。其后此水变成大地，光音诸天福尽命终，来生此间。虽来生此，犹以念食，神足飞空，身光自照，于此住久，各自称言：‘众生！众生！’其后此地甘泉涌出，状如酥蜜。彼初来天性轻躁者，见此泉已，默自念言：‘此为何物？可试尝之。’即内指泉中，而试尝之。如是再三，转觉其美，便以手抄自恣食之。如是乐著，遂无厌足。其余众生复效食之，如是再三，复觉其美，食之不已，其身转粗，肌肉坚硬，失天妙色，无复神足，履地而行，身光转灭，天地大冥。

“婆悉吒，当知天地常法，大冥之后，必有日月星象现于虚空，然后方有昼夜晦明、日月岁数。尔时，众生但食地味，久住世间。其食多者，颜色粗丑；其食少者，色犹悦泽。好丑端正，于是始有。其端正者，生骄慢心，轻丑陋者；其丑陋者，生嫉恶心，憎端正者。众生于是各共忿诤，是时甘泉自然枯涸。

“其后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洁可食，是时众生复取食之，久住世间。其食多者，颜色粗丑；其食少者，色犹悦泽。其端正者，生骄慢心，轻丑陋者；其丑陋者，生嫉恶心，憎端正者。众生于是各共诤讼，是时地肥遂不复生。

“其后此地复生粗厚地肥，亦香美可食，不如前者，是时众生复取食之，久住世间。其食多者，色转粗丑；其食少者，色犹悦泽。端正丑陋，迭相是非，遂生诤讼，地肥于是遂不复生。

“其后此地生自然粳米，无有糠糩，色味具足，香洁可食，是时众生复取食之，久住于世，便有男女，互共相视，渐有情欲，转相亲近。其余众生见已，语言：‘汝所为非！汝所为非！’即排摈驱遣出于人外，过三月已，然后还归。”

佛告婆悉吒：“昔所非者，今以为是。时，彼众生习于非法，极情恣欲，无有时节。以惭愧故，遂造屋舍，世间于是始有房舍。玩习非法，淫欲转增，便有胞胎，因不净生，世间胞胎始于是也。

“时，彼众生食自然粳米，随取随生，无可穷尽。时，彼众生有懈惰者，默自念言：‘朝食朝取，暮食暮取，于我劳勤。今欲并取，以终一日。’即寻并取。于后等侣唤共取米，其人答曰：‘我已并取，以供一日。汝欲取者，自可随意。’彼人复自念言：‘此人黠慧，能先储积。我今亦欲积粮，以供三日。’其人即储三日余粮。有余众生复来语言：‘可共取米。’答言：‘吾已先积三日余粮。汝欲取者，可往自取。’彼人复念：‘此人黠慧，先积余粮，以供三日。吾当效彼，积粮以供五日。’即便往取。

“时，彼众生竞储积已，粳米荒秽，转生糠糩，刈已不生。时，彼众生见此不悦，遂成忧迷，各自念言：‘我本初生，以念为食，神足飞空，身光自照，于世久住。其后此地甘泉涌出，状如酥蜜，香美可食，我等时共食之。食之转久，其食多者，颜色粗丑；其食少者，色

犹悦泽。由是食故，使我等颜色有异，众生于是各怀是非，迭相憎嫉，是时甘泉自然枯竭。其后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美可食，时我曹等复取食之。其食多者，颜色粗丑；其食少者，颜色悦泽。众生于是复怀是非，迭相憎嫉，是时地肥遂不复生。其后复生粗厚地肥，亦香美可食，时我曹等复取食之。多食色粗，少食色悦，复生是非，共相憎嫉，是时地肥遂不复现。更生自然粳米，无有糠糩，时我曹等复取食之，久住于世。其懈怠者，竞共储积，由是粳米荒秽，转生糠糩，刈已不生，今当如何？'复自相谓言：'当共分地，别立标帜。'即寻分地，别立标帜。

"婆悉吒，由此因缘，始有田地名生。彼时众生别封田地，各立疆畔，渐生盗心，窃他禾稼。其余众生见已，语言：'汝所为非！汝所为非！自有田地，而取他物。自今已后，勿复尔也。'其彼众生犹盗不已，其余众生复重呵责而犹不已，便以手加之，告诸人言：'此人自有田稼，而盗他物。'其人复告：'此人打我。'时，彼众人见二人诤已，愁忧不悦，懊恼而言：'众生转恶，世间乃有此不善，生秽恶不净，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烦恼苦报堕三恶道，由有田地致此诤讼。今者宁可立一人为主以治理之，可护者护，可责者责。众共减米，以供给之，使理诤讼。'

"时，彼众中自选一人，形体长大，颜貌端正，有威德者，而语之言：'汝今为我等作平等主，应护者护，应责者责，应遣者遣。当共集米，以相供给。'时，彼一人闻众人言，即与为主，断理诤讼，众人即共集米供给。时，彼一人复以善言慰劳众人，众人闻已，皆大欢喜，皆共称言：'善哉！大王。善哉！大王。'于是，世间便有王名，以正法治民，故名刹利，于是世间始有刹利名生。

"时，彼众中独有一人作如是念：'家为大患，家为毒刺，我今宁可舍此居家，独在山林，闲静修道。'即舍居家，入于山林，寂默思惟，至时持器入村乞食。众人见已，皆乐供养，欢喜称赞：'善哉！此人能舍家居，独处山林，静默修道，舍离众恶。'于是，世间始有婆罗门名生。彼婆罗门中有不乐闲静坐禅思惟者，便入人间，诵习为业，又自称言：'我是不禅人。'于是，世人称不禅婆罗门。由入人间故，名为人间婆罗门。于是，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有人好营居业，多积财宝，因是众人名为居士。彼众生中有多机巧，多所造作，于是世间始有首陀罗工巧之名。

"婆悉吒，今此世间有四种名，第五有沙门众名。所以然者？婆悉吒，刹利众中，或时有人自厌己法，剃除须发，而披法服，于是始有沙门名生。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或时有人自厌己法，剃除须发，法服修道，名为沙门。

"婆悉吒，刹利种中，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坏命终，必受苦报。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坏命终，必受苦报。婆悉吒，刹利种中，有身行

善，口、意行善，身坏命终，必受乐报。婆罗门、居士、首陀罗种中，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坏命终，必受乐报。婆悉吒，刹利种中，身行二种，口、意行二种，身坏命终，受苦乐报。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身行二种，口、意行二种，身坏命终，受苦乐报。

“婆悉吒，刹利种中，有剃除须发，法服修道，修七觉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无上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有。婆罗门、居士、首陀罗种中，有剃除须发，法服修道，修七觉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无上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有。婆悉吒，此四种中皆出明行成就罗汉，于五种中为最第一。”

佛告婆悉吒：“梵天王颂曰：

“‘生中刹利胜，能舍种姓去，
明行成就者，世间最第一。’

佛告婆悉吒：“此梵善说，非不善说；此梵善受，非不善受。我时即印可其言。所以者何？今我如来、至真亦说是义：

“生中刹利胜，能舍种姓去，
明行成就者，世间最第一。”

尔时，世尊说此法已，婆悉吒、婆罗堕无漏心解脱，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转轮圣王修行经第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罗醯搜人间游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渐至摩楼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云何比丘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于是，比丘内身身观，精勤无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精勤无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是为比丘自炽燃，炽燃于法，不他炽燃；自归依，归依于法，不他归依。

“如是行者，魔不能娆，功德日增。所以者何？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王名坚固念，刹利水浇头种，为转轮圣王，领四天下。时，王自在以法治化，人中殊特，七宝具足：一者、金轮宝，二者、白象宝，三者、绀马宝，四者、神珠宝，五者、玉女宝，六者、居士宝，七者、主兵宝。千子具足，勇健雄猛。能伏怨敌，不用兵杖，自然太

平。坚固念王久治世已，时金轮宝即于虚空忽离本处。时典轮者速往白王：‘大王，当知今者轮宝离于本处。’时，坚固王闻已念言：‘我曾于先宿耆旧所闻：若转轮圣王轮宝移者，王寿未几。我今己受人中福乐，宜更方便受天福乐。当立太子领四天下，别封一邑与下发师，命下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时，坚固念王即命太子而告之曰：‘卿为知不？吾曾从先宿耆旧所闻：若转轮圣王金轮离本处者，王寿未几。吾今已受人中福乐，当更方便迁受天福。今欲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为道，以四天下委付于汝，宜自勉力，存恤民物。’是时，太子受王教已，时坚固念王即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时，王出家过七日已，彼金轮宝忽然不现。其典轮者往白王言：‘大王，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时王不悦，即往诣坚固念王所，到已白王：‘父王，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时，坚固念王报其子曰：‘汝勿怀忧以为不悦，此金轮宝者非汝父产！汝但勤行圣王正法，行正法已，于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婇女围绕，升正法殿上，金轮神宝自然当现；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

“子白父王：‘转轮圣王正法云何？当云何行？’王告子曰：‘当依于法，立法具法，恭敬尊重，观察于法，以法为首，守护正法。又当以法诲诸婇女，又当以法护视教诫诸王子、大臣、群寮、百官及诸人民、沙门、婆罗门，下至禽兽，皆当护视。’

“又告子曰：‘又汝土境所有沙门、婆罗门履行清真，功德具足，精进不懈，去离骄慢，忍辱仁爱，闲独自修，独自止息，独到涅槃。自除贪欲，化彼除贪；自除瞋恚，化彼除瞋；自除愚痴，化彼除痴。于染不染，于恶不恶，于愚不愚，可著不著，可住不住，可居不居。身行质直，口言质直，意念质直；身行清净，口言清净，意念清净，正命清净，仁慧无厌，衣食知足，持钵乞食，以福众生。有如是人者，汝当数诣，随时谘问：“凡所修行，何善何恶？云何为犯？云何非犯？何者可亲？何者不可亲？何者可作？何者不可作？施行何法，长夜受乐？”汝谘问已，以意观察，宜行则行，宜舍则舍。国有孤老，当拯给之；贫穷困劣，有来求者，慎勿违逆。国有旧法，汝勿改易。此是转轮圣王所修行法，汝当奉行。’”

佛告诸比丘：“时，转轮圣王受父教已，如说修行。后于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高殿上，婇女围绕，自然轮宝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轮径丈四。时，转轮王默自念言：‘我曾从先宿耆旧所闻：若刹利王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宝殿上，婇女围绕，自然金轮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轮径丈四，是则名为转轮圣王。今此轮现，将无是耶？今我宁可试此轮宝。’

“时，转轮王即召四兵，向金轮宝偏露右臂，右膝著地，复以右

手摩扪金轮，语言：‘汝向东方，如法而转，勿违常则。’轮即东转。时，王即将四兵随从其后，金轮宝前有四神导，轮所住处，王即止驾。尔时，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趣王所，拜首白言：‘善来！大王，今此东方土地丰乐，人民炽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顺，惟愿圣王于此治正！我等当给使左右，承受所当。’时，转轮大王语小王言：‘止！止！诸贤，汝等则为供养我已。但当以正法治，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

“时，诸小王闻此教已，即从大王巡行诸国，至东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随轮所至，其诸国王各献国土，亦如东方诸小国比。时，转轮王既随金轮，周行四海，以道开化，安慰民庶，已还本国。时，金轮宝在宫门上虚空中住。时转轮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金轮宝成就。

“其王久治世已，时金轮宝即于虚空忽离本处。其典轮者速往白王：‘大王，当知今者轮宝离于本处。’时，王闻已即自念言：‘我曾于先宿耆旧所闻：若转轮圣王轮宝移者，王寿未几。我今已受人中福乐，宜更方便受天福乐。当立太子领四天下，别封一邑与下发师，令下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时，王即命太子而告之曰：‘卿为知不？吾曾从先宿耆旧所闻：若转轮圣王金轮宝离本处者，王寿未几。吾今已受人中福乐，当设方便迁受天乐。今欲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以四天下委付于汝，宜自勉力，存恤民物。’尔时，太子受王教已，王即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时，王出家过七日已，其金轮宝忽然不现。典金轮者往白王言：‘大王，当知今者轮宝忽然不现。’时王闻已，不以为忧，亦复不往问父王意。时，彼父王忽然命终。

“自此以前，六转轮王皆展转相承，以正法治；唯此一王自用治国，不承旧法，其政不平，天下怨诉，国土损减，人民凋落。时，有一婆罗门大臣往白王言：‘大王，当知今者国土损减，人民凋落，转不如常。王今国内多有知识，聪慧博达，明于古今，备知先王治政之法，何不命集，问其所知？彼自当答。’时，王即召群臣，问其先王治政之道。时，诸智臣具以事答，王闻其言，即行旧政，以法护世，而犹不能拯济孤老，施及下穷。

“时，国人民转至贫困，遂相侵夺，盗贼滋甚，伺察所得，将诣王所，白言：‘此人为贼，愿王治之！’王即问言：‘汝实为贼耶？’答曰：‘实尔，我贫穷饥饿，不能自存，故为贼耳！’时，王即出库物以供给之，而告之曰：‘汝以此物供养父母，并恤亲族，自今已后，勿复为贼。’余人传闻有作贼者，王给财宝，于是复行劫盗他物，复为伺察所得，将诣王所，白言：‘此人为贼，愿王治之！’王复问言：‘汝实为贼耶？’答曰：‘实尔，我贫穷饥饿，不能自存，故为贼耳！’时，王复出库财以供给之，复告之曰：‘汝以此物供养父母，并恤亲族，自今已后，勿复为贼。’

“复有人闻有作贼者，王给财宝，于是复行劫盗他物，复为伺察所得，将诣王所，白言：‘此人为贼，愿王治之！’王复问言：‘汝实为贼耶？’答曰：‘实尔，我贫穷饥饿，不能自存，故为贼耳！’时王念言：‘先为贼者，吾见贫穷，给其财宝，谓当止息，而余人闻，转更相效，盗贼日滋，如是无已。我今宁可杻械其人，令于街巷，然后载之出城，刑于旷野，以诫后人耶？’

“时，王即敕左右，使收系之，击鼓唱令，遍诸街巷。讫已载之出城，刑于旷野。国人尽知彼为贼者，王所收系，令于街巷，刑之旷野。时，人展转自相谓言：‘我等设为贼者，亦当如是，与彼无异。’于是，国人为自防护，遂造兵仗、刀剑、弓矢，迭相残害，攻劫掠夺。自此王来始有贫穷，有贫穷已始有劫盗，有劫盗已始有兵仗，有兵杖已始有杀害，有杀害已则颜色憔悴，寿命短促。时，人正寿四万岁，其后转少，寿二万岁，然其众生有寿、有夭、有苦、有乐。彼有苦者，便生邪淫、贪取之心，多设方便，图谋他物。是时，众生贫穷劫盗，兵仗杀害，转更滋甚，人命转减，寿一万岁。

“一万岁时，众生复相劫盗，为伺察所得，将诣王所，白言：‘此人为贼，愿王治之！’王问言：‘汝实作贼耶？’答曰：‘我不作。’便于众中故作妄语。时，彼众生以贫穷故便行劫盗，以劫盗故便有刀兵，以刀兵故便有杀害，以杀害故便有贪取、邪淫，以贪取、邪淫故便有妄语，有妄语故其寿转减，至于千岁。千岁之时，便有口三恶行始出于世：一者、两舌，二者、恶口，三者、绮语。此三恶业展转炽盛，人寿稍减至五百岁。五百岁时，众生复有三恶行起：一者、非法淫，二者、非法贪，三者、邪见。此三恶业展转炽盛，人寿稍减，三百、二百，我今时人，乃至百岁，少出多减。

“如是展转，为恶不已，其寿稍减，当至十岁。十岁时人，女生五月便行嫁，是时世间酥油、石蜜、黑石蜜，诸甘美味不复闻名，粳粮、禾稻变成草莠。缯、绢、锦、绫、劫贝、白氎，今世名服，时悉不现，织粗毛缕以为上衣。是时，此地多生荆棘，蚊、虻、蝇、虱、蛇、蚖、蜂、蛆，毒虫众多。金、银、琉璃、珠玑、名宝，尽没于地，唯有瓦石砂砾出于地上。

“当于尔时，众生之类永不复闻十善之名，但有十恶充满世间。是时，乃无善法之名，其人何由得修善行？是时，众生能为极恶，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忠不义，反逆无道者便得尊敬。如今能修善行，孝养父母，敬顺师长，忠信怀义，顺道修行者便得尊敬。尔时，众生多修十恶，多堕恶道，众生相见，常欲相杀，犹如猎师见于群鹿。时，此土地多有沟坑，溪涧深谷，土旷人希，行来恐惧。尔时，当有刀兵劫起，手执草木，皆成戈鉾，于七日中，展转相害。

“时，有智者远逃丛林，依倚坑坎，于七日中怀怖畏心，发慈善言：‘汝不害我，我不害汝，食草木子，以存性命。’过七日已，从山林出。时有存者，得共相见，欢喜庆贺言：‘汝不死耶？汝不死

耶？’犹如父母唯有一子，久别相见，欢喜无量。彼人如是各怀欢喜，迭相庆贺，然后推问其家，其家亲属死亡者众，复于七日中悲泣号咷，啼哭相向。过七日已，复于七日中共相庆贺，娱乐欢喜，寻自念言：‘吾等积恶弥广，故遭此难，亲族死亡，家属覆没，今者宜当少共修善。宜修何善？当不杀生。’

“尔时，众生尽怀慈心，不相残害，于是众生色寿转增，其十岁者寿二十岁。二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行，不相残害故，寿命延长至二十岁，今者宁可更增少善。当修何善？已不杀生，当不窃盗。’已修不盗，则寿命延长至四十岁。四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邪淫。’于是，其人尽不邪淫，寿命延长至八十岁。

“八十岁人复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何修？当不妄语。’于是，其人尽不妄语，寿命延长至百六十。百六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寿命延长，我今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两舌。’于是，其人尽不两舌，寿命延长至三百二十岁。三百二十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恶口。’于是，其人尽不恶口，寿命延长至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绮语。’于是，其人尽不绮语，寿命延长至二千岁。二千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悭贪。’于是，其人尽不悭贪而行布施，寿命延长至五千岁。五千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不嫉妒，慈心修善。’于是，其人尽不嫉妒，慈心修善，寿命延长至于万岁。

“万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行正见，不生颠倒。’于是，其人尽行正见，不起颠倒，寿命延长至二万岁。二万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灭三不善法：一者、非法淫，二者、非法贪，三者、邪见。’于是，其人尽灭三不善法，寿命延长至四万岁。四万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寿命延长，今者宁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当孝养父母，敬事师长。’于是，其人即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寿命延长至八万岁。

“八万岁时人，女年五百岁始出行嫁。时，人当有九种病：一者、寒，二者、热，三者、饥，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欲，八者、饕餮，九者、老。时，此大地坦然平整，无有沟坑、丘墟、荆棘，亦无蚊、虻、蛇、蚖、毒虫，瓦石、沙砾变成琉璃，人民炽盛，五谷平贱，丰乐无极。是时，当起八万大城，村城邻比，鸡鸣相闻。

“当于尔时，有佛出世，名为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

足，如今如来十号具足。彼于诸天、释、梵、魔、若魔、天、诸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中，自身作证，亦如我今于诸天、释、梵、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中，自身作证。彼当说法，初言亦善，中下亦善，义味具足，净修梵行。如我今日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彼众弟子有无数千万，如我今日弟子数百。彼时，人民称其弟子号曰慈子，如我弟子号曰释子。

“彼时，有王名曰儴伽，刹利水浇头种转轮圣王，典四天下，以正法治，莫不靡伏，七宝具足：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王有千子，勇猛雄烈，能却外敌。四方敬顺，不加兵杖，自然太平。尔时，圣王建大宝幢，围十六寻，上高千寻，千种杂色严饰其幢。幢有百觚，觚有百枝，宝缕织成，众宝间厕。于是，圣王坏此幢已，以施沙门、婆罗门、国中贫者，然后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修无上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勤修善行，以修善行，则寿命延长，颜色增益，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具足。犹如诸王顺行转轮圣王旧法，则寿命延长，颜色增益，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具足。比丘亦如是，当修善法，寿命延长，颜色增益，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具足。

“云何比丘寿命延长？如是比丘修习欲定，精勤不懈，灭行成就，以修神足；修精进定、意定、思惟定，精勤不懈，灭行成就，以修神足。是为寿命延长。

“何谓比丘颜色增益？于是比丘戒律具足，成就威仪，见有小罪，生大怖畏，等学诸戒，周满备悉。是为比丘颜色增益。

“何谓比丘安隐快乐？于是比丘断除淫欲，去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行第一禅。除灭觉、观，内信欢悦，敛心专一，无觉、无观，定生喜、乐，行第二禅。舍喜守护，专念不乱，自知身乐，贤圣所求，护念、乐，行第三禅。舍灭苦乐，先除忧喜，不苦不乐，护念清净，行第四禅。是为比丘安隐快乐。

“何谓比丘财宝丰饶？于是比丘修习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周遍广普，无二无量，除众结恨，心无嫉恶，静默慈柔，以自娱乐；悲、喜、舍心，亦复如是。是为比丘财宝丰饶。

“何谓比丘威力具足？于是比丘如实知苦圣谛，集、尽、道谛亦如实知。是为比丘威力具足。”

佛告比丘：“我今遍观诸有力者无过魔力，然漏尽比丘力能胜彼。”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七

第二分弊宿经第三

尔时，童女迦叶与五百比丘游行拘萨罗国，渐诣斯波醯婆罗门村。时，童女迦叶在斯波醯村北尸舍婆林止。时，有婆罗门名曰弊宿，止斯波醯村。此村丰乐，民人众多，树木繁茂，波斯匿王别封此村与婆罗门弊宿，以为梵分。弊宿婆罗门常怀异见，为人说言："无有他世，亦无更生，无善恶报。"

时，斯波醯村人闻童女迦叶与五百比丘，从拘萨罗国渐至此尸舍婆林，自相谓言："此童女迦叶有大名闻，已得罗汉，耆旧长宿，多闻广博，聪明睿智，辩才应机，善于谈论，今得见者，不亦善哉！"时，彼村人日日次第往诣迦叶。尔时，弊宿在高楼上，见其村人群队相随，不知所趣，即问左右持盖者言："彼人何故群队相随？"

侍者答曰："我闻童女迦叶将五百比丘游拘萨罗国，至尸舍婆林。又闻其人有大名称，已得罗汉，耆旧长宿，多闻广博，聪明睿智，辩才应机，善于谈论。彼诸人等，群队相随，欲诣迦叶共相见耳！"

时，弊宿婆罗门即敕侍者："汝速往语诸人：'且住！当共俱行，往与相见。'所以者何？彼人愚惑，欺诳世间，说有他世，言有更生，言有善恶报；而实无他世，亦无更生，无善恶报。"

时，使者受教已，即往语彼斯波醯村人言："婆罗门语：'汝等且住！当共俱诣，往与相见。'"

村人答曰："善哉！善哉！若能来者，当共俱行。"

使还寻白："彼人已住，可行者行。"

时，婆罗门即下高楼，敕侍者严驾，与彼村人前后围绕，诣尸舍婆林；到已下车，步进诣迦叶所，问讯讫，一面坐。其彼村人婆罗门、居士，有礼拜迦叶然后坐者，有问讯已而坐者，有自称名已而坐者，有叉手已而坐者，有默而坐者。时，弊宿婆罗门语童女迦叶言："今我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听许不？"

迦叶报言："随汝所问，闻已当知。"

婆罗门言："今我论者，无有他世，亦无更生，无罪福报。汝论云何？"

迦叶答曰："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今上日月，为此世耶？为他世耶？为人、为天耶？"

婆罗门答曰："日月是他世，非此世也；是天，非人。"

迦叶答曰："以此可知，必有他世，亦有更生，有善恶报。"

婆罗门言："汝虽云有他世，有更生及善恶报，如我意者，皆悉无有。"

迦叶问曰："颇有因缘，可知无有他世，无有更生，无善恶报

耶？”

婆罗门答曰：“有缘。”

迦葉问曰：“以何因缘，言无他世？”

婆罗门言：“迦葉，我有亲族知识，遇患困病，我往问言：‘诸沙门、婆罗门各怀异见，言诸有杀生、盗窃、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者，身坏命终，皆入地狱。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见死已来还，说所堕处。若有人来说所堕处，我必信受。汝今是我所亲，十恶亦备，若如沙门语者，汝死必入大地狱中。今我相信，从汝取定。若审有地狱者，汝当还来，语我使知，然后当信。’迦葉，彼命终已，至今不来。彼是我亲，不应欺我，许而不来，必无后世。”

迦葉报曰：“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当为汝引喻解之。譬如盗贼，常怀奸诈，犯王禁法；伺察所得，将诣王所，白言：‘此人为贼，愿王治之！’王即敕左右，收系其人，遍令街巷，然后载之出城，付刑人者。时，左右人即将彼贼，付刑人者。彼贼以柔软言，语守卫者：‘汝可放我，见诸亲里，言语辞别，然后当还。’云何，婆罗门，彼守卫者宁肯放不？”

婆罗门答曰：“不可。”

迦葉又言：“彼同人类，俱存现世，而犹不放，况汝所亲，十恶备足，身死命终，必入地狱！狱鬼无慈，又非其类，死生异世，彼若以软言求于狱鬼：‘汝暂放我，还到世间，见亲族言语辞别，然后当还。’宁得放不？”

婆罗门答曰：“不可。”

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足可知。何为守迷，自生邪见耶？”

婆罗门言：“汝虽引喻，谓有他世，我犹言无。”

迦葉复言：“汝颇更有余缘，可知无他世耶？”

婆罗门报言：“我更有余缘，知无他世。”

迦葉问曰：“以何缘知？”

答曰：“迦葉，我有亲族，遇患笃重，我往语言：‘诸沙门、婆罗门各怀异见，说有他世，言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者，身坏命终，皆生天上。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见死已来还，说所堕处。若有人来说所堕生，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亲，十善亦备，若如沙门语者，汝今命终，必生天上。今我相信，从汝取定。若审有天报者，汝当必来语我使知，然后当信。’迦葉，彼命终已，至今不来。彼是我亲，不应欺我，许而不来，必无他世。”

迦葉又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当复为汝说喻。譬如有人，堕于深厕，身首没溺。王敕左右，挽此人出，以竹为篦，三刮其身，澡豆净灰，次如洗之，后以香汤，沐浴其体，细末众香，坌其身上，敕除发师，净其须发。又敕左右，重将洗沐，如是至三。洗以

香汤，坌以香末；名衣上服，庄严其身；百味甘膳，以恣其口；将诣高堂，五欲娱乐。其人复能还入厕不？”

答曰：“不能。彼处臭恶，何可还入？”

迦葉言：“诸天亦尔。此阎浮利地，臭秽不净。诸天在上，去此百由旬，遥闻人臭，甚于厕溷。婆罗门，汝亲族知识，十善具足，然必生天，五欲自娱，快乐无极，宁当复肯还来，入此阎浮厕不？”

答曰：“不也。”

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具可知。何为守迷，自生邪见？”

婆罗门言：“汝虽引喻，言有他世，我犹言无。”

迦葉复言：“汝颇更有余缘，可知无他世耶？”

婆罗门报言：“我更有余缘，知无他世。”

迦葉问曰：“以何缘知？”

答曰：“迦葉，我有亲族，遇患笃重，我往语言：‘沙门、婆罗门各怀异见，说有后世，言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者，身怀命终，皆生忉利天上。我亦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见死已来还，说所堕处。若有人来说所堕生，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亲，五戒具足，身坏命终，必生忉利天上。今我相信，从汝取定。若审有天福者，汝当还来，语我使知，然后当信。’迦葉，彼命终已，至今不来。彼是我亲，不应有欺，许而不来，必无他世。”

迦葉答言：“此间百岁，正当忉利天上一日一夜耳！如是亦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如是彼天寿千岁。云何，婆罗门，汝亲族五戒具足，身坏命终，必生忉利天上。彼生天已，作是念言：‘我初生此，当二三日中，娱乐游戏，然后来下报汝言’者，宁得见不？”

答曰：“不也。我死久矣，何由相见？”

婆罗门言：“我不信也，谁来告汝有忉利天，寿命如是？”

迦葉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更当为汝引喻。譬如有人，从生而盲，不识五色，青、黄、赤、白，粗、细、长、短，亦不见日、月、星象、丘陵、沟壑。有人问言：‘青、黄、赤、白五色云何？’盲人答曰：‘无有五色。’如是粗、细、长、短、日、月、星象、山陵、沟壑，皆言无有。云何，婆罗门，彼盲人言，是正答不？”

答曰：“不也。”

“所以者何？世间现有五色，青、黄、赤、白，粗、细、长、短，日、月、星象、山陵、沟壑，而彼言无。婆罗门，汝亦如是。忉利天寿，实有不虚，汝自不见，便言其无。”

婆罗门言：“汝虽言有，我犹不信。”

迦葉又言：“汝复作何缘，而知其无？”

答曰：“迦葉，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伺察所得，将诣我所，语我言：‘此人为贼，惟愿治之！’我答言：‘收缚此人，著大釜中，围盖厚泥，使其牢密，勿令有泄，遣人围绕，以火煮之。’我时欲观知其精神所出之处，将诸侍从，绕釜而观，都不见其神去来处；又发釜看，

亦不见神有往来之处。以此缘故，知无他世。”

迦葉又言：“我今问汝，若能答者随意报之。婆罗门，汝在高楼，息寝卧时，颇曾梦见山林、江河、园观、浴池、国邑、街巷不？”

答曰：“梦见。”

又问：“婆罗门，汝当梦时，居家眷属侍卫汝不？”

答曰：“侍卫。”

又问：“婆罗门，汝诸眷属见汝识神有出入不？”

答曰：“不见。”

迦葉又言：“汝今生存，识神出入，尚不可见，况于死者乎？汝不可以目前现事观于众生。婆罗门，有比丘初夜、后夜捐除睡眠，精勤不懈，专念道品，以三昧力，修净天眼；以天眼力，观于众生，死此生彼，从彼生此，寿命长短，颜色好丑，随行受报，善恶之趣，皆悉知见。汝不可以秽浊肉眼，不能彻见众生所趣，便言无也。婆罗门，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罗门言：“汝虽引喻说有他世，如我所见，犹无有也。”

迦葉又言：“汝颇更有因缘，知无他世耶？”

婆罗门言：“有。”

迦葉言：“以何缘知？”

婆罗门言：“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伺察所得，将诣我所，语我言：‘此人为贼，惟愿治之！’我敕左右收缚此人，生剥其皮，求其识神，而都不见。又敕左右脔割其肉，以求识神，又复不见。又敕左右截其筋、脉、骨间求神，又复不见。又敕左右打骨出髓，髓中求神，又复不见。迦葉，我以此缘，知无他世。”

迦葉复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复当为汝引喻。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国坏，荒毁未复，时有商贾五百乘车经过其土。有一梵志奉事火神，常止一林。时，诸商人皆往投宿，清旦别去。时事火梵志作是念言：‘向诸商人宿此林中，今者已去，倘有遗漏可试往看。’寻诣彼所，都无所见，唯有一小儿始年一岁，独在彼坐。梵志复念：‘我今何忍见此小儿于我前死？今者宁可将此小儿至吾所止，养活之耶？’即抱小儿往所住处而养育之。其儿转大，至十余岁。

“时，此梵志以少因缘欲游人间，语小儿曰：‘我有少缘，欲暂出行。汝善守护此火，慎勿使灭。若火灭者，当以钻钻木，取火燃之。’具诫敕已，出林游行。梵志去后，小儿贪戏，不数视火，火遂便灭。小儿戏还，见火已灭，懊恼而言：‘我所为非，我父去时，具约敕我：守护此火，慎勿令灭！而我贪戏，致使火灭，当如之何？’彼时，小儿吹灰求火，不能得已；便以斧劈薪求火，复不能得；又复斩薪置于臼中，捣以求火，又不能得。

“尔时，梵志于人间还，诣彼林所，问小儿曰：‘吾先敕汝使守护火，火不灭耶？’小儿对曰：‘我向出戏，不时护视，火今已灭。’复问

小儿：‘汝以何方便更求火耶？’小儿报曰：‘火出于木，我以斧破木求火，不得火；复斩之令碎，置于臼中，杵捣求火，复不能得。’时，彼梵志以钻钻木出火，积薪而燃，告小儿曰：‘夫欲求火，法应如此，不应破析杵碎而求。’

“婆罗门，汝亦如是无有方便，[皮＋刂]剥死人而求识神，汝不可以目前现事观于众生。婆罗门，有比丘初夜后夜捐除睡眠，精勤不懈，专念道品，以三昧力，修净天眼；以天眼力，观于众生，死此生彼，从彼生此，寿命长短，颜色好丑，随行受报，善恶之趣，皆悉知见。汝不可以秽浊肉眼，不能彻见众生所趣，便言无也。婆罗门，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罗门言：“汝虽引喻说有他世，如我所见，犹无有也。”

迦葉复言：“汝颇更有因缘，知无他世耶？”

婆罗门言：“有。”

迦葉言：“以何缘知？”

婆罗门言：“我所封村人有作贼者，伺察所得，将诣我所，语我言：‘此人为贼，惟愿治之！’我敕左右：‘将此人以称称之。’侍者受命，即以称称。又告侍者：‘汝将此人安徐杀之，勿损皮肉。’即受我教，杀之无损。我复敕左右：‘更重称之。’乃重于本。迦葉，生称彼人，识神犹在，颜色悦豫，犹能言语，其身乃轻；死已重称，识神已灭，无有颜色，不能语言，其身更重。我以此缘，知无他世。”

迦葉语婆罗门：“吾今问汝，随意答我。如人称铁，先冷称已，然后热称，何有光色柔软而轻？何无光色坚硬而重？”

婆罗门言：“热铁有色，柔软而轻；冷铁无色，刚强而重。”

迦葉语言：“人亦如是，生有颜色，柔软而轻；死无颜色，刚强而重。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罗门言：“汝虽引喻说有他世，如我所见，必无有也。”

迦葉言：“汝复有何缘，知无他世？”

婆罗门答言：“我有亲族，遇患笃重。时，我到彼语言：‘扶此病人，令右胁卧。’视瞻、屈伸、言语如常；又使左卧，反覆宛转，屈伸、视瞻、言语如常。寻即命终，吾复使人扶转，左卧右卧，反覆谛观，不复屈伸、视瞻、言语。吾以是知，必无他世。”

迦葉复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当为汝引喻。昔有一国不闻贝声，时有一人善能吹贝，往到彼国，入一村中，执贝三吹，然后置地。时，村人男女闻声惊动，皆就往问：‘此是何声，哀和清彻乃如是耶？’彼人指贝曰：‘此物声也。’时，彼村人以手触贝曰：‘汝可作声！汝可作声！’贝都不鸣。其主即取贝三吹置地。时，村人言：‘向者，美声非是贝力，有手有口，有气吹之，然后乃鸣。’人亦如是，有寿有识，有息出入，则能屈伸、视瞻、语言；无寿无识，无出入息，则无屈伸、视瞻、语言。”

又语婆罗门：“汝今宜舍此恶邪见，勿为长夜自增苦恼。”

婆罗门言：“我不能舍。所以然者？我自生来长夜讽诵，玩习坚固，何可舍耶？”

迦葉复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当更为汝引喻。乃往久远有一国土，其土边疆，人民荒坏。彼国有二人，一智一愚，自相谓言：‘我是汝亲，共汝出城，采穞求财。’即寻相随，诣一空聚，见地有麻，即语愚者：‘共取持归。’时，彼二人各取一担。复过前村，见有麻缕，其一智者言：‘麻缕成功，轻细可取。’其一人言：‘我已取麻，系缚牢固，不能舍也。’其一智者即取麻缕，重担而去。复共前进，见有麻布，其一智者言：‘麻布成功，轻细可取。’彼一人言：‘我已取麻，系缚牢固，不能复舍。’其一智者即舍麻缕，取布自重。复共前行，见有劫贝，其一智者言：‘劫贝价贵，轻细可取。’彼一人言：‘我已取麻，系缚牢固，赍来道远，不能舍也。’时，一智者即舍麻布而取劫贝。

“如是前行，见劫贝缕，次见白叠，次若白铜，次见白银，次见黄金，其一智者言：‘若无金者，当取白银；若无白银，当取白铜乃至麻缕；若无麻缕，当取麻耳！今者此村大有黄金，众宝之上，汝宜舍麻，我当舍银，共取黄金，自重而归。’彼一人言：‘我取此麻，系缚牢固，赍来道远，不能舍也。汝欲取者，自随汝意。’其一智者舍银取金，重担而归其家。亲族遥见彼人大得金宝，欢喜奉迎。时，得金者见亲族迎，复大欢喜。其无智人负麻而归居家，亲族见之，不悦亦不起迎，其负麻者倍增忧愧。婆罗门，汝今宜舍恶习邪见，勿为长夜自增苦恼，如负麻人执意坚固，不取金宝，负麻而归，空自疲劳，亲族不悦，长夜贫穷，自增忧苦也。”

婆罗门言：“我终不能舍此见也。所以者何？我以此见多所教授，多所饶益，四方诸王皆闻我名，亦尽知我是断灭学者。”

迦葉复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当更为汝引喻。乃往久远有一国土，其土边疆，人民荒坏。时有商人，有千乘车，经过其土，水谷、薪草不自供足。时商主念言：‘我等伴多，水谷、薪草不自供足，今者宁可分为二分。’

“其一分者于前发引，其前发导师见有一人，身体粗大，目赤面黑，泥涂其身。遥见远来，即问：‘汝从何来？’报言：‘我从前村来。’又问彼言：‘汝所来处，多有水谷、薪草不耶？’其人报言：‘我所来处，多有水谷，薪草无乏。我于中路逢天暴雨，其处多水，亦丰薪草。’又语商主：‘汝曹车上若有谷草，尽可捐弃。彼自丰有，不须重车。’时，彼商主语众商言：‘吾向前行，见有一人，目赤面黑，泥涂其身。我遥问言：“汝从何来？”即答我言：“我从前村来。”我寻复问：“汝所来处，丰有水谷、薪草不也？”答我言：“彼大丰耳！”又语我言：“向于中路，逢天暴雨，此处多水，又丰薪草。”复语我言：“君等车上若有谷草，尽可损弃。彼自丰有，不须重车。汝等宜各弃诸谷草，轻车速进。”’即如其言，各共捐弃谷草，轻车速进。如是一日不

见水草，一日、三日乃至七日，又复不见。时，商人穷于旷泽，为鬼所食。

“其后一部，次复进路，商主时前复见一人，目赤面黑，泥涂其身。遥见问言：‘汝从何来？’彼人答言：‘从前村来。’又问：‘汝所来处，丰有水谷、薪草不耶？’彼人答曰：‘大丰有耳！’又语商主：‘吾于中路，逢天暴雨，其处多水，亦丰薪草。’又语商主：‘君等车上若有谷草，便可捐弃，彼自丰有，不须重车。’时，商主还语诸商人言：‘吾向前行，见有一人，道如此事：“君等车上若有谷草，可尽捐弃，彼自丰有，不须重车。”’时，商主言：‘汝等谷草慎勿损弃，须得新者然后当弃。所以者何？新陈相接，然后当得度此旷野。’时，彼商人重车而行，如是一日不见水草，二日、三日至于七日，又亦不见。但见前人为鬼所食，骸骨狼藉。

“婆罗门，彼赤眼黑面者，是罗刹鬼也。诸有随汝教者，长夜受苦，亦当如彼前部商人，无智慧故，随导师语，自没其身。婆罗门，诸有沙门、婆罗门，精进智慧，有所言说，承用其教者，则长夜获安，如彼后部商人，有智慧故，得免危难。婆罗门，汝今宁可舍此恶见，勿为长夜自增苦恼。”

婆罗门言：“我终不能舍所见也，设有人来强谏我者，生我忿耳，终不舍见。”

迦葉又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当复为汝引喻。乃昔久远有一国土，其土边疆，人民荒坏。时有一人，好喜养猪，诣他空村，见有干粪，寻自念言：‘此处饶粪，我猪豚饥。今当取草裹此干粪，头戴而归。’即寻取草，裹粪而戴。于其中路，逢天大雨，粪汁流下，至于足跟。众人见已，皆言：‘狂人！粪涂臭处，正使天晴，尚不应戴，况于雨中戴之而行？’其人方怒，逆骂詈言：‘汝等自痴，不知我家猪豚饥饿；汝若知者，不言我痴。’婆罗门，汝今宁可舍此恶见，勿守迷惑，长夜受苦。如彼痴子戴粪而行，众人诃谏，逆更瞋骂，谓他不知。”

婆罗门语迦葉言：“汝等若谓行善生天，死胜生者，汝等则当以刀自刎，饮毒而死，或五缚其身，自投高岸，而今贪生不能自杀者，则知死不胜生。”

迦葉复言：“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当更为汝引喻。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一梵志，耆旧长宿，年百二十。彼有二妻，一先有子，一始有娠。时，彼梵志未久命终，其大母子语小母言：‘所有财宝，尽应与我，汝无分也。’时小母言：‘汝为小待，须我分娠。若生男者，应有财分；若生女者，汝自嫁娶，当得财物。’彼子殷勤再三索财，小母答如初。其子又逼不已，时彼小母即以利刀自决其腹，知为男女。”

语婆罗门言：“母今自杀，复害胎子。汝婆罗门，亦复如是，既自杀身，复欲杀人。若沙门、婆罗门，精勤修善，戒德具足，久存世

者，多所饶益，天人获安。吾今末后为汝引喻，当使汝知恶见之殃。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二伎人，善于弄丸，二人捔伎，一人得胜。时，不如者语胜者言：‘今日且停，明当更共试，’其不如者即归家中，取其戏丸，涂以毒药，暴之使干。明持此丸诣胜者所，语言：‘更可捔伎。’即前共戏，先以毒丸授彼胜者，胜者即吞。其不如者复授毒丸，得已随吞，其毒转行，举身战动。时，不如者以偈骂曰：

“‘吾以药涂丸，而汝吞不觉，
　　小伎汝为吞，久后自当知。’”

迦葉语婆罗门言：“汝今当速舍此恶见，勿为专迷，自增苦毒，如彼伎人，吞毒不觉。”

时，婆罗门白迦葉言：“尊者初设月喻，我时已解。所以往返，不时受者，欲见迦葉辩才智慧，生牢固信耳！我今信受，归依迦葉。”

迦葉报言：“汝勿归我，如我所归无上尊者，汝当归依。”

婆罗门言：“不审所归无上尊者，今为所在？”

迦葉报言：“今我师世尊，灭度未久。”

婆罗门言：“世尊若在，不避远近，其当亲见，归依礼拜。今闻迦葉言，如来灭度，今即归依灭度如来及法、众僧。迦葉，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我今当为一切大施。”

迦葉语言：“若汝宰杀众生，挝打僮仆，而为会者，此非净福。又如硗确薄地，多生荆棘，于中种植，必无所获。汝若宰杀众生，挝打僮仆，而为大会，施邪见众，此非净福。若汝大施，不害众生，不以杖楚加于僮仆，欢喜设会，施清净众，则获大福。犹如良田，随时种植，必获果实。”

“迦葉，自今已后，常净施众僧，不令断绝。”

时，有一年少梵志，名曰摩头，在弊宿后立。弊宿顾语曰：“吾今欲设一切大施，汝当为我经营处分。”

时，年少梵志闻弊宿语已，即为经营，为大施已，而作是言：“愿使弊宿今世、后世不获福报。”

时，弊宿闻彼梵志经营施已，有如是言：“愿使弊宿今世、后世不获果报。”即命梵志而告之曰：“汝审有是言耶？”

答曰：“如是，实有是言。所以然者？今所设食，粗涩弊恶，以此施僧，若以示王，王尚不能以手暂向，况当食之？现在所设，不可喜乐，何由后世得净果报？王施僧衣纯以麻布，若以示王，王尚不能以足暂向，况能自著？现在所施，不可喜乐，何由后世得净果报？”

时，婆罗门又告梵志：“自今已后，汝以我所食、我所著衣以施众僧。”

时，梵志即承教旨，以王所食、王所著衣供养众僧。时，婆罗门设此净施，身坏命终，生一下劣天中；梵志经营会者，身坏命终，生忉利天。

尔时，弊宿婆罗门、年少梵志及斯波醯婆罗门、居士等，闻童女迦葉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八

第二分散陀那经第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祇毗诃罗山七叶树窟，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王舍城有一居士，名散陀那，好行游观，日日出城，至世尊所。时，彼居士仰观日时，默自念言："今往觐佛，非是时也。今者世尊必在静室三昧思惟，诸比丘众亦当禅静。我今宁可往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中，须日时到，当诣世尊，礼敬问讯，并诣诸比丘所，致敬问讯。"

时，梵志女林中有一梵志，名尼俱陀，与五百梵志子俱止彼林。时，诸梵志众聚一处，高声大论，俱说遮道浊乱之言，以此终日。或论国事，或论战斗兵杖之事，或论国家义和之事，或论大臣及庶民事，或论车马游园林事，或论坐席、衣服、饮食、妇女之事，或论山海龟鳖之事，但说如是遮道之论，以此终日。

时，彼梵志遥见散陀那居士来，即敕其众，令皆静默："所以然者？彼沙门瞿昙弟子今从外来。沙门瞿昙白衣弟子中，此为最上。彼必来此，汝宜静默。"时，诸梵志各自默然。

散陀那居士至梵志所，问讯已，一面坐，语梵志曰："我师世尊常乐闲静，不好愦闹，不如汝等与诸弟子处在人中，高声大论，但说遮道无益之言。"

梵志又语居士言："沙门瞿昙颇曾与人共言论不？众人何由得知沙门有大智慧？汝师常好独处边地，犹如瞎牛食草，偏逐所见。汝师瞿昙亦复如是，偏好独见，乐无人处。汝师若来，吾等当称以为瞎牛。彼常自言有大智慧，我以一言穷彼，能使默然，如龟藏六，谓可无患，以一箭射，使无逃处。"

尔时，世尊在闲静室，以天耳闻梵志居士有如是论，即出七叶树窟，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时，彼梵志遥见佛来，敕诸弟子："汝等皆默，瞿昙沙门欲来至此。汝等慎勿起迎、恭敬礼拜，亦勿请坐，取一别座，与之令坐。彼既坐已，卿等当问：'沙门瞿昙，汝从本来，以何法教训于弟子，得安隐处，净修梵行？'"

尔时，世尊渐至彼园。时彼梵志不觉自起，渐迎世尊，而作是言："善来！瞿昙。善来！沙门，久不相见，今以何缘而来至此？可

前小坐。”尔时，世尊即就其座，熙怡而笑，默自念言：“此诸愚人不能自专，先立要令，竟不能全。”所以然者？是佛神力令彼恶心自然败坏。

时，散陀那居士礼世尊足，于一面坐。尼俱陀梵志问讯佛已，亦一面坐，而白佛言：“沙门瞿昙，从本以来，以何法教训诲弟子，得安隐处，净修梵行？”

世尊告曰：“且止！梵志，吾法深广，从本以来，诲诸弟子，得安隐处，净修梵行，非汝所及。”

又告梵志：“正使汝师及汝弟子所行道法，有净不净，我尽能说。”

时，五百梵志弟子各各举声，自相谓言：“瞿昙沙门有大威势，有大神力，他问己义，乃开他义。”

时，尼俱陀梵志白佛言：“善哉！瞿昙，愿分别之。”

佛告梵志：“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梵志答言：“愿乐欲闻。”

佛告梵志：“汝所行者皆为卑陋，离服裸形，以手障蔽，不瓨受食，不受盂食，不受两壁中间食，不受二人中间食，不受两刀中间食，不受两盂中间食，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怀妊家食，见狗在门则不受其食，不受多蝇家食，不受请食，他言先识则不受其食；不食鱼，不食肉，不饮酒，不两器食；一餐一咽，至七餐止，受人益食，不过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复食菜，或复食莠，或食饭汁，或食糜米，或食穅稻，或食牛粪，或食鹿粪，或食树根、枝叶、果实，或食自落果。

“或被衣，或被莎衣，或衣树皮，或草襜身，或衣鹿皮，或留头发，或被毛编，或著冢间衣；或有常举手者，或不坐床席，或有常蹲者；或有剃发留髦须者；或有卧荆棘者，或有卧果蓏上者，或有裸形卧牛粪上者；或一日三浴，或有一夜三浴。以无数众苦，苦役此身。云何，尼俱陀，如此行者，可名净法不？”

梵志答曰：“此法净，非不净也。”

佛告梵志：“汝谓为净，吾当于汝净法中说有垢秽。”

梵志曰：“善哉！瞿昙，便可说之，愿乐欲闻！”

佛告梵志：“彼苦行者，常自计念：‘我行如此，当得供养敬礼事。’是即垢秽。彼苦行者，得供养已，乐著坚固，爱染不舍，不晓远离，不知出要，是为垢秽。彼苦行者，遥见人来，尽共坐禅；若无人时，随意坐卧，是为垢秽。彼苦行者，闻他正义，不肯印可，是为垢秽。彼苦行者，他有正问，吝而不答，是为垢秽。

“彼苦行者，设见有人供养沙门、婆罗门，则诃止之，是为垢秽。彼苦行者，若见沙门、婆罗门食更生物，就呵责之，是为垢秽。彼苦行者，有不净食，不肯施人；若有净食，贪著自食，不见己过，不知出要，是为垢秽。彼苦行者，自称己善，毁仇他人，是为垢秽。

彼苦行者，为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颠倒，是为垢秽。

“彼苦行者，懈堕喜忘，不习禅定，无有智慧，犹如禽兽，是为垢秽。彼苦行者，贡高、骄慢、慢、增上慢，是为垢秽。彼苦行者，无有信义，亦无反复，不持净戒，不能精勤受人训诲，常与恶人以为伴党，为恶不已，是为垢秽。彼苦行者，多怀瞋恨，好为巧伪，自怙己见，求人长短，恒怀邪见，与边见俱，是为垢秽。云何，尼俱陀，如此行者可言净不耶？”

答曰：“是不净，非是净也。”

佛言：“今当于汝垢秽法中，更说清净无垢秽法。”

梵志言：“惟愿说之！”

佛言：“彼苦行者，不自计念：‘我行如是，当得供养恭敬礼事。’是为苦行无垢法也。彼苦行者，得供养已，心不贪著，晓了远离，知出要法，是为苦行无垢法也。彼苦行者，禅有常法，有人、无人，不以为异，是为苦行无垢法也。彼苦行者，闻他正义，欢喜印可，是为苦行无垢法也。彼苦行者，他有正问，欢喜解说，是为苦行离垢法也。

“彼苦行者，设见有人供养沙门、婆罗门，代其欢喜而不呵止，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若见沙门、婆罗门食更生之物，不呵责之，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有不净食，心不吝惜；若有净食，则不染著，能见己过，知出要法，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不自称誉，不毁他人，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不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是为苦行离垢法也。

“彼苦行者，精勤不忘，好习禅行，多修智慧，不愚如兽，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不为贡高、骄慢、自大，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常怀信义，修反复行，能持净戒，勤受训诲，常与善人而为伴党，积善不已，是为苦行离垢法也。彼苦行者，不怀瞋恨，不为巧伪，不恃己见，不求人短，不怀邪见，亦无边见，是为苦行离垢法也。云何，梵志，如是苦行，为是清净离垢法耶？”

答曰：“如是，实是清净离垢法也。”

梵志白佛言：“齐此苦行，名为第一、坚固行耶？”

佛言：“未也，始是皮耳！”

梵志言：“愿说树节！”

佛告梵志：“汝当善听！吾今当说。”

梵志言：“唯然，愿乐欲闻！”

“梵志，彼苦行者，自不杀生，不教人杀；自不偷盗，不教人盗；自不邪淫，不教人淫；自不妄语，亦不教人为。彼以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慈心广大，无二无量，无有结恨，遍满世间。悲、喜、舍心，亦复如是。齐此苦行，名为树节。”

梵志白佛言："愿说苦行坚固之义！"

佛告梵志："谛听！谛听！吾当说之。"

梵志曰："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彼苦行者，自不杀生，教人不杀；自不偷盗，教人不盗；自不邪淫，教人不淫；自不妄语，教人不妄语。彼以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慈心广大，无二无量，无有结恨，遍满世间。悲、喜、舍心，亦复如是。彼苦行者，自识往昔无数劫事，一生、二生至无数生，国土成败，劫数终始，尽见尽知。又自见知：我曾生彼种姓，如是名字，如是饮食，如是寿命，如是所受苦乐，从彼生此，从此生彼。如是尽忆无数劫事，是为，梵志，彼苦行者牢固无坏。"

梵志白佛言："云何为第一？"

佛言："梵志，谛听！谛听！吾当说之。"

梵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彼苦行者，自不杀生，教人不杀；自不偷盗，教人不盗；自不邪淫，教人不淫；自不妄语，教人不欺。彼以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慈心广大，无二无量，无有结恨，遍满世间。悲、喜、舍心，亦复如是。彼苦行者，自识往昔无数劫事，一生、二生至无数生，国土成败，劫数终始，尽见尽知。又自知见：我曾生彼种姓，如是名字、饮食、寿命，如是所经苦乐，从彼生此，从此生彼。如是尽忆无数劫事，彼天眼净观众生类，死此生彼，颜色好丑、善恶所趣，随行所堕，尽见尽知。又知众生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诽谤贤圣，信邪倒见，身坏命终，堕三恶道。或有众生身行善，口、意亦善，不谤贤圣，见正信行，身坏命终，生天、人中。行者天眼清净，观见众生，乃至随行所堕，无不见知，是为苦行第一胜也。"

佛告梵志："于此法中复有胜者，我常以此法化诸声闻，彼以此法得修梵行。"

时，五百梵志弟子各大举声，自相谓言："今观世尊为最尊上，我师不及。"

时，彼散陀那居士语梵志曰："汝向自言：'瞿昙若来，吾等当称以为瞎牛。'世尊今来，汝何不称？又汝向言：'当以一言穷彼瞿昙，能使默然，如龟藏六，谓可无患，以一箭射，使无逃处。'汝今何不以汝一言穷如来耶？"

佛问梵志："汝忆先时有是言不？"

答曰："实有。"

佛告梵志："汝岂不从先宿梵志闻诸佛如来独处山林，乐闲静处，如我今日乐于闲居，不如汝法，乐于愦闹，说无益事，以终日耶？"

梵志曰："闻过去诸佛乐于闲静，独处山林，如今世尊，不如我法，乐于愦闹，说无益事，以终日耶！"

佛告梵志：“汝岂不念：‘瞿昙沙门能说菩提，自能调伏，能调伏人；自得止息，能止息人；自度彼岸，能使人度；自得解脱，能解脱人；自得灭度，能灭度人’？”

时，彼梵志即从座起，头面作礼，手扪佛足，自称己名曰：“我是尼俱陀梵志，我是尼俱陀梵志，今者自归，礼世尊足。”

佛告梵志：“止！止！且住！使汝心解，便为礼敬。”

时，彼梵志重礼佛足，在一面坐。

佛告梵志：“汝将无谓佛为利养而说法耶？勿起是心！若有利养，尽以施汝。吾所说法，微妙第一，为灭不善，增益善法。”

又告梵志：“汝将无谓佛为名称，为尊重故，为导首故，为眷属故，为大众故，而说法耶？勿起此心！今汝眷属尽属于汝。我所说法，为灭不善，增长善法。”

又告梵志：“汝将无谓佛以汝置不善聚、黑冥聚中耶？勿生是心！诸不善聚及黑冥聚汝但舍去，吾自为汝说善净法。”

又告梵志：“汝将无谓佛黜汝于善法聚、清白聚耶？勿起是心！汝但于善法聚、清白聚中精勤修行，吾自为汝说善净法，灭不善行，增益善法。”

尔时，五百梵志弟子皆端心正意，听佛所说。时，魔波旬作此念言：“此五百梵志弟子端心正意，从佛听法，我今宁可往坏其意。”尔时，恶魔即以己力坏乱其意。尔时，世尊告散陀那曰：“此五百梵志子端心正意，从我听法，天魔波旬坏乱其意。今吾欲还，汝可俱去。”尔时，世尊以右手接散陀那居士置掌中，乘虚而归。

时，散陀那居士、尼俱陀梵志及五百梵志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众集经第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于末罗游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渐至波婆城阇头庵婆园。

尔时，世尊以十五日月满时，于露地坐，诸比丘僧前后围绕。世尊于夜多说法已，告舍利弗言：“今者四方诸比丘集，皆共精勤，捐除睡眠。吾患背痛，欲暂止息，汝今可为诸比丘说法。”

对曰：“唯然，当如圣教。”

尔时，世尊即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师子，累足而卧。

时，舍利弗告诸比丘：“今此波婆城有尼乾子命终未久，其后弟子分为二部，常共诤讼，相求长短，迭相骂詈，各相是非：‘我知此法，汝不知此；汝在邪见，我在正法。’言语错乱，无有前后，自称己言，以为真正：‘我所言胜，汝所言负。我今能为谈论之主，汝有所问，可来问我。’

“诸比丘，时国人民奉尼乾者，厌患此辈斗讼之声，皆由其法不

真正故。法不真正，无由出要，譬如朽塔不可复治，此非三耶三佛所说。诸比丘，唯我释迦无上尊法，最为真正，可得出要，譬如新塔易可严饰，此是三耶三佛之所说也。诸比丘，我等今者，宜集法、律，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诸比丘，如来说一正法，一切众生皆仰食存。如来所说复有一法，一切众生皆由行往，是为一法如来所说，当共集之，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二正法：一、名，二、色。复有二法：一、痴，二、爱。复有二法：有见、无见。复有二法：一、无惭，二、无愧。复有二法：一、有惭，二、有愧。复有二法：一、尽智，二、无生智。复有二法，二因二缘生于欲爱：一者、净妙色，二者、不思惟。复有二法，二因二缘生于瞋恚：一者、怨憎，二者、不思惟。复有二法，二因二缘生于邪见：一者、从他闻，二者、邪思惟。复有二法，二因二缘生于正见：一者、从他闻，二者、正思惟。复有二法，二因二缘：一者、学解脱，二者、无学解脱。复有二法，二因二缘：一者、有为界，二者、无为界。诸比丘，是为如来所说，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三正法，谓三不善根：一者、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复有三法，谓三善根：一者、不贪，二者、不恚，三者、不痴。复有三法，谓三不善行：一者、不善身行，二者、不善口行，三者、不善意行。复有三法，谓三不善行：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复有三法，谓三恶行：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复有三法，谓三善行：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复有三法，谓三不善想：欲想、瞋想、害想。复有三法，谓三善想：无欲想、无瞋想、无害想。复有三法，谓三不善思：欲思、恚思、害思。复有三法，谓三善思：无欲思、无恚思、无害思。

“复有三法，谓三福业：施业、平等业、思惟业。复有三法，谓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复有三法，谓三爱：欲爱、有爱、无有爱。复有三法，谓三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复有三法，谓三火：欲火、恚火、愚痴火。复有三法，谓三求：欲求、有求、梵行求。复有三法，谓三增盛：我增盛、世增盛、法增盛。复有三法，谓三界：欲界、恚界、害界。复有三法，谓三界：出离界、无恚界、无害界。复有三法，谓三界：色界、无色界、尽界。复有三法，谓三聚：戒聚、定聚、慧聚。复有三法，谓三戒：增盛戒、增盛定、增盛慧。

“复有三法，谓三三昧：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复有三法，谓三相：止息相、精勤相、舍相。复有三法，谓三明：自识宿命智明、天眼智明、漏尽智明。复有三法，谓三变化：一者、神足变化，二者、知他心随意说法，三者、教诫。复有三法，谓三欲生本：一者、由现欲生人天，二者、由化欲生化自在天，三者、由他化欲生

他化自在天。复有三法，谓三乐生：一者、众生自然成办，生欢乐心，如梵光音天初始生时；二者、有众生以念为乐，自唱善哉，如光音天；三者、得止息乐，如遍净天。

“复有三法，谓三苦：行苦、苦苦、变易苦。复有三法，谓三根：未知欲知根、知根、知已根。复有三法，谓三堂：贤圣堂、天堂、梵堂。复有三法，谓三发：见发、闻发、疑发。复有三法，谓三论：过去有如此事，有如是论；未来有如此事，有如是论；现在有如此事，有如是论。复有三法，谓三聚：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复有三法，谓三忧：身忧、口忧、意忧。复有三法，谓三长老：年耆长老、法长老、作长老。复有三法，谓三眼：肉眼、天眼、慧眼。诸比丘，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四正法，谓口四恶行：一者、妄语，二者、两舌，三者、恶口，四者、绮语。复有四法，谓口四善行：一者、实语，二者、软语，三者、不绮语，四者、不两舌。

“复有四法，谓四不圣语：不见言见，不闻言闻，不觉言觉，不知言知。复有四法，谓四圣语：见则言见，闻者言闻，觉则言觉，知则言知。复有四法，谓四种食：抟食、触食、念食、识食。复有四法，谓四受：有现作苦行后受苦报，有现作苦行后受乐报，有现作乐行后受苦报，有现作乐行后受乐报。复有四法，谓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见受。复有四法，谓四缚：贪欲身缚、瞋恚身缚、戒盗身缚、我见身缚。

“复有四法，谓四刺：欲刺、恚刺、见刺、慢刺。复有四法，谓四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复有四法，谓四念处：于是，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复有四法，谓四意断：于是，比丘未起恶法，方便使不起；已起恶法，方便使灭；未起善法，方便使起；已起善法，方便思惟，使其增广。

“复有四法，谓四神足：于是，比丘思惟欲定灭行成就；精进定、意定、思惟定，亦复如是。复有四法，谓四禅：于是，比丘除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于初禅。灭有觉、观，内信、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离喜修舍、念、进，自知身乐，诸圣所求，忆念、舍、乐，入第三禅。离苦、乐行，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禅。复有四法，谓四梵堂：一慈、二悲、三喜、四舍。复有四法，谓四无色定：于是，比丘越一切色想，先尽瞋恚想，不念异想，思惟无量空处，舍空处已入识处，舍识处已入不用处，舍不用处已入有想无想处。

“复有四法，谓四法足：不贪法足、不瞋法足、正念法足、正定法足。复有四法，谓四圣贤族：于是，比丘衣服知足，得好不喜，遇

恶不忧，不染不著，知所禁忌，知出要路；于此法中精勤不懈，成办其事，无阙无减，亦能教人成办此事，是为第一知足住圣贤族。从本至今，未常恼乱；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及世间人，无能毁骂；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皆悉知足，亦复如是。复有四法，谓四摄法：惠施、爱语、利人、等利。复有四法，谓四须陀洹支：比丘于佛得无坏信，于法、于僧、于戒得无坏信。复有四法，谓四受证：见色受证、身受灭证、念宿命证、知漏尽证。复有四法，谓四道：苦迟得、苦速得、乐迟得、乐速得。

“复有四法，谓四圣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圣谛。复有四法，谓四沙门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复有四法，谓四处：实处、施处、智处、止息处。复有四法，谓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人心智。复有四法，谓四辩才：法辩、义辩、词辩、应辩。复有四法，谓四识住处：色识住、缘色、住色，与爱俱增长；受、想、行中亦如是住。复有四法，谓四扼：欲扼、有扼、见扼、无明扼。复有四法，谓四无扼：无欲扼、无有扼、无见扼、无无明扼。

“复有四法，谓四净：戒净、心净、见净、度疑净。复有四法，谓四知：可受知受、可行知行、可乐知乐、可舍知舍。复有四法，谓四威仪：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坐、可卧知卧。复有四法，谓四思惟：少思惟、广思惟、无量思惟、无所有思惟。复有四法，谓四记论：决定记论、分别记论、诘问记论、止住记论。复有四法，谓佛四不护法：如来身行清净，无有阙漏，可自防护；口行清净、意行清净、命行清净，亦复如是。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又，诸比丘，如来说五正法，谓五入：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复有五法，谓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复有五法，谓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复有五法，谓五下结：身见结、戒盗结、疑结、贪欲结、瞋恚结。复有五法，谓五上结：色爱、无色爱、无明、慢、掉。复有五法，谓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复有五法，谓五力：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复有五法，谓灭尽支：一者、比丘信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二者、比丘无病，身常安稳；三者、质直无有谀谄，能如是者，如来则示涅槃径路；四者、自专其心，使不错乱，昔所讽诵，忆持不忘；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以贤圣行，尽于苦本。复有五法，谓五发：非时发、虚发、非义发、虚言发、无慈发。复有五法，谓五善发：时发、实发、义发、和言发、慈心发。复有五法，谓五憎嫉：住处憎嫉、檀越憎嫉、利养憎嫉、色憎嫉、法憎嫉。

“复有五法，谓五趣解脱：一者、身不净想，二者、食不净想，三者、一切行无常想，四者、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五者、死想。复有

五法，谓五出要界：一者、比丘于欲不乐、不动，亦不亲近，但念出要，乐于远离，亲近不怠，其心调柔，出要离欲，彼所因欲起诸漏缠，亦尽舍灭而得解脱，是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妒出要、色出要、身见出要，亦复如是。

“复有五法，谓五喜解脱入。若比丘精勤不懈，乐闲静处，专念一心，未解得解，未尽得尽，未安得安。何谓五？于是，比丘闻如来说法，或闻梵行者说，或闻师长说法，思惟观察，分别法义，心得欢喜；得欢喜已，得法爱；得法爱已，身心安隐；身心安隐已，则得禅定；得禅定已，得实知见，是为初解脱入。于是，比丘闻法喜已，受持讽诵，亦复欢喜；为他人说，亦复欢喜；思惟分别，亦复欢喜；于法得定，亦复如是。复有五法，谓五人：中般涅槃、生般涅槃、无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上流阿迦尼吒。诸比丘，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又，诸比丘，如来说六正法，谓内六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复有六法，谓外六入：色入、声入、香入、味入、触入、法入。复有六法，谓六识身：眼识身，耳、鼻、舌、身、意识身。复有六法，谓六触身：眼触身，耳、鼻、舌、身、意触身。复有六法，谓六受身：眼受身，耳、鼻、舌、身、意受身。复有六法，谓六想身：色想、声想、香想、味想、触想、法想。复有六法，谓六思身：色思、声思、香思、味思、触思、法思。复有六法，谓六爱身：色爱身，声、香、味、触、法爱身。复有六法，六诤本：若比丘好瞋不舍，不敬如来，亦不敬法，亦不敬众，于戒穿漏，染污不净，好于众中多生诤讼，人所憎恶，娆乱净众，天、人不安。诸比丘，汝等当自内观，设有瞋恨，如彼娆乱者，当集和合众，广设方便，拔此诤本。汝等又当专念自观，若结恨已灭，当更方便，遮止其心，勿复使起。诸比丘，佷戾不谛、悭吝嫉妒、巧伪虚妄、自固己见、谬受不舍、迷于邪见、与边见俱，亦复如是。复有六法，谓六界：地界、火界、水界、风界、空界、识界。复有六法，谓六察行：眼察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察法。

“复有六法，谓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余比丘语言：‘汝勿作此言，勿谤如来，如来不作是说。欲使修慈解脱，更生瞋恚想，无有是处。佛言除瞋恚已，然后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脱，生憎嫉心；行喜解脱，生忧恼心；行舍解脱，生憎爱心；行无我行，生狐疑心；行无想行，生众乱想。’亦复如是。复有六法，谓六无上：见无上、闻无上、利养无上、戒无上、恭敬无上、忆念无上。复有六法，谓六思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七正法，谓七非法：无信、无惭、无愧、少闻、懈怠、多忘、无智。复有七法，谓七正法：有信、有惭、有愧、

多闻、精进、总持、多智。复有七法，谓七识住：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是，是初识住。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识住。或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识住。或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识住。或有众生，空处住、识处住、不用处住。

“复有七法，谓七勤法：一者、比丘勤于戒行，二者、勤灭贪欲，三者、勤破邪见，四者、勤于多闻，五者、勤于精进，六者、勤于正念，七者、勤于禅定。复有七法，谓七想：不净想、食不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复有七法，谓七三昧具：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复有七法，谓七觉意：念觉意、法觉意、精进觉意、喜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彼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八正法，谓世八法：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复有八法，谓八解脱：色观色，一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色，二解脱；净解脱，三解脱；度色想，灭瞋恚想，住空处解脱，四解脱；度空处，住识处，五解脱；度识处，住不用处，六解脱；度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七解脱；度有想无想处，住想知灭，八解脱。复有八法，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复有八法，谓八人：须陀洹、向须陀洹、斯陀含、向斯陀含、阿那含、向阿那含、阿罗汉、向阿罗汉。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九正法，所谓九众生居：或有众生，苦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是，是初众生居；复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众生居；复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众生居；复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众生居；复有众生，无想无所觉知，无想天是，是五众生居；复有众生，空处住，是六众生居；复有众生，识处住，是七众生居；复有众生，不用处住，是八众生居；复有众生，住有想无想处，是九众生居。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诸比丘，如来说十正法。所谓十无学法：无学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方便、正定、正智、正解脱。是为如来所说正法，当共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尔时，世尊印可舍利弗所说。时，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

第二分十上经第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鸯伽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诣瞻婆城，止宿伽伽池侧。以十五日月满时，世尊在露地坐，大众围绕，竟夜说法，告舍利弗："今者四方诸比丘集，皆各精勤，捐除睡眠，欲闻说法。吾患背痛，欲少止息，卿今可为诸比丘说法。"

时，舍利弗受佛教已，尔时世尊即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卧如师子，累足而卧。尔时，耆年舍利弗告诸比丘："今我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舍利弗告诸比丘："有十上法，除众结缚，得至泥洹，尽于苦际，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今当分别，汝等善听！

"诸比丘，有一成法、一修法、一觉法、一灭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难解法、一生法、一知法、一证法。

"云何一成法？谓于诸善法能不放逸。

"云何一修法？谓常自念身。

"云何一觉法？谓有漏触。

"云何一灭法？谓是我慢。

"云何一退法？谓不恶露观。

"云何一增法？谓恶露观。

"云何一难解法？谓无间定。

"云何一生法？谓有漏解脱。

"云何一知法？谓诸众生皆仰食存。

"云何一证法？谓无碍心解脱。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觉法、二灭法、二退法、二增法、二难解法、二生法、二知法、二证法。

"云何二成法？谓知惭、知愧。

"云何二修法？谓止与观。

"云何二觉法？谓名与色。

"云何二灭法？谓无明、爱。

"云何二退法？谓毁戒、破见。

"云何二增法？戒具、见具。

"云何二难解法？有因有缘，众生生垢；有因有缘，众生得净。

"云何二生法？尽智、无生智。

"云何二知法？谓是处、非处。

"云何二证法？谓明与解脱。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觉法、三灭法、三退法、三增法、三难解法、三生法、三知法、三证法。

"云何三成法？一者、亲近善友，二者、耳闻法音，三者、法法成就。

“云何三修法？谓三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
“云何三觉法？谓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
“云何三灭法？谓三爱：欲爱、有爱、无有爱。
“云何三退法？谓三不善根：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
“云何三增法？谓三善根：无贪善根、无恚善根、无痴善根。
“云何三难解法？谓三难解：贤圣难解、闻法难解、如来难解。
“云何三生法？谓三相：息止相、精进相、舍离相。
“云何三知法？谓三出要界：欲出要至色界，色界出要至无色界；舍离一切诸有为法，彼名为尽。
“云何三证法？谓三明：宿命智、天眼智、漏尽智。诸比丘，是为三十法，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觉法、四灭法、四退法、四增法、四难解法、四生法、四知法、四证法。
“云何四成法？谓四轮法：一者、住中国，二者、近善友，三者、宿曾发精愿，四者、宿植善本。
“云何四修法？谓四念处：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
“云何四觉法？谓四食：抟食、触食、念食、识食。
“云何四灭法？谓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见受。
“云何四退法？谓四扼：欲扼、有扼、见扼、无明扼。
“云何四增法？谓四无扼：无欲扼、无有扼、无见扼、无无明扼。
“云何四难解法？谓有四圣谛：苦谛、集谛、尽谛、道谛。
“云何四生法？谓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心智。
“云何四知法？谓四辩才：法辩、义辩、辞辩、应辩。
“云何四证法？谓四沙门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诸比丘，是为四十法，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觉法、五灭法、五退法、五增法、五难解法、五生法、五知法、五证法。
“云何五成法？谓五灭尽枝：一者、信佛、如来、至真，十号具足；二者、无病，身常安隐；三者、质直无有谀谄，直趣如来涅槃径路；四者、专心不乱，讽诵不忘；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以贤圣行尽于苦本。
“云何五修法？谓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云何五觉法？谓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云何五灭法？谓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
“云何五退法？谓五心碍结：一者、比丘疑佛，疑佛已，则不亲近，不亲近已，则不恭敬，是为初心碍结；又比丘于法、于众、于

戒，有穿漏行、不真正行、为污染行，不亲近戒，亦不恭敬，是为四心碍结；又复比丘于梵行人生恶害心，心不喜乐，以粗恶言而毁骂之，是为五心碍结。

“云何五增法？谓五喜本：一悦、二念、三猗、四乐、五定。

“云何五难解法？谓五解脱入。若比丘精勤不懈，乐闲静处，专念一心，未解得解，未尽得尽，未安得安。何谓五？若比丘闻佛说法，或闻梵行者说，或闻师长说，思惟观察，分别法义，心得欢喜；得欢喜已，便得法爱；得法爱已，身心安隐；身心安隐已，则得禅定；得禅定已，得如实智，是为初解脱入。于是，比丘闻法欢喜，受持讽诵，亦复欢喜；为他人说，亦复欢喜；思惟分别，亦复欢喜；于法得定，亦复如是。

“云何五生法？谓贤圣五智定：一者、修三昧现乐后乐，生内外智；二者、贤圣无爱，生内外智；三者、诸佛贤圣之所修行，生内外智；四者、猗寂灭相，独而无侣，而生内外智；五者、于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内外智。

“云何五知法？谓五出要界：一者、比丘于欲不乐、不念，亦不亲近，但念出要，乐于远离，亲近不怠，其心调柔，出要离欲，因欲起漏亦尽舍灭，而得解脱，是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妒出要、色出要、身见出要，亦复如是。

“云何五证法？谓五无学聚：无学戒聚、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知见聚。是为五十法，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觉法、六灭法、六退法、六增法、六难解法、六生法、六知法、六证法。

“云何六成法？谓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无杂。云何六？于是，比丘身常行慈，敬梵行者，住仁爱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无杂。复次，比丘口慈、意慈，以法得养及钵中余，与人共之，不怀彼此。复次，比丘圣所行戒，不犯不毁，无有染污，智者所称，善具足持，成就定意。复次，比丘成就贤圣出要，平等尽苦，正见及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不杂。

“云何六修法？谓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云何六觉法？谓六内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

“云何六灭法？谓六爱：色爱、声爱、香爱，味、触、法爱。

“云何六退法？谓六不敬法：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

“云何六增法？谓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

“云何六难解法？谓六无上：见无上、闻无上、利养无上、戒无

上、恭敬无上、念无上。

“云何六生法？谓六等法：于是，比丘眼见色，无忧无喜，住舍专念；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不喜不忧，住舍专念。

“云何六知法？谓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余比丘言：‘汝勿作此言，勿谤如来。如来不作是说，欲使修慈解脱更生瞋恚者，无有是处。佛言除瞋恚已，然后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脱，生憎嫉心；行喜解脱，生忧恼心；行舍解脱，生憎爱心；行无我行，生狐疑心；行无想行，生众乱想。’亦复如是。

“云何六证法？谓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证，二者、天耳通证，三者、知他心通证，四者、宿命通证，五者、天眼通证，六者、漏尽通证。是为六十法，诸比丘，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觉法、七灭法、七退法、七增法、七难解法、七生法、七知法、七证法。

“云何七成法？谓七财：信财、戒财、惭财、愧财、闻财、施财、慧财，是为七财。

“云何七修法？谓七觉意。于是，比丘修念觉意，依无欲、依寂灭、依远离，修法、修精进、修喜、修猗、修定、修舍，依无欲、依寂灭、依远离。

“云何七觉法？谓七识住处：若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是，是初识住；复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识住；复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识住；复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识住；或有众生，空处住，是五识住；或识处住，是六识住；或不用处住，是七识住。

“云何七灭法？谓七使法：欲爱使、有爱使、见使、慢使、瞋恚使、无明使、疑使。

“云何七退法？谓七非法：谓比丘无信、无惭、无愧、少闻、懈堕、多忘、无智。

“云何七增法？谓七正法：于是，比丘有信、有惭、有愧、多闻、不懈堕、强记、有智。

“云何七难解法？谓七正善法：于是，比丘好义、好法、好知时、好知足、好自摄、好集众、好分别人。

“云何七生法？谓七想：不净想、食不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

“云何七知法？谓七勤：勤于戒行、勤灭贪欲、勤破邪见、勤于多闻、勤于精进、勤于正念、勤于禅定。

“云何七证法？谓七漏尽力。于是，漏尽比丘于一切诸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见，观欲如火坑，亦如刀剑，知欲见欲，不贪于欲，心不住欲。漏尽比丘逆顺观察，如实觉知，如实见已，世间贪嫉、恶不善法不漏不起，修四念处，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多修多行。诸比丘，是为七十法，如实不虚，如来

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觉法、八灭法、八退法、八增法、八难解法、八生法、八知法、八证法。

“云何八成法？谓八因缘，不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为八？于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师长，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惭愧心，有爱有敬，是谓初因缘，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复次，依世尊住，随时请问：‘此法云所义、何所趣？’时，诸尊长即为开演甚深义理，是为二因缘。既闻法已，身心乐静，是为三因缘。既乐静已，不为遮道无益杂论，彼到众中，或自说法，或请他说，犹复不舍贤圣默然，是为四因缘。多闻广博，守持不忘，诸法深奥，上中下善，义味谛诚，梵行具足，闻已入心，见不流动，是为五因缘。修习精勤，灭恶增善，勉力堪任，不舍斯法，是为六因缘。有以智慧知起灭法，贤圣所趣，能尽苦际，是为七因缘。观五受阴，生相、灭相，此色、色集、色灭，此受、想、行、识，识集、识灭，是为八因缘，未得梵行而有智，得梵行已智增多。

“云何八修法？谓贤圣八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云何八觉法？谓世八法：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云何八灭法？谓八邪：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云何八退法？谓八懈怠法。何谓八懈怠？比丘乞食不得食，便作是念：‘我于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体疲极，不能堪任坐禅、经行，今宜卧息。’懈怠比丘即便卧息，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是为初懈怠。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复作是念：‘我朝入村乞食，得食过足，身体沉重，不能堪任坐禅、经行，今宜寝息。’懈怠比丘即便寝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懈怠比丘设少执事，便作是念：‘我今日执事，身体疲极，不能堪任坐禅、经行，今宜寝息。’懈怠比丘即便寝息。懈怠比丘设欲执事，便作是念：‘明当执事，必有疲极，今者不得坐禅、经行，当豫卧息。’懈怠比丘即便卧息。懈怠比丘设少行来，便作是念：‘我朝行来，身体疲极，不能堪任坐禅、经行，我今宜当卧息。’懈怠比丘即便卧息。懈怠比丘设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当行，必有疲极，今者不得坐禅、经行，当豫寝息。’懈怠比丘即寻寝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是为六。懈怠比丘设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笃羸瘦，不能堪任坐禅、经行，当须寝息。’懈怠比丘即寻寝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懈怠比丘所患已瘥，复作是念：‘我病瘥未久，身体羸瘦，不能堪任坐禅、经行，宜自寝息。’懈怠比丘即寻寝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

“云何八增法？谓八不怠。

“云何八精进？比丘入村乞食，不得食还，即作是念：‘我身体轻

便，少于睡眠，宜可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便精进，是为初精进比丘。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饱满，气力充足，宜勤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寻精进。精进比丘设有执事，便作是念：‘我向执事，废我行道，今宜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寻精进。精进比丘设欲执事，便作是念：‘明当执事，废我行道，今宜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便精进。精进比丘设有行来，便作是念：‘我朝行来，废我行道，今宜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寻精进。精进比丘设欲行来，便作是念：‘我明当行，废我行道，今宜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便精进。精进比丘设遇患时，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终，今宜精进，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便精进。精进比丘患得小瘥，复作是念：‘我病初瘥，或更增动，废我行道，今宜精进坐禅、经行，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比丘即便精进坐禅、经行，是为八。

“云何八难解法？谓八不闲妨修梵行。云何八？如来、至真出现于世，说微妙法，寂灭无为，向菩提道，有人生地狱中，是为不闲处，不得修梵行。如来、至真出现于世，说微妙法，寂灭无为，向菩提道，而有众生在畜生中、饿鬼中、长寿天中、边地无识，无佛法处，是为不闲处，不得修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说微妙法，寂灭无为，向菩提道，或有众生生于中国，而有邪见，怀颠倒心，恶行成就，必入地狱，是为不闲处，不得修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说微妙法，寂灭无为，向菩提道，或有众生生于中国，聋、盲、瘖、瘂，不得闻法，修行梵行，是为不闲处，不得修行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不出世间，无有能说微妙法，寂灭无为，向菩提道，而有众生生于中国，彼诸根具足，堪受圣教，而不值佛，不得修行梵行，是为八不闲。

“云何八生法？谓八大人觉：道当少欲，多欲非道；道当知足，无厌非道；道当闲静，乐众非道；道当自守，戏笑非道；道当精进，懈怠非道；道当专念，多忘非道；道当定意，乱意非道；道当智慧，愚痴非道。

“云何八知法？谓八除入：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若好若丑，常观常念，是为初除入；内有色想，观外色无量，若好若丑，常观常念，是为二除入；内无色想，外观色少，若好若丑，常观常念，是为三除入；内无色想，外观色无量，若好若丑，常观常念，是为四除入；内无色想，外观色青，青色、青光、青见，譬如青莲华，亦如青波罗柰衣，纯一青色、青光、青见，作如是想，常观常念，是为五除入；内无色想，外观色黄，黄色、黄光、黄见，譬如黄华、黄波罗柰

衣，黄色、黄光、黄见，常念常观，作如是想，是为六除入；内无色想，观外色赤，赤色、赤光、赤见，譬如赤华、赤波罗柰衣，纯一赤色、赤光、赤见，常观常念，作如是想，是为七除入；内无色想，外观色白，白色、白光、白见，譬如白华、白波罗柰衣，纯一白色、白光、白见，常观常念，作如是想，是为八除入。

“云何八证法？谓八解脱：内有色想，观外色，一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色，二解脱；净解脱，三解脱；度色想，灭瞋恚想，住空处，四解脱；度空处，住识处，五解脱；度识处，住不用处，六解脱；度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七解脱；度有想无想处，住想知灭，八解脱。诸比丘，是为八十法，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觉法、九灭法、九退法、九增法、九难解法、九生法、九知法、九证法。

“云何九成法？谓九净灭支法：戒净灭支、心净灭枝、见净灭枝、度疑净灭支、分别净灭支、道净灭支、除净灭支、无欲净灭支、解脱净灭支。

“云何九修法？谓九喜本：一喜，二爱，三悦，四乐，五定，六如实知，七除舍，八无欲，九解脱。

“云何九觉法？谓九众生居：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是，是初众生居；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众生居；或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众生居；或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众生居；或有众生，无想无所觉知，无想天是，是五众生居；复有众生，空处住，是六众生居；复有众生，识处住，是七众生居；复有众生，不用处住，是八众生居；复有众生，住有想无想处，是九众生居。

“云何九灭法？谓九爱本：因爱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护。

“云何九退法？谓九恼法：有人已侵恼我，今侵恼我，当侵恼我；我所爱者，已侵恼，今侵恼，当侵恼；我所憎者，已爱敬，今爱敬，当爱敬。

“云何九增法？谓九无恼：彼已侵我，我恼何益？已不生恼，今不生恼，当不生恼。我所爱者，彼已侵恼，我恼何益？已不生恼，今不生恼，当不生恼。我所憎者，彼已爱敬，我恼何益？已不生恼，今不生恼，当不生恼。

“云何九难解法？谓九梵行：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则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而不多闻，则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不能说法，则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不能养众，则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不能于大

众中广演法言，则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于大众广演法言，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在大众广演法言，而不得四禅，则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于大众广演法言，又得四禅，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在大众中广演法言，又得四禅，不于八解脱逆顺游行，则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于大众中广演法言，具足四禅，于八解脱逆顺游行，则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在大众中广演法言，得四禅，于八解脱逆顺游行，然不能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则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在大众广演法言，成就四禅，于八解脱逆顺游行，舍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则梵行具足。

“云何九生法？谓九想：不净想、观食不淨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尽想、无欲想。

“云何九知法？谓九异法：生果异、因果异，生触异、因触异，生受异、因受异，生想异、因想异，生集异、因集异，生欲异、因欲异，生利异、因利异，生求异、因求异，生烦恼异、因烦恼异。

“云何九证法？谓九尽：若入初禅，则声刺灭；入第二禅，则觉观刺灭；入第三禅，则喜刺灭；入第四禅，则出入息刺灭；入空处，则色想刺灭；入识处，则空想刺灭；入不用处，则识想刺灭；入有想无想处，则不用想刺灭；入灭尽定，则想受刺灭。诸比丘，是为九十法，如实不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复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觉法、十灭法、十退法、十增法、十难解法、十生法、十知法、十证法。

“云何十成法？谓十救法：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仪亦具，见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学戒，心无倾邪；二者、得善知识；三者、言语中正，多所含受；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吝；五者、诸梵行人有所施设，辄往佐助，不以为劳，难为能为，亦教人为；六者、多闻，闻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进，灭不善法，增长善法；八者、常自专念，无有他想，忆本善行，若在目前；九者、智慧成就，观法生灭，以贤圣律而断苦本；十者、乐于闲居，专念思惟，于禅中间无有调戏。

“云何十修法？谓十正行：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

“云何十觉法？谓十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声入、香入、味入、触入。

“云何十灭法？谓十邪行：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

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脱、邪智。
“云何十退法？谓十不善行迹：身杀、盗、淫，口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贪取、嫉妒、邪见。
“云何十增法？谓十善行：身不杀、盗、淫，口不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不贪取、嫉妒、邪见。
“云何十难解法？谓十贤圣居：一者、比丘除灭五枝，二者、成就六枝，三者、舍一，四者、依四，五者、灭异谛，六者、胜妙求，七者、无浊想，八者、身行已立，九者、心解脱，十者、慧解脱。
“云何十生法？谓十称誉处：若比丘自得信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得信者；自持戒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持戒者；自少欲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少欲者；自知足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知足者；自乐闲静，为他人说，亦复称叹乐闲静者；自多闻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多闻者；自精进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精进者；自专念已，为他人说，亦复称叹诸专念者；自得禅定，为他人说，亦复称叹得禅定者；自得智慧，为他人说，亦复称叹得智慧者。
“云何十知法？谓十灭法：正见之人能灭邪见，诸缘邪见，起无数恶，亦尽除灭；诸因正见，生无数善，尽得成就。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正智之人能灭邪智，诸因邪智，起无数恶，悉皆除灭；诸因正智，起无数善法，尽得成就。
“云何十证法？谓十无学法：无学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诸比丘，是为百法，如实无虚，如来知已，平等说法。”
尔时，舍利弗佛所印可，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

第二分增一经第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与汝等说微妙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清净，梵行具足，谓一增法也。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告比丘：“一增法者，谓一成法、一修法、一觉法、一灭法、一证法。
“云何一成法？谓不舍善法。
“云何一修法？谓常自念身。
“云何一觉法？谓有漏触。
“云何一灭法？谓有我慢。

“云何一证法？谓无碍心解脱。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觉法、二灭法、二证法。
“云何二成法？谓知惭、知愧。
“云何二修法？谓止与观。
“云何二觉法？谓名与色。
“云何二灭法？谓无明、有爱。
“云何二证法？谓明与解脱。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觉法、三灭法、三证法。
“云何三成法？一者、亲近善友，二者、耳闻法音，三者、法法成就。
“云何三修法？谓三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
“云何三觉法？谓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
“云何三灭法？谓三爱：欲爱、有爱、无有爱。
“云何三证法？谓三明：宿命智、天眼智、漏尽智。
“又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觉法、四灭法、四证法。
“云何四成法？一者、住中国，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谨慎，四者、宿植善本。
“云何四修法？住四念处。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
“云何四觉法？谓四食：抟食、触食、念食、识食。
“云何四灭法？谓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见受。
“云何四证法？谓四沙门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又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觉法、五灭法、五证法。
“云何五成法？谓五灭尽支：一者、信佛、如来、至真，十号具足；二者、无病，身常安隐；三者、质直无有谀谄，直趣如来涅槃径路；四者、专心不乱，讽诵不忘；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以贤圣行尽于苦本。
“云何五修法？谓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云何五觉法？谓五受阴：色受阴，受、想、行、识受阴。
“云何五灭法？谓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
“云何五证法？谓五无学聚：无学戒聚、无学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知见聚。
“复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觉法、六灭法、六证法。
“云何六成法？谓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无杂。云何六？于是，比丘身常行慈及修梵行，住仁爱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无杂。复次，比丘口慈、意慈，以己供养及钵中余，与人共之，不怀彼

此。复次，比丘圣所行戒，不犯不毁，无有染污，智者所称，善具足持戒，成就贤圣出要，平等尽苦，正见及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合于众，无有诤讼，独行不杂。

“云何六修法？谓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

“云何六觉法？谓六内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

“云何六灭法？谓六爱：色爱、声爱，香、味、触、法爱。

“云何六证法？谓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证，二者、天耳通证，三者、知他心通证，四者、宿命通证，五者、天眼通证，六者、漏尽通证。

“复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觉法、七灭法、七证法。

“云何七成法？谓七财：信财、戒财、惭财、愧财、闻财、施财、惠财，是为七财。

“云何七修法？谓七觉意。于是，比丘修念觉意，依无欲、依寂灭、依远离；修法、修精进、修喜、修猗、修定、修舍，依无欲、依寂灭、依远离。

“云何七觉法？谓七识住处：若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此是初识住；复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识住；复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识住；复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识住处；复有众生，空处住，是五识住；或识处住，是六识住；或不用处，是七识住。

“云何七灭法？谓七使法：欲爱使、有爱使、见使、慢使、瞋恚使、无明使、疑使。

“云何七证法？为七漏尽力。于是，漏尽比丘于一切诸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见，观欲如火坑，亦如刀剑，知欲见欲，不贪于欲，心不住欲；于中复善观察，如实得知，如实见已，世间贪淫、恶不善法不起不漏，修四念处，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多修多行。

“复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觉法、八灭法、八证法。

“云何八成法？谓八因缘，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为八？如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师长，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惭愧心，有爱有敬，是为初因缘；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复次，依世尊住，随时请问：‘此法云何义、何所趣？’尊长即为开演深义，是为二因缘。既闻法已，身心乐静，是为三因缘。不为遮道无益杂论，彼到众中，或自说法，或请他说，犹复不舍贤圣默然，是为四因缘。多闻广博，守持不忘，诸法深奥，上中下善，义味诚谛，梵行具足；闻已入心，见不流动，是为五因缘。修习精勤，灭不善行，善行日增，勉力堪任，不舍斯法，是为六因缘。又以智慧知起灭法，圣贤所趣，能尽苦际，是为七因缘。又观五受阴，生相、灭相；此

色，色集、色灭；此受、想、行、识，识集、识灭，是为八因缘，未得梵行而有智，已得梵行智增多。

“云何八修法？谓贤圣八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云何八觉法？谓世八法：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云何八灭法？谓八邪：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云何八证法？谓八解脱：色观色，一解脱；内有色想，外观色，二解脱；净解脱，三解脱；度色想，灭瞋恚想，住空处，四解脱；度空处，住识处，五解脱；度识处，住不用处，六解脱；度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七解脱；度有想无想处，住想知灭，八解脱。

“复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觉法、九灭法、九证法。

“云何九成法？谓九净灭支法：戒净灭支、心净灭支、见净灭支、度疑净灭支、分别净灭支、道净灭支、除净灭支、无欲净灭支、解脱净灭支。

“云何九修法？谓九喜本：一喜，二爱，三悦，四乐，五定，六如实知，七除舍，八无欲，九解脱。

“云何九觉法？谓九众生居：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是，是初众生居；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时是，是二众生居；或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是三众生居；或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是四众生居；或有众生，无想无所觉知，无想天是，是五众生居；复有众生，空处住，是六众生居；复有众生，识处住，是七众生居；复有众生，不用处住，是八众生居；复有众生，住有想无想处，是九众生居。

“云何九灭法？谓九爱本：因爱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护。

“云何九证法？谓九尽：若入初禅，则声刺灭；入第二禅，则觉观刺灭；入第三禅，则喜刺灭；入第四禅，则出入息刺灭；入空处，则色想刺灭；入识处，则空想刺灭；入不用处，则识想刺灭；入有想无想处，则不用想刺灭；入灭尽定，则想受刺灭。

“复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觉法、十灭法、十证法。

“云何十成法？谓十救法：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仪亦具，见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学戒，心无倾邪；二者、得善知识；三者、言语中正，多所堪忍；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吝；五者、诸梵行人有所施设，辄往佐助，不以为劳，难为能为，亦教人为；六者、多闻，闻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勤，灭不善法，增长善法；八者、常自专念，无有他想，忆本善行，如在目前；九者、智慧成就，观法生灭，以贤圣律断于苦本；十者、乐于闲居，专念思惟，于禅中间无有调戏。

“云何十修法？谓十正行：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

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

“云何十觉法？谓十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声入、香入、味入、触入。

“云何十灭法？谓十邪行：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脱、邪智。

“云何十证法？谓十无学法：无学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说、正智。

“诸比丘，此名一增法，我今为汝等说如是法，吾为如来、为诸弟子所应作者，皆已备悉，慈愍殷勤，训诲汝等，汝等亦宜勤奉行之！诸比丘，当在闲居树下空处，精勤坐禅，勿自放恣。今不勉力，后悔何益？此是我教，勤受持之。”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三聚经第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与汝等说微妙法，义味清净，梵行具足，谓三聚法。汝等谛听！思惟念之，当为汝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佛告比丘：“三法聚者：一法趣恶趣，一法趣善趣，一法趣涅槃。云何一法趣于恶趣？谓无仁慈，怀毒害心，是谓一法将向恶趣。云何一法趣于善趣？谓不以恶心加于众生，是为一法将向善趣。云何一法趣于涅槃？谓能精勤，修身念处，是为一法将向涅槃。

“复有二法趣向恶趣，复有二法趣向善趣，复有二法趣向涅槃。云何二法趣向恶趣？一谓毁戒，二谓破见。云何二法趣向善趣？一谓戒具，二谓见具。云何二法趣向涅槃？一谓为止，二谓为观。

“复有三法趣向恶趣，三法向善趣，三法向涅槃。云何三法向恶趣？谓三不善根：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云何三法向善趣？谓三善根：无贪善根、无恚善根、无痴善根。云何三法趣向涅槃？谓三三味：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

“又有四法趣向恶趣，四法向善趣，四法向涅槃。云何四法向恶趣？谓爱语、恚语、怖语、痴语。云何四法向善趣？谓不爱语、不恚语、不怖语、不痴语。云何四法向涅槃？谓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意念处、法念处。

“复有五法向恶趣，五法向善趣，五法向涅槃。云何五法向恶趣？谓破五戒：杀、盗、淫逸、妄语、饮酒。云何五法向善趣？谓持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云何五法趣向涅槃？谓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又有六法向恶趣，六法向善趣，六法向涅槃。云何六法向恶

趣？谓六不敬：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云何六法向善趣？谓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云何六法向涅槃？谓六思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又有七法向恶趣，七法向善趣，七法向涅槃。云何七法向恶趣？谓杀生、不与取、淫逸、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云何七法向善趣？谓不杀生、不盗、不淫、不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云何七法向涅槃？谓七觉意：念觉意、择法觉意、精进觉意、猗觉意、定觉意、喜觉意、舍觉意。

“又有八法向恶趣，八法向善趣，八法向涅槃。云何八法向恶趣？谓八邪行：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云何八法向善趣？谓世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八法向涅槃？谓八贤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又有九法向恶趣，九法向善趣，九法向涅槃。云何九法向恶趣？谓九恼：有人已侵恼我，今侵恼我，当侵恼我；我所爱者，已侵恼，今侵恼，当侵恼；我所憎者，已爱敬，今爱敬，当爱敬。云何九法向善趣？谓九无恼：彼已侵我，我恼何益？已不生恼，今不生恼，当不生恼；我所爱者，彼已侵恼，我恼何益？已不生恼，今不生恼，当不生恼；我所憎者，彼已爱敬，我恼何益？已不生恼，当不生恼，今不生恼。云何九法向涅槃？谓九善法：一喜，二爱，三悦，四乐，五定，六实知，七除舍，八无欲，九解脱。

“又有十法向恶趣，十法向善趣，十法向涅槃。云何十法向恶趣？谓十不善：身杀、盗、淫，口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贪取、嫉妒、邪见。云何十法向善趣？谓十善行：身不杀、盗、淫，口不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不贪取、嫉妒、邪见。云何十法向涅槃？谓十直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脱、正智。诸比丘，如是十法，得至涅槃，是名三聚微妙正法。我为如来、为众弟子所应作者，无不周备，忧念汝等，故演经道。汝等亦宜自忧其身，当处闲居、树下思惟，勿为懈怠。今不勉力，后悔无益。”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大缘方便经第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流沙国劫摩沙住处，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阿难在闲静处，作是念言：“甚奇！甚特！世尊所说十二因缘法之光明，甚深难解！如我意观，犹如目前，以何为深？”于是，阿难即从静室起，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

言：“我向于静室，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世尊所说十二因缘法之光明，甚深难解！如我意观，如在目前，以何为深？’”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止！止！勿作此言！十二因缘法之光明，甚深难解！阿难，此十二因缘难见难知，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未见缘者，若欲思量观察分别其义者，则皆荒迷，无能见者。阿难，我今语汝老死有缘，若有问言：‘何等是老死缘？’应答彼言：‘生是老死缘。’若复问言：‘谁是生缘？’应答彼言：‘有是生缘。’若复问言：‘谁是有缘？’应答彼言：‘取是有缘。’若复问言：‘谁是取缘？’应答彼言：‘爱是取缘。’若复问言：‘谁是爱缘？’应答彼言：‘受是爱缘。’若复问言：‘谁是受缘？’应答彼言：‘触是受缘。’若复问言：‘谁为触缘？’应答彼言：‘六入是触缘。’若复问言：‘谁为六入缘？’应答彼言：‘名色是六入缘。’若复问言：‘谁为名色缘？’应答彼言：‘识是名色缘。’若复问言：‘谁为识缘？’应答彼言：‘行是识缘。’若复问言：‘谁为行缘？’应答彼言：‘痴是行缘。’阿难，如是缘痴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忧、悲、苦恼，大患所集，是为此大苦阴缘。”

佛告阿难：“缘生有老死，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生者，宁有老死不？”

阿难答曰：“无也。”

“是故，阿难，以此缘，知老死由生，缘生有老死。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又告阿难：“缘有有生，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者，宁有生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生由有，缘有有生。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又告阿难：“缘取有有，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取、见取、戒取、我取者，宁有有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有由取，缘取有有。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又告阿难：“缘爱有取，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爱、有爱、无有爱者，宁有取不？”

答曰：“无有。”

“阿难，我以此缘，知取由爱，缘爱有取。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又告阿难：“缘受有爱，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者，宁有爱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爱由受，缘受有爱。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当知因爱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护。阿难，由有护故，有刀杖、诤讼，作无数恶。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护者，当有刀杖、诤讼，起无数恶不？”

答曰：“无也。”

“是故，阿难，以此因缘，知刀杖、诤讼由护而起，缘护有刀杖、诤讼。阿难，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又告阿难：“因守有护，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守者，宁有护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护由守，因守有护。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嫉有守，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嫉者，宁有守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守由嫉，因嫉有守。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著有嫉，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著者，宁有嫉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嫉由著，因著有嫉。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欲有著，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欲者，宁有著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著由欲，因欲有著。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用有欲，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用者，宁有欲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义，知欲由用，因用有欲。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利有用，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利者，宁有用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义，知用由利，因利有用。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求有利，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求者，宁有利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利由求，因求有利。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因爱有求，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爱者，宁有求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求由爱，因爱有求。我所说者，义在于

此。”
又告阿难：“因爱有求至于守护；受亦如是，因受有求至于守护。”
佛告阿难：“缘触有受，此为何义？阿难，若使无眼、无色、无眼识者，宁有触不？”
答曰：“无也。”
“若无耳、声、耳识，鼻、香、鼻识，舌、味、舌识，身、触、身识，意、法、意识者，宁有触不？”
答曰：“无也。”
“阿难，若使一切众生无有触者，宁有受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是义，知受由触，缘触有受。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缘名色有触，此为何义？若使一切众生无有名色者，宁有心触不？”
答曰：“无也。”
“若使一切众生无形色相貌者，宁有身触不？”
答曰：“无也。”
“阿难，若无名色，宁有触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是缘，知触由名色，缘名色有触。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缘识有名色，此为何义？若识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
答曰：“无也。”
“若识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
答曰：“无也。”
“若识出胎，婴孩坏败，名色得增长不？”
答曰：“无也。”
“阿难，若无识者，有名色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是缘，知名色由识，缘识有名色。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缘名色有识，此为何义？若识不住名色，则识无住处；若识无住处，宁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
答曰：“无也。”
“阿难，若无名色，宁有识不？”
答曰：“无也。”
“阿难，我以此缘，知识由名色，缘名色有识。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是故名色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大苦阴集。
“阿难，齐是为语，齐是为应，齐是为限，齐此为演说，齐是为

智观，齐是为众生。阿难，诸比丘于此法中，如实正观，无漏心解脱。阿难，此比丘当名为慧解脱。如是解脱比丘，如来终亦知，如来不终亦知，如来终不终亦知，如来非终非不终亦知。何以故？阿难，齐是为语，齐是为应，齐是为限，齐是为演说，齐是为智观，齐是为众生；如是尽知已，无漏心解脱比丘不知不见如是知见。阿难，夫计我者，齐几名我见，名色与受，俱计以为我？有人言：‘受非我，我是受。’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但爱是我。’

“阿难，彼见我者，言受是我，当语彼言：‘如来说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当有乐受时，无有苦受、不苦不乐受；有苦受时，无有乐受、不苦不乐受；有不苦不乐受时，无有苦受、乐受。’所以然者？阿难，乐触缘生乐受，若乐触灭受亦灭。阿难，苦触缘生苦受，若苦触灭受亦灭。不苦不乐触缘生不苦不乐受，若不苦不乐触灭受亦灭。阿难，如两木相攒则有火生，各置异处则无有火；此亦如是，因乐触缘故生乐受，若乐触灭受亦俱灭。因苦触缘故生苦受，若苦触灭受亦俱灭。因不苦不乐触缘生不苦不乐受，若不苦不乐触灭受亦俱灭。阿难，此三受有为无常，从因缘生，尽法、灭法，为朽坏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当以正智如实观之。阿难，彼见我者，以受为我，彼则为非。

“阿难，彼见我者，言受非我，我是受者，当语彼言：‘如来说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若乐受是我者，乐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若苦受是我者，苦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若不苦不乐受是我者，不苦不乐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阿难，彼见我者，言：‘受非我，我是受。’彼则为非。阿难，彼计我者，作是说：‘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当语彼言：‘一切无受，汝云何言有受法，汝是受法耶？’对曰：‘非是。’是故，阿难，彼计我者，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彼则为非。

“阿难，彼计我者，作是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但爱是我’者，当语彼言：‘一切无受，云何有爱？汝是爱耶？’对曰：‘非也。’是故，阿难，彼计我者，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爱是我’者，彼则为非。阿难，齐是为语，齐是为应，齐是为限，齐是为演说，齐是为智观，齐是为众生。阿难，诸比丘于此法中如实正观，于无漏心解脱。阿难，此比丘当名为慧解脱。如是解脱心比丘，有我亦知，无我亦知，有我无我亦知，非有我非无我亦知。何以故？阿难，齐是为语，齐是为应，齐是为限，齐是为演说，齐是为智观，齐是为众生；如是尽知已，无漏心解脱比丘不知不见如是知见。”

佛语阿难：“彼计我者，齐已为定，彼计我者，或言少色是我，或言多色是我，或言少无色是我，或言多无色是我。阿难，彼言少色是我者，定少色是我，我所见是，余者为非；多色是我者，定多色是我，我所见是，余者为非；少无色是我者，定言少无色是我，我所见

是，余者为非；多无色是我者，定多无色是我，我所见是，余者为非。”

佛告阿难：“七识住，二入处，诸有沙门、婆罗门言：‘此处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为不虚妄，为不烦恼。’云何为七？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天及人，此是初识住处。诸沙门、婆罗门言：‘此处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为不虚妄，为不烦恼。’阿难，若比丘知初识住，知集、知灭、知味、知过、知出要，如实知者。阿难，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实知见。或有众生，若干种身而一想，梵光音天是。或有众生，一身若干种想，光音天是。或有众生，一身一想，遍净天是。或有众生，住空处。或有众生，住识处。或有众生，住不用处。是为七识住处。或有沙门、婆罗门言：‘此处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为不虚妄，为不烦恼。’阿难，若比丘知七识住，知集、知灭、知味、知过、知出要，如实知见，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实知见。是为七识住。

“云何二入处？无想入、非想非无想入。是为，阿难，此二入处，或有沙门、婆罗门言：‘此处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为不虚妄，为不烦恼。’阿难，若比丘知二入处，知集、知灭、知味、知过、知出要，如实知见，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实知见。是为二入。

“阿难，复有八解脱。云何八？色观色，初解脱；内色想，观外色，二解脱；净解脱，三解脱；度色想，灭有对想，不念杂想，住空处，四解脱；度空处，住识处，五解脱；度识处，住不用处，六解脱；度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七解脱；灭尽定，八解脱。阿难，诸比丘于此八解脱，逆顺游行，入出自在，如是比丘得俱解脱。”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释提桓因问经第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国庵婆罗村北，毗陀山因陀婆罗窟中。

尔时，释提桓因发微妙善心，欲来见佛：“今我当往至世尊所。”

时，诸忉利天闻释提桓因发微妙善心，欲诣佛所，即寻诣帝释，白言：“善哉！帝释，发妙善心，欲诣如来。我等亦乐侍从诣世尊所。”

时，释提桓因即告执乐神般遮翼曰：“我今欲诣世尊所，汝可俱行，此忉利诸天亦当与我俱诣佛所。”

对曰：“唯然。”时，般遮翼持琉璃琴，于帝释前忉利天众中鼓琴供养。

时，释提桓因、忉利诸天及般遮翼，于法堂上忽然不现，譬如力

士屈伸臂顷，至摩竭国北毗陀山中。

尔时，世尊入火焰三昧，彼毗陀山同一火色。时国人见，自相谓言：“此毗陀山同一火色，将是如来诸天之力。”

时，释提桓因告般遮翼曰：“如来至真甚难得睹，而能垂降此闲静处，寂默无声，禽兽为侣，此处常有诸大神天侍卫世尊。汝可于前鼓琉璃琴娱乐世尊，吾与诸天寻于后往。”

对曰：“唯然。”即受教已，持琉璃琴于先诣佛。去佛不远，鼓琉璃琴，以偈歌曰：

“跋陀礼汝父，汝父甚端严，
生汝时吉祥，我心甚爱乐。
本以小因缘，欲心于中生，
展转遂增广，如供养罗汉。
释子专四禅，常乐于闲居，
正意求甘露，我专念亦尔。
能仁发道心，必欲成正觉，
我今求彼女，必欲会亦尔。
我心生染著，爱好不舍离，
欲舍不能去，如象为钩制。
如热遇凉风，如渴得冷泉，
如取涅槃者，如水灭于火。
如病得良医，饥者得美食，
充足生快乐，如罗汉游法。
如象被深钩，而犹不肯伏，
奔突难禁制，放逸不自止。
犹如清凉池，众华覆水上，
疲热象沐浴，举身得清凉。
我前后所施，供养诸罗汉，
世有福报者，尽当与彼供。
汝死当共死，汝无我活为？
宁使我身死，不能无汝存。
忉利天之主，释今与我愿，
称汝礼节具，汝善思察之。”

尔时，世尊从三昧起，告般遮翼言：“善哉！善哉！般遮翼，汝能以清净音和琉璃琴称赞如来，琴声、汝音，不长不短，悲和哀婉，感动人心。汝琴所奏，众义备有，亦说欲缚，亦说梵行，亦说沙门，亦说涅槃。”

尔时，般遮翼白佛言：“我念世尊昔郁鞞罗尼连禅水边，阿游波陀尼俱律树下初成佛道时，有尸汉陀天大将子及执乐天王女，共于一

处，但设欲乐。我于尔时见其心尔，即为作颂，颂说欲缚，亦说梵行，亦说沙门，亦说涅槃。时，彼天女闻我偈已，举目而笑，语我言：‘般遮翼，我未见如来。我曾于忉利天法讲堂上，闻彼诸天称赞如来，有如是德，有如是力。汝常怀信，亲近如来，我今意欲与汝共为知识。’世尊，我时与一言之后，不复与语。”

时，释提桓因作是念：“此般遮翼已娱乐如来讫，我今宁可念于彼人。”时，天帝释即念彼人。时，般遮翼复生念言：“今天帝释乃能念我。”即持琉璃琴诣帝释所。帝释告曰：“汝以我名并称忉利天意，问讯世尊：‘起居轻利，游步强耶？’”

时，般遮翼承帝释教，即诣世尊所，头面礼足，于一面住，白世尊言：“释提桓因及忉利诸天故，遣我来问讯世尊：‘起居轻利，游步强耶？’”

世尊报曰：“使汝帝释及忉利天寿命延长，快乐无患。所以然者？诸天、世人及阿须轮诸众生等，皆贪寿命、安乐、无患。”

尔时，帝释复自念言：“我等宜往礼觐世尊。”即与忉利诸天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时，帝释白佛言：“不审我今去世尊远近可坐？”

佛告帝释曰：“汝天众多，但近我坐。”

时，世尊所止因陀罗窟，自然广博，无所障碍。尔时，帝释与忉利诸天及般遮翼，皆礼佛足，于一面坐。帝释白佛言：“一时，佛在舍卫国婆罗门舍，尔时世尊入火焰三昧。我时以少因缘，乘千辐宝车，诣毗楼勒天王所，于空中过，见一天女叉手在世尊前立，我寻语彼女言：‘若世尊三昧起者，汝当称我名字，问讯世尊，起居轻利，游步强耶？’不审彼女后竟为我达此心不？世尊，宁能忆此事不？”

佛言：“忆耳！彼女寻以汝声致问于我，吾从定起，犹闻汝车声。”

帝释白佛言：“昔者，我以少缘，与忉利诸天集在法堂，彼诸旧天皆作是言：‘若如来出世，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轮众。’今我躬见世尊，躬身自知，躬自作证，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轮众。此有瞿夷释女，于世尊所净修梵行，身坏命终，生忉利天宫，即为我子。忉利诸天皆称言：‘瞿夷大天子有大功德，有大威力。’复有余三比丘，于世尊所净修梵行，身坏命终，生于卑下执乐神中，常日日来为我给使。瞿夷见已，以偈触娆曰：

“‘汝为佛弟子，我本在家时，
　　以衣食供养，礼拜致恭恪。
　　汝等名何人？躬受佛教诫，
　　净眼之所说，汝不观察之。
　　我本礼敬汝，从佛闻上法，
　　生三十三天，为帝释作子。

汝等何不观，我所有功德？
本为女人身，今为帝释子。
汝等本俱共，同修于梵行，
今独处卑贱，为吾等给使。
本为弊恶行，今故受此报，
独处于卑贱，为吾等给使。
生此处不净，为他所触娆，
闻已当患厌，此处可厌患。
从今当精勤，勿复为人使。’

“二人勤精进，思惟如来法，
舍彼所恋著，观欲不净行，
欲缚不真实，诳惑于世间，
如象离羁绊，超越忉利天。
释及忉利天，集法讲堂上，
彼已勇猛力，超越忉利天。
释叹未曾有，诸天亦见过，
此是释迦子，超越忉利天，
患厌于欲缚，瞿夷说此言。
摩竭国有佛，名曰释迦文，
彼子本失意，其后还得念。
三人中一人，故为执乐神，
二人见道谛，超越忉利天。
世尊所说法，弟子不怀疑，
俱共同闻法，二人胜彼一。
自见殊胜已，皆生光音天，
我观见彼已，故来至佛所。”

帝释白佛言：“愿开闲暇，一决我疑。”

佛言：“随汝所问，吾当为汝一一演说。”

尔时，帝释即白佛言：“诸天、世人、乾沓和、阿修罗及余众生等，尽与何结相应，乃至怨仇、刀杖相向？”

佛告帝释言：“怨结之生，皆由贪嫉，故使诸天、世人、阿修罗、余众生等，刀杖相加。”

尔时，帝释即白佛言：“实尔！世尊，怨结之生，由贪嫉故，使诸天、世人、阿修罗、余众生等，刀杖相加。我今闻佛所说，疑网悉除，无复疑也。但不解此贪嫉之生，何由而起？何因何缘？谁为原首？从谁而有？从谁而无？”

佛告帝释：“贪嫉之生，皆由爱憎；爱憎为因，爱憎为缘，爱憎为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

尔时，帝释即白佛言：“实尔！世尊，贪嫉之生，皆由爱憎；爱憎为因，爱憎为缘，爱憎为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我今闻佛所说，迷惑悉除，无复疑也。但不解爱憎复何由而生？何因何缘？谁为原首？从谁而有？从谁而无？”

佛告帝释：“爱憎之生，皆由于欲；因欲缘欲，欲为原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

尔时，帝释白佛言：“实尔！世尊，爱憎之生，皆由于欲；因欲缘欲，欲为原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我今闻佛所说，迷惑悉除，无复疑也。但不知此欲复何由而生？何因何缘？谁为原首？从谁而有？从谁而无？”

佛告帝释：“爱由想生，因想缘想，想为原首，从此而有，无此而无。”

尔时，帝释白佛言：“实尔！世尊，爱由想生，因想缘想，想为原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我今闻佛所说，无复疑也。但不解想复何由而生？何因何缘？谁为原首？从谁而有？从谁而无？”

佛告帝释：“想之所生，由于调戏；因调缘调，调为原首，从此而有，无此则无。帝释，若无调戏则无想，无想则无欲，无欲则无爱憎，无爱憎则无贪嫉；若无贪嫉，则一切众生不相伤害。帝释，但缘调为本，因调缘调，调为原首，从此有想，从想有欲，从欲有爱憎，从爱憎有贪嫉；以贪嫉故，使群生等共相伤害。”

帝释白佛言：“实尔！世尊，由调有想，因调缘调，调为原首，从此有想，由调而有，无调则无。若本无调者则无想，无想则无欲，无欲则无爱憎，无爱憎则无贪嫉，无贪嫉则一切群生不相伤害；但想由调生，因调缘调，调为原首，从调有想，从想有欲，从欲有爱憎，从爱憎有贪嫉，从贪嫉使一切众生共相伤害。我今闻佛所说，迷惑悉除，无复疑也。”

尔时，帝释复白佛言：“一切沙门、婆罗门尽除调戏在灭迹耶？为不除调戏在灭迹耶？”

佛告帝释：“一切沙门、婆罗门不尽除调戏在灭迹也。所以然者？帝释，世间有种种界，众生各依己界，坚固守持，不能舍离，谓己为实，余者为虚。是故，帝释，一切沙门、婆罗门不尽除调戏而在灭迹。”

尔时，帝释白佛言：“实尔！世尊，世间有种种众生，各依己界，坚固守持，不能舍离，谓己为是，余为虚妄，是故一切沙门、婆罗门不尽除调戏而在灭迹。我闻佛言，疑惑悉除，无复疑也。”

帝释复白佛言：“齐几调在灭迹耶？”

佛告帝释：“调戏有三：一者、口，二者、想，三者、求。彼口所言，自害、害他，亦二俱害；舍此言已，如所言，不自害、不害他，不二俱害，知时比丘如口所言，专念不乱。想亦自害、害他，亦二俱害；舍此想已，如所想，不自害、不害他，二俱不害，知时比丘

如所想，专念不乱。帝释，求亦自害、害他，亦二俱害；舍此求已，如所求，不自害、不害他，不二俱害，知时比丘如所求，专念不乱。”

尔时，释提桓因言：“我闻佛所说，无复狐疑。”

又白佛言：“齐几名贤圣舍心？”

佛告帝释：“舍心有三：一者、喜身，二者、忧身，三者、舍身。帝释，彼喜身者，自害、害他，亦二俱害；舍此喜已，如所喜，不自害、不害他，二俱不害，知时比丘专念不忘，即名受具足戒。帝释，彼忧身者，自害、害彼，亦二俱害；舍此忧已，如所忧，不自害、不害他，二俱不害，知时比丘专念不忘，即名受具足戒。复次，帝释，彼舍身者，自害、害他，亦二俱害；舍此身已，如所舍，不自害、不害他，二俱不害，知时比丘专念不忘，是即名为受具足戒。”

帝释白佛言：“我闻佛所说，无复狐疑。”

又白佛言：“齐几名贤圣律诸根具足？”

佛告帝释：“眼知色，我说有二：可亲、不可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我说有二：可亲、不可亲。”

尔时，帝释白佛言：“世尊，如来略说，未广分别，我以具解。眼知色，我说有二：可亲、不可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有二：可亲、不可亲。世尊，如眼观色，善法损减，不善法增，如此眼知色，我说不可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知法，善法损减，不善法增，我说不可亲。世尊，如眼见色，善法增长，不善法减，如是眼知色，我说可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知法，善法增长，不善法减，我说可亲。”

佛告帝释：“善哉！善哉！是名贤圣律诸根具足。”

帝释白佛言：“我闻佛所说，无复狐疑。”

复白佛言：“齐几比丘名为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

佛告帝释：“为爱所苦，身得灭者，为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

帝释白佛言：“我本长夜，所怀疑网，今者如来开发所疑。”

佛告帝释：“汝昔颇曾诣沙门、婆罗门所问此义不？”

帝释白佛言：“我自忆念：昔者，曾诣沙门、婆罗门所谘问此义。昔我一时曾集讲堂，与诸天众共论：‘如来为当出世？为未出世？’时共推求，不见如来出现于世，各自还宫，五欲娱乐。世尊，我复于后时见诸大神天，自恣五欲已，渐各命终。时我，世尊，怀大恐怖，衣毛为竖。时，见沙门、婆罗门处在闲静，去家离欲，我寻至彼所，问言：‘云何名究竟？’我问此义，彼不能报。彼既不知，逆问我言：‘汝为是谁？’我寻报言：‘我是释提桓因。’彼复问言：‘汝是何释？’我时答言：‘我是天帝释，心有所疑，故来相问耳！’时，我与彼如所知见，说于释义。彼闻我言，更为我弟子。我今是佛弟子，得须

陀洹道，不堕余趣，极七往返，必成道果，惟愿世尊记我为斯陀含！”说此语已，复作颂曰：

“由彼染秽想，故生我狐疑，
长夜与诸天，推求于如来。
见诸出家人，常在闲静处，
谓是佛世尊，故往稽首言。
我今故来问，云何为究竟？
问已不能报，道迹之所趣。
今日无等尊，是我久所求，
已观察己行，心已正思惟。
唯圣先已知，我心之所行，
长夜所修业，愿净眼记之。
归命人中上，三界无极尊，
能断恩爱刺，今礼日光尊。”

佛告帝释：“汝忆本得喜乐、念乐时不？”

帝释答曰：“如是，世尊，忆昔所得喜乐、念乐。世尊，我昔曾与阿须轮共战，我时得胜，阿须轮退，我时则还，得欢喜、念乐，计此欢喜、念乐，唯有秽恶刀杖喜乐、斗讼喜乐。今我于佛所得喜、念乐，无有刀杖、诤讼之乐。”

佛告帝释：“汝今得喜乐、念乐，于中欲求何功德果？”

尔时，帝释白佛言：“我于喜乐、念乐中，欲求五功德果。何等五？”即说偈言：

“我后若命终，舍于天上寿，
处胎不怀患，使我心欢喜。
佛度未度者，能说正真道，
于三佛法中，我要修梵行。
以智慧身居，心自见正谛，
得达本所起，于是长解脱。
但当勤修行，习佛真实智，
设不获道证，功德犹胜天。
诸有神妙天，阿迦尼吒等，
下至末后身，必当生彼处。
我今于此处，受天清净身，
复得增寿命，净眼我自知。”

说此偈已，白佛言：“我于喜乐、念乐中，欲得如是五功德果。”

尔时，帝释语忉利诸天曰：“汝于忉利天上梵童子前恭敬礼事，今于佛前复设此敬者，不亦善哉！”

其语未久，时梵童子忽然于虚空中天众上立，向天帝释而说偈曰：

“天王清净行，多利益众生，
　摩竭帝释主，能问如来义。”

时，梵童子说此偈已，忽然不现。是时，帝释即从座起，礼世尊足，绕佛三匝，却行而退。忉利诸天及般遮翼亦礼佛足，却行而退。时，天帝释少复前行，顾语般遮翼曰：“善哉！善哉！汝能先于佛前鼓琴娱乐，然后我及诸天于后方到。我今知汝补汝父位，于乾沓和中最为上首，当以彼跋陀乾沓和王女与汝为妻。”

世尊说此法时，八万四千诸天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时，释提桓因、忉利诸天及般遮翼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一

第二分阿□夷经第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冥宁国阿□夷土，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入阿□夷城乞食。尔时，世尊默自念言：“我今乞食，于时如早，今宜往诣房伽婆梵志园观。”比丘须时至，然后乞食。尔时，世尊即诣彼园。时彼梵志遥见佛来，即起奉迎，共相问讯，言：“善来！瞿昙，不面来久。今以何缘乃能屈顾？惟愿瞿昙就此处坐！”尔时，世尊即就其座。

时，彼梵志于一面坐，白世尊言：“先夜隶车子善宿比丘来至我所，语我言：‘大师，我不于佛所修梵行也。所以然者？佛疏外我。’彼人见向说瞿昙过，虽有此言，我亦不受。”

佛告梵志：“彼善宿所言，知汝不受耳！昔我一时，在毗舍离猕猴池侧集法堂上，时此善宿来至我所，语我言：‘如来外我，我不于如来所修梵行也。’我时告曰：‘汝何故言：我不于如来所修梵行，如来外我耶？’善宿报我言：‘如来不为我现神足变化。’

“时，我语言：‘吾可请汝于我法中净修梵行，当为汝现神足耶？复当语我：如来当为我现神足变化，然后我当修梵行耶？’时，善宿报我言：‘不也，世尊，’佛告善宿：‘我亦不语汝言：汝于我法中净修梵行，当为汝现神足变化。汝亦不言为我现神足者，当修梵行。云何，善宿，如汝意者，谓如来能现神足、为不能现耶？我所说法，彼法能得出要，尽苦际不耶？’善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来能现神足，非为不能；所可说法，能得出要，尽诸苦际，非为不尽。”是故，善宿，我所说法修梵行者，能现神足，非为不能；出要离苦，非不能

离。汝于此法欲何所求？’

“善宿言：‘世尊不能随时教我，我父秘术，世尊尽知，吝不教我。’佛言：‘善宿，我颇曾言：汝于我法中修梵行者，教汝父术耶？汝颇复言：教我父术者，当于佛所修梵行耶？’答曰：‘不也。’‘是故，善宿，我先无此言，汝亦无言，今者何故作此语耶？云何，善宿，汝谓如来能说汝父秘术，为不能说耶？所可说法，能得出要，尽苦际不耶？’善宿报言：‘如来能说父之秘术，非为不能；说法出要，能尽苦际，非为不能。’佛告善宿：‘若我能说汝父秘术，亦能说法出要离苦，汝于我法中复欲何求？’

“又告善宿：‘汝先于毗舍离跋阇土地，无数方便，称叹如来，称叹正法，称叹众僧。譬如有人八种称叹彼清凉池，使人好乐：一冷，二轻，三柔，四清，五甘，六无垢，七饮无餍，八便身。汝亦如是，于毗舍离跋阇土，称叹如来，称叹正法，称叹众僧，使人信乐。善宿，当知今汝退者，世间当复有言：善宿比丘多有知识，又是世尊所亲，亦是世尊弟子，不能尽形净修梵行，舍戒就俗，处卑陋行。’梵志，当知我时备语，不顺我教，舍戒就俗。

“梵志，一时，我在猕猴池侧法讲堂上。时有尼乾子，字伽罗楼，在彼处止，人所宗敬，名称远闻，多有知识，利养备具。时，善宿比丘著衣持钵，入毗舍离城乞食，渐渐转到尼乾子所。尔时，善宿以深远义问尼乾子，彼不能答，便生瞋恚。善宿自念：‘我触娆此人，将无长夜有苦恼报耶？’梵志，当知时善宿比丘于乞食后，执持衣钵，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善宿尔时亦不以此缘告我。我语之曰：‘愚人！汝宁可自称为沙门释子耶？’善宿寻报我言：‘世尊，何故称我为愚？不应自称为释子耶？’我告之曰：‘愚人！汝曾往至尼乾子所问深远义，彼不能报，便生瞋恚。汝时自念：我今触此尼乾，将无长夜有苦恼报耶？汝有是念不？’

“善宿白佛言：‘彼是罗汉，何缘乃有此嫉恚心？’我时答曰：‘愚人！罗汉何缘有嫉恚心？非我罗汉有嫉恚心，汝今自谓彼是罗汉，彼有七苦行，长夜执持。何谓七？一、尽形寿不著衣裳；二、尽形寿不饮酒食肉，而不食饭及与麨面；三、尽形寿不犯梵行；四、尽形寿毗舍离有四石塔——东名忧园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七聚塔，尽形不离四塔，为四苦行。而彼后当犯此七苦行已，于毗舍离城外命终。譬如野干疥癞衰病，死丘冢间，彼尼乾子亦复如是；自为禁法，后尽犯之。本自誓言，尽形不著衣服，后还著衣；本自誓言，尽形寿不饮酒啖肉，不食饭及麨面，而后尽食；本自誓言，不犯梵行，而后亦犯；本言不越四塔——东忧园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聚塔，今尽远离，不复亲近。彼人自违此七誓已，出毗舍离城，冢间命终。’佛告善宿曰：‘愚人！汝不信我言，汝自往观，自当知耳！’”

佛告梵志：“一时，比丘善宿著衣持钵，入城乞食。乞食已，还出城，于空冢间见尼乾子于彼命终；见已，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

一面坐，不以此事而语我言。梵志，当知我尔时语善宿曰：‘云何，善宿，我先所记尼乾子如我语不？’对曰：‘如是，如世尊言。’梵志，当知我与善宿现神通证，而彼言：‘世尊不为我现。’

“又一时，我在冥宁国白土之邑。时有尼乾子，名究罗帝，在白土住，人所宗敬，名称远闻，多得利养。时，我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善宿比丘随我后行，见究罗帝尼乾子在粪堆上伏舐糠糟。梵志，当知时善宿比丘见此尼乾子在粪堆上伏舐糠糟已，作是念言：‘世间诸有阿罗汉、向阿罗汉道者无有及此，此尼乾子其道最胜。所以者何？此人苦行乃能如是，除舍骄慢，于粪堆上伏舐糠糟。’

“梵志，时，我右旋告善宿曰：‘汝意愚人！宁可自称为释子耶？’善宿白佛言：‘世尊，何故称我为愚？不应自称为释子耶？’佛告善宿言：‘汝愚人！观此究罗帝蹲粪堆上伏食糠糟，汝见已，作是念：“诸世间阿罗汉及向阿罗汉者，此究罗帝最为尊上。所以者何？今此究罗帝乃能苦行，除舍骄慢，蹲粪堆上伏舐糠糟。”汝有是念不？’答我言：‘实尔。’善宿又言：‘何故，世尊，于阿罗汉所生嫉妒心？’佛告愚人：‘我不于罗汉所生嫉妒心，何为于罗汉所生嫉妒心？汝今愚人！谓究罗帝真阿罗汉。此人却后七日当腹胀命终，生起尸饿鬼中，常苦饥饿。其命终后，以苇索系抴于冢间。汝若不信者，可先往语之。’

“时，善宿即往诣究罗帝所，语言：‘彼沙门瞿昙记汝：却后七日当腹胀命终，生起尸饿鬼中，死已以苇索系抴于冢间。’善宿复白：‘汝当省食，勿使彼言当也。’梵志，当知时究罗帝至满七日，腹胀而死，即生起尸饿鬼中，死已以苇索系抴于冢间。尔时，善宿闻佛语已，屈指计日。至七日已，时善宿比丘即往至裸形村中，到已，问其村人曰：‘诸贤，究罗帝今何所在？’报曰：‘已取命终。’问曰：‘何患命终耶？’答曰：‘腹胀。’问曰：‘云何殡送？’答曰：‘以苇索系抴于冢间。’

“梵志，时，善宿闻此语已，即往冢间。欲至未至，时彼死尸并动膝脚，忽尔而蹲。时彼善宿故前到死尸所，语言：‘究罗帝，汝命终耶？’死尸答言：‘我已命终。’问曰：‘汝以何患命终？’死尸答言：‘瞿昙记我：七日后腹胀命终。我如其言，至满七日，腹胀命终。’善宿复问：‘汝生何处？’尸即报言：‘彼瞿昙所记：当生起尸饿鬼中。我今日生起尸饿鬼中。’善宿问曰：‘汝命终时，云何殡送？’尸答曰：‘瞿昙所记：以苇索系抴于冢间。实如彼言，以苇索系抴于冢间。’时，死尸语善宿曰：‘汝虽出家，不得善利。瞿昙沙门说如此事，汝常不信。’作是语已，死尸还卧。

“梵志，时，善宿比丘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不以此缘语我。我寻语曰：‘如我所记，究罗帝者实尔以不？’答曰：‘实尔，如世尊言。’梵志，我如是数数为善宿比丘现神通证，而彼犹言：‘世尊不为我现神通。’”

佛告梵志：“我于一时，在猕猴池法讲堂上。时有梵志，名曰波梨子，在彼处止，人所宗敬，名称远闻，多有利养，于毗舍离大众之中，作如是说：‘沙门瞿昙自称智慧，我亦智慧；沙门瞿昙自称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门瞿昙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当与彼共现神足，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沙门现二，我当现四；沙门现八，我现十六；沙门现十六，我现三十二；沙门现三十二，我现六十四。随彼沙门所现多少，我尽当倍。’

“梵志，时，善宿比丘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见波梨梵志于大众中作如是说：‘沙门瞿昙自称智慧，我亦智慧；沙门瞿昙自称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门瞿昙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当与彼共现神足，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沙门现四，我当现八乃至随沙门所现多少，我尽能倍。’时，善宿比丘乞食已，来至我所，头面礼，一面坐，语我言：‘我于晨朝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闻毗舍离波梨子于大众中作是说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门瞿昙有神足，我亦有神足；瞿昙现一，我当现二乃至随瞿昙所现多少，我尽能倍。”’具以此事而来告我。我语善宿言：‘彼波梨子于大众中不舍此语，不舍此见，不舍此慢，来至我所者，终无是处。若彼作是念“我不舍此语，不舍此见，不舍此慢，而至沙门瞿昙所”者，彼头即当破为七分。欲使彼人不舍此语，不舍见慢，而能来者，无有是处。’

“善宿言：‘世尊护口，如来护口。’佛告善宿：‘汝何故言：世尊护口，如来护口？’善宿言：‘彼波梨子有大威神，有大德力，脱当来者将无见世尊虚耶？’佛告善宿：‘如来所言颇有二耶？’对曰：‘无也。’又告善宿：‘若无二者，汝何故言：世尊护口，如来护口？’善宿白佛言：‘世尊为自知见彼波梨子？为诸天来语？’佛言：‘我亦自知，亦诸天来语故知。此毗舍离阿由陀大将，身坏命终，生忉利天，彼来语我言：“波梨梵志子不知羞惭，犯戒妄语，在毗舍离，于大众中作如是诽谤言：阿由陀大将身坏命终，生起尸鬼中。然我实身坏命终，生忉刹天。”波梨子我先自知，亦诸天来语故知。’佛告愚人善宿：‘汝不信我言者，入毗舍离，随汝唱之，我食后当往诣波梨梵志子所。’”

佛告梵志：“时，彼善宿过其夜已，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彼善宿向毗舍离城中众多婆罗门、沙门、梵志，具说此言：‘波梨梵志子于大众中说如此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门瞿昙有大威力，我亦有大威力；沙门瞿昙有大神足，我亦有大神足；沙门现一，我当现二乃至沙门随所现多少，我尽当倍。”而今沙门瞿昙欲诣彼波梨子所，汝等众人尽可诣彼。’时，波梨梵志在道而行，善宿见已，速诣其所，语言：‘汝于毗舍离大众中作如是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随所现神足多少，我尽当倍。”瞿昙闻此言，今欲来至汝所，汝可速归。’报言：‘我当归耳！我当归耳！’作此语已，寻自惶惧，衣毛为竖，不还本处，乃诣道头波梨梵志林中，坐绳床上，愁闷迷乱。”

佛告梵志："我于食后与众多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诣波梨子住处，就座而坐。于彼众中有梵志名曰遮罗，时众人唤彼遮罗而告之曰：'汝诣道头林中语波梨子言："今众多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尽集汝林，众共议言：梵志波梨于大众中自唱此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瞿昙随现神足多少，我尽能倍。沙门瞿昙故来至汝林中，汝可来看。"'于是，遮罗闻众人语已，即诣道头林语波梨子言：'彼众多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尽集在汝林，众共议言：梵志波梨子于大众中自唱此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现神足，随现多少，我尽能倍。瞿昙今在彼林中，波梨今者宁可还也？'尔时，波梨梵志即报遮罗曰：'当归！当归！'作是语已，于绳床上转侧不安。尔时，绳床复著其足，彼乃不能得离绳床，况能行步至世尊所？

"时，遮罗语波梨言：'汝自无智，但有空声为言："当归！当归！"尚自不能离此绳床，何由能得至大众所？'呵责波梨子已，即还诣大众所，报言：'我以持众人声，往语波梨子。彼报我言："当归！当归！"即于绳床上动转其身，床即著足，不能得离。彼尚不能离其绳床，何由能得来到此众？'尔时，有一头摩隶车子在众中坐，即从座起，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彼众言：'大众小待，我今自往将彼人来！'"

佛言："我尔时语头摩隶车子言：'彼人作如是语，怀如是见，起如是慢，欲使此人来至佛所，无有是处。头摩子，正使汝以革绳重系，群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终不能舍如是语、如是见、如是慢，来至我所。若不信我言，汝往自知。'尔时，头摩隶车子故往至波梨子所，语波梨子言：'众多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尽集汝林，众共议言：梵志波梨子于大众中口自唱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现其神足，随所现多少，我尽能倍。瞿昙沙门今在彼林，汝可还归。'尔时，波梨子即报言：'当归！当归！'作是语已，于绳床上动转其身，尔时绳床复著其足，彼乃不能自离绳床，况复行步至世尊所？

"时，头摩语波梨子言：'汝自无智，但有空声为言："当归！当归！"尚自不能离此绳床，何由能得至大众所？'头摩复语波梨子曰：'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乃往久远有一师子兽王在深林中住，师子清旦初出窟时，四向顾望，奋迅三吼，然后游行，择肉而食。波梨子，彼师子兽王食已还林，常有一野干随后食残，气力充足，便自言："彼林中师子竟是何兽，能胜我耶？我今宁可独擅一林，清旦出窟，四向顾望，奋迅三吼，然后游行，择肉而食耶？"彼寻独处一林，清旦出窟，奋迅三吼，然后游行，欲学师子吼，而作野干鸣。波梨子，汝今亦尔，蒙佛威恩，存生于世，得人供养，而今更与如来共竞。'时，头摩子以偈责数曰：

“‘野干称师子，自谓为兽王，
欲作师子吼，还出野干声。
独处于空林，自谓为兽王，
欲作师子吼，还出野干声。
跪地求穴鼠，穿冢觅死尸，
欲作师子吼，还出野干声。’

“头摩子告曰：‘汝亦如是，蒙佛恩力，存生于世，得人供养，而今更与如来共竞。’时，彼头摩子以四种喻，面呵责已，还诣大众，报言：‘我以持众人声唤波梨子，彼报我言：“当归！当归！”即于绳床上动转其身，床即著足，不能得离。彼尚不能自离绳床，何由能得来到此众？’尔时，世尊告头摩子言：‘我先语汝，欲使此人来至佛所，无有是处。正使汝以革绳重系，群牛共挽，至身碎坏，彼终不肯舍如是语、如是见、慢，来至我所。’梵志，时，我即与彼大众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于彼众中三师子吼，身升虚空，还诣本处。”

佛告梵志：“或有沙门、婆罗门言：‘一切世间，梵自在天所造。’我问彼言：‘一切世间实梵自在天所造耶？’彼不能报，还问我言：‘瞿昙，此事云何？’我报彼言：‘或有此世间初坏败时，有余众生命尽行尽，从光音天命终，乃更生余空梵处，于彼起爱，生乐著心，复欲使余众生来生此处。其余众生命尽行尽，复生彼处。时，彼众生自作是念：“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无作我者。我能尽达诸义所趣，于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父母。我先至此，独一无侣，由我力故，有此众生，我作此众生。”彼余众生亦复顺从，称为梵王，忽然而有，尽达诸义，于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父母，先有是一，后有我等，此大梵王化作我等。此诸众生随彼寿终来生此间，其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为道。彼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忆本所生，彼作是语：“此大梵天忽然而有，无有作者，尽达诸义，于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父母。彼大梵天常住不移，无变易法，我等梵天所化，是以无常，不得久住，为变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门、婆罗门以此缘故，各言彼梵自在天造此世界。梵志，造此世界者，非彼所及，唯佛能知。又过此事，佛亦尽知，虽知不著，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之，以平等观无余解脱，名曰如来。”

佛告梵志：“或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言：‘戏笑懈怠是众生始。’我语彼言：‘云何，汝等实言：戏笑懈怠是众生始耶？’彼不能报，逆问我言：‘瞿昙，此事云何？’时我报言：‘或有光音众生喜戏笑懈怠，身坏命终，来生此间，渐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识本所生，便作是言：“彼余众生不喜戏笑，常在彼处，永住不变；由我等数喜戏笑，致此无常，为变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门、婆罗门以是缘故，言戏笑是众生始。如是佛尽知

之，过是亦知，知而不著，已不著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之，已平等观无余解脱，名曰如来。”

佛告梵志：“或有沙门、婆罗门言：‘失意是众生始。’我语彼言：‘汝等实言：失意是众生始耶？’彼不知报，还问我言：‘瞿昙，此事云何？’我语彼言：‘或有众生展转相看已，便失意，由是命终，来生此间，渐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识本所生，便作是言：“如彼众生以不展转相看，不失意故，常住不变；我等于彼数数相看已，便失意，致此无常，为变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门、婆罗门以是缘故，言失意是众生始。如此唯佛知之，过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之，已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

佛告梵志：“或有沙门、婆罗门言：‘我无因而出。’我语彼言：‘汝等实言：本无因出耶？’彼不能报，逆来问我，我时报曰：‘或有众生无想无知，若彼众生起想，则便命终，来生此间，渐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昧，以三昧力识本所生，便作是言：“我本无有，今忽然有；此世间本无，今有，此实余虚。”’如是，梵志，沙门、婆罗门以此缘故，言无因出。唯佛知之，过是亦知，知已不著，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知之，已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

佛告梵志：“我所说如是，或有沙门、婆罗门于屏处诽谤我言：‘沙门瞿昙自称弟子入净解脱，成就净行，彼知清净，不遍知净。’然我不作是说：‘我弟子入净解脱，成就净行，彼知清净，不遍知净。’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净解脱，成就净行，彼知清净，一切遍净。’”

是时，梵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毁谤沙门瞿昙言：‘沙门自言：我弟子入净解脱，成就净行，彼知清净，不遍知净。’然世尊不作是语，世尊自言：‘我弟子入净解脱，成就净行，彼知清净，一切遍净。’”

又白佛言：“我亦当入此净解脱，成就净行，一切遍知。”

佛告梵志：“汝欲入者，甚为难也。汝见异、忍异、行异，欲依余见入净解脱者，难可得也。但使汝好乐佛，心不断绝者，则于长夜，常得安乐。”

尔时，房伽婆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善生经第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时到著衣持钵，入城乞食。时，罗阅祇城内有长者子，名曰善生，清旦出城，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

礼，东、西、南、北、上、下诸方，皆悉周遍。

尔时，世尊见长者子善生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礼。世尊见已，即诣其所，告善生言：“汝以何缘，清旦出城，于园林中，举身皆湿，向诸方礼？”

尔时，善生白佛言：“我父临命终时，遗敕我言：‘汝欲礼者，当先礼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我奉承父教，不敢违背，故澡浴讫，先叉手东面，向东方礼；南、西、北方，上、下诸方，皆悉周遍。”

尔时，世尊告善生曰：“长者子，有此方名耳，非为不有；然我贤圣法中，非礼此六方以为恭敬。”

善生白佛言：“惟愿世尊善为我说贤圣法中礼六方法！”

佛告长者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善生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告善生：“若长者、长者子知四结业，不于四处而作恶行，又复能知六损财业，是谓，善生，长者、长者子离四恶行，礼敬六方。今世亦善，后获善报，今世根基，后世根基，于现法中，智者所称，获世一果，身坏命终，生天、善处。善生，当知四结行者：一者、杀生，二者、盗窃，三者、淫逸，四者、妄语，是四结行。云何为四处？一者、欲，二者、恚，三者、怖，四者、痴。若长者、长者子于此四处而作恶者，则有损耗。”

佛说是已，复作颂曰：

“欲瞋及怖痴，有此四法者，
　名誉日损减，如月向于晦。”

佛告善生：“若长者、长者子于此四处不为恶者，则有增益。”

尔时，世尊重作颂曰：

“于欲恚怖痴，不为恶行者，
　名誉日增广，如月向上满。”

佛告善生：“六损财业者：一者、耽湎于酒，二者、博戏，三者、放荡，四者、迷于伎乐，五者、恶友相得，六者、懈堕，是为六损财业。善生，若长者、长者子解知四结行，不于四处而为恶行，复知六损财业，是为，善生，于四处得离，供养六方。今善后善，今世根基，后世根基，于现法中，智者所誉，获世一果，身坏命终，生天、善处。善生，当知饮酒有六失：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斗诤，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善生，若彼长者、长者子饮酒不已，其家产业日日损减。善生，博戏有六失。云何为六？一者、财产日耗，二者、虽胜生怨，三者、智者所责，四者、人不敬信，五者、为人疏外，六者、生盗窃心。善生，是

为博戏六失。若长者、长者子博戏不已，其家产业日日损减。放荡有六失：一者、不自护身，二者、不护财货，三者、不护子孙，四者、常自惊惧，五者、诸苦恶法常自缠身，六者、喜生虚妄，是为放荡六失。若长者、长者子放荡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

“善生，迷于伎乐复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内早，五者、多罗槃，六者、首呵那，是为伎乐六失。若长者、长者子伎乐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恶友相得复有六失：一者、其方便生欺，二者、好喜屏处，三者、诱他家人，四者、图谋他物，五者、财利自向，六者、好发他过，是为恶友六失。若长者、长者子习恶友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懈堕有六失：一者、富乐不肯作务，二者、贫穷不肯勤修，三者、寒时不肯勤修，四者、热时不肯勤修，五者、时早不肯勤修，六者、时晚不肯勤修，是为懈堕六失。若长者、长者子懈堕不已，其家财业日日损减。”

佛说是已，复作颂曰：

“迷惑于酒者，还有酒伴党，
财产正集聚，随己复散尽。
饮酒无节度，常喜歌舞戏，
昼出游他家，因此自陷坠。
随恶友不改，诽谤出家人，
邪见世所嗤，行秽人所黜。
好恶著外色，但论胜负事，
亲要无返复，行秽人所黜。
为酒所荒迷，贫穷不自量，
轻财好奢用，破家致祸患。
掷博群饮酒，共伺他淫女，
玩习卑鄙行，如月向于晦。
行恶能受恶，与恶友同事，
今世及后世，终始无所获。
昼则好睡眠，夜觉多希望，
独昏无善友，不能修家务。
朝夕不肯作，寒暑复懈堕，
所为事不究，亦复毁成功。
若不计寒暑，朝夕勤修务，
事业无不成，至终无忧患。”

佛告善生：“有四怨如亲，汝当觉知。何谓为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顺，四者、恶友。”

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先与后夺，二者、与少望多，三者、畏故强亲，四者、为利故亲，是为畏伏四事。”

佛告善生：“美言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善恶斯顺，二者、有难舍离，三者、外有善来密止之，四者、见有危事便排挤之，是为美言亲四事。敬顺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先诳，二者、后诳，三者、现诳，四者、见有小过便加杖之，是为敬顺亲四事。恶友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饮酒时为友，二者、博戏时为友，三者、淫逸时为友，四者、歌舞时为友，是为恶友亲四事。”

世尊说此已，复作颂曰：

“畏伏而强亲，美言亲亦尔，
敬顺虚诳亲，恶友为恶亲。
此亲不可恃，智者当觉知，
宜速远离之，如避于险道。”

佛告善生：“有四亲可亲，多所饶益，为人救护。云何为四？一者、止非，二者、慈愍，三者、利人，四者、同事。是为四亲可亲，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当亲近之。善生，止非有四事，多所饶益，为人救护。云何为四？一者、见人为恶则能遮止，二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者、示人天路。是为四止非，多所饶益，为人救护。

“复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见利代喜，二者、见恶代忧，三者、称誉人德，四者、见人说恶便能抑制。是为四慈愍，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利益有四。云何为四？一者、护彼不令放逸，二者、护彼放逸失财，三者、护彼使不恐怖，四者、屏相教诫。是为四利人，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同事有四。云何为四？一者、为彼不惜身命，二者、为彼不惜财宝，三者、为彼济其恐怖，四者、为彼屏相教诫。是为四同事，多所饶益，为人救护。”

世尊说是已，复作颂曰：

“制非防恶亲，慈愍存他亲，
利人益彼亲，同事齐己亲。
此亲乃可亲，智者所附近，
亲中无等亲，如慈母亲子。
若欲亲可亲，当亲坚固亲，
亲者戒具足，如火光照人。”

佛告善生：“当知六方。云何为六方？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妇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僮仆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善生，夫为人子，当以五事敬顺父母。云何为五？一者、供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善生，夫为人子，当以此五事敬顺父母。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云何为五？

一者、制子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者、慈爱入骨彻髓，四者、为子求善婚娶，五者、随时供给所须。善生，子于父母敬顺恭奉，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弟子敬奉师长复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给侍所须，二者、礼敬供养，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善生，夫为弟子当以此五法敬事师长。师长复以五事敬视弟子。云何为五？一者、顺法调御，二者、诲其未闻，三者、随其所问令善解义，四者、示其善友，五者、尽以所知诲授不吝。善生，弟子于师长敬顺恭奉，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阙，三者、衣食随时，四者、庄严以时，五者、委付家内。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于妻。妻复以五事恭敬于夫。云何为五？一者、先起，二者、后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顺，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为夫之于妻敬待，如是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夫为人者，当以五事亲敬亲族。云何为五？一者、给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善生，是为五事亲敬亲族。亲族亦以五事亲敬于人。云何为五？一者、护放逸，二者、护放逸失财，三者、护恐怖，四者、屏相教诫，五者、常相称叹。善生，如是敬视亲族，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主于僮使以五事教授。云何为五？一者、随能使役，二者、饮食随时，三者、赐劳随时，四者、病与医药，五者、纵其休假。善生，是为五事教授僮使。僮使复以五事奉事其主。云何为五？一者、早起，二者、为事周密，三者、不与不取，四者、作务以次，五者、称扬主名。是为主待僮使，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檀越当以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云何为五？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时施，五者、门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此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沙门、婆罗门当复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为六？一者、防护不令为恶，二者、指授善处，三者、教怀善心，四者、使未闻者闻，五者、已闻能使善解，六者、开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门、婆罗门，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世尊说已，重说偈曰：

“父母为东方，师长名南方，
妻妇为西方，亲族为北方，
童仆为下方，沙门为上方。
诸有长者子，礼敬于诸方，
敬顺不失时，死皆得生天。
惠施及软言，利人多所益，
同利等彼己，所有与人共。

此四多负荷，任重如车轮；
世间无此四，则无有孝养。
此法在世间，智者所撰择，
行则获大果，名称远流布。
严饰于床座，供设上饮食，
供给所当得，名称远流布。
亲旧不相遗，示以利益事，
上下常和同，于此得善誉。
先当习伎艺，然后获财业，
财业既已具，宜当自守护。
出财未至奢，当撰择前人，
欺诳觝突者，宁乞未举与。
积财从小起，如蜂集众华，
财宝日滋息，至终无损耗。
一食知止足，二修业勿怠，
三当先储积，以拟于空乏，
四耕田商贾，择地而置牧，
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业，善修勿失时。
如是修业者，则家无损减，
财宝日滋长，如海吞众流。”

尔时，善生白世尊言：“甚善！世尊，实过本望，逾我父教，能使覆者得仰，闭者得开，迷者得悟，冥室燃灯，有目得视。如来所说，亦复如是，以无数方便，开悟愚冥，现清白法。所以者何？佛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故能开示，为世明导。今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惟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日始，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尔时，善生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二十二卷（第十二卷～第二十二卷）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

第二分清净经第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缅祇优婆塞林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有沙弥周那在波波国，夏安居已，执持衣钵，渐诣迦维罗卫缅祇园中，至阿难所，头面礼足，于一面立，白阿难言："波波城内有尼乾子，命终未久，其诸弟子分为二分，各共诤讼，面相毁骂，无复上下，迭相求短，竞其知见：'我能知是，汝不能知。我行真正，汝为邪见，以前著后，以后著前，颠倒错乱，无有法则。我所为妙，汝所言非。汝有所疑，当谘问我。'大德阿难，时，彼国人民事尼乾者，闻诤讼已，生厌患心。"

阿难语周那沙弥曰："我等有言欲启世尊，今共汝往，宣启此事，若世尊有所戒敕，当共奉行。"

尔时，沙弥周那闻阿难语已，即共诣世尊，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难白世尊曰："此沙弥周那在波波国夏安居已，执持衣钵，渐来至此，礼我足，语我言：'波波国有尼乾子，命终未久，其诸弟子分为二分，各共诤讼，面相毁骂，无复上下，迭相求短，竞其知见："我能知是，汝不能知。我行真正，汝为邪见，以前著后，以后著前，颠倒错乱，无有法则。我所言是，汝所言非。汝有所疑，当谘问我。"时，彼国人民事尼乾者，闻诤讼已，生厌患心。'"

世尊告周那沙弥曰："如是，周那，彼非法中不足听闻，此非三耶三佛所说，犹如朽塔难可杇色。彼虽有师，尽怀邪见；虽复有法，尽不真正，不足听采，不能出要，非是三耶三佛所说，犹如故塔不可杇也。彼诸弟子有不顺其法，舍彼异见，行于正见。周那，若有人来语彼弟子：'诸贤，汝师法正，当于中行，何以舍离？'其彼弟子信其言者，则二俱失道，获无量罪。所以者何？彼虽有法，然不真正故。周那，若师不邪见，其法真正，善可听采，能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说，譬如新塔易可杇色。然诸弟子于此法中，不能勤修，不能成就，舍平等道，入于邪见，若有人来语彼弟子：'诸贤，汝师法正，当于中行，何以舍离，入于邪见？'其彼弟子信其言者，则二俱见真正，获无量福。所以者何？其法真正。"

佛告周那："彼虽有师，然怀邪见；虽复有法，尽不真正，不足听采，不能出要，非三耶三佛所说，犹如朽塔不可杇色。彼诸弟子法法成就，随顺其行，起诸邪见。周那，若有人来语其弟子言：'汝师法

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应于现法成就道果。’彼诸弟子信受其言者，则二俱失道，获无量罪。所以者何？以法不真正故。周那，若师不邪见，其法真正，善可听采，能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说，譬如新塔易为杇色。又其弟子法法成就，随顺修行而生正见，若有人来语其弟子言：‘汝师法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应于现法成就道果。’彼诸弟子信受其言，二俱正见，获无量福。所以者何？法真正故。

“周那，或有导师出世，使弟子生忧；或有导师出世，使弟子无忧。云何导师出世，使弟子生忧？周那，导师新出世间，成道未久，其法具足，梵行清净，如实真要而不布现，然彼导师速取灭度，其诸弟子不得修行，皆愁忧言：‘师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净，梵行具足，如实真要，竟不布现，而今导师便速灭度，我等弟子不得修行。’是为导师出世，弟子愁忧。云何导师出世，弟子无忧？谓导师出世，其法清净，梵行具足，如实真要而广流布，然后导师方取灭度，其诸弟子皆得修行，不怀忧言：‘师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净，梵行具足，如实真要而不布现，而后导师便速灭度，使我弟子不得修行。’如是，周那，导师出世，弟子无忧。”

佛告周那：“此支成就梵行，谓导师出世，出家未久，名闻未广，是谓梵行支不具足。周那，导师出世，出家既久，名闻广远，是谓梵行支具足满。周那，导师出世，出家既久，名闻亦广，而诸弟子未受训诲，未具梵行，未至安处，未获己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说，有异论起不能如法而往灭之，未能变化成神通证，是为梵行支不具足。周那，导师出世，出家既久，名闻亦广，而诸弟子尽受教训，梵行具足，至安隐处，已获己利，又能受法分别演说，有异论起能如法灭，变化具足成神通证，是为梵行支具足满。

“周那，导师出世，出家亦久，名闻亦广，诸比丘尼未受训诲，未至安处，未获己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说，有异论起不能以法如实除灭，未能变化成神通证，是为梵行支未具足。周那，导师出世，出家亦久，名闻亦广，诸比丘尼尽受教训，梵行具足，至安隐处，已获己利，复能受法分别演说，有异论起能如法灭，变化具足成神通证，是为梵行支具足满。周那，诸优婆塞、优婆夷广修梵行乃至变化具足成神通证，亦复如是。

“周那，若导师不在世，无有名闻，利养损减，则梵行支不具足满。若导师在世，名闻利养，皆悉具足，无有损减，则梵行支为具足满。若导师在世，名闻利养，皆悉具足，而诸比丘名闻利养，不能具足，是为梵行支不具足。若导师在世，名闻利养，具足无损，诸比丘众亦复具足，则梵行支为具足满；比丘尼众亦复如是。

“周那，我出家久，名闻广远，我诸比丘已受教诫，到安隐处，自获己利，复能受法为人说法，有异论起能如法灭，变化具足成神通证；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亦如是。周那，我以广流布

梵行乃至变化具足成神通证。周那，一切世间所有导师，不见有得名闻利养如我如来、至真、等正觉者也。周那，诸世间所有徒众，不见有名闻利养如我众也。周那，若欲正说者，当言见不可见。云何见不可见？一切梵行清净具足，宣示布现，是名见不可见。”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郁头蓝子在大众中而作是说：‘有见不见，云何名见不见？如刀可见，刃不可见。’诸比丘，彼子乃引凡夫无识之言以为譬喻。如是，周那，若欲正说者，当言见不见。云何见不见？汝当正说言：‘一切梵行清净具足，宣示流布，是不可见。’周那，彼相续法不具足而可得，不相续法具足而不可得。周那，诸法中梵行，酪酥中醍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于是法躬自作证，谓四念处、四神足、四意断、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汝等尽共和合，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如来正法，当自炽然，快得安乐。得安乐已，若有比丘说法中有作是言：‘彼所说句不正，义理不正。’比丘闻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当语彼比丘言：‘云何，诸贤，我句如是，汝句如是；我义如是，汝义如是。何者为胜？何者为负？’若彼比丘报言：‘我句如是，我义如是；汝句如是，汝义如是；汝句亦胜，汝义亦胜。’彼比丘说此，亦不得非，亦不得是，当谏彼比丘，当呵当止，当共推求，如是尽共和合，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如来正法，当自炽然，快得安乐。

“得安乐已，若有比丘说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说句不正，义正。’比丘闻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当语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句如是，汝句如是。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若彼比丘报言：‘我句如是，汝句如是，汝句亦胜。’彼比丘说此，亦不得言是，不得言非，当谏彼比丘，当呵当止，当共推求，如是尽共和合，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如来正法，当自炽然，快得安乐。

“得安乐已，若有比丘说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说句正，义不正。’比丘闻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当语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义如是，汝义如是。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若彼报言：‘我义如是，汝义如是，汝义而胜。’彼比丘说此已，亦不得言是，亦不得言非，当谏彼比丘，当呵当止，当共推求，如是比丘尽共和合，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如来正法，当自炽然，快得安乐。

“得安乐已，若有比丘说法，中有比丘作如是言：‘彼所说句正，义正。’比丘闻已，不得言非，当称赞彼言：‘汝所言是，汝所言是。’是故，比丘，于十二部经自身作证，当广流布：一曰、贯经，二曰、祇夜经，三曰、受记经，四曰、偈经，五曰、法句经，六曰、相应经，七曰、本缘经，八曰、天本经，九曰、广经，十曰、未曾有经，十一曰、譬喻经，十二曰、大教经。当善受持，称量观察，广演分布。

“诸比丘，我所制衣，若冢间衣，若长者衣、粗贱衣；此衣足障

寒暑、蚊虻，足蔽四体。诸比丘，我所制食，若乞食，若居士食；此食自足，若身苦恼，众患切已，恐遂至死，故听此食，知足而已。诸比丘，我所制住处，若在树下，若在露地，若在房内，若楼阁上，若在窟内，若在种种住处；此处自足，为障寒暑、风雨、蚊虻，下至闲静懈息之处。诸比丘，我所制药，若大小便，酥油蜜、黑石蜜；此药自足，若身生苦恼，众患切已，恐遂至死，故听此药。”

佛言：“或有外道梵志来作是语：‘沙门释子以众乐自娱。’若有此言，当如是报：‘汝等莫作此言，谓沙门释子以众乐自娱。所以者何？有乐自娱，如来呵责；有乐自娱，如来称誉。’若外道梵志问言：‘何乐自娱，瞿昙呵责？’设有此语，汝等当报：‘五欲功德，可爱可乐，人所贪著。云何为五？眼知色，可爱可乐，人所贪著；耳闻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可爱可乐，人所贪著。诸贤，犹是五欲缘生喜乐，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之所呵责也。犹如有人故杀众生，自以为乐，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之所呵责。犹如有人私窃偷盗，自以为乐，此为如来之所呵责。犹如有人犯于梵行，自以为乐，此是如来之所呵责。犹如有人故作妄语，自以为乐，此是如来之所呵责。犹如有人放荡自恣，此是如来之所呵责。犹如有人行外苦行，非是如来所说正行，自以为乐，此是如来之所呵责。’

“诸比丘，呵责五欲功德，人所贪著。云何为五？眼知色，可爱可乐，人所贪著；耳闻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可爱可乐，人所贪著。如此诸乐，沙门释子无如此乐。犹如有人故杀众生，以此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此乐。犹如有人公为盗贼，自以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是乐。犹如有人犯于梵行，自以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是乐。犹如有人故作妄语，自以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是乐。犹如有人放荡自恣，自以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是乐。犹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为乐，沙门释子无如是乐。

“若外道梵志作如是问：‘何乐自娱，沙门瞿昙之所称誉？’诸比丘，彼若有此言，汝等当答彼言：‘诸贤，有五欲功德，可爱可乐，人所贪著。云何为五？眼知色乃至意知触，可爱可乐，人所贪著。诸贤，五欲因缘生乐，当速除灭。犹如有人故杀众生，自以为乐；有如此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公为盗贼，自以为乐；有如此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犯于梵行，自以为乐；有如此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故为妄语，自以为乐；有如此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放荡自恣，自以为乐；有如此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为乐；有如是乐，应速除灭。犹如有人去离贪欲，无复恶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如是乐者，佛所称誉。犹如有人灭于觉、观，内喜、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如是乐者，佛所称誉。犹如有人除喜入舍，自知身乐，贤圣所求，护念一心，入第三禅；如是乐者，佛所称誉。乐尽苦尽，忧、喜先灭，不苦不乐，护念清净，入第四禅；如是乐者，佛所称誉。’

“若有外道梵志作如是问：‘汝等于此乐中求几果功德？’应答彼言：‘此乐当有七果功德。云何为七？于现法中，得成道证；正使不成，临命终时，当成道证；若临命终复不成者，当尽五下结，中间般涅槃、生彼般涅槃、行般涅槃、无行般涅槃、上流阿迦尼吒般涅槃。诸贤，是为此乐有七功德。诸贤，若比丘在学地欲上求，求安隐处，未除五盖。云何为五？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彼学比丘方欲上求，求安隐处，未灭五盖，于四念处不能精勤，于七觉意不能勤修，欲得上人法、贤圣智慧增上，求欲知欲见者，无有是处。诸贤，学地比丘欲上求，求安隐处，能灭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于四意处又能精勤，于七觉意如实修行，欲得上人法、贤圣智慧增上，求欲知欲见者，则有是处。诸贤，若有比丘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舍于重担，自获己利，尽诸有结使，正智解脱，不为九事。云何为九？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淫，四者、不妄语，五者、不舍道，六者、不随欲，七者、不随恚，八者、不随怖，九者、不随痴。诸贤，是为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舍于重担，自获己利，尽诸有结，正智解脱，远离九事。’

“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说言：‘沙门释子有不住法。’应报彼言：‘诸贤，莫作是说：沙门释子有不住法。所以者何？沙门释子，其法常住，不可动转。譬如门阃常住不动；沙门释子亦复如是，其法常住，无有移动。’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说言：‘沙门瞿昙尽知过去世事，不知未来事。’彼比丘、彼异学梵志智异，智观亦异，所言虚妄。如来于彼过去事，若在目前，无不知见；于未来世，生于道智。过去世事虚妄不实，不足喜乐，无所利益，佛则不记；或过去事有实，无可喜乐，无所利益，佛亦不记；若过去事有实、可乐，而无利益，佛亦不记；若过去事有实、可乐，有所利益，如来尽知，然后记之。未来、现在，亦复如是。如来于过去、未来、现在，应时语、实语、义语、利语、法语、律语，无有虚也。佛于初夜成最正觉及末后夜，于其中间有所言说，尽皆如实，故名如来。复次，如来所说如事，事如所说，故名如来。以何等义，名等正觉？佛所知见、所灭、所觉，佛尽觉知，故名等正觉。

“或有外道梵志作如是说：‘世间常存，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说言：‘此世无常，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世间有常无常，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此世间非有常非无常，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此世间有边，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世间无边，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世间有边无边，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世间非有边非无边，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或复有言：‘是命是身，此实余虚。’或复有言：‘非命非身，此实余虚。’或复有言：‘命异身异，此实余虚。’或复有言：‘非异命非异身，此实余虚。’或复有言：‘如来有终，此实余虚。’或复有言：‘如来不终，此实余虚。’或复有言：‘如来终不终，此

实余虚。’或复有言：‘如来非终非不终，此实余虚。’诸有此见，名本生本见，今为汝记，谓：‘此世常存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是为本见本生，为汝记之。’

“所谓末见末生者，我亦记之。何者末见末生，我所记者？色是我，从想有终，此实余虚；无色是我，从想有终；亦有色亦无色是我，从想有终；非有色非无色是我，从想有终。我有边，我无边，我有边无边，我非有边非无边，从想有终。我有乐，从想有终；我无乐，从想有终；我有苦乐，从想有终；我无苦乐，从想有终。一想是我，从想有终；种种想是我，从想有终；少想是我，从想有终；无量想是我，从想有终，此实余虚。是为邪见本见本生，我之所记。

“或有沙门、婆罗门有如是论、有如是见：‘此世常存，此实余虚，乃至无量想是我，此实余虚。’彼沙门、婆罗门复作如是说、如是见：‘此实，余者虚妄。’当报彼言：‘汝实作此论，云何此世常存，此实余虚耶？如此语者，佛所不许。所以者何？此诸见中各有结使，我以理推，诸沙门、婆罗门中，无与我等者，况欲出过？’此诸邪见但有言耳，不中共论，乃至无量想是我，亦复如是。

“或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此世间自造。’复有沙门、婆罗门言：‘此世间他造。’或复有言：‘自造他造。’或复有言：‘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彼沙门、婆罗门言世间自造者，是沙门、婆罗门皆因触因缘，若离触因而能说者，无有是处。所以者何？由六入身故生触，由触故生受，由受故生爱，由爱故生取，由取故生有，由有故生生，由生故有老、死、忧、悲、苦恼大患阴集。若无六入则无触，无触则无受，无受则无爱，无爱则无取，无取则无有，无有则无生，无生则无老、死、忧、悲、苦恼大患阴集。又言此世间他造，又言此世间自造他造，又言此世间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亦复如是，因触而有，无触则无。”

佛告诸比丘：“若欲灭此诸邪恶见者，于四念处当修三行。云何比丘灭此诸恶，于四念处当修三行？比丘谓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内外身身观，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是为灭众恶法，于四念处，三种修行。有八解脱，云何为八？色观色，初解脱；内有色想，外观色，二解脱；净解脱，三解脱；度色想灭有对想，住空处，四解脱；舍空处，住识处，五解脱；舍识处，住不用处，六解脱；舍不用处，住有想无想处，七解脱；灭尽定，八解脱。”

尔时，阿难在世尊后执扇扇佛，即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甚奇！世尊，此法清净，微妙第一，当云何名？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清净，汝当清净持之。”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自欢喜经第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难陀城波波利庵婆林，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长老舍利弗于闲静处，默自念言："我心决定知过去、未来、现在沙门、婆罗门智慧、神足、功德、道力，无有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等者。"时，舍利弗从静室起，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向于静室，默自思念：'过去、未来、现在沙门、婆罗门智慧、神足、功德、道力，无有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等者。'"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能于佛前说如是语，一向受持，正师子吼，余沙门、婆罗门无及汝者。云何，舍利弗，汝能知过去诸佛心中所念，彼佛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是解脱、如是解脱堂不？"

对曰："不知。"

"云何，舍利弗，汝能知当来诸佛心中所念，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是解脱、如是解脱堂不？"

答曰："不知。"

"云何，舍利弗，如我今如来、至真、等正觉心中所念，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是解脱、如是解脱堂，汝能知不？"

答曰："不知。"

又告舍利弗："过去、未来、现在如来、至真、等正觉心中所念，汝不能知，何故决定作是念？因何事生是念？一向坚持而狮子吼，余沙门、婆罗门若闻汝言：'我决定知过去、未来、现在沙门、婆罗门智慧、神足、功德、道力，无有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等者。'当不信汝言。"

舍利弗白佛言："我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总相法，我则能知。如来为我说法，转高转妙，说黑、白法，缘、无缘法，照、无照法。如来所说，转高转妙，我闻法已，知一一法，于法究竟，信如来、至真、等正觉，信如来法善可分别，信如来众苦灭成就，诸善法中，此为最上。世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无有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世尊说法复有上者，谓制法。制法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八贤圣道。是为无上制，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皆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者？

"世尊说法又有上者，谓制诸入。诸入者，谓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如过去如来、至真、等正觉亦制此入，所谓眼色乃至意法；正使未来如来、至真、等正觉亦制此入，所谓眼色乃至意法；今我如来、至真、等正觉亦制此入，所谓眼色乃至意法。此

法无上，无能过者，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世尊说法又有上者，谓识入胎。入胎者，一谓乱入胎、乱住、乱出，二者、不乱入、乱住、乱出，三者、不乱入、不乱住而乱出，四者、不乱入、不乱住、不乱出。彼不乱入、不乱住、不乱出者，入胎之上。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所谓道也。所谓道者，诸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慧意三昧，随三昧心修念觉意，依欲、依离、依灭尽、依出要法；精进、喜、猗、定、舍觉意，依欲、依离、依灭尽、依出要。此法最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所谓为灭。灭者，谓苦灭迟得，二俱卑陋；苦灭速得，唯苦卑陋；乐灭迟得，唯迟卑陋；乐灭速得，然不广普，以不广普，故名卑陋。如今如来乐灭速得，而复广普，乃至天人见神变化。”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说微妙第一，下至女人，亦能受持，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为如来说无上灭。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言清净。言清净者，世尊于诸沙门、婆罗门，不说无益虚妄之言，言不求胜，亦不朋党，所言柔和，不失时节，言不虚发，是为言清净。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见定。彼见定者，谓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观头至足，观足至头，皮肤内外，但有不净发、毛、爪甲，肝、肺、肠、胃、脾、肾五脏，汗、肪、髓、脑、屎、尿、涕、泪，臭处不净，无一可贪，是初见定。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唯观白骨及与牙齿，是为二见定。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白骨，唯观心识在何处住？为在今世？为在后世？今世不断，后世不断；今世不解脱，后世不解脱，是为三见定。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除白骨，复重观识；识在后世，不在今世；今世断，后世不断；今世解脱，后世不解脱，是为四见定。诸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诸不净及除白骨，复重观识；不在今世，不在后世；二俱断，二俱解脱，是为五见定。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说常法。常法者，诸沙门、婆罗门种种

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忆识世间二十成劫败劫，彼作是言：‘世间常存，此为真实，余者虚妄。所以者何？由我忆识，故知有此成劫败劫，其余过去我所不知，未来成败我亦不知。’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世间常存，唯此为实，余者为虚。’是为初常法。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忆识四十成劫败劫，彼作是言：‘此世间常，此为真实，余者虚妄。所以者何？以我忆识故知成劫败劫，我复能过是，知过去成劫败劫，我不知未来劫之成败。’此说知始，不说知终，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世间常存，唯此真实，余者虚妄。’此是二常法。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忆识八十成劫败劫，彼言：‘此世间常，余者虚妄。所以者何？以我忆识故知有成劫败劫，复过是知过去成劫败劫，未来劫之成败我亦悉知。’此人朝暮以无智说言：‘世间常存，唯此为实，余者虚妄。’是为三常存法。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能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观察。观察者，谓有沙门、婆罗门以想观察，他心尔趣，此心尔趣。彼心作是想时，或虚或实，是为一观察。诸沙门、婆罗门不以想观察，或闻诸天及非人语，而语彼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或实或虚，是二观察。或有沙门、婆罗门不以想观察，亦不闻诸天及非人语，自观己身，又听他言，语彼人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有实有虚，是为三观察。或有沙门、婆罗门不以想观察，亦不闻诸天及非人语，又不自观、观他，除觉、观已，得定意三昧，观察他心，而语彼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如是观察则为真实，是为四观察。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所谓教诫。教诫者，或时有人不违教诫，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有，是为初教诫。或时有人不违教诫，尽五下结，于彼灭度，不还此世，是为二教诫。或时有人不违教诫，三结尽，薄淫、怒、痴，得斯陀含，还至此世而取灭度，是为三教诫。或时有人不违教诫，三结尽，得须陀洹，极七往返，必成道果，不堕恶趣，是为四教诫。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为他说法，使戒清净。戒清净者，有诸沙门、婆罗门所语至诚，无有两舌，常自敬肃，捐除睡眠，不怀邪谄，口不妄言，不为世人记于吉凶，不自称说从他所得以示于人，更求他利，坐禅修智，辩才无碍，专念不乱，精勤不怠。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解脱智。谓解脱智者，世尊由他因缘内自思惟言，此人是须陀洹，此是斯陀含，此是阿那含，此是阿罗汉。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有与如来等

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自识宿命智证。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自忆往昔无数世事，一生、二生乃至百千生成劫败劫，如是无数我于某处生，名字如是，种、姓如是，寿命如是，饮食如是，苦乐如是；从此生彼，从彼生此，若干种相，自忆宿命无数劫事，昼夜常念本所经历。此是色，此是无色；此是想，此是无想，此是非无想，尽忆尽知。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天眼智。天眼智者，诸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观诸众生，死者、生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其所行，尽见尽知。或有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诽谤贤圣，信邪倒见，身坏命终，堕三恶道。或有众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谤贤圣，见正信行，身坏命终，生天人中。以天眼净，观诸众生，如实知见。此法无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沙门、婆罗门无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

“如来说法复有上者，谓神足证。神足证者，诸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作无数神力，能变一身为无数身，以无数身合为一身，石壁无碍，于虚空中结跏趺坐，犹如飞鸟；出入于地，犹如在水，履水如地；身出烟火，如火积燃；以手扪日月，立至梵天。若沙门、婆罗门称是神足者，当报彼言：‘有此神足，非为不有。此神足者，卑贱下劣，凡夫所行，非是贤圣之所修习。若比丘于诸世间爱色不染，舍离此已，如所应行，斯乃名为贤圣神足。于无喜色，亦不憎恶，舍离此已，如所应行，斯乃名曰贤圣神足。于诸世间爱色、不爱色，二俱舍已，修平等护，专念不忘，斯乃名曰贤圣神足。犹如世尊精进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觉，得第一觉，故名等觉。世尊今亦不乐于欲，不乐卑贱凡夫所习，亦不劳勤受诸苦恼。世尊若欲除弊恶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游于初禅，如是便能除弊恶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游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亦复如是。精进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觉，得第一觉，故名等觉。’”

佛告舍利弗：“若有外道异学来问汝言：‘过去沙门、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汝当云何答？彼复问言：‘未来沙门、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汝当云何答？彼复问言：‘现在沙门、婆罗门与沙门瞿昙等不？’汝当云何答？”

时，舍利弗白佛言：“设有是问：‘过去沙门、婆罗门与佛等不？’当答言：‘有。’设问：‘未来沙门、婆罗门瞿昙等不？’当答言：‘有。’设问：‘现在沙门、婆罗门与佛等不？’当答言：‘无。’”

佛告舍利弗：“彼外道梵志或复问言：‘汝何故或言有？或言无？’汝当云何答？”

舍利弗言："我当报彼：'过去三耶三佛与如来等，未来三耶三佛与如来等，我躬从佛闻，欲使现在有三耶三佛与如来等者，无有是处。'世尊，我如所闻，依法顺法，作如是答，将无答耶？"

佛言："如是答，依法顺法，不违也。所以然者？过去三耶三佛与我等，未来三耶三佛与我等；欲使现在有二佛出世，无有是处。"

尔时，尊者郁陀夷在世尊后执扇扇佛。佛告之曰："郁陀夷，汝当观世尊少欲知足，今我有大神力，有大威德，而少欲知足，不乐在欲。郁陀夷，若余沙门、婆罗门于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彼便当竖幡，告四远言：'如来今者少欲知足，今观如来少欲知足，如来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欲。'"

尔时，尊者郁陀夷正衣服，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甚奇！世尊，少有少欲知足如世尊者。世尊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欲。若复有余沙门、婆罗门于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便能竖幡，告四远言：'世尊今者少欲知足。'舍利弗，当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数说此法，彼若于佛、法、僧，于道有疑者，闻说此法，无复疑网。"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当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数说此法。所以者何？彼于佛、法、僧，于道有疑者，闻汝所说，当得开解。"

对曰："唯然，世尊。"

时，舍利弗即便数数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法，以自清净故，故名清净经。

尔时，舍利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二分大会经第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翅提国迦维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尽是罗汉，复有十方诸神妙天皆来集会，礼敬如来及比丘僧。

时，四净居天即于天上各自念言："今者，世尊在释翅提迦维林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尽得阿罗汉，复有十方诸神妙天皆来集会，礼敬如来及比丘僧。我等今者亦可往共诣世尊所，各当以偈称赞如来。"

时，四净居天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于彼天没，至释翅提迦维林中。尔时，四净居天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一净居天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今日大众会，诸天神普集，
　皆为法故来，欲礼无上众。"

说此偈已，退一面立。时，一净居天复作颂曰：

“比丘见众秽，端心自防护，
　欲如海吞流，智者护诸根。”

说此偈已，退一面立。时，一净居天复作颂曰：

“断刺平爱坑，及填无明堑，
　独游清净场，如善象调御。”

说此偈已，退一面立。时，一净居天复作颂曰：

“诸归依佛者，终不堕恶趣，
　舍此人中形，受天清净身。”

尔时，四净居天说此偈已，世尊印可，即礼佛足，绕佛三匝，忽然不现。其去未久，佛告诸比丘：“今者诸天大集，今者诸天大集，十方诸神妙天无不来此礼觐如来及比丘僧。诸比丘，过去诸如来、至真、等正觉亦有诸天大集，如我今日；当来诸如来、至真、等正觉亦有诸天大集，如我今日。诸比丘，今者诸天大集，十方诸神妙天无不来此礼觐如来及比丘僧，亦当称彼名号，为其说偈。比丘当知：

“诸依地山谷，隐藏见可畏，
　身著纯白衣，洁净无垢秽。
　天人闻此已，皆归于梵天，
　今我称其名，次第无错谬。
　诸天众今来，比丘汝当知：
　世间凡人智，百中不见一，
　何由乃能见，鬼神七万众？
　若见十万鬼，犹不见一边，
　何况诸鬼神，周遍于天下？”

地神有七千悦叉若干种，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时，有雪山神将六千鬼悦叉若干种，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有一舍罗神将三千鬼悦叉若干种，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此万六千鬼神悦叉若干种，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林中。

复有毗波蜜神，住在马国，将五百鬼，皆有神足、威德。复有金毗罗神，住王舍城毗富罗山，将无数鬼神恭敬围绕。复有东方提头赖吒天王，领乾沓和神，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尽字因陀罗，皆有大神力。南方毗楼勒天王，领诸龙王，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罗，有大神力。西方毗楼博叉天王，领诸鸠槃茶鬼，有大威德，有

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罗，有大神力。北方天王名毗沙门，领诸悦叉鬼，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罗，有大神力。此四天王护持世者，有大威德，身放光明，来诣迦维林中。

尔时，世尊欲降其幻伪虚妄之心，故结咒曰：

“摩摩拘拘楼楼罗罗摩拘楼罗毗毗楼楼罗罗毗楼罗旃迦摩世致迦尼延豆尼延豆波陀那耶盧呜呼杈奴主　提婆苏暮　摩头逻　支多罗斯那　乾沓波　那罗主　阇尼沙　尸诃　无莲陀罗　鼻波蜜多罗　树尘陀罗　那閦尼诃　升浮楼　输支婆遮婆”

如是，诸王乾沓婆及罗刹皆有神足、形貌、色像，怀欢喜心来诣比丘众林中。

尔时，世尊复结咒曰：

“阿醯那陀瑟　那头　毗舍离婆诃　带叉蛇婆提　提头赖吒　帝婆沙呵若黎耶　迦毗罗　摄波那伽　阿陀伽摩天提伽　伊罗婆陀摩呵那伽　毗摩那伽多啲伽陀余那伽罗阇婆诃沙诃　叉奇提婆提罗帝　毗枚大迹閦　毗诃四婆咛阿婆婆四质多罗速和尼那求四多　阿婆由那伽罗除阿四修跋罗萨帝奴阿伽佛陀洒失罗咛婆耶忧罗头婆延楼素槃□佛头舍罗□伽类楼”

尔时，世尊为阿修罗而结咒曰：

“祇陀跋阇诃谛　三物第阿修罗阿失陀婆延地婆三娑四　伊弟阿陀提婆摩天地伽黎妙　摩诃秘摩　阿修罗陀那祕罗陀鞞摩质兜楼　修质谛丽　婆罗呵黎无夷连那婆　舍黎阿细跋黎弗多罗那萨鞞鞞楼耶那那迷　萨那迷谛婆黎细如罗耶跋兜楼伊诃庵婆罗迷三摩由伊陀那跋陀若比丘那三弥涕泥拔”

尔时，世尊复为诸天而结咒曰：

“阿浮提婆革犁醯陛提豫婆由多陀□跋楼□婆楼尼世帝苏弥耶舍阿头弥多罗婆伽罗那移婆阿逻提婆摩天梯与陀舍提舍伽矛萨鞞　那难多罗婆跋那伊地槃大雔地槃那槃大耶舍卑□暮陀婆那阿醯揵大比丘那婆未弟婆尼鞞弩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迷那利帝隶富罗息几大阿陀蔓陀罗婆罗鞞旃大苏婆尼捎提婆阿陀旃陀富罗翅支大苏黎耶苏婆尼捎提婆阿陀苏提耶富罗翅大摩伽陀婆苏因图樝阿头释拘富罗大樝叔伽伽罗摩罗那阿大鞞摩尼婆呜婆提奇诃波罗无诃鞞波罗微阿尼萨陀摩多阿诃黎弥沙阿尼钵雔□叹奴阿樝余提舍阿醯跋沙赊摩摩诃赊摩摩□沙阿摩□疏多摩乞陀波头洒阿陀摩□波头洒阿醯阿罗夜提婆阿陀黎陀夜婆和波罗摩诃波罗阿陀提婆摩天梯夜差摩兜率陀夜摩伽沙尼阿尼蓝鞞蓝婆折帝树

提那摩伊洒念摩罗提阿陀醯波罗念弥大阿醯提婆提婆阇兰提阿奇尸呼婆摩阿栗吒樝耶呜摩浮浮尼婆和远遮婆陀暮阿周陀阿尼输豆尼樝耶󰀀阿头阿逻毗沙门伊洒

“此是六十种天。”

尔时，世尊复为六十八五通婆罗门而结咒曰：

“罗耶梨沙耶诃醯揵大婆尼伽毗罗跋兜鞞地阇󰀀阿头差暮萨提耆祇鞞地牟尼阿头闭黎耶差伽尸黎沙婆诃若󰀀阿头梵摩提婆提那婆鞞地牟尼阿头拘萨梨伊尼樝摩阇逻耆祇罗野般阇楼阿楼呜猿头摩诃罗野阿提拘楼祕󰀀阿头六闭俱萨梨阿楼伽陵倚伽夷罗檀醯罗否符野福都卢梨洒先陀步阿头阿提那伽否婆诃移伽耶罗野多他阿伽度婆罗蔓陀󰀀迦牧罗野阿头因陀罗楼迷婆迦符陀樝暮摩伽醯阿敕伤俱卑予阿头醯兰若伽否鞞梨味余梨多他阿伽度阿醯婆好罗予弥都卢多陀阿伽度婆斯佛离首陀罗予多他阿伽度伊梨耶差摩诃罗予先陀步多他阿伽度般阇婆予婆梨地翅帝罗予多他阿伽度郁阿兰摩诃罗予便被婆梨摩梨输婆醯大那摩阿槃地苫摩梨罗罗予阿具斯利陀那婆地阿头翅鞞罗予伽尸伊昵弥昵摩诃罗予优婆楼多他阿伽度跋陀婆利摩诃罗予俱萨梨摩提输尸汉提苫婆利罗予修陀楼多他阿伽度阿因头楼阿头摩罗予余苏利与他鞞地提步阿呵鞞利四阿头恒河耶楼婆罗目遮耶暮阿夷󰀀阿头一摩耶舍枇那婆差摩罗予何梨揵度余枇度钵支余是数波那路摩苏罗予耶赐多由醯兰若苏槃那祕愁度致夜数罗舍波罗鞞陀郁陀婆诃婆洒婆诃婆婆谋婆诃婆贪覆赊大赊佉阇沙丽罗陀那摩那枝哆哆罗乾沓婆沙诃婆萨多提苏鞞罗予阿醯提度比丘三弥地婆尼地波尼”

尔时，复有千五通婆罗门，如来亦为结咒。时，此世界第一梵王及诸梵天皆有神通，有一梵童子名曰提舍，有大神力。复有十方余梵天王，各与眷属围绕而来。复越千世界，有大梵王见诸大众在世尊所，寻与眷属围绕而来。

尔时，魔王见诸大众在世尊所，怀毒害心，即自念言：“我当将诸鬼兵往坏彼众，围绕尽取，不令有遗。”时，即召四兵，以手拍车，声如霹雳，诸有见者无不惊怖，放大风雨、雷电、霹雳，向迦维林围绕大众。

佛告诸比丘乐此众者：“汝等当知，今日魔众怀恶而来。”于是颂曰：

“汝今当敬顺，建立于佛法，
当灭此魔众，如象坏华藂。
专念无放逸，具足于净戒，
定意自惟念，善护其志意。
若于正法中，能不放逸者，

则度老死地，永尽诸苦本。
诸弟子闻已，当勤加精进，
超度于众欲，一毛不倾动。
此众为最胜，有大智名闻，
弟子皆勇猛，为众之所敬。”

尔时，诸天、神、鬼、五通仙人皆集迦维园中，见魔所为，怪未曾有。佛说此法，时八万四千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诸天、龙、鬼、神、阿修罗、迦楼罗、真陀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三

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俱萨罗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即于彼伊车林中止宿。

时，有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止郁伽罗村。其村丰乐，人民炽盛，波斯匿王即封此村，与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以为梵分。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三部旧典讽诵通利，种种经书皆能分别，又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仪礼，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其第一摩纳弟子名阿摩昼，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三部旧典讽诵通利，种种经书皆能分别，亦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仪礼，亦有五百摩纳弟子，教授不废，与师无异。

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止伊车林中。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善，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此真人应往亲觐，我今宁可观沙门瞿昙，为定有三十二相，名闻流布，为称实不？当以何缘得见佛相？”复作是念言：“今我弟子阿摩昼，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三部旧典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又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仪礼。唯有此人可使观佛，知相有无。”

时，婆罗门即命弟子阿摩昼而告之曰：“汝往观彼沙门瞿昙，为定有三十二相，为虚妄耶？”

时，阿摩昼寻白师言：“我以何验观瞿昙相，知其虚实？”

师即报曰：“我今语汝，其有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者，必趣二处，无有疑也。若在家，当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以法治化，统领民物，七宝具足：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典兵宝。王有千子，勇猛多智，

降伏怨敌，兵杖不用，天下泰平，国内民物无所畏惧。若其不乐世间，出家求道，当成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以此可知瞿昙虚实。”

时，阿摩昼受师教已，即严驾宝车，将五百摩纳弟子，清旦出村，往诣伊车林。到已下车，步进诣世尊所；佛坐彼立，佛立彼坐，于其中间共谈义理。佛告摩纳曰：“汝曾与诸耆旧长宿大婆罗门如是论耶？”

摩纳白佛：“此为何言？”

佛告摩纳：“我坐汝立，我立汝坐，中间共论，汝师论法当如是耶？”

摩纳白佛言：“我婆罗门论法，坐则俱坐，立则俱立，卧则俱卧。今诸沙门毁形鳏独，卑陋下劣，习黑冥法，我与此辈共论义时，坐起无在。”

尔时，世尊即语彼言：“卿摩纳未被调伏。”

时，摩纳闻世尊称卿，又闻未被调伏，即生忿恚，毁谤佛言：“此释种子，好怀嫉恶，无有仪法。”

佛告摩纳：“诸释种子，何过于卿？”

摩纳言：“昔我一时为师少缘，在释种迦维罗越国。时，有众多诸释种子，以少因缘集在讲堂，遥见我来，轻慢戏弄，不顺仪法，不相敬待。”

佛告摩纳：“彼诸释子还在本国，游戏自恣，犹如飞鸟自于巢林，出入自在。诸释种子自于本国，游戏自在，亦复如是。”

摩纳白佛言：“世有四姓——刹利、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其彼三姓，常尊重、恭敬、供养婆罗门；彼诸释子义不应尔。彼释厮细、卑陋、下劣，而不恭敬我婆罗门。”

尔时，世尊默自念言：“此摩纳子，数数毁骂言及厮细，我今宁可说其本缘调伏之耶？”佛告摩纳：“汝姓何等？”

摩纳答言：“我姓声王。”

佛告摩纳：“汝姓尔者，则为是释迦奴种。”

时，彼五百摩纳弟子，皆举大声而语佛言：“勿说此言！谓此摩纳为释迦奴种。所以者何？此大摩纳，真族姓子，颜貌端正，辩才应机，广博多闻，足与瞿昙往返谈论。”

尔时，世尊告五百摩纳：“若汝师尽不如汝言者，当舍汝师，共汝论义；若汝师有如上事如汝言者，汝等宜默，当共汝师论。”

时，五百摩纳白佛言：“我等尽默，听共师论。”时，五百摩纳尽皆默然。

尔时，世尊告阿摩昼：“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王名声摩。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路指，四名、庄严。其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摈出国，到雪山南，住直树林中。其四子母及诸家属，皆追念之，即共集议，诣声摩王所，白言：‘大王，当知我等与四

子别久，欲往看视。’王即告曰：‘欲往随意。’时，母眷属闻王教已，即诣雪山南直树林中，到四子所。时诸母言：‘我女与汝子，汝女与我子。’即相配匹，遂成夫妇，后生男子，容貌端正。

“时，声摩王闻其四子诸母与女共为夫妇，生子端正，王即欢喜，而发此言：‘此真释子！真释童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释（释，秦言能在直树林，故名释。释，秦言亦言直。）声摩王即释种先也。王有青衣，名曰方面，颜貌端正，与一婆罗门交通，遂便有娠。生一摩纳子，堕地能言，寻语父母：‘当洗浴我，除诸秽恶；我年大已，自当报恩。’以其初生能言，故名声王。如今初生有能言者，人皆怖畏，名为可畏；彼亦如是，生便能言，故名声王。从此已来，婆罗门种遂以声王为姓。”

又告摩纳：“汝颇从先宿耆旧大婆罗门，闻此种姓因缘已不？”

时，彼摩纳默然不对。如是再问，又复不对。佛至三问，语摩纳言：“吾问至三，汝宜速答。设不答者，密迹力士手执金杵在吾左右，即当破汝头为七分。”

时，密迹力士手执金杵，当摩纳头上虚空中立，若摩纳不时答问，即下金杵碎摩纳首。佛告摩纳：“汝可仰观？”

摩纳仰观，见密迹力士手执金杵立虚空中，见已恐怖，衣毛为竖，即起移坐附近世尊，依恃世尊为救为护，白世尊言：“世尊当问，我今当答。”

佛即告摩纳：“汝曾于先宿耆旧大婆罗门，闻说如是种姓缘不？”

摩纳答言：“我信曾闻，实有是事。”

时，五百摩纳弟子，皆各举声自相谓言：“此阿摩昼，实是释迦奴种也。沙门瞿昙所说真实，我等无状，怀轻慢心。”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五百摩纳后必怀慢，称彼为奴，今当方便灭其奴名。”即告五百摩纳曰：“汝等诸人，慎勿称彼为奴种也。所以者何？彼先婆罗门是大仙人，有大威力，伐声摩王索女，王以畏故，即以女与。”由佛此言得免奴名。

尔时，世尊告阿摩昼曰：“云何，摩纳，若刹利女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若与一婆罗门为妻生子，摩纳，容貌端正。彼入刹利种，得坐受水诵刹利法不？”

答曰：“不得。”

“得父财业不？”

答曰：“不得。”

“得嗣父职不？”

答曰：“不得。”

“云何，摩纳，若婆罗门女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与刹利为妻，生一童子，颜貌端正。彼入婆罗门众中，得坐起受水不？”

答曰：“得。”

“得诵婆罗门法，得父遗财，嗣父职不？”

答曰：“得。”

“云何，摩纳，若婆罗门摈婆罗门投刹利种者，宁得坐起受水，诵刹利法不？”

答曰：“不得。”

“得父遗财，嗣父职不？”

答曰：“不得。”

“若刹利种摈刹利投婆罗门，宁得坐起受水，诵婆罗门法，得父遗财，嗣父职不？”

答曰：“得。”

“是故，摩纳，女中刹利女胜，男中刹利男胜，非婆罗门也。梵天躬自说偈言：

“刹利生中胜，种姓亦纯真，
明行悉具足，天人中最胜。”

佛告摩纳：“梵天说此偈，实为善说，非不善也。我所然可。所以者何？我今如来、至真、等正觉，亦说此义：

“刹利生中胜，种姓亦纯真，
明行悉具足，天人中最胜。”

摩纳白佛言：“瞿昙，何者是无上士，明行具足？”

佛告摩纳：“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告摩纳：“若如来出现于世，应供、正遍知、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一切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天、魔、梵王中，独觉自证，为人说法，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义味具足，开清净行。若居士、居士子及余种姓，闻正法者即生信乐，以信乐心而作是念：‘我今在家，妻子系缚，不得清净纯修梵行。今者宁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于异时，舍家财产，捐弃亲族，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与出家人同舍饰好，具诸戒行，不害众生。

“舍于刀杖，怀惭愧心，慈念一切，是为不杀。舍窃盗心，不与不取，其心清净，无私窃意，是为不盗。舍离淫欲，净修梵行，殷勤精进，不为欲染，洁净而住，是为不淫。舍离妄语，至诚无欺，不诳他人，是为不妄语。舍离两舌，若闻此语，不传至彼；若闻彼语，不传至此；有离别者，善为和合，使相亲敬；凡所言说，和顺知时，是为不两舌。舍离恶口，所言粗犷，喜恼他人，令生忿结，舍如是言；言则柔濡，不生怨害，多所饶益，众人敬爱，乐闻其言，是为不恶口。舍离绮语，所言知时，诚实如法，依律灭诤，有缘而言，言不虚

发，是为舍离绮语。舍于饮酒，离放逸处，不著香华璎珞，歌舞倡伎不往观听，不坐高床，非时不食，金银七宝不取不用，不娶妻妾，不蓄奴婢、象马、车牛、鸡犬、猪羊、田宅、园观，不为虚诈斗秤欺人，不以手拳共相牵挫，亦不觝债，不诬罔人，不为伪诈。舍如是恶，灭于诤讼诸不善事，行则知时，非时不行，量腹而食，无所藏积，度身而衣，趣足而已，法服应器常与身俱，犹如飞鸟羽翮随身，比丘无余亦复如是。

“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受他信施，更求余积，衣服、饮食无有厌足；入我法者，无如此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自营生业，种植树木，鬼神所依；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诸利养，象牙、杂宝、高广大床、种种文绣、綩綖被褥；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受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自庄严，酥油摩身，香水洗沐，香末自涂，香泽梳头，著好华鬘，染目绀色，拭面庄严，镮纽澡洁，以镜自照，杂色革屣，上服纯白，刀杖、侍从、宝盖、宝扇、庄严宝车；入我法者，无如此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专为嬉戏，棋局博奕，八道、十道、百道，至一切道，种种戏笑；入我法者，无如此事。

“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说遮道无益之言，王者、战斗、军马之事，群僚、大臣、骑乘出入、游园观事，及论卧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饮食、亲里之事，又说入海采宝之事；入我法者，无如此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无数方便，但作邪命，谄谀美辞，现相毁呰，以利求利；入我法者，无如此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共诤讼，或于园观，或在浴池，或于堂上，互相是非，言：‘我知经律，汝无所知。我趣正道，汝向邪径，以前著后，以后著前。我能忍汝，汝不能忍。汝所言说，皆不真正。若有所疑，当来问我，我尽能答。’入我法者，无如此事。

“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为使命，若为王、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通信使，从此诣彼，从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或自为，或教他为；入我法者，无如此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习战阵斗诤之事，或习刀杖、弓矢之事，或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诸畜，或斗男女，及作众声，贝声、鼙声、歌声、舞声，缘幢倒绝，种种伎戏；入我法者，无如此事。

“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好丑，及相畜生，以求利养；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唤鬼神，或复驱遣，或能令住，种种厌祷，无数方道，恐吓于人，能聚能散，能苦能乐，又能为人安胎出衣，亦能咒人使作驴马，亦能使人盲聋瘖瘂，现诸技术，叉手向日月，作诸苦行，以求利养；入我法者，无如

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为人咒病，或诵恶术，或为善咒，或为医方、针灸、药石，疗治众病；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咒水火，或为鬼咒，或诵刹利咒，或诵鸟咒，或支节咒，或是安宅符咒，或火烧、鼠啮能为解咒，或诵别死生书，或读梦书，或相手面，或诵天文书，或诵一切音书；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时，言雨不雨，谷贵谷贱，多病少病，恐怖安隐，或说地动、彗星、日月薄蚀，或言星蚀，或言不蚀，如是善瑞，如是恶征；入我法者，无如是事。

“摩纳，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此国胜彼，彼国不如；或言彼国胜此，此国不如；瞻相吉凶，说其盛衰；入我法者，无如是事。但修圣戒，无染著心，内怀喜乐。目虽见色而不取相，眼不为色之所拘系，坚固寂然，无所贪著，亦无忧患，不漏诸恶，坚持戒品，善护眼根；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御六触，护持调伏，令得安隐，犹如平地驾四马车，善调御者，执鞭持控，使不失辙；比丘如是，御六根马，安隐无失。彼有如是圣戒，得圣眼根，食知止足，亦不贪味，趣以养身，令无苦患而不贡高，调和其身，令故苦灭，新苦不生，有力无事，令身安乐。犹如有人以药涂疮，趣使疮差，不求饰好，不以自高。摩纳，比丘如是，食足支身，不怀慢恣。又如膏车，欲使通利以用运载，有所至到；比丘如是，食足支身，欲为行道。

“摩纳，比丘如是成就圣戒，得圣诸根，食知止足，初夜后夜，精进觉悟。又于昼日，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众阴盖。彼于初夜，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众阴盖；乃至中夜，偃右胁而卧，念当时起，系想在明，心无错乱；至于后夜，便起思惟，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众阴盖。比丘有如是圣戒具足，得圣诸根，食知止足，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常念一心，无有错乱。

“云何比丘念无错乱？如是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是为比丘念无错乱。云何一心？如是比丘若行步出入，左右顾视，屈伸俯仰，执持衣钵，受取饮食，左右便利，睡眠觉悟，坐立语默，于一切时，常念一心，不失威仪，是为一心。譬如有人与大众行，若在前行，若在中、后，常得安隐，无有怖畏。摩纳，比丘如是行步出入至于语默，常念一心，无有忧畏。

“比丘有如是圣戒，得圣诸根，食知止足，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常念一心，无有错乱。乐在静处、树下、冢间，若在山窟，或在露地及粪聚间，至时乞食，还洗手足，安置衣钵，结跏趺坐，端身正意，系念在前。除去悭贪，心不与俱；灭瞋恨心，无有怨结，心住清净，常怀慈愍；除去睡眠，系想在明，念无错乱，断除掉戏，心不与

俱。内行寂灭，灭掉戏心，断除疑惑，已度疑网，其心专一，在于善法。

“譬如僮仆，大家赐姓，安隐解脱，免于仆使，其心欢喜，无复忧畏。又如有人举财治生，大得利还，还本主物，余财足用，彼自念言：‘我本举财，恐不如意，今得利还，还主本物，余财足用。’无复忧畏，发大欢喜。如人久病，从病得差，饮食消化，色力充足，彼作是念：‘我先有病，而今得差，饮食消化，色力充足。’无复忧畏，发大欢喜。又如人久闭牢狱，安隐得出，彼自念言：‘我先拘闭，今已解脱。’无复忧畏，发大欢喜。又如人多持财宝，经大旷野，不遭贼盗，安隐得过，彼自念言：‘我持财宝过此崄难。’无复忧畏，发大欢喜，其心安乐。

“摩纳，比丘有五盖自覆，常怀忧畏，亦复如是。如负债人，久病在狱，行大旷野；自见未离诸阴盖心，覆蔽暗冥，慧眼不明，彼即精勤舍欲、恶不善法，与觉、观俱，离生喜、乐，得入初禅。彼已喜乐润渍于身，周遍盈溢，无不充满。如人巧浴器盛众药，以水渍之，中外俱润，无不周遍。比丘如是得入初禅，喜乐遍身，无不充满。如是，摩纳，是为最初现身得乐。所以者何？斯由精进，念无错乱，乐静闲居之所得也。

“彼舍觉、观，便生为信，专念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彼已一心喜乐润渍于身，周遍盈溢，无不充满。犹如山顶凉泉水自中出，不从外来，即此池中出清净水，还自浸渍，无不周遍。摩纳，比丘如是入第二禅，定生喜、乐，无不充满，是为第二现身得乐。

“彼舍喜住，护念不错乱，身受快乐，如圣所说，起护念乐，入第三禅。彼身无喜，以乐润渍，周遍盈溢，无不充满。譬如优钵华、钵头摩华、拘头摩华、分陀利华，始出污泥而未出水，根茎枝叶润渍水中，无不周遍。摩纳，比丘如是入第三禅，离喜、住乐，润渍于身，无不周遍，此是第三现身得乐。

“彼舍喜、乐，忧、喜先灭，不苦不乐，护念清净，入第四禅。身心清净，具满盈溢，无不周遍。犹如有人沐浴清洁，以新白叠被覆其身，举体清净。摩纳，比丘如是入第四禅，其心清净，充满于身，无不周遍。又入第四禅，心无增减，亦不倾动，住无爱恚、无动之地。譬如密室，内外涂治，坚闭户扃，无有风尘，于内燃灯，无触娆者，其灯焰上怗然不动。摩纳，比丘如是入第四禅，心无增减，亦不倾动，住无爱恚、无动之地，此是第四现身得乐。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不懈，念不错乱，乐静闲居之所得也。

“彼得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自于身中起变化心，化作异身，支节具足，诸根无缺，彼作是观：‘此身色四大化成彼身，此身亦异，彼身亦异，从此身起心，化成彼身，诸根具足，肢节无缺。’譬如有人鞘中拔刀，彼作是念：‘鞘异刀异，而刀从鞘出。’又

如有人合麻为绳，彼作是念：‘麻异绳异，而绳从麻出。’又如有人箧中出蛇，彼作是念：‘箧异蛇异，而蛇从箧出。’又如有人从簏出衣，彼作是念：‘簏异衣异，而衣从箧出。’摩纳，比丘亦如是，此是最初所得胜法。所以者何？斯由精进，念不错乱，乐静闲居之所得也。

“彼已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从己四大色身中起心，化作化身，一切诸根、肢节具足，彼作是观：‘此身是四大合成，彼身从化而有，此身亦异，彼身亦异，此心在此身中，依此身住，至化身中。譬如琉璃、摩尼，莹治甚明，清净无秽，若以青、黄、赤縺贯之，有目之士置掌而观，知珠异縺异，而縺依于珠，从珠至珠。’摩纳，比丘观心依此身住，至彼化身亦复如是，此是比丘第二胜法。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错乱，乐独闲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一心修习神通智证，能种种变化，变化一身为无数身，以无数身还合为一；身能飞行，石壁无碍；游空如鸟，履水如地；身出烟焰，如大火积；手扪日月，立至梵天。譬如陶师善调和泥，随意所在，造作何器，多所饶益。亦如巧匠善能治木，随意所造，自在能成，多所饶益。又如牙师善治象牙，亦如金师善炼真金，随意所造，多所饶益。摩纳，比丘如是，定心清净，住无动地，随意变化，乃至手扪日月，立至梵天，此是比丘第三胜法。

“彼以心定，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一心修习，证天耳智。彼天耳净，过于人耳，闻二种声；天声、人声。譬如城内有大讲堂，高广显敞，有聪听人居此堂内，堂内有声，不劳听功，种种悉闻；比丘如是，以心定故，天耳清净，闻二种声。摩纳，此是比丘第四胜法。

“彼以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一心修习，证他心智。彼知他心有欲无欲、有垢无垢、有痴无痴、广心狭心、小心大心、定心乱心、缚心解心、上心下心，至无上心，皆悉知之。譬如有人以清水自照，好恶必察；比丘如是，以心净故，能知他心。摩纳，此是比丘第五胜法。

“彼以心定，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地，一心修习宿命智证，便能忆识宿命无数若干种事，能忆一生至无数生，劫数成败、死此生彼、名姓种族、饮食好恶、寿命长短、所受苦乐、形色相貌皆悉忆识。譬如有人，从己村落至他国邑，在于彼处，若行若住，若语若默，复从彼国至于余国，如是展转便还本土，不劳心力，尽能忆识所行诸国，从此到彼，从彼到此，行住语默，皆悉忆之。摩纳，比丘如是，能以定心清净无秽，住无动地，以宿命智能忆宿命无数劫事，此是比丘得第一胜。无明永灭，大明法生，暗冥消灭，光曜法生，此是比丘宿命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无错乱，乐独闲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无动处，一心修习见生死

智证。彼天眼净，见诸众生死此生彼、从彼生此、形色好丑、善恶诸果、尊贵卑贱，随所造业报应因缘皆悉知之。此人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诽谤贤圣，言邪倒见，身败命终，堕三恶道；此人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谤贤圣，见正信行，身坏命终，生天、人中。以天眼净，见诸众生随所业缘，往来五道。譬如城内高广平地，四交道头起大高楼，明目之士在上而观，见诸行人东西南北，举动所为，皆悉见之。摩纳，比丘如是，以定心清净，住无动处，见生死智证。以天眼净，尽见众生所为善恶，随业受生，往来五道，皆悉知之，此是比丘得第二明。断除无明，生于慧明，舍离暗冥，出智慧光，此是见众生生死智证明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错乱，乐独闲居之所得也。

“彼以定心，清净无秽，柔濡调伏，住不动地，一心修习无漏智证。彼如实知苦圣谛，如实知有漏集，如实知有漏尽，如实知趣漏尽道。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有漏、无明漏，心得解脱，得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譬如清水中，有木石、鱼鳖水性之属东西游行，有目之士明了见之：此是木石，此是鱼鳖。摩纳，比丘如是，以定心清净，住无动地，得无漏智证，乃至不受后有，此是比丘得第三明。断除无明，生于慧明，舍离暗冥，出大智光，是为无漏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错乱，乐独闲居之所得也。摩纳，是为无上明行具足，于汝意云何？如是明行为是？为非？”

佛告摩纳：“有人不能得无上明行具足，而行四方便。云何为四？摩纳，或有人不得无上明行具足，而持斫负笼，入山求药，食树木根。是为，摩纳，不得无上明行具足，而行第一方便。云何，摩纳，此第一方便，汝及汝师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纳：“汝自卑微，不识真伪，而便诽谤，轻骂释子，自种罪根，长地狱本。复次，摩纳，有人不能得无上明行具足，而手执澡瓶，持杖筭术，入山林中，食自落果。是为，摩纳，不得无上明行具足，而行第二方便。云何，摩纳，汝及汝师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纳：“汝自卑微，不识真伪，而便诽谤，轻慢释子，自种罪根，长地狱本。复次，摩纳，不得无上明行具足，而舍前采药及拾落果，还来向村依附人间，起草庵舍，食草木叶。摩纳，是为不得明行具足，而行第三方便。云何，摩纳，汝及汝师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纳：“汝自卑微，不识真伪，而便诽谤，轻慢释子，自种罪根，长地狱本。是为第三方便。复次，摩纳，不得无上明行具足，不食药草，不食落果，不食草叶，而于村城起大堂阁，诸有东西南北行人过者随力供给，是为不得无上明行具足，而行第四方便。云何，

摩纳，汝及汝师行此法不？”

答曰：“不也。”

佛告摩纳：“汝自卑微，不识真伪，而便诽谤，轻慢释子，自种罪根，长地狱本。云何，摩纳，诸旧婆罗门及诸仙人多诸伎术，赞叹称说本所诵习，如今婆罗门所可讽诵称说：一、阿咤摩，二、婆摩，三、婆摩提婆，四、鼻波密多，五、伊兜瀨悉，六、耶婆提伽，七、婆婆婆悉吒，八、迦葉，九、阿楼那，十、瞿昙，十一、首夷婆，十二、损陀罗。如此诸大仙、婆罗门皆掘堑建立堂阁，如汝师徒今所居止不？”

答曰：“不也。”

“彼诸大仙颇起城郭，围绕舍宅，居止其中，如汝师徒今所止不？”

答曰：“不也。”

“彼诸大仙颇处高床重褥，綩綖细软，如汝师徒今所止不？”

答曰：“不也。”

“彼诸大仙颇以金银、璎珞、杂色华鬘、美女自娱，如汝师徒不？彼诸大仙颇驾乘宝车，持戟导引，白盖自覆，手执宝拂，著杂色宝屣，又著全白疊，如汝师徒今所服不？”

答曰：“不也。”

“摩纳，汝自卑微，不识真伪，而便诽谤，轻慢释子，自种罪根，长地狱本。云何，摩纳，如彼诸大仙、旧婆罗门，赞叹称说本所讽诵，如今婆罗门所可称说讽诵阿咤摩等，若传彼所说，以教他人，欲望生梵天者，无有是处。犹如，摩纳，王波斯匿与人共议，或与诸王，或与大臣、婆罗门、居士共论，余细人闻，入舍卫城，遇人便说波斯匿王有如是语。云何，摩纳，王与是人共言议不？”

答曰：“不也。”

“摩纳，此人讽诵王言以语余人，宁得为王作大臣不？”

答曰：“无有是处。”

“摩纳，汝等今日传先宿、大仙、旧婆罗门语，讽诵教人，欲至生梵天者，无有是处。云何，摩纳，汝等受他供养，能随法行不？”

答曰：“如是，瞿昙，受他供养，当如法行。”

“摩纳，汝师沸伽罗娑罗受王村封，而与王波斯匿共论议时，说王不要论无益之言，不以正事共相谏晓。汝今自观及汝师过，且置是事，但当求汝所来因缘。”

摩纳即时举目观如来身，求诸相好，尽见余相，唯不见二相，心即怀疑。尔时，世尊默自念言：“今此摩纳不见二相，以此生疑。”即出广长舌相，舐耳覆面。时，彼摩纳复疑一相，世尊复念：“今此摩纳犹疑一相。”即以神力，使彼摩纳独见阴马藏。尔时，摩纳尽见相已，乃于如来无复狐疑，即从座起，绕佛而去。

时，沸伽罗婆罗门立于门外，遥望弟子，见其远来，逆问之

言："汝观瞿昙实具相不？功德神力实如所闻不？"

即白师言："瞿昙沙门三十二相皆悉具足，功德神力实如所闻。"

师又问曰："汝颇与瞿昙少语议不？"

答曰："实与瞿昙言语往返。"

师又问曰："汝与瞿昙共论何事？"

时，摩纳如共佛论，具以白师。师言："我遂得聪明弟子致使如是者，我等将入地狱不久。所以者何？汝语诸欲胜毁呰瞿昙，使之不悦，于我转疏，汝与聪明弟子致使如是，使我入地狱不久。"于是，其师怀忿结心，既蹴摩纳令堕，师自乘车。时，彼摩纳当堕车时，即生白癞。

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仰观日已，默自念言："今觐沙门瞿昙，非是时也！须待明日，当往觐问。"于明日旦，严驾宝车，从五百弟子前后围绕，诣伊车林中，下车步进，到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仰观如来身，具见诸相，唯不见二相。

时，婆罗门疑于二相。佛知其念，即出广长舌相，舐耳覆面。时，婆罗门又疑一相，佛知其念，即以神力，使见阴马藏。时，婆罗门具见如来三十二相，心即开悟，无复狐疑，寻白佛言："若我行时，中路遇佛，少停止乘，当知我已礼敬世尊。所以者何？我受他村封，设下乘者，当失此封，恶声流布。"

又白佛言："若我下乘，解剑退盖，并除幢麾，澡瓶履屣，当知我已礼敬如来。所以者何？我受他封，故有五威仪，若礼拜者，即失所封，恶名流布。"

又白佛言："若我在众见佛起者，若偏露右臂，自称姓字，则知我已敬礼如来。所以者何？我受他封，若礼拜者，则失封邑，恶名流布。"

又白佛言："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惟愿世尊及诸大众当受我请！"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时，婆罗门见佛默然，知以许可，即从坐起，不觉礼佛绕三匝而去。归设饭食，供膳既办，还白："时到。"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与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人往诣其舍，就坐而坐。

时，婆罗门手自斟酌，以种种甘膳供佛及僧。食讫去钵，行澡水毕，时婆罗门右手执弟子阿摩昼臂至世尊前言："惟愿如来听其悔过！惟愿如来听其悔过！"如是至三，又白佛言："犹如善调象马，犹有蹶倒还复正路；此人如是，虽有漏失，愿听悔过！"

佛告婆罗门："当使汝寿命延长，现世安隐，使汝弟子白癞得除。"佛言适讫，时彼弟子白癞即除。

时，婆罗门取一小座于佛前坐。世尊即为婆罗门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污，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演布

清净。尔时，世尊知婆罗门心已调柔、清净、无垢，堪受道教，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时，婆罗门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净洁白叠易为受染；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亦复如是，见法得法，决定道果，不信余道，得无所畏，即白佛言："我今再三归依佛、法及比丘僧，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惟愿世尊及诸大众哀愍我故，受七日请！"尔时，世尊默然许之。时，婆罗门即于七日中，种种供养佛及大众。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游行人间。

佛去未久，沸伽罗娑罗婆罗门遇病命终。时诸比丘闻此婆罗门于七日中供养佛已，便取命终，各自念："此命终，为生何趣？"尔时，众比丘往至世尊所，礼佛已，一面坐，白佛言："彼婆罗门于七日中供养佛已，身坏命终，当生何处？"

佛告比丘："此族姓子诸善普集，法法具足，不违法行，断五下结，于彼般涅槃，不来此世。"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四

第三分梵动经第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游行人间，诣竹林，止宿在王堂上。

时，有梵志名曰善念，善念弟子名梵摩达，师徒常共随佛后行，而善念梵志以无数方便毁谤佛、法及比丘僧，其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佛、法及比丘僧。师徒二人各怀异心，共相违背。所以者何？斯由异习、异见、异亲近故。

尔时，众多比丘于乞食后集会讲堂，作如是论："甚奇！甚特！世尊有大神力，威德具足，尽知众生志意所趣。而此善念梵志及其弟子梵摩达随逐如来及比丘僧，而善念梵志以无数方便毁谤佛、法及与众僧，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如来及法、众僧。师徒二人各怀异心，异见、异习、异亲近故。"

尔时，世尊于静室中以天净耳过于人耳，闻诸比丘有如是论。世尊于净室起，诣讲堂所，大众前坐，知而故问："诸比丘，汝等以何因缘集此讲堂？何所论说？"

时，诸比丘白佛言："我等于乞食后集此讲堂，众共议言：'甚奇！甚特！如来有大神力，威德具足，尽知众生心志所趣。而今善念梵志及弟子梵摩达常随如来及与众僧，而善念以无数方便毁谤如来及法、众僧，弟子梵摩达以无数方便称赞如来及法、众僧。所以者何？以其异见、异习、异亲近故。'向集讲堂议如是事。"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方便毁谤如来及法、众僧者，汝等

不得怀忿结心，害意于彼。所以者何？若诽谤我、法及比丘僧，汝等怀忿结心，起害意者，则自陷溺，是故汝等不得怀忿结心，害意于彼。比丘若称誉佛及法、众僧者，汝等于中亦不足以为欢喜庆幸。所以者何？若汝等生欢喜心，即为陷溺，是故汝等不应生喜。所以者何？此是小缘威仪戒行，凡夫寡闻，不达深义，直以所见如实赞叹。

“云何小缘威仪戒行，凡夫寡闻，直以所见如实称赞？彼赞叹言：‘沙门瞿昙灭杀、除杀，舍于刀杖，怀惭愧心，慈愍一切。’此是小缘威仪戒行，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又叹：‘沙门瞿昙舍不与取，灭不与取，无有盗心。’又叹：‘沙门瞿昙舍于淫欲，净修梵行，一向护戒，不习淫逸，所行清洁。’又叹：‘沙门瞿昙舍灭妄语，所言至诚，所说真实，不诳世人。沙门瞿昙舍灭两舌，不以此言坏乱于彼，不以彼言坏乱于此；有诤讼者能令和合，已和合者增其欢喜，有所言说不离和合，诚实入心，所言知时。沙门瞿昙舍灭恶口，若有粗言伤损于人，增彼结恨长怨憎者，如此粗言尽皆不为；常以善言悦可人心，众所爱乐，听无厌足，但说此言。沙门瞿昙舍灭绮语，知时之语、实语、利语、法语、律语、止非之语，但说是言。沙门瞿昙舍离饮酒，不著香华，不观歌舞，不坐高床，非时不食，不执金银，不畜妻息、僮仆、婢使，不畜象、马、猪、羊、鸡、犬及诸鸟兽，不畜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不畜田宅、种植五谷，不以手拳与人相加，不以斗秤欺诳于人，亦不贩卖券要断当，亦不取受抵债横生无端，亦不阴谋面背有异，非时不行；为身养寿，量腹而食，其所至处，衣钵随身，譬如飞鸟羽翮身俱。’此是持戒小小因缘，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

“‘如余沙门、婆罗门受他信施，更求储积，衣服饮食无有厌足；沙门瞿昙无有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自营生业，种植树木，鬼神所依；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诸利养，象牙、杂宝、高广大床、种种文绣、氍氀[毯-炎＋荅][毯-炎＋登]、綩綖被褥；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自庄严，酥油摩身，香水洗浴，香末自涂，香泽梳头，著好华鬘，染目绀色，拭面庄饰，镮纽澡洁，以镜自照，著宝革屣，上服纯白，戴盖执拂，幢麾庄饰；沙门瞿昙无如此事。

“‘如余沙门、婆罗门专为嬉戏，棋局博奕，八道、十道，至百千道，种种戏法以自娱乐；沙门瞿昙无如是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说遮道无益之言，王者、战斗、军马之事，群僚、大臣、骑乘出入、游戏园观，及论卧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饮食、亲里之事，又说入海采宝之事；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无数方便，但作邪命，谄谀美辞，现相毁呰，以利求利；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共诤讼，或于园观，或在浴池，或于堂上，互相是非，言：“我知经律，汝无所知。我趣正道，汝趣邪径，以前著后，以后著前。我能忍，汝不能忍。汝

所言说，皆不真正。若有所疑，当来问我，我尽能答。”沙门瞿昙无如是事。

“‘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为使命，若为王、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通信使，从此诣彼，从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或自为，或教他为；沙门瞿昙无如是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习战阵斗诤之事，或习刀杖、弓矢之事，或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诸兽，或斗男女，或作众声：吹声、鼓声、歌声、舞声，缘幢倒绝，种种伎戏，无不玩习；沙门瞿昙无如是事。

“‘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好丑，及相畜生，以求利养；沙门瞿昙无如是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唤鬼神，或复驱遣，种种厌祷，无数方道，恐热于人，能聚能散，能苦能乐，又能为人安胎出衣，亦能咒人使作驴马，亦能使人聋盲瘖痖，现诸技术，叉手向日月，作诸苦行，以求利养；沙门瞿昙无如是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为人咒病，或诵恶咒，或诵善咒，或为医方、针灸、药石，疗治众病；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咒水火，或为鬼咒，或诵刹利咒，或诵象咒，或支节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烧、鼠啮能为解咒，或诵知死生书，或诵梦书，或相手面，或诵天文书，或诵一切音书；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时，言雨不雨，谷贵谷贱，多病少病，恐怖安隐，或说地动、彗星、月蚀、日蚀，或言星蚀，或言不蚀，方面所在，皆能记之；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此国当胜，彼国不如；或言彼国当胜，此国不如；瞻相吉凶，说其盛衰；沙门瞿昙无如是事。’诸比丘，此是持戒小小因缘，彼寡闻凡夫以此叹佛。”

佛告诸比丘：“更有余法，甚深微妙大法光明，唯有贤圣弟子能以此言赞叹如来。何等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贤圣弟子能以此法赞叹如来？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尽入六十二见中；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尽不能出过六十二见中。

“彼沙门、婆罗门以何等缘，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无数，各随意说，尽入此六十二见中，齐是不过？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种种无数，各随意说，尽入十八见中；本劫本见，种种无数，各随意说，尽不能过十八见中。

“彼沙门、婆罗门以何等缘，于本劫本见，种种无数，各随意说，尽入十八见中，齐此不过？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常论，言：‘我及世间常存。’此尽入四见中；于本劫本见言：‘我及世间常存。’尽入四见，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以何等缘，于本劫本见，起常论，言：‘我及世

间常存。’此尽入四见中，齐是不过？或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二十成劫败劫，彼作是说：‘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二十成劫败劫，其中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此是初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是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四十成劫败劫，彼作是说：‘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四十成劫败劫，其中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此是二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是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八十成劫败劫，彼作是言：‘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忆八十成劫败劫，其中众生不增不减，当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间是常，此实余虚。’此是三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是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相智，善能观察，以捷疾相智方便观察，谓为审谛，以己所见，以己辩才作是说，言：‘我及世间是常。’此是四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是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此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是常，如此一切尽入四见中，我及世间是常；于此四见中，齐是不过。唯有如来知此见处，如是持、如是执，亦知报应。如来所知又复过是，虽知不著，已不著则得寂灭，知受集、灭、味、过、出要，以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何等是？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言：‘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彼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计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于此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是时，此劫始成，有余众生福尽、命尽、行尽，从光音天命终，生空梵天中，便于彼处生爱著心，复愿余众生共生此处。此众生既生爱著愿已，复有余众生命、行、福尽，于光音天命终，来生空梵天中，其先生众生便作是念：‘我于此处是梵、大梵，我自然有，无能造我者。我尽知诸义典，千世界于中自在，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为众生父。我独先有，余众生后来，后来众生，我所化成。’其后众生复作是念：‘彼是大梵，彼能自造，无造彼者，尽知诸义典，千世界于中自在，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为众生父。彼独先有，后有我等，我等众生，彼所化成。’彼梵众生命、行尽

已，来生世间，年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自识本生，便作是言：‘彼大梵者能自造作，无造彼者，尽知诸义典，千世界于中自在，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为众生父，常住不变，而彼梵化造我等，我等无常变易，不得久住。是故当知：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此实余虚。’是谓初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半常半无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众生喜戏笑懈怠，数数戏笑以自娱乐，彼戏笑娱乐时，身体疲极便失意，以失意便命终，来生世间，年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自识本生，便作是言：‘彼余众生不数生，不数戏笑娱乐，常在彼处，永住不变；由我数戏笑故，致此无常，为变易法。是故我知：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此实余虚。’是为第二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于四见中，齐此不过。

“或有众生展转相看已，便失意，由此命终，来生世间，渐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识本所生，便作是言：‘如彼众生以不展转相看，不失意故，常住不变；我等于彼数相看，数相看已便失意，致此无常，为变易法。我以此知：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此实余虚。’是第三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于四见中，齐此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相智，善能观察，彼以捷疾观察相智，以己智辩言：‘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此实余虚。’是为第四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半常半无常；尽入四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此见处，如是持、如是执，亦知报应。如来所知又复过是，虽知不著，以不著则得寂灭，知受集、灭、味、过、出要，以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何等法是？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无边。’彼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无边。’于此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世间，起边想，彼作是说：‘此世间有边，是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世间有边，是故知世间有边，此实余虚。’是谓初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世间，起无边想，彼作是言：‘世间无边，此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世间无边，是故知世间无边，此实

余虚。’是第二见。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无边；于四见中，齐此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世间，谓上方有边，四方无边，彼作是言：‘世间有边无边，此实余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上方有边，四方无边，是故我知世间有边无边，此实余虚。’是为第三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无边；于此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相智，善于观察，彼以捷疾观察智，以己智辩言：‘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实余虚。’是为第四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无边，此实余虚；于四见中，齐是不过。此是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起论：我及世间有边无边；尽入四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此见处，如是持、如是执，亦知报应。如来所知又复过是，虽知不著，已不著则得寂灭，知受集、灭、味、过、出要，以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是为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何者是？诸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异问异答，彼彼问时，异问异答；于四见中，齐是不过。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异问异答；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我不见不知善恶有报、无报耶？我以不见不知故，作如是说：善恶有报耶？无报耶？世间有沙门、婆罗门广博多闻，聪明智慧，常乐闲静，机辩精微，世所尊重，能以智慧善别诸见。设当问我诸深义者，我不能答，有愧于彼，于彼有畏，当以此答以为归依、为洲、为舍，为究竟道。彼设问者，当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不异，此事非异非不异。’是为初见。沙门、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我不见不知为有他世耶？无他世耶？诸世间沙门、婆罗门以天眼知、他心智，能见远事，已虽近他，他人不见。如此人等能知有他世、无他世；我不知不见有他世、无他世。若我说者，则为妄语，我恶畏妄语，故以为归依、为洲、为舍，为究竟道。彼设问者，当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不异，此事非异非不异。’是为第二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论：‘我不知不见何者为善？何者不善？我不知不见如是说是善、是不善？我则于此生爱，从爱生恚，有爱有恚，则有受生。我欲灭受，故出家修行；彼恶畏受，故以此为归依、为洲、为舍，为究竟道。彼设问者，当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不异，此事非异非不异。’是为第三见。

诸沙门、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愚冥暗钝，他有问者，彼随他言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不异，此事非异非不异。’是为四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异问异答；于四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异问异答；尽入四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此见处，如是持、如是执，亦知报应。如来所知又复过是，虽知不著，已不著则得寂灭，知受集、灭、味、过、出要，以平等观无余解脱，故名如来。是为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赞叹如来。何等是？或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谓无因而出有此世间，彼尽入二见中，于本劫本见无因而出有此世间；于此二见中，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本劫本见，谓无因而有，于此二见中，齐是不过？或有众生无想无知，若彼众生起想，则便命终，来生世间，渐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识本所生，彼作是语：‘我本无有，今忽然有；此世间本无、今有，此实余虚。’是为初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谓无因有；于二见中，齐是不过。
“或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相智，善能观察，彼已捷疾观察智观，以己智辩能如是说：‘此世间无因而有，此实余虚。”此第二见。诸有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无因而有，有此世间；于二见中，齐是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无因而有；尽入二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彼尽入是十八见中，本劫本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于十八见，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彼尽入四十四见中，于末劫末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于四十四见，齐是不过。
“彼有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于四十四见，齐此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生有想论，说世间有想；彼尽入十六见中，于末劫末见生想论，说世间有想，于十六见中，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生想论，说世间有想，彼尽入十六见中，齐是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论、如是见，言：‘我此终后，生有色有想，此实余虚。’是为初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生想论，说世间有想；于十六见中，齐是不过。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色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色无色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色非无色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边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无边有想，

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边非无边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而一向有乐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而一向有苦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乐有苦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不苦不乐有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一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若干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少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无量想，此实余虚。'是为十六见。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生想论，说世间有想；于此十六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生无想论，说世间无想；彼尽入八见中，于末劫末见，生无想论，于此八见中，齐此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生无想论，说世间无想，于八见中，齐此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论：'我此终后，生有色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色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色无色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色非无色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边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无边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边非无边无想，此实余虚。'是为八见。若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生无想论，说世间无想；彼尽入八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或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生非想非非想论，说此世间非想非非想；彼尽入八见中，于末劫末见，作非想非非想论，说世间非想非非想，于八见中，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生非想非非想论，说世间非想非非想，于八见中，齐是不过？诸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我此终后，生有色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色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有边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有言：'我此终后，生非有边非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此实余虚。'是为八见。若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生非有想非无想论，说世间非有想非无想；尽入八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起断灭论，说众生断灭无余；彼尽入七见中，于末劫末见起断灭论，说众生断灭无余，于七见中，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起断灭论，说众生断灭无余，于七见中，齐是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我身四大、六入，从父母生，乳哺养育，衣食成长，摩扪拥护，然是无常，必归磨灭。’齐是名为断灭，第一见也。或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言：‘此我不得名断灭，我欲界天断灭无余，齐是为断灭。’是为二见。或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言：‘此非断灭，我色界化身，诸根具足，断灭无余，是为断灭。’有言：‘此非断灭，我无色空处断灭。’有言：‘此非断灭，我无色识处断灭。’有言：‘此非断灭，我无色不用处断灭。’有言：‘此非断灭，我无色有想无想处断灭。’是第七断灭，是为七见。诸有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末劫末见，言此众生类断灭无余，于七见中，齐此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复有余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现在生泥洹论，说众生现在有泥洹；彼尽入五见中，于末劫末见说现在有泥洹，于五见中，齐是不过。

“彼沙门、婆罗门因何事于末劫末见，说众生现有泥洹，于五见中，齐是不过？诸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见，作是论，说：‘我于现在五欲自恣，此是我得现在泥洹。’是第一见。复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此是现在泥洹，非不是，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独我知耳；如我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此名现在泥洹，是第二见。复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说：‘此是现在泥洹，非不是，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独我知耳；如我灭有觉、观，内喜、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齐是名现在泥洹，是为第三见。复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言：‘此是现在泥洹，非不是，复有现在泥洹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独我知耳；如我除念、舍、喜、住乐，护念一心，自知身乐，贤圣所说，入第三禅。’齐是名现在泥洹，是为第四见。复有沙门、婆罗门作是说，言：‘此是现在泥洹，非不是，现在泥洹复有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独我知耳；如我乐灭、苦灭，先除忧、喜，不苦不乐，护念清净，入第四禅。’此名第一泥洹，是为第五见。若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生现在泥洹论，于五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亦复如是。

“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末劫末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于四十四见中，齐是不过。唯佛能知此诸见处，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尽入此六十二见中；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于六十二见中，齐此不过。唯如来知此见处，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生常论，说：‘我、世间是常。’彼沙门、婆罗门于此生智，谓异信、异欲、异闻、异缘、异觉、异见、异定、异忍，因此生智，彼以希现则名为受乃至现在泥洹，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生常论，言：‘世间是常。’彼因受缘，起爱生爱而不自觉知，染著于爱，为爱所伏乃至现在泥洹，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生常

论，言：‘世间是常。’彼因触缘故，若离触缘而立论者，无有是处乃至现在泥洹，亦复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各随所见说，彼尽入六十二见中，各随所见说，尽依中在中，齐是不过。犹如巧捕鱼师，以细目网覆小池上，当知池中水性之类，皆入网内，无逃避处，齐是不过。诸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所说，尽入六十二见中，齐是不过。

“若比丘于六触集、灭、味、过、出要，如实而知，则为最胜，出彼诸见。如来自知生死已尽，所以有身，为欲福度诸天、人故；若其无身，则诸天、世人无所恃怙。犹如多罗树断其头者，则不复生；佛亦如是，已断生死，永不复生。”

当佛说此法时，大千世界三反六种震动。尔时，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言：“此法甚深，当以何名？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当名此经为义动、法动、见动、魔动、梵动。”

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五

第三分种德经第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鸯伽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游行人间，止宿瞻婆城伽伽池侧。

时，有婆罗门，名曰种德，住瞻婆城。其城人民众多，炽盛丰乐，波斯匿王即封此城与种德婆罗门，以为梵分。此婆罗门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仪礼，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

时，瞻婆城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从鸯伽国游行人间，至瞻婆城伽伽池侧，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此真人应往觐现，今我宁可往与相见。”作此言已，即共相率，出瞻婆城，队队相随，欲往诣佛。

时，种德婆罗门在高台上，遥见众人队队相随，故问侍者：“彼诸人等以何因缘队队相随，欲何所至？”

侍者白言：“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鸯伽国游行人间，至瞻婆城伽伽池侧，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人说，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此瞻婆城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众聚相随，欲往问讯瞿昙沙门耳！”

时，种德婆罗门即敕侍者：“汝速持我声，往语诸人：‘卿等小住，须我往至，当共俱诣彼瞿昙所。’”

时，彼侍者即以种德声，往语诸人言：“诸人且住，须我往到，当共俱诣彼瞿昙所。”

时，诸人报侍者言：“汝速还白婆罗门言：‘今正是时，宜共行也。’”

侍者还白：“诸人已住，言：‘今正是时，宜共行也。’”时，种德婆罗门即便下台，至中门立。

时，有余婆罗门五百人，以少因缘，先集门下，见种德婆罗门来，皆悉起迎，问言：“大婆罗门，欲何所至？”

种德报言：“有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鸯伽国游行人间，至瞻婆城伽伽池侧，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是真人宜往觐现，我今欲往至彼相见。”

时，五百婆罗门即白种德言：“勿往相见！所以者何？彼应诣此，此不应往。今大婆罗门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若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皆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仪礼；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颜貌端正，得梵色像；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

“又大婆罗门所言柔和，辩才具足，义味清净；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为大师，弟子众多；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常教授五百婆罗门；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四方学者皆来请受，问诸技术祭祀之法，皆能具答；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养；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富有财宝，库藏盈溢；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婆罗门智慧明达，所言通利，无有怯弱，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

尔时，种德告诸婆罗门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具有此德，非不有也。汝当听我说，沙门瞿昙所有功德，我等应往彼，彼不应来此。沙门瞿昙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彼成就此法者，我等应往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颜貌端正，出刹利种；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生尊贵处，出家为道；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光色具足，种姓真正，出家修道；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生财富家，有大威力，出家为道；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

“又沙门瞿昙具贤圣戒，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善于言语，柔软和雅；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为众导师，弟子众多；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永灭欲爱，无有卒暴，忧畏已除，衣毛不竖，欢喜和悦，见人称善，善说行报，不毁余道；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恒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礼敬供养；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为沸伽罗婆罗婆罗门礼敬供养，亦为梵婆罗门、多利遮婆罗门、锯齿婆罗门、首迦摩纳都耶子所见供养；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

“又沙门瞿昙为诸声闻弟子之所宗奉，礼敬供养，亦为诸天、余鬼神众之所恭敬，释种、俱利、冥宁、跋祇、末罗、酥摩皆悉宗奉；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授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归五戒；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授沸伽罗婆罗婆罗门等三归五戒；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弟子受三自归五戒，诸天、释种、俱利等，皆受三归五戒；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

“又沙门瞿昙游行之时，为一切人恭敬供养；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所至城郭聚落，为人供养；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非人、鬼神不敢触娆；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其处人民皆见光明，闻天乐音；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若欲去时，众人恋慕，涕泣而送；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

“又沙门瞿昙初出家时，父母涕泣，爱惜恋恨；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少壮出家，舍诸饰好、象马、宝车、五欲、璎珞；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若其在家，当居四天下，统领民物，我等皆属；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

“又沙门瞿昙明解梵法，能为人说，亦与梵天往返言语；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智慧通达，无有怯弱；成就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彼瞿昙今来至此瞻婆城伽伽池侧，于我为尊，又是贵客，宜往亲觐。”

时，五百婆罗门白种德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彼于诸德中能成一者，尚不应来，况今尽具？宜尽相率，共往问讯。”

种德答言：“汝欲行者，宜知是时。”

时，种德即严驾宝车，与五百婆罗门及瞻婆城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前后围绕，诣伽伽池。去池不远，自思惟言：“我设问瞿昙，或不可彼意，彼沙门瞿昙当呵我言：应如是问，不应如是问。众人闻

者，谓我无智，损我名称。设沙门瞿昙问我义者，我答或不称彼意，彼沙门当呵我言：应如是答，不应如是答。众人闻者，谓我无智，损我名称。设我默然于此还者，众人当言：此无所知。竟不能至沙门瞿昙所，损我名称。若沙门瞿昙问我婆罗门法者，我答瞿昙足合其意耳！”

时，种德于伽伽池侧作是念已，即便前行，下车步进，至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时，瞻婆城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或有礼佛而坐者，或有问讯而坐者，或有称名而坐者，或叉手向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众坐既定，佛知种德婆罗门心中所念，而告之曰：“汝所念者，当随汝愿！”佛问种德：“汝婆罗门成就几法，所言诚实，能不虚妄？”

尔时，种德默自念言：“甚奇！甚特！沙门瞿昙有大神力，乃见人心，如我所念而问我义。”

时，种德婆罗门端身正坐，四顾大众，熙怡而笑，方答佛言：“我婆罗门成就五法，所言至诚，无有虚妄。云何为五？一者、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二者、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仪礼；三者、颜貌端正；四者、持戒具足；五者、智慧通达。是为五。瞿昙，婆罗门成就此五法，所言诚实，无有虚妄。”

佛言：“善哉！种德，颇有婆罗门于五法中舍一成四，亦所言诚实，无有虚妄，得名婆罗门耶？”

种德白佛言：“有。所以者何？瞿昙，何用生为？若婆罗门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仪礼，颜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通达；有此四法，则所言诚实，无有虚妄，名婆罗门。”

佛告种德：“善哉！善哉！若于此四法中舍一成三者，亦所言诚实，无有虚妄，名婆罗门耶？”

种德报言：“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诵为？若婆罗门颜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通达；成此三者，所言真诚，无有虚妄，名婆罗门。”

佛言：“善哉！善哉！云何，若于三法中舍一成二，彼亦所言至诚，无有虚妄，名婆罗门耶？”

答曰：“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诵及端正为？”

尔时，五百婆罗门各各举声，语种德婆罗门言：“何故呵止生、诵及与端正，谓为无用？”

尔时，世尊告五百婆罗门曰：“若种德婆罗门容貌丑陋，无有种姓，讽诵不利，无有辩才、智慧、善答，不能与我言者，汝等可语；若种德颜貌端正，种姓具足，讽诵通利，智慧辩才，善于问答，足堪与我共论义者，汝等且默，听此人语。”

尔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言：“惟愿瞿昙且小停止！我自以法往训此人。”

尔时，种德寻告五百婆罗门曰：“鸯伽摩纳今在此众中，是我外甥，汝等见不？今诸大众普共集此，唯除瞿昙颜貌端正，其余无及此摩纳者；而此摩纳杀生、偷盗、淫逸、无礼、虚妄、欺诳，以火烧人，断道为恶。诸婆罗门，此鸯伽摩纳众恶悉备，然则讽诵、端正，竟何用为？”

时，五百婆罗门默然不对。种德白佛言：“若持戒具足，智慧通达，则所言至诚，无有虚妄，得名婆罗门也。”

佛言：“善哉！善哉！云何，种德，若于二法中舍一成一，亦所言诚实，无有虚妄，名婆罗门耶？”

答曰：“不得。所以者何？戒即智慧，智慧即戒；有戒有智，然后所言诚实，无有虚妄，我说名婆罗门。”

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有戒；戒能净慧，慧能净戒。种德，如人洗手，左右相须，左能净右，右能净左；此亦如是，有慧则有戒，有戒则有慧；戒能净慧，慧能净戒。婆罗门，戒、慧具者，我说名比丘。”

尔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言：“云何为戒？”

佛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一一分别。”

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婆罗门曰：“若如来出现于世，应供、正遍知、明行成、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人说，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若长者、长者子闻此法者，信心清净；信心清净已，作如是观：‘在家为难，譬如桎梏，欲修梵行，不得自在。今我宁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于异时舍家财业，弃捐亲族，服三法衣，去诸饰好，讽诵毗尼，具足戒律，舍杀不杀乃至心法四禅现得欢乐。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居之所得也。婆罗门，是为具戒。”

又问：“云何为慧？”

佛言：“若比丘以三昧心清净无秽，柔软调伏，住不动处乃至得三明，除去无明，生于慧明，灭于暗冥，生大法光，出漏尽智。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居之所得也。婆罗门，是为智慧具足。”

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言：“今我归依佛、法、圣众，惟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时，种德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分究罗檀头经第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俱萨罗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游行人间，至俱萨罗佉□婆提婆罗门村北，止宿尸舍婆林中。

时，有婆罗门名究罗檀头，止佉□婆提村。其村丰乐，人民炽盛，园观浴池，树木清凉，波斯匿王即封此村与究罗檀头婆罗门，以为梵分。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仪礼，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时，婆罗门欲设大祀，办五百特牛、五百牸牛、五百特犊、五百牸犊、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供祀。

时，佉□婆提村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从俱萨罗国人间游行，至佉□婆提村北尸舍林止，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此真人，应往觐现，今我等宁可往共相见。”作此语已，即便相率，出佉□婆提村，队队相随，欲诣佛所。

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在高楼上，遥见众人队队相随，顾问侍者：“彼诸人等，以何因缘队队相随，欲何所至？”

侍者白言：“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俱萨罗国游行人间，诣佉□婆提村北尸舍婆林中止，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此村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众聚相随，欲往问讯沙门瞿昙耳！”

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即敕侍者：“汝速持我声，往语诸人言：‘卿等小住，须待我往，当共俱诣沙门瞿昙。’”

时，彼侍者即承教命，往语诸人言：“且住！须我往到，当共俱诣沙门瞿昙所。”

诸人报使者言：“汝速还白婆罗门：‘今正是时，宜共行也。’”

侍者还白：“诸人已住，言：‘今正是时，宜共行也。’”时，婆罗门即便下楼，出中门立。

时，有余婆罗门五百人在中门外坐，助究罗檀头施设大祀，见究罗檀头，皆悉起迎，问言：“大婆罗门，欲何所至？”

报言：“我闻有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俱萨罗国人间游行，诣佉□婆提村北尸舍婆林，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人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此真人，宜往觐现。诸婆罗门，我又闻瞿昙知三种祭祀、十六祀具，今我众中先学旧识所不能知。我今欲大祭祀，牛羊已备，欲诣瞿昙问三种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得此祭祀法已，功德具足，名称远闻。”

时，五百婆罗门白究罗檀头言：“大师勿往！所以者何？彼应来

此，此不应往。大师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若成此法者，彼应来此，此不应诣彼。”

又言：“大师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世典幽微无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仪礼；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颜貌端正，得梵色像；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所言柔和，辩才具足，义味清净；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

“又大师为众导首，弟子众多；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常教授五百婆罗门；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四方学者皆来请受，问诸技术祭祀之法，皆能具答；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养；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富有财宝，库藏盈溢；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又大师智慧明达，所言通利，无有怯弱；成此法者，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大师若具足此十一法，彼应诣此，此不应诣彼。”

时，究罗檀头言：“如是！如是！如汝等言，我实有此德，非不有也。汝当复听我说，沙门瞿昙所成功德，我等应诣彼，彼不应来此。沙门瞿昙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彼成此法者，我等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颜貌端正，出刹利种；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生尊贵家，出家为道；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此。又沙门瞿昙光明具足，种姓真正，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生财富家，有大威力，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

“又沙门瞿昙具贤圣戒，智慧成就；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善于言语，柔软和雅；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为众导师，弟子众多；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永灭欲爱，无有卒暴，忧畏已除，衣毛不竖，欢喜和悦，见人称善，善说行报，不毁余道；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常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礼敬供养；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礼敬供养，亦为梵婆罗门、多利遮婆罗门、种德婆罗门、首伽摩纳兜耶子恭敬供养；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

“又沙门瞿昙为诸声闻弟子之所宗奉礼敬供养，亦为诸天及诸鬼神之所恭敬，释种、俱梨、冥宁、跋祇、末罗、苏摩皆悉宗奉；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归五戒；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等受三归五戒，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弟子受三归五戒，诸天、释种、俱梨等，受三归五戒；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

“又沙门瞿昙所游行处，为一切人恭敬供养；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所至城郭村邑，无不倾动，恭敬供养；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非人、鬼神不敢触娆；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其处人民皆见光明，闻天乐音；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所至之处，若欲去时，众人恋慕，涕泣而送；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

“又沙门瞿昙初出家时，父母宗亲涕泣恋恨；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少壮出家，舍诸饰好、象马、宝车、五欲、璎珞；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舍转轮王位，出家修道，若其在家，王四天下，统领民物，我等皆属；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

“又沙门瞿昙明解梵法，能为人说，亦与梵天往返语言；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明解三种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宿旧所不能知；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三十二相具足；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又沙门瞿昙智慧通达，无有怯弱；成此法者，我应诣彼，彼不应来。彼瞿昙来至此佉□婆提村，于我为尊，又是贵客，宜往觐现。”

时，五百婆罗门白究罗檀头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使瞿昙于诸德中成就一者，尚不应来，况今尽具？宜尽相率，共往问讯。”

究罗檀头言：“欲行者，宜知是时。”

时，婆罗门即严驾宝车，与五百婆罗门及佉□婆提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前后围绕，诣尸舍婆林；到已下车，步进至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时，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或有礼佛而坐者，或问讯而坐者，或有称名而坐者，或有叉手向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众坐已定，究罗檀头白佛言：“欲有所问，若有闲暇得见听者，乃敢请问。”

佛言：“随意所问。”

时，婆罗门白佛言：“我闻瞿昙明解三种祭祀及十六种祭具，我等先宿耆旧所不能知。我等今者欲为大祭祀，已办五百特牛、五百牸牛、五百特犊、五百牸犊、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祭祀，今日故来，问三祭法及十六祭具。若得成此祀者，得大果报，名称远闻，天人所敬。”

尔时，世尊告究罗檀头婆罗门曰：“汝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婆罗门言：“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尔时，佛告究罗檀头曰：“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刹利王，水浇头种，欲设大祀，集婆罗门大臣而告之曰：‘我今大有财宝具足，五欲自恣，年已朽迈，士众强盛，无有怯弱，库藏盈溢。今欲设大祀，汝

等说祀法斯何所须？’时，彼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大王，如王所言，国富兵强，库藏盈溢，但诸民物多怀恶心，习诸非法。若于此时而为祀者，不成祀法，如遣盗逐盗，则不成使。大王，勿作是念言：“此是我民，能伐能杀，能呵能止。”诸近王者当给其所须，诸治生者当给其财宝，诸修田业者当给其牛犊、种子，使彼各各自营。王不逼迫于民，则民人安隐，养育子孙，共相娱乐。’”

佛告究罗檀头：“时，王闻诸臣语已，诸亲近者给其衣食，诸有商贾给其财宝，修农田者给牛、种子。是时人民各各自营，不相侵恼，养育子孙，共相娱乐。”

佛言：“时，王复召诸臣语言：‘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给诸人民，使无所乏，养育子孙，共相娱乐。我今欲设大祀，汝说祀法悉何所须？’诸臣白王：‘如是！如是！如王所说，国富兵强，库藏盈溢，给诸人民，使其无乏，养育子孙，共相娱乐。王欲祀者，可语宫内使知。’时，王即如臣言，入语宫内：‘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多有财宝，欲设大祀。’时，诸夫人寻白王言：‘如是！如是！如大王言，国富兵强，库藏盈溢，多有珍宝，欲设大祀，今正是时。’王出报诸臣言：‘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给诸人民，使其无乏，养育子孙，共相娱乐。今欲大祀，已语宫内，汝尽语我，斯须何物？’

“时，诸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如王所说，欲设大祀，已语宫内，而未语太子、皇子、大臣、将士，王当语之！’时，王闻诸臣语已，即语太子、皇子、群臣、将士言：‘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欲设大祀。’时，太子、皇子及诸群臣、将士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天王，今国富兵强，库藏盈溢，欲设祀者，今正是时。’时。王复告大臣曰：‘我国富兵强，多有财宝，欲设大祀，已语宫内，太子、皇子乃至将士，今欲大祀，斯何所须？’诸臣白王：‘如大王言，欲设祀者，今正是时。’王闻语已，即于城东起新堂舍。王入新舍，被鹿皮衣，以香酥油涂摩其身，又以鹿角戴之头上，牛屎涂地，坐卧其上；及第一夫人、婆罗门、大臣，选一黄犉牛，一乳王食，一乳夫人食，一乳大臣食，一乳供养大众，余与犊子。时，王成就八法，大臣成就四法。

“云何王成就八法？彼刹利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所见轻毁，是为成就初法。彼王颜貌端正，刹利种族，是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足，是为三法。彼王习种种技术，乘象、马车、刀矛、弓矢、战斗之法，无不具知，是为四法。彼王有大威力，摄诸小王，无不靡伏，是为五法。彼王善于言语，所说柔软，义味具足，是为六法。彼王多有财宝，库藏盈溢，是为七法。彼王智谋勇果，无复怯弱，是为八法。彼刹利种王，成此八法。

“云何大臣成就四法？彼婆罗门大臣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所见轻毁，是为初法。复次，彼大臣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皆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仪礼，是为二法。复次，大臣善于言语，所说柔和，义味具足，是为

三法。复次，大臣智谋勇果，无有怯弱，凡祭祀法无不解知，是为四法。时，彼王成就八法，婆罗门大臣成就四法，彼王有四援助、三祭祀法、十六祀具。

“时，婆罗门大臣于彼新舍，以十六事开解王意，除王疑想。云何十六？大臣白王：‘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为大祀，而七世以来父母不正，常为他人所见轻毁。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为大祀，而颜貌丑陋，非刹利种。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颜貌端正，刹利种族。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为大祀，而无增上戒，智慧不具。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戒德增上，智慧具足。或有人言：今刹利王欲为大祀，而不善诸术，乘象、马车、种种兵法不能解知。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诸技术，战阵兵法，无不解知。或有人言：王欲为大祀，而无大威力摄诸小王。设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有大威力，摄诸小王。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善于言语，所说粗犷，义味不具。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于言语，所说柔软，义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无多财宝。设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库藏盈溢，多有财宝。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无智谋，志意怯弱。设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智谋勇果，无有怯弱。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语宫内。设有是语，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语宫内。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语太子、皇子。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语太子、皇子。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语群臣。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大祀，先语群臣。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语将士。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语将士。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婆罗门大臣七世以来父母不正，常为他人之所轻毁。设有是语，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所见轻毁。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于异学三部讽诵不利，种种经书不能分别，世典幽微亦不综练，不能善于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仪礼。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于三部异典讽诵通利，种种经书皆能分别，世典幽微靡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仪礼。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不善言语，所说粗犷，义味不具。设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善言语，所说柔和，义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智谋不具，志意怯弱，不解祀法。设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智谋勇果，无有怯弱，凡祭祀法，无不解知。’”

佛告究罗檀头：“彼王于十六处有疑，而彼大臣以十六事开解王意。”

佛言：“时，大臣于彼新舍，以十事行示教利喜于王。云何为十？大臣言：‘王祭祀时，诸有杀生、不杀生来集会者，平等施与。若

有杀生而来者，亦施与，彼自当知；不杀而来者，亦施与，为是故施，如是心施。若复有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来在会者，亦施与，彼自当知；若有不盗乃至正见来者，亦施与，为是故施，如是心施。’”

佛告婆罗门：“彼大臣以此十事行示教利喜。”

又告婆罗门：“时，彼刹利王于彼新舍生三悔心，大臣灭之。云何为三？王生悔言：‘我今大祀，已为大祀、当为大祀、今为大祀，多损财宝。’起此三心，而怀悔恨。大臣语言：‘王已为大祀，已施、当施、今施，于此福祀不宜生悔。’是为王入新舍生三悔心，大臣灭之。”

佛告婆罗门：“尔时，刹利王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出彼新舍，于舍前露地燃大火积，手执油瓶注于火上，唱言：‘与！与！’时，彼王夫人闻王以十五日月满时出新舍，于舍前燃大火积，手执油瓶注于火上，唱言：‘与！与！’彼夫人、婇女多持财宝，来诣王所，而白王言：‘此诸杂宝，助王为祀。’婆罗门，彼王寻告夫人、婇女言：‘止！止！汝便为供养已，我自大有财宝，足以祭祀。’诸夫人、婇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将此宝物还于宫中。若王于东方设大祀时，当用佐助。’婆罗门，其后王于东方设大祀时，夫人、婇女即以此宝物助设大祀。

“时，太子、皇子闻王十五日月满时出新舍，于舍前燃大火积，手执油瓶注于火上，唱言：‘与！与！’彼太子、皇子多持财宝，来诣王所，白王言：‘以此宝物，助王大祀。’王言：‘止！止！汝便为供养已，我自大有财宝，足已祭祀。’诸太子、皇子自生念言：‘我等不宜持此宝物还也。王若于南方设大祀者，当以佐助。’如是大臣持宝物来，愿已助王祭祀西方；将士持宝物来，愿已助王祭祀北方。”

佛告婆罗门：“彼王大祭祀时，不杀牛、羊及诸众生，唯用酥、乳、麻油、蜜、黑蜜、石蜜，以为祭祀。”

佛告婆罗门：“彼刹利王为大祀时，初喜、中喜，后亦喜，此为成办祭祀之法。”

佛告婆罗门：“彼刹利王为大祀已，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为道，修四无量心，身坏命终，生梵天上。时，王夫人为大施已，亦复除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坏命终，生梵天上。婆罗门大臣教王四方祭祀已，亦为大施，然后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坏命终，生梵天上。”

佛告婆罗门：“时，王为三祭祀法、十六祀具，而成大祀，于汝意云何？”

时，究罗檀头闻佛言已，默然不对。时，五百婆罗门语究罗檀头言：“沙门瞿昙所言微妙，大师何故默然不答？”

究罗檀头答言：“沙门瞿昙所说微妙，我非不然可，所以默然者，自思惟耳！沙门瞿昙说此事，不言从他闻，我默思惟：‘沙门瞿昙

将无是彼刹利王耶？或是彼婆罗门大臣耶？'”
尔时，世尊告究罗檀头曰：“善哉！善哉！汝观如来，正得其宜。是时，刹利王为大祀者，岂异人乎？勿造斯观！即吾身是也，我于尔时极大施惠。”
究罗檀头白佛言：“齐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得大果报，复有胜者耶？”
佛言：“有。”
问曰：“何者是？”
佛言：“于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供养众僧，使不断者，功德胜彼。”
又问：“于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供养众僧使不断者，为此功德最胜，复有胜者耶？”
佛言：“有。”
又问：“何者是？”
佛言：“若以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养众僧使不断者，不如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此施最胜。”
又问：“为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养众僧使不断绝，及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为此福最胜，复有胜者耶？”
佛言：“有。”
又问：“何者是？”
佛言：“若为三种祭祀十六祀具，供养众僧使不断绝，及为招提僧起僧房堂阁，不如起欢喜心，口自发言：‘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此福最胜。”
又问：“齐此三归，得大果报耶？复有胜者？”
佛言：“有。”
又问：‘何者是？”
佛言：“若以欢喜心受行五戒，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此福最胜。”
又问：“齐此三祀至于五戒，得大果报耶？复有胜者？”
佛言：“有。”
又问：“何者是？”
佛言：“若能以慈心念一切众生，如构牛乳顷，其福最胜。”
又问：“齐此三祀至于慈心，得大果报耶？复有胜者？”
佛言：“有。”
又问：“何者是？”
佛言：“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有人于佛法中出家修道，众德悉备乃至具足三明，灭诸痴冥，具足慧明。所以者何？以不放逸、乐闲静，故此福最胜。”
究罗檀头又白佛言：“瞿昙，我为祭祀，具诸牛羊各五百头，今尽放舍，任其自游，随逐水草。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听我

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惟愿世尊及诸大众明受我请！”尔时，世尊默然受之。

时，婆罗门见佛默然受请已，即起礼佛，绕三匝而去，还家供办种种肴膳。明日时到，尔时，世尊著衣持钵，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婆罗门舍，就座而坐。时，婆罗门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讫去钵，行澡水毕，佛为婆罗门而作颂曰：

“祭祀火为上，讽诵诗为上，
人中王为上，众流海为上，
星中月为上，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诸有所生物，
天及世间人，唯佛为最上。
欲求大福者，当供养三宝。”

尔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即取一小座于佛前坐。尔时世尊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大患，上漏为碍，出要为上，分布显示诸清净行。尔时，世尊观彼婆罗门志意柔软，阴盖轻微，易可调伏，如诸佛常法，为说苦圣谛，分别显示，说集圣谛、集灭圣谛、出要圣谛。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净洁白叠易为受染；檀头婆罗门亦复如是，见法得法，获果定住，不由他信，得无所畏，而白佛言：“我今重再三归依佛、法、圣众，愿佛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重白佛言：“惟愿世尊更受我七日请！”尔时，世尊默然受之。时，婆罗门即于七日中，手自斟酌，供佛及僧。过七日已，世尊游行人间。

佛去未久，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得病命终。时，众多比丘闻究罗檀头供养佛七日，佛去未久，得病命终，即自念言：“彼人命终，当何所趣？”时，诸比丘诣世尊所，头面礼足，于一面坐，而白佛言：“彼究罗檀头今者命终，当生何所？”

佛告诸比丘：“彼人净修梵行，法法成就，亦不于法有所触娆，以断五下分结，于彼现般涅槃，不来此世。”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六

第三分坚固经第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难陀城波婆利掩次林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有长者子，名曰坚固，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言："善哉！世尊，惟愿今者敕诸比丘，若有婆罗门、长者子、居士来，当为现神足，显上人法！"

佛告坚固："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长者、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覆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

时，坚固长者子复白佛言："惟愿世尊敕诸比丘：若有婆罗门、长者、居士来，当为现神足，显上人法！"

佛复告坚固："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长者、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覆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

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言："我于上人法无有疑也，但此那难陀城国土丰乐，人民炽盛，若于中现神足者，多所饶益，佛及大众善弘道化。"

佛复告坚固："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长者子、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覆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所以者何？有三神足。云何为三？一曰、神足，二曰、观察他心，三曰、教诫。云何为神足？长者子，比丘习无量神足，能以一身变成无数，以无数身还合为一；若远若近，山河石壁，自在无碍，犹如行空；于虚空中结跏趺坐，犹如飞鸟；出入大地，犹如在水；若行水上，犹如履地；身出烟火，如大火聚；手扪日月，立至梵天。若有得信长者、居士见此比丘现无量神足，立至梵天，当复诣余未得信长者、居士所，而告之言：'我见比丘现无量神足，立至梵天。'彼长者、居士未得信者语得信者言：'我闻有瞿罗咒，能现如是无量神变乃至立至梵天。'"

佛复告长者子坚固："彼不信者，有如此言，岂非毁谤言耶？"

坚固白佛言："此实是毁谤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不敕诸比丘现神变化。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覆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如是，长者子，此即是我诸比丘所现神足。

"云何名观察他心神足？于是，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观诸众生心所念法，隈屏所为皆能识知。若有得信长者、居士，见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观他众生心所念法，隈屏所为皆悉识知，便诣余未得信长者、居士所，而告之曰：'我见比丘现无量观察神足，观他众生心所念法，隈屏所为皆悉能知。'彼不信长者、居士，闻此语已，生毁谤言：'有乾陀罗咒能观察他心，隈屏所为皆悉能知。'云何，长者子，此岂非毁谤言耶？"

坚固白佛言："此实是毁谤言也。"

佛言："我以是故，不敕诸比丘现神变化。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覆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如是，长者

子，此即是我比丘现观察神足。

“云何为教诫神足？长者子，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清净，梵行具足。若长者、居士闻已，于中得信；得信已，于中观察自念：‘我不宜在家，若在家者，钩锁相连，不得清净修于梵行。我今宁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具诸功德乃至成就三明，灭诸暗冥，生大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乐独闲居，专念不忘之所得也。’长者子，此是我比丘现教诫神足。”

尔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言：“颇有比丘成就此三神足耶？”

佛告长者子：“我不说有数，多有比丘成此三神足者。长者子，我有比丘在此众中自思念：‘此身四大——地、水、火、风，何由永灭？’彼比丘倏趣天道，往至四天王所，问四天王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风，由何永灭？’

“长者子，彼四天王报比丘言：‘我不知四大由何永灭。我上有天，名曰忉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四大由何而灭。’彼比丘闻已，即倏趣天道，往诣忉利天上，问诸天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风，何由永灭？’彼忉利天报比丘言：‘我不知四大何由永灭。上更有天，名曰焰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即往就问，又言不知。

“如是展转，至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皆言：‘我不知四大何由而灭。上更有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名梵迦夷，彼天能知四大何由永灭。’彼比丘即倏趣梵道，诣梵天上，问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风，何由永灭？’彼梵天报比丘言：‘我不知四大何由永灭。今有大梵天王，无能胜者，统千世界，富贵尊豪，最得自在，能造化物，是众生父母，彼能知四大由何永灭。’长者子，彼比丘寻问：‘彼大梵王今为所在？’彼天报言：‘不知大梵今为所在，以我意观，出现不久。’未久，梵王忽然出现。

“长者子，彼比丘诣梵王所，问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风，何由永灭？’彼大梵王告比丘言：‘我梵天王无能胜者，统千世界，富贵尊豪，最得自在，能造万物，众生父母。’时，彼比丘告梵王曰：‘我不问此事，自问四大——地、水、火、风，何由永灭？’长者子，彼梵王犹报比丘言：‘我是大梵天王，无能胜者乃至造作万物，众生父母。’比丘又复告言：‘我不问此，我自问四大何由永灭？’长者子，彼梵天王如是至三，不能报彼比丘四大何由永灭。时，大梵王即执比丘右手，将诣屏处，语言：‘比丘，今诸梵天皆谓我为智慧第一，无不知见，是故我不得报汝言：不知不见此四大何由永灭。’又语比丘：‘汝为大愚，乃舍如来，于诸天中推问此事。汝当于世尊所问如此事，如佛所说，善受持之。’又告比丘：‘今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汝可往问。’

“长者子，时比丘于梵天上忽然不现，譬如壮士屈伸臂顷，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来至我所，头面礼足，一面坐，白我言：‘世尊，今此四大——地、水、火、风，何由而灭？’时，我告言：‘比丘，犹如商人臂鹰入海，于海中放彼鹰飞空，东西南北，若得陆地则便停止，若无陆地更还归船。比丘，汝亦如是，乃至梵天问如是义，竟不成就，还来归我，今当使汝成就此义。’即说偈言：

“‘何由无四大，地水火风灭？
何由无粗细，及长短好丑？
何由无名色，永灭无有余？
应答识无形，无量、自有光，
此灭四大灭，粗细好丑灭，
于此名色灭，识灭余亦灭。’”

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言：“世尊，此比丘名何等？云何持之？”

佛告长者子：“此比丘名阿室已，当奉持之！”

尔时，坚固长者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分裸形梵志经第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委若国金槃鹿野林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有裸形梵志姓迦葉，诣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裸形迦葉白佛言：“我闻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骂诸苦行人以为弊秽。瞿昙，若有言：‘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骂苦行人以为弊秽。’作此言者，是为法语，法法成就，不诽谤沙门瞿昙耶？”

佛言：“迦葉，彼若言‘沙门瞿昙呵责一切诸祭祀法，骂苦行人以为弊秽’者，彼非法言，非法法成就，为诽谤我，非诚实言。所以者何？迦葉，我见彼等苦行人，有身坏命终，堕地狱中者；又见苦行人身坏命终，生天善处者；或见苦行人乐为苦行，身坏命终，生地狱中者；或见苦行人乐为苦行，身坏命终，生天善处者。迦葉，我于此二趣所受报处，尽知尽见，我宁可呵责诸苦行者以为弊秽耶？我正说是，彼则言非；我正说非，彼则言是。迦葉，有法沙门、婆罗门同，有法沙门、婆罗门不同。迦葉，彼不同者，我则舍置，以此法不与沙门、婆罗门同故。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沙门瞿昙于不善法、重浊、黑冥、非贤圣法，彼异众师于不善法、重浊、黑冥、非贤圣法，谁能堪任灭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是观时，如是知见：‘唯沙门瞿昙能灭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推求，如是论时，我于此中则有名称。

“复次，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沙门瞿昙弟子于不善法、重浊、黑冥、非贤圣法，彼异众师弟子于不善法、重浊、黑冥、非贤圣法，谁能堪任灭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知见：‘唯沙门瞿昙弟子能灭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推求，如是论时，我弟子则得名称。

“复次，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沙门瞿昙于诸善法、清白、微妙及贤圣法，彼异众师于诸善法、清白、微妙及贤圣法，谁能堪任增广修行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知见：‘唯有沙门瞿昙堪任增长修行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推求，如是论时，我于此中则有名称。

“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沙门瞿昙弟子于诸善法、清白、微妙及贤圣法，彼异众师弟子于诸善法、清白、微妙及贤圣法，谁能堪任增长修行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知见：‘唯有沙门瞿昙弟子能堪任增长修行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观，如是推求，如是论时，于我弟子则有名称。

“迦葉，有道有迹，比丘于中修行，则自知自见：‘沙门瞿昙时说、实说、义说、法说、律说。’

“迦葉，何等是道，何等是迹，比丘于中修行，自知自见：‘沙门瞿昙时说、实说、义说、法说、律说’？迦葉，于是比丘修念觉意，依止息，依无欲，依出要，修法、精进、喜、猗、定、舍觉意，依止息，依无欲，依出要。迦葉，是为道，是为迹，比丘于中修行，自知自见：‘沙门瞿昙时说、实说、义说、法说、律说。’”

迦葉言：“瞿昙，唯有是道、是迹，比丘于中修行，自知自见：‘沙门瞿昙时说、实说、义说、法说、律说。’但苦行秽污，有得婆罗门名，有得沙门名。何等是苦行秽污，有得婆罗门名？有得沙门名？瞿昙，离服裸形，以手自障蔽，不受瓨食，不受杅食，不受两壁中间食，不受二人中间食，不受两刀中间食，不受两杅中间食，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怀妊家食，狗在门前不食其食，不受有蝇家食，不受请食，他言先识则不受其食；不食鱼，不食肉，不饮酒，不两器食；一餐一咽至七餐止，受人益食，不过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复食果，或复食莠，或食饭汁，或食麻米，或食[禾＋咸]稻，或食牛粪，或食鹿粪，或食树根枝叶华实，或食自落果；或披衣，或披莎衣，或衣树皮，或草襜身，或衣鹿皮；或留发，或被毛编，或著冢间衣；或有常举手者，或不坐床席，或有常蹲者；或有剃发留髭须者；或有卧荆棘上者，或有卧果蓏上者，或有裸形卧牛粪上者；或一日三浴，或一夜三浴；以无数苦，苦役此身。瞿昙，是为苦行秽污，或得沙门名，或得婆罗门名。”

佛言：“迦葉，离服裸形者，以无数方便苦役此身，彼戒不具足，见不具足，不能勤修，亦不广普。”

迦葉白佛言：“云何为戒具足？云何为见具足，过诸苦行，微妙

第一？”

佛告迦葉：“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迦葉言：“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佛告迦葉：“若如来、至真出现于世乃至四禅，于现法中而得快乐。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一心，乐于闲静，不放逸故。迦葉，是为戒具足，见具足，胜诸苦行，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昙，虽曰戒具足，见具足，过诸苦行，微妙第一，但沙门法难，婆罗门法难。”

佛言：“迦葉，此是世间不共法，所谓沙门法、婆罗门法难。迦葉，乃至优婆夷亦能知此法，离服裸形乃至无数方便苦役此身，但不知其心，为有恚心？为无恚心？有恨心？无恨心？有害心？无害心？若知此心者，不名沙门、婆罗门为难；以不知故，沙门、婆罗门为难。”

尔时，迦葉白佛言：“何等是沙门、何等是婆罗门戒具足，见具足，为上为胜，微妙第一？

佛告迦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迦葉言：“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佛言：“迦葉，彼比丘以三昧心乃至得三明，灭诸痴冥，生智慧明，所谓漏尽智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静，不放逸故。迦葉，此名沙门、婆罗门戒具足，见具足，最胜最上，微妙第一。”

迦葉言：“瞿昙，虽言是沙门、婆罗门见具足，戒具足，为上为胜，微妙第一，但沙门、婆罗门法，甚难！甚难！沙门亦难知，婆罗门亦难知。”

佛告迦葉：“优婆塞亦能修行此法，自言：‘我从今日能离服裸形乃至以无数方便苦役此身。’不可以此行名为沙门、婆罗门。若当以此行名为沙门、婆罗门者，不得言沙门甚难，婆罗门甚难；不以此行为沙门、婆罗门故，言沙门甚难，婆罗门甚难。”

佛告迦葉：“我昔一时在罗阅祇，于高山七叶窟中，曾为尼俱陀梵志说清净苦行。时梵志生欢喜心，得清净信，供养我、称赞我，第一供养称赞于我。”

迦葉言：“瞿昙，谁于瞿昙不生第一欢喜、净信、供养、称赞者？我今于瞿昙亦生第一欢喜，得清净信，供养、称赞，归依瞿昙。”

佛告迦葉：“诸世间诸所有戒，无有与此增上戒等者，况欲出其上？诸有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无有与此增上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等者，况欲出其上？迦葉，所谓师子者，是如来、至真、等正觉。如来于大众中广说法时，自在无畏故号师子。云何，迦葉，汝谓如来师子吼时不勇捍耶？勿造斯观！如来师子吼勇捍无畏。迦葉，汝谓如来勇捍师子吼时不在大众中耶？勿造斯观！如来在大众

中勇捍师子吼。迦葉，汝谓如来在大众中作师子吼不能说法耶？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善能说法。

“云何，迦葉，汝谓如来于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善能说法，众会听者不一心耶？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者皆一心听。云何，迦葉，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者皆一心听，而不欢喜信受行耶？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能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者皆一心听，欢喜信受。迦葉，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者欢喜信受，而不供养耶？勿造斯观！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者皆一心听，欢喜信受而设供养。

“迦葉，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为师子吼乃至信敬供养，而不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耶？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乃至信敬供养，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迦葉，汝谓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乃至出家修道，而不究竟梵行，至安隐处，无余泥洹耶？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如来于大众中勇捍无畏乃至出家修道，究竟梵行，至安隐处，无余泥洹。”

时，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昙，我得于此法中出家受具戒不？”

佛告迦葉：“若异学欲来入我法中出家修道者，当留四月观察，称可众意，然后当得出众受戒。迦葉，虽有是法，亦观其人耳！”

迦葉言：“若有异学欲来入佛法中修梵行者，当留四月观察，称可众意，然后当得出家受戒。我今能于佛法中四岁观察，称可众意，然后乃出家受戒。”

佛告迦葉：“我已有言，但观其人耳！”

尔时，迦葉即于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时，迦葉受戒未久，以净信心修无上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即成阿罗汉。

尔时，迦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分三明经第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俱萨罗国人间游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诣伊车能伽罗俱萨罗婆罗门村，止宿伊车林中。

时，有婆罗门名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名多梨车，以小缘诣伊车能伽罗村。此沸伽罗娑罗婆罗门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典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善能分别，又能善于大人相法、观察吉凶、祭祀仪礼，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其弟子名婆悉咤，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亦能善于大人相法、观察吉凶、祭祀仪礼，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

多梨车婆罗门亦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亦能善于大人相法、观察吉凶、祭祀仪礼，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其一弟子名颇罗堕，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学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亦能善于大人相法、观察吉凶、祭祀仪礼，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废。

时，婆悉咤、颇罗堕二人于清旦至园中，遂共论义，更相是非。时，婆悉咤语颇罗堕："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于梵天，此是大师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说。"

颇罗堕又言："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于梵天，此是大师多梨车婆罗门所说。"如是，婆悉咤再三自称己道真正，颇罗堕亦再三自称己道真正，二人其论，各不能决。

时，婆悉咤语颇罗堕曰："我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俱萨罗国游行人间，今在伊车能伽罗林中，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中，自身作证，为他说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是真人，宜往觐现。我闻彼瞿昙知梵天道，能为人说，常与梵天往返言语。我等当共诣彼瞿昙，共决此义，若沙门瞿昙有所言说，当共奉持。"尔时，婆悉咤、颇罗堕二人相随到伊车林中，诣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

尔时，世尊知彼二人心中所念，即告婆悉咤曰："汝等二人清旦至园中，作如是论，其相是非。汝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于梵天，此是大师沸伽罗娑罗所说。'彼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于梵天，此是大师多梨车所说。'如是再三，更相是非，有如此事耶？"

时，婆悉咤、颇罗堕闻佛此言，皆悉惊愕，衣毛为竖，心自念言："沙门瞿昙有大神德，先知人心。我等所欲论者，沙门瞿昙已先说讫。"时，婆悉咤白佛言："此道、彼道皆称真正，皆得出要，至于梵天，为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说为是、为多梨车婆罗门所说为是耶？"

佛言："正使婆悉咤，此道、彼道真正出要，得至梵天，汝等何为清旦园中共相是非，乃至再三耶？"

时，婆悉咤白佛言："诸有三明婆罗门说种种道，自在欲道、自作道、梵天道，此三道者尽向梵天。瞿昙，譬如村营，所有诸道皆向于城；诸婆罗门虽说种种诸道，皆向梵天。"

佛告婆悉诧："彼诸道为尽趣梵天不？"

答曰："尽趣。"

佛复再三重问："种种诸道尽趣梵天不？"

答曰："尽趣。"

尔时，世尊定其语已，告婆悉咤曰："云何三明婆罗门中，颇有

一人得见梵天者不？”

答曰：“无有见者。”

“云何，婆悉咤，三明婆罗门先师，颇有得见梵天者不？”

答曰：“无有见者。”

“云何，婆悉咤，乃往三明仙人旧婆罗门，讽诵通利，能为人说旧诸赞诵，歌咏诗书，其名阿咤摩婆罗门、婆摩提婆婆罗门、毗婆审咤婆罗门、伊尼罗斯婆罗门、蛇婆提伽婆罗门、婆婆悉婆罗门、迦葉婆罗门、阿楼那婆罗门、瞿昙摩婆罗门、首脂婆罗门、婆罗损陀婆罗门，彼亦得见梵天不耶？”

答曰：“无有见者。”

佛言：“若彼三明婆罗门无有一见梵天者，若三明婆罗门先师无有见梵天者，又诸旧大仙三明婆罗门阿咤摩等亦不见梵天者，当知三明婆罗门所说非实。”

又告婆悉咤：“如有淫人言：‘我与彼端正女人交通。’称叹淫法。余人语言：‘汝识彼女不？为在何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曰：‘不知。’又问：‘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问：‘汝识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问：‘汝知彼女为是刹利女？为是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女耶？’答曰：‘不知。’又问：‘汝知彼女为长短、粗细、黑白、好丑耶？’答曰：‘不知。’云何，婆悉咤，彼人赞叹为是实不？”

答曰：“不实。”

“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罗门所说亦尔，无有实也。云何，婆悉咤，汝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处所，叉手供养，能作是说：‘此道真正，当得出要，至日月所’不？”

报曰：“如是，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处所，叉手供养，而不能言：‘此道真正，当得出要，至日月所’也。”

“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罗门见日月游行出没之处，叉手供养，而不能说：‘此道真正，当得出要，至日月所。’而常叉手供养恭敬，岂非虚妄耶？”

答曰：“如是，瞿昙，彼实虚妄。”

佛言：“譬如有人立梯空地，余人问言：‘立梯用为？’答曰：‘我欲上堂。’又问：‘堂何所在？东、西、南、北耶？’答云：‘不知。’云何，婆悉咤，此人立梯欲上堂者，岂非虚妄耶？”

答曰：“如是，彼实虚妄。”

佛言：“三明婆罗门亦复如是，虚诳无实。婆悉咤，五欲洁净，甚可爱乐。云何为五？眼见色，甚可爱乐；耳声、鼻香、舌味、身触，甚可爱乐。于我贤圣法中，为著、为缚，为是钩锁。彼三明婆罗门为五欲所染，爱著坚固，不见过失，不知出要。彼为五欲之所系缚，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者，无有是处。譬如阿夷罗河，其水平岸，乌鸟得饮，有人在此岸身被重系，空唤彼岸

言：‘来渡我去。’彼岸宁来渡此人不？”

答曰：“不也。”

“婆悉咤，五欲洁净，甚可爱乐，于贤圣法中犹如钩锁；彼三明婆罗门为五欲所染，爱著坚固，不见过失，不知出要。彼为五欲之所系缚，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上’，亦复如是，终无是处。婆悉咤，譬如阿夷罗河，其水平岸，乌鸟得饮，有人欲渡，不以手足身力，不因船筏，能得渡不？”

答曰：“不能。”

“婆悉咤，三明婆罗门亦复如是，不修沙门清净梵行，更修余道不清净行，欲求生梵天者，无有是处。婆悉咤，犹如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亦无船筏，又无桥梁，有行人来，欲渡彼岸，见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亦无船筏，又无桥梁，彼人自念：‘我今宁可多集草木，牢坚缚筏，自以身力渡彼岸耶？’即寻缚筏，自以身力安隐得渡。婆悉咤，此亦如是，若比丘舍非沙门不清净行，行于沙门清净梵行，欲生梵天者，则有是处。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恚心耶？无恚心耶？”

答曰：“无恚心也。”

又问：“三明婆罗门有恚心、无恚心耶？”

答曰：“有恚心。”

“婆悉咤，梵天无恚心，三明婆罗门有恚心。有恚心、无恚心不共同，不俱解脱，不相趣向，是故梵天、婆罗门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瞋心、无瞋心耶？”

答曰：“无瞋心。”

又问：“三明婆罗门有瞋心、无瞋心耶？”

答曰：“有瞋心。”

佛言：“梵天无瞋心，三明婆罗门有瞋心，有瞋心、无瞋心不同趣，不同解脱，是故梵天、婆罗门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恨心、无恨心耶？”

答曰：“无恨心。”

又问：“三明婆罗门有恨心、无恨心耶？”

答曰：“有恨心。”

佛言：“梵天无恨心，三明婆罗门有恨心，有恨心、无恨心不同趣，不同解脱，是故梵天、婆罗门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家属产业不？”

答曰：“无。”

又问：“三明婆罗门有家属产业不？”

答曰：“有。”

佛言：“梵天无家属产业，三明婆罗门有家属产业，有家属产业、无家属产业不同趣，不同解脱，是故梵天、婆罗门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又问：“三明婆罗门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不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三明婆罗门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得自在不同趣，不同解脱，是故梵天、婆罗门不共同也。”

佛言：“彼三明婆罗门，设有人来问难深义，不能具答，实如是不？”

答曰：“如是。”

时，婆悉咤、颇罗堕二人俱白佛言：“且置余论！我闻沙门瞿昙明识梵道，能为人说，又与梵天相见，往来言语。惟愿沙门瞿昙以慈愍故，说梵天道，开示演布！”

佛告婆悉咤：“我今问汝，随意报我。云何，婆悉咤，彼心念国，去此远近？”

答曰：“近。”

“若使有人生长彼国，有余人问彼国道径。云何，婆悉咤，彼人生长彼国，答彼道径，宁有疑不？”

答曰：“无疑。所以者何？彼国生长故。”

佛言：“正使彼人生长彼国，或可有疑。若有人来问我梵道，无疑也。所以者何？我常数数说彼梵道故。”

时，婆悉咤、颇罗堕俱白佛言：“且置此论！我闻沙门瞿昙明识梵道，能为人说，又与梵天相见，往来言语。惟愿沙门瞿昙以慈愍故，说于梵道，开示演布！”

佛言：“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答言：“唯然，愿乐欲闻！”

佛言：“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十号具足乃至四禅，于现法中而自娱乐。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静，不放逸故。彼以慈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广布无际，无二、无量，无恨、无害，游戏此心而自娱乐；悲、喜、舍心遍满一方，余方亦尔，广布无际，无二、无量，无有结恨，无恼害意，游戏此心以自娱乐。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恚心、无恚心耶？”

答曰：“无恚心也。”

又问：“行慈比丘有恚心、无恚心耶？”

答曰：“无恚心。”

佛言：“梵天无恚心，行慈比丘无恚心，无恚心、无恚心同趣，同解脱，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瞋心耶？无瞋心耶？”

答曰：“无也。”

又问：“行慈比丘有瞋心、无瞋心耶？”

答曰：“无。”

佛言：“梵天无瞋心，行慈比丘无瞋心，无瞋心、无瞋心同趣，同解脱，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恨心、无

恨心耶？”
答曰：“无。”
又问：“行慈比丘有恨心、无恨心耶？”
答曰：“无。”
佛言：“梵天无恨心，行慈比丘无恨心，无恨心、无恨心同趣，同解脱，是故比丘、梵天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家属产业不？”
答曰：“无也。”
又问：“行慈比丘有家属产业不？”
答曰：“无也。”
佛言：“梵天无家属产业，行慈比丘亦无家属产业，无家属产业、无家属产业同趣，同解脱，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得自在不耶？”
答曰：“得自在。”
又问：“行慈比丘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行慈比丘得自在，得自在、得自在同趣，同解脱，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
佛告婆悉咤：“当知行慈比丘身坏命终，如发箭之顷，生梵天上。”佛说是法时，婆悉咤、颇罗堕即于座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尔时，婆悉咤、颇罗堕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七

第三分沙门果经第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祇耆旧童子庵婆园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王阿阇世韦提希子以十五日月满时，命一夫人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何所为作？”
夫人白王言：“今十五日夜月满时，与昼无异，宜沐发澡浴，与诸婇女五欲自娱。”
时，王又命第一太子优耶婆陀而告之曰：“今夜月十五日月满时，与昼无异，当何所施作？”
太子白王言：“今夜十五日月满时，与昼无异，宜集四兵，与共谋议伐于边逆，然后还此共相娱乐。”
时，王又命勇健大将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满时，其夜清明，与昼无异，当何所为作？”
大将白言：“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宜集四兵，案行天下，知有

逆顺。”

时，王又命雨舍婆罗门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满时，其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时，雨舍白言：“今夜清明，与昼无异，有不兰迦葉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有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多所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雨舍弟须尼陀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宜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须尼陀白言：“今夜清明，与昼无异，有末伽梨瞿舍利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有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无不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典作大臣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典作大臣白言：“有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有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无不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伽罗守门将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伽罗守门将白言：“有婆浮陀伽旃那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有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无不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优陀夷漫提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优陀夷白言：“有散若夷毗罗梨沸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所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无不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弟无畏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能开悟我心？”

弟无畏白言：“有尼乾子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所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无不容受，众所供养。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或开悟。”

王又命寿命童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与昼无异，当诣何等沙门、婆罗门所开悟我心？”

寿命童子白言：“有佛世尊今在我庵婆园中。大王，宜往诣彼问讯，王若见者，心必开悟。”

王敕寿命言：“严我所乘宝象及余五百白象。”

耆旧受教，即严王象及五百象讫，白王言：“严驾已备，惟愿知时！”

阿阇世王自乘宝象，使五百夫人乘五百牝象，手各执炬，现王威严，出罗阅祇，欲诣佛所，小行进路，告寿命曰：“汝今诳我，陷固

于我，引我大众欲与冤家。”

寿命白言：“大王，我不敢欺王，不敢陷固引王大众以与冤家，王但前进，必获福庆。”

时，王小复前进，告寿命言：“汝欺诳我，陷固于我，欲引我众持与冤家。”如是再三。“所以者何？彼有大众千二百五十人，寂然无声，将有谋也！”

寿命复再三白言：“大王，我不敢斯诳陷固，引王大众持与冤家。王但前进，必获福庆。所以者何？彼沙门法常乐闲静，是以无声，王但前进，园林已现。”

阿阇世王到园门，下象、解剑、退盖，去五威仪，步入园门，告寿命曰：“今佛世尊为在何所？”

寿命报言：“大王，今佛在高堂上，前有明灯，世尊处师子座，南面而坐。王小前进，自见世尊。”

尔时，阿阇世王往诣讲堂所，于外洗足，然后上堂，默然四顾，生欢喜心，口自发言：“今诸沙门寂然静默，止观具足，愿使我太子优婆耶亦止观成就，与此无异！”

尔时，世尊告阿阇世王曰：“汝念子故，口自发言：‘愿使太子优婆耶亦止观成就，与此无异！’汝可前坐。”

时，阿阇世王即前头面礼佛足，于一面坐，而白佛言：“今世有所问，若有闲暇，乃敢请问。”

佛言：“大王，欲有问者，便可问也。”

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如今人乘象、马车，习刀、矛、剑、弓矢、兵仗、战斗之法，王子、力士、大力士、僮使、皮师、剃发师、织鬘师、车师、瓦师、竹师、苇师，皆以种种技术以自存生，自恣娱乐，父母、妻子、奴仆、僮使其相娱乐，如此营生，现有果报。今诸沙门现存所修，现得果报不？”

佛告王曰：“汝颇曾诣诸沙门、婆罗门所问如此义不？”

王白佛言：“我曾诣沙门、婆罗门所问如是义，我念一时至不兰迦葉所，问言：‘如人乘象、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现有果报。今此众现存修道，现得果报不？’彼不兰迦葉报我言：‘王若自作，若教人作，斫伐残害，煮炙切割，恼乱众生，愁忧啼哭，杀生偷盗，淫逸妄语，逾墙劫夺，放火焚烧，断道为恶。大王，行如此事，非为恶也。大王，若以利剑脔割一切众生，以为肉聚，弥满世间，此非为恶，亦无罪报；于恒水南岸，脔割众生，亦无有恶报；于恒水北岸，为大施会，施一切众，利人等利，亦无福报。’”

王白佛言：“犹如有人问瓜报李，问李报瓜，彼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而彼答我无罪福报。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此念已，即便舍去。”

又白佛言：“我于一时至末伽梨拘舍梨所，问言：‘如今人乘象、

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皆现有果报。今者此众现在修道，现得报不？'彼报我言：'大王，无施、无与，无祭祀法；亦无善恶，无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无父、无母，无天、无化、无众生；世无沙门、婆罗门平等行者，亦无今世、后世，自身作证，布现他人。诸言有者，皆是虚妄。'世尊，犹如有人问瓜报李，问李报瓜，彼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彼乃以无义答。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此念已，即便舍去。"

又白佛言："我于一时至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所，问言：'大德，如人乘象、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皆现有果报。今者此众现在修道，现得报不？'彼报我言：'受四大人取命终者，地大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皆悉坏败，诸根归空。若人死时，床舆举身置于冢间，火烧其骨如鸽色，或变为灰土。若愚、若智取命终者，皆悉坏败，为断灭法。'世尊，犹如有人问李瓜报，问瓜李报，彼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而彼答我以断灭。我即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此念已，即便舍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时至彼浮陀伽旃延所，问言：'大德，如人乘象、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皆现有果报。今者此众现在修道，现得报不？"彼答我言：'大王，无力、无精进，人无力、无方便；无因无缘众生染著，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一切众生有命之类，皆悉无力，不得自在，无有冤仇定在数中，于此六生中受诸苦乐。'犹如问李瓜报，问瓜李报，彼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彼已无力答我。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此念已，即便舍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时至散若毗罗梨子所，问言：'大德，如人乘象、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皆现有果报。今者此众现在修道，现得报不？'彼答我言：'大王，现有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有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非有非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世尊，犹如人问李瓜报，问瓜李报，彼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而彼异论答我。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是念已，即便舍去。"

又白佛言："我昔一时至尼乾子所，问言：'大德，犹如人乘象、马车乃至种种营生，现有果报。今者此众现在修道，现得报不？'彼报我言：'大王，我是一切智、一切见人，尽知无余，若行，若住、坐、卧，觉悟无余，智常现在前。'世尊，犹如人问李瓜报，问瓜李报，彼

亦如是。我问现得报不？而彼答我以一切智。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浇头种，无缘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时，我怀忿结心，作此念已，即便舍去。是故，世尊，今我来此问如是义：‘如人乘象、马车，习于兵法乃至种种营生，皆现有果报。今者沙门现在修道，现得报不？’”

佛告阿阇世王曰：“我今还问王，随意所答。云何，大王，王家僮使、内外作人，皆见王于十五日月满时，沐发澡浴，在高殿上与诸婇女共相娱乐，作此念言：‘咄哉！行之果报乃至是乎？此王阿阇世以十五日月满时，沐发澡浴，于高殿上与诸婇女五欲自娱，谁能知此乃是行报者？’彼于后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大王遥见此人来，宁复起念言‘是我仆使’不耶？”

王白佛言：“不也，世尊，若见彼来，当起迎请坐。”

佛言：“此岂非沙门现得报耶？”

王言：“如是，世尊，此是现得沙门报也。”

“复次，大王，若王界内寄居客人，食王廪赐，见王于十五日月满时，沐发澡浴，于高殿上与诸婇女五欲自娱，彼作是念：‘咄哉！彼行之报乃如是耶？谁能知此乃是行报者？’彼于后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大王若遥见此人来，宁复起念言‘是我客民，食我廪赐’耶？”

王言：“不也，若我见其远来，当起迎礼敬，问讯请坐。”

“云何，大王，此非沙门现得果报耶？”

王言：“如是，现得沙门报也。”

“复次，大王，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入我法者乃至三明，灭诸暗冥，生大智明，所谓漏尽智证。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静，不放逸故。云何，大王，此非沙门现在果报也。”

王报言：“如是，世尊，实是沙门现在果报。”

尔时，阿阇世王即从坐起，头面礼佛足，白佛言：“惟愿世尊受我悔过！我为狂愚痴冥无识，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无有偏枉，而我迷惑五欲，实害父王。惟愿世尊加哀慈愍，受我悔过！”

佛告王曰：“汝愚冥无识，但自悔过，汝迷于五欲乃害父王。今世贤圣法中能悔过者，即自饶益。吾愍汝故，受汝悔过。”

尔时，阿阇世王礼世尊足已，还一面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王闻佛教已，即白佛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惟愿世尊及诸大众明受我请！”

尔时，世尊默然许可。时，王见佛默然受请已，即起礼佛，绕三匝而还。

其去未久，佛告诸比丘言：“此阿阇世王过罪损减，已拔重咎。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即当于此坐上得法眼净，而阿阇世王今自悔

过，罪咎损减，已拔重咎。”

时，阿阇世王至于中路，告寿命童子言：“善哉！善哉！汝今于我多所饶益！汝先称说如来指授开发，然后将我诣世尊所，得蒙开悟，深识汝恩，终不遗忘。”

时，王还宫办诸肴膳种种饮食，明日时到，唯圣知时。

尔时，世尊著衣持钵，与众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往诣王宫，就座而坐。时，王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讫去钵，行澡水毕，礼世尊足，白言：“我今再三悔过！我为狂愚痴冥无识，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无有偏枉，而我迷于五欲，实害父王。惟愿世尊加哀慈愍，受我悔过！”

佛告王曰：“汝愚冥无识，迷于五欲，乃害父王。今于贤圣法中能悔过者，即自饶益。吾今愍汝，受汝悔过。”

时，王礼佛足已，取一小座于佛前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王闻佛教已，又白佛言：“我今再三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惟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尔时，世尊为阿阇世王说法，示教利喜已，从座起而去。

尔时，阿阇世王及寿命童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分布吒婆楼经第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清旦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世尊念言：“今日乞食，于时为早。今我宁可往至布吒婆楼梵志林中观看，须时至当乞食。”尔时，世尊即诣梵志林中，时布吒婆楼梵志遥见佛来，即起迎言：“善来！沙门瞿昙，久不来此，今以何缘而能屈顾？可前就座。”

尔时，世尊即就其座，告布吒婆楼曰：“汝等集此，何所作为？为何讲说？”

梵志白佛言：“世尊，昨日多有梵志、沙门、婆罗门，集此婆罗门堂，说如是事，相违逆论。瞿昙，或有梵志作是说言：‘人无因无缘而想生，无因无缘而想灭；想有去来，来则想生，去则想灭。’瞿昙，或有梵志作是说：‘由命有想生，由命有想灭；彼想有去来，来则想生，去则想灭。’瞿昙，或有梵志作是说：‘如先所言，无有是处。有大鬼神，有大威力，彼持想去，彼持想来；彼持想去则想灭，彼持想来则想生。’我因是故生念：‘念沙门瞿昙必知此义，必能善知想知灭定。’”

尔时，世尊告梵志曰：“彼诸论者皆有过咎，言无因无缘而有想生，无因无缘而有想灭；想有去来，来则想生，去则想灭。或言因命

想生，因命想灭；想有去来，来则想生，去则想灭。或有言，无有是处，有大鬼神，彼持想来，彼持想去；持来则想生，持去则想灭。如此言者，皆有过咎。所以者何？梵志，有因缘而想生，有因缘而想灭。

“若如来出现于世，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有人于佛法中出家为道乃至灭五盖覆蔽心者，除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先灭欲想，生喜、乐想。梵志，以此故知有因缘想生，有因缘想灭。灭有觉、观，内喜、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梵志，彼初禅想灭，二禅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舍喜修护，专念一心，自知身乐，贤圣所求，护念清净，入第三禅。梵志，彼二禅想灭，三禅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舍苦舍乐，先灭忧喜，护念清净，入第四禅。梵志，彼三禅想灭，四禅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舍一切色想，灭恚，不念异想，入空处。梵志，一切色想灭，空处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越一切空处，入识处。梵志，彼空处想灭，识处想生，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越一切识处，入不用处。梵志，彼识处想灭，不用处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舍不用处，入有想无想处。梵志，彼不用处想灭，有想无想处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灭，有因缘想生。彼舍有想无想处，入想知灭定。梵志，彼有想无想处想灭，入想知灭定，以是故知有因缘想生，有因缘想灭。彼得此想已，作是念：‘有念为恶，无念为善。’彼作是念时，彼微妙想不灭，更粗想生。彼复念言：‘我今宁可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想灭，粗想不生。彼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灭，粗想不生时，即入想知灭定。云何，梵志，汝从本已来，颇曾闻此次第灭想因缘不？”

梵志白佛言：“从本已来信自不闻如是次第灭想因缘。”

又白佛言：“我今生念，谓此有想此无想，或复有想。此想已，彼作是念：‘有念为恶，无念为善。’彼作是念时，微妙想不灭，粗想更生。彼复念言：‘我今宁可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想灭，粗想不生。彼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灭，粗想不生时，即入想知灭定。”

佛告梵志言：“善哉！善哉！此是贤圣法中次第灭想定。”

梵志复白佛言：“此诸想中，何者为无上想？”

佛告梵志：“不用处想为无上。”

梵志又白佛言：“诸想中，何者为第一无上想？”

佛言：“诸言有想、诸言无想，于其中间能次第得想知灭定者，是为第一无上想。”

梵志又问：“为一想？为多想？”

佛言：“有一想，无多想。”

梵志又问：“先有想生然后智？先有智生然后想？为想、智一时

俱生耶？”

佛言：“先有想生然后智，由想有智。”

梵志又问：“想即是我耶？”

佛告梵志：“汝说何等人是我？”

梵志白佛言：“我不说人是我，我自说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成长，衣服庄严，无常磨灭法，我说此人是我。”

佛告梵志：“汝言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长成，衣服庄严，无常磨灭法，说此人是我。梵志，且置此我，但人想生、人想灭。”

梵志言：“我不说人是我，我说欲界天是我。”

佛言：“且置欲界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灭。”

梵志言：“我不说人是我，我自说色界天是我。”

佛言：“且置色界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灭。”

梵志言：“我不说人是我，我自说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无色天是我。”

佛言：“且置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无色天是我，但人想生、人想灭。”

梵志白佛言：“云何，瞿昙，我宁可得知人想生、人想灭不？”

佛告梵志：“汝欲知人想生、人想灭者，甚难！甚难！所以者何？汝异见、异习、异忍、异受，依异法故。”

梵志白佛言：“如是，瞿昙，我异见、异习、异忍、异受，依异法故，欲知人想生、人想灭者，甚难！甚难！所以者何？我、我世间有常，此实余虚；我、世间无常，此实余虚；我、世间有常无常，此实余虚；我、世间非有常非无常，此实余虚。我、世间有边，此实余虚；我、世间无边，此实余虚；我、世间有边无边，此实余虚；我、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实余虚。是命是身，此实余虚；命异身异，此实余虚；身命非异非不异，此实余虚；无命无身，此实余虚。如来终，此实余虚；如来不终，此实余虚；如来终不终，此实余虚；如来非终非不终，此实余虚。”

佛告梵志：“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我所不记。”

梵志白佛言：“瞿昙，何故不记？我、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尽不记耶？”

佛言：“此不与义合，不与法合，非梵行，非无欲，非无为，非寂灭，非止息，非正觉，非沙门，非泥洹，是故不记。”

梵志又问：“云何为义合、法合？云何为梵行初？云何无为？云何无欲？云何寂灭？云何止息？云何正觉？云何沙门？云何泥洹？云何名记？”

佛告梵志：“我记苦谛、苦集、苦灭、苦出要谛。所以者何？此是义合、法合，梵行初首、无欲、无为、寂灭、止息、正觉、沙门、泥洹，是故我记。”

尔时，世尊为梵志说法，示教利喜已，即从座起而去。

佛去未久，其后诸余梵志语布吒婆楼梵志曰："汝何故听瞿昙沙门所说语，印可瞿昙言：'我及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不与义合，故我不记'？汝何故印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门瞿昙如是所说。"

布吒婆楼报诸梵志言："沙门瞿昙所说：'我、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不与义合，故我不记。'我亦不印可此言。但彼沙门瞿昙依法住法，以法而言，以法出离，我当何由违此智言？沙门瞿昙如此微妙法言不可违也。"

时，布吒婆楼梵志又于异时，共象首舍利弗诣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象首舍利弗礼佛而坐。梵志白佛言："佛先在我所，时去未久，其后诸余梵志语我言：'汝何故听沙门瞿昙所说语，印可瞿昙言："我、世间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不合义，故不记"？汝何故印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门瞿昙如是所说。'我报彼言：'沙门瞿昙所说："我、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不与义合，故我不记。"我亦不印可此言。但彼沙门瞿昙依法住法，以法而言，以法出离，我等何由违此智言？沙门瞿昙微妙法言不可违也。'"

佛告梵志曰："诸梵志言：'汝何故听沙门瞿昙所说语印可？'此言有咎。所以者何？我所说法，有决定记、不决定记。云何名不决定记？我、世间有常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我亦说此言，而不决定记。所以然者？此不与义合，不与法合，非梵行初，非无欲，非无为，非寂灭，非止息，非正觉，非沙门，非泥洹，是故，梵志，我虽说此言而不决定记。云何名为决定记？我记苦谛、苦集、苦灭、苦出要谛。所以者何？此与法合、义合，是梵行初首，无欲、无为、寂灭、止息、正觉、沙门、泥洹，是故我说决定记。

"梵志，或有沙门、婆罗门于一处世间一向说乐，我语彼言：'汝等审说一处世间一向乐耶？'彼报我言：'如是。'我又语彼言：'汝知见一处世间一向乐耶？'彼答我言：'不知不见。'我复语彼言：'一处世间诸天一向乐，汝曾见不？'彼报我言：'不知不见。'又问彼言：'彼一处世间诸天，汝颇共坐起言语，精进修定不耶？'答我言：'不。'我又问彼言：'彼一处世间诸天一向乐者，颇曾来语汝言："汝所行质直，当生彼一向乐天；我以所行质直，故得生彼共受乐"耶？'彼答我言：'不也。'我又问彼言：'汝能于己身起心化作他四大身，身体具足，诸根无缺不？'彼答我言：'不能。'云何，梵志，彼沙门、婆罗门所言为是诚实？为应法不？"

梵志白佛言："此非诚实，为非法言。"

佛告梵志："如有人言：'我与彼端正女人交通，称赞淫女。'余人问言：'汝识彼女不？为在何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曰：'不知。'又问：'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问：'汝识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问：'汝知彼女为刹利女？为是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女耶？'答曰：'不知。'又

问：‘汝知彼女为长短、粗细、黑白、好丑耶？’答曰：‘不知。’云何，梵志，此人所说为诚实不？”

答曰：“不也。”

“梵志，彼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无有真实。梵志，犹如有人立梯空地，余人问言：‘立梯用为？’答曰：‘我欲上堂。’又问：‘堂何所在？’答曰：‘不知。’云何，梵志，彼立梯者岂非虚妄耶？”

答曰：“如是，彼实虚妄。”

佛言：“诸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虚妄无实。”

佛告布吒婆楼：“汝言我身色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成长，衣服庄严，无常磨灭，以此为我者，我说此为染污，为清净，为得解。汝意或谓染污法不可灭，清净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何以故？染污法可灭尽，清净法可出生，处安乐地，欢喜爱乐，专念一心，智慧增广。梵志，我于欲界天、色界天、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天，说为染污，亦说清净，亦说得解。汝意或谓染污法不可灭，清净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所以者何？染污可灭，净法可生，处安乐地，欢喜爱乐，专念一心，智慧增广。”

尔时，象首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当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复有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天身，一时有不？世尊，当有欲界天身时，复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天身，一时有不？世尊，当有色界天身时，复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天身，一时有不？如是至有想无想处天身时，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天身，一时有不？”

佛告象首舍利弗：“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尔时正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非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天身。如是乃至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时，尔时正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很，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天身。象首，譬如牛乳，乳变为酪，酪为生酥，生酥为熟酥，熟酥为醍醐，醍醐为第一。象首，当有乳时，唯名为乳，不名为酪、酥、醍醐。如是展转，至醍醐时，唯名醍醐，不名为乳，不名酪、酥。象首，此亦如是，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无有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处天身。如是展转，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时，唯有有想无想处天身，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无所有天身。

“象首，于汝意云何？若有人问汝言：‘若有过去身时，有未来、现在身，一时有不？有未来身时，有过去、现在身，一时有不？有现在身时，有过去、未来身，一时有不？’设有此问者，汝云何报？’

象首言：“设有如是问者，我当报言：‘有过去身时，唯是过去身，无未来、现在。有未来身时，唯是未来身，无过去、现在。有现

在身时，唯是现在身，无过去、未来身。’”

“象首，此亦如是，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无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处天身。如是展转，至有想无想处天身时，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至不用处天身。复次，象首，若有人问汝言：‘汝曾有过去已灭不？未来当生不？现在今有不？’设有是问者，汝当云何答？”

象首白佛言：“若有是问者，当答彼言：‘我曾有过去已灭，非不有也；有未来当生，非不有也；现在今有，非不有也。’”

佛言：“象首，此亦如是，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时，无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天身。如是展转，至有想无想天身时，无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及欲界天身乃至无所有处天身。”

尔时，象首白佛言：“世尊，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时，布吒婆楼梵志白佛言：“我得于佛法中出家受戒不？”

佛告梵志：“若有异学欲于我法中出家为道者，先四月观察，称众人意，然后乃得出家受戒。虽有是法，亦观人耳！”

梵志白佛言：“诸有异学欲于佛法中出家受戒者，先当四月观察，称众人意，然后乃得出家受戒。如我今者，乃能于佛法中四岁观察，称众人意，然后乃望出家受戒。”

佛告梵志：“我先语汝，虽有是法，当观其人。”

时，彼梵志即于正法中得出家受戒，如是不久以信坚固，净修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所作已为，不受后有，即成阿罗汉。

尔时，布吒婆楼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分露遮经第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往诣婆罗婆提婆罗门村北尸舍婆林中止宿。

时，有婆罗门，名曰露遮，住婆罗林中。其村丰乐，人民炽盛，波斯匿王即封此村，与婆罗门以为梵分。此婆罗门七世已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之所轻毁，异典三部讽诵通利，种种经书尽能分别，又能善于大人相法、瞻侯吉凶、祭祀仪礼。闻沙门瞿昙释种子出家成道，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尸舍婆林中，有大名称，流闻天下，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于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众中自身作证，与他说法，上中下善，义味具足，梵行清净。“如此真人，宜往觐现，我今宁可往共相见。”

时，婆罗门即出彼村，诣尸舍婆林中，至世尊所，问讯已，一面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婆罗门闻法已，白佛言：“惟愿世尊及诸

大众明受我请！”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彼婆罗门见佛默然，知已许可，即从座起，绕佛而去。去佛不远，便起恶见言：“诸沙门、婆罗门多知善法，多所证成，不应为他人说，但自知，休与他说为。譬如有人坏故狱已，更造新狱，斯是贪恶不善法耳！”

时，婆罗门还至婆罗林已，即于其夜具办种种肴膳饮食。时到，语剃头师言：“汝持我声，诣尸舍婆林中，白沙门瞿昙：‘日时已到，宜知是时。’”

剃头师受教即行，往到佛所，礼世尊足白：“时已到，宜知是时。”

尔时，世尊即著衣持钵，从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婆罗林。

剃头师侍从世尊，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言：“彼露遮婆罗门去佛不远，生恶见言：‘诸有沙门、婆罗门多知善法，多所证者，不应为他人说，但自知，休与他说为。譬如有人坏故狱已，更造新狱，斯是贪恶不善法耳！’惟愿世尊除其恶见！”

佛告剃头师曰：“此是小事，易开化耳！”

尔时，世尊至婆罗门舍，就座而坐。时，婆罗门以种种甘膳，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讫去钵，行澡水毕，取一小床于佛前坐。佛告露遮：“汝昨去我不远，生恶见言：‘诸沙门、婆罗门多知善法，多所证者，不应为他人说乃至贪恶不善法。’实有是言耶？”

露遮言：“尔！实有此事。”

佛告露遮：“汝勿复尔生此恶见。所以者何？世有三师可以自诫。云何为三？一者、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可以除烦恼，又可增益得上人法；而于现法中不除烦恼，不得上人法，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其诸弟子不恭敬承事，由复依止与共同住。露遮，彼诸弟子语师言：‘师今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得上人胜法；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烦恼，不得上人胜法，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使诸弟子不复恭敬承事供养，但共依止同住而已。’”

佛言：“露遮，犹如有人坏故狱已，更造新狱，斯则名为贪浊恶法，是为一师可以自诫，是为贤圣戒、律戒、仪戒、时戒。”

又告露遮：“第二师者，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不可增益得上人法；而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虽复少多得上人胜法，己业未成而为弟子说法，其诸弟子不恭敬承事，由复依止与共同住。露遮，彼诸弟子语师言：‘师今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得除众烦恼，得上人法；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虽复少多得上人法，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使诸弟子不复恭敬承事供养，但共依止同住而已。’”

佛言：“露遮，犹如有人在他后行，手摩他背，此则名为贪浊恶法，是为二师可以自诫，是为贤圣戒、律戒、仪戒、时戒。”

又告露遮：“第三师者，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可除烦恼，又可增益得上人法；而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虽复少多得上人法，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其诸弟子恭敬承事，依止同住。露遮，彼诸弟子语师言：‘师今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于现法中可得除众烦恼，少多得上人法；而今于现法中不能除众烦恼，虽复少多得上人法，己利未成而为弟子说法，诸弟子恭敬承事，共止同住。’”

佛言：“露遮，犹如有人舍己禾稼，锄他田苗，此则名为贪浊恶法，是为三师可以自诫，是为贤圣戒、律戒、仪戒、时戒。露遮，有一世尊不在世间，不可倾动。云何为一？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乃至得三明，除灭无明，生智慧明，去诸暗冥，出大法光，所谓漏尽智证。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居之所得也。露遮，是为第一世尊不在世间，不可倾动。露遮，有四沙门果。何者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云何，露遮，有人闻法应得此四沙门果，若有人遮言：‘勿为说法。’设用其言者，彼人闻法得果以不？”

答曰：“不得。”

又问：“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问：“遮他说法，使不得果，不得生天，为是善心？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问：“不善心者，为生善趣？为堕恶趣？”

答曰：“生恶趣。”

“露遮，犹如有人语波斯匿王言：‘王所有国土，其中财物王尽自用，勿给余人。’云何，露遮，若用彼人言者，当断余人供不？”

答曰：“当断。”

又问：“断他供者，为是善心？为不善心？”

答曰：“不善心。”

又问：“不善心者，为生善趣？为堕恶道耶？”

答曰：“堕恶道。”

“露遮，彼亦如是。有人闻法，应得四沙门果，若有人言：‘勿为说法。’设用其言者，彼人闻法得果不？”

答曰：“不得。”

又问：“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问：“遮他说法，使不得道果，不得生天，彼为是善心？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问：“不善心者，当生善趣？为当堕恶道耶？”

答曰：“堕恶道。”
“露遮，若有人语汝言：‘彼波罗婆提村封所有财物，露遮，自用勿给人，物当自用，与他何为？’云何，露遮，设用彼言者，当断余人供不？”
答曰：“当断。”
又问：“教人断他供者，为是善心？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问：“不善心者，为生善趣？为堕恶道耶？”
答曰：“堕恶道。”
“露遮，彼亦如是。有人闻法应得四沙门果，若有人言：‘勿为说法。’设用其言者，彼人闻法得果不？”
答曰：“不得。”
又问：“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问：“遮他说法，使不得果，不得生天，为是善心？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问：“不善心者，为生善趣？为堕恶道耶？”
答曰：“堕恶道。”
尔时，露遮婆罗门白佛言：“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佛说法已，时露遮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八

第四分世记经第十一

阎浮提州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俱利窟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时，众比丘于食后集讲堂上，议言：“诸贤，未曾有也，今此天地何由而败？何由而成？众生所居国土云何？”
尔时，世尊于闲静处天耳彻听，闻诸比丘于食后集讲堂上议如此言。尔时，世尊于静窟起，诣讲堂坐，知而故问，问诸比丘：“向者所议，议何等事？”
诸比丘白佛言：“我等于食后集法讲堂，议言：‘诸贤，未曾有也，今是天地何由而败？何由而成？众生所居国土云何？’我等集堂议

如是事。”

佛告诸比丘言：“善哉！善哉！凡出家者应行二法：一贤圣默然，二讲论法语。汝等集在讲堂，亦应如此贤圣默然、讲论法语。诸比丘，汝等欲闻如来记天地成败、众生所居国邑不耶？”

时，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正是时，愿乐欲闻，世尊说已，当奉持之！”

佛言：“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佛告诸比丘：“如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如是千世界，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须弥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天下、四千海水、四千大海、四千龙、四千大龙、四千金翅鸟、四千大金翅鸟、四千恶道、四千大恶道、四千王、四千大王、七千大树、八千大泥犁、十千大山、千阎罗王、千四天王、千忉利天、千焰摩天、千兜率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为小千世界。如一小千世界，尔所小千千世界，是为中千世界；如一中千世界，尔所中千千世界，是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败，众生所居名一佛刹。”

佛告比丘：“今此大地深十六万八千由旬，其边无际，地止于水。水深三千三十由旬，其边无际，水止于风。风深六千四十由旬，其边无际。比丘，其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其边无际。须弥山王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出海水上高八万四千由旬，下根连地，多固地分。其山直上，无有阿曲，生种种树，树出众香，香遍山林，多诸贤圣大神妙天之所居止。其山下基纯有金沙，其山四面有四埵出，高七百由旬，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四埵斜低，曲临海上。

“须弥山王有七宝阶道，其下阶道广六十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金墙银门，银墙金门；水精墙琉璃门，琉璃墙水精门；赤珠墙玛瑙门，玛瑙墙赤珠门；砗磲墙众宝门。其栏楯者，金栏银桄，银栏金桄；水精栏琉璃桄，琉璃栏水精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砗磲栏众宝桄。其栏楯上有宝罗网，其金罗网下悬银铃，其银罗网下悬金铃；琉璃罗网悬水精铃，水精罗网悬琉璃铃；赤珠罗网悬玛瑙铃，玛瑙罗网悬赤珠铃；砗磲罗网悬众宝铃。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华实；其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华叶；其琉璃树，琉璃根枝、水精华叶；其赤珠树，赤珠根枝、玛瑙华叶；其玛瑙树者，玛瑙根枝、赤珠华叶；砗磲树者，砗磲根枝、众宝华叶。

“其七重墙，墙有四门，门有栏楯。七重墙上皆有楼阁台观，周匝围绕有园观浴池，生众宝华叶，宝树行列，华果繁茂，香风四起，悦可人心；凫雁鸳鸯，异类奇鸟，无数千种，相和而鸣。又须弥山王中级阶道广四十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如下阶。上级阶道广二十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宝墙、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如中阶。”

佛告比丘："其下阶道有鬼神住，名曰伽楼罗足；其中阶道有鬼神住，名曰持鬘；其上阶道有鬼神住，名曰喜乐。其四埵高四万二千由旬，四天大王所居宫殿，有七重宝城、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诸宝铃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宝城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又复如是。过三十三天由旬一倍有焰摩天宫，过焰摩天宫由旬一倍有兜率天宫，过兜率天宫由旬一倍有化自在天宫，过化自在天宫由旬一倍有他化自在天宫，过他化自在天宫由旬一倍有梵加夷天宫。

"于他化自在天、梵加夷天中间，有魔天宫，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过梵加夷天宫由旬一倍有光音天宫，过光音天由旬一倍有遍净天宫，过遍净天由旬一倍有果实天宫，过果实天由旬一倍有无想天宫，过无想天由旬一倍有无造天宫，过无造天由旬一倍有无热天宫。过无热天由旬一倍有善见天宫，过善见天由旬一倍有大善见天宫，过大善见天由旬一倍有色究竟天宫，过色究竟天上有空处智天、识处智天、无所有处智天、有想无想处智天；齐此名众生边际、众生世界，一切众生生、老、病、死、受阴、受有，齐此不过。"

佛告比丘："须弥山北有天下，名郁单曰，其土正方，纵广一万由旬，人面亦方，象彼地形。须弥山东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圆，纵广九千由旬，人面亦圆，象彼地形。须弥山西有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半月，纵广八千由旬，人面亦尔，象彼地形。须弥山南有天下，名阎浮提，其土南狭北广，纵广七千由旬，人面亦尔，象此地形。须弥山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须弥山东面天银所成，光照东方；须弥山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须弥山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

"郁单曰有大树王，名庵婆罗，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弗于逮有大树王，名伽蓝浮，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俱耶尼有大树王，名曰斤提，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又其树下有石牛幢，高一由旬。阎浮提有大树王，名曰阎浮，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金翅鸟王及龙王其树名俱利睒婆罗，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罗王有树，名善画，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忉利天有树，名曰昼度，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

"须弥山边有山，名伽陀罗，高四万二千由旬，纵广四万二千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其山去须弥山八万四千由旬，其间纯生优钵罗华、钵头摩华、俱物头华、分陀利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佉陀罗山不远有山，名伊沙陀罗，高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二万一千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佉陀罗山四万二千由旬，其间纯生优钵罗华、钵头摩华、

俱物头华、分陀利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伊沙陀罗山不远有山，名树巨陀罗，高万二千由旬，纵广万二千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伊沙陀罗山二万一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树巨陀罗山不远有山，名善见，高六千由旬，纵广六千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树巨陀罗山万二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善见山不远有山，名马食山，高三千由旬，纵广三千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善见山六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马食山不远有山，名尼民陀罗，高千二百由旬，纵广千二百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马食山三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尼民陀罗山不远有山，名调伏，高六百由旬，纵广六百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尼民陀罗山千二百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去调伏山不远有山，名金刚围，高三百由旬，纵广三百由旬，其边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去调伏山六百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华，芦苇、松、竹丛生其中，出种种香，香气充遍。

“去大金刚山不远有大海水，海水北岸有大树王，名曰阎浮，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其边空地复有丛林，名庵婆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阎婆，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婆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多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那多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为男，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为女，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男女，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散那，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栴檀，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佉酬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波柰婆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毗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香柰，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为梨，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安石留，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曰为甘，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呵梨勒，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毗醯勒，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阿摩勒，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阿摩犁，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柰，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甘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苇，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竹，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舍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舍罗业，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木瓜，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大木瓜，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解脱华，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瞻婆，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婆罗罗，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修摩那，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婆师，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多罗梨，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伽耶，纵广五十由旬；复有丛林名葡萄，纵广五十由旬。

“过是地空，其空地中复有华池，纵广五十由旬；复有钵头摩池、俱物头池、分陀利池，毒蛇满中，各纵广五十由旬。过是地空，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郁禅那，此水下有转轮圣王道，广十二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阎浮提地转轮圣王出于世时，水自然去，其道平现。去海不远有山，名郁禅，其山端严，树木繁茂，华果炽盛，众香芬馥，异类禽兽靡所不有。去郁禅山不远有山，名金壁，中有八万岩窟，八万象王止此窟中，其身纯白，头有杂色，口有六牙，齿间金填。过金壁山已，有山名雪山，纵广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东西入海。雪山中间宝山，高二十由旬。

“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净无秽，七宝砌垒、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种种异色，七宝合成。其栏楯者，金栏银桄，银栏金桄；琉璃栏水精桄，水精栏琉璃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砗磲栏众宝為桄。金网银铃，银网金铃；琉璃网水精铃，水精网琉璃铃；砗磲网七宝為铃。金多罗树，金根、金枝、银叶、银果；银多罗树，银根、银枝、金叶、金果；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华果；赤珠树，赤珠根枝、玛瑙叶、玛瑙华果；砗磲树，砗磲根枝、众宝华果。

“阿耨达池侧皆有园观浴池，众华积聚，种种树叶华果繁茂，种种香风芬馥四布，种种异类诸鸟哀鸣相和。阿耨达池底，金沙充满，其池四边皆有梯陛，金桄银陛，银桄金陛；琉璃桄水精陛，水精桄琉璃陛；赤珠桄玛瑙陛，玛瑙桄赤珠陛；砗磲桄众宝陛。绕池周匝皆有栏楯，生四种华，青、黄、赤、白，杂色参间，华如车轮，根如车毂。华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中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阿耨达宫中有五柱堂，阿耨达龙王恒于中止。”

佛言：“何故名为阿耨达？阿耨达其义云何？此阎浮提所有龙王尽有三患，唯阿耨达龙无有三患。云何为三？一者、举阎浮提所有诸龙，皆被热风、热沙著身，烧其皮肉，及烧骨髓以为苦恼，唯阿耨达龙无有此患；二者、举阎浮提所有龙宫，恶风暴起，吹其宫内，失宝饰衣，龙身自现以为苦恼，唯阿耨达龙王无如是患；三者、举阎浮提所有龙王，各在宫中相娱乐时，金翅大鸟入宫搏撮，或始生方便，欲取龙食，诸龙怖惧，常怀热恼，唯阿耨达龙无如此患。若金翅鸟生念欲往，即便命终，故名阿耨达。”

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舍离，其城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唱伎乐音乐之声。山有二窟，一名为昼，二名善昼，天七宝成，柔濡香洁，犹如天衣，妙音乾闼婆王从五百乾闼婆在其中止。昼、善昼窟北有娑罗树王，名曰善住，有八千树王围绕

四面。善住树王下有象王，亦名善住，止此树下，身体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头赤色，杂色毛间，六牙纤[月＋庯]，间为金填，有八千象围绕随从；其八千树王下八千象，亦复如是。

“善住树王北有大浴池，名摩陀延，纵广五十由旬，有八千浴池周匝围绕，其水清凉，无有尘秽，以七宝堑周匝砌垒。绕池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七宝成；金栏银桄，银栏金桄；水精栏琉璃桄，琉璃栏水精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砗磲栏众宝桄。其金罗网下垂银铃，其银罗网下垂金铃；水精罗网垂琉璃铃，琉璃罗网垂水精铃；赤珠罗网垂玛瑙铃，玛瑙罗网垂赤珠铃；砗磲罗网垂众宝铃。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华实；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华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华实；赤珠树者，赤珠根枝、玛瑙华实；玛瑙树者，玛瑙根枝、赤珠华实；砗磲树者，砗磲根枝、众宝华实。

“又其池底金沙布散，绕池周匝有七宝阶道；金陛银蹬，银陛金蹬；水精陛琉璃蹬，琉璃陛水精蹬，赤珠陛玛瑙蹬；玛瑙陛赤珠蹬；砗磲陛众宝蹬，挟陛两边有宝栏楯。又其池中生四种华，青、黄、赤、白，众色参间，华如车轮，根如车毂。华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绕池四面有众园观、丛林、浴池，生种种华，树木清凉，华果丰盛，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善住象王念欲游戏，入池浴时，即念八千象王。时，八千象王复自念言：‘善住象王今以念我，我等宜往至象王所。’于是，众象即往前立。

“时，善住象王从八千象至摩陀延池，其诸象中有为王持盖者，有执宝扇扇象王者，中有作倡伎乐前导从者。时，善住象王入池洗浴，作倡伎乐，共相娱乐。或有象为王洗鼻者，或有洗口、洗头、洗牙、洗耳、洗腹、洗背、洗尾、洗足者，中有拔华根洗之与王食者，中有取四种华散王上者。尔时，善住象王洗浴、饮食，共相娱乐已，即出岸上，向善住树立；其八千象然后各自入池洗浴、饮食，共相娱乐，讫已还出，至象王所。

“时，象王从八千象前后导从，至善住树王所，中有持盖覆象王者，有执宝扇扇象王者，中有作倡伎乐在前导者。时，善住象王诣树王已，坐卧行步随意所游；余八千象各自在树下，坐卧行步随意所游。其树林中有围八寻者，有围九寻至十寻、十五寻者，唯善住象王娑罗树王围十六寻。其八千娑罗树枝叶堕落时，清风远吹，置于林外。又八千众大小便时，诸夜叉鬼除之林外。”

佛告比丘：“善住象王有大神力，功德如是；虽为畜生，受福如是。”

郁单曰品第二

佛告比丘：“郁单曰天下多有诸山，其彼山侧有诸园观浴池，生

众杂华，树木清凉，华果丰茂，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又其山中多众流水，其水洋顺，无有卒暴，众华覆上，泛泛徐流，挟岸两边多众树木，枝条柔弱，华果繁炽。地生濡草，槃萦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踏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

“比丘，彼郁单曰土四面有四阿耨达池，各纵广百由旬，其水澄清，无有秽垢，以七宝堑厕砌其边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与摩陀延池严饰无异。彼四大池各出四大河，广十由旬，其水洋顺，无有卒暴，众华覆上，泛泛徐流，挟岸两边多众树木，枝条柔弱，华果繁炽。地生濡草，槃萦右旋，色如孔翠，香犹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

“又彼土地无有沟涧、坑坎、荆棘、株杌，亦无蚊虻、蚖蛇、蜂蝎、虎豹、恶兽。地纯众宝，无有石沙，阴阳调柔，四气和顺，不寒不热，无众恼患。其地润泽，尘秽不起，如油涂地，无有游尘，百草常生，无有冬夏，树木繁茂，华果炽盛。地生濡草，槃萦右旋，色如孔翠，香犹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

“其土常有自然粳米，不种自生，无有糠糩，如白华聚，犹忉利天食，众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于鍑下，饭熟光灭，不假樵火，不劳人功。

“其土有树，名曰曲躬，叶叶相次，天雨不漏，彼诸男女止宿其下。复有香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自然香出。其树或高六十里，或五十、四十，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自然香出。复有衣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衣。其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出种种衣。复有庄严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严身之具。其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里，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出种种严身之具。复有华鬘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鬘。其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里，极小高五里，亦皆华果繁茂，出种种鬘。复有器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器。其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出种种器。复有果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果。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出种种果。复有乐器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乐器。其树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极小高五里，皆华果繁茂，出种种乐器。

“其土有池，名曰善见，纵广百由旬，其水清澄，无有垢秽，以七宝堑厕砌其边。绕池四面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善见池北有树，名庵婆罗，周围七

里，上高百里，枝叶四布遍五十里。其善见池东出善道河，广一由旬，其水徐流，无有洄澓，种种杂华覆蔽水上，挟岸两边树木繁茂，枝条柔弱，华果繁盛。地生濡草，槃萦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足蹈地时，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

“又其河中有众宝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游戏时，脱衣岸上，乘船中流。游戏娱乐讫已，渡水遇衣便著，先出先著，后出后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杂香，以自涂身。次到衣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杂衣，随意所著。次到庄严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庄严，以自严饰。次到鬘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杂鬘，以著头上。次到器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宝器。取宝器已，次到果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美果，或啖食者，或口含者，或漉汁饮者。次到乐器树，树为曲躬，其人手取种种乐器，调弦鼓之，并以妙声和弦，而行诣于园林，随意娱乐，或一日、二日至于七日，然后复去，无有定处。善见池南出妙体河，善见池西出妙味河，善见池北出光影河，亦复如是。

“善见池东有园林名善见，纵广百由旬，绕园四边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杂色间厕，七宝所成。其园四面有四大门，周匝栏楯，皆七宝成。园内清净，无有荆棘，其地平正，无有沟涧、坑坎、陵阜，亦无蚊虻、蝇蚤虱、蚖蛇、蜂蝎、虎狼、恶兽。地纯众宝，无有石沙，阴阳调柔，四气和顺，不寒不熱，无众恼患。其地润泽，无有尘秽，如油涂地，游尘不起，百草常生，无有冬夏，树木繁茂，华果炽盛。地生濡草，槃萦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足蹈地时，地凹四寸，举足还复。

“其园常生自然粳米，无有糠糩，如白华聚，众味具足，如忉利天食。其园常有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于鍑下，饭熟光灭，不假樵火，不劳火功。其园有树，名曰曲躬，叶叶相次，天雨不漏，使诸男女止宿其下。复有香树，高七十里，华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香。树有高六十里、五十、四十，至高五里，华果繁茂，出种种香乃至乐器树，亦复如是。

“其土人民彼园中游戏娱乐，一日、二日至于七日，其善见园无人守护，随意游戏，然后复去。善见池南有园林，名大善见。善见池西有园林，名曰娱乐。善见池北有园林，名曰等华，亦复如是。

“其土中夜、后夜，阿耨达龙王数数随时起清净云，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构牛顷，以八味水润泽普洽，水不留停，地无泥淖。犹如鬘师以水洒华，使不萎枯，润泽鲜明。时，彼土于中夜后无有云翳，空中清明，海出凉风，清净柔和，微吹人身，举体快乐。

“其土丰饶，人民炽盛，说须食时，以自然粳米著于釜中，以焰光珠置于釜下，饭自然熟，珠光自灭。诸有来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饭终不尽；若其主起，饭则尽赐。其饭鲜洁，如白华聚，其味具

足，如忉利天食。彼食此饭，无有众病，气力充足，颜色和悦，无有衰耗。

“又其土人身体相类，形貌同等，不可分别。其貌少壮，如阎浮提二十许人。其人口齿平正洁白，密致无间。发绀青色，无有尘垢，发垂八指，齐眉而止，不长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时，则熟视女人而舍之去，彼女随后往诣园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亲、母亲骨肉中表不应行欲者，树不曲荫，各自散去；若非父亲、母亲骨肉中表应行欲者，树则曲躬，回荫其身，随意娱乐，一日、二日或至七日，尔乃散去。彼人怀妊，七日、八日便产，随生男女，置于四衢大交道头，舍之而去。诸有行人经过其边，出指令嗽，指出甘乳，充适儿身。过七日已，其儿长成，与彼人等，男向男众，女向女众。

“彼人命终，不相哭泣，庄严死尸，置四衢道，舍之而去。有鸟名忧慰禅伽，接彼死尸，置于他方。又其土人，大小便时，地即为开，便利讫已，地还自合。其土人民无所系恋，亦无蓄积，寿命常定，死尽生天。彼人何故寿命常定？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坏命终，生郁单曰，寿命千岁，不增不减，是故彼人寿命正等。

“复次，杀生者堕恶趣，不杀者生善趣。如是窃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者，堕恶趣中；不盗，不淫，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不贪取、嫉妒、邪见者，则生善趣。若有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不贪取、嫉妒、邪见，身坏命终，生郁单曰，寿命千岁，不增不减，是故彼人寿命正等。复次，悭吝贪取，不能施惠，死堕恶道；开心不吝，能为施惠者，则生善处。有人施沙门、婆罗门，及施贫穷乞儿、疮病、困苦者，给其衣服、饮食、乘舆、华鬘、涂香、床榻、房舍，又造立塔庙，灯烛供养，其人身坏命终，生郁单曰，寿命千岁，不增不减，是故彼人寿命正等。

“何故称郁单曰为胜？其土人民不受十善，举动自然与十善合，身坏命终，生天善处，是故彼人得为称郁单曰。郁单曰者，其义云何？于三天下，其土最上最胜，故名郁单曰。”

转轮圣王品第三

佛告比丘：“世间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云何转轮圣王成就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

“云何转轮圣王金轮宝成就？若转轮圣王出阎浮提地，刹利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上高殿上，与婇女众共相娱乐，天金轮宝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其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轮径丈四。转轮圣王见已，默自念言：‘我曾从先宿诸旧闻如是语：若刹利王水浇头种，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香汤，升法殿

上，婇女围绕，自然金轮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轮径丈四，是则名为转轮圣王。今此轮现，将无是耶？今我宁可试此轮宝。’

“时，转轮王即召四兵，向金轮宝，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扪金轮，语言：“汝向东方，如法而转，勿违常则。’轮即东转。时，转轮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金轮宝前有四神导，轮所住处，王即止驾。尔时，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东方土地丰乐，多诸珍宝，人民炽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顺，惟愿圣王于此治政！我等当给使左右，承受所须。’当时，转轮王语小王言：‘止！止！诸贤，汝等则为供养我已，但当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之人，此即名为我之所治。’

“时，诸小王闻是教已，即从大王巡行诸国，至东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随轮所至，其诸国王各献国土，亦如东方诸小王比。此阎浮提所有名曰土沃野丰，多出珍宝，林水清净，平广之处，轮则周行，封画图度东西十二由旬，南北十由旬。天神于中夜造城廓，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造此城已，金轮宝复于其城中，图度封地东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于中夜造宫殿，宫墙七重，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造宫殿已，时金轮宝在宫殿上虚空中住，完具而不动转。转轮圣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金轮宝成就。

“云何白象宝成就？转轮圣王清旦于正殿上坐，自然象宝忽现在前，其毛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首杂色，六牙纤[月＋庸]，真金间填。时，王见已念言：‘此象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转轮王欲自试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转轮王踊跃而言：‘此白象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象宝成就。

“云何转轮圣王绀马宝成就？时，转轮圣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马宝忽现在前，绀青色，朱鬃尾，头颈如象，力能飞行。时，王见已念言：‘此马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转轮圣王欲自试马宝，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转轮王踊跃而言：‘此绀马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绀马宝成就。

“云何神珠宝成就？时，转轮圣王于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现在前，质色清彻，无有瑕秽。时，王见已言：‘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宫内。’时，转轮王欲试此珠，即召四兵，以此宝珠置高幢上，于夜冥中，赍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现城中人皆起作务，谓为是昼。时，转轮圣王踊跃而言：“今此神珠真为我瑞，我今真为

转轮圣王。”是为神珠宝成就。

“云何玉女宝成就？时，玉女宝忽然出现，颜色从容，面貌端正，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冬则身温，夏则身凉，举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优钵罗华香，言语柔濡，举动安详，先起后坐，不失宜则。时，转轮圣王见已无著，心不暂念，况复亲近？时，转轮圣王见已，踊跃而言：‘此玉女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玉女宝成就。

“云何居士宝成就？时，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宝藏自然财富无量。居士宿福，眼能彻视地中伏藏，有主无主皆悉见知，其有主者能为拥护，其无主者取给王用。时，居士宝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给与，不足为忧，我自能办。’时，转轮圣王欲试居士宝，即敕严船于水游戏，告居士曰：‘我须金宝，汝速与我。’居士报曰：‘大王小待，须至岸上。’王寻逼言：‘我今须用，正尔得来。’时，居士宝被王严敕，即于船上长跪，以右手内著水中，水中宝瓶随手而出，如虫缘树。彼居士宝亦复如是，内手水中，宝缘手出，充满船上，而白王言：‘向须宝用，为须几许？’时，转轮圣王语居士言：‘止！止！吾无所须，向相试耳！汝今便为供养我已。’时，居士闻王语已，寻以宝物还没水中。时，转轮圣王踊跃而言：‘此居士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居士宝成就。

“云何主兵宝成就？时，主兵宝忽然出现，智谋雄猛，英略独决，即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讨伐，不足为忧，我自能办。’时，转轮圣王欲试主兵宝，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时，主兵宝闻王语已，即令四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时，转轮圣王见已，踊跃而言：‘此主兵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

“是为转轮圣王七宝成就。谓四神德，一者、长寿不夭无能及者，二者、身强无患无能及者，三者、颜貌端正无能及者，四者、宝藏盈溢无能及者。是为转轮圣王成就七宝及四功德。

“时，转轮圣王久乃命驾出游后园，寻告御者：‘汝当善御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谛观国土人民安乐无患。’时，国人民路次观者，复语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谛观圣王威颜。’时，转轮圣王慈育民物如父爱子，国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琦尽以贡王：‘愿垂纳受，在意所与！’时王报曰：‘且止！诸人！吾自有宝，汝可自用。’

“转轮圣王治此阎浮提时，其地平正，无有荆棘、坑坎、堆阜，亦无蚊虻、蜂蝎、蝇蚤、蚖蛇、恶虫，石沙、瓦砾自然沉没，金银宝玉现于地上，四时和调，不寒不热。其地柔濡，无有尘秽，如油涂地，洁净光泽，无有尘秽；转轮圣王治于世时，地亦如是。地出流泉，清净无竭，生柔濡草，冬夏常青，树木繁茂，华果炽盛。地生濡草，色如孔翠，香若婆师，濡如天衣。足蹈地时，地凹四寸，举足还

复，无空缺处。自然粳米无有糠糩，众味具足。时有香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果自然裂，出自然香，香气馥薰。复有衣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衣。复有庄严树，华果茂盛，其果热时，皮壳自裂，出种种庄严具。复有鬘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鬘。复有器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器。复有果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果。复有乐器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众乐器。

“转轮圣王治于世时，阿耨达龙王于中夜后起大密云，弥满世界而降大雨，如构牛顷，雨八味水，润泽周普。地无停水，亦无泥淖，润泽沾洽，生长草木。犹如鬘师水洒华鬘，使华鲜泽，令不萎枯；时雨润泽，亦复如是。又时于中夜后，空中清明，净无云曀，海出凉风，清净调柔，触身生乐。圣王治时，此阎浮提五谷丰穰，人民炽盛，财宝丰饶，无所匮乏。

“当时，转轮圣王以正治国，无有阿枉，修十善行；尔时诸人民亦修正见，具十善行。其王久久，身生重患，而取命终；时犹如乐人，食如小过，身小不适，而便命终，生梵天上。时，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及国土民作倡伎乐，葬圣王身。其王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国内士民，以香汤洗浴王身，以劫贝缠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奉举王身，置金棺里，以香油灌，置铁椁里，复以木椁重衣其外，积众香薪重衣其上，而阇维之。于四衢道头起七宝塔，纵广一由旬，杂色参间，以七宝成。其塔四面各有一门，周匝栏楯，以七宝成。其塔四面空地纵广五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金墙银门，银墙金门；琉璃墙水精门，水精墙琉璃门；赤珠墙玛瑙门，玛瑙墙赤珠门；砗磲墙众宝门。其栏楯者，金栏银桄，银栏金桄；水精栏琉璃桄，琉璃栏水精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砗磲栏众宝桄。其金罗网下悬银铃，其银罗网下悬金铃；琉璃罗网悬水精铃，水精罗网悬琉璃铃；赤珠罗网悬玛瑙铃，玛瑙罗网悬赤珠铃；砗磲罗网悬众宝铃。其金树者，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金叶华实；其琉璃树，水精华叶；水精树，琉璃华叶；赤珠树者，玛瑙华叶；玛瑙树，赤珠华叶；砗磲树，众宝华叶。其四园墙复有四门，周匝栏楯，又其墙上皆有楼阁宝台。其墙四面有树木园林、流泉浴池，生种种华，树木繁茂，华果炽盛，众香芬馥，异鸟哀鸣。其塔成已，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举国士民皆来供养此塔。施诸穷乏，须食与食，须衣与衣，象马宝乘，给众所须，随意所与。转轮圣王威神功德，其事如是。”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九

地狱品第四

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围绕其外，复有大海水一周匝围绕八千天下，复有大金刚山绕大海水。金刚出外复有第二大金刚山，二山中间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于彼。彼有八大地狱，其一地狱有十六小地狱，第一大地狱名、想，第二名、黑绳，第三名、堆压，第四名、叫唤，第五名、大叫唤，第六名、烧炙，第七名、大烧炙，第八名、无间。其想地狱有十六小狱，小狱纵广五百由旬：第一小狱名曰、黑沙，二名、沸屎，三名、五百钉，四名、饥，五名、渴，六名、一铜釜，七名、多铜釜，八名、石磨，九名、脓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铁丸，十三名、釿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剑树，十六名、寒冰。

"云何名想地狱？其中众生手生铁爪，其爪长利，迭相瞋忿，怀毒害想，以爪相𢴤，应手肉堕，想为已死；冷风来吹，皮肉还生，寻活起立，自想言：'我今已活。'余众生言：'我想汝活。'以是想故，名想地狱。

"复次，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共相触娆，手执自然刀剑，刀剑锋利，迭相斫刺，[皮＋刂]剥脔割，身碎在地，想谓为死；冷风来吹，皮肉更生，寻活起立。彼自想言：'我今已活。'余众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缘故，名想地狱。

"复次，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迭相触娆，手执刀剑，刀剑锋利，共相斫刺，[皮＋刂]剥脔割，想谓为死；冷风来吹，皮肉更生，寻活起立，自言：'我活。'余众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缘故，名想地狱。

"复次，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迭相触娆，手执油影刀，其刀锋利，更相斫刺，[皮＋刂]剥脔割，想谓为死；冷风来吹，皮肉更生，寻活起立，自言：'我活。'余众生言：'我想汝活。'以是因缘，名为想地狱。

"复次，想地狱其中众生怀毒害想，迭相触娆，手执小刀，其刀锋利，更相斫刺，[皮＋刂]剥脔割，想谓为死；冷风来吹，皮肉更生，寻活起立，自言：'我活。'余众生言：'我想汝活。'以是因缘故，名想地狱。

"其中众生久受罪已，出想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到黑沙地狱。时，有热风暴起，吹热黑沙，来著其身，举体尽黑。犹如黑云，热沙烧皮，尽肉彻骨；罪人身中有黑焰起，绕身回旋，还入身内，受诸苦恼，烧炙焦烂。以罪因缘，受此苦报，其罪未毕，故使不死。

"于此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到沸屎地狱。其地狱中有沸屎铁丸自然满前，驱迫罪人使抱铁丸，烧其身手，至其头面，无不周遍；复使探撮，举著口中，烧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有铁嘴虫，唼食皮肉，彻骨达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以罪未毕，犹复不死。

“于沸屎地狱久受苦已，出沸屎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到铁钉地狱。到已，狱卒扑之令堕，偃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钉钉手、钉足、钉心，周遍身体，尽五百钉，苦毒辛酸，号咷呻吟，余罪未毕，犹复不死。

“久受苦已，出铁钉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到饥饿地狱。狱卒来问：‘汝等来此，欲何所求？’报言：‘我饿！’狱卒即捉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铁钩钩口使开，以热铁丸著其口中，焦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苦毒辛酸，悲号啼哭，余罪未尽，犹复不死。

“久受苦已，出饥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到渴地狱。狱卒问言：‘汝等来此，欲何所求？’报言：‘我渴！’狱卒即捉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热铁钩钩口使开，消铜灌口，烧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苦毒辛酸，悲号啼哭，余罪未尽，犹复不死。

“久受苦已，出渴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到一铜鍑地狱。狱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鍑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从底至口，从口至底，或在鍑腹，身体烂熟。譬如煮豆，随汤涌沸，上下回转，中外烂坏；罪人在鍑，随汤上下，亦复如是。号咷悲叫，万毒并至，余罪未尽，故复不死。

“久受苦已，出一铜鍑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多铜鍑地狱。多铜鍑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狱鬼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鍑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从底至口，从口至底，或在鍑腹，举身烂坏。譬如煮豆，随汤涌沸，上下回转，中外皆烂；罪人在鍑亦复如是，随汤上下，从口至底，从底至口，或手足现，或腰腹现，或头面现。狱卒以铁钩钩取置余鍑中，号咷悲叫，苦毒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多铜鍑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石磨地狱。石磨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狱卒大怒，捉彼罪人扑热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热石压其身上，回转揩磨，骨肉糜碎，脓血流出，苦毒切痛，悲号辛酸，余罪未尽，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石磨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脓血地狱。脓血地狱纵广五百由旬，其地狱中有自然脓血，热沸涌出，罪人于中东西驰走，脓血沸热汤，其身体手足头面皆悉烂坏；又取脓血而自食之，汤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烂坏，苦毒辛酸，众痛难忍，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脓血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量火地狱。量火地狱纵广五百由旬，其地狱中有大火聚，自然在前，其火焰炽，狱卒瞋怒驰迫罪人，手执铁斗，使量火聚。彼量火时，烧其手足，遍诸身体，苦毒热痛，呻吟号哭，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量火地狱，慞惶驰走，自求救护，宿对所牵，

不觉忽到灰河地狱。灰河地狱纵广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灰汤涌沸，恶气熢[火＋孛]，回波相搏，声响可畏，从底至上，铁刺纵广锋长八寸。其河岸边生长刀剑，其边皆有狱卒豺狼；又其岸上有剑树林，枝叶华实皆是刀剑，锋刃八寸。罪人入河，随波上下，回覆沉没，铁刺刺身，内外通彻，皮肉烂坏，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悲号酸毒，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灰河地狱，至彼岸上，岸上利剑割刺身体，手足伤坏。尔时，狱卒问罪人言：‘汝等来此，欲何所求？’罪人报言：‘我等饥饿！’狱卒即捉罪人扑热铁上，舒展身体，以铁钩擗口，洋铜灌之，烧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复有豺狼，牙齿长利，来啮罪人，生食其肉。于是，罪人为灰河所煮，利刺所刺，洋铜灌口，豺狼所食已，即便奔驰走上剑树。上剑树时，剑刃下向；下剑树时，剑刃上向；手攀手绝，足蹈足绝。剑刃刺身，中外通彻，皮肉堕落，脓血流出，遂有白骨筋脉相连。时，剑树上有铁嘴鸟，啄头骨坏，唼食其脑，苦毒辛酸，号咷悲叫，余罪未毕，故使不死。还复来入灰河狱中，随波上下，回覆沉没，铁刺刺身，内外通彻，皮肉烂坏，脓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于外；冷风来吹，肌肉还复，寻便起立，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铁丸地狱。铁丸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热铁丸自然在前，狱鬼驱捉，手足烂坏，举身火燃，苦痛悲号，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至出铁丸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釿斧地狱。釿斧地狱纵广五百由旬，彼入狱已，狱卒瞋怒，捉此罪人扑热铁上，以热铁釿斧破其手足、耳鼻、身体，苦毒辛酸，悲号叫唤，余罪未尽，犹复不死。

“久受罪已，出釿斧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豺狼地狱。豺狼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群豺狼竞来摣掣，[齒＋齊]啮拖抴，肉堕伤骨，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悲号酸毒，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豺狼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剑树地狱。剑树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彼剑树林中，有大暴风起吹，剑树叶堕其身上，著手手绝，著足足绝，身体头面无不伤坏。有铁鸟立其头上，啄其两目，苦痛万端，悲号酸毒，余罪未毕，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剑树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寒冰地狱。寒冰地狱纵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大寒风来吹其身，举体冻瘃，皮肉堕落，苦毒辛酸，悲号叫唤，然后命终。”

佛告比丘：“黑绳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从黑绳地狱至寒冰地狱。何故名为黑绳地狱？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热铁绳絣之使直，以热铁斧逐绳道斫，

斫彼罪人，作百千段。犹如工匠以绳絣木，利斧随斫，作百千段；治彼罪人，亦复如是。苦毒辛酸，不可称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名为黑绳地狱。

“复次，黑绳地狱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铁绳絣，以锯锯之。犹如工匠以绳絣木，以锯锯之；治彼罪人，亦复如是。苦痛辛酸，不可称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黑绳地狱。

“复次，黑绳地狱捉彼罪人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热铁绳置其身上，烧皮彻肉，焦骨沸髓，苦毒辛酸，痛不可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黑绳地狱。

“复次，黑绳地狱狱卒悬热铁绳交横无数，驱迫罪人，使行绳间，恶风暴起，吹诸铁绳，历落其身，烧皮彻肉，焦骨沸髓，苦毒万端，不可称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黑绳。

“复次，黑绳狱卒以热铁绳衣驱罪人被之，烧皮彻肉，焦骨沸髓，苦毒万端，不可称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黑绳。其彼罪人久受苦已，乃出黑绳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堆压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为堆压地狱？其地狱中有大石山，两两相对，罪人入中，山自然合，堆压其身，骨肉糜碎，山还故处。犹如以木掷木，弹却还离；治彼罪人，亦复如是。苦毒万端，不可称计，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堆压地狱。

“复次，堆压地狱有大铁象，举身火燃，哮呼而来，蹴蹋罪人，宛转其上，身体糜碎，脓血流出，苦毒辛酸，号咷悲叫，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堆压。

“复次，堆压地狱其中狱卒捉诸罪人置于磨石中，以磨磨之，骨肉糜碎，脓血流出，苦毒辛酸，不可称计，其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堆压。

“复次，堆压狱卒捉彼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压，骨肉糜碎，脓血流出，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堆压。

“复次，堆压狱卒取彼罪人卧铁臼中，以铁杵捣，从足至头，皮肉糜碎，脓血流出，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堆压。其彼罪人久受苦已，乃出堆压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叫唤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为叫唤地狱？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掷大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地狱。

“复次，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大铁瓮中，热汤涌沸而煮

罪人，号咷叫唤，苦切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

“复次，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置大铁鍑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

“复次，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小鍑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地狱。

“复次，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大鏊上，反覆煎熬，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久受苦已，乃出叫唤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尔乃至终。”

佛告比丘：“大叫唤地狱有十六小狱，周匝围绕。何故名为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著大铁釜中，热汤涌沸而煮罪人，号咷叫唤，大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唤地狱。

“复次，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大铁瓮中，热汤涌沸而煮罪人，号咷叫唤，大叫唤，苦切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唤地狱。

“复次，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置铁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苦毒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唤地狱。

“复次，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小鍑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咷叫唤，大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故名大叫唤。

“复次，大叫唤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大鏊上，反覆煎熬，号咷叫唤，大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唤。久受苦已，乃出大叫唤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

佛告比丘：“烧炙大地狱有十六小狱，周匝围绕。何故名为烧炙大地狱？尔时，狱卒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烧炙地狱。

“复次，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将彼罪人入铁室内，其室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烧炙地狱。

“复次，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著铁楼上，其楼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烧炙地狱。

“复次，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著大铁釜中，其釜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烧炙地狱。

“复次，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掷大鏊上，其鏊火燃，中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

不死。久受苦已，乃出烧炙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罪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大烧炙地狱有十六小狱，周匝围绕，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云何名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重大烧炙，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

“复次，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将诸罪人入铁室中，其室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重大烧炙，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

“复次，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著铁楼上，其楼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重大烧炙，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大烧炙地狱。

“复次，大烧炙地狱其诸狱卒取彼罪人著大铁釜中，其釜火燃，内外俱赤，烧炙罪人，重大烧炙，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大烧炙地狱。

“复次，大烧炙地狱中自然有大火坑，火焰炽盛，其坑两岸有大火山，其诸狱卒捉彼罪人贯铁叉上，竖著火中，烧炙其身，重大烧炙，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久受苦已，然后乃出大烧炙地狱，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无间大地狱有十六小狱，周匝围绕，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云何名无间地狱？其诸狱卒捉彼罪人剥其皮，从足至顶，即以其皮缠罪人身，著火车轮，疾驾火车，辗热铁地，周行往返，身体碎烂，皮肉堕落，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无间地狱。

“复次，无间大地狱有大铁城，其城四面有大火起，东焰至西，西焰至东，南焰至北，北焰至南，上焰至下，下焰至上；焰炽回遑，无间空处，罪人在中，东西驰走，烧炙其身，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无间地狱。

“复次，无间大地狱中有铁城，火起洞燃，罪人在中，火焰燎身，皮肉焦烂，苦痛幸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无间地狱。

“复次，大无间地狱罪人在中，久乃门开，其诸罪人奔走往趣。彼当走时，身诸肢节，皆火焰出。犹如力士执大草炬逆风而走，其焰炽然；罪人走时，亦复如是。走欲至门，门自然闭，罪人[足＋唐]跌，伏热铁地，烧炙其身，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是故名为无间地狱。

“复次，无间地狱其中罪人，举目所见，但见恶色；耳有所闻，但闻恶声；鼻有所闻，但闻臭恶；身有所触，但触苦痛；意有所念，但念恶法。又其罪人弹指之顷，无不苦时，故名无间地狱。其中众生

久受苦已，从无间出，慞惶驰走，求自救护，宿对所牵，不觉忽到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身为不善业，口意亦不善，
斯堕想地狱，怖惧衣毛竖。
恶意向父母，佛及诸声闻，
则堕黑绳狱，苦痛不可称。
但造三恶业，不修三善行，
堕堆压地狱，苦痛不可称。
瞋恚怀毒害，杀生血污手，
造诸杂惡行，堕叫唤地狱。
常习众邪见，为爱网所覆，
造此卑陋行，堕大叫唤狱。
常为烧炙行，烧炙诸众生，
堕烧炙地狱，长夜受烧炙。
舍于善果业，善果清净道，
为众弊恶行，堕大烧炙狱。
为极重罪行，必生恶趣业，
堕无间地狱，受罪不可称。
想及黑绳狱，堆压二叫唤，
烧炙、大烧炙，无间为第八。
此八大地狱，洞燃火光色，
斯由宿恶殃，小狱有十六。”

佛告比丘：“彼二大金刚山间有大风起，名为增佉。若使此风来至此四天下及八千天下者，吹此大地及诸名山须弥山王，去地十里，或至百里，飞扬空中，皆悉糜碎。譬如壮士，手把轻糠散于空中；彼大风下，若使来者，吹此天下，亦复如是。由有二大金刚山遮止此风，故使不来。比丘，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亦是众生行报所致。

“又彼二山间风，焰炽猛热，若使彼风来至此四天下者，其中众生、山河、江海、草木、丛林皆当焦枯。犹如盛夏断生濡草，置于日中，寻时萎枯；彼风如是，若使来至此世界，热气烧炙，亦复如是。由此二金刚山遮止此风，故使不来。比丘，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亦是众生行报所致。

“又彼二山间风，臭处不净，腥秽酷烈，若使来至此天下者，熏此众生皆当失目。由此二大金刚山遮止此风，故使不来。比丘，当知此金刚山多所饶益，亦是众生行报所致。

“又彼二山中间复有十地狱：一名、厚云，二名、无云，三名、呵呵，四名、奈何，五名、羊鸣，六名、须乾提，七名、优钵罗，八

名、拘物头，九名、分陀利，十名、钵头摩。云何厚云地狱？其狱罪人自然生身，譬如厚云，故名厚云。云何名曰无云？其彼狱中受罪众生，自然生身，犹如段肉，故名无云。云何名呵呵？其地狱中受罪众生，苦痛切身，皆称呵呵，故名呵呵。云何名奈何？其地狱中受罪众生，苦痛酸切，无所归依，皆称奈何，故名奈何。云何名羊鸣？其地狱中受罪众生，苦痛切身，欲举声语，舌不能转，直如羊鸣，故名羊鸣。云何名须乾提？其地狱中举狱皆黑，如须乾提华色，故名须乾提。云何名优钵罗？其地狱中举狱皆青，如优钵罗华，故名优钵罗。云何名拘物头？其地狱中举狱皆红，如拘物头华色，故名拘物头。云何名分陀利？其地狱中举狱皆白，如分陀利华色，故名分陀利。云何名钵头摩？其地狱中举狱皆赤，如钵头摩华色，故名钵头摩。”

佛告比丘：“喻如有篅受六十四斛，满中胡麻，有人百岁持一麻去，如是至尽，厚云地狱受罪未竟。如二十厚云地狱寿与一无云地狱寿等，如二十无云地狱寿与一呵呵地狱寿等，如二十呵呵地狱寿与一奈何地狱寿等，如二十奈何地狱寿与一羊鸣地狱寿等，如二十羊鸣地狱寿与一须乾提地狱寿等，如二十须乾提地狱寿与一优钵罗地狱寿等，如二十优钵罗地狱寿与一拘物头地狱寿等，如二十拘物头地狱寿与一分陀利地狱寿等，如二十分陀利地狱寿与一钵头摩地狱寿等；如二十钵头摩地狱寿，名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名一大劫。钵头摩地狱中火焰热炽盛，罪人去火一百由旬，火已烧炙；去六十由旬，两耳已聋，无所闻知；去五十由旬，两目已盲，无所复见。瞿波梨比丘已怀恶心，谤舍利弗、目揵连，身坏命终，堕此钵头摩地狱中。”

尔时，梵王说此偈言：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由其恶言。
应毁者誉，应誉者毁，
口为恶业，身受其罪。
技术取财，其过薄少，
毁谤贤圣，其罪甚重。
百千无云寿，四十一云寿，
谤圣受斯殃，由心口为恶。”

佛告比丘：“彼梵天说如是偈，为真正言，佛所印可。所以者何？我今如来、至真、等正觉亦说此义：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由其恶言。
应毁者誉，应誉者毁，
口为恶业，身受其罪。

技术取财，其过薄少，
毁谤贤圣，其罪甚重。
百千无云寿，四十一云寿，
谤圣受斯殃，由心口为恶。”

佛告比丘：“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王所治处纵广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然彼阎罗王昼夜三时，有大铜镬自然在前。若镬出宫内，王见畏怖，舍出宫外；若镬出宫外，王见畏怖，舍入宫内。有大狱卒，捉阎罗王卧热铁上，以铁钩擗口使开，洋铜灌之，烧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受罪讫已，复与诸婇女共相娱乐；彼诸大臣受福者，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有三使者，云何为三？一者、老，二者、病，三者、死。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身坏命终，堕地狱中。狱卒将此罪人诣阎罗王所，到已白言：‘此是天使所召也，惟愿大王善问其辞！’王问罪人言：‘汝不见初使耶？’罪人报言：‘我不见也。’王复告曰：‘汝在人中时，颇见老人头白齿落，目视蒙蒙，皮缓肌皱，偻脊柱杖，呻吟而行，身体战掉，气力衰微。见此人不？’罪人言：‘见。’王复告曰：‘汝何不自念，我亦如是？’彼人报言：‘我时放逸，不自觉知。’王复语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恶从善，今当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父母过，非兄弟过，亦非天帝，亦非先祖，亦非知识、僮仆、使人，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自有恶，汝今自受。’

“时，阎罗王以第一天使问罪人已，复以第二天使问罪人言：‘云何汝不见第二天使耶？’对曰：‘不见。’王又问言：‘汝本为人时，颇见人疾病困笃，卧著床褥，屎尿臭处，身卧其上，不能起居，饮食须人，百节酸疼，流泪呻吟，不能言语。汝见是不？’答曰：‘见。’王又报言：‘汝何不自念，如此病苦，我亦当尔？’罪人报言：‘我时放逸，不自觉知。’王又语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恶从善，今当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父母过，非兄弟过，亦非天帝过，亦非先祖，亦非知识、僮仆、使人，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自为恶，汝今自受。’

“时，阎罗王以第二天使问罪人已，复以第三天使问罪人言：‘云何汝不见第三天使耶？’答言：‘不见。’王又问言：‘汝本为人时，颇见人死，身坏命终，诸根永灭，身体挺直，犹如枯木，捐弃冢间，鸟兽所食，或衣棺椁，或以火烧。汝见是不？’罪人报曰：‘实见。’王又报言：‘汝何不自念，我亦当死，与彼无异？’罪人报言：‘我时放逸，不自觉知。’王复语言：‘汝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恶从善，今当令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汝今受罪，非父母过，非兄弟过，亦非天帝，亦非先祖，亦非知识、僮仆、使人，亦非沙门、婆罗门过。

汝自为恶，汝今自受。’时，阎罗王以三天使具诘问已，即付狱卒。时彼狱卒即将罪人诣大地狱，其大地狱纵广百由旬，下深百由旬。’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四方有四门，巷陌皆相当，
以铁为狱墙，上覆铁罗网。
以铁为下地，自燃火焰出，
纵广百由旬，安住不倾动。
黑焰熢[火＋孛]起，赫烈难可睹，
小狱有十六，火炽由行恶。”

佛告比丘：“时，阎罗王自生念言：‘世间众生迷惑无识，身为恶行，口、意为恶，其后命终，少有不受此苦。世间众生若能改恶，修身、口、意，为善行者，命终受乐，如彼天神。我若命终生人中者，若遇如来，当于正法中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以清净信修净梵行：所作已办，断除生死，于现法中自身作证，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虽见天使者，而犹为放逸，
其人常怀忧，生于卑贱处。
若有智慧人，见于天使者，
亲近贤圣法，而不为放逸。
见受生恐畏，由生老病死，
无受则解脱，生老病死尽。
彼得安隐处，现在得无为，
已渡诸忧畏，决定般涅槃。”

龙鸟品第五

佛告比丘：“有四种龙。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是为四种。有四种金翅鸟。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是为四种。

“大海水底有裟竭龙王宫，纵广八万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严饰，皆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须弥山王与佉陀罗山，二山中间有难陀、跋难陀二龙王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大海北岸有一大树，名究罗睒摩罗，龙王、金翅鸟共有此树。其树下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此大树东有卵生龙王宫、卵生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

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其究罗睒摩罗树南有胎生龙王宫、胎生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究罗睒摩罗树西有湿生龙宫、湿生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究罗睒摩罗树北有化生龙王宫、化生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

“若卵生金翅鸟欲搏食龙时，从究罗睒摩罗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湿生、化生诸龙。

“若胎生金翅鸟欲搏食卵生龙时，从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自在随意。若胎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从树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湿生、化生诸龙食也。

“湿生金翅鸟欲食卵生龙时，从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自在随意。湿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于树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龙食之，自在随意。湿生金翅鸟欲食湿生龙时，于树西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八百由旬，取湿生龙食之，自在随意，而不能取化生龙食。

“化生金翅鸟欲食卵生龙时，从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自在随意。化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从树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龙食之，随意自在。化生金翅鸟欲食湿生龙时，从树西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八百由旬，取湿生龙食之。化生金翅鸟欲食化生龙时，从树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千六百由旬，取化生龙食之，随意自在。是为金翅鸟所食诸龙。

“复有大龙，金翅鸟所不能食。何者是？娑竭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婆罗龙王、提头赖吒龙王、善见龙王、阿卢龙王、伽拘罗龙王、伽毗罗龙王、阿波罗龙王、伽□龙王、瞿伽□龙王、阿耨达龙王、善住龙王、优睒伽波头龙王、得叉伽龙王，此诸大龙王皆不为金翅鸟之所搏食；其有诸龙在近彼住者，亦不为金翅鸟之所搏食。”

佛告比丘：“若有众生奉持龙戒，心意向龙，具龙法者，即生龙中。若有众生奉持金翅鸟戒，心向金翅鸟，具其法者，便生金翅鸟中。或有众生持兔枭戒者，心向兔枭，具其法者，堕兔枭中。若有众生奉持狗戒，或持牛戒，或持鹿戒，或持痖戒，或持摩尼婆陀戒，或持火戒，或持月戒，或持日戒，或持水戒，或持供养火戒，或持苦行

秽污法，彼作是念：‘我持痖法、摩尼婆陀法、火法、日月法、水法、供养火法、诸苦行法，我持此功德，欲以生天。’此是邪见。”

佛言：“我说邪见人必趣二处：若生地狱，有堕畜生。或有沙门、婆罗门有如是论、如是见：‘我、世间有常，此实余虚；我及世间无常，此实余虚；我及世间有常无常，此实余虚；我及世间非有常非无常，此实余虚。我、世间有边，此实余虚；我、世间无边，此实余虚；我、世间有边无边，此实余虚；我、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实余虚。是命是身，此实余虚；是命异身异，此实余虚；非有命非无命，此实余虚；无命无身，此实余虚。’或有人言：‘有如是他死，此实余虚。’有言：‘无如是他死，此实余虚。’或言：‘有如是无如是他死，此实余虚。’又言：‘非有非无如是他死，此实余虚。’

“彼沙门、婆罗门若作如是论、如是见者，言世是常，此实余虚者，彼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是故彼作是言：‘我、世间有常。’彼言无常者，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是故彼言：‘我、世间无常。’彼言有常无常者，彼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故言：‘世间有常无常。’彼言非有常非无常者，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故言：‘我、世间非有常非无常。’

“彼言我、世间有边者，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故言：‘命有边，身有边，世间有边。’从初受胎至于冢间，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极至七生，身、命行尽，我入清净聚，是故彼言：‘我有边。’彼言我、世间无边者，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言：‘命无边，身无边，世间无边。’从初受胎至于冢间，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极至七生，身、命行尽，我入清净聚，是故言：‘我世间无边。’彼作是言：‘此世间有边无边。’彼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命有边无边，从初受胎至于冢间，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极至七生，身、命行尽，我入清净聚，是故言：‘我有边无边。’彼作是言：‘我、世间非有边非无边。’于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命身非有边非无边，从初受胎至于冢间，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转，极至七生，身、命行尽，我入清净聚，是故言：‘我非有边非无边。’

“彼言是命是身者，于此身有命见，于余身有命见，是故言：‘是命是身。’言命异身异者，于此身有命见，于余身无命见，是故言：‘命异身异。’彼言身命非有非无者，于此身无命见，于余身有命见，是故言：‘非有非无。’彼言无身命者，此身无命见，余身无命见，是故言：‘无命无身。’彼言有如是他死者，其人见今有身命，后更有身、命游行，是故言：‘有如是他死。’无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有命，后世无命，是故言：‘无如是他死。’有如是他死无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命断灭，后世命游行，是故言：‘有如是他命无如是他命。’非有非无如是他死者，彼言今身、命断灭，后身、命断灭，是故言：‘非有非无如是他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乃往过去有王名镜面，时，集生盲人聚

在一处，而告之曰：‘汝等生盲！宁识象不？’对曰：‘大王，我不识、不知。’王复告言：‘汝等欲知象形类不？’对曰：‘欲知。’时，王即敕侍者，使将象来，令众盲子手自扪摸。中有摸象得鼻者，王言此是象。或有摸象得其牙者，或有摸象得其耳者，或有摸象得其头者，或有摸象得其背者，或有摸象得其腹者，或有摸象得其髀者，或有摸象得其髆者，或有摸象得其迹者，或有摸象得其尾者，王皆语言：‘此是象也。’

“时，镜面王即却彼象，问盲子言：‘象何等类？’其诸盲子，得象鼻者，言象如曲辕；得象牙者，言象如杵；得象耳者，言象如箕；得象头者，言象如鼎；得象背者，言象如丘阜；得象腹者，言象如壁；得象髀者，言象如树；得象髆者，言象如柱；得象迹者，言象如臼；得象尾者，言象如絙。各各共诤，互相是非，此言如是，彼言不尔，云云不已，遂至斗诤。时，王见此，欢喜大笑。

“尔时，镜面王即说颂曰：

“‘诸盲人群集，于此竞诤讼，
象身本一体，异相生是非。’”

佛告比丘：‘诸外道异学亦复如是，不知苦谛，不知集谛、尽谛、道谛，各生异见，互相是非，谓己为是，便起诤讼。若有沙门、婆罗门能如实知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彼自思惟，相共和合，同一受，同一师，同一水乳，炽然佛法，安乐久住。”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人不知苦，不知苦所起，
亦复不知苦，所可灭尽处，
亦复不能知，灭于苦集道。
失于心解脱，慧解脱亦失，
不能究苦本，生老病死源。
若能谛知苦，知苦所起因，
亦能知彼苦，所可灭尽处。
又能善分别，灭苦集圣道，
则得心解脱，慧解脱亦然。
斯人能究竟，苦阴之根本，
尽生老病死，受有之根原。

“诸比丘，是故汝等当勤方便思惟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

阿须伦品第六

佛告比丘：‘须弥山北大海水底有罗呵阿须伦城，纵广八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城高三千由旬，广二千由旬。其城门高一千由旬，广千由旬，金城银门，银城金门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阿须伦王所治小城，当大城中，名轮输摩跋吒，纵广六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城高三千由旬，广二千由旬。其城门高二千由旬，广千由旬，金城银门，银城金门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于其城内别立议堂，名曰七尸利沙，堂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议堂下基纯以砗磲，其柱梁纯以七宝。其堂中柱围千由旬，高万由旬。当此柱下有正法座，纵广七百由旬，雕文刻镂，七宝所成。堂有四户，周匝栏楯，阶亭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乃至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议堂北有阿须伦宫殿，纵广万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其议堂东有一园林，名曰娑罗，纵广万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其议堂南有一园林，名曰极妙，纵广万由旬，如娑罗园。其议堂西有一园林，名曰睒摩，纵广万由旬，亦如娑罗园林。其议堂北有一园林，名曰乐林，纵广万由旬，亦如娑罗园林。

“娑罗、极妙二园中间生昼度树，下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树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又其睒摩、乐林二园中间跋难陀池，其水清凉，无有垢秽，宝堑七重，周匝砌厕，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于其池中生四种华，华叶纵广一由旬，香气流布亦一由旬；根如车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又其池边有七重阶亭，门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

“其阿须伦王臣下宫殿，有纵广万由旬者，有九千、八千，极小宫殿至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小阿须伦宫殿有纵广千由旬、九百、八百，极小宫殿至百由旬，皆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

“其议堂北有七宝阶道入于宫中，复有阶道趣娑罗园，复有阶道趣极妙园，复有阶道趣睒摩园，复有阶道趣乐林园，复有阶道趣昼度

树，复有阶道趣跋难陀池，复有阶道趣大臣宫殿，复有阶道趣小阿须伦宫殿。若阿须伦王欲诣娑罗园游观时，即念毗摩质多阿须伦王；毗摩质多阿须伦王复自念言：‘罗呵阿须伦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大众侍从围绕，诣罗呵阿须伦王前，于一面立。时，阿须伦王复念波罗呵阿须伦王；波罗呵阿须伦王复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大众侍从围绕，诣罗呵王前，于一面立。时，阿须伦王复念睒摩罗阿须伦王；睒摩罗阿须伦王复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大众侍从围绕，诣罗呵王前，于一面立。时，王复念大臣阿须伦；大臣阿须伦复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大众侍从围绕，诣罗呵王前，于一面立。时，王复念小阿须伦；小阿须伦复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庄严，与诸大众诣罗呵王前，于一面立。

“时，罗呵王身著宝衣，驾乘宝车，与无数大众前后围绕，诣娑罗林中，有自然风，吹门自开；有自然风，吹地令净；有自然风，吹华散地，华至于膝。时，罗呵王入此园已，共相娱乐，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娱乐讫已，便还本宫。其后游观极妙园林、睒摩园林、乐园林，亦复如是。时，罗呵王常有五大阿须伦侍卫左右：一名、提持，二名、雄力，三名、武夷，四名、头首，五名、摧伏；此五大阿须伦常侍卫左右。其罗呵王宫殿在大海水下，海水在上，四风所持：一名、住风，二名、持风，三名、不动，四名、坚固；持大海水，悬处虚空，犹如浮云，去阿须伦宫一万由旬，终不堕落。阿须伦王福报、功德、威神如是。”

四天王品第七

佛告比丘：“须弥山王东千由旬提头赖吒天王城，名贤上，纵广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须弥山南千由旬有毗楼勒天王城，名善见，纵广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须弥山西千由旬有毗楼婆叉天王城，名周罗善见，纵广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须弥山北千由旬有毗沙门天王，王有三城：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众归，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众归城北有园林，名伽毗延头，纵广四千由旬，围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园城中间有池名那邻尼，纵广四十由旬，其水清澄，无有垢秽，以七宝堑厕砌其边，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

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中生莲华，青、黄、赤、白、杂色，光照半由旬，其香芬薰闻半由旬。又其华根大如车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

“除日月宫殿，诸四天王宫殿纵广四十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诸宫殿有四十由旬、二十由旬，极小纵广五由旬。从众归城有宝阶道至贤上城，复有阶道至善见城，复有阶道至周罗善见城，复有阶道至可畏城、天敬城，复有阶道至伽毗延头园，复有阶道至那邻尼池，复有阶道至四天王大臣宫殿。

“若毗沙门天王欲诣伽毗延头园游观时，即念提头赖天王；提头赖天王复自念言：‘今毗沙门天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与无数乾沓和神前后围绕，诣毗沙门天王前，于一面立。时，毗沙门王复念毗楼勒天王；毗楼勒天王复自念言：‘今毗沙门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与无数究槃荼神前后围绕，诣毗沙门天王前，于一面立。毗沙门王复念毗楼婆叉；毗楼婆叉复自念言：‘今毗沙门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龙神前后围绕，诣毗沙门王前，于一面立。毗沙门王复念四天王大臣；四天王大臣复自念言：‘今毗沙门王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无数诸天前后导从，诣毗沙门天王前，于一面立。

“时，毗沙门天王即自庄严，著宝饰衣，驾乘宝车，与无数百千天神诣伽毗延头园，有自然风，吹门自开；有自然风，吹地令净；有自然风，吹华散地，华至于膝。时，王在园共相娱乐，一日、二日乃至七日，游观讫已，还归本宫。毗沙门王常有五大鬼神侍卫左右：一名、般阇楼，二名、檀陀罗，三名、醯摩跋陀，四名、提偈罗，五名、修逸路摩，此五鬼神常随侍卫。毗沙门王福报、功德、威神如是。”

忉利天品第八

佛告比丘：“须弥山王顶上有三十三天城，纵广八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城高百由旬，上广六十由旬。城门高六十由旬，广三十由旬。相去五百由旬有一门，其一一门有五百鬼神守侍卫护三十三天，金城银门，银城金门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其大城内复有小城，纵广六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城高百由旬，广六十由旬。城门相去五百由旬，高六十由旬，广三十由旬，一一城门有五百鬼神侍卫门侧，守护三十三天，金城银门，银城金门；水精城琉璃门，琉璃城水精门；赤珠城玛瑙门，玛瑙城赤珠门；砗磲城众宝门。

“其栏楯者，金栏银桄，银栏金桄；水精栏琉璃桄，琉璃栏水精

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砗磲栏众宝桄。其栏楯上有宝罗网，其金罗网下悬银铃，其银罗网下悬金铃；琉璃罗网悬水精铃，水精罗网悬琉璃铃；赤珠罗网悬玛瑙铃，玛瑙罗网悬赤珠铃；砗磲罗网悬众宝铃。其金树者，金根、金枝、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银根、银枝、金叶华实；其水精树，水精根枝、琉璃华叶；其琉璃树，琉璃根枝、水精华叶；其赤珠树，赤珠根枝、玛瑙华叶；玛瑙树者，玛瑙根枝、赤珠华叶；砗磲树者，砗磲根枝、众宝华叶。

“其七重城，城有四门，门有栏楯。七重城上皆有楼阁台观周匝围绕，有园林浴池，生众宝华，杂色参间，宝树行列，华果繁茂，香风四起，悦可人心；凫雁、鸳鸯、异类奇鸟，无数千种，相和而鸣。其小城外中间有伊罗龙宫，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

“其善见城内有善法堂，纵广百由旬，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其堂下基纯以真金，上覆琉璃。其堂中柱围十由旬，高百由旬。其堂柱下敷天帝御座，纵广一由旬，杂色间厕，以七宝成。其座柔软，软若天衣，夹座两边左右十六座。堂有四门，周匝栏楯，以七宝成。其堂阶道纵广五百由旬，门郭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善见堂北有帝释宫殿，纵广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亦复如是。善见堂东有园林，名曰粗涩，纵广千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粗涩园中有二石垛，天金校饰：一名、贤，二名、善贤，纵广各五十由旬，其石柔软，软若天衣。

“善见堂南有园林，名曰画乐，纵广千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园内有二石垛，七宝所成：一名、画，二名、善画，各纵广五十由旬，其垛柔软，软若天衣。

“善见堂西有园林，名杂，纵广千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园中有二石垛：一名、善见，二名、顺善见，天金校饰，七宝所成，各纵广五十由旬，其垛柔软，软若天衣。

“善见堂北有园林，名曰大喜，纵广千由旬，园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园中有二石垛：一名、喜，二名、大喜，砗磲校饰，纵广五十由旬，其垛柔软，软若天衣。

“其粗涩园、画乐园中间有难陀池，纵广百由旬，其水清澄，无有垢秽，七重宝堑周匝砌厕，栏楯七重、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

校饰，以七宝成。其池四面有四梯陛，周匝栏楯间以七宝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又其池中生四种华，青、黄、赤、白、红缥杂色间厕，其一华叶荫一由旬，香气芬薰闻一由旬，根如车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其池四面复有园林。其杂园林、大喜园林二园中间有树名昼度，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树外空亭纵广五百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其余忉利天宫殿纵广千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其诸宫殿有纵广九百、八百，极小百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诸小天宫纵广百由旬，有九十、八十，极小至十二由旬，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围绕，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亦复如是。

“善见堂北有二阶道至帝释宫殿，善见堂东有二阶道至粗涩园，复有阶道至画乐园观，复有阶道至杂园中，复有阶道至大喜园，复有阶道至大喜池，复有阶道至昼度树，复有阶道至三十三天宫，复有阶道至诸天宫，复有阶道至伊罗钵龙王宫。

“若天帝释欲至粗涩园中游观时，即念三十三天臣；三十三天臣即自念言：‘今帝释念我。’即自庄严，驾乘宝车，与无数众前后围绕，至帝释前，于一面立。帝释复念其余诸天；诸天念言：‘今帝释念我。’即自庄严，与诸天众相随，至帝释前，于一面立。帝释复念伊罗钵龙王；伊罗钵龙王复自念言：‘今帝释念我。’龙王即自变身出三十三头，一一头有六牙，一一牙有七浴池，一一浴池有七大莲华，一一莲华有一百叶，一一华叶有七玉女，鼓乐弦歌，抃舞其上。时，彼龙王作此化已，诣帝释前，于一面立。时，释提桓因著众宝饰，璎珞其身，坐伊罗钵龙王第一顶上，其次两边各有十六天王，在龙顶上次第而坐。

“时，天帝释与无数诸天眷属围绕，诣粗涩园，有自然风，吹门自开；有自然风，吹地令净；有自然风，吹华散地，众华积聚，华至于膝。时，天帝释于贤、善贤二石垛上随意而坐，三十三王各次第坐。复有诸天不得侍从见彼园观，不得入园五欲娱乐。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复有诸天得见园林而不得入，不得五欲共相娱乐。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复有诸天得见、得入，不得五欲共相娱乐。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复有诸天得入、得见，五欲娱乐。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同故。

“游戏园中，五欲自娱，一日、二日至于七日，相娱乐已，各自还宫；彼天帝释游观画乐园、杂园、大喜园时，亦复如是。何故名之为粗涩园？入此园时，身体粗涩。何故名为画乐园？入此园时，身体自然有种种画色以为娱乐。何故名为杂园？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

五日，除阿须伦女，放诸婇女与诸天子杂错游戏，是故名为杂园。何故名为大喜园？入此园时，娱乐欢喜，故名大喜。何故名为善法堂？于此堂上思惟妙法，受清净乐，故名善法堂。何故名为昼度树？此树有神，名曰漫陀，当作伎乐以自娱乐，故名昼度。又彼大树枝条四布，华叶繁茂如大宝云，故名昼度。

“释提桓因左右常有十大天子随从侍卫。何等为十？一者名、因陀罗，二名、瞿夷，三名、毗楼，四名、毗楼婆提，五名、陀罗，六名、婆罗，七名、耆婆，八名、灵醯嵬，九名、物罗，十名、难头。释提桓因有大神力，威德如是。阎浮提人所贵水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须乾头华，柔软香洁，其陆生华——解脱华、薝蔔华、婆罗陀华、须曼周那华、婆师华、童女华；拘耶尼、郁单曰、弗于逮、龙宫、金翅鸟宫水陆诸华，亦复如是。阿须伦宫水中生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柔软香洁，陆生华——殊好华、频浮华、大频浮华、伽伽利华、大伽伽利华、曼陀罗华、大曼陀罗华；四天王、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所贵水陆诸华，亦复如是。

“天有十法。何等为十？一者、飞去无限数；二者、飞来无限数；三者、去无碍；四者、来无碍；五者、天身无有皮肤、骨体、筋脉、血肉；六者、身无不净大小便利；七者、身无疲极；八者、天女不产；九者、天目不眴；十者、身随意色，好青则青，好黄则黄，赤、白众色，随意而现。此是诸天十法。人有七色。云何为七？有人金色，有人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黄色，有人赤色，有人黑色，有人白色；诸天、阿须伦有七色，亦复如是。

“诸比丘，萤火之明不如灯烛，灯烛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积火，积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宫殿、城墎、璎珞、衣服、身色光明，四天王宫殿、城墎、璎珞、衣服、身色光明不如三十三天光明，三十三天光明不如焰摩天光明，焰摩天光明不如兜率天光明，兜率天光明不如化自在天光明，化自在天光明不如他化自在天光明，他化自在天光明不如梵迦夷天宫殿、衣服、身色光明，梵迦夷天宫殿、衣服、身色光明不如光音天光明，光音天光明不如遍净天光明，遍净天光明不如果实天光明，果实天光明不如无想天光明，无想天光明不如无造天光明，无造天光明不如无热天光明，無热天光明不如善见天光明，善见天光明不如大善见天光明，大善见天光明不如色究竟天光明，色究竟天光明不如他化自在天光明，他化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从萤火光至佛光明，合集尔所光明，不如苦谛光明，集谛、灭谛、道谛光明。是故，诸比丘，欲求光明者，当求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光明，当作是修行。

“阎浮提人身长三肘半，衣长七肘，广三肘半。瞿耶尼、弗于逮人身亦三肘半，衣长七肘，广三肘半。郁单曰人身长七肘，衣长十四肘，广七肘，衣重一两。阿须伦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广一由

旬，衣重六铢。四天王身长半由旬，衣长一由旬，广半由旬，衣重半两。忉利天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广一由旬，衣重六铢。焰摩天身长二由旬，衣长四由旬，广二由旬，衣重三铢。兜率天身长四由旬，衣长八由旬，广四由旬，衣重一铢半。化自在天身长八由旬，衣长十六由旬，广八由旬，衣重一铢。他化自在天身长十六由旬，衣长三十二由旬，广十六由旬，衣重半铢。自上诸天，各随其身而著衣服。

“阎浮提人寿命百岁，少出多减。拘耶尼人寿命二百岁，少出多减。弗于逮人寿三百岁，少出多减。郁单曰人尽寿千岁，无有增减。饿鬼寿七万岁，少出多减。龙、金翅鸟寿一劫，或有减者。阿须伦寿天千岁，少出多减。四天王寿天五百岁，少出多减。忉利天寿天千岁，少出多减。焰摩天寿天二千岁，少出多减。兜率天寿天四千岁，少出多减。化自在天寿天八千岁，少出多减。他化自在天寿天万六千岁，少出多减。梵迦夷天寿命一劫，或有减者。光音天寿命二劫，或有减者。遍净天寿命三劫，或有减者。果实天寿命四劫，或有减者。无想天寿命五百劫，或有减者。无造天寿命千劫，或有减者。无热天寿命二千劫，或有减者。善见天寿命三千劫，或有减者。大善见天寿命四千劫，或有减者。色究竟天寿命五千劫，或有减者。空处天寿命万劫，或有减者。识处天寿命二万一千劫，或有减者。不用处天寿命四万二千劫，或有减者。有想无想天寿命八万四千劫，或有减者。齐此为众生，齐此为寿命，齐此为世界，齐此名为生、老、病、死往来所趣，界、阴、入聚也。”

佛告比丘：“一切众生以四食存。何谓为四？抟、细滑食为第一，触食为第二，念食为第三，识食为第四。彼彼众生所食不同，阎浮提人种种饭、糗面、鱼肉以为抟食，衣服、洗浴为细滑食。拘耶尼、弗于逮人亦食种种饭、糗面、鱼肉以为抟食，衣服、洗浴为细滑食。郁单曰人唯食自然粳米，天味具足以为抟食，衣服、洗浴为细滑食。龙、金翅鸟食鼋鼍、鱼鳖以为抟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阿须伦食净抟食以为抟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食净抟食以为抟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自上诸天以禅定喜乐为食。何等众生触食？卵生众生触食。何等众生念食？有众生因念食得存，诸根增长，寿命不绝，是为念食。何等识食？地狱众生及无色天，是名识食。

“阎浮提人以金银、珍宝、谷帛、奴仆治生贩卖以自生活；拘耶尼人以牛羊、珠宝市易生活；弗于逮人以谷帛、珠玑市易自活；郁单曰人无有市易治生自活。阎浮提人有婚姻往来、男娶女嫁；拘耶尼人、弗于逮人亦有婚姻、男娶女嫁；郁单曰人无有婚姻、男女嫁娶；龙、金翅鸟、阿须伦亦有婚姻、男女嫁娶；四天王、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有婚姻、男娶女嫁。自上诸天无复男女。阎浮提人男女交会，身身相触以成阴阳；拘耶尼、弗于逮、郁单曰人亦身身相触以成

阴阳；龙、金翅鸟亦身身相触以成阴阳；阿须伦身身相近，以气成阴阳；四天王、忉利天亦复如是。焰摩天相近以成阴阳，兜率天执手成阴阳，化自在天熟视成阴阳，他化自在天暂视成阴阳。自上诸天无复淫欲。

“若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身坏命终，此后识灭；泥梨初识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身坏命终，堕畜生中，此后识灭；畜生初识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身坏命终，堕饿鬼中，此后识灭；饿鬼初识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众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坏命终，得生人中，此后识灭；人中初识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

“或有众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坏命终，生四天王天，此后识灭；四天王识初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生，如人间一、二岁儿，自然化现，在天膝上坐。彼天即言：‘此是我子。’由行报故，自然智生，即自念言：‘我由何行，今生此间？’即复自念：‘我昔于人间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由此行故，今得生天。我设于此命终，复生人间者，当净身、口、意，倍复精勤，修诸善行。’儿生未久便自觉饥，当其儿前有自然宝器，盛天百味自然净食，若福多者饭色为白，其福中者饭色为青，其福下者饭色为赤。彼儿以手掬饭著口中，食自然消化，如酥投火。彼儿食讫，方自觉渴，有自然宝器盛甘露浆，其福多者浆色为白，其福中者浆色为青，其福下者浆色为赤，其儿取彼浆饮，浆自消化，如酥投火。

“彼儿饮食已讫，身体长大，与余天等，即入浴池沐浴澡洗，以自娱乐。自娱乐已，还出浴池，诣香树下，香树曲躬，手取众香，以自涂身。复诣劫贝衣树，树为曲躬，取种种衣，著其身上。复诣庄严树，树为曲躬，取种种庄严，以自严身。复诣鬘树，树为曲躬，取鬘贯首。复诣器树，树为曲躬，即取宝器。复诣果树，树为曲躬，取自然果，或食或含，或漉汁而饮。复诣乐器树，树为曲躬，取天乐器，以清妙声和弦而歌，向诸园林，彼见无数天女鼓乐弦歌，语笑相向。其天游观，遂生染著，视东忘西，视西忘东。其初生时，知自念言：‘我由何行，今得生此？’当其游处观时，尽忘此念，于是便有婇女侍从。

“若有众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后识灭；彼初识生，因识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生，如阎浮提二、三岁儿，自然化现，在天膝上。彼天即言：‘此是我男，此是我女。’亦复如是。或有众生身、口、意善，身坏命终，生焰摩天；其天初生，如阎浮提三、四岁儿。或有众生身、口、意善，身坏命终，生兜率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间四、五岁儿。或有众生身、口、意善，身坏命终，生化自在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间五、六岁儿。或有众生身、口、意善，身坏命终，生他化自在天；其天初生，如此世间六、

七岁儿，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半月三斋。云何为三？月八日斋、十四日斋、十五日斋，是为三斋。

“何故于月八日斋？常以月八日，四天王告使者言：‘汝等案行世间，观视万民，知有孝顺父母、敬顺沙门、婆罗门、宗事长老、斋戒布施、济诸穷乏者不？’尔时，使者闻王教已，遍案行天下，知有孝顺父母、宗事沙门、婆罗门、恭顺长老、持戒守斋、布施穷乏者。具观察已，见诸世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济穷乏者，还白王言：‘天王，世间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净修斋戒、施诸穷乏者，甚少！甚少！’尔时，四天王闻已，愁忧不悦，答言：‘咄此为哉！世人多恶，不孝父母，不事师长，不修斋戒，不施穷乏。减损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若使者见世间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则还白天王言：‘世间人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施诸穷乏者。’四天王闻已，即大欢喜，唱言：‘善哉！我闻善言，世间乃能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

“何故于十四日斋？十四日斋时，四天王告太子言：‘汝当案行天下，观察万民，知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不？’太子受王教已，即案行天下，观察万民，知有孝顺父母、宗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具观察已，见诸世间有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贫乏者，还白王言：‘天王，世间孝顺父母、敬顺师长、净修斋戒、济诸贫乏者，甚少！甚少！’四天王闻已，愁忧不悦言：‘咄此为哉！世人多恶，不孝父母，不事师长，不修斋戒，不济穷乏。减损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太子若见世间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即还白王言：‘天王，世间有人孝顺父母、敬顺师长、勤修斋戒、施诸贫乏者。’四天王闻已，即大欢喜，唱言：‘善哉！我闻善言，世间能有孝事父母，宗敬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是故十四日斋。

“何故于十五日斋？十五日斋时，四天王躬身自下，案行天下，观察万民，世间宁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不？见世间人多不孝父母，不事师长，不勤斋戒，不施贫乏。时，四天王诣善法殿，白帝释言：‘大王，当知世间众生多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贫乏。’帝释及忉利诸天闻已，愁忧不悦言：‘咄此为哉！世人多恶，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穷乏。减损诸天众，增益阿须伦众。’四天王若见世间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还诣善法堂，白帝释言：‘世人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帝释及忉利诸天闻是语已，皆大欢喜，唱言：‘善哉！世间能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者。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是故十五日斋戒，是故有三斋。”

尔时，帝释欲使诸天倍生欢喜，即说偈言：

“常以月八日、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斋戒，其人与我同。’”

佛告比丘：“帝释说此偈，非为善受，非为善说，我所不可。所以者何？彼天帝释淫、怒、痴未尽，未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说其人未离苦本。若我比丘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舍于重担，自获己利，尽诸有结，平等解脱。如此比丘应说此偈：

“‘当以月八日、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斋戒，其人与我同。’”

佛告比丘：“彼比丘说此偈者，乃名善受，乃名善说，我所印可。所以者何？彼比丘淫、怒、痴尽，已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说其人离于苦本。”

佛告比丘：“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儿市肆及丘冢间，皆有鬼神，无有空者。凡诸鬼神皆随所依，即以为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依城名城，依国名国，依土名土，依山名山，依河名河。”

佛告比丘：“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皆有鬼神依止，无有空者。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有鬼神随逐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

佛告比丘：“设有外道梵志问言：‘诸贤，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时，皆有鬼神随逐守护；其欲死时，彼守护鬼神摄其精气，其人则死者。今人何故有为鬼神所触娆者？有不为鬼神所触娆者？’设有此问，汝等应答彼言：‘世人为非法行，邪见颠倒，作十恶业，如是人辈，若百若千乃有一神护耳！譬如群牛、群羊，若百若千一人守牧；彼亦如是，为非法行，邪见颠倒，作十恶业，如是人辈，若百若千乃有一神护耳！若有人修行善法，见正信行，具十善业，如是一人有百千神护。譬如国王、国王大臣有百千人卫护一人；彼亦如是，修行善法，具十善业，如是一人有百千神护。以是缘故，世人有为鬼神所触娆者，有不为鬼神所触娆者。’”

佛告比丘：“阎浮提人有三事胜拘耶尼人。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以此三事胜拘耶尼。拘耶尼人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玉，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有三事胜弗于逮。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以此三事胜弗于逮。弗于逮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其土极广，二者、其土极大，三者、其土极妙，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有三事胜郁单曰。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以此三事胜郁单曰。郁单曰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无所系属，二者、无有我，三者、寿定千岁，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饿鬼趣。饿鬼趣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身大，三者、他作自受，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龙、金翅鸟。龙、金翅鸟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身大，三者、宫殿，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以上三事胜阿须伦。阿须伦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宫殿高广，二者、宫殿庄严，三者、宫殿清净，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人以此三事胜四天王。四天王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端正，三者、多乐，以此三事胜阎浮提。

“阎浮提人亦以上三事胜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此诸天复有三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端正，三者、多乐。”

佛告比丘：“欲界众生有十二种。何等为十二？一者、地狱，二者、畜生，三者、饿鬼，四者、人，五者、阿须伦，六者、四天王，七者、忉利天，八者、焰摩天，九者、兜率天，十者、化自在天，十一者、他化自在天，十二者、魔天。色界众生有二十二种：一者、梵身天，二者、梵辅天，三者、梵众天，四者、大梵天，五者、光天，六者、少光天，七者、无量光天，八者、光音天，九者、净天，十者、少净天，十一者、无量净天，十二者、遍净天，十三者、严饰天，十四者、小严饰天，十五者、无量严饰天，十六者、严饰果实天，十七者、无想天，十八者、无造天，十九者、无热天，二十者、善见天，二十一者、大善见天，二十二者、阿迦尼吒天。无色界众生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空智天，二者、识智天，三者、无所有智天，四者、有想无想智天。”

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为四？一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风神，四者、火神。昔者，地神生恶见言：‘地中无水、火、风。’时，我知此地神所念，即往语言：‘汝当生念言：地中无水、火、风耶？’地神报言：‘地中实无水、火、风也。’我时语言：‘汝勿生此念，谓地中无水、火、风。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风，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

佛告比丘：“我时为彼地神次第说法，除其恶见，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敷演开示，清净梵行。我时知其心净，柔软欢喜，无有阴盖，易可开化，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演布开示。尔时，地

神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譬如净洁白衣易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净，遂得法眼，无有狐疑，见法决定，不堕恶趣，不向余道，成就无畏，而白我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水神生恶见言：‘水中无地、火、风。’时，地神知彼水神心生此见，往语水神言：‘汝实起此见，言水中无地、火、风耶？’答曰：‘实尔。’地神语言：‘汝勿起此见，谓水中无地、火、风。所以者何？水中有地、火、风，但水大多故，水大得名。’时，地神即为说法，除其恶见，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敷演开示，清净梵行。时，地神知彼水神其心柔软，欢喜信解，净无阴盖，易可开化，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演布开示。时，彼水神即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净洁白衣易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净，得法眼净，无有狐疑，决定得果，不堕恶趣，不向余道，成就无畏，白地神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火神生恶见言：‘火中无地、水、风。’时，地神、水神知彼火神心生此见，共语火神言：‘汝实起此见耶？’答曰：‘实尔。’二神语言：‘汝勿起此见。所以者何？火中有地、水、风，但火大多故，火大得名耳！’时，二神即为说法，除其恶见，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敷演开示，清净梵行。二神知彼火神其心柔软，欢喜信解，净无阴盖，易可开化，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演布开示。时，彼火神即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净洁白衣易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净，遂得法眼，无有狐疑，决定得果，不堕恶趣，不向余道，成就无畏，白二神言：‘我今归依佛、法、圣众，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

佛告比丘：“昔者，风神生恶见言：‘风中无地、水、火。’地、水、火神知彼风神生此恶见，往语之言：‘汝实起此见耶？’答曰：‘实尔。’三神语言：‘汝勿起此见。所以者何？风中有地、水、火，但风大多故，风大得名耳！’时，三神即为说法，除其恶见，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敷演开示，清净梵行。三神知彼风神其心柔软，欢喜信解，净无阴盖，易可开化，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演布开示。时，彼风神即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譬如净洁白衣易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净，逮得法眼，无有狐疑，决定得果，不堕恶趣，不向余道，成就无畏，白三神言：‘我今归依佛、法、圣众，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愿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夷！慈心一切，不娆众生。’”

佛告比丘：“云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白色，二者、黑色，

三者、赤色，四者、红色。其白色者地大偏多，其黑色者水大偏多，其赤色者火大偏多，其红色者风大偏多。其云去地或十里、二十里、三十里，至四十四千里，除劫初后，时云上至光音天。

“电有四种。云何为四？东方电名身光，南方电名难毁，西方电名流焰，北方电名定明。以何缘故，虚空云中有此电光？有时身光与难毁相触，有时身光与流焰相触，有时身光与定明相触，有时难毁与流焰相触，有时难毁与定明相触，有时流焰与定明相触；以是缘故，虚空云中有电光起。

“复有何缘，虚空云有雷声起？虚空中有时地大与水大相触，有时地大与火大相触，有时地大与风大相触，有时水大与火大相触，有时水大与风大相触；以是缘故，虚空云中有雷声起。

“相师占雨有五因缘不可定知，使占者迷惑。云何为五？一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以火大多故，烧云不雨，是为占师初迷惑缘；二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有大风起，吹云四散，入诸山间，以此缘故，相师迷惑；三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时大阿须伦接揽浮云，置大海中，以此因缘，相师迷惑；四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而云师、雨师放逸淫乱，竟不降雨，以此因缘，相师迷惑；五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而世间众庶非法放逸，行不净行，悭贪嫉妒，所见颠倒，故使天不降雨，以此因缘，相师迷惑。是为五因缘，相师占雨不可定知。”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三灾品第九

佛告比丘：“有四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云何为四？一者、世间灾渐起，坏此世时，中间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二者、此世间坏已，中间空旷，无有世间，长久迥远，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时，中间长久，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坏，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是为四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计量也。”

佛告比丘：“世有三灾。云何为三？一者、火灾，二者、水灾，三者、风灾。有三灾上际。云何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净天，三者、果实天。若火灾起时，至光音天，光音天为际。若水灾起时，至遍净天，遍净天为际。若风灾起时，至果实天，果实天为际。

“云何为火灾？火灾始欲起时，此世间人皆行正法，正见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时，有人得第二禅者，即踊身上升于虚空中，住圣人道、天道、梵道，高声唱言：‘诸贤，当知无觉、无观第二禅乐！第二禅乐！’时，世间人闻此声已，仰语彼言：‘善哉！善哉！惟愿为我

说无觉、无观第二禅道！’时，空中人闻其语已，即为说无觉、无观第二禅道。此世间人闻彼说已，即修无觉、无观第二禅道，身坏命终，生光音天。

“是时，地狱众生罪毕命终，来生人间，复修无觉、无观第二禅，身坏命终，生光音天。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众生命终，来生人间，修无觉、无观第二禅，身坏命终，生光音天。由此因缘地狱道尽，畜生、饿鬼、阿须伦乃至梵天皆尽。当于尔时，先地狱尽，然后畜生尽；畜生尽已，饿鬼尽；饿鬼尽已，阿须伦尽；阿须伦尽已，四天王尽；四天王尽已，忉利天王尽；忉利天王尽已，焰摩天尽；焰摩天尽已，兜率天尽；兜率天尽已，化自在天尽；化自在天尽已，他化自在天尽；他化自在天尽已，梵天尽；梵天尽已，然后人尽，无有遗余。人尽无余已，此世败坏，乃成为灾，其后天不降雨，百谷草本自然枯死。”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有为诸法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吹大海水，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吹使两披，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缘此世间有二日出。二日出已，令此世间所有小河、汱浍、渠流皆悉干竭。”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吹使两披，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缘此世间有三日出。三日出已，此诸大水，恒河、耶婆那河、婆罗河、阿夷罗婆提河、阿摩怯河、辛陀河、故舍河皆悉干竭，无有遗余。

“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吹使两披，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安日道中，缘此世间四日出。四日出已，此诸世间所有泉源、渊池，善见大池、阿耨达大池、四方陀延池、优钵罗池、拘物头池、分陀利池、离池，纵广五十由旬，皆尽干竭。

“以是故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吹大海水，使令两披，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安日道中，缘此世间有五日出。五日出已，大海水稍减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是可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是时，大海稍尽，余有七百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百由旬在。以是可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时，大海水稍稍减尽，至七由旬、六由旬、五由旬乃至一由旬在。”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海水稍尽，至七多罗树、六多罗树乃至一多罗树。”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海水转浅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至腰、至膝，至于腨、踝。”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海水犹如春雨后，亦如牛迹中水，逐至涸尽，不渍人指。”

佛告比丘：“以是当如：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吹海底沙，深八万四千由旬，令著两岸飘，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安日道中，缘此世间有六日出。六日出已，其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皆烟起焦燃，犹如陶家初燃陶时，六日出时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说之道。其后久久，有大黑风暴起，吹海底沙，八万四千由旬，令著两岸飘，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半，安日道中，缘此世间有七日出。七日出已，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皆悉洞燃，犹如陶家燃灶焰起，七日出时亦复如是。”

佛告比丘：“以此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须弥山皆悉洞燃。一时，四天王宫、忉利天宫、焰摩天宫、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宫亦皆洞燃。”

佛告比丘：“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法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说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燃已，风吹火焰至光音天。其彼初生天子见此火焰，皆生怖畏言：‘咄！此何物？’先生诸天语后生天言：‘勿怖畏也，彼火曾来，齐此而止。以念前火光，故名光念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燃已，须弥山王渐渐颓落，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

佛告比丘：“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燃已，其后大地及须弥山尽无灰烬。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其此大地火烧尽已，地下水尽，水下风尽。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变易朽坏，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说之道。”

佛告比丘：“火灾起时，天不复雨，百谷草木自然枯死，谁当信者？独有见者，自当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尽，水下风尽，谁当信者？独有见者，自当知耳！是为火灾。

“云何火劫还复？其后久久，有大黑云在虚空中，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滴如车轮。如是无数百千岁雨，其水渐涨，高无数百千由旬，乃至光音天。时，有四大风起，持此水住。何等为四？一名、住风，二名、持风，三名、不动，四名、坚固。

“其后此水稍减百千由旬，无数百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风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于空中自然坚固，变成天宫，七宝校饰，由此因缘有梵迦夷天宫。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风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于空中自然坚固，变成天宫，七宝校饰，由此因缘有他化自在天宫。其水转减至无数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风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虚空中自然坚固，变成天宫，七宝校饰，由此因缘有化自在天宫。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有僧伽风，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虚空中自然坚固，变成天宫，七宝校饰，由此因缘有兜率天宫。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有僧伽风，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虚空中自然坚固，变成天宫，由此因缘有焰摩天宫。其水转减至无数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六十万八千由旬，其边无际；譬如此间，穴泉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

“以何因缘有须弥山？有乱风起，吹此水沫造须弥山，高六十万八千由旬，纵广八万四千由旬，四宝所成：金、银、水精、琉璃。以何因缘有四阿须伦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于须弥山四面起大宫殿，纵广各八万由旬，自然变成七宝宫殿。复何因缘有四天王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于须弥山半四万二千由旬，自然变成七宝宫殿，以是故名为四天王宫殿。以何因缘有忉利天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于须弥山上自然变成七宝宫殿。

“复以何缘有伽陀罗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须弥山不远，自然化成宝山，下根入地四万二千由旬，纵广四万二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间厕，七宝所成，以是缘故有伽陀罗山。复以何缘有伊沙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伽陀罗山不远，自然变成伊沙山，高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二万一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缘故有伊沙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远，自然变成树辰陀罗山，高万二千由旬，纵广万二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因缘有树辰陀罗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树辰陀罗山不远，自然变成阿般尼楼山，高六千由旬，纵广六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缘故有阿般尼楼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阿般尼楼山不远，自然变成尼邻陀罗山，高三千由旬，纵广三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因缘有尼邻陀罗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尼邻陀罗山不远，自然变成比尼陀山，高千二百由旬，纵广千二百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缘故有比尼陀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去比尼陀山不远，自然变成金刚

轮山，高三百由旬，纵广三百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是因缘有金刚轮山。

“何故有一月、有七日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自然变成一月宫殿、七日宫殿，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为黑风所吹，还到本处，以是因缘有日、月宫殿。其后乱风吹大水沫，自然变成四天下及八万天下，以是因缘有四天下及八万天下。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自然变成大金刚轮山，高十六万八千由旬，纵广十六万八千由旬，其边无限，金刚坚固，不可毁坏，以是因缘有大金刚轮山。其后久久，有自然云遍满空中，周遍大雨，滴如车轮，其水弥漫，没四天下，与须弥山等。其后乱风吹地为大坑，涧水尽入中，因此为海，以是因缘有四大海水。

“海水咸苦有三因缘。何等为三？一者、有自然云遍满虚空，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洗濯天宫，涤荡天下；从梵迦夷天宫、他化自在天宫，下至焰摩天宫、四天下、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皆洗濯涤荡，其中诸处有秽恶咸苦诸不净汁，下流入海，合为一味，故海水咸。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咒海水，长使咸苦，人不得饮，是故咸苦。三者、彼大海水杂众生居，其身长大，或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哈吐纳，大小便中，故海水咸。是为火灾。”

佛告比丘：“云何为水灾？水灾起时，此世间人皆奉正法，正见，不邪见，修十善业。修善行已，时，有人得无喜第三禅者，踊身上升于虚空中，住圣人道、天道、梵道，高声唱言：‘诸贤，当知无喜第三禅乐！无喜第三禅乐！’时，世间人闻此声已，仰语彼言：‘善哉！善哉！愿为我说是无喜第三禅道！’时，空中人闻此语已，即为演说无喜第三禅道。此世间人闻其说已，即修第三禅道，身坏命终，生遍净天。

“尔时，地狱众生罪毕命终，来生人间，复修第三禅道，身坏命终，生遍净天。畜生、饿鬼、阿须轮、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众生命终，来生人间，修第三禅道，身坏命终，生遍净天；由此因缘，地狱道尽，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大王乃至光音天趣皆尽。当于尔时，先地狱尽，然后畜生尽；畜生尽已，饿鬼尽；饿鬼尽已，阿须伦尽；阿须伦尽已，四天王尽；四天王尽已，忉利天尽；忉利天尽已；焰摩天尽；焰摩天尽已，兜率天尽；兜率天尽已，化自在天尽；化自在天尽已，他化自在天尽；他化自在天尽已，梵天尽；梵天尽已，光音天尽；光音天尽已，然后人尽无余。人尽无余已，此世间败坏，乃成为灾。

“其后久久，有大黑云暴起，上至遍净天，周遍大雨，纯雨热水，其水沸涌，煎熬天上，诸天宫殿皆悉消尽，无有遗余；犹如酥油置于火中，煎熬消尽，无有遗余，光音天宫亦复如是。以此可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有为诸法，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此雨复浸梵迦夷天宫，煎熬消尽，无有遗余；犹如酥油置于火中，无有遗余，梵迦夷宫亦复如是。其后此雨复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天、兜率天、焰摩天宫，煎熬消尽，无有遗余；犹如酥油置于火中，无有遗余，彼诸天宫亦复如是。

“其后此雨复浸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煎熬消尽，无有遗余；犹如酥油置于火中，煎熬消尽，无有遗余，彼亦如是。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此水煎熬大地，尽无余已，地下水尽，水下风尽。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佛告比丘：“齐遍净天宫煎熬消尽，谁当信者？独有见者，乃能知耳！梵迦夷宫煎熬消尽乃至地下水尽，水下风尽，谁当信者？独有见者，乃当知耳！是为水灾。

“云何水灾还复？其后久久，有大黑云充满虚空，至遍净天，周遍降雨，滴如车轮。如是无数百千万岁，其水渐涨，至遍净天。有四大风，持此水住。何等为四？一名、住风，二名、持风，三名、不动，四名、坚固。其后此水稍减无数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风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虚空中，自然变成光音天宫，七宝校饰，由此因缘有光音天宫。其水转减无数百千由旬，彼僧伽风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虚空中，自然变成梵迦夷天宫，七宝校饰。如是乃至海水一味咸苦，亦如火灾复时，是为水灾。”

佛告比丘：“云何为风灾？风灾起时，此世间人皆奉正法，正见，不邪见，修十善业。修善行时，时有人得清净护念第四禅，于虚空中住圣人道、天道、梵道，高声唱言：‘诸贤，护念清净第四禅乐！护念清净第四禅乐！’时，此世人闻其声已，仰语彼言：‘善哉！善哉！愿为我说护念清净第四禅道！’时，空中人闻此语已，即为说第四禅道。此世间人闻其说已，即修第四禅道，身坏命终，生果实天。

“尔时，地狱众生罪毕命终，来生人间，复修第四禅，身坏命终，生果实天。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乃至遍净天众生命终，来生人间，修第四禅，身坏命终，生果实天。由此因缘，地狱道尽，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乃至遍净天趣皆尽。尔时，地狱先尽，然后畜生尽；畜生尽已，饿鬼尽；饿鬼尽已，阿须伦尽；阿须伦尽已，四天王尽；四天王尽已如是展转至遍净天尽；遍净天尽已，然后人尽无余。人尽无余已，此世间败坏，乃成为灾。

“其后久久，有大风起，名曰大僧伽乃至果实天。其风四布，吹遍净天宫、光音天宫，使宫宫相拍，碎若粉尘；犹如力士执二铜杵，杵杵相拍，碎尽无余，二宫相拍亦复如是。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此风吹梵迦夷天宫、他化自在天宫，宫宫相拍，碎如粉尘，无有遗余；犹如力士执二铜杵，杵杵相拍，碎尽无余，二宫相拍亦复如是。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此风吹化自在天宫、兜率天宫、焰摩天宫，宫宫相拍，碎若粉尘，无有遗余；犹如力士执二铜杵，杵杵相拍，碎尽无余，彼宫如是碎尽无余。以是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此风吹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置于虚空，高百千由旬，山山相拍，碎若粉尘；犹如力士手执轻糠散于空中，彼四天下须弥诸山碎尽分散，亦复如是。以是可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风吹大地尽，地下水尽，水下风尽。是故当知，一切行无常，为变易法，不可恃怙；凡诸有为甚可厌患，当求度世解脱之道。”

佛告比丘：“遍净天宫、光音天宫，宫宫相拍，碎若粉尘，谁当信者？独有见者，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尽，水下风尽，谁能信者？独有见者，乃能信耳！是为风灾。

“云何风灾还复？其后久久，有大黑云周遍虚空，至果实天，而降大雨，滴如车轮，霖雨无数百千万岁，其水渐涨，至果实天。时，有四风持此水住。何等为四？一名、住风，二名、持风，三名、不动，四名、坚固。其后此水渐渐稍减无数百千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风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于空中自然变成遍净天宫，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以此因缘有遍净天宫。其水转减无数百千由旬，彼僧伽风吹水令动，鼓荡涛波，起沫积聚；风吹离水，在于空中自然变成光音天宫，杂色参间，七宝所成乃至海水一味咸苦，亦如火灾复时。是为风灾。是为三灾，是为三复。”

战斗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与阿须伦共斗。时，释提桓因命忉利诸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与彼共战，若得胜者，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以五系系缚，将诣善法讲堂，吾欲观之。’时，忉利诸天受帝释教已，各自庄严。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命诸阿须伦而告之曰：‘汝等今往与彼共战，若得胜者，捉释提桓因，以五系系缚，将诣七叶讲堂，吾欲观之。’时，诸阿须伦受毗摩质多阿须伦教已，各自庄严。

“于是，诸天、阿须伦众遂共战斗，诸天得胜，阿须伦退。时，忉利诸天捉阿须伦王，以五系系缚，将诣善法堂所，示天帝释。时，阿须伦王见天上快乐，生慕乐心，即自念言：‘此处殊胜，即可居止，用复还归阿须伦宫为？’发此念时，五系即得解，五乐在前。若阿须伦

生念欲还诣本宫殿，五系还缚，五乐自去。时，阿须伦所被系缚，转更牢固。

“魔所系缚复过于是。计吾我人为魔所缚，不计吾我人魔缚得解。受我为缚，受爱为缚；我当有为缚，我当无为缚；有色为缚，无色为缚，有色无色为缚；我有想为缚，无想为缚，有想无想为缚；我为大患、为痈、为刺。是故，贤圣弟子，知我为大患、为痈、为刺，于吾我想，修无我行。观彼我为重担、为放逸、为有；当有我是有为，当有无我是有为；有色是有为，无色是有为，有色无色是有为；有想是有为，无想是有为，有想无想是有为；有为为大患、为刺、为疮。是故，贤圣弟子知有为为大患、为刺、为疮故，舍有为，为无为行。”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子与阿须伦共斗。时，释提桓因命忉利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与阿须伦共斗，若得胜者，捉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以五系系缚，将诣善法讲堂，吾欲观之。’时，忉利诸天受帝释教已，各即自庄严。时，毗摩质多阿须伦复命诸阿须伦而告之曰：‘汝等今往与彼共战，若得胜者，捉释提桓因，以五系系缚，将诣七叶讲堂，吾欲观之。’时，诸阿须伦受毗摩质多阿须伦教已，各自庄严。

“于是，诸天、阿须伦众遂共战斗，诸天得胜，阿须伦退。忉利诸天捉阿须伦，以五系系缚，将诣善法堂所，示天帝释。时，天帝释彷徉游善法堂上，阿须伦王遥见帝释，于五系中恶口骂詈。时，天帝侍者于天帝前，即说偈言：

“‘天帝何恐怖，自现己劣弱？
　　须质面毁呰，默听其恶言。’

“时，五帝释即复以偈答侍者曰：

“‘彼亦无大力，我亦不恐畏，
　　如何大智士，与彼无智诤？’

“尔时，侍者复作偈颂白帝释言：

“‘今不折愚者，恐后转难忍，
　　宜加以杖捶，使愚自改过。’

“时，天帝释复作偈颂答侍者曰：

“‘我常言智者，不应与愚诤，
　　愚骂而智默，即为胜彼愚。’

“尔时，侍者复作偈颂白帝释言：

“‘天王所以默，恐损智者行，
而彼愚呆人，谓王怀怖畏。
愚不自忖量，谓可与王敌，
没死来触突，欲王如牛退。’

“时，天帝释复作偈颂答侍者曰：

“‘彼愚无知见，谓我怀恐怖，
我观第一义，忍默为最上。
恶中之恶者，于瞋复生瞋，
能于瞋不瞋，为战中最上。
夫人有二缘，为己亦为他，
众人诤有讼，不报者为胜。
夫人有二缘，为己亦为他，
见无诤讼者，反谓为愚呆。
若人有大力，能忍无力者，
此力为第一，于忍中最上。
愚自谓有力，此力非为力，
如法忍力者，此力不可沮。’”

佛告比丘：“尔时，天帝释岂异人乎？勿造斯观！时，天帝释即我身是也。我于尔时，修习忍辱，不行卒暴，常亦称赞能忍辱者。若有智之人欲弘吾道者，当修忍默，勿怀忿诤。”

佛告比丘：“昔者，忉利诸天与阿须伦共斗。时，释提桓因语质多阿须伦言：‘卿等何为严饰兵杖，怀怒害心，共战诤为？今当共汝讲论道义，知有胜负。’彼质多阿须伦语帝释言：‘正使舍诸兵仗，止于诤讼论义者，谁知胜负？’帝释教言：‘但共论议，今汝众中、我天众中，自有智慧知胜负者。’时，阿须伦语帝释言：‘汝先说偈。’帝释报言：‘汝是旧天，汝应先说。’尔时，质多阿须伦即为帝释而作颂曰：

“‘今不折愚者，恐后转难忍，
宜加以杖捶，使愚自改过。’

“时，阿须伦说此偈已，阿须伦众即大欢喜，高声称善，唯诸天众默然无言。时，阿须伦王语帝释言：‘汝次说偈。’尔时，帝释即为阿须伦而说偈言：

“‘我常言智者，不应与愚诤，
愚骂而智默，即为胜彼愚。’

“时，天帝释说此偈已，忉利诸天皆大欢喜，举声称善。时，阿

须伦众默然无言。尔时，天帝语阿须伦言：‘汝次说偈。’时，阿须伦复说偈言：

“‘天王所以默，恐损智者行，
　　而彼愚呆人，谓王怀怖畏。
　　愚不自忖量，谓可与王敌，
　　没死来触突，欲王如牛退。’

“时，阿须伦王说此偈已，阿须伦众踊跃欢喜，举声称善。时，忉利天众默然无言。时，阿须伦王语帝释言：‘汝次说偈。’时，天帝释为阿须伦而说偈言：

“‘彼愚无知见，谓我怀恐畏，
　　我观第一义，忍默为最上。
　　恶中之恶者，于瞋复生瞋，
　　能于瞋不瞋，为战中最胜。
　　夫人有二缘，为己亦为他，
　　众人为诤讼，不报者为胜。
　　夫人有二缘，为己亦为他，
　　见无诤讼者，反谓为愚呆。
　　若人有大力，能忍无力者，
　　此力为第一，于忍中最上。
　　愚自谓有力，此力非为力，
　　如法忍力者，此力不可沮。’

“释提桓因说此偈已，忉利天众踊跃欢喜，举声称善，阿须伦众默然无言。时，天众、阿须伦众各小退却，自相谓言：‘阿须伦王所说偈颂，有所触犯，起刀剑仇，生斗讼根，长诸怨结，树三有本；天帝释所说偈者，无所触娆，不起刀剑，不生斗讼，不长怨结，绝三有本。天帝所说为善，阿须伦所说不善；诸天为胜，阿须伦负。’”

佛告比丘：“尔时，释提桓因岂异人乎？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即我身是。我于尔时，以柔濡言，胜阿须伦众。”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复与阿须伦共斗。时，阿须伦胜，诸天不如。时，释提桓因乘千辐宝车怖惧而走，中路见睒婆罗树上有一巢，巢有两子，即以偈颂告御者言，颂曰：

“‘此树有二鸟，汝当回车避，
　　正使贼害我，勿伤二鸟命。’

“尔时，御者闻帝释偈已，寻便住车回避树鸟。尔时，车头向阿须伦。阿须伦众遥见宝车回向其军，即相谓言：‘今天帝释乘千辐宝车

回向我众，必欲还斗，不可当也！’阿须伦众即便退散，诸天得胜，阿须伦退。”

佛告比丘：“尔时，帝释者岂异人乎？勿造斯观！所以者何？即我身是也。我于尔时，于诸众生起慈愍心。诸比丘，汝等于我法中出家修道，宜起慈心，哀愍黎庶。”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与阿须伦共斗。尔时，诸天得胜，阿须伦退。时，天帝释战胜还宫，更造一堂，名曰最胜，东西长百由旬，南北广六十由旬。其堂百间，间间七交露台，一一台上有七玉女，一一玉女有七使人。释提桓因亦不忧供给，诸玉女衣被、饮食、庄严之具，随本所造，自受其福。以战胜阿须伦，因欢喜心而造此堂，故名最胜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观无及此堂，故名最胜。”

佛告比丘：“昔者，阿须伦自生念言：‘我有大威德，神力不少，而忉利天、日月诸天常在虚空，于我顶上游行自在。今我宁可取彼日月以为耳珰，自在游行耶？’

“时，阿须伦王瞋恚炽盛，即念捶打阿须伦；捶打阿须伦即复念言：‘今阿须伦王念我，我等当速庄严。’即敕左右备具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诣阿须伦王前，于一面立。时，王复念舍摩梨阿须伦；舍摩梨阿须伦复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具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诣阿须伦王前，在一面立。时，王复念毗摩质多阿须伦；毗摩质多阿须伦复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具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往诣王前，在一面立。时，王复念大臣阿须伦；大臣阿须伦即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具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阿须伦众前后导从，往诣王前，于一面立。时，王复念诸小阿须伦；诸小阿须伦复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自庄严，备具兵仗，与无数众相随，往诣王前，于一面立。时，罗呵阿须伦王即自庄严，穿著宝铠，驾乘宝车，与无数百千阿须伦众兵仗严事，前后围绕出其境界，欲往与诸天共斗。

“尔时，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以身缠绕须弥山七匝，震动山谷，薄布微云，滴滴稍雨，以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须弥山顶。时，忉利天即生念言：‘今薄云微布，滴滴稍雨，海水波涌，乃来至此。将是阿须伦欲来战斗，故有此异瑞耳！’

“尔时，海中诸龙兵众无数巨亿，皆持戈矛、弓矢、刀剑，重被宝铠，器仗严整，逆与阿须伦共战。若龙众胜时，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若龙众退，龙不还宫，即奔趣伽楼罗鬼神所，而告之曰：‘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战，我往逆斗，彼今得胜。汝等当备诸兵仗，众共并力，与彼共战。’

“时，诸鬼神闻龙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与诸龙众共阿须伦斗。得胜时，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若不如时，不还本宫，即退走奔持华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斗，我等

逆战，彼今得胜。汝等当备诸兵仗，众共并力，与彼共战。’

“诸持华鬼神闻龙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与阿须伦斗。若得胜时，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若不如时，不还本宫，即退走奔常乐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斗，我等逆战，彼今得胜。汝等当备诸兵仗，与我并力，共彼战斗。’

“时，诸常乐鬼神闻是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与阿须伦斗。若得胜时，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若不如时，不还本宫，即退走奔四天王，而告之曰：‘阿须伦众欲与诸天共斗，我等逆战，彼今得胜。汝等当备诸兵仗，众共并力，与彼共战。’

“时，四天王闻此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与阿须伦共斗。若得胜时，即逐阿须伦入其宫殿。若不如者，四天王即诣善法讲堂，白天帝释及忉利诸天言：‘阿须伦欲与诸天共斗，今忉利诸天当自庄严，备诸兵仗，众共并力，往共彼战。’

“时，天帝释命一侍天而告之曰：‘汝持我声往告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子言：‘阿须伦与无数众欲来战斗，今者诸天当自庄严，备诸兵仗，助我斗战。’时，彼侍天受帝释教已，即诣焰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持天帝释声而告之曰：‘彼阿须伦无数众来战斗，今者诸天当自庄严，备诸兵仗，助我战斗。’

“时，焰摩天子闻此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驾乘宝车，与无数巨亿百千天众前后围绕，在须弥山东面住。时，兜率天子闻此语已，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驾乘宝车，与无数巨亿百千天众围绕，在须弥山南面住。时，化自在天子闻此语已，亦严兵众，在须弥山西面住。时，他化自在天子闻此语已，亦严兵众，在须弥山北住。

“时，天帝释即念三十三天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今帝释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诸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巨亿诸天众前后围绕，诣天帝释前，于一面立。时，天帝释复念余忉利诸天；余忉利诸天即自念言：‘今帝释念我，我等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诸兵仗，驾乘宝车，与无数巨亿诸天众前后围绕，诣帝释前，于一面立。时，帝释复念妙匠鬼神；妙匠鬼神即自念言：‘今帝释念我，我宜速庄严。’即敕左右备诸兵仗，驾乘宝车，无数千众前后围绕，诣帝释前立。时，帝释复念善住龙王；善住龙王即自念言：‘今天帝释念我，我今宜往。’即诣帝释前立。

“时，帝释即自庄严，备诸兵仗，身被宝铠，乘善住龙王顶上，与无数诸天鬼神前后围绕，自出天宫，与阿须伦共斗。所谓严兵仗、刀剑、矛矟、弓矢、斲釿、钺斧、旋轮、罥索，兵仗铠器，以七宝成，复以锋刃加阿须伦身，其身不伤，但刃触而已。阿须伦众执持七宝刀剑、矛矟、弓矢、斲釿、钺斧、旋轮、罥索，以锋刃加诸天身，但触而已，不能伤损。如是欲行诸天共阿须伦斗，欲因欲是。”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三中劫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等为三？一名、刀兵劫，二名、谷贵劫，三名、疾疫劫。

“云何为刀兵劫？此世间人本寿四万岁，其后稍减寿二万岁，其后复减寿万岁，转寿千岁，转寿五百岁，转寿三百岁、二百岁，如今人寿于百岁少出多减。其后人寿稍减，当寿十岁，是时女人生五月行嫁。时，世间所有美味——酥油、蜜、石蜜、黑石蜜，诸有美味皆悉自然消灭；五谷不生，唯有稊稗。是时，有上服锦绫、缯绢、劫贝、刍摩皆无复有，唯有粗织草衣。尔时，此地纯生荆棘、蚊虻、蜂螫、蚖蛇、毒虫，金、银、琉璃、七宝珠玉自然没地，唯有石沙秽恶充满。是时，众生但增十恶，不复闻有十善之名，乃无善名，况有行善者？尔时，人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能为恶者，则得供养，人所敬待。如今人孝顺父母，敬事师长，能为善者，则得供养，人所敬待；彼人为恶，便得供养，亦复如是。时人命终堕畜生中，犹如今人得生天上。时人相见怀毒害心，但欲相杀。犹如猎师见彼群鹿，但欲杀之，无一善念；其人如是，但欲相杀，无一善念。尔时，此地沟涧、溪谷、山陵、塠阜，无一平地。时人来恐怖惶惧，衣毛为竖。

“时，七日中有刀剑劫起，时人手执草木、瓦石，皆变成刀剑；刀剑锋利，所拟皆断，展转相害。其中有黠慧者，见刀兵相害，恐怖逃避，入山林、坑涧无人之处。七日藏避，心口自言：‘我不害人，人勿害我。’其人于七日中，食草木根，以自存活，过七日已，还出山林。时，有一人得共相见，欢喜而言：‘今见生人！今见生人！’犹如父母与一子别，久乃相见，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彼亦如是，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人民于七日中，哭泣相向；复于七日中，共相娱乐，欢喜庆贺。时人身坏命终，皆堕地狱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常怀瞋怒，害心相向，无慈仁故，是为刀兵劫。”

佛告比丘：“云何为饥饿劫？尔时，人民多行非法，邪见颠倒，为十恶业；以行恶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谷不成，但有茎秆。云何为饥饿？尔时，人民收扫田里、街巷、道陌、粪土遗谷，以自存活，是为饥饿。复次，饥饿时，其人于街巷、市里、屠杀之处及丘冢间，拾诸骸骨，煮汁饮之，以此自存，是为白骨饥饿。复次，饥饿劫时，所种五谷尽变成草木，时人取华煮汁而饮。复次，饥饿时，草木华落，覆在土下，时人掘地取华煮食，以是自存，是为草木饥饿。尔时，众生身坏命终，堕饿鬼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于饥饿劫中，常怀悭贪，无施惠心，不肯分割，不念厄人故也，是为饥饿劫。”

佛告比丘：“云何为疾疫劫？尔时，世人修行正法，正见，不颠倒见，具十善行。他方世界有鬼神来，此间鬼神放逸淫乱，不能护

人；他方鬼神侵娆此世间人，挝打捶杖，接其精气，使人心乱，驱逼将去。犹如国王敕诸将帅有所守护，余方有贼寇来侵娆，此放逸之人劫于村国；此亦如是，他方世界有鬼神来，取此间人，挝打捶杖，接其精气，驱逼将去。”

佛告比丘：“正使此间鬼神不放逸淫乱，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来，此间鬼神畏怖避去，彼大鬼神侵娆此人，挝打捶杖，接其精气，杀之而去。譬如国王、若王大臣，遣诸将帅守卫人民，将帅清慎，无有放逸，他方有强猛将帅，人兵众多，来破村城，掠夺人物；彼亦如是，正使此间鬼神不敢放逸，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来，此间鬼神恐怖避去，彼大鬼神侵娆此人，挝打捶杖，接其精气，杀之而去。时，疾疫劫中人民身坏命终，皆生天上。所以者何？斯由时人慈心相向，展转相问：‘汝病差不？身安隐不？’以此因缘得生天上，是故名为疾疫劫，是为三中劫也。”

世本缘品第十二

佛告比丘：“火灾过已，此世天地还欲成时，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于光音天命终，生空梵处，于彼生染著心，爱乐彼处，愿余众生共生彼处。发此念已，有余众生福、行、命尽，于光音天身坏命终，生空梵处。时，先生梵天即自念言：‘我是梵王，大梵天王，无造我者。我自然有，无所承受，于千世界最得自在，善诸义趣，富有丰饶，能造化万物。我即是一切众生父母。’其后来诸梵复自念言：‘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梵天王。彼自然有，无造彼者，于千世界最尊第一，无所承受，善诸义趣，富有丰饶，能造万物，是众生父母。我从彼有。’彼梵天王颜貌容状常如童子，是故梵王名曰童子。

“或有是时，此世还成世间，众生多有生光音天者，自然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寿命长久。其后此世变成大水，周遍弥满，当于尔时，天下大暗，无有日月、星辰、昼夜，亦无岁月、四时之数。其后此世还欲变时，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从光音天命终，来生此间，皆悉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久住此间。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是时，此地有自然地味出，凝停于地，犹如醍醐，地味出时，亦复如是，犹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后众生以手试尝知为何味，初尝觉好，遂生味著；如是展转之不已，遂生贪著；便以手掬，渐成抟食；抟食不已，余众生见，复效食之；食之不已，时此众生身体粗涩，光明转灭，无复神足，不能飞行。尔时，未有日月，众生光灭；是时，天地大暗，如前无异。其后久久，有大暴风吹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使令两披飘，取日宫殿，著须弥山半，安日道中，东出西没，周旋天下。

“第二日宫从东出西没，时众生有言：‘是即昨日也。’或言：‘非昨日也。’第三日宫绕须弥山，东出西没，彼时众生言：‘定是一日。’日者，义言是前明因，是故名为日。日有二义：一曰、住常度，二曰、宫殿。宫殿四方，远见故圆，寒温和适，天金所成，颇梨间厕。二分天金，纯真无杂，外内清彻，光明远照；一分颇梨，纯真无杂，外内清彻，光明远照。

“日宫纵广五十一由旬，宫墙及地薄如梓柏。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宝铃、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金墙银门，银墙金门；琉璃墙水精门，水精墙琉璃门；赤珠墙玛瑙门，玛瑙墙赤珠门；砗磲墙众宝门，众宝墙砗磲门。又其栏楯，金栏银桄，银栏金桄；琉璃栏水精桄，水精栏琉璃桄；赤珠栏玛瑙桄，玛瑙栏赤珠桄；众宝栏砗磲桄，砗磲栏众宝桄。金网银铃，银网金铃；水精网琉璃铃，琉璃网水精铃；赤珠网玛瑙铃，玛瑙网赤珠铃；砗磲网众宝铃，众宝网砗磲铃。其金树者，银叶华实；银树者，金叶华实；琉璃树者，水精华实；水精树者，琉璃华实；赤珠树者，玛瑙华实；玛瑙树者，赤珠华实；砗磲树者，众宝华实；众宝树者，砗磲华实。宫墙四门，门有七阶，周匝栏楯，楼阁台观、园林浴池，次第相比，生众宝华，行行相当，种种果树，华叶杂色，树香芬馥，周流四远，杂类众鸟相和而鸣。

“其日宫殿为五风所持：一曰、持风，二曰、养风，三曰、受风，四曰、转风，五曰、调风。日天子所止正殿，纯金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门，周匝栏楯。日天子座纵广半由旬，七宝所成，清净柔软，犹如天衣。日天子自身放光照于金殿，金殿光照于日宫，日宫光出照四天下。日天子寿天五百岁，子孙相承，无有间异。其宫不坏，终于一劫。日宫行时，其日天子无有行意，言我行住，以常五欲自相娱乐。日宫行时，无数百千诸大天神在前导从，欢乐无倦，好乐捷疾，因是日天子名为捷疾。

“日天子身出千光，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业功德，故有此千光，是故日天子名为千光。宿业功德云何？或有一人供养沙门、婆罗门，济诸穷乏，施以饮食、衣服、汤药、象马、车乘、房舍、灯烛，分布时与，随其所须，不逆人意，供养持戒诸贤圣人，由彼种种无数法喜光明因缘，善心欢喜。如刹利王水浇头种初登王位，善心欢喜，亦复如是。以此因缘，身坏命终，为日天子，得日宫殿，有千光明，故言善业得千光明。

“复以何等故，名为宿业光明？或有人不杀生，不盗，不邪淫，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不贪取，不瞋恚、邪见，以此因缘，善心欢喜。犹如四衢道头有大浴池，清净无秽，有人远行，疲极热渴，来入此池，澡浴清凉，欢喜爱乐；彼十善者，善心欢喜，亦复如是。其人身坏命终，为日天子，居日宫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缘故，名善业光明。

“复以何缘名千光明？或有人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以此因缘，善心欢喜；身坏命终，为日天子，居日宫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缘故，名善业千光明。六十念顷名一罗耶，三十罗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优波摩。日宫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极南不过阎浮提，日北行亦复如是。

“以何缘故日光炎热？有十因缘。何等为十？一者、须弥山外有佉陀罗山，高四万二千由旬，纵广四万二千由旬，其边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一缘日光炎热。二者、佉陀罗山表有伊沙陀山，高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二万一千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二缘日光炎热。三者、伊沙陀山表有树提陀罗山，上高万二千由旬，纵广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三缘日光炎热。四者、去树提陀罗山表有山名善见，高六千由旬，纵广六千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四缘日光炎热。五者、善见山表为马祀山，高三千由旬，纵广三千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五缘日光炎热。六者、去马祀山表有尼弥陀罗山，高千二百由旬，纵广千二百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六缘日光炎热。七者、去尼弥陀罗山表有调伏山，高六百由旬，纵广六百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七缘日光炎热。八者、调伏山表有金刚轮山，高三百由旬，纵广三百由旬，周匝无量，七宝所成，日光照山，触而生热，是为八缘日光炎热。复次，上万由旬有天宫殿，名为星宿，琉璃所成，日光照彼，触而生热，是为九缘日光炎热。复次，日宫殿光照于大地，触而生热，是为十缘日光炎热。”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以此十因缘，日名为千光，
　光明炎炽热，佛日之所说。”

佛告比丘：“何故冬日宫殿寒而不可近，有光而冷？有十三缘，虽光而冷。云何为十三？一者、须弥山、佉陀罗山中间有水，广八万四千由旬，周匝无量，其水生杂华，优钵罗华、拘勿头、钵头摩、分陀利、须乾提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一缘日光为冷。二者、佉陀罗山、伊沙陀罗山中间有水，广四万二千由旬，纵广四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有水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二缘日光为冷。三者、伊沙陀罗山、去树提陀罗山中间有水，广二万一千由旬，周匝无量，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三缘日光为冷。四者、善见山、树提山中间有水，广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四缘日光为冷。五者、善见山、马祀山中间有水，广六千由旬，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

为五缘日光为冷。六者、马祀山、尼弥陀罗山中间有水，广千二百由旬，周匝无量，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六缘日光为冷。尼弥陀罗山、调伏山中间有水，广六百由旬，周匝无量，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七缘日光为冷。调伏山、金刚轮山中间有水，广三百由旬，周匝无量，生诸杂华，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八缘日光为冷。复次，此阎浮利地大海江河，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九缘日光为冷。阎浮提地河少，拘耶尼地水多，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十缘日光为冷。拘耶尼河少，弗于逮水多，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十一缘日光为冷。弗于逮河少，郁单曰河多，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十二缘日光为冷。复次，日宫殿光照大海水，日光所照，触而生冷，是为十三缘日光为冷。”佛时颂曰：

“以此十三缘，日名为千光，
其光明清冷，佛日之所说。”

佛告比丘：“月宫殿有时损质盈亏，光明损减，是故月宫名之为损。月有二义：一曰、住常度，二曰、宫殿。四方远见故圆，寒温和适，天银、琉璃所成。二分天银，纯真无杂，内外清彻，光明远照；一分琉璃，纯真无杂，外内清彻，光明远照。月宫殿纵广四十九由旬，宫墙及地薄如梓柏。宫墙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宝铃、七重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

“其月宫殿为五风所持：一曰、持风，二日、养风，三曰、受风，四曰、转风，五曰、调风。月天子所止正殿，琉璃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门，周匝栏楯。月天子座纵广半由旬，七宝所成，清净柔软，犹如天衣。月天子身放光明，照琉璃殿，琉璃殿光照于月宫，月宫光出照四天下。月天子寿天五百岁，子孙相承，无有异继。其宫不坏，终于一劫。月宫行时，其月天子无有行意，言我行住，常以五欲自相娱乐。月宫行时，无数百千诸大天神常在前导，欢乐无倦，好乐捷疾，因是月天名为捷疾。

“月天子身出千光明，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业功德故有此光明，是故月天子名曰千光。宿业功德云何？世间人供养沙门、婆罗门，施诸穷乏饮食、衣服、汤药、象马、车乘、房舍、灯烛，分布时与，随意所须，不逆人意，供养持戒诸贤圣人，由是种种无数法喜，善心光明。如刹利王水浇头种初登王位，善心欢喜，亦复如是。以是因缘，身坏命终，为月天子，月宫殿有千光明，故言善业得千光明。

“复以何业得千光明？世间有人不杀，不盗，不邪淫，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不贪取、瞋恚、邪见，以此因缘，善心欢喜。犹如四衢道头有大浴池，清净无秽，有人远行，疲极热渴，来入此池，澡浴清凉，欢喜快乐；彼行十善者，善心欢喜，亦复如是。其人身坏

命终，为月天子，居月宫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缘故，名善业千光。

“复以何因缘得千光明？世间人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以此因缘，善心欢喜；身坏命终，为月天子，居月宫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缘故，名善业千光。六十念顷名一罗耶，三十罗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优婆摩。若日宫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极南不过阎浮提。是时，月宫殿半岁南行，不过阎浮提，月北行亦复如是。

“以何缘故月宫殿小小损减？有三因缘故月宫殿小小损减。一者、月出于维，是为一缘故月损减。复次，月宫殿内有诸大臣身著青服，随次而上，住处则青，是故月减，是为二缘月日日减。复次，日宫有六十光，光照于月宫，映使不现，是故所映之处月则损减，是为三缘月光损减。

“复以何缘月光渐满？复有三因缘使月光渐满。何等为三？一者、月向正方，是故月光满。二者、月宫诸臣尽著青衣，彼月天子以十五日处中而坐，共相娱乐，光明遍照，遏诸天光，故光普满。犹如众灯烛中燃大炬火，遏诸灯明；彼月天子亦复如是，以十五日在天众中，遏绝众明，其光独照，亦复如是，是为二因缘。三者、日天子虽有六十光照于月宫，十五日时月天子能以光明逆照，使不掩翳，是为三因缘月宫圆满，无有损减。复以何缘月有黑影？以阎浮树影在于月中，故月有影。”

佛告比丘：“心当如月，清凉无热，至檀越家，专念不乱。

“复以何缘有诸江河？因日月有热，因热有炙，因炙有汗，因汗成江河，故世间有江河。

“有何因缘世间五种子？有大乱风，从不败世界吹种子来生此国：一者、根子，二者、茎子，三者、节子，四者、虚中子，五者、子子，是为五子。以此因缘，世间有五种子出。

“此阎浮提日中时，弗于逮日没；拘耶尼日出，郁单曰夜半；拘耶尼日中，阎浮提日没；郁单曰日出，弗于逮夜半；郁单曰日中，拘耶尼日没；弗于逮日出，阎浮提夜半。若弗于逮日中，郁单曰日没；阎浮提日出，拘耶尼夜半。阎浮提东方，弗于逮为西方；阎浮提为西方，拘耶尼为东方；拘耶尼为西方，郁单曰为东方；郁单曰为西方，弗于逮为东方。

“所以阎浮提名阎浮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因阎浮树生，故得名为阎浮金。阎浮树其果如蕈，其味如蜜，树有五大孤，四面四孤，上有一孤。其东孤孤果，乾闼和所食；其南孤者七国人所食，一曰、拘楼国，二曰、拘罗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罗，七名、婆梨；其西孤果，海虫所食；其北孤果者，禽兽所食；其上孤果者，星宿天所食。七大国北有七大黑山：一曰、裸土，二曰、白鹤，三曰、守宫，四者、仙山，五者、高山，六者、禅山，七者、土山。此七黑山上有七婆罗门仙人，此七仙人住处：一名、善帝，二名、善光，三名、守宫，四名、仙人，五者、护宫，六

者、伽那那，七者、增益。”

佛告比丘：“劫初众生食地味已，久住于世，其食多者颜色粗悴，其食少者颜色光润，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互相是非，言：‘我胜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怀诤竞故，地味消竭。又地皮生，状如薄饼，色味香洁，尔时，众生聚集一处，懊恼悲泣，椎胸而言：‘咄哉为祸！今者地味初不复现。’犹如今人得盛美味，称言美善，后复失之，以为忧恼，彼亦如是忧恼悔恨。后食地皮，渐得其味，其食多者颜色粗悴，其食少者颜色润泽，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互相是非，言：‘我胜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怀诤竞故，地皮消竭。

“其后复有地肤出，转更粗厚，色如天华，软若天衣，其味如蜜。时，诸众生复取共食，久住于世，食之多者颜色转损，食甚少者颜色光泽，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互相是非，言：‘我胜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怀诤竞故，地肤消竭。其后复有自然粳米，无有糠糩，不加调和，备众美味。尔时，众生聚集而言：‘咄哉为祸！今者地肤忽不复现。’犹如今人遭祸逢难，称言：‘苦哉！’尔时，众生亦复如是懊恼悲叹。

“其后众生便共取粳米食之，其身粗丑，有男女形，互相瞻视，遂生欲想，共在屏处为不净行。余众生见言：‘咄此为非！云何众生共生有如此事？’彼行不净男子者，见他呵责，即自悔过言：‘我所为非。’即身役地。其彼女人见其男子以身投地，悔过不起，女人即便送食。余众生见，问女人言：‘汝持此食，欲以与谁？’答曰：‘彼悔过众生堕不善行者，我送食与之。’因此言故，世间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饭与夫，因名之为妻。

“其后众生遂为淫逸，不善法增，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缘故，始有舍名。其后众生淫逸转增，遂成夫妻。有余众生寿、行、福尽，从光音天命终，来生此间，在母胎中，因此世间有处胎名。尔时，先造瞻婆城，次造伽尸婆罗捺城，其次造王舍城。日出时造，即日出时成，以此因缘，世间便有城郭、郡邑王所治名。

“尔时，众生初食自然粳米时，朝收暮熟，暮收朝熟，收后复生，无有茎秆。时，有众生默自念言：‘日日收获，疲劳我为，今当并取以供数日。’即时并获，积数日粮。余人于后语此人言：‘今可相与共取粳米。’此人答曰：‘我已先积，不须更取。汝欲取者，自随意去。’后人复自念言：‘前者能取二日余粮，我岂不能取三日粮耶？’此人即积三日余粮。复有余人语言：‘共取粮去来。’此人答曰：‘我已取三日余粮。汝欲取者，自随汝意。’此人念言：‘彼人能取三日粮，我岂不能取五日粮耶？’取五日粮已，时众生竞积余粮故，是时粳米便生糠糩，收已不生，有枯秆现。

“尔时，众生集在一处，懊恼悲泣，拍胸而言：‘咄此为祸哉！’自悼责言：‘我等本皆化生，以念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

碍。其后地味始生，色味具足，时我等食此地味，久住于世，其食多者颜色转粗，其食少者色犹光泽，于是众生心怀彼我，生骄慢心，言：‘我色胜，汝色不如。’诤色骄慢故，地味消灭。更生地皮，色香味具，我等时复共取食之，久住于世，其食多者色转粗悴，其食少者色犹光泽，于是众生心怀彼我，生骄慢心，言：‘我色胜，汝色不如。’诤色骄慢故，地皮消灭。更生地肤，转更粗厚，色香味具，我等时复共取食之，久住于世，其食多者色转粗悴，其食少者色犹光泽，于是众生心怀彼我，生骄慢心，言：‘我色胜，汝色不如。’诤色骄慢故，地肤灭。更生自然粳米，色香味具，我等时复共取食之，朝获暮熟，暮获朝熟，收以随生，无有载收。由我尔时竞共积聚故，米生糠糩，收已不生，现有根秆。我等今者宁可共封田宅，以分疆畔。’

“时，即共分田以异疆畔，计有彼我。其后遂自藏己米，盗他田谷。余众生见已，语言：‘汝所为非！汝所为非！云何自藏己物，盗他财物？’即呵责言：‘汝后勿复为盗！’如是不已，犹复为盗。余人复呵言：‘汝所为非！何故不休？’即便以手杖打，将诣众中，告众人言：‘此人自藏粳米，盗他田谷。’盗者复言：‘彼人打我。’众人闻已，懊恼涕泣，拊胸而言：‘世间转恶，乃是恶法生耶？’遂生忧结热恼苦报：‘此是生、老、病、死之原，坠堕恶趣因，有田宅疆畔别异，故生诤讼，以致怨仇，无能决者。我等今者宁可立一平等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我等众人各共减割以供给之。’

“时，彼众中有一人形质长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众人语言：‘我等今欲立汝为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当共减割以相供给。’其人闻之，即受为主，应赏者赏，应罚者罚，于是始有民主之名。初民生有子，名曰珍宝；珍宝有子，名曰好味；好味有子，名曰静斋；静斋有子，名曰顶生；顶生有子，名曰善行；善行有子，名曰宅行；宅行有子，名曰妙味；妙味有子，名曰味帝；味帝有子，名曰水仙；水仙有子，名曰百智；百智有子，名曰嗜欲；嗜欲有子，名曰善欲；善欲有子，名曰断结；断结有子，名曰大断结；大断结有子，名曰宝藏；宝藏有子，名曰大宝藏；大宝藏有子，名曰善见；善见有子，名曰大善见；大善见有子，名曰无忧；无忧有子，名曰洲渚；洲渚有子，名曰植生；植生有子，名曰山岳；山岳有子，名曰神天；神天有子，名曰遣力；遣力有子，名曰牢车；牢车有子，名曰十车；十车有子，名曰百车；百车有子，名曰牢弓；牢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养牧；养牧有子，名曰善思。

“从善思已来有十族，转轮圣王相续不绝；一名、伽□粗，二名、多罗婆，三名、阿叶摩，四名、持施，五名、伽楞伽，六名、瞻婆，七名、拘罗婆，八者、般阇罗，九者、弥私罗，十者、声摩。伽□粗王有五转轮圣王，多罗婆王有五转轮圣王，阿叶摩王有七转轮圣王，持施王有七转轮圣王，伽楞伽王有九转轮圣王，瞻婆王有十四转轮圣王，拘罗婆王有三十一转轮圣王，般阇罗王有三十二转轮圣王，弥私

罗王有八万四千转轮圣王，声摩王有百一转轮圣王。最后有王，名大善生。

“从声摩王有子，名乌罗婆；乌罗婆有子，名渠罗婆；渠罗婆有子，名尼求罗；尼求罗有子，名师子颊；师子颊有子，名曰白净王；白净王有子，名菩萨；菩萨有子，名罗睺罗，由此本缘有刹利名。尔时，有一众生作是念言：‘世间所有家属万物，皆为刺棘痈疮。今宜舍离，入山行道，静处思惟。’时，即远离家刺，入山静处，树下思惟，日日出山，入村乞食。村人见已，加敬供养，众共称善：‘此人乃能舍离家累，入山求道。’以其能离恶不善法，因是称曰为婆罗门。婆罗门众中有不能行禅者，便出山林，游于人间，自言‘我不能坐禅’，因是名曰无禅婆罗门。经过下村，为不善法，施行毒法，因是相生，遂便名毒。由此因缘，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自生活，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

“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然后有沙门种。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足贪著也？’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众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足贪著？’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

“若刹利众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或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彼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刹利种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善，口行善，意等念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刹利种身中有二种行，口、意有二种行，彼身、意行二种已，身坏命终，受苦乐报。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二种行，口、意二种行，彼身、意行二种行已，身坏命终，受苦乐报。

“刹利众中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觉意，彼以信坚固出家为道，修无上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我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觉意，彼以信坚固出家为道，修无上梵行，于现法中作证：我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更不受后有。此四种中，出明行成，得阿罗汉为最第一。是时，梵天说是偈言：

“‘刹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
明行成具足，天人中为最。’”

佛告诸比丘：“彼梵天说此偈为善说，非不善说；善受，非不善受，我所印可。所以者何？我今如来、至真、等正觉亦说此偈：

“刹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
　明行成具足，天人中为最。”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阿含具足，归命一切智，
一切众安乐，众生处无为，
我亦在其列。

别译杂阿含经二十卷（第一卷～第十卷）

别译杂阿含经初诵卷第一

（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弥絺罗国庵婆罗园。尔时尊者善生初始出家。剃除须发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诸比丘。此族姓子善生。有二种端严。一容貌瑰伟天姿挺特。二能剃除须发身服法衣。深信家法会归无常。出家学道尽诸烦恼。具足无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身证无为。生死永尽。梵行已立。不受后有。佛说是已。即说偈言。

　　比丘常寂定　　除欲离生死
　　住最后边身　　能破于魔军
　　修心断诸结　　端正无等伦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围绕说法。当于尔时。有一比丘。容色憔悴。无有威德。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叉手合掌。向诸比丘。在一面坐。时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颜容毁悴。无有威德。世尊尔时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即告之言。汝诸比丘。见彼比丘礼我已不。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复告言。汝等今者勿于彼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丘者。所作已办。获阿罗汉。舍于重担。尽诸有结。得正解脱。而今汝等。不应于彼生轻贱想。汝等若当知见如我。然后乃可筹量于彼。若妄称量。则为自损。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孔雀虽以色严身　　不如鸿鹄能高飞
　　外形虽有美仪容　　未若断漏功德尊
　　今此比丘犹良马　　能善调伏其心行
　　断欲灭结离生死　　受后边身坏魔军

　　佛说是已。诸比丘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提婆达多获得四禅。而作是念。此摩竭提国。谁为最胜。覆自思惟。今日太子阿阇世者。当绍王位。我今若得调伏彼者。则能控御一国人民。时提婆达多作是念已。即往诣阿阇世所。化作象宝。从门而入。非门而出。又化作马宝。亦复如是。又复化作沙门。从门而入。飞虚而出。又化作小儿。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在阿阇世膝上。时阿阇世抱取呜唼。唾其口中。提婆达多贪利养故。即咽其唾。提婆达多变小儿形。还伏本身。时阿阇世见是事已。即生邪见。谓提婆达多神通变化。踰于世尊。时阿阇世于提婆达多所。深生敬信。日送五百车食。而以与之。提婆达多与其徒众五百人。俱共受其供。时有众多比丘。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饮食已讫。往诣佛所白佛言。世尊。向以时到入城乞食。见提婆达多招集远近。大获供养。佛告诸比丘。汝等不应于提婆达所生愿羡心。所以者何。此提婆达必为利养之所伤害。譬如芭蕉生实则死。芦竹駏驉骡怀妊等。亦复如是。提婆达多得于利养。如彼无异。提婆达多愚痴无智。不识义理。长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见于彼提婆达多为于利养之所危害。宜应舍弃贪求之事。审谛观察。当作是解。莫贪利养。即说偈言。

芭蕉生实死　　芦竹苇亦然
贪利者如是　　必能自伤损
而此利养者　　当为衰损减
婴愚为利养　　能害于净善
譬如多罗树　　斩则更不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食时已到。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时诸比丘闻释子象首比丘在于城内遇病命终。食讫回还。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闻象首比丘其命已终。唯愿世尊。为我解说象首比丘为生何处受何果报。佛告诸比丘。夫能增长三非法者。身坏命终。必堕地狱。云何名为三种非法。所谓增长悭贪愚痴嗔恚。今此比丘犯三非法。比丘当知。堕于地狱。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生不善心　　成就贪嗔痴
此身自作恶　　还复害于己
如芭蕉生实　　自害于其身

若无贪嗔痴　　是名为智慧
不害于己身　　是名胜丈夫
是以应除断　　贪嗔痴大患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长老难陀着鲜净衣。执持好钵。意气憍慢。陵蔑余人。自贡高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尔时众多比丘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难陀比丘着鲜洁衣。手持净钵。称是佛弟。云是姨子。内自憍慢。陵蔑余人。佛闻语已。遣一比丘。往召难陀。时一比丘受佛敕已。往至其所。语难陀言。世尊唤汝。难陀闻已。即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难陀。汝实着鲜洁衣。手持好钵。称是佛弟姨母之子。憍慢于人。有是事不。难陀答言。实尔世尊。佛告难陀。汝今不应作如是事。汝今应当乐阿练若。处冢间树下。纳衣乞食。若是我弟姨母所生。应当修行如是等事。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当云何见　　难陀乐苦行
如彼阿练若　　冢间坐乞食
山林闲静处　　舍欲而入定

佛说是偈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难陀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说法中。难陀比丘最为第一。容仪端正。豪姓之子。难陀比丘最为第一。能舍盛欲。难陀比丘最为第一。收摄诸根。饮食知量。于初后夜精勤修道。修念觉意。常现在前。难陀比丘最为第一。云何名难陀比丘能摄诸根。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难陀能摄诸根。云何名难陀比丘饮食知量。食以止饥。不为色力。为修梵行。裁自取足。如似脂车。又如治痈。不为色力。肥鲜端正。是名难陀饮食知量。云何名难陀比丘于初后夜。精勤修道。昼则经行。夜则坐禅。除阴盖心。于其初夜。洗足已讫。正身端坐。击念在前。入于禅定。讫于初夜。又于中夜。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心在明。修念觉意。于后夜初。正身端坐。系念在前。而此难陀于初后夜。专心行道。等无有异。族姓子。难陀得最上念觉。难陀比丘捡心不散。正观东方。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捡心观察。不

令错乱。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悉知缘起。知此诸受起灭久近。亦知诸想起灭因缘。亦知诸觉当住起灭因缘。令诸比丘当作是学。守摄诸根。饮食知量。初中后夜。精勤修习。修最上念觉。当如难陀。佛告诸比丘。我今教汝学难陀比丘所修之行。设有比丘所修之行。犹如难陀。我今亦当教汝等学。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能善摄诸根者　　亦能系念节饮食
是则名为有智人　　善知心起之体相
难陀如是我所叹　　汝等应当如是学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比丘名曰窒师。是佛姑子。恃佛故恒怀憍慢。不敬长老有德比丘。无有惭愧。每常多言。若诸比丘少有所说。便生嗔恚。时诸比丘见其如是。往诣佛所。合掌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窒师比丘常生憍慢。自说我是佛姑之子。轻慢诸余长老比丘。恒多言说。若诸比丘少有所说。便生嗔忿。佛告诸比丘。汝等今者可往唤彼窒师比丘。诸比丘等受佛教已。往唤窒师。窒师受敕。即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如来尔时告窒师言。汝见诸长宿比丘。无恭敬心。无惭无愧。自多言说。若诸比丘少有所说。便生嗔忿。为实尔不。窒师白言。实尔世尊。佛告窒师。汝今若是我姑之子。应于宿德长老诸比丘。深生恭敬。有惭有愧。应自少语。闻他所说。宜应忍受。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恒应修善莫生嗔　　若生嗔恚名不善
窒师汝今于我所　　宜应断嗔及憍慢
习行诸善修梵行　　若如是者我庆悦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毗舍佉沙门般阇罗子于讲堂上。集诸比丘。而为说法。言辞圆满。所说无滞。能令大众。闻者悦豫。听之无厌。即得悟解。时诸比丘闻其所说。踊跃欢喜。至心听受。供养恭敬。捡心专意。听其说法。不为利养。及与名称。应义才辩。无有穷尽能令闻者忆持不忘。时会大众。皆如是听。有诸比丘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毗舍佉比丘

般阇罗子。在讲堂上为众说法。不为利养名称赞叹。应义辩才。无有穷尽。能令闻者忆持不忘佛告诸比丘汝可往唤彼毗舍佉般阇罗子。时诸比丘受教往唤毗舍佉。既受敕已。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佛问毗舍佉言。汝实集诸比丘为其说法。乃至令诸比丘。至心听受有是事不。答言实尔。佛赞之言。善哉善哉。毗舍佉。汝集诸比丘。在讲堂上。为其说法。又复不为利养名称。言辞圆满。闻者欢喜。至心信受。汝自今已后。常应如是说法饶益。汝诸比丘。若多若少。应行二事。一者应说法要。二者若无所说。应答默然不得论说诸余俗事。汝等今者。莫轻默然。而默然者。有大利益。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诸大众中　　愚智共聚集
若未有所说　　人则不别知
若有所显说　　然后乃别知
是故汝今者　　常应说法要
炽然于法炬　　竖立仙圣幢
诸阿罗汉等　　咸妙法为幢
诸仙胜人等　　以善语为幢

佛说是已。诸比丘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当于尔时。有众多比丘集讲堂中。各作衣服。时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新受具戒在僧中坐。不作僧衣。时诸比丘作衣已讫。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在讲堂中。裁作衣服。此年少比丘在僧中坐。不为众僧造作衣服。佛告年少比丘言。汝实不佐众僧而作衣耶。比丘白佛言。世尊。我随力所能。亦为僧作。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汝等勿嫌年少比丘无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办。得阿罗汉。诸漏已尽。舍于重担。获于正智。心得解脱。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涅槃法　　终不为彼　　懈怠无智
之所获得　　犹如良马　　上大丈夫
断除爱结　　尽诸烦恼　　除祛四取
获于寂灭　　能坏魔军　　住最后身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名曰长老。独止一房。赞叹独住。时诸比丘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长老比丘赞叹独住独行独坐。佛告比丘。汝可唤彼长老比丘。时一比丘往至其所。语长老言。世尊唤汝。长老比丘。受教敕已。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长老。汝实独住。赞叹独坐行法耶。长老白佛言。实尔世尊。佛复告言。汝今云何乐于独住赞叹独住。长老白佛言。世尊。我实独入聚落。独出独坐。佛复告言。更有独住。胜汝独住何等是耶。欲本干竭。来欲不起。现欲不生。是名婆罗门。无我我所。断于疑结。远离诸入。灭于烦恼。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一切世间　　我悉知之　　舍弃一切
尽诸爱结　　如此胜法　　名为独住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长老僧钳从骄萨罗国。游行至舍卫国。到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本二知僧钳。来至舍卫国。着衣服璎珞种种庄严。携将其子至僧钳房。时尊者僧钳露地经行。到尊者所。而语之言。我子稚小。不能自活。故来相见尊者。虽与相见。不共其语。第二第三。亦作是说。尊者僧钳虽复相对。了不顾视。亦不与语。本二即言。我来见尔。不共我语。此是尔子。尔自养活。着经行道头。弃之而去。远住遥看。尔时尊者亦复不共子语。本二复自思念。今此沙门善得解脱。能断爱结。彼仙所断。尽以获得。不满所愿。还来取儿。负还向家。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具闻僧钳本二所说。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见来亦不喜　　见去亦不忧
舍除爱欲者　　最上婆罗门
来时既不喜　　去时亦不忧
离垢清净行　　名智婆罗门

说是偈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善生及恶色　　提婆并象首
二难陀、窒师　　般阇罗少年
长老并僧钳

（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仙人山中。时尊者阿难处于闲静。默自思惟。世尊昔来说三种香。所谓根茎华香。一切诸香。不出此三。然三种香。顺风则闻。逆风不闻。尊者阿难思惟是已。即从坐起。往至佛所。礼佛足毕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于向者独处闲静。默自思惟。世尊所说。根茎华等三种之香。众香中上。然其香气。顺风则闻。逆则不闻。世尊。颇复有香逆风顺风皆能闻不。佛告阿难。如是如是。世有好香。顺逆皆闻。何者是耶。若聚落城邑。若男若女。修治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若诸天及得天眼者。尽皆称叹。彼城邑聚落若男若女持五戒者。如是戒香。顺逆皆闻。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栴檀沉水　　根茎及花叶
此香顺风闻　　逆风无闻者
持戒香丈夫　　芳馨遍世界
名闻满十方　　逆顺悉闻之
栴檀及沉水　　优钵罗拔师
如此香微劣　　不如持戒香
如是种种香　　所闻处不远
戒香闻十方　　殊胜诸天香
如此清净戒　　不放逸为本
安住无漏法　　正智得解脱
众魔虽欲求　　莫知其方所
是名安隐道　　此道最清净
永离于诸向　　舍弃于众趣

说是偈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提国。与千比丘俱。先是婆罗门耆旧有德。获阿罗汉。诸漏已尽。尽诸有结。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如来往至善住天寺祠祀林中。频婆娑罗王。闻佛到彼祠祀林间。时频婆娑罗王即将骑队。有万八千辇舆车乘万有二千。婆罗门居士数千亿万。前后围绕往诣佛所。至佛所已。舍象马车。释其容饰。往至佛所。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频婆娑罗。三自称说。佛言。如是如是。摩竭提王频婆娑罗。时频婆娑罗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摩竭提国。诸婆罗门。及以长者礼佛足已。各前就坐。时此坐中。或有举手。或默然坐。尔时优楼频螺迦葉。坐于佛所。摩竭提

人。咸生疑惑。而作是念。为佛是师。为优楼迦葉是师耶。尔时世尊知摩竭提人深心所念。即以偈问迦葉曰。

汝于优楼所　　久修事火法
今以何因缘　　卒得离斯业

优楼频螺迦葉以偈答曰。

我先事火时　　贪嗜于美味
及以五欲色　　此皆是垢秽
以是故弃舍　　事火祠火法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我知汝不乐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乐　　当为人天说

尊者优楼频螺迦葉复说偈言。

我先甚愚痴　　不识至真法
祠祀火苦行　　谓为解脱因
譬如生盲者　　不见解脱道
今遇大人龙　　示我正见法
今日始睹见　　无为正真迹
利益于一切　　调御令解脱
佛出现于世　　开示于真谛
令诸含生类　　咸得睹慧光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汝今为善来　　所求事已得
汝有善思力　　能别最胜法
汝今应观察　　大众之深心
为其现神变　　使彼生敬信

尊者优楼频螺迦葉即时入定。起诸神通。身升虚空。坐卧经行。即于东方。行住坐卧。现四威仪。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入火光三昧。出种种色光。于其东方。现其神变。南西北方。亦复如是。现神足已。在佛前住。顶礼佛足。合掌而言。大圣世尊是我之师。我于今者是佛之子。佛言。如是如是。汝从我学。是我弟子。佛复命言。还就汝坐。时摩竭提频婆娑罗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有陀骠比丘。力士之子。世尊于时敕陀骠比丘。料理僧事。陀骠比丘奉命典知。后于一时有一比丘。名弥多求。于众僧次应当受请。陀骠尔时即依僧次。遣弥多求比丘。应请诣彼值彼设供饮食粗涩。如是再三。私自惆怅。生大苦恼。向其姊妹弥多罗比丘尼说。陀骠所差因缘。每得粗涩。苦恼于我。即语弥多罗比丘尼言。姊妹。陀骠比丘三以恶食。苦恼于我。而汝今者。宁不为我设诸方便报彼怨耶。弥多罗比丘尼言。我当云何能得相佐。弥多求比丘言。为汝计者。汝往佛所言。陀骠比丘先于我所作非梵行。我当证言。实尔实尔。弥多罗比丘尼言。我当云何于净戒人而作毁谤。弥多求言。姊妹。汝若不能为我作此事者。我自今后。更复不能与汝言语。比丘尼言。汝意必尔我当从汝。弥多求比丘言。姊妹。我今先去。汝可后来。弥多比丘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弥多罗比丘尼复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陀骠力士子。乃于我所。作非梵行。弥多求比丘言。实尔世尊。时陀骠比丘在大众中。佛告陀骠比丘言。闻是语不。尔时陀骠比丘白佛言。世尊。佛自知我。佛告陀骠。汝今不应作如是语。若作是事汝当言忆。若不作者当言不忆。即白佛言。世尊。我实不忆有如此事。时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此陀骠比丘共弥多罗比丘尼。作非梵行。弥多求比丘证言我见。陀骠比丘于弥多罗比丘尼所。作非梵行。陀骠比丘欲何所道。佛告罗睺罗。若彼弥多罗比丘尼诬谤于汝言。罗睺罗今于我所作非梵行。弥多求比丘。亦复证言。我实见罗睺罗于彼弥多罗比丘尼所作非梵行。汝何所道。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我若被诬。唯言婆伽婆自证知我。佛告罗睺罗。汝尚知尔。况彼清净无有所犯。而当不知作如是语。佛告诸比丘。汝等可为陀骠比丘作忆念羯磨。弥多罗比丘尼以自言故。为作灭摈。尔时诸比丘受佛敕已。于弥多求比丘。苦切捡挍。语弥多求比丘言。陀骠比丘共弥多罗比丘尼。作非梵行。为何处见。为独见耶。为共人见。如是责问。弥多求比丘不能得对。方言诬谤。陀骠比丘先于僧次。差我受请。三得粗食。我今实以贪嗔痴故。而生此谤。尔时世尊出于静室。在众僧前敷座而坐。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已为陀骠比丘作忆念羯磨。复为祢多罗比丘尼。作灭摈竟已。为问弥多求知其虚谤。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成就一切　　所谓虚妄语
则为弃后世　　无恶而不造
宁当以此身　　吞食热铁丸
不以破戒身　　而受净信施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陀骠比丘往诣佛所。于大众中。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欲入涅槃。唯愿世尊。听我灭度。如是三请。佛告陀骠。汝入涅槃。我不遮汝。时陀骠比丘于如来前。作十八种变。踊身虚空。即于东方。现四威仪。青黄赤白。种种色像。或现为水。或现火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复现小。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作是事已。即于空中。入火光三昧。火炎炽然。如大火聚。即入涅槃。无有遗烬。犹如酥油一时融尽。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热铁　椎打星流　散已寻灭
莫知所至　得正解脱　亦复如是
已出烦恼　诸欲淤泥　莫能知彼
所趣方所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化摩竭陀国桃河树林。见放牧人。称此林中有鸯掘魔罗贼。或伤害人。佛告牧人言。彼贼或能不见伤害。即便前进。复见牧人。亦作是语。佛如前答。至于再三。佛故答言。彼恶人者。或不见害。佛到林中。鸯掘魔罗遥见佛来。左手持鞘。右手拔刀。腾跃而来。彼虽奔走。如来徐步。不能得及。鸯掘魔罗极走力尽。而语佛言。住住沙门。佛语之言。我今常住汝自不住。鸯掘魔罗即说偈言。

沙门行不止　自言我常住
我今实自住　今言我不住
云何尔言住　道我行不住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于诸众生　久舍刀杖害
汝恼乱众生　不舍是恶业
是故我言住　汝名为不住
我于有形类　舍诸毒恶害
汝不止恶业　常作不善业

是故我言住　　汝名为不住
我于诸有命　　舍除众恼害
汝害有生命　　未除黑闇业
以是我言住　　汝名为不住
我乐于己法　　摄心不放逸
汝不见四部　　一切所不住
是名我实住　　汝名为不住

鸯掘魔罗复说偈。

我久处旷野　　未见如此人
婆伽婆来此　　示我以善法
我久修恶业　　今日悉舍离
我今听汝说　　顺法断诸恶
以刀内鞘中　　投弃于深坑
即便稽首礼　　归命于世尊
信心甚猛利　　发意求出家
佛起大悲心　　饶益诸世间
寻言汝善来　　便得成沙门

尔时鸯掘魔罗族姓子。须发自落。被服法衣。已得出家。处于空静。心无放逸。专精行道。勤修精进。以能专精。摄心正念。修无上梵行。尽诸苦际。于现法中。自身取证明知。己法自知。我生已尽。梵所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尔时尊者无害已成罗汉。得解脱乐。即说偈言。

我今字无害　　后为大残害
我今名有实　　真实是无害
我今身离害　　口意亦复然
终不害于他　　是真名无害
我本血涂身　　故名鸯掘摩
为大驶流[漂*寸]　　是故归依佛
归依得具戒　　即逮得三明
具知佛教法　　遵奉而修行
世间调御者　　治以刀杖捶
铁钩及鞭辔　　种种诸楚挞
世尊大调御　　舍离诸恶法
去离刀杖捶　　真是正调御
渡水须桥船　　直箭须用火
匠由斤斧正　　智以慧自调
若人先造恶　　后止不复作

是照于世间　　如月云翳消
若人先放逸　　后止不放逸
正念离棘毒　　专心度彼岸
作恶业已讫　　必应堕恶趣
蒙佛除我罪　　得免于恶业
诸人得我说　　皆除怨结心
当以忍净眼　　佛说无诤胜

（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中。尔时有一比丘。天未明晓。往趣河边。襞叠衣服。安着一处。入河洗浴。露形出水。于河岸上。晞干其身。有天放光照彼河岸。语比丘言。汝出家未久。盛壮好发。何不受五欲乐。非时出家。比丘答言。我今出家。正是其时。获于非时。天语沙门。云何出家是时。获于非时。沙门答言。佛世尊说五欲是时。佛法是非时。五欲之乐。受味甚少。其患滋多。忧恼所集。我佛法中。现身受证。无诸热恼。诸有所作。不观时日。种少微缘。获大果报。天复问言。佛云何说五欲是时。云何佛法名为非时。比丘答言。我既年稚。出家未久。学日又浅。岂曰能宣如来至真广大深义。婆伽婆今者在近迦兰陀竹林。尔可自往问其疑惑。天答之言。今佛侍从大威德天。盈集左右。如我弱劣。不能得见。汝今为我往白世尊。如来慈矜若垂听许。我当诣彼咨启所疑。比丘答言。汝若能往。往我当为汝启白世尊。天复答言。我随汝往诣世尊所。尔时比丘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具以天问而白世尊。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名色中生相　　谓为真实有
当知如斯人　　是名属死径
若识于名色　　本空无有性
是名尊敬佛　　永离于诸趣

佛问天曰。汝解已未。天即答言。未解世尊。佛复说偈言。

胜慢及等慢　　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　　是可有诤论
灭除此三慢　　是名不动想

佛告天曰。汝解已未。天答佛言。未解世尊。佛复说偈言。

断爱及名色　　灭除三种慢
不触于诸欲　　灭除于嗔恚

拔除诸毒根　　诸想愿欲尽
若能如是者　　得度生死海

天白佛言。我今已解。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有一比丘。于清晨朝往趣河边。脱衣洗浴。还出岸上。晞干其身。有天放光照于河岸。问比丘言。比丘。此是巢窟。夜则烟出。昼则火燃。有婆罗门见是事已。破彼巢窟。并掘其地。时有智人。语婆罗门言。以刀掘地。见有一龟。婆罗门言。取是龟来。复语掘地。见一蝮蛇。语令捉取。复语掘地。见一肉段。语令挽取。复语掘地。见一刀舍。婆罗门言。此是刀舍。语令掘取。复语掘地。见楞只芒毒虫。语令掘取。复语掘地。见有二道。复语掘出。语更掘地。见有石娶。语令出石。复语掘地。见有一龙。婆罗门言。莫恼于龙。即跪彼龙天。语比丘言。莫忘我语。可以问佛。佛有所说。至心忆持。所以者何。我不见若天若魔若梵有能分别者。除佛及以声闻弟子比丘。无能得解如是问者。尔时比丘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所闻天语。具向佛说。世尊云何巢窟。夜则烟出。昼则火然。谁是婆罗门。谁是智人。云何是刀。云何是掘。云何为龟。云何蝮蛇。云何肉段。云何刀舍。云何楞只芒毒虫。云何二道。云何石聚。云何名龙。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巢窟者。所谓是身。受于父母精气。四大和合。衣食长养。乃得成身。而此身者。会至散败膖胀虫烂。乃至碎坏。夜烟出者。种种觉观。昼火然者。从身口业。广有所作。婆罗门者。即是如来。有智人者。即诸声闻。刀喻智慧。掘地者。喻于精进。龟者喻于五盖。蝮蛇者。喻嗔恼害。肉段者。喻悭。贪嫉妒。刀舍者。喻五欲。楞只芒毒虫。喻如愚痴。二道者。喻于疑。诸石聚者。喻于我慢。龙者喻于罗汉尽诸有结。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巢窟名为身　　觉观如彼烟
造作如火然　　婆罗门如佛
智人是声闻　　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进　　五盖犹如龟
嗔恚如蝮蛇　　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　　愚痴如楞只
疑者如二道　　我见如石聚
汝今莫恼龙　　龙是真罗汉
善答问难者　　唯有佛世尊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仙人鹿野苑中。尔时世尊着衣持钵。入波罗奈城。见一比丘。身意不定。诸根散乱。时彼比丘遥见佛已。低头惭愧。佛乞食已。洗足入僧坊中。出于静室坐僧众中。语诸比丘言。我于今朝见一比丘不摄诸根。时彼比丘遥见我已。有惭愧色。低头捡情。为是谁耶。时彼比丘即于坐起。以郁多罗僧。着右肩上。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心意不定诸根散者。即我身是也。佛言。善哉比丘。见我乃能捡情摄意。见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当如是捡情摄意。如似见我。汝能如是。于长夜中安乐利益。有一比丘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比丘乞食入聚落　　心意纵乱不暂定
见佛精进摄诸根　　是故佛称为善哉

（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古仙人住处鹿野苑中。尔时世尊时到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有一比丘。在天祠边。心念恶觉。嗜欲在心。时佛世尊语比丘言。比丘比丘。汝种苦子。极为鄙秽。诸根恶漏。有漏汁处。必有蝇集。尔时比丘闻佛所说。知佛世尊识其心念。生大怖畏。身毛皆竖。疾疾而去。佛乞食还。食已洗足。还僧坊中。入静房坐。从静房出在众僧前敷座而坐。佛告诸比丘。我今入城乞食。见一比丘。在天祠边。心念恶觉。嗜欲在心。我即语言。比丘比丘。汝种苦子。极为鄙秽。诸根恶漏。有漏汁处。必有蝇集。是时比丘闻佛所说。生大惊怖。身毛皆竖。疾疾而去。佛说是已。有一比丘。从坐而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种苦子。云何名为鄙秽。云何名为恶漏。云何名为蝇集。佛言。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嗔恚嫌害。名种苦子。纵心五欲。名为鄙秽。由六触入。不摄戒行。名为恶漏。烦恼止住。能起无明憍慢。无惭无愧。起诸结使。所谓蝇集。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有不摄诸根者　　增长欲爱种苦子
作诸鄙秽常流出　　亲近欲觉恼害觉
若在聚落空闲处　　心终无有暂乐时
若于己身修正定　　修集诸通得三明
彼得快乐安隐眠　　能灭觉蝇使无余
能修得行住健处　　履行圣迹到善方

得正智迹终不还　　入于涅槃寂灭乐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比丘。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已回还洗足。摄持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树下。敷草而坐。起恶觉观。贪嗜五欲。得眼林神知比丘念。念于不净。在此林中。不应嗜恶。作如是念。我当[寤-吾＋告]寤。即作是言。比丘比丘。何故作疮。比丘答言。我当覆之。林神复语。汝疮如[土*瓦]。以何覆之。比丘答言。我以念觉。用覆此疮。林神赞言。善哉善哉。今此比丘。善知覆疮。真实覆疮。佛以清净天耳。闻彼林神共比丘语。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世间嗜欲　　邪意所作　　疮疣已生
众蝇唼食　　嗜欲即疮　　觉观即蝇
我慢依贪　　钻丈夫心　　贪利名称
疑惑所著　　不知出要　　内心修定
具学诸通　　此不作疮　　安隐见佛
能得涅槃

说此偈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尔时有一年少新学比丘。不以时节入于聚落。时诸比丘处处见彼新学比丘。而语之言。汝今新学。未知对治法门。云何处处经历诸家。新学比丘白诸比丘言。大德诸长老等。皆往诸家。云何遮我不至诸家。时诸比丘乞食食已。收摄衣钵洗足已。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见一年少新学比丘。不以时节。往至诸家。我等语言。汝是新学。未知对治何缘非时。往至他家。答我等言诸老比丘亦到诸家。何故独自而遮我耶。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大旷野中有一大池。有诸大象入彼池中。以鼻拔取池中藕根。净抖擞已。用水洗之。然后乃食。身体肥盛。极得气力。诸小象等亦复食藕。不知抖擞并及水洗。合遲出食。后转羸瘦。无有气力。若死若近死。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大象入池时　　以鼻拔藕根

抖擞洗去泥　　然后方食之
若有诸比丘　　具修清白法
若受于利养　　无过能染着
是名修行者　　犹如彼大象
不善解方便　　后受于过患
后受其苦恼　　如彼小象等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阿难与结发　　及以二陀骠
贼并散倒吒　　拔弥、惭愧根
苦子并覆疮　　小大食藕根

别译杂阿含经初诵卷第二

（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住寒林中。尔时佛告诸比丘。人生寿浅。会必归终。应勤行道净修梵行。是故汝等不应懈怠。应修善行。修于法义。及以真行。尔时魔王闻是说已。即作是念。沙门瞿昙在王舍城。住寒林中。为诸声闻而说法要。我当至彼而作坏乱。尔时魔王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而说偈言。

人生寿长　　无诸娆恼　　常得安隐
无有死径

佛作是念。魔王波旬来作娆乱。即说偈言。

人命短促　　多诸娆害　　宜急修善
如救头燃　　当知波旬　　欲来恼触

尔时魔王闻说偈已。即作是念。沙门瞿昙知我心念。愁忧苦恼深生悔恨。便即隐形还于天宫。

（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寒林之中。尔时佛告诸比丘。诸行无常。迅速不停。无可恃怙是败坏法。应当速离趣解脱道。尔时魔王波旬复作是念。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在寒林中。为诸声闻说如是法。我当

往彼而为娆乱。尔时魔王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往至佛所。在一面立。而说偈言。

昼夜恒在　　命常回来　　如轮轴转
周回无已

佛知魔王来作娆乱。即说偈言。

命欲日夜尽　　寿者多患难
犹如陷下河　　速尽无遗余
是故汝波旬　　不应作坏乱

魔作是念。佛知我心。愁忧苦恼。极生悔恨。隐形而去。还于天宫。

（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世尊于夜后分。经行林中。于其晨朝洗足已。正身端坐系念在前。尔时魔王作是念言。沙门瞿昙在王舍城。于夜后分。林中经行。于其晨朝洗足已。入于静室。正身端坐。系念在前。我今当往而作娆乱。作是念已。即便化为摩纳之形。在佛前立。而说偈言。

我心能化作　　罗网遍虚空
沙门于我所　　终不得解脱

佛作是念魔来娆乱。即说偈言。

世间有五欲　　愚者为所缚
能断此诸欲　　永尽一切苦
我已断诸欲　　意亦不染着
波旬应当知　　我久坏欲网

尔时魔王闻说偈已。不果所愿。忧愁苦恼。隐形而去。还于天宫。

（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世尊于初夜后分。坐卧经行。于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心在明。修于念觉。而生起想。尔时魔王波旬即作是念。沙门瞿昙在王舍城迦兰

陀竹林中。经行坐卧。于其晨朝。洗足入房。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心在明。修于念觉。作于起想。我当至彼而作娆乱。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在佛前住。而说偈言。

何以睡眠　　何以睡眠　　云何睡眠
如入涅槃　　如所作办　　而自安眠
乃至日出　　故复眠也

佛知天魔来作娆乱。即说偈言。

爱网着诸有　　遍覆一切处
我今破斯网　　诸爱永已断
一切有生尽　　安隐涅槃乐
波旬汝今者　　于我复何为

尔时魔王闻说偈已。忧愁苦恼。即便隐形。还于天宫。

（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值天云雾降少微雨。电光晖赫处处晃耀。尔时世尊即于其夜露地经行。魔王波旬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值天云雾降少微雨。电光晖赫处处光耀。于其夜中露地经行。我当往彼而作坏乱。尔时魔王作是念已。在其山上。推大石下。欲到佛所。时彼大石。自然碎坏。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坏灵鹫山　　令如粉微尘
巨海及大地　　悉皆分碎裂
欲使正解脱　　生于怖畏相
欲令毛发竖　　终无有是处

尔时魔王作是念言。沙门瞿昙知我所念。忧愁苦恼。即便隐身。还于天宫。

（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尔时世尊于其中夜露地经行。洗足已入静房中。整身端坐。系念在前。魔王波旬作是念言。瞿昙沙门。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露地经行。我当往彼而作娆乱。尔时魔王。即自变形作蟒蛇身。其形长大。犹如大船。双目晃朗。如矫萨罗钵。吐舌炎炎。又如掣电。出入息声。如大雷震。住于佛前。以身

绕佛。引颈举头。当佛顶上。尔时世尊知魔娆乱。而说偈言。

我处于闲寂　　系心正解脱
安禅修其身　　如昔诸佛法
毒蛇极猛暴　　状貌甚可畏
蚊虻及蚤虱　　种种诸恼触
不动我一毛　　况能令我畏
假使虚空裂　　天地皆振动
一切诸众生　　皆生大惊惧
欲令我怖畏　　终无有是处
设复有毒箭　　中于我心者
当于被箭时　　终不求救护
然复此毒箭　　亦不能中我

尔时魔王闻佛说偈。而作是念。瞿昙沙门已知我心。生大怖畏。忧愁悔恨。即变形去。还于天宫。

（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曼直林中。佛于初夜坐禅经行。初夜以讫。洗足入室。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心在明。作于起想。魔王波旬知佛心已。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王舍城曼直林中。于其初夜。坐禅经行。至中夜前。洗足入房。右胁着地。足足相累。系心在明。作于起想。我今当往而作坏乱。尔时魔王化作摩纳。在如来前。而说偈言。

云何无事务　　而作于睡眠
安寝不[寤-吾＋告]寤　　如似醉人眠
人无财业者　　乃可自恣睡
大有诸财业　　欢乐快睡眠

尔时世尊知魔来娆乱。而说偈言。

我非无作睡　　亦非醉而眠
我无世财故　　是以今睡眠
我多得法财　　是以安睡眠
我于睡眠中　　乃至出入息
皆能有利益　　未尝有损减
寤则无疑虑　　睡眠无所畏
譬如有毒箭　　人射中其心
数数受苦痛　　犹尚能得睡

我毒箭已拔　　何故而不睡

魔闻是偈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心怀忧恼。于即还宫。

（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毗婆波世山七叶窟中。尔时有一比丘。名曰求慎。独住仙山黑石窟中。处于闲静。勤行精进。以不放逸。断于我见。得时解脱。自身作证。复还退失。第二第三。乃至第六。亦还退失。比丘念言。我今独处。修行精进。六返退失。若更退失。以刀自割。魔王波旬知佛在王舍城毗婆波世山七叶窟中。瞿昙弟子名曰求慎。亦在王舍城独住仙山黑石窟中。勤行精进。心不放逸。得时解脱。自身作证。得已退失。如是六返。尔时魔王而作是念。求慎比丘若第七得。必自伤害。出魔境界。作是念已。捉琉瑙琴。往到佛所。扣琴作偈。

大智大精进　　有大神通达
于法得自在　　威光极炽盛
汝声闻弟子　　今将欲自害
人中最上者　　汝今应遮断
云何乐汝法　　何故学他死

尔时魔王说是偈已。佛告魔言。波旬。汝今乃是诸放逸者之大亲友。汝今所说自为说耳。乃不为彼比丘说也。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人不怯弱　　坚修行精进
恒乐于禅定　　昼夜修众善
干竭爱欲使　　坏汝魔军众
今舍后边身　　永入于涅槃

尔时魔王忧悲苦恼。失琉璃琴。愁毒悔恨。还本宫殿。

佛告诸比丘。当共汝等诣仙人山求慎比丘所。佛将诸比丘诣求慎所。见求慎尸东犹如烟聚。佛告诸比丘。汝等见此烟聚已不。诸比丘言。已见世尊。尸南西北亦如是聚。佛告比丘。此是波旬隐形绕求慎所。觅其心识。佛告比丘。求慎比丘以入涅槃。无有神识。无所至方。尔时魔三化形靡纳。而说偈言。

上下及四方　　推求求慎识
莫知所至方　　神识竟何趣

尔时世尊告波旬言。如此健夫。破汝军众。以入涅槃。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优楼比螺聚落尼连禅河菩提树下。成佛未久。尔时魔王而作是念。佛在优楼比螺聚落尼连禅河菩提树下。成佛未久。我当诣彼伺求其便。作是念已。往诣佛所。而说偈言。

汝独处闲静　　闭默常寂然
光颜显神体　　诸根悉悦豫
譬如失财者　　后还获于财
汝今玩禅寂　　欢喜亦如是
既能遗国荣　　亦不悕名利
何不与诸人　　而共为亲友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我久获禅定　　其心常寂然
破坏汝欲军　　得于无上财
我根恒恬豫　　心中得寂灭
以坏汝欲军　　修道情欢喜
独一离愦闹　　安用亲友为

尔时魔王复说偈言。

汝已获正道　　安隐向涅槃
既以得妙法　　宜常戢在怀
诚应独了知　　何以教众人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人不属魔者　　咨吾彼岸法
我为正分别　　谛实得尽灭
止心不放逸　　魔不得其便

尔时魔王复说偈言。

譬如白石山　　其色类脂膏
群鸟不别知　　飞来而噏食
既不得其味　　嘴伤而虚还

我今亦如是　　徒来无所为

尔时魔王。说是偈已。忧愁苦恼。极生悔恨。向一空处。蹲踞独坐。以箭画地。思作方计。时魔三女。一名极爱。二名悦彼。三名适意。时魔三女往至魔边。向父说偈。

父今名丈夫　　何以怀忧愁
我当以欲罥　　罥彼如捕鸟
将来至父所　　使父得自在

尔时魔王说偈答言。

彼人善断欲　　不可以欲牵
已过魔境界　　是故我怀忧

彼魔三女化其形容。极为端严。往至佛所。即礼佛足。在一面立。三女同声。俱白佛言。我故来供养与佛策使。尔时世尊无上断爱。了不顾视。第二第三。亦作是语。佛不观察。时魔三女退在一处。自共议论。男子之法。所好各异。或爱小者。或爱中者。或爱大者。即时一女。化作六百女人。或作小女。或作童女。或作未嫁女。或作已嫁女。或作已产女。或作未产女。化作如是众多女已。俱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来供养世尊。为其策使。给侍手足。佛不观察。第二第三。亦如是说。都不顾视。时魔女等复退一处。更共语言。此必得无上断爱欲解脱故。若不尔者应见我等狂乱吐血。或能心裂。我等当往其所。以偈问难。魔女极爱以偈问曰。

端拱树下坐　　闲静独思惟
为失于财宝　　为欲求大财
城邑聚落中　　都无爱着心
何不与众人　　而共作亲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以得大财　　心中得寂灭
我坏爱欲军　　妙色都不着
独处而坐禅　　最受第一乐
以是因缘故　　都不求亲友

魔女适意复说偈言。

比丘住何处　　能度五驶流
六驶流亦过　　入何禅定中

得度大欲岸　　永离有摄缚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身获柔软乐　　心得善解脱
心离于诸业　　意不复退转
得断觉观法　　得离嗔爱掉
得住此处住　　能度五驶流
并度第六者　　作如是坐禅
能度大欲结　　并离有摄流

魔女悦彼复说偈言。

已断于爱结　　离众所著处
多欲度驶流　　多欲度死岸
唯有黠慧者　　能度如斯难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大精进济拔　　如来正法度
如法得度脱　　智者莫不欣

三女不果所愿。还至父所。尔时魔王呵责三女。因说偈言。

三女占坏彼　　形容犹如电
向彼大精进　　如风吹兜罗
爪以欲坏山　　齿齰于铁丸
婴愚以藕丝　　欲悬于太山
佛已度众着　　欲共彼讲论
罥弶欲捕风　　欲下虚空月
以手掬大海　　望欲得干竭
佛已离诸着　　欲往共讲论
举脚度须弥　　大海中觅地
佛已出诸着　　而往共讲论

魔王忧愁悔恨。于即灭没。还于天宫。

（三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鹫山。尔时佛与诸比丘。赞叹涅槃法。魔王作是念。佛在王舍城。与诸比丘赞涅槃法。我今当往而作坏

乱。作是念已。即便化形。作一百人。五十人极为端正。五十人极为丑恶。时诸比丘皆生惊怪。今以何故。极为端正。复有极丑。佛知魔来欲作坏乱。尔时世尊告波旬言。汝于长夜生死之中。具受如是好恶之形。汝当云何得度苦岸。如是变化复何用为。若有爱着于男女者。汝当变化作众形相。我今都无男女之相。何用变化作众形为。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长寿、何帝及罥弶　　睡眠、经行．大毒蛇
无所为、求慎、魔女　　坏乱变形及好恶

（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坚持七行。必得帝释。何以故。昔者帝释为人之时。发初履行。孝顺父母。恭敬尊长。所言柔软。断于两舌。好施无悭。恒修实语。终不欺诳。不起嗔恚。设生嫌恨。寻思灭之。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于父母所　　极能孝顺　　于诸尊长
深心恭敬　　恒作软善　　恩柔好语
断于两舌　　悭贪嗔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语　　如是行者　　胜我等辈
应当别住　　以为天王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离猕猴彼岸大讲堂中。有一离车。名摩诃离。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颇曾见帝释不。佛言。我见。离车白佛言。有夜叉鬼。状似帝释。世尊所见将无是彼夜叉鬼耶。佛告离车。是帝释身。我善识之。夜叉之形如帝释者。我亦识知。帝释本行。及所行事。我亦尽知。帝释本为人时。极孝顺父母。敬于尊长。所言柔软。断于两舌。除去悭嫉。常好布施。口常实语。除于嗔恚。不起嫌恨。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于父母所　　极能孝顺　　于诸尊长
深心恭敬　　恒作软善　　恩柔好语
断于两舌　　悭贪嗔恚　　三十三天
各作是语　　如是行者　　胜我等辈
应当别住　　以为天王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比丘。往到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帝释。云何作帝释相。佛告比丘。帝释本在人中。所有布施。生纯信心。信心施于贫穷沙门婆罗门等。其所施时。施浆饮食。种种肴膳。种种华鬘。种种诸香。烧香涂香。财帛床榻。以是因缘。时诸天等名为帝释。比丘复白佛。何故名帝释。为富兰但那。佛告比丘。帝释昔在人中。施无厌足。数数施故。诸天号名为富兰但那。以何因缘复名帝释。为摩佉婆。佛告比丘。帝释本作婆罗门。名摩佉婆。又问。复何因缘名婆娑婆。佛言。数数常以衣服。施沙门婆罗门。以是缘故。名婆娑婆。又问。复何因缘名憍尸迦。佛告比丘。帝释本为人时。姓憍尸迦。故名憍尸迦。复何因缘名舍脂夫。佛告比丘。帝释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女。名舍脂。又问。复以何缘名为千眼。佛告比丘。帝释本为人时。极大聪明。断事之时。须臾之间。能断千事。以是因缘故名千眼。复以何缘。名因陀罗。佛告比丘。帝释居天王位。断理天事故。名因陀罗。尔时世尊告比丘。能具上七事。以是缘故。诸天号曰帝释。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所有一夜叉。形状甚小。颜色鄙恶身形又黑。人不喜见。坐帝释座上。尔时三十三天。见是夜叉。坐于释处。皆大嗔忿。种种毁骂。尔时夜叉。恶相渐灭。善色转生。渐渐长大。诸天骂詈。嗔恚转多。夜叉遂复。身形长大。颜色鲜盛。诸天相将至帝释所。白帝释言。有一夜叉。极为丑陋。身形甚小。坐帝释处。我等诸天。尽共骂詈。而夜叉子。颜色转好。身形渐大。帝释语言。有是夜叉。得诸骂詈。形色转好。名助人嗔。尔时帝释。还向坐所。偏袒右肩。手擎香炉。语夜叉言。大仙我是帝释。我是帝释。三自称名。夜叉转小。形色转恶。于是消灭。帝释还复帝释坐。告诸天言。自今以往。莫生嗔恚。若有恶对慎莫加嗔。即说偈言。

若他来侵欺　　莫还侵欺彼
于来侵害者　　皆生于慈心
无嗔无害者　　常应亲近之
彼即是贤圣　　亦贤圣弟子
诸有嗔恚者　　为嗔山所障

若有嗔恚时　　能少禁制者
是名为善法　　如辔制恶马

佛告诸比丘。帝释居天王位。受诸欲乐。犹能制嗔。又常赞叹禁制嗔者。况汝比丘。信家非家。出家入道。剃除须发。被服法衣。而不制嗔赞离嗔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尔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晨朝时到。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已洗足摄坐具。诣得眼林中。遍观察已。于闲静处。在树下。结加趺坐。住于天住。尔时耆陀精舍中。有二比丘。于僧断事时。共生忿诤。一小默然忍。一嗔炽盛。彼炽盛者。自见已过。而来归向默忍比丘。求欲忏悔。默忍比丘。不受其忏。如是展转。诸比丘等。共相论说。出大音声。如来尔时住于天住。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遥闻是声。即从坐起。至于僧中。在于僧前。敷座而坐。佛告诸比丘。我于今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乃至来入林中静坐。闻诸比丘高声大唤。为作何事。尔时比丘。即白佛言。世尊耆陀精舍。有二比丘。僧断事时。共生忿诤。一比丘者。小自默忍。其一比丘。炽盛多语。炽盛比丘。自知己过。归诚忏悔。默忍比丘。不受其忏。展转共道出大音声。佛告比丘。云何愚痴。不受他忏。诸比丘。当知昔日释提桓因。在善法堂。诸天众中。而说偈言。

譬如用瓢器　　斟酥以益灯
火然转炽盛　　反更烧瓢器
嗔心亦如是　　还自烧善根
我终不含怒　　嗔已寻复散
不如水漩流　　回复无穷已
虽嗔不恶口　　不触汝所讳
所讳如要脉　　我终不伤害
调伏于身已　　于己即有利
无嗔无害者　　彼即是贤圣
亦贤圣弟子　　常应亲近之
诸有嗔恚者　　重障犹如山
若有嗔恚时　　能少禁制者
是名为善业　　如辔制恶马

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处天王位。天中自在。尚能修忍。赞叹忍者。况汝比丘。出家毁形。而当不忍赞叹于忍。佛说是已诸比丘闻

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释提桓因。将诸天众。将欲往与阿修罗战。时释提桓因。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我等今者。不必苟须多将人众。共相伤害。但共讲论以决胜负。毗摩质多罗。语释提桓因言。憍尸迦。我等讲论。若有胜负。谁当分别。释提桓因言。我等众中。并阿修罗。亦有聪哲。智慧辩才。能当善恶决胜负者。毗摩质多言。帝释汝今先说。帝释答言。我亦能说。汝是旧天。应当先说。毗摩质多。即说偈言。

　　今我见忍过　　愚者谓忍法
　　彼怖故生忍　　便以己为胜

　　释提桓因复说偈言。

　　随彼言怖畏　　己利最为胜
　　财宝及诸利　　无胜忍辱者

　　毗摩质多罗复说偈言。

　　愚者无智慧　　要当须止制
　　譬如彼后牛　　腾陌先牛上
　　是故须刀杖　　摧伏于愚者

　　释提桓因以偈答言。

　　我观止制愚　　默忍最为胜
　　极大嗔恚忿　　能忍彼自息
　　无嗔无害者　　彼即是贤圣
　　亦贤圣弟子　　常应亲近之
　　诸有嗔恚者　　嗔重障如山
　　若有嗔恚时　　能少禁制者
　　是名为善业　　如辔制恶马

　　诸天及阿修罗众。有智慧者。详共评议。量其胜负。以阿修罗说诤斗为本。释提桓因止息诤讼。心无忿竞。以阿修罗负帝释为胜。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天中自在。长夜忍辱。赞忍辱法。汝等比丘。若能忍辱。赞叹忍者。称出家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往昔之时。释提桓因。共阿修罗。将欲战斗。治严已办。尔时释提桓因。告诸天言。我等诸天。若得胜者。必以五缚。系阿修罗。将诣天宫。时阿修罗。亦敕己众。我等若胜。亦以五缚。系释提桓因。诣阿修罗宫。尔时诸天众胜。即以五缚。系毗摩质多罗。将诣天宫。毗摩质多见帝释时。嗔恚骂詈。极出恶言。帝释尔时。亲闻骂声默不加报。尔时御者摩得伽。即说偈言。

释脂之夫摩佉婆　　汝为怖畏无力耶
毗摩质多面前骂　　极出恶言云何忍

尔时帝释说偈答言。

我不怖畏而生忍　　亦不以我无力故
而畏毗摩质多罗　　我以胜智自修忍
愚者浅识智无及　　而常诤讼心不息
若我以力用禁制　　与彼愚者同无异

御者复说偈言。

婴愚若放纵　　转剧不休息
如彼后行牛　　腾陌前牛上
健者为以力　　禁制彼愚者

帝释复说偈言。

我观制禁愚　　莫过于忍默
嗔恚炽盛时　　唯忍最能制
愚者谓有力　　而实是无力
愚不识善恶　　无法可禁制
我身有勇力　　能忍愚劣者
是名第一忍　　忍中之善者
微者于有力　　不得不行者
是名怖畏忍　　不名为实忍
威力得自在　　为他所毁骂
默然不加报　　是名为胜忍
微劣怖威力　　默然不能报
是名为怖畏　　不名为行忍
婴愚无智等　　恶害以加他

见他默然忍　　便以己为胜
贤圣有智者　　谓忍最为胜
是以圣贤众　　恒赞忍功德
除己并与他　　灭除诸难畏
见他嗔恚盛　　但能行默忍
彼嗔自然灭　　不烦刀杖力
彼此得大利　　自利亦利他
愚者谓忍怯　　贤智之所赞
忍于胜己者　　怖畏患害故
若于等己诤　　畏俱害故忍
能忍卑劣者　　忍中最为上

佛告诸比丘。帝释于三十三天。最为自在。行于王法。尚能修忍。赞叹于忍。况诸比丘。毁形入法。应当修忍赞叹于忍。若能修忍。及赞叹者。是出家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比丘。昔释提桓因。欲诣游戏园。敕御者摩得梨伽。汝驾千马车。时摩得梨伽。疾驾车已。即白释言。严驾已讫。宜知是时。帝释出毗禅延堂上。叉手合掌。东面向佛。摩得梨。见帝释东向合掌。心生惊惧。失所捉鞭并所执辔。帝释语言。汝见何事。惊怖乃尔。失马鞭辔。摩得梨言。摩佉释脂之夫。我见汝叉手东向。以是心惧。故失鞭辔。一切有生。皆敬于汝。一切地主。尽属于汝。四天王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谁复有德。胜于汝者。叉手合掌。东向而立。帝释答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人天。所恭敬者。号之为佛。我今恭敬。礼向于佛。尔时帝释。即说偈言。

最大名称世间尊　　汝摩得梨应当知
我今于彼生敬信　　是故叉手合掌立

摩得梨即说偈言。

尔时敬礼世间胜　　我亦随汝恭敬礼

作是语已。合掌礼敬。乘辇而去。佛告诸比丘。帝释自在。处天王位。犹尚恭敬礼拜于佛。汝诸比丘。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勤当敬佛。应出家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释提桓因。欲诣游戏园。敕御者摩得梨。汝驾千马车。时摩得梨。寻驾车已。诣帝释所。即白释言。严驾已讫。宜知是时。尔时帝释。出毗禅延堂。合掌南向。时摩得梨。见已心亦惊怕。失鞭及辔。帝释语言。汝见何事。惊怖乃尔。摩得梨言。摩佉释脂之夫。我今见汝合掌南向。心怀惧故。致失鞭辔。一切有生。皆敬于汝。一切地主。尽属于汝。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谁复有德。胜于汝者。叉手合掌。南向而立。帝释答言。一切敬我。信如汝言。一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为法。我今恭敬礼具足戒法。尔时帝释。即说偈言。

有诸出家者　　以修不放逸
长夜入寂定　　修最上梵行
舍弃于三毒　　能得解脱法
有如是等法　　我今恭敬礼
诸大阿罗汉　　远离于欲者
能灭无明闇　　断除诸结使
并在家修善　　不作恶业者
如是正法子　　今我皆敬礼

摩得梨言。汝礼最胜。我愿随礼。尔时帝释。作是语已。合掌敬礼。乘辇而去。佛告诸比丘。帝释处于人天。而得自在尚能恭敬礼敬于法。况汝比丘。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而当不勤恭敬于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昔释提桓因。欲诣游戏园。敕御者摩得梨。汝严驾千马车。时摩得梨。驾车已讫。诣帝释所。白帝释言。严驾已讫。宜知是时。尔时帝释。出毗禅延堂。合掌西向。时御者摩得梨。见是事已。亦生惊惧。失鞭及辔。帝释语言。汝见何事。惊怖乃尔。摩得梨言。摩佉释脂之夫。我今见汝合掌西向。心怀惧。故致失鞭辔。一切有生。皆敬于汝。一切地主。尽属于汝。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皆礼敬汝。谁复有德。胜于汝者。叉手合掌。敬向西方。帝释答言。一切敬我。如汝所言。一切天人。所恭敬者。名之为僧。今我恭敬信向于僧。尔时摩得梨。说偈问言。

人身脓汗满　　剧于露死尸

恒患饥渴苦　　岂羡彼无家
汝今以何故　　极能恭敬彼
彼有何威仪　　及以道德行
愿汝为我说　　我今至心听

尔时释提桓因即说偈言。

以彼无家故　　我实羡于彼
彼亦无库藏　　仓库及谷米
离诸众事务　　节食谐全命
善护于禁戒　　辩说美妙法
勇健无怯心　　行圣默然法
诸天阿修罗　　恒共有战诤
一切诸人中　　悉各有忿竞
今我所敬者　　悉皆离刀杖
一切皆积聚　　彼悉能远离
世间所爱着　　彼心皆舍弃
我今敬礼者　　远离一切过
摩得梨汝今　　应当知此事

尔时摩得梨复说偈言。

汝礼者最胜　　我亦随恭敬
摩佉之所礼　　我今随汝礼

说是偈已。帝释乘舆而去。佛告诸比丘。彼帝释者。处人天自在。尚能敬僧。况汝比丘。出家修道。各宜敬僧。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帝释、摩诃离　　以何因、夜叉
得眼、得善胜　　缚系及敬佛
敬法、礼僧十

别译杂阿含经初诵卷第三

（四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阿修罗。集诸四兵象马车步。悉皆严备斗战之具。欲诣忉利天宫。与诸天共斗。尔时帝释。闻阿修罗庄严四兵。即告须毗罗天子。我闻阿修罗庄严四兵。汝亦庄严四兵。往与共斗。须毗罗白言。此事最

善。作是语已。纵逸着乐。不忆此事。帝释闻阿修罗已来出城。复召须毗罗言。阿修罗今已出城。汝可庄严四兵往彼共斗。须毗罗白言。憍尸迦。此是善事。须毗罗。仍尔着乐。不修战备。阿修罗庄严四兵。已至须弥山上。渐欲近来。帝释复言。我闻阿修罗渐来逼近。汝将四兵。可往击之。须毗罗即说偈言。

若有清闲无事处　　唯愿与我如此处

帝释即说偈答言。

若有如此闲乐处　　汝当将我共至彼

须毗罗复说偈言。

我今懈怠不欲起　　虽具闻知不庄严
天女五欲光四塞　　唯愿帝释与此愿

帝释以偈答言。

若有如此懈堕处　　百千天女而围绕
五欲自恣受快乐　　汝若往彼与我俱

须毗罗复说偈言。

天王若无事役处　　与我无苦受斯乐

帝释以偈答言。

汝须毗罗有如是　　我当与汝同是乐
颇曾见闻无事业　　而得生活受乐者
汝今若有如是处　　可疾速往可随汝
汝当畏事好闲处　　应当速疾向涅槃

闻是语已。须毗罗即集四兵。出与阿修罗战。时诸天得胜。阿修罗退坏。阿修罗已种种庄严而来还宫。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处天王位。得大自在。犹自精勤。赞叹精进。况复汝等。信心出家。被服法衣。而当不勤精进。赞叹精进。若能精进。赞叹精进。如是为应出家之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往昔之时。远于聚落阿练若处。多有诸仙。在中而住。离仙处不远。有天阿修罗。而共战斗。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着五种容饰。首戴天冠。捉摩尼拂。上戴华盖。带于宝剑。众宝革屣。到仙人住处。行不由门。从壁而入。亦复不与诸仙言语共相问讯。还从壁出。尔时有一仙人。而作是语。毗摩质多罗等。无恭敬心。不与诸仙问讯共语。从壁而出。复有一仙。而作是言。阿修罗等。若当恭敬问讯诸仙。应胜诸天今必不如。有一仙问言。此为是谁。有一仙言。此是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仙人复言。阿修罗法。知见微浅。无有法教。无尊敬心。犹如农夫。诸天必胜。阿修罗负。尔时帝释。后到仙边。即舍天王五种容饰。从门而入。慰劳诸仙。遍往观察。语诸仙言。尽各安隐无诸恼耶。问讯已讫。从门而出。复有一仙问言。此为是谁。安慰问讯。周遍察行。然后乃出。甚有法教。容仪端正。一仙答言。此是帝释有一仙言。诸天极能敬顺。为行调适诸天必胜。阿修罗负。毗摩质多罗。闻诸仙赞叹诸天。毁呰阿修罗。甚大嗔恚。诸仙闻已。往诣阿修罗所语言。我等闻尔甚大嗔忿。即说偈言。

我等故自来　　欲乞索所愿
施我等无畏　　莫复生嗔忿
我等若有过　　愿教责数我

毗摩质多以偈答言。

不施汝无畏　　汝等侵毁我
卑逊求帝释　　于我生毁呰
汝等求无畏　　我当与汝畏

尔时诸仙以偈答言。

如人自造作　　自获于果报
行善自获善　　行恶恶自报
譬如下种子　　随种得果报
汝今种苦子　　后必还自受
我今乞无畏　　逆与我怖畏
从今日已往　　使汝畏无尽

诸仙面与阿修罗语已。即乘虚去。毗摩质多罗。即于其夜。梦与帝释交兵共战。生大惊怕。第二亦尔。第三梦时。帝释军众。果来求战。时毗摩质多。即共交兵。阿修罗败。帝释逐进。至阿修罗宫。尔时帝释。种种战诤。既得胜已。诣诸仙所。诸仙在东。帝释在西相对而坐。时有东风仙人向帝释即说偈言。

我身久出家　　腋下有臭气
风吹向汝去　　移避就南坐
如此诸臭气　　诸天所不喜

尔时帝释以偈答言。

集聚种种华　　以为首上鬘
香气若干种　　能不生厌离
诸仙人出家　　气如诸华鬘
我今顶戴受　　不以为厌患

佛告诸比丘。帝释居天王位。长夜恭敬诸出家者。汝诸比丘。以信出家。亦应当作如是钦敬。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释提桓因。颜色殊妙。过于人天。于其中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在一面坐。时祇洹中。晃然大明。踰于昼日尔时释提桓因。即说偈言。

除灭何事安隐眠　　灭除何物无忧愁
灭何一法瞿昙赞　　唯愿为我法众疑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灭除嗔恚安隐眠　　灭除嗔恚无忧愁
去除嗔恚棘毒根　　汝今帝释应当知
如是嗔恚坏美善　　除灭上事听所赞

释提桓因。闻佛所说。绕佛三匝。欢喜奉行。

（四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月八日。四天王遣使者案行天下。伺察世间。有慈孝父母。敬顺尊长。奉事沙门婆罗门。修于善法。及行恶者。是故宜应修行善法。灭除众恶。捡情守戒。至十四日。四天王。复遣太子案行天下。至十五日。四天王自案行伺察。亦复如是。时四天王。既伺察已。往帝释善法堂上。启白帝释并语。诸天世间人中。多有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婆罗门者。不奉事师及家尊长。乃至无有多持戒者。尔时帝释。及诸天众。

闻斯语已。惨然不乐。诸天咸作是言。损诸天众。益阿修罗。若世间中。有人常能孝顺父母。供养沙门婆罗门。乃至多能持戒。四天王上启帝释。时诸天等。极大欢喜。咸作是言。世间人中。修行善事。极为贤善。作所应作。增益诸天。损阿修罗。帝释欢喜。即说偈言。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净戒
是人得生天　　功德如我身

佛告诸比丘。帝释所说。不名善说。所以者何。若漏尽阿罗汉。所作已办。应作是偈。

月八十四日　　及以十五日
并及神足月　　受持清净戒
斯人获胜利　　功德如我身

佛与罗汉。应说斯偈。名称实说。名为善说。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往昔之时。质多阿修罗王。病患委困。时释提桓因。往诣其所。阿修罗语帝释言。愿汝使我病差安隐身得平健肥鲜如前。帝释语言。汝可教我阿修罗幻化之法。我当使汝安隐病差欢乐如前。阿修罗言。待我问诸阿修罗等。若可尔者。我当教汝。阿修罗王。即问诸阿修罗尔时其中有一谄伪阿修罗。语毗摩质多罗言。帝释长夜。行直善行。无诸谄伪。汝可语帝释言。汝学阿修罗谄伪幻者。当入卢楼地狱。帝释若语汝言。我不学彼阿修罗者。汝但舍去。汝患必愈。阿修罗王。即用其语。说偈语帝释言。

千眼帝释舍脂夫　　若知幻法必当堕
于彼卢留地狱中　　满足一劫被烧煮

尔时帝释。闻斯语已。即言止止。不须幻法。寻即愿言。令汝病差安隐无患。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虽处天位。尚不谄曲。真实行事。况汝出家。剃除须发。而当不离诸谄伪事行质直乎。若行质直。应出家法。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四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帝释。来诣佛所。将欲还时。请受一戒。何谓一戒。若我还宫。见诸怨憎。设来害我。我于彼所。终不加害。毗摩质多罗。既闻帝释持如是戒。便捉利剑。于路而待。时释提桓因。闻阿修罗在于路侧捉剑而待。遥语阿修罗言。止止。汝今自缚。毗摩质多语帝释言。汝于佛所。受一戒言。若我还宫。见诸怨憎。设彼害我。我于彼所。终不加恶。岂可不受如是戒耶。帝释答言。我虽受戒。语汝住住。汝今自缚。如是之言。于戒无犯。毗摩质多罗言。憍尸迦放我。帝释语言。汝作咒誓。更于我所。不为怨疾。我当放汝。毗摩质多罗。即说誓言。

贪嗔妄语谤贤圣　　如是恶报使我得

尔时帝释。闻斯誓已。即语毗摩质多罗言。我今放汝。释提桓因。还至佛所。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毗摩质多罗。闻我受戒。即捉利剑。在于路侧。伺图于我。时我遥语阿修罗言。止止。汝今自缚。毗摩质多。即语我言。汝于佛所。受于一戒。若我还宫。见有怨憎。设来害我。我于彼所。终不加恶。岂可不受如是戒耶。我即答言。我虽受戒。但语汝住。汝今自缚。如是之言。于戒无犯。毗摩质多罗。即语我言。憍尸迦放我。我即语言。汝可重誓。更于我所。莫生憎疾。我当放汝。时毗摩质多罗。闻我语已。即说誓言。

贪嗔妄语谤贤圣　　如是恶报使我得

我闻其誓。即放令去。帝释复白佛言。此阿修罗。作重誓已。从今已后。更不作于怨憎恶耶。佛告帝释。阿修罗。设不作誓犹不为恶。况作誓已。尔时帝释。闻佛所说。踊跃欢喜。即于坐没。寻还天宫。

（四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昔于一时。帝释与阿修罗战。当于尔时。诸天不如。阿修罗胜。尔时帝释。见已不如。寻即回驾。欲还天宫。于其道中。见苦娑罗树。时树上有金翅鸟巢。尔时帝释。即敕御者摩得梨言。此巢中有二鸟卵脱能伤损。汝可回车避于此树。帝释即向摩得梨。而说偈言。

汝观树上巢　　巢中有二卵
今车若往彼　　必冲而复破
我若以此身　　入阿修罗阵
丧失于身命　　终不伤鸟卵

说是偈已。寻即回车。时阿修罗众。见帝释回。生大恐怖。各作是言。帝释向者诈现退散。今复回者。必破我军。阿修罗众。即时退诸天逐退。迫到其城。佛告诸比丘释提桓因。居天王位。犹能长夜。修于慈忍。汝等比丘。当如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释提桓因。与拔利婆娄支阿修罗。夜诣佛所。威光炽盛。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彼帝释。毗娄支光明。普照祇洹。犹如昼日。时拔利毗娄支。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夫人常精进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义理　　安隐受快乐

帝释亦说偈言。

夫人常精进　　所求必使得
既求得事业　　修忍最为胜

尔时帝释。白佛言。世尊我等所说。何者利益。何者无利。佛告帝释。善分别者。皆是善说。汝等今当听我所说。即说偈言。

一切众生皆为利　　各各随心之所欲
等同利欲适愿乐　　夫人精勤求必得
既得事业忍最胜　　是故应当修行忍

帝释毗娄支。闻佛所说。礼佛足已。即于彼处。而没还宫。

（五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伽兰陀竹林。尔时王舍城中。有一贫人。极为穷困。甚可怜愍。于佛法中。生清净信。能净持戒。少读诵经。亦能小施。有此四事因缘果报。身坏命终。生忉利天胜妙善处。此新生天。有三事胜。一色貌胜。二名称胜。三寿命胜。诸天见已。皆共恭敬。往帝释所。白帝释言。有新生天。有三事胜于余诸天。帝释言。我先曾见。彼新生天。本为人时。贫穷困苦。极为寒悴。直以信心。向于三宝。能净持戒。少多修施。今得生此忉利天上。尔时帝释。即说偈言。

若于三宝生净信　　其心坚固不动转
持所受戒不毁犯　　当知此人不名贫
名为智慧寿命人　　以敬无上三宝故
得生天上受胜乐　　是故应当作斯学

尔时诸天。闻此偈已。欢喜信受。作礼还宫。

（五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尔时王舍城有九十六种外道。各各祠祀。设有檀越。信心于外道遮勒者。言当先供养我师遮勒。若信外道婆罗婆寔者。亦言先当供养我师婆罗婆寔。若信外道乾陀者。咸言先与我师乾陀大嚫后与余者。若信外道名三水者。言当供养我师三水。若信外道名老声闻者。言先供养我师老声闻。若信外道大声闻者。亦言供养我师大声闻。若信佛者。咸言应先供养我师如来及以众僧。是释提桓因。作是念言。今王舍城人。生大邪见。佛僧在世。若生邪见。名为不善。帝释尔时寻自变身。为老婆罗门。容貌端正。乘以白车。驾以白马。诸摩纳等。围绕在右。向于寺场。当中直过。时王舍城人。咸作是念。今老婆罗门。先向何处。我等随从。尔时帝释。知诸人等心之所念回车南旋。向灵鹫山。到诸乘驾所住之处。于中而止。下车前进。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帝释。即说偈言。

转法轮圣王　　能度苦彼岸
无怨憎恐怖　　我今稽首礼
设人欲修福　　当于何处施
又欲精求福　　应生净信敬
今日修布施　　来世得善报
于何福田中　　少施获大果

尔时世尊。在耆阇崛山中。为天帝释。敷演祠中。最为胜者。以偈答言。

四果及四向　　禅定明行足
功德力甚深　　犹如大海水
此名为实胜　　调御之弟子
于大黑闇中　　能燃智慧灯
常为诸众生　　说法而示道
是名僧福田　　广大无涯际
若施斯福田　　是名为善与

若祀斯福田　　是名为善祀
焚物而祭天　　徒费而无补
不名为善烧　　若于福田所
少作诸功业　　后获大富利
乃名为善烧　　帝释应当知
是名良福田　　施僧次一人
后必获大果　　此事是时说
世间解所说　　无量功德佛
以百偈赞僧　　祠祀中最上
无过僧福田　　若人种少善
获报无有量　　是以善丈夫
应当施于僧　　能总持法者
是则名为僧　　譬如大海中
多有众珍宝　　僧海亦如是
多饶功德宝　　若能施僧宝
是名善丈夫　　已获欢喜信
若能信心施　　当知如此人
得三时欢喜　　以三时喜故
能度三恶道　　除祛诸尘垢
离烦恼毒箭　　净心手自施
自利亦利彼　　能设如此祠
是人则名为　　世间明智者
信心既清净　　得至无为处
世间之极乐　　智者得生彼

帝释闻是偈已。踊跃欢喜。于坐处没。还于天宫帝释。还宫未久之间王舍城中。长者婆罗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于明晨朝。受大祠欢喜请。尔时如来。默然许之。时王舍城婆罗门长者知佛默然受已请已。顶礼佛足。各还所止。时诸人等。既还家已。各各办诸香美饮食清净香洁供设。办已晨朝敷座具行净水。遣使往诣灵鹫山中。白世尊言。食时已到。尔时如来。着衣持钵。众僧围绕。世尊在前。往诣彼城。到大祠所。既至彼已。如来敷座。于僧前坐。彼城中人。敷好床座。与僧而坐。尔时诸长者等。察众坐定。各行净水。诸婆罗门长者。手自斟酌种种香美饮食。时诸人等。各各劝益。

尔时世尊。观诸众僧。饭食已讫。即时收钵。付于阿难。时诸人等。各自敷座。在佛前坐。专心敬仰。求欲听法。尔时如来。赞其所施。而说偈言。

婆罗门经书　　祠祀火为最
外道典籍中　　婆比室为最
于诸世人中　　王者最为首
百川众流中　　巨海名为最
星辰诸宿中　　月光名为最
于众明之中　　日光最为最
上下及四方　　世间及天人
诸贤圣众中　　佛最第一尊

尔时世尊。为王舍城人。种种说法。示教利喜。诸人踊跃。从坐而退。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须毗罗仙人　　灭嗔月八日
病并持一戒　　鸟巢及婆梨
贫人及大祠

（五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俱萨罗国。渐次游行。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时波斯匿王。闻佛来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往诣佛所。稽首问讯。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昔闻。尔出家求道。要成无上至真等正觉。汝为实有如是语耶。将非他人谬传者乎。为是讥嫌。致于毁呰。作此语也。佛告波斯匿言。如此语者。是真实语。非为毁呰亦非增减。实是我语。实如法说。非非法说。一切外人。亦无有能讥嫌我者。波斯匿王复作是言。我虽闻尔有如此语。犹未能信。何故不信。自昔诸人。有久出家。耆老宿旧。诸婆罗门。富兰那迦葉、末伽梨俱赊梨子、删阇耶毗罗胝子．阿阇多翅舍钦婆罗．迦据多迦栴延．尼乾陀阇提弗多罗。彼诸宿旧。尚自不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况汝年少而出家未久。而当得乎。佛言大王。世有四事。小不可轻。何者为四。一者王子虽小。最不可轻。二龙子虽小。亦不可轻。三火虽小。亦不可轻。四比丘虽小。亦不可轻。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王者虽为小　　具习诸技艺
生处既真正　　亦不杂鄙秽
有大美名称　　一切悉闻知
如此虽言小　　其实不可轻
欲护己命者　　不应轻于小
刹利虽云小　　法应绍王位
既绍王位已　　法当行谪罚
是以应敬顺　　不宜生轻慢

于诸聚落中　　及以闲静处
若见小龙子　　形状虽微细
能大亦能小　　亦复能兴云
降注于大雨　　若以小故轻
必能纵毒螫　　欲护身命者
不宜轻于彼　　为于己利故
宜应自拥护　　亦如有小小
若具于众缘　　猛炎甚炽盛
遇于大暴风　　能焚烧山野
既焚林野已　　遇时还复生
欲护己命者　　不应轻小火
若于净戒所　　恶口加骂辱
其身及子孙　　一切皆毁谤
于未来世中　　当同受恶报
是故应自护　　莫以恶加彼
刹利具技艺　　龙子及与火
比丘持净戒　　此四不可轻
为护己命故　　谨慎应远离

尔时波斯匿王。闻此语已。其心战栗。身毛为竖。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实有过罪。自知毁犯。譬如婴愚狂痴无知所作不善。唯愿世尊。怜愍我故。听我忏悔。佛告波斯匿王言。我今愍汝听汝忏悔。时波斯匿王。既蒙忏悔。心大欢喜。作礼而去。

（五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禀性仁孝。母初崩背。哀号恋慕。不自堪胜。烧葬母已。便自沐浴。衣发故湿。于日中时。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王曰。王从何来。衣发故湿。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我之慈母。情特尊敬。一旦崩背。我送母丧。远至旷野。殡葬已讫。新浴洗故。衣发犹湿。佛告大王。汝于母所。极爱敬不。王即答言。实为爱敬。设令有人。能使我母还得活者。我以象军车军马军步军。悉以与之。续我母命。心无悔恨。设以半国赏之。亦不生恨。王复言曰。佛语诚实。一切生者。会必归死。佛言。实尔实尔。生必有死。五趣四生。无不终者。王者臣民婆罗门众。会归当死。灌顶人王。威力自在。统领国土。会归终没。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具足。亦会当死。五通神仙。在于山薮。饮水食果。亦归于死。三十三天。极受快乐。光色炽盛。处天宫殿。寿命延长。亦归终没。诸罗汉等。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

诸有结。心得自在。正智解脱。后边之身。亦归散灭。诸辟支佛。独一无侣。常在闲静。亦当散灭。诸佛正觉。具于十力。有四无畏。得四无碍。能师子吼。身亦无常。会归散灭。佛言大王。我为大王。种种分别生必有死。略而言之。无生不终。佛即说偈言。

一切生皆死　　寿命必归终
随业受缘报　　善恶各获果
修福上升天　　为恶入地狱
修道断生死　　永入于涅槃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之不受死
诸佛与缘觉　　菩萨及声闻
犹舍无常身　　何况诸凡夫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心开意解。更不忧愁。欢喜而去。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在空闲处。独静思惟。夫为人者。云何爱己。云何恶己。复作是念。若身口意。行于善业。远离诸恶。名是爱己。若身口意。行不善业。作众恶行。名不爱己。波斯匿王。思惟是已。从静处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独静处。作是思惟。云何名爱己。云何不爱己。若能于身口意行善。是名爱己。若身口意。行不善业。名不爱己。佛言。大王实尔。若人身口意行恶者。是名不爱己。何以故。彼为恶者。虽有怨仇。不必速能有所伤害。自造恶业。毁害甚深。是以自作恶业。名为不爱己。又有为己故作杀盗淫。是为损己。若人身口意行善者。设作是念。我舍所爱居家妻子。名不爱己。实是爱己。何以故。如此之人。虽有亲友父母兄弟。恩彻骨髓。至其衰老。不能得救。要自身口意修行善。能自济度。是名爱己。佛即说偈言。

若人自爱己　　不以恶加彼
无有造作恶　　得于快乐者
若人自爱己　　应修诸善业
速疾能获得　　种种诸快乐
夫欲爱己者　　应当自拥护
譬如边表城　　旷野多贼盗
得值无难时　　应当自隐藏

若其失无难　　值难苦无穷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空闲处。作是思惟。云何护己。云何不护己。复自念言。若人修善。名为护己。若人行恶。名不护己。思惟是已。即从坐起。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作是思惟。云何护己。云何不护己。复作是念。若修善行。名为护己。若行不善。名不护己。佛告大王。实尔实尔。若以四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围绕自身。不名护己。何以故。非内护故。若人身口意善。虽无四兵。是名护己。何以故。有内护故。此内护者。胜于外护。故名护己。佛即说偈言。

若人欲自护　　常护身口意
修行于善法　　有惭亦有愧
不护三业者　　邪见及眠睡
障蔽诸善法　　随从于恶魔
则为自毁伤　　是以应自护
修定及智慧　　常念佛所教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闲静处。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能得富贵财业。设得财业。不尚骄奢。贞廉知足。节于嗜欲。不恼众生。如是人少。世界多有众人。得胜财业。骄逸自恣。贪嗜于欲。加恼众生。如是人多。波斯匿王。于闲静处。思惟是已。从坐而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作是思惟。世界之中。若设有人。得胜财业。心自知足。能不骄恣。不嗜于欲。不恼于人。如是人少。若复有人。得胜基业。憍逸自恣。贪嗜于欲。加恼众生。如是人多。佛言大王。实尔实尔。世界之中。多有众人。得封禄已。憍慢自恣。贪嗜于欲。苦楚众生。如是愚人。长夜受苦。得大损减。命终之后。必入地狱。佛言大王。譬如鱼师及其弟子于捕鱼法。善巧方便。以细密网。截流而拖。鱼鳖鼋鼍。水性之属。为网所得。此水性等。入网之者。悉皆集在鱼师之手。牵挽旋转。任鱼师意。世间之中。多有众人。得

胜封禄。憍慢自恣。贪嗜五欲。加恼众生。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如斯愚人。即入魔网。为网所获。周回举动。住魔所为。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纵逸着事业　　荒迷嗜五欲
不知有恶果　　如鱼入密网
此业已成就　　极受大苦恼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闲静处。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于人。得胜封禄。而不憍恣。不嗜五欲。不恼众生。世界之中。多有众人。得胜基业。憍慢自恣。贪嗜五欲。加恼众生。思惟是已。从坐处起。即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今静处。作是思惟。世界之中。少有众人。得胜基业。不憍恣。不贪五欲。不恼众生。多有众人。得胜基业。贪嗜五欲。加恼众生。佛言大王。如是如是。实如汝语。譬如猎师。凿阱捕鹿。驱入阱中。随意而取。世界之中。多有众人。得胜基业。憍逸自恣。贪嗜五欲。苦楚众生。亦复如是。如斯愚人。入于魔阱。从魔所为。当入地狱长夜受苦。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纵逸着事业　　荒迷嗜五欲
不知后恶果　　如鹿入深阱
极受诸苦恼　　行此恶业者
悲苦更苦报　　悔恨何所及
修于善业者　　后获妙果报
临终情欢豫　　后则无悔恨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有一长者。名摩诃南。其家巨富。多饶财宝。佛问王曰。云何大富。王白佛言。彼长者家。金银珍宝。数千万亿。不可称量。况复余财。虽有财富。不能饮食。所可食者。杂糠粗涩。若作羹时。浑煮姜罢煮已。还取卖为财用。所可衣者。唯着粗布。五总疏弊。以为内衣。乘朽故车。连缀树

叶。以为伞盖。未曾见其施沙门婆罗门贫穷乞儿。若欲食时。要先闭门。恐诸沙门婆罗门等来从其乞。佛言大王。如此之人。非善丈夫。何以故。得斯财富不能开意正直受乐。又复不能孝养供给妻子。亦不赐与奴婢仆使。又不时时施诸沙门婆罗门。亦复不求上业生天之报。譬如卤地。有少汪水。以碱苦故。无能饮者。乃至竭尽。世间愚夫。亦复如是。大得财业。不能施用。身自受乐。亦复未能供养父母及与妻子。并其眷属。奴婢仆使。亲友知识。悉不惠与。虽丰财宝。都无利益。佛言大王。善丈夫者。得于财业。能自施用。正直受乐。亦能供养师长父母。及与妻子。并其眷属。奴婢仆使。亲友知识。乃至供养沙门婆罗门贫穷乞丐。悉能惠施。如斯善人。所得财宝。名为上业。作快乐因生天之缘。此人聚财。成就大善。譬如近城村邑聚落。有清冷池。流出好水。四边平正。多饶林树。种种华果有柔软草。遍布其地。一切众人。皆得洗浴。并获好饮。飞禽走兽。翱翔嬉乐。善健丈夫。亦复如是。乃至生天。成就大善。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碱卤土　　中有冷汪水
碱苦不可饮　　后自煎涸尽
儜夫亦复尔　　虽有多财宝
不能自衣食　　亦不施他人
是名为儜者　　有财能布施
譬如平博地　　有好清流池
林亦甚蔚茂　　人兽同快乐
是名为智者　　如似大牛王
生则受快乐　　死则生天上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城中有大长者。名摩诃男。无有子胤。遇患命终。尔时国法。若不生男。命终之后。家财入官。以是之故。摩诃南所有财产。应入国主。时波斯匿王。身体坌尘。往诣佛所。既顶礼已。却坐一面。佛告王曰。今日何故。身体坌尘。颜容改常。而来至此。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舍卫城中。有大长者。名摩诃南。昨日命终。以无子故。所有财宝。税入于宫。视其财宝。冒涉风尘。是以坌身。佛问王曰。摩诃南。实巨富耶。王即答言。实尔世尊。云何大富。金银珍宝。数千亿万。不可称计。况复余财。虽有珍宝。多诸储积。以悭贪故。惜不啖食。所可食者。秕稗杂糠。极为粗涩。若作羹时。煮姜一罢。煮已还取卖为财用。所可著者。唯衣粗布。五总粗弊。以为内衣。乘朽故车。进缀树

叶。以为伞盖。未曾见其修少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乞儿。佛言。如此愚人。非善丈夫。何以故。虽有财宝。不能开意正直受乐。又复不能供养父母及与妻子。亦不赐与奴婢仆使。不时时施与沙门及婆罗门。亦复不求生天善报。佛告王曰。此摩诃南。乃往昔时。已曾于多伽罗瑟辟支佛所。种少善根。尔时布施饮食。不至心施。不信心施。不手自施。不恭敬施。撩掷而与。布施已讫。后复生悔。作是念言。我之饮食。云何与此剃头沙门。不如自与家中仆使。于其舍身。得生舍卫城第一巨富大长者家。虽复生彼富长者家。由先施食有悔心故。自然不喜着好衣裳。亦复不喜食于美食。鞍马车乘严饰之具。悉不喜乐。大王当知。摩诃南。于昔往日。其家豪富。为钱财故。杀异母弟。以是因缘。入于地狱。无量年岁受诸苦恼。由是之故。钱财七返常没于官。摩诃南。于多伽罗瑟辟支佛所。施食因缘。受福已尽。如大罪人。舍身之后。入于地狱。摩诃南舍身。亦复如是。入大叫唤地狱。时波斯匿王。复白佛言。世尊。彼摩诃南。舍身实入大叫唤地狱耶。佛言。实入。时王闻已。悲泣流泪。王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说偈。

钱财谷帛并珍宝　　奴婢仆使及眷属
一切无随无随者　　亦不能取其少分
为死所侵舍故尸　　一切财宝虽罗列
都无一物是储有　　亦复不能持少去
为有何物随逐人　　譬如有影随其形
善恶受报必不失　　唯此随人犹如影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善恶随逐人　　譬如影随形
随其所趣向　　未曾相舍离
譬如少资粮　　越险增苦恼
行恶亦如是　　不能至善径
譬如丰资粮　　安乐越险道
修福者亦尔　　安隐至善处
譬如久别离　　至于旷远处
安隐得还家　　其心甚悦豫
妻子及眷属　　欢喜极快乐
修善者亦尔　　善业来迎接
亦如离眷属　　会合得欢喜
是以应积善　　当为后世故
欲得后世福　　应修行正行
今不被讥呵　　后受于快乐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当于尔时。波斯匿王。欲设大祀。养千牛王皆系于柱。并及[犛-未＋牙]牛水牛乳牛犊及小牛。尽各数千。羝羖羊等。亦复数千。种种畜生皆系祀场。时余国中。诸婆罗门。闻王大祀。自远而至。进集舍卫城。时众多比丘。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欲设大祀。养千牛王。并及牦牛水牛乳牛小牛及犊。尽各数千。羝羖羊等。亦复数千。如是种种。诸畜生等。皆悉系着于彼祀场。又闻余国诸婆罗门。斯波斯匿王。施设大祀。一切云集。在舍卫城。诸比丘。乞食已讫。摄于衣钵。洗足已去。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城乞食。闻如是事。尔时世尊。闻是语已。即说偈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佛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法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信僧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一慈心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怜众生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修此以求福
不如怜鬼神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不如一善心
怜愍畜生类　　十六分中一
月月百千祀　　不如于佛说
生信而爱乐　　十六分中一
假使修诸祀　　及与事火法
修此欲求福　　行此诸祠祀
满足一年中　　不如正身立
一礼敬向佛　　四分中之一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收摄刹利毗舍首陀罗沙门婆罗门。持戒破戒出家。乃至伎儿旃陀罗等。悉皆系闭。时诸比丘。入城乞食。闻如是上事。食已洗足。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收摄刹利毗舍首陀罗沙门婆罗门出家。持戒破戒。及伎儿旃陀罗等。悉皆系闭。尔时世尊。闻斯语已。即说偈言。

王者系缚人　　以铁木及绳
贤圣观斯事　　深知非牢缚
若恋于妻子　　钱财及珍宝
如是系缚人　　坚牢过于彼
妻子及财宝　　愚人生系着
其实如瀑流　　漂没诸凡夫
是以宜速逝　　趣向于解脱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菩提及母　　爱己及护己
捕鱼并鹿阱　　悭并及命终
祠祀及系缚

别译杂阿含经初诵卷第四

（六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摩竭提国阿阇世王。将领四兵来。共波斯匿王。交阵大战。时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破波斯匿王所将军众。波斯匿王。单乘一车。独得入城。时诸比丘。入城乞食。见是事已。乞食讫洗足。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入城乞食。见阿阇世王。及波斯匿王。各严四兵。极大斗战。波斯匿王。所将四兵。为彼所破。唯王一身。单乘一车。独得入城。尔时世尊。闻斯事已。即说偈言。

胜则多怨疾　　负则恼不眠
若无胜负者　　寂灭安睡眠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摩竭提阿阇世王。及波斯匿王。各严四兵。交兵大战。波斯匿王。大破阿阇世王所将兵众。并复擒得阿阇世王身。波斯匿王。既得胜已。与阿阇世王。同载一车。来诣佛所。顶礼佛足。时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摩竭提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我于彼所。初无怨嫌。彼于我所。恒怀憎嫉。然其是我亲友之子。以是之故。我今欲放令得还国。佛言大王。可放令去。若能放彼王。于长夜有大利益。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力能破他军　　还为他所坏
力能侵掠人　　逻为他所掠
愚谓为无报　　必受于大苦
若当命终时　　乃知实有报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闲静处。作是思惟。佛所教法。极有义利。能得现报。无有热恼。不待时节。能将于人到于善处。语诸人言。汝等来善示汝妙法。夫为智者。自身取证。深得解达。须善友须善同伴。恒应亲友。如是善友。不向恶友。并恶知识。远离恶伴。思惟是已。从坐处起。往诣佛所。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于闲处。作是思惟。佛所教法。有大义利。能招现报。无诸热恼。不待时节。乃至不与恶友交游。佛告王曰。实尔实尔。佛所教法。有大义利。能招现报。乃至不与恶伴交游。我于往时。在王舍城耆梨跋提林。尔时阿难比丘。独在静处。作是思惟。善知识者。梵行半体。阿难起已。来至我所。顶礼我已。而作是言。善知识者。梵行半体。非恶知识恶伴恶友。我告阿难。止止莫作是语。所以者何。夫善知识善友善伴。乃是梵行全体。又善友伴者。不与恶知识恶友恶伴。而为徒党。何以故。我以善知识故。脱于生死。是故当知。善知识者。梵行全体。如是之事。应分别知。佛所说法。有大义利。能招现报。乃至不与恶友恶伴恶知识等。而为伴党。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于诸善法中　　不放逸最胜
若当放逸者　　贤圣所讥嫌
若不放逸者　　获于天帝位
于诸天中胜　　于作无作中
不放逸最胜　　若不放逸者
坐禅尽诸漏　　逮得于胜果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闲静处。作是思惟。颇有一法。能得现利。及后世利。作是念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颇有一法。能得现利。后世利不。佛告王曰。我有一法。修行增广。现在未来。多所饶益。所谓修行。不放逸法。现得利益。来世亦利。譬如大地。能生百谷。一切草木一切善法。亦因不放逸生。不放逸增长。不放逸广大。大王犹如大地。一切种子。因地而生。因地增广。一切众生。因不放逸。亦复如是。一切根香中。黑坚实香。最为第一。此事亦尔。一切善法。因不放逸。坚实香中。赤栴檀。为第一。此事亦尔。一切善法。因不放逸为本。不放逸者。是实法因。不放逸者。善法生处。一切华鬘中。乾陀婆梨琴华鬘。最为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水生华中。青莲华第一。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畜生迹中。象迹最大。一切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如与贼战。能先诸斗。名为第一。一切善法。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兽中。师子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楼观。高波那写。最为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阎浮提树。阎浮提界上树。最为第一。善法之中。不放逸为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詹婆罗树中。鸠罗苦婆罗。最为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波吒罗树中。锦文芭吒罗为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树中。波利质多罗。为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

上说。

一切山中。须弥山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金中。阎浮檀金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妙衣。迦尸衣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色中。白为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鸟中金翅为第一。诸善法中。不放逸第一。余如上说。

一切明中。日光为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余如上说。

如上说诸修行善行。不放逸者。是其根本。是其生因。是故大王。汝今应修不放逸法。亦应依止不放逸法。王若如是。王之夫人。及以妃后。亦不放逸。王子大臣。及诸官属。亦复如是。若不放逸。即是守护中宫内外。以不放逸故。仓库盈满。王不放逸。则为自护。并护一切。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放逸最胜　　放逸多讥嫌
今世不放逸　　后世得大利
现利他世利　　解知二俱利
是名为健夫　　明哲之所行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于闲静处。作是思惟。世有三法。一者可憎。二不可爱。三不可追念。何谓可憎。所谓老也。何谓不可爱。所谓病也。何谓不可追念。所谓死也。波斯匿王。思惟是已。即从坐起。往诣佛所。顶礼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作是思惟世有三法。一者可憎二者不可爱。三者不可追念。何谓可憎。所谓老也。何谓不可爱。所谓病也。何谓不可追念。所谓死也。佛告王曰。如是如是。此三种法。实如王言。佛言大王。世间若无此三佛不出世。亦不说法。以有此三故。佛出世为众说法。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王车严饰盛　　庄挍甚奇妙
久故色毁败　　如身必归老

实法无衰老　　展转相付故
咄哉老贼恶　　端正殊妙色
汝能坏败也　　设寿满百年
必入于死径　　病来夺其力
老将付与死　　是故常乐禅
捡心勤精进　　了知生边际
胜彼魔军众　　度有生死岸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布施之时。应与何处。佛答王曰。修布施者。随意所乐。布施于彼。王复问佛。布施何处。得大果报。佛答王曰。汝问异前。我今问汝。随汝意答。如出军阵。欲斗战时。如东方有刹利。盛壮有力。然其不能善解兵法。亦复不知善调其身。及以射术。畏惮前敌。生于惊惧。每常先退。不能住其所止之处。射箭不远。设复射箭。终无所中。不堪处彼大阵之中。大王若斗战时。有如此人。王当安慰。汝亲近我。当重赏赐。王能尔不。王言。世尊。我实不用如是之人。何以故。斗战之时。所不须故。南方有婆罗门。西方有毗舍。北方有首陀。亦复如是。如此人等。王当用不。王言。若斗战时。皆所不用。佛言。若斗战时。东方有刹利来。年在盛壮。身体丁大骁勇有力。善解兵法。兼知射术种种诸术。多诸手伎。善能调身。勇于向敌。大胆不惧。心无惊畏。见敌不退。住所住处。弯弓远射。能中于物。箭不虚发。勇捍直进。能坏大阵。大王若斗战时。当用何者。王答佛言。用勇健者。何以故。斗战之法。须勇健故。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佛告大王。如是大王。若有沙门婆罗门。五支不具。不任福田。复有五支满足。堪任福田。施得大果。得大利益。极为炽盛。果报增广。云何名为具于五支。断除五盖。云断除五盖何。断除欲盖嗔恚睡眠调悔及疑。自知除五欲。名断除五盖。云何满足五支。满足无学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若能满足如是五支。沙门婆罗门施得大果。名大炽然。果报深广。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有一人　　骁勇有大力
兼善解射术　　众技悉备知
斗战须此人　　当厚赐财宝
并与其爵赏　　不择其种姓
但录其功勋　　大王应如是

若能行善者　　柔和修忍辱
能见四真谛　　得入于圣位
供养黠慧者　　不应择种姓
住处悉应有　　饮食并卧具
如此之供养　　应有具戒者
于大洪流中　　应作浮囊筏
并造作桥船　　自渡亦济他
安直多闻者　　譬如有密云
遍覆于世界　　电光甚赫曜
雷音声远震　　降注于大雨
土地普沾洽　　众卉木丛林
无不蒙润者　　禾稼既滋茂
农夫生悦庆　　如是信施主
多闻能惠施　　无有悭嫉者
润泽喻饮食　　劝让益进与
如雷音远震　　譬如降注雨
大获于子实　　能修布施者
大获于功德　　后得涅槃乐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六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罗门种。常生婆罗门家。刹利种。常生刹利家不。佛告王曰。汝今不应作如是语。何以故。有四种人。一者从明入明。二者从明入冥。三者从冥入明。四者从冥入冥。何谓从冥入冥。若有众生生于下贱贫穷之者。或生魁脍技巧之家或身羸瘦。其形极黑。聋盲喑哑。诸根不具。为他作使。不得自在。如此之人。或身行恶业。或口作恶业。或心念不善。身坏命终。堕于地狱。是名从冥入冥。如从厕出复入一厕。我说此人从冥入冥。若如此人。生于下贱及魁脍技巧。或身羸瘦。其形极黑。聋盲喑哑。诸根不具。为他走使。不得自在。是名为冥。若如此人。能身行善。能口行善。能意行善。身坏命终。得生天上。如此人。从地而起。得升于床。从床而起。得乘于车。从车而起。得乘于马。从马而起。得乘于象。从象而起。得升宫殿。以是缘故。我说从冥入明。何谓从明入冥。若有人。生于刹利家。或复生于婆罗门家。或生大长者家。多饶财宝。巨富无量。库藏盈溢。多诸仆从。辅相大臣。亲友眷属。亦甚众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如是之人。是名为明。若此之人。身行恶业。口行恶业。意行恶业。身坏命终。堕于地狱。如人从

宫殿下堕于象上。从象上下而乘于马。从马上下而乘于车。从车上下而坐于床。从床而下堕落于地。从地而堕坠于粪坑。我说此人从明入冥。何谓从明入明。若有人。生于刹利大婆罗门家。或生长者。多饶财宝。巨富无量。库藏盈溢。多诸仆从。辅相大臣。亲友眷属。亦甚众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此名为明。如此之人。身行善业。口行善业。意行善业。身坏命终。得生天上。如似从一宫殿至于宫殿。从象至象。从马至马。从车至车。从床至床。如此之人。我说从明入明。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大王汝当知　　贫穷不信者
嗔恚怀嫉妒　　恒起恶觉观
邪见无恭敬　　沙门婆罗门
持戒及多闻　　见则加骂辱
设有少财物　　无有奉施心
毁骂施与者　　如此之业缘
必堕于地狱　　是业堕地狱
名从闇入闇　　大王今当知
贫穷好施者　　有信无嗔恚
惭愧而好施　　沙门婆罗门
持戒及多闻　　起敬礼问讯
常行正善行　　自施赞施者
受者亦赞叹　　如是至后世
生三十三天　　此名从此闇
将入于明处　　大王又当知
大富而不信　　心常怀嗔恚
常起贪嫉妒　　邪见不恭敬
沙门婆罗门　　持戒及多闻
见则加骂辱　　无有奉施心
从此而命终　　堕于恶地狱
名从明入闇　　大王又当知
大富信无嗔　　惭愧得具足
能舍大悭心　　沙门婆罗门
持戒及多闻　　起敬而问讯
常行于正善　　自施赞施者
受者所叹誉　　舍此身命已
以是果报故　　生三十三天
此名从于明　　而入于明处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波斯匿王于日中时。乘驾辇舆。往诣佛所。身体尘坌。尔时世尊而问王言。大王。何故以日中来至于此身体尘坌。王白佛言。世尊。国事广大。众务猥多。断理庶讫。来诣佛所。以是之故。身体坌尘。佛言。大王。我今问汝。随汝意答。大王。譬如有人从东方来。禀性正直。未曾虚欺。为众所信。设语王言。今者东方有大石山。上连于天。下连于地。从东方来。其所历处所。有林卉有生之类。悉皆摧碎。南西北方。亦复如是。皆为众人。深生信心。亦相谓言。今者四方有大石山。一时俱至。又无孔穴可逃避处。天龙人鬼。有生之类。咸皆碎灭。甚可怖畏。佛告王曰。当于尔时。设何方计而得免难。王言。世尊。当尔之时。更无方计。唯信佛法。修行真行。更无余方。佛言。大王。如王所说。乃至除信佛法更无余计。大王。何故作如是语。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设如灌顶受王位者。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各严战具。如此大山无可共斗。刀箭弓槊。无可用处。若以咒术。钱财贡献。如此之事。无如之何。亦复无有求名捔力诤胜之处。是故世尊。我言应修善法远离虚妄。除信佛法更无余计。佛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老山能坏壮年盛色。病山能坏一切强健。死山能坏一切寿命。衰耗之山能坏一切荣华富贵。妻子丧没。眷属分离。钱财亡失。大王。有如是四方碎坏世间随逐于人。实如汝言。唯有修行真法。除于佛法更无余计。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譬如四方有大山　　广大深厚无涯际
从四面来一时至　　憧惶奔走无避处
象车马兵不能拒　　咒术财宝不能却
如是大王无常山　　老病死山衰灭山
残灭一切有生类　　刹利首陀婆罗门
乃至下贱真陀罗　　在家出家修梵行
及以全戒至毁禁　　悉皆残灭无遗余
是以智人应修善　　尊崇三宝行众福
身口及意常清净　　现得名誉后生天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在一面坐。时祇洹中有长发梵志七人。复有裸形尼干七人。复有一衣外道七人。身皆长大。波斯匿王见诸外道。在祇洹

中。经行彷徉。时波斯匿王从坐而起。合掌敬心。向诸外道。自说我是波斯匿王。如是三说。佛告波斯匿王。何故见此长发裸形一衣之人。如此恭敬。王言。世尊。我国有此三人。阿罗汉中。名为最胜。佛告王言。汝不善知他心所趣。云何知是罗汉非罗汉也。如共久处。用意观察。尔乃可知。持戒破戒。虽复久处。聪智能知。愚者不知。若其父母。亲里眷属。有死亡者。可分别知。若无此事。难可了知。若遭厄难。为人强逼。令行杀害。或为女人私处逼迫。而不犯戒。可知坚实随逐观察。乃能可知。净行不净。欲试其智。听其所说。唯有智者。善能分别。唯有智人。久处共住。尔乃可知。王即赞佛言。善哉世尊。如佛所说。久处共住。尔乃可知。持戒破戒。临难别人。观察其行。知净不净。讲说议论。乃别其智凡。此上说有智能知。愚者不知。久处乃知。非可卒知。何以故。我所使人。亦使着如是形服使。远至他国。察彼国中。或经八月。或至十月。作种种事已。还来归国。五欲自恣。一切所作。如前无异。是以知佛所说实是善说。王又白言。世尊。我亦先知有如是事。但卒不观察。便起恭敬。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以见色貌　　而可观察知
若卒见人时　　不可即便信
相貌似罗汉　　实不摄诸根
形貌种种行　　都不可分别
如似涂耳铛　　亦复如涂钱
愚者谓是金　　其内实是铜
如是诸人等　　痴闇无所知
外相似贤善　　内心实毒恶
行时多将从　　表于贤胜者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五国王共集一处。各相谓言。五欲之中。何者最妙。一王说曰。色为第一。次王说言。声为第一。次王说言。味为第一。第四王言。香为第一。第五王言。细滑第一。诸王心意。人各不同。各见第一。乃相谓言。我等心意。所美不同。各竞其理。可诣佛所禀受分别。波斯匿王而为上首。共诣佛所。五王尔时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五王私共议论。五欲之中。何者第一。一王说言。色为第一。如此五王。所说不同。各称第一。所说不同故。来诣佛所。咨问斯义。何者第一。佛说。若于色中。取其像貌。心意封着。称适其意。当于尔时。

设有妙色胜于此者。但以所著为胜。不顾色妙。声香味触。亦复如是。乃至于触受。其相貌心意计着。以为最胜。尔时有一婆罗门。名曰卑㝵。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欲有所说。唯愿听许。佛告卑㝵。宜知是时。卑㝵即说偈言。

央伽大王畜宝铠　　摩竭提主得大利
佛出其国最上宝　　名称普闻如山王
譬如莲华新敷荣　　光映泉池香遍至
佛亦如日处虚空　　光明周普照世界
谛视如来智慧力　　犹如猛火炎炽盛
开诸眼目作大明　　诸有疑惑来禀化
一切悉得决所疑

五王皆赞美偈讫。各以上衣以用赏之。尔时五王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从坐而去。王去已后。卑㝵合掌向佛。即以五衣奉上于佛。唯愿纳受。佛即纳受。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身体肥大。喘息极粗。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王言。王今身体。极为重大。至于动转。出入息时。极为大难。王白佛言。如是如是。如世尊教。今患此身。以为惭愧。用自讥呵。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夫人常当自忆念　　若得饮食应知量
身体轻便受苦少　　正得消化护命长

尔时乌带摩纳在于众中。王告摩纳言。汝能受持此偈。于我食时。常能为我诵此偈不。若能诵者。我当赏汝日百金钱。我之所食常当听汝先我前食。乌带摩纳尔时答言。我能。佛重为波斯匿王种种说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波斯匿王礼佛而退。乌带摩纳小在后住。受持此偈。佛告摩纳。王若食时。恒为王说如此上偈。尔时波斯匿王日日减食。身体日日转小。渐得轻便。波斯匿王后至佛所。身体轻便。转得端正。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奉佛敕教。现身之中受无量乐。南无佛婆伽婆至真等正觉。知我现报现前利益。由节食故。

得胜、毁坏、从佛教　　一法．福田．可厌患
明闇、石山、着一衣　　诸王．喘息名跋瞿

（七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摩纳。名阿修罗盐。往诣佛所。不善口意。面于佛前。加诸骂辱。尔时如来见闻是已。即说偈言。

行善不嗔恚　　布施常实语
不嗔不害者　　胜于怀恶忿
悭贪及妄语　　亲近恶人者
当知此众生　　积嗔如丘山
嗔恚如逸马　　制之由辔勒
控辔不名坚　　制心乃名坚
是故我今者　　名为善调御

尔时摩纳即白佛言。我实愚闇。所为不善。面于佛前。加诸骂辱。唯愿世尊。哀受我忏。佛言。摩纳。知汝至心。怜愍汝故。受汝忏悔。使汝从今善法增长。无有退转。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摩纳。名曰卑嶷。往诣佛所。面于佛前。不善口意。骂詈世尊。加诸诽谤种种触恼。尔时如来见闻是已。语卑嶷言。譬如世间。于大节会。锯无提日。当于其夜。汝于彼时。颇以衣服璎珞种种肴膳。饷亲戚不。卑嶷答言。实尔饷与。佛告卑嶷。若彼不受汝之所饷。此饷属谁。卑嶷答言。若彼不受。我还自取。佛言。如是如是。卑嶷汝于如来至真等正觉所。面加骂辱。作诸谤毁。种种触恼。汝虽与我。我不受取。譬如世人。有所舍与。前者受取。是名舍与。亦名受取。有人虽施。前人不受。是名为舍不名为。受若人骂詈嗔打毁呰。更还报者。是名为舍。是名为受。若人骂詈嗔打毁呰。忍不加报是名为舍。不名为受。卑嶷言。瞿昙。我闻先旧长老宿德。咸作是言。世若有佛无上正真等正觉。面前骂詈。终不生恼。我今骂汝。汝便生恼。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无有嗔恚者　　于何而得嗔
调顺正命者　　无嗔汝当知
若嗔不报嗔　　斗战难为胜
若不加报者　　是则名为上
不嗔胜于嗔　　行善胜不善

布施胜悭贪　　实言胜妄语
不嗔不害者　　常与贤圣俱
近诸恶人者　　积嗔如丘山
嗔恚如狂马　　制之由辔勒
辔勒未为坚　　制心乃名坚
是故我今者　　名为善调乘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在祇洹外。露地经行。时婆罗突逻阇。极为恶性。往诣佛所。面于佛前。恶口骂辱。生大嗔恼。加诸毁谤。望佛惭耻。尔时世尊见闻是已。默然而住。时婆罗突逻阇见佛默然。复作此言。汝今默然。我已知汝堕于负处。尔时如来。即说偈言。

除祛胜负者　　寂灭安隐眠

婆罗门言。瞿昙。我实有过。婴愚无智。所为不善。今我自知。唯愿世尊。听我忏悔。佛告婆罗门。汝于面前。毁骂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加诸诽谤。种种触恼。汝实愚小。痴惑无智。所作不善。我随汝故。受汝忏悔。使汝善法增长。履行不退。受忏悔已。婆罗门甚大欢喜。顶礼而去。

（七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时婆罗门突逻阇。遥见如来。疾走往趣。到佛所已覆于佛前。面加骂辱。毁谤世尊。种种触恼。又复掬土欲以坌佛。然所掬土。风吹自坌。不能污佛。尔时如来见是事已即说偈言。

无嗔人所横加嗔　　清净人所生毁谤
如似散土还自坌　　譬如农夫种田殖
随所种者获其报　　是人亦尔必得报

婆罗门言。我实有过。婴愚无智。所为不善。唯愿如来。听我忏悔。佛言。汝于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面加毁谤。痴惑之甚。如汝所说。我愍汝故。受汝忏悔。使汝不退善法增长。婆罗门蒙佛听许。欢喜而去。

（七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俱萨罗国还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婆罗门。名曰返戾。闻世尊游俱萨罗还舍卫祇树给孤独园。时婆罗门而作是念。我当往至沙门瞿昙所。彼有所说。我当返戾。时婆罗门作是念已即诣佛所。尔时世尊数千亿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世尊于时。遥见彼婆罗门来。默无所说。时婆罗门来到佛所。语佛言。何不说法。我欲听之。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求过短者　　意欲讥彼阙
汝不清净心　　嗔恚极怀忿
诸佛所说法　　终不能解悟
善顺离诤讼　　并袪不信心
远离诸恼害　　及以嫉妒想
若能如此者　　善听为汝说

时婆罗门而作是念。瞿昙沙门已知我心即起礼佛。而作是言。我实有过。所念不善。唯愿世尊。受我忏悔。尔时世尊以怜愍故。受其忏悔。返戾欢喜。顶礼而去。

（七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无害摩纳往诣佛所。问讯安慰。情报备到。致问周讫。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昙。我名无害。因此名故。得无害不。佛言。汝身口意。都不生害。故称无害。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身不毁害　　口意亦然　　是故号汝
名为无害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次第乞食。次到婆罗突逻阇大婆罗门家。时婆罗门清净澡手。即取佛钵。盛满美饭。以奉世尊。于第二日及第三日。亦次乞食。至婆罗突逻阇。婆罗门作是念。今此剃发沙门数来乞食。似我知旧。佛于尔时。知婆罗门心之所念。即说偈言。

天雨数数降　　五谷数数熟
道人数数乞　　檀越数数与
数数生天上　　数数受果报
妇女数怀妊　　数数生子息
数数[(殼-一)/牛]牛乳　　数数得酥酪
数数受于生　　数数消灭尽
数数至于死　　数数悲苦恼
亦复数数烧　　数数埋冢墓
得断后有道　　则止不数数
若不数数生　　亦不数数死
得不数数忧　　亦不数号哭
尔时婆罗门　　闻说是偈已
心生最上信　　踊跃甚欢喜
即取世尊钵　　盛满种种食
欲以授与佛　　佛不为其受
所以不受者　　为说法偈故

时婆罗门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所施之食。奉上如来。世尊不受。当以与谁。佛言。我不见沙门婆罗门。若魔若梵。若食此食。有能如法得消化者。佛复言。此食宜应若置无虫水中。无虫草中。时婆罗门承佛教敕寻以此食。置无虫水中。即时炽然烟炎俱出。[漗-勿＋(句-口＋夕)][漗-勿＋(句-口＋夕)]振爆。声大叫裂。婆罗门作是言。沙门瞿昙所为神足。实为希有。于少食中。尚作此变。婆罗门见斯事已。即诣佛所。顶礼佛足。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衣着身。便成沙门。获具足戒。此族姓子。信家非家。出家修道。昼夜精勤。正念觉意。在前志念坚固。所作已办。梵行已立。自身取证。不受后有。成阿罗汉。心善得解脱。

（八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婆私吒婆罗门女。于佛法僧前。心信清净。归依三宝。心不生疑。苦习灭道。亦不生疑。得见四谛。逮第一果。见法同等。其夫婆罗门姓。婆罗突逻阇。为夫所使。足跌倒地。从地起已。叉手合掌。向佛方所。而作是言。南无佛陀如来至真等正觉。真金之色。圆光一寻。身体方整。如尼拘陀树。说法第一。第七仙圣解脱世雄。我之世尊。尔时其夫婆罗门闻妇此语。极生嗔忿。而骂詈言。汝是颠狂旃陀罗也。谁今为此痴旃陀罗。作蛊道也。更无如汝极下贱者。汝于三明大婆罗门所。不能恭敬。方礼秃头瘦黑之人。如此沙门。共耶那逻延断人种者。极相赞叹。汝若信乐极深厚者。咄我于今。请与汝师。共相讲

论。妇语夫言。我都不见。若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有能与佛共讲论者。其妇复言。南无佛陀如来至真等正觉。真金之色身体方整圆光一寻如尼拘陀树。说法第一第七仙圣解脱世雄。我之世尊。汝自知时婆罗门。即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说偈问曰。

摧坏何物得安眠　　除却何法获无忧
是何一法能死灭　　瞿昙沙门为我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摧坏嗔恚得安眠　　除灭嗔恚得无忧
嗔恚诈亲能死害　　摩纳如是应当知
灭除嗔恚圣所赞　　能害彼者得无忧

尔时世尊为婆罗门。如应说法。示教利喜。次第为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苦恼之本。出要为乐。广示众善白净之法。时婆罗门闻佛所说。心开意解。踊跃欢喜。佛知摩纳心意调濡。踊跃欢喜。心无狐疑。堪任法器。为说一法堪任解悟。如诸佛法。为说四谛。苦习尽道。广为说已。时婆罗突逻阇闻佛所说。如白净氎易受染色。即于坐上。见四真谛。了达诸法。得法真际。度疑彼岸。不随于他。得无所畏。即从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已出离。今欲归依佛法僧宝。尽我形寿。为优婆塞。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即于佛所。得不坏信。礼佛归家。其妇见夫如上叹佛。我师如是。汝共语耶。夫答妇言。我不见世间。若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有能与佛共论议者。复语妇言。与我衣来。妇即与之。既得衣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愿听我于佛法中出家学道。佛即然许。命一比丘。度使出家。既出家已。称出家法。独已专精。余如婆罗突逻阇经中广说。乃至得阿罗汉。心得好解脱。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婆罗门。名曰摩佉。往至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尔时摩佉白佛言。世尊。今我家中。若有一人来。及三人来。众多人来。我尽施与。瞿昙。我行如是施。获大福不也。佛时答。有实获大福。若施一人。及众多人。悉皆施与。获得无量阿僧祇福。摩佉婆罗门即说偈言。

我今乐设祠　　所以施复施
为求福德故　　我今问牟尼
愿问佛所说　　我今谓世尊

与梵天齐等　　云何得解脱
云何至诸趣　　云何阶梵天
云何作正礼　　及以为祠主
得生于梵天　　寿命长无极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欲使设祠时　　欢喜而施与
作已三时善　　缘善故心喜
随其安心施　　悉能离过患
善除于贪欲　　正断欲解脱
若修慈无量　　是名具足祀
便得心具足　　于善趣亦生
如是祠祀者　　是名为正祀
得生梵天上　　寿命极长久

时摩佉婆罗门闻佛所说。作礼而去。欢喜奉行。

（八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刹利波罗毗空婆罗门往诣佛所。问讯世尊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刹利久修诸苦法　　终不能得名为净
婆罗门读三围陀　　如是得名为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汝谓为清净　　其实为不净

婆罗门问佛。汝说清净道。亦说无上清净。云何是净道。云何是无上清净。佛偈答言。

干竭欲淤泥　　亦竭于嗔痴
是名无上净　　正见正思惟
正语及正业　　正命凭正志
正念及正定　　如是婆罗门
是名清净道　　数数习正观
数数修正定　　增广于正定
得断于贪欲　　亦断嗔恚痴

婆罗门言。汝说净道已。亦说无上清净。我今家事所缠。辞退还归。佛言。婆罗门。宜知是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第一阿修罗　　卑嶷、二嗔骂
返戾及无害　　罗阇、婆私吒
摩佉与刹利　　是名为十种

别译杂阿含经初诵卷第五

（八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婆罗门。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于佛前。而说偈言。

云何戒具足　　威仪不阙减
修习何等业　　成就何等法
而能得名为　　三明婆罗门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能知于宿命　　见天及恶趣
尽于生死有　　三通并三明
心得好解脱　　断欲及一切
成就上三明　　我名为三明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踊跃欢喜。退坐而去。

（八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晨朝着衣持钵。阿难从佛向舍卫城。时于粪聚窟中。见夫妻二人。年几老大。柱杖战栗。如老鹳雀。佛遥见已。告阿难言。汝见夫妻二人极为老朽在粪窟中不。阿难白佛言。唯然已见。佛告阿难。如斯老人。若年少时。在舍卫城中。应为第一长者。剃除须发。被服法衣。应得罗汉。若少年时。聚积财钱。应为第二长者。若出家者。剃除须发。被服法衣。应得阿那含。若第三时。聚集钱财。应为第三长者。剃除须发。被服法衣。应得须陀洹。如今老熟。亦不能聚财。不能精勤。亦不得上人法。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少不修梵行　　亦不聚财宝
犹如老鹳雀　　逡止守空池
不修于梵行　　壮不聚财宝
念壮所好乐　　住立如曲弓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老婆罗门。年耆根熟。先于往日。多造众恶。极为粗弊。毁犯所禁。不信福善。不先作福。临终之时。无所依止。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于往日。多造众恶。极为粗弊。毁犯所禁。不能修福。又不修善。亦复不能先作福德。临终之时。无所依止。佛言。实如汝语。老婆罗门言。善哉瞿昙。当为我说。使我长夜获于安乐。得义得利。佛言。实如汝说。汝于往日。身口意业。不作善行。毁犯禁戒。不修福德。不能先造。临命终时。作所怙恃。汝于今者。实为衰老。先造众罪。所作粗恶。不造福业。不修善行。不能先造。可畏之时。所归依处。譬如有人。将欲死时。思愿逃避。入善舍宅。以自救护。如是之事。都不可得。是故今当身修善行。意口亦然。若三业善。临命之时。即是舍宅。可逃避处。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人生寿命促　　必将付于死
衰老之所侵　　无有能救者
是以应畏死　　唯有入佛法
若修善法者　　是则归依处

佛说是已。第二经无差别。应求归依处。大人宜修善。第三长行别。偈则不同。偈言。

壮盛及衰老　　三时皆过去
余命既无几　　常为老所患
近到阎王际　　婆罗门欲生
二间无住处　　汝都无资粮
应作小明灯　　依凭于精勤
前除于诸使　　不复生老死

（八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老婆罗门。往至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吾今朽迈。往昔已来。造作众恶。未曾作福。未更修善。又所不行离于怖畏救护之法。善哉瞿昙。为我说法。使我命终有所救护。屋宅归依逃避之处。佛告婆罗门。世间炽然。何谓炽然。谓老病死。以是之故。应身修善。口意亦然。汝都不修身口意善。汝今若能于身口意修于善者。即是汝之船济。乃至死时能为汝救护。为汝屋宅。为汝归依逃避之处。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失火家　　焚烧于屋宅
宜急出财宝　　以置无火处
生老病死火　　焚烧于众生
宜应修惠施　　赈众于贫穷
世间金宝等　　王贼水火侵
死时悉舍离　　无有随人者
施逐人不舍　　犹如坚牢藏
王贼及水火　　无能侵夺者
悭贪不布施　　是名常睡眠
修施济匮乏　　是名为觉悟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八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乌答摩纳往至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昙。我如法乞财。供养父母。又以正理。使得乐处。正理供给。得大福不。佛言。如是供养实得大福。佛言。摩纳。不限汝也。一切如法乞财。又以正理供养父母。正理使乐。正理供给。获无量福。何以故。当知是人梵天即在其家。若正理供养父母。是阿阇梨即在其家。若能正理供养父母。正理得乐。一切皆遥敬其家。若能正理供养父母。正理使乐。正理供给。当知大天即在其家。若能正理供养父母。正理与乐供给。当知一切诸天即在其家。何以故。梵天王由正理供养父母故。得生梵世。若欲供养阿阇梨者。供养父母。即是阿阇梨。若欲礼拜。先应礼拜父母。若欲事火。先当供养父母。若欲事天。先当供养父母。即是供养诸天。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梵天及火神　　阿阇梨诸天
若供养彼者　　应奉养二亲

今世得名誉　　来世生梵天

（八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摩纳。名优北伽。往诣佛所。稽首问讯。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罗门如法乞财。聚设大祀。教他设祀。如是之祀。为当作祀。为当不作。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马脂及人脂　　牛脂并美食
吸风开祀门　　此六名大祀
作业虽广大　　仙圣所毁呰
羘羊及羖羊　　牛王诸小牛
一切杀生类　　此不为正祀
如是是邪祀　　众圣所不过
若设正祀者　　终不恼群生
不害有生命　　设祀断诸有
是名为正祀　　若设如是祀
大仙必往彼　　施及祀场余
宜与彼应供　　清净心惠施
时施施何处　　当施胜福田
云何胜福田　　所谓修梵行
若能如是施　　斯名广大祀
设如是大祀　　以如法聚财
净水手自与　　若能如是施
诸天生信敬　　名为自他利
必获大果报　　如是设大祀
唯有智者能　　能生于净信
亦得心解脱　　恼害不能加
得世间众乐　　得生于胜处
是名为智者　　所设之大祀

佛说是已。优北伽摩纳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摩纳。名优北伽。往诣佛所。稽首问讯。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罗门如法乞财。聚敛大祀。教他设祀。如是之祀。为当作祀。为当不作。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施设大祀具　　不扰害群生
若能如是祀　　所作皆清净
是名祀深隐　　梵行者所受
现于世间中　　名闻极远者
远离于战诤　　如是祀可赞
诸佛所称善　　祀及祀之道
以清净惠施　　宜施彼应供
施时施何处　　斯名广大祀
诸天所信敬　　以如法聚财
净水手自与　　若能如是祀
名为自他利　　必获大果报
如是之大祀　　唯有智者能
能生于净信　　亦得心解脱
恼害不能加　　得世间最乐
得生于胜处　　名为有智者

佛说是已。优北伽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九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摩纳。名曰佛移。往诣佛所。稽首问讯。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为有几法教在家人处于家中。得现报利。并得利乐。佛告摩纳。有四法。使在家人。得现世报。获利益乐。何谓为四。一能精勤。二能守护诸根。三得善知识。四正理养命。云何精勤。随所作业。家计资生。或为王臣。或为农夫。或复治生。或复牧人。随其所作。不惮劬劳。寒暑风雨。饥渴饱满。蚊虻蝇蜂。虽有勤苦。不舍作业。为成业故。终不休废。是名精勤。云何名为守护诸根。若族姓子。如法聚财。设有方计。不为王贼水火之所劫夺。怨憎之处悉不得侵。不生恶子。是名守护。云何名为近于善友。若族姓子。近于善友。而此善友资性贤良。终不奸盗。亦不放逸饮酒醉乱。吐出实言。不为欺诳。与如此人。共为亲友。未生忧恼能令不生。已生忧恼能使灭除。未生喜乐能使得生已生喜乐能使不失。是名善友。云何名为正理养命若族姓子。知其财物。量其多少。节其财用。入多于出。莫苟轻用。譬如有人食优昙果初食之时。树上甚多。既食之已醉眠七日。既醒悟已。方觉失果。宜处以理。奢俭得中。若有钱财。不能衣食。不能惠施。极自俭用。众人咸言。如此之人死如狗死。宜自筹量。不奢不俭。是名正理养命。摩纳复白佛言。修何等法。令在家人现受其利。后世得福。佛告摩纳。有四种法。能获福报。何谓为四。所谓信戒及施闻慧。云何名戒。能行不杀。乃至不饮酒。云何名施。施沙门婆罗门。师长父母。

贫穷之者。乞与衣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种种所须。尽能惠与。名之为施。云何闻慧。如实知苦。知苦谛。如实知习。知习谛。如实知道。知道谛。如实知灭。知灭谛。是名闻慧具足。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精心修事业　　勤守护不失
亲近于善友　　能正理养命
信戒施闻慧　　除断于悭贪
若能如是者　　速获清净道
如是八种法　　能得现利喜
于未来之世　　亦得天上乐

佛说是已。佛移摩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九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弥絺罗国庵婆罗园。尔时婆私吒婆罗门女。新丧第六子。为丧子故。心意错乱。裸形狂走。渐走不已。至弥絺罗庵婆罗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围绕说法。时婆私吒婆罗门女遥见世尊。还得本心。惭愧蹲地。佛告阿难。与其郁多罗僧。汝可将来。我为说法。阿难受敕。即与郁多罗僧。婆私吒婆罗门女。寻取衣着。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尔时世尊为婆罗门女。宣种种法。示教利喜。如昔诸佛。为说法要。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苦恼之本。出要为乐。

尔时世尊广为说法。知彼至心欲离盖缠。为说四谛苦习灭道。此婆私吒女。聪明解悟。闻法能持。譬如净白氎易受染色。婆私吒女即于坐上。见四真谛。见法到法。知法度疑彼岸。自已证法。不随他教。信不退转。于佛教法。得无所畏。即从坐起。合掌礼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得度于三恶。尽我形寿。归依三宝。为优婆夷。尽寿不杀。清净信向。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亦复如是。时彼妇女。闻法欢喜。礼佛而去。更于异时。婆私吒丧第七子。心不愁忧。亦不苦恼。亦不追念裸形狂走。

尔时其夫婆罗突逻阇说偈问言。

汝昔丧子时　　追念极荼毒
愁忆缠心情　　弥时不饮食
今者第七子　　遇患而命终
汝备为慈母　　何故不哀念

时婆私吒即便说偈答其夫言。

从无量劫来　　受身无涯际
由于恩爱故　　子孙不可计
处处皆受身　　丧失亦非一
生死旷路中　　受苦无穷已
我了于生死　　往来之所趣
是故于今者　　都无哀念情

其夫婆罗门复说偈言。

如汝所说者　　自昔未曾有
于谁得解悟　　而能忘所忧

时婆私吒复以偈答。

婆罗门当知　　往日三佛陀
于彼弥絺罗　　庵婆罗园中
说断一切苦　　并与尽苦道
修八圣道分　　安隐得涅槃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亦欲诣　　庵婆罗园中
咨问彼世尊　　除我念子苦

时婆私吒复说偈言。

佛身真金色　　圆光遍一寻
永断众烦恼　　超度生死流
如是大导师　　能调伏一切
众生咸蒙化　　故号为真济
汝今宜速往　　诣彼世尊所

时婆罗门闻妇所说。欢喜踊跃。即时严驾。诣彼园中。遥见世尊。威光显赫。倍生恭敬。到已顶礼。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以他心智。观察彼心。知其殷重。即时为说苦习灭道及八正道。如此等法。能至涅槃。

时婆罗门闻是法已。悟四真谛。已得见法。寻求出家。佛即听许。既出家已。修不放逸。于三夜中。具得三明。佛记彼人得阿罗汉。是故更名为善生也。已得三明。敕其御者婆罗提言。汝可乘于所

驾宝车还归于家。语婆私吒。汝于我所。可生随喜。所以者何。佛今为我说四谛法。又蒙出家。获于三明。是故于我应生净信。时婆罗提乘车还家。时婆私吒见车已还。问御者言。彼婆罗门见于佛不。御者白言。婆罗门即于坐上。见四真谛。既见四谛。求索出家。佛听出家。得出家已。于三夜中。获阿罗汉。尔时其妇语御者言。汝今能传是善消息。当赐汝马及千金钱。御者白言。我今不用马及金钱。我欲愿往诣佛所听受妙法。

婆私吒言。汝若如是实为甚善。若汝出家速能获得阿罗汉道。婆私吒语其女言。汝善治家。受五欲乐。我欲出家。女孙陀利即白母言。我父尚能舍五欲乐。出家求道。我今亦当随而出家。离念兄弟眷恋之心。如大象去小象亦随。我亦如是。当随出家。执持瓦钵。而行乞食。我能修于易养之法。不作难养。婆私吒言。汝所欲者真为吉善。所愿必成。我今观汝不久必当得尽于欲离诸结使。时婆罗门婆罗阇婆私吒。并孙陀利。悉共相随。俱时出家。皆得尽于诸苦边际。

（九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离国大林之中。尔时如来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摄其衣钵。并复洗足。坐一树下。住于天住。时有一婆罗门。名郁凑罗突逻阇。失产乳牛。遍处推求。经于六日。不知牛处。次第求觅。趣大林中。遥见如来。在树下坐。容貌殊特。诸根寂定。心意恬静。获于最上调伏之意。如似金楼。威光赫然。见是事已。往诣佛所。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云何比丘乐独静　　如是思惟何所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于诸得失　　都无有愁忧
汝莫谓于我　　与汝等无异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此中真是梵住处　　实如比丘之所说
我欲论我家中事　　唯愿少听我所说
沙门汝今者　　宴坐林树间
亦无有失牛　　六日之忧苦
当知此沙门　　真为寂然乐
汝亦不种稻　　何忧于灌水
亦不忧稻穗　　有出不出者

如是等众苦　　汝今久舍离
亦不种胡麻　　又不恐荒秽
汝亦无如是　　耘耨之苦恼
当知彼沙门　　实为寂然乐
我家有草敷　　敷来经七月
中有众毒虫　　蝎螫生苦恼
汝无如是事　　沙门为快乐
汝无有七子　　[怡-台＋龍]悷难教授
举贷负他债　　汝无如是事
沙门为快乐　　汝又无七女
或有产一子　　或有无子者
丧夫来归家　　无有如是事
当知沙门乐　　亦无诸债主
晨朝来至门　　债索所负者
无有如是事　　沙门为快乐
汝无有朽舍　　遍中诸空器
鼷鼠在中戏　　蹚触出音声
扰乱废我睡　　通夕不得眠
汝无有恶妇　　丑陋目黄睛
中夜强驱起　　日夕常骂詈
或说家寒苦　　或云负他债
沙门无此事　　当知为快乐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婆罗门当知　　汝言为至诚
无贼偷我牛　　已经于六日
无有如斯事　　真实为快乐
我实无稻田　　而生乏水想
又不忧稻穗　　有出不出者
我无如是苦　　常知为快乐
我无胡麻田　　生草而荒秽
我无如是事　　真实名为乐
我实无草敷　　经历于七月
又无毒虫出　　蝎螫家眷苦
我无如是事　　真实为快乐
我无有七子　　[怡-台＋龍]悷而难教
各自而债负　　为他所敦蹙
我又无七女　　或产不产者
丧夫还归家　　我无如此苦

我亦无债主　　晨朝来扣门
征索所负物　　又亦无朽舍
满中诸空器　　鼷鼠戏其中
蹚触出音声　　扰乱废我睡
竟宿不得眠　　亦无有恶妇
黄眼而丑陋　　中夜强驱起
日夕常骂詈　　或说家贫苦
或云负他债　　都无如斯苦
真实为快乐　　婆罗门当知
汝不断爱憎　　不得免是苦
断欲离诸爱　　然后得快乐

尔时世尊。为婆罗门。种种说法示教利喜。广说如上。乃至尽诸有结不受后有。时尊者郁凑罗突逻阇。得阿罗汉得解脱乐。踊跃欢喜。而说偈言。

今我极喜乐　　大仙所说法
闻法得解悟　　都无诸取舍
不虚见世尊　　遇佛获道果

（九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娑罗婆罗门聚落。尔时世尊。于其晨朝。着衣持钵。欲入娑罗聚落乞食。有非时云起。天降于雨。如来避雨至彼聚落。时聚落中。婆罗门长者共集论处。遥见佛来咸作是言。剃发道人知何等法。佛闻其言即告之曰。汝婆罗门。有知法者不知法者。刹利居士。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终不于亲友　　令其生屈伏
王者亦不取　　不应伏者伏
妻不求夫伏　　父母衰老至
子应致敬养　　不宜生勃逆
无有众聚处　　而无贤良人
无有善丈夫　　而不说法语
断于贪嗔痴　　所说皆如法

时诸婆罗门言。汝善知婆罗门法。来入此众。即时敷座请佛就座。为我说法。我等乐听。尔时世尊。入其众中。坐其座上。为说种种法。示教利喜。而说偈言。

若默无所说　　莫知其愚智
要因于言说　　然后乃别知
若说妙法者　　说法趣涅槃
是以应言说　　炽然于法灯
已立仙圣幢　　皆由于言说
言说即圣幢　　是以不应嘿

佛说是已。从坐而去。

（九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尔时彼国有婆罗门。名曰天敬。其聚落中。有止客舍。尔时尊者优波摩那。为佛侍者止客舍中。如来于时。微患风动苦于背痛。尊者优婆摩那。着衣持钵。诣天敬婆罗门家。尔时天敬。在于门中剃发而坐。彼婆罗门遥见尊者。即说偈言。

落发服法衣　　手中执应器
住立我门侧　　将欲何所求

时尊者优波摩那以偈答言。

大罗汉善逝　　牟尼患背痛
须少煴药水　　故来从汝乞

时婆罗门。即取钵盛满苏油。黑石蜜一篋。煴药水一车。而以与之。尔时尊者。既得之已。赍诣佛所。即以此油并煴药水洗涂佛身。饮黑蜜浆背痛即愈。时天敬婆罗门。于后日朝。往诣佛所。问讯世尊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以偈问婆罗门言。

云何婆罗门　　行婆罗门法
施何获大果　　何者是施时
于何福田中　　获得于胜报

时婆罗门复以偈答言。

有多教学者　　多闻能总持
父母真正净　　颜容悉端严
如是等名为　　三明婆罗门
若施如斯处　　能获大果报
随时施衣食　　是名胜福田

时婆罗门复以偈问佛。

瞿昙说何种　　名为婆罗门
云何为三明　　施何得大果
何者是施时　　云何胜福田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明知于三世　　见人天恶趣
得尽于生死　　并获诸神通
心智得解脱　　是谓为三明
施彼得大果　　是名胜福田

时天敬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九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国夜止娑罗林。尔时有一婆罗门。近林耕殖由晨行田。因到佛所。白佛言。世尊。我近林耕故乐此林。汝今亦乐此娑罗林。将非此中而耕种耶。时婆罗门。即说偈言。

汝将欲种殖　　而乐此林耶
无侣喜空寂　　以此林乐耶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我于斯林中　　都无有所作
拔断其根本　　一切尽枯摧
于林而无林　　已得出于林
我永弃所乐　　禅定断染着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汝实名佛陀　　于诸世间尊
善能灭诸结　　离于诸畜积
世间之最上　　尽后有边际
汝倾欲华幢　　故号为世尊

婆罗门。说是偈已。欢喜而去。

（九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国。在娑罗林。时有一婆罗门。去林不远。五百摩纳。从其受学。时彼婆罗门。每念世尊如来何时来游此林。当往咨问。释我疑滞。时婆罗门。遣诸摩纳。诣林采薪。欲以祀火。时诸摩纳。既至林已。见于如来。在树下坐。端正殊特。容貌和奕。如真金楼。晖光赫然。时诸摩纳。睹如来已。寻负薪归。白其师言。和上昔日。每思见佛。今者如来。近在此林。若欲见者。宜知是时。时婆罗门。闻是语已。即诣佛所。问讯起居。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深林极茂盛　　其中甚可畏
何故独宴坐　　修禅无惧心
又无众音乐　　可以娱自身
云何乐闲居　　实为未曾有
汝为求大梵　　世界自在主
为求于帝释　　三十三天尊
何故乐独处　　可畏深林中
常修于苦行　　将欲何所求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著有所欲者　　多怀诸疑惑
于无数境界　　各各生染着
一切诸结使　　皆因无智起
我断无智根　　吐结欲涎干
悉断于志求　　亦无诸谄曲
于诸善法中　　证知得清净
正得无上道　　修禅离欲者

尔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稽首礼　　归依牟尼尊
于诸禅自在　　解悟无量觉
于天人中尊　　具三十二相
端正无与等　　犹彼雪山王
于林得解脱　　而不着于林
清净解脱者　　无生拔毒箭
如来所说法　　于诸论中上
言说最第一　　人中师子吼
敷演四真谛　　广度于一切
自离于大苦　　亦度诸群生
咸今得安乐　　愿为说此法

我今归命礼　　得度于彼岸
离诸怖畏者　　善来住此林
今我得值遇　　天人大导师
能除灭众生　　一切诸苦恼

尔时婆罗门。说是偈已。欢喜而去。

（九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国。尔时世尊。止于孙陀利河岸。时彼岸侧。有住婆罗门。往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欲入此河中浴耶。佛问之曰。入此河浴有何利益。婆罗门言。今此河者古仙度处。若入洗浴能除众恶清净鲜洁。名为大吉。佛闻是已。即说偈言。

非彼孙陀利　　得闭及恒河
竭阇婆钵提　　入是诸河浴
终不能洗除　　已作之恶业
大力钵健提　　并与愚下劣
设共于中洗　　乃至百千年
终不能除恶　　烦恼之垢秽
若人心真净　　具戒常布萨
能修净业者　　常得具足戒
不杀及不盗　　不淫不妄语
能信罪福者　　终不嫉于他
法水澡尘垢　　宜于是处洗
虽于孙陀利　　竭阇等诸河
此皆是世水　　饮之及洗浴
不能除垢污　　并祛诸恶业
饮浴何用为　　实语而调顺
舍嗔不害物　　此是真净水
若入净戒河　　洗除诸尘劳
虽不除外秽　　能祛于内垢
凶崄残害者　　婴愚造诸恶
如是等不净　　秽污垢恶者
水正洗身垢　　不能除此恶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赞言。善哉善哉。诚如所言。夫洗浴者。能除身垢。为恶业者。非洗能除。

（九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孙陀利河岸。尔时世尊。新剃须发宿彼河岸。后夜早起以衣覆头。正身端坐系念在前。时彼河岸有祀火婆罗门。祀火之法。余应施与诸婆罗门。于天欲晓即持祀余。求婆罗门。欲以施之。过值于佛。尔时世尊。闻其行声。即发却覆。[口*謦]咳出声。此婆罗门。既见佛已。而作是言。此非婆罗门。乃是剃发道人。寻欲回还。复作是念。夫剃发者。不必沙门。婆罗门中亦有剃发。我当至彼问其因缘所生种姓。时婆罗门。即至佛所问讯言。汝生何处。为姓何等。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不应问生处　　宜问其所行
微木能生火　　卑贱生贤达
亦生善调乘　　惭愧为善行
精勤自调顺　　度韦陀彼岸
定意收其心　　具足修梵行
晨朝应施与　　祠祀之遗余
汝今婆罗门　　若欲修福者
宜当速施与　　如是善丈夫

时婆罗门说偈答言。

我今遇善祀　　此处真祀火
我今观察汝　　实度韦陀岸
昔来祠祀残　　每施与余人
未曾得如汝　　胜妙可施处

婆罗门。即以此食。奉上世尊。佛不为受。即说偈言。

先无惠施情　　说法而后与
如斯之饮食　　不应为受取
常法封如是　　故我不应食
所以不受者　　为说法偈故
现诸大人等　　尽灭于烦恼
应以众饮食　　种种供养之
欲求福田者　　斯处亦应施
若欲为福者　　我即是福田

时婆罗门。重白佛言。今我此食当施与谁。佛言。我不见世间沙

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能受是食正理消化。无有是处。佛言。宜置于彼无虫水中。时婆罗门。受佛教已。即持置彼无虫水中烟炎俱起[潨-刎＋(句-口＋夕)][潨-刎＋(句-口＋夕)]作声。时婆罗门。见是事已。生大惊怖。身毛为竖。以惊惧故。更采取薪。以用祀火。尔时世尊。即到其所。而说偈言。

汝齐整薪燃　　谓为得清净
薄福无智人　　乃然于外火
婆罗门应当　　弃汝所燃火
宜修内心火　　炽然不断绝
增广如是火　　斯名为真祀
数数生信施　　汝应如是祀
汝今憍慢重　　非车所能载
嗔毒犹如烟　　亦如油投火
舌能炽恶言　　心为火伏藏
不能自调顺　　云何名丈夫
若以信为河　　戒为津济渡
如是清净水　　善人之所赞
若入信戒洗　　即汝毗陀咒
能灭众恶相　　得度于彼岸
以法用为池　　瞿昙真济渡
清洁之净水　　善丈夫所贵
诸能洗浴者　　毗陀功德人
身体不污湿　　得度于彼岸
实语调诸根　　隐藏于三业
具修于梵行　　忍惭愧最上
信向质直人　　斯是法洗浴
是故汝今者　　应当如是知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弃事火具即起礼佛。合掌白言。唯愿听我于佛法中出家受具。得为比丘入于佛法修于梵行。佛即听许。令得出家受具足戒。时彼尊者。勤修克己专精独一。乐于闲静离于放逸。不乐亲近出家在家。所以者何。此族姓子。剃除须发服于法衣。正信出家。为修无上梵行。现在知见自身证故。时此比丘。修集定慧。得罗汉果。尽诸有漏。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髻发婆罗突逻阇婆罗门。往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外发悉被髻　　内有髻发不
世间发所髻　　谁有能除者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明智竖立戒　　心修于智慧
专精能勤学　　年少除髻发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外发悉被髻　　内有髻发不
世间发所髻　　谁能断除者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眼耳鼻舌身　　及与于意法
名色都无余　　心意尽灭度
若能如是者　　断除于髻发
旃陀、婆私吒　　失牛、讲集处
天敬娑罗林　　聚薪、二孙陀
一髻发为十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六

（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优楼频螺聚落泥连河岸菩提树下。成佛未久。尔时世尊独坐思惟。而作是念。夫人无敬心。不能恭顺于其尊长。不受教诲。无所畏惮。纵情自逸。永失义利。若如是者。众苦缠集。若人孝事尊长。敬养畏慎。随顺不逆。所愿满足。得大义利。若如是者。触事安乐。复作是念。一切世间。若天若人。若天世界。若人世界。若魔世界。若梵世界。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有生类中。若有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胜于我者。我当亲近。依止于彼。供养恭敬。遍观察已。都不见于世间人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有胜于我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为我依止。复作是念。我所觉法。我今应当亲近供养恭敬诚心尊重。何以故。过去诸佛。一切皆悉亲近依止供养恭敬尊重斯法。未来现在诸佛。亦复亲近依止斯法。供养恭敬。生尊重心。我今亦当如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亲近依止供养恭敬尊重于法。尔时梵主天王。遥知世尊在优楼频螺聚落泥连河岸菩提树下。而作是念。观察世间。若天若人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一切生类。若有胜我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者。我当依止。然都不见有能胜我者。又复观

察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悉皆亲近依止于法。供养恭敬。生尊重心。我今亦当随三世佛之所。应作亲近依止供养恭敬尊重于法。时梵主天。彼作是念。我当从此处没。往到佛所。时梵主天。譬如壮士屈申臂顷。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实如所念。诚如所念。即说偈言。

过去现在诸如来　　未来世中一切佛
是诸正觉能除恼　　一切皆依法为师
亲近于法依止住　　斯是三世诸佛法
是故欲尊于己者　　应先尊重敬彼法
宜当忆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

尔时梵王。赞叹世尊。深生随喜作礼而去。

（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优楼频螺聚落泥连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佛于树下。独坐思惟。而作是念。唯有一道。能净众生。使离苦恼。亦能除灭不善恶业。获正法利。所言法者。即四念处。云何名为四念处耶。观身念处。观受念处。观心念处。观法念处。若人不修四念处者。为远离贤圣之法远离圣道。若离圣道。即远离甘露。若远离甘露。则不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等人。我说终不能得离于一切诸苦。若修四念处。即亲近贤圣法者。若亲近贤圣法。即亲近贤圣道。若亲近贤圣道。即亲近甘露法。若亲近甘露法。即能得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若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等人。即说离苦。时梵主天。遥知如来心之所念。作是念言。我于今者。当至佛所。随喜劝善。思惟是已。譬如壮士屈申臂顷。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诚如世尊心之所念。唯有一道。能净众生。乃至得免忧悲苦恼。时梵主天。即说偈言。

唯此道出要　　斯处可精勤
欲求远离苦　　唯有此一道
若涉斯道者　　如鹤飞空逝
释迦牟尼尊　　逮得于佛道
一切正导师　　当以此觉道
显示于众生　　常应数数说
咸令一切知　　生有之边际
唯愿说一道　　愍济诸众生
过去一切佛　　从斯道得度
未来及今佛　　亦从此道度
云何名为度　　能度瀑駃流

究竟于无边　　调伏得极净
世间悉生死　　解知一切界
为于具眼者　　宣明如此道
譬如彼恒河　　流赴于大海
圣道亦如是　　佛为开显现
斯道如彼河　　趣于甘露海
昔来未曾闻　　转妙法轮音
唯愿天人尊　　度老病死者
一切所归命　　为转妙法轮

时梵主天。顶礼佛足。即没而去。

（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梵主天。于其中夜。光明倍常。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梵主威光。照于时会。赫然大明。即于坐上。而说偈言。

刹利二足尊　　种姓真正者
明行已具足　　人天中最胜

佛告梵主言。诚如是言。诚如是言。刹利二足尊。种姓真正者。明行已具足。天人中最胜。时梵主天。闻佛所说。踊跃欢喜。顶礼佛足。于彼坐没。还于天宫。

（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拘萨罗国。时彼国中有一阿兰若住处。尔时世尊。与诸大众比丘僧俱在彼止宿。于时世尊。赞斯住处。说阿兰若住处法。时梵主天。知如来游于拘萨罗。与比丘众。止宿阿兰若住处。赞叹阿兰若住处。说阿兰若住处法。梵主天王。作是念言。我今当诣佛所。赞叹随喜。时梵主天。即于彼没。譬如壮士屈申臂顷。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处静有敷具　　应断于结缚
若不能爱乐　　还应住僧中
恒应正忆念　　调根行乞食
具足禁戒者　　应至空静处
放舍于怖惧　　坚住于无畏
断除憍慢者　　坚心处中住

如是我所闻　　不应怀疑惑
一千阿罗汉　　于此断生死
学者二五百　　千一百须陀
随流修正道　　长不趣邪径
不能具宣说　　诸道得果者
所以不能说　　畏惧不信敬

时梵主天。说是偈已。顶礼佛足。还于天宫。

（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翅迦毗罗卫林。与五百大比丘众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于后有。无复结使。正智解脱。复有十世界大威德诸天。来至佛所。问讯佛僧。于时世尊。说于随顺涅盘之法。有四梵身天。各作是念。今佛在释翅迦罗卫林。与五百比丘僧俱。皆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于后有。无复结使。正智解脱。复有十世界大威德天。来至佛所。问讯佛僧。世尊为其说于随顺涅盘之法。我于今者。当往于彼佛世尊所。时梵身天。作是念已。即于彼没。譬如壮士屈申臂顷。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时第一梵身天。而说偈言。

今于此林中　　集会于大众
是故我等来　　正欲观众僧
不以不善心　　坏僧破和合

第二梵身天复说偈言。

比丘诚实心　　宜应务精勤
犹如善御者　　制马令调顺
比丘亦如是　　应制御诸根

第三梵身天复说偈言。

譬如野马被羁系　　拔柱蹋堑安隐出
诸比丘等亦如是　　拔三毒柱断欲堑
世尊导师之所调　　能出是等大龙象

第四梵身天复说偈言。

诸有归依于佛者　　人中舍形得天身

时四梵身天。各说偈已。在于僧中。敬心战栗。作礼而去。

（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梵主天。于其中夜。威光甚明。来至佛所。尔时世尊。入火光三昧。时梵主天。作是心念。今者如来。入于三昧。我来至此。甚为非时。当尔之时。提婆达多亲友。瞿迦梨比丘。谤舍利弗及大目连。此梵主天。即诣其所。扣瞿迦梨门唤言。瞿迦梨瞿迦梨。汝于舍利弗目连。当生净信。彼二尊者。心净柔软。梵行具足。汝作是谤。后于长夜。受诸衰苦。瞿迦梨即问之言。汝为是谁。答曰。我是梵主天。瞿迦梨言。佛记汝得阿那含耶。梵主答言。实尔。瞿迦梨言。阿那含名为不还。汝云何还梵主天。复作是念。如此等人。不应与语。而说偈言。

欲测无量法　　智者所不应
若测无量法　　必为所烧害

时梵主天。说是偈已。即往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以瞿迦梨所说因缘。具白世尊。佛告梵言实尔实尔。欲测无量法。能烧凡夫。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恶口
自斩其身　　应赞者毁　　应毁者赞
如斯恶人　　终不见乐　　迦梨伪谤
于佛贤圣　　迦梨为重　　百千地狱
时阿浮陀　　毁谤贤圣　　口意恶故
入此地狱

时梵主天闻是偈已。礼佛而退。

（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二天。一名小胜善闭梵。二名小胜光梵。欲来诣佛。时婆迦梵。见此二梵。即问之曰。欲何所至。二梵答言。我等欲往诣世尊所问讯礼敬。时婆迦梵。即说偈言。

四梵字鹳雀　　三梵名为金
七十二五百　　名曰为余毗
汝观我金色　　赫然而明盛

所有威光明　　晖光蔽梵天
云何不观我　　乃欲诣佛所

尔时二梵以偈答言。

汝今有少光　　映蔽于梵天
当知此光色　　皆有诸过患
明智得解脱　　不乐斯光色

尔时二梵。说是偈已。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二梵白佛言。世尊。我等欲来见佛。时婆迦梵。因问我言。欲何所至。我等答言。欲诣佛所。时婆迦梵。说此偈言。

四梵名鹳雀　　三梵名为金
七十二五百　　名曰为余毗
汝观我金色　　赫然大炽盛
所有身光明　　晖光蔽梵天
云何不观我　　乃欲诣佛所

我等即便说偈答言。

汝今有少光　　映蔽于梵天
当知此光色　　皆有诸过患
智者得解脱　　不乐斯光色

佛言。梵天。实尔实尔。彼梵虽复少有光色。映蔽梵天。当知光色皆有过患。智者解了。不应乐此。佛为二梵。称种说法。示教利喜。二梵闻法。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一○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婆迦梵。生于邪见言。此处常坚实不坏。不复往来。于其生死。若有过此不往来者。无有是处。尔时世尊。知婆迦梵心之所念。如来尔时。譬如壮士屈申臂顷。寻即往彼婆迦梵宫。时婆迦梵。语佛言。大仙。此处是常坚实不坏。都无往来。若有过此无往来者。无有是处。佛语梵言。此处无常。汝今云何横生常想。此处败坏。而复横生不败坏想。此处不定。横生定想。此处往来。汝今横生不往来想。更有胜处。都无往来。汝便横生更无胜想。时婆迦梵。即说偈言。

七十二梵作胜福　　悉皆于此而终没

一切诸梵皆知我　　唯我在此不退没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汝谓为长寿　　其实寿短促
我知汝寿命　　百千尼罗浮

时婆迦梵说偈答曰。

婆迦婆世尊　　汝智实无尽
过于生老忧　　为具眼者说
我先造何业　　修何等戒行
在此梵天上　　寿命得延长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往昔有群贼　　劫掠坏聚落
剥脱系缚人　　大取于财物
汝当于尔时　　甚有大勇力
救解于诸人　　然复不加害
寻共彼诸人　　一劫中修善
慈仁好惠施　　复能持戒行
汝于睡及寤　　宜忆本所行
又有人乘船　　于彼恒河中
恶龙提船人　　尽欲加毒害
汝时为神仙　　救济于彼命
此汝昔日时　　修戒之所致

时婆迦梵即说偈言。

汝实能知我　　寿命之修短
更有诸余事　　汝亦悉知之
汝光甚炽盛　　能蔽于诸梵
靡所不了达　　故名婆伽婆

尔时世尊。为婆迦梵。说种种法。示教利喜。寻复于彼没。还祇洹。

（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梵。起大邪

见。而作是言。我此处常不见有能生于我宫。况复有能过于我上者。尔时世尊。入于三昧。从阎浮提没。现于梵顶虚空中坐。尊者憍陈如。以净天眼。观于世尊为至何处。即知如来在梵顶上虚空中坐。时憍陈如。亦入是定。于此而没。现梵顶上。处如来下。在于东面。

时尊者摩诃迦葉。以净天眼。观于如来为至何处。寻知世尊在梵顶上。复入此定。于此处没。在如来下。现梵顶上。在于南面。

尊者目连。以净天眼。观于如来为至何处。寻知世尊在梵顶上。即入是定。于此处没。现梵顶上。处如来下。现于西面。

时尊者阿那律。复以净天眼。观察如来为至何处。寻知世尊在梵顶上。亦入是定。于此处没。现梵顶上。处如来下。在于北面。

尔时世尊。告梵天言。汝本所见。为舍已不。复告梵天。汝本心念。我不见有能生我宫者。况能出过。汝今试观此等天身。容貌光明。胜汝已不。时梵白佛。唯然已见。而今见之。斯等光明。昔所不见。而今见之。斯等光明。真为殊胜。自今已后。更不敢言此处常恒无有变易。佛告梵天。此处无常。空不自在。佛为彼梵。种种说法。示教利喜。入如是三昧。从彼梵没。还于祇洹。尊者憍陈如。摩诃迦葉。阿那律等。亦为彼梵。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从彼处没。还于祇洹。唯尊者大目犍连。在彼而坐。尔时彼梵。问目连言。世尊弟子。颇有如汝有大威德神足者不。目连答言。诸余声闻。亦有如是威德神足。尊者目连。即说偈言。

牟尼弟子大罗汉　　有大威德具三明
得尽诸漏知他心　　能现神变化群生
如是声闻甚众多　　是故汝今宜恭敬

时尊者目连。说是偈已。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亦入是定。从彼梵没。还于祇洹。

（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尸那竭力士生地娑罗林中。尔时如来涅盘时到。告阿难曰。汝可为我于双树间北首敷座。于时阿难。受佛敕已。于双树间北首敷座。既敷座已。还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于双树间。北首敷座。所作已竟。尔时世尊。即从坐起。往趣双树敷上。北首右胁而卧。足足相累。系心在明。起于念觉。先作涅盘想。尔时拘尸那竭国。有一梵志。名须跋陀罗。先住彼国。其年朽迈。一百二十。时彼国中。诸力士辈。供养恭敬。尊

重赞叹是阿罗汉。时须跋陀罗。传闻人说婆伽婆于今日夜当入涅盘。作是念言。我于法中。有所疑惑。唯有瞿昙。必能解释。决我所疑。作是念已。即出拘尸那竭。往诣娑罗林。尊者阿难。在外经行时。须跋陀见阿难已。即诣其所。白阿难言。我闻他说。沙门瞿昙。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盘。吾今须见咨决所疑。阿难答言。梵志。佛身疲惓。汝今扰恼。须跋陀罗白阿难言。我闻如来今日中夜。入无余涅盘。我昔曾闻宿旧仙言。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如优昙钵花。难可值遇。我有少疑。思得咨决。愿听我见。如是三请。阿难答言。莫扰恼佛。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遥闻阿难遮须跋陀不听前进。佛告阿难。莫遮彼人。听其前进。随意问难。时须跋陀罗。闻佛慈矜听令前进。踊跃欢喜。即至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听我问不。佛言。恣汝所问。须跋陀罗。既蒙听许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师。种种异见。富兰那迦葉末迦梨俱赊梨子阿阇耶毗罗坻子。阿阇多翅舍婆罗迦尼陀迦旃延尼乾陀阇提子。斯等六师。各各自称已为世尊竟。为实得一切智不。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三十一出家　　尔来过五十
　　推求诸善法　　戒定行明达
　　一切诸世间　　不知实方所
　　况知实法者　　若修八正道
　　能获于初果　　乃至第四果
　　若不修八正　　初果不可知
　　况复第四果　　我于大众中
　　说法师子吼　　如此正法外
　　亦无有沙门　　及与婆罗门

　　佛说是时。须跋陀罗。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须跋陀罗。整郁多罗僧。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得过三恶道。时须跋陀罗白阿难言。善哉阿难。汝获大利。为佛弟子给侍第一。我于今者。亦得善利。于佛法中。愿得出家。阿难合掌白佛言。须跋陀罗。于佛法中。愿乐出家。尔时世尊。即告须跋陀罗。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衣着身。即得具戒。得具戒已。即成罗汉。须跋陀罗。即作是念。我今不忍见于世尊入般涅盘。我当先入。须跋陀罗。即时先入涅盘。如来于后亦入涅盘。尔时众中。有一比丘。而说偈言。

　　双树入涅盘　　枝条四遍布
　　上下而雨花　　缤纷散佛上
　　所以雨花者　　世尊入涅盘

释提桓因复说偈言。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乃名涅盘

时梵主天复说偈言。

世间有生类　　舍身归终灭
今者大圣尊　　具足于十力
世尊无等伦　　今入于涅盘

时尊者阿那律复说偈言。

法主意止住　　出入息已断
如来所成就　　行力悉满足
今入于涅盘　　其心无怖畏
都舍于诸受　　如油尽灯灭
灭有入涅盘　　心意得解脱

时众睹已身毛皆竖佛入涅盘始经七日。尔时阿难阇维如来右绕说偈。

大悲梵世尊　　体同真净宝
有大神通力　　火出自然身
千氎用缠身　　内外二不烧

（一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名曰旷野。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将欲向彼得眼林中。时魔王波旬。作是心念。瞿昙沙门。今在舍卫得眼林中。其弟子旷野比丘尼。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将欲往诣于彼林间。我当为其而作扰乱。尔时波旬化作摩纳。于彼路侧。问旷野言。欲何所诣。比丘尼答言。我今欲诣闲静之处。尔时摩纳。闻是语已。即说偈言。

一切世间中　　无有解脱者
汝诣空静处　　将欲何所作
汝今年盛美　　不受于五欲
一旦衰老至　　后莫生忧悔

时比丘尼。而作是念。此为是谁欲恼乱我。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作是念已。入定观察。知是波旬。欲来恼乱。即说偈言。

世间有解脱　　我今自证知
波旬汝愚鄙　　不解如斯迹
欲如摽利戟　　阴贼拔刀逐
汝言受五欲　　欲苦可怖畏
欲能生忧恼　　欲能生追念
欲能生百苦　　欲是众苦本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证于尽灭　　住于无漏法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旷野比丘尼。善知我心。懊恼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苏摩比丘尼。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魔王波旬。作是念。今苏摩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尔时波旬。化作婆罗门。在路侧立。而作是言。阿梨耶欲何所至。比丘尼答言。我今欲诣彼寂静处。尔时波旬。即说偈言。

仙圣之所得　　斯处难阶及
非汝鄙秽智　　获得如是处

时比丘尼。作如是念。此为是人。是非人乎。而欲恼我。入定观察。知是波旬。即说偈言。

女相无所作　　唯意修禅定
观见于上法　　若有男女相
可说于女人　　于法无所能
若无男女相　　云何生分别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证于尽灭　　住于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苏摩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翅舍憍昙弥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树下。住于天住。尔时魔王波旬。作是心念。沙门瞿昙。在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比丘尼。名翅舍憍昙弥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树下。住于天住。作是念已。化作摩纳。欲为扰乱。即说偈言。

汝今者何为　　怀忧坐树下
歔欷而流泪　　将不丧子乎
独处于林中　　欲求男子耶

时比丘尼。而作是念。此为是谁。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而欲为我。作大扰乱。入定观察。知是魔王。即说偈言。

我断恩爱已　　无欲无子想
端坐林树间　　无愁无热恼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灭尽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翅舍憍昙弥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莲华色比丘尼。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并洗足已。入得眼林。坐一树下。端坐思惟。住于天住。尔时魔王。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莲华色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至得眼林中。坐一树下。住于天住。我当为其而作扰乱。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往至其所。而说偈言。

娑罗树下坐　　如华善开敷
独一比丘尼　　汝今坐禅耶
更无第二伴　　能不畏愚痴

尔时莲华比丘尼。即作是念。此为是谁。扰乱于我。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观察。知是波旬。即说偈言。

百千奸伪贼　　皆悉令如汝
不动我一毛　　故独无所畏

尔时魔王复说偈言。

我今自隐形　　入汝腹中央
或入汝眉间　　令汝不得见

时比丘尼复以偈答。

我心得自在　　善修如意定
断绝大系缚　　终不怖畏汝
我已吐诸结　　得拔三垢根
怖畏根本尽　　故我无所畏
我今住于此　　都无畏汝心
汝军众尽来　　我亦不怖畏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尽灭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莲华色比丘尼。善解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石室比丘尼。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尔时魔王。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中有石室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我当为其而作扰乱。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往至其所。而说偈言。

众生是谁造　　众生造作谁
云何名众生　　众生何所趣

时石室比丘尼。闻是偈已。而作是念。此为是谁。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观察。知是魔王。以偈答言。

众魔生邪见　　谓有众生想
假空以聚会　　都无有众生
譬如因众缘　　和合有车用
阴界入亦尔　　因缘和合有

业缘故聚会　　业缘故散灭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尽灭　　安住于无漏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魔王。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名曰鼻[口*(利/尒)]。在舍卫国王园精舍。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于时魔王。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鼻[口*(利/尒)]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向得眼林。我当为其而作扰乱。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即于路侧。而说偈言。

谁造于色像　　色像造作谁
色像从何出　　色像何所趣

是比丘尼。闻斯偈已而作是念。此为是谁。恼乱于我。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观察。知是魔王。说偈报言。

色像非自作　　亦非他所造
众缘起而有　　缘离则散灭
譬如殖种子　　因地而生长
阴界诸入等　　和合是色像
因苦故生长　　因苦故散坏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尽灭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毗阇耶比丘尼。从王园精舍。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树下。住于天住。尔时魔王。而作是念。沙门瞿昙。在舍卫

国祇树给孤独园王园精舍。毗阇耶比丘尼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至得眼林。坐一树下。住于天住。我当为其而作扰乱。作是念已。化为摩纳。往诣其所。而说偈言。

汝今极盛壮　　我年亦复少
五欲共欢娱　　放意而受乐
何以独坐此　　而不与我俱

时比丘尼。闻是偈已。而作是念。此为是谁。来恼于我。甚为欺诈。为是人耶。是非人乎。入定观察。知是魔王。说偈报言。

作乐纵歌舞　　及余五欲乐
尽回用与汝　　非我之所宜
人间一切乐　　并及天五欲
尽回用与汝　　都非我所宜
我断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尽灭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罗。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讫洗钵。收摄坐具。入得眼林。在一树下。正身端坐。入于天住。尔时魔王。作是念言。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折罗。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已洗钵。收摄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树下坐。入于天住。我今当往而作扰乱。尔时魔王。作是念已。化摩纳形。往至其所。而语之言。阿利耶。欲生何处。比丘尼言。如我今者都无生处。尔时摩纳。即说偈言。

有生必得乐　　生必受五欲
汝受谁教敕　　言不用复生

折罗比丘尼说偈报言。

生者必有死　　众苦所缠缚
一切苦应断　　是以不求生
具眼牟尼尊　　说斯真谛法

苦因生于苦　　皆应舍离之
修圣八正道　　安隐趣涅槃
世尊教导我　　我乐是教法
我证知彼法　　是故不乐生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灭尽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一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优波折罗比丘尼。住王园精舍。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洗钵洗足。摄持坐具。诣得眼林。在一树下。正身端坐。入于天住。尔时魔王。作是念言。今瞿昙沙门。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王园精舍。有比丘尼。名曰优波折罗。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讫洗足。收摄坐具。诣得眼林。在一树下。正身端坐。入于天住。我今当往而作坏乱。作是念已。化作摩纳。即往其所。问比丘尼言。阿利耶。欲何处受身。比丘尼答曰。我都无受身处。尔时摩纳。即说偈言。

忉利及炎摩　　兜率与化乐
他化自在天　　是处极快乐
汝应愿乐彼　　受于胜妙事

优波折罗比丘尼复说偈言。

忉利及炎摩　　兜率与化乐
他化自在天　　诸处虽受乐
不离于我见　　必为魔所缚
世间皆动摇　　彼亦归迁谢
无有诸凡夫　　离魔之境界
世间皆炽然　　世间皆烟出
离于动摇者　　我乐如此处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灭尽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魔王。而作此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

宫。

（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王园精舍。有一比丘尼。名曰动头。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乞食已。洗钵洗足。摄持坐具。诣得眼林。在一树下。正身端坐。入于天住。尔时魔王。作是念言。瞿昙沙门。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有一比丘尼。名曰动头。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洗钵洗足。收摄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树下。正身端坐。入于天住。我今欲往而坏乱之。作是念已。化作摩纳。往诣其所。语比丘尼言。九十六种道。汝乐何道。比丘尼答言。此道我都不乐。尔时波旬。即说偈言。

受谁教剃发　　自号比丘尼
不欲乐外道　　汝为甚愚痴

动头比丘尼复说偈言。

此外诸异道　　众为邪见缚
种种诸见缚　　终竟堕魔网
释种大世尊　　无比之丈夫
一切种中胜　　降魔坐道场
悉过一切上　　诸事皆解脱
能调尽有边　　彼佛教于我
是我之世尊　　我乐彼教法
我今知彼已　　尽除诸结漏
断除一切爱　　灭诸无明闇
逮得于灭尽　　安住无漏法
以是故当知　　波旬堕负处

尔时波旬。而作是念。此比丘尼。善知我心。忧愁悔恨。惭愧还宫。

旷野素弥　　苏瞿昙弥　　莲华石室　　及与毗罗　　毗阇折罗　　忧波折罗

第十名动头

无趣仙人　汝今丧子　莲敷于上　众生谁造　汝上壮年　欲生何处　何处受身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七

（一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萨婆国竭阇池岸。尔时世尊月十五日。在僧前坐说戒。当于是夜。月初出时。婆耆奢在彼众中。作是念言。我今欲以月为喻赞叹于佛。作是念已。从座而起。合掌向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说。唯愿善逝垂哀听许。佛告婆耆奢。听汝所说。尊者婆耆奢。即说偈言。

犹如盛满月　　无云处空中
光明照世界　　一切皆乐见
释迦牟尼尊　　世间大导师
端严甚殊特　　名闻悉充满
月出白莲荣　　日现红莲敷
从佛受化者　　譬如华敷荣
开彼宿善根　　悉令见道迹

时婆耆奢。说此偈已。欢喜踊跃。还于所止。

（一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围绕而为说法。尔时尊者憍陈如。适从余处。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时尊者婆耆奢。亦在会中。作是念言。我今欲在佛前以偈赞憍陈如。作是念已从坐而起。白佛言。世尊。唯愿听我少有所赞。佛告婆耆奢。随汝所说。尊者婆耆奢。即说偈言。

上座比丘憍陈如　　安处实语住利乐
常乐空闲寂静处　　声闻所求佛教法
悉皆逮得不放逸　　有大威德具三明
知心差别诸善根　　如来长子憍陈如
归命稽首礼世尊

时婆耆奢。说此偈已。欢喜踊跃。还于所止。

（一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在讲堂中。为众说法。言音满足。能使听者心意喜乐言辞正直。闻者开

解。心无所为。所说辩了。诸比丘众。至心听受。听者悦豫。尊重恭敬。至心忆念。等同欢喜。听受其法。

尔时尊者婆耆奢。在于会中。心作是念。我欲以偈赞舍利弗。作是念已。即正衣服。从坐而起。合掌白舍利弗言。唯愿尊者。听我所说。尔时尊者告婆耆言。若有所说。恣听汝意。即说偈言。

善哉舍利弗　　明知道非道
为诸比丘僧　　略广而宣说
此优波室驶　　出于微妙音
闻者皆悦豫　　出声和雅妙
可乐甚可爱　　大众听无厌

时婆耆奢。说此偈已。欢喜踊跃。还于所止。

（一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住龙山侧。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于重担。尽诸有结。心得解脱。尔时尊者目连。观察时坐。五百比丘。皆离爱欲。尔时世尊在众僧前。敷座而坐。当于尔时。月半说戒。时尊者婆耆奢亦在众中。而作是念。我今在于佛僧之前。欲有赞说。即从坐起。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愿世尊。听我所说。佛言婆耆奢。随汝所说。尔时尊者婆耆奢。即说偈言。

无上之商主　　在于龙山侧
智慧能抚慰　　五百比丘僧
目连神足者　　观察五百心
知此诸比丘　　咸断欲结使
一切皆具足　　牟尼大圣尊
能度于苦岸　　世间最后身
我今归命礼　　瞿昙之大师

（一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夏坐安居。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于重担。尽诸有结。正智心得解脱。唯除一人。如来记彼现身尽漏。于七月十五日。自恣时到。佛于僧前敷座而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我是婆罗门。于般涅槃。受最后身。无上良医。拔于毒箭。汝等皆是

我子。悉从于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从法化生。我今欲自恣。我身口意。无过失不。尔时尊者舍利弗。在众中坐。从坐而起。整其衣服。合掌向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我是婆罗门。于般涅槃。受最后身。无上良医。拔于毒箭。汝等皆是我子。悉从于我心口而生。是我法子。从法化生。我等不见如来身口有少过失。何以故。世尊能使不调者调。不寂灭者。使得寂灭。苦恼之者。能使安隐。未入涅槃者。使得涅槃。如来是知道者。是示道者。是说道者。是导道者。将来弟子相续不绝。世尊教法。次第修道。恒相教习。随顺正法。常应拥护亲爱善法。我等不见世尊若身口意有少过失。舍利弗言。世尊自恣。说我若身口意有所阙短。垂哀教敕。

佛告舍利弗。我不见汝有少过失。何以故。汝舍利弗。坚持净戒。多闻少欲知足。远离愦闹。乐于闲静。有精进具足定心智慧疾智捷智展转智有大种智别智。唯除如来诸余智慧。无能及汝深远之智。成就实智。示教利喜。心无嫉妒。见他有能。示教利喜。随喜赞叹。若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法无有疲厌。是故汝今若身口意无有少过。舍利弗白言。世尊。颇见是五百比丘。于身口意有少过不。佛告舍利弗。我不见五百比丘于身口意有少过失。何以故。是五百比丘。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得解脱。以是义故。我不见是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过失。

舍利弗复白佛言。世尊。终不讥彼小阙。亦不见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过失。世尊。此五百比丘几具三明。几得俱解脱。几得慧解脱。佛言。此比丘众中九十比丘。具于三明有百八十。得俱解脱。其余之者。尽慧解脱。舍利弗言。此五百人离诸尘垢。无有腐败。悉皆贞实。尔时婆耆奢。在彼众中。而作是念。佛今自恣。我今欲说赞自恣偈。婆耆奢。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唯愿听我所说。佛言婆耆。随汝所说。婆耆奢。即说偈言。

此十五日清净朝　　五百比丘同共处
皆悉断于结使缚　　尽于后有之大仙
诚心亲近净世尊　　悉得解脱离后有
断于生死所作办　　诸漏已尽灭掉悔
除贪惰慢断有结　　拔爱毒箭灭爱有
人中师子离诸取　　尽诸有结灭怖畏
如似转轮大圣王　　群臣翼从而围绕
游行大地至巨海　　譬如斗战得大胜
无上商主弟子众　　悉具三明灭于死
斯等皆是佛真子　　离诸垢秽纯清净

如日亲友今敬礼

（一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婆耆奢。在空静处。时欲捡心。系念思惟。卒起异想。生不喜乐。即自觉知。我于今者。便失善利。夫出家者。名为难得。若有是心不名难得。我今便为退失善心。得于恶心今当说心多诸过恶说厌患偈。时彼尊者。即说偈言。

弃舍乐诸着　　及不乐著者
舍衣贪嗜觉　　不造烦恼林
欲枝下垂布　　众生乐缘着
能断于欲林　　是名为比丘
不垂下着欲　　无林名比丘
第六意出觉　　然此欲觉者
世间所乐着　　若得出觉意
能离非结着　　不乐于胜欲
乐出粗恶言　　不名为比丘
乐嗜于受身　　因见闻意识
想着生五根　　能离欲想着
不受涂污辱　　是名得解脱
大地及虚空　　世间有色处
悉皆归散坏　　一切同尽灭
知见是事已　　行法已决定
诸处不生受　　质直不谄伪
虽求念存身　　为有所利益
若能如是者　　同彼入涅槃

（一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婆耆奢与阿难俱。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见一女人。年在盛壮。容貌端正。便起欲想。尔时婆耆。寻自觉知。极自呵责。我今名为不得出家之利。我之寿命。极为难得。若生是心。名为不善。宁舍寿命。不作欲想。我于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见于盛壮端正女人。即起爱心。若生此心。非我所宜。即向阿难。而说偈言。

为欲结所胜　　燋然于我心
唯愿为我说　　除欲善方便

尔时阿难即说偈言。

起于颠倒想　　能烧然其心
净想能生欲　　应修不净观
独处而坐禅　　速灭于贪欲
莫数受烧然　　当观察诸行
无常无有乐　　并及无我法
安心念此身　　多厌恶生死
修习正智慧　　除七慢结使
若知断慢已　　苦则有边际

（一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长者。请佛及僧施设大会。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围绕。至彼大长者家。时彼尊者婆耆奢。于僧直次守于僧房。当于尔时有多女人诣彼僧坊。时女人中有一端正美色之者。时婆耆奢见斯事已。为色坏心生于欲想。复自思念。我今妄想失于大利期于非利。人身难得命终亦然。若生是心名为不善。宁舍寿命不作欲想。我于今者不名出家。何以故。见于少壮端正女人。不自制心便生欲想。我今当说厌恶之患。即说偈言。

我今舍俗累　　住于出家法
无明欲所逐　　将失本善心
如牛食他苗　　甘味无制者
五欲亦如是　　贪嗜无惭愧
若不禁制者　　必害善法苗
譬如刹利子　　具习诸伎艺
设有善射术　　具满一千人
如是刹利子　　战斗力胜彼
比丘念具足　　如彼刹利子
当持智慧力　　断灭于欲觉
既除欲觉已　　快乐常寂灭
我亲佛前闻　　二种之亲友
趣向涅槃道　　是我心所乐
我修不放逸　　处林住空寂
我熟赞于心　　是名立正法
后必趣于死　　若得涅槃时
当知是恶心　　云何能见我

（一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婆耆奢。于有德者谦顺柔软诸比丘所。心生憍慢。寻自觉知呵责于己。我极失利都无饶益。人身难得出家难遇。我既得之不能谨慎。轻于出家轻于受命。以己智能轻篾于彼谦顺柔软有德比丘。我今当说厌恶慢心。即说偈言。

汝悉舍诸慢　　不应自贡高
莫以慢自退　　后悔无所及
一切诸众生　　皆为慢所害
为害堕地狱　　是故我今者
不应恃才辩　　而生憍慢心
若远憍慢者　　能舍诸障盖
净心怀恭恪　　获得于三明
谦卑如是者　　名得念比丘
憍陈如舍利　　龙胁及自恣
不乐及欲结　　出离及憍慢

（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婆耆奢。独处闲静善能修己。勤行精进终不放逸。住如是地逮得三明。时尊者婆耆奢作是念。我今独处闲静逮得三明。我欲赞己所得三明。即说偈言。

我昔如荒醉　　经历诸城邑
游行得值佛　　即蒙大福利
瞿昙大悲愍　　为我说正法
我闻正法已　　即得清净信
思惟出家者　　世间大导师
导化无不普　　男女及长幼
中年及老病　　佛曰是亲友
能示善方所　　众生无明盲
将导示其门　　云何名为门
所谓四真谛　　从因则生苦
从苦得出家　　见于八正道
拔出诸众生　　安隐趣涅槃
我修不放逸　　林野空寂处
获得于三明　　作佛教已讫

（一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我今欲演说四句偈法汝等至心谛听谛听。我今当说。云何名为四句义。

善说最为上　　仙圣之所说
爱语非粗语　　是名为第二
实语非妄语　　是名为第三
说法不非法　　是名为第四
是名演四句　　四句之偈义

尔时婆耆奢在众会中。而作是念。佛今演于四句之法。我今欲于一句以一偈赞。尔时婆耆奢即从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婆耆奢欲有所说。唯愿听许。佛告之言。恣听汝说。尔时婆耆奢。即说偈言。

诸有所说不恼己　　亦不害他名善说
常当爱语令他喜　　亦不造作诸过恶
从诸佛口有所说　　必得安乐趣涅槃
能断诸苦赞善说　　实语甘露最无上
实语应语得大利　　安立实说善丈夫

（一三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世有良医能治四病应为王师。何谓为四。一善能知病。二能知病所从起。三者病生已善知治愈。四者已差之病令更不生。能如是者名世良医。佛亦成就四种之法。如来至真等正觉无上良医。亦拔众生四种毒箭。云何为四。所谓是苦是苦习是苦灭是苦灭道。佛告比丘。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此毒箭非是世间医所能知。生苦因缘及能断生苦。亦不知老病死忧悲苦恼因缘及能断除。唯有如来至真等正觉无上良医。知生苦因缘及以断苦。乃至知老病死忧悲苦恼。知其因缘及以断除。是以如来善能拔出四种毒箭。故得称为无上良医。尔时尊者婆耆奢在彼会坐。作是念言。我今当赞如来所说拔四毒箭喻法。即从座起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我今归命佛　　愍于群生类
最上第一尊　　能拔出毒箭
世有四种医　　能治四种病
所谓疗身疾　　婴儿眼毒箭
如来治眼病　　过于彼世医
能以智慧錍　　决无明眼膜

如来治身患　　过于彼世医
世医所疗者　　唯能治四大
如来善分别　　六界十八界
以此法能治　　三毒身重病
能治婴愚病　　最胜无有上
故我今敬礼　　瞿昙之大师
医王名迦留　　多施人汤药
复有一明医　　名为婆呼卢
瞻毗及耆婆　　如是医王等
皆能疗众病　　是等四种师
治者必得差　　虽差病还发
亦复不免死　　如来无上医
所可疗治者　　拔毒尽苦际
毕竟离生死　　终更不受苦
无量亿那由　　阿僧祇众生
佛治令尽苦　　毕竟不还发
我今白大众　　诸贤在会者
甘露不死药　　咸当至心服
诸人应受信　　最上治目者
疗身拔毒箭　　诸医无与等
是故宜至心　　归命瞿昙尊

（一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尼瞿陀劫波比丘。住彼第一旷野林中。而此野中复有一林。时此比丘于彼遇病。尊者婆耆供给彼病尼瞿陀劫波比丘。因此病故即入涅槃。尔时尊者婆耆奢耶旬。供养和上尼瞿陀劫波已。渐次游行至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婆耆奢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乞食食已洗钵。收摄坐具往诣佛所。整其衣服合掌向佛。说偈问曰。

我今欲问佛　　无量之解慧
现在断疑惑　　于旷野城中
比丘入涅槃　　生来有福德
守摄身口意　　兼有大名闻
尼瞿陀劫宾　　佛为作是名
佛为婆罗门　　立如是名字

（一三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诸大声闻耆旧之等。于佛左右各造庵窟于其中住。时憍陈如颇发耆贤跋沟摩诃南耶舍那毗摩罗牛齝尊者。舍利弗。摩诃目连。摩诃迦葉。摩诃俱絺罗。摩诃劫宾那尊者。阿那律尊者。难陀迦尊者。钳比啰耶舍赊罗俱毗诃富那拘毗罗拘婆尼泥迦他毗罗。如是等辈及诸余大声闻。各于草庵诸窟中住。于月十五日布萨。尔时如来于众僧前敷座而坐。尊者婆耆奢亦在会中。即从座起。叉手合掌白佛言。听我所说。佛言。我今恣汝所说。尔时婆耆奢。即说偈言。

诸大比丘等　　必干竭欲爱
弃舍诸积聚　　勇捍无怖畏
知时知节量　　不贪嗜五欲
离一切垢秽　　深心有黠慧
有如斯事故　　名为大比丘

（一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婆耆奢。来至毗舍佉鹿子母讲堂中遇病困笃。尔时富匿于彼瞻病。时尊者婆耆奢告富匿言。汝可往诣于世尊所。如我婆耆奢。顶礼世尊足下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无诸苦不。尔时富匿受尊者教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合掌白佛言。世尊。婆耆奢比丘在毗舍佉讲堂中病疹困笃。而语我言。往世尊所称我名字。顶礼佛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无诸苦不。尔时富匿复白佛言。此婆耆奢。或因困疾即入涅槃。唯愿世尊。屈意往彼。如来默然受富匿语。尔时富匿即还诣尊者婆耆奢所白言和上。我问讯已。复启世尊。婆耆奢或因困病入于涅槃。世尊默然听受我语。尔时世尊从禅定起。即往毗舍佉讲堂婆耆奢所。时婆耆奢遥见佛来自力欲起。佛告之曰。不须汝起。尔时世尊别敷座坐告婆耆奢。汝今身体苦痛为可忍不。能饮食不。时婆耆奢白言。此痛转增无有瘳损。今我所患。譬如力士捉儜人发[打-丁＋(稯-禾)]摵揉捺。我患头痛亦复如是。又如大力杀牛之人以刀刺腹割其肠肚。我患腹痛亦复如是。又如瘦人为有力者强捉火炙身体燋然。我苦体痛亦复如是。我于今日欲入涅槃。我于最后欲赞于佛。佛告之曰。随汝所说。即说偈言(本无少偈)

本如酒醉四句赞　龙胁拔毒箭　尼瞿陀劫宾入涅槃　赞大声闻婆耆奢灭尽

别译杂阿含经第八

（一三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此天光。甚为炽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尔时此天。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住阿练若处　　寂灭修梵行
日常食一食　　颜色极和悦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不愁念过去　　亦不求未来
现在正智食　　才欲为存身
欲于未来世　　追念过去事
六情皆怡悦　　是以颜色和
如新生茅苇　　剪之置日中
凡夫自燋干　　其事亦如是

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舍于嫌畏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三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此天光。甚为炽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尔时此天。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诸有惰慢人　　终不可调习
诈现修禅定　　放逸在空林
由是放逸故　　不能度死岸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舍慢常入定　　别想尽知法
一切处解脱　　不放逸空林
由不放逸故　　能度彼死岸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怖畏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三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此天光。甚为炽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尔时此天。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于昼夜　　福业常增长
如法而持戒　　何人趣天道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种植园苑林　　洪流置桥船
旷野造好井　　要路造客舍
是人于日夜　　福业常增长
正法净持戒　　如是趣天道

天赞偈曰。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三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时此天光。甚为炽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尔时此天。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得大力　　并获于妙色
施何得安乐　　何缘得净眼
云何一切施　　愿为我说之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施饮食得力　　施衣得盛色
施乘得安乐　　灯明得净目
屋宅一切施　　如法教弟子
能作如是施　　是名施甘露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炽盛。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尔时此天。礼佛足已。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世间天及人　　饮食生欢喜
世间都无有　　饮食不生喜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有能信施　　使心极清净
今世若后世　　饮食福随逐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白佛言。世尊。实为希有。善说斯偈。复白佛言。世尊。我忆过去。有一人王。名曰迟缓。然彼国王。于四城门。施于饮食。城中及市。亦施饮食。时王夫人。白于王言。王今作福。愿听我等助王为福。王闻其言。以城东门所施之食。回与夫人。王之太子。亦白父言。父母修福。我亦乐修王闻其言。以城南门所施之食。回与太子辅相后来。启白王言。王今修善。夫人太子。皆修福业。唯愿听我助修福业。王闻其言。以城西门所施之食。回与辅相。时有诸臣。复白王言。夫人太子及以辅相。咸修福德。我等今者。亦乐助修。王闻其言。即以北门所施之食。回与诸臣。时国中人。复白王言。夫人太子辅相。咸修福德。愿听我等助修福业。王闻其言。复以布施。回与人民。时典施人。白于王言。王之所有。于四城门及以布施。悉皆回与夫人太子辅相大臣国中人民。断于王施。兼竭库藏。王即答言。先所与者。已尔与尽。自今已后。他方小国所可贡献。半入库藏。半用修福。世尊我于尔时。长夜修福。我于长夜。获得胜报。常怀喜乐。所受福报。无有穷尽。不见边际。如我所受。得大果

报。乃知世尊善说斯偈。时迟缓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佛足。还于天宫。

（一四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甚为炽盛。遍照祇洹。却在一面。而说偈言。

如远至他国　　谁为可亲者
于其居家中　　复以谁为亲
于其资财中　　复以谁为友
若至后世时　　复以谁为亲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若远至他国　　行伴名为亲
于自居家中　　慈母最为亲
于生财利所　　眷属乃为友
能修功福者　　是名后世亲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四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赫。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人生寿不定　　日日趣死径
无常所侵夺　　寿命甚短促
老来侵壮色　　无有救护者
恐怖畏向死　　作福得趣乐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人生寿不定　　日日趣死径
无常所侵夺　　寿命甚短促
老来侵壮色　　无有救护者
恐怖畏向死　　欲得寂灭乐
应舍世五欲　　不宜深生着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弃　　能度世间爱

时此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四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赫。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四时不暂停　　命亦日夜尽
壮年不久住　　恐怖死来至
为于涅槃故　　应当勤修福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四时不暂停　　命亦日夜尽
壮年不久住　　恐怖死来至
见于死生苦　　而生大怖畏
舍世五欲乐　　当求于寂灭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弃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四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夜中有一天子。光色倍常。来诣佛所。威光显赫。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在一面。

而说偈言。

当思于何法　　应弃舍何法
修行何胜事　　成就何等事
能渡驶流水　　得名为比丘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能断于五盖　　弃舍于五欲
增上修五根　　成就五分法
能渡驶流水　　得名为比丘

天赞偈言。

往昔已曾苦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四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谁于睡名寤　　谁于寤名睡
云何染尘垢　　云何得清净

佛以偈答言。

若持五戒者　　虽睡名为寤
若造五恶者　　虽寤名为睡
若为五盖覆　　名为染尘垢
无学五分身　　清净离尘垢

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阿练若、憍慢　　修福日夜增
云何得大力　　何物生欢喜
远至、强亲逼　　日夜有损减
思惟及眠寤

（一四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赫。照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若人有子孙　　则便生欢喜
财宝及六畜　　有则皆欢喜
若人受身时　　亦复生欢喜
若见无身者　　则无欢悦心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若人有子孙　　则能生忧恼
财宝及六畜　　斯是苦恼本
若复受身者　　则为忧恼患
若不受身者　　则名寂灭乐

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四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至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义利胜　　谁为最亲友
众生依何等　　而得自济活
修造何事务　　而能得聚敛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种田为义利　　妻为最亲友
众生依热苗　　而得自济活
若能勤作者　　斯业胜聚敛

尔时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四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中夜。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爱中子第一　　财中牛第一
明中日第一　　渊中海第一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所爱无过身　　能教第一财
慧为第一明　　雨为第一渊

尔时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四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于其二足中　　刹利最为胜
于彼四足中　　牛最为胜者
若于娶妻中　　童女为最胜

于诸儿息中　　长子为最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两足最胜正觉是　　四足中胜善乘是
娶妻中胜贞女是　　儿子中胜孝者是

尔时天复说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中夜。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生为胜　　何物入地胜
种子何者胜　　掷种谁为胜

时有天子。先身从种田中得因。以为名以偈答言。

苗稼生为胜　　子入地第一
拥护于耕牛　　儿掷种为胜

尔时彼天。语此天言。我不问汝。我欲问佛。复以偈问佛。

何物生为胜　　何物入地胜
种子何者胜　　掷种谁为胜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明生最胜苗　　无明灭为胜
亲近供养佛　　掷种僧最胜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生世间　　云何得和合
几爱世间有　　何物苦世间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六爱生世间　　六触能和合
六爱能得有　　六情生诸苦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劫世间　　云何名苦恼
云何是一法　　世间得自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意劫将诸趣　　意苦恼世间
意名为一法　　世间得自在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缚世间　　云何得解脱
断于何等法　　得至于涅槃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欲缚于世间　　舍欲得解脱
能断于爱缚　　是名得涅槃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覆世间　　何物能围绕
何物缚众生　　云何世间住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老能覆世间　　死能为围绕
爱缚于众生　　如法住世间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迷世间　　何物和合有
何谁污众生　　云何竖于幢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无明迷世间　　爱着和合有
嗔污染众生　　我慢竖为幢

天复以偈问言。

何谁无盖障　　何谁断于欲
谁出于污染　　请能倒大幢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如来无盖障　　正智得解脱
彼无有盖障　　能尽于爱结
出离于尘垢　　倾于我慢幢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人财何者胜　　修行何善行

能得快乐报　　味中何最胜
云何诸寿中　　寿命得最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诸财物中　　信财第一胜
如法修善行　　能获快乐报
于诸滋味中　　实语为第一
于诸寿命中　　慧命为最胜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人于生死中　　何者是二伴
谁为教授者　　归向涅槃道
比丘乐何法　　而断于结缚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诸生死中　　信为第二伴
智慧如教授　　能乐涅槃者
断诸结使缚　　是则名比丘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善能至老　　何善最安住
何宝为第一　　何物贼不劫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善至老　　信最为安住
智慧人胜宝　　福财贼不劫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五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众生谁所生　　云何常驰求
云何于生死　　流转不解脱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爱生于众生　　意驰于诸尘
一切有命类　　轮转于生死
恒受于诸苦　　云何得解脱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众生谁所生　　云何常驰求
于生死轮转　　何者为怖畏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众生从爱生　　心意驰不停
众生处生死　　苦为大怖畏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众生谁所生　　云何常驰求
生死常轮转　　何者大怖畏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爱能生众生　　意识驰诸尘
众生处生死　　业为大怖畏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弃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名非道　　何物日夜逝
梵行谁为垢　　谁恼害世间
云何名澡浴　　而能不用水
唯愿佛世尊　　为我分别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欲名为非道　　人命日夜逝
女为梵行垢　　亦恼害世间
专修梵行者　　洁净胜彼水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为第一　　诸物中最胜
云何在处处　　而得于最上
有何一种法　　于世间自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诸世物中　　四阴名最胜
善于彼处处　　皆得为最上
四阴名一法　　于世间自在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偈为何者初　　云何为分别
偈何所依止　　偈以何为体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偈以欲为初　　字为偈分别
偈依止于名　　文章以为体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一六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以何知王车　　云何知于火
云何分别国　　云何知女人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以幢知王车　　以烟知有火
以主知有国　　以夫别女人

尔时此天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信财及第二　　持戒及至老
种种生世间　　非道最上胜
偈为何者初　　别车为第十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九

（一六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不生欢喜园　　终不能得乐
是三十三天　　名称满世间
常是彼天人　　之所居住处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汝如小婴愚　　非尔智所及
如斯之妙法　　乃是罗汉语
诸行斯无常　　是生灭之法
其生灭灭已　　寂灭乃为乐

天复以偈赞曰。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六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能舍于家业　　断诸一切法
常教授于他　　不名善沙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夜叉汝当知　　若诸种姓中
有遭苦难者　　诸有有智人
不应不愍彼　　善逝以大悲
安慰而教导　　罗汉法应尔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六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若有贤善人　　能具修惭愧
譬如彼良马　　不为[怡-台＋龍]悷恶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世间人　　少能修惭愧
能远离诸恶　　犹彼调乘马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六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不善知己法　　好欲习他法
是名睡不寤　　有时必得寤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既善知己法　　不喜习他教
漏尽阿罗汉　　弃恶就正法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不善调于法　　依止于异见
是名睡不寤　　有时或得寤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法善调顺　　不依止邪见
度爱之彼岸　　佛知已涅槃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比丘得罗汉　　尽诸有漏法
如是灭结者　　住于最后身
伪说言是我　　伪说言非我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比丘得罗汉　　尽诸有漏法
如斯灭结者　　住于最后身
内心终不着　　我及以非我
随顺世俗故　　亦说我非我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手障于月。时月天子。极大惊怖。身毛为竖。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即说偈言。

如来大精进　　我今归命礼
能于一切处　　悉皆得解脱
今遭大艰难　　愿作我归依
世间之善逝　　应供阿罗汉
我今来归依　　如来愍世间
使彼罗睺罗　　自然放舍我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月处虚空中　　能灭一切闇
有大光明照　　清白悉明了
月是世明灯　　罗睺应速放
罗睺闻偈已　　心中怀战栗
流汗如沐浴　　即速放彼月

时跋罗蒲卢旃。见阿修罗王速疾放月。即说偈言。

汝何故惊惧　　速疾放于月
身汗如沐浴　　掉动如病者

时阿修罗复说偈言。

我闻佛说偈　　若不放月者
头当破七分　　终不见安乐

时跋罗蒲卢旃复说偈言。

佛出未曾有　　见者得安隐
阿修闻说偈　　即时放于月

（一七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汝手为有杻　　及有靽桁不
不处于牢狱　　乃至系闭不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都无手杻　　及以诸桁械
羁靽系闭等　　一切皆永灭
夜叉汝当知　　我脱如是事

天复以偈问曰。

云何名为杻　　云何是桁械
云何是羁靽　　云何为系闭

佛复以偈答曰。

母即名为杻　　妇名为桁械
子名为羁靽　　爱名为系闭
我无母之杻　　亦无妻桁械
无有子羁靽　　复无爱系闭

天复说偈言。

善哉得无杻　　亦无有桁械
善哉无羁靽　　无系闭亦善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翅鸠罗脾大斯聚落。尔时世尊。剃除须发。未久之间。晨朝早起。正身端坐。以衣覆头。时彼鸠罗脾大斯聚落之中。有一天神。来至佛所。而问佛言。汝忧愁耶。佛言。我无所失。何故忧愁。天神复言。汝欢喜耶。佛答之曰。我无所得。何故欢喜。复言。沙门汝不忧愁不欢喜耶。佛言。诚如所言。天即说偈言。

比丘汝云何　　得无烦恼耶
汝无少欢喜　　独坐于林野
是处难忍乐　　而汝于今者
不为不忍乐　　之所覆蔽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都无烦恼　　安住得解脱
亦无有欢喜　　不乐所不乱
天神应当知　　是故能独住

天神复以偈问言。

比丘汝今者　　何故无烦恼
云何无欢喜　　而独住林野
不为彼不乐　　之所覆蔽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欢喜即烦恼　　烦恼即欢喜
我无喜烦恼　　天神应当知

天神复说偈言。

比丘快善哉　　而无诸烦恼
亦无有欢喜　　无欢喜善哉
善哉处闲独　　不乐所不乱

天神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端坐百牟鋑　　头上亦火然
应勤思方便　　而断于欲结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端坐百牟鋑　　头上亦火然
念觉之比丘　　应勤思方便
而断于边见　　及以吾我见

天复以偈赞曰。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是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天女侍左右　　毗舍阇充满
愚痴黑闇林　　云何得过去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正直名为道　　无畏名方便
无声名快乐　　能覆善觉观
惭愧为拘靮　　念为诸翼从
智慧为善乘　　正见为引导
男子若女人　　能乘是乘者
必舍弃名色　　离欲断生死

天复以偈赞曰。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九门四轮转　　内盛满重铜
深淤泥之中　　云何而得去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断于喜爱结　　及以欲贪恶
拔于爱根本　　然后安隐出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

面。而说偈言。

云何外结发　　内亦有结发
世界俱结发　　我今问瞿昙
云何令结发　　作于不结发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坚持立禁戒　　修心及智慧
勤行于精进　　具念名比丘
速能令结发　　作于不结发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七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出家甚为难　　极难难可见
愚者作沙门　　多有诸事难
怖畏懈怠者　　常无欢喜心
云何而得行　　于彼沙门法
不能禁其心　　数生不欢喜
想欲得自在　　云何而除灭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比丘覆恶觉　　譬如龟藏六
比丘无所依　　亦不恼害彼
比丘入涅槃　　都无有讥论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睡卧厌频申　　频申而不乐
饮食不调适　　并心下狭劣
五事来覆障　　不得见贤道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人睡卧厌　　频申而不乐
饮食不调适　　并其心下劣
精进舍五事　　后必见圣道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池水云何竭　　有何流还返
世间之苦乐　　何处都消尽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与鼻舌　　并及于身意
名色都消尽　　如是池枯竭
尽于诸结业　　世间之苦乐
于斯尽无余　　亦无有还返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牟尼之世雄　　犹如伊尼延
少食不嗜味　　寂然处林坐
我今有少疑　　欲问于瞿昙
苦从谁出要　　云何解脱苦
苦于何处尽　　愿为决所疑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世间有五欲　　意第六显现
除断于喜欲　　远离一切苦
是名苦出要　　亦名苦解脱
斯处名尽灭　　是事汝当知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都无所缘攀　　又无安足处
甚深洪流中　　谁能不沉没

谁有勤精进　　能度瀑驶流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净持于禁戒　　修智及禅定
观察内身念　　难度而得度
得离于欲结　　出过色有使
尽于欢喜有　　如是能履深
而不为没溺　　能度瀑驶流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赫然大明。遍于祇洹。来诣佛所。顶礼足已。在一面坐。问言。瞿昙。汝今能知一切众生所著所缚。及知一切众生得解脱者并净解脱不。尔时世尊即告天曰。我实尽知一切之所缚着。及得解脱尽解脱净解脱者。天复问言。瞿昙。云何能知一切众生之所缚着得解脱尽解脱净解脱耶。佛复告言。我尽观见。有汝天当知今我之心。得善解脱。得解脱故。能知众生之所缚着。得解脱尽解脱净解脱。亦悉知之。天即赞言。善哉善哉。瞿昙。知缚着。乃至能知得净解脱。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显照。遍于祇洹。晃然大明。却坐一面。而问佛言。瞿昙。汝为能度瀑驶流耶。尔时世尊答言。实尔。天言。瞿昙。如此驶流。深广无际。傍无攀缘。中无安足。而能得度。甚为奇特。佛言。实尔。天复问曰瞿昙。汝今云何于此驶流。无可攀挽。

无安足处。而能得度。佛答天曰。若我懈怠。必为沉没。若为沉没。必为所漂。若我精进。必不沉没。若不沉没。不为所漂。我于如是大洪流中。无可攀挽。无安足处。而能得度此大驶流。天即赞言。善哉善哉。比丘于此驶流。无所攀挽。而能得度。甚为希有。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舍于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牟鍐及天女　　四转轮、髻发
睡厌、极难尽　　伊尼延、驶流
无缚着解脱　　而能得济度

（一八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世间常惊惧　　众生恒忧恼
未得财封利　　及已得之者
于得不得中　　能无喜惧心
如斯之等事　　唯愿为我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有智慧者　　苦行摄诸根
弃舍一切务　　除如此等人
更无出生死　　若不舍诸务
常处于生死　　惊畏而怖迮
忧愁等诸患　　苦恼所缠逼
若舍于一切　　能除上诸患
则离于生死　　忧怖等诸恶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谁得色最胜　　谁乘和合逝
当于其处住　　习学何事业
是何等种类　　而能供养天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有智慧　　善能修己者
念禅不放逸　　除去四热恼
正法意解脱　　如此得上色
美妙获最胜　　和合斯乘道
应形彼处住　　习学于善法
若有如是人　　名知供养天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普照。遍于祇洹。赫然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罗吒国商估　　财产极巨富
各各相贪利　　贪求无厌足
为财产斗诤　　爱欲结流漂
如斯之等类　　谁能舍欲爱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弃舍于众缘　　妻子及六畜
一切所玩爱　　除去欲贪痴
舍欲而出家　　此能断欲结
永舍于一切　　漂没及诤讼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一八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于往昔时。俱萨罗国。有五百乘车。而以为伴。行到旷野险难之处。无有水草。有五百贼。寻逐其车。规欲摽掠。时有天神。住旷野中。知贼欲劫。而作是念。我今当往诣彼车所。我当问之。彼若能答。当为救护。设有不通。我当放舍。思惟是已。寻即来到行客车前。身光遍照五百乘车。尽皆大明。即便以偈。问商估言。

谁于寤者名为睡　　谁于睡者名为寤
谁能解达如斯义　　宜知是时应答我

时商估中。有优婆塞。于三宝所。深得净信。归佛法僧。于佛法僧。得了决定。无有狐疑。又于四谛。亦无疑心。已得见谛。获于初果。晨朝早起。正身端坐。系念在前。高声诵经。诵法句偈。及波罗缘。种种经偈。彼优婆塞。说偈答言。

我于寤者名为睡　　我于睡者名为寤
我知斯事悉明了　　是故今者以偈答

尔时天神以偈问言。

汝今云何作是言　　我于寤者名为睡
我于睡者名为寤　　云何如此而答我

优婆塞以偈答言。

断除贪欲嗔恚痴　　诸漏已尽阿罗汉
彼称为寤我名睡　　不知苦习及灭道

我于彼睡名为寤　　天神汝今应当知

天神复说偈问言。

善哉于寤名为睡　　汝能善解答我问
久来不见法兄弟　　今得相见大欢悦
今尔众伴为汝故　　一切安隐得归还

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乃往古昔。输波罗城。有优婆塞。所居住处。诸优婆塞。咸共集会。于其堂上。诃欲之过。欲现外形。如露白骨。又如肉段。众鸟竞逐。欲如粪毒。亦螫亦污。又如火坑。亦如疥人。向火痒痛。愈增其疾。又如向风执炬逆走。若不放舍。必为所烧。亦如梦幻。又如假借。亦如树果。又如鉾戟。欲为不净。秽恶充满。如食不消。嘐臭可恶。虽复共集种种言说诃欲之过。然其还家。各自放逸。时优婆塞。所集堂神。而作是念。诸优婆塞。集会此堂。说欲过患。及其还家。嗜欲滋甚。不名清净。不依法行。我今为彼。作诸触恼。令其觉寤。作是念已。时彼堂神。于优婆塞集会之时。即说偈言。

优婆塞集论　　说欲是无常
汝等还自为　　欲流所沉没
譬如深淤泥　　老牛坠在中
如今我观察　　优婆塞众多
多闻持禁戒　　唯说一欲过
言欲是无常　　但空有是言
实无弃欲心　　贪着男女相
贪著名非法　　汝等宜舍弃
于佛教法中　　应如法修行

尔时天神。说如是偈。诸优婆塞。闻是偈已。皆悉解悟。厌恶于欲。剃除须发。信家非家。出家学道。勤行精进。修戒定慧。悉皆获得阿罗汉果。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须达多长者。有少因

缘。从舍卫国。至王舍城。诣护弥长者家。见其家中。竟夜不睡。破薪然火。办诸供具。安置高座。敷诸床榻。须达多长者。见是事已。作是思惟。今此长者。施设供具。为欲结婚。欢乐宴会。为欲屈彼频婆娑罗王。及大臣乎。复更思念。若请国王。及以官属。婚姻宴会。而此长者。不应躬身。而自栖栖。执于劳苦。然火作食。必有胜人。不审是谁。我今当问。思惟是已。即以所念。问于长者。时护弥长者。即答之曰。我亦不为婚姻欢会。亦不屈请频婆娑罗王。及大臣等。而为此会。我于明日。将欲请佛及比丘僧。故设斯供。须达多长者。初闻佛名。身毛为竖。惊喜问言。云何名佛。护弥答言。释种出家。剃除须发。成于无上正真之道。号曰为佛。须达又问。云何名僧。长者答曰。若刹利子。剃除须发。逐佛出家。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如是之等。信家非家。随佛出家。是名为僧。我于今者。请佛及僧。须达多问言。今日如来。为可见不。护弥答言。如来近在迦兰陀林。尔今小待。佛当自来受我供养。时须达多。内心踊跃。思睹世尊。便小睡眠。眠已寻寤。天犹未晓。意谓平旦。即便早起。趣于城门。然彼城门。初夜后夜。二时常开。时须达多。既至门下。见城门开。谓天已晓。即出门外。欲诣佛所。先以念佛故有光明。来照其身。到城外已。见一天祠。即时绕祠。恭敬礼拜。还复黑闇。心自念言。天大黑闇。若人非人。或能害我。当还入城。时尸婆天神。放光照曜。乃至祇洹。悉皆大明。天神即语须达多言。汝可前进。不宜退还。尔时天神。即说偈言。

假使百匹马　　载满众珍宝
并及百金人　　以持用布施
如是展转施　　遍满阎浮提
如是功德聚　　以用为一分
不如有一人　　发心向佛所
举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假使雪山中　　所有大力象
其数足满百　　金宝庄挍身
其体甚姝大　　其行极迅疾
暴逸倍有力　　满载诸杂宝
以此用布施　　不如向佛所
一步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假使剑摩耆　　所出之宝女
颜容甚端严　　其数足满百
璎珞以严身　　真金为首饰
头着宝珠璎　　以此用布施
所得之功德　　不如向佛所
举足行一步　　十六分中一

是故我劝尔　　于此莫退还

时须达多。即问之曰。汝是谁耶。天即答言。我是汝昔日亲旧善身摩纳。于舍利弗大日连所。临终之时。生欢喜心。命终生天。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我于如来弟子所。发心随喜尚获此福。况复佛也。时须达多。复自念言。今此天神。称赞乃尔。以此量之。必知彼人功德尊胜。尔时世尊露地经行。须达多长者。即诣佛所。初见世尊。不知礼敬。辄前直坐。时彼天神。化作婆罗门。来至佛所绕佛三匝顶礼恭敬。然后就坐。时须达多。既见之已。方效于彼。礼敬而坐问讯。不审圣体安乐以不。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事安乐　　婆罗门涅槃
无为欲所污　　解脱于诸有
心断诸欲求　　心除热恼病
其心得清净　　寂灭安隐眠

尔时世尊。即将长者须达多。入于房中。敷座而坐。时须达多。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为种种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出要为乐。佛知须达多心意专正。踊跃欢喜。佛为说四真谛。即于座上。见四真谛。如新净氎易受染色。须达多易悟。亦复如是。见法证法。断八十亿洞然之结。得须陀洹。即从座起。整衣服。礼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我名须达多。我以布施贫乏之故。诸人称为给孤独氏。佛言。汝是何国人。出生何种族。须达白言。我所出生舍卫国。唯愿世尊。往诣彼国。我当终身施设供养。佛告须达多。彼国为有僧坊以不。须达多白佛言。世尊。但往于彼。我当营造。使诸比丘。来往于彼。尔时如来。默然受请。时须达多。闻佛所说。并受其请。顶礼佛足。欢喜而去。

（一九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须达多长者。遇病困笃。于时世尊。闻其病甚。即于晨朝。着衣持钵。往诣其家。须达长者。遥见佛来。动身欲起。佛告长者。不须汝起。尔时世尊。别敷座坐。佛告长者。汝所患苦。为可忍不。医疗有降。不至增乎。长者白佛。今所患苦。甚为难忍。所受痛苦。遂渐增长。苦痛逼切。甚可患厌。譬如力人以绳系于弱劣者头。[打-丁＋(稯-禾)]摵掣顿。揉捺其头。我患首疾。亦复如是。譬如屠家以彼利刀。而开牛腹。挠搅五内。我患腹痛。亦复如是。譬如二大力士。捉彼羸瘦极患之人。向火燺炙。我患身体。烦热苦痛。亦复如是。佛告长者。汝于今者。应于佛所生不坏信。法僧及戒。亦当如是。长者白言。如佛所说。四不坏

信。我亦具得。佛告长者。依四不坏。尔今次应修于六念。汝当念佛诸功德。忆佛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名念佛。云何念法。如来所说胜妙之法。等同庆善。现在得利。及获得证。离诸热恼。不择时节。能向善趣。现在开示。乃至智者自知。是名念法。云何念僧。常当忆念僧之德行。如来圣僧。得向具足。应病授药。正真向道。所行次第。不越限度。能随于佛。所行之法。须陀洹果向须陀洹。斯陀含果向斯陀含。阿那含果向阿那含。阿罗汉果向阿罗汉。是名如来声闻僧。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为他所请。如是等僧。宜应敬礼合掌向之。是名念僧。云何念戒。自念所行满足之戒。白净戒。不瑕戒。不缺戒。不穿漏戒。纯净戒。无垢秽戒。不求财物戒。智者所乐戒。无可讥嫌戒。次应自念。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己所行施。我得善利。应离悭贪行于布施。心无所著。悉能放舍。若施之时。手自授与。心常乐施。无有厌倦。舍心具足。若有乞索。常为开分。是名念施。云何念天。常当护心念六欲天。念须陀洹斯陀含。生彼六天。须达多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六念之法。我已具修。须达白佛。唯愿世尊。在此中食。佛默受请。日时既到。须达长者为于如来设众肴馔。种种备具清净香洁。设是供已。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难可值遇。佛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从座而去。须达长者于佛去后。寻于其夜。身坏命终。得生天上。既生天上。寻还佛所。须达天子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大明。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此今犹故是　　祇洹之园林
仙圣所住处　　林池甚闲静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喜乐
信戒定慧业　　正命能使净
若能修如是　　向来之上行
非种姓财富　　能得获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处乐恬静　　最胜无伦匹

佛告天曰。如是如是。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信戒定慧业　　正念能使净
非种姓财富　　能获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灭能持戒
空处乐恬静　　最上无伦匹

须达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于座上没。还于天宫。

尔时世尊于天未晓。入讲堂中。敷座而坐。告诸比丘。向有一

天。光色倍常。来诣我所。其光晖曜。普照祇洹。悉皆大明。礼我足已。却坐一面。而说斯偈。

此今犹故是　　祇洹之园林
仙圣所住处　　林池甚闲静
法主居其中　　我今生悦乐
信戒定慧业　　正命能使净
若能修如是　　向来之上事
非种姓财富　　能获如斯事
智慧舍利弗　　寂然持禁戒
空处乐恬静　　最胜无伦匹

尔时尊者阿难在如来后。闻天说偈。即白佛言。此必是须达长者。得生天上。是故还来赞舍利弗。佛言。如是如是。彼须达多生天上。来至我所。说如斯偈。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旷野园第一林中。时首长者身遇困疾。尔时世尊闻其患已。后日晨朝。着衣持钵。往诣其家。时首长者。遥见佛来。动身欲起。佛告长者。不须汝起。佛即慰问。汝所患苦为可忍不。医疗有降不至增耶。长者白佛。今我患苦。极为难忍。所受痛剧。遂渐增长。苦痛逼切。甚可厌患。譬如有力之人。以手[打-丁＋(稯-禾)]搣无力者头。揉捺牵掣。我患头痛亦复如是。譬如屠者以彼利刀。挠搅牛腹肠胃寸绝。我患腹痛。亦复如是。譬如二大力人。捉一羸病。向火燺炙。身体焦烂。患体热痛。亦复如是。佛告长者。汝今应于佛所生不坏信。法僧及戒亦当如是。长者白佛。如佛所说。四不坏信。我已具得。佛告长者。依于如是四不坏信。应修六念。长者白佛。如此六念。我已具修。时首长者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在此中食。佛默然受请。日时已到。彼首长者为于如来设众肴膳。种种备具清净香洁。设是供已。寻便奉施。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世难可值遇。佛为长者。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从座而去。时首长者如来去后。寻于其夜。身坏命终。生无热天。既生天已。即作此念。我于今者。应往佛所。作是念已。寻来佛所。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大明。顶礼佛已。却坐一面。身渗入地。譬如苏油。佛告天子。汝可化为粗身。当作住想。时首天子受佛敕已。即便化作欲界粗形。不复渗没。佛告首天子言。汝行几法。不生厌足。身坏命终。生无热天。首天白佛。我行三法。心无厌足。故得生天。见佛听法。供养众僧。无厌足故。命终得生无热天上。时首天子即说偈言。

我乐常见佛　　不舍于听法
供养比丘僧　　受持贤圣法
调伏贪嫉心　　得生无热天

时首天子说是偈已。欢喜顶礼。即从座没。还于天宫。

（一九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来至佛所。光色倍常。威光晖曜。遍照祇洹。悉皆大明。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七比丘解脱　　生于无烦天
尽于善受有　　度世间爱着
谁使度驶流　　而此驶流者
死极得自在　　甚难可得度
谁救死罥弶　　出过天境界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优比罗建陀　　第三佛羯罗
跋直羯提婆　　婆睺提毗纽
如是等比丘　　尽度于驶流
能度死自在　　尽断生死罥
出过于天界　　言说极深远
难识难可解　　所说无不善
汝是何天耶　　来问我此事

尔时此天以偈答曰。

我不还此有　　名为无烦天
是故我尽知　　七比丘解脱
断弃于爱有　　度世之缚结
我生天先缘　　今日当具说
梵行尽于漏　　迦葉优婆塞
瓦师养父母　　远离于淫欲
迦葉及父母　　爱答摩纳等
彼是我亲友　　我亦与彼昵
净身守口意　　尽住最后身
如是诸大人　　我共为善伴

尔时世尊复答天曰。如是如是。实如所说。

瓦师如尔言　本毗婆陵伽
难提婆瓦师　迦葉优婆塞
孝事于父母　梵行尽于漏
彼与我亲友　我亦为彼亲
如是诸大人　本日相亲近
善修身口意　住于最后身

尔时彼天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常惊恐颜色　罗吒国估客
输波罗须达　须达多生天
首长者生天　又有无烦天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

（一九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有一天女。名求迦尼娑。本是波纯提女。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晖曜普照此山悉皆大明。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口意宜修善　不应作诸恶
身不以小恶　加害于世间
观欲空无实　修于念觉意
设自不乐苦　莫作损减业

尔时世尊赞天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说。

口意宜修善　不应作众恶
身不以小恶　加害于世间
观欲空无实　修于念觉意
若自不乐苦　莫作损减业

时波纯提女闻佛所说欢喜顶礼。即于坐没还于天宫。

（一九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阿难告诸比丘。我今欲演四句之法。咸当善受至心谛听忆持莫忘。云何名为演四句法。

口意宜修善　　不应作诸恶
身不以小恶　　加害于世间
观欲空无实　　修于念觉意
若自不乐苦　　莫作损减业

时有一婆罗门。去阿难不远。闻说斯偈即便思惟。如此偈义义味深远。非是人作。必是非人之所宣说。当往问佛。作是念已。时婆罗门即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昙。我从阿难闻说此偈如我思惟。此偈句义非人所作。佛告婆罗门。实尔实尔。实是非人之所宣说。非人所造。我于往时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求迦尼娑天女。来诣我所顶礼我已。在一面坐即说斯偈。而斯偈者实非人说。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一九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时求迦尼娑天。本是波纯提女。身光晃曜犹如电光。淳诚至信归依三宝。来诣佛所在一面坐。以此光明普照此山悉皆洞然。求迦尼娑天女。即说偈言。

我今以种种　　赞咏佛法僧
今但略宣说　　随意所乐足
口意宜修善　　不应造众恶
身不以小过　　加害于世间
观欲性相空　　修于念觉意
若自不乐苦　　莫作损减业

尔时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求迦尼天女。闻佛说已欢喜顶礼。于此处没还于天宫。

（一九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离北猕猴彼岸精舍之中。时波纯提天女。拙罗天女。光色倍常。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时此二天女放大光明。遍照猕猴及毗舍离悉皆大明。时拙罗天女。即说偈言。

世尊婆伽婆　　无上等正觉
在于毗舍离　　住于大林中
求迦尼娑天　　并及于拙罗
波纯提女等　　稽首尊足下
我住昔曾闻　　能善称说法

牟尼世尊者　　今现在演说
诸有生讥毁　　如斯深法者
是则名愚痴　　后必堕恶趣
有能赞圣法　　成就具于念
是名有智者　　后必生善处

时求迦尼娑天女。复说偈言。

口意宜修善　　不应造众恶
身不以小恶　　加害于世间
观欲性相空　　修于念觉意
若自不乐苦　　莫作损减业

尔时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时天女等。闻佛说已。欢喜而去。

（一九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大明遍照祇洹。顶礼既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不触者勿触　　触者必还报
以如是事故　　不应妄有触
若非津济处　　不应作渡意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可嗔而不嗔　　清净无结使
若欲恶加彼　　恶便及己身
如逆风扬土　　尘来自坌身
欲以嗔加彼　　彼受必还报
是二并名恶　　两俱不脱患
若嗔不加报　　能伏于大怨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颜炽盛容色殊常。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婴愚少智者　　造于诸恶业
为已自作怨　　后受大苦报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所作业不善　　作已自烧煮
愚痴造众恶　　受报悲啼哭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威容光赫颜色殊常。来诣佛所。既顶礼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不以言说故　　得名为沙门
此实趣向道　　成就坚履迹
若有勇健者　　能深修禅定
获得于解脱　　坏于魔结缚
作及不作业　　二俱称实说
诈伪无诚信　　智者所弃捐
己身实无得　　虚赞以自憍
诈伪虚诳说　　世间之大贼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不显己功德　　不知他心行
知已复涅槃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闻佛偈已。而白佛言。我于今者实有罪过。唯愿听我诚心忏悔。时佛默然。天复说偈言。

我今说罪悔　　汝不受我悔
怀恶心不善　　不舍于怨嫌

世尊以偈。复答天曰。

说罪言忏悔　　内心实不灭
云何除嫌隙　　云何而得善

天又说偈重问曰。

人谁无[億-音+(夫*夫)]过　　人谁无误失
何谁离愚痴　　何谁常具念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如来婆伽婆　　正智得解脱
彼无诸[億-音+(夫*夫)]过　　亦复无得失
彼已离愚痴　　能具于正念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提婆达多友瞿迦梨。往诣佛所在一面立。佛告瞿迦梨。汝于舍利弗有缘莫生嫌想。舍利弗目连。净修梵行心意柔软。汝莫生嫌根。长夜受诸苦恼。瞿迦梨言。我信佛语。我随于佛。然舍利弗目连。实有恶欲。恶欲于彼实得自在。彼随恶欲。佛复告瞿迦梨。汝今勿于彼二人所生嫌恨心。如是至三。而瞿迦梨虽闻佛言。恶心不改舍佛而去。去佛不远身生恶疮。初如芥子。须臾之顷犹如豆许。复渐长大如毗梨果身体烂溃脓血流出。身坏命终堕大莲华地狱。时有三天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第一天白佛言。世尊。瞿迦梨是夜命终。第二天言。堕大莲华地狱。第三天即说偈言。

夫人生世　　斧在口中　　由其恶言
自斩其身　　应赞而毁　　应毁而赞

口出绮语　　后受苦殃　　绮语夺财
是故小过　　谤佛圣贤　　是名大患
受苦长远　　具满百千　　入尼罗浮
及三十六　　入阿浮陀　　乃至堕彼
五阿浮陀　　诽谤贤圣　　口意造恶
入斯地狱

时彼三天礼佛足已。还于天宫。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欲闻彼阿浮陀地狱寿命长短以不。比丘白言。愿为我说。我等闻已信受忆持。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二十佉利胡麻得波罗捺。满溢一车。有长寿人。足满百年取其一粒。如是胡麻一切都尽此阿浮陀地狱所得寿命犹故未尽。此二十阿浮陀抵。成一尼罗浮陀。二十尼罗浮陀抵。一呵吒吒。二十呵吒吒抵。一睺睺。二十睺睺抵。一莲华地狱。二十莲华地狱抵。一大莲华地狱。瞿迦梨比丘以谤舍利弗目连故。堕是大莲华地狱中。佛告诸比丘。被烧燋柱尚不应谤。况情识类。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威颜晃曜遍照祇洹。来诣顶礼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轻贱他　　及不轻贱他
为他所轻贱　　以何为首目
我今问如来　　大仙为我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善知不轻贱　　不知名轻贱
乐法名恭敬　　慢法名不恭
不近善知识　　是名不敬首
乐行于非法　　亲友生怨嫉
与怨为亲友　　是为不敬首
如有妇女人　　履行不贞良
好与奸淫通　　作于无理行
男子违礼度　　其义亦复然
如是等名为　　轻贱之元首
斗秤欺诳人　　巧伪不均平
苟且怀贪利　　是名轻贱首
博弈相侵欺　　损丧钱财尽

如是等名为　　轻贱之首目
嗜睡着美味　　早眠而晚起
懈怠于事务　　而复喜嗔恚
如斯之等人　　亦名轻贱首
耳珰及镮钏　　擎盖锦屣履
贫穷自严饰　　是名轻贱首
财物既鲜少　　爱着情愈浓
虽生刹利种　　冀求得王位
如是愚痴人　　是名轻贱首
财宝其业大　　多眷属亲友
自食于美味　　不分施与他
受他好饮食　　及得财宝利
彼来至己家　　都无报答心
乃至不与食　　是名轻贱首
父母年朽迈　　衰老既至已
自食于甘美　　终不知供养
如斯之等人　　是名轻贱首
父母及兄弟　　亲属并姊妹
打骂出恶言　　是名轻贱首
沙门婆罗门　　中时来至家
不请不施食　　是名轻贱首
沙门婆罗门　　及贫穷乞丐
骂辱不施食　　是名轻贱首
谤佛及声闻　　出家在家人
为此非法事　　是名轻贱首
实非是罗汉　　自称是罗汉
天人婆罗门　　沙门中大贼
若为如是者　　是多轻贱首
如斯之等类　　为他所轻贱
世间可轻贱　　我悉知见之
宜应远舍离　　如怖畏崄道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颜容晖赫。光色甚明遍于祇洹。来诣佛所顶礼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谁名为敬顺　　谁名为陵邈
谁为婴愚戏　　如小儿弄土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男子若敬顺　　女人必陵邈
男子若陵邈　　女人必敬顺
女人婴愚戏　　如小儿弄土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身光晃曜。犹如电光遍照祇洹赫然甚明。来诣佛所顶礼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觉观意欲来　　遮止应遮止
一切尽遮止　　不造生死尘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觉观意欲来　　遮止应遮止
不应一切遮　　但遮恶觉观
恶恶应遮止　　遮止能遮止
若能如是者　　不为生死遮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身光晃曜。遍照祇洹来诣佛所。礼佛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得名称　　云何得财业
云何得称誉　　云何得亲友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得名称　　布施得财宝
实语得称誉　　普施众皆亲

天复以偈赞言。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颜晃曜。赫然甚明遍于祇洹。来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生为人　　如见极明了
集诸财宝利　　多少义云何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先学众技能　　次集诸财宝
集财为四分　　一分供衣食
二分营作事　　一分俟匮乏
种田是初业　　商估是为次
蓄息养牛群　　羔牛并六畜
复有诸子息　　各为求妻妇
出女并姊妹　　及六畜家法
调和得利乐　　不和得苦恼
作事令终讫　　终不中休废
智者善思惟　　深知于得失
善解作不作　　财宝来趣己
如河归大海　　勤修于事业
如蜂采众华　　日日常增长

昼夜聚财业　　如彼蜂增长
财不寄老朽　　不与边远人
恶人作鄙业　　势力胜己者
终不以财宝　　与如是等人
与财为亲厚　　债索时忿诤
怪哉财义利　　失财失亲友
但如法聚财　　不应作非法
丈夫如法作　　端严极炽盛
既能自衣食　　又复惠施人
调适不失度　　命终得生天

天复以偈赞曰。

我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弃舍嫌怖　　以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乃往古昔俱萨罗国。有一善弹琴人。名俱□罗。涉路而行。时有六天女。各乘宫殿陵虚而行。天等出宫语此人言。舅可为我弹奏清琴。我当歌舞。时弹琴人睹其容貌光明异常生希有想。问言。姊妹。作何功德得生斯处。尔先为我说其先因。我当为尔弹奏清琴。天女答曰。汝今但当为我弹琴。我于歌中自说往缘。时俱□罗于六天前即鼓琴。时第一天女。而说偈言。

诸能以上衣　　用施于他人
人中生尊胜　　处天如我今
身如真金聚　　光色甚濈怡
天女有数百　　我为最尊胜
施于所爱物　　其福胜如是

第二天女。复说偈言。

若以诸上味　　肴膳饮食施
生人为男女　　男女中最胜
若生于天上　　犹如我今日
以舍所爱故　　随意受快乐
汝观我宫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颜甚殊妙
天女有数百　　我为最尊胜
施上味饮食　　获胜报如是

第三天女。复说偈言。

若以胜妙香　　布施而修福
生人得尊胜　　处天如我身
以舍所爱故　　随意受快乐
汝观我宫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颜甚殊妙
天女有数百　　我为最尊胜
以施胜香故　　获报得如是

第四天女。复说偈言。

我本人中时　　孝事难舅姑
骂詈粗恶言　　我悉能忍受
是故于今者　　获得此天身
以能孝顺故　　随意受快乐
汝观我宫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颜甚殊妙
天女有百数　　我为最尊胜
以能孝事故　　获胜报如是

第五天女。复说偈言。

我于先身时　　属人为婢使
奉侍于大家　　随顺不嗔戾
精勤不懈怠　　早起而晚卧
若于大家所　　得少饮食时
分施于沙门　　及与婆罗门
是故得天身　　随意受快乐
汝观我宫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　　光颜甚殊妙
天女数百中　　我最为尊胜
处贱修福田　　获胜报如是

第六天女。复说偈言。

我于先身时　　得见于比丘

及以比丘尼　　生大欢喜心
彼教我精勤　　得闻彼说法
一日受斋法　　是故今生天
随意受快乐　　汝观我宫殿
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色
光颜甚殊妙　　天女数百中
我为最胜尊　　汝今且观我
以用善教故　　获胜报如是

时弹琴者。复说偈言。

我今极善行　　可乐萨罗林
我今见天女　　晃曜如电光
见闻如斯事　　还归造功德

尔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是天威德光明炽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彼天尔时即说偈言。

云何起必坏　　云何遮不生
云何舍所畏　　云何成法乐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嗔恚起时灭　　贪欲生必遮
弃无明无畏　　证灭最为乐
弃恚舍贪欲　　出于诸结使
不着于色名　　观诸法空林
欲为生死根　　欲能生诸苦
断欲得解脱　　诸苦亦复然
苦得解脱故　　苦本亦解脱
婴愚无智者　　放逸不观苦
是故没苦海　　缠缚无穷已
智者捡乱心　　不宜着诸欲
夫为放逸行　　能坏禅定乐
是故应摄想　　勿得着欲染
譬如巨富者　　守护其珍宝

尔时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已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天光色倍常。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是天威德光明炽盛。普照祇洹悉皆大明。彼天尔时即说偈言。

虽到于五尘　　不名为贪欲
思想生染着　　乃名为贪欲
欲能缚世间　　健者得解脱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欲性本无常　　断灭则悟道
着欲生系缚　　永不得解脱
若以信为伴　　不信莫由起
名称转增长　　寿终得生天
若复断除欲　　不数数受有
不还来生死　　永入于涅槃
知身空无我　　观名色不坚
不着于名色　　从是而解脱
亦不见解脱　　及以非解脱
哀愍利群生　　广饶益一切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天光明倍常。来至佛所头面礼佛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应共谁止住　　复应亲近谁
从谁所受法　　得利不生恶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应共善人住　　亲近于善者
从彼人受法　　得利不生恶
应共善人住　　亲近于善者
从彼人受法　　智者得利乐
应共善人住　　亲近于善者
从彼人受法　　智者得名誉
亲近于善者　　从彼人受法
智者得解慧　　是故应共住
亲近于善者　　从彼人受法
亲族中尊胜　　能离于忧愁
于一切苦中　　而能得解脱
远离诸恶趣　　能断一切缚
纯受上妙乐　　得近于涅槃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弃舍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天光明倍常。普照祇洹悉皆大明。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贪吝贫穷苦　　皆由不惠施
若欲求福德　　智者应施与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可怖莫过贪　　贫乏恒饥渴
恐贫不布施　　不施畏甚大
今世若后世　　饥穷苦难计
若得少能施　　得多亦能施
生时得快乐　　寿终得生天

难施而能施　　是名难作业
婴愚不知解　　诸佛贤圣法
愚智俱命终　　生处各别异
愚者堕地狱　　受于种种苦
智者生人天　　乃可得解脱
贫穷捃拾活　　以用养妻子
净心割少施　　其福无有量
设百千大祀　　供养于一切
不及贫布施　　十六分中一
大祀有鞭打　　侵掠他财宝
种种苦恼人　　以成大祀业
以恶取财宝　　众皆不欢悦
如是不净施　　及以小净施
受报有好丑　　不可以相比
如法聚财物　　终不非法求
得财舍用施　　正直而施与
具戒修禅定　　正直者受取
福聚布四方　　犹如大海水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而去。

（二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毗婆山侧七叶窟中。时佛为佉陀罗刺脚极为苦痛。如来默受。虽复苦痛无所请求。尔时有八天子。颜容端正来诣佛所。中有一天言。沙门瞿昙实是丈夫人中师子。虽受苦痛不舍念觉心无恼异。若复有人于瞿昙大师子所生诽谤者。当知是人甚大愚痴。第二天亦作是说。瞿昙沙门丈夫龙象。虽受苦痛不舍念觉心无恼异。若复有人于瞿昙龙象所生诽谤者。当知是人甚大愚痴。第三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如善乘牛。第四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如善乘马。第五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犹如牛王。第六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无上丈夫。第七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人中莲花。第八天复作是言。沙门瞿昙犹如分陀利。观彼禅寂极为善定。终不矜高亦不卑下。止故解脱。解脱故止。时第八天。即说偈言。

非彼清净心　　假使满百千
通达五比施　　为于戒取缚
没溺爱欲海　　不能度彼岸

尔时八天说此偈已。顶礼佛足。还其所止。

垂下及遮止　　名称及技能
弹琴并弃舍　　种别、善丈夫
悭贪不惠施　　八天为第十

（二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颜色殊常。来诣佛所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说偈言(丹本澄函第十一卷初准)

譬如彼大地　　广大无有边
又亦如巨海　　甚深无崖际
须弥极高峻　　无以能喻及
谁如那罗延　　男子中无比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无物广于爱　　深大不过腹
憍慢高须弥　　唯有佛世尊
于诸男子中　　最胜无伦匹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于其中夜来诣佛所。威光照曜赫然甚明。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何物火不烧　　旋岚不能坏
劫尽大洪水　　一切浸烂坏

何物于彼所　　而得不烂溃
男子若女人　　所有诸财宝
以何方便故　　王贼不能侵
是何坚牢藏　　无能毁坏者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福聚火不烧　　旋岚不吹坏
劫尽洪水浸　　不能令腐朽
男女有福聚　　王贼不能侵
福是坚牢藏　　无能侵毁者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于其夜中来诣佛所。威光照曜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谁能具旷路　　涉道之资粮
以何因缘故　　贼所不能劫
设复逢奸恶　　云何得守护
云何彼劫夺　　而生大欢喜
云何常亲近　　智者生欣悦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信为远资粮　　福聚非贼劫
贼劫戒遮杀　　沙门劫生喜
数亲近沙门　　智者生欣悦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于其中夜来诣佛所。威光赫然悉皆大明。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乐者所思念　　称意尽获得
一切诸乐中　　欲乐最为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乐者无思念　　苦者有愿求
若人舍思愿　　是为最为胜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一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颜殊特赫然大明。来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佛为天人师　　于诸物中胜
能知一切法　　利益诸世间
一切诸难中　　何物最为难
唯愿大仙尊　　为我分别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他得自在　　忍彼触恼难
贫穷能布施　　危厄持戒难
盛年处荣贵　　舍欲出家难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来诣佛所。威光晃曜赫然大明。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车为云何生　　谁将车所至
车去为远近　　车云何损灭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从业出生车　　心将转运去
去至因尽处　　因尽则灭坏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倍常来诣佛所。身光晃曜遍照祇洹悉皆大明。时此天子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须多蜜奢锯陀女生子。佛言斯是不善。非是善也。

尔时此天。即说偈言。

子生世言乐　　生子极欣庆
父母渐老朽　　何故说不善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知生子者　　必有爱别离
阴聚和合苦　　此都非是子
是名与诸苦　　婴愚谓为乐
是故我说言　　生子为不善
不善作善想　　不爱作爱想
苦作于乐想　　放逸所极熟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颜晖曜。威色倍常赫然大明。来诣祇洹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说偈言。

云何自思算　　不为烦恼覆
云何复名为　　永离于众数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善算计者　　二漏不流转
名色永已灭　　彼名离众处
总数不覆藏　　已去于总数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光色晖曜赫然大明。来诣祇洹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物重于地　　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　　何物多草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持戒重于地　　憍慢高于空
心念疾于风　　乱想多草木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嫌怖久舍离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二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威颜晃曜光色殊常。来诣祇洹赫然大明。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修行何戒行　　复作何威仪
有何功德力　　造作何业行
具足何等法　　得生于天上
愿世尊悲愍　　为我开显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为汝说　　汝当至心听
诸欲生天者　　先当断杀生
善修于禁戒　　守摄于诸根
不害有生类　　便得生天上
不盗他财物　　彼与乐受取
断于奸盗心　　便得生天上
不奸他妇女　　度邪淫彼岸
自足己妻色　　便得生天上
为利自己身　　亦欲利于彼
并为财利故　　远离诸放逸
实语不虚妄　　便得生天上
除去于两舌　　不斗乱彼此
乐出和合语　　以此因缘故
便得生天上　　断于粗恶言
逸刺触恼故　　吐辞皆柔软
闻者生欣悦　　以是业缘故
得生于天上　　除断于绮语
不谈无益事　　知时而说法
便得生天上　　若聚落旷野
不生贪利想　　于他财物所
不起愚痴心　　便得生天上
慈心不害物　　不挟怨憎心
向于群生类　　心无怒害想

便得生天上　　信业及果报
能修信施者　　二事俱生信
具足得正见　　便得生天上
如斯众善法　　白净十业道
悉能修行者　　必得生天上

天复以偈赞言。

往昔已曾见　　婆罗门涅槃
久舍于嫌怖　　能度世间爱

尔时此天。说此偈已。欢喜还宫。

大地火不烧　　谁赍粮所愿　　甚能及车乘　　锯陀女算数
何重并十善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一

（二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天子名曰因陀罗。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身光晖曜遍照祇洹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不知寿　　云何觉了寿
　　云何贪着寿　　云何系缚寿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色不能知寿　　行不觉了寿
　　贪着己身寿　　爱寿为系缚

　　时因陀罗天子。复说偈言。

　　如佛之所说　　色非寿命者
　　云何共意识　　而得成身聚

　　世尊复以偈答曰。

　　识依歌罗罗　　歌罗罗最初
　　歌罗罗生胞　　从胞生肉段
　　肉段生坚[革*卬]　　从[革*卬]生五胞
　　从胞生发爪　　由是生五根
　　男女相别异　　迁变不暂住
　　以是因缘故　　云何有寿命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释迦。光色倍常。于其夜中来诣佛所。身光晖曜遍照祇洹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断于一切结　　当舍众事务
若有教授他　　不名善沙门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夜叉应当知　　诸种苦恼逼
智者宜悲愍　　说法而教导
不应放舍彼　　坠堕于苦道
罗汉怀慈慧　　救拔无过咎

时释迦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最胜长者。神光晖赫遍照祇洹。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常学说善偈　　亲近敬沙门
恒乐空静处　　寂定于诸根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常学说善偈　　亲近敬沙门
恒乐空寂处　　寂定于心意

时最胜长者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名曰尸毗。威光显曜颜色殊常。遍于祇洹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应共谁止住　　宜与谁和合
于谁得正法　　获胜无过患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应共贤圣住　　宜与贤和合
从贤咨正法　　获胜无[億-音＋(夫*夫)]过

时尸毗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月自在。威光显照遍于祇洹。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修禅至尽处　　食草鸡鹿戒
成就于弃乐　　逮得于四禅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虽复修彼禅　　犹在生死网
能具正念者　　独处心惔怕
远离于生死　　如鹄出网罗

时月自在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毗纽。威光炳曜赫然大明。来诣祇洹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诸亲近佛者　　无不得欢喜
咸令一切人　　乐于汝法教
能令修学者　　获得不放逸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此法善教诫　　知时不放逸
于魔得自在　　魔不得其便

时毗纽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般阇罗。光色晖曜赫然甚明威仪详序。来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在家缠众务　　出家甚宽博

牟尼由专精　　从禅出觉了
廓然而大悟　　开发显大智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虽处众缘务　　亦能获得法
能具念力者　　由能专定故
唯有明智人　　逮证于涅槃

时般阇罗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须尸摩。与其眷属五百人俱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阿难言。世若有人。能称实说。彼当应言。舍利弗比丘持戒多闻少欲知足。乐于闲静精勤修定。有大念力。成就智慧速疾智利智。善知出要。深解出乘满足实智。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圣教。若称实说。彼应当言。舍利弗比丘。持戒多闻最为第一。乃至成就实智。时诸天子闻于如来及与阿难赞舍利弗。天之容貌。转复端严。其身光曜倍更殊常。遍照祇洹赫然大明。时须尸摩天子。颜貌威光转炽盛已。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舍利弗多闻　　咸称为大智
持戒善调顺　　世尊所赞叹

世尊复以偈答曰。

舍利弗多闻　　威称为大智
持戒善调顺　　世尊所赞叹
得无生寂灭　　破魔住后身

时须尸摩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赤马。光色倍常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当于何处而能得有不生老死不没不出众生尽处。如是边际为可知不。

尔时世尊告赤马天子言。不生老死既不终没。亦不出生。无有人

能行至边际。亦无有能往诣于彼尽其崖限。时赤马天子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甚善希有。不生老死乃至无能得其边际。所以者何。念我过去。曾为仙人号名赤马。断于欲结得世五通。神力骏疾过于日月。举足一踔能渡大海。而作是念。我今神力骏疾如是。我当行尽众生边际。我于尔时志欲专求众生边故。心意[怡-台＋(公/心)][怡-台＋(公/心)]都无闲暇。唯除洗手并饮食时及大小便。于百年中竟不能得众生边际。而便命终。以是故知如来善说不生老死不出不没。欲往于彼知其边际都无是处。佛告赤马天子曰。如是如是。若有不生老死不出不没众生边际。实无是处。若欲知者。众生边际即是涅槃。若尽苦际是即名为得其边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虽有是神力　　终无有能得
行尽众生边　　若不得边际
何能尽苦际　　是故我牟尼
得名善知世　　唯有胜智人
能晓了边际　　梵行已得立
正智众生边　　度边之彼岸

时赤马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当于尔时有六天子。本是外道六师徒党。一名难胜。二名自在。三名显现。四名决胜。五名时起。六名轻弄。此六天子咸于其夜来诣佛所在一面坐。斯诸天光倍胜于常。遍照祇洹赫然大明。尔时难胜即说偈言。

可讥毁比丘　　四时自禁制
见闻其住已　　是人离诸恶

自在天子。复说偈言。

苦行可讥毁　　捡摄于己身
断恶口忿诤　　苦乐同世尊
于其法主所　　不造作众恶

显现天子。复说偈言。

斩截及伤害　　祠祀火烧等

皆无善恶报　　迦葉之所说

决胜天子。复说偈言。

尼干若提子　　常说如是言
长夜修苦行　　断除于妄语
离罗汉不远　　堕于世尊数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从今令汝等　　独己若多众
我观皆鄙秽　　悉同于死尸
云何以野干　　同彼师子王
汝尊裸形众　　极恶喜妄语
如斯外道等　　彼去罗汉远

时有天子。复说偈言。

作彼苦行者　　深为可讥毁
虽处于闲静　　徒为劳苦事
愿当拥护彼　　为其作教导
必趣于色有　　生梵世欢喜

尔时世尊。复以偈答。

世界所有色　　此处及他处
并在虚空中　　有大光明者
如是等一切　　悉入魔罥弶
譬如捕鱼师　　以网掩众鱼

又有一天。复说偈言。

说有及欲过　　并诸痴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欲结
应向彼礼拜　　供养以称赞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有一天子。复说偈言。

说有及嗔过　　并诸痴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嗔结
应向彼礼拜　　供养以赞叹

所以如是者　　彼即世尊故

时一天子。复说偈言。

说有及痴过　　并诸痴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痴者

时一天子。复说偈言。

说有憍慢过　　并诸慢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憍慢

时一天子。复说偈言。

说有诸见过　　并诸见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见者

时一天子。复说偈言。

说有爱着过　　并诸爱幻恶
一切悉断除　　赞叹断爱者

有一天子。复说偈言。

王舍城诸山　　毗富罗最上
大地诸山中　　雪山王最上
四方诸世界　　上下及四维
一切天人中　　如来最为尊

时诸天子闻佛所说。各说偈已。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因陀罗问寿　　断于一切结
说善称长者　　尸毗问共住
速疾问边际　　婆睺咨大喜
大喜毗忸问　　般阇罗揵持

须深摩问第一。有外道问诸见。

（二三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摩佉。来诣佛所光色炽盛赫然大明。礼佛足已却住一面。而说偈言。

害谁安隐眠　　害谁不忧愁
灭何等一法　　为圣所称叹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害嗔安隐眠　　害嗔得无忧
嗔恚之毒根　　诈亲伤害人
灭是等一法　　贤圣所称叹

尔时摩佉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弥佉来诣佛所威光显耀赫然大明。顶礼佛足已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于世间　　显发于照明
何者是无上　　第一之照明
如是甚深义　　愿佛为我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一切世间　　凡有三照明
云何三照明　　所谓日月火
能于昼夜中　　处处为照明
天上及人间　　唯佛无上明

时弥佉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昙摩尸。来诣佛所威光晖赫遍于祇洹。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婆罗门今者　　断三有欲结
不愿求诸有　　竟何为所作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婆罗门无作　　念作已终讫
涉水足尽底　　以至于彼岸

若足不尽底　　不能到彼岸
手足必运动　　是名有所作
以此为方喻　　以明无作义
昙摩汝当知　　已尽于诸漏
住于最后身　　诸有爱欲过
一切悉断除　　超渡生死海

尔时昙摩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多罗健陀。来诣佛所光颜晖赫明遍祇洹。却坐一面。而说偈言。

断除于几法　　弃舍于几法
增进修几法　　比丘成几法
凡修除几法　　得度于驶流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除五欲受阴　　弃舍于五盖
增进修五根　　成就五分身
如是之比丘　　超渡生死海

尔时多罗健陀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迦默。来诣佛所光色晖赫明照祇洹。礼佛足已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难为难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学者为难作　　具足于戒定
得离众缘务　　恬静而快乐

尔时迦默天子复白佛言诚如圣教。默静为难。尔时世尊。复以偈答。

迦默汝今者　　难得而欲得

昼夜修定意　　必能安静默

时迦默复白佛言。心意难定。世尊复以偈答。

定摄扰乱心　　决定根难住
坏于死罥网　　能获于圣智

迦默复白佛言。深崄道岨难何由得济渡。世尊复以偈答。

非圣必堕崄　　颓坠莫由过
贤圣履崄途　　安隐从中度

尔时迦默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三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迦默。来诣佛所光明赫然遍照祇洹。礼佛足已却住一面。而说偈言。

贪欲及嗔恚　　以何为根本
乐不乐恐怖　　为是而谁耶
婴孩捉母乳　　意觉从何生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从爱至我心　　如尼拘陀树
根须从土生　　然后入于地
各各于异处　　爱着生于欲
亦如摩楼多　　缠缚覆林树
若知其根本　　夜叉当舍离
能渡生死海　　度更不受有

时迦默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栴檀。来诣佛所光颜炽盛明照祇洹。却立一面。而说偈言。

我今问瞿昙　　种别大利智
除去诸障蔽　　知见悉明了

止住于何处　　为习何法教
于后世不畏　　得善之果报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除弃口意恶　　身不行非善
若处于居家　　布施如流水
信心数受戒　　摄念分财与
天当住此处　　习学如上事
若能勤心行　　后世都无畏

时栴檀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四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栴檀。来诣佛所光颜炽盛明照祇洹却立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度驶流　　昼夜恒精进
如此驶流中　　涛波甚暴急
无有攀挽处　　亦无安足地
谁能处深流　　而不为漂没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戒完具　　定慧充其心
思惟内心念　　此能度难度
除去于欲想　　度有结使流
尽于喜爱有　　处深不沉没

时栴檀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四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天子名曰迦葉。身光倍常来诣佛所。所出光明遍照祇洹。却坐一面。而白佛言。比丘。我今欲说比丘胜利。佛告迦葉。恣汝所说。尔时迦葉即说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脱
诸欲有所求　　逮得无垢处
能知于世间　　有垢及无垢

舍离一切有　　亦无诸畜积
是名为比丘　　有胜利功德

时迦葉天子说此偈已。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四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天名曰迦葉。光色倍常。即于其夜来诣佛所。身光显照遍于祇洹。却坐一面白佛言。比丘大德。我今亦复欲说比丘所得功德。佛言。迦葉。随汝意说。迦葉即说偈言。

比丘能具念　　心得善解脱
愿求得涅槃　　已知于世间
解有及非有　　深知诸法空
是名为比丘　　离有获涅槃

时迦葉天子说此偈已。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摩佉问所害　　弥佉咨照明
昙摩诵应作　　多罗询所短
极难及伏藏　　迦默决二疑
实智及渡流　　栴檀之所说
无垢有非有　　斯两迦葉谈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二

（二四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提国。将欲向彼崛默夜叉宫中。时崛默夜叉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及比丘僧。于今日夜在我宫宿。尔时世尊默然许之。时崛默夜叉为欲安置佛徒众故。即时化作五百宫殿。床敷卧具皆悉备足。又复化作五百火炉。中火炽然都无烟气。请佛诣宫奉以上房。五百比丘以次取房。尔时如来入房坐已。崛默夜叉在一面立。而说偈言。

得正忆念乐　　忆念正亦乐
志念常不忘　　正念得安眠
正念得贤乐　　不害不杖捶
不胜亦不负　　于一切众生

普皆生慈愍　　离一切怨憎
斯乃为大乐　　更无有过者

时崛默夜叉说此偈已。欢喜顶礼而还。

（二四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白山。尔时尊者象护为佛侍者。于时世尊夜中经行。天降微雨电光晃曜。时天帝释即便化作琉璃宝堂以覆佛上。作是事已。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如来经行犹未休止。时彼国人若小儿啼泣不时止者。辄以薄俱罗鬼而以恐之。然诸佛常法。师不入室。弟子不得在前入房而先眠睡。尔时象护作是心念。今夜既久世尊不眠。我当作薄俱罗鬼恐其令眠。作斯念已。寻便反被俱执至经行道头。而语佛言。沙门沙门。薄俱罗鬼来。尔时佛告象护。汝甚愚痴。以薄俱罗鬼恐怖于我。汝宁不知如来久断惊惧毛竖一切畏耶。时释提桓因见闻是已。白佛言。世尊。佛法之中亦有如是出家人也。佛告天帝。憍尸迦。瞿昙种姓极为宽廓多所容纳。如是之人。不久亦当得清净法。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到于彼岸者　　尽诸有结漏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名到于彼岸　　观诸受灭没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到于彼岸者　　观因之尽没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能度于彼岸　　观结使寂灭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度于彼岸者　　观生老病死
若于自己法　　具行婆罗门
度于彼岸者　　能度毗舍阇
薄俱罗彼岸

尔时帝释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还于天宫。

（二四六）

尔时尊者阿那律从佛游行。至彼摩竭提国鬼子母宫。时阿那律中夜早起。正身端坐诵法句偈及波罗延大德之偈。又复高声诵习其义及修多罗等。时鬼子母所爱小子。字宾伽罗。啼泣堕泪。时鬼子母慰抚

子言。道人诵经汝莫啼泣。即说偈言。

汝宾伽罗止尔声　　听道人诵法句偈
听是偈已除破戒　　获得清净能守禁
汝宾伽罗止尔声　　听道人诵法句偈
听是偈已得不杀　　汝宾伽罗止尔声
听道人诵法句偈　　听是偈已得实语
汝宾伽罗止尔声　　听道人诵法句偈
听是偈已离鬼胎　　是故汝应止啼声

（二四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富那婆修夜叉母宫。佛于其夜在彼宫宿。其子夜叉婆修。及女优怛罗。夜中啼泣。其母尔时慰抚男女欲令不啼。即说偈言。

富那婆修　　及优怛罗　　汝等今者
宜止啼声　　佛之世雄　　所说法要
使我得闻　　非父非母　　能脱苦恼
唯有世尊　　善巧说法　　能令闻者
永离诸苦　　一切众生　　随于欲流
没生死海　　我欲听法　　断斯欲流
富那婆修　　及优怛罗　　是故汝等
宜应默然

时富那婆修。即说偈言。

我今随母教　　更不生音声
小妹优怛罗　　尔今亦默然
愿听彼沙门　　说于微妙法
佛于摩竭提　　人中最为上
广为诸众生　　演说断苦法
说苦能生苦　　说苦出要道
说贤圣八道　　安隐趣涅槃
善哉闻沙门　　所说法之要

母以偈答。

汝是知见者　　所说称我心
汝善赞叹彼　　世间之导师
以汝等默故　　令我见四谛

优怛罗后时　　亦当见四谛

（二四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提国。至摩尼行夜叉宫。时摩尼行夜叉共诸夜叉。不在己宫集于余处。有一女人。持好香华并赍美酒。来至于此夜叉宫中。尔时世尊处彼宫坐诸根寂定。时此女人见于如来在宫中坐。颜色悦豫志意湛然。诸根寂定得上调心。譬如金楼。见斯事已。即生此念。我于今者便为现见摩尼行夜叉。时此女人前礼佛足而说偈言。

汝实应供养　　请与我所愿
使汝得贤善　　此摩竭提人
咸从汝求愿　　汝常称其心
能与福庆祐　　汝今称我愿
令我现在乐　　来世得生天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汝慎莫放逸　　而生于憍慢
常当乐信戒　　汝当自化度
请求摩尼行　　彼将何所为
未若汝自修　　生天之业缘

时彼女人闻斯偈已。复作是念。彼必不是摩尼夜叉。乃是瞿昙沙门。即此女人寻以香花酒瓶屏于一处。顶礼佛足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云何能获得　　现乐后生天
趣向于何事　　能得受快乐
当作何业行　　我今问瞿昙
云何今得乐　　命终得生天
施与调诸根　　能生于快乐
正见贤善俱　　亲近于沙门
正命自活者　　何用生于彼
三十三天中　　彼即苦罗网
汝除于欲爱　　至心听我说
我今当为汝　　说无尘垢法
汝诸夜叉众　　善哉听甘露

尔时世尊。即为说法示教利喜。如诸佛法。说施论戒论生天之

论。欲为不净出世为要。佛知其心志意调顺。为说四谛苦集灭道。女人意聪闻法信悟。如新净氎易受染色。即于座上见四圣谛法。知法逮得于法。尽法崖底断于疑网。渡疑彼岸不随于他。即起礼佛合掌而言。世尊。我已得出。我已得出。我尽形寿归依三宝成就不杀。时此女人闻法欢喜。顶礼而去。

（二四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提国。至箭毛夜叉宫于夜止宿。时箭毛夜叉与诸夜叉余处聚会。不在宫中。时箭毛同伴其名为炙。此炙夜叉见佛在于箭毛舍中。诣箭毛夜叉所。而语之言。汝得大利。如来至真等正觉。今在汝宫于中止宿。箭毛夜叉言。彼云何在我宫宿。时夜叉复语之言。彼虽人类实是如来至真等正觉。箭毛复言。我今还宫足自别知。为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为非是耶。箭毛夜叉聚会既讫。寻还己宫。以身欲触佛佛身转远。即问佛言。沙门。今者为惊惧耶。佛言。我不畏。汝触极恶。箭毛复言。沙门。我今问难。汝若解释甚善无量。若不答我当破汝心。令热沸血从面而出。又拔汝髆掷置婆耆河岸。佛言。我不见世间若天魔梵沙门婆罗门。有能令我心意颠倒。破我之心面出沸血。能拔我髆掷置于彼婆耆岸者。尔时箭毛。即说偈言。

　　贪欲嗔恚　　以何为本　　乐及不乐
　　怖畏毛竖　　为是何耶　　彼意觉者
　　住在何处　　婴孩小儿　　云何生便
　　知捉于乳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爱从以我生　　如尼拘陀树
　　欲爱随所著　　亦如摩楼多
　　缠缚尼拘树　　夜叉应当知
　　若知其根本　　必能舍弃离
　　如彼根本者　　能度生死海
　　度于有驶流　　更不受后有

　　时箭毛夜叉闻佛所说。心开意解欢喜踊跃。即受三归。

（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优婆夷有一男

儿。受持八戒于戒有缺。以犯戒故鬼着而狂。时优婆夷。即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如来神足月　　清净持八戒
修行不缺减　　鬼神不扰乱
我从罗汉所　　得闻如是事

时有夜叉。而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以月八日
神足月斋日　　持戒不毁缺
具受八支斋　　鬼神不扰乱
汝于罗汉所　　所闻皆称实
我今必当放　　夜叉作是语
毁戒鬼扰弄　　若有所毁缺
现在鬼神恼　　将来获恶果
受戒如执刀　　急缓俱能伤
智者须菩提　　得中则无害
不持法沙门　　后受地狱苦
如彼拙用刀　　必伤于其手
善捉者不伤　　能护沙门法
后必得涅槃　　夜叉捉儿竟
捉已寻复放　　时彼优婆夷
寻语其子言　　汝今当听我
夜叉之所说　　诸有迟缓业
梵行不清净　　邪命并谄曲
彼不成大果　　譬如拙用刀
必自伤害手　　善持沙门法
后必近涅槃　　如似善捉刀
不自伤其手

尔时优婆夷为子种种说是法已。其子寻即生于厌恶。既厌恶已便求出家。剃除须发即着法服。年少出家不能深乐出家之法。以不乐故便还归家。时优婆夷遥见子来举手大唤。而说偈言。

舍既被烧　　烟炎炽盛　　善出诸物
何以复来　　而欲入火　　舍既焚烧
烟焰炽盛　　何缘复来　　欲被烧害

尔时其子。复说偈言。

一切世人死　　必应悲号哭
现在若不见　　亦复应啼泣
母今以何故　　如彼饿鬼哭

其母复说偈言。

汝以先舍欲　　出家为沙门
汝今欲还家　　恐为魔所缚
我今以是故　　是以哭于汝
时优婆夷　　如是种种　　呵责其子
使生厌恶

尔时其子即向阿练若处。精勤修道昼夜不废。获阿罗汉。

（二五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摩竭提国。往至于彼旷野夜叉所住之宫于夜止宿。时彼夜叉与诸夜叉。余处聚会不在己宫。时有夜叉名曰驴驹。见于如来在旷野宫宿。即往于彼旷野鬼所。而语之言。汝获大利。如来至真等正觉在汝宫宿。旷野答言。彼人云何在我宫宿。时驴驹夜叉复语之言。虽是人类。实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旷野复言。汝审真实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为非是耶。尔时旷野聚会已讫还于己宫。既见佛已。而作是言。出去沙门。如来尔时以彼住处故随语出。复语佛言。沙门还入。佛断我慢复随语入。第二第三。语佛出入。佛悉随之。第四亦言。沙门出去。佛言。汝已三请。我于今者不为汝出。旷野即言。我欲问难。汝若解释当听汝坐。若不答我。当令汝心意倒错。又破汝心使热沸血从面而出。挽汝之膊掷置婆耆河岸。佛言。不见世间若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有能以我如汝语者。汝欲问者随汝所问。时旷野鬼。即说偈言。

一切财宝中　　何者最为胜
修行何善行　　能招于乐报
于诸美味中　　何者最为胜
于诸寿命中　　何者寿命胜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于诸人中财　　信财第一胜
修行于法者　　能得于快乐
实语最美味　　智慧寿命胜

时旷野夜叉复说偈言。

谁渡于驶流　　谁渡于大海
谁能舍离苦　　谁得于清净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信能渡驶流　　不放逸渡海
精进能离苦　　智慧能清净

旷野夜叉复说偈言。

云何能得信　　云何能得财
云何得名称　　云何得善友

尔时世尊复以偈言。

阿罗汉得信　　行法得涅槃
顺行所应作　　精勤能聚财
实语名远闻　　广施得亲友
汝可广请问　　沙门婆罗门
谁边得实语　　离我谁有法
九十六种道　　汝观察谛问
谁法有不害　　能具调顺者

尔时旷野复说偈言。

何须更问彼　　沙门婆罗门
大精进显示　　善分别说法
我今念汝恩　　由汝示我故
令我今得见　　无上大商主
我从于今日　　随所行来处
城邑及聚落　　常当归命佛
显示于正法

时旷野夜叉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归依三宝。并受禁戒为佛弟子。

（二五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王园精舍有比丘尼。名曰毗[口*梨](毗[口*梨]秦言雄也)。时彼国人一切共为俱蜜头

星会。七日七夜欢娱聚集。无有延请比丘尼者。时有夜叉。于彼毗[口*梨]比丘尼所生信敬心。知诸国人都无请者。于里巷中。说斯偈言。

王舍城诸人　　一切咸醉眠
毗[口*梨]比丘尼　　寂然入善定
行者实是雄　　成就于雄法
而此比丘尼　　善能修诸根
永离于尘垢　　寂灭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养
汝等今云何　　都无请命者

时彼城中诸优婆塞。闻是偈已。各持衣服及诸肴膳而来。施与彼比丘尼。于时夜叉见诸人等各各供养。复说偈言。

毗[口*梨]比丘尼　　断除一切结
优婆塞有智　　能施于彼食
以施彼食故　　得大福增长
毗[口*梨]比丘尼　　断一切结使
优婆塞有智　　能施毗[口*梨]衣
以施彼衣故　　得大福增长

（二五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王园精舍有比丘尼。名曰白净。尔时国人一切共作俱蜜头星会。七日七夜欢娱聚集。无有请彼比丘尼者。时有夜叉。于白净比丘尼所生信敬心。知诸国人都无请者。于里巷中。说斯偈言。

王舍城诸人　　一切皆醉眠
不请比丘尼　　修于诸根者
白净白净法　　比丘尼善定
永离于尘垢　　寂灭到涅槃
如斯大德人　　宜勤加供养
汝等今云何　　都无命请者

时彼城中诸人闻是偈已。各持衣食施比丘尼。于时夜叉见得衣食。复说偈言。

白净比丘尼　　断除于爱结
优婆塞有智　　能施于彼食

以施彼食故　　获于无量福
白净比丘尼　　断除于悭贪
优婆塞有智　　能施于彼衣
以施彼衣故　　获于无量福

（二五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二夜叉。一名七岳。二名雪山。此二夜叉共为亲友。而作誓言。若汝宫中有妙宝出。当语于我。若我宫中有妙宝出。亦当语汝。时雪山夜叉宫中。有千叶莲花大如车轮。绀琉璃茎金刚为须。雪山夜叉睹斯事已。即便遣使语彼七岳言。我宫中有是异物。汝可来观。尔时七岳夜叉闻是语已。即作心念。如来世尊近在不远。可使诣雪山夜叉所言。我当必诣彼往看宝华。作是念已。即复遣使言。我此中有如来至真等正觉。在此现形。汝宫虽有如是宝华为何所益。尔时雪山夜叉闻其使语。侍从五百夜叉。往诣于彼七岳夜叉所止宫中。雪山夜叉向于七岳。而说偈言。

十五日夜月　　圆足极净明
闻命将徒众　　今故来相造
应当亲近谁　　谁是汝罗汉

七岳夜叉。说偈答曰。

如来世所尊　　王舍城最上
说于四谛法　　断除一切苦
说苦从因生　　能生苦名习
贤圣八正道　　趣向于寂灭
彼是我罗汉　　汝当亲近之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普于群生类　　若有慈等心
于爱不爱觉　　为得自在不

七岳夜叉。复以偈答。

心意极调柔　　于诸群萠类
了知一切法　　为世大导师
于爱不爱觉　　心皆得自在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若能真实语　　终不虚妄言
慈愍众生类　　除断于杀生
远离于放逸　　于禅而不空

七岳夜叉。复说偈言。

终不虚妄语　　远离于杀害
常舍诸放逸　　佛无不定时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若不着于欲　　心无诸扰乱
为有法眼耶　　尽于愚痴不
能舍诸烦恼　　得于解脱不

七岳夜叉。复以偈答。

超出欲淤泥　　心净无扰乱
法眼甚清彻　　得尽于愚痴
永离众结使　　获得于解脱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谁无别离恼　　谁能不绮语
谁见物不贪　　谁不生想见

七岳夜叉。复以偈答。

久断爱别苦　　未曾无义言
除舍贪欲心　　永无邪见想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颇具于诸明　　戒行清净不
为能尽诸漏　　不受后有耶

七岳夜叉。复以偈答。

明行悉具足　　持戒行清净
久断诸结漏　　永不受后有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如来三业中　　颇具众善行
汝今得遵行　　赞叹真实法

七岳夜叉。复以偈答。

如来身口意　　具足众善行
明达悉充备　　我赞真实法

雪山夜叉。复说偈言。

牟尼天世雄　　[跳-兆＋專]如伊梨延
少食不着味　　仙圣处林禅
我等可共往　　礼敬瞿昙尊

尔时七岳夜叉共雪山等。将千夜叉同时俱往。既到佛所。各整衣服合掌敬礼。而说偈言。

婆伽婆世雄　　佛陀两足尊
诸天所不知　　具眼悉明了

尔时雪山七岳等说此偈已。在一面坐。雪山夜叉以偈问佛。

云何苦出要　　云何舍离苦
世尊为我说　　苦于何处尽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五欲意第六　　于此处离欲
解脱于诸苦　　斯是苦出要
如斯解脱苦　　即于苦处灭
汝今问于我　　为汝如是说

雪山夜叉。复以偈问。

云何池流回　　何处无安立
苦乐于何处　　灭尽无有余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眼耳鼻舌身　　意根为第六
此处池流回　　此无安立处
名色不起转　　此处得尽灭

雪山夜叉复以偈问。

云何世间生　　云何得和聚
几为世间受　　几事为苦求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世间从六生　　因六得和集
从六生于受　　六事恒苦求

雪山夜叉复以偈问。

云何修善法　　昼夜不懈怠
云何度驶流　　无有安足处
亦无所攀缘　　处深不沉没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戒无犯　　智慧具禅定
思惟众过患　　具足于念力
此能度难度　　远离欲和合
舍诸有结使　　尽于欢喜有
如是人名为　　处深不沉没

雪山夜叉复以偈问。

谁度于驶流　　孰能越大海
谁能舍于苦　　云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信能度驶流　　不放逸越海
精进能舍苦　　智慧能使净
汝诣诸沙门　　及诸婆罗门
各各种别问　　谁有知法者
谁能说实舍　　离我谁能说

雪山夜叉复以偈问。

我今闻佛说　　疑网皆已除
何须种别问　　沙门婆罗门
世雄善显示　　具实分别说

七岳恩深重　　能使我得见
无上大导师　　我今所至处
城邑及聚落　　在在并处处
日夜常归依　　如来三佛陀
法中之正法　　一千诸夜叉
心各怀踊跃　　皆合掌向佛
咸求为弟子　　归依佛世尊

（二五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在灵鹫山。时舍利弗新剃发竟。晨朝早起正身端坐以衣覆头。当于彼时有二夜叉一名为害。二名复害。尔时复害见舍利弗。语为害言。我于今者欲以拳打剃头沙门。为害答言。而此比丘有大神德。汝勿为此。长夜受苦。第二第三亦如是谏。复害故欲以拳打舍利弗。以不用其所谏晓故。乃至以身躬自抱捉。尔时复害恶心炽盛。虽闻他谏。乃至抱捉都不从顺。即以拳打舍利弗头。既打之已。复害夜叉语为害言。今打比丘。便为烧煮于我。汝今应当救拔于我。作是语时地自开裂。现身陷入无间地狱。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去舍利弗坐处不远坐一树下。寻闻打于舍利弗声。往诣尊者舍利弗所。而语之言。不能堪忍受如是苦。将无惊怖散坏身耶。舍利弗言。我身忍受都无苦痛亦不散坏。尊者即赞叹言。实有神德。假令复害以手打彼耆阇崛山。犹当碎坏。而舍利弗都无异相。斯二尊者作是语时。尔时世尊昼在房坐。以净天耳遥闻其言。即说偈言。

正心如大山　　安住无动摇
诸所可染着　　染不染着法
远离于爱乐　　所谓爱乐者
即是尘欲法　　若来加恼触
不报恼触者　　是名不恼触
若如是修心　　终不受于苦

尔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因陀罗、释迦、崛摩．白山．宾迦罗．富那婆修．曼遮尼罗．箭毛．受斋．旷野．及雄．净．七岳并雪山。害及于无害。是名第十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三

（二五六）

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皆当勤修善行。渐渐增长。如月初生。时有比丘。初始受戒。渐修惭愧。善持威仪。往返人间。柔和恭顺。不为佷戾。能制身心。如明眼人。避深空井及山峻岸。比丘亦尔。如月初生渐渐增长。善行日新。佛复告诸比丘。今此会中。迦葉比丘。勤修善行。如月初生渐渐增长。渐修惭愧。往返人间。能制身心。柔和恭顺。终不佷戾。如明眼人。能避深井。远离峻谷。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佛告比丘。何等比丘与法相应。堪至诸家。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来则是诸法根本。诸法之导法所依凭。善哉世尊。愿为我等。敷演斯义。我等闻已。至心受持。佛复告诸比丘。谛听谛听。至心忆念。若有比丘。无所染着。不爱缚家。不生增减。心无嫌恨。亦不嫉妒。见他利养。心生欢喜。见他施彼亦不忿恨。于修福者咸皆随喜。又不自赞己有德行。诸所言说恒为一切见余比丘。同至他家。终不讥毁。于自他所心无高下。若诸比丘。能修善心。如向所说。乃名随顺。如法周旋往返人间。尔时世尊。于虚空中。而自运手。告诸比丘。今我此手。不着于空。不缚于空。无有嫌隙。亦无嗔恚。此手宁有缚着增减已不。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空中手无缚无著。无有增减。佛告比丘。如是如是。若有比丘。心无缚着。如空运手。乃可出入往返诸家。不生增减。不生懊恼。亦不嫉妒。见他利养。心生欢喜。见他布施不与于己亦不忿恨。见修福者普皆随喜。乃至心无高下。佛告比丘。迦葉比丘。亦复如是。往返人间心无缚着。乃至心无高下。佛复空中第二运手。告诸比丘。如上所说。乃至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佛告比丘。云何比丘。出入诸家为人说法。云何得名清净说法。云何名为不清净说。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来则是诸法根本。法之所导。法所依凭。善哉世尊。愿为敷演。我等闻已。至心受持。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至心忆念。若有比丘。为人说法。作如是念。我为彼人而说于法。当令彼人信敬于我。能多与我饮食衣服病瘦医药。若作是说者。是名不净。若有比丘。为人说法。欲令听者证解佛法。除现在苦。离诸热恼。不择时节。导示善趣。为其显现。乃至能令知者自知。不从他教。难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能令听者闻其所说。如法修行。为令听者于长夜中得法得义得利得安。如是说者。名为清净慈悲之说。怜愍利益欲使正法得久住故。如是说法名为清净。是故比丘。应作是念。为人说法。当作是学。第三亦如上所说。迦葉比丘。能如是说。为令听者证解佛法。乃至欲令正法得久住故。怜愍利益作如是说。是名清净。称可佛法。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五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若有比丘。将欲往诣于檀越家。先作是念。若有所施。当速与我勿令迟

晚。至心施我。莫不至诚。愿使多得。勿令寡少。惠我精细。勿得粗涩。若作是念。决定意者。往檀越家。檀越虽与。不至心施。不恭敬与虽施饮食。不令丰足。与其粗涩。不与精细。设有施与。迟缓不速。而此比丘。不称意故。羞耻愁忧生损减心。而此比丘。应作是念。至檀越舍。彼非己家。云何而得称遂其心。何故生念。欲令檀越速施不迟。乃至精细不用粗涩。若作是念。设无所得。心不悔恨。离于增减。无有怨嫌。设彼檀越少有所施。不至心与。迟晚不速。乃至与粗。不与精细。如是比丘。心不嫌恨。亦不愧耻。心无增减。迦葉比丘。作如是心。至檀越所。斯非己家。云何而得。自称其意。望彼至心速施不迟。乃至精细。莫得粗涩。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至檀越家。虽不得施。都无惭耻。心不损减。是故比丘。应作是心。至于他家。不应生念。速施于我。乃至精细。是故汝等。当作是学。如迦葉比丘往檀越家。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五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在彼舍卫旧园林中毗舍佉讲堂。时尊者摩诃迦葉。即于其夜。从定而起。从定起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当教授诸比丘等。指道教照禅定之法。为说法要。何以故。我恒教授是比丘等。汝亦应尔。我常为诸比丘。说于法要。汝亦应尔。迦葉白佛。是诸比丘。不能受语。难可教授。佛告迦葉。汝于今者。以何因缘。不为说法。迦葉复白佛言。今二比丘。一是阿难共行弟子。名曰难荼。二是目连弟子。名阿毗浮。是二弟子。互诤胜负。各自称言。我知见胜。我所说胜。互共相引。欲决知见及以言说。为我说妙。为汝说妙。为我句义具足。为汝句义具足。尔时阿难。侍于世尊。以扇扇佛。尔时阿难。语迦葉言。止止尊者。听我忏悔。如此比丘。新入佛法。愚无智慧。未有所解。尊者迦葉。语阿难言。尔止阿难。汝莫僧中作偏党语。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可往唤彼二比丘。时彼比丘。奉教往唤语二比丘言。世尊唤汝。时二比丘。承佛敕命。即往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实作是语。我读诵多我所知多我所说言句偈不阙。欲决胜负。为有是不。时二比丘白佛言。实尔世尊。佛复告言。汝若解我所说修多罗祇夜授记说偈优他那尼他那伊帝目多伽本生毗佛略未曾有优波提舍本事是十二部。汝若读诵。令通利者。是等经中。为有胜负以不。时二比丘白佛言。世尊。是十二部。实无是说。佛复告二比丘言。说十二部经。为欲除灭诤讼胜负。汝今云何作如是说。汝等愚人。作如是解。我岂可有如是说耶。若生诤讼。此非佛法。又复不应出家之法。我佛法中。终不如是我胜汝负。乃至我所说法句义具足。汝之所说句义不足。如是诤讼。实非我说。汝二比丘。如斯之事。汝应作不。时二比丘。即礼佛

足。白佛言。我等闻佛所说。自知有过。实如婴愚。无所知解。作不应作。所作不善。乃共相决种种胜负。实有是过。唯愿世尊。怜愍我故。听许忏悔。佛言。知汝诚心殷重忏悔。汝实婴愚。无所知解。所作不善。不如佛教。非出家法。乃诤胜负。各云多知。乃至我所言说句义具足。汝不具足。如是胜负。实不应作。吾今受汝诚心忏悔。使汝善法增长无有退失。何以故。若能至心。实知有罪然后忏悔。后莫复作。如是忏者。善法增长。无有退失。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五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旧园林毗舍佉讲堂中。时尊者迦葉。于日没时。从禅定起。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诸比丘等。当为说法。所以者何。我恒教授。汝亦应尔。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汝亦应尔。迦葉白佛。是诸比丘。难可教授。不能受语。佛告迦葉。汝于今者。见何因缘。而不为说。迦葉对曰。若不信者。退失善法。便生懈怠。无有惭愧。愚痴无智。贪着他物。有恚害心。睡盖所覆。掉动不停。于法疑惑。深着我见。具于烦恼垢污之心。喜嗔失念。无暂定。有如是等种种不善恶法。决定具有。如斯等人。尚无少善。况复增进善法。无有退失。若复有人。具于信心。不退善法。精进不倦。能修惭愧。有智之人。具行善法。无有贪想。远离嗔嫌。除睡眠盖。心不掉动。无有疑惑。不着身见。心净无染。不喜嗔恚。能住心念。具于禅定。善法不退。若有具上种种善法。我尚不说彼人善法停住。况不增长。如斯等人。于日夜中。善法增长。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不信者。退失善法。乃至如斯等人。尚无少善。况复增长。若复有人。具信心者。不退善法。乃至我尚不说彼人善法停住。况不增长。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旧园林毗舍佉讲堂。时尊者迦葉。于日没时。从禅定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迦葉。汝可教授诸比丘等。为其说法。所以者何。我常教授。汝亦应尔。我常为彼而说法要。汝亦应尔。迦葉白佛言。世尊是诸比丘。不能受语。难可教授。佛告迦葉。汝何以故。而不教授为其说法。迦葉对曰。世尊是法根本。是法之导。法所依凭。善哉世尊。愿为敷演。我闻语已。至心受持。佛告迦葉。汝今善听。受持忆念。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迦葉白佛。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迦葉。昔有比丘。自修阿练若行。赞叹修阿练若

行者。自行乞食。着粪扫衣。赞叹乞食着粪扫衣者。少欲知足。常乐空闲寂静之处。勤修精进。心不驰散。恒乐禅定。自尽诸漏。赞尽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来亲近。而问讯之。而此比丘。语诸来者。善来比丘。可就此座。汝名为何。是谁弟子。履行贤良。应沙门法。夫出家者。宜应如汝作于沙门。若见汝者。学汝所为。不久必当获于己利。新学比丘。睹斯事已。而作是念。彼有比丘。共相恭敬。我今亦当习学其行。自修阿练若行。赞叹修阿练若行者。自行乞食。着粪扫衣。赞叹乞食着粪扫衣者。少欲知足。常乐空闲寂静之处。勤修精进。心不驰散。恒乐禅定。自尽诸漏。赞尽漏者。以是之故。一切比丘。咸来亲近。安慰问讯。而此比丘。语诸来者。善来比丘。可就此坐。汝名为何。是谁弟子。履行贤良。应沙门法。出家之人。宜应如汝。作于沙门。若见汝者。学汝所为。不久必当获己义利。诸新学者。若生是念。长夜利益。得义得乐。名自济拔。能令正法得久住世。是人进趣。终不退没。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生则有福。初始出家。多得利养。衣服汤药。床敷敷卧具。四事丰饶。复有比丘。见是比丘。亲近谈语。安慰问讯。时此比丘。语彼比丘。汝名何等。是谁弟子。生则有福。多得利养。衣服汤药。床敷卧具。四事丰饶。若有比丘。亲近汝者。四事不乏。若有新学比丘。睹斯事已。应作是念。彼有生福比丘。共相恭敬。我今亦当修如是行。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四事供养。亦常丰饶。若新学比丘。作如是意。学如是事已是名长夜衰耗。都无利益及以利乐。非沙门法。受诸苦恼。名自轻毁。梵行不立。没于淤泥。为恶所欺。具于结使。数受诸有。名生热恼。获得苦报。必当受于生老病死。时大迦葉。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旧园林毗舍佉讲堂。时大迦葉。于日没时。从禅定起。往至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尔时世尊。告迦葉言。汝今朽老。年既衰迈。着此商那粪扫纳衣。垢腻厚重。汝今还可诣于僧中。食于僧食。檀越施衣。裁割坏色。而以着之。迦葉白佛言世尊。而此纳衣是我久服。我亦赞叹着纳衣者。云何可舍。佛告迦葉。汝见着纳衣者。有何义利。长夜服玩。自行阿练若行。赞叹阿练若行者。自行乞食。赞叹乞食者。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见纳衣者。有二种利。于现在世。安乐而住。未来之世。为诸比丘。作照明法。为后世人之所习学。后世人辈。当发是意。昔佛在世。大德比丘。久修梵行。善乐佛法。深达法式。少欲知足。自行阿练若行。赞叹阿练若行者。着粪扫衣。赞叹着彼粪扫衣者。次行乞食。赞叹乞食者。未来世人。多生此心。欣慕斯法。为作救拔。义利安乐。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若如是。于长夜

中。怜愍世间。利益弘多。为作救济。义利安乐。若有沙门及婆罗门。毁头陀者。是等即为毁呰于我。若有赞叹头陀功德。是等即为赞叹于我。所以者何。我以种种因缘无数方便。赞叹头陀所得功德。安立头陀。赞叹头陀。诸行中胜。汝从今日已后。常应自行阿练若行。赞叹能行阿练若行者。时大迦葉。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在于边远。草敷而住。衣被弊坏。染色变脱。须发亦长。来诣佛所。尔时世尊。大众围绕。而为说法。时诸比丘。见迦葉已。皆生是念。彼尊者。不知出家所有威仪。衣色变秽。须发亦长。威仪不具。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为欲令彼生钦尚故。遥见迦葉。即语之言。善来迦葉。寻分半座。命令共坐。我当思惟。汝先出家。我后出家。是故命汝。与尔分座摩诃迦葉。闻斯教已。即怀惶悚。便起合掌。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是我大师。我是弟子。云何与师同共同坐。第二第三。亦作是言。佛告迦葉。实如汝言。我是汝师。汝是弟子。即命迦葉。汝可于彼所应坐处。于中而坐。时尊者迦葉。即奉佛教。敷座而坐。尔时世尊。为欲令彼诸比丘等。益增厌恶。自呵责故。为欲赞叹摩诃迦葉功德尊重与佛齐故。告诸比丘。我修离欲之定。入于初禅。作意思惟。迦葉比丘。亦欲离恶不善。有觉有观。入于初禅。亦复昼夜。欲入初禅二禅三禅。及第四禅。亦复如是。我若发心欲入慈心。无嫌怨心。无恼心。遍广心。善修无量。于其东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作是心。我于昼夜。欲修是心。摩诃迦葉。亦复如是。欲入慈心。无嫌怨心。无恼心。遍广心。善修无量。于其东方。作如是心。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作是心。我若修于悲喜舍心。我于昼夜。常入此心。摩诃迦葉。亦复如是。于昼夜中。常入此心。我欲灭除恼坏。却于色想。除若干想。入无边虚空。亦欲昼夜常入此定。识处不用处。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我亦欲入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无量身。以无量身。还作一身。我欲观察诸方上下。入于石壁。无有障碍。犹如虚空。坐卧空中。如彼雁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扪日月。若我昼夜欲修是定。迦葉比丘。亦复如是。欲入于彼神通等定。能以一身。作无量身。以无量身。还为一身。观察四方四维上下。能以此身。入于石壁。无有障阂犹如虚空。坐卧空中。如彼雁王。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至梵天。手扪日月。亦欲昼夜常入此定。天眼天耳。及他心智。宿命漏尽。亦复如是。尔时世尊。我彼无量大众之中。称赞迦葉功德。尊重如是。种种与己齐等。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四

（二六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迦兰陀竹林。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在耆阇崛山中。于时阿难食时已到。语尊者摩诃迦葉言。大德食时已到可共乞食。于是摩诃迦葉。着衣持钵。与阿难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阿难语摩诃迦葉言。日时犹早。我欲至彼比丘尼精舍。观诸比丘尼等所行法式。迦葉答言可尔。即时共诣比丘尼精舍。尔时诸比丘尼。遥见二尊者来。即敷床座。既敷座已。白二尊者。可就此坐。时二尊者。即就其坐。诸比丘尼。既见坐已。稽首礼足。在一面立。尔时摩诃迦葉。为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利喜。于彼众中。有比丘尼。名偷罗难陀。闻说法要。心不甘乐。即出恶言。今者云何长老迦葉。在阿难前。为比丘尼。而说法要。如卖针人。至针师门。求欲卖针。终不可售。今者迦葉。亦复如是。云何乃在阿难前。而说于法。作是语已。嘿然而住。时摩诃迦葉。以净天耳。闻其所言。语长老阿难。汝见是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乐悦心出粗言不。是时阿难语迦葉言。彼说何事。迦葉答言。彼作是说。云何迦葉。在阿难比提醯子牟尼之前。而说法要。以汝同彼针师之子。以我名为卖针之人。尊者阿难。语迦葉言。止止尊者。婴愚少智。不足具责。唯愿大德。听其忏悔。迦葉即语长老阿难言。如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为教导故。引彼月喻。日渐增长。能具惭愧。离于无惭。忍于骂辱。禁制身心。往返人间。为导于我。为说于汝。同彼月耶。阿难答言。如来世雄。实不说我同于彼月。迦葉复言。唯佛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等正觉知者。说我同彼月初生时。日渐增长。能具惭愧。离于无惭。忍于骂辱。禁制身心。往返诸家。阿难白言实尔。尊者迦葉语阿难言。如来世尊。于无量百千大众之前。称我名字言。是大德有惭愧人。智慧深远。喻似于己。佛告比丘。我今离于欲恶不善。有觉有观。喜乐一心。入于初禅。昼夜常在如是定中。迦葉比丘。亦常离于欲恶不善。有觉有观。喜乐一心。入于初禅。昼夜恒在如是定中。阿难答言。实尔迦葉。二三四禅。慈悲喜舍。及四禅定。三明六通。亦复如是。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于比丘尼大众之前。作师子吼已。从坐而起。即还所止。

（二六四）

尔时如来将欲涅槃。尊者阿难摩诃迦葉。在耆阇崛山。时世饥俭。乞食难得。于是尊者阿难。将诸新学比丘。向于南山聚落。新学比丘之中。有诸年少。乐着嬉戏。耽嗜饮食。不摄诸根。无有威仪。初夜后夜。不勤行道读诵经典。左胁着地。自恣睡眠。既达彼已。诸比丘中。三十余人。罢道还俗。以是之故。徒众减少。游行已竟。还至于彼王舍大城耆阇崛山。收摄衣钵。洗手足已。往诣尊者大迦葉

所。礼尊者足。在一面坐。时大迦葉告阿难曰。汝从何来。徒众减少。阿难答言。我往至彼南山聚落。弟子之中。三十余人。昔日尽是童真出家。罢道还俗。以是事故。徒众减少。摩诃迦葉语阿难言。如来何故制别众食。而听三人共一处食。如是之意。为欲拥护于诸人故。使不损减。复为制伏恶欲比丘。断除于人多眷属故。称僧名字。多有所求。减损诸家。破坏众僧。使作二部故。令如法比丘。不得供养衣服饮食。非法比丘。多获利养。恶欲比丘。既得供养。与净行者。而共诤讼。汝以何故。于饥馑世。将彼新学年少比丘。以为徒众。而此比丘。乐着嬉戏。贪嗜饮食。诸根驰散。无有威仪。贪嗜睡眠。无有厌足。初夜后夜。不勤行道读诵经典云何而此如是徒众游行。至彼南山聚落。既达彼已。三十余人。昔日尽是童子出家。罢道还俗。汝于今者。徒众破坏。汝今无智。犹如小儿。阿难答言。我已年迈。云何而言。犹如小儿。迦葉复言。我非无故称汝名字以为小儿。今世饥馑。乞丐难得。而汝云何多将人众。游行至彼南山聚落。汝弟子中。有诸年少。乐着嬉戏。贪嗜饮食。诸根驰散。无有威仪。贪好睡眠。无有厌足。初夜后夜。不勤行道读诵经典。使三十余人。休道还俗。如是所作。岂非同彼小儿者乎。

尔时帝舍难陀比丘尼。闻大迦葉呵责尊者阿难比丘作小儿行。心中不悦。生大忧恼。即出粗言。此大迦葉。本是外道。而今云何毁呰阿难比提醯牟尼作小儿行。是时迦葉。以净天耳。闻比丘尼出斯粗言毁骂己已。于是迦葉。告阿难曰。帝舍难陀比丘尼。身心中不悦。生大苦恼。发是恶言。斯大迦葉。本外道师。云何毁呰尊者阿难比提醯牟尼作小儿行。即时阿难。语迦葉曰。此比丘尼。稚小儿智。犹如婴孩。唯愿大德。听其忏悔。摩诃迦葉语阿难言。我出家时。作是要誓。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我当归依自出家来。未有异趣。唯依如来无上至真等正觉。我先在俗。未出家时。观诸世间生老病死忧悲愁恼众苦聚集。如是之事。竞来逼切。我于尔时。厌家迫迮。无有可处。乐出家法。能离尘垢。观于在家。众事愦闹。犹如入于钩棘之林。钩剀刺牵。伤毁形服。难可得出。在家亦尔。缘务缠缚。没于欲泥。不得修于清净梵行。昼夜思惟。不见一法。能胜于彼。剃除须发。被服法衣。弃舍家业。信心出家。欲出家时。选择家中。最下衣裳。得一弊衣。其价犹直十万两金。即便取之。为僧伽梨。先所居业。一切悉舍。眷属亲戚。亦悉舍离。复作是念。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我当归依。随其出家。时彼王舍大城中间。有罗罗健陀。罗罗健陀中间。有多子塔。我端严殊妙。诸根寂定。心意惔怕。得于无上调伏之心。相好光饰如真金楼。我既见已。心中踊跃。即作是念。我昔推求出世之师。今所见者。真是我之婆伽婆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也。作是念已。心不散乱。专念观佛。更正衣服。右绕三匝。胡跪合掌。白佛言。佛是我世尊。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说。佛亦复言。如是迦葉。我是汝世

尊。汝是我弟子。亦复三说。佛告迦葉。世间若有声闻弟子。都无至心。实非世尊。而言世尊。实非罗汉。而言罗汉。非一切智。言一切智。如是之人。头当破坏作于七分。我于今日。实是知者。实是见者。实是罗汉。而言罗汉。实等正觉。言等正觉。我所敷演。实有因缘。非无因缘。而说法要。实有乘出。非无乘出。实有对治。非无对治。实有精进。非不精进。能断结漏。非不能断。迦葉。汝今应作是学。诸有所听。是善法仪应当至心受持莫忘。尊重忆念。舍于乱心。宜应专意观五受阴增长损减。常应观彼六入生灭安心。住于四念处中。修七觉意。转令增广。证八解脱。系念随身。未曾放舍增长惭愧。尔时如来。为我种种分别法要。示教利喜。我于尔时。寻随佛后。未曾舍离。每作是念。佛若坐者。我当以此僧伽梨价直十万两金者。与如来敷之。佛知我心之所念故。出道而住。我疾牒衣。以敷坐处。白佛言。世尊愿就此坐。佛即坐上。既坐上已。语迦葉言。此衣轻软。迦葉白佛。实尔世尊。唯愿世尊。怜愍我故。当受此衣。佛告迦葉。汝能受我[仁-二＋商]那纳衣不。迦葉答言。我能受之。尔时如来。即受迦葉所著大衣。我于是时。自从佛手受是[仁-二＋商]那粪扫之衣。佛授我已即便起去。我随佛后。绕佛三匝。为佛作礼。即还所止。我于八日。学得三果。至第九日。尽诸有漏。得阿罗汉。阿难当知。若有人能正实说者。应当言。我是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持佛法家。禅定解脱诸三昧门中。出入无碍。譬如转轮圣王。所有长子。未受王位。五欲自恣。我于今者。亦复如是。是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持佛法家。禅定解脱诸三昧门。出入无碍。如转轮王所有象宝。甚为高大。持一多罗树叶。覆其身体。欲令不现。可得尔耶。阿难即言。如是树叶。终不能覆彼大象身。尊者迦葉语阿难言。彼犹易覆。无有人能障覆于我六通之者。若有人于如意通中生疑惑者。我悉能为演说其义。令得明了。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生死智通漏尽通。若复有人。于此通中。生疑惑者。我亦能为演说其义。使得明了。阿难答曰。我于长夜。每敬尊者。心生净信。时二尊者。作是说已。欢喜而去。

（二六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迦兰陀竹林。尔时尊者舍利弗。及大迦葉。俱在彼山。时彼国中。有诸异见六师徒党。来诣尊者舍利弗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而作是言。如来世尊。颇说于我死此生彼。如是说不舍利弗答言。如斯之事。佛所不说。外道六师。复作是言。若如是者。说于我身在此间耶。更不生耶。舍利弗言。如斯之事。佛亦不说。外道复言。我于此死。亦生于彼。亦不生彼。如是说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说。外道复言。我死之后。非生非不生耶。舍利弗言。佛亦不说。外道复言。我先问汝。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

不生。悉不见答。汝若名为宿旧出家。应广解义。为我分别。今者观汝不能答。我便是童蒙。无智愚人。时彼外道。作是语已。即从坐起。还其所止。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去舍利弗不远。外道去后。舍利弗即诣于彼大迦葉所。以外道问。向迦葉说。如来何故。如是四问。默然不答。何以故。不引相似比类而答于彼。我昔曾闻。有人问佛。于此死已。受后有不。佛默然不答。又问。死后不受有耶。佛亦不答。又问。我此死已。亦受后有。亦不受耶。佛亦不答。又问。我死之后。非受于有。非不受有耶。佛亦不答。尊者迦葉。语舍利弗言。如来宁可说色灭已。生于后有。乃至非生非不生。世尊于彼色所尽处。正智解脱。然都无有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是故不答。如斯之义。甚深广大。无量无边。无有算数。乃至尽灭。受想乃至识。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亦复如是。此是动转。此是憍慢。此是放逸。此是有为造作之业。此是爱结。此爱生彼爱不生彼爱亦生彼。亦不生彼爱。非生彼非不生彼。如来爱尽得善解脱。爱尽生彼有亦无也。不生彼有亦无也。生彼不生彼亦无也。非不有生彼。非不无生彼亦无也。此义甚深。广大无边。无有算数。至于尽灭。大德舍利弗当知。以是因缘故。如来于问中。而不正答。死此生彼。此死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非不生。此二大人。互相赞美。各还所止。

（二六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西园林中毗舍佉讲堂。彼大迦葉。于日没时。从禅定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初始制戒之时。极为鲜少。修行者多。今日何故。制戒转增。履行者少。佛告迦葉。如是如是。众生命浊。结使浊。众生浊。劫浊。见浊。众生转恶。正法亦末是故如来。为诸弟子。多制禁戒。少有比丘。能顺佛语。受持禁戒。诸众生等。渐渐退没。譬如金宝渐渐损减。乃至相似金出。如来正法。亦复如是。渐渐损减。像法乃出。像法出故。正法灭没。迦葉当知。譬如海中所有船舫。多载众宝。船必沉没。如来教法。亦复如是。以渐灭没。如来正法。不因地没。亦非水火风之所坏。若我法中。生于恶欲行恶威仪。成就众恶。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毗尼说言毗尼。犯说非犯。非犯说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如斯之事。出于世者。皆由像法句味相似。令佛正法。渐渐灭没。迦葉当知。有五因缘。能令法灭。一切咸共。忘失章句。善法退转。何等为五。不恭敬佛。不尊重佛。不供养佛。不能至心归命于佛。然复依止佛法而住。不敬法。不尊重法。不供养法。于正法中。不能至心。然依法住。不恭敬戒。不尊重戒。不供养戒。不能至心持所受戒。然依戒住。不恭敬教授。不尊重教授。不供养教

授。不能至心向教授者。以不恭敬尊重供养。亦不至心向教授故。然复依此教授而住。于同梵行佛所赞者。不恭敬。不尊重。不供养。不能至心礼拜问讯。然犹依彼而得安住。迦葉以此上来五因缘故。能令正法。渐渐灭没。衰退忘失。迦葉复有五因缘故。能令正法。久住于世不没不退。不忘不失。何等为五。恭敬世尊。尊重于佛。供养于佛。常能至心归依于佛。于法于戒。及以教授。同梵行者。亦应供养恭敬尊重至心向之。以此五种善因缘故。能使正法久住于世。不没不退。不忘不失。以是义故。应当恭敬佛法教授同梵行者。诸比丘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月喻施与　角胜无信　佛为根本　极老纳衣重　是时众减少　外道法损坏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五

（二六七）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彼城中有伎人主。号曰动发。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礼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瞿昙我于昔者。曾从宿旧极老伎人边闻。于伎场上。施设戏具。百千万人。皆来观看。弹琴作倡。鼓乐弦歌。种种戏笑。所作讫已。命终之后。生光照天。如是所说。为实为虚。佛告之曰。止止。汝今莫问是事。时彼伎主。第二第三。亦如是问。佛悉不答。尔时如来语伎主言。我今问汝。随汝意答。若有伎人。于伎场上。施设戏具。弹琴作倡。鼓乐弦歌。以是事故。百千种人。皆悉来集。如此诸人。本为爱欲嗔恚愚痴之所缠缚。复更造作放逸之事。岂不增其贪恚痴耶。譬如有人。为绳所缚。以水浇之。逾增其急。如是诸人。先为三毒之所缠缚。复更于彼伎场之上。作倡伎乐。唯当增其三毒。炽盛如是。伎主汝为斯事。命终得生光照天者。无有是处。若有人计于伎场上作众伎乐命终生于光照天者。我说是人。名为邪见。邪见之果。生于二处。若堕地狱。或堕畜生。佛说是已。时彼伎主。悲泣堕泪。佛告伎主。以是因缘故。汝三请。我不为汝说。尔时伎主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闻佛语故而便涕泣。我愍如斯诸伎人等。婴愚无智。所作不善。彼于长夜。作如是见。于未来世。当受大苦。常被欺诳。为人所轻。若有伎人。作如是言。于伎场上。作倡伎乐。命终生彼光照天者如是之言。名大妄语。若以此业。生光照天。无有是处。世尊我从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恶业。佛即告言。汝今真实。于未来世。必生善处。尔时伎主。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六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彼城中有善斗将。为聚落主。往诣佛所。顶礼佛足。问讯已讫。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于昔者。曾从宿旧耆老边闻若欲战时。要当庄严所持器仗。牢自防护。勇猛直进。无有怯弱。能破前敌。伤杀物命。使余军众皆悉退散。作是事已。命终得生箭庄严天。彼时斗将。作如是问。佛告之曰。止不须说。汝于今者。所问义趣。甚为不善。第二第三。亦如是问。佛复告言。汝已殷勤三问于我。汝若能受。当为汝说。诸有战者。牢自庄严。善知斗术。最为阵首。勇猛前进。如是战将。岂不作意方便欲得伤害彼诸军众。作是念言。云何当系缚于彼。伤害于彼。令其坏尽。宁可不生如是念耶。战将汝于众生所起三邪恶业。何等名为三邪恶业。所谓即是身口意也。若以如是三不善业。身坏命终。得生天者。无有是处。战将汝今若如是见者。即是邪见。邪见之业。必生二处。或在地狱。或堕畜生。尔时斗将。闻佛语已。悲泣流泪。佛复告曰。我以是故。三请不说。今为汝说。何故涕泣。时彼斗将。白佛言。世尊。我不为闻是说故。而生悲恼怜愍。诸斗战者。长夜愚闇。婴孩无智。所作不善。常为此事。于未来世。当受大苦。如是恶业。而实不得生于天中。若以此业。而生彼箭庄严天者。实无是处。世尊。我从今更不作于如是邪见。佛即赞言。善哉善哉。汝所说者。甚为希有。尔时斗将。闻佛所说。顶礼还去。

（二六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善调马师聚落主。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调马师曰。以几因缘。令马得调。马师言。瞿昙。以三事故。能令马调。一者一向须濡。二者一向须粗。三者亦濡亦粗佛语之言。若斯三事。不能调者。复当云何。马师对曰。打令命终。马师即言。瞿昙。汝为无上调御之师。调丈夫时。以几事调。佛言。我亦以三事调御。一须濡语。二者粗语。三者不濡不粗。而得调伏。云何名为一向须濡。如佛告比丘。汝若修三业善者。获善果报。此是天。此是人。是名一向以濡而得调伏。云何名粗如说三恶道。此是身口意业。造恶果报。云何名为粗而濡。说身口意有诸善业。得生人天。此是身口意善。所获果报。亦说身口意有诸恶业。当堕三涂。斯亦身口意。所获果报。是则名为亦粗亦濡。而调众生。马师白佛。若以此三不调伏者。当云何调。佛告之曰。与其切言若不调者。深加毁害。马师对曰。今汝沙门。常说不杀。云何言害。佛言马师。如是如是。言如来者。实不应杀。所不应作。如来世尊。以此三事。用调众生。若不调者。终不与语。亦不教诏。亦不指授。佛告马师。于汝意云何。如来若不教授。设不与语。设不指授。如是者。则名毁害。是真毁害。马师对曰。实尔瞿昙。如来若当不与其语。不教授法。实成毁害。甚于世害。马师复言。瞿昙我自今已

后。当断毁害。更不造恶。佛即赞言。马师如汝所说。实为真正。尔时马师。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聚落主。名曰恶性。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如世有人。无所修集。恼触于他。作恼触语。是故诸人。咸称其人。名为极恶。佛告聚落主。设有一人。恼触于彼。作恼害语。出恼语故。令他嗔忿。以是之故。名为恶性。不修正见正业正语正命正念正方便正志正定。不修正定故。恼触于彼。以恼触故。极生嗔忿。以嗔忿故。出嗔忿语。出嗔语故。名为恶性。时村主言。希有瞿昙。实如所言。以恼触故。实名恶性。我以不修正见故。为彼触恼。以恼触故。称我恶性。一切世人。咸皆称我。以为恶性。从是已来。名为恶性。村主复言。瞿昙。云何得不恼触。无恼触故。得无恼语。虽复为彼之所恼触。不恼于他。虽复为彼之所恼语。而不恼语以恼于彼。虽为他恼。不生心恼。以不恼故。世人咸称能忍善者。亦复于彼生忍善想。若如是者。能修正见。修正见故。正业正语正命正志正方便正定正念。修正定故。为他所触。而不生恼。不生恼故。名为忍善。村主言。希有瞿昙。所说甚善。实如所言。我以不修正见故。为他所恼。为他恼故。出恼触言。是以世人。称我恶性。皆生恶想。故名恶性。不修八正道故。为他所触。出恼触语。遂至嗔忿。有是想故。世人称我。以为恶性。村主言。瞿昙。我从今已后。如是恶性。卒暴我慢凶险。我当舍弃。佛赞之曰。汝若如是。实为甚善。时彼村主。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七一）

尔时有聚落主。名如意珠顶发。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我于往日在王宫殿。与诸辅相。共一处坐。群臣眷属。详议讲论。所谓作沙门者。为得捉于钱宝以不得捉金不。时彼众中有一人言。纵令捉者。竟有何过。应当得捉。有一人言。不应得捉。沙门释子。不捉金宝。世尊。如是二语。为得名为称法而说。为不称说。若作斯语。非为毁佛。非过言耶。为是佛说为非是乎。佛告聚落主若作是说。斯名谤我为不称说名为过说。然我所说。实不同彼。何以故。为比丘者。沙门释子。法不应捉金等钱宝。若捉金等钱宝。彼非沙门释子之法。佛之教法。转胜端严。佛如是说。为比丘者。不应捉于金等钱宝。设有捉者。非沙门法。村主言。我于彼时。于大众中。亦作是说。沙门释子。实不应捉金等钱宝。若有捉者。宜应自恣放逸五欲。时彼村主。闻佛所说。顶礼而去。当于尔时。阿难

比丘。侍立佛侧。以扇扇佛。佛告阿难曰。汝可召诸比丘依此王舍城而住止者。尽集讲堂尔时阿难。奉佛教已。如佛所命。敕诸比丘。尽集讲堂。时诸比丘。各来集已。阿难诣佛。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诸比丘僧。依王舍城迦兰陀竹林者。皆来集在讲堂之中。唯愿世尊。宜知是时。尔时世尊。即往讲堂于众僧前。敷座而坐。佛告比丘。有如意珠顶发聚落主。来至我所。顶礼我已。而作是言。我于往日。在王宫殿。与诸辅相。共议讲论。沙门之法。为应捉持金等钱宝。为不捉耶。时彼众中。有一人言。假令沙门。捉持钱宝及金银等。有何过咎。但捉无苦。复有人言。沙门之法。法不应捉金等钱宝。如斯二人。其语不同。此二人言。何者称法。我即答言。沙门释子。不应捉持金等钱宝。时聚落主。而作是言。我于昔时。于彼众中。亦作是语。如斯沙门。得捉金等及以钱宝。亦应恣令受于五欲。时彼村主。闻我所说。欢喜而去。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如意珠顶发聚落主。于众人前。作师子吼言。沙门法不应受取金银钱宝。汝诸比丘。从今已后。若有所须欲捉之者。当作草木及捉粪想。宁捉粪秽。不捉宝物。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七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瞻波国竭城只池岸。时聚落主。号王顶发。来诣佛所。顶礼尊足。在一面坐。佛告之曰。此世间中。多有众生。依二种法。一贪欲乐。二名习于无益。身事非圣之法。徒受无益损减。习于欲乐。是名下贱系累之法。受欲乐者。凡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聚非法财。残害物命。自乐己身。而为己身。作正乐因。此亦不名供养父母。亦不名与妻子及其僮仆。亦非亲友知识眷属辅弼己者。亦复不名为供养供给沙门婆罗门。诸福田等。若如是者。不修上道。不作乐因。不得乐报。是名第一欲乐设受欲乐。或时如法。或不如法。或为残害。或不残害。以乐己身安乐父母妻子僮仆亲友眷属辅弼己者。悉皆供养供给。与正安乐。然不施与沙门婆罗门。及诸福田。亦复不修正道。不作乐因。不求乐报。不作生天因缘是名第二欲乐。佛复告聚落主。若有集于财宝。如法而聚。而为残害。以如法故。不造残恶故。修自己身。正受其乐。亦名正理。供养父母及与妻子僮仆亲友眷属辅成己者。皆名正与安乐正事给养。时时供养沙门婆罗门。修立福田。修于上道。种于乐因。求乐果报。作生天因缘。是名第三受于欲乐。我今为诸受欲乐者。皆悉同说。设受欲乐。我说下贱。设受欲乐。我说为中。设受欲乐我说为上。何者下贱。非法聚财。又不非法聚财。自乐己身。而为己身。作正乐因。此亦不供养。亦不名与妻子僮仆亲友眷属。亦不随时供养沙门婆罗门诸福田等。不修上道。不作乐因。不得乐报。不作生天因缘。是名为下。何等名中。设受欲乐。或时如法。或不如法。或为残害。以自乐身。亦复安

乐父母妻子僮仆亲属。乃至不作生天因缘。是名为中。云何名上。所谓如法聚财。不作残害。身正受乐。正理供养父母及与妻子僮仆亲友乃至能作生天因缘。是名为上。何等无益三种苦身。所谓苦非圣法。无有义利。若有苦身。心已变坏。初犯禁戒。身心内外。一切俱热。追念此事。无时暂离。现在之世。不离烦热。终不能得过人之法。是名初无益苦身法。若复有人。虽不犯戒。心亦不变。然复称于身心二业。内外俱适。修学是事。现在之世。不离烦恼。终不能得过人之法。是名第二无益苦身。复次若更有人。虽不犯戒。心不变异。然复称于身心二业。内外俱适。修念此事。现在之世。不离恼热。有少增进。过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见法。或少禅定。是名第三无益苦身。聚落主。我亦不说无益苦行。都为一种。有一苦行名为下品。复有苦行。名为中品。又有苦行。名为上品。云何名下。初毁戒时。心已变坏。身心内外。一切俱热。追念此事。无时暂离。于现在世。不离烦恼。终不能得过人之法。是名为下。云何名中。若复有人。虽不犯戒。心亦不变。然复称于身心二业。内外俱适。修学此事。于现在世。不离恼热。亦不能得过人之法。是名为中。云何名上。若更有人。虽不犯戒。心不变异。然复称于身心二业。内外俱适。修学此事。于今现在。不能永断一切烦恼。有少增进过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见法。或触禅乐。是名为上。为聚落主。除是二边。趣向于道。所谓三种欲乐。及以三种无益苦身。趣向中道。何等名为舍于三种欲乐之事。及以三种无益苦身。向中道耶。聚落主。贪染欲乐。恼害自见。亦恼害他。自他俱害。现集诸恶。于当来世。亦集诸恶。以此因缘。心烦悲忧受诸苦恼。设尽欲结。亦无自苦。亦不苦他。亦复无有自他之苦。现在之世。不集诸苦。于未来世。亦复不集一切众苦。以是义故。得现法乐。离众恼热。不择时节。得近涅槃。于现在世。能得道果。智者自知。明了无滞。不随他教。是名初中道。聚落主。复有中道。离于恼热。不择时节。得近涅槃。智者自知。不随他教。所谓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定正方便正志正念。是名第二中道。说是法时。王顶发聚落主。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王顶发聚落主。知法见法得法。度疑彼岸。离于疑惑。不随他教。不受异见。于佛法中。得自在辩。即从坐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于今日。已得出过。归依于佛。亦复归依法僧二宝。我持优婆塞戒。从今尽寿。归依三宝。尔时王顶发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而去。

（二七三）

　　尔时世尊。游行于末牢村邑。渐次至于优楼频螺聚落。在鸚鵡阁无果林中。时驴姓聚落主。遥闻世尊游末牢邑至优楼频螺聚落鸚鵡阁无果林。作是思惟。我闻世尊瞿昙所说之法。能灭现在一切苦习。我

亦欲灭现在一切苦习。宜应诣彼听斯妙法。彼或为我说于尽灭苦习之道。时彼驴姓。思惟是已。即出聚落。往世尊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所说之法。能灭众生现在苦习。善哉世尊。垂哀矜愍。愿为敷演现在能灭苦习之义。尔时世尊。即告之曰。我若为汝说于过去曾更无量众苦灭苦习法。汝或时信。或不信。或乐不乐。我今亦欲为汝说于未来无量众苦灭苦习法。而汝或信。或不信。或乐不乐。佛复告曰。我于今者。即于此处。为汝说于灭苦习法。汝当谛听至心受持。诸有众生。起小苦处。而此苦中。种种差别。是等众苦。因欲而生。皆习于欲欲为根本。欲为因缘。时聚落主。复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我根钝。不解略说。唯愿垂愍。广演斯义。令我开悟。佛复告言。今我问汝。随所乐答。此优楼频螺聚落中。所有民众。假设有人。尽系缚之。加诸骂辱。皆悉斩戮。汝颇于中。生苦恼不。聚落主言。虽复忧惨。不必一向生大苦恼。复白佛言。世尊。此优楼频螺聚落之中。是我爱者。则能生我忧悲苦恼。心不悦豫。非我爱者非我所欲。非我所念。于斯等边。我则无有忧悲苦恼。佛告之曰。聚落主。是故当知。一切种种苦恼之生。皆由于欲。悉因于欲。欲为根本。佛复告言。聚落主。于汝意云何。若汝子未生。未依于母。未见闻时。颇于彼所。有欲亲昵。爱念心不。对曰无也。佛复告言。汝子依母而生长已。汝若见时。颇生欲亲爱念以不。对曰实尔。佛言。汝子依母生已渐大。设当败坏。王贼劫夺。若如是者。汝生苦恼忧悲念不。聚落主曰。若遭是事。当于尔时我心愁毒。若死若近死。况复不生忧悲苦恼。佛复告言。是故当知。一切种种苦恼之生。皆因于欲。悉从欲生。欲为根本。聚落主言。希有世尊。所说甚善。巧为方喻。复白佛言。我子设当在于远处。遣使往看。使若还迟。我与其母。心意不安。怪使迟晚。我子将不平安耶。佛言。聚落主。是故当知。众生苦恼。种种忧悲。皆因于欲。由欲而生。欲为根本。假使四爱败坏变异。便生四种忧悲苦恼若三亦皆生于忧悲苦恼。若有一爱。便生一忧悲苦恼。若无爱者。是则无有忧悲苦恼。离于尘垢。如池莲华。不着于水说是法时。驴姓聚落主。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见法得法。解法知法。度疑离惑。不从他心。不趣异道。于佛教法。获得辩力。即从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已出离。归依三宝。从今日夜。为优婆塞。尽我形寿。生清净信。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四）

尔时世尊。与千二百五十大比丘僧。千优婆塞。五百乞儿。而自围绕。游行摩竭提国。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乃至到彼那罗健陀城卖叠园林。于中止住。时闭口姓聚落主。是尼乾陀弟子。闻佛在摩竭提游。乃至是中。到此园林。作是念言。我当往白师尼乾

陀。然后往诣瞿昙边。时闭口姓。即往尼乾陀所。顶礼其足。在一面坐。时尼乾陀。即告之言。汝能以二种论难瞿昙不。如两鏶钩钩取于鱼。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斯二种论。亦复如是。能令于彼不得吐咽。聚落主言。唯愿教我。我当往问。何等二论。能令瞿昙不得吐咽。尼乾陀言汝诣彼所。如我辞曰。汝今瞿昙。颇欲利益诸家不。若不利益。与诸凡愚有何差别。若言利益。汝今云何。将千二百比丘千优婆塞。五百乞儿。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破坏诸家。所经之处。为汝践蹈摧坏伤毁。如雹害禾。是名破坏。非为利益。尔时闭口。受其教已诣卖叠林。往诣佛所。粗相问讯。在一面坐。即白佛言。瞿昙。汝今宁可不欲增长利益于诸家耶。汝岂不常赞叹增长利益者乎。佛告之曰。我于长夜。恒欲增长利益之法。时聚落主。而作是言。汝若利益。何故今者于饥馑世。与千二百比丘。千优婆塞。五百乞儿。俱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破坏诸家。斯非增长利益之法。所为损减。如雹害禾。汝坏人民。亦复如是。佛告之曰。我忆九十一劫已来。无有一家以熟食施而致损减。汝今且观一切诸家。多饶财宝。眷属僮仆。象马牛羊。是富基业。有不从施而得者。不尽从施。我获斯果报。有八因缘。能坏诸家。若为王贼所侵。为火所烧。大水所漂。失所伏藏。生于恶子。不解生业。威逼用财。恶子无理。用于财货。一切世人皆云。八事能破居家。我今更说第九之破。言第九者。所谓无常。离是九种外。言沙门瞿昙。能破诸家。无有是处。若弃如是九种因缘。言沙门瞿昙。能破诸家。不增长者。无有是处。不舍是语。不舍是欲。如斯等人。犹如拍鞠。必堕地狱。时闭口姓聚落主。闻是语已。必生惊怖。忧恼厌恶。身毛为竖。起礼佛足。归命于佛。而作是言。我今诚心向佛忏悔。我甚愚痴。犹如婴儿。所作不善。今于佛前。虚妄不实。下贱妄语。唯愿哀愍。听我忏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实知罪。实知愚痴。犹如婴儿。所作不善。汝于如来阿罗呵。作大虚妄鄙贱之业。今自知罪。诚心忏悔。善法增长。恶事退灭。我今愍汝。受汝忏悔。令汝善法增长。常不退失。时闭口姓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七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罗乾陀城卖叠林中。尔时闭口姓聚落主。而作是念。我今欲见沙门瞿昙。不见我师尼乾陀者。不得往彼。即时往诣尼乾陀所。顶礼其足。在一面坐。时尼乾陀即告之曰。今我教汝。作二种难。令彼瞿昙既不得吐。又不得咽闭口姓。即问之曰。阿阇梨。以何二难。能令瞿昙。不得吐咽复告之曰。汝当往诣彼瞿昙所。作如是言。汝可不为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汝亦赞叹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之法。若言不为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与世凡愚。有何差别。若言我欲利益安乐众生。何不一切等同说法。云何而有不为说者。时聚落

主。受其教已。往诣佛所。粗相问讯。在一面坐。即白佛言。汝实不欲利益安乐诸众生耶。岂不常赞如是法乎。佛告之曰。我于长夜。常欲利益一切众生。亦恒赞叹如是之法。闭口姓言。若如是者。何不为诸众生等同说法有不说者。佛告之曰。我今问汝随所乐答。譬如世人。有三种田。有一上田良美[泛-之＋(犮-乂＋又)]壤。极为上好。第二田者。适处其中好。第三田者。旷野边远。沙卤碱恶。有诸田夫。先于何田。而下种子。闭口姓言。为利益者。先种良田。望获大利。佛告之言。若良田尽。次种何田。闭口姓言。次种中者。种中田已。次种下田。亦复掷子。亦望后时少有所获。佛告之曰。欲知上田。如我弟子。诸比丘比丘尼。我为说法。初中后善。成于己利句义。微妙满足。利益具足。清白显发梵行。彼比丘比丘尼。听我法已。依止我住。归依于我。依凭于我。我为舟主。而济渡之。我为开眼。令得视瞻住于安乐。彼等闻已。各作是言。佛为我说。我等咸当尽心修行。便于我等长夜利益。得义得乐。彼中田者。如我弟子优婆塞优婆夷。我为说法。初中后善。成就己利句义。微妙满足。利益具足。清白显发梵行。彼优婆塞优婆夷。听我法已。依止于我。归依于我。依凭于我。我为舟主。而济渡之。我为开眼。令得视瞻。住于安乐。彼等闻已。各作是言。佛为我说。我等咸当至心修行。便于我等。长夜利益。得义得乐。欲知下田沙卤恶者。如诸外道。我亦为说初中后善。乃至显发梵行。彼诸外道。各能听受。随其所乐。乃至一句。解其义趣。亦为彼等。于长夜中。救济利益。得义得乐。时闭口姓。闻佛所说。而作是言。希有瞿昙。善说美喻。佛告之曰。为成斯义。更说譬喻。如世人。有三种盆。有一水盆。坚完不损。无有孔裂。亦无渗漏。其第二盆。亦完不破。无有孔裂。少有渗漏。第三盆者。亦破亦漏。彼人注水。应先何器。对曰。先于不破漏者。完器满已。注第二器。其第二器。虽完不破。然小渗漏佛复告言。满是盆已。更注何处。其第三盆。虽复漏破。亦应注水。为未漏间。暂得用故。其第一盆。喻我弟子。诸比丘比丘尼。我为说法。乃至令其得义得乐。其第二盆。喻我弟子诸优婆塞优婆夷。我为说法。乃至得义得乐。其第三盆。喻诸外道。我为说法。若少听受。乃至令其得义得乐。时闭口姓聚落主。闻佛所说。心生惊怖。忧愁厌恶。身毛为竖。起礼佛足。而作是言。我今诚心。向佛忏悔。我甚愚痴。犹如婴儿。所作不善。面于佛前。虚妄不实。下贱妄语。唯愿哀愍。听我忏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汝实知罪。实知愚痴。犹如婴儿。所作不善。汝于如来阿罗呵所。虚妄下贱。作斯妄语。汝今知罪。诚心忏悔。善法日增。恶事退减。今我愍汝。受汝忏悔。令汝善法增长。常不退失。时闭口姓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顶礼而去。

（二七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那罗健陀城卖叠林中。尔时结集论者聚落主。作是思惟。我今不应往见尼干。当到佛所。作是念已。寻往诣佛。问讯已讫。在一面坐。尔时佛告结集论者聚落主。彼尼乾陀若提之子。为诸弟子。说何等法。时聚落主。白佛言。世尊。彼尼乾陀。常作是说。若作杀业。随杀时多。必堕恶趣。入于地狱。偷盗邪淫。及妄语等。亦复如是。随作时多。必堕地狱。尔时世尊。告聚落主。若如尼干之所说者。众生都无坠堕恶趣入于地狱。所以者何。如尼干说。若作杀业。随杀时多。必堕恶趣。入于地狱。偷盗邪淫。及妄语等。亦如是者。一切众生。杀生时少。不杀时多。若以时多。入地狱者。杀生时少。不杀时多。是故不应堕恶趣中。入于地狱。偷盗邪淫。及妄语等。亦复如是。作业时少。不作时多。悉皆不应坠堕恶趣入于地狱。佛复告聚落主。如汝说者。都无有人入于地狱。时聚落主。即白佛言。实尔瞿昙。佛复告聚落主。世间若有教导者。出能善量。有慧分别。在思量地。以己言辩才。是凡夫地。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若杀生者。尽堕恶道。入于地狱。随作业时多。以是多业。牵入地狱。盗窃邪淫。并妄语时。亦复如是。随作业时多。堕于恶趣。入于地狱。其诸弟子。专心信乐。彼师所说。至心受持。作如是言。我教导主。知彼前境。见彼所见。此诸弟子。复有弟子。而语之言。我教导主。作如是说。若有杀生时。随杀时多。堕于恶趣。入于地狱。彼孙弟子。作是念言。我先杀生。必堕地狱。偷盗邪淫。及妄语时。必堕恶道。入于地狱。因此作见。即得是见。是名邪见。不舍是见。不解疑惑。不悔所作。恶业之因。而犹常作如是恶业。心不肯改。不能满足。心所解脱。亦不满足。慧解脱。亦不满足。以心解脱慧解脱不满足故。诽谤贤圣。谤贤圣故。即是邪见。佛复告聚落主。设有一人。作是邪见。堕在恶道。入于地狱。一切众生。皆有因缘染污心垢。以是缘故。一切众生。得业结使。设有佛出。如来应正遍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佛以种种因缘呵于杀生。偷盗邪淫。及妄语等。亦复如是。兼赞叹彼胜法有决定信解。复白佛言。我之世尊。真实知见。种种说法。令我得与弟子说如是法。种种因缘。呵责杀生。赞叹不杀生。种种因缘。赞不妄语。不邪淫。不偷盗。我于昔时。已曾杀生偷盗邪淫。及妄语等。我以此因缘。常自悔责。虽自悔责。而得名为不作罪业。是故深自悔责。如是恶业。以忏悔故。皆除疑悔。增进善业。更不杀生偷盗邪淫及妄语等。悔责先造。后更不作种种恶业。以是之故。心得满足。而获解脱。亦能满足慧解脱心慧满故。不谤贤圣。不谤贤圣故。便得正见。佛告聚落主。以能修于正见缘故。身坏命终。得向善趣生于天上。以能忏悔正见之故。能净一切众生之心。亦能净于众生结业烦恼罪垢。贤圣弟子。得闻此事。即时修学。若时及时分。时分中间。中间昼夜已过。如是时中。为杀时多。不杀时多。以义推之。杀生时少。不杀时多。我于彼时故作杀生。我实不善。所作非理。我从今已后。更不复杀。我于一切更不生嫌。更不生

恨。亦不生嫉。深生欢喜。生欢喜故。深生爱乐。生爱乐故。深得猗乐。深猗乐故。得受于乐。以受乐故。其心得定。贤圣弟子。心得定故。得与慈俱。与慈俱故。无怨嫌恨。得于无嫉。其心广大。志趣弘博。无量无边。善修慈故。于彼东方一切众生。都无怨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于一切世界。普生慈心。作是意解。当修立如是善心。于善中住。尔时世尊。取地少土置于爪上。问造论姓聚落主言。大地土多。土上土多。聚落主言。爪上之土。极为鲜少。不可方喻。大地之土。百分千分千亿分。不得比喻共相挍量。佛告聚落主。所有罪业。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算数譬喻不能量度。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恶业挍量可知。如是少业。不能牵人令堕恶道。亦不能住。亦不可计。夫行慈者。所得功德。如大地土。杀生之罪。如爪上土。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盗之罪。如爪上土。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淫之罪。如爪上土。舍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语之罪。如爪上土。如来分别如是法时。造论姓聚落主。闻佛所说。远尘离垢。得法眼清净。得法证法。见法知法。得法边际。度诸疑惑。不随他信。寻得已办。即起离坐。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已得度。我已得度。今归依佛。归依法僧。为优婆塞。尽其形命。信心清净。聚落主复白佛言。世尊。譬如为利养故。作于恶骂。日日转恶。尚失己财。况复得利。我亦如是。为得利故。亲近愚痴不善尼干。我以狂惑。亲近于彼。供养恭敬。我于彼所。不得善利。为其所陷。将堕地狱。世尊拔我。得离恶趣。今重归佛法僧。我尽形寿。为优婆塞。我先于彼愚痴尼干所。有信心爱念恭敬。悉皆舍弃。我今第三。亦重归依佛法僧宝。尽我形寿。为优婆塞。不生不信。时造论姓聚落主。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动摇及斗诤　　调马与恶性
顶发并牟尼　　王发及驴姓
饥馑与种田　　说何论为十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六

（二七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三种不调之马。一切世人。现悉知之。或有马行步骏疾。然无好色。是则名为乘不具足。或复有马。行步骏疾。虽有好色。是亦名为乘不具足。或有良马。行步骏疾。然有好色。是则名为乘得具足。人亦三种。如彼三种不调之马。此三种人。于佛教法。现所知见。何等为三。有人骏疾具足。色及可乘。然不具足。或复有人。骏疾具足。颜色具足。乘不具足。或复有人。骏疾颜色。及以可乘。悉皆具足。

何者是骏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如法中人。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向尽苦道。如是知见已。断于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断此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于道决定。乃至人天七生。尽于苦际。是名骏疾具足。云何色不具足。若有问难阿毗昙毗尼。不能善通。于深问难。不能了达。句味相顺。不能称说。不能如理而为具说。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可乘不具足。少于福德。所生之处。无有福德。不得利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是名乘不具足。是名骏疾具足。色不具足。乘不具足。云何骏疾具足。颜色具足。乘不具足。何者骏疾具足。如法中人。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知见是已。断于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断三结已。得须陀洹。不堕恶趣。于道决定。乃至七生人天。尽于苦际。是名骏疾具足。云何名色具足。若有问难阿毗昙毗尼。能善解脱句味相应。称理显说。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为乘不具足。少于福德。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不得利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是名骏疾及色得于具足。乘不具足。云何名为骏疾色乘悉皆具足。何等骏疾。如此法中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既知见已。断于三结。得须陀洹。七生人天。不堕恶趣。是名骏疾具足。云何色得具足。若有问难阿毗昙毗尼。能为通释句味相顺。称理显说。是名色得具足。云何名为乘得具足。若多福德。生便有福。能得利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是名乘得具足。是名第三骏疾色乘。悉皆具足。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世有三马良善调顺。或有马骏疾具足。色乘不具。或复有马。骏疾及色二俱具足。乘不具足。或复有马。三事具足。人亦三差。如彼三马。是三种人。佛教法中。现所知见。或有骏疾具足。色乘不具足。有人具足。于二不具足。一有人三事具足。何者具足于一。不具于二。如佛法中。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断五下分结。得阿那含是人不还。不堕恶趣。云何色不具足。若有问难阿毗昙毗尼。不能解释句味顺理。不能称说。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名为乘不具足。少于福德。不能生便有大福德。不得利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是名乘不具足。云何第二。二事具足。一不具足。是人于佛法中。见四真谛乃至断五下分结。得阿那含。若有问难阿毗昙毗尼。能为解演说。余如上说。一不具足。亦如上说。是名第二。具足于二。不具足一。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于佛法中。如实知已。见四真谛已得阿那含。乃至多有福德获于利养。是名第三三事具足。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七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譬如世间善乘之马。凡有三种人亦如是。有三种人。其第一者。骏疾色乘。悉皆具足。若有人于佛法中。如实知见四真谛已断于三漏。所谓欲漏有漏无明漏。解脱知见具足。尽诸有结。心得自在。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得阿罗汉。是名骏疾具足。余如上说。云何第二。二事具足。一不具足。于佛法中。如实知见四真谛已。乃至得阿罗汉。若通问难。余如上说。云何第三。三事具足。是人于佛法中。如实知见四真谛已。乃至有福德。能得利养。是名三事具足。佛说是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如是三种善调乘马。应为王者及王子乘。何等三种。所谓骏疾具足。色具足。乘具足。三种比丘。如彼三马。若比丘具足三事。宜应礼拜供养合掌赞叹。是名三事具足。云何色具足。具持禁戒。于波罗提木叉。善能护持。往返出入。具诸威仪。于小罪中。心生大怖。坚持禁戒。无有毁损。是名色具足。云何力具足。恶法未生。能令不生恶法。已生方便。令灭善法。未生方便。令生善法。已生方便令增广。是名力具足。云何骏疾具足。若佛法中。如实知见四真谛已。是名骏疾具足。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有四良马。王者应乘。何等为四。善调骏疾。能忍善住不斗。比丘。如是我就四种。当应归依供养礼拜合掌恭敬。于世间中。无上福田。何等为四。所谓善调骏疾。能令善住不斗。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马。贤人应乘。是世间所有。何等为四。其第一者。见举鞭影。即便惊悚。随御者意。其第二者。鞭触身毛。即便惊悚。称御者意。其第三者。鞭触身肉。然后乃惊。随御者意。其第四者。鞭彻肉骨。然后乃惊。称御者意。丈夫之乘。亦有四种。何等为四。其第一

者。闻他聚落。若男若女。为病所恼。极为困笃。展转欲死。闻是语已。于世俗法。深知厌恶。以厌恶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调顺之乘。如见鞭影称御者意。其第二者。见于己身聚落之中。若男若女。有得重病。遂至困笃。即便命终。睹斯事已。深生厌患。以厌患故。至心修善。是名丈夫调顺之乘。如触身毛称御者意。其第三者。虽复见于己聚落中有病死者。不生厌恶。见于己身。所有亲族辅弼己者。遇病困笃。遂至命终。然后乃能于世间法。生厌恶心。以厌恶故。勤修善行。是名丈夫调顺之乘。如触毛肉称御者意。其第四者虽复见之所有亲族辅弼己者遇病丧亡。而犹不生厌恶之心。若身自病。极为困笃。受大苦恼。情甚不乐。然后乃生厌恶之心。以厌恶故。修诸善行。是名丈夫善调之乘。如见鞭触肉骨随御者意。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马有八种。过世间所知现在可见。何等为八。一者乘马之人。控辔秉策将即远路。而彼恶马。啮衔跳踯。顿绝羁靮。破碎乘具。伤毁形体。是名马过。其第二者。御者乘之。不肯前进而此恶马。腾跃叵制。破碎乘具。其第三者。御者乘之。不肯着路但踰坑堑其第四者若乘之时。不肯前进。返更却行。其第五者。都不畏于御乘之人鞭策之痛。其第六者。御马之人。以鞭策之方便。距地二足双立。其第七者。御马之人。意欲驰骤。返更卧地。不肯进路。其第八者。御马之人。意欲令行。而返停住。于佛法中。修学丈夫。亦有如是八种过患。何等为八。若比丘同梵行者。有见闻疑事觉触己身。即语彼言。汝于今者。稚小无智。不善不了。汝今应当觉触余人。云何乃欲觉触于我。汝自有过。反举他事。如是之人。一犹第马。其第二者见他比丘有见闻疑罪同梵行者。即便语彼。有罪人言。汝于今者。犯如是罪时有罪人。复语彼言。汝今自犯如是之罪。若忏悔者。然后乃可纠举我罪。如是之人。犹第二马。所有过失。其第三者。若有比丘。作见闻疑罪。为他所举。便作异语。随于爱嗔及以怖。痴心生忿怒。如是之人。犹第三马。所有过失。其第四者。若有比丘。亦复作于见闻疑罪。为他所举。即便语彼举事人言。我都不忆。犯如是罪。当知此人同第四马所有过失。其第五者。若有比丘。亦复犯于见闻疑罪同梵行者。而来举之。时犯罪人。即摄衣钵。随意而去。其心都无畏忌。众僧及举事者。当知斯人。同第五马所有过失。其第六者。若有比丘。亦复犯于见闻疑罪同梵行者。而举其事。时犯罪人。即便于彼高处而坐。与诸长老比丘。诤论道理。举手大唤。作如是言。汝等诸人。悉皆自犯见闻疑罪。而更说我犯。如是罪。当知斯人。同第六马所有过患。其第七者。若有比丘。亦复犯于见闻疑罪。清净比丘。纠举其

事。彼有罪人。嘿然而住。亦复不言。有罪无罪。恼乱众僧。当知斯人。同第七马所作过失。其第八者。若有比丘。亦复犯于见闻疑罪。清净比丘。发举其事。彼犯罪人。即便舍戒。退失善根。罢道还俗。既休道已。在寺门边。住立一面。语诸比丘。我今还俗。为满汝等所愿以不。汝今欢喜极快乐不。当知是人。同第八马所有过患。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八种马。为贤所乘。所言贤者。转轮圣王。何等为八。贤乘所生。是名第一贤马之相。其第二者。极为调善。终不恼触其余凡马。是名第二贤马之相。其第三马。所食之草。不择好恶。悉尽无遗。是亦名为贤马乘相。其第四者。有秽恶物。生不净相。大小便处。终不于中。止住眠卧。是名第四具贤马相。其第五者。能示御者恶马之过。能教御者治于恶马。所有疹态。是亦名为贤马之相。其第六者。能忍重担。而不求轻。恒作是念。我常见于余马担时。当为伐之。是名第六贤乘马相。其第七者。常在道中。初不越逸。道虽微浅。明了知之。是名第七贤马之相。其第八者。病虽困笃。乃至临终。力用不异。是名第八贤乘马相。丈夫贤乘。亦有八事。何等为八。其第一者。若有比丘。善持禁戒。具足威仪。往返人间。无所毁犯。设误犯于微小罪者。心生大畏。持所受戒。犹如瞎者。护余一目。当知是人。同彼初马生贤乘处。其第二者。若有比丘。具足善法。终不恼触同梵行者。共住安乐。如水乳合。当知是人。同第二马。生于贤处。其第三者。复有比丘。受饮食时。不择好恶。悉食无余。当知斯人同第三马。生于贤处。其第四者。若有比丘。见诸恶法不清净者。心生厌患。悉皆远离三业不善。呵责恶法鄙陋下贱。当知是人。同第四马生于贤处。其第五者。若有比丘。既犯罪已。亲于佛前。陈己过罪。亦复于梵行所说。自发瑕疵。当知是人。同第五马。生于贤处。其第六者。若有比丘。具足学戒。见同梵行。诸比丘等。于戒有犯。心每念言。我当修学令无所毁。当知斯人。同第六马。生于贤处。其第七者。若有比丘。行八正道。不行邪径。当知此人。同第七马。不行非道。生于贤处。其第八者。若有比丘。病虽困笃。乃至欲死。精勤无懈。志性坚固。不可轻动。恒欲进求。诸胜妙法。心无疲倦。当知是人。同第八马。至死尽力。生于贤处。佛教法中。能得真实。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提迦国盆寔迦精舍尔时世尊告大迦旃延。

定意莫乱。当如善乘。调摄诸根。勿同恶马诸根驰散。犹如恶马系之槽上。唯念水草。余无所知。若不得食。断绝羁靽。亦如有人多与欲结相应。以贪欲故多有嫌恨之心。多起欲觉。以有欲觉生诸恼害。种种恶觉由斯而生。以是事故。不知出要。终不能识欲之体相。若复有人。耽好睡眠。以常眠故。多起乱想。种种烦恼。从之生长。以是义故。不知出要对治之法。若复有人。多生掉悔。以其常生掉悔心故。于诸法相。不能分明。当知掉悔为散乱因。以是因缘。不知出要对治之法。若复有人。多生疑心。以疑心故。于诸法中。犹豫不了。以斯义故。不知出要对治之法。如善乘马系之枥上。其心都不思于水草。不绝羁靽。譬如有人心无欲结。但有净想。以不染着是欲想故。亦复不生掉悔疑等睡眠之盖。以其不生五盖之心因缘力故。便知出要对治之法。比丘。如是不依于彼地水火风。亦复不依四无色定。而生禅法。不依此世。不依他世。亦复不依日月星辰。不依见闻。不依识识。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识境界。亦不依止觉知。获得无所依止禅。若有比丘。不依如是诸地禅法。得深定故。释提桓因。三十三天。及诸梵众。皆悉合掌恭敬尊重。归依是人。我等今者。不知当依何法则。而得禅定。尔时尊者薄迦梨。在佛后立。以扇扇佛。即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修诸禅定。不依四大及四无色。乃至不依觉观之想。若如是者。诸比丘等。云何而得如是禅定。释提桓因及诸大众。合掌恭敬尊重赞叹。得斯定者。而作是言。此善男子。丈夫中上。依止何事。而修诸禅。佛告薄迦梨。若有比丘。深修禅定。观彼大地悉皆虚伪。都不见有真实地想。水火风种。及四无色。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识知见闻。推求觉观。心意境界。及以于彼智不及处。亦复如是。皆悉虚伪。无有实法。但以假号。因缘和合。有种种名。观斯空寂。不见有法及以非法。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今薄迦梨　　应当如是知
习于坐禅法　　观察无所有
天主憍尸迦　　及三十三天
世界根本主　　大梵天王等
合掌恭敬礼　　稽首人中尊
咸皆称斯言　　南无善丈夫
我等不知汝　　依凭何法则
而得是深定　　诸人所不了

说斯法时。大迦旃延。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薄迦梨比丘。烦恼永灭。不受后生。尽诸有结。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恶马调顺马　　贤乘三及四　　鞭影并调乘　　有过八种恶
迦旃延离垢　　十事悉皆竟

（二八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时释摩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优婆塞义。唯愿如来。为我敷演。佛告释摩男。在家白衣。归依三宝。以是义故名优婆塞汝即其人。时释摩男。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信。佛告释摩男。于如来所。深生信心。安住信中。终不为彼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不信所坏。是名优婆塞信。时释摩男。复白佛言。云何优婆塞戒。佛告释摩男。不杀不盗。不淫不欺。及不饮酒等。是名优婆塞戒。又问。云何施具足。佛告释摩男。优婆塞法。应舍悭贪。一切众生。皆悉为彼贪嫉所覆。以是义故。应离悭贪及嫉妒意。生放舍心。躬自施与。无有疲厌。是名施具足。又问。云何智慧具足。佛告释摩男。优婆塞。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知此四谛。决定明了。是名慧具足。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时释摩男。与五百优婆塞。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优婆塞义。在家白衣。具丈夫志。归命三宝。自言我是优婆塞者。云何而得须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告释摩男。断除三结。身见戒取及疑网等。断三结已。成须陀洹。更不复受三涂之身。于无上道。生决定信。人天七返。尽诸苦际入于涅槃。是名优婆塞得须陀洹。又问。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告摩诃男。断三结已。薄淫怒痴。名斯陀含。又问。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告摩诃男。若能断三结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时摩诃男及五百优婆塞。闻此法已。心生欢喜。而白佛言。世尊。甚为希有。诸在家者。获此胜利。一切咸应作优婆塞。时摩诃男及诸优婆塞。作是语已。礼佛而退。诸比丘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时释摩男。往诣佛所。修敬已毕。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优婆塞。具丈夫志广说如上。复当云何满足诸行。佛告摩诃男。优婆塞。虽具足信。未具禁戒。是名有信。不具于戒。欲求具足信戒之者。当勤方便求使具足。是名信戒满足优婆塞。佛复告摩诃男。优婆塞虽具信戒。舍不具足为具足故。勤修方便。令得具足。时摩诃男。白佛言。世尊。我

于今者。具信戒舍。具足三支。佛告摩诃男。虽具三事。然不数往僧坊精舍。以是因缘。名不具足应勤方便数往塔寺。时摩诃男。言诸优婆塞。我今应当具足信戒。及以舍心。诣于塔寺。佛告摩诃男。若能具足信戒舍心数诣塔寺。亲近众僧。是名具足。佛告摩诃男。虽复具足如上四事。若不听法。名不具足。摩诃男言。我能听法。佛复告摩诃男。虽能听经。若不受持。亦名不具。虽能受持。不解其义。亦名不具。虽解义趣。而未能得如说修行。亦名不具。若能具足信戒舍心。数往塔寺听法。受持解其义趣。如说修行。是则名为满足之行。摩诃男。虽复具足信戒舍心。数诣塔寺。亲近众僧。然犹未能专心听法。是亦名为行不具足。以斯义故。应当方便专心听法。虽能听法。若不受持。亦名不具。是故应当受持正法。虽能受持。若不解义。亦名不具。是故应当解其言趣。虽解义味。若复不能如说修行。亦名不具。是故应当如说修行。若能具足信心持戒及舍心等。数往僧坊。专心听法。受持莫忘。解其义趣信戒舍心。往诣塔寺。听受经法受持不忘。解其义趣。若复不能如说修行。是亦名为不具足也。摩诃男。优婆塞。以信心故。则能持戒。以持戒故。能具舍心。具舍心故。能往诣僧坊。往诣僧坊故。能专心听法。专心听法故。则能受持。能受持故。解其义趣。解其义趣。能如说修行。能如说修行故。勤作方便。能令满足。时摩诃男复白佛言。世尊。云何优婆塞。具足几支。自利未利于他。佛告摩诃男具足八支。能自利益未利于他。何等为八。优婆塞。自己有信。不能教他。自持净戒。不能教人。令持禁戒。自修于舍。不能教人令行布施。自往诣塔寺。亲近比丘。不能教人往诣塔寺亲近比丘。自能听法。不能教人令听正法。自能受持。不能教人受持。自能解义。不能教人令解其义。自能如说修行。不教他人如说修行。是名具足八支。唯能自利不能利他。时摩诃男复白佛言。具足几法。能自利益。亦利于他。佛告之曰。若能具足十六支者。如是之人。能自他利。自生信心。教人令得。自行受持。教人受持。自行舍心。亦复教人令行舍心。身自往诣僧坊塔寺。亦复教人往诣僧坊亲近比丘。自能听法。亦复教人令听正法。自能受持。亦复教人令受持法。自解义趣。亦复教人解其义味。自如说行。亦复教人如说修行。若能具足十六支。此则名为自利利他。如斯之人。若在刹利众。若婆罗门众。若居士众。若沙门众。随所至处。能为此众。作大照明。犹如日光除诸闇冥。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佛说是已。释摩男礼佛而退。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八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尔时释摩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此迦毗罗人民炽盛。安隐丰乐。我常在中。每自思惟。若有狂象奔车逸马狂走之人。来触于

我。我于尔时。或当忘失念佛之心。或复忘失念法僧心。复自念言。若当忘失三宝心者。命终之时。当生何处。入何趣中。受何果报。佛告之曰。汝当尔时。勿生怖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不堕恶趣。不受恶报。譬如大树初生长时。恒常东靡。若有斫伐。当向何方。然后坠落。当知此树必东向倒。汝亦如是长夜修善。若堕恶趣。受恶报者。无有是处。时释摩男。闻佛所说。顶礼佛足。还其所止。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尔时释摩男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在于学地。所作未办。常欲进求阿罗汉果。入于涅槃。云何比丘。修习几法。尽诸有漏。心得无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现在世。获其果证。得无漏戒。决定自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佛告摩诃男。若有比丘。在于学地。未得无学。意恒进求。欲得涅槃。常修六念。譬如有人。身体羸瘦。欲食美膳。为自乐故。诸比丘等。亦复如是。为涅槃故。修于六念。何等为六。一者念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于尔时。无有贪欲嗔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以直心故。得法得义。得亲近佛。心生欢喜。以欢喜故。身得猗乐。以身乐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怨家及己亲族。于此二人。无怨憎想。心常平等。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佛心。趣向涅槃。是名念佛。二者念法。所谓法者。即是如来所有功德。十力无畏。必趣涅槃应当至心观察是法。智者自知。圣弟子者。应修念法。尔时离于贪欲嗔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以直心故。得义得法。以亲近法。心生欢喜。以欢喜故。身得猗乐。得猗乐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于怨憎所。其心平等。无有爱嗔。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法观。趣向涅槃。是名念法。三者念僧。所谓僧者。如来弟子。得无漏法。能为世间。作良福田。何等名为良福田耶。有向须陀洹。有得须陀洹已。有向斯陀含有得斯陀含。有向阿那含。有得阿那含。有向阿罗汉。有得阿罗汉。是则名为良祐福田。具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应当合掌恭敬其人以念僧故。得法得义。得亲近僧。心生欢喜。生欢喜故。乃得快乐。得快乐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于怨憎所。其心平等。无有贪欲嗔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僧观。趣向涅槃。是名念僧。云何念戒。所谓不坏戒不缺戒不杂戒无垢戒离恐惧戒非戒盗戒清净戒具善戒。念如是等诸禁戒时。即得离于贪欲嗔恚愚痴邪见。离诸恶故。得法得义。得亲近戒。心生欢喜。以心喜故。乃得快乐。心得乐故。其心得定。以得定故。于怨憎所。其心平等。清净质直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戒想。是名念戒。云何念施。念己所施护得善

利。一切世间。为悭嫉所覆。我于今者。得离如是悭贪之垢。住舍心中于一切物。心无吝惜。持用布施。既布施已。我心应喜。犹如大祠。分己财物。舍与他人。若能如是修施心者。于现世中。得法得义。得亲近施。无有贪欲嗔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应生欢喜。以欢喜故。身得快乐。身快乐故。其心得定。以心定故。于怨憎所。心无高下。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施想。是名念施。云何念天。所谓四天王。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此诸天等。若当信心因缘力故。生彼天者。我亦有信戒施闻慧。亦复如是。以此功德。生天上者。我亦具有如是功德当生彼天。念如斯天。以念天故。离于贪欲嗔恚愚痴。唯有清净质直之心。于现世中。得法得义。得亲近天。心生欢喜。心欢喜故。身得快乐。得快乐故。其心得定。心得定故。于怨憎所。心无高下。住法流水。入于定心。修念天想。是名念天。摩诃男。若有比丘。住于学地。所作未办。常欲进求阿罗汉果入于涅槃。应当至心修是六念。以能修习斯六念故。尽诸有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现在世。获其证果。即得证已。作是唱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时摩诃男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一）

尔时世尊。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林。夏坐安居。尔时众多比丘。于夏欲末。在讲堂中。为佛缝衣。诸比丘等。缝衣已讫。作是思惟。我等于今。缝衣已竟。当逐佛游行。时释摩男。闻诸比丘。缝衣已讫。欲随佛游行。闻斯语已。即往佛所。稽首礼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身心甚为重钝。迷于诸方。虽复听法。心不甘乐。所以者何。我闻诸比丘等。缝衣已竟。当随佛游行。即生念言。何时当复还见世尊及以修心。诸比丘等。佛告之曰。我及比丘。虽去余处。汝若恒欲见于如来及比丘者。应以法眼至心观察。常修五事。何等为五。所谓以具信故。能随顺教。非是无信。能随顺教。持净戒故。能随顺教。非是毁禁能顺教也。以多闻故。能随顺教。非以少闻能随顺教。非以悭吝能行布施。以舍心故能行布施。非以愚痴能修智慧。以慧心故能识法相。是故摩诃男。若欲见佛及比丘者。恒应修习如是五事并六念法。若如是者。我及比丘。便常在前。所谓僧者。名为和合。时摩诃男。闻佛所说。欢喜礼足而去。

（二九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陀园林中。尔时摩诃男释。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之义。获定心故。而得解脱。若如是者。为先得定后解脱耶。为先解脱后得

定耶。定与解脱。为俱时耶。所未曾得所未曾行。过去未来。所未曾生。现在亦无。尔时世尊嘿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如是问。如来嘿然。悉皆不答。时尊者阿难侍如来侧。以扇扇佛。于时阿难。作是念。今释摩诃男。以此甚深之义。咨问世尊。世尊。今者。所患始除。气力尚微。未堪说法。我当为彼。略说少法。令其还去。时尊者阿难。作是念已。即语释摩男。如来所说。说于学戒。亦说于彼无学之戒。说于学定。亦说于彼无学之定。说于学慧。亦说于彼无学之慧。说学解脱。亦说于彼无学解脱。时摩诃男白阿难言。云何如来说于学戒及无学戒学定无学定学慧无学慧学解脱无学解脱。阿难言如来圣众住戒持波罗提木叉。具足威仪。行所行处。于小罪中。心生大怖。具持禁戒。是则名为持戒具足。厌于欲恶及诸不善。离生喜乐。入于初禅。乃至入第四禅。是名为禅。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如实知苦灭。如实知苦灭道。如是知见。断五下分结。身见戒取疑欲爱嗔恚。彼断五下分结。便得化生。即于彼处。而得涅槃。名阿那含。更不还来至此欲界。是则名为学戒学定学慧解脱。复次更于异时。尽诸有漏。得于无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现法取证。逮得无生自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有。当于尔时。得无学戒无学定无学慧无学解脱。摩诃男。以是缘故。佛说于学及以无学。时摩诃男。闻其所说。欢喜顶礼而去。时摩诃男。既去不远。佛告阿难。此迦毗罗卫国。诸比丘等。颇共诸释讲论如是深远义不。阿难白佛。此迦毗罗卫。诸比丘等。每与诸释共论如是甚深之义。佛告阿难。迦毗罗卫比丘。与诸释等。获大善利。能解如是圣贤慧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俱陀园林中。时粗手释。往诣摩诃男所。语摩诃男言。如来说须陀洹。有几不坏信。摩诃男释答言。如来所说须陀洹。人有四支不坏信。所谓于佛不坏信。于法不坏信。于僧不坏信。圣所授戒得不坏信。粗手释言。汝今不应说言如来说四不坏信。所以者何。如来唯说三不坏信。所谓于三宝所得不坏信。第二第三。亦作是说。摩诃男。亦作是答。汝莫说言三不坏信。如是如来实说四不坏信。二人纷纭。各竞所见。不能得定。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请决所疑。时摩诃男白佛言。世尊。彼粗手释。来至我所。作是言。如来为说几不坏信。我即答言。如来说于四不坏信。所谓三宝圣所授戒。粗手释言。如来唯说三不坏信。云何言四。所谓三宝。第二第三。亦作是说。第二第三。我亦答言。如来说四。实不说三。彼之所说。我不能解。我之所说。彼亦不解。时粗手释。即从坐起。白佛言。世尊。假设佛不教我。僧不教我。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天。若魔。若梵。此诸人等。都不教我。向

于佛者。我亦一心回向于佛。法僧亦然。佛告摩诃男言。粗手释作如是语。汝云何答。摩诃男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我更无答。异于佛法。更无善处。离于佛法。更无真处。无异处善。无异处真。佛复告摩诃男。汝从今日。应如是解具足四事。名不坏信。所谓于佛法僧。圣所念戒。粗手释。以不解故。作如是语。即闻佛说。即得解了。时摩诃男。及粗手释。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二九四）

尔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俱陀园林中。当尔之时。彼国诸释。集讲论处。既集坐已。于其中间。各共谈论。语摩诃男言。无有前后。汝意谓谁以为后耶。粗手释者。如来记彼得须陀洹。于人天中。七生七死。得尽苦际。彼粗手释。毁犯禁戒。饮彼酒浆。佛尚记言。得须陀洹。若如是者。有何前后。复语摩诃男言。汝可往诣于世尊所问如斯义。时摩诃男释。寻如其言。即往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迦毗罗释。集讲论处。于其中间。作如是论。语我言。谁为前后。时粗手释。其命已终。如来记彼得须陀洹。于人天中。七生七死。得尽苦际。彼粗手释。毁犯禁戒。饮放逸浆。若记彼得须陀洹。当知是即无有前后。佛告之曰。皆称我为善逝世尊。作是语者。亦名善逝。称善逝故。生善逝心。贤圣弟子。生正直见。称言善逝。复次摩诃男。如来弟子。一向归佛。亦复归依法僧三宝。得疾智。利智。厌离智。道智。不堕地狱饿鬼畜生。及余恶趣。得八解脱。获于身证具八解脱。住于具戒。以智慧见。尽于诸漏。是则名为得俱解脱阿罗汉也。复次摩诃男。贤圣弟子。亦如上说。慧解脱阿罗汉。不得八解脱。复次摩诃男。一向归佛。余如上说。身证阿那含。成就八解脱。未尽诸漏。复次摩诃男。一向归佛。余如上说。不堕地狱饿鬼畜生。不堕恶趣。如来教法。彼随顺不逆。是名见到。复次摩诃男。贤圣弟子。一向归依佛。余如上说。佛所教法。彼随顺解脱。是名信解脱。复次摩诃男。若信佛语。欣尚玩习。忍乐五法。所谓信精进念定慧。是名贤圣弟子。不堕三涂。是名坚法。复次贤圣弟子。信受佛语。然有限量。忍乐五法。如上所说。是名贤圣弟子。不堕三涂。是名坚信。摩诃男。我今若说娑罗树林。能解义味。无有是处。假使解义。我亦记彼得须陀洹。以是义故。粗手释。我当不记彼释得须陀洹。所以者何。彼粗手释。不犯性重。犯于遮戒。临命终时。悔责所作。以悔责故。戒得完具。得须陀洹。人少有所犯。悔责完具。何故不记彼粗手释得须陀洹。摩诃男释。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

云何优婆塞　　得果一切行
自轻及住处　　十一与十二
解脱并舍罗　　粗手为第十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七

（二九五）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猕猴陂岸大讲堂中。时有四十波利蛇迦比丘。皆阿练若。着粪扫衣。尽行乞食。悉在学地未离欲法。咸至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作是念。此诸比丘皆阿练若。着粪扫衣。尽行乞食。悉是学人。未断诸结。吾当为彼如应说法。令诸比丘不起于坐心得解悟尽诸结漏。佛告之曰。比丘当知。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结所使缠系其颈。生死长途流转无穷。过去亿苦无能知者。譬如恒河流入四海。我今问汝。汝处生死所出血多为恒河多。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处生死身所出血。多彼恒河四大海水。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从往世所受象身。为他截鼻截耳。或时截足铁钩[邱-丘＋(卯/亞)]头及以斩项。所出之血无量无边又受牛马骡驴骆驼猪鸡犬豕种种禽兽。如受鸡形。截其羽翼及其项足身所出血。是诸禽兽各被割截。所出之血不可计量。复告诸比丘。色为是常是无常乎。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是无常。佛复问言。色若无常。为当是苦。为非苦乎。比丘对曰。无常故苦。佛复告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于此法中。贤圣弟子计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对曰。不也世尊。佛复告曰。受想行识为是常耶为无常乎。比丘对曰。斯皆无常。佛复问言。若是无常为是苦耶为非苦耶。比丘对曰。无常故苦。佛又问言。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贤圣弟子宁计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对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无常。无常故即无我。若无有我则无我所。如是知实正慧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时。过去未来现在。若内若外若近若远。此尽无我及以我所。如是称实正见所见。若受想若行若识。若多若少若内若外若近若远。过去未来现在。都无有我亦无我所。如实知见。贤圣弟子见是事已。即名多闻。于色厌恶。受想行识亦生厌恶。以厌恶故得离欲。得离欲故则解脱。得解脱故则解脱知见。若得解脱知见。即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佛说是时。四十波利蛇迦比丘。不受后有心得解脱。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受结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若无能知者。譬如恒河流注四海复告比丘。生死长远于昔过去受形已来。忧悲哭泣所出

目泪为多。为恒河多。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生死长远。目所出泪踰彼恒河亦多四海。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所集目泪实多四海。诚如汝言。过去来世父母弃背。伯叔兄弟姊妹儿子宗亲眷属悉皆死丧。及失钱财象马牛羊。或受鞭杖或被伤刖侵毁形体。乃至系闭。如斯众苦悲恼流泪不可称计。譬如瀑流漂众草木聚沫塞路。爱之聚沫遮贤圣道。血滞受身。数受地狱饿鬼畜生及余恶趣。佛问比丘。色为是常是无常乎。比丘对曰。色是无常。佛复问言。色若无常。为当是苦为非苦耶。比丘对曰。无常故苦。佛告比丘。若无常苦是败坏法。于斯法中。贤圣弟子宁计有我及我所不。比丘对曰。不也世尊。佛又问言。受想行识。为是常耶是无常乎。比丘对曰。斯皆无常。佛又问言。若是无常。为是苦耶为非苦乎。比丘对曰。无常故苦。又问。若无常苦是败坏法。贤圣弟子宁计是中我我所不。比丘对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色是无常。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若无有我则无我所。如是知实正慧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若有是色乃至少许。过去未来现在。若内若外若近若远。此尽无我及以我所。如是称实正见所见。若受想行识若多若少。若内若外若远若近。过去未来现在。都无有我亦无我所。如实知见。贤圣弟子见是事已。即名多闻。于色解脱。受想行识亦得解脱。忧悲苦恼一切解脱。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二九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言。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结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苦无能知者。复告比丘。譬如恒河流注四海。于昔过去生死旷远。饮于母乳比恒河水何者为多。比丘白佛。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过去久远所饮母乳。多彼恒河及四海水。受形已来无量无边。或受象马驼驴牛羊鹿等种种畜兽。所饮母乳不可称计。譬如瀑流漂诸草木。合成聚集妨塞途路。爱之聚沫亦复如是。能遮圣道。余如上说。

（二九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所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苦无能知者。假设有人斩截天下大地草木悉以为筹。尽此诸筹欲数过去无量世来所生之母。亦不能尽其边际。假设斩于大地草木。悉皆以为四指之筹。欲算过去所生之父。终不能得知其边际。复告比丘。生死长远边不可得。余如上说。汝诸比丘。当作是学断于生死。断于诸有更不受有。时诸比丘闻佛所

说。欢喜奉行。

（二九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所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劫恒受众苦。一切无有能得知者。复告比丘。假设有人丸大地土犹如豆粒。以此豆粒欲数过去所受生母。尽此地土。亦不能得尽其边际。余如上说。是故汝等。应作是学学断后有。勤求方便断于后有。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所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数所受众苦。一切无有能得知者。佛告比丘。汝观世间喜乐之众受上乐者。汝等决定应作是念。我从过去以来受如此乐。数受斯乐亦皆败失。如是生死长远余如上说。汝等今者当作是学。勤修方便断于后有。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余如上说。若见众生受极苦毒忧愁懊恼。当作是念。我从昔来无量劫中。亦受如是无量苦恼。生死长远。余如上说。汝等比丘。当作是学。应勤方便断于后有。莫作起有因缘。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余如上说。汝等比丘。若见有人心生惊怖身毛为竖。当知前身曾作怨害。是故生死长远。余如上说。汝等比丘。应作是学。当勤方便断于后有。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余如上说。若见众生自然爱乐。起于欲心心极亲爱。汝等当知。先身之时必为父母兄弟妻子。或作和上阿阇梨师长所尊。是故当知。生死长远。余如上说。汝等比丘。应作是学。勤修方便断于后有。莫作生有因缘。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婆罗门。往诣佛所问讯世尊。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未来当有几佛出世。佛答之言。未来当有恒河沙诸佛出现于世。时婆罗门闻佛所说。作是念。我当于未来佛所修梵行。回还不远。复作是念。我竟不问过去之世几佛出世。作是念已。还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过去之世几佛出世。佛答之曰。过去有无量恒河沙诸佛已出于世。时婆罗门复作是念。过去未来诸佛出世我不值遇。今得值佛云何空过。我当于佛法中出家学道。即起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愍听我出家。于佛法中修行梵行。佛即听许寻得出家。既出家已。独处闲静精勤修习断于生死得阿罗汉。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足。佛告诸比丘。若有一人于一劫中流转受生。收其白骨若不毁坏积以为聚。如毗富罗山。贤圣弟子随时闻如实知苦圣谛。如实知苦集。知苦灭。知趣苦灭道。如是知见已断于三结。所谓身见戒取疑。名须陀洹。不堕恶趣。决定菩提趣于涅槃。极至七生七死。得尽苦际。说是事已。复说偈言。

一人一劫中　　流转受生死
积骨以为聚　　集之在一处
使不毁败坏　　犹如毗富罗
若观四真谛　　正智所鉴察
说苦因从生　　苦灭八圣道
安隐趣涅槃　　流转生死轮
任运过七生　　得尽于苦际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顶礼而去。

血泪及母乳　　土丸如豆粒
恐怖及彼爱　　恒沙及骨聚

（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亦如上说。尔时众中有一比丘。从坐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劫为久近。佛告比丘。吾可为汝。敷演而说。恐汝不解。比丘白佛。颇可方喻说不。佛言。可作方喻以铁为城纵横正等高一由旬。设盛芥子满中流溢。假设有人百年之中取一芥子。城中芥子可得都尽。劫之边际不可得知。复告比丘。劫之长远其喻如是。如斯长劫百千亿万。乃至百亿万。苦恼无量无边。粗恶痛苦意所不喜。犹如聚沫。血渧受身。数受地狱饿鬼畜生恶趣之中人中恶趣。是故应断后有。宜勤方便远离诸有。汝等比丘。当作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余如上说。于彼众中有一比丘。即从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劫为久近。佛告比丘。可为汝说汝不能解。比丘白佛。为可作方喻以不。佛言。可作方喻。佛告比丘。如有硬石无有孔穴共同一体。纵广高下满一由旬。假使有人。以细罗縠衣。或初摩细濡或以细氎。百年一拂令其坏尽。劫犹未尽。是故我说劫之长远边际难得。劫之久近其喻如是。如是长劫数百数千数万数千亿万。众生于斯长劫之中受大苦恼。粗涩痛苦意所不喜。如似聚沫血渧所受。数受地狱饿鬼畜生入于恶趣。是故汝等。当断后有。勤修行道离于诸有因缘。应作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中有一比丘。从坐而起整衣服。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从昔已来多少劫过。佛告比丘。吾可说之汝不能解。比丘白佛言。可作方喻说不。佛言。可作方喻。假设有人年满百岁。于一日中晨起日中及日暮。三时各忆百千劫事。如是日日忆念满足百年。犹不能得过去劫数边际。劫数长远亦复如是。众生于是长远劫中。受众苦极粗涩痛苦心不生喜。数受地狱饿鬼畜生入于恶趣。是故比丘。应断后有。勤修方便绝离诸有。汝等比丘。应作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余如上说。乃至过去亿数之劫不可得知。于此大地无有不是汝等故身生处死处。复告比丘。生死长远边际难知。汝等比丘。应勤方便断离诸有。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乃至如上所说。复告比丘。此世间中无有一人不作汝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属及以和上阿阇梨所尊之者。此世间中无一众生不杀害汝为汝怨亦复无有一众生等不食于汝身肉之者。如是无始生死。余如上说。是故比丘。应勤方便断离诸有。当作斯学。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譬如天雨既至于地。即便生泡速生速灭。生死之法速生速灭。亦复如是。无始生死长远若斯。是故比丘。应勤方便断离诸有。当作是学。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死生长远。如上所说。复告比丘。天雨密致如缚扫彗。东西南北及以四维间无空处。东方无量世界众生炽盛安乐。无量世界悉皆碎坏。无量世界众生满中。无量世界悉皆空虚。无有众生在中居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生死无始。余如上说。是故比丘。当勤方便断离诸有。应作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生死长远。如上所说。乃至无始生死。亦如上说。复告比丘。譬如掷杖。或根着地或头着地。或堕不净秽恶之处。或复堕于清净之处。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为无明所覆。或生天上及在人中。或堕地狱。饿鬼畜生。或复堕于阿修罗有。以是义故生死长远。广说如上。是故比丘。当断诸有。应如是学。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比丘。譬如五辐车轮其有力者旋转速疾。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为无明覆。轮转五道。所谓人天地狱饿鬼及以畜生。如是无始生死。是故比丘。当断诸有。应作善法。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毗富罗山下。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无有住时不可保信。是怀败法。以是义故。汝诸比丘。于诸行所应知止足生厌恶想。离于爱欲而求解脱。复告比丘。此毗富罗山。往昔之时名曰婆耆半阇。尔时此城名帝弥罗。彼时人民寿四万岁。诸人民等欲上此山。经于四日然后乃能至彼山顶。时世有佛。号迦孙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弟子而说法要。初中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当知。尔时婆耆半阇山相。于今已灭人民尽死。是佛世尊入涅槃后人寿转减。以是义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无有住时不可保信。是坏败法。是故比丘。于诸行所应知止足生厌恶想。离于爱欲而求解脱。复告比丘。乃往昔时此山名曰朋迦。于时此城名阿毗迦。时彼世人寿三万岁。此诸众生若欲上山。经于三日便得往还。时世有佛世尊。号迦那含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如来普为大众演说法要。所演说者初中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具足清净显发梵行之相。比丘当知。彼佛世尊入涅槃后人民转减。于时山相于今已灭人民死尽。是故比丘。诸行无常是变易法。不可恃怙会归磨灭。汝等应当于诸行所宜知止足生厌恶想。离于爱欲而求解脱。佛复告诸比丘。乃往古昔此山名曰善边。尔时国土名曰赤马。于时人民寿二万岁。当尔之时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广为大众敷演分别诸法秘奥。其所说者初中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比丘当知。善边山名于今已灭人皆终没。彼佛世尊入般涅槃人命转减。以是义故。诸行无常是变易法。无有住时。不可恃怙。会归磨灭。是故宜应于诸行所生于止足厌恶之想。离于爱欲而求解脱。此山今复名毗富罗。而斯国土名摩竭提。是中众生寿命百年或增或减。此诸众生若欲上山。须臾之顷即便往还。我释迦文出现于世十号具足。为众演说无量经典。其所说者初中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复告比丘。此山名字并及国人。不久亦当悉皆灭尽。我亦不久当入涅槃。以是义故。诸行无常。是变易法。无有住时不可恃怙。会归磨灭。是故比丘。宜应至心于诸行所生止足想厌恶之心。离于爱欲而求

解脱。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婆耆半阇帝弥罗　　阿毗迦罗朋伽迦
善边之山赤马国　　毗富罗山摩竭提
诸山悉灭人亦终　　佛入涅槃寿命灭

以是义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城山过去　　无地方所　　众生无不是　　粗雨渧雨　　如缚扫彗　　掷杖还转轮　　毗富罗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八

（三一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慰问如来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将欲请问。汝若多闻愿垂听察。佛告犊子。若有所疑。随汝所问。犊子问曰。身之与我为是一耶。佛言。如此之事。我所不答。又问。身我异耶。佛言。如此之事。我亦不答。犊子复言。今我问汝。我身一耶。汝不见答。身我异耶。汝复不答。如斯等问。尚不见答。云何而能记诸弟子死此生彼。天人之中。汝若记彼死此生彼。宁可不是身留于此。我往于彼五道之中。若如斯者。身之与我则为别异。佛告梵志。我说有取记彼受生。若无取者。则无受生。复此犊子。譬如彼火有取则然。若无取者。火则不然。犊子言。瞿昙。我亦见火无取而然。佛告犊子。汝见何火无取而然。犊子复言。譬如见大火。甚为炽盛。猛风绝炎离火见然。佛告犊子。如此绝炎。亦复有取。犊子言。离火见然。以何为取。佛言。如斯绝炎。因风而然。以风取故。炎得暂停。以风力故。绝炎可见。犊子言。瞿昙。火尚可尔。人则不然。所以者何。身死于此。意生于彼。于其中间。谁为其取。佛言。当于尔时以爱为取爱取因缘。众生受生。一切世间。皆乐于取。一切皆为取所爱乐。一切悉皆以取为因。众生见取。则生欢喜。一切众生皆入于取。如来阿罗呵以无取故。而得成于无上正觉。犊子言。我于今者。大有所作。欲还所止。佛言。梵志。宜知是时。尔时犊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往诣尊者大目连所。既到彼已。问讯尊者在一面坐。尔时犊子梵志问目连曰。

何因缘故。若沙门婆罗门。来问于佛。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默然不答。其余沙门婆罗门。若见有人来问难者。随意为说。我昔曾问沙门瞿昙。死此生彼。默不见答。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不生彼。悉不见答。如斯之义。其余沙门婆罗门。皆悉答之。沙门瞿昙为何事故。默然不答。目连对曰。其余沙门婆罗门。不知色从因生。不知色灭。不知色味。不知色过。不知色出要。以不能解如是义故着色。我生彼色。我不生彼着色。我亦生彼。亦不生彼着色。我非生彼。非不生彼。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来如实知。色从因生。色从因灭。知色味。知色过。知色出要。如来如实知故。色生彼心无取着。乃知色非生非不生。亦不取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斯之义。甚深无量。无有边际。非算数所知。无有方处。亦无去来。寂灭无相。尔时犊子梵志闻尊者目连所说。欢喜奉行。

（三一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诸余沙门。及婆罗门。若有所问。皆称顺答说。我死此生彼。我死此不生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非生彼。非非生彼。犊子复言。瞿昙。如斯之难何故不能称顺而答。佛告之曰。诸余沙门婆罗门。不知色从因生。不知色灭。不知色过。不知色味。不知色出要。以不能知色从因生。乃至不知色出要故。而于色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取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复告犊子。如来不尔。知色因。知色灭。知色味。知色过。知色出要。如实知之。如来如实。能知色因色灭色过色味色出要。能知色。我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彼。悉皆不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犊子。是故此义甚深广大。无量无边。非算数所及。复告犊子。以是因缘。诸余沙门婆罗门等。不达义趣。随问强答。若问如来我色生彼。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以无义理置而不答。我已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皆不答。犊子言。希有瞿昙。汝及弟子。义与义句。及与句味。所说之事。等无差别。犊子复言。我于异时。至沙门目犍连所。我于尔时以此句味。问彼目连。彼以此义句味而答于我。瞿昙。汝今所可宣说。与彼无异。是故我今称为希有。如此教法。昔所未有。亦未曾说。义理相顺。善答斯问。犊子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一八）

　　尔时尊者。僧提迦旃延在那提城群寔迦所住之处。尔时犊子梵志

以缘事故。往诣彼城。既至彼已。营事已讫。即便往彼尊者僧提迦旃延所。相问讯已在一面坐。白尊者言。我有所疑。欲相咨问。汝若闲裕。听我所问。愿为解说。尊者告言。犊子我听汝问。然后乃知。犊子问言。以何因缘故。诸余沙门婆罗门。有人来问。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能答。沙门瞿昙。为以此问。色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无义理故。置不答乎。尊者告言。我今问汝。随汝所解。而答于我。于汝意云何。若因若缘。若行若根本。若行所从生。若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以此因。以此缘。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从生。无余寂灭。无想尽处。若如是等。无有因缘。无行无相。及尽灭法。如来宁可说。死此生彼。乃至说非生彼。非非生彼耶。犊子言。迦旃延。如是因。如是缘。如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从生。是色是无色。是想是无想。此等诸法。皆至无余尽灭。无想灭尽。是等诸法。无有因缘。如来云何而当说之。犊子闻已。心怀欢喜。问尊者言。汝为佛弟子。从来久近。尊者答言。我为佛弟子。始过三年。犊子言。迦旃延。汝获大利。能于众中。身口智慧辩才如是。于少时中。能具斯事。实为希有。犊子言。我今缘事。欲还所止。尊者言。宜知是时。犊子梵志闻尊者语。欢喜而去。

（三一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咨问。若有闲裕。愿为解说。佛言。随意问难。犊子言。以何缘故。诸余沙门婆罗门等。有人来问。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能答。沙门瞿昙。以斯问。死此生彼。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无义理故。置而不答。佛告犊子。吾今问汝。随汝所解。而答于我。于汝意云何。若因若缘。若行若根本。若行所从生。若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以此因。以此缘。以此行。以此根本。以此行所从。无余寂灭。无想尽处。若如是等。无有因缘。无行无想。及尽灭法。我宁于此无因缘等。尽灭法中。说死此生彼。乃至说非生彼非非生彼耶。犊子复白佛言。如是因。如是缘。如是行。如是根本。如是行所从生是色是无色。是想是无想。斯等诸法。皆至无余尽灭。无想灭处。如是诸法。无有因缘。吾当云何而能答之。尔时犊子闻佛所说。心生欢喜。而作是言。希有瞿昙。汝今弟子。说义句味。等无差别。犊子复言。我于异日。以少缘事曾至于彼那提城群寔迦所住之处。问沙门僧提迦旃延。如斯之事。彼以此义。而答于我。然义句味。及其文字。与今所说。等无有异。都无错谬。是故我今称为希有。如此教法。昔所未有。亦未曾说。义理相顺。善答斯问。犊子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鹫山迦兰陀竹林。彼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昙。一切众生。为有我不。佛默然不答。又问。为无我耶。佛亦不答。尔时犊子作是念。我曾数问沙门瞿昙如是之义。默不见答。尔时阿难侍如来侧。以扇扇佛。彼时阿难闻其语已。即白佛言。世尊。何故犊子所问默然不答。若不答者。犊子当言。我问如来。都不见答。增邪见耶。佛告阿难。于先昔彼问一切诸法。若有我者。吾可答彼犊子所问。吾于昔时。宁可不于一切经说无我耶。以无我故。答彼所问。则违道理。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无我故。云何以我。而答于彼。若然者。将更增彼昔来愚惑。复次阿难。若说有我。即堕常见。若说无我。即堕断见。如来说法。舍离二边。会于中道。以此诸法坏故不常。续故不断。不常不断。因是有是。因是生故。彼则得生。若因不生。则彼不生。是故因于无明。则有行生。因行故有识。因识故有名色。因名色故有六入。因六入故有触。因触故有受。因受故有爱。因爱故有取。因取故有有。因有故有生。因生故有老死忧悲苦恼众苦聚集因。是故有果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众苦聚集灭尽。则大苦聚灭。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问佛言。瞿昙。汝颇作是见。作是论。世界是常。唯我解了。余人不知。作是说不。佛告犊子。我不作是见。不作是说。唯我能知。余人不解。犊子又问。汝若不作如是说者。一切世界悉无常耶。佛告犊子。我亦不作如是说言。世界无常。唯我能知。余人不解。犊子又问。汝颇复作如是论言。世界亦常无常。唯我能知。余人不解。作是说耶。佛告犊子。我亦不作如是说言。一切世界。亦常无常。唯我独了。余人不知。犊子又问。汝颇复作如是说言。一切世界非常非无常非非常非非无常。唯我能解余人不了。作是说耶。佛告犊子。我亦不作如是说言。一切世界。非常非无常。非非常非非无常。唯我能知余人不解。犊子复问。世界有边。世界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非非有边。非非无边。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异命异。众生神我。死此生彼。为有为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昙瞿。汝今作是说耶。佛告犊子。我不作是见。不作是论说言。世界有边无边。乃至非非有非非无。犊子复言。瞿昙。汝今于斯法中。见何过患。不取一见。佛告犊子。我亦不

言世界是常。唯此事实。余皆愚闇。彼见结障。彼见所行及所观处。彼见尘埃垢秽不净。见结与苦俱能为害。能与忧恼。能令行人受郁[火*烝]热。生诸忧患。若与见结相应。即是婴愚。亦名无闻。亦名凡夫。能令生死回流增长。复告犊子。世间常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世界有边。及以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众生神我。死此生彼。若有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若有人计斯见者。名为婴愚。亦名无闻。亦名凡夫。增长生死烦恼垢污。能令行人受郁[火*烝]热。生诸忧患。无有安乐。以是义故。我于此见。无所执着。犊子又问。汝若不计如是见者。汝今所计。为是何见。佛告犊子。如来世尊。于久远来诸有见者。悉皆除舍。都无诸见。虽有所见。心无取着。所谓见苦圣谛。见苦集谛。见苦灭谛。见至苦灭道谛。我悉明了知见是已。视一切法。皆是贪爱诸烦恼结。是我我所。名见取着。亦名憍慢。如斯之法。是可患厌。是故皆应当断除之。既断除已。获得涅槃寂灭清净。如是正解脱。诸比丘等。若更受身于三有者。无有是处。犊子言。瞿昙。汝于今者。见何因缘。说无生处。佛告犊子。我还问汝。随汝意答。譬如有人于汝目前然大火聚。汝知是火然。不知此火聚。在汝前灭。汝知灭不。若复有人。来问汝言。此火灭已。为至东方。南西北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斯诸方中。为至何处。若如是者。当云何答。犊子言。瞿昙。若人问我当如实答。若有草木及牛马粪。此火与薪相得。便然不灭。草木牛粪。若都尽者。此火则灭。不至方所。

佛告犊子。如是如是。若言色是如来受想行识是如来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如来已断如斯色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皆悉已断。譬如有人断多罗树断已不生。如来亦尔。断五阴已。不复受生。寂灭无想。是无生法。犊子言。瞿昙。我于今者。乐说譬喻。唯愿听说。佛告之曰。随汝意说。犊子即言。譬如去于城邑聚落不远。平博之处有娑罗林。是娑罗林已百千年。枝叶悉堕。唯贞实在。汝今瞿昙。亦复如是。已断一切烦恼结缚。四倒邪惑。皆悉灭尽。唯有坚固真法身在。瞿昙。当知我今缘务。将欲还归。佛言。宜知是时。犊子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二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犊子梵志来诣佛所。问言。瞿昙。若有愚痴。起如是见。作斯论言。世间是常。唯此事实。余则无实。乃至我不生彼。非非生彼。佛告犊子。不知色者作是见。作是论说言。世间色悉皆是常。自执此见。以为真实。谓诸余者。以为虚妄。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非常。世间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非非有边。非非无边。身一神一。身异神异。我死此

生彼。死此不生彼。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我死此非生彼。非非生彼。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犊子言。瞿昙若有智者。不取是见。不取是论。亦复不应起如此见。作如斯论言。世界是常。此见为是。余见为非。佛告犊子。若能知色。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见。不作是论言。世界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非常见。亦复如是。世界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非有边。亦复如是。身一命一。身异命异。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亦复如是。受想行识。亦如上说。若了知识。解其性相。如斯等人。不起是见。不作是论言。识是常。此见为是。余见为非。识为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非常见。亦复如是。识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非有边。亦复如是。身一命一。身异命异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不生彼。亦复如是。不知者。如知者说。见者不见者如知者说。解不解。亦如上说。通彻不通彻。亦如上说。有相无相。亦如上说。其义深浅。亦如上说。寤寤不寤寤。亦如上说。犊子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二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尔时犊子梵志往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白佛言。瞿昙。我有少疑。若蒙听察。乃敢发问。佛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如是问。第二第三。佛亦默然。犊子言。瞿昙。我于长夜。与汝亲厚。我有少问。唯愿答我。佛作是念。犊子梵志长夜已来。禀性质直无有谄伪。诸有所问。皆求解故不为恼乱。吾当听之。若阿毗昙毗尼。随其所问。佛告犊子。恣汝所问。诸有所疑。无得疑难。犊子白佛言。瞿昙。一切世间有不善不。佛答言有。又问。颇有善不。佛答言有。犊子言。瞿昙。愿为我说善不善法。令我解了。佛告犊子。吾能多种说善不善。今当为汝略说其要。佛复告犊子。欲为不善。离欲为善。嗔恚愚痴。是名不善。离嗔恚痴。是名为善。杀生不善。离杀为善。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贪恚邪见。是名不善。离如是等正见为善。吾为汝说三种不善。三种善。十种不善。十种善。复告犊子。若我弟子。解此三种善不善。及十种善不善。如实能知。便能尽欲。嗔恚愚痴亦能永尽。贪欲诸恶都灭无余。能尽贪欲愚痴故。诸欲漏都尽。以尽漏故。成就无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见法中。自身解了。证知得法。自知生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犊子白佛。颇有一比丘。于佛教法。成就无漏。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见法中。自身解了。证知得法。自知生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为有是不。佛告犊子。得是法者。不但一二及以三四乃至五百。多有比丘。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现法中。自身取证。犊子复问。佛教法中。颇有一比丘尼。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不。佛告犊子。我教法中。比丘尼等。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

百。其数众多。犊子又问。除彼比丘及比丘尼。颇有一优婆塞。度疑彼岸以不。佛告犊子。我佛法中。诸优婆塞度疑彼岸。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数众多。断五下分结。成阿那含。不还欲界。犊子又问。除比丘比丘尼修梵行者。除优婆塞。颇有一优婆夷。除于疑悔。度疑彼岸不。佛告犊子。我佛法中。得斯法者。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数众多。断五下分结。成阿那含。不还欲界。犊子梵志复白佛言。置比丘比丘尼并优婆塞优婆夷修梵行者。是佛法中。颇有优婆塞。独在居家。受五欲乐。度疑彼岸不。佛告犊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数众多。如斯等人。乃与男女群居。逼迮共住。香华璎珞。着细缯衣。用好旃檀众妙杂香。以涂其身。受畜金银种种珍宝。奴婢僮仆其数众多。处斯愦闹逼隘之中。能断三结。得须陀洹。决定必至于三菩提尽诸苦际。极钝根者。任运七生。不至三恶。人天流转。自然得尽诸苦边际。犊子又问。且置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梵行者。又置优婆塞。在欲得须陀洹。颇有女人。在佛教法。作优婆夷。在于欲中度疑彼岸者不。佛告犊子。我佛法中。诸优婆夷。在欲度疑。非一二三乃至五百。其数众多。诸优婆夷。虽处居家。如优婆塞。断于三结。得须陀洹。犊子言。瞿昙。汝于菩提。已得正觉。设当修梵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处欲优婆塞。处欲优婆夷。若如是等。不具道行。便为支不满足。犊子言。瞿昙。汝今既得成等正觉。得果比丘比丘尼修梵行。优婆塞优婆夷。处欲优婆塞处欲优婆夷。悉获果证。于佛教法。是名具足。犊子复言。瞿昙。我今乐说譬喻。愿听我说。佛告之曰。随汝意说。譬如天降大雨。随下水流。注于大海。汝之教法。亦复如是。男女长幼。及以衰老。蒙佛法雨。于长夜中。尽趣涅槃。善哉瞿昙。善哉妙法。善哉能入佛教法者。犊子言。我今相问。设得出家修梵行者。为久近成。佛告犊子。若有外道异学。于佛法中。求出家者。先剃其须发。满足四月。于众僧中。心意调濡。然后受戒。不必尽尔。亦随人心。犊子梵志闻佛语已。心生喜乐。若蒙出家。得受戒者。假设四年。我尚为之。况四月也。佛告犊子。吾先为汝说二种人。不必一切悉皆如是。犊子言。瞿昙。先者实作是说。佛告比丘。汝等今者与彼犊子。剃发受戒。尔时比丘。受佛敕已。即剃其发。并与受戒。如比丘法。尊者犊子。精勤修道。于半月中。具于学地。知法到法。见法觉法。既得学果。知已解已。得证法已。尊者犊子作是念。我今应诣佛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于学地。都证知已。唯愿世尊。重为我说。令我闻法。心得解脱。佛告犊子。汝若速求。心得解脱。应修二法。当学二法。增广二法。言二法者。所谓智定。若能如是修习增广。是则名为知种种界。通达诸界。知无数界。佛告犊子比丘。若欲离欲恶不善者。有觉有观。入于初禅。如是比丘。应修二法。定及智慧。乃至四禅。慈悲喜舍。空处识处。不用处。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犊子。欲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者。悉皆应学如是二法。

欲学身通。欲知他心智。欲知宿命。欲得天眼耳。欲得漏尽智。应修二法。增广二法。知种种界。通达诸界。知无数界。尊者犊子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大悲如来。种种因缘教导。犊子受佛教已。于闲静处。独坐精勤。心不放逸。常处禅定。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正欲为修无上梵行故。于现法中。自身取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时众多比丘往至佛所。尔时尊者犊子见诸比丘。即问之言。汝等欲何所至。比丘答言。我等将诣佛所亲近供养。犊子比丘语诸比丘言。汝等今者往至佛所。因以我语问讯世尊。起居轻利。少病少恼。并可为我白世尊言。犊子。比丘已报佛恩。为法供养。顺佛所行。时众多比丘往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尊者犊子比丘。稽首世尊足下。问讯世尊。起居轻利。少病少恼。犊子比丘。又作是言。为我白佛。我已修行。随顺佛说。世尊所行。我已具得。佛告比丘。先汝有天来至我所言。犊子比丘已得罗汉。我已先知。天在后导。汝等今者复在天后。尔时世尊记彼犊子已成罗汉。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身命及目连　　希有迦旃延　　未曾有有我　　见及于愚痴　　犊子所出家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十九

（三二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时有梵志。厥名优陟。来诣佛所。问讯佛已在一面坐。即问佛言。瞿昙。一切世界为有边耶为无边耶。佛告优陟。如斯等问。吾初不答。优陟言。瞿昙。我问世界有边无边。悉不见答。若然者汝常说法。解释问难。为何所答。佛言。优陟。吾于诸法。悉善知已。为声闻弟子。分别正道。蠲除众苦。尽其边际。优陟言。瞿昙。汝于诸法。悉善知已。为声闻弟子。说于正道。蠲除众苦。尽其边际。若如是者。汝所得道。为一切人尽行是道。为有多少而行斯道。尔时如来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如是问。如来默然悉不加报。尔时阿难执扇侍佛。以扇扇佛。闻彼优陟所咨已。即语之言。汝后所问。与前无异。是以世尊默然不答汝。我且为汝说一方喻譬。如边守有城。墙壁牢实。栏楯窗牖。悉皆坚固。街巷里陌。官府市肆。周障布置。不相干错。而此城中。唯有一门。时守门人。聪明智慧。有大念力。善能分别客旧诸人。识者听入。不识则遮。时城中人。欲有出者不知出要。周匝遍观更无孔穴。唯此一门乃从求出。而此守门智慧之人。虽不具知城中种类。然知其中将出城者。皆由此门。如是优陟。如来亦尔。虽不具悉思惟分别。然知出入。皆由此门。如来亦然。知过去苦现在未来苦之边际。皆由斯道。

得尽于苦。优陂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二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尊者富那在灵鹫山。多诸异学外道梵志。来至其所。问讯尊者富那。在一面坐。白尊者富那言。我等皆闻。沙门瞿昙说众生断更不受生。此事云何。尊者答曰。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佛终不说众生死已更不复有死此生彼。佛实不见众生之相。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言有众生。如来断慢。赞叹断慢故。无众生想。时诸外道闻尊者说。不生欢喜。亦不嫌毁。即便还归。其去未久。富那即便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在一面立。以诸外道所问。具白世尊。是诸外道皆言。世尊说众生断更不受生。此事云何。我即答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佛终不说众生死已更不复有死此生彼。佛实不见众生之想。所以者何。凡夫妄想。以有慢故。起于众生。如来断慢。赞叹断慢。是故不起于众生想。富那复言。我为外道作如是说。将不违佛所说教法致于谤毁生增减耶。为同世尊之所宣说。为当异耶。为如法说。为不如法。为似法说。不似法说。不为同佛法者。所讥呵耶。佛告富那。汝说真实。非为毁谤。不增不减。如我所说。等无差别。是如法说。非非法说。无有同佛法者。能讥呵汝。何以故。从本已来。一切皆为我慢所害。众生烦恼。皆因我慢。而得生长。喜乐我慢。不知我慢。以不知故。譬如循环不知端绪亦如乱织莫知其首。亦如麻緼。亦如军众。被破坏时。扰攘乱走。众生于何扰乱不定。此世他世。流驰不止。生死流转。不能得出。复告富那。如是我慢。一切众生。无尽尽灭无相。至于尽灭。悉皆散坏。若知如是。于人世界。天世界。魔世界。梵世界。沙门婆罗门。天人大众之中。长夜得义。救拔得乐。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尊者阿难于是夜中。诣多跋河。脱其衣裳。置于岸上。入河澡浴。着一浴衣。即出于水。待自身干。时有外道。名具迦那提。往至彼河。尊者阿难闻彼行声及[口*磬]咳声。外道亦闻尊者之声。外道问言。汝为是谁。阿难答言。我是沙门。沙门甚多。汝今为是何等沙门。阿难答言。我是释子。外道言。我欲问难。汝若闲暇听我所问。阿难答言。欲问便问。听已当知。外道问言。我死此生彼以不。阿难言。如来不说。又问。我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非生彼不。阿难又言。如斯等问。佛悉不答。外道言。我今问汝。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非生。悉不见答。汝宁不知如此事乎。阿难言。如是之事。我悉知见。非不知

见。外道言。汝所知见。为何谓也。阿难答言。我所知见。见彼处所。见众生行。乃至知见彼所从生。知见结业。举动所作。见烦恼结。如墨聚集。无闻凡愚。与见结相应。顺于未来长处生死。我所知见。其事如是。岂可谓为不知见乎。外道俱迦那即问之曰。汝名何等。阿难答言。我名阿难。外道复言。善哉善哉。大师弟子。我今乃至共相谈论。而不知汝乃是阿难。我若知汝。终不能得共相抗对。时彼外道闻阿难所说。欢喜而去。

（三二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长者须达多。好欲诣佛亲近供养。复作是念。我若往彼。日时故早。如来犹未从禅定起。我今应先至彼外道所住之处。即往其所。既至彼已。共相慰问。在一面坐。异学外道问须达言。汝可为我说。彼沙门瞿昙为作何见。须达答言。如来所说。我不能及其所知见。在吾分外。外道言。汝若不知佛之所见。颇复能知比丘见不。须达答言。如斯之事我亦不知。外道复言。汝若如是竟何所见。若少所见请闻其说。须达复言。汝当先说汝之所见。然后我当自说所见。尔时外道语须达言。我所见者。众生之类。是常是实。余皆妄语。复有外道语须达言。我之所见。一切无常。唯此为实。余皆妄语。又复有言。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唯此为是。余皆妄语。世界有边。世界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身即是命。命即是身。身异命异。众生神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如是长者。我所见者。死此非生彼。非不生彼。时诸外道各各自说己所见已。语须达言。仁者当说。须达答言。如我所见。一切众生悉是有为。从诸因缘和合而有。言因缘者。即是业也。若假因缘和合有者。即是无常。无常即苦。苦即无我。以是义故。我于诸见。心无存着。汝诸外道。作如是言。一切诸法常。唯此为实。余皆妄语。如此计者。乃是众苦之根本也。以贪着斯诸邪见者。与苦相应。能忍大苦。于生死中。受无穷苦。皆由计有。世界是常。乃至死后非生于彼。非不生彼。如斯诸见。实是有为业集因缘之所和合。以此推之。当知无常。无常即苦。苦即无我。复有外道语须达言。长者。众生若是业集因缘和合而有。悉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无我。若如是者。汝今亦复作诸苦本。与苦相应。于生死中。受无穷苦。须达答言。我先已说。一切诸见。心无所著。是故我今亦复不着如斯之见。时彼外道。赞须达言。如是长者。汝亦应当作如是说。尔时须达于彼外道异见众中。作师子吼。令诸外道邪见之心皆悉息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以己所见共外道谈论。向如来说。佛即赞言善哉。应当如是摧诸外道。令堕负处。应炽盛正法之论。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二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长爪梵志往诣佛所。在一面坐而作是言。如我今者。于一切法。悉不忍受。佛告长爪梵志。汝于诸法悉不忍者。见是忍不。长爪复言。如此之见。我亦不忍。佛告长爪梵志。汝若不忍如是见者。何故而言。我于诸法。悉皆不忍。谁为汝出不忍之语。佛复告大姓。汝若知若见。不忍是见。即断是见。已弃是见。譬如有人。既呕吐已。若如是者于余见中。即不次第。便为不取。便是不生。长爪梵志复作是念。汝所言我已断是见。已弃是见。譬如人吐便于诸见。无有次第。不取不生。佛告长爪。若如是者。多有众生。同汝所见。亦复如是论者。诸有异道沙门婆罗门。若舍是见。更不受异见。是名少智。极为鲜薄。亦名愚痴。梵志当知。世间众生。皆依三见。初言我忍一切。第二言一切不忍。第三言我少忍少不忍。贤圣弟子。观察初见。能起贪欲嗔恚愚痴。常为如是三毒缠缚。不得远离。能生患害。能生结使。不得解脱。喜乐于欲守护缚着。是名为忍。若不忍者能生贪欲嗔恚愚痴常为如斯三毒所缠。不能远离获得解脱。喜乐于欲。常为爱取守护缚着。是名不忍。若见少忍少不忍。亦复如是忍如上忍中说。不忍如上不忍中说。贤圣弟子。若说言忍。便为与彼二见共诤。若言不忍。亦复与彼二见共诤。若言少忍少不忍。亦与二见共诤。以己所见违于他故。便起诤论。若起诤论。必相毁害。以共诤论生毁害故。以见是过生诸诤论故。便弃是见。不受余见。以是义故。能断是见。弃离是见。犹如人吐。于诸见中。无有次第。不取不生。贤圣弟子。若言忍及以不忍。少忍少不忍亦有是过。如是梵志。此色显现四大所成。贤圣弟子。见是身无常。既见无常。便能离欲。见此身灭。即便舍离。若见身无常。便离身欲。便离身爱。离身窟宅。除身决定想。梵志当知。受有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此三受。以何为因。云何为习。因何而生从何处出。以触为因。因触生习。习从触生。因触所生。若触灭则受灭。离热得凉。譬如日没。身边命边。受身边时。知是身边。受命边时知是命边。如实而知。无有错谬。贤圣弟子。若受乐受。知身必坏。若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知身必坏。若受乐受非和合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亦复如是。云何名为与受不和合。所谓贪欲嗔恚愚痴。不与生老病死而共和合。忧悲苦恼。众苦聚集。尔时尊者舍利弗。出家半月。侍如来侧。以扇扇佛。于时如来为说断于离欲之法。时舍利弗如是观察。诸法无常。即便离欲证成。弃舍诸见。无生漏尽。心得解脱。长爪梵志。于诸法中。得法眼净。如上所说。既得信心。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尔时如来即听出家。既出家已。勤修精进。得阿罗汉道。

（三二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须摩竭陀池岸。尔时奢罗浮梵志。在大众中。而作是言。我知释子所说教法。我所知见。胜彼释子。当于尔时。有众多比丘。入城乞食。见奢罗浮梵志在彼池岸。闻其所说。作如是言。我知释子所有法教。我所知者。出过于彼。时诸比丘。闻此语已。还至僧坊。收摄衣钵。洗手足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入城乞食。食讫已还归于其中。路经须摩竭陀池。彼池岸上。有一梵志。名奢罗浮。在大众中。唱如是言。我知释子所有教法。我所知者。出过于彼。善哉世尊。唯愿当往彼池岸。尔时如来默然许之。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于彼须摩竭陀池。时奢罗浮遥见佛来。即从坐起。敷置高座。寻白佛言。可就此坐。佛即便就座。坐已而告之曰。汝实作是言。我知释子所有法教。我所知者。出过于彼。如是说不。时彼梵志默然而住。佛复告曰。何故默然而不答我。汝若解者。随汝意说。若不解者。吾当为汝分别宣说。令汝具足。汝今若能具足说者。吾助尔喜。梵志当知。世若有人说言。如来非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者。如是说者。我称善哉。当问彼言。汝以何事。说言如来非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此众生等。于理不决。不能正答。更说世间其余谈论。以诸杂语间错其中。憍慢矜高。生毁害心。以不能答如斯问故。默然而住。惭愧低头。失于机辩。奢罗浮。汝今亦尔。设复有人作如是言。沙门瞿昙能善显示是有过法。如是说者。我亦称善。当问于彼。以何智知如斯之事。彼不能答。更说其余世间谈论。错乱其中。辞穷理屈惭愧低头。默然而住。失于机辩。亦如汝今无有异也。若复说言。沙门瞿昙。所有弟子。无善回向。不具持戒。我亦称善。而问于彼。汝以何法。验知斯事。彼不能答。更说世间其余谈论。错乱其中。辞穷理屈。惭愧低头。默然而住。失于机辩。汝今亦尔。当于尔时。奢罗浮同梵行者。语奢罗浮。汝今何故默然不答。汝昔日时。恒于大众多人之中而言。我所知见。出过瞿昙所有教法。汝今宜问沙门瞿昙。云何乃使沙门瞿昙反问于汝。诘汝使说。作如是言。汝所说者。若能具足。吾助尔喜。称庆善哉。如其不具。吾当为汝分别宣示。令得具足。时奢罗浮闻斯语已。亦复默然。无所陈说。尔时世尊在须摩竭陀池岸。作师子吼已。即从坐起还王舍城。佛去不久。彼诸同行。种种呵责。作如是言。汝于今者。如截角牛在屏处吼。汝亦如是。于闲静处。作师子吼。于沙门瞿昙前。默然无所说。亦如童女。欲作男子声。然不能作。还为女声。汝亦如是。欲学瞿昙作师子吼。而不能成。亦如雌野干欲作师子吼。然其出声故作野干。终不能成师子之声。诸同行者。如是种种呵责奢罗浮已。各四散而去。

（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时有梵志。名曰重巢。

居在于彼须摩竭陀池岸上。于彼众中作是唱言。我所说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别。显示其义。我当为其而作弟子。时诸比丘食时已到。着衣持钵。入王舍城次第乞食。乞食已讫。即便还归于其中。路经须摩竭陀池岸。闻彼梵志作是语已。即还僧坊。收摄衣钵。洗手足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须摩竭陀池岸。有重巢梵志。作如是语。我所说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别。显示其义。我当为彼而作弟子。唯愿世尊。往至彼池。尔时如来默然许之。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彼池。尔时重巢梵志。遥见佛来。即从坐起。敷置高座。语佛言。瞿昙。可就此座。于时如来即就其座。而告之曰。云汝自言。我所作偈。若有人能具足分别。显示其义。我当为彼而作弟子。为有是不。梵志对曰。实尔瞿昙。佛复告曰。汝所作偈。今当为我诵其章句。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尔时重巢梵志复敷高床而坐其上。自说偈言。

若是比丘　　释种子者　　应当如法
清净活命　　不宜娆害　　于诸众生
宜应远离　　不善诸法　　守意清净
护所受戒　　如是调伏　　随顺定智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称如是外　　随顺而履行
于善丈夫中　　汝得为最胜
比丘处闲静　　清净自调顺
不恼害众生　　远离一切恶
如是调伏者　　随顺于定智
柔和善濡心　　身口不造恶
能摄三业者　　亦名顺定智
为世福田故　　持钵诸家乞
捡心修念处　　谦下处卑劣
除欲弃贪求　　故获无所畏

尔时重巢梵志闻斯偈已。即生念言。沙门瞿昙实知我心。我今宜应归依三宝。作是念已。即白佛言。唯愿如来。听我出家。佛即听许。出家为道。受具足戒。便成沙门。精勤修习。断诸烦恼。得阿罗汉。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中。当于是时。摩竭提国

诸外道辈。相与聚集须摩竭陀池上。作斯论言。此是婆罗门谛。此是婆罗门谛。尔时如来在于精舍。以禅净天耳。闻其所说。即从定觉。往诣于彼须摩竭陀池上。诸婆罗门遥见佛来。悉从座起。为佛敷座。白佛就座。佛即就坐。而告之曰。汝等聚集作何谈论。诸婆罗门各白佛言。瞿昙当知。我等今日共相聚集。作是说言。此是婆罗门谛。此是婆罗门谛。佛告之曰。如是如是。我昔求道初成正觉。已证知竟。取要言之。一切世间不过三谛。吾当分别。何等为三。所谓一切不杀。此语是实。非虚妄说。此事若实。应勤精进。于诸众生。恒生慈心。此是婆罗门初谛。我知是已广为人说。复次婆罗门。一切苦集是生灭法。如斯之言。真实不虚。此事若实。应勤精进。于其中间常宜修心作生灭相。应如是住。是名婆罗门第二谛。我以知此生灭相故。成等正觉。常为众生。说如是法。复次婆罗门第三谛者。离我我所。真实无我。若离如是三法相者。便能远离一切诸恶。此事若实。应勤精进。求离众恶。应如是住。佛说是已。众多外道。闻佛所说。默然而坐尔时世尊而作是念。斯愚痴人。常为诸魔之所覆蔽。是大众中乃至无有一人能信斯语。生志学想。修持梵行于时如来作斯念已。从坐起去。佛去不久。尔时须摩竭陀池神。而说偈言。

譬如画水欲求迹　　下种卤地求苗稼
如以芳香熏臭秽　　水浸注波求濡弱
吹彼铁杵求妙声　　如于盛冬求野马
彼诸外道亦如是　　虽闻妙法不信受

尔时诸婆罗门闻此池神说是偈已。竞随佛后求索出家。佛即听许。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罗汉果。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三三二）

尔时尊者阿难。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时有梵志。名曰闻陀。诣阿难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而作是言。汝以何事。于彼沙门瞿昙法中。出家学道。阿难答言。我今为欲断恶生善。以是义故。于佛法中。出家学道。梵志复言。断何等恶。阿难答言。我今欲为断除贪欲嗔恚愚痴。梵志复言。汝等亦知断除贪欲嗔恚痴耶。阿难答曰。唯佛法中。有断如是贪欲嗔恚愚痴之法。禁制身心。梵志又言。如此贪欲嗔恚愚痴。有何过患。汝等法中禁制之耶。阿难对曰。欲爱染着。能生恼乱。于现在世。增长恶法。忧悲苦恼。由之而生。未来世中。亦复如是。嗔恚所著。愚痴所著。能坏己心。亦坏他心。自他俱恼。于现在世。增长诸恶。未来世中。亦复如是。增长诸恶。复次若有染着此贪欲者。能令众生盲无慧眼。贪欲因缘能令智慧微弱。损减诸善。

不趣涅槃。不得三明及六神通。离菩提道。如贪欲嗔恚愚痴亦复如是。我等见斯贪欲嗔恚愚痴。有如是过患。以是义故。禁断贪欲嗔恚愚痴。梵志又问。颇复有道修集增广。能断贪欲嗔恚愚痴耶阿难答言。有八圣道。所谓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定正念正志。能断贪欲嗔恚愚痴趣向涅槃。梵志复言。如斯之道。极为甚善。修集增广。能断贪欲嗔恚愚痴。阿难当知。我今缘务极为猥多今欲还归。阿难告曰。宜知是时。梵志闻阿难所说。欢喜而去。

（三三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舍利弗。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于时如来。为舍利弗。种种说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时舍利弗。见佛默然。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还其所止。未到所住处。道逢梵志。名曰优陟。问舍利弗从何处来。舍利弗言。梵志当知。我于今日。诣世尊所。听法来还。优陟复言。汝今故未难于教法。犹如婴儿未离乳耶。舍利弗言。我今听法无有厌足。不同婴儿。何以故。婴儿转大。则离母乳。

　　优陟复言。我已久离听法教诫。舍利弗言。如汝法中。虽复教诫。无有义利。行于非道。不名乘出不至菩提。是坏败法。无有一法可恃怙者。汝之师尊。非是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汝今宜应速疾离彼邪师教法。譬如弊牛。志性轻躁。好为抵突。加复少乳。所生犊子。其形甚小。数数离母。随意放逸。如汝师尊。无义教法。亦复如是。志性轻躁。所有教法。无有义利。所有弟子。稚小无智。远离其师。随意放逸。各自说言。我已离于教诫之法。如来法中。有义教诫。有义教诫。有善乘出。趣向菩提。不为邪见之所破坏。有诸善法。而可恃怙。我之世尊。是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诸弟子等。随逐不舍。犹如善牛。志性不轻。不为抵突。加复多乳。其犊身体。日日长大。随逐其母。终不舍离。优陟梵志。赞舍利弗。善哉善哉。汝获善利。所受教诫。是出世法。趣向菩提。有善乘出。至于涅槃。不可沮坏。有所依凭。汝师世尊。是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作是语已。各还所止。

（三三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名曰优陟。往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昙于昔日时。诸外道等。相与聚集彼大讲堂。作种种论。沙门瞿昙。在于闲静。修摄其心。智慧辩才。我于是时。亦共论议。作如是言。此相应。此不相应。譬如老牛。加复无目。我等亦尔。所有教法。甚为鄙陋。盲无慧

眼。沙门瞿昙有大智慧。在于闲静。修摄其心。瞿昙。汝今云何教诸弟子。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会。欢娱燕会。随意舞戏。是名相应。譬如有人。年过八十。头白面皱。牙齿堕落。然犹歌舞。作木牛马。作于琵琶箜篌筝笛。亦作小车及蹋鞠戏。如斯老人。作如是事。名不相应。其有见者。当名此人为作智人。为作痴人。梵志对曰。如是之人。名为婴愚。无有智慧。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相应相顺。如童子戏。梵志当知。圣贤法中。如童子戏。优陟白佛。云何比丘。修集善法。佛告之曰。比丘之法。应当远离诸恶不善。修诸善法。不调伏者。为调伏故。应勤修集。不得定者。为得定故。应勤修集。不解脱者。为解脱故。应勤修集。所未断者为令断故。应勤修集。所未知者。为令知故。应勤修集。所不修者。为欲修故。应勤修集。所未得者。为欲得故。应勤修集。梵志白佛言。世尊。何等不调欲令调故。应勤修集。佛言。眼不调。乃至意不调。为令调故。应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解脱欲令解脱。应勤修集。佛言。心不解脱。为令解脱。应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为断恶。应勤修集。佛言。断欲无明与爱故。应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知。为知故。应勤修集。佛言。未知名色。为令知故。应勤修集。梵志言。何等不修。为修故。应勤修集。佛言。未修定慧。不得八道。应勤修集。梵志白佛。比丘之行。甚为真实。我今事多。欲还归家。佛告之曰。宜知是时。优陟梵志。即从坐起。还其所止。

（三三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国中。有一梵志。名曰尸卜。往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昙。所言学者。云何名学。佛告之曰。学故名学。梵志又问。云何学故名为学也。佛言。时时修学。增上戒故。名之为学。时时修学。增上心故。名之为学。时时修学。增上智故。名之为学。梵志复言。瞿昙。若有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办。舍于重担。逮得己利。心得自在。无复烦恼。正智得解脱。时当何所学。佛言。若有罗汉。尽诸烦恼。正见心得解脱。当于尔时。贪欲嗔恚及以愚痴。一切悉断无有遗余。是名无学。若彼罗汉。尽于贪欲嗔恚愚痴。更不造作身口意恶。无所进求。以是义故。名为无学。尔时尸卜梵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三三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尸卜梵志。往诣佛所。问讯已讫。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昙。若有婆罗门。作是说。随所作业。悉是过去。本所作因。于现在世。所作诸业。能增过去不善之因。现在之世。若不造业。则能破坏生死之桥。四流永绝。更不

流转。以业尽故。苦亦得尽。苦尽则苦边际尽。瞿昙。此事云何。佛告尸卜。如汝所言。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说。随所造业。悉是过去本业因缘。乃至尽苦边际。若如是者。以何因缘。于现在世。而有种种风冷病等。四大增损。若如是者。为自所作。为他所作。尸卜白佛。他之所作。佛告尸卜。云何自己所作。常拔须发。或举手立。不在床坐。或复蹲坐。以之为业。或复坐卧于棘刺之上。或边椽坐卧。或坐卧灰土。或牛屎涂地。于其中坐卧。或翘一足。随日而转。盛夏之月。五热炙身。或食菜。或食稗子。或食舍楼伽。或食糟。或食油滓。或食牛粪。或日三事火。或于冬节。冻冰衬体。有如是等无量苦身法。是名自己所作。云何名为从他作苦。为他手足及以力杖瓦石打掷。如是等苦。是则名为从他得苦。一切世人。四大增损。或为风冷。而起是患。如是等患。现所见事。云何彼诸婆罗门等。若作是见。言以此故。能尽苦际。即是自作过咎。如是等咎。一切世人。皆共知之。彼自虚说。以五因缘故。能令身心受诸苦恼。何等为五。所谓贪欲嗔恚掉悔疑。如斯五法。能令众生现在之世身心苦恼。复有五因缘故。于现在世。能令身心常得快乐不受苦恼。何等为五。所谓能断贪欲之心。则于现在。能令身心受法快乐。何以故。以有贪欲嗔恚掉悔故。能令众生受诸苦恼。若能断除。则受快乐。无有忧患。是故应当断除如是贪欲嗔恚掉悔。若断除者。无热无恼。不待时节。当得解脱。必趣涅槃。尸卜是名现在所得法。复有现前所得法。所谓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志正念正定。说是法时。尸卜梵志。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既得道已。即整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慈哀怜愍。听我出家。如来即听出家。既出家已。于空静处。殷勤精进。得阿罗汉。

（三三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罗健陀置叠聚落庵婆罗林。时聚落中有一梵志。名那利婆力。在彼村住。其年衰迈。已百二十彼聚落中。所住人民。咸谓是人真阿罗汉。悉共恭敬。而供养之。然斯梵志。有一亲友福尽命终。得生天上。尔时此天。作是思惟。我今若劝是那利婆力。诣佛所者。必不信受。我今当教脱能信我。作是念已。即往于彼老梵志所。威光炎炽。遍照其人。所住之处。即至彼已。语梵志言。云何于己实是怨家。诈现亲相。云何于自善亲友所。视之如己。云何说断。云何无热恼。汝今应当心中默念。不应发言。若有能解如斯义者。当往其所而求出家。净修梵行。尔时此天。作是语已。即没不现。于是那利婆力梵志。闻斯语已。即往于彼富兰那迦葉所。心中默念。如斯问难。云何于己实是怨家。诈现亲相。云何于自善亲友所。视之如己。云何说断。云何无热恼。然富兰那迦葉。尚不能知彼心所念。况能答之。复至删阇耶毗罗胝子所。亦作如是心中所问。乃至尼

揵陀若提子所。亦复如是。作心中难。彼若提子。尚不能知是念。况复能答。时那利婆力梵志。遍至六师。悉不能知如斯之难。若不能答。我今何为于其法中出家修道。不如还俗受五欲乐。我今家业甚为丰饶。宁在家居。布施作福。复作是念。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作是念已。即往佛所。于其中路。复作是念。沙门瞿昙。年少出家。而富兰那六师之徒。悉是耆旧宿德之人。尚不能知。况彼沙门瞿昙。既是年少。出家未久。学日又浅。而当能解如斯之义。作是念时。于其中路。回车欲还。复更思惟。我昔曾从耆旧宿德老梵志所。闻如是说。出家之人。年虽幼稚。不应轻蔑。何以故。年虽幼稚。有大神通及大智慧。作是念已。即往佛所。至佛所已。恭敬问讯。在一面坐。心中默念如是四难。云何于己实是怨家。诈现亲相。云何于自善亲友所。视之如己。云何说断。云何无热恼。尔时世尊。知彼梵志心之所念。即说偈言。

屏处极毁骂　　百千种诽谤
面前而赞叹　　言是善好人
实能辨诸事　　诈伪而不实
智者应当知　　此是怨诈亲
出言诈亲善　　所作无利益
智者应当知　　此是怨诈亲
云何于亲友　　爱重如己身
不应于亲友　　伺觅其过失
亲友心愿同　　相念常不忘
如是之亲友　　不为他沮坏
应当恒敬念　　爱重如己身
何故说于断　　断能生喜乐
亦能得胜利　　至于寂灭所
能修于胜果　　丈夫向正道
以是义故断　　云何得无热
得于寂静味　　获得大智慧
尔时得无热　　远离于诸恶
入法欢喜味　　是名为无热

尔时梵志。闻是偈已。即整衣服。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于时如来。即听出家。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罗汉。

（三三八）

须跋陀罗者。如集偈颂中说。

优陟分匿俱迦那　　须达长爪奢罗浮
重床三谛及闻陀　　二不留得尸卜根
尸卜那罗婆力迦　　须跋陀罗第十五

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二十

（三三九）

尔时众多比丘在俱萨罗园竹林中夏坐安居。彼园林中有天神住。天神愁念而作是言。今僧自恣月十五日已复欲去。更有天神即问之言。汝今何故愁忧如是。即说偈言。

天神汝今者　　何以怀愁忧
净戒诸比丘　　今日当自恣
得遇如是事　　宜应自欣悦

彼林天神。以偈答曰。

我亦知彼等　　今日当自恣
非是无惭愧　　同诸外道等
斯等皆精勤　　具有惭愧者
收敛衣钵已　　自恣各散去
比丘既散已　　此林空无人
更无所闻见　　是故我愁忧

时诸比丘既自恣已。各散出林还其所止。尔时天神见其四散心怀忧惨。即说偈言。

诸比丘去已　　但见游居处
牟尼诸弟子　　多闻有知见
善能具分别　　种种清净说
如斯持法人　　今者安所诣

时余天神复说偈言。

此诸比丘等　　四散道不同
有向摩竭提　　或有诣跋耆
亦复有向彼　　毗舍离国者
此阿练若处　　集会诸比丘
譬如野鸟鹿　　栖止无恒所
此诸比丘等　　舍乐于缘务

常求空闲处　　静坐得安乐

（三四○）

有一比丘。从俱萨罗国。诣俱萨罗林。于中止住昼日睡眠。时彼林中有天神作是念言。今此比丘处林而睡。甚非所宜非沙门法。污辱此林。我于今者当觉悟之。作是念已。即往其所。[口*謦]咳弹指。而说偈言。

咄比丘汝起　　无得嗜睡眠
如是睡眠者　　竟有何义利
身遭极重病　　云何而安眠
毒箭中汝心　　求拔云何眠
汝既能出家　　舍离众缘务
当满本愿求　　勿为睡所覆
[萝-夕＋登]瞢无觉了　　失于昔所愿
欲体性无常　　掉动不停住
眴息不可保　　凡夫愚惑着
汝今已出家　　离于在家缚
云何离缚已　　而复乐眠睡
若未断爱欲　　其心未解脱
未得最上智　　不具斯事者
不名为出家　　云何安睡眠
欲称出家法　　应当勤精进
昼夜不懈惓　　坚固求涅槃
所求既未获　　出家为何眠
慧识却无明　　尽于诸漏结
善调于心行　　获最后边身
能具如上事　　乃可安眠睡

（三四一）

尔时复有一比丘。亦住于彼俱萨罗林。昼入房坐起于恶觉依于贪嗜。时林天神如彼比丘起于恶觉依于贪嗜。不能称可出家法式。是不善事处此林中起于恶觉。我于今者当[寤-吾＋告]悟之。作是念已即往其所。而说偈言。

比丘恶怖欲　　故来处此林
形虽坐林间　　心意出林表
驰骋逐外尘　　起于恶觉观

若灭诸欲着　　然后得解脱
既得解脱已　　乃尔知快乐
汝应舍不乐　　安心乐此法
我今[寤-吾＋告]悟汝　　令汝还得念
欲如恶焦山　　煎涸诸善法
恶焦无厌足　　难可得小离
勿贪于欲乐　　坌污已净心
如鸟为尘坌　　奋翮振尘秽
比丘亦如是　　禅思去尘劳
尘垢来染心　　正念能除舍
爱欲即尘垢　　非谓外埃土
欲觉及嗔痴　　谓之为尘劳
摄心有智者　　尔乃能除去

（三四二）

尔时复有一比丘。亦住于彼俱萨罗林。昼入房坐。而于欲所起清净想。彼林天神知其所念。为觉悟故。即说偈言。

汝思欲净想　　欲觉之所吞
舍欲不净心　　妄取欲净想
比丘汝今者　　处林独闲坐
应念佛法僧　　及已所受戒
多获欢喜心　　便知苦边际

（三四三）

尔时复有一比丘。游俱萨罗国。止一林中。于其日中盛热之时心生不乐。时此比丘。即说偈言。

日中既盛热　　林木甚郁蒸
众禽以热故　　各自停不飞
布谷厉其声　　我闻生惊惧

彼林天神闻此偈已。即说偈言。

日中盛热时　　众鸟皆停住
布谷厉声鸣　　汝应生快乐
不应生怖惧　　此处当畏谁

(三四四)

尔时尊者阿那律。游俱萨罗国止住一林。时阿那律天上本妻来至此林。礼尊者足在一面坐。即说偈言。

汝昔天上时　　善巧奏琴乐
又复能歌舞　　纵意受快乐
汝当发心愿　　还向本宫殿
处三十三天　　彼天丰诸欲
天女恒翼从　　极乐甚可乐

尊者阿那律说偈答曰。

天女极为苦　　依止于身见
诸乐生天者　　一切无不苦
我不受后有　　更不生彼天
天女汝当知　　我尽于生死

(三四五)

尔时复有一比丘。在俱萨罗国止一林住。昼夜诵习精勤修道得阿罗汉。已得阿罗汉止不诵习。彼时天神。而说偈言。

汝常诵法句　　精勤不休废
今何故默然　　都无所诵习

比丘说偈答言。

我先求法句　　未得离欲结
吾今既离欲　　法句义已成
我今已知见　　不堕于诸道
所其得出要　　何用文字为
世间诸所有　　一切闻见事
悉皆都舍离　　不受于后有

(三四六)

尔时复有一比丘。在俱萨罗国依止彼林。眼视不明请医占之。医语之言。比丘。若能嗅莲华香眼还得明。彼比丘即信其言。又语之曰。我于何处得斯莲花。医即答言。汝若欲得莲花香者。当诣莲花池

所。时彼比丘即用其言。至彼池所端坐嗅香。尔时天神见其如是。即说偈言。

池中所生华　　香气甚馝馥
汝都不见主　　云何偷花香
而汝于今者　　真实得名盗
大仙汝何故　　而盗于彼香

比丘说偈答言。

天神汝当知　　莲华生池中
我不伤根茎　　亦不偷盗取
但远嗅香气　　以何因缘故
名为偷香者　　我不受此语

天神复说偈言。

池中有香花　　不问其主取
檀越不施与　　世人名为盗
大仙汝偷香　　一向成盗罪

时有一人来入此池。以镰芟截莲花根叶重负而去。比丘见已。复说偈言。

斯人入池中　　斩拔花根子
狼籍而践蹈　　重担而赍归
何故不遮彼　　语言汝盗取

天神说偈答言。

彼人入池者　　恒作于恶业
譬如乳儿母　　而着于黑衣
虽有诸涎唾　　都不见污辱
汝如白净衣　　易受其点污
是故止制汝　　不能遮于彼
恶人如衣黑　　造恶不讥呵
鲜白上有点　　犹如蝇脚等
世人皆共见　　设诸贤智人
有少微细过　　其喻亦如是
珂贝上黑点　　人皆远见之
若断结使者　　诸业皆洁净

有如毛发恶　　人见如丘山

比丘复说偈言。

天今利益我　　为欲拔济故
随所见我处　　数数觉悟我

天神说偈答言。

汝不以钱财　　而用市我得
又不破他国　　虏掠见擒获
损益汝自知　　谁逐汝觉悟
汝今应自忖　　诸有损益事

（三四七）

尔时尊者十力迦葉。在俱萨罗国迻泥窟中。有一猎师名连迦。去尊者不远施鹿罥弶。尔时尊者怜愍猎师为其说法。彼不解法。尊者迦葉指端出光。猎师虽见亦不厌离如此恶事。但自思念。鹿来入罥为不入罥。尔时迻泥窟神。而说偈言。

猎师处深山　　少智盲无目
非时又所说　　从自失其言
假令汝十指　　一时都出光
终不能令彼　　得见于四谛
彼都无智故　　造作诸非法
不乐及睡眠　　厌离倒净想
安住阇利那　　诵习花迦葉

（三四八）

尔时跋耆子。游俱萨罗国住止彼林。时彼国人一切皆作拘蜜提大会。七日七夜。尔时跋耆子见是事已。心小退坏。即说偈言。

我在林树间　　譬如彼弃木
我今如弃木　　独处寓空林
今日到满月　　谁苦剧于我

尔时天神知其所念说偈问言。

汝今处空林　　云何似弃木

地狱羡忉利　　天慕汝亦然

（三四九）

尔时有一比丘。在俱萨罗止住彼林。修持禁戒。已为满足更不求胜。时彼天神。即说偈言。

不应以持戒　　多闻及禅定
住于空静处　　未尽诸漏结
不应作是事　　用智自损减
远离凡夫法　　逮得菩提乐

（三五○）

尔时俱萨罗国有一比丘。号曰龙与。住止彼林好乐家法。晨入聚落日暮乃还。尔时天神作是念言。此年少比丘亲近愦闹朝往暮还。我于今者为作觉悟。即说偈言。

去时何太早　　回还何逼暮
瞻形观相貌　　如似在家者
数数常往返　　苦乐同世俗
龙与汝当知　　宜应自思量
勿贪着居家　　以损清净行
汝今慎勿为　　无自在所牵

（三五一）

尔时复有众多比丘。在俱萨罗国止住彼林。众多比丘掉动不停。少于惭耻轻躁佷戾。识念不定心意惶惶诸根驰散。尔时天神作是念。比丘之法不应如是。斯甚不善。我当为其说觉悟偈。即说偈言。

瞿昙诸弟子　　正命用自活
乞食及住时　　常思于无常
于彼住坐卧　　亦复思无常
已自难将养　　佷戾心驰散
譬如世俗人　　食讫皆睡眠
弃于自己舍　　亲近着他家
如为人所迫　　强逼作沙门
无实无信心　　亦不求出家
强着僧伽梨　　如老牛驾犁

尔时诸比丘。即答之言。今者汝欲讥我等耶。天复说偈答言。

我不见种姓　　亦不称名字
我今敬礼僧　　讥毁作过者
若能住精进　　我今亦礼足

（三五二）

尔时憍萨罗国有一比丘。林中止住。与一长者共为亲友。是时长者有一儿妇年少端正。时此比丘少共语言。众人皆谤谓为非法。是时比丘闻是语已。心中懊恼。欲向林中而自刑戮。天神念言。彼比丘实无过患。于此林中若自刑害甚为非理。我当令其使得觉悟。时此天神。即便化作彼儿妇形至比丘所。比丘见已即向化妇而说偈言。

如市在四衢　　甚为宽博处
唯有染污语　　三四人众中
亲近生诽谤　　汝知是事已
宜应速疾去　　勿得此间住

时化天神。复说偈言。

出家应忍受　　讥毁诽谤言
谤语是不实　　不宜生愁恼
空声不着己　　但是虚妄语
自省无过咎　　不应生恼苦
闻谤而恐畏　　云何处深林
譬如彼野鹿　　终身行不立
能忍诸音声　　善恶上中下
有识之佳人　　成就具正行
不以他语故　　得名贼牟尼
汝今自审己　　既无诸过咎
贤圣及诸天　　亦知汝无过

时化天神说是偈已。即于其处隐没不现。彼时比丘昼夜精勤心不懈息。断除烦恼得成罗汉。

杂阿含经

（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萨国。多比丘俱行往竹中。一竹中止。行止[阿-可＋聚]中柏树间。在时佃家婆罗门。姓为蒲卢。一竹外多犁者共会饭。能五百犁。是时佛念日尚早。今居前一竹中行到佃家。多犁者饭时会。佛便至佃家饭会处。佃家见佛从来已见为说如是。我为自犁自种。已自犁自种为食。卿具谭行者。可犁可种。已犁已种当食。佛报佃家说如是。我亦犁亦种。已犁已种食。佃家报佛如是。虽佛说如是。我为犁为种。已犁已种食。我不见卿种具若牛若槅若辕若叉邓。但言佃家种从后说绝。我不见种具。说种具令我知种。佛报。信为种。行为水。慧为牛。惭为犁。心为邓。意为金。身守口守食为垄。至诚治不止为竟。精进不舍槅行行为安隐。行不复还已行无有忧。如是已种从是致甘露。如是种一切从苦得脱。便佃家满器饭至佛上。真佛能佃实佛大佃。愿取我饭哀故。佛报说如是。已说经故不可食。行者自知是法已问。佛说经常法如是。增法不必从是望道。但结尽疑索意止。是饭食饮供养祠如是。地入与中大福。婆罗门复白佛。我今为是食与谁。佛报如是。无有世间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一切令是饭食不能得消。但佛亦得道者。持是饭行。至无有虫水便投中。若空地无有草掘埋。婆罗门已受佛言便行。无有虫水投中。已投中烟出燃沸大沸作声。譬喻如揣铁赤叶铁一日在火烧。便投水便热出汽出沸大沸有声。如是已婆罗门持饭着水中。便烟出然沸大沸作声。婆罗门惊怖毛起。便持头面着佛足作礼言。我可从佛得作沙门。离恶受教诫从佛受行。佛言。可净行道已。从是婆罗门从佛受教诫竟。佛法到得不着道。佛说如是。

（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生闻婆罗门。到佛已到为问佛起居。一处坐已。一处坐生闻。为佛说如是。闻佛说。是但应与我布施。不可与奇布施。与我布施大福。与奇布施不大福。但与我弟子布施。莫与奇弟子布施。与我弟子布施大福。与奇弟子布施不大福。若如是说者。为如是为与我布施。与我弟子布施为大福。设如是说者为不骂佛不论议。为是佛言。不如说不。为法说不。不犯法不。为无有得长短不。佛告婆罗门。若人说佛说如是。但与我布施莫

与奇。与我弟子布施莫与奇。与我弟子布施大福。与奇弟子布施福少。如是言不如言。为说我论议。亦不如言亦非法诸有法论议。何以故。我不说如是为与我布施莫与奇。至如上说。若有说如是。便坏三倒道。布施家坏福。受者坏德。亦自坏意。若有荡釜亦荡杅器。人持至园中弃园中意生。若园中虫从食令虫身安隐从是活。从是因缘我说能致福。何复问与人。我但说。与持戒者福大。不持戒者福少。婆罗门报佛。我亦说如是。持戒者福大。不持戒者福少。一切应与布施随可意。不持戒者少福。持戒者福大。若黑白亦赤黄亦所行孔雀牛鸽亦尔所是身案本从生。态力从聚。善恶从出。但案行莫视色人亦如是所有身生。亦道人亦城中人佃家亦担死人种。是为各有身从是生。持戒者能得度世。与是为大福。痴不及者不闻难受与是少福。莫事不知者。但事知者多慧道弟子。道弟子多信有枝根本。有因缘从因缘上天。有因缘从因缘堕恶道。有因缘从因缘度世。如是皆从因缘。便生闻婆罗门从坐起。持头面着佛足下。从今为归佛持戒。佛说如是。

（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阿-可＋桑][阿-可＋(曷-人＋乂)]阇壮年婆罗门。至佛所。已至与佛共相问。已问一处坐。已坐为问佛。如是持何等分别观恶人。佛报言。譬喻恶人如月。复问佛。若人欲分别慧人持何等观。譬喻慧人如月。复问佛。何等为不慧人如月。譬喻二十九日。月明亦减色亦减。方亦减见亦减。在中夜过为减行。有时月为一切索尽。不复现如月尽时。愚痴亦如是。为从所得道者。闻经教诫慧信已得。不奉行不受听不着心。舍离教不着行。便信减戒减闻减施减慧减中夜过亡。是婆罗门有一时令所愚人者。一切尽一切不现所得好法。譬如月尽时二十九日。如是见愚痴者譬喻月。复问佛。欲知慧者行说。譬喻月十五日明亦增方亦增见亦增。复一时为月一切增具止。十五日时亦如是。慧者所道德言如法行便得信。从得信听事着意不舍离。所教合聚。便得增信增戒增闻增施增慧增高。敢言便中夜增满。亦有一时增所。是智慧者一切行得具足所行净教诫。譬喻月十五日明月时至。明慧人见如是。婆罗门。譬喻月从移说绝辞。譬如月明在中行。一切天下星宿从明所胜。信闻者亦尔。能布施无有悭。难舍世间一切为从布施明。譬如雷鸣云电俱多含水洒地。信闻者亦如是。能布施无有悭。便从饮食满设说复与。便有名闻声如天雨堕。便多福汔与者得。如雨珍宝谷。名闻亦得天上。已有德行后世在天上。便[阿-可＋桑][阿-可＋(曷-人＋乂)]。阇从坐起。持头面着佛足礼。从今受佛教诫行。佛说如是。

（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一时佛在优堕罗国。河名屈然。在边尼拘类树适得道时自念。人行道一挈令行者。从忧懑苦不可意。能得度灭亦致正法。何等为正法。为四意止。何等为四意止。若比丘身身观止行。自意知从世间痴不可意。能离外身身身相观止。内身外身身身相观止行。自意知从世间痴不可意。能离痛意法亦如是。若行者从四意离。便从行法离。已从行法离便从行道离。已从行道离便离甘露。离甘露已便不得度生老死忧恼。亦不得离苦。亦不得要。若行者有四意止能度。便能受得道者行。已能受得道者行便能得道。已得道便能灭老病死忧恼。便能得度苦。亦得要梵。便知我所念。譬如健人申臂屈复申。梵如是从天上止我前。已止便说我如是如佛念如佛言。道一挈令得清净。令得离忧懑苦不可意。能得度灭能致正法。能致四意止。身身观止行自意知从世间痴不可意离。外身身身相观止。内身外身身身相观止行。自意知从世间痴不可意能离。痛意法亦如是。若行者从四意离便从法行离。已从法行离便从行道离。已从行道离便离甘露。已离甘露便不得离生老死忧恼。亦不得离苦。亦不得苦。要是为知是行方便。

雁足在水中一挈　令自佛说我正行　但受是言当为使自计　为一挈生死忧要　出道教为哀故　已上头得度世亦从是　今度后度亦从是　是本清净无为　亦从是生老死尽　从若干法受依行　是道眼者说　佛说如是。

（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自梵自明夜亦明梵往至佛在时佛火神足行在时。自梵念。是尚早至佛见。今佛亦火神足行令我今居前。到俱披犁比丘调达部。便自梵至俱披犁比丘调达部。已到为告俱披犁调达部。如是俱披犁俱披犁为持好意向舍利弗目干连比丘。亦余慧行道者俱披犁调达部便言。卿为谁。梵言。我为梵。俱披犁调达部报言。佛说卿阿那含不。梵言是。俱披犁调达部报言。何因缘得来到是间。便梵思惟念。是何以无有悲意。便自梵说是绝。

不可量欲量　为是故世间少慧　不可量欲作量　如是世间自覆盖。

便梵行至佛已到为佛足下礼一处止。已一处止。自梵为佛说。是我为自光明。夜亦已明为至佛。已至是时火神足行。我便思惟念。尚早至见佛。我已到见佛火神足。我便念令我居前。行俱披犁比丘调达部。我为便至俱披犁比丘调达部。已至俱披犁比丘调达部。我便告。俱披犁俱披犁。持好心向舍利弗目干连比丘。亦同道行者。便言。卿

为谁。我言梵。便报我。佛说卿阿那含不。我言是。便报若何因缘得来到是。我便思惟念。咄是何以无有悲意。

不可量欲量　是故世间少慧　不可量说量　世间人意计我自知。

佛便说。俱披犁调达部破戏亦唼。是时说是绝　不可量欲量　故世间难得慧　不可量说量　从是世间自覆盖　佛说如是。

（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治生有三方便。未致利能致。已致不减。何等为三。是间比丘有治生者。晨念多方便尽力向治生。日中亦尔晡时亦尔。求多方便尽力索令有利。比丘治生三法亦如是。未得好法能得致。已得好法不减。何等为三。是间诸比丘。有比丘晨时多受道思念意不离。日中晡时亦尔。多合定意受行意不离能多增道。佛说如是。

（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竹园乌[阿-可＋聚]。在是时有婆罗门名为不信重。在王舍国居。便不信重念如是。是俱谭沙门王舍国止竹园[阿-可＋聚]。令我今行至俱谭沙门。俱谭沙门所说经。我当为一切却语不信。便不信重从王舍国出到佛所。是时佛为非一百众会周匝坐遍说法经。佛见不信重从远欲来。已见便止不说经。不信重已到佛问讯一处坐。已一处坐。不信重为佛说。是劝佛说经我欲闻。佛报言。婆罗门不信重。

重是法不应　亦不解言者　亦彼意乱者　亦悉欲诤者　若为意离诤　喜者亦诤　能合恚诤　如是者能解法语。

便不信重从坐起。头面着佛足下礼已觉。已觉为愚为痴为不晓为不工为持恶意来。向如来无所著。如有觉欲却语不欲信。从今自悔过本守。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守本。佛说如是。

（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舍利弗。我亦仓卒说弟子法。我亦具说。但为难得解者。舍利弗便白佛。仓卒说亦可。弟子法具说亦可。弟子法会有解者佛便告舍利弗。当学如是。身识俱外一切思想。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便不复有。所意解所慧解。自

见法自解自知得行。是身识俱外一切思想。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不复有。若舍利弗比丘。是身识俱。亦外思想一切我是是我所。憍慢使便不复有所意解得慧解。见法慧行自见自知求行止。是名为舍利弗比丘无所著漏索尽至学度世。我为是故说是言。从后说绝。

度世说不致　坏欲欲思想　意不可俱尔　亦除晓睡瞑　亦还结疑　观意除净　本起思惟法　已说度世慧　亦说坏痴　佛说如是。

（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是身有肌肤髓血生肉含满屎尿。自视身见何等好。常有九孔恶病。常不净。常洒可足惭。常与怨家合为至老死。亦与病俱。何以不恶身会当堕会当败。以弃葬地中不复用。为狐狼所啖。何以见不惭。谁说贪淫。如佛言。少可多自心观是。如屠杆屠机为骨聚。如然火如毒药痛为挠。痴人喜为喜不自知。何不畏罗网贪淫为痴哉。钱谷金银牛马奴婢人为命故求。命在呼吸本命亦自少。极寿百余岁亦苦合。观是谁为可者。如时过去便命稍少命日俱尽。如疾河水。如日月尽。命疾是过去人。命去不复还。如是为不可得人死时命去。设使若干财索天琦物。亦一切有死时对来亦不乐。亦不可厌亦不可乐。亦不可自乐。无余但自善作。无有余所自作善所自然。若以知见死当有何等人可随贪淫。设使久寿设使亡去会当死。何以意索俱药。何以故。不念静极意爱儿儿已死啼哭不过十日。已十日便忘之。爱儿妇亦尔。为家室亲属知识亦尔。以苦生致财物。死时人会弃。自爱身命在索弃乱。亦入土下但为阴去。生熟随人如树果实。已见如是有为人意随中。天下一切万物一人得不自足。若得一分当那得自厌。无有数世五乐自乐遍之。当为何等益人。已逢苦索受罪人意。为是有所益。不欲受静索为蛇自身如少多亦尔。如多少亦尔。如病为大小亦苦。如骨无有肉狗得[齒*堯]之不厌。如是欲狗习是亦难得。已得当多畏之是习所不久人亦堕恶。如人见梦已悟。不复得贪淫。亦如是剧梦为有乐。如黑虺如饥肉如树果实实少末多亡。为增结为恶作本道家常不用是人。在天上舍乐。亦天上色树。亦在端正如苑园。亦得天上王女。已得人不厌天上五乐。今当那得天下厌。为取二百骨百骨百二十段。为筋缠。为九孔常漏。为九十三种。为百病极。为肉血和。为生革肌。为中寒热风。为屎尿。为千虫。皆从身起。中亦有千孔亦有剧。为亲已坏他。为从是不净出。从鼻中涕出。从口涎唾出。从腋下流汗出。从孔处屎尿出。如是皆从身出剧。家间死人诚可恶剧。舍后可恶剧。为所有不净种。为从是本来如金涂。余为衣故香粉脂滓赤絮绀黛。为痴人见是。是乱意如画瓶如坑覆以草。人所抱爱后会悔。比丘跪拜受教如是。

（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比丘听受教。佛便说。是比丘人有四因缘。贪爱有轻重从是离道。比丘。譬一人有四妇。第一妇为夫所重。坐起行步动作卧息未曾相离。沐浴庄饰饭食五乐常先与之。寒暑饥渴摩顺护视。随其所欲未曾与诤。第二妇者坐起言谈常在左右。得之者喜不得者忧。或致老病或致斗讼。第三妇者时共会现。数相存问苦甘恣意。穷困瘦极便相患厌。或相远离适相思念。第四妇者主给使令。趣走作务诸剧难苦。辄往应之而不问亦不与语。希于护视不在意中此四妇夫一旦有死事。当远从去。便呼第一妇汝当随我去。第一妇报言。我不随卿。婿言。我重爱无有比。大小多少常顺汝旨。养育护汝不失汝意。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虽爱重我我终不能相随。夫便恨去呼第二妇。汝当随我去。第二妇报言。卿所重爱第一妇尚不随卿。我亦终不相随。婿言。我始求汝时勤苦不可言。触寒逢暑忍饥忍渴。又更水火县官盗贼与人共诤。儇儇咋咋乃得汝耳。为那不相随。妇言卿自贪利强求为我。我不求卿。何为持勤苦相语耶。夫便恨去复呼第三妇。汝当随我去。第三妇报言。我受卿恩施。送卿至城外。终不能远行到卿所至处。夫自恨如去还与第四妇共议言。我当离是国界汝随我去。第四妇报言。我本去离父母来给卿使。死生苦乐当随卿所到。此夫不能得可意所重三妇自随。但得苦丑不可意者俱去耳。佛言。上头所譬喻说一人者是人意神。第一妇者是为人之身也。人好爱其身过于第一妇。至命尽死意神随逐罪福当独远去。身僵在地不肯随去。佛言。比丘不随四行不得度脱。何等为四。一者忧苦。二者习欲。三者尽空。四者消灭。诸恶道要有八行。至诚在四谛。第二妇者是人之财产。得之者喜不得者愁。至命尽时财宝续在世间。亦不自随去空坐之愁苦。第三妇者。谓父母妻子兄弟五亲知识奴婢。以生时恩爱转相思慕。至于命尽啼哭而送之到城外冢间。便弃死人各自还归。忧思不过十日。便共饮食捐忘死人。第四妇者是人意。天下无有自爱守护意者。皆放心恣意贪欲嗔恚不信正道。身死当堕恶道。或入地狱或为畜生或为饿鬼。皆快意所致也。比丘。为道当自端心正意。当去愚痴之心无愚痴之行息不行恶。不行恶不受殃。不受其殃不生。不生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死。不死便得无为泥洹道。佛如如说是。比丘受欢喜。

（一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鸡山中。佛便告比丘。人居世间。一劫中生死。取其骨藏之。不腐不消不灭。积之与须弥山等。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千劫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罗汉道泥洹。佛告比丘。人一劫中合会其骨。与须弥山等。我故现其本因缘。比丘。若曹皆当拔其本根

去离本根。用是故不复生死。不复生死便得度世泥洹道。佛说如是。

（一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须达园。佛便语比丘。比丘应唯然受佛语。佛便说色。比丘念本起苦。念非常坏。去谛观已。比丘色能谛观。若能知色本念。若能知色非常坏。若能知谛观。便色爱为去。已色爱坏便爱贪亦坏。已爱贪坏便意脱。我为说如是痛痒思想生死识。为比丘念本亦念识非常。亦当谛观。若比丘能已到谛观爱弃。已爱尽便爱贪尽。便脱生死得道。佛说如是。

（一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我为若说恶从何所起。亦说善从何所起。比丘听念着意。比丘应唯然。恶意为何等所。色过去未来今贪起自恚畏痴。一切见恶意。是名为所恶。痛痒亦尔。思想亦尔。生死亦尔。识亦尔。如是名为从所起恶。善意为何等。色过去未来今无有见是起。无有恚无有畏无有痴。无有一切娆恶意。如是名为善意。如是名为痛痒思想生死识。佛言。我所说善恶意如是。

（一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四意止。何等为四。在有比丘内身身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痴天下忧。外身身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痴天下忧。内外身身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痴天下忧。内痛痒痛痒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外痛痒痛痒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外痛痒痛痒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意意意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外意意意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外意意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正法法法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外正法法法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内外正法法法相观止。尽力今知意不忘出从痴。为天下忧。佛说如是四意止。佛弟子当为受行精进为得道。

（一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是比丘

一法。为一法相行想念多作。为身得息。为意所念。所待能止无有余。但念黠行法念俱行。何等一法。为一法相习安般守意。若比丘安般守意。为习为念为多住。便身得息。意亦所念所待便止无有便黠念法行满具行。是为比丘所一法。为一法相便相行相多为身得息。为意相念相待。便止无有余。但黠行法念增满行。若比丘。是一法比丘能行能使能念能多作得堕道。佛说如是。

（一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二力得上头道。何等为二力。谓晓制力。谓意护力。何等为晓制力者。是闻有道真弟子。为是学身恶行为得恶福。今世后世我身行恶。我当自身犯。亦为娆他人所无所道人所同道。亦为犯戒。十方人亦说我恶。我亦随不吉语言。我亦身败便堕地狱中。是为身恶行谓恶福。今世恶如是。后世亦恶如是。便身恶弃为身。好念净除身到不犯。如是身犯行心犯行。是名为晓制力。何等为行念力者。若所守致。若自守归。若所止念行力。谓行之自到为念致求。如是名为念行力道。说之如是。比丘欢喜起作礼。

（一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三力。何等三力。一者信力。二者精进力。三者黠力。信力为何等。在有道弟子为佛道无有能坏意。得佛恩行止。说佛如是语。如谛无所著。谛觉黠要得乐天下父。如是到佛弃恶到黠行。或是名为信力。精进力为何等。在有比丘已生恶意断故。求欲行求为精进为受正意。未生恶意不便起。未生善意为求生。已法意为止不忘不减。日增日多行念满欲生求受精进制意出。是名精进力。黠力为何等。若有比丘是苦习如谛知是习苦是苦习是苦尽是苦要受。是名为慧力。佛告比丘。比丘已闻受行如说。

（一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四力。何等为四力。一者意力。二者精进力。三者不犯力。四者守力。意力为何等。若有比丘知善恶浊如至诚知。亦知犯亦知不犯。亦知可行亦知不可行。亦知非亦知增。亦知白亦知黑。亦知从得浊如谛知。是名为意力。精进力为何等。在有比丘在有浊所恶说。所犯说。所不可说。所黑说。不用进人说。如是辈为弃之。若所为浊好说。不

犯说可习说可说白说所道说。如是辈浊。为行为贪欲。为行为精进。为受意为制意。是名为精进力。不犯力为何等。在有比丘为不犯身受行止。为不犯口。为不犯心受行止。是名为不犯力。守力为何等。谓四辈。何等为四辈。一为摄。二为布施。三为相哀。四为相助善行。是名为守力。佛说如是。

（一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人有五力令女人欺男子。何为五力。一者色。二者端正。三者多男兄弟。四者家豪。五者多财产。何等为色。谓女人不良。已不良便不欲治生。当嗔恚不欲持家。是女人自谓端正无比。自谓多男兄弟强。自谓豪贵家。自谓多财产。如是女人为不良。若有女人贞良无有女色。大贞便为持两善教。已受两善教便欲治产。不欲嗔恚。便欲秉持家。如是者不用端正。故为是人但心为人耳。不用多男兄弟强。不用家豪贵自贡高。不用多财产意适等耳。便为受教。已教善持之不懈。便欲治生。心和不欲嗔恚。便不弃家事。便欲治生忧持家。如是为贞良女人意。佛说如是。

（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比丘诸不闻者不闻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多闻者多闻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悭者悭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布施者布施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黠者黠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痴者痴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多欲者多欲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少欲者少欲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难持者难持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易持者易持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难给者难给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易给者易给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足者不足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足者足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守者不守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守者守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佛说比丘如是。黠人当分别是因缘。可行者当为行。不可行者当为莫行。

（二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天上释为故世在人中有七愿。为如至命为如求就为所从本故为释。何等为七。到命要当为父母孝。到命要当为见老为礼。当为不出口焰言。当为随意法语言。当为至命要不怒谗妄语。当为至命要至诚语至诚喜至诚止。常信不欺天下。当为至命要天下悭。我当为意中不随悭家中。行布施

放手常与所求。名好布施。布施等分为是释天王故世在人中为是七愿。说为至命要具行就为从是本释释得。从后说绝。

为孝父母　姓中有老人礼　不炎说随意说谗妄言弃　从慳自出谛不怒喜行言。

为是故能得上天。在所人欲行是当为天上礼如是。佛说如是。

（二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以爪甲头取土已取。便告比丘。比丘。知是云何何等为多爪头土。何如地土多。比丘可便报。佛爪甲上土少不可比地土。无有比亦非百倍。亦非千倍。亦非万倍。亦非亿倍。亦无有数。亦无有数喻亦无聚。亦不可说譬喻。是地土甚多。佛便告比丘。如是人所不知。智黠眼行如地土。如是人所为智黠眼行如爪上土。如是人所为智黠眼行。如是可学智黠眼行无有过。黠生当为自活。如是比丘欲行道者可学。佛说如是。

（二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身为无有反复。身不念恩。若有小痛因作病。举身并痛。常随意所欲得。眼与好色。耳与好声。鼻与好香。舌与美味。身与细软。养身如是。舍人坏败。身不欲度人。何以故。不尽随戒法但作罪。佛便告比丘。过世有王名为大华。欲死时说言。咄当用身作何等。养护百岁尽力如是。一死事来身便坏败。如是身为无有反复。便知是为若当用为视养。有剧如怨家。身自求罪。已得小痛便见忧态。常与最好五乐。久视之会当老病死。比丘可念而不忘是。已知是当行教人。佛教如是。

（二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师子畜生王从自处出。已自处出便欠。已欠便视便四面观。便三反师子声行。便所意至处便行。已见有山河中深。疾过使难度。便师子在从是边河自止。便度边作识观意念。从是下到识处出已。已便下。若师子王所识直不得出便复还。复度不得复还。常欲得识处出。至死师子王不止不行不置。所识不得故亦如是。所有痴人不谛受所学闻。便为人聚行说到人牵出。所痴人亦不置痴态行。亦不欲所。不谛受经所要。若如是便黠人可觉是。是我当为学经力力行。我当为学问力。我当为精观行力。我当为不放。师子王死态难出。觉少人欲为道。当学

如是。佛说如是。

（二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讲堂中。在时名为阿速轮子婆罗门至佛。已至为粗恶口恶骂佛剧骂诃止。佛便为婆罗门阿速轮子说经譬喻。若人无有恶为持恶口说向。清白行无有。恶痴人从是致殃。譬如人逆向风末尘来坌。即时婆罗门阿速轮子。为持头面着足曰。知过受悔如痴如愚。如不解如不了名为愚痴者。为度世者。持弊恶口骂亦数谏为。佛当为愚痴人故受悔过。从今自守不复犯。佛报言。已婆罗门悔过如愚如痴如不解不了为骂如来恶喙。已见复悔自说自守后不敢犯。是道行中望增道不减。若已见自悔过自现不匿现守本不复犯。婆罗门便自归佛。佛说如是。

（二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时。有婆罗门名为不侵行者。至佛所与佛谈一处坐。已一处坐。不侵行者向佛说如是。我名为不侵。佛报言。如名意亦尔。尔乃婆罗门应不侵。从后说绝。

若身不侵者　　口善意亦然
如是名不侵　　无所侵为奇

即不侵行者从坐起。持头面着佛足下。从今持教诫不复犯五戒。佛说如是。

（二七）佛说七处三观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呼比丘。七处为知三处为观。疾为在道法。脱结无有结意。脱从黠得法已。见法自证道。受生尽行道意。作可作不复来还。佛问比丘。何等为七处善为知是闻比丘色如本谛知。亦知色习亦知色尽亦知色灭度行。亦知色味亦知色苦亦知色出要亦至诚。如是痛痒思想生死识如本知。识习识尽识尽受行本知。亦知识味亦知识苦亦知识出要。亦知识本至诚。何等为色如谛知。所色为四本。亦在四大亦为在四大蚖。所色本如是如本知。何等色习如本知。爱习为色习。如是色习为知。何等为色尽如至诚。知爱尽为色尽。如是色尽为至诚知。何等为色行尽如至诚知。若是色为是八行谛见到谛定为八。如是色尽受行如至诚知本。何等为知色味如至诚知。所色欲生喜生欲生。如是色为味如至诚知。何等为色恼如至诚知。所色不常苦转法。如是为色恼如至诚知。何等为色要如

至诚知。所色欲贪能解能弃欲能度欲。如是为色知要如至诚。何等为痛痒能知。六痛痒眼栽痛痒。耳鼻舌身意栽痛痒。如是为知痛痒。何等为痛痒习。栽习为痛痒习。如是习为痛痒习。何等为痛痒尽知。栽尽为痛痒尽知。如是为痛痒尽知。何等为痛痒受行。若受八行谛见到谛定意为八。如是痛痒如尽受行为道。何等为痛痒味识。是为痛痒求来可求喜。如是为痛痒识味为知。何等为痛痒恼识。所痛痒为不非败苦转法意。如是为痛痒恼识。何等为痛痒要。所痛痒欲能活为爱贪能度。如是为痛痒要识如谛知。何等为思想识。为身六思想。眼栽思想。耳鼻舌身意栽思想。如是是六识思想。何等为思想习识。栽习为思想习。如是为思想习识。何等为思想尽识。尽为思想尽识。如是为思想尽识。何等为思想尽受行识。是为八行识。识谛见到谛定意为八。如是尽思想受行识。何等为思想味识。所为思想因缘生乐得意喜。如是思想味识。何等为思想恼识。所为思想不常尽苦转法。如是为思想恼识。何等为思想要识。所思想欲能解欲贪能断欲贪能自度。如是为思想要识。何等为生死识。为六身生死识。眼栽生死识。耳鼻舌身意栽行。如是为生死识。何等为生死习。栽习为生死习识。何等为生死尽识。栽尽为生死尽识。何等为生死欲尽爱行识。为是八行识谛见至谛定为八。如是为生死欲灭受行识。何等为生死味识。所为生死因缘生乐喜意。如是为生死味识。何等为生死恼识。所有生死不常尽苦转法。如是为生死恼识。何等为生死要识。所为生死欲贪避欲贪能断欲贪能度。如是为生死要识。何等为识身六衰识。眼栽识耳鼻舌身意。如是为识识。何等为识习。命字习为识习。如是习为识。何等为识尽受行为识。命字尽识。如是为尽识。何等为识尽受行为识。八行谛见至谛定为八。如是为识尽欲受行如谛识。何等为识味知所识因缘故生乐生喜意。如是味生为味识知。何等为识恼识。所识为尽为苦为转。如是识恼识。何等要识。所识欲贪能治欲贪能断能度。如是为要识。如是比丘七处为觉知。何等为七。色习尽道味苦要。是五阴各有七事。何等为三观。识亦有七事。得五阴成六事。观身为一色。观五阴二。观六衰三。故言三观。比丘。能晓七处亦能三观。不久行随道。断结无有结意。脱黠会见要一证受止已。断生死竟行所作竟。不复来还堕生死得道。佛说如是。比丘欢喜受行。

长阿含十报法经一卷

长阿含十报法经卷上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贤者舍利曰。请诸比丘听说法。上亦好中亦好竟亦好。有慧有巧最具净除至竟说行听。从一增至十法。听向意着意。听说如言。诸比丘从贤者舍利曰。请愿欲闻。舍利曰。便说从一增起至十法。皆聚成无为。从苦得要出。一切恼灭。

第一一法。行者竟无为但守行。

第二一法。可思惟意不离身。

第三一法。可识世间粗细。

第四一法。可弃憍慢。

第五一法。可着意本观。

第六一法。多作本观。

第七一法。难受不中止定。

第八一法。可成令意止。

第九一法。当知一切人在食。

第十一法。当证令意莫疑。

是行者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第一两法。行者竟无为当有意亦当念。

第二两法。可增行止亦观。

第三两法。当知名字。

第四两法。可舍痴亦世间爱。

第五两法。当除不愧不惭。

第六两法。难定两法不当尔尔。

第七两法。当知当不尔尔。

第八两法。可求尽点。不复生点。

第九两法。可识人本何因缘在世间得苦。亦当知何因缘得度世。

第十两法。当自证慧亦解脱。是为行者二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证如有不惑不倒。是知有持慧意观。

第一三法。行者竟无为事慧者。亦闻法经。亦当观本。

第二三法。当思惟。欲念。定不欲但念。亦不欲亦不念。

第三三法。可识。欲有。色有。不色有。

第四三法。可舍。欲爱。色爱。不色爱。

第五三法。可舍。本三恶。贪欲恶。嗔恚恶。愚痴恶。

第六三法。可增。无有贪欲本。无有嗔恚本。无有愚痴本。

第七三法。难受。相定相。定止相。定起相。

第八三法。可作。三活向。空。不愿。不想。

第九三法。可识。三痛。乐痛。亦不乐亦不苦痛。

第十三法。自证慧不复学。从本来。亦往生。尔无所应除。是为行者三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是有持慧意观。

第一四法。行者竟无为天人轮。好郡居。依慧人。自直愿。宿命有本。

第二四法。增行。四意止。自观身观内外身观。莫离意知着意。离世间痴恼。痛痒意法亦如观身法。

第三四法。可识。四饭。抟饭。乐饭。念饭。识饭。

第四四法。可舍。四[虫*養]。欲[虫*養]。意生是[虫*養]。戒愿[虫*養]。受身[虫*養]。

第五四法。可减。四失。戒失。意是失。行失。业失。

第六四法。可增。四成。戒成。意是成。行成。业成。

第七四法。难知。四谛。苦谛。习谛。尽谛。受灭苦谛。

第八四法。令有四黠。苦黠。习黠。尽黠。道黠。

第九四法。可识。四相识。少识。多识。无有量无所有不用识知多知无有量知无所有不用智知。

第十四法。自证。一法身当知。二法意当知。三法眼当知。四法慧当知。是为行者四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是有持慧意观。

第一五法。行者竟无为。五种断意。何等五。道弟子有道信有根着本。无有能坏者。忍辱亦仙人。若天若魔若梵。亦余世间耶。亦无有匿无有态。真直如有身行。意着道慧同行。身亦少病安善。如应持腹行。身不大寒不大热。无有恚时和令消饮食啖。令身安调。发精进行。有瞻精进方便。坚得好法。意不舍方便。宁肌筋骨血干。尽精进不得中止。要当得所行。行慧从起灭慧得道者。要不厌行直灭苦。是五种断意。

第二五法。可增行德者。五种定。行道弟子。是身自守得喜乐。浇渍身行。可身一切无有一处不到喜乐。从自守乐。譬慧浴者。亦慧浴弟子。弟子持器。若杅若釜。澡豆水渍。已渍和使澡豆着腻。内外着腻不复散。从渍腻故。道行者亦如是。是身自守爱生乐。渍和相近相着。身一切无有不着。从自守喜乐。道弟子。是五种定。是上头行。

亦有道弟子。是身已定喜乐。浇渍身行。可身一处无有不到从定喜乐。譬阪头泉水池。亦不从上来。亦不从东。亦不从南。亦不从西。亦不从北。但从泉多水润生遍泉水。为泉浇渍。无有一处不到水冷水。道弟子行如是。是身定喜乐。浇渍身行。可遍身一切无有不到。从定喜乐。道弟子是五种定。是为第二行。亦有道弟子。是身不着爱着乐。相连至到相促相。可遍一切身到不喜乐。譬如莲华水中生水中长。至根至茎至叶。一切从冷水遍浇渍遍行。道弟子身亦如是。从无有爱乐浇渍。可一切身遍从无有爱乐。道弟子。是五种定。是为

第三行。

亦有道弟子。是身净意。已除受行成行。身中无有一处不到从净意除意。譬如四姓亦四姓子。白氎若八丈九丈。人头足遍裹身遍。无有不到从白[疊*毛]净[疊*毛]。如是道弟子。是身净意除意已有行。一切身无有不到已覆净意除意。道弟子。是五种定。是为第四行。

亦有道弟子。受身观谛。已熟念熟居熟受。譬如住人观坐人。坐人观卧人。道弟子行如是。受行相思惟熟受。以熟受熟念熟事熟受。道弟子是五种定。是为第五行。

第三五法。当知五种。一为色受种。二为痛受种。三为想受种。四为行受种。五为识受种。

第四五法。当舍五盖。一为爱欲盖。二为嗔恚盖。三为睡眠盖。四为戏乐盖。五为悔疑盖。

第五五法。可当咸。五心意钉。若学者不信道。疑不下不可不受。如是心意一钉为未舍。不受道法教诫故。亦如有学者在道散名闻慧者同学者。持恶口向喙勤意离娆侵。若有道名闻者慧者同学者。持恶口向喙勤意离娆侵。如是是为五心意钉未舍。

第六五法。当增道。五根。一为信根。二为精进根。三为意根。四为定根。五为慧根。

第七五法。难受。五行得要出。若道弟子熟受道。不念爱欲。意不着欲意。不可欲。意不止欲。意不度欲。意缩意恶意不起。意不用意。却意秽不用恶。譬如鸡毛亦筋。入火便缩皱不得申。如是见道弟子。行坚意不念爱欲。便不用爱欲。便不可爱欲。意不堕爱欲。意便缩。意便缩意不起。便出念道。欲行已出。意生意坚意不意出意解意不缩意不恶意起意无所碍无所用。意安隐为意行故熟行故。

若复生从爱欲因缘结恼忧。念为已从是解止不着得离。不复从是因缘痛痒行。如是行者。从欲得度。嗔恚不嗔恚。侵不侵。色不色。若道弟子。坚意不复念身。已坚意不念身。便不欲身不可身不住身。意不堕爱欲便恶意起。譬道弟子。如鸡毛筋。入火便缩便皱不得申。道弟子亦如是。已见坚不复念身。意不可身。意不着身。意不度意。缩意恶意不起。自守生止恶。可恶念无为。欲度身念度。身为无为。意劝意可。意止意度。意不缩意不恶。意便申念无所碍无所用。意隐止从行熟行故。

若从身因缘。生罪恼忧。缘生罪恼忧已。从是解止不着度。不复从是因缘更痛。道弟子如是。从身得要出。

第八五法。令生起道。五慧定。道德者无所著无所供从。是一慧内自生。

是定恒人不能致。慧者可。如是二慧内起生。是定从一向致得猗得道行。如是三慧内起生。

是定见致乐行受亦好。如是四慧内起生。是定从是定自在坐自在起。如是五慧内起生。

第九五法。当知五解脱。若学者道说经从道闻。亦慧人说从慧人闻。亦同学者闻。已如说闻知法义行。已解法便解义。已解义便受。已受便喜。已喜身乐。已乐便意定。定意如有知如有见。已如知见便却不用。已不用便不着。已不着如便得解脱。是行者一解脱。

已行者得住未正意。得正意未定意。得定意未解结。得解结未得无为。便致无为。或时佛亦不说经。慧者同学者亦不说经。但如闻如受竟便自讽读。是行者二解脱。

或时佛亦不说经。慧者同学者亦不说经。但如闻法如受法。具说学者。是行者三解脱。

或时佛不说经。学者但如闻如受法。独一处计念。若如闻如受法。具讽读便如应解如法解。是行者四解脱。

或时不如闻不如受。亦不计念。但从行取一定相熟受熟念熟。行已受定相熟受熟念熟行熟。随便如法。便如应解。便如法解。已如应解。已如法解。便可生已可生便哀生。已哀生便身乐。便身知乐。已乐意便止。便如有知有见便悔。已悔便不欲。已不欲便得解脱。行者五解脱。若道行者。得是止得是行。意未得止便止。意未定便定。结未尽便尽。未得度世无为便得度世无为。

第十五法自证知。一不学阴。二不学戒。三不学定。四不学慧。五不学度世解脱。是学者五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第一六法者。竟无为。不共取重。等身行止在佛慧同学者。是法不共取重。从是得爱。从是得敬。可意已得爱。已得敬行。聚合不诤讼。一向行定致忍。等口言等心行所有戒行。不犯不穿不缓不藏不失。为有道者可具足行。如是辈行戒者。我亦戒者。当应比共慧者同

学者。所求道要厌者。但行直灭苦。如是辈我亦如是辈。应比共慧者同学者。是法不共取重。亦若所有利法致从法得。一切所得在随器中。如是利当为同学。共无有独匿。是法不共取重。为从是爱得敬得可意。已得爱已得敬已得可意。已得行得合得聚。不诤不讼。一心行定。从是致忍。

第二六法。护行六共居。眼见色亦不喜亦不恶。但观行意正知。耳鼻口身意法观亦不喜亦不嗔但观止意不忘。

第三六法。可识。六内入。眼内入。耳鼻口身意内入。

第四六法。可舍。六爱。眼更爱。耳鼻口身意更爱。

第五六法。可减。六不恭敬。一为不恭敬佛。二为不恭敬法。三为不恭敬同学者。四为不恭敬戒。五为恶口。六为恶知识。

第六六法。可增。六恭敬。一为恭敬佛。二为恭敬法。三为恭敬同学者。四为恭敬戒。五为好口。六为善知识。

第七六法。难受。六行度世。若有言。我有等意定心。已行已有。复言。我意中嗔恚未解。便可报言。莫说是。何以故。无有是。已等心定意已行已作已有。宁当有嗔恚耶。无有是。何以故。有等心定意。为除嗔恚故。

二为若行者言。我有慈意定心。已作已行已有。但有杀意不除。可报。不如言。何以故。已慈心定意已行已作已有。宁当有杀意耶。无有是。何以故。已有慈意定心。为无有杀意。

三为若学者。我有喜心等定意。已行已作已有。但意不止不可报言。莫说是。何以故。无有是。已有等意定心。已行已增已有。宁不定不可耶。无有是。何以故。等意定心。为除不可不定故。

四为若学者言。我有观定意。已行已作已有。但爱欲嗔恚未除。可报言。莫说是。何以故。已有观定意。便无有爱欲嗔恚。

五为若行者言。我无有疑。但意不能。可报言。莫说是。何以故。解要无有疑故。

六为若行者言。已得定意已足。但意往念识。可报。不如言。无有是。亦不应是念。得定意无所念已足。复意行念识无有是。何以故。意已得度者。不应复念。

第八六法。当令有六念。一为念佛。二为念法。三为念同学者。四为念戒。五为念与。六为念天。

第九六法。当知。六无有量。一为见无有量。二为闻无有量。三为利无有量。四为戒无有量。五为事无有量。六为念无有量。

第十六法。证自知。六知。一神足。二彻听。三知人意。四知本从来。五知往生何所。六知结尽。是行者六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第一七法。行者竟无为。七宝。一为信宝。二为戒宝。三为愧宝。四为惭宝。五为闻宝。六为施宝。七为慧宝。

第二七法。可行。七觉意。一为意觉意。二为分别法觉意。三为精进觉意。四为可觉意。五为猗觉意。六为定觉意。七为护觉意。

第三七法。当知。七有。一为不可有。二为畜生有。三为饿鬼有。四为人有。五为天有。六为行有。七为中有。

第四七法。可舍。七结。一为爱欲结。二为不可结。三为乐有结。四为自憍慢结。五为邪结。六为痴结。七为疑结。

第五七法。可减恶人七法。一为不信。二为无有愧。三为无有惭。四为无有精进。五为忘意。六为不定意。七为无有慧。

第六七法。增慧。七慧者法。一为信。二为愧。三为惭。四为发精进。五为守意。六为定。七为慧。

第七七法。难受知。七识止处。有色身异身异相。譬如或人中或天上。是为一识止处。

有色若干身一想。譬如天上天。名为梵。上头有。是为二识止处。

有在色处。一身一想。譬如天名为自明。是为三识止处。

有无有色处行者。一切从色度灭恚念无有量行止。譬如天名为空。是为四识止处。

有无有色处行者。一切从空得度行识无有量止。譬如天名为识。是为五识止处。

有不在色行者。无有想亦不离想。譬如天名为无有想。是为七识止处。

第八七法。行令有定意。一为直见。二为直念。三为直语。四为直法。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意。

第九七法。当知。七现恩。一为若道行者。意在佛信入道根生住无有能坏。若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亦余世间行者。二为持戒守律摄戒。出入成畏死罪。持戒学戒。三为有好知识。有好同居。有好自归。四为独居不二共牵行牵身牵意。五为持精进行。坚精进行。不舍道法方便。六为意计。宁身肌筋骨血干坏。但当所应行者发精进。七为有瞻者坚行者。不舍方便者。道法行应得。已未得精进不得中止。守意行最意持行自久行久说意不忘。七为念慧行知生灭得慧意。是为七现恩。

第十七法。当令有证。一有法。二有解。三知时。四知足。五知身。六知众。七知人前后。是行者七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知有持慧意观。

长阿含十报法经卷下

第一八法。行者为增本行未得慧法八因缘。何等八。一为若行者依受教诫行。亦依慧者同学者。是本行。未得慧便得慧。是为一法因缘。

已依佛亦余慧者同学者。得时时闻微法经。是增本行。不得本慧便得本慧。是为二法因缘已闻法。却身却意。从是本行因缘。不得慧便得慧。是为三法因缘。

已闻法。精进行。从是增本行。不得慧便得慧。是为四法因缘。

守意行尽力自久作久说欲念得念。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为五法因缘。

受语亦如受法行。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为六法因缘乐法乐行数说经。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是为七法因缘。

知五阴增减见行。若是色若是色习。若从是色得灭。是痛痒思想生死识。是识是从是识得度。是增本行。未得慧便得慧。是为八法因缘。

第二八法。可行得道者。八种道。一为直见。二为直念。三为直语。四为直法。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意。八为直定。

第三八法。当知八世间法。一为利。二为不利。三为名闻。四为不名闻。五为论议。六为称誉。七为乐。八为不乐。

第四八法可舍。一为不直见。二为不直念。三为不直语。四为不直法。五为不直业。六为不直方便。七为不直意。八为不直定。

第五八法。可减。八瞢瞢不精进道。行者。若在郡在县在聚亦余处。依行清朝起。着衣持应器。入郡县求食。意计当得多可意啖食。已行不得多可啖食。便念今日自不得多可意啖食。身羸不能坐。当倾卧便倾卧。不复求度世方便。未得当得。未解当解。当自知不自知。是为一瞢瞢种不精进道。

行者。若在郡在县在聚亦余处。依行清朝起。着衣持应器。入郡县求食。意计。当多可意啖食。自得多可啖食。自意念我为朝得多可啖食。便自念朝得多可啖食。为我身重。不能行不能坐。令我倾卧。便卧。无有度世方便。所应得不得。所应解无解。所应自知不自知。是为二瞢瞢种。

或有时行者。或时应出行道。便意生我为应出行道。我不能出行道。不能受教诫行。令我倾卧。不复求度世方便。当得未得。当解未解。当自知未自知。是为三瞢瞢种。

或时行者。昼日行道。意计朝行道来。念身羸不能坐行。令我倾卧。便倾卧。无有度世方便。当得不得。当解不解。当自知证不自知证。是为四瞢瞢种。

或时行者。应好行。便计我应好行。我不能行。不能奉受教诫。令我须臾间倾卧。便倾卧。不求度世方便。应及者不及。应解者不解。应自知证不自知证。是为五瞢瞢种。

或时行者计。我朝以行道。已身羸不能坐。令我倾卧。已倾卧。不求度世方便。应得不得。应解不解。应自知证不自知证。是为六瞢瞢种。

或时行者。已得病苦。便念我已苦得病。身羸不能行不能坐。令我倾卧。便倾卧。无有度世方便。当得不得。当解不解。当自知证不自知证。是为七瞢瞢种。

或时行者。适从病起。不久便念。我为适从病起。身羸不能行

坐。令我倾卧。便倾卧。不求度世方便。当得不得。当解不解。当自知证不自知证。是为八瞢瞢种。

第六八法。行增道。八精进方便道。行者。若在郡在县在聚亦余处。依行清朝起。着衣持应器。入郡县求食。意计。当得多可啖食。不得多可啖食。自意计。我朝不得多可啖食。身轻能行坐。令我作方便。未得令得。未解令解。未自知令自知。是为一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若在郡在县在聚亦余处。依行清朝起。着衣持应器。入郡县求食。意计。当得多可啖食。便得多可啖食。便念已。朝得多可啖食。身有力能前坐行。令我求方便。未得当得。未解当解。未自知当自知。是为二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当出行意生。我为应出。身不能行。亦不能受教诫行。令我教敕求方便。为自作道方便。未得者致得。未解者致解。未自知致自知。是为三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已行道生。我已行道来。不能自行道。不能奉事教诫。令我开所犯。令有方便。未得当得。未解当解。未自知当自知。是为四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应行便念。我不能作行成教。或令我居前求方便。便前行方便。未得当得。未解当解。未自知当。自知。是为五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尽行便念。我已尽行。不能复行。成教诫。令我能得闭所犯。便求方便。所犯闭。未得当得。未解当解。未自知当自知。是为六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身有病苦极。便念我有病苦极。有时从是病死。念我须臾间求方便行。未得当得。未解当解。未自知当自知。是为七精进方便。

或时行者。适从病起不久便念。身适从病起畏恐病复来。今我居前求方便行。便居前求方便行。未得得未解解。未自知自知。是为八精进方便。

第七八法难受八解脱。或时行者。内想色外观色。若少好丑所色。自在知自在见。意想亦如有。是为一解脱。

或时行道者。内思色外见色。是为二解脱。

或时行着。净解脱身知受行。是为三解脱。

一切度色灭恚若干念不念无有要空受空行。是为四解脱。

一切度空无有要识受行一切度识无所识有不用受行。是为五解脱。

一切度无所有不用无有想亦非无有想受行。是为六解脱。

一切度无有想亦不无有想行。是为七解脱。

灭想思身知受行。是为八解脱。

第八八法。合有八大人念。何等为八。

一为念道法。少欲者非多欲者。

二为道法。足者不足者。无有道法。

三为道法。受行者不受行者。无有道法。

四为道法。精进者不精进者。无有道法。

五为道法。守意者不守意者。无有道法。

六为道法。定意者不定意者。无有道法。

七为道法。智慧者不智慧者。无有道法。

八为道法。无有家乐无有家不乐。共居有家乐。共居无有道法。是为八大人念。

第九八法。当知八法。知为何等。内想色外见色少端正不端正得摄色知自在亦自在见意念计。是为一自在。

内念色外见色。见色不啻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见。如是想。是为二自在。

内无有色想外见色少端正不端正所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见。如是想。是为三自在。

内不念色外见色。不啻端正不端正所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见。如是想是为四自在。内念色想外见色青青色青明青见。譬如华名为郁

者。青青色青明青见。如是内色想外见色。青青色青明青见。如是想。是为五自在内知色想外见色。黄黄色黄明黄见。譬如加尼华。最明色衣黄黄色黄明黄见。如是内色想外见色。黄黄色黄明黄见。如是想。是为六自在。

内色想外见色。赤赤色赤明赤见。譬如绛色华。亦最色绛衣。赤赤色赤明赤见。如是行者。内色想外见色。赤赤色赤明赤见。如是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见。如是想。是为七自在。内色想外见色。白白色白明白见。譬如明星亦最成白衣。白白色白明白见。如是行者。内色想外见色。白白色白明白见。如是色在所行自在知自在见。有如是想。是为八自在。第十八法。时知当自知。八无有着行者。力无所著行者爱欲见。譬如火如是见知如是见见。令爱欲念爱往使慧意不复着不著者。是为一力。

四意止行已足无所著者。是为二力。

四意断行已足。是为三力。

四禅足行已具足。是为四力。

五根行已足。是为五力。

五力行已足。是为六力。

七觉意行已足。是为七力。

八行行已足。是为八力。是为行者八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第一九法行者。多行九意喜。何等为九。一为闻法喜。二为念喜。三为喜喜。四为乐喜。五为受猗喜。六为安喜。七为定喜。八为止喜。九为离喜。

第二九法。精进致净。何等为九。一为精进度致净。二为意度致净。三为见度致净。四为疑度致净。五为道道致净。六为慧见如净。七为见慧爱断度致净。八为断种。九为度世。第三九法。当知九神止处。何等为九。有色象神止处。若干身若干想非一。譬名为人亦一辈天。是为一神止处。

有色神止处。若干身非一一想。譬天名为梵意命上头致。是为二神止处。

有色神止处。一身若干想。譬天名为乐明。是为三神止处。

有色神止处。一身一想。譬天名为遍净。是为四神止处。

有色神止处。不受想不更想。譬天名为无有想。是为五神明止处。

有无有色神止处。一切度色灭恚不可不念。若干身无有量空受行。譬天名为空慧。是为六神明止处。

有不色神止处。一切竟度空无有量识慧行意止。譬天名为识慧行。是为七神明止处。

有不在色神止处。一切从识慧竟度无所有慧受行度。譬天名为无所念慧。是为八神明止处。

有无有色神止处。一切从无所欲慧竟度无有思想亦不得离思想受竟止。譬天名为无有思想亦不离思想。是为九神明止处。

第四九法当拔九结。何等为九。爱欲为一结。嗔恚为二结。憍慢为三结。痴为四结。邪见为五结。疑为六结。贪为七结。嫉为八结。悭为九结。

第五九法。当灭九恼本。何等为九。若行者有欲施恶施。令不安施令侵亦念余恶。若行者向念。是从是生恼。是为一恼。

若行者。已有作恶。已施恶已不安。已侵亦余恶已施若行者向念。是从是生恼。是为二恼。

若行者。后复欲施恶欲施令不安欲施侵欲施余恶。若行者向念。是从是生恼。是为三恼。若行者有亲厚有欲施行者亲厚恶欲施恶欲施不安欲施侵欲余恶。若行者向念。是从是复生恼。是为四恼。

若行者。有亲厚有者。已施恶已施不安已施侵已施余恶。若行者向念。是从是生恼。是为五恼。

若行者。有亲厚后复欲施行者。亲厚恶欲施不安欲施侵欲施余恶。若行者向念。是从是生恼。是为六恼。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助行者。恐不相便。欲施安欲解侵不欲令有余恶。若行者向念不可。是从是生恼。是为七恼。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欲助行者。不相便已施安已解侵。不欲令有余恶。若行者向念不可。是生从是生恼。是为八恼。

若行者有恐不相便有者为行者。恐不相便已助已安已解侵亦余恶。若行者向念不可。是令不相便者令安。从是生恼。是为九恼。

第六九法。当思惟除九意恼。何等九。或时行者。是为我令亡。令我他有。令我无有乐。令我不安隐。已施我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一。

或时行者。是为我令我亡令我有他。令我无有乐。令我不安隐。见作我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二。

或时行者。是为我令亡令我有他。令我无有乐。令我不安隐。会作我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三。

或时行者。有时是意生所我有亲厚令亡令有他令无有乐。令不安隐。已施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四。

或时行者。有时是意生所。我有亲厚。令亡令有他。令无有乐。令不安隐。为见作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五。

或时行者。有时是意生所我有亲厚。令亡令有他。令无有乐。令不安隐。为会作恶。持是恶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六。

或有时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所。我念恶念。令不安隐。念令不吉。为令我怨有利令安令乐令安隐。已作持是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七。

或有时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所。我念恶念。令不安隐。念令不吉为令我怨有利令安令乐令安隐。见作持见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八。

或有时行者。有是意生所。我不相便所。我念恶念。令不安隐。念令不吉。为令我怨有利令安令乐令安隐。欲作持是恼意向。若行者向念是。是为九。

第七九法。难受九依住。何等九。若行者得信依住。能舍恶受好。是为一依住。若行者意着行舍不欲行。是为二依住。若行者起精进舍不起精进。是为三依住。若行者闲处自守舍不守。是为四依住。若行者能堪依住。如是依得住已得正校计。是为五依住。若行者舍一法。是为六依住。已舍一法便晓一法。是为七依住。已晓一法便受一

法。是为八依住。已受一法便行一法。是为九依住。

第八九法。起包九次定。何等九。意止初禅为一定。从一次二禅竟为二定。从二次三禅竟为三定。从三次四禅竟为四定。从四次禅竟空定为五定。从空次竟度识为六定。从识次竟度无有欲为七定。从无有欲次竟度无有思想为八定。从无有思想次竟度灭为九定。第九九法。当知九不应时人不得行第九行不满。何等为九。一或时人在地狱。罪未竟不令应得道。

二或时在畜生。罪未竟不令应得道。

三或时在饿鬼。罪未竟不令应得道。

四或时在长寿天。福未竟不令应得道。

五或时在不知法义处。无有说者。不能得受。不令应得道。

六或时在聋不能闻不能受。不令应得道。

七或时在喑不能受。不能讽说。不令应得道。

八或时在闻不能受。不令应得道。

九或时未得明者。无有开意说经。不令应得道。

第十九法。自证知无灭。何等为九。一灭名字苦。二灭六入。三更受灭。四痛灭。五爱灭。六受灭。七有求灭。八生灭。九老死灭。是为行者九十法。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惑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第一十法。多增道能守法者。有救法者。何等为十。一者若有道弟子从如来受。随信本生立。无有能坏者。若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亦余世间。

二等净戒行摄守律。能晓行处随畏见罪见如教诫学。

三为有慧知识。有慧相随。有慧相致。

四为独坐思惟。行牵两制。制身制意。

五为受精进行。有瞻有力。尽行不舍方便净法。

六为意守居最意微妙随为远所作所说能念能得意。

七为慧行。从生灭慧。随得道者。要却无有疑。但作令坏苦灭。

八为受好语。如好法言随行。

九为喜闻法。喜闻法行。但乐数说法。

十为所有同学者。共事能作精进身助。是为十救法。从后缚束信戒慧独坐思惟。行者精进意慧。受好言欲说经。身事如等不止。是名为救。

第二十法。可作十种直。何等为直。一为直见。行者便邪见行得消。亦从邪见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见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二为直思惟计。消邪计。亦从邪计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思惟计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三为直言消邪言。亦从邪言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言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四为直行消邪行。亦从邪行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行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五为直业消邪业。亦从邪业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业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六为直方便消邪方便。亦从邪方便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方便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七为直念消邪念。亦从邪念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念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八为直定消邪定。亦从邪定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定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九为直度消邪度。亦从邪度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度因缘非一。若干好法致从行具行。

十为直慧消邪慧。亦从邪慧因缘非一。若干弊恶行生能得消。亦从直慧因缘非一。若干好法得足具行。

第三十法。当了知十内外色入。何等为十一为眼入。二为色入。

三为耳入。四为声入。五为鼻入。六为香入。七为舌入。八为味入。九为身入。十为粗细入。

第四十法。可舍十内外盖。何等为十。一为内欲盖。二为外欲盖。具足从是无有慧。亦无有解。亦不致无为度世。三为恚。四为恚。相设恚是亦盖。设恚相是亦盖。具足从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无为度世。五为睡。六为瞑。设睡是亦盖。设瞑是亦盖。具足从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无为度世。七为恼。八为疑。设恼是亦盖。设疑是亦盖。具足从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无为度世。九为或净法中疑。十为或恶法中疑。设净法中疑是亦盖。设恶法中疑是亦盖。具足从是不致慧。亦不致解。亦不致无为度世。

第五十法。可令减十事。恶行何等为十。一为杀。二为盗。三为犯色。四为两舌。五为妄语。六为粗语。七为绮语。八为痴。九为嗔。十为邪意。

第六十法。行令多十净行。何等为十。一为离杀从杀止。二为离盗从盗止。三为离色从色止。四为离两舌从两舌止。五为离妄语从妄语止。六为离粗语从粗语止。七为离绮语从绮语止。八为离痴从痴止。九为离嗔从嗔止。十为离邪意从邪意止。

第七十法。难受了十德道居。何等为十。一为已舍五种。二为六正道德。三为守一。四为依四。五为自解不复待解。六为已舍求。七为所求已清净。八为身行已止。九为口语已行止。十为意行已止。意最度慧最度行具足。名为最人。

第八十法。令竟十普定。何等为十。一为在比丘为地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二为在行者比丘为水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三为在行者比丘为火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四为在行者比丘为风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五为在行者比丘为青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六为在行者比丘为黄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七为在行者比丘为赤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八为在行者比丘为白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九为在行者比丘为空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十为在行者比丘为识普上下遍不二无有量。

佛十力。何谓为十力。一者佛为处处如有知当尔不尔处不处如有知从慧行得自知。是为一力。

二者佛为过去未来现在行罪处本种殃如有知。是为二力。

三者佛为一切在处受行如有知自更慧行得知是。是为三力。

四者佛为弃解定行亦定知从是缚亦知从是解亦知从是起如有有知。是为四力。

五者佛为如心愿他家他人如有知。是为五力。

六者佛为杂种无有量种天下行如是有知。是为六力。

七者佛为他家他根具不具如有知。是为七力。

八者佛为无有量分别本上头至更自念如有知。是为八力。

九者佛为天眼已净过度人间见人往来死生如有知。是为九力。

十者佛为已缚结尽无有使缚结。意已解脱从慧为行脱见法自慧证。更知受止尽生竟行所行已足。不复往来世间已度世如有知。是为十力。

第九十法。自证知十足学不复学。何等为十。一为直见。已足不复学直见。

二者直思惟计已足不复学直思惟计。

三者直言已足不复学直言。

四者直行已足不复学直行。

五者直业已足不复学直业。

六者直方便已足不复学直方便。

七者直念已足不复学直念。

八者直定已足不复学直定。

九者直得度世已足不复学直得度世。

十者直慧已足不复学直慧。是为学行者百法。法百说是不非是不异。有谛如有不感不倒。是如有持慧意观。

所上说学者听说法。上说亦净。中说亦净。已竟要说亦净。有利有好足具净竟行已见。是名为十报法。如应是上说为是故说。舍利曰已说竟。诸受着心蒙恩。

起世因本经十卷

起世因本经卷第一

阎浮洲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舍婆提城迦利罗石室。时诸比丘。食后皆集常说法堂。一时坐已。各各生念。便共议言。是诸长老。未曾有也。今此世间。众生所居国土天地。云何成立。云何散坏。云何坏已而复成立。云何立已而得安住。

尔时世尊独在静室。天耳彻听。清净过人。闻诸比丘食后皆集常说法堂共作如是希有言论。世尊闻已。晡时出禅。从石室起。往法堂上。在诸比丘大众之前。依常敷座。俨然端坐。于是世尊知而故问。汝等比丘。于此集坐。向来议论有何所说。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比丘。于此法堂。食后共集。大众详议作如是言。是诸长老。未曾有也。云何世间如是成立。云何世间如是散坏。云何世间坏已复立。云何世间立已安住。大德世尊。我等向来集坐言论。正议斯事。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诸比丘。乃能如是。如法信行。诸善男子。汝以信故。舍家出家。汝等若能共集一处。作如是等如法语者。不可思议。汝等比丘。若集坐时。应当修此二种法行。各为己业。不生怠慢。所谓论说法义。及圣默然。若能尔者。汝等当听如来所说如是之义。世间成立。世间散坏。世间坏已而复成立。世间立已而得安住。

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今正是时。修伽多。今正是时。若佛世尊。为诸比丘说此义者。我诸比丘。闻世尊说。当如是持。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次第演说。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比丘。如一日月所行之处。照四天下。如是等类。四天世界。有千日月所照之处。此则名为一千世界。诸比丘。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须弥山王。四千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大海。四千龙种姓。四千大龙种姓。四千金翅鸟种姓。四千大金翅鸟种姓。四千恶道处种姓。四千大恶道处种姓。四千小王。四千大王。七千种种大树。八千种种大山。十千种种大泥犁。千阎摩王。千阎浮洲。千瞿

陀尼。千弗婆提。千郁单越。千四天王天。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千兜率陀天。千化乐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摩罗天。千梵世天。诸比丘。于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强。无能降伏。统摄千梵自在王领。云我能作能化能幻。云我如父。于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语已。即生我慢。如来不尔。所以者何。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起成立。诸比丘。此千世界。犹如周罗(周罗者隋言髻)。名小千世界。诸比丘。尔所周罗一千世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诸比丘。如此第二中千世界。以为一数。复满千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诸比丘。此三千大千世界。同时成立。同时成已而复散坏。同时坏已而复还立。同时立已而得安住。如是世界。周遍烧已。名为散坏。周遍起已。名为成立。周遍住已。名为安住。是为无畏一佛刹土众生所居。

诸比丘。今此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周阔无量。如是大地。住于水上。水住风上。风依虚空。诸比丘。此大地下。所有水聚。厚六十万由旬。周阔无量。彼水聚下。所有风聚。厚三十六万由旬。周阔无量。诸比丘。此大海水。最极深处。深八万四千由旬。周阔无量。诸比丘。须弥山王。下入海水。八万四千由旬。上出海水。亦八万四千由旬。须弥山王。其底平正。下根连住大金轮上。诸比丘。须弥山王。在大海中。下狭上阔。渐渐宽大。端直不曲。大身牢固。佳妙殊特。最胜可观。四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须弥山上。生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远熏。遍满诸山。多众圣贤。最大威德。胜妙天神之所止住。

诸比丘。须弥山王。上分有峰。四面挺出。曲临海上。各高七百由旬。殊妙可爱。七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真珠车磲玛瑙之所庄挍。诸比丘。须弥山下。别有三级。诸神住处。其最下级。纵广正等。六十由旬。七重墙院。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端严可爱。其树皆以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七宝所成。一一墙院。各有四门。于一一门。有诸垒堞重阁辇轩却敌楼橹台殿房廊苑园池沼。具足庄严。一一池中。并出妙华。散众香气。有诸树林。种种茎叶。种种花果悉皆具足。亦出种种殊妙香气。复有诸鸟。各出妙音。鸣声间杂。和雅清畅。其第二级。纵广正等。四十由旬。七重墙院。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多罗行树亦有七重。周匝齐平。端严可爱。亦为七宝。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之所挍饰。所有庄严。门观楼阁台殿园池果树众鸟。皆悉具足。其最上级。纵广正等。二十由旬。七重墙院。乃至诸鸟。各出妙音。莫不具足。诸比丘。于下级中。有夜叉住。名曰钵手。第二级中。有夜叉住。名曰持鬘。于上级中。有夜叉住。名曰常醉。

诸比丘。须弥山半。高四万二千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居宫殿。须

弥山上。有三十三天宫殿。帝释所居。三十三天已上一倍。有夜摩诸天所居宫殿。夜摩天上。又更一倍。有兜率陀天所居宫殿。兜率天上。又更一倍。有化乐诸天所居宫殿。化乐天上。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诸天宫殿。他化天上。又更一倍。有梵身诸天所居宫殿。他化天上。梵身天下。于其中间。有摩罗波旬诸天宫殿。倍梵身上。有光音天。倍光音上。有遍净天。倍遍净上。有广果天。倍广果上。有不粗天。广果天上。不粗天下。其间别有诸天宫殿所居之处名无想众生。倍不粗上。有不恼天。倍不恼上。有善见天。倍善见上。有善现天。倍善现上。有阿迦尼吒诸天宫殿。诸比丘。阿迦尼吒已上。更有诸天。名无边空处。无边识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此等皆名诸天住处。诸比丘。如是处所。如是界分。众生居住。是诸众生。若来若去。若生若灭。边际所极。此世界中。所有众生。有生老死。堕在如是生道中住。至此不过。是名娑婆世界无畏刹土。诸余十方一切世界。亦复如是。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有洲。名郁单越。其地纵广。十千由旬。四方正等。彼洲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东面有洲。名弗婆提。其地纵广。九千由旬。圆如满月。彼洲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西面有洲。名瞿陀尼。其地纵广。八千由旬。形如半月。彼洲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南面有洲。名阎浮提。其地纵广。七千由旬。北阔南狭。如婆罗门车。其中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天金所成。照郁单越洲。东面天银所成。照弗婆提洲。西面天颇梨所成。照瞿陀尼洲。南面天青琉璃所成。照阎浮提洲。诸比丘。郁单越洲。有一大树。名庵婆罗。其本纵广。有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弗婆提洲。有一大树。名迦昙婆。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瞿陀尼洲有一大树。名镇头迦。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于彼树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缘。名瞿陀尼(隋言牛施)。诸比丘。此阎浮洲。有一大树。名曰阎浮。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于此树下。有阎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胜金出阎浮树下。是故名为阎浮那檀。阎浮那檀金者。因此得名。诸比丘。诸龙金翅所居之处。有一大树。名曰拘吒赊摩利。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阿修罗处。有一大树。名善昼华。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三十三天。有一大树。名曰天游。其本纵广。亦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垂覆。五十由旬。

诸比丘。须弥山下。次复有山。名佉提罗。高四万二千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七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诸比丘。其须弥山。佉提罗山。二山之间。阔八万四千由旬。周匝无

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覆水上。诸比丘。佉提罗外有山。名曰伊沙陀罗。高二万一千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佉提罗山。伊沙陀罗。二山之间。阔四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覆水上。伊沙陀罗山外有山。名曰游乾陀罗。高一万二千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伊沙陀罗。游乾陀罗。二山之间。阔二万一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诸妙香物。遍覆诸水。游乾陀罗山外有山。名曰善见。高六千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游乾陀罗。与善见山。中间相去。一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覆诸水。善见山外有山。名曰马半头。高三千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其善见山。与马半头。二山之间。阔六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诸水上。马半头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罗。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其马半头。尼民陀罗。二山之间。阔二千四百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诸妙香物。遍覆于水。尼民陀罗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尼民陀罗。毗那耶迦。二山之间。阔一千二百由旬。周匝无量。四种杂华。乃至诸妙香物。遍覆诸水。毗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罗(隋言轮圆即是铁围山也)。高三百由旬。上阔亦尔。端严可爱。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毗那耶迦。及斫迦罗。二山之间。阔六百由旬。周匝无量。四种杂花。及诸妙香物。遍覆于水。去斫迦罗山。其间不远。亦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是大海。于大海北。有大树王。名曰阎浮树。身周围有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至枝叶。四面垂覆。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遍布。次有庵婆罗树林。阎浮树林。多罗树林。那多树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间有空地。生诸青草。次有男名树林。女名树林。删陀那林。真陀那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弥覆。次有呵梨勒果林。鞞醯勒果林。阿摩勒果林。庵婆罗多迦果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弥覆。次有可殊罗树林。毗罗果林。婆那婆果林。石榴果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弥覆。次有乌勃树林。奈树林。甘蔗林。细竹林。大竹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弥覆。次有荻林。苇林。割罗林。大割罗林。迦奢文陀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弥覆。次有阿提目多迦华林。瞻波华林。波吒罗华林。蔷薇华林。亦各纵广五十由旬。边有空地。青草遍覆。复有诸池。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荼利华迦等。弥覆池上。复有诸池。毒蛇充满。亦各纵广五十由旬。间有空地。青草遍覆。次复有海。名乌禅那迦。阔十二由旬。

其水清冷。味甚甘美。轻软澄净。七重砌垒。七宝间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殊妙端严。以玛瑙等七宝庄饰。周遍四方。有诸阶道。悉皆端严。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等之所合成。复有无量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茶利迦华等。遍覆水上。其华火色。即现火光。有金色者。即现金光。有青色者。即现青光。有赤色者。即现赤光。有白色者。即现白光。婆无陀色。现婆无陀光。华如车轮。根如车轴。其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若蜜。

诸比丘。乌禅那迦海中。有转轮圣王所行之道。亦阔十二由旬。阎浮提中。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此中海道。自然涌现。与水齐平。诸比丘。次乌禅那迦海有山。名曰乌承伽罗。诸比丘。此乌承伽罗山。庄严端正。殊妙可观。一切树。一切叶。一切华。一切果。一切香。种种草。种种鸟兽。但是世间所出之物。于彼山中。无不悉备。诸比丘。乌承伽罗山。如是端正。殊妙可观。汝等应当善持此也。

诸比丘。次复有山。名曰金胁。于此山中。有八万窟。有八万龙象。在中居住。并皆白色。如拘牟陀华。七支拄地。悉有神通。乘空而行。其顶赤色。似因陀罗瞿波迦虫。六牙具足。其牙纤利。杂色金填。诸比丘。过金胁已。即有雪山。高五百由旬。阔厚亦尔。其山殊妙。四宝所成。谓金银琉璃颇梨。其山四面。有四金峰。挺出山外。各高二十由旬。复有高峰。众宝间杂。迥然秀出。高百由旬。于山顶上有池。名曰阿耨达多。阿耨达多龙王。在中居住。其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凉冷。味甘轻美。清净不浊。七重塼垒。七重板砌。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周匝围绕。端严殊妙。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复有诸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茶利迦华。其华杂色青黄赤白。大如车轮。下有藕根。粗如车轴。汁白如乳。味甘如蜜。诸比丘。此阿耨达多池中。有阿耨达多龙王宫。其殿五柱。殊妙可爱。阿耨达多龙王与其眷属。在中游戏。受天五欲。快乐自在。诸比丘。阿耨达多池东有恒伽河。从象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东海。阿耨达多池南有辛头河。从牛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南海。阿耨达多池西有薄叉河。从马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西海。阿耨达多池北有斯陀河。从狮子口出。与五百河俱流入北海。诸比丘。以何因缘。此龙名为阿耨达多。诸比丘。有三因缘。何等为三。诸比丘。阎浮洲中。有诸龙住处。唯除阿耨达多龙王。其余诸龙受快乐时。便有热沙。堕其身上。诸龙尔时即失天形。现蛇形相。诸龙时时受斯等苦。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是名第一因缘。诸比丘。阎浮洲中。除阿耨达多龙王。其余诸龙。游戏乐时。有热风来。吹其身体。即失天形。现蛇形相。有如是苦。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是名第二因缘。诸比丘。阎浮洲中所有诸龙。游戏乐时。金翅鸟王飞入其宫。诸龙既见金翅鸟王。心生

恐怖。以恐怖故。即失天形。现蛇形相。具受众苦。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若金翅鸟王。生如是心。我今欲入阿耨达多龙王宫内。彼金翅鸟。以报劣故。即自受苦。永不能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诸比丘。此是第三因缘。是故说名阿耨达多。

诸比丘。雪山南面。不远有城。名毗舍离。毗舍离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香山。于香山中。有无量无边紧那罗住。常有歌舞音乐之声。其山多有种种诸树。其树各出种种香熏。大威德神之所居止。诸比丘。彼香山中有二宝窟。一名杂色。二名善杂色。殊妙可爱。乃至玛瑙七宝所成。各皆纵广五十由旬。柔软滑泽。触之犹若迦旃连提迦衣。诸比丘。有一乾闼婆王。名无比喻。与五百紧那罗女。在杂色善杂色二窟中住。具受五欲。娱乐游戏。行住坐起。诸比丘。二窟之北。有大娑罗树王。名为善住。别有八千娑罗树林。周匝围绕。彼善住娑罗林下。有一龙象。亦名善住。游止其中。色甚鲜白。如拘牟陀华。七支拄地。腾空而行。顶骨隆高。如因陀罗瞿波迦虫。其头赤色。具足六牙。其牙纤利。金沙厕填。复有八千诸余龙象。以为眷属。其色悉白。如拘牟陀华。七支拄地。乃至悉以金填其牙。于善住娑罗林北。为善住大龙象王出生一池。名曼陀吉尼。纵广正等五十由旬。其水凉冷。甘美澄清无诸浊秽。乃至藕根大如车轴。破之汁出。色白如乳。味甘若蜜。诸比丘。曼陀吉尼池侧。周匝更有八千诸池。四面围绕。一一皆如曼陀吉尼。无有异也。诸比丘。其善住龙象王。意若欲入曼陀吉尼池中游戏之时。即念八千龙象眷属。时彼八千诸龙象等。亦起是心。善住象王心念。我等今者当往善住王处。诸象到已。皆在善住龙象王前。低头而立。尔时善住大龙象王。知诸象集。即便发引。向曼陀吉尼池。八千龙象。前后围绕随从而行。善住象王从容安步。诸龙象中。有持白盖覆其上者。有以鼻持白摩尼拂拂其背者。有诸乐神。歌舞作倡。在前引导。尔时善住大龙象王。到已便入曼陀吉尼池。出没洗浴。欢娱游戏。从心适意。受诸快乐。中有龙象洗其鼻者。或有龙象磨其牙者。或有龙象揩其耳者。或有龙象灌其头者。或有龙象淋其背者。或龙象摩其胁者。或有龙象洗其髀者。或有龙象洗其足者。或有龙象浴其尾者。或有龙象拔取藕根净洗鼻擎内其口者。或有龙象。拔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陀华。奔茶利迦华等。系于善住象王头者。

尔时善住大龙象王。于曼陀吉尼池中。恣意洗浴。游戏欢娱。自在受乐。啖诸龙象所奉藕根。头上庄饰优钵罗等。种种杂华。是事讫已。从彼池出。上岸停住。八千龙象。然后散入八千池中。随意洗浴。游戏自在受快乐已。各食藕根。食竟亦以优钵罗等种种杂华。系其头上。用自庄严。复共集会善住王所。四面围绕。恭敬而住。尔时善住大龙象王。与彼八千诸龙象等。前后导从。还诣善住娑罗树林

所。象王行时。诸龙象等。或擎白盖。或执白拂。随从如前。诸神作乐。导引亦尔。尔时善住大龙象王。到善住娑罗大林已。在树王下。随意卧起受诸安乐。八千龙象亦各诣彼八千树下。行住卧起自在安乐。于彼林中有娑罗树。其本或复周围六寻。有娑罗树。其本或复周围七寻。八寻九寻十寻。有娑罗树其本周围十二寻者。唯此善住娑罗树王。其本周围十有六寻。彼八千娑罗树林之中。若有萎黄及所落叶。即有风来。吹令外出。不秽其林。八千龙象。所有便利秽污之物。有诸夜叉随扫掷弃。

诸比丘。阎浮提中。有转轮圣王。出现世时。八千象中。一最小者。日日晨旦。至轮王前。供给承事。调善象宝。因此得名。彼善住大龙象王。每十五日晨旦。往诣天帝释所。在前住立。承奉驱使。诸比丘。善住象王有此神通。有此威德。虽复生于象畜之中。然是龙辈。乃有如是大威神力。汝等比丘。应当念持。

郁单越洲品第二之一

诸比丘。郁单越洲有无量山。彼诸山中。有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普熏。遍彼洲处。生种种草。皆绀青色。右旋宛转。如孔雀毛。香气犹如婆师迦华。触之柔软。如迦旃连提迦衣。长齐四指。下足则偃。举足还复。别有种种杂色果树。树有种种茎叶华果。出种种香。其香普熏。种种诸鸟。各各自鸣。其声和雅。其音微妙。彼诸山中。有种种河。百道流散。平顺向下。渐渐安行。不缓不急。无有波浪。其岸不深。平浅易涉。其水清澄。众华覆上。阔半由旬。水流遍满。诸河两岸。有种种林。随水而生。枝叶映覆。种种香华。种种杂果。青草弥布。众鸟和鸣。又彼河岸。有诸妙船。杂色庄严。殊妙可爱。并是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等。七宝所成。

诸比丘。郁单越洲。其地平正。无诸荆棘。深邃稠林。坑坎屏厕。粪秽不净。礓石瓦砾。纯是金银。不寒不热。时节调和。地常润泽。青草弥覆。诸杂林树。枝叶恒荣。华果成就。诸比丘。郁单越洲。复有树林。名曰安住。其树皆高六拘卢奢(一拘卢奢五里)。叶密重布。次第相接。如草覆屋。雨滴不漏。彼诸人等。树下居住。有诸香树。亦高六拘卢奢。或复有高五拘卢奢。四三二一拘卢奢者。其最小树。高半拘卢奢。悉有种种枝叶华果。此诸树上。随心流出种种香气。复有劫波娑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如是最小。半拘卢奢。悉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果边自然而出种种杂衣。悬置树间。复有种种璎珞之树。其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如是最小。半拘卢奢。悉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果边。随心流出种种璎珞。悬垂而住。复有鬘树。其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

三二一拘卢奢者。如是最小半拘卢奢。亦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果边。随心而出种种鬘形。悬着于树。复有器树。其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如是最小半拘卢奢。亦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果边。随心而出种种器形。悬着于树。复有种种众杂果树。其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如是最小半拘卢奢。皆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树枝。随心而出种种众果。在于树上。又有乐树。其树亦高六拘卢奢。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如是最小半拘卢奢。亦有种种枝叶华果。从其果边。随心而出种种乐器。悬在树间。其地又有自然粳米。不藉耕种。鲜洁白净无。有皮檜。欲熟食时。别有诸果。名曰敦持。用作枪釜。烧以火珠。不假薪炭。自然出焰。随意所欲。熟诸饮食。食既熟已。珠焰乃息。

诸比丘。郁单越洲。周匝四面有四池水。其池皆名阿耨达多。并各纵广五十由旬。其水凉冷。柔软甘轻。香洁不浊。七重塼垒。七重板砌。七重栏楯。周匝围绕。七重铃网周匝悬垂。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四面周围杂色可爱。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于池四方各有阶道。一一阶道亦七宝成。杂色绮错。复有诸华。优钵罗花。钵头摩华。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等。青黄赤白。及缥碧色。一一花量。大如车轮。香气氛氲微妙最胜。复有诸藕。大如车轴。破之汁出。其色如乳。食之甘美。其味如蜜。

诸比丘。阿耨达多池之四面。有四大河。阔一由旬。杂华弥覆。其水平顺。直流无曲。不急不缓。无有波浪。奔逸冲击。其岸不高。平浅易入。诸河两岸。有种种林。交柯映覆。出众妙香。有种种草生于其侧。色青柔软。宛转右旋。略说乃至。高齐四指。下足随下。举足还复。亦有诸鸟出种种声。于河两岸又有诸船。杂色可乐。乃至车磲玛瑙等。七宝之所合成。触之柔软。如迦旃邻提迦衣。

诸比丘。郁单越洲。恒于半夜。从阿耨达多四池之中。起大密云。周匝遍布。郁单越洲。及诸山海。悉弥覆已。然后乃雨。八功德水。如构牛乳顷。雨深四指。当下之处。即没地中。更不滂流。还于半夜。雨止云除。虚空清净。从海起风。吹此甘泽。清凉柔软。触之安乐。润彼郁单越洲。普令调适肥腻滋浓。如巧鬘师及鬘师弟子作鬘既成。以水洒散。彼鬘被洒。光泽鲜明。诸比丘。郁单越洲。其地恒润。悦泽光腻。亦复如是。常如有人以酥油涂。诸比丘。郁单越洲。复有一池。名曰善现。其池纵广一百由旬。凉冷柔软。清净无浊。七宝塼砌。乃至藕根味甘如蜜。诸比丘。善现池东。复有一苑。亦名善现。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多罗行树亦有七重。周匝围绕。杂色可乐。乃至悉是车磲玛瑙七宝所成。一一方面。各有诸门。于一一门悉有却敌。杂色可乐。亦是金银琉璃珊瑚赤珠车磲玛

瑙等。七宝所成。诸比丘。彼善现苑。平正端严。无诸荆棘丘陵坑坎礓石瓦砾及屏厕等诸杂秽物。唯多金银种种异宝。节气调和。不寒不热。常有泉流四面弥满。树叶敷荣。华果成就。有种种香。随风芬馥。复有种种异类众鸟。常出妙声。和雅清畅。有草青色。右旋宛转。柔软细滑。如孔雀毛。香气皆似婆利师华。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迦衣。以足蹈之。随足上下。复有诸树。其树各有种种根茎华叶果实。咸出众香。普熏彼地。诸比丘。善现苑中。亦有树林。名为安住。树并举高六拘卢奢。叶密重布。雨滴不下。更相鳞次。如草覆舍。诸人于下居住止宿。复有香树劫波娑树璎树鬘树器树果树。又有自然粳米熟饭。清净美妙。诸比丘。彼善现苑。无我无主。亦无守护。郁单越人欲入此苑。自在游戏。受诸乐时。于其四门。随意所趣。入彼苑已游戏澡浴。恣情受乐。欲去即去欲留即留。随心自在。诸比丘。为郁单越人故。于善现池南复有一苑。名曰普贤。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匝围绕。乃至熟饭清净美妙。诸比丘。此普贤苑亦无守护。郁单越人。若欲须入普贤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从其四门随意而入。入已澡浴游戏受乐。既受乐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诸比丘。为郁单越人故。善现池西复有一苑。名曰善华。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匝围绕。略说乃至。如善现苑。等无有异。亦复无有守护之者。郁单越人若欲须入善华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从其四门随意而入。入已澡浴游戏受乐。既受乐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

诸比丘。为郁单越人故。于善现池北复有一苑。名曰喜乐。纵广正等一百由旬。乃至无有守护之者。郁单越人若欲须入喜乐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从其四门随意而入。入已澡浴游戏受乐。既受乐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略说如前善现苑等。

诸比丘。为郁单越人故。于善现池东接善现苑。其间有河。名易入道。渐次下流。无有波浪。不缓不急。杂华遍覆。阔二由旬半。诸比丘。易入道河。于两岸上有种种树。枝叶映覆。出种种香。普熏其处。生种种草。略说乃至。触之柔软。如迦旃邻提迦衣。高齐四指。以足蹈之。随足上下或举或伏。又有种种杂色果树。枝叶华果。悉皆具足。亦有种种香气普熏。种种异鸟各各和鸣。其河两岸有诸妙船。杂色可乐。七宝所成。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等。庄严挍饰。

诸比丘。为郁单越人故。于善现池南有一大河。名曰善体。渐次下流。略说皆如易入道河。此处所有种种树林。与彼无异。乃至诸船。杂色所成。柔软犹若迦旃邻提迦衣。诸比丘于善现池西。为郁单越人故。有一大河。名曰等车。乃至略说。渐次而下。诸比丘。于善现池北。为郁单越人故。有一大河。名曰威主。渐次而下。略说乃至。两岸有船。七宝庄饰。柔软犹若迦旃邻提迦衣。此中有郁陀那

偈。

善现普贤等　　善华及喜乐
易入并善体　　等车威主河

诸比丘。郁单越人。若欲入彼易入道河善体等车威主等河。澡浴游戏受诸乐时。即皆至彼河之两岸。脱其衣裳。置于岸侧。各坐诸船。乘至水中。澡浴身体。游戏受乐。既澡浴已。随有何人在前出者。即取上衣。着已而去。亦不求觅所服本衣。何以故。郁单越人无我我所。无守护故。是诸人等。又复往诣众香树下。到树下已。其树自然低枝垂屈。为彼诸人。出众妙香。令其自手攀揽得及。彼人于树取种种香。用涂身已。复各往诣劫波娑树到已。其树亦复如前低枝垂下。出种种衣。令彼诸人手所揽及。彼人于树复取种种上妙衣服。着已而去。转更往诣璎珞树下。既到彼已。璎珞树枝。亦皆垂屈。为彼诸人流出种种上妙璎珞。手所揽及。彼人于树牵取种种璎珞之具。系着身已。更转往诣诸鬘树下。既到树已。鬘树自然为彼诸人垂枝下曲。流出种种上妙宝鬘。令彼人等手所揽及。便于树枝取诸妙鬘。系头上已。转更往诣诸器物树。既到树已。器树自然枝亦垂下。令其手及。随意所欲取彼器已。持诣果树。时彼果树。亦为诸人。枝垂下曲。出生种种胜妙甘果。令手揽及。彼人于树。随心所欲取其熟果适意食之。于中或有搦取其汁。器盛而饮。食饮既讫。乃复往诣音乐树林。到彼林已。为诸人故。音乐树枝。亦皆垂下。为出种种音乐之器。手所揽及。彼人于树。各随所须取众乐器。其形殊妙其音和雅。取已抱持。东西游戏。欲弹则弹。欲舞则舞。欲歌则歌。随情所乐。受种种乐。其事讫已。各随所好。或去或留。

起世因本经卷第二

郁单越洲品第二之二

诸比丘。郁单越人。发绀青色。长齐八指。人皆一类。一形一色。无别形色可知其异。诸比丘。郁单越人。悉有衣服。无有裸形及半露者。亲疏平等无所适莫。齿皆齐密。不缺不疏。美妙净洁。色白如珂。鲜明可爱。诸比丘。郁单越人。若有饥渴须饮食时。便自收取。不耕不种。自然粳米。清净鲜白。无有糠檜。取已盛置敦持果中。复取火珠。置敦持下。众生福力。火珠应时。忽然出焰。饮食熟已。焰还自灭。彼人得饭欲食之时。施设器物。就座而坐。尔时若有四方人来。欲共同食。即为诸人具设饭食。饭终不尽。乃至食人。坐食未竟。所设之饭器常盈满。彼人食此无有糠檜。自然粳米成熟饭时。清净香美。众味备具。不须羹臛。其饭形色。犹若诸天苏陀之

味。又如华丛洁白鲜明。彼人食已。身分充盈无减无缺。湛然不改无老无变。是食乃至资益彼人。色力安辩无不具足。诸比丘。郁单越人若于女人生染着时。随心所爱。回目观视。彼女知情即来随逐。其人将行至于树下。所将之女。若是此人母姨姐妹亲戚类者。树枝如本不为下垂。其叶应时萎黄枯落。不相覆苫。不出华果。亦不为出床敷卧具。若非母姨姐妹等者。树即低枝垂条覆荫。柯叶郁茂。华果鲜荣。亦为彼人出百千种床敷卧具。便共相将入于树下。随意所为欢娱受乐。

诸比丘。郁单越人住于母胎。唯经七日。至第八日即便产生。其母产讫。随所生子若男若女。皆将置于四衢道中。舍之而去。于彼道上东西南北行人往来。见此男女心生怜念。为养育故。各以手指内其口中。于彼指端。自然流出上妙甘乳。饮彼男女。令得全活。如是饮乳。经于七日。彼诸男女还自成就一色类身。与彼旧人形量无异。男还逐男。女还逐女。各依伴侣相随而去。

诸比丘。郁单越人寿命一定无有中夭。命若终时。皆得上生。何因缘故。郁单越人得此定寿。命终已后皆复上生。诸比丘。世或有人。专事杀生偷盗邪淫妄言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坠堕恶道。生地狱中。或复有人。不曾杀生。不盗他物。不行邪淫。不妄言。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亦不邪见。以是因缘。身坏命终。趣向善道。生人天中。何因缘故。向下生者。以其杀生邪见等故。何因缘故。向上生者。以不杀生正见等故。或复有人作如是念。我于今者应行十善。以是因缘。我身坏时。当得往生郁单越中。彼处生已。住寿千年不增不减。彼人既作如是愿已。行十善业。身坏得生郁单越中。既于彼处复得定寿。满足千年不增不减。诸比丘。以此因缘。郁单越人得定寿命。

诸比丘。何因缘故皆得上生。诸比丘。阎浮洲人以于他边受十善业。是故命终即得往生郁单越界。郁单越人以其旧有具十善业。郁单越中如法行故。身坏命终皆当上生诸天善处。诸比丘。以此因缘。郁单越人上生胜处。诸比丘。郁单越人命行终尽舍寿之时。无有一人忧恋悲哭。唯共舆置四衢道中。舍之而去。

诸比丘。郁单越人中有如是法。若有众生。寿命尽时。即有一鸟。名忧承伽摩(隋言高逝)。从大山中疾飞而至。衔死人发。将其尸骸。掷置余方洲渚之上。何以故。郁单越人业行清净。乐净洁故。乐意喜故。不令风吹臭秽之气来至其所。诸比丘。郁单越人大小便利将下之时。为彼人故地即开裂。便利毕已地合如故。何以故。郁单越人乐净洁故。乐意喜故。

复次彼处。有何因缘而得说名郁单越洲。诸比丘。彼郁单越洲。于四天下中比余三洲。最上最妙最高最胜。故说彼洲。为郁单越也(郁单越正音郁怛罗究溜隋言高上作谓高上于余方也)

转轮圣王品第三

诸比丘。阎浮洲内。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自然具有七种瑞宝。转轮王身复有四种神通德力。何者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主藏宝。七兵将宝。是为七宝。诸比丘。云何名为转轮圣王轮宝具足。诸比丘。转轮圣王出阎浮洲。以水灌顶作刹利主。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晨。洗沐清净。不捣白氎以为衣服。解发垂下。饰以摩尼及诸璎珞。在楼阁上。亲属群臣前后围绕。是时王前有金轮宝忽然来应。轮径七肘。千辐毂辋众相满足。自然成就非工匠造。尔时灌顶刹利转轮圣王。即作是念。我昔曾闻有如是说。若灌顶刹利王。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晨。洗沐清净。身着不捣白[疊*毛]之衣服诸璎珞。在楼阁上。亲属群臣前后围绕。是时王前忽然而有天金轮宝。千辐毂辋众相满足。自然来应非工匠成。轮径七肘。内外金色。得是瑞时。彼则成就转轮王德。我今得此。亦应定是转轮圣王。

尔时灌顶刹利转轮圣王。意欲试彼天轮宝故。敕令严备四种力兵。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四种力兵既严备已。王即往诣天金轮所。偏露右髆在金轮前。右膝着地。申其右手扪摸轮宝。作如是言。汝天轮宝。我身定是转轮王者。未降伏处为我降伏。彼天轮宝应声即转。为欲降伏未伏者故。诸比丘。是时灌顶刹利王。既见轮宝如是转已。即命严驾行向东方。于是轮宝及四种兵一时皆从。诸比丘。于轮宝前。复有四大天身。引导而行。彼天轮宝所到诸方住止之处。转轮圣王及四种兵。悉于彼处停住止宿。

尔时东方一切国土。所有诸王。各取金器盛满银粟。又取银器盛满金粟。既办具已。皆共持诣转轮王前启言。天王善来善来。今此奉献是天王物。东方人民丰乐安隐无所怖畏。民户殷多甚可爱乐。惟愿大天。垂哀纳受。怜愍臣等细小诸王。臣等今日承奉天王。一心无二。尔时轮王告诸王曰。汝等诚心能如是者。汝当各各于自境界如法治化摄养群生。莫令国内有不如法。所以者何。汝等。若有令我国内非法恶事显现流行。我当治汝罪无所舍。今教汝等。自断杀生。教人不杀。不与勿取。邪淫妄语。乃至邪见。皆不应为。汝等。若能断于杀生。教人不杀。不与勿取。不行邪淫。实语正见者。我即信知。汝等诸王合国降伏。

尔时东方诸国王等。闻转轮王如是诫敕。一时皆受十善业行。受已遵承。各于国土如法治化。转轮圣王自在力故。所向之处轮宝随行。如是圣王天金轮宝。降伏东方一切国已。尽东海岸。周遍游行。然后回旋。次第巡历南方西方乃至北方。依于古昔转轮圣王所行之道引导而去。转轮圣王及四种兵次第行时。其前复有四大天身。先轮宝行。若此轮宝所住之处。随其方面。转轮圣王及四种兵。即皆停宿。

尔时北方一切国土所有诸王。亦各赍持天真金器盛满银粟。天真银器盛满金粟。俱共来诣转轮王所。到已长跪作如是言。善哉天来。善哉天来。我等北方蒙天王力。人民炽盛丰乐安隐。无诸怖畏甚可爱乐。愿天留此施行治化。臣等随顺无敢二心。时转轮王敕诸王言。若能尔者。汝等各于自境治化。一依教命。莫令国界有不如法。所以者何。若令我境有非法人及诸恶行。我当治汝。又复汝等。莫自杀生。教人莫杀。不与勿取。邪淫妄语。乃至邪见。汝等皆断。若离杀生。乃至自他修行正见。能如是者。我当信知。汝等国土已善降伏。尔时诸王同声共启转轮王言。如天诫敕。臣等奉行。尔时北方诸国王等。闻转轮王如是诫敕。各各遵受十善业行。受已奉持皆令如法。各于国土依律治化。转轮圣王自在力故。所行之处轮宝随逐。此金轮宝。如是次第。降伏北方。尽北方海际所有诸国。既周遍已还来本处。尔时轮宝。乃于阎浮提中。选择最上威德形胜极妙之地。当于其上。东西经度阔七由旬。南北规画十二由旬。如是规度为界分已。尔时诸天即于其夜从空来下。为转轮王造立宫殿。应时成就。既成就已。妙色端严四宝庄挍。所谓天金天银颇梨琉璃。此金轮宝为圣王故。当宫内门。于上空中嶷然停住。如轮在轴不摇不动。转轮圣王当于是时。生大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金轮宝耶。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天金轮宝。自然具足。

诸比丘。转轮圣王复有何等白色象宝。应当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于日初分坐正殿时。即当王前出生象宝。名乌逋沙他(隋言洁齐)。形体胜妙。其色纯白。如拘物头华。七枝拄地。有大神力。腾空而行。头色红赤。如因陀罗瞿波迦虫。具有六牙。并皆纤利。一一牙上。具足庄严。杂色厕钿。犹如金粟。转轮圣王见象宝已。作如是念。白象虽现。未知调时。堪受诸事。成贤乘不。尔时象宝一日之间即善调伏。一切事中悉堪驾驭。犹如余象无量千岁极调伏已。端严贤善。适意随顺。如是如是。此白象宝。于一日中暂受调伏堪任众事。亦复如是。时转轮王为试象故。于其晨朝日初出时。乘此象宝。周回巡历。遍诸海岸尽大地际。既周遍已。是转轮王还至本宫。乃进小食。以是因缘。彼王尔时内心自庆。欢喜踊跃。为我故生如此象宝。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白色象宝。自然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马宝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日初分时。坐正殿上。即于王前。出绀马宝。名婆罗诃(隋言长毛)。色青体润。毛尾悦泽。头黑鬃披。有神通力。腾空而行。时转轮王见马宝已。作如是念。此马虽现。未知调时堪受诸事。可得为我作善乘不。是时马宝一日之中即善调伏堪受诸事。犹如余马无量千岁极调熟已。贤善闲习。如是如是。调此马时。一日之内堪任受行一切诸事。亦复如是。时转轮王欲试马故。于其晨朝日初出时。乘此马宝。周历大地。还至本宫。转轮圣王乃始进食。以是因缘生大欢喜。踊跃无量。我今已得绀马之宝。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马宝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珠宝具足。诸比丘。转轮圣王有摩尼宝。毗琉璃色具足八楞。非工匠造。端严特妙。自然流出清净光明。时转轮王见珠宝已。作如是念。此摩尼宝众相满足。我今应当悬置宫内令现光明。时转轮王为欲试此摩尼宝故。严备四兵。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具四兵已。即于夜半。天降微雨。重云黑闇。电光出时。转轮圣王取此珠宝。悬置幢上。出游苑中。何以故。意欲游观验珠德故。诸比丘。此摩尼宝在高幢上。普照四方。及四种兵悉皆明了。光明周遍如日照世。尔时彼地所有一切婆罗门居士等。皆谓天明日光已出。并即惊起。作诸事业。以是因缘。转轮圣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念言。此宝为我出生。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珠宝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女宝具足。诸比丘。转轮王。世出生女宝。不粗不细。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最胜最妙。进止姝妍。色貌具足。令人见之乐观无厌。又此女宝。热时身凉。寒时身暖。于其体上出妙香气。犹若旃檀。口中恒出优钵罗香。为轮王故。晚卧早起。勤谨恭敬。凡有所作无失王心。此女意中尚无恶念。况其身口而有过失。以是因缘。转轮圣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心自念言。此已为我生女宝耶。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女宝具足。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威力具足。

诸比丘。转轮王出世生主藏臣宝。大富饶财多有功德。报得天眼。洞见地中有主无主一切伏藏。皆为其眼之所鉴识。若水若陆若远若近。于中所有珍奇宝物。此主藏臣皆为作护。如法守视不令毁失。无主之物应时收取。拟为轮王资须受用。尔时藏臣即自往诣转轮王所。到已启言。大圣天王。若天所须资财宝物。惟愿勿忧。臣力能办。天所用者皆令具足。时转轮王为欲验试主藏臣宝。乘船入水中流而住。敕藏臣曰。汝藏臣来。我须财宝。宜速备具。宜速备具。藏臣启言。惟愿大天。假臣须臾。待船至岸。当于水侧收取财宝。以供天用。王告藏臣。我今不须岸上财物。但当于此为我办之。藏臣启言。谨奉天敕不敢有违。尔时藏臣受王敕已。偏袒右臂。右膝着船。手

[打-丁＋毛]大水。指如蟹螯。撮聚金银。满诸器内。即于船上。持用奉献。启言。大王。此诸金银。皆是天宝。天以此物。供给于王。以为财用。时转轮王。告藏臣言。我不须财。但试汝耳。时主藏臣。闻王语已。还收金银。置于水内。以是因缘。转轮圣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心自念言。我今已得藏臣宝耶。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藏臣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兵臣宝威力具足。诸比丘。由转轮王福德力故。自然出生兵将之宝。巧智多能。善诸谋策。洞识军机。神慧成就。转轮圣王。所须兵力。悉能备具。欲走即走。欲行即行。欲散即散。欲集即集。尔时兵将。便自往诣转轮王所。到已启言。王若须兵。教习驱役。惟愿勿虑。臣当为王教习兵马。皆令如心。调柔随顺。时转轮王。为欲试此主兵宝故。便敕所司。严备四兵。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王知四兵悉严备已。告将宝言。汝兵将来。当善为我惣领四兵。教令随顺。善走善行。善集善散。如法勿违。时兵将宝。闻转轮王如是敕已。启言。大王。谨奉天敕。臣不敢违。便惣四兵。庄严器仗。教走教行。教集教散。如王所敕。欲走即走。欲行即行。欲集即集。欲散即散。随意自在。以是因缘。转轮圣王。生大欢喜。踊跃无量。心自念言。我今已得主兵将宝。诸比丘。转轮圣王。有如是等主兵将宝。威力具足。诸比丘。若有如是七宝现者。然后得名转轮圣王。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四种自在神通具足。诸比丘。转轮圣王。寿命长远。久住在世。于一切时一切世间。无有人类能得如是安隐久住与转轮王寿命等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一寿命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转轮圣王。所受身体。少病少恼。众相具足。其腹平满。不小不大。寒热冷暖。随时调适。进止轻便。食饮消化。安隐快乐。于一切时一切世间。无有余人世间受生少病少恼能如是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转轮圣王。报生形貌端正殊特。常为世间乐观无厌。色身清净。具足庄严。最胜最妙。无有伦匹。于一切时一切世间。人中受生。无有如是端正殊特为诸世间乐观无厌如转轮王形相备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转轮圣王。业力因缘。有大福报。世间种种。资产丰饶。珍奇众宝。无不具足。于一切时一切世间。人中受生。无有如是富乐自在资财服玩众妙宝物充溢府库比轮王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四果报神通具足。诸比丘。若具如是四种神通无缺减者。然后得名转轮圣王。

诸比丘。又此福德转轮圣王。为诸人民之所爱敬。心常喜乐。如子爱父。又诸人民。亦得轮王之所怜念。意恒慈育。如父爱子。

诸比丘。转轮圣王。或于一时。乘大宝车。出宫游观。历诸胜地。爰及林苑。当于是时。一切人民。悉得面见转轮圣王。皆大欢喜。咸共同声告驭者曰。汝善驭者。惟愿持辔从容徐行。勿令速疾。所以者何。汝若持车。徐徐缓进。则令我等多时得见转轮圣王。尔时轮王闻此语已。亦复如是敕驭者言。汝善驭者。徐徐缓步。慎勿速疾。所以者何。汝若持车。安详渐进。则亦令我多时游历周遍观视一切人民。诸比丘。时诸民众见轮王已。各各自持所有宝物。车前胡跪。奉献轮王。启言。大王。民等今者以此奉天。此物属天。愿天受取。随意所用。何以故。如此宝物。唯应天用故。

诸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清净平正。无有荆棘。及诸稠林丘墟坑坎厕溷杂秽臭处不净礓石瓦砾沙卤等物。悉皆无有。金银七宝自然具足。不寒不热。节候均调。诸比丘。又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自然安置八万城邑。皆悉快乐。无诸怖畏。人民炽盛。谷食丰饶。聚落殷多。甚可爱乐。诸比丘。又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王所治处。聚落城邑。比屋连村。鸡飞相到。人民安乐。不可思议。诸比丘。又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常于夜半。从阿那婆达多池中兴大云气。遍阎浮洲及诸山海。应时雨注。亦遍阎浮。如构牛乳间。雨深四指。其水甘美具八功德。下处即没。更下滂流。浸润地中。水涝不现。至夜后分。云雾消除。有清凉风。从大海出。吹其润泽流散。阎浮人民。触之皆受安乐。又彼甘泽润渍。此洲普使肥良鲜明光腻。譬如世间善作鬘师鬘师弟子造鬘既成。以水洒散。令其悦泽花色光鲜。此亦如是。又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一切土地。自然沃壤郁茂滋液。譬如有人以苏油涂物。其地肥美膏腴津润。亦复如是。诸比丘。转轮圣王既出现已。住世久远。经无量年。于此时间。亦复杂受人中苦触。譬如细软丈夫其体柔弱。食美食已。运动施为。受少疲触。乃得消化。如是如是。彼转轮王。处世久远。于生死中。受少苦触。亦复如是。诸比丘。转轮圣王寿命终时。舍此身已。必生天上。与三十三天。同处共生。诸比丘。转轮圣王当命终时。为供养轮王故。于虚空中。自然普雨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等。种种香华。亦雨天沉水末。多伽罗末。栴檀香末。及天曼陀罗等。种种诸华。复有天乐。其音微妙。不鼓自鸣。亦有诸天。歌赞之声。在虚空中。为供养此转轮王身。作福利故。

诸比丘。尔时女宝。主藏臣宝。主兵将宝等。则以种种净妙香汤。洗轮王身。香汁洗已。先用劫波娑氎。儭身裹之。然后乃以不捣[疊*毛]衣。于上重裹。次复更以殊妙细[疊*毛]足五百段。就二[疊*

毛]上。次第缠之。裹缠毕已。又取金棺。满盛苏油。持轮王身。置之棺内。又以银椁。盛此金棺。内银椁已。从上下钉。令其牢固。又复集聚一切香木积成大[廾/積]。然后阇毗转轮王身。既阇毗已。收其灰骨。于四衢道中。为转轮王作苏偷婆(隋言大聚旧云塔者讹略也)。高一由旬。阔半由旬。杂色庄挍。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其苏偷婆。四院周围。五十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自鸣。时彼女宝。及主藏主兵宝等。为转轮王。作苏偷婆。既成就已。然后施设上妙供具。诸来求者。种种供给。所谓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须衣与衣。须财与财。须宝与宝。尽给施之。悉令满足。

诸比丘。转轮圣王。命终已后。始经七日。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皆即自然隐没不现。女宝主藏主兵将等。悉亦命终。四种宝城。稍稍改变。还为塼土。所有人民。亦皆随时。渐次减少。诸比丘。一切诸行。有为无常。如是迁改。无有常住。破坏离散。不得自在。是磨灭法。暂须臾间。非久停住。诸比丘。应当舍于有为诸行。应当远离。应当厌恶。应当速求解脱之道。

地狱品第四之一

诸比丘。于四大洲。八万小洲。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之外。别有一山。名斫迦罗(前代旧译云铁围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纵广亦六百八十万由旬。弥密牢固。金刚所成。难可破坏。诸比丘。此铁围外。复有一重大铁围山。高广正等。如前由旬。两山之间。极大黑暗无有光明。日月有如是大威神大力大德。不能照彼令见光明。诸比丘。于两山间。有八大地狱。何等为八。所谓活大地狱。黑大地狱。合大地狱。叫唤大地狱。大叫唤大地狱。热恼大地狱。大热恼大地狱。阿毗至大地狱。

诸比丘。此八大地狱。各各复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而为眷属。是十六狱。悉皆纵广五百由旬。何等十六。所谓黑云沙地狱。粪屎泥地狱。五叉地狱。饥饿地狱。燋渴地狱。脓血地狱。一铜釜地狱。多铜釜地狱。铁硙地狱。函量地狱。鸡地狱。灰河地狱。斫截地狱。剑叶地狱。狐狼地狱。寒冰地狱。

诸比丘。何因缘故。名活大地狱。诸比丘。此活大地狱。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手指自然皆有铁爪。长而纤利。悉若锋铓。彼诸众生。既相见已。心意浊乱。心浊乱故。各以铁爪。自劚其身。令皆破裂。或自擘身擘已复擘。乃至大擘。裂已复裂。乃至大裂。割已复割。乃至大割。诸比丘。彼诸众生。自割裂已。作如是知。我今

已伤。我今已死。以业报故。即于是时。复有冷风。来吹其身。须臾复生。肌体皮肉。筋骨血髓。生已还活。既得活已。业力因缘。复起东西。更相谓言。汝诸众生。愿欲得活已胜我耶。诸比丘。当知此中少分说故。名为活耳。然于其中。更有别业。受极重苦。痛恼逼迫。楚毒难堪。乃至先世。或于人身。或非人身。所起所造。恶不善业。未尽未灭。未除未转。未少分现。未全分现。于其中间。命报未尽。求死不得。

复次诸比丘。活大地狱。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手指复生纯铁刀子。半铁刀子。极长纤利。各各相看。心意浊乱。既浊乱已。乃至各各劚裂擘割。破截而死。冷风来吹。须臾还活。诸比丘。如是如是。少分说故。名为活耳。诸比丘。复有别业。而于其中。极受苦恼。苦未毕故。求死不得。乃至往昔。或于人身。或非人身。所作所造。恶不善业。未尽未灭。未除未离。如是一切次第具受。

复次诸比丘。活大地狱。所有众生。于无量时。苦报未尽已。从此狱出。东西驰走。更求余处。屋舍室宅。求救护处。求归依处。如是求时。以罪业故。即自往入黑云沙小地狱中。其狱纵广五百由旬。既入狱已。上虚空中。起大黑云。雨诸飞沙。其焰炽燃。极大猛热。堕于地狱众生身上。至皮烧皮。至肉烧肉。至筋烧筋。至骨烧骨。至髓烧髓。出大烟焰。洞彻炽燃。受极苦恼。以其苦报未毕尽故。求死不得。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所造恶不善业。不灭不除。不转不变。不离不失。次第而受。经无量时。

诸比丘。彼诸众生。如是受苦。经无量时已。从黑云沙地狱出。更复驰走。求屋求宅求救求覆求归依处。如是求时。又复自入热粪屎泥小地狱中。其狱亦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自咽已下在粪泥中。其粪热沸。烟焰俱出。烧彼罪人手足耳鼻头目身体。一时焦燃。乃至往昔若人非人所起所造恶不善业。未尽未灭。未除未转。不离不失。次第而受。

复次诸比丘。于粪屎小地狱中。有诸铁虫。名为针口。在粪泥中。钻诸众生。一切身分。悉令穿破。先钻其皮。既破皮已。次钻其肉。既破肉已。次钻其筋。既破筋已。次钻其骨。既破骨已住于髓中。食诸众生一切精髓。令其遍身受严剧苦。然彼寿命。亦未终毕。乃至是人恶不善业。未灭未尽。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于无量时。受苦痛已。从粪屎泥小地狱出。又复奔走。求室求宅求护求洲求归依处。尔时即入五叉小地狱中。其狱亦广五百由旬。彼诸罪人。入此狱已。时守狱卒。执取罪人。高举[打-丁＋僕]之。置于炽燃热铁地上。烟焰洞起。罪人在中。

闷绝仰卧。狱卒乃以两热铁钉。钉其二脚。热焰炽燃。又以二钉。钉其两手。焰亦炽燃于脐轮中。下一铁钉。焰转猛炽。狱卒于是。复以五叉。磔其五体。极受苦毒。乃至彼处。寿命未终。恶业未尽。往昔所造人非人身一切恶业。于此狱中。次第而受。

诸比丘。彼诸众生。受此苦痛。经无量时。从于五叉小地狱出。还复驰走。求救求室求洲求依求覆求护。即更来诣饥饿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时守狱卒。遥见彼人从外而来。即前问言。汝等今者来至此中。有何所欲。彼诸众生。皆共答言。仁者我等饥饿。时守狱卒。即执罪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尔时罪人。闷绝仰卧。便以铁钳。斥开其口。取热铁丸。掷置口中。彼人唇口。应时烧燃。既烧唇已。即烧其舌。既烧舌已。即烧其齶。既烧齶已。即烧其咽。既烧咽已。即烧其心。既烧心已。即烧其胸。既烧胸已。即烧其肠。既烧肠已。即烧其胃。既烧胃已。经过小肠。从下部出。其丸猛热。尚赤如初。彼诸众生。当于是时。极受苦毒。命亦未终。略说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如是次第。此地狱中。种种具受。

诸比丘。彼诸众生。于无量时。受是苦已。从此饥饿小地狱出。复更驰走。略说如前。求守护处。然后来诣燋渴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入此狱已。时守狱卒。遥见彼人从外而来。即前问言。汝等今者何所求须。罪人答言。仁者我今甚渴。时守狱卒。即捉罪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在猛焰中。仰卧闷绝。便取铁钳磔开其口。融赤铜汁。灌其口中。彼诸众生。唇口应时悉皆燋烂。唇口烂已。次烧其舌。如是烧齶。烧喉烧心。烧胸烧肠。烧胃。直过小肠。从下部出。彼诸众生。各于是时。受极重苦。受极重痛。其苦特异。难可思议。然彼寿命。未终未尽。略说如前。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恶业。未灭未离。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起世因本经卷第三

地狱品第四之二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极苦已。然后从此五百由旬燋渴狱出。奔走如前。略说乃至。求救护处。即复往诣脓血地狱。其地狱亦广五百由旬。脓血遍满。深至咽喉。悉皆热沸。地狱众生。入其中已。东西南北。交横驰走。彼诸众生。如是走时。烧手烧足。烧耳烧鼻。手足耳鼻。既被烧已。一切支节。皆亦烧燃。其身支节。被烧燃时。诸罪人等。受大苦恼。严酷重切。不可思议。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所作恶不善业。未毕已来。命亦不尽。

复次诸比丘。脓血地狱。复有诸虫。名最猛胜。此诸虫等。为彼地狱受罪众生。大作恼害。从身外入。先破其皮。既破皮已。次破其肉。既破肉已。次破其筋。既破筋已。次破其骨。既破骨已。拔出其髓。随而食之。彼诸众生。当于是时受极重苦。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所作恶不善业。未尽未灭。寿命不尽。皆悉具受。

复次诸比丘。脓血地狱。所有众生。饥渴逼急。或时以手掬取如是热沸脓血。置于口中。置口中已。彼人唇口。应时烧燃。烧唇口时。即烧其齶。既烧齶已。即烧其喉。如是烧胸。烧心烧肠烧胃。既烧胃已。直过小肠。从下分出。彼诸众生。于此地狱。受如是等严切重苦。命报未终。乃至未尽。人非人身。曾所造作恶不善业。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极苦已。然后从此五百由旬脓血狱出。如前驰走。乃至追求救护之处。即复来入一铜釜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狱卒见之。即前捉取。掷置釜内。头皆向下。脚皆在上。是诸众生。在汤中时。地狱猛火。极相煎迫。逐沸上时。亦煎亦煮。逐沸下时。亦煎亦煮。在中间时。亦煎亦煮。交横往来。随转动时。亦煎亦煮。汤沫覆时。亦煎亦煮。若见不见。一切时煮。譬如世间或煮小豆大豆豌豆。置之釜内。着水令满。下燃大火。于是涌沸。汤豆和合。浮向上时。亦煎亦煮。沈向下时。亦煎亦煮。住于中时。亦煎亦煮。交横动时。亦煎亦煮。为沫覆时。亦煎亦煮。若见不见。一切时煮。诸比丘。如是如是。一铜釜狱。其中守卒。取彼罪人。以头向下。以脚向上。掷置铜釜。在釜中时。地狱猛火之所煎逼。热沸既盛。罪人逐沸或上或下。随煮随煎。略说乃至。若见不见。一切时煮。亦复如是。彼诸众生。于此狱中。受严剧苦。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恶业。如是次第。于此地狱。具足而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从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奔走如前。乃至欲求救护之处。尔时即入众多铜釜小地狱中。其狱亦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时守狱者。即来执之。捉取罪人。以脚向上。以头向下。掷铜釜中。地狱猛火。炽燃煎逼。汤沸上时。亦煎亦煮。汤沸下时。亦煎亦煮。在中间时。亦煎亦煮。纵横掩覆。若见不见。一切煎煮。譬如煮豆。以火煎逼。涌沸上时。亦煎亦煮。略说乃至。若见不见。一切煎煮。诸比丘。如是如是。此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诸众生等。为守狱卒。捉其两脚。到竖其身。以头向下。掷铜釜内。彼人于时被地狱火之所煎逼。或上或下。纵横转动。略说乃至。若见不见。一切煎煮。亦复如是。诸比丘。此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诸众生等。又为狱卒。以其铁爪。漉取罪

人。从釜至釜。次第煮之。从此釜出。诣余釜时。脓血皮肉。纵横流散。于是皆尽。唯余骸骨。罪人尔时。受极重苦。仍未命终。乃至若人非人一切身中所作恶业。不尽不灭。于此狱中。一切悉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从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驰走如前。乃至欲求救护之处。尔时即入铁硙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既入中已。时守狱卒。即前捉取受罪众生。仰[打-丁＋僕]置于铁砧之上。炽燃猛焰。一时洞燃。于是罪人。闷绝仰卧。时守狱卒。更取大石。从上压之。压已复压。因更研之。研已复研。遂成碎末。成碎末已。又更重末。末已复末。转成细末。取其细末。又更研之。研已复研。于是乃成末中之末。最微细末。当于尔时。罪人身体。膏血脑髓。一边横流。微细骨末。犹尚存在。而于其间。命报未终。一切时中。受极重苦。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未失未灭。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乃从铁硙五百由旬小地狱出。驰走如前。欲求室宅。欲求归依覆护之处。尔时即入函量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既入中已。时守狱卒。执取罪人。付以铁函。令其量火。其函猛热。光焰炽燃。地狱罪人。量彼火时。烧手烧脚。烧耳烧鼻。烧诸支节。乃至遍烧一切身分。于被烧时。此诸罪人。受极重苦。受重痛苦。然其寿命。未得终尽。乃至往昔若人非人一切身中。有所造作恶不善业。不灭不没。不离不失。如是次第。具足受之。

诸比丘。彼地狱中。所有众生。经无量时。受此苦已。得从函量五百由旬小地狱出。驰走如前。求室求覆求救求洲求归依处。尔时即入鸡小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彼地狱中。纯生诸鸡。遍满彼狱。其鸡身分。乃至膝胫。一切猛热。光焰炽燃。是诸众生。处在其中。东西驰走。足蹈热焰。四向顾望。无处可依。大火炽燃。烧手烧脚。烧耳烧鼻。如是次第。烧诸支节。大小身分。一时洞燃。罪人尔时。受极重苦。痛切荼毒。然于其处。命报未终。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恶业。未灭未尽。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得从如是鸡地狱出。驰走如前。乃至欲求救护之处。尔时即入灰河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诸比丘。时彼灰河。流注漂疾。波浪腾涌。其声吼震。灰水沸溢。弥盈两岸。罪人入已。随流出没。灰河之底。悉是铁刺。其锋纤利。皆若新磨。于河两岸。复有刀林。森竦稠密。极可怖畏。刀林之中。复有诸狗。其形烟黑。皮毛垢污。又甚可畏。岸上复有众多狱卒。守彼地狱。又其两岸。别生无量奢摩罗树。其树多刺。并皆纤长。其锋若磨。尔时地狱诸众生等。既入河中。欲趣彼岸。当

于是时。便为大波之所沦没。遂至河底。即为河中所有铁刺。仰刺其身。举体周遍。不得移动。罪人在中。受大重苦。受严毒苦。受之既久。方得浮出。从沸灰河。渡至彼岸。既上岸已。复入刀林。其林甚阔。枝茎稠密。经历林间。[曰/見]突利刀。处处经过。去去不已。割手割脚。割耳割鼻。割支割节。遍割身体。无处不破。尔时彼人。受荼毒苦。受极重苦。乃至未尽。人非人身。往昔所作一切恶业。命亦未终。于此林中。皆悉受之。复次诸比丘。灰河两岸。诸守狱者。见彼罪人。即前问言。汝等今者欲得何物。时彼罪人。同声答言。我等甚饥。我等甚饥。时守狱者。即捉罪人。[打-丁＋僕]置地上。其地猛热。光焰炽燃。罪人在中。闷绝仰卧。又以铁钳。开张其口。持热铁丸。置其口内。应时烧烁。彼诸众生。唇口燋破。略说乃至。从咽喉下。径至小肠。直过无碍。彼人尔时。受严切苦。受极重苦。命亦未终。乃至未尽。往昔所作人非人身恶不善业。即于此中。具足皆受。

复次诸比丘。又此灰河两岸之上。所有诸狗其身烟黑。垢污可畏。睚[目*柴]嗥吠。出大恶声。瞰彼地狱众生身分。举体支节。所有肌肉。段段啮食。不令遗余。彼人在中。受严切苦。乃至受于最极重苦。未得命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往昔人身及非人身有所作者。一切具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既为如是热沸灰河之所逼切。又复困于纤利铁刺刀刃稠林。诸守狱者。烟黑垢污恶狗之类。种种厄急。无处隐藏。乃复走上奢摩罗树。彼树枝茎。纯是铁刺。其锋纤利。皆若新磨。头悉向下。劖刺其身。欲下树时。是诸铁刺。头则向上。彼诸众生。在奢摩罗树上时。复有诸乌。名为铁[此/束]。飞来树上。啄彼罪人。先啄其头。破陷顶骨。唼食其脑。彼人尔时受极重苦。受痛切苦。不堪忍故。即还堕落沸灰河中。彼人于是。还为波浪之所漂没。直至河底。至河底已。复为铁刺之所劖刺。既被刺已。铁刺遍身。不能复去。还于其中。受极重苦。大猛酷苦。不能堪忍。困苦多时。力极得起。从灰河渡。走趣此岸。到此岸已。得入刀林。入刀林时。复为刀刃。割其身体。割手割脚。乃至遍割一切支节。复于其中。具足受苦。命亦未终。略说乃至。从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恶业。未灭未尽。次第悉受。

复次诸比丘。灰河此岸。诸守狱者。既见地狱受罪众生。从彼岸来。即前问言。汝等今者何为远来。欲得何物。彼诸众生。各各答言。我等渴乏。时守狱者即复捉取彼诸众生。[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推令仰卧。于仰卧时。彼人身上。火焰洞起。便以铁钳。开张其口。融赤铜汁。灌其口中。时彼地狱诸众生等。既饮铜汁。即烧唇口乃至小肠。直过无碍。从下部出。彼人尔时受极重苦。乃至寿命。

未尽未灭。彼于过去人非人身。所作恶业未灭尽者。悉皆受之。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受此罪报。经无量时。苦恼长远。乃有风来。名为和合。吹彼地狱诸众生等。至于岸边。如是次第乃得从彼灰河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于救护之处。尔时即入斫截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其守狱者。即取罪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乃至推令仰卧于地。执大铁呋。炽燃猛热。炎赫可畏。斫彼地狱受罪众生。斫手斫脚。并斫手脚。斫耳斫鼻。并斫耳鼻。斫支斫节。并斫支节。如是次第。举身皆斫。彼诸众生。当于尔时。受极重苦。命亦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人非人身所造作者。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得从斫截小地狱出。出已驰走。求归依处。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救护处。尔时即入剑叶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入其中已。恶业果故。忽有风来。吹诸铁叶。犹如利剑。从空而堕。割截罪人一切身分。所谓截手。截脚。并截手脚。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截支截节。并截支节。尔时罪人。受极重苦。受严切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未灭未尽。于此地狱。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剑叶小地狱中。诸众生等。恶业果故。有铁[此/束]乌。忽然飞来。在彼众生两膊之上。足蹈其膊。翅覆其头。便以铁[此/束]。啄彼罪人。两眼之睛。口衔而去。尔时罪人。受极重苦。痛恼严切。不可思议。然其寿命。亦未终尽。略说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乃从剑叶小地狱出。出已驰走。欲求室宅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尔时复入狐狼地狱。亦广五百由旬。是诸众生。入此狱已。恶业果故。于地狱中。出生狐狼。严炽猛恶。睚[目*柴]号吼。所出音声。甚可怖畏。[齒*齊]啮地狱诸众生身。所有肌肉。及诸筋脉。脚蹋口掣。脔而食之。尔时罪人。受极重苦。痛恼酸切。命亦未终。略说如前。人非人身。所作恶业。如是次第。皆于其中。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此苦已。得从狐狼小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救护处求归依处。尔时复入寒冰地狱。其狱亦广五百由旬。是诸罪人。入彼狱已。恶业果故。忽有冷风。从四面来。吹大寒气。粗涩严毒。触彼地狱众生身分。随触着处。皮即破裂。皮破裂已。次破其肉。破裂肉已。次破其筋。破裂筋已。次破其骨。破裂骨已。次破其髓。破裂髓时。彼诸众生。受极重苦。最严切苦。乃至大苦。不可堪耐。便于彼中。寿

命终尽。是为第一活大地狱。及余十六诸小地狱。

复次诸比丘。第二黑绳大地狱者。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而相围绕。从黑云沙。乃至最后。第十六者。名寒冰狱。为一眷属。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名为黑绳大地狱也。

诸比丘。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以其往昔不善之业。得果报故。于虚空中。忽然出生粗大黑绳。炽燃猛热。譬如黑云。从空中出。黤黮充塞。下接于地。如是如是。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以其宿世不善之业。得果报故。从虚空中。出大黑绳。炽燃猛热。亦复如是。此诸黑绳。堕在地狱众生身上。堕身上时。即烧罪人。一切身分。先烧其皮。既烧皮已。次烧其肉。既烧肉已。次烧其筋。既烧筋已。次烧其骨。于烧骨时。彻至其髓。髓即流出。为火所燃。骨髓燃时。出大猛焰。尔时罪人。受严切苦。受极重苦。以罪业故。命亦未终。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有造作。恶不善业。未灭未变。未除未毕。于此狱中。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住者化者。以其宿世不善果故。诸守狱者。执取罪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光焰猛盛。举身燋热。推令仰卧。以热铁绳。处处拼度。拼度讫已。以热铁呋炽燃赫奕。交横而斫。彼地狱中众生身分。或作二分。或作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或二十分或五十分。或复百分。譬如世间善巧木匠。若木匠弟子。取诸材木。安置平地。便用墨绳纵横拼度。拼度既讫。即以利呋。随而斫之。或作二分。或作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或二十分。或复百分。如是如是。诸比丘。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亦复如是。诸守狱者。执取罪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推令仰卧。以黑铁绳。拼度开解。即以铁呋。斫破其身。作诸分段。亦复如是。尔时罪人。乃至痛恼酸切。受极重苦。命亦未终。若未尽。彼人非人身。往昔所造不善诸业。于此狱中。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有者化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执取彼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乃至推令仰卧于地。以黑铁绳。拼度其身。既拼度已。又以铁锯炽燃猛热。依所拼处。锯解其身。锯已复锯。乃至大锯。次更破已复破。乃至大破。或割或截。既割截已。复更割截。极细割截。譬如世间善巧锯师。若锯师弟子。取诸材木。安置平地。即以黑绳。纵横拼度。拼度讫已。便以利锯。随而锯之。锯已复锯。乃至大锯。次复细破。破已复破。乃至大破。又更割截。既割截已。复重割截。极细割截。如是如是。诸比丘。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执取彼人。[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乃至推令仰卧于地。

以黑铁绳。拼度开解。即以铁锯炽燃猛焰。锯解其身。锯已复锯。乃至大锯。破已复破。乃至大破。割已复割。乃至大割。截已复截。乃至大截。彼人尔时乃至具受极严重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于中备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以大铁椎炽燃猛热光焰晖赫。付诸罪人。令其各各自相椎打。于相打时。烧手烧脚。遍烧手脚。烧耳烧鼻。遍烧耳鼻。烧支烧节。遍烧支节。彼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之业。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恶业果故。于虚空中。有大黑绳。从空而出。烟焰炽燃。极大猛热。乃至堕在地狱众生身分之上。黑绳着时。随即绞缚。罪人身体。绞已复绞。乃至大绞。缚已复缚。乃至大缚。既绞缚已。复有风来吹令开解。绳开解时。彼诸众生。身皮皆剥。皮既剥已肉亦随剥。肉既剥已。次抽其筋。乃至破骨。筋骨破已。吹其精髓。随风而去。罪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所有众生。经无量时。受长远苦。乃从黑绳大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室求宅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尔时复入黑云沙狱。其狱纵广五百由旬。罪人入已。略说如上。乃至次第入第十六寒冰地狱。入诸狱已。乃至命终。受种种苦。复次诸比丘。合大地狱。亦有十六诸小地狱并皆纵广五百由旬。自相围绕。从黑云沙。略说乃至最后。名为寒冰地狱。诸比丘。有何因缘。彼大地狱。说名为合。诸比丘。彼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化者。乃至住者。由彼众生恶业果故。有两大山。名白羊口。炽燃猛热。光焰炎赫。尔时狱卒驱逼罪人。入此山内。入山间已。两山遂合。更互相突。更互相打。更互相磨。时彼二山。如是共合。相突相打。相揩磨已。还住本处。譬如毗佉[少/(兔-、)]与啰毗佉[少/(兔-、)](此二是闪电之名)。相合相突。相打相磨。彼既相合。相突相打磨已。各还本处。如是如是。诸比丘。彼之二山。相合相突。相打相磨。极揩磨已。各还本处。亦复如是。彼地狱中所有众生。被山合突打磨之时。身体一切脓血流迸。唯碎骨在。彼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次第皆受。当如是知。

复次诸比丘。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住者。其守狱卒。取彼地狱。诸众生等。[打-丁＋僕]置炽燃大热铁上。其焰猛盛。晖赫可畏。推令仰卧。更取大铁。亦甚猛炽。以覆其上。犹如世间硙磨之法。如是磨之。磨已复磨。又更大磨。末已复末。又更大末。研

已复研。又更细研。遂成尘末。既作尘已。又复细尘。如是展转。成极微尘。作尘末时。一切身分。皆为脓血。流迸出尽。唯有骨尘。犹在彼处。尔时彼人。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次第应知。

复次诸比丘。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众生。[打-丁＋僕]置猛热大铁槽中。其槽炽燃。一向炎赫。置槽中已。犹如世间压诸甘蔗及胡麻法。如是压时。压已复压。遂至大压。既被压已。唯见脓血流在一边。所有骸骨皆为末滓。罪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略说如上。命亦未终。随其所作。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众生。掷铁臼中。其臼炽燃。猛焰赫奕。又执铁杵。亦甚猛炽。捣彼罪人。捣已复捣。乃至大捣。研已复研。乃至大研。既捣研已。遂成研末。如是等末。末已复末。更为微末。于研末时。唯见脓血一畔滂流一边。犹有碎骨末在。尔时罪人乃至极受严切重苦。略说如上。乃至尔时命亦未终。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尔时于上虚空之中。有大铁象。自然出生。炽燃猛壮。乃至光焰。一向赫奕。以其两脚。蹋彼地狱诸众生身。从头至足。次第蹋之。先蹋髑髅。后蹋余处。蹋已复蹋。乃至大蹋。于象蹋时。彼地狱中众生身分。脓血迸流。散在诸处。唯有碎骨独在一边。尔时罪人受大重苦。略说如上。命亦未终。如是次第于中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众合大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长远苦。此苦毕已。乃从众合大地狱出。出已一向驰奔而走。乃至求于救护之处。尔时复入彼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复入诸余小狱。如是乃至寒冰地狱。具足受苦。

复次诸比丘。又更入于叫唤地狱。此地狱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以为眷属。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名为叫唤。诸比丘。如是叫唤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一时驱逼是诸众生。令入铁城。其城炽燃。热铁猛焰。光甚炎赫。尔时罪人在铁城中。乃至受于极严重苦。众苦逼切。不堪忍故。恒常叫唤。是故名为叫唤地狱。又彼狱中以铁为屋。房室辇舆亦皆是铁。楼观园池。一切皆是猛热炭火。炽燃光曜。上下洞彻。狱卒驱逐受罪众生。令入其中。诸苦逼切。不可忍耐。即便叫唤。是故名为叫唤地狱。罪人在中。受大重苦。略说如上。命亦未终。若未尽彼恶不善业。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诸比丘。

彼地狱中。诸众生等。受苦长远。经无量时。乃得从此叫唤狱出。出已驰走。略说如前。乃至求于救护之处。即复往诣黑云沙等五百由旬诸小地狱。入已如前。具受诸罪。略说乃至。最后方入寒冰地狱。具受众苦。乃得命终。

复次诸比丘。彼大叫唤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以为眷属。皆悉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而得名为大叫唤也。诸比丘。彼大叫唤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取彼众生。亦皆掷置铁城之中。炽燃大热。乃至上下。光焰猛彻。罪人在中受极重苦。众恼逼切不堪忍故。遂大叫唤。以是因缘。名彼地狱为大叫唤。彼地狱中亦以热铁为屋宇。房舍犨阁楼观悉皆是铁。炭火炽燃。充满炎赫。罪人在中。受极重苦。略说如前。命亦未尽。如是次第。具足受之。诸比丘。又彼地狱诸众生等。受长远苦。经无量时。乃得从此大叫唤大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略说。求救护处。于是复诣黑云沙等小地狱中。入已受苦。乃至最后寒冰地狱。具受众苦。乃得命终。

复次诸比丘。于彼热恼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以为眷属。其狱各各如前。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名为热恼大地狱耶。

诸比丘。于此热恼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取彼众生。掷置炽燃热铁镬中。头皆向下。脚皆向上。腾波沸涌。一向猛热。罪人于中。被煎被煮。极受热恼。是故名为热恼地狱。又彼狱中。多诸铁釜铁瓮铁盆铁瓨铁镬铁鼎。及诸铁[金*敖]。并皆炽燃。一向猛热。罪人在中。被烧被煮。是故名为热恼地狱。于此狱中。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亦未终。未尽彼人恶不善业。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长远苦。乃从热恼大地狱出。出已乃至驰奔而走。欲求救护归依之处。尔时复入黑云沙等小地狱中。略说乃至寒冰地狱。具受众苦。乃得命终。

复次诸比丘。彼大热恼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小地狱为始。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名大热恼大地狱耶。诸比丘。彼大热恼大地狱中。诸众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诸守狱卒。取彼众生。以头向下。以脚向上。到掷釜中。其釜猛热。汤火俱炽。冲击罪人。随沸上下。当于是时。受极热恼极大热恼大大热恼。是故名为大热恼狱。又彼狱中。所有铁瓮铁盆铁镬铁鼎铁铛。亦皆炽燃。极大猛热。又以罪人掷置其中。罪人尔时为地狱火。或煮或煎。受诸苦恼。恼已复恼。极大

逼恼。是故名为最炽猛热极恼地狱。罪人于中受极重苦。略说如前。乃至命终。如是次第具受众苦。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长远道中。受诸苦已。乃从如是炽燃猛盛极大热恼大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略说。欲求救护归依之处。于是复诣黑云沙等小地狱中。乃至最后寒冰地狱。命若未尽。受诸苦恼。次第如前。

起世因本经卷第四

地狱品第四之三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至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而为眷属。以自围绕。其狱各广五百由旬。初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如是地狱有何因缘。名阿毗至耶。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是诸众生恶业果故。自然出生。诸守狱卒各以两手执彼地狱诸众生身。[打-丁＋僕]置炽燃热铁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盛。覆面于地。便持利刀。从脚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项筋。皆相连引。贯彻心髓。痛苦难论。如是挽已。令驾铁车。驰奔而走。其车甚热。光焰炽燃。一向猛盛。将其经历无量由旬。所行之处。纯是洞然热铁险道。去已复去。随狱卒意无暂停时。欲向何方。称意即去。随所去处。随所到处。狱卒挽之。未曾舍离。如是去时。随所经历。销铄罪人身。诸肉血无复遗余。以是因缘。受严切苦。极重剧苦。意不喜苦。命亦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未灭未散。未变未移。若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化者住者。以其不善业果报故。从于东方。有大火聚。忽尔出生。炽燃赤色。极大猛焰。一向炎赫。如是次第。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各各皆有极大火聚。炽燃出生。光焰炎赫。罪人尔时以此四方诸大火聚之所围绕。渐渐逼近。触其身故。受诸痛苦。乃至受于大严切苦。命亦未终。略说如上。于彼狱中。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恶业果故。从于东壁出大光焰。直射西壁。到已而住。从于西壁出大光焰。直射东壁。到已而住。从于南壁。出大光焰直射北壁。从于北壁出大光焰。直射南壁。从下射上。自上射下。纵横相接。上下交射。热光赫奕。腾焰相冲。尔时狱卒以诸罪人。掷置六种大火聚内。是诸罪人。乃至受于极严切苦。命亦未终。略说乃至。彼不善业。未毕未尽。于其中间。具足而受。

复次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恶业果故。经无量时。受长远苦。尔时即见地狱东门忽然自开。是诸众生既闻开声。复见门开。便走趣之。走已复走。大速疾走。各言。我等至彼处已。决应得脱。我等今者若到彼处。应大吉祥。彼诸众生如是走时。走复走时。速疾走时。其身转更炽燃光焰。譬如世间有力壮夫。将大火炬逆风而走。而彼火炬。更复转燃。焰炽猛盛。如是如是。彼诸众生。如是走时。速疾走时。身诸支节。转复炽燃。举足之时肉血离散。下足之时肉血还生。又彼众生。如是奔走。欲近门时。罪业力故。门还自闭。罪人尔时于彼狱中。炽燃光焰。热铁地上。闷绝倒卧。覆面而踣。既覆倒已。即烧其皮。既烧皮已。次烧其肉。既烧肉已。次烧其筋。既烧筋已。次烧其骨。既烧骨已。彻至其髓。彻至髓时。唯见烟出。出已复出。烟燧火出。罪人于中。乃至次第受极严苦。命亦未终。略说如前。未尽彼人恶不善业。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于中具受。

复次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诸不善业果报故。经无量时。长远道中受诸苦已。地狱四门。还复更开。于门开时。彼地狱中诸众生等。闻声见开。向门而走。走已复走。乃至大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当于此处必应得脱。我等于今定当讫了。彼人如是大驰走时。其身转复炽燃猛烈。譬如壮夫执干草炬逆风而走。彼炬既燃转复炽盛。如是如是。彼诸众生走已复走。乃至大走。如是走时。彼人身分。转更炽燃。欲举足时肉血俱散。欲下足时肉血还生。及到狱门。其门还闭。彼诸众生于此炽燃热铁地上。一向驰走。既不得出。其心闷乱。覆面倒地。既倒地已。遍烧身皮。既烧皮已。次烧其肉。既烧肉已。复烧其骨。乃至彻髓。烟焰洞燃。其烟熢[火*孛]。其焰炎赫。烟焰相杂。热恼复倍。彼人于中受极严苦。略说如前。乃至寿命未得终尽。恶不善业。未灭未离未变未散。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造作者。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乃至住者。以不善业果报力故。为地狱火炽燃烧之。尔时眼所见色。皆是意所不喜。有意喜者皆不现前。非意所好。不可爱色。不善之色。而恒逼恼。耳所闻声。鼻所闻香。舌所知味。身所觉触。意所念法。皆是心意。所不喜者。非意所喜。非可爱法。恒来现前。凡有境界。皆是不善。彼人于中以是因缘。恒受极重粗涩苦恼。其色恶故。其触亦然。乃至寿命。未得终尽。恶不善业。未没未灭。若于往昔人非人身。有所造作。一切恶业。悉皆具受。

复次诸比丘。有何因缘。阿毗至狱名阿毗至耶。诸比丘。此阿毗至大地狱中。于一切时。无有须臾暂受安乐。乃至得如一弹指顷。是

故名此大地狱者。为阿毗至。如是次第。具足受苦。诸比丘。此大地狱诸众生等。经无量时。受长远苦。乃至得从此阿毗至大地狱出。出已驰走。走已复走。乃至大走。欲求屋宅。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尔时复入黑云沙等五百由旬诸小地狱。入已乃至略说。最后到第十六寒冰地狱。具受众苦。然后乃于彼处命终。此中世尊说如是偈。

若人身口意造业　　作已入于恶道中
如是当生活地狱　　最为可畏毛竖处
经历无数千亿岁　　死已须臾还复活
怨仇各各相报对　　由此众生更相杀
若于父母起恶心　　或佛菩萨声闻众
此等皆堕黑绳狱　　其处受苦极严炽
教他正行令邪曲　　见人友善必破坏
此等亦堕黑绳狱　　两舌恶口多妄语
乐作三种恶重业　　不修三种善根芽
此等痴人必当入　　合大地狱久受苦
或杀羊马及诸牛　　种种杂兽鸡猪等
并杀诸余虫蚁类　　彼人当堕合地狱
世间怖畏相多种　　以此逼迫恼众生
当堕磑山地狱中　　受于堆压舂捣苦
贪欲恚痴结使故　　回转正理令别异
判是作非乖法律　　彼为刀剑轮所伤
倚恃强势劫夺他　　有力无力皆悉取
若作如是诸逼恼　　当为铁象所蹴蹋
若乐杀害诸众生　　身手血涂心严恶
常行如是不净业　　彼等当生叫唤处
种种触恼众生故　　于叫唤狱被烧煮
其中复有大叫唤　　此由谄曲姧猾心
诸见稠林所覆蔽　　爱网弥密所沉沦
常行如是最下业　　彼则堕于大叫唤
若至如是大叫唤　　炽燃铁城毛竖处
其中铁堂及铁屋　　诸来入者悉烧燃
若作世间诸事业　　恒当恼乱诸众生
彼等当生热恼狱　　于无量时受热恼
世间沙门婆罗门　　父母尊长诸耆旧
若恒触恼令不喜　　彼等皆堕热恼狱
生天净业不乐修　　所爱至亲常远离
喜作如是诸事者　　彼人当入热恼狱
恶向沙门婆罗门　　并诸善人父母等

或复害于余尊者　　彼堕热恼常炽燃
恒多造作诸恶业　　不曾发起一善心
是人直趣阿毗狱　　当受无量众苦恼
若说正法为非法　　说诸非法为正法
既无增益于善事　　彼人当入阿毗狱
活及黑绳此两狱　　合会叫唤等为五
热恼大热共成七　　阿毗至狱为第八
此八名为大地狱　　严炽苦切难忍受
恶业之人所作故　　其中小狱有十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应当知彼世界中间。别更复有十地狱处。何等为十。所谓頞浮陀地狱。泥罗浮陀地狱。阿呼地狱。呼呼婆地狱。阿吒吒地狱。搔揵提迦地狱。优钵罗地狱。波头摩地狱。奔荼梨地狱。拘牟陀地狱。诸比丘。于彼中间有如是等十种地狱。诸比丘。何因何缘。頞浮陀地狱。名頞浮陀耶。诸比丘。頞浮陀狱诸众生等。所有身形。犹如泡沫。是故名为頞浮陀也。

复次于中有何因缘。泥罗浮陀地狱。名泥罗浮陀耶。诸比丘。彼泥罗浮陀地狱中。诸众生等。所有身形。譬如肉段。是故名为泥罗浮陀。复次于中何因何缘。阿呼地狱。名为阿呼。诸比丘。阿呼地狱。诸众生等。受严切苦。逼迫之时。叫唤而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故名为阿呼地狱。

复次于中何因何缘。呼呼婆狱。名呼呼婆耶。诸比丘。彼呼呼婆地狱中。诸众生等。为彼地狱极苦逼时。叫唤而言。呼呼婆呼呼婆。是故名为呼呼婆也。复次于中何因何缘。阿吒吒狱。名阿吒吒耶。诸比丘。彼阿吒吒地狱中。诸众生等。以极苦恼逼切其身。但得唱言。阿吒吒阿吒吒。然其舌声不能出口。是故名为阿吒吒也。复次于中何因何缘。搔揵提迦。名搔揵提迦耶。诸比丘。搔揵提迦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搔揵提迦花。是故名为搔揵提迦。复次于中何因何缘。优钵罗狱。名优钵罗耶。诸比丘。彼优钵罗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优钵罗华。是故名为优钵罗也。复次于中何因何缘。拘牟陀狱。名拘牟陀耶。诸比丘。彼拘牟陀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拘牟陀花。是故名为拘牟陀也。复次于中何因何缘。奔荼梨迦狱。名奔荼梨迦耶。诸比丘。奔荼梨迦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奔荼梨迦花。是故名为奔荼梨迦。复次于中何因何缘。波头摩狱。名波头摩耶。诸比丘。彼波头摩地狱之中。猛火焰色如波头摩花。是故名为波头摩也。诸比丘。如憍萨罗国斛量如是胡麻满二十斛。高盛不槩。而于其间。有一丈夫。满百年已。取一胡麻。如是次第。满百年已。复取一粒。掷置余处。诸

比丘。如是掷彼憍萨罗国满二十斛胡麻尽已。尔所时节。頞浮陀狱。我说其寿。犹未毕尽。且以此数。略而计之。如是二十頞浮陀寿。为一泥罗浮陀寿。二十泥罗浮陀寿。为一阿呼寿。二十阿呼寿。为一呼呼婆寿。二十呼呼婆寿。为一阿吒吒寿。二十阿吒吒寿。为一搔揵提迦寿。二十搔揵提迦寿。为一优钵罗寿。二十优钵罗寿。为一拘牟陀寿。二十拘牟陀寿。为一奔茶梨迦寿。二十奔茶梨迦寿。为一波头摩寿。二十波头摩寿。为一中劫。

诸比丘。波头摩地狱。所住之处。若诸众生离其处所。一百由旬。便为彼狱火焰所及。若离五十由旬。所住众生。为彼火熏。皆盲无眼。若离二十五由旬。所住众生。身之肉血。燋燃破散。诸比丘。瞿迦梨比丘。为于舍利弗目揵连所起诽谤心。浊心恶心故。死后即生波头摩狱。生彼处已。从其口中出大热焰。长余十肘。于其舌上自然而有五百铁犁。恒常耕之。诸比丘。我于余处。未曾见如是色类自损害也。所谓于梵行人边生垢浊心故。损恼心故。毒恶心故。不利益心故。无慈心故。无净心故。诸比丘。是故汝等应于一切梵行人所。起慈身口意业。如我所见。昼夜起慈身口意者。常受安乐。是故汝等。一切比丘。皆当如我所见所说。应于昼夜常起慈心。汝等常当如是习学。尔时世尊说此伽他曰。

世间诸人在世时　　舌上自然生斤呋
所谓口说诸毒恶　　还自衰损害其身
应赞叹者不称誉　　不应赞者反谈美
如是名为口中诤　　以此诤故无乐受
若人博戏得资财　　是为世间微诤事
于净行人起浊心　　是名口中大斗诤
如是三十六百千　　泥罗浮陀地狱数
五頞浮陀诸地狱　　及堕波头摩狱中
以毁圣人致如是　　由口意业作恶故

诸比丘。世界中间。复有诸风。名曰热恼。诸比丘。彼等诸风。若来至此四洲界者。此四洲界所有众生。生者住者。一切身分。悉皆散坏消灭无余。譬如苇荻若被刈已。不得水灌。皆当干坏。无有遗余。如是如是。诸比丘。世界中间。所有诸风。名热恼者。若来至此四洲界时。此四洲界。所有众生。一时皆悉干坏无余。亦复如是。但以内铁围山大铁围山二山所障。是故彼风不来到此。

诸比丘。彼铁围山。大铁围山。能作如是最大利益。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止业。

复次诸比丘。世界中间。所有诸风。吹彼地狱烧煮众生。身肉脂

髓。种种不净。臭秽之气。甚可畏恶。诸比丘。其风若来至此四洲世界中者。四洲世界所有众生。乃至住者。一切盲冥。无复眼目。以其臭气极猛盛故。然由铁围及大铁围二山为障。遮碍彼故不来至此。

诸比丘。彼内铁围及大铁围二种大山。乃能为此四洲世界诸众生等。作如是比最大利益。成诸众生依止业故。复次诸比丘。世界中间。更有大风。名僧伽多。诸比丘。彼风若来至此世界。则此世界四种大洲及八万四千诸余小洲。并余大山。须弥山王。悉能吹举。去地或高一俱卢奢。举已能令分散破坏。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既擎举已。悉能令其星散破坏。乃至擎举高一由旬。星散破坏。亦如前说。如是二三四五六七由旬。擎举破坏。悉令分散。乃至一百由旬。既擎举已。分散破坏。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既擎举已。分散破坏。亦复如前。乃至一千由旬。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擎举之已。分散破坏。诸比丘。譬如壮夫手把麦麨。把已高举。末令粉碎。于虚空中。分散弃掷。令无遗余。如是如是。诸比丘。彼世界中间最大猛风。名僧伽多。其风若来至此四洲。尔时此界四种大洲。及八万四千诸余小洲。一切诸山。并须弥山王。悉能高举。至一俱卢奢。分散破坏。略说如前。乃至举高七千由旬。分散破坏。亦复如是。诸比丘。但由内铁围山大铁围山二山障故。不来至此。诸比丘。彼内铁围山大铁围山二山威德。有大利益。乃能如是。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止业。

复次诸比丘。当阎浮洲南二铁围山外。有阎魔王宫殿住处。纵广正等六千由旬。七重墙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等之所成就。于其四方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却敌楼橹台殿园苑花池。是诸花池。及园苑内。有种种树。其树各有种种众叶。种种妙花。种种美果。弥满遍布。种种诸香。随风远熏。种种众鸟。各各和鸣。复次诸比丘。彼阎魔王。以其恶业不善果故。于夜三时及昼三时。自然而有赤融铜汁。在前出生。当于是时。其王宫殿。即变为铁。于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皆没不现。若在宫内即于宫内。如是出生。时阎魔王见此事已。怖畏不安。诸毛皆竖。即便出外。若在宫外。即复于外如是出生。时阎魔王心生怖畏。颤动不安。身有诸毛。一时皆竖。即走入内。时守狱者。取阎摩王高举[打-丁＋僕]之。置热铁地上。其地炽燃。极大猛盛。光焰炎赫。[打-丁＋僕]令卧已。即以铁钳。开张其口。以融铜汁。泻置口中。时阎摩王被烧唇口。烧唇口已。次烧其舌。既烧舌已。复烧咽喉。烧咽喉已。复烧大肠及小肠等。次第燋燃。从下而出。当于尔时。彼阎摩王。作如是念。一切众生。以于往昔身作恶行口作恶行意作恶行。是故彼等皆受如是种种异色无量苦恼心不喜事。如地狱中。诸众生等。今我此身并余众生与

阎摩王同作业者。亦复如是。呜呼愿我从今舍此身已。更得身时。俱于人间。相逢受生。令我尔时于如来法中当得信解。得信解已。我于彼处复当更得信解具足。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得正信解。从家出家。我于尔时。既出家已。和合不久。便于善男子。为何事故。得正信解。从家出家。无上梵行所尽之处。现见法中。自得通证。具足证已。愿我当言。我今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应作者。皆已作讫。更不复于后世受生。

诸比丘。彼阎摩王。复于是时。发如是等熏习善念。即于尔时。彼阎摩王所住宫殿。还成七宝。种种出生。犹如诸天五欲功德现前具足。尔时阎摩王。复作是念。一切众生。以身善行口意善行。便得快乐。唯愿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乐。譬如空居诸夜叉辈。所谓我身及余阎摩王。诸有众生。同集业者。诸比丘。有三天使在于世间。何等为三。所谓老病死也。诸比丘。有一种人。以自放逸身行恶行口行恶行意行恶行。如是等人。身口及意。皆行于恶。以此因缘。身坏命终。趣于恶道。生地狱中。诸守狱者。应时即来。驱彼众生。至阎摩王前白言。天王。此等众生昔在人间。纵逸自在。不善和合。恣身口意。行于恶行。以其身口及意行恶行故。今来生此。唯愿天王。善教示之。善呵责之。

时阎摩王问罪人言。汝善丈夫。昔在人间。第一天使。善教示汝。善呵责汝。岂得不见彼初天使出现生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时阎摩王重复告言。丈夫汝岂不见。昔在世间为人身时。或作妇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现。摩诃罗时。齿落发白。皮肤缓皱。黑黡遍体。状若胡麻。膊伛背曲。行步跛蹇。足不依身。左右倾侧。颈细皮宽。两边垂缓。犹若牛[古*頁]。唇口干枯。喉舌燥涩。身体屈弱。气力绵微。喘息出声。犹如挽锯。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损。血肉消竭。羸瘦尪弱。趣来世路。举动沉滞。无复壮形。乃至身心。恒常颤掉。一切支节。疲懈难摄。汝见之不。彼人答言。大天。我实见之。时阎摩王复告之言。汝愚痴人。无有智慧。昔日既见如是相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亦有是法。亦有是事。我亦未离如是等法。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未得远离。我当于身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业。使我当有长夜利益安乐之报。

尔时彼人复答言。大天。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心纵荡行放逸故。时阎摩王又更告言。汝愚痴人。若如是者。汝自懈怠行放逸故。不修身口及意善业。以是因缘汝当长夜得大苦恼。无有安乐。是故汝当具足受此放逸之罪。得如是等恶业果报。亦如诸余放逸众生受此罪报。又汝诸人。此之苦报恶业果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汝兄弟作。非姐妹作。非国王作。非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

作。是汝自身作此恶业。今还聚集受此报也。尔时阎摩王。具以如是第一天使。善加教示。呵责彼已。复以第二天使。善教示之。善呵责之。告言。诸人。汝岂不见第二天使世间出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王复告言。汝岂不见。昔在世间作人身时。若妇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尔乖违。病苦所侵。缠绵困笃。或卧小床。或卧大床。以自粪屎污秽于身。宛转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侍。洗拭抱持。与饮与食。一切须人。汝见之不。

彼人答言。大天。我实见之。王复告言。痴人汝见如是。若巧智者。云何不作如是思惟。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今亦有如是之事。我亦未离如是之患法。我亦自有如是患事。即未免脱。应自觉知。我今亦可作诸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令我当来长夜得于大利益事大安乐事。彼人答言。不也。大天。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以懈怠心行放逸故。

王复告言。痴人汝今既是行放逸者。懒惰懈怠不作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汝何能得长夜利益及安乐报。是故汝当修行善事。若行放逸。随放逸故。汝此恶业。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姐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作。非诸沙门及婆罗门等之所造作。此之恶业汝既自作。汝还自受此果报也。

时阎摩王次以如是第二天使。善加教示。呵责彼已。更以第三天使。善教示之。善呵责之。语言。汝愚痴人。汝昔人间作人身时。岂可不见第三天使世间出耶。答言。大天。我实不见。时阎摩王复告之言。汝愚痴人。在世间时。岂复不见若妇女身。若丈夫身。随时命终。置于床上。以杂色衣。而蒙覆之。将出聚落。又作种种斗帐轩盖。周匝庄严眷属围绕。绝弃璎珞。举手散发。灰土坌头。极大悲恼。号啕哭泣。或言呜呼。或言多多。或言养育。举声大叫。捶胸哀恸。种种语言。酸哽楚切。汝悉见不。答言。大天。我实见之。时阎摩王复告之言。痴人汝昔既见如此等事。何不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身亦有如是之事。我既未脱如是事者。我亦有死。亦有死法。未得免离。我今宜可作诸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为我长夜得大利益得安乐故。尔时彼人答言。大天。我实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

时阎摩王复告之言。痴人汝今既是放逸行者。以放逸故。不作善业。亦不为汝长夜利益长夜安乐故。聚集其余身口意善。是故汝今有如是事。谓放逸行。以放逸故。汝自造此恶不善业。汝此恶业。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姐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作。又非沙门婆罗门作。汝此恶业是汝自作。自聚集故。得此果报。汝还自受。时阎摩王。具足以此第三天使。教示呵责彼诸罪人。呵责讫已。饬令将

去。时守狱者。即执罪人两足两臂。以头向下。以足向上。遥掷置于诸地狱中。尔时世尊说此偈言。

众生造作恶业已　　死后堕于恶趣中
时阎摩王见彼来　　以悲愍心而呵责
汝昔在于人间时　　可不见于老病死
此是天使来告示　　云何放逸不觉知
纵身口意染诸尘　　不行施戒自调伏
如此云何名有识　　而不造作利益因
尔时如法阎摩王　　作是呵责罪人已
彼人喘息心惊怖　　举身颤掉白王言
我昔由随恶朋友　　闻诸善法心不喜
贪欲嗔恚所缠覆　　不作自利故损身
王言汝不修善因　　唯造种种诸恶业
痴人今日当得果　　受彼业故来地狱
如此一切诸恶业　　非父非母之所作
亦非沙门婆罗门　　又非国王诸天造
此但是汝自所作　　诸恶业种不净故
自既作此诸恶业　　今当分受此恶果
彼王以是三天使　　次第教示呵责已
于是狱主阎摩王　　弃舍罪人令将去
阎摩世中居住者　　即前执取诸罪人
牵将趣于地狱所　　极大可畏毛竖处
四边相向有四门　　四方四维皆齐整
周回院墙悉是铁　　四面复以铁为栏
炽燃热铁以为地　　光焰猛盛烟火合
遥见可畏心破裂　　严炽炎赫不可向
犹如一百由旬内　　大火炽燃悉弥满
其中所烧众生类　　皆由往昔作恶因
被三天使之所诃　　而心放逸无觉察
彼等于今长夜悔　　皆由往昔下劣心
诸有智慧众生等　　若见天使来开导
应当精勤莫放逸　　此圣法王善巧说
既见闻已当惊恐　　诸有生死穷尽处
一切无过于涅槃　　种种患尽无有余
至彼安隐则快乐　　如是见法得寂灭
所谓已度诸恐怖　　自然清净得涅槃

起世因本经卷第五

诸龙金翅鸟品第五

复次诸比丘。一切龙类有四种生。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此等名为四生龙也。诸比丘。金翅鸟类亦四种生。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此名四生。诸比丘。大海水下。有娑伽罗龙王宫殿。纵广正等八万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周匝严饰。七重珠网。宝铃间错。复有七重多罗行树。扶疏荫映。周回围绕。妙色楼观。众宝庄挍。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其四方各有诸门。一一诸门。并有重阁楼观却敌。复有园苑及诸泉池。园池之内。各各皆有众杂花草。行伍相当。复有诸树。种种枝叶。种种花果。种种妙香。随风远熏。种种诸鸟。和鸣清亮。诸比丘。须弥山王。佉低罗山。二山中间。复有难陀优波难陀二大龙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六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大海之北。为诸龙王及一切金翅鸟王故。生一大树。名曰居吒奢摩离(隋言鹿聚)。其树根本周七由旬。下入地中二十由旬。其身出高一百由旬。枝叶遍覆五十由旬。树外园院。纵广正等五百由旬。七重墙堑。乃至众鸟各各和鸣。略说如上。

诸比丘。居吒奢摩离大树东面。有卵生龙及卵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其宫纵广各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略说如上。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有胎生龙及胎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略说如上。居吒奢摩离大树西面。有湿生龙及湿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略说如上。居吒奢摩离大树北面。有化生龙及化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略说如上。

诸比丘。彼卵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时。便即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观大海已。乃更飞下。以其两翅扇大海水。令水自开二百由旬。即于其中。衔卵生龙。将出海外。随意而食。诸比丘。卵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龙等随意食之。则不能取胎生湿生化生龙等。

诸比丘。胎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者。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下观大海。亦以两翅扇大海水。令水自开二百由旬。因而衔取卵生诸龙。将出海外。随意而食。又胎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者。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下观大海。以其两翅扇大海水。水为之开四百由旬。遂于其中。衔胎生龙。将出海外。随意而食。诸比丘。此胎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诸龙及胎生

龙。随其所用。则不能取湿生化生二种龙也。

诸比丘。湿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时。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以其两翅扇大海水。水为之开二百由旬。开已衔取卵生诸龙。随意而食。又湿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胎生龙时。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以其两翅扇大海水。水为之开四百由旬。开已衔取胎生诸龙。随意所用。又湿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湿生龙者。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西枝之上。以其两翅扇大海水。水为之开八百由旬。即便衔取湿生诸龙。随意而食。诸比丘。诸湿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胎生湿生龙等。恣其所用。随意而食。则不能取化生诸龙。

诸比丘。其化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卵生龙者。即时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以其两翅扇大海水。水为之开二百由旬。即便衔取卵生诸龙。随意而食。又此化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胎生龙者。即时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以翅扇海。水为之开四百由旬。海既开已化生鸟王。即便衔取胎生诸龙。随意而食。又此化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湿生龙者。即便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西枝之上。以翅扇海。水为之开八百由旬即时衔取湿生诸龙。随意而食。又此化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化生龙者。即复飞往居吒奢摩离大树北枝之上。下观大海。便以两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一千六百由旬。即便衔取化生诸龙。随意而食。诸比丘。彼诸龙等悉皆为此金翅鸟王之所食啖。诸比丘。别有诸龙。金翅鸟王所不能取。谓娑伽罗龙王。未曾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惊动。复有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此二龙王。亦不为彼金翅鸟王之所能取。复有提头赖吒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金翅鸟王亦不能取。诸比丘。其余龙王。亦有不为金翅鸟王搏取食者。谓摩多车迦龙王。德叉迦龙王。羯勒拏桥多摩伽龙王。炽婆陀弗知梨迦龙王。商居波陀迦龙王。甘婆罗龙王。阿湿婆多罗龙王等。诸比丘。更有余龙。于其住处境界之中。亦复不为诸金翅鸟之所食啖。

诸比丘。此等众生有何因缘。在如是趣生于龙中。诸比丘。有诸众生。熏修龙因。受持龙戒。发起龙心。分别龙意。作是业已。为彼因缘所成熟故。生在龙中。复有众生。熏修金翅鸟因。受持金翅鸟戒。发起金翅鸟心。分别金翅鸟意。以是因缘身坏命尽。生在如是金翅鸟中。复有众生。熏修野兽因。受持野兽戒。发起野兽心。习行野兽业。分别野兽意。以如是等种种熏修诸兽戒因。发起行业。成就心意。众因缘故。身坏命尽。即生如是诸杂兽中。复有众生。熏修牛因牛戒牛业牛心牛意。略说如前。乃至分别。以是缘故生于牛中。复有众生。熏修鸡因鸡戒鸡业鸡心鸡意。略说如前。乃至分别。以是因缘生于鸡中。复有众生。修鸱鸺因。受鸱鸺戒。发鸱鸺心。行鸱鸺业。

分别鸱鸺意。以是熏修鸱鸺之业。受鸱鸺戒。起鸱鸺心。分别鸱鸺意故。舍此身已生鸱鸺中。

诸比丘。复有众生。熏修月戒。或修日戒星宿戒大人戒。或有熏修默然戒。或有熏修大力天戒。或有熏修大丈夫戒。或有熏修入水戒。或有熏修供养日戒。或有熏修事行火戒。或修苦行诸秽浊处。既熏修已作如是念。愿我所修。此等诸戒。谓月戒日戒星辰戒默然戒大力天戒大丈夫戒水戒火戒。苦行秽浊。如是等戒。令我因此当得作天。或得天报。发如是等邪思惟愿。诸比丘。此诸丈夫福伽罗等。起邪愿者。我今当说彼所趣向。必生二处。若生地狱。若生畜生。

诸比丘。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常。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无常。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亦常无常。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常非无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有边。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无边。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命即是身。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命异身异。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无命无身。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有有。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无有。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常。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诸行中当有我见。当有世见。离诸行中当有我见。当有世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我及世间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

间无常。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诸行中。当有无我见。无世间见。离诸行中。当有无我见无世间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无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我及世间亦常亦无常。此是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离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亦常无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离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是故彼等作是说言。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有边。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说。命有边人有边。从初托胎在母腹中名命死后殡埋名人。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七返堕落七度流转。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有边。此事实余虚妄。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无边。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说。命无有边人无有边。从初托胎在母腹中名命。死后殡埋名人。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七返堕落。七度流转。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无边。此事实余虚妄。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说。命亦有边亦无边。是人从初托胎在母腹中。死后殡埋。上人从初受身四种。七返堕落。七度流转。七走七行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说。世间非有边非无边。从初受身四种。七返堕落。七度流转。七走七行已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命即是身。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即命是身。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命异

身异。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命异身异。此事实余虚妄。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有命有身。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非命非身。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身中不见有我不见有命。于余身中亦不见有我不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事实余虚妄。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言。如来死后有有。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世作如是见。从寿命当至寿命。亦当趣向流转。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有有。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如来死后无有。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世作如是见。此有寿命至彼。后有寿命即断。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无有。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世作如是见。此处命断。往至彼处。趣向流转。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此事实余虚妄者。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世作如是见。人于此处命断坏已。移至彼处命亦断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此事实余虚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国王。名曰镜面。彼镜面王曾于一时意欲观诸生盲以为戏乐。即便宜敕普告国内生盲丈夫。皆令集会。既集会已。语彼群盲作如是言。汝等生盲。颇亦能知象之形相。其状云何。彼诸生盲同声答言。天王。我等生盲。实不能知象之形相。王复告言。汝等先来既未识象。今者欲知象形相不。时彼群盲复同答言。天王。我实未识。若蒙王恩。我等或当知象形相。时镜面王即时降敕。唤一象师。而告之言。卿可速往我象厩内。取一象来。置于我前。示诸盲人。时调象师受王敕已。即将象来置王殿前。语众盲言。此即是象。时诸盲人各各以手摩触其象。尔时象师复语众盲。汝触象已。以实报王。时众盲人有触鼻者。有触牙者。有触耳者。有触头项背胁尾脚诸身分者。时王问言。诸生盲辈汝等已知象

形相耶。诸生盲人同答王言。天王。我等已知象之形相。尔时彼王即复问言。汝等诸盲。若知象者象为何相。时群盲中有触鼻者。即白王言。天王。象形如绳。触其牙者。答言。天王。象形如橛。触其耳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箕。触其头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瓮。触其项者。答言。天王。象如屋栿。触其背者。答言。天王。象如屋脊。触其胁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篅。触其髀者。答言。天王。象形如树。触其脚者。答言。天王。象形如臼。触其尾者。答言。天王。象如扫帚。时众盲人各各答言。天王象形如是。天王象形如是。作如是白已。时王即告众盲人言。汝亦不知是象非象。况能得知象之形相。时彼众盲各各自执。共相诤斗。各各以手自遮其面。互相谊竞。互相呰毁。各言已。是时镜面王见彼众盲如是诤竞。大笑欢乐。王于彼时即说偈言。

是等群盲生无目　　横于此事互相诤
曾无有人教语之　　云何能知象身分

诸比丘。如是如是。世间所有诸沙门婆罗门等。亦复如是。既不能知如实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既不实知。当知彼等。方应长夜共生诤斗。流转生死。互相呰毁。互相骂辱。既生诤斗。执竞不休。各各以手。自遮其面。如彼群盲。共相恼乱。于中有偈。

若不能知苦圣谛　　亦复不知苦集因
所有世间诸苦法　　此苦灭尽无余处
于中是道尚不知　　况知灭苦所行行
如是其心未解脱　　未得智慧解脱处
彼既不能谛了观　　但知趣向生老死
未得免离诸魔缚　　岂能到于无有处

诸比丘。若有沙门婆罗门等。能知如实苦圣谛。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如实知者。应当如是随顺修学。彼等长夜和合共行。各各欢喜无有诤竞。同趣一学。犹如水乳。共相和合。一处同住。示现教师所说圣法。安乐处住。此中说偈。

若能知是诸有苦　　及所有生诸苦因
既知一切悉皆苦　　应令尽灭无有余
若知此灭由于道　　便到苦灭所得处
即能具足心解脱　　及得智慧解脱处
则能到于诸有边　　如是不至生老死
长得免脱于魔缚　　永离世间诸有处

阿修罗品第六之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比丘。须弥山王东面。去山过千由旬。大海之下。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国土住处。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城壁周匝围绕。七重栏楯。普遍庄严。乃至七重金银铃网。周围挍饰。外有七重多罗行树。杂色可观。皆是七宝所共合成。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一一城壁。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壁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则置一门。其门并高三十由旬阔十二由旬。于一一门悉有种种却敌楼橹园苑陂池。诸园苑中各各皆有种种果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其果。各有种种异香。其气远熏。复有种种杂类众鸟各各和鸣出种种声。其音哀雅。诸比丘。彼阿修罗大城之中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别立宫殿。其宫名曰设摩婆帝宫城。纵广一万由旬。七重城壁。并是七宝之所合成。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于城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便置一门。诸门并高三十由旬。阔十二由旬。其一一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园苑陂池诸花沼等。复有种种众杂果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其香普熏。有种种鸟。各各和鸣。出种种声。其音哀雅。

诸比丘。设摩婆帝城内正处中央。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置集会处。名曰七头。其处纵广五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围校饰。亦有七重金银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四方围绕。杂色庄严。甚可爱乐。悉是金银颇梨珊瑚赤珠砗磲玛瑙七宝所成其处四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楼橹却敌。亦是七宝之所合成。杂色间错。令人乐观。其地皆是绀青琉璃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当中自然有一宝柱。高二十由旬。于宝柱下。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安立宝座。高一由旬。方半由旬。砗磲玛瑙七宝所成。杂色间错。甚可爱乐。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其座两边。各有十六小阿修罗所坐之处。亦以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乃至玛瑙。杂色可观。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东面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其处纵广一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四面周匝。庄严围绕。杂色间错。甚可爱乐。亦是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阁园苑陂池诸花沼等。复有诸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其香普熏。有种种鸟。各各和鸣。出种种声。其音哀雅。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南西北方。各有宫殿。皆是诸小阿

修罗王所住之处。其处纵广或九百由旬。或八百七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犹尚纵广一百由旬。七重垣墙。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复次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四面。复有一切最小阿修罗等所住宫殿。其处纵广或九十由旬。或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由旬。最极小者。犹尚纵广十二由旬。七重垣墙。略说乃至。有种种鸟。各各和鸣。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东面。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名娑罗林。其林纵广一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皆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楼橹却敌。杂色可观。亦是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乃至玛瑙。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南面。复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名奢摩梨林。其林纵广亦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并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乃至玛瑙。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北面。亦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名难陀那林。其林纵广亦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皆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并皆具有楼橹却敌。杂色可观。乃至悉是砗磲玛瑙。诸珍宝物之所成就。然此诸门。唯无台阁。自余庄严。与前同等。诸比丘。其娑罗林奢摩梨林。二林之间。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一大池。名曰难陀。其池纵广五百由旬。水甚凉冷。澄洁轻美。常不浑浊。七种宝塼。厕填间错。七重板砌。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周匝悬垂。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四面围绕。杂色可观。皆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阶道。杂色间错。令人乐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复有诸花。遍生池中。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究牟陀花。奔茶利花。形如火者。火色火光。形如金者金色金光。其形青者。青色青光。其形赤者。赤色赤光。其形白者。白色白光。其形绿者。绿色绿光。团如车轮。其花光明。照一由旬。香气所熏。亦一由旬。池中又出无量藕根。大如车轴。割之汁出。色白如乳。其味甘美。犹如上蜜。

诸比丘。其俱毗陀罗。及难陀那。二林中间。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一大树。名苏质怛逻波吒罗。其本周围满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其身上出高百由旬。枝叶荫覆五十由旬。其院周回五百由旬。其外亦有七重垣墙。略说乃至周匝围绕。杂色可观。及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亦有诸门。并皆七宝之所成就。一一诸门亦有楼橹却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起世因本经卷第六

阿修罗品第六之二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会处。有二岐道。为通彼王往来游戏故。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殿之处。有二岐道。亦复如是。诸小阿修罗王宫殿之处。亦二岐道。诸小阿修罗住止之处。亦二岐道。娑罗园林。亦二岐道。奢摩梨园林。亦二岐道。俱毗陀罗园林。亦二岐道。难陀那园林。亦二岐道。难陀池侧。亦二岐道。苏质怛逻波吒罗大树之下。亦二岐道。悉皆如前。与七头会处。相通来往。

诸比丘。若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意欲向彼娑罗园林。奢摩梨。俱毗陀罗。难陀那等园林。澡浴嬉戏。游行受乐者。

尔时彼王即便心念诸小阿修罗王。及念诸小阿修罗众。是时诸小阿修罗王。并及诸小阿修罗等。亦生是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心念我等。如是知已。即以种种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各严饰已。乘种种乘。俱共来诣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门之外。到已下乘。至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殿前而住。

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见此诸小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众。来在殿前。亦即自以种种璎珞。庄严其身。既庄严已。便起就乘。是时诸小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众等。左右侍卫。周匝围绕。前后导从。相将往诣娑罗园林。及奢摩梨园林。俱毗陀罗园林。难陀那园林。到其处已。先在难陀园林前。驻驾而息。诸比丘。难陀园内。有三风轮。自然吹动。庄严彼园。何名为三。谓开净吹。何者名开。有风轮来。开彼诸门。名之为开。何者为净。有风轮来。扫彼园林。令地清净。名之为净。何者为吹。有风轮来。吹动彼园。林树众花。飘零四散。名之为吹。诸比丘。难陀园中。风散种种上妙众花。积至于膝。有种种香。其香氛馥。遍满园林。当于是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与诸小阿修罗王及小阿修罗众围绕。共入难陀园林。随意洗浴。观看游戏。诸阿修罗等。于此园林。或经一月。或二三月。澡浴嬉戏。各随所欲。住止游行。恣情受乐。

诸比丘。有五阿修罗。恒常住在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侧。为欲防遏诸恶事故。何者为五。一名随喜。二名常有。三名常醉。四名牟真邻陀。五名鞞呵多罗。诸比丘。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如是等五阿修罗。恒常在侧。守卫防护。诸比丘。彼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殿之上。有大海水。深万由旬。住在其上。然彼水聚。有四种风轮。自然持之。何等为四。一名为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堕。四名牢固。由

此风持。常住不动。

诸比丘。须弥山王南面。过千由旬。大海之下。有踊跃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城壁。略说犹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住处。一切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说汝应当知。乃至此王宫殿之上。所有大水聚。亦为四风轮之所住持。所谓住及安住不堕牢固等。诸比丘。须弥山王西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奢婆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城壁。略说亦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住处。一切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说。汝应当知。乃至此王宫殿之上。所有水聚。亦为四种风轮之所住持。住及安住不堕牢固等。

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城壁。诸门台阁楼橹却敌园苑花池。乃至种种树。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和鸣。皆如上说。

诸比丘。于彼城内。有罗睺罗阿修罗王所住之城。其城名曰摩婆帝。纵广庄严亦如前说。七重城壁。七重栏楯。外有七重多罗行树。七重铃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皆是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此之城壁。高下纵广亦如前说。城壁四面亦有诸门。一一诸门。高下纵广。并亦如前。彼一一门。皆有楼橹却敌台阁园苑诸池及花沼等。亦有诸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熏。亦有种种诸杂类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摩婆帝城王所住处。有罗睺罗阿修罗王聚会之所。亦各七头。其处纵广如上所说。栏楯七重及诸铃网。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亦是砗磲玛瑙等七宝之所庄严。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亦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以天砗磲。遍布其地。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当处中央。有一宝柱。高下纵广如上所说。于其柱下。为罗睺罗阿修罗王。置一高座。其座高下。纵广庄挍一一如前。杂色可观。七宝所成。所谓砗磲玛瑙等。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其座左边。为十六小阿修罗王。亦各别置诸妙高座。七宝所成。杂色可观。右边亦为十六小阿修罗王。置诸高座。如上所说。柔软细滑。触之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东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别置宫殿。其处纵广一一如前。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悉有楼橹台观却敌重阁园苑诸池众花泉沼。有种种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熏。复有种种异类众鸟。各各和鸣。其音哀雅。甚可爱乐。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西南北面。有诸小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诸宫殿。或有纵广九百由旬。或有八百。或有七百乃至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尚百由旬。各各皆有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四面复有小阿修罗众宫殿住处。其处纵广或九十由旬。或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由旬。极最小者。犹尚纵广十二由旬七重垣墙。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东面。复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名娑罗林。其林纵广。一一如前。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亦为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甚可爱乐。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南面。亦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名奢摩梨林。纵广庄严皆如上说。七重垣墙。乃至七重多罗行树。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所谓砗磲玛瑙等。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皆有楼橹。亦玛瑙等七宝所成。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西面。亦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名俱毗陀罗林。纵广一一皆如上说。七重垣墙。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亦是砗磲玛瑙等宝之所成就。甚可爱乐。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北面。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名难陀那林。其林纵广如上所说。七重垣墙。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彼一一门。亦有楼橹。种种校饰。杂色可观。乃至砗磲玛瑙等宝之所庄严。甚可爱乐。

诸比丘。奢摩梨及娑罗林。二苑之间。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出一池水。名曰难陀。其池纵广如上所说。其水凉冷。柔软轻甘。清净不浊。以七宝塼。七重砌累。七重宝板间错庄严。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亦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于池四方。各有阶道。甚可爱乐。亦为七宝之所庄严。池生诸花。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头花。奔茶利花。其花火形火色火光。略说如上。乃至水形水色水光。明照四方。香气氛氲。普熏一切。又有藕根。汁白味甘。食之香美。犹如上蜜。诸比丘。俱毗陀罗及难陀那二苑之间。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出一大树。其树亦名苏质怛罗波吒罗。树形纵广种种庄严。皆如上说。乃至七重墙院。七重栏楯。皆是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甚可爱乐。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

各和鸣。其音哀雅。听者欢喜。

诸比丘。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一切庄严如上所说。亦有岐道。去来径路。为通罗睺罗阿修罗王游宫殿故。又为诸小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众。亦有岐道。通其往来。向奢摩梨及俱毗陀罗。亦有岐道。向难陀那及难陀池。苏质怛罗波吒罗树等。皆有岐道。通其往来。游戏受乐。

诸比丘。罗睺罗阿修罗王。若欲往诣娑罗林苑及难陀那林等。澡浴游戏。遍观看时。尔时即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便作是念。罗睺罗阿修罗王。心念于我。欲俱游戏。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已。复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及其诸小阿修罗众。时彼诸小阿修罗王。并其诸小阿修罗众。咸生是心。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垂念我等。我等当往。便以种种众宝璎珞。庄严其身。既庄严已。各乘骑乘。共诣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到已在宫门外齐行而立。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既见诸小阿修罗王。及小阿修罗众。皆已集会。即自严身。服诸璎珞。御种种乘。与诸小王及阿修罗众。左右侍卫前后围绕。往诣罗睺罗阿修罗王所。到已止住。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复更起心。念踊跃奢婆罗二阿修罗王。时踊跃奢婆罗二阿修罗王。亦作是念。罗睺罗阿修罗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即各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并其诸小阿修罗众。如是念时。彼等各知咸亦严饰。聚集来诣。踊跃奢婆罗二大王所。到已亦复严身璎珞。乘骑将从前后围绕。来向罗睺罗阿修罗王住处。各随所安。住在一面。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见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等。并已云集。即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及其诸小阿修罗众。其众知已。亦各严饰。服乘而来。至罗睺罗阿修罗王前。俨然住立。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见众集已。便着种种妙宝璎珞。庄严其身。驾种种乘。前后围绕。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踊跃阿修罗王。奢婆罗阿修罗王。并诸小王。及阿修罗众。一切云集。前后导从。往诣娑罗林。奢摩梨林。俱毗陀罗林。难陀那林等。到已少时逡巡而住。诸比丘。难陀苑中。自然而有三种风轮。何者为三。谓开净吹。是中开者。有风轮来开苑诸门。名之为开。净者有风轮来扫除其地。令皆清净。名之为净。吹者有风轮来吹诸花树。令花布散。名之为吹。诸比丘。难陀苑中上妙好花。遍散地上。积至于膝。其花香气。普熏园林。庄严具足。种种可乐。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及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踊跃阿修罗王。奢婆罗阿修罗王等。并诸小王群众眷属。小修罗等。围绕共入难陀那园。入已澡浴。游戏受乐。种种观看。或行或住或卧或坐。随所欲乐。恣意游行。诸比丘。罗睺罗阿修罗王。亦有五阿修罗。常随侍卫。护诸恶事。名字如前。宫上海水。纵广厚薄。四种风持令不堕

坠。并如上说。

四天王品第七

诸比丘。须弥山王。东面半腹有山。名曰由乾陀。山顶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其山顶上。有提头赖吒天王城郭住处。城名贤上。纵广正等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悉以七宝而为庄饰。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等之所成就。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观园苑诸池。有诸花林种种异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其香普熏。有种种鸟。各各和鸣。其音哀雅。甚可爱乐。

诸比丘。须弥山王。南面半腹。下去地际。四万二千由旬。于由乾陀山顶之上。有毗楼勒迦天王城郭住处。城名善现。纵广庄严。皆如提头赖吒天王住处所说。乃至种种诸鸟。各各和鸣。其音哀雅。甚可爱乐。

诸比丘。须弥山王。西面半腹。下去地际。四万二千由旬。由乾陀山顶。有毗娄博叉天王城郭住处。城名善观。纵广庄严。一一皆如提头赖吒天王住处所说。乃至种种诸鸟。各各和鸣。其音哀雅。甚可爱乐。

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半腹。下去地际。亦四万二千由旬。由乾陀山顶有毗沙门天王住止之处。三大城郭。其三者何。一名毗舍罗婆。二名伽婆钵帝。三名阿荼槃多。咸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唯除月天子宫殿。日天子七大宫殿已。自余官属。及四天王天中诸天子宫。其间或有纵广正等四十由旬。或有三十。或有二十。乃至十二由旬。其最小者。犹尚纵广六由旬。所居亦各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毗舍罗婆伽婆钵帝二宫之间。为毗沙门天王。出生一池。名那稚尼。纵广正等四十由旬。其水调和。清凉轻软。其味甘美。香洁不浊。其池四边。七重塼砌。七重宝板。间错分明。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亦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阶道。亦以七宝之所庄饰。池中多有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花等。自然出生。其花火形火色火光。乃至水形水色水光。花量大小。皆如车轮。光明所照。至半由旬。香气所熏。满一由旬。有诸藕根。大如车轴。割之汁出。色白如乳。食之甘美。味如上蜜。

诸比丘。伽婆钵帝阿荼槃多二宫之间。为毗沙门天王。立一园苑。其园名曰迦毗延多。纵广正等四十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略说如前。乃至七宝之所成就。

诸比丘。提头赖吒天王贤上住处。城郭往来。有二岐道。毗楼勒迦天王善现住处。城郭往来亦二岐道。毗楼博叉天王善观住处。城郭往来。亦二岐道。毗沙门天王。阿荼般多城郭住处。亦二岐道。毗舍罗婆。及伽婆钵帝城郭住处。亦二岐道。四天王天所有眷属。诸小天众宫殿住处。亦各往来有二岐道。那稚尼池。及迦毗延多苑等。亦各往来有二岐道。诸比丘。毗沙门天王若欲往至迦毗延多苑中。游戏澡浴者。尔时即念提头赖吒天王。时提头赖吒天王。心亦生念。毗沙门天王。意念于我。如是知已。即复自念其界所属诸小天王及小天众。是时东面眷属诸王。及其天众。咸作是念。提头赖吒天王。心念我等。如是知已。各各严身。着诸璎珞。乘诸骑乘。诣提头赖吒大天王所。到已在前一面而住。尔时提头赖吒天王。亦自庄饰。服诸璎珞。严驾骑乘。与诸小王天众眷属。前后围绕。相与俱诣毗沙门大天王所。到已在前一面而住。

尔时毗沙门天王。心复更念毗楼勒迦毗楼博叉二大天王。时彼二王。亦作是念。毗沙门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各自念已所统领诸小天王。并诸天众。时彼小王。及诸天众。亦皆作念。我大天王。心念我等。宜时速往。如是知已。各以璎珞。严饰其身。俱共往诣毗楼勒迦毗楼博叉二大王所。时二天王。知诸小王及余天众皆集会已。亦自严身。服众璎珞。前就骑乘。与众围绕。咸共往诣毗沙门大天王所。到已在前随便停住。

尔时毗沙门大天王。见二天王及其天众皆已集会。亦自念其所领小王及诸天众。尔时北方诸小天王及其天众。即作是念。毗沙门大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着种种众宝璎珞。庄严其身。俱共往诣毗沙门大天王前。默然而住。

尔时毗沙门大天王。即亦自着众宝璎珞庄严其身。驾种种乘。与提头赖吒。毗楼勒迦。毗楼博叉等。四大天王。各将所属诸天王众。前后围绕。皆共往诣迦毗延多园苑。到已在苑门前。暂时停住。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自然而有三种风轮。谓开净吹。开者开彼园门。净者净其园地。吹者吹其园树。令花飘扬。诸比丘。迦毗延多苑中所散众花。积至于膝。种种香气。周遍普熏。

尔时毗沙门大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楼勒迦天王。毗楼博叉天王等。与诸小王及众眷属围绕。共入迦毗延多苑中。澡浴游戏。种种

受乐。在彼园中澡浴讫已。或复一月二月三月。游戏受乐。随心所欲。恣意游行。诸比丘毗沙门王。有五夜叉。恒常随逐。侍卫左右。为防护故。何者为五。一名五丈。二名旷野。三名金山。四名长身。五名针毛。诸比丘。毗沙门天王。游戏去来。常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护。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一

诸比丘须弥山王顶上。有三十三天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由旬。七重城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等。其城举高四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壁四面相去。各各五百由旬。于其中间。乃开一门。一一城门。悉皆举高三十由旬。阔十由旬。其门两边。并有楼橹却敌台阁轩槛辇舆。又有诸池花林果树。其树各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其香普熏。有种种鸟。各各和鸣。其音调雅。甚可爱乐。又彼诸门。一一门处。各有五百夜叉。为三十三天昼夜守护。诸比丘。于彼城内。为三十三天王更立一城。名曰善见。其城纵广六万由旬。七重城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亦以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乃至玛瑙。其城亦高四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城之四面。亦各相去五百由旬。于其中间。便开一门。诸门亦高三十由旬。阔十由旬。一一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水池花林种种奇树。其树各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其香普熏。种种众鸟。各各和鸣。如是诸门。门门皆有五百夜叉。为三十三天昼夜守护。

诸比丘。三十三天善见城侧。为伊罗钵那大龙象王。立一宫殿。其宫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墙壁。七重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善见城内。有三十三天聚会之处。名善法堂。其处纵广五百由旬。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观。种种杂色。七宝所成。其地纯是青琉璃宝。柔软细滑。触之犹若迦旃邻提衣。当其中央有一宝柱。高二十由旬。于宝柱下。为天帝释。别置一座。高一由旬。方半由旬。杂色可观。乃至砗磲等。七宝成就。柔软细滑。触之如前。其座两边。各有十六小天王座。夹侍左右。七宝所成。杂色可观。柔软细滑。触之如前。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集处。有帝释宫。其宫纵广一千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集处。东西南北。四面皆有诸小天王宫殿住处。其宫或广九百由旬。或复纵广八百由

旬。或复七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由旬。其最小者。犹尚纵广一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又善法堂诸天会处。东西南北。各有三十三天诸小天众宫殿住处。其宫或广九十由旬。或复纵广八十由旬。或复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由旬。其最小者。犹尚纵广十二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会处。东面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波娄沙。纵广正等一千由旬。略说乃至。七重垣墙。皆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各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玛瑙七宝所成。诸比丘。波娄沙苑中。有二大石。一名贤。二名善贤。皆天玛瑙之所成就。并各纵广五十由旬。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集处。南面亦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杂色车。其苑纵广亦千由旬。七重垣墙。乃至玛瑙之所成就。于四方面各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于彼苑中。亦有二石。一名杂色。二名善杂色。天青琉璃之所成就。并各纵广五十由旬。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集处。西面复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曰杂乱。其苑纵广亦千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七宝之所成就。四方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阁。并七宝成。此杂乱苑中。亦有二石。一名善现。二名小善现。皆天颇梨之所成就。亦各纵广五十由旬。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此善法堂诸天集处。北面复有三十三天王苑。名曰欢喜。其苑纵广亦千由旬。七重垣墙。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四方诸门各有楼橹却敌台阁。亦为七宝之所庄严。

诸比丘。欢喜园中。亦有二石。一名欢喜。二名善欢喜。天银所成。亦各纵广五十由旬。柔软润泽。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于波娄沙及杂色车二园之间。为三十三天王故。有一大池。名曰欢喜。纵广正等五百由旬。其水凉冷。轻软甘美。清洁不浊。以七宝塼。四面砌累。七重宝板。庄严间错。七重栏楯。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于池四方。各有阶道。并是七宝之所庄挍。中有诸花。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花。其花火形火色火光。乃至水形水色水光。纵广大小。皆如车轮。光明所照。至一由旬。风吹香气。熏一由旬。有诸藕根。大如车轴。割之汁流。色白如乳。其味甘美。如最上蜜。诸比丘。杂乱欢喜二园之间。为三十三天王故。有一大树。名波利夜怛逻俱毗陀罗。其树本下。周七由旬。略说乃至。枝叶遍覆墙院。纵广五百由旬。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和鸣。

诸比丘。此波利夜怛逻俱毗陀罗树下有一石。名般荼甘婆罗。天金所成。其石纵广五十由旬。柔软润泽。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以何因缘此善法堂诸天会处。名为善法。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会处。三十三天王。集会坐时。于中唯论微妙细密善语深义。审谛思惟。称量观察。皆是世间诸胜要法。真实正理。是以诸天。称此会处。为善法堂。又何因缘。名波娄沙迦苑(波娄沙迦隋言粗涩)。诸比丘。粗涩园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于贤及善贤二石之上。唯论世间粗涩不善戏谑之语。是故称为波娄沙迦。又何因缘名杂色车苑。诸比丘。杂色车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于杂色善杂色二石之上。唯论世间种种杂类色相语言。是故称为杂色车苑。又何因缘。名杂乱苑。诸比丘。此杂乱园。三十三天王。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于其宫内一切婇女。入此园中。令与三十三天众合杂嬉戏。不生障隔。恣其欢娱。受天五欲具足功德。游行受乐。是故诸天共称此园。为杂乱苑。

起世因本经卷第七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

诸比丘。又何因缘。彼天有园。名为欢喜。诸比丘。彼欢喜园。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于欢喜善欢喜二石之上。心受欢喜。意念欢喜。念已复念。受诸快乐。受悦乐已。复受极乐。是故诸天。共称彼园。以为欢乐。诸比丘。又彼天树。有何因缘。名波利夜怛逻拘毗陀罗。诸比丘。彼波利夜怛逻拘毗陀罗树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种种五欲功德。具足和合游戏受乐。是故诸天。遂称彼树。以为波利夜怛逻拘毗陀罗。复次诸比丘。三十三天。纵有急疾。未曾肯舍般荼甘婆石。必设供养尊重恭敬。然后乃复随意而去。所以者何。此石乃是如来昔日所住之处。是故诸天。以为支提。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应供养故。诸比丘。有三十三天。唯得眼见波娄沙迦园。身不能入。身不入故。不得彼处五欲功德受具足乐。何以故。彼业胜故。以其前世善根微劣。不能得入。有三十三天。得见波娄沙迦园。身亦能入。既得入已。具得彼处种种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胜故。诸比丘。有三十三天。眼不得见杂色车园。身亦不入。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别异故。有三十三天。眼虽得见杂色车园。身不得入。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有优劣故。有三十三天眼既得见杂色车园。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同体和合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胜故。诸比丘。凡是一切三十三天。无不悉见杂乱之园。亦皆得入既得入已。

悉亦同得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何以故。修业等故。彼中无有别异善根故。

诸比丘。有三十三天。身不得见欢喜之园。亦不得入。不得入故。不得彼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具足而受快乐。何以故。彼处果胜。前世造业。有别异故。有三十三天。见欢喜园。而不能入。亦不能得欢喜园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具足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彼诸天业别异故。有三十三天。见欢喜园。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并皆受之。何以故。彼天往昔所修善业。无别异故。

诸比丘。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会之处。有二岐道。帝释天王宫殿住处。亦二岐道。诸小天王并余宫属三十二天宫殿之处。亦二岐道。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宫殿处所。亦二岐道。波娄沙迦园。亦二岐道。杂色车园。杂乱园欢喜园。欢喜池等。一一处所。各有二道。波利夜怛逻拘毗陀罗树下。亦二岐道。诸比丘。帝释天王。若欲往诣波娄沙迦园。杂色车园。欢喜园等。澡浴游戏受欢乐时。尔时即念伊罗婆那大龙象王。时伊罗婆那大龙象王。亦生是念。帝释天王。心念于我。如是知已。从其宫出。即自化作三十三头。其一一头具有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池。一一池中各有七花。一一花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复自有七女为侍。

尔时伊罗婆那大龙象王。作如是等诸神变已。即时往诣帝释王所。到已在前俨然而住。尔时帝释天王。复更心念三十二天诸小王等。并三十二诸小天众。时彼小王及诸天众。亦生是心。帝释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以种种众妙璎珞庄严其身。各乘车乘。俱共往诣天帝释所。到已各各在前而住。时天帝释见诸天已。亦自种种庄严其身。服众璎珞。诸天大众。前后左右。周匝围绕。与诸小王。共升伊罗婆那龙象王上。帝释天王正当中央。坐其头上。左右两边。各有十六诸小天王。坐彼伊罗婆那龙象王化头之上。各各坐已。时天帝释。将诸天众。向波娄沙迦及杂色车杂乱欢喜等园。到已停住。其欢喜等四园之中。各各皆有三种风轮。谓开净吹。略说如前。开净地及吹花等。诸比丘。彼诸园中。吹花分散。遍布地上。深至于膝。其花香气处处普熏。时天帝释。与诸小天王及三十二天众。前后围绕。入杂色车欢喜等园。嬉戏受乐。随意游行。或坐或卧。时释天王。欲得璎珞。即念毗守羯磨天子。时彼天子。即便化作众宝璎珞。奉上天王。若三十三天。诸眷属等。须璎珞者。毗守羯磨。亦皆化出而供给之。欲闻音声及伎乐者。则有诸鸟出种种声。其声和雅令天乐闻。诸天尔时如是受乐。一日乃至七日。一月乃至三月种种欢娱。澡浴嬉戏。行住坐卧。随意东西。诸比丘。帝释天王。有十天子。常为守

护。何等为十。一名因陀罗迦。二名瞿波迦。三名频头迦。四名频头婆迦。五名阿俱吒迦。六名吒都多迦。七名时婆迦。八名胡卢只那。九名难茶迦。十名胡卢婆迦。诸比丘。帝释天王。有如是等十天子众。恒随左右。不曾舍离。为守卫故。

诸比丘。阎浮提地。为一切人故。有水生诸花。最上精胜。极可乐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此诸花等。芬芳软美。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诸比丘。瞿陀尼人。有水生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香气芬馥。处处普熏。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

诸比丘。弗婆提人。有水生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色甚光鲜。香气芬馥。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

诸比丘。郁单越人。有水生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香气柔软。处处普熏。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

诸比丘。一切诸龙。及金翅鸟住处。各有水生众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香气氛氲。柔软美妙。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等。

诸比丘。阿修罗等。亦各具有水生诸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香气普熏。甚可爱乐。有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师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频邻昙花。摩诃频邻昙花。曼陀罗梵花。摩诃曼陀罗梵花等。

诸比丘。四天王天。所有诸天。有水生花。极妙端正。可爱乐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其气甚香。质极柔软。有陆生花。最胜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频邻昙花。摩诃频邻昙花等。

诸比丘。三十三天。有水生花。极妙端正。可爱乐者。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等。其气极香。形甚柔软。有陆生花。最胜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地迦花。搔揵地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频邻昙花。摩诃频邻昙花。曼陀罗梵花。摩诃曼陀罗梵花等。如三十三天所有诸花。夜摩天。兜率陀天。化自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如是次第一一具有更无别异。

诸比丘。人间众花有七种色。何等为七。所谓火色火光。金色金光。青色青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黄色黄光。黑色黑光。譬如魔梵常所现色。诸比丘。人间有此七种色花。诸阿修罗亦复如是。有此七色。一切天众亦复有此七种光色。譬如魔梵常所现色。

诸比丘。一切诸天有十种别法。何等为十。诸比丘。一诸天行时。来去无边。二诸天行时。来去无碍。三诸天行时。无有迟疾。四诸天行时。足无踪迹。五诸天身力。无患疲劳。六诸天之身有形无影。七一切诸天。无大小便。八一切诸天。无有洟唾。九诸天之身。清净微妙。无皮肉筋脉脂血髓骨。十诸天之身。欲现长短青黄赤白大小粗细。随意悉能。并皆美妙。端严殊绝。令人爱乐。一切天身。有此十种不可思议。诸比丘。又诸天身。充实洪满。齿白方密。发青齐整。柔软润泽。身有光明。及有神力。腾虚飞逝。眼视无瞬。璎珞自然。衣无垢腻。

诸比丘。阎浮提人。寿命百年。中有夭逝。瞿陀尼人。寿命二百。亦有夭逝。弗婆提人。寿命三百。亦有中夭。郁单越人。定寿千年。无有夭殇。阎魔罗世诸众生等。寿七万二千岁亦有中夭。诸龙及金翅鸟等。寿命一劫。亦有中夭。诸阿修罗。寿命千岁。同三十三天。然亦中夭。四天王天寿五百岁。亦有中夭。三十三天。寿一千岁。夜摩诸天。寿二千岁。兜率陀天。寿四千岁。化乐诸天。寿八千岁。他化自在天。寿万六千岁。魔身天。寿三万二千岁。梵身天。寿命一劫。光忆念天。寿命二劫。遍净诸天。寿命四劫。广果诸天。寿命八劫。无想诸天。寿十六劫。不粗诸天。寿命千劫。无恼诸天。寿二千劫。善见诸天。寿三千劫。善现诸天。寿四千劫。色究竟天。寿

五千劫。虚空处天。寿十千劫。识处天寿二万一千劫。无所有处天。寿四万二千劫。非想非非想处天。寿八万四千劫。此等诸天。皆有中夭。

诸比丘。阎浮提人。身长三肘半。衣长七肘。阔三肘半。瞿陀尼人。弗婆提人。身量及衣。与阎浮等。郁单越人。身长七肘。衣长十四肘。上下七肘。阿修罗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阔一由旬。重半迦利沙(隋言半两也)。四天王天。身长半由旬。衣长一由旬。阔半由旬。重一迦利沙。三十三天。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阔一由旬。重半迦利沙。夜摩天。身长二由旬。衣长四由旬。阔二由旬。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兜率陀天。身长四由旬。衣长八由旬。阔四由旬。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化乐天。身长八由旬。衣长十六由旬。阔八由旬。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长十六由旬。衣长三十二由旬。阔十六由旬。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诸天。身长三十二由旬。衣长六十四由旬。阔三十二由旬。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诸天。身量长短。与衣正等无差。

诸比丘。阎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钱宝。或以谷帛。或以众生。瞿陀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宝。弗婆提人。所作市易。或以财帛。或以五谷。或摩尼宝。郁单越人。无复市易。所欲自然故。

诸比丘。阎浮提人。瞿陀尼人。弗婆提人。悉有男女婚嫁之法。郁单越人。无我我所。树枝若垂。男女便合。无复婚嫁。诸比丘。诸龙金翅鸟阿修罗等。皆有婚嫁。男女法式。略如人间。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皆有婚娶。略说如前。从此已上所有诸天。不复婚嫁。以无男女异故。诸比丘。阎浮提人。若行欲时。二根相到。流出不净。瞿陀尼人。弗婆提人。郁单越人。并亦如是。一切诸龙金翅鸟等。若行欲时。亦二根相到。但出风气。即得畅适。无有不净。诸阿修罗。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行欲之时。根到畅适。亦出风气。犹如诸龙及金翅鸟。无有差异。夜摩诸天。执手成欲。兜率陀天。忆念成欲。化乐诸天。熟视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语成欲。魔身诸天。相看成欲。并得畅适。成其欲事。

诸比丘。人间所有萤火之明。则复不如灯焰光明。灯焰光明。又复不如炬火之明。炬火之明。不如火聚。火聚之明。不如诸天星宿光明。星宿之明。不如月宫殿明。月宫殿明。又复不如日宫殿明。日宫殿明。光焰照曜。犹尚不如四天王天墙壁宫殿身瓔珞明。四天王天所有光明。则又不如三十三天所有光明。三十三天所有光明。则又不如夜摩诸天墙壁宫殿瓔珞光明。夜摩天中所有诸光。则又不如兜率陀天

所有光明。兜率陀天所有诸光则又不如化乐天光明。化乐天中所有光明。则又不如他化自在诸天光明。他化自在所有光明。则又不如魔身天光明。魔身诸天墙壁宫殿璎珞光明。比于下天。最胜最妙。殊特无过。诸比丘。虽然此魔身天光。比梵身天光。转更不及。彼梵身天。比光忆念天。则又不及。光忆念天。比遍净天。则又不及。遍净诸天。比广果天。则又不及。如是略说。无恼热天。善见天。善现天。阿迦腻吒天等唯除璎珞。余如上说。应如是知。诸比丘。若天世界。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人等。世间所有光明。欲比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光明。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不可为比。此如来光。最胜最妙。殊特第一。所以者何。诸比丘。如来之身。戒行无量故。三摩提般若。解脱解脱知见。神通及神通行。教化及教化轮。说处及说处轮等。皆无量故。诸比丘。如来如是无量功德。一切诸法皆悉具足。以是义故。如来光明最胜无上。当如是持。

诸比丘。一切众生。有四种食。以资诸大。得自住持。得成诸有得相摄受。何等为四。一者粗段及微细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何者众生应食粗段及微细食。诸比丘。阎浮提人。饭食麨豆。及鱼肉等。此等名为粗段之食。覆盖按摩。澡浴揩拭。脂膏涂摩。此等名为微细之食。瞿陀尼人。弗婆提人。粗段微细。与阎浮提略皆齐等。郁单越人。身不耕种。自然而有成熟粳米。为粗段食。覆盖澡浴。及按摩等。为微细食。诸比丘。一切诸龙金翅鸟等。以诸鱼鳖鼋鼍虾蟆虬螭蛇獭金毗罗等。为粗段食。覆盖澡浴等。为微细食。诸阿修罗。以天须陀妙好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四天王天。并诸天众。皆用彼天须陀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三十三天。还以彼天须陀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如三十三天。乃至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等。并用彼天须陀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自此以上。所有诸天。并以禅悦法喜为食。三摩提为食。三摩跋提为食。无复粗段及微细食。

诸比丘。何等众生。以触为食。诸比丘。一切众生。受卵生者。所谓鹅雁鸿鹤鸡鸭孔雀鹦鹉鸲鸽鸠鸽[燕*鳥]雀雉鹊乌等。及余种种杂类众生。从卵生者。以彼从卵而得身故。一切皆以触为其食。何等众生。以思为食。若有众生。以意思惟。资润诸根。增长身命。所谓鱼鳖龟蛇虾蟆伽罗瞿陀等。及余众生。以意思惟。润益诸根。增长寿命者。此等皆用思为其食。何等众生。以识为食。所谓地狱众生。及无边识处天等。此诸众生。皆用识持以为其食。诸比丘。此四种食。为诸众生。住持诸大。摄受生分。此中有优陀那偈。

花色与诸法　　寿命衣第五

市易及嫁娶　　根光食为十

诸比丘。世间众生皆悉共有三种恶行。何等为三。所谓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比丘。有诸众生。作身恶行作口恶行作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堕于恶趣。生地狱中。彼于此处。最后识灭。地狱之识。初相续生。彼识共生。即有名色。缘名色故。即有六入。

诸比丘。复有众生。作身恶行作口恶行作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堕于恶趣。生畜生中。彼于此处。最后识灭。畜生之识。初相续生。当于彼识共生之时。即有名色。缘名色故。即有六入。诸比丘。复有众生。作身恶行作口恶行作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堕于恶趣。生阎摩世。彼于此处。最后识灭。阎摩世识。初相续生。当于彼识初生之时。即共名色一时俱生。缘名色故即有六入。诸比丘。此等名为三种恶行。应当远离。

诸比丘。世间复有三种善行。何等为三。所谓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诸比丘。或有众生。身作善行口作善行意作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人道。彼于此处。最后识灭。人道之识。初相续生。彼识生时。即共名色一时同生。缘名色故。即有六入。

诸比丘。复有众生。身作善行口作善行意作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天上。此处识灭。彼天上识。初相续生。彼识生时。即共名色一时俱生。有名色故。即生六入。诸比丘。彼于天中。或在天子。或在天女。或于坐处。或两膝内。或两股间。忽然而生。初出生时。即如人间十二岁儿。若是天男。即在天子坐处膝边。随一处生。若是天女。即在天女两股内生。既出生已。彼天即称是我儿女。如是应知。诸比丘。修善生天。有如是法。所谓天子天女等。初生之时。以自业因。所熏习故。得三种念。一者自知从某处死。二者自知今此处生。三知彼生是此业果。是此福报。又作是念。以我彼处身命坏已来生此间。缘我有是三种业果三业果熟。得来生此。何者为三。所谓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此等三业。果报熟故。身坏命终。来生此处。复作是念。愿我若于此处死已。当生人间。我于人间。既受生已。还修身口意等善行。以身口意修善行故。身坏已后。还来此生。作是念已。次便思食。念欲食时。即于其前。有众宝器。自然盛满。天须陀味。种种异色。诸天子中。有胜业者。其须陀味。色最白净。若彼天子。果报中者。其须陀味。色则稍赤。若彼天子。福德下者。其须陀味。色则稍黑。时彼天子。以手把取天须陀味。内其口中。此须陀味。既入口已。即自渐渐消融变化。譬如酥及生酥掷置火中。即自消融无复形影。如是如是。天须陀味。置于口中。自然消化。亦复如是。食此味已。若有渴时。即于其前。有天宝器。盛满天酒。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说如前。入其口中。消融亦尔。时彼天子。食饮既

讫。身遂长大。粗细高下。与彼旧生天子天女等无有异。

诸比丘。此诸天子天女等。身既充足。各随其意。有所趣向。或诣池水。入彼池中。澡浴清净。欢喜受乐。既出池已。复诣香树。彼香树枝。自然低屈。从枝中出种种妙香。流入其手。诸天子等。取以涂身。涂身讫已。复诣衣树。尔时衣树。亦为低枝。于其枝间。又出种种微妙好衣。垂至其手。取而着之。着衣既讫。诣璎珞树。低垂入手。亦复如前。上下萦系。庄严身已。复诣鬘树。其树低垂。流出种种上妙花鬘。其天取之。严饰头已。复诣器树。树出种种众宝杂器。随意入手。将诣果林。盛种种果或便啖食。或取汁饮。如是复诣诸音乐树。树亦低垂。自然化出种种乐器。随意取之。或弹或击。或歌或舞。音声微妙。令人乐闻。于是复诣诸林苑中。既入苑已。即见无量百数无量千数无量无边百千亿数诸天玉女。此诸天等。未见女时。所有知见。前世业报。谓我从某处来生此间。我身今受如是报果。以业熟故。当于是时。了了分明。忆宿世事。如视掌中。由见天女迷诸色故。正念觉智。此心即灭。既失如是前生念已。着现在欲。口唯唱言。此等皆是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则名为欲爱所缚。诸比丘。此等名为三种善行。应当修习。诸比丘。一一月中。有六乌晡沙他(隋言增上谓受持斋法增上善根)。白月半分有十五日。黑月半分亦十五日。白黑二月各有三斋。何者白月半分。三受斋日。所谓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亦有三受斋日。如白月数。何故白黑二月。各于三日受持斋戒。诸比丘。白黑二月。各有八日。当于是日。四天大王。集其眷属。普告之言。汝等各往遍观四方。于世间中。颇亦有人修行孝顺供养父母。恭敬沙门婆罗门不。于诸尊长崇重以不。修行布施受禁戒不。守摄八关持六斋不。时四天王如是敕已。彼诸使者。奉天王命。即下遍观一切人世。谁修孝行供养父母。何族姓子恭敬沙门及婆罗门。复有谁家男子女人。敬事尊长。敦崇礼让。谁行布施。谁受六斋。谁持八禁。谁守戒行。尔时使者。次第遍历观察世间。若见人中少能孝顺供养父母。少能承事尊重沙门。少能只敬耆旧有德诸婆罗门。于诸长老少能崇敬。布施微薄。受斋稀疏。护戒不全。禁守多缺。是时天使。具足见已。即日还诣四天王所。启言。大王当知。世间一切人众。无多孝养奉事父母。亦复无多恭敬沙门及婆罗门。无多敬重耆旧有德师傅尊长。亦无多人修行布施受持六斋。亦无多人奉行禁戒守护八关。尔时四大天王。闻诸天使如是语已。心意惨然甚不欢悦。报使者言。世间诸人若实尔者。甚为不善。所以者何。人间寿命。极成短促。少时在世。宜修诸善。转至后世便得安乐。云何今者彼诸人等。无有多行孝养父母。乃至不能修持六斋受行八禁守摄身口。此大损减我诸天众。转更增加阿修罗种。诸比丘。若世间人多行孝顺供养父母。尊重沙门及婆罗门。敬事耆旧。敦修礼让。好行布施。乐受六斋。勤崇福业。恒守八禁。如是修行相续不绝。

尔时天使。巡察见已。白四王言。大王当知。世间众人。多有孝顺供养父母。多有恭敬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乐行布施。勤修斋戒。尔时四大天王。从诸天使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言。甚善甚善。诸世间人。能如是修极大贤善。何以故。彼诸人等。寿命短少。不久便当移至他世。今者乃能于彼人间孝养父母。奉事沙门及婆罗门。尊敬耆旧。修行礼让。多乐布施。持戒守斋。如是便当增长诸天无量眷属。损减修罗所有种类。

诸比丘。何故黑白二月各十四日。是乌晡沙他。诸比丘。此黑白二月十四日。时四大天王。亦各如前召其太子。使下世间观察善恶。善少则愁。善多则喜。具足皆如天使所说。唯以太子自下为异。

诸比丘。黑白二月各十五日。何故复是乌晡沙他。诸比丘。今日四大天王。自下世间。躬察善恶。知多少已。即时自往诣善法堂诸天聚集议论之处。在其堂前。面向帝释。具说人间善恶多少违顺之事。尔时帝释。若闻人间修福者少。便复惨然怅怏不乐。云何如是。天众减少。阿修罗众转更增多。若闻人间如法者多心。则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言。我诸天众渐当增长。阿修罗众渐当损耗。诸比丘。由此六日诸天下观人间善恶。应修斋戒故。名此日为乌晡沙他。

起世因本经卷第八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

诸比丘。若复有时。诸外道等。或波利婆罗阇迦。或更余者。来诣汝所。问汝等言。是诸长老。何因何缘。有一色人。为诸非人之所恐怖。有一色人。不为非人之所恐怖。彼诸外道。若作是问。汝等应当如是报言。诸长老等。此有因缘。何以故。于世间中。有一色人。习行非法。内有邪见及颠倒见。彼等专行十不善法。说不善法。念不善法。邪见颠倒。以作如是十不善故。护生诸神渐渐舍离。如是等人。若百若千。唯留一神。摠守护之。如牛群羊群。或百或千。其傍唯置一人守视。此亦如是。以护神少故。恒为非人之所恐怖。有一色人。习行正法。不行邪见。不颠倒见。彼人既行如是十善。正见正语。修善业故。是一一人。皆有无量。若百若千。诸神守视。以是因缘。此人不被非人恐怖。譬如国王。若王大臣。随一一人。则有百千护生诸神之所守护。诸比丘。人间若有如是姓字。非人之中。亦有如是一切姓字。诸比丘。人间所有山林川泽国邑城隍村坞聚落居住之处。于非人中。亦有如是山林城邑舍宅之名。诸王大臣。坐起处所。诸比丘。一切街衢。四交道中。屈曲巷陌。屠脍之坊。及诸岩窟。并无空虚。皆有众神。及诸非人之所依止。又弃死尸林冢间丘壑。一切

恶兽所行之道。悉有非人在中居住。一切林树。高至一寻。围满一尺。即有神祇。在上依住。以为舍宅。诸比丘。一切世间男子女人。从生已后。即有诸神。常随逐行。不曾舍离。唯习行诸恶。及命欲终时。方乃舍去。如前所说。诸比丘。阎浮提洲。有五种事。胜瞿陀尼。何等为五。一者勇健。二者正念。三者佛出世处。四者是修业地。五者行梵行处。瞿陀尼洲。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饶牛。二者饶羊。三者饶摩尼宝。阎浮提有五种事。胜弗婆提。略说如前。弗婆提洲。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洲最宽大。二者普含诸渚。三者洲甚胜妙。阎浮提洲。有五种事。胜郁单越。如上所说。郁单越洲。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彼人无我我所。二者寿命最长。三者彼人有胜上行。阎浮提洲。有五种事。胜阎摩世。亦如上说阎摩世中。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寿命长。二者身形大。三者有自然衣食。阎浮提人。有五种事。胜一切龙金翅鸟等。如前所说。诸龙及金翅鸟。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寿命长。二者身形大。三者宫殿宽博。阎浮提中。有五种事。胜阿修罗。如前所说。阿修罗中。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寿命长。二者形色胜。三者受乐多。如是三事。最为殊胜。

诸比丘。四天王天。有三事胜。一者宫殿高。二者宫殿妙。三者宫殿有胜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胜。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色胜。三者多乐。如是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应知皆有三种胜事。如三十三天。胜阎浮提中所说。阎浮提洲。有五种事。胜诸天龙。如上所说。汝等应知。

诸比丘。于三界中。有三十八种众生种类。何等名为三十八种。诸比丘。欲界中有十二种。色界中有二十二种。无色界中复有四种。诸比丘。何者欲界十二种类。谓地狱。畜生。饿鬼。人。阿修罗。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此名十二。何者色界二十二种。谓梵身天。梵辅天。梵众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恼天。善见天。善现天。阿迦腻吒天等。此等名为二十二种。无色界中。有四种者。谓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名四种。

诸比丘。于世间中有四种云。谓白云黑云赤云黄云。诸比丘。此四云中。若白色者。多有地界。若黑色者。多有水界。若赤色者。多有火界。若黄色者。多有风界。汝等应当如是识知。诸比丘。世间复有四种大神。何等为四。所谓地大大神。水大大神。火大大神。风大

大神。诸比丘。曾于一时。地大大神。发是恶见。心自念言。于地界中。无水火风界。诸比丘。我于尔时。诣彼神所。而告之言。大神汝心实有如是恶见。云地界中无水火风三大界也。彼答我言。实尔世尊。我复告言。大神汝今莫起如是恶见。何以故。此地界中。实皆具有水火风界。但于其中。地界偏多。以是因缘。得地大名。诸比丘。我能知彼地大大神发如是念。断其恶见。令生欢喜。于诸垢中得法眼净。证果觉道。无有结惑。度疑彼岸。无复烦恼。不随他教。随顺法行。而白我言。大德世尊。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大德世尊。我从今后。常当奉持优婆夷戒。乃至命尽。更不杀盗及非法等。归佛法僧。清净护持。

诸比丘。复于一时。水大大神。生于恶见。亦如是念。于水界中。无有地界火界风界。我知其意。往诣彼所。而问之言。汝实尔不。答言。实尔。我复告言。汝今莫作如是恶见。此水界中。具有地界及火风界。以偏多故。得水界名。如是乃至。火神风神。俱有此见。佛既知已。悉往诘问。并答佛言。实尔世尊。佛开其意。皆得悟解。归依三宝。悉随顺行。略说如前。地大大神。断除疑惑。来诣我所。诸比丘。此等名为四大大神。诸比丘。世间有云。从地上升在虚空中。或有至一俱卢奢住。或二或三俱卢奢住。乃至六七俱卢奢住。诸比丘。或复有云。上虚空中一由旬住。或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住。诸比丘。或复有云。上虚空中百由旬住。乃至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住。或复有云。从地上空千由旬住。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住。乃至劫尽。诸比丘。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来诣汝所。作如是问。诸长老等。何因缘故。虚空云中。有是音声。汝诸比丘。应如是答。有三因缘。更相触故。于云聚中。有音声出。何者为三。诸长老等。或复一时。云中风界。与其地界相触着故。便有声出。所以者何。譬如树枝相揩相磨即有火出。如是如是。诸长老等。此是第一出声因缘。复次长老。或于一时。云中风界。与彼水界相触着故。即便出声。亦如上说。此是第二出声因缘。复次长老。或于一时。云中风界。与彼火界相触着故。即便出声。略说乃至。譬如两树相揩火出。此是第三出声因缘。应如是答。诸比丘。亦应如是广分别知。

诸比丘。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来诣汝所。作如是问。诸长老等。何因缘故。虚空云中。忽生电光。诸比丘。汝等应当作如是答。诸长老等。有二因缘。虚空云中。出生电光。何等为二。一者东方有电。名曰亢厚。南方有电。名曰顺流。西方有电。名堕光明。北方有电。名百生树。诸长老等。或有一时。东方所出亢厚大电。与彼西方堕光明电。相触相对相磨相打。以如是故。从彼虚空云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电光。此是第一电光因缘。复次诸长老等。二者或复南方顺流大电。与彼北方百生大电。相触相对相磨相打。以如是故。出生

电光。譬如两木风吹相着。忽然火出。还归本处。此是第二电光因缘。从云聚中有光明出。

诸比丘。于虚空中。有五因缘。能障碍雨。令占候师不测不知。增长迷惑。记天必雨而更不雨。何者为五。诸比丘。或有一时。于虚空中云兴雷动。作伽荼伽荼瞿厨瞿厨等声。或出电光。或复有风吹冷气至。如是种种。皆是雨相。诸占察人及天文师等。悉克此时。必当降雨。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从其宫出。便以两手。撮彼雨云。掷置海中。诸比丘。此是第一雨障因缘。而天文师及占候者。不见不知。心生疑惑。记天必雨而竟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虚空起云。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亦出电光。亦复有风吹冷气来。时天文师及占候者。见是相已。克天此时必当降雨。尔时火界增上力生。即于其时。云自烧灭。此名第二雨障因缘。彼天文师及占候者。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虚空起云。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亦出电光。亦复有风吹冷气来。时天文人及占候者。见是相已。记天此时必当作雨。时以风界增上力生。则能吹云。掷置于彼伽陵伽碛中。或复掷置坛茶迦碛中。或复掷置摩登伽碛中。或复掷置诸旷野中。或复掷置摩连那碛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缘。彼天文人及占候者。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虚空起云。于彼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亦出电光。及有风起吹冷气来。诸占候者。记天必雨。然行雨诸神。有时放逸。以放逸故。彼云不得依时降雨。既不时雨。云自消散。此是第四雨障因缘。以是义故。诸天文人。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空中起云。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出大电光。吹冷气来。诸天文人。记必当雨。然此阎浮一切人民。其中多有不如法行。耽乐诸欲。悭贪嫉妒。邪见所缠。彼诸人等。以恶行故。习非法故。乐着欲故。贪嫉竞故。天则不雨。诸比丘。此名第五雨障因缘。诸天文人及占候者。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诸比丘。是名五种雨障因缘。此中有优陀那偈。

花法色寿命　　衣服及卖买
嫁聚三摩提　　并四种饮食
二行晡沙他　　上下名三界
云色诸天等　　俱卢舍鸣电

斗战品第九

诸比丘。我念往昔。有时诸天与阿修罗起大斗战。尔时帝释告其所领三十三天言。诸仁者。汝等诸天。若与修罗共为战斗。宜好庄严善持器仗。若诸天胜。修罗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之。将到善法堂前诸天会处。三十三天闻帝释命。依教奉行。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亦复如是告诸修罗言。若诸天众共阿修罗斗战之时。天若不如。即当生捉帝释天王。以五系缚之。将诣诸阿修罗七头会处。立置我前。诸修罗众。亦受教行。诸比丘。当于彼时。帝释天王。战斗得胜。即便生捉阿修罗王。以五系缚之。将诣善法堂前诸天集处。向帝释立。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若作是念。愿诸修罗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诸阿修罗。我当在此。与三十三天一处共居。同受娱乐。甚适我意。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兴此念时。即见自身。五缚悉解。诸天种种五欲功德。皆现其前。或复有时。作如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愿诸天等。各自安善。我愿还归阿修罗宫。起此念时。其身五系。即还缚之。五欲功德。忽即散灭。

诸比丘。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如是等微细结缚诸魔结缚。复细于此。所以者何。诸比丘。邪思惟时。即被结缚。正忆念时。即便解脱。何以故。诸比丘。思惟有我。是为邪思。思惟无我。亦是邪思。乃至思惟我是有常。我是无常。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非有想非无想等。并是邪思。诸比丘。此邪思惟。是痈是疮。犹如毒箭。其中若有多闻圣达智慧之人。知是邪思如病如疮如痈如箭。如是念已。系心正忆。不随心行。令心不动。多所利益。诸比丘。若念有我。则是邪念。则是有为。则是戏论。若念无我。亦是戏论。乃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悉是戏论。诸比丘。所有戏论。皆悉是病。如痈如疮。犹如毒箭。其中所有多闻圣达智慧之人。知此戏论诸过患已。乐无戏论。守心寂静。多所修行。

诸比丘。我念往昔。有释天王。与阿修罗欲兴战斗时。天帝释告其四面三十三天。作如是言。诸仁者。宜善庄严身及器仗。今诸修罗。欲来战斗。若诸天胜。可生捉取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之。将诣诸天善法堂前集会之处。令其见我。时三十三天受帝释命。依教奉行。阿修罗王。亦如是教。诸比丘。当尔战时。诸天得胜。即以五系缚阿修罗王。将诣善法堂前。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既被五系。在天众前。见天帝释。入善法堂就座而坐。即出恶言。种种骂詈毁辱天主。时天帝释有执御者。名摩多离。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对众恶言。毁骂天主。即便以偈白帝释言。

帝释天王为羞畏　　为无势力故怀忍

闻如是等粗恶骂　　含受耐之都不言

尔时帝释。还以偈答摩多离言。

我非羞畏故怀忍　　亦非无力于修罗
谁能如我神策谋　　岂得同于彼无智

时摩多离。复更以偈白天主言。

若不严加重诃责　　愚痴炽盛转更增
若当折伏无智人　　犹如畏杖牛奔走
今若纵之令得乐　　至其本处更自高
是故明智当以威　　示现勇健制愚騃

尔时帝释。复以偈答摩多离言。

如此等事我久知　　为伏众人愚痴故
彼以嗔嫌而骂詈　　我闻堪忍自制心

时摩多离。更复以偈白帝释言。

帝释天王愿善思　　如是含忍有一患
彼愚痴者作是骂　　谓生怯畏不敢酬

尔时帝释。重复偈答摩多离言。

彼愚痴辈随其意　　谓我畏之而默然
若求益身永利安　　宜于彼等常怀忍
如我意者见彼骂　　不应于嗔复起嗔
若于嗔处报以嗔　　如是战斗难得胜
若为他人所娆恼　　有志能忍极为难
当知此忍为强力　　如是忍者应赞美
若我若他凡起心　　皆求远离大畏处
他人既已嗔骂我　　不应于彼复起怨
若于自己若他人　　二处皆应作利益
既知已被他嗔骂　　当使自嗔转得消
如是二处利益心　　若自若他皆成就
彼人意念是愚痴　　此皆因于不知法
若有大力诸丈夫　　能为无力故含忍
于无力人忍不嗔　　如是忍者他所赞
彼人无有智慧力　　唯以愚痴力为力
愚痴心故弃舍法　　如是等人无正行

彼以愚痴求我胜　　嗔恚骂詈出粗言
能忍彼恶则常胜　　是忍增上难具说
胜人出语畏不论　　于等恐生怨故忍
闻下人言能忍者　　此忍为诸智所赞

诸比丘。汝等当知。尔时帝释则我身是。我于彼时。身作三十三天王。自在治化。受胜福报。纵任快乐而常怀忍。亦赞叹忍。乐行调柔无复嗔恚。亦恒赞叹无嗔恚者。诸比丘。汝等自说。于修行中。有信解心。舍俗出家。精勤不懈。汝等若欲于余众生身行忍辱。赞叹忍辱。调顺慈悲。常行安乐。灭除嗔恚赞不嗔者。汝亦应作如是修学。

诸比丘。我念往昔。诸天众等。与阿修罗。各严器仗。欲与斗战。尔时帝释告天众言。诸仁者。若阿修罗。与诸天斗。天得胜时。汝等可以五系缚之。如前所说。诸天奉教。阿修罗王。亦复如是。饬其军众。诸比丘。尔时斗战。阿修罗胜。帝释天王不如退还。是时驭者。回千辐轮贤调御车。欲向天宫。有一居吒奢摩梨树。金翅鸟王巢于其上。已生诸卵。帝释见已。告摩多离执驭者言。

树上有卵摩多离　　为我回辕远避护
宁为修罗失身命　　勿令毁破此鸟巢

时摩多离善执驭者。闻释天王如是敕已。即便右回天千辐轮贤调御车。还复直指阿修罗宫。诸比丘。尔时诸阿修罗众见帝释车忽然回还。咸谓帝释别有奇策。更来合战。阿修罗众。因即大退。各趣本宫。诸比丘。尔时帝释以慈因缘。诸天还胜。修罗不如。诸比丘欲知。尔时天帝释者。即我身是。诸比丘。我于尔时。为大天主王。领三十三天。自在治化。受胜福报。犹能怜愍一切众生。为其寿命而作利益。起慈悲心。汝等比丘。以信舍家。应当利益一切众生。

诸比丘。我忆往昔。天阿修罗。欲共战斗。尔时帝释告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仁者。我等且摄种种器仗。天及修罗。其中各有明智慧者。彼悉能知。我等二家所说法义。若善若恶。但以善言长者取胜。于是天主。与阿修罗相推前说。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便在先。向天帝释。而说偈言。

愚痴猛盛者　　必须重诃责
折伏于无智　　犹牛畏鞭走
愚痴无有智　　所在难调制
是故用严杖　　速断其痴慢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向天帝释说此偈已。阿修罗众并诸眷

属。皆大欢喜。称叹踊跃。帝释诸天及其眷属。默然而住。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告帝释言。汝大天王。便可说偈。尔时天王。向阿修罗。而说偈言。

我明见此事　　不欲共痴同
愚者自起嗔　　智者谁与诤

尔时帝释天王。说此偈已。三十三天。诸眷属。皆亦称叹。踊跃欢喜。诸阿修罗及其眷属。默然而住。

尔时帝释。告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仁者更说善言。时阿修罗。复向天主。说如是偈。

寂然忍辱意　　帝释我亦知
愚痴若胜时　　言我畏故忍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此偈已。诸阿修罗及其眷属。皆悉踊跃。称叹欢喜。帝释诸天并其眷属。默然而住。时阿修罗王。亦告帝释言。仁者天主。可更辩说如法善言。尔时天帝释。向阿修罗众。复说偈言。

愚者自随意　　谓忍为畏彼
以此求自益　　于彼则无利
我谓彼作恶　　不应嗔其嗔
于嗔能默然　　此斗则常胜
若为他所恼　　有力能忍之
当知此忍者　　忍中最为上
无问自与他　　皆求离畏处
若知他嫌己　　于彼不应嗔
二处作利益　　所谓若自他
他若嗔骂者　　自嗔能消灭
若自若于他　　二皆成其利
他意念愚痴　　斯由不知法
若有强力人　　为彼无力忍
此忍为最胜　　余忍更无过
彼无智慧性　　惟有愚痴力
愚痴舍法故　　自然失正行
愚痴自矜胜　　嗔恚出恶言
若能忍其恼　　此则常有胜
胜者畏而忍　　等者恐生怨
于下能忍之　　斯忍智所赞

尔时帝释天王。说此偈已。三十三天。及诸眷属。称叹欢喜。踊跃无量。阿修罗众。咸各默然。时诸天中有智慧者。阿修罗中有智慧者。各集一处。皆共量议。此等诸偈。详审思念。观察推寻。同称赞已。作如是言。诸仁者等。今天帝释。善说言义。其所治化。一切无有刀杖鞭挞。亦无诤斗毁辱怨仇。亦无言讼及求报。复于生死中。有所厌患。求离于欲。为寂灭故。为寂静故。为得神通故。为得沙门果故。为成就正觉得涅槃故。诸仁者。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无有如是善妙之语。彼等一切。唯有刀杖鞭打楚毒毁辱诤斗言讼怨仇求于报。复长养生死无有厌患。贪着诸欲。不念寂静寂灭之行。不悕神通及沙门果。不求正觉及大涅槃。诸仁者。帝释天王所说之偈。名为善说。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非是善说。诸仁者。帝释天王所说之偈。善说善说。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非是善说非是善说。诸比丘。汝等应知。尔时帝释。即我身是。诸比丘。我于彼时。为忉利天王。自在治化。受于福乐。尚说善言。以为战具。由善言故。斗战常胜。汝等比丘。既能于我善说教中。净心离俗。舍家出家。修精进行。汝等若求善说恶说于教法中。欲取义者。应如是知。诸比丘。我念往昔。诸天王等。与阿修罗共相战斗时。释天王摧破修罗。战既胜已。造立胜殿。东西五百由旬。南北二百五十由旬。诸比丘。胜殿之外。有一百却敌。一一敌间。各有七楼。皆七宝成。一一楼内。各置七房。一一房中。安施七榻。一一榻上。有七玉女。一一玉女。复各别有七女为侍。帝释天王。与诸玉女并侍女等。更无所为唯受胜乐。所须食饮香花服玩一切乐具。皆随往业。受其福报。诸比丘。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天宫。更无有此帝释天王胜殿比类。

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宫殿及三十三天。虽在我上运转周行。我力能取以为耳珰。处处游行。不为妨碍。曾于一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内心嗔忿。炽盛烦毒。意不欢喜。便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作是念。罗睺罗阿修罗王。今念于我。便复自念其所统领小阿修罗王及诸眷属小阿修罗等。时彼小王及诸修罗。知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念已。即各严备种种器仗。往诣其所。到已在前。默然而住。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自服铠甲。持仗严驾。与其小王并诸军众。前后围绕。往诣罗睺罗阿修罗王所。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复念踊跃幻化二阿修罗王。尔时二王。知其念已。还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念。念其小王并诸所部。亦各知已。严备器仗。向其王所。到已皆共来诣罗睺罗阿修罗王处。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自服种种严身器仗。与鞞摩质多罗踊跃幻化三阿修罗王。并彼三王小王眷属。前后围绕。从阿修罗城。导从而出。欲共忉利诸天兴大战斗。

尔时难陀优波难陀二大龙王。从其宫出。各各以身绕须弥山。周

回七匝。一时动之动已复动。大动遍动。震已复震。大震遍震。涌已复涌。大涌遍涌。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于虚空。在须弥顶上。诸比丘。即于是时。天主帝释告诸天众。作如是言。汝等诸仁。见此大地如是动不。空中叆叇。犹如云雨。又似重雾。我今定知。诸阿修罗欲与天斗。于是海内所住诸龙。各从自宫。持种种仗。严备而出。当阿修罗前。与其战斗。胜则逐退。直至其宫。若其不如。恐怖背走。复共往见地居夜叉。到已告言。汝等当知。诸阿修罗欲与天斗。汝等今可共我诣彼相助打破。夜叉闻已。复严器仗。与龙相随。共修罗战。胜则逐之。不如便退。恐怖而走。复共往见钵手夜叉。到已告言。钵手夜叉。仁等知不。诸阿修罗。欲与天斗。汝等可来共我相助。逆往打之。钵手闻已。亦严器仗。相随而去。乃至退走。复共往告持鬘夜叉。具说如前退走。往告常醉夜叉。亦复严仗。共持鬘等。并力合斗。若得胜者。逐到其宫。若不如者。恐怖退走。复共往见四大天王。到已咨白四天王言。四王当知。诸阿修罗。今者欲来与诸天斗。王等应当与我相助打令破散。时四天王。闻常醉言。即各严持种种器仗。驾驭而往。乃至退走。不能降伏。是时四王。便共上升诣善法堂诸天集会议论之处。启白帝释。说如是言。天王当知。诸阿修罗。今者聚集欲与天斗。宜应往彼与其合战。时天帝释从四天王闻是语已。开意许之。即召一天摩那婆告言。汝天子来。汝今可往须夜摩天。珊兜率陀天。化自乐天。他化自在天。至已为我白诸天王。作如是言。仁等诸天。自当知之。今阿修罗欲与天斗。仁等天王。宜应相助俱诣其所与其战斗。时摩那婆闻释语已。即便往诣须夜摩天。具白是事。

尔时须夜摩天王。从释天使摩那婆所。闻是语已。即起心念须夜摩中一切天众。时彼天众。知其天王心所念已。各严种种铠甲器仗。乘彼天中种种骑乘。并共来诣彼天王所。到已在前。俨然而立。时须夜摩天王。亦自身着天中种种宝庄严铠。持众宝仗。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俱。围绕来下。至须弥山王顶上。在山东面。竖纯青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尔时天使。摩那婆复更上诣兜率陀天。到已还白兜率天王。作如是言。天王当知。帝释天王。有如是启。诸阿修罗。欲共天斗。唯愿诸天。咸来相助。并力斗战。令其退走。兜率陀天。闻是语已。即自念其诸天大众。彼天知已。悉来集会大天王所。到已即各严持器仗。乘诸骑乘。相率来下。与无量百千万众。一时云集须弥山顶。在其南面。竖纯黄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

尔时天使摩那婆。复更往诣化乐天中。白彼天言。天王当知。帝释使来。有如是语。诸阿修罗。欲共天斗。具说如前。乃至彼天。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众。各严器仗。乘种种乘。咸共来下。至须弥山顶。在其西面。竖纯赤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如是上白他化自在天王。亦如前说。时彼天众。严持器仗。倍化乐天。与其无量百天

子。无量千天子。无量百千天子。围绕来下。至须弥山。在其北面。竖纯白色难降伏幡。依峰而立。

尔时帝释。见上诸天并皆云集。复起心念虚空夜叉。尔时虚空诸夜叉众。咸作是言。帝释天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相诫饬。着甲持仗。庄严身具。皆各服之。乘种种乘。诣帝释前。一面而立。时天帝释。又复念其诸小天王并三十三天所有眷属。如是念时。并各着铠甲。严持器仗。乘种种乘。诣天王前。于是帝释。自着种种铠甲器仗。乘种种乘。与空夜叉及诸小王三十三天。前后围绕。从天宫出。欲共修罗兴大战斗。

诸比丘。是诸天众。与阿修罗战斗之时。有如是等诸色器仗。所谓刀箭[矛*贊]棓椎杵金刚铍箭面箭凿箭镞箭犊齿箭迦陵伽叶镞箭微细镞箭努箭。如是等器。杂色可爱。皆是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王*車]磲玛瑙等。七宝所成。以此刀仗。遥掷阿修罗身。莫不洞彻。而不为害。于其身上。亦复不见疮痕之迹。唯以触因缘故受于苦痛。诸比丘。诸阿修罗所有器仗。与天斗时。色类相似。亦是七宝之所成就。穿诸天身。亦皆彻过。而无瘢痕。唯以触因缘故。受于痛苦。诸比丘。欲界诸天与阿修罗战斗之时。尚有如是种种器仗。况复世间诸人器仗。

起世因本经卷第九

劫住品第十

诸比丘。世间别有三种中劫。何等为三。一者刀兵。二者饥馑。三者疾疫。云何名为刀兵中劫。诸比丘。刀兵劫者。尔时众人。无有正行。不如法说。邪见颠倒。具足同行十不善业。是时众生唯寿十岁。诸比丘。其人如是寿十岁时。女生五月。即便行嫁。犹如今日年十五六。嫁向夫家。今时地力所生酥油生酥石蜜沙糖粳米。至于彼时。一切灭没。不复出现。又彼人民。寿十岁时。纯以羖羊毛褐为衣。犹如今日迦尸迦娇奢耶衣。刍摩缯衣。度究逻衣。句路摩娑衣。劫贝衣。甘婆罗宝衣。最为胜妙。彼毛褐衣。亦复如是。当于尔时。唯食稗子。犹如今人食粳米等。以为美食。又为父母之所怜爱。愿其十岁。以为上寿。亦如今人愿寿百岁。诸比丘。彼十岁时。所有众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及婆罗门。不敬耆旧。然亦得他供养承事赞叹尊重。犹如今时行法教人。名誉无异。何以故。其业尔故。又诸比丘。十岁时人。无有善名。亦不修行十善业道。一切多行不善之业。众生相见。各生毒害杀戮之心。无慈愍意。如今猎师在空山泽见诸禽兽。唯起毒害屠杀之心。又诸比丘。当于彼时。一切人民严身之具。皆是刀仗。亦如今人花鬘耳珰颈璎臂钏指环钗镊。以庄严身。彼用刀仗。

亦复如是。又诸比丘。当于彼时。中劫将末。七日之内。一切人民。手所当触。若草若木。土瑰瓦石。悉成刀仗。其锋甚利。胜人所造。各各竞捉。共相屠害。七日之间。相杀略尽。因此命终。并堕恶趣。受地狱苦。何以故。以其相向各生杀心浊心恶心无利益心无慈悲心无净心故。诸比丘。此等名为刀仗中劫。

诸比丘。云何名为饥馑中劫。诸比丘。饥馑劫时。一切人民。无有法行。邪见颠倒。具足皆行十不善业。以是因缘天不降雨。以无雨故。世便饥馑。无复种子。白骨为业。诸皮活命。云何名为白骨为业。诸比丘。饥馑之时。彼诸人民。若于四衢。若于街巷。城郭行路。处处悉往。收拾白骨。水煎取汁。饮以活命。是故名为白骨为业。云何名为诸皮活命。诸比丘。饥馑劫时。彼诸人民。以饥急故。取诸树皮。煮饮其汁。以自活命。是故名为诸皮活命。诸比丘。彼时众生。饥饿死已。皆当下生恶趣之中。所谓堕在阎摩罗世。受饿鬼身。以彼众生悭贪嫉妒。畏食物尽。争取藏故。诸比丘。此等名为饥馑中劫。

诸比丘。云何名为疾疫中劫。诸比丘。彼时人民。欲行正法。欲说如法。亦欲行于无颠倒见。亦欲具行十善业道。但于是时。诸如法人。以其过去无十善业胜果报故。遂令非人放其灾气。流行疠疫。致使多人得病命终。诸比丘。又于如是疾疫劫时。更有他方世界无量非人。来为此间一切人民作诸疫病。何以故。以其放逸行非法故。彼诸非人夺其精魂。与其恶触。令心闷乱。其中多有薄福之人。因病命终。譬如国王若王大臣。守护民故。于其界首。安置戍逻。有时他方盗贼忽来。由彼戍逻不谨慎故。有放逸故。被诸群贼一时诛戮。或灭其家。或破村落。或屠聚邑。或毁国城。如是如是。以放逸故。他方非人来行疾疫。命终皆尽。亦复如是。或复彼时。他方非人。来行疾病。时诸众生无放逸行。但彼鬼大力强相逼恼。夺其精魂。与其恶触。令心闷乱。于中多有遇病命终。譬如国王或王大臣。为诸聚落。作守护故。安置镇防。或于后时。他方劫贼来相侵扰。而是镇防无有放逸。勤谨遮护。但彼贼大力强相逼恼。亦能一时。诛戮诸人。或灭其家村舍聚落。略说如上。如是如是。诸比丘。于疾疫劫。众人遇病。逼切命终。亦复如是。其身死已。皆得上升。生诸天中。所以者何。为彼众人。无相害心。无恼乱心。有利益心慈心净心故当命终。时又各相问。汝病可忍。得少损不。颇有脱者。颇有起者。颇有疾病全差者不。诸比丘。以是因缘得生天上。此等名为疾疫中劫。诸比丘。是名世间三种中劫。

世住品第十一

诸比丘。于世界中。有四无量。不可量不可称不可思议。若天若人。世中算数。欲取其量。经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终不能得。何等为四。诸比丘。若世界住。此不可得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诸比丘。若世界住已坏。亦不可得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诸比丘。若世界坏已复起。此亦不可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诸比丘。若世界成已住。此亦不可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诸比丘。此等名为四种无量不可量不可称不可思议。若天若人。无有算计而能数知。若干百千万年。若干百千万俱致年者。诸比丘。于此东方所有世界。转住转坏。无有间时。或有转成。或有转坏。诸比丘。南西北方。所有世界。转成转住转坏。亦复如是。诸比丘。如五段轮。除其轴已。旋转不住。无暂闲时。略说世界。亦复如是。又如夏雨。其滴粗大。相续下注。亦无休间。如是东方南西北方成住坏转。无停住时。亦复如是。

诸比丘。于其中间。复有三灾。何等为三。一者火灾。二者水灾。三者风灾。于火灾时。光音诸天。首免其灾。水灾之时。遍净诸天。首免其灾。风灾之时。广果诸天。首免其灾。云何火灾。诸比丘。火灾起时。诸众生等。皆有善行。所说如法。五见成就。无有颠倒。具足修行十善业道。无觉观禅。不用功修。自然而得。时彼众生。以神通力。住于虚空。住诸仙道。住诸天道。住梵行道。如是住已。受第二禅无觉观乐。如是证知。成就具足。身坏即生光音天中。地狱众生。畜生众生。阎摩罗世。阿修罗世。四天王世。三十三天。须夜摩天。兜率陀天。化自乐天。他化自在天。及魔身天。乃至梵世。一切众生。于人间生。悉皆成就无觉无观。快乐证知。身坏即生光音天处。一切六道皆悉断绝。此则名为世间转尽。

诸比丘。云何世间住已转坏。诸比丘。当于彼时。无量时长远时。天下亢旱无复雨泽。所有草木。一切干枯。无复遗余。譬如苇荻乘青刈之。不得雨水。干枯朽坏。无复遗余。如是如是。诸比丘。天久不雨。一切草木。悉皆干枯。亦复如是。诸比丘诸行亦尔。一切无常不久住。不坚牢不自在。破坏之法。应当厌离速求解脱。

复次诸比丘。尔时有迦梨迦大风。吹八万四千由旬大海之水。皆令四散。于下即有日大宫殿。便吹一日。出在海上。置于须弥山王半

腹之间。去地四万二千由旬。日行道中。诸比丘。此名世间第二日出世间。诸小陂池沟河。一切干竭。无复遗余。诸比丘。一切诸行。悉皆无常。略说如上。当求免脱。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迦梨迦风吹大海水。复出日宫殿。置日道中。是名世间第三日出世间。所有大陂大池大沟大河。及恒河等。一切诸河。悉皆干竭。无复遗余。诸行亦尔。一切无常。如是次第。世间复有第四日出。尔时一切大水大池。所谓善现大池。阿那婆达多大池。曼陀只尼大池。蛇满大池等。悉皆干竭。无复遗余。诸行亦尔。一切无常。如是次第。世间复有第五日出。当于是时。此大海水。渐渐干竭。初少减损。如齐脚踝。乃至转减。如至脚膝。乃至半身。乃至一身。二三四五六七人身。齐此干竭。诸比丘。五日出时。大海之水。渐更损减。半多罗树。乃至一多罗树。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罗树。渐复乃至半俱卢奢。一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减损干竭。乃至半由旬。一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以渐而减。乃至一百由旬。二百由旬。三四五六七百由旬。以渐而减。诸比丘。五日出时。大海之水。渐复损减。一千由旬。二千由旬。乃至三四五六七千由旬。诸比丘。当于世间五日出时。彼大海水。所余残者。略说乃至。七千由旬。或至六千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如是乃至七百由旬。六百由旬。五四三二一百由旬。余水残在。如是乃至。或七由旬。或六由旬。五四三二一由旬在。或复减至七俱卢奢。六拘卢奢。五四三二一俱卢奢。余水残在。诸比丘。于世间中。五日出时。彼大海水。余残在者。深七多罗树。或六多罗树。五四三二一多罗树。或复余水。深如七人。或如六人。五四三二一。或复一人。乃至半人。或膝已下。或至于踝。水残齐此。又五日出时。于大海中。或时少分有余残水。如秋雨时。牛迹之中。少分有水。如是如是。五日出时。大海之中。少水亦尔。又诸比丘。五日出时。彼大海中。于一切处。乃至干竭。无复余水。如涂脂者。诸比丘。一切诸行。亦复如是。无常不久。须臾暂时。略说乃至。可厌可离。应求免脱。

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乃至六日出现世时。彼四大洲。及八万四千小洲。一切大山乃至须弥山王。并皆烟起。起已复起。犹如瓦师烧器物时。器上火焰一时俱起。起已复起。其火遂盛。充塞遍满。如是如是。彼四大洲。及诸大山。烟起猛壮。亦复如是。略说乃至。诸行无常。应求免脱。

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七日出时。彼四大洲。及八万四千小洲。一切大山乃至须弥山王。普皆洞然。地下水际。亦悉干竭。水聚既尽。风聚亦消。如是火焰炽盛之时。须弥山王顶际上分。七百由旬。一时崩落。其火转炽。风吹上烧梵天宫殿。唯不能至光音天中。尔时彼天所有后生光音天子。未知世间劫有转坏。转坏已成。及转住故。皆生恐怖。惊愕颤悚。咸相谓言。将无火焰延来烧此光音宫殿。

是时彼中旧。住光音诸天子辈。善知世间劫坏成住。慰喻后生诸天子言。汝诸仁等。莫惊莫畏。汝诸仁等。莫惊莫畏。所以者何。诸仁当知。昔有光焰亦至于此。时诸天众闻此语已。即便忆念往昔火光。忆念彼光不离于心。故得此名。所谓光天。彼火如是。极大炽燃猛焰洪赫。焚其灰烬。无复遣余。而可记识。诸比丘。诸行如是。略说乃至。可求免脱。诸比丘。云何世间坏已复成。诸比丘。尔时复经无量久远不可计数日月时节。起大重云。乃至遍覆梵天世界。既遍覆已。注大洪雨。其滴甚粗。或如车轴。或复如杵。经历多年。百千万年。彼雨水聚。渐渐增长。乃至梵天所住世界。其水遍满。然彼水聚。有四风轮之所住持。何等为四。一名为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堕。四名牢主。时彼水聚雨断已后。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当于尔时。四方一时有大风起。其风名为阿那毗罗。吹彼水聚。波涛沸涌混乱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聚。时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沫聚。掷置空中。从上造作诸梵宫殿。微妙可爱。七宝间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磲玛瑙。诸比丘。以此因缘。有斯上妙宫殿墙壁。梵身诸天。世间出生。

诸比丘如是作已。彼大水聚。复更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略说如前。四方风起名阿那毗罗。由此大风。吹掷水沫。复成宫殿。名魔身天。墙壁住处。如梵身天无有异也。唯有宝色粗细差降少殊异耳。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诸天宫殿。化乐诸天宫殿。次后造作删兜率陀诸天宫殿。次造夜摩诸天宫殿。如是次第具足出生。皆如梵身诸天宫殿。但其宝色渐少粗异。诸比丘。时彼水聚。转复减少。乃至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湛然停住。于水聚中。周匝四方。自然起沫。浮在水上。厚六十八亿由旬。周阔无量。譬如泉池及陂泊中。普遍四方。皆有浮沫。弥覆水上。凝然而住。如是如是。诸比丘。彼水聚中。普四方面。浮沫在上。厚六十八亿由旬。周阔无量。亦复如是。

诸比丘。时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即复造作须弥山王。次作城郭。杂色可爱。四宝所成。谓金银琉璃颇梨等宝。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须弥山王。出生显现。诸比丘。又于是时。毗罗大风吹彼水沫。于须弥山王上分四方造作山峰。其峰各高七百由旬。杂色殊妙。七宝合成。所谓金银乃至砗磲玛瑙。以是因缘。世间出生四大山峰。彼风如是次第。又吹水上浮沫。为三十三天。造作宫殿。次复更于须弥山王东西南北半腹之间。四万二千由旬处所。为四大天王。造作宫殿。城壁垣墙。皆是七宝。端严殊妙。杂色可观。如是讫已。尔时彼风又吹水沫。于须弥山王半腹之间。四万二千由旬。为月天子。造作宫殿。高大城壁。七宝成就杂色庄严。如是作已。复吹水沫。为日天子。具足造作七大宫殿。城郭楼橹皆七宝成。种种庄严。杂色可观。以是因缘。世间便有七日宫殿。安住现在。又诸比丘。其风吹彼

水聚沫。于须弥山上。更复造作三处城郭。七宝庄严。杂色殊妙。所谓金银乃至砗磲玛瑙等宝。以此因缘。如是城郭世间出生。复次诸比丘。阿那毗罗大风。又吹此沫。于海水上。高万由旬。为空居夜叉。造颇梨宫殿。城郭楼橹皆亦颇梨。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空居夜叉宫殿城壁。具足出生。

复次诸比丘。时阿那毗罗大风又吹水沫。于须弥山王东西南北。各各去山一千由旬。大海之下造作四面阿修罗城。七宝庄严。微妙可爱。乃至世间。有此四面阿修罗城。如是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掷置须弥山王之外。即于彼处。复造大山。名曰佉提罗迦。其山高广。各四万二千由旬。皆是七宝庄严成就。殊妙可观。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复有佉提罗迦山。如是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又掷置于佉提罗迦山外。更于彼处造作一山。名曰伊沙陀罗。其山高广各二万一千由旬。杂色可爱。七宝所成。乃至砗磲玛瑙等宝。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伊沙陀罗山。如是出生。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又更掷置伊沙陀罗山外。亦于彼处造作一山。名曰由乾陀罗。其山高广一万二千由旬。杂色可爱。乃至砗磲玛瑙七宝所成。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由乾陀罗山王。显现出生。如是次第。作善现山。高广正等六千由旬。次复造作马片头山(旧云半头)。高广正等三千由旬。次复造作尼民陀罗山。高广正等一千二百由旬。次复造作毗那耶迦山。高广正等六百由旬。次复造作斫迦罗山。高广正等三百由旬。杂色可爱。皆是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等。七种妙宝之所成就。具说如上。造佉提罗迦山无有异也。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斫迦罗山等。如是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又散掷置斫迦罗山外。于四方面作四大洲。及八万小洲。并余大山。如是展转。造作成就。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此四大洲八万小洲诸大山等。次第出现。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过四大洲八万小洲须弥山王并余一切大山之外。周匝安置。名曰大轮围山。高广正等六百八十万亿由旬。牢固真实。金刚所成。难可破坏。诸比丘。以是因缘。大轮围山。世间出现。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掘大地。渐渐深入。乃于其中。置大水聚。湛然停积。诸比丘。以此因缘。于世间中复有大海。如是出生。复何因缘此大海水。如是碱苦不堪饮食。诸比丘当知此事有三因缘。何等为三。一者从火灾后。经无量时长远时。起大重云。弥覆凝住。乃至梵天。然后降雨。其滴甚大。广说如前。彼大雨汁。洗梵身天一切宫殿。次复遍洗魔天宫殿。他化自在天宫殿。化乐天宫殿。兜率陀天宫

殿。夜摩天宫殿。洗已复洗。如是大洗。洗彼宫时。所有碱辛苦味。悉皆流下。次复遍洗须弥山王及四大洲。八万小洲诸余大山。轮围山等。如是洗时。浸渍流荡其中所有碱辛苦味。一时并下入大海中。诸比丘。此第一因缘。令大海水碱不堪食。复次此大海水。为诸大神大身众生之所居住。何者大身。所谓鱼鳖虬獭鼋鼍虾螟宫毗罗低摩耶低寐弥罗低寐兜罗兜罗祁罗等。其中或有百由旬身。二百由旬。三四五六七百由旬。有如是等大身众生。在其中住。彼之所有。屎尿流出。皆在海中。以是因缘。其水碱苦。不堪饮食。诸比丘。此为第二碱苦因缘。复次此大海水。古昔诸仙曾所祝故。诸仙祝言。愿汝成盐味不堪饮。愿汝成盐味不堪饮。诸比丘。此是第三盐苦因缘。令大海水碱不堪饮。复次有何因缘。大热沃燋世间出也。诸比丘。当此世界劫初转时始成就时。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日天六大宫殿。悉皆置于大海水下。所安置处。其地分中。彼大水聚。并即消尽。不得流泛。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有是大热沃燋。示现出生。是名世间转坏已住。

复次何名世间转坏成住。诸比丘。犹如今者。世间成已。如是住立。而有火灾。云何复有水灾出也。诸比丘。水灾劫时。一切人民。有如法行。说如法语。正见成就。无有颠倒。持十善行。彼诸人等。当得无喜第三禅处。不劳功力。无有疲倦。自然得之。时彼众生得住虚空诸仙诸天梵行道中。得住中已离喜快乐。即自称言。诸仁者。快乐快乐。此第三禅如是快乐。尔时彼处一切众生皆共问此得禅众生。彼便答言。善哉仁者。此是无喜第三禅道。应如是知。彼诸众生既得知已。便复成就如是无喜第三禅道。成就已证。证已思惟。思惟已住。身坏命终生遍净天。如是下从地狱阎摩罗世阿修罗世四天王天。乃至梵世光音诸天。自此已下一切众生。一切处一切有皆悉断尽。诸比丘。是名世转。

复次云何世间转已而坏。诸比丘。经无量久远三摩耶时。大云遍覆。乃至充满光音诸天。自是已下雨沸灰水。无量多年。略说乃至百千亿年。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时。消光音天所有宫殿。悉皆灭尽无有形相微尘影像可得识知。譬如以酥掷置火中。消燃都尽无有形相可得验知。如是如是。彼沸灰水雨下之时。消光音天诸宫殿等。亦复如是无相可知。诸比丘。诸行无常。破坏离散。流转磨灭。须臾不停。亦复如是。可厌可患。应求免脱。诸比丘。如是梵身诸天魔身化乐他化自在兜率夜摩诸宫殿等。为沸灰雨浇洗消灭。略说同前。如酥投火融消散失无有形相亦复如是。乃至一切诸行无常。应求免离。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时。雨四大洲八万小洲并余大小须弥山王。消磨灭尽无有形相。可得记识。广说如前。应可患厌。如是变化。唯除见者。乃能信之。此名世间转已而坏。复次云何转坏已成。诸比丘。尔时起云注大水雨。经历多年。起风吹沫。上作天宫。广说乃至。如

火灾事。是为水灾。复次云何有于风灾。诸比丘。欲风灾时。一切众生。如法修行。成就正念。生第四禅中广果天处。地狱众生舍地狱身。来生人间。修清净行。成就四禅。亦复如是。诸畜生道。阎摩罗世。阿修罗世。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梵世。光音。遍净诸天等。皆修行成就四禅。广说如上。诸比丘。是名世转。云何转坏。诸比丘。经于无量久远三摩耶时。有大风起。其风名曰僧伽多。诸比丘。彼风先吹遍净诸天一切宫殿。令相揩磨。遂至坏灭。无有余残而可记识。譬如壮士取二铜器。两手执之。相揩不已。破坏消灭。无有形相。余残可识。彼和合风。吹遍净天宫殿磨灭。亦复如是。诸比丘。诸行无常。破坏离散。须臾不久。乃至可厌。应求免脱。

　　如是次第。吹光音天所有宫殿。梵身诸天所有宫殿。魔身天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夜摩天一切宫殿。相[打-丁＋棠]相触。相揩相磨。一一皆令无形。无相无影无尘。而可记识。诸比丘。一切诸行。亦复如是。败坏不牢。无有真实。应当厌离早求免脱。诸比丘。彼风又吹四大洲八万小洲并余大山须弥山王。或令举高一拘卢奢分散破坏。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卢奢。已分散破坏。或吹令高一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由旬。或吹令高百由旬。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分散破坏。或吹令高千由旬。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或吹令高百千由旬。分散破坏。彼风如是。吹破散坏。一切皆令无形无相。无有微尘余残可见。譬如壮健丈夫。手把麦[麩-夫＋戈]。末令粉碎。向空掷之分散。飘风荡扬。无形无影。如是如是。彼风吹破诸洲诸山。亦复如是。唯除见者。乃能信之。此名世间转住已坏。复次世间。云何坏已转成。诸比丘。如是复经无量年岁。极大长远。三摩耶时。起大黑云。普覆世界。乃至遍净天宫。既遍覆已。便降大雨。其滴粗大。或如车轴。或复如杵。相续注下。经历多年。百千万年。水聚深积。至遍净天。悉皆盈满。四种风轮之所住持。如前所说。乃至吹沫。造遍净宫。七宝杂色。显现出生。一一皆如火灾水灾次第而说。诸比丘。是名世间坏已转成。云何世间转成已住。诸比丘。犹如今者。天人世间。转成已住。诸比丘。如是次第。皆以风吹。此等名为世间三灾。

最胜品第十二之一

　　复次诸比丘。世间转已。如是成时。诸众生等。多得生于光音天上。是诸众生生彼天时。身心欢豫。喜悦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胜色。年寿长远。安乐而住。诸比丘。尔时世间转坏已成。空无有物。诸梵宫中。未有众生。光音天上。福业尽者。乃复下生梵宫殿中。不从胎生忽然化出。此初梵天名娑诃波帝(娑诃者世界名波帝者主也)。为如是故有此名生。诸比丘。尔时复有诸余

众生。福寿尽者。从光音天。舍身命已亦于此生。身形端正。喜悦住持以为饮食。自然光明。有神通力。腾空而行。身色最胜。即于其间。长时久住。彼诸众生于是住时。无有男女。无有良贱。唯有此名。名曰众生众生也。复次诸比丘。当于如是三摩耶时。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周遍凝住。譬如有人熟煎乳汁。其上便有薄膜停住。亦如水膜。停住水上。如是如是。诸比丘。复于后时。此大地上。所生地肥。凝然停住。渐如钻酪。成就生酥。有如是等形色相貌。其味甘美。犹如上蜜。尔时众生其中忽有性贪嗜者。作如是念。我今亦可以指取此。试复尝之。令我得知。此是何物。时彼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深齐一节。沾取地味。吮而尝之。尝已意喜。如是一沾一吮。乃至再三。即生贪着。次以手抄。渐渐手掬。后遂多掬。恣意食之。时彼众生。如是抄掬。恣意食时。复有无量其余诸人。见彼众生如是食啖。亦即相学。竞取而食。诸比丘。彼诸众生取此地味。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渐渐涩恶。皮肤粗厚。颜色浊暗。形貌改异。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地肥故。神通灭没。诸比丘。如前所说。后亦如是。尔时世间便成黑暗。诸比丘。为如是故。世间始有大暗出生。复次云何于如是时。世间忽然出生日月及诸星宿。便有昼夜一月半月。年岁时节等名字生也。诸比丘。尔时日天胜大宫殿。从东方出。绕须弥山半腹而行。于西方没。西方没已。还从东方出。尔时众生复见日天胜大宫殿。从东方出。各相告言。诸仁者。还是日天。光明宫殿。再从东出。右绕须弥。当于西没。第三见已。亦相谓言。诸仁者。此是彼天光明流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也。是故称日为修梨耶。修梨耶(修梨耶者隋言此是彼也)故有如是名字出生。

起世因本经卷第十

最胜品第十二之二

复次诸比丘。汝等应知。日天宫殿。纵广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尔。七重墙壁。七重栏楯。多罗行树。亦有七重。周匝围绕。杂色间错。以为庄严。彼诸垣墙。皆为金银琉璃颇梨赤珠砗磲玛瑙等之所成就。于四方面并有诸门。一一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观。及诸树林池沼园苑。其中皆生种种杂树。其树皆有种种叶种种花种种果种种香。随风遍熏。复有种种诸鸟和鸣。诸比丘。然彼日天以二种物。成其宫殿。正方如宅。遥看似圆。诸比丘。何等为二。所谓金及颇梨。此日宫殿。众多天金。及天颇梨。合而成就。一面两分。皆是天金。清净无垢。离诸秽浊。皎洁光明。一面一分。天颇梨成。净洁光明。善磨善莹。无垢无秽。诸比丘。又彼日天胜大宫殿。有五种风。吹转而行。何等为五。一名为持。二名为住。三名随顺转。四名波罗呵迦。五名将行。

复次诸比丘。于彼日天宫殿之前。别有无量诸天先行。无量百天。无量千天。无量百千天。于前而行。行时各各常受安乐。皆名牢行。牢行诸天。从此得名。又诸比丘。日宫殿中。阎浮檀金以为妙辇舆。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庄严殊胜。日天子身。及内眷属。在彼辇中。以天五欲功德。和合具足受乐欢喜。诸比丘。日天子身寿五百岁。子孙相承。皆于彼治。宫殿住持满足一劫。

复次诸比丘。日天子身支节分中。光明出照阎浮檀辇。阎浮檀辇光明复出照彼宫殿。从彼日天大宫殿中。光明相接出已照曜。遍四大洲及诸世界。诸比丘。日天子身辇及宫殿。具足皆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复次以何因缘。日天子所居胜大宫殿。照四大洲及诸世界。诸比丘。有一种人。能行布施。彼布施时。施于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远来求者。所谓饮食骑乘衣裳花鬘璎珞涂香床敷房舍灯油。凡是资须。养身命者。于布施时。速疾而施。不谄曲施。或复供养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善法者。种种承事。以是因故。受无量种身心安乐。譬如大泽空闲山林广远碛地。忽有池水。其水凉冷清净轻甘。有诸壮夫。远行疲顿。热恼渴乏。不得饮食。已经多时。至彼池所。饮已澡浴。除断一切渴乏热恼。出于池外。身意怡悦。受无量乐。多生欢喜。如是如是。彼布施时。心清净故。身坏命终。于日宫殿中。生为天子。生其中已。报得如是速疾称心飞行宫殿。以此因缘。日天宫殿。照四大洲及余世界。

诸比丘。复一种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放逸。供养持戒功德具足诸仙诸贤。亲近纯直善法行人。广说如前。身坏命终。随愿往生日天宫殿。于彼即受速疾果报。是故名为诸善业道。以是因缘。此日宫殿。照四大洲并余世界。复一种人。修不杀生乃至正见。亦曾供养诸仙持戒功德具者。亦曾亲近纯直善行。以值遇彼清净因缘。便得报生日天宫殿。受速疾果。以是因缘。日天宫殿。照四大洲及余世界。广说如上。诸比丘。六十刹那。名一罗婆。三十罗婆。名牟休多。诸比丘。若干刹那。若干罗婆。若干牟休多。日天宫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于一日中。渐移北向。六俱卢奢。未曾暂时离于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渐移南向。六俱卢奢。不差日道。诸比丘。日天宫殿。六月行时。月天宫殿。十五日中。亦行尔许。复次有何因缘。常于夏时。生诸热恼。诸比丘。日天宫殿。六月之间。向北行时。一日常行六俱卢奢。未曾舍离日所行道。但于其中。有十因缘。故生热恼。何等为十。诸比丘。须弥山外。次复有山。名佉提罗迦。高广正等四万二千由旬。杂色可观。七宝成就。于其时间。日天宫殿。所有光明。照触彼山。令其生热。故于彼时。有是热恼。此为第一热恼生缘。复次诸比丘。佉提罗迦山外。次复有山。名伊沙陀罗。高广正等二万一千由旬。于其时间。日

天宫殿。所有光明照触彼山。令生热触。此为第二热恼生缘。次有由乾陀山。高广正等一万二千由旬。是第三缘。次有善现山。高广正等六千由旬。是第四缘。次有马片头山。高广正等三千由旬。是第五缘。次有尼民陀罗山。高广正等一千二百由旬。是第六缘。次有毗那耶迦山。高广正等六百由旬。是第七缘。次有轮围山。高广正等三百由旬。是第八缘。次有从此大地已上高万由旬。彼虚空中。有诸夜叉宫殿住处。颇梨所成。是第九缘。次有四种大洲八万小洲。彼等洲中诸余大山须弥山王等。是第十缘。具足应如佉提罗迦中说。是为十种。日天宫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热恼因缘。

复次于中何因缘故。有诸寒冷。诸比丘。日天宫殿。六月已后。渐向南行。尔时复有十二因缘能生寒冷。何者十二。诸比丘。于须弥山佉提罗迦山二山之间。有须弥留海。阔八万四千由旬周回无量。其中多有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牟陀花。奔荼梨迦花等。悉皆遍满。香气甚盛。日天宫殿。所有光明。经于其间。照触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缘。如是次第。伊沙陀罗山。是第二缘。由乾陀山。是第三缘。善现山。是第四缘。马片头山。是第五缘。尼民陀罗山。是第六缘。毗那耶迦山。是第七缘。轮围大山。是第八缘。彼诸海中。所有诸花。具足次第。应如佉提罗迦山中广说。

复次阎浮洲中。所有诸河流行之处。日天宫殿。光明照触。故有寒冷。略说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缘。复次如阎浮洲。诸河流行。瞿陀尼洲。诸河流行倍多。于此日天宫殿。光明照触。寒冷更多。此是第十寒冷因缘。复次如瞿陀尼洲。诸河流行。弗婆提洲。诸河流行倍多于此。是第十一寒冷因缘。复次如弗婆提洲。诸河流行。郁单越洲。诸河流行。又倍于此。日天宫殿。光明照触。而生寒冷。是第十二寒冷因缘。诸比丘。日天宫殿。六月之间。向南行时。每于一日。行六俱卢奢。不违其道。有如是等十二因缘。所以寒冷。

复次诸比丘。有何因缘。于冬分时。夜长昼短。诸比丘。日天宫殿。过六月已。渐向南行。每于一日。移六俱卢奢。无有差失。当于是时。日天宫殿。在阎浮洲最极南陲。地形狭小。日过速疾。诸比丘。以此因缘。于冬分时。昼短夜长。复次比丘。有何因缘。于春夏时。昼长夜短。诸比丘。日天宫殿。过六月已。渐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俱卢奢。无有差失。异于常道。当于是时。在阎浮洲处中而行。地宽行久。所以昼长。诸比丘。以此因缘。春夏昼长。夜分短促。

复次诸比丘。若阎浮洲。日正中时。弗婆提洲。日则始没。瞿陀尼洲。日则初出。郁单越洲。正当半夜。若瞿陀尼洲。日正中时。此阎浮洲。日则始没。郁单越洲。日则初出。弗婆提洲。正当半夜。若

郁单越州。日正中时。瞿陀尼洲。日则始没。弗婆提洲。日则初出。阎浮洲中。正当半夜。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时。郁单越洲。日则始没。阎浮洲中。日则初出。瞿陀尼洲。正当半夜。诸比丘。若阎浮洲人所谓西方。瞿陀尼人以为东方。瞿陀尼人所谓西方。郁单越人以为东方。郁单越人所谓西方。弗婆提人以为东方。弗婆提人所谓西方。阎浮洲人以为东方。南北二方。亦复如是。世尊于此说优陀那偈。

转住及转坏　　天出及薄覆
十二重风吹　　于前诸天行
楼橹及风吹　　身体光明照
布施持戒业　　刹那罗婆过
热则有十缘　　寒有十二种
昼夜及日中　　东西说四方

诸比丘。月天子宫。纵广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周围。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彼诸墙壁。皆以金银乃至玛瑙。七宝所成。四面诸门。各有楼橹种种庄挍。乃至众鸟。各各和鸣。广说如前日天宫殿。诸比丘。月天宫殿。纯以天银天青琉璃。而相间错。二分天银。清净无垢。无诸滓秽。其体皎洁。光甚明曜。余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净。表里映彻。光明远照。

诸比丘。彼月天子。最胜宫殿。为五种风。摄持而行。何等为五。一持。二住。三顺。四摄。五行。以此五风。所摄持故。月天宫殿。依空而行。诸比丘。月宫殿前。亦有无量诸天宫殿。引前而行。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等。亦在前行。于前行时。恒受无量种种快乐。彼诸天子。皆有名字。诸比丘。于此月天大宫殿中。有一大辇。青琉璃成。其辇舆高十六由旬。广八由旬。月天子身与诸天女。在此辇中。以天种种五欲功德。和合受乐。欢娱悦豫。随意而行。诸比丘。彼月天子。如天年月。寿五百岁。子孙相承。皆于彼治。然其宫殿。住于一劫。诸比丘。月天子身支节分中光明出已。周遍照彼青琉璃辇。其辇光明照月宫殿。月宫殿光照四大洲。诸比丘。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复名为凉冷光明。

诸比丘。何因缘故。月天宫殿。照四大洲。以于过去布施沙门及婆罗门。贫穷孤独远来乞者。所谓饮食骑乘衣服花鬘诸香床房舍诸资生等。于布施时。应时疾与。无谄曲心。或复供养诸仙持戒具功德者。正直纯善。以此因缘。受无量种身心快乐。譬如空闲山泽旷野碛中。有一池水。凉冷轻美。无诸浊秽。是时有人。远行疲乏。饥渴热逼。入此池中澡浴饮水。除一切苦。受无量乐。如是如是。以上因

缘。生在月天宫殿之中。受乐果报。亦复如是。诸比丘。或复有人。断于杀生。乃至断酒及放逸行。供养承事诸仙有德。则得生月宫殿中。照四洲界。或复有人。断于杀生。乃至正见故。得速疾空行宫殿。此等名为诸善业道。又何因缘。月天宫殿。渐渐现也。诸比丘。此有三因缘。何等为三。一者背相转出。二者青身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隐覆其宫。以隐覆故。彼时月形渐渐而现。三者从日天宫殿。有六十光明。一时流出。障彼月轮。以是因缘渐渐而现。复次以何因缘。是月宫殿圆净满足。如是显现。诸比丘。亦三因缘故令如是。一者尔时月天宫殿。面相转出。以是义故。圆满而现。复次青色诸天。衣服瓔珞。一切皆青。常半月中隐月宫殿。然此月宫。于逋沙他十五日时。形最圆满。光明炽盛。譬如于多油中然大炽炬。诸小灯明悉皆隐翳。如是如是。月天宫殿。十五日时。能覆诸光。亦复如是。复次日天宫殿。六十光明。一时流出。障月轮者。此月宫殿。于逋沙他十五日时。圆满具足。于一切处。皆离翳障。是时日光。不能隐覆。复次有何因缘。月天宫殿。于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现。诸比丘。此月宫殿。于黑月分第十五日。最近日宫。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现。复次有何因缘。月天宫殿。名为月也。诸比丘。此月宫殿。于黑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尽。光明威德。渐渐减少。以此因缘。名之为月。复次以何因缘。月宫殿中。有诸影现。诸比丘。此大洲中。有阎浮树。因此树故。名阎浮洲。其树高大。影现月轮。以此因缘。有诸影现。复次以何因缘。有诸河水流于世间。诸比丘。以有日故有热。有热故有炙。有炙故有蒸。有蒸故有汗湿。以汗湿故。一切山中。汁流为水。以成诸河。诸比丘此因缘故。河流世间。复次有何因缘。五种种子。世间出现。诸比丘。若于东方。有诸世界。或成已坏。或坏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坏及住。亦复如是。尔时阿那毗罗大风。别于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种子。散此界中。散已复散。乃至大散。所谓根子茎子节子接子子子。此为五子。诸比丘。阎浮树果大如摩伽陀国一斛之瓮。摘其果时。汁随流出。色白如乳。味尝如蜜。诸比丘。阎浮树果。随所出生。有五分利益。谓东南西方上下二方。东分生者。诸乾闼婆。皆共食之。南分生者。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为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唤。三不正体。四贤。五善。六牢。七胜。于此七种大聚落中。有七黑山。一名偏厢。二名一搏。三小枣。四何发。五百偏头。六能胜。七最胜。彼七山中。有七梵仙所居之窟。一善眼。二善贤。三小。四百偏头。五烂物池。六黑入。七增长。时西分生者。金翅鸟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虚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诸虫。皆来取食。于中有优陀那偈。

初说雨多少　　宫殿中示现
二事多有风　　于前诸天行

辇舆及寿命　　身体光明照
布施持戒业　　遍及满足轮
月翳及不见　　有影何因缘
诸河诸种子　　阎浮树最后

诸比丘。劫初众生。食地味时。多所资益。久住于世。而彼诸人。若多食者。颜色即劣。若少食者。光相便胜。当于是时。形色现故。众各相欺。共诤胜劣。胜者生慢。以我慢故。地味便没。续生地皮。色味具足。譬如成就羯尼迦罗花。有如是色。又如淳蜜煎除滓蜡。有如是味。彼诸众生。皆共聚集。忧愁苦恼。推胸叫唤。迷闷困乏。作是唱言。呜呼我地味。呜呼我地味。譬如今者。有诸胜味。既尝知已。唱言呜呼。此是我味。执着旧名。不知真义。彼诸众生。亦复如是。时彼众生。食于地皮。亦久住世。多食色粗。少食形胜。以胜劣故。我慢相凌。地皮复没。便生林蔓。形色成就。香味具足。譬如成就迦蓝婆迦花。有如是色。割之汁流。犹如淳蜜。乃至如前。聚共愁恼。如是次第。林蔓没已。有粳米出。不耕不种。自然而生。无芒无[禾*會]。米粒清净。香味具足。彼时众生。食是米已。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泉脉流布。及男女根相貌彰显。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数相视瞻。既数相看。遂生爱欲。以欲爱故。便于屏处。行非梵行不净欲法。是时复有诸余众生。未行此者。见已告言。咄汝众生所作甚恶。云何如此。时彼众生。即生惭愧。堕在不善诸恶法中。便得如是波帝名字(波帝隋言堕即是夫主)。时彼众生。以堕如是诸恶法故。同行欲者将饭食来。共饷遗之。语彼女言。汝有堕也。汝有堕也。因此立名为婆梨耶(隋言饭食即是妇也)。诸比丘以此因缘。先旧下生诸胜人等。见于世间夫妻事出。心生恶贱。左手捉取。右手推之。令离其处。时彼夫妻。或复二月。或复三月。去已还来。即以杖木土块瓦石而打掷之。作如是言。汝善隐藏。汝善隐藏。是故今者诸女嫁时。或掷诸花。或掷金银衣服罗阇(罗阇梵语即是熬稻谷为花者)。作如是咒愿之言。愿汝新妇。安隐快乐。诸比丘。如是次第。往昔众人。用之为恶。今时诸人亦如是作。用之为好。以是因缘。诸众生等。于世法中。行于恶行。如是次第。乃至起作种种舍宅。为彼恶业。作覆藏故。偈言。

初作占婆城　　后作波罗奈
过劫残末际　　规度王舍城

诸比丘。以此因缘。先旧胜人。造作村城聚落国邑王都宫室诸余住处。庄严世间。次第出生。诸比丘。如是众生。更渐增长非法行时。有余众生。福命业尽。从光音天。舍身来下。于母腹中。受胎生身。以此因缘。世人渐多。非法渐增。诸比丘。诸旧胜人。先生世

间。彼诸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粳米。自然出生。若有须者。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寻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无异。若未取者。依旧常在。后时众生。福渐薄故。懒堕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非耕种得。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往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二时粳米。有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方至。可共相随收粳米也。彼人报言。我已顿取日初后分。一时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人善作。快自安乐。日初后分一时顿取。我今亦可一时并取两三日食。即顿取之。尔时更有诸余众生。唤彼人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已取三日食分。汝自知时。彼人闻已。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以为贮积。以此因缘。尔时粳米渐生皮檜。盛裹其米。又被刈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犹在。于是稻谷便有分段。丛聚而生。是时众生方共聚集。愁忧悲哭。自相谓言。我忆往昔所生之身。以喜为食。自然光明。腾空自在。神色最胜。寿命遐长。而为我等忽生地味。色香味具。食亦久寿。若多食者。色形则粗。能少食者。颜色犹胜。争胜劣故。起憍慢心。则成差别。由于此故地味灭没。次生地皮。次生林蔓。次生粳米。乃至皮檜。刈者不生。不刈如旧。以如是故。成此段别。丛聚而生。我等今者。宜应分境。结为疆畔。彼是汝分。此是我分。并立要契。侵者罚之。诸比丘。以此因缘。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

尔时众中有一众生。自惜己稻。盗取他稻。余人见已。即告之言。咄汝众生所作甚恶。所作甚恶。云何自有。更盗他物。呵已放去。而语之言。莫复如此。然是众生更复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粗言呵骂。手打其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人言。此人偷盗。而此盗者。对于众前。拒讳诤斗。语众人言。今此众生。以粗恶言。见相骂辱。手打我头。时彼众人便共聚集。忧愁悲哭。自相谓言。我等今日。相与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起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而今现见以手相击。牵排驱遣呵责骂辱。我等今应推求正人。共立为主。以为守护。应呵责者正作呵责。应谪罚者正作谪罚。应驱遣者正作驱遣。我等田分。所有稻谷。各自收取。若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众人。共敛供给。大众如是。善平量已。于是即共推求正人。为守护主。尔时于彼大众之中。独有一人。身最长大。圆满端严。容仪特胜。殊妙可观。形色威光。无不具足。于是大众。至彼人所。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汝为我等作正守护。我等诸人各有田畔。汝当经理。勿令相侵。应呵正呵应责正责。应谪罚者正作谪罚。应驱遣者正作驱遣。我等诸人所收稻谷。当分与汝。不令乏少。彼人闻已。即相许可。为作守护。呵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给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正主。以从众人稻田之中取地分故。因即名为刹帝利(隋言

田主)。时诸众生欢喜依教奉行。彼刹帝利。于众事中。智慧善巧。处于众中。光相最胜。是故复名为曷啰阇(隋言王也)。大众立为大平等王。是故复名摩诃三摩多(隋言大平等也)。诸比丘。彼摩诃三摩多。作王之时。一切诸人。始复立名为萨多婆(隋言众生)。诸比丘。摩诃三摩多王有息。名乎卢遮(隋言意喜)。诸比丘。彼乎卢遮作王之时。诸人共称为诃夷摩迦(隋言舍者)。诸比丘。乎卢遮王有息。名迦梨耶那(隋言正真)。诸比丘。彼迦梨耶那。作王之时。诸人共称为帝罗阇(隋言胡麻生也)。诸比丘。迦梨耶那王有息。名婆罗迦梨耶那(隋言最正真者)。诸比丘。彼婆罗迦梨耶那。作王之时。诸人共称为阿跋罗骞陀(隋言云片)。诸比丘。彼云片王有息。名乌逋沙他(隋言斋戒)。诸比丘。其斋戒王。在位之时。诸人共称为多罗承伽(隋言木胫)。诸比丘。彼斋戒王顶上自然出一肉疱。其疱开张。生一童子。端正殊特。具三十二大人之相。生已唱言摩陀多(隋言持我)。其顶生王。具足神通。有大威力。统四大洲。自在治化。诸比丘。此等六王。寿命无量。诸比丘。其顶生王。右髀出疱。生一童子。端正殊特。身亦具足三十二相。名右髀生。有大威力。统四大洲。其右髀王左髀出疱。生一童子。身亦具足三十二相。名左髀生。有威德力。王三大洲。其左髀王。右膝肉疱。生一童子。威相如前。王二大洲。其右膝王。左髀肉疱。生一童子。威相如前。领一大洲。

诸比丘。从是已来。有转轮王。皆领一洲。汝等当知。诸比丘。如是次第。最初众立大平等王。次意喜王。次正真王。次最正真王。次受斋戒王。次顶生王。次右髀王。次左髀王。次右膝王。次左膝王。次已脱王。次已已脱王。次体者王。次体味王。次果报车王。次海王。次大海王。次奢俱梨王。次大奢俱梨王。次茅草王。次别茅草王。次善贤王。次大善贤王。次相爱王。次大相爱王。次叫王。次大叫王。次尼梨迦王。次那瞿沙王。次狼王。次海分王。次金刚臂王。次床王。次师子月王。次那耶坻王。次别者王。次善福水王。次炽热王。次作光王。次旷野王。次小山王。次山者王。次焰者王。次炽焰王。诸比丘。其炽焰王。子孙相承。有一百一。并在逋多罗城。治化天下。其最后王。名为降怨。以能降伏诸怨敌故。名曰降怨。

诸比丘。其降怨王。子孙相承。在阿踰阇城治化。有五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名曰难胜。诸比丘。彼难胜王。子孙相承。在波罗奈城治化。有六万三千王。其最后王。名难可意。诸比丘。彼难可意王。子孙相承。在迦毗罗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名曰梵德。诸比丘。彼梵德王。子孙相承。在白象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曰象德。诸比丘。彼象德王。子孙相承。在拘尸那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曰藿香。诸比丘。彼藿香王。子孙相承。在优罗奢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那伽那嗜。诸

比丘。彼那伽那嗜王。子孙相承。在难降伏城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曰降他。诸比丘。彼降他王。子孙相承。在葛那鸠遮城治化。有一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曰胜军。诸比丘。彼胜军王。子孙相承。在彼波城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其最后王。名曰天龙。诸比丘。彼天龙王。子孙相承。在多摩梨奢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其最后王。名曰海天。诸比丘。彼海天王。子孙相承。还在多摩梨奢城治化。有一万王。其最后王。亦名海天。诸比丘。彼海天王。子孙相承。在檀多富罗城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其最后王。名为善意。子孙相承。在王舍大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其最后王。名善治化。诸比丘。善治化王。子孙相承。还在波罗奈城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其最后王。名大帝君。诸比丘。大帝君王。子孙相承。在茅主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复名海天。诸比丘。彼海天王。子孙相承。还在逋多罗城治化。有一千五百王。其最后王。名曰苦行。诸比丘。彼苦行王。子孙相承。还在茅主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名曰地面。诸比丘。彼地面王。子孙相承。还在阿踰阇城治化。有一千王。其最后王。名曰持地。诸比丘。彼持地王。子孙相承。还在波罗奈大城治化。有八万王。其最后王。名曰地主。诸比丘。彼地主王。子孙相承。在寐须罗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名曰大天。诸比丘彼大天王。子孙相承。在寐须罗大城治化。有八万四千王。此八万四千王皆在寐须罗大城。庵婆罗林中。修行梵行。其最后者。名尼寐王。次没王。次竖齐王。次诃奴王。次优波王。次奴摩王。次善见王。次月见王。次闻军王。次法军王。次降伏王。次大降伏王。次更降王。次无忧王。次除忧王。次肩节王。次节王。次摩罗王。次娄那王。次方主王。次尘者王。次迦罗王。次难陀王。次镜面王。次生者王。次斛领王。次食饮王。次饶食王。次难降王。次难胜王。次安住王。次善住王。次大力王。次力德王。次竖行王。诸比丘。彼竖行王。子孙相承。在迦摄波城治化。有七万五千王。其最后王。名庵婆梨沙。诸比丘。彼庵婆梨沙王有子。名曰善立。诸比丘。其善立王。子孙相承。在波罗大城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其最后王。名鸡梨祁。

诸比丘。尔时有迦葉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出现世间。菩萨于彼修行梵行。生兜率天。鸡梨祁王有子。名曰善生。子孙相承。还在逋多罗城治化。有一百一王。其最后王。名曰耳者。彼耳者王有二子。大名瞿昙。次名婆罗堕阇。彼瞿昙王有一子。名甘蔗种。诸比丘。甘蔗种王。子孙相承。还在逋多罗城治化。有一百一甘蔗种王。其最后王。名不善长。诸比丘。不善长王。复生四子。一名优牟佉。二名金色。三名似白象。四名足瞿。彼足瞿王有子。名曰天城。天城有子。名曰牛城。彼牛城王。子孙相承。在迦毗罗婆城治化。有七万七千王。其最后者。名广车王。次别车王。次坚车王。次住车王。次

十车王。次百车王。次九十车王。次杂色车王。次智车王。次广弓王。次多弓王。次兼弓王。次住弓王。次十弓王。次百弓王。次九十弓王。次杂色弓王。次智弓王。诸比丘。彼智弓王。复生二子。一名师子颊。二名师子足。师子颊王。绍继王位。复生四子。一名净饭。二名白饭。三名斛饭。四甘露饭。又生一女。名为甘露。诸比丘。净饭王生二子。一名悉达多。二名难陀。白饭二子。一名帝沙。二难提迦。斛饭二子。一阿泥娄驮。二跋提梨迦。甘露饭二子。一阿难陀。二提婆达多。其甘露女。唯有一子。名世婆罗。诸比丘。菩萨一子。名罗睺罗。

诸比丘。如是次第。从太平等王已来。子孙相承。最胜种族。至罗睺罗童子身上成阿罗汉。断诸烦恼。尽生死际。更无后有。

诸比丘。以此因缘。于往昔时。有胜刹利。世间出生。依于如法。非不如法。诸比丘。有是法故。世间刹利。为最胜生。尔时更有余诸众生。作如是念。世间有为。是病是痈。是大毒箭。熟思惟已。弃舍有为。于山泽中。造立草庵。静坐修禅。若有所须。或日前分。或日后分。暂出草庵。入村乞食。众人见已。随须与之。并为造作。乃共称言。此等众生。最修善业。弃舍世间有流不善诸恶之法。是婆罗门。以此因缘。婆罗门种。世间出生。其中或有禅定不成。倚着村落。多教咒术。因此复名为教化者。又以其人入村舍故。名向聚落者。复为成就诸欲法故。名成就欲者。以此因缘。于往昔时。胜婆罗门。高行种姓。世间出生。依于如法。非不如法。复有其余一类众生。造作种种求利伎能工巧艺术诸生业事。以此因缘。名为毗舍。是故往昔毗舍种姓。现于世间。彼亦如法。非不如法。诸比丘。此三种姓。世间生已。于后复有第四种姓。世间出生。诸比丘。有一种人。各自毁呰其家本法。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弃舍世间。出家修道。口自唱言。我作沙门。作是称已。即成正愿。婆罗门种。毗舍亦尔。有一种人。如前毁呰。亦舍出家。口自称言。我作沙门。即成正愿。为彼故有正愿种类。诸比丘。有诸刹利。身口意业。行于恶行。以恶行故。身怀命终。一向受苦。婆罗门毗舍。亦复如是。复有刹利。身口意业。行于善行。以善行故。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毗舍。亦复如是。诸比丘。复有刹利。身口意业。行二种行。以二行故。身坏命终。当受苦乐。婆罗门毗舍。亦复如是。诸比丘。复有刹利。正信出家。修习三十七助道之法。能尽诸漏。心得解脱。智得解脱。现见证法。得诸神通。既作证已。口自唱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婆罗门毗舍。亦复如是。诸比丘。此三种姓。于后生中。能成就明行足。得阿罗汉。名为最胜。

诸比丘。梵王娑呵婆底。昔于我前。说如是偈。

刹利胜生者　　若出诸种姓
明行足成就　　彼胜诸天人

诸比丘。梵王娑呵波底。彼偈善颂。非为不善。我已印可。诸比丘。我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亦说此义。诸比丘。如是次第。我所具说。世间转成。世间转坏。世间转住。诸比丘。其有教师。为诸声闻。所应作处。哀愍利益。而行慈悲。我已作讫。汝等当依。

诸比丘。若旷野空处山林树下闲房静室窟穴崖龛冢间露地。离诸村落。以草木等。结为庵舍。汝等比丘。应于是处修习禅定。勿堕放逸。致令后悔。是我教示。汝诸比丘。佛说经已。诸比丘等。欢喜奉行。

起世经一卷

起世经卷第一

阎浮洲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舍啰婆悉帝城迦利啰窟。尔时彼处众多比丘。饭食已皆出来集迦利啰堂。一时坐已。各生是念。同共议言。诸长老辈。未曾有也。今此世间。天地众生。所居国土。云何转合。云何转散。云何转散已而复还合。云何转合已而安住也。是时世尊。独在静窟。天耳彻听清净过人。闻诸比丘饭食已后。皆出聚集迦利啰堂。共作如是希有语言。世尊闻已。其日晡时出于禅定。从迦利啰窟中而起。行诣堂上。到堂上已。在诸比丘大众之前。依常敷座。俨然端坐。世尊坐已。知而故问。汝等比丘。向者议论说何语言。聚集而坐。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食后。诸比丘众。皆共至此迦利啰堂。集聚详议如是语言。诸长老辈甚奇希有。云何世间如是转合。云何世间如是转散。云何世间转散已合。云何世间转合已住。大德世尊。我等向者有是语言。是以集议斯事。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善哉善哉。诸比丘辈。汝等能尔如法信行。诸善家子。汝以信故舍家出家。若汝等辈。能作如是如法语言。共集坐者不可思议。汝等比丘集聚坐时。应修如是二种法行。各作事业。若论法义。若圣默然。不生怠慢。若能尔者。汝等当听如来所说如是之义。世间转合。世间转散。世间转散已而复还合。世间转合已而安住。作是语已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大德世尊。此是时也。修伽多此是三摩耶。若佛世尊。为诸比丘说如此义。诸比丘闻世尊所说。当如是持。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次第而说。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如一日月所行之处。照四天下。尔所四天下世界。有千日月。诸比丘。此则名为一千世界。诸比丘。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须弥山王。四千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大海。四千龙种姓四千大龙种姓。四千金翅鸟种姓四千大金翅鸟种姓。四千恶道处种姓四千大恶道处种姓。四千小王四千大王。七千种种大树。八千种种大山。十千种种大泥犁。千阎摩罗王。千阎浮洲。千瞿陀尼。千弗婆提。千郁多啰究留。千四天王天。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千兜率陀天。千化乐天。千他化自在天。千诸摩啰天。千梵世天。诸比丘。彼梵世中有一梵主。威力最强无能降者。统摄千梵自在王领。云我能作能化能

幻。云我如父于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语言。即生我慢。如来不然。所以者何。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成此世。诸比丘。如此小千世界。犹如周罗(周罗者隋言髻也外国人顶上结少许长发为髻)。名千世界。诸比丘。尔所周罗一千世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诸比丘。如一第二中千世界。尔所中千一千世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诸比丘。此三千大千世界。一时转合。一时转合已而还复散。一时转散已而复还合。一时转合已而安住。如是世界周匝转烧。名为败坏。周匝转合。名为成就。周匝转住。名为安立。是为无畏一佛刹土众生所居。诸比丘。此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边广无量。诸比丘。此之大地住于水上。水住风上。风依虚空。诸比丘。此大地下所有水聚。彼水聚厚六十万由旬。边广无量。彼水聚下所有风聚。彼风聚厚三十六万由旬。边广无量。诸比丘。其大海水最甚深处。深八万四千由旬。边广无量。诸比丘。其须弥山王。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出海水上亦八万四千由旬。诸比丘。须弥山王。其底平正。下根连住大金轮上。诸比丘。其须弥山王。于大海中。下狭上广。渐渐宽大。端直不曲。牢固大身。微妙最极。殊胜可观。四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生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远熏。遍满诸山。多众圣贤。最大威德胜妙天神之所住止。诸比丘。须弥山王。上分之中。四方有峰。其峰傍挺角出。各高七百由旬。微妙可喜。七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之所庄严。曲临海上。诸比丘。其须弥山下有三级。诸神住处。其最下级。纵广六十由旬。七重墙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可喜端正。其树皆以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七宝所成。其诸墙壁各有四门。彼一一门有诸埿堞。具足庄严。重阁辈轩却敌楼橹台殿房廊。树林苑等。并诸池沼。池出妙华众杂香气。有种种树种种茎叶种种华果。悉皆具足。亦出种种微妙诸香。复有诸鸟。各出妙音。鸣声间杂。和雅清彻。其中分级。纵广四十由旬。所有庄严七重墙壁。栏楯铃网。多罗行树。可喜齐平。周匝端正。亦为七宝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之所挍饰。门观楼阁台殿。园池果树及以众鸟。皆悉具足。其上分级。纵广二十由旬。七重墙壁。乃至诸鸟。各出妙音。诸比丘。其下级中。有夜叉住。名曰钵手。其中级中。有诸夜叉。名曰持鬘。其上级中。有诸夜叉。名曰常醉。诸比丘。须弥山半。四万二千由旬中。有四大天王宫殿。诸比丘。须弥山上。有三十三诸天宫殿。帝释所住。三十三天。向上一倍。有夜摩诸天宫殿住。其夜摩天。向上一倍。有兜率陀诸天宫殿住。其兜率天。向上一倍。有化乐诸天宫殿住。其化乐天。向上一倍。有他化自在诸天宫殿住。其他化自在天。向上一倍。有梵身诸天宫殿住。其他化上梵身天下。于其中间。有魔波旬诸宫殿住。倍梵身上。有光音天。倍光音上。有遍净天。倍遍净上。有广果天。倍广果上。有不粗天。广果天上不粗天下。其间别有诸天宫住。名为无想众生所居。倍不粗上。有不恼天。倍不恼上。有善见天。倍善见

上。有善现天。倍善现上。则是阿迦尼吒诸天宫殿。诸比丘。阿迦尼吒上。更有诸天。名无边虚空处天。无边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此等尽名诸天住处。诸比丘。如是之处。如是界分。众生所住。如是众生。若来若去。若生若灭。边际所极。是世界中。诸众生辈。有生老死堕在。如是生道中住。至此不过。是故说言娑婆世界无畏刹土。自余一切诸世界中。亦复如是。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有洲。名郁多啰究留。其地纵广十千由旬。四方正等。而彼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东面有洲。名弗婆毗提诃。其地纵广。九千由旬。圆如满月。彼间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西面有洲。名瞿陀尼。其地纵广八千由旬。形如半月。彼诸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南面有洲。名阎浮提。其地纵广七千由旬。北广南狭。状如车箱。其中人面。还似地形。诸比丘。须弥山王北面。以天金所成。照彼郁多啰究留洲。东面以天银所成。照彼弗婆毗提诃洲。西面以天颇梨所成。照彼瞿陀尼洲。南面以天青琉璃所成。照此阎浮提洲。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有一大树。名庵婆啰。其本纵广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由旬。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其弗婆毗提诃洲。有一大树。名迦昙婆。其本纵广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由旬。枝叶垂覆五十由旬。诸比丘。瞿陀尼洲。有一大树。名镇头迦。其本纵广七由旬。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而彼树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缘故。名瞿陀尼洲。诸比丘。此阎浮洲。有一大树。名曰阎浮。其本纵广。七由旬。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而彼树下。有阎浮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从于阎浮树下出生。是故名为阎浮檀。阎浮檀金。因此得名。

诸比丘。诸龙金翅。所居之处。有一大树。名曰拘吒赊摩利和。其本纵广七由旬。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诸比丘。阿修罗处。有一大树。名修质多啰波吒罗。其本纵广七由旬。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诸比丘。三十三天。有一大树。名波利夜多啰瞿比陀啰。其本纵广七由旬。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出高百由旬。枝叶覆五十由旬。诸比丘。须弥山下。其次有山。名佉提罗迦。高四万二千由旬。上广亦然。可喜端正。七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碟马瑙等。诸比丘。其须弥山。佉提罗迦二山中间。广八万四千由旬。周匝无量优婆罗。钵头摩。拘牟头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诸比丘。次佉提罗迦外有山。名伊沙陀罗。高二万一千由旬。上广亦然。微妙可喜。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其佉提罗迦。伊沙陀罗二山中间。广四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钵头摩。拘牟头。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伊沙陀罗外有山。名游揵陀罗。高一万二千由旬。上广亦然。可喜微妙。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其伊沙陀罗。游揵陀罗二山中间。广二万一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游揵陀罗外有山。名曰善见。高六千由

旬。上广亦然。可喜微妙。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其游揵陀罗。去于善见。二山中间。广一万二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钵头摩。拘拘牟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善见外有山。名马半头。高三千由旬。上广亦然。可喜端正。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其善见及马半头二山中间。广六千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马半头外有山。名尼民陀罗。高一千二百由旬。上广亦然。可喜微妙。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马半头。尼民陀罗。二山中间。广二千四百由旬。周匝无量。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荼利迦。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尼民陀罗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广亦然。微妙可喜。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尼民陀罗。毗那耶迦。二山中间。广一千二百由旬。周匝无量。种种杂华。乃至搔揵地鸡。遍覆诸水。次毗那耶迦外有山。名斫迦罗(隋言轮也)。高三百由旬。上广亦然。微妙可喜。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其毗那耶迦。及斫迦罗。二山中间。广六百由旬。周匝无量。四种杂华。及搔揵地鸡。遍覆诸水。去轮圆山。其间不远。边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有大海。其大海北有大树王。名曰阎浮树。身周围有七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至枝叶四面垂覆五十由旬。其边空地。青草遍布。次有庵婆罗树林。阎浮树林。多罗树林。那多树林各皆纵广五十由旬。间有空地。生诸青草。次有男名树林。女名树林。删陀那林。真陀那林。各皆纵广五十由旬。其边空地青草弥覆。次有呵梨勒果林。鞞醯勒果林。阿摩勒果林。庵婆罗多迦果林。各皆纵广五十由旬。次有可殊罗树林。毗罗果树林。婆那婆果林。石榴果林。各各纵广五十由旬。次有乌勃林。奈林。甘蔗林。细竹。林。大竹林。各广五十由旬。次有荻林。苇林。割罗林。大割罗林。迦奢文陀林。各广五十由旬。次有阿提目多迦华林。瞻婆华林。波吒罗华林。蔷薇华林。各广五十由旬。其边空地。青草遍覆。复有诸池。优钵罗华。钵头摩花。拘牟陀华。奔荼利迦华等弥覆。复有诸池。毒蛇充满。各广五十由旬。其间空地。青草遍覆。其次有海。名乌禅那迦。广十二由旬。其水清冷。味甚甘甜。轻软澄净。七重塼垒。七重间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微妙端正。七宝庄饰。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周遍四方。有诸阶道。可喜端正。亦是七宝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所成。复有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荼利迦华。其华火色。即现火形。有金色者。即现金形。有青色者。即现青形。有赤色者。即现赤形。有白色者。即现白形。婆无陀色。现婆无陀形。华如车轮。根如车轴。华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若蜜。诸比丘。乌禅那迦海中。有诸转轮圣王行道。上广十二由旬。诸比丘。阎浮提中。转轮圣王。出现世时。彼诸海道。自然涌现。共水齐平。诸比丘。乌禅那迦海。其次有山。名乌禅伽罗。诸比丘。其乌禅伽罗山。可喜端正。微妙可观。所有诸树。诸叶诸华。诸果诸香。及诸异草。种种鸟兽。但是世间所出之

物。于彼乌禅伽罗山中。无不悉有。诸比丘。其乌禅伽罗山。如是可喜。端正可观。汝等应当如是善持。诸比丘。次乌禅伽罗有山。名曰金胁。诸比丘。金胁山中。有八万窟。彼诸窟中。有八万龙象。在中居住。皆悉白色。犹如拘牟头华。七枝拄地。并有神通。乘空而行。其顶赤色。犹如因陀罗瞿波迦虫。皆悉六牙。其牙纤利。杂色金填。诸比丘。过金胁山有山。名曰雪山。高五百由旬。广厚亦尔。其山微妙。四宝所成。金银琉璃及颇梨等。彼山四角。有四金峰。挺出各高二十由旬。于中复有众宝杂峰。高百由旬。彼山顶中。有阿耨达池。阿耨达多龙王。在中居住。其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凉冷。味甘轻美。清净不浊。七重塼垒。七重板砌。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周匝围绕。可喜端正。乃至马瑙七宝所成。复有诸花。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茶利迦华。其华杂色。青黄赤白。华如车轮。复有藕根。大如车轴。汁白如乳。其味如蜜。诸比丘。其阿耨达多池中。有阿耨达多龙王宫。其殿五柱。微妙可喜。阿耨达多龙王。与其眷属。在中游戏。受天五欲。具足快乐。诸比丘。阿耨达池东有恒河。从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东海。阿耨达池南有辛头河。从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博叉河。从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师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诸比丘。以何因缘。此龙名为阿耨达多耶。诸比丘。有三因缘。何等为三。诸比丘。阎浮洲中。有诸龙住。唯除阿耨达多龙王。其余诸龙。受快乐时。即有热沙。堕其身上。彼等诸龙。皆失天形色。现蛇形色。彼等诸龙。时受斯苦。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是名第一因缘。诸比丘。阎浮洲中。唯除阿耨达多龙王。其余诸龙。游戏乐时。有热风来。吹彼等身。即失天色。现蛇形色。有如是苦。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是名第二因缘。诸比丘。阎浮洲中。所有诸龙。游戏乐时。金翅鸟王。飞入其宫。彼等既见金翅鸟王。心生恐怖。以恐怖故。即失天色。现蛇形色。具受彼苦。阿耨达多龙王不尔。若金翅鸟。生如是心。我今欲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时彼金翅。以报劣故即自受苦。不能得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诸比丘。此是第三因缘。是故称言阿耨达多。诸比丘。雪山南面不远。有城名毗舍离。毗舍离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又有香山。其香山中。无量诸紧那罗。常有歌舞音乐之声。其山多有种种诸树。其树各出种种香熏。大威德神之所居住。诸比丘。彼香山中。有二宝窟。一名杂色。二名善杂色。微妙可喜。乃至玛瑙七宝所成。各皆纵广五十由旬。柔软滑泽。触之犹若迦栴连提迦衣。诸比丘。其杂色善杂色二窟之中。有一乾闼婆王。名无比喻。共五百紧那罗女。在中居住。具受五欲。娱乐游戏。行住坐卧。诸比丘。杂色善杂色二窟之北。有大娑罗树王。名为善住。其彼善住娑罗树王。别有八千娑罗树林。周匝围绕。时彼善住娑罗林下。有一龙象。居住其中。亦名善住。其色纯白。如拘牟陀花。七枝拄地。腾空而行。顶骨隆高。如因陀罗瞿波迦虫。其头赤色。具足六牙。其牙纤

利。复有金沙。点于牙上。复有八千诸余龙象。以为眷属。其色悉白。如拘牟陀华。七枝拄地。乃至悉以金庄挍牙。其彼善住娑罗树王林之正北。为于善住大龙象王出生一池。名曼陀吉尼。纵广正等五十由旬。其水凉冷甘美。澄清无诸浊秽。乃至藕根。大如车轴。破之汁出。色白如乳。味甘若蜜。诸比丘。其曼陀吉尼池。周匝更有八千诸池。而自围绕。一一皆如曼陀吉尼池。彼八千池。亦复如是。诸比丘。其善住龙象王意中。若欲入曼陀吉尼池游戏乐时。尔时即念八千眷属诸龙象辈。时彼八千诸龙象等。亦起是心。我之善住龙象王。心念我等。我等今者当往善住王边。诸龙象到已。即在善住龙象王前。低头而住。

尔时善住大龙象王。即便诣向曼陀吉尼池。时彼八千诸龙象等。前后围绕。彼善住王。安庠而行。诸龙象辈。有持白盖覆其上者。又有龙象。以鼻持白摩尼珠拂。拂其上者。其前又有诸音乐神。歌舞作倡。在前导者。尔时善住大龙象王到已。即入彼曼陀吉尼池中。出没欢娱。游戏洗浴。纵心适意。受乐而行。中有龙象洗其鼻者。或有龙象摩其牙者。或有龙象揩其耳者。或有龙象灌其头者。或有龙象淋其背者。或有龙象摩其胁者。或有龙象洗其[月*坒]者。或有龙象洗其足者。或有龙象浴其尾者。或有龙象鼻拔藕根清净洗已。内于善住龙象口者。或有龙象以鼻拔取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茶利迦华等。系着善住龙象王头上者。

尔时善住大龙象王。于彼曼陀吉尼池中。恣意随心。洗浴游戏。欢娱自在。受快乐已。啖诸龙象所与藕根。头上挍饰优钵罗等种种杂华。庄严讫已。从彼池出。上岸傍住。时彼八千诸龙象等。即各散入彼八千池。随意洗浴。游戏自在。受欢乐已。各皆啖食池内藕根。食已头上即以优钵罗等种种杂华。而自严饰。既系华已。皆悉聚会。集在善住龙象王边。到已周匝四面围绕。尔时善住大龙象王。与彼八千诸龙象等。前后导从。意欲还向善住娑罗树王之林。善住行时。诸龙象辈。或擎白盖。或有执持白摩尼拂。又有诸神。作诸音乐。引前而行。

尔时善住大龙象王。到于善住娑罗大林树王下住。随意卧起。时彼八千诸龙象等。亦各到彼八千娑罗树林之下。行住卧起自在安乐。时彼林中有娑罗树。其本或有周围六寻。有娑罗树。其本复有周围七寻八寻。或九或十。有娑罗树。其本周围十二寻者。其彼善住娑罗树王。其本周围有十六寻。于彼八千娑罗树林。所有萎黄堕落叶者。即有风来吹令外出。不秽其林。彼等八千诸龙象辈。所有便利秽污之时。有诸夜叉。扫除掷却。

诸比丘。若阎浮提。有转轮王。出现世时。而彼八千诸龙象中。

有最小龙象。晨旦日日。来至转轮王前。供给承奉。因尔得名调善象王。又其善住龙象大王。或十五日旦起。诣向天帝释边。天前住立。承奉驱使。诸比丘。其彼善住龙象大王。有是神通。有是威德。虽复生于畜生之中。是龙辈类。乃有如是大威神力。汝等应当如是念持。

郁多罗究留洲品第二

诸比丘。其郁多罗究留洲。有无量山。彼等众山。有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普熏。遍满彼处。生种种草。皆青绀色。右旋宛转如孔雀毛。香气犹如婆梨师迦华。触之柔软如迦旃连提。长可四指。下足则偃举脚还起。有种种树。树出种种茎叶华果。种种香熏种种诸鸟。各各自鸣。和雅微妙。彼等诸山。种种河流。诸道四散。平顺向下。渐渐安流。无有波浪。又不速疾。其岸不深。平浅易度。其水清净。众花覆上。广半由旬。遍满而流。彼等诸河两岸。皆有种种树林。随水映覆。种种香花。青草弥布。多诸杂果。众鸟皆鸣。又彼诸河两岸。悉有诸妙好船。杂色可喜。并是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七宝所成。

诸比丘。其郁多罗究留洲。土地平正。无诸荆棘坑坎稠林。亦无屏厕粪秽不净。及以礓石瓦砾等物。纯是金银。不寒不热。时节调和。又其地中。恒常润泽。青草弥覆。诸杂林树。叶常敷荣。华果成就。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中。有诸树林。名曰安住。其树皆高六拘卢舍。叶蜜重垒。雨滴不漏。次第相接。如草覆舍。彼诸人等。在树下住。又诸香树。亦高六拘卢舍。或复有高五拘卢舍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其最小者。犹高半拘卢舍。悉有种种叶花与果。彼等诸树。随心所出种种香气。复有劫波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高半拘卢舍。悉有种种叶花与果。从彼果边。自然而出种种杂衣。悬在树间。又有种种璎珞之树。其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半拘卢舍。悉有种种叶华与果。彼等诸果。随心而出种种璎珞。悬垂而住。又诸鬘树。其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半拘卢舍。亦有种种叶花与果。彼等诸果。随心而出种种鬘形。悬着于树。又诸器树。其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半拘卢舍。亦有种种叶华与果。其彼等果。随心而出种种器形。悬树而住。又有种种众杂果树。其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半拘卢舍。皆有种种叶花与果。彼等诸果。随心而出种种众果。在于树上。其次又有音乐之树。其树亦高六拘卢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如是最小。半拘卢舍。亦有种种叶花与果。彼等诸果。随心而出众音乐形。悬在树间。其地又有不因耕种自然粳米。清洁白净。不为皮糩之所结裹。若欲成熟。是时自有诸敦持果而作铛

釜。有诸火珠。不假薪然而自出焰。所欲作事种种成熟。诸饭食已。珠焰自息。更不炽然。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周匝四面。而有四池。其池名曰阿耨达多。各各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凉。甜美轻软。香洁不浊。七重塼垒。七重板砌。七重栏楯。周匝围绕。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回围绕。杂色可喜。皆以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七宝所成。其池四方。各有阶道。杂色可喜。乃至马瑙七宝所成。有诸杂花。优钵罗。钵头摩。拘牟陀。奔茶利迦等。青黄赤白及缥色等。其华圆广。大如车轮。香气氛氲。微妙最极。有诸藕根。大如车轴。破之汁出。其色如乳。食之甘美。味甜如蜜。诸比丘。彼阿耨达多池四面。复有四大河水。随顺而下。正直而流。无有波浪。不疾不迟。其岸不高。平浅易入。水不奔逸。杂华弥覆。广一由旬。彼等诸河两岸。复有种种树林。交杂映覆。复出种种众妙香熏。种种草生。青色柔软。右旋宛转。略说乃至高如四指。脚下随下。步举还平。及诸鸟等。种种音声。其河两岸。又有诸船。杂色可喜。乃至车磲马瑙等宝之所合成。触之柔软。如迦旃邻提迦衣。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恒常夜半。从彼阿耨达多四池之中。起大密云。周匝遍覆郁多啰究留洲及诸山海。悉遍布已。然后乃雨。八功德水。犹如构捋牸牛乳顷。所下之雨。如四指深。更不傍流。当下之处。即没地中。还彼半夜。雨止云除。上虚空中。悉皆清净。从海起风吹于凉冷。柔软甘泽调适。触之安乐。润彼郁多啰究留洲。普令悦泽。肥腻滋浓。如巧鬘师。鬘师弟子。作鬘成已。以水细洒。洒已彼鬘。光泽鲜明。如是如是。诸比丘。彼郁多啰究留洲。其地恒常悦泽肥腻。譬如有人以油酥涂。彼地润泽亦复如是。诸比丘。彼郁多啰究留洲。复有一池。名为善现。其池纵广一百由旬。凉冷柔软。清净无浊。七宝塼砌。略说乃至味甜如蜜。诸比丘其善现池东面有苑。还名善现。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喜。七宝所成。乃至车磲及马瑙等。一一方面。各有诸门。而彼等门。悉有却敌。杂色可喜。七宝所成。乃至车磲及马瑙等。诸比丘。彼善现苑。平正端严。无诸荆棘丘陵坑坎。亦无屏厕礓石瓦砾诸杂秽等。多有金银。不寒不热。节气调和。常有泉流。四面弥满。树叶敷荣。华果成就。种种香熏。种种众鸟。常出妙音。鸣声和雅。复有诸草。青色右旋。柔软细滑。犹孔雀毛。常有香气。彼婆利师华。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足蹈之时。随脚上下。复有诸树。其树多有种种根茎叶华及果。各出种种香气普熏。诸比丘。彼善现苑。复有诸树。名为安住。其树出高六拘卢舍。其树叶密雨不能漏。树叶接连如草覆舍。彼诸人辈。多在其下居住止宿。有诸香树。诸劫波树。诸璎珞树。又诸鬘树。诸器物树。诸果树等。又有自然清净粳米成熟之饭。诸比丘。彼善现苑。无我无主。无守护者。其郁多啰究留人辈。入善现苑。入已游戏。受种种乐。随意欲行。或于东门

南西北门。入其中已。游戏澡浴。受乐而行。随心欲行。去处即去。

诸比丘。其善现池。为郁多啰究留人辈。南边有苑。名曰普贤。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匝围绕。诸比丘。其普贤苑。无守护者。唯郁多啰究留人辈。欲入普贤苑中。澡浴游戏受乐。彼等从东门南西北门。入已澡浴游戏受乐。已随心欲去处即去。

诸比丘。其善现池。为郁多啰究留人辈。西边有苑。名曰善华。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匝围绕。略说乃至。如善现苑等无有异。亦复无有守护之者。唯郁多啰究留人辈。欲入善华苑澡浴游戏受乐。即从东门南西北门。入已澡浴游戏受乐。已随欲去处即去。诸比丘。其善现池北边有苑。名曰喜乐。纵广正等一百由旬。乃至无守护者。其郁多啰究留人辈。欲入喜乐苑澡浴游戏受乐。即从东门南西北门入。澡浴游戏受乐。已随欲去处即去。略说如前善现苑等。

诸比丘。其善现苑。接善现池东边有大河。名易入道。渐次下流。无有波浪。又不速疾。杂华覆流。广二由旬半。诸比丘。其易入道河两岸。有种种树覆。种种香薰。种种草生。略说乃至。触者柔软。如迦栴邻提迦衣。足蹈之时。四指下伏。举足之时。还四指起。有种种树。及种种叶华果具足。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其易入道河两岸。有诸妙船。杂色可喜。七宝所成。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庄严挍饰。

诸比丘。其善现池南。为郁多啰究留人辈。有大河流。名曰善体。渐次下流。略说犹如易入道河。此处所有种种。如彼无异。乃至诸船。杂色所成。柔软犹如迦栴邻提迦衣。诸比丘。其善现池西。为郁多啰究留人辈。有大河流。名曰如车。乃至略说。渐次而下。诸比丘。其善现池北。为郁多啰究留人辈。有大河流。名曰威主。渐次而下。略说乃至。两岸有船。七宝庄饰。柔软犹如迦旃邻提迦衣。其间有郁陀那伽他。

善现普贤等　　善花及喜乐
易入并善体　　如车威主河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欲入易入道善体如车及威主等河中。澡浴游戏受诸乐时。即皆至彼河之两岸。各脱衣裳。置于岸边。欲入水故。坐于舡上。乘向水中。澡浴身体。游戏受乐。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自恣着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何以故。彼郁多啰究留人辈。无我我所。无守护者。又复彼等诣向香树。到香树已。是时香树。为彼等故。树枝垂下。为彼诸人。香树即出种种妙香。令手揽及。时彼等人。于彼树取种种众香。用涂身已。复各

诣向劫波树下。到已其树亦复如前。树枝垂下。出种种衣。令彼诸人手所揽及。彼诸人辈。于彼树取种种妙衣。取已而着。着已转向诸璎珞树。到彼树已。为诸人辈。彼璎珞树枝亦垂下。为彼等故。彼璎珞树。如前树出种种璎珞。手所揽及。彼诸人辈。于彼树取种种璎珞。系着身已。诣向鬘树。到鬘树已。为彼等故。彼鬘树枝亦自垂下。时彼鬘树出种种鬘。令彼等人手所揽及。既于彼树取种种鬘。系着头已。诣向器树。到器树已。器树为彼枝亦垂下。手所揽及。随所欲器即取持用。诣向果树。到果树已。为彼等故。果树枝垂。为彼等故。彼之果树出种种果。手所揽及。彼等人辈。于彼树下。随所欲果称意而取。取已或有食其果者。或有搦取其汁而饮之者。食饮讫已。诣向音乐树林。到彼林已。为彼等故。彼音乐林枝亦垂下。为彼等出诸音乐器。手所揽及。彼等人辈。于彼树间。各随所须。众音乐器取已执持。其形微妙。其音和雅。欲弹则弹。欲舞则舞。欲歌则歌。如是受乐种种讫已。各随所之。欲去则去。

起世经卷第二

郁多啰究留品第二之二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头发青色。垂长八指。其人一色。一形一像。无有别色可知其异。诸比丘。郁多啰究留人辈。不全露形。不半露形。无有适莫。齿皆平密。不疏不缺。善好洁白。犹如珂贝。明净可喜。诸比丘。郁多啰究留人辈。若有饥渴。须食饮时。彼等即取。不曾耕种。自然粳米。清净洁白。无有糠糩。取已掷置。敦持果中。置已即将火珠置底。而彼火珠。众生福力。自然出焰。饭食熟已。焰还即灭。彼等人辈。欲食饭者。即坐座上。于彼时中。东西南北。来欲食者。为彼人等。设于饭食。饭终不尽。乃至彼等。施饭食人坐而不起。彼之饭食则常盈满。彼等食彼自然粳米。成熟之饭无有糠糩。清净香美不假羹臛。众味具足白如花聚。其色犹如天酥陀味。彼等人辈。食是食时。身分充盈。无有缺减。无老无变。湛然不动。乃至彼食。资益彼等。色力安乐。辩才具足。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若有欲于诸妇女边。生染着心。意相向者。彼即观看彼之妇女。而彼妇女。即便随逐彼人而行。至于树下。若彼妇女。是彼人母。或复是姨。是姐妹等。为彼等故。彼之树林枝不垂下。其叶即时萎黄枯落。各不相覆。亦不出华。亦无床敷。若非是母。亦非是姨。非是姐妹。彼诸树木。即便垂覆。枝叶郁茂。树枝各各共相荫映。众华鲜荣。亦为彼人。出百千种床敷卧具。彼等相将。入于彼处。欢娱受乐。随意所作。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住胎七日。至第八日。而彼妇人即便产生。其产既讫。若男若女。即将彼子安置坐于四衢道中。舍之而去。时彼所有东西南北人辈来者。彼等诸人。为欲养育彼男女故。各将手指。内于彼等男女口中。彼等指头。出好甘乳。与彼男女。饮已得活。如是七日。彼等男女。还成就彼一种身量。如彼人辈等无殊异。若是男子。即随男伴。相逐而行。若是女人。即随妇女。徒伴而去。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寿命一定。无有中夭。若命终时。即便上生。复次于中。何因缘故。其郁多啰究留人辈。得定寿命。命终已后。皆向上者。诸比丘。世有一人。专作杀生。盗他财物。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及绮语等。贪嗔邪见。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当堕恶道在地狱中。复有一人。不曾杀生。不盗他物。不行邪淫。又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又不邪见。以是因缘。身坏命终。趣向善道。生人天中。复何因缘。向下生者。以其杀生及邪见等。向上生者。以不杀生及正见等。复有一人。作如是念。我于今者。应行十善。是因缘故。身坏当生郁多啰究留人中。彼中生已。住一千年。不增不减。彼作如是诸善愿已。行十善业。身坏当生郁多啰究留中。彼于彼处。其寿命住满一千年。不增减也。诸比丘。此因缘故。其郁多啰究留人。得定寿命。

诸比丘。何因缘。向于上生。诸比丘。阎浮洲人。于他边受十善业已。身坏当生郁多啰究留人中。其郁多啰究留人辈。若其旧有具足十善业。如法行已。身坏皆当向上善处诸天中生。诸比丘。此因此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向上胜处。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若其寿命终尽之时。彼无有人忧愁啼哭。唯庄严已。弃置四大衢道之中。舍已而去。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有如是法。若彼众生。寿命尽已。应时即有一鸟飞来。其鸟名曰优禅伽摩(隋言高行)。尔时彼鸟优禅伽摩。从大山谷。迅疾飞来。即衔其发。将彼死尸。掷置余洲。何以故。以郁多啰究留人辈业清净故。欲意喜故。不令风吹彼臭秽气。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人辈。若欲大小便利之时。为彼人故。彼地开裂。出已还合。何以故。其郁多啰究留人辈。欲清净故。欲意喜故。复次于中有何因缘。说彼名曰郁多啰究留洲。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于四天下。比余三洲。最上最妙最胜。彼故说郁多啰究留洲。为郁多啰究留洲也(郁多啰究留隋言上作)

转轮王品第三

诸比丘。阎浮洲内。若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提。自然而有七宝具足。其转轮王。复有四种神通德力。云何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藏主宝。七兵将宝。是为七宝。诸比丘。云何转轮圣王轮宝具足。诸比丘。其转轮王。出阎浮提。以水灌顶。为察帝利。于彼逋沙他(隋言斋日)。十五日月圆满时。洗沐头发。着不捣白叠。垂发下向。饰以摩尼及诸璎珞。在楼阁上。亲属诸臣。前后围绕。是时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轮宝。千辐毂辋。诸相满足。自然来应。非工匠成。轮径七肘。尔时灌顶察帝利转轮王。作如是念。我昔曾闻如是言说。若有灌顶察帝利王。于彼逋沙他十五日满月正圆时。洗沐头已。身着不捣白叠之衣服诸璎珞。在楼阁上。亲属诸臣。前后围绕。是时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轮宝。千辐毂辋。诸相满足。自然来应。非工匠成。皆是金色。轮径七肘。有是瑞时。彼则成就转轮王德。我今定应是转轮王。

尔时灌顶察帝利转轮王。欲得试彼天轮宝故。即令严备四种分力身兵。所谓象身马身车身步身。四种分力身严备已。即时诣向天金轮边。到已偏露右臂。在于金轮前。右膝着地。以右手扪彼天轮宝。作如是言。谓天轮宝。我今若是转轮王者。未降伏地为我降伏。其天轮宝。应时便转。为欲降伏诸未伏故。诸比丘。是时灌顶察帝利王。既见彼天轮宝转已。其转轮王。即便严驾。向东方行。彼天轮宝。及四种分象马身兵。一时皆从。诸比丘。其轮宝前后。复有四大天身而行。其天轮宝所到他方住止之处。其转轮王。及四分力象马身兵。皆于彼中停住止宿。

尔时东方。所有一切诸国王等。各取金器盛满银粟。或以银器盛满金粟。如是具已。皆前诣向转轮王所。到已启白转轮王言。大王善来。此是天物。东方人民。丰熟安乐。无怖无畏。多有人民。甚可爱乐。唯愿大天。垂哀受取。怜愍我等微细诸王。我等今日。承奉天王。一无有二。时转轮王。告诸王言。汝等诚心。若能尔者。汝等各各于自境界。如法治化。莫令国土有不如法。所以者何。汝等若令我之国内有诸非法恶行显现。我当治汝。今教汝等。当断杀生。教人不杀。不与勿取。邪淫妄语。乃至邪见。皆不应为。若汝等辈。断于杀生。教人不杀。不与勿取。不行邪淫。实语正见者。我即当知。汝等诸王。国土降伏。

尔时东方诸国王等。闻彼转轮王如是敕已。一时同受十善业行。受已遵承。各各国土。如法治化。是转轮王。自在力故。所向之处。轮宝随行。时彼圣王天金轮宝。如是降伏东方国已。达东海岸。周遍而回。次第历到南方西方乃至北方。依于古昔转轮王道。引导而行。其转轮王及四兵身。相次行时。而彼在先天轮宝前。复有四大天身而

行。时此轮宝所住之处。于彼方面。其转轮王及四种兵。即便停宿。

尔时北方所有一切诸国王等。亦各赍持天真金器。盛满银粟。天真银器盛满金粟。俱来诣向转轮王所。到已长跪。作如是言。善哉天来。善哉天来。我等北方。蒙天王故。人民炽盛。丰熟安隐。无诸怖畏。甚可爱乐。天留治化。我等随顺。其转轮王。即便敕言。若能然者。汝等各各治化自境。一依教令。勿不如法。所以者何。勿令我境有非法人及恶行者。又复汝等。莫作杀生。教人不杀。不与勿取。邪淫妄语。乃至邪见。汝等当断。若离杀生。乃至若当行于正见。能如是者。我即当知。汝等国土。善已降伏。其诸王等。同共启白转轮王言。如天教敕。我当奉行。

尔时北方诸国王等。闻转轮王如是敕已。各各遵承。受十善业。受已奉行。皆悉如法。依律治化。其转轮王。自在力故。所行之处。其天轮宝。随逐而行。此天金轮。如是次第。降北方已。度海北岸。所有土地。周回其际。遍已还来。尔时始于阎浮提中。选择最上威德形胜极精妙地。其天轮宝当于彼上。东西经络。阔七由旬。南北规画。十二由旬。如是度已。尔时诸天。即夜下来。自然为彼转轮圣王。造立宫殿。应时成就。既成就已。妙色端严。四宝所作。谓天金银颇梨琉璃。是时彼天真金轮宝。为于圣王。当宫内门上虚空中。嶷然停住。如着轴轮。不摇不动。其转轮王。当于尔时。生大欢喜。踊跃无量。作是念言。我今已受天轮宝耶。诸比丘。彼转轮王。有如是形。天金轮宝。自然具足。诸比丘。其转轮王。复有何等白色象宝。应当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于日初分。坐宫观时。即当王前。出生象宝。其象妙色。形体纯白。如拘物头。七支拄地。有大神力。飞腾虚空。其头赤色。如因陀罗瞿波迦虫。象有六牙。并皆纤利。其牙微妙。杂色庄严。犹如金粟。其象名曰乌逋沙他(隋言受斋)。转轮圣王。见象宝已。作如是念。此象既现。若调伏时。堪受诸事。作贤乘不。时此象宝。一日之中。即便调伏。堪任驾驭。一切诸事。犹如无量百千岁数所调伏来。端严贤善。随顺调适。如是如是。彼之象宝。于一日中。受诸调伏。堪任众事。亦复如是。时转轮王。欲试象宝。于其晨朝日初出时。乘彼象宝。周回巡历。遍诸海岸。尽大地际。周匝既已。还来至本宫殿之处。是转轮王。便进小食。以是因缘。彼王尔时。于其内心。欢喜踊跃。为我故生如此象宝。诸比丘。彼转轮王。有于如是白色象宝。自然具足。

诸比丘。何等是彼转轮圣王马宝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日初分时。坐宫殿上。即于王前。出绀马宝。身青体润。毛色悦泽。头黑皮[髟/公/心]。有神通力。飞腾虚空。其马名曰婆罗啰呵(隋言长毛)。是转轮王。见此马已。作如是念。此马既现。若调伏时。堪受

诸事。能得为我作善乘耶。时彼马宝。一日之中。应时调伏。堪受诸事。犹如无量年岁调来。妙胜贤善。彼马如是。如是调时。一日之内。堪受彼等一切诸事。时转轮王。欲试马宝。于其晨朝日初出时。乘彼马宝。周历大地。还来本宫。彼转轮王。乃至进食。以是因缘故生欢喜。踊跃无量。我今已生绀马之宝。诸比丘。是转轮王。有如是色马宝具足。

诸比丘。是转轮王。何等名为珠宝具足。诸比丘。彼转轮王。有摩尼宝。毗琉璃色。妙好八楞。非工匠造。自然出生。清净明曜。其转轮王。见此珠已。作如是念。此摩尼宝。众相满足。应当悬之置于宫内。令显光明。时转轮王。欲试于彼摩尼宝故。严备四兵。所谓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具四兵已。则于夜半重云黑暗。电光出时天降微雨。时转轮王。取彼珠宝。悬置幢上。出园苑中。意欲游观。验珠德故。诸比丘。彼摩尼宝。在于幢头。光明周遍。普照四方。及四兵身。悉皆明了。如日照世。尔时彼地。所有一切诸婆罗门。及居士等。在彼住者。悉皆觉起。作诸事业。谓言已明。是日出耶。以是因缘。其转轮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心念此宝。为我生耶。诸比丘。彼转轮王。有如是色珠宝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女宝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出生女宝。不短不长。不粗不细。不白不黑。端正姝妍。甚可爱乐。最胜最妙。色貌备充。若天热时。女宝身凉。寒时身暖。彼身体上出栴檀香。口气恒如青优钵罗香。为转轮王。晚卧早起。勤奉恭敬。有所作事。无失王心。彼女意尚不生恶念。况其身口。以是因缘。转轮圣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内心念云。此已为我生女宝耶。诸比丘。彼转轮王。有如是形女宝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威神具足。诸比丘。彼转轮王。生主藏宝。大富饶财。多有功果。以业报故。生有天眼。洞见地中。或有主藏。或无主藏。皆为彼眼之所洞视。虽复水陆若远若近。于中所有。其主藏臣。皆悉为彼如法作护。若无主者。即便收取彼中金银。为转轮王有所资须。财宝用事。应时办具。时彼藏臣。即便诣向转轮王所。到已启白转轮王言。大圣天王。若天所须财宝用者。愿天勿忧。我能为天有所须者。皆悉备具。时转轮王。欲试于彼主藏宝故。行到水边。上船上坐。住水中流。告藏臣言。汝主藏臣。我须财宝。可速备具。可速备具。主藏启云。唯愿大天。待须臾时。此船至岸。当于彼处。为天取财。以供天用。王告藏臣。我今不欲岸上取财。但于此处。为我具备。其主藏臣。即白王言。如天所敕。我不敢违。时主藏臣。闻王敕已。即袒右臂。便以右膝。着船板上。手搅海水。指如螃蟹。多撮金银。满诸瓮中。安船板上。奉上转轮王。而白

王言。此天金银。天以此宝。供赡于王。为财事用。时转轮王。告藏臣言。我不须财。但试汝耳。时主藏臣。闻王此语。还收金银。置于水内。以是因缘。其转轮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我今已生藏臣宝耶。诸比丘。彼转轮王。有如是等藏宝具足。

诸比丘。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兵臣宝威相具足。诸比丘。是转轮王。福德力故。自然出生兵将之宝。所谓巧智。多诸策谋。洞识军机。神慧具足。彼转轮王。若须兵力。即能备具。所谓若欲走兵身时。即皆齐走。欲散即散。若欲置立。即能置立。时兵将宝。即便诣向转轮王所。到已启白转轮王言。若王欲须兵众教习。愿王勿虑。我当为王教习兵众。使令如心调柔随顺。时转轮王。欲试于彼兵将宝故。即敕备具四种兵身。所谓象宝兵身马宝兵身车兵步兵。悉皆如是。严敕备具四兵身已。时王敕彼兵将宝言。汝兵将主。善好为我。备具兵身。教令随顺。善走善行。善集善散。如法勿违。其兵将主。闻转轮王如是敕已。白言大王。如天教敕。我不敢违。其四兵身。并备具讫。依王所敕。教走能走。教散能散。乃至若欲置立皆能。以是因缘。彼转轮王。受大欢喜。踊跃无量。我今已生主兵将宝。诸比丘。彼转轮王。有如是形主兵将宝威力具足。诸比丘。若有如是七宝现者。然后得名转轮圣王。诸比丘。何等是彼转轮圣王四种自在神通具足。诸比丘。彼转轮王。年岁寿命。长远久住。于迦罗时三摩耶时。一切世间无有人生。能得如是安隐久处。如彼轮王。长命久住。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一寿命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彼转轮王。所受身体。无病少恼。众相具足。又复其腹不大不小。寒暖冷热。随时节调。进止轻便。食饮消化。安隐快乐。于迦罗时三摩耶时。无有余人世间生者能尔少病无诸疾恼。如彼圣王。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彼转轮王。报得形容。可喜端正。为诸世间常所乐观。最胜最妙。色身清净。具足庄严。于迦罗时三摩耶时。无有人中所受生者能得如是。端正可喜为于世间愿乐观瞩。如彼转轮王。形相备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

复次诸比丘。彼转轮王。业报因缘。大有福德。所谓种种资产丰饶。世间珍奇众宝具足。于迦罗时三摩耶时。无有人中所受生者有如是富。有如是财。服玩众多。宝物充溢。得及于彼转轮王者。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四果报神通具足。诸比丘。若有如是四种神通。皆具足者。然后得名转轮圣王。

诸比丘。又彼福德转轮圣王。得诸人民之所爱重。心常喜乐。譬如诸子爱敬其父。又诸人民得转轮王之所怜愍。意恒慈念。如父爱

子。

诸比丘。其转轮王。坐毗阇耶多(隋言最胜好车)。欲出游历观看园林及诸善地。于彼时中。诸人民等。得睹于彼转轮王时。皆大欢喜。各共告彼驭者言。汝善驭者。唯愿持辔。缓缓徐行。勿过速疾。所以者何。汝若安步。宽纵车行。愿我等辈。多时得见转轮圣王。其转轮王。闻此语已。亦复如是。告驭者言。汝善驭者。徐徐缓行。慎莫速疾。何以故。汝若安住。善持车行。则令我今多时如是周遍观瞩彼诸人民。诸比丘。其诸人民。见轮王已。皆各自持所有珍宝。或以珍宝于前奉献转轮圣王。上已白言。我今奉天。此物属天。愿天受已。随天所用。但此之物。唯应天用诸比丘。其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清净平整。无有荆棘及诸稠林丘墟坑坎并余厕溷杂秽臭处礓石瓦砾沙卤等物。自然金银七宝具足。不寒不热时节均调。又诸比丘。其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自然安置八万城邑。皆悉快乐。无诸怖畏。甚可爱乐。谷米丰饶。聚落众多。人民炽盛。又诸比丘。其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提。村落城邑。王所治处。比屋连甍。鸡飞相及。人民快乐。不可思议。又诸比丘。其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洲。常于夜半。从阿那婆达多池中。起大云气。遍阎浮洲及诸山海。即便澍雨。乃至如一[(𣪊-一)/牛]牛乳顷。其水具足八功德味。水深四指。更不傍流。当于下处即浸入地。皆没不现。到夜后分。云悉开除。还从海中。起清凉风。吹彼润泽。触诸人民。皆受安乐。又彼甘泽。润阎浮洲。普使肥鲜。譬如世人巧作鬘师。若鬘师弟子。作鬘成已。以水洒上。令其悦泽。华色光鲜。亦复如是。

复次其转轮王。出现世时。此阎浮提土地。恒常沃壤滋茂。譬如有人用酥油涂其地。津液肥美膏腴。亦复如是。诸比丘。彼转轮王。出现在世。经历无量久远年时。虽受人间所有觉触。譬如细软柔弱体人。食好美食。运动施为。少时疲触。须臾消化。如是如是。彼转轮王。处世久时。生死觉触。亦复如是。诸比丘。彼转轮王寿终之时。舍身命已。上生天中。与彼三十三天共俱。

又诸比丘。彼转轮王当命终时。上虚空中。雨优钵罗钵头摩拘物头分陀利等种种香华。为转轮王作供养故。又复更雨天沉水末多伽罗末。栴檀香末。及天曼陀罗华等。复有天诸微妙乐音。不鼓自鸣。亦有天妙歌叹之声。为供养彼转轮王身作福利故。

诸比丘。时彼女宝。及主藏宝。兵将宝等。取轮王身。即以种种香汤洗之。香汁洗已。最初先用劫波娑缠。然后乃以不捣叠衣。持用裹之。次复更以微妙细叠足五百端。就上次第如是缠已。又取金棺。满盛酥油。持轮王身。安置棺中。安棺中已。更取银椁。复以金棺。内银椁中。内银椁已。以钉钉之。又复集诸一切香木。作于大[廾/

積]。然后阇毗。既阇毗已。乃于四郊大衢道中。为转轮王作苏偷婆(隋言宝塔)。高一由旬。阔半由旬。杂色校饰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其塔四院。周围纵广五十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自鸣。时彼女宝。并及主藏主兵宝等。为转轮王作苏偷婆。成就讫已。然后施设微妙供具。所谓种种诸来求索。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须衣与衣。须财与财。须宝与宝。尽给与之。悉令满足。

诸比丘。彼转轮王。命终已后。经于七日。彼金轮宝象宝马宝摩尼珠宝。一切自然隐没不现。女宝主藏及兵将等。皆亦命终。彼四宝城。各各改变。为搏土城。彼之人民。亦皆次第随而减少。诸比丘。一切诸行。有为无常。如是迁变。无有常住。破坏离散。不得自在。是磨灭法。暂时须臾。非久停住。诸比丘。乃至应须舍于诸行。应须远离。应须厌恶。应当速求解脱之道。

地狱品第四之一

诸比丘。其四大洲及八万小洲。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等外。别有一山。名为轮圆(前代旧译云铁围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纵广亦有六百八十万由旬。弥密牢固。金刚所成。难可破坏。诸比丘。此轮圆外更有一重大轮圆山。由旬高广正等如前。其两山间。极大黑闇。无有光明。日月如是。有大威神大力大德。不能照彼使见光明。诸比丘。彼两山间。有八大地狱。何等为八。所谓活大地狱。黑大地狱。众合大地狱。叫唤大地狱。大叫唤地狱。热恼大地狱。大热恼地狱。阿毗脂大地狱。

诸比丘。彼八大地狱。各各复有十六小地狱。周匝围绕而为眷属。是十六狱。悉皆纵广五百由旬。何等十六。所谓黑云沙地狱。粪屎泥地狱。五叉地狱。饥地狱。渴地狱。脓血地狱。一铜釜地狱。多铜釜地狱。叠硙地狱。斛量地狱鸡地狱。灰河地狱。斫板地狱。刀鍱地狱。狐狼地狱。寒冰地狱。

诸比丘。何因缘故。名活大地狱。诸比丘。彼活大地狱。诸众生辈。生者有者出现者转住者。手指自然自有铁爪生。纤长尖利。并皆锋铓。彼等众生。既相见已。心意浊乱。心既浊乱。各以铁爪。自[國*瓜]破身。或自擘身擘已复擘。或复大擘。裂已复裂。或复大裂。割已复割或复大割。诸比丘。彼等众生。于彼时中。作如是知。我已被伤。我今已死。然于彼时。以业报故。复生冷风。来吹其身。须臾更生。身体皮肉。筋骨血等。已复还活。既得活已。以业力故。复起东西。各相告言。汝众生辈。愿欲得活。活已胜耶。诸比丘。于是中

间。少分分别。故名活耳。然于彼中。更有别业。极受辛苦。大重诸恼。楚毒难忍。而于彼中。命既未终。乃至彼恶不善之业。未尽未灭未除未转。未少分现。未全分现。若于先世。起者造者。若人非人身中作者。

复次诸比丘。彼活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出现者转住者。手指又复生铁刀子半铁刀子。极长纤利。各各相着。心意恼乱。乃至[國*瓜]裂擘割破截等死已。冷风来吹须臾还活。诸比丘。如是少分。略而言之。名为活也。诸比丘。更复别业。而于彼中。极受苦恼。苦未毕故。求死不得。乃至彼恶不善之业。未尽未灭未除未离。或复往昔作者造者。若人身作。若非人身作。如是一切。次第具受。

又复彼等大活地狱诸众生辈。无量时中。苦报尽已。从于大活地狱得出。出已复走。更求其余屋宅之处。救护之处。归依之处。作是念已。以罪业故。即便入于黑云沙小地狱中。广五百由旬。入彼中已。上虚空中。起大黑云。雨下如沙。其焰炽然。极大猛热。堕于彼等地狱众生身分之上。堕皮烧皮。堕肉烧肉。至筋烧筋。至骨烧骨。至髓燋髓。出烟出焰。洞彻炽然。受极苦恼。以其受苦未毕尽故。求死不得。乃至未尽恶不善业。不灭不除不转不变不离不失。若于往昔。人及非人如是作来。次第而受。更无量时。

诸比丘。彼等众生。经历无量久远长道。从黑云沙地狱中出。出已复走。求屋求宅求救求覆求归依处。作是念已。又复入于粪屎热泥小地狱中。广五百由旬。彼等入已。从咽已下。生粪屎泥热沸焰中。入已行焰烧手烧脚。耳鼻身体一时燋然。乃至彼恶不善之业。未尽未灭未除未转不离不失。以于往昔若人非人作重业来。复次诸比丘。其粪屎泥小地狱中。有诸铁虫。名为针口。住彼狱中。为诸众生处处钻身。悉令穿破。先钻破皮。钻破皮已。次钻破肉。钻破肉已。次钻破筋。钻破筋已。然后破骨。既钻破骨。住于髓中。食于彼等众生脂髓。令彼众生受严剧苦。乃至寿命犹未毕终。既未尽彼恶不善业。乃至不灭。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有时多时长道久远。从粪屎泥小地狱出。出已奔走。求室求宅求护求洲及归依处。即入五叉小地狱中。其狱亦广五百由旬。彼等入于五叉狱已。时守狱卒。取彼地狱受罪众生。扑于炽然热铁地上。其焰洞起。时诸罪人。在中仰卧。如是卧已。于两脚掌。钉两铁钉热焰炽然。又两手掌钉两铁钉。焰亦炽然。又脐轮中钉一铁钉。焰又炽然。狱卒于是以五叉㨶。极受严苦。乃至彼处寿命未终。恶业未尽若往昔造。若人非人身中所造如是次第彼地狱受。

诸比丘。彼诸众生。多时长远。从于五叉小地狱出。复走求救求室求洲求依求覆及守护处。诣向饥饿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时守狱者。遥见彼等众生来已。即前问言。汝等今者来何所欲。彼等皆共答言。仁者我等饥饿。时守狱者。即便取彼地狱众生。扑着炽然热铁地上。令其仰卧。便以铁钳开张其口。用热铁丸掷着口中。时彼地狱众生唇口。应时烧然。烧唇已烧舌。烧舌已烧齶。烧齶已烧咽。烧咽已烧心。烧心已烧胸。烧胸已烧肠。烧肠已烧胃。烧胃已经过小肠。向下而出。其丸尚赤。如是彼等地狱众生。于其时中受严极苦。命未终故。略说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如是次第。彼地狱中。种种具受。

诸比丘。彼众生辈。于无量时久长远道。从彼饥饿小地狱出。复驰奔走。略说如前。求守护处。诣向燋渴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时守狱者。遥见彼等地狱众生来。而问言。汝等今者何所求须。彼等答言。仁者我今甚渴。时守狱者。即取彼等地狱众生。扑着热铁炽然地上。在猛焰中。仰而卧之。便取铁钳开张其口。融赤铜汁灌其口中。时彼地狱众生。唇口即便燋烂。唇口烂已烧舌。烧舌已烧齶。烧齶已烧咽喉。烧咽喉已烧心。烧心已烧胸。烧胸已烧肠。烧肠已烧胃。烧胃已直破小肠。向下而出。彼等众生。各于其中。受严重苦。受极痛苦。受异种苦。彼等乃至寿命未终。若不尽彼恶不善业。略说如前。乃至若人非人时造。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起世经卷第三

地狱品第四之二

复次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有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燋渴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奔走。略说乃至。求救护处。即便诣向五百由旬脓血地狱。入彼处已。即为彼等。生于脓血。乃至咽喉已下热沸。而彼地狱诸众生等。入已东西交横行走。彼等如是驰走之时。烧手烧足。或烧耳鼻。烧耳鼻已。及诸支节。皆悉烧然。其诸支节。被烧然已。诸罪人等。于彼受苦。严酷重切。不可思议。命既未终。恶不善业又未毕尽。乃至人身所造作来。复次诸比丘。脓血地狱中有诸虫。名最猛胜住。而彼诸虫。为彼地狱诸众生等。作多损害。或于身中。先割破皮。割皮破已。次复割肉。割肉已割筋。割筋已破骨。破骨已拔出于髓。取而食之。彼诸众生。于中乃至受严重苦。命既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及以人身所作来者。皆悉具受。复次诸比丘。彼脓血狱所有众生。或时饥渴。彼等即以两手掬取彼沸脓血。置于口中。置口中已。应时烧彼众生唇口。烧唇口已烧齶。烧齶已烧喉。烧喉已烧胸。烧胸已烧心。烧心已烧肠。烧肠已烧胃。烧胃已直

过小肠。向下而出。彼等众生。于彼地狱。乃至受诸严切重苦。命既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及以人身所作来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复次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于脓血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于救护之处。向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时守狱者。捉彼地狱诸众生辈。掷置釜中。其头向下。脚皆在上。彼诸众生于其中间。以地狱火。相烧煮故。若沸向上。即煮即熟。若沸在下。亦煮亦熟。若在中间。还即煮熟。若交若横。还即煮熟。若为沫覆。还煮还熟。若见不见。一切煮熟。譬如世间若煮小豆若煮大豆及豌豆等。置于釜内。满中着水。其下然火。如是涌沸。汤豆和合。若来向上。即煮即熟。若向下去。亦即煮熟。若住于中。亦煮亦熟。若其交横。亦俱煮熟。若为沫覆。还亦煮熟。若见不见。一切时熟。诸比丘。如是如是。彼一铜釜小地狱中。有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等。令脚在上以头向下。遥掷彼等置铜釜中。被地狱火之所烧逼。热沸既盛。时诸罪人。逐沸向上。即煮即熟。略说乃至。若见不见。亦即煮熟。彼等于中受严切苦。乃至若人非人身中所作来者。如是次第。于彼地狱。具足而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奔走。乃至欲求救护之处。向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为守狱者。取于彼等地狱众生。捉脚向上头向下。掷置铜釜之中。而彼地狱猛火逼切。若沸向上。即煮即熟。若沸向下。亦即煮熟。若在中间。亦即煮熟。若横若覆。见与不见。俱悉煮熟。譬如釜中煮诸豆等。为火烧逼。涌沸向上。亦煮亦熟。略说乃至。若见不见。悉皆煮熟。诸比丘。如是如是。其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诸众生辈。为守狱者。取其两脚。倒竖向上。捉头向下。掷铜釜中。彼等于中。彼地狱火之所逼切。若沸向上。交横煮熟。略说乃至。见与不见。悉煮悉熟。

复次诸比丘。彼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诸众生辈。为守狱者。以铁蟹爪。取彼地狱诸众生身。从釜至釜。彼等从釜将至釜时。脓血皮肉。皆悉散尽。唯余骸骨。彼等于中。乃至受于重严极苦。未得命终。乃至不尽彼不善业。若人身中。所作业者。一切悉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欲求救护之处。诣向硙叠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时守狱者。即捉受罪诸众生辈。仰扑置于铁硙之上。炽然光焰一向洞然。仰卧中已。更取别石。于上压之。压已色别。复更研之。研已复研。作于细末作细末已。复更重末。最后细末别于彼处。末已更研。研已复研。末已复末。至其最后细末之时。而

其支体血一边流一边。犹有骨末存在。彼等于中。受最严苦。乃至于中。未得命终。未尽于彼不善之业。乃至人身所作来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于硙叠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驰走。欲求室宅。欲求归依覆护之处。诣向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其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辈。以热铁斛炽然光焰一向猛烈。遣其量火。彼量火时。烧手烧脚。烧耳烧鼻。烧大支节。烧小支节。然支节已。彼等于中。受极严苦。受最痛苦。寿命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不灭不没不离不失。乃至往昔所造作者。若人身中所作来者。如是次第。具足而受。

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狱出。出已驰走。求室求覆求救求洲求归依处。遂诣向鸡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于中生鸡满彼而住。乃至膝轮。炽然光焰。一向猛热。彼众生辈。行于其中。步步焰热东西驰走。四向顾望。无处可依。大火炽然。烧手烧脚。烧耳烧鼻。烧耳鼻已。烧诸支节。大小一时。俱皆洞然。彼等于中。受极严苦。乃至受于痛切重苦。彼等于中。命既未终。又未尽彼不善恶业。乃至若人身造作者。于彼次第。一切具受。

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等。经无量时久远长道。得从彼鸡小地狱出。出已一向驰奔而走。乃至欲求救护之处。即向灰河小地狱中。其狱亦广五百由旬。诸比丘。罪人入已。其彼灰河。流注急疾。波浪高涌。鸣声极震。灰水沸溢。弥岸盈满。于彼灰河底下分中。有诸铁刺。尖利若磨。于其两岸。复更别有剃刀稠林。其河两岸。刀林之中。复有诸狗。形紫黑色。垢腻可畏。又其两岸。复各别有守地狱者。又其两岸。各复皆生奢摩罗树。其树有刺。纤长尖利。锋颖若磨。尔时地狱诸众生辈。入彼河中。欲渡彼岸。当于渡时。为大波浪之所漂没。沉沦向下。遂于彼中。为诸铁刺。劖刺其身。刺已即住。彼等于中受极严苦。受大重苦。既浮出已。从沸灰河。渡至彼岸。到彼岸已。即复入彼剃刀稠林。其林广阔。游历多时。冒涉利刀。彼等于中。处处经过。入已复入。受大极苦。或复割手。或时割脚。或割手脚。割耳割鼻。复割耳鼻。割支割节。复割支节。彼等于中。受严重苦乃至极苦。未得命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及其往昔若人身中所作来者。悉于中受。复次彼灰河中两岸。所有诸守狱者。见彼受罪诸众生辈来已。问言。汝等身今欲得何物。彼等众生。即同答言。我等甚饥。时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辈。扑置地上。炽然光焰。一向猛热。乃至仰卧。又以铁钳。开擽其口。持热铁丸着于口内。应时烧彼。地狱众生唇口燋破。略说乃至。从咽喉下。到于小肠。直过无

碍。彼等于中。受严切苦。受极重苦。命既未终。乃至未尽彼不善业。及以往昔人身作者。悉皆具受。

复次诸比丘。又彼热沸灰河两岸。所有诸狗。身黑紫色。垢腻可畏。啖彼地狱诸众生身。从其支节所有之肉。脔脔咬食。狗或作声。喔喋鸣吠。彼等于中。受严切苦。乃至受于最极重苦。未得命终。乃至未尽彼不善业。及以往昔于人身中所作来者。一切具受。

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为彼涌沸极热灰河所逼切时。又迫彼等纤利铁刺。并剃刀林怖守狱者。及避黑紫诸垢腻狗。种种急故。时彼地狱诸众生辈。即走上彼奢摩罗树。上彼树时。其树枝柯。纯是铁刺。其刺尖利。头皆向下。纤长若磨。设欲下时。彼等铁刺。头则向上。纤长尖利。其彼地狱诸众生等。上彼奢摩罗树时。即有诸乌。名为铁嘴。彼乌来已。啄彼地狱诸众生头。啄头破已嗪[口*束]其脑。啖而食之。彼等于中。受极严苦。受痛切苦。不可堪忍。即还堕落入沸灰河。彼等于中。还复为大波浪所漂。没至河底。到彼处已。复为铁刺之所劚刺。彼等身体。既被刺已。不能复去。则便住彼。于中受苦。极大猛酷。既不堪忍。复起驰走。从灰河渡。渡已还来。到于此岸。彼等复入剃刀稠林。入已复入。而彼入时。割手割脚。或割手脚。乃至割截诸支节等。于中具足受极严苦。命未终尽。略说乃至。从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次第悉受。

复次诸比丘。其沸灰河。此岸所有诸守狱者。彼等既见地狱受罪诸众生来。来已即便遥问之言。诸汝等辈。何为远来。欲得何物。彼等众生各各答言。我等渴乏。时守狱者。取彼众生。扑着热铁炽然地上。令其仰卧。既仰卧已。火焰洞起。即以铁钳开彼等口。融赤铜汁灌其口中。时彼地狱诸众生辈。既饮铜汁。即烧唇口。乃至小肠。直下而出。彼等于中。极受严苦。乃至寿命未散未灭未尽。于彼不善之业及人身中所作来者。悉于中受。

复次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受于罪报。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乃有风来。其此大风。名为和合。吹彼地狱诸众生等。向于岸边。如是次第。从沸灰河地狱中出。出已驰走。乃至求于救护之处。诣向斫板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其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辈。扑置热铁炽然地上。乃至令其仰卧地已。以铁斵斤炽然猛焰极大焰赫。为彼地狱诸众生等。斫手斫脚。亦斫手脚。斫耳斫鼻。亦斫耳鼻。斫支斫节。亦斫支节。彼等于中。乃至极受严重之苦。命既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及以人身所作来者。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等地狱诸众生辈。有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斫板小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室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向刀叶

林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中已。以无诸善业果报故。忽起风吹从空中堕铁刀叶林。彼刀叶林。为彼地狱诸众生辈。斫手斫脚。亦斫手脚。斫耳斫鼻。亦斫耳鼻。斫支斫节。亦斫支节。彼等于中。乃至极受严切重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乃至人身所作来者。一切具足悉于中受。

复次诸比丘。彼刀叶林小地狱中。以无诸善业果报故。有铁嘴乌。忽然生出。飞来向彼地狱众生两髆之上。安立脚已。即以铁嘴啄彼罪人两眼而去。彼于尔时。极受严切痛恼重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乃至人身所作来者。如是次第。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有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刀叶林小地狱出。出已驰走。欲求室宅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诣向狐狼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以诸不善业果报故。于彼狱中。出生狐狼。严炽粗恶啀喍可畏。咬彼地狱诸众生身所有之肉。脚蹋口掣腐腐而食。亦作号声。甚大震吼。彼等于中。乃至极受严重之苦。命既未终。略说如前。人非人身所作来者。如是次第。皆于其中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有无量时。从彼狐狼小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室求洲求覆求救护处求归依处。诣向寒冰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彼处已。以诸不善业果报故。忽起冷风吹大粗涩严苦之寒。触彼地狱诸众生身。皮皆破裂。皮破裂已。次破裂肉。破裂肉已。次破裂筋。破裂筋已。次破裂骨。破裂骨已。次破裂髓。破裂髓时。彼等于中。受极严苦。最重切苦。乃至不可堪忍耐故。还于彼中。寿命终尽。此是最初第一极大。名活地狱及余十六诸小地狱。

复次诸比丘。第二黑绳大地狱者。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而以围绕。从黑云沙。乃至最后。第十六寒冰地狱。为一眷属。诸比丘。于其中间。有何因缘。此大地狱。名黑绳也。诸比丘。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住者。以诸不善业果报故。于上空中。忽然出生粗大黑绳。炽然猛焰。一向焰热。譬如从地乃至向上。于其中间。有大黑云。充遍出生。如是如是。而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以诸不善业果报故。上虚空中。出大黑绳。炽然猛焰。为彼地狱诸众生辈。堕于身上。堕身上已。即烧地狱诸众生皮。烧皮已烧肉。烧肉已烧筋。烧筋已。烧骨。烧骨已彻至于髓。髓出已然。髓既然已。复出大焰。彼等于中。受严切苦。受极重苦。彼以罪业。命既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未灭未变未除未毕。若于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住者化者。

以诸不善业果报故。时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辈。扑着炽然热铁地上。乃至一向燋焰猛盛。仰卧着已。以热铁绳处处拼度。既拼度已。以铁斵斤炽然赫焰。乃至交横斫彼地狱诸众生身。作于两分。或作三分。四分五分。乃至十分二十分。或五十分。或复百分。譬如世间工巧木匠。若木匠弟子。取于诸木。安地上已。即用黑绳而以拼度。拼度讫了。以利斵斤。或作二分。三四五分。或复十分二十分。或作百分。如是如是。诸比丘。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亦复如是。其守狱者。取彼众生。扑置热铁炽然地上。乃至仰卧。以铁黑绳拼度作道。即用斵斤斫破其身作诸分段。亦复如是。彼等于中。乃至痛切。受极严苦。命既未终。又未尽彼不善诸业。及以往昔人身作来。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而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有者化者。乃至住者。时守狱者。取彼众生。扑着炽然热铁地上。乃至取已仰卧于地。以铁黑绳拼度其身。即以铁锯炽然猛焰。锯彼地狱众生身破。破已复破。乃至大破。次复更裂。裂已复裂。乃至大裂。或割或截。既割截已。复更割截。或大割截。譬如世间巧用锯师。若锯解师所有弟子。取于诸木。安置地上。即以黑绳。拼度作道。以利铁锯而锯破之。破已复破。乃至大破。次复更裂。裂已复裂。乃至大裂。而复割截。既割截已。复更割截。及大割截。如是如是。诸比丘。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者。取彼众生。扑置热铁炽然地上。乃至令其仰卧地已。以铁黑绳拼度作道。即以铁锯炽然猛焰。解破其身。破已复破。乃至大破。裂已复裂。乃至大裂。割已复割。乃至大割。截已复截。乃至大截。彼等于中。乃至具受极严重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乃至人身所作来者。于中备受。

复次诸比丘。而彼黑绳大地狱中。诸众生辈。所有生者。乃至住者。其守狱者。取彼众生。以热铁砧炽然猛焰。乃至令彼自相捶打。彼等打时。烧手烧脚。或烧手脚。烧耳烧鼻。或烧耳鼻。烧支烧节。烧诸支节。彼等于中。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及以人身所作来者。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而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乃至住者。为彼等故。上虚空中有大黑绳出生。炽然极大猛焰。乃至一向堕彼地狱众生身上。黑绳堕时。绞彼地狱诸众生身。绞已复绞。乃至大绞。勒已复勒。乃至大勒。既绞勒已后复还为风吹开解。风开解时。而彼地狱诸众生辈。从身剥皮。既剥皮已。次复剥肉。既剥肉已。其次抽筋。乃至破骨。既破骨已。吹髓而去。彼等尔时于其中间。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未尽于彼恶不善业。如是次第。一切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有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黑绳大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求覆求室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略说乃至如上。到第十六寒冰地狱。入彼狱已。乃至命终。受种种苦。

复次诸比丘。众合大地狱。亦有十六诸小地狱。各皆纵广五百由旬。而相围绕。从黑云沙小地狱中。乃至略说。其最在后寒冰地狱。诸比丘。于其中间。有何因缘。彼大地狱。名为众合也。诸比丘。而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有者出者化者。乃至住者。为彼等故。生于两山。名为白羊。口食。炽然极猛光焰。尔时彼等地狱众生。入彼山内。彼等入已。时彼两山各各相磨。各各相打。各各相揩。彼山如是合已磨已。打揩各讫。还住本处。譬如毗佉□共啰毗佉□(此二是闪电名)。相合相磨相揩相打。彼既相合。相磨打已。各还本处。如是如是。诸比丘。彼之二山。相合相磨相揩相打。着已各散还归本处。亦复如是。然于彼中。所有地狱诸众生辈。被山合著揩磨打时。身体一向脓血流出。唯骸骨在。彼等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既未终。略说乃至如上次第。如是当知。

复次诸比丘。其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住者。其守狱者。取彼地狱诸众生辈。以大铁石炽然猛焰。乃至扑彼地狱众生。置热地上。令其仰卧。彼铁石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如世间硙。如是用磨。磨已复磨。大磨作末。既作末已。复更细磨。彼等磨时。更复重研。研已复研。大研作尘。既作尘已。复作细尘。如是种种作尘末时。一向唯见脓血流出。空有骸骨尘末而在。彼等于中乃至受于极重苦恼。命既未终。略说如上。次第应知。

复次诸比丘。而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地狱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众生。扑置热铁大铁槽中。其槽炽然一向猛焰。掷槽中已。犹如世间压诸甘蔗及以胡麻。如是榨压。压已复压。如是大压。彼等压时。其傍唯见脓血流出。一边唯有骸骨。滓在于中。乃至受大严苦。略说如上。命既未终。其中受苦种种痛剧。

复次诸比丘。而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地狱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众生。掷铁臼中炽然猛焰。乃至一向极热。铁杵持用捣筑。捣已复捣。乃至大捣。如是又筑。筑已复筑。乃至大筑。既捣筑已。复更碎末。又大碎末。彼等如是。舂捣筑碎。作尘末时。唯有脓血。一向傍流。一边唯有骸骨末在。彼等于中。乃至极受严切重苦。略说如上。乃至其中。命未终尽。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而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地狱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尔时于上虚空之中。有大铁象。自然出生。炽然猛

壮。乃至一向光焰赫盛。为彼地狱诸众生辈。从其头顶乃至足趺。象以两脚。蹋其髑髅。蹋已复蹋。乃至大蹋。彼象蹋时。能令彼等地狱众生。身诸脓血一向流出。一边唯有骸骨独在。彼等于中受大严苦。略说如上。命未终尽。如是次第。于中具受。

复次诸比丘。而彼众合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于众合大地狱出。出已一向驰奔而走。乃至求于救护之处。向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乃至寒冰地狱。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其彼叫唤大地狱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于其中间。有何因缘。称彼叫唤为大地狱。诸比丘。而彼叫唤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驱彼地狱诸众生辈。令其入于诸铁城中。其城炽然热铁猛焰。其光焰赫。彼等于中。乃至受于严重苦故。众恼逼切。共相和合。恒大叫唤。名叫唤狱。其彼狱中。以铁为屋房室辇舆。皆以铁为楼观园池。悉热炭火。炽然光耀。一向洞彻。驱逐彼等受罪众生。掷着于中。诸苦逼切。不可忍耐。即便叫唤。是故名为叫唤狱也。彼等于中。受大严苦。略说如上。命既未终。未尽彼等恶不善业。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诸比丘其彼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叫唤大地狱出。出已驰走。略说如前。乃至求于救护之处。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如前。乃至略说。其次最后寒冰地狱。其中命终。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彼大叫唤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以为眷属。皆悉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于彼中间。有何因缘。名大叫唤大地狱也。诸比丘。彼大叫唤大地狱中。所有众生。生者住者。时守狱卒。取彼众生。悉皆掷置铁屋室中。炽然大热。乃至一向光焰猛壮。彼等于中。受极严苦。逼切难忍。众恼和合。遂大叫唤。以是缘故。称彼地狱。名大叫唤。彼地狱中。有铁屋宇铁房铁辇铁阁铁楼。其中炭火。沸涌盈溢。彼等于中。受极重苦。略说如前。既未命尽。如是次第。具足而受。诸比丘。而彼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大叫唤大地狱出。出已驰走。乃至略说。求救护处。诣黑云沙小地狱中。入已乃至最后十六寒冰地狱。于中命终。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其彼热恼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以为眷属。其狱各各如前。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于其中间。有何因缘。称彼名为热恼大地狱。诸比丘。其彼热恼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地狱诸众生辈。掷铁镬中。头直向下。脚皆向上。炽然沸涌。乃至一向热焰汤火。彼等于中。被烧煮故。是故名为热恼狱也。而彼狱中。有诸

铁釜铁瓮铁盆铁瓨铁盥铁[金*敖]铁鼎。并皆炽然。一向猛焰。彼等于中。若烧若煮。故名热恼。乃至受于极严重苦。命既未终。未尽彼等恶不善业。如是次第。一切悉受。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热恼大地狱出。出已乃至驰奔而走。欲求救护归依之处。向黑云沙小地狱中。略说乃至寒冰地狱。于彼命终。具受众苦。

复次诸比丘。彼大热恼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各各纵广五百由旬。从黑云沙小地狱中。乃至最后寒冰地狱。于其中间。有何因缘。名大热恼大地狱也。诸比丘。彼大热恼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其守狱卒。取彼地狱诸众生辈。捉头掷下。以脚向上。置铁釜中。炽然猛火。乃至一向热焰冲出。彼等于中。极受热恼大热恼已。复大热恼。是故名为炽然最大热恼狱也。彼等于彼热铁瓮中盆中镬中鼎中枪中。炽然热恼。极大苦切。掷着中已。彼等于中为地狱火。若烧若煮若炙若煎。受诸苦恼。恼已复恼。以是故名最炽猛热极恼狱也。彼等于中。受剧苦恼。略说如前。乃至命终。如是次第。于中受苦。诸比丘。彼地狱中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从彼炽热极大剧恼地狱出已。驰奔而走。乃至略说。欲求救护归依之处。诣黑云沙小地狱中。乃至最后寒冰地狱。命既未终。受诸苦恼。次第如前。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亦有十六诸小地狱而为眷属。以自围绕。其狱各广五百由旬。初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诸比丘。于彼中间。有何因缘。名阿毗脂大地狱也。诸比丘。其阿毗脂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出者住者。彼等众生。以恶不善业果报故。彼守狱者。自然出生。各各以手。取彼地狱诸众生身。扑着热铁炽然地上。火焰直上。一向猛壮。覆而扑已。即持利刀。从其脚踝。抽拔出筋。乃至头发皆相连挽。贯彻心髓。痛苦难论。如是拔已。然后令驾铁车而行。炽然光焰。一向猛热。将其经历无量由旬铁地而过。所行之处。纯是洞然。热铁险道。去已复去。随彼心意。无暂时停。欲向何处。称意便去。随所去处。随所到处。彼等如是。将彼去时。欲将去时。意欲去时。即消彼等身诸肉血。无复遗余。以是因缘。受严切苦。极重剧苦。意不喜苦。命既未终。乃至未尽恶不善业。未灭未散未变未移。若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一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化者住者。以恶不善业果报故。从于东方有大火聚。忽尔出生。炽然赫色。极大猛焰。一向洞赫。如是次第。南方西方及北方等。诸方各各皆有极大火聚出生。炽然光焰。悉皆猛赫。彼等于中。以此四方四大火聚之所围绕。渐渐逼近。共相和合。令诸众生受诸痛苦。乃至受彼大严切苦。命既未终。略说如上。于彼狱中。一切具受。

起世经卷第四

地狱品第四之三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恶不善业果报故。从于东壁光炎出已。直射西壁。到已而住。从于西壁光焰出已。直射东壁。到已而住。从于南壁光焰出已。直射北壁。从于北壁光焰出已。直射南壁。从下向上。自上射下。纵横交接。上下冲射。热光赫焰。腾沸相激。彼等于中以此六种大猛火聚。掷诸众生。以着其中。乃至受于极严切苦。命既未终。乃至略说。彼不善业。未毕未尽。于其中间。具足而受。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恶不善业果报故。经无量时长远道中。见狱东门忽然自开。是时彼狱诸众生辈。以见闻彼开门声故。走向彼处。走已复走。大速疾走。我等今者至于彼处。决应得脱。我等今者达到彼处。应当大吉。彼等众生。如是走时。走复走时。速疾走时。其身转更炽然光焰。譬如世间有力壮夫将大火炬逆风而走。而彼火炬。更复转然焰炽猛盛。如是如是。彼等走时。走已复走。如是走时。身诸支节。转复炽燃。举足之时。肉血离散。下足之时。其肉还生。又复彼等。如是奔走。欲近门时。为彼等故。门自然闭。众生尔时。于彼狱中。热铁地上炽燃光焰。一向闷绝。覆面而踣。彼等于中。既覆踣已。即烧其皮。烧皮已次烧肉。烧肉已烧筋。烧筋已烧骨。烧骨已至髓。髓出已即时烟出。烟出已复出烟大出烟。彼等于中。乃至次第受极严苦。命既未终。略说如前。未尽彼恶不善之业。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于中具受。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诸众生辈。生者有者乃至住者。以诸不善业果报故。经无量时长远道中。是时彼狱南门西门乃至北门。还如是开。时彼地狱诸众生辈。闻彼开声。向门而走。走已复走。乃至大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当于此处。必应得脱。我等于今定当脱了。彼等如是大驰走时。其身转复炽然猛烈。譬如壮夫手中执持大干草炬逆风而走。彼炬既然。转复炽盛。如是如是。彼等众生。走已复走。乃至大走。作是走时。彼等身分。转更炽燃。举掷足时。肉血俱散。欲下足时。肉血还生。及到门时。彼门还闭。彼等于中。热铁地上。炽然焰盛。专一向走。既不得出。其心闷乱。覆面倒地。彼等于中。既倒地已。即烧身皮。既烧皮已。次烧其肉。既烧肉已。复烧于骨。乃至彻髓。洞然烟出。其烟熢[火*孛]。复出赤光。烟烟相杂。热恼复倍。彼等于中。受极严苦。略说如前。乃至寿命未得终尽。恶不善业未灭未离未变未散。乃至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一

切悉受。

复次诸比丘。彼阿毗脂大地狱中。所有众生。乃至住者。以诸不善业果报故。为彼地狱火所烧时。眼所见色。皆是意中所不喜色。有意喜者而不现前。非意所好。非是好者。不爱之色。不善之色。而恒逼恼。耳所闻声。鼻所闻香。舌所取味。身所觉触。意所念法。皆是意中所不喜法。若非意喜。非可爱法。而来现前。凡有境界皆是不善。彼等于中。以是因缘。恒受极重苦恼粗涩。其色恶故。其触亦然。乃至寿命未得终然。恶不善业。未没未灭。若于往昔人非人身造作一切诸恶业者。悉皆具受。

复次诸比丘。更何因缘。彼阿毗脂大地狱者。称阿毗脂大地狱也。诸比丘。其阿毗脂大地狱中。于一切时。无有须臾得暂受乐乃至如一弹指顷时。是故称彼大地狱者。为阿毗脂也。如是次第。具足受苦。诸比丘。彼大地狱诸众生辈。经无量时长远道中。乃至从彼阿毗脂中大地狱出。出已驰走。走已复走。乃至大走。欲求屋宅求覆求洲求归依处求救护处。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乃至略说。最后到第十六寒冰地狱。具受众苦。彼处命终。此中世尊。说如是偈。

若人身口意造业　　作已向于恶道中
如是当生活地狱　　其中可畏毛竖处
经历无数千亿年　　死已须臾还复活
怨仇各各相报对　　此由众生更相杀
若于父母起恶心　　或佛菩萨声闻众
此等皆当堕黑绳　　彼处受苦极严剧
教他正行令邪曲　　见人友善必破坏
彼等皆堕黑绳狱　　两舌恶口多妄语
乐作三种重恶业　　不修三种善根芽
此痴人辈堕合狱　　彼等于中久受苦
或害羊马及诸牛　　种种杂兽鸡猪等
并杀诸余虫蚁类　　彼等堕于合狱中
世间怖畏相多种　　以此逼切恼人故
彼堕硙山等狱中　　捶押臼杵舂捣苦
贪欲恚痴恶使故　　回转正理令别异
判是作非乖法律　　彼为刀剑轮所伤
若倚强势劫夺他　　有力无力皆悉取
故作如是诸逼切　　彼为铁象所蹴蹋
若乐杀害诸众生　　身手血涂心严恶
常行如是不净业　　彼等当生叫唤中
诸种触恼众生故　　于叫唤狱多被煮

彼中复有大叫唤　　此由谄曲姧猾心
诸见调林所覆蔽　　爱网弥密所沉沦
常行如是最下业　　彼则堕于大叫唤
若至此大叫唤中　　炽然铁城毛竖处
其中铁堂及铁屋　　所来入者悉烧然
若作世间诸事中　　多诸恼乱众生者
彼等当生热恼狱　　受诸热恼无量时
世间沙门婆罗门　　父母尊长诸耆旧
若恒触恼令不喜　　彼等皆堕热恼中
生天净业不乐修　　所爱至亲常远离
如是之事喜作者　　彼皆当入热恼狱
恶向沙门婆罗门　　并诸善人父母等
或复害于其余尊　　堕热恼中常被煮
恒多造作诸恶业　　不曾发起一善心
如是人向阿毗脂　　当受无量众苦恼
若说正法为非法　　说诸非法为正法
既无增益于善者　　彼等皆当入阿毗
活及黑绳此两狱　　合会叫唤三为五
热恼大热共成七　　其阿毗脂为第八
此等八是大地狱　　严炽苦切难忍受
恶业之人所作故　　其中小狱有十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彼之世界于两中间。别更复有十地狱住。何等为十。所谓頞浮陀地狱。泥啰浮陀地狱阿浮地狱。呼呼婆地狱。阿吒吒地狱。搔揵提迦地狱。优钵罗地狱。波头摩地狱。奔茶利地狱。究牟陀地狱。诸比丘于彼中间。有如是等十种地狱。诸比丘。何因何缘。其頞浮陀地狱。名为頞浮陀也。诸比丘。彼頞浮陀地狱之中。诸众生辈。有得如是色身形体。譬如泡沫。是故名为頞浮陀也。复更于中有何因缘。其泥啰浮陀。名为泥啰浮陀也。诸比丘。彼泥啰浮陀地狱之中。诸众生辈。有得如是色身形体。譬如肉片。是故名为泥啰浮陀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阿呼地狱。名为阿呼也。诸比丘。彼阿呼大地狱中。诸众生辈。受于严苦逼切之时。叫唤唱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故名为阿呼呼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呼呼婆名为呼呼婆也。诸比丘。彼呼呼婆地狱之中。诸众生辈。为彼地狱极苦所逼切时。叫唤唱言呼呼婆。是故名为呼呼婆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阿吒吒地狱。名为阿吒吒也。诸比丘。彼阿吒吒地狱之中。诸众生辈。以极苦恼受逼切时。称叫唤言阿吒吒。亦不能自口中出舌。是故名为阿吒吒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搔揵提迦名为搔揵提迦也。诸比丘。彼搔揵提迦地狱之中。火如是色。譬如搔揵提迦华。是故名为搔揵提迦也。又复于

中何因何缘。其优钵罗名为优钵罗也。诸比丘。彼优钵罗地狱之中。火如是色。譬如优钵罗华。是故名为优钵罗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究牟陀地狱。名为究牟陀也。诸比丘。彼究牟陀地狱之中。火有是色。譬如究牟陀华。是故名为究牟陀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奔茶梨迦名为奔茶梨迦也。诸比丘。彼奔茶梨迦地狱之中。火有是色。譬如奔茶梨迦华。是故名为。奔茶梨迦也。又复于中何因何缘。其波头摩名为波头摩也。诸比丘。彼波头摩地狱之中。火有是色。譬如波头摩华。是故名为波头摩也。

诸比丘。譬如憍萨罗国中。二十佉啰迦(佉啰迦者隋言二十斛)。乌麻膏满不槩令平。而于彼中。有一丈夫。满一百年。取一乌麻。如是次第。满百年已。复取一粒乌麻掷出。诸比丘。掷彼憍萨罗满二十佉啰迦乌麻尽已。如是时节。我说其一頞浮陀寿。犹未毕尽。且以此数。略而计之。如是二十頞浮陀寿。为一泥啰浮陀。二十泥啰浮陀。为一阿呼。二十阿呼。为一呼呼婆。二十呼呼婆。为一阿吒吒。二十阿吒吒。为一搔揵提迦。二十搔揵提迦。为一优钵罗。二十优钵罗。为一究牟陀。二十究牟陀。为一奔茶梨迦。二十奔茶梨迦。为一波头摩。二十波头摩。为一中劫。

诸比丘。其波头摩地狱处所。若众生辈。离彼一百踰阇那住(踰阇那者隋数四十里也)。为彼狱火光焰所烧。若离五十踰阇那住。诸众生辈。皆盲无眼。离二十五踰阇那住。诸众生辈。身之肉血自然破散。诸比丘。其瞿迦梨比丘。为于舍利弗及目揵连边。起诽谤心浊恶心已。死后即生彼波头摩地狱之中。生彼处已。从口生焰。出长十肘(肘长二尺)。于其舌上。自然而有五百具犁。恒常耕之。诸比丘。我于余处。未曾见有如是色类而自损害。所谓于诸梵行人边。心生垢浊。自损故。恶心故。不利益心故无慈心故。无净心故。诸比丘。是故汝等应须于彼诸梵行边。当起于慈身口意业。如我所见。昼夜起慈身口意者。常受安乐。是故汝等诸比丘辈。皆当如我所见所说。汝应昼夜常起慈心。汝等应当如是习学。尔时世尊说此伽陀。

世间人辈当生时　　舌头自然出斤斧
所谓口中说恶故　　还自损害割其身
应赞叹者不称誉　　合毁辱人反谈美
如是名为口中诤　　以此诤故无乐受
若人博戏得资财　　此是世间少言诤
清净行边起浊心　　是名口中大斗诤
如是三十六百千　　泥啰浮陀地狱数
及五頞浮陀地狱　　堕彼波头摩狱中
以毁圣人致如是　　缘口意业作恶故

诸比丘。彼界中间。复有诸风。名曰热恼。诸比丘。彼等诸风。若来到此四世界中。而此四洲世界所有诸众生辈。生者住者。彼皆一切。皆散皆灭皆坏皆无。譬如苇荻。若被刈已。不得水时。干坏无有。如是如是。诸比丘。彼界中间。所有诸风。名热恼者。彼等若来此四界时。此四洲界所有众生。一时皆悉干坏无有。彼等以此内轮圆山大轮圆山二山所障。是故彼风不来到此。诸比丘。彼轮圆山大轮圆山。能作如是最大利益。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业故。

复次诸比丘。又于彼处世界中间。有诸风吹地狱。烧煮众生身肉脂髓。臭秽熢[火*孛]气响种种不净。诸比丘。彼风若来到此四洲世界中时。尔时四洲世界之中。所有众生乃至住者。彼等皆盲无复眼目。以其气恶臭处猛故。然彼轮圆及大轮圆二山障碍。以障碍故。不来于此。诸比丘。彼内轮圆及大轮圆二山。能为此四洲界诸众生等。造作如是最大利益。成诸众生依止业故。

复次诸比丘。又彼界中。更有大风。名僧伽多(僧伽多者隋言合会)。诸比丘。彼风若来此世界中。则四大洲及诸八万四千小洲。并余大山。及须弥留山王。悉能擎举。去地令高。一俱嚧舍(四肘名一弓千弓名一俱嚧舍)。举已能令分散破坏。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嚧舍。地既擎举已。悉能令其星散破坏。乃至高一踰阇那。地擎举星散破坏如前。如是二三四五六七踰阇那。地擎举破坏悉令分散。乃至一百踰阇那。地既擎举已分散破坏。及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阇那。地擎举已碎分散破坏。亦复如前。乃至一千踰阇那。地既擎举已尘散破坏。及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地悉擎举已分散破坏。诸比丘。譬如壮健有力丈夫。以手搦取麦[麩-夫+戈]一把。高擎举已。于虚空中。粉粖分散。悉令碎坏。如是如是。诸比丘。彼世界中。最大极吹僧伽多风。若来到此四洲界中。尔时此界四方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余诸大山。及须弥留山王。擎举高一俱嚧舍。地分散破坏。略说如前。乃至七千踰阇那。地既擎举已。尘散破坏。诸比丘。但以得彼内轮圆山大轮圆山二山障碍。以障碍故不来于此。诸比丘。彼内轮圆大轮圆山。二山威德。有如是力。能大利益。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业故。

复次诸比丘。于彼世界中间之外阎浮洲南。有阎摩王宫殿住处。纵广六千踰阇那。地七重墙壁。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鞞琉璃颇致迦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七宝之所成就。于彼四方各有诸门。彼等诸门。皆有却敌楼橹台殿园苑华池。其诸华池。及园苑内。有种种树。其树各有种种众叶。及种种花。与种种果弥满遍布。种种香薰种种众鸟。各各自鸣。复次诸比丘。别有一时及三摩耶。其阎摩王。以恶不善业果报

故。于夜三时昼三时间。自然而有赤融铜汁。在前出生。当如此时。其王宫殿。即变为铁。于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皆没不现。若在宫外。即于宫内如是出生。时阎摩王。见此事已。怖畏不安。诸毛皆竖。即便出外。若在宫外。即复于外如是出生。时阎摩王。心生怖畏。战动不安。身有诸毛。一时皆竖。即走入内。时守狱者。取阎摩王。即便扑着热铁地上。炽燃猛盛一向光炎。扑仰卧已。即以铁钳用开其口。以洋铜汁置于口中。时阎摩王。即烧唇口。烧唇口已。次烧于舌。既烧舌已即烧咽喉。烧咽喉已。即烧大肠及小肠等。次第燋然。从下而出。即于彼时及三摩耶。其阎摩王。作如是念。所有众生。以其往昔身作恶行口作恶行意恶行者。彼等皆受如是种种形色苦恼。心不喜处。譬如地狱诸众生辈。我今亦然。并及余者。若共阎摩王同作业众生之辈。呜呼愿我从此舍身。死已堕和合中。共于人间相逢受生。尔时我于如来教法中。当得信解。尔时我于彼处。当得信解。具足已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得信解。从家出家。我于尔时。出家已和合不久。若善家子为何事故。正得信解。从家出家。即彼无上梵行。尽处现见法中。自得通证。作具足已。愿我当行。我今已尽生死。已立梵行。应所作者。皆作办讫。更不复于后世受生。诸比丘。其阎摩王。或复有时。发如是等求习善念。于彼时中。其阎摩王所住宫殿。还成七宝种种出生。及天五欲功德现前。悉皆具足。当于彼时。其阎摩王复作是念。所有一切诸众生辈。以身善行口意善行。愿于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乐。譬如空住诸夜叉辈。如我今者。自余阎摩王。所有同集业众生者。

诸比丘。世间凡有三种天使。何等为三。所谓衰老及病死也。诸比丘。有一种人。以自放逸。身行恶行及其口意行于恶行。而其彼人。身口及意。行恶行已。彼因缘故。身坏命终。向于恶趣。生地狱中。其守狱者。驱彼众生。即时将向阎摩王边白言。天王。此之丈夫。昔在人中。纵逸自在。不善和合。恣身口意。行于恶行。然此以其身及口意行恶行已。今来生此。是故天王。善好教示。善好诃责。时阎摩王。问彼丈夫。汝善丈夫。昔在人间。第一天使。善好教示。善好诃责。汝岂不见彼之天使出现生耶。彼答言。天我实不见。时阎摩王。复更告言。丈夫汝岂不见往昔世间有人身时。或作妇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现。摩诃罗时。齿缺发白。皮肤缓皱黡子遍满。状如乌麻。伛偻背曲。跛跂而行。步不依身。恒常偏侧。颈皮宽缓。如牛咽垂。唇口干枯。喉舌燥涩。身体屈折。气力绵微。喘息作声。犹如挽锯。向前欲倒。倚杖而行。既离盛年。肉血消尽。羸瘦趣向未来世路。举动尪弱失壮时形。乃至身心。恒常战栗。其诸支节一切悉皆疲懈已不。彼人答言。天我实见之。

时阎摩王。复更告言。汝愚丈夫。无有智慧。汝昔既见如是相

貌。云何不作如是思念。我今身上。亦有是法亦有是事。我今亦未离如是法。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既未得离。我今应当为身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业。使我当有长夜利益安乐报也。时彼丈夫。即答言。天我实不作如是思念。何以故。以心纵荡行放逸故。时阎摩王。又更告言。愚痴丈夫。若如是者。汝。自懈怠。行放逸故不修身口及意善业。以是因缘。汝当长夜。得大苦恼。无有安乐。是故汝当具足受此放逸行罪。当得如是恶业果报。如彼放逸丈夫受者。又汝丈夫。此之苦报恶行业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兄弟作。非姐妹作。非国王作。非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作。是汝丈夫。自于身中。作此恶业。今自聚集。汝还自当受此报也。

尔时彼世阎摩罗王。具以如是第一天使。善好教示。诃责彼已。复更次以第二天使。善好教示。诃责告言。丈夫汝岂不见第二天使世间出也。彼答言。天我实不见。王复告言。丈夫汝岂不见。往昔世间作人身时。四大和合。一旦乖违。若妇女身。若丈夫体。患苦困笃。或在小床或大床上。以自屎尿。污秽于身。宛转粪中不得自在。卧起行坐。皆人扶持。或人洗拭。或人抱出。或有与饮。或复与食。彼人答言。天我实见之。王复告言。丈夫汝见如是。若巧智者。云何不作如是思念。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今亦有如是之事。我亦未离如是患法。我亦自有如是患事。既未免脱。应自觉知。我今亦可作诸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为我当来长夜。作于大利益所大安乐处。彼人答言。天我实不作如是思念。以懈怠心行放逸故。王复告言。丈夫汝今既是行放逸者。懒惰懈怠。不作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汝何能得长夜利益及安乐报。是故汝当修行善事。若行放逸。随放逸故。汝此恶业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姐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作。非诸沙门及婆罗门等之所造。作此之恶业。汝既自作。汝还自受此果报也。

时阎摩王。依次以此第二天使。善好教示。诃责彼已。依次更以第三天使教示。诃责彼丈夫言。汝愚丈夫。汝在人间作人身时。岂可不见第三天使世间出生。彼答言。天我实不见。

时阎摩王。复告彼言。汝丈夫。岂可不见。彼世间时。若复妇女。若有丈夫。随时命终。安置床上。将向于外。以杂色衣。而覆其上。又作种种斗帐轩盖而普周匝。为诸眷属之所围绕。绝诸璎珞。举手散发。或将灰土以坌头上。最极悲恼号啕哭泣。或言呜呼。或言多多。或言养育。举声大叫。捶胸哀恸。种种语言。酸切哽楚。汝悉见不。彼丈夫言。天我实见之。

时阎摩王。复告彼言。丈夫汝昔既见如此之事。何不自作如是思念。我今亦有如是之法。我身亦有如是之事。我既未脱如是之事。我

亦有死。亦有死法。未得免离。我今亦可作诸善业。若身若口若意善业。为我长夜作大利益作安乐故。时彼丈夫即答天言。我实不作。何以故。以放逸故。时阎摩王复告彼言。丈夫汝今既是放逸。行者以放逸故。不作善业。亦不聚集其余诸善。谓身口意为汝长夜作于利益。当作安乐。是故汝今有如是事。依放逸行。以放逸故。汝自招此恶不善业。汝此恶业。非父母作。非兄弟作。非姐妹作。非王非天。亦非往昔先人所作。又非沙门婆罗门作。丈夫汝此恶业。是汝自作自聚集故。得此果报。汝还自受。时阎摩王。具足以此第三天使。教示诃责。敕彼丈夫。言语讫已。即弃舍之。时守狱者。种种取彼丈夫手臂。以头向下。持足向上。即掷置于诸地狱中。世尊尔时说伽他言。

众生造作恶业已　　死后堕于恶趣中
时阎摩王见彼来　　以悲愍心而诃责
汝昔在于人间时　　可不见于老病死
此是天使来告示　　云何放逸不觉知
纵身口意染诸尘　　不行施戒自调伏
如此云何名有识　　而不造作利益因
尔时如法阎摩王　　作是诃责罪人已
彼即喘息心恐怖　　战惧便作如是言
以我昔共恶朋友　　闻善意中不喜作
贪欲嗔恚所缠覆　　不作自利故损身
汝既不修众善因　　唯造种种诸恶业
愚痴今日当得果　　彼业受来地狱中
如此一切诸恶业　　非父非是母所作
亦非沙门婆罗门　　非是国王非诸天
此直是汝自造作　　诸恶业子不净故
自既作此诸恶业　　今当分受此恶果
彼王以是三天使　　次第诃责罪者已
阎摩罗王于彼时　　弃舍诸罪众生去
时阎摩世所住者　　即便取彼丈夫辈
牵将向于地狱中　　极大可畏毛竖处
四边相向有四门　　四方四维皆整顿
诸院垣墙皆是铁　　用铁周匝以为栏
炽然猛热铁为城　　光焰严盛烟火合
遥见可畏心已惊　　严炽焰赫难可向
犹如一百由旬内　　大火炽然悉弥满
其中所烧众生辈　　皆由往昔作恶因
被于天使之所诃　　而心放逸无觉察
彼等即今长夜悔　　皆由往昔下劣心
所有智慧诸人等　　若见天使来开导

应当精勤莫放逸　诸圣法王善巧说
既见闻已须恐怖　诸有生死穷尽处
一切无过于涅槃　种种患尽无有余
至彼安隐则快乐　如是见法得寂灭
所谓诸怨皆已度　自然清净得涅槃

起世经卷第五

诸龙金翅鸟品第五

复次诸比丘。一切诸龙。有四种生。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如此名为四种生龙。诸比丘。其金翅鸟。亦四种生。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及以化生。此等名为彼金翅鸟有四种生。诸比丘。大海水底。有娑伽罗龙王宫殿。纵广正等八万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周匝庄严。七重宝铃。间错珠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扶疏荫映之所围绕。妙色可观。众宝庄挍。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七宝所成。于彼四方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重阁楼观却敌。有诸园苑及以泉池。地与池中。各各皆有众杂花草。行伍相当。复有诸树。种种叶华。种种众果。种种香熏。种种诸鸟。各各自鸣。

诸比丘。彼须弥留山。佉低罗山。二山中间。有于难陀优波难陀二大龙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六千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大海北为诸龙王及诸一切金翅鸟王。有一大树。其树名曰居吒奢摩离(隋言粗聚)。彼之大树。其本周围。有七由旬。其下入地二十由旬。其上出高一百由旬。枝叶遍覆五十由旬。其院纵广五百由旬。七重墙堑。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彼居吒奢摩离大树东面。有卵生龙及卵生金翅鸟诸宫殿住。宫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自鸣。

其居吒奢摩离大树南面。有胎生龙及胎生金翅鸟诸宫殿住。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自鸣。其居吒奢摩离大树西面。有湿生龙及湿生金翅鸟诸宫殿住。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自鸣。其居吒奢摩离大树北面。有化生龙及化生金翅鸟诸宫殿住。亦各纵广六百由旬。七重垣墙。略说如前。乃至众鸟各各自鸣。

诸比丘。其彼卵生金翅鸟王。欲得搏取卵生龙时。于是即飞向居吒奢摩离大树东面枝上。下观海已。便以两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二

百由旬。海水开已。即便衔取卵生龙出。随其所用。随其所食。诸比丘。其诸卵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龙食。随其所用。则不能取胎生之龙及湿生龙化生龙等。

诸比丘。其诸胎生金翅鸟王。若欲得取卵生龙者。即时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下观大海。即以两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二百由旬。因而衔取卵生龙出。随其所食。又复胎生金翅鸟王。若欲搏取胎生龙者。即便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上。下观大海。即以两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四百由旬遂便衔取胎生龙出。随其食用。诸比丘。其诸胎生金翅鸟王。唯能取得卵生诸龙及胎生龙。随其所用。则不能得湿生诸龙化生龙等。

诸比丘。其诸湿生金翅鸟王。若欲得取卵生龙时。尔时飞上彼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二百由旬。开已衔取卵生龙。用随其所食。又复湿生金翅之鸟。若欲得取胎生龙时。即便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四百由旬。开已衔取胎生龙食。随其所用。又复湿生金翅之鸟。若欲得取湿生龙者。尔时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西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八百由旬。即便衔取湿生龙用随其所食。诸比丘。其诸湿生金翅之鸟。唯能得取卵生诸龙胎生之龙湿生龙等。随所其用。随其所食。唯不能得化生诸龙。

诸比丘。其诸化生金翅之鸟。若其欲得取卵生龙。尔时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东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二百由旬。即便衔取卵生龙食。随其所用。又复化生金翅之鸟。若欲搏取胎生龙时。即便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南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四百由旬。时彼化生金翅之鸟。即便衔取胎生龙食。随其所用。又复化生金翅之鸟。若欲得取湿生龙时。即便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西枝上。以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八百由旬。即时衔取湿生龙食。随其所用。又复化生金翅鸟王。若欲得取化生龙者。尔时即飞向彼居吒奢摩离大树北面枝上。下观于海。便以两翅飞扇大海。水为之开一千六百由旬。即便衔取化生龙食。随其所用。诸比丘。此等诸龙悉皆为彼金翅鸟之所食啖。

诸比丘。别有诸龙。彼金翅鸟不能取得。所谓娑伽罗龙王。不曾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惊动。又有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此二龙王等。亦不为彼金翅鸟取。又复提头赖吒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等。亦不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撮取。诸比丘。复有自余诸龙王等。亦不为彼金翅鸟取。所谓摩多车迦等。德叉迦等羯勒拏憍多摩迦等。炽婆陀弗知梨迦等。商居波陀迦等。甘婆罗阿湿婆多罗二龙王等。诸比丘。更有自余诸龙住处。彼等界中。亦复不为诸金翅鸟之所食啖。

诸比丘。于彼趣中有何因缘。而彼等辈生于龙中。诸比丘。有诸众生。熏修龙因。受持龙戒。发起龙心。分别龙意。作是业已。为彼因缘所成熟故。当生龙中。复有一种。熏修金翅鸟因。受持金翅鸟戒。发起金翅鸟心。分别金翅鸟意。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即当生彼金翅鸟中。复有一种。熏修诸兽因。受持诸兽戒。发起诸兽心。习行诸兽业。分别诸兽意。彼以如是种种熏修诸兽戒因。发起行业。成就心意。众因缘故。身坏命终。即便生彼诸杂兽中。复有一种。熏修牛因牛戒牛业牛心牛意。略说如前。乃至分别。以是缘故。生于牛中。复有一种。熏修鸡因鸡戒鸡业鸡心鸡意。略说如前。乃至分别鸡心鸡业。以是因缘。当生鸡中。复有一种。熏修鸱鸺因。受鸱鸺戒。发起鸱鸺心。行鸱鸺业。分别鸱鸺意。以彼熏修鸱鸺业。受鸱鸺戒。起鸱鸺心。分别鸱鸺意故。以是因缘。舍身当生于鸱鸺中。诸比丘。复有一种。熏修月戒。或复熏修日戒星宿戒丈人戒。或复熏修默然戒。或有熏修大力天戒。或有熏修大丈夫戒。或有熏修入水戒。或有熏修供养日戒。或复熏修事行火戒。或修苦行诸秽浊处。彼熏修已。作如是念。愿我所修此等诸戒。月戒日戒星辰等戒及默然戒大力天戒大丈夫戒。水戒火戒。苦行秽浊。诸如是戒。我当作天。或得天报。发此邪愿。

诸比丘。复有一种。丈夫福伽罗等起邪愿者。我今说彼。当向二处。若生地狱。若生畜生。诸比丘。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常。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悉皆无常。此事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常无常。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常非无常。此事实余虚妄。

诸比丘。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有边。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无有边。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命即是身。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命异身异。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有命有身。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无命无身。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有有。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

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或有有。或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是常。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诸行中当作我见。当作世见。离诸行中。当作我见。当作世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是常。此是实余虚妄。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无常。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诸行中。当作无我见无世间见。离诸行中。当作无我见无世间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无常。此是实余虚妄。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常非常。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离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以是义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常非常。此是实余虚妄。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离诸行中。当有我见及世间见。是故彼等作是说言。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如是说言。我及世间有边。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作如是说。命有边人有边。从初托胎腹中。是命死后。殡葬埋藏。是人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七反堕落。七过流转。七走七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有边。此是实余虚妄。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无有边。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作如是说。命无有边。人无有边。从初托胎腹中。是命死后。殡葬埋藏。是人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七反堕落。七过流转。七走七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无有边。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作如是说。命非有边非无边。是人从初托胎腹中。死后殡葬埋藏。上人从初受身四种。七反堕落。七过流转。七走七行。已当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说。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实虚余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我及世间。非非有边非非无边。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如是说。世间非非有边非非无边。从初受身四种。七反堕落。七过流转。七走七行。已当成就命及入命聚。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我及世间。非非有边非非无

边。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彼命即彼身。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身中见有我及见命。于余身中亦见有我。亦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即彼命即彼身。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命别身别。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身中当见有我。及见有命。亦别身中当见有我。及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命别身别。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有命及身。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身中当见有我及有命。别身中亦当见有我。及当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有命及身。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身中不见有我不见有命。别身亦不见有我亦不见有命。是故彼等作如是言。非命非身。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有有。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世。作如是见。寿命亦当至寿命亦当走。趣向流转。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当有有。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于世。作如是言。此处有寿命至。彼处有寿命断。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或有有或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所见。作如是言。此处命断走至。彼处趣向流转。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或有有或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

诸比丘。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见。作如是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者。彼等见世。作如是言。人于此处命断坏已。移至彼处。命亦断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有。此是实余虚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国王。名为镜面。时镜面王曾于一时。欲共生盲诸丈夫等游戏喜乐。即便宣告。多集生盲诸丈夫辈。集已语彼群盲等言。谓汝生盲。汝等颇知象之形类。其状

云何。时彼众盲同共答言。天王。我等生盲。实不曾知象之形类。王复告言。汝等先来既未识象。今者欲知象形类不。时彼群盲同声答言。天王。我实未识。若蒙王恩。我等欲得知象形类。

时镜面王即便敕唤一调象师来。告之言。卿可速往彼象厩内。取一象来。置于我前。示诸盲人。时调象师知王意已。即将象来置王殿前。王语彼等众盲人辈。此即是象。时诸盲人各各以手摩触其象。尔时象师语众盲人。汝摩触象。以实报王。时众盲辈。有摸鼻者。或牙齿者。或摸耳者。头项背胁[月*坒]脚尾等。如是摸已。时王问言。汝生盲辈。汝等已得知象形类相貌等耶。彼等生盲同答王言。天王。我等今已知象形类。

尔时彼王即复问言。汝等诸盲。既已知象。若其知者象为何类。时群盲中。或有以手摩触鼻者。即白王言。天王。象形如绳。触牙齿者答言。天王。其象如橛。触象耳者答言。天王。其象如箕。触象头者答言。天王。象犹如瓮。触象项者答言。天王。象如屋梁。触象背者答言。天王。象如舍脊。触象胁者答言。天王。象形如篅。触象[月*坒]者答言。天王。其象如树。触象脚者答言。天王。其象如臼。触象尾者答言。天王。象如扫帚。其众盲人各如是答。天王。其象如是。天王。其象如是。复更白言。天王。我知象如是。时王告众盲言。汝亦不知是象非象。况能得知象之形类。时彼众盲各各自执。共相诤斗。各各以手自遮其面。各各相诤。各各相毁各言已。是时镜面王见彼众盲如是诤竞。大笑欢乐。王于彼时即说偈言。

此等群盲生无目　　横于诸事各相争
曾无有师一语教　　云何知是象身分

诸比丘。如是如是。世间所有诸沙门婆罗门等。亦复如是。既不能知如实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既不如实知。当知彼等。方应长夜共生诤斗。流转而行。各相形毁。各相骂辱。既生诤斗。执竞不休。各各以手自遮其面。如彼群盲。共相恼乱。于中说此偈言。

若不知彼苦圣谛　　亦不能知苦集因
所有世间诸苦处　　苦灭尽处无有余
此处是道既不知　　况知灭苦所行处
如是彼心未解脱　　未得智慧解脱处
彼既不能谛了观　　所趣但向生老死
未得免脱于魔缚　　岂能到彼无有处

诸比丘若有沙门婆罗门等能知如实苦圣谛苦集苦灭苦灭道圣谛。

如实知者。彼等应当随顺修学。彼等长夜。当和合行。各各欢喜无有诤竞。同趣一学犹如水乳。共相和合一处同住。示现教师所说圣法安乐处住。此中偈言。

若能知是悉有苦　　及有所生诸苦处
既知一切悉皆苦　　应令悉灭无有余
既知得灭由于道　　便到苦灭所得处
即能具足心解脱　　及得智慧解脱处
则能到于诸有边　　如是不至生老死
长得免脱于魔网　　永离世间诸有处

阿修罗品第六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诸比丘。去须迷留山王东面。过千踰阇那已。其大海下有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七重垣墙而为围绕。七重栏楯周匝庄严。乃至七重金银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普遍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金银鞞琉璃颇致迦赤真珠车磲玛瑙等七宝。彼城垣墙高百踰阇那。广五十踰阇那。彼诸垣墙。相去各各五百踰阇那。间厕置立于门。其门高三十踰阇那。广十二踰阇那。彼等诸门。各有种种却敌楼橹园苑陂池。诸园池中。有种种树。树种种叶。叶种种华。华种种果。果有种种香。香气远熏。复有种种杂类众鸟。各各自鸣。其音和雅。出种种声。

诸比丘。彼阿修啰。大垣墙中。别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置立宫殿。其宫名曰设摩婆帝。其城纵广六万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车磲等七宝所成。彼城垣墙高百踰阇那。广五十踰阇那。彼城垣墙相去五百踰阇那。间厕置立于门。彼等诸门高三十踰阇那。广十二踰阇那。彼等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有诸园苑及以陂池诸华沼等。有种种树。及种种叶。与种种华。并种种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其音和雅。出种种声。

诸比丘。彼设摩婆帝城。其王住处。正居中央。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置聚会处。名曰七头。其处纵广五百踰阇那。七重栏楯。挍饰庄严。复有七重金银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四方而为围绕。杂色可观。甚可爱乐。各各悉是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楼橹却敌。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而彼下分。青鞞琉璃以为间错。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

诸比丘。彼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正中。自然而有宝所成柱。高二

十踰阇那。彼宝柱下。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安立宝座。高一踰阇那。广半踰阇那。杂色可观。甚可爱乐。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栴邻提迦衣。其座二边各有十六小阿修啰所住之处。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柔软可喜。触之犹如迦栴邻提迦衣。

诸比丘。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东面。有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外有七重多啰行树。四面普皆周匝围绕。杂色可观。甚可爱乐。亦为七宝之所成就。所谓金银鞞琉璃颇致迦。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楼橹却敌台阁园苑陂池诸华沼等。有种种树。与种种叶。及种种华。种种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其音和雅。出种种声。

诸比丘。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南面西北面等。各有诸小阿修啰王辈宫殿住处。其处纵广九百踰阇那。或八百或七百六百五百四三二百踰阇那。其最小者。犹尚纵广百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略说。种种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又阿修啰七头聚会处所东面南西北面。复有诸小阿修啰辈宫殿住处。其处纵广九十踰阇那。或有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踰阇那。其最小者。犹纵广十二踰阇那。七重垣墙。略说乃至。有种种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阿修啰七头聚会处所东面。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有苑。名娑罗林。其林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及马瑙等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楼橹。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乃至车磲马瑙等宝。

诸比丘。其阿修啰七头聚会处所南面。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有苑。名奢摩梨林。其林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及马瑙等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楼橹。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乃至车磲马瑙等宝。

诸比丘。其阿修啰七头聚会处所西面。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有苑。名俱毗陀啰林。其林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及马瑙等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楼橹。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乃至车磲马瑙等宝。

诸比丘。其阿修啰七头聚会处所北面。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有苑。名难陀那林。其林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及马瑙等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众宝诸门安住。而彼诸门有诸楼橹。杂色可观。乃至车磲马瑙等宝之所成就。其此诸门唯无台阁。自余同等。

诸比丘。其娑罗林。奢摩梨林。二林中间。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有一大池。名曰难陀。其池纵广五百踰阇那。其水凉冷。轻美不浊。澄洁常清。七重宝塼。以为间错。七重版砌。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其外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阶道。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成就。谓马瑙等。复有种种诸华出生。所谓优钵罗。钵陀摩。究牟陀。奔茶梨迦。其如火者火色火形火光。金者金色金形金光。青者青色青形青光。赤者赤色赤形赤光。白者白色白形白光。绿者绿色绿形绿光。圆如车轮。其光明照一踰阇那。其香亦熏一踰阇那。其池又有诸藕根生。大如车轴。割之汁出。色白如乳。其味甘甜。如无蜡蜜。

诸比丘。其俱毗陀啰。及难陀那。二林中间。为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有一大树。名苏质多啰波吒罗。其本周围七踰阇那。根下入地二十一踰阇那。其树上出高百踰阇那。枝叶荫覆五十踰阇那。周回纵广五百踰阇那。其外亦有七重垣墙。略说乃至。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亦有七宝诸门而住。又彼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

起世经卷第六

阿修罗品第六之余

诸比丘。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有二岐道。通为彼王游戏去来。其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殿处所。有二岐道。亦复如前。诸小阿修啰王辈宫殿处所。亦二岐道。诸小阿修啰王辈住止处所。亦二岐道。其娑罗园林。亦二岐道。奢摩梨园林。亦二岐道。俱毗陀啰园林。亦二岐道。难陀那园林。亦二岐道。其难陀池。亦二岐道。苏质多啰波吒啰大树。亦二岐道。悉皆如前。七头聚处。相通来往。

诸比丘。其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意欲向彼娑罗园林。奢摩梨。俱毗陀啰。难陀那园林等。澡浴嬉戏。游行受乐。尔时心念彼诸小阿修啰王辈。及念诸小阿修啰辈。是时彼诸小阿修啰王辈。并及诸小阿修啰等。即生是心。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以种种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各严饰已。乘种种乘。俱来诣向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门之外。到已入向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殿前而住。

尔时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见彼诸小阿修啰王。及诸小阿修罗众来。即便自以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庄严身已。即便骑乘。是时诸小阿修啰王并及诸小阿修啰辈。左右四面周匝围绕。前后导从。相将诣向娑罗园林。及奢摩梨园林。俱毗陀啰园林。难陀那园林等。致彼处

已。在于难陀园林前住。诸比丘。其难陀园林。有三风轮。自然吹动。庄严彼园。何等为三。所谓开者净者吹者。何者名开。有风轮来。开闭诸门。何者为净。有风轮来。扫彼园林。令地清净。何者为吹。有风轮来。吹动彼园林树众华。飘零四散。诸比丘。其难陀那园林之中。风散种种微妙众华。下到于膝。有种种香。其香氛馥。遍满园林。当于彼时。其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王。并诸小阿修啰等辈围绕。即入彼难陀那园林。入已洗浴。观看游戏。随意而住。诸阿修啰等。于彼园林。或复一月二月三月。澡浴游戏。随意止住。各随所欲去处而去。

诸比丘。其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恒常别有五阿修啰。停住其侧。拥护守视诸恶事故。云何为五。一名随喜。二者名有。三者名醉。四名牟真邻陀。五名鞞呵多啰。诸比丘。其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有如是等五阿修罗。恒常在于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侧。为守护故。诸比丘。而彼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殿之上。有万踰阇那海水而住。其彼水聚自然而有四种风持。何等为四。所谓一住。二者安住。三者不堕。四名牢固主。为此风持。常住不动。

诸比丘。去须弥留山王南面千踰阇那。在大海下。有踊跃阿修啰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七重垣墙。略说犹如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种种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说。汝应当知。乃至此王宫殿之上。所有水聚。亦为四种风轮住持。一住。二安住。三不堕。四牢固主。

诸比丘。去须弥留山王西面千踰阇那。大海水下。有奢婆罗(隋言幻化)。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七重垣墙。略说犹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种种所有。此中一一亦如彼说。汝应当知。乃至此王宫殿之上。所有水聚。亦为四种风轮住持。一住。二安住。三不堕。四牢固主。

诸比丘。须弥留山王北面。如上相去。大海水下。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如上所说。彼诸墙壁。及以门楼。台阁却敌。园苑诸池。有种种树。与种种叶。种种华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彼之处所。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城。王住其城。名曰摩婆帝(隋言寂主)。纵广庄严亦如上说。墙壁七重。七重栏楯。七重多罗行树。七重铃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彼等垣墙高下纵广。亦如前说。彼诸垣墙。亦有诸门。彼等诸门高下纵广一一如前。而彼诸门所有层楼。却敌台阁。园苑诸池。及华沼等。亦有诸树。与种种叶。种种花果。种种香熏。亦有种种诸杂类鸟。各各自鸣。

诸比丘。其彼摩婆帝城王所住处。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聚会处。还名七头。其处纵广如上所说。栏楯七重。及诸铃网。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庄严。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亦有楼橹。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而彼下分以天车磲分布。其地柔软。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而彼处中有一宝柱。高下纵广如上所说。其彼柱下。为罗睺罗阿修罗王置一高座。其座高下纵广庄挍。一一如前。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其座左边。为十六小阿修罗王亦各别置诸妙高座。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右边亦然。为十六小阿修罗王。有诸高座。亦如上说。柔软触之。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东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更置别住宫殿处所。其处纵广一一如前。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四面普皆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四方诸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各有楼台。却敌重阁。园苑诸池。众华泉沼。有种种树。与种种叶。种种华果。种种香熏。复有种种众类异鸟。各各自鸣。其音和雅。甚可爱乐。

诸比丘。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东西南北。为诸小阿修罗王辈各有宫殿住处。其处纵广九百踰阇那。或有八百。或有七百。及以六百五四三二。其最小者百踰阇那。皆有七重墙壁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东西南北。为彼诸小阿修罗辈亦各别有宫殿住处。其处纵广九十踰阇那。或有八十七十六十五四三二。极最小者犹故纵广十二踰阇那。七重垣墙。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东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名娑罗林。其林纵广。一一如前。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乃至马瑙。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亦为车磲马瑙七宝所成。甚可爱乐。

诸比丘。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南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名奢摩梨林。纵广庄严。皆如上说。七重垣墙。七重多罗行树。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挍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有诸楼橹。乃至马瑙七宝所成。

诸比丘。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西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名曰俱毗陀罗林。纵广一一皆如上说。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亦有楼橹。种种挍饰。杂色可观。乃至车磲马瑙等宝之所庄严。甚可爱乐。

诸比丘。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北面。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名曰难陀那林。其林纵广如上所说。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亦有楼橹。种种挍饰。杂色可观。乃至车磲马瑙等宝之所庄严。甚可爱乐。

诸比丘。其奢摩梨。及娑罗林。二处中间。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一池水。名曰难陀。其池纵广如上所说。其水凉冷。柔软轻甜。清净不浊。以七宝塼。七重而砌。以七宝版。间错庄严。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亦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乃至马瑙七宝所成。又其四方有诸阶道。甚可爱乐。亦为七宝之所挍成。又生诸华优钵罗华。钵陀摩。究牟头。奔茶梨迦。其华火色火形火光。略说乃至如上。水色水形水光。明照四方。香气氛氲。普熏一切。又有藕根。汁白味甜。食之甘美。如无蜡蜜。

诸比丘。其俱毗陀罗林。及难陀那。二林中间。为彼罗睺罗阿修罗王有一大树。其树名曰苏质多罗波吒罗。其树纵广种种庄严。皆如上说。乃至七重墙壁栏楯。车磲玛瑙七宝所成。甚可爱乐。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其音和雅。听者欢喜。

诸比丘。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严饰。如上所说。亦有岐道。去来径路。为彼罗睺罗阿修罗王游宫殿故。又复为诸小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辈。亦有岐道。通往来故。向奢摩梨及俱毗陀罗。亦有岐道。向难陀那及难陀池。苏质多罗波吒罗树等。皆有岐道。通其往来。游戏乐故。

诸比丘。其罗睺罗阿修罗王。若欲向彼娑罗林苑及难陀那林等澡浴游戏出观看时。尔时心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如是心。彼罗睺罗阿修罗王。心念于我。欲共游戏。其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已。复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及诸小阿修罗众辈。尔时彼诸小阿修罗王。并诸小阿修罗辈。即生是心。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念我等辈。我等当往。即以种种众宝璎珞庄严其身。严饰身已。各乘骑乘。诣向鞞摩质多罗阿修罗所。到已在彼宫门之所。齐整而立。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既见诸小阿修罗王并及诸小阿修罗众皆聚集已。即自严身。服诸璎珞。驭种种乘。共诸小王及阿修罗众。左右围绕前后导从。向罗睺罗阿修罗王所。到已而住。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又复念彼踊跃及奢婆罗二阿修罗王等。时彼踊跃及奢婆罗二阿修罗王亦如是念。其罗睺罗阿修罗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彼等复各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及诸众辈。其各知已。又并聚集。严饰而来。各向踊跃奢婆罗等二阿修罗王边。到已各各严身璎珞乘骑将从围绕。来向彼罗睺罗阿修罗边。到已各各随所在住。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见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等并云集已。自念诸小阿修罗王及其众辈。彼等知已。亦各严饰服乘而来。到罗睺罗阿修罗王前。俨然住立。时彼罗睺罗阿修罗王。见已自着种种瓔珞。庄严其身。驾种种乘。前后围绕。即共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并及踊跃奢婆罗等阿修罗王。并诸小王阿修罗众辈。云集导从。向娑罗林。奢摩梨林。俱毗陀罗林。难陀那林等。到已在前少时而住。

诸比丘。其难陀那林苑之中。自然而有三种风轮。何等为三。所谓开者净者吹者。于中开者。所有风轮。开敞诸门。净者风轮扫除诸地。吹者风轮吹诸华树。诸比丘。其难陀那林苑之中。上妙好华遍散满地。其花香气普熏园林。庄严充足。种种可观。

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及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踊跃阿修罗王。奢婆罗阿修罗王等。并诸小王。群众眷属。小阿修罗辈。围绕而入难陀那园。入已澡浴游戏受乐。种种观瞩。或行或住或卧或坐。随所欲住。任意而行。诸比丘。其罗睺罗阿修罗王。亦常有五阿修罗。拥护恶事。名字如前。宫上海水。纵广厚薄。四种风持。令不堕坠。亦如上说。

四天王品第七

诸比丘。其须弥留山王。东面半腹。去地四万二千踰阇那。由乾陀山顶。有提头赖吒天王城郭住处。城名贤上。纵广六百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悉以七宝而为庄严。所谓金银鞞琉璃颇致迦赤真珠车磲马瑙等之所成就。普四方面各有诸门。而彼诸门有诸楼橹却敌台观园苑诸池。其诸花林有种种树。与种种叶。种种花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其音调和。甚可爱乐。

诸比丘。其须弥留山王。南面半腹。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由乾陀山顶。有毗娄勒迦天王城郭住处。城名善现。纵广庄严一一如前提头赖吒天王处所。略说乃至种种诸鸟。各各自鸣。

诸比丘。其须弥留山王。西面半腹。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由乾陀山顶。有毗娄博叉天王城郭住处。城名善观。纵广庄严一一如前提头赖吒天王处所。略说乃至种种诸鸟。各各自鸣。其音调和。甚可爱乐。

诸比丘。其须弥留山王。北面半腹。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由乾陀山顶。为毗沙门天王有三城郭。以为住处。其三者何。第一所谓毗舍罗婆。第二名为伽婆钵帝。第三名曰阿茶槃多。各各纵广六百踰

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唯除月天子宫殿。日天子七大宫殿。其间所有自余贯属。四大天王诸天宫殿。或有纵广四十踰阇那。或有三十二十十二。其最小者。犹故纵广六踰阇那。亦各七重垣墙栏楯。略说如前。乃至各各众鸟自鸣。

诸比丘。其毗舍罗婆。及伽婆钵帝。二宫殿间。为毗沙门天王有一池水。其池名曰那墀尼。纵广四十踰阇那。其水调和。清凉轻软。其味甜美。香洁不浊。其池四边七重塼砌。七重宝版。间错分明。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亦有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阶道。亦为七宝之所庄严。于其池中。有优钵罗。钵陀摩。究牟陀。奔茶梨迦等诸华。自然出生。其华火色火形火光。乃至水色水形水光。华开纵广大如车轮。其光明照半踰阇那。其香气熏一踰阇那。有诸藕根。大如车轴。割之汁出。色白如乳。食之甜美。味甘犹蜜。

诸比丘。其伽婆钵帝。及阿茶槃多。二宫殿间。为毗沙门天王有园苑住。其园名曰迦毗延多。纵广正等四十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略说如前。乃至七宝之所成就。其提头赖吒天王。贤上住处。城郭往来。有二岐造。毗娄勒迦天王。善现住处。城郭去来。亦二岐道。毗娄博叉天王。其善观处。城郭去来。有二岐道。其毗沙门天王。阿茶槃多城郭处所。有二岐道。毗舍罗婆。及伽婆钵帝等城郭处所。亦各俱有二岐之道。其四天王所有眷属。诸小天众宫殿处所。亦各往来有二岐道。其那墀尼池。及迦毗延多苑等。亦各往来有二岐道。

诸比丘。其毗沙门天王。若欲至彼迦毗延多苑中。游戏澡浴之时。内心即念提头赖吒天王。尔时提头赖吒天王。亦心生念。毗沙门天王意中念我。如是知已。其即自念其天所属诸小天王及天众等。是时东面所属身天王及众辈。作如是念。提头赖吒天王。心念我等。如是知已。各各严身。种种璎珞。乘种种骑。诣向提头赖吒大天王边。到已在前。一面而住。尔时提头赖吒天王。即自庄严。服诸璎珞。驭驾乘已。与诸小王天众眷属。前后围绕。相将往诣毗沙门大天王边。到已在彼毗沙门王面前而住。

尔时毗沙门天王。心念毗娄勒迦毗娄博叉二大天王。时彼二王。心如是念。毗沙门王。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各自念己所统领诸小天王并诸天众。时彼小王及诸天众。亦复心念。我等大王心念我辈。宜时速往。如是知已。各自严饰璎珞其身。俱共往诣毗娄勒迦及毗娄博叉二天王所。到已而住。时二天王知诸小王及余天众聚集来已。各自严身。服众璎珞。便即骑乘。与众围绕。皆共往诣毗沙门宫大天王

所。到已在前。俱各停住。

尔时毗沙门天王。知诸二王天众集已。复自念其所领小天王及诸群众。尔时北方诸小天王及其天众。作如是心。毗沙门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着种种众宝璎珞。庄严身已。诣毗沙门大天王前各皆立住。

尔时毗沙门天王。自着种种众宝璎珞。庄严自身驾种种乘。共提头赖吒。毗娄勒迦。毗娄博叉等四大天王。各与所属诸天王众。前后围绕。俱皆诣向迦毗延多园所。到已在苑前住。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自然而有三风轮来。一开。二净。三吹。开者开彼园门。净者净彼园地。吹者吹彼园树。诸华飘扬。诸比丘。其迦毗延多苑中众华。积至于膝。种种香气周遍普熏。

尔时毗沙门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娄勒迦王。毗娄博叉王等。与诸小王通及眷属围绕。共入迦毗延多苑中。澡浴游戏。种种受乐。于彼园中。或复一月二月三月。澡浴讫已。游戏受乐。随欲去处。自恣而行。诸比丘。其毗沙门。亦有五夜叉神王。恒常随逐。侧近左右。为守护故。何等为五。一名五丈。二名旷野。三名金山。四名长身。五名针毛。诸比丘。其毗沙门天王。游戏去来。常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护。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一

诸比丘。其须弥留山王顶上。有三十三天宫殿住处。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鞞琉璃颇致迦赤真珠车磲马瑙等。其垣墙高四百踰阇那。广五十踰阇那。彼等垣墙。相去各各五百踰阇那。于其中间有诸门住。彼等诸门高三十踰阇那。广十踰阇那。其门两边。有诸楼橹却敌台阁及辇舆等。又有诸池及以花林。有种种树。种种叶。种种花果。种种香熏。有种种鸟。各各自鸣。其音调和。甚可爱乐。又彼诸门。各各常有五百夜叉。为三十三天。作守护故。诸比丘。彼垣墙内。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城郭。名曰善见。其城纵广六万踰阇那。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亦为七宝之所庄严。乃至车磲马瑙等宝。彼城壁高百踰阇那。其上广五十踰阇那。彼城垣墙亦各相去五百踰阇那。于其中间有诸门住。其门各高三十踰阇那。广十踰阇那。彼等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诸池花林。有种种树。种种叶。种种花果。种种香熏。种种众鸟。各各自鸣。彼等诸门。门别各有五百夜叉。为三十三天而作守护。

诸比丘。近彼天宫善见城侧。为伊罗钵那大龙象王有宫殿住。其宫殿纵广六百踰阇那。亦有七重墙壁栏楯。略说乃至种种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彼善见城大垣墙内。为三十三天有聚会处。名善法堂。其处纵广五百踰阇那。七重栏楯。七重铃网。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七宝所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普四方面各有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观。种种杂色。七宝所成。其地纯是青琉璃宝。柔软滑泽。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当其中间。有一宝柱。高二十踰阇那。于其柱下。为天帝释置立一座。高一踰阇那。广半踰阇那。杂色可观。乃至车磲马瑙七宝成就。柔软细滑。触之如前。其座两边。各有十六小天王座。而侍卫之。七宝所成。杂色可观。细滑触之。如前不异。

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集处。为天帝释更立宫殿。其宫殿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集处。东西南北。为诸小王有宫殿住。纵广九百踰阇那者。或八或七六五四三二。其最小者。广百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自鸣。其善法堂诸天会处东西南北。为三十三天诸小天宫。纵广九十踰阇那。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其最小王。广十二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自鸣。

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聚会处东面。为三十三天王有园苑住。名波娄沙。纵广千踰阇那。略说乃至七重垣墙。为马瑙等七宝所成。普四方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有诸楼橹。杂色可观。乃至马瑙七宝所成。诸比丘。其波娄沙园苑之中。有二大石。一名贤。二名善贤。为天马瑙之所成就。各皆纵广五十踰阇那。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南面。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园苑。名杂色车。其园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之所成就。普四方面各有诸门。彼等诸门皆有楼橹。杂色可观。乃至马瑙之所成就。其彼园中亦有二石。一名杂色。二名善杂色。纯以天青琉璃所成。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西面。为三十三天王亦有园苑。名为杂秽。其园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七宝之所成就。四方有门。皆有楼橹却敌台阁。俱七宝成。彼杂秽园。亦有二石。一名善现。二名小善现。以天颇致迦所成。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柔软细滑。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北面。为三十三天王有园苑住。名曰欢喜。其园纵广千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七宝所成。四

方有门。各有楼橹却敌台阁。亦为七宝之所庄严。诸比丘。欢喜园中。亦有二石。一名欢喜。二名善欢喜。以天银成。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柔软润泽。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其波娄沙园及杂色车。二园中间。为三十三天王有一池水。名为欢喜。纵广五百踰阇那。其水凉冷。轻软甘甜。清洁不浊。以七宝塼。四面而垒。七重宝版。而间错之。七重栏楯。乃至七重多罗行树。周匝围绕。杂色可观。又其四方。各有阶道。并为七宝之所庄严。中有诸华。优钵罗华。钵陀摩。究牟陀。奔茶梨迦花等。其华火色火形火光。乃至水色水形水光。纵广大小。皆如车轮。其光明照一踰阇那。风吹香气。熏一踰阇那。有诸藕根。大如车轴。割之汁流。色白如乳。其味甘甜。如无蜡蜜。

诸比丘。其杂穇园。及欢喜园。二园中间。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大树。名波利夜多罗俱毗陀罗。其根周匝七踰阇那。略说乃至枝叶遍覆。及院纵广五百踰阇那。七重垣墙。乃至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波利夜多罗俱毗陀罗大树之下。有一大石。其石名曰槃茶甘婆罗。以天金成。纵广五十踰阇那。柔软润泽。如触迦旃邻提衣。

诸比丘。于彼中间。何因何缘。其善法堂诸天集会。称为善法。诸比丘。其善法堂诸天会处。三十三天王。聚集坐已。于中唯论微妙细密诸深义。审谛思惟。称量观察。多是世间诸要法事。真实正理。是以天称为善法堂集会之处。又何因缘。名波娄沙迦苑(波娄沙迦隋言粗涩)。诸比丘粗涩园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贤善贤二石上已。唯论世间粗恶不善语言戏谑。是故称为波娄沙迦。又何因缘。名杂色车苑。诸比丘。杂色车园中。三十三天王入已。坐于杂色及善杂色二石之上。论说世间种种杂类色相语言。是故称为杂色车苑。又何因缘。名杂乱苑。诸比丘。杂乱园中。三十三天王。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宫内一切婇女。向彼园中。令共三十三天众辈合杂嬉杂戏不生障隔。恣其欢娱。受天五欲。具足功德。游行受乐。是故彼处诸天众等。共称彼园为杂乱苑。

起世经卷第七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

诸比丘。又彼园中。有何因缘。名为欢喜。诸比丘。彼欢喜园。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于欢喜及善欢喜二石之上。心受欢喜。意念欢喜。念已复念。心受悦乐。受悦乐已。复受悦乐。是故彼称为欢喜园。诸比丘。又复彼树有何因缘。名波利夜多啰拘毗陀罗树。诸比

丘。其波利夜多啰拘毗陀罗树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种种五欲功德具足和合游戏受乐。是故彼天称彼为波利夜多啰拘毗陀罗树。诸比丘。又复三十三天随急疾时。未曾离彼般荼甘婆石。唯设供养尊重恭敬。随心所欲。去处即去。所以者何。以此石是如来昔日所住处故。彼诸天取为支提塔。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供养故。

诸比丘。有三十三天。唯眼得见波娄沙迦园。身不得入。身不入故。不得彼处五欲功德受具足乐。何以故。彼处业胜。以其前世作善根劣故不得入。有三十三天。得见波娄沙迦园。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得以天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具足而受同体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胜故。

诸比丘。有三十三天。眼不得见杂色车园。身亦不入。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有别异故。又有三十三天。眼虽得见杂色车园。身不得入。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何以故。以其善根有优劣故。又有三十三天。眼既得见杂色车园。身亦得入。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同体和合快乐而受。何以故。以其善根增上胜故。

诸比丘。诸是一切三十三天。并得见于杂乱园苑。亦皆得入。既得入已。悉共同得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何以故。彼处无有别异善根修行等故。诸比丘。有三十三天。不得见欢喜园。亦不得入。亦不得以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何以故。彼处果报前世造时业别异故。又有三十三天。得见欢喜园。唯不得入。亦不得彼欢喜园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何以故。彼于彼处。业别异故。又有三十三天得见欢喜园。其身亦入。既入彼已。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并皆受之。何以故。彼于彼处。造诸善业。所熏修时无别异故。

诸比丘。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会处所。有二岐道。帝释天王宫殿处所。有二岐道。诸小天王。并诸官属。三十三天宫殿处所。亦二岐道。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宫殿处所。亦二岐道。波娄沙迦园。亦二岐道。杂色车园。及杂乱园。欢喜园池等。一一亦各有二岐道。波利夜多啰拘毗陀罗大树。亦二岐道。

诸比丘。其帝释天王。若欲向于波娄沙迦园及杂色车欢喜园等澡浴欢乐游戏行时。尔时心念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其伊罗婆那大龙象王亦生是念。帝释天王心念于我。如是知已。从其宫出。即自变化。作三十三头。其一一头化作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池。一一池中。各有七华。一一华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复自有七女为侍。尔时

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化作如是诸神变已。即便诣向帝释王所。到已在彼帝释前住。

尔时帝释天王心念诸小三十二天王。并三十二诸天众等。时彼小王。及诸天众。亦生是心。帝释天王今念我等。如是知已。各以种种众妙璎珞庄严其身。俱乘种种车乘。诣向天帝释边。到已各各在前而住。时天帝释见已。即自种种严身。服众璎珞。前后左右。以诸天众。周匝围绕。即便升上伊罗婆那龙象王上。帝释天王正当中央真头上坐。左右两边各有十六诸小天王。悉同乘彼伊罗婆那龙象王化头之上。各各而坐。时天帝释。导从天众。向波娄沙迦及杂色车。并杂乱园。欢喜园等。到已而住。其欢喜等四园之中。皆有三种风轮而持。谓开净吹。略说如前。开门净地及吹花等。诸比丘。彼等园中。既吹花散遍地至膝。其花香气处处普熏。于时帝释共小天王三十三天眷属围绕。入杂色车欢喜园等。嬉戏受乐。随意游行。或卧或坐。时帝释天王欲得璎珞。即念毗守羯磨天子。时彼天子即便化作众宝璎珞。奉上天王。若三十三天眷属等。须璎珞者。毗守羯磨皆悉化作。而供给之。欲闻音声及伎乐者。则有诸鸟。出种种音声。甚和雅令天乐闻。天于彼时如是受乐。一日乃至七日。一月乃至三月。种种欢娱。澡浴嬉戏。行住坐卧。随意东西。诸比丘。帝释天王有十天子。常为守护何等为十。一名因陀罗迦。二名瞿波迦。三名频头迦。四名频头婆迦。五名阿俱吒迦。六名吒都多迦。七名时婆迦。八名胡卢只那。九名难茶迦。十名胡卢婆迦。诸比丘。其天帝释常为如是十天子护。恒随左右。不曾舍离。以守护故。

诸比丘。阎浮提地。为诸人辈有水生诸华。最上精妙极可爱者。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花。究牟陀花。奔茶梨迦花。其花香气氤氲软美。其陆生华。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华。瞻波迦华。波吒罗花。苏摩那华。婆利师迦花。摩利迦华。摩头揵提迦华。搔揵提迦花。游提迦华。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诸比丘。瞿陀尼人辈。有水生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花。究牟陀花。奔茶梨迦花。香气氛馥。处处熏人。其陆生华。最香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华。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花。搔揵提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华。陀奴沙迦腻迦花等诸比丘。其弗婆提诸人辈。有水生之华。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花。究牟陀华。奔茶梨迦花。极甚光鲜香气普熏。其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华。波吒罗花。苏摩那华。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华。搔揵提迦华。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华等。

诸比丘。其郁多罗究留人辈。有水生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

花。钵陀摩花。究牟陀华。奔茶梨迦花。香气柔软。其陆生华。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华。瞻波迦华。波吒罗华。苏摩那花。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华。搔揵提迦华。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花等。

诸比丘。其诸龙等。及金翅鸟。亦各皆有水生之花。最极好者。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花。究牟陀花。奔茶梨迦华。香气氛氲。柔软美妙。其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花。婆利师迦华。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花。搔揵提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等。

诸比丘。其阿修罗辈。亦各皆有诸水生花。最极妙者。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华。究牟陀花。奔茶梨迦花。香气普熏。甚可爱乐。其陆生花。最极好者。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华。苏摩那华。婆利师迦花。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花。搔揵提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师迦花。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频邻昙华。摩诃频邻昙花。曼陀罗帆华。摩诃曼陀罗帆华等。

诸比丘。其四天王。及诸天辈。有水生花。极好端正。可爱微妙。所谓优钵罗花。钵陀摩花。究牟陀华。奔茶梨迦华。其气极香。质甚柔软。其陆生华。微妙可爱。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华。苏摩那花。婆利师迦华。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华。搔揵提迦花。游提迦华。殊低沙迦利迦华。陀奴沙迦花。羯迦罗利迦华。摩诃羯迦罗利迦华。频邻昙华。摩诃频邻昙华等。

诸比丘。其三十三天。有水生华。极好端正。微妙可喜。所谓优钵罗华。钵陀摩华。究牟陀花。奔茶梨迦花等。其气极香。质甚柔软。其陆生华。微妙可爱。所谓阿提目多迦花。瞻波迦花。波吒罗花。苏摩那华。婆利师迦华。摩利迦花。摩头揵提迦花。搔揵提迦花。游提迦花。殊低沙迦利迦花。陀奴沙迦腻迦华。羯迦罗利迦花。摩诃羯迦罗利迦花。频邻昙花。摩诃频邻昙花。曼陀罗帆华。摩诃曼陀罗帆花等。如三十三天所有诸华。其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并魔身天。如是次第。等无有异。一一应知。

诸比丘。其世间人。有七种色。何等为七。诸比丘。有诸人辈。火色火形。金色金形。青色青形。赤色赤形。白色白形。黄色黄形。黑色黑形。譬如魔梵常色。诸比丘。世间人有此七种色。诸阿修罗。亦复如是。有此七色。诸天众等。亦复有此七种之色。譬如魔梵常色。

诸比丘。诸天别有十种之法。何等为十。诸比丘。一诸天行来去无边。二诸天行来去无碍。三诸天行无有迟疾。四诸天行脚无踪迹。五诸天身无患疲乏。六诸天身有形无影。七诸天无大小便。八诸天身无有涕唾。九诸天身清净微妙。无有脂随皮肉及血筋骨脉等。十诸天身欲现长短青黄赤白大小粗细。随意悉能。并皆端正。可喜殊绝。令人爱乐。诸天之身。有此十种不可思议。诸比丘。又诸天身。充实不虚。悉皆平满。齿白方密。发青齐整。柔软光泽。身自然明。有神通力。飞腾虚空。眼视不瞬。璎珞自然。衣无垢腻。

诸比丘。阎浮提人。寿命百年。其间有夭。瞿陀尼人。寿二百年。中亦有夭。弗婆提人寿三百年。中亦有夭。郁多啰究留人。定寿千年。无有夭殇。阎摩罗世诸众生。寿七万二千岁。中亦有夭。诸龙及金翅鸟。寿命一劫。中亦有夭。阿修罗寿。同天千年。中间亦夭。四天王寿五百岁。中亦有夭。三十三天。寿命千岁。夜摩诸天。寿二千岁。兜率陀天。寿四千岁。化乐诸天。寿八千岁。他化自在天。寿十六千岁。魔身天。寿三万二千岁。梵身天寿一劫。光忆念天。寿命二劫。遍净诸天。寿命四劫。广果诸天。寿命八劫。无想诸天。寿十六劫。不热诸天。寿命千劫。无恼诸天。寿二千劫。善见诸天。寿三千劫。善现诸天。寿四千劫。色究竟天。寿五千劫。虚空处天。寿十千劫。识处天。寿二万一千劫。无所有处天。寿四万二千劫。非想非非想处天。寿八万四千劫。于其中间。并皆有夭。

诸比丘。阎浮提人。身长三肘半。衣广中七肘。上下三肘半。瞿陀尼人。弗婆提人。身量及衣。与阎浮等。其郁多啰究留人。身长七肘。衣广中十四肘。上下七肘。阿修啰身。长一踰阇那。衣广中二踰阇那。上下一踰阇那。重半迦利沙。四天王身。长半踰阇那。衣广中一踰阇那上下半踰阇那。重一迦利沙。三十三天。身长一踰阇那。衣广中二踰阇那。上下一踰阇那。重半迦利沙。夜摩天。身长二踰阇那。衣广中四踰阇那。上下二踰阇那。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兜率陀天。身长四踰阇那。衣广八踰阇那。上下四踰阇那。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化乐天。身长八踰阇那。衣广十六踰阇那。上下八踰阇那。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他化自在天。身长十六踰阇那。衣广三十二踰阇那。上下十六踰阇那。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魔身诸天。身长三十二踰阇那。衣广六十四踰阇那。上下三十二踰阇那。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自此已上。诸天身量长短。与衣正等无差。

诸比丘。阎浮提人。所有市买。或以钱财。或以谷帛。或以众生。瞿陀尼人。所欲市买。或以牛羊。或摩尼宝。弗婆提人。若作市易。或以财帛。或以五谷。或摩尼宝。郁多啰究留人辈。无诸市买。所欲自然。诸比丘。阎浮提人。瞿陀尼人。弗婆提人悉有男婚女嫁之

法。其郁多啰究留人辈。无我我所。树枝若垂。男女便合。无有婚嫁。诸比丘。龙金翅鸟。及阿修啰辈。略说嫁娶。悉如人间。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诸天。兜率陀天。化乐诸天。他化自在诸天。魔身天等。皆有嫁娶。略说如前。从此已上其诸天等。无复婚嫁男女之别。

诸比丘。阎浮提人。若行欲时。二根相到。流出不净。瞿陀尼人。弗婆提人。并郁多啰究留人辈。悉如阎浮提。一切诸龙金翅鸟等。若行欲时。亦二根到。但出风气。即便畅情。无有不净。诸阿修罗。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行欲根到。畅情出气。如诸龙王及金翅鸟。一种无异。夜摩诸天。执手成欲。兜率陀天。忆念成欲。化乐诸天。熟视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语成欲。魔身诸天。相看成欲。并皆畅心。成其欲事。

诸比丘。论其人间。萤火之明则不如彼灯火之明。灯火之明又不如彼炬火之明。其炬火明又不如彼火聚之明。其火聚明不及诸天星宿光明。其星宿明又不及彼月宫殿明。月宫殿明又不及日宫殿光明。其日宫殿照耀光明又不及彼四天王天墙壁宫殿身璎珞明。四天王天诸有光明。则又不及三十三天所有光明。其三十三天诸有光明。则又不及夜摩诸天墙壁宫殿璎珞光明。其夜摩天所有诸光。则不及彼兜率陀天所有光明。兜率陀天所有诸明。则又不及化乐天明。其化乐天所有光明。则不及彼他化自在诸天光明。他化自在所有光明。则又不及魔身天明。其魔身天墙壁宫殿璎珞身光。比于在下。最胜最妙。殊特无过。

诸比丘。其魔身天。比梵身天。则又不及其梵身天。比光忆念天。则又不及其光忆念天。比遍净天。则又不及其遍净天。比广果天光则不及彼广果天。如是略说。无恼热天。善见。善现。阿迦腻吒天等。唯除璎珞。余如上说。应如是知。诸比丘。若天世界。及诸魔梵。沙门婆罗门人等。世间所有光明。欲比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光明。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不可为比。此如来光。最胜最妙。殊特第一。所以者何。诸比丘。其如来身。戒行无量。三摩提般若解脱解脱知见。神通及神通行。教化及教化轮。说处及说处轮等。并各无量无边。诸比丘。如来如是无量功德。一切诸法。皆悉具足。以是义故。如来光明。最胜无上。当如是持。

诸比丘。一切众生。有四种食。以资诸大得住持故。成诸有故。相摄受故。何等为四。一者粗段及微细食。二者触食。三意思食。四者识食。何等众生。应食粗段及微细食。诸比丘。阎浮提人。饭食麨豆及鱼肉等。此等名为粗段之食。覆盖按摩。澡浴揩拭。脂膏涂等。此悉名为微细之食。瞿陀尼人。弗婆提人。粗段微细。略说与前阎浮

提等。其郁多啰究留人辈。身不耕种。自然而有成熟粳米。以为粗段。覆盖澡浴。及按摩等。为微细食。

诸比丘。一切诸龙。及金翅鸟等。以诸鱼鳖鼋鼍虾蟆虬蛇蠵獭金毗罗等。是彼粗段。诸覆盖等。是彼微细。诸阿修罗。以天须陀妙好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四天王天。及诸天辈。皆用彼天须陀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三十三天。以须陀味。为天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略说犹如三十三天。其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诸天。他化自在天等。并皆用天须陀之味。以为粗段。诸覆盖等。以为微细。自此已上。诸天众辈。并以禅悦法喜为食。三摩提为食。三摩跋提为食。无复粗段及微细食。

诸比丘。何等众生。以触为食。诸比丘。有诸众生。从卵生者。所谓鹅雁鸿鹤鸡鸭孔雀鹦鹉鸲鸽鸠鸽[燕*鳥]雀雉鹊等。自余种种杂类众生。从卵生者。以其从卵有此身故。是等并皆以触为食。何等众生。以思为食。若有众生。以意思惟。资润诸根。增长身命。所谓鱼鳖龟蛇虾蟆及以伽罗瞿陀等。自余所有诸众生类。以意思惟。润益诸根。增长命者。此等并皆用思为食。何等众生。以识为食。所谓地狱诸众生辈。及识无边诸天辈等。此等众生。并皆用识。持以为食。诸比丘。此四种食。为众生辈。住持诸大。摄受生故。于中有优陀那偈。

花色及诸法　　寿命衣第五
市买并嫁娶　　二根食为十

诸比丘。世间众生。皆悉有此三种恶行。何等为三。所谓身恶口恶意恶。诸比丘。有一种类。以身恶行口意恶行。如是作已。彼因缘故。身坏命终。当堕恶趣生地狱中。彼于此中。最后识灭。地狱中识初相续生。彼识共生。即有名色。缘名色故。即生六入。

诸比丘。复有一种。以身恶行口意恶行。如是作已。彼因缘故。身坏命终。堕于恶趣。生畜生中。彼于彼中。最后识灭。畜生中识初相续生。当于彼识共生之时。即有名色。缘名色故。便生六入。

诸比丘。复有一种。以身恶行口意恶行。如是作已。彼因缘故。身坏命终。堕于恶趣。生阎摩世。彼于此中。最后识灭。阎摩世识初相续生。当于彼识初生之时。即共名色。一时俱生。缘名色故。六入即生。诸比丘。此等名为三种恶行。应当远离。

诸比丘。世间复有三种善行。何等为三。所谓身善行口意善行。诸比丘。有一种类。身作善行口意善行。如是习已。彼因缘故。身坏

命终。生于人道。彼于此处。最后识灭。人道中识初相续生。当于彼识初生之时。即共名色。一时同生。缘名色故。六入便生。

诸比丘。复有一种。以身善行口意善行。如是作已。彼因缘故。身坏命终。生于天上。此处识灭。彼天上识初相续生。彼识生时。即共名色。一时俱生。有名色故。即生六入。诸比丘。彼于天中。或在天子。或在天女。加趺处生。或两膝内。[月*坒]股间生。初出之时。状如人间十二岁儿。若是天男。即于天子坐膝边生。若是天女。即天玉女[月*坒]股内生。如是生已。彼天即称。是我儿女。如是应知。

诸比丘。修善生天。有如是法。若初生时。是诸天子及天女等。以自业因所熏习故。生三种念。一者自知从何处死。二者自知今此处生。三者知此生是何业果是何福报。以我彼处身命坏已。来生此间。又如是念。缘我有是三种业果三种业熟。得来生此。何者为三。所谓身善行口意善行。此等三业。果报熟故。身坏命终。来于此处。复作是念。愿我今于此处死已。当生人间。我于彼处。如是生已。还修身口及意善行。以身口意行善行故。身坏败已。还来此生。作是念已。即便思食。彼念食时。即于彼前。有众宝器。自然盛满。天须陀味。种种出生。若天子中。有胜上者。彼须陀味其色最白。若其天子。果报中者。彼须陀味其色即赤。若有天子。福德下者。彼须陀味其色现黑。时彼天子即以手取天须陀味。内于口中。彼须陀味。既入天口。即自渐渐融消变化。譬如酥及生酥掷置火中。即自融消。无有形影。如是如是。天须陀味。置于口中。自然消化。亦复如是。食须陀已。若其渴时。即于彼前。有天宝器。盛满天酒。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略说如前。入口消化。融消亦尔。时彼天子。食饮讫已。而其身体。上下大小。如彼旧生诸天子天女等。

诸比丘。若诸天子。及诸天女。身体既充。各随意向或诣池边。到池边已。入彼池内。澡浴清净。欢喜受乐。既出池上。诣香树边。时彼香树。枝自然低。从枝中出种种妙香。流入手中。即以涂身。复诣衣树。到已如前。亦为之低。而彼树中。又出种种微妙好衣。至手边已。即取而着。既着衣已。诣璎珞树。如是自低。垂流入手。或系或着。以庄严身。如是复诣华鬘树所。如前低垂。流出种种妙好华鬘。持饰头已。便向器树。树出种种众宝杂器。随意入手。将诣果林。盛种种果。或即啖食。或取汁饮。如是复诣音乐树边。树亦低垂。自然而出种种乐器。随意而取。或弹或打。或歌或舞。音声微妙。即便诣向林苑之中。入苑中已。于彼即见。无量无边百数千数无量百千万亿之数。诸天玉女。若未见女。所有前世知见业报。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如我此身。今受斯报。果业熟故。彼于此时。了了分明。忆宿世事。犹如指掌。以见天女。迷诸色故。正念觉察智心即

灭。既失前生。着现在欲。口唯唱言。天玉女耶。天玉女耶。如是名为欲爱之缚。诸比丘。此则名为三种善行。诸比丘。一月之中。有六乌晡沙他(乌晡沙他隋言受斋亦云增长)。白月半助。有十五日。黑月半助。亦十五日。如此白黑二月。各有三受斋日。何等白月三受斋日。所谓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亦有三受斋日。如白月数。云何名为白黑二月。各有三日。受于斋戒。诸比丘。白黑二月。各有八日。当于是日。四天大王。集其眷属而告之言。汝等可往普观四方。颇有人辈。于世间中。多行孝顺。供养父母。恭敬沙门婆罗门不。于诸尊长崇重以不。修行布施受禁戒不。守摄八关持六斋不。时四天王。如是教敕其使者已。而彼使者如天王命。承奉而行。即下遍观一切人世。是谁家中。孝养父母。有何族姓。恭敬沙门婆罗门等。谁家男女。敬事尊长。谁行布施。谁受六斋。谁持八禁。谁守戒德。尔时使者。如是遍历世间观察。见于人中。孝顺供奉父母者少。承事尊重沙门者少。只敬宿旧婆罗门于诸长者崇敬亦少。布施微薄。受斋稀疏。护戒不全。禁守多缺。是时天使。如是见已。即便往到四大王所。而启白言。天王当知。其诸世间。一切人辈。无多孝养事父母者。亦无有多恭敬沙门婆罗门者。亦无有多敬重尊长耆旧德者。亦无有多修行布施持六斋者。亦无有多奉持禁戒守八关者。

尔时四大天王。闻诸使者如是语已。意中惨然不甚欢悦。报使者言。彼等世间。若实然者。其诸人辈。甚为不善。所以者何。人辈寿命。极成短促。止少时活。应修诸善。至彼后世。可得安乐。云何今者彼世间人。无有多行孝养父母。乃至不能修持六斋及以八禁守摄身口。此大损减我诸天众。展转增加阿修罗种。诸比丘。若其世间。多人恭敬孝顺父母。尊重沙门婆罗门等及诸宿旧。修行布施。乐受六斋。勤建福业。恒守八禁。如是相续。时天使者。巡察见已。上白四王。大王当知。彼世间人。多有孝顺于其父母。多有恭敬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乐行布施。勤修斋福。尔时四大天王。从其使边。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言。甚善甚善。诸世间人。能如是修极大贤善。何以故。彼诸人辈。寿命短少。不久便当移至他世。今者乃能于彼人间。孝养父母。敬事沙门及婆罗门诸耆旧等。多乐布施。持戒守斋。如此则当增长诸天无量眷属。损减诸阿修啰种类。

诸比丘。云何黑白二月十四日。是乌晡沙他日。诸比丘。其黑白二月十四日。四大天王。亦如是召四天太子。使其来下。观察善恶多少。欢喜愁惨。略说悉如天使所说。唯以太子自下为异。诸比丘。其黑白二月十五日。乌晡沙他。四大天王。自下世间。躬察善恶。知多少已。即自往诣彼善法堂。到诸天集议论会处。至法堂前。面向帝释。陈说人间善恶多少违顺等事。尔时帝释。闻于人间修福者少。即便惨然怅怏不乐。云何如是。天众减少。阿修啰转多。若闻人间如法

多者。则大欢喜踊跃无量。作如是言。我今天众渐当增长。缘此黑白二月六日。诸天下观人间善恶故。名此日乌晡沙他。

起世经卷第八

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

诸比丘。若当有时诸外道辈。或复波利婆罗阇迦。来向汝处。问汝等言。诸长老辈。何因何缘。有一种人。为彼非人之所恐怖。于一种人。复不为彼非人恐怖。其诸外道。作是问者。汝等应当如是报言。诸长老辈。此有因缘。何以故。世间之中。有一种人。习行非法。彼有邪见。有颠倒见。彼等既行十不善法。说不善法。念不善法。邪见颠倒。以作此十不善法故。护生之神。渐渐舍离。如是等辈。若百若千。唯留一神。总而守护。譬如牛群。或复羊群。若百若千。其傍唯有一人守视。如是如是。护神少故。恒为非人之所恐怖。有一种人。言语如法。不行邪见。不颠倒见。彼等既行如是十善。正见正语。修习善业。是一一人。则有无量。若百千神。来其守护。以是因缘。此人不为非人之所恐。譬如国王若王大臣。其一一人。则有若百若千人辈之所守护。

诸比丘。世间人辈。有如是等姓名字者。其非人中。亦有如是等诸名字。诸比丘。人间所有山林川泽国邑城隍村坞聚落居停住处。其非人中。亦有如是舍宅之名。诸王坐处。

诸比丘。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屈曲陌等。或屠脍坊。或复空窟。并悉不虚。皆有众神。及诸非人之所依止。又复尸陀林壑之中。及诸恶兽所行道路。悉有非人。凡一切树。高一寻围一尺。即有神祇。在上依住以为支提。诸比丘。一切世间。若男子及女人。从生已来。有诸天神。常随逐行。不相远离。唯习行恶及命终时。方始舍去。略说如上。

诸比丘。阎浮提人。有五种事胜瞿陀尼。何等为五一者勇健。二者正念。三者阎浮佛出世处。四者阎浮是修业地。五者阎浮行梵行处。其瞿陀尼。有三事胜阎浮提人。何等为三。一者饶牛。二者饶羊。三瞿陀尼饶摩尼宝。其阎浮提。有五种胜弗婆提人。略说如前。其弗婆提。有三事胜阎浮提人。何等为三。一者彼洲最极大故。二者彼洲广含诸渚。三者彼洲甚微妙故。其阎浮提有五种事胜郁多罗究留。五种如上。其郁多罗究留。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彼人无我我所。二者寿命最极长故。三者彼人有胜行故。其阎浮提。有五种事胜阎魔世诸众生辈。亦如上说。其阎魔世。有三种胜阎浮提

人。何等为三。一寿命长。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活命。阎浮提人。有五种胜龙金翅鸟。五种如前。龙及金翅。有三种胜阎浮提人。何等为三。一寿命长。二身形大。三宫殿广。阎浮提人。有五种事胜阿修罗。如前所说。其阿修罗。有三种事胜阎浮提。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色胜。三受乐多。如是三事。最为殊胜。

诸比丘。四天王天。有三事胜。一宫殿高。二宫殿妙。三者宫殿最胜光明。三十三天。亦三事胜。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色胜。三者多乐。如三十三天。其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当知悉有三种胜事。如忉利天。胜阎浮提人。其阎浮提。有五种胜诸天种辈。如上所说。汝应答知。

诸比丘。此三界中。有三十八诸众生类。何者是其三十八种。诸比丘。欲界之中有十二种。色界中有二十二种。无色界中复有四种。诸比丘。于中何者是其欲界十二种类。所谓地狱。畜生。饿鬼。人。阿修罗。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魔身天等。此名十二。何等色界二十二种。谓梵身天。梵辅天。梵众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恼天。善见天。善现天。阿迦腻吒天等。此二十二属于色界。其无色界四种者。谓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入天。非想非非想天。此四种类属无色界。

诸比丘。其世间中。有四种云。白云黑云赤云黄云。诸比丘。其四种中白色云者。多有地界。黑色云者。多有水界。赤色云者。多有火界。黄色云者多有风界。汝等应当作如是知。诸比丘。世间复有四种大天。何等为四。所谓地多大天。水多大天。火多大天。风多大天。诸比丘。曾于一时。地多大神。发是恶见。心自念言。于地界中。无有水火及以风界。诸比丘。我尔时诣彼地天边。告彼地多大天神言。汝天实有如是恶见。云地界中无水火风三大界也。彼答我言。实尔。世尊。我复告言。汝天莫作如是恶见。何以故。彼地界中。实有水火及以风界。但于其中。地界最多。是故地界偏得名字。诸比丘。我能知彼地多大天发如是念。断其恶见。令彼欢喜于诸垢中。得法眼净。证果觉道。无有结惑。度疑彼岸。无复烦恼。不随他教。随顺法行。而白我言。大德世尊。我今归依佛法圣僧。大德世尊。从今已后。我当奉持优婆夷戒。乃至命尽。更不杀盗及非法等。归佛法僧。清净护持。诸比丘。复有一时。水大天神。亦如是念。生于恶见言。水界中无有地界及火风界。我知其意。往诣彼边。问水天言。汝实尔不。答言实尔。我复告言。汝天莫作如是恶见。其水界中。尽有地火及以风界。乃至火天风天亦尔。俱有此见。佛既知已。悉往诣

问。并答佛言。实尔。世尊。佛开其意。皆得悟解。归依三宝。悉随顺行。略说如前。地大天神。除疑一种来向我边。诸比丘。此等名为四大天神。

诸比丘。世间有云。从地上升。在虚空中。或有至一俱卢奢住。或二或三俱卢奢住。乃至六七俱卢奢住。诸比丘。或复有云。上虚空中。一踰阇那。或二三四至五六七踰阇那住。诸比丘。或复有云。上虚空中。百踰阇那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八百踰阇那。停而住者。或复有云。从地上空。千踰阇那。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住。乃至劫尽。

诸比丘。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来向汝边。作如是问。诸长老辈。有何因缘。虚空云中。有是音声。诸比丘。应如是答。有三因缘。共相触故。空云队中。有声鸣出。何等为三。诸长老辈。或有一时。云中风界。共于地界。相触着故。自然声出。所以者何。譬如树枝。相揩火出。如是如是。诸长老辈。此是第一因缘出声。复次长老。或复有时。云中风界。共彼水界。相揩触故。自然出声。亦如上说。此是第二因缘出声。复次长老。或复有时。云中风界。共彼火界。相揩触故。自然出声。略说乃至譬如两树相揩火出。此是第三出声因缘。应如是答。诸比丘。亦应如是广分别知。

诸比丘。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来向汝边。作如是问。诸长老辈。有何因缘。虚空云中。忽然光明出生闪电。诸比丘。汝等应作如是报答。诸长老辈。有二因缘。从虚空中云里。出生闪电光明。何等为二。一者东方闪电。名曰无厚。南方有电。名曰顺流。西方有电。名堕光明。北方有电。名百生树。诸长老辈。或复有时。若彼东方无厚闪电。共于西方堕光明电。相触相着。相揩相打。以如是故。从于虚空云队之中。出生光明。名曰闪电。此是第一闪电因缘。复次诸长老辈。若彼南方顺流闪电。共于北方百生闪电。相触相着。相揩相打。以如是故。出生电光。譬如两木。风吹相着。自然火出。还归本处。此是第二闪电因缘。从云队中。有光明出。诸比丘。于虚空中。有五因缘。能障碍雨。令占候师。不测不知。增长迷惑。记必应雨而天不雨。何等为五。诸比丘。或复有时。上虚空中。起云动雷。作伽茶伽茶瞿厨瞿厨声。或出闪电。或复有吹凉冷气来。如是种种。皆是雨相。其占察人及天文师等。悉克此时。必当降雨。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从其宫出。即以两手。撮彼雨云。掷置海中。诸比丘。此是第一雨障因缘。而天文师。及占候者。不见不知。心生疑惑。记天克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虚空起云。云中亦作伽茶伽茶声。亦出闪电。亦复有吹凉冷气来。时天文人及占候者。见是相已。记天此时克当作雨。尔时火界增上力生。于彼中间。雨云烧灭。此名第二雨障因

缘。彼天文人。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或复有时。虚空起云。云中亦作伽茶伽茶声。亦出闪电。亦复有吹凉冷气来。时天文人及占候者。见是相已。记天此时克当作雨。但以风界增上力生。则吹彼云。掷置于彼迦陵迦碛中。或复掷着檀茶迦碛中。或复掷置摩登迦碛中。着复掷着空旷野中。或复掷着摩连那碛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缘。彼天文人。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又复有时。虚空起云。而其云中。亦作伽茶伽茶之声。出生闪电。吹冷气来。其占候者。记天必雨。然彼行雨。诸天子辈。有时放逸。以放逸故。彼云不得依时降雨。既不依时。云自消散。此是第四雨障因缘。以是义故。诸天文人。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又复有时。空中起云。而天亦作伽茶伽茶之声。亦出闪电。吹凉冷风。彼天文人等。记克当雨。然此阎浮世间人辈。其中多有不如法行。耽乐诸欲。悭贪嫉妒。邪见所缠。彼等人辈。以恶行故。习非法故。乐着欲故。贪嫉竞故。天则不雨。诸比丘。此名第五雨障因缘。其天文人及占候等。不见不知心生迷惑。记天必雨而遂不雨。

诸比丘。是名五种雨障因缘。于其中。有优陀那偈。

花法色寿命　　衣服并卖买
嫁娶三摩提　　四种饮食等
二行晡沙他　　上下名三界
云色诸天等　　俱卢舍鸣电

斗战品第九

诸比丘。我念往昔。有诸天等。共阿修罗。起斗战时。帝释天王。告其三十二天言。诸仁者辈。汝等诸天。若共阿修罗战斗之时。宜好庄严。善持器仗。若诸天胜。阿修罗不如。汝可生捉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当以五系缚已。将向善法堂前诸天集会处所置之。三十二天。闻帝释命。依而奉行。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亦如是告诸阿修罗言。若诸天等。共阿修罗斗。天若不如。即当生捉帝释天王。以五系缚。将向七头诸阿修罗集会之处。置立我前。时诸阿修罗。亦受教行。诸比丘当于彼时。帝释天王。战斗胜故。生捉阿修罗。以五系缚。至善法堂天集会处帝释前立。当于彼时。其毗摩质多罗王。作如是念。愿诸阿修罗。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诸阿修罗辈。我今在此。共

诸三十三天一处。同受娱乐。甚为适意。当其毗摩质多罗王兴此念时。即见自身。五缚悉解。诸天种种五欲功德。皆现其前。又复有时。作如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愿诸天等。各自安善。我当还归阿修罗宫殿。起此念时。其身五系即还自缚。五欲功德忽然散灭。

诸比丘。彼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于如是微细结缚。其诸魔缚。复细于此。所以者何。诸比丘。邪思惟时。即被结缚。正忆念即便解脱。何以故。诸比丘。思惟有我。是邪思惟。思惟无我。亦是邪思。乃至思惟。我当有常。我当无常。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及非有想非无想等。并是邪思。诸比丘。此邪思惟。是痈是疮。犹如毒箭。于其中有。多闻圣者智慧之人。知是邪思。如病如疮。如痈如箭。如是念已。系心正忆不随心行。令心不动。多所利益。诸比丘。若念有我。则是邪念。则是有为。则是戏论。若念无我。亦是戏论。乃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悉是戏论。诸比丘。所有戏论。皆悉是病如痈如疮。犹如毒箭。于其中有多闻圣者智慧之人。知此戏论诸过患已。乐无戏论。守心寂静。多所修行。

诸比丘。我念往昔。有诸天王。共阿修罗。欲战斗时。帝释天王。告其四面三十二天。作如是言。诸仁者辈。宜善严备身诸器仗。今诸阿修罗。欲来战斗。若诸天胜。可生捉取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以五系缚。将向诸天集会之处善法堂前。持见于我。三十二天。受帝释命。依而奉行。其阿修罗。亦如是教。诸比丘。当尔战时。诸天得胜。即以五系缚阿修罗。将来诣向善法堂前。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既被五系。在天众前。见帝释王来入善法堂中而坐。即便恶言。诸种骂詈毁辱天主。其天帝释。有调御者。名摩多离。见阿修罗毗摩质多罗。对众恶言毁骂天主。即便以偈。白帝释言。

帝释天王为羞畏　　为当无势故怀忍
闻于如是粗恶骂　　含受容耐都不言

尔时帝释。还以偈答摩多离言。

我非羞畏故怀忍　　亦非无力于修罗
谁能如我神策谋　　岂得同于彼无智

时摩多离。复更以偈白天主言。

若不严加重诃责　　愚痴炽盛转更增
若当折伏无智人　　犹如畏杖牛奔走
今以纵之为彼乐　　至其处所更憍高
是故明智示以威　　显现勇猛断愚騃

尔时帝释。复以偈答摩多离言。

如斯之事我久知　　为伏诸人愚痴故
彼以嗔嫌而骂詈　　我闻堪能自制心

时摩多离。更复以偈白帝释言。

帝释天王愿善思　　如是之忍有一患
彼愚痴者如是骂　　谓言怯畏耻不言

尔时帝释。重复偈答摩多离言。

愚痴种类随心意　　谓言畏彼我默然
若欲益身求利安　　于彼等边须有忍
如我意见彼恶骂　　不应于嗔复起嗔
于嗔者边报以嗔　　如是战斗难得胜
若当为他所娆恼　　有力能忍者为难
应知此忍最为强　　如此须时须赞美
若自若他所兴心　　皆求救拔大畏处
既被他人嗔骂已　　不应于彼起怨憎
若于自己及他边　　如是二处应作益
既知他嗔嫌骂已　　能使自嗔转得消
如是二处利益心　　若自若他皆悉为
若他意念是痴者　　斯由不知法所因
若有大力诸丈夫　　能为无力故含忍
如是忍人他赞叹　　无力人边忍不嗔
为彼无有智慧力　　唯以愚痴力为力
以愚痴故弃舍法　　如此人辈无正行
愚痴心生念我胜　　嗔恚骂詈出粗言
能忍彼恶有常胜　　是忍增上难具说
胜者语言畏不论　　于等恐生冤故忍
闻下论说能忍者　　此忍为诸智称扬

诸比丘。汝等当知。彼时帝释则我身是。我于尔时。身作三十三天王。自在治化。受胜福报。纵任快乐。恒常怀忍。亦赞叹忍。乐行调顺。无有嗔恚。恒常赞叹无嗔恚者。诸比丘。然今汝等自说行中。有信解心。舍俗出家。精勤不懈。汝等若于余众生边。能行忍辱。赞叹忍者。调顺慈悲。常行安乐。灭除嗔恚。赞无嗔者。诸比丘。汝等亦应作如是学。诸比丘。我念往昔。诸天众等。共阿修罗。各严器仗。欲斗战时。尔时帝释。告天众言。诸仁者辈。若阿修罗。共诸天斗。天得胜时。汝等可以五系缚之。如前所说。诸天奉教。阿修罗

王。亦敕军众。诸比丘。尔时斗战。阿修罗胜。帝释天王。恐怖不如背走而还。是时驭者。回于千辐贤调御车。欲向天宫。尔时有一居吒奢摩梨树。其上有金翅鸟王。巢内有诸卵。帝释见已。告摩多离调驭者言。

摩多离知树上卵　　为我回此车辕轴
为阿修罗宁舍命　　勿令毁破诸乌巢

时摩多离善调驭者。闻释天王如是敕已。即便右回彼天千辐贤调御车。路还指向阿修罗宫。诸比丘。时诸阿修罗。见帝释车。忽然回还。谓言帝释别有战策。更来欲斗。阿修罗退。各趣本宫。诸比丘。尔时帝释。以慈因缘。诸天还胜。阿修罗不如。诸比丘。欲知尔时天帝释者。今我身是。诸比丘。我于尔时作天主领三十三天。自在治化。受胜福报犹能怜愍一切众生。为其寿命。而作利益。起慈悲心。汝等比丘。以信舍家。应当利益一切众生。

诸比丘。我忆往昔。天阿修罗。欲战斗时。尔时帝释。告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仁者我等且停种种器仗。天及阿修罗。其中并各有智慧者。彼等悉能知于我等。若善若恶。说诸法义。但以善言长者取胜。天共阿修罗。相推前说。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便在先。向天帝释。而说偈言。

愚痴猛盛者　　必须重诃责
折伏于无智　　犹牛畏鞭走
愚痴无有乐　　在处难调制
是故用严杖　　速疾断其痴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向天帝释说此偈已。其阿修罗诸眷属等。皆大欢喜。称叹踊跃。帝释诸天及眷属等。皆默然住。尔时毗摩质多罗王。告帝释言。汝大天王。便可说偈。尔时天主。向阿修罗。而说偈言。

我明见此事　　不欲共痴同
愚者自起嗔　　智者谁与诤

尔时帝释天王。说此偈已。三十三天及眷属等。皆大称叹。踊跃欢喜。诸阿修罗。及其眷属。默然而住。尔时帝释。告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仁者可更辩说善言。时阿修罗。即向天王。说偈报言。

寂然忍辱意　　帝释我亦知
愚痴者胜时　　言我畏故忍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此偈已。诸阿修罗。及眷属等。皆悉踊跃。称叹欢喜。帝释诸天。并其眷属。默然而住。时阿修罗。告帝释言。仁者天主。可更辩说如法善言。尔时天主帝释大王。向阿修罗众。说偈报言。

愚痴者自随　　称忍为畏彼
以此求自益　　彼边则无利
我意彼作恶　　不应嗔彼嗔
于嗔能默然　　彼斗则常胜
若为他所恼　　有力能忍者
当知如此忍　　忍中最为上
无问自及他　　皆求离畏处
若知他嗔已　　不于彼起憎
二处作利益　　若自若于他
他嗔嫌骂者　　自嗔能消灭
二处作利益　　若自若于他
他意念愚痴　　斯由不知法
若有强力人　　为彼无力忍
此忍为最胜　　余忍更无过
彼无智慧筋　　唯有愚痴力
愚痴舍法故　　自然失正行
愚痴自矜胜　　嗔恚出恶言
若忍此骂时　　彼则常有胜
闻高胜言忍以畏　　于齐等忍恐生怨
为下恶骂能忍者　　斯忍智人所称赞

尔时帝释天王。说此偈已。三十三天。并及眷属。称叹欢喜。踊跃无量。其阿修罗众。皆各默然。时诸天中有智慧天。阿修罗中。有智慧者。各集一处。皆共量议。此等诸偈。详审思念。观察谛忍同称赞已。作如是言。诸仁者辈。今天帝释。善说言辞。彼等治化。一切无有刀杖鞭挞。亦无诤斗毁辱怨仇。亦无言讼及求报。复于生死中。有可患厌。求远离欲。为寂灭故。为寂静故。得神通故。得沙门故。成就正觉。得涅槃故。诸仁者辈。若彼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无有如是善妙语言。彼等一切唯有刀杖鞭打楚挞诤斗毁辱言讼怨仇。有求报复。长养生死无可患厌。贪着诸欲。无求寂静寂灭之行。不希神通及沙门果。无望正觉及以涅槃。诸仁者辈。帝释天王所说之偈。名为善说。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非是善说。诸仁者辈。帝释天王所说之偈。善说善说。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非是善说。非是善说。诸比丘。汝等应知。彼时帝释。即我身是。诸比丘。我时作彼忉利天王。自在治化。受于福乐。犹说善言以为战

斗。由善言故。斗战常胜。而今汝等诸比丘辈。于我善说法教之中。净心离俗。舍家出家。有精进行。汝等若求善说恶说教法之中。欲取义者。应如是知。诸比丘。我念往昔。诸天王等。共阿修罗。合战斗时。帝释天王。摧阿修罗。斗战胜已。造立胜殿。东西纵广五百由旬。南北纵广二百五十由旬。诸比丘。彼胜殿外。别有一百尼梨由河。而彼由河一一间内。复各有七鸠吒伽罗。皆七宝成。而其一一鸠吒伽罗内。各置七房。一一房中。安施七榻。一一榻上。有七玉女。一一玉女。复各别有七女而侍。其释天王。并及彼等诸玉女侍。更无余为食饮资须。香花服玩一切乐具。皆随往业果报而受。诸比丘。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天宫。更无如是帝释天王胜殿比类。

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如是念。我有如是神德威力。日之与月。及三十三天。彼等虽于我上转行。我力能取。作耳环珰。处处游行。曾于一时。其罗睺罗阿修罗王。内心嗔恚炽盛烦毒。意不欢喜。则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如是念。其罗睺罗阿修罗王。今念于我。彼复自念其所统领小阿修罗王及诸眷属小阿修罗辈。时彼小王。及诸阿修罗。知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念已。即各严备种种器仗。诣向彼边。到已在前。各各而住。尔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自服铠甲。持仗严驾。与其小王并诸军众围绕。往诣罗睺罗阿修罗边。到已而住。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复念踊跃。并及幻化二阿修罗王。尔时二王。知彼念已。还如鞞摩质多罗王所念。小王并其所部知已。各各严备器仗。向其王边。到已皆来诣于罗睺罗阿修罗王边。尔时罗睺罗阿修罗王。自服种种严身器仗。共鞞摩质多罗踊跃。幻化三阿修罗王。并诸三王小王眷属。前后围绕。从彼阿修罗城。导从而出。欲共忉利诸天战斗。

尔时难陀优波难陀。二大龙王。从其宫出。各以身绕须弥留山七匝动之。动已复动。大动遍动。震已复震。大震遍震。涌已复涌。大涌遍涌。以尾打海。其一渧水。上至须弥留山顶上。诸比丘。于彼时天主帝释作是念已。告天众言。汝等仁辈。见此大地如是动不。空中叆叇。犹如云雨。又似轻雾。决知阿修罗欲共天斗。是时海内所住诸龙。各从自宫。种种严备。持仗而出。向阿修罗前。共其战斗。胜者逐退。迳至其宫。其不如者。恐怖背走。往到地居夜叉等边。到已告言。汝等当知。诸阿修罗。欲共天斗。汝等今可共我向彼相助打破。夜叉闻已。严持甲仗。共龙往战。其胜者逐。不如者退。恐怖而走。诣向钵足夜叉之所。到已告言。钵足夜叉。仁辈知不。诸阿修罗。欲共天斗。汝等可来共我相助往彼打之。钵足闻已。严身持仗。相随而去。乃至退走。往告持鬘诸夜叉等如前。不如退走。往告常醉夜叉。常醉闻已。又复严仗。共持鬘等。并力合斗。其有胜者。逐入到宫。其不如者。恐怖退走。诣向四大天王等边。到已咨白四天王言。四天

大王。仁辈当知。诸阿修罗。今者欲来共诸天斗。汝等应可共我相助打彼令破。其四天王闻常醉言。即各严持种种器仗。驾驭而往。乃至退走。不能降伏。是时四王。即便上诣彼善法堂诸天集会议论处所。启白帝释。说如是言。天王当知。诸阿修罗。今者聚集。欲共天斗。宜应向彼与其共战。时天帝释。从四天王。闻是语已。意中印可。即唤一天摩那婆告言。汝天子来。汝今可往须夜摩天。珊兜率陀。并化自乐。及他化自在诸天王等。至彼处已。为我白言。仁辈诸天若其知者。诸阿修罗。欲共天斗。汝等仁辈。应可助我。来共向彼与其战斗。时摩那婆。闻帝释语已。即便向彼须夜摩天。具白其事。

尔时须夜摩天王。从释天使摩那婆边。闻是语已。心中即念。彼须夜摩诸天众辈。时彼天众。知其天王心念我彼已。即着种种铠甲器仗。乘天种种所有诸骑。各来诣向其天王边。到已在前。各各而立。时须夜摩天王。自身即着种种天诸铠甲。持宝器仗。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俱围绕来下。向须弥留山王顶上。在于东面。竖纯青色难降旗幡。依峰而立。尔时彼使天摩那婆。复上诣向珊兜率陀天子之边。到已还白珊兜率陀。如是之言。仁者当知。帝释天王有是启白。阿修罗辈。欲共天斗。仁者愿来。助我往彼。并力斗战。彼兜率陀。闻是语已。即自念彼诸天子众。知已悉来。集兜率陀大天王边。到已即各严持器仗。乘种种骑。相率围绕。下来到于须弥留山。于南面住。无量百千万众云集。竖于黄色难降旗幡。依峰而立。

尔时彼天摩那婆使。又复更上向化乐天白言。仁者化乐天王。当知帝释有如是语。其阿修罗。欲共天斗。如前启请。乃至彼天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来。各严铠甲。种种骑乘。下来到于须弥留山西面。竖于赤色难降旗幡。依峰而立。如是上白他化自在诸天子等。一一如前。时彼天众。严持器仗。复倍化乐。与其无量百天子无量千天子无量百千天子围绕。来下向须弥留山王北面。竖于白色难降旗幡。依峰而立。

尔时帝释。见上诸天并皆云集。心念空中诸夜叉辈。时虚空中诸夜叉众。各作是言。帝释天主。意念我等。如是知已。即相诫敕。着甲持仗。严备身具。皆各服之。乘种种乘。诣天帝释前。一面而住。时天帝释。又复念其诸小天王并及三十三天眷属。如是念时。并各着铠严持器仗。乘种种乘。诣天主前。是时帝释。自着种种铠甲器仗。乘种种乘。共空夜叉及诸小王三十三天。前后围绕。从天宫出。共阿修罗欲战斗故。

诸比丘。诸天尔时共阿修罗战斗之时。有如是等诸色器仗。所谓刀箭[矛*贊]棒捶杵金刚铍箭面箭凿箭镞箭犊齿箭迦陵伽叶镞箭微细镞箭弩箭如是等器。杂色可爱。七宝所成。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

瑙等。以彼诸仗。遥掷向彼阿修罗身。不着不害。而悬彻过于彼等身。亦复不见疮瘢痕处。唯触缘故。受于害痛。诸比丘。其阿修罗。所有器仗共天斗时。色类相似。一种七宝之所成就。着时彻过亦无瘢痕。唯触因缘。受于害痛。诸比丘。欲界诸天。共阿修罗战斗之时。有如是色种种器仗。况复世间诸人辈也。

起世经卷第九

劫住品第十

　　诸比丘。世间凡有三种中劫。何等为三。一者所谓刀杖中劫。二者所谓饥馑中劫。三者所谓疾疫中劫。云何名为刀杖中劫。诸比丘。刀杖中劫者。彼等人辈无有正行。不如法说。邪见颠倒。具足皆行十不善业。彼时众生。唯寿十岁。诸比丘。其人如是寿十岁时。女生五月。即便行嫁。犹如今日年十五。嫁与夫主。今者地力所有酥油生酥石蜜沙糖粳米。至于彼时。一切灭没。并皆不现。当彼十岁人寿命时。纯以羖羊毛[毯-炎＋旁]为衣。犹如今日迦尸迦娇奢耶衣。刍摩缯衣。度究逻衣。句路摩娑衣。劫贝衣。甘婆罗宝衣。最为胜妙。其毛[毯-炎＋旁]衣。亦复如是。当于彼时。唯食稗子。如今粳米。又为父母之所怜爱。唯愿十岁。是其上寿。如今人愿乞寿百年。诸比丘。彼十岁时。所有众生。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及婆罗门。不敬耆旧。彼等亦当得他供养赞叹尊重。犹如今日行法教人名誉一种。何以故。其业尔故。又诸比丘。十岁人时。无有善名。人亦不行十善业道。一切多行不善之业。众生相见。各生杀害诛戮之心。无慈愍意。如今猎师在空山泽见诸禽兽。唯起屠害杀戮之心。又诸比丘。当彼之时。其诸人辈。缘身之具璎珞庄严。皆是刀杖。譬如今者华鬘耳珰颈璎臂钏指环钗镊。交络严身一种无异。又诸比丘。当彼之时。中劫将末。七日之内。于其手中。所当触者。若草若木。土块瓦石。彼等一切。皆为刀杖。其锋甚利。胜人所造。七日之中。各各竞捉。共相屠害。一切相杀。命终并堕诸恶趣中。受地狱苦。何以故。以其相向各生杀心。浊心恶心。无利益心。无慈悲心。无净心故。诸比丘。如是名为刀杖中劫。。

　　诸比丘。云何名为饥馑中劫。诸比丘。饥馑劫时。其诸人辈无有法行。邪见颠倒。具足行十不善业道。以是义故天不降雨。以无雨故世则饥馑。无有种子。白骨为业。诸皮活命。云何名为白骨为业。诸比丘。饥馑之时。彼诸人辈。若四衢道。街巷城郭。道路处处。悉收白骨。以水煎煮。取汁而饮。以资活命。是故名为白骨为业。云何名为诸皮活命。诸比丘。饥馑劫时。彼诸人辈。以饥急故。取诸树皮。以水煎煮。而饮其汁。以资活命。是故名为诸皮为业。诸比丘。彼时

众生。饥饿死已。皆当生于诸恶趣道。或复堕于阎罗世中。所谓饿鬼。为彼等辈。悭贪嫉妒。畏诸物尽。争取藏贮。诸比丘。以是故名饥馑中劫。

诸比丘。云何名为疾疫中劫。诸比丘。彼时诸人。亦欲行法。欲说如法。亦欲行于无颠倒见。具足欲行十善业道。但彼时中。如法人辈。以其过去无十善业胜果报故。致令非人放于灾气行诸疠疫。于中多有人辈命终。又诸比丘。于彼疾病三摩耶中。复有他方世界非人。来为此等。作疫病故。何以故。以放逸故。行放逸行。亦复与其恶相触故。恼乱其心。夺彼威力。于中多有薄福之人。得病命终。譬如国王或王大臣。守护民故。于其界首。安置戍逻。尔时他方。有盗贼来。为彼戍逻不谨慎故。有放逸故。以诸劫贼。一时诛戮。或灭诸家。或殄村舍。或破聚落。或毁国城。如是如是。彼人放逸。他方非人来行疾疫。命终悉尽。亦复如是。又复彼时他方非人。来行疾病时。诸众生无放逸行。彼鬼大力。强相逼迫。与其恶触。令心恼乱。夺其威力。于中多有遇病命终。譬如国王或王大臣。为诸聚落作守护故。安置镇防。于彼时中。他方劫贼。来相侵扰。而是镇防无有放逸。勤谨遮护。彼贼大力。强相逼迫。于此人等。一时诛戮。或灭诸家村舍聚落。略说如前。如是如是。诸比丘。其疾疫劫。人辈遇病。逼切命终。亦复如是。彼身死已。皆得向上诸天中生。所以者何。为彼等辈无相害心。无有乱心。有利益心。慈心净心。当命终时。又各相问。汝病可忍。得少损不。颇有脱者。颇有起者。从诸疾病有差者不。诸比丘。以是义故。得生天上。以是名为疾疫中劫。诸比丘。是名世间三种中劫。

住世品第十一

诸比丘。世间之中。有四无量。不可得量。不可得称。不可思议。若天若人。世中算数。欲取其量。有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终不可得。何等为四。诸比丘。若世界住。此不可得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诸比丘。若世界住已坏。亦不可得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诸比丘。若世界破坏已复住。此亦不可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诸比丘。若世界成已住。此亦不可算计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诸比丘。此等名为四种无量。不可得量。不可得称。不可思议。不可计得。若天若人。无有算计而能得知。若干百千万年。若干百千万俱致年。诸比丘。于此东方。有诸世界。转住转坏无有间时。或有转成转住转坏。诸比丘。南西北方转成转住转坏。亦复如是。诸比丘。譬如五段轮除其轴却。转无暂住无暂间时。略说如是如是。又如夏雨。其渧粗大。相续下注无有休间。如是东方南西北方。成住坏转无有停住时。亦复如是。

诸比丘。于其中间。复有三灾。何等为三。一者火灾。二者水灾。三者风灾。其火灾时。光音诸天。首免其灾。水灾之时。遍净诸天。首免其灾。风灾之时。广果诸天。首免其灾。云何火灾。诸比丘。火灾之时。诸众生辈。有于善行。所说如法。正见成就无有颠倒。具足而行十善业道。得无觉观二禅。不用功修。自然而得。尔时彼等诸众生辈。以神通力住于虚空。住诸仙道。住诸天道。住梵行道。如是住已。受第二禅无觉观乐。如是证知。成就具足。身坏即生光音天处。地狱众生。畜生众生。阎摩罗世。阿修罗世。四天王世。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乐天。他化自在。及魔身天。乃至梵世。诸众生辈。于人间生。悉皆成就无觉无观。快乐证知。身坏即生光音天处。一切六道。悉皆断绝。此则名为世间转尽。

诸比丘。云何世间。住已转坏。诸比丘。若有于彼三摩耶时。及无量时。长远道时。天下[午-丨＋几]旱。无复雨泽。所有草木。一切干枯。悉无复有。譬如苇荻青刈之时。不得雨水。干枯朽坏。皆无复有。如是如是。诸比丘。天久不雨。一切草木悉皆干枯。亦复如是。诸比丘。一切诸行亦尔。无常不久住。不坚牢。不自在。破坏法。可厌离。可求解脱。

复次诸比丘。于彼时。有迦梨迦大风。吹散八万四千由旬大海水已。于下即出日之宫殿。掷置海上须弥留山王半腹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诸比丘。此名世间第二日出。所有诸小陂池江河一切干竭。悉无复有。诸比丘。一切诸行。悉皆无常。略说如前。可求免脱。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大风吹海。出日宫殿。置日道中。是名世间第三日出。所有一切大陂大池大河及恒河等。一切大河悉皆干竭。无复遗余。诸行亦尔。如是世间。第四日出。所有大水大池。所谓善现大池。阿那婆达多大池。曼陀只尼大池。蛇满大池等。悉皆干竭。无复有余。诸行亦尔。如是世间第五日出。其大海水。渐渐干竭。初如脚踝。已下减少。乃至犹如膝。已下减乃至半身。或复一身二三四五六

七人身。已下干竭。诸比丘。其五日出。大海水减。半多罗树。乃至一多罗树。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罗树减。乃至半俱卢奢。或一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减。乃至半由旬减。或一二三四五六七由旬而减。乃至百由旬减。或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减。诸比丘。其五日出。大海之水。千由旬减。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减。诸比丘。其世间中五日出时。彼大海水。略说乃至七千由旬。余残住时。或至六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在。如是乃至七百由旬。其水残在。或至六五四三二一百由旬在。或七由旬。其水残在。或复六五四三二一由旬水在。或复减至七俱卢奢。其水残在。乃至六五四三二一俱卢奢水余残住在。诸比丘。其世间中。五日出时。彼大海水。深七多罗余残而在。或复六五四三二一多罗树水余残而在。或如七人其水残在。或复六五四三二一。或复半人。或膝已下。或至踝骨。其水残在。又五日时。于大海中。少分有水。余残而住。如秋雨时于牛迹中少分有水。如是如是。五日之时。彼大海中。亦复如是。又诸比丘。五日之时。彼大海中。于一切处。乃至涂脂水无复遗余。诸比丘。一切诸行。亦复如是。无常不久。须臾暂时。略说乃至。可厌可离。应求免脱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乃至六日出现世时。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诸大山等。须弥留山王。悉皆起烟。起已复起。犹如凡师欲烧器时。器上火焰一时俱起。其火大盛。充塞遍满。如是如是。其四大洲。及诸山等。烟起猛壮。亦复如是。略说乃至。诸行无常。应求免脱。复次诸比丘。略说如前。七日出时。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诸余大山。及须弥留山王等。皆悉洞然。地下水际并尽干竭。其地聚既尽。风聚亦尽。如是火大焰炽之时。其须弥留山王上分七百由旬。山峰崩落。其火焰炽。风吹上烧梵天宫殿。乃至光音。其中所有后生光音宫殿下者诸天子辈。不知世间劫转坏成。及转成住。皆生恐怖。惊惧战悚。各相谓言。莫复火焰来烧光音诸宫殿也。是时彼处光音天中诸天子辈。善知世间劫坏成住。慰喻其下诸天子言。汝等仁辈。莫惊莫畏(上两句梵本并再称)。所以者何。仁辈昔有光焰。亦至于彼。时诸天子。闻此语已。即便忆念往昔时光。忆念彼光不离于心。故有此名。名曰光天。彼等如是。极大炽然。猛焰洪赫。无有余残灰墨燋烬。可得知别。诸比丘。诸行如是。略说乃至。可求免脱(梵本从此已下还覆述论从一日乃至七日出名住已坏今悉略之)。。

诸比丘。云何世间坏已复成。诸比丘。彼三摩耶。无量久远。不可计时。起大重云。乃至遍覆梵天世界。如是覆已。注大洪雨。其雨渧粗。犹如车轴或有如杵。经历多年百千万年。而彼水聚渐渐增长。乃至梵天世界为畔。其水遍满。然彼水聚。有四风轮之所住持。何等为四。所谓一住。二者安住。三者不堕。四者牢主。时彼水聚。雨断已后。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当于尔时。四方一时有大风起。其风名为阿那毗罗。吹彼水聚。波涛沸涌。搅乱不住。于中自然

出生泡沫。然其泡沫。为彼阿那毗罗大风之所吹掷。从上安置作诸宫殿。微妙可爱。七宝间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赤真珠车磲马瑙等宝。诸比丘。此因缘故。梵身诸天。有斯宫殿诸墙壁等。世间出生。

诸比丘。如是作已。时彼水聚即便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略说如前。四方风起。名曰阿那毗罗大风。吹掷沸沫。即成宫殿。名魔身天。垣墙住处。如梵身天。无有异也。唯有宝色。精妙差降。上下少殊。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诸天宫殿化乐诸天宫殿墙壁。其次造作删兜率陀诸天宫殿。其次夜摩诸天宫殿。如是出生。具足悉如梵身诸天。次第而说。

诸比丘。时彼水聚。复渐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缩而减少。如是停住。彼水聚中。周匝四方。自然起沫。浮水而住。厚六十八百千由旬。广阔无量。譬若泉池及以泊中。普遍四方。有于漂沫覆水之上弥罗而住。如是如是。诸比丘。彼水聚中普四方面。泡沫上住。厚六十八百千由旬。广阔无量。亦复如是。

诸比丘。时彼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即便造作彼须弥留大山王身。次作城郭。杂色可爱。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等。诸妙宝。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彼须弥留山王。出生如是。诸比丘。又于彼时。毗罗大风。吹彼水沫。于须弥留山王上分。四方化作一切山峰。其峰各高七百由旬。杂色微妙七宝合成。乃至车磲马瑙等宝。以是因缘。世间出生诸山峰岫。彼风如是。次第又吹其水上沫。为三十三诸天众等造作宫殿。其次复于须弥留山东南西北半腹中间四万二千踰阇那处。为彼四大天王造作诸宫殿住城壁垣墙。杂色七宝可爱端严。如是讫已。尔时彼风又取水沫。于须弥留山王半腹四万二千踰阇那中。为月天子造作大城宫殿处所。杂色七宝。成就庄严。如是作已。风复取沫。为日天子造作七日诸天宫殿。城郭楼橹。七宝杂色。种种庄严。以是因缘。世间有斯七日宫殿。安置住持。又诸比丘。彼风次吹其水聚沫。于须弥留大山王所。造作三片城郭庄严。杂色七宝。乃至车磲马瑙等宝。如是城聚世间出生。

诸比丘。时彼阿那毗罗大风。次吹水沫。于海水上高万由旬。为于虚空诸夜叉辈造作颇梨宫殿城郭。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虚空夜叉宫殿城壁。如是出生。

诸比丘。时彼阿那毗罗大风。次吹水沫。于须弥留大山王边。东西南北。各各去山一千由旬。在大海下。造作四面阿修罗城。杂色七宝。微妙可爱。乃至世间。有此四面阿修罗城如是出生。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于须弥留大山王外掷置彼处。造作一山。名曰佉提罗迦。其山高广。各有四万二千由旬。杂色七宝。庄严成就。微妙可

观。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佉提罗迦山。如是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于佉提罗迦山外。掷置彼处。造作一山。名曰伊沙陀罗。其山高广。各有二万一千由旬。杂色可爱。七宝所成。乃至车碟马瑙等宝。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伊沙陀罗山。如是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掷置伊沙陀罗山外。于彼造作。一山而住。名曰由乾陀罗。其山高广。一万二千由旬。杂色可爱。乃至为彼车碟马瑙七宝所成。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由乾陀罗山王出生。如是次第。作善现山。高广正等。六千由旬。次复造作马片头山(旧云半头)。高广正等。三千由旬。次复造作尼民陀罗山。高广一千二百由旬。次复造作毗那耶迦山。高广正等。六百由旬。次复造作彼轮圆山。高广正等。三百由旬。杂色可爱。所谓金银琉璃颇梨及赤真珠车碟马瑙等。诸七宝之所成就。广说如上。佉提罗迦造作无异。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有斯轮圆山出。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散掷置于轮圆山外。各四面住。作四大洲。及八万小洲。并诸余大山。如是展转造作成就。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斯四大洲。并及八万小洲。诸大山等。次第出现。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掷四大洲及八万小洲。须弥留山王。并余诸大山之外。安置住立。名曰大轮圆山。高广正等。六百八十万由旬。牢固真实。金刚所成。难可破坏。诸比丘。是因缘故。大轮圆山。世间出生。

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掘大地。渐渐深入。即于其处。置大水聚。湛然而住。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之中。便有大海。如是出生。复何因缘。其大海水。如是碱苦。不中饮食。诸比丘。此有三缘。何等为三。一者从火灾后无量时节长远道中。起大重云。住持弥覆。乃至梵天。然后下雨。其雨渧大。广说如前。彼大雨汁洗梵身天诸宫殿已。次洗魔身诸天宫殿。他化自在诸天宫殿。化乐宫殿。删兜率陀诸天宫殿。夜摩宫殿。洗已复洗。如是大洗。彼等洗时。所有碱卤辛苦等味。悉皆流下。次洗须弥留大山王身。及四大洲八万小洲。自余大山。并轮圆等。如是浇渍。流注洗荡。其中所有碱苦辛味。一时并下。堕大海中。诸比丘。此一因缘。其大海水碱不中饮。

复次其大海水。为诸大神大身众生之所居住。何等大身。所谓鱼鳖虾蟆獭虬宫毗罗低摩耶低寐(迷私反)弥罗低寐(音同上)兜罗兜罗祁罗等。其中或有身百由旬。或有二百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如是大身。

在其中住。彼等所有屎尿流出。皆在海中。以是因缘。其海碱苦。而不中饮。诸比丘。此名第二碱苦因缘。复次其大海水。又被往昔诸仙所咒。仙咒愿言愿汝成盐味不中饮(此两句梵本再称)。诸比丘。此是第三碱苦因缘。其大海水碱不中饮。复次于中有何因缘。大热燋竭世间出生。诸比丘。若此世间。劫初转时。于彼三摩耶。其阿那毗罗大风。聚彼六日宫殿城郭。掷置于彼大海水下。其安置处。即于彼住。其大水聚。皆悉消尽。不曾盈泛。诸比丘。是因缘故。世间有是大热燋竭。示现出生。此名世间转坏已住。

复次云何名世间转坏已成住。诸比丘。譬如现今世间成已。如是住立。有其火灾。于中云何复有水灾。诸比丘。其水灾劫三摩耶时。彼诸人辈有如法行。说如法语。正见成就无有颠倒。持十善行。彼诸人辈当得无喜第三禅处。不劳功力。无有疲倦。自然而得。时彼众生得住虚空诸仙诸天梵行道中。得住中已。离喜快乐。即自称言。快乐仁辈。此第三禅。如是快乐。尔时彼处诸众生辈。即共问彼得禅众生。彼便答言。善哉仁辈。此是无喜第三禅道。应如是知。彼等众生。知已成就如是无喜第三禅道。禅成已证。证已思惟。思惟已住。身坏命终。生遍净天。如是下从地狱众生。阎罗世中。阿修罗中。四天王中。乃至梵世。光音天下。诸众生辈。一切处一切有皆断尽。诸比丘。是名世转。

复次于中云何世间转已而坏。诸比丘。有三摩耶。无量久远长道时节。大云遍覆。乃至光音诸天已来。雨沸灰水。无量多年。略说乃至。百千亿年。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时。光音天所有宫殿。悉皆灭尽无有形相微尘影像可得识知。譬如以酥及生酥等掷置火中。消灭然尽。无有形相可得验知。如是如是。彼沸灰水。雨下之时。消光音天诸宫殿等。亦复如是。无相可知。诸比丘。诸行无常。破坏离散。流转磨灭。不久须臾亦复如是。可厌可患。应求免脱。诸比丘。如是梵身诸天魔身化乐他化自在兜率夜摩诸宫殿等。为沸灰雨浇洗消灭。略说如前。似酥入火融消失本。无有形相。亦复如是。乃至一切诸行无常。应求免离。诸比丘。彼沸灰水。雨下之时。雨四大洲。八万小洲。自余诸山。须弥留山。消磨灭尽。无有形相应可得记识。广说如前。应可患厌。如是变化。唯除见者。乃能信之。此名世转住已转坏。

复次云何转坏已成。诸比丘。于时起云。注大水雨。经历多年。起风吹沫。上作天宫。广说乃至。如火灾事。是为水灾。

复次云何有于风灾。诸比丘。其风灾时。诸众生辈。如法修行成就正念。生第四禅广果天处。其地狱中众生。舍身还来人间。修清净行成就四禅。亦复如是。畜生道中。阎罗世中。阿修罗中。四天王

天。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乐他化。及魔身天。梵世光音遍净少光等。成就四禅。广说如上。诸比丘。是名世间转成。云何转坏。诸比丘。于彼无量久远道中。有大风起。彼之大风。名僧伽多(隋言和合)。诸比丘。彼和合风。吹于遍净诸天宫殿。令其相着指磨坏灭。无有形相。余残可知。譬如壮人取二铜器于两手中相指破坏磨灭消尽。无有形相可得识知。彼和合风。吹遍净天宫殿磨灭。亦复如是。诸比丘。一切诸行无常破坏。不久须臾。乃至可厌。应求免离。如是次吹光音诸天宫殿。吹梵身天宫殿。魔身诸天。他化自在化乐夜摩诸天宫殿。相打相指。相摩相灭。无形无相。无影无尘。可知其相。诸比丘。一切诸行。亦复如是。败坏不牢。无有真实。应当厌离。早求免脱。

诸比丘。彼僧伽多大风。吹四大洲。八万小洲。并余大山。须弥留山王。举高一拘卢奢。分散破坏。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卢奢已。分裂散坏。或吹举高一踰阇那。二三四五六七。或吹举高百踰阇那。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阇那。分散破坏。或吹举高千踰阇那。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或复举高百千由旬。分散破坏。彼风如是。吹破散坏。无形无相。无如微尘余残可知。譬如有力壮健丈夫。手撮一把麦[麩-夫＋戈]令碎。掷向虚空。分散飘扬。无形无影。如是如是。彼风吹破诸洲诸山。亦复如是。唯除见者。乃能信之。此名世间转住已坏。复次世间云何坏已转成。诸比丘。彼三摩耶。无量年岁长远道中。起大黑云。普覆世间。乃至遍净诸天居处。如是覆已。即降大雨。其雨渧粗。犹如车轴。或有如杵。相续注下。如是多年百千万岁。而彼水聚。深广远大。乃至遍净。满其中水。四种风轮。持如前说。乃至吹沫。造遍净宫。七宝杂色。显现出生。一一悉如火灾水灾。次第而说。诸比丘。是名世间坏已转成。云何世间转成已住。诸比丘。譬如今者。天人世间转成已住。诸比丘。如是次第。有于风吹。此等名为世间三灾。

最胜品第十二

复次诸比丘。彼三摩耶世间转已。如是成时。其众生辈。多得生于光音天上。彼等于彼天上生时。身心悦豫。欢喜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胜色。年寿长远。安乐而住。诸比丘。彼三摩耶世间转坏。其转坏时。虚空无物。于梵宫中。有一众生。光音天上福业命尽。从光音天下来。生彼梵宫殿中。不从胎生。忽然化有。是梵天名娑婆波帝(上两句梵本再称之)。为如是故。有此名生。

诸比丘。彼时复有自余众生。福业寿尽。从光音天。舍身命已。于此处生。身形端正。亦以欢喜持为饮食。自然光明有神通力。腾空

而行。身色最胜。即于此间长远久住。彼等于此如是住时。无有男女。无有良贱。唯有众生众生名也。如是得名。

复次诸比丘。当于如是三摩耶时。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凝然而住。譬如有人熟煎乳讫。其上便有薄膜而住。或复水上有薄膜住。如是如是。诸比丘。或复于三摩耶时。此大地上。生于地肥凝然而住。譬如攒酪成就生酥。有于如是形色相貌。其味有如无蜡之蜜。尔时彼处诸众生辈。其中有生贪性众生。作如是念。我于今者。亦可以指取味而尝。乃至我知此是何物。时彼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齐一节间。取彼地味向口而尝。吮已意喜。如是一过再过三过。即生贪着。次以手抄渐渐手掬。后遂抟掬而恣食之。时彼众生。如是以手抟掬食时。于彼复有自余人辈。见彼众生如是啖已。即便相学竞取而食。诸比丘。彼等众生。以手如是抟掬他味。食啖之时。彼等身形自然涩恶。皮肤粗厚。躯体浊暗。色貌改变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地肥故神通灭没。诸比丘。如前所说。后亦如是。彼三摩耶世间之中。便成黑暗。

诸比丘。为如是故。世间始有大暗出生。复次云何。于彼时节。世间自然出生日月。彼三摩耶。现星宿形。便有昼夜。一月半月。年岁时节。名字而生。诸比丘。尔时日天大胜宫殿。从于东出。绕须弥留山王半腹。于西而没西向没已。还从东出。尔时众生。见彼日天大宫殿已。各相告言。诸仁者辈。还是日天光明宫殿。再从东方出已。右绕须弥留山半腹西没。再三见已。各相谓言。诸仁者辈。此是彼天光明流行。是天光明流行世也。是故称言修梨耶修梨耶(修梨耶者隋言此彼是也)。故有如是名字出生。

起世经卷第十

最胜品第十二之余

复次诸比丘。其彼光明日大宫殿。纵广五十一踰阇那。上下四方。周匝正等。七重墙壁。七重栏楯。七重多罗树。普皆围绕。杂色间错。以为庄严。彼诸垣墙。皆为金银琉璃颇梨及赤真珠车磲马瑙等。诸七宝之所成就。普四方面。悉有诸门。彼等诸门。各有楼橹却敌台观。及诸树林池沼园苑。其中悉生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及种种果。种种香熏。复有种种诸鸟鸣声。诸比丘。其彼日天大宫殿中。有二种法。立其宫殿。四方如宅。遥看似圆。诸比丘。其日大宫殿。多有天金及天颇梨。间错成就。两分天金。清净无垢。离诸秽浊。皎洁光明。其一面以天颇梨成。净洁光明。善磨善莹。无垢无秽。诸比丘。其彼日天大宫殿中。有五种风。吹转而行。何等为五。

所谓一持二住三随顺转四波罗呵迦五将行。

复次诸比丘。其彼日天大宫殿前。别有无量诸天先行。无量百天。无量千天。无量百千诸天而行行时。各各常受安乐牢行。牢行有是名字。又诸比丘。其彼日天大宫殿中。有阎浮檀妙辇出生。其辇上高十六由旬广八由旬。而彼辇中。其日天子及内眷属。入彼辇中。以天五欲功德和合具足受乐欢喜而行。诸比丘。其日天子。寿命岁数。满五百年。子孙相承。皆于彼治。其宫殿住。满足一劫。

复次诸比丘。其日天子。诸身分中。光明出照阎浮檀辇。其阎浮檀辇中光明出已照彼日大宫殿。从彼日大宫殿。光明相接出已。照四大洲及于世间。诸比丘。其日天子。具足而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照而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复次于中何因缘故。其日天子大胜宫殿。照四大洲及众世界。诸比丘。有一种人能行布施。彼布施时。施于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远来乞求。所谓食饮乘骑衣裳华鬘璎珞涂香床敷房舍灯油。凡是资身养活命者。彼布施时。速疾即施。不谄曲施。或复供养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善法者。种种承事。彼因是故。受无量种种身心安乐。譬如旷泽空闲山林。或复广碛而有池水。其水凉冷。清净轻甜。时有壮夫。远行疲极。热恼渴乏。不饮食来已经多日。至彼池所。饮已澡浴。除断一切渴乏热恼。出于池外。身意怡悦。受于无量快乐欢喜。如是如是。彼布施时。心清净故。身坏命终。于日天子宫殿中生。彼中生已。报得如是速疾称心飞行宫殿。此因缘故。日大宫殿。照四大洲及余世界。

诸比丘。复有一种。断于杀生。不盗他物。不行邪淫。口不妄语。不饮诸酒。身不放逸。供养持戒功德具足诸仙诸贤。亲近纯直善法行人。广说如前。身坏命终。随愿往生日天宫殿。住彼当受速疾果报。是故名为诸善业道。此因缘故。其日宫殿。照四大洲并余世界。复有一种。修不杀生。乃至正见。彼曾供养诸仙持戒功德具者。纯直善行。曾值遇彼清净因缘。亦当报生日宫殿中受速疾果。以是缘故。其日宫殿。照四大洲及余世界。广说如前。

诸比丘。六十刹那名一罗婆。三十罗婆名牟休多。诸比丘。若干刹那。若干罗婆。及牟休多。其日宫殿。六月北行。日于一日行六俱卢奢。不曾暂时离于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行六俱卢奢。不差日道。诸比丘。其日宫殿。六月行时。其月宫殿。十五日中还尔许行。

复次于中有何因缘。生诸热恼。诸比丘。其日宫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一日中行六俱卢奢。亦不曾离日道而行。但于其中。有十种缘故生热恼。何等为十。诸比丘。须弥留山王外。其次有山。名佉提罗迦。高广正等。四万二千由旬。杂色可观。七宝成就。于其中

间。日大宫殿所有光明。照于彼山触而生热。彼三摩耶。致有热恼。此第一缘故生热恼。复次诸比丘。佉提罗迦山外。其次有山名伊沙陀罗。高广正等。二万一千由旬。于其中间。日大宫殿所有光明。照触彼山。此是第二热恼。其次由乾陀山。高广一万二千由旬。是第三缘。其次善现山。高广六千由旬。是第四缘。其次马片头山。高广三千由旬。是第五缘。其次尼民陀罗山。高广一千二百由旬。是第六缘。其次毗那耶迦山。高广六百由旬。是第七缘。其次轮圆山。高广三百由旬。是第八缘。其次从此大地已上。虚空高万由旬。彼有夜叉诸宫殿辈。颇梨所成。是第九缘。其次四大洲中。并及八万小洲之中。自余大山。须弥留山王等。是第十缘。具足应如佉提罗迦中说。此是十种。日大宫殿。六月之中。向北道行。热恼因缘。

复次于中何因何缘。有诸寒冷。诸比丘。日大宫殿。六月已后。向南而行。于中复有十二因缘。故生寒冷。何等十二。诸比丘。其须弥留山。佉提罗迦等。二山中间。须弥留海。广八万四千由旬。周回无量。优钵罗。钵陀摩究牟陀。奔荼梨迦等华。悉皆遍满。甚有香气。于彼中间日大宫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触。此是第一寒冷因缘。如是次第。伊沙陀罗山。是第二缘。由乾陀山。是第三缘。善现山。是第四缘。马片头山。是第五缘。尼民陀罗山。是第六缘。毗那耶迦山。是第七缘。轮圆之山。是第八缘。其中诸花。具足次第。应如佉提罗迦山中广说。

复次所有阎浮洲中诸河流行。日大宫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触。故有寒冷。略说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缘。

复次所有阎浮洲中。诸河流行。其瞿陀尼洲中。诸河流行。倍多于彼。日大宫殿。所有光明。而相照触。此是第十寒冷因缘。

复次所有瞿陀尼洲中。诸河流行。其弗婆提洲中。诸河流行。倍多于彼。此是第十一缘。

复次所有弗婆提洲中。诸河流行。其郁多罗究留洲中。诸河流行。倍多于彼。日大宫殿光明而相照触。此是第一寒冷。此是第十二缘。

诸比丘。日大宫殿。六月向南行。日于一日行。六俱卢奢。不违其道。于中有此十二因缘。所以寒冷。

复次于中有何因缘。其冬天时。夜长昼短。诸比丘。其日宫殿。过六月已。次向南行。日于一日。日行六俱卢奢。亦不差移。但于彼时。其日在于阎浮提洲最南边际。地形狭小。日过速疾。

诸比丘。此因缘故。其冬分中。昼短夜长。复次于中有何因缘。春夏昼长其夜短促。

诸比丘。日天宫殿。过六月已。向北而行。一日中行六俱卢奢。亦不差移。乖异常道。但于彼时。正在阎浮处内而行。地宽行久。所以昼长。诸比丘。此因缘故。春夏昼长。其夜即短。

复次诸比丘。若阎浮提洲日中。于弗婆提洲则日没。其瞿陀尼洲日出。郁多罗究留洲正夜半。若瞿陀尼洲日中。其阎浮提洲日没郁多罗究留洲日出。弗婆提洲夜半。若郁多罗究留洲日中。其瞿陀尼洲日没。弗婆提洲日出。阎浮提洲夜半。若弗婆提洲日中则郁多罗究留洲日没。阎浮提洲日出。瞿陀尼洲夜半。诸比丘。其阎浮提洲人所有西方。瞿陀尼洲人以为东方。其瞿陀尼洲人所有西方。郁多罗究留洲人以为东方。其郁多罗究留洲人所有西方。弗婆提洲人以为东方。其弗婆提洲人所有西方。阎浮提洲人以为东方。南北二方。亦复如是。

佛于此中。说优陀那。

转住及转坏　　天出及薄覆
十二重风吹　　于前诸天行
楼橹及风吹　　身体光明照
布施持戒业　　刹那罗婆过
说热有十缘　　论寒十二种
昼夜及日中　　东西说四方

诸比丘。其月天子最大宫殿。纵广正等四十九由旬。周匝上下。七重垣墙。七重栏楯。七重铃网。复有七重多罗行树。而为围绕。杂色可观。彼诸墙壁。皆以金银乃至马瑙七宝所成。四面诸门。各有楼橹。种种庄校。广说如前。日天宫殿。乃至众鸟。各各自鸣。诸比丘其月宫殿。纯用天金银。天青琉璃。以为间错。其二分银。清净无垢。无诸滓秽。其体皎洁。甚为明曜。彼之一分。天青琉璃。亦复清净。表里映彻。光明远照。诸比丘。其月天子最胜宫殿。有五种风所持而行。何等为五。一持二住三顺四摄五行。以是五种因缘持故。其月宫殿依空而行。诸比丘。其月宫殿。复有无量诸天宫殿。在前而行。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在前而行。其行之时。受于无量种种快乐。彼诸天等。皆有名字。诸比丘。其月天子大宫殿中。更复别有青琉璃辇。其辇出高十六由旬。广八由旬。其月天子及诸天女。入于辇中。以天种种五欲功德。和合受乐。欢娱悦豫。随意而行。

诸比丘。其月天子。依天数量。寿五百岁。子孙相承。皆于彼治。然其宫殿。住于一劫。诸比丘。其月天子诸身分中。光明出已。

即便照彼青琉璃輂。其輂光照月大宫殿。月宫殿光照四大洲。诸比丘。其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照行。有五百光傍照而行。故名月天千光照也。亦复名为凉冷光明。

诸比丘。何因缘故。月大宫殿照四大洲。过去世时。布施沙门及婆罗门贫穷孤独远来乞求。所谓食饮乘骑衣服华鬘诸香床铺房舍诸资生等。而彼施时。应时疾与。不谄曲心。或复供养诸仙持戒具功德者。正直纯善。彼因缘故。受无量种种身心快乐。譬如空闲山林荒泽旷野碛中。有一池水。凉冷轻美。无有浊秽。是时有人。远行疲乏。饥渴热逼。入彼池中。澡浴饮水。除一切苦。受无量乐。如是如是。彼因缘故。生月天子宫殿之中。受乐果报。

诸比丘。复有一种。断于杀生。乃至断酒及放逸行。供养承事诸仙人等。亦生于彼月宫殿中。照四洲界。复有断杀乃至正见。故得速疾空行宫殿。此则名为诸善业道。又何因缘。其月宫殿。渐渐而现。有三因缘。何等为三。一者偝方面出。二者有青身诸天。形服璎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隐覆其宫。以隐覆故。彼时月形。渐渐而现。三者从彼日天大宫殿中。别有六十光明出已。障彼月轮。以是义故。渐渐而现。

复次于中何因缘故。其月宫殿。圆净满足。如是显现。诸比丘。此亦三缘。故使如是。一者彼时月大宫殿。正方面出。以是义故。圆满而现。复次彼青色天。衣服璎珞一切皆青。常半月中。隐月宫殿。而月宫殿。于逋沙他十五日时。圆满光明。照曜炽盛。譬如多有诸种油脂。中然大炬。彼等一切诸余灯明。悉皆翳覆。如是如是。月大宫殿。十五日时。每恒如是。复次日大宫殿。六十光明出已。障彼清净月轮。而月宫殿。于逋沙他十五日中。圆满具足。于一切处。皆舍翳障。彼时日光。不能覆蔽。

复次于中何因缘故。月大宫殿。于彼黑月第十五日。一切不现。诸比丘。其月宫殿。于彼黑月第十五日。近日宫殿行。彼由日光作覆翳故。一切不现。复次何缘月大宫殿。得名月也。

诸比丘。其月宫殿。于彼黑月一日已去。以其光明颜色威德缺而减少。以此因缘得名月也。复次于中何因缘故。月大宫殿。其中有影。诸比丘。有阎浮树。因此故言阎浮洲也。于彼清净月轮光明。为其作影。此因缘故。有于影现。复何因缘。有诸河水流于世间。诸比丘。有日故有热。有热故有恼。有恼故有炙。有炙故有汗湿。有汗湿故。诸山之中。汁流水出。诸比丘。此因缘故。河流世间。复何因缘。有五种子世间出现。诸比丘。若于东方。或有世界。转成已坏。或坏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坏及住。亦复如是。尔时阿那毗

罗大风。别于他界。转成住处。吹五种子。散此界中。散已复散。乃至大散。所谓根子茎子节子合子子子。此为五子。诸比丘。阎浮大树。有是色果。譬如摩伽陀国中量斛摩尼。彼等摘已。其汁流出。色譬如乳。味甜如蜜。

诸比丘。阎浮树果。有五种分。出生利益。谓东南西上下。彼东分者。诸揵闼婆辈食。其南分有七种大聚落人辈食。所谓一不正叫。二叫唤。三不正体。四贤。五善贤。六牢。七胜。于彼七种大聚落中。有七黑山。所谓一偏箱。二一搏。三小枣。四何发。五百偏头。六能胜。七最胜。彼七山中。有七梵仙所居之窟。一善眼。二善贤。三小。四百偏头。五烂物池。六黑入。七增长时。其西分中金翅鸟辈食。上分虚空夜叉辈食。下分海中诸虫辈食。于中有优陀那偈。

初说雨多少　　宫殿中示现
二事多有风　　于前诸天行
犛及于寿命　　身体光明照
布施持戒业　　偏及满足轮
月影及不现　　有影何因缘
诸河诸种子　　阎浮树最后

诸比丘。劫初众生。食地味时。既资益已。久长住世。而彼等辈。若多食者。颜色即劣。若小食者。光相殊胜。当于彼时。形色现故。众各相欺。言争胜劣。胜者生慢。以我慢故。地味便没即生地皮。色味具足。譬如成就羯尼迦啰花。有如是色。又如淳蜜无蜡。有如是味。彼等众生。共聚集已。忧愁苦恼。椎胸叫唤。迷闷困乏。唱言呜呼我地味。呜呼我地味。譬如今者。所有胜味。既尝知已。唱言呜呼。此是我味。执着旧名。不知真义。彼等众生。亦复如是。时彼众生。食于地皮。久长住世。多食色粗少食形胜。以胜劣故。我慢相陵。地皮复没。便生林蔓。形色成就。香味具足。譬如成就迦蓝婆柯花。有如是色。割之汁流。犹无蜡之蜜。乃至如前。聚共愁恼。如是次第。林蔓没已。粳米出生。不曾耕种。自然显现。无芒无糩。清净米粒。香味具足。彼时众生。如是食已。其诸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众脉。及有男女根相而彰。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数相视瞻。既数相看。便生爱欲。以欲爱故。便于屏处。行非梵行。不净欲法时。彼复有自余众生。未如此者。见已告言。谓汝众生。所作甚恶。云何如此。其彼众生。遂生惭愧。堕在不善诸恶法中。即得如是波帝波帝之名字也(梵语波帝隋言夫主)。时彼众生。以堕如是诸恶法故。共行欲者。将饭食来。言有堕也。言有堕也。如是立名。为婆梨耶婆梨耶也(梵语婆梨耶隋言妇)。诸比丘。此因缘故。旧时下来。诸胜人辈。见于世间夫妇出故。彼等众辈。以左手捉用右手。推

令离彼处。而彼众生。或复二月。三月去已。还复归来。时彼众辈。见彼还来。即以杖木土块瓦石。而用打掷。作如是言。汝善隐藏。汝善隐藏。譬如今者。诸女嫁时。或复掷花金银衣服及掷罗阇(梵称罗阇隋言热稻谷花)。复作如是咒愿言语。愿汝新妇。安隐快乐。诸比丘。如是次第。往昔众人。如是恶作。见今诸人。亦如是作。以是因缘。诸众生辈。于世法中。行于恶行。如是次第。起作舍屋。为彼恶业作覆藏。故偈言。

初时作占婆　　于后波罗奈
过劫残末际　　规度王舍城

诸比丘。此因缘故。前最胜者。造作村城聚落处所。国邑王宫。庄严世间出生住处。如是众辈。更复增长非法行时。有余众生。福命业尽。从光音天舍身来下。母腹受胎。诸比丘。此因缘故。旧时胜者先生世间。彼等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须。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即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一种。若不取者。依旧常在。时彼众生。福渐薄故。懒惰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种。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时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节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报言。我以一时。为日初后。顿取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众生等。善作快乐。于日初后。一时顿取。我今应当为两三日。亦可并收。即便悉取。尔时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总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时。彼众生闻。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为贮积故。时彼粳米。即生皮檜。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而住。其此稻谷。即便段别。丛聚而生。是时众生。相共聚集。愁忧悲哭。各相谓言。我忆往昔。意所生身。以喜为食。自然光明。腾空自在。神色最胜。寿命长远。而为我等。忽生地味。色香味具。食已久住。其多食者。色形则粗。少食之者。颜色犹胜。争胜劣故。起憍慢心。则成差别。缘于此故。地味灭没。次生地皮。次生林蔓。次生粳米。乃至皮檜。刈者不生。不刈如旧。以如是故。成此一丛段别住也。我等今者。宜应分疆结作界畔。并立谪罚。彼是汝许。此是我分。侵者罚之。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

尔时别有余一众生。自惜己稻。盗他稻谷。余人见已。即告彼言。谓汝众生。汝恶作也。汝恶作也。云何自有。盗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众生。已复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粗言呵责。以手打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辈言。此人盗他。而彼众生。对于众前。拒讳争斗。语众辈言。此之众生。粗恶言

语。骂詈于我。以手打我。时彼众辈。聚集忧愁。悲哭叫唤。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现见以手共相牵排。驱遣呵责。我等今应求正守护。为我作主。合呵责者正作呵责。合谪罚者即正谪罚。合驱遣者即正驱遣。我等所有田分稻谷。各自收来。彼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供给。大众如是共平量已。时彼众辈。即共推求正守护者。

尔时彼处大众之中。别有一人。长大最胜。可爱端正。形容奇特。微妙可观。身色光仪。种种具足。时诸众辈。向彼人边。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汝为我等。作正守护。我等此处各有田畔。勿使侵欺。合呵正呵。合责正责。乃至谪罚。合遣正遣。我等所收不耕稻谷。当分与汝。不令乏少。彼人闻已。即许可之。为作正主。诃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济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田主。以从彼等众生田里。取地分故。因即立名。为刹帝利(刹帝利者隋言田主)。时彼众生。悉皆欢喜。依诫奉行。彼刹帝利。于众事中。智慧巧妙。处彼众内。光相最胜。是故称名。为曷啰阇(曷罗阇者隋言王也)。大众立为大平等王。是故名为摩诃三摩多(摩诃三摩多者隋言大众平等王也)。诸比丘。其摩诃三摩多作王之时。彼诸人辈因始立名。为萨多婆(萨多婆者隋言众生)。诸比丘。其摩诃三摩多王有息名乎庐遮(隋言意喜)。诸比丘。彼乎庐遮作王之时。彼诸人辈称为何夷摩柯(隋言金者)。诸比丘。其乎庐遮王有息名柯梨耶哪(隋言正真)。诸比丘。其柯梨耶哪作王之时。彼诸人辈称为帝罗阇(隋言乌麻生也)。诸比丘。其柯梨耶哪王有息名婆罗柯梨耶哪(隋言最正真也)。诸比丘。其婆罗柯梨耶哪作王之时。彼诸人辈称为阿婆啰骞哋(隋言云片)。诸比丘。其云片王有息。名乌逋沙他(隋言斋戒)。诸比丘。其斋戒王在位之时。彼诸人辈称为多罗承伽(隋言木胵)。诸比丘。其斋戒王顶上自然出一肉胞。生于童子。端正具足。三十二相。生已唱言摩陀多(摩陀多者隋言持戒)。其顶生王。具大神通。甚有威力。统四大洲。自在治化。诸比丘。此等六王。寿命无量。诸比丘。其顶生王右[月*坒]出胞。生一童子。端正具足。三十二相。名右[月*坒]生。亦有威力。统四大洲。其右[月*坒]王。左[月*坒]出胞。生一童子。亦三十二相。名左[月*坒]生。具威德力。王三大洲。其左[月*坒]王。右膝肉胞。生一童子。威相如前。王二大洲。其右膝王左膝生一童子。威相如前。领一大洲。

诸比丘。从此已来。有转轮王。皆领一洲。汝等当知。诸比丘。如是次第。最初众立大平等王。次意喜王。次正真王。次最正真王。次受斋戒王。次顶生王。次右[月*坒]王。次左[月*坒]王。次右膝王。次左膝王。次已脱王。次已已脱王。次体者王。次体味王。次果报车王。次海王。次大海王。次奢俱梨王。次大奢俱梨王。次茅草

王。次别茅草王。次善贤王。次大善贤王。次相爱王。次大相爱王。次叫王。次大叫王。次尼梨迦王。次那瞿沙王。次狼王。次海分王。次金刚臂王。次床王。次师子月王。次那耶坻王。次别者王。次善福水王。次热恼王。次作光王。次旷野王。次小山王。次山者王。次焰者王。次炽焰王。诸比丘。其炽焰王。子孙相承。有一百一。并悉在彼逋多罗城。治化天下。其最后王。名为降怨。以能降伏诸怨敌故。名曰降怨。

诸比丘。其降怨王子孙相承。于阿踰阇城中治化。有五万四千王。其最后王。名为难胜。

诸比丘。其难胜王子孙相承。于波罗奈城中治化。有六万三千王。彼最后王名难可意。诸比丘。其难可意子孙相承。于柯箄啰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彼最后王。名为梵德。诸比丘。其梵德王子孙相承。于彼白象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后王。名为象德。诸比丘。其象德王子孙相承。于拘尸那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后王。名曰藿香。诸比丘。其藿香王子孙相承。于优罗奢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其最后王。名那伽那嗜。诸比丘。其那嗜王子孙相承。于难降伏城中治化。有三万二千王。彼最后王名曰降者。诸比丘。其降者王子孙相承。于葛那鸠遮城中治化。有一万二千王。彼最后王。名胜军。诸比丘。其胜军王子孙相承。于波波城治化天下。有一万八千王。彼最后王。名曰天龙。诸比丘。其天龙王子孙相承。于多摩梨奢城中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彼最后王。名曰海天。诸比丘。其海天王子孙相承。还于多摩梨奢城中治化。有一万王。彼最后王。还名海天。诸比丘。后海天王子孙相承。于檀多富罗城中治化。有一万八千王。彼最后王。名为善意。子孙相承。于王舍大城治化。有二万五千王。彼最后王。名善治化。诸比丘。善治化王子孙相承。还于波罗奈城中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彼最后王。名大帝君。诸比丘。大帝君王子孙相承。于茅主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彼最后王。复名海天。诸比丘。其海天王子孙相承。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有一千五百王。彼最后王。名为苦行。诸比丘。其苦行王子孙相承。还于茅主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彼最后王。名为地面。诸比丘。其地面王子寐相承。还于阿踰阇城中治化。有一千王。彼最后王。名为持地。诸比丘。其持地王子孙相承。还于波罗奈大城中治化。有八万王。彼最后王。名曰地主。诸比丘。其地主王子孙相承。于寐(亡毗反)洟(汤梨反)罗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王。彼最后王。名曰大天。诸比丘。其大天王子孙相承。于彼寐洟罗大城中治化。有八万四千刹帝利王。彼一切王。于彼寐洟罗城庵婆罗林中。修行梵行。其最后王。名曰尼寐王。次没王。次坚齐王。次轲啜王。次优波王。次啜摩王。次善见王。次月见王。次闻军王。次法军王。次降伏王。次大降王。

次更降王。次无忧王。次除忧王。次肩节王。次王节王。次摩罗王。次娄那王。次方主王。次尘者王。次迦罗王。次难陀王。次镜面王。次生者王。次斛领王。次食饮王。次饶食王。次难降王。次难胜王。次安住王。次善住王。次大力王。次力德王。次坚行王。诸比丘。其坚行王子孙相承。于迦奢婆波城中治化。有七万五千王。彼最后王。名庵婆梨沙。诸比丘。其梨沙王子。名善立。诸比丘。其善立王子孙相承。于波罗大城中治化。有一千一百王。彼最后王。名枳梨祁。

诸比丘。彼时有迦葉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出现世间。菩萨于彼修行梵行。生兜率天。枳梨祁王息。名为善生。子孙相承。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有一百一王。彼最后王。名耳。其耳王有二息。一名瞿昙。二名婆罗堕阇。彼王一息。名甘蔗种。诸比丘。其甘蔗种子孙相承。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有一百一甘蔗种王。彼最后王。名不善长。甘蔗种王。诸比丘。不善长王。而生四子。一名优牟佉。二名金色。三名似白象。四名足磔。其足磔息。名曰天城。其子牛城子孙相承。于迦毗罗婆苏都城中治化。有七万七千王。彼最后王。名广车王。次别车王。次坚车王。次住车王。次十车王。次百车王。次九十车王。次杂色车王。次智车王。次广弓王。次多弓王。次兼弓王。次住弓王。次十弓王。次百弓王。次九十弓王。次杂色弓王。次智弓王。

诸比丘。其智弓王生于二息。一名师子颊。二名师子足。其师子颊绍继王位。生于四子。一名净饭。二名白饭。三名斛饭。四名甘露饭。又生一女。名为不死。诸比丘。其净饭王生于二子。一悉达多。二名难陀。白饭二子。一名帝沙童。二名难提迦。斛饭二子。一阿泥娄驮。二跋提梨迦。甘露饭王亦生二子。一阿难陀。二提婆达多。其不死女。唯有一子。名世婆罗。菩萨一子。名罗睺罗。

诸比丘。如是次第。从于大众平等王来。子孙相承。最胜种族。至罗睺罗童子。身上成阿罗汉。断于烦恼。尽生死际。更无复有。诸比丘。此因缘故。旧往昔时。有胜刹利。世间出生。依于如法。非不如法。诸比丘。有如是法。世间刹利。最为胜生。尔时自余诸众生辈。如是念言。世间有为。是病是痈。是其毒箭。熟思惟已。弃舍有为。于空山泽。造作草庵。寂静禅定。有所求须。或日初分。或后分中。出于草庵。入村乞食。众人见已。须者与之。复为造作。或有称言。此等众生。最好作善。弃舍世间。有流不善诸恶法故。名婆罗门。此因缘故。婆罗门种。世间出生。或有众生。禅定不成。倚着村落。多教咒术。因此得名为教者也。以其下来入村舍故。名向聚落。复为成就诸欲法故。名成就欲。此因缘故。旧往昔时。胜婆罗门。高行种姓。世间出生。依于如法。非不如法。复有自余诸众生辈。造作

种种求利技能工巧艺术诸业之处。以此得名为毗舍也。此因缘故。旧往昔时。毗舍种姓。现于世间。彼亦如法。非不如法。诸比丘。此等三种。世间生已。于后复有第四种姓。世间出生。诸比丘。复有一种。各自毁呰自家法已。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弃舍世间。出家修道。口自唱言。我作沙门。彼作是称。即成正愿婆罗门也。毗舍亦然。复有一种。如前毁呰。亦舍出家。口自称我当作沙门。为彼故。有如是正愿。诸比丘。复有一种刹利。以身口意行于恶行。以恶行故。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其婆罗门。及毗舍等。亦如是。复有一种刹利。以身口意行善行故。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毗舍亦然。

　　诸比丘。复有一种刹利。以身口意行二种行。身坏命终当受苦乐。婆罗门毗舍亦尔。诸比丘。复有一种刹利。正信出家修习。证于三十七助道。能尽诸漏。心解脱智解脱。现见证法。得诸神通。既作证已。口自唱言。我已尽生。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其婆罗门毗舍亦尔。诸比丘。此三种姓。于彼边生。能成就明行足。得阿罗汉。名为最胜。诸比丘。其梵王娑诃波底。昔于我前说如是偈。

　　刹利胜生者　　若出诸种姓
　　明行足成就　　彼最胜天人

　　诸比丘。其梵王娑诃波底。彼偈善颂。非为不善。我已印可。诸比丘。我多他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亦说此义。诸比丘。如是次第。我所具说。世间转成转坏转住。诸比丘。若有教师。为诸声闻。所应作处。哀愍利益。而行慈悲。我已作讫。汝等须依。诸比丘。此等空闲山林树下虚房静室土窟崖龛。或冢墓间。以稻芋等。为草庵住。离于村舍聚落居停如是之处。汝等比丘。应修习禅。勿堕放逸致令后悔。此我教示。汝诸比丘。佛说经已。诸比丘等。欢喜奉行。

佛说楼炭经六卷

佛说楼炭经卷第一

阎浮利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众比丘饭已后。会于讲堂上。坐共议言。可怪未曾有。是天地云何破坏。云何成就。佛彻听遥闻。诸比丘饭已后。于讲堂共坐议此事。佛即起到讲堂坐。问诸比丘。向者会议此何等。诸比丘白佛言。饭已后。于讲堂上共议。可怪未曾有。是天地云何破坏。云何成就。但共议是事耳。佛告诸比丘。欲从如来闻知是天地成败时不。诸比丘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正是时。应为诸比丘说。知天地成败时。比丘从佛闻。即当持之。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念之。今为汝说。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欲闻知。佛言诸比丘如一日月。旋照四天下时。尔所四千天下世界。有千日月。有千须弥山王。有四千天下。四千大海水。四千大龙宫。四千大金翅鸟。四千恶道。四千大恶道。七千种种大树。八千种种大山。万种种大泥梨。是名为一小千世界。如一千小世界。尔所小千千世界。是名为中千世界。如一中千世界。尔所中千千世界。是名为三千世界。悉烧成败。是为一佛刹。佛言。比丘。是地深六百八十万由旬。其边无限。其地立水上。其水深四百六十万由旬。其边际无有限碍。大风持水。其风深二百三十万由旬。其边际无限。比丘其大海深八百四十万由旬。其边际无崖底。比丘须弥山王入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高亦八万四千由旬。下狭上稍稍广。上正平。种种合四类在上止。悉满无空缺处。诸大尊神亦在上止。诸尊复尊大神。悉在上居止。忉利天宫。在须弥山上。过忉利天。上有焰天。过炎天。有兜率天。上过兜率天。有尼摩罗天。过尼摩罗天。上有波罗尼蜜和耶越致天。过是上有梵迦夷天。过是天上有魔天。其宫广长二十四万里。宫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七重。周匝皆以七宝。画妙好。金银水精琉璃马瑙赤真珠车磲。金壁银门。银壁金门。琉璃壁水精门。水精壁琉璃门。赤真珠壁马瑙门。马瑙壁赤真珠门。车磲壁一切众宝门。采画妙好。皆以七宝作之。金栏楯金柱栿银桄。银栏楯银柱栿金桄。琉璃栏楯琉璃柱栿。水精栏楯水精柱栿琉璃桄。赤真珠栏楯赤真珠柱栿马瑙桄。马瑙栏楯马瑙柱栿赤真珠桄。车磲栏楯车磲柱栿一切妙宝作之。金刀分者银垂。银刀分者金垂。琉璃刀分者水精垂。水精刀分者琉璃垂。赤真珠刀分者马瑙垂。马瑙刀分者赤真珠垂。车磲刀分者一切宝垂。金树金根金茎。银枝叶花实。银树银根银茎。金枝叶华实。琉璃树琉璃根茎。水精枝叶

华实。水精树水精根茎。琉璃枝叶华实。赤真珠树赤真珠根。马瑙茎枝叶华实。玛瑙树马瑙根茎。赤真珠枝叶华实。车碟树车磲根茎。一切宝枝叶华实。彩画殊好。皆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其门上有曲箱盖。栏楯上有交露。楼观下有园观舍宅。浴地生华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种种实。出种种香。种种飞鸟。各各悲鸣。过魔天。上有梵迦夷天。过梵迦夷天。上有阿卫货天。过是上有首皮斤天。过是有比呼破天。过是已有无人想天。过是已有阿和天。过是已有答和天。过是已有名须达称天。过是已有须陀尸天。过是已有阿迦尼吒天。过是已有天。名阿竭禅天。过是已有天。名识知。过是已有天。名阿因。过是已有天。名无有思想亦不无想。乃至其上有人。生老病死。往还不复过其上数。佛言。比丘。须弥山王以四宝作城。琉璃水精金银。须弥山王北有天下。名郁单曰。广长各四十万里。正方。须弥山王东有天下。名弗于逮。广长各三十六万里。周匝正圆。须弥山王西有天下。名俱耶尼。广长各三十二万里。如半月形。须弥山王南有天下。名阎浮利。广长各二十八万里。北广南狭。须弥山王北胁天金照北方天下。须弥山王东胁天银照东方天下。须弥山王西胁天水精照西方天下。须弥山王南胁天琉璃照南方天下。北方天下有树名银茎。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叶分布二千里。东方天下有大树名条茎。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叶分布二千里。俱耶尼天下有树名斤茎。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叶分布二千里。其树上有石牛。高四十里。阎浮利天下。有大树名阎。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枝叶分布二千里。金翅鸟王及龙有树名驹利睒。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枝叶分布二千里。阿须伦有大树名善昼过度。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枝叶分布二千里。忉利天有树名度昼。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枝叶分布二千里。大海北有大树名阎。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枝叶分布二千里。北方地空中有丛树名庵。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阎破。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多。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那多。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男。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女。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小儿。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柏。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栴檀。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佉钵。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般奈。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比罗。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大利。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奈。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安石榴。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抄罗。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陂。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陂隆。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阿摩勒。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呵黎勒。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毗醯勒。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苇。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竹。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拖罗。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合罗。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瓜。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大瓜。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脱华。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浴陂。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

须女华。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皮罗。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和师。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茄夷。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投鲜。广长各二千里。复有丛树名蒲萄。广长各二千里。过是空地。其空地中。复有优钵华池二千里。红莲华池二千里。白莲华池二千里。黄莲华池二千里。毒蛇池二千里。过是已地空。其空中有海郁禅。从东西流入大海。其郁禅海中。见转轮王亦知天下。有转轮王见游行时迹。郁禅北有山名郁单茄。佛语比丘。其山甚乐。姝好树木生叶。华实甚香。畜兽鸟无所不有。无与等者也。佛言。比丘。其郁单茄山甚乐。姝好巍巍。郁单茄山。有山名须桓那。其山有八万窟。中有八万象。皆在中止。其象七日一食。有六牙上广下狭。牙齿间悉金填。过须那钵山。次有山名冬王。甚高过亿。山上高四千里。上有水名阿那达。广长二千里。其底沙皆金。其水凉冷。软美且清。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作堑垒。其四面起墙。亦布底有七重栏楯。七重行树。周匝围绕。七宝交露。彩画姝好。阿耨达龙王水水四面有陛。金陛银桄。银陛金桄。琉璃陛水精桄。水精陛琉璃桄。赤真珠陛马瑙桄。马瑙陛赤真珠桄。车磲陛七宝桄。陛上有曲箱盖。皆有栏楯。有交露楼观。其水中有青莲华。红莲华。白莲华。黄莲华。华亦有火色者。金色者。青色者。红色者。赤色者。白色者周匝。大如车轮。其茎大如车毂。若刺其汁出如乳色。其味如蜜。阿耨达龙王宫在其水中。宫名般阇兜。阿耨达龙王在中止。其龙有何等宝。何谓为阿耨达龙。过阿耨达龙。天下余诸龙王。以三热见烧。阿耨达龙王。不以三热见烧。复次天下诸余龙王。过阿耨达龙王。余龙王。热沙雨身上。烧炙燋革。燋革已烧肤。烧肤已烧筋。烧筋已烧骨。烧骨已烧髓。烧炙甚毒痛。过阿耨达龙王。余龙王皆见热。阿耨达龙王独不热。是故名为阿耨达。是为第一事。复次天下。过阿耨达龙王。余龙王。起婬欲事。相向时。热风来吹其身。燋龙身。即失无颜色得蛇身。便恐不喜。天下诸所龙王。过阿耨达。诸龙王得热。阿耨达龙王独无热。是故名为阿耨达。是为二事。复次天下诸龙王。过阿耨达龙王。余龙王。诸金翅鸟王。悉入其宫。悉恐怖取食之。若金翅鸟自念言欲入阿耨达龙王宫。适念是便自无央数灾变及其身。过阿耨达龙王。天下余龙王。皆见是毒热。阿耨达龙王。独不见热。是故名阿耨达。是为三事。以三事故。名为阿耨达龙王。东有大流江。下行一江。有五百部河。绕阿耨达龙王。东流入大海。阿耨达龙王南有大江。名和叉。有五百部河。绕阿耨达龙王。流入大南海。阿耨达龙王西有大江。名信陀。有五百部河流。绕阿耨达龙王。入大西海。阿耨达龙王北有大江名斯头。有五百部河流。绕阿耨达龙王。入北海。冬王山南有国。名维耶离。维耶离北有七黑山。黑山北有七仙人婆罗门在中止。一者名机机揄。二者名施泥梨。三者名郁单。四者名禅。五者名迦蛇。六者名优多罗。七者名波被头。有山名和昙摩。过七仙人婆罗门北。有山名乾陀摩诃术。中有两窟。一者名画。二者名善画。

以七宝作之。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细软如繻衣。画善画窟北。有树王名善住。有八千树王。围绕之。善住王树下。有象王。名善住。在下止。有八千象。周匝围绕之。善住王树北。有浴池名摩那摩。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堑垒之边有八千浴池。周匝围绕。其水皆凉冷。美软且清。其底沙皆金。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其池甚妙好。金栏楯者金柱栿银桄。银栏楯者银柱栿金桄。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栿水精桄。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栿琉璃桄。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栿马瑙桄。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栿赤真珠桄。车磲栏楯者车磲柱栿一切宝桄。金交露者银垂珞。银交露者金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车磲交露者一切宝垂珞。皆以七宝作甚姝好。金树者金枝根银茎叶华实。银树者银枝根金茎叶华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茎叶华实。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茎叶华实。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枝马瑙茎叶华实。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真珠茎叶华实。车磲树者车磲根枝一切宝茎叶华实。以七宝作皆姝好。摩那摩池。周匝四面。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金陛银桄。银陛金桄。水精陛琉璃桄。琉璃陛水精桄。赤真珠陛马瑙桄。马瑙陛赤真珠桄。车磲陛一切宝桄。以七宝作甚姝好。陛上有曲箱盖。栏楯上有交露。楼观下有园观舍宅。有浴池。树生种种华种种实。出种种香。中有种种飞鸟。相和悲鸣。摩那摩池中。有青莲华。黄莲华。白莲华。赤莲华。中有红色者。金色者。青色者。黄色者。赤色者。白色者。种种杂色者。其华周匝大如车轮。其茎周匝如车轂。其华断者出其汁如乳。其味如蜜。善住象王。念欲入池中洗浴相娱乐时。即念八千象王。尔时八千象王言。善住象王已念我等。即共往至善住象王所在前住。时善住象王与八千象王。俱往至摩那摩池。诸象中有为王持盖者。中有扇者。周匝围绕时中有含血名机那。在前歌舞作伎乐。时善住象王。至摩那摩池中。洗浴作伎乐相娱乐。中有象为王洗鼻口者。中有洗牙齿者。中有洗头者。中有洗背者。中有洗腹者。中有洗[月*坒]者。中有洗膝者。中有洗足者。中有洗尾者。中有拔华根洗之以与王食者。中有以青莲华黄莲华赤莲华白莲华。以鼻历持散象王头上者。尔时善住象王。洗浴相娱乐饮食已。便还至善住树下。其八千象王各各入其池洗浴。作伎乐相娱乐饮食已。便还至善住象王所。尔时善住象王。与八千象王俱前后围绕。还至善住树下。中有为象王持盖者。中有扇者。在前作妓乐歌舞。至善住树间。象王从意。卧起行步。其余八千象。各各亦随意。在树间卧起行步。从意所欲。诸八千象树。中有围四丈九尺。中有树围五丈六尺。中有树围六丈三尺。中有树围七丈七尺。中有树围八丈四尺。中有树围九丈一尺。中有树围九丈五尺。中有树围十丈五尺。中有树围十一丈二尺。善住象王树茎围十丈九尺。是八千树枝叶堕落时。风便吹着外。其八千象王大小便时。诸鬼神皆除着外。佛

言。比丘。善住象王威神尊巍巍乃如是。畜生含血之类。乃有此。

郁单曰品第二

佛语比丘。郁单曰天下。周匝广长各四十万里。北方天下有种种山无央数。其河两边。有种种树。河水徐行。有种种华。水中丛流。河两边有船。彩画姝好。以四宝金银琉璃水精作之。北方天下中央有浴池。名郁难陀。广长四千里。其水凉软且清。有七重壁。水底沙皆金。难陀浴池。周匝四面有陛。以四宝金银琉璃水精作之。金陛银桄。银陛金桄。琉璃陛水精桄。水精陛琉璃桄。难陀池中。有青莲华。黄莲华。白莲华。赤莲华。中有红色者金色者青色者黄色者赤色者白色者周匝根茎若断者出其汁如乳。其味如蜜。光照四十里。其香亦闻四十里。难陀浴池东。有河名已味。难陀浴池南。有河名修竭。难陀浴池西。有河名大土。难陀浴池北。有流河名善种。是诸河水。皆徐行。中有丛流行华。河两边有种种树。以金银琉璃水精作河两边际。难陀浴池东有园名贤上。有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以四宝作之。姝好金银水精琉璃。贤上园中有香树生华实。劈者出种种香。有捣香树生华实。劈者出种种香。有衣被树。有璎珞树。有不息树。有生花实若劈者出种种衣被璎珞。出种种不息。有果树器树音乐树。生花实。实劈者出种种器。种种果。种种音乐。树高七里。有高六里五里四里三里二里。最卑者高一里。难陀浴池南。有园观名与贤。有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以四宝作之。中有香树。捣香树。衣被树。璎珞树。不息树。器树。果树。皆有华实。实劈者各各出种种香捣香衣被璎珞不息器果种种音乐。树最小者高十里二十里四十里。上至七十里。难陀浴池西。有园观名罗越。以四宝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诸所出生高卑。亦如东方园观。难陀浴池北。有园观名常有华。亦以四宝金银水精琉璃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诸树所出。生高卑。亦如东面园。北方天下有树。曲合如交露。北方天下人。在下卧起。男女各异处。有净洁粳米。不耕种自然生。出一切味。欲食者取净洁粳米炊之。有珠名焰味。着釜下光出熟饭。四方人来。悉共食之。食未竟亦不尽。无盗贼恶人。无言我妻子。无田作者。饭已面色润泽有威神。男子女人。若淫欲意起。相视无所语。男子便在前。女人随后行。至园观入中。共相娱乐。二日三日若至七日。各自随意罢去不相属也。女人怀妊七日八日。便生若男若女。便持着四徼道中。若有人从东西南北来者。与指嗽之。出乳饮之。七日已后自以福德即长大。譬如阎浮利人年二十若二十五时。北方天下。周匝四方有水。名阿耨达。后夜起云。天雨八味水。如人饭食顷。洗浴北方天下淹尘。尘不复起。譬如苏麻油涂地尘不起。北方天下亦如是。地尘不起。譬如不息工师。若不息工弟子。以种种华。结作不

息。左手持之。右手以水洗不息无尘。北方天下如是。地不起尘。常有流水生草树。常有叶华实。中有草青。譬如孔雀翅色。其香如香香。足蹈上即陷四寸。举足还复如故。北方天下人。欲至贤上园观中游戏相娱乐。即时去乘船至岸边。脱衣沐浴。相娱乐已。便弃船度河。往至香树间。取香涂身。至衣被树间。取衣着。至不息树间。璎珞树间。器树间。果树间。音乐树间。取璎珞不息着之。取器音乐。便往至贤上园观。热时乱风吹扫贤上园观地。伊阑风至吹落华。堕地至人膝。时北方天下。悉入贤上园观中。游戏相娱乐。二日三日至七日已后。各自罢去。随意无所系属。亦复至与贤上园观。罗越常有华园观亦如是。北方天下人。欲食时。取净粳米炊之。以焰味珠光。炊其下熟饭。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若有人来至其所者。皆饭食之。其食亦不尽。至人食已。北方天下人。有树名象兜。交曲上合如交露。人民在上止宿。男女各异处。北方天下人。通齿发绀青色长八尺。人民面色伺等。长短亦等。女人亦如是。人民行十善事。不复相教作行也。皆寿千岁。无数减者死后有生忉利天上者。有生焰天上者。有生兜率天上者。有生尼摩罗天上者。有生波罗尼蜜天上者。天上寿尽。下生阎浮利天下人间。即生大豪贵家若婆罗门大长者家。北方天下人。大小便时。辟没地中。其地清洁无粪聚臭处。北方天下人。男子女人。死时好为衣被之庄严不啼哭。取着四徼道中。有鸟名郁遮。举取死人着北方天下外。何以故。名郁单曰。郁单曰天下。胜是三天下复最上。是故名郁单曰。郁单曰天下人民。食清净粳米。无有盗贼。无有恶者。无言我妇无言我子。颜色甚好有威神。无短命者。死已后生善处。是故名郁单曰。

转轮王品第三

　　佛语比丘。世间有转轮王。时自然生七宝有四德。何等为七。一者金轮宝。二者白象宝。三者绀色马宝。四者明月珠宝。五者玉女宝。六者藏圣臣宝。七者导道圣臣宝。转轮王其金轮何类。王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便上高观上。与婇女共坐。见东方有自然天金轮来。有千辐皆完具。悉以天金所成。高一丈四尺。王见已自念言。我从先圣闻。若王十五日月满。沐浴上高观。与婇女俱坐。见东方自然金轮者。即得作转轮王。王自念。欲试天金轮。尔时转轮王。便试天金轮。即便会四部兵。往至天金轮所。整衣服长跪叉手。持右手。指金轮使东飞。金轮即东飞。转轮王即与四部兵。及家室亲属悉随之飞。四天王天上诸天。皆亦在金轮前飞行。金轮所至止处。转轮王便与四部兵家室亲属。皆止宿其中。尔时东方弗于逮诸王。以金钵盛满银粟。银钵盛满金粟。其往至转轮王所白言。天王来大善。东方诸城国界。富乐炽盛安隐。五谷丰熟。人民众多。珍宝众多。工巧者饶。明月珠玉琉璃。白象马牛羊奴婢米谷丰饶。仓库储满。愿大王止此。我

等承受其教。转轮王便告诸王言。诸贤等各自治国以正法。莫行非法。诸贤等但莫杀生。莫盗窃。莫犯人妇女。莫妄语骂詈恶口两舌。莫念恶。当慈心为政具奉行。如是者。则为受我教。尔时诸小王。持国界奉上转轮王。转轮王即住案行东方诸国。于其中止顿。无央数岁。相娱乐快乐饭食。得东海内悉属已便还。南方阎浮利天下王降伏亦如是。复与家室亲属及四部兵。金轮在前飞行。复至西方俱耶尼亦如是。复至北方郁单曰天下亦如是。四天王上诸天。皆在金轮前飞。金轮所至到处。转轮王与家室亲属四部兵止顿其中。尔时北方诸小王以金钵盛满银粟。以银钵盛满金粟。其往至转轮王所白言。天王来大善。北方诸城国界。富乐炽盛安隐。五谷丰熟。人民珍宝众多。工巧者饶。明月珠玉琉璃。白象马牛羊奴婢米谷丰饶。仓库储满。愿大王止此。我等承受其教。转轮王便告诸小王言。贤等各自治国以正法。莫行非法。贤等莫杀生。莫盗窃。莫犯人妇女。莫妄语骂詈恶口两舌。莫念人恶。当念慈心为正见奉行。如是者即为受我教。尔时诸小王。持国界奉上。转轮王案行北方诸国。于其中止顿。无央数岁。相娱乐快乐饮食。得北海内悉属已。便与家室亲属及四部兵。还阎浮利天下。阎浮利天下威神更巍巍。其金轮亦尔时便量度。东西长四百八十里。南北广二百八十里。诸天为转轮王。造起城壁七重。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彩画姝好。皆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碟马瑙金壁银门。银壁金门。琉璃壁者水精门。水精壁者琉璃门。赤真珠壁者马瑙门。马瑙壁者赤真珠门。车碟壁者一切宝门。城周匝四方有门。金栏楯者金柱栿银桄。银栏楯者银柱栿金桄。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栿水精桄。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栿琉璃桄。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栿马瑙桄。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栿赤真珠桄。车碟栏楯者车碟柱栿一切宝桄。金交露者银垂珞。银交露者金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车碟交露者一切宝垂珞。复以七宝作树甚姝好。金树者金根。枝银茎叶花实。银树者银根枝金茎叶花实。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茎叶花实。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茎叶花实。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枝马瑙茎叶花实。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真珠茎叶花实。车碟树者车碟根枝一切宝茎叶花实。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有楼观边有园观舍宅。浴池中有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种种实。出种种香。种种飞鸟相和而鸣。作城已威神巍巍。金轮便止。城中度量。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尔时诸天为转轮王。以七宝作宫殿壁七重。栏楯七重。七宝交露七重。七宝行树七重。周匝围绕。七重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有楼观。下有园观浴池。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实。种种飞鸟。相和悲鸣造起转轮王宫殿已。金轮便立宫门前虚空中。尔时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金轮宝。今我以为作转轮王佛言。转轮王有自然金轮宝。如是转轮王有白象宝何类。转轮王明旦与诸臣共会参议。时即自然有白象在前现。皆白身体完具。能飞行端正头赤有六牙。上粗下

细。牙如画间金色。转轮王见已念言。此象若可调者。便当为贤善。则与调象师使调适一反调。便调善最。如调善畜。尔时转轮王欲试白象宝。便使会四部兵。被白象庄严已骑白象。日出便出宫门。飞行绕四海内。即时还宫坐相娱乐。尔时转轮王甚大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白象宝。今我已作转轮王。转轮王白象宝。如是转轮王有绀色马宝何等类。转轮王明旦与左右共参议。时见有自然绀色马在前。其马身青毛衣滑泽头黑。转轮王自念言。若调此马者。便当即好。与调马师使调。即时调好最。如贤善马。尔时转轮王。欲试绀色马宝。即使会四部兵被已骑。马未出宫门。即与四部兵。飞行绕四海内。即日还宫坐相娱乐。甚大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绀色马宝。今我已为。作转轮王。有绀色马宝如是。转轮王有明月珠宝者何等类。转轮王明旦与诸臣共坐参议时。见有自然明月珠宝在前。其珠青琉璃色。八方滑泽。好清洁有光明照耀。转轮王见已自念言。如此珠照我后宫中者为姝好。尔时转轮王欲试明月珠宝。便使会四部兵。持珠着幢头。夜从宫门出。与四部兵。尔时明月珠宝光照诸长者婆罗门家。起作使奴婢贩卖市井。谓为日出。其珠照四部兵明出宫四十里。飞行绕四海内。即夜还宫坐。甚大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明月珠宝今已作转轮王。转轮王有明月珠宝如是。

转轮王有玉女宝者何等类。转轮王明旦与诸大臣共坐参议。时有自然玉女宝在前现。端正姝好面色无比。亦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冬时身则温。夏时身则凉。身体诸毛孔皆栴檀香。口出莲华香。转轮王甚爱重。意不起淫欲向他人。何况当复身行。尔时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玉女宝。今我已作转轮王。转轮王有玉女宝如是。转轮王有主藏圣臣宝何等类。转轮王明旦坐参议。时见主藏圣臣宝在前。解慧晓事至诚。往至转轮王所白言。转轮王所欲求索者。我为天王办之。王但安隐坐。转轮王欲试主藏圣臣宝。使会四部兵。乘船入水。告主藏圣臣。我欲得金银珍宝。当与我。主藏圣臣白转轮王言。渡水已。随王欲当与之。王言。今当于此用之。疾与我金银珍宝。渡水已我不用。主藏圣臣闻受其教。整衣服船上长跪右手挠水。以器钞金银珍宝。譬如虫着树。诸金银珍宝器。着手如是。尔时主藏圣臣。持众珍宝着船上。白转轮王言。欲得几许金银珍宝。今当与王。转轮王告主藏圣臣言。我所有金银珍宝甚众多。但欲试卿耳。主藏圣臣闻已。便还持金银珍宝着水中。尔时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已为我自然主藏圣臣宝。我已为转轮王。转轮王有主藏圣臣宝如是。转轮王有兵臣宝何等类。转轮王明旦坐参议。时见有兵臣在前。解慧勇猛晓事。往至转轮王所。白转轮王言。所欲为作我为办。王但自安坐莫忧。尔时转轮王欲试兵臣。使会四部兵。告兵臣宝言。不晓兵法者。教令晓之。已晓者教令重知。不晓住者。教令知住。不晓骑乘弓马者。教令知。兵臣宝即受教。皆教诸兵。转轮王甚欢喜踊跃

言。已为我自然兵臣宝。我今已为转轮王。转轮王有兵臣宝如是。佛言。转轮王有七宝如是。佛言。转轮王有四德。云何为四德。一者大富珍宝田宅奴婢珠玉象马工巧者众多。天下人富无有如转轮王者。是为转轮王第一德。二者转轮王最端正姝好颜色无比。天下人端正姝好。无有如转轮王者。是为转轮王第二德。三者转轮王常安隐无疾病。身常等等。亦不寒热寒热。适其意诸所饮食食皆安隐。天下人无有如转轮王无疾病者。是为转轮王第三德。四者转轮王常安隐长寿。天下人无有常安隐长寿如转轮王者。是为转轮王四德。转轮王有七宝及四德如是。转轮王以正法行为政现。不转善现。行十善事。教诸小国王。傍臣左右人民。奉行十善事。转轮王哀念诸郡国人民。如父哀子。诸郡国人民。爱敬转轮王如子爱父。转轮王治天下。阎浮利地平正无有高下。无有棘刺无有毒兽虫蚁。无有山陵溪谷。无有砾石地。但有弃捐金银明月珠玉琉璃琥珀水精车碟马瑙珊瑚。转轮王在天下治国时。富乐安隐炽盛。五谷丰熟人民众多。佛语诸比丘。转轮王治国时。天下有八万郡国聚落居。鸡鸣展转相闻。转轮王治国时。天下常遍有水草木。常青木。常有叶华其地草叶。周匝分布。色如孔雀毛。其香如华香。足蹈上四寸入地。举足还复如故。地草又无四寸空缺处。有香树常生华实。破其实出种种香。有衣被树。出华实及种种衣被。有珠宝璎珞树出华实。破中有无央数种种珠宝璎珞。有不息华树出华实。破中有种种不息。有果树。常生华实。破中有种种果。有器树生华实。破中有种种器。有妓乐树生华实。破中有种种音乐。转轮王治国是时天下阎浮利。不耕种米谷稻粮。皆自然生。清洁无穬。出其有种种甘。转轮王临寿终时。身不甚痛。譬如习乐人大食。腹不甚痛。转轮王临寿终时。身体不痛如是转轮王命过已后。金轮白象宝。便灭去。绀色马明月珠宝亦没去。玉女宝主藏圣臣宝导道圣臣宝。便沐浴转轮王身。以绵缠身。复以五百张氎缠身。着铁棺中。以酥灌其上。满已盖覆之。以钉钉之。出转轮王棺。众人共作妓乐歌舞。出着城外。积一切香薪。持转轮王棺。着上便放火烧。烧已玉女宝主藏圣臣宝导道圣臣宝。共收骨以置于四徼道中起塔。高四十里。广长四十里。周匝起墙广长二百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碟马瑙。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甚姝好。其从四方来。礼转轮王。行法起塔。皆得无数福。尔时玉女宝。主藏圣臣宝。导道圣臣宝。为转轮王起塔已。便布施饥者与饭。渴者与浆。欲得衣者与衣。欲得香熏华者与香熏华。欲得财物牛羊者与之。其后玉女宝。主藏圣臣宝。导道圣臣宝乃命过。

佛说楼炭经卷第二

泥犁品第四

佛告比丘。有大铁围山。更复有第二大铁围山。中间窈窈冥冥。其日月大尊神。光明不能及照。其中有八大泥犁。一泥犁者。有十六部。第一大泥犁名想。第二大泥犁名黑耳。第三大泥犁名僧干。第四大泥犁名卢獦。第五大泥犁名噭嚯。第六大泥犁名烧炙。第七大泥犁名釜煮。第八大泥犁名阿鼻摩诃。佛言。何以名为想。其大想泥犁。若有人堕中其八指生爪如利刀。以相把刺。其肉应手堕去。想念欲相杀。以是粗事。名为想泥犁更复有余种种因缘。复次其大想泥犁。若有人堕中者。手中自然刀剑。以相斫刺。想欲杀他人。以是粗想事故。名为想。复有余因缘。其有人堕中者。手自然小刀。以刺剥他人。想念欲杀之。以是粗想事故。名为想。复有余因缘。其有人堕大想泥犁中者。以手搔从足剥余者至顶想念欲杀他人。凉风起吹之。身瘡平复。展转相语。当复长生。中复有相语言。我曹今适生以是故。名为想泥犁。复有余因缘。用是故泥犁人寿长久。乃从想泥犁中出。便走求解脱。复有泥犁。名为黑界。纵广二万里。悉入中里。火从身出。绕身三匝还入身。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复次黑界泥犁东壁。火烧三匝烧人火焰至西壁。西壁火焰至东壁。南壁火焰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下至地。下焰上至上。人在中烧炙。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久久。乃从黑界泥犁出。便走求解脱。有泥犁名沸屎。纵广二万里。悉入沸屎中。自然至颈。热沸踊跃。人以把蹶。欲出不能得。身体手足耳鼻面目皆烂熟。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有虫名铁口。啄人髑髅。啄人肉穿之。破骨啖人髓泥犁中人。手卷屎食之。唇舌皆燋。咽喉腹中肠胃皆烂。便下过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在其中甚久。以后乃从沸屎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五百钉。纵广二万里悉入中。泥犁旁各取人手足。卧扑着钉地。以烧铁钉。钉其右掌。以铁钉钉左掌。以铁钉钉其右足。复以铁钉钉其左足。复以铁钉钉其心。复以铁钉遍钉其身下彻地。悉以五百钉钉其身。续动欲起。毒痛不可忍。泥犁旁问言。欲求何等。报言。我但苦饥渴。泥犁旁取钳拗开口。烧热铁着其咽中。唇舌咽皆燋。腹中肠胃皆燋烂。与肠胃下过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用是故人在泥犁中甚长久以后乃从五百钉泥犁得出。便走求欲解脱。有泥犁名车怗。纵广二万里。悉入其中。泥犁旁便问言。欲求何等。报言。但苦饥渴。泥犁旁便各各取其身扑着地。取钳拗开其口。取消铜灌人口。唇舌皆燋。腹中五藏肠胃。皆燋烂烧炙。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在泥犁中甚长久。已后乃得出。便走求解脱。有泥犁名为饮。悉入其中。泥犁旁便问言。欲求何等。报言。我但苦饥渴。泥犁旁即各各取其人身扑着烧热地。以钳拗开其口。以烧铁丸着人口中。唇舌咽皆燋。五脏肠胃尽燋。便不过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乃从饮泥犁中出。便走求解脱。有泥犁名一。铜釜纵广二万里。尽入中。泥犁旁便共举人身体手足着釜中煮。在底亦熟在上亦熟。汤沸踊跃起伏。有在上露手足

者覆亦熟。譬如煮豆。在底亦熟在上亦熟。覆亦熟露亦熟。泥犁中人亦如是。在二万里铜釜泥犁中。上下皆熟。头面耳鼻手足皆见熟烂泥犁。旁以矛刺内其中。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用是故在其中。甚久长已后。乃从一铜釜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多铜釜。纵广二万里悉入中。泥犁旁便各各举其身手足着釜中。汤沸踊跃。展转在底在上。头面手足皆见熟烂。泥犁旁便以矛捣罪人。持着余釜中见煮亦如是。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多铜釜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磨纵广二万里悉入其中。泥犁旁便各各取人。着铁磨上卧以盖覆。便捉磨使。碎血肉流。下骨留在磨。中火出烧。炙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用是故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铁磨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脓血。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即自然有脓血火焰出。人以手足把历欲出。头面耳鼻身体手足皆燋。便自以手取脓血食之。唇舌咽皆燋。腹中肠胃五脏皆燋。便下过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脓血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高峻。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泥犁火焰出。泥犁旁即走人上下山。头面耳鼻身体手足皆燋烂。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高峻泥泥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斫板。纵广二万里。人悉入中。泥犁旁便各各取人。扑烧铁地。以铁绳量度其身。以两手持斧。斫削身及头面手足鼻耳。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斫板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斛。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泥犁旁即取炭火中人。使着斛中量。以手摩上。头面身体手足鼻耳皆焦烂泥犁旁走人火上。往还烧炙。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斛泥犁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剑树叶。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风生吹铁剑树叶堕。落截人手足头面耳鼻身体。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铁剑树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挠捞河。纵广二万里。河两边生剃头刀草。人悉入其中。刀逆刺人。断人手足头面鼻耳身体。毒痛不可忍。

尔时人皆堕挠捞河。汤沸涌跃。下底有八寸蒺[廾/梨]。刺。刺人身血流洒。但有其骨。便沸涌跃转上人。毒痛不可忍。风吹至岸边草。刀逆向内截人头面耳鼻身体手足。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旁即问人言。欲求何等。报言。我但苦饥渴。泥犁旁便各各取人扑着烧热地。以消铜灌人口中。唇舌咽喉皆燋。身体五脏肠胃皆燋。便下过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河两边有铁树。泥犁旁便取人举着铁树下。树生刺刺下垂。刺人身体。血肉流堕。余但有骨。风起吹人身体。平复如故。有鸟名铁乌喙。啄其头啖其脑。在头上住。啄取人瞳子。人欲下铁刺向仰刺人。欲上向下刺人。尔时人走行欲求解脱。还堕挠捞埆中。汤沸涌跃堕底。为[廾/梨]所刺如故。上

埥浮风吹埥边。刀逆截伤人头面耳鼻身体手足。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树泥犁旁问言。欲求何等。言我但苦饥渴。便持消铜灌口中。唇舌咽喉肠胃皆。燋烂。便下过去。上埥边泥犁旁。复着埥边树上。欲下上刀逆刺人。有鸟名那尼喙。啄人头啖其脑。在人头上啄人瞳子。欲上下刺逆向刺人。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复还堕挠捞河在中。毒痛如故。风复吹至埥边。草刀逆刺剥人如故。泥犁旁复问人言。欲求何等。报言。但苦饥渴。以其消铜灌其口中。如故烧炙。毒痛不可忍。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挠捞河得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狼野干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狼野干自然在前住。身中出火焰。所啮人身肉应其口而食之。毒痛不可忍。飞鸟共来。啄啖人者。脱人眼者。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在其中甚长久已后。乃从狼野干泥犁得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寒冰。纵广二万里。人悉入其中。风周匝四面起寒冷。吹人身肌肤皮肉筋骨入髓中。用是故便于中死。佛言。何以故。名为黑耳泥犁。若有人堕黑耳泥犁中者。黑风热沙。雨其身上。即随堕地焦皮肌肤骨肉脂髓。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用是故名为黑耳。复有余因缘。复次黑耳大泥犁。其有人堕中者。以烧铁黑索缚其身。风便勒结之。断其身皮肌肤破骨出髓。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用是故名黑耳。复次有因缘。堕其黑耳大泥犁中者。泥犁旁以黑铁烧热绳。缠裹人身。焦皮肉肌肤骨髓。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用是故名为黑耳。复次其有人。入大黑耳。泥犁旁以铁绳。左右绞其人身。以锯截之。以斧断之。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用是故名为黑耳。复次人在其中甚长久。烧炙毒痛。乃从黑耳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有泥犁名黑火。纵广二万里人悉入中。黑火从当身出。绕身三匝还入身。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在泥犁中甚长久。乃从黑火泥犁中出。随次入如前十六泥犁。至寒冰泥犁乃命过。佛言。何以故。名为僧干泥犁其有人堕僧干大泥犁中者。自然两铁山出火。火山合拍泥犁中人。破碎其身。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是故名为僧干。复有余因缘。复次若有人。堕僧干大泥犁中者。人悉入其中有两山相拍。罪人身皆破碎解堕。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是故名为僧干。复有余因缘。人在其中甚长久。乃从大僧干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复次入十六泥犁如前。复至寒冰泥犁乃命过。佛言。何以故。名楼猎泥犁。其有人堕楼猎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着铁铫中。人大唤呼。大毒大痛。是故名为楼猎。复次有罪人。堕楼猎泥犁中者。泥犁旁取人。着铁鼎中。大毒大痛噭唤。是故名为楼猎。复次其有罪人。堕楼猎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之。着铁釜中。大毒大痛噭唤。是故名为楼猎。复有余因缘。罪人在其中甚长久。乃从楼猎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复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冰泥犁乃命过。

佛言。何以故。名为大噭唤。其有人堕大噭唤泥犁中者。泥犁旁

各各取其人身。着大铫中煮。极毒痛大嗷唤。是故名为大嗷唤。复有余因缘。其有罪人。堕大嗷唤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其人身。着大釜中。甚毒痛大嗷唤复有余因缘。其人堕大嗷唤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着鼎镬中煮。甚毒痛大嗷唤。是故在其中甚长久。乃从大嗷唤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冰乃死。佛言。何以故名为烧炙。其有罪人。堕大烧炙泥犁中者。泥犁旁各各取人。着铁舍中。自然出火烧炙毒痛。是故名为烧炙。复次其有罪人。堕大泥犁烧炙中者。泥犁旁牵人入铁交露中。自然有火。烧炙毒痛。是故名为烧炙。过恶未尽故不死。复次其有罪人。堕大烧炙泥犁中者。泥犁旁牵人入铁堂上。自然有火。烧炙毒痛。是故名为烧炙。罪人在其中甚长久。乃从烧炙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冰泥犁命过死。

佛言。何以故。名为阿鼻摩诃。其有罪人。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眼但见恶色。不见善色。耳但闻恶声。不闻善声。口所食但得恶味。不得甘美。鼻所闻臭不闻好香。身所更但得恶意所念法但有恶无善。是故名为阿鼻摩诃。复有余因缘。有罪人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东壁火焰至西壁。西壁火焰至东壁。南壁火焰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下至地。地火焰上至上。六面火来。烧炙人毒痛。是故名为阿鼻摩诃。复次其罪人。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弹指顷无有乐。是故名为阿鼻摩诃。罪人在其中甚长久。乃从阿鼻摩诃泥犁中出。便走欲求解脱。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至寒冰泥犁乃死。

佛言。大铁围山外。阎浮利天下南。有阎罗王城。纵广二十四万里。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园观浴池。周匝围绕。金壁银门。银壁金门。琉璃壁水精门。水精壁琉璃门。赤真珠壁马瑙门。马瑙壁赤真珠门。车磲壁一切宝门。上有曲箱盖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叶花宝。出种种香。种种飞鸟。相和而鸣。佛言。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死后堕此阎罗王泥犁中者。泥犁旁便反缚罪人。以见阎罗王白王言。此诸人悉不孝于父母。不承事沙门道人。不畏后世禁忌。愿王随所知而罚之。王即呼人前安谛审实问其人。汝昔在世间时。不见人年老百二十。头白齿落。面皱皮缓。气力衰微。持杖而行。身体战栗。其人言。已见。何以不自念。我亦当如是老极。无有能脱不老者。何不自改身口意为善。人对言。我实淫乱。王言。今我当便问汝淫乱之意。是过非父母过。亦非兄弟过。亦非天帝王过。亦非亲属知识过。亦非先祖去人过。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作恶身自当受。第一阎罗王问。王第二安谛审实问。汝昔在世间时。为不见人男女病。困劣着床。恶露自出。身卧其上。不能坐起。居人坐起饮食之。其人对言。已见。王言。汝何以不念我亦当如是病瘦。自改身口意为善。我实淫乱。王言。今我当便问汝淫乱之

意。是过亦非父母过。亦非兄弟过。亦非天帝王过。亦非亲属知识过。亦非先祖去人之过。亦非沙门非婆罗门过。汝自作恶。身自当受。第二阎罗王问。王第三问。汝昔在世间时。为不见男女死时。身体坏败。破碎如林木弃捐。为乌鸟虫蚁狐狼所食。若有烧者葬埋者。其人对言。已见。汝何以不自念。我亦当如是死。当自改身口意为善。我实淫乱。王言。我当问汝淫乱之意。是非父母过。亦非兄弟过。亦非天帝王过。亦非先祖去人过。亦非亲属知识过。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自作恶。身自当受。第三阎罗王问。阎罗王第四问。汝昔在世间。为不见小儿无所知屎溺自身。其人言。我已见。何以不自念。我本亦如是。当自改身口意为善。我实淫乱。王言。今我当问汝淫乱之意。是过非父母过。亦非兄弟过。亦非天帝王过。亦非先祖去人过。亦非亲属知识过。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自作恶身自当受。第四阎罗王问。阎罗王第五安谛审实问。汝昔在世间时。为不见郡国县邑得盗贼犯事杀人者。以见白王。王敕使四支枭掉之。若着釜中煮。若生烧之。若闭着牢狱。掠笞毒痛。若断手足鼻耳。若生贯之。若断头。种种酷毒之。其人对言。已见。汝何以不自念。我若有过。亦当取我如是。当改身口意为善。我实淫乱。当问汝淫乱之意。是过非父母过。亦非兄弟过。亦非天帝王过。亦非先祖去人过。亦非亲属知识过。亦非沙门婆罗门过。汝自作恶。身自当受。第五阎罗王问。便持付泥犁旁。即各各取人倒着泥犁。泥犁城广长。各四万里。窈窈冥冥。佛尔时说偈言。

四方有四门　　诸角治甚坚
垣壁以铁作　　上亦用铁覆
其地悉布铁　　火悉自然出

其界有十大泥犁。第一名阿浮。第二名尼罗浮。第三名阿呵不。第四名阿波浮。第五名阿罗留。第六名优钵。第七名修揵。第八名莲花。第九名拘文。第十名分陀利。佛言。何故名为阿浮。阿浮泥犁中罪人。自然生身。譬如云气。是故名为阿浮。何以故名为尼罗浮。尼罗浮泥犁中罪人身。譬如鹿独肉。是故名为尼罗浮。何以故名为阿呵不。阿呵不泥犁中罪人。甚大苦甚大痛唤呼。是故名为阿呵不。何以故名为阿波浮。阿波浮泥犁中罪人。甚酷甚痛大呼[口*弟]唤。是故名为阿波浮。何以故名为阿罗留。阿罗留泥犁中罪人。甚苦甚痛。欲唤呼不能但动舌。是故名为阿罗留。何以故名为修揵。修揵泥犁中罪人。身譬黄火。是故名为修揵。何以故名为优钵。优钵泥犁中罪人。身青譬如优钵。是故名为优钵。何以故名为拘文。拘文泥犁中罪人。身色黄白。譬如拘文。是故名为拘文。何以故名为分陀利。分陀利泥犁中罪人。身色赤如分陀利。是故名为分陀利。何以故名为莲华。莲华泥犁中罪人。身红色。是故名为莲华。佛言。譬如有百二十斛四升

箫。满中芥子。百岁者人取一芥子去。比丘是百二十斛四升芥子悉尽。人在阿浮泥犁中常未竟。若人在尼罗浮泥犁中者。百岁取一芥子。尽二千四百八十斛芥子。乃得出耳。在阿呵不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四万八千一百六十斛乃得出。在阿波浮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九十六万三千三百斛乃得出。在阿罗留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千九百二十六万四千斛乃得出。在修揵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三亿八千万五百二十八斛乃得出。在青莲华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八十六亿五百六十斛乃得出。在黄白莲华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千七百二亿万一千二百斛乃得出。在拘文莲华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三万四千四百亿二十二万四千斛乃得出。在红莲华泥犁中。百岁取一芥子。尽六十万八千八百亿四百四十八万斛乃得出。二十小劫为半劫。有人名句波利。堕红莲华泥犁中。坐诽谤舍利弗摩诃目揵连。佛于是说偈言。

若有人发起者　　从口语出刀刃
坐语说恶之事　　便还而自截伤
若有诽反叹誉　　可叹者反诽谤
口说恶犹重过　　口过重不安隐
譬如人博掩者　　是诸恶过薄耳
有恶意向贤者　　是过为最重大
泥犁浮有百千　　阿浮有三十五

阎罗王昼夜各三。过烧热铜。自然火在前宫中。王即恐畏。衣毛起竖。即出宫舍外。外亦自然有。大王大怖懅还入宫。泥犁旁便各各取阎罗王。擿烧铁地。持铁钩钩其口皆开。以消铜灌王口中。焦喉咽以皆焦腹中肠胃五脏。铜便下过去烧炙。毒痛不可忍。过恶未尽故不死。世间其有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死后堕恶道。烧炙毒痛。如泥犁中罪人。世间人其有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死后皆生天上。佛于是说偈言。

王使神呼问之　　人民所作恶过
其人常而忧毒　　人用是身勤苦
知当问不作恶　　即奉行贤善法
若有恐见因缘　　生但有病及死
无因缘便解脱　　生病死便灭尽
得安隐甚快乐　　即见在得灭度
一切恐怖畏懅　　度无为独有常

阿须伦品第五

佛言。须弥山下深四十万里中。有阿须伦。名抄多尸利。其城郭广长各三百三十六万里。以七宝作之。甚姝好。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周匝围绕。有七重壁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高八万里。长六万里。皆以七宝作也。四方有四门。门高百万里。广六千里。一一门边。各各有十阿须伦居止。以七宝作殿舍。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周匝围绕。树有青色者。红色者。黄色者。白色者。有叶树华树实树。树上有飞鸟止。名为鹤孔雀鸲鹆白鸽。悉在树上。甚好相和而鸣。抄多尸利阿须伦。东出四万里。中有阿须伦城郭广长各三十六万里。以七宝彩画姝好。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四方有门。门高十万里。广六万里。各各有三百阿须伦止。周匝围绕。有七重流水甚深满。中有青莲华。黄莲华。红莲华。白莲华。其底沙皆金。边有树。青色者。红色者。黄色者。白色者。有叶树华树实树。树上有种种飞鸟止。甚姝好相和而鸣。抄多尸利阿须伦。南出四万里。中有阿须伦。名波陀呵。阿须伦城郭。广长各四十六万里。以七宝彩画姝好。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行树。四方有门。门高十万里广六万里。一一门各有三百阿须伦止。周匝有七重流水甚深满。其水底沙皆金。中有青红黄白莲华。有七重壁。七重栏楯。刀分行树周匝围绕。有青红黄白树生叶华宝树。树各有种种飞鸟。甚好相和而鸣。抄多尸利阿须伦。西出四万里有阿须伦。名波利。其城郭广长各三十六万里。皆以七宝彩画姝好。作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垣墙。高十万里。广六万里。四方有四门。门高十万里。广六万里。皆以七宝作门。一一门边。各有三百阿须伦止。其宫殿亦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七重流水甚深满。其水底沙皆金。亦有青红黄白莲华。亦有青红黄白树生叶华实。上有种种飞鸟。甚好相和而鸣。抄多尸利阿须伦宫。北出四万里。中有罗呼阿须伦。其城郭广长各三十六万里。亦以七宝彩画姝好作七宝壁栏楯刀分树木。周匝围绕垣墙高十万里。广六万里。四方有四门。门高十万里。广六万里。一一门边。各有三百阿须伦止。其宫殿亦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刀分树木。周匝七重流水深满。中有青红黄白莲华。其底沙皆金。复以七重栏楯刀分树木。周匝围绕。有青红黄白树。生华叶实。上有种种飞鸟。甚好相和而鸣。抄多尸利阿须伦城中有大树。名为画过度。高十二万里。周匝亦十二万里。根深二万里。茎围四万里。常有花实。抄多尸利阿须伦身高二万八千里。有高二万四千里者。有高二万里。有高万六千里者。有高万二千里。有高八千里。有七声者。长六声者五声者四声者三声者二声者。最小者长半声。抄多尸利阿须伦宫有四品常待风持之。何等为四。一者不可坏风。二者坚住风。三者持风。四者上风。是为四品风。主持水在上如浮云矣。

龙鸟品第六

佛告比丘言。有四种龙。何等为四。一者卵生种龙。二者水生种龙。三者胎生种龙。四者化生种龙。是为四种龙。佛语比丘。金翅鸟有四种。一者卵生种鸟。二者水生种鸟。三者胎生种鸟。四者化生种鸟。是为四种鸟。大海底须弥山北有娑竭龙王宫。广长八万由旬。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刀分七重树。周匝姝好。金壁银门。银壁金门。琉璃壁水精门。水精壁琉璃门。赤真珠壁马瑙门。马瑙壁赤真珠门。车磲壁一切宝门。彩画姝好。其壁二万里有一门。门高二千四百里。广千二百里。其门常有五百鬼神守门。门壁上有栏楯交露曲盖。门边园观浴池。有种种树。出种种香。有种种华。种种叶。种种飞鸟相和而鸣。大海北边有难头和难龙王宫。广长各二万八千里。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七重刀分树木。周匝围绕。宫门高千四十里。广四百八十里。壁上有栏楯交露曲箱盖。周匝有园观浴池树木。飞鸟相和而鸣。如娑竭龙王园观。难头和难龙王北有大树。名为句梨睒。茎围绕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叶分布二千里。句梨睒树东。有卵种金翅鸟宫。广长二十四万里。有七宝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园观浴池。飞鸟相和而鸣。句梨睒树南。有水生种金翅鸟宫。广长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宝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园观浴池华香。飞鸟相和而鸣。句梨睒大树西。有胎生种金翅鸟宫。广长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宝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园观浴池华香。飞鸟相和而鸣。句梨睒大树北。有化生种金翅鸟宫。广长二十四万里。同有七宝七重壁栏楯刀分树木。园观浴池华香。飞鸟相和而鸣。卵种金翅鸟。欲求取卵种龙时。从句梨睒树东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种龙食之。不能得食胎种水种化种龙。水种金翅鸟。欲求取卵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下至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种龙食之。水种金翅鸟。欲取水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南枝下入海。以翅搏海。水波万六千里。取水种龙食之。不能得食胎种化种龙。胎种金翅鸟。欲取卵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东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种龙食之。胎种金翅鸟。欲取水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南枝。下至大海。以翅搏海水。波万六千里。取水种龙食之。胎种金翅鸟。欲取胎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西枝。下至大海。以翅搏海水。波三万二千里。取胎种龙食之。不能取化种龙食之。化种金翅鸟。欲取卵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东枝。下至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八千里。取卵种龙食之。化种金翅鸟欲取水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南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万六千里。取水种龙食之。化种金翅鸟。欲取胎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西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三万二千里。取胎种龙食之。化种金翅鸟欲取化种龙时。便从句梨睒大树北枝。下入大海以翅搏海水。波六万四千里。取化种龙食之。有余龙王。金翅鸟不能得食者。何等龙王金翅鸟不能得食者。一者娑竭龙王。二者阿耨达龙王。三者难头和难龙王。四者善见龙王。五者提头赖龙王六者伊罗摹龙王。七者善住

龙王。八者迦句龙王。九者阿于楼龙王。十者郁旃钵龙王。十一者揵呵具昙龙王。十二者监波龙王。金翅鸟皆不能得取是诸龙王食之。此诸龙王皆在山中居止。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龙意。奉龙戒行具足。即生龙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金翅鸟意。奉金翅鸟行。求金翅鸟。死已即生金翅鸟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优留鸟意。奉戒行具足。从死后生优留鸟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牛。奉牛意戒具足。死后便生牛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狗道。奉狗意戒行具足。死后生狗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鹿道。奉鹿意戒具足。死后生鹿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鸡道者。死后生鸡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摩尼越天。求女人者。求大神者。求日月者。有日三过浴水中。求生天上者。有事天者。事日月者求天者。

佛言。是痴见者。堕两恶道。一者泥犁。二者畜生。若有婆罗门道人。说见如是。我与世有常。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非常。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有常无常。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亦不常亦不无常。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有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有限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有是身命。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我身死异。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无有身命。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亦不有身命亦不无身命。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人生时所从来。死后亦趣彼。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无所从来生。死后亦趣彼。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有所从来生。无所从来生。死后亦趣彼。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言亦不有所从生。亦不无所从生。我至诚其余者为痴。

佛言。其有婆罗门道人言。我于世有常。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所行见。有我有命有身见世间。是故言我与世有常。有言我与世无常。有言我与世有常无常。有言我与世亦不有常亦不无常各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所行见。有我有命有身见世间。是故言我与世有常。其有婆罗门道人言。我与世有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所见。有我有命。是故言命有限人有限。在腹中时。死后墢间葬埋同等。人从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已后得道。是故言我与世有限。有言我与世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所见。有我有命有身见世间。言有命有人无限。在人腹中时。死后墢间葬埋同等。从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即得道若婆罗门道人。说见言我与世有限无限。其人所见。有我有命有身见世间。言命无限人有限。在人腹中时。死后葬埋同等。从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后得道。人所见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及世者。其人言命有限。人在腹中时。死后葬埋同等。从初生受身四分。七反生死后得道。是故言。亦不有限亦不无限。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言见。有是命有是身。其人言。今世命常在。后世命常在。是

故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道人所见。命异人异。其人言。今有寿后世无有寿。是故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若婆罗门道人言。今见命尽。死后世转行生。故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有婆罗门道人言。亦不有命亦不有身。今世命尽灭。后世亦尽灭。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见言。生所从来死亦趣彼者。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见今世有身命。见后世有身命。故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见言。无所从来生。死亦至彼亦不见。今世有命。亦不见后世无命。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见言。有从无所从来生死亦趣彼。我至诚其余者为痴。亦不见今世有身命。亦不见后世有身命。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见言。亦不有亦不无。所从来生。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其人亦非不见今世有身命。亦非不见后世有身命。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时有王。名不现面。尔时多聚会盲子。便问盲子。汝曹宁知象所类不。盲子白言。不知天王。王言。汝欲知象所类不。白言。欲知。尔时敕使将象来。令众盲子扪之。中有盲子。扪象得鼻。中有盲子。扪象得牙。中有盲子。扪象得耳。中有盲子。扪象得头。中有盲子。扪象得背。中有盲子。扪象得腹。中有盲子。扪象得后脚。中有盲子。扪象得膝。中有盲子。扪象得前脚。中有盲子。扪象得尾。时王不现面。问众盲子言。象何等类。得象鼻者言。象如曲车辕。得象牙者言。象如杵。得象耳者言。象如箕。得象头者言。象如鼎。得象背者言。象如积。得象腹者言。象如壁。得象后脚者言。象如树。得象膝者言。象如柱。得象前脚者言。象如臼。得象尾者言。象如蛇。各各共争不相信。自呼为是言。象如是。一人言不如是。王欢喜笑。佛言。如是其有异道人。不知苦谛所从起。亦不知苦习谛苦尽谛苦灭道谛。各各谛不相信。骂詈自呼为是。若有沙门道人。知苦习尽灭道谛所从起。便共和合同。譬如乳一合无乱。但说佛教行安隐。佛言。比丘。当谛行是苦谛习尽道谛。

佛说楼炭经卷第三

高善士品第七

佛言。凡夫有三事。觉知高事。知其行所念。何等为三事。一者人心念善口言善至诚身行善。假令恶人。心念不善。口言不善。身行不善。高人知为不善也。所以言高者何。人心念善口言善至诚身行善。高人于世间有三事得其福。何等为三事。一者与耆老会坐。若于堂上。里巷间行间道中行。及耆老共坐共称誉。高士行善。高士念言令众人共称誉人。善哉即有是高人。心即安隐。又闻此语。心亦欢喜。身亦安隐。高人有时见处盗贼。为县官所捕取。酷毒治之。反缚铁钻。斩其手足。解解断之。截耳截鼻。竹篦鞭之。复寸寸斩之。持餧虎狼。中有令象蹈杀者。中有持囊裹烧之者。中有蒸杀之者。中有

生耗者。有出城外刑者。高士见之念言。我不为恶也。王但取恶人我当何等忧乎。我至老不忧县官。是高士用是故心欢喜。高人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若有病瘦着床困劣时。强健时所作善。悉在目前自见之。人不杀生。不取他人财物。不犯人妇女。不欺人。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嫉妒。不贪余。信作善得善。作恶得恶。即自见第二忉利天上人。往来见佛。见阿罗汉。诸强健时所作善。皆在前见。其人病者自念。岂我强健时所作善。故至使众善来见我道。就使我死自当上天在善人之中。用是三事。高士其心欢喜身安。佛言。假令高善士自知作善当得善。不复畏死生也。略无所在。高善士常自念欲远去恶躯。躯中有骨血不净洁臭处。意欲早死更就善躯。所以者何。以能念所乐可爱处。欢喜独上天为乐可爱也。最可喜。诸沙门问佛。愿为我说天上乐意云何。佛言。听我说之。诸沙门言受教。

佛言。譬如遮迦越罗王。有七宝持有四事。余人所无有。又有五种所思。所欲得皆在前。王有七宝。何等为七宝。一者自然生一金轮。二者白象。三者绀色马。四者摩尼珠。五者圣玉女。六者圣辅臣。七者圣主兵臣。佛言。汝欲知一金轮所主不。王以月十五日晦日沐浴。沐浴已于正殿。与诸妇女共坐。遥见金轮飞来。轮有千辐。辐毂皆正好无比。常去地三四丈。王见金轮。便生意言。诸高士云。为遮迦越罗王事。有金轮飞来。来者常从东方来。有千辐。辐毂正好。有是金轮宝者。当为遮迦越罗王。今我将得无当为遮迦越罗王乎。王自思念。欲试此金轮。王起坐。正衣服长跪。向金轮言。如今为我来者。当案行诸国故事法。王言适竟。金轮便东飞。王傍诸大臣及官属。皆随之飞。金轮所止处。王诸官属。亦随其止。金轮到国郡。国诸王皆来。长跪叩头言。此国界皆大王所有。又持银钵盛满金粟。复以金钵盛以银粟以上献。郡国诸王皆言。此国中丰熟。谷米平贱。风雨时节。人民炽乐。大王可受国留于是。王因报诸王言。

汝曹便自治国。但以正法。勿失故事。慎无杀生。无妄取他人财物。无妄犯人妇女。无得欺人。无得两舌。无得恶口。无得妄言。无得嫉妒。无得贪余。无得嗔恚恶心也。皆奉行此十事。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勿令在国中也。大王随金轮至东方。教诫诸郡国诸王讫竟。复随金轮飞到南方。金轮所止处。大王与千乘万骑共屯止。南方郡国诸王。皆复来叩头长跪言。愿上郡国界。及金银钵盛满金银粟。上献物如东方诸国王之礼。金轮复飞至西方。傍臣及官属。悉复随金轮所止。西方郡国诸王。皆来叩头长跪言。愿上国界。及金银钵盛满金银粟上献物。复如南方诸王之礼。金轮复飞到北方。金轮所止。大王及诸官属。亦随金轮所止。诸郡国诸王。皆来叩头长跪言。愿上国界。人民炽乐。米谷平贱。风雨时节。大王宜可案治。于此又复以金银钵盛满金银粟上大王。大王不受。因报诸王曰。汝曹皆自以正心治国。

勿失故事。无得杀生。无得取他财物。无得犯人妇女。无得欺人。无得两舌。无得恶口。无得妄言。无得嫉妒。无得贪余。无得嗔恚。无得恶心。皆奉行此十事。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勿令在国中也。大王重令四海四方讫竟。因随金轮。还故国上殿。金轮常在王前见。其王有是金轮宝如是。王复有象宝。象宝者何等类。其象正白无比。躯畏以牙齿蹄足。皆具佣好。皆以金为鞍勒。当胸镂掖皆以黄金。当胪怕额身皆以白珠。行即飞行。自在欲所到。王傍臣白王言。贺大王国中白象宝其白绝丽无比。躯畏牙齿蹄足。皆白佣好。皆以黄金为鞍勒。当胸镂掖皆以黄金。当胪怕额皆以白珠。行即飞行。自在所至到。王见象大叹言。象有相殊好。当教习令行步进止。王因付左右晓事者。令教之数日之间。皆习知行步。王意欲骑乘试象。日出一竿。王骑试之。象因周旋四方四海。屈还故宫饭食。遮迦越罗王有马宝。马宝者何等类。马即绀色。被发泽好。持头如象金具马鞍勒。镂掖带皆黄金。当胪怕额。皆以白珠。行即飞行。自在所欲至到。傍臣白王。贺王国中有是马宝。即绀色被发泽好。持头如象鞍勒镂掖及带皆黄金。当胪怕额皆以白珠。王见大欢喜。即复令左右教习之数日间。马复习知行步。王意欲试马。日出一竿。王骑马。马即飞行。周匝四方四海。旋还故宫饭食。遮迦越罗王马宝如是。王有明月珠宝。明月珠宝者何等类。珠色极青玎针八觚。在宫中皆明。火焰所照。周匝四十里。如日之明。王意欲试珠明。人定已后。阴冥如漆。以珠系着金竿头。夜出城。将妻子千乘万骑。诣离宫诸署。别观珠明。如日出令车骑明。复远千乘万骑。周匝四十里。城傍居民。见珠明。皆相谓。起起。日出乃高如是。各各自当趣市卖买。何反欲卧。遮迦越罗王。有摩尼珠宝如是。王有圣玉女。玉女者何等类耶。不长不短。不大不小。不肥不瘦。不白不黑。适得其中。绝端正无比。口气出如香熏。举身小毛孔皆香。如郁金香。事王晚卧早起。承事不失王意。冬时身则温。夏则身凉。事王常令不嗔恚。何况其身。遮迦越罗王有玉女宝如是。王有圣辅臣。大高远见人便知情性。以天眼视天下。豫知天下有珍宝藏物。知有主名无有主名。有主名者。为其主护示之。无主名者。以给官用。圣辅臣前白王。快自娱乐不须忧。钱财宝物我自给王。王意疑圣辅臣所言所求者可得不。王便与圣辅臣。共载一船。到海中央。王便语圣辅臣言。我欲得宝物。今于此间与我。圣辅臣言。须我出在陆地可得。王曰。我在陆地不用也。欲于此得之耳。圣辅臣便以手抄水中得金宝。大如车轮。以着船上。不可胜数。王言。止止船满且重。遮迦罗王圣辅臣如是。王有持兵导道圣臣者何等类。高才勇健。无所不知。当欲起兵无央数。不欲兵则止。持兵导道臣白王言。今王快自娱乐。勿忧国事。王当用兵者。我自战斗。王意欲试导道圣臣。便取国中人马象。皆被铠乃得自副步兵被铠。刀兵自副。王心自念言。令是兵出行快耶。王心甫念。兵便前行。王念言欲令兵止。兵即复止。王意念言。使兵罢去。兵即罢去。遮迦越罗王。导道

主兵臣如是。遮迦越罗王有七宝如是。王有四事。与凡人有异。何等为四。一者年寿无央数。人中无有寿如遮迦越罗王者。二者常安隐。未尝有病。饮食皆消。身体寒温。时适八中安隐无过遮迦越罗王者。三者端正无比。过于世间人。但不如天人。四者万姓皆爱王。视皆如父母。王爱万姓。如父母爱其子。正偶出到诸署别观。万姓谓王御者言。令车徐行。我欲视王。无厌极也。祝愿王令寿无极。王复语御车者。徐行我欲见我国人民。使子寿无极。遮迦越罗王有是四事。凡人所无。王有五愿。愿所思常在前。心所喜舌所喜。目所喜。所好所爱皆在前。耳所闻声歌乐善声。鼻所闻香。腹中所喜。鼻闻芬芳。皆在前。口所嗜碱酢甘甜。诸美物皆在前。名清净细靡。所喜皆在前。是遮迦越罗王。五所思也。王目未曾见恶。耳未曾闻恶。鼻未曾闻臭处。口未曾食不甘之物。身未曾衣粗恶之衣。佛告诸沙门。如是遮迦越罗王。有七宝奇物。有四特异之相。有五种之思。汝以王为心喜乐之不。诸沙门对曰。王但有一宝。心喜乐之。何况有七宝乎。佛持一小石着手中。问诸沙门。我手中石为大耶山为大乎。诸沙门言。佛手中石小。小奈何比山乎。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尚不如山大也。佛言。如我手中小石。大不如山大也。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千万倍亿万倍。尚不如太山大也。遮迦越罗王。虽有七宝四异相。有五种所思。不如天上乐。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千万亿倍。譬如佛手中小石与太山。佛言。高善士。于世间心念善口言善至诚身行善。于世间寿命尽。死后皆上第二忉利天上。生作天人。于世间百岁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世间三千岁为忉利天上一月。世间三万六千岁为忉利天上一岁。如天上计。第二忉利天上人寿千岁。忉利天外门。广七百里。外城壁七重有七重渠水。水中皆各有四色莲华。水底皆有金沙。城上各有栏楯。皆金银琉璃水精。城门皆有金银水精为栏楯也。七重地各有七重树。金树银树琉璃树水精树珊瑚树虎魄树车磲树。金树金根金茎。银叶银华银实。银树者银根银茎。金叶金华金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琉璃茎。水精叶水精华水精实。水精树者水精根水精茎。琉璃叶琉璃华琉璃实。珊瑚树者珊瑚根珊瑚茎。虎魄叶虎魄华虎魄实。虎魄树者虎魄根虎魄茎。车磲叶车磲华车磲实。车磲树者车磲根车磲茎。马瑙叶马瑙华马瑙实。城门深二百八十里。高六百四十里。门楣额皆银也。金作门两扉关皆金也。有五百鬼。守门外宫中门。天所止处。纵广二千里。有壁皆七宝色。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魄车磲。七重水绕壁。七重宝树如外门。高六百四十里。深二百八十里。以银为楣额。金两扇金门阃。五百鬼共守门。天所止处。纵广二千里。有七种宝壁七重。七重渠水。诸栏楯宝树如外门。高广深如外门等。守门鬼数如外门。忉利天东出。有游戏处名曰难檀桓。周匝七亿里。七重壁金银壁珊瑚壁琉璃壁虎魄壁车磲壁水精壁。有七渠水。底沙皆金也。有四色莲华城上有七宝栏楯。七重壁。各各有七宝树。金树者金根金茎。银叶银华银实。银树者银根银茎。金叶金花金实。水精树者水精根水精茎。琉璃

叶琉璃华琉璃实。琉璃树者琉璃根琉璃茎。水精叶水精华水精实。庐大道广六百四十里。道两边七重壁。皆金银水精琉璃虎魄珊瑚车磲。一壁间皆有渠水。水中有四色莲华。其水底皆有金沙。壁上有栏楯。皆七宝如中面。有七宝树。金树银树水精树琉璃树虎魄树珊瑚树车磲树其庐中有两石。一石名难。一石名难远。纵广各四千里。其石软且结细如綩綖。庐中有两浴池。一浴池名难陀。二名难陀尼。纵广各四千里。池中生四色莲华。其一者青色。二者红色。三者紫色。四者白色。其水底沙皆金也。忉利天欲游戏时。便相将诣东庐。相娱乐极意。是故字为难檀桓庐也。出忉利南城门。名为质罗濑。周匝七亿里。其庐壁七重金壁银壁水精壁琉璃壁虎魄壁珊瑚壁车磲壁。一壁间者。各有一渠水。水中四色莲华。其水底沙皆金也。有七宝树金树银树琉璃树水精树虎魄树珊瑚树车磲树。其壁上皆金银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车磲栏楯。虎魄车磲栏楯。质罗濑庐道。广六百四十里。皆七重壁。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魄车渠壁。一壁间者。有一渠水。水中有四色莲华。青红紫白。其水底皆金沙。有七宝栏循。金栏银栏水精栏琉璃栏珊瑚栏虎魄栏车磲栏。有七宝树。金树银树水精树琉璃树珊瑚树虎魄树车磲树。其庐中有两石。纵广各四千里。细且软如綩綖。一名质罗。二者名质多譪罗。其庐中两浴池。一池名质多。二者名质。西池中有四色莲华。青红紫白。其水底皆金沙。其庐中有四种宝树。金银树水精琉璃树。忉利天出到质罗濑庐上。戏自相娱乐。娱乐无极。诸四宝照诸天人令正班斓色。是故名为质罗濑。质罗濑者班斓庐也忉利天北。出城门有庐。名为颇类。纵广七亿里。七重宝壁七重水。水底皆金沙。栏楯如南方。其庐道广六百四十里。庐中有两石。纵广各四千里。一者名迦罗。二者名迦罗尸罗。细软如綩綖。有两浴池。纵广四千里。一池名乾陀起。有四色莲华。青红紫白。忉利天欲戏颇类庐时。形体便僵。如人沐浴已后身体皆滑。忉利天人。北入庐身体皆滑。是故名为颇类庐也。忉利天西。出庐名为弥尸耶远。纵广七亿里。有七重壁。七渠水。七宝树。七宝栏楯。四色莲华。水底皆金沙。如北方。其道广六百四十里。七重宝壁七渠水七宝树。七宝栏楯四色莲华。水底皆金沙。如北方。庐中有两好石。各纵广四千里。细软如綩綖。一者名北罗。二者北罗越。有两浴池。纵广各四千里。其池中有四色莲华。青红紫白。水底皆金沙。一池名波尸。二名为云。忉利天欲行到弥尸耶远庐戏时。忉利天上。无有尊卑贫富豪弱。皆得入弥尸耶远庐。是故名为弥尸耶远庐。忉利天上宫中中庭殿前。有百种色宝物。在王前自布地。宫中有七百楼。金陛银陛。琉璃陛水精陛。一陛下者。各有十六琉璃柱照之。宫中有四坐床。金床银床。水精床琉璃床。以天坐其上。念万姓善。亦念诸天善。天王所止处殿。名为提延。其殿上有百巷。巷有百室。室有七玉女。玉女各有七御者。其殿绀琉璃色。及诸天皆绕殿。南方有树。名为波质拘耆罗树。根入地二百里。上枝四出。树高四千里。东西二千里。南北二千里。

树当华时。风从上吹。华香下行四千里。逆风行二千里。树当华时。诸天共坐树下。自相娱乐。百二十日。天上百二十日为世间万二千岁。诸天欲以白宝象戏。象名曰倪罗远。象自化作三十二头。头有七牙。牙化作七浴池。浴池中各作七莲华。莲华枝有千叶。一叶上者。有一玉女舞。王所思皆在前极意。人于世间。虽作善不能多者。心念作善少。口言善少。身行善少。虽生忉利天上。不能得入东难檀桓庐也。不能得入质罗庐也。不能得入北颇类庐也。不能得入香花婆质拘耆罗树下。但得遥观。不得前入。譬若遮迦越罗王所饭食。诸外宫不得妄入。天上诸天。不得观者如是。人于世间作善。心念善口言善。至诚身行善。寿终已后。便当得上忉利天。高善士上忉利天。极寿死后。复下生在世间。便为王侯家作太子。富贵多饶宝物。为人端正。譬若喜掩人初得大金钱金银珠宝奴婢车马妻子田宅庐舍。举有名字。其人自思惟言。我不贾作贩卖。亦不耕田。自致有财。我但戏耳。至使得金银珍宝舍宅田地。至使有名字。为富贵也。佛言。如戏儿得利如此。为少薄耳。如此为少薄耳。不如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得利胜于掩者也。所以然者。行是三事。死后上忉利天。是高士也。佛语诸沙门。今我为汝曹说二道。愚痴之道。高善士之道。今汝曹自在从何道。今我作佛。为汝曹说难易。佛言。汝曹当于山中。若于树下空室中。若于冢间水所唐突处。自念五内。早索泥洹之道。佛言。是我教也。诸沙门皆叉手受教言语。各前为佛作礼。

四天王品第八

　　佛语比丘。须弥山王东。去须弥山四万里。有提头赖天王城郭。名贤上王处。广长二十四万里。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姝好。周匝围绕。金壁银门。银壁金门。琉璃壁水精门。水精壁琉璃门。赤真珠壁马瑙门。马瑙壁赤真珠门。车磲壁一切宝门金栏楯者。金柱栿银桄。银栏楯者。银柱栿金桄。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栿水精桄。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栿琉璃桄。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栿马瑙桄。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栿赤真珠桄。车磲栏楯者。车磲柱栿一切宝桄。金交露银垂珞。银交露金垂珞。琉璃交露水精垂珞。水精交露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马瑙垂珞。马瑙交露赤真珠垂珞。车磲交露一切宝垂珞。金树者金茎根。银枝叶华实。银树者银茎根。金枝叶花实。琉璃树者琉璃茎根。水精枝叶花实。水精树者水精茎根。琉璃枝叶华实。赤真珠树者赤真珠茎根。马瑙枝叶华实。马瑙树者马瑙茎根。赤真珠枝叶花实。车磲树者车磲茎根。一切宝枝叶华实。门上有曲箱盖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种种叶。种种花。种种实。种种香出。种种飞鸟相和而鸣。须弥山王南去四万里。有毗楼勒天王城郭名善见。广长二十四万里。王处亦有七宝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姝好。门上有曲箱盖交

露。下有园观浴池树木。飞鸟相和而鸣。须弥山王西去四万里。有天名毗留罗。有城郭。广长二十四万里。王处亦有七宝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树木。周匝围绕姝好。门上有曲箱盖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树木。飞鸟相和而鸣。须弥山王北去四万里。有天王名毗沙门。有三城郭。广长各二十四万里。王处一者名沙摩。二者名波迦罗曰。三者名阿尼槃。亦有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姝好。门上有曲箱盖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树木。飞鸟相和而鸣。阿尼槃王处东。毗沙门天王。有山名迦比延。高广长四千里。以四宝金银水精琉璃作之。山周匝有垣墙。广长二万里。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树木。周匝围绕姝好。四面有门。以四宝作。上曲箱盖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树木。飞鸟相和而鸣。迦比延山。阿尼槃王处有大毗沙门天王浴池。名那利。广长二千里。周匝有垣墙。水底皆金沙。水凉且清。浴池周匝。以四宝作重壁。栏楯交露树木姝好。中生青莲华黄莲华白莲华赤莲华。光照二十四里。香亦闻二十四里。浴池周匝有阶。毗沙门天王。欲至迦比延山游戏相娱乐。即时念提头赖天王。提头赖天王即言。毗沙门天王以念我。即时庄严衣被冠帻。严驾。与无央数揵沓和。百千周匝围绕。从贤上城出。往至毗沙门天王所。在前住。尔时毗沙门天王。念毗楼勒天王。毗楼勒天王即时念言。毗沙门天王已念我。便着衣冠帻。严驾与无央数百千兵九鬼神。从须卑旃城出。往至毗沙门天王所。在前住。尔时毗沙门天王。念毗楼勒叉天王。毗楼勒叉天王。即自念。毗沙门天王已念我。便着衣被冠帻。严驾。与无央数百千龙俱。从末利旃城出。周匝围绕。往至毗沙门天王所。在前住。尔时毗沙门天王。着衣被冠帻。严驾。与诸天王无央数百千诸鬼神。俱往至迦比延山。时风吹扫迦比延山地。风吹山中树华散地。四天王便共入迦比延山。相娱乐。快共饮食。一日二日至七日。以后各自罢去。

佛说楼炭经卷第四

忉利天品第九

　　佛语比丘。须弥山王顶上。有忉利天。广长各三百二十万里。上有释提桓因城郭。名须陀延。广长各二百四十万里。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姝好。皆以七宝作之。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金壁者银门。银壁者金门。琉璃壁水精门。水精壁者琉璃门。赤真珠壁者马瑙门。马瑙壁者赤真珠门。车磲壁者一切宝门。金栏楯者金柱栿银桄。银栏楯者银柱栿金桄。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栿水精桄。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栿琉璃桄。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栿马瑙桄。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栿赤真珠桄。车磲栏楯者车磲柱栿一切宝桄。金交露者银垂珞。银交露者金垂珞。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水

精交露者琉璃垂珞。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车磲交露者一切宝垂珞。金树者金根茎。银枝叶华实。银树者银根茎。金枝叶华实。琉璃树者琉璃根茎。水精枝叶华实。水精树者水精根茎。琉璃枝叶华实。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茎。马瑙枝叶华实。马瑙树者马瑙根茎。赤真珠枝叶华实。车磲树者车磲根茎。一切宝枝叶华实。其壁高二千四百里。广千二百里。其门高二千四百里。广千二百里。壁相去二万里。有一门各各门常有五百鬼神。守忉利天门。门上有曲箱盖楼观交露。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树有种种叶华实。出种种香。种种飞鸟相和而鸣。须陀延城中有伊罗蒲龙王宫。广长各廿四万里。皆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七宝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须陀延城中。有忉利天帝参议殿舍。广长各二万里。高四千里。以七宝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二万里。殿舍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以水精琉璃为盖。黄金为地。殿舍中柱。围四百八十里。门高四千里。以七宝作之。中有天帝释座。广长各四十里。皆以七宝作。座甚柔软。两边各十六座。殿舍北有天帝释后宫。广长四万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树木。周匝围绕甚姝妙。殿舍东有释园观。名粗坚。广大各四万里。亦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交露树木。周匝围绕甚姝好。门高千二百里。广长八百里。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下有园观浴池。中有种种树木叶华实。种种飞鸟相和而鸣。粗坚园观中有香树。高七十里。皆生华实。劈者出种种香。有树高二十里三十里至六十里者。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次有璎珞树。高七十里者。有高二十三十至六十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皆生华实。劈之出种种璎珞。次有衣被树。次有不息树器树音乐树。高七十里有高二十三十至六十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皆生华实。劈者出种种衣被璎珞。不息器音乐树。粗坚园观中有两石。一者名贤。二者名贤善。以天金作。石甚姝好。殿舍南有天帝释园观。名乐画。广长各四万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交露树木。有门高千二百里。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叶华实。浴池中有飞鸟。相和而鸣。乐画园观中有两石。一者名昼。二者名善昼。广长各二千里。石甚柔软。乐画园观中有香树。次有璎珞树。不息树。音乐树。树高七十里者。有高二十三十至六十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皆生华实。劈出种种香衣被璎珞不息器音乐。忉利殿东有天帝释园观。名愦乱。广长各四万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交露树木周匝围绕。门高千二百里。广八百里。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叶华实。出种种香。种种飞鸟相和而鸣。诸树所出生。亦如南方。愦乱园中有方石。忉利天殿舍西有园观名歌舞。广长各四万里。亦以七宝作。七重壁栏楯交露树木。周匝围绕。门高千二百里。广八百里。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下有园观浴池。有种种树木叶华实。种种飞鸟相和而鸣。歌舞园中有两石。一者名难陀。二者名和难。广长

各二千里。皆以天琉璃作之。甚柔软。愦乱乐画园观中。有浴池名难陀。广长各二千里。周匝围绕七重垣。其池水软美且清。有种种树。周匝围绕。水底沙皆金。以七宝作。七重栏楯交露树木。周匝围绕。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下有园观浴池。中有种种树叶华实。出种种香。种种飞鸟相和而鸣。难陀浴池中。有青莲华红莲华白莲华黄莲华。大如车轮。其茎如车毂。刺出其汁如乳。其光照三十里。香亦闻四十里。歌舞愦乱园观中。有大树名昼过度。茎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枝叶引布二千万里。忉利诸天有宫。广长四十万里。皆以七宝作。七重栏楯交露树木周匝围绕。园观浴池。种种飞鸟相和而鸣。种种树叶华实。出种种香。忉利天宫。有广长各三万六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三万二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二万八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三万四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二万四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二万里者。有天宫广长万六千里者。有天宫广长万二千里者。有天宫广长八千里者。最小者广长四千里。中复有天宫。广长三千六百里者。三千二百里者。下至四百八十里。皆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七重栏楯交露树木。园观浴池。种种飞鸟相和而鸣。忉利天殿舍前有两道。至天帝释后宫。复有两道。至粗坚园观。复有两道。至乐画园观。复有两道。至愦乱园观。复有两道。至歌舞园观。复有两道。至难陀浴池。复有两道。至昼过度大树。复有两道。至诸天宫。复有两道。至伊罗满龙王宫。天帝释欲至粗坚园观游戏相娱乐时。念诸天王。尔时诸天王言。天帝释已念我等。便整衣服。着冠帻。庄严乘骑。即共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复念忉利天。忉利天人言。天帝释已念我等。便着衣服。庄严种种乘骑。往至天帝释所。复念伊罗摩龙王。尔时伊罗摩龙王言。天帝释已念我等。便化作三十六头象。一一头化作六牙。一一牙上化作七浴池。一一浴池中。化作七莲华。一一莲华上。化作七玉女作妓乐。伊罗摩龙王。以是种种作神化。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整衣服着冠帻。蹈龙王肩上。坐其顶上。两边各有十六小王侍坐。天帝释便往至粗坚园观中。尔时开门风。开粗坚园观门。扫除风。便起吹园观地。伊罗风生。吹园观中。树华堕地。至于人膝。时天帝释。与诸天俱入园观中。便坐贤善石上。若贤善石上两边。各有十六小天王坐。

尔时天帝释。欲得璎珞。便告遗舍钵天子。时天子言。天帝释已念我。便化作璎珞。持往奉上天帝释。忉利天人欲得璎珞时。遗舍钵天子。即化作璎珞。持上忉利诸天。有天人不得见粗坚园观。亦不得入中。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所以者何。前世所作功德少。有忉利天人。但得遥见。亦不得入。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所以者何。前世所作功德复少。中复有得入以天乐相娱乐。所以者何。前世作功德具足故。

尔时天帝释。与忉利天人。在粗坚园观中。相娱乐饮食。一日二日至七日。便出去至乐画园观中。相娱乐亦如是。复至愦乱歌舞园观中。饮食相娱乐亦如是。何以故言善等。天人入忉利天宫时。念善义安乐。是故言善等。何以故言粗坚。忉利天人。入粗坚园观中时。身便粗坚。是故言粗坚。何以故言乐画。忉利天人。入乐画园观中时。身便自然种种画色。是故言乐画。何以故言愦乱。忉利诸天人。入愦乱园观中时。天帝释。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便自舍婇女。独将阿须夫人游行。尔时诸天子。与婇女相杂错愦乱行。是故言愦乱。何以故言歌舞。忉利诸天人。入歌舞园观中时。便歌舞相娱乐。是故言歌舞。何以故言昼过度大树。有天名文陀。在上居止以天五乐甚相娱乐。以是故言昼过度。复次昼过度大树。常有花实。譬如加尼树。是故言昼过度。天帝释边。常有十天子拥护之。一者名根。二者名具戒。三者名比流。四者名比流藏。五者名阿流。六者名波流。七者名利桓。八者名楼汉。九者名拘和难。十者名难。是十天子常拥护天帝释天下人。水中生好青莲华红莲华黄莲华白莲华。甚香好。陆地华亦甚软好。名阿蹄物名陀波罗须交和师陀奴末。俱耶尼天下人。郁单曰。东方弗于逮天下人。地亦如是。龙及金翅鸟。水中生青莲华红莲华黄莲华白莲花。甚柔软香好。及陆地有诸花。阿须伦。水中亦有青红黄白莲华。柔软甚香好。陆地亦有好华。名摸大摸。加加漫陀大漫陀。四天王上中生莲华。青红黄白莲华。甚柔软香好。陆地生花亦好。忉利焰天。兜率天。无贡高天。他化自转天。水中亦有青红黄白莲花。甚柔软香好。陆地花亦好。此间人有七种色。有赤色者。有金色者。有青色者。有黄色者。有紫色者。有白色者。有黑色者。是为七种色。人阿须伦亦如是有七色。诸天亦尔。皆有七色。诸天有十事。将何等为十。一者飞行无极。二者坐遂无极。三者诸天无盗贼。四者不自说身善。亦不说他人恶。五者无有相侵。六者诸天齿等而通。七者发绀青色滑泽。长八尺。八者天人青色发者身亦青色。九者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者欲得黑者身即黑色。是为诸天十法事。此人间萤火之明。不如灯火之明。灯火之明。不如炬火之明。炬火之明不如大火之明。大火之明。不如星之明。星之明不如月之明。月之明不如日之明。日之明不如四天王宫之明。四天王宫之明。不如忉利天宫之明。忉利天宫之明。不如天帝释宫之明。如是展转不相如。上至阿迦尼吒天宫之明。阿迦尼吒天宫之明。不如摩伊破天子之明。摩伊破天子之明。不如苦谛习尽道谛之明。苦谛习尽道谛之明。不如佛之明。阎浮利天下人。身长七尺或至八尺者衣广一丈长六尺。俱耶尼天下人。弗于逮天下人。身长七尺。或至八尺者。衣广一丈长六尺。郁单曰天下人。身长一丈四尺。衣广二丈八尺。长一丈四尺。衣重二两半。龙及金翅鸟。身高四十里。衣广八十里。长四十里。衣重二两半。诸阿须伦。本身高四十里。衣广八十里。长四十里。衣重二两半。四天王天上天人。本身长二十里。衣广四十里。长二十里。衣重

二两半。忉利天人。本身长四十里。衣广八十里。长四十里。衣重七铢半。焰天人。本身长八十里。衣广百六十里。长八十里。衣重半两。兜率天人。本身长百六十里。衣广三百二十里。长百六十里。衣重两铢。乐无贡高天人。本身长三百二十里。衣广六百四十里。长三百二十里。衣重一铢。他化自转天人。本身长六百四十里。衣广千六百八十里。长六百四十里。衣重半铢。过其上诸天人。所著衣应其身。阎浮利天下人。寿百岁或长或短。俱耶尼天下人。寿二百岁或长或短。弗于逮天下人。寿三百岁或长或短。郁单曰天下人。皆寿千岁。无中死者。龙及金翅鸟寿一劫亦有中死者。阿须伦天下人。寿千岁亦有中死者。四王天上诸天人寿天上五百岁。亦有中死者。忉利天人。寿天上千岁。亦复有中夭者。焰天上诸天人。寿天上二千岁。亦有中夭者。兜率天上诸天人。寿天上四千岁。亦有中夭者。乐无贡高诸天人。寿天上八千岁。亦有中夭者。他化自转天上诸天人。寿天上万六千岁。亦有中夭者。梵迦夷天上诸天人。寿一劫。亦有中夭。阿波波天上诸天人。寿二劫。亦有中夭者。首陀行天上诸天人。寿四劫。亦有中夭者。遗呼钵天上诸天人。寿天上八劫。亦有中夭者。无想天人及饿鬼寿。天上七劫。亦有中夭者。阿毗波天上诸天人。寿十劫。亦有中夭者。阿答和天上诸天人。寿二十劫。亦有中夭者。修陀旃天上诸天人寿四十劫。亦有中夭者。须陀旃尼天上诸天人。寿八十劫。亦有中夭者。阿迦尼吒天上诸天人。寿百劫。亦有中夭者。虚空知天上诸天人。寿万劫。亦有中夭者。识知天上诸天人。寿二万劫。亦有中夭者。阿竭若然天上诸天人。寿四万劫。亦有中夭者。无思想亦有思想天上诸天人。寿八万劫无有夭者。

佛言。为人民四种食以竖立身。何等为四。一者见取食。二者温食。三者意食。四者识食。是为四种食。何等为所取食。阎浮利天下人。食米饭麨麩肉鱼。衣被澡浴。以是安隐食。西方俱耶尼。东方弗于逮天下人。亦如是。郁单曰天下人。食净洁自然粳米。是为见取食及澡浴。龙及金翅鸟食鱼鳖。及食提米提历大鱼。是为取食及沐浴。阿须伦食自然食及衣澡浴。四天王诸天。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忉利诸天。亦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焰天。兜率天。无贡高天。他化自转天人。皆食自然之食及衣被沐浴。从他化自转天以上。用禅好喜作食。以定意作食。何等人食温食。卵种之类食温食。是为温食也。何等为意念作食者。其有意念肉食相。是为以意念作食何等为识食者。泥犁中人。及无想天人。以识。作食。是为识食。是为四种食。为人民故。生以竖立身命。阎浮利天下人。以金银珍宝米谷钱财。生口市买价贩。俱耶尼天下人。以牛马米谷珠玉。作市贩卖。弗于逮天下人。以金银珍宝米谷钱财。生口市买价贩。郁单曰天下人。无市买价财。诸天亦尔。阎浮利天下。有男女婚姻之事。俱耶尼弗于逮天下人。亦有男女婚姻之事。郁单曰天下人。无婚姻之事。若男子起淫劮

意。向女人时。相视便度道去。男子在前。女人在后。有树曲合如交露。北方天下人。在其中止。男女各异处。便共往至其树下。若树低荫覆其人上。便共交通。树不覆人上者。不行交通之事。各自别去。龙及金翅鸟。有男子女人婚姻之事。阿须伦亦有男女婚姻之事。从是以上。无有婚姻之事。阎浮利天下人。男女共居止交通。俱耶尼弗于逮郁单曰天下人。男女行阴阳之事。龙及金翅鸟。男女亦有阴阳之事。诸阿须伦男女。亦行阴阳之事。四天王天上人男女。亦行阴阳之事。忉利天上人男女。以风为阴阳之事。焰天人男女。以相近成阴阳之事。兜率天人男女。相牵手便成阴阳。无贡高天人男女。相视便成阴阳。他化自转天人。念淫欲便成阴阳。从是以上离于欲。其有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从是人间命尽。堕泥犁中。受命及得名色。得六入。有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从是人间命尽。堕畜生。受命及得名色。从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从是人间命终。堕饿鬼中。受命得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命尽。便生为人。受命得名色。从名色得六入。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从是人间命尽。便生四王天上。受命得名色。从名色得六入。譬如阎浮利天下人小儿年一岁若一岁半人。始生天上作天子。如是诸天忆如是我男女适生天上。便自知宿命。我用何等因缘。得来生此。即自说。我用三事实得生此。何等为三。一者布施。二者持戒。三者弃恶。是为三。我天上寿尽。当复还生世间在人间。亦复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终亡已后。当复还天上生天子。说是已便念欲得食。即自然满宝器食在前。福德少者。自然青饭食在前。福德中者。自然赤饭食在前。福德上者自然白饭食在前。天人便取食之。时于口中自消尽。譬酥若麻油着火上即消灭。天人食时如是。于口中便自消灭。渴时即自然满宝器。甘露浆在前。福德少者。自然青色浆在前。福德中者。自然赤色浆在前。福德上者。自然白色浆在前。便取饮之。于口中自消灭。譬如酥麻油着火上即消灭。如是天人饮浆时。便于其口中自消灭。饮食竟已即长大。如四天王天上。余天人便往至浴池中。浴自娱乐。从浴池出。往至香树下。取种种香涂身。往至璎珞树下。树自低。便取树帻璎珞着之。复至衣服不息树下。树自低便取衣服不息着之。复至器果音乐树下。树自低便取器取果食之。清其汁饮之。复取音乐鼓之。自随其歌舞。往入园观舍宅。见无央数百千玉女。作音乐歌舞相娱乐。观东面玉女。便忘西面玉女。观西面玉女。便忘东面玉女。天子便自念言。我前世用何等因缘故。得来生此间。今时皆忘前世事。坐见玉女故。淫乱失意。玉女名不念。所以名不念者。用男子见失意故。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于是人间命尽。生忉利天上时。譬如阎浮利天下人二岁若三岁。身长大如是。诸天忆知。是我男是我女。天子便自念宿命。何以故得生此。用布施持戒弃恶故。欲得饮食时。便自然满金器在前。随福德上中下。生白赤青在前。便取饮食之。于口中自消尽。譬如持酥麻油着火上即自消灭。天人饮食时如

是。食已身即长大。譬如忉利天人。便往至浴池中。洗浴自娱乐。出往至香树璎珞衣被不息器果音乐树下。树枝自低即取香涂身。取璎珞不息衣被着之。取器食果。取音乐鼓之歌舞。入园观舍宅。见无央数百千玉女。便忘前世因缘不能复念。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从是人间命尽。便上生焰天上。受命适生时。其身如阎浮利天下人三岁四岁。天子身自然长大如是。亦复自念前世。布施持戒弃恶故。得生天上。欲得饮食时。亦自然宝钵满在前。便饮食。即口中消尽。譬如持酥麻油着火上即消灭。食已入浴池。洗浴出至诸树间。树枝自低。取其所有饮食。作音乐歌舞。入园观舍宅。见无央数百千玉女。其意扰乱。不复念宿命之事。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从是人间命尽。便上生兜率天上。适生身体长大。如阎浮利天下人四岁五岁。亦自知前世所作。布施持戒弃恶。亦食自然之饮食。身即长大。如余天人。往至浴池。洗浴出到诸树下。各取所有。作妓乐歌舞。入园观舍宅。见无央数百千玉女。烦乱其意。不能复念宿命。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命尽生无贡高天上。适生身长大。如阎浮利天下人五六岁。若生他化自转天上。适言生身。如阎浮利天下人六七岁。身即长大。自知宿命。布施持戒弃恶。亦食自然饮食。入浴池洗浴。出至诸树间。树枝自低。各取所有衣被璎珞不息着之。取器食果。作音乐歌舞。入园观舍宅。见无央数百千玉女。烦乱其意。不能复念宿命。

佛言十五日有三斋。何等为三。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是为三。云何为月八日斋。月八日斋时。四王告使者言。往案行四天下。观视万民。知世间有孝顺父母者不。有承事沙门婆罗门道人者不。有敬长老者不。有斋戒守道者不。有布施者不。有信今世后世者不。使者受教。四布案行天下。还具白言。多有不孝父母。不敬事沙门婆罗门道人长老。不斋戒布施。四天王闻之。即不欢喜说言。今我闻恶语。是为减损诸天。增益阿须伦种。若多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道人长老者。多有斋戒布施。信今世后世者。具白之。四天王闻之。即大欢喜说言。我今闻善言。用人多有作善者。增益诸天。减损阿须伦种。是为月八日斋。十四日斋云何。十四日斋时。四天王自告太子四布案行天下。观视万民。还具白意言多有作恶者。四天王闻。则不欢喜说言。人多有恶者。减损诸天。增益阿须伦种。得善多者。四天王则喜言。增益诸天。减损阿须伦种。是为十四日斋法。云何为十五日斋。十五日斋时。四天王躬身自下。四布案行天下。观视百姓宁有孝顺父母沙门道人。敬长老。斋戒布施。信今世后世者不。多有不能者。即时四天王。入善等正天中。白天帝释言。世间多有不孝父母沙门道人。多不敬长老斋戒布施。不信今世后世者。天帝释闻已言。我为闻恶。坐其不作善故。减损诸天。增益阿须伦种。作善多者。四天王。入为善等正天。具白天帝释及忉利天人。忉利天帝释。则大欢喜言。我今以闻善语。用世间人作善多故。增益诸天。减损阿须伦。是

为月十五日斋时。是为十五日三斋。

佛告比丘言。若有异道人。问言。一切男子女人。初生时有随后护之不。若异道人问是者。汝曹当报言。街巷市里。一切屠杀处冢间。皆有非人。无空缺处。其非人名。随报郡国县邑丘墟名。如江河山川所有名。非人亦作是名。如人所作名护。非人亦作是名。其有树高七尺。围一尺者。上悉有神。其有人于是人间。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作十恶者千人百人。一神护之。譬如百群牛羊。若千牛羊群。一人牧护之。佛言如是。其有人身口言恶心意念恶者。百人千人。有一神护耳。其有人于此人间。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奉十善事者。是法人正见不转人等一人常有百若千非人护之譬如王君大臣一人。常有百若千人在傍护之。佛言如是。其有人身口意行善。奉十善事者。是尊法正见之人等一人。常有百若千非人。在后护之。是谓为男子女人。常有非人护之。有三事。阎浮利天下人。胜俱耶尼天下人。何等为三。一者意勇猛。在因缘地。二者此间人。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此间人意勇猛趣佛。是为三。有三事。俱耶尼天下人。胜阎浮利天下人。何等为三。牛羊珠玉多。是为三胜阎浮利天下人。阎浮利天下人。有三事胜弗于逮天下人。何等为三。一者此间人意勇猛在因缘地。二者此间人勇猛意修梵行。三者此间人有勇猛意趣佛。是为三。弗于逮天下人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何等为三。一者其地极广。二者其地极大。三者其处极富。是为三胜阎浮利天下人。阎浮利天下人。有三事胜郁单曰天下人。何等为三。一者意勇猛在住。二者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为三。郁单曰天下人。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人。何等为三。一者无所系属。二者不畜奴婢妇子。三者寿千岁无所缺减。是为三。阎浮利天下人。有三事胜阿须伦。何等为三。一者意勇猛在住。二者意精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为三。诸阿须伦。有三事胜阎浮利人。何等为三。一者寿命长。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隐。是为三。阎浮利人。有三事胜四天王天上人。何等为三。一者意勇猛在住。二者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为三。四天王天上人。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人。何等为三。一者长寿。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隐。是为三。阎浮利人。有三事胜忉利天人。焰天。兜率天。无贡高天。他化自转天人。何等为三。一者意勇猛在住。二者意勇猛修梵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是为三。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尼摩罗大。婆罗尼蜜利耶起致天。有三事胜阎浮利人。何等为三。一者寿命长。二者得久在。三者多安隐。是为三。欲界人有十二种。何等为十二。一者泥犁。二者禽兽。三者薜荔。四者世间人。五者阿须伦。六者四天王。七者忉利天。八者焰天。九者兜率天。十者无贡高天。十一者他化自转天。十二者魔天。是为十二种人为欲界。色行天有十八。何等为十八。一者梵加夷天。梵不数楼天。梵波利沙天。大梵天。阿维比天。波利答天。阿波罗那天。波利多首天。阿波

罗天。摩首天。阿披波罗天。维阿天。波利多维天。阿波摩维呵天。维呵天。维阿钵天。阿答和天。善见天。色天。阿迦尼吒天。是为十八色行天。无色行天有四。何等为四。一者虚空智天。二者识智天。三者阿竭然天。四者无思想亦有思想天。是为四无色天。佛告诸比丘言。昔者持地大天神。发起是恶见言。但有地无有水。亦无有火无有风。

佛言。我尔时往至持地大神所。告持地天神言。汝为实发起是恶见。言地无有水火风不。天言唯然世尊。佛言。天莫说地无水火风。所以者何。地有水火风。地里数最深。佛言。我能知持地大神发起恶见。我便以法劝助。令意开解欢喜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则受染色好。佛言如是。持地大神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尔时持地大神。见在得法行断狐疑。白佛言。我从今已往尽形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持优婆夷戒。常有慈心于人及蜎蜚蠕动之类也。佛告比丘。昔者持水大神。发是恶见言。但有水无有地。亦无火风。我尔时往至持水大神所。问持水大神言。汝实为发起恶见。言但有水无有地火风耶。神言。唯然世尊。佛言。大神莫得说是语。所以者何。有水亦有火地风。但水里数大深。水神即弃捐恶见。我但以法劝助。令意开解欢喜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便受好色。持水大神亦如是。现在得法行。无有狐疑。即白佛言。我从今已往尽形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戒。常慈心于人及蜎蜚蠕动之类。

佛告比丘。昔者持火大神。发是恶见言。从火无有地水风。我尔时往至持火大神所。问言。汝实为发是恶见。言从火无地水风不。火神言。唯然世尊。佛言。天神。莫得说是语。所以者何。有火亦有地水风。尔时持火大神。即弃捐恶见。我便以法劝助。令意开解欢喜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即受好色。持火大神亦如是。现在得法行。无有狐疑。白佛言。我从今已往尽形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持戒。作优婆夷。常有慈心于人及蜎蜚蠕动之类。佛告比丘。昔者持风大神。发是恶见言。从风无地水火。我尔时往至持风大神所。问之言。汝实发是恶见。言从风无地水火耶。风神言。世尊唯然。佛言。莫得说是语。所以者何。有风亦有地水火。但风里数大深。尔时持风大神。便弃捐恶见。佛言。我以法劝助。令意开解欢喜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即受好色。持风大神亦如是。现在得法行。无狐疑。便白佛言。我从今已往尽形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戒作优婆夷。常有慈心于人及蜎蜚蠕动之类。佛告比丘言。云有四色。何等为四。一者有青色。二者有赤色。三者有黄白色。四者有黑色。其有青色云者。中有水界大多。其有赤色云者。中有火界大多。其有黄白色云者。中有地界大

多。其有黑色云者。有风界大多。雷电有四品。何等为四。一者东方电。名百主。二者南方电。名身味。三者西方电。名阿竭罗。四者北方电。名阿祝蓝。何以故。于虚空有电出声。有时身味电。与阿祝蓝合诤斗。用是故虚空中出声。或身味电。与百主电共斗诤。是故云中出声。有时阿祝蓝电。与身味电共诤斗时。是故虚空中出声。何以故虚空云中出声。有时地种与水种共诤斗。地种与火种共诤斗。地种与风种共诤斗。譬如出山相搏却住。佛言。如是地种与水火风种共诤斗。是故虚空中出声。此事却雨。复有五事失雨。何等为五。一者于是天云起雷出电。现应人谓当天雨。有时风种大起。吹至远山间垦泽处雨。是为一事失雨。复次天云起雷出电。现应人谓天当雨。有时火种起焦烧雨水。是为二事失雨。复次天云起雷出电。现应人谓天当雨。有时阿须伦王。便两手取雨水着大海中。是为三事失雨。复次天云起雷出电。现应人谓当雨。时雨师反淫乱。是故天雨不数时节。是为四事失雨。复次国君行非法。奉痴法多嗔恚恶。天雨便不时节。是为五事失雨。

佛说楼炭经卷第五

战斗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欲与阿须伦共戏战斗。诸天便在一面住舍营。时天帝释。告忉利诸天言。若使我诸天得胜阿须伦坏者。当以五系。缚维摩质阿须伦。天帝释敕诸乐天等忉利天即受天帝教。尔时维摩质阿须伦。亦复告诸阿须伦言。若使诸阿须伦得胜诸天坏者。便当取天帝释。以五系缚之。诸阿须伦受教。尔时天与阿须伦共战斗。诸天便得胜。忉利天便取维摩质阿须伦。以五系缚。将至善等天。以见天帝释。若维摩质阿须伦念言。我乐在天上者。便自见系缚已解。自然天五乐在前。若维摩质阿须伦。自念欲还便自还。五系缚失天五乐。佛告诸比丘。阿须伦所被系缚。如是魔所系缚复剧。若是念为魔所缚。不念为魔所解。有我念有吾有我为着无有我。是亦为著有色。是亦为着无有色。是亦为着亦不有色亦不无色。是亦有著有想者。是亦为着无想者。是亦为着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是亦为着疫病。是为着疮。是为着痛。贤者弟子。闻是着病着疮着痛。乐无所著行。是我者是为着。是为不专一为乱。是为展转有我。是为着无有我。是亦为著有色。是为着无色。是为着亦不有色亦不无色。是亦为著有想。是为着无想是为着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是亦为着着病疮痛。贤者弟子。闻是着病疮痛。便乐无所著行。佛告比丘。昔者阿须伦与天战斗。释提桓因告忉利诸天。若诸天得胜便当五系缚维摩质阿须伦。诸天即受教。尔时维摩质。便复告诸阿须伦。若我曹得胜者。便当共取天帝释。五系缚之。便共战斗。诸天便得胜。则取维摩质阿须伦。五系缚

之。将至善等天。等以见天帝释。维摩质阿须伦。行来善等天。等所见者。便骂詈恶口。尔时侍者。于天帝释前。便说偈言。

天帝释为恐耶　　无有力而寂寞
目前闻维摩质　　口所出粗恶语

尔时天帝释。报侍者说偈言。

我不用恐故寂　　力不少于维摩
云何人智慧者　　宁当与愚痴诤

尔时侍者。于天帝释前。说偈言。

若愚痴来斗时　　不当应忍此事
于彼当以挝杖　　便挝击是愚痴

尔时天帝释报侍者说偈言。

我已为了知是　　不当与愚痴语
若愚者有嗔恚　　智慧者不欲诤

尔时侍者。于天帝释前。说偈言。

当知是如是寂　　天帝释当见因
用愚痴谓智为　　以恐畏故寂寞
其愚痴自谓为　　用恐畏故默声
用是故复来斗　　王恐舍如牛走

尔时释提桓因。报侍者说偈言。

念来娆轻易我　　谓为恐故默然
身之利第一义　　无有与忍辱等
其是者弊恶人　　身有起嗔恚意
不当发嗔恚向　　嗔恚者便共诤

尔时释提桓因。重复报侍者。说偈言。

所作有二因缘　　为身故及他人
若有起诤斗者　　智慧者不与斗
若有作是二事　　为己身及他人
人谓是为愚痴　　用不解于法故
无力者谓有力　　其有力痴强者

行法者其筋力　　无有能降伏者
其有是筋力者　　于劣人其寂寞
我知忍为最上　　涕忍辱于劣人

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天帝释。是我身。我忍辱如是。我今亦复忍辱。佛语比丘。昔者阿须伦。与天共斗。得胜诸天。即坏天帝释便坐千马车走还。见睒披大树上有鸟。诸巢中有二卵。便自说偈言。

语御者鸟睒披　　回马车当避去
宁阿须破坏我　　莫令坏是两卵

御者即受天帝释教。回千疋马车避去。诸阿须伦见天帝释千疋马车回还。便言欲来与我战斗。以阿须伦即恐怖忙走。诸天即得胜。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天帝释不。则我身是。我尔时以慈心。念一切人民及蜎蜚蠕动之类亦如是。

佛告比丘。昔者诸天。与阿须伦共战斗。诸天得胜。阿须伦坏。尔时天帝释甚欢喜。还造起大讲堂。名为胜。何以故名为胜。胜诸阿须伦故。作百重栏楯。一一栏楯间。各作七百交露。一一交露中。有七百玉女。一一玉女。有七百侍者。尔时天帝释。不复忧诸玉女衣被饮食。各如前世所行。自然为生起讲堂。千世界中讲堂无与天帝释讲堂等者。阿须伦王念言。我威神乃尊。如是诸日月及忉利天。于我上虚空中住还我欲取日月之光明。着耳中行至十方。念是已。便嗔恚无所复随避。尔时阿须伦王。念维摩质阿须伦。维摩质阿须伦既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种种兵仗骑乘。无央数阿须伦。百千俱往至阿须伦王所。在前住。尔时阿须伦王。复念舍摩利阿须伦。舍摩利阿须伦。即复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往至阿须伦王所。在前住。尔时阿须伦王。复念满由阿须伦。只罗阿须伦。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俱往至阿须伦王所。在前住。尔时阿须伦王。自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王围绕从城出。往欲与忉利天共战斗。尔时难头和难龙王。以身绕须弥山七匝。而震动须弥山。以尾搏扇大海。其水跳上。至须弥山边。三百三十六万里。忉利天即知阿须伦欲来与天战斗。尔时海中诸龙。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皆往逆诸阿须伦共斗。若斗得胜者。逐诸阿须伦入其城郭。若诸龙坏不能胜者。便往至拘蹄鬼神所。语诸拘蹄鬼神言。诸阿须伦。欲与诸天战斗。共去逆斗来。拘蹄诸鬼神。闻诸龙语。便着种种衣被具庄。取兵仗骑乘。共往逆阿须伦便战斗。若能胜者。逐阿须伦。至其城郭。不能胜者。即往至持华鬼神所。语诸持华鬼神言。阿须伦欲与天共战斗。当俱往逆逐之。持华鬼神从龙及拘蹄鬼神闻是语。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共往逆与阿须伦共战斗。若得胜者。便逐入其城郭若不能胜者。便往

至蔡陀末鬼神所。语蔡陀末鬼神言诸阿须伦。欲与诸天共斗。当共往逆逐之。蔡陀末鬼神闻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共往逆阿须伦共战斗。得胜者。即逐阿须伦。至其城郭。不能胜者。便往至四天王上。语四天王言。诸阿须伦。欲与天战斗。当共往逆战斗逐之。诸天闻之。尔时毗沙门大天王。念提头赖天王。提头赖天王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与无央数提陀罗百千俱前后围绕。往至毗沙门大天王所。在前住。尔时毗沙门天王。复念毕楼勒天王。毕楼勒天王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毕楼勒天王。与无央数诸天。又与无央数百千俱。毕楼勒天王。又与无央数诸龙百千俱前后围绕。往至毗沙门大天王所。在前住。尔时毗沙门天王。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与无央数百千诸鬼神俱围绕。及诸天王往与诸阿须伦共战斗。若能得胜者。便逐诸阿须伦。至其城郭。不得胜者。即往至善等天等白天帝释。及语忉利诸天言。诸阿须伦。欲与天战斗。当共往逆斗逐之。尔时天帝释。告诸天言。往至须焰天子所。蔡兜率天子所。尼摩罗天子所。波罗尼蜜天子所言。阿须伦欲与诸天共战斗当共往斗逐之。波罗摩天子。即受天帝释教往语上四天如是。便各各着种种具庄。取兵杖骑乘。来下天与无央数天人焰天往须弥山东胁护忉利天。兜率天人往与无央数天人。在须弥山南胁住。尼摩罗天子。与无央数诸天。住须弥山西胁。护忉利天故。波罗尼天子与无央数诸天。往住须弥山北胁。护忉利天故。

尔时天帝释。念维缦诸鬼神。维缦诸鬼神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念善住象王。善住象王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复念诸天王诸天王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复念忉利诸天。忉利诸天即知之。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往至天帝释所。在前住。尔时天帝释。自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坐善住象王胁上。与无央数百千诸天俱。前后围绕。出天宫往至诸阿须伦所共战斗。刀刃矛箭弓弩。以刺伤诸阿须伦身所。毒痛不可言。以因缘故亦不死。诸阿须伦亦如是。用七宝刀刃矛箭弓弩。以刺伤诸天身。毒痛不可言。以因缘故亦不死。欲行天亦如是。与诸阿须伦战斗。因欲藏故。欲因缘故乃如是。

三小劫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有三小劫。何等为三。一者刀剑劫。二者谷贵劫。三者疫病劫。是为三小劫。刀剑劫者。云何刀剑劫。时人多非法愚痴邪见行十恶事。用人行是恶事故。诸所有美味。酥麻油蜜石蜜。诸所有皆灭。诸有好衣。锦白氎皆灭尽。是天下地。山林溪谷崖岸自然生。

诸珠琉璃水精诸宝。皆没地中。但有棘岸。刀剑劫时人民不孝顺父母。不承事沙门道人。不敬尊长。其恶名遍流行。佛言。譬如今世人。孝顺父母。敬顺事沙门道人。承用长老言。其善名闻流布。如是刀剑劫时人民。不孝顺父母。不承事道人沙门不敬长老。恶名闻流布。刀剑劫时。都无有善。何况有行善者耶。刀剑劫时。是天下人。无有贾贷者诸大树木皆堕地。但有沟坑。高卑不平。有水荡波处崩岸。河水深在底。人民少。但怀恐怖。衣毛为竖。刀剑劫时。人民相见但欲相贼害。譬如野泽之中獦者见麞鹿。欲杀害之。如是刀剑劫时。人民相见但欲相贼害。手捉取草木瓦石。皆化为刀剑。展转相杀。尔时人寿十岁耳。中有黠者智慧。走入山林溪谷深河岸中藏匿言。无有能杀我者我亦不杀人。便在彼食果蓏树根。刀剑劫者。相杀七日乃休。尔时人民死者皆堕泥犁中。所以者何。彼刀剑劫时。人各各怀毒意相。念恶无善意而死。刀剑劫时如是也。

　　佛语比丘。谷贵劫时云何。谷贵劫中时。人民多非法愚痴邪见嫉妒悭贪。守财不肯布施。用是故。天雨不为时节。用天雨不时节故。人民所耕种。枯死不生。但有枯茎。用是故谷贵。人收扫畦中落谷。才自活命。谷贵劫时如是也。复次谷贵劫时。人行扫街。市里均谷。以自给活。复次谷贵劫时。树叶落入地。人凿地取树叶。煮食之。谷贵劫时。人民困厄如是也。谷贵劫时饥饿死者多岁。死骸骨解散在地。人皆饥饿。收取市里街道骸骨。煮用食之。人民饥饿。乃如是也。谷贵劫时。人死者堕饿鬼中。所以者何。谷贵劫时。人民相嫉妒悭贪。是为谷贵劫也。

　　佛语比丘。疾病劫时云何。疾病劫时。人民奉行经戒。正见离邪见。行十善事。用是故。尔时他方世界诸鬼神。来娆是诸人。挝捶诸人。挠乱其意。此间鬼神淫乱。是故他方鬼神。得来娆诸人。挝捶挠乱其意。譬如王者若大臣敕兵使守护城门。此诸淫乱。若他国有强贼来。钞掠此郡国县邑如是。疾病劫时人民。奉行经戒。正见离邪见。奉十善事。他方鬼神。来触娆人。挝捶挠乱其意。疾病劫时人。死者皆生天上。所以者何。疾病劫时。人民转相劳问言。云何为安隐。不为差未。是为疾病劫时。是为三小劫也。

灾变品第十二

　　佛语比丘。天地有三灾变。何等为三。一者火灾变。二者水灾变。三者风灾变。是为三灾变。灾变时人会三处。何等为三。遭火灾变时。人悉上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聚会众多。遭水灾变时。人悉上第十九首皮斤天上。聚会众多。遭风灾变时。人悉上第二十三维呵天上。聚会众多。遭火灾变时。天下人皆行非法邪见不见正。犯十恶

事。用人民皆行非法奉邪见不见三行。行十恶事故。天雨不时节。天不雨已后。是天下所有树木草药万物。皆枯死不复生。佛告比丘言。是为非常。无坚固不得久。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至令一切度自求解脱矣。久久不可计。大乱风起入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取日大城郭。上须弥山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本日道中。用是故世间有两日出。日出之后。诸渠小河水。皆枯竭无有水。佛言。是为非常无坚固不得久。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后时久久。不可复计。大乱风起。吹彼大海水。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日城郭道中。用是故世间有三日出。诸有大河江流。邪远阿夷趣摩醯。和叉信他流江。皆枯尽无有余也。佛语比丘。非常无坚固乃如是。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远之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后复久久不可计。有大乱风起吹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出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日道中。用是故世间有四日出。诸流泉大泉。及阿耨达池红莲华池。青莲华池。白莲华池。黄莲华池。摩那衔大池。那利大池。皆枯尽无余也。佛语比丘。非常无坚固乃如是。不可得久。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远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后复久久不可计。大乱风起吹大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日道中。用是故世间有五日出。大海水稍减。四千里八千里万二千里至减二万八千里。佛语比丘。非常无坚固乃如是。不可得久。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远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五日出时。燋大海水。至余有二万八千里万八千里万四千里八千里四千里。有时海水稍减。余有七树六树五树四树三树二树一树后稍减。余有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海水余有没一人。后稍减至人腰。稍至人膝。后余有少许水。譬如天雨牛蹄中水。后稍减久久。大海水皆尽。不能湿人指。譬加脂膏之汁着大火中即无烟矣。佛语比丘。非常无坚固乃如是。故当创厌远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后复甚久久不可计。大乱风吹大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日道中。用是故世间有六日出。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大山及须弥山王。皆烧炙出烟。譬如大陶家初然火出烟状。佛语比丘。如是世间有六日出时。烧炙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须弥山王。皆烟出。譬如脂膏湿着大火中即无烟矣。佛语比丘。非常无坚固。故当创厌求索解脱得自然之道矣。后复甚久久。有大乱风起。吹大海水。波三百三十六万里。入取日大城郭出上须弥山王边。着日道中。用是故世间有七日出。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须弥山王嵚峨动摇。譬如大鼎镬炽其火镬沸踊跃。七日出时如是也。四天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尼摩罗天。波罗尼蜜天梵迦夷天宫。皆嵚峨动摇也。风高诸天宫。上着阿卫货罗天。彼诸初生天子。见火皆恐怖。先生诸天语初生天子。汝莫怖恐。我昔更见烧时。火齐此不过。尔时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皆嵚峨动摇。须弥山王四千里一崩堕。八千里万二千里万六千里二万四千里三

万八千里而崩堕。譬如脂膏湿着大火中。即无烟亦无余矣。佛语比丘。所有非常无坚固乃如是。是为老极。故当创厌远至得解脱自然之道。谁当信世间有七日出时。独有见者信之耳。谁当信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王烧出烟。独有见者信之耳。谁当信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王。嵚峨动摇。及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无贡高天他化自转天梵迦夷天皆嵚峨动摇风举诸天宫。上十五阿卫货罗天上者。独有见者信之耳。谁当信须弥山王尽破坏。无复有燋山土处。诸泥犁一切皆破灭尽已。后畜生禽兽皆复灭尽已。然后饿鬼皆复灭尽已。后阿须伦皆复灭尽已。后人皆死尽及四王天。忉利天。焰天。兜率天。无贡高天。他化自转天。梵迦夷天。人皆灭尽。是谓天地烧人皆会一处。然后甚大久久。有大云起放大雨。其渧大如车轮满诸江海。稍稍聚水上。至梵迦夷天。复至第十五光明声天上。其水四面有风形持之。第一风名住风。二者助风。三者不动风。四者坚风。是为四。后久久大复久。数千万岁。水稍稍耗减。无央数百千由旬。有风名僧竭周匝四面。起吹水稍稍减。其上波起生厚沫。化作七宝交露。如是转上至第七天上。造作宫殿。后久久数千万岁。水稍稍耗减。数百千由旬。数百千由旬。乱风从四面起。吹挠水上生厚沫。化为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车磲马瑙赤真珠。成为交露。金风持造第六波罗尼和耶趣。天人所居处。后久久甚远。数千万岁。水稍稍减。乱风名蔡竭。从四面来。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成为交露舍。乱风持上第五天上。造作天人宫殿竟。后久久数千万岁。水下遂耗减。乱风从四面来。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七宝。持上造作第四兜率天上第三焰天。作宫殿。后复久久数万岁。水下稍稍耗减。数千万由旬。乱风从四面来。吹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四宝。一者黄金。二者白银。三者琉璃。四者水精。乱风持以于世间天中央。造作须弥山王。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广纵亦三百三十六万里。其东胁天白银。南胁天青琉璃。西胁天水精。北胁天黄金。复久久数千万岁。水下遂稍稍减数千万由旬。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生厚沫。化为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成交露。乱风持上须弥山王上。造作第二忉利天宫殿竟。后复久久数千万岁。水下稍稍耗减。数千万由旬。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七宝成交露。乱风持上须弥山王。百六十八万里。中半造作第一天上人宫殿竟。后复久久数千万岁。水下稍稍耗减。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金刚。乱风于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外。造作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凡合而四匝。名大铁围山。后复久久数千万岁。水下稍稍耗减。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金刚。乱风复取于四大天下。及八万城外。凡匝四合。复造作第二大山。其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其后水下稍稍耗减。数十万岁。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围绕造作八重山。高百六十八万里。名阿多利。甚姝

好。其水下遂稍稍减。数千万里。乱风从四面来。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化为七宝。持着阿多利山。周匝造作第二山。名伊沙多。高百三十四万里。甚姝好。第三山名喻汉多。高四十八万里。广亦四十八万里。第四山名善见。高二十四万里。广亦二十四万里。第五宝山名阿波尼。高十二万里。广亦十二万里。第六宝山名尼弥多罗。高四万四千里。广亦四万四千里。第七宝山名维那兜。高二万二千里。广亦二万二千里。第八宝山名遮迦和。高万二千里。广亦万二千里。后水稍稍减。乱风四面来。吹其水上生厚沫。化为厚土因成地。深六百八十万由旬。其边不可限。乱风大起。吹掘损其地。大深三百三十六万里。长亦三百三十六万里。天下诸水皆流归之。正满因成大海。海水何故碱。碱一味有三事。一者海中有大鱼。身长四千里者。八千里者。万二千里者。万六千里者二万里者。二万四千里者。二万八千里者。三万二千里者。皆清净溺海中。故海水碱。二者云起覆诸海放大雨。其云上至阿迦尼吒天。放雨大如车轴。洗荡须弥陀称诸天宫阿答和天。阿比波天。首陂斤天。惟呵钵天。阿陂陂天。梵迦夷天。下至四王天。其碱水悉流入大海故。海水碱一味。复次昔者得仙道人能咒。咒使海水碱一味。故海水碱一味。是为三事。

佛言。天地共遭水灾变时。天下人施行皆为众善。好喜为道德。死后精神魂魄。皆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泥犁中人。诸有含血喘息蠕动之类。死皆归人形。复为众善之行。好喜为道德。死皆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阿须伦天人。及第一天上人。以上至第十五天上人。皆终已其精神魂魄来下归人形。施行积为众善。好喜为道德。死皆复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然后天下人乃尽。久久大云复起。上行至故第十五天上。其云下大沸灰雨其渧大如车轴。天雨沸灰。如是久久。数百千万岁。诸四天下。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从第十五天上。以下至四天下皆麋烂消灭尽无余。譬如以脂膏之汁置大火中。即无烟焰矣。谁当信此言者。独有得自然之道者。乃信之耳。此谓天地遭水灾变时。破坏终亡之要也。天地终亡破坏已。后得更始生之法。如遭水灾变时。更生同法。始从第十五天上起成。下至第一天上。及阿须伦天。及造作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日月星宿乃见。下及天下诸所有万物至造竟铁围大山此所谓天地遭水灾变时。破坏终亡。后更始根本要也。佛言。天地共遭大风灾变时。天下人施行有仕。平善慈仁常孝顺。皆好喜为道。死精神皆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泥犁中人。及诸有含血喘息蠕动之类。死皆归人形。皆复为众善之行。皆喜好为道德。死精神魂魄皆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阿须伦天及第一天上。以上至第十六天上。人皆终亡。精神魂魄。来下归人形施行积为善。喜好为道德。死皆得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然后天下人乃尽。索久久大风起。名曰来柯沙。上行至故第十六天上。闪坏败破散消灭。上悉尽之。无余声无响。久久如是大风吹。尽第十六天上人本所居处

了。尽下至阿须伦天无余。譬如大风吹微善。随[漂*寸]消散微尽。谁当信此言者。独有得自然之道者。乃信之耳。大风复吹破坏消灭。悉尽天下日月所照中万物。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尽竟铁泰山。皆糜消灭亡。悉尽索无余复。譬如大风吹微麫。随[漂*寸]消散微尽无余矣。天地共遭大风灾变时竟一劫后。复更始生之法。复如遭火灾变后复更始生一劫成竟。此所谓天地共遭大风。破坏终亡。以三品复更始生。亦以三品。谁当信此言者。独有已得自然之道者信之耳。天地共更始生。如始遭火灾变时。后复更始生。乱风复起。造作之悉竟后。第十五天上人。其薄禄者。来下悉填满。十一重天人所居上下悉充满。及阿须伦天。在须弥山四面。本故所居处。悉皆充满。

佛说楼炭经卷第六

天地成坏品第十三

佛语比丘。天地破坏。更始成之后。人皆在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其天上人。以好喜作食。各自有光明神足。其寿甚久长。佛告比丘。时其水满天下地。尔时无有日月。亦无星宿。无有昼夜亦无一月半月。亦无年岁。窈窈冥冥无所见。天地成之后。彼天人福德薄禄。命欲尽者。从阿卫货罗天上。来下游此间地。亦以好喜为食。各自有光明神足飞行。在其人间。寿甚久长。时天下人。甚端正姝好。不别男女。亦不可别君长庶民人。但共众俱往还。佛语比丘。时地上自然生地味。譬如白酥上肥。其地味色如是也。其味譬如蜜。时有一异嗜味人。心念言。我欲试以指取地味尝之。知何等类。其人便以指取地味尝之。甚喜嗜之。如是尝至三反。遂喜即后撮满手食之。余人见已便效以手撮取地味而食之。人食是地味之后。身即粗坚。面色变恶。亡失光明。神足不能复飞行上天。天下复如故。天下窈窈冥冥。天下窈窈冥冥之后。法当有大黑风起。吹入大海水深三百三十六万里。取日月大城郭。上须弥山边。百六十八万里。着日月城郭道中。用是因缘。天下有日月也。尔时日大城郭。从须弥山东出。绕须弥山王。西入围绕。复从山东出。绕须弥山西入。时人有言。是昨日日也。或有人言。非是昨日日者。日城郭复从须弥山东出。如是三反。绕须弥山西入。尔时人言。是昨日日也。或有言非是昨日日也。日城郭复从须弥山东出。如是三反绕须弥山西入。尔时人言。是昨日出者也。是故谓言日也。有三事。一者出照现城郭。二者没不现其宫殿正四方。其光明照周匝。是故圆。以天金水精净洁作城郭。彼二分。一分者清净金。无瑕秽无垢浊。光明照耀。一分者水精。洁净无瑕秽无垢浊。放光明。日大城郭。广长各二千三十里。高下亦等。城中有金楼观宫殿。名阎浮清净。高六百四十里。广亦六百四十里。阎浮楼观宫殿中。有日天子坐。广长各二十里。以天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

马瑙作之。日天子一身。皆出光明。照阎浮宫殿。阎浮宫殿之光明。照大城郭。大城郭之光明。下照四方。日天子不念言。我为行不行也。常以五乐自娱乐快乐。天子有无央数天在前导。快乐无极。前后导从御行。是故谓为御。日天子其城郭。以七宝作。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树木园观。浴池有青黄赤白莲华。中有种种飞鸟。相和而鸣。日天子寿。天上五百岁。子孙子孙相袭代。极竟毕一劫。日天子城郭。下出五百光明。周匝复有五百光明是为千光明。善因缘所致。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以何致之。用照天下。令人民见其光明。以能成为诸事。何以故。人民。见其光明。以能成其诸事耶。若有布施与沙门道人及贫穷乞丐者。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床卧房室舍宅灯火。所求索即疾与。不逆人意。常不断截。无厌极施。一心施后不悔也。令道人清净奉真法欢喜。用是使安隐意定得无央数善行。譬如转轮王初立为尊。其意欢喜无央数。佛言。如是也。若有人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匃者。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床卧房室舍宅灯火。所索不逆人意。不断一心。施后不悔。令清净道人奉尊法。用是欢喜。使安隐意。得无央数善行。其人命尽死往至安隐家。即生日天子所。便疾得持日城郭。其光明照下四方矣。是谓为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复何从得千光明。善有十因缘。一者不杀生。二者不盗。三者不犯他人妇女。四者不妄言。五者不饮酒。六者不恶口骂詈。七者不两舌绮语。八者不嫉妒。九者意不嗔恚。十者正见。以无央数心念善慈仁。身死即生日天子所。自然得持日城郭。是为千光明善因缘所致。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一者不杀生。二者不盗。三者不犯他人妇女。四者不妄言。五者不饮酒。意行无央数善慈仁。譬如好地四徼道中有浴池。清凉水濡且美。周匝种种树。若有人从暑热中来。饥渴极人入浴池中。洗浴饮其水。彼人意念无央数欢喜。佛言。如是也。其有不杀盗淫妄言饮酒。意念无央数善。身死得生日天子所。则疾得持日城郭。是谓以善因缘所致千光明之耀也。何以故。日大城郭。令天下为秋冬寒。用十二因缘故。何等为十二。一者须弥山中间。长三百三十六万里。生青莲华红莲华黄莲华白莲华。甚众多大香好。日大城郭。光明照中。为夺其光。用是因缘故。令日大城郭寒为秋冬。是为一事。二者阿罗陀山。中间长百六十八万里。其中生青红黄白莲华。甚众多大香好。掏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令日城郭寒。是为二事。复次俞安山。中间长八十四万里。其中生青红黄白莲华。甚众多大香好复掏日大城郭之光明。是故天下寒。是为三事。复次善见山。中间长四十八万里。中生青红黄白莲华。甚众多大香好。掏日之光明。是故令天下寒。是为四事。善见山外。次有阿抄波山。中间长二十四万里。五阿抄波山后。有尼弥陀山。中间长十二万里。六尼弥陀后。次有比那山。中间长四万八千里。七比那山后。次有铁围山。长二万四千里。掏其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令天下寒为秋冬。是为八事。复次天下流河。掏其日大城郭之光明。是故日大城郭寒为秋冬是为九

事。复次其河水东流。向阎浮利者少。流行向俱耶尼天下者多。便㨉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日寒。是为十事。复㨉河流向俱耶尼者少。流向弗于逮者复多。复㨉日大城郭之光明。故天下寒是为十一事。复次河流向弗于逮者少。流向郁单曰者复多。彼复㨉日大城郭之光明。大海水㨉日大城郭之光明。是故天下日寒有秋冬。是为十二事。何因缘日大城郭。热为春夏。有十事。何等为十。一者须弥山王。其边有山名阿多。高百六十八万里。广亦百六十八万里其边无限。甚姝好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之。彼㨉其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热。是为一事。复次阿多山外。有山名伊沙多。高八十四万里。广亦八十四万里。其边无限甚姝好。皆以七宝作之。㨉其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热。是为二事。复次伊沙多山外。有山名喻安陀。高四十八万里。广亦四十八万里。其边无限甚姝好。皆七宝作之。彼复㨉日大城郭之光明。天下热。是为三事。复次喻安陀山外。有山名善见。高二十四万里广亦二十四万里。其边无限。是为四事。复次有山名阿抄尼。高十二万里。广亦十二万里。其边无限。五事。复次有山名泥弥陀。高四万八千里。广亦四万八千里。其边无限。六事。尼弥陀山后。次有山名比那头。高二万四千里。广亦二万四千里。其边无限。七事。次外复有山名铁围。高二万二千里。广亦二万二千里。其边无限。皆以七宝作之。日大城郭之光明。皆照其上也。用是故天下热有春夏。是为八事。复次从此高四十万里。有天神舍。以水精作之。在虚空中。大风制持行之。譬如浮云矣。天下人皆共名之为星宿。其大者围七百二十里。中者围四百八十里。小者围二百四十里。日大城郭之光明。皆少彼。用是因缘故天下热。是为九事。复次天下地。㨉日大城郭之光明。用是故天下热为春夏。是为十事。日大城郭。有常持风五品。一者持风。二者住风。三者助风。四者转风。五者行风。是为五。共转行日大城郭。未曾休息时也。佛言。尔时月大城郭。出绕须弥山。东行西入。光明威神稍减。是故名为月。月有二事。光明周匝照四方。其大城郭。四方正圆。光明周匝正圆。月城郭以天银天琉璃造作之也。月大城郭。广长各千九百六十里。高下亦等。城中有月天子天。琉璃宫殿。高六百里。广亦六百里。中有天子坐。广长各二十里。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磲马瑙作之。月天子身。一切皆出光明照宫殿。光明出照大城郭。城郭之光明。下遍照四方。月天子不自念言我行不行。常以天五乐娱乐快乐。月天子前后导从诸天无央数。百御行常快乐欢喜。故名为御也。月天子寿。以天上五百岁。子孙子孙相袭代。其城郭壁以七宝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树木周匝围绕。皆以七宝造之。有园观浴池。中生青黄白红莲花。种种飞鸟。相和而鸣。月天子下有五百光明。周匝复有五百光明。月为千光明。善因缘所致。千光明善因缘。何从得。若有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匃者。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房室舍宅灯火。所索不逆人意。一心布施后不悔。令清

净道人奉真法。使安隐得无央数善行。譬如转轮王初立为王时。意欢喜无央数。佛言如是。若有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匃者。衣被饮食及众用者。令德无央数安隐欢喜。其人命尽。死即生月天子所。则疾得持月大城郭。是故谓其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若有于是不杀盗淫。不妄言绮语恶口骂詈两舌。不嫉妒意。不嗔恚愚痴。行十善事。意常欢喜无央数。譬如好地四徼道中有浴池水。清净濡且美。周匝有树。若有人饥渴。从暑热中来。入中洗浴。饮食之意欢喜无央数。佛言如是。若有行十善事者。身死即生月天子所。则疾得持月大城郭也是谓为其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矣。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若有不杀生。不盗窃。不犯他人妇女。不妄言。不饮酒。其人欢喜。身死便生月天子所则疾得持月城郭。是谓以善因缘所致千光明。六十弹指顷。为切七尺缕。切二十一尺为一时。百弹指为切十尺。日大城郭。日稍稍南着。行六十里。尽百八十日。乃复北还竟。百八十日也。日行百八十日着。月行十五日。即复到矣。阎浮利日中时。东方弗于逮便冥。西方俱耶尼则初出。北方郁单曰则夜半也。俱耶尼日中时。阎浮利即冥。郁单曰日初出。弗于逮夜半也。郁单曰日中时。俱耶尼则冥。弗于逮日初出。阎浮利即夜半也。弗于逮日中时。郁单曰则冥。阎浮利日初出。俱耶尼则夜半也。如是阎浮利人日中。东方弗于逮天下人冥。西方俱耶尼天下人日出。郁单曰天下人夜半。俱耶尼人日中。便阎浮利人冥。郁单曰天下日出。弗于逮天下人。则夜半也。佛言。月何因缘稍稍现缺减。有三事故缺。何等为三。一者角行故。稍稍现缺减。是为一事。二者月大城郭边有天其色青衣被。璎珞亦青。所可侍面止顿。其面则现缺减。是为二事。三者日大城郭。以六十光明。照月大城郭之明所照面。其面则现缺减。是为三事。日夺月光明故。月何因复现满。具足有三事。何等为三。一者月稍行三方。用是故月稍现满。是为一事。二者月十五日。则诸青色青衣天人。入月城中。共相娱乐。彼时月皆以光明照诸天人。譬如众灯中央然大火。其火皆曜众灯。佛言如是。月大城郭边诸天。其色青及衣青者。月十五日时。入与月天子俱相娱乐。其光明照诸天人。用是故十五日月现满。是为二事。三者月十五日时。日以六十光明。照月大城郭。月不受。用是故月现满。是为三事。月大城郭。有常持风五品。何等为五。一者持风。二者住风。三者助风。四者转风。五者行风。是为五风。常共行月城郭。未会有休息也。月中何因复现乳色也。有树名阎浮利是故名此天下。为阎浮利。其树下有山。皆以七宝作之。高八百里。周匝亦八百里。其树高四千里。周匝二千里。围五百六十里。根深八百四十里。其影照现月中。故使月大城郭现乳色不明。佛告比丘言。族姓子作行。当如月照天下。弃捐贡高之心。远离种姓。常怀惭愧之意。阎浮利大树上其实。譬如大瓶。其味甜如蜜。其色白如酥肥。阎浮利大树北。有七重山七重树。有七波罗门仙人精舍。

佛言。尔时诸人民。食其地上味。以自生活。如是食是地味。甚久长寿命无极。其有食地味多者。面色变恶。食少者面色善好。其好颜色者。便自贡高。形笑恶色者。以色自贡高相形笑故。其地味便灭不复生。更自然生薄饼。其味甚香美。不如前地味。人共会议。愁忧自搏。呼嗟啼哭。思念前地味甚美。而亡失之。佛言。譬如此间人。有甘美味。与人尝之。便言其味。何美耶。贪其味无已。尔时人如是共会议。愁忧自搏。呼嗟啼哭。思念前地味。时人则复取薄饼食之。以自生活。如是甚久长。其有食地薄饼。复多有颜色遂变恶。其食少者。颜色善好。其好颜色者。形笑恶色者。以色自大贡高相形笑故。其地薄饼则复没不复生。更生波罗。其味亦香美。不如前薄饼味。譬如枯加蓝华。其味如蜜。尔时人共会议愁忧自搏。呼嗟啼哭。念前地薄饼味。人便取波罗味食之。以自生活。其寿命甚久长。其食波罗味多者。颜色遂变恶。食之少者。颜色善好。其好色者以色自贡高。相形笑所致。地波罗便没不生。更自然生粳米其亦味香美姝好种种清净出一切味。不如波罗味。人共会议忧愁呼嗟啼哭。念前波罗味自搏。譬如此间人。更毒痛法。呼嗟啼哭。彼时人如是也。尔时人取食自然粳米。食自然粳米之后天下变为男子女人。各各相观。便起淫欲之意。行屏处共作不净行为秽浊之法矣余者见之便言。汝何作非法事乎。人人宁当相向作是事耶。远其人去。不与谈语。至二三月然后方呼来相见言昔者人无所著。今者人稍有所著。后便持童女嫁与夫歌舞戏笑称。愿夫妇常使安隐也。尔时人非法着淫欲。行非法淫欲之后。便造舍宅。用是非法故。初起舍宅。佛于是说偈言。

初时造瞻波国　　次起波罗奈城
用是日出光明　　然后乃作罗阅

尔时人民。遂非法着淫欲。彼从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人。其福德薄禄。命尽身死来下人间。入母腹中成胞胎。用是故女人始怀妊生男女。时人民共食是清净粳米。以晡时往取粳米更至明旦续如故。明旦往取之。至暮其粳米生亦如故。佛言。如是人朝暮获取粳米。随生随如故。不觉所获取处。尔时有一人心念言。我朝暮往取清净粳米疲劳。不如顿取二日粳米。便往取之。余者见之。呼共往取粳米。报言。我已持二日粳米来。卿自随取之。尔时其人。便善之言。彼人甚快。乃往取二日粳米。我当复往取二三日粳米也。余人复见言。共去取清净粳米。其人报言。我已取二三日粳米。卿自随意取。彼人闻之则善之。自念当往取四五日粳米。卿即往取四五日清净粳米来。用人相效往取清净粳米多故。然后更生茎穬粳米。所取即有处不复生。尔时人民。皆聚会共议。愁忧不乐。自椎搏啼哭呼嗟言。我昔者以好喜为食。身有光明。飞行神足。立安隐时。地自然生地味甚香美。其色譬如白酥肥。其味如蜜。其愚者取而食之。即相效取地味食之。皆亡

失光明神足。其食多者。颜色变恶。其食少者。颜色善好。颜色好者。便自贡高。形笑恶色者。以相形笑故。地味即没不复生。更生薄饼。薄饼没后。复生波罗。波罗没尽。更生粳米。以贡高相形笑故。至使令清净粳米所取即有处不生当共分地作畔界。用是故天下人。更行未曾有法。便共分地作畔界。各各耕种。尔时愚人。自有粳米。便行盗他家粳米。其主见之便言。卿所为非所为非法。自有粳米不取。反行盗他人粳米乎。卿后莫复作是事也。其人如是三反。自置粳米。盗他家粳米。其主复见之。即复言。卿所取大非。自置粳米。反盗他家。如是至再三。便以手椎击。牵将去至聚落。坐众人评议言。此人自置粳米。反行盗他人。其盗者对众人言。此人以手椎击我。众人便共会议。愁忧不乐。自椎搏啼哭呼嗟言。今世间遂生恶不善之法。怨结日成恶苦。一人烧已烧已命。以有老病死。恶道之事。人便现受取之事。遂相挝捶。见已即自讼事众人便共议。当于何所得贤者。共立为君长。典主所为。我等所作。从其取决。若有作非法者。当诛罚之。我等所种粳米。各各当共输衣食。尔时彼众会中。有人最大尊。端正姝好。威神巍巍。众人便白其人。当为我等典主作君长所为。从其受言教。若为非法者。即当诛罚之也。我曹种所收粳米。各各供给君衣食。是人即言诺。便共立为君长典主。一切所为。从其受教。若为非者。即诛罚之。人所种粳米。各各共输入典主。一切教令。人民号曰大王。以法取租故名为刹利。用是故天下始起刹利种。天下所有国。皆属大王。时是阎浮利地。地平正无山陵[山*(奚-大＋夂)]谷。无有荆棘。亦无蚊虻蚤虱。亦无砾石。地弃捐明月珠玉琉璃金银。大王治阎浮利天下时。天下富乐。炽盛安隐。五谷丰熟。人民众多。地佳好水亦饶多。譬如苏麻油涂地。不起扬尘。生青草众多。周匝正圆。其色譬如孔雀尾。其香如香香也。柔濡如綩綖。足蹈上陷入地四寸。举足即还复如故。地无四寸空缺处。有香树璎珞树衣被树不息树宝树器树音乐树。树生华实。劈之各各出种种所有。中有高七声。下至六五四三二一声者。最卑者高半声。大王治天下时。阎浮利有八万郡国。人民聚落居鸡鸣者。展转相闻。天下无病。亦不大热。亦不大寒。复无饥渴人。大王以法治行。奉十善事。遍教天下人民。使行如父爱子。天下人民。敬王如子敬父。大王有子。名曰真。真王有子。名曰齐。齐王有子。名曰顶生。顶生王有子。名曰遮留。遮留王有子。名和行。和行王有子。名留至。留至王有子。名日。日王有子。名波那。波那王有子。名大波那大波那王有子。名沙竭。沙竭王有子。名大善见。大善见王有子。名提炎。提炎王有子。名染。染王有子。名迷留。迷留王有子。名摩留。摩留王有子。名精进力。精进力王有子。名坚贱。坚贱王有子。名十车。十车王有子。名舍罗。舍罗王有子名十丈十丈王有子。名百丈。百丈王有子。名那和檀。那和檀王有子。名真阇。真阇王有子。名波延。后诸王甚众多。诸转轮王。有十种姓。一者姓迦奴车。二者姓多卢提。三者阿波。四者揵陀利。

五者迦陵。六者遮波。七者拘猎。八者般阇。九者弥尸利。十者一摩弥。是为十种姓。迦奴车有五。多留亦有五。阿波有七。揵陀利亦有七。迦陵有九。遮波有十四。拘猎有三十一。般阇有三十二。弥尸利有八万四千。摩弥有百一。然后有王。名大善生。人呼为伊摩。伊摩王有子。字乌猎。乌猎王有子。字不尼。不尼王有子。名师子。师子王有子。名悦头檀。悦头檀王有子。名悉达菩萨。悉达菩萨有子。名罗云。佛言。以是因缘。从昔至今。起刹利种。尔时人民念言。我为着疾病着肿着疮。我欲弃一切着往入空闲处室中坐。即弃捐着疾病肿疮。往入空闲处。坐思念道。今日早起。明旦日早起。行入丘聚分卫。人民见之。皆欢喜与之。人民便言。善哉乃弃舍疾病肿疮。捐一切着。往入空闲处。坐思念道。

佛言。此辈但行恶不善之法。是故谓言婆罗门也。尔时彼人。不能坐禅念道。亦不能得禅。用不能坐禅得禅故。从坐起入聚落中分卫。咒愿说言。不能坐禅。亦不能得禅。共邪行入丘聚分卫。故名为聚也。行邪法故。名为和沙罗。是故世间。初造起婆罗门种也。时人民各各奉行种种法。用是故世间有工师种。彼时人各各犯杀生。用是故谓言杀生种也。是以因缘。世间初造有杀生也。用世间已造起是四种故。然后世间乃起第五沙门种也。若刹利种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行是恶已后。身死堕勤苦中。婆罗门种。工师种杀生种。亦如是。若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身死堕苦中。刹利种。若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身死复堕乐处。婆罗门种。工师种。杀生种。其有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身死复堕乐处。刹利种。婆罗门种。工师种。杀生种。若身行二事。口意行二事。身死堕苦乐中。刹利种若有除须发被袈裟。信道弃家。行作沙门。奉行三十七品经。行是已。善男子善女人。用信道故。弃家行作沙门。行无上清净事。现在不久。自以功德作证念道。行尽生死。具足梵行。所作已办。不复更余事。婆罗门种。工师种。杀生种。若有除须发被袈裟。行作沙门。奉行三十七品经用善男子信故。舍家作沙门。修无上清净事。现在不久。自以功德。作证念道。行尽生死。具足梵行。所作已办。不复更余事也。是四种人。有起成慧之行者。得尊无所著阿罗汉也。梵摩三钵天。尔时说偈言。

刹利种为人尊　　诸人民行种姓
从起信成慧行　　彼天上人中尊

彼梵摩三钵天。受是偈不受恶。说善事不说恶言。劝助是佛言。我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说是义偈。

刹利种为人尊　　诸人民行种姓
从起信成慧行　　彼天上人中尊

佛说是经时。八万四千天人。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无央数比丘起无余。不受生死。意得解脱。佛说如是。比丘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般泥洹经二卷

佛般泥洹经卷上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鹞山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时摩竭国王。号名阿阇世。与越只国不相得。欲往伐之。自与群臣共议。越只国富。人民炽盛。多出珍宝。不首伏于我。宁可起兵伐其国。国有贤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种也。公言唯命。王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远。若持王声。往至佛所。头面着足。问佛消息。身体平安不。餐食如常不。问佛礼竟。自持若意白佛言。越只国大轻易王。王欲往伐之。宁能得胜不。公受王教。即严车五百。乘骑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国。得步径止车下。到佛所见佛前。头面着佛足。佛与机使坐。问国丞相。从何所来。公言。王使臣来。稽首佛足。问佛消息。身体平安不。餐食如常不。佛即问。王及国人民。宁安和不。谷籴平贱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风雨时节。国中丰熟。佛言。公行道人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无他。公白佛言。王与越只国有嫌。欲往伐坏之。于佛意何如。可得胜不。佛言。是越只国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胜。不持七法者可胜。佛言。我昔尝往到越只国。国有急疾神舍。我止顿其中。越只国中诸长老。皆来语我言。阿阇世王。欲来伐我国。我曹谨敕自守国。佛言。我即告诸长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法。阿阇世王来者。不能胜汝。雨舍问佛。七法者何等。时佛坐。阿难从后扇佛。佛告阿难。汝宁闻越只国人。数相聚会。讲议政事。修备自守不。对曰。闻其数相聚会。讲议政事。修备自守。佛言如是。彼为不衰。汝闻越只。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不。对曰。闻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汝闻越只国。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不。曰闻其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汝闻越只。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不。曰闻其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汝闻越只。孝于父母。逊弟师长。受诫教诲不。曰闻其孝于父母。逊弟师长。受诫教诲。汝闻越只。承天则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时不。曰闻耳承天则地。敬畏社稷。奉顺四时。汝闻越只。尊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方远来者。供养衣被床卧医药不。曰闻其尊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方远来者。供养衣被床卧医药。佛言夫有国者。行此七法。难可得危。雨舍公对言。使越只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况七法。公曰。国事多故。当还请辞。佛言。可宜知时。即从坐起礼佛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难敕之。往至鹞山中。请诸比丘僧皆聚会。着讲堂中。阿难即受教诏。至鹞山中。敕诸比丘僧。佛请诸比丘。比丘悉来。皆为佛作礼。佛即在前。至讲堂中。设座已皆坐。佛告诸比丘。若曹当持七戒法。何等为七。比丘当数相聚会诵经。法可久。上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

不得念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间。若在深林树下冢间。当自思惟五灭。法可久。少年奉道。当先问长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厌。法可久。心当奉法。敬畏经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阿罗汉道。欲来学者莫却。入者相承用。来者所有衣被饮食当共用。病瘦当相瞻视。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复有七法皆听。比丘诺受教。比丘不得贪卧。卧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乐守清净。不乐有为。法可久。乐贤共坐。守忍辱行。慎无诤讼。法可久。不得责望人礼敬。为人说经。不用作恩德。法可久。小得道头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诸情欲。心不投余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贪利养。常乐隐处。草蓐为床。比丘持是。法可久。复有七法皆听。诸比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余人。不得有恨意。法可久。当知羞惭。法可久。不懈于经戒。法可久。坐起心不忘经法。法可久。坐起不相厌苦。法可久。坐起当明经法。法可久。学读经当讽诵惟其深义。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复有七法。佛在世间。为比丘作师。比丘敬佛所说戒敕。持受戒法。不慢念师恩。持师戒法。法可久。不得下道。当随佛法约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教戒。得当承用无厌。法可久。当重持戒能忍辱者。法可久。随经戒心无所贪爱。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昼日不得贪饭食。夜卧不得贪好床。法可久。自敕顿思惟世间扰扰所念莫懈。莫随恶心。莫随邪心。邪心来至。自戒莫随。当端心。世间人为心所欺。比丘莫随天下愚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

　　复有七法。比丘僧言受教。比丘当重经如愚人重珍宝。持经当父母。当用经生活父母。活人一世耳。经度人无数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不得贪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少者复饥。趣可而已。不得味饭。法可久。当持身比土。日当忧死。不乐在生死中。生者多忧。忧父母兄弟妻子亲属奴婢知识畜生田宅。是曹忧者。皆愚痴忧耳。如人有罪。为吏所取。虽有宗亲。不得前附。用是秽故。身当以比土。独来独去。当与身竞。法可久。勤修精进。端身口意行无过失。取道不难。法可久。惧降心意。不听六情。抑淫怒痴。无有邪行。法可久。坐众人中。不羞众人。为人所敬。心净端故。不恐不畏。取道不邪。如人为人所谗。为吏所捕。吏虽执之。其人不恐。用无所犯故。清净持戒。畏佛戒语。坐众人中不恐。心净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从慧者受经戒。见痴者当教经戒。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复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当念经。弃贪淫之态。常当念度世之道。自思惟身体。法可久。常持佛所说经。用着心中。既着心中。当端其心。弃恶心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灰浣之再三。遍垢

便去。念佛语当持戒。去恶就善。法可久。当与心诤。不当随心。心欲淫怒痴不得听。常自戒于心。不得随心。如人从军。健者众人共将踧在军前锋。难得复还。意欲悔却。羞其后人。以受净戒。但当端心正意。在众人前。莫得在后。可先得道。法可久。当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浅。熟与初头志。当日胜乐经。不厌苦。不择食。不择床卧。以道自劝乐。法可久。当敬同学。当持同学作兄弟。当端外内。外者身口过。内者心过当思惟是二事。法可久。坐自思惟。九孔恶露无所不有。一孔主内。九孔皆出不净。饥饱寒热。皆为苦极。身体难得宜适。皆不净洁。内怀不净。风寒热见外。有不净反自覆。鼻见吐寒热。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恶不喜。比丘当端心。内外法可久。视天下人。帝王亦死。贫富贵贱。无有离死者。同死生之道。如人梦见好舍好园豪贵快乐。寤则不见。世间所有贫富贵贱。如人梦耳。自思惟世间。譬如人梦。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

复有七法。比丘僧。当有慈心于天下。有慈心于佛。人骂不得应。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如狱中有系囚。常慈心相向。人处世间。亦当慈心转相愍念。比丘执心人骂无怒。将踧无喜生有是心。可以无忧。所以不与世人诤者。譬如牸牛食刍草。出乳乳出酪。酪出酥。酥成醍醐。持心当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语。语莫伤人。意舌当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或致灭门为道常当端舌。法可久。端心莫念恶。莫思淫。有淫心者。不成阿罗汉道。夜卧淫欲态欲来者。当念女人恶露。淫意即解。恨怒心来。当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若有将请比丘饮食。余人不得念言。是比丘独得我不得。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傥有义持医药来与之。余人不得念言。独视彼不视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遗比丘。余人不得念言。我独不得。何以所行乞丐得者。以在钵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持戒法慎戒法不知者。当问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转相承用。于衣中得虱。当有慈心向之。法可久。见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经道。举家啼哭。及知识亲属不知。此人独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经不可不读。道不可不学。天下径道众多王道最大。佛道亦尔。最上道也。如数十人。各持弓箭射埻中。有前中者。有后中者。射不休息。必复中埻。行佛经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不休息会中埻。为比丘不止会得道。法可久。坐起当相承用佛经。当读讽诵。思惟其义。除馑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可久。奉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当如水流入海。为道不止会。当得阿罗汉道。佛从王舍国起呼阿难。去至巴邻[阿-可＋聚]。阿难言诺。即从摩竭国。行未至巴邻[阿-可＋聚]。中间有为罗致[阿-可＋聚]。佛至呼比丘僧。皆听比丘诺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不止。无

休息时。何等为四。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强力忍之故生死不绝。无休止时。佛故发是四痛以告人。虽有父母妻子。皆当别离。转相忧思啼哭不止。诸所恶见日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经。当离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厌。佛言。一者受佛语。二者当远离爱欲就道无所贪诤。三者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四者不得杀盗犯人妇女。五者不得嫉妒嗔恚愚痴。六者坐自思惟。四痛着意中。七者思念身体皆不净。八者视生死身体皆当作土去。佛亦念是四痛来。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来。佛亦出是八戒。当念佛经深义。诸比丘有念于父母妻子。念世间生活者。不得度世道。乐世间心不乐道。道从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明经者可得作人。当断地狱畜生饿鬼道。佛为天下。正生死道。诸比丘当思惟之。

佛从罗致聚。呼阿难。去至巴邻聚。阿难言诺。即随佛去。时比丘僧。有千二百五十人。佛至巴邻聚。树下坐。巴邻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皆出有持席者。持毾[毯-炎＋登]者。持灯者。皆往至佛所。前为佛作礼。却在一面坐。佛告逝心理家。人在世间。其有贪欲。自放恣者。即有五恶。何等为五。一者财产日耗减。二者不知道意。三者众人所不敬。死时有悔。四者丑名恶声。远闻天下。五者死入地狱三恶道中。人能伏心。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为五。一者财产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众人所敬。至死无悔。四者好名善誉。远闻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处。不自放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为逝心理家。说经竟。皆欢喜为佛作礼而去。佛起到阿卫聚。坐一树下。持道眼见上诸天。使贤善神营护此地。佛从宴坐起。出阿卫聚。更坐一处。贤者阿难。正服从坐起。稽首毕一面住。佛问阿难。谁图此巴邻聚。起城郭者。对曰摩竭大臣雨舍公。图起此城。欲以遏绝越只。佛言善哉阿难。雨舍公之贤。乃知图此。吾见忉利天上诸神妙天。共护此地。其有土地。为天上诸神所护持者。其地必安且贵。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护者。其国久而益胜。必多圣贤智谋之人。余国不及。亦无有能坏者。是巴邻城。欲坏时。当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与外人谋乃坏此城。大臣雨舍。闻佛与比丘众。从摩竭国。转游到此。即乘王威严车五百乘。出巴邻聚往到佛所。前为佛作礼。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宁可与诸比丘俱于舍小食。佛默然不应。雨舍公言如是者三。佛法默然者如言可。雨舍公即去严舍中。为佛及诸比丘僧。施设床座。然灯火。饭食具。明日雨舍公。往请佛。佛时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饭食讫竟。佛即咒愿言。使若得道莫乐国公位。虽今世不得离于县官者。若今饭佛及比丘僧。使若后世脱于县官。世有明者。当饭食贤善道人。道人咒愿。不弃仕官。求官不可有贪心酷心进心乐心劝心。去是五心事县官者可得无他。死后可得除地狱之罪。雨舍公若自思惟。公言诺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城门。公即随佛后视。

佛从何城门出。欲名佛所出门为佛城门。所度小溪水。名为佛溪。佛至江水边。时人民大众多欲度中。有乘舫舡者小舫者竹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时。度此曹水。乘桴船度。今我身不复乘桴船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师。使人得度世道。不复从人受度。念适已。诸比丘皆已度。佛呼阿难。俱至拘邻聚。阿难言诺。佛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悉俱至拘邻聚。佛言诸比丘皆听。持善心与天下无诤。自思惟当知无常。以慧忧身。持善心与天下无诤。自思惟以即明。明者即去贪淫嗔恚愚痴之态。三态去。即得度世道。不复生死。心不复走。一心无所著。如国王乐独思若干人。众中我独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心。有若干千万端。今皆主是心。如国王典主人民。佛复从拘邻聚。呼阿难。俱至喜豫国。阿难言诺。佛与诸比丘俱至喜豫国揵提树下坐。佛遣诸比丘僧。于喜豫国分卫。以还白佛言。喜豫国多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优婆塞。名玄鸟。时仙。初动。式贤。淑贤。快贤。伯宗。兼尊。德举。上净。等十人。皆优婆塞。持五戒。今皆死。诸比丘俱问佛。是诸优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鸟等十人。死皆在不还道中。佛告诸比丘僧。若曹但见十人死。佛持天眼见。见优婆塞死者五百人。皆生不还道中。复有二百优婆塞。如难提等。生时无淫态无怒态无痴态。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沟港道。当复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道。玄鸟等五百人。皆得不还道。自于天上得应真道。佛告诸比丘。若行分卫来还何为道。是十优婆塞。若曹故欲扰佛。谓佛不欲闻是恶。佛亦当何所畏难。其有生者皆当死。过去当来现在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当般泥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止生死之道。作佛绝生死之本。知是人本从痴故。从痴为行。从行为识。从识为字色。从字色为六入。从六入为栽。从栽为痛。从痛为爱。从爱为求。从求为有。从有为生。从生为老死。忧悲苦不如意恼。如是合大苦阴堕习。佛故思惟生死本如车有轮车行无休息时。人从痴故得生死。以去痴便痴灭。以痴灭便行灭。以行灭便识灭。以识灭便字色灭。以字色灭便六入灭。以六入灭便栽灭。以栽灭便痛灭。以痛灭便爱灭。以爱灭便求灭。以求灭便有灭。以有灭便生灭。以生灭便老死灭以老死灭便忧悲苦不如意恼灭。如是合大阴堕习为尽。佛故先为若曹说。痴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复生死。佛言若曹。当念奉佛法圣众。净戒相承用教佛经。当思惟端心。不复更生死。无忧哭之患。

佛从喜豫聚。呼阿难。至维耶梨国。阿难言诺。佛从喜豫聚。至维耶梨国。未至七里。佛止奈园中。有淫女人。字奈女。有五百淫女弟子。于城中闻佛以来在奈园中。皆敕五百淫女弟子。令好庄衣严车。从城中出。至佛所欲见佛。为佛跪拜。时佛在奈园中。与千比丘俱。为诸比丘说经。佛见奈女。与五百淫弟子俱。皆好庄衣。佛敕诸比丘。汝曹见奈女。与五百淫弟子俱。皆低头。端若心。虽好庄衣

来。譬如画瓶。外有好画。中但有不净。封结不可发解。解者不净臭。即至奈女。皆是瓶辈。其有比丘当见力。何等为见力。去恶就善。不听淫态。宁自破骨破心燔烧身体。终不随心作恶。不但力士为多力。能自端心。胜于力士。佛与心诤以来。其劫无数。不听随心。勤力精进。自致作佛。比丘可自齐端其心。心久在不净中。今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体五藏。亦可齐止。生死之法。视外亦苦。视中亦苦。端若心。奈女到下车至佛所。为佛作礼却坐一面。诸比丘皆低头。佛言若何缘来。奈女言。我数闻佛尊于诸天。故来跪拜。佛言奈女。若乐作女人耶。奈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乐也。佛言。汝不乐作女人者。谁使汝畜五百淫弟子者。奈女言。是皆贫民。我养护之。佛言不然。若不厌女人之病。月期不净。拘绊捶杖。不得自在。不厌汝身。反更从五百人。奈女言。我痴所致。慧者不为是。佛言。审如是者善。奈女即长跪白佛。明日请佛及比丘僧。佛默然不应。奈女大喜。即起为佛作礼而去。去未久。维耶离豪姓诸理家。闻佛比丘僧俱来。去城七里。在奈园中。即乘王威。皆严驾乘而出。欲觐见供养佛。中有乘青马青车。青衣青盖。青幢青幡。官属皆青。中有乘黄马黄车。黄衣黄盖。黄幢黄幡。官属皆黄。中有乘赤马赤车。赤衣赤盖。赤幢赤幡。官属皆赤。中有乘白马白车。白衣白盖。白幢白幡。官属皆白。中有乘黑马黑车。黑衣黑盖。黑幢黑幡。官属皆黑。佛遥见车骑数十万人来。即告诸比丘。汝欲见忉利天上帝释苑中侍从出入者。如此诸理家无有异也。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车至佛所。前者为佛跪。中央者皆低头。最后者但叉手皆坐。佛问。若曹所从来。诸理家言。闻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宾自。起至佛前。熟视佛。佛问若何等视。宾自言。举天上天下。皆为佛倾动。我视佛无厌极。佛言宾自。庄当熟视佛。久远乃复有佛耳。曼有佛时。当受佛教命。中有四五百理家言。宾自有大德。与佛共谈。宾自言。我遥闻佛经。我念作是经久。我适今日乃得见耳。我有慈孝心于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宾自辈。慈孝于师。佛告宾自。佛出于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说经开化天上天下及鬼龙。无不倾侧者。是佛第一威神。其有读佛经。自端心得道者。是佛第二威神。佛于天下说经。贤者无不喜。闻者无不喜。学者转相教。转相授导。转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其学佛经者皆喜。如愚人得金。上智者得应真道。第二者可得不还。第三者可得频来。第四者可得沟港。第五持优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现此道。是佛第四威神。佛告宾自。若来熟视佛。若说数闻佛名希见佛。时坐中有数十万人。皆不问佛。若独问。是佛第五威神。佛告宾自。天下智慧者少。无反复者多。受佛经道。受师好语。持师戒法。诸鬼神龙。无不护视者。吏不敢妄召呼。当慈孝于师。师不从弟子有所求索。在师前当敬师。背后当称誉师。师死常当忆念。于今宾自者。人中雄。善乐法清戒。维耶梨逝心理家。请佛明日旦。宁可与诸比丘入城饭食。佛言。

奈女朝旦来请佛及比丘僧。诸逝心理家。皆俱去。奈女明日旦来至佛所。白佛言。已设座。饭食具皆已办。愿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径去。我今随后。佛起着衣持钵。与比丘俱入城。城中观者数十万人。中有贤善优婆塞。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与月相随。时佛好如是。佛至奈女家。就坐行澡水。佛及诸比丘僧饭食竟。澡手已毕。奈女持小机。于佛前坐。佛告奈女。圣人及天下尊豪富贵。唯尚戒净。明佛诸经。坐中语言。无不好听。其所行处。无不敬爱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贪财色。奉佛神化。死无不生天上者。佛告奈女。善自爱重持五戒。佛与比丘俱去。

佛从维耶梨国出。告阿难。宁可俱至竹芳聚。阿难言诺。又闻竹芳聚。米谷大贵。诸比丘求分卫难得。佛坐思惟。维耶梨国饥馑。谷籴腾贵。其聚狭小。不能供诸比丘分卫。佛思念欲。遣诸比丘。分布余国。贱米谷处行分卫。佛告诸比丘僧。是竹芳聚。米谷腾贵。求分卫难得。彼间有沙罗提国丰熟。是维耶梨四界。米谷皆贵。我自与阿难。俱留此竹芳聚。诸比丘受佛教。皆去至沙罗提国。佛与阿难俱。至竹芳聚。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诸比丘皆去。我独般泥洹。不事无教戒。阿难从一树下起至佛所。问佛圣体。不和宁差不。佛言未差大剧。欲般泥洹。阿难言。且莫般泥洹。须比丘僧聚会。佛告阿难。我已有经戒。若曹但当案经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已知佛所教敕。事师法皆以付诸弟子。弟子但当持行熟学。今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复。持心思病。如小差状。佛语阿难。今佛年已尊。且八十。如故车无坚强。我身体如此无坚强。我本不为若曹说。无有堕地不死者。最上有天。名不想入。寿八十亿四千万劫。会当复死。用是故起经于天下。断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后。无得弃是经戒。转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当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辈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学佛经道者。皆是佛弟子。佛弃转轮王。忧天上天下人。亦可自忧疾。去淫态怒态痴态。

佛从竹芳聚。呼阿难。且复还至维耶梨国。阿难言受教。佛还维耶梨国。入城持钵行分卫。还止急疾神树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难远在一树下。思惟阴房之事。起至佛所。为佛作礼已。住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难。维耶梨国大乐。越耶国大乐。急疾神地大乐。沙达诤城门大乐。城中街曲大乐。社名浮沸大乐。阎浮利天下大乐。越只大乐。遮波国大乐。萨城门大乐。摩竭国大乐。满沸大乐。郁提大乐。醯连溪出金山大乐。阎浮利内地。所生五色如画。人存其中生者大乐。

佛告阿难。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随心。外亦思

善。中亦思善。心亦无所复贪乐。心不惊恐不复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时入阿难腹中。佛复告阿难。如是尚可。阿难复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时足可般泥洹。佛复言。阎浮利大乐。其有知是四神足者。当可在天地间一劫有余。佛告阿难。如是者再三。阿难不应。四神足事。佛告阿难。若却于树下自思惟。佛起至醯连溪水边树下坐。魔来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咄弊魔。未可般泥洹。须我四辈弟子黠慧得道。须我天上诸天世间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须我经法遍布天下。未可般泥洹。魔知佛当般泥洹。欢喜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弃寿命。意欲放弃寿命。时天地大动。诸鬼神皆惊。阿难于树下。惊起至佛所。前以头面着佛足。却在一面住。白佛。我于树下坐。天地大动。我惊衣毛为起。我生不更是曹地动。佛为阿难。说天地动有八事。何等为八。地在水上。水在风上。风持水。如从地上望天。或时风动水。水动地。地因动。是为一动。有阿罗汉尊贵。自欲试威神。意欲令地动。因以手两指案地。天地为大动。是为二动。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动地。地即为大动。是为三动。佛为菩萨时。从第四兜术天来下。入母腹中。时天地为大动。菩萨从右胁生时。天地为大动。菩萨得道为佛时。天地为大动。佛起本经时。天地为大动。佛放弃寿命。天地为大动。佛告阿难。今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天地为当复大动。是为八动。阿难闻佛自期三月。即啼而问。得无以弃寿命。佛告阿难。是以弃寿命。阿难白佛言。我从佛闻口受。若比丘有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佛德过四神足。何以不止过一劫。佛告阿难。是若过是若所作。我再三告言。阎浮利内大乐。若径默然不应。我见若头角。若何以听魔使得入若腹中。我今不得复止。却后三月当般泥洹。阿难即起。语诸比丘僧。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佛告阿难。皆聚会诸比丘。着大会堂中。阿难白言。比丘僧皆在大会堂中。佛即起到大会堂中。诸比丘皆起。为佛作礼。佛告诸比丘。天下无常坚固人。爱乐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为痴。父母皆当别离。有忧哭之念。人转相恩爱贪慕悲哀。天下无生不死者。我本经说。生者皆当死。死者复生。转相忧哭。无休息时。须弥山尚崩坏。天上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贫富贵贱下至畜生。无生不死者。莫怪佛却后三月当般泥洹。佛去亦当持经戒。在者亦当持经戒。趣至度世。不复生死。无复忧哭。佛经当使长久。佛去后天下贤者。当共持经戒。天下人自正心者。天上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经可读可讽可学可持可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转相教。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复有四事。欲怒者忍。恶念者弃。贪欲者弃。常当忧死。复有四事。心欲邪者莫听。心欲淫者莫听。思欲恶者莫听。思欲豪贵莫听。复有四事。心常当忧死。心所欲图恶者莫听。当捡心。心当随人。人莫随心。心者误人。心杀身。心取罗汉。心取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虫蚁鸟兽。心取地狱。心取饿鬼。作形貌者。皆心所为。寿命。三者相随。心最是师。命随心。寿

随命。三者相随。今我作佛。为天上天下所敬。皆心所为。当念生死之痛。与家室别离。当念八事。思惟佛经。一者当弃妻子求度世道。不与世间诤无贪心。二者不得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吟啸歌戏。三者不得杀生盗人财物思念淫泆。四者不得怀怒痴贪。五者不得嫉彼慢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恶加痛于人。七者无作恣态不得懈怠着卧存味饮食。八者当忧身生老病死。持是八事。自端心可与天下无诤。当趣度世道。诸比丘当思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经可长久。

佛从维耶梨国。呼阿难。去至拘邻聚。阿难言诺。佛从维耶梨国出。回身视城。阿难即前问佛。佛不妄转身视城。佛告阿难。我不妄转身。夫作佛不得妄还向视。阿难言。佛还向视者何意。佛言。我今日寿竟。不复入是城。故还顾耳。随佛有一比丘。前问佛。于今不复还入是城中。佛言。我当般泥洹。不复还见维耶梨国。当至华氏乡土。佛至拘邻聚。聚中有园。名尸舍洹。佛皆呼诸比丘。今作心净洁坐自思惟。知生中慧者使心端。心端者淫怒痴态三态皆解。其比丘自说以断生死之根。得罗汉道。一心无所复忧。不复忧生死虽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从拘邻聚。呼阿难。去至揵梨聚。阿难言诺。佛与比丘僧。俱至揵梨聚。从揵梨聚。佛呼阿难。俱至金聚。与比丘僧俱。佛告诸比丘。其有比丘。净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经者。是慧心本。淫心怒心痴心皆灭去。三心清净。欲得度世道不难。以得罗汉道。诸淫怒痴皆消灭去。当自说已弃是三事。不复作生死之法。佛从金聚。呼阿难。且复至授手聚。阿难言诺。即与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净心思心智心。有净心意者。心即生。智心即生。智心即生开解。不念淫。不念怒。不复痴。心乃开解。比丘自说言。我所求皆得。因见罗汉道。佛从授手聚。呼阿难。去至掩满聚。阿难言诺。即与诸比丘俱。至掩满聚。佛告诸比丘僧。净心之法。思心智心。至无淫怒之态。得净心之道。思心智心。即生思心之道。净心智心。即开解智心之道。净心思心即明。人有㲲与染者作色。㲲布净洁。作色皆好。是㲲净故。比丘有是三心。净心思心智心。净心为尸大。思心为三摩提。智心为崩慢若。尸大心者。不淫不怒不贪。三摩提者。摄心令不走。崩慢若者。心无爱欲。持佛经戒。如人有㲲布。㲲布有垢。人欲染作色。以着染中。色不明。比丘不定在净心思心智心。欲得道者难。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坐思即见天上。具知人心所念。亦见地狱饿鬼畜生善恶所趣。如清水下有沙石。青黄白黑水中所有皆现。但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清净。譬如溪水。浊下沙石不见。亦不知水深浅。比丘心不净。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浊故。佛从掩满聚。呼阿难。俱至喜豫聚。阿难言诺。即与诸比丘俱。至喜豫聚。佛告比丘。若有净心思心智心。师所教授。弟子当学。思师同不能入弟子心中。端弟子心。比丘当自净。心端是心。心端则得度世道。当自说已得度世道。断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难。至华氏聚。阿难

言诺。即与诸比丘俱。至华氏聚。佛告诸比丘。心有三垢。淫垢怒垢痴垢。持净心却淫垢。持思心却怒垢。持慧心却痴垢。比丘自说以得度世道。断是生死啼哭忧思之本。佛复从华氏聚。呼阿难。俱至夫延城。阿难言诺。即与诸比丘俱。至夫延城北树下坐。阿难坐边树下。精思内观。地大动。阿难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大动。佛言。地动有四因缘。一动者地在水上。水在风上。下风动摇水。水动摇地。地因动。是为一动。其有阿罗汉。欲自试道。以手两指案地。地为动。是为二动。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动地。地即为动。是为三动。佛不久当般泥洹。地当复大动。是为四动。阿难言。佛威神乃如是。佛般泥洹。地为大动。

佛告阿难。佛威神巍巍甚尊。明化无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难言。愿欲闻知。佛言。我行遍诸天下。所至郡国中人民。知者来至佛所。佛身自变化。作其国邑衣服语言。我视其人民行何等法。知有何经戒。佛即益其经戒。其人民皆不知。我为谁亦不知。我从天上来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我化遍至诸国王所。国王问我言。卿为何等人。我言。是国中道人。国王问我。作何经。我言。欲问何等经。所问者我皆应答。国王所可喜者。我皆为广说已。我即化没去。不见国王。从后皆不知我为谁。我至诸逝心国。我亦化作逝心衣服语言。我问。若作何等经戒。我知子曹心。知子曹语言。我引经与教诫。便化没去。子曹皆从后思我。自相与语。是何等人。天鬼神乎。子曹皆不知我谁。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下。授经道遍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我作天上衣服言语。我问天。若作何等经。天言。我不知经。我即为说经竟。便化没去。天亦不知我为谁。我复上第二忉利天上。化作忉利天上衣服语言。我问忉利天。若作何等经。忉利天言。不知经。我为说经竟。便化没去。天亦不知我为谁我复上第三盐天上。化作盐天上衣服语言。我问盐天。若作何等经。天言我不知经。我为说经。我复上第四兜术天上。化作其天上衣服语言。我问天作何等经。其天言。弥勒为我说经。我重复为说经。我复上至第五不憍乐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语言。我问天若知经不。其天言不知经。我为说经化没去。天皆不知我为谁。我复上第六化应声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语言。我问天若作何等经。天言不知经。我为说经。即复化没去。第六天从后。皆不知我为谁。我亦不语言是佛。我复上梵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水行天。水微天。无量水天。水音天。约净天。遍净天。净明天。守妙天。近际天。快见天。无结爱天。诸天皆来视我。我悉问若宁知经不。中有知经者。有不知经者。我皆为说生死之道。说断生死根本之道。子曹所乐经者。我皆为说之。我效作天上衣服语言。余四天其天。皆不能语。我欲上者。其天不能应答我。第二十五名空慧天。第二十六天名识慧入。第二十七天名无所念慧入。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吾无所不见。唯泥洹最为乐。佛告阿难。佛威神

不但能动地。二十八天皆为大动。佛但以正心所致。佛告阿难。我般泥洹后。阿难从佛口受闻经戒师法。阿难当道言。我从佛口闻是法。当为后比丘僧说之。阿难若不得藏匿佛经。极可列露。经中无所疑。我般泥洹已后。诸比丘当共持法。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师法。其经中无禁戒者。弃勿持坏佛法。其有他比丘。妄增减佛经戒者。阿难若当言。我不从佛闻是经法。若何以妄增减佛经戒。比丘有不解佛经者。当问尊老比丘阿难。所见佛经戒。所从佛口闻者。为比丘僧说之。勿增减。其有欲增减经戒者。阿难若当正处。非法者弃勿用。阿难若当言。佛不出是语。当谓之言。若何以欲坏佛经戒。中有痴比丘。不解经戒者。当问尊老比丘。比丘不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经。中有比丘。知经戒。知佛所说。当往参问。其有比丘疑于经戒者。来问比丘僧。当说言。从其师闻。各自说其师名字。比丘说经戒者。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敕。比丘僧皆在结经中。在中者用。在结经外。弃勿用疑。不解经戒者。当问何处有长老比丘明经戒者。当往问其经。问者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难口解言。我从佛闻。不入结经中。长老比丘所不说弃勿用。诸比丘当处经戒。诸比丘处经戒之后。当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真佛经。不乐经者。诸比丘当逐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败禾实。人当诛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实。比丘恶者。不乐经不持戒。坏败善比丘。诸比丘当共逐出。中有贤善比丘。好经戒。往诣比丘所。佛语诸比丘。所持所知所学。当授与比丘经戒。当言佛在时。于某国某县某聚某处。时与某比丘相随。说某经戒。持是经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语当转相教。转相承用。长幼当相捡押。无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经长久。我般泥洹后。阿难当道。某处有明经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当往长老明经比丘所。当从受经戒。新来比丘闻经戒不得言非持佛经戒。当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清信士清信女。闻比丘僧和持佛经戒。皆乐供养比丘僧饭食衣被病瘦与医药。佛经可长久。比丘僧和相承事。上下相捡押。天下人趣。地狱禽兽饿鬼道者。但坐相与不和故。趣是三道。诸比丘持经戒。当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经。可长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诸天皆喜。不在经戒中者。弃在佛语中佛所说。比丘所受当奉行。佛告阿难。且复前至波旬国。阿难言诺。佛与比丘僧。从夫延国。至波旬国。止禅头国中。波旬国人民。名诸华。诸华人民。闻佛来止禅头国中。皆来出前。为佛作礼皆却坐。佛皆为说经。时有一人名淳。淳父字华氏。华氏子。时在坐中。诸人民皆去。淳独留须臾起持。绕佛三匝却叉手住白佛。明日宁可与诸比丘僧俱于舍饭食。佛默然不应。淳即前为佛作礼。绕佛三匝而去归家。为佛诸比丘。施座然灯火。明日淳来。白佛言以办。佛起持钵。与诸比丘俱。至淳家饭。比丘中。有一恶比丘。取所饮水器坏之。佛即知之。淳亦见之佛饭竟。淳取小机。于佛前坐白佛言。我欲问一事。天上天下。智无过于佛。天下为

有几辈比丘。佛言有四辈。一者为道殊胜。二者解道能言。三者依道生活。四者为道作秽。何谓为道殊胜。所说道义。不可称量。能行大道。最胜无比。降心态度忧畏。为法御导世间。是辈沙门。为道殊胜。何谓解道能言。佛所贵第一说。又奉行无疑难。亦能为彼演说法句。是辈沙门。解道能言。何谓依道生活。念在自守。勤综学业。一向不回孜孜不倦。人法自覆。是辈沙门。为依道生活。何谓为道作秽。但作所乐。依恃种姓。专造浊行。致彼论议。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辈沙门。为道作秽。凡人间者。以为弟子在清白知。有善者有恶者。不可皆同以为一也。彼不善者。为善致谤毁。譬如禾中有草。草败禾实。天下人家有恶子。一子取家。一比丘恶。并败余比丘人。用比丘皆为恶。佛言人不用颜貌衣服为好。清净意端者。是乃为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若饭佛及比丘僧。死当生天上。知经者去淫心去怒心去痴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责众人也。

佛般泥洹经卷下

佛去淳家。呼阿难。去至鸠夷那竭国。阿难言诺。即与比丘僧。从华氏国。至鸠夷那竭国。佛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难。阿难言诺。佛言。近是间有溪水。名鸠对。持钵往取水满钵来。我欲饮澡面。阿难即往。到溪水边。时有五百乘车。上流历度水大浊。阿难即取浊水。持来白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车。过水大浊。但可澡面澡足不可饮。是间更有一溪。名醯连。水大清。去是不远。可往取饮。佛即取浊水。澡面足。病即小差。时有华氏国人中大臣名胞罽。随道而来。遥见佛威神。形貌端正安静而坐。大臣胞罽。前趣佛。为佛作礼却坐。佛为说经。胞罽泪出。佛言。何等比丘。为若说经若闻经。何以故哭啼。胞罽言。有一人名罗迦盐。为我诵经。时我泪出。佛言。为若诵何等经。胞罽言。罗迦盐。坐树下自思惟身体。有五百乘车过。未久有一人问言。适有五百乘车过。宁闻车声不。答言我不闻。其人言近在是间。讻讻如是。何以不闻。答言忽然不闻。其人言。时比丘瞑耶。答言不瞑。人言何以不闻车声。答言我念道。自思惟身体五藏。人言车过如是。不闻车声。胞罽言。我于道中逢一人。为我说经。比丘罗迦盐持道深。不闻五百乘车声。我用是故啼。佛告胞罽。五百乘车声。何如雷声。胞罽言。正使千乘车声。不如雷声。佛告胞罽。我昔在优昙聚。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时天暴雨。雷电霹雳。杀四牛耕者兄弟二人。时有众人往观。有一人来到我所。前为我作礼。我问。是间何以聚人。其人言。属者霹雳。杀四牛兄弟二人。佛何以不闻。佛时瞑耶。佛言我不瞑。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瞑而不闻霹雳声。佛思道甚深。其人亦即泪出。大臣胞罽言。佛道深乃如是。从今以往。当持佛经戒。胞罽即呼从者来。使归取黄金织成氎布一张来。我以上佛。从者即归取来。胞罽持上佛。白佛言。同知

佛不用。当哀我为受之。佛即受之。胞罽为佛作礼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难。持金织成[疊*毛]布来。色大好正黄。阿难言。我侍佛二十余年。未曾见[疊*毛]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好。阿难言。佛今日面色。如是[疊*毛]色。佛告阿难。佛有是曹色者有两时。佛初得道为佛时。面色好如是。我今日夜半。当般泥洹面色好当复如是。佛复呼阿难。去至醯连溪水边。我欲洗浴身体。阿难言诺。佛独与阿难俱。至醯连溪水边。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阿难。朝华氏子淳家饭我。今日夜半。当般泥洹。若告淳言。佛从若饭已。夜半当般泥洹。若当欢喜。语淳莫啼哭。若一饭佛得五福。若饭佛。佛持若饭食。气力用般泥洹。淳得长寿。得端正。得富贵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饭佛得五福。阿难白佛。有一比丘。名栴檀。比丘急性喜骂。数斗诸比丘。佛般泥洹以后。我曹诸比丘。当云何共事佛经戒。佛语阿难。我般泥洹已。若曹莫复与语。诸比丘不与语。栴檀比丘。当思推怀重惭愧悔数斗诸比丘。佛告阿难。施床使北首。我背大痛欲卧。阿难即施床着枕。佛偃右胁卧。屈膝累脚。卧思无为之道。佛卧呼阿难。若知七意之事不。何等为七。一者有志。二者明经。三者不懈于经。四者不贪卧当喜经。五者政心。六者净心。七者视身中恶露。比丘有是七法。以自知得度世道。阿难。意念佛懈卧。佛告阿难。若意念佛懈卧耶。佛告阿难。人不懈于经。不懈于坐起欲作佛者。可得佛语已即起坐。时有一比丘名劫宾。来语阿难言。我欲问一事。阿难言。佛圣体不和且莫。佛即从里知比丘欲问事。佛告阿难。呼比丘来入。入与佛相见。佛言所欲问者当问。比丘言。佛有疾且置经不须复说。佛说七事者。我曹以闻当持佛且止莫说经。佛告比丘。我向卧阿难念佛。有懈堕之意。何以卧。我以是故起说七事。比丘言。佛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从天请药。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当坏。地续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舍。心无病。但身有病耳。佛言忧七事忧身持戒比丘言。今佛当般泥洹有身病。何况凡人。比丘言。[燕*鳥]生子。怙父母得食以生活。今佛舍我曹般泥洹。我曹当依谁。世尊又曰。吾经不说。无生不死者。比丘当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阿难疾去为佛于盐呵沙。施床使北首。今日夜半。佛当般泥洹。阿难奉命。之彼施床床头北首毕。还白言。施床已竟。佛起至盐呵沙。得床猗右胁卧。有一比丘。名优和洹。当佛前立佛言无当吾前。阿难白言。自吾亲侍二十五年。未曾见比丘直自来进不问阿难。佛言是比丘。于彼诸天。最有威神。闻佛灭度故。直自前贪欲见佛。阿难问言。独是天知佛当灭度。复有余天。佛告阿难。从鸠夷那竭国境界。四百八十里中。头头相附。间不容针。皆是诸天。闻佛当灭度。悲哭且来。中有挽头发者。自裂衣者。塞心绝尸视者。哀云奈何。佛舍我曹。灭度永逝。何其疾乎。佛为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洹。三界眼灭。佛告阿难。吾本经不说。无生不死者。天地无不坏败者。愚人以天地为常。佛以为虚空。天地有成败。无不弃身者。善恶随身。父有

过恶。子不获殃。子有过恶。父不获殃。各自生死。善恶殃咎。各随其身。阿难白佛言。佛灭度后。吾等葬佛身体法当云何。佛告阿难。汝默无忧。当有逝心理家。共忧吾身。阿难言。彼以何法。忧佛尊体。佛告阿难。葬法如飞行皇帝殡葬之法。佛复踰彼。阿难言葬圣帝法云何。佛告阿难。葬法用锦衮以缠身。劫波育十张。交缠其上。着假棺中。以泽香膏。灌劫波育上。其有好香。皆以着上。以梓薪樟薪旃薪。以盖覆棺。以薪着上下。蛇维讫毕。[敛*殳]舍利。于四交道。起塔立刹。以槃着上。悬缯鼓。华香燃灯。飞行皇帝葬法若斯。佛复胜之。佛说此时。阿难在后。慷慨啼以头拄床角。从后白言。灭度太疾。亡天下眼。四面郡国。诸比丘僧。闻佛欲灭度。啼哭且来。自相谓恐不见佛。比丘僧到。佛问比丘阿难所在乎。对曰。阿难近在床后角。低头哽噎。诸比丘流泪而言。世尊灭度。何其太疾。佛言吾本行诸墟聚豫告。若曹却九十日。当般泥洹。四辈弟子。在数千里外者悉至。佛告阿难。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尽心侍佛。二十余年。慈仁于佛。敬身慎口。大孝于佛。过去佛侍者亦如阿难。当来佛侍者亦如阿难。若知佛意。若云某时可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某时不可见。所供饮食若言可食可饮可卧可起。常合佛意未尝失仪。某比丘某逝心。乐经不乐经。若所言皆诚。于佛最孝。啼哭何为。佛告诸比丘。听飞行皇帝有四难及之德。何谓四德。诸小国王。及诸逝心理家。并诸黎民。诣帝阙下。飞行皇帝皆见之。和心软教。为诸王说治国法。知足无求。逝心之行。清净为首。理家及民。出诣佛庙。听采沙门正真之化。归当修孝。随其所定。慈心赐之。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称叹圣帝感动诸天。飞行皇帝有斯四德。阿难。比丘亦有四德。其有除馑男除馑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难所。从问经戒。阿难为具广陈演之。四辈弟子。靡不欣怿。退坐出去。寻涂称叹。斯谓阿难第一四德。复有四辈弟子。不解经奥。至阿难所。启质所疑阿难释结无不开解。闻者不厌出无不叹。斯谓阿难第二四德。四辈高德。睹阿难侍佛左侧无不吟咏。斯谓阿难第三四德。佛所说经。言无多少。阿难所闻。皆识讽诵。宣授四辈。一无增减。是为阿难第四四德。阿难白佛言。去是不远有郡国。舍卫国。沙枝国。栴波国。王舍国。波罗奈国。维耶梨国。斯诸大国。明义备悉。佛当灭度。何不于彼。既于小县。复处城外。薄聚鄙县。而般泥洹。佛告阿难。无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往古鸠夷那竭。名鸠夷越王。国大乐时无疹病。米谷丰沃黎民炽盛。家有孝子。城东西长四百八十里。南北广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墼累集作城。黄金白银琉璃水精。以着城壁。亦以四宝为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上广二丈四尺。城中宝树。华光五色。行有三道。两边皆以四宝。瓦覆其上。两边居家舍宅。雕文刻镂。服如天上。琴瑟众乐。男女不杂。歌音以德。道乐益明。民无忧怖。心常欢喜。头上不饰明香远达。其圣王名曰大快见。号飞行皇帝。勒兵光世。都无齐双。相率以道。无违王法。民欲飞行念即身

往。王有七宝。自然生。黄金飞轮。神力白象。绀色神马。明月珠。天玉女妻。主宝圣臣。典兵圣臣。王有四德。为小儿时。为太子时。即帝位时。捐国绝欲为沙门时。各八万四千岁。斯即大快见王一难及之德。饮食时化。体无长疾。寒温调适身意常安。斯二德。容观堂堂颜华绝世。微下帝释。以为不如。斯三德。普天率土民无巨细慈爱于王。犹至孝之子愿令亲安。王亦赤心慈爱众生。等之于子。贫给财宝。饥者饭之渴者饮之。穷老幼孤。令之合居为亲为子。屋舍车乘。疾济以药。斯谓四德。其国常闻十二种声。象声马声牛声车声螺声鼓声舞声歌声。诸弦乐声。诵仁义声。叹佛尊行声。黎民服饰。众宝织成。明月杂珠。璎珞光道。饮食伎乐。犹忉利天。居民欣乐。无日不喜。王欲出游。呼御车臣。臣名须达。敕之曰。令车徐行。吾久不见逝心理家。今欲见之。逝心理家。闻王当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珠珊瑚栴檀名香。辄贡圣王。王不欲受。皆稽首求哀。王乃受之。敕掌宝臣。倍顾其直。黎民巨细。亦以众宝华香散地。称寿无极。诸小国王。有八万四千。闻飞行皇帝欲布施。皆来翼从。至大殿所。帝欲与诸王俱升正殿。诸王辞曰。臣等诸国皆有宝殿。帝曰尔等小殿。未足以云。且观明殿。遂无敢升者。诸王各有宝车。车高十丈。皆有四轮。自下以上。悉是七宝。上施幢幡。色明相照。车驾六马。马皆飞行。时有一车驾。两骆象车。名俱罗竭。圣帝所乘矣。八万四千车皆在前导。至明殿所。殿名波罗沙檀。纵广四十里。以黄金白银琉璃水精墼为壁。亦以四宝为柱。黄金瓦。白银瓦。琉璃瓦。水精瓦。陛五十重。皆以黄金白银琉璃水精为陛。黄金梁。白银梁。琉璃梁。水精梁。黄金[木*沓]。白银[木*沓]。琉璃[木*沓]。水精[木*沓]。殿中有八万四千床。黄金床白银床。琉璃床水精床。黄金帐白银帐。琉璃帐水精帐。黄金织成。白银织成。琉璃织成水精织成。赤罽织成。皆以布床上。以天上降织成为枕。阿难。宫墙四重。黄金墙。白银墙。琉璃墙。水精墙。作四宝浴池。周匝四十里。黄金池白银陛。白银池黄金陛。琉璃池水精陛。水精池琉璃陛。池中自然。生四色莲华。青红紫白华。冬夏常生池中。外有香华树。殿下有四道。亦以四宝为步栏。栏各长二十里。殿陛之前。有四宝树。树高四十里。荫地亦尔。黄金树白银叶。白银树黄金叶。琉璃树水精叶。水精树琉璃叶。帝于殿下。自思惟。不宜上殿。辞让诸王。诸王皆不敢升。大快见。敕令近臣。请诸沙门逝心明经持戒者。先上殿。具设美食。重赐明宝。沙门逝心去。帝即深惟。寿命非常。与一侍人。俱升明殿曰。吾欲遣诸夫人伎女。傍臣诸王。各遣令去。帝坐黄金床。足蹈白银机。深自思念。淫泆之行。何益于己。愚人多贪不知其祸。吾今虽寿三十三万六千岁。夫盛有衰合会有离。身为朽种。会成灰土。斯四宝殿。孰能久保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用四十里殿八万四千床为。从黄金床至白银床。足蹈金机。惟人作意。必当清洁。贪嫉恚痴邪淫之心。以四非常灭令无余。睹世无常。吾焉得久。从白银

床至琉璃床。足蹈水精机曰。吾后宫玉女。有八万四千人。各遣令去。用之为拘。女聚恶盛。当弃秽意。从琉璃床至水精床。足蹈琉璃机。重思天下。众事皆恶。唯无为快。除吾浊志。当求无为。今虽为飞行皇帝豪贵如斯。何润于身。侍者前白。诸玉女宝。问王处殿。何其稽久。皆欲进前。帝告侍者曰。敕掌宝臣。遣诸夫人。各归其家。着身众珍名宝。皆各自随。诸王群臣。天马宝象。皆遣令去。

大快见王。即升高观。遥闻众声。喧叫呼天。帝曰何声。侍者白言。天玉女声。诸王群臣。顿跄于地。举哀呼天。宝象天马。呼[口*睪]泪出。恋慕天王。靡不顿躃。帝曰持小机来。安置殿下。请玉女宝。诸王群寮。进诸象马宝车从者。第一嫡后就坐帝侧。帝更以女妹之爱。侍诸夫人。嫡后举手。指诸女宝曰。天女之容。䵺䵺光世。着身天服。世所希睹愿留微心。以副其意。宝象天马。马名桓青。白珠夜光众宝璎珞。奕奕光国。四方诸王。皆有圣人之明。虔奉称臣。孝顺慈忠。爱慕天王。快见王曰。吾世世有慈心。于世女人。更相嫉妒。殃恶流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祸。吾欲远之。自今以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诸夫人皆举哀云。当奈何生离弃我去。皆脱身众饰。投之于地。嫡后自搣椎心悲哭呼云。天王吾当依谁。帝曰。人命致短。尔忧反长。身为朽器。死在无期。自今执心。尚沙门德。远女亲贤。唯道是尊。修身自忧。不能忧余。告诸王曰。命短忧长。当自爱身。无生不死当正心行。慈爱孝顺。荣难久保。诸王稽首。至诚辞曰。四天诸国。皆侍天王。常闻诸圣。咨嗟斯土。以为无喻。帝及群寮。无不神圣。国土珍宝。譬如天上。天王加哀。宜还圣思帝告诸王。人寿致短。忧俗反长。当自忧身。命在呼吸。无生不死。当去贪淫秽浊之行。帝起上殿。坐黄金床。持弘慈之心。向诸夫人。群寮诸王。庶民象马。十方勤苦者。悲心伤之。欲使知佛。从金床至银床。思无为之道。从银床至琉璃床。思慈哀之行。以济众生。从琉璃床至水精床。思大孝行。欲度无数劫之亲。自惟五藏九孔恶露。帝曰。吾昔尚得一病。如有竹索绞颈。木凿凿身。身为苦器。安足可恃乎。佛告阿难。飞行皇帝大快见者。吾身是也。王后寿终。升生梵天。谁知佛身。作飞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七宝自然。从鸠夷那竭境界。长四百八十里。广二百八十里。皆在城中。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今得断求。念空无相之定。绝生死之原。自今之后。不复作身也。

阿难汝往入城。告诸民云。今日夜半。佛当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诣决之。慎无后悔。长怀瞢瞢恨。佛在小聚。违于禀戒。阿难如教。民佥然曰。佛以何缘。处于小聚。灭度去乎。民皆顿地。叩头者搏颊者槌心刮面搣发。裂衣蹋地啼哭。呼当奈何。其王闻之。愕然曰。斯者何哀。王遣近臣问外何哀。民哽咽曰。阿难敕言。佛当灭

度。心所疑结。令诣质之。以斯哀矣。臣还启云。阿难敕民。佛当般泥洹。令质所疑。以故哭耳。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尔诣佛所。稽首佛足。敬问消息。伏愿世尊。于正殿上。升泥洹道。无于小聚般泥洹也。太子白言。若世尊遂不尔翔。者当云何。王曰。受教疾还。太子到佛所。阿难白言。鸠夷国王遣太子来。未敢通之。佛言呼进。太子五体投地。稽首佛足。却长跪诺。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问消息。众生没渊。唯佛拯济。今当灭度。何其大疾。当于宫中。而于小聚。佛告阿晨。谢尔父王。吾往以说。昔为飞行皇帝。最后圣帝。名大快见。吾以七反以身丧。此并今为八。吾今道成。不复以身着斯地中。谢尔父王。抂苦太子。太子还宫。晻冥适至。太子见王。本末自陈。王愕然流涕。敕国黎民。率土皆往。受佛明法。王以人定时到佛所。与民十四万众俱住在外。王白阿难曰。吾与民十四万人。欲受佛戒。阿难向佛。具陈王意。世尊即曰。苦王及民。阿难白言。宁可遣王。佛言不可。当与相见。王与国中高德贤者俱进。皆以头面稽首佛足。却叉手立。时佛前无灯火。佛放顶中光。光照二千里。佛谢王及其臣民劳抂尔来。王稽首曰。佛有何诫。所当奉行。

佛言。吾告使者云。得佛说经。四十九岁。王国诸贤。皆自执行。王且还宫。吾今夜半当般泥洹。王及臣民莫不举哀。佛告王曰。吾闻有生无不衰丧。啼哭何为。怒伏猛心。上法天闺。远恶自爱。勤心修德亲贤。事来重思。无加卒暴。人命难得。当哀万姓。明者可责。愚者原赦。世多诸邪。自爱自庆。王及贤者。皆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屯住。国有耆年。字曰须拔。年百二十。时在城中。夜卧觉寤。见佛光明。照一城中。家无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向阿难曰。以吾启闻。吾有疑心于世尊。阿难曰。夜以且半。佛当善逝。且莫烦扰。须拔对曰。不可以闻乎。吾闻无数世乃有一佛耳。今诣质疑。而不以闻吾之所疑。唯佛而释。余莫能也。阿难曰。且止不须问矣。佛知须拔在外欲质所疑。呼阿难问。何以不启须拔疑事。阿难对曰。见夜且半。佛当灭度。惧其来入语言烦扰佛。今当弃三有欲界就无为道佛言。将须拔入有疑当问。阿难即将须拔入。须拔闻当入。其心喜踊。身皆为动。前以头面稽首佛足。佛见须拔年老息微。赐机使坐。佛问须拔。尔有何疑。对曰。佛为三界天中之天。神圣无量。至尊难双。开化导引四十九年。仙圣梵释。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有故龟氏。有无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鹭子氏。有延寿氏。有计金樊氏。有多积愿氏。有尼揵子。彼八人智。无萤烛之明。善无沛生丝发之润。内怀三毒。外为欲走。坐作虚论。妄书非真不诣禀化将有缘乎。佛告须拔。子曹经意。与佛经违。为生死之路。求富贵之耶。吾道之志断求念空。不愿世荣淡泊无为。以斯为乐。须拔曰。何谓无为之道乎。佛言。灭有归本。不复生死。谓之无为也。若曹志趣。皆有八恶。何谓为八。祠祀鬼神。卜问虚杀。是为一。处家贪餮。不奉孝

道。贪爱万邪。欲无舍止。是为二。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未常陈善令愚去恶。是为三。杀盗淫泆。是为四。常怀怒心。不孝二亲。轻慢兄弟妻子九族。心邪行秽。无善劝导。常自憍大。欲人畏敬。是为五。昼夜怀邪。不畏法律。轻慢贤者。尊贵秽浊。远避真正。交随恶人。是为六。闻有贤智明经沙门梵志。豫怀憎嫉。虚伪作谤。是为七。不敬先祖尽孝于亲。弃贤明而反贼。毁仁正。不觉流俗秽浊可耻。斯谓八恶若自陈云。世尊说经。四十九载。有八人不诣禀化。子曹皆怀斯八恶。岂乐清化乎。正使来者。佛亦不受。须拔若心有斯八恶。慎无问佛。执斯八戒可得沟港频来不还应真。行斯八戒。当正尔心。乃为佛弟子。其有凡人。擅作师导教化之首。违斯八戒。皆是妖蛊。当远弃避。慎无听受。世尊曰。吾今于三界中。独言独步。莫有等双。尔之所疑。便问无嫌。须拔稽首。长跪而曰。诚如佛言。几亡吾身。又堕狂愚。世尊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对曰已解。重稽首曰。吾欲捐下贱之操。执沙门清净之行。世尊又曰。尔诚不。对曰。愿佛加哀。受我为沙门。须拔发自然堕地。袈裟着体。精心思教。霍然无想。一心清净。喻明月珠。即得应真道。重自思念。吾不能使吾师于前泥洹也。即时先佛。取泥洹道。

佛呼比丘入言。吾灭度后。其有世人。弃家去秽。欲作沙门。入比丘僧中。先试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辈人。一辈贫穷不能自活。欲为比丘。一辈负债无以偿之。欲作比丘。一辈在役当时无用。欲作比丘。一辈高士行净无秽。闻无数世乃有一佛。睹佛经典欣然心寤。捐家弃欲。不贪世荣。来作比丘。吾泥洹后。凡诸来者。观于志趣。视于坐起。采于语言。察于躇步。知于施行。善恶所趣。求道用心。精进乐不。三月审察。志高行净。可众乃用作比丘。身既作比丘。当选耆旧明于法律。为之作师。授其十戒。奉戒三年。兢兢不亏。众贤咸可当。授与二百五十戒。十戒为本。二百四十戒为礼仪。若曹后世。施行是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喜。佛所戒法。诸比丘熟思之。无得以佛般泥曰去。懈怠违法。佛之所行。弟子所思。长幼相奉。无为不孝。有不乐得道慕尊荣者。当读是经。求寿欲生天上者。读是经。佛之大要趣无为道。吾泥曰后。无得以佛去故言无所复怙。当怙经戒。吾泥曰后。转相承用。玩经奉戒。执二百五十戒。转相敬奉。犹孝事亲。耆年比丘。当教后嗣。犹吾在时。后进比丘。若得疾病。耆旧比丘。当有乃心消息占视。明教读教。喻诲以和顺。持佛戒。吾道可久。吾泥曰后贤者子贤者妇女。寻后思念。吾世有佛。有妙经典。佛于世始般泥洹日。子曹皆有至孝于佛。慈心于经。至其寿终。皆当升天。尔等无得以吾去故不奉经戒。慎无懈慢。诸比丘。尔等熟视佛颜色。佛不可复得起。却后十五亿七千六十万岁。乃复有佛耳。佛世难值经法难闻。众僧难值。唯佛难见也。阎浮提内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优昙钵树。有金华者世乃有佛。吾正于今当般泥洹。

尔曹于经有疑结者。及佛在时。当决所疑。今不释结。后莫转争曼。我在时急质所疑。阿难时在佛后。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诸比丘僧无疑结者。弟子自说。吾等无疑天中天。佛告比丘。夜已且半。勿复有声。佛起正坐。深思道原。弃是善恶。都及三界。年亦自至七十有九。惟断生死回流之渊。思惟深观。从四天王。上至不想入。从不想转还身中。自惟身中四大恶露。无一可珍。北首枕手猗右胁卧。屈膝累脚。便般泥曰。天地大动。诸天散华香。悲哭呼冤。法王灭度。吾等依谁。国王十四万众。躃身呼佛。众生长衰。当奈痛何。或有绝而复稣者。第二帝释。告诸天曰。佛常云生无不死者。尔等当念非常苦空非身之谛。莫复啼哭。第七天王亦奔下曰。佛光以冥。佛尚弃身。尔曹何望。啼哭躃身者。宁可复得乎。诸比丘有宛转地。啼哭且云。三界眼灭。何其疾乎。自今之后。世为长衰。有住哭者。息绝尸视者。中有深思。佛在常云。无生不死。啼哭为身何益明法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语阿难曰。止诸比丘。无使重哀。止王及臣民。止上诸天。莫复哀恸。阿难问曰。视上诸天。能有几人。曰周匝四百八十里中。比首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针于上投之。针不堕地。阿那律。上止诸天。诸天哀恸倍悲。阿那律语阿难曰。佛不使吾等棺敛。尔赴往告逝心理家。吾等自能殡敛。世尊有命。令逝心理家棺敛殡葬。无令有恨。阿难即往。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说。逝心理家举哀云。世尊灭度。吾等孤露。智士嗷嗷。唯恃世尊。某第五百人诣王讼曰。乞独殡葬。王曰。佛去众生孤露。和心无诤。必尽孝心。佛愍诸子。令得景福。王说斯事。无不哽噎。理家及民。举佛金床。还入王城。诸天以名宝盖。覆佛床上。幢幡导从。华香杂宝。其下如雪。十二种乐。皆从后作。天人龙鬼。莫不举哀。理家问曰。世尊在时。敕令殡葬棺殓。其法云何。阿难曰。佛在时云。如飞行皇帝法。佛复踰之。理家问曰。圣帝殡法。其则云何。曰。用新亵锦。牢缠身体。新劫波育。复以缠上。着假棺中。以泽香膏。灌令彻身。以盖覆上。栴檀香薪檀香薪梓薪樟薪。着棺上下。四面高广。各三十丈。投火蛇维十二部乐。同时俱作。以好香华皆以散上。敛取舍利择去灰炭。以好香汁熟净洗之。着金罂中。以罂着金床上。当着宫中斋戒殿上。九十日讫。当于四交道。起塔立刹。悬缯施幡。华香作乐。飞行皇帝葬法如是。佛当胜之。诸逝心理家。挥泪曰诺必如明教。愿假七日。理家俱启王。吾等欲棺敛天尊圣体。愿王临之。王曰敬诺。理家俱举佛黄金床。却还从城西门入。于城中央至七日。得三十万众。皆共棺敛。民众皆持十二部乐。昼夜燃灯。灯火去城。面十二里。步步有之。第二帝释。将十万众。天人来下。持十二部天名乐来。华香众宝。悬在空中。去地三里。帝释独下。问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教告释。释曰。以具众宝伎乐华香葬具。吾欲殡葬。其宜可乎。答曰。吾当质之。阿那律具以释意向阿难说。阿难答曰。佛在时不有令乎诸天及王。无令棺敛。敕令逝心理家殡葬。谢诸梵释。愿明佛意即还。

具以阿难意告诸天。诸天曰。吾上帝葬具。不如民间乎。答曰。斯何言与。世尊疏逝有重贵令。慎无相非。逝心理家即曰。举佛舍利床。欲从城西门入。床为不举。理家俱曰。床不动摇。从得出城乎。阿难问阿那律。床何以不摇。答曰。诸天欲得棺敛故。令床不举。阿那律曰。吾方上晓梵释诸天。即上告梵释曰。阿难谢诸天葬仪之趣。自是佛意。梵释诸天曰。吾等以持葬具来至此。宁可令吾等于床右面。国王黎民于床左也。伎乐华香。送世尊乎。答曰。吾当还报。阿那律还以天意具报阿难。阿难曰。欲棺敛者。上违佛教。为孝送者可。即报梵释。其事见听。诸天咸喜。皆下在佛金床右面。王及民众。在床左面。理家问曰。可举佛床出西城门去。阿难曰可。帝释前以手持床右面前足。梵王持床右面后足。阿难持床左面前足。国王持床左面后足。逝心理家。以缯缚床前两足。天人哀恸。共挽金床。诸天龙鬼神。散华杂宝名香伎乐幢幡华盖。各皆导从。王及黎民。供具亦尔。天人挽歌叹德于上。黎民绍之哀歌于下。天神鬼龙。帝王黎民。同时哀恸。槌心呼佛灭度如之。众生何怙。出西城门。趣周黎波檀殿。有大讲堂。以佛着堂上。逝心理家。如佛遗教。以亵锦缠身。劫波育千张。交缠其上。着假棺中。以泽香膏。灌令彻身。天盖覆上。理家俱举棺下殿。于其中庭。以栴檀香薪櫁香薪梓樟薪栴薪。高广三十丈。天神鬼龙。诸王人民。皆以华香散薪上。理家燃薪。火为不燃。问阿那律曰。火何缘燃之不燃。答曰。佛有耆旧弟子。名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者来还。将弟子二千人。诸天无央数。欲完见佛。令火不燃。理家曰诺。教待迦葉。与四辈弟子各五百人。俱来于道止息。有异学者。名优为。从佛所来。持天华。华名曼陀勒。见大迦葉与弟子二千人相随。优为进为大迦葉。稽首揖让毕。迦葉问。子从何来。曰。吾从那竭国来。迦葉曰。识吾大师佛不。诺吾识之。灭度已来。今为七日。吾从彼得斯天神华也。时诸弟子。有未见谛者。闻佛灭度。靡不惊愕。躃踊捶心。宛转自灭。呼曰奈何。众生何怙。有见谛者。深存佛诫。世皆无常。恩爱犹幻。谁获长存者。众比丘中。有一比丘。年耆闇昧。不达圣意。见众比丘哀恸痛至。住止之曰。愿莫哀也。世尊在时。法戒重沓。此非法也。彼非义矣。持此行是无违无犯。今世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众比丘皆共非之。因共告天。天取老比丘。捐着众外。大迦葉敕诸比丘。使急就道。四辈弟子。天人无数。悲哭且行。俱到佛所。绕殿三匝头面着地。跄面奄土。吐血而绝者。迦葉熟视佛黄金棺。意自念曰。吾来晚矣。不及吾师。不知世尊头足所在。佛便应声。双出两足。迦葉即以头面着佛足。陈佛功德说偈言。

彼为不生老　　亦为不死
彼为不复会　　无有相逢憎
彼为不复令　　爱欲相别离
当为求方便　　令致得是处

彼为是五阴　　以毕不复受
亦不复为为　　有受是五阴
苦为以尽毕　　有本亦以除
当为求方便　　令致得是处
佛为断世间　　爱欲为以毕
便名为忍　　亦舍所世间恼
佛为自安　　亦致世间安隐
但当为叉手　　当为谦礼佛
佛为所说法　　为世间最明
佛为最见道　　安隐无所碍
亦为活天下　　令不复老死
当何为世间　　人不受佛恩
月为以出　　但为夜去冥
日为以出　　但为昼作明
电为以出　　但能照明云
佛明为以出　　令为明三界
一切所河　　为无过昆仑河
一切所大水　　为无过于海
一切星宿明　　月最为明
佛为世间　　天上天下最尊
佛为以度世　　为施福至今
佛为教诫行　　为至今分明
亦为至今　　为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行礼

迦葉赞毕。天神鬼龙。帝王黎民。皆礼佛足。众礼讫毕。足还入棺。天人鬼龙。见足还没。踰为哽噎。同时悲哭。哭毕迦葉与诸比丘。更相吊唁。逝心理家。放火蛇维。天散华香。皆云当奈众生为穷乎。佛光彻照第七梵天。十方幽隐。阴冥之处。生不相见。得佛光影。一时炳然。欣面谈曰。斯何明也。诸理家商。佛肌肉尽。即以香乳。浇火令灭。熟洗舍利。盛以金罂。佛内外衣。续在如故。所缠身劫波育为燋尽。取舍利罂。着金床上。以还入宫。顿止正殿。天人散华伎乐。绕城步步燃灯。灯满十二里地。阿难语阿那律。谢诸天龙。且各还居。天龙鬼神。各流泪云。亡三界之日月。世为长衰。临丧之绝当能几间。急逐吾等令去何为。答曰。民众扰扰。欲上华香。且宜暂还。以展民心。帝释问阿那律。何日当兴世尊宗庙乎。阿那律问阿难。阿难曰。却后九十日。当于四交道中立刹兴庙。诸天咸曰。待九十日。将有缘乎。阿那律曰。四辈弟子。其在远者。必当奔赴。以副其望也。诸天同时。头面着地。帝释处前。诸天翼从。绕殿三匝。悲哭而去。

比丘二万。留卫舍利。又谢国王。且自还宫。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绕殿三匝还宫。敕诸夫人婇女。皆令奉戒毕九十日。逝心理家齐肃亦尔。四远皆闻佛以灭度。鸠夷国四辈弟子。皆赍华香。悲哭塞路绕殿三匝。稽首于地。顿跄哀恸呼当奈何。千里内王。皆从太子。千里外者。遣其太子。率从臣民。皆诣佛所。绕殿哀恸华香供养。先至先退。后至后退。诸比丘俱问阿难。葬法云何。答曰当东出。去城三十里。彼土有乡。乡名卫致。有四衢峙刹立庙。以玉作甓。甓之纵广其方三尺。塔纵广丈五尺矣。舍利金罂。正着中央。兴塔树刹。高悬缯幡。烧香燃灯。净扫散华。十二部乐。朝夕供养。逝心理家。当共成塔。释梵鬼龙。王及臣民。送佛舍利。理家敬诺。如阿难教。

大迦葉及诸罗汉。与阿那律共议。斯三十万众。并王臣民。终当生兜术天上弥勒所。弥勒成佛。第一说经。九十六亿比丘得罗汉。弥勒当为众生说经云。斯诸神通皆是释迦文佛。时作塔者。悬缯烧香燃灯。执行佛戒。皆清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与阿难及诸应真共议。鸠夷国王。寿终当趣何道。大迦葉言。斯王寿终。当生十二水微天上。后弥勒来下作佛时。当字须达。为弥勒兴造宫殿。讲受道堂。喻闻物精舍。孤独聚园。衣食疾药。供比丘僧。阿难问大迦葉。鸠夷国王。何以不于弥勒佛所取应真道。大迦葉曰。斯王欲心。未厌生老病死忧悲之苦故。不取应真道矣。迦葉语阿难。其有不厌生死患者。终不得道。阿难答曰。吾久厌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尔但执戒。不惟内外身身之恶转流生死但以食故。边境八国。闻佛灭度。舍利在鸠夷国中。皆发兵来。索舍利分。鸠夷国王曰。佛在吾国。今者灭度。吾当供养。远苦枉顾。舍利不可得。八王答曰。吾等叉手。索舍利分。了不与我必当以命抵取之耳天帝见八王共诤。欲得舍利还国供养。化为梵志。自名屯屈。叉手前晓八国王曰。听吾一言。惟佛在时。诸王奉尊教常慈惠。夫为民主。无宜有诤。当行四等。分佛舍利。令诸国土。皆有宗庙。开民盲冥。令知有佛。以为宗绪使得景福。天神鬼龙诸王黎民。佥曰善哉屯屈。普施众生福田也。共请屯屈作平八分。屯屈自以天上金罂。中以石蜜涂里成量舍利。各与一罂。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以香华悬缯杂彩烧香燃灯朝夕作乐屯屈长跪乞罂中余着蜜。舍利吾欲立庙。诸王惠之遂入罂。道士名曰桓违。从王索舍利。王曰已分不可复得唯有焦炭。便自往取。道士取炭。香华供养复有遮迦竭人。来索舍利。曰已分唯有余灰。可自往取即复取灰。奉九十日。

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共议。阿难随佛最久于佛独亲。佛所教化。施为弘摸。阿难贯心无微不照。可受阿难法律。委曲载之竹帛比丘僧议。阿难白衣。恐有贪心。隐藏妙语。不肯尽宣。比丘僧曰。当诡取之设一高座处。诸圣上会。以比丘僧。以慈诘问三上下。因问经

要。可得诚实。鸠夷国王。立佛宗庙。精房禅室。凡有三千。诸比丘处其中。诵经坐禅。王遣大臣。臣名摩南。将兵三千。宿卫佛庙。大迦葉与阿那律。共报比丘僧。佛经结律。名四阿含。阿难从佛。独为亲密。佛以众生淫泆无度。作一阿含。凶怒悖逆。作一阿含。愚冥远正作一阿含。不孝二亲。远贤不宗受佛恩。不惟上报。作一阿含。沙门众曰。唯阿难知夫。四阿含。当由阿难出。大迦葉曰。阿难白衣。恐有贪意。不尽出经。众比丘曰。可以前事诘责阿难。当上阿难着于高床。诸贤者众自下问经。佥曰善哉诚合大宜直事沙门即会圣众。逐阿难出。圣众皆坐。复命阿难令疾进。进为圣众稽首作礼。得应真者。皆坐如旧。未得者皆起。直事沙门。令之升坐中央高座。阿难辞曰。非吾座也。圣众佥曰。以佛经故尊尔于彼从尔受佛之上法。阿难乃坐。贤众问之。尔有七过。宁知之乎。世尊在时云。阎浮提之内大乐。尔默然。为直事沙门呼阿难。阿难即对曰。佛为无上正真圣尊。将不得自在耶。当须吾言乎。设佛在世一劫之间。弥勒至尊。从得作佛圣众默然阿难无惧。众圣佥曰。且还复坐。知子宣法。与众所闻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难复三下之。阿难复上言。伊焰摩须檀。伊焰摩须檀者。吾从佛闻诸比丘僧。闻阿难法言。伊焰摩须。檀吾从佛闻。咸哽噎云何。当奈此何。佛适处世而今更云吾从佛闻说如是。天神鬼龙。帝王臣民。四辈弟子。莫不举哀。大迦葉贤圣众选罗汉得四十人。从阿难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写经未竟。佛宗庙中。自然生四名树。一树字迦栴。一树字迦比延。一树字阿货。一树字尼拘类。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写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树。四阿含佛之道树也。因相约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净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优婆塞戒有五。优婆夷戒有十。写经竟诸比丘僧各行经戒。转相教化千岁。千岁之中有持戒者。应在第四弥勒佛所。弥勒世尊。当为天说经法言。今之会众。皆是释迦文佛时持戒者。来曾斯上。弥勒佛言。尔曹勤心加于精进。行难备悉。多少持之。佛泥曰后。作八宗庙。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经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弃国八日得道八日灭度。以沸星时。去家学道。以沸星时得道。以沸星时。般泥曰。草木复更华叶。举国树木皆更茂盛。佛般泥曰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灭。一切十方。皆自归于佛。

从佛般泥洹。到永兴七年二月十一日。凡已八百八十七年余。七月十有一日。至今丙戍岁。合为九百一十五年。是比丘康日所记也。又至庆历六年丙戍岁。共计一千九百九十四年。

佛说人本欲生经一卷

佛说人本欲生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类国。行拘类国法治处。是时贤者阿难。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便贤者阿难。夜已竟起到佛。已到为佛足下礼已讫。一处止已止一处。

贤者阿难白佛。如是我为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佛告阿难。勿说是分明易知易见。深微妙。阿难。从有本生死。是阿难。从本因缘生死。如有不知不见不解不受。令是世间如织机蹑撰往来。从是世后世。从后世是世。更苦世间居。令不得离世间。如是因缘。阿难。可知为深微妙。从有本生死明亦微妙。若有问。有老死因缘。问是。便报有因缘。何因缘阿难老死。便报生故。若有问。有生因缘。问是。便报有因缘。何因缘生。有故为生。若有问。有因缘有。便报有因缘有。何因缘有。报受因缘有。若有问。有因缘受。报有因缘受。何因缘受。报为爱求因缘受。如是阿难。从爱求因缘受。从受因缘有。从有因缘生。从生因缘老死忧悲苦不可意恼生。如是为具足最苦阴。从是有习。生因缘阿难为老死。是故说。是为从是致有是。当从是阿难分明。为生因缘老死。若阿难无有生。为无有鱼鱼种。无有飞鸟飞鸟种。为无有蚊虻蚊虻种。为无有龙龙种。为无有神神种。为无有鬼鬼种。为无有人人种各各种。若如有如有无有。亦无应有令有生。一切阿难无有生。为有老死不。阿难白佛言不。佛便告阿难。从是因缘当知。为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老死为生故。生因缘阿难为老死。生因缘阿难为老死。若有问。有因缘生。可报有因缘生。何因缘生。为有因缘故。从是阿难因缘当知。令从是有有因缘生。若阿难有因缘无有。宁有鱼鱼种。飞鸟飞鸟种。蚊虻蚊虻种。龙龙种。神神种。鬼鬼种。人人种各各种。如应应有无有。亦无有者为有无有。一切阿难无有。为有生不。阿难言不。是故阿难从是发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生为有有故。从有因缘阿难为生。若有问。有因缘有。便言有。何因缘阿难有。可报为受因缘。有因缘有。如是分明为受因缘有。设阿难受因缘无有。亦无有受有。一切阿难无有受。为有现不。阿难报不。如是阿难。为从是起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令有受。受因缘阿难为有。有因缘阿难受。有因缘阿难受。如是问对。为有何因缘有受。可报爱因缘。从是因缘阿难当知。为爱因缘受。若阿难无有爱。亦无有受。亦无有当受。一切阿难无有爱。为有受不。亦有受名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为从是发。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为爱因缘受。爱

因缘阿难为受。如是阿难为爱因缘求。求因缘利。利因缘计。计因缘乐欲。乐欲因缘发求。以往爱因缘便不欲舍悭。以不舍悭因缘便有家。以有家因缘便守。从守行本。阿难便有刀杖。从有刀杖。便有斗诤言语上下欺侵若干两舌多非。一致弊恶法。若阿难。本无有亦无所守。亦无有守。一切阿难无有守。为有刀杖斗诤语言上下欺侵若干两舌多非一致弊恶法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是从是发。是为本是为习是为因缘。刀杖斗诤语言上下欺侵若干两舌多非。一致弊恶法。从守故阿难便有刀杖斗诤语言上下欺侵若干两舌多非。一致弊恶法。如是但为多苦为从五阴习致。家因缘令有守。是故为说是当从是知。阿难。为家因缘守。若家因缘无有。已无有受。当何因缘有家。一切家因缘无有。宁有家不。宁有刀杖斗诤语言上下欺侵若干两舌多非一致弊恶法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令有守。为守故从家阿难令有守。难舍悭因缘令有家。从是因缘有是。当从是因缘知。阿难。为难舍悭因缘令有家。若难舍悭阿难无有。亦无有受。已无有受。宁当有悭难舍不。一切阿难悭难舍已无有。宁当有家不。阿难白佛言。无有。如是阿难。从是起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受家。悭难舍故阿难令有家。从往受阿难因缘令有悭难舍。是故有是言。亦从是因缘有是。如是当从是因缘阿难可解。为从发受。从是受悭难舍。若阿难发受无有。宁有受。亦何因缘往受。一切阿难无有发受。宁当有悭难舍不。阿难白佛言不。如是阿难。从是起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令悭难舍为发往受。故亦为发有因缘。故阿难受有悭难舍。欲贪因缘阿难令有发。是故说是。当从是因缘阿难知。为从欲贪因缘令发。若欲贪阿难无有。已无有因缘。亦何因缘当有欲贪。一切阿难欲贪无有。宁当有发往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发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令发为有欲贪。故为从欲贪阿难令发。已发从发往令有欲贪。是故为说。当从是因缘知。为从发往令有欲贪。若无有发往阿难亦无有令发往。一切阿难虽发往若有贪欲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为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贪欲为有。发往因缘令有欲贪。从是利故阿难令发往。为从是说是当从是因缘知。为从利因缘令发往。若阿难以无有利亦无有求。亦何因缘有求。一切阿难已无有利。宁当有发往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发往利故利故亦发求。从求因缘故令有利。故说是从是因缘当知。令从求因缘有利。若求因缘阿难无有。亦何因缘有求。亦从何因缘求。一切阿难以无有求。若有见利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为有利为有求故。求故阿难令有利。从爱故令有求。是故说当从是知。令从爱求。若阿难无有爱。亦无有求。亦无有因缘求亦无有爱。一切阿难爱无有。宁当有求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有爱故令有求。求故令有爱。彼阿难欲爱亦有爱。是二皆痛相会。有痛因缘阿难若有。问是。便言有。何因缘有。便言更因缘有。从是因缘阿难亦当知。令更因缘

痛。若阿难眼不更。亦无有应当更。眼亦不得更。一切阿难眼已不更。宁有眼更不。亦有眼当因缘生不。为乐为苦为亦不乐亦不苦。阿难应不。如是阿难。从是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令眼更痛。眼更因缘阿难令眼知痛。耳亦如是。鼻亦如是。舌亦如是。身亦如是。心不更阿难亦无有当更。亦无更因缘令心更。一切阿难心无有更。宁当有心更入因缘令有痛不。令有乐不。令有苦不。令有不苦不乐不。阿难应不。如是阿难。是为有是为本是为习是为因缘。痛令有更。心更因缘阿难令有痛。若有问。有因缘更不。对为有。何等更有因缘。对为名字因缘。当从是阿难可知。令从名字因缘更。若从所处有亦从所处应受。令名身聚有。若阿难。从所处有。亦从所处应受无有。为有更有名字不。阿难言不。若阿难从所处有。亦从所应受无有。今名身有无有。宁当有对更不。阿难言不。一切阿难。名字亦色身无有。为有更不。为从有更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为从是是发。为从是是本。为从是是习。为从是是因缘。从是是更令从是名字。名字因缘阿难令有更。阿难有名字因缘。设有问。便对为有。何因缘名字。谓识因缘为有。当从是因缘阿难解知。为识因缘名字。若识阿难不下母腹中。当为是名色随精得驻不。阿难言不。若识阿难母腹已下不得驻去。为有名字得致不。阿难言不。识阿难为本。若男儿若女儿已坏已亡。令无有为。得名字令增长令所应足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起有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为名字从识。识因缘阿难为有名字。有因缘阿难识。若问是。便对有。从何因灭有识。名字因缘有识。当从是因缘阿难分别解。为名字因缘识。若阿难。识不得名字驻。已识不得驻得增上。为有生老死苦习能致有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从是致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识令有名字。名字因缘有识。是如是为识因缘名字。名字因缘识。止是说名止是处。对止是诤本现。当从有慧莫受。几因缘阿难为计痛是为身。阿难言。是法本从佛。是法正本。佛自归本。佛愿令佛说。令从佛说。是说受解利。佛言。听阿难。善哉善哉。谛受念。佛便说。贤者阿难应唯然。从佛闻。佛便说是。或阿难有见。是痛为身。或有见。是痛计非身。但为身更痛法见是为身。或一身为是痛。见不为身亦不为痛法。见痛法计是不为身。但为见是身为身彼阿难或为在是痛计为身。当为对说是。是痛贤者为三辈。有乐痛。有苦痛。有不乐不苦痛。是贤者。三痛见何痛应作身。乐痛时阿难是时二痛已为灭。为苦亦不乐亦不苦。是时但为乐更。乐痛阿难非常。苦要灭。乐阿难痛已灭。离身不在身计。是如是是时阿难苦痛便时。是时为两痛已灭。为乐亦苦。是时但为更苦痛。苦阿难痛非常。苦尽法。苦阿难痛已尽。身不复更知。是时阿难亦不苦亦不乐不更是痛。是时两痛灭。痛亦苦。但为是时不苦不乐更是痛。不苦不乐阿难痛法非常苦尽。不苦不乐阿难痛已尽。应无有身。自有是计。或阿难为行道。为是非常法。痛为计见身。或有阿难为行道。放散乐苦痛。为自见计身。如是阿难。因缘不应可为痛作身见

身。彼阿难。或不痛计见是身。但为身法更痛。便可报。若贤者无有痛更。亦不见所更。宁当应有是不。是时阿难比丘不痛为见计非是身。宁应是法更痛亦见是身不。阿难言不。如是阿难。是因缘亦不应亦不可令或一无有痛计是身。但为身更痛。彼阿难所不计痛为身。亦不见是痛非身。亦不身更痛。亦痛法不见不计是身。但为计我为不觉是身。是身。便可报。一切贤者自计身。不更痛。宁应有身不。是时比丘不痛为身。身亦不更痛。痛法亦不为身。有身但为不觉身耳。如是观身。宁应身不。阿难言不。如是因缘阿难不应令无有痛为身。亦不身为更。亦不应法为身。亦不应不觉身为身。如是阿难。一切痛为作身已痛见见是身。几因缘阿难或为行道。不为痛作身为见不见身。阿难报。是法本从佛教。令亦从佛。愿佛为说。佛说已。弟子当受。令是说当为解利。佛告阿难。听是受。是谛受。重受念。是当为说。如是贤者阿难从佛闻。佛便说是。有阿难比丘不为痛作身。亦不见痛为身。亦不为身更。亦不痛法计为身。亦不见身见为身。亦不从或有是身。亦不从是见。见是身已如是见。不复致世间。令不复受世间已不复受致世间。便不复忧已不复忧。便无为度世。便自知为已。尽生老病死忧。已毕行已足。所应作已作。不复还在世间。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不计痛为身。自方便作。亦不见见为身。几因缘阿难或为行道。为色作身。阿难报法本从佛教。令亦从佛。愿佛为说。佛说已。弟子当受。令是说当为解利。佛告阿难。听是受。是谛受。重受念。是当为说。如是贤者阿难从佛闻。佛便说是。有阿难或为行道。为少色行为身。阿难或为行道。为不少色行为身。亦色无有量行为身。但为少不色行为身。或有阿难为行道。亦不为少色。亦不为无有量色亦不色少行为身。或有阿难为行道。亦不为少色。亦不为无有量色。亦不无有少色行为身。但为不色无有量行为身。彼阿难或为行道。少色行为身。现在阿难或为行道。少色行为身。己身坏死令复见身相像。如是不为是对行对如是致亦如是。齐是阿难或为行道。色少行为身。自方便计作。齐是阿难或为行道。色少行为身。自方计作。齐是阿难或为行道。色少行为身。令结使。彼阿难或为行道。不少色为作行身。但为色无有量计作为是身。现是阿难或为行道。色无有量为计作身。身已坏死令复现身相像如是不。为是对行对如是致亦如是。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为计身色无有量。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令色无有量为身令使结。彼阿难或为行道。不少色亦无有量色。计但为念少色为身。现在阿难或为行道。不色少为计身。身坏死令复见身相像。如是不为是对行对如是致亦如是。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不色少自计为致身。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不色少令身使结。彼阿难或为行道。亦不色少亦不色无有量。亦不无有色少亦不无有色无有量。为堕行身。现在阿难或为行道。亦不色少亦不色无有量。亦不无有色少亦不无有色无有量。为计堕身。己身坏死令复见身相像。如是不为是对行对如是致亦如是。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不色无有量自计为致身。齐是阿难或为

行道。令不色为使结。齐是阿难或为行道。自计为致身。身几因缘阿难为行道。色不行作身。阿难报。是法本从佛教。令亦从佛。愿佛为说。佛说已弟子当受。令是说当为解利。佛告阿难。听是受。是谛受。重受念。是当为说。如是贤者阿难从佛闻。佛便说是。或阿难为行道。或不为色作身。亦不为色计为身。亦不为色无有量。亦不为色少。亦不为色无有量计为身。彼阿难为行道。不少色为作身。亦不为计是身。现是阿难为行道。不为少色作身。亦不为堕是身。己坏死令不复见是身相像。不为是对行对如是是无有。齐是阿难。为行道。为不少色为身。亦不计为是身。齐是阿难为行道。为不少色为身不使结。彼阿难或为行道。不为色无有量为身。亦不作色为身。现在是阿难为行道。不色无有量为身。亦不计是身。己身身坏死令不复见身相像。不为是对如是如是是为无有是。齐是阿难为行道。不色无有量为身。亦不堕身计。如是阿难齐是或为行道。不色无有量为身不使结。彼阿难或为行道。不为不色少为身。亦不堕身计。现是阿难为行道。不色少为身。亦不堕身计。己身坏死令不复见身相像。不为是对如是如是是为无有是。齐是阿难为行道。不为不色少为身。亦不堕身计。如是阿难齐是为行道。不为不色少令不使结。彼阿难或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为身。亦不堕计是身。现是阿难为行道。不为不色阿难为身。亦不堕计为成身。己身坏死。如是身令不复见是计。不为是对如是如是是为无有是。齐是阿难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为身。亦不堕计是身。齐是阿难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亦令不使结。齐是阿难或为行道。不行不色无有量为身。亦不成身。亦不堕计是身。亦有是七处阿难令识得驻。亦有二受行从得解。

有色为令从是有。若干身若干思想。辟或人或天。是为第一识止处。

有色为令从是。一身若干思想。辟天名为梵天。长寿本在处。是为第二识止处。

有色为令从是。一身若干思想。辟是天名为明声。是为第三识止处。

有色为令从是。一身一像思亦一。辟天名为遍净。是为第四识止处。

有不色为令从是。一切从色想度多想灭为无有量空空慧受意止。辟天名为空慧行。是名第五识止处。

有不色为令从是。一切从空行竟过无有量识从慧受意止。辟天为识慧。是名为第六识止处。

有不色为令从是。一切从识慧过度无有量不用从是慧意受止。辟天名为不用从受慧。是为第七识止处。

何等为阿难亦有二受行从得解。有从色因缘行道。令不更思想。辟天名为不思想。是为一受行从得解。有从不色因缘行道。一切从不用得度为受不思想亦有思想受行止。辟天名为不思想亦有思想。是为二受行从得解。彼阿难所第识止处。为从色行因缘行道若干身若干思想。辟名为人亦一处。若阿难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知是识亦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是从得出要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往处。阿难言不。彼阿难第二识止处。为从色行因缘行道。若干身一想。辟天名为梵身。长寿本第一在处。若阿难行道。是识止处以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是从得出要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三识止处。为从色行因缘行道。一身若干想。辟天名为明。若阿难为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是从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四识止处。为从色行因缘行道。一像一身思想。辟天名为遍净。若阿难为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行为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五识止处。为从不色行因缘行道。一切从色得度地想已没无有量空空慧行受止。辟天名为空慧。若阿难为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六识止处。为从不色行因缘行道一切从空慧度识无有量受慧行止。辟天名为识慧。若阿难为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七识止处。为从不色行因缘行道。一切从识慧度无有量不用已舍受慧行。辟天名为不用受慧行。若阿难为行道。是识止处已知。亦是识止处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所识止处。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一受行从得解。有从色因缘行道。无有想亦不受。辟天名不思。若阿难为行道。已知是从受。亦知从受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是受行从得解。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彼阿难第二受行从得解。有从不色因缘行道。一切不用从慧得度过无有思想亦未离思想为受行止。辟天名为无有思想解。若阿难为行道。是受

行从得解已知。为是解从是习。亦知从是没。亦知是所乐。亦知是更苦。亦知从是要得出如有知。是时阿难为行道。是受行从得解。可应求可应望可应住处。阿难对言不。若阿难为行道。如是知。如是见。说为不知不见。若有是结使。是时应说为常。是时应说非常。是时应说世间有本。是时应说世间无有本。是时应说得道以死复生。是时应说得道不得死。为有无有。度世死从是结使。是时阿难为行道。是七识止处二受行从得解。如是如有从谛慧见从是意已解已得解脱。是名为阿难为行道无所著从慧得解脱。亦有阿难八解脱处。何等为八色。观色。是为第一解脱处。内观色不想外观色。是为第二解脱处。观三十六物净身受观行止。是为第三解脱处一切。从色想已度。灭地想。若干想不念无有量空慧已受竟。辟天名为空慧是名为第四解脱处。一切从空慧已度无有量识慧受竟。辟天名为识慧。是名为第五解脱处。一切从识慧得度无所有不用受慧竟行。辟天名为不用无所用慧行。是为第六解脱处。一切从不用慧得度无有思想亦不无有思想竟受止。辟天名为思想。是名为第七解脱处。一切从无有思想竟得度灭思想亦觉尽身已更竟受止。是为第八解脱处。若已阿难行道。七识止处二受行。从得解脱。亦是八解脱处。是如有是慧已。更见从是竟我却不用。已得解脱。如是本福已身更竟止。是名阿难行道无所著从两行得解脱。佛说如是阿难受行。

佛说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

佛说梵网六十二见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俱留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异道人须卑及弟子梵达摩纳。随佛及比丘僧。异道人须卑。谤佛无央数。及谤法比丘僧。弟子梵达摩纳。嗟叹佛及法比丘僧无央数。是师弟子便共诤言。各自非其所说。常随佛比丘僧受请。是时佛从俱留国。往至舍卫国。止在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会于迦梨罗讲堂上。坐共议言。是事当云何。异道人须卑。及弟子梵达摩纳。常随佛及比丘僧受请。异道人须卑。谤佛及法比丘僧无央数。弟子梵达摩纳。嗟叹佛及法比丘僧无央数。佛彻听遥闻诸比丘共议说是事。佛便起往至讲堂。佛则坐。佛问诸比丘言。属者会迦梨罗讲堂。所议何等。诸比丘白佛言。向者会共议言。异道人须卑。及弟子梵达摩纳。常随佛及比丘僧受请。异道人须卑。谤佛及法比丘僧无央数。弟子梵达摩纳。嗟叹佛及法比丘僧无央数。佛言。善哉诸比丘。会常当行二事。何等为二。一者说法。二者思惟。佛告诸比丘。若有谤我及法比丘僧。汝曹不嗔恚。念恶愁忧者为善。若有谤我及法比丘僧。卿曹便嗔恚愁忧者为有衰。比丘。若有嗟叹我及法比丘僧者。汝便当不喜亦不愁忧。亦不喜喜者。汝便有衰。若复有谤我及法比丘者。汝意便当念言。彼人所说。非至诚言。佛无有是事。比丘若有嗟叹我及法比丘僧者。汝当念言。实有是事。所以者何。其少知者但有诫不能多闻者。便嗟叹佛。诸比丘问佛言。何所是少知但有诫不多闻嗟叹佛者。佛言。其人说言。佛不杀生。无怨结。不持刀杖。教人为善。慈哀一切及蜎蜚蠕动之类。亦不取他人财物。但欲布施。心亦念布施。见人劫掠人者哀念之。身自行清净。不入人罪法。修清净梵行。乐清净行。不乐恶爱欲之法。亦不妄语。所言至诚。乐实无虚。世间人皆信其言。无有异意。亦不妄念。不两舌传语斗人。若有诤者和解。各令安隐。不骂詈。亦不恶口。所说令众人欢喜。但说善不欺言。知时至诚。有义行法。所言柔软。不坐高绮好床。亦不着香花。不听歌舞。不饮酒。亦不着金银珍宝。常以法食食不失其时。不受男女奴婢。不绝生谷。亦不受鸡羊猪。无有舍宅。亦不市买。不行斤斗寸尺欺侵人。皆离于刀杖挝捶恐怖人。

譬如异道人。贪着食。以是比着行。多居谷食酒畜生衣被医。沙门瞿昙。皆无是。

譬如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是故常作痴业。徐行出入。诽谤嫉妒。但欲得自恭敬。佛常离是痴业。

譬如异道人。受人信施食。畜聚落舍宅谷食树木果蓏菜园。自取食之。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在高广绮床上卧起。以金银好画之上布施[袖-由＋延]及诸象马畜生诸飞鸟之毛。以布座上。佛皆离是事。譬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便共相问言。王者云何。贼云何。兵云何。斗云何。大臣云何。郡国县邑云何。女人云何。淫劮者云何。说世间事。说开事海事。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行虚现实。应表里不相副。示光法明。以求财利。常贪钵。佛皆离是痴见。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便共诤讼言。我知法律。卿不知法律。卿为邪见。岂能知法耶。我为正见。语言前后颠倒。我为正见。卿则见邪。卿为负我得胜。卿恶卿边。至无复受其言。卿当学行。为有保任不。佛离是畜生果。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常行摴蒱博掩。便言我以得韃櫪兜摴蒱君犊塞卢。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便沐浴以杂香涂身。自庄严。以镜自照。持高伞盖。着履结发。以珠珞毦。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常行现恶事。便持手斗足。以头面相触。斗象马牛羊。斗男子女人及小儿。斗鸡猪鸭。佛皆离是邪恶见。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业。以自给活。别知刀矛弓箭。别相男女大小。别知相象马牛羊。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业。以自给活。作男女小儿医。作象马牛羊之医。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作畜生业自给活。作鬼神事。作衣被。作自医。作女人座医。作咒娆。女人往来之时。持草化作美食。与人食之。便诈随索好物化卢服。与人能令飞行。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作畜生业自给活。持药与人使吐。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业自给活。呼人言使东西行。咒令共斗诤讼。相挝捶人。堕人着地。咒女人使伤胎。以苇咒着人臂。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业自给活。持薪然火。咒栗皮毒蒲萄子作烟。咒鼠伤杀人。学咒知人生死时。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业自给活。一人言当大雨。一人言当小雨。一人言米谷当丰熟。一人言不熟。一人言米谷当贵。一人言当贱。一人言当大病疫。一人言不。一人言当有贼来破坏此国。一人言当有大死亡。一人言当有崩王。当有立王。一人言地当大动。一人言不。一人言月当蚀。一人言月不蚀。一人言日当蚀。一人言日不蚀。一人言日从东西行。一人言从西东行。一人言月星宿。从东西行。一人言从西东行。用是故有吉西。一人言用是故日月星宿。从东西行。一人言用是故日月星出。一人言用是故日月星入。一人言云当覆日。一人言当出于云。一人言天当清无云。佛皆离是事。有异道人。受人信施食。以畜生业自给活。一人言此国王。当往破彼国。彼国王当来破此国。一人言此国王车马畜少。为人解梦。咒人使不能语。令人口噤。为人书取其价。为人持校计取其价。分别好恶色取其价。佛皆离是事。佛言。沙门一饭。暮不食。以时食。离不时食。行知止足于衣钵食取足而已。所行至处。皆赍衣钵自随身。

譬如飞鸟所行至处两翅随其身。比丘亦如是。于衣被饭食钵取足而已。所行至处。衣钵皆随身。比丘亦如是。受贤者诫奉行。自观身不诤讼。思惟道。所作安谛。见色不作想。亦不互相见斗人变者。续寂寞不痴乱。诸不可意恶不善之法。不能乱其志。皆护眼根。是为比丘奉贤者诫品。贤者如是寂定根门于内不念斗乱。饭食取足而已。食亦不多亦不少。适得其中。常尔一食不增减。趣支命不用作筋力。但欲令身安。不苦痛有气力得定行。若有当来比丘。当以是贤善奉行戒。当以是贤善。饭食取足而已。思惟道初夜后夜行道。应妙不倾动行道念。昼日若坐若经行。不念恶法。初夜若经行若坐。中夜猗右胁累两足而卧。意即念起常欲见明。后夜复坐念道。若经行不念恶法。若入郡国县邑分卫。明旦起着衣持钵。入郡国县邑分卫。皆护身诸根常念着意分卫讫。出饭食已澡手洗足去钵。便入在独夜坐。若空闲树下。若露处山间岩石间。若草屋水所荡处。正坐不左右顾视。离世间痴。意念行不作恶意。以慈心哀伤一切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意亦不念恶去爱欲。去离睡眠。常念疾得定行意而不念睡眠。去离犹豫众想。不说恶亦不作想。内意寂定。去离外疑。去离众想。行不行恶法。意亦不念众想。皆弃五盖及尘劳意。譬如人举息钱行贾作如意。还本偿息常有余末。饶足自活。其人自念心亦欢喜。譬如人久行作奴婢。得脱奴身。出入自在。自念言。我本作奴。今得脱为民。其人自念。心亦欢喜。譬如人拘闭牢狱。遇赦得脱。其人自念。心亦欢喜。譬如人得重病。连年累岁。遭遇良医。攻治得愈有气力。行步出入饭食。其人念言。昔时病累岁。今得除愈有气力。饭食出入。其人自念亦欢喜。譬如人持重财。经过恶道。财物畜甚安隐得至善道。其人自念亦欢喜。比丘亦如是。去离五盖。譬如负债以偿。拘闭得脱。久病除愈。奴免为民。经过恶道以脱。是心欢喜。佛言。其少知或不多闻者。便谤如来。佛言。我所解法深妙。我所知所了者。贤者弟子闻者便嗟叹如来。佛言。何所是深妙之法。我所可了知。贤者弟子。闻之便嗟叹如来。佛言。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于无央数道。各各学其事。知其中事。皆在十八见中。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事。学当来事。于无央数道。各各了其事。皆在是四十四见中。彼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于无央数道。各各了其事。悉在十八见中者。有异道人。行常见。常自为世间说有常。在是四见中。佛言。其异道人。何以在四见中。各见常说自为世间人说有常。若有异道人。断爱欲行禅。即如其像三昧正受。能念过去二十劫事。其人言。我与世有常。所以者何。我知过去劫成败时。不知当来劫成败时。其人便念。知过去事。舍当来事。是为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断爱欲。即如像三昧正受。能念当来四十劫事。其人言。我与世有常。所以者何。我不知过去劫成败时。但知当来劫成败时。其人便舍过去事不知之。念当来事。是为第二见。第三若异道人。断爱欲。精进行寂。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过去当来八十劫事。其人便言。我

与世有常。所以者何。我知过去当来劫成败时。其人便念过去当来之智。是为第三见。第四若有异道人。精进寂一心。行断恶行。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寂根住痴念。其人自为世间说有常。所以者何。我不知过去劫成败时。亦不知当来劫成败时。是为第四见。所可谓异道人。说常见常。自为世间人说有常者。皆在是四见中。不能复过上。如来皆知。是复过是上微妙知。是以不诫之。离于诫得无为。如来知痛痒所更乐尽灭。知所从起。佛见以无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解法。深奥深照。若有贤者弟子。闻之便嗟叹佛。其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念过去事。于无央数道。各乐说知其中事。皆在十八见中。其异道人。何谓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念过去事。于无央数道。各乐说知其中事者。若有异道人。各说常见常。各自为世间人说有常。皆在四见中。其异道人。何谓说常见常为世间人说常。其劫坏败时。下人民便上生第十二阿卫货罗天上。劫坏败时。其天福德薄。命尽展转来下。有梵天在上虚空中生。便于彼为大尊梵自谓。我皆作诸事。于其上尊。为一切作父。解义千人之上。其梵天自念言。当于何所得人来生。此适发意顷。余下人即解生其上。尔时其梵天。因发见言。我皆化作是诸人。其人民亦自生见言。梵天皆化作我曹。所以者何。梵天先生。我曹后生。是故化我曹。其先生梵天。最端正好洁。威神巍巍。其余诸天。随法福德薄。命尽皆稍稍下生人间。行精进。离爱欲。行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处。其人言。上先所生梵天。得常在终不转移亦不死。常在尊上梵天。化作我曹。非常转移死。是谓为说常非是。是为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彼有梵天。发见如是言。其有色法痛痒思想行识。是法为常。亦不转移不死。其有地种水种火种风种空种。此非常不坚固。其梵天人。禄相福德薄者。终亡来下生人间。其人精进离爱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梵天。是其人言。彼色法痛痒思想行识。其法常坚固。此人间地种水种火种风种空种。是法非常。无坚固有终亡。是为第二见。第三若有异道人。所说何谓。有天名几陀波屠。在其上相娱乐。快乐以后。常不复念身病着床。其人法禄相福德薄。终亡下生人间。其人行精进离爱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处。其人便言。彼天人相娱乐快乐者。得常在不动转终亡。此人间相娱乐。非常无坚固有终亡。彼天有常。此人间无常。是为第三见。第四若有异道人。所说有天名散提。彼居上共止顿平。相向生嗔恚离本座。其天人禄相福薄者。终亡下生人间。其人行精进离爱欲。一心即如其像三昧定意。念昔所生天上。其人言。彼诸天共止相娱乐者。得常在坚固不终亡。我生人间者。非常无坚固有终亡。彼天有常。我人间无常。是为第四见。佛言。诸异道人。各各所说有常。各各为世间人。说有常者。皆在是四见中。不能过是四见。佛皆知是。复过是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更乐。知方便所从起起以见。佛无所受意善解。佛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之。便嗟叹如

来。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念昔时行。于不可计道。各乐说解知其事。皆在十八见中。其道人所知。何谓有异道人言。我于此自然生。不从他方来生。念无所从生。见谓本无世间。今有世间。皆在二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言。我于此自然生。不从他方来生。念无世间。今有世间者。有天名无想。入无有思想。无有痛痒。其天人若念思想。禄相福德便薄尽。终亡来下生世间。其人行精进离爱欲。一心定意意即如像像其三昧。不能复念。昔时所从来生。其人便言。本无有世间。今适有世间。我昔时无今自然生。是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意念痴其痴人念言。本无世间。今适有世间。我本无今自生有。所以者何。我本无今自生有。是谓为本无有世间。是为第二见。其异道人所可谓我本无所从来生。念无所从生。见谓本法世间。今适有世间者。皆在是二见中。是二见不能复过上。佛皆知是。复过其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所更乐。知方便所从起以见佛便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晓了之。若有贤者弟子。闻知者便嗟叹佛。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念昔时行。于可计道。各乐说解知其事者。皆在十八见中。有异道人。一人言我所见有崖底。一人言我所见无崖底。一人言我所见有崖底无崖底。一人言我所见不有崖底亦不无崖底。皆在是四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若有异道人。行如是。自为世间人说有限。我所言至诚。其余者为痴虚妄言。自为世间人说无限。作是说。有言。我与世间有限无限。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者。后亦为虚妄语。作是说者为诳语。所以者何。我所见世间有限。是为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言我所行所见无限。谓知我与世无限。其异道人。见如是。行如是。谓我与世无限。其人说言。我与世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反言我与世有限无限。我与世亦无有限亦不无限。作是说者为诳语。所以者何。我与世无限。是无二见。第三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其异道人见如是行。谓知我与世有限无限。我所言至诚。其余为痴虚妄语。反言我与世有限无限。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作是说者无诳语。所以者何。我与世有限无限。是为第三见。第四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其人言我念如是行如是见。谓知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所言者至诚。其余者为痴虚妄语。反言我与世有限。我与世无限。我与世有限无限。作是说者为诳语。所以者何。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是为第四见。佛言。诸异道人。有言有限。有言无限。有言有限无限。有言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及世间者。皆在是四见中。不能复过是四见上。佛皆知是。复过是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所更乐。知方便所从起。不受着佛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之便嗟叹佛。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念昔所生处。于不可计道。各乐说解其事者。皆在是十八见中。各异道人。共诤说所言各异。若有问事者。便共诤所言。各异言教。我某当如是教。彼人当如

是教。余人当如是教。人当如是不如是。皆在是四见中。其异道人共诤说。所言各异者何谓。各有异道人。见如是行如是。言我不知亦不见。为有后世为无后世。我不知。一切无有后世。我亦不见。我所可不见不知不念是事。如我所说。不如余者所说。其人独语自用。我所见至诚。其余为痴。佛言。受取痴邪见人。身死至泥犁恶道。若有沙门婆罗门。所行多知。黠慧解说。其义谛观。所语无异。名闻远方。弃捐他见。来到其所。安谛问之不能发遣。其异道人。死堕恶道。是为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其异道人。见如是所说如是。我不知为有善恶之殃福。亦不知为无善恶之殃福。我亦不知亦不见。若作是语。有善恶之殃福我为着。无善恶之殃福我为离着。若我不着为转还受若沙门婆罗门。所行多知。黠慧解说。其义谛观。所语无异。名闻远方。弃捐他见。来到其所。安谛问之。不能发遣。其异道人。疑恐畏来问。若有问者。便共诤说。教某人当如是。教余人当如是。当如是不如是。亦当如是不如是。是为第二见。第三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其异道人。所见如是所说如是。不我如何所善何所恶。当行何等不行何等何所恶道何所善道。何所是现世宝何所是后世宝。常当作何等行为苦。当作何等行为乐。若有沙门婆罗门。所行多知解。其义谛观。所语无异。名闻远方。弃捐他见。来到其所。安谛问之。何所善恶。当行不行何等。何所善恶之道。何所是现后世宝。常当作何等行为苦乐。来问之。不能发遣。恐畏恶道。若有问事者便共诤。所言各异。教某人当如是教余人当如是。教人当如是。亦当如是不如是为第三见。第四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其异道人意念痴若有问事者。便共诤。所言各异。教某人当如是。教余人当如是。当如是不如是。亦当如是亦不如是不如是亦当如是亦不如是。是为第四见。所谓异道人。共诤亦说各异。若有问事者。便共诤语教某人当如是。教余人当如是当如是不如是。亦当如是亦不如是者。皆在四见中。不能过是四见上。佛皆知是。所知复过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更乐。方便知所从起。佛现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若有贤者弟子。闻知者便嗟叹佛。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知过去事。念昔时行。于不可计道。各乐说解其事者。皆在是十八见中。是十八见不能复过上。佛如是所知。复过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佛现无所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之便嗟叹佛。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事。念当来事。行不可计道。各乐解说其事者。皆在四十四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于当来劫中。知当来事。行不可计道。各乐说解其事。若有异道人。行想见想。自为世间人说想。在十六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行想见想。为世间说想。在十六见中。其异道人。所见如是行如是。有我色为有后世想。言我至诚其余为痴。是为第一见。若有异道人。言无色为有我无后世。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二见。若有异道人。行想见想。自为世间人说想者。

言有色无色有我。我所语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三见。若有异道人。言亦不有色亦不无色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四见。第五若有异道人。言有限为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五见。第六若有异道人。言无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六见。第七若有异道人。言有限无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七见。第八若有异道人。言亦不有限亦不无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八见。第九若有异道人。言一想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九见。第十若有异道人。言少思想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见。第十一若有异道人。言种种思想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一见。第十二若有异道人。言无央数思想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二见。第十三若有异道人。言一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三见。第十四若有异道人。言苦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四见。第十五若有异道人。言苦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五见。第十六若有异道人。言亦不苦亦不乐为有我。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十六见。佛言其异道人。行想见想。自为世间说想者。皆在是十六见中。不能复过上。佛皆知是。所知复过上绝妙佛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更乐。知方便所从起。佛现无所著受意善解。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之便嗟叹佛。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事。念昔时行。于不可计道。各乐解说其事。悉在四十四见中。其异道人何谓。若有异道人。行无常见无常。自为世间人说无常。悉在八见中。其异道人所行何谓。行无想见无想。自为世间人。说无想。其异道人。见如是行如是。有色为有我无想。死无后世。言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一见。第二若有异道人所知何谓。行无想见无想。自为世间人说无想。谓无色为有我无想。死无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二见。第三见若有异道人。言有色无色。为有我无想。死无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三见。第四见若有异道人。亦非有色亦不无色。为有我及世。死无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四见。第五见若有异道人。言我为与世有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五见。第六见若有异道人。言我与世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六见。第七见若有异道人有限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七见。第八见若有异道人。言亦不有限亦非无限。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八见。佛言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见当来事。所知言各异。皆在四十四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见无想行无想。亦不无想见谓知。我与世无有想。皆在是八见中。第一见若有异道人。见如是行如是。有色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死有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一见。若有异道人。言有色无色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死有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二见。第三见若有异道人。言有色无色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三见。第四见若有异道人。亦不有

色亦不无色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四见。第五见若有异道人。言有限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五见。第六见若有异道人。言无限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六见。第七见若有异道人。言有限无限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七见。第八见若有异道人。言亦不有限亦不无限。为有我。亦不有想亦不无想于后世。我至诚其余者为痴。是为第八见。佛言。若有异道人。亦不有想。亦不无想行。亦不有想。亦不无想见。亦不有想行。亦不有想见。皆在是八见中。不能复过是八见上。佛皆知是。所知复过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所更乐。方便知所从起。佛现无所著意解脱。佛言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便说佛功德。佛言若有异道人。当来劫见当来事。于无央数道。所知言各异。皆在四十四见中。其异道人所知何谓。若有异道人。言无行无有见无有人念空知。皆在七见中。其异道人。言无行无有见无有人念空者。所知何谓。若有异道人。见如是如是。诸我色四大。父母所生。以饮食而长。在非常沐浴衣。身死在地。骨节解堕。别离异处。风吹其身。破碎坏败。以后世不复生死。如是便灭尽。是为第一见。第二见复有异道人。言死非如此破败更有我。复过其上。何所是我踰上者。其我者色天及欲行天。彼我者。若死坏败。后世不复生死。是为第二见。第三见若有异道人。言我者死非如此坏败。更有异我。复过其上。其我者色无意故。彼我若死坏败。后世不复生死。是为第三见。第四见复有异道人。言我者非如此死坏败。更有我复过其上。其我者何谓。其我皆过诸色想天。悉踰嗔恚想天。念种种无央数虚空知行。其我若死坏败。后世不复生死。是为第四见。第五见复有异道人。言我者不如死坏败。更有我复过其上。其我者何谓。其我皆喻一切虚空知天。无央数名识知天。所念行其天。若不坏败时。后世便不复生死。是为第五见。第六见复有异道人。言我者不如此死坏败。更有我复过其上。其我者何谓。皆踰一切识知天。不复著名无识知念行其天。我者死坏败。后世不复生死。是为第六见。第七见复有异道人。言我者非如此死坏败。更有我复过其上。其我者何谓。皆踰一切无识知天。其天人无想有想念行其天。我者死坏败时。后世便不复生死。是为第七见。佛言所可谓异道人行灭坏见无行无有想无人念空。皆在是七见中。于七见中。不复能过上。佛皆知是所知。复过其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之得无为。佛知痛痒所更乐故。便知所从起起以现。佛无所著意善解。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悉了知。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便说佛功德。佛言。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于无央数道。所说各异。皆在四十四见中。复有异道人自说。今现念行无为。现在见无为。若人至其所。便为说现在无为。皆在五见中。有异道人。见如是说。行亦尔。其在殿舍。自快以五欲自娱乐。其人言。我现在得无

为。是为第一见。第二见复有异道人。言不如余者。言有我现在无为也。更有现在得无为。何谓现在无为。若比丘离欲。脱恶不善之法。意念行善安乐。便第一禅。其人灭尽。我者后世不复生死。是我现在得无为。是为第二见。第三见复有沙门道人。复言不如余者所说。不用此我现在得无为。更有现无为。复过其上。何谓现在无为。其比丘灭意内寂定。其志一不念亦不行。三昧喜乐。便行第二禅。其人灭尽现在得无为。是为第三见。第四见复有沙门道人言不如余者言不用此我现在得无为。更有现无为。复过其上。何谓现在无为。其有比丘。喜离淫劮悦观行当寂悦身行如贤者所观行常安。便行第三禅。是为第四见。第五见复有沙门道人。言不如余者言不用此。现在得无为。更有现在无为。复过其上。何谓现在无为。其有比丘。断乐断苦。无有昔时可意不可意。亦不苦亦不乐。常奉清净。便行第四禅。其人现在得无为灭尽。以后世不复生死。是为第五见。佛言所可谓有沙门道人。说现在无为。见现在无为者。念现在无为者。皆在是五见中。不能复过是五见上。佛皆知是所知。复踰上绝妙知。是以不讥亦不毁得无为。佛知痛痒所更乐。方便知所从起。以现佛无所著意善解。我所知法。深奥深照。我悉了知。若有贤者弟子。闻知之便说佛功德。佛言彼异道人。念常见常为人说。我世有常在。是四见中者。用不知示现。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成因缘。用是不成因缘。不得其处。佛言。彼异道人说上中行各现所各自为大说世常在二见中者用不知不见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成因缘。不得其处。佛言。若有异道人。各念常见常。各为人说。我与世有常在四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习因缘。不习因缘。是用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有言有限。又言无限。有言有限无限。又言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及世。在四见中者。用不知不见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共诤言所说各异。在四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习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说想行想为人说。我与世有想。在十六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念无想见无想。为人解脱我与世无想。在八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亦不念想亦不无想。为人说。我与世无想。在八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说灭坏。常为人说。我与世灭坏。在七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彼诸异道人。说现在无为。见现在无常。为人说现在无为。在五

见中者。用不知不见故。不得道行精进。乃知是习因缘。不习因缘。用是因缘成。用是因缘不成。不得其处。佛言。若有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于无央数道各各异。在十八见中。彼诸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事。于无央数道。所说各异。在四十四见者。合皆在是六十二见。往还其中。于彼住在。厥中生俱会行。于网中行死不得出。佛言。譬如工捕鱼师。若捕鱼弟子。持么目网下着小泉中。下以便前住若坐。其人念言。水少诸鱼浮游。皆上网上。往往在其中不得出。佛言。如是诸异道人。于过去劫中。见过去事。识昔时行。于无央数道。所说言各异。在十八见者。若有异道人。于当来劫中。见当来事。念说当来事。于无央数道所说各异。在四十四见中者。皆在是六十二见往还。于其中住在其中生死。俱合会行。在罗网中不得出。佛言。比丘。佛身皆断诸着。常在厥住。诸天及人民悉见。佛般泥洹后不能见也。佛说是经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尔时那耶和留比丘。在佛前住。以扇扇佛。于是贤者那耶和留。长跪叉手白佛。未曾有天中天。是经深乃如是深照天中天。是经名为何等。云何持名。佛告那耶和留。拘楼秦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经时。名为法网。迦葉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经时。名为见网。今我亦说是经名为梵网。佛说如是。诸比丘皆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一卷

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长阿含善生经别译）

佛在王舍国鸡山中。时有长者子。名尸迦罗越。早起严头。洗浴著文衣。东向四拜。南向四拜。西向四拜。北向四拜。向天四拜。向地四拜。佛入国分卫遥见之。往到其家问之。何为六向拜。此应何法。尸迦罗越言。父在时教我六向拜。不知何应。今父丧亡。不敢于后违之。佛言。父教汝使六向拜。不以身拜。尸迦罗越便长跪言。愿佛为我解此六向拜意。佛言。听之内着心中。其有长者黠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为人所敬。后世生天上。一者不杀诸群生。二者不盗。三者不爱他人妇女。四者不妄言两舌。心欲贪淫恚怒愚痴自制勿听。不能制此四意者。恶名日闻。如月尽时光明稍冥。能自制恶意者。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满时也。

佛言。复有六事。钱财日耗减。一者喜饮酒。二者喜博掩。三者喜早卧晚起。四者喜请客。亦欲令人请之。五者喜与恶知识相随。六者憍慢轻人。犯上头四恶。复行是六事。妨其善行。亦不得忧治生。钱财日耗减。六向拜当何益乎。

佛言。恶知识有四辈。一者内有怨心。外强为知识。二者于人前好言语。背后说言恶。三者有急时。于人前愁苦。背后欢喜。四者外如亲厚。内兴怨谋。善知识亦有四辈。一者外如怨家。内有厚意。二者于人前直谏。于外说人善。三者病瘦县官为其征讼忧解之。四者见人贫贱不弃捐。当念求方便欲富之。恶知识复有四辈。一者难谏晓教之作善故与恶者相随。二者教之莫与喜酒人为伴故。与嗜酒人相随。三者教之自守益更多事。四者教之与贤者为友故与博掩子为厚。善知识亦有四辈。一者见人贫穷。卒乏令治生。二者不与人诤计挍。三者日往消息之。四者坐起当相念。善知识复有四辈。一者为吏所捕。将归藏匿之。于后解决之。二者有病瘦。将归养视之。三者知识死亡。棺敛视之。四者知识已死。复念其家。善知识复有四辈。一者欲斗止之。二者欲随恶知识谏止之。三者不欲治生劝令治生。四者不喜经道。教令信喜之。恶知识复有四辈。一者小侵之便大怒。二者有急倩使之不肯行。三者见人有急时避人走。四者见人死亡弃不视。佛言。择其善者从之。恶者远离之。我与善知识相随。自致成佛。

佛言。东向拜者。谓子事父母。当有五事。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时作饭食。三者不益父母忧。四者当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师治之。父母视子亦有五事。一者当念令去恶

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四者当早与娶妇。五者家中所有当给与之。

南向拜者。谓弟子事师。当有五事。一者当敬难之。二者当念其恩。三者所教随之。四者思念不厌。五者当从后称誉之。师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当令疾知。二者当令胜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不忘。四者诸疑难悉为解说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胜师。

西向拜者。谓妇事夫。有五事。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夫视妇亦有五事。一者出入当敬于妇。二者饭食之。以时节与衣被。三者当给与金银珠玑。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于外邪畜传御。

北向拜者。谓人视亲属朋友。当有五事。一者见之作罪恶。私往于屏处。谏晓呵止之。二者小有急。当奔趣救护之。三者有私语。不得为他人说。四者当相敬难。五者所有好物。当多少分与之。

向地拜者。谓大夫视奴客婢使。亦有五事。一者当以时饭食与衣被。二者病瘦当为呼医治之。三者不得妄挝捶之。四者有私财物。不得夺之。五者分付之物当使平等。奴客婢使事大夫亦有五事。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当作自用心为之。三者当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入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

向天拜者。谓人事沙门道士。当用五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择好言与语。三者以身敬之。四者当恋慕之。五者沙门道士人中之雄。当恭敬承事问度世之事。沙门道士当以六意视凡民。一者教之布施。不得自悭贪。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色。三者教之忍辱。不得自恚怒。四者教之精进。不得自懈慢。五者教人一心。不得自放意。六者教人黠慧。不得自愚痴。沙门道士教人去恶为善。开示正道。恩大于父母。如是行之。为知汝父在时六向拜之教也。何忧不富乎。尸迦罗越即受五戒。作礼而去。

佛说呗偈。

鸡鸣当早起　　被衣来下床
澡漱令心净　　两手奉花香
佛尊过诸天　　鬼神不能当
低头绕塔寺　　叉手礼十方

贤者不精进　　譬如树无根
根断枝叶落　　何时当复连
采华着日中　　能有几时鲜
放心自纵意　　命过复何言
人当虑非常　　对来无有期
犯过不自觉　　命过为自欺
今当入泥犁　　何时有出期
贤者受佛语　　持戒慎勿疑
佛如好华树　　无不爱乐者
处处人民闻　　一切皆欢喜
令我得佛时　　愿使如法王
过度诸生死　　无不解脱者
戒德可恃怙　　福报常随己
现法为人长　　终远三恶道
戒慎除恐畏　　福德三界尊
鬼神邪毒害　　不犯有戒人
堕俗生世苦　　命速如电光
老病死时至　　对来无豪强
无亲可恃怙　　无处可隐藏
天福尚有尽　　人命岂久长
父母家室居　　譬如寄客人
宿命寿以尽　　舍故当受新
各追所作行　　无际如车轮
起灭从罪福　　生死十二因
现身游免乱　　济育一切人
慈伤坠众邪　　流没于深渊
勉进以六度　　修行致自然
是故稽首礼　　归命天中天
人身既难得　　得人复嗜欲
食淫于意识　　痛想无厌足
豫种后世栽　　欢喜诣地狱
六情幸完具　　何为自困辱
一切能正心　　三世神吉祥
不与八难贪　　随行生十方
所生趣精进　　六度为桥梁
广劝无极慧　　一切蒙神光

中本起经二卷

中本起经卷上(次名四部僧始起出长阿含)

转法轮品第一

阿难曰。吾昔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提界善胜道场元吉树下。德力降魔。觉慧神静。三达无碍。度二贾客。提谓波利。授三自归。然许五戒。为清信士。已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汝于来世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字释迦文。号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众祐。度人如我今也。吾从是来。修治本心。六度无极。积功累行。四等不倦。高行殊异。忍苦无量。功报无遗。大愿果成。

世尊念曰。吾本发心。誓为群生梵释请法。甘露当开。谁应先闻。昔吾出家。路由梵志阿兰迦兰。待吾有礼。二人应先。念已欲行。天承圣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来七日。佛言。苦哉阿兰迦兰。甘露当开。汝何不闻。佛复惟曰。甘露当开。谁应次闻。郁头蓝弗。次应得闻。方起欲行。天复白言。此人者。昨暮命终。佛言。彼人长衰。甘露当开。不得受闻。生死往来。何缘得息。五道轮转。痛矣奈何。佛复惟曰。甘露法鼓。闻于三千大千世界。谁应得闻。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怜。二名頞陛。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南拘利。供给麻米。执侍劳苦。功报应叙。时五人者皆在波罗奈国。于时如来始起树下。相好严仪。明耀于世。威神震动。见者喜悦。径诣波罗奈国。未至中间。道逢梵志。名曰优吁。瞻睹尊妙。惊喜交集。下在道侧。举声叹曰。威灵感人。仪雅挺特。本事何师。乃得斯容。佛为优吁。而作颂曰。

八正觉自得　　无离无所染
爱尽破欲网　　自然无师受
我行无师保　　志独无伴侣
积一行作佛　　从是通圣道

优吁问佛瞿昙如行。佛告梵志。吾欲诣波罗奈国。击甘露法鼓。转无上轮。三界众圣。未曾有转法轮。迁人入泥洹。如我今也。优吁大喜曰。善哉善哉。如瞿昙言者。愿开甘露。如应说法。于时如来。便诣波罗奈国古仙人处鹿园树下。趣彼五人。五人遥见佛来。便共议曰。我等勤苦。室家离别。登山越领。困苦疲极。正坐此人。供给麻米。谓其叵堪。因魔来战。是以委藏。今故复来。一麻一米。我等不

堪。今起求食。奈何能办。但为施坐。各莫跪起言语问讯也。得此不乐。必自去矣。

是时世尊。为其五人。现道神足。五人身踊。不觉作礼。执侍如前。佛告五人。共议勿起。今作礼何谓。五人悉对曰。吾坐悉达。更历勤苦。悦头檀王。暴逆违道。皆由于卿。佛告五人。汝莫卿无上正真如来平等觉也。无上正觉。不可以生死意待也。何得对吾面称父字。又告五人。汝观吾身。何如树下。五人答佛。尔时憔悴。今更光泽。尔时处树。闭目端坐。日食麻米。犹谓非道。况入人间。身口自恣。何谓为道。佛告五人。世有二事。以自侵欺。何谓为二。杀生淫泆。恃豪贪欲。极身劳苦。内无道迹。无是二事。是真道人不。于九十六术。亦不舍远。是为取中。无有两际。何谓取中。得觉慧行。远于众智。六通悉觉。具八正行。是名取中。止宿泥洹。

佛说是法。五人未解。三人分卫。二人供养。为说色苦。一切众祸。皆由色欲。众好无常。人亦无住。譬如幻师。出意为化。愚者爱恋。贪而无厌。幻主观化。无染无著。所以者何。伪非真故。佛为二人。而作颂曰。

志荡在欲行　　嗜欲增根栽
贪色怨祸长　　离欲则无患

三人供养。二人分卫。为说贪苦。好利求荣。迷愚所专。害行毁德。壹由于贪。喜怒得失。欲者无厌。斯利危脆。若云过庭。老病死来。靡不分散。譬如人梦。寤则无见。黠能舍贪。乃得大安。佛为三人。而作颂曰。

贪欲意为田　　无厌心为种
断贪舍利求　　无复往来忧

于是世尊。因广说法。不断分部。五人便解。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佛告比丘。行有二事。为堕边际。一者念在色欲。无清净志。二者猗爱着贪。不能清志行。是二事。还堕边行。生不值佛。违远真道。若能断贪。精进修明。可得泥洹。何谓泥洹。先知四谛。何谓为四。一曰为苦。二曰为习。三曰为尽。四曰入道。如是比丘。次持觉慧一心思禅。受道报应。法眼以朗。解彼四谛。稍入道迹。何谓为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恩爱别苦怨憎会苦所求失苦。要因五阴。受盛为苦。何谓为习。所爱着习。不爱亦习。何谓为尽。其所有爱。觉知有灭。不爱不念。而觉皆尽。何谓入道。八正为真。一曰正见。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是为苦习。以尽入道。真谛是为无生。

无生者无老。无老者无病。无病者无死。无死者无痛。无痛者无上吉祥。向于泥洹。于时如来而作颂曰。

至道无往返　　玄微清妙真
不没不复生　　是处为泥洹
此要寂无上　　毕故不造新
虽天有善处　　皆莫如泥洹

说是法已。拘怜等五人。逮得法眼。佛告拘怜解未。拘怜退席对曰。未悟世尊。又告拘怜。过去久远时有国王。名曰恶生。将诸妓女。入山游戏。王令官属。住顿山下。唯从妓女。步涉山顶。王疲极卧。诸妓女辈。舍王取华。见一道人端坐树下。诸女心悦。皆前作礼。道人咒愿。诸妹那来。命令就坐。为说经法。王觉求诸妓女。而见坐彼道人之前。王性妒害。恶心内发。便问道人。何故诱他妓女。着此坐为。卿是何人。道人豫知王意必兴暴害。答曰。是忍辱人。王拔佩剑。削其两臂。而问何人。答曰。实忍辱人。又截其耳鼻。心坚不动。犹言忍辱人。王见道人颜色不移。便前悔过。道人告王。汝今以女色故。刀截我形。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觉。当以一切大智断汝生死。王惟罪深。必获重殃。叩头于地。愿见矜恕。道人告王。吾真忍辱者。血当为乳。所截平复。寻如所言。乳出形复。王见忍证。冀必全济。重宣情言。若真道成。愿先度我。道人答可。王解迷止。辞退还宫。

佛告拘怜。尔时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恶生王者。拘怜是也。解未拘怜。拘怜退席白佛。甚解世尊。说是法时。拘怜等五人。漏尽意解。皆得罗汉。及上诸天八万。逮得法眼。三千世界。为大震动。是为如来始于波罗奈国以无上法轮转未转者。大度一切。莫不乐受。

现变品第二

于时波罗奈城中。有长者名阿具利。有一子。字曰蛇蛇(晋言宝称)。时年二十四。称生奇妙。有琉璃屐。着足而生。父母贵异。字曰宝称。别作屋宇。寒暑易处。妓女娱乐。不舍昼夜。宝称中夜欻觉。见诸妓女。皆如死状。脓血流溢。肢节断坏。屋室众具。皆似冢墓。惊走趣户。户辄自开。天地大冥。唯睹小光。趣东城门。门复自开。明照鹿园。寻光诣佛。瞻睹相好。巍巍煌煌。怖止迷解。举声叹曰。久在恩爱狱。缚著名色械。今驰趣天尊。宁得解脱不。佛言。童子善来觉矣。斯处无忧。众行毕竟。前礼佛足。却住一面。佛为说法。逮无垢法眼。退席白佛。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便成沙门。明旦众女。不见蛇蛇。周慞遍求。嘘唏并泣。大家惊怪。问其状

变。答言。不知宝称今为所在。长者怖悸。即遣马骑。四出推索。父乘子车。速出而求。道过一水。水名波罗奈。渡水见子宝屣脱置岸边。即寻足迹。径趣鹿园。佛以方便。令其父子两不相见。长者见佛尊仪相好。喜惧交至。忘失修敬。而问佛言。我子宝称。足迹趣此。瞿昙宁见。佛告长者。若子在斯。何忧不见。佛为说法。生死由痴。恩爱有离。破二十亿恶。入须陀洹。宝称心解。便得罗汉。父子相见。恩爱微薄。长者欢喜。退坐白佛。今日心悦。情有二喜。一者遇佛解喜。二者离爱快喜。于时宝称亲友四人。一名富褥。二名惟摩罗。三名憍炎钵。四名须陀。闻宝称已作沙门。惊喜毛竖曰。其人德高。明远震国。吾等咸归。今为沙门。其道必真。乃使斯人忽弃荣利。共出诣佛。并省宝称。即便俱行。见佛景则乘本愿行。心喜即解。头面作礼。前白世尊。饥渴道化。虚心日久。不以鄙陋。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为说心本旨。解清净。闻义心了。便得罗汉。

是时波罗奈傍县。名曰荼。有五十人。因事诣国。闻宝称富褥等皆作沙门。又各生念。诸长者子辈。憍乐自恣。才艺高世。皆感道化。瞿昙必神。乃令贵族。不复顾荣。各各发念。欲往诣佛。即便俱出。径诣鹿园。本愿应度。见佛便解。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悉成沙门。因顺本旨。速成法要。垢除缚解。皆得罗汉。

于时鹿园中间。有大众会。饮食歌舞。时有一女。端正非凡。于会中舞。众咸喜悦。意甚无量。女舞未竟。忽然不见。众失所欢。惆怅屏营。乃复于彼。百步现形。大众驰趣。女引诣佛。奄然隐焉。众人问佛。向者一女。并舞至此。瞿昙岂见之耶。佛告众人。且自观身。观他何为。色欲无常。合会有离。如泡如沫。愚者恋着。殃祸由生。身为苦器。众生皆然。大众心解。愿为沙门。佛皆受戒。道现正谛。皆得应真。佛敕诸比丘。汝曹各行。广度众生。随所见法。示导桥梁。普施法眼。宣畅三尊。拔爱除有。迁入泥洹。吾今独行。诣忧为罗县。诸比丘。受教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于是别去。

化迦葉品第三

于是如来。还诣摩竭提界。至优为罗县。暮止梵志斯奈园。明旦持钵。诣斯奈门。佛现金光。照其堂上。梵志二女。长名难陀。次名难陀波罗。见光喜悦。寻诣佛所。礼拜请佛。如来升堂。教授二女。归命三尊。授五戒已。世尊告曰。身非己有。万物归空。二人心解。首戴奉行。世尊惟曰。吾本起学。欲度众生。欲界魔王。归伏道化。近泥兰禅河边。有梵志。姓迦葉氏。字郁俾罗。年百二十。名声高远。世人奉仰。修治火祠。昼夜不懈。好学弟子。有五百人。迦葉二

弟。宗师其兄。谓为得道。各有弟子。皆居下流。迦葉自念。吾名日高。国内注仰。术浅易穷。穷则名颓。当作良策。全国大望。便行求龙。以术致之。为作靖室。而鞠龙曰若有轻突入靖室者。吐火出毒。以灭来者。龙至节会。无不放火。远近佥言。大师道神。迦葉由此。功名曰隆。世尊念曰。吾昔出家。道逢[卄/汧]沙。誓要道成先度脱我。吾用一切故。即便然可。今察民心。普注迦葉。卒未可回。譬如果美树高。无因得食。唯有伐树根僻枝。从食果必矣。一切所忌。咸在于龙。吾先降之。迦葉来从。尔乃大道。所化无崖。如来言曰。日照天下。其德有三。一曰光耀除冥。无不分明。二曰五色杂类。宣叙其形。三曰开发萌芽。万物精荣。如来出世。亦有三焉。一曰一切大智。照除愚冥。二曰分部五道。言行所由。三曰权慧拯济。利而安之。众祐念已。便行起于斯奈园。投暮往造迦葉。未至所止。便现金光树木土石。其色若金。迦葉弟子持瓶取水。睹变心动。怪而顾望。遥见世尊。明耀天下。不识何妙。驰走白师。师徒皆出。世尊威神。明仪煌煌。迦葉情悖。蒙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谓是天人。其目复眴。后思乃解曰。得无是白净王子悉达者乎。吾历数云。白净王子。福应圣王。不乐荣位。当得作佛。昔闻出家。其道成乎。如来忽到。迦葉大喜。善来瞿昙。起居常安。佛为迦葉而作颂曰。

持戒终老安　　信正所止善
智慧最安身　　众恶不犯安

迦葉白佛。唯愿屈德。临眄蔬食。佛答迦葉。古佛道法过中不饭。且明至心。欲托一事。庶不有吝。迦葉答曰。恨无备豫。敬德虚心。佛告迦葉。欲寄一宿。宁见容不。迦葉白佛。我梵志法。寝不同室。幸恕不爱。巨命如何。佛指靖室。此复何室。迦葉答曰。中有神龙。性急姤恶。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烧害于人。佛告迦葉。以此借我。迦葉答曰。实不有爱。恐龙为害耳。五百弟子。屏营悚息。恐师许佛。重借满三。迦葉惟疑。意甚无违。惧必祸耳。佛告迦葉。三界欲火吾已灭之。龙不害我也。迦葉答曰。瞿昙德尊。能居随意。即捡威神。便入其室。五百弟子。信龙为害。莫不涕泪。可惜尊人。为龙所害。佛坐须臾。龙从窟出。吐毒绕佛。如来化毒皆使为华。龙见其毒作华绕佛。怒盛吐火。谓能为害。热气归龙。郁闷欲死。举头视佛。见相知尊。凉风趣龙。寻凉诣佛。火灭毒除。归命入钵。于是如来。便现火光。炯然概天。迦葉弟子。直起瞻候。见佛光明。谓是龙火。举声悲呼。可惜真人。竟被龙殃。迦葉师徒。惊共奔出。五百弟子。同声责师。天地开辟。未见人类妙如瞿昙。可尊可贵。恨不熟观。何缘复见。垂泪拭眼。而作颂曰。

容颜紫金耀　　面满发绀青
大人百福德　　神妙应相经
方身立丈六　　姿好八十章
顶光烛幽昧　　何駃忽无常

后来弟子。谓火害佛。悲唤哀恸。瞿昙被害。我生何为。踊身赴火。清凉和调。还顾白师。瞿昙无恙。本谓龙火。定是佛光。师徒骚扰。侧息达明。清旦如来持钵出室。迦葉大喜曰。大道人犹存耶。器中何等。佛告迦葉。所谓毒龙已降受法。五百弟子。佥言佛神。迦葉内伏。吝惜名称。聊复贡高。大道人实神。虽尔未如我已得阿罗汉也。

迦葉白佛。愿大道人留止欲相供养。明旦作饭。自行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到。迦葉适还。佛如人屈伸臂顷。东适弗于逮数千亿里。取树果名阎逼。满钵而还。迦葉未到。已坐其床。迦葉问佛。大道人从何径来。佛言。卿去后吾东到弗于逮。取此果名阎逼。香美可食。佛饭去已。迦葉念曰。大道人虽神故不如我道真。明日食时复行请佛。佛言。可去今随后到。迦葉旋还。佛南行极阎浮提界取果[廾/呵]螺勒盛满钵还。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问佛。何缘先到。佛言。南行取此美果。可用愈病。佛饭去后。迦葉而念。此大沙门实神实妙。明日迦葉复行请佛。佛言。今随后到。佛西适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满钵而还。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问佛。复从何面来。答曰。西诣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汝可食之。佛饭已去。迦葉复念。是大沙门所作实神。明日迦葉复行请佛。佛言。今随后到。迦葉反顾。忽不见佛。佛已到北方郁单曰取自然粳米。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问佛。复从何来。佛答曰北适郁单曰。取此粳米。卿可食之。佛饭去后。迦葉独念。此大道人。神妙乃尔。明日食时。佛持钵自到其家。取饭而还。食已欲澡漱口无水。天帝释即下以手指地。自然成池。迦葉晡时。彷徉见池怪而问佛。何缘有此。佛告迦葉。朝得汝食。欲漱无水。天帝。指地成池给。用当名此池为指地池。迦葉念曰。大道人神妙。功德无量。后日世尊移近迦葉。坐一树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听佛说法。四天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见佛前有四火。清旦问佛。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夜四天王。来听说法。是其光耳。迦葉复念。是大沙门极神。乃致此天。虽尔故不如我道真。明日第二天帝释。夜来听法。帝释光明倍于四天。迦葉夜起。见佛前光。意而独念。佛故事火也。平旦问佛。得无事火。明倍昨夜也。佛言。帝释来下。听受经法。是其光耳。后夜第七梵天。又下听法。梵魔光景。倍于帝释。迦葉见光。疑佛事火。晨朝问佛。大道人。必事火也。佛告迦葉。第七梵天。昨夜听法。是其光耳。迦葉自念。是大沙门。威神感动。天梵下降。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

凡千五百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怪而白师。师曰。必是佛所为耳。驰往白佛。我五百弟子。今朝燃火。了不肯燃。是佛所为乎。佛告迦葉。欲使燃不。问之至三。对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当燃。应声皆燃。迦葉复念。是大道人。至神乃尔。

迦葉自事三火。明旦然之。又不可灭。五百弟子。及诸事者。助而灭之。了不可灭。疑佛所作。便行白佛。我自事三火。不可得灭。佛言。欲使灭乎。曰实欲使灭。佛言。火可当灭。应声即灭。迦葉念曰。大道人。极神至妙。所作皆谐。后日迦葉。五百弟子。适共破薪。各各举斧皆不得下。懅行白师。师曰。是大沙门所为。即行白佛。我诸弟子。向共破薪。斧举不可得下。佛言可去。斧当下。即下得用。迦葉念曰。是大沙门。神则神矣。后日佛还树下见弃弊衣。念欲浣之。天帝释承佛圣旨。到颇那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给用浣晒。迦葉游观见池边两石。怪而问佛。今此池边两石妙好。此从何出。佛告迦葉。吾欲浣濯。及当晒衣。天帝送石。以给吾用。迦葉复念。瞿昙神德。莫不感动。佛后入指地池澡浴毕。当出无所攀持。池上有树。名曰迦和。绝大修好。其树曲下就佛。佛牵出池。迦葉见树曲下。怪而又问佛。佛告迦葉。吾朝入池。将欲出水。树神垂枝。令吾牵出。迦葉复念。是大道人。至德多感。大树垂下。佛欲令迦葉必伏。便入泥兰禅河。其水深駃。佛以神力。断水令住。高出人头。使底扬尘。佛行其中。迦葉见佛入水。恐其没溺。即将弟子。乘船救佛。见水隔起其下扬尘。见佛大喜。大道人尚活耶。又问。欲上船不。佛言当上。佛念当贯船底入。令无漏迹。迦葉大惊是大沙门。妙化难名。时摩竭提国王吏民。以岁会礼。往诣迦葉。相乐七日。迦葉心念。佛德圣明。众人见者。必阻弃我。令其七日不现快乎。佛知其意。即隐七日。至八日旦。迦葉又念。今有余祚。供佛快耶。应念忽至。迦葉大喜。适念欲相供养来何快耶。间者那行。今从何来。佛告迦葉汝心念言。佛德圣明。众人见之。必阻弃我。令其七日不现快乎。是故隐耳。汝今念我。是故复来。迦葉心念。佛真至神。诚知人念。佛知迦葉心已降伏。便告迦葉。汝非罗汉。不知真道。何为虚妄。自称贵乎。于是迦葉。心惊毛竖。自知无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实神圣。乃知人念。宁可得从大道人神化禀受经戒。作沙门耶。佛言大善。报汝弟子。卿是国师。今入法服。岂可独知乎。迦葉受教。顾谓弟子。汝间与我共睹神化。吾始信解。当作沙门。汝等何趣。五百弟子。同声对曰。我等所知。皆大师恩也。师所尊信。愿皆随从。即时师徒。俱共诣佛。稽首白言。我等皆有信意。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迦葉裘褐水瓶杖屣。诸事火具。悉弃水中。是时迦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幼曰迦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庐舍止处。列居水边。见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随流漂下。二弟惊愕。恐兄及诸弟子为人所害。即从门徒。顺河而上。见兄

师徒。皆作沙门。怪而问曰。大兄年高。智慧明远。国王臣民。所共宗事。我意谓兄为得罗汉。反舍梵志道。学沙门法。此非小事。佛道岂尊德独高乎。迦葉答曰。佛道最胜。其法无量。虽我世学。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二弟闻此。各谓弟子。吾欲从兄。汝等何趣五百弟子。俱发声言。愿如大师。皆即稽首。求作沙门。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

于时如来。与千比丘僧。诣迦耶悉大丛树下坐。而入三昧。忽然不现。从东方来。没于树下。四方亦尔。踊住虚空。而不堕坠。身出水火。升降自由。诸比丘。仰头喜悦不觉。如来还处本坐。无有觉者。比丘欢喜。前礼佛足。退席白佛。此示现者。名曰何等。佛告比丘。是者名曰神足示现。又有教授示现。比丘谛听。心意识行。因缘染着。决正分部。名曰教授示现。又有说法示现。比丘谛思。自爱色为衰。六情所爱为衰。衰不止便苦生。何谓苦生。淫怒痴火起。便有痛痒。老病死畏。是为说法示现。佛说法三转。时千比丘。漏尽望断。皆得阿罗汉。佛为比丘。而作颂曰。

今者千比丘　　长老有尊德
改邪修正见　　无想入禅慧

说是法时。天龙鬼神莫不乐闻。

度瓶沙王品第四

于时世尊。欲诣罗阅只。度于君民。即日罗阅只王遣使者。奉命诣佛。修敬尽恭。礼毕陈言。国主瓶沙。稽首坐前。近承释尊。道成号佛。天人杂类。庆赖遇时。伏惟世尊。兴利康宁。愿垂覆育。照临鄙国。饥渴圣化。虚心踊逸。哀矜群庶。令得解脱佛敕比丘。汝等速严。当就王请。比丘受教。严毕翼从。使者驰白。世尊以顾。将千比丘僧。今顿须波罗致树下。去城四十里。王即案先王遗令。若佛入国。当自出迎。迎之者。得福无量。即便敕严车千乘。马万匹。从人七千。严毕升车。出宫趣城。城门自闭。车马俱蹶。王甚惊怖。惧有大灾。吾罪重矣。而有斯祸。空中声曰。王宿愿人。今系在狱。誓要相连。是使门闭。即便大赦解放。囚人门霍自开。得诣佛所。王遥见如来相好光光。即便下车。却从解剑。佛知瓶沙性素憍豪刚强贡高。欲令速解化王从者仪式。若王瓶沙。顾视从者。似己无异。惧佛不识。头面礼足。右绕三匝。礼毕自陈。我是摩竭提王瓶沙身也。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吾照卿心。何但卿形。瓶沙大喜。即退就坐。群臣庶民。各尽其敬。中有作礼者。自名字者。直揖拜者。礼毕却住。佛命令坐。受教就席。佛告瓶沙。宿福为王。今复增益。使王国界人

民。忠孝富乐。无忧福护。有德吉。无不利。众会有疑。郁俾迦葉。名声先达。今与佛俱。谁应作师。佛察众念。便告迦葉。其有杀生祠祀。欲望其福。宁能得不。入于山中。求道无师。能得道不。迦葉白佛。杀生祠祀。不得其福。天神不食。杀者得罪。学道无师。道终不成。迦葉白佛。我前事火。昼夜不懈。勤苦积年。好术弟子。凡有五百人。精锐燃火。不避寒暑。年耆根熟。永无仿佛。先人传惑。以授后生。自称是道。唐苦无报。今得佛教。洗浣心垢。已得罗汉。佛告迦葉。现汝罗汉神足。迦葉受敕。即入静定。身升虚空。去地数丈。从腰以上火。腰以下水。更从腰以上水。腰以下火。以水雨火。衣燥不软。住空现变。出没七反。从身出光。五色赫奕。飞从东来。没佛坐前。四方上下。化现亦尔。变毕叉手。长跪白佛。弟子迦葉。蒙佛慈恩。解脱罪缚。如来特尊。三界顶受。佛为迦葉。而作颂曰。

若人寿百岁　　奉火修异术
不如尊正谛　　其明照一切
若人寿百岁　　学邪志不善
不如生一日　　精进受正法

王及群臣。乃知迦葉是佛弟子。佛告瓶沙。天下人眼。不但视色。苦乐无常。身不得久。天下人意。多恶少善。思想万端。趣欲快意。能弃此志。亦可得道。功齐迦葉。无以豪贵。自恣其情。无以自在。贪淫无厌。无以豪强侵陵弱者。无以嗔怒扛杀无过莫随淫心。莫随贪心。莫随怒心。息恶令善。信守真言。当念死剧者病苦剧。思惟所行。亦复可得。迦葉神足。若眼视色。心当抑却。好丑不动。耳听众声。心当制持。无所喜怒。鼻嗅香臭。心当制伏。情无所著。口贪众味。心当秉持。想无所起。身更所著。心当制止。识无绮可五阴外来。制者由心。六情无主。阴衰无名。迦葉功德。修之便是。人生受形。多忧苦恼。饥渴寒热。愚计为乐。智士是苦。妻子荣利。世人迷惑。凡此众事。无不分散。千岁万年。皆归磨灭。佛为瓶沙而作颂曰。

夫为世间将　　顺正不阿扛
矜导示礼仪　　如是为法王
多愍善恕正　　仁爱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众附亲

佛告瓶沙。王作宫舍。从来几岁。王顾问傍臣。傍臣对曰。造起宫舍。七八百年。佛问诸臣。凡更几王。臣即对曰。二十余王。佛问瓶沙。皆识诸王不。瓶沙答曰。唯识我父。不识先人。佛告瓶沙。但地有常。人无常也。人自爱身者。不当杀害于命。不当诽谤有道。众生生死皆由恩爱。父母自言。是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致。

皆是前世持戒完具。乃得作人。为恶行者。死堕地狱畜生饿鬼。自从行致。不由他生。罪福明正。王甚思之。佛告王曰。儿在胎中。若有盲聋。母豫知不耶。王答佛言。实不豫知。佛言。此儿宿命罪行使然。非父母过。儿在胎中。若其圣明。母不豫知。皆由履行清纯。非父母力。此理明验。王善惟之。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伤人。身行暴害。心专妒嫉。能捡此三。虽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贵自由。原于人本。从痴有形。从形生情。从情生识。从识生欲。从欲有父子从父子生恩爱。从恩爱生忧悲。展转五道。无有休止。人亦不知生所从来死所趣向。不识其根。各相字名言。是父是子。唯得道者。乃知其原。生死因缘。本从痴起。一切无常。大王受持。

　　佛告瓶沙。若国善人。谨顺忠孝。廉贞敬让。才博智远。不犯王法。本非贵族。王何异待。王答佛言。姓名显达。择能授职。佛告大王。道法无亲。唯善是辅。成持五戒。名清信士。精进直入。见谛不回。便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各因本心。道位次叙。佛说是时。王及国人。一万二千。诸天八万。皆见道迹。佛告瓶沙。王来已久。宫远早还。牛马人从。停住劳疲。比于后日。吾当诣城。王起礼佛。受戒而退。群臣从官。喜前受戒。当王群臣受五戒时。内外人马。寂然无声。诸婆罗门。感化心伏。皆前受戒。欢喜而退。王升车已。群臣跪贺大王功德。值佛出世。并令臣等沐浴清化。瓶沙归宫。教敕宫内。奉斋持戒。国内一切。信解欢喜。忉利天帝。华散佛上。于时坐中。有豪长者。名迦兰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园。施与尼揵。佛当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为弃捐。长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应全。大鬼将军名曰半师。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阅叉。推逐尼揵。裸形无耻。不应止此。鬼师奉敕。挝打尼揵。拖拽器物。尼揵惊怖。驰走而言。此何恶人。暴害乃尔。鬼师答曰。长者迦兰陀。当持竹园。作佛精舍。大鬼将军半师。见敕逐汝辈耳。明日尼揵。共诣长者。深责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类被乎委顿不。谓长者见困如此。迦兰陀。心喜吾愿遂矣。佛圣广覆照我至心。即答尼犍曰。此诸鬼师。强暴含嗔。惧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揵怼恨。即日恚去。长者欢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众严都毕。行诣树王祠处。请佛及僧众祐。受施止顿。一时大化普济。靡不欣乐。

舍利弗大目揵连来学品第五

　　佛在罗阅只竹园精舍。与大比丘僧千人俱。皆得应真郁俾罗等。彼有一卿。名曰那罗陀。故有梵志。字曰沙然。精修仙行。延纳来学。好仙弟子。凡有二百五十人。门徒之中。有二人高足难齐。一名优波替。次曰拘律陀。才明深远。研精通微妙然得病。自知将终。告于二贤。此诸新学。志存道行。累卿二人。必令全志。二人敬诺。受

教奉行。是时世尊。敕比丘頞陛汝行宣化。往必有度所可见者。其智明远。自舍如来。无能与论。若与相见。直说法本。勿与酬酢。以致其嗤。頞陛受敕。整服持钵。礼佛而行。时优波替。从诸弟子。相随游观。遥见頞陛。威仪庠雅。未曾闻睹。何所法像。被服改俗。须至当问。二人俱前。相逢中路。便问頞陛。章服反常。何所从出。岂有师宗可得闻乎。于时頞陛。以颂答曰。

我年既幼稚　　学日又初浅
岂能宣至真　　如来广大义
一切诸法本　　因缘空无主
息心达本源　　故号为沙门

优波替。方闻法义。寻思至理。而自惟曰。吾小好学。八岁从师。至年十六。古仙道术。靡书不综。十六大国。谓吾广博。未曾闻斯真要之义。今偶出游。遇此宝藏。此言之妙。美于甘露。心寤意解。便逮法眼。旋还精舍。欣悦无量。拘律陀。见彼容悦。疑得甘露。即问优波替。得甘露那。勿违本要。惠及少少。优波替。具向拘律陀说所闻偈。一闻不解。再说乃了。寻思反覆。亦得法眼。二人议曰。本愿甘露。今得服尝。宁可共诣大沙门所。就彼海渊。沐浴清华。议合心同。严办当发。拘律陀念曰。吾师临终。嘱授弟子。令吾成济。今便委弃。义所不安。便告弟子。彼大沙门。有甘露仙。化坏裂俗网。息心寂行。吾欲启请。穷微反真汝将何趣。门徒对曰。今得视听。是大师恩。大人宗仰。承命踊逸。贪羡甘露。愿从下风。师徒志合。即出所止。往诣竹园。于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二贤。从诸弟子。乘本愿行。欲作沙门劝成其功者。頞陛力也。比丘承教。延望其众。忧波替拘律陀等。遥见如来相好晖光。神动情震。自惟叹曰。幸哉余生。得奉清诲。其荣难云。延趣坐前。头面礼佛。礼毕嘉欢重喜无量。斯须乃进。具陈情言。替等罪弊随流入渊。始于今日。反俗极源。愿蒙接纳。得充僧次。即便许可。头发自落。皆成沙门。佛告诸比丘。此二人者。愿于古佛。待吾道成。侍卫左右。佛谓忧波替。高世之号。花而不实。复汝本字。为舍利弗。拘律陀。还字大目揵连。因本说法。逮得罗汉。佛敕侍者。古千比丘。暮当结戒。不得他行。即夜行筹数。得千二百五十人。佛结戒竟。比丘欢喜。莫不肃然。礼佛而退。

还本国品第六

于是如来将归舍夷。与大比丘僧。皆得应真。神静通微。明晓三世众生行源。贤者舍利弗。大目揵连。郁俾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一千二百五十人。是时迦维罗越王阅头檀。遣梵志忧陀耶。来

诣竹园。请佛还国。尔时忧陀耶。见佛相好。明晖天地。五情实喜。头脑礼足。却住一面。心意齐整。长跪白佛。父王远谢悉达。闻汝道成。复度一切。我独不蒙本要。当还。今故遣使。佛问忧陀。父王起居安不。忧陀白佛。大王无恙。唯思世尊。佛告忧陀。乐此道不。忧陀对曰。甚乐世尊。佛授忧陀。使作沙门。授其法戒。忧陀自念。今为弟子。无缘复还。王须消息。因谁报命。佛知忧陀心念。欲还行矣。忧陀莫亲世业恋着故家。忧陀白佛。佛当还至舍夷国不。佛言当还。忧陀受敕。退跪白佛。不审何日当至。佛告忧陀。却后七日。必至舍夷。忧陀欢喜。礼佛而去。于是忧陀耶。还至舍夷。诣宫求通。门监白曰。忧陀使还在门求见。王教推问。吾望忧陀如渴欲饮。何故稽停。方白求通推应坐者反覆至三。然后乃前。王见忧陀。已受法服。而问忧陀。卿作沙门。那忧陀答曰。以服佛法。王问忧陀。悉达在宫。与卿独亲。入出周旋。无所关白。今使来还。何得自外诣门求通耶。忧陀答王。佛教比丘。莫亲白衣恋于家居。道俗异故。王问忧陀。吾子在宫。衣服极好。今者为道。所著何衣。忧陀指衣。所服如此。王即堕泪曰。悉达在家。吾为作宫。七宝刻镂。极世珍妙。于今屋室。何如我许。忧陀答王。常处树下。诸佛世尊。道法皆尔。王问忧陀。吾子在宫。茵褥綩綖。锦绣细软。今所坐具。皆有何等。忧陀答王。所坐用草。清素除贪。王问忧陀。悉达在家。吾为作厨。甘肥众美。今所饭食。复有何物忧陀答曰。至时持钵。往福众生。食无粗细。咒愿施家。王闻是语。即复流泪。王问忧陀。悉达眠时。吾欲令觉弹琴弦歌。然后乃觉。今在深山。何用觉乎。忧陀答王。如来三昧。无有昼夜。王问忧陀。吾子在宫。若其澡浴。八种香汁。若今澡浴。皆有何物。忧陀答王。八解正水。以洗心垢。王问忧陀。悉达在国。栴檀苏合。以涂子身。今者为道。为有何物。忧陀答王。戒定慧品。香熏八难。王问忧陀。悉达在家。吾为作床。精宝四种。于今所坐何物用作。忧陀答曰。四禅为床。息心无欲。王问忧陀。吾子在宫。士众卫侍。今者侍从。复有何人。忧陀答王。学道弟子。名比丘僧。翼从世尊。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王问忧陀。悉达在家。若其出游。车有四品。牛羊象马。以充骑乘。于今出处。何所驾乘。忧陀答王。四谛神足。参驾飞行。王问忧陀。吾子行观。幢麾羽[榻-木+羽]。以为光饰。今者幖帜。复有何物。忧陀答曰。四恩慈悲。广饰群生。王问忧陀。悉达每出。椎钟鸣鼓。观者填路。今者游止。有何音响。忧陀答王。佛始得道。往诣波罗奈国。击甘露法鼓。拘怜五人。逮得罗汉。八万诸天皆入道迹。九十六种靡不欣伏。无上法音。闻于三千大千世界。王问忧陀。悉达今者欲领何国。忧陀答王。世尊所领。不可称道。教授众生。无不蒙度。等心普济。无所适处。王问忧陀。吾子在国。思陈正治。助吾安民。动顺礼节。莫不承风。今者独处。思忆何等。忧陀答王。世尊惟空。苦乐非真。有者归尽。神静无为。王闻是言。灾矣悉达。一切皆有。汝何言无。反矣悉达。与人

为仇。忧陀白王。正使智人。满于天下。人有百头。头有百舌。舌解百义。合此人数。称赞如来。弥尽竟劫。不宣其德。况我所说。亿不及一。唯佛与佛。其德乃彰。王言善哉。佛当来不。何日能至。忧陀白言。七日当至。王大欢喜。即敕群臣。吾当迎佛。导从卤簿。壹准圣王出入法则。平治道路。香汁洒地。城中街巷。尽竖幢幡。其所修治。光饰尽宜。车马人从。限四十里。其日世尊。起于竹园。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威神感动诸天侍从。始入舍夷。路由一水。名阿楼那。度水上岸。神通照察。深知调达恶心内兴。必难开化。当现神足令其信伏。即升虚空去地七仞。足若蹈地。其实在空。佛告比丘。见彼车马五色严丽。正似天帝出游观时。尔时众人。见佛及僧。足步其地。仰观足迹。处在空中。于上稍下。正至迎次。与人头齐。刚强靡伏归命和南。唯有调达独兴恶念子行学道。但作幻术。惑人如是。吾亦当复作术。广化众人。于是父王。遥见佛来。爱敬交至一者敬道。二者爱子。即下象车。解剑却盖。涕泪趣佛。头首礼足。而颂赞曰。

生时缘福德　　瑞应三十二
树倾敬稽首　　道成今三礼

于是父王以偈问佛。

子本在吾家　　驾象名宝车
今者足蹈地　　是苦安可堪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车马生死乘　　危崄安可久
参驾五通驰　　所至无限碍
本着七宝衣　　珍妙甚雅好
剃头被纳服　　如何不羞耻
惭愧为衣服　　世衣增尘垢
法衣真人服　　息心名如来
本用金银器　　众味甚香美
今者行乞食　　粗恶安可咽
法味为道食　　饥渴今已除
哀世故行乞　　持钵福众生
本处别宫中　　众宫妓侍卫
独在山树间　　如何不恐惧
生死恐畏除　　今已入本无
无忧无喜想　　所止名道场
本在我家时　　澡浴名香汁

处于山树间　　何物洗身垢
道藏为浴池　　正水满其渊
浴已三毒尽　　三达快无双

于是父王。请佛及僧。令诣王园。永为精舍。佛受王意。便入精舍。坐尼拘类树下。广说教法。七日不懈。听者欢喜。中有发大乘者。有乐辟支佛行者。有发罗汉意者。有作沙门者。各随发心。如行所得。城内母人。各生善念。悲泣自责。世尊还国。男子福德。独得见佛。我等罪蔽。不服法味。何苦如是。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赞言善哉。乃生好心。愿乐闻法。真得度苦。佛便语王。法兴难值。道教难得。可敕国内诸母人辈乐闻法者。使出听受。王即宣令欲见佛者听。城内母人。咸喜俱出。诣佛礼拜。讫而却住。于是世尊。如应说法。各各解了。逮得法眼。王及臣民。欢喜礼佛而退。是时诸比丘。白佛言。舍夷国内。男女长幼。闻佛说法。如心所念。各得其决。父王俱听不记所得。佛告比丘。父王恩爱未息。父子相待。敬心未全。是故不得。明旦如来。唯将目连。往诣王宫。上殿而坐。佛敕目连。现汝道力。目连受教。飞升虚空。出没七反。身出水火。从上来下。前礼佛足。却侍于左。父王见变心意解悦。恩爱断灭。敬心内发。起前礼佛。甚善世尊。弟子功德。犹尚乃尔。如来威德。难可度量。便发无上正真道意。是时父王。每诣佛所。见迦葉等千人形体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虽复心精。无表容貌。当劝宗室乐无为者。令作沙门。择取端政。即令宗族。明日会殿。受令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当作圣王。君四天下。左右侍从。率当端政。今诸弟子类无姿观。今欲礼娉有道仪容足者。充备僧数。光晖世尊。咸言大善。听令欢喜。乞退严办。七日乃行。调达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弃世荣。出家居道。整顿服饰。极世之妙。象马车乘。价直万金。其日严出。观者填路。调达冠帻。自然堕地。衢和离身。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俱诣佛所。悉作沙门。刚强降伏。莫不乐受。

中本起经卷下

须达品第七

佛从本国。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游于王舍国竹园中。长者伯勤承佛降尊。驰诣竹园。五心礼足。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愿世尊。顾下薄食。佛法默然。已为许可。长者欣悦。接足而退。还家具膳。庄严幢幡。亲自执事。极世之味。舍卫长者。名曰须达(晋言善温)。与主人伯勤虽未相见。每信相闻。行同德齐。遥揖为友。须达因事。来行推亲往造。伯勤亲供不容得出。须达踟蹰殊久。呼使而

曰。吾故远至。以展不面。虚心在昔。驰散所怀不。谓今日见薄不。偶迦兰迦事讫。乃出相揖。而坐不面。在昔屈辱临顾倾企之情。有兼来趣。明请大宾。执事自逼。是使乃心滞而不叙。善温问曰。何谓大宾。为是婚姻国节会耶。答曰。同志卿不闻乎。白净王太子。入山六年。道成号佛。威相明远。神明烛幽。方身丈六。华色紫金。明耀于世。吐法陈戒。精义入神。所从弟子。名比丘僧。居静正身。修德履道。忽荣弃利。义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善温。闻称佛声举身毛竖。心喜交胸。逸豫待明。五情内骚。转侧不寐。至诚感通。中夜霍明。即便严出方向城门。顾见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漯披。过往跪拜。礼毕旋顾。奄便更冥。善温惶恐。不知所趣。虽有此变。心犹存佛。承其至心恐畏消除。空中声曰。善哉须达。心至乃尔。即问空声。为是何神。便答之曰。吾是子亲摩因提也。问曰。卿生何许。奚为此间即而答曰。吾昔从佛神足弟子大目揵连。闻说经法。因此福报。得生第一天上。功德甚少。别使典此。见卿至心。来相佐助。佛者至尊。举足中间。福祐难量。恨吾生存不获睹佛。如今所见。明验真谛。天放大光。照于竹园。善温寻光。遥见如来。踰于所闻。前拜却住。微心视相。而问于佛。神尊宁安耶。佛为须达。而作颂曰。

无忧无喜相　　心虚清净安
已能无所生　　见谛入泥洹
觉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渊
恩爱网断坏　　永寂悦彼安

长者须达。闻说是时。因本功德。便发净意。逮得法眼。归命三尊。咨受五戒。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愿如来。临盻舍卫。教授一时。济度君民。世尊又曰。卿姓字何乎。长者跪对曰。鄙字须达。侍养孤老。供给衣食。国人称我给孤独氏。佛而告曰。彼有精舍。容吾众不。对曰未有。长者须达。承佛圣旨。进前长跪。而白世尊。余能堪任。兴立精舍。唯须比丘。监临处当。顾敕舍利弗。并行营佐。即受教命。作礼而退还彼舍卫。周行求地。唯祇园好。众果流泉。奇鸟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请只。了无卖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钱。集布满园。尔乃出耳。重问审实尔不。只谓。价高子必不及戏言决耳。复何疑哉。须达辞还。载辇送钱。园监不听。走白大家。须达送钱不审内不报敕园监。吾自戏言遣钱勿受。二人共诤。举国耆老。驰往谏止。耆老断当。地价已决。不应得悔。国政清平。只不违法。即听布钱。门里不周。只意喜曰。吾还得园矣。遣人催督须达自往。共诣园观。所思未周。意愦不乐。只曰。国贤若悔便止。答言不悔。思得伏藏毕地直耳。只心惟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财不恨。可戴可仰。神妙如兹。便谓须达。勿复足钱余地贸树共立精舍。须达即言。善哉许诺。便兴功夫。僧房坐具。床榻茵蓐。

极世之妙。加施幢幡。香汁洒地。备办供具。兼肴重馔。烧众名香。遥跪请佛。唯愿如来枉屈尊神。

于是众祐。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游于舍卫国。应须达请。威神震动。国内咸喜。男女大小。填路而出。给孤独氏。及王弟只陀。前礼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咒愿故。曰祇树给孤独园。王国有事。急召须达。赴行应会。事讫驰还。奉斋尽恭。却从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顾无所使。自提而行。前逢梵志。请令持之。共诣精舍。手自斟酌。顾命梵志。汝便斟酌。饭讫行澡。俨然听法。一切欢喜。称善无量。

梵志暮还。奉斋不餐。妇怪而问。不审何恨。答曰不恚。吾斋故耳。妇重质之。何从斋来。梵志答曰。给孤独氏。于园饭佛。请吾往斋。斋名八关。其妇流泪。忿然恚曰。君毁遗则。祸此兴矣。瞿昙乱法。奚足采纳。迫蹴不已。便共俱饭。梵志寿算。终于夜半。生于郁多罗卫国。作大泽树神。时有婆罗门等五百人。欲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秽。希望神仙。中道乏粮。遥望彼树。想有流泉。驰趣树下。了无所见。穷困斯泽。饥渴委厄。树神人现。问梵志曰。道士那来。今若行耶。同声答曰。欲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饥渴。幸哀矜济。树神即举手。众味流溢。众饭饱足。诣神请曰。何等功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因舍卫给孤独氏。持八关斋。为妇所败。不卒其业。来生斯泽。作此树神。若终斋法。福应生天。尔时树神。而作颂曰。

祠祀种祸根　　日夜长枝条
唐苦败身本　　法斋度世仙

梵志闻偈。迷解信受。旋还舍卫。路由一国。名拘蓝尼。国有长者。字瞿师罗(晋音美言)。人民敬爱。言辄顺承。梵志众等。往造求宿。美音问曰。道士何来。今欲所之。具陈彼泽树神功德。欲诣舍卫。造孤独氏攒采法斋。冀遂本志。美音喜跃。宿行所追。亘解欲行。明旦宣令宗室及所亲爱。谁能共行受斋揩式。合五百人。佥然应命。本愿相引。感义严出。行诣舍卫。未至祇洹。道逢须达。往造佛所过而不识。愿问从者。此何大夫。对曰给孤独氏也。梵志众等喜而追曰。吾愿成矣。求人得人。驰趣相见同声叹曰。久承令懿注仰虚心。闻有道训八关斋法。故远投托。幸蒙示导。须达止车答曰。吾有大师。号曰如来众祐。度人近在祇洹。可共俱进造觐世尊。闻命敬诺。恭肃尽虔。遥瞻如来。情喜内发。五体投地。退坐一面。缘察本心。旨说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门。美音宗等。逮得法眼。

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诸长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过去

不远。时世有佛。号名迦葉。为众讲法。说吾当来。今诸梵志于彼佛前。愿乐欲见当来释迦文佛。是诸长者亦同斯愿。从是因缘。见吾便解。比丘欢喜。尽受奉行。美音心念欲请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曰。彼无精舍。汝愿不遂。美音悦解喜前白佛。我有别宅。愿为精舍。唯哀垂救济度群生乞退还国。修备所供。头面接足。礼毕而去。

本起玄容斋品第八

尔时如来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从舍卫祇洹。游于拘蓝尼国美音精庐。足蹈门阃。天地震动。珠玑乐器。不鼓自鸣。蛊毒隐伏。吉瑞和清。当尔日也。境界人民。靡不敬肃渴仰世尊。是时国王。名曰优填。强暴侵克。开纳佞言。耽荒女乐。疑网自沈。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姿容一国少双。左夫人字照堂。为人憍骜。唯恶是从。谗疾贤良。谮入无厌。右夫人字该容。执行仁爱。虔敬肃恭。清素约己。文不加身。王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怀嫉。赞之至深。王察其行。不纳其言。该容有长老青衣。名曰度胜。恒行市香。因归问讯。路由精舍。每过修敬。减省香钱。合集寄聚。便行饭佛及比丘僧。佛为说法。书心不忘。施讫还宫。过肆取香。因此功福。本行所追。香气熏闻斤两倍常。诘问理穷。任实首情。每减香钱。饭佛及僧。法深义妙。非世所闻。该容闻说佛声。悚然心欢喜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闻无量法乎。即告度胜。试为我说。度胜白曰。身贱口秽。不敢便宣如来尊言。乞行诣佛。受敕而还。便遣出宫。重告之曰。具受仪式。度胜未还。夫人侍女。侧息中庭。佛告度胜。汝还说法。多有度者。说法之仪。先施高座。度胜受敕。具宣圣旨。该容欣悦。开笥出衣。积为高座。承佛威神。如应说法。夫人该容。及诸侍女。疑解破恶。得道沟港。度胜应时。逮得总持。照堂协恨。妒愦内发。数谮非一。王反辱曰。汝辈妖蛊。言不及义。彼人操行。执节可贵。照堂心忌。犹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来佛所。情荡外交。志溢邪趣。妾实修良。忠直见忽。数谮不已。王颇惑之。照堂心谋念曰。伺子斋日之中必矣。伺其斋日。因劝白王。今日之乐。宜请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会。该容持斋。独不应命。反覆三召。执节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缚置殿前。将欲射杀。该容不怖。一心归佛。王自射之。箭还向己。后射辄还。王时大�。惶怖解焉。而问之曰。汝有何术。乃致是耶。夫人对曰。唯事如来。归命三尊。朝奉佛斋。过中不餐。加行八事。饰不近身。必是世尊哀顾若兹。王曰善哉。岂可言不。当诣精舍。觐见表虔。会有敌国兴兵入界。彼众强盛。王自出征。顾命梵志。名曰吉星。权领国政。照堂喜曰。吾父领政。杀子必矣。王去之后。女与父谋。烧杀该容及其侍女。诈言失火。谓可掩塞。事会发露。王大恚之。斥徙吉星。捐弃于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辈。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广阐佛法。

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该容。及其侍女。精进乃尔。见谛得道。不审何罪遇此火害。唯愿世尊。彰告未闻。佛告比丘。过去有城。名波罗奈。有淫女五百人。延致轻薄。以自供济。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罗。教化人民。令持五戒。举国士女。归心师焉。诸女恚曰。此人奚来。断吾宾客。咸共兴恚。谋图毁害。后日迦罗复入其聚。诸女同忿。皆以火炉。打扑迦罗。举身焦烂。无所悔恨。便现神足。飞升虚空。众女惊怖泣泪悔过。长跪举头。而陈情曰。女子惷憨。不识至真。群愚荒憨。毁辱神灵。自惟过舋。罪恶若山。愿降神德。以消重殃。寻声即下。而般泥洹。诸女起塔。供养舍利。世尊。又曰。于彼淫女该容等是也。罪福追人。久无不彰。说是法时。国内大小。信伏欢喜。咸归三尊。受戒而退。佛与比丘。还到舍卫。止顿祇洹。

瞿昙弥来作比丘尼品第九

尔时佛游于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时大爱道瞿昙弥。行到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我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愿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佛言且止。瞿昙弥。无乐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当尽寿清净究畅梵行。瞿昙弥。则复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听。便前作礼。绕佛而去。其后不久。佛时与诸大比丘俱。从释氏精舍。入迦维罗卫国。大爱道闻佛从诸弟子来入国中。心大欢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爱道复白佛言。我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愿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佛言止止。瞿昙弥。无乐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当尽寿清净究畅梵行。大爱道。则复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听。便前作礼。绕佛而去。佛时与诸比丘。留止是国。避雨三月。补成衣已。着衣持钵。出国而去。大爱道即与诸老母等。俱行追佛。佛行转到那私县。顿止河上。大爱道便前稽首作礼却住。白佛言。我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愿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佛言止止。瞿昙弥。无乐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当尽寿清净究畅梵行。大爱道则复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听。便前作礼。绕佛而退。住于门外。被弊败之衣。徒跣而立。颜面垢秽。衣服污尘。身体疲劳。嘘唏悲啼。贤者阿难。见伯母大爱道如是。即问言。瞿昙弥。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尘疲劳悲啼。大爱道答言。贤者阿难。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律。是以自悲伤耳。阿难言。止止瞿昙弥。且自宽意。待我今入向佛说是事。贤者阿难。即入稽首佛足下。长跪白佛言。我从佛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今大爱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已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愿佛许之。佛言止止。阿难。无乐使女人入我法律为沙门也。所以者何。阿难。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当知是家以为衰弱。不得大强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净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具熟。而

有恶露灾气。则令善谷伤败。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净大道不得久兴盛。阿难复言。今大爱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时。力自育养。至于长大。佛言有是。阿难。大爱道。信多善意。于我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终亡。大爱道。自育养我。至于长大。今我于天下为佛。亦多有恩德于大爱道。大爱道。但由我故。得来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复疑苦。不复疑习。不复疑尽。不复疑道。方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闻。成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杀生。不盗窃。不淫泆。不妄语。不饮酒。如是阿难。正使人终身相给施衣被。饮食卧具病困医药。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难。假使女人。欲作沙门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当以尽寿。学而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者。可入我律戒。何谓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当从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月已上。比丘尼。当礼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与并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处。自相检押。所闻所见。当自省察。五者比丘尼。不得讼问比丘僧事。以所闻见。若比丘僧。有所闻见。讼问比丘尼。比丘尼。即当自省察。六者比丘尼。有庶几于道法。得问比丘僧经律之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当半月诣众中。首过自悔。以弃憍慢之态。八者比丘尼。虽有百岁持大戒。当处新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以谦敬为之作礼。是为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越。当以尽寿学而行之。假令大爱道。审能持此八敬法者。听为沙门。贤者阿难受佛语已熟谛便作礼而出。报大爱道言。瞿昙弥。可勿复愁。已得舍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说女人作沙门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当终身勤意学行之耳。持心当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难便一一为伯母。说佛所教敕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爱道。即欢喜而言。唯诺阿难。听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涂香。衣庄严事。而人复欲利益之。安隐不怖。以好华香珍宝。结为[王*步]瑶。持与其女。岂不爱乐头首受耶。今佛所教敕八敬法者。我亦欢心。愿以首顶受之。尔时大爱道。便受大戒。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应真。然后异时。大爱道比丘尼。与诸长老比丘尼。俱行诣贤者阿难。而问言。阿难。是诸长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见谛。云何当使为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作礼。阿难言。小且待我今入问之。阿难即入。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爱道比丘尼言。是诸长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见谛。云何当使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礼。佛言止止。阿难。当慎此言勿得说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于我道作沙门者。外诸异学梵志。及诸居士。皆当以衣被布地。求哀于诸沙门言。贤者有净戒高行。愿行此衣上。令我长得其福。佛言阿难。若使女人不于我道作沙门者。天下人民。皆当解发布地。求哀于诸沙门言。贤者有戒闻慧行。愿行此发上。令我长得其福。若使女人不于我道作沙门者。天下人民。皆当豫具衣被饮食卧床病瘦医药。愿诸沙门当自来取之。若使

女人不于我道作沙门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门当如事日月。如事天神。过踰于诸外道异学者上。若使女人不于我道作沙门者。佛之正法。当千岁兴盛。佛复语阿难。以女人作沙门故。使我法五百岁而衰微。所以者何。阿难。女人有五处不能得作。何等为五。女人不得作如来至真等正觉。女人不得作转轮圣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释。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天梵天王。夫此五处者。皆丈夫得为之耳。丈夫得于天下作佛。得作转轮圣王。得作天帝释。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说是已。皆欢喜受行。

无常品第十

　　是时如来。还舍卫国在祇树给孤独园。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释种。出家处山。以成无上正真等觉。威景神妙。天龙鬼神。无不宗仰。为人说法。上中下言悉善。其闻所说。莫不欢喜。开福塞祸。言入泥洹。即便严出。导从如常。至门下车。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顷承释子。端坐六年。道成号佛。为实尔不。是世所美乎。佛语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虚传。王复言曰瞿昙。自称为佛故非佛也。佛复答王。过去久远。时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决。汝于来世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字释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种神力。四无所畏。一事不足不名为佛。吾今具有故为如来无所著正真觉也。王迷情疑重质言曰。瞿昙年少。学日甚浅。所以者何。世有婆罗门。修治水火。精勤苦体。不去昼夜。九十六术。靡不经涉。年高德远。不兰迦葉等六子辈。名称盖世。犹未得佛。佛者实尊。以是推之。惟疑不信。佛告王曰。吾今为王说法。真谛善听勿疑。王曰善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轻。何谓为四。一者太子虽小。当为正君。此不可轻。二者小火烧草。草尽乃止。此不可轻。三者龙子虽小。能为风雨雷电霹雳。此不可轻。四者道士虽小。已入道要深妙之慧。飞行教化。度脱人民。此不可轻。于是世尊。为王而作颂曰。

　　太子福成　　当为正君　　愚人轻慢
　　祸舋是生　　正由心出　　能重能轻
　　宿行所得　　福自随形　　能观德本
　　然后观人　　道要以备　　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　　所烧无限　　须弥宝山
　　亦从小起　　智者观物　　无小无大
　　遇龙不避　　小毒害人　　比丘破恶
　　精进入禅　　道成神通　　变现度人

　　见谛净无垢　　已度五道渊

佛出照世间　　为众除忧患

正闻正言。垢重情蔽。遗疑未悟。前礼佛足。辞退还宫。

是时国内。有婆罗门。居富多宝。老无儿子。祷祠尽力。末后生男。其年七岁。得病便亡。其父忧毒。卧不安席。不复饮食。闻佛能除忧患。即诣祇洹。佛问梵志。有何愁愦。颜色憔悴。婆罗门言。我年老耄。正有一子。舍我终亡。悲怜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爱。便得忧悲。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爱之乐。有何忧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罗门不解。走出祇洹。见二人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问二人。恩爱为乐。为忧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乐。无过恩爱。梵志复言。吾见瞿昙。向我说此。二人答曰。沙门瞿昙。反世惑人。慎无信焉。国内愚者。共嗤佛语。乃上闻于王。令王惑意。便谓夫人。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昙可笑。反论失理。何有恩爱。而生忧悲耶。夫人对曰。佛不虚言。其实如此也。王复谓言。汝尊瞿昙。如是宗亲。其信而已。夫人白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臣。请启所问。验世狂惑。王闻其言。即召智臣那利绳。汝持吾声。问讯瞿昙。世人愚惑。妄传尊旨。横言恩爱。而生忧悲。怪其理乖。是故遣信。下承风化。若佛有教。汝谛受之。臣受王命。即诣祇洹。礼佛却住。斯须进前长跪白言。国主波斯匿。稽首座前。问所不解。愿见示导。散告真言。于是如来。命臣就坐。而告之曰。恩爱之本。渊流难尽。忧悲之恼。一由恩爱。又告大臣。吾今问卿。意解便对。譬如有人。父母终亡。妻子死尽。财没县官。此人忧恼。可堪胜不。大臣对曰。审如尊教。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贫穷困。而其娶妇。得富家女。懒惰无计。日更贫乏。家困饷馈。欲夺更嫁。妻闻家议。便以语夫。我家势强。必当夺卿。当作何计。夫闻妇言。将共入房。今欲与汝共死一处。即便刺妇。还复自刺。佛告那利绳。恩爱相杀。何但忧悲。臣受佛教。礼退还宫。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犹嗤此言。复谓末利。瞿昙何故。正作此语。夫人白王。欲启一事。愿见采省。王曰便说。夫人问曰。彼方二郡。一名迦夷。二名拘达卢。若有白王云。彼二国。他王劫取。王当云何。王谓夫人。吾之丰乐。因此二国。若有此问。情用忧愦。夫人复言。太子琉璃。皇女金刚。若疾若亡。王当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难堪。夫人问王。此为恩爱生忧悲不。贱妾丑陋。得侍帏幄。一旦病亡。王当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将不全。夫人复言。此为恩爱生忧悲不。王意乃解。即便下床。遥礼祇洹。归命三尊。忏悔谢过。尽形竟命。首戴尊教。

自爱品第十一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众僧具足。而为说法。国王波斯匿。

以日昳时。道过佛所。下车却盖。拱袖直前。稽首于地。却就王位。佛问王言。从何所来。衣弊形瘦乎。王即离席。挥泪对曰。国大夫人。背弃天下。侍送灵柩。安措始还。近承世尊顾临鄙国。虽以哀悴。贪得表灾。性顽愚闇。情惑邪声。今始乃解。明教至真。忧悲苦恼。皆由恩爱。每惟道训。世所希闻。于时世尊而告王曰。复坐善听。王言唯诺。佛言。众生受形。无老无壮。无豪无贱。命尽之日。无不分散。譬若春华。色无久鲜。结实华落。果熟离本。须弥宝山。劫尽坏烂。大海深广。犹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进履道。佛时作颂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会零落
以生皆有苦　　谁能致不死
如河流驶疾　　往而没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复还

佛告王曰。遮迦越罗。典领四域。飞行案行。七宝导从。虽寿千年。亦死过去。诸天食福。肴膳自然。至其禄尽。亦复磨灭。比丘破恶。一心思禅。荣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犹复灭度。如来出世。权慧现身。金刚德体。明晖大千。回匝三界。济度群生。十力世雄。犹现泥洹。人生世间。命不久停。忽若电流。如风过庭。尊荣宝位。其若梦矣。推古验今。无始不终。轮转五道。见谛反真。佛为国王。而作颂曰。

如河驶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虽寿千年　　亦死过去
合会有离　　无亲可恃　　世皆有死
三界无安　　诸天虽乐　　福尽亦丧
志坚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无垢
寂然归灭　　快哉福报　　所愿皆成
上寂大人　　自见泥洹

于是波斯匿复白佛言。何谓自爱。何谓自护。佛言。善哉问也。大王谛受。人生于世。四大合成。性愚习痴。杀盗淫欺。不信道行。此不自爱也。习善行仁。觉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摄心。信以笃道。守礼以谦。孝顺至诚。此人处世。自爱者也。积善履德。身无扛横。志行修明。上天卫护。无男无女。众行归身。兵刃不伤。虎兕无害。自护之方。唯持戒行。佛为波斯匿。而作颂曰。

凡人为恶　　不能自觉　　愚痴快意
后受热毒　　生无善行　　死堕恶道
往疾无间　　到无资用　　自爱身者

慎护所守　　调心正体　　福应上天
士有信行　　为圣所誉　　自爱如是
快解无忧　　恶行危身　　愚谓为易
善最安身　　愚人谓难　　信法奉戒
慧意能行　　上天卫之　　智者乐兹
仁爱不邪　　安止无忧　　能除恚怒
从是脱渊

王闻法言。愚解望断前受五戒。群臣从官皆发道心。天龙鬼神欢喜乐闻。

大迦葉始来品第十二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众说法。天龙鬼神。四辈弟子。严整具足。于是摩诃迦葉。垂发弊衣。始来诣佛。世尊遥见叹言。善来迦葉。豫分半床。命令就坐。迦葉进前。头面作礼。退跪自陈曰。余是如来末行弟子。顾命分坐。不敢承旨。大众佥念。此老道士。有何异德。乃令世尊分坐命之。此人[仁-二+(隹/乃)]又。唯佛明焉。于是如来察众所念。欲决所疑。广论迦葉大行齐圣。世尊又曰。吾以四禅。禅定息心。从始至终。无有损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禅。因禅得定意。吾以大慈。仁爱一切迦葉体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济度众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禅三昧。而自娱乐。无有昼夜。何等为四。一者无形三昧。二者无量意三昧。三者清净积三昧。四者不退转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吾本乐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为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一切人意。三者耳彻听。四者见众生本。五者知众生所趣行。六者诸漏皆尽。今已无畏。三界独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为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灭。梵迹独存。无忧喜想。生死根断。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世尊又曰。过去久远。时有圣王。名文陀竭。高行晖世。功勋感动。忉利天帝。钦其异德。即遣车马。诣阙迎王。王乘天车。忽然升虚。天帝出迎。与王共坐。娱乐尽欢。送王还宫。佛告比丘。尔时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陀竭王者则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并坐。吾今以无上正真法御之座。报昔功德。佛说本昔。加以圣德显。比丘迦葉。一切解脱。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法教名远。莫不乐受。

度奈女品第十三

佛从迦维罗卫国。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过拔耆国界度人民。去至维耶离。诣奈氏树园。城中有女人。名阿凡和利。闻佛来化。欢喜

无量。即便严出。与五百女人俱。佛敕比丘。端意低头。勿妄顾视。色欲乱人。唯道能制。抑情捡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与五百女人俱欲听说法。汝曹各护净行。持之勿放。诸比丘。唯诺受教。阿凡和利。诣门下车。叉手当心。低头直前。头面礼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鲜。命如风过。少壮必衰。勿恃容姿自处污行。世间迷惑。祸起色欲。三涂勤苦。智者能闭。女闻佛言。心解欲止。便发道意。自归三尊。于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贱。得服法言。愿乐如来明日枉尊及比丘僧。顾下薄食。佛法默然。已为许可。起以头面作礼。欢喜而去。是时城中有长者子五百同辈。闻佛来垂训。止住奈园。即皆俱行。诣佛听法。车马服饰。五色辉煌。出城诣园。人从车马。寂然如法。诣门下车。叉手直进。礼拜陈情。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荣位尊豪。快乐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复见佛。功德增益。诸长者子。欢喜退坐。长跪请佛。明日屈尊。哀临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请。佛不二诺。诸长者子复白佛言。不审请主姓字是谁。佛言。向受阿凡和利请。明日当往。长者子白佛。此是国民。岂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来慈普。不问尊卑。诸长者子。前礼佛足。辞退还家。过告阿凡和利语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来化吾国。饭佛及僧。吾等应先。男尊女卑。卿当在后。慎勿供办。故来相语。女白长者子。无以豪强威力加弱也。今乞四事。若见惠者。不敢在先。何谓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财物保在无灭。四者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诣余国。即谓女曰。善心叵保。命亦如是。非吾能办。便相谓言。此女福人。先得饭佛。乃觉非常。甚可喜乐。中有年少。耻甚出后。当共固之。便敕市监。罢不作市。阿凡和利遣婢市买。了无所得。还视库藏。众膳备具。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库[(畾/且)*毛]布。香油灌之。以供饭具。明日至时。遣使白佛。城门复闭。使还白言。城门不开。知是诸长者子所作。女自念言。法应遣使表白供办。云何得通。便告鹦鹉。汝行白佛。鹦鹉受敕。飞出其家。诸长者子辈。举弓射之。奉使请佛。威神所接。箭化作华。便诣佛所。飞住虚空。白佛言。众严毕办。唯愿枉尊。于时众祐。法导威仪。足蹈门阃。天地震动。龙雨淹尘。天乐下从。诸音乐器自然而鸣。佛坐饭竟。行澡水毕。为说经法。五百长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与比丘僧。还诣奈氏园。一切欢喜。无不乐闻。

尼揵问疑品第十四

　　佛从维耶离。与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优婆塞俱。诣那难陀国波和离国。是时国内奉事六师。迷于邪行。城中有豪长者。字阿夷拔提弗。奉事尼揵。精勤第一。闻佛来顾。往诣尼揵所。礼拜如常。尼揵问曰。卿闻瞿昙来至此不。对曰已闻。尼揵语曰。汝往难沙门瞿昙。

一事当令如噎。拔提弗言。何谓一事。乃令不对乎。曰汝难瞿昙。吾闻沙门。咒愿一切。普得饱满。猥将大众。来适饥国。费损人食。此大无益。拔提弗受命而退。即诣佛所。瞻睹神德威相赫然。弟子法仪恂恂洋洋。敬心踊跃拱袖进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请一事。愿蒙授解。佛言。咨所欲闻。拔提弗言。伏闻瞿昙。饶益一切。令得安隐。而将大众。顾临饥国。减损民食。费而无益。佛告阿夷拔提弗言。吾从九十一劫以来。未闻劝人为福损而无益也。吾闻尊贵富乐本起布施。未有唐捐费而不报也。人行仁义。现世称传。后得生天。劝善代喜。福祐随身。又告长者。财有八危。损而无益。何谓为八。一者为官所没。二者盗贼劫夺。三者火起不觉。四者水所没溺。五者怨家债主。横见夺取。六者田农不修。七者贾作不知便利。八者恶子博掩。用度无道。如是八事。至危难保。八祸当至。非力所制。是故如来以此因缘。劝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坚难动。水火盗贼。不复得害。寿终生天。衣食自然。佛告长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不信者。自毁人本。坠堕三涂。若能觉识。改闻易行。迁神无为。所向分明。阿夷拔提弗。闻佛说法。情喜内定。退坐自陈。愚痴积惑。未识正真所质非法。实非鄙意。尼揵所遣。奉使不逊。愿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觉。此福无量。长者欢喜复白佛言。情闇难悟。欲问所疑。佛言。随意所问。今当为汝事事分别。长者问曰。伏闻如来慈等普救。不审法教偏驳不等。有得道者。有不得者。抱疑日久。愿尊开蒙。佛言。善哉问也。谛听谛受。譬如农夫。宿有二业。一田业高燥肥沃。二田业下湿瘠薄。于春和时。等力兴功。下种应节。耘除草秽。至秋获实。斗斛悬殊。佛告长者。人功不偏。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闻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得。喻如沃田。所收无数。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者是也。随意入深。神通无碍。人闻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没溺不生。今六师尼揵等是也。世尊又曰。譬如有人。持器取水。一器完牢。二者穿坏。若用受水。完者恒满。穿者漏尽。人闻道教。精进修勤。奉戒不违。严敕身口。喻如完器。所受无限。人闻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谤毁忘失人本。还入恶道。喻如穿器。无所盛贮。佛告长者。宿命善行。乃得见佛。虽复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华。落不成实。拔提弗。心喜称善。真言感神。所说至诚。便发无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国内一切皆发道意。六师邪术。一皆毁废。天人龙鬼。宣明法声。

佛食马麦品第十三

　　于时佛从波和离国。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还祇树给孤独园。是时舍卫国界中间。有郡名随兰然。有婆罗门。名阿只达。多智明慧。居富无比。往诣阿难祁祁家。论议事讫。问须达曰。今此都下。颇有神人可师宗者不。须达答曰。子未闻乎。释种王子。出家为道。道成

号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见。法戒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达。知众生原。诸天龙神。莫不奉承。每说法言。精义入神。非吾萤烛所能宣陈。阿耆达。闻佛圣德。五情内惨。即问曰。佛今所在可得见不。答曰。近在祇洹。开广真言。明日阿只达。往诣祇洹。入门见佛。威神光明。敬心内发。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为说法。欢喜踊跃。即便退席。请佛及比丘僧。垂化照临。一时三月。佛以神旨。知往古因缘。默然受请。阿耆达。得佛许可。辞退还国。于是阿耆达。还家严供。极世珍美。是日世尊与五百比丘僧。往诣随兰然。时阿耆达。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宝饰。二者女乐。三者衣食。四者荣利。五者色欲。退入后堂。告敕门士。不得通客。一时三月。不问尊卑。须吾有教。如来到门。闭而不通。便止舍边大丛树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饥。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随利分卫。舍利佛受敕。独升忉利天上。日食自然。众僧分卫。三日空还。时有马师。减麦饭佛及比丘僧。阿难已得其麦以钵受之。心用悲疾曰。诸天名味。国王供膳。每谓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麦。甚为粗恶。何忍持此供养佛乎。持所得麦。造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圣。今欲饭佛。请母熟之。功德无量。母答阿难。吾今匆务。不能得为。比居一母。闻叹佛尊。驰出求索。阿难授之。即时令熟。佛食咒愿。阿难心结。佛欲解之。余饭施与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难意解曰。如来妙德。不可思议。

是时世尊欲诣拔耆国。先使阿难往古阿耆达。阿难受教。即便往告。阿耆达见阿难来。意犹未悟。即问阿难。如来今为所在。阿难报曰。世尊在此。尔来三月。前受卿请。尊无二言。一时已竟。告别当去。阿耆达闻佛垂化。乃无供养。悲怖交至。即驰诣佛。头面作礼。而自陈言。愚痴罪覆。违失言信。愿佛慈悲。恕原其重。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耆达欢喜前白佛言。愿留七日。得叙供养。佛以岁至。即便可之。时日舍利弗。从天来下。岁节已过。当诣拔耆国。阿耆达取供养余具。遍散道中。欲令佛蹈上而过。佛告梵志。饭具米粮。是应食啖。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为咒愿。而作颂曰。

外道所修事　　精勤火为最
学问日益明　　众义通为最
人中所归仰　　遮迦越为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为最
众星列空中　　日月明为最
佛出于世间　　受施为上最

阿耆达心悦结解。逮得法眼净。国人大小皆发道心。前礼佛足。欢喜而退。于时阿难承佛威神。知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来神妙。三达广照。知众生念。因缘所趣。不审何故食麦一时。愿佛开

化散解众疑。佛告诸比丘。过去久远。时有大国。名曰盘头越。时世有王。字曰频头王。有太子。名曰维卫。出家学道。道成为佛。犹名维卫。相好威德。诸佛法一。所从比丘六万二千人俱。时父王饭佛及比丘僧。严饰幢幡。极世之珍。城内整顿。炜炜煌煌。时有梵志。清洁德高。从诸弟子。因事入城。顾问众人。有何异节。光饰乃尔。行人答曰。频头王子。得道号佛。今日当来。王及臣民。供养故耳。道士答言。世人甚迷。捐弃甘馔食此人为。如卿所说人者应食马麦。五百弟子。同声赞善。中有一人。而谏师曰。师言非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应食天厨。佛告诸比丘。尔时高行梵志。则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时谏师者舍利弗是也。吾种此栽。于今始毕。告诸比丘。各护心口。慎无放恣。善恶随人。久而不舍。宜修明行。可从得道。吾所偿对。于此了矣。诸比丘。闻经欢喜。受戴奉行。

佛说七知经一卷

佛说七知经

闻如是。佛游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比丘受教从佛而听。佛告诸比丘。有七法道弟子。现世安隐和悦多行。精进法观令习得尽。何谓七法。一知法。二知义。三知时。四知节。五自知。六知众。七知人。诸比丘何谓知法。谓能解十二部经。一曰文。二曰歌。三曰说。四曰颂。五曰譬喻。六曰本起纪。七曰事解。八曰生傅。九曰广博。十曰自然。十一曰行。十二曰章句。是为知法。不解十二部经。为不知法。何谓知义。彼彼所说经法悉晓其义。是为知义。彼彼所说不晓不解。为不知义。何谓知时。知是时可惟寂灭想。是时不惟受行想。是时可惟慎护想。是为知时。不晓时宜所行。为不知时。何谓知节。能少饮食大小便便得消化。能节出入坐起行步。卧觉语默事从约省。是为知节。不自约省。为不知节。何谓自知。自知己身意老多少。所信所戒所闻所施所慧所解所至所入。深浅厚薄事事自知。是为自知。不知己意所入多少。为不自知。何谓知众。能知彼众若君子众若理家众。若梵志若沙门众。若或有时至彼众。宜坐宜立宜语宜默。知随时宜是为知众。不知相彼众随时宜者。为不知众。何谓知人。如有两人。一人信道一人不信道。信道者可称誉。不信者无称誉。信道有两辈。一人数诣道场乐沙门。一人不数诣道场智略沙门。数诣者可称誉。不数诣者无称誉。数诣道场有两辈。一人爱敬沙门。一人不爱敬沙门。爱敬者可称誉。不爱敬者无称誉。爱敬有两辈。一人亲习沙门。一人不亲习沙门。亲习者可称誉。不亲习者无称誉。亲习有两辈。一人好问经法。一人不好问经法。好问者可称誉。不好问者无称誉。好问有两辈。一人侧耳听。一人不侧耳听。侧耳听者可称誉。不侧耳听者无称誉。侧耳听有两辈。一人闻法受持。一人闻法不受持。闻法受持者可称誉。不受持者无称誉。受持有两辈。一人闻而思义。一人闻不思义。闻而思义者可称誉。闻而不思义者无称誉。闻法思义有两辈。一人如经义解。受法如法立。一人不如经义解。不受法不如法立如经义解者可称誉。不如经义解者无称誉。如经义解有两辈。一人但自安己。不安他人不多安人。不哀世间不利天下。一人自能安己。亦安他人多安天下。愍伤世间利宁天人。诸比丘当别知。其自安己能安他人多安天下。愍伤世间利宁天下者。是人为最上最长最尊极尊。譬如牛乳成酪酪为酥酥为醍醐醍醐最上。如是人者。为人中之人。乃为上行尊行极尊之行。为最胜为上愿无上也。诸比丘能见两人为智为高。能分别此人善此人胜。是为知人。佛说是已。皆欢喜受。

佛说碱水喻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与汝等说水喻七事。谛听谛思念之。我当说。对曰。如是世尊。尔时诸比丘从佛闻教。世尊告曰。云何比丘水喻七事。若人没于水。从水出头复还没水。或出头遍观四方。或出头不复没水。或有人欲行出水。或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已至彼岸。净志得立彼岸。彼云何人没溺于水。或有一人以不善法尽缠裹身。纯罪熟至地狱一劫受罪不可疗治。是谓此人常没溺于水。是谓初入水没溺。彼云何人出头还没入水。或有一人作是没溺。有信于善法。怀惭愧求其方便。于诸善法皆怀惭愧。彼出于水还没溺水。是谓二人没溺于水。彼云何人出水遍观四方。或有一人出水。彼有信于善法。有惭愧心有勇猛意。于诸不善法皆有惭愧。彼出水上不复没溺于水。此诸贤。是谓三人喻彼出水。彼云何人出水住。或有一人作是出水。有信于善法。有惭愧有精进。于诸善法皆怀惭愧。彼于三结使尽。成须陀洹而不退转。必当还所获。是谓四人喻彼出水住。彼云何人出水欲至彼岸。或有一人作如是出水。彼有信于善法。有惭愧有勇猛意。于诸善法悉怀惭愧。彼尽三结使。贪欲嗔恚愚痴薄。成斯陀含。来至此间而尽苦本。是谓彼人喻彼水欲至彼岸。云何彼人已至彼岸。或有一人便出水。有信于善法。有惭愧有勇猛意。于诸善法皆怀惭愧。彼便尽五下分结成阿那含。于彼般涅槃。不复来至此间。是谓六人喻彼出水已至彼岸。彼云何人已至彼岸。净志得立彼岸。或有一人而出水上。有信于善法。有惭愧有勇猛意。于诸善法皆怀惭愧。或有一人尽有漏成无漏。念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疾得证通。而自娱乐尽生死源。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母胎。是谓彼人喻彼水已立彼出岸。如是比丘。此七人我今与汝等说七人喻水。诸世尊与诸声闻所应。当说有大慈。欲使获安隐皆使得度。所谓闲居处树下空处露坐。汝等坐禅勿有懈怠。今不精勤后备有悔。是谓我所教敕。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一切流摄守因经一卷

佛说一切流摄守因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国留国聚会法议思惟。是时佛告比丘。比丘应唯然。比丘便从佛受教。佛便说是。智者见者比丘为得流尽。不智者不见者流不得尽。何等比丘智者见者令流得尽。不智不见者流不得尽。但为本观非本观。非本观者。未有欲便有欲生。已生欲欲便增生不致。未生有流亦痴流便生。已生有亦痴便增多不致。痴者比丘。不闻者世间人。不见慧者。亦不从慧人闻法。亦不从慧人受教诫。亦不从慧人分别解。便得非本念。令未生流便生。已生流令增饶不致。未生有亦痴便生。已生有亦痴便增饶不致。以不知不解。如有令不可念法便念。可应念法者便不念。以应念法不念。不应念法者便念。便爱流生。已爱流生便增多不致。未生爱流亦痴流便生。已生爱流亦痴流。便增多不致。闻者比丘道德弟子以见慧者。以从慧者受教诫。亦从慧者分别解。便是如有知。非本念者。未生爱流便生。已生爱流便增多不致。未生爱流亦痴流便生。已生爱流亦痴流。便增多不致。本念者。未生爱流不生。已生爱流能舍。未生爱流亦痴流不生。已生爱流亦痴流能舍。若是如有知便所法不应念便不念。所应念法便念。以不应念法不念。应念法者念。令未生爱流不生。已生爱流便舍解。未生爱流亦痴流不生。已生爱流亦痴流便舍解。亦有比丘为七流。从是恼生从是热从是忧。何等为七。有比丘有流从见断。有流从摄断。有流从避断。有流从更断。有流从忍断。有流从晓断。有流从行念断。何等比丘。流从见断。是闻比丘痴不闻者世间人。不见贤者。亦不从贤者解。亦不从贤者解教诫。令如是非本念。前世我为有不。前世我为无有不。前世我为何等。前世我为云何。未来世我当有不。未来世我当无有不。未来世我当云何。未来世我云何为。自身争疑有何等有。是人从何来。当复往至何许。是要当云何。以如是非本念者。为六处疑生异异结生。庄有是身。庄无有是身。是为疑生生自计身身见。如是疑生生自计是身是我身。为是疑生身生身相见。为是疑生生非身见是身。为是疑生生计是为是我身。所觉所说所作所更所举所起。彼彼处处。所作所行善恶受罪。止不生亦生亦尔。

是比丘结令结疑令疑。恶疑不正见跳疑结疑相着。比丘不闻者世间人。从是苦习有从是生致。闻者比丘道弟子。是苦如有知。是习如有知。是尽灭如有知。是苦灭行令灭如有知。如是知已。如是见便三缚结毕尽。一者身结。二者疑结。三者行愿结。以是三结尽。便随道得一不复堕恶处。当得度世。在人间天上。不过七世已更七世便毕苦。若比丘不知者不见者所生流。从恼热忧令从见者断。为是流恼热

忧不复有。是名为比丘从见流断。何等为比丘流从守断。是闻比丘行者。眼见色。摄眼根自守。行恶露观。念本从所生。比丘眼根不守摄。行令从恶露观。从念本所生流恼热忧。以眼根守摄。止便从恶露见本观。便所流恼热忧便不有。是为比丘流从守断。耳鼻口身意亦尔。

何等为比丘流从避断。是闻比丘行者。所应从自守。避弊象避弊马避弊牛避弊狗避弊虺避深坑避蒺[卄/梨]避溪避危避陂池避山避不安避河避深涧避恶知识避恶伴避恶求避恶受避恶处避恶卧具所卧具。从贤者疑生。如是应比丘当避。如是上说不离所生流恼热忧已得避。令是流恼热忧不复有。是名为比丘流从避断。何等为比丘流从用断。是闻比丘行者。从所用被服。不绮故不乐故不贪故不严事故。但为令是身却蚊蚋风日曝含毒相更从乱意生亦自守。所食不乐故不贪故不健故不端正故。但令是身得住行道故。供养令断故。痛痒新痛痒不复起。令从是差不随罪得力安隐行。令从所更卧具床席。不绮故不乐故不贪故不严事故。但令从是是身以有用剧苦疲惓令得止。亦令从所乐用乐所用。不绮故不乐故不贪故不严事故。但为令从是是身以生有痛恼大剧甚痛不可意。从断令救令解。止若比丘从不用故。生流恼热忧以从用得止。为所流恼热忧不复有。是名为诸比丘流从以更得断。

何等为比丘流从忍断。是闻比丘行者。发精进行令断恶法。受清净法行增发胆力。坚精进方便不舍清净法。方便听令是身肌肉骨消干坏并髓肪皮。但令所应发精进所得。令得胆者坚者精进方便者。所求未得精进不可中止。便行者比丘。能忍寒热饥渴蚊蚋风日曝令止。含毒从闻不可语言惰慢意以来。能忍能暇以生有含毒痛恼不可意剧痛能过止。若比丘从不忍耐所生流热恼忧。令从过令从是行。不复流恼热忧令得止。是名为比丘流从忍耐断。

何等为比丘流从晓断。是闻诸比丘。比丘已生欲令不听不过舍晓相却。离已生嗔恚不听不过舍晓相却。离已生杀欺盗不听不过舍晓相却离。若诸比丘。不从晓生流恼热忧已从晓不生。便所流恼热忧令无复有。是名为诸比丘流从晓断。

何等为比丘流从增行断。是闻诸比丘意比丘意觉有增念行独坐止却猗离恶转法。分别觉亦如是。精进觉亦如是。喜觉亦如是。猗觉亦如是。定觉亦如是。观却觉行亦如是。不听不过舍晓相却。若诸比丘。不行不增所生流恼热忧已行增。为所流恼热忧不复有是名为诸比丘流从行增断。

若诸比丘。所流应从见断。已从见断。若所流应从守摄断。已从守摄断。若流因从避断。已从避断。若流因从用断。已从用断。若流

因从忍过断。已从忍过断。若流因从晓断。已从晓断。若流因从行增断。已从行增断。是名为诸比丘一切流摄守因。已坏恶爱从世间。逮得度世舍缚结得要离苦。佛说是。从是闻比丘意受喜行得度世竟得道。

佛说阎罗王五天使者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善听以置心中。我以天眼彻见众人生死所趣善恶之道。或有丑恶或有勇强或有怯弱。或生善道或生恶道。凡人所作为皆分别知之。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谤讪贤圣。见邪行邪。其人寿终便堕恶道入泥犁中。凡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称誉贤圣。见正行正。其人寿终便生天上人间。如是比丘。我以天眼见人终便生天上人间。如是比丘。我以天眼观天雨堕水中。见一泡兴一泡灭。我见人死识神出生。有好色者有恶色者。有勇强者有怯弱者。或生善处或生苦处。自生自死如水泡无异。复譬如人以五彩缕贯琉璃珠。用珠净故。缕色青黄赤白黑悉现分明。我见人死魂神出生亦如是。又如冥夜以明月珠悬着宫门。有人住一面。观门中出入者。皆一一见之。又如居高楼上望见下人往者来者走者步者坐者立者。我见人死时魂神出生。端正丑恶勇强怯弱。如所施行分别知之。

佛告诸比丘。人生在世间时不孝父母。不敬沙门道人。不行仁义无可用心。不学经戒不畏后世者。其人身死魂神当堕阎王地狱。主者辄持行白王言。其过恶。此人非法不孝父母。不敬沙门道人。不随仁义无可用心。无有福德不恐畏死。当有所见唯大王处其罚。如是阎王。常先安徐。以忠正语为现五天使者而问言。汝本不见。世间人始为婴儿时。僵卧屎尿不能自护。口不知言语。亦不知好恶者耶。人言。已见皆有是。王言。汝自谓独不如是耶。人神从行终即有生。虽尚未见常当为善。自端其身端其口端其意。奈何放心快志。人言。实愚暗不知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痴作恶。非是父母师长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以不乐故止乎。今当受之。是为阎王现第一天使。

阎王复问。子为人时。天使者次第到。宁能觉不。人言。实不觉知。王曰。汝不见世间丈夫母人。年老时发白齿堕。羸瘦偻步起居拄杖。人言有是。王曰。汝谓独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当老。曼其强壮常当为善。端身口心奉行经戒。奈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痴作恶。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以不乐故止乎。今当受之。是为阎王正教现第二天使。

阎王复问曰。子为人时。岂不见世间男女妇人疾病者躯体苦痛坐起不安。命近忧促。众医不能复治。人言有是。王曰。汝谓可得不病

耶。人生既老法皆当病。曼身强健当勉为善。奉行经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以愚痴作恶。非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岂得以不乐故止乎。今当受之。是为阎王正教现第三天使。

阎王复问曰。子为人时。岂不见世间诸死亡者。或藏其尸或弃损之。一日至七日肌肉坏败。狐狸百鸟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恶腐烂。人言有是。王曰。汝谓独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当死。曼在世间常为善。饬身口意奉行经戒。奈何自放恣。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作恶。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罪自由汝。不得以不乐故止。今当受之。是为阎王正教现第四天使。

阎王复问曰。子为人时。独不见世间弊人恶子。为吏所捕取。案罪所应刑法加之。或断手足或削鼻耳。锐掠治刓刻肌肤。热沙沸膏烧灌其形。裹蕴火燎悬头日炙。屠割支解毒痛参并。人言有是。王曰。汝谓为恶独可得解邪。眼见世间罪福分明。何不守善敕身口意奉行经道。云何自快心。人言。愚闇故耳。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门道人过也。今是殃罪要当自受。岂得以不乐故止耶。是为阎王忠正之教现第五天使者。佛说已。诸弟子皆受教诫。各前作礼。

佛说铁城泥犁经一卷

佛说铁城泥犁经

佛在舍卫祇洹阿难邠坻阿蓝时。佛诫诸沙门言。我以天眼视天下人。死生好丑尊者卑者人死得好道者得恶道者。人于世间身作恶口言恶心念恶。常好烹煞祠祀鬼神者。身死当入泥犁中。身常行善口常言善心常念善。死即上天。佛言。人如天雨泡。雨从上渧之。一泡坏者一泡成。人生世间生者死者如泡起顷。佛持天眼视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贫者富者贵者贱者。人所为善恶。佛言。我皆知之。譬如瞑夜于城门两边各燃炬火。人有出者入者数千万人。从瞑中视皆见火中出入者。佛言。我持天眼视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从瞑中视火中出入者。如上高楼上望下有数千家。中从上视皆见诸家。佛言。我见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从高楼上视诸家。佛言。如人乘船行清水中。皆见水中鱼石所有。佛持天眼视天下人。死有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视清水中鱼石。有明月珠持五彩缕贯之。人视珠皆见五彩。别知与珠相贯穿。佛言。我见天下人所从来善恶变化。如人视珠。佛言。我见天下人不孝父母。不事沙门道人不敬长老。不畏县官禁戒。不畏今世后世者。不惊不恐。如是曹人死即入泥犁。与阎罗王相见。即去善归恶。泥犁卒名曰旁。旁即将人前至阎罗所。泥犁旁言。此人于世间为人时不孝父母。不事沙门道人。不敬长老不布施。不畏今世后世。不畏县官。阎罗处此人过罪。阎罗即呼人前对阎罗言。汝为人时于世间不念父母养育推燥居湿乳哺长大。汝何以不孝父母。其人即对阎罗言。我实愚痴憍慢。阎罗言。处汝罪者。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道人过。汝身所作当自得之。是第一问。第二问汝不见病困剧时羸劣甚极手足不任。其人言。我实见之。阎罗言。汝何以不自改为善耶。其人言。实愚痴憍慢。阎罗言。是过非天非父母非帝王。非沙门道人过。汝身所作当自得之。阎罗第三问。汝不见世间男子女人老时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持杖而行。黑发更白不如年少时。其人言。我实见老人持杖而行。阎罗言。当此之时。何以不自改为善耶。其人言。实愚痴憍慢。阎罗言是过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道人过。汝身所作当自得之。阎罗第四问言。汝于世间时不见男子女人死。一日二日至七日。身体腐烂形貌坏败。为虫蚁所食。为众人所恶。汝见是。何以不自改为善耶。其人言。我已见之。实愚痴憍慢。阎罗言。汝施行何以不端汝心端汝口端汝行。是过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道人过。汝身所作当自得之。阎罗第五问。汝为人时于世间宁见长吏捕得劫人杀人贼人。反缚送狱掠治考问。或将出城于道中挌杀之。或有生辜搩者。宁见是不。其人言。我实见之。阎罗言。汝何以不布施作善。汝为人时。何以不正汝行正汝口正

汝心耶。其人言。实愚痴憍慢。阎罗言。是过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非道人过。汝身所作自当得之。对已毕。泥犁旁即牵持去。将诣一铁城。是第一泥犁阿鼻摩。泥犁城有四门周匝四千里。中有大釜长四十里。泥犁旁叉刺人而内之。如是无央数中皆有火。人遥见之皆恐怖战栗。如是入者数千万人泥犁旁而内其中。昼夜不得出门皆闭不开不得出。人在其中数千万岁。火亦不灭人亦不死。久久时遥见东门自开。人皆走欲出适到门门复闭。诸欲出人复于门中共斗诤欲得出。久久复遥见西门开。人皆走往门复闭。人复于门中共斗。久久复见南门开。人皆走往门复闭。人复于门中共斗。久久四门复开人得出。自以为得脱。复入第二鸠延泥犁中。人足着地者即燋。举足肉复生。有东走者西走者南走者北走者。周匝地大热。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复入第三弥离摩得泥犁中。其中有虫。虫名崛喙。嘴如铁黑头足。虫遥见人。皆迎来啄人肌骨皆尽。如是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复入第四刍罗多泥犁中。其中有山。石利如刀。人皆走上其巅。复有走下者皆欲求脱。不知当如向。足皆截剥。地石皆如利刀。如是复数千万岁乃竟。人自以为得脱。复入第五阿夷波多桓泥犁中。其中有热风。相逢避之不能得脱。其人欲求死。不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如是久久数千万岁乃得出。人自以为得脱。复入第六阿喻操波泥桓泥犁中。多树木皆有刺。树间有鬼。人入其中者。鬼头上出火口中出火。身为十六刺。遥见人来大怒。火皆见十六刺。皆贯人身体裂如食之。皆走欲得脱。走常触是鬼。如是数千万岁乃竟得出。人自以为得脱。复入第七槃蓰务泥犁中。其中有虫。虫名鹑。人入其中者。是虫飞来入人口中食人身体。人皆走极虫食不置。人皆四面走。欲求脱不能得脱。如是数千万岁乃竟得出。人自以为得脱。复入第八堕檀罗泥渝泥犁中。其中有流水人皆堕水中。水边有刺棘。水热过于世间汤镬。热沸涌跃人皆熟烂。走欲上岸边。有鬼持矛逆刺人腹内其中。不能得出入皆随水下流。复有鬼激如钩取。问之言。若从何所来。若为是问。其人言。我不知何所从来。亦不知当若去。我但饥渴欲逐饮食。鬼言。我与若食即取钩。钩其上下颔。口皆磔开。因取消铜注人口中皆燋烂。如是求死不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其人平生。于世间为人时作恶甚故。求解不得解。诸泥犁中人皆复得出自以为得脱。反入第七泥犁。鬼逆问汝去。何以复还入第五。复还入第四。从第四复还入第三。复还入第二。复还入第一阿鼻摩泥犁。未至人遥见铁城。皆欢喜大呼称万岁。阎罗闻之即问泥犁旁。是何等声。旁即言。是呼声者。是前过泥犁中者。阎罗言。是皆不孝父母不畏天不畏帝王。不承事沙门道人。不畏禁戒者。阎罗即复呼人前。对言。若非恐阎罗言。今汝解脱去。当复为人作子者。当孝顺事长年。当畏帝王禁戒。当承事沙门道人。端心端口端身。人生在世间时。罪过小且轻。死在地下泥犁大且重。得沙门道人。当承事其道。当得阿罗汉者。诸泥犁道皆为闭塞。一对皆毕。诸泥犁中人皆得出。在城外地皆复死。诸死

者先世宿命。为人时作恶犹有小善。从泥犁还出。皆生善道。人从泥犁中出。各自政心政口政行。不复还入泥犁中。泥犁中亦不呼人。人更泥犁丑毒苦痛。各自思惟亦可为善。佛言。人死入泥犁者。侯王沙门道人乃得与阎罗相见耳。凡余人者但随群入。阎罗地狱王名也。

佛说古来世时经一卷

佛说古来世时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波罗奈仙人鹿处。尔时诸比丘饭食已后。会于讲堂而共讲议。设有长者所行平等。有净戒比丘奉行真戒。来入其舍从受分卫。若复曰获致百斤金。何所胜乎。或有比丘报之曰。百斤千斤有益耶。熟思计之。奉戒比丘。遵修正真受其分卫。念彼长者其福最上。于时贤者阿难律在彼会中。闻说法言。答报之曰。何但百千。正使过此无极之宝。犹不及长者供养饭食真戒比丘。所以者何。忆念吾昔在波罗奈国。谷米踊贵人民饥馑。我负担草卖以自活。彼有缘觉名曰和里。来游其国。我早出城欲担负草。尔时缘觉着衣持钵入城分卫。中道吾负草还于城门中。复与相遇空钵而出。和里缘觉遥见吾来。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负草还。想朝未食。吾当随后往诣其家。乞可以适饥。我时担草自还其舍下草着地。顾见缘觉追吾之后如影随形。我时心念。朝出城时见此缘觉入城分卫。而空钵还。想未获食。吾当断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长跪授之。身安隐具。愿上道人愍伤受之。时缘觉曰。谷米饥贵人民虚饥。分为二分。一分着钵一分自食。尔为应法耳。身报之曰。唯然圣人白衣居家。炊作器物食具有耳。徐炊食之早晚无在。道人愿受加哀一门。时彼缘觉悉受饭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为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为诸国王长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见奉事。四辈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所见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自来求吾。吾无所望。初生在家为释种子。诸藏踊出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及余财物无能限者。弃家损业行作沙门。假使尔时知其道人缘觉道成。广大其心福不可量。于是颂曰。

吾曾担负草　　贫穷佣以活
供养于沙门　　和里缘觉称
因斯生释种　　号曰阿难律
吾便于歌舞　　鼓琴瑟笛成
吾时见导师　　正觉胜甘露
即发欣欢心　　出家为沙门
便知本宿命　　前世所更历
在彼忉利天　　受安则七反
于彼七此七　　计终始十四
在天上世间　　未曾至恶道
得知人去来　　生死之所趣
虽在于彼乐　　不如圣道甘

以五品定意　　寂然为一心
洗除结众垢　　道眼睹清净
所用故出家　　在家损其业
其愿以合成　　以具足佛教
亦不乐于生　　亦不乐求死
初不择其时　　寂然定其志
维耶竹树间　　吾命尽于彼
在于竹树下　　灭度而无漏

尔时世尊道耳彻闻。阿难律比丘为众比丘自说宿命。本所更历福德之报。从定室出诣讲堂坐比丘前。告诸比丘。汝等共会何所讲论。诸比丘曰。吾等普会各论罪福善恶所归。贤者阿难律。自说宿命所兴德本。佛告诸比丘。汝等以说过去世事。复欲闻如来讲说当来之本。诸比丘曰。唯然世尊。今正是时。应为比丘说当来法。闻则奉持。佛言。谛听善思念之。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言。当来之世人当长命寿八万岁。此阎浮提人民炽盛五谷丰贱。人聚落居鸡鸣相闻。女人五百岁乃行嫁耳。都有三病老病大小便。有所思求。尔时有王号曰为轲。主四天下为转轮圣王。治以正法。自然七宝金轮白象绀马明珠玉女之妇藏臣兵臣。王有千子勇猛多力姿容殊胜。降伏他兵。治四天下。不加鞭杖刀刃不施。行以正法人民安隐。王有四车皆七宝成。其轮千辐高三十二丈。其车甚高威光巍巍。在上举幡令一切布施众生。饭食衣被床卧车乘香华灯火。供养沙门道人及贫穷者。惠施讫竟。以家之信弃国捐王。舍家学道行作沙门。时族姓子所以慕道。下其须发身被法衣。获于无上净修梵行。究竟佛教。现在自然成六神通。生死为断所作已办了名色本。

尔时贤者比丘在会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当来世当为轲王乎。主四天下自然七宝而有千子。治以正法广施一切。出家学道成无著慧耶。于是世尊呵诘比丘。咄愚痴子。当以一生究成道德。而反更求周旋生死。言我来世为转轮圣王贪于七宝。千子勇猛然后入道。佛告比丘。汝当来世得为轲王主四天下。广施一切出家成道。佛告比丘。后来世人其命增长八万岁。当有世尊号曰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如我今也。天上天下诸天梵释。沙门梵志莫不归伏从受道教。普说法化上中下。善分别其义清修梵行。普兴道化犹如我今也。其清净教流布天上天下莫不承受。其比丘众无央数千。

尔时贤者弥勒处其会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当来世人寿八万岁时。当为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觉。教化天上天下如今佛耶。于是世尊赞弥勒曰。善哉善哉。乃施柔顺广

大之慈。欲救无数无极之众。乃兴斯意欲为当来一切唱导。亦如我今也。汝当来世即当成佛。号曰弥勒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于时贤者阿难持扇侍佛。佛告阿难。取金缕织成衣来。当赐弥勒比丘。阿难受教。即往取奉授世尊。世尊取已便与弥勒。谓弥勒言。取是法衣以施众僧。所以者何。谓如来至真等正觉。于世间人多所饶益。救以至德。弥勒即以奉众僧。时魔波旬心自念言。沙门瞿昙。为诸比丘讲当来世。今我欲往乱其法教。魔即时往于世尊前。以偈颂曰。

我想尔时人　　体柔发姝好
众宝璎珞身　　头戴珠华饰

于是世尊言。今魔波旬故来到此欲乱道教。佛即报魔。以偈颂曰。

尔时世人民　　无著狐疑断
蠲除生死网　　事办无穿漏
于弥勒佛教　　净修于梵行

于是天魔复以偈颂。报世尊言。

我想尔时人　　体衣文鲜明
栴檀以涂身　　庄严其身首
于城鸡头末　　轲王之治处

于是世尊以偈报魔曰。

尔时人至诚　　无我无所受
不用珍异物　　心无所贪着
在于弥勒世　　清修于梵行

魔人以偈复报佛言。

我想尔时人　　贪宝好饮食
便工于歌舞　　但乐鼓琴瑟
在于鸡头末　　轲王之所处

时佛以偈复报魔言。

彼人度无极　　坏网无所拘
禅定行平等　　欣然无所著
魔波旬当知　　汝以投于地

尔时魔波旬心自念言。如来神圣已知我所住兴灭。忧愁不乐羞愧而去。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佛说阿那律八念经一卷

佛说阿那律八念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誓牧山求师树下。贤者阿那律。在彼禅空泽中坐思惟言。道法少欲多欲非道。道法知足无厌非道。道法隐处乐众非道。道法精进懈怠非道。道法制心放荡非道。道法定意多念非道。道法智慧愚闇非道。佛以圣心逆知其意。譬如力士屈申臂顷飞到其前。赞言。善哉善哉阿那律。汝所念者为大士念。听吾语汝。大士八念善思行之。当学四禅捡意观法。而无中止必获大利不失所愿。何谓四禅。惟弃欲恶不善之法意以欢喜。为一禅行。以舍恶念专心守一不用欢喜。为二禅行。欢喜以止。惟如法观觉见苦乐。为三禅行又弃苦乐忧喜悉断而住清净。为四禅行。已学如是。而后惟行八大人念。四禅为捡意法。快见于行得利愿。疾不复中止。又少欲者其义譬如王有边臣。主诸械簏满中彩衣。而汝自乐着粗弊者。少欲知足。隐处精进。制心定意。智慧舍家。不以戏慢。无有差跌。必安隐人。至泥洹门。是八大人念。惟四禅捡意观法。其义譬如王有边臣。监主厨宰和调五味。而汝自乐乞食。趣得救身不以快心。其义譬如王有游观楼阁。而汝自乐山泽树间燕处。精进无欲于世。其义譬如王有边臣。主诸良药及酪酥醍醐石蜜。而汝自乐有疾以服。小便趣得除恼。以行八念思惟四禅。精进不亏。心无差跌。必自安隐至泥洹门。

佛说是已。即还誓牧告诸弟子。道当少欲无得多欲。道当知足无畜遗余。道当隐处无乐众会。道当精进无得懈怠。道当制心无得放逸。道当定意无得乱念。道当智慧无得愚闇。比丘当少欲者快。谓身自少欲。不使众人知我少欲。义当从是。比丘知足。谓应器法衣床卧病药。得食足止不畜遗余。义当从是。比丘隐处。谓避人间。不入众会。远居山泽岩石树间。如有四辈。若王大臣来从问道。为说清净欲令疾去。譬如贫人负豪姓债为主所牵挝。欲离不乐潜隐远遁。义当从是。比丘精进。谓断非法。勤行经道未常懈惓。上中后夜经行坐卧。常觉寤意念净以除五盖。义当从是。比丘制心。弃欲恶法。坐意惟观。以断苦乐得四禅行。义当从是。比丘定意。谓常一心。观身观意观法。不为猗行。摄念就道舍痴恼想。义当从是。比丘智慧。谓知四谛苦习尽道。何谓苦谛。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恩爱别苦。怨憎会苦。所欲不得苦。合五盛阴苦。生苦者。谓人随行所堕。受胞成生已出形现根入受长。老者。谓人根熟形变。发白齿落筋缓皮皱偻步拄杖。病者。谓人罪行所致痈疽疮脓痳癫长病亦百余种。死者。谓人命逝形坏。温消气绝魂神离逝。是皆为苦。何谓习谛。谓淫心乐喜而生恩爱志在贪欲令复有漏。众行滋盛以着自缚。所谓爱者。眼爱色

耳爱声。鼻爱香舌爱味。身爱细滑心爱所欲。但观其常乐。在望安以为利。呼言是我有以着自缚。从是故色痛想行识五阴爱盛。见常贪乐。谓是我有以着自缚。所谓色者。精神所受。地气水气火气风气变化为形。以所爱着。令眼识色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细滑意识法着。信为习谛。何谓尽谛。不受不入爱尽无余。缚着已解。如慧见者。不复有一切故。世间人无所见五阴所著。计数已尽爱缚都解。已从慧见。非常苦空非身故断。是为尽谛。何谓道谛。谓八直道。正见正思正言正行正治正命正志正定。何谓正见。正见有二有俗有道。知有仁义。知有父母。知有沙门梵志。知有得道真人。知有今世后世。知有善恶罪福。从此到彼以行为证。是为世间正见。已解四谛苦习尽道。已得慧见空净非身。是为道正见。正思亦有二。思学问思和敬思诫慎思无害。是为世间正思。思出处思忍默思灭爱尽着。是为道正思。正言亦有二。不两舌不恶骂不妄言不绮语。是为世间正言。离口四过讲诵道语。心不造为尽无复余。是为道正言。正行亦有二。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是为世间正行。身口精进心念空净。消荡灭着。是为道正行。正治亦有二。不杀盗淫。不自贡高。修德自守。是为世间正治。离身三恶。除断苦习。灭爱求度。是为道正治。正命亦有二。求财以道不贪苟得。不诈给心于人。是为世间正命。以离邪业。舍世占候。不犯道禁。是为道正命。正志亦有二。不嫉妒不恚怒不事邪。是为世间正志。离心三恶。行四意端。清净无为。是为道正志。正定亦有二。性体淳调安善安固。心不邪曲。是为世间正定。得四意志。惟空无想不愿见泥洹源。是为道正定。是为道谛。比丘舍家弃捐恩爱。安静思道无所恋慕。意不随欲净无挂碍。是为道法义当从是。贤者阿那律闻佛说经。开导其意受行三月。漏尽意解得三治以为证已。自觉得罗汉。便说偈言。

夫欲而无厌　　乐众以放意
是行以致苦　　修恶多所著
少欲知道行　　知惭不自见
是法堕清净　　远恶致度世
道意不贪生　　亦无乐死别
吾以如空定　　诸苦得待时
从佛受教命　　守行弃欲恶
所身患已舍　　得利就无为
自致至三治　　已拔恩爱根
当于维沙聚　　竹园般泥洹

佛说离睡经一卷

佛说离睡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婆只尸牧摩鼻量鹿野苑中。彼时尊者大目干连在摩竭善知识村。彼尊者大目干连。独在静处经行而睡。世尊知尊者大目干连独在静处经行而睡。彼时世尊知尊者大目干连独在静处经行睡已。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犹若力士屈申臂顷。世尊亦如是。在婆只尸牧摩鼻量鹿野苑中忽然不现。至摩竭善知识村在尊者大目干连前。彼时世尊从三昧起告尊者大目干连曰。汝目干连汝目干连汝欲睡。唯然世尊。为何以念而欲睡耶。莫行想。莫分别想。莫多分别。如是睡当离。汝若睡不离者。汝目干连。如所闻法如所诵法。广当诵习。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如所闻法如所诵法。当广为他说。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如所诵法如所闻法。意当念当行。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以冷水洗眼及洗身支节。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以两手相挑两耳。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起出讲堂。四方视及观星宿。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在空处彷徉行。当护诸根。意念诸施后当具想。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还离彷徉。举尼师坛敷着床上结跏趺坐。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干连。当还入讲堂。四叠敷郁多罗僧着床上。举僧伽梨着头前。右胁着床上。足足相累。当作明想当无乱意。常作起想思惟住。汝目干连。莫乐床莫乐右胁眠莫乐睡。莫乐世间恭敬以为味。何以故。目干连。我不说近一切法。我亦不说不近一切法。云何目干连。我说不近一切法。汝目干连。我说不亲近白衣。目干连。若亲近白衣住者。但有论俱不与诵俱。因彼论便有谀谄憍慢。因有憍慢便有嫉妒。因嫉妒不知息。汝目干连。若有不息已。三昧便远离。是为目干连我说此不亲近法。云何目干连。我说亲近法。目干连。当至静处草蓐为床。默然不言。远离诸恶离人众。常当坐思惟。是为目干连我说亲近法。目干连。若入村乞食。当莫求利报。当莫求恭敬。汝目干连息利报恭敬意已。当入村乞食。汝目干连。入村乞食。当莫以想入他家。何以故。目干连。居士家多有俗缘。若比丘入居士家不共言。彼比丘便作是念。谁有向此居士护说。我而令居士不共我言。便有恚心。有恚已便有贡高。因有贡高便有不息。目干连。有不息意。已便远离三昧。汝目干连。若说法时当莫见胜负。当作不胜意。若作胜意便有多论。因多论便有贡高。因贡高便有嫉妒。因嫉妒便有不息。目干连。不息已。我说远离三昧。汝目干连。若说法时当作有益。当决定说。当莫非他说。当如师子吼论。如是目干连。当如是学。于是尊者大目干连从坐起一面着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云何比丘。至竟

尽至竟无垢至竟行梵行。此目干连。若比丘所有病痛。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当观彼痛是无常住。当观是败坏。当观是无染。当观是尽。当观是正。当观是止住处。当如是观彼痛。当观彼痛无常住。当观是败坏。当观是无染。当观是尽。当观是止。当观是止住。便不着此世间。不着已便不恐怖。不恐怖已舍有余般涅槃。生便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名色已有知如真。是为目干连比丘至竟尽至竟无垢至竟梵行至竟行梵行。佛如是说。尊者目干连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是法非法经一卷

佛说是法非法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比丘应曰唯然。比丘从佛听佛说。有贤者法。比丘听说。亦有非贤者法。当听熟听熟知熟念说。比丘唯然从佛受教。佛便说是。

何等比丘非贤者法。若比丘大姓。喜道欲学道。若有余同学比丘非大姓。比丘大姓故。为自憍身欺余。是非贤者法。

何等为贤者法。贤者学计是我不必从大姓。能断贪淫能断嗔恚能断愚痴。或时有比丘非大姓家。但有方便受法。如法说如要行随法行。为从是名闻故。如法行随法谛不自誉。亦不欺余。是贤者法。或时一者比丘。色像多端正。余比丘不如。便从端正故自誉欺余。是非贤者法。贤者复不尔。贤者自计色端正我不必从。是能断贪淫能断嗔恚能断愚痴。或时有比丘不端正。但随法多少受行。便从是得誉得名闻。受法谛随法行。不自誉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一者比丘。善语言善说。余比丘不如。便从善语言善说自誉欺余。是非贤者法。贤者复不尔。贤者学计是我不必从善美语。亦不从知善美说。能断欲贪能断嗔恚能断愚痴。

或时比丘。言语不善美。亦不善说故。但如法受教。多少随行。便从是得恭敬。从是得名闻。是法从受法行谛。不自誉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是闻一者比丘。年大多知识。相知富饶。余比丘不如。便从年大从多知识。从是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

贤者复不尔。贤者但念学计是我不必从年大故。亦不从多知识故。亦不从多得福故。能断贪欲能断嗔恚能断愚痴。

或时比丘年亦不大。亦不多知识。福亦不饶。但受法欲随法。欲随法行。多少便从是得名闻。是从法随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是闻一者比丘。知闻经能说经。知律知入通经。余比丘不如。便从入故。从通经故。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

贤者复不尔。贤故但计学。是我不必从入故。亦不从通经故。能断贪欲能断嗔恚能断愚痴。

或时有比丘。无有入。亦不通经。但受法随法。正求随法行。便从是得恭敬得名闻。是从持法随法行谛。不自誉不自憍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一者比丘。自求不从相知求。不过七家。一处坐一时食。从后不取。余比丘不如。便从一食后不取。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贤者复不尔。贤者但学。我不必从一食后不取不从。是故能断贪欲能断嗔恚能断愚痴。或时比丘不一食不从后取。但受法随法正受随法。从是得恭敬。从是得名闻。是法随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一者比丘。土中冢间止但三领名故。余比丘不如。便从名故。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

贤者复不尔。贤者但计学。我不必从三领名故。能断贪欲能断嗔恚能断愚痴。或时比丘。无有三领名。但受法随法。正受随法。便从是得恭敬得名闻。是法随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亦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一者比丘露中止。或时树下。或时空泽冢间。在所卧具。余比丘不如。便从是故。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

贤者复不尔。贤者但计学。我不必从是露中树下空泽间故。能断贪欲能断嗔恚能断愚痴。

或时比丘。无有是上说。但受法随法。正受随法。便从是得恭敬得名闻。是法随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比丘。已得第一禅。余比丘不如便从第一禅故。自誉自憍欺余。是非贤者法。

贤者复不尔。贤者但学第一禅者。佛说自知是受是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不欺余。是贤者法。

或时比丘。有二禅德。或有三禅德。或有四禅德。如第一禅说。是贤者法。

或时比丘。解空行意。或时解识行意。或时解非常行意。或时解无有思想意行有思想行意。余比丘不如。便从是得思想无有思想行。便自誉自憍亦欺余。是非贤者法。贤者复不尔。贤者但计学。无有思

想亦无有思想行。佛说从计我有是是受法随法谛。不自誉不自憍不欺余。是贤者法。

佛说比丘我已说贤者法。亦说非贤者法。比丘当自思惟。贤者法亦当思惟。非贤者法已思惟。当行贤者法。舍非贤者法。受贤者法随法。比丘应当学是佛说。是比丘受着心行。

佛说乐想经一卷

佛说乐想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世尊告诸比丘。诸有沙门婆罗门。于地有地想。乐于地计于地为我。彼言地是我。我说彼未知水火风。天神梵天阿婆天阿鞞婆天。净有净想。乐于净计净为我。彼言净是我。我说未知虚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无想处。或一或若干。或别见闻知识得观觉行。今世至后世。后世至今世。彼有此想乐。乐是计是我。彼尽计是我。我说彼未知。诸有沙门婆罗门计地为神通不乐于地。不乐于地不计地为我。彼不言地是我。我说彼已知水火风。天神梵天阿婆天阿鞞婆天。以净为神通。不乐净不乐净。不以净是我。我说彼已知虚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无想处。或一或若干。或别闻闻见识知得观觉行。从今世至后世。从后世至今世。彼尽以神通示不乐亦不乐。亦不计我。亦不言是我。我说彼以知。复次我以地为神通。不乐地不乐地。不以地为我。我不计地。我以知水火风。神天梵天阿婆天阿鞞婆天。彼神通不以为净。不以为净不计净为我。我以知此虚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无想。或一或若干。或别见闻识知得观觉行。从今世至后世。从后世至今世。尽已神通不乐不乐不计为我。我已知此。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所因跋渠尽。

佛说漏分布经一卷

佛说漏分布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国行治处名为法。时拘留国人会在时。佛告诸比丘。比丘应唯然。比丘从佛闻。佛便告如是。比丘听当为说法。上起亦利中起亦利遍竟亦利。有利有方便。具足现意行当为听真。谛受为念听说。比丘应唯如是。比丘。便从佛闻。便说是。比丘当知漏。亦当知漏从本有。亦当知从漏受殃。亦当知漏分布。亦当知漏尽。亦当知受何行令漏毕。

比丘当知痛。亦当知痛从本有。亦当知从痛受殃。亦当知痛分布。亦当知痛尽。亦当知受何行令痛毕。

比丘当知思想。亦当知思想从本有。亦当知从思想受殃。亦当知思想分布。亦当知思想尽。亦当知受何行令思想毕。

比丘当知爱欲。亦当知爱欲从本有。亦当知从爱欲受殃。亦当知爱欲分布。亦当知爱欲尽。亦当知受何行令爱欲毕。

比丘当知行。亦当知行从本有。亦当知从行受殃。亦当知行分布。亦当知行尽。亦当知受何行令行毕。

比丘当知苦。亦当知苦从本有。亦当知从苦受殃。亦当知苦分布。亦当知苦尽。亦当知受何行令苦毕。

比丘当知漏。亦当知漏从本有。亦当知从漏受殃。亦当知漏分布。亦当知漏尽。亦当知受何行令漏毕。

何等为当知漏。谓有三漏。一为欲漏。二为有漏。三为痴漏。如是为知漏。

何等为当知漏从本有。谓痴为漏本从是本有。如是为知漏从本有。

何等为当知从漏受殃。谓从痴行漏。所行如从。殃亦如行受。或堕好处或堕恶处。如是为知从漏受殃。

何等为当知漏分布。谓堕地狱是为行异。或堕畜生是为行异。或堕饿鬼是为行异。或堕天上是为行异。或堕人中是为行异。如是为知

漏分布。

何等为当知漏尽。谓痴已尽漏便尽如便尽。如是为知漏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漏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漏毕。若诸比丘。比丘已知漏如是。知漏从本有如是。知从漏受殃如是。知漏分布如是。知漏尽如是。知受行令漏毕如是。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漏尽毕。

比丘当知痛。亦当知痛从本有。亦当知从痛受殃。亦当知痛分布。亦当知痛尽。亦当知受何行令痛毕。

何等为当知痛。谓有三痛。一为乐痛。二为苦痛。三为亦不乐亦不苦痛。如是为知痛。

何等为当知痛从本有。谓本思望。如是为知痛从本为。

何等为当知从痛受殃。谓有所思更是为苦。如是为知从痛受殃。

何等为当知痛分布。在比丘。比丘乐痛更。乐痛更知。苦痛更。苦痛更知。不乐不苦痛更。不乐不苦痛更知。乐痛身更。乐痛身更知。苦痛身更。苦痛身更知。不乐不苦痛身更。不乐不苦痛身更知。乐痛念更。乐痛念更知。苦痛念更。苦痛念更知。不乐不苦痛念更。不乐不苦痛念更知。乐痛望得。乐痛望得知。苦痛望得。苦痛望得知。不乐不苦痛望得。不乐不苦痛望得知。乐痛不望得。乐痛不望得知。苦痛不望得。苦痛不望得知。不乐不苦痛不望得。不乐不苦痛不望得知。乐痛家中居。乐痛家中居知。苦痛家中居。苦痛家中居知。不乐不苦痛家中居。不乐不苦痛家中居知。乐痛离家中居。乐痛离家中居知。苦痛离家中居。苦痛离家中居知。不乐不苦痛离家中居。不乐不苦痛离家中居知。如是为知痛分布。

何等为当知痛尽。谓念思却痛便尽。如是为知痛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痛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痛毕。若比丘。比丘已知痛如是。知痛从本有如是。知从痛受殃如是。知痛分布如是。知痛尽如是。知受行令痛毕如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痛尽毕。比丘当知思想。亦当知思想从本有。亦当知从思想受殃。亦当知思想分布。亦当知思想尽。亦当知受何行令思想毕。何等为当知思想。谓有四思想。一为少思

想。二为多思想。三为无有量思想。四为无所有不用思想。如是为知思想。

何等为当知思想从本有。谓本为思想。如是为知思想从本有。

何等为当知从思想受殃。谓如思想为。如思想行。是名为行。如是为知从思想受殃。

何等为当知思想分布。谓色思想为异。声思想亦异。香思想亦异。味思想亦异。身更粗细思想亦异。如是为知思想分布。

何等为当知思想尽。谓思想已尽思想便尽。如是为知思想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思想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思想毕。若诸比丘。比丘已知思想如是。知思想从本有如是。知从思想受殃如是。知思想分布如是。知思想尽如是。知受行令思想毕如是。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思想尽毕。

比丘当知爱欲。亦当知爱欲从本有。亦当知从爱欲受殃。亦当知爱欲分布。亦当知爱欲尽。亦当知受何行令爱欲毕。

何等为当知爱欲。谓爱欲为五种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何等为五。一为眼可色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二为耳可声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三为鼻可香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四为口得味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五为身得粗细更知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贪相近。如是为知爱欲。

何等为当知爱欲从本有。谓本为思。如是为知爱欲从本有。

何等为当知从爱欲受殃。若为所爱欲。已生欲望。诤待向待便如殃思待。便从是致殃随。或好处或恶处。如是为知从爱欲受殃。

何等为当知爱欲分布。谓色爱欲为异。声爱欲亦异。香爱欲亦异。味爱欲亦异。身更粗细爱欲亦异。如是为知爱欲分布。

何等为当知爱欲尽。谓思已尽爱便尽。如是为知爱欲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爱欲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

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爱欲毕。若诸比丘。已知爱欲如是。知爱欲从本有如是。知从爱欲受殃如是。知爱欲分布如是。知爱欲尽如是。知受行令爱欲毕如是。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爱欲尽毕。

比丘当知行。亦当知行从本有。亦当知从行受殃福。亦当知行分布。亦当知行尽。亦当知受何行令行毕。

何等为当知行。谓所思念向不离是为行。如是为知行。

何等为当知行从本有。谓从爱欲有为。从爱行有本。如是为知行从本有。何等为当知从行受殃福。谓有黑行为黑殃。令致堕下。有清白行。令清白福。行得上上。是为知从行受殃福。

何等为当知行分布。谓有黑行。从黑受殃。有清白行。从清白受清白福。有黑白行。令致黑白殃福。有亦非黑亦非清白行。令从是受福。行行尽毕。如是为知行分布。

何等为当知行尽。谓爱已尽行便尽。如是为知行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行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行毕。若诸比丘。比丘已知行如是。知行从本有如是。知从行受殃如是。知行分布如是。知行尽如是。知受行令行毕如是。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行尽毕。

比丘当知苦。亦当知苦从本有。亦当知从苦受殃。亦当知苦分布。亦当知苦尽。亦当知受何行令苦毕。

何等为当知苦。谓当知生为苦。当知老为苦。当知病为苦。当知死为苦。当知近不相于为苦。当知爱别离为苦。当知所求不得为苦。当知卒五阴为苦。如是为知苦。

何等为当知苦从本有。谓本为痴。痴为苦本。如是为知苦从本有。

何等为当知从苦受殃。谓痴未闻经世间人。已身中更苦痛剧。剧苦最痛所不可意。应当从是念断。为从外求念外有为。依外从求为。有沙门婆罗门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百言。持咒祠。令从是能得解身苦。如是求苦殃或苦殃。如是为知从苦受殃。

何等为当知苦分布。谓有苦少受殃久。或有苦少受殃疾解。或有苦多受殃久。或有苦多受殃疾解。如是为知苦分布。

何等为当知苦尽。谓痴已尽苦便尽。如是为知苦尽。

何等为当知受行令苦毕。谓是八种道行。一为直见。二为直更。三为直语。四为直行。五为直业。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如是为知受行令苦毕。若诸比丘。比丘已知苦如是。知苦从本有如是。知从苦受殃如是。知苦分布如是。知苦尽如是。知受行令苦毕如是。是名为比丘悔厌世间行清净得道令苦尽毕。佛说如是。比丘受着意佛所说乐行从行。致清净无为。

佛说阿耨颰经一卷

佛说阿耨颰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跋耆城名阿褥风。彼时世尊从下晡起告尊者阿难曰。汝阿难来。当共至阿夷陀婆池水上。当共澡浴。唯然世尊。彼尊者阿难受世尊教。彼时世尊与尊者阿难及随从比丘。俱至阿夷陀婆池水上。到已在阿夷陀婆池水岸上。脱衣着水岸上。在阿夷陀婆池水。澡浴已出在水上。在水岸上拭拭去水。彼时世尊告尊者阿难。阿难。有放逸者。禘婆达兜失其处当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汝阿难。岂不从一比丘闻此言耶。我记禘婆达兜当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何以故。唯世尊。岂不闻此耶。唯世尊。我从一比丘闻此言。云何贤者阿难。世尊知禘婆达兜意之所念所行邪伪。以余方便知耶。而今世尊一向记。此禘婆达兜当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此阿难所从比丘或上尊或年少。或下比丘少智慧。而如来有所说彼而疑。何以故。阿难。我亦不见天及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众天及人。我如是所记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如禘婆达兜。何以故。阿难。我一向记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此阿难。我不见禘婆达兜有白法如毛发。若见者亦不一向记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是故阿难。我不见禘婆达兜有白法如毛发。是故我一向记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犹若阿难离城村不远有大厕满中粪。或有一人堕中没身不现。或有人作是念。怜愍之欲有饶益。欲拔济彼欲令安隐。在彼大厕上周旋视之。此人颇有不污处如毛发者。我持彼便拔出之。彼在大厕上周旋视彼人。无有一处不污如毛发者。而令彼人可拔济之。如是阿难。我不见禘婆达兜有一白法如毛发者。若有者。我不一向记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是故阿难。我不见禘婆达兜有白法如一毛者。是故我一向记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于是尊者阿难眼堕泪。又手向世尊白世尊曰。甚奇唯世尊。而今世尊一向记此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如是阿难。如是阿难。我一向记此禘婆达兜堕恶。趣泥犁中住一劫难可救。汝阿难。当从如来听。分别大人根相当增上。于如来有信乐意欢喜生。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今是世尊时善断时。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分别大人根相。从世尊闻已。此诸比丘当故阿难听。当善念之我当为说。唯然世尊。尊者阿难受世尊教。世尊告曰。此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此人与善法俱不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断绝。于此善更当得善。如是此人为至意清净法。犹若阿难日欲出时。所有暗冥皆悉灭尽便得大明。于阿难意云何。彼日出已。欲至食时。所有暗冥皆悉灭。便有不明不。唯然世

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与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断绝。当更得善法。如是此人至意清净法。犹若阿难有种子不坏不破不腐不割。不为风所中伤。安隐在器中。彼田居士。极平治耕犁田田已。下子着中。天随时雨润。于阿难意云何。宁多得种子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与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来于后时。知其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断绝。于彼善更得善。如是此人至意清净法。如是阿难。如来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所趣等悉了知。复次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行。此人与善法俱不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断绝。一切当断绝。如是此人有法断绝。犹若阿难下晡时日欲没。所有明皆悉灭而成闇冥。于阿难意云何。彼日没时。非是食时所明悉灭而成闇冥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所念所行。此人与善法俱不善法俱。彼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已有善根不断绝。彼一切皆当断绝。如是此人有法断绝。犹若阿难有种子不坏不破不腐不割。不为风所中伤。安隐着器中。彼田居士极平治田极耕犁田。已下种子着中。若天不随时雨润。于阿难意云何。宁多得种子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与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善法灭不善法生。此人善法灭得不善法。有善根不断绝者。皆当断绝。如是此人有法断绝。如是阿难。如来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相。法相生等已知定。复次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见彼人有白法如毛发者。此人一向满恶不善法着结。还有苦热之报受生老病死。如是此人身坏死生泥梨中。犹若阿难有种子坏破割风所中伤。不安隐着器中。彼田居士。不极耕地不极平治地。下种子者天下随时雨。于阿难意云何。宁得多种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见此人有善法如毛发者。此人一向满恶不善法着结。还有苦热之报受生老病死。如是此人身坏已生泥梨中。如是阿难。如来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相生等悉了知。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已得此诸三种人。更可得有三种人。不可得说可于设不可得。阿难。世尊曰。此阿难。如来或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与不善法俱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彼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灭善法生。此人不善法灭得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断绝者。于此善法更当得善法。如是此人法当有灭。犹若阿难有火燃而燃自然而燃。或有人复着干草木着中者。于阿难意云何。宁多火不。唯然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与不善法俱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彼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灭善法生。此人不善法灭得善法。有不善根不断绝。于此不善法更当得不善。如是此人法当灭。如是阿难。如来

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知法法相生。定悉了知。复次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与不善法俱善法俱。如来于后时。知彼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灭善法生。此人不善法灭诸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断绝。一切皆当断绝。如是此人至竟清净法。犹若阿难有火燃而燃自然而燃。或有人取火着干地。或着石上。于阿难意云何。火宁多燃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与不善法俱善法俱。此如来于后时。知意之所念所行。此人不善法灭善法生。此人不善法灭得善法。已有不善根不断绝。一切皆当断绝。如是此人至竟清净法。如是阿难。如来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相生。等悉了知。复次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见此人有黑行如毛发者。此人一向满善法善行善报。身与善处相应。如是此人现法应当般涅槃。犹若阿难有火灭凉冷无热。或有人以干草木着中者。于阿难意云何。宁得火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难。如来知一人意之所念所行。我不见此人有黑行如毛发者。此人一向满善法行善报。如是此人现法应般涅槃。如是阿难。如来说大人根相。如是如来法法相生。等悉了知。此阿难。谓初三种人。彼一人有清净法。二种人有灭法。三种人身坏堕恶趣泥犁中。谓后三种人。彼一人有灭法。二种人有清净法。三种人见法应般涅槃。此阿难。我已说大人根相。如世尊应为弟子慈愍有饶益。我已为汝说。今当在静处。树下坐处。当禅思莫放逸。莫于后时变悔。是我所说是我教授。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求欲经一卷

佛说求欲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婆只尸收摩林鼻量鹿野苑中。彼时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诸贤。世间有四种人现可知。云何为四。此诸贤。或有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不知如真。此诸贤。或有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知如真。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不知如真。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知如真。此诸贤。或彼一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不知如真者。我说此人之人最弊恶。此诸贤。或有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知如真者。我说此人之人最胜。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不知如真者。我说此人之人最弊恶。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知如真者。我说此人之人最胜。

彼时有异比丘。从座起一向着衣叉手向尊者舍利弗。白尊者舍利弗曰。云何尊者舍利弗。何因何缘。此前二种人俱有求欲俱有着意。说一人弊恶说一人最胜耶。复何因何缘。此后二种人。俱有无求欲俱有无著。说一人弊恶说一人最胜耶。此诸贤。或有一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亦无乐行。亦无进行亦无精进。彼住求欲。彼求欲意着命终。彼求欲意着命终已。亦不善终亦不生善处。何以故。彼求欲着意终故。犹若诸贤。有人若在贩肆。若在客作家。若持铜钵来垢秽不净。彼持来已亦不随时洗拭亦不随时拭。亦不随时摩。但着尘土中。如是此铜钵。但增上受垢秽。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内有求欲。彼内有求欲。不知如真。当知彼亦不乐行。亦不进行亦不精进。彼但住求欲。彼内求着意命终。内求着意命终。已终亦不善亦不生善处。何以故。彼内求着求欲命终故。此诸贤。或有人内求欲。彼内求欲。知如真。当知彼乐行精进。彼求欲止。彼无求欲意。不着命终。彼无求欲意。不着命终已。终亦善所生处亦善。何以故。彼无求欲无著意故。犹若诸贤。有人若贩肆客作家。持铜钵来垢秽不净。彼持来已随时洗。随时拭。随时摩。不着尘土中。此铜钵于后时清净白。如是诸贤。或有人内有求欲。彼内求欲。知如真。当知彼乐行进行精进。彼求欲断。无有求欲意。不着命终。彼无有求欲意。不着命终已。终亦善亦生善处。何以故。彼无求欲。无著意命终故。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不知如真者。当知彼不能护眼耳意法。住彼不能护眼耳意法已。意有淫欲。彼杂欲杂求着意命终。彼杂欲杂求着意命终已。终亦不善生亦不善。何以故。杂欲杂求。意着命终故。犹若诸贤。有人若贩肆客作家。持清净铜钵来持来已。亦不随时洗。亦不随时拭。亦不随时摩。着尘土中。如是此铜钵于后时垢

秽不净。如是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不知如真。当知彼不能护眼耳意法。彼不能护眼耳意法已。有淫欲意杂欲意。杂欲杂求着意命终。彼杂欲杂求着意命终已。终亦不善生亦不善。何以故。彼杂欲杂求着意命终故。此诸贤。或有人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知如真。当知彼能护眼耳意法。彼护眼耳意法已亦无欲意。无欲无求意无著命终。彼无欲无求无著意命终已。终亦善生亦善。何以故。无求无欲意无著命终故。犹若诸贤。有人若贩肆客作家。持清净铜钵来持来已。随时洗。随时拭。随时摩。不着尘土中。如是此钵增上清净白。如是诸贤。彼人亦如是。内无求欲。彼内无求欲。知如真。当知彼能护眼耳意法。彼护眼耳意法已。无有淫欲。彼无杂欲求无著意命终。彼无杂欲杂求无著意命终已。终亦善生亦善。何以故。彼无杂欲无杂求无意着命终故。是为诸贤所因所缘。命此初二种人求欲着意。说一人弊恶说一人最胜。是为所因所缘。此后二种人。内无求欲意无著。说一人弊恶说一人最胜。彼时有异比丘从座起一向着衣叉手。向尊者舍利弗。白尊者舍利弗曰。云何尊者舍利弗。名求欲。求欲者。何以故。名为求欲。诸贤。以求欲无量诸恶法。故名为求欲。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少有所犯不令他知。而有所犯。诸贤。可知是处。彼人所犯。他知此意恚。此诸贤。若彼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少有求欲生。而有所犯。但私语他不在众中。是彼所犯。诸贤。可知是处。彼人所犯众中说。不在独处在众中说。彼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所犯。欲语等已人。不语不等已人有所犯。诸贤可知是处。谓彼人所犯语不等人。有所犯语不等人。是彼所犯。是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若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我当坐世尊前。我当问世尊。为诸比丘说法。不令余比丘在世尊前。问世尊已为诸比丘说法。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坐世尊前。问世尊已。能为诸比丘说法。是彼意恚。此诸贤。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若比丘所入处令我在前行。不令余比丘比丘所入处在前行。诸贤。可知是处。比丘所入处。异比丘在前行。是比丘所入处。异比丘在前行。已有异比丘在比丘前行。是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求欲生。此诸比丘入内已最在前坐。在前受水在前受抟食。不欲令余比丘诸比丘入内已前坐前受水前受抟食。诸贤。可知是处。有异比丘。诸比丘入已最在前坐。前受水前受抟食。彼异比丘。诸比丘入已在前坐。前受水前受抟食。是彼意恚。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求欲生。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令为居士说法劝进教授等。教授等令欢喜。不令余比丘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为居士说法劝进教授等。教授等令欢喜。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至令欢喜。是彼余比丘。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至令欢喜。彼意恚已。此诸贤。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若居士入园。

令我共居士谈论论语。不令余比丘居士入园共居士谈论论语。诸贤。可知是处。有异比丘。居士入园已共谈论论语。是彼余比丘。居士入园已而共谈论论语。是彼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彼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令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是一人悉令识我。不欲令余比丘。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是一人。诸贤。可知是处。彼余比丘为王大臣所识。及婆罗门居士非是一人。是彼余比丘为王大臣所识。及婆罗门居士非是一人。彼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令我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莫令余比丘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是彼余比丘。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彼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有求欲生。令我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莫令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诸贤。可知是处。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是彼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彼意恚。此诸贤。彼意恚已。欲有所行但有不善。此诸贤。或有人亦如是有智慧梵行者。当舍此无量诸恶不善求欲行。当莫行此。若与非沙门。俱为沙门行。若与非智慧沙门。俱为智慧沙门。不应求上座而求上座。无有定而言有定。与不净俱而言有净。诸贤。如是彼于智慧梵行者。有如此无量诸恶不善行。知有此行。知与非沙门俱为非沙门。与非智慧沙门俱知非智慧沙门。俱不应求上座。如是求上座。无有定知无定。与不净俱知不净。犹若诸贤。有人若贩肆客作家。持铜钵来满中不净。复以一钵覆其上。若持至人聚中。彼多人见已欲食欲得。不知有不净。若彼聚人持至一处发其器。若有欲食者。便不欲食。岂复彼持者欲食之。如是诸贤。有人智慧梵行者。作如此无量诸恶不善。与非沙门俱为沙门行。与非智慧沙门俱为智慧沙门。不应求上座而求上座。无有定言有定。与不净俱而言有净。诸贤。彼人如是于智慧梵行者。如是无量诸恶不善法。知有与非沙门俱。是非沙门。与非智慧沙门俱。是非智慧沙门。不应求上座求上座。与不定俱是非定。与不净俱是非净。诸贤。如是彼人当莫亲近。当莫恭敬。当莫承事。比丘不亲近恭敬者若恭敬者。礼事者若礼事者。彼于长夜但有失无饶益。苦与恶趣相应。是故诸贤。如是人当莫亲近。当莫恭敬礼事。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有所犯。不欲令他知而有所犯。诸贤。可知是处。彼人所犯。若他知有犯。他人知已。此意无恚。此诸贤。意无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而有所犯向他说。不向众有所犯。诸贤。可知是处。谓彼人所犯。有向众中说。不独向他说。有所犯向众中说。此意不恚。此诸贤。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有所犯语等已人。不语非等已人有所犯。诸贤。可知此处。谓彼人所犯。语非等已人。不语等已人。有所犯语非等已人。此意无恚。此诸贤。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我坐世

尊前已问世尊。世尊当为诸比丘说法。不欲令他比丘坐世尊前问世尊。世尊为诸比丘说法。诸贤。可知是处。有异比丘在世尊前。世尊为诸比丘说法。有余比丘在世尊前问世尊。世尊为诸比丘说法。此意不恚。此诸贤。若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比丘有所至在前行。行令余比丘在前在前行。彼余比丘有所至。莫令余比丘在前行。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诸比丘有所至在前行。是余比丘比丘。有所至在前行。彼意无恚。此诸贤。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比丘入内已。我在前受水受抟食。莫令余比丘比丘入内已。最在前坐受水受抟食。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比丘入内已。最在前坐受水受抟食。此意无恚。此诸贤。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令我为居士说法教授劝进等。教授等令欢喜。莫令余比丘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为居士说法教授劝进。等教授等令欢喜。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诸比丘食已收摄钵器。为居士说法劝进教授。等教授等令欢喜。此意无恚。诸贤。彼无恚意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居士入园已。我共谈论。莫令余比丘居士入园已共谈论。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居士入园已共谈论。余比丘居士入园已共谈论。此意不恚。此诸贤。彼意无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人无求欲生。令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一人所识。莫令余比丘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一人所识。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一人所识。有余比丘。为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非一人所识。此意无恚。此诸贤。彼意无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令我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莫令余比丘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诸贤。可知是处。有余比丘。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供养。此意无恚。此诸贤。意无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此诸贤。或有人无求欲生。令我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不欲令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诸贤。可知是处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余比丘得衣被床卧病瘦医药。此意不恚。此诸贤。意不恚已。欲有所行但有善。诸贤。如是彼人于智慧梵行者。乐无量诸善法行。若不知共沙门俱而言非沙门。共智慧沙门俱而言非智慧沙门。共上座俱而言不上座俱。与定俱而言无定。与净俱而言不净。如是诸贤。或有人于智慧梵行者。如此无量诸善行悉当知。与沙门俱当知与沙门俱。与智慧沙门俱当知与智慧沙门俱。与定俱当知与定俱。与净俱当知与净俱。犹若诸贤。有人贩肆客作家。持铜钵来。满中饮食种种异味。以一钵覆持至人聚中。彼多人见已。不用食不欲得。知其非。彼作是言。故是前器故是前器。彼持至多人聚中已而发其器。彼不欲食者。便欲食之。岂前见者不欲食。如是诸贤。或有人于智慧梵行者。如是无量诸善行而不能知。与沙门俱言非沙门。与智慧沙门俱言不智慧沙门。与上座俱而言非上座。与定俱而言非定。与净俱而言非净。如是

诸贤。或有人于智慧梵行者。有无量诸善行。然后知与沙门俱是沙门与智慧沙门俱是智慧沙门。与上座俱知是上座。与定俱知是定。与净俱知是净。如是诸贤。此人当恭敬承事礼事。比丘当亲近。当恭敬若恭敬者。当承事若承事者。常当应行常应行者。彼于长夜但有饶益安乐。是故诸贤。如此人者。当亲近恭敬承事。彼时尊者大目干连亦在众中会座。于是大目干连语尊者舍利弗曰。尊者舍利弗。我欲说喻当说不耶。当说汝贤者目干连。尊者舍利弗。昔时在罗阅只耆阇崛山。尊者舍利弗。我晨起着衣服。与衣钵俱诣罗阅只乞食。游罗阅只乞食时。至他巧师家。我见无念满子。在他巧师家。见在斫治车轴。彼无念满子。在巧师家作是念生。此巧师取此轴。斫治是处者如是。此轴为妨者为得除。彼无念满子在巧师家作是念生。彼巧师者如彼所念。便以斧斫治车轴。彼时无念满子即作是言。此巧师为知我意而取此轴。如其处斫治。如是此轴为增益无妨。如是尊者舍利弗。谓彼人谀谄幻士。无信不有信懈怠无精进。意念乱无有定。恶智意乱诸根不定。于戒行缓不分别沙门行。而尊者舍利弗。知其所念而为解脱。尊者舍利弗。谓彼人无谀谄非幻士。有信信乐。行精进意常定。智慧学于戒恭敬。多分别沙门行。彼从尊者舍利弗闻说法已。如快饮如快食。口及意悉受持。犹若尊者舍利弗若刹利女婆罗门女居士女工师女。沐浴涂香着白净衣。若有人意念生慈愍。欲有饶益欲令安隐。若持优钵华鬘占波华鬘。婆师华鬘阿提摩多华鬘。授与彼已。两手受之自冠其首。如是尊者舍利弗。或有人无谀谄亦无幻。亦不不信有信。能行精进意常定。智慧恭敬学戒学。多分别沙门行。彼从尊者舍利弗闻法已。如快饮如快食。口及意亦尔。此尊者舍利弗甚奇。而尊者舍利弗为诸梵行者。除其不善立于善中。善哉贤者。是为真人。此各各所说。相乐已从座起各还本处。

佛说受岁经一卷

佛说受岁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与大比丘众俱受岁。彼时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诸贤。比丘受岁者。君当说君当教授。君当教诫君当爱念。谓第一故。何以故诸贤。或有人反戾难教与恶法俱。谓梵行者。亦不说亦不教授亦不教诫亦不爱念。彼人谓第一故。云何诸贤。反戾难教。谓梵行与俱者。亦不说亦不教授。亦不教诫亦不爱念。彼人谓第一故。此诸贤。或一人恶求与恶求俱。诸贤。谓彼人恶求与恶求俱者。此法反戾难教。如是染欲嗔恨悭嫉不舍谀谄幻。无羞无耻恚结口言恚结。比丘语已还报其言。比丘语已向多人说。比丘语已而诽说。各各有所说。而外说之嗔恨结。而广与恶知识俱与恶伴俱。不知恩润不知反复。诸贤。谓彼人不知恩润无反复者。此反戾难教。是为诸贤反戾难教法。谓梵行与俱者。亦不说亦不教授。亦不教诫亦不爱念。彼人谓第一故。此诸贤。比丘当自思量。诸贤。谓彼人者。恶求与恶求俱。是我所不念。我若恶求与恶求俱。他亦不念我。比丘作等观当莫恶求。当作是学。如是染欲嗔恨悭嫉。不舍谀谄幻。无羞无耻恚结口言恚结。比丘语已还报其言。比丘语已向多人说。比丘语已而诽说。各各有所说。而外说之嗔恨。而广与恶知识俱与恶伴俱。不知恩润不知反复。诸贤。谓彼人不恩润无反复者。我所不爱。我若不恩润。无反复者他亦不念我。比丘当等观。当莫为无反复。当学诸贤。若比丘未受岁。君说君当教授。君当教诫君当爱念。谓第一故。何以故。诸贤。或有人无反戾与教法俱。谓梵行与俱者当为说。当为教授。当为教诫爱念。彼人谓第一故。云何诸贤无反戾与教法俱。谓梵行与俱者。当为说当为教授。当为教诫爱念。彼人谓第一故。此诸贤。或一人无恶求不与恶求俱。谓诸贤。彼人无恶求不与恶求俱者。此法无反戾如是不染欲。不嗔恨不悭嫉。不谀谄幻。不无羞不无耻无恚结。口不言恚结。比丘语已不还报言。比丘语已不向多人说。比丘语已不诽说。各各有所说不外之。不嗔恨而广之。不与恶知识俱不与恶伴俱。不无恩润不无反复。诸贤。谓彼人此与教法俱。是为诸贤不反戾与教法俱。梵行与俱者。当为说当为教授。当为教诫爱念。彼人为第一故。此诸贤。比丘当自思量。诸贤。谓彼人无恶求不与恶求俱者。是我所念。我若无恶求不与恶求俱者。他亦念我。比丘作等观当莫恶求。当作是学。如是不染欲不嗔恨不悭嫉不舍不谀谄幻。不无羞无耻。无恚结口不言恚结。比丘语已不还报言。比丘语已不向多人说。比丘语已不诽说。各各有所说不外之。不嗔恨而广之。不与恶知识俱不与恶伴俱。不无恩润不无反复。诸贤。彼人不无恩润不无反复者。我所爱念。我若不无恩润。不无反复者。他亦爱

念。我比丘作等观。不无恩润不无反复。当作是学。此诸贤。比丘观已多有所益。我为住恶求与恶求俱。当不恶求与恶求俱。此诸贤比丘观而知。我住恶求与恶求俱。彼当不喜悦。彼便进欲止。此诸贤。比丘观而知。我当不住恶求与恶求俱。彼便喜悦清净白。佛世尊境界行。见已乐行。犹若诸贤。有眼之士持极净镜自用观面。此诸贤。有眼之士自见面尘垢便不喜悦。彼便进欲除此垢。诸贤。有眼之士不自见面有尘垢。彼便悦喜清净。自见已乐行。如是诸贤。比丘观而知。我为住恶求与恶求俱。彼进欲止。此诸贤。比丘观而知。我当不住恶求不与恶求俱。彼便喜悦清净白。佛世尊境界住。见已乐行。如是住染欲。不住不染欲。如是住嗔恨。不住不嗔恨。如是住悭嫉不舍。不住不悭嫉不舍。如是住谀谄幻。不住不谀谄幻。如是住无羞无耻。不住不无羞不无耻。如是住恚结口言恚结。不住不恚结口言恚结。比丘语已还报其言。不住比丘语已不还报。比丘语已向多人说。不住比丘语已不向多人说。比丘语已而诽说。不住比丘语已不诽说。各各有所说而外说之。不住各各所说不外说之。嗔恨不住不嗔恨。而广与恶知识俱与恶伴俱。不住不与恶知识俱。不与恶伴俱。不知恩润不知反复。不住不无恩润不无反复。此诸贤。比丘观而知。我住不知恩润不知反复。彼便不喜悦。彼便进欲止。此诸贤。比丘观而知。我住不无恩润。住不无反复。彼便喜悦清净白。佛世尊境界行。自见已乐行。犹若诸贤有眼之士持清净镜自照面。此诸贤。有眼之士自见面有尘垢。彼便不喜悦便进欲止。此诸贤。此有眼之士。不自见面有尘垢。彼即喜悦清净。自见已乐行。如是诸贤。比丘观而知。住不恩润反复。彼便不喜悦即进欲止。此诸贤。比丘观而知。当我住不无恩润不无反复。彼便喜悦清净白。佛世尊境界行。自见已乐行。乐行已悦喜。悦喜已身信行身信行已知安乐。安乐已意定。意定已知如真见如真。知见如真已无厌。无厌已无染。无染已解脱。解脱已得解脱知。生已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知如真。

贤者目揵连如是说。彼诸比丘闻尊者目揵连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梵志计水净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郁鞞罗(摩竭附边)水岸上。独在树下初成等觉。彼时有计水净婆罗门过中食后彷徉。行至世尊所。世尊遥见计水净婆罗门从远而来。世尊见计水净婆罗门已。为彼故便告诸比丘。若有二十一结着意者。当堕恶趣生泥犁中。云何为二十一。邪见意着结。非法欲欺世间邪法。贪嗔恚懈怠睡眠调戏无耻疑嗔恨恚悭嫉不舍谀谄多无羞无耻无妒嫉增上妒嫉放逸意结。若有此二十一结着意者。堕恶趣生泥犁中。犹若秽垢小儿衣。彼主与染师若染弟子。持衣卤土若牛粪若土以渍之。浣濯洗令极净。虽彼染师及染弟子持彼垢秽小儿衣。以卤土以灰以牛粪以土清净濯洗令极净。彼小儿衣故有黑腻。如是若有二十一结着意者。便堕恶趣生泥犁中。云何二十一。邪见意着结至放逸意着结者。若有此二十一结着意者。堕恶趣生泥犁中。若有无二十一结着意者。便生善处天上。云何二十一。邪见意着结至放逸意着结。若无此二十一结着意者。便生善处天上。犹若波罗奈以成衣。彼主授与染师若染弟子。彼染师染弟子。持卤土灰牛粪以渍之。浣濯洗极令净。虽彼波罗奈以成衣。彼染师染弟子。以卤以灰牛粪上以渍之。浣濯洗极令净。波罗奈以成衣。极清净白。如是若有无二十一结着意者。便生善处天上。云何为二十一。邪见意结至放逸意著者。便生善处天上。邪见意结见已当弃。至放逸意着结见已当弃。彼意与慈俱满一方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无二无恚。极广极大。无极分别。满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与悲喜护俱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是为婆罗门内外洗净。非外净也。沙门瞿昙往诣水浴。汝婆罗门。瞿昙水洗者。一切世间应戒故应福故应度故。此瞿昙。一切世间水洗者。除一切恶故。在水净洗濡。凡愚常乐。此不得除黑黑行。用彼水净。为在水何所见。人作诸恶行。此水何所能净者。有坚牢净者。当持戒行行清净行。行清净行常得应戒。若不杀盗不妄语为得等度。梵志当住此作一切善为得安隐。汝婆罗门。何须还家何须水及家。汝婆罗门。宁求净善法。何须弊恶水。但除尘垢秽。瞿昙或作是念。宁求净善法。不须弊恶水。用除尘垢秽。已竟瞿昙。已竟瞿昙。我今归世尊法及比丘僧。世尊我持优婆塞。从今日始尽命。离杀而归佛。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归。

佛说伏淫经一卷

佛说伏淫经

闻如是。一时婆加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居士阿那邠祁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阿那邠祁居士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世间有几伏淫而可知者。汝居士。世间有十伏淫。云何为十。此居士。或一伏淫。非法行淫干彼。非法求淫干(无所方便为苦)已。亦不自安身。亦不安父母及妻子客使奴婢沙门婆罗门。不有益事。为善得善得生天上。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非法求淫干彼。非法求淫干已。自安身父母妻子客使奴婢。而不施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非法求干彼非法求干已。自安隐身父母妻子客使奴婢。能施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彼如法求财已。不自安乐身。不为父母。不为妻子。不为奴婢。亦不施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彼如法求财已。而自安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彼如法求财已。而自安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不干彼。如法求财不干已。亦不自安乐身。亦不为父母妻子奴婢亦不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不干彼。如法求财不干已。自得安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财不干彼。如法求财不干已。自得安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彼得钱财于中染着。极染着不见祸变。亦不知弃而贪食之。如是居士。是一伏淫。复次居士。或一伏淫。如法求钱财不干彼。如法求钱财不干已。自得安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彼得钱财亦不染亦不着。亦不于中乐。亦不于中住。亦知是祸变。亦能弃舍而食之。如是居士。是一伏淫。此居士。彼或一伏淫。非法求钱财干彼。非法求钱财干已。亦不自安隐身。亦不安隐父母妻子奴婢。亦不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是为居士。如是伏淫。伏淫我说此弊恶。此居士。或一伏淫。非法求钱财干彼。非法求钱财干已。自安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此居士。此伏淫此伏淫此小胜小胜此居士。彼或一伏淫。如法求钱财不干彼。如法求钱财不干已。自得安乐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与沙门婆罗门。为善得善身生善处。彼得钱财不染不着不

持不乐。知是祸变弃舍离而食之。如是居士。食淫最胜最妙最上最好无上胜。犹若居士。有牛乳因乳有酪。因酪有醍醐。因醍醐有酥。因酥有酪酥。此是最胜最妙无上说。如是居士。此诸伏淫如是伏淫。最胜最妙极妙最上。无上无上说颂偈曰。

非法聚钱财　　如法如法施
不施不食之　　亦不施为福
二俱为悭浊　　恶行食此淫
如法求钱财　　欲以施为福
亦施及食之　　亦能作福德
二俱不悭浊　　皆有此伏淫
有能行智慧　　伏淫随所行
知变有知足　　知足而食之
有能行智慧　　最妙能伏淫

佛如是说。居士阿那邠祁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魔娆乱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跋只尸牧摩鼻量鹿野园中。彼时尊者大目干连。为世尊作窟。时露地彷徉。教授令作。彼时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入尊者目干连腹中。彼时目干连。便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犹若食豆。我宁可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观己腹。于是尊者大目干连。离彷徉处。至经行捶。敷尼师坛。结跏趺坐。于是尊者大目干连。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观己腹。彼尊者大目干连。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于是尊者大目干连。还从三昧起告魔波旬曰。汝波旬还出。汝波旬还出。莫触饶如来及如来弟子。莫于长夜遭无量苦。无义饶益。于是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门亦不知不见。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莫于长夜遭无量苦。无义饶益。谓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世尊犹不能知我见我。况复弟子。能知能见。是事不然。汝波旬汝所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门不知不见。而作此言。波旬出波旬出。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莫于长夜遭无量苦。无义饶益。谓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犹不能知我见我。况复弟子。能知见我。是事不然。于是魔波旬。复作是念。此沙门为知见我。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莫于长夜遭无量苦。无义饶益。于是魔波旬。即从尊者大目干连口中出。便在前立。彼魔波旬。却住一面已。尊者大目干连。告波旬曰。波旬昔过去世有如来。名拘楼孙无所著等正觉。我在彼时。亦为触娆魔。我有妹名迦罗。汝是彼子。汝波旬当以此知。汝是我妹子。彼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魔波旬有弟子。名毗楼(音声)萨若。最上最贤。胜诸弟子。何以故。波旬而令尊者毗楼。字为毗楼萨若。波旬此尊者毗楼者。住梵天上。能以香声。满千世界。无有弟子与此等者与声等者。无相似者。谓能说法。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楼。名曰毗楼萨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萨若字曰萨若。此波旬名萨若者。彼依村城住。早起着衣服持衣钵。诣村城乞食。自护其身。诸根具足。意念常定。彼诣村城乞食已。中后而还。举衣钵澡浴其足。举尼师坛。着右肩上。若至静处。若至树下。若至空处。依敷尼师坛。结跏趺坐。轻举速疾。入想知灭正受。彼中牧羊人。若见牧牛人。或担薪人。或行路人。若见彼速疾入想知灭正受。见已作是念。此沙门。坐此静处今命终。我等宁可以干草木牛粪。若敷碎草木。积覆其身。然火当还。彼牧羊人牧牛人。担薪人行路人。以干草木。若敷碎草木。积覆其身。然火已离而还。于是尊者萨若。过夜已从三昧起。轻举速疾收拭其衣。依城村住。彼晨起着衣服。与衣钵俱。诣城村乞食。自能护

身。具足诸根。意念常定。若彼所见。牧羊人。牧牛人。担薪人。行路人。见已作是念。此沙门在他静处而命终。我等以干草木牛粪。若敷碎草木。积覆其身。然火已离而还。而今此尊者。还复命存。此波旬。以是方便故。名为萨若。字曰萨若(还生)。于是度数(弊也)簸提旬(恶也常波)作是念。此剃头沙门。以黑缠形。彼与禅俱。与禅相应。常行于禅。犹若驴常荷担。系在枥上。或不得麦。禅而禅。与禅相应。常行于禅。如是剃头沙门。以黑缠形。或与禅俱。与禅相应。行禅。犹若猫子。在于鼠穴前。而欲捕鼠在中。禅而禅。与禅相应。行于禅。如是此剃头沙门。以黑缠形。常与禅俱。与禅相应。常行禅。犹若犹若鸺狐在空墙上。在中捕鼠。禅而禅。与禅相应。常行禅。如是此剃头沙门。以黑缠形常与禅俱。与禅相应。常行禅。犹若鵄在水岸上。伺鱼于中。禅而禅。如是此剃头沙门。以黑缠形。与禅相应。禅而禅。此云何名为禅。为何所禅。为是何禅。或乱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见来。亦不见去。亦不见住。亦不见终。亦不见生。我宁可为婆罗门居士说。如是此沙门。精进当骂之。当打。当说非。当恚之。若少多骂打。嗔恚说其非。若意有异者。此恶魔求其便索其便。或得其便。或得其因缘。此魔波旬为弊魔。而向婆罗门居士。彼沙门精进。当骂之说其非。当嗔恚之。彼精进沙门。当以木打之。当以石掷。或以杖挝。或破彼精进沙门头。或裂衣坏钵。谓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彼因彼缘。身坏死生恶趣泥犁中。生彼已。作是念。今已受此苦。更或能复剧是处。而我于精进沙门。发于邪。于是波旬。取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破其头坏其钵裂其衣。便往至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彼时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无量百千众前围绕。而为说法。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弟子。头被打破。衣钵被裂。从远而来。见已告诸比丘。汝诸比丘。当见此比丘。为弊魔。向婆罗门居士说。汝当取精进沙门。骂之挝打。当嗔恚少多挝打。嗔恚意或能有若干。而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缘。求其因缘。得其因缘。汝诸比丘。当与慈俱满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无怨无二无恚。极广极大。无量极分别。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与悲喜护俱。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当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缘。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缘。于是波旬。向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说如此言。彼与慈俱。满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无怨无二无恚。极广极大。无量极分别。满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与悲喜护俱。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谓彼恶魔求其便。索其因缘。不能得其便。不能得其因缘。于是波旬弊魔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此沙门便。不能得此沙门其因缘。我宁可向婆罗门居士说。汝当取此精进沙门。当恭敬承事礼事供养。少多供养承事礼事已。若意有异。而彼弊魔。求其便索其便。索其因缘。得其便。得其因缘。此弊魔旬。向居士婆罗门说。彼精进沙门。当供养。当承事礼事。令婆罗门居士。脱衣敷地。而作是言。令此精

进沙门。当蹈上行。精进沙门当游上行。此精进沙门。为极苦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令婆罗门居士。自洗其发。以敷着地。而作是言。精进沙门。当蹈上行。精进沙门。当游上行。此精进沙门。为极苦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当令婆罗门居士。手执囊种种满中。而作是言。唯愿诸贤。当取此随所用之。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令婆罗门居士信乐。为彼精进沙门。自以手牵。将入己家。随所欲施。唯愿诸贤。当取此施。随所用之。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彼因彼缘。身坏死。生善处天上。生于彼已。便作是念。我等此乐。无过于是。我等因向精进沙门有等见故。于是波旬为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供养恭敬。承事礼事。便至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所。彼时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无量百千众在前围绕。而为说法。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弟子他所供养恭敬。承事礼事。从远而来。见已告诸比丘。汝诸比丘见不。此弊魔波旬。向婆罗门居士。说当供养恭敬。承事礼事。恭敬彼精进沙门。少多恭敬承事礼事供养意。若有异。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缘。得其便。得其因缘。汝诸比丘。当于一切行。见无常住。当见尽。当见离。当见灭。当见止。当见止住处。而令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缘。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缘。彼波旬。为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说如此言。此一切行。见无常住见尽见离见灭见止住处。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缘。不能得便。不得其因缘。于是弊魔波旬。便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精进沙门便。不能得其因缘。我宁可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形像。住他道边。手执大木。当用击尊者毗楼首。破令血流。彼时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依城村住。晨起着衣服持衣钵。欲诣城村乞食。及尊者毗楼。随后比丘。于是弊魔。在他处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形像已。在他道边。手执大木。用击尊者毗楼首。令血流。于是尊者毗楼。被击首破流血。随从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后。于是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至村已。以一切身力。右旋顾视而视。不恐不怖。不惊不懅。而观诸方。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见尊者毗楼。被击首破血流。从后而来。见已说言。此弊魔为非为无厌足。复次波旬。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言未竟。彼时弊魔。即以其身。堕大泥犁中。彼波旬。在大泥犁中。具有四事。无乐六更。身现受痛。钩锁锁之。谓彼地狱狱卒。便至弊魔所。到已作是言。汝若此锁解者。汝当知我在地狱中。以满百岁在地狱中。彼时魔波旬。便恐怖身毛皆竖。尊者大目干连。即时说偈曰。

云何止地狱　　而令恶在中
犯佛婆罗门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恶止中
犯佛婆罗门　　及犯此比丘
锁解则为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令恶止其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如是受此苦　当受黑之报
在于园观中　及此地众生
不种食粳米　当生北拘牢
极大须弥山　亲近于解脱
自能分别者　身则行念持
彼山止泉中　常住于此劫
其形如金色　光明靡不照
作众诸伎乐　是释乐所游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若释在前行　升此高堂上
见释所从来　各各自娱乐
若见比丘来　还顾有羞耻
若有升堂上　则能问比丘
当知有此魔　爱尽得解脱
当为比丘记　闻说当如是
拘翼我知汝　爱尽得解脱
闻说智慧记　释得欢喜乐
比丘多作行　当为更说此
若有升此堂　释者能致问
云何名为堂　汝释在其上
汝释我当记　此名受报处
如是千世界　有此千世界
无有胜此堂　如是受报处
释得自在游　在中最清明
化一能为百　在此报堂上
释得自在游　升在此堂上
足指能动之　令天眼而睹
释得自在游　升在鹿堂上
神足能动转　甚深极覆藏
难动难可转　彼有琉璃地
圣之所居处　滑泽极柔软
所敷极软褥　言语亦柔软
最胜今天王　善能作伎乐
种种若干异　诸天来会聚
趣向须陀洹　无量诸千种
及百诸那术　至三十三天
说法为作眼　彼闻此法已
信乐则然可　我知有此法

则名曰仙人　　谓至梵天上
能令诸梵问　　彼梵有此见
所见亦如前　　常见有常住
我当为梵记　　仙人我此见
不见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见报相应　　梵天身在前
我今当何说　　我常计有常
谓能知此世　　等觉之所说
若有有所习　　所生受其报
火无有是念　　我当烧愚人
火烧愚人已　　随行则被烧
如是汝波旬　　近于此如来
久作斯恶行　　受报亦当久
汝魔莫厌佛　　及莫娆比丘
以此比丘说　　魔在鼻量国
鬼有忧戚念　　目连所感动
恐怖极恐惧　　忽然则不现

佛说弊魔试目连经一卷

佛说弊魔试目连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焚只国妙华山恐惧聚鹿苑中。尔时贤者大目干连。夜于冥中经行。由于平路经行往返。于时弊魔往诣佛所。自化彻景入目连腹中。贤者大目干连。吾腹何故而作雷鸣。犹如饥人而负重担。吾将入室正受三昧观察其源。于是目连即入其室三昧观身。即时睹见弊魔作化彻景入其腹中。即谓之曰。弊魔且出且出。莫娆如来及其弟子。将无长夜获苦不安坠于恶趣。魔心念言。今此沙门未会见我亦不知我。横造妄语弊魔且出且出。勿娆如来及其弟子。将无长夜获苦不安。正使其师大圣世尊尚不知吾。况其弟子。目连报曰。吾复知复知卿今心所念。其师大圣尚不能知。况其弟子。知吾所在耶。魔即恐惧。今此沙门已觉我矣。即化彻身出住其前。目连告魔。乃往过去久远之世。拘楼秦佛时。我曾为魔。号曰嗔恨。吾有一姐名曰黶黑。尔时汝为作子。以是知之是吾姐子。尔时有佛出于世间。号拘楼秦如来至真等正觉。有二弟子。一曰洪音。二曰知想。最尊第一仁贤难及。何故贤者名曰洪音。住于梵天謦扬大声。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何故贤者名知想。若处闲居坐于树下旷野山中。如其色像三昧正受。牧羊牧牛担薪负草田居行人。见之如此各相谓言。于此命过。吾等各各辈薪负草共蛇维之。如其所言即共蛇维。知想比丘从三昧起。奋迅衣服去其埃灰。更整法服持钵入城国邑聚落而行分卫。牧牛羊者负薪草人。必怀惊愕各各相谓。吾在旷野闲居。见此比丘坐于树下。而不喘息谓之命过。共积薪草而蛇维之。今者知想以是之故曰想识。于是嗔恚魔心自念言。此辈沙门自谓持戒。寂然默声思惟而行。譬如狗猫思欲捕鼠。静然不动鼠出即搏。沙门禅思亦复如是。譬如鸧鹤而欲捕鱼。默静声潜思鱼出则吞。诸沙门等亦复如是。潜思惟念专有所求。譬如大驴昼负重驮至夜疲极。饥渴潜思欲得食饮。诸沙门等亦复如是。

时魔心念。我宁可化于此国土长者梵志。取诸持戒沙门道人。挝捶骂詈裂衣破钵破头。令起嗔恚。吾因是缘得其方便。寻如所念。即化国中长者梵志。取诸沙门持戒奉法。挝捶骂詈坏钵破头裂其被服。此诸沙门。如猫捕鼠如鹤吞鱼。譬如鸱枭于树间捕鼠。诸沙门坐禅亦复如是如驴饥疲。时诸比丘。皆被毁辱低头直行。至拘楼秦佛所。佛为四辈天龙鬼神广说经道。见诸比丘被毁辱来告诸比丘。比丘。今嗔恨魔化诸国中长者梵志。取诸持戒奉法沙门。挝捶骂詈破头坏钵裂其衣服。令心变恨起嗔恚意。吾以是缘得其方便使道不成。尔等于此当行四等慈悲喜护。不怀怨结无嗔恨心。广大难限普安无边等于十方。

虽求汝便终不能得。比丘受教。所在闲居旷野一心禅思。行四等心意无增减。时嗔恚魔。虽求持戒奉法沙门之便永不能得。尔时长者梵志从受魔教。毁辱持戒奉法沙门。寿终之后皆归恶趣勤苦瘦恼考掠之处。在地狱中受其化身。譬如大树。其广大如大旷野。在烧铁地裸形目投。各自谓言。吾等薄祐殃暴弊恶。乃取持戒奉法沙门毁辱骂詈。吾等于此归命呼嗟。不能得见持戒奉法沙门。欲求其便因缘相见。已自造此自获其殃坐随魔教不能护身。

尔时嗔恚魔心自念言。因是方便求诸沙门持戒人便。永不能得。必当变行化诸长者梵志。供养奉侍持戒沙门。衣被饭食床卧医药使贪供养。因是之缘吾得其便。寻如其计即化国中长者梵志。所在行路四徼道中。若在街曲见诸持戒沙门道人。布发着地令行其上。皆口称曰持戒沙门。修身勤行难值难遇。唯蹈吾发使我长夜得福无量。持擎衣服往造其所稽首长跪。愿见愍伤受此衣服。筍斂盛食诣就精舍。若街巷里头供奉上供养持戒沙门难值难遇。愿受此供使我长夜得福无量。抱之擎之若负担之。舆之归于其舍坐着好床。出诸饭食衣服袈裟金银七宝。而着其前长跪白曰。持戒沙门难值难见。愿受此供。唯见愍伤恣意所欲。使我长夜得福无量。时拘楼秦佛为诸四辈诸天龙神。见诸持戒沙门道士。为诸长者梵志所见供养敬事无量。告诸比丘。今嗔恚魔化诸长者梵志使供养持戒沙门道士。衣被饭食床卧医药。恣意所欲使着供养。吾因是缘得其方便。坏其善心使道不成。汝等所由闲居岩处旷野。念诸万物所在无常。虽着衣食莫以贪乐苦空非身。魔虽求便终不能得。诸比丘即受拘楼秦如来至真等正觉教行之如法。魔虽求便永不能得魔所教化。长者梵志。使令供养持戒沙门。由此之德皆生天上。生天上已各心念言。吾等供养奉法沙门持戒清净自获是福。不由他人非天所与。

尔时拘楼秦佛如来至真等正觉。饭食之后以日昳时。与大弟子洪音俱行游于郡县。于时弊魔化作大人为勇猛士。手执大棒住于道侧。窃举大棒击洪音头。破头洒血其血流离。尔时辟[雨/對]在世尊后。如影随形默声无言。时拘楼秦如来无极大圣。还顾叹息口演此言。今嗔恚魔。不知节限所造大过。时嗔恚魔。即以此身堕没地狱宛转地狱。如鱼蝌蚪出水在于陆地。譬如生剥牛皮。宛转在地痛不可言。时魔波旬。在于地狱宛转毒痛。又过于此亿千万倍。譬若如人身得狂病走不安处。时魔波旬。堕大地狱苦痛无量。时泥梨傍往语之言。子欲知之。若有一筹。一鸟飞现知过十千万岁。如是之比亦复难限。弊魔吾在地狱寿数如是。然后乃从大地狱出。更复遭厄二万余岁。尔时弊魔甚大愁毒。佛为目连说此偈言。

嗔魔所受罪　　其地狱何类

拘楼秦佛时　　化众及弟子
所可受患恼　　一切见考治
火然自烧身　　其[火*僉]面绕形
其地狱如斯　　嗔恚魔所在
拘楼秦佛时　　洪音大弟子
假使在佛前　　及观比丘众
因由缘受罪　　斯须得动扰
设有喜评相　　比丘佛弟子
必当获此殃　　趣于极苦患
如人投深渊　　舍于天宫殿
不在玉女间　　弃于天上乐
其有晓了此　　比丘佛弟子
自兴从已出　　危害堕苦患
魔当知吾身　　倚于解脱门
不天处天人　　忉利名闻天
假使分别此　　比丘佛弟子
自身犯非法　　因此归恶趣
其以一足指　　动摇最胜宫
所处神足力　　目连大感应
其有晓了此　　比丘佛弟子
身自为兴立　　安能堕恶趣
设端正有百　　微妙好玉女
见比丘禅思　　彼不住园观
假使分别此　　比丘佛弟子
比丘自造行　　或能归恶趣
假使等和同　　诣帝释问事
天帝为解不　　何因获解脱
释应时发遣　　随其所问答
若自无所著　　然后得解脱
假使晓了此　　比丘佛弟子
随己所作行　　自到归恶趣
或有至梵天　　难问梵天王
何因致是处　　得立于梵天
梵天即答曰　　随问而发遣
今吾所立处　　未曾怀邪见
从梵天普见　　光明有退转
吾今当何说　　我身长存乎
假使晓了比　　比丘佛弟子
身自犯非法　　自然归勤苦
其火无想念　　我当烧愚痴

愚騃自兴火　　还自危烧身
波旬当解此　　用意向如来
还自危其身　　如火烧痴人
人喜为众恶　　长夜为己身
命来不自觉　　无得娆比丘
魔愼莫试佛　　无娆诸弟子
长夜不安隐　　必当归恶趣
于时魔降伏　　坐恐比丘故
彼闻此忧愁　　应时忽不现

佛说如是。诸天龙神莫不欢喜。

佛说泥犁经一卷

佛说泥犁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言。凡有人有三事。愚痴不足人所平相何等为三事。痴人所念恶所言恶所行恶。今世即得其殃用身苦用念苦用忧苦。何等为忧苦。痴人与智者相随。智者道说痴人行恶死当入泥犁。痴人心念智者所言。今我行恶死当入泥犁是为忧苦。何等为念苦。痴人见取盗财。酷毒操械缚束截手截足。竹鞞鞭[革*占]用餧虎。若着[葶-丁＋呆]中以火然之。若以呋质寸寸斩之若以着地令象蹈之。若着釜上甑中烝之。若取四支生牵磔之。痴人自念。恶人所作无状至使长吏掠治如是。设令长吏知我为恶。亦当复取我如是。是为念苦。何等为身苦。痴人晨夜卧起未曾安隐。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是恶已后病时。便自见泥犁中火釜中人。见人烧时见人煮时。所作过恶稍来娆人。譬如日中后其影稍下。其人稍入泥犁中恶人即自念言。我居世间。喜杀生喜盗窃喜犯他家妇女。喜欺人喜两舌喜恶口喜妄言喜嫉妒喜悭贪。不信有佛不信有经。不信所作因缘有殃福。不信有后世生令我死当入泥犁。是为身苦。佛言。设令恶人眼如我眼见恶人所趣殃过考掠之处。恶人即怖心憔破。吐沸血而死。佛言。欲知勤苦最不可忍者独有泥犁。泥犁者极苦不可具言诸比丘长跪言。愿闻泥犁勤苦譬喻。佛言。譬如长吏捕得逆贼。将诣王前白言。此人反逆念国家恶。王敕长吏以矛刺百疮。明日问之此人何类。白言尚生。王言复刺百疮。明日问之此人何类。白言尚生。王言复刺百疮佛语诸比丘言如此人被三百疮宁有完处大如枣叶无。诸比丘言。无有完处佛语诸比丘。此人被三百疮。宁毒痛不。诸比丘言。人被一疮举身皆痛。何况被三百疮。佛持小石着手中示诸比丘。是石大太山为大。诸比丘言。佛手中石小。奈何持比山。欲持比山亿亿万倍尚复不如山大。佛言泥犁中痛与矛疮痛亿亿万倍。尚不如泥犁痛。手中小石如三百矛疮。山者如泥犁中痛。痴人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堕泥犁中。泥犁中有兽鬼便牵人前以钩钩其上龂复以钩钩其颔口皆挓开。以取消铜灌人口中。唇舌肠胃皆燋烂。铜便下过去毒痛不可忍。其人平生于世间时求财利逆用饮食故以消铜灌之。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取人持钩。钩其上下颔。皆挓开取烧铁杵刺人咽中。唇舌肠胃皆燋烂。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上铁山。以火烧山令正赤。上走下走。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以烧赤斧斩其手斩其足斩其百节。解解断之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以铁斤斲人身。举身骨肉皆悉尽。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有鸟喙如铁主。啄人头

啖人脑。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也。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复有群骆兽。共取人[列/手]食齗啮。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以刀剥之从两膀肠上至两胁。持驾铁车。持两胁肉为被。令挽铁车走行火上。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两脚。倒掷釜中汤沸踊跃。在底亦熟在上亦熟。沸更上下无有不熟。譬如煮豆上下皆熟。覆亦熟露亦熟。泥犁中人所在皆熟无有东西上下。其人平生在世间时。自放恣心恣口恣身所致。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复取人。卧着赤地五毒治之。以烧钉钉其左掌。复烧钉钉其右掌。复以烧钉钉其右足。复以烧钉钉其左足复以烧钉钉其心下彻地。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泥犁中鬼牵人臂入泥犁城中。泥犁城正四方。四面有门城。四面皆坚门皆有守鬼。其城壁地皆铁。城用铁覆盖之。不得令有过泄。地皆烧正赤。周匝四千里。东壁火焰至西壁。西壁火焰至东壁。南壁火焰至北壁。北壁火焰至南壁。上火焰下至地。地火焰至上。诸恶人有犯此十事者皆堕是中。杀生者盗窃者。犯他家妇女者。欺人者两舌者恶口者妄言者。嫉妒者悭贪者。不信有佛不信有经。不信所作因有殃福。如是曹人满泥犁中。泥犁中毒痛极数千万岁。乃遥见东方门开皆走往人。足着地者即焦。举足肉复生如故。当有得脱者便过出去。未当脱者门复闭。其人见有得脱出者如反不得出便极视躃地。守门鬼言。咄死恶人。汝来于门下何等求言我饥渴。鬼便取钩。钩其上下颔。口皆挓开。便以消铜灌人口中唇舌肠胃皆燋烂。铜便过下去。其人平生在世间时。求财利不用道理。所犯恶逆故受是殃。泥犁勤苦如是。复有泥犁如世间炉炭正赤。纵广数千里。人皆走出城。趣入炭火泥犁中。烧炙燋熟不得休息。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中勤苦如是。次复入寒冰泥犁中。纵广数千里人入其中。皆寒冻战栗破碎摧裂。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复次入沸屎泥犁中周匝数千里。屎即热沸有气。走趣行之人入其中。便于其中自熟。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得死。泥犁勤苦如是。复次入脓血泥犁中周匝数千里。臭恶不可言脓血皆沸。入堕其中皆自熟烂形体坏败为乌鸟所食。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得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复入剃头刀山周匝数千里。人从脓死泥犁走欲上山。山上有刀皆割其足。适欲据割其手。适欲前割其腹。适欲偃割其背。适欲踞割其臗。适欲倾割其胁。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复人剑树。树枝皆如剑人入其中。剑刺人胸刺人胁刺人背刺人手刺人足刺人身前后皆彻毒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复入铁竹芦。纵广数千里。树叶皆如利刀。人入其中者。风至吹竹令震动叶。皆贯人肌截人骨。形体无完处。苦痛不可忍。过恶未解故不死。泥犁勤苦如是。次复有入碱水泥犁纵广数千里。水碱水如盐热沸踊跃。水中有鸟喙如铁主。啄人肌咬人骨。人不能忍是痛便渡水去。守泥犁鬼言。死恶人汝何等求索。人言我苦饥渴。鬼即以钩。

钩其上下龂口皆挓开。复以消铜灌人口中。唇亦燋舌亦燋咽亦燋。腹中五藏皆燋尽。铜便下过去。其人不能复忍。复还入沸碱水中。苦痛如前不能复忍复还入铁竹芦中苦痛如前不能复忍。复还入剑树间。苦痛如前不能复忽。还入剃头刀山。苦痛如前不能复忍。还入脓血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复忍。复还入沸屎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复忍。复还入炭火泥犁。苦痛如前不能复忍。复还入铁城泥犁。苦痛不可忍。东门苦亦如是。南门苦亦如是。西门苦亦如是。北门苦亦如是泥犁勤苦如是。佛告诸比丘。泥犁苦不可胜数我略粗粗为汝说耳。

佛言。人作恶在畜生中。以刍草为食。舌捞齿嚾何等为舌捞齿嚾者。牛马骡驴象驝驼之属如是众多其人平生居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展转来作是畜生。勤苦如是。

佛言。有禽兽生于冥处。长于冥处死于冥处。何等为生于冥处者。蛇鼠狸獭虫蚊。如是之属众多。其人平生居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展转化来。作是禽兽勤苦如是。佛言。有鳞虫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死于水中。何等为生于水中者。蛟龙鱼鳖鼋鼍之属。如是众多。其人平生在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以展转化来。作是鳞虫勤苦如是。

佛言。有虫[豸*?]生于臭中。死于臭中长于臭中。何等为生于臭中。湿地虫。沟边虫。溷中虫。如是之属众多。共人平生在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以来作是虫[豸*?]。勤苦如是。

佛言。有虫畜生食不净。人更衣遥闻其臭。走行趣之言我得食。何等为主食不净者。犬猪蝇蜣螂。臭秽之属如是众多。其人平生于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展转以来。作是虫畜勤苦如是。

佛告诸比丘虫畜众多。我粗粗为汝说耳。佛言。人作恶在薜荔中者。常食沸屎尿。所以常食沸屎尿者何。其人平生在世间时。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悭贪惜饮食故在薜荔中。又薜荔以脓血为食。其人平生在世间时。作恶嗜美故。今食脓血。薜荔中有黑狗白狗。主食薜荔肌肉。薜荔中有乌主食其脑。或有十岁未曾见水者。或时百岁未曾得水者。或遥见流水。正清欲行。趣饮食水空竭。或时有水化作消铜。或碱水沸如汤。适欲前饮鬼便捶之。在薜荔中勤苦如是。佛言。薜荔众多我粗为汝说耳。

佛言。人在三恶道难得脱。譬如周匝八万四千里水中有一盲龟。水上有一浮木有一孔。龟从水中百岁一跳出头。宁能值木孔中不。诸比丘言。百千万岁尚恐不入也。所以者何。有时木在东龟在西。有时木在西龟出东。有时木在南龟出北。有时木在北龟出南。有时龟适出

头。木为风所吹在陆地。龟百岁一出头。尚有入孔中时。人在三恶道处。难得作人过于是龟。何以故。三恶处人。皆无所知识亦无法令。亦不知善恶。亦不知父母。亦不知布施。更相啖食强行食弱。如此曹人。身未曾离于屠剥脓血疮。从苦入苦从冥入冥。恶人所更如是。

佛言。譬如人有摴者初亡甚多。至亡妻子田宅。羸跣无所复有。尚复负余。财主大促责。以烟熏之以火炙之。佛言。如是摴者。所亡尚为薄少。初亡甚多至亡妻子田宅。复负摴余钱为人所熏炙。如是为一世贫。数之无几残岁。人心念恶口言恶身行恶。死后在三恶道中过于是贫。在三恶道中无央数。正使从三恶道中得解脱。复于人中生。当于工匠若野处。贫乞丐家作子。若以手技自给。不能自饱满好衣。虽在是中作子。或时跛蹇聋盲不属逮人。若生于屠杀家。或生于卖牛羊屠鱼獦鸡狗。从恶道出。为是曹家作子。复作恶死后当复还入恶道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戒诸比丘言。我以天眼视天下人。生死好丑尊者卑者。人死得好道得恶道者。人于世间。身所行恶口所言恶心所念恶。常好烹杀祠祀鬼神者。死当入泥犁中。身常行善口常言善心常念善。死即生天上佛言。人如天雨水中泡起。雨从上滴之。一泡坏一泡成。人生世间生者死者如泡起顷。佛持天眼视一天下人。有天上者有入泥犁者。贫者富者尊者卑者。人所为善恶。佛言。我皆知之。譬若冥夜于城门两边各然大炬火。人有出者有入者数千万人。人从冥中皆见火中出入者。佛持天眼视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从冥中视火中出入者。如人上高楼楼下有数千万家。人从上望皆见诸家。佛言。我见天下人。死上天者入泥犁者。如人从高楼上视诸家。佛言。如人乘船行清水中。皆见水中鱼石所有。佛持天眼视天下人。生天上者入泥犁者。如人视清水中。天下有明月珠。持五彩缕贯之。人视珠皆见五彩别。知缕知珠相贯穿。佛见天下所从来生死善恶变化。如人见珠。佛言我见天下人不孝父母。不承事沙门婆罗门。不敬长老不畏事不畏今世后世。不惊不恐者。如是曹人死即入泥犁。与盐王相见。即去恶就善主泥犁卒名曰旁。旁即将人道至盐王所。泥犁旁白言。此人于世间时。为人不孝父母。不承事沙门婆罗门。不敬长老不喜布施。不畏今世后世。不畏禁戒。愿王处是人过罪。王即呼人前对之言。若为人时于世间。不念父母养育。若推燥居湿乳哺长大。若何以不孝父母。其人即对言。我实愚痴憍慢。王言处若罪过者。非若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婆罗门过。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为盐王第一问。

若不见世间人病困剧时。羸劣甚极手足不仁。其人言。我实见之。王言。若何以不自改为善耶。人言。我实愚痴憍慢。王言。若身

所作当自得之。是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婆罗门过。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为盐王第二问。

若不见世间男女老时。眼无所见。耳无所闻。持杖而行。黑发更白不如少年时。其人对曰。我实见老人持杖而行。当是时若何以不自改为善耶。其人言。我实愚痴憍慢。王言。是亦非若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婆罗门过。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为盐王第三问。

若于世间时。不见男子女人死。一日至二日至七日。身体腐烂形体坏败。为虫蚁所食。为众人所恶。若见是何以不自改为善耶。其人言。我实见之愚痴憍慢。若施行。何以不端若行端若口端若心。是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婆罗门过。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为盐王第四问。

若为人时于世间。宁见长吏捕得劫。人杀人贼即反缚送狱掠治考问。或有将出于道中挌杀。或生牵磔者。若宁见是不。其人言。我实见之。若何以不自改为善。若为人时。何以不正若身正若口正若心其人言。我实愚痴憍慢。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亦非父母。非天非帝王。非沙门婆罗门过。若身所作当自得之。是为盐王第五问对问对已毕泥犁旁。则牵将持出诣一铁城。是第一泥犁。名阿鼻摩泥犁。城有四门周匝四千里。中有大釜纵广四十里。深亦四十里。泥犁旁以矛刺人。内着釜中煮之。如是无数城中皆有火。人遥望见之。皆愁怖战栗。如是入者数千万人。泥犁旁趁人而内其中。昼夜不得出入。四面走欲求出门。门皆闭不得出。人在其中数千万岁。火亦不灭人亦不死。久久见东门自开。人皆走欲出。适至门中门复闭。诸欲出人复于门中共斗诤欲得出。久久复遥见南门开。皆走往门复闭。人皆复于门中共斗诤欲得出。久久复遥见北城门开。人皆走往门复闭。人皆复于门中共斗诤欲得出。久久复遥见西门开。人皆走往门复闭。久久四门复开。人皆走往悉得出。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二鸠延泥犁中。走足着地即焦。举足肉复生如故。有东走者西走者南走者北走者。周匝地皆热焦。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三弥离摩德泥犁中。其中有虫虫名掘啄。嘴如铁头黑。是虫见人皆迎而啄人肉骨髓皆尽。如此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四崩罗多泥犁。中其中有石石如利刀。人皆走上其颠。有走下者。皆欲求脱。不知当如去。足皆截剥。地石皆如利刀。如是复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五阿夷波多洹泥犁中。其中有热风。风大热过于世间炉炭。风来着身焦人身体。皆欲避之者。常与热风相逢。避之不能得脱。其人求死不能得死。求生不能得生。如是数千万岁竟乃得出。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六阿喻惨波犁洹泥犁中。其中多树木。树木皆为刺。树间有鬼人入其中。鬼头上即出火。口中亦出火。合身有十六刺鬼遥见人来入大怒火。皆出前食人肉。十六刺皆贯人身体。裂而食之。人皆欲得出。走者常触是鬼。如是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七熟徙务泥犁中。其中有虫名敦。人入其中者。是虫飞来入人口中食人身体。人皆走极欲求脱。虫食不置。人皆四面走不能得脱。如是数千万岁乃竟自以为得脱。

复入第八檀尼愈泥犁中。其中有流水。人皆堕水中。水边刺棘。是水热过于世间汤灌。热沸踊跃人皆熟烂走欲上岸。岸边有鬼持矛手刺人。复内其中令不得出。人入皆随水下流下流复有鬼。鬼复微而钩之。问言若曹从何所来。若为是间。人言。我不知从何所来。亦不知当如去。我但苦饥渴。欲随逐饭食耳。鬼言。我与汝食。即取消铜以注人口。复中皆燋。如是求死不得死。求生不得生。其人于世间为人时作恶。是故求解不得解。诸泥犁人皆复得出。自以为得脱。还反更入第七泥犁中。第七泥犁中鬼迎问。若去已复还。为诸泥犁中人。皆言。我但苦饥渴。即复入第六泥犁中。从第六复入第五。从第五复入第四。从第四复入第三。从第三复入第二。从第二复入第一。阿鼻摩泥犁求出。遥望见铁城。皆欢喜大呼俱称万岁。盐王闻之。即问泥犁旁。是何等声。泥犁旁即白言。是呼声者。是前所过泥犁中去。盐王言。是皆不孝父母。不畏天。不畏帝王。不敬先祖。不承事沙门婆罗门。不畏禁戒者。盐王复见之言。若莫非盐王也。今若皆解脱去。当复为人作子者当孝顺。当善事长老。当畏天。当畏帝王。当承事沙门婆罗门。当端若心端若口端若身。人生在世间罪过小且轻。泥犁罪过大重。若得沙门婆罗门当承事。然后当得度脱诸恶道勤苦之处。皆已闭塞对已毕。诸泥犁中人皆得出。在城外夜皆死。死者先世为人时。虽作恶多犹有小善。从泥犁中还者。皆更正如道。从泥犁中出。各正心正行者。不复还入泥犁也。泥犁亦不呼人。从恶行所致。更泥犁中酷毒痛苦。亦可自思念亦可为善。佛说教如是。比丘皆欢喜。

佛说优婆夷堕舍迦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止城东出。有女人子字芜耶楼。人呼为芜耶楼母。佛在芜耶楼母家殿上坐。有一女人奉持教戒。字堕舍迦以月十五日朝起沐浴。有七子妇皆使沐浴着好衣。日未中因饭。饭已澡手。将七子妇至佛所前为佛作礼。佛言就座。皆却就座。佛问优婆夷堕舍迦。今日何等沐浴着好衣。与子妇俱至佛所。堕舍迦言。今日十五日我斋戒。我闻一月当六斋。我与子妇俱共斋不敢懈慢。佛告堕舍迦。佛正斋法有八戒。使人得度世道。不复堕三恶处。所生常有福祐。亦从八戒本因缘致成佛。

何等为佛正斋法。是间有贤善人持戒。一月六日斋。月八日一斋。十四日一斋。十五日一斋。二十三日一斋。二十九日一斋。三十日一斋。斋日朝起告家中言。今日我身斋。家中今一日。且莫饮酒莫斗诤莫道说钱财。家中事意所念口所说。当如阿罗汉。阿罗汉无杀意。斋日持戒亦当如阿罗汉。无杀意无捶击意。念畜生及虫蛾。使常生如阿罗汉意。是为一戒。今日与夜持杀意使不得杀。持意如是为佛一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无贪心。无所贪慕于世间。无贪毛菜之意。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富有者。当念作布施。贫无有者。当当念施。是为二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阿罗汉不畜妇亦不念妇。亦不贪女人亦无淫意。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三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不妄语不伤人意。语即说佛经。不语者但念诸善。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四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阿罗汉不饮酒。不念酒不思酒。用酒为恶。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五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阿罗汉意不在歌舞。闻亦不喜音乐声。亦不在香华气。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六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阿罗汉不于高好床卧。意亦不念高好床上卧。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七戒。

佛言。斋日持意当如阿罗汉。阿罗汉日中及食。日中已后至明不得复食。得饮蜜浆。斋日如是持意如阿罗汉。是为八戒。

佛复告优婆夷堕舍迦。是间有人头发有垢自沐其头。沐已其人便喜言。我头垢已去。有人持八戒一日一夜者。明日即喜。喜者便念佛经戒乃如是。其有人心中有恶意即去善意即还。

佛言。有人身体饶垢入水中治。身垢皆去出水即喜言。我垢去身轻。其有人斋戒一日一夜。明日即喜念佛正语。自念当何时得道。使我心不复动不复走。使我心一志无为之道。佛言。有人衣多垢。以得灰浣之垢去。其人即喜。其有人斋戒一日一夜。明日即喜。便念比丘僧言。比丘僧中。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念比丘僧如是。

佛言。如人有镜镜有垢。磨去其垢镜即明。其有人斋戒一日一夜。有慈心于天下。心开如明如镜者。不当有嗔怒意。其有人一日一夜斋戒。闵哀天下。净心自思自端其意。自思念身中恶露如是。如是者不当复嗔怒。

佛告优婆夷堕舍迦。持八戒斋一日一夜不失者。胜持金银珠玑施与比丘僧也。天下有十六大国。一者名鸯迦。二者名摩竭。三者名迦夷。四者名拘薛罗。五者名鸠溜。六者名般阇荼。七者名阿波耶。八者名阿洹提渝。九者名脂提渝。十者名越只渝。十一者名速摩。十二者名速赖吒。十三者名越蹉。十四者名末罗。十五者名渝匿。十六者名剑善提。是十六大国中珍宝物施与比丘僧。不如斋戒一日一夜也。斋戒使人得度世道。以财宝施与。不能使人得道。今我得佛道本从是八戒起。

佛告堕舍迦。天下人多忧家事。我用是故。使一月六斋持八戒。若有贤善人。欲急得阿罗汉道者。若欲疾得佛道者。若欲生天上者能自端其心一其意者。一月十五日斋亦善。二十日斋亦善。人多忧家事故与一月六斋。六日斋者。譬如海水不可斛量。其有斋戒一日一夜者。其福不可计。佛告堕舍迦。且将子妇归。诵念是正斋法八戒也。优婆夷堕舍迦。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斋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城东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维耶。早起沐浴着彩衣。与诸子妇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问维耶。沐浴何早。对曰。欲与诸妇俱受斋戒。佛言。斋有三辈。乐何等斋。维耶长跪言。愿闻何谓三斋。佛言。一为牧牛斋。二为尼犍斋。三为佛法斋。牧牛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饮饲其牛。暮归思念何野有丰饶。须天明当复往。若族姓男女已受斋戒。意在家居利欲产业。及念美饮食育养身者。是为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尼犍斋者。当月十五日斋之时。伏地受斋戒。为十由延内诸神拜言。我今日斋不敢为恶。不名有家彼我无亲。妻子奴婢非是我有。我非其主。然其学贵文贱质无有正心。至到明日相名有如故事斋如彼者。不得大福非大明。佛法斋者。道弟子月六斋之日受八戒。何谓八。

第一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有杀意慈念众生。不得贼害蠕动之类。不加刀杖。念欲安利莫复为杀。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二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贪取意思念布施。当欢喜与自手与。洁净与恭敬与。不望与却悭贪意。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淫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为邪欲心不贪色。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妄语意思念至诚安定徐言。不为伪诈心口相应。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不饮酒不醉。不迷乱不失志。去放逸意。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求安意。不着华香。不傅脂粉。不为歌舞倡乐。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求安意。不卧好床。卑床草席。捐除睡卧。思念经道。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奉法时食。食少节身。过日中后不复食。如清净戒以一心习。

佛告维耶。受斋之日当习五念。何谓五。

一当念佛。佛为如来。为至真。为等正觉。为明行足。为善逝世间父无上士经法御天人师。号曰佛。是念佛者。愚痴恶意怒习悉除。善心自生思乐佛业。譬如以麻油澡豆沐头垢浊得除。斋念佛者。其净如是。众人见之莫不好信。

二当念法。佛所说法三十七品。具足不毁思念勿忘。当知此法为世间明。是念法者。愚痴恶意怒习悉除。善心自生用乐法业。譬如以麻油澡豆浴身垢浊得除。斋念法者。其净如是。众人见之莫不好信。

三当念众。恭敬亲附依受慧教。佛弟子众。有得沟港受沟港证者。有得频来受频来证者。有得不还受不还证者。有得应真受应真证者。是为四双之八辈丈夫皆为戒成定成慧成解成度知见成。为圣德为行具。当为叉手天上天下尊者福田。是念众。愚痴恶意怒习悉除。喜心自生乐众之业。譬如以淳灰浣衣垢污得除。斋念众者。其德如是。众人见之莫不好信。

四者念戒。身受佛戒一心奉持。不亏不犯不动不忘。善立慎护为慧者举。后无所悔不以有望。能等教人。是念戒者。愚痴恶意怒习悉除。喜心自生乐戒统业。如镜之磨垢除盛明。斋念戒者。其净如是。众人见之莫不好信。五当念天。第一四天王。第二忉利天。盐天。兜术天。不憍乐天。化应声天。当自念。我以有信有戒有闻有施有智。至身死时精神上天。愿不失信戒闻施智。是念天者。愚痴恶意怒习悉除。喜心自生乐天统业。譬如宝珠常治清明。斋念天者。其净如是。奉持八戒习五思念。为佛法斋。与天参德灭恶兴善。后生天上终得泥洹。是以智者。自力行出心作福。

如是维耶。斋之福祐明誉广远。譬是天下十六大国。是十六国满中众宝不可称数。不如一日受佛法斋。如此其福者。则十六国为一豆耳。天上广远不可称说。当今人间五十岁。为第一天上一日一夜。第一四天上寿五百岁。彼当人间九百万岁。佛法斋者。得生此天上。人间百岁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忉利天寿千岁。当人间三千六百万岁。人间二百岁为盐天上一日一夜。盐天寿二千岁。当人间一亿五千二百万岁。人间四百岁为兜术天上一日一夜。兜术天寿四千岁。当人间六亿八百万岁。人间八百岁为不骄乐天上一日一夜。不骄乐天寿八千岁。当人间二十三亿四千万岁。人间千六百岁为化应声天上一日一夜。化应声天寿万六千岁。当人间九十二亿一千六百万岁。若人有信有戒有闻有施有智奉佛法斋。当命尽时。其人精神。皆生此六天上安隐快乐。猗善众多我少说耳。凡人行善魂神上天受福无量。维耶闻佛语欢喜言。善哉善哉世尊。斋之福德甚快无量。愿受佛戒。从今已后

月月六斋。竭力作福至死。佛说经已。皆欢喜受教。

佛说苦阴经一卷

佛说苦阴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诸比丘。中后聚论皆悉会。少有所因。彼时有诸异道异学。中后行彷徉。而行至彼诸比丘所。到已共诸比丘面相慰。面相慰已却坐一面。彼诸异道异学却坐一面已。语诸比丘曰。诸贤。沙门瞿昙智慧说淫。智慧说色痛。诸贤。我等亦以智慧说淫。智慧说色痛。此诸贤。有何差有何降有何若干。此沙门瞿昙及我等俱有智慧。彼时诸比丘闻诸道异学所说。亦不然可亦不呰蔑。不然可不呰蔑已。从座起而还。我今闻此所说。问世尊已当广知其义。便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彼诸比丘却坐一面已。如共异道异学所论。尽广向世尊说。作如是向世尊说已。世尊告诸比丘曰。此诸比丘。彼时应向异道异学作如是说。云何淫气味。云何是败坏。云何是弃。云何色气味。云何是败坏。云何是弃。云何痛气味。云何败坏。云何弃。此诸比丘。应作是答。异道异学彼闻已。各各相视。外当更求论。必当嗔恚。恨恚已默然面不悦。身支节污背其面。不能答变其面。当默然从坐起便即还。何以故。我不见天及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众天及人闻我所说。与我等者知其义。若从如来如来弟子。若彼闻此。此间闻已。云何淫气味。谓因五淫。若生乐若生喜。如是淫气味。此中多有败坏。云何淫败坏。此族姓子。或以功伎以自存命。若耕作若贩卖。若客书若学算。若学数若学作诗。若学首卢。若教书若应官募彼寒寒所逼。热热所逼。强忍饥渴为蚊虻蝇蚤所噬。彼忍此而求钱财。彼族姓子。作如是起。作如是行。作如是勤行。彼作如是。而不能得财物。便忧戚不乐。啼哭自椎自打。而愚痴作如是言。我为痴行为不得。彼族姓。不使起便勤修作行彼便得果。彼得钱财便守护之极藏举之。今我此财莫令王夺。我莫令贼盗。莫令火烧莫令腐坏。莫令出利失利。彼守护钱财而为王所夺。贼所盗火所烧而败坏。出利不得利。彼便忧戚不乐。啼哭自椎自打。增益愚痴。复次彼长夜所可爱喜。念恚败坏失此。今现身是苦阴。因淫故缘淫故增上淫故。是淫因缘。众生因淫缘淫增上淫。因淫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共子诤子共父诤。兄共妹诤妹共兄诤。彼共斗诤。母说子非子说母非。父说子非子说父非。兄说妹非妹说兄非。况复人人耶。此是今现苦阴。因淫故缘淫故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缘淫故增上淫故。王王共诤。婆罗门婆罗门共诤。居士居士共诤。贱人工师贱人工师彼各各共斗诤。各各作种种斗具。或以拳或以石或以刀或以杖。于中死死苦。此是现苦阴。因淫故缘淫故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使着铠便执弓箭。或着皮铠持极利刀。相围聚斗。彼于中或以象斗。或以马或以车。或以步兵。或以女

人。或以士夫。于中或有死死苦。此是现苦阴。因淫故缘淫故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着铠至持极利刀。诣极高城而欲伐之。彼于中或吹贝或击鼓。或举声唤呼。或以椎或以戟或以鑶。或以利轮。或以箭相射。或下乱石。或以弩。或以销铜注之。于中死死苦。是为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至王城邑。或穿墙破藏。或盗他物或截他道。坏他城破他村杀他人。被有司执之驱使。作种种苦行。或截其首或截手足。或截其耳或截其鼻或截耳鼻。或截其髻或截其发或截髻发。或着函中或衣戮杀。或着沙石上或着草上。或着铁驴口中。或着铁师子口中。或着铜釜中。或着铁釜中。或段段割之。或利叉刺之。或卧热铁床上以热油洒之。着臼中以铁杵捣之。若以龙噬。若以挝打若以卷卷。将至标下以刀梟首。是现身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时若得患病苦。卧在床上卧在座上或卧荫中。身有痛极苦极痛不乐命欲断。谓彼身。苦行口意苦行。彼终时倒悬向下。犹若冥时日欲没大山大山间。彼山影倒悬向下。如是彼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彼时命终倒悬向下。彼作是念。此身苦行口意苦行。倒悬向下。本不作行本不作福。我多作众恶。谓趣作恶作贪作凶暴。不作福行不作善行。亦不作有所归。我必堕其趣。此便有变悔。变悔已终亦不善生亦不善。此是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作身苦行作口意苦行。彼作身至意苦行已。彼因彼缘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此是彼身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是为淫败坏。云何弃淫。若有于淫有求欲。当止求欲当度淫欲。弃此淫欲是为弃淫。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淫者。于中有败坏。弃舍不知如真。彼岂能自弃淫耶。复能止他耶。如与住俱岂能止淫。是事不然。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淫。知是败坏。能弃舍知如真。后自能止淫。亦能止他。如与住俱能止淫者有是处。云何气味色。若刹利女婆罗门女工师女庶人女。若十四十五女。于此时容色具足。彼时形色有乐有喜。尔时气味色。此中多有败坏。云何色败坏。当如见妹老耄年过齿落发堕鲐背执杖申缩而行。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当如见妹病苦患。若卧床上若卧座上。若卧荫中痛悉着身。极苦极患不乐命欲断。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当如见妹若死。一日至七日。若乌啄若鵄啄。若狗食若狐食。若火烧若埋若虫。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如见妹死尸。若骨若青若虫若食若骨白。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若见如妹尸。无有皮肉但筋相连。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若见如妹死尸。骨节处处分解散在异处。脚骨在一处。髆骨髀骨腰骨脊骨肩骨项骨髑髅骨。各在一处。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复次若见如妹死尸。骨正白如贝。若青鸽色。若赤油润若腐碎。于意云何。前好容色宁败坏不。唯然世尊。是为色败坏。云何弃色。谓于色有求欲。当止求

欲。度一切求欲弃此色。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色于中败坏。无弃舍不知如真。岂能自止色耶。复能止他乎。而与住居岂能止色耶。是事不然。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色知败坏弃舍离。知如真者。彼能自止色。亦能令他止。如所住能止色者。有是处。云何气味痛。此比丘于淫解脱。至住四禅正受。住于彼时。亦不自坏亦不坏他。此无坏已。于中便得乐。何以故。我说不恚得乐痛。是为痛气味。云何痛败坏。谓痛是无常苦尽法。是为痛败坏。云何痛弃。谓痛求欲止求欲度求欲。是弃痛。若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痛。不知败坏。不知弃舍。不知如真。彼岂能自止痛耶。复能止他乎。而与住居弃痛者。是事不然。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是气味痛。知是败坏弃舍。知如真者。彼能自止痛。亦能令他止。而与住居能止痛者。有是处。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苦阴因事经一卷

佛说苦阴因事经

闻如是。一时婆迦婆。在释羁底(刹帝利种也)。迦惟罗婆(城名)尼拘萎园中。于是释摩诃能渠。中后彷徉行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释大力士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如世尊所说法我悉知。谓三意念着结。淫意着结。嗔恚愚痴意着结。如是唯世尊所说法我悉知。今此以生淫欲法着其意。已生嗔恚愚痴法着其意。是故唯然世尊。我作是念。我有何法未尽。而令生淫欲而着其意。生嗔恚愚痴法而着其意。汝大力士。法未尽。令汝在家住亦不学道。不信乐出家弃家。汝大力士。若此法尽者。汝亦不在家。汝必能信乐出家弃家学道。法大力士。彼法未尽故而令汝在家。不信乐出家弃家学道。于是释大力士从座起一面着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如是我今于世尊有信乐。唯愿世尊。善为说法。谓见法令疑尽。此大力士。有五淫欲。爱念爱色近淫染着。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染着。众中而自娱乐。爱乐气味于中乐。如是大力士。气味淫于中多有败坏。云何大力士。于淫多有败坏。此大力士。若族姓子。若学工巧以自存命。若耕田若贩卖。若客书若学数。若学算若学印。若学诗若学守卢。若教书若应王募。彼寒寒所逼。热热所逼。服忍饥渴。为蚊虻蝇蚤所蛆。彼求钱财。彼族姓子。如是起如是作如是勤行。彼而不能得钱。彼便忧戚不乐啼哭。自椎自打增益愚痴。勤修不得果。彼族姓子。如是起如是作如是勤行。彼便得钱财。得钱财已便守护之。莫令此钱财令王夺。我莫令贼盗。莫令火烧莫令腐坏。莫令出利失利。彼守护钱财而为王所夺。贼所盗火所烧而腐坏。出利不得利。彼便忧戚不乐啼哭。自椎自打增益愚痴。复次长夜所可爱喜悉败壞失。是为大力士此今现身是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是淫因缘。此大力士。众生因淫至增上淫。因淫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共子诤子共父诤。兄共妹诤妹共兄诤。彼共斗诤。母说子非子说母非。父说子非子说父非。兄说妹非妹说兄非。况人人耶。此大力士。是今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因淫故至增上淫故。王王共诤。婆罗门婆罗门共诤。居士居士共诤。贼人贼人共诤。工师工师共诤。彼各各共斗诤。作种种斗具。或以拳或以石或以刀杖。于中或有死死苦。是为大力士此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便着铠便执弓箭。或着皮铠持极利刀。相围聚斗。彼于中或以象斗。或以马或以车或以步兵。或以女人或以士夫。于中或有死死苦。是为大力士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着铠至执弓箭。着皮铠持极利刀。诣极高城而欲伐之。彼于中或吹贝或击鼓。或举声唤呼。或以铁椎或以钺或以戟。或以利轮或以箭

相射。或下乱石或以弩。或以消铜注之。于中死死苦。是为大力士今现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至王城邑。或穿墙破藏。或盗他物。或截他道坏他城破他村杀他人。彼有司执之驱使。作种种苦行。或截其手或截其足或截手足。或截其耳或截其鼻或截其舌。或截其髻或截其发或截其髻发。或着函中或衣戮杀。或着沙石上或着草上。或着铁驴口中。或着铁师子口中。或着铜釜中。或着铁釜中。或段段割之。或利叉手刺之。或卧热铁床。或以热油洒之。着臼中以铁杵捣之。若以龙蛆。若以杖挝若以棒棒。将至标下以刀枭首。是为大力士现身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时若得患病苦。卧在座上。卧在荫中身有痛。极苦痛不乐命欲断。谓彼身苦行口意苦行彼终时。倒悬向下。犹若冥时日欲没大山大山间。彼山影倒悬向下如是。谓彼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彼时命终倒悬向下。彼作是念。此身苦行口苦行意苦行倒悬向下。本不作行本不作福。我多作众恶。谓趣作恶作贪作凶暴。不作福行不作善行。不作有所归。必堕其趣。此便有变悔。变悔已终亦不善生亦不善。是为大力士现身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此大力士。众生因淫故。至增上淫故。作身苦行口意苦行。彼作身苦行已口意苦行已。彼因彼缘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是为大力士。此是后身苦阴。因淫故至增上淫故。是为大力士。五气味淫多有苦败坏。此圣弟子。不以等智见如真。而于淫作恶不善法。亦不喜乐。谓无上息。如是大力士。圣弟子。与淫法相应。复次大力士。我少气味淫知有苦知是败坏。谓我知见如真。亦不于淫作恶不善法。住于护安乐。谓无上息。如是我大力士。不与淫法相应。此大力士。我一时在罗阅只鞞陀隶止右胁七叶窟中。此大力士。从下晡起。我至止右胁边。我于中遥见诸尼干常不坐常跪极苦痛行。我到彼所到已作如是言。何以故。汝尼干作如此常跪常不坐。作如此极苦行。彼答我言。瞿昙。有师尼干亲族子。彼作是言。汝诸尼干本作恶行。今作此苦行。当消彼恶行。谓今身业行口意等行。有恶当不为。我语彼曰。云何汝诸尼干。汝师尼干亲族子。能信能住彼不。不疑彼师耶。彼作是言。此瞿昙。我彼师尼干亲族子。我不疑彼师。能信能住。我答彼曰。如是。如汝等尼干。有尼干。有彼尼干本作恶行作极苦行。彼尼干终已当来生人间。亦当复在此尼干中学。当如此常跪不坐作苦行。如今汝众皆当尔。彼作是言。此瞿昙。不从善行得善报。彼王频浮婆安乐住。汝沙门瞿昙。不能尔。汝诸尼干。为尔不是而作斯言。何以故。为是凡愚不定不善无厌无足。而作斯言。王频浮婆常住于善常得安乐。沙门瞿昙不能尔。汝诸尼干。应当先明我。云何为常安乐住。而言王频浮婆沙门瞿昙耶。汝诸尼干。我当为汝说。我为善安乐住。非摩竭王频浮婆者及耶。汝应当作是言。摩竭王频浮婆常安乐住。非汝沙门瞿昙所能及。此沙门瞿昙。我今问汝。谁为善安乐住。为摩竭王频浮婆耶。为沙门瞿昙耶。于尼干意云何。彼摩竭

王频浮婆。为得意口自在不。七日七夜得身一向安乐不。不也唯瞿昙。若六五四三二一日一夜。得意口自在不。为身一向得安乐住不。唯瞿昙不也。于尼干意云何。我为得意口自在不。一日一夜。身为善安乐住不。唯然瞿昙。二三至七日七夜。为得意口自在不。身为一向善安乐住不。唯然瞿昙。于尼干意云何。我等谁为常善安乐住。摩竭王频浮婆耶。为我耶。如汝从沙门瞿昙所说知其义。沙门瞿昙为善安乐住。非摩竭王频浮婆。此大力士。少气味淫知多有苦。是败坏中多有败坏。谓此圣弟子。不能以智慧见如真。而于淫作恶不善法不入喜乐。谓无上息。如是大力士。圣弟子。与淫法相应。复次大力士。我少气味淫多有苦。知是败坏。谓我以智慧等见如真。亦不于淫有不善法。但住于护以自乐。谓无上息。如是我大力士。不与淫法相应。佛如是说。彼大力士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释摩男本经（四子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释羁瘦国。行在迦维罗卫兜国泥拘类园坐于树下。是时有释人名曰摩男。到佛所前。以头面着佛足为礼白佛言。我常闻佛语辄着意中。我闻佛说人心有三态。有淫态有怒态有痴态。我从闻以来常着意。我自念。无有淫态心自为正。无有怒态心自为正。无有痴态心自为正。我自念。常持是三者意不动。何因缘殊不解。佛言。若淫心怒心痴心解者。何因缘。复与妻子共居。若有贪心故。其有贤者。自思惟虽有经小苦耳。久后大乐。与妻子共居须臾乐耳。久后大苦。其有贤者。知世间乐少苦多。佛言。诸比丘得阿罗汉道。知世间乐少苦多。我故求佛道者。但念世间乐少苦多。我为菩萨时。常念乐少苦多。摩男言。独佛阿罗汉有是念耳。佛告摩男。听我言以着心中。人于世间何等为乐。凡有五乐人所贪喜。眼贪好色即着心中。昼夜念之以好色贪着。耳闻好声。鼻闻好香舌喜美味。身得细软。即着心中。以好色贪着。如是五者天下人所贪。天下乐着皆出是五事。知当出几何忧。世间人或作田家从得生活。或作工师用得生活。或作贾市用得生活。或作长吏用得生活。或作畜牧用得生活。或作画师用得生活。是人寒者忍寒。热者忍热。苦者忍苦。饥者忍饥。渴者忍渴。俱坐贪意俱忍是寒温饥渴。自怨言。我治生若干岁苦欲死。殊不得钱财。与寒苦共居或得病瘦。佛告摩男。是为一苦。二事者贪淫之意中有人。或作田家或作工师。或作市贾或作长吏。或作畜牧或作画师。行治生忍寒热饥渴致贪钱财。以得富饶复怀忧恐。畏县官亡其钱财。或恐火起烧其钱财。或恐乘船船没亡其钱财。或恐贼劫取其钱财。或恐贸卖亡其钱财。或恐贫家亲属持毒药毒之。或亲子散亡钱财。是人常与重忧共居。昼夜怀忧无有解已时。中复有人持钱财行。或逢县官或逢水火。或货卖财物不还。或埋置地中不知其处。或有来诬谤之。或有亲子用父钱财其人自念言。我从少小治生。忍寒热饥渴。忍勤苦致钱财。今复亡失。从是忧念或病或死皆坐财钱。是皆贪意五乐所致。是为二苦。三事者世间人坐钱。父与子诤。兄与弟诤。夫与妇诤。或知识朋友共诤。或诸家内外共诤。背后相说恶露。是皆贪乐所致。世间人坐钱财故。王者与王者斗。道人与道人斗。田家与田家斗。工师与工师斗。皆坐钱财故口相骂杖相捶刀相斫。或相伤杀。皆坐贪所致。是为三苦。四事者。世间人从军。受取官钱公知。当行斗战生死无期。皆贪心故行从军。以受官钱不得复休。便斗或伤头或截头。或伤臂或截臂。或伤脚或截脚。展相夺命。是皆贪所致。是为四苦。五事者。世间人贪意。夜行穿人室壁。或于道中劫人。攻人城郭为吏所得。或截头或截手或截脚。或辜磔或割其肌。或以火烧

之。或以大椎椎其额。或斩其腰。是皆贪意所致。是为五苦。世间人坐钱财转相欺。口亦相欺身亦相欺意亦相欺。时自以为可自用。无有过罪。不知殃毒在后当入地狱。其有若贤者若沙门婆罗门。自思惟世间五乐多耶忧苦多乎。佛告摩男。我为菩萨时。常念世间乐少苦多。以是故求无为之道。其有人欲言世间乐者。皆不知生死之道。若世间有贤善心意无贪之志。复欲教人莫令贪。是最为大德。佛告摩男。我尝至王舍国。有山名设提班揽瞿何堕夫妻沛施。我见诸尼揵种。有放发行者偻行者。坐地者卧地者。身体无衣皆被鹿皮。佛遥见之前与尼揵语。若何因缘。作是曹放发行。何因缘于地坐卧。亦无衣被自毒如是。诸尼揵对佛言。我曹先世行恶所致。令我今世困苦如是。行恶未尽故耳。佛言。若何因缘闻知是事。先世所为从人闻耶。自知之乎。诸尼揵言。亦不知亦不闻亦不事师。佛言若用是困苦故得脱于生死乎。若亦不从人闻亦不事师。若空自困苦。为宁可弃若所为。来事佛道。佛言。我但惜若身念若子孙。后世皆当复法效若曹所为。诸尼揵皆嗔恚佛所言。王萍沙用是沙门瞿昙。为内国中。佛告诸尼揵。若曹勿恚。王萍沙见受我经。或不敢妄有所说。佛告诸尼揵。若曹宁能正坐七日七夜。不饮食不语言。如是为乐耶。王有宫阙伎乐为乐耶。尼揵言。沙门瞿昙。为乐。佛言。何以为乐。萍沙见国何以故不乐。尼揵言。我曹少忧用是故。沙门瞿昙。胜王萍沙。佛告诸尼揵。王萍沙。有淫之意有怒之意有痴之意。亦欲伏诸傍臣。复欲伏外诸民。昼夜计念。当治谁当系谁。佛言。其有淫者。亦欲自杀亦欲杀人。嗔怒者。亦欲自杀亦欲杀人。痴者。亦欲自杀亦欲杀人。诸尼揵皆前到佛所。白佛言。我曹亦无淫态亦无怒态亦无痴态。宁可作沙门。佛言。当归报若父母。诸尼揵言。我曹辞家学道便与父母决。佛言。若曹且受五戒归。诸尼揵皆受五戒。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犯他家妇女。四者不欺。五者不饮酒。诸尼揵受五戒。着衣举发正行各自归家。佛告摩男。若闻经淫意怒意痴意。若言我持佛教。若熟思惟是五事。宁与世间等不。摩男言。我当归思惟讽诵是经典。日当到佛所。摩男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鞞摩肃经一卷

佛说鞞摩肃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于是鞞摩肃(姓也)异学。中食后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唯瞿昙。形色极无上妙。此迦旃延。云何为色妙。此瞿昙。谓色妙极妙。更无有妙最胜者。最妙最好彼色最妙。彼色最上最好。犹若迦栴延。有人作是说。人中有妙者我欲淫之。或有作是言。汝谓此人中妙者。字是姓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端正不端正。若白黑。若刹利女婆罗门女。居士女工师女。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问已不能报。汝不知不见。谓此人中妙至北方。而言欲淫。此迦旃延。汝所言彼色为最妙。彼色为最上彼色无上。问色已不能知。犹若瞿昙。阎浮檀金。巧工师子极磨治净着白器中。形色极妙。色有所照。是故瞿昙。我作是说。色为最妙色为最胜。彼色为最胜彼色无上彼色最上。是故迦旃延。我还问汝。随所思还报之。于迦旃延意云何。此阎浮檀金巧师子极磨治净。着白器中形色有照。谓此即照虫于闇冥时。色妙色有所照。谁光最胜最上最妙最好说。此瞿昙。即照虫于阎浮檀金。光明最胜最上最好最妙说。于迦旃延意云何。即照虫于闇冥时光明有所照。谓油灯明于闇冥时。光明有所照。谁光明最胜最妙最好最上。唯瞿昙。油灯光明。于即照虫。光明最胜最上最妙最好。于迦旃延意云何。谓油灯光明。于夜闇冥有所照。谓此大火积。于夜闇冥光明有所照。谁光明最胜最上妙好。唯瞿昙。火积光明于油灯光明最胜上妙好。于迦旃延意云何。谓火积于闇冥时光明有所照。谓星过夜半天晴无云曀。光明有所照。谁光明最胜上妙好。唯瞿昙。星光明于火积。光明最胜上妙好。于迦旃延意云何。谓星过夜半已天晴无云蔽。光明有所照。谓月夜欲半天无云蔽。光明有所照。谁光明最胜上妙好。唯瞿昙。月光明于星光明。最胜上妙好。于迦旃延意云何。谓月夜欲半天晴无云蔽。光明有所照。谓日于夏时。日中光明有所照。谁光明最胜上妙好。唯瞿昙。日光明于月光明。最胜上妙好。此迦旃延。彼多有天诸谓如是威神。极有所能光明所不及。我本在中坐。本在中有所说。我不作是说。光明最胜光明最上光明最妙。汝迦旃延。谓即照虫光明最下最不如而说言是最上最胜最妙耶。问光明已而不能知。于是鞞摩肃异学。被世尊面责。默然住无有言。身面污回。面无言默然住。于是世尊。而责鞞摩肃已。还欲令言。告鞞摩肃异学曰。复次迦旃延。有五姓欲爱念爱色近淫染着。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此迦旃延。或有爱色。或有不爱色。谓或有一于色欢喜具满。喜意所念亦满。于彼色于余色。不欲不思。不欲得不愿求。是彼色最为妙最为上。此迦旃延。或有一爱声香味细滑。或有一不爱滑。或有一细滑者

欢喜具满。喜意所念亦满。于彼细滑更余细滑。不欲不思。不欲得不愿求。是彼细滑最上最妙。于是鞞摩肃异学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甚奇瞿昙。而沙门瞿昙无量方便。为我说淫乐求淫乐。犹若瞿昙。草木因火然。火因草木然。如是我沙门瞿昙。以无量方便说于淫。说淫乐求淫乐止。迦旃延。汝为不善于此长夜作异见作异忍作异欲作异求。我此所说等与等知其义。此迦旃延。我弟子诸比丘。晨起及暮常不眠卧。常行讲论必成等道。具足分别生得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名色已有知如真。我此所说等与等知其义。于是鞞摩肃异学。于世尊极嗔恚。极怀恨不欢喜。说世尊诽世尊骂世尊。如此沙门瞿昙。为非骂说已白世尊曰。此瞿昙。或有一沙门婆罗门。不知过去世。不知当来世。无量生世间。而记说圣生已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名色已有知如真。是故瞿昙。我作是念。云何或一沙门婆罗门。不知过去世。不知当来世。无量生世间。而记说圣生已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名色已有知如真。于是世尊作是念。念此鞞摩肃异学。于我极嗔恚。极怀恨不欢喜。诽谤我骂詈我。此沙门瞿昙。我骂说之而白我曰。此瞿昙。或有一沙门婆罗门。不知过去世。至知如真。世尊知已。告鞞摩肃异学曰。此迦旃延。或一沙门婆罗门。不知过去世。至知如真。彼时应作是言。置过去世。置当来世。不应念一生。复次迦旃延。我作是说。置过去世。置当来世。不应念一生。我弟子诸比丘。不谀谄亦不幻质直行。我教授之我为说法。如所设则能学。近于法知有善。犹若迦旃延。年少童男。彼父母或系手足。于彼时有智生。彼父母解手足。彼但忆解不忆缚。如是迦旃延。我作是说。置过去世。至知有善。犹若迦旃延。因油灯炷则得然。或有人不更着油不更易炷。前者皆尽后亦不益。不久速灭。如是迦旃延。我作是说置过去世。至知有善。犹若迦旃延。有十积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积木。火烧然而然。则知有大火积。或有人更不着薪不着草。不着牛粪不着[麸-夫＋孚]不着扫。不久皆尽亦不更着。不久速灭。如是迦旃延。我作是说置过去世。至知有善。说此时鞞摩肃异学。远尘离垢诸法眼生。于是鞞摩肃异学。见法得法。了法清净法。离邪离疑。更无尊天不复信他。离诸犹豫得立果。于世尊境界得无畏法。从坐起头面礼世尊足。唯世尊。我宁可得于世尊学道。受具足为比丘。于世尊所行于梵行。此比丘当行梵行。彼鞞摩肃。则于世尊学道。受具足为比丘。尊者鞞摩肃。学道受具足。知法至成阿罗汉。佛如是说。鞞摩肃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婆罗门子命终爱念不离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有异婆罗门。有一子命终爱念不离。彼命终亦不能食。亦不能饮。亦不着衣亦不涂香。但至冢间而啼泣。彼啼泣忆念在抱上。于是彼婆罗门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劳面相慰劳已。彼婆罗门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何以故。汝婆罗门诸根不常定。此瞿昙我意根云何意根当定。我有一子而命终爱念不离彼命终我不能食不能饮不着衣不涂香。我但在家啼泣。啼泣时忆念在抱上。如是如是。婆罗门。此婆罗门。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云何瞿昙。岂当尔爱生已。当有忧戚苦不乐耶。此瞿昙。爱生已当有欢喜爱念。再三。世尊告彼婆罗门曰。如是如是。婆罗门。此婆罗门爱生已。则有忧戚啼泣不乐。再三。彼婆罗门白世尊曰。云何瞿昙。岂当尔爱生已有忧戚不乐耶。此瞿昙爱生已但有欢喜爱念。于是彼婆罗门闻世尊所说。亦不乐不说非不乐不然可已从坐起便还。彼时只桓门外有诸戏人共戏。彼婆罗门遥见只桓门外有诸戏人共戏。见已作是念。世间聪明者此最胜。我宁可所可共沙门瞿昙论者。尽当向彼戏人说之。于是彼婆罗门便至彼诸戏人所。到已所可共世尊论者。尽向彼戏人说之。如是说已。彼诸戏人报彼婆罗门曰。此婆罗门。岂当尔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耶。此婆罗门爱生已当有欢喜爱念。于是彼婆罗门作是念。此诸戏人语与我等。回头已即便去。彼所论则广闻。次第彻王宫。王波斯匿闻之。沙门瞿昙作是言。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王波斯匿闻已告末利夫人曰。此末利。我闻沙门瞿昙作是言。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如是如是。大王。爱生已则有苦忧戚不乐。此末利我闻汝师言。弟子亦尔。汝末利。彼沙门瞿昙是汝师。而今汝作是言。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此大王。闻我所说不信者。便可自往若遣使。于是王波斯匿告那梨鸯伽婆罗门曰。汝那梨鸯伽。往彼沙门瞿昙所。到已以我言问讯沙门瞿昙。无量问讯。安隐轻举有力不。作如是言。此瞿昙。王波斯匿无量问讯。安隐轻举有力不。实沙门瞿昙。作是言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耶。此那梨鸯伽。若彼沙门瞿昙作是说。汝当善受持诵习之。何以故。彼不虚说。彼那梨鸯伽婆罗门。速受王波斯匿教已。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劳。面相慰劳已。却坐一面。彼那梨鸯伽婆罗门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昙。波斯匿王无量问讯。安隐轻举有力不。实沙门瞿昙作是言。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耶。此那梨鸯伽。我还问汝。随所有力当还报之。于那梨鸯伽意云何。或有人母命终。彼母命终意狂乱。裸形不着衣随彼游行。作如是言。我不见母我不见母。此婆罗门当知之。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如是父兄姊妹若妇命

终。彼妇命终已则意狂乱。裸形不着衣随彼游行。作是言。我不见父及妇。此婆罗门。当知此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此婆罗门。昔有一人妇还归家。彼亲属欲夺与他人。彼妇人闻之。亲属欲持我与他人。彼妇人闻已速便走还。还至己夫所。到已语彼夫曰。君当知我亲属。欲持我与他人。君所应为者今当为之。于是彼人作极利刀。持彼妇人手还入屋中。作如是言。当共同去当共同去。断彼女人命亦自断命。此婆罗门。当知此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于是那梨鸯伽婆罗门闻世尊所说。善受持诵习已从坐起。绕世尊已离世尊还。至王波斯匿所。到已白王波斯匿曰。实尔大王。彼沙门瞿昙作是说。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于是王波斯匿告末利夫人曰。实尔末利。彼沙门瞿昙作是说。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是故大王。我还问王。随所有力当报之。于大王意云何。爱鞞留罗大将不。此末利。我爱彼鞞留罗大将。此大王。彼鞞留罗大将。是败坏是变异。生苦忧戚不乐不。此末利。鞞留罗大将。有败坏变异则有忧戚苦不乐。此大王。当以此知之。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于大王意云何。爱贤首大将。爱一奔陀利大象。爱婆夷提女。爱婆沙刹谛隶(夫人)。爱迦尸人民不。此末利。爱迦尸拘萨罗人民。此大王。迦尸拘萨罗人民。亦是败坏有变异。生苦忧戚不乐不。此末利。诸五淫欲自娱乐者。皆因迦尸拘萨罗人民。此末利。迦尸人民败坏变异者。我命不全。况当不生苦忧戚不乐。此大王。当知此爱生已则有苦忧戚不乐。于大王意云何。今宁愍妾不。此末利。我亦愍汝。此大王。妾亦有败坏有变异。宁可不生苦忧戚不乐耶。汝末利。败坏有变异。我亦当生忧戚苦不乐。此大王。以此当知之。爱生已则有忧戚苦不乐。此末利。从今日始彼沙门瞿昙。因此事当为我师。我为弟子。此末利。我今归彼世尊法及比丘僧。我于彼世尊持优婆塞。从今日始离于杀。今自归佛。如是说。王波斯匿遥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十支居士八城人经一卷

佛说十支居士八城人经

闻如是。一时诸上尊比丘。在波罗梨弗都卢城鸡园中。世尊般涅槃不久。于是十支居士八城人多有财物。诣波罗梨弗都卢治生。于是十支居士八城人持钱财物尽买。尽买已极欢喜。得盈利极大欢喜意极悦豫。出波罗梨弗都卢城已至鸡园中。到已礼诸上尊比丘足却坐一面。彼十支居士八城人却坐一面时诸上尊比丘为说法劝进。等劝进教授。等教授以无量方便。为说法劝进至等教授。等令欢喜已默然住。于是彼十支居士及八城人。闻诸上尊比丘所说法劝进。至等欢喜已。白诸上尊比丘曰。此诸上尊。今尊者阿难在何所住。我今欲见。此居士。彼尊者阿难。在毗舍离猕猴水岸上。欲见者当往见之。于是十支居士八城人。从坐起礼诸上尊比丘足。绕诸上尊已离诸上尊。还至彼尊者阿难所。到已礼尊者阿难足已却坐一面。彼十支居士八城人却住一面已。白尊者阿难曰。此阿难。我欲有所问听我所问。当问居士。闻已知之。此尊者阿难。彼世尊有智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眼见第一义说一法。圣弟子所住。于有余处有漏尽意解脱不。此居士。彼世尊有智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眼见第一义说一法。圣弟子所住。有余处有漏尽意解脱。云何尊者阿难。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眼见第一义说一法。圣弟子所住。有余处有漏尽意解脱。此居士。圣弟子所闻。于淫解脱至住四禅正受住。彼依入法法相观行止。彼依入法法相观行止住。可有是处。彼所住得有漏尽。不住彼处得有漏尽。彼自乐法彼自爱法彼自习法彼自敬法得欢喜。五下结尽得化生。彼般涅槃成阿那含。不还此世间。是为居士。彼世尊有智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眼见第一义说一法。圣弟子所住。有余处有漏尽意解脱。复次居士。圣弟子所闻。意与慈俱满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无怨无二无恚极广极大。无量极分别。满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与悲喜护俱。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彼依入法法相观行止。彼依入法法相观行止住。可有是处。住彼已得有漏尽。不住彼处得有漏尽。若彼以法乐以法爱。习行法敬法。得欢喜法。五下结尽得化生。于彼处般涅槃成阿那含。不还此世间。是为居士。彼世尊有智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眼见第一义说第一法。圣弟子所住。有余处有漏尽意解脱。复次居士。圣弟子所闻。度一切色相。至有想无想处正受住。彼依入法法相观行止。至有漏尽意解脱。于是十支居士八城人。白尊者阿难曰。甚奇尊者阿难。我等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而为说十二甘露门甚多。尊者阿难。于此十二甘露门。依各各甘露门。当安隐自御之。犹若尊者阿难。离城村不远有重阁。若重阁房边有十二门。或有人入中少有所为。或有人生无有义不饶益不安隐

不快乐。或有以火烧重阁。此尊者阿难。彼人于十二门随彼意安隐出。如是甚奇。尊者阿难。我等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而为说十二甘露门。此尊者阿难。为甚多。当于十二甘露门。依各各甘露门各各当出之。此尊者阿难彼诸婆罗门与恶法俱施与师物。况当我等今于大师。当不以财施之。于是十支居士八城人。于其夜馔具净妙饮食。于其夜馔具净妙饮食已随时敷座。敷座已请鸡园中比丘僧毗舍离比丘僧皆悉聚之。鸡园中诸比丘僧毗舍离诸比丘僧皆悉聚已。以净妙饮食手自授与。以净妙饮食手授与已。知食讫收摄钵器。行澡水以五百种物。买房施与尊者阿难。以为私有。彼尊者阿难施与招提僧。阿难如是说。十支居士八城人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邪见经一卷

佛说邪见经

闻如是。一时尊者阿难。在罗阅只城迦兰陀竹园。世尊般涅槃不久。于是有异邪命。是尊者阿难[髟/囱/心]角友。中食后行彷徉。而行至尊者阿难所。到已共尊者阿难面相慰劳。面相慰劳已却坐一面。彼邪命却坐一面已。语尊者阿难曰。我欲有所问。听我所问。当问贤者。邪命闻已知之。此阿难。彼沙门瞿昙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世间无常。世间有边世间无边。命是身是命异身异。有如此命终。无有命终。有此无有此。无有命终。此阿难。彼沙门瞿昙。知邪见应如此知耶。此婆罗门。彼世尊有智有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至无有命终。此婆罗门彼世尊有智有见知。此邪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应如此知。此阿难。彼沙门瞿昙。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至无有命终。云何阿难。彼沙门瞿昙。知此邪见。此云何知。此婆罗门。彼世尊有智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至无有命终。此婆罗门此邪见者。相应等相应。如是趣如是生及后世。此婆罗门。彼世尊如是知有知有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知邪见当如是知。是故阿难。我今归汝。汝婆罗门莫归于我。如我所归世尊。汝亦当归之。是故阿难。我今便归彼世尊法及比丘僧。我于彼世尊优婆塞。从今日始离于杀今日归尊者。阿难如是说。彼邪命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箭喻经一卷

佛说箭喻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尊者摩罗鸠摩罗。独在静处。有是念生。谓世尊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世间无常。世间有边世间无边。命是身命异身异。有如此命终。无有命终。有此无有此。无有命终。我不能忍。我所不用。我所不乐。世尊若一向记世间有常者。我当从行梵行。若世尊不一向记世间。世间有常者。论已当离去。如是世间。世间有边。世间无有边。命是身命异身异。有如此命终。无有命终。有此无有此。无有命终。若世尊一向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者。我当行梵行。若世尊不一向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者。我问已当离还。于是尊者摩罗鸠摩罗从下晡起。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摩罗鸠摩罗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在静处。有是念生。谓世尊弃邪见除邪见。不记说世间有常乃至无有命终。此者我不欲。我不能忍。不能乐。若世尊一向知世间有常者。世尊当记之。世尊若一向不知世间有常者。但直言我不能知。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若世尊一向知。我言真谛。余者愚痴。世尊当记之。若世尊不知。我言真谛。余者愚痴者。直言我不能知。此摩罗鸠摩罗。我前颇向汝说。若我记世间有常。汝便从我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若我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者。汝当从我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汝摩罗鸠摩罗前头向我说。若世尊一向记世间有常者。我当从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若世尊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者。我当从行梵行耶。不也唯世尊。此摩罗鸠摩罗。我本不向汝说。汝本不向我说。汝愚痴人。无所因而骂耶。于是尊者摩罗鸠摩罗面被世尊责。默然无言。身面汗回其面默然无言。彼时世尊。面责摩罗鸠摩罗已。告诸比丘。若有愚痴人。作是念。我不从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一向记世间有常。彼愚痴人不自知中间当命终。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我不从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彼人不自知中间命终。犹若有人身中毒箭。彼亲属慈愍之。欲令安隐。欲饶益之。求索除毒箭师。于是彼人作是念。我不除箭。要知彼人己姓是字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刹利姓。若婆罗门姓。若居士姓。若工师姓。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谁以箭中我。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弓。为是萨罗木。为是多罗木。为是翅罗奄掘梨木。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筋。若牛筋。若羊筋。若牦牛筋。而用缠彼弓。我不除毒箭。要知彼弓弝为白骨耶。为黑漆耶。为赤漆耶。我不除毒箭。我要当知彼弓弦。为牛筋羊筋牦牛筋耶。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箭。为是舍罗木。为是竹耶。为是罗蛾梨木耶。我不除毒箭。

要当知彼箭筋。为是牛筋羊筋牦牛筋耶。而用缠箭耶。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毛羽。是孔雀耶。为是鸽鹤耶。为是鹫耶。取彼翅用作羽。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铁。为是婆蹉耶。为是婆罗耶。为是那罗耶。为是伽罗鞞耶。我不除毒箭。要当知彼铁师。姓是字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在东方若南方若西方若北方。彼人亦不能知。于中间当命终。如是若有愚痴人作是念。我不从彼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记世间是常。彼愚痴人不自知。于中间当命终。如是世间非是常。世间有边至无有命终。若有愚痴人作是念。我不从彼世尊行梵行。要令世尊作是记我言。真谛余者愚痴。彼愚痴人不自知。于中间当命终世间有常。有此邪见。亦当于我行于梵行。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此邪见者。亦当于我行梵行。世间有常。有此邪见。不应从我行梵行。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有此邪见。不应从我行梵行。世间有常。无此邪见。亦当从我行梵行。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无此邪见者。亦当从我行梵行。世间有常。无此邪见。不应从我行梵行。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无此邪见。不应从我行梵行。世间有常。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忧戚啼哭不乐。如是此大苦阴是习。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有生有老。至大苦阴是习。世间有常。此不可记。如是世间无常至无有命终。此不可记。云何不可记。此非是义。亦非法。非是梵行。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与涅槃相应。是故不可记。云何是我所一向记。此苦我一向记。苦习苦尽住处。我一向记。何以故。我一向记。此是义是法。得成神通。行梵行至等道与涅槃相应。是故我一向记之。所可不记者当弃彼。我所记者当持之。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普法义经一卷

佛说普法义经(亦云具法行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贤者舍利弗。请比丘听说法。上头亦善。中央亦善。要亦善。善解分别具净除。听贤者行。名具法行。当为听。善心谛念。比丘应如贤者言。从贤者舍利弗听。

贤者舍利弗。便说十二时聚会。能致贤者道。何等为十二。一为自能教身。二为亦能教余。三为随人中。四为随贤者中。五为根足。六为不随世间业。七为见贤者喜。八为佛亦有。九为亦说法。十为已说法能受。十一为能听外受。十二为如得能依方施。是为贤者十二时聚会。为得贤者道。从是行。

若经欲说异人者。当为是二十品说。何等为二十。一为善说。二为多说。三为前后说。四为次第说。五为欢喜说。六为可说。七为解意说。八为除惭说。九当为莫诃失说。十为调说。十一为应说。十二为莫散说。十三为法说。十四为随众说。十五为等意说。十六为助护意说。十七为莫穷名闻故说。十八为莫利事故说。十九为莫从说自现。二十莫从说调余。若贤者比丘。欲为余人说。当为是二十品说。

舍利弗复谓比丘。欲闻法者。当有十六业。何等为十六。一当为有时可闻。二当为多闻。三当为向耳听。四当为事。五当为莫平诃。六当为莫诃失。七当为莫求长短。八当为法恭敬。九当为说法者恭敬。十当为莫易法。十一亦莫易说法者。十二亦莫自易身。十三一向心。十四莫余意。十五正持心。十六觉一切念可闻法正。

若贤者欲得闻法。当为案是十六行可闻法。何等为十六。一为时时可闻法。二为可多闻法。三为耳听可闻法。四为事可闻法。五为不得诃可闻法。六为莫求短可闻法。七为敬法可闻法。八为敬说经者可闻法。九为莫易法可闻法。十为莫易说法者可闻法。十一为莫易自身可闻法。十二为一向心可闻法。十三为莫有余意可闻法。十四为正横意可闻法。十五为一切一意可闻法。十六为念定意可闻法。

若贤者欲得闻法。当为案是十六比可闻法。已闻法如上说。便生信可意。从是致到无为。已闻如是法。便生贤者爱无所欲最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便生喜意爱。为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便舍恶着意为定意。为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得舍疑见。复明为最。将至无为。已闻如是法。便见阴无所有。便见阴空。便见阴轻。以见便意

解便意净便意止便意解脱。如是为从是致无为。已闻法如是。一切世间行见空。不复往住。便爱尽离灭。便可无为意转意止得解脱。为从是致无为。已闻法如是。意欲行相从行独坐断妄得第一愿。为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为净眼见四谛。为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为满行。为从是致无为。已闻如是法。贤者道弟子为不恼说者。亦从闻得乐。亦不犯教法。亦随安隐自所求欲满便为是十法。所从黠行致。何等为十。一为若善如识。二为若善戒。三为若善同学。四为若知受意。五为若受教。六为若问。七为若闻经。八为若聚说经。九为若惊怖因缘得惊怖。十为已羞惊怖本观是时本观。便断一切恶法。能断从本观已能却是法便定意得自在。皆从本观故。如是谛从本已舍道弟子。

便可行十思想。何等为十。一为念不净思想。二为非常思想。三为以非常为苦思想。四为以苦为非身思想。五为秽食思想。六为一切天下不欲乐思想。七为念死思想。八为不明思想。九为却意思想。十为灭思想。

念不净思想。贤者。为随十四邪法。何等为十四。一为本聚共居失意。二为本聚见贪。三为疾欲。四为不净思想不知义行。五为不能得观不净。六为行恶业人共从事。七为不识是者。八为不事。九为不问。十为不守根。十一为食不知足。十二为上夜后坐不堕行。十三为不能独坐思想。十四为如有不能得观非常思想。贤者为随世间欲非常苦思想者。为随六恶法。何等为六。一为不足。二为不精进。三为不信。四为欲。五为不欲闲处坐。六为不得如有观苦非身思想者。见身杂秽食思想者。为味爱不行着。一切天下不欲乐思想者。以世间万物贪欲可行为耶死思想。为随命离行明思想。贤者为随十一邪。何等为十一。一为疑。二为不念。三为粗身。四为睡瞑。五为过精进。六为离精进。七为妄喜。八为怖。九为非一思想。十为无有计。十一为熟观色却思想者为欲令离道灭思想者。若意在法令离道是所。贤者令离道。未坏欲坏。为三法多。何等为三。一为欲。二为断。三为坐行。

不净思想。贤者。为行十四法多。何等为十四。一为本聚不共居。二为止意。三为不见本聚。四为自守。五为不疾欲六为净思想不想随。七为净思想不观。八为世间行人不欲共。九为不欲受世间行。十为自守根。十一为食知足。十二为上夜后夜行不睡瞑。十三为厌欲独坐。十四为如有观不净想行多作。贤者。从是行为断爱欲非常想行多作为。从是断爱欲非常苦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为。从是断瞢瞢苦非身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为。从是所见身断秽食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为。从是断爱所世间不乐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为。从是断世间端正死想。已习已行已多作意着寿。从是断明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从是致

黠。见却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从是断爱灭想。已习已行已多作。从邪得离如是谛受。贤者道弟子。

贤者道弟子为有二十法。令不得随道。何等为二十。一为不行道共居。二为不问。三为所行不知所应。四为瞢瞢。五为恶行。六为贪意。七为多事。八为寡精进。九为相坏自归。十为形。十一为求矜。十二为颠倒。十三为失意。十四为贪。十五为不善群共居。十六为不守根门。十七为饭食不知足。十八为上夜后夜不应行。十九为不喜思惟独坐。二十为如有不观。是二十事。贤者。令离道未断欲断者。有十一法为多。何等为十一。一为欲。二为得。三为见便。四为有瞻。五无有费。六为胜。七为得法相。八为随。九为问。十为独自守。十一为如有观。如是正已合。贤者道弟子。

为二十法多。何等为二十。一为行道共居。二为问。三为所行知所应。四为不瞢瞢。五为互行。六为不在贪。七为少事。八为不舍精进。九为无有横。十为不随形。十一为不求矜。十二为不颠倒。十三为守意。十四为不贪。十五为善群共居。十六为守根门。十七为饭食知足。十八为上夜后夜能行。十九为喜思惟独坐。二十为如有观。

若已是贤者当复二十二时处。已作沙门行道者。为疾是处当为观。何等为二十二。一为已受不端正。二为已为异业。三为我命依他人。四为至命尽当为求衣饭食病瘦药卧具。五为至命欲已覆。六为至命人间身欲乐。已作沙门为疾观是。七为莫为我身伤坏。八为能得独乐空中。九为不随罪受食。十为莫为我身失戒。十一为莫为我黠同道为我论议。十二为令我道应四德课中得令我命尽时。设同道者有问令我得说。莫令我即时暂欲行道者当观是。十三为令我得观阴非常。十四为令我得观阴无所有。十五为令我得观阴不重为意还依止脱行道者急观是。十六为令我世间行空不着爱尽离灭无为为意观喜受止得脱已离形疾时处当为观。十七为生者从生未得度。十八为老从老未得脱。十九为病从病未得度。二十为法当死从死法未得度避形急当观是。二十一为一切我爱共会当别离或亡或人取去或死不得久住已避形当为急时处分别观。二十二为各自从行得各自从行本各自从行受苦各自作善恶从所行受已避形当为急时处观。以是二十二行已习已行已多作。为满沙门。亦行者所思。

已沙门所行者思满。便能满七思。何等为七。一为常行不止得入。二为不转。三为不争四为直念。五为不起惰慢意。六为但在世间求衣食七为止意得自在是为贤者。所意心识从长无有数日夜为色声香味细滑。为在世间不能得制故已能制得止。便入甘露种已当为是。贤者二十种行。未得道者。当为恐意。何等为二十种。一者无有入空。二为不学死三为投渚。四为信畏方五为不知不畏方六为不知道。七为

不得定意。八为后世苦九为贤者难得会。十为开世间门世间人无有异。十一为未作桥梁令得中避狱十二为未解恶处。十三为普疑无有数。十四为未得作世间要。十五为不黠痴时死。十六为甲不能为乙故作。十七为不作者亦不应作。十八为不作亦无有吉凶十九为已作不得忘。二十为但自行有但自行随但自行本但自行归也已。若人自行善恶在所有但当为受行。器世间人。当从是恐意已。从是二十因缘。意恶复恶。恐复恐却。离复却离。

为有二十种行意疾止。何等为二十。一为念意想意便疾止。二为意中知意疾止。三为意已一意疾止。四为正想知意疾止。五为正止想意疾止。六为从正起想意疾止。七为摄想意疾止。八为助想意疾止。九为守想意疾止。十为行四意止意疾止。十一为四断意意疾止。十二为四神足意疾止。十三为离不可行意疾止。十四为当近行处意疾止。十五为当有依从学意疾止。十六为当讽诵亦有解意疾止。十七为当有悲伤意意疾止。十八为当有多道喜意疾止。十九为当识事意疾止。二十为当行是意疾止。如是正使。贤者道弟子。为当有十一横当识是。何等为十一。一为聚会。二为多食。三为多事。四为多说。五为多睡瞑。六为喜部行。七为乐共居。八为助乐身。九为轻。十为贪淫。十一为不善郡县居是贤者所横未断。当为断已。

当复学十互。何等为十。一为定意互。二为定止互。三为定起互。四为止互。五为制互。六为护互。七为本互。八为护横互。九为方便互。十为入互。如是入互者。道弟子。

为有十三德。何等为十三。一为已念如来便得喜信故生喜。二为法亦尔。三为学者亦尔。四为自持戒亦尔。五为他人持戒亦尔。六为自身得亦尔。七为他人得亦尔。八为自身施亦尔。九为他人施亦尔。十为道多除苦。十一为世间多说经令得思。十二为从无有数行恶还。十三为从无有数善法行令入生喜已信能有喜种如是喜。道弟子。

当依四法行。令五法满。何等为四法依。一为法依。二为欲依。三为更进依。四为独坐依莫余欲着。

何等为五法满为道用。一者为喜。二者为爱。三者为依。四者为乐。五者为定。如是喜行者。道弟子。

为能得灭八疮。何等为八。一为欲疮。二为嗔恚疮。三为愚疮。四为憍慢疮。五为爱疮。六为痴疮。七为利恭敬名闻疮。八为疑不了了疮。行者已为是八疮。能没能灭。便为得度世。

不学十法。何等为十。一为不学直见。二为直治。三为直声。四

为直行。五为直有。六为直方便。七为直念。八为直定。九为直度。十为直黠。以是十不学法。从是因缘。得直相逢。

便舍五种直。六种随一守四猗不少谛已舍厄不着求止身行止声行止心行止意虑度最黠度无有余。已行足名为最。贤者是所贤者。后意心识。从远来不作不聚不复会便尽是要断苦。

上头所说。贤者听说法。上亦善。中亦善。要亦善。有利有入。最具净并净说要道名为具利法因缘是所上头说为是故说。贤者舍利弗说如是。比丘至心。受如是念所说。

佛说广义法门经一卷(此经出中阿含一品)

如是我闻。一时净命舍利弗。住舍卫国。只陀树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是时净命舍利弗。语诸比丘。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舍利弗言。长老。我今为长老说法。初善中善后善。义善语善。纯一无杂。圆满清净。今为汝等。显示梵行。谓广义法门。是故汝等。今当谛听。一心恭敬。善思念之。此广义法门。长老。有十二种。离难随顺道时。能起方便。为证得圣法。何等十二。一自胜得。二他胜得。三生人道。四生圣地。五性得利根。六得成正见。七善作资业。八善处生信。九值佛出世。十佛正转法轮。十一正法在世未灭。十二依佛教。于正法中。如理修行。长老。是十二种。离难随顺道时。能起方便。为证得圣法。长老。能说比丘。若欲为他说于正法与法及义相应。此语应说。谓恭敬次第相摄相应。生他欢喜及以欲乐。满足正勤。不损恼他。所说如理相应无杂。随顺听众。此言应说。有慈悲心。有利益心。有随乐心。不着利养。恭敬赞叹。若正说法阴时。不得自赞自高。不得毁呰他人。长老。若人欲听正法。具十六相。乃可听受。何等十六。一随时听。二恭敬。三欲乐。四无执着。五如闻随行。六不为破难。七于法起尊重心。八于说者起尊重心。九不轻拨正法。十不轻拨说者。十一不轻己身。十二一心不散。十三欲求解心。十四一心谛听。十五依理正思。十六忆持前后。而听正法。佛圣弟子。若能如此。恭敬谛听。信根生长。于正法中。心得澄净。以此为先。则于涅槃。生欢喜心。及求得心。以此为先。则于涅槃。生喜乐心。离于爱着。以此为先。则于涅槃。灭除惑障。得一定心。以此为先。则于涅槃。舍离疑惑。生正直见。以此为先。则于涅槃。起回向心。为修观行。为炽然修。为应随道法。为灭助道障法。为得安住心。为得第一义。以此为先。于一切行法寂灭。证得真空。爱灭离欲。于无生涅槃。得入成住信乐之心。以此为先。则于涅槃及阴无常。得入成住信乐之心。以此为先。则于涅槃及四圣谛。法眼清净。为生慧眼。以此为先。则于涅槃。而得解脱。以此为先。则于涅槃解脱知见。皆得圆满。长老。由能如此如理一心。谛听正法。诸圣弟子。则不损恼。能说法者。已能了别正说言味。即是依法。供养大师。证得己利及以涅槃是听法人。有十种法生起。能成熟般若。何等为十。一亲近善友。二能净持戒。三心欲求解。四乐受善教。五乐供养说者。六依时难问。七谛听正法。八恒修正法。九于可厌恶。恒生厌心。十已起厌心。如理能起四种正勤。何等名为依理正勤。谓于善法。心无懈怠。恒练治心。净诸恶法。若心未得定。令得自在。若心未通达。令得了达。如此则名依理正勤。长老。若圣弟子。自如

此依于道理。而起正勤。有十种相应法修行。何等为十。一不净想。二无常想。三于无常观于苦想。四于苦法中观无我想。五厌恶食想。六于一切世间无安乐想。七生光明想。八观离欲想。九观灭离想。十观死想。长老。有十四法。能违能障此不净想。何等十四。一共女人一处住。二失念心观视女人。三恒起放逸。四生重欲心。五数习净想。六不数习不净想。七恒共作务人聚集而住。八随彼所行。九不乐听正法。十不问正法。十一不能守护六种根门。十二食不节量。十三独住空处不得安心。十四不能如实观察。二无常想者。谓爱着行法为障。三于无常苦想者。有六法为障。何等为六。懈怠。二懒惰。三恒乐住息。四放逸。五不能随行。六不能如实观察。四于苦无我想者。我见为障。五厌恶食想者。贪味为障。六于一切世间无安乐想者。于世间希爱欲为障。七生光明想者。有十一法为障。何等十一。一疑惑。二不能思量。三身粗重。四睡弱。五正精勤大过。六正精勤下劣。七心浊。八心惊。九生种种想。十多言说。十一于色起最极瞻视。八观离欲想者。有欲为障。九观灭离想者。随法执相为障。十观死想者。爱寿为障。如此等障。未曾伏灭。为灭此障。有三种法。最多恩德。何等为三。一乐修。二灭离。三多住前二。长老。有十四法。于不净观。最多恩德。一不共女人一处住。二不失念心观视女人。三恒不放逸。四不生重欲心。五数习不净想。六不数习净想。七不共作务人住。八不随其所行。九乐听正法。十乐闻正法。十一守护六根门。十二节量食。十三独处心得安住。十四能如实观察。长老。一不净想者。若事修习。则能灭除欲尘爱欲。二无常想者。若事修习。能灭一切行法爱着。三于无常观苦想者。若事修习。能除懈怠及懒堕心。四于苦法中。观无我想者。若事修习。能除我见。五厌恶食想者。若事修习。能灭贪味。六于一切世间无安乐想者。若事修习。能灭世间希有爱欲。七生光明想者。若事修习。则能生长智慧及见。八观离欲想者。若事修习。能除有欲。九观灭离想者。若事修习。能灭一切有为法摄。十观死想者。若事修习。能除寿命贪爱。长老。若圣弟子。如此如理正修正勤。有二十法。是勤修障。何等二十。一与不修观人共住。二不乐听闻。三不得随顺教。四自成聋哑。五有多求欲。六多事。七不如法立资生。八舍荷负善法。九值八种难。十随流散动。十一高慢。十二不受善教。十三失念。十四放逸。十五不住正土。十六不守根门。十七不节量食。十八初夜后夜不觉悟修行。十九独住空处不得安心。二十不能如实观察。长老。如此二十种障。未曾伏灭此障。有十一法。于伏灭此障。有多恩德。何等十一。一信乐修行。二观修功德。三能行难行。四能制伏自心。五心无退堕。六了达正法实相。七不轻己身。八乐听无厌。九问难决疑。十独处空闲心得安住。十一能如实观察。长老。诸圣弟子。若能如此修习正勤。有二十法。最多恩德。何等二十。一与修观人共住。二乐听闻正法。三得随顺教。四自不聋哑。五无多求欲。六无多事。七如法立资生。八不

舍荷负善法。九不遭八难。十不随流散动。十一心无高憍。十二能受善教。十三不失正念。十四心无放逸。十五住在正土。十六能守护根门。十七能节量食。十八初夜后夜恒觉悟修行。十九独处空闲心得安住。二十如实观察。长老。有二十二处。出家之人。应数数观察。何等二十二。一自念我今色形丑陋。已舍在家可爱等相。此第一事。出家之人。应数观察。二自念我今已着坏好色衣。三自念我身装饰异于世间。四自念我资生系属四辈。五自念我今依他恒时应须求觅资生。谓衣服饮食卧具治病药具。六自念我今尽形寿。于人间欲尘已受禁制。七自念我今尽形寿。于人间游戏喜乐等事。永受遮制。八自念我今依戒。为当呵责自身为当得不。九自念我同行善友。为当于法然中不呵责我耶。十自念我今将持此身。为当得不被伤害不。十一自念我今受用国土饮食。得不空果不。十二自念我今独处空闲。得安心住不。十三自念我今何所得。此日夜得过度。十四自念我今于一切行寂灭处。证得空处及爱灭处。离欲灭无生涅槃。得入成住信乐之心。十五自念我今于阴无常相阴无所有相。于阴虚相。于阴无实相。于阴坏相。得入成住信乐之心。十六自念我今于四沙门果中。为当已证得随一沙门果。由此证得。临命终时。聪明同行善友来责问时。我以无疑畏心。生喜乐心。应当记自所得。若自记时为如理不。十七自念我今未离生法。于未来世。未度随处托生。十八自念我今未离老相。十九自念我今未离病灾。二十自念我今未离死灾。未度死法。二十一自念我今与一切所爱念。乐惜别离各处。不相应不相聚不相知。决定应有。二十二自念我今属业。受业控制。由业为因。以业为依。我所作业。若善若恶。随自有业。决定受报。如此等处。出家之人。应数数观察。若出家人。数数观察二十二处。于沙门名。则得圆满。若沙门名。得圆满已。于七种相。则得圆满。何等为七。一恒修不息相。二得恒教他。不疲厌相。三得无贪着相。四得无嗔恚相。五得正念相。六得无增上慢相。七得一切资生。为成就此故能得定。如此七相。皆得圆满。长老。此心意识。长时于色游戏。声香味触。亦复如是。色声香味触之所生长如此之心。由不正思惟。于甘露界。不可安立。长老。有二十相。凡夫之人。以此诸相。数数应须怖厌自心。何等二十。一我今空虚。无有胜德。二我今应当死。无制伏死。三我今当堕最底下。四我今应行有怖难方。五我今不识无怖畏方。六我今不了光等直路。七我今不得离散定心。八我当来受生苦不可忍。九善缘聚集。不可恒得。十能杀害者。恒随逐我。十一六道对我。无有遮蔽。十二我今未得解脱四趣。十三我今未离无量见类。十四我今未作堤塘为遮未来无间业流。十五我今未作无始生死相续后际。十六若不故心造诸善业终不成作。十七无有他人为他造业。十八若不造作则无安吉。十九若已作业此业无不必有果报。二十我今无知无明所覆。必有死灾。以是义故。凡夫之人。以此诸相。数数应须厌怖自心。若凡夫人。以此二十相。厌恶怖畏。遮制自心。复于二十种法。速得依住。

何等二十。一正思修心相心疾得住。二思心次第相。三思一心住相。四入三摩提相。五出三摩提相。六得抑下心相。七得拔起心相。八得舍置心相。九得远离不应行处。十得正事行处。十一正受正教。十二多习厌恶相。十三多习喜乐相。十四能得法门胜智。十五正依止师尊。十六正修善行心疾得住。十七正修阿那波那念。十八正修不净观。十九正修四念处。二十正修四圣谛观。于此实相中心疾依住。长老。诸圣弟子。若能如理修习正勤。复应知有十一种障碍法为难。何等十一。一数数集众。二爱重饮食。三恒喜起造作。四恒喜言说。五恒喜眠卧。六恒喜杂话。七恒喜不独离。八爱惜己身。九心恒散动。十心恒放逸不乐修行。十一住非土处。长老。此十一种。名障碍法。未曾伏灭。为灭除故。有十胜智。决应修学。何等为十。一三摩提胜智。二住定胜智。三出定胜智。四抑下胜智。五拔起胜智。六舍置胜智。七善进胜智。八善退胜智。九方便胜智。十引摄胜智。长老。诸圣弟子。若能得此十种胜智。复有十三喜乐依止法。依内生起。何等十三。一若有信心人。正思大师。尔时喜乐。即依内起。是名第一有信心人喜乐依止。二正思正法。三正思惟僧。四正思惟自他清净戒。五正思惟自他舍施善法。六正思惟自他修道所证得法。尔时依内。即生喜乐。七应作是念。世尊为我灭众苦法。依此正念。尔时依内。即生喜乐。八应作是念。世尊为我。生长众多安乐利益法。九应作是念。世尊为我。遮制断隔无量有碍恶法。十复作是念。世尊为我。生长无量助道善法。有信心人。由此四念。尔时于即生喜乐。长老。诸圣弟子。若能数得十三喜乐。依止四法。复有五法。至修圆满。何等为依止四法。一信乐。二精进。三独处空闲心得安住。四于修及灭心无厌极。何等五法至修圆满。一心安。二心喜。二心猗。四心乐。五心定。长老。如此五法生长圆满故。复有八刺。即离灭坏。何等为八。一欲刺。二嗔刺。三痴刺。四慢刺。五爱刺。六见刺。七无明刺。八疑刺。由此八刺。离灭坏故。诸圣弟子。则得十种无学圣法。何等为十。一无学正见。二无学正觉。三无学正言。四无学正业。五无学正命。六无学正精进。七无学正念。八无学正定。九无学正解脱。十无学正解脱知见。长老。诸圣弟子。由能证得十无学法。恒得相应。无有退失。是圣弟子。五分所离。六分应相。一法守护。得四依止。舍一谛偏执。出过寻觅。无浊思惟。寂静身行。善解脱心。善解脱慧。独住清净。所作已办。如此则说名胜丈夫。长老。是最后心意识。非色声等所资生长。缘无所有。是时托后受生。悉皆永断。是名苦永后际。由此说义故。所以说名广义法门。长老。我已为汝等说法。谓初善中善后善。义善语善。纯一无杂。圆满清净。已为汝等。显示梵行。所谓广义法门。我先许说。如此等言。即今已说。时净命舍利弗。说此经已时。聪慧同行。无量徒众。未证真义今得证。未得沙门道果。今皆已得。欢喜踊跃。信受奉行。大德舍利弗。如此正说。

佛说戒德香经一卷

佛说戒德香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贤者阿难闲居独思。世有三香。一曰根香。二曰枝香。三曰华香。是三品香唯随风香不能逆风。宁有雅香随风逆风者乎。贤者阿难独处思惟于义所归不知所趣。即从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下长跪叉手而白佛言。我独处思惟。世有三香。一曰根香。二曰枝香。三曰华香。此三品香唯能随风不能逆风。宁有雅香随风逆风者乎。佛告阿难。善哉善哉。诚如汝问。有香真正随风逆风。阿难白佛。愿闻其香佛言。若于郡国县邑村落。有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十善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不嫉妒恚痴。孝顺父母奉事三尊。仁慈道德威仪礼节。东方无数沙门梵志歌颂其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沙门梵志咸歌其德。某郡国土县邑村落。有善男子善女人。奉行十善敬事三宝。孝顺仁慈道德恩义不失礼节。是香名曰随风逆风靡不周。照十方宣德一切蒙赖。佛时颂曰。

虽有美香花　　不能逆风熏
不息名栴檀　　众雨一切香
志性能和雅　　尔乃逆风香
正士名丈夫　　普熏于十方
木蜜及栴檀　　青莲诸雨香
一切此众香　　戒香最无上
是等清净者　　所行无放逸
不知魔径路　　不见所归趣
此道至永安　　此道最无上
所获断秽源　　降伏绝魔网
用上佛道堂　　升无穷之慧
以此宣经义　　除去一切弊

佛告阿难。是香所布不碍须弥山川天地。不碍四种地水火风。通达八极上下亦然。无穷之界咸歌其德。一身不杀生。世世长寿。其命无横。不盗窃者。世世富饶又不妄遗财宝。常存施为道根。不淫色者。人不犯妻。所在化生莲华之中。不妄言者。口气香好言辄信之。不两舌者。家常和合无有别离。不恶口者。其舌常好言辞辩通。不绮语者。人闻其言莫不咨受宣用为珍。不嫉妒者。世世所生众人所敬。不嗔恚者。世世端正人见欢喜。除愚痴者。所生智慧靡不咨请。舍于邪见常住正道。从行所得各自然生。故当弃邪从其真妙。佛说如是。

时诸比丘闻之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四人出现世间经一卷

佛说四人出现世间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王波斯匿乘羽[羽*包]车群臣围绕。出舍卫城。便往园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欲听说法。时世尊告波斯匿王。有四人出现世间。云何为四。或复有人先丑而后妙。或复有人先妙而后丑。或复有人先丑后丑。或复有人先妙后妙。云何人先丑后妙。或复有人生卑贱家。若旃陀罗家。若魁脍家。若工巧家。若剔须发家贫穷家。无谷米处食不充口。虽复得食臭秽弊恶。生如此家颜色丑弊。人不喜见为人轻蔑。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彼已身修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若见沙门婆罗门已便起谦卑意。承事恭敬不失时节。若见供养者。见已便欢喜踊跃。命终时生善处天上譬如有人从地至小床。从小床至大床。从大床至马。从马至象从象至大讲堂。以是故我说此人先丑后妙。如是彼人先丑后妙。云何人先妙后丑。若有人生豪尊家。或刹利大姓家。婆罗门大姓家。或长者大姓家。或王家。或太子家。或大臣家及诸大家。颜色端正无有比。色如桃花。彼人便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彼若见沙门婆罗门诸长宿。彼见已无恭敬心亦不礼事。亦不与言论。彼若见供养者。见已便起嫉妒心。此是邪见。犹豫见所摄此便有邪见。无施亦无福亦无受者。亦无善恶行。亦无今世后世。无父无母。世无阿罗汉等修妙行者疾得证通而娱乐中。彼以有此成就恶邪见。若命终时生三恶趣狱中。犹如彼人从讲堂转下至象项。从象至马。从马至大床。从大床至小床。从小床首足堕地。由是故我说彼人先妙后丑。如是彼人先妙后丑。彼云何人先丑后丑。或有人生卑贱家。或旃陀罗家。或魁脍家。或工巧家。或剔须发家。及余贫贱无有饮食。虽复得食臭秽难尝。生如此家。彼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彼已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若见沙门婆罗门诸尊长者。亦不恭敬亦不礼事。亦不与共言论。彼是邪见与犹豫见相应。彼便有是见。无施无福亦无受者。亦无善恶行报。亦无今世后世。无父无母。世无沙门婆罗门等行业者。无阿罗汉于今世后世疾得证通娱乐其中。彼与恶见相应。命终时生三趣入地狱中。譬如人从冥至冥从暗至暗。由是故说此人先丑后丑。如是彼人先丑后丑。彼云何人先妙后妙。若有人生豪尊家。生刹利大姓家。或婆罗门大姓家。或长者大姓家。或王家。或太子家。大臣家。极富饶财多宝。彼人极端正无比。色如桃华。彼身修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彼身已修善行。口已修善行。意已修善行。彼若见沙门婆罗门诸尊长者。若见便恭敬礼事供养供给。若见有人来供养承事礼敬。便发欢喜。彼与等见相应无颠倒相。彼有是见。有施有福有受者。有善恶行。有今世后世。有父有母。世有沙门婆罗门等修梵行者。阿罗汉于今世后世疾得

证通娱乐其中。彼已成就善见。命终时生天上譬如人从讲堂至讲堂从观至观。游一宫殿至一宫殿。由是故我说彼人先妙后妙。如是彼人先妙后妙。如是大王。有四人出现于世。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大王人贫贱　　得信好布施
见沙门梵志　　及诸乞求者
承事礼恭敬　　等修诸善业
见施常欢喜　　乞者亦惠施
是施微妙业　　更不受瑕秽
如是王此人　　彼临命终时
生三十三天　　先丑而后妙
大王人有财　　无信怀嫉妒
常欲行非行　　邪见无有师
见沙门梵志　　及诸乞求者
诽谤常骂詈　　悭贪如无财
见施往遏绝　　乞者不惠施
彼命非妙业　　彼人受瑕秽
如是王此人　　临欲命终时
必生入地狱　　先妙而后丑
大王人贫贱　　无信悭贪心
常欲行非行　　邪见无有师
见沙门梵志　　及诸乞求者
诽谤常骂詈　　悭贪言无财
见施而遏绝　　乞者不惠施
彼命非妙业　　彼人受瑕秽
如是王此人　　临欲命终时
必生入地狱　　先丑而后丑
大王人饶财　　好信常布施
见沙门梵志　　及诸乞求者
承事礼恭敬　　等修诸善业
见施常欢喜　　乞者亦惠施
是世微妙业　　更不受瑕秽
如是王此人　　临欲命终时
生三十三天　　先妙而后妙

是故大王。当作是学。如是大王。当作是学。先妙而后妙。莫学先丑而后丑。如是大王。当作是学。

尔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诸法本经一卷

佛说诸法本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听吾说诸法本。对曰唯然。世尊曰。若有外道异学有来问者。何谓法本。当答言。欲为诸法本。何谓习。更为习。何谓同趣。痛为同趣。何谓致有。念为致有。何谓明道。思惟为明道。何谓第一。三昧为第一。何谓最上。智慧为最上。何谓牢固。解脱为牢固。何谓毕竟。泥洹为毕竟。

如是诸比丘。欲为诸法本。更为诸法习。痛为诸法同趣。念为诸法致有。思惟为诸法明道。三昧为诸法第一。智慧为诸法最上。解脱为诸法牢固。泥洹为诸法毕竟。

诸比丘当学是。常当有去家之想念。非常想念。非常苦想念。苦非身想念。秽食想念。不净想念。死亡想念。一切世间无乐想念。知世间邪正想念。别世间有无想念。世间所习所取欢乐变失及其归趣。当如事以正见知之。诸比丘念是为断爱弃欲。入正慧得苦际。佛说经已。皆欢喜奉行。

佛说瞿昙弥记果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释羁瘦迦维罗卫城尼拘卢园中。与大比丘众俱受岁。彼时大女人瞿昙弥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昙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处。女人得为四沙门果。不令女人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不。止瞿昙弥不须尔。女人不得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汝瞿昙弥。常可剃头被袈裟。至竟行清净梵行。于是大女人瞿昙弥为世尊所制。礼世尊足绕世尊已离世尊还。彼时诸比丘为世尊作衣。世尊不久至释羁瘦当受岁。受岁竟三月作衣竟。已成衣与衣钵俱游诸人间。彼大女人瞿昙弥闻诸比丘为世尊作衣。世尊不久当至释羁瘦受岁。受岁竟三月作衣。已成衣与衣钵俱游人间。彼大女人瞿昙弥。闻已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彼大女人瞿昙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处。令女人得四沙门果。令女人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不。止瞿昙弥不须尔。女人不应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汝瞿昙弥。剃头被着袈裟。至竟行清净梵行。于是大女人瞿昙弥已被世尊再所制。礼世尊足绕世尊离世尊还。彼时世尊在释羁瘦受岁。受岁已竟三月作衣。已成衣与衣钵俱游于人间行。大女人瞿昙弥。闻世尊在释羁瘦受岁。受岁已竟三月作衣。已成衣与衣钵俱至人村间行。大女人瞿昙弥闻已与诸老女人俱随世尊后。随世尊后。彼时世尊。次第游行到那婆提。住那婆提耆尼舍。彼时大女人瞿昙弥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昙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处。令女人得四沙门果。不令女人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不。止瞿昙弥不须尔。女人不得于此法律出家弃家学道。汝瞿昙弥。剃头被着袈裟。至竟清净行梵行。于是大女人瞿昙弥为世尊三所制。礼世尊足绕世尊已。离世尊而还。彼时大女人瞿昙弥不洗足身有尘土。身瞪懵啼泣在门前立。尊者阿难。遥见大女人瞿昙弥不洗足身有尘土身瞪懵啼泣门前立。见已作是言。何以故。瞿昙弥。不洗其足身有尘土。身瞪懵啼泣在门前立。如是。唯尊者阿难。女人不得于此法律。不得信乐出家弃家学道。汝瞿昙弥住此间。我当往至世尊所。到已当白世尊。于是尊者阿难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尊者阿难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可有是处。令女人得四沙门果。令女人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不。此阿难止不须尔。女人不得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此阿难。若于此法律女人得出家。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犹若阿难有家多有女人少有男人。宁广有产不。不也唯世尊。如是阿难。若于此法律女人得出家。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犹若阿难成就稻田成就麦田。中间若有雹雨为

不饶益。彼因彼雹雨故令彼败坏。如是阿难。若有于此法律女人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梵行者不得久存。唯世尊。大女人瞿昙弥。是有所益。世尊母命终。因此长养乳哺。如是阿难。如是阿难。此大女人瞿昙弥多有所益。我母命终此以乳哺长养我。此阿难。我亦饶益大女人瞿昙弥。彼依我归于我归于法归比丘僧。于佛无疑于法无疑于众无疑。于苦习尽道无疑。具足信戒闻施。具足智慧。弃于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至弃饮酒离饮酒。此阿难。若有人依因于人。归于佛归于法归比丘僧。不疑佛不疑法不疑比丘僧。不疑苦习尽道。具足信戒闻施。具足智慧。弃杀离杀。不与取邪淫妄言。至弃饮酒离饮酒。此阿难。此人有所作尽命衣被床卧病瘦医药。于彼人不能报。复次阿难女人当施设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女人当尽命具此戒。犹若阿难巧水底行若巧弟子。入于深水中而施罗网。于中护水截水不令流。如是阿难。女人者当行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女人当尽命与戒俱。云何为八。此阿难。比丘尼当从比丘求索具足。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初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戒俱。此阿难。比丘尼当从比丘半月当受礼节。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二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尽命当与戒俱。此阿难。若无比丘者。比丘尼不得受岁坐。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三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尽命当与戒俱。阿难。若比丘尼若至受岁。当与二僧俱以三事受岁见闻知。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四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此阿难。若比丘不容。比丘尼不得问比丘契经毗尼阿毗昙。阿难。若比丘听。比丘尼当问比丘契经毗尼阿毗昙。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五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此阿难。若比丘尼不得讥比丘见闻知。阿难。比丘当讥比丘尼见闻知。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六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尽命与此戒俱。此阿难。若比丘尼。有所犯僧伽婆尸沙。当于二僧中当半月扫洒。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七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阿难。若比丘尼受具足至百岁。当向初受具足比丘接足礼之。当恭敬承事。是为阿难我施设女人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尽命当与此戒俱。是为阿难我为女人施设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尽命与此戒俱。此阿难。大女人瞿昙弥。当与此八重法俱者。当于此法律学道。当受具足为比丘尼。于是尊者阿难闻世尊所说。善思惟念诵习受持。礼世尊足绕世尊离世尊而还。至大女人瞿昙弥所。到已语大女人瞿昙弥作是言已。得瞿昙弥女人当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瞿昙弥。世尊作是言。当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云何为八。瞿昙弥。比丘尼当从比丘求受具足。是为瞿昙弥世尊为女人初施设此一重法。令女人不得犯。尽命当与此戒俱。至此瞿昙弥。若比丘尼受具足百岁。当向具足比丘接足作礼当恭敬礼事。是为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是为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重法。令女人不得犯。令女人当尽命与此戒俱。此瞿昙弥。能与此

八重法俱者。当于此法律学道受具足。为比丘尼。如是尊者阿难。当听我喻。智慧闻喻已知其义。犹若尊者阿难若刹利女若婆罗门女若工师女若庶人女。极澡浴涂香。着白净衣。或有人作是念。怜愍欲有所益欲令安隐。或以优钵罗华鬘。或以瞻匐华鬘婆师华鬘阿提牟多华鬘授与之。彼以两手受之举着头上。如是尊者阿难。世尊施设八重法。我当尽命顶受之。汝大女人瞿昙弥。当于此法律学道受具足为比丘尼。于是大女人瞿昙弥。于后时共诸老宿比丘尼众。与诸比丘尼上尊长老皆与俱。共行梵行。共至尊者阿难所。到已礼尊者阿难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昙弥却住一面已。白尊者阿难曰。尊者阿难。当此比丘尼是上尊长老皆行梵行。此诸比丘是新成学道未久。入此法律未久。此诸比丘。当向此诸比丘尼。如长老当为作礼承事。止瞿昙弥。我当往至世尊所。到已当以此言白世尊。今随尊者阿难。于是尊者阿难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住一面。尊者阿难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今日此大女人瞿昙弥。与诸比丘尼俱是上尊长老皆行梵行。来至我所。到已礼我足却住一面。大女人瞿昙弥却住一面已。语我曰。唯尊者阿难。当知此诸比丘尼是上尊长老皆行梵行。此诸比丘。是新成学道不久。于此法未久。令此诸比丘当向此诸比丘尼如长老。如长老当为作礼承事。止阿难。当护此言。汝莫复作是言。汝阿难。当知如我所知一句不可解。况复作如斯言。此阿难。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婆罗门居士当以衣敷地。以衣敷地已当作是言。此诸沙门有戒行。沙门当在上行。沙门精进甚奇。我等当于长夜得义饶益。汝阿难。若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弃家出家学道。婆罗门居士当敷头发着地。当作是言。令沙门在上行。令沙门在上住。沙门戒行甚难。我等当于此长夜得义饶益。若阿难。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婆罗门居士当在道路。手执种种囊满中物。当作是言。此诸贤。当持此随意饮食。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安隐。此阿难。若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婆罗门居士。当信彼诸沙门戒行。当以手抱之入着己家种种施与。随诸贤取用。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安隐乐。此阿难若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如此日月极有威神极有所能。彼戒行沙门所有光明能胜于彼。况复弊恶异学所能及。阿难。若女人不于此法律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遗法当住千岁。今已五百岁减余有五百岁。此阿难。无有是处不可容女人。终不得五事。不得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转轮王。不得为释。不得为魔。不得为梵。无有是处。可有是处。男子得五事。得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为转轮王。得为释魔梵者。可有是处。佛如是说。尊者阿难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梵志阿颰经一卷

佛说梵志阿颰经

闻如是。一时佛与五百沙门俱。游於越只。到鼓车城外树下坐。比聚有豪贤梵志。名费迦沙。明晓经书星宿运度。所问皆答。有五百弟子。弟子中第一者。名阿颰。阿颰问师言。今有佛来。人称其德。名盖天地。不识斯何人也。费迦沙言。吾闻是释种。国王太子。厥兴无师自着经化。阿颰言。若无师者。名誉何美。又国王子。多憍淫好乐。安肯涂行降志乞食。诲人不倦。将是真人乎。愿师可行观其道德。费迦沙言不然。我世豪贤。聪睿多才。彼为新出。义当来谒。吾不宜往。阿颰言。我闻天帝释。与第七梵。皆下事之。所教弟子。悉得五通。轻举能飞。达视洞听。知人意志。及生所从来。死所趣向。此盖天师。何肯来谒。费迦沙言。经说帝王生子。有三十二相者。立即当为飞行皇帝。王四天下。自然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玉女宝。五神珠宝。六理家宝。七贤将宝。当有千子。皆才明勇武。一人当千。兵杖不用。其世泰平。若弃天下。当为自然佛。以无为为化。度人得道。彼岂是耶。汝且往观。有此相者。其审是佛。吾当事之。阿颰言。愿与同志共行。师言大善。即与五百弟子。俱到皆下车揖让佛。佛使就座。五百人尽坐。独阿颰左右彷徨。微观佛相。佛知其意。亦起并行。阿颰住佛亦住。阿颰坐佛亦坐。阿颰乃问佛言。本事何等道。除须发披袈裟。持钵何应。佛言。吾求道已来。历世久远。不可称纪。常奉诸佛。行菩萨道。所事师友。无复央数。除须发者。为终身戒。捐弃贪爱。无复饰好。使人不欲己。己亦不欲人。袈裟法服。古圣旌表。解释垢结。无复世念。钵为应器。宜道人用。节身约省。非义不受也。斯皆无为清净之像。今我作佛。为天下师。自恣汝意。欲问勿难。阿颰言。我等所事师。费迦沙。世世聪明。名升遐远。又是梵种。特胜余人。天下虽贵为王。亦有不仁。而我种者。独不好杀。佛言。吾本用恶杀故。求佛无上正真之道。汝梵志种。但口贵仁。虽手不杀。心皆有杀。今我为佛身口意净。一切不杀。用天下人皆好杀故。教以仁义。阿颰问言。今佛弃捐妻子。自绝种嗣。殆不若我师。世世继嗣也。佛言。天下人状。本末各异。众人前世。曾为我子。吾亦曾为一切人子。会辄有离。种姓无常。或时冤仇相从为亲。或时亲属复为冤仇。因缘离合。一切如幻。父母妻子本非我亲。吾亦非彼有。世人但以是我非我而为罪恶。为后受苦。昔我古世时。曾为刹利王。名为鼓摩床。有四子。一名郁钳。二名虔尼。三名度。四名淳。王尚未崩。四子争位。王闻愁忧。念四子争。当杀人民。即委国东去。行行自念。人生无几。无忧乃长。今我为王。欲得子姓。既已有子。还欲相伐。有嗣如是。何益于人。吾不忍

见。恐杀无辜。但当舍家作沙门耳。即北入山。就道人迦比校止草庐。又有道人摩离。王问其本。何缘学道。摩离自说。娶妻无子。颜惭诸家。故作沙门。王言异哉。吾为国王。有子四人。身尚未死。而子国乱。不忍见之。故为道耳。摩离意解。乃遂精进。如是阿飈。正使子贤。父老病亡。子不能却。生时为恶。死入地狱。子不能代。用是故。我常以慈心救济人物。道成得佛。度脱天下。阿飈言。佛为难及。今天下有四种人。君子梵志田家工伎。独我梵种。为真且贵。其余三辈。皆事我种。佛言。假使汝种为真贵者。傥妇无子。婢而生男。当举之不。曰当举之。今汝祖母。现取婢子为后。可为真贵耶。阿飈默然。五百弟子。皆起住言。瞿昙沙门。何毁我种。阿飈才智。亦能相难。佛言。皆默然若其才智。当自辩之。佛问其祖。至三无对。金刚力士。举大杵言。佛重问汝。何故不对。阿飈惧曰。实如佛言。五百人言。佛圣智明。阿飈母者。信释家婢。我等从今。请不复敬。佛言不然。世或母贱。而子贤贵。阿飈贤人。不可毁也。若使梵种娶刹利女。生子长大。当学父家。学母家耶。皆曰当学父家。佛言。如是母贱何损。若子长大。明经行高。踰于父者。汝加敬之。若梵志女。为刹利妇。生子长大。知外家贤。而不肯学。自效父家。射猎杀生。汝当敬不。皆曰不敬。佛言。如是用为问母。若使阿飈有子复贤。才秀绝世。汝当奈何。皆曰当着上坐。设父母俱是梵种。生子不肖。无所中直。汝当奈何。皆曰当着下坐。佛言。如是贵是有常耶。若梵志子。杀盗犯法。吏当捕不。曰当捕之。汝何不拒言我种贵不应收捕。曰现有罪。何得言种。佛言。今我为佛师民仁孝告之正言。去欲怒痴。有常之态。诸为恶者。我辄教令。不杀盗淫妄语饮酒祠祀事邪。人宿为恶。身当受罪。烹杀祠天。为过滋甚。无所补也。且夫天意清仁。岂食人食乎。有德致祐。非杀为福。是以天下贤智世主。闻佛经戒。皆自割绝。愿不为恶。其持戒死。精神上天。若能至心清净。即得沙门四道。一曰沟港。二曰频来。三曰不还。四曰应真。又天下君王。虽行政欲平。亦责民租税。贪意不除。今我为佛。都使天下无复情欲。得无为道。我求道以来。其劫无数。每生有愿。愿弃爱欲。修沙门行。无适无莫。于天下人贤明君子。闻佛经戒。靡不奉行。其不承者后皆有悔。能制意志。无复贪欲。便断生死忧哭之道。不追相恋。焉得离苦痛。天下无常。人如水泡。一成一坏。莫能自存。佛问阿飈。汝师以何教戒。对曰师戒不得杀人杀牛。不得盗金银。不淫师家及弟子妇。不得饮酒。年四十八。乃得娶妻。我师教人。尽此八戒。未知佛戒。复何义也。佛言。乐闻者听。若族姓子来。自陈说贪乐佛戒。我随其能而授与戒。欲居家修道者。名曰清信士。当持五戒。一不好杀禽兽蠕动之类。无所克伤以己。况彼不加刀杖。心念为仁。口不及杀。二不偷盗。贪殆人财。欺斗秤尺。如圭铢分。不得侵人。心存于义。口不教取。三不好欲淫。犯人妇女。不观华色。不听好音乐。心修礼禁。言不失法。四不妄语。谮入人罪。时

而后言。言必诚信。心不漏慢。口无毁誉。五不饮酒。纵情酗醟。心不好嗜。口无味尝。酒有三十六失。勿以劝人。是名为我清信士之戒也。佛言。我不呼人。人自来。请敬受戒转敷教。去恶就善。天下贤智。欲作沙门。我每先问。何缘觉悟。夫为人子。当以孝敬。安养为务。而欲为道。当报父母。父母听许。然后为说沙门之戒。有二百五十戒。终身清净。得无不能中道而废。失供养恩。若人故请。信意不转。堪奉法律。尔乃与戒。沙门之戒。慈仁为本。不得残杀蠕动之类。哀念人物。踰于赤子。亦不怨讼。求直于人。常念所生及师友恩。精进求道。欲度父母。沙门不得贪欺妄取人财。见诸宝货。当如粪土。人与不受。受者不留。转周穷乏。常为人说不贪之德。沙门不得有妇继嗣。防远女人。禁闭情态。行见好色。目不逆送。老者比母。次如姊妹。若心不止。当观恶露以却淫行。行起生死。皆由痴爱。沙门不得妄言绮语谮入人罪。见闻如实。非义勿传。和解诤者。两说其善。徐言惟正。无宣人私。沙门不得吟咏歌曲弄舞调戏及论倡优。当勤精思温故知新。沙门所说。言必法师。其所不闻。不得意造。晨夜诵经。不得谬误。精行道要。以除众秽。为人说法。思合义意。沙门不得妄卧好床。衣不文彩。食不着味。不用金银朱漆之器。但应瓦铁之钵。沙门不得饮酒思尝气味。不得服药酒及诣酒家。沙门不得以诸华香涂身烧熏衣服。思念持戒。沙门不得买使奴婢借赁僮客。或人进与。一不得受。沙门不得畜养六畜车舆骑乘快心恣意。沙门不得储贮米谷。朝朝乞食。不过七家。一家不得。乃到二家。匝七家不得。应但饮水。沙门入聚。当如鸟食。饱而弃去。不顾其余。若不得食。心亦不恨。沙门舍家。止不怀安。不慕好舍。其唯山泽树下而已。沙门不得裨贩求利思念此彼何贵何贱。沙门不得田卢园圃垦殖苗稼思乐种作。沙门不得论说乐地水香华。一心惟道。不应念余。沙门不得议道国邑墟。聚好恶有所高下。沙门不得评论同道基业田宅谷粮衣食彼有此无。沙门不得卧谈食语。不得豫知国家政事治军行师攻夺可否。沙门不得说其衣服饮食精美及粗泉水好恶。沙门不得说诸畜生形态好恶。此愚人谈。非道法语。沙门不得自称解经说彼不通自伐作贤。不当贡高。沙门讲法。不得言我经利汝经碍。我戒行净汝戒行秽。不得言我师明汝师不明。佛经一统其归无二。壮志自抗。不容毁誉。不得言我世大姓汝种孤窭。不得自说曾与某讲已不如我。沙门不得转自相平某好床机被枕卧具某有弊疏不得照镜摩须念着细滑。不得观长者斗诸贱人及畜生斗。不得效以手拳相加。不得摴蒱博奕观效诸戏懈卧谋食。不得念到某方某郡从彼还此计其道里。不得作男女医及牛马医。不得教人当吐下莫吐下。不得习弄兵仗弹丸掷戏。不得学相男女贫富贵贱有相无相。及相六畜仪形之状。不得考占水旱灾变岁之丰俭。沙门不得仰观历数。推步日月。盈虚薄蚀。星殒变见。山崩地动。岁中风雨一不得知沙门过日中不得食。衣食粗疏。心不以怨。钵常[佩-一]左胁下。其所行处。不忧饥寒。身常与钵俱。如鸟有翅。口

不妄食。六情常端。耻志不升不恨身苦。愿在经戒目不眄色。耳鼻口身所更好恶。其心不动。节食将身不饥不饱。卧趣息体。假寐不久。抗志清邈。恒在泥洹。譬如孝子早丧父母。哀号思慕。无须臾忘。斯我沙门。守志行道。坐即禅思。兴则讽咏。寤寐精进。匪遑戒行。是为佛弟子。佛告阿飏。如此戒者。有二百五十。今粗说耳。沙门摄意。不使放逸。闲居静处。去淫怒痴。以趣智慧。常用慈心。愍伤天下。捐弃眠卧贪欲之态。一心信法。不复疑惑。乃得罗汉。罗汉者为已应真。譬如人居常贫负债治生。获利归毕欢喜。复有罪人久系狱中。有好长者方便得出。亦如奴婢免为良民。及病连年。医疗得愈。又如商人从涩难道得重货归。此五譬喻。人皆欢喜。而我沙门。亦犹若此。自念生死久系五阴。更苦无量。今得解脱。何谓五阴。一色二痛三想四行五识。此五覆人。令不见道。沙门自思。觉知无常。身非其身。愚痴意解。心无所著。色阴已除。是第一喜。沙门思念。自见身中五藏不净。贪欲意解。善恶无二。痛阴已除。是第二喜。沙门精思。见恩爱苦。不为漏习。无更乐意。想阴已除。是第三喜。沙门思惟。身口意净。无复喜怒。寂然意定。不起不为。行阴已除。是第四喜。沙门自念。得佛清化。断诸缘起。痴爱尽灭。识阴已除。是第五欢喜也。

佛告阿飏。我沙门捐弃诸欲。奉行经戒。以断生死。则于今世。无复忧哭相恋之意。吾不贪人。人亦不贪我。而吾以道慈念一切。欲使度脱。夫人为道。一世苦耳。不为道者。其苦弥长。如人沐浴。但可外净。心垢不除。得应真者。众恶都除。凡人志心道人心一如石在地。日炙不消。雨渍不释。风吹不动。出其凡俗得成至道。心意已冷无复热淫。譬如莲华出于污泥根叶常冷尘水不着。沙门自念。父母养子。恩极一世。佛开天下。使人得道。自见本末五道生死。知人寿命。意志已正。所为自恣。欲上天即上。入海即入。譬如以香盥浴死人。不能使香。教恶人善。不能必善。人心恶者。身口俱恶。外学家言。但恣则耳无有真道。道人闻此。终不应答。知凡人意。想见皆倒。愚不解道。以正为邪。不别真伪。圣人愍之故加慈爱。沙门持意。如人衣新衣。坐起慎护。不欲点污。故持戒者。常与心争。使百恶来。终不听受。父母生子。幼化以道。长犯罪死。不可怨亲。譬如踞床有木无绳。不能得坐。子无明师亦不得道。如此儒士。吾前世时。多事贤圣。所受非凡皆无为师也。得罗汉者。能自陈说。于某处得沟港。于某处得频来及不还至应真。为都解脱。不复生死。具知阔狭。如观好画分别五彩。见天下人。皆有三毒憍慢放逸贪味之态。自知已解。不复贪天上生。亦不乐人中。但念众生。欲令解脱。凡人未闻。宜谛受学。如持彩丝贯琉璃珠五色悉现。道眼见人魂神生所从来死趣何道。知某人死神堕地狱。某堕畜生。某堕鬼神。某入人形。某死上天。道成自知。断此五处。已得所愿。视身如土。听取我身。破

碎亦可。以明真伪。如入清水沙砾珠宝所有悉见。豫知天下。一人为百。百人为一。所以然者。一人生子。转至玄孙。兴盛为百。或时百人死亡空[涓*易]。更余有一沙门得道。具见好恶。知何人死当生善道。亦知何人当堕恶道。自见身中四气分数。知人寿命苦乐长短。本从不明。心识为行。行受名色。但因缘寄托。生母腹中。更相忧念。父母言我子。子言我父母。精神展转皆不自识。宿命善者。复生为人。则富贵长寿。其不善者。则苦短命。各由本业。天地人物。一仰四气。一地二水三火四风。人之身中。强者为地。和淖为水。温热为火。气息为风。生借用此。死则归本。计其本末。各自为他。凡人不觉。天地之间。生者如梦。命禄至短。扰扰而死。譬如风吹海水波浪相逐。生死亦然。往来无休。沙门得道。悉知天地成败终始一劫中事。身所更来。亦知久远无数劫事。乃知天下得道神仙。无及佛者。自知意志。本有万端。今事成一。常悲众人。为贪欲迷淫怒痴醉。交乱胸中。或作恩爱。不知此要。得道达视。如人鉴镜。飞行无碍。石壁皆过。能上须弥。手扪日月。能令身中别出水火。能没地下从一方出。能行空中坐卧自在。能使魔王梵释诸天。无不倾侧。譬如陶家烧作瓦器盛水不漏。凡人如坯。得道如瓦。可燥可湿。潜渍不碎。如锻金师在作何器。得神足者。亦复如是。在所变化。陶冶之家。郁火盛器。我沙门。亦郁意成道。如干牛皮卷之有声舒亦有声。湿以脂膏。卷舒皆软。道意如是。一切柔软。无复刚强。譬于高楼见闻下人歌舞钟鼓诸六畜声。道耳如是。亦闻天上音乐。亦闻饿鬼地狱饥渴痛声。具见人心。有欲态者。无欲态者。有诸喜怒憎爱。愚智强弱。易化难化。好道不好道。皆分别知之。如人喜沐浴摩身不遍复更熟摩。道眼观知可度者。即持佛经。开解授与。意志善者。复得为人。行小高者。死得上天。若持戒净。便得沙门四道。其得道者。皆知一世十世百世无数世事。亦知天地终始劫成败时知无数劫。身所从生彼彼。时生父母姓字彼彼。时异寿数多少。知彼时从人道上作天。从天道下作人。或从人入地狱。从地狱作畜生作饿鬼。从饿鬼作人。或从人复作鬼神。从鬼神入地狱上作天。悉分别知自思惟。如人远客忆念故乡。具识所有观见五道。自知已解。道力自在。欲寿百岁千岁万岁至无数劫。皆能欲不食。十日百日一岁百岁。可至无数。欲食即食。如登高楼听视下人东西南北坐立语声。一切闻见。道人自知。意志已净。善恶皆弃。如人好过误犯法吏以死狗挂颈徇令。其人羞惭。欲疾免离。得罗汉者。羞身如是。罗汉有二辈。一辈为灭。一辈为护。所谓灭者。自忧得道。即取泥洹。护者忧人。度脱天下。譬如水清其中沙石鱼鳖自现。道意已净。悉见天下。心识所有。沙门如是。汝师教诫宁能尔不。阿飚对曰。此实难及。佛言。我见世间。亦有道士。不知佛法。隐居薮泽。食于果蓏。言不用师。当得自然。此得道乎。对曰不得。佛言。道从心得。当有师法。是为痴妄信道一也。复有道士。采取百草枝叶华实。服食方药。自用可仙。汝师弟子。亦信此乎。对曰

不信。是为痴妄信道二也。或有道士。委弃父母。着鹿皮衣。卧止草蓐。被发不食。拜天求道。徒自困苦。无所成获。汝效此乎。对曰不效。是为痴妄信道三也。亦有道士。深居闲处。题门有道。祭事水火日月五星。烹杀祠天。博颊求福。汝为此乎。对曰不为。是谓为痴妄信道四也。

佛告阿飇。天地开辟已来。有大梵志道士二十三人。名为耆屠。留耗。尽陀。迦夷。阿柔。迦晨。[言*零]夷。頞超。炎毛。巴蜜。监化。阿伦。裘昙。耆颣。[言*零]泪。迦葉。暴伏。阿般。[打-丁＋奚]履。优察。波利。侥颈。陂佉。天下城郭。皆是此二十三人。共所造也。今费迦沙。何如此辈人。对曰不及。佛言。汝师何长能为帝王作师。令帝王得道耶。对曰不能。汝等能为太子大臣长吏作师。使得道耶。对曰不能。汝师能教士农工商长中少年男子姤女。及令汝等皆得道乎。对曰不能。汝师先祖。颇得道乎。对曰不闻师教。汝等趣何等道。曰。师言持八戒者死上梵天。宁见汝辈。持是八戒。升梵天耶。曰闻师言耳。佛告阿飇。我沙门得应真者。知劫中生死。分别众人。彼时为某从某作某。知天下人及天上事。飞行在所至到。能在能亡。能动天地。移须弥山出入无间。变化恣意。父母死亡。知堕何道。追求开导。能令解脱。子得道者。父母皆度。又我沙门。持一正意行。二百五十戒。就无为道。佛告阿飇。我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忧断生死。今得自然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祐。都为天上天下作师。其持我经戒。无不得道者。我常慈心。教化天下。去恶就善。善可常行。恶不可久。苦可长处。乐不可保。乐者当时快意。久后受苦。罪至而悔。无所及矣。于是阿飇。熟视佛身。心念佛相。有三十二。我殊不见一相何也。佛知其意。即为出舌。先舐左耳。却舐右耳。复舐发际。以舌覆面。徐引舌下。阿飇叹曰。如佛者难值万世时。有舌相乃尔。安得不知。佛言。汝等来久。归谢汝师。五百人皆前接佛足而去。费迦沙乘车而出。见诸弟子来。即住待之。诸弟子至。下车作礼。师言。瞿昙沙门。名闻天下。有其相乎。住何以久。尽说何事。阿飇言。朝来所语。无有一失。还舍饭已。徐当说之。师言。佛不能让留汝饭乎。对曰。佛坐树下。了无所有。知可饭时。故遣我还。即俱归饭已。阿飇向师。具说佛语。师言。汝道佛语。得无增减。欲使我事之耶。阿飇言。听佛所语。胜我梵志。但恐我种不能事耳。师即怒蹋地曰。我累世为师。何用不如。阿飇言。师试自往。观其智能。师言。然当自请佛与共谈语。暮即施床席。作五百人供具。鸡鸣师自行。至通姓名。佛请相见。作礼毕一面坐。叉手言。今设微食。愿佛与众沙门俱屈威神。佛以嘿然可之。费迦沙欢喜。辞归办食。日未中。又遣阿飇行迎佛与五百沙门俱就舍。坐已定施饭食。行澡水毕。费迦沙问佛言。昨阿飇还道说佛语。不审谛愿重闻之。佛言。皆是无所增减。便复为说

昨时所语。闻佛语喜。即自稽首言。我昨无故。瞋阿飏所语。佛言。汝虽怒者是贤弟子。譬如善马知人心意。佛咒愿阿飏言。使汝寿身无病。于是师赞佛言。

火能照于冥　　江海百谷王
圣人广教授　　如国有明君
摩尼宝第一　　月为星中明
如日照天下　　三界唯佛尊

佛知其心软正无邪。为说偈言。

人当仁义　　布施作福
觉识非当　　守行经戒
世间危崄　　乐少苦多
当自忧身　　不宜懈怠
务断贪欲　　致畏之习
生老病死　　忧哭之痛
恩爱别离　　一切皆苦
是故圣人　　求无为道

费迦沙意解。起礼佛足。垂泪言曰。念我先祖。皆无有知佛者。愿佛愍伤。我有昆弟妻子诸家。今欲将来使受佛法。佛言可。即皆来礼佛足。受三自归。与阿飏等。俱持五戒。后费迦沙。以其命终。弟子问佛。是师死者。趣何道乎。佛言。已得第三不还。生十九天阿那含中。当于彼般泥洹。阿飏等五百人。欲作沙门。佛言。各自归家。善持五戒。意志已固。乃可舍罪。佛说经已。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寂志果经一卷

佛说寂志果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耆域奈园。与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俱。时王阿阇世。七月十五日。过新岁腊。与群臣百官俱。眷属围绕。上寂安观。谓群臣言。诸卿当知。如是我修非时愁悒不改。虽得此岁。愦惨不次。当何方便除其怵惕。有臣白王。当以五乐消散忧虑。有臣。当作名倡巧妙异妓鼓乐弦歌。可以疗忧。有臣白王。宜以四种象马车步勇猛兵士。消除悒愦。有臣白王。不兰迦葉。莫轲离惟瞿楼。阿夷专其耶今离。迦旃。先比卢持。尼揵子等。是诸师者。各与五百之众。在此大城。可严大驾。造与相见。谈听欢娱。可离所患。时有童子医王。名曰耆域(晋言固活)。持扇侍王。王顾谓言。卿何故默。独无所陈。耆域白王。欲蠲灼炀忘忧除患。今佛世尊。与弟子众俱在奈园。可到佛所稽首致敬。咨启疑惑。乃得开解。时王阿阇世。便即欲见天中之天。答耆域言。善哉大佳。当俱往觐。耆域受教。严五百象。五百采女。严讫白办。宜知是时。王乘驾象。名曰仁调。与五百侍从俱。导卫前后。出王舍城。然大炬火。时王恐懅。住止不前。谓耆域言。佛与几比丘俱在奈园。答曰有千二百五十。王曰卿得无诈。令吾出国。道相危乎。每至异道诸惑志所。其众五百。音声扬逸。今比丘多而不闻声。耆域曰王。莫恐莫懅。不敢谋王。不造逆害。及后贵人。惟佛世尊。长夜寂然。弟子志学。法则静然。愿王前睹上妙光明。见佛世尊诸弟子众。意尔乃悦。于是王阿阇世。遥见世尊。便下所乘。屏毖五事。脱王冠帻缨络宝服幢花翠羽。去盖收刀。步到讲堂。问耆域曰。佛为所在。答曰。众比丘前坐者是也。威神光光。功德巍巍。王前诣佛。问讯占对却住一面。观佛比丘众。悉坐寂定。无量清净。甚深微妙。其心欣然。叉手向佛。白世尊言。佛心寂然。微妙无念。弟子亦尔。愿令我心志于微妙隐定如是。有一童子。名曰帛贤。白其王言。大王愿欲得是行耶。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愿乐众僧其心欢悦。

于是王阿阇世。白佛言。愿欲有所问。傥有听者。乃敢发言。佛言。便问在意所欲。王言。所可供事。及诸所欲。娱乐睡眠。合聚计校算术。印绶大臣。百官群从。太史占变知人终始。受人恭敬饮食伎艺。或为己身父母妻子奴婢。供养沙门梵志。施以上供。求索安隐吉祥之利。颇有立于是佛法律。得道证不乎。佛言。大王曾问诸外异道如是谊不。王白佛言。曾到不兰迦葉所问。所有象马乘车步行。财宝侍从箧藏。力士勇猛。大象车。娱乐睡眠。合会天人。印绶大臣。百官群从。太史占变。知人终始。所可恭敬。有所作为。或为己身。求

索安隐。或为父母妻子奴婢。供养沙门梵志。施以上供。是我宁得法律之正。入寂然道乎。即报我言。无有是也。亦无世尊。无答善恩。亦无罪福。无有父母。亦无罗汉得道之人。供养无福。亦无今世后世。亦无专行一心道志。于是虽有身命。寿终之后。四事散坏。心灭归无。后不复生。虽葬土藏。各自腐败。悉尽如空。无所复有。唯然世尊。我问外师。以是见答。我心念言无。云何而无罪福报应。譬如有人问奈何类。以瓜答之。问瓜以奈答之。不兰迦葉。亦如是也。言语颠倒。无有本末。虽闻彼说。不以为解。

王阿阇世白佛言。我复至莫轲离瞿耶娄所问。何谓小处欲处。人无因缘得净人。为有罪福不为无知无见。亦答我言。无今世后世。无力不力。无精进。一切人得其苦乐。若问六以七答。世尊譬如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此异道人如是。在我国内。问其所问。以是见答。问其所言。不以开解。即便舍去。

我复至阿夷专所问。何谓所住处欲处。云何于是法律。得至道证。答我言。唯大王。他人往问。亦作是答。言有后世复生。我间之亦言有后世。设有后世复生世间。为有为无。如我意想。为有后世。或无后世。或有人往问言。傥有后世傥无后世。或有是或无是。譬如人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阿夷专亦如是。问沙门得道之证持异术多事。答我言语无次。我心念言。一切王舍城所有异道。不能开解除我愁意。当于何所。得沙门梵志令解我意。使不忧悒。见阿夷专所说无益。便起舍去。

我复至波休迦旃所问。何谓所住处。粗问畜生所由。于是法律。云何得道证。答我言。唯大王。其有人得受身者。无因亦无缘。无有想。亦无贡高。积累贼害。于住立而得住处。于是得身。无有失者。所想知想。而自流行。谓罪福善恶。其有人所断截。目所睹见。无有诤讼。有身寿尽不忧命死。彼无有说是欲我当死。及诸天用人故说寿终没已。于是人间爱欲劳尘天人见欲其欲及便有五贼六十二种。其六十二种者。无种性。俱说六十二事。与种性俱。无用思想。入其八难。皆当弃捐。常得增益。便得安隐。已得安隐。常在于天。已在于天。便有八十四大念。与幻术俱。与微妙俱。便起老病苦。无有道人。亦无梵志。所说如是。我戒清净。又离爱欲。于欲已尽。常随逐身。譬如灯然已然。其事如是。无得道梵志。譬如有人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其波休迦旃如是。我问沙门得道之证。通持老病人答我。我心念言。问于道证。反以是答。闻其所言。不以为悦。不用作解。便起舍退。

我复至先比卢持所而问之。问所住欲。于是法律。云何成道。答我言唯大王。人所作教。人所当为。所断所夺所见离见。所求皆厌。

愁忧自推。毁瓶甕离悭贪。破坏国城。败害人民。杀盗淫泆妄言两舌饮酒斗乱。虽犯是事。无有罪殃。所布施者。无有福报。残害悖逆。作众不善。无罪无福。亦无所取所作。无因缘。无有至诚。亦无质朴。纵行义理。善恶无应。譬如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比卢持亦如是。问行法。当得道证。更答断绝。无有罪福。我心念言。何缘如是。不以为解。即便舍退。

我复至尼揵子所。问尼揵子。何谓得所住处欲处有人无耶。所受罪福。云何为前世事乎。学道为得道不。答我言。唯大王。一切现人有所见者。所得罪福皆是前世之事因缘爱欲而生因缘有老病。于是学道有因缘想。因生子孙然后得道。譬如问奈以瓜答。问瓜以奈答。我问得道之证。反以虚妄见答。我闻其语。不悦不乐。即起舍退。

王阿阇世白佛言。遍问诸师。不得开解。敢问世尊。财宝所在处。唯以所问。愿答其疑。云何寂志梵志。于是法律。逮得道证。佛告王言。在所欲问。吾当为汝事事分别。令心结解。我先问王。王以意答之。云何大王。若有人着好衣服。供侍王。以自娱乐。其人不乐居处及本土。心自念言。阿阇世王是人。我亦是人。王以五乐自娱。衣服自严。不乐本土。不怀居处。我当立德离诸罪殃。我不如除鬓发被袈裟作沙门。以家之信。舍家为道。便受法戒。奉行道禁。不杀盗淫。不妄言两舌恶口骂詈。不怒嫉痴。于王意何如。往诣王所白言。其人好庄严。供侍王者。不乐居处。亦不怀土。以家之信舍家为道。护身口意。不犯众恶。修行十善。王奈之何。王白佛言。我见其人。当欢喜问讯恭修礼敬。供养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佛语王。其人未行大法得道果证。王白佛言。取其说法。佛语王。我与世间。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便即说法。初语亦善。中语亦善。竟语亦善。谊慧妙具。讲清净行。若尊长者有子。闻佛所讲说经。于如来法律。得信善利自见。于佛法中。有大善利。即得法忍。念念止居家逼于垢尘。其出家者。为无挂碍。便一其心止除欲乐。尽其形寿。奉清净行。念言我欲弃家财产门室眷属。下须发被袈裟。以家信出遵道。舍所乐立家志。奉比丘戒。二百五十。不犯道禁。护得度法。行止礼节。不失仪捡。忽除所有靖恭畏慎。一心平等。修习正戒也。远离于杀。不执刀杖。心怀惭愧。普安一切。不施恐怖。其心清净。无所加害。远离盗窃。除不与取。乐喜惠施。心欲放舍所思念安。常自护己。其心清净。不与不取。远离淫行。净修梵行。志于贞洁。消灭浊欲。其心清净。不为色惑。远离妄语。不尚虚诞。未曾诈殆。志存诚信。所住安谛。不违世誓。其心清净。不怀欺伪。不乐两舌。谗谤败德。未曾传说。斗乱彼此。和解变诤。散除怨害。其心清净。不仇两舌。远离恶口。不好骂詈。每制自在。未曾放恣吐不善言。所说柔顺。无粗犷辞。听服踊跃归仰。

其心清净。曾不骂詈。远离绮语。发言应节。无所毁害。详在谊法。所说安详。寂静无失。分别情理。其心清净。志不绮语。远离无黠。除去愚心。不贪他有。不求人短。己身及人。常求大止。其心清净。不怀愚痴。远离嗔怒。无恚害意。常怀慈心。志存善权。哀护蠕动。羞愧安慰一切众类。其心清净。不怀恚怒。远离睡眠。心习空行。常行寂然。未曾安寝。欲思见明想欲得起。其心清净。志不睡眠。远离调戏嘲谈呓语。行无所著。无有卒暴。其心清净。志不调戏。远离狐疑心不犹豫。秉意一定。在于善法。其心清净。志不狐疑。远离邪见。今世后世。信施得福。孝顺父母。尊敬贤圣。奉修善道信人。寿命后当复生。得道六通平等之行。其心清净。无有邪见。远离谀谄。其心质朴。不怀巧伪。不用斤斗尺寸侵欺削人。不行系缚及与牢狱。无毁无望求欲得明。其心清净。志不谀谄。远离男女。不乐居家妻子爱欲。省除区疑。其心清净。无所荣冀。不畜奴客仆从婢妾。不乐治家。其心清净。不妄执事。不畜象马牛羊。不乐畜兽。其心清净。不志车乘。不畜鸡鹜狗犬猪豕。无所利求。其心清净。不在鸡猪。远离庐馆。不饰屋宇。不畜田宅。园圃果蓏。其心清净。不在田舍。远离金银高广之座。不乐绮丽茵褥几筵。其心清净。不寝高床。远离七宝。不畜珍琦。舍除玩弄。无所荣冀。其心清净。不贪财色。远离花香。不乐杂馨。身不芬薰。无所希求。其心清净。不志花香。远离非时饭食。中节恒以一食。终为期限。其心清净。饭不失时。犁地下种。庄严中间见所为行。行沙门事。严净其心。光[火*僉]忧愁。除诸秽害。常行真正。节度知足。一心在道。然后为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在土地郡国县邑。所行如法。根本常净。茎节枝叶华实亦净。具足种种清净。其种像如是。在郡国县邑作沙门远离是。若有沙门梵志。是应食信施。所住处善思念其人。行常如应。若有沙门梵志。所在受信施食。所止住处。所行不应。求索饭食。校计合会。求索香华衣被床卧。藏去珍宝。求索其处。沙门道人。皆远离是。若有沙门梵志。食信施食。坐高广猗床。处于宝床。所行求应。庄校榻筵采画文蓐锦绣。若好缯彩。惊起毛竖。执持幢拂。乘象车马。志求好食。常在名色。沙门道人。皆远离是。若有沙门梵志。食信施食。沐浴自在。所行不应。所行断绝。香华自薰。求索供养。不以道理。手执刀盖。校以真珠璎珞。臂腕颈脚。身着白净衣服。短截树木。如此住行。沙门道人。当远离是。

若有沙门梵志。受信施食。自绮其身。所住之处。其行不应。斗象牛马鸡羊犬豕。斗乱于人男女大小。往观战斗及众大会。如是之行。所可求住。沙门道人。远离如是。若有沙门梵志。受信施食。自庄严身。所住以非。其行不应。但行听象声群马车行人牛羊。挝鼓妓乐歌舞调戏话语。如是之法。异道道行。沙门道人。已远离此。若有沙门梵志。受人信施食。行樗蒲博戏。所住非法。其行不一。便共竞

诤鞬槪兜榻君犊塞推卢。如是之行。非法所住。沙门道人。已远离此。若有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常共斗诤遘校言语。所行非法。所住非法。其行不应。此为是法。是为非法。是不如是。是为一法。不如卿语。我所行法。汝所为不应。我所为应。汝有因缘。我无因缘。汝自前往在后妄语。我得卿胜。卿无所种。但行众恶。当见危害。我得度脱。卿见弃捐。不得自在。如是诤讼非法之言。沙门道人。已远离此。若有沙门梵志。食信施食。生共呓语。其行不应。王者云何盗贼。云何战斗。云何饮食。云何衣被男女大小。云何说世事因事好事。如是之像。非法之言。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妄说非事。其行不应。说王者婆罗门事。说树木人事。说国事。于此彼当如是。彼国当有是。此人当往彼。彼人当来此。如是句所言非法。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而行谀谄。所为非法。其行不应。坐共语言。是为得利。是为衰折治生贾贩财物之人。如是谀谄非法之事。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学修幻术。兴起邪见。说日之怪。逢占观相妄语有所夺。学品术处度术所学咒欺诈术。乾陀罗咒孔雀咒杂碎咒术。是异术欺诈迷惑。如是之像。非法之术。沙门道人。已远离此也。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学迷惑咒欺诈之术。观人面像。星宿灾变风云雷雾。求索良日。夏月之时某聚落当雨不雨。其地当吉不吉。说国王事。如是之行。非法之术。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学有若干种非取之法。畜生之业。处方行药。住在所欲。令人短气吐下泪出。动人血脉。志不忠正。说欺诈术。占安隐事。如是之像。畜生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所行非法。以断饐口说嫁娶事。其有居跱。某馆某舍某堂怀躯。某堂嬔处。某有宫殿。为精进行。某有堂馆。无精进行。说王者杂事。如是之像。畜生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作若干种畜生行。邪见之业。有占相珠宝牛马居家刀刃。所见相男子女人大小。如是之像。邪见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或有妖妄之本行非法业。无智之事。自以为智。卜问行符咒。如是之像。邪见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或见善或见恶。豫说米谷当饥贵当平贱。当有恐怖当有安隐。当大疫当死亡。如是之像。邪见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说某国王战斗当得胜。某国王当不如。某国王当出游观他国。他国王不得自在。此当得胜。彼当败坏。此王象马六畜车乘多。彼王象马车乘少。如是之像。邪见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共说日月顺行。日月差错。星宿顺行。星宿差错。日月运行迟疾不顺。当有灾异无常之变。日月当蚀。或雨霜雹。或当霹雳。如是之像。邪见之业。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沙门梵志。受信施食。便说日月是故顺行。以是不顺行。星宿顺有因缘。不顺亦有因缘。有所挂碍变怪。日月西行。或言东行。或言当蚀。又云何不蚀。当雷电霹雳。

如是之像。常见证验。沙门道人。已远离此。是谓贤圣。我弟子沙门。以是奉贤圣戒品。行知止足。衣取蔽形。食裁充口。所游至处。衣钵随身。无所顾恋。譬如飞鸟飞行空中两翅随身。比丘如是。奉贤圣戒。心知止足。无所希望。一晓节度。其行安隐。尽行安详。视眄观眄。不失仪范。屈伸进止。依法从宜。坐起安雅。行无所坏。持是戒品。第一知足。根门寂定。心在安迹。诸根不乱。守护其心。救使无想在道。目见好色。不想求以为好。断截所受。奉行善本。其心内住。远离内色。守护眼根。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更。不以想求。亦无所著。除诸不可。弃疗愚痴。断不善法。其意内住。救使不乱。令心根定。其比丘奉是贤圣戒。第一知足。其心寂定。礼节根定。于内无起。而行安隐。闲居寂然。山薮避猥岩穴野处。身燕其中。离世无点。心念无想。不贪他有。不起愚痴。不侵乱人。常行慈心。其意清净。无有痴想。所在游行。心无所著。快善安隐。譬如有人远行求利。经过恶道。得度崄迮。多获盈利。无所遗亡。供给妻室男女亲族。其人自念。心甚欢喜。比丘如是。远离愚痴。其心清净。无有垢浊。已除恚害。喜悦无秽。譬如有人得疾着床。连年羸顿。后日得愈。安隐有力。饭食消释。心自念言。我本委厄。今得除愈。比丘如是。除嗔恚心。熟自思惟。心亦欢喜。譬如有人为他下使。羁羁作役。终无休闲。不得自在。然后得免脱为良民。心自念言。我本属人。今得脱出。心亦踊悦。比丘去疑心无犹豫。立在清净欣喜踊跃。譬如有人拘闭牢狱。楚痛苦毒。然后得出。心自念言。我本幽闭。今已得脱。亦自侥爱。比丘如是。除去狐疑心。净无瑕欢喜。比丘除不正心。正心无瑕想。清净其志。譬如有人遭值谷贵。恐怖饥饿。得济安隐。救摄其命。值得丰殖。谷米平贱。逸豫无畏。心自念言。我本饥匮。危困难言。今得饱安。心亦欢喜。比丘如是。除不正心。无众想行。却本清净。无疑心。除五盖。远尘劳心力得智慧。而脱众厄。刑狱饥饿已去。爱欲众不善去。有想有行。寂而清净。行第一禅。譬如有人入水洗浴。清洁无垢。度在岸边。心亦欢喜。比丘如是。寂然独处。安静喜悦。观视一切。身本所起。睹无有身。普观无根。心用寂然。喜悦安隐。第一一心。彼以是定。其心清净。寂然住立。得无有异。爱欲以尽。除去想行。内以具足所念。安隐为善行。第二一心。复以是身。得三昧定。欢喜安隐。以无挂碍。观视具足。无有身类。成无所与。当定欣喜。譬如青莲芙蓉蘅华生于污泥。长养水中。虽在水中。其根叶华实。在水无著。亦无所污。比丘如是。于是身与三昧。安隐欢喜。彼以是正受之心。至于坚住。得无有异。清净其心。无有欲尘。第三一心。彼以是心。身安隐意定安隐无著。设无有身。普观遍无所有。亦不复欢喜。安隐不乱。譬如有山。完具无缺。广普无边。东方风来而不能动。南西北风。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其下根坚。不可动故。中有流水清凉且美。无能污者。用依山故。流满具足。周普遍流。无所不至。用水清净之故。比丘如是。于是观身。

无所爱乐。所倚安隐。其行具足。观视无身。尔乃普见。彼以是心安隐之行。清净无瑕。坚住无异。除去爱欲。无苦无乐当行第四禅一心。譬如有人月七八日。着新衣服。首面悦怿。观视其无有裸形。欲着上好妙衣之故也。比丘如是。身行清净。其心无垢。欢喜得度。行无所处。不见有身。普观无处。用心清净。无有众秽。譬如郡国县邑。不远有大讲堂。有人在上然火然明。其明等焰。不高不下。风不能灭。鸟不能覆。及余众类。不能翳明。坚住不动。比丘如是。其心不乱。坚住不动。已得空净。比丘作是了知。已得正受。其身寂然。是四大身。从父母生。魂神所依。弃身不乐常立。身心是可患厌。不复更受。使心无色。除去一切形类身诸有种。不失根本立身心。化现诸身。具足众好。无所缺减。譬如拔草木根株。明者见知。如拔根本。不复更生。比丘如是。晓了如此。其身所有。见有名色。四大合成。从父母生。衣食所养。为虚伪覆。有何坚固。为靡灭法。魂神所依。使住不乱。亦不动摇。我当立身心。化现众身。无有色心。具足形容。诸根无毁。从三昧起。化若干身。形容具足。譬如有人出箧中虵。明者见之。知为四虵之箧。比丘如是。晓了如此。是有形之身。依所温燸。四大合成。从父母生。魂神依之。当立身心。变现众形。无有名色。具足形容。说根无缺。从三昧起。化无数身。譬如有人从鞘拔刀。明者见之。是鞘中有利铁刀。今拔出耳。比丘如是。晓了如此。普观其人。化无数形。众好具足。令不缺减。

　　比丘以是三昧正受。其心清净。无有瑕秽。除去尘劳。柔濡无欲。坚住不动。神足之慧。已逮得证神通之慧。心无增减。其行平等。尊大自在。心念无畏。以一身化无数身。无数身还令为一。独立现变。若干之慧。出彻墙壁。而无碍迹。譬如飞鸟游于虚空。出无间入无孔。入地无挂。如出入水经行水上。譬如履地。在虚空中。正跏趺坐。如飞鸟云。于是日月威神广远。以手捉持。而扪摸之。变身上至第九梵天。譬如巧黠陶师。调和其泥。摸好摸像。埏埴作器。无所不成。比丘如是。得神通在所变化。至于梵天。譬如调象马师。调诸象马。皆令成就。比丘如是。神通变化。身至梵天。譬如金师所锻工巧。取紫磨金。作臂环璎璅印步耀胜。随意悉成。比丘如是。神通变化。身至梵天。比丘持三昧正受。心净无瑕。至于证智逮得神通。心无所著。眼能彻视。见天上天下善恶所趣。耳能彻听。闻诸天人所语。及蚑行喘息人物之声。譬如达士丈夫。吹大鸣[虫*(嬴-口＋(罩-卓))]。立大台上。尽力吹之。其声四闻。比丘如是。道耳彻听。诸天人善恶所归。皆悉闻知。用得道证神通。普彻知他人心所念善恶。有欲无欲。有怒无怒。有慈无慈。有痴无痴。有黠无黠。有尘劳无尘劳。得道证不得证。乱心静心。进者怠者。功德智慧。有量无量。皆悉知之。譬如郡国县邑。不远有大棚阁若高楼。人住其上。见无数人行来出入。智者见之。观出入者。比丘如是。见他人心所念善恶是

非。普及一切世间形类。

佛言。其比丘得神通者。念过去无央数世事。慧心痴心。见一世十世百世千世万世千万世无数世。往来周旋。天地成败。是人本生。彼来生此。其所在处。土地名字。种姓名色。长短好丑善恶。彼没生此。此没生彼。悉了知之。譬如有人从此聚落到某聚落。坐起言语。卧眠不语。从彼聚落。来还至此。坐起言语经行。皆识见之。比丘如是。识知如海。见过去无数世事。佛言。比丘得神通者。其心清彻。道眼洞视。过于人本。见人没生。善恶好丑。归善道恶道。是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正观无邪见。缘是之本。寿终得生天上。是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缘是之本。身死之后。堕恶道中。譬如有人住高楼上。视行人往来出入及坐欢喜悲哀。比丘如是。逮得神通。道眼彻视。清净无瑕。见去来事。

佛言。比丘逮得神通。诸漏已尽。慧证三达。不以戏疑。解知苦习尽谛道谛。除流无流无有痴心。悉见其本。深谛无异。见知如是。已度欲漏。所有痴漏。其心净脱。则度脱已。度智具足。生死已断。已逮梵行。所作已办。知名色本。佛言。大王。是为现在沙门道果。于是摩竭王阿阇世。起坐稽首佛足。自首悔过。唯愿世尊。原其罪舋。譬如小儿愚痴无智。迷惑失志。无有善权。佛为法王。一切父母。常立正法。救迷立法。无怒害阴盖。今若更生。愿世尊受身归命。自见过恶。更受敕诫。惩改既往。修顺将来。佛言。大王。如仁所言。实如小儿。愚痴无智。迷惑无权。害其父母命。今归法王。为得更生。自见罪过。于是法律。为得善利。不为有损。时王阿阇世。叉手向佛。唯愿世尊。受我供施。及比丘众。时佛默然即已受请。王知受请。其心喜跃。绕佛三匝。稽首而退。时王既退。去佛不远。告耆域童子。卿之于我多所饶益。令吾诣佛。启受法诲。得覲世尊。免吾罪尤。令重咎微轻。佛告诸比丘。王阿阇世。已得生忍。虽害法王。了除瑕秽。无有诸漏。已住于法。而不动转。于是坐上。远尘离垢。诸法眼生。王还归宫。即夜设百种饭食肴膳精细。明旦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时以到。愿尊自屈。佛即与比丘僧俱。眷属围绕。往诣王宫。佛众坐定。行澡水讫。便布饭食。手自斟酌。食澡毕竟。王取小榻。而坐佛前。听佛说经。王白佛。唯然世尊。愿受我一夏之请。于王舍宫。供养所乏。及比丘众。当为佛立五百精舍。令千二百五十人。寝息有所。仓库米谷。中宫小大。当进所供养。佛言。大王喜悦则所施具足。前已受舍卫国长者须达之请一夏矣。王白佛言。彼国长者。为得善利。佛天中天。先受其请故。时佛为阿阇世王说法。令心开解。佛说偈言。

有作火祠者　　一切自谓上

王者人中尊　　海为众流本
星宿中月明　　日者昼垂光
上下所往来　　所事谓萌类
天上及世间　　佛道为最尊

佛说经已。王阿阇世。诸比丘众。诸天阿须伦。闻经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赖吒和罗经

闻如是。一时佛与五百沙门俱游拘留国。转到黈罗欧吒国。国中人民婆罗门道人。皆闻佛转游到此国。闻佛功德妙达。无有贪淫嗔怒愚痴。人心所言者皆中正。但得佛道。自知所从来生。豫知去来现在之事。眼能彻视。知世间人民蚑行蠕动之类。所趣生死善恶之道。行即能飞能入地。出无间入无孔。自在变化所作。知世间人民及蚑行蠕动之类。心所念者皆豫知之。佛自制眼自制耳自制鼻自制口自制身自制心。世间凡九十六种道皆不及佛道。佛教天上天下人民。如父母教子。能使去恶就善。佛为天上天下人民作师。佛所教授诸天人民。皆得阿罗汉泥洹道。举一国中人民皆言。佛是吉祥之人善说经戒。共往观视其道德。其国中人民。或有五十人为伴者。有百人为伴者。有五百人为伴者。共行到佛所。中有为佛跪者。中有绕佛三匝者。中有头面着佛足者。中有叉手者。中有但说姓字者。人民皆坐。

佛为人民说经戒。人氐皆叉手向佛。众座中有一长者子名赖吒和罗。在座中听佛说经以着心中。赖吒和罗自思惟。如佛经戒者不宜居家。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道也。自思念。不如除头发被袈裟行作沙门。黈罗欧吒国人民闻经戒皆欢喜。绕佛三匝各自还归。赖吒和罗中道屈还到佛所。前为佛作礼叉手长跪白佛言。我思念佛经戒不宜居家。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经道也。意欲除头发须被袈裟作沙门。愿佛哀我令我得作沙门。佛言。汝报父母未。赖吒和罗言。未报父母也。佛言。诸佛法。父母不听者不得作沙门。亦不得与戒。赖吒和罗言诺。请归报父母。父母听我作沙门者。我当来还。佛言大善。自思议之。赖吒和罗即为佛作礼。而归到父母前白言。我所闻佛经戒不宜居家。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经道也。意欲除头发须被袈裟作沙门。父母闻子语声。皆相对啼泣言。我曹夫妇少子姓。祷祀诸天日月四面叩头。求哀子姓令续门户后。常恐我卒死门户灭绝。我从天得汝一子耳。举家共重爱。见汝不知厌足。设汝终亡。我夫妇当共坐守汝尸至老。今反欲生弃我曹去耶。赖吒和罗语父母言。如今不听我到佛所作沙门者。从今以去不复饮不复食。不复沐浴。今听我作沙门者善。不者当就死耳。便却委卧空地不食。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五日不食。赖吒和罗宗亲九族中外。闻赖吒和罗从父母求欲作沙门。父母不听。委卧空地绝谷水浆五日不食。中外宗亲九族皆到赖吒和罗所。晓语令起沐浴饮食。语赖吒和罗言。汝父母未有汝时。祷祀诸天日月四面叩头。求子姓适得汝一子耳。汝当供养父母为续门户后。设汝终亡父母常欲坐守汝尸至老。何况欲生别离去乎。赖吒和罗亦不应。宗亲九族

皆复到父母前。啼泣谓言。此儿终不受我谏也。赖吒和罗复有诸亲厚知识。闻赖吒和罗欲到佛所作沙门。父母不听委卧空地。不饮不食五日。亲厚知识皆到赖吒和罗所。谏晓令起沐浴饮食语言父母未有汝时。祷祀诸天日月四面叩头。求子姓适得汝一子耳。汝当供养父母为续门户后。设汝终亡父母常欲守汝尸至老。汝反欲生别离去耶。赖吒和罗亦不应。亲厚知识复到父母前。啼泣各自拭泪语父母言。宜放是子听令作沙门。所以者何。如使乐道作沙门者。后可生相见。设不乐道者自当弃道来归。当复如何乎。今反空使死亡。臭烂为虫蚁作食用死人躯为。今于大短气沮欲死。父母家室妻子伎人宗亲知识。皆举声大哭。父母拭泪语赖吒和罗。诸亲厚知识与共约束。设放若作沙门以后。汝当复来归与我曹相见不。赖吒和罗言。放我去到佛所作沙门。使我生不死。会当来归与父母相见也。父母闻子语声便复大哭。即听令去作沙门。赖吒和罗大欢喜自念。我不食五日身体大羸瘦。佛时从鼪罗欧吒国至舍卫。相去五百里且自养视。须我强健乃行。赖吒和罗自养视数日有气力。前报父母言。自安我去到佛所作沙门。父母复举声大哭。父母拭泪言。可去自爱也。赖吒和罗便以头面着父母足。起绕父母三匝。便去转到舍卫祇洹前到佛所。为佛作礼白言。父母已听我。佛宁可持我作沙门。佛即用作沙门。被袈裟受沙门经戒。佛使诸阿罗汉。日共教授。不敢毁伤经戒。自思惟经道便得四禅。得第一须陀洹第二斯陀含第三阿那含第四阿罗汉。便得四神足飞行。能以天眼达视天耳达听。天上天下人民及蚑行蠕动之类。皆闻知所言所念。自知宿命所从来生。随佛十岁如影随人。十岁以后意念。我初去家时与父母辞诀。期当复还相见。赖吒和罗白佛言。我初去家时期当复还相见。愿得行到父母所。佛念赖吒和罗。不复能入爱欲中如在家时。已从爱欲得度脱。佛言大善。即为佛作礼而去。转行到鼪罗欧吒国。晨起被袈裟持应器入父母里中向家门乞食。举家无肯应视者。所以者何。用沙门道故生亡我大夫子。举家恶见沙门故不应视也。赖吒和罗到家门。无有乞者亦无应视者。无有白者但得骂詈。亦不忧不愁适欲去家。有一婢欲出门弃臭豆羹滓。赖吒和罗还顾见婢问言。若用是臭豆羹为。时婢言。臭恶不可复食故欲弃之。赖吒和罗言。如姐欲弃者。持用乞我。婢便以着应器中。婢阴识赖吒和罗手足语声。即念是我大夫子也。即走入语其母。大夫子已来在外。母大喜语婢。审如汝言者。今日即免汝为良民。便以我所著身上衣被珠环。悉赐与汝母。便走至夫所夫时适在中庭梳头。语夫言。婢见我子赖吒和罗来在是门。我语婢言。汝审见赖吒和罗者。我悉脱身上衣被珠环。乞匃与汝免汝为良民。母语夫言。疾起分布行求索之。夫即敛头走行于诸街曲里巷而求索之。见赖吒和罗于屏处仰头视日。适得饭时便止食臭豆羹滓。公便前言赖吒和罗。汝不当来归于家好坐食美饭耶。而反于是间止食臭豆羹滓为。赖吒和罗语父言。我弃家学道作沙门无家。我当那所得家。公呼共归家不肯随去。公便宿请。明日来到家饭。行见汝

母。赖吒和罗言。大善。公归语妪言。赖吒和罗审来在此。我已宿。请明日当来饭。子受请所。当具者便饶具之。母即呼舍中奴婢皆着前告言。我初入门时父母所送。我金银白珠珍宝。悉出着中庭地以物覆其上。婢即受母教。悉出金银白珠珍宝。积着庭中物覆其上。高出人头上。赖吒和罗。食时被袈裟持应器。到父母家。父母遥见子来入门。母便取金银积上覆去之。前以两手把金银散之。语赖吒和罗言。见金银珍宝。是汝母入门时所有也。汝父所有也。金银珍宝无央数汝可取。以布施饮食极自娱乐用。沙门作为不如作白衣自在家也。赖吒和罗语父母言。如使大人用我言者。我欲诫大人一事。父母言。大佳受教。赖吒和罗言。取宝物上覆皆用作囊。悉取珍宝盛着囊中。载着车上持到恒水边视占深处以投其中。所以者何。畜财宝者。令人多忧。或恐县官盗贼。或恐水火或恐怨家。父母便生意言。赖吒和罗不可以财宝化也。试持故时诸美人妓女化还之耳。母即到诸美人妓女所教令悉沐浴。庄严着珠环饰服。如赖吒和罗在时所喜被服来出。母教诸美人妓女言。汝出见赖吒和罗者。但言大家子。何所玉女胜我曹者。而弃我曹行学道。更求玉女乎。诸美人妓女即受母教庄饰出。诸美人妓女语赖吒和罗言。大家子。何所玉女胜我曹者。而弃我曹行学道。更求玉女乎。赖吒和罗言。我不用索玉女故弃诸姐去也。诸美人妓女闻之语即慚愧。长跪低头以手覆面。言以不用。我曹作妻反呼我曹为姐。赖吒和罗语父母言。何为致相娆。欲作饭者善。不能者已。父母即为出饭具着前便饭食。父母欲久视。其子恐饭已便舍去。敕闭诸门户皆令下门钥饭竟为父母说经言。诸野人畜兽不当拘闭。畜兽不得自在。且舍人走饭已当去耳。野兽得脱便走入深山。梳头着泽画眉粉白黛黑。可以化愚人耳。已度世之人。不可以此化也。视子骸骨皮肉裹之。饰以金珠珥珰[王*步]瑶之人。向是曹人如入汤火中。火适无所爱。香熏涂身可以化愚人。不可化度世之人也。不能自知当所为而为之。亦不能别父母。亦不能别兄弟人心有所爱不能自绝也。妇女譬若众水。水流入大海。愚人向女人。便流入泥犁中禽兽中薜荔中。意欲脱于生死忧苦者。欲得泥洹道者。当远离妇女。赖吒和罗为父母说经竟。便飞从天窗中出去。如猛师子走得脱。时国王名拘猎。与赖吒和罗少小亲厚。王有一庐观在城外。赖吒和罗飞往前入庐中。有树名维醯勒止坐其下。时王拘猎偶欲出到庐游戏敕庐监令豫扫除。庐监被敕即行扫除。见赖吒和罗在维醯勒庐树下坐。庐监见之。即行白王扫除已净。王常可道说亲厚知识赖吒和罗。今在庐中树下坐。王欲见者可孚行。王闻之大欢喜。即严驾而出到庐外。下车步入至赖吒和罗所前作礼却坐。赖吒和罗言。王来到是大善。王言。虽我自来者卿是我少小知识。意欲持财物极意相遗。赖吒和罗报王言。不宜持财物相遗也。今我以弃重担牢狱解去也。王复欲持牢狱重担着我上耶。不宜持是来相与也。王言。我当持何等相遗也。赖吒和罗言。王但当言。令我国炽盛五谷丰熟。人民众多乞丐易得可止我国中。我不得令吏民侵

抂卿王言受教。当如所愿赖吒和罗所言。王言。我欲有所问愿听我言。赖吒和罗言。大善。王便言。凡人作沙门有四苦事。乃行作沙门耳。何等为四。一者年耆。二者病瘦。三者孤独。四者贫穷。人有是四苦者乃行作沙门耳。今我视卿了无是四事。用何等故作沙门乎。王言。所以年耆作沙门者。人老自念气力薄少坐起苦难。不能远行治生致钱财。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用是故除须发作沙门。我视卿了无有是。头须正黑身体完具。适是中年当自娱乐。时有父母啼泣不乐。卿作沙门。二者若人身被重病身体羸瘦。自念不能治生致钱财。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用是故除须发作沙门。我视卿了无是。重病身体强健。三者人有孤独一身不能治生致钱财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以是故作沙门。我视卿了无是。除王家宗亲。视我国中尚无过卿者。四者人贫穷饥寒无以自给。自念贫穷无以治生。以是故除须发作沙门。得乞丐以自活。我视卿了无是。我视国中富者无过于卿者。人用是四苦故作沙门耳。王问。宁复有异是四事作沙门者不。赖吒和罗言。佛持是四事常自道说。皆更知之用教诫人。我心中审如佛言。是故我除须发被袈裟作沙门。何等为四。一者人生无有能避于老者。无有能止身使不老者。二者无有能避于病者。身无有代人死者。三者人死空身。不能赍持财产去。四者人至死无有能厌于爱欲及财产者。人皆为财产爱欲作奴婢。佛为我说是四事。我心信之故作沙门。王言。卿说是四事征促。我意不解。愿更为我广说之。赖吒和罗言。我自问王。王当以诚报我。王年二十三十至四十时。气力射戏上象骗马行步趁走。当尔时自视宁有双无。王言。实如赖吒和罗言。我年二十三十至四十时自视无双。如我射戏上象骗马行步趁走。今年长老气力衰微坐起苦难。意欲有所越蹈不能越度。赖吒和罗言。佛说是一事。我用是故剃头须作沙门。王言。佛说是事。实奇实善入我心中。赖吒和罗问王言。国中宁有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不。王言然有是。赖吒和罗言。王曾被病困劣着床时不。王言然有是。赖吒和罗言。被病着床时。王呼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教敕言。今我被病困剧。汝曹共分取我病去。王虽有是教臣下宁能共分王病持去不。王言不也。身会当自受之。傍臣不能代。赖吒和罗言。佛说是。是为二事。我用是故作沙门。王言。实奇实善入我心中。赖吒和罗问王言。若人寿终欲尽且死时。人之意所不喜也。虽不喜亦不能得离于死。赖吒和罗言。人自知当死。何以故。不豫持珍宝着当所生处。王言。不能持珍宝豫着当所生处也。皆当弃空去耳。赖吒和罗言。佛说是。是为三事。我用是故作沙门。王言。佛说是事。实奇实善入我心中。赖吒和罗问王言。王宁有国中安宁人民炽盛五谷丰熟。王言有是。赖吒和罗言。若有人从东方来至诚语王。王亦当信其所言。我从东方来见有大国。国中丰熟人民炽盛。我识道径。能持王兵往攻取其国。王闻是语。宁欲使人往取其国不。王言然。贪其利入犹欲取之。赖吒和罗言。若复有人从方来西方来北方来者。道说有国如东方者。王宁欲取之不。王言然。贪其利入犹欲取

之。赖吒和罗言。若复有人从海一边渡来至诚语王。王亦信其所言。言海一边有大国。国中五谷丰熟人民炽盛。我识道径。能持王兵往攻其国。王闻是语。宁欲使人取其国不。王言然。贪其利入犹欲取之。赖吒和罗言。佛见是事。知人苦贪无厌足也。是为四事。我用是故作沙门。佛见是四事用教诫人。王言。佛说是事。实奇实善入我心中。王言。佛豫知去来现在之事。善乃如是耶。赖吒和罗言。王自有国及四方国常不厌足。复悕望海外国。佛见世间人有财宝者。皆坚藏守之。不肯布施与人悭贪藏之。更复求索。帝王及人民皆不知厌足。至于死不弃爱欲。会当舍其死所有财宝皆置空去。当趣所作善恶道。善恶随人如影随人。人死后家室宗亲啼哭悲哀。棺敛葬埋。人生独生死亦独死。身作善恶身独当之无有人代者。饮食金银珍宝。不能令人得道。财富不能救护人命令不老死。人之所思念多端。人之所爱乐也。人志意数转不能专一。佛言。人坐恣意故以致凶变怨偶恐惧。譬如穿盗者之所念也。人从后得之。身所作恶自陷其死。如世间人作恶。死后当入泥犁畜生薜荔中。譬如树木生华叶成实者。中有花时堕者。中有成果时堕者。中有大时堕者。中有熟时堕者。人亦如是。中有从腹中堕者。中有堕地死者。中有半年死者。中有老时死者。人命不可知。赖吒和罗言。我用是故作沙门。凡人谓我不能治家故作沙门。虽有诸论议要不如学道。赖吒和罗说经竟。王便得第一须陀洹道。便受五戒。一者不杀。二者不盗。三者不犯他人妇女。四者不妄语两舌。五者不饮酒。王受戒已。即作礼而去。

佛说善生子经

闻如是。一时众祐。游于罗阅耆阇崛山。彼时居士善生疾病困笃。敕其子曰。吾没之后。汝必为六面礼。于是善生他日殒命。子乃敬送供养丧事讫毕。辄早起沐浴。着新衣。之水上。拜谒六面而言曰。余以恭肃敬礼。子于东方之生彼又我敬焉。周旋南方西方北方上下。面面同辞。尔时佛晨日着衣持钵适欲入城。见居士善生子于水上六面拜谒如是。众祐则从而问曰。居士子。汝何近闻。必当早起沐浴。着新衣。之水上。拜谒六面。自说恭肃敬礼。拜于诸方而又浴。彼之敬者是何师法。善生子。善生子对曰。吾父临亡。先有此令。是以遵行。不闻之于师也。

众祐报曰。居士子。父所言者非此六方也。旦而晞坐六面之欲。如有四面垢恶之行。不能悔者。则是身死。精神当生恶道地狱之中。夫人以四事为劳。当识知。何谓四。一为好杀生。二为好盗窃。三为淫邪行。四为喜妄语。佛颂其义曰。

杀生与盗窃　　欺诈为妄语
趣向他人妇　　不为智者誉

又居士子。有四事或往恶道。何谓四。一为欲。二为怒。三为痴。四为畏。颂其义曰。

有欲怒痴畏　　不承受正法
是以名处下　　犹月阴遏亏
无欲怒痴畏　　而承受正法
是以名处上　　犹月阳进满

又居士子。有六患。消财入恶道。当识知。何谓六。一为嗜酒游逸。二为不时入他房。三为博戏游逸。四为大好伎乐。五为恶友。六为怠惰。颂其义曰。

饮酒入他房　　博戏好伎倡
恶友与怠惰　　圣哲所不称

夫酒有六变当知。何谓六。为消财。为致病。为兴争。为多怒。为失誉。为损智。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护者消。宿储耗尽。

淫邪有六变当知。何谓六。不自护身。不护妻子。不护家属。以疑生恶。怨家得便。众苦所围。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获者消。宿储耗尽。博戏有六变当知。何谓六。胜则生怨。负则热中。朋友戚之。怨家快之。有狱凶忧。人众疑之。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获者消。宿储耗尽。好乐有六变当知。何谓六。志在舞。志在歌。志在弦。志在节。志在鼓。志在彼。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获者消。宿储耗尽。

恶友有六变当知。何谓六。习醉迷。习惛乱。习纵恣。习酒舍。习小人。习鄙语。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获者消。宿储耗尽。

怠惰有六变。当知何谓六。饱不作。饥不作。寒不作。热不作。晨不作。昏不作。已有斯恶则废事业。未致之财不获既获者消。宿储耗尽。颂其义曰。

好色乐歌舞　　昼息夜从彼
恶友与怠惰　　士为斯大损
博戏酒慌坏　　志在彼妇女
远贤而近愚　　其损犹月毁
行身自憍大　　毁蔑沙门道
邪见而行悭　　是谓慢荡士
夫酒妨财用　　少利饮大渴
病水兴债负　　作乱危身疾
或以酒结友　　或以酒犯法
若以成美利　　斯有犹可忍
或昼如奉戒　　昏夜道为舒
当依于酒庐　　如此慎勿亲
不自寒至暑　　如草不贵己
精进修事业　　尔利是用损
若能忍寒暑　　如草不贵己
精进修事业　　则安且益矣
狎下为渐消　　习上未曾损
进善超然尊　　以善必得善
大善则遘善　　诚善能兼习
亲戚之所尚　　奉戒以灭恶
是以当为习　　已有行复行
其为亲戚上　　如帝莅于众

又居士子。四友非友像。当识知。何谓四。一为取异物。二为言佞。三为面爱。四为邪教。颂其义曰。

取异物之友　　言美以顺耳
面谈为媚爱　　邪教相危殆
斯以非友像　　智者则不友
已识当远离　　譬犹出涩道

取异物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贪取彼物。与少望多。为畏故习。为利故习。颂其义曰。

夫以取彼物　　少与而多欲
畏习与利习　　贪人友际然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识当远离　　譬犹出涩道

言佞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宣人之私。自隐其私。面伪称善。退则兴诽。颂言义曰。

好行宣人私　　有私而自隐
面从褒扬善　　退则议其恶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识当远离　　譬犹出涩道

面爱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说人往短。阴求来过。与之不宝。欲人有厄。颂其义曰。

为于不可为　　不利造妄语
与而不为宝　　愿人厄请已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识当远离　　譬犹出涩道

邪教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以杀生之事劝化人。以盗窃以淫邪欺诈之事劝化人。颂其义曰。

杀生与盗窃　　欺诈为妄语
趣向他人妇　　以此劝立人
斯以非友像　　智者所不友
已识当远离　　譬犹出涩道

又居士子。有四友。为仁明欲利人。当识知。何谓四。一为同苦乐。二为利相摄。三为与本业。四为仁愍伤。颂其义曰。

与人同安危　　摄之以善利
为厚能业人　　哀愍导正道

如斯为友像　　智者所习讽
当与此从事　　必益不为恶

同苦乐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施之以己所宝。施之以妻子利。施之家所有。言忠为忍言。颂其义曰。

与其利己者　　有财利亦与
与以家之利　　言忠为忍言
如斯为友像　　智者所习亲
当与此从事　　必益不为恶

利相摄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彼私不宣。己私不隐。面说善言。还为弭谤。颂其义曰。

以不宣彼私　　己私不为隐
相见语讲善　　还则弭诽谤
如斯为友像　　智者所习亲
当与此从事　　必益不为恶

与本业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以利业之。以力业之。纵恣谏之。以善养之。颂其义曰。

业之以财利　　以力助安之
切磋其纵恣　　将养其善志
如斯为友像　　智者所习亲
当与此从事　　必益不为恶

仁愍伤之友。当以四事知。何谓四。教劝竖立以成其信。成其戒。成其闻。成其施。颂其义曰。

信戒闻施道　　恒以劝化人
如斯为友像　　智者所习亲
当与此从事　　必益不为恶

又居士子。夫东面者。犹子之见父母也。是以子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父母。何谓五。念思惟报家事。唯修责负。唯解饬戒。唯从供养。唯欢父母。父母又当以五事爱哀其子。何谓五。兴造基业。与谋利事。与娉妇。教学经道经。则以所有付授与子。是为东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为子必孝。为父母慈爱。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南面者。犹弟子之见师也。是以弟子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于

师。何谓五。必审于闻。必爱于学。必敏于事。必无过行。必供养师。师又当以五事哀教弟子。何谓五。以学学之。极艺教之。使敏于学。导以善道。示属贤友。是为南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为弟子谦。师以仁教。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西面者。犹夫之见妇也。是以夫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其妇。何谓五。正心敬之。不恨其意。不有他情。时与衣食。时与宝饰。妇又当以十四事事于夫。何谓十四。善作为。善为成。受付审。晨起。夜息。事必学。阖门待君子。君子归问讯。辞气和。言语顺。正几席。洁饮食。念布施。供养夫。是为西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夫妇之宜。士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北面者。犹友见其朋也。是以友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朋类。何谓五。正心敬之。不恨其意。不有他情。时时分味。恩厚不置。朋类又当以五事摄取其友。何谓五。有畏使归我。遨逸则数责。私事则为隐。供养久益胜。言忠为忍言。是为北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朋友之交。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下面者。犹长子之见奴客执事也。是以长子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奴客执事。何谓五。适力使之。用时衣食。时时分味。时时教斋。疾病息之。奴客执事又当以十事供养长子。何谓十。善作为。善为成。受付审。夜卧。早作。凡事必学。作务勤力。家贫不慢。空乏不离。出门称曰。我家长子聪而有慧。是为下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长子执事之宜。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

夫上面者。犹居家布施之人之见沙门梵志也。是以居之来当以五事正敬正养正安沙门梵志。何谓五。开门待之。来迎问讯与设几席。经法藏护。施食洁净。以是供养沙门梵志。沙门梵志又当以五事答布施家。何谓五。教诲以成其正信。教诲以成其戒行。教诲以成其多闻。教诲以成其布施。教诲以成其智慧。是为上方二分所欲者。得古圣制法居家及沙门梵志之宜。士丈夫望益。而善法不衰。颂其义曰。

东面为父母　　师教宜南面
西面为子妇　　朋友位北面
奴客执事下　　沙门梵志上
如此应为礼　　亦为居家宜
凡人富有财　　当念以利人
与人同财利　　布施者升天
得利与人共　　在在获所安
义摄世间者　　斯为近乐本
夫以恩摄人　　如母之为子

善摄护天下　　其福数数及
上得处众会　　能益利与安
成人之信戒　　必使得名闻
意与常不惰　　舍弃悭吝行
摄人以友事　　饮食相惠施
往来而又往　　如是名不亏
夫能修慎身　　斯居家为贤
居积宝货者　　当兴为仁义
先学为最胜　　次乃为治产
若索以得财　　当常作四分
一分供衣食　　二为本求利
藏一为储跱　　厄时可救之
为农商养牛　　畜羊业有四
次五严治室　　第六可娉娶
如是货乃积　　日日寻益增
夫财日夜聚　　如流归于海
治产求以渐　　喻若蜂作蜜
有财无与富　　又无与边方
悭吝及恶业　　有力无与友
事中用则学　　不用勿自妨
观夫用事者　　明好犹炽火
其于族亲中　　乃兼为两好
与亲众座安　　如释处天宫

于是善生子闻众祐说已。即稽首佛足。下起绕三匝。欣然自归。从佛受戒。

佛说数经一卷

佛说数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东园中鹿讲堂。彼时数婆罗门。中食后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而相慰劳。而相慰劳已却坐一面。彼数婆罗门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昙。我欲有所问听我所问。听汝问。婆罗门。随意所乐。此瞿昙。此鹿讲堂次第作次第成。瞿昙。此鹿讲堂初上减梯。如是二三四。瞿昙。如是此鹿讲堂次第得上。瞿昙。此御象者。次第教授次第学。谓手执钩。瞿昙。此乘马者。次第教授次第学。谓已羁靽。此瞿昙。谓刹利种次第教授次第学。谓执弓箭。瞿昙。此婆罗门。次第教授次第学。谓学诗章。瞿昙。我等学数。数以存命。若数弟子。谓有小儿。被初一二数之。二三二三若十若百若增多。如是瞿昙。我等学数。数以存命。次第教授次第学。谓学数。沙门瞿昙。于此法律以何教授。何所学而可知。汝数目犍连。若作是说为等说不。次第教授次第学。行戒教学。此目犍连。若作是说为次第说不。于我法律。何以故。此目犍连。于我法律次第有教授。次第行戒次第学。此目犍连。谓彼为比丘初学不久。至此法律亦未从如来教语之。此比丘。身行等净其行。口意等净其行。此目犍连。若比丘。身行等净其行。口意等净其行。彼如来无上御之。此比丘。当内身身相观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观行止。此目犍连。谓比丘内身身相观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观行止。彼如来无上御之。此比丘。当守护根门。自护其意护意念。俱自行精进。彼眼见色。当莫受想莫受他想。谓增上因缘故。护眼根无耻贪忧戚意。不在恶不善法。彼在中学护于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根。身意知法。莫受想莫受他想。谓增上因缘故。是意根无耻贪忧戚意。不善法不在意住。彼在中学自护意根。此目犍连。若比丘。具足诸根门。自护其意。意无染护意。意与念俱等行精进。彼眼见色。亦不受想不受他想。谓增上缘故。具足眼根。无耻贪忧戚意。不在恶不善法。彼在中学自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亦不受想。至彼在中学自护意根。彼如来无上御之。此比丘。过已过当为等行观。已观屈申持僧伽梨衣钵。若行若住若坐。若眠若觉若说若默。当为等行。此目犍连。若比丘。过已过至行于等行。彼如来无上御之。此比丘。知床卧已而受之。若在静处。若在树下空静处山间窟中。露坐草蓐林间冢间。彼若在静处。依敷尼师檀结加趺坐。正身意愿。意最在前。除贪嫉意无嗔恚住。莫于他财发于贪。谓他物令我有。净除贪意。如是嗔恚懈怠睡眠调戏羞耻。除疑贪离邪离疑离诸犹豫法。净于疑意。彼弃五盖意着结。智慧羸于淫解脱。至住四禅。如是目犍连。比丘于淫解脱至住四禅。如是目犍连。如来为初学比丘多有所益。谓教学教行。谓目犍连。彼诸比

丘上尊诸王所识。无懈怠住行于梵行。如来无上御之。谓至竟尽有漏尽。一切沙门瞿昙弟子。如是教授如是教学。至竟尽近涅槃。此目犍连。非一向或一不或一向。此瞿昙。有何因有何缘。言有涅槃求涅槃道。沙门瞿昙。住能教授。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学。至竟尽至竟向涅槃。或一不如是。是故目犍连。我还问汝。随汝所乐而还报之。于目犍连意云何。善知退罗阅只道路不。唯瞿昙。我善知退罗阅只道路。若有人来欲至罗阅只到王所。到汝所而作是言。目犍连婆罗门善知数。罗阅只行道路。我欲到罗阅只至王所而问道路。汝当作是言。汝当以此道正而去。正去已趣彼村。趣彼村已至彼处。是故汝次第当至罗阅只。谓于罗阅只。园地快乐。林快乐地快乐。池快乐河水流冷。安隐快乐。当知此当见此。彼当受汝教等受其教。受教已以彼道直至。彼直至彼已。反取邪道背而行。彼于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亦不知彼亦不见。若有人来有王事。欲至罗阅只而到汝所。当作是言。目犍连婆罗门善知数。罗阅只道路。我欲至罗阅只。我今问汝道。汝当作是言。汝以此道直而往至。直往已至彼村。至彼村已至彼处。彼次第到罗阅只。谓彼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知彼见。此目犍连。何因何缘。有彼罗阅只。有罗阅只道路。汝住教授。彼初人得教授。亦不受教授。而取邪道背而去。谓于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亦不知彼亦不见。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罗阅只。谓于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便知彼便见。此瞿昙我当如何。有彼罗阅只。有罗阅只道路。我住教授。彼初来人。如所教不受教。取邪道反而往。谓于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亦不知彼亦不见。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罗阅只。谓于罗阅只。园地快乐至安隐快乐。彼当知彼当见。如是目犍连。我亦当如何。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住教授。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令。至竟尽近涅槃。或一不如此。此目犍连。谓彼比丘于中受教。于世尊众中受教授所记。谓至竟尽有漏尽。已过瞿昙。已过瞿昙。犹若瞿昙。极好地有娑罗林树。彼守娑罗林者勤修无懈。彼自以力俱彼娑罗树根以时穿毁视之。以粪投中以水溉之。若有不满以土满之。若边有草拔已弃之。若边有蔓草。弊恶曲戾不直。此所防尽拔已弃之。谓彼弃新生。极长彼初生。随时水治。以粪投中以水溉之。如是瞿昙。好地娑罗树林于后时极大转增。如是瞿昙。谓彼人谀谄为幻。不信懈怠乱志不定。恶智意乱根不定。戒行不勤。不极分别沙门行。沙门瞿昙。不共彼宿。不共如此人住。何以故。瞿昙如是。彼人为坏梵行者。瞿昙。谓彼人无有谀谄。亦无有邪意。信行精进。意常住应于定智慧。顺敬戒学。多分别沙门行。沙门瞿昙。为无所著。共如此人宿止。何以故。瞿昙。如此人者。于梵行者为应法清净。犹若瞿昙。诸有根香迦罗为最上。何以故。瞿昙。彼迦罗诸根香首。犹若瞿昙。诸有娑罗香赤梅檀是彼之首。何以故。瞿昙。诸娑罗香。赤梅檀为首故。犹若瞿昙。诸水中华青忧钵为首。何以故。瞿昙。诸水华

青忧钵为首故。犹若瞿昙诸陆地华须牟尼婆利师为首。何以故。瞿昙。诸陆地华婆利师为首故。犹若瞿昙诸世之论沙门瞿昙论为最。何以故。沙门瞿昙论。能摄一切异学故。是故唯世尊。我今自归法及比丘僧。唯世尊。我今持优婆塞。从今日始尽命离杀生。今自归佛如是说。常数目犍连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梵志頞波罗延问种尊经一卷

佛说梵志頞波罗延问种尊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五百比丘俱。舍卫城中有婆罗门五百人。五百人相将俱出城。自至其田庐。相与共坐讲议言。本初起地上人时。皆是我曹婆罗门种。第二种者刹利。第三种者田家。第四种者工师。我曹种最尊。初起地上作人时。皆是我曹种。初生时从口中出今世人反从下出在天下者。我曹种为最尊。我曹种皆是第七梵天子孙。佛反言天下一种耳。佛皆持我曹种。与刹利田家工师种等。我曹种死皆上梵天。佛反持我曹种。与凡人等。自相与议。谁能与佛共讲议分别是种者。时有婆罗门。有一子年十五六。字頞波罗延大圣。明工书知方来之事。五百婆罗门中。无有能与等者。皆师事之。能说经知天下事。頞波罗延大圣身有奇相。诸婆罗门自共议言。独頞波罗延能与佛共谈。我曹皆不能与佛共谈。五百人共告頞波罗延言。佛以天下人为一种。我曹种与刹利田家工师异。我曹种从梵天来下生从口出。今世人生反从下出。佛言。天下有四种。四种皆佳。愿頞波罗延自屈俱往与佛共讲。頞波罗延言。佛持正道能答应正道者。欲持婆罗门种往。不其有持道道正也。五百人皆言。我曹持頞波罗延作师。何为不往讲是四种事。如是者再三。頞波罗延即起。与五百人俱到佛所祇树。阿难白佛。有婆罗门子字頞波罗延。年十五六。所从五百长老婆罗门来在外。佛言。呼入。阿难出请頞波罗延入。頞波罗延等五百人皆住。不为佛作礼。自说言。我有小事欲问佛。佛言可坐。頞波罗延白佛。我欲有所问。宁可相答。佛言有所疑者便说之。頞波罗延言。我曹种道说与刹利田家工师种异。言我曹种是梵天子孙。我曹先祖初生时皆从口出。死皆上天。佛报言。我经不道说异种。若婆罗门娶刹利女。刹利女为生子。刹利娶田家女。田家女为生子。田家娶工师女。工师女为生子。工师娶婆罗门女。婆罗门女为生子。佛言。我经中以施行为本。施行善者最为大种。其天下尊贵者。皆施行善得耳。不以种得也。我先世无数劫时。亦作婆罗门子。亦作刹利子。亦作田家子。亦作工师子。自致为王子。今身为佛。佛告頞波罗延。我问若一事若如事说之。佛言。若见世间人善家子为人作奴。奴反免为人作子不。頞波罗延白佛言。我闻月支国中有是。佛言。是何等故。善家子反作奴。奴反为人作子。是奴志意施行善故人用作子。子作奴者志意施行恶故。自卖为人作奴耳。若曹言人有种如是者。人种在何所。佛言。若有婆罗门刹利田家工师是四种。甚为喜杀喜盗喜淫喜两舌喜恶口喜妄言喜谗人。喜与痴人相随。喜嗔怒喜祠祀。作是行者。宁堕地狱中不。頞波罗延言。婆罗门种说。虽有是恶我种最尊。是梵天子孙生从口出。死皆当上天。佛言。其有婆

罗门刹利田家工师种。无杀心无盗心无淫心无两舌心无恶口心无妄言心。无喜谗人心。无喜随愚痴心。无喜嗔恚心祠祀心。如是死者不生天上耶。頞波罗延言。如是皆生天上。佛言。若说种类者在何所。佛言。人种类皆从心意识出。心意识施行善者。生天上人间。心意识恶者。入虫兽畜生鬼神地狱道中。其有婆罗门刹利田家工师种施行恶者。同入三恶道中。如是者种在何所。婆罗门种施行亦有善恶。刹利种施行亦有善恶。田家种施行亦有善恶。工师种施行亦有善恶。若曹自说言有种。如是种为在何所。若婆罗门持意怨是虚空。刹利田家工师亦怨是虚空。不能中伤也。用意言等。但婆罗门持意自贡高世间耳。婆罗门种刹利田家工师种。入大溪水中各自浴垢堕水中。宁能别知是婆罗门垢刹利垢田家垢工师垢不。頞波罗延言。垢在大溪水中。当知在何所。若尚不知人垢。反言我种在天上本从口出。余人从下出。我种人中最尊贵。佛告頞波罗延。若国王闻某国某郡县某聚落。有婆罗门及子高明。有刹利及子高明。有田家及子高明。有工师及子高明。王即征召俱为王臣。王岂问种类耶。其高才明达者。王即先与好郡国。王何以不问子种类。若曹言有种类者。为頞波罗延若戒在何所。从诸长老坐在长老上。是五百人。何以不责若种类若作师。其有婆罗门刹利田家工师种及余种。寒时俱在大火边。火热不独至一种所。温热皆等耳。若有大船渡水。婆罗门刹利田家工师种俱在一船上渡船不独渡婆罗门种。亦不独度余种。佛问頞波罗延。若婆罗门刹利田家工师种亦余种子在母腹中。时同十月有增减耶。頞波罗延言。皆十月耳。无有增减也。若曹何以说言我种梵天子孙生从口出。婆罗门种刹利种田家种工师种亦余种。日月何以不独照若一种。何为并照余种。頞波罗延言。我种自说言胜余种。佛告頞波罗延。有驴父马母马为生子名是何等。頞波罗延言。名骡。父亦不字为骡。母亦不字为骡。若何以字为骡我先祖呼作骡。我随言骡。有马父驴母驴为生子若名为何等字为駏驉。父亦不字。为駏驉。母亦不字为駏驉。若何知为駏驉。我先祖呼为駏驉。因随言駏驉。婆罗门娶刹利女。刹利女为生子。当名为何等。当言婆罗门种刹利种。頞波罗延言。不知当呼何种。佛言。若不自知类。何以名骡駏驉。刹利女为婆罗门生子。入若门中随若祠祀随若种类。是儿然后高明。若曹当承事当出去。我曹当承事。婆罗门娶田家女。田家女为生子。子有杀心有盗心有淫心有两舌心有恶口心有妄言心有谗人心有喜随愚痴心。有嗔恚心。有祠祀心。有是行者。若曹与相随不。我曹不与相随。子心意识施行恶。我曹当逐出不内我曹群辈中。佛言。若曹自说。是梵天子孙生从口出死当上天。若曹但见心意识施行恶便生相逐。何为道说种类。佛言。若有婆罗门种。中有不孝父母者。喜杀盗行十恶者。死当趣何道。頞波罗延言。心意识施行如是者。死当入地狱中。佛言。若曹言。我种本梵天生从口出于人中最尊。何为入地狱中。佛言。天下人无种类无有常。高明者。心意志善施行好是为尊贵。心意施行恶是为下贱。頞波

罗延自思念。我本不欲来。众人共使我来。自思惟。我本意不得与佛诤。我续言佛道正。佛言。若本时言人当种佳。今反就我言心意志佳。頞波罗延自思念。佛语遮我前后。佛告頞波罗延。乃往去时有七婆罗门皆有道。日日祠祀于天。七婆罗门亦自道说。我是梵天子孙。我曹生亦从口出。凡人从下出。我种与凡人异。我种死皆当上天。佛言。我是时亦作道人字阿洫。众人共呼我道为天道。我是时见七婆罗门乃在焰火祠。诸婆罗门皆言。我曹死当如是火光当上天。佛言。我见子曹所为。我自变身体。手持黄金柄幢旄身着白衣。从人假车而往至七婆罗门所。七婆罗门时经行。及子曹见我。呼我作。婆罗门道从何所来。七婆罗门言。若是天道略与我等。何以着好衣载车手持黄金幢。若从何所生欲至何所。从何所来何以来到是间。时我不与语。子曹见我不语。皆嗔既咒我。欲令我住死。子曹咒我。我面更好。子曹更复咒。我面色复重好。七婆罗门大惊言。我曹所咒者皆死。今我咒之面色复更好。更复呼阿洫。自思念。子欲趣何等道。阿洫即答言。我道意胜。若曹何为怒。若曹闻阿洫道天道不。子曹言。我不闻。贤者道人。相见当相问。何为相嗔。阿洫言。我闻若曹说天下婆罗门为梵天子孙。生从口出人中独尊。用是故来相问。若起是火祠天。祠天若法何师道得。无复从先祖闻。七婆罗门言。我先祖为我曹效耳。阿洫道人言。若曹先祖母是婆罗门女他人女。言我曹不知先祖母刹利女田家女工师女。我不知若先祖母为婆罗门生。若曹爱他人生若曹种类。若殊不知先祖。何以知先祖从梵天来生。女人心不可保。若曹能知世间人。夫妇合会云何生子。子曹皆言我不知。若亦不知先祖。亦不知人所生。何为向我嗔怒。凡人相见当先相劳问高下。当知人意志乃可怒。何为先怒。若知子初入腹中时。不父有贪淫之态。母有爱慕之心。所当为作子者。三合成子。所当为子者。谁令温意得父母乃成为子。子在腹中或先世作恶。今在腹中或盲或聋或哑或伛或跛或机。父母皆不知近。父母怀子在腹中。尚不能知其子好丑。若曹何以知先祖是梵天子孙。生从口出人中独尊。佛告頞波罗延。先世时七婆罗门尚能咒杀人。是时我不听子曹。所语亦不录也。今我作佛若复来道说我梵天子孙。生从口出人中独尊。佛告頞波罗延。思惟我所语。天下生子。养者为父母。成者师也。頞波罗延婆罗门。又与五百婆罗门及诸婆罗门共思惟。我往时尚为七婆罗门作师。七婆罗门皆道德人能咒杀人。我于今分别道说。是人有种。一为百百为千。千为万万为一。頞波罗延及诸婆罗门俱前。以头面着佛足。不审一为百百为千。千为万万为一。是者何谓。佛言。是世间人贪乐生死者众多。一人生子孙然后更分为百家。百家求道一道耳。何等为一道。谓无为道。如是者一为千千为万。頞波罗延前长跪言。宁可哀畜我曹。如哀沙门莫有恨心。于我曹所请归相捡敛佛。言善。若曹朝来不食。皆起以头面着佛足去。

佛说四谛经一卷

佛说四谛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比丘应唯然。比丘便从佛闻。佛便说是。比丘真正法说。为是四谛。具思惟见开了分别发见。若所有比丘过世时。从如来无所著正觉。是亦从是正说。为是四谛。具思惟见开了分别发见。从是四谛。若所有比丘从后世来者。从如来无所著正觉。是为从是正法。真为贤者。四谛具如上说。今有比丘。见在如来无所著正觉。是亦从是正谛说。如是四谛具思惟见开了分别发见。

佛复告比丘舍利曰。比丘慧疾慧走慧利慧方慧深彻慧恶慧不厌能见慧珍宝慧随。比丘舍利曰能。比丘舍利曰所。是贤者四谛平说具能舍利曰比丘为奇人具说思惟能见能开能了能分别发能见。今多少随道法。是舍利曰比丘。最无有过。从邪能还。舍利曰比丘。能令随道。目揵连比丘能令竟道。舍利曰比丘如母生。目揵连比丘如母供养。当目揵连比丘如是觉者。舍利曰目揵连当可事当。为供当。可往问。舍利曰比丘。目揵连比丘。为同学者。致乐念令无有他。佛已说如是从坐起入寺室。顷思惟在。时贤者舍利曰比丘。为利故令佛在世间故。今为说是四谛。何等为四。一为苦。二为习。三为尽。四为道。四谛受行令灭苦。何等为贤者苦谛。从生苦。从老苦。为病苦。为死苦。不哀相逢苦离哀苦。所求不得是亦苦。仓卒五种苦生。贤者苦生为何等。若是人彼彼人种。从生增生。以随以有欲成。五阴已生。命根已得。是名为生。生贤者苦。何因缘生苦为生者。人令身有故更苦。从更复更。从痛复痛。令意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更苦。从更复更。知受复受。令身待受恼。从更复更。觉受复受。意念热恼。从更复更。知受复受。令身意热恼。从更复更。从受苦复苦。身热疲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意热恼疲令热忧。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恼热疲从念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生贤者苦上说苦。是故说从是有老。贤者苦老为何等。所各各疲疲人。其为是老皱白力动。以老偻拄杖鬓发堕黑子生[執/支][執/支]根已熟。身欲坏色已转老已寿。是名为老。老贤者苦。何因缘说老苦。以人老身更苦。从更复更行受复受。意念更苦。从更复更作受复作受。身意亦苦。从更复更行受复受身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意念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意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热疲忧恼。从更相更从受相受。意念热恼疲恼忧。从更相更从受相受。身意念热疲忧恼。从更相更从受复受。是故贤者说老苦。上说苦为是故说。病贤者苦。病为何等。有头病。有腹病。有耳病。有鼻病。有口病。有唇病。有舌病。有咽

喉病。有哕病。有变病。有下病。有热病。有淋沥病。有颠病。有咽瘤病。有寻寻病。有骨节病。有皮病。有肪病。有血热病。有瘀病。是亦余若干。皆从猗生。不得离是皆在着身。病贤者苦。何因缘病苦。人受故令身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意念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并身意念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意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意念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热疲忧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意热疲忧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意念热疲忧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所说病贤者苦。是故说。亦从是因缘有。

死贤者苦。死为何等。所为人有。所为人有在生死。处处为舍身废坏灭。不复见命。已尽五阴。已舍命根。已灭死时。是名为死。贤者苦何因缘死苦。死者人为身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意念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意念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意念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热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身热疲悔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念热疲悔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死贤者苦。为是因缘说。亦从是因缘有说。

不相哀相逢会贤者苦。不相哀相逢会。为何等有。贤者人六自入。不哀不可。是从是相逢会。有是一坏相。离本相聚会共事相离是为苦。如是外亦尔。识亦尔。思亦尔。痛亦尔。思想亦尔。念为亦尔。爱亦尔。六行亦尔。有贤者人为六种持不哀。何等六种。若地种。若水种火种风种空种识种。是一会相有合聚共会共事。是为苦。不相哀会贤者苦。何因缘不相哀会贤者苦。不相哀共事会贤者人令身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意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念更苦。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念热。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热疲苦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意念热疲苦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令身意念热疲苦恼。从更复更从受复受。不相哀相逢会贤者苦。是故所说亦从是故。从是说。

哀相别离贤者苦。哀别离为何等。有是贤者人为所自所入。哀令从是相别离亡。相别相离不相俱。不会不共居不相逢不更。是为苦。如是自外亦尔。识亦尔更爱亦尔。痛亦尔念为亦尔。爱亦尔六持亦尔。有贤者人为哀六持地持水持火持风持空持识持。令从是相别离亡相别相离。不会远离不共居不相会不共更。是为苦。是离哀贤者苦。为是故说。亦从是因缘说。若求不得是亦苦。是故复说世间法贤者为人。若意生栽为莫生是亦可舍。老法贤者为人。如是欲生为栽莫老。是意不舍。病法贤者人。病已受为是欲生。令我莫有。苦是欲舍。死法者贤者人。已应受死有。是欲生令我莫死。得不从是舍。有贤者人。已生痛不可不贪意不用。为是欲生令是所生。痛不可贪意不用。

令是为可。令是为欲。令是为意。不得从欲。断有贤者人为求思想。亦念不可。不用意。不可有。是意生。令是意生者。思想求不用不可意不可为欲。是意用可。可意为令我是意当用。当可不得。从是得断。有是贤者人。有更用可。可意设有是意生所。是更已生用可。可意令是常不离。是欲不当断。设有贤者人。生是思想念爱可意欲。得为是欲生。令是思想念生欲可意欲。得令是常坚勿相离。令是愿莫断。所求不得是亦苦。是故说。亦从是因缘故说。本为五阴苦是故复说令从是法是法非常厄病为坏疾败老不坚不信欲转离为是故本五阴苦。过世贤者同是苦谛。未来世贤者亦是苦谛现在世贤者亦是苦谛。是无有异不倒不惑。如有谛如是如应贤者谛。贤者谛贤者是谛知见解得应。如是谛觉。是故名为贤者谛。何等为贤者苦习。贤者谛。或人贤者六自入身。相爱彼所爱着近。往是为习。如自身外身亦尔。识更知行哀有。贤者人为六持爱。一为地二为水三为火四为风五为空六为识。彼所爱着相近往发。是为习。如是何应。若人在儿子亦妻从使御者田地舍宅坐肆卧具。便息为爱着近更发往求。当知是爱习为。苦习贤者谛。过世贤者时亦是爱习。为苦习贤者习。未来世时亦是爱习。为苦习贤者习。今现世时亦是爱习。为苦习贤者习。如是不异如有不倒不惑。真谛正如有贤者谛。为贤者谛更见解得。相应如有觉。是故。苦习名为贤者谛。何等为贤者苦尽。贤者谛。有贤者为人六自身中种入为不受得。从是解不共更已断已舍相离已尽不复望已灭寂然是苦灭。如是内身外亦尔。识相近更思想念行望爱亦尔。有贤者人六持不爱。一地二水三火四风五空六识。从是得解不共更已断已舍已弃已异不用寂然是为苦尽。是亦为何等。若人无有爱着在儿在家在使在御田地舍宅居肆卧具卖买利息无有爱着。不相近意生发求无有是。当知是爱尽为苦尽。贤者谛。过世贤者时是亦爱尽为苦尽。贤者谛。未来世亦尔。今现在世时亦是爱尽为苦尽。贤者谛。如是不异如有不惑不倒。真谛是如有是故苦已尽名为贤者谛。

何等为贤者苦尽受行贤者谛。有是贤者八种道。一直见二直治三直语四直行五直业六直方便七直念八直定。

何等为贤者直见。若贤者道德弟子为苦念苦为习念习为尽念尽为道念道。得分别观能得法观能受想能观想能可想能受行。是名为直见。亦观持宿。亦念道德。蚤行见行悔受止无为念寂然止从不着如得脱意分别观行相行意在法观相不离相会受。是名为正直见。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正直治。若贤者道德弟子苦为苦念习为习念尽为尽念道为道念。若行随投念复念。是名为直治。亦观宿命持。亦所学行相念从行观悔无为寂然受止从无所著得脱意观止所求所投念行随行。是

名为直治。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正直语。同贤者道德弟子为从苦念苦为从习念习为从尽念尽为从道念道。止四口犯有余口恶行从是得止离止相离摄守不可作不作从受罪无有罪已止。是为直语。亦复为持宿观。已入行行念道从行悔意止无为度世寂然可意止无所著如得解脱意分别观。除四口恶行离止相离摄守不可作不作从受罪无有罪已止。是名为直语。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正直行。念为贤者道德弟子从苦为念苦从习为念习从尽为念尽从道为念道。除身三恶行亦余身恶行。从是止离摄守不可作不作从受罪无有罪已止。是名为直行。亦持观宿命。亦从道德行念世间行见悔止无为度世见寂然止从无为度世不着如得脱意得观。除身三恶行。亦除身恶行。离止相离摄守不可作从受罪无有罪已止。是名为正直行。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正直业。若贤者道德弟子苦从苦念苦习从习念习尽从尽念尽道从道行得念所不应求所不可行若干畜生业从邪行欲自活。是名为邪业。亦持宿命行观从行得道念世间行观悔止度世无为观寂然止得度世不着如得脱意从得观不应求。不求若干畜生业行自活命离止相离摄守不可作从受罪无有罪已止。是名为正直业。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正直方便。贤者道德弟子苦为念苦习为念习尽为念尽道为念道。所精进所方便所出所住。止所能所敷所喜不毁不灭念正止。是名为正直方便。亦有持宿命观。亦从得行念从世间行见悔止见度世无为寂然止从不着已得道观解脱意。所精进所方便所出所住止所敷所喜不毁灭念正摄止。是名为正直方便。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直正念。若贤者道德弟子苦为念苦习为念习尽为念尽道为念道相念从念。念念不忘。少言念不离。是名为正直念。亦观持宿命。亦从得道行念世间行不可悔摄止度世无为寂然止见一德无所著如解脱意观念想念。从念念念不忘少言念不离。是名为直正念。是名为道德谛。

何等为贤者直正定。若贤者道德弟子苦为念苦习为念习尽为念尽道为念道。意止故不动不走。已摄止故意念在一。是名为直正定。亦观持宿命。亦从得解意念见世间行悔摄止度世无为见可如得无所著从解脱因缘意向观所意止正安一不惑不走摄止念定在二念。是名为正直定。是名为道德谛。过世贤者亦是苦尽受贤者谛。后世未来时亦从是受行贤者谛。今现世时亦从是受行灭苦贤者谛。如是不异如有不失不惑。真谛如本如有德道德谛贤者是谛更见得应解脱是故为苦尽。从是

行名为道德谛。从后敛说。

苦苦习尽亦见道佛所说行无有量。

舍利曰说如是。比丘受行。

佛说恒水经一卷

佛说恒水经

闻如是。一时佛与大比丘僧诸弟子菩萨俱行到恒水。诸天人民鬼神龙人非人。及初发道意者无央数。各持华香伎乐皆追从佛。已到恒水施座而坐。众会皆定。月十五日说戒时。阿难从坐起正衣服前作礼。以头脑着佛足却长跪叉手白佛言。诸弟子坐安定。愿佛可说戒经。佛默然不应。阿难还就坐。甚久到夜半。阿难复起前长跪叉手白佛言。夜已半诸弟子坐皆安定。愿闻佛说戒经。佛复默然不应。阿难复还就坐大久鸡向欲鸣。阿难复起前长跪叉手白佛言。鸡欲鸣。诸弟子愿欲闻说佛戒经。佛告阿难言。人生死展转五道以往来。在世间甚大勤苦。不自识知前世宿命本末者。皆坐心意不端故。人身甚难得。已得人身。佛经戒复难得值闻。已得闻佛经戒。信入佛道复难。已入佛道。守持经戒复难得。佛欲说戒经。今坐中有一弟子。不能持佛戒经。用是故佛不说戒经。阿难白佛言。我不知何所弟子不持佛戒经。摩诃目干连三昧彻视。见不持戒弟子。即起往至其前谓之言。卿为佛作弟子。不能持戒法。是为捐弃之人。不应与尊者共同坐席。当起出。不得复入众中。佛告摩诃目干连。汝好晓令出不持戒弟子。即自惭愧出去。佛告诸弟子。善听今说法。诸弟子皆叉手言。唯然受教。佛言。大海水有朝夕来往时不过故际。还去亦不过故际。诸弟子皆当端心正汝意。还自视中表五藏。思惟生死甚勤苦。当奉持戒经不当缺犯。持五戒者。还生世间作人。持十善者得生天。持二百五十戒者。现世可得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泥洹大道。以道以受人身。当奉持经戒。死死不当缺犯大如毛发。譬如海水朝夕来往时不敢过故际。海中有七宝。何谓七宝。一者白银。二者黄金。三者珊瑚。四者白珠。五者车磲。六者明月珠。七者摩尼珠。是为海中七宝。今佛道中亦有七宝。佛言。道宝是也。一者须陀洹。二者斯陀含。三者阿那含。四者阿罗汉。五者辟支佛。六者发意念度一切菩萨。七者佛泥洹大道。是为七宝。欲得道宝者。皆当弃捐淫泆嗔恚愚痴。持戒精进累积功德。中外清净自守无常高士。如是海水不受恶露。若有死人污秽臭处不清洁者。疾风吹着岸上。今佛道中不受污秽不持经戒恶人。诸有犯经戒者。乃牵臂出之。譬如四辈鼠。一者屋间鼠。二者家中鼠。三者野田鼠。四者清溷中鼠。屋间鼠不能居平地。平地鼠不能居屋间。野田中鼠不能居人家。人家鼠不能居野田清溷中鼠不能出清溷中也。不知仓中饶谷故也。人复有四辈。何谓四辈。一辈人端心正意持戒不犯。欲得阿罗汉道。二辈人者持戒精进。欲得辟支佛道。三辈人持戒学问明经智慧。念度一切欲得佛道。四辈人托名为弟子。不能奉持明戒不欲学问。心意犹豫恐不得道故。是为前却弟子。如是四辈鼠。佛言。诸

弟子。天下有五江。东流一江字沙禄。南流一江字阿夷。西流一江字恒。北流一江字默徘徊。中流名字为江。转流入海皆弃本名字。当为海水。佛言。诸弟子。有婆罗门种。有刹利种。有工师种。有田家种。有乞人。有若于辈各自道说言。我种豪贵。如愧富乐贫贱。当如五江水入海。若干辈为佛作弟子。皆当弃本名字。乃为是佛弟子耳。安得复有贵贱自贡高。先知当教后知。不得言我知道自憍贵。不得言学久知经多。不得言我所作意应道。彼所作非作。是者皆为犯戒。不得入众中也。道法长幼相教护。当相承用。有未解经道者。不得向说深事。此为大过。天下大雨水。水流入水沟。水沟流入溪涧。溪涧流入江。江流入海中。海水不增不减。诸弟子。学道得须陀洹者有得斯陀含阿那含者。有得阿罗汉者。有得辟支佛者。有得阿惟越致者。有得佛泥洹道者。来者去者。佛道亦不增亦不减。如海水不增不减也。佛言。海中有大鱼。一者长四千里。二者长八千里。三者长万二千里。四者长万六千里。五者长二万里。六者长二万四千里。七者长二万八千里。学问不值明师。安知天下有大道乎。乘船游于洿池泉流。安知天下有江海。佛经如江海。一切世间经书皆因佛经而出。经难得再见闻。当取讽诵读。却后数千万亿岁。乃复有佛经戒耳。日月星宿当有坏败时。奉行佛经戒无有坏灭时。自今已后佛不复说经戒。佛经戒甚重。中有受持戒犯恶者。头破作七分故也。佛说经讫。诸弟子皆一心重持戒法。诸天人民鬼神龙。皆起前以头面着地。为佛作礼而去。

佛说瞻婆比丘经一卷

佛说瞻婆比丘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瞻婆恒伽上法赖池水上。彼时世尊十五日说戒。在比丘僧前坐。世尊坐已观诸比丘意之所念。观诸比丘意之所念已。夜初一分时坐默然住。于是有异比丘从坐起一向着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夜一时已过。世尊及比丘僧坐已久。唯愿世尊。当说戒。彼时世尊默然住。世尊至夜半默然坐住。彼比丘再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世尊。夜已过初时夜已过半。世尊。比丘僧坐已久。唯愿世尊。当说戒。彼时世尊亦默然住。彼时世尊于夜半后坐默然住。彼比丘三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愿世尊。夜已过初时。夜已过半。夜已过半后明星欲出。不久当明星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唯愿世尊。当说戒。彼时世尊告此比丘曰。我比丘众中有不净者。彼时尊者大目干连亦在众中会。众中会已。于是尊者大目干连作是念。世尊为说何比丘。言众中有不净。我宁可作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观诸比丘意之所念。于是尊者大目干连。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观诸比丘意之所念。尊者大目干连即便知之。世尊所为比丘。于是尊者大目干连从三昧起。便至彼比丘所。到已牵彼比丘臂将出门外。汝愚人去。汝不应在此宿。无有比丘共汝住者。汝今为比丘外。于是尊者大目干连牵彼比丘臂将出门外。反闭门。闭门已。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干连却一面已白世尊曰。世尊。所说比丘者。言众中有不净。我已牵彼比丘臂将出门外。汝愚人去。汝不应在此宿。无有比丘共住汝。今比丘为是外。唯世尊。已过夜初分。已过夜半。已过夜半后夜。已欲晓明星出时。明星不久当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愿世尊。当说戒。汝目干连。彼愚痴人为多受罪。而触娆世尊及比丘僧。若目干连。众中有不净比丘。如来说戒者。彼愚人头当破为七分。是故汝目干连。从今日始汝等当共说戒。如来不复来说戒。何以故。目干连。此一愚人如是过已。过观而观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钵。而于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此目干连。若人言是梵行者。若人作是念。沙门为幻。沙门为粗。沙门为刺。沙门非言。如是知已便弃着外。何以故。恐坏余净比丘故。犹若目干连。成就稻田麦田。若中有恶草生。彼草根如麦根。枝节叶实亦如是。未成其子当弃之。目干连。若成子已。彼田居士便作是念。此为是坏麦子之草。麦之刺麦之粗。彼便拔弃着外。何以故。恐坏余净麦故。如是目干连。若有一愚人作是念过已。过观而观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钵。而于余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干连。他称言是梵行者。彼若作是念。此沙门坏。此沙门刺。此沙门粗。此沙门非言。彼知已便弃着外。何以故。恐坏余净比丘故。犹若目干连。彼田居士。于冬月时

治大谷积。若彼谷所有竖固住者。一向皆离去。谓所有若草若叶。彼扬着风中一向吹去。彼田居士。执扫帚在中是目干连若愚人作是行过已过观谷故。如是目干连。若一愚人。作是行过已。过观而观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钵。而于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干连。他称是梵行者他作是念。此沙门坏。此沙门粗。此沙门刺。彼知已弃着外。何以故。恐坏余比丘故。犹目干连。彼田居士。彼求水欲通水。执极利斧入于林中。彼执斧[木*豖]树。谓彼所有树坚固住而不可入。谓所有枯树打已斧则陷入。田居士截其根。载根已通其中。通其中已便作木笕函通水。如是目干连。或一愚人作如是行过已。过观而观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钵。而于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干连。他称言是梵行者。彼作是念。沙门坏。沙门粗。沙门刺。沙门非。彼知已弃着外。何以故。恐坏余净比丘故。说偈曰。

共止及当知　　恶求及嗔恚
恚恨不舍贪　　不弃幻谀谄
庄人诈言息　　自说是沙门
自作诸恶行　　恶见非是乐
多作诸妄言　　如是知彼已
悉皆不与会　　摈弃不共止
知时具净行　　分别谁言已
非息言沙门　　恶行摈弃已
不与恶共止　　数数及日日
悉皆共集会　　当弃此苦际

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本相倚致经一卷

佛说本相倚致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本有爱不见不了。今见有从有爱。设是本有爱无有今为有。今见分明。从是本因缘。令致有爱。有爱比丘从致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从有爱致本。谓为痴。

痴亦比丘有从致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痴有本从致。谓为五盖。

五盖比丘亦从有本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五盖从有致。谓为三恶行。三恶行比丘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三恶行本从致。谓为不摄根。

不摄根比丘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不摄根从致。谓非本念故。

非本念比丘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非本念从致。谓不信故。

不信比丘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不信本从致。谓恶非法闻故。

非法闻比丘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非法闻本从致。谓非贤者人事。

非贤者亦有本从致。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非贤者从致。谓非贤者人共会乐。

如是比丘已不贤者聚会满。令不贤者事满。已不贤者事满。令非法满。已非法满。令不信满。已不信满。令非本念满。已非本念满。令不摄根满。已不摄根满。令三恶行犯法满。已三恶行犯法满。令五盖满。已五盖满。令痴满。已痴满。令有世间爱满。如是爱乐满稍转稍转猗增有。

度世智慧解脱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度世智慧解脱本。谓七觉意为本。

七觉意从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七觉意从有本。谓为四意止。

四意止从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四意止从有本。谓三清净行。

三清净比丘亦有本从行。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三清净有本。谓为守摄根。

守摄根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守摄根有本。谓为本念故。

本念比丘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本念本。谓为信本。

信本比丘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比丘信本有本。谓闻法经本。

闻法经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闻法经本。谓事贤者本。

事贤者亦有本。不为无有本。何等为事贤者有本。谓贤者聚本。

如是比丘。聚贤者能得事贤者。已事贤者。便闻法言。已闻法言。便致信本。已致信本。便得念本。已得念本。便摄守根。已摄守根。便得三清净。已有三清净。便得四意止。已得四意止本。便有七觉意。已有七觉意。便有无为解脱得度世。如是解脱度世。转转本。令得度世。佛说如是。弟子受行。

佛说缘本致经一卷

佛说缘本致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爱切深有荣色未起为缠没住亦有本栽。非无缘致爱有耽荒本致熟在狂醉为受不明观解。是名痴本。

痴缘所生亦为有本。何等为本。眩曜色声五盖驰惑。斯生痴本矣。

五盖蔽冥致影沉吟亦为有本。何等为本。三恶种牵斯谓为本。

三恶栽习亦为有本。何等为本。不摄根识斯亦为本。

不摄根识缘致有本。何等为本。谓非所应念专候不已。斯谓本也。非应所念。亦从本缘不为无本。何等为本。不从正信迷于所向。斯谓本也。不信从谬亦有缘致。非为无本。何等为本。恶师所引非法听受。斯谓为本。非正失听亦有缘本。何等为本。违背贤圣英[仁-二＋(隹/乃)]之聚。斯谓为本。

乖错贤[仁-二＋(隹/乃)]缘致违背亦。为有本。何等为本。失于戴仰虚心集乐。斯谓本矣。如是比丘。夫失贤众清高之聚。身口意行视听惑满。胸心闭塞矣。以非法见信向毁矣。正道负背则邪见增。邪见增则内摄丧。内摄丧则三恶兴恣。三恶兴恣则五盖盈满。五盖盈满则痴本足。痴本足则爱受盛。以斯转种增着猗有尘染无际矣。

度世明慧升于脱要。亦为有本。何谓度世智慧解脱之本。七觉法妙。谓为致本。

七觉镜照亦为有本。何等为本。谓四意止。斯则觉本。四意静止由从有本。非无有本。其义焉在。谓清净洁妙。其行在三。

三清净行亦为有本。非无有本。本义为何。谓守摄诸根。斯则为本。

守摄诸根亦为有本。非无有本。本义为何。谓镜鉴玄照。斯为本念矣。

本念照往亦为有本。缘致入正。何等为本。本念造胜。谓之树

信。

信亦有本不为无本。何等信本。谓多闻经道次第典要。斯谓为本。

闻于经法亦为有本不为无本。何等闻法。谓贤行澄清业真者也。

贤者清净。亦为有本。何等为本。谓[仁-二+(隹/乃)]行清真洁白之聚。

如是比丘。贤者集胜依附明哲。奉事多闻能致信本。信本已立便得正念。正念已树守摄诸根。根守已建登三行净。已三清净便四意止。四意止立便七觉意。七觉意成立。是即无为解脱度世。佛说如是。弟子受行。

佛说顶生王故事经一卷

佛说顶生王故事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难在闲独处。便作是念。乃至贪欲染着皆悉藏贮。贪欲无厌足。尔时尊者阿难便从坐起往至世尊所。到已头面作礼便一面坐。

尔时尊者阿难须臾退坐。长跪叉手白世尊言。向至禅所便起是念。乃至贪欲染着无厌足。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如是如是。阿难。乃至贪欲染着藏贮。实无厌足。所以然者。阿难。曩昔久远时。有大王名顶生。真法之王治化人民无有卒暴。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绀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谓七宝。亦有千子勇悍猛健。颜色暐晔能却他敌。犹如此世界江河大海。以法治化不加刀杖。

尔时阿难。大王顶生便作是念。我曾闻曩昔旧人寿命极长聪明黠慧。便作是语。然我有是阎浮利地有力势神足。谷茂丰熟人民繁稠。王便生是念。我欲使雨七宝于我宫中。尔时阿难。王顶生作是念已。即七日之中雨七宝。

尔时顶生王复于异时便生是念。我曾闻曩昔旧人。寿命极长聪明黠慧。闻有弗于逮神足自在。谷茂丰熟人民繁稠。我欲往彼治化。尔时阿难。王顶生适作是念已。于阎浮利不现出弗于逮。及四部兵。尔时弗于逮众生遥见王顶生来。大众围绕各各持银钵盛满碎金。或持金钵盛满碎银。往至顶生王所。到已白顶生王。善来大王。此是大王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谷茂丰熟人民繁稠。愿大王于此治化。我等尽是大王所领。尔时阿难。王顶生于彼治化无数百千岁。

是时阿难。大王顶生。复于异时便作是念。我有阎浮利地。所欲自在神足。谷茂丰熟人民繁稠。我已雨七宝于宫殿乃至七日。今复有弗于逮境界自在神足。谷茂丰熟人民繁稠。我曾闻曩昔旧人聪明黠慧便作是语。有瞿耶尼国土神足自在。谷茂丰熟人民繁稠。王便作是念。我欲往至瞿耶尼界率化人民。尔时阿难。王顶生作是念已。便从弗于逮没往瞿耶尼界。及四种兵。尔时瞿耶尼人民遥见王顶生。各以持银钵盛满碎金。或持金钵盛满碎银。各送往献往至王顶生所。到已白顶生王言。善来大王。此是王瞿耶尼界。谷茂丰熟人民繁稠。唯愿大王。于此瞿耶尼界率化人民。我等尽是大王所领。尔时阿难。王顶生于瞿耶尼治化人民。无数百千岁无数万岁。

尔时阿难。大王顶生复于异时便生是念。我有阎浮利地。谷食丰

熟人民繁稠。雨七宝于宫殿乃至七日。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谷食丰茂人民繁稠。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是时顶生王便作是念。我曾闻曩昔旧人聪明黠慧有作是语。有郁单曰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于彼国土一切人民。各无所属所欲自在寿命极长。于彼命终尽生天上。食自然粳米。着劫波育衣。尔时顶生王便作是念。我当于彼治化以生此念。尔时阿难。顶生王于瞿耶尼没即往郁单曰界及四种兵。尔时顶生王遥见彼国地。皆平正尽绀青色。见彼色已便告诸群臣人民。卿辈。颇见地平正绀青色不乎。答曰如是大王。卿等欲知。此是劫波育衣树。彼人尽着劫波育衣。卿等。亦着劫波育衣。尔时大王顶生复更见地淳白色。见已复告群臣。卿等见此地白不乎。答曰。如是。此是自然粳米无皮无茎。不加捶杖亦不扬簸。香顺风百由旬。逆风五十由旬。极香极美。彼士人民食此粳米。诸贤亦当食此粳米。尔时顶生王遥见地平正皆绀青色。见已告群臣人民言。汝等见此绀青色不。对曰。如是大王。此是四指濡草极濡如孔雀毛。各各右旋与体无异。郁单曰人皆坐此草。卿等亦当坐此草。尔时大王顶生遥见城郭楼橹埤垷见已便告群臣人民言。卿等。见此地平正楼橹埤垷不。对曰。如是大王。此是人民所住舍。尔时郁单曰人遥见顶生王来。各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白顶生王言。善来大王。此是王郁单曰界神足自在。谷茂丰熟人民炽盛。愿大王于郁单曰治化人民。我等亦当顺从王教。尔时阿难。顶生王于郁单曰治化人民。无数百岁无数千岁。

　　是时王顶生复于异时便作是念。我所领境界有阎浮利地神足自在至人民炽盛。我于彼雨七宝在宫殿乃至七日。我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炽盛。我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炽盛。我亦有郁单曰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炽盛。我曾闻旧人聪明黠慧。作是说曰。有三十三天寿命极长颜貌端正。于彼有天名释提桓因。我今当往诣彼三十三天。便受五处。天寿天色天乐天神足天增上。我今欲往至三十三天。尔时阿难。顶生王作是念已。于郁单曰没便往住三十三天及四种兵。诣彼善法讲堂。尔时释提桓因遥见顶生王来。见已便语顶生王曰。善来大王。可就此座。尔时阿难。顶生王即就座而坐。与释提桓因同坐。此二王同坐而无有异。颜容姿貌正等无异。唯眼眴异。是时顶生王复于异时便作是念。我有阎浮利地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于宫殿雨七宝乃至七日。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我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我亦有郁单曰界神足自在至人民繁稠。及此三十三天长寿久处此。尔时三十三天集善法讲堂。各次第坐。尔时三十三天便作是念。此顶生王。是阎浮利地王以法治化。七宝具足千子围绕。于四境界最尊第一。不加刀杖以法治化人民。尔时阿难。释提桓因与顶生王半座使坐。二人同坐光色无异。颜彩容貌皆悉同一。唯眼眴异。尔时阿难。顶生王于彼五欲而自娱乐无有厌足。无数百千岁无数万岁。

尔时阿难。顶生王复于他时而生是念。我所领境界有阎浮利地神足至人民炽盛。七日之中雨七宝于宫殿上。亦有弗于逮界神足至人民炽盛。我亦有瞿耶尼界神足至人民炽盛。我亦有郁单曰界神足至人民炽盛。复有此三十三天寿命延长颜色暐晔。有此善法讲堂四园具足。云何四。难檀桓园。宝彩园。粗坚园。杂种园。是为四园。有昼度树拘毗多罗树。皆悉茂盛。香顺风百由旬。逆风五十由旬。此是三十三天所娱乐处。四月之中五欲自娱。此是善法讲堂所皆青琉璃。此是天帝所坐处。百台围绕皆七宝成。一一台有七百阁。一一阁有七七玉女。一一玉女有七七使人。皆是释提桓因所领。尔时阿难。顶生王复生此念。我今当移释提桓因。于此三十三天治化诸天。

尔时阿难。顶生王适生是念。即于释提桓因坐处堕阎浮利。及四部兵。失神足举身皆痛。犹如人欲死时。轮宝灭。象宝命过。马宝亦终。珠宝不现。女宝命终。居士宝典兵宝命终。尔时阿难。大王顶生五种亲属皆悉云集。往诣顶生王所。白顶生王曰。大王命终后备有问我曹者。顶生大王临欲崩时。有何顾命。我等当何以答彼。尔时顶生王答曰。若我命终后有作是问者。大王顶生临崩时有何顾命。汝等当作是答。诸贤欲知。大王顶生典领四天下。往至三十三天。于五欲而无厌足。便于彼命终。

阿难。汝欲知者。尔时顶生王者岂异人乎。莫作是观。何以故。尔时王者。阿难。即我身是。以此方便。阿难当知。乃至五欲而无厌足。染着于欲聚集藏贮。欲无厌足。所谓足者。至贤圣道。然后乃足。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不以钱财业　　觉知欲厌足
乐少苦恼多　　智者所不为
设于五欲中　　竟不爱乐彼
爱尽便得乐　　是三佛弟子
食欲拘利岁　　终便入地狱
本欲安所至　　命为苦所切
诸法悉无常　　生者必坏败
生生悉归尽　　彼灭第一乐

尔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文陀竭王经一卷

佛说文陀竭王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阿难于屏处思惟。世间人略厌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厌足者多。阿难日中后到佛所前为佛作礼。却白佛言。我于屏处思惟。世间人略厌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厌足者多。

佛言。审如阿难言。世间人略厌五所思者少。至死不知厌足者多。所以者何。昔者有王名号文陀竭。生从母顶出。是故字为文陀竭。后作遮迦越王。东西南北皆属之。有七宝。一者金轮。二者白象。三者绀色马。四者明月珠。五者玉女妇。六者圣辅臣。七者导道主兵臣。作遮迦越王有七宝如是。王仁贤修正法不烦扰万民。有千子皆端正高才健猛力壮。四天下皆降属之。作王数千岁。意中自念。我有四天下人民炽盛。谷米平贱人民多富。

王复自念言。我有千子皆端正无比高才健猛力壮。令天为我雨钱金银七日七夜快耶。天闻其语随其所愿。即为雨钱金银七日七夜。王见天雨钱金银七日七夜。大欢喜即共相娱乐数千岁。王自念言。四天下皆属我。我有千子七宝皆在我前。所欲得者皆已得之。天复不夺我所愿。为我雨钱金银七日七夜。

文陀竭王闻南方有阎浮提国大乐人民炽盛。王意欲往。适生意便举七宝四种兵俱飞到。阎浮提国二十八万里。其国见王即降伏属之。王宿命作善故至使得是福。在俱耶尼国数千岁。王复生意。我有大国在西方。名俱耶尼。纵广三十二万里。我有七宝。天为我雨钱金银七日七夜。我有千子皆端正无比高才健猛力壮。我有南方阎浮提国二十八万里。

王闻东方有弗于逮国人民炽盛。谷米平贱其国大乐。王意欲往。适生意便举七宝四种兵俱飞行到。其国王及人民便降伏属之。王因以正法治国。如是数千岁。王复生意。我有阎浮提国二十八万里。我有俱耶尼国三十二万里。我有弗于逮国三十六万里。

王闻北方有郁单曰天下大乐人民炽盛。王意欲往到其国。其国中无贫穷。无豪羸强弱。无有奴婢尊卑。皆同一等。令我人众官属共食之自然粳米。自然衣被服饰诸珍宝。王适生意。便举七宝四种兵俱飞行入郁单曰国界。遥见地正青如翠羽色。王问边臣言。汝曹宁见是地正青如翠羽色不。边臣对言。唯然见之。王言。是故郁单曰天下也。

王适前行。复见地正白如雪。王复语边臣言。见是地正白不。边臣对言。唯然见之。王言。是故郁单曰地自然生成捣稻米。汝曹皆当共食之。适复前行遥见诸宝树百种衣树。金银璧环璎珞皆悬着树。王问边臣言。汝曹见是诸宝树不。边臣言。唯然见之。王言。是故百种衣树。金银璧环璎珞树也。汝曹往皆当共取着之。王便前到郁单曰国。人民皆悉降伏属之。王治郁单曰数千岁。复生意自念言。我有阎浮提地有拘耶尼地有弗于逮地有郁单曰四十万里。

王意欲上须弥四宝山王。至忉利天王释所止处。王适生意。便举七宝百官俱飞到须弥山上。便前入天王释宫。释遥见文陀竭王来。便起迎之言。数闻功德。欲相见日久。仁者来大善便牵与共坐。以半之座与文陀竭王。适坐左右顾视天上有玉女侍使。皆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车磲。以为宫殿。见之心便念言。我有阎浮提俱耶尼弗于逮郁单曰。我舍中有雨钱金银七日七夜。文陀竭王自念言。使天王释死去。我欲代其处治天上。如治天下时快耶。王适生意。神便去即来还在天下。便被病困劣着床。

王所从群臣官属。悉在王床边问王。得无有遗言。王曰。有敢问汝曹。王有何等遗言。汝曹语之言。王在时治四天下。天为雨钱金银七日七夜。王有千子七宝皆能飞行。王上忉利天上。天王释起迎劳赉问讯。以半之座坐之。尚复生意欲得天王释处。适生意便来下在地。即被病困劣自悔言。人至死无有厌足。知厌足者少耳。经说言不以天雨钱金银七日七夜故不饱也。其利少耳。其过大重。有智之人当思惟是事。复得天王释半尚复不足。人行求道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至得佛道乃厌足耳。

佛告阿难。时文陀竭王者。是我身也。佛说如是。阿难欢喜为佛作礼。

三归五戒慈心厌离功德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为阿那邠邸长者说过去久远有梵志名毗罗摩。饶财多宝若布施时。用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复以八万四千金银澡罐。复以八万四千牛。皆以金银覆角。复以八万四千玉女庄严具足。复以八万四千卧具众彩自覆。复以八万四千衣裳。复以八万四千象马。皆以金银鞍勒。复以八万四千房舍布施。复于四城门中布施。随其所欲皆悉与之。复以一房舍施招提僧。如上施福不如受三自归。所以然者。受三归者。施一切众生无畏。是故归佛法僧。其福不可计量也。如上布施及受三归福复不如受五戒福。受五戒者。功德满具其福胜也。如上布施及受三归五戒福。复不如弹指顷慈念众生福也。如上布施及受三归五戒慈念众生福。复不如起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福。所以然者。起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福。能令行者灭生死苦。终成佛道故其福最胜也。尔时长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须达经一卷

佛说须达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须达居士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须达居士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颇有居士在家施与不。唯世尊。在家有施与者。所有施不能妙食。有杂穬麻子为羹。姜一枚以为施。此居士非妙施。有妙施者。二俱有报。此居士为非妙施者。彼不信施。亦不时施。不自手施。亦不就往而施。不知不有信。亦不知有报而行施。当知有如是报。意亦不在妙有屋舍。意亦不在诸妙物。意亦不在衣被。亦不在妙食。意亦不在妙五乐淫。何以故。此居士行非施报故。居士。行非施者。当有信随时施。自手施往而施。有知有信。知有报因缘已而施与。当知彼有此报。意便在妙家业报极妙。诸具极妙衣有极妙。食意作妙五乐淫。何以故。此居士当知彼有施。此居士行妙施。不信施与。不随时与。不自以手施与。不往而施。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缘行果报。而行施与。当知彼受如是报。意亦不在妙家业。意亦不在好衣。意亦不在好食。意亦不在妙五乐淫。何以故。居士。此非施故。此居士妙好施者。信乐施。随时施。自手施。往而施与。有知有信。知有行果报而行施与。当知彼如是得报。意在妙家业。至妙五乐淫意在食。何以故。此居士当如是随时施报。何以故。此居士。昔有过去世有鞞蓝大婆罗门。大富极富多钱财多诸杂物。彼如是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钵碎银满中。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银钵满中碎金。彼如是行大施。彼以八十四千象。诸具严饰象白如雪。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马。诸具严饰金为校珞。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牛以衣系之。[(瞉-一)/牛]之常满器。彼如是行大施。以八十四千玉女端正姝妙。一切诸校珞极严饰之。如是行大施。余不可数余食诸味。谓彼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大施。施与阎浮提凡夫人。宁施与彼一仙人得福多。虽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大施。施与阎浮提仙人者。不如施与一须陀洹此得福多。虽彼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施与阎浮提凡夫人及仙人。

百须陀洹。不如施与一斯陀含此得福多。虽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与阎浮提凡夫人仙人百须陀洹百斯陀含。不如施与一阿那含此得福多。虽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百阿那含。不如施与一阿罗汉得福多。谓居士虽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百阿罗汉。不如施一辟支佛得福多。谓居士虽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不如施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此得福多。谓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施

与阎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与招提僧者得福多。谓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作房舍已施与招提僧。不如以清净意作三自归佛法及比丘僧受其戒此得福多。谓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大施。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以清净行三自归佛法及比丘僧受其戒。不如于一切众生行于慈至[(殸-一)/牛]牛顷此得福多。谓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作如是施与阎浮提凡夫人。至谓于一切众生分别行慈。下至[(殸-一)/牛]牛顷。谓一切行无常苦空无我。思惟念者下至弹指顷此得福多。汝居士作如是念。彼居士鞞蓝大富婆罗门异耶。莫作是念我即是。彼名鞞蓝大富婆罗门。如是居士。自住于饶益及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于世间。以义以乐安隐天及人。如是为说法。未至竟尽。未至竟无垢。未至竟梵行。未至竟行梵行。彼故未脱生老病死忧戚不乐。我说未脱苦。此居士。今如来出世间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世尊。今自为故为他故。为多人故。愍世间故。以义以乐安隐天及人。我今为说法。至竟尽至竟无垢至竟梵行。至竟行梵行。今以得脱生老病死忧戚不乐苦。我说已离苦。佛如是说。居士须达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为黄竹园老婆罗门说学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鞞兰若黄竹园。彼时鞞兰若婆罗门。年老耆宿命趣后世。生年百二十。手执杖中食后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劳。世尊面相慰劳已。柱杖世尊前立。鞞兰若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昙。我闻沙门瞿昙年幼学亦初。谓有大沙门婆罗门。彼来到亦不随时恭敬。亦不从坐起而不请坐。此瞿昙。我不然可汝。此婆罗门我亦不见天及世间魔梵沙门婆罗门众天及人。令如来恭敬从坐起而请者。此婆罗门。谓如来若恭敬从坐起者。彼人头破为七分。此沙门瞿昙。但懈怠慢。此婆罗门。有方便我可有慢。不如汝所说。此婆罗门。有色之味声之味香之味细滑之味。是如来已尽已知断除根本。当来恐怖不复生法。此婆罗门。有是方便令我有慢。不如汝所说。沙门瞿昙。无有恐怖。此婆罗门。复有方便。令我无有恐怖。不如汝所说。谓婆罗门诸有色恐怖声恐怖香恐怖味恐怖细滑恐怖。彼如来已尽已知断除根本。当来恐怖不复生。此婆罗门。有是方便令我无有恐怖。不如汝所说。此沙门瞿昙。不复入胎。此婆罗门。有方便令我不入胎。不如汝所说。此婆罗门。诸有沙门婆罗门。当还于有入于胎。我已尽已知断除根本。当来恐怖不复生。我说不入胎。此婆罗门。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复还入有于胎。已尽已知断除根本。当来恐怖不复生。我不入胎。此婆罗门。有是方便令我不入胎。不如汝所说。复次婆罗门。我者于世皆有愚痴乐于愚痴为愚痴所缠裹。我初分别法。我于众生最在前说。犹若婆罗门有鸡产。或十或二十卵。以时随时在上伏。以时随时伏。以时随时转侧。谓彼鸡有所行。彼在卵中。以嘴以足破卵已。安隐自出。是彼初之行。如是婆罗门。为愚痴所缠裹以愚痴为阴覆。我初分别法。我于众生最上说。此婆罗门。手抱草至道场树下。到已于道场树下以草敷之。依敷尼师坛结加趺坐。要不破坐至成有漏尽。此婆罗门。我不坏坐至有漏尽。此婆罗门。于淫解脱。于诸恶不善法得解脱。自觉自行得爱喜。于初禅正受住。此婆罗门。我于彼时得初思惟。见法安乐住有乐行。不失安隐住乘于涅槃。此婆罗门。息自觉自行。内有信乐意应一心。无觉无行得定欢喜。于二禅正受住。此婆罗门。于彼时得二思惟。见法安乐住乐行。不失安隐住乘于涅槃。此婆罗门。爱喜无染。作于护意念等知。身得安乐。谓圣所观所护念安乐住。于三禅正受住。此婆罗门。我于彼时得三思惟。见法安乐住乐行。不失安乐住乘于涅槃。此婆罗门。止乐止苦弃前欢喜爱灭。无苦无乐护意清净。于四禅正受住。此婆罗门。我于彼时得四思惟。见法安乐住乐行。不失安乐住乘于涅槃。此婆罗门。以此三昧意清净白无有结。除诸结柔濡行。常住不变

异。念宿命智为证以自御意。此婆罗门。有行有说。念无量宿所受。若一生二生百生千生。若一劫半劫无量诸劫。彼彼众生字是姓是。作性如是。食如是。苦乐如是。命长短。此间终生彼间。彼间终生此间。在此间字是姓是。食如是食。命如是长短。此婆罗门。我于彼时于夜半得初圣明。本无放逸行。今为定行。谓无智灭智得生。闇冥除明得生。无明尽明得成。谓念宿命明智为证。此婆罗门。以三昧意清净白无有结。除诸结柔濡行。常住无变异。得天眼智为证以自御意。此婆罗门。我以天眼见清净出过于人。众生生者终者。有好有恶有妙有丑。生善处恶处。随众生所作行。我知如真。此众生与身恶行俱。口恶行俱。意恶行俱。圣所不美。邪见与邪见俱。彼因彼缘。彼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有众生身与善俱口善行意善行。信有善行。等见与等行俱。彼因彼缘。彼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此婆罗门。我于彼时于夜过半。得二明。本无放逸行。今得定行。谓弃无智得于智。闇得除明得成。无明尽得有明。谓得天眼明智为证。此婆罗门。我以此三昧意清净白无有结。除诸结柔濡行。常住无变异。有漏尽智为证明。以自御意。此婆罗门。有此苦知如真。苦习苦尽苦尽住处。知如真。此有漏有漏习有漏尽有漏尽住处。知如真。彼知彼见。漏有漏意解脱。有有漏。痴有漏意解脱。解脱已得解脱知。生以尽。梵行以成。所作以办。名色已有。知如真。此婆罗门。我于彼时夜欲晓得于三明。本无放逸行。今得定行。无智尽得有智。无明尽得有明。谓有漏尽智为证得明。此婆罗门。谓有等说而说无愚痴。人生世间于众生鲜得离苦乐。此婆罗门。有说我等而说。何以故。此婆罗门。我非愚痴人出于世于此世间最为妙无有苦乐。于是鞞兰若婆罗门放杖着地。头面礼世尊足。在世尊前赞世尊。世尊为最世尊为妙。世尊为最妙。世尊无与等。无有与世尊等者。世尊无有患。世尊于人亦无恚。此世尊。我今自归法及比丘僧。惟世尊我今持优婆塞从今日始尽命离于杀。今自归。佛如是说。鞞兰若婆罗门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梵摩喻经一卷

佛说梵摩喻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随提国。与五百沙门俱行。时有逝心。名梵摩喻。弥夷国人也。年在耆艾百有二十。博通众经星宿图书。豫睹未萌一国师焉。梵摩喻遥闻佛王者之子出自释姓。去国尊荣行作沙门。得道号佛清净至尊。与五百沙门处随提国。开化众生。梵摩喻深惟叹曰。沙门瞿昙。神圣巍巍。为如来应仪正真觉道神通以足丈夫尊雄法御众圣天人之师。心垢已除诸恶已尽从自觉得无所不知。沙门逝心。释梵龙鬼。为其说法上中下语清净为首。玄妙卓远众圣所不闻也。梵摩喻。为门徒广陈之。期为无上正真觉众圣之王。吾等应为稽首禀化之矣。逝心弟子有亚圣者。厥名摩纳。亦博经典明齐于师。具睹秘谶知当有。佛身相奇特三十有二。至尊难双贯心照焉。师告摩纳。吾闻瞿昙神圣无上。诸天共宗独言只步众圣中雄。尔往睹焉。宗尊仪表真正弘摸。诚如群儒之所叹不乎。假其尔者。吾当驰就稽首奉礼。摩纳质曰。吾当以何观察。摩纳师曰。经不云乎。来世有王厥名白净。后名清妙。明德纯备。其生圣子有天中天。独尊之表躯体丈六。相有三十二。处国当为飞行皇帝。舍国为道行作沙门者。必得为佛。摩纳受教稽首师足。至随提国即诣佛所。揖让毕退就坐静心。熟视佛身相好不睹两相。一广长舌。二阴马藏。其意有疑。佛知摩纳心有疑望。即以神足现阴马藏。出广长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缩舌入口。五色光出绕身三匝灭于顶上。摩纳心动喜怖交集。欣然叹曰。沙门瞿昙真是佛也。相好光明靡不备焉。观世希有真可谓如来应供正觉。吾当翼从观尊楷式。以化愚惑并启吾师。即寻世尊处内禅定。周旋教化拯济众生。或宿或归辄与僧俱未曾只独。六月之日犹影追身。具睹神化巍巍之德。稽首佛足辞还本土。到诣师所稽首如旧。就座而坐。师曰。吾使尔行观察瞿昙天尊之资。相好神化。审如群儒称扬之不虚乎。若其然者。吾当驰诣稽首足下。接足戴土之恭。对曰。其有相好神德踰天巍巍难称。释梵所不能测度。群圣莫能筹算。众贤所叹。亿载之分未获其一。非吾萤烛所能尽陈。略说其要。绝世之相三十有二。一相足下安平正。二相手足有轮。轮有千辐。三相钩锁骨。四相长指。五相足跟满。六相手足细软。掌内外握。七相手足合中缦。八相鹿[跳-兆＋専]肠。九相阴马藏。十相身色紫金光辉弈弈。十一相身犹金刚。瑕秽寂静。十二相肌皮细软。尘水不着身。十三相一一孔一毛生。十四相毛绀青色。右转盘屈。十五相方身。十六相如师子上身。十七相不曲身如梵身。十八相肩满具肉连着身。十九相平住两手摩膝。二十相颊车如师子。二十一相四十齿。二十二相为方齿。二十三相齿间平。二十四相齿白无喻。二十五相广长舌。二十六相味味次第味。二

十七相声如梵声。二十八相七合满起。二十九相眼中白绀青色。三十相眼睫上下眴如牛王。三十一相白毛眉中跱。三十二相顶有肉髻。光明燿燿遏日绝月。沙门瞿昙具有高雅。三十二相无一缺减。神妙之德景则无量。可奇可贵自古希有。吾睹瞿昙跬步发足。辄先举右足步。长短迟疾合仪。行时踝膝不相切摩。平身而进肩不动摇。若欲还顾略不以力。平住斯须。忽然后向不回身也。不低不仰头身正平。平视而进未尝顾眄。躇步之仪其为若斯矣。瞿昙行路。天施宝盖华下如雪。天龙飞鸟无敢历上。三界众生无见顶者。诸天作乐导从奉尊。龙神地祇平治途路高下如砥。足不蹈地轮相印现。光明辉辉煌煌七日乃灭。树木低仰若人跪拜之礼。若行应请。户楣高下平身而入。楣不高举瞿昙不伏。坐正中床不侵前后。叉手而坐未尝指拟。不以拄颊。下床不回忽然在地。天魔含毒而来。心不恐惧光颜更释。慈心愍之毒无不消。以钵受水钵不倾昂水不多少。澡钵之时水钵俱寂不有微声。未尝以钵下着于地。于中澡手手钵俱净。去钵中水高下近远。适得其所也。以钵受饭饭不污钵。搏饭入口嚼饭之时三转即止。饭粒皆碎无在齿间者。若干种味味味皆知。足以支形不以为乐。瞿昙受食。以八因缘。不以游戏。无邪行心。无欲在志。无巧伪行。远三界尘。令志道寂衣福得度断故痛痒塞十二海。灭宿罪得道力。守空寂不想空。澡钵如前。法衣应器意无憎爱。为布施家咒愿说经讫还精舍。不向弟子说食好恶。食自消化无大小便利之秽也。入户静默深惟诸定。须臾即出未尝失时。昼夜不眠亦无睡欠。广陈明法劝进弟子令入道堂。不以财色秽道之行示诸弟子。尊说高远。非仙圣众书所可闻见也。兴起同处清净为道。经行之时不顾眄视。颇[我*頁]姿则拂衣披纚。法服在身高下急缓于身雅好。入园洗足亦不摩抆而足自净。身色煌煌喻于天金。意不着爱志如虚空。其坐禅定[火*霍]然无想。三毒四痛五阴六入七结八瞢。瞢以无上之明消灭之焉。以空不愿无想之定断九神处。以十善消十恶。作十二部经。掘十二因缘根。六十二见诸弊恼疮。秽浊之念心寂然哉。以四等大乘自度尊身又济众生。欲说景模。弟子未问而先自笑。口中出光明娆身三匝以渐自灭。

　　阿难整服稽首而问。即大说法声有八种。最好声易了声濡软声和调声尊慧声不误声深妙声不女声。言不漏阙无得其短者。每大说经。二十四天梵释四王日月星宿。其中诸神帝王臣民。地祇海龙皆来稽首各自听经。经声入耳心各解了。如其种语也。佛之明慧犹昆仑河。千川万流皆仰之焉。川流溢满而河无指渧之减。佛之为明有踰之矣。众生受智各得满足。佛明不亏丝发之间。说经讫竟。诸开士尊。诸天帝王。臣民龙鬼靡不欣怿。稽首而退。奉戴执行者也。入里靖默。未尝以无上天尊之德。轻慢弟子逮乎众生。吾寻瞿昙。六月之间犹影追身。具视起居经行入室。澡漱饭饮咒愿说经。劝勉弟子禅定之时。摩纳曰。瞿昙景式容仪若兹。余之所陈犹以一渧添于巨海。非众圣心想

拟可知。非诸天所能逮毕天地之所能论。巍巍乎其无上。洋洋乎其无崖。非测非度。难可具陈矣。

梵摩喻。从弟子闻天师之德愕然流泪曰。吾年西垂。殆至徒生徒死。不睹天师之上明矣。摩渝喜曰。吾以遇哉。睹佛而死厥荣难云。愚夫虽有天地之寿。何异乎土石之类哉。即兴正服五体投地。三顿首曰。归佛归法归命圣众。愿吾残命有余。得在觐见稽首禀化。佛以六通之明。睹彼自归佛遥受之。自随提国到弥夷国坐一树下。国王臣民逝心理家。展转相命曰。沙门瞿昙。出自释家帝王之子。宜在奢丽。而今清素志性淡泊。无贪淫之垢恚怒之毒愚痴之冥。处众圣之上。犹星中有月。神德广被诸天所宗。为如来应仪正真觉。秽冥已尽慧明独存。神圣富足未有。乾巛其中众。诸现在十方微着委曲。当来未萌无事不明。吐章施教言皆真诚也。国王群臣逝心高士。佥然而曰。我生时哉得睹天师。可尊可戴应为稽首。沐浴神化因共会聚车马步者。家无遗人到有稽首佛足者。跪者揖让者自名字者皆默而坐。梵摩喻。闻佛与圣众俱到。甚喜无量率其门徒俱诣佛所。适至林际意悟念曰。当先遣人表心致虔。直自进者为不恪乎。呼弟子曰。尔持吾名。稽首佛足下云。梵摩喻逝心年百二十。饥渴圣摸乐仰。清风欣怿。瞿昙起居常安淡泊无欲今诣请见。弟子礼师。即至佛所稽首毕具陈师请。向佛叹其师曰。国师梵摩喻。博通众经贯综秘谶。靖居斋房。豫知天文图书吉凶。靡不逆照豫明。斯世当有天师。巨容丈六天姿紫金。相有三十二。好有八十章。天中之天众圣中王。今故驰诣归命三尊。近在林树之外未敢自进。愿欲觐见恭禀神化。世尊即曰。善哉进矣。弟子返命。以佛明教具启师意。师即稽首于地欣怿而进。国内逝心长者理家。遥见其师征营竦栗拱手垂首。梵摩喻曰。复尔常坐。吾今自坐瞿昙世尊法御之侧也。即五体投地稽首佛足。恭肃而坐。靖默清心熟视佛相。即见佛三十妙相。两相不现曹瞢有疑。稽首于地以偈问曰。

吾梵志经典　　秘谶记世要
浊世王名净　　后名曰清妙
太子名悉达　　容色紫金辉
身有天尊相　　忍秽以法御
无上正真相　　三十二具不
贞洁阴马藏　　无欲可别不
岂有广长舌　　覆面舐耳不
陈法踰众圣　　梵释希闻不
明导天人师　　能殄众疑不
怀道处世康　　来世获仙不
仙度处泥洹　　永离三界不
心意识魂灵　　能灭众苦不

梵志陈其心所疑。佛具知梵志心疑两相。即以神足现阴马藏也。出广长舌还自覆面。舐左右耳。口中光明照弥夷国。绕身三匝徐还入口。即报之曰。尔之所问。大士三十二相。吾相具足无减一焉。吾自无数劫来。行四等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拯济众生犹自护身。断求念空守无想定心垢除尽无复微曀。习斯行来诸殃悉灭。万善积着遂成佛身。相好光明独步三界。永离五道之愚冥。获无上至尊之明。故号曰佛也。若有贪淫恚怒愚痴之毒。五阴六衰之冥。丝发之大余在心者。佛道不成也。未有人物逮于今日众生所念。方来未然无数劫中。委曲深奥有所不知者。即非佛也。四无所畏八声十力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足一事者亦非佛矣。吾今以具无一不足。故号为佛。沙门得应仪道者。能分一身为十。十为百百为千。千为万万为无数。又能合无数身。还为一身。以指按地三千大千皆为震动。以其心行得无欲定。故能然也。而况佛乎。佛眉一相之德恒沙可算。眉间之勋难可筹计。岂况尽身之德乎。重曰梵志信佛三尊者。现世安隐终生天上。所欲从念所疑当问。无嫌难也。梵志念曰。瞿昙所说玄妙深远。尽吾问也。又念曰。吾今当问现世事耶。来世事耶。意重悟曰。三世之要唯佛明焉。岂但仙圣群儒之所能照乎。梵志曰。何谓逝心。何谓通达。何谓为净。何谓寂然。何谓为佛。佛报梵志。吾以真言启释尔意。谛听着心。得三神足谓之逝心。明识往古分别生地。道眼睹见山石所不能遏。决闇释疑三世悉明。谓之通达。以得六通心垢除尽。谓之寂然。三毒已灭心如天金。谓之清净。生死痴本焦尽无余。清净道行降于三界诸痴。已索无穷不达。得一切智尊号为佛也。梵志欣然起立。五体投地头面着佛足。以口呜佛足。以手摩佛足。复自名曰。吾是梵摩喻逝心者。归命佛归命法归命僧。流泪而云。众生瞢瞢为六冥所蔽。睹佛不奉见经不读。见沙门无虔爱之心。不禀神化斯为长衰乎。其诸门徒睹师尽虔。顾相谓曰。吾等尊师。明达经典无书不睹。名被四国众儒所宗。今者屈尊体。叉手稽首瞿昙足下。何况吾等哉。佛告梵志。复坐吾明尔心。有真信慧。向于世尊。受教就坐。佛复说持戒之德。布施之福去家秽浊之垢。叹于道志之上行也。佛即知梵志有上士欢喜博解之心。佛为说至道之要。诸苦万端皆兴于身。明人深照知乐者。或返流求原逮于本无。斯谓上士慧明真谛。不知身之尤。苦者皆由习生。上士觉之。斯明者真谛。三界若幻有合则离。何盛不衰。因缘合则祸生。诸缘离则苦灭。上士观本乃知其空。斯明者真谛。以知本无即逮三界。空其心净其行。不愿诸欲得无想定。在心所取三尊可得也。梵志心解。犹若白氎洁无垢秽入染成色。梵志心然。宿命屡奉诸佛执行清戒。今闻尊教。具解无上正真觉道。心垢寂尽。入三脱门长离众苦。复白佛言。吾未见佛时。怀巨误之行。为盲冥所蔽。信狂愚人言以为真谛。今始睹佛。狂病瘳矣。盲视聋听喑语偻申。囹圄囚出矣。庸夫愚惑徒生徒死。不获怀味天尊真道。长处焰火痛矣奈何吾生。时哉值睹佛极灵。为吾便说至奥之道。

令吾复本无为长存。自今之后。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愿为清信士。守仁不杀。知足不盗。贞洁不淫。执信不欺。尽孝不醉。天尊哀我明日晨旦。愿与圣众顾下薄食。佛默受之。梵志心喜稽首足下。还家具设百味之食。即以平旦。于舍为佛作礼长跪恭白愿佛。以时抂屈尊仪。佛正法服与圣众俱至梵志家皆就法坐。梵志自手行盥。肃心供养。如斯七日。佛说神化讫竟还随提国。未久之间梵志寿终。诸比丘闻之。共白佛以梵志丧。意将趣何道。世尊曰。彼梵志者。圣心博解通于不还。五盖以尽净若天金。于彼清净得应真无为而去。佛说经竟。比丘欢喜。

佛说尊上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尊者卢耶强耆。在释羁瘦阿练若窟中。彼时尊者卢耶强耆。晨起而起出窟已。在露地敷绳床。着尼师檀已依结加趺坐。于是有天形色极妙。过夜已来诣尊者卢耶强耆所。到已礼尊者卢耶强耆足。却住一面已。因彼天光明。以妙光悉照窟。彼天却住一面已。白尊者卢耶强耆曰。比丘比丘。持贤善偈及解义。不如是说已。彼尊者卢耶强耆报彼天曰。此天我不持贤善偈及解义。汝天。持此贤善偈及解义不。如是说已。彼天报尊者卢耶强耆曰。此比丘。我持贤善偈不解义。云何汝天。持贤善偈而不解义。此比丘。我一时世尊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彼为诸比丘说贤善偈。

过去当不忆　　当来无求念
过去已尽灭　　当来无所得
谓现在之法　　彼彼当思惟
所念非牢固　　智者能自觉
得已能进行　　何智忧命终
我心不离此　　大众不能脱
如是坚牢住　　昼夜不舍之
是故贤善偈　　人当作是观

如是比丘。我持贤善偈而不解义。云何天谁持贤善偈及以义。此比丘。世尊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持此贤善偈及以义。是故汝比丘。当从世尊受持贤善偈及以义。善思惟念讽诵持之。何以故。此比丘。彼贤善偈及以义。是义是法。行于梵行。成神通至尊道。与涅槃相应。此族姓子。信乐学道。信乐出家。弃家学道。当持此贤善偈及以义。善思惟念当奉持之。彼天说已。礼尊者卢耶强耆足。绕尊者卢耶强耆已。即其处忽然不现。于是尊者卢耶强耆。彼天还不久。在释羁瘦受岁。受岁过三月已。作衣已成衣。与衣钵俱行至舍卫城。次第而行至舍卫城。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于是尊者卢耶强耆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卢耶强耆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一时在释羁瘦寂静窟中。唯世尊。晨起起已出窟。于露地施绳床。敷尼师檀已结跏趺坐。彼时有天形色极妙。过夜已来至我所。到已礼我足却住一面。因彼天光明。以妙光悉照窟。彼天却住一面已语我曰。比丘比丘。汝持贤善偈及义不。如是说已。我报彼天曰。此天。我不持贤善偈及以义。汝天。持贤善偈及以义不。如是说

已。彼天报我曰。此比丘。我持贤善偈不解义。云何汝天。持贤善偈而不解义。此比丘。我于一时。世尊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彼为比丘。说贤善偈而不解义。说此偈(如上故不重写)。如是比丘。我持贤善偈而不解义。云何天。此谁持贤善偈及以义。此比丘。世尊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持贤善偈及以义。是故汝比丘。当从世尊受持此贤善偈及以义。思惟念当奉行之。何以故。此比丘。彼贤善偈及以义。是义是行于梵行。成神通至等道。与涅槃相应。此族姓子。信乐学道。信乐出家弃家学道者。当持此贤善偈及以义。善思惟念当奉持之。彼天说已。礼我足绕我。即其处忽然不现。汝强耆。知彼天名字不。唯世尊。我不知彼天之名字。此强耆。彼名般那末难天子。是三十三天大将。今是世尊时。今是善逝时。愿世尊。当为诸比丘。说此贤善偈及以义。从世尊闻已。比丘当奉持之。是故强耆。当善思听之善思惟念。我当为说。如是世尊。尊者卢耶强耆受世尊教。世尊告说此偈(如上故不重写)。云何强耆。比丘过去忆念此强耆。或比丘色过去。若乐若着于中住。过去痛想行过去识。若乐若着于中住。如是强耆。比丘忆念过去。云何强耆。比丘不忆念过去。此强耆。或比丘过去色不乐不着亦不于中住。过去痛想行识。不乐不着不于中住。如是强耆。比丘不念过去。云何强耆。比丘当来求念。此强耆。或比丘当来色。或乐或着于中住。当来痛想行识于中乐。或着于中住。如是强耆。比丘当来忆念。云何强耆。或比丘当来无求念。此强耆。或比丘色。当来不有乐不有着。不于中住。当来痛想行识。不有乐不有着不于中住。如是强耆。比丘当来无求念。云何强耆。比丘现在法思惟。此强耆。或比丘乐于现在色。于中着于中住。现在痛想行识。于中乐于中着于中住。如是强耆。比丘现在法思惟念。云何强耆。比丘现在当不思惟念。此强耆。或比丘现在色。不有乐不有着不有住。痛想行识。不有乐不有着不有住。比丘现在法不思惟念。佛如是说。尊者卢耶强耆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鹦鹉经一卷

佛说鹦鹉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世尊晨起着衣服。与衣钵俱诣舍卫城分卫。游舍卫分卫时。到鹦鹉摩牢兜罗子家。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出行不在少有所为。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家有狗名具。坐好褥上以金钵食粳米肉。白狗遥见世尊从远而来。见已便吠。彼世尊便作是言。止白狗。不须作是声汝本吟哦(梵志乞食音)。于是白狗。极大嗔恚不欢喜。下床褥已至门阈下。依而伏寂然住。后摩牢兜罗子还舍已。见白狗还下床褥依门阈寂然伏忧戚不乐。见已问边人曰。谁触娆此白狗。而令此白狗忧戚不乐。下床褥已依门阈寂然伏。此摩牢无有触娆此狗者。而令此狗忧戚不乐。下床褥已。依门阈寂然伏。此摩牢。今日有沙门瞿昙来诣家乞食。彼白狗便吠之。彼沙门瞿昙作是言。止白狗。汝不应作是声汝本吟哦。是故摩牢。令白狗嗔恚不乐。下床褥已依门阈默然伏。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于世尊便有嗔恚不乐遥骂世尊。遥诽谤世尊。遥恚世尊。此沙门瞿昙。乃如此虚妄言。出舍卫已往诣祇树给孤独园。彼时世尊无量百众在前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鹦鹉摩牢兜罗子从远而来。见已世尊告诸比丘。汝诸比丘。遥见鹦鹉摩牢兜罗子从远而来不。唯然世尊。若以此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命终者。屈申臂顷如是生泥犁中。何以故。彼如是极向我嗔恚故。因彼嗔恚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来诣世尊所。到已白世尊曰。沙门瞿昙。今日至我家乞食耶。曰。摩牢。我今日至汝家乞食。唯此沙门瞿昙。彼白狗于汝有何咎而令我白狗嗔恚不乐下床褥已。依门阈寂然伏。答曰。摩牢。我晨起着衣服已。与衣钵俱诣舍卫城分卫。游舍卫城分卫时便至汝家。汝白狗遥见我从远而来。见已而吠。我便作是言。止白狗。汝不应作是声。汝本吟哦。是故摩牢。彼白狗则嗔恚不乐。下床褥已依门阈默然伏。此瞿昙。此白狗本是我何等亲属。止摩牢不须问。汝或能闻忧戚不乐。彼鹦鹉摩牢兜罗子再三白世尊曰。此瞿昙。白狗本是何等亲属。汝摩牢已再三问当说之。此摩牢。白狗前所生。是汝父名兜罗。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于世尊倍增上嗔恚不乐。骂世尊。恚世尊。诽谤世尊。此沙门瞿昙虚妄语。白于世尊曰。此瞿昙。我父兜罗常行施与。常行幢施常事于火。彼身坏死已生妙梵天上。此何以故当生狗中。此摩牢。以汝增上慢彼父兜罗亦复尔。是故生弊恶狗中。说偈曰。

梵志增上慢　　此终生六趣
鸡猪狗野狐　　驴卵地狱中

汝摩牢。我所说若不信者。汝摩牢便可还家。到已语白狗作如是言。实白狗汝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还上床褥。汝摩牢。彼白狗便当还上床褥上。汝白狗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当于金钵中食粳米肉。此摩牢。彼白狗当于金钵中食粳米肉。彼白狗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当示我父遗财。汝本藏举我今不知处。此摩牢。彼白狗当示汝本父遗财汝所不知。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闻世尊所说。善思惟念习诵已绕世尊。离世尊还至家。到已语白狗作如是言。此白狗。若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当还上床褥坐。彼白狗便还上床褥坐。此白狗。本生时若是我父兜罗者。当于金钵中食粳米肉。彼白狗便于金钵中食粳米肉。此白狗。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白狗当示我本父遗财。汝本藏举我今不知处。于是彼白狗下床褥已至本卧处。到已于本卧处床四脚下。以口足爬地。令鹦鹉摩牢兜罗子大得钱财。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大得钱财。大得利极欢喜善心生。以右膝着地叉手向祇树给孤独园。三自称名姓字。真实沙门瞿昙语。实沙门瞿昙不妄言。沙门瞿昙。三自称名姓已。出舍卫城往诣祇树给孤独园。彼时世尊无量百众在前围绕而为说法。世尊遥见鹦鹉摩牢兜罗子从远而来。见已世尊告诸比丘。汝诸比丘。见彼鹦鹉摩牢兜罗子从远来不。唯然世尊。若以此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命终者。如屈申臂顷生于善处。何以故。彼于我有善心故。众生因善心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往世尊所。到已共世尊面相慰劳。面相慰劳已却坐一面。鹦鹉摩牢兜罗子却坐一面已。世尊告曰。此摩牢。如如我所说。白狗者实如我所言不如。如沙门瞿昙所说。白狗者实如所言无有异。此沙门瞿昙。我更欲有所问。当听我所问。此摩牢。当问随意所乐。此瞿昙。何因何缘俱受人身。便有高下好恶清浊。此瞿昙。有长命短命者。有无病者有病者。有好者有丑者。有贵者有贱者。有所能者无所能者。有多钱财者无多钱财者。有恶智者有智慧者。此摩牢。众生因缘故。因行故缘行故作行故。随众生所作行。令彼彼有好恶高下。此沙门瞿昙。略所说未广分别。我不解其义。唯愿沙门瞿昙。当为善说。令我当从。沙门瞿昙。所略说法未广分别。当知其义。是故摩牢。当善听之善思惟念。我当为说。唯然瞿昙。鹦鹉摩牢兜罗子受世尊教。世尊告曰。此摩牢。何所因何所缘。若男若女有命短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极生血污其手。近于恶无有慈。断一切众生命下至蚁子。因此行故。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来生此人间命便短。何以故。摩牢。彼所行短。是故令或一若男若女行杀生。是为摩牢当见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令或若男若女有命长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弃于杀离于杀。舍除刀杖常有羞耻。于一切众生欲令安隐净于杀意。彼因此行。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坏死时至善处天上。来生此人间命则长。何以故。摩牢。彼为命长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离于杀弃于杀。是为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何所因何所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触娆于众生。

彼触娆众生。或以手或以石。或以杖或以刀。彼因此行。如是所因如是所行。身坏死时生恶趣泥犁中。来生此人间多有病痛。何以故。此摩牢。彼作病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触娆众生。是故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无有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触娆众生。彼不触娆众生。不以手不以石。不以刀不以杖。彼因此行因此故因此行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人间无有病痛。何以故。此摩牢。彼作无病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不触娆众生。是故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或一若男若女有丑者。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多有嗔恚多有忧戚。彼少有所言便有嗔恚忧戚不乐。住于嗔恚生嗔恚广说诽谤因此行因此故。因此行故身坏死时生恶趣泥梨中。来生人间形色弊恶。何以故。彼作弊恶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嗔恚忧戚是为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形色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多嗔恚不多忧戚。若有以粗犷言说者。彼亦不恚亦不恨亦忧戚。不住于恚不生嗔恚不以恚恨。彼因此行以此行。因此行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此人间形色则妙。何以故。此摩牢。彼行妙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无有嗔恚亦无忧戚。是故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所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有贪嫉发于贪嫉。彼见他有恭敬施财物已。便发于贪嫉。他所有令我得。彼因此行因行故缘行故。身坏死时生恶趣泥梨中。来生此人间少有所能。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少有所能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贪嫉发于贪嫉。此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极有所能。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无有贪嫉不发贪嫉。彼见他恭敬财物施已。不发于贪嫉。他所有令我得。彼以此行。因此行缘此行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人间极有所能。何以故。摩牢。彼作极有所能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无有贪嫉不发贪嫉。是故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生下贱家。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自大憍慢。应当恭敬而不恭敬。应当承事而不承事。应当礼事而不礼事。应当供养而不供养。应当施座而不施座。应当示导而不示导。应当礼事起恭敬叉手向。而不礼事起恭敬叉手向。因此行缘此行。有此行故。身坏死时生恶趣泥梨中。来生人间在下贱家。何以故。此摩牢。彼为下贱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自大憍慢。是为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令一若男若女生豪贵家。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自大不憍慢。应当恭敬而恭敬。应当承事而承事。应当礼事而礼事。应当供养而供养。应当施座而施座。应当示导而示导。应当礼事起恭敬叉手向。而礼事起恭敬叉手向。彼因此行缘此行。以此行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此人间在豪贵家。何以故。此摩牢。彼作豪贵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不自大不憍慢。此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钱财。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不施与非施主。

彼不行施沙门婆罗门贫穷下贱方来乞者。饮食衣被华鬘涂香床卧屋舍明灯给使。彼此行缘此行。以此行故身坏死时生恶趣泥梨中。来生此人间少有钱财。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少钱财行故。令或一若男若女少有钱财。此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钱财。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施与为施主。彼施与沙门婆罗门贫穷下贱方来乞者。饮食衣被花鬘涂香床卧屋舍明灯给使彼。因此行缘此行。以此行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此人间多有钱财。何以故。此摩牢。彼作多钱财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多有钱财。此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恶智。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为众生不能往问。谓彼有名称沙门婆罗门。往彼已不随时问其义。亦不论此诸贤。何者是善不善。何者是好不好。何者是恶是丑。何者是黑是白。何者黑白报。何者见法义。何者后世戒义。何者为善非恶。从彼闻已不如如学。彼因此行缘此行。以此行故身坏死时生恶趣泥梨中。来生此人间有恶智。何以故。此摩牢。彼作恶智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为众生不能往问。此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复何因复何缘。而令或一若男若女有智慧。此摩牢。或一若男若女为众生能往问。谓彼有名称沙门婆罗门。往彼已随时问其义能论此。诸贤何者是善不善。何者是好不好。何者是丑是妙。何者是黑是白。何者是黑白报。何者见法义。何者后世戒义。何者为善非恶。从彼闻已如如学之。彼因此行缘此行。以此行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来生此人间则有智慧。何以故。此摩牢。彼作智慧行故。而令或一若男若女为众生能往问。是为摩牢当知是行报故。此摩牢。若作短命行。行已则受短命。若作长命行。行已则受长命。若作病行。行已则有多病。若作非病行。行已则无有病。若作丑行。行已则受其丑。若作形色好行。行已则受好形色。若作少有所能行。行已则受少有所能。若作多有所能行。行已则受多有所能。若作下贱行。行已则受下贱若作豪贵行。行已则受豪贵。若作少钱财行行已。则受少钱财。若作多钱财行。行已则受多钱财若作恶智行。行已则受恶智。若作智慧行。行已则受智慧。是为摩牢我本所说。此摩牢。随众生所作行因行缘行。以此行众生为行故。便于彼彼便有高下好恶。已竟瞿昙。已竟瞿昙。唯此世尊。我今自归法及比丘僧。唯世尊。我今持优婆塞。从今日始尽命离于杀。今自归唯此世尊。从今日始如舍卫城。入他优婆塞家。入兜罗家亦当尔。当令兜罗家于长夜以义饶益得安隐。佛如是说。鹦鹉摩牢兜罗子闻世尊所说。欢喜而退。

佛说兜调经一卷

佛说兜调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国中有一婆罗门名曰兜调。有子名曰谷。兜调为人急弊常喜骂詈身死还自为其家作狗子。名曰骡。其子谷者爱是狗子为着金锁。床卧常以氍氀毾[毯-炎＋登]。食以金盘美食。谷出至市。佛过谷门白狗吠佛佛即言。汝平常时举手言咆今反作狗吠不知惭愧。狗便惭走。持头面插床下啼泪出。佛去后狗不复上所卧床。便寝卧地食之不食。谷从外来见狗不食。问家言。狗何为如是家言。属者有一沙门来过。不审何言。狗因走入床下卧地。食之不食。谷言。沙门向何道去。家言东去。谷即随而追及。佛于树下为诸比丘说经。佛遥见谷来。佛告诸比丘。谷来不至道死者。便堕地狱中。诸比丘问佛。何为堕地狱中。佛言。是人持恶意来欲害人故。当堕地狱中。谷至佛前因问。属者何沙门过我门骂我狗。令不食不卧其处。佛即报言。我过汝门白狗吠我即谓言。汝平常时举手言咆。今反作狗吠不知惭愧。狗便惭走。持头面插床下啼泪出。谷问佛。是狗于我何等耶。佛言。不须问。闻者令汝不乐。谷言。听为我说之。佛言。说者令汝嗔怒。谷言。不敢嗔。愿欲闻之。佛言。是汝父兜调也。谷言。我父兜调在世时明经道经不作狗。佛言。但坐所知自贡高故作狗耳。汝欲知审是汝父不。还归于家语狗言。汝审是我父兜调者。当于故器中食汝审是我父者。当还于故处卧。汝审是我父者。先时所有珍宝藏物当示我处。谷即还归呼狗言。骡汝审是我父兜调者。当食是食。狗即食其食。谷复言。骡汝审是我父者。当卧故处。狗即卧故处。谷复言。骡汝审是我父者。先时所有珍宝藏物当示我处。狗即以口指床右。足下以前两足爬地示之。谷即掘骡所爬地。得珍宝琦物甚众多。谷大欢喜。因还到佛所。佛遥见之。告诸比丘。今谷来不至道死者。即生天上。诸比丘问佛。何因缘得生天上。佛言。是人持善意来故。当生天上。谷到佛所前为佛作礼白佛言。审如佛语。谷复问佛言。人居世间。何故独有寿者有不寿者。何故独有多病者有少病者。何故面独有好色者有恶色者。何故独有尊者有卑者。何故独有媚者有不媚者。何故独有富者有贫者。何故独有明者有愚者。佛告谷。人于世间喜杀生无慈心者。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即不寿。人于世间不杀生有慈心死上天。从天来下生人间即长寿。人于世间喜斗乱持刀杖恐人。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即多病。人于世间喜和合。不持刀杖恐人。死生天上。从天来下生人间即少病。人于世间喜嗔怒。闻善语亦怒。闻恶语亦怒。见贤者亦怒。见愚者亦怒。不别善恶但欲嗔怒。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面无色萎黄熟。人于世间不嗔不怒见贤者敬之。见愚者忍之死上天。从天来下生人间面色

常好。为人和心贤善。人于世间不媚者。见老人不起。不孝父母见父母不敬爱。人有孝顺敬父母及长老者常恚恨之。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即不媚。为众人所憎恶。人于世间孝父母敬长老。若有人不孝者不敬长老者。辄往教之。喜为人说善言死上天。从天来下生人间。为人所爱敬。人于世间憍慢不敬尊者。自用强梁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因作下贱。人于世间不憍慢常敬尊者。用人不强梁死上天。从天来下生人间。因作尊者。人于世间悭贪虽富不惠施贫人。不视宗亲不喜布施。贪惜饮食不施沙门道人。复不敢自饱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即贫贱乞丐。人于世间无悭贪之心。为人无贫富好布施沙门道人。施与贫者爱视宗亲。饭食常自饱满死上天。从天来下生世富乐为人所敬爱。人于世间闻有明经高远。若沙门及道士。不好往问度世之道。心嫉高远死入地狱中。地狱中罪竟。复为人即愚痴。无所识知与畜生同伍。人于世间闻有明经高远。若沙门道士。好往问度世之事。心不嫉妒。贪爱高远死即上天。从天来下生人间。为人即明经晓道。为众人所尊用。佛言。人作善者得上天。为恶者下入地狱。人求寿得寿。求不寿得不寿。求病得病。求不病得不病。求面好色得面好色。求恶色得恶色。求尊者得尊者。求下贱得下贱。求媚得媚。求不媚得不媚。求富得富求贫得贫。求智得智求愚得愚。人于世间作善恶。譬如种谷得谷。种麦得麦种稻得稻。作善得善作恶得恶。谷即却长跪言。前头来时见狗不食。心怀嗔恚愚痴故耳。今佛所语。如盲得视如聋得听。如人堕深水得出。如狂痴得愈。如人行冥中得见日月。愿从佛求哀乞悔过唯加大恩。即奉行五戒为优婆塞。佛言。后世人有讽诵是经者若听闻音声者。心中恻然衣毛。为竖泪即为出。如是者。其人皆当为弥勒佛作弟子。得度世去。

佛说意经一卷

佛说意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彼时有异比丘。独坐房中意作是念。以何故世间牵。以何故受于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随从。于是彼比丘从下晡起。起已往诣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彼比丘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我今日独在房中意生是念。以何故世间牵。以何故受于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随从。善哉善哉。比丘。有贤道有贤观。善辩才所念善。以何故世间牵。以何故受于苦。以何故生已。生已入随从。汝比丘。作如是问不。唯然世尊。此比丘。以意故世间牵。以意故受于苦。生意生意已入随从。比丘。而令世间牵受于苦生已生已入随从。比丘。圣弟子无所著。以彼牵以彼去彼生已生已则随从。此比丘。圣弟子阿罗汉。能自御意不自随意。善哉世尊。彼比丘。闻世尊所说。善乐善然可已。重问世尊曰。唯世尊。言多闻比丘。言多闻比丘者。唯世尊。几所故名多闻比丘。如来说几比丘多闻。善哉善哉。比丘。贤道贤观。辩才所言善。世尊。多闻多闻比丘者。唯世尊。几所故名多闻比丘。如来说几是多闻比丘。汝比丘。作是问不。唯然世尊。我多说比丘。契(一也)歌(二也)记(三也)偈(四也)所因(五也)法句(六也)譬喻(七也)所应(八也)生(九也)方等(十也)未曾(十一也)法说(十二)。比丘族姓子。四句偈向我说者。则知义知法。应法所行等与法俱。如法行说。如是比丘则是多闻。如是比丘为多闻。如是如来说比丘多闻。善哉世尊。彼比丘。闻世尊所说善思惟念。善乐善然可已。重问世尊曰。唯世尊。比丘闻已。比丘闻已智慧捷疾。唯世尊。所几名为比丘闻已。名为捷疾智慧。如来说几比丘闻已智慧捷疾。善哉善哉。比丘。贤道贤观。辩才所言善。唯世尊。比丘闻已。比丘闻已智慧捷疾。世尊。说几比丘闻已智慧捷疾。汝比丘闻此不。唯然世尊。此比丘彼比丘。闻苦已以智慧知如真。苦习苦尽苦尽住处。此则为闻彼以智慧知如真。苦习苦尽苦尽住处。此则为闻彼以智慧知如真。如是比丘。彼比丘闻已智慧捷疾。如来说比丘如是闻已智慧捷疾。善哉世尊。彼比丘闻世尊所说。善乐善然可已。重问世尊曰。唯世尊。比丘聪明辩才捷疾。比丘聪明智慧捷疾者。唯世尊。几所名为比丘聪明智慧捷疾。如来说几比丘聪明智慧辩才捷疾。善哉善哉。比丘。贤道贤观。辩才所言善。唯世尊。比丘聪明智慧捷疾。比丘聪明辩才捷疾者。世尊。说几所名为比丘聪明智慧辩才捷疾。如来说几比丘聪明智慧辩才捷疾。汝比丘闻此不。唯然世尊。此比丘谓比丘。亦不自念。不念他不二念。比丘但念意已。自饶益及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世间故。以义饶益天及人。如是比丘。聪明智慧捷疾。如来说比丘聪明辩才智慧捷疾。善哉世尊。彼

比丘闻世尊所说。善思惟念受持诵读已。从坐起礼世尊足。绕世尊离世尊还。彼世尊以此喻为说之。独在静处不乱志寂静住。彼独在静处不乱志寂静住已。谓族姓子。所为剃须发已被着袈裟信乐出家。弃家学道彼无上行梵行。见法成神通作证住。生已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名色已有知如真。彼尊者已知法。至成阿罗汉。佛如是说。彼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应法经一卷

佛说应法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拘类法治处。彼时佛告诸比丘。谓今此世间。如是淫。如是欲。如是爱。如是乐。如是喜。但不爱不念法败坏。爱法念增。彼如是淫。如是欲。如是爱。如是乐。如是喜。而令不善法转增。爱善法转减。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了难知。如是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了难知。而令今不爱善法减。爱善法增。与此四法相应。世间有此。云何为四。有与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有法与相应。现在苦后受乐报。有法与相应。现在苦后受苦报。有法与相应。现在乐后受乐报。云何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或有一自乐欢喜行于杀。因杀以为乐以为喜。彼喜彼欢喜。不与取淫欲行妄言至邪见。因邪见以为喜以为乐。此如是身乐意乐。不善为不善。亦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与涅槃相应。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云何法与相应。现在苦后受乐报。或有一自苦行不乐行。弃于杀因弃杀。以为苦以为不喜。彼自行苦不喜行。不与取淫欲行妄言至邪见。因弃舍邪见。为等见以为苦。以为不喜。如是身行苦意行苦善为善。成神通至等道。与涅槃相应。与此法相应。现在苦后受乐报。云何法相应。现在苦后受苦报。或有一自行苦自不喜行于杀。因杀故以为苦以为不喜。彼自苦自行不喜。不与取淫欲行妄言至邪见。因邪见有不乐有不喜。如是身行苦意行苦。不善受不善。不成神通不至等道。不与涅槃相应。此法相应。现在苦后受苦报。云何法相应。现在乐后受乐报。或有一自行乐自行喜弃于杀。因弃杀以为乐以为喜。彼喜彼乐。不与取淫欲行妄言至邪见。弃舍离因弃舍离邪。以为乐以为喜。如是身乐行意乐行。行善为善。成神通至等道。与涅槃相应。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乐报。谓彼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非是慧慧者说。不知如真。与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彼如是不知如真。彼行不弃。彼行不弃故。不爱不乐法转增。爱法转减。犹若阿摩尼药。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彼杂于毒。有人有患便饮之。彼饮可口。饮时不住咽。饮已变。为非药。如是与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非智慧无慧故。不知如真。与此法相应。现在乐后受苦报。彼不知如真。彼行不弃。彼行不弃者。不爱不乐法转增。爱法乐法转减。此法非智慧。谓应此法。现在苦后受乐报。非智慧非智慧。不知如真。与此法相应。现在苦后受乐报。彼不知如真。亦不行彼弃舍彼。不行弃舍者。不爱不乐法转增。爱喜法转减。此法非智慧。彼法相应。现在苦后受苦报。非智慧非智慧。与此法相应。现在苦后受苦报。不知如真。彼行不弃。彼行不弃者。不爱不乐法转增。爱法乐法转减。犹若大小便杂毒已。有人有病而取饮之。彼饮时咽苦不下及臭无味。饮时坏咽。饮

已变为非药。如是应此法。现在苦后受苦报。不知如真。谓应此法。现在苦后受苦报。彼不知如真。彼行不弃舍。彼行不弃舍已。不爱不喜法转增。爱喜法转减。此法非智慧。谓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非智慧慧者所说。不知如真。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彼不知如真彼不行弃舍离。彼不弃不舍离。不爱不喜法转增。爱喜法转减。此法非智慧。彼行法知如真。彼不行法知如真。彼行法知如真。彼不行法知如真者。未行法当行。应行法当不行。彼未行经当行。应行法当不行者。不善法转增。善法转减。此法非智慧。谓彼应此法。现在乐后受苦报。智慧慧者所说知如真。彼应此法。现在乐后受苦报。彼如是知如真。彼不行彼弃舍离。不行弃舍离已。彼便不行弃舍离。不善法减善法转增。此法智慧。谓彼应此法。现在苦后受乐报。是智慧慧者所说。知此真。彼应此法。现在苦后受乐报。彼如是知如真。彼行彼不弃不行不弃舍已。不爱不喜法转减。爱喜法转增。此法是智慧。犹若大小便种种药草杂。有人有患取饮之。彼饮时不住咽。饮时坏咽。饮已应如药法。如是应此法。现在苦后受乐报。是智慧慧者所说知如真。谓应此法。现在苦后受乐报。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弃舍。彼已不弃舍已。不爱不喜法转减。爱喜法转增。此法是智慧。谓彼应此法。现在苦后受苦报。是智慧慧者所说。知如真。谓应此法。现在苦后受苦报。彼如是知如真。彼不行弃舍离。不行弃舍离已。不爱不喜法转减。爱喜法转增。此法是智慧。谓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是智慧慧者所说。谓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舍离。不行不舍离已。不爱不喜法转减。爱喜法转增。此法是智慧。犹若酥蜜种种药杂。有人有病取便饮之。彼饮利咽。饮时不住咽。饮已应如药法。如是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是智慧慧者所说知如真。谓应此法。现在乐后受乐报。彼如是知如真。彼行不舍离。彼行不舍离已。不爱不念法转减。爱念法转增。此法是智慧慧者所说。彼行法已知如真。不行法已知如真。彼行法知如真。不行法知如真。不行法便不行。应行法当行。彼不行法便不行。应行法当行者。不善法转减。善法转增。此法是智慧慧者应此四法。世间有此说。此者是所因说。佛如是说。彼诸比丘。闻世尊所说。欢喜而乐。

佛说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土坌身经一卷

佛说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土坌身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拘娑罗国波斯匿王太后崩。时年百岁老无壮势。精进修善法。时波斯匿王供殡送母。日正中还。尘土坌身步往诣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世尊问王言。今王何故尘土坌身步来至我所。时波斯匿王便涕泣不能自胜。挥泪白世尊言。太后崩。世尊。太后无常。如来。年在期颐无少壮力。积修善法甚恋痛念。夙夜孝养未曾违志。命可赎者世殒身寿。若象马车乘赎命可得者。尽当持赎。以人民众赎命可得者。亦当持赎。莫使我母命过。若以金银赎命可得者。亦当持赎。若以珍宝赎命可得者。亦当持赎若以金银珍宝赎命可得者。亦当持金银珍宝赎命。若以奴赎命可得者。亦当持奴赎命。若以婢赎命可得者。亦当持婢赎命。若以奴婢赎命可得者。亦当持奴婢赎命。若以村落赎命可得者。亦当以村落赎命。若以城廓赎命可得者。亦当以城廓赎命。若以村落城廓赎命可得者。亦当以城廓村落赎命。若以一方赎命可得者。亦当以一方赎命。若以地人民赎命可得者。亦当以地人民赎命。若以人民一方赎命可得者。亦当以人民一方赎命。莫使我母命过。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如是大王。如王所说。若以白象赎命可得者。便可以象赎母命。若以马车人民珍宝金银奴婢村落城廓一方人民赎母命可得者。便当以一方人民赎母命。莫使我母命过。是故大王。当思惟无常想。当广布无常想。当广布死想。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一切人归死　　无有不死者
随行种殃福　　自获善恶果
地狱为恶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别　　唯福能遏恶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大恐畏无能避者。亦不可以力刀杖避。咒术药草象马车乘人民。珍宝金银奴婢村落城廓一方人民。珍宝金银奴婢村落城廓一方人民。云何为四。老为大恐畏。肌肉消尽。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皆无能避。病为大恐畏。无强健志。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死为大恐畏。尽无有寿。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恩爱别离为大恐畏。不可以刀杖避。乃至一方人民。是谓大王有此四大恐畏。不可以刀杖避。咒术药草象马车乘人民。珍宝金银奴婢村落城廓一方人民。珍宝金银奴婢村落城廓一方人民。譬如大王有大云起雷电霹雳。斯须还散亦不久停。如是大王。人命极短寿极百岁。其中出者亦少少耳。譬如大王有四大山石无有空缺。四山皆等一

时相磨。树木药草不可以刀杖避。如是大王。有四大恐畏至。不可得避。云何为四。老为大患。肌肉消尽。不可以刀杖避。药草咒术而得避者。病为大患。无强健志。死为大患。身永灭。恩爱别离为大患。不可以刀杖避。咒术药草而得避者。大王。广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所以然者。已修无常想。当布无常想。尽断一切欲爱。尽断一切色爱。尽断一切无色爱。一切无明尽断。此间所有爱亦断。譬如大王草[葶-丁＋呆]积薪积以火往烧。大丛林若台阁舍此亦如是。若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尽断欲爱。尽断色爱。尽断无色爱。尽断无明。尽断此间所有爱。是故大王。当以正法治化。莫以非法治化。如是大王。当作是学。尔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此法名何等。当云何奉持。世尊告曰。名除忧患经。此法除去忧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世尊。除忧患经。如是世尊。除忧患经。所以然者我闻此法已。世尊。所有恋慕愁忧皆悉除尽。自觉身体柔软欢喜。尔时世尊与王波斯匿。具说微妙法劝令欢喜。时波斯匿王即从坐起。头面礼足绕佛三匝而去。尔时拘娑罗国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须摩提女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有长者名阿那邠邸。饶财多宝金银珍宝砗磲码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从不可称计。尔时满富城中有长者名满财。亦饶财多宝砗磲码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从不可复称。是阿那邠邸长者。少小旧好共相爱敬未曾忘舍。然复阿那邠邸长者。恒有数千万珍宝财货。在彼满富城中贩卖。使满财长者经纪将护。然满财长者亦有数千万珍宝财货。在舍卫城中贩卖。使阿那邠邸长者经纪将护。是时阿那邠邸有女名修摩提。颜貌端正如桃华色世之希有。尔时满财长者有少事缘。到舍卫城往至阿那邠邸长者家到已就坐。是时修摩提女从静室出。先拜跪父母。后复拜跪满财长者还入静室。尔时满财长者见修摩提女。颜貌端正如桃华色世之希有。见已问阿那邠邸长者曰。此是谁家女。阿那邠邸报曰。向见女者是我所生。满财长者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对。可得[女*適]贫家不。是时阿那邠邸长者报曰。事不宜尔。满财长者曰。以何等故事不宜尔。为以姓望。为以财货耶。阿那邠邸长者报曰。种姓财货足相俦匹。但所事神祠与我不同。此女事佛释迦弟子。汝事外道异学。以是之故不赴来意。时满财长者曰。我等所事自当别祀。此女所事别自供养。阿那邠邸长者曰。我女设当适汝家者。所出珍宝不可称计。长者亦当出财宝不可称计。满财长者曰。汝今责几许财宝。阿那邠邸长者曰。我今须六万两金。是时满财长者即与六万两金。时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我以方便前却。犹不能使止。语彼长者曰。设我嫁女当往问佛。若世尊有所教敕当奉行之。是时阿那邠邸长者。假设事务如似小行即出门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曰。修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为可与。为不可与乎。世尊告曰。若当修摩提女适彼国者。多所饶益度脱人民不可称量。是时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世尊以方便知应适彼土。是时长者头面礼足。绕佛三匝便退而去。还至家中供办种种甘馔饮食与满财长者。满财长者曰。我用此食为。但嫁女与我不耶。阿那邠邸曰。意欲尔者便可相从。却后十五日使儿至此。作此语已便退而去。是时满财长者。办具所须乘羽葆之车。从八十由延内来。阿那邠邸长者复庄饰已女。沐浴香熏乘羽葆之车。将此女往迎满财长者男。中道相遇。时满长财者。得女便将去满富城中。尔时满富城中人民之类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适他国者。当重刑罚。若复他国娶妇将入国者。亦重刑罚。尔时彼国有六千梵志。国人所奉制限有言。设犯制者。当饭六千梵志。尔时长者自知犯制。即饭六千梵志。然梵志所食炙食猪肉。及猪肉羹重酿之酒。

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成被毵衣。然彼梵志之法入国之时。以衣偏着右肩半身露见。尔时长者即白。时到饮食已具。是时六千梵志。皆偏着衣裳半身露见入长者家。时长者见梵志来。膝行前迎恭敬作礼。最大梵志举手称善。前抱长者项往诣坐所。余梵志者各随次而坐。尔时六千梵志坐已定讫。时长者语修摩提女曰。汝自庄严向我等师作礼。修摩提女报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人作礼。长者曰。此非裸人非不有惭。但所著衣者是其法服。修摩提女曰。此无惭愧之人。皆共露形体在外。有何法服之用。长者愿听。世尊亦说有二事因缘世人所贵。所谓有惭有愧。若当无此二事者。则父母兄弟宗族五亲。尊卑高下则不可分别如今鸡犬猪羊驴骡之属。皆共同类无有尊卑。以有此二法在世故。则有尊卑之序。然此等之人离此二法。以鸡犬猪羊驴骡同群。实不堪任向作礼拜。时修摩提夫语其妇曰。汝今可起向我等师作礼。此诸人皆是我所事之天。修摩提女报曰。且止族姓子。我不堪任向此无惭愧裸人作礼。我今是人向驴犬作礼。夫复语曰。止止贵女勿作是言。自护汝口勿有所犯。此亦非驴非狂惑。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时修摩提涕零悲泣。颜色变异并作是语。我父母五亲宁形五刖断其命根。终不堕邪见之中。时六千梵志。各共高声而作是说。止止长者。何故使此婢骂詈乃尔。若见请者时供办饮食。是时长者及修摩提夫。即办猪肉猪肉羹重酿之酒。饭六千梵志皆使充足。诸梵志食已少多论议。便起而去。是时满财长者在高楼上。烦冤愁惋独坐思惟。我今取此女来。便为破家。无异辱我门户。是时有梵志名修跋。得五通亦得诸禅。然满财长者所见贵重。时修跋梵志而作是念。我与长者别来日久。今可往相见。是时梵志人满富城往诣长者家。问守门者曰。长者今为所在。守门人报曰。长者在楼上。极为愁忧大不可言。时梵志径上楼。与长者相见。梵志问长者曰。何故愁忧乃至于斯。无县官盗贼水火灾变所侵枉乎。有非家中不和顺耶。长者报曰。无有县官盗贼之变。但小家中事缘不遂。梵志问曰。愿闻其状有何事缘。长者报曰。昨日为儿娶妇又犯国限。五亲被辱请师在舍。将儿妇往礼拜而不从命。梵志修跋报曰。此女家者为在何国。近远娉娶。长者曰。此女舍卫城中阿那邠邸女。时彼梵志修跋闻此语已。怜然惊怪两手掩耳。而作是说。咄咄长者。甚奇甚特。此女乃能故在。又不自杀不投楼下甚是大幸。所以然者此女所事之师。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现在甚奇甚特长者曰。我闻汝语复欲嗤笑。所以然者。汝为外道异学。何故叹誉沙门释种子行。此女所事之师。有何威德有何神变。梵志报曰。长者。欲闻此女师神德乎。我今粗说其源。长者曰。愿闻其说。梵志报曰。我昔日诣雪山北人间乞食。得食已飞来诣阿耨达泉。时彼天龙鬼神遥见我来。皆获持刀剑而来向我。并语我言。修跋仙士。莫来止此泉边。莫污辱此泉。设不随我语者。正尔命根断坏。我闻此语。即离彼泉不远而食。长者当知。此女所事之师。最小弟子名均头沙弥。亦至雪山北乞食飞来诣阿耨达泉。叉手泪冢间死人之衣

血垢污染。是时阿耨达大神天龙鬼神。皆起前迎恭敬问讯。善来人师。可就此坐。时均头沙弥往至泉水之处。又复长者。当泉水中央有纯金之案。尔时沙弥以此死人之衣。渍着水中却后坐食。食竟荡钵在金案上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便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入灭尽三昧。从灭尽三昧起入焰光三昧。从焰光三昧。起入水气三昧。从水气三昧起入焰光三昧。次复入灭尽三昧。次复入有想无想三昧。次复入不用处三昧。次复入识处三昧。次复入空处三昧。次复入四禅。次复入三禅。次复入二禅。次复入初禅。从初禅起而浣死人之衣。是时天龙鬼神。或与蹋衣者。或以水浇者。或取水而饮者。尔时浣衣已举着空中而曝之。尔时彼沙弥收摄衣已。便飞在空中还归所在。长者当知。我尔时遥见而不得近。此女所事之师最小弟子有此神力。况复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何况彼师如来至真等正觉。而可及乎。观此义已而作是说。甚奇甚特。此女乃能而不自杀不断命根。是时长者语梵志曰。我等可得见此女所事师乎。梵志报曰。可还问此女。是时长者问须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能使来不乎。时女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而作是说。愿时办具饮食。明日如来当来至此及比丘僧。长者报曰。汝今自请吾不解法。是时长者女沐浴身体。手执香火上高楼上。叉手向如来而作是说。唯愿世尊。当善观察无能见顶者。然世尊。无事不知无事不察。女今在此困厄。唯世尊当善察。又以此偈而颂曰。

观世靡不周　　佛眼之所察
降鬼诸神王　　及降鬼子母
如彼啖人鬼　　取人指作鬘
后复欲害母　　然佛取降之
又在罗阅城　　暴象欲来害
且如自归命　　诸天叹善哉
复至乌持国　　复值恶龙王
见密迹力士　　而龙自归命
诸变不可计　　皆使立正道
我今复值厄　　唯愿尊屈神
尔时香如云　　悬在虚空中
遍满祇洹舍　　住在如来前
诸释虚空中　　欢喜而礼佛
又见香在前　　须摩提所请
雨诸种种华　　而不可称量
悉满祇洹林　　如来笑放光

尔时阿难见祇洹中有此妙香。见已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唯愿世尊。此是何等香遍满祇洹精舍中。世尊告曰。此香是佛使。满富城中须摩提女所请。汝今呼诸比丘尽集一处而行筹作是告敕。诸有比丘漏尽阿罗汉得神足者便取舍罗。明日当诣满富城中。受须摩提请。阿难白佛。如是世尊。是时阿难受佛教已。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而作是念。诸有得道阿罗汉者须取舍罗。明当往受须摩提请。当于尔时众僧上座名曰君头波叹。得须陀洹结使未尽不得神足。是时上座而作是念。我今大众之中最是上座。又结使未尽未得神足。我明日不能得至满富城中食。然如来众中最下坐者。名均头沙弥。此有神足有大威力。得至彼受请。我今亦当往受彼请。尔时上座以心清净。居在学地而受舍罗。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见君头波叹居在学地。而受舍罗得无学。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罗者。君头波叹比丘是。尔时世尊告诸神足比丘。大目犍连。大迦葉。阿那律。离越。须菩提。优毗迦葉。摩诃匹那。尊者罗云。均利半持均头沙弥。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是时众僧使人名曰干荼。明日清且躬负大釜。飞在空中往至彼城。是时彼长者及诸人民。上高楼上欲觐世尊。遥见使人负釜而来。时长者与女。便说此偈。

白衣而长发　　露身如疾风
又复负大釜　　此是汝师耶

是时女复以偈报曰。

此非尊弟子　　如来之使人
三道具五通　　此人名干荼

尔时干荼使人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均头沙弥。化作五百华树色若干种皆悉敷析。其色甚好优钵莲华。如是之华不可计限往诣彼城。是时长者遥见沙弥来。复以此偈问曰。

此华若干种　　尽在虚空中
又有神足人　　为是汝师乎

是时女复以偈报曰。

须跋前所说　　泉上沙弥者
师名舍利弗　　是彼之弟子

是时均头沙弥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般特。化作五百头牛衣毛皆青。在牛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是时长者遥见。复以此偈

问女曰。

此诸大群牛　　衣毛皆青色
在上而独坐　　此是汝师耶

女复以偈报曰。

能化千比丘　　在耆城园中
心神极为明　　此名为般特

尔时尊者周利般特绕彼城三匝已往诣长者家。尔时罗云复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种。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长者见已。复以此偈问女曰。

此五百孔雀　　其色甚为妙
如彼军大将　　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如来说禁戒　　一切无所犯
于戒能护戒　　佛子罗云者

是时罗云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鸟极为勇猛。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时长者遥见已。复以此偈问女曰。

五百金翅鸟　　极为盛勇猛
在上无所畏　　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能行出入息　　回转心善行
慧力极勇盛　　此名迦匹那

时尊者迦匹那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尔时优毗迦葉化作五百龙皆有七头。在上结跏趺坐往诣彼城。长者遥见已。复以此偈问女曰。

今此七头龙　　威颜甚可畏
来者不可计　　此是汝师耶

时女报曰。

恒有千弟子　　神足化毗沙
优毗迦葉者　　可谓此人是

时优毗迦葉。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须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结跏趺坐往诣彼城。尔时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此山极为妙　　尽作琉璃色
今在窟中坐　　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由本一施报　　今获此功德
已成良福田　　解空须菩提

尔时须菩提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时尊者大迦旃延。复化作五百鹄。色皆纯白往诣彼城。是时长者遥见已以此偈问女曰。

今此五百鹄　　诸色皆纯白
尽满虚空中　　此是汝师耶

时女复以此偈报曰。

佛经之所说　　分别其义句
又演结使聚　　此名迦旃延

是时尊者大迦旃延绕彼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离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而往诣彼城。长者见已。以此偈问女曰。

今此五百虎　　衣毛甚悦怿
又在上坐者　　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昔在祇洹树　　六年不移动
坐禅最第一　　此名离越者

是时尊者离越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师子极为勇猛。在上坐往诣彼城。是时长者见已。以偈问女曰。

此五百师子　　勇猛甚可畏
在上而坐者　　此是汝师耶

时女以偈报曰。

生时地大动　　珍宝出于地
清净眼无垢　　佛弟阿那律

是时阿那律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马皆朱毛尾金银交饰。在上坐并雨天华往诣彼城。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金马朱毛尾　　其数有五百
为是转轮王　　为是汝师耶

女复以偈报曰。

头陀行第一　　恒愍贫穷者
如来与半坐　　最大迦葉是

是时大迦葉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尊者大目犍连。化作五百象皆有六牙。七处平整金银交饰。在上坐而来放大光明悉满世界。诣城在虚空之中。作倡妓乐不可称计雨种种杂华。又虚空之中悬缯幡盖极为奇妙尔时长者遥见已以偈问女曰。

白象有六牙　　在上如天王
今闻妓乐音　　是释迦文耶

时女以偈报曰。

在彼大山上　　降伏难陀龙
神足第一者　　名曰大目连
我师故未来　　此是弟子众
圣师今当来　　光明靡不照

是时尊者大目犍连绕城三匝往诣长者家。是时世尊已知时到。披僧伽梨在虚空中去地七仞。是时尊者阿若拘邻在如来右。舍利弗在如来左。尔时阿难承佛威神。在如来后而在执拂。千二百弟子前后围绕。如来最在中央及诸神足弟子阿若拘邻。化作月天子。舍利弗化作日天子。诸余神足比丘或作释提桓因。或化作梵天者。或化作提头吒毗留勒形者。毗留波叉或作毗沙门形者领诸鬼神。或有作转轮圣王形者。或有入火光三昧。或有入水精三昧。或有放光者。或有放烟作种种神足。是时梵天王在如来右。释提桓因在如来左手执拂。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后。手执金刚杵。毗沙门天王手执七宝之盖。处虚空中在如来上。恐有尘土坌如来身。是时般遮旬手执琉璃琴。叹如来功德。

及诸天神悉虚空之中。作倡妓乐数千万种。雨天杂华散如来上。是时波斯匿王。阿那邠邸长者。及舍卫城内人民之类。皆见如来在虚空中去地七仞。见已皆怀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阿那邠邸长者。便说此偈。

如来实神妙　　爱民如赤子
快哉须摩提　　当受如来法

尔时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长者。散种种名香杂华。是时世尊将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及诸神天不可称计。如似雁王在虚空中往诣彼城。是时般遮旬。以偈叹佛。

诸生结永尽　　意念不错乱
以无尘垢足　　入彼旧邦土
心性极清净　　断魔邪恶念
功德如大海　　今入彼邦土
颜貌甚殊特　　诸使永不起
为彼不自处　　今入彼邦土
以度四流渊　　脱于生老死
以断有根源　　今入彼邦土

是时满财长者。遥见世尊从远而来。诸根憺怕世之希有。净如天金。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犹须弥山出众山上。亦如金聚放大光明。是时长者。以偈问须摩提曰。

此是日光耶　　未曾见此容
数千万亿光　　未敢能熟视

是时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向如来。以此偈报长者曰。

非日非有日　　而放千种光
为一切众生　　亦复是我师
皆共叹如来　　如前之所说
今当获大果　　勤加供养之

是时满财长者右膝着地复以偈叹如来曰。

自归十力尊　　圆光金色体
天人所叹敬　　今日自归命
尊今是日王　　如月星中明
以度不度者　　今日自归命

尊如天帝像　　如梵行慈心
自脱脱众生　　今日自归命
天世人中尊　　诸鬼神王上
降伏诸外道　　今日自归命

是时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叹世尊曰。

自降能降他　　自止复止人
以度度人民　　已解复脱人
度岸使度岸　　自照照群萌
靡不有度者　　除斗无斗讼
极自净洁住　　心意不倾动
十力哀愍世　　重自顶礼敬

有慈悲喜护之心。具空无相愿。于欲界中最尊第一。天中之上七财具足。拥护天人自然梵生。亦无与等亦可不像貌。我今日归命。是时六千梵志。见世尊作如此神变各各自相谓言。我等可离此国更适他土。此沙门瞿昙已降此国中人民。是时六千梵志寻出国去。更不复入国。犹如师子兽王出于山谷。而观四方复三鸣吼。方行而求。诸有兽虫之类各奔所趣莫知所。如飞逝沉伏。若伏有力神象闻师子声。各奔所趣不能自安。所以然者。由师子兽王极有威神故。此亦如是。彼六千梵志闻世尊音响之声。各各驰走不得自宁。所以然者。由沙门瞿昙有威力故。是时世尊还舍神足。如常法则入满富城中。是时世尊足蹈门阈上。是时天地大动。诸尊神天散华供养。是时人民见世尊容貌诸根寂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人民之类便说此偈。

二足尊极妙　　梵志不敢当
无故事梵志　　失此人中尊

是时世尊往诣长者家。就座而坐。尔时彼国人民极为炽盛。时长者家有八万四千人民之类。皆悉云集。欲坏长者坊舍。方见世尊及比丘僧。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人民之类必有所损。可作神力使举国人民尽见我身及比丘僧。尔时世尊化长者屋舍。作琉璃色内外相视。如似观掌中珠。尔时须摩提女前至佛所。头面礼足悲喜交集。便说此偈。

一切智慧具　　尽度一切法
复断欲爱网　　我今自归命
宁使我父母　　而毁我双目
不来适此间　　邪见五逆中
宿作何恶缘　　得来至此处

如鸟入罗网　　愿断此疑结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女曰。

汝今快勿虑　　憺怕自开意
亦莫起想着　　如来今当演
汝本无罪缘　　得来至此间
愿誓之果报　　欲度此众生
今当拔根源　　不堕三恶趣
数千众生类　　汝前当得度
今日当净除　　使得智慧眼
使天人民类　　汝见如观珠

是时须摩提女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是时长者将已仆从。供给饮食种种甘馔。见世尊食已讫。行清净水更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及诸营从及八万四千众各各次第坐。或有自称姓名而坐。尔时世尊渐与彼长者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说于妙论。所谓论者。戒论施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秽恶。出家为要。尔时世尊以见长者及须摩提女八万四千人民之类心开意解。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普与此众生说之。彼各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犹如极净白氎易染为色。此亦如是。满财长者须摩提女。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无复狐疑得无所畏。皆归三尊受持五戒。是时须摩提女即于佛前。而说此偈。

如来耳清彻　　闻我遇此苦
降神至此化　　诸人得法眼

尔时世尊已说法讫。即从座起还诣所在。是时诸比丘白佛言。须摩提女本作何因缘生富贵家。复作何因缘堕此邪见之家。复作何善功德今得法眼净。复作何功德使八万四千人皆得法眼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久远此贤劫中。有迦葉佛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祐。在波罗奈国界于中游化。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尔时有王名曰哀愍。有女名须摩那。是时此女极有敬心。向迦葉如来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四事供养。云何为四。一者施。二者爱敬。三者利人。四者等利。于迦葉如来所而诵法句。在高楼上高声诵习。并作此愿。恒有此四爱之法。又于如来前而诵法句。其中设有毫厘之福者。所生之处不堕恶趣亦莫堕贫家。当来之世。亦当复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转女人身。即于女身得法眼净。是时城中人民之类。闻王女作如此誓愿。皆共聚集。至王女所而作是说。王女今日极为笃信作诸功德。四事不乏布施兼爱利人等利。复作誓愿。使当来之世值如此之尊。若为我说法寻得法眼净。今日王女已作誓愿。并及我等国土人民

同时得度。时王女报曰。我持此功德并施汝等。设值如来说法者同时度。汝等比丘。岂有疑乎莫作是观。尔时哀愍王今须达长者是。尔时王女者今须摩提女是也。尔时国土人民之类。今八万四千众是。由彼誓愿今值我身闻法得道。及彼人民之类。尽作法眼净。此是其义当念奉行。所以然者。此四事者最是福田。若有比丘。亲近四事便获四谛。当求方便成四事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三摩竭经一卷

佛说三摩竭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菩萨俱。帝王人民及诸天龙鬼神无复央数。尔时有难国王名分陂檀。不信佛法但好外道。日于宫中饭诸尼揵万余人。难国王常喜贡高。自谓智慧无双。以铁鍱其腹。常恐智慧从腹横出。王欲为其太子娶妇。即问左右群臣。天下宁有智慧如我者不。若有者我欲为子娶其女。大臣便受王教。即遍至国中求索。了无有如王。亦自知国中无有。即更遣使者行到他国。求索智士女。尔时使者即受王教。便至舍卫国。使者便问国中人民。是国中宁有好道贤者不乎。人答言有。使者言。姓字何等。人报言。字为佛。使者言。佛宁有女无。人言。佛者道人也。无有女。使者言。次复有谁人。答言。复有人字阿难邠坻。大贤善好道。有好女国中第一。使者言。何用为第一。国中人言。曾与太子只共请买园田八十顷持上佛。复以象负运黄金数千万亿持雇园田。不贪重宝但念为善耳。使者闻国中人言。大欢喜自知以得消息即还本国白王言。乃舍卫国中有贤善者大好道。字阿难邠坻。难国王闻使者言。便作书即遣太子与群臣百官。严驾载珍宝。俱相随到舍卫国。止顿太子着城外。使人便入城至阿难邠坻舍。时守门者。便入白阿难邠坻。外有使者来。阿难邠坻即自出应门。见使者黑丑如鬼。阿难邠坻大惊言。汝何等人乎。即答言。我是难国王使者。阿难邠坻言。卿来欲何等求。使者言。我来宣传教命。难国王虽不相见遥相爱敬。人每往来歌叹卿功德无有量。闻君贤善大好道有女。故来欲为太子求君女。王亦自有书相闻。阿难邠坻即欲骂之。便自忍而不言。便呼前共坐。相问讯谈语。使者便以书视之。阿难邠坻即读书讫竟。答使者言。我有大人当往报之。若听我者。我当还语卿消息。便留坐使者。阿难邠坻便到佛所。即前为佛作礼。却长跪叉手白佛言。今难国王遣使者来到我家。其人状类黑如鬼。辞言。欲为王太子求我女三摩竭。今当云何。佛言。与之。阿难邠坻言。使者黑如鬼。其王太子当何类。我复曾从佛闻。难国王但事诸尼揵。裸形无有衣被。状类丑黑惊怖我女耶。佛言不也。与之。当知是因缘。三摩竭应当于裸形国度脱八万人。阿难邠坻不敢复问佛。心怀恨意。即还归谓使者言。卿奉王教命。故从远来求索我女。大善当相与。使者闻阿难邠坻言。即还到城外至太子所。便与太子相随来。到阿难邠坻舍。即从车上下。金银及礼娉与阿难邠坻。便共请人客。饮食相娱乐七日讫竟。阿难邠坻遣送三摩竭奴婢衣服及与珍宝无复央数太子便载三摩竭去还归本国。

尔时难国王见子妇来归即大欢喜。便请其师尼揵若陀弗及万二千

弟子。悉入宫饭之。难国王夫人及太子悉下饭具。尔时呼三摩竭来出。欲令下饭分共礼诸师。三摩竭适至第三门中。遥见诸尼揵悉罗坐裸形无有衣被。三摩竭即大惊。是为狗畜生无有异。便两手覆面遥唾之。即还入室不肯复出。诸尼揵皆嗔恚三摩竭所。即告王言。从何得此荧惑不吉利之人在王宫。促遣令去。若不遣去者。当坏败王国中。诸尼揵不肯复饭食即欲起去。王便辞谢诸师。我当为大师遣去。明日不复令现于宫中。诸尼揵及饭食讫便去。即日太子自往至三摩竭所。三摩竭时大嗔恚。教婢令闭门。如是四五日。太子不敢复往。夫人即问太子。何故不往。太子默声不言。夫人以知之。即自往到三摩竭所。我为子娶。若今当承事我子。何故折辱我子。三摩竭答言。夫人子所事师及国中人民。皆如狗畜生无有异。夫人闻之大惭愧。即还白王言。大王。自用道智无双。国中无有可王意者。王乃劳群臣八千里求妇。今妇无所畏难折辱我子。复面骂我言。比狗畜生。王闻夫人言。即自往到三摩竭所。尔时三摩竭大憍慢。不肯出为王作礼。王即遥问三摩竭。我行八千里娶。若以贤善故。若间者既辱我师。今复面骂夫人及太子。岂有不可乎。三摩竭报言然。大王师及夫人太子并其国中人民。皆如狗畜生无异。王即惊言。是小女子。今折辱我如是。我恐智从腹中横出以铁鍱我腹。我日饭诸道士万余人。谁能及我者。今汝交面相骂。三摩竭言。王国中人民所事师。常无有衣裳裸形相视。当有何等道。设使有道尚不足以贵。何况无道。大王。虽日饭是辈万余人者。皆是我所不恭敬辈。常唾贱者。尔时难国王大穷。即自思惟。当共谁议是事。即自往到尼揵若陀弗所。前为师作礼白言。我娶妇以于舍卫国得妇。间者无状。既折辱大师今复憍慢面骂我及夫人太子。比狗畜生。虽是妇不以妇礼事我。今当云何。师告王。复往问之言。汝国中人民所事。何如我国中人民所事。如何等言。王往慎勿得嗔怒徐问之。自当有语。王即受教如师所言。便至三摩竭所问言。汝国中人民所事。何用胜我国中人民所事。三摩竭言。我国中人民所事最尊。男女皆有衣裳尊卑异路。身体不相见。现有大小名佛。教授数千亿万人。皆令得度世泥洹道。入火不烧入水不溺。能典揽三千大千日月万二千亿天地。变化入无间出无孔。知当来过去今现在事。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道德通达。诸天帝王人民杂会稽首来谒。王闻三摩竭语。即大踊跃欢喜。

　　尔时难国王告三摩竭言。汝所事佛。宁可得见不。三摩竭言。我能为大王。遥请之即可致。王言。大善。乃相去八千里。请佛当云何。三摩竭言。不须大王遣人请。但当至意遥烧香请也。佛神通照知人心中所念。王夫人及太子皆当随我后。三摩竭即自上高台上。政服便向舍卫国长跪烧香。持头面着地作礼言。今难国王。不知天下有佛。当用一切人民故。哀悲诸勤苦。愿佛明旦与诸比丘僧。劳屈尊神来到难国王所饭。言适竟。香烟便达佛所。绕佛三匝于佛上化作香

盖。佛时适为无数千人说法。尔时阿难前长跪叉手白佛言。是何等感应乃尔。愿佛解说其意。佛告阿难。难国王及三摩竭。明旦当请佛及诸比丘僧。三摩竭有至心欲令难国人民。悉舍邪见令向正道。香来至此请佛。尔时即告摩诃目揵连敕诸比丘僧。明旦当到难国三摩竭所食。摩诃目连受佛教。即宣语诸比丘。明日当就请。勿得他余行于是三摩竭。皆令王夫人太子及诸婇女。斋戒烧香布坐席。设饭食具悉办。三摩竭知佛当来。与王夫人太子婇女及诸尼揵共住中庭。三摩竭告王夫人太子。皆随我后。今诸罗汉当先来至。佛最在后。卿曹慎莫惊怖。随我所为。三摩竭于是复长跪烧香言。饭具已办愿佛用时。佛知三摩竭心所念。即告诸比丘。今日当到难国食。尔曹各以道变化自在所为。诸比丘即受教。中有化作龙虎。凤凰孔雀牛鸠鸽百鸟枭兽交露帐者。诸众僧悉在其中坐各各皆不同。尔时佛自坐师子交露帐中。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菩萨诸天鬼神龙俱。从虚空中神足飞行。适至难国。佛便放光明天地大震动。诸罗汉菩萨各悉作变化先来下。难国人民见此变化皆大惊怖。王问三摩竭言。是佛不也。答言。非佛。三摩竭告王。勿恐是诸弟子也。佛最在后。身中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须臾之间佛俱从上来下。释梵四天王在前导。诸天鼓琴作其倡伎而乐佛。三摩竭与王夫人太子。即持华香迎佛。前为佛作礼。便相将入宫即就座。诸菩萨阿罗汉皆前坐。大小相次。三摩竭即令王夫人太子前行澡水。便下饭食具。国中人民来观者甚众多。王令大臣闭宫门。人民见王闭宫门。大嗔恚王所各持斧欲破宫门。佛遥知之言。我所行化皆欲令作善。今难国人民皆来观。而王闭宫门也。佛尔时欲令一切人等见佛。即使宫门墙壁悉化作水精色内外相见。难国人民见佛及诸菩萨罗汉皆大欢喜。

尔时佛有一罗汉名宾头卢。时坐山上忽忘至难国。宾头卢坐来久。适欲以针缝缕衣。以针刺地。缕与衣相连。是时佛已应难国王宫中坐已。宾头卢即以神足飞行至难国。山便随宾头卢后。尔时国中有一女人怀躯。见山来政黑恐堕其上。便大惶怖即堕躯。佛以遥知之。即令摩诃目连以神足飞行迎问。宾头卢汝后何等。宾头卢即还顾见山。以手揽山掷故处八千里。尔时宾头卢即到前。为佛作礼却坐。

佛告宾头卢。我教天下人欲令悉度世。今汝既失期复杀一人人命至重是我道所不喜。汝从今已后。不得复随我食及与众会。若当留住。后须弥勒佛出。乃般泥洹去耳。宾头卢闻佛说如是。即默然忧愁复自悔责。食讫便起前为作礼。及诸菩萨阿罗汉。共辞便入山中。尔时难国王师。尼揵若陀弗白佛言。宁可共捔道不。若不如者当投着井中。佛言。大善不须多言。三问不如者。当投着井中。尼揵若陀弗言。大善。佛即问。若诵经时云何。尼揵若陀弗言。我诵经时匍匐而行。匍匐而行是为狗。狗乃匍匐而行。尼揵若陀弗便不如佛。诸弟子

皆嗔。余语为赐那正说是事也。悉还恚其师所。取师欲投着井中。师即大惶怖。以两手拒地不肯入井中。佛言置之。

尔时中庭自然有大火出。其焰上诣第七梵天。其火中自然有千叶莲华。华上有五百梵天。皆叉手长跪问佛。饭何等人得福多者。饭何等人得福少者。佛答梵天言。譬如以五种谷散着火中。为生不。梵天言。不生。佛言。难国王前后所饭诸尼揵。譬如五谷着火中终不复生。今日饭佛及诸菩萨罗汉得福多无有量。譬如人有好地有好种。天复时雨何忧不生。今佛是一切人福田。随人所种必得其愿。愚痴人喜教他为外道。是人命尽皆当堕太山地狱中甚勤苦。悔无所复及。前人坐之未出。后人复教作之。世间人愚痴。但更相欺调。是故不知真道。若有黠人当学正道。其道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为泥洹大道。世间凡有九十六种道。皆不及佛道。佛言。以一天下树枝及与鸟毛。作笔书佛经。树枝鸟毛悉皆可尽。佛智不可尽。大如须弥山墨磨研。四海水沾笔。须弥山墨四海水皆可尽。佛智终不可尽。五百梵天闻佛语。应时举声言。善哉。审如佛所言。于是五百梵天忽然不见。尔时难国王眷属三百人。千二百婇女。五百大臣。见佛变化皆踊跃欢喜。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二千婆罗门即除须发皆作比丘。应时悉得罗汉道。万二千尼揵应时悉解脱。中有得须陀洹道者。有得斯陀含道者。有得阿那含道者。国中细民复有六万四千人。皆信向佛法即受五戒悉为优婆塞。佛说经已。即与诸菩萨阿罗汉俱现神足飞去。尔时难国王及夫人太子群臣人民。皆大欢喜。悉持头着地遥为佛作礼。

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一卷

佛说婆罗门避死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有四婆罗门仙人。精进修善法五通。常恐畏死。时四婆罗门仙人。精进修善法五通。便作是念。我等当住何处永存在世。时彼有一婆罗门。精进修善法。有大神力五通。便入空中。于中则无有死。彼入空者便命过。第二婆罗门。精进修善法五通。畏死便入大海中。我于海中则无有死。彼即于海中命过。第三婆罗门。精进修善法。有大威势五通。畏死便入山腹。即于彼命终。彼第四婆罗门。精进修善法五通。有大威势。畏死便入地。我于彼当脱不死。便于地命过。时世尊以天眼见清净无瑕。观彼四婆罗门精进修善法。有大威势五通畏死。一人处虚空于彼命过。一人入海亦于彼命过。一人入山腹于彼命过。一人入地于彼命过。尔时世尊见彼四婆罗门精进修善法五通有大威势。便说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之不受死

尔时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施食获五福报经(亦名佛说施色力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众。当知食以节受而名损佛言。人持饭食施人有五福德。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则有五福德道。何谓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辩。何谓施命。一切众生依食而立身命。不得饭食不过七日奄忽寿终。是故施食者则施命也。其施命者。世世长寿生天世间。命不中夭。衣食自然财富无量。何谓施色。得施食者颜色光泽。不得食时忿无润形。面目燋悴不可显示。是故施食者则施颜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间。姿貌炜炜世之希有。见莫不观稽首为礼。何者施力。人得饭食气力强盛。举动进止不以为难。不得食者饥渴热恼气息虚羸。是故施食则施力也。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世间。力无等双出入进止而不衰耗。何谓施安。人得饭食身为安隐不以为患。不得食者。心愁身危坐起无赖不能自定。是故施食。则施安也。其施安者。世世无患心安身强。生天世间不受众殃。所可至到常遇贤良。财富无数不中夭伤。何谓施辩。得施食者。气充意强言语通利。不得食者身劣意弱。不得说事口难发言。是故施食则施辩才。其施辩者。世世聪明生天世间。言辞辩慧口辩流利无一瑕秽。闻者喜悦莫不戴仰。是五福德施。若发道意施于一切。既得此福。所生之处常见现在佛咨受深法。四等四恩六度无极三十七品。法身现相寿命无穷相好分明。三十二相致十种力以成佛道。为立大安普济危厄。智慧辩才出万亿音度脱十方。佛说是经时。诸比丘众天龙鬼神四部弟子。莫不欢喜作礼而去。

频毗娑罗王诣佛供养经一卷

频毗娑罗王诣佛供养经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为人敬仰悉来供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大王大子群臣下至人民。悉来供养具衣被饮食床卧疾瘦医药。尔时世尊名德远闻。如是世尊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佛世尊。为众生说法。初善中善竟善。义甚深远具诸梵行。尔时摩竭王频毗娑罗告诸群臣。汝等严驾羽葆车。所以然者。我欲往迦尸拘萨罗国问讯世尊礼拜承事。世尊出世甚难值亦甚难遇。如来时时出世。譬如优昙钵华时乃出世。世尊亦复如是亦甚难遇。对曰。如是天王。尔时群臣闻摩竭国王频毗(颜色)娑罗(端正)教。便严驾羽葆车。往诣王频毗娑罗所。便白王言。车已严驾今正是时。尔时摩竭王频毗娑罗乘羽葆车。群臣人民前后围绕。从罗阅城出。以王威力渐渐往诣迦尸拘萨罗。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乘车至城门从车下步。往诣只桓至如来所。犹如刹利王舍五威仪。头面礼世尊足。以手摩扠世尊足。自称姓名。我是摩竭国频毗娑罗王中之王。是频毗娑罗王。尔时世尊告频毗娑罗王。汝是大王刹利豪族。我是释子出家学道。于此色身众德具足。乃屈大王至我所。问讯起居康强叉手承事。王白世尊曰。蒙世尊恩。我亦见刹利有智慧多闻者。婆罗门有智慧者。长者有智慧者。沙门有智慧者。各共论义。我以此论尽往问沙门瞿昙。若彼沙门瞿昙答以此论者。我等以此论答。若瞿昙沙门不答此论者。亦当共论义。便往至世尊所。尔时世尊与说法。从世尊闻法。不复问论义。况当有所难。便归命世尊法比丘僧。是谓世尊身有功德说微妙法知时之行。是时得等三欢喜。于世尊所复有恭敬。大声闻众行皆清白。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四双八辈。是谓世尊声闻众可敬可贵为第一尊。是世间人民无上福田。是谓第三欢喜于三耶三佛所。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从佛闻微妙法。闻微妙法已白世尊言。愿如来。受我三月请游罗阅城。当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尔时世尊默然受频毗娑罗王请。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王。见世尊默然受请。便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坐起头面礼世尊足。右绕三匝便退而去。只桓门乘羽葆车。还诣罗阅只城自宫殿所。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敕诸大臣人民。卿等善听。我欲请世尊于此三月及比丘僧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汝等各相劝率。答曰。如是天王。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在独处坐便作是念。我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养世尊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当率劝大臣人民。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即日劝率诸大臣。我向者在独处坐便生是念。我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

养世尊。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及比丘僧。我应敕群臣人民。卿等。随其种类请佛及比丘僧。汝等长夜受报无穷。答曰。如是天王。群臣人民从王闻。教已。尔时世尊游在舍卫城。便出人间游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渐往诣罗阅只。尔时世尊住竹林迦兰檀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闻佛至罗阅只城。住竹园迦兰陀所。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王频毗娑罗敕诸群臣。速严驾羽葆车。往诣迦兰陀所问讯世尊。尔时群臣闻摩竭国频毗娑罗敕。便往严驾羽葆车。白频毗娑罗曰。车已严驾今正是时。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便乘羽葆车。群臣人民前后围绕。以王威势出罗阅城。往诣竹园迦兰陀所。便下车步入迦兰陀诣世尊所。犹如刹利王有五威仪。谓剑金屣盖天冠珠柄拂。皆舍一面。头面礼世尊足在一面坐。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白世尊言。自还国已来在独处坐便生是念。我典此国界所有资财能有所办。欲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亦当劝率臣人民使得蒙度。使长夜得离三涂永处安隐。尔时世尊告摩竭国王频毗娑罗。善哉善哉。大王。为众生故发弘誓意欲安隐众生。义理深远天人得安。尔时世尊为摩竭国王频毗娑罗说微妙法。劝乐令闻皆令欢乐。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从佛闻微妙法发欢喜心。即从坐起礼世尊足。绕佛三匝即退而去。出迦兰陀门还自乘车。诣罗阅城入自宫里坐其殿上。即其日办具甘馔饮食若干种味。即其日为佛比丘僧敷众坐具。手执香炉升高楼上东向叉手。至心念世尊。亦自思惟今时已到。愿世尊知时见顾。尔时世尊知时已到。便着衣持钵比丘僧前后围绕。入罗阅城往诣摩竭国王频毗娑罗宫。到已诸比丘僧各次第坐。尔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见佛比丘僧坐已定。自手执若干种甘馔饮食。饭佛及比丘僧。见世尊饭已摄钵。更敷小床在如来前坐尔时世尊为摩竭国王频毗娑罗。说微妙法渐渐共议。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论。欲秽浊漏为大苦。出家为要。尔时世尊知王心欢喜不能自胜皆悉柔和。犹如诸如来所应说法。苦习尽道。尔时世尊具为王说微妙法。尔时二百五十婇女。即于坐上逮法眼净。彼已见法得法。选择诸法奉持诸法。无疑犹豫希望已断。得无所畏及所应学法。归依佛法众受持五戒。尔时世尊见王频毗娑罗闻微妙法欢喜奉持。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祠火最为首　　诗颂亦为首
王为人中首　　众流海为首
众星月为首　　光明日为首
上下及四方　　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间　　佛最无有上
欲求种德者　　当求于三佛

尔时世尊以此偈为王说。即从坐起便退还去。

佛说长者子六过出家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僧伽罗摩长者子。乃至六出家为道便。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僧伽罗摩长者子白世尊言。愿世尊听出家学道。时僧伽罗摩得出家学道。时世尊告僧伽罗摩比丘。汝当行二法。云何为二。止观是也。僧伽罗摩比丘白佛言。甚解世尊。甚解如来。世尊告曰。我取要而说。云何言甚解耶。僧伽罗摩白佛言。止者诸结永息。观者世尊。观一切诸法。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僧伽罗摩。我取要说法能广分别。时僧伽罗摩即从佛受如此教。在闲静处而思惟此义。在闲静处思惟此义已。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尽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母胞胎。时尊者僧伽罗摩便成阿罗汉果。时僧伽罗摩未出家时有妇母在。闻女夫出家。僧伽罗摩长者子乃至七反。于如来所出家学道。更不习欲舍家业仆从。时僧伽罗摩妇母便将女诣僧伽罗摩比丘所。在前默然立再三叹息。便作是语。汝僧伽罗摩。无义无礼不端思惟舍我女。于如来所出家学道。诸有舍卫城王及大臣长者婆罗门刹利。见我女者悉皆迷惑莫知所在。如常怀敬念愿与居止。汝不思惟而弃我女。时尊者僧伽罗摩便说偈言。

此外更无要　　此外亦无比
此外更无观　　善虑无过此

尔时尊者僧伽罗摩妇母。语僧伽罗摩言。我女意有何咎何过。乃使汝捐弃。于如来所出家学道。时尊者僧伽罗摩。便说偈曰。

恶口常诽谤　　嫉妒心怀奸
嗔恚喜妄语　　如来说大恶

尔时尊者僧伽罗摩妇及妇母。从头至足皆悉观。此比丘从足至头亦复悉观。我尊者僧伽罗摩足。便作是言。愿尊者。忏悔我愚痴所为亦不别真。僧伽罗摩言。愿妹常安隐寿命延长。时僧伽罗摩妇便语母言。僧伽罗摩称我为妹。此必不复乐欲。便语僧伽罗摩言。愿尊者僧伽罗摩。忏悔愚痴所为然不别真。僧伽罗摩言。愿妹安隐寿命延长。时僧伽罗摩妇及妇母。头面礼足绕三匝。再三叹息便退去。时尊者阿难。从舍卫城遥见尊者僧伽罗摩妇及妇母。见已便作是语。诸妹见僧伽罗摩不耶。僧伽罗摩妇对曰。见僧伽罗摩亦与言语。然我愿不果。时尊者阿难。默然而行。时尊者阿难还自诣房。收摄衣钵澡手洗足。

以尼师檀着肩上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便说偈曰。

腐树求萌芽　　火中求水渧
水中而求火　　无欲而求欲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所谓僧伽罗摩比丘是。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鸯掘摩经一卷

佛说鸯掘摩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五百众俱。舍卫城中有异梵志。博综三经无所疑滞。具畅五典所问即对。精生讲肆莫不禀仰。国老咨諏群儒宗焉。门徒济济有五百人。上首弟子名鸯掘摩(晋曰指鬘)。仪干刚猛力超壮士。手能接飞走先奔马。聪慧才辩志性和雅。安详敏达一无疑碍。色像第一师所嘉异。室主钦敬候夫出处。往造指鬘而谓之曰。观尔颜彩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齿相觉不殊。宁可同欢接所娱乎。指鬘闻之憧惶怖惧。毛衣起竖跪而答曰。夫人比母师则当父。猥垂斯教仪不敢许。心所不甘甚非法也。师妇又曰。饥者与食渴给水浆有何非法。寒施温衣热惠清凉有何非法。裸露复之危厄救之有何非法。指鬘答曰。赴趣患急宽济穷顿实无非法。夫人母也。师之所重。随淫着色慢犯非宜。如蛇蝘体服毒褭。师室闻之即怀愧恨。归自总灭裂衣裳。郁金黄面佯愁委卧。时夫行还。问曰。何故有何不善。谁相嬲触。室人谮曰。君常所叹聪慧弟子。柔仁贞洁履行无阙。君旦不在来见牵掣。欲肆逆慢妾不顺从。而被陵侮摧捽委顿。是以受辱不能自起。师闻怅然意怀盛怒。欲加楚罚掠治奸暴。虑之雄霸非力所伏。退欲静默深惟不道。秽染闺合上下失序。进退沉吟将如之何。乃咿悒叹曰。当微改常倒教而教。教使杀人限至于百。各贯一指以鬘其额。杀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酷必就辜戮。现受危没没堕地狱。不可释置纵使滋甚也。

于是师命指鬘而告曰。卿之聪慧所学周密。升堂入室精生无首。唯之一艺未施行耳。指鬘进曰。愿闻所告。师曰。欲速成者宜执利剑。晨于四衢躬杀百人。人取一指以为傅饰。至于日中使百指满。设勤奉遵。则道德备矣。便以剑授。指鬘受剑闻告愕惧。心怀愁戚。设违教旨非孝弟子。顺而行之畏陷失理。奉剑而退垂泪言曰。净修梵行则梵志法。孝养父母则梵志法。修为众善则梵志法。不邪正归则梵志法。柔和仁惠则梵志法。弘慈四等则梵志。法得五神通则梵志法。超上梵天则梵志法。今暴伐杀非法失理。踌躇懊恼当如之何。即诣前树四衢路侧。悲怒激愤恶鬼助祸。耗乱其心嗔目喷吒。四顾远视如鬼师子。如虎狼兽跳腾驰踊。色貌可畏行者四集。悉当趣城即奋长剑多所杀害。莫不迸怖值无遗脱。去来往返而无觉者。无数之众称怨悲叫。入趣王宫告有逆贼。遮截要路害人不少。唯愿天王。为民除患。时诸比丘入城分卫见诸告者。恐怖如是。分卫还出饭食毕讫。往诣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见国人众诣王宫门。告大逆贼名曰指鬘。手执利剑多所危害。体掌污血路无行人。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救之。佛从坐起寻到其所。道逢刍牧荷负载乘。佃居民众白世尊曰。大圣所凑勿由斯路。前有逆贼四徼道断。取杀狼藉唯改所从。又且独步无侍卫故也。世尊告曰。设使三界尽为寇虏吾不省录。况一贼乎。指鬘之母怪子不归。时至不食惧必当饥。赍饷出城就而饷之日欲向中百指未满。恐日移昳道业不具。欲还害母以充其数。佛念指鬘若害母者。在不中止罪不可救。佛便忽然住立其前。时鸯掘摩见佛舍母。如师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言。十人百人见我驰迸不敢当也。吾常奋威纵横自恣。况此沙门独身而至。今我规图必剿其命。即执剑趣佛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到则心念曰。我跳度江河解诸系缚。投捭勇猛曾无匹敌。重关固塞无不开阖。而此沙门徐步裁动我走不及。殚尽威势永不摩近。指鬘谓佛。沙门且止。佛告逆贼。吾止已来其日久矣。但汝未止。时鸯掘摩遥以偈颂曰。

寂志语何谓　　自云已停跱
斯言何所趣　　以我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谓身行不住
反以我若兹　　愿说解此义

于是世尊为指鬘颂偈。而告之曰。

指鬘听佛住　　世尊除君过
汝走无智想　　吾定尔不止
吾安住三脱　　乐法修梵行
汝独驱痴想　　怀害今未止
大圣无极慧　　赞寂于四衢
寻闻所说罪　　听采咏法义

于是指鬘心即开悟。弃剑稽首自投于地。唯愿世尊。恕我迷谬。兴害集指念欲见道。侥赖慈化乞原罪舋。垂哀接济得使出家受成就戒。佛则授之即为沙门。

尔时世尊威神巍巍。智慧光明结加趺坐。贤者指鬘翼从左右。还至祇树给孤独园。指鬘蒙化众祐所信。诸尊弟子亦共摄持。其族姓子。下须发者则被法服。以家之信舍家为道。具足究竟无上梵行。得六通证生死已断。称举净德所作已办。解名色本即得应真。

时王波私匿(晋号和悦)。与四部众象马步骑。严驾出征欲讨秽逆。其身疲弊而被尘土。过诣佛所稽首足下。佛问。王曰。从何所来身被尘土。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贼名鸯掘摩。凶暴怀害断四徼道。手执严刃伤杀人民。今故匡勒四部之众欲出讨捕。是时指鬘在

于会中。去佛不远。佛告王曰。指鬘在此。已除须发今为比丘。本与云何。王白佛言。已志于道无如之何。当尽形寿给其衣食卧起床坐病瘦医药。又问世尊。唯然大圣。凶害逆人焉得至道履行寂义乎。今为安在。佛告王曰。近在斯坐。王遥见之。心即怀惧衣毛为竖。佛言。大王。莫恐莫懅。今以仁贤无复逆意。王造礼之谓曰。贤者。是指鬘乎。答曰。是也。王又问曰。仁姓为何。曰。奇角氏。又问。何谓奇角氏。曰父本姓。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养。衣食床卧病瘦医药各尽形寿。即然所供。王以获许稽首辞还。叹世尊曰。能调诸不调。能成诸未成。安住垂大慈。无所不开道。消伏患逆使充法会。亦令[黍-禾+利]庶逮斯调定。我国多事意欲请退。佛告。便去从志所奉。王礼佛足稽首而归。

尔时贤者指鬘。处于闲居服五纳衣。明旦持钵入舍卫城普行分卫。见有诸家怀妊女人。月满产难心归怙之。问指鬘曰。欲何至趣唯蒙救济。指鬘得供出城食毕。澡竟去器独坐加敬。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着衣持钵入城分卫。见有女人临月欲产。产难恐惧求见救护。佛告指鬘。汝便速往谓女人曰。如指鬘言至诚不虚。从生已来未尝杀生。审如是者。姊当寻生安隐无患。指鬘白佛。我作众罪不可称计。发九十九人一不满百。而发此言岂非两舌乎。世尊告曰。前生异世今生不同。是则至诚不为妄语。如斯用时救彼女厄。即奉圣旨往到女所。如佛言曰。如我至诚所言不虚。从生以来未曾杀生。审如是者。当令大姊安隐在产。所言未竟女寻娩躯儿亦获安。

尔时指鬘入舍卫城。群小童皲见之分卫。或瓦石掷或以箭射。或刀斫刺或杖捶击。贤者指鬘。破头伤体衣服破裂还诣佛所稽首足下起于佛前颂曰。

我前本为贼　　指鬘名普闻
大渊以枯竭　　则归命正觉
斯以成忍辱　　逮佛开化众
听经常以时　　是故无踬碍
今已归命佛　　受真谛法戒
逮得三通达　　则顺诸佛教
昔暴怀凶毒　　多伤众类命
虽古多所危　　吾今名无害
身口所犯过　　志怀杀害心
其不危他余　　未曾遭诸厄
又复无过去　　持其法寂然
应受凶暴名　　自调成仁贤
以才一调定　　如钩调诸象

如来成就我　　无剑亦无杖
其前为放逸　　然后能自制
彼明昭于世　　由日出于云
假使犯众恶　　不断众善德
彼明昭于世　　由云消日出
若新学比丘　　勤修于佛教
其明昭于世　　如月盛满时
其有犯众罪　　当归于恶道
不复难诸患　　服食无所著
亦不求于生　　未曾会德死
唯须待时日　　心常志于定
如是鸯掘摩　　已得成罗汉
在佛世尊前　　口自颂斯偈

佛说如是。贤者指鬘及诸比丘众。闻经欢喜奉行。

佛说鸯崛髻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闻王波斯匿宫门外。有众多人民各携手啼哭唤呼。便作是说。于此国土有大恶贼名鸯崛髻。杀害人民暴虐无慈心。村落居止不得宁息。城廓亦不得宁息。人民亦不得宁息。杀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华鬘。以是故名曰鸯崛髻。愿王当降伏此人。时众多比丘。从舍卫城乞食已过。食后摄衣钵澡手洗足。以尼师檀着肩上。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便闻拘婆罗王在宫门外。有众多人民携手啼哭。便作是说。今境界中有大贼名鸯崛髻。杀害人民至各取一指用作花鬘。以是故名曰鸯崛髻。愿当降伏彼。时世尊从比丘闻。即从坐起若鸯崛髻居三处。世尊便往彼所。时有众人担薪负草及耕田人。有行路人诣世尊所。语世尊言。沙门莫从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鸯崛髻。杀害人民无有慈心于众生。城廓村落皆为彼人所害。彼杀人以指作花鬘。触娆世尊。诸有沙门人民之类从此道行者。十人共集然后得过。或二十人或三十人或四十人。或五十人。或百人或千人。然后得过。彼鸯崛髻从意所欲皆取食之。时世尊遂便前行无退转意。时鸯崛髻遥见世尊来。见已便作是念。诸有人民欲来过此道者。十人共集至。或千人然后得过。随意所欲而杀害之。然此沙门独来无伴。我今当取杀之。时鸯崛髻即拔腰剑往至世尊所。时世尊遥见鸯崛髻来便复道还。时鸯崛髻走逐世尊尽其力势欲及世尊然不能及。时鸯崛髻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亦能及马亦能及车。亦能及暴恶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门行亦不疾。然尽其力势不能及。时鸯崛髻遥语世尊言。住住沙门。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时鸯崛髻便说此偈。

沙门行言住　　谓我言不住
沙门说此义　　自住我不住

尔时世尊语鸯崛髻言。汝听我所说我住汝不住义。时便说偈言。

世尊常自住　　一切蒙其恩
汝自杀害心　　亦不避恶行

尔时鸯崛髻便作是念。我今作恶行耶。时鸯崛髻。便说偈言。

于我发慈心　　沙门说此偈

即时舍腰剑　　五体归命佛
头面而礼足　　求为作沙门
佛言来比丘　　即受具足戒

诸佛世尊常法。如诸佛世尊作是言。善来比丘。即时须发自堕犹如剃头。经七日中。若彼所著袈裟极妙细滑。若施布劫贝育越衣。则化成袈裟。世尊作是说已。善来比丘。当修梵行于我法中。无憍慢意当尽苦源本。时鸯崛髻须发自堕。身着袈裟在世尊后。时世尊将鸯崛髻在后行。从阇梨园诣祇洹便就座坐。时鸯崛髻。为诸尊长比丘所教训威仪礼节。作是教训已。所以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尽生死源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母胎。时鸯崛髻成阿罗汉。时尊者鸯崛髻。修阿练若行无人之处。常乞食不选择家。着五纳衣人所不利。时王波斯匿集四部兵。集四部兵已出舍卫城。欲往杀贼鸯崛髻。时波斯匿王便作是念。可先往至世尊所。以此义具向世尊说。若世尊教敕者我当奉行。时波斯匿王诣祇洹步行至世尊所。夫刹利王种有五相。云何为五。谓盖天冠朱拂柄剑宝履屣。尽舍着一面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波斯匿王坐已。世尊问曰。王何故集四部兵。尘土坌衣来至我所。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于此舍卫城有贼名鸯崛髻。杀害人民无有慈心。城廓村落皆厌患之人民分离。彼杀害人民已而取其指用作华髻。欲往杀彼人。世尊告曰。若今王见鸯崛髻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王欲取云何。王报言。当取何为。当问讯礼敬承事供养。无有害心向。然世尊。彼凶恶人无有慈心于众生类。能修沙门行耶。时尊者鸯崛髻。去世尊不远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时世尊举右手示鸯崛髻处。大王。此是贼鸯崛髻。时波斯匿王见鸯崛髻已。便怀恐怖衣毛皆竖。时世尊告王波斯匿言。大王。勿怀恐怖。自到彼所自当与王语。时波斯匿王。便往至鸯崛髻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波斯匿王问鸯崛髻言。尊者鸯崛髻。今名何等。鸯崛髻答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曼多耶尼。王报言。汝善自勉进。我今尽形寿供养尊者伽瞿。衣被饭食病瘦医药床卧具。无所吝惜常当以法拥护。时波斯匿王头面礼足绕三匝。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如来皆使刚强者降伏。乃不加刀杖降伏众生。我有众多事欲还国。世尊告曰。今正是时随意所欲。时波斯匿王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三匝便退而去。时鸯崛髻。即其日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鸯崛髻乞食时。见一女人怀妊。欲产未得时产。见已便作是念。此众生甚为苦恼。时鸯崛髻入舍卫城乞食。食后摄衣钵澡手洗足。以尼师檀着肩上。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指髻白世尊言。我向者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时见一女人怀妊欲产。然不得时产。见已我便作是念。此众生类甚为苦恼。世尊告曰。汝指髻。往彼女人所便语彼女人言。诸圣所生。我从圣生以来不自忆杀害众生命。以至诚语。使彼女人安隐得

产。尔时指髻白世尊言。此非于彼我有妄语耶。所以然者。我于此身杀害无数百千众生。世尊告曰。汝处俗时今处圣时。不与本同。汝指髻入舍卫城于街巷作是唱令。诸贤当护五事。以何为五。不杀生不与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所以然者。杀生之报。以刀施得刀报。盗报增益贫穷。淫报妻妇增益奸邪。妄语报众生口气臭秽。饮酒报增益众乱。往彼女人所。到已语彼女人言。我从圣生以来。未曾忆杀害众生。以是真诚语使女人安隐得产。对曰如是。世尊。时指髻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于街巷作是唱令。诸贤当护五事。至女人安隐得产。渐往至彼女人所。到已语女人言。我自从圣生。不自忆杀害一人命。以是真诚语使女人安隐得产。时指髻说是语适竟。彼女人即得产。时指髻食后欲出舍卫城。有一人以石打指髻身。复有一人以杖打指髻身。复有一人以刀斫指髻身体。破时指髻头破身血。出舍卫城到世尊所。时世尊遥见指髻来。头破血流污僧伽梨身体破。见已语言。忍勿发恶意。此之行报无数百千劫当入地狱中。今所受报亦不足言。时指髻白言。如是世尊。如是如来。时指髻以和悦心即于佛前。说此偈言。

我忍甚坚固　　无有增减心
我今闻正法　　是故不懈慢
闻法亦坚固　　好信佛法僧
亲近善知识　　诸能分别法
我曾为恶贼　　名曰鸯崛髻
为水所漂溺　　自归命三佛
当归自归命　　于法分别法
已得三达智　　还得佛迹处
本为放逸行　　杀害众生命
今名至诚谛　　不复杀害人
身口之所行　　意亦无所害
彼名为杀者　　不为人所嫉
夫年少比丘　　亦应佛成佛
此明照世间　　如月云雾消
前为淫逸行　　后改不复犯
此明照世间　　如月云雾消
为水所漂没　　亦如被练刚
巧匠解木理　　智者自修身
或以加刀杖　　或鞭缰靽[革*周]
无力亦无持　　为佛所降伏
亦不希望死　　亦不希望生
自观察时节　　安详不卒暴

尔时世尊观乐指髻。便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比丘中如我弟子。有捷疾智闻法便解。所谓伽瞿比丘闻法便解。诸比丘言。不也世尊。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声闻中第一比丘有捷疾智。所谓指髻比丘是。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力士移山经一卷

佛说力士移山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夷那竭国力士所生地大丛树间。与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临灭度时。时国臣民皆出来会。佛问阿难。斯国大众何故云集。贤者阿难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门途行者回碍。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吾等膂力世称希有。徒自畜养无益时用。当共徙之立功后代。即便并势齐声唱叫。力尽自疲不得动摇。音震遐迩。是故[黍-禾＋利]民辐凑来观。佛告阿难。改正法服严行视之。阿难受教。即从坐起稽首佛足。独坐[打-丁＋他]侍。在佛后翼从而进趣。诸大众五百力士遥睹佛臻。金颜从容威耀巍巍。端正殊妙色像清净。大士相好庄严其身。降伏阴种无有衰入。其心湛然诸根寂定。和悦调隐为天人最。洪焰晖赫晃若宝山。如大炬明昭耀幽冥。如大山岗而有积雪。如日之光升于朝阳。如秋月盛众星特明。如转轮王与诸宝臣四部众俱。如树花殖暐晔繁茂。英艳无量超出圣躬。五百力士无数之众。瞻戴神变莫不喜踊。善心荐发普而奉迎。五体自归稽首足下。一心归竦退住一面。

于是世尊问诸力士。汝等。何故体疲色瘁。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举移。始从一日勤身戮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动。惭耻无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圣。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几欲徙石光益于世。著名垂勋铭誉来裔。使王路平直荒域归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吾为尔移遂汝本愿。使汝戴功慎无愧惧。力士欢喜启曰。敬从。于时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举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抟之。三转置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还着掌中。三指篾屑吹令销[溭*昜]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动。时诸力士。见佛神变威灵显发。即怀惶怖衣毛为竖。白世尊曰。此之举指。为是大圣父母恩养乳哺力耶。神足智慧意行力乎。答曰。乳哺之势非余力也。若吾建设神足之力。则能移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举置殊异百千佛土。都不使人有往来想。不危众生不害地虫。力士又问。乳哺之力何所状像。世尊报曰。凡牛之力百当水牛力一。水牛力百当青牛力一。青牛力百当[犛-未＋牙]牛力一。[犛-未＋牙]牛力百当竹牛力一。竹牛力百当草象力一。草象力百当凡象力一。凡象力百当黑象力一。黑象力百当白象力一。白象力百当龙力一。龙力百当可畏力士力一。可畏力士力百当段力士力一。段力士力百当崩堕力士力一。崩堕力士力百当大破坏力士力一。大破坏力士力百当半人乘力士力一。半人乘力士力百当人乘力士力一。人乘力士力百当大人乘力士力一。无央数不如如来至真等正觉乳哺之力。佛告

诸力士。汝等当知。是为如来乳哺之力也。诸力士白世尊曰。大圣已。现乳哺之力。神足之力为云何乎。佛告力士。忆吾昔者与大目揵连俱游诸国。时谷饥馑。诸比丘众不得分卫。目揵连白佛。谷米踊贵人民馁饿今诸比丘分卫无获。气力衰减不能讲诵。日日转羸惧不全命。往古天地始成之时。地出自然甘露之味。食者康宁四大用安。后人福薄味没于地。今欲反地出古之味。比丘国人普得救命。令得饱满诵经念道。佛告目连。且止。假欲反地。地有虫蛾蠕动之类必被危害。又众人福薄。不应服食古之地味。目连又曰。我将诸比丘及饥羸民。诣郁单曰土。使就食自然粳米。世尊告曰。其有神足者能自致到。未得轻举安能往乎。目连答曰。无神力者。我当扶接使往获安。目连之德威变若斯。计阎浮提广长二十八万里。其地上广下狭。瞿耶尼域广长三十二万里。其地似半月形。弗于逮域广长三十六万里。其地正圆。郁单曰域广长四十方里。其地正方。周回绕山为四方域。满中人民令得神足。如大目连。一一充溢三千大千世界。不及如来神力。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巨亿万倍。计空不比无以为喻。是为如来神足力也。力士又白。大圣。已现乳哺神足之力。愿复示现智慧之力。世尊告曰。计大海深三百三十六万里。广长难限。须弥山王在大海中高三百三十六万里。根在海底亦三百三十六万里。辟方亦尔。其大海水悉可饮尽令无有余。舍利弗智慧不可测量。无能减者。使四方域满中人民。皆令得智慧如舍利弗。一一充溢三千大千世界。不比如来智慧之力。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巨亿万倍。计空不比无以为喻。是为如来智慧力也。

力士又白。大圣。已现乳哺神足智慧之力。愿复示现意行之力。世尊告曰。假使兴云充遍四域。及三千大千世界普大霖雨。所由来所经历处。若茎节枝叶花实。若器中水山石草芦。蚑行喘息人物之类。大大小小一一渧皆归巨海。悉能分别追而名之。又皆识炼旋而复之不差其本。如来意力悉知悉了无所挂碍。是为如来意行力也。

力士又白。大圣。已现乳哺神足智慧意行之力。宁复有异超过此者乎。世尊告曰。如来乳哺之力。摩目干连神足之力。舍利弗智慧之力。声闻缘觉意行之力。不比如来十种之力广远难限。力士问曰。何谓十力。世尊告曰。悉见微妙远近邪正。处处非处处。有限无限。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一力也。过去来今诸所报应经历之处。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二力也。禅定正受三解脱门。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三力也。睹见众生诸力心本本净无所不了。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四力也。晓众萌类若干种语。心念不同形貌各异。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五力也。分别群[黍-禾+利]杂种无量情态各异。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六力也。智慧如海言善无量。追识一切宿命所更。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七力也。晓了欲缚解缚之要。所在随行应病授药。天眼见人善

恶终始殃福所归。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八力也。道耳彻听闻天人声。蚑行喘息蠕动之音无所不了。明知如有则悉知之。是九力也。佛无诸漏终始永尽无复缚着。神真睿智自知见证。究畅道行可作能作无余生死。睹十方人众生根本无所不察。明审如有则悉知之。是为十力也。诸力士白世尊曰。大圣。已现乳哺神足智慧意行及十种力。宁有殊异复超诸力乎。世尊告曰。一切诸力虽为强盛。百倍千倍万倍亿倍。无常之力计为最胜多所消伏。所以者何。如来身者金刚之数。无常胜我当归坏败。吾今夜半当于力士所生之地而取灭度。于四衢路供养舍利兴建塔寺。所以者何。其四方人赍诸华香。跱立幢幡悬缯铃盖然灯奉进。一切皆就真妙之法。佛于是颂曰。

法起必归尽　　兴者当就衰
万物皆无常　　虑是乃为安
得百千金山　　福祚难为喻
不如供泥塔　　欣豫归胜寺
获宝百千藏　　福庆不可计
不如供泥塔　　喜踊归胜寺
设百千宝车　　载色如紫金
不如供土寺　　踊跃归命佛

佛说是经时。诸力士众五百人等。知世无常三界难怙。无一真谛唯道可依。贡高即除不计吾我。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应时皆得立不退转之地。有无央数百千天人。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佛说如是莫不欢喜。各以头面着地。为佛作礼。

佛说四未曾有法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转轮圣王有此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于是转轮圣王。为人民类皆悉爱念。未曾伤害。譬如父子。转轮圣王亦复如是。爱敬人民未曾有嗔怒向之。譬如父有一子。是谓转轮圣王初未曾有法。或复转轮圣王游人民间。见皆欢喜如子亲父。是谓转轮圣王二未曾有法。复次转轮圣王住不游行。时人民类其有睹者皆得欢喜。彼转轮圣王与人民说法。其有闻者皆悉欢喜。时人民闻转轮圣王说法。无有厌足。是谓转轮圣王三未曾有法。复次转轮圣王。坐不游行。时人民类其有睹者皆悉欢喜。彼转轮圣王教敕人民。此事可为此不可为。此可亲此不可亲。若为此事者长夜获福无穷极。若为此事长夜受苦亦无休息。彼人民类闻转轮圣王如此教敕喜无厌足。是谓转轮圣王有此未曾有法。如是阿难。比丘亦有四未曾有法。云何为四。于是阿难比丘若至比丘众中。诸比丘见皆悉欢喜。彼阿难比丘为说法。其闻法者皆悉欢喜。诸比丘闻阿难所说无厌足。是谓阿难比丘第一未曾有法。若阿难比丘默然至比丘尼众中。其有见者皆悉欢喜。彼阿难比丘为说法。其闻法者皆得欢喜。时比丘尼众。闻阿难说法不知厌足。是谓阿难比丘第二未曾有法。若复阿难默然至优婆塞处。时优婆塞见皆欢喜。彼阿难比丘为说法。时优婆塞众闻阿难所说无有厌足。是谓阿难比丘第三未曾有法。复次阿难比丘默然至优婆夷众中。彼众见者皆悉欢喜。彼阿难比丘为说法。优婆夷闻者无有厌足。是谓阿难比丘四未曾有法。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舍利弗摩诃目连游四衢经一卷

舍利弗摩诃目连游四衢经

闻如是。一时释氏舍夷阿摩勒药树园。尔时贤者舍利弗。摩诃目干连比丘。游行诸国经历一年。与大比丘众俱。比丘五百还至药树。欲见世尊。是等来还比丘众多各共语言。各各着衣持钵。其声高大音响畅逸。佛以豫知问贤者阿难。此何比丘。扬大音声其响洋逸。如捕鱼师扬声验逸。

阿难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目干连。游止诸国经历一载。大比丘众五百人俱至于药树。见诸比丘各各谈语。着衣持钵语言声高音响畅溢。

佛语阿难。勿令比丘来至吾许。阿难白佛。唯然奉命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退。往诣舍利弗目连比丘所。言语叙闹却住一面。谓贤者舍利弗目连。令余比丘勿诣佛所。世尊有教。舍利弗目连闻阿难言。即从坐起往诣佛所。稽首足下绕佛三匝。速去衣钵。出诣药树与比丘众俱。

尔时释种诸优婆塞。悉聚会有所讲一义。遥见舍利弗大目连。比丘众俱着衣持钵。昼日平旦诣于药树下。五百比丘众俱。吾等宁可往问起居。时诸释种优婆塞众。即起速往诣舍利弗目连所。前稽首足下却住一面。

时诸清信士问舍利弗目连。何故着衣持钵。昼日而往于药树间。舍利弗目连答释种清信士。吾等游诸国来还诣比丘众。皆以疲倦今此露住。诸清信士答曰。唯诸贤者。吾等于斯具足施坐然灯为明。唯愿屈神及比丘众。若谓佛者乃可舍退。贤者舍利弗大目干连。嘿然可之。寻往所施坐其床榻。则入其室与众僧俱坐。

尔时释种诸清信士。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叉手白佛。我等请求世尊求哀安住。唯然大圣。信比丘众。所以者何。于彼比丘诸漏尽者。已得罗汉所作已办吾不怀疑。此等比丘亦不犹豫。其有比丘幼少新学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久。其心移易或能变异。譬如世间暴水卒来无所遮隔。如是世尊。新学比丘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久。其心移易或能变异。不觐大圣恐改志行。于时梵天忽然来下即住佛前叉手白言。我等请求世尊。求哀安住。唯然大圣。信比丘众。所以者何。于众比丘诸漏尽者。已得罗汉所作已办。吾不疑此等比丘亦不犹豫。其有比丘幼小新学初出家者。入是法律未久。其心移易或能变异。佛即然可梵

天王。贤者摩诃目干连。天眼彻视遥见佛心可之。请求睹大圣德。如大枰阁若大讲堂。净洁涂治开诸轩窗。日东初出入于轩窗光照西壁。贤者目连天眼彻视。遥见世尊相好巍巍。时目干连寻语比丘众。诸贤者。当起着衣持钵。梵天请求诸幼小各诣。比丘曰。唯当受教速正衣服。随舍利弗大目连等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于时世尊。告舍利弗。吾亦前世供比丘众。于心云何。舍利弗。心自念言。世尊宿世供比丘众。于此大圣。比丘质朴于求望。知节行安常志精进。佛天中天则为法王。调者不调然当受教。诸比丘众举动轻飘。今日大圣慈愍众僧。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正当念此蠲除恶念。所以者何。谁为比丘众去诸重担。唯如来耳无所不住。及舍利弗摩诃目干连。

时佛告大目连曰。于心云何。谁敬比丘众。谁制比丘众。我心念言。今佛世尊敬制比丘众。唯然大圣。此比丘众或有质朴少求知足。或不能者自谓行安精进无懈。如来法王自应当然。吾亦如是。佛言。且止勿有斯念。当更异念。所以者何。于是目连。谁能堪任去诸重担。唯如来耳。及舍利弗大目干连。

以信渡流氾　　无放逸为船
圣谛济苦患　　智慧究竟渡

佛分别是语时。六十比丘漏尽意解。无数比丘远尘离垢诸法眼生。佛说如是。诸比丘清信士天龙鬼神莫不欢喜。

七佛父母姓字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国中有妇人。子字无延。因号无延母。佛将五百比丘。到无延母家。殿上坐饭。饭已有数十比丘。于屏处相与共语言。佛是我所尊事神无极。佛自在意变化。何等不作知已去佛及当来佛。年纪寿命父母姓字弟子几人。所施行志意教令。佛以天耳闻诸比丘共说是事。佛即到诸比丘所问言。属者若曹共议语何等。诸比丘言。我思念佛最神道德妙达所知高远。无能过佛者。佛乃知前已去佛及当来佛年纪寿命父母姓字弟子几人所施行志意教令。佛言。善哉善哉。当尔。若曹行沙门。但当念是诸善耳。佛言。若曹欲闻已去佛及父母诸弟子姓字不。诸比丘言愿欲闻之。佛言。皆听。第一佛字维卫佛。般泥洹已来九十一劫。第二佛字式佛。般泥洹已来三十一劫。第三佛字随叶佛。般泥洹已来同三十一劫。是披地罗劫中。当有两五百佛。第一者拘楼秦佛。第二佛者拘那含牟尼佛。第三者迦葉佛。第四者我字释迦文尼佛。

维卫佛姓拘邻。式佛亦姓拘邻。随叶佛亦姓拘邻。拘楼秦佛姓迦葉。拘那含牟尼佛亦姓迦葉。迦葉佛亦姓迦葉。今我作释迦文尼佛姓瞿昙。维卫佛刹利种。式佛亦刹利种。随叶佛亦刹利种。拘楼秦佛婆罗门种。拘那含牟尼佛亦婆罗门种。迦葉佛亦婆罗门种。今我作释迦文尼佛刹利种。维卫佛父字槃裱刹利王。母字槃头末陀。所治国名刹末提。式佛父字阿轮拏刹利王。母字波罗呵越提。所治国名阿楼那和提。

随叶佛父字须波罗提和刹利王。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国名阿耨忧摩。

拘楼秦佛父字阿枝违兜婆罗门种。母字随舍迦。所在国名轮诃唎提那。王字须诃提。拘那含牟尼佛父字耶睒钵多婆罗门种。母字郁多罗。所在国名差摩越提。王字差摩。

迦葉佛父字阿枝达耶婆罗门种。母字檀那越提耶。所在国名波罗私。其王名其甚堕。今我作释迦文尼佛。父字阅头檀刹利王。母字摩诃摩耶。所治国名迦维罗卫。先大王名槃提。

维卫佛在世寿八万岁。式佛在世寿七万岁。随叶佛在世寿六万岁。拘楼秦佛在世寿四万岁。拘那鋡牟尼佛在世寿三万岁。迦葉佛在世寿二万岁。今我作释迦文佛裁寿百岁或长或短。维卫佛子字须曰多

鞬陀。式佛子字阿兜罗。随叶佛子字须波罗曰。拘楼秦佛子字郁多罗。拘那含牟尼佛子字堕夷陀先那。迦葉佛子字沙多和。今我作释迦文尼佛子字罗云。

维卫佛得道为佛时。于波陀罗树下。式佛得道为佛时。于分涂利树下。随叶佛得道为佛时。于萨罗树下。拘楼秦佛得道为佛时。于斯利树下。拘那含牟尼佛得道为佛时。于乌暂树下。迦葉佛得道为佛时。于尼拘类树下。今我作释迦文尼佛时。于阿沛多树下。

侍维卫佛者字阿轮。侍式佛者字差摩竭。侍随叶佛者字复枝叶。侍拘楼秦佛者字浮提。侍拘那含牟尼佛者字萨质。侍迦葉佛者字萨波蜜。今我作释迦文尼佛侍者字阿难。维卫佛第一弟子字为塞。第二弟子字质含。式佛第一弟子字阿比务。第二弟子字三参。随叶佛第一弟子字佛提。第二弟子字郁多。拘楼秦佛第一弟子字僧耆。第二弟子字维留。拘那含牟尼佛第一弟子字转轮。第二弟子字郁多。迦葉佛第一弟子字质耶轮。第二弟子字波达和。今我作释迦文尼佛第一弟子字舍利弗罗。第二弟子字摩目干连。

维卫佛前后三会诸比丘说经。第一会说经有十万比丘皆得阿罗汉。第二会说经。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罗汉。第二会说经。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罗汉。式佛亦三会说经。第一会说经。有九万比丘皆得阿罗汉。第二会说经有八万比丘皆得阿罗汉。第三会说经。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罗汉。随叶佛再会说经。第一会说经。有七万比丘皆得阿罗汉。第二会说经。有六万比丘皆得阿罗汉。拘楼秦佛一会说经。有四万比丘皆得阿罗汉。拘那含牟尼佛一会说经。有三万比丘皆得阿罗汉。迦葉佛一会说经。有二万比丘皆得阿罗汉。今我作释迦文尼佛一会说经。有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阿罗汉。

佛告诸比丘言。佛智不可计量亦不可称。能知七佛本所生父母国王所施行。佛告诸比丘。经不可不学。道不可不为。佛者譬如大海水中船师数千万人皆仰以得渡海。佛教天下皆使为善得道度世亦如是。诸比丘闻经欢喜。作礼而退。

佛说放牛经一卷

佛说放牛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儿不知放牛便宜。不晓养牛。何等十一。一者放牛儿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护疮。五者不知作烟。六者不知择道行。七者不知爱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殻-一)/牛]牛不遗残。十一者不知分别养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儿不晓养护其牛者。牛终不滋息。日日有减。比丘。不知行十一事如放牛儿者。终不成沙门。此法中终不种法律根栽。无有叶枝覆荫。不行十一事强为沙门者。死堕三恶道。何等比丘十一行。比丘不知色。不知相应摩刷。不知摩刷应护疮。不知护疮应作烟。不知作烟。不知择道行。不知爱牛。不知何道渡水。不知食处。不知敬长老。比丘。云何不知色。比丘。不知四大。不知四大所造色。比丘如是不知。比丘。云何不知相。比丘。不知痴因缘相。不知黠因缘相。云何不知痴因缘相。比丘。不知黑缘。不知白缘。不知黑白缘。云何不知黠相。不知黑缘。不知白缘。不知白黑缘。比丘。如是不知相。比丘。云何应摩刷而不摩刷。比丘。设欲心发便乐着。不舍不忘不断绝。起愚痴贪悭及余恶心。尽怀不吐舍。如是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也。比丘。云何应护疮而不护疮。比丘。见色起想闻声爱着。思想形体不知为恶。不护眼根耳鼻舌身心。尽驰外尘而不能护。如是比丘。应护疮而不护疮。云何比丘。应作烟而不作烟。比丘。所学闻不知为人说。如是比丘。应起烟而不起烟。云何比丘。不知择道行。比丘。不入直道行。行于非道。云何行非道。比丘。入淫女里及酒会博戏处。如是比丘。为不知行道。云何比丘不知爱比丘。讲说法宝时。不至心爱乐听。如是比丘。为不知爱。云何比丘。不知渡水。比丘。不知四谛。何等四谛。比丘。不知苦谛苦习谛苦尽谛苦尽道谛。如是比丘。为不知渡水。云何比丘。不知食处。比丘。不知四意止。何等四意止。比丘。不知内观身外观身内外观身。不知内观痛外观痛内外观痛。不知内观意外观意内外观意。不知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如是比丘。为不知食处。云何比丘。不知食不尽。比丘。设为国王长者清信士女请食。设种种肴馔至心进上。比丘。不知齐限。食已有余复欲持归。如是比丘。为不知食不尽。云何比丘。不知敬长老。比丘。恭敬供养之云何不知。设有长老比丘。久习道德学问广博。小比丘不至心礼敬。见之不起不为避坐。轻慢调戏不以善心待。如是比丘。不知敬长老。其有比丘。不知行十一法。于吾法中不应为沙门。不种法律根栽。无枝叶覆荫皆自朽坏。不如还为白衣。若强为沙门者必入三恶道。比丘。知放牛儿十一行养护。其能使滋息。

云何十一。此放牛儿。为知色。知相。摩刷。护疮。起烟择道渡水。爱牛。逐水草。[(殼-一)/牛]知遗残齐限多少。分别牛好恶。养视可用者。如是放牛者。便能养护增益其牛。佛于是颂曰。

放牛儿审谛　　牛主有福德
六头牛六年　　成六十不减
放牛儿聪明　　知分别诸相
如此放牛儿　　先世佛所誉

如是十一法。比丘当行。便能于是法中种法律根栽。枝叶茂盛覆荫大地。不复朽坏。何等十一。比丘知色。知相。知摩刷。知覆疮。知时作烟。知行道。知爱。知渡水。知食处。知不尽。知敬长老旧学耆艾恭敬供养。云何比丘知色。比丘。知四大造起色。如是比丘为知色。云何比丘知相。比丘。别痴别黠。云何痴。非所思而思。非所行而行。非所说而说。是为痴。云何为黠。思可思行可行说可说。是为黠。能别痴黠。是为知相。云何比丘应摩刷知摩刷。比丘。设生欲心能制远避如吐恶见。设起嗔恚悭贪及余诸恶。能制远避如吐恶见。如是比丘。应刷知刷。云何比丘应护疮而护。比丘。眼见色不分别好恶。守护眼根不着外色。远舍诸恶护于眼根。耳听声鼻嗅香舌嗜味身贪细滑意多念。制不令着。护此诸根不染外尘如吐恶见。如是比丘。为知护疮。云何比丘时时放烟。比丘。如所学所闻所知。以是广说。如是比丘为知放烟。云何比丘知行道。比丘行审谛八道。知不可行处淫里酒家博戏处终不妄入。如是比丘为知行道。云何比丘知爱。比丘。见说法宝时。至心听受踊跃爱乐。如是比丘名为知爱。云何比丘知渡水处。比丘。知四谛。云何四谛。苦谛苦习谛苦尽谛苦尽道谛。如是比丘为知渡水。云何比丘知食处。比丘。知四意止。云何四意止。比丘。观内身观外身观内外身。观内痛观外痛观内外痛。观内意观外意观内外意。观内法观外法观内外法。如是比丘为知食处。云何比丘知食不尽。比丘。若国王长者清信士女。以信乐心请于比丘。供养饮食种种肴馔。加敬进劝。比丘知节供身则止。思惟佛语。施者虽丰。当自知限不为尽受。如是比丘知食不尽。云何比丘知敬长老旧学耆艾恭敬供养。比丘。当亲近是辈礼敬供养。出入迎逆见来避坐。任力进。上勿以懈慢。如是比丘知。敬长老。比丘。能行是十一事者。于此法中种法律根栽枝叶滋茂。多所覆荫清净无垢。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有信精进学　　受食知节限
恭敬于长老　　是行佛称誉
如此十一法　　比丘学是者
昼夜定心意　　六年得罗汉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受行。

缘起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无量无数声闻菩萨天人等俱。尔时世尊告苾刍众。吾当为汝宣说缘起初差别义。汝应谛听极善思惟吾今为汝分别解说。苾刍众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言。云何名缘起初。谓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为纯大苦蕴集。如是名为缘起初义。

云何名为缘起差别。谓无明缘行者。云何无明。谓于前际无知。于后际无知。于前后际无知。于内无知。于外无知。于内外无知。于业无知。于异熟无知。于业异熟无知。于佛无知于法无知于僧无知。于苦无知于集无知于灭无知于道无知。于因无知于果无知。于因已生诸法无知。于善无知于不善无知。于有罪无知于无罪无知。于应修习无知于不应修习无知。于下劣无知于上妙无知。于黑无知于白无知。于有异分无知。于缘已生或六触处。如实通达无知。如是于彼彼处如实无知。无见无现观。愚痴无明黑闇。是谓无明。云何为行。行有三种。谓身行语行意行。是名为行。行缘识者。云何为识。谓六识身。一者眼识。二者耳识。三者鼻识。四者舌识。五者身识。六者意识。是名为识。识缘名色者。云何为名。谓四无色蕴。一者受蕴。二者想蕴。三者行蕴。四者识蕴。云何为色。谓诸所有色。一切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此色前名总略为一。合名名色。是谓名色。名色缘六处者。云何六处。谓六内处。一眼内处。二耳内处。三鼻内处。四舌内处。五身内处。六意内处。是谓六处。六处缘触者。云何为触。谓六触身。一者眼触。二者耳触。三者鼻触。四者舌触。五者身触。六者意触。是名为触。触缘受者。云何为受。受有三种。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名为受。

受缘爱者。云何为爱。爱有三种。谓欲爱色爱无色爱。是名为爱。爱缘取者。云何为取。谓四取。一者欲取。二者见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语取。是名为取。取缘有者。云何为有。有有三种。谓欲有色有无色有。是名为有。有缘生者。云何为生。谓彼彼有情。于彼彼有情类。诸生等生趣。起出现蕴。得界得处得诸蕴。生起命根出现。是名为生。生缘老死者。云何为老。谓发衰变。皮肤缓皱。衰熟

损坏。身脊伛曲黑黶间身。喘息奔急。形貌偻前。凭据策杖。惛昧羸劣。损减衰退。诸根耄熟。功用破坏。诸行朽故。其形腐败。是名为老。云何为死。谓彼彼有情。从彼彼有情类。终尽坏没。舍寿舍暖。命根谢灭。弃舍诸蕴。死时运尽。是名为死。此死前老总略为一。合名老死。如是名为缘起差别义。

苾刍。我已为汝等说所标缘起初差别义时。薄伽梵说是经已。声闻菩萨天人等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得未曾有信受奉行。

佛说十一想思念如来经一卷

佛说十一想思念如来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以十一想思念如来。已思念当发慈心于如来所。云何为十一。戒意清净(一也)。威仪具足(二也)。诸根不错(三也)。信意不乱(四也)。常有勇健意(五也)。若更苦乐不以为忧(六也)。意不忘失(七也)。止观现在前(八也)。三昧意无休息(九也)。智慧意无量(十也)。观佛无厌足(十一也)。如是比丘当以此十一想思念如来。已思念如来。当发慈心于如来所。是谓比丘于比丘中修行念佛。彼比丘已修行念佛。于二果当求一果。于现法中得自在。成无余阿那含。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慈心解脱。亲近广布。修行以办。获使起善具足。便当有十一报十一果。云何为十一。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非人所敬。不毒。不兵。水火不丧。亦不加刑。身坏命终生善处梵天上。于诸善法速得捷疾。智能尽有漏行。比丘。慈心解脱。亲近广布。修行以办。以获便起善具足。当有此十一法。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慈心解脱。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四泥犁经一卷

佛说四泥犁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大泥犁。云何为四。诸比丘。提舍大泥犁。瞿波离比丘大泥犁。e婆达兜大泥犁。末佉梨大泥犁。诸比丘。彼提舍大泥犁。身出火焰长二十肘。诸比丘瞿波犁大泥梨。身出火焰长三十肘。诸比丘。调达大泥犁。身出火焰长四十肘。末佉梨大泥梨身出火焰长六十肘。诸有人民。欲求安隐获其义者。若三十大海水灌彼身上。彼海水尽火不灭。犹如融铜。若有人以二十渧水着彼融铜中。彼水渧速疾灭。彼提舍比丘亦复如是。火焰不灭。若复有人欲求安隐获其义者。复以二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水速尽。所以然者。彼提舍比丘愚人。遮比丘僧使一日不食。以此因缘。使提舍比丘入大地狱诸有比丘。于瞿波离比丘。有一人起欲使安隐获其义者。以三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海水速尽。譬如二日所融铜。或有一人以三十渧水着融铜中。消尽无余此亦如是。瞿波离比丘愚人。或有人起欲使获安隐义者。以三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尽。所以然者。彼瞿波离比丘愚人。谤舍利弗目干连比丘。身坏命终生三恶道。堕钵头摩地狱以此因缘。瞿波离比丘入大泥梨。彼调达大泥梨。若复有人欲使获安隐义者。复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速尽彼火不灭。譬如三日融铜。若有人以四十渧水着融铜中。即时消尽无余。此亦如是。调达愚人。若有人起欲使获安隐义。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尽彼火不灭。所以然者。调达愚人欲害如来。杀阿罗汉比丘尼。坏乱比丘僧。身坏命终趣三恶道。生阿鼻地狱中。由此因缘。使彼调达比丘入大地狱。身出火焰长四十肘。诸有比丘。彼末佉梨大泥犁。若有一人起欲使获安隐义。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海水速尽。彼火不灭。譬如四日所融铜。若有人以六十渧水着融铜中。即时消尽无余。彼末佉梨亦复如是。若有一人起欲使获安隐义者。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水速尽此火不灭。所以然者。此末佉梨愚人。教受百拘梨人使行邪见。以此因缘。使末佉梨身出火焰长六十肘。如是诸比丘。四大泥犁。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舍卫国王梦见十事经一卷

舍卫国王梦见十事经

佛在舍卫只桓阿难邠坻阿蓝。时国王波斯匿夜卧梦见十事。何谓为十事。一者见三瓶并两边满中央空。两瓶满沸气交往来不入空瓶中。二者见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见小树生华。四者见小树生实。五者见一人切绳人后有羊主食绳。六者见狐坐于好床食以金器。七者见大牛还从小犊子乳。八者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见溪水流正赤。王梦已即觉。王大惶怖恐亡其国躯。明日王即召公卿大臣及明道知解梦者婆罗门。皆到王前。王即为说夜梦十事。谁能解者。诸能解梦者即言。我能解之。恐王闻之不乐。王言。便说之如卿所知。婆罗门即为王说之言。当杀王太子以祠天王。重夫人当杀以祠天王。边傍侍奴婢当杀以祠天王。所有白象当杀以祠天王。所重好马当杀以祠天王。所可卧具及着身珍宝好物。皆当烧用祠天王。此王身乃无他。王闻婆罗门解梦如是。王即大愁忧。却入斋室思念。是王有一夫人名摩利。就到王所斋室问。王何为入斋室愁忧。我身将有过失。王即言。若莫问。傥闻者令若愁。夫人即复问。何因缘愁。王言。不须复问。闻者令若忧。夫人复言。我是王身半也。王有急缓当以告我。王即为说之言。我昨日夜梦见十事。一者见三瓶两边满中央空。两瓶满沸气交往来不入空瓶中。二者见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见小树生华。四者见小树生实。五者见一人切绳人后有羊主食绳。六者见狐坐好床食以金器。七者见大牛还从小犊子乳。八者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见大溪水流正赤。梦已即觉惶怖。梦如是。恐亡我国恐亡我子。恐亡我国中人民。反明日我即召公卿大臣诸婆罗门能解梦者为说梦如是。婆罗门解梦言。王所爱者。皆当以祠天用。是故忧愁夫人言。王莫愁忧。人行买金。以金磨石好恶其色见石上。今佛在只桓阿难邠坻阿蓝。可往问佛梦意。如佛解者当随佛语。王即敕左右车骑。车骑已严。王即乘高盖车。车名婆罗延。时车骑数千即从舍卫。到只桓阿难邠坻阿蓝。徐步径即下车步到佛所。见佛前以头面着佛足乃坐白佛言。我昨日夜梦见十事。一者见三瓶并两边满中央空。两瓶满沸气交往来。不入空瓶中。二者见马口亦食尻亦食。三者见小树生华。四者见小树生实。五者见一人切绳人后有羊主食绳。六者见狐坐于好床食以金器。七者见大牛还从小犊子乳。八者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见大溪水流正赤。我梦如是觉即怖[怡-台＋處]。恐亡我国恐亡我子。恐亡我国中人民。反王言。愿佛为我解是十事。佛即告王言。莫恐莫恐。所梦者无他。于王身无恶。于国亦

无恶。于大子亦无恶。于夫人亦无恶王所梦者。皆为后世施耳。后世人不畏法。皆淫泆皆贪。一妻不厌足。数怒愚痴不知惭愧。王梦见三瓶并两边满中央空。两瓶满沸气交往来不入空瓶中者。后世人当不给视贫穷。近亲两富自相馈遗。王梦见一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马口亦食尻亦食者。后世大臣当廪食于官复食于民。王梦见二事者。但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小树生华者。后世人年未满三十。当头生白发。王梦见三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小树生实者。后世女人年少当行嫁。抱子不知惭愧。王梦见四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一人切绳人后有羊主食绳者。后世人当行出贾留妇于家。妇当私与男子共栖宿。王梦见五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狐坐于好床食以金器者。后世贱人当有财富者。当在上坐食饮极味。王梦见六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大牛还从小犊子乳者。后世人母当为女作媒。将他人男子与女共房。母当主守门。持女淫钱用自给活。王梦见七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者。后世人大臣当不畏天。淫泆贪一妻不厌足。数怒愚痴不知惭愧不畏上下。雨师不为时节。帝王长吏人民皆当请雨。雨师见帝王长吏人民施行如是故四面起云。帝王长吏皆喜言。云已四面起今当雨。须臾间云各自散去。雨师故见怪。欲使帝王长吏人民畏天地。不淫泆不贪。守一妻慈心莫怒。王梦见八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者。后世人民在阎浮利内者。当不孝父母不敬长老。无反复不顾后。边国当孝父母敬长老有反复。王梦见九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王梦见大陂水正赤者。后世诸王当不厌其国兴师。人民起兵共斗。当作车兵马兵步兵。当以车兵相杀马兵相杀步兵相杀。血流正赤。王梦见十事者。正为是耳。王莫恐莫恐。于国于身妻子皆无他。是梦者皆为后世方来之事。王即长跪言。得佛教心即欢喜。如人持小器受膏。膏多器小更求大器。得大器更受之。即安隐不恐。王即稽首再拜。前以头面着佛足而去。还归于宫重赐正夫人。皆夺诸公大臣俸禄不复信诸婆罗门语。

佛说国王不黎先尼十梦经一卷

国王不黎先尼十梦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国王不黎先尼。夜卧梦见十事。何等十事。一者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出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二者梦见马口食尻亦食。三者梦见小树生华。四者梦见小树生果。五者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六者梦见狐坐于金床上于金器中食。七者梦见大牛还从犊子饮乳。八者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趍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梦见大溪水流正赤。王梦见是事已。即寤大恐亡其国及身妻子。王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诸道人晓解梦者。问言。昨夜卧梦见十事。如是梦即寤恐怖意中不乐。谁能解梦者。诸道人中有一婆罗门言。我能为王解之。恐王闻者愁忧不乐。王言。如卿所睹便说之勿有所讳。婆罗门言。王梦者皆各恶非吉事。当取所重爱夫人太子及身边亲近侍人奴婢。皆杀以祠天。王可得无他。王有卧具及着身珍宝好物。皆当烧以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无他。

王闻婆罗门解梦如是。王即大愁忧不乐。却入斋房思念是事。王有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问王言。何为入斋房愁忧不乐。我身将有过失于王耶。王言。汝无过于我。自愁忧耳。夫人复问。王用何等故愁忧。王言。汝莫问我。闻者令汝不乐。夫人复言。我是王身半。设有善恶王当语我。云何不相语耶。王便为夫人说。我昨夜梦见十事梦已即寤。我大愁忧恐怖。恐亡我国及身妻子。我召群臣公卿诸道人。为说所梦十事。有婆罗门为我解梦言。当取所爱重夫人太子及边亲近侍从人奴婢及白象名马。皆杀以祠天。及所卧具着身珍宝皆烧祠天。王身乃可得无他。我用是故愁忧不乐耳。夫人言。王莫愁忧。如人买金磨石好丑善恶其色自见于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国不远。何以不往问梦意。如佛所解当随之。

王即敕左右群臣。严驾而出到佛所。徐步径王下车前到佛所。以头面着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梦见十事。一者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二者梦见马口食尻亦食。三者梦见小树生华。四者梦见小树生果。五者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六者梦见狐坐于金床上于金器中食。七者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乳。八者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趍欲斗。当合不合不知牛处。九者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梦见溪水流正赤。我所梦如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国及身妻子。唯佛为解所梦十事愿闻教诫佛言。王莫愁。王梦者皆无他。王所梦乃为后世当来之事非今世。佛言。后世人当不畏法禁。淫

劮贪利嫉妒不知厌足。少义理无慈心。喜怒不知惭愧。

佛言。第一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出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者。后世人豪贵者。自相追随不视贫者。王梦见三瓶并。正谓是耳。王莫恐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佛言。第二王梦见马口食尻亦食者。后世人作帝王及大臣廪食。县官俸禄复采万民。不知厌足。王梦见马口食尻亦食。正谓是耳。王莫恐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三梦见小树生花者。后世人年未满三十而头生白发。贪淫多欲年少强老。王梦见小树生花者。正谓是耳。王莫恐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也。

佛言。第四王梦见小树生果者后世女人年未满十五。便行嫁抱儿而归不知惭愧。王梦见小树生果。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五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者。后世人夫壻出行贾作。置妇于后。便与他家男子交通食其财物。王梦见一人索绳者。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六王梦见狐坐金床上于金器中食者。后世人下贱更尊贵有财产。众人敬畏之。公侯子孙更贫贱。处于下坐饮食在后。王梦见狐坐金床上于金器中食。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七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乳者。后世人无有礼义。母反为女作媒诱恤他家男子与女交通。卖女求财物以自供给。不知惭愧。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乳者。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八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趍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者。后世帝王长吏及人民。皆无至诚之心。更欺诈愚痴嗔恚不敬天地。用是故雨泽不时。长吏人民请祷求雨。天当四面起云雷电有声。长吏人民咸言当雨。须臾之间云散雨去为不堕。所以者何。帝王长吏人民。无有忠正慈仁故。王梦见四牛鸣来相趍当合未合不知牛处者。正谓此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九王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者。后世中国当扰乱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长老。边国面当平清。人民和睦孝顺二亲。王梦见大陂水中央浊四边清者。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

夫人皆无他。

佛言。第十王梦见大溪水流正赤者。后世诸国当忿争。兴军聚众更相攻伐。当作车兵步兵骑兵共斗。相杀伤不可称数。死者于路血流正赤。王梦见大溪水流正赤。正谓是耳。王莫恐。于王国于太子于夫人皆无他。

佛言。王梦见者。皆为后世当来之事非今世事。王莫恐愁忧也。王即长跪言。得佛教心即欢喜。譬如人持小器盛膏膏多器小。更求大器盛之安隐不复恐。今我受佛恩得安隐。王即为佛作礼。还归宫中重赐正夫人。皆夺诸大臣俸禄。王言。我从今以后不信诸异道人及婆罗门所语。

阿难同学经一卷

阿难同学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有比丘名掘多。是尊者阿难。少小同学。甚爱敬念亲昵。未曾恚怒。然不乐修梵行。欲得舍戒还为白衣。是时阿难。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阿难白世尊言。于此舍卫城。有比丘名曰掘多。是我少小同学。不堪任修梵行。欲舍戒还为白衣。愿世尊。与掘多比丘说法。使于此现法中清净修梵行。时世尊。告阿难。阿难。汝自往诣彼掘多比丘所。对曰如是世尊。阿难从佛受教。便至掘多比丘所。世尊呼。对曰如是。时掘多比丘。从阿难教。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世尊。告掘多比丘言。云何比丘。汝审不乐修梵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耶。比丘报言。审然世尊。所以然者。身炽盛意亦炽盛。不堪任清净修梵行。世尊告曰。比丘女人有五秽行。云何为五。比丘。女人臭秽。言语粗犷。无反复心。犹如蚖蛇。常怀毒垢。此女人。增益魔众。难得解脱。亦如钩锁。女人不可亲近。犹如杂毒不可食。女人不可消亦如金刚。坏败人身。比丘。亦如火炎。犹彼阿鼻泥黎。比丘。女人不可观察。犹彼臭粪。比丘。女人不可听闻。犹如死向。比丘。女人如牢狱。犹如鞞摩质多牢狱(阿须系轮)。比丘。女人是怨家。亦如蚖蛇。比丘。当远离。犹恶知识。比丘。女人为恐怖。犹贼村落。比丘。人身难得。犹优昙钵花。比丘。人身甚难得。犹彼板一孔推着水中。数万岁乃值其孔。比丘。时亦难遇。除其八时。汝比丘。已得人身。皆是本行所造。比丘。佛世尊出世甚难遇。犹如石女无子。比丘。如来出世甚难遇亦如优昙钵花。比丘。已得人身已。得受具足戒。亦得入众。犹彼蒙尊国王。亦为人说法。休息止观至涅槃界。至彼处。如来善说此法。汝比丘。净修梵行。当尽苦原。时彼比丘。从佛受是教诫。即从坐上。无有尘垢。得法眼净。时彼比丘。即从坐起。头面礼世尊足。便退而去。尔时彼比丘。闻世尊说是教诫。在一闲静处。而自娱乐已。在闲静处。而自娱乐。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于如来所。修无上梵行。尽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母胎。是时彼比丘。即成阿罗汉。时尊者掘多。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尊者掘多。白世尊言。世尊所教诫。今已还觉。愿世尊听般涅槃。时世尊默然不对。尊者掘多比丘。再三白世尊言。世尊所教。今已还觉。愿世尊听般涅槃。时世尊告曰。比丘今正是时。彼比丘。即从坐起。头面礼足。绕世尊三匝。便退而去。还诣己房。到已除去坐具。于露地布坐具。便升虚空。现若干变化。或化一身。为若干身。或化若干身。为一身。或为石铁。或为金刚。或为墙壁城郭。或为高山石壁。皆过无碍。出

没于地。譬如流水而无挂碍。结加趺坐。满虚空中。譬如大火。炎亦如飞鸟。犹如此日月。有大威神。有大力势。以手摩抆。化身至梵天。于虚空中。坐卧经行。或现烟炎。身下出烟。身上出火。身上出烟。身下出火。左出烟右出火。右出烟左出火。前出烟后出炎。后出烟前出炎。举身出烟。举身出炎。拳身出火。时彼比丘。还敛神足。身就独坐。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便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处。从空处起。入识处。从识处起。入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从有想无想起。入想知灭三昧。从想知灭三昧起。入有想无想不用处识处空处。四禅三禅二禅初禅。复从初禅起。入第二禅第三禅。时尊者掘多。从第四禅起。便舍身寿。于无余涅槃界。便般涅槃。时阿难供养尊者掘多舍利。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阿难白世尊言。彼掘多比丘者。从如来受教诫。在闲静处而自娱乐。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已信坚固。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尽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母胎。世尊。彼尊者掘多。已般涅槃。世尊告曰。甚奇甚特。阿难。佛世尊成就无量智慧。能使掘多比丘济生死渊。此阿难如来所行已足况度无数百千众生。济生死渊。及余当拔济者。是故阿难。当发兹意。于佛于法于众。如是阿难。当作是学。是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五蕴皆空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尔时世尊。告五苾刍曰。汝等当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应病及受苦恼。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随情所欲。是故当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复次苾刍。于汝意云何。色为是常为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无常。佛言。色既无常。此即是苦。或苦苦。坏苦。行苦。然我声闻。多闻弟子。执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诸色。色属于我。我在色中不。不尔世尊。应知受想行识。常与无常。亦复如是。凡所有色。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若胜若劣若远若近。悉皆无我。汝等当知。应以正智而善观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悉应如前正智观察。若我声闻圣弟子众。观此五取蕴。知无有我及以我所。如是观已。即知世间。无能取所取。亦非转变。但由自悟而证涅槃。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说此法时。五苾刍等。于诸烦恼。心得解脱。信受奉行。

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一卷

阿难问事佛吉凶经

阿难白佛言：“有人事佛得富贵谐偶者，有衰耗不谐偶者，云何不等同耶？愿天中天，普为说之！”

佛告阿难：“有人奉佛，从明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形像鲜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净施所安，不违道禁，斋戒不厌，心中欣欣，常为诸天，善神拥护；所向谐偶，百事增倍，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后必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

“有人事佛，不值善师，不见经教。受戒而已，示有戒名，愦塞不信，违犯戒律，乍信乍不信，心意犹豫。亦无经像恭恪之心。既不烧香、燃灯、礼拜，恒怀狐疑。嗔恚骂詈，恶口嫉贤。又不六斋，杀生趣手。不敬佛经，持著弊箧，衣服不净之中；或著妻子床上不净之处；或持挂壁，无有座席恭敬之心，与世间凡书无异。若疾病者，狐疑不信，使呼巫师，卜问解奏，祠祀邪神。天神离远，不得善护；妖魁日进，恶鬼屯门，令之衰耗，所向不谐。或从宿行恶道中来，现世罪人也，非佛弟子！死当入泥犁中被拷掠治。由其罪故，现自衰耗，后复受殃，死趣恶道，展转受痛，酷不可言，皆由积恶，其行不善。

“愚人盲盲，不思宿行因缘所之，精神报应，根本从来，谓言事佛致其衰耗。不止前世宿祚无功，怨憎天地，责圣咎天；世人迷惑，不达乃尔。不达之人，心怀不定，而不坚固，进退失理，违负佛恩而无返覆，遂为三途所见缀缚，自作祸福。罪识之源，种之得本，不可不慎！十恶怨家，十善厚友，安神得道，皆从善生。善为大铠，不畏刀兵；善为大船，可以渡水。有能守信，室内和安，福报自然，从善至善，非神授与也；今复不信者，从后复剧矣！”

佛言：“阿难！善恶追人，如影逐形，不可得离。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堕恶道！罪福分明，谛信不迷，所在常安；佛语至诚，终不欺人。”

佛复告阿难：“佛无二言，佛世难值，经法难闻，汝宿有福，今得侍佛。当念报恩，颁宣法教，示现人民，为作福田，信者得植，后生无忧。”

阿难受教，奉行普闻。

阿难复白佛言：“人不自手杀者，不自手杀为无罪耶？”

佛言：“阿难！教人杀生，重于自杀也。何以故？或是奴婢愚小下人，不知罪福；或为县官所见促逼，不自出意，虽获其罪，事意不同，轻重有差。教人杀者，知而故犯，阴怀愚恶，趣手害生，无有慈心；欺罔三尊，负于自然神，伤生机命，其罪莫大！怨对相报，世世受殃，无有断绝。现世不安，数逢灾凶；死入地狱，出离人形，当堕

畜中，为人屠截，三塗八难，巨亿万劫，以肉供人，未有竟时，令身困苦，啖草饮泉。今世现有是辈畜兽，皆由前世得为人时，暴逆无道，阴害伤生，不信致此。世世为怨，还相报偿，神同形异，罪深如是！”

阿难复白佛言：“世间人及弟子，恶意向师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

佛语阿难：“夫为人者，当爱乐人善，不可嫉之。人有恶意，向道德之人、善师者，是恶意向佛无异也。宁持万石弩自射身，不可恶意向之。”

佛言：“阿难！自射身为痛不？”

阿难言：“甚痛！甚痛！世尊！”

佛言：“人持恶意向道德人、其善师者，痛剧弩射身也。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师、恶意向道德人；当视之如佛，不可轻嫉，见善代其欢喜。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天龙鬼神莫不敬尊。宁投身火中，利剑割肉，慎莫嫉妒人之善。其罪不小，慎之！慎之！”

阿难复白佛言：“为人师者，为可得呵遏弟子？不从道理，以有小过，遂之成大，可无罪不？”

佛言：“不可！不可！师、弟子义，义感自然。当相讯厚，视彼如己；黜之以理，教之以道，己所不行，勿施于人，弘崇礼律，不使怨讼。弟子亦尔。二义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勿相诽谤，含毒致怨，以小成大，还自烧身。为人弟子，当孝顺于善师，慎莫举恶意向师。恶意向师，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异。天所不覆，地所不载！观末世人诸恶人辈，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魔世比丘四数之中，但念他恶，不自止恶，嫉贤妒善，更相沮丧；不念行善，强梁嫉贤，既不能为，复毁败人，断绝道意，令不得行。贪欲务俗，多求利业，积财自丧，厚财贱道，死堕恶趣大泥犁中、恶鬼、畜生。未当有此，于世何求？念报佛恩，当持经戒，相率以道；道不可不学，经不可不读，善不可不行。行善布德，济神离苦，超出生死，见贤勿慢，见善勿谤，不以小过证入大罪。违法失理，其罪莫大，罪福有证，可不慎耶！”

阿难复白佛言：“末世弟子，因缘相生，理家之事，身口之累，当云何？天中天！”

佛言：“阿难！有受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归三尊，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

阿难言：“世间事、世间意，云何耶？天中天！”

佛言：“为佛弟子，可得商贩营生利业，平斗直尺，不可罔于人，施行以理——不违神明自然之理。葬送之事，移徙姻娶，是为世间事也。世间意者，为佛弟子，不得卜问、请禁、符咒、厌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日良时。受佛五戒，福德人也，有所施作，当启三尊；佛之玄通，无细不知。戒德之人，道护为强，役使诸天、天

龙鬼神，无不敬伏！戒贵则尊，无往不吉，岂有忌讳不善者耶！道之含覆，包弘天地，不达之人，自作挂碍。善恶之事，由人心作，祸福由人，如影追形，向之应声。戒行之德，应之自然，诸天所护，愿不意违，感动十方，与天参德；功德巍巍，众圣嗟叹，难可称量！智士达命，没身不邪，善如佛教，可得度世之道。”

阿难闻佛说，更整袈裟，头脑著地：“唯然！世尊，我等有福，得值如来，普恩慈大，愍念一切，为作福田，令得脱苦。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是世多恶，众生相诅，甚可痛哉！若有信者，若一、若两，奈何世恶，乃弊如此！佛灭度后，经法虽存而无信者，渐衰灭矣！呜呼！痛哉！将何恃怙！惟愿世尊，为众黎故，未可取泥洹。”

阿难因而谏颂曰：

“佛为三界护，恩广普慈大；愿为一切故，未可取泥洹。
值法者亦少，盲盲不别真，痛矣不识者，罪深乃如是！
宿福值法者，若一若有两，经法稍稍替，当复何恃怙！
佛恩非不大，罪由众生故；法鼓震三千，如何不得闻？
世浊多恶人，还自堕颠倒，谀谄諱訾圣，邪媚毁正真，
不信世有佛，言佛非大道。是人是非人，自作众罪本，
命尽往无择，刀剑解身形，食鬼好伐杀，镬汤涌其中。
淫泆抱铜柱，大火相烧燃；诽谤清高士，铁钳拔其舌。
乱酒无礼节，迷惑失人道，死入地狱中，烊铜沃其口。
遭逢众厄难，毒痛不可言；若生还为人，下贱贫穷中。
不杀得长寿，无病常康强；不盗后大富，钱财恒自满。
不淫香清净，身体鲜苾芬，光影常奕奕，上则为大王。
至诚不欺诈，为众所奉承，不醉后明了，德慧所尊敬！
五福超法出，天人同俦类，所生亿万倍，真谛甚分明。
末世诸恶人，不信多狐疑，愚痴不别道，罪深更逮冥！
蔽圣毁正觉，死入大铁城，识神处其中，颈上戴铁轮。
求死不得死，须臾已变形；矛戟相毒刺，躯体恒残截。
奈何世如是，背正信鬼神，解奏好卜问，祭祀伤不仁，
死堕十八处，经历黑绳狱，八难为界首，得复人身难。
若时得为人，蛮狄无义理，痴骏无孔窍，跛躄哑不语，
朦胧不达事，恶恶相牵拘，展转众徒聚，禽兽六畜形，
为人所屠割，剥皮视其喉，归偿宿怨怼，以肉给还人。
无道堕恶道，求脱甚为难；人身既难得，佛经难得闻。
世尊为众祐，三界皆蒙恩，敷动甘露法，令人普奉行。
哀哉已得慧，愍念群萌故，开通示道径，黠者即度苦。
福人在向向，见谛学不生，自归大护田，植种不死地。
恩大莫过佛，世祐转法轮，愿使一切人，得服甘露浆。
慧船到彼岸，法磐引大千；彼我无有二，发愿无上真！”

阿难颂如是已，诸会大众一时信解，皆发无上正真之道，僧那大铠甘露之音，香薰三千。从是得度，开示道地，为作桥梁。国王臣民，天龙鬼神，闻经欢喜！阿难所说，且悲且恐。稽首佛足，及礼阿难，受教而去。

慢法经一卷

慢法经

佛告阿难。有人事佛以后便富贵有人事佛以后衰丧不利者。阿难问佛。云何俱事佛。衰利不同。何故得尔。佛语阿难。有人事佛。当求明师。得了了者。从受戒法。为除诸想。与经相应。精进奉行。不失其教受者。不犯如毛发者。是人不犯道禁。常为诸天善神。侍卫拥护。所向谐偶。财利百倍。众人所敬。后当得佛。何况富利。如是人辈。事佛为真佛弟子。又复有人事佛。不值明师。亦无经像。又复不礼敬。不知不解。强教人受法戒。无有至信。受戒之后。故复犯众戒。心意蒙冥。犹豫不肯读经行道作福。乍信乍不信。复不能念斋日烧香燃灯作礼。故复嗔恚嚾呼骂詈。出入咒咀。口初不合心。怀憎嫉。使人杀生。眼见经像。无有礼敬之心。若其有经。趣挂着壁。或掷床席之上。或着故衣被弊箧器中。或以妻子小儿不净手弄之。烟熏屋漏。不复瞻视。亦不烧香燃灯向之作礼。与外经书无异。善神离之。恶鬼得其便。随逐不置。因衰病之。适得疾病。恐怖犹豫。自念言。我初事佛。云何故复疾病也。不能自信。呼使至医师医师卜问。解除镇厌无益。遂便祷赛邪神。众过遂增。妖魅恶鬼。屯守其门。遂便丧衰死亡。不离门户。财产衰耗。家室病疾。更相注续。不离床席。命终罪辜。堕泥犁中。当被考治謫罚。无有岁数。是人但坐不能专一。志意犹豫。无所专据。不信佛法。故得其罪殃。衰耗如是。世间人不知佛法者。谓呼事佛令得殃衰。不知其人行自不正。违犯佛经戒。心专行恶。众态具足。身自招之。无有与者。阿难闻之。便头面着地。为佛作礼。欢喜奉行佛说慢法经。

阿难分别经

阿难白佛言。有人事佛得富贵谐利者。有衰耗不偶者。云何不等耶。愿天中天。普为说之。佛告阿难。有人奉佛。从明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形像鲜明。朝暮礼拜。恭敬然灯。净施所安。不违道禁。斋戒不厌。中心欣欣。常为诸天善神拥护。所向谐偶。百事增倍。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后必得佛。是为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有人事佛。不值善师。不见经教。受戒而已。示有戒名。愦塞不信。违犯戒律。乍信不信。心意犹豫。亦无经像。既不日日烧香作礼。恒怀嗔恚。恶口骂詈。又不六斋。杀生趣手。不敬佛经持着衣被弊箧之中。或着妻子床上。或以挂壁。无有座席供养之心。与世间凡书无异。若疾病者。狐疑不信。便呼巫师。卜问解奏。祠祀邪神。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妖魅日进。恶鬼屯门。令之衰耗。所向不谐。现世罪人。非佛弟子死当入泥犁中。被考治掠。由其罪故。现自衰耗。后复受殃。死魂神痛。酷不可言。愚人盲盲。不思宿命先世因缘。精神所之。根本从来谓言事佛致是衰耗。不惭前世宿行不功。责圣咎天。世人迷谬。不达乃尔。不达之人。狐疑犹豫。信不坚固。心怀不定。进退失理。违负佛恩。而无反复。遂为三涂所见缀缚。自作祸福。罪识之缘。种之得本。不可不顺。十恶怨家。十善厚友。安神得道。皆从善生。善为大铠。不畏刀兵。有能守信。室内和安。福付自然。非神授与也。今复不信者。后生转复剧矣。佛言阿难。善恶追人。如影逐形。不可得离。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堕恶道。谛信不迷。所在常安。佛语至诚。终不欺人。佛复告阿难。佛无二言。经法难闻。汝宿有福。今得侍佛。当念报恩。班宣法教。示现人民。为作福田。信者得值。后生无忧。阿难受教奉行普闻。阿难复白佛言。人不自手杀。教人杀者。不自手杀。为无罪耶。佛言阿难。杀人杀者。重于自杀。何以故。或是奴婢愚小下人。不知罪法。或为县官。逼为所使。不自意出。虽获其罪。事意不同。轻重有差。教人杀者。知而故犯。阴怀逆害。愚恶趣手。无有慈心。欺罔三尊。亦复自然犯五逆罪。害生机命。其罪莫大。怨对相报。世世受殃。展转相偿。无有断绝。现世不安。数逢灾凶。死入地狱。出离人形。当堕畜生中。为人屠截。三涂八难。巨亿万劫。以肉供人。未有竟时。令身困苦。啖草饮泉。今世现有是辈畜兽。皆由前世得为人时。暴逆无道。阴害伤生。不信致此世世为怨。还相报偿神同形异。罪深如是。

阿难复白佛言。世间人及佛弟子。恶意向师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佛语阿难。夫为人者当爱乐人善。以善为友。不可嫉之。人有恶

意向有德之人。及善师者。是恶意向佛无异也。宁持万石弩。还自射身。佛语阿难言。自射身为痛不。阿难言。甚痛甚痛世尊。佛言。人持恶意。向道德人及其师者。痛剧弩射身也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师。恶意向道德人。当视之如佛。不可嫉其善也。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天龙鬼神莫不敬尊。宁投身火中。利刀割肉。慎莫嫉妒人之善也。其罪不小。慎之慎之。阿难言。师者为可灼然非弟子。不以小罪成大。可无罪不。佛言不可。亦甚深甚深。师弟之义。义感自然。当相许后。视彼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弘崇礼律。不使怨讼。弟子亦尔。二义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勿相诽谤。慎莫含毒。小怨成大。还自烧身。我观末世。诸恶人辈。魔世比丘。但念他恶。不自止恶。嫉贤妒善。不念行道。既不能为。复坏毁人。断绝道意。令不得行。贪务俗业。积财自丧。死堕恶罪大泥犁中。未当如是。于世何求。念付佛恩。相率以道。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超出生死。见贤勿慢。见善勿谤。勿以小过证人大罪。违法失理。其罪莫大。罪福有证。可不慎耶。

　　阿难复白佛言。末世弟子理家因缘。随事便宜。当云何。佛言。受佛禁戒。信而奉行。不念诳妄。奉孝畏慎。敬归三尊。养亲尽忠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意也。阿难言。世间事。世间意。云何耶。天中天。佛言。为佛弟子可得贩利业。平斗直尺。不惘人民。施行合理。不违自然。葬送移徙。姻娶之事。是为世间事也。世间意。为佛弟子。不得卜问请祟符咒厌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时良日。受佛五戒者福德人也。有所施作。当启三尊。道护为强。设使诸天。天龙鬼神无不敬伏。戒贵则尊。无往不吉。岂有忌讳不善者耶。不达之人。自作骂詈。善恶之事自由心作。祸福由人。如影追形响之应声。戒行之德应之自然。诸天所护。愿不意违感动十方。与天参德。功勋巍巍众圣咨嗟难可称量。智士达命。没身不邪。善如佛教。可得度世之道。阿难闻佛所说。更整袈裟。头脑顿地。唯然世尊。我等有福。得值如来。普恩慈大。愍念一切。为作福田。令得脱苦。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是世多恶。众生相诅甚可痛哉。若有信者。如一若两。奈何世恶。乃弊如是。佛灭度后。经法稍替渐衰灭矣。呜呼痛哉。将何恃怙。阿难堕泪。因事说曰。

　　佛为三界护　　恩广大慈普
　　世弊不见佛　　值法者亦难
　　痛矣不识者　　盲盲不别真
　　痛矣乃如斯　　罪使令如是
　　宿福值法者　　若一若有两
　　经教稍稍没　　当复何恃怙
　　佛恩非不大　　罪由众生故

法鼓震三千　　如何不得闻
世浊多恶人　　倒见堕颠倒
谀謟啤訿圣　　邪媚相毁坏
不信世有佛　　言佛非大道
是人是非人　　自作众罪本
命尽往无择　　刀剑解身形
饿鬼好伐杀　　镬汤涌其中
淫逸抱铜柱　　大火相烧然
抂谤清高士　　铁钩拔其舌
乱酒无礼节　　迷惑失人道
死入地狱中　　洋铜沃其口
遭逢众危难　　毒痛不可言
若生还为人　　下贱贫穷中
不杀得长寿　　无病常康强
不盗后大富　　钱财恒自饶
不淫香清净　　身体鲜苾芬
光影常赫奕　　上则为天王
至诚不欺诈　　为众所奉承
不解后明了　　德慧所尊敬
五福超法出　　天人同俦类
所生亿万倍　　真谛甚分明
末世诸恶人　　不信多狐疑
痴愚不别道　　罪深便逮冥
蔽圣毁正觉　　死入大铁城
识神处其中　　头上戴铁轮
求死不得死　　须臾已变形
矛戟相贯刺　　躯体恒残截
奈何世如是　　背正信鬼神
解奏好卜问　　祭祀伤不仁
死坠十八狱　　经历黑绳狱
八难为界首　　得复人身难
若时得为人　　蛮狄无义理
痴騃为孔窍　　跛躄哑不语
朦胧不达事　　恶恶相牵拘
展转众徒聚　　禽兽六畜形
为人所割屠　　剥皮视其喉
归偿宿怨对　　以肉给还人
无道堕恶道　　求脱甚为难
人身既难得　　佛经难得闻
世尊为众祐　　三界之特尊

敷遗甘露法　　令人普奉行
哀哉已得慧　　愍念群萌故
开语示道真　　黠者即度苦
福人在向向　　见谛学受成
自归大护田　　殖种不死地
恩慈莫过是　　世祐转法轮
愿使一切人　　得服甘露浆
慧船到彼岸　　法磬引大千
彼我无有二　　愿发无上真

阿难说如是诸会大众。信解僧那大铠甘露之音。香熏三千。从是得度。开现道地。为作桥梁国王臣民。天龙鬼神。闻经所记。阿难所说。且悲且喜。稽首佛足。及礼阿难。受教而去。

五母子经

昔者有阿罗汉。在山中奉行道禁。有一小儿。年始七岁大好道。弃家去作沙门。随师在山中。从师学法。精进不懈。年八岁。便得四通。一者眼能彻视。二者耳能彻听。三者能飞行变化。四者自知宿命。所从来生。坐自思念。即见先世宿命所更。为五母作子。时即还自笑。师问言。若何以笑。我是山间无倡乐歌舞。用何等故笑。沙弥言。我不敢笑。师自视我。一身有五母。皆为我昼夜啼哭感伤愁毒。常言念子未曾忽忘。我自念一身愁毒五家。用是故笑耳。不敢笑师。我为第一母作子时。比邻有与我同时生者。我死后同日生者。出入行步。我母见之。便言我子在者。亦当出入行步。如是即愁忧感痛念我。复为第二母作子。生不久复死。我母见人有乳养子者。便感痛念我。愁忧啼哭我。复为第三母作子。不久复死。我母临饭泪出。念我言。子在者当与我共饭。为那弃我死去。便愁忧念我。复为第四母作子。不久复死。我同时等辈娉娶者。母即复念我言。子不死今亦当复娶妇。复啼哭愁感我。复为第五。今见在母作子。舍家学道。母日啼哭言。我亡子不知所在。饥寒生死。不复相见。忼忾悲痛念我。今五母共会。各言亡子。相对啼哭。我念一人魂神。为五母作子。令五母啼哭念我。我用是故笑耳。世间人不知。有后世生。但言死耳。人作善自得其福。作恶自得其殃。人在世间。喜怒自恣。无所畏恶。后苦痛不可言。入恶道中。悔无所及。我厌世间故。去父母求道。我视地狱畜生饿鬼贫穷代其恐怖。我得师恩。受佛经戒。今以度脱。我念是五母。不能得脱。反忧我故身。我所愿者。皆已竟。世间人展转相忧哭。无休止时。身但作土耳。魂神空去。随其施行。不能自断拔其根株。便可得脱。但日积恶是痴所为我今不复与生死同伍。如人不种但当泥洹。泥洹快乐。为师说是语。前作礼已。便飞去。

沙弥罗经一卷

沙弥罗经(安公云阙中异经)

昔有小儿。名曰沙弥罗。年始七岁。意好道德。随一沙门。为作弟子。处在山中。给师所使。诵念经法。心不懈怠。至年八岁。得阿罗汉。道眼能洞视。所见无极。耳能彻听。天上天下。所为善恶。皆悉闻之。身能飞行。在能至到。能分一身。变作万身。自在现化。无所不作。自知宿命。所从来生及诸人物。蚑行蠕动。皆悉知之。坐见宿命。为五母作子。时便自笑。时师顾问。语沙弥罗。汝笑何等。此间山中。亦无歌舞。汝笑我耶。沙弥罗言。不敢笑师。我还自笑。一神受身。为五母作子。五母为我昼夜啼哭。感伤愁毒。不能自止。恒言念子。未曾忽忘。自念一身。而愁五家。是以自笑。不敢笑师。我为第一母作子。时有并邻居。亦生一子。与我同日。我死以后。同日子出入行步。母见之便言。悲念我子在家。亦当出入行步如是。感伤悲哀。泪下如雨。我为第二母作子。时我夭命早死。我母见人乳儿。便念乳我。悲念感伤。我为第三母作子。时年始十岁。我命复死。我母饭时。便悲泪出。我子在者。当与俱食舍我死去。使我独食。哽咽呼天。怨言念子。我为第四母作子。时薄命先死。我母见我等辈。同时因媒娶妇。悲念我言。今子在者。亦当娶妇。我何所犯。而杀我子。我为第五母作子。时年始七岁。好道辞家。舍母随师。入山求道。一心思禅。得阿罗汉道。我母日日啼哭念我。我生一子。随师学道。不知所在。饥渴寒暑。今为死生。于是五母共会一处。各各悲哀。言念我子。相对啼哭。不能自止。我一魂神。展转五母腹中作子。依因二亲。受形成人。而使五母啼哭发狂。各念我身。乃欲自杀。是故笑耳。我念世间。欲网因缘。生死罪福。造行根源。恶入地狱。善行生天。我畏世苦。辞家入山。精进禅定。得道升仙。睹见饿鬼地狱畜生。苦痛之处。代为恐怖。怜伤五母。不能自脱。又忧我身。我所求索。愿行如言。永离生死。断绝身根。如人不种当所泥洹。善会师说。已飞腾虚空。

玉耶经一卷

玉耶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为四辈弟子说法。时给孤独家。先为子娶妇长者家女。女名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以妇礼承事妐姑夫婿。给孤长者夫妻议言。子妇不顺不依法礼。设加杖捶不欲行此。置不教诃其过转增。当如之何。长者曰。唯佛大圣善能化物。刚强弭伏无敢不从。请佛来化。妻言大善。明旦严服往诣佛所。头面着地前白佛言。我家为子娶妇甚大憍慢。不以礼节承事我子。唯愿世尊。明日自屈。将诸弟子到舍中饭。并为玉耶说法。令心开解改过行善。佛告长者。善哉善哉。给孤长者闻佛受请欢喜礼佛接足而去。归舍斋戒供办中饭。明日佛与千二百五十弟子到长者家。长者欢喜迎佛作礼。佛坐已定。大小皆出礼佛却住。玉耶逃藏不肯礼佛佛即变化。令长者家。屋宅墙壁。皆如琉璃水精之色内外相见。玉耶见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紫金色光明晖晖。玉耶惶怖心惊毛竖。即出礼佛头顶忏悔却在右面。佛告玉耶。女人不当自恃端正轻慢夫婿。何谓端正。除却邪态八十四姤定意一心是为端正。不以颜色面目发彩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恶事。何等为十。一者女人初生堕地父母不喜。二者养育视无滋味。三者女人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恒忧嫁娶。五者与父母生相离别。六者常畏夫婿视其颜色。欢悦辄喜嗔恚则惧。七者怀妊产生甚难。八者女人小为父母所捡录。九者中为夫婿所制。十者年老为儿孙所呵。从生至终不得自在。是为十事。女人不自觉知。玉耶长跪叉手白佛。禀受贱身不闲礼仪。唯愿世尊。具说教训为妇之法。佛告玉耶。妇事姑妐夫婿。有五善三恶。何等为五善。一者为妇当晚卧早起。栉梳发彩整顿衣服。洗拭面目勿有垢秽。执于作事先启所尊。心常恭顺。设有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壻呵骂不得嗔恨。三者一心守夫婿。不得念邪淫。四者常愿夫婿长寿。出行妇当整顿家中。五者常念夫善不念夫恶。是为五善。何等为三恶。一者不以妇礼承事姑妐夫婿。但欲美食先而啖之。未冥早卧日出不起。夫欲教呵嗔目视夫。应拒犹骂。二者不一心向夫婿。但念他男子。三者欲令夫死早得更嫁。是为三恶。玉耶默然无辞答佛。佛告玉耶。世间有七辈妇一妇如母。二妇如妹。三妇如善知识。四妇如妇。五妇如婢。六妇如怨家。七妇如夺命。是为七辈妇。汝岂解乎。玉耶白佛。不知七妇尽何所施行。愿佛为解之。佛告玉耶。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何等为母妇母妇者。爱念夫婿犹若慈母。侍其晨夜不离左右。供养尽心不失时宜。夫若行来恐人轻易。见则怜念心不疲厌。怜夫如子。是为母妇。何等为妹妇。妹妇者。承事夫婿尽其敬诚。若如兄弟同气分形。骨肉至亲无有二情。尊奉敬之如妹事兄。是为妹

妇。何等为善知识妇者。侍其夫婿爱念恳至。依依恋恋不能相弃。私密之事常相告示。见过依呵令行无失。善事相敬使益明慧。相爱欲令度世如善知识。是为善知识妇。何等为妇妇者。供养大人竭诚尽敬。承事夫婿谦逊顺命。夙兴夜寐恭恪言命口无逸言身无逸行。有善推让过则称己。诲训仁施劝进为道。心端专一无有分邪。精修妇节终无阙废。进不犯仪退不失礼。唯和为贵。是为妇妇。何等为婢妇者。常怀畏慎不敢自慢。兢兢趣事无所避惮。心常恭恪忠孝尽节。言以柔软性常和穆。口不犯粗邪之言。身不入放逸之行。贞良纯一质朴直信。恒自严整。以礼自将夫婿。纳幸不以憍慢。设不接遇不以为怨。或得捶杖分受不恚。及见骂辱默而不恨。甘心乐受无有二意。劝进所好不妒声色。遇己曲薄不诉求直。务修妇节不择衣食。专精恭恪唯恐不及。敬奉夫婿婢事大家。是为婢妇。何等为怨家妇者。见夫不欢恒怀嗔恚。昼夜思念欲得解离。无夫妇心常如寄客。狺狺斗诤无所畏忌。乱头坠卧不可作使。不念治家养活儿子。或行淫荡不知羞耻。状如犬畜毁辱亲里。譬如怨家。是为怨家妇。何等为夺命妇者。昼夜不寐恚心相向。当何方便得相远离。欲与毒药恐人觉知。或至亲里远近寄之。作是嗔恚常共贼之。若持宝物雇人害之。或使傍夫伺而杀之。怨枉夫命。是为夺命妇。是为七辈妇。玉耶默然。

佛告玉耶。五善妇者常有显名。言行有法众人爱敬。宗亲九族并蒙其荣。天龙鬼神皆来拥护使不抂扩。万分之后得生天上七宝宫殿。在所自然侍从左右。寿命延长恣意所欲快乐难言。天上寿尽下生世间。当为富贵侯王子孙。端正聪慧人所奉尊。其恶妇者常得恶名。令现在身不得安宁。数为恶鬼众毒所病。卧起不安恶梦惊怖。所愿不得多逢灾撗。万分之后魂神受形。当入地狱饿鬼畜生。展转三涂累劫不竟。

佛告玉耶。是七辈妇汝欲行何。玉耶流涕前白佛言。我心愚痴无智所作。自今以后改往修来。当如婢妇奉事妐姑夫婿。尽我寿命不敢憍慢。佛告玉耶。善哉善哉。人谁无过能改者。善莫大焉。玉耶即前请受十戒为优婆夷。佛告玉耶。持一戒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偷盗取他人财物。三者不得淫他男子。四者不得饮酒。五者不得妄语。六者不得恶骂。七者不得绮语。八者不得嫉妒。九者不得嗔恚。十者当信作善得福作恶得罪。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为十戒优婆夷法。终身奉行不敢违犯。佛说经已。诸弟子皆悉作礼。给孤长者姑妐大小及其玉耶。尽行澡水供养佛百味饮食。佛告玉耶。当信布施常得其福。德后世当复生长者家。玉耶言诺。佛饭毕竟。哒嚫咒愿。五十善神拥护汝身。佛告玉耶。勤念经戒。玉耶言。我蒙佛恩得闻经法。皆前为佛作礼而退。

玉耶女经一卷

玉耶女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诸四辈弟子说经。是时国中给孤独家为子娶妇。得长者女名曰玉耶。端正殊特不以妇礼。轻慢公姑及以夫婿。给孤独长者夫妇议言。是妇不顺当云何教。若加杖捶非善法也。设不教诃其罪日增。长者议曰。惟佛能化。明旦严服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前白佛言。我为子娶妇得长者女。甚大憍慢不以妇礼。惟愿世尊。哀愍我等并诸弟子。明日劝请。到舍说经令心开解。佛即受请。长者欢喜礼佛而归。长者到舍广设调度严饰床座。明旦佛来到长者舍。长者欣庆请如来入舍。众坐已定。皆各礼佛却住一面。佛饭食讫并为说经。惟有玉耶憍慢不出。佛念愍之放大神力。变长者家皆化作水精色。内外相照无有障碍。玉耶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衣毛为竖战栗惶怖。即出礼佛却住一面。合掌低头默无所说。佛语玉耶。女人不以面貌端正。不顺夫婿非为端正。心端行正是为端正。女人身中有十恶事。不自觉知。何等十恶。一者托生父母甚难养育。二者怀妊忧愁。三者初生父母不喜。四者养育无味。五者父母随逐不离时宜。六者处处畏人。七者常忧嫁之。八者生已父母离别。九者常畏夫婿。十者不得自在。是名十恶也。玉耶惶怖白佛言。世尊。愿佛教我妇人之礼。其事云何。佛语玉耶。妇事夫婿公姑大长。有五善三恶。何等五善。一者后卧早起美食先进。二者挝骂不得怀恚。三者一心向夫不得邪淫。四者愿夫长寿以身奉使。五者夫婿远行整理家中无有二心。是为五善。何等三恶。一者轻慢夫婿不顺大长。美食自啖。未冥早卧日出不起。夫婿教诃嗔目怒应。二者见夫不欢心常败坏。念他男子好。三者愿夫早死更嫁。是为三恶。玉耶默然无言可答。佛语玉耶。世间下有七辈妇。为汝说之一心善听。一者母妇。二者妹妇。三者知识妇。四者妇妇。五者婢妇。六者怨家妇。七者夺命妇。汝今解不。玉耶答言。不及此义。佛言。善听吾今解之。何等母妇。爱念夫主如母爱子。昼夜长养不失时宜。心常怜念无有厌患。念夫如子。是为母妇。何等妹妇。承事夫壻尽其敬诚。如兄如弟同气分形。骨血至亲无有二情。尊之重之如妹事兄。是为妹妇。何等知识妇。奉事夫婿敬顺恳至。依依恋恋不能相远。私密之事常相告示。行无违失善事相教。使益明慧相亲相爱。欲令度世如善知识。是为知识妇。何等妇妇。供养大人竭情尽行无有一二。净修妇礼终不废阙。进不犯义退不失礼常和为贵。是名妇妇。何等婢妇。心常畏忌不敢自慢忠孝尽节。口不粗言身不放逸。以礼自防如民奉王。夫婿敬幸不得憍慢。若得杖捶敬承奉受。及见骂辱。默然无辞。甘身苦乐无有二心。募修妇道不择衣食。事夫如事大家。是名婢妇。何等怨家妇。见夫不

欢恒怀嗔恚。昼夜求愿欲得远离。虽为夫妇心常如寄。乱头勤卧无有畏避。不作生活养育儿子。身行淫荡不知羞耻。陷入罪法毁辱亲里。夫婿相憎咒欲令死。是名怨家妇。何等夺命妇。昼夜不眠毒心伺之。作何方便得远离之。欲与毒药恐人觉之。心外情通雇人害之。复遣傍夫伺而贼之。夫死更嫁适我愿之。是名夺命妇。佛语玉耶。其有善妇者当有显名。宗亲九族并蒙其荣。天龙鬼神拥护其形。使不枉横财宝日生。万分之后愿愿不违上生天上。宫殿浴池在所自然天人乐之。天上寿尽还生世间。常为富贵侯王子孙。端正姝好人所奉尊。其恶妇者当得恶名。今现在身不得安宁。数为鬼神在于家庭。起病发祸求及神明。会当归死不得长生。恶梦恐怖所愿不成。多逢灾横水火日惊。万分之后魂神受形。死入地狱饿鬼畜生。其身矬短咽如针钉。身卧铁床数千万劫。受罪毕讫还生恶家。贫穷裸露无丝无麻。孜孜急急共相鞭挝。从生至死无有荣华。作善得善作恶自遮。善恶如此非是虚也。佛语玉耶。此是七辈妇。汝用何行。玉耶流泪前白佛言。我本愚痴不顺夫尊。自今已后当如婢妇。尽我命寿不敢憍慢。即前长跪求受十戒三自归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佚。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恶口。七不绮语。八不嫉妒。九不嗔恚。十者信善得善。是名十戒。此优婆夷所行。佛说经竟。及诸弟子皆各欲还。给孤独长者眷属欢喜礼佛而退。玉耶长跪重白佛言。我本愚痴憍慢夫婿。今蒙世尊化导。我等令心开解。佛语玉耶。自今已后拥护汝家。玉耶言诺。受佛言教不敢有违。稽首礼足受退还归。

阿遬达经一卷

阿遬达经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告诸比丘。皆听我所言致难。父母生子养育哺乳。长大欲令见日月光。父母以天下万物示子。欲令知善恶。诸比丘。如是子以一肩负父。复以一肩负母。至寿竟乃止。复以天珍宝明月珠玉璧琉璃珊瑚。自生禽兽白珠。皆以着身上。尚未足报偿父母恩。父母喜杀生。子能谏止。父母令不复杀生。父母有恶心。子常谏止。令常念善无有恶心。父母愚痴少智不知经道。以佛经告之。父母贪狼嫉妒。子从顺谏之。父母不知善恶。子稍以顺告之。诸比丘。子当如是。为人作子。衣服欲好于父母。食欲甘于父母语欲高父母上。至死后当入地狱中。为人作子。当孝顺事父母持行如是者。死当生天上。诸比丘皆稽首俱闻善教。

佛言。有大贤者优婆塞字遬达。为子取妇。妇字玉耶。玉耶大婿富家女。不以姑妐之礼事遬达。亦不敬其夫婿积数年。遬达亦贤者优婆塞。不言不语。到佛所自责。我为子取妇。国中豪富家子。心大欢喜。今事我数年。憍慢自恣不以妇礼。愿佛明日自屈到我家。佛默然不应。默然不应者旦日欲往。明日佛到遬达家其妇不出。佛以神化之。心喜乃出见佛。前为佛作礼。佛言。汝为人作妇。用何事夫婿。玉耶言。当以身事夫。佛言。妇人事夫有三恶四善。何等为三恶。一恶者。如与惰人共居不欲作事。骂詈至暮嗜美好斗。二恶者。如与怨家共居。不持一心向夫。不愿夫善。不愿夫成就。当愿夫死。三恶者。如与偷盗共居。不惜夫物但念欺夫。常欲自好不顺子孙。但念淫泆。如是死者。展转恶道中无有出时。是为三恶。何等为四善。一善者。妇见夫从外来。当如母见子。夫有急缓常欲身代之。二善者。妇事夫当如弟见兄。上下相承事。夫恶不以为恶。不念淫泆常随夫语。三善者。妇事夫当如朋友。相见辄相念。夫从他方来。当如见父兄。心中欢喜和颜向之。妇持心当如是。四善者。妇事夫当如婢。夫大骂亦不以为恶。捶击亦不以为剧。走使亦不以为劳苦。夫虽恶常念事善。当顾子孙。如是死者常生天上。亦于天上饶侍者。好衣珍宝常在身上。佛言。三恶四善。汝欲持何所事夫。玉耶言。妇人事夫不可用三恶。四善者可与共居。从今以去请如婢事大夫子。玉耶即膝行承事遬达。以夫妇之礼事其婿。

摩邓女经一卷

摩邓女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阿难持钵行乞食。食已阿难随水边而行。见一女人在水边担水而去。阿难从女丐水。女即与水。女便随阿难。视阿难所止处。女归告其母。母名摩邓。女于家委地卧而啼。母问女何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与他人。我于水边见一沙门从我丐水。我问何字名阿难。我得阿难乃嫁。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问阿难。阿难者承事佛。母已知还告女言。阿难事佛道。不肯为汝作夫。女啼不饮食言。母能知蛊道。母出请阿难归饭。女大喜。母语阿难。我女欲为卿作妻。阿难言。我持戒不畜妻。复言。我女不得卿为夫者便自杀。阿难言。我师佛。不得与女人共交通。母入语女。阿难不肯为汝作夫。言其有经道者不得畜妇。女对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无有能过佛道及阿罗汉道。摩邓女复言。但为我闭门户无令得出。暮自当为我作夫。母闭门以蛊道缚阿难。至晡时。母为女布席卧处。女大喜自庄饰。阿难不肯前就卧处。母令中庭地出火。前牵阿难衣语阿难言。汝不为我女作夫。我掷汝火中。阿难自鄙为佛作沙门。今日反在是中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难。阿难还至佛所白言。我昨日行丐食。于水边见一女人我从丐水。我还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邓。请我欲得归饭我。出便牵我。欲持女与我作妻。我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见阿难得脱去于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胜。我本不语汝耶。女啼不止续念阿难。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难。复见阿难行丐食。随阿难背后。视阿难足视阿难面。阿难惭而避之。女复随不止。阿难还归佛所。女守门。阿难不出。女啼而去。阿难前白佛。摩邓女今日复随我。佛使追呼摩邓女见之。佛问汝追逐阿难。何等索。女言。我闻阿难无妇。我又无夫。我欲为阿难作妇也。佛告女言。阿难沙门无发。汝有发。汝宁能剃汝头发不。我使阿难为汝作夫。女言。我能剃头发。佛言。归报汝母。剃头发来。女归到母所言。母不能为我致阿难。佛言。剃汝头发来。我使阿难为汝作夫。母言。子我生汝。护汝头发。汝何为欲为沙门作妇。国中有大豪富家。我自能嫁汝与之。女言。我生死当为阿难作妇。母言。汝何为辱我种。女言。母爱我者。当随我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头发。女还到佛所言。我已剃头发。佛言。汝爱阿难。何等。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耳。爱阿难声。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洟。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处不净。其有夫妻者。便有恶露。恶露中便有子。已有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于是身有何益。女即自思念。身中恶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罗汉道。

佛知已得阿罗汉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难所。女即惭而低头。长跪于佛前言。实愚痴故逐阿难耳。今我心已开。如冥中有灯火。如人乘船船坏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与我道令我心开。如是诸比丘俱问佛。是女人母作蛊道。何因缘是女得阿罗汉道。佛告。诸比丘。汝欲闻知是女不。诸比丘言。我曹当受教。佛言。是摩邓女。先世时五百世为阿难作妇。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贪相爱。同于我经戒中得道。于今夫妻相见如兄弟。如是佛道何用不为。佛说是经。诸比丘闻皆欢喜。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

佛在舍卫祇阿难邠坻阿蓝。时阿难持钵行乞食。以随水行。见一女人在水边持水去。阿难从乞水。女则与之。女便随阿难。至居所处。女归告其母。母名摩登。女于家委卧而啼。母问女何为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与他人。我于水边。见一沙门。从我乞水。我随问名为阿难。我得阿难者乃嫁。不得阿难不嫁。母即行问阿难。阿难者承事佛。母即知之。还告女言。阿难事佛道。不肯为汝作夫。女即啼不饭食。母知蛊道。何不导之。母出请阿难归饭。女大喜。母语阿难。我女欲为卿作妻。阿难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母复言。我女不得卿作夫者便自杀。阿难言。我师事佛。不得与女人交通。母即入语女言。阿难不肯为汝作夫。其有经道者。不得畜妇。女对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无能过佛道及阿罗汉。女复言。但为我闭门户无令出。暮自为我作夫。母即闭门。以蛊道缚阿难。至日晡时。母为布席卧处。女大喜便庄饰。阿难不肯就卧处。母便然火前牵阿难衣。语阿难言。汝不为我女作夫者。我便掷汝火中。阿难自鄙作沙门。今日反在中。不能得出。即叉手呼佛。佛即知之。使神脱阿难。阿难至佛所言。昨日行乞食。于水边见一女人。我从乞水。明日有人名摩登。请我归饭。我出便牵我欲持女与我为妇。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见阿难得脱去。于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胜。我本不语汝耶。女啼不止。续念阿难。女明日自行来索阿难。复见阿难行乞食。随阿难背后。视阿难足。视阿难面。阿难羞惭。低头不视而避之。女复随不止。阿难还归佛所。女复守门。阿难不出。女啼去归。阿难前白佛言。摩登女。今日复随。明日复来。佛即呼女见之。佛言。汝追阿难何等索。女言。我闻阿难无妇。我亦无夫。我欲为阿难作妻。佛言。阿难沙门无发。汝宁剃头发。我使阿难为汝作夫。女言敢剃头发。佛言。汝归报母剃头来。女归到母所言。母不能致阿难。我自行消息问佛。佛言。剃头发来。我使阿难为汝作夫。母言。我生护汝头发。汝何为与沙门作妇。国中有大富豪。我自能嫁汝与之。女言。我死生当与阿难作妇。母言。汝何为辱汝种。女言。母爱我者。当随我心所喜。母即垂泪下刀。剃女头发。女还到佛所言。我已剃头发。佛言。汝爱阿难何等。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声。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有泪。鼻中有涕。口中有唾。耳中有垢。身中有屎尿皆臭处。其作夫妻者。便有恶处中便生子。有子便有死亡。死亡有哭泪。此于身有何等益。女即自思惟。恶露形中。所有正心。则得阿罗汉道。以得阿罗汉。佛语女起至阿难所。女惭愧低头。长跪于佛前言。实愚痴故逐阿难。今我心已开。如

冥中有灯火。如乘船船坏得岸。如盲人得扶。老人得持杖行。今佛与我道。我心中开如是。诸沙门俱问佛言。是女母为蛊道。何缘得阿罗汉道。佛言。诸沙门欲闻知是女不。诸沙门言。我曹当受教。佛言。是摩登女。先时已五百世。为阿难作妇。五百世中。相敬重。相贪爱。于今同于经戒道中得道。于今夫妻相见如兄弟状。是经令诸沙门知女意如是。诸沙门则起前。为佛作礼。

摩登伽经二卷

摩登伽经卷上

度性女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诸比丘。围绕说法。于晨朝时。尊者阿难。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分卫已讫。还祇洹林。于其路次。有一大池。聚落人众。游集其上。池侧有女梅陀罗种。执持瓶器。始来取水。长老阿难。往到其所语言。姊妹今我渴乏。甚欲须饮。见惠少水真。是时施女言。大德我无所吝。但吾身是梅陀罗女。若相施者。恐非所宜。阿难言。姊我名沙门。其心平等豪贵下劣。观无异相。但时见施。不宜久留。时彼女人。即以净水。授与阿难。阿难饮讫。还其所止。其去已后。此女便取阿难容貌音声语言威仪等相。深生染着。欲心猛盛。作是念言。若使我得向去比丘以为夫者。不亦善乎。复作是念。我母善咒。或能令彼来为吾夫。我当向母具宣斯事。时此女人。持水还家。诣其母所。而作是言。阿难比丘。是佛弟子。我甚爱乐。欲得为夫。如母力者。能办斯事。唯愿哀愍。必满我愿。母语女言。有二种人。虽加咒术。无如之何。何者为二。一者断欲。二是死人。自余之者。吾能调伏。沙门瞿昙。威德高远。波斯匿王。极生信敬。若脱知我将阿难来。梅陀罗辈。皆被残灭。且复瞿昙烦恼已尽。及其眷属。咸离欲秽。我昔曾闻。断生死者。宜加恭敬。如何于彼反起恶业。女闻是已。悲泣而言。若母不得阿难来者。我必定当弃舍身命。假令瞿昙而违我愿。亦复不能久留于世。设得之者。众愿满足。母闻斯言。惨然不悦。而告之曰。莫便舍命。我必能令阿难至此。尔时女母。于自舍内。牛粪涂地布以白茅。于此场中。燃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遏迦花。诵咒一周。辄以一茎投之火中。其咒言曰。

阿磨利　毗磨利　鸠鸠弥　三磨祢　移　那婆头赐　频头弥车养。

提菩跋利沙提　毗地踰多提揭阇提　毗三磨耶　磨罗阇　三磨提　跋陀夷阇。

若天。若魔。若乾闼婆。火神。地神。闻我是咒。及吾祠祀。宜应急令阿难至此。作是语已。尊者阿难。心即迷乱。不自觉知。便行往诣梅陀罗舍。尔时女母。遥见阿难安详而来。告其女曰。阿难比丘。已来近此。汝今应当敷置茵褥。烧香散花。极令严净。女闻母

言。欢喜踊悦。庄饰堂阁。安置宝座。净治洒扫。散众名花。尔时阿难。既到其舍。悲咽哽塞。泣泪而言。我何薄祐。遇斯苦难。大悲世尊。宁不垂愍加威护念令无娆害。尔时如来以净天眼。观见阿难为彼女人之所惑乱。为拥护故。即说咒曰。

悉捸帝　阿朱帝　阿尼帝。

于是世尊。说此咒已。而作是言。吾以斯咒。安隐一切怖畏众生。亦欲利安诸苦恼者。若有众生无归依处。我当为作真实归依。尔时世尊。复说偈曰。

戒池清凉净无垢　能浴众生烦恼热
若有智者入此池　无明闇障永灭尽
是故三世诸贤圣　咸皆顶戴共称叹
若我真实浴此流　当令侍者速还返

尔时阿难。以佛神力。及善根力。梅陀罗咒。无所能为。即出其舍。还祇洹林。时彼女人。见阿难归。白其母言。比丘去矣。母告之曰。沙门瞿昙。必以威力。而护念之。是故能令吾咒断坏。女白母言。沙门瞿昙。其神德力。能胜母耶。母语女言。沙门瞿昙。其德渊广。非是吾力所可为比。假令一切世间众生。所有咒术。彼若发念。皆悉断灭。永无遗余。其有所作。无能障碍。以是因缘。当知彼力为无有上。尔时阿难。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

佛告阿难。有六句咒。其力殊胜。悉能拥护一切众生。能灭邪道。断诸灾患。汝今宜可受持读诵用自利益。亦安乐人。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利安己饶益众生。皆当受持六句神咒。阿难。此咒皆为过去六佛所共宣说。今我释迦牟尼三藐三佛陀。亦说是咒。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四天王等。皆悉恭敬受持读诵。是故汝今宜加修习赞叹供养。无令忘失。即说咒曰。

耶头多　安荼利　槃荼利　抧由利　他弥曷赐帝　萨罗结利毗槃头摩帝大罗毗沙　脂利　弥利　婆膩邻陀　耶陀三跋兜　罗布罗波底　迦谈必罗耶。

佛告阿难。若有众生。受持如是六句神咒。临应刑戮。以咒力故。轻被鞭挞。而得免脱。若当鞭挞。此咒因缘。呵责得免。若应呵责。由此神咒威德力故。永无呵毁。坦然安乐阿难我不见沙门婆罗门。若天魔梵人。及非人。受持此咒。而被娆害。唯除定业。无如之何。时梅陀罗女。于夜过已。沐浴其身着新净衣首戴花鬘。涂香严饰。金银环佩。璎珞其体。徐步安详。向舍卫国。到城门已。住待阿

难。阿难晨朝。入城乞食。女见其来。深生欢喜。随之而行。终不舍离。进止出入。恒随逐之。尊者阿难。见如是事。极怀惭愧。忧惨不悦。还出城外。至祇洹林。顶礼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梅陀罗女极娆逼我。行住进止而不舍离。唯愿世尊。慈加拥护。

佛告阿难。汝莫愁恼。吾当令尔得免斯难。佛时世尊。告女人曰。汝用阿难以为夫耶。女言。瞿昙实如圣教。佛言。善女婚姻之法。须白父母汝今为问所尊未耶答曰瞿昙。父母听我。故来至此。佛言。若汝父母已相听许。可使自来躬见付授。女闻斯言。礼佛而退向父母所。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父母言。我欲阿难以用为夫。唯愿垂愍。与我俱往。亲自付之。于是父母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女言瞿昙。吾亲已至。尔时世尊。即问之曰。汝实以女与阿难耶。答言。世尊诚如圣教佛言。汝今便可还归所止。时女父母。礼佛而退。于是如来告女人曰。若汝欲得阿难比丘以为夫者。宜应出家学其容饰。答曰。唯然敬承尊教佛言善来便成沙门。鬓发自落。法衣在身。即为说法。示教利喜。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出要最善。又此欲者。众苦积聚。其味至少。过患甚多。譬如飞蛾。为愚痴故。投身猛焰。而自烧害。凡夫颠倒。妄生染着。为渴爱所逼如逐焰之蛾。是故智者舍而远之。未曾暂起爱乐之想。时比丘尼。闻说是已。心喜悦豫。意转调伏。尔时世尊。知比丘尼心意柔软。离诸恼障。即为广说四真谛法。所谓是苦。是苦习。是苦灭。是苦灭道。时比丘尼。豁然意解悟四圣谛譬如新净白氎易受染色。即于座上。得罗汉道。更不退转。不随他教。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先愚痴。欲酒所醉。扰乱贤圣。造不善业。唯愿世尊。听我忏悔。佛言。我已受汝忏悔。汝今当知。佛世难遇。人身难得。解脱生死得阿罗汉。亦为甚难。如斯难事。汝已得之。于佛法中。获真实果。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故汝今宜应精进。慎莫放逸。

明往缘品第二

尔时城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闻佛度于梅陀罗女。出家为道。咸生嫌忿。而作是言。此下贱种。云何当与诸四部众。同修梵行。云何当入诸豪贵家。受于供养。如是展转。共议斯事。乃至闻于波斯匿王。王闻是已。极大惊愕。即便严驾。眷属围绕。前后导从诣祇洹林。下车去盖。徐步而进。顶礼佛足。退坐一面。佛知众会心之所念。欲决所疑。告诸比丘。汝等欲闻本性比丘尼往昔缘不。诸比丘言。唯然欲闻。汝今谛听。当为汝说。诸比丘乃往过去阿僧祇劫。于恒河侧有园。名曰阿提目多。花果繁茂。池流具足。园中有王。名帝胜伽。是梅陀罗摩登伽种。与百千万梅陀罗众。共住此园。诸比丘彼

帝胜伽。有大智慧。高才勇猛。自识宿命。世所为事。无不通达。我当略说其五功德。一者博练四围陀典秘密之要。无不了达。二者善解诗书文颂字句长短。三者悉知诸论经纪度声彼岸。四者能解世俗祠祀咒术医药。五善分别大丈夫相。如是智慧。不可穷尽。其王有子。名师子耳。颜容端正。戒行清洁。其心调柔。仁慈和顺。众德具瞻。见者欢喜。摩登伽王。广教其子。经书咒术。己所知者。悉教授之。故师子耳。知见深远。亦如其父。等无有异。帝胜伽王。于夜卧中。忽生是念。我子色貌。最为殊胜。众德具足。人所宗仰。年渐长大。宜为娉妻。必当选择端正良匹。才德超绝。类如吾子。然后乃当而为求之。当是时也。有婆罗门。名莲花实。宗族高美。父母真正。七世以来。净而无杂。通四围陀。才艺寡匹。时有国王。名曰大与。总领天下。威力自在。以一聚落。封莲花实。令其统领。其土丰盛。人民殷富。彼莲花实女。名本性。德貌殊胜。犹师子耳。帝胜伽王。作是念言。唯莲花实。其女殊妙。吾当为子而求娉之。作是念已。至明清旦。乘大宝车。驾驷白马。栴陀罗众。前后围绕。出家北行。往趣其国。时莲花实所住处南。有一园苑。名曰悦乐。花果滋茂。树木敷荣。泉流浴池。净水盈满。异类众鸟。游戏其上。哀音相和。闻者欢悦。其园广博。甚可爱乐。犹如诸天难陀之园。摩登伽王。往彼园中。待莲花实。时婆罗门。亦于晨朝。驾驷白马。及与五百婆罗门。俱导从围绕。至园游观。彼婆罗门。于其路次。教授弟子技艺等事。且行诵习。而来诣园。帝胜伽王。见莲花实。安详而来。威德殊特。心生欢喜。以偈赞曰。

如日初出　　光明照曜　　大士威德
亦复如是　　如雪山药　　众药中胜
仁者高远　　更无能比　　德力深妙
极为严显　　犹如秋月　　众星中最
如梵天王　　智慧超胜　　悉为诸天
所共瞻仰　　如天帝释　　一切恭敬
端严殊绝　　更无能喻　　我但略赞
汝之功德　　若广说者　　不可穷尽

说是偈已。即起奉迎。更相慰问。然后就坐。莲花实言。汝栴陀罗下劣之甚。而来至此。欲何所为。答言。仁者世有四事。宜应修习。何等为四。一者本所为事。忆而不忘。二者应当利安于己。三者饶益一切众生。四者务修婚姻之事。是以我今故来相造。吾有一子。名师子耳。颜容瑰玮。智慧微妙。欲为娉妻。仁女贤胜。意甚相贪。欲托姻媛。幸能垂意。而见许可。时莲花实。闻是语已。瞋毒炽盛。极生忿恚。颜容惨结。色貌颦蹙。而语之言。摩登伽种。人所轻贱。甚可猥恶。如毒如火。我今身是婆罗门姓。豪胜尊贵。更无过者。通

达围陀。智慧无比。汝今云何欲来毁辱。如空中月萤烛光明。有目之士。咸知其异。梅陀罗种。比婆罗门。尊贵卑劣。亦复如是。今汝愚痴。不识贵贱不可求处。生心悕望。汝梅陀罗。自有种类。何故欲染清胜之人。且婆罗门。戒行不具。不能通达围陀妙典。诸婆罗门。不与交游。况汝凡贱乃生是意。急可速去。不宜久留莫使外人闻斯异言。时帝胜伽。闻是事已。语言。仁者金玉珍异。土木弊恶。贵贱异相。一切悉知。我今不见诸婆罗门。与梅陀罗。而有差别。何以故汝婆罗门不从空出。梅陀罗种独因地生。婆罗门者。从胎而有。梅陀罗种。亦复如是。而言殊胜。是事不可。婆罗门死。人所畏恶。梅陀罗终。亦无欲见。若言贵贱而有相异。何故生死而无差别。汝意当谓。梅陀罗者。造作恶事。凶暴残害。欺诳众生。无慈愍心。以是因缘。名为卑贱。我今当说汝婆罗门。所有恶业虚妄之事。起于诤讼。扰乱贤善。造为妖怪。占星观月。和合军阵。杀害众生。举要言之。一切恶事。皆婆罗门之所为作。汝婆罗门。性嗜美味。而作是言。若祠祀者。咒羊杀之。羊必生天。若使咒之便生天者。汝今何故不自咒身杀以祠祀求生天耶。何故不咒父母知识妻子眷属。而尽屠害。使之生天。不灭己身。但杀羊者。当知皆是诸婆罗门。欲食肉故。妄为是说。虚诳之人。而言尊胜。于理不可。婆罗门法。犯四种罪。名为极恶。非婆罗门。何等为四。一者杀害诸婆罗门。二淫师妻。三者盗金。四者饮酒。唯此四恶。名之为罪。自余杀害。都无果报。而汝法中。得杀罪者。由断他命。若杀余人。亦名断命。何故杀之。而独无罪。乃至饮酒。亦复如是。当知汝等愚痴无智。横生妄想。不可以此名为豪贵。又婆罗门。犯前四罪。至心忏悔。还可得灭。手持床足。着弊坏衣。以人髑髅。悬其首上。如是忏悔。满十二年。戒还具足。成婆罗门。如是愚痴。随逐邪见。而生憍慢。自谓尊豪。由是观之。姓皆平等。可以仁女见与吾子。时莲花实。闻是语已。倍增瞋恚。语帝胜伽。汝不思惟。妄作是语。汝为王者。应知三法。一国土法。二贵贱法。三贡税法。世有四姓。皆从梵生。婆罗门者。从梵口生。刹利肩生。毗舍脐生。首陀足生。以是义故。婆罗门者。最为尊贵。得畜四妻。刹利三妻。毗舍二妻。首陀一妻。如是分别。种姓各异。汝自卑贱。乃至不入是四姓中。而言诸姓无有异相。违返圣教。欲扰乱我。可宜速还。莫得复语。帝胜伽言。仁者若说世四姓者皆从梵生。而婆罗门。独从口出。是以最尊更无过者。诸婆罗门。何故亦有手足支节。及四威仪。音声语言。以此因缘。知无异相。假令异者。应当分别。譬如莲花有种种异。所谓水陆生花。优钵罗花。瞻卜香花。目多伽花。苏蔓那花。如是等花。其色差别。香气亦异。而汝四姓。不见异相。当知皆是妄想分别。譬如小儿于路游戏。收聚沙土。以为城舍。或复名曰是金是银酥酪米麦。而是沙土。不以小儿名因缘故。便成珍宝。汝亦如是。愚痴蔽心。起贡高想。尊贵下贱。不由汝言。即便成就。又婆罗门梵口生者。应当慈忍仁爱众生。云何杀害咒咀瞋

忿。假令四姓皆从梵生。即为兄弟。云何共为婚姻之事。浊礼违理。禽兽无别。一切众生。随业善恶。而受果报。所谓端正丑陋。贫贱富贵。寿命终夭。愚痴智慧。如此等事。从业而有。若梵天生。皆应同等。何因缘故。如是差别。又汝法中。自在天者。造于世界。头以为天。足成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尽成于海。斯等皆是。汝婆罗门。妄为此说。夫世界者。由众生业。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办斯事。汝等痴弊。横生妄想。而言尊胜。人无信受。又婆罗门。命终已后。独得生天。余不生者。是则为胜。而汝经中。修行善业。皆生天上。若修善业。便生天者。一切众生。悉能行善。皆当生天。何故余人。而独卑劣。大婆罗门。譬如有人生育四子。各为立字。一名安乐。二曰长寿。三名无忧。四名欢喜。虽一父所生皆同一姓。而有四名差别之异。世间四姓。亦复如是。虽同业报烦恼性欲。而有四名。言婆罗门。乃至刹利毗舍首陀。名虽不同。体无贵贱。诸婆罗门。学围陀典。恭敬尊重。恃生憍慢。而复因之。以为定性。我今当说此围陀典。无有实义。易可离散昔者有人。名为梵天。修习禅道。有大知见。造一围陀。流布教化。其后有仙。名曰白净。出兴于世。造四围陀。一者赞诵。二者祭祀。三者歌咏。四者禳灾。次复更有一婆罗门。名曰弗沙。其弟子众。二十有五。于一围陀。广分别之。即便复为二十五分。次复更有一婆罗门。名曰鹦鹉。变一围陀。为十八分。次复更有一婆罗门。名为善道。其弟子众。二十有一。亦变围陀。为二十一分。次复更有一婆罗门。名曰鸠求。变一围陀。以为二分。二变为四。四变为八。八变为十。如是展转。凡千二百十有六种。是故当知。围陀经典。易可变易。大婆罗门。此围陀典当分散。时婆罗门性。为随散坏。当犹存耶。若今犹存。则不应言。诸婆罗门。因围陀故。性得决定。设随散坏。汝云何言婆罗门性真实不变。是故汝说我独尊贵余人卑劣。是事不然。又婆罗门。自恃智慧善能咒术。轻蔑他人。生豪贵想。然今汝等。所能知者。余人学习。亦得通达。当知一切皆悉尊贵。何故独称婆罗门耶。过去有仙。名婆私吒。其妻即是梅陀罗女。产生二子。长名为纯。二名为饮。皆获仙道。五通具足。变围陀典。作宅图法。汝能诽谤此二圣人。言非仙耶。而汝先言。梅陀罗种卑贱下劣。何故其息名为仙乎。昔捕鱼师。捕得一鱼。剖腹而观。见有一女。其色正黑。波罗势仙。与共交会。生育一子。名提婆延。五通自在。威德具足。如斯等比。岂非仙耶。过去久远。有刹利种。名曰毗摩。亦获仙道。神力殊胜。智慧深远。善于言辞。悉能教授。诸婆罗门。若斯之人。宁当下贱。有刹利女。名曰微尘。从婆罗门謫婆持尼。生育一子。名曰罗摩。有大神力。通诸经论。于盛夏月。共母游行。日光炎炽。大地斯热。爆其母足。不能前进。罗摩白言。上我肩上。然后可去。母于尔时。不纳其语。小复前行。犹患地热。罗摩誓曰。若我真实仁和孝敬。当令此日自然隐没。作是语已。日寻不现。母后采花。

花皆合闭。母告之曰。汝今日没故花不敷。即复誓言若我仁孝。日当复出。立语已讫。日寻显曜。如是等仙。非婆罗门。神力变化。不可限量。岂可名为下劣人耶。以是因缘。诸姓平等。可以汝女用妻吾子。财币珍异。恣意相与。

示真实品第三

尔时帝胜伽王。语莲华实。仁者善听。我当为汝断邪见网。开真实路。净菩提道。起人天行。就汝法中。有五祠法。言斯祠者。是涅槃因。能生天上。何者为五。一杀害人取脂用祭。二者刑马亦以脂祭。三广大祭。四普开祭。五随所欲祭。此皆虚妄。无有真实。徒自疲劳。长众恶趣。有八善法。是真利益。必得生天。获众善报。何等为八。一者正信。二者修戒。三广行施。四乐智慧。五常恭敬同梵行者。六好多闻。七者防护身口意业。八常亲近诸善知识。如斯八事。是清净法。一切众生。皆应修习。前七法者。悉皆从于善知识所。而得闻之。是故汝今应当与我共为婚姻。就吾修学如斯妙法。勿生憍慢失此善利。今我复当更为汝说。诸姓所起。本末次第。汝闻是已宜除贡高劫初成时。诸众生类。悉能飞行。光明殊胜。肴膳美味。严身之具。自然而有。无造作者。其后福尽。众事消灭。是时众生。便修种植。疆界分别。生我人想。或复自恃田稼滋多。轻蔑余人。自言豪富。由是缘故。众皆名之为刹利种。复有众生。不乐居家。入于山林。修学禅法。着弊坏衣。乞食济命。清身洁己。奉修祠祀。由斯因缘。咸皆谓为婆罗门种。耕种垦植田猎渔捕。行如此者。名曰毗舍。劫盗贩卖。无悲忍心。如斯之等。名首陀罗。时复有人。于路游行。其车破坏。因便修治。名摩登伽。唯为农作。名曰田夫。往来市肆。名商估者。如是分别。为百千种。而其所趣。实真无异。但假施设为立名字。为欲记别诸姓不同。就婆罗门。亦复分别。所谓瞿昙。犊子憍蹉。憍尸迦。婆私吒。迦葉。蔓荼毗。如是七姓。复各分别。皆出十种。第八名烟。更无异姓。汝婆罗门。虽名一相。而得分别。劫初众生。亦复如是。根本无异。别为多姓。是故汝今应谛观察。为法利故。为断虚妄求真实故。宜以贵女用妻吾子。欲有所求。必相满愿。可速为婚。不宜久留。

众相问品第四

时莲华实。闻是语已。生大欢喜。得未曾有。语帝胜伽。善哉仁者所说诚谛。汝于往昔。曾为何等。智慧言辞。乃能若是。修习何行。作何功德。唯愿为我广宣分别。帝胜伽言。我念过去。曾为梵王。或为帝释。亦复曾为净盖仙人。为婆罗门。变一围陀。以为四分。于百千劫。作转轮圣王。如是生处尊豪富贵。于尔所时。修习慈

悲禅定智慧。广化众生。施作佛事。莲华实言。仁者岂读婆毗多罗神咒不耶。答言曾读。汝今善听。吾当广说此咒本末。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我为仙人。名曰婆薮。五通具足。自在无碍。善修禅定。智慧殊胜。时有龙王。名为德叉。其王有女。字曰黄头。容色姿美。人相具足。我见彼女。起爱着心。生此心故。便失神通及禅定法。深自悔责。即说此咒。而此咒者。凡有三章二十一句。复有三章。唯有八句。汝今善听。吾当宣说。

旦提他　庵　浮婆苏婆　旦娑婆斗婆利茹被瞿提婆　斯提么提由那　婆罗提那。

此即名为婆罗门咒。

庵阇致啰　多波薮浮埵　伽呵男婆那摩失多　干毗罗　旦多罗毗利多婆艳提婆婆　失利　尸絺绒　萨阇男忧波男　婆罗陀斯磨。

此即名为刹利神咒。

庵　质多罗摩醯帝　毗舍斤若　阿他娑斤若　遏陀多　婆罗毗那。

此即名为毗舍神咒。

庵　阿多波　婆罗多波　示毗陀贪婆利沙赊耽波贳　陀贪　庵罗。

此即名为首陀神咒。

庵　有形必有欲　有欲必有苦　若能离此欲　定得梵天处。

此即名为大梵天王婆毗罗咒。

莲华实言。汝姓何等。曰姓三无。又问。仁者汝原何出。答曰。原从水生。汝师是谁。答言。吾师名迦蓝延。汝宗族中。谁为勇健。答曰。我门族中。凡有三人。最为雄猛。一名为独。二曰为屡。三者名曰婆罗陀阇。汝同师者。为是何人。答曰赞咏。又问。赞咏为有几变。答言六种。汝母何姓。答曰吾母姓婆罗设。如是仁者吾之德行。其事若此。故我先说一切众生贵贱不定。虽有尊贵。而为恶者。犹名下贱。若卑贱人能为善事便名豪胜。是故一切称尊贵者。由修善业。不以种族名为胜人。汝既知已。当除憍慢。

说星图品第五

尔时莲华实。问帝胜伽。仁者岂知占星事不。帝胜伽言。大婆罗门。过此秘要。吾尚通达。况斯小事。而不知耶。汝当善听。吾今宣说。星纪虽多。要者其唯二十有八。一名昴宿。二名为毕。三名为觜。四名为参。五名为井。六名为鬼。七名为柳。八名为星。九名为张。第十名翼。十一名轸。十二名角。十三名亢。十四名氐。十五名房。十六名心。十七名尾。十八名箕。十九名斗。二十名牛。二十一女。二十二虚。二十三危。二十四室。二十五壁。二十六奎。二十七娄。二十八胃。如是名为二十八宿。莲华实言。如此宿者。为有几星。形貌何类。为复几时。与月共俱。其所祭祀。为用何等。何神主之。有何等姓。唯愿仁者重为分别。帝胜伽言。若欲闻者。谛听当说。昴有六星。形如散花。于十二时。与月俱行。祭则用酪。火神主之。姓毗舍延。毕有五星。形如飞雁于一日半。与月共行。麋肉以祭。属于梵王姓婆罗婆。觜有三星。形如鹿首。于一日中。与月共俱。以果为祭。属于月神。即姓鹿氏。参有一星。一日及月须。酥以祭。系在日神。姓则安氏。井有二星。形如人步。唯于一日。与月而俱。祭必用蜜。属乎岁星。亦姓安氏。鬼有三星。形如画瓶一日与月而共同游。祭以桃花。属乎岁星。姓乌波若。柳宿一星。半日共月。不相舍离。祭之用乳。属于龙神。因姓龙氏。有此七宿。在于东方。其七星者。五则显现。二星隐没。形如河曲。一日及月。胡麻祭之。属于鬼神。姓宾伽罗。张宿二星。亦如人步。于一日中。与月俱行。以果用祭。其姓善氏。即属善神。翼有二星。形如人步。于一日半。共月而行。鲛鱼祭之。属婆伽神。姓憍尸迦。轸宿五星。形如人手。一日一夜。共月俱行。稗谷祭之。姓奢摩延。属咀吒神。角有一星。一日及月。以花为祭。属咀吒神。姓质多延。亢宿一星。酥麦麨祭之。一日及月。属咀吒神。姓曰赤氏。氐宿二星。形如羊角。于一日半。共月俱行。以花用祭。属乎火神。姓桑遮延。有此七宿。在于南方。房宿四星。形类珠贯。一日一夜。与月共俱。酒肉为祭。系于亲神。姓阿蓝婆。心宿三星。其形如鸟。一日及月。粳米祭之。属天地神。姓迦旃延。尾有七星。其形如蝎。一日一夜。与月共俱。果以祭之。属沙陀神。姓迦旃延。箕宿四星。形如牛步。一日一夜。而与月俱。尼俱陀果。以用为祭。属于水神。姓迦旃延。斗有四星。形如象步。于一日半。与月同行。桃花祭之。属凶恶神。姓伽罗延。牛宿三星。形如牛首。一时与月。而共同行。不须祭祀。属于梵天。姓于梵氏。女有三星。形如穬麦。一日一夜。共月而行。鸟肉用祀。属毗纽神。姓迦旃延。有斯七宿。在于西方。虚有四星。形如飞鸟。一日一夜。共月而俱。豆糜为祭。属婆薮神。姓憍陈如。危宿一星。一日及月。粳米为祭。属于水神。姓单茶延。室有二星。形如人步。一日一夜。与月共行。血肉祠祀。其宿属在富单那神。姓阇罽那。壁宿二星。形如人步。一日一夜。及月而行。以肉祭之。属于善神。姓陀阇延。奎一大星。自余小者。为之辅翼。形如半圭。一日一夜。共月而

行。酪饭以祭。属富沙神。姓八姝氏。娄宿二星。形如马首。一日一夜。共月俱行。乳糜用祭。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共月而俱。胡麻为祭。属于阎神。其姓拔伽。有此七星。在于北方。大婆罗门。我已广说二十八宿。然此宿中。右于六宿。二日一夜。共月俱行。所谓毕井氐翼斗壁之等。复有五宿。但于一日。共月而俱。一参。二柳。三箕。四心。五者名危。唯有牛宿。半日及月。自余尽皆一日一夜。共月而行。东方七宿。初起于昴。南方七宿。初起七星。西方七宿。初起于房。北方七宿。初起于虚。又此宿中。七宿最胜。张室氐箕房井及亢。三宿凶恶。参柳与胃。四宿和善。翼斗壁毕。五宿柔弱。女虚危心。第五名尾。五宿常定。一觜。二角。三名七星。四者为柳。五者名牛。四宿速疾。昴觜娄鬼。而此诸宿。共月合行。凡有三种。一在月前。二在月后。三共月俱。今当为汝复说七曜。日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辰星。是名为七。罗睺。彗星。通则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应当深谛观察。

摩登伽经卷下

观灾祥品第六之一

帝胜伽言。仁者善听。吾当更说星纪所行善恶之相。月离昴宿。是日生者。有大名称。人所恭敬。月离于毕者。所生豪贵。众共赞叹。月离于觜。是日生者。喜多忿诤。含毒害心。月离参星。其日孕育。多恣饮食。美味具足。月离于井。其日生者。仓廪盈溢。牛羊殷多。月离鬼星。生者修善。月离柳星。生者多欲。月离七星。生者尊贵。月离张星。生者短命。月离翼星。生者持戒。月离轸星。生者奸盗。月离角星。其日生者。善知音乐。能造璎珞。月离亢星。生善算数。月离氐星。生为臣相。月离房星。生者能御。及善贩卖。月离心星。生者愚痴。其命短促。月离尾星。生多系胤。大有名誉。月离箕星。生者好定。月离斗星。生者富贵。月离牛星。生有名称。月离女星。生多荣宠。月离虚星。生则斗乱。月离危星。生者为将。月离室星。生为盗贼主。月离壁星。生者多能。和合馨香。月离奎星。生多卑贱。月离娄星。生能市牛马。月离胃星。生多屠杀。大婆罗门。我已广说月离于星生者善恶。今当复说。

月离诸星置立城邑善恶之相。月离昴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饶财宝。或为大火之所烧害。月离毕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悉修善业。多饶财物。习诵经典。少于贪欲。月离觜星。所立城邑。妇女繁多。牛羊无数。香华璎珞。具足而有。月离参星。所立城邑。多有美味。及丰财宝。其中人民。皆悉愚痴。月离井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有财宝。饭食谷麦。不久亦当。而自磨灭。月离鬼星。所

立城邑。虽有恶人。于后必善。仁孝修慈。延年长寿。多有风神。五谷少味。月离柳星。所立城邑。共中人民。悲怨者众。好生斗诤。多有臭秽。月离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有智慧。及多财物。修戒行施。孝敬贞洁。月离张星。所立城邑。多有女人。香华美味。具足而有。药谷并茂。人民安隐。月离翼星。所立城邑。多饶财宝。人皆愚痴。为诸妇人之所欺陵。城邑长久。不可倾移。月离轸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好诤讼。饶有牛马。月离角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尽为妇人之所陵逼。虽有财宝。为火焚烧。月离亢星。所立城邑。多有财物。人民殷多。贪残谄曲。月离氐星。所立城邑。多有威神。其中人民。善能祭祀。其后为兵之所残灭。月离房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仁孝贞和。恭敬父兄。诵习经典。勤能祭祀。

月离心星。所立城邑。丰饶财宝。所有人民。勤习经术。豪强炽盛。月离尾星。所立城邑。多饶财宝。及以美味。其中人民。性多暴恶。其后为土之所伤害。月离箕星。所立城邑。多有财宝。其中人民。贪欲愚痴。月离斗星。所立城邑。多饶财宝。五谷丰熟。其中人民。勤于习诵。唯好斗诤。月离女星。所立城邑。多饶财宝。无有粟麦。其中人民。少有疾病。善能和顺。月离虚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随顺妇人。多有衣服。严身瓔珞。男女寡欲。月离危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意多谄曲。贪欲无厌。其后为水之所[漂*寸]流。月离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乐。性多妬嫉。好卑贱业。月离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渐渐增益。多饶财谷。好于布施。月离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丰饶牛马。财宝无量。月离娄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乐无疾。男女端正。月离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臭恶不净。多喜诤讼。受诸苦恼。大婆罗门。今我所说置立城邑尽依星图善恶。必应宜观察而习学之。大婆罗门。月离于星。置立城邑。如上所说。

吾今更宣月在诸宿天雨之想。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遍。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即阴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泽。火势猛盛。夏月在毕。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种下田。贼盗并起。唯有二疾。患眼与腹。秋获果实。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势盛。无有攻伐。行路清净。皆无所畏。人民安乐。夏月在参。天雨八寸。宜种下田。所有财物。当密藏隐。其年饶贼。应严兵仗。及有三疾。身热上气。咽喉疼痛。幼者多死。夏月在井。天雨四尺。于其年中。云雨极多。雨十四日。中间不息。兵刀连起。杀害滋多。夏月在鬼。若天有雨。一尺五寸。宜种下田。雨泽以时。秋稼成熟。贵贱交诤。禽兽暴乱。及有三疾。一疮二痈。三者患疥。夏月在柳。上天降雨。二尺一寸。宜种下田。恶风猛盛。邻国诤讼。诸稼成熟。夏月在七星。注雨九寸。秋多苗实。胎者伤

夭。死亡者众。夏月在张。若天降雨。二尺七寸。其年秋实。为他所食。人民多疾。胎者安全。夏月在翼。有雨善恶。如在张说。夏月在轸。若天有雨。九尺二寸。其年诸稼为禽鸟所害。雨泽鲜少。秋不成实。夏月在角。若天有雨。二尺三寸。夏雨鲜少。秋则滋多。兵少止息。人民安乐。夏月在亢。若天有雨。二尺一寸。盗贼并起。高卑无异。夏月在氐。有雨四尺。高下皆成。兵火俱盛。禽兽殒伤。夏月在房。有雨二尺。秋苗成熟。人民相祸。仁义都弃。夏月在心。若天降雨。一尺六寸。其年多疾。不宜骑乘象马之人。及与刀兵。夏月在尾。天若有雨。一尺八寸。秋禾成熟。四方贼暴。有三疾起。一者患眼。二者患痈。三者患胁。花果繁茂。兵戈不兴。夏月在箕。有雨二尺。前旱后涝。秋则成熟。有二种疾。患腹与目。夏月在斗。有雨七尺。宜种高田。水极暴盛。其年药谷。悉皆成熟。有三疾起。如在鬼说。夏月在女。有雨三尺。水雨不时。秋水盛长依水居者。皆多死亡。刀兵流行。夏月在虚。上天降雨。一尺七寸。宜种下田。有痈疾生。刀兵乱起。夏月在危。有雨五寸。宜种下田。秋则成熟。内外兵乱。在城邑者。携将妻子。逃走他方。夏月在室。有雨三尺。初旱后涝。花果凋落。秋食不登。盗贼暴起。横病流行。妇人多死。夏月在壁。若天有雨。四尺五寸。水雨流溢。墙壁崩倒。有四种疾。患下目痛。咳嗽身热。幼死者众。宜种高田。花果敷茂。夏月在奎。若天有雨。三尺二寸。宜种下田。秋稼成熟。兵戈不起。夏月在娄。若天有雨。一尺二寸。宜种下田。兵盗并起。夏月在胃。有雨四尺。宜种高田。其年荒俭。刀兵必起。父违子逆。兄弟相害。如此皆名雨相善恶。

时帝胜伽。语莲花实言。大婆罗门。今我更说日月薄蚀吉凶之相。汝今应当善谛着心。月在昴宿。若有蚀者。中国多灾。祸难必起。月在毕宿。而有蚀者。普遭患难。灾乱频兴。若在觜蚀。大臣诛戮。乃至参井。亦复如是。若在柳宿。依山住者。皆当灾患。及与龙蛇。无不残灭。月在七宿。若有蚀者。种甘蔗人。当被毁害。在张蚀者。怨贼降伏。在翼而蚀。近陂泽者。亦悉衰落。若轸蚀者。守护城邑。及防卫者。皆悉亡坏。在角蚀者。飞鸟毁灭。在亢蚀者。畜妻男子。亦当恼害。在氐而蚀。近水住者。皆有灾难。月在房蚀。商估之人。及以御者。一切皆当无利益事。在心蚀者。如在嘴说。在尾蚀者。行人多死。在箕蚀者。乘骑象马。若斯之人。亦当坠落。在斗蚀者。亦复如是。牛星蚀者。出家之人。及南方者。祸患滋多。在女蚀者。怨贼消灭。牧马之人。皆当残毁。在虚蚀者。北方之人。并悉破坏。在危蚀者。敢能咒术祠祀之人。皆当伤害。在室蚀者。为香璎人。亦皆毁坏。在壁而蚀。知乐者衰。若在奎蚀。诸乘船者。亦不利益。在娄而蚀。市马者死。在胃而蚀。田夫亡坏。此则名为薄蚀之相。如其体性。我已分别。

观灾祥品第六之二

帝胜伽言。仁者当听。我今复说月在众星所应为事。月在昴宿。应为祭祀。受于爵位。葺盖屋宅。买众杂畜。调习牛马。作金石器。造为温室。宜殖彤花。建立墙壁。迁居洗浴。着新净衣。不宜织总。诤讼系闭。应修道路。宜为金银铜铁之器。其日若雨。必不周遍。是日生者。性多躁急。武技长寿。勤于祭祀。月在毕日。宜应耕垦。婚姻盖宅。出财调兽。裁衣等事。不宜责敛斗战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欲贪味。丰有财物。寿命延长。月在嘴日。宜为市会。遣使涂舍。植树造盖。建殿治路。着弊故衣。莹饰璎珞。宜祭神祇。其日有雨。普皆周遍。生者怯弱。好眠多欲。聪慧有智。月在参日。宜应责敛。治井河渠。买于牸牛。压脂造酒。及笮甘蔗。甚忌凶事。其日雨者。水必流溢。生者好田。性甘肉味。月在井日。宜造瓶器。剃发受戒。移处异居。不应进药。其日雨吉。若有生者。多欲少食。好为众事。月在鬼日。宜服妙药。着新净衣。洗浴祭祀。置立臣位。贯身璎珞。剃发造盖。此日生者。为人贤善。寿命延长。月在柳宿。宜建凶事。造墙市肆。堰水立桥。其日若雨。多有蚊虻。后雨减少。此日生者。性多弊恶。好睡短寿。月在七星。宜植杂谷。立仓和怨。种芸造犁。祭祀尊灵。其日有雨。秋必成实。若有生者。爱亲好欲。长命多食。斗战必胜。不宜凶事。月在张宿。宜造璎珞。着新净衣。种植果木。造立市肆。宜为善事。葺宅雇人。此日生者。少发端正。其日有雨。秋多成实。月在翼日。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严殊特。聪慧强识。亡失还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月在轸宿。一切皆吉。宜调象马。授官造池。不利窃盗。其日有雨。必当流溢。生者勇健。盗而多智。长寿少病。月在角宿。宜当裁衣造于璎珞。阅军布阵。捡藏仓库。服药器。习船乘。作妓乐。营素画。其日有雨。必不周遍。此日生者。聪明多智。善能瞻相。恒好田猎。性多轻躁。寿命长久。情好贪欲。月在亢宿。宜调象马。造于乐器。婚娉嫁娶。不宜出外追逐怨恶。其日有雨后必多风。此日生者。聪明多疾。性刚武勇。

月在氐日。宜为种植果及稻麻。造舍洗浴。不宜植豆。其日若雨。于后少水。此日生者。端正多智。少于继嗣。躁性贪味。喜乐善人。月在房宿日。宜出财物。亡者易获。其日生者。多赡亲戚。乐行福业。此日有雨。必当瀑涨。月在心宿。宜登天位。建立城邑。官事通易。亡者难获。其日生者。必为长子。多智长寿。通达经论。调伏象马。宜立宰守。被伤者死。不宜凶事。其日雨吉。月在尾宿。宜种果菜。责敛祭祀。疗治众病。身服璎珞。余者皆凶。宜造酒蘖。其日生者。多有继嗣。丰财长寿。所失难得。其日雨善。月在箕宿。宜治河渠。种植花果。建立园圃。宜出家人。自余皆凶。所失难获。在日生者。长寿端正。孝顺慈仁。月在斗宿。不宜忿诤。不服新衣。收敛

祭祀。其日生者。孝敬寡言。博练众典。失者易得。其日雨善。月在牛宿。如斗星说。月在女宿。宜诵经籍。立臣祭祀。阅军出师。是日生者。少疾多智。聪明孝顺。其日雨吉。所失悉获。月在虚宿。众事皆善。此日生者。聪慧多识。饶财柔善。所失难得。其日有雨。于后少水。月在危宿。宜应进药。祭祀神祇。出财市易宜种麻麦。不应遣使置位植药。所失易得。其日生者。性多躁急。月在室宿。宜为凶事。伤失难得其日所生豪贵和睦。其性暴急。此日雨吉月在壁宿。不宜南行余事不吉。其日生者。尊贵长寿。名称高远。此日有雨。所亡滋多月在奎宿。宜出金银谷麦财物立仓造酒不宜营桥。造檗治路。和合香药着新净衣。其日生者。出家修福。怜愍众生。拯救穷乏。和协亲族其日宜雨所失还得宜造马厩。月在娄宿。宜造温室。置立马厩。调伏车马。出入财贿。宜植禾稼。当进妙药疗治众病。其日生者聪明端正。终获荣宠。少病刚武。其日宜雨。所失易得。月在胃宿。宜造凶事。班位雇人。不宜嫁娶。其日生者。强取财货。多伪少实。无量杂恶。贪欲谄曲。皆集其身。所失难得。病难除愈。不宜出游。乃至降雨。宜祭神祇。大婆罗门。吾今更说。地动之相汝应善听。凡地动者。必多兵起。其一地动。三大亦然。三月地动。不过一旬当有兵起四月地动者。亦如上说。五月地动二十五日便有兵起。六月地动七十五日便有兵起。七月地动。不过百日。便有兵起。八月地动。至六十日。便有兵起。九月地动。至九十日。便有兵起。十月地动五十五日便有兵起。十一月地动。不过百日。便有兵起。腊月动者。如上所说。正月地动。至九十日。便有兵起。二月地动。至三十日便有兵起。一岁之中。月月地动。地动之处城邑空旷。逃走他国。或依旷野。经十五年。而还其家。我今复说月在众宿地动之相。月在昴宿。而地动者。火势炽盛。焚烧城邑。金银工作。悉皆衰灭。生者尽死。月在毕宿。而地动者。怀孕妇人。胎多夭殇诸果凋落。饥馑疾疫兵刀相害。死者甚众及诸国王。亦当衰损。月在嘴宿。若有地动。药木不茂。隐山学士。勤祭之人。皆当死灭。月在参宿。有地动者。草木萎死苗稼毁落。行人小王。盗贼等死月在井宿。而有地动。依山住者工作之人。皆悉凋弊。月在鬼宿。而地动者。商主军师。远行估客。近山诸王皆当亡灭。多于灾雹。伤害苗稼月在柳宿。而地动者。龙蛇蛰虫飞鸟走兽。和合毒者。当被伤害。月在七星。有地动者诸王有灾。祭祀断绝豪姓大智作乐者衰。月在张宿。而地动者。四时调和。税夺人物。修戒者衰。月在翼宿。而地动者。诸商价人。依山住者。并大臣衰。月在轸宿。而地动者。凡师医人。军主善算。如斯之等。皆当残毁。月在角宿而地动者如轸所说。月在亢宿。而地动者。诸有盗贼。乐人屠者。行客象马。依山住人。皆当衰灭。月在氐宿而有地动。山崩木落恶风暴起。雹伤禾稼。月在房宿。而地动者。盗贼多死。谄媚人衰。父违子逆。不相随顺。月在心宿。而地动者。大王有灾乌鸟走兽。勇健者衰月在尾宿。而地动者。二足四足。在山穴者。

皆当衰殄。其年荒俭。乳者干枯。山石崩倒月在箕宿而有地动在水诸兽。豪姓大富。有智慧者。悉皆衰灭。月在斗宿。而地动者。铜铁铅锡。造作之者。及诸贫贱。皆当衰尽。村营移徙。月在女宿。而地动者。王人诵人。小国王等。皆当衰灭。月在虚宿。而地动者。聚落分散。富人射人。长者等衰。月在危宿。而地动者。象马诸畜。多有疫死。乘御人衰。月在室宿。而地动者。畜养猪豕。屠杀杂类。依恃山河凶恶人衰。月在壁宿。而地动者。修福之人。及依水者。皆悉衰灭。月在奎宿。而地动者。刀兵大起。损害国土。客强主弱。月在娄宿。而地动者。兄弟相害。胎者夭殇。三灾流行。大恶云集。月在胃宿。而地动者。盗贼多死。果木不成。余如前说。三大之相。今当分别。地动之后。于七日中。若有赤云。日月无光。流星飞行。是名火动。非是灾怪。于七日后。若有大雨。宜多种植。其年丰实。无有灾恶。若地动后。七日之中。云东西行。形似鱼鳖。其色正黑隐蔽日月。是名水动。其年多水。宜植高田。其余灾异。如星所说。若七日后。有大风起。日月光赤。是名风动。其年兵兴。不宜出师。火甚炽盛。焚烧伤害。卯时地动。害诸国王。象马车乘。午时动者。害诸大臣。未时动者。害众杂畜及种田者。酉时动者。害诸盗贼及诸仆使。子时动者。害贫贱者及与妇人。月初旬动。害于商人。中旬动者。害豪胜人及童幼者。下旬地动。为灾鲜少。

明时分别品第七

大婆罗门。我今更说昼夜分数长短时节。汝当善听。冬十一月。其日最短。昼夜分别。有三十分。昼十二分。夜十八分。五月夏至日。昼十八分。夜十二分。八月二月。昼夜停等。自从五月。日退夜进。至十一月。夜退日进。至于五月。日夜进退。亦一分进。亦一分退。月朔起于初月一日。其月起于二月一日。节气起春。我当复说刹那分数。妇人纺綖。得长一寻。是则名为刹那时也。六十刹那。名一罗婆。三十罗婆。名为一时。此一时者。日一分也。凡三十分。为一日夜。此三十分。各有名字。日初出分。名曰四月。二月一日日初出时。人影长于九十六寻。第二影长六十寻。第三名富影。长十二寻。第四名屋影。长六寻。五名大富影。长五寻。六名三围影。长四寻。七名对面影。长三寻。第八名共。于日正中。影共人等。第九名尺影。长三寻。第十名势影。长四寻。十一名胜影。长五寻。十二大坚影。长六寻。十三婆修影。十二寻。十四端正影。六十寻。十五凶恶影。九十六寻。此是一日十五分名。日没名恶。二名星现。三名快摄。四名安隐。五名无边。第六名忽。七名罗刹。第八名眠。第九名梵。第十名地提。十一鸟鸣。十二名才。十三名火。十四影足。十五近聚。此是昼夜三十分名。是三十分名一昼夜。三十昼夜。名为一月。此十二月。名为一岁也。大婆罗门。今复说漏刻之法。如人瞬

顷。名一罗婆。此四罗婆。名一迦啅。四十迦啅。名一迦罗。三十迦罗。则名一刻。如是二刻。名为一分。一刻用水盈满五升。圆筒四寸。以承瓶下。黄金六铢。以为此筒。漏水五升。是名一刻。如是时法。我已分别。今说里数由旬之法。七微尘名一细。七细名一尘。七尘为一兔毛。七兔毛名一羊毛。七羊毛名一牛毛。七牛毛。名曰一虮。七虮名一虱。七虱名一麦。七麦名一指。十二指名毗多悉提。二毗多悉提名一肘。四肘名一弓。千弓名一声。四声名一由旬。我今复说斤两轻重。十二麦名一大豆。十六大豆。名修跋那。重十二铢。二十四铢。名为一两。十六两。名为一斤。二两名一婆罗。二婆罗名一撮。二撮名一掬。六掬名钵悉他。二十四婆罗。名摩伽陀钵悉他。如是广说斤两数法。大婆罗门。我今复说月在众宿病者轻重。宜应善听。月在昴宿。有得病者。酪饭祭火。四日乃愈。月在毕宿。其得病者。以香祭火。五日后愈。月在嘴宿。有得病者。豆糜祭月。八日方愈。月在参宿。有得病者。当以乳糜祭四道神。十日得愈。月在井宿。其得病者。香花祭日。八日得愈。月在鬼宿。有得病者。花祭岁星。五日除愈。月在柳宿。得病多死。不宜疗治。月在七星。病者至困。以胡麻糜。祭其先人。八日乃愈。月在张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七日乃愈。月在翼宿。至恶难差。月在轸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五日除愈。月在角宿。其得病者。豆糜祭神。八日得愈。月在亢宿。其得病者。极恶难治。二十五日。乃可得愈。宜花祭神。月在氐宿。有病者重。经十九日。乃可除愈。宜花祭神。月在房宿。其有病者。经十五日。以酥祭神乃可得愈。月在心宿。有得病者。经十二日。极重难治。宜以香花祭天帝释。乃可得愈。月在尾宿。其得病者经三十日。胡麻祭神。乃可除差。月在箕宿。病经八日。应以麻糜祭于水神。月在斗宿。病经七日。宜以乳糜用祭诸神。月在女宿。病至难治。经十二日。花祭山神。乃可除愈。月在虚宿。经十三日。宜以酥糜香花祭神。月在危宿。病十三日。宜酥乳糜用祭水神。月在室宿。病者难治。月在壁宿。病经七日。花祭窖神。然后可愈。月在奎宿。病者必经二十八日。宜以香花祭于神祇。月在娄宿。病者必经二十五日。麦粥祭神。后可除愈。月在胃宿。病者难治。是则名为月在众宿病轻重相。大婆罗门。我今复说月在诸宿被囚执者解脱迟速。月在昴宿被囚执者三日必免。毕宿亦然。嘴星被执。二十一日。然后得免。参十五日。井宿七日。鬼宿三日。柳三十日。七星十六日。张宿十日。翼宿七日。轸宿五日。角宿七日。亢宿十日。氐二十六日。房十九日。心十八日。尾三十六日。箕十四日。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宿。皆十四日。而后得免。娄宿三日。胃宿被执。难可得免。是则名为月在众宿系闭迟速。

我今复说黑子之相。妇人项上。有黶紫色。夫必为王。其色若黑。乳间有报。夫为将军。眉间有黑。报黶在颈。经历五夫。衣食不

乏。颊上有黑。报靨在背。孤寡历年。夫难可得。耳上黑者。报靨在腰。强记博识。上唇有黑。报靨在手。为人欺诳。下唇有黑。报靨在下。性多淫泆。不乏饮食。颐上黑者。在下有报。自然肴膳无所乏少。大婆罗门。我今复说月会诸宿。六月中旬。月在女宿。未在七星。其一月中。昼十七分。夜十三分。尔时当树十二寸表。量日中影。长于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未在于翼。昼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长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娄宿。未在于亢。影十三寸。昼夜各分。为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未在于房。影十五寸。昼十四分。夜十六分。十月中旬。月在嘴宿。未在于箕。影十八寸。昼十三分。夜十七分。十一月中旬。月在鬼宿。未在于女。中影则有二十一寸。昼十二分。夜十八分。腊月中旬。月在七星。未在于危。影十八寸。昼十三分。夜十七分。正月中旬。月在翼宿。未在于奎。影十五寸。昼十四分。夜十六分。二月中旬。月在角宿。未在于胃。影十三寸。昼夜十五。为三十分。三月中旬。月在氐宿。未在于毕。中影十寸。昼十六分。夜十四分。四月中旬。月在心宿。未在于参。中影七寸。昼十七分。夜十三分。五月中旬。月在箕宿。未在于鬼。中影四寸。昼十八分。夜十二分。如是等。名月会宿法。我今更说出闰之要。于十九年。凡有七闰。五年再闰。其日五月至于十月尽。皆南行。夜增一分。日减一分。从十一月。至尽四月。皆俱北行。昼加一分。夜减一分。月形增损。由日远近。日月荧惑辰星岁星太白镇星。是为七曜。其岁星者。于十二岁。始一周天。其镇星者。二十八岁。乃一周天。太白岁半始一周天。荧惑二岁始一周天。辰星一岁。乃一周天。凡岁三百六十五日。日一周天。月三十日。乃一周天。此是七曜周天数法。我今更说二十八宿所主之者。昴主帝王。毕主天下。嘴主旷野并及大臣。参井亦然。柳主龙蛇依山住者。七星主于种甘蔗人。张主盗贼。翼主坐人。轸星主于城内居士。角主飞鸟。亢主出家修福之者。氐主水人及与虫兽。房主商价及以御人。心星所主。如昴嘴说。尾主行人。箕主乘骑。斗如上说。牛主南方赤衣盗贼。及戏笑者。虚主中士。危主医箆合涂香者。壁星惟主能作乐者。奎主乘船。娄当市马。胃主耕种。如是分别星纪所属。是时莲华实闻是语已。赞摩登伽。善者仁者。所言诚谛。今以吾女用妻卿子。不须财物。可为婚姻。诸婆罗门闻是语已。咸生瞋恚。而作是言。云何以女与此下贱。时莲华实告弟子言法无二相。悉皆同等。汝今勿生憍慢之心。语帝胜伽。汝可受水当与卿女。时摩登伽成婚姻已。欢喜而去。诸比丘。时摩登伽我身是也。莲华实者舍利弗是。师子耳者阿难是也。尔时女者今性比丘尼是。以于往昔日。曾为夫妻。爱心未息。今故随逐。说是经时。六十比丘远尘离垢。得阿罗汉。诸婆罗门得法眼净。佛说是经已。波斯匿王及四部众。欢喜奉行。

舍头谏经一卷

舍头谏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贤者阿难。明旦着衣持钵。入城分卫。饭食既讫。诣中流泉。有凶咒女。名曰波机提(晋曰志性)趣流泉汲。阿难见之。便从求饮言。唯大姊以水相惠。其女报曰。我凶咒家。阿难答曰。唯水相施吾不问凶与不凶。女即与水。阿难饮已。便舍退还。适去不久。女思察之。阿难手足颜貌音声。进止行步。殷勤思想。兴瑕秽念。心自惟之。其我母者。持大神咒。令斯仁者为吾夫婿。还白母曰。有一沙门。名曰阿难。沙门昙昙之侍者也。欲以为夫。母能致乎。母答女曰。除众殁者。及离色欲。乃可能耳。有斯国王。夙夜敬重。沙门大道。奉所演命。或傥闻之。则危我身。沙门瞿昙无为色欲。吾曾闻之。离情色者。一切众生。无如之何。时女白母。设得阿难为夫乃存不者自害。母告女曰。汝勿自损。今当致来。于是女母。以牛屎涂舍中庭。因便然火。化造屋舍。储八瓶水。示十六两。应而生诸华。持华转咒。以一一华。散于水中。并说神咒。而叹颂曰。

阿遮梨　莫摩犁　维摩犁　句鸠摩　鸠摩门那非头　闭头摩遮弥　蹄和陂沙提　只牟多迦伽耶比舍波摩呼罗闭　抄慢头陀提波菩若大神　天及揵陀罗　急志神明其最暴卒唐突无理。

各以威神化阿难。来令至此间。于时阿难心思彼女。兴瑕秽想。便出精舍。往到咒家。母遥见之即谓女言。瞿昙弟子。已今至矣。便设座具。女寻欢喜。即设坐席。于是阿难。往至女舍。独坐号泣。心自思言。我之罪咎。重何甚矣。不为世尊之所救济。彼时世尊。寻念阿难。以觉意慧。坏除凶咒。即时颂曰。

絺抵　阿周啼羞尼抵　舍抵　萨波尼那　萨和修絺抵。

令一切安。使众欢悦。无瑕寂然。除诸恐惧。又离煌灼。常获不动。为天见叹。一切吉祥。于是至诚。所言不虚。使阿难定。尔时阿难。出凶咒家。还归精舍。女见疑去。便语其母。阿难已还。母答女曰。沙门瞿昙。且救不疑。是故坏咒。令不得行。女问母曰。沙门瞿昙咒力大耶。母曰。最上以奚喻乎。其母答曰。佛天中天。道德之力。不可称限。假使三界一切世间。所有神咒奇力异术。发意之顷。悉令不见。安有识者。谁能动乎。

于时彼女明旦沐浴。修好服饰。着宝璎珞。光曜其身。颜色炜

烨。诣于舍卫住处门边。须待阿难来。必由此路。而往反耳。时众比丘明旦着衣持钵。入城分卫。阿难亦然。女遥见心怀喜踊。即随逐行。阿难适住。效之便立。适进逐行。所诣分卫。立守其门。时阿难见进止逐后。即怀惭愧。速出城还祇树给孤独园。便至佛所。稽首却坐。白世尊言。我行分卫。此女进退追逐随人。入分卫家。住守其门。唯天中尊。安住见护。世尊告曰。阿难莫恐。勿以为惧。女到礼佛。却住一面。佛告女曰。汝常追逐阿难何求。女白佛言。欲为夫主。世尊又问。父母听未。唯然大圣宿心之愿。佛言。当令父母面自许之。女即受教。绕佛三匝。稽首而退。归呼父母。俱至佛所。稽首却坐。女启已至。佛问父母。听汝女为阿难妇不。白曰唯然。佛言。听者还家自安。父母受教。稽首佛足。绕尊三匝。则归其家。亲去未久。世尊告女。疾欲得阿难比丘耶。唯然大圣。实欲得之。佛告女曰。若欲得者。法其被服。女曰如命。时世尊听除去其发。为比丘尼。佛即呼曰比丘尼来。便成沙门。于是诸佛天中天法。审无所讲。随厥所乐叹说布施奉戒。上天爱欲之瑕。尘劳诤讼。所著之秽。具足说法。佛知其意。欢然踊跃。心无阴盖。应面合志。为分别说四谛之事。苦习尽道。譬如帛缯皎洁无瑕。着之于染。则受好色。时比丘尼。见法得慧。度诸狐疑。不由他信。不归于天。永无所畏。成道果实。稽首佛足。唯愿世尊。原其罪衅。弊如小儿。无权方便。求贤阿难。以为夫主。自见罪重。是故忏悔。佛言。善哉比丘尼。自见身短。改往修来。计于法律。有益无损。佛大哀故。即受汝悔。佛说是时。志性比丘尼。漏尽意解。舍卫城内长者梵志。闻佛世尊以凶咒女为比丘尼。即叹惊怪。云何凶咒女。为比丘尼。云何处在四辈学中。如何当类梵志大姓。尊者豪贵。士大夫家。王波私匿。闻佛世尊化凶咒女以为沙门。心亦怀疑。便敕严驾。与无央数国中长者及诸梵志。俱诣精舍。欲见世尊。问讯设礼。王遥见佛。下乘步行。前谒却坐。长者梵志。礼拜退坐。中有揖者。有叉手者。说姓字者。遥见默然坐者。于时天尊缘王波私匿所怀疑结。知舍卫城长者梵志心之所欲。宣志性女本过世缘。便告诸比丘。汝宁欲闻志性比丘尼前世所因。如来当讲。比丘皆言。唯然世尊今正是时。唯为说元前世本变。比丘闻之。奉持宣行。普令分布。佛言。谛听善思念之。比丘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时说言。乃往过昔。有一土界。名曰虚荒。周匝围绕。有树木花。其土有王。名曰摩登。与无央数弟子摩登王(晋曰有志)其王自识宿命从来。知四部经。分别经典。如厥论法性奉行。不失一义。彼摩登王。时有太子。名舍头谏(晋曰虎耳)端政殊好。修诚性真。成一切德。威神远达。多所悦豫。色貌第一。好如莲华。博通众经。分别四典。时王心念。今吾太子。颜貌端政。功德具足。威曜远照。众所不及。当为求妇。续彼安国。于何迎娶。奉戒清净。宜太子妻。时有梵志。名弗袈裟。服食药草。身有七合。合集草木。供事水火及梵天王。弗袈裟有女。名曰志性。颜貌第一。仁德具足。世之

希有。遵修经道。适宜太子。

摩登王心自念言。弗袈裟者。处于异土。父母本末。种姓佳良。言语便聪。生无瑕秽。计至七世。父母始元。具足无短。应顺章句。了慧且明。讽诵三经。分别往古。而知四典。挍计算术。能知天地灾变吉凶。设讲经书。字字晓了。无所不博。次第章句。无一差违。药草为食。常事水火诸神梵天。有一女子。端政姝好。女相具足。宜我子妇。尔时彼王明旦严驾。与诸眷属及众大兽。则发北游。诣东北园。名曰苏桓。于是颂曰。

若干树荫凉　　众花普茂盛
诸飞鸟悲鸣　　如天上伎乐

王到梵志弗袈裟界。告诸众曰。且住待之。具教弟子。必游此道。时弗袈裟旦起严驾。乘白车马。与五百众诸梵志俱。出其本土。欲化弟子。彼王遥见弗袈裟来。如星中月。犹日照水油着火上。益以光耀。如严妙颜。若兴祠祀。喻宝在海。如高山雪。四向普显。犹毗沙门王在众鬼神。譬大天王在诸天中。喻梵天王与诸梵俱。巍巍如斯。时摩登王。即往奉迎。如法设礼。而谓之曰。唯弗袈裟。欲有所说。愿且听之。弗袈裟曰。自非梵志。不得言唯。何故说唯。摩登王曰。我能言唯。是故说唯。设不能者。亦不发言。王谓弗袈裟。人有四事。而为己身。并普及众。亦获利义。救济众生。令有义便。当向仁说。卿有一女。名曰志性。可教太子虎耳之妻。欲得求娉相从而进。不诤多少。时弗袈裟。闻王说此。嗔恚不悦。颜色则变。唯犹虎口。出恶言。咄且凶魅狗吠之类。应说斯耶。婆罗门者。奉修净戒。讽诵经典。当以适之。卿弃捐种。非吾之类。反轻我女。于是颂曰。

有施愚騃种　　何不求汝类
莫慕不可获　　犹令种立水
厥妙紫磨金　　不生于粪土
设明与冥合　　如此有可持
汝为凶咒种　　吾是妙生类
尊卑各异路　　愚云何令合
卿则兴凶咒　　吾为主豪姓
尊者不肯与　　下贱俱结婚
尊者与豪族　　修道而结婚
尊者不义从　　卑贱结因缘
其有慧具足　　严修清净行
种性无瑕秽　　梵志度彼岸
演教执经典　　讽诵三经本
梵志所可习　　次第分别藏

当与此辈俱　　梵志结婚姻
尊者不我从　　下贱结因缘
莫愿不可获　　犹如欲缚风
何谓及与我　　结亲为婚姻
贫遭诸厄者　　世人所弃损
卿大之方便　　不能阶此缘

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面说颂曰。

计土与金俱　　比之有奇特
梵志亦如是　　具说人种异
犹冥比于明　　实有差别起
卿所持便说　　若斯婆罗门
未曾见梵志　　游生于虚空
尔非从地出　　不因经典生
梵志皆生胎　　凶咒亦犹胎
余生亦如是　　于是有何特
我意诸梵志　　亦瑕秽弃捐
尊者亦无殊　　卿见有何特
诸所凶恶事　　贼害可憎恶
杀生于人民　　皆梵志所兴
是诸危害事　　皆梵志所立
造作逆恶缘　　自谓兴福祐
梵志心自念　　欲得啖于肉
教人杀祠祀　　言牛羊上天
设是法升天　　何故诸梵志
不自杀祠祀　　及所重亲族
可加于父母　　兄弟并姊妹
妻息及男女　　曷不以斯祠
设兴此祠祀　　致得上天宫
及使人害命　　言死者上天
复用余祠为　　转当自杀祠
若祠祀究竟　　悉当得生天
不可以祠祀　　杀牛羊上天
斯非获上天　　何因求紫殿
诸梵志凶诡　　缘此行方便
意中欲食肉　　杀祠言应生
吾今当重说　　梵志造变应
自云所学习　　梵戒有四句
不盗金饮酒　　不为犯师妇

无害诸梵志　　是为四句法
唯不得盗金　　其余皆无限
若窃取人金　　乃为非梵志
但禁不饮酒　　其余悉应服
设有饮酒者　　则非婆罗门
不应犯尊妇　　余人皆无违
若犯师妻者　　乃非为梵志
不害于道士　　得危非梵志
设害于梵志　　则非婆罗门
梵志之所说　　斯为四句义
其毁此一事　　乃非为梵志
不得与共通　　弗应会咨讲
离祠祀水火　　不得侍供养
今当分别讲　　梵志所习业
所学术成就　　梵志爱瑕秽
彼以十二年　　被着驴之皮
执持于五品　　饮以鹿头器
十二岁竟已　　乃成为梵志
奉斯法如是　　道士法具足
梵志游路靖　　布是异道行
所道及邪径　　难依视如安
然后从此比　　有人自谓秦
称誉己第一　　种姓为最上
轻易四方人　　谓之为夷狄
秽贱弃捐之　　不肯与婚姻
兴兵攻击贼　　多喜还自坏
用贡高自是　　故为贼所危
处在于边方　　自谓为中国
然后解佛法　　乃了人种等

时弗袈裟。闻摩登王所说如是。默然穷厄。福缩低头。恚嗔不悦。则宣此言。咄且騃物凶害之类。汝乃欲持婆罗门种。诵经知义。更反轻易。譬于妖魅凶恶枝党。咄且愚騃。计诸国王。乃应志性。聪明有殊。知方俗事。聚落之法。国市估法。道术之法。婚姻之事。诸婆罗门。有四种妇。一曰梵志。二曰君子。三曰工师。四曰细民。是谓为四。其君子家。有三种妻。一曰君子。二曰工师。三曰细民。工师有二种妇。一曰工师。二曰细民。细民有一种妻。唯细民耳。梵志有四子。梵志。君子。工师。细民。君子有三子。君子。工师。细民。工师有二子。工师。细民。细民有一子。唯细民耳。厥梵志。称梵天真子。从梵天口生。君子胸生。工师脐生。细民足生。梵天化造

一切世间及形类。斯以吾等梵天尊子。君子第二。工师第三。细民第四。汝不应入四种之类。况自称誉比丘种乎。咄且愚穴。汝之所计。不能辩之。时摩登王即以义偈答弗袈裟。而说颂曰。

计身手足皆骨肉　　胁肋脊运乃成人
如斯思之有何恃　　犹此观之无四种
设使豪羸差特异　　卿则从意讲宣之
吾谓尊卑无差特　　吾故则荷无四种
于是不应有瑕秽　　卿辞本末则倒错
闻我所言和等顺　　父子同体乃应理
如卿所说违不和　　当为汝讲善顺义
闻吾之言奉行法　　修顺经典为尊者

摩登王曰。婆罗门。且听我所言。卿梵天王。有一身耳。其从生者。则为一种。卿言一体。吾等亦同。所以者何。汝谓梵天化作世间一切众生。今说四种之义。梵志君子工师细民。假使梵志奇特者。仁当分别有若干形体性。各异颜色。当别颜貌。当差居止。卧起孔窍。多少饮食。所出则不同矣。胞胎亦然。譬如飞鸟有若干种。一曰卵生。二曰胎生。三曰湿生。四曰化生。是为种类者。现有差别。色像大小。所处饮食。因生不同。计人一等。无有若干。是诸树木。名曰安波奈。桃李枳枣。栗杏瓜。樱桃。胡桃。龙目。荔枝。梨葡萄。根茎枝节。花实各别。计一切人而无异。是诸树木。名曰优昙钵钵和叉尼拘类松柏五木梧桐合欢诸菜斛速槐树大奈泽奈。根茎枝叶。华实不同。人而无异。此地诸华。名曰甚鲜。思妃须门。昌蒲百合。葵花紫花。百叶酸斯。如是之等若干种花。其色形类。生处不同。一切人民。无有若干。又水中花名。一曰青莲。芙蓉茎莲。华色青红黄白。各各有香。是之不同。一切人民。无有若干。假喻说之。譬如有人母生四子。各为作字。一曰悦乐。二曰无忧。三曰寿考。四曰百年。其母之愿。欲令欣乐常得安乐。其无忧者。常无所戚。其寿考者。常获长生。其百年者。使满百年。诸子各异生不一时。父为因缘。母怀胞胎。同一父母。人不可言异家之子。梵志君子工师细民。计本如是。方俗言耳。一切一种。等无有异。唯听以女适吾太子虎耳为妻。恣意求娉。则进不违。时弗袈裟。问摩登王。卿于四典力经。名闻诸经。平等章句。裸形诸经。如是等类斯为四典。又仁者曾安先圣之文。安如神咒。所有形咒。自在之咒。鸟兽诸咒。能相相不。占别吉凶水旱潦。谷米贵贱。疾病安隐。国土倾危。知飞鸟语。又何明德能别知之。日月道径。风雨得失。彗星出时。别应其方。山崩地动。雷电色变。及诸须臾众怪之患。悉了是未。又仁颇学显隆祠祀。占召鬼神。及世理经。难逝人经。分别义经通才辩未。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悉达了。又踰超斯。仁者自谓。我于诸咒具足度。我当如法次第演之。

昔者天地始元初时。未有异号。无有梵志君子工师细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别。尔时人民。各悉相类。各治田种严治粳米。因号其人。名曰刹利。刹利者。五神农种也。一曰君子。时复有人。厌忧恼病。便入空闲。造作草屋。于下坐禅。明旦入城。聚落分卫。时人见之。各心念言。是等难值。避于世俗。患厌忧恼。闲居思道。一心专精。喜施与之。志在于外。是故名曰婆罗门也。时复有人。各习技巧超异之术。多所成就。是故名曰为工师种。时复有人。以细碎民之种。是故世间便有四种。然后久久。北方有人。名曰为秦。各各变姓。张王季赵董。以牛马蚊虫鸡狗之属。随形作姓。数数喜变。如是计之。不可称数。察于本起。无有若干。但方俗语。乃往古世。有一妇人。行在异路旷野屏处。破坏车毂。众人吉凶。是故世间得凶咒种。复有人。名发编结发。子孙相承。是故世间有编发种有人弃家除去须发。是故世间有异道沙门钵波只钵(波只者晋言弃家)唯婆罗门。我当为卿说世所兴。梵天则尊。开化天帝。以学道术。天帝者。化阿梨念俱昙。阿梨念俱昙者。教化白英仙士。白英仙士者。教导严净知仙士。严净知仙士。分别经典。复有梵志。姓曰炽盛。为造鸟书。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计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无施。其彼梵志。子孙眷属。皆姓无施。以一种姓。分为百一有梵志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孙眷属。号曰所有。以一姓分为二十五。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所欲。计其子孙眷属支党。皆姓号所欲。其鸟种者。以一种姓。分为一千有婆罗门名曰于是。皆梵志种。以一种姓。变为千一百三十六。今我观见种姓所兴。若干种变。诸婆罗门本所由姓。今现分明。皆可知之。名曰所欲。又分别欲。观此章句。有何奇特。以故我说。所谓梵志君子工师细民。方俗语耳。计悉一种。等无有异听以仁女与吾太子得为夫妇。恣意求娉。不诤多少。弗袈裟。默然无言。王见如是。复为重说。婆罗门意。设有是念。非吾等类。莫作斯观。所以者何。我子奉戒。智慧明达。于世为上。众德具足。假使心坏诸有祠祀。马祠。人祠。平等之祠。及黄金祠。欲令生天。不宜斯观。所以者何。彼多杀害含血之类。非上天行。吾当为汝说上天之法。弗袈裟问曰。何谓。王答偈曰。

贤者守慎戒　　行之有三安
名闻致利养　　然后得生天

王曰。前世所可祠祀。人马祠祀。诸造祭醊。有所受获学术。求欲后当来世诸可祠祀。加以人马。皆为无利。损耗衰耳。则遇大患破败之祸。我言至诚。当与仁家共结婚姻。然后上天。所以者何。奉持法者。不见秽增。计世间人。本有八母。平等大姊梵志之女。世有若兹戒闻见慧。以为节度。且听八母。一曰为天。二曰布施阿须神。三曰所乐。四曰伊罗。五曰离吼鸟兽母。六曰善味为亲龙母。七曰善乐

为金鸟母。八曰大迦葉母。世人心所乐。吾计有七。何谓为七。一曰俱昙。二曰言辞。三曰好叉。四曰俱夷。五曰迦葉。六曰宿止。七曰揩缓。是为七姓。一一各别。分为七七。是以知之。所谓梵志君子工师细民。方俗言耳。计皆一种。等无有异。唯以仁女。为吾太子所欲。求娉不诤多少。弗袈裟。闻之默然。其摩登王。见弗袈裟无辞。加报则说颂曰。

人犹如所种　　获果亦若斯
且观如七种　　吾仁而无时
不用无异故　　所作生别疑
梵志则无殊　　适等无差特
不以自称誉　　具足成尊豪
因从精气生　　计胞胎一等
吾说四种一　　仁讲扬邪法
以姊欲为妇　　是义不相应
设使是世间　　梵志之所生
梵志安得妻　　君子自取耶
工师那得妇　　细民意何趣
假使梵天生　　安得为夫妇
梵天不生人　　因缘爱欲生
若得贵贱者　　随行之所致
世人不能明　　其君子梵志
及工师细民　　悉是方俗语
力经名闻经　　平等典章句
如是佛形经　　所兴为无益
吾等所讽诵　　神咒叹咏持
名闻旋还返　　覆盖于女色
鬼神诸异咒　　及余自在咒
一切有威光　　道术所教化
吾等亦有学　　获成大神足
仙名明珠光　　宿止大神通
以得道飞行　　何为以咒熇
又学梵志道　　号师子顺迹
有名香山神　　仙咒之所生
度诸咒无极　　亦非梵志子
何谓婆罗门　　曾有梵志仙
号取异道士　　迦惟之所生
度诸咒无极　　亦非梵志子
何谓婆罗门　　开门之仙子
有名曰鱼息　　从鱼虫所生

勇猛晓世典　　亦非梵志子
何谓婆罗门　　君子有所致
生垂婆罗门　　黠慧无不了
解一切经法　　亦非梵志子
何谓婆罗门　　如是行大明
豪威修大业　　黠慧多偈道
为世仙人师　　亦非梵志子
何谓婆罗门　　君子有梵志
世人所名耳　　工师及细民
亦是方俗语

其摩登王。谓弗袈裟。是故我言。所谓君子梵志工师细民。皆方俗矣。悉为一种。无有若干。宜以仁女与吾太子。使为夫妇。恣意求娉。不诤多少。时弗袈裟。闻说如是。则逆问曰。仁何种姓。答曰于是。其所因乎。答曰从水。本造何行。答曰赋颂。于是几种。答曰三种。何谓为三。答曰宿止。曷所养育。曷云净行。曰谓次有。次有为几。答曰六。何谓为六。一曰好平头。二曰所乘。三曰卧寐。四曰善动。五曰赤色。六曰八兵。是谓六亲。又问。何由谓度为秋。仁者颇学诸宿变乎。答曰学之。何谓。答曰。一曰名称。二曰长育。三曰鹿首。四曰生眚。五曰增财。六曰炽盛。七曰不觐。八曰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曰象。十二曰彩画。十三曰善元。十四曰善格。十五曰悦可。十六曰尊长。十七曰根元。十八曰前鱼。十九曰北鱼。二十曰无容。二十一曰耳聪。二十二曰贪财。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贤迹。二十五曰北贤迹。二十六曰流灌。二十七曰马师。二十八曰长息。是为二十八宿。又问。一一宿为有几星。形貌何类。有几须臾。何所服食。姓为何乎。主何天乎。摩登王曰。厥名称宿。有六要星。其形像加昼夜周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以酪为食。主乎火天。姓号居火。其长养宿。有五要星。其形如车。行四十五须臾。而侍从矣。牛肉为食。主有信天。姓号俱昙。鹿首宿者。有三要星。形类鹿头。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鹿肉为食。主善志天。姓号长育。生眚宿者。有一要星。其形类圆。光色则黄。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生酪为食。主音响天。姓号最取。增财宿者。有三要星。其形对立。行四十五须臾。而侍从矣。醍醐为食。主过去天。名为材出。其炽盛宿者。有三要星。形像钩尺。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蜜饧为食。主舍天神。姓乌和。若不觐宿者。有五要星。形如曲钩。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干鱼为食。主醍醐天。姓曰慈氏。是为七宿。属于东方。土地宿者。有五要星。其形之类。犹如曲河。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食油粳米。主于父天。姓号边垂。前德宿者。有三要星。南北对立。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李果为食。主于善天。姓号俱昙。北德宿者。有二要星。南北对立。行三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以豆为

食。主种殖天。姓号十里。其象宿者。有五要星。其形类象。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韭子为食。主卧寐天。姓曰迦葉。彩画宿者。有一要星。形圆色黄。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主细滑天。姓伊罗所乘。善元宿者。有一要星。形圆色黄。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以果为食。主于风天。姓善所乘。善挌宿者。有二要星。形像牛角。行四十五须臾。而侍从矣。油花为食。主伊罗天。姓曰已彼。是为七星。属于南方。尊长宿者。有三要星。其形类麦。边小中大。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粳米为食。主因帝天。姓长所乘。根元宿者。有三要星。其形类蝎。低头举尾。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食于根果。主泥梨提天。姓号所乘。前鱼宿者。有四要星。其形类象。南广北狭。尼拘类树皮师为食。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主于木天。姓财所乘。北鱼宿者。有四要星。其形类象。南广北狭。行四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以蜜饧为食。主种殖天。姓向所作。无容宿者。有三要星。其形所类。如牛头步。行六须臾。而侍从矣。以风为食。主于梵天。姓梵所乘。沙栴宿者。一曰耳聪。有三要星。其形类麦。边小中大。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鸟肉为食。主种殖天。是为七宿。属于西方。贪财宿者。有四要星。其形像调脱之珠。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食卑豆羹。主居寐天。姓曰造眼。百毒宿者。有一要星。形圆色黄。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以粥为食。主养育天。姓乘魅。前贤迹宿者。有二要星。相远对立。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饼肉为食。主人是天。姓生耳。北贤迹宿。有二要星。相远对立。行三十五须臾。而侍从矣。以牛肉为食。主于米天。姓不。流灌宿。有一要星。形圆色黄。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鹿麋为食。主富沙天。姓曰妙华。马师宿者。有三要星。形类马案。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食鱼麦饭。主香神天。姓为马师。长息宿者。有五要星。其五要星。其形类轲。行三十须臾。而侍从矣。以麋为食。主于炎天。姓号曰佳。是为七宿。属于北方。摩登王白弗袈裟。是为二十八宿。六宿行四十五须臾。而侍从矣。谓长育增财北德善挌北鱼北贤迹。是为六宿。其五宿者。行十五须臾。而侍从矣。谓生眚前鱼善元尊长百毒。是为五宿。其一宿者。行六须臾。而侍从矣。谓无容宿。其余宿者。皆三十须臾。而侍从矣。厥东方宿名称在前。前鱼在后。南方宿者。土地在前。善格在后。西方宿者。北鱼在前。耳聪在后。北方宿者。贪财在前。长息在后。是为二十八宿。四宿姓轻。前鱼贤迹善元。是为四。三宿弊恶。生眚长育不觐。是为三。四宿行思。北鱼北德贤迹长息。是为四。五宿柔软。耳聪贪财百毒尊长根元。是则为五。四宿治业。象宿彩画流灌无容。是则为四。其四宿者。主急疾事。名称鹿首炽盛马师。是则为四。此二十八宿。三宿在前而御导。行宿在前行。月则在后。是谓导御。何谓为三。流灌马师前贤。又十二宿。而侍从矣。善元善挌悦可尊长根元前鱼后鱼耳聪贪财前贤迹北贤迹无容。是为十二。与月侣行。有十二宿。名称长育鹿首生眚增财炽盛不觐土地前得象宿。是为

十二。皆有所主。七宿主现怪。有所娆变。何谓为七。清帛主舍。恣力。是水水主。火火主药。药闲寂阿须伦。是别七宿。弗袈裟又问。宿在世间。云何转行。安和昼夜。云何得长。如何短。摩登王曰。冬时十二月八日。夜有十八须臾。昼日适有十二须臾。春四月八日。昼日有十八须臾耳。夜有十二须臾。计夏七日。当其八日。昼十五须臾。夜亦十五须臾也。又问。何所是节。何所是限。何所须臾。摩登王曰。譬如有人切三尺缕。不长不短。是号为节。计六十节。名之曰限。计十二限。名曰须臾。如斯计之。昼夜流过。又三十须臾。又问。是诸须臾。名曰何等。答曰。日初出时。人自度形。九丈六尺。其彼须臾。名曰为四。六尺影须臾。名曰为胜。一丈二尺。其影须臾。名曰富乐。六尺须臾影。名曰卧首。五尺影须臾。名曰富安。四尺影须臾。名曰离乐。三尺影须臾。名曰等善面。日中须臾。名曰金刚。中后须臾。名曰犁呵。四尺影须臾名曰强力。五尺影须臾。名曰得胜。六尺影须臾名曰皆实。一丈二尺须臾。名曰治业。六丈须臾。名曰善仁。初日入须臾九丈六尺影。名曰最猗。而怀恐惧。今吾当说。向夜须臾。日没须臾。名曰凶弊。第二须臾。名曰妙女。次名家英。次名忧合。次名无底。次名驴鸣。次名恶鬼。夜半须臾。名曰阿摩。过半须臾。名曰梵矣。次名彩画。次名无怀。次名弃意。次名安乐。次名曰火。次名种火。是要昼夜。则而计有三十须臾。

摩登王曰。且复听。吾为仁分别。十五眴。名曰为卒。二十卒则为一时。三十时名曰须臾。三十须臾为昼夜。三十日为一月。计十二月为一年。合集一年宿夜明眴。一亿百六十万五十。是为分别时节数。

摩登王曰。梵志且听由旬里数。七微为阿耨。七阿耨为一窗中尘。窗中七尘。为一兔上一尘。兔上七尘。为羊上一尘。羊上七尘。为牛上一尘。牛上七尘。乃为一虮。七虮合乃为一虱。七虱为一麦。七麦为一指节。十二指节为一尺。二尺为一肘。四肘为长弓。千弓为一声。三十里为一由旬。三十一亿。千六百亿。十四亿。五十亿。一万二千微。合为一由旬。是为分别里数本末。摩登王曰。分别称三两半为一段。此摩竭国所计称量。一段本微。八亿四百七十万。七千八十微。为一披罗。今复且听分别诸味。酥十二斤为计。摩竭国则为一升。七十斤蜜为一升。其一升微。凡二百三亿。二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二十微。为一大升。是称计味。且听分别谷米。十斤为摩竭国一升耳。计升本微。百二十八亿。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微。为一升。是为分别米谷本微。

弗袈裟又问。仁君颇学了星宿乎。答曰了之耳。又问。何谓分别星宿乎。时王答曰。名称宿日生。名闻远达。长育宿日生。则富难

极。鹿首宿日生喜斗诤讼。生昔宿日生。多有饮食。增财宿日生。喜佃作犁种。炽盛宿日生。奉护禁戒。不觐宿日生。放逸多欲。土地宿日生。得大豪贵。前德宿日生。薄禄短命。北德宿日生。性遵修斋戒。护于正法。愿生善处。象宿日生。性喜盗窃。彩画宿日生。喜自庄严。伎乐歌舞。善元宿日生。亦复薄命。又工计挍书。善格宿日生。身属县官。若作吏卒。悦可宿日生。喜行估作贩卖求利。尊长宿日生。亦复短命。少于财业。根元宿日生。又多子生。名德远闻。前鱼宿日生。乐在闲居。独行获定。北鱼宿日生。工便乘骑。通利五兵。无容宿日生。幼有名称。勇猛难及。耳聪宿日生。为国王家所见恭敬。贪财宿日生。刚强难化。[怡-台＋龍]戾自用。不知羞惭。百毒宿日生。喜行医药符咒之术。若幻蛊道。前贤迹宿日生。喜作贼魁。劫掠无辜。北贤迹宿日生。喜于伎乐。工鼓五音。流灌宿日生。多作船师。马师宿日生。常乐牧马。长息宿日生。喜作屠魁。斯为分别诸宿本末。

弗袈裟又问摩登王。仁君能知安处土地星宿应乎。答曰颇学。又问何谓。则颂偈曰。

名称日所立　　其城则巍巍
多有众珍宝　　然后火所烧
长育宿所兴　　多积诸财物
有聪明之慧　　好布施奉戒
鹿首所立城　　多女人牛财
花服众饮食　　适盛不久散
生昔宿所立　　多饮食财宝
其国人弊恶　　愚蔽无智慧
增财宿所立　　城盛光巍巍
财米谷兴盛　　适丰便坏灭
炽盛宿所立　　其城而德高
财谷丰喜祠　　饮食多无味
不觐宿所立　　多穷喜斗变
居苦见弃捐　　人民处如是
土地宿所立　　高明有大财
己将养其妻　　有所归祠祀
前德宿所立　　女人喜花饰
香熏诸财宝　　厥成意如斯
北德宿所立　　多有珍宝谷
男冥为女伏　　城所倚谓然
象宿所立城　　弊了有大财
喜贪他人物　　彼土人若此

彩画宿所立　　女最胜宝丰
常女乐第一　　然后火所灾
善元宿所立　　财业普炽盛
人弊恶騃穴　　性多似驴马
善格宿所立　　厥城德巍巍
人多喜祠祀　　然后兵所坏
悦可宿所立　　伏根奉法禁
自将护其妻　　随时祠无失
尊长宿所立　　珍琦多财宝
博学问经典　　日日增进信
根元宿所立　　土多珍宝物
人炽盛难当　　为雨土所坏
前鱼宿所立　　丰富饶财谷
人悭贪凶暴　　还归于愚騃
北鱼宿所立　　财业五谷盛
人明医道术　　志性常斗诤
耳聪宿所立　　财谷普具足
人安隐少病　　然为病所坏
贪财宿所立　　土人为女状
多有花彩服　　弃除恩爱业
无容宿所立　　其城常难胜
人勇猛炽盛　　威耀常巍巍
百毒宿所立　　土人多蔽冥
喜淫女酒色　　后为水所灾
前贤迹所立　　人财业谐偶
騃弊犯他妻　　喜闇冥贡高
北贤迹所立　　日日常有益
财米谷丰盛　　布施喜奉戒
流灌宿所立　　土人好庄严
饶毦驼驴骡　　多财米谷丰
马师宿所立　　土地甚炽盛
人兴安无患　　端政姝颜色
长息宿所立　　土穷匮喜斗
其厄毁失戒　　处土为若斯
欲立国城及屋宅　　当察星宿及时节
护是吉祥乃兴立　　吾前世时学如斯

摩登王。谓弗袈裟曰。是为分别诸宿本末。梵志又问。仁颇复学雨宿不乎。答曰达矣。唯且解说雨之得失。摩登王曰。名称宿日。五月始雨。九斛之时。至于十日。六月七月。亦复如是。多所茂盛。五

谷丰熟。秋冬少水。当时火种。自然烧之。

长育宿日。五月初雨。堕三斛一升半。高田为旱。下田得收。米谷不登。时有二疾。一曰眼疾。二曰腹痛。盗贼兴盛。鹿首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升。五谷丰熟。国若藏伏。兵刃不设。诸国安隐。无穷厄者。生眚宿日。五月初雨。堕二斛七升。高田不收。下田茂盛。当急备储。所以者何。多诸盗贼。时诸国王。兴师起兵。则有四疾。一曰欬病。二曰上气。三曰风痒。四曰热病。多害小儿。增财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三斛。又加五升。从五月至八月止。诸国王皆藏兵仗。悉有慈心。不加贼害。

炽盛宿日。五月初雨。堕四斛八升。高田不滋。下田茂盛。诸异道人。喜共斗诤。象虎暴害。不觐宿日。五月初雨。堕三斛一斗五升。若有知者。不犁高田。当耕下田。风雨不时。国王怀毒。都不和穆。时虽淋雨。五谷丰登。夫妻不穆。数喜斗诤。

土地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升。当岁淋雨。五谷熟成。时女人飞鸟羊畜。渐有伤胎。人多死亡。

前德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升。五谷茂盛。其岁虽收。远方贼来。逼迫厥土。令不得安。饮食自恣。人畜胞胎。永无患难。

北德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二斛九斗一升。五谷炽盛。诸国下兵。刀刃不设。人民安隐。无穷匮者。诸梵志。喜共斗诤。象宿日。五月初雨。堕七斛三斗五升。然后便止。其岁不登。五谷不丰。人民饥馑。

彩画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斗。五谷盛熟。时诸国下兵去仗。刀刃不设。安隐无他。

善元宿日。五月初雨。堕三斛一斗五升。多有诸风。时盗贼兴。

善格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二斛。当岁淋雨。五谷滋茂。诸国强盛。则有火灾。众象死亡。

悦可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矣。时诸五谷。皆当熟成。亲友强健。

尊长宿日。五月初雨。堕二斛四斗。不当复田。所以者何。所种不生。多害小儿。外贼暴来。有所损耗。

根元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斗。五谷丰登。盗贼强盛。时有

三病。一曰咽痛。二曰胁痛。三曰眼疾。花实滋茂。时诸国王。下诸兵仗。永无所设。

前鱼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斗。五谷滋茂。六七月中。当有大水。则兴二病。一曰眼痛。二曰复痛。

北鱼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五斛。不宜下田。当修高田。天大淋雨。诸河漏溢。则有水灾。[漂*寸]坏下田。高田独茂。时有三病。一曰咽疾。二曰脐痛。三曰风痒。耳聪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斗。天雨往反。五谷熟成。水居诸龙。鬼神禽兽。普遭灾害。疫气隆行。时诸国兴师起兵。

贪财宿日。五月初雨。堕七斛六斗五升。彼天雨时不多不少。下田得收。高田薄入。则有一疾。谓疮痍病。当诸国王修治兵仗。

百毒宿日。五月初雨。堕三斛四斗。下田当修。高田不耕。米谷不登。彼时人民。怖懅不安。抱子惊走。

前贤迹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六斗。先五月一日旱。后有大水。灾害五谷及诸花实。当淋雨时。怨贼兴盛。则有二病。一曰心痛。二曰热病。群臣不和。象畜死亡。

北贤迹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五斛。下田不收。高田滋茂。大水流行。[漂*寸]破城郭及危聚落。时有四病。一曰欬二曰热病。三曰疱面色萎黄熟。四曰眼病。多害小儿。象畜死亡。华实皆茂盛。

流灌宿日。五月初雨。堕九斛五斗。此虽淋雨。五谷丰登。家室和穆。及亲知识。饮食相娱。诸国下兵。布恩施德。星宿顺行。

马师宿日。五月初雨。堕七斛二斗。先月增旱。后复值旱。下田多收。高田不成。大麦小麦。禾粟皆熟。稻穬不滋。诸国勇猛。修兵自严。怨贼强盛。

长息宿日。五月初雨。堕十五斛。下田不茂。高田不成。米谷贵。人民死亡。诸国兴兵。转共斗诤。子孙恐惧。

摩登王答弗袈裟曰。是为诸宿雨之变。今当复说二十八宿各有所主。名称宿者。主加邻国及摩竭国。长育宿者。普照天下。鹿首宿者。主卑提国。生眚宿者。主弗吒国。及诸梵志。增财宿者。主金宝家。炽盛宿者。普主秦地。不觐宿者。主雨雪龙王。土地宿者。主诸织作。前德宿者。主诸盗贼。北德宿者。主阿槃提国。其象宿者。主修罗国。彩画宿者。主野人飞鸟。善元宿者。主化仙道。专精摄意。

善挌宿者。主幻蛊道。悦可宿者。主行道人车乘庄物。尊长宿者。主诸守门。根元宿者。主步行人。前鱼宿者。主月支国。无容宿者。主一切南国。及多波洹小国。脂罗那小国。安加摩竭国。贪财宿者。主拘留国。及股阇国。百毒宿者。主诸药草。及外异道。前贤迹宿者。主大秦国。北贤迹宿者。主健沓和。流灌宿者。主将胎。马师宿者。主诸牧马。长息宿者。主诸粟散国。当为二十八宿说娆乱之变。其名称宿若遭厄者。加陵摩竭国。国则不安。诸宿皆然。所可主国。厥宿适动。彼国遭患。是为分别诸宿所主。

弗袈裟又问摩登王曰。仁者学除罪律耶。答曰已达。又问。除罪为有几字几节句。王答曰。除罪句者。有二十四字。计节有三。其句有四。又问何谓。答曰。当为卿说除罪律元。昔有仙人。名曰宿止。得五神通。极大变化。名多连女曰黄色。宿止仙人。兴瑕秽心。则失神足。离于禅定。便自患厌。恶行反逆。尔时说是除罪之律。羞耻惭荷所为以怨结还自缚我有是失神足是断截为解脱。是为梵志除罪之律。当复为仁分别说义。又问何谓。答曰。在林树止。啖诸果蓏。深入一乐。彼尊敬天。常行德施。供给饮食。随一切人之所欲乐。是为君子除罪之律。复为仁说除罪之律。问曰何谓。时王答曰。大种彩色大家之女。因是之元。生工巧人。坏诸彩色。是为工师除罪之律。人在世间。以欲第一。设不断欲。则有殃罪。是故仁者。当断断着。便入甘露。得生梵天。

摩登王谓弗袈裟。是为悔过除罪之律。梵等句天所分别说。住平等觉。悉劝助之。吾有自在得解神通。忆念过去无数世。乃昔尔时宿止仙人五通达者。则我身是。吾外父女。名曰赤色。身兴欲意。则失神通。吾于彼世。憎厌恶行。寻便说除罪之律。今故为仁分别说之。君子梵志工师细民。方俗语耳。唯以女子与吾太子。恣意求娉。不争多少。时弗袈裟。闻说是语。时以偈赞摩登王曰。

仁为长仁尊　　仁者无等伦
计天上人间　　仁为梵博闻
今以志性女　　与太子为妻
随共结婚姻　　随世习俗法

彼时梵志弗袈裟。诸弟子众。举声呼怨。白师曰。和上勿得。现有三达。清净梵志。何缘乃与凶害咒家。共结婚姻。即以误矣。众学笑人。时弗袈裟。告诸学志。以义呵谏。摩登王所言至诚。无有一异。今以女与太子为妻。

尔时弗袈裟。谓摩登王曰。梵等句。王说四大身。仁且听之。答曰便说。时弗袈裟。则讲颂曰。

其头方千金　　厥腹喻虚空
两脚比太山　　足方譬于地
两目为日月　　体毛如树木
身厕如巨海　　溺下则江河
涕泪譬天雨　　是为等梵王
天尊之所说　　百脉譬万川

彼时摩登王。报弗袈裟以偈颂曰。

本因父母由罪福　　贪修爱欲相娱乐
二缘合会成胞胎　　人未曾有自然生
因缘合会成胞胎　　初未见人从风出
况于梵志师细民　　此人民者方俗语
一切现有偻一盲　　颠倒愚痴疮痍疾
黑色萎黄及白癞　　一切各各异不同
体皆骨肉及皮爪　　俱有苦乐成屎溺
其根颜貌无有异　　是故我说无四种
大名闻通次分别　　其摩登王为解说
彼弗袈裟梵志言　　从摩登王受奉行
仁者则梵为天帝　　白英微净智上人
则为讲说四部经　　仁是宿止大仙闻
仁之慧最以有胜　　仁了一切诸经典
尊微妙行无所乏　　于世人间尊复尊
今与人安太子妻　　戒禁端政德具足
虎耳贤者志性女　　两共相乐吾悦耳
于是梵志踊跃喜　　则取金瓶盛澡水
自捉女手授与之　　为虎耳贤太子妻
则摩登王心踊跃　　寻则成立为婚姻
便还本土如龙神　　即在国土治正法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在彼摩登王不。则我身是。虎耳太子。阿难是。弗袈裟女。则志性比丘尼是。彼本宿命时。情欲恩爱。于今未断。故见阿难进止逐之。所诣家乞。辄守其门。于是世尊。因斯缘故。便叹颂曰。

由本宿命习　　今现在身斯
缘此生恩好　　如莲花依水

佛告诸比丘。是故当学四谛之法。数数思惟。乐经愿法。令不失意。静修寂然。譬如有人头上火然。而还自烧。其人甚急。欲灭发然。学四圣谛。匆匆亦然。奉行精进。无得懈怠。何谓为四。苦谛习

谛尽谛道谛。常当愿乐。修行莫厌。分别义趣。因是得度。佛说是经时。舍卫城中。无数梵志。及诸长者。远尘离垢。诸得法眼生。不可计数。诸比丘众。得无起余。漏尽意解。佛说如是。王波私匿。心怀喜踊。梵志长者。及诸比丘。为佛作礼。

治禅病秘要法经二卷

治禅病秘要法卷上

治阿练若乱心病七十二种法(尊者舍利弗所玄问出杂阿含阿练若杂事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夏五月十五日。五百释子比丘。在竹林下。行阿练若法。修心十二。于安那般那。入毗琉璃三昧。时波斯匿王。有一太子。名毗琉璃。与五百长者子乘大香象。在祇洹边。作那罗戏。复醉诸象。作斗象戏。有一行莲华黑象。其声可恶。状如霹雳。中间细声如猫子吼。释子比丘。禅难提。优波难提等。心惊毛竖。于风大观。发狂痴想。从禅定起。如醉象奔不可禁制。尊者阿难敕诸比丘。坚闭房户。我诸释子今者发狂脱能伤坏。诸比丘僧即往舍利弗所白言。大德大德。所知智慧无障。如天帝释第一胜幢所至无畏。唯愿慈哀。救诸释子狂乱之苦。尔时舍利弗即从坐起。牵阿难手往诣佛所。绕佛三匝为佛作礼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天尊慈悲一切为未来世诸阿练若比丘。因五种事发狂者。一者因乱声。二者因恶名。三者因利养。四者因外风。五者因内风。此五种病。当云何治。唯愿天尊。为我解说。尔时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绕佛七匝。还从顶入。告舍利弗。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若有行者行阿练若。修心十二。于阿那般那。因外恶声。触内心根。四百四脉。持心急故一时动乱。风力强故最初发狂。心脉动转五风入咽。先作恶口。应当教是行者。服食酥蜜及阿梨勒。系心一处。先想作一颇梨色镜。自观己身在彼镜中作诸狂事。见此事已。复当更观而作是言。汝于明镜。自见汝身作狂痴事。父母宗亲皆见汝作不祥之事。我今教汝离狂痴法。汝当忆知先教除声。除声法者。举舌向腭。想二摩尼珠在两耳根中。如意珠端。犹如乳滴。滴滴之中。流出醍醐。润于耳根。使不受声。设有大声。如膏油润终不动摇。此想成已。次想一九重金刚盖。从如意珠王出。覆行者身。下有金刚华。行者坐上。有金刚山。四面周匝绕彼行者。其间密致静绝外声。一一山中。有七佛坐。为于行者。说四念处。尔时寂然不闻外声。随于佛教。此名除乱法门。去恶声想。告舍利弗。汝等行者宜当修习。慎莫忘失(是名治乱倒心法)

复次舍利弗。既去外声已。当去内声。内声者。因于外声。动六情根。心脉颠倒。五种恶风。从心脉入。风动心故。或歌或舞作种种变。汝当教洗心观。洗心观者。先自观心令渐渐明。犹如火珠。四百四脉。如毗琉璃黄金芭蕉。直至心边。火珠出气。不冷不热。不粗不

细。用熏诸脉想。一梵王持摩尼镜。照行者胸。尔时行者自观胸如如意珠王。明净可爱火珠为心。大梵天王掌中。有转轮印。转轮印中有白莲花。白莲华上有天童子。手擎乳湩。从如意珠王出。以灌诸脉。乳渐渐下。至于心端。童子手持二针。一黄金色。二青色。从心两边安二金花。以针钻之。七钻之后。心还柔软。如前复以乳还洗于心。乳滴流注入大肠中。大肠满已。入小肠中。小肠满已。流出诸乳。滴滴不绝。入八万户虫口中。诸虫饱满。遍于身内。流注诸骨三百三十六节。皆令周遍。然后想一乳池。有白莲花。在乳池中生。行者坐上。以乳澡浴。想兜罗绵。如白莲华。绕身七匝。行者处中。梵王自执己身乳。令行者嗽。行者嗽已。梵王执盖。覆行者上。于梵王盖。普见一切诸胜境界。还得本心。无有错乱。佛说此语时。五百释子比丘。随顺佛语。一一行之。心即清凉。观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不贪世间。达解空法。豁然还得本心。破八十亿炯然之结。成须陀洹。渐渐修学。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此名柔软治四大内风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欲行禅定。宜当善观四大境界。随时增损。春时应入火三昧。以温身体。火光猛盛。身体蒸热。宜当治之。想诸火光。作如意珠。从毛孔出。焰焰之间。作金莲华。化佛坐上。说治病法。以三种珠。一者月精摩尼。二者星光摩尼。犹如天星光白身青。三者水精摩尼。想此三珠。一照头上。一照左肩。一照右肩。见三珠已。想身毛孔出三珠光。极为清凉。身心柔软。入火三昧。不为所坏(是名治火大三昧法)

复次舍利弗。秋时应当入地三昧。入地三昧。见此地相。百千石山铁山铁围山金刚山。从头至足。三百三十六节。各为百千山。山神岩[山/咢]。尔时应当疾疾治之。治地大法想。此诸山一一谛观。犹若芭蕉。如是次第。如经十譬。一一谛观。尔时但见十方大地。如白琉璃。有白宝花。见舍利弗目连迦葉迦旃延。坐白金刚窟。履地如水。为行者说五破五合。说地无常。行者见已。身心柔软。还得本心(是名治地大法)

复次舍利弗。行者入水三昧者。自见己身。如大涌泉。三百三十六节。随水流去。见十方地。满中青水。或白或赤。宜当急治。治水法者。先当观身作摩尼珠。吉祥之瓶。金花覆上。使十方水流入瓶中。此吉祥瓶。涌出七花。七茎分明。一一茎间。有七泉水。一一泉中。有七金花。一一华上。有一佛坐说七觉支(是名治水大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风三昧。自见己身。作一九头龙。一一龙头。有九百耳无量口。身毛孔耳及口。如大溪谷。皆出猛风。宜急治之。治之法者。当教行者。自观己身。作金刚座。从于四面。想四金

刚轮。以持此风。金轮复生七金刚华。华上化佛。手捉澡灌。澡灌中。有一六头龙。动身吸风。今十方风恬静不动。尔时行者。复见七佛。四大声闻。重为解说七觉支。渐入八圣道分(是名治内风大法也)

拥酥观柔软。四大渐入圣分尔焰境界。复次舍利弗。若有行者。四大粗涩。或嗔或喜。或悲或笑。或复腹行。或放下风。如是诸病。当教急治。治之法者。先观薄皮。从半节起。见于薄皮。九十九重。犹如泡气。次观厚皮。九十九重。犹如芭蕉。次复观膜。如眼上翳。九十九重。溃溃欲穿。次复观肉。亦九十九重。如芭蕉叶。中间有虫。细于秋毫。虫各四头四口。九十九尾。次当观骨。见骨皎白。如白琉璃。九十八重。四百四脉。入其骨间。流注上下。犹如芭蕉。次当观髓。九十八重。如虫网丝。观诸节已。次观头骨。一一发下。有四百四脉。直入脑中。其余薄皮厚皮。骨与身无异。唯有脑膜十四重。脑为四分。九十八重。四百四脉。流注入心。大肠。小肠。脾肾。肝肺。心胆。喉咙。肺胰。生熟二藏。八万户虫。一一谛观。皆使空虚皎然白净。皮皮相裹。中间明净。如白琉璃。如是一一半节谛观。使三百三十六节皆悉明了。令心停住。复更反覆。一千九百九十九遍。然后当聚气一处。数息令调想。一梵王手持梵瓶。与诸梵众。至行者前。捉金刚刀。授与行者。既得刀已。自剜头骨。大如马珂。置左膝上。于梵瓶中。生白莲花。九节九茎九重。有一童子。随梵王后。从初莲华出。其身白色。如白玉人。手执白瓶。瓶内醍醐。梵王髻上。如意珠中。出众色药。置醍醐中。童子灌之。从顶而入。入于脑脉。直下流注。至于左脚大拇指半节。半节满已。津润具足。乃至薄皮。复至一节。如是渐渐。遍满半身。满半身已。复满全身。满全身已。四百四脉。众药流注。观身三百三十六节。皆悉盈满。尔时行者。还取头骨。安置头上。童子复以青色之药。布其头上。此药滴滴。从毛孔入。恐外风入。梵王复教作雪山酥。皆令鲜白。醍醐流注。如颇梨壁。持用拥身。七七四十九遍。复更广大作醍醐池。白酥为华。行者坐上酥盖酥窟。梵王慈药。布散酥间。如是谛观。九百九十九遍。然后复当想第二节。莲华中有一红色童子。持赤色药。散于发间。及遍身体。一切毛孔。使赤色药从薄皮入。乃至于髓。使心下明。遍体渐渐软。

第三节中。莲华复敷金色童子。持黄色药。散于发间。及遍身体。一切毛孔。使黄色药从薄皮入。乃至于髓。使心下青。遍体渐渐增长。复更增长软。第四节毗琉璃童子。持青色药。右手持之。散于发间。及遍身体一切毛孔。使青色药从薄皮入。乃至于髓使心下赤。一一毛孔。各下一针。从于足下。上刺二针。心上作三莲花。三花之中。有三火珠。放赤色光。光照于心。令心下渐渐暖。然后两掌诸节。各下三针。随脉上下。调和诸气。生四百四脉。不触大肠。肾脉

增长。复以五针。刺左肠脉。如是童子。调和诸针。以不思议熏。不思议修。挽出诸针。置五爪下。以手摩触。遍行者身。第五节绿色童子。手捉玉瓶。从于粪门灌绿色药。遍大小肠五藏诸脉。还从粪门流出此水。杂秽诸虫。随水而流。不损醍醐。虫止水尽。复散绿色干药。从于发间及遍身体。一切毛孔。使绿色干药从薄皮入。乃至于髓。使心下白。遍体渐增柔软。第六节紫色童子。捉玫瑰珠瓶。盛玫瑰水。遍洗诸脉。令玫瑰水从一切毛孔出。毛下诸虫。皆从水出。复以一琥珀色干药。散于发间。及遍身体一切毛孔。使琥珀色干药从薄皮入。乃至于髓。使心下转明。如白雪光。遍体渐增柔软。第七节黄色童子。捉金刚钻。钻两脚下。钻两掌。钻心两边。然后持如意珠王。摩拭六根诸根。开受最上禅味乐。诸皮脉间。如涂白膏。一切柔软。第八节金刚色童子。手持二瓶。以金刚色药。灌两耳中。及一切毛孔。如按摩法。停调诸节。身如钩锁。游诸节间。第九节摩尼珠色童子。从瓶口出。至行者所。内五指。置行者口中。其五指端。流五色药。行者饮已。观身及心。乃至诸脉。净若明镜。颇梨摩尼色不得譬。童子授莲花茎令行者啖。啖时如啖藕法。滴滴之中。流注甘露。食此茎已。唯九华在。一一华中。有一梵王。持梵王床。授与行者。令行者坐。坐此床已。七宝大盖。覆行者上。梵王各各说慈法门。以教行者。梵王力故。十方诸佛。住行者前。为说慈悲喜舍。随根授药。柔软四大。告舍利弗。汝好持此柔软四大。伏九十八使。身内身外。一切诸病。梵王灌顶拥酥灌法。为四众说。尔时舍利弗。尊者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噎法

复次舍利弗。若阿练比丘。用心大急。数息太粗。眠卧单薄。因外风寒。因动脾管脾肾等脉。诸筋起风。逆气胸塞。节节流水。停住胸中。因成激血气发头痛背满诸筋挛缩。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服肥腻世间美药。然后仰眠。数息令定。想阿耨达池。其水盈满满一由旬。底有金沙四宝。金轮生黄金华。大如车轮。花中有四宝。兽头象鼻出水。师子口出水。马口出水。牛口出水。绕池七匝。阿耨达龙王。七宝宫殿。在四兽头间。龙王顶上如意珠中。龙王力故。生一千五百杂色莲华。青莲花五百。尊者宾头卢等五百阿罗汉。各坐其上。日暮则合。昼时则开。有七宝盖。在比丘上。有七宝床。在莲华下。五百金色莲花。淳陀婆等五百沙弥。各坐其上。日暮则合。日昼则开。有七宝盖。在沙弥上。有七宝床。在莲华下。五百红莲花。尊者优波难陀和须蜜多等大阿罗汉。或言。是大菩萨眷属五百。各坐其上。日暮则合。日昼则开。有七宝盖。在比丘上。有七宝床。在莲花下。有七宝高台。长八千丈。从下方出。当阿耨达龙王宫前。有五百童子。在其台上。身真金色。第一童子。名曰阇婆。第二童子。名曰

善财。第五百童子。名灌顶力。王若欲治噎病者。先念尊者宾头卢等一千五百人。如上所说。令了了见已。尊者宾头卢。当将是阇婆童子。取阿耨达龙王所服白色庵婆陀药(庵婆陀药者味如甘蔗形似藕根味亦有似石蜜者)。服此药已。噎病得差。四大调和。眼即明净。若发大乘心者。阇婆善财等。五百童子。为说大乘法。因是得见跋陀婆罗等十六贤士。亦见贤劫弥勒等千菩萨。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具六波罗蜜。发声闻心者。尊者宾头卢。为说四念处法。乃至八圣道分。经九十日。得阿罗汉道。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此治噎法。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行者贪淫患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禅定时。欲觉起贪淫。风动四百四脉。从眼至身根。一时动摇。诸情闭塞。动于心风。使心颠狂。因是发狂。鬼魅所著。昼夜思欲。如救头然。当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观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从于子藏。犹如树根。布散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节。似芭蕉叶。八万户虫。围绕周匝。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犹如马肠。直至产门。如臂钏形。团团大小。上圆下尖。状如具齿。九十九重。一一重间。有四百四虫。一一虫有十二头十二口。人饮水时。水精入脉。布散诸虫。入毗罗虫顶。直至产门。半月半月。出不净水。诸虫各吐。犹如败脓。入九十虫口中。从十二虫六窍中出。如败绛汁。复有诸虫。细于秋毫。游戏其中。诸男子等。宿恶罪故。四百四脉。从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诸肠。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腴肾脉。于其两边各有六十四虫。虫各十二头。亦十二口。绕绻相着。状如指环。盛青色脓。如野猪精。臭恶叵堪。至阴藏处。分为三支。二支在上。如芭蕉叶。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于风虫。细若秋毫。似毗兰多鸟嘴。诸虫口中。生筋色虫(此虫形体似筋连持子藏能动诸脉吸精出入男虫青白女虫红赤)七万八千。共相缠裹。状如累环。似瞿师罗鸟。眼九十八。脉上冲于心乃至顶髻。诸男子等。眼触于色。风动心根。四百四脉。为风所使。动转不停。八万户虫。一时张口。眼出诸脓。流注诸脉。乃至虫顶。诸虫崩动。狂无所知。触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诸虫泪。女精黄赤。是诸虫脓。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万户虫。地水火风。动作作此。告舍利弗。若有四众着惭愧衣。服惭愧药。欲求解脱。度世苦者。当学此法。如饮甘露。学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诸虫。张口竖耳。嗔目吐脓。以手反之。置左膝端。数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过观。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观之。复以手反之。用覆头上。令此诸虫众不净物先适两眼。耳鼻及口。无处不至。见此事已。于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视之。如见癞人那利疮虫。如地狱箭半多罗鬼神状。如阿鼻地狱猛

火热。应当谛观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众生身分不净。皆悉如是。告舍利弗。汝今知不。众生身根。根本种子。悉不清净。不可具说。但当数息一心观之。若服此药。是大丈夫。天人之师。调御人主。免欲淤泥。不为使水恩爱大河之所漂没。淫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娆害。当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洁。如优波罗。人中香象龙王。力士摩醯首罗。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告舍利弗。汝好受持。为四众说。慎勿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利养疮法

　　复次舍利弗。若有行者。贪火所烧。利养毒箭。恶风吹动。以射其心。以贪因缘。心或颠倒。昼夜六时。思念贪方便。如猫伺鼠。心无厌足。如七步蛇。吐毒覆身。如此恶人。利养细滑。五百毒蛇。集在身上。刹那刹那顷。其心毒火。炽然不息。昼夜六时。烦恼猛风。吹利养薪。在其心内。炽然不息。诸蛇竞作。烧善根芽。以是因缘。狂乱黑鬼。猛毒炽盛。见他得利。如箭射心。如刺入眼。如钉入耳。诸情闭塞。五百五蛇。四大毒龙。五拔刀贼。六村罗刹。一时竞作。因是发狂。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当数息。系心令定。想一丈六像。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在耆阇崛山七宝窟中。坐宝师子座。与诸四众。说除贪法。告言法子。汝观贪人。所著袈裟六物众具。如棘刺林针缝之中。当生剑树百千铁钉。铁嘴诸虫。啄食其身。融铜镬汤。铁锯铁床。是汝坐具。沸屎毒蛇。铁丸镬汤。刀林剑戟。百亿棘刺。火河流铜。灰浆脓血。是汝饮食。尔时世尊。说是语已。默然无声。令于行者自见己身。卧七重铁城内。见五罗刹。张口两向。以八十铁钳。拔舌令出。无量铁犁。状如剑树。以耕其舌。铁牛甲间。流注融铜。铁卒身内。有百千色脓。脓中诸虫。不可称数。观见此事。心惊毛竖。出定入定。见所著衣。如脓屎和血。铁嘴诸虫。刀林剑戟。以为庄严。见所食物。犹如蛔虫。百千小虫耳生诸脓屎尿诸血。八十嘴虫。风虫火虫。水虫。地虫地狱虫一切诸虫。吐脓吐毒。满钵多罗。铁丸剑戟。以为果蓏。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生死不断绝　　贪欲嗜味故
　　养怨入丘冢　　唐受诸辛苦
　　身臭如死尸　　九孔流不净
　　如厕虫乐粪　　愚贪身无异
　　智者应观身　　不贪染世间
　　无累无所欲　　是名真涅槃
　　如诸佛所说　　一心一意行
　　数息在静处　　是名行头陀

告舍利弗。利养伤身。败人善根。不可具说。但当数息一心观之。若服此药。是大丈夫。天人之师。调御人主。免欲淤泥。不为使水恩爱大河之所漂没。贪利不祥之所烧害。当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洁。如优波罗。人中香象龙王。力士摩醯首罗。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告舍利弗。汝好受持。为四众说。慎勿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犯戒法

复次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受佛禁戒。身心狂乱。犹如猿猴。种植之法。未及生长。灭枝毁根。七众亦尔。于佛禁戒。戒色未生。犯突吉罗乃至波罗夷。犹如醉象。不避好恶。不识诸方。蹈坏一切。诸善好物。四众亦尔。蹈破净戒青莲花池。破戒猛盛。犹如狂狗。见人见木。乃至鸟兽。随逐啮之。犯戒恶人。见佛罗汉清净比丘功德福田。随逐骂辱。诽谤毁之。自饮毒药。遍体血现。节节火然。狂愚无智。结使猛风。动烦恼山。贪淫为眼。嗔为手足。愚痴身体。践蹈世间。植种恶子。既自种已。复教他人求觅。地狱狱卒。罗刹牛头阿傍。劫火恶鬼。剑林之神。阎罗王等。十八狱主。常为己作大亲友上善知识。必定当与如是狱种昼夜游处。此破戒人。诸恶猛火。已来入心。为利养故。为名闻故。自称善好威德具足。诣阿练若知法者所。犹如幻师。幻惑他目。此幻伪人。诈行头陀。破戒恶风。吹罪业华。常散己上。恶口诽谤。不善心香。以熏身心。此人身心。犹如伊兰。似百千虫狗。虽行禅定。伪现数息。所见境界。始初之时。见黑色佛。如黑象脚。见如灰人。见诸比丘。头破脚折。见比丘尼。庄严花鬘。见诸天象。化为猕猴。毛端火然。来触扰已。或见一野狐。及一野干。有百千尾。一一尾端。无量诸虫种种杂恶。或见羸瘦。驼驴猪狗。鸠槃荼等。诸恶夜叉。罗刹魁脍。各持种种武器恶火。打扑比丘。因是发狂。或歌或舞。卧地粪秽。作种种恶。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向诸智者。至诚至说。忏悔所作恶不善业。智者应当教此比丘念释迦牟尼佛。乃至次第。念于七佛。念七佛已。念三十五佛。然后复当念诸菩萨。念大乘心。观于空法深自惭愧。想一一佛。捉澡罐水。以灌其顶。复自想身。堕阿鼻地狱。十八地狱。受诸苦恼。于地狱中。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修行六念。诸佛如来。于其梦中。放白毫光。救地狱苦。见此事已。如负债人。心怀惭愧。应当偿之。一心一意。脱僧伽梨。着安多会。诣清净僧所。五体投地。如大山崩。心怀惭愧。忏悔诸罪。为僧执事。作诸苦役。扫厕担粪。经八百日。然后复当澡浴身体。还着僧伽梨。入于塔中。一心合掌。谛观如来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一日至七日。还至智者所。求索忏悔。智者应当告言。比丘。汝今自观汝身。犹如金瓶盛四毒蛇。二上二下吐毒可畏。复观一龙六头绕瓶。龙亦吐

毒。滴蛇口中。四方大树。从金瓶出。遍三界。黑象复来。欲拔此树。四面火起。见此事已。应当告言。比丘当知。金瓶者。是地气也。青色蛇者。从风大生。是风大毒。绿色蛇者。从水大生。是水大毒。白色蛇者。从地大生。是地大毒。黄色蛇者。从火大生。是火大毒。六头龙者。是汝身中五阴。及空。如此身者。毒害不净。云何纵恶。犯戒不治。说此语已。复教扫塔涂地。作诸苦役。更教观佛。见佛放金色光。以手摩头。然后方当教不净观不净门。彻无有诸障。然后可与僧中说戒。欲说戒时。应唱是语。某甲比丘。某甲比丘尼。已八百日。行于苦役。七日观佛眉间白毫。作毒蛇观。地狱想成。复观一佛。说忏悔法。不净观门。无我人镜。还复通达境界中。佛以澡罐水。灌比丘顶。天神现梦。说已清净。今已惭愧。我所证知。唯愿听许。尔时律师。复应以律捡问此人。复教诵戒。经八百遍。然后方与。如净比丘。得无有异。告舍利弗。若有七众。犯于轻戒。过二夜不忏悔者。是人现身虽行禅定。终不获道。若犯重戒。堕大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如是具足。足满三劫。然后为人。虽得人身。贫穷癞病。七十七身。不见佛。不闻法。诸根不具。是故智者。若犯佛戒。于突吉罗。应生怖畏。如被刀斫。极怀惭愧。何况重戒。若能服此持戒药者。当知是人。最上惭愧忍辱丈夫。无能过者。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破戒心不净　　犹如偷贼狗
处处求利养　　为贪心所杀
当服惭愧药　　忍辱为衣裳
忏悔庄严华　　熏用善心香
一心观佛相　　除苦无忧苦
亦当念空法　　修心观不净
是名诸如来　　甘露灌顶药
服者心无忧　　可至涅槃岸
如法应修行　　非法不应作
今世若过世　　行法者得度
随顺佛所说　　持戒行头陀
身心无恶行　　疾至于解脱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犯戒药。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禅病秘要法卷下

治乐音乐法

复次舍利弗。若四部众。乐诸音乐。作倡无厌。因是动风。如纵逸马。亦如秋狗。似伊尼利鹿王。耽惑愚痴。心如黐胶。处处随着。不可禁制。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天女。端正无双。两手自然有诸乐器。声万种音。行者见已。见此天女。过于外色。百亿万倍。闻此天声。世所无比。因是惑着。观色听声。因是当教观此女人。六情诸根。所起境界。数息力故见可爱。眼生六毒蛇。从眼根出。入耳根中。复见二虫。状如鸱鸺。发大恶声。破头出脑。争取食之。余四根中。见猫见鼠。见狗野干。争取食之。因是得见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污露不净。子藏蛔虫。为女璎珞。见女所执诸杂乐器。宛转粪中。诸虫鼓动。作野干鸣。所说妖怪。不可听采。如罗刹哭。因是厌离。诣智者所。说前所作恶不善业。诚心忏悔。智者应当教无常观。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音乐法。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好歌呗偈赞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颂美音赞叹。犹如风动娑罗树叶。出和雅音。声如梵音。悦可他耳。作适意辞。令他喜乐。因是风向。贡高憍慢。心如乱草。随烦恼风。处处不停。起憍慢幢。打自大鼓。弄诸脉零。因是发狂。如痴猿猴采拾花果。心无暂停。不能数息。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当想一七宝高幢。有乾闼婆。在其幢端。身如白玉。动身赞偈。身毛孔中。出大莲华。百千比丘。在莲华上。声万种音。过于己身。百千万倍。因是渐渐息其憍慢。智者复应教于行者。谛观幢端。见于幢端。颇梨明镜。诸比丘等。恃声憍慢。心不净者。化为罗刹。出大恶声。火从口出。复有夜叉。从四方来。拔舌取心。置于幢端。其心战掉。号哭叫唤如醉象吼。或复细声。如毗舍阇吟。因是复见诸美音声。如人叫唤。称己父母。骂詈无道。因是厌离。耳不乐闻。生厌离想。智者应当教观八苦。如八苦观说。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歌呗偈赞法。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水大猛盛因是得下

复次舍利弗。若有四众。入水三昧。遍体水出。不见身心。犹如大海。出定时。饮食不甘。患心下热。水脉增动。患下不止。当疾治之。治之法者。想一金翅鸟。比丘乘上。于大海中。游行无畏。诸龙罗刹。皆悉惊走。鸟取龙食。龙畏怖故。吸水都尽。化为四蛇。金翅鸟王。口衔四蛇。比丘坐上。求水不得。金翅鸟王。眼出火烧蛇。诸蛇惊怖。犹如幻夫。所作幻人。隐没不现。入比丘身。从是出定。应服世间断下之药。想二火珠。一在胃管温暖诸脉。一在粪门。状如热

石。想雪山神。名郁多伽。身长六丈。白如珂雪。持一香药。名娑呵那伽。授与行者。服此药时。先发无上菩提之心。一服药已。四百四病。终身不动。何况下耶。若令彼神疾疾来者。当净澡浴。不食五辛。不饮酒。不啖肉。于静寂处。一心数息。称彼神名。念彼神像。一日至七日。雪山大神。与十二白光神等。至行者前。先为说法。后授与药。复教十二门禅。彼诸神等。皆是五地大菩萨也。若有病者。应先念彼郁多罗伽神。次念勇健神。强力神。雄猛神。智行神。自在神。善臂神。鸠摩罗神。难胜神。白光明神。白光明王神。药王神等。十二白光神。既得见已。于一一神所。各问异法门。彼诸神等。先令行者得见弥勒菩萨。于弥勒菩萨所。见文殊师利等一切诸菩萨。及十方佛。若此人过去世。不犯四重禁。现在世不破四重禁。见诸神时。即见道迹。若犯戒者。是诸神王。教已忏悔。足满千日。然后得见弥勒菩萨。及文殊师利。诸大士等。后获道迹。告舍利弗。若有行者。因水致下动四百四病。欲得治者。当疾服是娑呵等药。除病无患。灭业障海。疾见道迹。是故汝等。善好受持。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因火大头痛眼痛耳聋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火三昧。节节火焰。大肠小肠。一时火起。烧动火脉。出定时。头微微痛。诸脉掣缩。眼赤耳聋。因是发病。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琉璃瓮。盛众色水。生杂宝花。花上皆有百千化佛。诸化菩萨。各放白毫。照诸火光。令诸火光。化为金龙。行者见已。即生欢喜。作念想瓮。安置火下。花台在上。己往佛所。以手攀瓮。手即清凉。因是举身。投于瓮边。为佛作礼。即见化佛。放眉间光。雨滴甘露。洒散诸节。所滴之处。化成琉璃。因灌大肠。大肠小肠。甘露盈满。火光渐息。生诸宝花。宝华有光。其色红白。复当想一摩醯首罗。乘金色牛。持宝瓶水。至行者前。水中众药。药名破毒。令行者服。复持一珠。名旃陀罗摩尼(宋言月精)。置其顶上。流出诸药。灌耳灌眼灌鼻。但一见已。即得除差。摩醯首罗。是大菩萨。常自游戏首楞严三昧。即从眉间。放大光明。化作佛像。五百仙人。侍卫世尊。为于行者。说甘露门治病之法。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入地三昧见不祥事惊怖失心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地三昧。见四方面黑山。诸山严间。有无量无边诸鸠槃荼。蹲踞土埵。现丑恶形。身根分端。复有五山。夜叉竞来。争取彼山。诸鸠槃荼。痛急惊怖。发大恶声。向行者所。复

见诸鬼头发蓬乱。捉大铁棒。棒端有山。至行者所。复见夜叉。担山起舞。罗刹持树。至夜叉所。罗刹嗔恚。与夜叉斗。毗舍遮鬼。头戴黑山。口衔死虎。行者见已。心惊毛竖。以惊怖故。罗刹炽盛。共夜叉斗。罗刹得胜。截夜叉头。毗舍遮手足。以为璎珞。鸠槃荼身根。以为花鬘。鼓舞前地。狗牙上出。如剑树枝。眼中雨雹。霹雳火起。夜叉复胜。搏撮罗刹。剥其面皮。剜取女根。截鸠槃荼身根。毗舍遮手足。用为花鬘。串耳串颈。鼓舞前地。动身大叫。发大恶声。甚可怖畏。复见四大海神。所生之母。毗牟楼至。仰卧海水。有千头各二千手足。挓身四向。现其女根。岩崿可畏。如血涂山。其诸恶毛。状如剑树。中生一树。如刀山林。百千无量。驴耳牛头师子口。马脚狼尾。鸠槃荼身根。如是诸鬼等。从中而出。复见大龙。百千头。长数十由旬。从中而出。见有一鬼。似百兽。形如师子。有一万脚。甲间无数。百千毒蛇。从中而出。复见饿鬼。其形长大。十亿由旬。吐毒吐火。担诸山。从中而出。复见千狼。连尾异体。牙如石尖。从中而出。复见千虎。尾亦有头。合身侧行。从中而出。复见龙女。璎珞严身。甚脱人目。从中而出。夜叉取食。狸猫鼷鼠。猕猴野干。狐魅恶鬼。一切恶兽。皆从中出。阿鼻地狱沃焦山神。十八地狱神。九亿牛头阿傍。八十亿饿鬼。千亿厕虫。五百亿蛔虫。如是种种诸变状事。可恶鬼神。或持刀山。或捉剑树。或摇须弥。或动铁围由乾陀山等。行者自见身满大地。三百三十六节。皆如高山。至无色界。齐中出水。四大毒蛇。游戏水中。口中出火。十恶罗刹。在火中走。耳中出风。粪门出风。吹动诸山。一切鬼神。皆来嗔目节解。行者因是惊怖喜发狂病。若见是事。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日。与日天子。乘四宝宫殿。作百千伎乐。在黑山上。照曜黑山。令渐渐明。想一日成已。复想二日。想二日已。复当自观己身白骨。三百三十六节。白如雪山。日照雪山。复想顶上。有月天子。四宝宫殿。百千眷属捉于月珠。置其头上。此想成已。想第三山上。复有一日。如上无异。见此日已复想顶骨。白雪山。上如上。复有一月。既见月已。复想第四山上。复有一日。照此黑山既见日已。当想己身。三百三十六节白骨之山。皆角相向(四角皆相对也)。一一角间。有一月光。天子手捉两珠两向持。如是诸节角角之间。皆应停心十出入息顷。谛观令了了。见一一骨。有二十八宿。明净可爱。如七宝珠。此想成已。复想一金翅鸟王。头戴摩尼珠。搏撮四蛇及与六龙。蛇惊龙走。诸山鬼神。一时惊动。状如黑色。皆是前身破戒果报。当勤忏悔严净尸罗。尸罗净故。日月光明。倍更明显。若心念恶。口说恶言。犯突吉罗。摩尼珠上。则雨黑土。日月坌尘。星宿不行。阿修罗王。九百九十九手千头。一时出现。映蔽日月星宿不现。此名为退。为恶心刀恶口火破戒贼之所劫夺。若欲服此胜甘露药。先当持戒净诸威仪忏悔业障恶不善罪。复当系心系意。端坐一处。数息闭气。如前观于三百三十六节。使一一节角角相向。星月之属。亦如上说。心复明利。见一一节间。

月光如衣。星光如缕。缝持相着。见四日出四大海水。三分减二。见五日出。须弥融尽。大海消竭。见六日出。想此诸山。渐渐融尽。见七日出。大地炯然。诸鬼罗刹。飞住空中。乃至欲界火幢随后。复至色界。火亦随至。欲往无色界。手脚焦缩。落火聚中。声吼可畏。动于大地(入此三昧时大地稍稍动也如车轮旋)。当疾持心。想三百三十六节。如金刚山。形状可爱。过于须弥。地水火风。不能倾动。唯见四蛇含摩尼珠。在骨山间。尔时应当先想佛影。见金刚际。金刚幢端。有摩尼镜。过去七佛。影现镜中。复当谛观毗婆尸佛眉间白毫。尸弃佛眉间白毫。提舍佛眉间白毫。拘楼孙佛眉间白毫。迦那含牟尼佛眉间白毫。迦葉佛眉间白毫。释迦牟尼佛眉间白毫。见七佛眉间白毫。如颇梨色。水甚清凉。洗诸节间。三百三十六节。白毫水洗。皎然大白。色洁鲜妙。如颇梨镜。无物可譬。因是复见五金刚轮。在七宝幢端。从下方出。回旋空中。说四谛义。虽见闻此一心观于身白骨山。即见释迦牟尼佛。以澡罐水。灌其顶上。余六佛亦尔。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言。法子。色受想行识。苦空无常无我。汝当谛观。又为广说空无相无作无愿。说身空寂。四大无主。五阴无家。毕竟寂灭。同于虚空。因是即悟无常坏世间。观四真谛。五出入息顷。破二十亿炯然之结。成须陀洹。十出入息顷。免诸欲流。成斯陀含。十出入息顷。断诸钝使。欲色界使。诸结根本。不还欲界。成阿那含。于十息顷。游戏空法。心无系碍。住三十四心相应。解脱十根本。不灭不坏。摧九十八使山。大勇猛将慧光法幢。从四方至。金刚宝座从下方出。共相振触。演说空法。五金刚轮。住左膝边。自然演说九无碍八解脱法。过去声闻。皆入毗琉璃三昧。住立其前。释迦牟尼佛。广为宣说金刚譬定境界义味。于是寂然不见身心。入金刚三昧。从金刚三昧起。结使山崩。烦恼根绝。无明河竭。老死奴灭。于生分永尽。梵行已立。如炼真金。不受诸欲。所作已办。是名大阿罗汉。若发无上菩提心者。初见七佛白毫光照。一一如来白毫光明。分为十支。化十宝花。宝树宝台。行列在空。时十方佛。亦放光水。如上所说。洗诸节间。一一佛白毫光中。说十八种慈心法门。说十八种大悲法门。说十八种大喜法门。说十八种大舍法门。渐渐增长教已。修习四无量心。具四无量已。为说十种明心。具明心已。教说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既观空已。教菩萨六法。行六法已。修行六念。念佛法身。念佛法身已。起回向心。回向成已。立四弘誓。不舍众生。四愿成已。具菩萨戒。菩萨戒成已。学修相似檀波罗蜜。檀波罗蜜成已。学修相似十波罗蜜。此想成已观内空外空。于是现前见百千无量诸佛。以水灌顶。以缯系头。为说空法。因空心悟。入菩萨位。是名性地。菩萨最初境界(于此法多生增上慢宜应识之此是菩提心初境界相)告舍利弗。此名治地三昧增上慢灭无明母三毒可畏相。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时舍利弗。及阿难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治风大法

　　复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风三昧。自见己身九孔之中。如大溪谷。出五色风。复见己身。三百三十六节。白如雪山。节节风出诸蔼吉支(蔼吉支者起尸鬼也)。诸蔼吉支。手捉铁棒。以千髑髅。为身璎珞。与诸龙鬼九十八种。至行者所。行者见已。心惊毛竖。因是发狂。或白癞病。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当观于雪山香山四大仙人。皆悉尽是大菩萨也。想彼仙人。身黄金色。长十六丈。一手捉花。一手捉金刚轮。口衔香药。遮护行者。不令风起。仙人持花。咒水出龙。吸诸风尽。龙身胀大。在地眠卧。终不能起。当观此龙。犹如芭蕉。皮支相裹。不能喘息。尔时世尊。而说咒曰。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摩诃梨师毗阇罗阇　蔼咄陀达陀　娑满驮　跋阇罗翅(矢驰反)　陀逻崛荼誓荼　遮利遮利　摩诃遮利吁摩利吁摩勒翅(矢驰反)悉耽鞞阎鞞　阿阎鞞利究匊匊翅(矢驰反)萨婆陀罗尼翅(矢驰反)阿扇(叔看反)提摩俱梨应诣吁弥吁弥吁摩吁摩婆祸呵。

　　尔时世尊。说此咒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咒。过去无量诸佛所说。我今现在。亦说此咒。未来弥勒。贤劫菩萨。亦当宣说。如此神咒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后世五百岁中。诸恶比丘。得净心意。调和善治四大增损。亦治心内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种子。亦治业障犯戒诸恶。永尽无余。此名善治七十二种病忧恼陀罗尼。亦名拔五种阴无明根本陀罗尼。亦名现前见一切佛及诸声闻为说真法破诸结使。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法性无所依　　观空亦复然
　　若能观四大　　不为使所杀
　　服药行禅定　　诵此陀罗尼
　　一心念诸佛　　结使永不起
　　烦恼海永尽　　恩爱河亦绝
　　诸欲无所因　　自称是解脱
　　无患心恬怕　　游戏六神通
　　亦以陀罗尼　　教授于他人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舍利弗。汝今当知。我涅槃后。未来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甚深秘要净尸罗法及行禅定诸病方药此光明王胜幢陀罗尼。当知此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诸善根。久于无量百千佛所。修习三种菩提之心。今得闻此甚深秘要。如说修行。当知是人。最后边身。如驶水流。速疾当得四沙门果及菩萨行。佛说是语时。五百释子。倍更增进。具六神通。舍卫

城中。一千首陀罗宿世行禅发狂之者。闻佛所说。即生欢喜。得须陀洹。八十亿诸天。治四大病。身心无患。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普雨天花。以散佛上及诸大众。尔时会中。天龙八部。闻佛所说。异口同音。而说是言。如来出世。正为治此狂恶邪见罗刹行人。令得本心。如好花幢。甚可爱乐。善哉世尊。如优昙花时乃一现。时会大众以偈赞言。

日种王太子　　甘蔗之苗裔
星光月外甥　　摩耶夫人子
生时行七步　　足蹑动大千
十方诸神应　　嘉瑞三十二
弃国如涕唾　　坐于毕钵罗
金刚胜道场　　降伏万亿魔
得成菩提道　　面净如满月
心垢亦永尽　　我今一心礼
诸释中最胜　　具胜慈悲者
能令诸众生　　永脱生死苦

尔时世尊。闻诸四众说此偈已。复更殷勤申金色手。摩舍利弗及阿难顶。付嘱是事。时舍利弗。及阿难等。并余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初学坐者鬼魅所著种种不安不能得定治之法(尊者阿难所问)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那利楼鬼所住之处。末利夫人。所造讲堂。罗旬踰等一千长者子。始初出家。请尊者阿难。摩诃迦葉。舍利弗等。以为和上。摩诃迦葉。教千比丘。数息静处。鬼魅所著。见一鬼神。面如琵琶。四眼两口。举面放光。以手击擽两腋下及余身分。口中唱言。埠惕埠惕。如旋火轮。似掣电光。或起或灭。令于行者心不安所。若见此者。当急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人。埠惕来时。一心闭眼。阴而骂之。而作是言。我今识汝。知汝是此阎浮提中。食火嗅香偷腊吉支。汝为邪见。喜破戒种。我今持戒。终不畏汝。若出家人。应诵戒序。若在家人。应诵三归五戒八戒。鬼便却行匍匐而去。尔时阿难。闻此语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者子比丘。因世尊说。治埠惕鬼。以免诸恶。不为鬼魅之所缚着。后世比丘。佛涅槃后。过千岁已。欲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数息静处。念定安般。若诸鬼神。为乱道故。化作鼠形。或黑或赤。掊行者心。搔行者脚。两手两耳。无处不至。或作鸟声。或作鬼吟。或复窃语。或有狐魅。作新妇形。庄严其身。为于行者。按摩调身。说于非法。或现作狗。号哭无度。或作雕鹫百类众鸟。作种种声。窃

语大唤。其音不同。或作小儿。百千为行。十十五五。若一二三。作种种声。至行者所。或见虻蝇虫蚤蛇蚖。或入耳中。如蜂王鸣。或入眼中。如迸酪沙。或复触心。作种种乱事。因是发狂。舍离静处。作放逸行。当云何治。佛告阿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若有四众患此鬼者。汝当为说治鬼之法。此埠惕鬼。有六十三名。乃是过去迦那含牟尼佛时。有一比丘。垂向须陀洹。因邪命故。为僧所摈。嗔恚命终。自誓为鬼。乃至今日。恼乱四众。寿命一劫。劫尽命终。落阿鼻狱。汝等今日宜识名字。一心系念。莫为所乱。尔时世尊。即说曰。

埠惕埠惕是恶夜叉。亦名梦鬼。梦见此时。即便失精。当起忏悔。埠惕来也。我是过去恶因缘故。遇此破戒贼害恶鬼。我今鞭心束缚诸情。不使放逸。如此鬼神。住虚空时名虚空鬼。在床褥间名腹行鬼。复有三名。一名深索(沙剧反)迦伏丘那丘泥脂隶覆嗅覆嗅阿摩勒迦沙祸诃。

方道鬼。魑魅鬼。魍魉鬼。餐脓鬼。食唾鬼。水神鬼。火神鬼。山神鬼。园林神鬼。妇女鬼。男子鬼。童男鬼。童女鬼。刹利鬼。婆罗门鬼。毗舍鬼。首陀罗鬼。步行鬼。倒行鬼。骑乘鬼。驴耳鬼。虎头鬼。猫子声鬼。鸠鸽鬼。车鸺声鬼。士鸡鸟鬼。角鸱鸟鬼。或复化作八部鬼神。虚耗鬼。八角鬼。白鼠鬼。莲华色鬼。狐魅鬼。鬼魅鬼。百虫精魅鬼。四恶毗舍遮鬼。鸠槃荼鬼。如是等丑恶鬼神。六十三种。是鬼神名。鬼为乱时。应当数息。极令闲静。应当至心念过去七佛。称彼佛名。南无毗婆尸佛。尸弃佛。提舍佛。鸠楼孙佛。迦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释迦牟尼佛。称彼佛名已。应当忆持一切音声陀罗尼。即说咒曰。

阿弥阿弥迦梨奢酸地利腹弃□翅偷涕他偷涕他摩诃迦楼尼迦弥多罗菩提萨埵。

若有乱心为埠惕鬼所惑乱者。或作种种诸幻境界。应当诵持此陀罗尼七佛名字。弥勒菩萨。一心数息。诵波罗提木叉。经一百遍。此诸恶鬼。各各调伏。终不恼乱行道四众。佛告阿难。汝好持是净身口意调伏威仪摈恶鬼法。为得增长四部弟子。使不起乱念。得入三昧。当好受持。慎莫忘失。尔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次阿难。若行者坐时患两耳。满骨节疼痛。两手掌痒。两脚下痛。心下动项。筋转眼眩。坐处朏鬼来窃语。或散香花。作种种妖怪。当疾治之。治之法者。先当观药王药上二菩萨。手执金瓶。持水灌之。次复当观雪山神王。持一白花。至行者所。覆其顶上。白光流入。润身毛孔。即得柔软。更无异相。然后复见阇婆童子持仙人花。

散行者上。一一花间。雨诸妙药。润于毛孔。诸朏疼痒。种种苦痛。音声细语。诸鬼神辈。永尽无余。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为说平等摩诃衍法。香山雪山。一切神王。阇婆童子。亦随其根。为说种种十二门禅随病汤药医方咒术。因是得见尊者宾头卢。及诸罗汉。五百沙弥淳陀婆等。一时悉来至行人所。一一声闻。所说种种治病之法。或有罗汉。随佛所说。教此比丘。剜于顶上。使渐渐空。举身皆空。以油灌之。梵天持药。其药金色。灌身令满。菩萨医王。说种种法。若发声闻心。随宾头卢所说。得须陀洹。若发大乘心。随药王药上二菩萨所说。即得诸佛现前三昧。佛告阿难。佛灭度后。四部弟子。若欲坐禅。先当寂静端坐七日。然后修心数息七日。复当服此除病等药。除声去朏定心守意。修心修身。调和诸大。令不失时。一心一意。不犯轻戒及与威仪。于所持戒。如护眼目。如重病人随良医教。行者亦尔。随数数增。不令退失。如救头燃。顺贤圣语。是名治病服暖身药。佛告阿难。汝好受持。慎莫忘失。时尊者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河西王从弟优婆塞大沮渠安阳侯。于于填国。衢摩帝大寺。金刚阿练若住处。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国中独步。口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籍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沮渠亲面禀受。忆诵无滞。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于竹园精舍。书出此经。至其月二十五日讫。

佛说七处三观经二卷

佛说七处三观经卷上

（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比丘应然。佛言。比丘。七处为知。三处为观。疾为在道法脱结。无有结意脱从黠得法。已见法自证道。受生尽行道意。作可作不复来还。佛问比丘。何谓为七处为知。是闻比丘。色如本谛知。亦知色习。亦知色尽。亦知色灭度行。亦知色味。亦知色苦。亦知色出要。亦至诚知。如是痛痒思想生死识如本知谛知。亦知识习。亦知识尽。亦知识尽受如本知。亦知识味。亦知识苦。亦知识出要。亦知识本至诚。何等为色如谛如所。色为四大。亦为在四大𦙶所。色本如是如本知。何等为色习如本知。爱习为色习。如是色习为知。何等为知。色尽如至诚知。爱尽为色尽。如是色尽为至诚知。何等为色行尽如至诚知。若所色为是八行谛见到谛定为八。如是色尽受行如至诚知本。何等为色味如至诚知。所色欲生喜生欲生。如是为味如至诚知。何等为色恼如至诚知。所色不常苦转法。如是为色恼如至诚知。何等为色要如至诚知。所色欲贪能解。能弃欲能度欲。如是为色知要如至诚知。

何等为痛痒能知六痛痒。眼栽痛痒。耳鼻口身意栽痛痒。如是为知痛痒。何等为痛痒习。栽习为痛痒习。如是为痛痒习。何等为痛痒尽知。栽尽为痛痒尽知。如是为痛痒尽知。何等为痛痒尽受行。若受八行谛见到谛定意为八。如是痛痒如尽受行为道。何等为痛痒味识。所为痛痒求可求喜求。如是为痛痒识味为知。何等为痛痒恼识。所痛痒为不常败苦恼意。如是为痛痒恼识。何等为痛痒要。所痛痒欲能活为爱。能断爱贪为自度。如是为痛痒要识如谛知也。

何等为思想识为身六思想。眼栽思想。耳鼻口身意栽思想。如是是六识思想。何等为思想习识。栽习为思想习。如是为思想习识。何等为思望恶。便望苦会得是故。我为说舍身恶行。若比丘已舍身恶行。便得利便得安隐。是故我为说舍身恶行。口意亦如上说。

（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处到佛已。到佛礼便坐已坐问佛。何等不守不守身。何等不守不守口声。何等不守不守意。佛便说。给孤独家意不守身行。亦不得守口声行。亦不得

守心行。亦不守己行不守身己行不守口声己行不守心身行便腐。声说便腐。心行亦腐。已腐身行声行心行便不善。死亦不善受亦不善处。譬喻迦罗越。若楼若堂屋不覆。若使雨来柞亦渍椽亦渍壁亦渍。已渍壁亦腐椽亦腐柞亦腐。譬如是。迦罗越。己意不守身行。亦不守口行。亦不守念行。亦不守己意声身。不守便不善。死便不善受便不善处。迦罗越便问佛。何等为守令得身守。何等为守令得口守。何等为守令得念守。佛告迦罗越。意已守身口念索守。己身守己口守己念守。便身不腐便声不腐便念不腐。已不腐身行。已不腐声行。已不腐念行。死时得善死得善受得善处。譬喻迦罗越若楼若堂屋上覆盖。若便雨来柞亦不渍椽亦不渍壁亦不渍。已不渍壁亦不腐椽亦不腐柞亦不腐。如是譬喻。意以守身亦守口亦守。己意身口守。便死时善死便善受持便得善处。佛从后说绝。

不守意者。邪疑故。亦睡眠故。魔便得自在。如是但当守意。若欲谛行但当见谛行。亦当知内出已。不堕睡眠便得断苦本。佛说如是。

（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有三辈人。何等三。一辈眼不见。二辈一眼。三辈两眼。无有眼为何等。世间比丘有人无有是眼因缘。我当为未得治生当为治生无有是意已得亦复妄用亦无有是眼。我当为布施。我当为作福。令我从是因缘后世善乐。亦从是上天无有计。是名为无有眼。一眼人名为何等。世间比丘一眼者。有如是眼。令我未得财当为得已。得财当为莫折减。但有是眼无有是眼。我当为幻布施。当从是因缘得上天。无有如是眼。是名为一眼。两眼名为何等。世间比丘有人有是眼。令我未得财产。当为得致。已致得当为莫折减。有如是眼。亦复有是眼。令我行布施。令从是因缘上天。亦有是眼。是名为两眼人。从后说想尽识。栽尽为思想尽识。如是为思想尽识。何等为思想尽受行识。是为八行识。识谛见到谛定意为八。如是尽思想受行识。何等为思想味识。所为思想因缘生乐得意喜。如是为思想味识。何等为思想恼识。所为思想不常尽苦转法。如是为思想恼识。何等为思想要识。所思想欲贪能解。欲贪能断。欲贪能自度。如是为思想要识。

何等为生死识。为六身。生死识眼栽。生死识耳鼻口身意栽行。如是为生死识。何等为生死习。栽习为生死习识。何等为生死尽识。栽尽为生死尽识。何等为生死欲尽受行识。为是八行识谛见至谛定为八。如是为生死欲灭受行识。何等为生死味识。所为生死因缘生乐喜意。如是为生死味识。何等为生死恼识。所有生死不常尽苦转法。如

是为生死恼识。何等为生死要识。所为生死欲贪随欲贪能断欲能度。如是为生死要识。

何等为识身六衰识。眼栽识耳鼻口身意栽识。如是为识识。何等为识习。命字习为识习。如是习为识。何等为识尽受行为识。命字尽为尽识。如是为识尽。何等为识尽受行为识。八行谛见至谛定为八。如是为识尽欲受行如谛识。何等为识味知所识。因缘故生乐生喜意。如是为味生为味识知。何等为识恼识。所识为尽为苦为转。如是为识恼识。何等为要识。所识欲贪能活欲贪能度。如是为要识。如是比丘。七处为觉知。何等为七。色习尽道味苦要。是五阴各有七事。何等为三观。识亦有七事。得五阴成六衰。观身为一色。观五阴为二。观六衰为三。故言三观。比丘。能晓七处亦能三观。不久行修道断结。无有结意脱黠活见道见要。一证受止已断生死意行。所作竟不复来还生死得道。佛说如是。比丘欢喜受行。

（四）佛说九横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有九辈因缘人命未尽便横死。何等为九。一为不应饭。二为不量饭。三为不习饭饭。四为不出生。五为止熟。六为不持戒。七为近恶知识。八为入里不时不如法行。九为可避不避。如是为九因缘人命为横尽。诸比丘闻佛语欢喜作礼。

何等为不应饭者。名为不可意饭。亦为以饭腹不停讽。是名为不应饭。

何等为不量饭者。名为不知节度多饭过足。是名为不量饭。

何等为不习饭饭者。名为不知时。冬夏为至他郡国不知俗宜。不能消饮食未习故。是名为不习饭饭。

何等为不出生者。名为饭物未消。复从上饭不服药吐下不时消。是名为不出生。

何等为止熟者。名为大便小便来时不即行。噫吐嚏下风来时制之。是名为止熟。

何等为不持戒者。名为犯五戒。杀盗犯人妇女两舌饮酒。亦有余戒以犯便入县官。或强死或得杖死。或得字亦饿便从是死。或以得脱外从怨家得手死。或惊怖念罪忧死。是为不持戒。

何等为近恶知识者。名为恶知识以作恶便及人。何以故。坐不离恶知识故。不觉善恶。不计恶知识恶态。不思惟恶知识恶行。是名为近恶知识。

何等为入里不时者。名为冥行。亦里有譊譊诤时行。亦遇县官长吏出追捕不避不可避行者。入里妄入他家舍中。妄见不可见。妄听不可听。妄犯不可犯。妄说不可说。妄忧不可忧。妄索不可索。是名为入里不时不如法行。何等为可避不避者。名为当避弊象弊马牛犇车驰马蛇虺坑井水火拔刀醉人恶人。亦余若干。是名为可避不避。

比丘。如是为因缘九人辈命未尽当坐是尽。黠人当识是当避是因缘。以避乃得两福。一者得长寿。二者以长寿乃得闻道好语善言亦能为道。佛说如是。皆欢喜受。

（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得。何等二人。一者前施人者。二者有返复不忘恩。佛说如是。

（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得。何等二人。一者所不可为行恩。二者受恩。复报恩。佛说如是。

（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闻难得。何等二人。一者得得聚。二者得得不驻遣。佛说如是。

（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易厌。何等二人。一者得得聚守。二者得得遣去。佛说如是。

（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得。何等二人。一者人饱。二者能饱。佛说如是。

（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得。何等二人。一者布施意无有悔。二者比丘从正得无为。佛说如是。

（一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得。何等二人。一者离垢悭意家中行牧手手易与。常乐成布施等分布施。二者比丘从正得无为。佛说如是。

（一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人世间难断难胜。何等二人。一者家中居施衣饭食床应病瘦药所用当与。二者若比丘信不用家舍行一切身舍断爱却受向无为不离无为。佛说如是。

（一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二清白法能得观世间。何等二。一者愧。二者惭。设是世间无有是二法。为不得分别若父若母若兄若弟若男女若从学若师若君若大人。设有是世间不正。譬如牛马象鸡猪狗亦畜生。但观是清白二法故。愧亦惭故。为得分明为父为母为兄为弟为男女为从学为师为君为大人。设有是世间不正。譬如牛马象鸡猪狗亦畜生。但观是法清白故。为得分别。佛说如是。

（一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舍身恶行。何以故。能得舍故。若不能得舍身恶行。佛亦不能说舍身恶行。可得舍身恶行。是故。我为说舍身恶行者。不舍身恶行。便绝无有财产。亦不行布施是堕两侵。眼在但无所见。从是堕地狱。无有眼到彼间处不自守者。名为一眼。盗弊态两舌妄语。但有财产但世间自

乐。致法非法谀谄。致大多财。亦不自乐亦不布施。已堕地狱一眼处。两眼者最第一法。致治生自所有自食亦布施。从是行福自在。如不黠自食亦施得时上天常不离法。无有眼亦一眼但当远莫近。黠人但当校计两眼两眼第一今世后世。佛说如是。

（一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时贤者阿难行至佛已到礼佛。便白问佛。世间世何等为世。说是何等为世。是世阿难为三。一为欲世。二为色世。三为不色世。亦若人所致罪令复得。是名为世。若阿难。欲致罪无有。欲世亦无有。阿难。报佛不离是。佛便告阿难。是阿难。罪为地识为种欲为爱痴为冥。已痴人无有眼便恶行已恶。便识在恶堕欲世。若阿难。色行人不致色世亦无有。佛复重告阿难。不致是有不。阿难便白佛。不离是。佛复告阿难。是行地识为种欲为爱痴为冥。痴冥为中。行识便在中止。是为色世有。阿难。不色行福故有不色世。若无有不色行。亦无有不色。阿难白佛。不离是从是行。阿难。便为福地识种欲爱痴冥已。人有痴便无有眼。已不大了眼故。为无有色。上识便名为无有色世。佛说如是。

（一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比丘。应唯然佛便说。信者有三行。令从行信净可。何等三。一者欲见明者。二者欲闻经。三者离垢悭意。家中居牧费直手分布与成布施等意。从后说绝。

欲见明者　　当乐闻经　　亦除垢悭　　是名为信　　佛说如是

（一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比丘。应唯然佛便说。有三安善乐。若慧者欲求是当为护戒。一者欲名闻。法俱相随护戒。二者欲财乐。俱可意惠欲得者当护戒。三者念是身受。更身欲度世上天。慧欲得者当护戒。从后说绝。

慧者当护戒。欲得三愿名闻亦利后世。欲乐天上是说处。若慧能习是事如上说。是世间得乐净。佛说如是。

（一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世间有三大病。人身中各自有。何等为三。一为风。二为热。三为寒。是三大病。比丘有三大药。风者比丘大病麻油大药亦麻油辈。热大病者酪酥大药亦如酪酥辈。寒大病者蜜大药亦如蜜辈。是比丘三大病是三大药如是。人亦有三病共生共居道德法见说。何等为三。一者欲。二者恚。三者痴。是比丘三大病有三大药。欲比丘大病者。恶露观思惟大药。恚大病等慈行大药。痴大病从本因缘生观大药。是比丘三大病者三药。佛说如是。

（一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三恶本。贪为一恶本。恚为二恶本。痴为三恶本。以贪为恶本。悭亦贪本。以悭不得离悭。便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是名亦恶。以悭便身不谛受。是心不谛受。是亦恶本。以悭着悭便自坏身亦坏身奇。亦两坏是亦恶。以悭便不知。自身亦不知。奇亦不知。两是亦恶。以悭着悭奇欲施。若杀若系若缚若灭亡若论议是亦恶。以悭着悭奇欲施苦以施若杀若系若缚若灭亡若论议。受心喜心得如愿是亦恶。如是人比丘。名为不时说。亦名不如非法说。亦名不止恶说。何以故。比丘。是人不时说。亦名不止恶说。但比丘。自身亦奇为欺。自痴复增痴。若人说至诚知不欲受至诚。若人说不至诚不可意说病是不是如是我无有。是故如是人名为恶说不至诚。不致好非法说不止恶说。如是人比丘。悭从悭因缘多非一。粗恶法从是致恚痴从是致。亦如是。如是人从后若干非一。贪恚痴粗恶非法布覆开满拘。今见如是法说止苦。更并忧恼畏坏身望堕恶。譬喻比丘如树前芽栽[夫*夫]桔布覆闭满封。如是非一。若干贪恚痴不好能法。亦为己布覆闭满封。如是为见在苦。止苦忧恼自烧己身堕恶。有三福好本。一为不贪好本。二为不恚好本。三为不惑好本。若不贪是亦好。若不悭身行好行口行好行心行好行是亦好。身谛受口谛受心谛受是亦好。若不念自身侵。若不念奇身侵。若不念两侵是亦好。若不悭亦不连悭。若自身知。若奇身知。若两知是亦好。若不悭若连若不奇人为有苦有忧。不若令有若杀若斫若捶若谗若亡若论议是亦好。若不悭若不着悭若不令奇人。若忧不令有。若杀若斫若捶若谗若亡若论议心不受心喜令。

奇人如愿是亦好。如是人名为时说如说福说法说止恶说是亦好。何以故。比丘。如是人名为时说如说法说止恶说。为自知态亦知余态。不匿不覆。若自知愚痴憍慢亦余态。若觉发人说不匿。受言不言我不知。或人不至诚作论议。即时自晓意报是事。我无有不至诚。无有是我亦无有是为。是故人时说如说福说法说止恶说。不悭悭因缘亦如是非一。若干好法从是致死无有恚。亦如是无有痴亦好从是致。如

是比丘人非一。若干贪恚痴弊恶法已舍已更不复生。为见法安行。无有苦无有恼无有忧无有热。已坏身便望好处。譬喻比丘如树前芽栽。[夫*夫]拮便布覆闭满封。若有人来不可[夫*夫]拮。不欲令有不驻。不欲令隐不欲令通。便[夫*夫]拮掘根便断本。已断本便断枝。已断枝便破碎。已破碎便劈。已劈便风暴燥。风暴燥已便火烧。已火烧便作灰。已作灰便大风扬。亦投彼河中。为是[夫*夫]拮。从是本因缘已。已断本上下不复见后不复生。如是不比丘自如是譬。上人行者亦如是非一。若贪恚痴弊恶法已舍已便不复生。为见法安行。无有苦无有恼无有忧无有热。已坏身便望好处。佛说如是。

（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四行为黠所有。为贤者所知。非愚者所知。慧者可意。何等为四。布施比丘。黠人知贤者知慧者可可者不欺。比丘。一切天下所黠知如上说。孝事父母。比丘所黠知如上说。作沙门比丘所黠知如上说。法行道比丘所黠知。亦贤者知愚人所不知黠者可。从后说绝。自知有布施不欺制意自守。亦孝父母有守行。是事一切为黠者行。如是可见成就。便世间得净愿。佛说如是。

佛说七处三观经卷下

（二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四着。何等为四。一为欲着。二为世间着。三为见着。四为痴着。亦有四离不着。离欲不着。离世间不着。离见不着。离痴不着。从后说绝。

欲见着痴绕。从是因缘在世间。亦从是受身。若能舍欲亦得离世间。见亦得断。痴亦得灭。是得通乐见在。亦无为从一切着。不复着亦不复随生死。佛说如是。

（二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思想有四颠倒。意见亦尔。从是颠倒为人身蒙为综为人意撰不能走为走。今世后世自恼。居世间为生死不得离。何等为四。一为非常为常。是为思想颠倒为意颠倒为见颠倒。二者以苦为乐。三者非身为

身。四者不净为净。为思为意为见颠倒。从后说绝。

非常人意为常。思苦为乐。不应身用作身。不净见净。颠倒如是。意业离。便助摩不宜欲得宜。今致老死。譬喻犊母。已有佛在世间。念天上天下得道眼度世。便见是法除一切苦。亦说苦从生亦度苦。亦见贤者八种行通至甘露。已闻是法者便见非常苦非身。亦身已不净见不净。便无所畏得乐见世得无为。从一切恼度世无所著。佛说如是。

（二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四施为人同心。何等为四。一为布施。二为相爱。三为利。四为同利。第一说布施为何等。无极布施不过于法。第二相爱。不过于数闻经亦开意。第三利不过不信令信。教人上不持戒者令持戒。不学者令学。悭者令布施。愚者令黠。牵出入正道。第四同利。极同利无有过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亦尔。持戒者同利。从后说绝。

（二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有四行法轮。令天亦人从是四轮行。若堕人天是轮法行便得尊一得豪从善法行。何等为四。一为善群居。二为依贤者。三者知谛愿。四为宿命有福行。从后说绝。

善群居依贤者。为知谛愿宿命行。为乐得无有忧。得善自在。佛说如是。

（二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人有四辈。有人自护身不护他人身。有人护他人身不自护身。有人亦不自护亦不护他人。有人亦自护亦护他人。佛说如是。

（二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人有四辈。有人自护身不护他人身。有人护他人身不自护身。有人亦不自护亦不护他人。有人亦自护亦护他人。是人不自护亦不护他人。是最下贱

人。护他人不自护是胜上。若人自护不护他人是胜上。若自护亦护他是胜上。若如是人最第一。佛说如是。

（二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有四辈云。第一但有雷无有雨。第二但有雨无有雷。第三亦无雨亦无雷。第四亦有雨亦有雷。譬喻如云。人亦有四辈。一者人但有雷无有雨。二者但有雨无有雷。三者无有雷无有雨。四者亦有雷亦有雨。何等人为有雷无有雨。是间比丘一人但说经。上亦说善。中亦说善。要亦说善。有行分别。但要具行见要。亦自不知法亦不知法法如行。是人名为但有雷无有雨。何等为但有雨无有雷。是间有人亦不说法经。上亦不说善。中亦不说善。要亦不说善。亦无有行分别。亦不要具行不见要。但意在法中行和利行。亦如法。亦受法法行。亦同行随法。是人为但有雨无有雷。何等为无有雨亦无有雷。为不说经。上亦不说善。中亦不说善。要亦不说善。分别亦不说。善要具行亦不说。善法亦自不解。到法亦自不行。是人名为无有雨无有雷。何等为亦有雨亦有雷。是间有人说经法。上亦说善。中亦说善。要亦说善。分别亦说。善要具行亦自解。法到法法亦知。行亦说。善亦自在法中解。到法法行亦自知解。是人为亦有雨亦有雷。佛说如是。

（二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四舍。何等为四。一者为舍舍。二为守舍。三为护舍。四为行舍。何等为舍舍者。念来不受不声舍晓离远。若以嗔恚亦从欺不声舍晓离远。是名为舍舍。何等为守舍者。眼已见色不受相不观相。若从因缘见恶生若从因缘见痴。若从因缘见不可意。若从因缘见弊恶意。起便自守受行福。守眼耳鼻口身意。为如法不受相。如上说。是名为守舍。何等为护舍。是间比丘比丘已生所非一善相。若红汁膖胀。若狐犬半食。若血流赤。若青黑腐。若骨白。若髑髅。熟谛视视。善护令意莫失善相。是名为护舍。何等为行舍。是间比丘比丘觉意行离故。别分故。分别远故。如是到至观觉意。是名为行舍。从后说绝。

守舍亦护亦行。是名为四舍。谛说如是。贤者行是不中止。为尽苦得道。佛说如是。弟子起礼佛受行。

（二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若比丘有四行。不自侵要近无为。何等为四。是间比丘比丘持戒行戒中。律根亦闭至自守意。饭食节度不多食不喜多食。上夜后夜常守行。是为四行。比丘不自侵亦近无为。从后说绝。

若比丘立戒根亦摄食亦知节度亦不离觉。如是行精进上夜后夜不中止。要不自侵减要近无为佛说如是。

（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若贤者家中居法行侵四家得欢喜。何等为四。一者父母妻子。二者儿客奴婢。三者知识亲属交友。四者王天王鬼神沙门婆罗门。从后说绝。

父母亦监沙门亦婆罗门。天祠亦尔。居家信祠。若干人故。能事持戒亲属。亦彼人见在生者。亦不犯天王亲属。亦自身一切人亦受恩。如是居黠生。是闻善行得豪。亦名闻现世无有说尽。后世上天。佛说如是。

（三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他婆罗门到佛已。到佛便问佛起居。已问起居便问佛。何因缘贤者。今世人少颜色无有力。多病少寿不大豪。佛报告婆罗门。今世婆罗门非法贪世间。横欲行意堕非法。以是辈人自洿念堕非法。横堕贪非是是习者。便从是因缘日月不正行。已不正行。便星宿亦不正行。已星宿不正行。便日月亦不正。时岁亦不正。已时岁不正。便漏刻时不正。已漏刻时不正。便有横风。已有横风。便天不时时雨堕。已天不时时雨堕。便若人种地便不时生熟得不如意。已不时生熟。所谷若人食。若畜生飞鸟。便少色少力多病少命少豪是为婆罗门。本是因缘。今世人少色少力多病少命少豪。便婆罗门持头礼佛已觉知。从今已后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佛说教如是。

（三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五福时布施。何等为五福。一者远来布施。二者为欲去布施。三为病瘦布施。四为谷贵时布施。五为尝新未自食。当为上与持戒者行者。从后自食为福。从后说绝。黠人时与信行无有悭意。时与贤者净意无有疑。福从无有量。佛说如是。比丘受行欢喜。

（三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贤者布施有五品。何等五。一者为贤者信与布施。二为多与。三为自手与。四为时与。五为不侵他人与。佛复告比丘。信与布施得何等福。信与者。为得与者为得宜多。所有多财产多珍宝多可意多好器物。世间亦信信者。是比丘信布施福。何等为多与。当如上头说。亦从父母得爱敬难。兄弟亦敬难。妻子亦敬难。儿从奴婢亦敬难。知识边人亦敬难。五种亲属皆敬难。是比丘从多与福自手与得。何等自手与。为当如上说。亦为家中所有意得乐得。第一可第一衣第一床卧具自意得乐。色声香味细滑自意得乐。是比丘为从自手与得福。何等为时与。福时与福者。为当如上说。亦命欲尽时财产珍宝物现在对如意不散四面。是比丘时与福。何等为比丘不侵他人行布施福。不侵他人持戒行布施者。为当如上说。若有所从精进治生。自从手臂勤力寒苦致犯治得。便从是无有能横夺福者。县官盗贼水火皆不能得害。亦无有用费不可意。是比丘不侵他人行布施福。从后说绝。信多自手与时与不侵他人贤者布施。如是从与施得乐无有极分别。行福亦分别。佛说如是。

（三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若人意在五法中。设使闻佛法教。不应除尘垢。亦不得道眼。何等为五。一者若恼说经者。二者若求便。三者若求穷。四者闻亦邪念意着他因缘。五者亦无有自高意。令所闻分别好丑。若人意随是五法。设使闻佛说法。不应自解尘垢。亦不应生法眼。

佛复告比丘。有五法。若人意在五法。即闻佛所教行法。为应自解尘垢。亦应得道眼。何等为五。一者无有恶意在说经者。二者亦不求经中长短有疑问解休。三者意亦不在色意亦不在他因缘。四者亦自有黠意能解善恶。五者分别自知。是五法。若人意随是五法。能得自解尘垢。一为不恼说经者。二为不求经中长短。三为不求穷。四者为亦不邪念。五为亦自有黠意能分别白黑。佛说如是。

（三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五行见一。何等为五。若行者有行者。是身从头至手足上发头脑皮。如有满若干种不净相。观是身有发毛爪齿血脉肌肉筋骨脾肾大肠小肠大小腹大便小便泪汗洟唾肝肺心胆血肥膏髓风热顶[寧*頁]。若有是计是

为第一念到见一。若行者复计如上说。意不动在他如上说。意念是贤者。第二行见一。若行者复观是如上说受识行计。是识为今世耶。为后世耶。若行者有是意。是为第三行见一。若行者念计如上说。为计观识今世后世无有止处。若行者觉是计。是为第四行见一。若行者计如上说。人有识人计是事。是人今世后世无有止处。已不得净观一。若行者有是意解是计。为第五净行见一。佛说如是。

（三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五因缘。比丘令人眼不止。为生痴为坏黠为恼人令不得无为。何等为五。一者爱欲。二者嗔恚。三者睡眠。四者五乐。五者疑不信。佛说如是。

（三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步行有五德。何等为五。一者能走。二者有力。三者除睡。四者饭食易消不作病。五者为行者易得定意。已得定意为久。佛说如是。

（三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若有比丘五法行。能在山上亦泽中居。能草蓐居卧。何等为五。一者能持戒不犯摄守学戒。二亦能摄根门守行。三亦能行精进。亦有精进力。亲不离要。不舍精进至得道。四已受佛律自晓了。五闻经亦易解谛。若行者受是五法。如上说能得居山上亦泽中。佛说如是。

（三九）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阿难。一切阿难。我说身不可行恶。口意亦尔。阿难便白佛。一切身口意不可行恶。人不止为作。从是作望几恶。佛告阿难。为五恶。何等为五。一为自欺身。二者为亦欺他人。三为语时上下不可贤者意。四为十方不名闻。五为已死堕地狱。

佛复告阿难。一切阿难。身善行我教为可作。口意亦尔。阿难复白。佛说一切身善行我教当为行。口意亦尔。人亦行是行欲望几福。佛告阿难。为五福。何等五。一为不自欺身。二为亦不欺他人。三为

语言上下可贤者意。四为十方名闻。五为已死上天。佛说如是。

（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有五恼。人人相依可。何等为五。若比丘人人相依可已。有时依有过。便比丘僧不欲见。出便相依者。念所我相依者。比丘僧便出不欲见。便爱着意不欲至比丘聚。我何以当复至比丘聚。便不复行。已聚不复行。便不复见比丘聚。已不复见比丘聚。便不闻法。已不闻法便不堕法。便离法便不在法。是比丘第一恼人人相依。二者亦有比丘。若人所爱者所爱者人亦有犯过便比丘聚。便有过者最着下坐。便爱者意计我所爱者。为比丘聚最着下坐。我不复为至比丘聚为比丘聚最着下坐。我不复为至比丘聚。中亦如上说。三者持钵袈裟至他国。四者弃戒受白衣。五者自坐愁失名。亦如上说。佛说如是。

（四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五恶不忍辱。何等为五。一者多怨。二者多谗。三者多不可意。四者十方不名闻。恶行五者。已命尽身堕恶地狱。是为五恶不忍辱者。佛复告比丘。有五善忍辱者。为无有怨。为无有谗。为无有不可意。为有十方名闻。为命尽生天上。佛说如是。

（四二）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比丘。有五恶不耐行者。人不耐行者人。比丘。何等为五。一者为从不耐者为粗。二为急性。三为已后恨。四为无有爱多憎。五为身命尽堕地狱。倒是为净。佛说如是。

（四三）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比丘。象有五相。为应官。为中王用。为可王意。为象引王随法中。何等五。一者闻受。二者能住。三者能斗。四者能走。五能自守。何等为比丘宫象自守。若象入军中。前足能斗后足尻背腹肩项鼻能自护。如是名为自守。若比丘五因缘具。便应礼名闻便应从人受叉手。便福地无有极。何等为五。闻受为一。能为二。受为三。行为四。守为五。何等为口中味身中细滑意中所念能制不受相。如是比丘。比丘能自守为守

六衰。第二者为禅。第三受为忍辱。第四能为持戒。第五闻受为精进。行者有是五事。便应名闻便应从人受叉手。便福地无有极。第子闻可意受。

（四四）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恶不依他人有五。何等为五。一者不依者意不解。二者依意曲离。三者自意不解。四者犯道行。五者不受佛严教。五善依他人。不相疾者好意解。解意不堕乱自意。解天下等意行。后来者与眼。佛说如是。

（四五）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彼时佛告比丘。诸畏是谓为欲。比丘。谓诸苦是谓为欲。比丘。诸疾病是谓为欲。比丘。诸结是谓为欲。比丘。诸疮是谓为欲。比丘。诸染泥是谓为欲。比丘。诸着是谓为欲。比丘。诸堕母腹中是谓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畏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畏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苦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苦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病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病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结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以是故诸结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疮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疮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染泥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染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着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以是故诸着为欲。

比丘。何以故。诸堕母腹中为欲。用世间痴人为贪欲所洪。为贪欲所缚。用现世不得脱诸畏。后世亦不得脱。比丘。是故诸堕母腹中

为欲。佛以说是从后说绝。

畏苦病结疮是谓为欲。痴人为是所缚已。可色从彼堕母腹中。上头所说。比丘正意已知莫离诸畏。为深黠人度彼。当观世间生老行展转。时佛说如是。

疮有八辈。一为疑疮。二为爱疮。三为贪疮。四为嗔恚疮。五为痴疮。六为憍慢疮。七为邪疮。八为生死疮。

（四六）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便请比丘。比丘至。佛便说是譬喻。比丘人有肿之岁。若干岁聚便为所肿九孔九痛九漏。从所孔所漏所渧所走。但为不净出。但为不净走。真恶难恶出流走肿。比丘为是身四因缘。名是四因缘身者。为九孔九痛为九漏从所漏所渧所走。但为不净出。但为不净流。但为臭恶出流走。如是比丘。为因缘肿。可惭可怖可畏可学。如是比丘。佛说如是。比丘受行欢喜。

（四七）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鸡山中。便告比丘。人居世间一劫中生死。取其骨藏之不腐不消不灭。积之与须弥山等。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有千劫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罗汉道泥洹。佛告比丘。人一劫中合会其骨与须弥山等。我故现其本因缘。比丘。若曹皆当拔其本根去离本恶。用是故不复生死。不复生死便得度世泥洹道。佛说如是。

阿那邠邸化七子经一卷

阿那邠邸化七子经

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舍卫祇树给孤独园。尔时阿那邠邸有七子。无笃信于佛法众。彼不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亦不改杀生。亦不改不与取。亦不改他淫。亦不改妄语。亦不改饮酒。尔时阿那邠邸长者告彼七子言。汝等。今可自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亦莫杀生。莫不与取。莫他妻淫。莫妄语。莫饮酒。皆悉莫犯。彼子作是语。我不堪任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莫杀亦不与取他淫妄语饮酒。皆不堪任。阿那邠邸长者言。我当赐汝千两金。汝等。可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改莫杀生不与取他淫妄语饮酒。皆悉改之。尔时七子已得千两金。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改不杀生不盗不他淫不妄语不饮酒。时阿那邠邸长者。与彼七子各赐千两金。已授三自归受五戒。便往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阿那邠邸白世尊言。我于此间有七子无笃信意。亦无欢喜心于佛法众。不自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亦不改杀生。不改盗。不改他淫。不改妄语。不改饮酒。世尊。时七子各各赐千两金。便使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而授五戒。云何世尊。彼七子颇有福善诸功德。使后有所获不。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长者。多饶益众生。欲安隐众生天人得安。长者。彼七子缘是功德。诸善功德皆悉具足。谛听彼七子所因功德诸善所获果报。我今当说。此北方有国城名石室。国土丰熟人民炽盛。彼有伊罗波多罗藏。无数百千金银珍宝车渠马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及诸众妙宝。彼揵陀赖国人。七岁中七月七日。或以祴盛抱戴。随其所欲皆悉费用。然彼伊罗钵多罗藏无所减少。若复长者。彼七子及此伊罗钵多罗大宝藏彼七千两金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数倍。皆悉不及汝七子所获功德。长者。复有国名迦陵磔。有城名蜜絺罗。谷米丰熟人民炽盛。彼有宝藏名般筹。无数珍宝金银车磔马瑙真珠水精琉璃珊瑚琥珀。乃至迦陵磔国人民。七岁七月七日中。随意所欲担负多少。无所减少。然彼迦陵渠国有所减少。若复长者七子。所有七千两金。及般筹大宝藏。于彼七千两金。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数倍。皆悉不及七子七千两金。所获功德而无与等。复有长者。鞞提师国城名须赖吒宾伽罗大宝藏。无数百千珍宝藏。金银车磔马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于彼鞞提师国。七岁七月七日中。随其所欲担负多少。皆负持去。于彼宾迦罗宝藏无所减少。若复长者七子七千两金。及宾迦罗宝藏。此七子七千两金。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数倍。皆悉不及七子所获功德。不可称计。复有长者。加尸国波罗奈城。彼有藏名蠰伽(龙名)。无数金银珍宝车磔马瑙水精琉璃真珠琥珀。彼七子七千两金。及此蠰伽大宝藏。彼七子七千两。金所获功德。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数倍不如也。长者。置此乾

陀越国人。舍此迦陵磔人。舍此鞞提施人。舍此迦尸人。犹如此阎浮提十六大国男女大小。彼尽随其所欲担负取此四大宝藏。金银珍宝车磲马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彼于七岁七月七日中。随其所欲皆悉担负持去。彼四大藏无所减少。长者彼七子七千两金。及此四大宝藏。百倍千倍百千倍无数倍皆悉不及。是时世尊。便说偈言。

伊罗钵乾陀　　蜜絺及般筹
宾伽及须赖　　蠰伽波罗奈
如此四宝藏　　种种珍宝满
无数不相及　　所作功德果

尔时世尊与阿那邠邸。说微妙法劝令欢喜。时同那邠邸长者。已从如来闻微妙法。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右膝着地。叉手向佛白世尊言。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欲设甘露饮食。为彼七子故。时世尊默然受阿那邠邸请。时阿那邠邸已见世尊默然受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还家即其日。施设甘露饮食。施设甘露饮食已即敷坐具。为佛比丘僧故而白时到。今正是时。愿世尊临顾。是时世尊知时已到。便着衣持钵。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诣阿那邠邸家。即就座坐及比丘僧。时阿那邠邸长者及七子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言。我有此七子各赐千两金。使自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使受五戒。今愿世尊。与此等说法。使我等七子。于如来所使逮等见。时世尊告阿那邠邸长者言。如是长者。如是长者。时阿那邠邸长者。见佛比丘僧坐定。及七子以甘馔饮食而供养之。时阿那邠邸长者及七子。甘馔饮食饭佛比丘僧。见世尊食竟除去钵。时阿那邠邸长者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彼七子。如来与说微妙法。而世尊知阿那邠邸七子至心听法。诸佛世尊常应所说法苦习尽道。时世尊与彼阿那邠邸长者七子。说如是法。各于坐上诸尘垢尽。无有瑕秽得法眼生。彼已见法。逮得深法无有狐疑。亦无犹预想得无所畏。以解了如来深法。自归命佛归命法归命众。而受五戒。时世尊与阿那邠邸长者及七子。复重说法已便从座起而去。是时阿那邠邸长者及彼七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大爱道般涅槃经一卷

佛说大爱道般涅槃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堕舍利国。行在猕猴。水拘罗曷讲堂。是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行在堕舍利国。与五百比丘尼俱。皆是阿罗汉皆为大神足。为谆那须摩诃离惟谶弥优波罗洹。卑耶俱昙弥。是辈长年比丘尼大弟子。行在堕舍利王国比丘尼精舍。是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自意觉念言我不忍见佛般涅槃并阿难舍利弗目揵连是贤者辈。我先舍寿命行取涅槃去。是时佛即已觉知。便语阿难是间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自念言。我不忍见佛般涅槃。并阿难舍利弗目干连是贤者辈。我先舍寿行取涅槃去。是五百比丘尼。自意觉舍一切苦。我不忍见佛般涅槃。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目干连是贤者辈。我辈亦当舍寿行取涅槃去。佛说如是。阿难白佛言。是故我身不能自胜。诸方不能分别。所闻法不能自识。所以者何。闻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当般涅槃。佛便告贤者阿难。如是阿难。汝自意念。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持精进种般涅槃耶。并定种慈种解种度知见种所法。我自知证觉者。若四意止若四意断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七觉意若八慧道行。汝恐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持是法去耶。佛说是竟已。阿难白言。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终不能持清净种般涅槃去亦不能持定种亦不能持慧种亦不能持解种亦不能持慧见知种终不能持觉种。佛自慧所觉知法。若四意止若四意断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若七觉意若八慧道行。终不能持是法般涅槃。阿难言。我自念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于佛有阜恩。佛母寿终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乳养长大佛。佛言。阿难。有是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于我有阜恩。我母寿终时乳养长大我。佛言。阿难。我亦于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有恩无量。所以者何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从我因缘。自归佛自归法自归比丘僧。自归习道尽。亦不复疑佛亦不复疑法亦不复疑比丘僧。亦不复疑习道尽。皆已了知。若人阿难。能教人自归佛者自归法者自归比丘僧者。自归习道尽者。受者尽寿命者。迁事所受归教。施与衣食卧具医药。所索不逆。尽寿命如是。尚未能为报师恩。佛言。是故阿难。我于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有阜恩无量。

是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便俱出堕舍利国到大树间。至佛所以头面礼佛足却住一处。是五百比丘尼亦复礼佛住一处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便叉手白佛言。我不能忍见佛般涅槃。并阿难舍利弗罗目干连是贤者辈比丘。我欲先舍寿行取涅槃去。以白如是。佛受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所白默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便以手摩佛足言。我今日最后见世间依者。最后见世间明者。最后见世间无上者。从今以后不复见三界中尊者。已为佛作礼却坐一处。是五百比丘尼亦

复叉手。白佛如是。我辈不忍见佛般涅槃并贤者阿难舍利弗罗目干连贤者比丘辈。我辈欲舍寿行取涅槃去。五百比丘尼白如是。佛默然受五百比丘尼所白。五百比丘尼便头面礼佛足言。我辈最后见世间依者。最后见世间明者。最后见世间无上者。从今以后不复见三界中尊者。已说如是各还就座。佛为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说若干品法已讫皆欢喜起坐。皆为佛作礼绕佛三匝。头面着地还到堕舍利国。入王园比丘尼精舍。便从一处布五百座。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各就座。是时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便自现神足从坐中没身。去从东方出在虚空中。上一树间上至七树间。自现四神足。于虚空上经行。已经行便住。已住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从东方没出西方。从南方没出北方。便从七树间下至地变化现神足如于上。时便灭神足取涅槃去。是时五百比丘尼便皆于坐中没身。从东方出在虚空中。上一树间上至七树间。自现四品神足。于虚空中经行。已经行便住。已住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从东方没出西方。从南方没出北方。便从七树间下至地。变化现神足如于上。时便灭神足取涅槃去。

是时佛告贤者阿难。汝行明日平旦入惟舍利国到耶陀迦罗越舍。已到便告耶陀迦罗越。佛母般涅槃。并五百比丘尼。佛劝令迦罗越作五百舆床五百瓶麻油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种花香若干种伎乐。持到王园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涅槃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罗汉皆大神足。功德已满当好葬之。佛语阿难。告迦罗越。佛劝如是。阿难闻佛言。唯然即起持头面礼佛足。即以平旦入惟舍利国。至耶陀迦罗越所。至已告守门者。令入白迦罗越。阿难在外。守门者闻阿难言。即入白如是。时耶陀迦罗越在高楼上。与妓女共相娱乐。闻门者言如是。即恐怖衣毛皆竖。即下楼出与阿难相见。即持头面着贤者阿难足下为礼。白贤者阿难。是非恒亦非小事。所以者何。贤者来入国一何早耶耶陀迦罗越言。已意何。阿难即报言。佛使我来欲劝令迦罗越。作五百舆床五百麻油瓶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种好香花若干种伎乐。持到王园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涅槃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罗汉皆大神足。功德已满当好葬之。佛劝迦罗越如是。迦罗越闻阿难言如是。即惛擗地言。贤者阿难。我人有何等过于比丘尼。比丘尼有何恨我人。所般涅槃不告我人。贤者阿难。从今以后。行室当空。诸座亦当空。经行处亦当空。四徼道头里巷皆当空。惟舍利国已为空。贤者阿难。从今以后。不复见比丘尼行分越入惟舍利国。是痛何甚。耶陀迦罗越言已竟。阿难即告迦罗越言。佛本自说言。一切恩爱皆当别离消散。各自异处各自异行。所生所至所想。各自有行。各自有因缘。会当灭尽会当别离。欲令不别离者终不可得。慧人但当护

法行。是时贤者阿难。为迦罗越引若干经。要持解迦罗越意。灭劝迦罗越意。已解已喜已劝。便到惟舍利国。披罗门迦罗越异因缘。在讲堂聚会。便贤者阿难。以到就座已坐。便告惟舍利国披罗门迦罗越。卿辈作五百舆床五百麻油瓶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种好香华若干种妓乐。持到王园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涅槃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罗汉皆大神足。功德已满当好葬之。佛劝众披罗门迦罗越如是。惟舍利国披罗门迦罗越。即便擗地告贤者阿难。我人有何等过于比丘尼。比丘尼有何恨我人辈。持何等失比丘尼意。般涅槃不告我人。贤者阿难。从今以后。行室皆当空。诸座皆当空。四徼道头里巷皆当空。惟舍利国以为空。从今以后。终不复见比丘尼入惟舍利国行分越。是时贤者阿难。告惟舍利国披罗门迦罗越。佛先自说。一切恩爱皆当别离消散。各自异处各自异行。所生所至所想各自有行。各自有因缘会当别离欲令不别离终不可得。慧人但当护法行。是时贤者阿难。为惟舍利国披罗门迦罗越。引若干经要持解披罗门迦罗越意。喜披罗门迦罗越意。劝披罗门迦罗越意。已解已喜已劝。贤者阿难。便起坐到佛所。是时耶陀迦罗越。并五百披罗门迦罗越。持五百舆床五百麻油瓶五百分薪五百分香若干种好香华妓乐。到王园比丘尼精舍。已到是时王园比丘尼精舍门闭。耶陀迦罗越便告一人言。来汝上一人肩上。度垣墙入园开门。是人受迦罗越言。上一人肩上度垣墙即开门。耶游陀迦罗越及五百披罗门。俱入王园比丘尼精舍。是时五百比丘尼共有六沙弥利。是六沙弥利告耶游陀迦罗越言。贤者迦罗越。莫得娆是五百比丘尼也。所以者何皆是已得定意坐者。是时迦罗越告六沙弥利言。是五百比丘尼。不为定意生。已舍寿命行取涅槃。是时六沙弥利闻是语即惛擗地言。谁当复教诫我人者耶。谁当复谏数我人。当持衣钵随谁后耶。是时迦罗越告贤者六沙弥利言。佛先自说一切恩爱皆当别离。贤者沙弥利莫愁忧。但当勤行增精进。是时迦罗越。取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舍利。持若干种香花妓乐恭敬。捡取舍利着金床上。并五百比丘尼舍利亦如是。便耶游陀迦罗越。并五百披罗门迦罗越。俱取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舍利到佛所。是时佛告贤者舍利弗罗。汝来。正东向叉手下右膝着地。说如是。有在东方直信者直业者。三神六智大神足功德已满者。皆来到是间。所以者何。佛母般涅槃并五百比丘尼已般涅槃。皆是阿罗汉皆大神足。功德已满。当共好葬之。南方亦尔西方亦尔。北方亦尔东方亦尔。贤者舍利弗罗受语。即东向南向西向北向请诸阿罗汉。即时东方有三百五十阿罗汉来。南方亦尔西方亦尔北方亦尔。合千阿罗汉在佛前。佛便与千比丘僧俱。到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舍利所。佛便坐。千比丘皆就座。是时佛便告贤者阿难。汝起取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舍利。以钵盛之。持来着我手中。阿难言。唯然。便起坐取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舍利。着钵中持授佛。佛即以两手受之。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舍利已受。佛便告众比丘僧。是母人聚舍利也。本是恶身急弊卒暴轻心数转嫉妒。

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已舍母人聚身。男子所应得者摩诃卑耶和题为已得也。

是时佛令耶游陀迦罗越众比丘僧。共为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起塔。已起塔及惟舍利国人民及诸天人。皆共事摩诃卑耶和题俱昙弥并五百比丘尼塔。佛说如是。诸比丘皆欢喜起。前为佛作礼而去。

佛母般泥洹经一卷

佛母般泥洹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维耶离国。行在猕猴水边拘罗曷讲堂上。大爱道比丘尼者即从佛母也。时在维耶离国。与女除馑五百人俱。皆是应真。获六通四达神足变化。年耆德尊神曜巍巍。其精舍在王园所度无量深入普智定。睹世尊逮阿难鹙鹭子大目干连。所度已毕将欲灭度曰。吾不忍见世尊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及诸应真泥曰。吾当先息灵还乎本无矣。佛一切智具照其然。即告阿难。大爱道念曰。吾不忍见世尊并诸应真泥曰。欲先灭度阿难闻教即稽首言。今闻尊命。四体萎堕心塞智索。不识四方之名。佛告阿难。汝谓大爱道灭度将戒种慧种定种解脱种度知见种。若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品道行去耶。对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大后薨。母慈至有大弘恩。在佛所耳。世尊叹曰。真如汝言。母于吾诚有哺乳重恩之惠。吾亦有难算之恩在母所也。由吾明获归命佛归命法归命圣众。自归习尽道冥灭明盛。无疑于三尊苦习尽道道眼明尽解结解获无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入正真归佛归法归乎圣众。自归习尽道者。受道弟子。尽天下名珍。讫其年寿供养经师。万未塞一。归命三尊恩过须弥。弟子由芥子也。是故阿难。吾有重恩于大爱道所。其为无量也于时大爱道与除馑女五百人俱到佛所。皆头面着佛足退叉手立。大爱道白佛言。吾不忍睹佛及诸应真灭度。欲先泥曰。佛默可之。大爱道以手摩佛足曰。吾免睹如来应仪正真道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三界明。自今不复睹之矣。五百除馑女陈辞如上。佛亦可之也。为说身患生死忧悲苦不如意[病-丙＋(止/(止*止))]之难。无欲清净空不愿无相灭度之安若干净品。诸女除馑莫不欢喜。绕佛三匝稽首而去。还乎精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坐。大爱道现神足德。自坐没地从东方来。在虚空中化。去地一树转升七树。经行虚空中。乍坐乍卧。上身出水。下身出火。下身出水。上身出火。又没地中飞东方来。没法如前。八方上下来。放大光明以照诸冥中。人上曜诸天。五百除馑变化俱然同时泥曰。

佛告贤者阿难。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告之曰。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馑皆已灭度。佛劝理家作五百舆床。麻油香花樟楠梓事各五百。贡妓正音当以供养所以然者。斯诸除馑皆六通四达。获空不愿无相净定。今得泥曰为诸佛所叹。一时之供养其福无数。阿难稽首于地恻然敬诺。平旦入城至理家门。告守门者曰。入云吾来。门人入如事云。理家时在高观与乐人相娱。闻阿难来心怖毛竖即下观疾出五体投地。以手着足长跪而曰。贤者。

阿难今来甚早。斯事非恒将以何故。阿难如佛教具为理家说之。理家闻之即擗身于地。抗哀而云。吾等岂有非佛弟子。不肖之行而为除馑所弃矣。长逝无为而无遗教乎。嘘唏重曰。贤者阿难自维耶梨精舍都为空寂。王道四街不复睹神通女除馑。如彼盛德行于国道。国道为空其痛何甚乎。阿难答曰。佛说乾坤虽为长久始必有终。盛者有衰恩爱当离。睹异欲永者寻行受报。三界无常其如幻梦。古来非常苦身之患其祸无量。而愚者不见可谓瞽矣。生求不死。会毕不离者终不可得也。上贤睹佛经奥解四非常如盲得视。精进勤行可免重苦矣。阿难引若干要说。以释理家结。理家心解即喜。阿难复至诸梵志理家所。时其众在讲堂有异议。即告之曰。佛劝诸贤者作五百人葬具。所以然者。佛母并五百女除馑皆已灭度。梵志理家闻阿难言靡不擗地椎心摵发宛转哀号云。当奈何。吾等孤露将腹谁恃乎。阿难又说。三界是幻都为非常身为苦器[病-丙＋(止/(止*止))]痛所聚唯泥曰安故三尊归之也。理家心解稽首足下。阿难还至佛所。如事以闻。梵志理家即具葬具。驰诣精舍时园门闭。理家使人缘入开门欲入讲堂。有女沙弥三人。一人得不还道。次者频来。小者沟港。告理家曰。吾师坐禅今得寂定。慎无扰也。答曰。师已灭度不为定也。沙弥闻之。擗身绝息有顷乃稣。哀号而曰。谁当复诲吾等圣训绝吾者废也。理家睹之莫不举哀。哀毕告沙弥曰。佛本说经。恩爱虽会终必有离。世荣难保唯道可久。但当建志进取应真。灭三界苦捐俗哀心也。理家阇维毕。奉舍利诣佛所。佛告鹙鹭子。汝东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业三神六智道神已足者。皆来赴斯。所以然者。佛母逮诸除馑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当会四方俱然。于是四方各二百五十应真。神足飞来稽首佛足。佛起至大爱道舍利所。千比丘从皆就告阿难。取舍利盛之以钵着吾手中。阿难如命。以钵盛舍利长跪授佛。佛以两手受之。告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秽身凶愚急暴。轻心疾转嫉妒阴谋。败道坏德为乱作先之类。今母拔女人凶愚之秽。为丈夫行获应真道。还灵本无净过虚空。行高无盖何其健哉。佛告诸比丘及理家众。共为母及诸应真女兴庙。佥曰唯然。于是天人鬼龙兴庙立刹。华香作乐绕庙三匝。哀者震国诣佛敬信。辄说生死为苦三界无安以释来者。莫不欢喜。稽首而去。

佛般泥洹后变记

我般泥洹后百岁我诸弟子沙门。聪明智慧如我无异。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佛图。三百岁时。若有出家作沙门。一日中便得道。四百岁时。数念佛及法以比丘僧。供养和上阿阇梨。五百岁时。沙门婆罗门及人民。无不啼泣念佛者。六百岁时。诸沙门便行入山中树下冢间求道。七百岁时。便行内外学经。若有沙门婆罗门问事无不解了。悉坏九十六种外道。

八百岁时。便复念行作佛图[卄/隋]疾次作佛图。九百岁时。便念行治生求利害处所。千岁时。便行与国王相随教习兵法战阵。自行屠杀。妻娶妇女。

佛说圣法印经一卷

佛说圣法印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佛告诸比丘。听诸比丘。唯诺受教佛言。当为汝说圣法印。所应威仪。现清净行。谛听善思念之。佛言。比丘。假使有人。说不求空。不用无想。欲使兴发。至不自大禅定之业未之有也。设使有人。慕乐空法。志在无想。兴发至要。消除自大憍慢之心禅定之业此可致矣。辄如道愿。普有所见。所以者何。慕乐于空。欲得无想。无慢自大见。于慧业皆可致矣。何谓比丘圣法印者。其圣法印。所可更习。至清净见。假使比丘。处于闲居。若坐树下空闲之处。解色无常。见色本无。已解无常。解至空无。皆为恍惚。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空。尚未得舍憍慢自大。禅定清净所见业也。虽尔得致柔顺之定。即时辄见除诸色想声想香想以故谓言至于无想。故曰无欲。尚未得消自大憍慢。至于禅定清净见也。其心续存柔顺之定。彼则见除所有贪淫嗔恚愚痴。是故名曰无欲之定。尚未得除自大憍慢。至于禅定清净见也。心自念言。吾我起灭。从何所兴思惟解知其吾我者。所因习味分别诸识。皆从因缘而致此业。从是因缘致有神识。复自念言。此诸因缘。为有常乎为无常耶。复自念言。因缘所合致神识者。此皆无常。无有根本。此神识者。依猗无常而有妄想。故有缘起十二因也。皆归于尽无常苦空毁坏别离离欲灭尽。晓了是者。乃知无本。得至降伏。消一切起。得入道行。是乃逮致除于自大无慢放逸。禅定之业。现清净行。是则名曰由圣法印。清净之业。从始至终。究竟本末。佛说如是。诸比丘。闻莫不欢喜。作礼而去。

五阴譬喻经一卷

五阴譬喻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靡胜国。度河津见中大沫聚随水流。即告比丘言。诸比丘。譬如此大沫聚随水流。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非有虚无不实速消归尽。所以者何。沫无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色去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丘。见此当熟省视观。其不有虚无不实。但病但结但疮但伪。非真非常为苦为空为非身为消尽。所以者何。色之性无有强。譬如比丘天雨渧水一泡适起一泡即灭。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非有虚无不实速消归尽。所以者何。泡无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痛去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丘见知当熟省视观其不有虚无不实。但病但结但伪但疮。非真非常为苦为空为非身为消尽。所以者何。痛之性无有强故。

譬如比丘季夏盛热日中之炎。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非有虚无不实速消归尽。所以者何。炎无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想去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丘见是当熟省视观。其不有虚无不实。但淫但结但疮但伪。非真非常为苦为空为非身为消尽。所以者何。想之性无有强。

譬如比丘人求良材担斧入林。见大芭蕉鸿直不曲。因断其本斩其末劈其叶。理分分[利-禾+皮]而解之。中了无心何有牢固。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非有虚无不实速消归尽。所以者何。彼芭蕉无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行去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丘见此当熟省视知。其不有虚无不实。但淫但结但疮但伪。非真非常为苦为空为非身为消尽。所以者何。行之性无有强。

譬如比丘幻师与幻弟子于四衢道大人众中。现若干幻化作群象群马车乘步从。目士见之观视省察。即知不有虚无不实无形化尽。所以者何。幻无强故。如是比丘。一切所识去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丘见此当熟省视观。其不有虚无不实。但淫但结但疮但伪。非真非常为苦为空为非身为消尽。所以者何。识之性无有强。于是佛说偈言。

沫聚喻于色　　痛如水中泡
想譬热时炎　　行为若芭蕉
夫幻喻如识　　诸佛说若此
当为观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虚之为审　　不睹其有常
欲见阴当尔　　真智说皆然
三事断绝时　　知身无所直
命气温煖识　　舍身而转逝
当其死卧地　　犹草无所知
观其状如是　　但幻而愚贪
心心为无安　　亦无有牢强
知五阴如此　　比丘宜精勤
是以当昼夜　　自觉念正智
受行寂灭道　　行除最安乐

佛说如是比丘闻皆欢喜。

佛说水沫所漂经

闻如是。一时婆迦婆在阿迎阇(波斯匿王所造观也)恒水侧。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时有大聚沫为水所漂。世尊见已告诸比丘。汝等颇见此沫聚为恒水所漂不。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此沫聚若有目士。谛观察之思惟分别。彼人见已谛观察之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水聚沫何可依怙。如是诸所有色。过去当来现在。若粗若细若远若近。彼有目士谛观察之思惟分别。彼人见已谛观察之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空无所有亦不坚固。此色阴有何坚固。譬如夏雨有泡现。或有生者。或有灭者。彼有目士谛观察之思惟分别。彼人已见谛观察之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犹如此水沫有何坚固。如是此身中痛。当来过去现在。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有目士谛观察之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觉知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痛阴中有何坚固。譬若夏后日日正中。无有云曀野马炽盛。彼有目士而观察之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则觉知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野马有何坚固。如是诸所有想。过去当来现在。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有目士而观察之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无坚固。此想阴中有何坚固。譬如有人从城郭村落出。求坚固彼器。便往大丛树中。若见芭蕉树生茂盛好。人见者欢喜。独生无枝叶。若断其根作三四段。在处皮处皮剥。却欲求实不可得。况欲得坚固。彼有目士谛观察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芭蕉树有何坚固。如是诸所有行。过去当来现在。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有目士而观察之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觉知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行阴有何坚固。譬如黠慧幻师及幻师弟子在众人前自现幻术。若有目士谛观察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幻术有何坚固。如是诸所有识。过去当来现在。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有目士而谛观察思惟分别。彼已观察思惟分别。空无所有无来无往亦不坚固。此识阴有何坚固。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色如彼聚沫　　痛如彼水泡
想如夏野马　　行如芭蕉树
识如彼幻术　　最胜之所说
若能谛观察　　思惟而分别
空亦无所有　　若能作是观
谛察此身中　　大智之所说

当灭此三法　　能舍除去色
此行亦如是　　幻师不真术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不自守意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比丘。应唯然。佛言。听说自守亦不自守。比丘便叉手从佛听。佛告比丘。几因缘不自守。若眼根不闭守。若眼堕色识意便泆。已意泆便更苦。已更苦便不得定意。已不得定意便不知至诚。如有已不知便不见如有。已不知已不见如有。便不舍结亦不度疑。已不舍结不度疑。便属他因缘。异知已异知。便苦不安隐。如是说。耳亦尔鼻亦尔口亦尔身亦尔意亦尔。如是行名为不自守。

佛复告比丘。几因缘自守。若眼根自守。止眼识不堕色意便不泆。已意不泆便更乐。已更乐便得定意。已得定意便谛如有知谛如有见。已谛如知谛如见。便舍结亦度疑。便不信不至诚。便慧智。便意乐安隐。六根亦如是说。如是名为自守。所说自守不自守如是。佛说如是。皆欢喜受。

佛说满愿子经一卷

佛说满愿子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摩鸠罗无种山中。与大比丘俱。比丘五百。尔时贤者邠耨。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稽首足下叉手白佛。善哉世尊。为我且讲要法。我当奉行令身长夜安隐无极。佛言。谛听善思念之。邠耨应唯然世尊。佛告邠耨。目见好色可眼之物。所可爱乐贪欲之。耳贪好声。鼻识好香。舌知美味。身着细滑更乐可意。爱于所欲慕于贪求。假使比丘欣乐然可心处其中已贪住则乐迷惑。从是致患忧恼之戚。假使邠耨比丘。目见色者。可眼之物不以欢乐。心不处中恼患则除。耳鼻口身意亦复如是。是为粗举要法。佛之教诲以诫敕汝。今欲所游。邠耨白佛。唯然世尊。有一国名首那和兰(晋曰所闻欲胜)。欲游彼国。佛言。彼国凶恶志怀粗[麩-夫＋黄]。不能柔和喜斗乱人。假使彼国异心凶人骂詈毁辱。当云何乎。假使彼国异心恶人骂詈辱我。我当心念。爱我敬我尚原赦我手不推我。佛言。假使叉汝当奈之何。邠耨白曰。当心念言。尚复爱我敬我贤善柔和。不以瓦石而打掷我。佛言。假使以瓦石打掷汝。当奈之何。邠耨白曰。其国人善仁和温雅。不以刀杖伤击我身。佛言。假使刀杖伤击汝身。当奈之何。邠耨白曰。我当念言。其国人善柔和温雅。不以利刀害我身命。佛言。假使利刀害汝身命。当奈之何。邠耨白曰。我当心念言。身有六情为之所患。厌身众恼不净流出。求刀为食志唯在味。入于寂然以刀为食。佛言。善哉邠耨。汝能堪任以是比像。调顺寂然忍辱仁贤。处于彼国随意所欲。于是邠耨即从坐起。稽首佛足右绕三匝。自诣其室。即夜盖藏床卧安眠。明晨着衣持钵往诣彼国。寻在其国于一夏中教化劝立。请清信士凡五百人。清信女五百人。兴于寺舍五百。窟室床榻五百。及法坐具被枕各各五百。化五百人皆为沙门。在于其岁证三达寻灭度。灭度未久。诸比丘众无央数千。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却在一面。俱白佛言。有一比丘名曰邠耨。佛为粗举说其要法。今已灭度已来未久。为何所获得何证乎。佛言。诸比丘。彼族姓子已兴三达证得六通。谛观顺法无与等者。不与余事唯讲法典。诸漏已尽无复尘垢。已度想念脱于智慧。现在于法极达诸通。证具足。于生死已断。称举梵行所作已办。鲜名色本诸慧无生。圣智具足已得罗汉。于时世尊莫不称誉咨嗟无极邠耨文陀尼子。佛说如是。比丘莫不欢喜。

转法轮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波罗奈国鹿野树下坐。时有千比丘诸天神。皆大会侧塞空中。于是有自然法轮。飞来当佛前转。佛以手抚轮曰。止往者吾从无数劫来。为名色转受苦无量。今者痴爱之意已止。漏结之情已解。诸根已定生死已断。不复转于五道也。轮即止。于是佛告诸比丘。世间有二事堕边行。行道弟子舍家者。终身不当与从事。何等二。一为念在贪欲无清净志。二为猗着身爱不能精进。是故退边行。不得值佛道德具人。若此比丘不念贪欲着身爱行。可得受中。如来最正觉得眼得慧。从两边度自致泥洹。何谓受中。谓受八直之道。一曰正见。二曰正思。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若诸比丘本末闻道。当已知甚苦为真谛。已一心受眼受禅思受慧见觉所念令意解。当知甚苦习尽为真谛。已受眼观禅思慧见觉所念令意解。如是尽真谛。何谓为苦。谓生老苦病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所爱别苦求不得苦。要从五阴受盛为苦。何谓苦习。谓从爱故而令复有乐性。不离在在贪喜。欲爱色爱不色之爱。是习为苦。何谓苦尽。谓觉从爱复有所乐。淫念不受。不念无余无淫。舍之无复禅。如是为习尽。何谓苦习尽欲受道。谓受行八直道。正见正思正言正行正命正治正志正定。是为苦习尽受道真谛也。

又是比丘苦为真谛。苦由习为真谛。苦习尽为真谛。苦习尽欲受道为真谛。若本在昔未闻是法者。当受眼观禅行受慧见受觉念令意得解。若令在斯未闻是四谛法者。当受道眼受禅思受慧觉令意行解。若诸在彼不得闻是四谛法者。亦当受眼受禅受慧受觉令意得解。是为四谛三转合十二事。知而未净者吾不与也。一切世间诸天人民若梵若魔沙门梵志。自知证已受行戒定慧解度知见成。是为四极。是生后不复有。长离世间无复忧患。佛说是时。贤者阿若拘邻等及八千垓天。皆远尘离垢诸法眼生。其千比丘漏尽意解皆得阿罗汉。及上诸习法应当尽者一切皆转。众祐法轮声三转。诸天世间在法地者莫不遍闻。至于第一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术天不骄乐天化应声天。至诸梵界须臾遍闻。尔时佛界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皆大震动。是为佛众祐。始于波罗奈以无上法轮转未转者。照无数度诸天人从是得道。佛说是已。皆大欢喜。

佛说三转法轮经一卷

佛说三转法轮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尔时世尊告五苾刍曰。汝等苾刍。此苦圣谛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汝等苾刍。此苦集苦灭顺苦灭道圣谛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应知。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集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应断。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灭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应证。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汝等苾刍。此顺苦灭道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应修。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已知。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集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已断。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苦灭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已证。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此顺苦灭道圣谛是所了法。如是已修。于所闻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觉。

汝等苾刍。若我于此四圣谛法未了三转十二相者。眼智明觉皆不得生。我则不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舍离烦恼心得解脱。不能证得无上菩提。

汝等苾刍。由我于此四圣谛法解了三转十二相故。眼智明觉皆悉得生。乃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舍离烦恼心得解脱。便能证得无上菩提。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具寿憍陈如及八万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

净。佛告憍陈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陈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陈如(阿若是解了义)

是时地居药叉闻佛说已。出大音声。告人天曰。仁等当知。佛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广说三转十二行相法轮。由此能于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为大饶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隐涅槃之处。人天增盛阿苏罗减少。由彼药叉作如是告。虚空诸天四大王众皆悉闻知。如是展转于刹那顷尽六欲天。须臾之间乃至梵天普闻其响。梵众闻已复皆遍告广说如前。因名此经为三转法轮。时五苾刍及人天等。闻佛说已。欢喜奉行。

佛说八正道经一卷

佛说八正道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弟子。听我说邪道亦说正道。何等为邪道不谛见不谛念不谛语不谛治不谛求不谛行不谛意不谛定。是为道八邪行。

何等为道八正行。一者谛见。谛见为何等。信布施信礼信祠信善恶行自然福信父母信天下道人信求道信谛行信谛受。今世后世自黠得证自成。便相告说是为谛见。

第二谛念为何等。所意弃欲弃家不嗔恚怒不相侵。是为谛念。

第三谛语为何等。不两舌不传语不恶骂不妄语。是为谛语。

第四谛行为何等。不杀盗淫。是为谛行。

第五谛受为何等。是闻有道弟子法求不可非法。饭食床卧病瘦正法求不可非法。是为谛受。

第六谛治为何等。生死意共合行所精进行出力因缘行。乃精进不厌意持。是为谛治。

第七谛意为何等。生死行合意念向意念不妄不共意求。是名为谛意。

第八谛定为何等。生死意合念止相止护已止聚止。不可为。不作所有罪。不堕中庭。是名为谛定。

比丘。所有道弟子。当受是八种行谛道。如说行可得道八行觉。谛见者信布施后世得具福。信礼者见沙门道人作礼福。信祠者悬缯烧香散花然灯。信所行十善是为自然得福。信父母者信孝顺。信天下道人者喜受经。信求道者为行道。信谛行者断恶意。信谛受者不犯戒。今世后世自黠为得黠。能教人得证。自成者能成人。能成他人便相告说。是名为谛见知。如是便自脱亦脱他人。

第二谛念所意起者为失意。欲弃家者为念道。不嗔恚怒者为忍辱。不相侵者当正意。

第三谛语者。不恶骂不犯口四过。但说至诚道品谛要。

第四谛行者不杀盗淫而行诚信。

第五谛不堕贪者。但求一衣一食为贱医。

第六谛治者为向三十七品经。

第七谛意者日增三十七品经不离意。

第八谛止者不忘因缘。止者常还意护。已止者一切无所犯。聚止者得福道。佛说如是。皆欢喜受。

难提释经一卷

难提释经

闻如是。一时佛行在俱舍梨国。树名尼拘类。是时多聚会比丘在迦梨讲堂。树间会坐为佛作衣。今佛不久夏竟。夏已尽佛自说。三月已竟作衣已。当到多人处便难提释闻多聚会比丘在迦梨讲堂树间会坐。为佛作衣今佛不久夏竟。夏已尽佛自说。三月已竟作衣已。当到多人处。难提释已闻如是。便到佛所。已到为佛足礼便坐一处。已坐难提释白佛言。如是我闻。多聚会比丘在迦梨讲堂树间会坐。为佛作衣。今佛不久夏竟已夏尽佛自说。三月已竟作衣已当到多人处。我闻是即愁忧。所食不觉味。诸方不分别。所闻善法不复念。所作世间业不复着。所以者何。甚久乃复得见佛并清净行比丘。难提释言已竟。佛便报难提。释难提。若见我身若不见我身。若见清净行比丘。若不见清净行比丘。常当行内五法。何等五。一者意常当有信舍不信意。二者常当清净行舍不清净行。三者常当乐布施舍悭贪。四者常当有慧舍痴。五者常当多闻莫乐不闻。难提。是为内五事。已当复有六念。何等六。一念佛。二念法。三念比丘僧。四念戒。五念施与。六念天。

难提。若慧弟子念佛诸德。佛为有是。为如来。为无所著。为一切觉。为神行足。为已快。为有无量。为无有上。为男子师。为法御者。为天人师。为觉有是。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为自慧证身生处已尽。为已着清净行。所为当自识。但有是身从后不受。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已得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弟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佛德。

难提。若慧弟子念法德佛所说。大为安隐为可见。为无时可相授。可得持慧者钻。可得出可饱。可依从法得离所处。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念。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意。从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弟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法德。

难提。若慧弟子念比丘聚德。佛众弟子为有清净。为有定。为有脱。为有脱见慧。为有行。为有所得。为是世间福田。少施得福无有量。若众中有须陀洹。为信有须陀洹。若众有斯陀含。为信有斯陀含。若众有阿那含。为信有阿那含。若众有阿罗汉。为信有阿罗汉。是为男子四双贤者八辈人中第一人中之刚。为人师。为人中。应受恭敬者。是为三界中最人。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意。从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男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比丘聚德。难提。若慧弟子自念戒德。佛所施戒不可犯不可轻不可毁不可弄不可试。慧者从戒得定。从定便离爱。意不着世间。譬如石破终不复合。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意。从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弟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戒德。难提。若慧弟子自念施与之德。快哉我已得作人。于悭贪之中能自拔。无有嫉之意。为常乐与为信所与。后必当得少施所得无量从施得无为。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意。从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弟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施与之德。

难提。若慧弟子念诸天德。第一照头摩赖。第二忉利。第三艳。第四兜术。第五泥慢罗提。第六般泥迷陀和舍和提。若从信若从清净若从闻若从施若从慧。各有行得上是六天。我亦能行五法。若信戒闻施慧。从是因缘得生天上。难提。是时慧弟子意。不着贪欲。不着嗔恚。不着愚痴。便为直意。慧弟子意已直。已直意便得义便得法便见法便大乐喜。已喜便生乐。从乐便身灭。身已灭便得安隐意。从安隐便得定。从定便如知如见。是为苦谛是为习。是为尽是为苦灭向道者谛。难提。若慧弟子在邪中为直念。有恨意便为舍。意有所著便不受。是为慧弟子乐道迹。为常念诸天德。佛说如是。难提释大欢喜受。着意常行是六念。起坐持头面着佛足礼。

佛说马有三相经一卷

佛说马有三相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便告诸比丘。善马有三相用入官可给御。中王意得名为官马。何等为三相。一者有善马意自能走。二者有力。三者端正好色。是为三相。善马中入官。善人亦有三相。自得善意名闻亦豪。举人敬难之。可受人礼能福天下。何等为三相。有善人得意能走有力有端正色。何等为善人得意能走。有善人得意是苦如有知。为是习。为是尽败。为是道识。如是善人得意为走。何等为善人得意为力。为有弊恶态当为断尽力求之。精进求者意弃恶。未起弊恶态不复起。未起善意当为起。已起善意当为止不忘减稍稍增多。行意俱善行尽力求。制意弃恶。如是善人得力。何等为善人得意有色端正。是间有善人得意避五乐避弊恶。能到四弃得行。如是善人得意有色。是为三因缘谛行。善人得意名闻为能主举人难之。可取礼天下如是。佛说如是。

佛说马有八态譬人经一卷

佛说马有八态譬人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多比丘僧俱。佛告诸比丘。马有弊恶态八。何等八。一态者解羁缰时便掣车欲走。二态者驾车跳[跳-兆＋梁]欲啮人。三态者便举前两脚掣车走。四态者便蹋车軨。五态者便人立持轭摩挱车却行。六态者便傍行邪走。七态者便掣车驰走。得浊泥抵止住不复行。八态者悬篼馁之熟视不肯食。其主牵去欲驾之。遽唅噏噬欲食不能得食。佛言。人亦有弊恶态八。何等为八。一态者闻说经便走不欲听。如马解羁缰掣车走时。二态者闻说经意不解不知语所趣向。便嗔跳[跳-兆＋梁]不欲闻。如马驾车时跳[跳-兆＋梁]欲啮人时。三态者闻说经便逆不受。如马举前两脚掣车走时四态者闻说经便骂。如马蹋车軨时五态者闻说经。便起去如马人。立持轭摩挱车却行时。六态者闻说经不肯听[卑*頁]头邪视耳语。如马傍行邪走时。七态者闻说经便欲穷难。问之不能相应答。便死抵妄语。如马得浊泥便止不复行时。八态者闻说经不肯听。反念淫泆多求不欲听受。死入恶道时。乃遽欲学问行道。亦不能复得行道。如马悬篼餧之熟视不肯食。其主牵去欲驾之。乃遽唅噏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说马八态。恶人亦有八恶态如是。诸比丘闻经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相应可经

　　佛在舍卫国请诸比丘。比丘即到。佛告比丘。比丘应唯然从佛闻。佛便说。是不闻者不闻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多闻者多闻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贪淫者贪淫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贪淫者不贪淫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嗔恚者嗔恚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嗔恚者不嗔恚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愚痴者愚痴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慧者慧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布施者布施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悭贪者悭贪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少欲者少欲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多欲者多欲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持戒者不持戒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持戒者持戒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难给者难给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易给者易给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知足者不知足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知足者知足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不自守者不自守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自守者自守者俱相类相聚相应相可。佛说。比丘。如是慧人当分别是因缘。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莫行。佛说如是。比丘受行着意。

修行本起经二卷

修行本起经卷上

现变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尼拘陀树下。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诸漏已尽。意解无垢。众智自在。晓了诸法。离于重担。逮得所愿。三处已尽。正解已解。三神满具。六通已达。比丘尼众。大伏爱等五百人。不可计。诸优婆塞优婆夷四辈。普集诸异学婆罗门尼揵等。不可计。都悉来会。一切诸四天王。忉利天王。炎天王。兜术天王。尼摩罗提天王。波罗尼蜜天王。梵天王。乃至阿迦腻吒天王。各与无央数众。皆悉来会。诸龙王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一一尊神。复各与眷属。皆悉会来。白净王。无怒王。无怨王。甘露净王。及迦维罗卫九亿长者。名从官属。一时来会为佛作礼。却坐一面。

尔时佛放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普照三千世界。如月盛满星中特明。威神堂堂。众圣中王一切众会。咸有疑心。各自念言。太子生迦维罗卫。长白净王。家弃国行。学道成号。佛为于树下六年得道耶。十二年得乎。或复念言。本行何术。致斯巍巍。所事何师。今得特尊。始修何法。得成为佛。佛知一切皆有疑意。便告摩诃目揵连。汝能为怛萨阿竭。说本起乎。于是目揵连。即从座起。前整衣服。长跪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今当承佛威神。持佛神力。为一切故。当广说之。佛言。宿命无数劫时。本为凡人。初求佛道以来。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生死无量。譬喻尽天下草木。斩以为筹。计吾故身。不能数矣。夫极天地之始终。谓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坏者。不可称载也。所以感伤世间贪意。长流没于爱欲之海。吾独欲反其原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为劳。虚心乐静。无为无欲。损己布施。至诚守戒。谦卑忍辱。勇猛精进。一心思微。学圣智慧。仁活天下。悲穷伤厄。慰沃忧戚。育养众生。救济苦人。承事诸佛。别觉真人。功勋累积。不可得记。至于昔者。锭光佛兴世。有圣王号。名灯盛治。在提和卫国。人民长寿。慈孝仁义。地沃丰盛。其世太平。生一太子。字为灯光。聪明智远。世之少双。圣王爱念。甚奇甚异。临寿终时。国付太子。太子灯。光念计无常。传国授弟。即时出家。行作沙门。道成号佛无上至尊。神德光明。无昼无夜。从比丘众六十二万。游行世界。开化群生。当还提和卫国。度脱种姓及国臣民。与诸大众。游诣本国。是时国中。百官群臣。谓佛大众来攻夺国。皆共议言。今当兴师。逆往拒之。不宜与国。即时

相率。欲以向佛。佛以六通。逆照其心。化作大城。广大严峻。与彼城对。佛哀国人。欲令解脱。即化二城。变为琉璃。其城洞达。内外相照。复化六十。二万比丘。如佛无异。变化示现。王见惶怖。疑解心伏。即出诣佛。叩头自悔。禀性空顽。恶意向佛。愚人所误。幸唯原之。愿佛便还精舍。七日之中。当修所供。奉迎至尊。佛知其意。默然便还。于是其王问诸群臣。奉迎圣王。其法云何。诸臣言。迎遮迦越王法。庄严国土。面四十里。平治道路。香汁洒地。金银珍琦。七宝栏楯。起诸幢幡。缯彩花盖。城门街巷。庄严校饰。弹琴鼓乐。如忉利天。散花然灯。烧众名香。敬侍道侧。七日已办。王敕群臣百官导从。躬亲迎佛。佛哀人民。告诸比丘。严出应请。比丘受敕。行诣本国。佛告比丘。汝等见此供设严好光目者不。昔吾承事。往古诸佛供养庄严。亦如今也。

是时有梵志儒童。名无垢光。幼怀聪睿。志大苞弘。隐居山林。守玄行禅。图书秘谶。无所不知。心思供养。奉报师恩。辞行开化道经丘聚。聚中梵志。名不楼陀。盛祀天祠。满十二月。饭食供养。梵志徒众。八万四千人。岁终达嚫。金银珍宝车马牛羊。衣被缯彩。履屣。七宝之盖。锡杖澡罐。最聪明智慧者。应受斯物。七日未竟。时儒童菩萨。入彼众中。论道说义。七日七夜。尔时其众。欣踊无量。主人长者。甚大欢喜。以女贤意。施与菩萨。菩萨不受。唯取伞盖锡杖澡罐履屣金银钱各一千。还上本师。其师欢喜。便共分布。儒童菩萨。复辞出行。时诸同学。各各赠送人一银钱。遂行入国。见人欣然。匆匆平治道路。洒扫烧香。即问行人。用何等故。行人答曰。锭光佛。今日当来。施设供养。儒童闻佛欢喜踊跃。衣毛肃然。佛从何来。云何供养。行人对曰。唯持花香缯彩幢幡。于是菩萨。便行入城。勤求供具。须臾周匝。了不可得。国人言。王禁花香。七日独供。菩萨闻之。心甚不乐。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菩萨往趣。而说颂曰。

银钱凡五百　　请买五茎花
奉上锭光佛　　求我本所愿

女时说颂答菩萨言。

此花直数钱　　乃顾至五百
今求何等愿　　不惜银钱宝

菩萨即答言。

不求释梵魔　　四王转轮圣

愿我得成佛　　度脱诸十方
女言善快哉　　所愿速得成
愿我后世生　　常当为君妻

菩萨即答言。

女人多情态　　坏人正道意
败乱所求愿　　断人布施心

女答菩萨言。

女誓后世生　　随君所施与
儿子及我身　　今佛知我意
仁者慈愍我　　唯赐求所愿
此华便可得　　不者钱还卿
即时思宿命　　观视其本行
以更五百世　　曾为菩萨妻

于是便可之。欢喜受花去。意甚大悦。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华。以上于佛。即时佛到。国王臣民。长者居士。眷属围绕。数千百重。菩萨欲前散花。不能得前。佛知至意。化地作泥。人众两披。尔乃得前。便散五华。皆止空中。变成花盖。面七十里。二花住佛两肩上。如根生。菩萨欢喜。布发着地。愿尊蹈之。佛言。岂可蹈乎。菩萨对曰。唯佛能蹈。佛乃蹈之。即住而笑。口中五色光出。离口七尺。分为两分。一光绕佛三匝。光照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得所。还从顶入。一光下入十八地狱苦痛一时得安。诸弟子白佛言。佛不妄笑。愿说其意。佛言。汝等见此童子不。唯然已见。世尊言。此童子于无数劫。所学清净。降心弃命。舍欲守空。不起不灭。无倚之慈。积德行愿。今得之矣。

佛告童子。汝却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汉言能仁)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劫名波陀(汉言为贤)。世界名沙桴(汉言恐畏国土)。父名白净。母名摩耶。妻名裘夷。子名罗云。侍者名阿难。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诃目揵连。教化五浊世人。度脱十方。当如我也。于是能仁菩萨。以得决言。踊跃欢喜疑解望止。[火*霍]然无想。寂而入定。便逮清净。不起法忍。即时身踊。悬在空中。去地七仞。从上来下。稽首佛足。便作沙门。佛说偈言。

汝当于是世　　把草坐树下
戒力定慧力　　降伏魔官属
汝行圣人场　　打震甘露鼓

愍念众生故　　续转无上轮
汝当于是世　　善权无上慧
九十六外道　　皆令得法眼
汝当于是世　　慈哀行四恩
施惠法甘露　　灭除三毒病

能仁菩萨。承事锭光。至于泥曰。奉戒清净。守护正法。慈悲喜护。惠施仁爱。利人等利。救济不惓。寿终上生兜术天上。欲救一切摄度盲冥。从上来下。为转轮王飞行皇帝。七宝导从。何等为七。一金轮宝。二神珠宝。三玉女宝。四典宝藏臣。五典兵臣。六绀马宝珠髦[肆-聿＋葛]。七白象宝珠髦尾。金轮宝者。轮有千辐。雕文刻镂。众宝填厕。光明洞达。绝日月光。当在王上。王心有念。轮则为转。案行天下。须臾周匝。是故名为金轮宝也。神珠宝者。至二十九日月尽夜时。以珠悬于空中。在其国上。随国大小。明照内外。如昼无异。是故名为神珠宝也。玉女宝者。其身冬则温暖。夏则清凉。口中青莲花香。身栴檀香。食自消化。无大小便利之患。亦无女人恶露不净。发与身等。不长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是以名为玉女宝也。典宝藏臣者。王欲得金银琉璃水精摩尼真珠珊瑚珍宝时。举手向地。地出七宝向水。水出七宝向山。山出七宝向石。石出七宝。是故名为典宝藏臣也。典兵臣者。王意欲得四种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臣白王言。欲得几种兵。若千若万。若至无数。顾视之间。兵即已办。行阵严整。是故名为典兵臣也。绀马宝者。马青绀色。髦[肆-聿＋葛]贯珠。揾摩洗刷。珠则堕落。须臾之间。更生如故。其珠鲜洁。又踰于前。鸣声于远闻一由旬。王时乘骑。案行天下。朝去暮还。亦不疲极。马脚触尘。皆成金沙。是故名为绀马宝也。白象宝者。色白绀目。七肢平跱。力过百象。髦尾贯珠。既鲜且洁。口有六牙。牙七宝色。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若行渡水。水不摇动。足亦不濡。是故名为白象宝也。尔时人民。寿八万四千岁。后宫婇女。各八万四千。王有千子。仁慈勇武。一人当千。圣王治正。戒德十善。教授人民。天下太平。风雨顺时。五谷熟成。食之少病。味若甘露。气力丰盛。唯有七病。一者寒。二者热。三者饥。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意所欲。圣王寿尽。又升梵天。为梵天王。上为天帝。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终而复始。欲度人故。随时而出。菩萨勤苦。经历三阿僧祇劫。劫垂欲尽。愍伤一切。轮转无际。为众生故。投身餧饿虎。勇猛精进。超踰九劫。能仁菩萨。于九十一劫。修道德。学佛意。行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善权方便。慈悲喜护。育养众生。如视赤子。承事诸佛。积德无限。累劫勤苦。通十地行。在一生补处。功成志就。神智无量。期运之至。当下作佛。于兜术天上。兴四种观。观视土地。观视父母。生何国中教化之宜先当度谁。白净王者。是吾累世所生之

父。拘利刹帝有二女。时在后园池中沐浴。菩萨举手指言。是吾世世所生母也。当往就生。时有五百梵志。皆有五神通。飞过宫城。不能得度。惊而相谓。吾等神足。石壁皆过。因何等故。今不得度。梵志师言。汝见此二女不。一女当生三十二相大人。一女当生三十相人。是其威神。令吾等失神足。是时音声。普闻天下。是时白净王。欢喜踊跃。贪得飞行皇帝来生其家。即便求索娉迎为妻。迦夷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过去来今诸佛。皆生此地。

菩萨降身品第二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用四月八日。夫人沐浴。涂香着新衣毕。小如安身。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弹琴鼓乐。弦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现。夫人惊寤。王即问曰。何故惊动。夫人言。向于梦中。见乘白象者。空中飞来。弹琴鼓乐。散花烧香。来在我上。忽不复现。是以惊觉。王意恐惧心为不乐。便召相师随若耶。占其所梦。相师言。此梦者。是王福庆。圣神降胎。故有是梦。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王意欢喜。于是夫人。身意和雅。而说偈言。

　　今我所怀胎　　必是摩诃萨
　　淫邪嫉恚止　　身心清净安
　　心常乐布施　　持戒忍精进
　　定意入三昧　　智慧广度人
　　观察大王身　　敬如父以兄
　　瞻愍人民类　　亦如己赤子
　　疾病医药疗　　饥寒施衣食
　　怜贫敬尊老　　乐令生老灭
　　诸在狱闭系　　毒苦愁怖恼
　　愿王加大慈　　一时赦罪过
　　今我不欲闻　　世俗音乐声
　　志趣山林宴　　清净寂默定

　　于是粟散诸小国王。闻大王夫人有娠。皆来朝贺。各以金银珍宝衣被花香。敬心奉贡称吉。无量夫人。举手攘之。不欲劳烦。自夫人怀妊。天献众味。补益精气。自然饱满。不复飨王厨。十月已满。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游。过流民树下。众花开化。明星出时。夫人攀树枝。便从右胁生堕地。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应时天地大动。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释梵四王。与其官属诸龙鬼神阅叉揵陀罗阿须伦。皆来侍卫。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

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花香。弹琴鼓乐。熏香烧香。捣香泽香。虚空侧塞。夫人抱太子。乘交龙车。幢幡伎乐。导从还宫。王闻太子生。心怀喜跃。即与大众百官群臣梵志居士长者相师。俱出往迎。王马足触地。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于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号为悉达(汉言财吉)。王见释梵四王诸天龙神弥满空中。敬心肃然。不识下马礼太子。时未至城门。路侧神庙一国所宗。梵志相师咸言。宜将太子礼拜神像。即抱入庙。诸神形像。皆悉颠覆。梵志相师。一切大众。皆言。太子实神实妙。威德感化。天神归命。咸称太子。号天中天。

于是还宫。天降瑞应。三十有二。一者地为大动。丘墟皆平。二者道巷自净。臭处更香。三者国界枯树。皆生花叶。四者苑园自然生奇甘果。五者陆地生莲花。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自发出。七者中藏宝物。开现精明。八者箧笥衣被。被在柁架。九者众川万流。停住澄清。十者风霁云除。空中清明。十一者天为四面。细雨泽香。十二者明月神珠悬于殿堂。十三者空中火烛。为不复用。十四者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沸星下现。侍太子生。十六天梵宝盖。弥覆宫上。十七八方之神。奉宝来献。十八天百味饭。自然在前。十九宝瓮万口。悬盛甘露。二十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二十一五百白象子。自然罗在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师子子。从雪山出。罗住城门。二十三天诸婇女。现伎女肩上。二十四诸龙王女绕宫而住。二十五天万玉女。把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天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二十七天乐皆下。同时俱作。二十八地狱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虫隐伏。吉鸟翔鸣。三十渔猎怨恶。一时慈心。三十一境内孕妇。生者悉男。聋盲喑哑。癃残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树神人现。低首礼侍。当此之时。十六大国。莫不雅奇。叹未曾有。

于是香山有道士名阿夷。中夜觉天地大动观见光明晖赫非常。山中有花。名优昙钵。花中自然生师子王堕地。便行七步。举头而吼。面四十里。其中飞鸟走兽蜎飞蚑行蠕动之类。莫不慑伏。阿夷念言。世间有佛。应现此瑞。今世五浊盛恶。何故有此吉祥瑞应。天晓飞到迦维卫国。未及国城。四十里外。忽然落地。心甚惊喜。此必有佛。于我无疑。步诣宫门。门监白王。阿夷在门。王愕然曰。阿夷常飞。今者何故在门求通。王即出礼拜迎澡洗沐浴。施新衣服。问讯。今日临顾劳屈尊圣。阿夷答言。闻大王夫人生太子故来瞻省。敕其内人。抱太子出。侍女白言。太子疲懈。始得安眠。阿夷喜悦。便说偈言。

大雄常自觉　　觉诸不觉者
历劫无睡卧　　岂当眠寐乎

于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礼。阿夷便惊起。前礼太

子足。国王及群臣。见国师阿夷敬礼太子。心便悚然。益知至尊。即头面礼太子足。阿夷猛力。回伏百壮士。方抱太子。筋骨委震。见奇相三十二八十种好。身如金刚。殊妙难量。悉如秘谶。必当成佛。于我无疑。泪下哽咽。悲不能言。时王惶怖请问。太子有不祥乎。吉凶愿告。幸勿有难。阿夷自抑制。即便说偈言。

今生大圣人　　除世诸灾患
伤我自无福　　七日当命终
不见神变化　　说法雨世间
今与太子别　　是故自悲泣
太子举手言　　五道十方人
吾当尽教化　　皆令得其所
本我意所愿　　当度萨和萨
一人不得道　　吾不入泥洹

于是阿夷。喜重礼太子足。白净王怖止欢喜。而说偈言。

太子有何相　　当何治于世
愿为一一说　　诸相有何福

时阿夷以偈答王言。

今观太子身　　金色坚固志
无上金刚杵　　舂破淫欲山
大人相满具　　足下安平趾
居国常平治　　出家等正觉
手足轮相现　　其好有千辐
是故转法轮　　得佛三界尊
鹿腨而龙髀　　隐相阴马藏
观者无有厌　　是故法清净
纤长手臂指　　软掌鞔中里
是故法久长　　千岁在世教
皮毛柔软细　　右旋不受尘
金色钩锁骨　　是故伏外道
方身师子臆　　旋转不阿曲
平住手过膝　　是故一切礼
身有七处满　　千子力当敌
菩萨宿作行　　是故无怨恶
口含四十齿　　方白而齐平
甘露法率众　　是故有七宝
颊车如师子　　四牙万字现

佛德现天下　　是故丰三世
味味次第味　　所食识其味
是以设法味　　施与于一切
广舌如莲华　　出口覆其面
是故种种音　　受者如甘露
语声哀鸾音　　诵经过梵天
是故说法时　　身安意得定
眼相绀青色　　世世慈心观
是故天人类　　视佛无有厌
顶特生肉髻　　发色绀琉璃
欲度一切故　　是以法隆盛
面光如满月　　色像花初开
是以眉间毫　　白净如明珠

于是王深知其能相。为起四时殿。春秋冬夏。各自异处。于其殿前。列种甘果树。树间七宝浴池。池中奇花。色色各异。譬如天花。水类之鸟。数十百种。宫城牢固。七宝楼观悬铃幡幢。门户开闭。声闻四十里。选五百妓女。择取温雅礼仪备者。供养娱乐。育养太子。太子生日。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厩。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绝白。髦[肆-聿＋葛]贯珠。以是之故。名为骞特。厩生白象。八万四千。其一白象。七肢平跱。髦尾贯珠。口有六牙。是故名为白象之宝。白马给乘奴名车匿。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天师功德大故。生忉利天。封受自然。太子在宫。不乐愦闹。志思闲燕。王问侍女。太子乐乎。侍女白言。供养伎乐。不失时节。观省太子。不以欢乐。王用愁忧。即召群臣。阿夷相言。必成佛道。以何方便。使太子留令无道志。有一臣言。唯教书疏。用系志意。即与其仆五百人俱。共诣师门。师闻太子至。即出拜迎。太子问言。此为何人臣言。是国教书师也。太子问言。阎浮提书凡有六十四种。即数书名。今用何书。以相教示。梵志惶怖。答太子言。六十四种。己所未闻。唯持二书。以教人民。即时归命。愿赦不及。

试艺品第三

于是太子。与诸官属。即回还宫至年十七。妙才益显。昼夜忧思。未曾欢乐。常念出家。王问其仆。太子云何。其仆答言。太子日日忧悴。未尝欢乐。王复愁忧。召诸群臣。太子忧思。今当如何。有一臣言。令习兵马。或言。当习手搏射御。或言。当令案行国界。使观施为散诸意思。有一臣言。太子已大。宜当娶妻以回其志。王为太子。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佛(汉言善觉)。有女名裘夷。端正皎洁天下少双八国诸王。皆为子求。悉不与之。白净王闻即

召善觉。而告之曰。吾为太子。娉取卿女。善觉答言。今女有母及诸群臣国师梵志当卜所宜。别自启白。善觉归国。愁忧不乐。绝不饮食。女即问王体力不安。何故不乐。父言。坐汝令吾忧耳。女言。云何为我父言闻诸国王来求索汝。吾皆不许。今白净王。为太子求汝。若不许者。恐见诛罚。适欲与者。诸国怨结。以是之故。令吾忧戚。女言。愿父安意。此事易耳。我却七日。自处出门。善觉听之。表白净王。女即七日。自出求处国中勇武技术最胜者。尔乃为之。白净王念。太子处宫。未曾所习。今欲试艺。当如何乎。至其时日。裘夷从五百侍女。诣国门上。诸国术士。普皆云集。观最妙技礼乐备者。我乃应之。王敕群臣。当出戏场观诸技术。王语优陀。汝告太子。为尔娶妻。当现奇艺。优陀受教往告太子。王为娶妻。令试礼乐。宜就戏场。太子即与优陀难陀调达阿难等五百人。执持礼乐射艺之具。当出城门。安置一象。当其城门。决有力者。调达先出。见象塞门。叉之一拳。应持即死。难陀寻至。牵着道侧。太子后来。问其仆曰。谁狂杀象。答言。调达杀之。谁复移者。答言。难陀。菩萨慈仁。徐前按象。举掷城外。象即还稣更生如故。调达到场。扑众力士。莫能当者。诸名勇力。皆为摧辱。王问其仆。谁为胜者。答言。调达。王告难陀。汝与调达二人相扑。难陀受教即扑。调达顿躃闷绝。以水灌之。有顷乃稣。王复问言。谁为胜者。其仆答言。难陀得胜。王告难陀。与太子决。难陀白王。兄如须弥。难陀如芥子。实非其类。拜谢而退。复以射决。先安铁鼓。十里置一。至于七鼓。诸名射者。其箭力势。不及一鼓。调达放发。彻一中二。难陀彻二。箭贯三鼓。其余艺士。无能及者。太子前射。挽弓皆折。无可手者。告其仆曰。吾先祖有弓。今在天庙。汝取持来。即往取弓。二人乃胜。令与众人无能举者。太子张弓。弓声如雷。传与大众莫能引者。太子揽牵弹弓之声。闻四十里。弯弓放箭。彻过七鼓。再发穿鼓入地。泉水涌出。三发贯鼓着铁围山。一切众会叹未曾有。诸来决艺。悉皆受折惭辱而去。复有力人王。最于后来。壮健非常。勇猛绝世。谓调达难陀。为不足击。当与太子共决技耳。被辱去者。审呼能报踊跃欢喜。语力人王。卿之雄杰世无当者。决力取胜。必自如意。皆随从还。观与太子决于胜负。调达难陀。奋其威武。便前欲击。太子止言。此非为人大力魔王耳。卿不能制。必受其辱。吾自当之。父王闻此。念太子幼。深为愁怖。诸来观者。谓胜太子。时力人王。蹋地勇起。奋臂举手。前撮太子。太子应时。接扑着地。地为大动。众会重辱。散去忽灭。太子殊胜。椎钟击鼓。弹琴歌颂。骑乘还宫。优陀语善觉言。太子技艺。事事殊特。卿女裘夷。今为所在。善觉答言。从五百侍女在城门上。优陀白太子言。宜现奇特。太子脱身珠璎。欲遥掷之。优陀言。众女大多。今掷与谁。太子言。珠璎着颈则是其人。寻便掷珠即着裘夷。一切众女。皆称妙哉。甚为奇特世之希有。于是善觉。严办送女。诣太子宫。众伎侍从。凡二万人。昼夜娱乐。绝世之音。太子志

意。不以为欢。常欲弃舍。静修道业。济度众生。王问其仆。太子迎妃以来。意志云何。仆答王言。忧思不乐。身体羸瘦。转不如前。王心愁忧。即召群臣。太子不悦。当如之何。诸臣议言。宜复娉娶增其伎乐。傥能回志。乐于世间。即复为娉妙女。一名众称味。二名常乐意。其一夫人者。二万婇女。三夫人者。凡有六万婇女。端正妙好。天女无异。王问袭夷。太子今有六万婇女。伎乐供养。太子宁乐乎。答言。太子夙夜专精志道。不思欲乐。王闻忧惨。召诸群臣。复共议言。今供太子。尽世珍奇。而故专志未曾欢乐。必如阿夷言乎。诸臣答言。六万婇女。极世之乐。不以为欢。宜使出游观于治政。以散道意。

修行本起经卷下

游观品第三

　　于是王告太子。当行游观。太子念言。久在深宫。思欲出游。审得所愿。王敕国中。太子当出。严整道巷。洒扫烧香。悬缯幡盖。务令鲜洁。太子导从。千乘万骑。始出东城门。时首陀会天。名难提和罗。欲令太子速疾出家。救济十方三毒火然。愿雨法水。以灭毒火。难提和罗。化作老人。踞于道傍。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肉消脊偻。支节萎曲。眼泪鼻涕。涎出相属。上气肩息。身色黧黑。头手疣掉。躯体战慑。恶露自出。坐卧其上。太子问言。此为何人。天神寤仆。仆言老人。何等为老。曰夫老者。年耆根熟。形变色衰。气微力竭。食不消化。骨节欲离。坐起须人。目[穴/具]耳聋。便旋即忘。言辄悲哀。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叹曰。人生于世。有此老患。愚人贪爱。何可乐者。物生于春。秋冬悴枯。老至如电。身安足恃。即说偈言。

　　老则色衰　　病无光泽
　　皮缓肌缩　　死命近促
　　老则形变　　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学
　　命欲日夜尽　　及时可勤力
　　世间谛非常　　莫惑堕冥中
　　当学燃意灯　　自练求智慧
　　离垢勿染污　　执烛观道地

　　于是太子。即回车还。愍伤一切。有此太患。忧思不乐。王问其仆。太子出游。何故速还。其仆答言。道逢老人。伤念不乐。还宫愁思。数年小差。复欲出游。王敕国中。太子当出。禁诸臭秽。莫在道

侧。于是太子。驾乘出城南门。天化为病人。在于道侧。身瘦腹大。躯体黄熟。咳嗽呕[口*逆]。百节痛毒。九孔败漏。不净自没。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呻吟呼吸。手足摸空。唤呼父母。悲恋妻子。太子问曰。此为何等。其仆答言。病人也。何如为病。答言。人有四大。地水火风。大有百一病。展转相钻。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此人必以极寒极热极饥极饱极饮极渴。将节失所。卧起无常故致斯病。太子叹曰。吾处富贵。极世所珍。饮食快口。放心自恣。淫于五欲。不能自觉。亦当有病。与彼何异。即说偈言。

是身为脆哉　　常俱四大中
九孔不净漏　　有老有病患
生天皆无常　　人间老病忧
观身如雨泡　　世间何可乐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思念一切有此大患。王问其仆。太子出游。今者何如。其仆答言。逢见病人。于是不乐。数年小差。复欲出游。王敕国中。太子当出。平治臭处。无令近道。出西城门。天作死人。扶舆出城。室家随车。啼哭呼天。奈何舍我。永为别离。太子问曰。此为何等。仆言死人。何如为死。答言。死者尽也。精神去矣。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风去息绝。火灭身冷。风先火次。魂灵去矣。身体挺直。无所复知。旬日之间。肉坏血流。膖胀烂臭。无一可取。身中有虫。虫还食之。筋脉烂尽。骨节解散。髑髅异处。脊胁肩臂。髀胫足指。各自异处。飞鸟走兽。竞来食之。天龙鬼神。帝王人民。贫富贵贱。无免此患。太子长叹。而说颂曰。

观见老病死　　太子心长叹
人生无常在　　吾身亦当然
是身为死物　　精神无形法
假令死复生　　罪福不败亡
终始非一世　　从痴爱久长
自此受苦乐　　身死神不丧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愍念众生有老病死苦恼大患。忧思不食。王问其仆。太子出游。宁有乐乎。即答王言。逢见死人。遂致不乐。数年小差。复欲游观。严驾出北城门。天复化作沙门。法服持钵。行步安详。目不离前。太子问曰。此为何人。其仆答曰。沙门也。何等为沙门。盖闻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已免忧苦。存亡自在。太

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说偈言。

痛哉有此苦　　生老病死患
精神还入罪　　经历诸勤苦
今当灭诸苦　　生老病死除
不复与爱会　　永令得灭度

于是太子。即回车还。斋思不食。王问其仆。太子又出。意岂乐乎。仆言。行见沙门。倍更忧思。不向饮食。王闻大怒。举手自击。前敕修道。复令太子辄见不祥。罪应刑戮。即召群臣。各使建议。设何方术。当令太子不出学道。有一臣言。宜令太子监农种殖。役其意思。使不念道。便以农器犁牛千具仆从。大小相率上田令监课之。太子坐阎浮树下。见耕者垦壤出虫。天复化令牛领兴坏。虫下淋落。乌随啄吞。又作虾蟆。追食曲蟺。蛇从穴出。吞食虾蟆。孔雀飞下啄吞其蛇。有鹰飞来。搏取孔雀。雕鹫复来。搏撮食之。菩萨见此众生品类展转相吞。慈心愍伤。即于树下得第一禅。日光赫奕。树为曲枝。随荫其躯。王念太子。常在宫中。未曾执苦。即问其仆。太子何如。对言。今在阎浮树下。一心禅定。王曰。吾令监作欲乱其思。然故禅定。在家何异。王敕严驾便往迎之。遥见太子。树枝曲荫。神曜非常。不识下马。为作礼时。即与俱还。未及城门。无数千人。华香奉迎。相师一切。称寿无量。王问何故。梵志答言。明旦日出。七宝当至。王大欢喜。必成圣王。

出家品第五

是时太子。还宫思惟。念道清净。不宜在家。当处山林。研精行禅。至年十九。四月七日。誓欲出家。至夜半后。明星出时。诸天侧塞虚空。劝太子去时裘夷见五梦。即便惊觉。太子问之。何故惊寤。对曰。向者梦中见。须弥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灭。头髻堕地。人夺我盖。是故惊觉。菩萨心念。五梦者应吾身耳。念当出家。告裘夷言。须弥不崩。月明续照。珠光不灭。头髻不落。伞盖今在。且自安寐。莫忧失盖。于是诸天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召乌苏慢(汉名厌神)。适来入宫。国内厌寐。时难提和罗。化诸宫殿。尽为冢墓。裘夷伎女皆成死人。骨节解散。髑髅异处。膖胀烂臭。青瘀脓血。流漫相属。太子观视宫殿。悉作冢墓。鸱鸺狐狸。豺狼鸟兽。飞走其间。太子观见一切所有如幻如化如梦如响。皆悉归空。而愚者保之。即呼车匿。急令被马。车匿言。天尚未晓。被马何凑。太子为车匿而说偈言。

今我不乐世　　车匿莫稽留

使吾本愿成　　除汝三世苦

于是车匿。即行被马。马便跳踉。不可得近。还白太子。马今不可得被。菩萨自往拊拍马背。而说颂言。

在于生死久　　骑乘绝于今
骞特送我出　　得道不忘汝

于是被马讫。骞特自念言。今当足[跳-兆＋荅]地。感动中外人。四神接举足。令脚不着地。马时复欲鸣使声远近闻。天神散马声。皆令入虚空。太子即上马。出行诣城门。诸天龙神释梵四天。皆乐导从。盖于虚空。时城门神人现稽首言。迦维罗卫国。天下最为中。丰乐人民安。何故舍之去。太子以偈答言。

生死为久长　　精神经五道
使我本愿成　　当开泥洹门

于是城门自然便开。出门飞去。天晓行四百八十里。到阿奴摩国(汉言常满)。太子下马。解身宝衣缨络宝冠。尽与阐特。告言。汝便牵马归。上谢大王及国群臣。阐特言。今当随从供给所须。不可独还放马令去。山中多有毒虫虎狼师子。谁当供养饮食水浆床卧之具。当何从得。要当随从与并身命。骞特长跪。泪出舐足。见水不饮。得草不食。鸣啼流涕徘徊不去。太子复说偈言。

身强得病摧　　气盛老至衰
死亡生别离　　云何乐世间

于是阐特。悲泣礼足。牵马辞还。未至国城。四十里外。白马悲鸣。其声彻国中。国中皆云。太子来还。举国人民。络绎出迎。但见阐特牵马空还。裘夷见此。自投殿下。前抱马颈泪下交横。王见裘夷泣。五内皆摧伤。自抑告言曰。吾子学自然。国中臣民。见王及裘夷哽咽悲泣。莫不为摧伤。裘夷日夜思。王便召群臣。吾有一太子。舍我而入山。卿曹今差次令数满五人。共追侍太子。慎勿中来还。太子得离俗。踊跃欣喜。安徐步行入城。国人睹太子。欢喜无有厌。太子离恩爱。远诸苦恼根。思欲剃头发。仓卒无有具。帝释持刀来。天神受发去。遂复前行。国中人民。随而观之。于是出国。小复前行。到摩竭国。从右门入左门出。国中人民。男女大小。见太子者。或言天人。或言帝释梵王天神龙王。欢喜踊跃。不知何神。太子知其所念。便下道坐树下。人民围绕。欢喜观视。时国王瓶沙。即问臣吏。国中何以寂默。了无音声。对曰。朝有道士。经国过去。光相威仪。非世所有。国人大小。追出而观。于今未还。于是王与群臣。出诣道士。

遥见太子光相殊妙。便问太子。是何神乎。太子答言。吾非神也。若非神者。从何国来。何所姓族。太子报言。吾出香山之东雪山之北。国名迦维。父名白净。母名摩耶。瓶沙问言。将非悉达乎。答言。是也。惊起礼足。太子生多奇异形相炳着。当君四天下为转轮圣王。四海颙颙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投山薮。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言。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痛有三。老病死苦。不可得离。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憍逸。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诸耆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耶。于是太子。即说颂言。

如令人在胎不为不净
如令在净不为不净污
如令苦不为多无有数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人老形不若干变
如令善行者不为恶行
如令爱别离不为苦痛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病瘦无复有大畏
如令后世无有诸恶对
如令堕地狱无有苦痛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年少形不变坏者
如令所不可不以着心
如令死至时无有众畏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愚痴不以为厚冥
如令嗔恚不为强怨家
如令五乐心不为染恶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不与诸痴人共居
如令众痴法自远离人
如令诸痴人无有思想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恶种不若干辈
如令诸恶尽灭自离人
如令诸恶念无有思想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世间恶为最尊上

如令恶行已灭不复生
如令诸恶行尽无有实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天食福常不动
如令世人寿命得常存
如令诸处所不为行趣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荫盖不为怨家
如令诸六入无有苦恼
如令一切世间为不苦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于是如诸君言。不当预忧。使我为王。老到病至若当死时。宁有代我受此厄者不。如无有代。胡可勿忧。天下有慈父孝子。爱彻骨髓。至当死时不得相代。若此伪身。苦至之日。虽居高位。六亲在侧。如为盲人设烛。何益于无眼者。吾睹众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荣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间虚无。难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败。安则有危。得则有亡。万物纷扰。皆当归空。精神无形。躁浊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也。但为贪爱。蔽在痴网。没生死河。莫之能觉。故吾欲入山。一心思四空净。度色灭恚。断求念空。无所适莫。是将反其原而归其本。始出其根。如我愿得乃可大安。瓶沙王及诸耆长。欢喜意解。太子志妙。世间难有。必得佛道。愿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复前念言。今我入山。当用宝衣为。世间痴人。皆为财所危。即便见猎师驱游被法衣。太子喜念言。此则真人衣。度世慈悲服。猎者何故着。心念欲贸易成我志所愿便持金镂衣。贸所法震越。猎者内欢喜。菩萨亦俱然。太子被震越。柔软鲜且洁。顾视僧伽梨过佛无差别。于是遂入山。菩萨得法服欣喜光。照耀山林。诸道士。一名为阿兰。二名为迦兰。学来积年。四禅具足。获致五通。见光惊怖。此何瑞应。便共出观。遥见太子是为悉达。今果出家。善来悉达便坐是榻。冷泉美果今可食之。而作颂曰。

日王初出时　　在于山顶上
是故慧明照　　一切诸群生
若有观面像　　终竟不知厌
是故道德最　　无双无有比

是时菩萨而说颂曰。

虽修四定意　　不知无上慧
道心正为本　　不在事邪神
行俗谓为真　　长夜求梵天

是故不识道　　轮转堕生死

六年勤苦品第六

于是菩萨。行起慈心。遍念众生老耄专愚。不免疾病死丧之痛。欲令解脱。以一其意而起悲心。愍伤一切。皆有饥渴寒暑得失罪咎艰难之患。欲令安隐。以一其意而起喜心。念诸世间。皆有忧苦恐怖遭逢之患。欲令淡泊。以一其意而起护心。欲度五道八难众生。愚蔽曚闇。不见正道。念欲成济使得无为。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恶不忧。舍世八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以倾动。成二禅行。复前到斯那川。其川平正。多众果树。处处皆有流泉浴池。其中清洁。无有蚑蜂蚊虻蝇蚤。川中道士。名为斯那。教授弟子等五百人。修其所术。于是菩萨坐娑罗树下。便为一切志求无上正真之道。诸天奉甘露。菩萨一不肯受。自誓日食一麻一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形体羸瘦。皮骨相连。玄精静寞。寂默一心。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十二门。无分散意。神通妙达。弃欲恶法。无复五盖。不受五欲。众恶自灭。念计分明。思视无为。譬如健人得胜怨家。意以清净。成三禅行。天帝释意念言。菩萨坐树下。六年已满。形体羸瘦。今当使世间人。奉转轮王食。补六年之饥虚。便感斯那二女。使于梦中见天下尽成为水。中有一花七宝光色。须臾便萎。失其本色。见有一人。以水洒上。更生如故。水中众花。始生萌芽。覆水而出。二女梦寤。怪未曾有。即启语父。其父不解。尽问耆年。皆不能说。天帝复下化作梵志。为女解梦言。汝见天下水中生一花者。是白净王太子初生时。今在树下六年。身羸形瘦。是花萎时。见一人水洒更生者。是能献食者。小花萠芽欲出者。是五道生死人也。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六年不倾猗　　亦不念饥寒
精进无所著　　形瘦骨皮连
汝等修敬意　　奉献于菩萨
现世获大福　　后世受果报

女言。献食者其法云何。梵志答言。当取五百牛乳。展转相饮。至于一牛。[(㱿-一)/牛]一牛湩。持用作糜。乳糜涌沸。出高七仞。左上右下。右上左下。斟糜入钵。釜杓不污。二女恭肃。奉献菩萨。菩萨意念。欲先沐浴然后受糜。行诣流水侧。洗浴身形。浴讫欲出水。天神按树枝。二女奉乳糜。得色气力充。咒愿福无量。令女归三尊。食毕洗手漱口。澡钵已还掷水中。逆流未至七里。天化作金翅鸟飞来捧钵去。并发一处。供养起塔。即复前行。当渡尼连禅河。是时菩萨。便说偈言。

渡水尼连禅　　慈愍一切人
五道三毒垢　　使除如水净
菩萨兴是念　　一切痴堕冥
当持八直水　　洗除三毒垢
是如始上岸　　青雀有五百
飞来绕菩萨　　三匝悲鸣去

于是复前行。当过瞽龙池时。龙大欢喜。踊出见菩萨。便说偈言。

善哉见悉达　　来救何以晚
本请一切众　　无上甘露浆
行步地震动　　众乐自然鸣
正与过佛等　　于我无有疑
今持无上慧　　降伏诸魔怨
今当佛日照　　觉诸群生眠

于是复前行。望见丛林山。其地平正。四望清净。生草柔软。甘泉盈流。花香茂洁。中有一树。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郁。如天庄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于是小前行。见一刈草人。菩萨便问曰。今汝名何等。我名为吉祥。今刈吉祥草。今汝施我草。十方皆吉祥。时人吉祥即说偈言。

以弃圣王位　　七宝玉女妻
金银之床榻　　氍氀锦绣褥
吉祥哀乐声　　八部真音响
超越过梵天　　今用刍草为

菩萨以偈答言。

发愿阿僧祇　　欲度五道人
今往满本愿　　是故欲得草
人与把乱草　　便持向树王
世间意皆乱　　我当正其志
即持草洒地　　齐正如所言
菩萨便坐上　　一切蒙其恩
菩萨作三要　　心坐及其树
若我不得道　　终不离三誓
言我肌骨枯　　不动会当成
过佛得道时　　皆悉出一心

于是菩萨。安坐入定。弃苦乐意。无忧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恶。正在其中。如人沐浴净洁覆以白褻。中外俱净。表里无垢。喘息自灭。寂然无变。成四禅行。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畅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何谓三十七品。一为四意止。二为四意断。三为四神足。四为五根。五为五力。六为七觉意。七为八直行。周而复始。苦空非常。无想无愿。我念世间。贪爱嗜欲。堕生死苦。少能自觉本从十二因缘起。何等为十二本。从痴行便有识。缘识行便有名字。从名字行便有六入。缘六入行便有更乐。缘更乐行便有痛。缘痛行便有爱。缘爱行便有受。缘受行便有有。缘有行便有生。缘生行便有老死忧悲苦痛心恼大患。具有精神。从是转堕生死。欲得道者。当断贪爱。灭除情欲。无为无起。然则痴灭。痴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字灭。名字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痛心恼大患皆尽。是谓得道。

降魔品第七

菩萨心自念言。今当降魔官属。即放眉间毫相光明。感动魔宫。魔大惶怖。心中不宁。观见菩萨。已在树下。清净无欲。精思不懈。心中烦毒。饮食不甘。妓乐不御。念是道成。必大胜我。欲及其未作佛坏其道意。魔子须摩提(汉言贤意)。前谏父曰。菩萨行净。三界无比。以得自然神通。众梵诸天亿百皆往礼侍。此非天人所当沮坏。无为兴恶自毁其福。魔王不听。三女自占。一名恩爱。二名常乐。三名大乐。父王莫忧。吾等自往坏菩萨道意。不足劳父王。勿复忧念。于是三女。严庄天服。从五百玉女。到菩萨所。弹琴歌颂。淫欲之辞欲乱道意。三女复言。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洁。年在盛时。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萨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福尽罪至。堕三恶道。受六畜形。欲脱致难。汝辈乱人道意。不计非常。经历劫数展转五道。今汝曹等。未离勤苦。吾在世间处处所生观视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诸姊等各各还宫。勿复作是曹事。菩萨一言。便成老母。头白齿落。眼冥脊伛。柱杖相扶而还。魔见三女还皆成老母。益大忿怒。更召鬼神王。合得十八亿。皆从天来下。围绕菩萨。三十六由旬。皆使变成师子熊罴兕虎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称言。虫头人躯蚖蛇之身鼋龟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颈而多头。齿牙爪距。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擭持戟鉾。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便前说偈问言。菩萨慈心。所问尽答曰。

比丘何求坐树下　乐于林薮毒兽间
云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围绕不以惊
古有真道佛所行　恬惔为上除不祥
其成最胜法满藏　吾求斯座决魔王
汝当作王转金轮　七宝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无比　斯处无道起入宫
吾睹欲盛吞火铜　弃国如唾无所贪
得王亦有老死忧　去此无利勿妄谈
何安坐林如大语　委国财位守空闲
不见我兴四部兵　象马步兵十八亿
已见猴猿师子面　虎兕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剑擭戈鉾　超跃哮吼满空中
设复亿垓神武备　为魔如汝来会此
矢刃火攻如风雨　不先得佛终不起
魔有本愿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空还
今汝福地何如佛　于是可知谁得胜
吾曾经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称无量谁为证
昔吾行愿从锭光　受拜为佛释迦文
怒畏想尽故坐斯　意定必解坏汝军
我所奉事诸佛多　财宝衣食常施人
仁戒积德厚于地　是以脱想无患难
菩萨即以智慧力　申手按地是知我
应时普地軯大动　魔与官属颠倒堕
魔王败绩怅失利　惽迷却踞前画地
其子又晓心乃寤　即时自归前悔过
吾以不复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用兵器动人心　而我以汝等众生
若调象马虽已调　然后故态会复生
若得最调如佛性　已如佛调无不仁
垓天见佛擒魔众　忍调无想怨自降
诸天欢喜奉华臻　非法王坏法王胜
本从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时禳不祥
能使怨家为弟子　当礼四等道之证
面如满月色从容　名闻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难得比　当稽首斯度世仙

菩萨累劫清净之行。至儒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虑。无忧喜想。是日夜半后。得三术阇(三术阇者汉言三神满具足)。漏尽结解。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

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得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能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飞鸟翔。立能及天。手扪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彻视。耳洞听。意预知。诸天人龙鬼神蚑行蠕动之类。身行口言心所念。悉见闻知。诸有贪淫无贪淫者。有嗔怒无嗔怒者。有愚痴无愚痴者。有爱欲无爱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无一心者。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一切悉知。菩萨观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别。一世十世。百千亿万无数世事。至于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一劫始成。人物初兴。能知十劫百劫至千万亿无数劫中。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展转所趣。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形色好丑。贤愚苦乐。一切三界。皆分别知。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五道中。或堕地狱。成堕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贵富乐家者。有生卑鄙贫贱家者。知众生或五阴自弊。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识。皆习五欲。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牵于爱欲。或于财色思望安乐。从是生诸恶本。从恶致苦。能断爱习。不随淫心。大知毛发。受行八道。则众苦灭。譬如无薪亦无火。是谓无为度世之道。

　　菩萨自知。已弃恶本。无淫怒痴。生死五阴诸种悉断。无余灾[薛/女]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时。廓然大悟。得无上正真道。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者。谓从得佛。至于泥曰。一无失道。二无空言。三无妄志。四无不净意。五无若干想。六无不省视。七志欲无减。八精进无减。九定意无减。十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十二度知见无减。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见。十四来世之事悉知见。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见。十六揽众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揽众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揽众意行化以始所知。是为佛十八不共之法。十神力者诸佛悉见知。深微隐远。是处非处。明审如有。一力也。佛悉明知来今往古所造行地。其受报处。二力也。佛悉分别天人众生彼彼异念。三力也。佛知众生若干种语及度世语。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间杂种无量情态。五力也。佛能现禅解定行。余众劳诤。六力也。佛知欲缚知欲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无量追识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净见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恶殃福。随行受报。九力也。佛漏已尽。无复缚着。神真睿智。自知见证。究畅道行。可作能作。无余生死。其智明审。是为佛十神力也。四无所畏者。佛神智正觉。无所不知。愚人或言。佛未悉知。至于梵摩众圣。皆莫能论佛之智故。独步不惧。一无畏也。佛漏尽悉止。愚惑相言。佛漏未尽。至梵摩众圣。莫能论佛之志故。独步不惧。二无

畏也。佛说经戒。天下诵习。愚惑相言。佛经可遏。至梵摩众圣。莫能论毁佛正经故。独步不惧。三无畏也。佛现道义。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不能度苦。至梵摩众圣。莫能论佛正道故。周行不惧。四无畏也。佛得是意。一切知见。坐自念言。是实微妙。难知难明。甚难得也。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苞天地。细入无间。养育众生。如视赤子。承事诸佛。积德无量。累劫勤苦。不忘其功也。今悉得之。善自颂曰。

作福之报快　　众愿皆得成
速疾入众寂　　皆得至泥洹
今觉佛极贵　　弃淫净无漏
一切能将导　　从者必欢喜

是时佛在摩竭提界善胜道场贝多树下。德力降魔。觉慧神静。三达无碍。度二贾客。提谓波利。授三自归。及与五戒。为清信士。念昔锭光别我为佛。汝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度脱众生。如我今也。吾从是来。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善权随时。一切诸法。积累不倦。高行殊异。忍苦无量。功报不遗。大愿果成。佛说经已。一切众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而去。

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

佛言。吾自念宿命。无数劫时。本为凡夫。初求佛道已来。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生死无量。譬喻尽天下草木。斩以为筹。计吾故身。不能数矣。

夫极天地之始终。谓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坏者。不可称载也。所以感伤世间贪意长流没于爱欲之海。吾独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为劳。虚心乐静。无为无欲。捐己布施。至诚守戒。谦卑忍辱。勇猛精进。一心思微学圣智慧。仁活天下。悲穷伤厄。慰沃忧戚。育养众生。救济苦人。承事诸佛。别觉真人。功勋累积。不可得记。至于昔者。定光佛兴世。有圣王名曰制胜治。在钵摩大国。民多寿乐。天下太平。时我为菩萨。名曰儒童。幼怀聪睿。志大包弘。隐居山泽。守玄行禅。闻世有佛。心独喜欢。披鹿皮衣。行欲入国。道经丘聚。聚中道士。有五百人。菩萨过之。终日竟夜。论道说义。师徒皆悦。临当别时。五百人。各送银钱一枚。菩萨受之。入城见民。欣然匆匆。平治道路。洒扫烧香。即问行者。用何等故。行人答曰。今日佛当来入城。菩萨大喜。自念甚快。今得见佛。当求我愿。

语顷王家女过。厥名瞿夷。挟水瓶持七枚青莲华。菩萨追而呼曰。大姊且止。请以百银钱。雇手中华。女曰。佛将入城。王斋戒沐浴。华欲上之。不可得也。

又请曰。姊可更取求。雇二百三百不肯。即探囊中五百银钱。尽用与之。瞿夷念华。极直数钱。乃雇五百。贪其银宝。与五茎华。自留二枚。回别意疑。此何道士。披鹿皮衣。裁蔽形体。不惜银钱宝。得五茎华。喜怡非恒。追呼男子。以诚告我。此华可得。不者夺卿。菩萨顾曰。买华从百钱至五百。以自交决。何宜相夺。女曰。我王家人。力能夺卿。菩萨慝然曰。欲以上佛求所愿耳。

瞿夷曰善。愿我后生。常为君妻。好丑不相离。必置心中。令佛知之。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华。以献于佛。菩萨许焉。须臾佛到。国王臣民。皆迎拜谒。各散名华。华悉堕地。菩萨得见佛。散五茎华。皆止空中。当佛上如根生。无堕地者。后散二华。又挟住佛两肩上。佛知至意。赞菩萨言。汝无数劫。所学清净。降心弃命。舍欲守空。不起不灭。无猗之慈。积德行愿。今得之矣。因记之曰。汝

自是后。九十一劫。劫号为贤。汝当作佛。名释迦文(天竺语释迦为能文为儒义名能儒)。菩萨已得记言。疑解望止。霍然无想。寂而入定。便逮清净不起法忍。即时轻举。身升虚空。去地七仞。从上来下。稽首佛足。见地濯湿。即解皮衣。欲以覆之。不足掩泥。乃解发布地。令佛蹈而过。佛又称曰。汝精进勇猛。后得佛时。当于五浊之世。度诸天人。不以为难。必如我也。

菩萨承事定光。至于泥曰。奉戒护法。寿终即生第一天上。为四天王。毕天之寿。下生人间。作转轮圣王飞行皇帝。七宝自至。一金轮宝。二神珠宝。三绀马宝朱髦[肆-聿＋葛]。四白象宝朱髦尾。五玉女宝。六贤鉴宝。七圣导宝。八万四千岁。寿终即上生第二忉利天上。为天帝释。寿尽又升第七梵天。为梵天王。如是上作天帝。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周而复始。及其变化。随时而现。或为圣帝。或作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在所现化。不可称记。

菩萨于九十一劫。修道德。学佛意。通十地行。在一生补处。后生第四兜术天上。为诸天师。功成志就。神智无量。期运之至。当下作佛。托生天竺迦维罗卫国。父王名白净。聪睿仁贤。夫人曰妙。节义温良。迦维罗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兴。皆出于此。

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昼寝。而示梦焉。从右胁入。夫人梦寤。自知身重。王即召问太卜。占其所梦。卦曰。道德所归。世蒙其福。必怀圣子。菩萨在胎。清净无有臭秽。于是群臣诸小国王。闻大王夫人有娠。皆来朝贺。菩萨于胎中。见外人拜。如蒙罗縠而视。阴以手攘之。攘之者意。不欲扰人也。自夫人怀妊。天为献饮食。自然日至。夫人得而享之。不知所从来。不复飨王厨以为苦且辛。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是时天地大动。宫中尽明。梵释神天。皆下于空中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汤。浴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光明彻照。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狱。极佛境界。莫不大明。当此日夜。天降瑞应。有三十二种。一者地为大动丘墟皆平。二者道巷自净臭处更香。三者国界枯树皆生华叶。四者苑园自然生奇甘果。五者陆地生莲华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自发出。七者中藏宝物开现精明。八者箧笥衣被披在椸架。九者众川万流停住澄清。十者风霁云除空中清明。十一天为四面细雨泽香。十二明月神珠悬于殿堂。十三宫中火烛为不复用。十四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沸星下现侍太子生。十六释梵宝盖弥覆宫上。十七八方之神捧宝来献。十八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宝瓮万口悬盛

甘露。二十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二十一五百白象子自然罗住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师子子从雪山出罗住城门。二十三天诸婇女现妓女肩上。二十四诸龙王女绕宫而住。二十五天万玉女把孔雀尾拂现宫墙上。二十六天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二十七天乐皆下同时俱作。二十八地狱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虫隐伏吉鸟翔鸣。三十渔猎怨恶一时慈心。三十一境内孕妇产者悉男聋盲喑哑癃残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树神人现低首礼侍。当此之时。疆场左右。莫不雅奇。叹未曾有。

夫人即裹以白氎。乳母抱养。字名悉达。王告夫人。子生非凡。吾国有道人。名曰阿夷。年百余岁。耆旧多识。明晓相法。今欲共行相子可乎。夫人曰佳。即严驾白象。导从伎乐。出诣道人。赐黄金白银各一囊。道人不受。披氎相太子。见有三十二相。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项有日光。目睫绀色。上下俱瞬。口四十齿。齿白齐平。方颊车广。长舌七合。满师子膺。身平正。修臂指长。足跟满安平趾。手内外握。合缦掌手。足轮千辐理。阴马藏。鹿腨肠。钩锁骨。毛右旋。一一孔一毛生。皮毛细软。不受尘水。胸有万字。阿夷见此。乃增叹流泪。悲不能言。

王夫人惧。拜手而问。有不祥乎。愿告其意。举手答曰。吉无不利。敢贺大王。得生此神人。昨暮天地大动者。其正为此矣。我相法曰。王者生子。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处国当为转轮圣王。主四天下。七宝自至。行即能飞。兵仗不用。自然太平。若不乐天下。而弃家为道者。当为自然佛。度脱万姓。伤我年已晚暮。当就后世。不睹佛兴。不闻其经。故自悲耳。

王深知其能相。为起宫室。作三时殿。各自异处。雨时居秋殿。暑时居凉殿。寒雪时居温殿。选五百妓女。择取端正。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数妓。皆以白珠名宝。璎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卫。其殿前列种甘果树。树间浴池。池中奇华异类之鸟。数千百种。严饰光目。趣悦太子意。不欲令学道。宫墙牢固。门开闭声。使闻四十里。太子生日。王家青衣。亦生苍头。厩生白驹。及黄羊子。奴名车匿。马名揵陟。王后常使车匿侍从。白马给乘。适生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天人师功福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因其将终。而从之生。

及至七岁。而索学书。乘羊车诣师门。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至年十岁。妙才益显。太子有从伯仲之子兄弟二人。长名调达。其次曰难陀。调达虽有高世之才。自然难暨。然而自憍。常怀嫉意。请戏后园。的附铁鼓。俱挽强而射之。太子每发。中的彻鼓。二人不如。以为鄙耻。久后又请。手搏于王前。

要不如者。灌之以水。太子慈仁。虽擗昆弟。不令身痛。二人久后复请桷力。难陀。前牵鼻象。掣之至庭。调达力壮。挽而扑之。太子含笑。徐前接象。举掷墙外。使无死伤。于是二人。乃觉不如。王与左右。益知非恒。

至年十四。启王出游。欲观施为。王敕令左右百官导从。始出城东门。天帝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倚门壁而喘息。太子问曰。此为何人。其仆曰。病人也。何谓为病。对曰。凡病者。皆由风寒。或热或冷。此人必以饮食不节卧起无常故得斯病。太子曰。一何苦哉。吾处富贵。饮食快口。亦有不节。当复有病。与此何异。即回车还。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岂以豪强。独得免耶。遂忧不食。自念不能婴此病也。王问其仆。太子出游。宁不乐乎。对曰。逢见病人。以此不悦。王即增五百妓女。昼夜娱乐之。王心愁忧。恐其学道。数年小差。即复白王。闭在宫中。其日致久。思欲出游。王不忍拒。预敕国中。太子当出。无令疾病诸不洁净在道侧也。

太子驾乘。出南城门。天帝复化作老人。头白背偻。拄杖羸步。太子问曰。此为何人。其仆曰。老人也。何如为老。对曰。年耆根熟。形变色衰。饮食不化。气力虚微。坐起苦极。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曰。有何乐哉。日月流迈。时变岁移。物生于春。秋冬悴枯。老至如电。身安足恃。回车而还。愍念人生丁壮不久。有老有病。其痛难忍。吾不能久居天下婴此苦也。又忧不食。王悔令出。复增五百妓女。以娱乐之。

数年小差。复欲出游。王曰。汝每出观。还辄不乐。唯忧消瘦。又出何为。太子曰。念彼苦耳。年大当差。王敕国中。莫使老病诸不洁净在道侧也。

太子驾乘。出西城门。天帝复化作死人。室家男女。持幡随车。啼哭送之。太子又问。此为何人。其仆曰。死人也。何如为死。曰死者尽也。寿有长短。福尽命终。气绝神逝。形骸消索。故谓之死。人物一统无生不终。

太子曰。夫死痛矣。精神剧矣。生当有此老病死苦。莫不热中。迫而就之。不亦苦乎。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随行善恶。祸福自追。富贵无常。身为危城。是故圣人。常以身为患。而愚者保之。至死无厌。吾不能复以死受生。往来五道。劳我精神。回车而还。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忧不能食。王益不乐。曰国是汝有。当理人物。何为远虑。以自疲苦。复增五百妓女。以娱乐之。

太子至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阅国中名女数千。无可意者。最后

一女。名曰瞿夷。端正好洁。天下第一。贤才过人。礼义备举。是则宿命卖华女也。女子虽纳。久而不接。妇人之情欲。有附近之意。太子曰。常得好华。置我中间。共视之。宁好乎。瞿夷即具好华。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华有汁。污瘀床席。久后复曰。得好白氎。置我中间。两人观之不亦好乎。妇即具[疊*毛]。又有近意。太子曰。却汝有污垢。必污此[疊*毛]。妇不敢近。傍侧侍女。咸有疑意。谓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后六年。尔当生男。遂以有身。于是太子。复启游观。出北城门。天帝复化作沙门。法服持钵。视地而行。太子问曰。此为何人。其仆曰。沙门也。何谓沙门。对曰。盖闻。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其道清净。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

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已免忧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回车还。斋思不食。念道清净。不宜在家。当处山泽。研精行禅。瞿夷心疑。知其欲去。坐起不离其侧。至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天于窗中。叉手白言。时可去矣。太子仰而答曰。迫有侍卫。欲去无从。天神即厌其妻诸妓女辈。皆令卧睡。

太子徐起。听妻气息。视众伎女。皆如木人。百节空空。譬如芭蕉。中有乱头猗鼓。委担伏琴。更相荷枕。臂脚垂地。鼻涕目泪。口中流涎。琴瑟筝笛。乐器纵横。鵁鶄鸳鸯。警备之辈。皆悉淳昏而卧。太子遍观。旋视其妻。具见形体。发爪髓脑。骨齿髑髅。皮肤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肾。肝胆肠胃。屎尿涕唾。外为革囊。中盛臭处。无一可奇。强熏以香。饰以华彩。譬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计。百年之寿。卧消其半。又多忧患。其乐无几。淫劮败德。令人愚痴。非彼诸佛别觉真人所称誉也。故曰。贪淫致老。嗔恚致病。愚痴致死。除此三者。乃可得道。

一心念是已。便起瞻沸星。夜其过半。见诸天。于上叉手。劝太子去。即呼车匿。徐令被马褰裳跨之。徘徊于庭。念开门当有声。天王维睒。久知其意。即使鬼神。捧举马足。并接车匿。踰出宫城。到于王田阎浮树下。明日宫中骚动。不知太子所在。千乘万骑。络绎而追。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荫其躯。王悚然悟惊。乃知其神。不识下马。为作礼时。太子亦即前拜曰。自我为子。希曾出国。今一适此。大王何宜枉来。愿用时还。

今我所以欲离世者。以自所见。恩爱如梦。室家欢娱。皆当别离。贪欲为狱。难得免出。故曰。以欲网自蔽。以爱盖自覆。自缚于狱。如鱼入笱口。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吾恒以是。常自觉悟。愿求自然。欲除众苦。诸未度者。吾欲度之。诸未解者。吾欲解之。

诸不安者。吾欲安之。未见道者。欲令得道。故欲入山求我所愿。得道当还。不忘此誓。

王知其志固。惘然不知所言。便自还宫。谓瞿夷曰。如吾子心。清白难动如地。不乐富贵。不慕于天下。唯道是欲。自期必逮。于是太子。攀树枝见耕者。垦壤出虫。乌随啄吞。感伤众生。鱼鳞相咀。其不仁者。为害滋甚。死堕恶道。求出良难。诸天虽乐。而亦非常。福尽则惧。罪至亦怖。祸福相承。生死弥久。观见人间。上至二十八天。贵极而无道。皆与地狱对门。三恶道处。痛酷百端。欢乐暂有。忧畏延长。天地之间。无一可奇。吾不能复为欲惑矣。

即起上马。将车匿前行数十里。忽然见主五道大神。名曰贲识。最独刚强。左执弓。右持箭。腰带利剑。所居三道之衢。一曰天道。二曰人道。三曰三恶道。此所谓死者魂神。所当过见者也。太子到问。何道所从。贲识惶懅。投弓。释箭。解剑。逡巡示以天道曰。是道可从。

行数十里。逢两猎客。太子自念。我已弃家。在此山泽。不宜如凡人被服宝衣有欲态也。乃脱身宝裘。与猎者贸鹿皮衣。到前下马。遣车匿还。车匿长跪曰。今随大天。不可独还。太子曰。汝可径归。上白大王。及谢舍妻。今求无为大道。勿以我为忧。即脱宝冠及着身衣。悉付车匿。于是白马。屈膝舐足。泪如连珠。车匿悲泣。随路而啼。顾视太子。已被鹿皮衣。变服去矣。

车匿步牵马还。宫都中外。莫不惆怅。瞿夷啼哭。自投殿下曰。我望太子。如渴欲饮。汝今与马返独空归。前抱马颈。问太子所在。车匿曰。太子上白大王及谢舍妻。今求无为大道。勿以我为忧。瞿夷啼哭曰。一何薄命。生亡我所天。为在何许。当那求之。抚马背曰。太子乘汝出。汝何独来归。举国人民。莫不歔欷。王悲噢咿。涕泣交流。谓瞿夷曰。如吾子所觉。老病死苦。实为大患。此神人也。其生之日。上帝亲下。万神侍卫。符瑞光相。非世所见。阿夷相言。若不乐天下。而弃家为道者。必为自然佛。当度脱万姓。今辞学道。乃自然乎。

王欲解瞿夷意。亦自感激。即选国中豪贤。得数千人择有累重多子孙者。取五人现之。王曰。汝等于家长子抱孙。独曰欢耶。吾有一子。未曾出门。一旦舍我。远涉深山。溪谷险阻。吉凶之难。寒暑饥渴。谁得知者。烦卿五人。各遣一子。追求索之。得必随侍。如有中道委而还者。吾灭汝族属。于是阿若拘邻等五人。受命追太子。及于深山。随侍数年。太子不与语。自行如故。陟涉山岗。蔓踰深谷。五人苦之言。此狂人耳。何道之有。行不择路。奚可随也。设委还者。

王灭吾家。不如止此。五人所止。有好泉水。甘果不乏。

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经摩竭界。瓶沙王出田猎。遥见太子。行山泽中。即与诸耆长大臣。俱追见之。王曰。太子生多奇异形相炳着。当君四天下。为转轮圣王。四海颙颙。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放山薮。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离。计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憍佚。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诸耆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乎。

太子答曰。如诸君言。不当豫忧。使吾为王。老到病至。若当死时。宁有代我受此厄者不。如无有代。胡可勿忧。天下虽有慈父孝子。爱彻骨髓。至病死时。不得相代。若此伪身。苦至之日。虽居高位。六亲在侧。如为盲人设烛。何益于无目者乎。吾观众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乐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间虚无。难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败。安则有危。得则有亡。万物纷扰。皆当归空。精神无形。躁浊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为贪欲。蔽在痴网。没生死河。莫之能觉。故吾欲一心思四空净。度色灭恚。断求念空。无所适莫。是将反其源。而归其本。始出其根。如我愿得。乃可大安。

瓶沙王喜曰。善哉菩萨志妙。世间难有。必得佛道。愿先度我。大子默然而逝。当度尼连禅河。天神为止流令中暂干。大子渡河。行数十里。见三梵志。各与弟子。索居溪边。过问其道。自称言。吾事梵天。奉于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净。菩萨答曰。是故生死道耳。水不常满。火不久热。日出则移。月满则亏。道在清虚。水焉能令人心净。伤之而去。行起慈心。遍念众生老耄专愚。不免疾病。死丧之痛。欲令解脱。以一其意。而起悲心。愍伤一切。皆有饥渴寒暑得失罪咎艰难之患。欲令安隐。以一其意。而起喜心。念诸世间。皆有忧苦恐怖遭逢之患。欲令恬惔以一其意。而起护心。欲度五道八难之生。愚蔽矇闇。不见正道。念欲成济。使得无为。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恶不忧。舍世八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以倾动。

既历深山。到幽闲处。见贝多树。四望清净。自念。我已弃家。在此山泽。不宜复饰发如凡人意。以有栉梳汤沐之念。则失净戒正定慧解度知见意。非道之纯污清净行。当作沙门如菩萨法。天神奉剃刀须发自堕。天受而去。菩萨即拾槀草。以用布地。正基坐。叉手闭目。一心誓言。使吾于此肌骨枯腐。不得佛终不起。天神进食。一不肯受。天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形体羸瘦。皮骨相连。玄清靖漠。寂默一心。内思安般。一数二随。

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十二门。无分散意。神通微妙。弃欲恶法。无复五盖。不受五欲。众恶自灭。念计分明。思想无为。譬如健人得胜怨家。意以清净。成一禅行。心自开解。却情欲意。无恶可改。不复计视。念思已灭。譬如山顶之泉。水自中出。盈流于外。溪谷雨潦。无缘得入。恬惔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禅行。又弃喜意。唯见无淫。外诸好恶。一不得入。内亦不起。心正身安。譬如莲华根在水中。华合未开。根茎枝叶。润渍水中。以净见真。成三禅行。弃苦乐意。无忧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恶。正在其中。如人沐浴洁净。覆以鲜好白氎。中外俱净。表里无垢。喘息自灭。寂然无变。成四禅行。譬如陶家和埴调柔。中无沙砾。在作何器。精进开发。无所不能。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畅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念。五根五力。七觉八道。周而复始。无复瑕秽。意在三向一惟向空。念灭不散。无操无舍。二向无想。心定不起。好恶不思。三向不愿。不乐三界。不复生苦。便得三活。一离贪欲。二离嗔恚。三离愚痴。无复挂碍。

于是第六化应声天。天上魔王。见菩萨清净无欲。精思不懈。心中烦毒。饮食不甘。伎乐不御。念是道成必大胜我。欲及其未作佛。当坏其道意。魔子萨陀。前谏父曰。菩萨行净。三界无比。以得自然神通。众梵诸天亿百。皆往礼侍。此非天王所当沮坏。无为兴恶自亏福也。魔王不听。召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使行坏菩萨意。三女皆被罗縠之衣。服天名香璎珞珠宝。极为妖冶巧媚之辞。欲乱其意。菩萨心净。如琉璃珠。不可得污。三女复白曰。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洁。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

菩萨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死即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形。欲脱致难。汝辈乱人正意。非清净种。革囊盛屎。而来何为。去吾不用汝。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魔王益忿。更召诸鬼神。合得一亿八千万众。皆使变为师子熊罴虎兕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称言。虫头人体。蚖蛇之身。鼋龟之首。而六目。或一颈而多头。齿牙爪距。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擭持戈矛。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退散。不能得近。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诘。其辞曰。

比丘何求坐树下　　乐于林薮毒兽间
云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围绕不以惊
古有真道佛所行　　恬惔为上除不明

其城最胜法满藏　吾求斯座决魔王
汝当作王转金轮　七宝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无比　斯处无道起入宫
吾观欲盛吞火铜　弃国如唾无所贪
得王亦有老死忧　去此无利勿妄谈
何安坐林而大语　委国财位守空闲
不见我兴四部兵　象马步兵亿八千
已见猴猿师子面　虎兕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剑擭戈矛　超踔哮吼满空中
设复亿垓神武备　为魔如汝来会此
矢刃火攻如风雨　不先得佛终不起
魔有本愿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虚还
今汝福地何如佛　于是可知谁得胜
吾曾终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称无量谁为证
吾昔行愿从定光　受别为佛释迦文
怒畏想尽故坐斯　意定必解坏汝军
我所奉事诸佛多　财宝衣食常施人
仁戒积德厚于地　是以脱想无患难
菩萨即以智慧力　伸手案地是知我
应时普地砰大动　魔与官属颠倒堕
魔王败绩怅失利　惛迷却踞前画地
其子又晓心乃悟　即时自归前悔过
吾以不复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用兵器动人心　而我以等汝众生
若调象马虽已调　然后故态会复生
若得最调如佛性　已如佛调无不仁
垓天见佛擒魔众　忍调无想怨自降
诸天欢喜奉华臻　非法王坏法王胜
本从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时攘不祥
能使怨家为弟子　当礼四等道之证
面如满月色从容　名闻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难得比　当稽首斯度世仙

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

菩萨累劫清净之行。至儒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虑。无忧喜想。是日初夜。得一术阇。自知宿命。无数劫来。精神所更。展转受身。不可称计。皆识知之。至二夜时。得二术阇。悉知众生心中所念。善恶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

时。得三术阇。漏尽结解。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得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鸟飞翔。立能及天。手扪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彻视。耳能洞听。意悉预知。诸天人龙鬼神蚑行蠕动之类。身行口言心所欲念。悉见闻知。诸有贪淫无贪淫者。有嗔恚无嗔恚者。有愚痴无愚痴者。有爱欲无爱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有念善无念善者。有一心无一心者。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一切悉知。

菩萨观见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别。一世十世。百千万亿无数世事。至于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一劫始成。人物兴时。能知十劫百劫。至千万亿无数劫中。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展转所趣。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形色好丑。贤愚苦乐。一切三界。皆分别知。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五道中。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贵富乐家者。有生卑鄙贫贱家者。知诸众生。或五阴自蔽。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识。皆习五欲。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牵于爱欲。或于财色。思望安乐。从是生诸恶本。从恶致苦。能断爱习。不随淫心。大如毛发。受行八道。则众苦灭矣。譬如无薪亦复无火。是谓无为度世之道。

菩萨自知。已弃恶本。无淫怒痴。生死已除。种根已断。无余栽枿。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时。廓然大悟。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者。谓从得佛。至于泥曰。一无失道。二无空言。三无忘志。四无不静意。五无若干想。六无不省视。七志欲无减。八精进无减。九定意无减。十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十二度知见无减。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见。十四来世之事悉知见。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见。十六览众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览众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览众意行化以始所知。是为佛十八不共之法。

十神力者。佛悉知见。深微隐远是处非处。明审如有。一力也。佛悉明知来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报应。二力也。佛悉分别天人众生彼彼异念。三力也。佛悉知众生若干种语及度世语。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间杂种无量情态。五力也。佛能现禅解定行除众劳诤。六力也。佛知欲缚知缚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无量追识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净。见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恶殃福。随行受

报。九力也。佛漏已尽。无复缚着。神真睿智。自知见证。究畅道行。可作能作。无余生死。其智明审。是为佛十神力也。

四无所畏者。佛神智正觉。无所不知。愚惑相言。佛未悉知。至于梵摩众圣。皆莫能论佛之智故。独步不惧。一无畏也。佛漏已尽悉知。愚惑相言。佛漏未尽。至于梵摩众圣。莫能论佛之志故。独步不惧。二无畏也。佛说经戒天下诵习。愚惑相言。佛经可遏。至于梵摩众圣。莫能论毁佛之正经故。独步不惧。三无畏也。佛现道义。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佛不能度苦。至于梵摩众圣。莫能论佛正道故。周行不惧。四无畏也。

佛得定意。一切知见。坐自念言。是实微妙。难知难明。甚难得也。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包天地。细入无间。昔定光佛时。别我为佛。名释迦文。令果得之。从无数劫。勤苦所求。适今得耳。自念宿命。诸所施为。慈孝仁义。礼敬诚信。中正守善。虚心学圣。柔弱净意。行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习四等心。慈悲喜护。养育众生。如视赤子。承事诸佛。积德无量。累劫勤苦。不望其功。今悉自得。喜自说曰。

今觉佛极尊　　弃淫净无漏
一切能将导　　从者必欢预
夫福之报快　　妙愿皆得成
愍疾得上寂　　吾将逝泥洹

佛初得道。自知食少身体虚轻。徐起入水洗浴。毕欲上岸。天按树枝。得攀而出。旋往树下。有五百青雀。飞来绕佛。三匝而去。复有长者女。始嫁有愿生子男者。当作百味之糜。祠山树神。后生得男。喜即作糜。盛以金钵。其女泻糜。釜杓不污。女益珍敬。即与数女。俱入山中。望见好树。即遣婢先往扫除。婢到见佛。不知何神。还报女言。有神在树下坐。女令婢戴百味之糜置头上。前长跪上食并金钵。佛言。汝等能有善意。必以现世得福见谛。众女遥拜而退。佛便食糜已。念先三佛初得道时。皆有献百味之食并上金钵如此器者。今皆在文邻龙所。佛即掷钵水中。自然逆流。上水七里。堕前三钵上。四器共累。相类如一。龙王欢喜。知复有佛。佛定意七日。不动不摇。树神念佛。新得道快坐七日。未有献食者。我当求人令饭佛。时适有五百贾人。从山一面过。车牛皆踬不行。中有两大人。一名提谓。二名波利。怖还与众人俱诣树神请福。神现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未有献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获大福。贾人闻佛名。皆喜言。佛必独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麨蜜。俱诣树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钵。不宜如余道人手受食也。

时四天王。即遥知佛当用钵。如人屈申臂顷。俱到頞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钵。香净洁无秽。四天王各取一钵。还共上佛。愿哀贾人。令得大福。方有铁钵。后弟子当用食。佛念取一钵不快余三意。便悉受四钵。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钵。令四际现。佛受麨蜜。告诸贾人。汝当归命于佛。归命于法。方有比丘众。当预自归。即皆受教。各三自归。佛起于异处食毕。咒愿贾人言。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家。世世得愿。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无病。终保年寿。诸邪恶鬼。不得娆近。以有善意。立德本固。诸善鬼神。常当拥护。开示道地。得利谐偶。不使迍蹇。无复艰患。人有正见。以信喜敬。洁净不悔。施道德者。福德益大。所随转胜。吉无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随护助。四天大王。赏别善人。东提头赖。南维睒文。西维楼勒。北拘均罗。当护汝等令不遭横。能有慧意。研精学问。敬佛法众。弃捐众恶。不自放恣。现受吉祥。种福得福。行道得道。以先见佛一心承奉。当为从是致第一福。现世获祐。快解见谛。富乐长寿。自致泥洹。时糗蜜冷。佛腹内风起。帝释即知。应时到阎浮提界上。取药果名呵梨勒。来白佛言。是果香美可服。最除内风。佛便食之。风即除去。起到文邻瞽龙无提水边。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龙目得开。自识如前。见三佛光明。目辄得视。龙王欢喜沐浴。名香栴檀苏合出水。见佛相好。光影如树有华。前绕佛七匝。身离佛围四十里。龙有七头。罗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时雨七日。龙一心不饥不渴。七日雨止。佛悟。龙化作年少道人。着好服饰。稽首问佛。佛得无寒。得无热。得无为蚊虻所娆近耶。佛时答言。

久得在屏处　　思道其福快
昔所愿欲闻　　今以悉知快
不为彼所娆　　能安众生快
度世三毒灭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睹佛　　闻受经法快
得与辟支佛　　真人会亦快
不与愚从事　　得离恶人快
有黠别真伪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龙王。汝当复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比丘僧。即受三自归。诸畜生中。是龙为先见佛。佛以神足。移坐石室。自念本愿。欲度众生。思惟生死本。从十二因缘法起。法起故便有生死。若法灭者生死乃尽。作是故自得是。不作是是便息。一切众生。意为精神。窈窈冥冥。恍忽无形。自起识想。随行受身。身无常主。神无常形。神心变化。躁浊难清。自生自灭。未曾休息。一念去。一念来。若水中泡。一滴灭一复兴。至于三界欲色无色九神所止。皆系于识。不得

免苦。昧昧然不自觉。故谓之痴。莫知要道夫得至妙。虚寂无念。不可以凡世间意知。世间道术。九十六种。各信所事。孰知其惑。皆乐生求安。贪欲嗜味。好于声色故不能乐佛道。佛道清净。空无所有。凡计身万物不可得常有。设当为说。天下皆苦。空无所有。谁能信者。枯苦我耳。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便入定意。佛放眉中光。上照七天。梵天知佛欲取泥洹。悲念三界皆为长衰。终不得知度世之法。死即当复堕三恶道。何时当脱天下。久远乃有佛耳。佛难得见。若优昙华。今我当为天人请命求哀于佛。令止说经。即语帝释。将天乐般遮伎。下到石室。佛方定意觉。般遮弹琴而歌。其辞曰。

听我歌十力　　弃盖寂定禅
光彻照七天　　德香踰栴檀
上帝神妙来　　叹仰欲见尊
梵释赍敬意　　稽首欲受闻
佛所本行愿　　精进百劫勤
四等大布施　　十方受弘恩
持戒净无垢　　慈软护众生
勇决入禅智　　大悲敷度经
苦行积无数　　功勋成于今
戒忍定慧力　　动地魔已擒
德普盖天地　　神智过灵圣
相好特无比　　八声震十方
志高于须弥　　清妙莫能论
永离淫怒痴　　无复老死患
唯哀从定觉　　愍伤诸天人
为开法宝藏　　敷惠甘露珍
令从忧畏解　　危厄得以安
迷惑见正道　　邪疑睹真言
一切皆愿乐　　欲听受无厌
当开无死法　　垂化于无穷

佛意悉知。便从定觉。梵天白佛言。从久远以来。适复见佛耳。诸天喜踊。欲闻佛法。当为世间说经。愿莫般泥洹。众生愚闇。无有慧眼。唯加慈导。令得解脱。诸天人中。多有贤善。好道易解。亦有精进。能受戒法。畏于地狱三恶道者。愿开法藏。为现甘露。受者必多。天下无佛时。我见余道人。具有三毒自意合作经典人尚学其不至诚法。何况佛之清净无淫怒痴。愿佛说法。使众生得闻至诚之道。

佛言。善哉善哉。梵天。欲广施安救诸世间。抚利宁济。乐使解脱。我念世间。贪爱嗜欲。堕生死苦。少能自觉本从十二因缘起。痴

缘痴。行缘行。识缘识。名像缘名像。六入缘六入。更乐缘更乐。痛缘痛。爱缘爱。受缘受。有缘有。生缘生老死忧悲苦闷心恼。大患其有。精神从爱。转受生死。欲得道者。当断贪爱灭除情欲。无为无起。然则痴灭。痴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像灭。名像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闷心恼大患皆尽。是谓得道。唯佛觉此。微妙难明。夫此清净无愚痴想。不可以世间凡夫意知。天下道术。九十六种。各有所事。或事天地日月五星。或事水火鬼神龙神。皆乐生求安。贪欲嗜味。好于声色。故不能乐佛道。不闻佛经。不知要法。凡人意异。计身万物谓可常有。设当为说目之所见。万物无常。有身皆苦。身为非身。空无所有。亲戚家属。悉非人所。正言似反。谁能信者。吾为枯苦。不如取泥洹。故欲不言耳。梵天复曰。

从无数劫人在世间生死唯佛经难得闻。

从佛在世能度极者　　今以得愿人中难有
尊极无佛比　　是故稽首礼
世间缚着为久在冥　　今十力兴神智无量
当开法藏施慧光明　　照诸天人令得开解
佛能度一切　　是故愿自归
从本发意誓为苦人　　劳谦积德行愿已成
无明老死长衰可悲　　当施法药救诸病痛
慈哀无过佛　　是故稽首请

佛已可梵天念谁可先度者。昔者父王遣五人侍我。今在山中。即复道还。五人见佛。自相谓言。是人来者。慎莫与起也。佛到。五人皆起。不觉作礼。时佛言。卿等持心。何无牢固。属言莫起。何以作礼。五人不对。愿为弟子。佛即手摩其头。以为沙门。还道树下各坐思惟佛。又复念此间有优为迦葉。大明勇健。有好名字。国王吏民。皆共事之。与五百弟子。在尼连禅水边。欲先开化令解欢喜。信乐佛法。尔乃余人。当随而学。即往从之。迦葉见佛。即来起迎。赞言幸甚。大道人善来。相见消息安不。佛即答言。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厚。无为第一安。

迦葉曰。有何敕使。佛言。欲报一事。傥不嗔恚。烦借火室。一宿之间。曰不爱也。中有毒龙。恐相害耳。佛言。无苦龙不害我。重借至三。迦葉言。然大道人德高。能居中者大善。佛即澡洗前入火室。持草布地。适坐须臾。毒龙嗔恚。身中出烟。佛亦现神。身中出烟。龙大忿怒。身皆火出。佛亦现神。身出火光。龙火佛光。于是俱盛。石室尽燃。其炎烟出。如失火状。迦葉夜起。相视星宿。见火室

洞然。噫噫言。咄。是大沙门。端正可惜。不随我语。竟为毒火所害。佛知其意。于其室内。以道神力。灭龙恚毒。降伏龙身。化置钵中。迦葉惶遽。令五百弟子人。持一瓶水。就掷灭火。而一瓶者。更成一火。师徒益怖。皆言。咄咄杀是大沙门。明旦佛持钵盛龙而出。迦葉惊喜问。大道人乃尚活耶。器中何等。佛答言。然吾自活耳。是钵中者。可言毒龙。众人所畏。不敢入室者也。今者降之。已受戒矣。迦葉自以得道。谓佛非真。顾语弟子。是大沙门极神。虽尔未及于道。不如我得罗汉也。

佛复移近迦葉。坐一树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听佛说经。四王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占候见佛。边有四火。明旦行问。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事火也。曰昨夜此间有四火何也。佛言。昨夜四天王。来下听经。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是大沙门极神。虽然尚未得道故。不如我得罗汉也。

佛止树下。第二天帝释。夜复来下。听佛说经。帝释光影。甚益大明。迦葉夜起。占候见佛边火光倍于昨四火明。心念是大沙门续事火也。明旦复行问。大道人得无事火。佛言不也。昨天帝释。来下听经。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是大沙门。乃神圣。虽然未及于道。不如我得罗汉也。

后夜第七梵天。又下听经。梵之光影。倍于帝释。迦葉夜起。占候见火光益大明盛。明日问。大道人事火乎。答言。不事火也。昨夜火光益明大何也。

佛言。昨夜梵天。来下听经。是其光耳。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罗汉也。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合千五百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怪而白师。师言。疑是大沙门所为也。即行问佛。我五百弟子。凡事千五百火。今旦燃之。火皆不燃。是大道人之所为乎。佛言。卿欲使火燃不。问之至三。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当燃。应声皆燃。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已得罗汉也。

迦葉身自事三火。明旦燃之。又不可燃。心念复是大沙门所为也。即行问佛。我自事三火。今旦燃之。了不可燃。续是大道人所为耶。

佛言。卿欲使火燃不。问之至三。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当燃。应声皆燃。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已得罗汉也。

火燃之后。迦葉欲灭之不可得灭。五百弟子。及诸事火者。共助灭之。而了不灭。皆言。大沙门所为也。

迦葉行问佛。火既燃矣。今不可灭。佛言。欲使灭乎曰欲使灭佛言。可去火当灭。应声即灭。迦葉故念。是大沙门虽神。不如我得道真也。

迦葉行白佛言。愿大道人。留此不须复远行。我自给饭食。即还敕家。明日作好饭。施床座已。食时自行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到。迦葉适去。佛如人屈申臂顷。东适弗于逮界上数千亿里。取树果名阎逼。盛满钵还。迦葉未至。佛已坐其床上。迦葉后到。问大道人从何道来。佛言。卿适去我东到弗于逮地取阎逼果。香美可食便取食之。佛饭已去。迦葉续念。是大沙门虽神。不如我道真也。明日食时。迦葉复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到。迦葉适去。佛便南行。极阎浮提界数千万里。取呵梨勒果。盛满钵还。迦葉未归。佛已坐其床。迦葉至问何缘先到。佛言。卿适去我即南行极此地界。取呵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佛饭已去。迦葉续念。是大沙门虽神。不如我道真也。

明日迦葉。复行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到。迦葉适去。佛西到拘耶尼界上数千亿里。取阿摩勒果。盛满钵还。先迦葉归。坐其床上。迦葉后至。问大道人。从何而来。佛言。卿适去后。我西适拘耶尼地。取阿摩勒果。香美可食。便取食之。佛饭已去。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明日迦葉复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到。迦葉反顾。忽然不见佛。佛以神足。北适郁单越界上数千亿里。取自然粳米。满钵而还。先迦葉至。坐其床上。迦葉后至。问大道人复从何来。佛言。从北郁单越地。取此成熟粳米。快美且香。卿试食之。佛饭已去。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明日食时。佛持钵。自到迦葉家。受饭而还。于屏处食已。念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迦葉晡时。彷徉聚中。见有泉水。怪而问佛。何缘有此。佛言。吾朝得卿饭于此。食已念欲澡漱。天帝释指地。令有水出。汝当名此为指地池。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佛还树下。道见弃弊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到頞那山上。取正四方成治好石。来置池边白佛言。可用浣衣。佛欲晒衣。天帝复行取六方石。来给晒衣。

迦葉见池边有两好石。又问。何缘有此。佛言。吾欲浣濯。及欲晒衣。天帝到頞那山上取此石来。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佛后日入指地池澡浴毕。欲出无所攀。池上素有树。名迦和。绝大修好。其树自然曲下就佛。佛攀而出。迦葉见树曲下垂荫。怪而又问。佛言。吾入池浴。出无所攀。是故树神为我曲之。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时摩竭国王及吏民。以岁节会礼诣迦葉所。相娱乐七日。迦葉念佛神圣明智。众人见者。必俱舍我而共事之。当令其去七日快也。佛知其意。即隐七日。迦葉后日又念。间者我有节会余食甚多。得大沙门来。饭之快耶。佛遥知之。即时来到。迦葉喜言。大道人来。一何善也。我适欲相供养。中间何为七日不现。佛言。间者王与吏民共会七日。卿意念言。是大沙门。神圣明智。众人见者。必俱舍我而共事之。当令其去七日快也。是故我去。卿今念我故复来耳。迦葉心念。是大沙门。乃知人意。虽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五百弟子。适俱破薪。各举一斧。斧皆不得下。愫共白师。师言。是大沙门所为也。即行问佛。我诸弟子。向共破薪。斧皆举而不下。佛言可去。斧当下。斧即下下之后。斧皆着薪。举之不举。复行白佛。今斧适下。又皆不举。佛言可去。今使斧举。即举得用。迦葉复念。是大沙门虽神。故不如我道真也。

时尼连禅水。长流駃疾。佛以自然神通。断水令住。使水隔起。高出人头。令底扬尘。佛行其中。迦葉恐佛为水所漂。即与弟子俱。乘船索佛。迦葉见水隔断。中央尘起。佛行其间。迦葉呼言。大道人乃尚活耶。佛言。然吾自活耳。又问。佛欲上船不。佛言大善。佛念今当现神。令子心伏。即从水中。贯船底入。无有穿迹。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不如我已得罗汉也。

佛语迦葉。汝非罗汉。亦不知道真。胡为虚妄。自称贵乎。于是迦葉心惊毛竖。自知无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实神圣。乃知我意志。宁可得从大道人禀受经戒作沙门耶。佛言。且还报汝弟子。报之益善。卿是大长者。国中所承望。今欲学大道。可独自知乎。迦葉受教。还告诸弟子。汝曹知乎。我目所见。意始信解。当除须发。被法衣。受佛戒。作沙门。汝等欲何趣。五百弟子曰。我等所知。皆大师恩。师所尊信。必不虚妄。愿皆随从得为沙门。于是师徒。脱身裘褐。及取水瓶杖屣诸事火具。悉弃水中。俱共诣佛。稽首白佛言。今我五百弟子。以有信意。愿欲离家除须发。受佛戒。佛言可。诸沙门来。迦葉及五百弟子。须发自堕。皆成沙门。

优为迦叶有二弟。次曰那提迦叶。幼曰竭夷迦叶。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庐舍列居水边。见诸梵志。衣服什物。诸事火具。皆随水流。二弟惊愕。恐兄师徒五百人。为恶人所害。大水所漂。即与五百弟子。逆水而上。见兄师徒。皆作沙门。怪问。大兄年百二十。智慧高远。国王吏民。所共宗事。我意以兄为是罗汉。今反舍梵志道。学沙门法。此非小事。佛岂独大其道胜乎。迦叶答言。佛道最胜。其法无量。我虽世学。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其经戒甚修净。我今以见慈心度人。以三事教化。一者道定神足。变化自然。二者智慧知人本意。三者经道正行。随病与药。二弟各顾。谓诸弟子。汝等欲何趣。合五百人。俱同声言。愿如大师。即皆稽首。求作沙门。佛言可诸沙门来。二弟及五百弟子。皆除须发。即随佛后。复成沙门。

佛便有千沙门。俱到波罗奈夷县丛树下坐。佛诸弟子。皆故梵志。佛为诸弟子。现神变化。一者飞行。二者说经。三者教诫。诸弟子见佛威神。莫不欢喜作礼奉行。

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住于竹林。是诸比丘。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还归所住。食竟澡漱。各摄衣钵。集在讲堂。悉欲共说过去因缘。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超于世间。闻诸比丘语论之声。即从座起。到讲堂上。于众中坐。问诸比丘。汝等共集。欲说何法。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食竟澡漱已讫故。共集此各欲闻说过去因缘。是时世尊。语诸比丘。汝等乐闻过去因缘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为汝说。比丘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言比丘。过去无数阿僧祇劫。尔时有一仙人。名曰善慧。净修梵行。求一切种智。为欲成就此大智故。乐处生死。周遍五道。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生死无量。譬尽天下草木。斩以为筹。数其故身。不能穷尽。夫极天地之始终。谓之一劫。而其经天地成坏者。不可称载也。所以感伤群生耽惑爱欲沈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济之。又作此念。今诸众生。没于生死。不能自出。皆由贪欲嗔恚愚痴。乐着色声香味触法故。我当决定断其此病。虽生诸趣。不忘斯念。于诸众生。怨亲平等。以布施摄贫穷。持戒摄毁禁。忍辱摄嗔恚。精进摄懈怠。禅定摄乱意。智慧摄愚痴。如是长夜。增益众生。普为一切。而作归依。于诸如来。恭敬供养。乐欲听法。亦为他说。常以四事。奉给众僧。于佛法众。尊重守护。如是诸行。不可称数。尔时有王。名曰灯照。城名提播婆底。其国人民。寿八万岁。安隐丰乐。极为炽盛。所欲自在。犹如诸天。时彼国王。正法治世。不枉人民。无有杀戮楚挞之苦。视诸人民。有如一子。时灯照王。始生太子。端严无比。威德具足。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珠火。不复为用。王见太子有如此瑞。即召诸臣。共集议言。太子初生。有此奇特。当为太子。作何等名。诸臣答言。应名太子以为普光。又召相师而占相之。相师答言。今观太子。若在家者。为转轮王。统四天下。若出家者。为天人尊。成萨婆若。王及夫人后宫婇女。闻相师言。于此太子。深生爱念。亦为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时太子。在于后宫。为夫人婇女。说种种法。太子年至二万九千岁。舍转轮王位。启其父母。求欲出家。既不听已。乃至三请。犹尚不许。太子慈悲。志存拯济。忍其小违。以成大顺。即便往诣山林树下。剃除须发。被着法服。勤修苦行。满六千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天人。及八部众。转于法轮。此轮微妙。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所不能转。以三乘法。教化众生。所可利益。不可称数。尔时父王。及其夫人。后宫婇女。闻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尔时群臣国内人民。婆罗门等。闻太子道成。心各念言。太子普光。舍转轮王位。剃除须发。被着法服。出家修道。得成正觉。我等今者。亦当出家。作此念已。悉皆往诣普光佛所。尔时普光如来。即观其心。随其因缘。而为说法。大臣婆罗门等。有四千人。成阿罗汉。国中人民。及余四方诸来会众。有八万人。亦得无著法忍。尔时普光如来。与八万四千诸阿罗汉。往诣国界。游行教化。父王闻已。心大欢喜。即敕国中。平治道路。香水洒地。悬诸缯彩宝幢幡盖。散众名华。如是庄严。满十二踰阇那。又复击鼓唱令国内。诸有华者。不得私卖。悉输与王。并敕人民。不得先我供养于佛。即遣大臣。并作伎乐。烧香散华。而往请彼普光如来。尔时善慧仙人。在于山中。得五奇特梦。一者梦卧大海。二者梦枕须弥。三者梦海中一切众生。入其身内。四者梦手执日。五者梦手执月。得此梦已。即大惊悟。心自念言。我今此梦。非为小缘。当以问谁。宜入城内。问诸智者。作是念已。披鹿皮衣。手执水瓶及杖伞盖。行入城邑。路过外道所止住处。有五百人。而为上首。善慧念言。我今当以所梦问之。并得观其所修之业。即共诸人。讲论道义。破其异见。时五百人。即便受屈。求为弟子。于善慧所深生恭敬。各以银钱一枚而以上之。复有五百外道。既见善慧辩才聪明。亦生随喜。时诸外道。自共议言。今普光如来。出兴于世。善慧仙人。闻斯语已。举体毛竖。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便与外道。分别而去。外道问言。师何所趣。答言。我今当往普光佛所。欲施供养。外道白言。师若去者。愿乐随从。善慧答曰。我今有缘。宜应先行。尔时善慧。赍五百银钱。随路而去。诸外道众。悲恋懊恼。辞别而归。善慧至前。见王家人。平治道路。香水洒地。列幢幡盖。种种庄严。即便问言。何因缘故。而作是事。王人答言。世有佛兴。名曰普光。今灯照王。请来入城。所以匆匆庄严道路。善慧即复问彼路人。汝知何处有诸名花。答言道士。灯照大王。击鼓唱令国内。名花皆不得卖。悉以输王。善慧闻已。心大懊恼。意犹不息。苦访花所。俄尔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茎青莲花过。畏王制令。藏着瓶中。善慧至诚。感其莲花踊出瓶外。善慧遥见。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卖不。青衣闻已。心大惊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见我花。求索买耶。顾看其瓶。果见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莲花当送宫内。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请以五百银钱。雇五茎耳。青衣意疑。复自念言。此花所直不过数钱。而今男子。乃以银钱五百。求买五茎。即问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来。出兴于世。灯照大王。请来入城。故须此花。欲以供养。大姊当知。诸佛如来。难可值遇。如优昙钵花时乃一现。青衣又问。供养如来。为求何等。善慧答曰。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苦众生故。尔时青衣。得闻此语。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颜容端正。披鹿皮衣。才蔽形体。乃尔至诚。不惜钱宝。即语之曰。我今当以此花相与。愿我生生。常

为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无为道。不得相许生死之缘。青衣即言。若当不从我此愿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决定不与我花。当从汝愿。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来从我乞求头目髓脑。及与妻子。汝莫生阂坏吾施心。青衣答言。善哉善哉。敬从来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花以献于佛。使我生生不失此愿。好丑不离。必置心中。令佛知之。

尔时灯照王。与其诸子。及众官属。婆罗门等。持好香花种种供具。而出奉迎普光如来。举国人民。亦皆随从。是时善慧五百弟子。共相谓言。今日国王及诸臣民。悉皆往诣普光佛所。大师今者亦当已去。我等宜应往彼礼敬。作此言已。即共俱行。在道未远。逢见善慧。师徒相遇。喜悦无量。即共同诣普光佛所。见灯照王。已到佛前。最得在初供养礼拜。如是次第。至诸大臣。亦各礼敬。并散名花。花悉堕地于时善慧。与五百弟子。见诸人众供养毕已。谛观如来相好之容。又欲济拔诸苦众生。亦欲满足一切种智故。即散五茎。皆住空中。化成花台。后散二茎。亦止空中。夹佛两边。尔时国王。及其眷属。一切臣民。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见此奇特。叹未曾有。于是普光如来。以无碍智。赞善慧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以是行。过无量阿僧祇劫。当得成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于善慧受记之时。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散众妙花。满虚空中。而发誓言。善慧将来成佛道时。我等皆愿为其眷属。是时普光如来。即记之曰。汝等皆当得生其国。尔时如来。既授记已。犹见善慧。作仙人髻。披鹿皮衣。如来欲令舍此服仪。即便化地。以为淤泥。善慧见佛应从此行而地浊湿。心自念言。云何乃令千辐轮足蹈此而过。即脱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发。亦以覆之。如来即便践之而度。因记之曰。汝后得佛当于五浊恶世。度诸天人。不以为难。必如我也。于时善慧。闻斯记已。欢欣踊跃。喜不自胜。即时便解一切法空。得无生忍。身升虚空。去地七多罗树。以偈赞佛。

今见世间导　　令我开慧眼
为说清净法　　去离一切着
今遇天人尊　　令我得无生
愿将来获果　　亦如两足尊

是时善慧。说此赞已。从空中下。到于佛前。五体投地。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愍我故。听我出家。尔时普光如来。答言善哉。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

尔时有二贫穷老人。各与亲属一百人俱。睹佛相好。威德严显。

自伤贫乏无以供养。是时如来。愍其心至。即化前地。生诸草秽。令二贫人。见地不净。发欢喜心。而便洒扫。普光如来。而记之曰。汝过无量阿僧祇劫。释迦牟尼佛。出兴于世。汝等尔时当作第一声闻弟子。尔时普光如来。记贫人已。与八万四千比丘。及灯照王。并婆罗门。诸臣民等。前后围绕。入提播婆底城。时灯照王。与其眷属。以四事供养普光如来并及八万四千比丘。经四万岁王即舍位。以付其子。与其眷属。及夫人眷属。各八万四千人。同于佛法。出家修道。得陀罗尼诸法三昧。善慧比丘。亦随普光如来。受王供养。满四万岁。于诸法中。得深三昧。教化众生。不可称数。尔时善慧。比丘。白普光如来言。世尊。我于昔日。在深山中。得五奇特梦。一者梦卧大海。二者梦枕须弥。三者梦海中一切众生。入我身内。四者梦手执日。五者梦手执月。唯愿世尊。为我解说此梦之相。尔时普光如来。答言善哉。汝若欲知此梦义者。当为汝说。梦卧大海者。汝身即时在于生死大海之中。梦枕须弥者。出于生死得般涅槃相。梦太海中一切众生入身内者。当于生死大海。为诸众生。作归依处。梦手执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梦手执月者以方便智。入于生死。以清凉法。化导众生。令离恼热。此梦因缘。是汝将来成佛之相。善慧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礼佛而退。尔时普光如来。复经少时。入般涅槃。善慧比丘。护持正法。满二万岁。以三乘法。教化众生。所利益者。不可称计。尔时善慧比丘。于彼命终。即便上生。为四天王。以三乘法。化诸天众。尽彼天寿。下生人间。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具足。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主藏臣宝。七主兵臣宝。千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敌。以正法治。无诸忧恼。常以十善。化诸人民。于此寿终。生忉利天。为彼天主。寿终下生。为转轮圣王。终其寿命。乃至生于第七梵天。上为天王。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其间或为仙人。或为外道六师。或为婆罗门。或为小王。如是变现。不可称数。

尔时善慧菩萨。功行满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生兜率天。名圣善白。为诸天主。说于一生补处之行。亦于十方国土。现种种身。为诸众生。随应说法。期运将至。当下作佛。即观五事。一者观诸众生熟与未熟。二者观时至与未至。三者观诸国土何国处中。四者观诸种族何族贵盛。五者观过去因缘谁最真正应为父母。观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诸众生。皆是我初发心以来所成熟者。堪能受于清净妙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阎浮提迦毗罗旆兜国。最为处中。诸族种姓释迦第一甘蔗苗裔圣王之后。观白净王过去因缘。夫妻真正。堪为父母又观摩耶夫人。寿命修短。怀抱太子。满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终。既作此观。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广利诸天人众。仍于天宫。现五种相。令诸天子。皆悉觉知菩萨期运应下作佛。一者菩萨眼现瞬动。二者头上花萎。三

者衣受尘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诸天众。忽见菩萨有此异相。心大惊怖。身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谓言。菩萨不久。舍于我等。尔时菩萨。又现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动。须弥海水。诸天宫殿。皆悉震摇。三者诸魔宫宅。隐蔽不现。四者日月星辰。无复光明。五者天龙八部。身皆震动。不能自禁。是时兜率诸天。见菩萨身。已有五相。又复睹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萨所。头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见此诸相。举身震动。不能自安。唯愿为我释此因缘。菩萨即便答诸天言。善男子当知。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舍此天宫。生阎浮提于时诸天。闻此语已。悲号涕泣。心大忧恼。举身血现。如波罗奢花。或有不复乐于本座。或有弃其庄严之具。或有宛转迷闷于地。或有深叹无常苦者。尔时有一天子即说偈言。

菩萨在于此　　开我等法眼
今者远我去　　如盲离导师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桥船
亦似婴孩儿　　丧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归依处
方漂生死流　　了无有出缘
我等于长夜　　为痴箭所射
既失大医王　　谁当救我者
滞卧无明床　　长没爱欲海
永绝尊者训　　未见超出期

尔时菩萨。见诸天子悲泣懊恼。又复闻说恋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无不死者。恩爱合会。必有别离。上至阿迦腻吒天。下至阿鼻地狱。其中一切诸众生等。无有不为无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应于我独生恋慕。我今与汝。皆悉未离生死炽火。乃至一切贫富贵贱。皆不免脱。于是菩萨。即说偈言。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菩萨。语天子言。此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共说。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者勿生忧恼。我于生死无量劫来。今者唯有此一生在。不久当得离于诸行。汝等当知。今是度脱众生之时。我应下生阎浮提中。迦毗罗旆兜国。甘蔗苗裔。释姓种族。白净王家。我生于彼。远离父母。弃舍妻子及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种智。转于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所不能转。亦依过去诸佛所行法式。广利一切诸天人众。建大法幢。倾倒魔幢。竭烦恼海。净八正路。以诸法印。印众生心。设大法会。请诸天人。汝等尔

时亦当皆同在于此会。餐受法食。以是因缘。不应忧恼。尔时菩萨。以偈颂曰。

我于此不久　　当下阎浮提
迦毗罗旆兜　　白净王宫生
辞父母亲属　　舍转轮王位
出家行学道　　成一切种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烦恼海
闭塞恶趣门　　净开八正道
广利诸天人　　其数不可计
以是因缘故　　不应生忧恼

尔时菩萨。举身毛孔。皆放光明。诸天子等。闻菩萨言。又复见身出大光明。欢喜踊跃。离诸忧苦。各心念言。菩萨不久。当成正觉。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伎乐。烧众名香。散天妙花。随从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寤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从右胁入。影现于外如处琉璃。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顾见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见此相已。豁然而觉。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净王所。而白王言。我于向者。眠寤之际。其状如梦。见诸瑞相。极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见有大光明。又复觉汝颜貌异常。汝可为说所见瑞相。夫人即便具说上事。以偈颂曰。

见有乘白象　　皎净如日月
释梵诸天众　　皆悉执宝幢
烧香散天花　　并作众伎乐
充满虚空中　　围绕而来下
来入我右胁　　犹如处琉璃
今以现大王　　此为何瑞相

尔时白净王。见摩耶夫人诸瑞相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便遣请善相婆罗门。以妙香花种种饮食。而供养之。供养毕已。示夫人右胁并说瑞相。白婆罗门言。愿为占之。有何等异。时婆罗门。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怀太子。诸善妙相。不可具说。今当为王略言之耳。大王当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显释迦种族。降胎之时。放大光明。诸天释梵。执侍围绕。此相必是正觉之瑞。若不出家。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千子具足。时王闻此婆罗门言。深自庆幸。踊跃无量。即以金银杂宝象马车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给此婆罗门。时摩耶夫人。以其婇女。并及珍宝。亦以奉施。自从菩萨处胎以来。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罗蜜。天献饮食。自然而至。不复

乐于人间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间幽冥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共相谓言。此中云何忽生众生。菩萨降胎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清凉香风起于四方。诸抱疾者皆悉除愈。贪欲嗔痴亦皆休息。

尔时兜率天宫。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萨已生白净王宫。我亦当复下生人间。菩萨成佛。我得在先为其眷属。供养听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种姓。旃陀罗。及多王家。复有天子。生舍卫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偷罗厥叉国王家。复有天子。生犊子国王家。复有天子。生跋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卢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德叉尸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拘罗婆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婆罗门家。复有天子。生长者居士毗舍首陀罗家。复有五百天子。生释种姓家。有如是等诸天子众。其数凡有九十九亿。下生人间。又从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称计。复有色界天王。与其眷属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萨在胎。行住坐卧。无所妨碍。又不令母有诸苦患。菩萨晨朝于母胎中。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至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于日晡时。又复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成熟利益无量众生。菩萨在胎。夫人婇女。有来礼拜而供养者。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转轮圣王。菩萨闻已。心不喜乐。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一切种智。菩萨闻已。心大欢喜。菩萨处胎。垂满十月。身诸支节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诸根寂定。乐处园林。不喜愦闹。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夫人怀妊。日月将满。而不见其有生产相。作此念时。会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园林游观。时王闻此益怀欢喜。即敕于外。令净扫洒蓝毗尼园。更使栽植诸妙花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洁。栏楯阶陛。皆以七宝而为庄严。翡翠鸳鸯。鸾凤凰鹭。异类众鸟。鸣集其中。悬缯幡盖。散花烧香。作诸伎乐。犹如帝释欢喜之园。又敕中间所经行处。皆令严净。种种庄严。又敕严办十万七宝车辇。一一车辇。雕玩殊绝。又复敕外。严办四军。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又复选取后宫婇女。容颜端正。不老不少。气性调和。聪慧明了。其数凡有八万四千。以用给侍摩耶夫人。又复择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着妙璎珞严身之具。赍持香花。先往住彼蓝毗尼园。王又敕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从。于是夫人。即升宝舆。与诸官属并及婇女。前后导从。往蓝毗尼园。尔时复有天龙八部。亦皆随从。充满虚空。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花。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花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说是言已。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

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

尔时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乐。无有苦患。欢喜踊跃。止于树下。前后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洁具八功德。尔时摩耶夫人。与其眷属。随所欲须。自恣洗漱。复有诸夜叉王。皆悉围绕。守护太子及摩耶夫人。当尔之时。阎浮提人。乃至阿迦腻吒天。虽离喜乐。皆亦于此欢喜赞叹。一切种智。今出于世。无量众生。皆得利益。唯愿速成正觉之道。转于法轮。广度众生唯有魔王。独怀愁恼。不安本座。当尔之时。所感瑞应。三十有四。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荣。国界自然生奇特树。四者园苑生异甘果。五者陆地生宝莲花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自发出。七者诸藏珍宝放大光明。八者诸天妙服自然来降。九者众川万流恬静澄清。十者风止云除。空中明净。十一者香风芬芳从四方来。细雨润泽。以[僉*殳]飞尘。十二者国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国内宫舍无不明曜。灯烛之光不复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现人间。待太子生。十六者诸梵天王。执素宝盖。列覆宫上。十七者八方诸仙人师。奉宝来献。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无数宝瓶盛诸甘露。二十者诸天妙车载宝而至。二十一者无数白象子首戴莲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绀马宝自然而来。二十三者五百白师子王。从雪山出。息其恶情。心怀欢喜。罗住城门。二十四者诸天伎女。于虚空中。作妙音乐。二十五者诸天玉女执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者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满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诸天歌颂。赞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狱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虫隐伏。恶鸟善心。三十者诸恶律仪一时慈悲。三十一者国内孕妇。产者悉男。其有百病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树神。化作人形。悉来礼侍。三十三者诸余国王。各赍名宝同来臣伏。三十四者一切人天。无非时语。尔时诸婇女众。见此瑞相。极大欢喜。自相谓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嘉祥之事。唯愿长寿。无诸疾苦。勿令我等生大忧恼。作此言已。以天细氎。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时四天王。在虚空中。恭敬随从。释提桓因执盖来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园四角。守卫奉护。尔时有一青衣。聪慧明了。从蓝毗尼园。还入宫中。到白净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威德。转更增进。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颜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堕莲花上。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诸奇特事。非可具说。时白净王闻彼青衣说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脱身璎珞而以赐之。

尔时白净王即严四兵眷属围绕。并与一亿释迦种姓。前后导从。入蓝毗尼园。见彼园中天龙八部皆悉充满。到夫人所见太子身。相好殊异。欢喜踊跃。犹如江海诸大波浪。虑其短寿入怀悚惕。譬如须弥山王。难可动摇。大地动时。此山乃动。彼白净王素性恬静。常无欢戚。今见太子。一喜一惧。亦复如是。摩耶夫人。为性调和。既生太子。见诸奇瑞。倍增柔软。尔时白净王。叉手合掌。礼诸天神。前抱太子。置于七宝象舆之上。与诸群臣后宫婇女虚空诸天。作诸伎乐。随从入城。时白净王及诸释子。未识三宝。即将太子。往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语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虚空天神。皆悉礼敬。大王。岂不见如此耶。云何而今来此礼我。时白净王及诸释子。群臣内外。闻见是已。叹未曾有。即将太子出于天寺。还入后宫。当尔之时。诸释种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时王厩中。象生白子。马生白驹。牛羊亦生五色羔犊。如是等类。数各五百。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苍头。尔时宫中。五百伏藏。自然发出。一一伏藏。有七宝藏。而围绕之。又有诸大国商人。从海采宝。还迦毗罗旆兜国。彼诸商人。各赍奇宝。而来献王。时白净王。问诸商人。汝等入海。采诸珍宝。悉皆吉利。无苦恼不。及诸伴侣。无遗落耶。彼诸商人。答言大王。所经道路。极自安隐。王闻此言。甚大欢喜。即遣请诸婆罗门等。婆罗门众。皆悉集已。设诸供养。或与象马及以七宝。田宅僮仆。供养毕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诸婆罗门言。当为太子。作何等名。诸婆罗门。即共论议。而答王言。太子生时。一切宝藏皆悉发出。所有诸瑞莫非吉祥。以此义故。当名太子为萨婆悉达。说此语时。虚空天神。即击天鼓。烧香散花。唱言善哉。诸天人民。即便称曰。萨婆悉达。尔时八王。亦于是日。与白净王。同生太子。彼诸国王。各怀欢喜。我今生子。有诸奇异。而不知是萨婆悉达之瑞相也。皆集婆罗门。各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频毗娑罗。舍卫国太子名婆斯匿。偷罗拘吒国太子名拘腊婆。犊子国太子名优陀延。跋罗国太子名郁陀罗延。卢罗国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罗国太子名弗迦罗娑罗。拘罗婆国太子名拘罗婆。尔时白净王普敕群臣。令访聪明多闻。智慧善知占相。为诸世人所知识者。群臣闻已。四方推觅。时王即便于后园中。起一大殿。窗牖栏楯。七宝庄饰。尔时群臣。得五百婆罗门聪明知相见诸奇瑞。欲来诣王。会王遣信疾速而至。诸臣白王。知相婆罗门。今者已到。王闻欢喜。即敕令前请入殿坐。设诸供养。彼婆罗门即白王言。我闻大王。新生太子。有诸相好奇特之瑞。愿令我等悉得见之。时王即敕抱太子出。诸婆罗门。既见太子相好威严。叹未曾有。王即问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罗门言。一切众生皆欲子好。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异勿生忧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虽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间人天之眼。王复问言。云何得知。婆罗门言。我观太子。身色光焰。犹如真金有诸相好。极为明净。若当出家。成一切种

智。若在家者。为转轮圣王领四天下。譬如江河海为第一。众山之中须弥最胜。凡诸光晖日为无上。一切清凉唯有明月。天人世间太子为尊。王闻此语。心大欢喜。离诸怵惕。彼婆罗门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于香山。彼能为王断诸疑惑。诸婆罗门说此语已。辞别而去。

尔时白净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途迳崄绝。非人所到。当以何方请来至此。王可作此心念之时。阿私陀仙人。遥知王意。又复先见诸奇瑞相。深解菩萨为破生死故现受生。以神通力。腾虚而来。到王宫门。时守门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虚空来。今在门外。王闻欢喜。即敕令前。王至门上自奉迎之。既见仙人。恭敬礼拜。而即问言。尊者既来。住门不进。为守门者不听前耶。仙人答言。无见止者。既来相诣。宜须先白。王便随从。入于后宫。敬请令坐。而问讯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乐。时白净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来下降。我等种族。方大炽盛。从今已去。日就吉祥。为是经过故来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见大光明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缘故来到此。我以神力。乘虚而来。闻上诸天说。王太子必当得成一切种智。度脱天人。又王太子。从右胁生。堕于七宝莲花之上而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复诸天围绕恭敬。闻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应欣庆。太子今者可得见不。即将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时彼仙人。即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礼于我耶。时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愿尊者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见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胜。王及夫人见彼仙人悲泣流泪。举身战怖。生大忧恼。如大波浪动于小船。问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尔时仙人歔欷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无有不祥。王又问言。愿更为我占视太子。有长寿相不。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国土皆悉付之。当隐山林出家学道。所可志愿。唯在于此。尊者为观必定果耶。尔时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平如奁底。二者足下千辐网轮轮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长胜于余人。四者手足柔软胜余身分。五者足跟广具足满好。六者足指合缦网胜于余人。七者足趺高平好与跟相称。八者伊泥延鹿腨纤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两手摩膝。十者阴藏相如马王象王。十一者身纵广等如尼拘类树。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软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软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胜阎浮檀金。十五者身光面一丈。十六者皮薄细滑不受尘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处满。两足下两手中两肩上项中皆满字相分明。十八者两腋下满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师子。二十者身广端直。二十一者肩圆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齿。二十

三者齿白齐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颊车如师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处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软薄能覆面至耳发际。二十八者梵音深远如迦陵频伽声。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间白毫相软白如兜罗绵。三十二者顶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二十九。为转轮圣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种智。广济天人。然王太子。必当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当转清净法轮。利益天人开世间眼。我今年寿。已百二十不久命终。生无想天。不睹佛兴。不闻经法。故自悲耳。又问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种。一当作王。二成正觉。而今云何言。决定成一切种智。时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众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处。又不明显。此人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处。又复明显。此人必成一切种智。我观大王太子诸相。皆得其所。又极明显。是以决定知成正觉。仙人为王说此语已。辞别而退。

尔时白净王。既闻仙人决定之说。心怀愁恼。虑恐出家。即择五百青衣贤明多智。为作嬭母。养视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给太子。皆悉具足。又复别为起三时殿。温凉寒暑。各自异处。其殿皆以七宝庄严。衣裳服饰。皆悉随时。王恐太子弃家学道。使其城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又复择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数技。皆以名宝。璎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卫。于其殿前。列树甘果。枝叶蔚映。花实繁茂。又有浴池。清净澄洁。池边香草。杂色莲花。猗靡芬敷。不可称计。异类之鸟。数百千种。光丽心目。趣悦太子。太子既生。始满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无有女人堪受礼者。故因将终托之而生。尔时太子姨母摩诃波阇波提。乳养太子。如母无异。时白净王。敕作七宝天冠及以璎珞。而与太子。太子年渐长大。为办象马牛羊之车。凡是童子所玩好具。无不给与。尔时举国人民。皆行仁惠。五谷丰熟。风雨以时。又无盗贼。快乐安隐。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时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车匿等五百苍头。给侍太子。至年七岁。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学书。访觅国中聪明婆罗门善诸书艺。请使令来以教太子。尔时有一婆罗门。名跋陀罗尼。与五百婆罗门。以为眷属。来受王请。即白婆罗门言。欲屈尊者为太子师。此可尔不。婆罗门言。当随所知。以授太子。时白净王。更为太子起大学堂。七宝庄严。床榻学具。极令精丽。卜择吉日。即以太子与婆罗门。而令教之。尔时婆罗门。以四十九书字之本。教令读之。于时太子见此事已。问其师言。此何等书。阎浮提中。一切诸书。凡有几种。师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复问言。此阿一字。有何等义。师又默然亦不能答。内怀惭愧。即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赞叹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时。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此言不虚。唯愿为说阎浮提书凡有几种。太子答

言。阎浮提中。或有梵书。或佉楼书。或莲花书。有如是等六十四种。此阿字者。是梵音声。又此字义。是不可坏。亦是无上正真道义。凡如此义。无量无边。尔时婆罗门。深生惭愧。还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师。云何而欲令我教耶。尔时父王闻婆罗门言。倍生欢喜。叹未曾有。即厚供养彼婆罗门。随意所之。凡诸技艺典籍议论。天文地理。算数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二

尔时太子至年十岁。诸释种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从弟提婆达多。次名难陀。次名孙陀罗难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复虽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闲伎艺。有大筋力。时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既闻太子诸艺皆通。名彻十方。共相谓言。太子虽复聪明智慧。善解书论。至于力膂。讵胜我等。欲与太子较其勇健。尔时父王。又访国中善知射者。而召之来。令教太子。即往后园。欲射铁鼓。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随从。时师即便授一小弓而与太子。太子含笑而问之言。以此与我。欲作何等。射师答言。欲令太子射此铁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将来。师即授与。太子便执七弓。以射一箭。过七铁鼓。时彼射师。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艺。以一箭力。射过七鼓。阎浮提中无能等者。云何令我为作师耶。尔时白净王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而自念言。我子聪明。书论算数四远悉知。而其射艺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敕太子及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又复击鼓唱令国界。太子萨婆悉达。却后七日。当出后园。欲试武艺。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来此。到第七日。提婆达多与六万眷属。最先出城。于时有一大象。当城门住。此诸军众。皆不敢前。提婆达多问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耶。诸人答言。有一大象。当门而立。举众畏之。故不敢前。提婆达多闻此言已。独前象所。以手搏头。即便躃地。于是军众次第得过。尔时难陀又与眷属亦欲出城。其诸军众徐步渐前。难陀即问。何故行迟。诸人答言。提婆达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门。妨行者路。以是故迟。难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掷着路傍。无数人众。聚共看之。尔时太子与十万眷属。前后围绕。始出城门。见于路傍人众聚看即便问曰。此诸人辈。为何所看。从人答言。提婆达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门妨人行路。难陀次出。以足指挑掷着于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于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现力之时。太子便即以手执象。掷着城外。还以手接。不令伤损。象又还稣。无所苦痛。时诸人民。叹未曾有。王闻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达多并与难陀。四远人民。皆悉来集。在彼园中。尔时彼园。种种庄严。施列金鼓银鼓鍮石之鼓铜铁等鼓。各有七枚。尔时提婆达多。最先射之。彻三金鼓。次及难陀。亦彻三鼓。诸来人众。悉皆雅叹。尔时群臣。白太子言。提婆达多及与

难陀。皆已射讫。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愿太子射此诸鼓。如是三请。太子曰善而语之言。若欲使我射诸鼓者。此弓力弱。更觅强者。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库。太子语言。便可取来。弓既至已。太子即牵以放一箭。彻过诸鼓。然后入池。泉水流出。又亦穿过大铁围山。尔时提婆达多又与难陀。共相扑戏。二人力等。亦无胜者。太子又前。手执二弟。躃之于地。以慈力故不令伤痛。尔时四远诸人民众。既见太子有如此力。高声唱言。白净王太子。非但智慧胜一切人其力勇健亦无等者。莫不叹伏。益生恭敬。

尔时白净王。即会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应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又复敕下余小国王。却后二月八日。灌太子顶。皆可来集。至二月八日。诸余国王并及仙人婆罗门等。皆悉云集。悬缯幡盖。烧香散花。鸣钟击鼓。作诸伎乐。以七宝器。盛四海水。诸仙人众。各各顶戴授婆罗门。如是乃至遍及诸臣。悉已顶戴。传授与王。时王即以灌太子顶。以七宝印而用付之。又击大鼓。高声唱言。今立萨婆悉达以为太子。尔时虚空天龙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乐。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当于迦毗罗旆兜国立太子时。余八国王。亦于是日同立太子。

尔时太子。启王出游。王即听许。时王即与太子并诸群臣。前后导从。按行国界。次复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阎浮树下。看诸耕人。尔时净居天。化作壤虫。乌随啄之。太子见已。起慈悲心。众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离欲界爱。如是乃至得四禅地。日光昕赫。树为曲枝。随荫太子。尔时白净王。四面推求。问觅太子。从人答曰。太子今在阎浮树下。时王即便与诸群臣。往彼树所。未至之间。遥见太子端坐思惟。又见彼树曲荫其躯深生奇特。时王即前执太子手问言。汝今何故在于此坐。太子答言。观诸众生。更相吞食。甚可伤愍。王闻此语。心生忧恼。虑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悦其意。即便呼之。俱共还国。太子答言。愿停于此。王闻其语。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说。太子今者将如其言。王即流泪重唤还国。太子既见父王如此。即便随从。归于所止。王恐愁忧。不乐在家。更增妓女。而娱乐之。

尔时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宜应为其访索婚所。诸臣答言。有一释种婆罗门。名摩诃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输陀罗。颜容端正。聪明智慧。贤才过人。礼仪备举。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语。便为纳之。王还宫内。即敕宫中聪明有智旧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诃那摩长者之家。瞻看其女。容仪礼行。为何如耶。可停于彼至满七日。受王敕已。即便往彼长者之家。于七日中。具观此女。还答王言。我观此女。容貌端

正。威仪进止。无与等者王闻其言。极大欢喜。即便遣人语摩诃那摩言。太子年长。欲为纳妃。诸臣并言。汝女淑令。宜堪此举。今欲相屈。时摩诃那摩。答王使言。谨奉敕旨。王即令诸臣择采吉日。遣车万乘。而往迎之。既至宫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复更增诸妓女众。昼夜娱乐。尔时太子。恒与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无有世俗之意。于静夜中。但修禅观。时王日日问诸婇女。太子与妃。相接近不。婇女答言。不见太子有夫妇道。王闻此语。愁忧不乐。更增妓女。而娱乐之。如是经时。犹不接近。时王深疑恐不能男。

尔时太子。闻诸妓女歌咏园林花果茂盛。流泉清凉。太子忽便欲出游观。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宫日久。乐欲暂出园林游戏。王闻此语。心生欢喜。而自念言。太子当是不乐在宫行夫妇礼。所以求出园林去耳。即便听之。敕诸群臣。整治园观。所经道路。皆令清净。太子即便往至王所头面礼足。辞出而去。时王即便敕一旧臣聪明智慧善言辩者。令从太子。尔时太子。与诸官属。前后导从。出城东门。国中人民。闻太子出。男女盈路。观者如云。时净居天。化作老人。头白背伛。拄杖羸步。太子即便问从者言。此为何人。从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经婴儿童子少年。迁谢不住。遂至根熟。形变色衰。饮食不消。气力虚微。坐起苦极。余命无几。故谓为老。太子又问。唯此人老。一切皆然。从者答言。一切皆悉应当如此。尔时太子。闻是语已。生大苦恼。而自念言。日月流迈。时变岁移。老至如电。身安足恃。我虽富贵。岂独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从本以来。不乐处世。又闻此事。益生厌离。即回车还。愁思不乐。时王闻已。心怀煎忧。恐其学道。更增妓女。以娱乐之。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言。心生忧虑。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见老人。忧愁不乐。今者云何。而复求出。王爱太子。不忍违异。僶俛从之。即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还辄不乐。今者已复求出游观。吾不能免。遂复许之。诸臣答言。当更严敕外诸官属。修治道路。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皆使华丽。无令臭秽诸不净洁。及以老病在道侧也。

尔时迦毗罗旆兜城四门之外。各有一园。树木花果。浴池楼观。种种庄严。皆悉无异。王问诸臣。外诸园观。何者为胜。诸臣答言。外诸园观。皆等无异。如忉利天欢喜之园。王又敕言。太子前出。已从东门。今者可令从南门出。尔时太子。百官导从。出城南门。时净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颜貌痿黄。举身战掉。不能自持。两人扶腋。在于路侧。太子即问。此为何人。从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病。答曰。夫谓病者。皆由嗜

欲。饮食无度。四大不调。转变成病。百节苦痛。气力虚微。饮食寡少。眠卧不安。虽有身手。不能自运。要假他力。然后坐起。尔时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忧。又复问言。此人独尔。余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无有贵贱。同有此病。太子闻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应婴之。云何世人。耽乐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战动。譬如月影现波浪水。语从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于中。横生欢乐。愚痴无识。不知觉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园游观嬉戏。即便回车。还入王宫。坐自思惟。愁忧不乐。王问从者。太子今出。宁有乐不。从者答言。始出南门。逢见病人。以此不乐。即回车还。王闻此语。心大愁忧。虑其出家。时王即便问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愁忧不乐。以此事故。吾敕卿等。净治道路。无令老病在于巷侧。云何今出于城南门。而复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见之。诸臣答言。近受王敕。严命外司。勿使有诸臭秽老病在于道侧。互相捡覆。无敢懈怠。不知何缘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尔时王问诸从者言。汝等并见病人在路何从而至。从者答曰。无有踪迹。不知何来。时王深于太子生犹豫心。恐其学道。更增妓女。而悦其意。又复欲使于五欲中生恋着心。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名忧陀夷。聪明智慧。极有才辩。时王即便请求入宫。而语之言。太子今者。不乐在世受于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学道。汝可与之共作朋属。具说世间五欲乐事。令其心动不乐出家。时优陀夷。即便答言。太子聪明。无与等者。所知书论。皆悉渊博。并是我今所未曾闻。云何见使诱说之耶。譬以藕丝欲悬须弥。我亦如是。终不能回太子之心。大王既敕令作朋友。要当自竭我所知见。时优陀夷。受王敕已。随从太子。行住坐卧。不敢远离。时王又复选诸妓女。聪明智慧。颜容端正。善于歌舞。能惑人者。种种庄饰。光丽悦目。皆悉遣往给侍太子。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语。心自念言。彼优陀夷。既与太子共为朋友。今若出游。或胜于前。无复厌俗乐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听许。时王又复集诸大臣。悉语之言。太子今者复求出游。我不忍违。已复听之。太子前出东南二门。已见老病。还辄忧愁。今者宜令从西门出。我心虑其还又不乐。然优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还。不复应尔。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园林台观。皆使严整。香华幡盖。数倍于前。无令复有老病臭秽在道侧也。臣受敕已。即语外司。严治道路。并及园林。光丽倍常。王又先送诸妙妓女。置彼园中。又复敕语优陀夷言。若当路侧。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诱悦其心。并敕诸臣。随从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远驱逐之。尔时太子。与优陀夷。百官导从。烧香散花。作众伎乐。出城西门。时净居天。心自念言。先现老病于二城门。举众皆见。令白净王嗔责从者并及外

司。太子今出。王制严峻。我今现死。若皆见者。增王忿怒。必加罚戮扗及无辜。我于今日所现之事。唯令太子及忧陀夷二人见耳。使余官属不受责也。作此念已。即便来下。化为死人。四人举舆。以诸香华。布散尸上。室家大小。号哭送之。尔时太子。与优陀夷。二人独见。太子问言。此为何物。而以花香。庄饰其上。复有人众。号哭相送。时优陀夷。以王敕故。默然不答。如是三问。净居天王。威神之力。使优陀夷不觉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死。优陀夷言。夫谓死者。刀风解形。神识去矣。四体诸根。无所复知。此人在世。贪着五欲。爱惜钱财。辛苦经营。唯知积聚。不识无常。今者一旦舍之而死。又为父母亲戚眷属之所爱念。命终之后。犹如草木。恩情好恶。不复相关。如是死者。诚可哀也。太子闻已。心大战怖。又问优陀夷言。唯此人死。余亦当然。即复答言。一切世人。皆应如此。无有贵贱而得免脱。太子素性。恬静难动。既闻此语。不能自安。即以微声。语优陀夷。世间乃复有此死苦。云何于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敕御者可回车还。御者答言。前出二门。未到园所。中路而反。致令大王深见嗔责。今者岂敢复如此耶。时优陀夷。语御者言。如汝所说。不应便归。即复前行。至彼园中。香华幡盖。作众伎乐。众妓端正。犹如诸天婇女无异。于太子前。各竞歌舞冀以恣态。悦动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转。即止园中。荫息树间。除其侍卫。端坐思惟。忆昔曾在阎浮树下。远离欲界。乃至得于第四禅定。尔时优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见敕。令与太子共为朋友。脱有得失。互相开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见有过失辄相谏晓。二者见有好事。深生随喜。三者在于苦厄。不相弃舍。今献诚言。愿不见责。古昔诸王。及今现在。皆悉受于五欲之乐。然后出家。太子云何。永绝不顾又人生世。宜顺人行。无有弃国而学道者。唯愿太子。受于五欲。令有子息。不绝王嗣。尔时太子。而答之言。诚如所说。但我不以捐国故尔。亦复不言五欲无乐。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于五欲不敢爱着。汝向所言。古昔诸王。先经五欲。然后出家。此诸王等。今在何许。以爱欲故。或在地狱。或在饿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轮转苦故。是以我欲离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时优陀夷。虽竭才辩劝奖太子。不能令回。即便退坐。归于所止。太子仍敕严驾还宫。诸妓女众。及优陀夷。愁忧惨戚。颜貌顰蹙。如人新丧所爱亲属。太子到宫。恻怆倍常。时白净王。呼优陀夷。而问之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优陀夷言。出城不远。逢见死人。亦不知其从何而来。太子与我。同时见之。太子问言。此为何人。我亦不觉答是死人。时王即复问诸从者。汝等皆见城西门外有死人不。从者答言。我等不见。王闻此语。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优陀夷。二人独见。此是天力。非诸臣咎。必定当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恼。复增妓女。以娱乐之。日日遣人。慰诱太子。而语之言。国是汝有。何故愁忧。而不乐耶。王又严敕诸妓女

众。悦太子意。勿舍昼夜。时白净王。虽知天力非复人事。爱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门。今者唯有北门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游。当复庄严彼外园林。倍令光丽。勿使有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敕诸臣。时王又复心自愿言。太子若出城北门时。唯愿诸天。勿复现于不吉祥事复令我子心生忧恼。既心愿已。遂敕御者。太子若出。当令乘马使得四望见诸人民光丽庄饰。是时太子。启王出游。王不忍违。便与优陀夷及余官属。前后导从。出城北门。到彼园所。太子下马。止息于树。除去侍卫。端坐思惟。念于世间老病死苦。时净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钵。手执锡杖。视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见已。即便问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问。何谓比丘。答言。能破结贼。不受后身。故曰比丘。世间皆悉无常危脆。我所修学。无漏圣道。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永得无为。到解脱岸。作此言已。于太子前。现神通力。腾虚而去。当尔之时。诸从官属。皆悉睹见。太子既已见此比丘。又闻广说出家功德。会其宿怀厌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为胜。我当决定修学是道。作此语已。即便索马还归宫城。于时太子。心生欣庆。而自念言。我先见有老病死苦。昼夜常恐为此所逼。今见比丘。开悟我情。示解脱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觅出家因缘。

尔时白净王。问优陀夷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时优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经道路。无诸不祥。既到园中。太子独自在于树下。遥见一人。剃除须发。着染色衣。来太子前而共言语。言语既毕。腾虚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论说。太子因是严驾而归。当尔之时。颜容欢悦。还至宫中。方生忧愁。时白净王。既闻此语。心生狐疑。亦复不知是何瑞相。深怀懊恼。而自念言。太子决定舍家学道。又纳其妃。久而无子。我今应敕耶输陀罗。当思方便莫绝国嗣。复应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敕于耶输陀罗。耶输陀罗。闻王敕已。心怀惭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离太子。时王复增诸妙妓女。以娱乐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时。而便往至于父王所。威仪庠序。犹如帝释。往诣梵天。傍臣见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来大王所。王闻此言。忧喜交集。太子既至。头面作礼。尔时父王。即便抱之。而敕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爱集会。必有别离。唯愿听我出家学道。一切众生。爱别离苦。皆使解脱。愿必垂许。不见留难。时白净王。闻太子语。心大苦痛。犹如金刚摧破于山。举身战掉。不安本座。执太子手。不复能言。啼泣流泪。嘘唏哽咽。如是良久。微声而言。汝今宜应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壮。国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回顾。尔时太子。既见父王流泪不许。还归所止。思惟出家。愁忧不乐。

尔时迦毗罗旆兜国。诸大相师。占知太子。若不出家。过七日后。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释迦种姓。于此方兴。王闻是语。心生欢喜。即敕诸臣并释种子。汝闻相师如此言不。皆应日夜侍卫太子。于城四门门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阇那内。逻置人众。而防护之。复敕耶输陀罗并诸内官。倍加警戒。过于七日。勿使出家。时王又来至太子所。太子遥见。即往奉迎。头面礼足。问讯起居。王语太子我昔既闻阿私陀说及众相师。并诸奇瑞。必定知汝不乐处世。国嗣既重。属当相继。唯愿为我。生汝一子。然后绝俗。不复相违。尔时太子。闻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为国无绍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敕。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时耶输陀罗。便觉体异。自知有娠。王闻太子如敕之言。心大欢喜。当谓太子七日之内。必未有儿。若过此期。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复出家。

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复是七日。宜应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时。又于父王。所愿已满。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宫。乃至照于净居天宫。不令人间见此光明。尔时诸天见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时至。即便来下。到太子所。头面礼足。合掌白言。无量劫来。所修行愿。今者正是成熟之时。于是太子。答诸天言。如汝等语。今正是时。然父王敕内外官属。严见防卫。欲去无从。诸天白言我等自当设诸方便。令太子出。使无知者。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诸官属。皆悉惛卧。

尔时耶输陀罗。眠卧之中。得三大梦。一者梦月堕地。二者梦牙齿落。三者梦失右臂。得此梦已。眠中惊觉。心大怖惧。白太子言。我于眠中。得三恶梦。太子问言。汝梦何等。耶输陀罗。即便具说所梦之事。太子语言月犹在天。齿又不落。臂复尚在。当知诸梦虚假非实。汝今不应横生怖畏。耶输陀罗。又语太子。如我自忖所梦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虑。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输陀罗。闻此语已。即便还眠。太子即从坐起。遍观妓女及耶输陀罗。皆如木人。譬若芭蕉中无坚实。或有倚伏于乐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泪。口中流涎。又复遍观妻及妓女。见其形体。发爪髓脑。骨齿髑髅。皮肤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肾。肝胆肠胃。屎尿涕唾。外为革囊。中盛臭秽。无一可奇。强熏以香。饰以花彩。譬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忧恼。其乐无几。世人云何恒见此事。而不觉悟。又于其中。贪着淫欲。我今当学古昔诸佛所修之行。急应远此大火之聚。

尔时太子。思惟是已。至于后夜。净居天王。及欲界诸天。充满虚空。即共同声。白太子言。内外眷属。皆悉惛卧。今者正是出家之

时。尔时太子。即便自往至车匿所。以天力故。车匿自觉。而语之言。汝可为我被揵陟来。尔时车匿。闻此言已。举身战怖。心怀犹豫。一者不欲违太子命。二者畏王敕旨严峻。思惟良久。流泪而言。大王慈敕。如是之严。且又今者非游观时。又非降伏怨敌之日。云何于此后夜之中。而忽索马。欲何所之。太子又复语车匿言。我今欲为一切众生。降伏烦恼结使贼故。汝今不应违我此意。尔时车匿。举声号泣。欲令耶输陀罗及诸眷属。皆悉觉知。太子当去。以天神力。惛卧如故。车匿即便牵马而来。太子徐前。而语车匿及以揵陟。一切恩爱。会当别离。世间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缘。甚难成就。车匿闻已。默然无言。于是揵陟。不复喷鸣。尔时太子。见明相出。放身光明。彻照十方。师子吼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于是诸天。捧马四足。并接车匿。释提桓因。执盖随从。诸天即便令城北门。自然而开。不使有声。太子于是从门而出。虚空诸天赞叹随从。尔时太子。又师子吼。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宫。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轮。要不还与父王相见。若当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当于太子说此誓时。虚空诸天。赞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晓。所行道路。已三踰阇那。时诸天众。既从太子。至此处已。所为事毕。忽然不现。

尔时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见此园林。寂静无诸諠闹。心生欢喜。诸根悦豫。即便下马。抚背而言。所难为事。汝作已毕。又语车匿。马行骏疾。如金翅鸟王。汝恒随从。不离我侧世间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随。或运形力。而心不称。汝今心形皆悉无违。又世间人。处富贵者。竞随奉事。我既舍国。来此林中。唯汝一人。独能随我。甚为希有。我今既已至闲静处。汝便可与揵陟俱还宫也。尔时车匿。闻此语已。悲号啼泣。迷闷躃地。不能自胜。于是揵陟。既闻被遣。屈膝舐足。泪落如雨。车匿答言。我今云何忍听太子如此言耶。我于宫中。违大王敕。辄被揵陟。以与太子。致令今日来至于此。父王及摩诃波阇波提。失太子故。必当忧恼。宫中内外。亦应搔动。又复此处。多诸崄难。猛兽毒虫。交横道路。我今云何而舍太子。独还宫耶。太子即便答车匿言。世间之法。独生独死。岂复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诸苦。我当云何与此作侣。吾今为欲断诸苦故。而来至此。苦若断时。然后当与一切众生。而作伴侣。我于即时。诸苦未离。云何而得为汝作侣。车匿又曰。太子生来。长于深宫。身体手足。皆悉柔软。眠卧床褥。无不细滑。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砾泥土。止宿树下。太子答言。诚如汝语。设我住宫。乃可免此荆蕀之患。老病死苦。会自见侵。车匿既闻太子此语。悲泣垂泪。默然而住。于时太子。即就车匿。取七宝剑。而师子吼。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弃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作此言已。便脱宝冠髻中明珠。以与车匿。而语之曰。以此宝冠及以

明珠。致王足下。汝可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为生天乐故。亦复非不孝顺父母。亦无忿恨嗔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为除断故。来至此耳。汝应助我随喜欣庆。勿于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谓我今出家未是时者。汝以我语。上启大王。老病死至。岂有定时。人虽少壮。焉得免此。父王若复而责我言。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宫时。不启闻者。汝可为我具启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身。王自问之。昔敕如此。非为专辄。往古有诸转轮圣王厌国位者。入于山林。出家求道。无有中途还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复如是。未成菩提。终不还宫。内外眷属。皆当于我有恩爱情。可以汝辩为解释之。勿使于我横生忧恼。太子又复脱身璎珞。以授车匿。而语之言。汝可为我持此璎珞。奉摩诃波阇波提道。我今为断诸苦本故出宫城。求满此愿。勿复于我反更生苦。又脱身上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亦复语言。人生于世。爱别离苦。我今为欲断此诸苦。出家学道。勿以我故恒生愁忧。并诸亲属。皆亦如是。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倍增悲绝。不忍违于太子敕令。即便长跪。受取宝冠明珠璎珞及严饰具。垂泪而言。我闻太子如此志愿。举身战掉。设令有人心如木石。闻此语者。亦当悲感。况我生来奉侍太子。闻此誓言。而不感绝。唯愿太子。舍于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诃波阇波提。耶输陀罗。并余亲属。生大悲苦。若使决定不回此意。勿于是处。而复弃我。我今归依太子足下。终不见有违离去理。设当还宫。王必责我。云何独委太子而归。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应作如此语。世皆离别。岂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终。母子尚有死生之别。而况余人。汝勿于我偏生恋慕。可与揵陟俱还宫也。如是再敕。犹不肯去。

尔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即发愿言。今落须发。愿与一切。断除烦恼及以习障。释提桓因。接发而去。虚空诸天。烧香散花。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善哉。尔时太子。剃须发已。自见其身所著之衣。犹是七宝。即心念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当如此。时净居天。于太子前。化作猎师。身被袈裟。太子既见。心大欢喜。而语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静服。往昔诸佛之所幖帜也。云何着此。而为罪行。猎者答言。我着袈裟。以诱群鹿。鹿见袈裟。皆来近我。我得杀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说。着此袈裟。但欲为杀诸鹿故耳。非求解脱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宝之衣。与汝贸易。吾服此衣。为欲摄救一切众生。断其烦恼。猎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脱宝衣。而与猎者。自被袈裟。依过去诸佛所服之法。时净居天。还复梵身。上升虚空。归其所止。于时空中。有异光明。车匿见此。心生奇特。叹未曾有。今此瑞应。非为小缘。车匿既见太子剃除须发身着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回。闷绝于地。倍增懊恼。尔时太子。而语之言。汝今宜应舍此悲愁。便还宫城。具宣我意。太子于是。即徐前行。车匿歔欷。头面作礼。乃至远望不见太子。然后方起。举体战掉。不能自

胜。顾看揵陟及庄严具。呜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牵揵陟。执持宝冠严身之具。车匿号啕。揵陟悲鸣。缘路而归。

尔时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时彼林中。有诸鸟兽。既见太子。皆悉瞩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遥见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为日月天。为帝释耶。便与眷属。来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来仁者。太子既见诸仙人众。心意柔软。威仪庠序。太子即便前其住处。诸仙人等。无复威光。皆悉同来请太子坐。太子坐已。观察彼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为衣者。或以树皮树叶以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于自饿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翘一脚。或卧尘土。或有卧于荆棘之上。或有卧于水火之侧。太子既见如此苦行。即便问于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甚为奇特。皆欲求于何等果报。仙人答言。修此苦行。为欲生天。太子又问。诸天虽乐。福尽则穷。轮回六道。终为苦聚。汝等云何修诸苦因。以求苦报。太子即便心自叹言。商人为宝故入大海。王为国土。兴师相伐。今诸仙人。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叹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问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报。终不离苦。太子与诸仙人。设此议论言语往复。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复更思惟。此诸仙人。虽修苦行。皆非解脱真正之道。我今不应止住于此。即与仙人。辞别欲去。时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来此。我皆欢喜。令我人众。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为是我等。失于威仪。为此众中相犯触耶。以何因缘。不住于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宾主之仪。亦无所少。但汝所修。增长苦因。我今学道。为断苦本。以此因缘。是故去耳。诸仙人众。自共议言。其所修道。极为广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尔时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语众人言。今此仁者。诸相具足。必当得于一切种智。为天人师即便俱往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异。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罗逻加兰。仁者可往就其语论。我观仁者。亦当不必住于彼处。于是太子。即便北行。诸仙人众。见太子去。心怀懊恼。合掌随送极望绝视。然后乃还。尔时太子。既出宫已。至于天晓。耶输陀罗。及诸婇女。从眠而觉。不见太子。悲号啼泣。即便往启摩诃波阇波提。今旦忽失太子所在。摩诃波阇波提。闻是语已。迷闷躃地。如是展转。乃至达王。王闻此言。屹然无声。失其精魄。若丧四体。举宫内外。皆亦如是。时诸大臣。即入检视太子住处。案行宫城。见城北门。自然已开。又复不见车匿揵陟。即问门司。谁开此者。互相推捡。皆云不知。并问防人。亦云不解此门开意。于时大臣。心自思惟。北门既开。太子必当从此而出。宜速寻觅太子所在。即敕千乘万骑。络绎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迳。不知所之。即便还归。白大王言。推寻太子。不知所

在。尔时车匿。步牵揵陟。及庄严具。悲泣呜咽。随路而还。举邑人民。见此惊愕。无不懊恼。悉皆竞来。问车匿言。汝送太子。置于何处。今与揵陟。而独还耶。车匿既得诸人此问。倍更悲绝。不能答之。此诸人民。虽见揵陟被带鞍勒七宝庄严。不见太子。犹若死人饰以花彩。于是车匿。前入宫城。揵陟悲嘶。诸厩群马。一时哀鸣。外诸官属。白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言。车匿唯与揵陟俱还。闻此言已。宛转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闻车匿揵陟相随俱还。而不闻道太子归声。摩诃波阇波提。即作是言。我养太子。至年长大。一旦舍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树。结花成实。临熟落地。又如饥人。遇百味馔。临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输陀罗。又自言曰。我与太子。行住坐卧。不相远离。今者舍我。莫知所趣。古昔诸王。入山学道。皆将妻子。不暂相弃。世间之人。一遇相识。别不相忘。夫妇之情。恩爱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诘车匿言。宁与智者而作怨仇。不共愚人以为亲厚。汝痴顽人。盗送太子。置于何处。令此释族不复炽盛。又责揵陟。汝载太子。出此王宫。近去之时。寂然无声。今者空反。何意悲嘶。尔时车匿。即便答言。勿责于我及以揵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为。当于尔夕。夫人婇女。皆悉惛卧。太子敕我。令起被马。我于尔时。以大高声。而谏太子。欲使夫人。及诸婇女闻此惊悟。及被揵陟都无觉者。城门每开闻四十里。当尔之时。自然而开。又无一声。如此之事。岂非天力。出城之时。天令诸神。手捧马足。并接于我。虚空诸天。随从无数。我当云何而能止耶。时天既晓。行三踰阇那。至彼跋伽仙人住处。又复有诸奇特异事。愿听我说。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马。手抚马背。并敕于我。令还宫城。我于此时。随从太子。永无归意。太子见遣。终不听住。又复就我。取七宝剑。而自唱言。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于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唱此言已。即脱宝冠及以明珠。悉付我还置王足下。又以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我于尔时。虽闻此诲。犹侍左右。无有归情。于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天于空中。随接而去。即便前行。逢于猎者。以身所著七宝妙衣。而与猎人。贸易袈裟。于是虚空。有大光明。我见太子形服既变。深知其意必不可回。我即闷绝。心大懊恼。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我便于彼。辞别而归。此诸奇特。皆是天力。非复人事。愿勿责我及揵陟也。时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既闻车匿说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无声。

尔时白净王。闷绝始醒。敕唤车匿。而语之言。汝云何令诸释种姓生大苦恼。我有严制。敕内外官属。守护太子畏其出家。汝复何意。辄被揵陟。而与太子令密去耶。车匿闻已。生大怖惧。而启王言。太子出城。实非我咎。唯愿大王。听我具说。即以宝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宝璎珞与摩诃波阇波

提。余庄严具与耶输陀罗。王见诸物。倍增悲绝。虽复木石。犹尚有感。况乃父子恩爱之深。车匿具以前事。而启王言。太子敕我。父王若谓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临去之时。又不启者。汝可为我具答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娠。王宜问之。昔敕如此。非为专辄。王闻此言。即便遣问耶输陀罗。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实如此不。耶输陀罗。即答信言。当于大王来此宫时。太子指我。即觉有娠。王闻其语。生奇特心。忧恼暂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许令有子听出家者。七日之中。必无子理。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谓七日未满。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浅短。所为方便。不能住之。轻作此约。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复兼是诸大天力。我今不应责车匿也。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回。设使更作诸余方便。亦不能留。虽复弃国出家学道。然已有子。不绝种嗣。我今应敕耶输陀罗。好令将护所怀之子。时白净王。爱念情深。语车匿言。我今当往寻求太子。不知即时。定在何许。其今既已舍我学道。我复何忍独生独活。便当追逐随其所在。尔时王师。及与大臣。闻王欲出寻求太子。二人俱共来谏王言。大王不应自生忧恼。所以者何。我观太子。见其相貌。过去世中。久已修习出家之业。设复令为释提桓因。亦当不乐。况复今者转轮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忆太子初生而行七步举手住言。我生已尽。是最后身。诸梵天王。释提桓因。悉来下从。如此奇特。云何乐世。又复白王。阿私陀仙。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学道。必当成就一切种智。今时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复大王。严敕内外。守护太子。虑恐出家。而诸天来。导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复人力。唯愿大王。当生欢喜。勿怀愁恼。不须自出。若忆太子犹不已者。我今当与大臣寻求所在。王闻此语。心自念言。我知太子。虽不可回。未忍便舍。不复追之。今当试令师及大臣更一寻也。即便答师及大臣言。善哉可去。举宫内外。心皆苦恼。伫逐速还。于是王师大臣。即便辞出。追寻太子。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三

尔时白净王。发遣王师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而语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璎珞。付车匿还。令以与汝。摩诃波阇波提。见璎珞已。倍增悲绝。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极为薄福。失此明智转轮圣王。又送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而语之曰。太子以此严身之具。令持与汝。耶输陀罗。既见此物。闷绝躃地。王又遣人敕耶输陀罗。令自爱敬。无使胎子不安隐也。

尔时王师。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从人及诸仪饰。便前仙人所住之处。仙人请坐。互相问讯。于是王师。语仙人

言。我是白净王师。今所以来至于此者。彼白净王。足相太子。厌恶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学道。路由此林。大仙见不。跋伽仙人。答王师言。我近于此见一童子。颜容端正。相好具足。来入此林。共我议论。遂经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从此北行。诣彼仙人阿罗逻迦兰。尔时王师大臣。闻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于中路。遥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却侍卫。脱诸仪服。前太子所。坐于一面。互相问讯。于是王师。白太子言。大王见使寻求太子。欲有所说。太子答曰。父王遣汝。欲何所道。王师即言。大王久知太子深乐出家此意难回。然王于太子。恩爱情深。忧愁盛火。常自炽然。须太子归。以灭之耳。愿便回驾。还反宫城。虽有物务。不令太子全弃道业。静心之处。不必山林。摩诃波阇波提。耶输陀罗。内外眷属。皆悉没于忧恼大海。思太子还。而拯救之。

尔时太子。闻王师语。以深重声答王师言。我岂不知父王于我恩情深耶。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来此。为断除故。若令恩爱终日合会又无生老病死苦者。我复何为来至于此。我今所以违远父王。欲为将来和合故耳。父王忧愁大火。今虽炽然。我与父王。唯余今生有此一苦。将来自当永绝斯患。若如汝言。令吾处宫修道业者。如七宝舍。满中焰火。当有人能止此室不。如杂毒食。设有饥人。终不食之。我既弃国。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复还宫城修学道耶。世间之人。在大苦中。为小乐故。尚复耽湎不能暂舍。况我在此极静寂处。无诸患苦。而能捐弃。还就于恶。古昔诸王。入山学道。无有中路还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归。便是违于先王之法。

尔时王师。白太子言。诚如太子今之所说。然诸仙圣。一言未来定有果报。一言定无此。二仙圣尚不能知未来世中必定有无。太子云何欲舍现乐而求未来不定果报。生死果报。尚不可知决定有无。云何乃欲求解脱果。唯愿太子。便还宫也。

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说未来果。一者言有。一者言无。皆是疑心。非决定说。我今终不修顺彼教。不应以此而见难诘。所以者何。我今不为希慕果报而来至此。以目所见生老病死。必应经之故。求解脱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见我道。成我此志愿。终不可回。还启父王。说如此也。尔时太子。作此语已。即从座起。与王师大臣。辞别北行。诣阿罗逻迦兰仙人所。于时王师大臣。见太子去。啼泣懊恼。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来太子所。而复不能移转其意。徘徊路侧。不能自反。互共议言。既被王使。而无力效。今者空归。云何奉答。我等当留。所从五人。聪明智慧。心意柔软。为性忠直。种族强者。密令伺察。看其进止。作此言已。顾瞻其傍。见憍陈如等五

人。而语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敕。进止去来。当密伺察。即便辞别。趣太子所。王师大臣。还归宫城。

尔时太子。往彼阿罗逻迦兰仙人住处。渡于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诸人民众。见太子颜貌相好殊特。欢喜爱敬。举国皆悉奔驰瞻视。如是諠哗。彻频毗娑罗王。王便惊问。此是何声。诸臣答言。白净王太子。名萨婆悉达。昔诸相师。记其应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又复记其若出家者。必当成就一切种智。其人今者来入此城。外诸人民。驰竞来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闹。时频毗娑罗王。既闻此语。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即敕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敕。寻求太子。见在般茶婆山。于一石上。端坐思惟。时使即归。具白大王。王便严驾。与诸臣民。诣太子所。至般茶婆山。遥见太子。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却仪饰及诸侍卫。前坐问讯太子。四大悉调和不。我见太子。心甚欢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种姓。累世相承。为转轮王。太子今者转轮王相。皆悉具足。云何舍之。来入深山。践藉沙土。远至此耶。我见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圣王位者。当以我国分半治之。若谓为少。我当舍国尽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复不取我此国者。当给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国也。太子所欲。其不相违。

尔时太子。闻频毗娑罗王说此语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种族。本是明月。性自高凉。不为鄙事。所为所作。无不清胜。今发是言。未足为奇。然我观王。中情恳至。倍于前后。王今便可于身命财修三坚法。亦不应以不坚之法劝奖余人。我今既舍转轮王位。亦复何缘应取王国。王以善心。舍国与我。犹尚不取。何缘以兵伐取他国也。我今所以辞别父母剃除须发舍于国者。为断生老病死苦故。非为求于五欲乐也。

世间五欲。如大火聚。烧诸众生。不能自出。云何劝我。贪着之耶。我今所以来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罗逻迦兰。是求解脱最上导师。欲往彼处求解脱道。不宜久停在于此也。我既违王初始之言。喜心赐我。勿致嫌恨。王今当以正法治国。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与王别。时频毗娑罗王。见太子去。深大惆怅。合掌流泪。而作是言。初见太子。心大踊跃。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为于大解脱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愿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愿先见度。太子于是。辞别而去。时王奉送。次于路侧。极目瞻瞩。不见乃反。

尔时太子。即便前至彼阿罗逻仙人之所。于时诸天。语仙人言。萨婆悉达。弃舍国土。辞别父母。为求无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今者已来。垂至于此。时彼仙人。既闻天语。心大欢喜。俄尔

之顷。遥见太子。即出奉迎。赞言善来。俱还所住。请太子坐。是时仙人。既见太子。颜貌端正。相好具足。诸根恬静。深生爱敬。即问太子。所行道路。得无疲耶。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来至此。我悉知之。能于火聚。自觉而出。又如大象。于罥索中。而自免脱。古昔诸王。盛年之时。恣受五欲。至于根熟。然后方舍国邑乐具。出家学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于此壮年。能弃五欲。远至此间。真为殊特。当勤精进。速度彼岸。太子闻已。即答之曰。我闻汝言。极为欢喜。汝可为我说断生老病死之法。我今乐闻。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说曰。众生之始。始于冥初。从于冥初。起于我慢。从于我慢。生于痴心。从于痴心。生于染爱。从于染爱。生五微尘气。从五微尘气。生于五大。从于五大。生贪欲嗔恚等诸烦恼。于是流转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今为太子。略言之耳。

尔时太子。即便问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说。生死根本。复何方便。而能断之。仙人答言。若欲断此生死本者。先当出家修持戒行。谦卑忍辱。住空闲处。修习禅定。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得初禅。除觉观。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禅。舍喜心。得正念。具乐根。得第三禅。除苦乐。得净念。入舍根。得第四禅。获无想报。别有一师。说如此处。名为解脱。从定觉已。然后方知非解脱处离色想。入空处。灭有对想。入识处。灭无量识想。唯观一识。入无所有处。离于种种想。入非想非非想处。斯处名为究竟解脱。是诸学者之彼岸也。

太子若欲断于生老病死患者。应当修学如此之行。尔时太子。闻仙人言。心不喜乐。即自思惟。其所知见。非究竟处。非是永断诸结烦恼。即便语言。我今于汝所说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问。仙人答言。敬从来意。即问之曰。非想非非想处。为有我耶。为无我耶。若言无我。不应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为有知。我为无知。我若无知。则同木石。我若有知。则有攀缘。既有攀缘。则有染着。以染着故。则非解脱。汝以尽于粗结。而不自知细结犹存。以是之故。谓为究竟。细结滋长。复受下生。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尽舍是则名为真解脱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说。甚为微妙。

尔时太子。复问仙人。汝年至几而出家耶。修梵行来。复几许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来。一百四年。太子闻已。而心念言。出家以来。乃如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时太子。为求胜法。即从坐起。与仙人别。尔时仙人。语太子言。我久远来。习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种。云何而能修苦行耶。太子答言。如汝所修非为苦也。别有最苦难行之道。仙人既见太

子智慧。又观志意坚固不亏。知决定成一切种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愿先度我。于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兰所住之处。论议问答。亦复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时二仙人。见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尔难测。合掌奉送。绝视方还。

尔时太子。调伏阿罗逻迦兰二仙人已。即便前进迦阇山苦行林中。是憍陈如等五人所止住处。即于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观众生根。宜应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于是诸天。奉献麻米。太子为求正真道故。净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设有乞者。亦以施之。

尔时憍陈如等五人。既见太子。端坐思惟。修于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复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时憍陈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离其侧。既见此已。即遣一人。还白王师及以大臣。具说太子所行之事。尔时王师大臣。俱还宫门。颜貌愁悴。身形萎熟。犹如有人丧其所亲葬送既毕。抑忍而归。时守门者。而白王言。师与大臣。今在门外。王既闻已。气奔声绝。身首才动。时守门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与相见。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声而问。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独作此归。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师答言。我奉王敕。寻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处。访觅太子。仙人语我太子所在并说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于中路。遇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向太子。具说大王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忧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声。而见答言。我岂不知父王亲戚恩情深耶。但畏生死爱别离苦。为欲断除故来此耳。如是种种言辞所说。志意坚固。如须弥山不可移动。舍我而去。如弃草芥。尔时即便选择五人。随从给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还说言。太子当至阿罗逻迦兰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渡水。至王舍城。时频毗娑罗王。来诣太子。方便譬说。不应出家。分国共治。及以全与。并欲与兵令伐他国。太子亦复皆悉不受。即又前行达仙人所。而为说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阇山苦行林中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

尔时白净王。闻王师大臣说彼使人如此语已。心大悲恼。举体战掉。身毛皆竖。即语王师及大臣言。太子遂舍转轮王位父母亲属恩爱之乐。远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宝之子。王即复以使人所言。向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而为说之。时白净王。即便严驾五百乘车。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亦复相与办五百乘一切资生。皆悉具足。即唤车匿。而语之言。汝送太子。远放深山。今复令汝领此千乘。载致资粮。送与太子。随时供养。勿使乏少。尽更来请。车匿受敕。即领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见形消瘦。皮骨

相连。血脉悉现。如波罗奢花。头面礼足。闷绝于地。良久乃起。衔泪而言。大王忆念太子。不舍日夜。今故遣我。领此千乘。载资生具。以饷太子。于时太子。答车匿言。我违父母。及舍国土。远来在此。为求至道。云何当复受此饷耶。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资供。我当别觅一人。领此千乘。还归王所。我住于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领车而去。于是车匿。密侍太子。不离晨昏。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于苦行。垂满六年。不得解脱。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阎浮树下。所思惟法。离欲寂静。是最真正。今我若复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诸外道。当言自饿是般涅槃因。我今虽复节节有那罗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当受食然后成道。作是念已。即从坐起。至尼连禅河。入水洗浴。洗浴既毕。身体羸瘠。不能自出。天神来下。为按树枝。得攀出池。时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难陀波罗。时净居天。来下劝言。太子今者在于林中。汝可供养。女人闻已。心大欢喜。于时地中。自然而生千叶莲花。花上有乳糜。女人见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头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咒愿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使施家得胆得喜。安乐无病。终保年寿。智慧具足。太子即复作如是言。我为成熟一切众生故。受此食。咒愿讫已。即受食之。身体光悦。气力充足。堪受菩提。

尔时五人。既见此事。惊而怪之。谓为退转。各还所住。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菩萨德重。地不能胜。于时步步地为震动。出大音声。尔时盲龙。闻地动向心大欢喜。两目开明。曾见先佛有此瑞应。作是念已。从地踊出。礼菩萨足。时有五百青雀。飞腾虚空。右绕菩萨。杂色瑞云。及以香风。而随映拂。尔时盲龙。以偈赞曰。

菩萨足践处　　地皆六种震
发大深远音　　我闻眼开明
又见虚空中　　青雀绕菩萨
瑞云极鲜映　　香风甚清凉
此菩萨瑞相　　悉同过去佛
以是知菩萨　　必定成正觉

于是菩萨。则自思惟。过去诸佛。以何为座。成无上道。即便自知以草为座。释提桓因。化为凡人。执净软草。菩萨问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萨闻之。心大欢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萨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于是吉祥。即便授草。以与菩萨。因发愿言。菩萨道成。愿先度我。菩萨受已。敷以为座。而于草上。结加趺

坐。如过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我亦如是发此誓时。天龙鬼神。皆悉欢喜。清凉好风。从四方来。禽兽息向。树不鸣条。游云飞尘。皆悉澄净。知是菩萨。必成道相。

尔时菩萨。在于树下。发誓言时。天龙八部。皆悉欢喜。于虚空中。踊跃赞叹。时第六天魔王宫殿。自然动摇。于是魔王。心大懊恼。精神躁扰。声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门瞿昙。今在树下。舍于五欲。端坐思惟。不久当成正觉之道。其道若成。广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坏乱之。

尔时魔子萨陀。见父憔悴。而往白言。不审父王。何故忧戚。魔王答言。沙门瞿昙。今坐树下。其道将成超越于我。今欲坏之。魔子即便前谏父言。菩萨清净。超出三界。神通智慧。无不明了。天龙八部。咸共称赞。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须造恶自招祸咎。魔有三女。形容仪貌。极为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于天女中。最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璎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悦人。三名可爱乐。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审今者何故忧愁。父即写心。语诸女言。世间今有沙门瞿昙。身被法铠。执自在弓。镞智慧箭。欲伏众生坏我境界。我若不如。众生信彼。皆悉归依。我土则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坏其桥梁。于是魔王。手执强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属。俱时往彼毕波罗树下。见于牟尼。寂然不动。欲度生死三有之海。尔时魔王。左手执弓。右手调箭。语菩萨言。汝刹利种。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应修汝转轮王业。舍出家法。习于施会。得生天乐。此道第一胜先所行。汝是刹利转轮王种。而为乞士。此非所应。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舍本誓。我试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闻我箭声。莫不惊怖。惛迷失性。况汝瞿昙。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说此语。以怖菩萨。菩萨怡然。不惊不动。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进天女。菩萨尔时。眼不视箭。箭停空中。其镞下向。变成莲花时三天女。白菩萨言。仁者至德。天人所敬。应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时。天女端正。无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给。晨昏寝卧。愿侍左右。菩萨答言。汝植小善。得为天身。不念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免之甚难汝等今者欲乱定意。非清净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须。时三天女。变成老姥。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柱杖羸步。不能自复。魔王既见如是坚固。心自思惟。我昔曾于雪山之中。射此摩醯首罗。即便恐惧。退其善心。而今不办动于瞿昙。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转。令生爱恚。当复更作他余方便。即以软语。诱菩萨言。汝若不乐人间受乐。今者便可上升天宫。我舍天位及五欲具。悉持与汝。菩萨答言。汝于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还下生沉溺三涂。出济甚难。此为罪因。非我所须。魔语菩

萨。我之果报。是汝所知。汝之果报。谁复知者。菩萨答言。我之果报。唯此地知。说此语已。于时大地。六种震动。于是地神。持七宝瓶。满中莲花。从地踊出。而语魔言。菩萨昔以头目髓脑。以施于人。所出之血。浸润大地。国城妻子象马珍宝。而用布施。不可称计。为求无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应恼乱菩萨。魔闻是已。心生怖惧。身毛皆竖。时彼地神。礼菩萨足。以花供养。忽然不现。

尔时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强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诱之。不能坏乱此瞿昙心。今当更设诸种方便。广集军众。以力迫胁。作是念时。其诸军众。忽然来至。充满虚空形貌各异。或执戟操剑。头戴大树。手执金杵。种种战具。皆悉备足。或猪鱼驴马师子龙头熊罴虎兕。及诸兽头。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或众多目。或大腹长身。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或大脚肥腨。或长爪利牙。或头在胸前。或两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象身担山。或被发裸形。或复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着虎皮。或师子蛇皮。或蛇遍缠身。或头上火燃。或嗔目努臂。或傍行跳掷。或空中旋转。或驰步吼吓。有如是等诸恶类形不可称数。围绕菩萨。或复有欲裂菩萨身。或四方烟起。焱焰冲天或狂音奋发。震动山谷。风火烟尘。暗无所见。四大海水。一时涌沸。护法天人。诸龙鬼等。悉忿魔众。嗔恚增盛。毛孔血流。净居天众。见此恶魔恼乱菩萨。以慈悲心。而愍伤之。于是来下。侧塞虚空。见魔军众。无量无边。围绕菩萨。发大恶声。震动天地。菩萨心定。颜无异相。犹如师子处于鹿群。皆悉叹言。呜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萨决定当成正觉。是诸魔众。互相催切。各尽威力。摧破菩萨。或角目切齿。或横飞乱掷。菩萨观之。如童子戏。魔益愁忿怼。更增战力。菩萨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胜举。其胜举者。不能得下。飞刀舞剑。停于空中。电雷雨火。成五色华。恶龙吐毒。变成香风。诸恶类形。欲毁菩萨。不能得动。魔有姊妹。一名弥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执髑髅器。在菩萨前作诸异状。恼乱菩萨。是诸魔众。种种丑身。欲怖菩萨。终不能动。菩萨一毛。魔益忧愁。空中有神。名曰负多。隐身而言。我于今者见牟尼尊心意泰然。无怨恨想。是诸魔众。起于毒心。于无怨处。而横生忿。是痴恶魔。徒自疲劳。永无所得。今日宜应舍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须弥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热。地性坚强可令柔软。汝不能坏菩萨历劫修习善果。正思惟定。精勤方便。净智慧光。此四功德。无能断截。为作留难。不成正觉。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钻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无求不得。世间众生。没于三毒。无有救者。菩萨慈悲。求智慧药。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恼乱之。世间众生。痴惑无智。悉着邪见。今设法眼。修习正路。欲导众生。汝今云何恼乱导师。是则不可。譬如在于旷野之中。而欲欺诳商人导师。众生堕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之处。菩萨为然大智慧

灯。汝今云何欲吹令灭。众生今者没生死海。菩萨为修智慧宝船。汝今云何欲令沉溺。忍辱为牙。坚固为根。无上大法以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贪恚痴锁。缚诸众生。菩萨苦行。欲为解之。今日决定于此树下。结加趺坐。成无上道。此地乃是过去诸佛金刚之座。余方悉转。斯处不动。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应生欣庆心。息憍慢意。修知识想。而奉事之。是时魔王。闻空中声。又见菩萨恬然不异。魔心惭愧。舍离憍慢。即便复道。还归天宫。群魔忧戚。悉皆崩散。情意沮悴。无复威武。诸斗战具。纵擴林野。当于恶魔退散之时。菩萨心净。湛然不动。天无烟雾。风不摇条。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彻。众星灿朗。幽隐暗瞑。无复障碍。虚空诸天雨妙花香。作众伎乐。供养菩萨。

尔时菩萨。以慈悲力。于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谛。于诸法中。禅定自在。悉知过去所造善恶。从此生彼。父母眷属。贫富贵贱。寿夭长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于众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无救济者。轮回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虚伪。无有真实。而于其中。横生苦乐。作是思惟。至初夜尽。

尔时菩萨。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观察世间。皆悉彻见。如明镜中。自睹面像。见诸众生。种类无量。死此生彼。随行善恶。受苦乐报。见地狱中考治众生。或洋铜灌口。或抱铜柱。或卧铁床或以铁镬。而煎煮之。或于火上。而加弗炙。或为虎狼鹰犬。所食。或有避火依于树下。树叶坠落。皆成刀剑。割截其身。或以斧锯解剔肢体。或掷热沸灰河之中。或复掷于粪屎坑中。受如是等种种诸苦。以业报故。命终不死。菩萨既见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众生。本造恶业。为世乐故。而今得果。极为大苦。若人有见如此恶报。无复更应作不善想。

尔时菩萨。复观畜生。随种种行。受杂丑形。或复有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杀者。或复为人负荷重担。饥渴乏极。人无知者。或穿其鼻。或钩其首。常以身肉。而供于人。还与其类。更相食啖。受于如是种种之苦。菩萨既见。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众生。恒以身力。而供于人。又加楚挞饥渴之苦。皆是本修恶行果报。尔时菩萨。次观饿鬼。见其恒居黑闇之中。未曾暂睹日月之光。还是其类。亦不相见。受形长大。腹如太山。咽颈若针。口中恒有大火炽燃。常为饥渴之所燋迫。千亿万岁。不闻食声。设值天雨洒其上者变成火珠。或时过临江海河池。水即化为热铜燋炭。动身举步声。如人牵五百乘车。支体节节。皆悉火然。菩萨既见受如是等种种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为本造悭贪积财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报。若

人见彼受此苦痛。宜应惠施勿生吝惜。设使无财。亦应割肉以用布施。尔时菩萨。次复观人。见从中阴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颠倒想。起于爱心。即以不净。而为己身。既处胎已。在于生熟二藏之间。熏炙身体。如地狱苦。至满十月。然后方生。初生之时。而为外人之所抱执。粗涩苦痛。如被刀剑。如是不久。复归老死。更为婴儿。轮转五道。不能自悟。菩萨见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众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于中。耽着五欲。横计为乐。而不能断颠倒根本。尔时菩萨。次观诸天。见彼天子。其身清净。不受尘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两目不瞬。或有居在须弥山顶。或复居在须弥四镇。或复居在虚空之中。心常欢悦。无不适事。奏天美乐以自娱乐。不识昼夜。四方诸趣。无不绝妙。视东耽着。弥岁忘转。瞻西耽湎。经年不回。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饮食衣服。应念即至。虽有如此适意之事。犹为欲火之所煎燋。又见彼天福尽之时。五死相现。一者头上花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灭。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离于本座。其诸眷属。见天子身五死相现。心生恋慕。天子亦复自见己身。有五死相。又见眷属恋慕于己。当尔之时。生大苦恼。菩萨既见彼诸天子有如是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乐。果报将尽。生大苦恼。既命终已。舍彼天身。或有堕于三恶道中。本造善行。为求乐报。而今所得。少乐多苦。譬如饥人啖杂毒食。初虽为美。终成大患。云何智者。贪乐此耶。色无色界诸天。见寿命长。便谓常乐既见变坏。生大苦恼。即起邪见。谤无因果。以此事故。轮回三涂。备受诸苦。菩萨以天眼力。观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无有一乐。如是思惟至中夜尽。尔时菩萨。至第三夜。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为本。若离于生。则无老死。又复此生。不从天生。不从自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因于欲有色有无色有业生。又观三有业从何而生。即知三有业从四取生。又观四取从何而生。即知四取从爱而生。又复观爱从何而生。即便知爱从受而生。又复观受从何而生。即便知受从触而生。又复观触从何而生。即便知触从六入生。又观六入从何而生。即知六入从名色生。又观名色从何而生。即知名色从识而生。又复观识从何而生。即便知识从行而生。又复观行从何而生。即便知行从无明生。若灭无明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逆顺。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相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

尔时如来。心自思惟。八正圣道。是三世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践。智慧通达。无所挂碍。于时大地。十八相动。游霞飞尘。皆悉澄净。天鼓自然。而发妙声。香风徐起。柔软清凉。杂色瑞云。降甘露雨。园林花果。荣不待时。又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

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金花银花。琉璃等花。七宝莲花。绕菩提树。满三十六踰阇那。是时诸天。作天伎乐散花烧香。歌呗赞叹。执天宝盖及以幢幡。充塞虚空。供养如来。龙神八部。所设供养。亦复如是。当尔之时。一切众生。皆悉慈爱。无嗔害想。欢喜踊跃。如见圣迹。无怖畏情。其心调柔。离憍慢意。亦无悭嫉谄诳之心。五净居天。离喜乐根。亦皆欢悦。不能自胜。地狱苦痛。暂得休息。生大欢喜。一切畜生。相食啖者。无复恶心。饿鬼饱满无饥渴想。世界之中。幽瞑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众生。悉得相见。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众生。大圣法王。出兴于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弃国学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树。在虚空中。欢喜合掌。而赞叹言。于我甘蔗种族之中。能断诸漏。成一切智。为世间眼。甚为奇特。一切莫不欢喜踊跃。唯有魔王。心独忧愁。

尔时如来。于七日中。一心思惟。观于树王。而自念言。我在此处。尽一切漏。所作已竟。本愿成满。我所得法。甚深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一切众生。于五浊世。为贪欲嗔恚愚痴邪见憍慢谄曲之所覆障。薄福钝根。无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为转法轮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诽谤。当堕恶道。受诸苦痛。我宁默然。入般涅槃。尔时如来。以偈颂曰。

圣道甚难登　　智慧果难得
我于此难中　　皆悉已能办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众生诸根钝　　着乐痴所盲
顺于生死流　　不能反其源
如斯之等类　　云何而可度

尔时如来。作此念已。大梵天王。见于如来圣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转法轮。心怀忧恼。即自念言。世尊昔于无量亿劫。为众生故。久在生死。舍国城妻子。头目髓脑。备受众苦。始于今者所愿满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说法。众生长夜。沉没生死。我今当往请转法轮。作是念已。即发天宫。犹如壮士屈伸臂顷。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为众生故。久住生死。舍身头目。以用布施。备受诸苦。广修德本。始于今者。成无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说法。众生长夜。没溺生死。堕无明暗。出期甚难。然有众生。过去世时。亲近善友。植诸德本。堪任闻法。受于圣道。唯愿世尊。为斯等故。以大悲力。转妙法轮。释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复如是。劝请如来。

为诸众生。转大法轮。

尔时世尊答大梵天王及释提桓因等言。我亦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难解难知。诸众生等。不能信受。生诽谤心。堕于地狱。我今为此故。默然耳。时梵天王等。乃至三请。尔时如来。至满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请。头面礼足。各还所住。

尔时世尊。受梵王等请已。又于七日。而以佛眼。观诸众生。上中下根。及诸烦恼。亦下中上。满二七日。尔时世尊。又复思惟。我今当开甘露法门。谁应在先。而得闻者。阿罗逻仙人。聪慧易悟。又先发愿道成度我。作是念时。空中有言。阿罗逻仙人。昨夜命终。尔时世尊。即便答彼空中声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又自思惟。迦兰仙人。利根明了。亦应先闻。空中又言。迦兰仙人。昨夜命终。尔时世尊。即复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

尔时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师大臣所遣。憍陈如等五人瞻视我者。皆悉聪明。又过去世。于我发愿应先闻法。我今宜当为此五人先开法门。又自思惟。古昔诸佛转法轮处。皆悉在于婆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又此五人。所止住处。亦在于彼。我今应往至其住处。转大法轮。思惟是已。即从座起。诣婆罗奈国。尔时有五百商人。二人为主。一名跋陀罗斯那。二名跋陀罗梨。行过旷野。时有天神。而语之言。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最上福田。汝今宜应最前设供。时彼商人。闻天语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问天言。世尊今者为在何许。天又报言。世尊不久当来至此。于是如来。与无量诸天。前后导从。到多谓娑跋利村。时彼商人。既见如来威相庄严。又见诸天前后围绕。倍生欢喜。即以蜜麨。而奉上佛。尔时世尊。心自思惟。过去诸佛。用钵多罗。而以盛食。时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钵。来至佛所。而以奉上。于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钵者。余王必当生于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钵。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际现。尔时世尊。即便咒愿。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者。得色得力。得胆得喜。安快无病。终保年寿。诸善鬼神。恒随守护。饭食布施。断三毒根。将来当获三坚法报。聪明智慧。笃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见不昧。现世之中。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皆悉炽盛。无诸灾怪不吉祥事。门族之中。若有命过堕恶道者。当令以今所施之福还生人天。不起邪见。增进功德。常得奉近。诸佛如来。得闻妙说。见谛得证。所愿具足。

尔时世尊。咒愿讫已。即便受食。食既毕竟。澡漱洗钵即授商人三归。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将来僧。授三归竟。因与之别。

而便前行威仪庠序步若鹅王。路逢外道。名优波伽。既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根寂定。叹为奇特。即说偈言。

世间诸众生　　皆为三毒缚
诸根又轻躁　　驰荡于外境
而今见仁者　　诸根极寂静
必到解脱地　　决定无有疑
仁者所学师　　其姓字何等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众生表
微妙深远法　　我今已具知
三毒五欲境　　永断无余习
如莲花在水　　不染浊水泥
自悟八正道　　无师无等侣
以清净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觉　　堪为天人师
身口意满足　　故号为牟尼
欲趣波罗奈　　转甘露法轮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转

尔时优波伽。闻此偈言。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合掌恭敬。围绕而去。回顾瞻瞩。不见乃止。

尔时世尊即复前行。次到阿阇婆罗水侧。日暮止宿。而便入定。当于尔时。七日风雨。时彼水中。有大龙王。名目真邻陀。见佛入定。即以其身围绕七匝满七日已。时彼龙王。化为人形。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风雨耶。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诸天及世人　　所欢于五欲
比我禅定乐　　不可为譬喻

时彼龙王。闻佛此偈。欢喜踊跃。头面礼足。还归所止。

尔时世尊。即复前行。往婆罗奈国。至憍陈如摩诃那摩跋波阿舍婆阇跋陀罗阇所止住处。时彼五人。遥见佛来。共相谓言。沙门瞿昙。弃舍苦行。而还退受饭食之乐。无复道心。今既来此。我等不须起迎之也。亦勿作礼敬。问所须为敷坐处。若欲坐者。自随其意。作此语竟。而各默然。尔时世尊。来既至已。五人不觉。各从坐起。礼

拜奉迎。互为执事。或复有为持衣钵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复有为澡洗脚者。各违本誓。犹故称佛。以为瞿昙。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共约见我不起。今者何故。违先所誓。而即惊起。为我执事。时彼五人。闻佛此语。深生惭愧。即前白言。瞿昙行道。得无疲惓。尔时世尊。语五人言。汝等云何。于无上尊。而以高情。称唤姓耶。我心如空。于诸毁誉。无所分别。但汝憍慢。自招恶报。譬如有子。称父母名。于世仪中。犹尚不可。况我今是一切父母。时彼五人。又闻此语。倍生惭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痴。无有慧识。不知今者已成正觉。所以者何。往见如来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还受饮食之乐。我以是故。谓不得道。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乐着。是以苦乐。两非道因。譬如钻火。浇之以水。则必无有破暗之照。钻智慧火。亦复如是。有苦乐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灭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弃舍苦乐。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堪能修彼八正圣道。离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随顺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五人。既闻如来如此之言。心大欢喜。踊跃无量。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尔时世尊。观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语之言。憍陈如汝等当知五盛阴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失荣乐苦。憍陈如。有形无形。无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众生。无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于火上。若遇干草。还复烧燃。如是诸苦。由我为本。若有众生。起微我想。还复更受如此之苦。贪欲嗔恚。及以愚痴。皆悉缘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诸苦因。犹如种子能生于芽。众生以是轮回三有。若灭我想及贪嗔痴。诸苦亦皆从此而断。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浇于盛火。一切众生不知诸苦之根本者。皆悉轮回。在于生死。憍陈如。苦应知。习当断。灭应证。道当修。憍陈如。我以知苦。以断习。以证灭。以修道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应当知苦断习证灭修道。若人不知四圣谛者。当知是人不得解脱四圣谛者。是真是实。苦实是苦。习实是习。灭实是灭。道实是道。憍陈如。汝等解未。憍陈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于四谛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陈如。当佛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阿若憍陈如。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虚空中。八万那由他诸天。亦离尘垢。得法眼净。尔时地神。见于如来。在其境界。而转法轮。心大欢喜。高声唱言。如来于此。转妙法轮。虚空天神。既闻此言。又生踊跃。展转唱声。乃至阿迦腻吒天。诸天闻已。欣悦无量。高声唱言。如来今日于婆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转大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所不能转。尔时大地。十八相动。天龙八部。于虚空中。作众伎乐天鼓自鸣。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宝幢幡盖。歌呗赞叹。世界之中。自然大

明。阿若憍陈如。于弟子中。以始悟故。为第一弟子。时彼摩诃那摩等四人。闻佛转法轮已。阿若憍陈如。独悟道迹。心自念言。世尊若更为我说法。我等亦当复悟道迹。作此念已。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尔时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为广说四谛。于时四人。于诸法中。亦离尘垢。得法眼净。时彼五人。见道迹已。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见道迹。已证道迹。我等今者欲于佛法出家修道。唯愿世尊。慈愍听许。于时世尊。唤彼五人。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问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识为是常为无常耶。为是苦为非苦耶。为是空为非空耶。为有我为无我耶。时五比丘。闻佛说是五阴法已。漏尽意解。成阿罗汉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于是世间。始有六阿罗汉。佛阿罗汉。是为佛宝。四谛法轮。是为法宝。五阿罗汉。是为僧宝。如是世间三宝具足。为诸天人。第一福田。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四

尔时有长者子。名曰耶舍。聪明利根。极大巨富。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服天冠璎珞。着无价宝屐。其于中夜。与诸妓女。相娱乐已。各还寝息。忽从眠觉。见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头发蓬乱。涎唾流出。乐器服玩。颠倒纵横。既见是已。生厌离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灾怪之内。于不净中。妄生净想。作是念时。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门自然开。寻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声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来。我此今有离苦之法。耶舍闻已。所著宝屐。价直阎浮提。即便脱之。渡于恒河。往诣佛所。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颜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五体投地。顶礼佛足。唯愿世尊。救济于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谛听善思念之。如来即便随顺其根。而为说法。耶舍。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是时耶舍。闻说此语。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于是如来。重说四谛。漏尽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罗汉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犹见耶舍。着严身具。即说偈言。

虽复处居家　　服宝严身具
善摄诸情根　　厌离于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为真出家
虽身在旷野　　服食于粗涩
意犹贪五欲　　是为非出家
一切造善恶　　皆从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为本

尔时耶舍。既闻如来说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说此偈者。正当以我犹着七宝。我今宜当脱如此服。即便礼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耶舍父。既至天晓。求觅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恼。悲号涕泣。缘路推寻。到恒河侧。见其子屐。心自思惟。我子正当从此道去。即寻其迹。至于佛所。尔时世尊。知其为子故来至此。若使即得见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终。便以神力。隐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头面礼足。退坐一面。于是如来。即随其根。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时耶舍父。闻说此言。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既已知其见于道迹。恩爱渐薄。而问之言。汝何因缘。而来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见其宝屐在恒河侧。追寻足迹。故来至此。尔时世尊。摄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见耶舍。心大欢喜。语耶舍言。善哉善哉。汝为此事真实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来得见道迹。即于佛前。受三自归。于是阎浮提中。唯此长者。为优婆塞。最初获得供养三宝。

尔时又有耶舍朋类五十长者子。闻佛出世。又闻耶舍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间今者有无上尊。长者子耶舍。聪慧辩了。才艺兼人。乃能舍其豪族。弃五欲乐。毁形守志。而为沙门。我等今者复何顾恋不出家耶。作是念已。共诣佛所。未至之间。遥见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欢喜。举体清凉。敬情转至。即前佛所。合掌围绕。头面礼足。诸长者子。宿殖德本。聪达易悟。如来即便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说此语已。时诸长者子。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又为广说四谛。时五十比丘。漏尽意解。得阿罗汉果。尔时始有五十六阿罗汉。是时如来。告诸比丘。汝等所作已办堪为世间作上福田。宜各游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诸众生。诸今亦当独往摩竭提国。王舍城中。度诸人民。诸比丘言。善哉世尊。尔时比丘。头面礼足各持衣钵。辞别而去。

尔时世尊。即便思惟。我今应度何等众生。而能广利一切人天。唯有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国。学于仙道。国王臣民。皆悉归信。又其聪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难摧伏。我今当往而度脱之。思惟是已。即发波罗奈趣摩竭提国。日将昏暮。往优楼频螺迦葉住处。于时迦葉。忽见如来相好庄严。心大欢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门。从何所来。佛即答言。我从波罗奈国。当诣摩竭提国。日既晚

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违。但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极为洁净。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静处。可得相容。然有恶龙。居在其内。恐相害耳。佛又答言。虽有恶龙。但以见借。迦葉又言。其性凶暴。必当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见借。必无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随意。佛言善哉。即于其夕。而入石室。结加趺坐。而入三昧。尔时恶龙。毒心转盛。举体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龙见是已。火焰冲天。焚烧石室。迦葉弟子。先见此火。而还白师。彼年少沙门。聪明端严。今为龙火之所烧害。迦葉惊起。见彼龙火。心怀悲伤。即敕弟子。以水浇之。水不能灭。火更炽盛。石室融尽。尔时世尊。身心不动。容颜怡然。降彼恶龙。使无复毒。授三归依。置于钵中。至天明已。迦葉师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门。龙火猛烈。将无为此之所伤耶。沙门借室。我昨所以不相与者。正为此耳。佛言。我内清净。终不为彼外灾所害。彼毒龙者。今在钵中。即便举钵。以示迦葉。迦葉师徒。见于沙门。处火不烧。降伏恶龙。置于钵中。叹未曾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虽复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世尊。语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处。迦葉答言。善哉随意。是时如来。于第二夜。坐一树下。时四天王。夜来佛所。而共听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语弟子言。年少沙门。亦事于火。至明日晓。往诣佛所。问言沙门。汝事火耶。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初升。迦葉弟子。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而白师言。年少沙门。定事火也。至于明旦。往诣佛所。问沙门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是其光耳。于时迦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神德虽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见有光明在如来侧。沙门必定事于火也。明日问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于晨朝时。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诣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燃之。而火不燃。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当自然。迦葉便还。见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诸弟子众。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即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朝欲灭火。而火不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葉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燃。火不肯然。即自思

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而不肯燃。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燃。迦葉便归。见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于时迦葉。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今欲灭之。而不肯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葉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诸弟子众。晨朝破薪。斧不肯举。即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葉便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举。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举斧。复不肯下。还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当令斧下。迦葉既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于晨朝时。自欲破薪。斧不得举。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葉既还。斧即得举。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举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下。迦葉即归。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门。可止于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当相给。于时世尊。默然许之。迦葉知佛许已。还其所住。即敕日日办好饮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时。自行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阎浮洲。取阎浮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阎浮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南行。数万踰阇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树。名曰阎浮。缘有此树故。言阎浮提。我此钵中。是彼果也。于一念顷。取此果来。极为香美。汝可啖之。于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神通变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还归所住。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庵摩罗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庵摩罗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东行。数万踰阇那。到弗婆提。取此果来。名庵摩罗。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以得往还。睹其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瞿陀尼。取呵梨勒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西行。数万踰阇那。到瞿陀尼。取此果来。名呵梨勒。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睹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

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郁单越。取自然粳米饭。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粳米饭。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饭不。迦葉答言。不识此饭。佛言。从此北行。数万踰阇那。到郁单越。取此自然粳米饭来。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虽复神通难可测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却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尔时世尊。咒愿已毕。即便取食。独还树下。食竟心念须水。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从天来下。到于佛前。头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净。具八功德。如来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毕。为释提桓因。说种种法。释提桓因。既闻法已。欢喜踊跃。忽然不现。还归天宫。是时迦葉。于中食后。林间经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今日受食。还归树下。我当往彼而看视之。即诣佛所。忽见树侧有一大池。泉水澄净。具八功德怪而问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还归此处。食讫须水。澡漱洗钵。释提桓因。知我此意。从天上来。以手指地。而成此池。尔时迦葉。既见池水。复闻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门。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别于他日。林间经行。见粪秽中有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须石。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树间。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

也。佛复心念。今应须水。释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净水。置方石所。释提桓因。所为事毕。忽然不现。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浣濯已竟。还坐树下。是时迦葉。来至佛所。忽见树间。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怀惊怪。而往问佛。年少沙门。汝此树间。有四方石。及大石槽。从何而来。于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经行。见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须此。释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来。迦葉闻已。叹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讫已。心念欲出。无所攀持。池上有树。名迦罗迦。枝叶蔚映。临于池上。树神即便按此树枝。令佛攀出。还坐树下。于时迦葉。来至佛所。忽然见树曲枝垂荫。怪而问佛。此树何故曲枝垂荫。佛即答言。我于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树神致感。为我曲之。于是迦葉。见树曲枝。又闻佛言。叹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门。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树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当来就我作七日会。年少沙门。若来在此。国王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见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当舍我而奉事之。愿此沙门。于七日中。不来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诣北郁单越。七日七夜。停彼不现。过七日已。集会毕讫。国王辞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门。近于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会余馔。欲以供之。其若来者。善得时宜。于是世尊。即知其意。从郁单越。譬如牡士屈神臂顷。来到其前。于时迦葉。忽见如来。心大惊喜。即问佛言。汝近七日。游行何处。而不相见。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于七日中。就汝集会。汝近心念。不欲见我。是故我往北郁单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来。所以今者。故来诣汝。迦葉闻佛说此言已。心惊毛竖。而作此念。年少沙门。乃知我意。甚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心自思惟。优楼频螺迦葉。根缘渐熟。今者正是调伏其时。思惟是已。即趣尼连禅河。既到河侧。是时魔王。来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如是三请。世尊尔时。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时。所以者何。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未具足故。所应度者。皆未究竟。诸外道众。悉未降伏。尔时如来。亦复三答。魔王闻已。心怀愁恼。即还天宫。世尊即便入尼连禅河。以神通力。令水两开。佛所行处。步步尘起。使两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遥见。谓佛没溺。即与弟子。乘船而来。既至

河侧。见佛行处。皆悉尘起。叹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时迦葉。即问佛言。年少沙门。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时世尊。即以神力。贯船底入。结加趺坐。迦葉见佛从船底入。而无穿漏。叹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罗汉也。佛即语言。迦葉汝非阿罗汉。亦复非是阿罗汉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闻说如此语时。必怀愧惧身毛皆竖。而自念言。年少沙门。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门。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愿大仙。摄受于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耆。百二十岁。又复多有弟子眷属。又为国王臣民所敬。若欲决定入我法者。先与弟子。熟共论详。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敕。然我内心。非不决定。为当还与弟子论耳。作此语已。即还本处。集诸弟子。而语之言。年少沙门。住此以来。见其种种神通变化。极为奇特。智慧深远。性又安庠。我今便欲归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门。既为尊者之所归信。岂当有虚。我等亦见有诸奇异。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愿随从归依。于时迦葉。闻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与俱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归依。唯愿大仙。时摄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随所应。广说四谛。于时迦葉。闻说法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渐渐成阿罗汉。

　　尔时迦葉。五百弟子。既见其师已为沙门。心生愿乐。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师。已为大仙之所摄受。今成沙门。我等亦乐随大师学。唯愿大仙。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于是世尊。即为转于四谛法轮。时五百弟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成须陀洹果。渐渐修行。乃至亦得阿罗汉果。尔时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种种之具。悉皆捐弃尼连禅河。师徒相与。随佛而去。尔时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连禅河侧。居兄下流。忽见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来。心大惊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随水流。将非恶人之所害耶。是时二弟。奔竞相就。而共议言。我兄今者若复不为恶人所害。诸物何缘。从水而来。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与。溯流而上。至兄住处。空寂无人。心大悲绝不知其兄及诸弟子之所在。四向推寻。遇见旧人。而问之言。我仙圣兄。及诸弟子不知所在。汝见之不。旧人答言。汝仙圣兄。与诸弟子。弃事火具。皆悉往于瞿昙之所。出家学道是时二弟。闻此语已。心大懊恼。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弃于阿罗汉道。而复更求他余法耶。即便驰往至其兄所。到已见兄并及眷属。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问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罗汉聪明智慧。无与等者。名闻十方。莫不宗仰。何故于今自舍此道。还从人学。此非小事。尔时迦葉。答其弟言。我见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

通变化。二者慧心清彻。决定成就一切种智。三者善知人根。随顺摄受。以此事故。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虽复国王臣民。所见宗敬。世论机辩。无能折者。然非永绝生死之法。唯有如来所可演说。能尽生死。即值如是大圣之尊。而不自励。师彼高胜。则是无心。亦为无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语。决定是成一切种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从佛出家。我等亦愿随顺兄学。即各语其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于佛法中。出家学道。汝意云何。时诸弟子。即答师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见。皆大师恩。大师若欲于佛法中而出家者。亦愿随从。于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与二百五十弟子。至于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唯愿。慈哀济度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又白佛言。我诸弟子。今皆欲于佛法出家。唯愿世尊。垂愍听许。佛即答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便呼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诸弟子。现大神变。又应其心。而为说法。语言。比丘。当知。世间皆为贪欲嗔恚愚痴猛火之所烧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绝弃。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犹在身。宜速灭之。时诸比丘。闻佛此语。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世尊又为广说四谛。皆悉得于阿罗汉果。

　　尔时世尊。心自念言。频毗娑罗王。往昔于我。有约誓言。道若成者。愿先见度。今日时至。宜应往彼满其本愿。作此念已。即与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属围绕。往王舍城。诣频毗娑罗王所。尔时频毗娑罗王。昔以聚落。给优楼频螺迦葉者。既见迦葉及其弟子。悉为沙门。即还启王。说如此事。王与诸臣。既闻此语。心大惊怪。默然无声。时外人民。闻此语已。各相谓言。优楼频螺迦葉。智慧深远。无与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罗汉。云何反为瞿昙弟子。终无此理。乃可说言。沙门瞿昙为弟子耳。尔时世尊。渐近王舍城。住于杖林。时优楼频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频毗娑罗王言。我今于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随从佛。来至杖林。大王宜先礼拜供养。王闻来信说此言已。方决定知优楼频螺迦葉。为佛弟子。即敕严驾。与诸大臣。婆罗门。及人民众。往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舆。除却仪饰。步至佛前。尔时空中有天。而语王言。如来今者在此林中。是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应恭敬供养。又应宣示国中人民。皆悉令其供养如来。时王既闻彼天语已。心大欢喜。倍增踊跃。便进林中。遥见如来。相好庄严。又见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后围绕。如盛满月处众星中。步步踊悦。不能自胜。既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种摩竭提王。名频毗娑罗。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于是频毗娑罗王。却坐一面。时婆罗门。及以大臣。诸人民众。皆悉就座。尔时世尊。既见来众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问频毗娑罗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隐不。统理民务。无乃劳耶。王即答

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隐。尔时频毗娑罗王。及余大学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见迦葉。为佛弟子。自相谓言。呜呼如来。有大神力。智慧深远。不可思议。乃能伏于如此之人。以为弟子。尔时复有诸余人众。心自念言。优楼频螺迦葉。有大智慧。普为世人之所归信。云何当为沙门瞿昙。而作弟子。心怀狐疑。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迦葉。汝今宜应现诸神变。于时迦葉。即升虚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复现小。或分一身。为无量身。或现入地。还复踊出。于虚空中。行住坐卧。举众见已。叹未曾有。悉皆称言。第一大仙。尔时迦葉。现此变已。即从空下。到于佛前。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实是天人之师。我今实是尊之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于我法见何等利。弃舍火具。而出家耶。于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于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于五欲乐
恒如是轮转　　没于生死海
我见此过患　　所以弃舍之
又复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长贪恚痴　　是故我远离
又复事火福　　为求将来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见如此事　　是故弃火法
施会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虽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处
以是因缘故　　所以弃事火
我见如来法　　离生老病死
究竟解脱处　　是故今出家
如来真解脱　　为诸天人师
以是因缘故　　归依大圣尊
如来大慈悲　　现种种方便
及诸神通力　　而以引导我
云何而复应　　奉事于火法

尔时频毗娑罗王。及诸大众。闻优楼频螺迦葉说此偈言。心大欢喜。于如来所。深生敬信。决定得知如来必成于一切种智。审知迦葉是佛弟子。尔时诸天。于虚空中。雨众天花。作妙伎乐。异口同音唱言。善哉优楼频螺迦葉。快说此偈。尔时世尊。知诸大众心意决定无复狐疑。又观其根皆已成熟即为说法。大王当知。此五阴身以识为本。因于识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于色。而此色法。生灭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观者。则能于身。善知无常。如此观身。不取身

相。则能离我及于我所。若能观色。离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灭便是苦灭。若人能作如此观者。是名为解。若人不能作斯观者。是名为缚。法本无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横计有我及以我所。无有实法。若能断此倒惑想者。则是解脱。尔时频毗娑罗王。心自思惟。若谓众生言有我者。而名为缚。一切众生。皆悉无我。既无有我。谁受果报。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之言。一切众生。所为善恶。及受果报。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现有造作善恶受果报者。大王谛听。当为王说。大王但以情尘识合。于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缘故。驰流生死。备受苦报。若于境无染。息其累想。则得解脱。以情尘识三事因缘。共起善恶。及受果报。更无别我。譬如钻火。因手转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从手生及以燧出。亦复不离手及燧钻。彼情尘识。亦复如是。时频毗娑罗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尘识和合故。而有善恶受果报者。便为常合。不应离绝。若不常合。是则为断。尔时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尘识。不常不断。何以故合故不断。离故不常。譬如缘于地水因彼种子。而生芽叶。种子既谢。不得名常。生芽叶故。不得名断。离于断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缘。亦复如是。尔时频毗娑罗王。闻此法已。心开意解。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万那由他婆罗门大臣人民。亦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九十六万那由他诸天。又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频毗娑罗王。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舍转轮圣王之位。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我昔愚痴。欲留世尊临治小国。今睹慈颜。又闻正法。方怀惭愧。追悔昔过。唯愿世尊。以大慈悲。受我忏悔。我于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时。愿先度我。今日始蒙宿愿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迹。我从今日。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当令四事不使有乏。唯愿世尊。住于竹园。令摩竭提国。长夜获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舍于三不坚法。求三坚报。当令王愿得满足也。时频毗娑罗王。知佛受请住竹园已。顶礼佛足。辞退而去。王还城已。即敕诸臣。令于竹园。起诸堂舍。种种庄饰。极令严丽。悬缯幡盖。散花烧香。悉皆办已。即便严驾。往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竹园僧伽蓝。修理已毕。唯愿世尊。与比丘僧。哀愍我故。往住彼也。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及无量诸天。前后围绕。入王舍城。当于如来蹈门阃时。城中乐器。不鼓自鸣。门狭更广。门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秽尘垢。自然香净。聋者得听。哑者能言。盲者得视狂者得正。拘癖疾病。普皆除愈。枯木发花。腐草荣秀。涸池增澜。香风清靡。凤雀孔翠。凫雁鸳鸯。异类众乌。缤粉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种种祥瑞。既入城已。与频毗娑罗王。俱往竹园。尔时诸天。满虚空中。时王即便手执宝[卸-卩＋并]。盛以香水。于如来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园奉上如来及比丘僧。唯愿哀愍为我纳受。作此言已即便舍水。尔时世尊。默然受之。说偈咒愿。

若人能布施　　断除于悭贪
若人能忍辱　　永离于嗔恚
若人能造善　　则远于愚痴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贫穷人　　无财可布施
见他修施时　　而生随喜心
随喜之福报　　与施等无异

尔时婆罗门大臣。及余人民。见王奉施如来僧伽蓝。皆悉踊跃。生随喜心。尔时频毗娑罗王。施僧伽蓝已。心大欢喜。头面礼足。退还所住。阎浮提中。诸王见佛。频毗娑罗王。最为其首。诸僧伽蓝。竹园僧伽蓝。最为其始。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住竹园僧伽蓝。于时王舍城中。有二婆罗门。聪明利根。有大智慧。于诸书论。无不通达。辩才论议。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优波室沙。母名舍利故。举世唤为舍利弗。二姓目揵连。名目揵罗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为国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为亲友。极相爱重。咸共誓言。若先得闻诸妙法者。要相开悟无得吝惜。

尔时阿舍婆耆比丘。着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摄诸根。威仪庠序。路人见者。皆生恭敬。时舍利弗。忽于路次。逢见阿舍婆耆。善摄诸根。威仪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见阿舍婆耆。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停步瞻视。不能暂舍。即便问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庠。而答之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则得真实道

时舍利弗。闻阿舍婆耆说此偈已。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见道迹已。心大踊跃。身诸情根。皆悉悦预。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悉着于我。所以轮回。在于生死。若除我想。即于我所。亦皆得离。譬如日光。能破于闇。无我之想。亦复如是。悉能破于我见闇障。我从昔来。所可修学。皆为邪见。唯今所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礼阿舍婆耆足。还归所止。时阿舍婆耆。至前乞食。讫还竹园。时舍利弗。还至住处。时目揵罗夜那。善根已熟。见舍利弗。诸根寂定。威仪庠序。颜容怡悦。异于常日即便问言。我今观汝诸根颜貌。与常有异。必当已得甘露妙法。我昔与汝共结誓言。若闻妙法。要相启悟。汝有所得。愿为我说。时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实已得甘露

法。目揵罗夜那闻已。欢喜无量。叹言善哉。时为我说。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执持衣钵。入村乞食。诸根寂静。威仪庠序。我既见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问之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庠。而见答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即得真实道

尔时目揵罗夜那。闻舍利弗说此语已。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舍利弗。与目揵罗夜那。各于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谓言。我等已于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应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语已各唤弟子。而语之言。我等今者已于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诸弟子等。答其师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见。皆大师力。师若出家。我悉随从。于是二人。即将二百弟子。往诣竹园。既入门已。遥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尔时世尊。见舍利弗。及目揵罗夜那。与诸弟子。相随来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今此二人。将诸弟子。来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名目揵罗夜那。当于我法中。为上弟子。舍利弗者。于智慧中。最为第一。目揵罗夜那者。于神通中。复为无上。至佛所已。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于佛法。已得道迹。乐欲出家。愿时听许。尔时世尊。即便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彼二百弟子。既见其师成沙门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随师出家。唯愿世尊。垂慜听许。于是世尊。即复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为舍利弗及目揵罗夜那。广说四谛。二人即得阿罗汉果。又复为彼二百弟子。广说四谛。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亦成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罗汉。于摩竭提国。广利众生。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干罗夜那世尊故。名此目揵罗夜那。为大目揵罗夜那。尔时偷罗厥叉国。有一婆罗门。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聪明智慧。诵四毗陀经。一切书论。无不通达。极大巨富。善能布施。其妇端正。举国无双。二人自然无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于往昔。种善根故。不乐在家受五欲乐。日夜思惟。厌离世间。精勤求访出家之法。如是推寻不能得。已即舍家事。入于山林。心念口言。诸佛如来。出家修道。我今亦当随佛出家。即便脱去金缕织成珍宝之衣。价直百千两金。而着坏色纳衣。自剃须发。尔时诸天。于虚空中。既见迦葉自出家已。而语之言。善男子。甘蔗种

族。白净王子。其名萨婆悉达。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举世号为释迦牟尼佛。今者与千二百五十阿罗汉。在王舍城竹园中住。

尔时迦葉。闻天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即便往趣竹园僧伽蓝。尔时世尊。知其当来。而自思惟。观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子兜婆。而逢迦葉。时彼迦葉。既见相好威仪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实是一切种智。实是慈悲。济众生者。实是一切所归依处即便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师。我是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师。汝是我弟子。佛又语言。迦葉当知。若人实非一切种智。而欲受汝为弟子者。头则破裂。以为七分。又复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当知五受阴身是大苦聚。于时迦葉。闻此言已。即便见谛。乃至得于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迦葉。俱还竹园。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聪明。是故名之。为大迦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普光如来。出兴世时。善慧仙人。岂异人乎。即我身是。缘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论议。及随喜者。今此会中优楼频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属千比丘是。时卖花女者。今耶输陀罗是。善慧仙人。发布地时。傍有二人。扫佛前地。及二百人。随喜助者。今此会中。舍利弗大目揵罗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虚空诸天。见善慧仙人。以发布地。悉皆随喜。而赞叹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转法轮。八万天子。及频毗婆罗王。所将眷属。八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那由他天是。汝等当知。过去种因。经无量劫。终不磨灭。我于往昔。精勤修习一切善业。及发大愿。心不退转故。于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种智。汝等宜应勤修道行。无得懈怠。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顶戴。作礼而退。

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

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只国。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摩诃萨。天龙八部。大众集会说法。时世人民。施者无量。有一贫人。唯有一烂坏手巾。意欲布施。惧此物恶。犹豫未决。尔时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奈女。即从座起。整服作礼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罗奈国。为贫女人。时世有佛。名曰迦葉。时与大众。围绕说法。坐闻经欢喜。意欲布施。顾无所有。自惟贫贱。心用悲感。诣他园圃。求乞果蓏。当以施佛。时得一奈。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捺一枚。奉迦葉佛及诸众僧。佛知至意。咒愿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缘此福祚。寿尽生天。得为天后。下生世间。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华中。端正鲜洁。常识宿命。今值世尊。开示道眼。尔时奈女。以偈颂曰。

三尊慈润普　　慧度无男女
水果施弘报　　缘得离众苦
在世生华中　　上则为天后
自归圣众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奈女。礼已还坐。

佛在世时。维耶梨国。国王苑中。自然生一奈树。枝叶繁茂。实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宝爱此奈。自非中宫尊贵美人。不得啖此奈果。国中有梵志居士。财富无数。一国无双。又聪明博达。才智超群。王重爱之。用为大臣。王请梵志饭食。食毕以一奈宝与之。梵志见奈香美非凡。乃问王曰。此奈树下。宁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树。辄除去之。卿若欲得。今当相与。即以一奈栽与梵志。梵志得归种之。朝夕溉灌。日日长大。枝条茂好。三年生实。光彩大小。如王家奈。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资财无数。不减于王。唯无此奈。以为不如。今已得之。为无减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涩。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恼。乃退思惟当是土无肥润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饮一牛。复取此一牛乳。煎之为醍醐。以灌奈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实乃甘美。如王家奈。而奈树边。忽复生一瘤节。大如手拳。日日增长。梵志心念。忽有此瘤节。恐妨其实。适欲斫去。恐复伤树。连日思惟。迟徊未决。而节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调好高出树巅。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诸枝。周围旁出。形如偃盖。花叶茂好。胜于本树。梵志怪之。不知枝上当何所

有。乃作栈阁。登而视之。见枝上偃盖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众华。彩色鲜明。披视华下。有一女儿。在池水中。梵志抱取。归养长之。名曰奈女。至年十五。颜色端正。天下无双。宣闻远国。有七国王。同时俱来。诣梵志所。求娉奈女。以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当以与谁。乃于园中。架一高楼。以奈女着上。出谓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于奈树之上。亦不知是天龙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设与一王。六王当怒。不敢爱惜也。女今在园中楼上。诸王便自平议。有应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于是七王口共争之。纷纭未决。至其夜。瓶沙王。从伏渎中入。登楼就之共宿。明晨当去。奈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于我。今复相舍而去。若其有子。则是王种。当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儿。当以还我。若是女儿。便以与汝。王则脱手金镮之印。以付奈女。以是为信。便出语群臣言。我已得奈女与一宿。亦无奇异。故如凡人。故不取耳。瓶沙军中皆称万岁。曰我王已得奈女。六王闻之便各还去。

瓶沙王去后。遂便有娠。时奈女敕守门人言。若有求见我者。当语言我病。后日月满生一男儿。颜貌端正。儿生则手持针药囊。梵志曰。此国王之子。而执医器。必医王也。时奈女即以白衣裹儿。敕婢持弃着巷中。婢即受敕。抱往弃之。时王子无畏。清旦乘车。往欲见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时王子遥见道中有白物。即住车问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儿。问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敕人抱取。即觅乳母养之以活。梵志将此小儿。还付奈女。名曰耆域至年八岁聪明高才学问书疏。越殊伦匹。与邻比小儿游戏心常轻诸小儿。以不如己。诸小儿共骂之曰。无父之子。淫女所生。何敢轻我。耆域愕然。默而不答。便归问母曰。我视子曹。皆不如我。而反骂我言。无父之子。我父今者为在何许。母曰。汝父者正瓶沙王是也。耆域曰。瓶沙王乃在罗阅只国。去此五百里。何缘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证之。母则出印镮示之曰。此则汝父镮也。耆域省之。见有瓶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镮。往到罗阅只。径入宫门。门无诃者。即到王前。为王作礼。长跪白王言。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年八岁。始知是大王种类。故持镮印信。远来归家。王见印文。觉忆昔之誓。知是其子。怆然矜之。以为太子。涉历二年。后阿阇世王生。耆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时。手把针药囊。是应当为医也。王虽以我为太子。非我所乐。王今自有嫡子生矣。应袭尊嗣。我愿得行学医术。王则听之。王曰。汝不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禄。应学医道。王即命敕国中诸上手医。尽术教之。而耆域但行嬉戏。未曾受学。诸师责谓之曰。医术鄙陋。诚非太子至尊所宜当学。然大王之命。不可违废。受敕已来。积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问我。我何以对。耆域曰。我生而有医证在手。故白大王。捐弃荣号求学医术。岂复懈怠烦师督促。直以诸师之道无足学者故耳。便取本草药方针脉诸经。具难问师。师穷

无以答。皆下为耆域作礼。长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圣实非我等所及也。向所问诸事。皆是我师历世疑义。所不能通。愿太子具悉说之。开解我曹生年之结。耆域便为解说其义。诸医欢喜皆更起。头面作礼承受其法。

尔时耆域即自念言。王敕诸医。都无可学者。谁当教我学医道。时闻彼德叉尸罗国。有医姓阿提梨。字宾迦罗。极善医道。彼能教我。尔时耆域童子。即往彼国。诣宾迦罗所白言。大师我今请仁者。以为师范。从学医术。经七年已。自念言。我今习学医术。何当有已。即往师所白言。我今习学医术。何当有已。时师即与一笼器及掘草之具。汝可于德叉尸罗国面一由旬。求觅诸草。有非是药者持来。时耆域即如师敕。于德叉尸罗国面一由旬。求觅非是药者。周竟不得非是药者。所见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别。知有所用处无非药者。彼即空还。往师所白如是言。师今当知我于德叉尸罗国。求非药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见非药者。所见草木尽能分别。所入用处。师答耆域言。汝今可去。医道已成。我于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我若死后。次复有汝。

于是耆域便行治病所治辄愈。国内知名。后欲入宫。于宫门前。逢一小儿担樵。耆域望视悉见此儿五藏。肠胃。缕悉分明。耆域心念。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见人腹脏。此儿樵中得无有药王耶。即往问儿。卖樵几钱。儿白十钱。便雇钱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见腹中。耆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为是药王。便解两束。一一取之。以着小儿腹上。无所照见。辄复更取。如是尽两束樵。最后有一小枝。栽长尺余。试取以照。具见腹内。耆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药王。悉还儿樵。儿既已得钱。樵又如故。欢喜而去。

尔时耆域自念。我今先当治谁。此国既小。又在边方。我今宁可还本国始开医道。于即还归婆迦陀城。婆迦陀城中。有大长者。其妇十二年中常患头痛。众医治之而不能差。时耆域闻之即往其家语守门人言。白汝长者。有医在门外。时守门人即入白门外有医。长者妇问言。医形貌何似。答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诸医治亦不差。况复年少。即敕守门人。语言我今不须医。守门人即出语言。我已为汝白长者。长者妇言。今不须医。耆域复言。汝可白汝长者妇。但听我治。若差者随意与我物。时守门人复白之。医作如是言。但听我治。若差随意与我物。长者妇闻已。自念言。若如是无所损。敕守门人唤入。时耆域入诣长者妇所。问言。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复问。病从何起。答言。从如是如是起。复问。病来久近。答言。病如许时。彼问已语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药。以酥煎之。灌长者妇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时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别弃之。时

耆域见已。心怀愁恼。如是少酥不净。犹尚悭惜。况能报我。病者见已。问耆域言。汝愁恼耶。答言实尔。问言。何故愁恼。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净。犹尚悭惜。况能报我。以是故愁耳。长者妇答言。为家不易。弃之何益。可用燃灯。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忧如是。彼即治之。后病得差。时长者妇。与四十万两金。并奴婢车马。时耆域得此物已。还王舍城。诣无畏王子门。语守门人言。汝往白王言。耆域在外。守门人即入白王。王敕守门人唤入耆域入已前头面礼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缘。具白无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尽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须。便为供养已。汝自用之。此是耆域最初治病。

尔时拘睒弥国。有长者子。轮上嬉戏。肠结腹内。食饮不消。亦不得出。彼国无能治者。彼闻摩竭国有大医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睒弥长者子病。耆域能治。愿王遣来。时瓶沙王。唤耆域问言。拘睒弥长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时耆域乘车。诣拘睒弥。耆域始至。长者子已死。伎乐送出。耆域闻声即问言。此是何等伎乐鼓声。傍人答言。是汝所为来长者子已死。是彼伎乐音声。耆域善能分别一切音声。即言语使回还。此非死人。语已即便回还。时耆域即下车。取利刀破腹。披肠结处。示其父母诸亲语言。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即为解腹。还复本处。缝皮肉合。以好药涂之。疮即愈毛还生。与无疮处不异。时长者子。即报耆域四十万两金。妇亦与四十万两金。长者父母亦尔。各与四十万两金。耆域念言。夫为师者须报其恩。今持一百六十万两金。与德叉尸罗国大师宾迦罗。念已持金诣师所。头面礼师足。奉上此金。唯愿大师。哀愍纳受。师曰。便为供养已。我不须此宝。耆域殷勤至到。宾迦罗乃受此金。耆域奉辞礼足而去。

尔时国中有迦罗越家女年十五临当嫁日。忽头痛而死。耆域闻之往至其家。问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亡。父曰。女小有头痛。日月增甚。今朝发作。尤甚于常。以致绝命。耆域便进以药王照视头中。见有刺虫。大小相生乃数百枚。钻食其脑。脑尽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一种者补虫所食骨间之疮。一种生脑。一种治外刀疮。告女父曰。好令安静。慎莫使惊。十日当愈平复如故。到其日我当复来。耆域适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为再死也。岂有披破头脑当复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那尔。父止之曰。耆域生而把针药。弃尊荣位。行作医师。但为一切命。此乃天之医王。岂当妄耶。嘱语汝言。慎莫使惊。而汝今反啼哭。以惊动之。将令此儿不复得生。母闻父言。止不复哭。共养护之。寂静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吐气而寤。如从卧觉。曰我今者了不复头痛。身体皆安。谁护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医王耆域

故来护汝。破头出虫以得更生。便开罂出虫示之。女见太便惊怖。深自庆幸。耆域神乃如是。我促得报其恩。父曰。耆域与我期言。今日当来。于是须臾耆域便来。女欢喜出门迎。头面作礼。长跪叉手曰。愿为耆域作婢。终身供养以报更生之恩。耆域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居无常处。何用婢为。汝必欲报恩者。与我五百两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学道法当谢师。师虽无以教我。我尝为弟子。今得汝金。当以与之。女便奉五百两金。以上耆域。耆域受以与师。因白王。暂归省母。到维耶梨国。

尔时国中复有迦罗越家男儿。好学武事。作一木马。高七尺余。日日学习。骗上初学。适得上马。久久益习。忽过去失据。落地而死。耆域闻之。便往以药王照视腹中见其肝。反戾向后。气结不通故死。复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还肝向前毕。以三种神膏涂之。其一种补手所获持之处。一种通利气息。一种生合刀疮。毕嘱语父曰。慎莫令惊。三日当愈。父承教敕。寂静养视。至于三日儿便吐气而寤。状如卧觉即便起坐。须臾耆域亦来。儿欢喜出门迎。头面作礼长跪白言。愿得为耆域作奴。终身供养以报再活之恩。耆域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病者之家争为我使。当用奴为。我母养我勤苦。我未有供养之恩报母。卿若欲谢我恩者。可与我五百两金。以报母恩。于是取金以上奈女。还归罗阅只国。耆域治此四人。驰名天下。莫不闻知。

又南有大国。去罗阅只八千里。瓶沙王及诸小国。皆臣属之。其王病疾积年不差。恒苦嗔恚。睚眦杀人。人举目视之亦杀。低头不仰亦杀。使人行迟亦杀。疾走亦杀。左右侍者。不知当何措手足。医师合药。辄疑恐有毒亦杀之。前后所杀。傍臣宫女。及医师之辈。不可胜数。病日增甚。毒热攻心。烦懑短气。如火烧身。闻有耆域。即为下书。敕瓶沙王。征召耆域。耆域闻此王多杀医师。大以恐怖。瓶沙又怜其年小恐为所杀。适欲不遣。畏见诛伐。父子相守。昼夜愁忧。不知何计。尔时瓶沙王乃将耆域。俱往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恶性恐杀医师。为可往不。佛告耆域。汝宿命时与我约誓。俱当救护天下。我治内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愿会生我前。此王病笃。远来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护之。趣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杀汝。耆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诊省脉理。及以药王照之。见王五藏及百脉之中。血气扰扰悉是蛇蟒之毒。周匝身体。耆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见太后咨议合药。若不见太后。药终不成。王闻此语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闻耆域之名。故远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儿。知无他奸。忍而听之。即遣青衣黄门。将入见太后。耆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当合药。宜密启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黄门去。耆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见身中血气悉是蛇蟒之毒。似非人类。王为定是谁子。太后

以实语我。我能治之。若不语我。王病则不可愈。太后曰。我昔于金柱殿中昼卧。忽有物来厌我上者。我时恍惚。若梦若觉。状如魇梦。遂与通情。忽然而寤。见有大蟒。长三丈余。从我上去。则觉有躯王实是蟒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觉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愿以王命委嘱童子。今者治之。当用何药。耆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醍醐。而王大恶闻醍醐之气。又恶闻醍醐之名。前后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数千百人。汝今道此。必当杀汝。以此饮王。终不得下。愿更用他药。耆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恶闻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为有余药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体。自非醍醐终不能消。今当煎炼化令成水无气无味。王意不觉。自当饮之。药下必愈。无可忧也。便出见王曰。向入见太后。已启药方。今当合之。十五日当成。今我有五愿。王若听我。病可即愈。若不听我。病不可愈。王问。五愿尽何等事。

耆域曰。一者愿得王甲藏中新衣未历躯者与我。二者愿得令我独自出入门无呵者。三者愿得日日独入见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四者愿王饮药当一仰令尽。莫得中息。五者愿得王八千里白象。与我乘之。王闻大怒曰。儿子何敢求是五愿。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棒杀汝。汝何敢求我新衣。为欲杀我。便着我衣。诈作我身耶。

耆域曰。合药宜当精洁斋戒。而我来日久。衣被皆尘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药。王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宫门令无禁呵。欲因此将兵来攻杀我耶。

耆域曰。王前后使诸师医。皆嫌疑之。无所委信。又诛杀之。不服其药。群臣皆言。王当复杀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乱。若令我自出入不见禁呵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药病必当愈。则不敢生逆乱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日日独入。见我母及我妇。欲作淫乱耶。耆域曰。王前后杀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怀恐怖。皆不愿王之安隐。无可信者今共合药。因我顾眄之间。便投毒药。我所不觉。则非小事。故思惟可信者。恩情无二。唯有母与妇。故敢入见太后王后。与共合药当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齐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饮药。一仰令尽。不得中息。为欲内毒恐我觉耶。耆域曰。药有剂数。气味宜当相及若其中息则气不相继。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象是我国宝。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诸国。正怙此象。汝欲乘之。为欲盗以归家。与汝父攻我国耶。

耆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药草去此四千里。王饮药宜当即得此草。重复服之。故欲乘此象诣往采之。朝去暮还。令药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听之。于是耆域煎炼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与太后王后俱捧药出。白王可服愿被白象预置殿前。王即听

之。王见药但如清水。初无气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临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饮而尽。耆域便乘象。径去还罗阅只国。

尔时耆域适行三千里。耆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迅头眩疲极。便止息卧。到日过中。王噫气出闻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儿敢以醍醐中我。怪儿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王有勇士之臣名曰乌。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乌曰。汝急往逐取儿来。生将以还我欲目前捶杀之。汝性常不廉。贪于食故名为乌。此医师辈多喜行毒。若儿为汝设食。慎莫食也。乌受敕便行。及之于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云是药。王故令我追呼汝还。汝急随我还。陈谢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杀汝终不得脱。耆域。自念我虽作方便求此白象。复不得脱。今当复作方便。何可随去。乃谓乌言。我朝来未食。还必当死。宁可假我须臾。得于山间啖果饮水。饱而就死乎。乌见耆域小儿。畏死惧怖言辞辛苦怜而听之曰。促食当去。不得久留。耆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药着爪甲中。以分余半。便置于地。又取一杯水。先饮其半。又行爪下毒于余水中。复置于地。乃叹曰。水及梨皆是天药。既清香且美。其饮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气力兼倍。恨其不在国都之下。百姓当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进入山索求他果。乌性既贪。不能忍于饮食。又闻耆域叹为神药。亦见耆域已饮食之。谓必无毒。便取余梨食之。尽饮余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躃地而卧。起辄眩倒。不能复动。耆域曰。王服我药。病必当愈。然今药力未行。余毒未尽。我今往者。必当杀我。汝无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负。故使汝病。病自无苦。慎莫动摇。三日当差。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

耆域则过墟聚。语长伍曰。此是国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归家。好养护之。厚其床席。给与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灭汝国。语毕便去。遂归本国。长伍承敕。迎取养护。三日毒歇下绝。乌便归见王叩头自陈曰。我实愚痴。违负王教。信耆域言。饮食其余水果。为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旦差。自知当死。比乌还三日之中。王病已差。王自追念。悔遣乌往行。见乌来还。且悲且喜曰。赖汝不即将儿来当我恚时。必当捶杀。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杀之。逆戾不细即悔前后所抂杀者。悉更厚葬。复其家门赐与钱财。思见耆域。欲报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耆域。耆域虽知王病已差。犹怀余怖不复欲往。

尔时耆域复诣佛所。接足顶礼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来唤。为可往不。

佛告耆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当成功德何得中止。今应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当治其内病。耆域便随使者去。王见耆域甚大欢

喜。引与同坐。把持其臂曰。赖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当何以报。当分国土以半相与。宫中婇女。库藏宝物悉当分半。幸愿仁者受之。

耆域曰。我本为太子。虽实小国亦有民人珍宝具足。不乐治国故求为医。当行治病。当用土地婇女宝物为。皆所不用。王前听我五愿外病已愈。今若听一愿。内病可复除愈。王曰。唯听仁教。请复闻一愿之事。

耆域曰。愿王请佛从受明法。因为王说佛功德巍巍特尊。王闻大喜曰。今欲遣乌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耆域曰。不用白象。佛解一切。遥知人心所念。但宿斋戒清净。供具烧香。遥向佛作礼。长跪白请。佛必自来。王如其言。佛明日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来。饭食已毕。为王说经。王意开解。便发无上正真道心。举国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礼而去。

又奈女生既奇异。长又聪明。从父学问。博知经道。星历诸术。殊胜于父。加达声乐。音如梵天。诸迦罗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从学。以为大师。奈女常从五百弟子。赞授经术。或相与游戏园池。及作音乐。国人不解其故。便生讥谤。呼为淫女。五百弟子皆号淫党。又奈女生时。国中复有须漫女及波昙女。亦同时俱生。须漫女者。生于须漫华中。国有迦罗越家。常笮须漫以为香膏。笮膏石边忽作瘤节。大如弹丸。日日长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见石节之中有聚。聚如萤火。射出堕地。三日而生须漫。又三日成华。华舒中有小女儿。迦罗越取养之。名曰须漫女。长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亚次奈女。

尔时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莲华。华特加大。日日长益。如五升瓶。华舒见中有女儿。梵志取养之。名波昙女。长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须漫女。诸国王闻此二女颜容绝世。交来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华之中。是与凡人不同。何宜当随世人乃复嫁耶。闻奈女聪明容貌绝世。无与匹者。又生与我同体。皆辞父母。往事奈女。求作弟子。明经智慧。皆胜此五百人。

尔时佛入维耶梨国。奈女便率将弟子五百人出迎佛。头面作礼。长跪白言。愿佛明日到我园中饭食。佛默然受之。奈女还归。办其供具。佛进入城。国王又出宫。迎佛礼毕长跪请佛。愿明日到宫饭食。佛言。奈女向已前请。王后之矣。王曰。我为国王。至心请佛。必望依许。奈女但是淫女。日日将徒五百淫弟子。行作不轨。何为舍我而应其请。

佛言。此女非淫女。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养三亿佛。昔曾又与

须漫波昙女。俱为姊妹。奈女最大。须漫次之。波昙最小。生于大姓家。财宝饶富。姊妹相率。供养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设饮食。及作衣服。随所无乏。皆悉供之。尽其寿命。三人常发誓言。愿我后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远离秽垢。今如本愿。生值我时。又昔虽供养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儿。言语娇溢。时时或戏笑比丘尼曰。诸道人於邑日久。必当欲嫁。迫有我等供养捡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余殃。虽日赞经道。虚被淫谤。此五百弟子时亦并力相助供养同心欢喜今故会生果复相随。耆域尔时为贫家作子。见奈女供养意甚慕乐。而无资财。乃常为比丘尼扫除扫除洁净已辄发誓言令我能扫除天下人身病秽如是快耶。奈女怜其贫穷。又加其勤力。常呼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时。常使耆域迎医及合汤药曰。令汝后世与我共获是福。耆域迎医所治悉愈。乃誓曰。愿我后世为大医王。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缘今故为奈女作子。皆如本愿。王闻佛语。乃长跪悔过却期后日。佛明日便与诸比丘。到奈女园。具为说本愿功德。三女闻经开解。并五百弟子。同时欢喜。出家修行。精勤不懈。皆得阿罗汉道。

　　佛告阿难。汝当受持为四众说莫令断绝。一切众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奈女往昔时。嘲戏比丘尼故。今被淫谤。汝当修行身口意业恒发善愿。闻者随喜信乐受持。莫生诽谤。堕于地狱余报畜生。经百千劫后报为人贫穷下贱。不闻正法。邪见家生。恒值恶王身不具足。汝当修行受持读诵。尽未来际常使不绝。

　　尔时阿难从座而起。稽首礼足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当名何经。佛语阿难。此经名曰奈女耆域因缘经。修行法用如上。供养比丘比丘尼。施药迎医随喜发誓今获果报。如是受持。佛说经已。大众人民天龙八部。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柰女耆婆经

佛在世时。维耶离国王苑中。自然生一奈树。枝叶繁茂。实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实爱此奈。自非宫中尊贵美人。不得啖此奈果。其国中有梵志居士。财富无数。一国无双。又聪明博达。才智超群。王重爱之。用为大臣。王请梵志。饭食毕。以一奈赏与之。梵志见奈香美非凡。乃问王曰。此奈树下。宁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树。辄除去之。卿若欲得。今当相与。即以一奈栽与。梵志得归种之。朝夕灌溉。日日长大。枝条茂好。三年生实。光彩大小。如王家奈。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资财无数。不减于王。唯无此奈。以为不如。今已得之。为无减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涩。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恼。乃退思惟。当是土无肥润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饮一牛。复取一牛乳。煎为醍醐。以灌奈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实乃甘美。如王家奈。而树边忽复生一瘤节。大如手拳。日日增长。梵志心念。忽有此瘤节恐妨其实。适欲斫去。复恐伤树。连日思惟。迟回未决而节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调好。高出树头。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诸枝。周围傍出。形如偃盖。华叶茂好胜于本树。梵志怪之。不知枝上当何所有。乃作栈阁。登而视之。见枝上偃盖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如众华。彩色鲜明。披视华下。有一女儿。在池水中。梵志抱取。归长养之。名曰奈女。至年十五。颜色端正。天下无双。宣闻远国。有七国王。同时俱来。诣梵志所。求娉奈女以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当以与谁。乃于园中。架一高楼。以奈女着上。出谓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于奈树之上。亦不知是天龙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俱来求之。我设与一王。六王当怒。不敢爱惜也。女今在园中楼上。诸王便自共议。有应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于是七王。口共诤之。纷纭未决。至其夕夜。萍沙王。从伏窦中入。登楼就之共宿。明晨当去。奈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近于我。今复相舍而去。若其有子。则是王种。当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儿。当以还我。若是女儿。便以与汝。王即脱手金镮之印。以付奈女。以是为信。便出语群臣曰。我已得奈女。与共一宿。亦无奇异。故如凡人。故不取耳。萍沙军中。皆称万岁曰。我王已得奈女。六王闻之。便各还去。奈女后生得男儿。儿生之时。手中抱持针药囊出。梵志曰。此国王之子。而执持医器。必是医王。名曰耆婆至年八岁。聪明高才学问书疏。越殊伦匹。与比邻小儿游戏。心常轻诸小儿。以不如己。诸小儿共骂之曰。无父之子淫女所生。何敢轻我耆婆愕然默而不答。便归问母曰。我视子曹。皆不如我。而反骂我言。无父之子。我父今者为在何许。母曰。汝父者

正萍沙王是也。耆婆曰萍沙王乃在罗阅只国去此五百里。何缘生我。若如母言。何以为证。母即出印镮示之曰。此则汝父镮也。耆婆省之。见有萍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镮。往到罗阅只国。径入宫门。门无诃者。即到王前为王作礼。长跪白王言。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年八岁。始知是大王种类。故持指镮印信。远来归家。王见印文。忆昔日之誓。知是其子怅然怜之以为太子。涉历二年后。阿阇世王生。耆婆因白王曰。我初生时手持针药囊。是应当为医也。王虽以我为太子。非我所乐。王今自有嫡子生矣。应袭尊嗣。我愿得行学医术。王即听之。王曰。汝不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禄应学医道。王即命敕国中诸上手医。尽术教之。而耆婆但行嬉戏。未曾受学。诸师责谓之曰。医术鄙陋诚非太子至尊所宜当学。然大王之命。不可违废。受敕以来积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王若问我。我当何对。耆婆曰。我生而有医证在手。故白大王。捐弃荣豪。求学医术。岂复懈怠须师督促。直以诸师之道无足学者故耳。便取本草药方针脉诸经。具难问师。师穷无以答。皆下为耆婆作礼。长跪叉手曰。今日密知太子神圣。实非我等所及也。向所问诸事。皆是我师历世疑义。所不能通。愿太子具悉说之。开解我等生年之结。耆婆便为解说其义。诸医欢喜。皆悉更起。头面作礼。承受其法。于是耆婆便行治病。所治辄愈。国内知名。后欲入宫。于宫门前。逢一小儿担樵。耆婆望视。悉见此儿五脏肠胃缕悉分明。耆婆心念。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见人腹脏。此儿樵中。得无有药王耶。即往问儿卖樵几钱。儿曰十钱。便雇儿十钱。儿下樵置地。则更闇冥不复见其腹中。耆婆心更思惟。不知束中何者为是药王。便解两束。一一取之。以着儿腹上。无所照见。辄复更取。如是尽两束樵。最后有一小枝裁长尺余。试取以照。即复具见腹内。耆婆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药王。悉还儿樵。儿即已得钱樵又如故。欢喜而去。

尔时国中有迦罗越家女年十五。临当嫁日。忽头痛而死。耆婆闻之。往至其家问女父。此女常有何病。乃至致死。父曰。女小有头痛疾。日月增甚。今朝发作尤甚于常以致绝命。耆婆便进。以药王照视头中。见有刺虫。大小相生。乃数百头。钻食其脑。脑尽故死。便以金刀。[利-禾＋皮]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一种者补虫所食骨间之伤。一种生脑。一种治外刀疮。告女父曰。好令安静慎莫使惊。七日当愈平复如故。到其日。我当复来。耆婆适去。女母便啼哭曰。我子为再死也。岂有[利-禾＋皮]破头医脑当复活者。父何忍命他人取子那尔。父止之曰。耆婆生而把持针药。弃国尊位。行作医师。但为一切人命故耳。此乃天之医王岂当妄耶。嘱语汝言。慎莫使惊。而汝今反啼哭。以惊动之。将令此儿不复得生耶。母闻父言。止不复哭。供养护之。寂静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吹气而寤。如从卧觉曰。我今者了不复头痛。身体皆安。谁护我者。使得如是。父

曰。汝前已死。医王耆婆。故来护汝。破头出虫。以得更生。便开罂出虫示之。女见便大惊怖。深自侥幸曰耆婆神乃如是。我以何报其恩。父曰。耆婆与我期言。今日当来。于是须臾耆婆便来。女大欢喜。出门奉迎。头面礼足。长跪叉手曰。愿为耆婆作婢。终身供养。以报更生之恩。耆婆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居无常处。何用婢为。汝必欲报恩者。与我五百两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学道。法当谢师。师虽无以教我。我现曾为弟子。今得汝金当以与之。女便奉五百两金。以上耆婆。耆婆便受以与师。因白王。暂归省母。到维耶离国。国中复有迦罗越家男儿好学武事。作一木马。高七尺余。日日习学。骗上初学。适得上马。久久益习。忽过去失踞。躄地而死。耆婆闻之。便往以药王照视腹中。见其肝。反戾向后。气结不通故死。复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还肝向前毕。以三种神膏涂之。其一种补手所攫持之处。一种通利气息。一种主合刀疮。毕嘱语其父曰。慎莫令惊。三日当愈。父承教敕。寂静养视。至于三日。儿便吐气而寤。状如卧觉。即便起坐。须臾耆婆亦来。儿欢喜出门迎。头面作礼。长跪白言。愿为耆婆作奴。终身供养。以报再活之恩。耆婆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病者之家。争为我使。何用奴为。我母养我勤苦。我未有供养之恩报母。卿若欲谢我恩者。可与我五百两金。以报我母恩。于是取金以上奈女。还归罗阅只国。耆婆活此两人。驰名天下。莫不闻知。又南方有大国。去罗阅只八千里。萍沙及诸小国皆臣属之。其王疾病。积年不瘥。恒苦嗔恚。睚眦杀人。人举目视之亦杀。低头不仰亦杀。使人行迟亦杀。疾走亦杀。左右侍人。不知当何措手足。医师合药。辄嫌有毒亦杀之。前后所杀。宫女傍臣。及医师之辈。不可称数。病日增甚。毒热攻心。烦满短气。如火烧身。闻有耆婆名。即为下书。敕萍沙王。征召耆婆。耆婆闻此王多杀医师。大以恐怖。萍沙又怜其年小恐为所杀。适欲不遣。畏见诛伐。父子相守。昼夜忧愁。不知何计。尔时萍沙王。乃将耆婆。俱往问佛。佛告耆婆。汝宿命时。与我约誓。俱当救护天下人病。我治内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愿。会生我前。此王病笃。远来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护之。好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杀汝。耆婆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诊省脉理。及以药王照之。见王五脏及百脉之中。血气扰扰。悉是蛇虿之毒。周匝身体。耆婆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得入见于太后。咨议合药。若不见太后。药终不成。王闻此语。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闻耆婆之名。故远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儿知无他奸。忍而听之。即遣青衣黄门。将入见太后。耆婆白太后。王病可治。今当合药。宜密启其方。不得宣露。宜愿屏左右。太后即遣青衣黄门去。耆婆因问太后。向省王病。见王身中。血气悉是蛇虿之毒。似非人类。王为定是谁子。太后以实语我。我今能治。若不语我。我则不治。病不得愈。太后曰。我昔曾于金柱殿中昼卧。忽有物来压我身上。我时恍惚若梦若觉。状如魇

梦。遂与情通。忽然而寤。见有大蛪长三尺余从我上去。则觉有胎。王实是此蛪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觉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愿以王命。委嘱童子。今者治之。当用何药。耆婆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此醍醐。而王大恶闻醍醐之气。又恶闻醍醐之名。前后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数百千人。汝今道此必当杀汝。以此饮王。终不得下。愿更用他药。耆婆曰。醍醐治毒。毒病恶闻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为有余药可以愈之。蛪毒既重。又已匝王身体。自非醍醐终不能消。今当煎炼化令成水。无气无味。王意不觉。自当饮之。药下必愈。无可忧也。便出见王曰。向入见太后。已启药方。今当合之。十五日当成。今我有五愿。王若听我。病即可愈。若不听我。病不得愈。王问五愿尽何等事。耆婆曰。一者愿得王甲藏中新衣未历躯者与我着之。二者愿令我得独自出入宫门门无诃者。三者愿得日日独入见太后及王皇后莫禁诃我。四者愿王饮药。当一时令尽莫得中息。五者愿得王八千里白象与我乘之。王闻大怒曰。鼠子何敢求是五愿。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打杀汝。汝何故求我新衣。为欲杀我便着我衣。诈作我身耶。耆婆曰。合药宜当精洁斋戒。而我来日经久。衣服皆被尘垢。固欲得王衣着之以合药也。意便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复欲自出入宫门令无禁诃。欲因此将兵来攻杀我耶。耆婆曰。王前后使诸医师。皆嫌疑之。无所委信。又诛杀之。不服其药。群臣大小。皆言王当复杀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乱。若令我自出入不见禁诃。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药。病必当愈。则不敢生逆乱之心也。王曰大佳。汝何故欲日日独入见我母及见我妇。欲作淫乱耶。耆婆曰。王前后杀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怀恐怖。皆不愿王之安隐。无可信者。今共合药。因我顾睨之间。便投于毒药。我所不觉。即非小事。因思惟天下可信者。恩情无二。唯有母与妇。固欲入见太后皇后。与共合药当煎。十五日乃成。固欲日日得入伺候火剂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饮药一时令尽不得中息。为欲内毒恐我觉耶。耆婆曰。药有剂数。气味宜当相及。若其中息。则气不相继。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白象乘之。此象是我国宝。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诸国。正怙此象。汝欲乘之。为欲盗以归家。与汝父攻我国耶。耆婆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药草。去此四千里。王服药宜当即得此草。重复服之。固欲乘此白象诣往采之。朝去暮还。令药味相及也。王意大解。皆悉听之。于是耆婆。煎炼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与太后皇后。俱捧药出。白王可服。愿鞁白象。预置殿前。王即听之。王见药。但如清水。初无气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皇后。身自临合。信其非毒。便如本约。一服而尽。耆婆便乘象。径归其本国。适行三千里。耆婆年小力势尚微。不堪疾迅。头眩疲极。便止山间卧息。到日过中。王噫气出。闻醍醐臭。便大怒曰。小鼠子。以醍醐中我。我怪鼠子所以求我白象。正欲以叛去耳。王有勇士之臣。名曰为乌。唯乌神足步行。能及此

象。即呼乌曰。汝急往逐取鼠来。生将以还。我自目前捶杀之。汝性常不能廉。贪于饮食故名为乌。此医师辈。多喜行毒。若鼠为汝设食。慎莫食之。乌受敕便行。及之于山中。乌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言是药。王故令我追呼汝还。汝急随我还。陈谢自首。庶可望活。汝若欲走。今必杀汝。终不得脱。耆婆自念。我虽作方便求此白象。复不得脱。今当复作方便。何可随去。乃谓乌曰。我朝来未食。还必当死。宁可假我须臾。得于山间啖果饮水饱而就死乎。乌见耆婆小儿畏死惧怖言辞辛苦。矜而听之曰促食当去。不得久留。耆婆乃取一梨。啮食其半。以毒药着爪甲中。以分余半。便置于地。又取一杯水。先饮其半。又行爪下毒于余水中。复置于地。乃叹曰。此水及梨。皆是天药。既清香且美。其饮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气力兼倍。恨其不在国都之下。百姓当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进入山。索求他木果。乌性既贪。不能忍于饥渴。又闻耆婆叹为神药。亦见耆婆已饮食之。谓必无毒。便取余梨啖。尽饮余水。即便下痢。痢如注水。躄地而卧起辄眩倒。不能复动。耆婆往语之曰。王服我药。病必当愈。然今药力未行。余毒未尽。我今往者必当杀我。汝无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负。固使汝病。病自无苦。慎莫动摇。三日当瘥。若遂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耆婆则过墟聚。语伍长曰。此是大国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归家。好养护之。厚其床席。给与糜粥。慎莫令死。若令死者。王灭汝国。语毕便去。遂归本国。伍长承敕。迎取养护。三日毒歇下绝。乌便归见王。叩头自陈曰。我实愚痴。违负王教。信耆婆言。饮食其余果水。为毒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旦瘥。自知当死。比乌还三日之中。王病已瘥。王自追念。悔遣乌行。见乌来还。且悲且喜曰。赖卿不即将儿还。当我恚时。必当捶杀。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杀之。逆戾罪不细也。即悔前后所枉杀者。悉更厚葬。复其家门赐与钱财。思见耆婆欲报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耆婆。耆婆虽知王病已瘥。犹怀余怖。不欲复往。耆婆复诣佛所。接足顶礼白佛言。世尊。彼土遣使来唤。可往不。佛告耆婆。汝本宿命。已有弘誓。当成功德。何得中止。今应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复当治其内病。耆婆便随使者去。王见耆婆。而大欢喜。引与同坐。把持其臂曰。赖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当何以报。当分国土以半相与。宫内婇女。库藏宝物。悉当分半。幸愿仁者受之。耆婆曰。我本为太子。虽是小国。亦有人民珍宝具足。不乐治国故求为医。当行治病。当用土地婇女宝物。为皆所不用。王前听我五愿。外病得愈。若重复听我一愿。内病可复除愈。王曰。唯听仁教。请复闻一愿之事。耆婆曰。愿王请佛。从受明法。便为王说佛之功德巍巍特尊。王闻大喜曰。今欲遣乌臣白象迎佛。可得致不。耆婆曰。不用白象也。佛解一切。遥知人心所念。但宿斋戒清净。供具烧香。遥请向佛作礼。长跪白请。佛必自来。王如其言。佛明日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来。饮食已毕。为王说经。王意开解。便发无上正

真道心。举国大小。皆受五戒。各各恭敬。作礼而去。

又奈女生既奇异。长又聪明。从父学问。博知经道星历诸术。殊胜于父。加达声乐。音如梵天。诸迦罗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从学。以为大师。奈女常从五百弟子讲受经术。或相与游戏园池。及作音乐。国人不解其故。便生谤议。呼为淫女。五百弟子。皆号淫党。又奈女生。时国中复有须曼女及波昙女。亦同时俱生。须曼女者。生于须曼华中。国有迦罗越家。常笮须曼。以为香膏。笮膏石边。忽作瘤节。大如弹丸。日日长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见石节之中。耿耿如萤火。光射出堕地。三日而生须曼。又三日成华。华舒中有小女儿。迦罗越取养之。名曰须曼女。长大姝好。才明智慧。亚次奈女。时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莲华。华特加大。日日益长。如五斗瓶。华舒见中有女儿。梵志取养之。名曰波昙女。长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须曼女。诸国王。闻此二女颜容绝世。交来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华之中。是与凡人不同。岂宜当随世人乃复嫁耶。闻奈女聪明世无与等。又生与我同体。皆辞父母。往事奈女。求作弟子。明智博达。皆胜五百人。佛时游维耶离国。奈女便将弟子五百。出城迎佛。头面作礼。长跪白言。愿佛明日到我园中饭食。佛默然受之。奈女还归供具。佛进入城。国王又出宫迎佛。礼毕长跪请佛。愿佛明日到宫。佛言。奈女向已前请。王后之矣。王曰。我为国王。至心请佛。必望哀许。奈女但是淫女。日日将从五百淫弟子。行作不轨。佛何为舍我而应其请。佛言。此女非淫。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养三亿佛。昔奈女又常与须曼波昙。俱为姊妹。奈女最大。须曼次之。波昙最小。生于大姓家。财宝饶富。姊妹相率。共供养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设饮食。及作衣服。随所乏无。皆悉供之。尽其寿命。三人常誓言。愿我后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远离垢秽。今如本愿。生值我时。又昔虽供养比丘尼。然其豪富家儿。言语憍逸。时时或戏比丘尼曰。诸道人於邑日久。必当欲嫁也。迫有我等供养捡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余殃。虽日读经行道。而虚被诽谤。生此五百弟子。时亦并力。相助供养。同心欢喜。今故会此。果复相随。耆婆时为贫家作子。见奈女供养。意甚慕乐。而无资财。乃常为比丘尼扫除。洁净已辄发念言。令我能扫除天下人身病秽。如是快耶。奈女矜其贫穷。又加勤力。常呼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常使耆婆迎医。及合汤药曰。令汝后世与我共获是福。耆婆迎医。所治悉愈。乃誓曰。愿我后世为大医王。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宿日因缘。今故为奈女作子。皆如其本愿。王闻佛言。乃长跪悔过。却期后日。佛明日便与诸比丘。到奈女园。具为说本愿功德。三女闻经开解。并五百弟子。同时欢喜。皆得阿罗汉道。佛告阿难。汝当受持为四众说。莫令断绝。一切众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奈女往昔时。调戏比丘尼故。今被淫谤。汝当修行身口

意业。恒发善愿。闻者随喜信乐受持。莫生诽谤。堕于地狱余报畜生。经百千劫。后报为人。贫穷下贱。不闻正法。邪见家生。恒值恶王。身不具足。汝当修行受持读诵。尽未来际。常使不绝。

佛说生经五卷

佛说生经卷第一

佛说那赖经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有族姓子。弃家捐妻子。舍诸眷属。行作沙门。其妇端正殊好。见夫舍家作沙门。便复行嫁。族姓子闻之。心即生念。与妇相娱乐时。夫妇之礼。戏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须臾。念妇在前。面类形貌。坐起举动。愁忧愦恼。不复慕乐净修梵行。便归其家。诸比丘闻。便往启佛。世尊应时。遣人呼比丘来。辄即受教比丘至。皆为佛作礼。却坐一面。佛即为比丘。蠲色欲念。除痴爱失。为说尘劳之秽。乐少忧多。多坏少成。无有节限。唯有佛及诸弟子明智之人。分别是耳。爱欲罪生。不可称限。超越色欲。休息众想。闲居讲谛。时族姓子。寻时证明贤圣之法。时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议言。且当观此。于是族姓子。弃家牢狱。锒铛杻械。想着妻子。而自系缚。不乐梵行。于时世尊开示如来章句。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贤圣。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观察是族姓子。弃捐家居。信为沙门。还念妻子形类举动家事。世尊为说爱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难。无为之安。使至圣证无著之界。自非如来至真等正觉。孰能尔乎。佛告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缚在欲。无能制者。独佛劝化。除其所惑爱欲之着耳。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国王。名方迹中宫婇女。不可称数。颜貌端正。色像难及。与他人争。与淫荡女。离于慈哀。或与婢使。或与童子。而或斗诤。各各斗诤。不肯共和。适斗诤已。便出宫去。王方迹闻之恚。诸臣吏求诸婇女。不知所趣。愁忧不乐。涕泣悲哀。念诸妇女。戏笑娱乐。夫妇之义。本现前时。诸作伎乐。思念举动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于时有一仙人兴五神通。神足飞行。威神无极。名曰那赖(晋曰无乐)。见方迹王为爱欲惑不能自解。为兴慈哀。欲为蠲除爱欲之患。飞在空中。而现神足。忽然来下住王殿上。时王即见。寻起迎逆。让之在床。则便就坐。问于王曰。大王何故意在爱欲。劳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谏。顿首实然。宫中婇女。共争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驰舍去。是以忧戚不能自解。于是仙人为说爱欲之难。离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厌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无厌无足。以偈颂曰。

一切世间欲　　非一人不厌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丧己

一切诸众流　　悉皆归于海
不以为满足　　所爱不厌尔
假使得为梵　　致尊豪难及
所欲复超彼　　不以为厌足
假使阎浮提　　树木诸草叶
烧之不以厌　　欲不足如是
设八辈男子　　端正颜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设为言增恶　　毁欲于丈夫
不以轻为轻　　未厌为用厌
大王当知此　　设习爱欲事
恩爱转增长　　譬如饮碱水
于时彼仙人　　为王方迹讲
为说辛苦偈　　令意得开解

于时仙人。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开化。时王即开解。无所慕乐。出家为道。修四梵行。断除爱欲具足众行。寿终之后。生于梵天。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方迹王者。则此比丘是。那赖仙人者则我身是。尔时相遭。今亦相遇。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分卫比丘经第二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卫。一一次第。入淫荡家舍。于时淫女。见比丘入至其家舍。欢喜踊跃。即从座起。寻而奉迎。稽首足下。请入就座。又问。比丘。仁从何来。比丘答曰。吾主分卫。故来乞丐。于时女人。即为施设肴馔众味。盛之满钵。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时比丘。得是美食甘美丰足。心中欢喜。不能自胜。数数往诣淫荡女舍。时女心念计。此比丘守法难及。频为兴设甘脆肥美之食。而授与之。往返不息。学问未明。所作不办。未伏诸根。见淫荡女颜色妙好。淫意为动。志在放逸。着淫荡女。口出软柔恩情之辞。怀亲附心。与语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卫。比丘睹其好色听闻音声。淫意为乱。迷惑愦错。不能自觉。而佛经曰。目见好色。淫意为动。又世尊曰。虽睹女人。长者如母。中者如姐。少者如妹如子如女。当内观身念皆恶露无可爱者。外如画瓶。中满不净。观此四大。地水火风。因缘合成。本无所有。时彼比丘。不晓空观。但作色视。淫意则乱。为淫女人。而说颂曰。

淑女年幼童清净　　颜貌端正殊妙好
一一观容无等伦　　吾意志愿共和同

时淫荡女。见此比丘所说如是。吾本不知凶恶贪淫。反以清净奉戒意待。谓之仁贤。喜犯罪舋。随其来言。当折答之。即时以偈而报颂曰。

当持饮食来　　香华好衣服
若干种供养　　尔乃与仁俱

于是比丘。以偈答女颂曰。

吾无有财业　　观我行举动
以乞丐而立　　所得者相与

于是淫女。以偈颂曰。

假使卿身无财业　　何为立志求难致
如卿所作无羞惭　　驰走促出离我家

时逐出比丘。追至祇树门。诸比丘。即来诣佛。启白世尊。具说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鳖。淫女曾作猕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还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恼患。于今如是。志愿淫女。愿不从心。逆见折辱。惭愧而去。佛言。乃往过去无数世时。大江水中。鳖所居游。其江水边。树木炽盛。彼丛树间。有一猕猴。止顿彼树。于时彼鳖。从江水出。遥见树木。有此猕猴。而与谈语。稍稍前行。欲亲近之。数数往返。相见有日。日日如是。睹之不懈。则起淫意。心为迷惑。污染秽浊。不能自觉。则时以偈而叹。颂曰。

颜貌赤黄眼而青　　游丛树间戏枝格
吾今欲问毛滑泽　　欲何志求何所存

猕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鳖本末　　为国王子有聪明
今卿何故而问我　　我闻此言怀狐疑

于是鳖复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怀恩爱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问　　当以何法而得会

猕猴以偈报。颂曰。

鳖当知之我处树　　不应与君共合会

　　假使欲得与我俱　　在丛树间相供养

　　于是鳖复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软甘美胜果蓏
　　不当贪求不可获　　当为汝致众奈果

　　尔时猕猴以偈报曰。

　　假使卿身不处树　　何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观我无羞惭　　且自驰走不忍见

　　佛告诸比丘。尔时猕猴。今淫荡女人是。鳖者分卫比丘是。彼时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愿。今亦如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和难经第三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和难释子。多求眷属。不睹其人。不察行迹。有欲出家。便除须发。而为沙门。受成就戒。不问本末。何所从来。父母姓字。善恶好丑。识与不识。趣欲得人。而下须发。授具足戒。诸比丘呵不当为此。趣有来人。辄为沙门。欲得眷属。不顾后患。当问本末。何所从来。举动安谛。为见侵欺。后悔无及。和难比丘。都不受谏。值得见人。辄下须发。尔时之世。有凶恶人博掩之子。遥闻和难释家之子。有无央数衣被钵器。好求眷属。趣得来学。不问本末所从来处。便下须发。其身饥冻。无以自活。欲往诳诈。心豫设计。诣和难所。恭敬肃肃。稽首为礼。威仪法则。坐起安详。无有卒暴。和难释子。告其人曰。沙门安隐。无忧无患。亲近爱欲。则非吉祥。懈怠无行。人不知者。为欲所坏。而习爱欲。致无央数愦恼之害。贪着爱欲不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弃损爱欲而为沙门。和难又问。子何以故。不为沙门。沙门者。多获众利。子便降意。出为沙门。所学德行。吾悉供给。其人答曰。唯诺从命。除诸忧患。假使安隐。便为沙门。则除须发。受成就戒。虽作沙门。受教易使。故自示现。恭顺无失。精进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顺教。时和难见可信可保。不观内态。不复狐疑。信之如一。以诸衣被及钵震越诸供养具。皆用托之。出外游行。意中安隐。不谓作态。悉敛衣钵诸供养具。驰走藏窜。独在一处。与博掩子。俱共饮食。时和难闻彼新弟子所在。即时速还。观其室中。多所窃取。周匝普问。今为所凑。权时不现。但遥闻之。彼博掩子。落度凶暴。佯作沙门。欲欺诈卿。窃取财物。众人答曰。卿性仓卒。不问本末。便下须发。今所取物。在于独处。博掩子俱。而共食饮。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声内恼。诸比丘闻。具足白佛。

于是大圣告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畏形貌闲居之像。有所窃欺。前世亦然。和难比丘不刈续信之。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时王舍城。有一贤人。入淫荡家。与淫女俱。饮食歌戏。而相娱乐。所有财业。不久殚尽。其财物被淫女人悉夺取之。不复听入其家。淫女逐之。数数发遣。都不肯去。时淫女人。驱出其家。去更求财。尔乃来还。求财不得。用求财故。到郁单国。虽到彼国。无所识知。时郁单国。有大尊者。多财饶宝。势富无量。佯现仁贤。往诣尊者。吾为贾客。众人之导。从某国来。多致财宝。道遇恶贼。悉见劫夺。皆失财业。贫穷委厄。无以自活。才得济命。尽力奔走。今归尊者。给侍左右。于时尊者。见之如此。威仪法则。行步进止。有威神德。此则佳人。吾为设计。令兴复故。其人黠慧。聪明辩才。举动应机。志不懈怠。意性易寤。极可尊者而以自乐。护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办。无事不成。身行清净。口言柔软。无有粗犷。工谈美辞。众人见者。莫不欢喜。尊者眷属。家中大小。悉共敬爱。皆共赞誉。尊者见然。踊跃慰劳。咸以为庆。见其行迹。无有漏失。即时付信。于时尊者观其人德。内外表里。不睹瑕短。普劝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轻慢。最见笃信。如弟如兄。等无差特。戒定安谛。无有欺诳。稍稍付信。以大财业。即时窃取。出之在外。车载财宝诸好物。还至王舍城。与妖淫荡女。饮食相乐。彼于异时。其人不现。普遍行索。不知所凑。观察藏中。大亡财宝。不可称计。见无财宝。遍行求索。不知所凑。乃从人闻。此人还至王舍城。与淫女俱饮食。此博掩子。非是长者。非仁贤人。尊者心念。以走远近。不可复得。甚自瞋恨。叹吒说偈。

非是贤君子　　外貌以好华
不可色信人　　及柔软美辞
观察举动行　　外现如佳善
明者当远虑　　共止当察试
乃知志性恶　　博掩子扬声
吾时不弃舍　　譬如杂毒食
云何无反复　　亦复薄恩情
智者不与俱　　虽救令当舍
我时适见之　　信故见欺侵
非贤现贤貌　　窃财而亡走

佛告诸比丘。尔时尊者。今和难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门欺和难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邪业自活经第四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众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时和难释子。为人说经。论生活业。但讲饮食衣被之具。为人说经。讲福德事报应之果。未曾讲论道谊之慧。大获衣被饮食诸馔。摄取此已。立离贤圣。有若干事。说俗经典世间饮食。兴起种种非宜之说。不演度世无极之慧。诸比丘见所行分卫。在于人家。但说俗事衣食之供。即时诃谏。转相告令。众学闻之。即共追随呵谏所为。云何贤者。世尊大圣。已以圣通身最正觉。讲世妙法。难及难了。玄普道教。无念无想。其心离名。安隐无患。明者所达。从无央数亿百千劫。本从诸佛。听闻奉持。皆安隐度。诸比丘闻。以家之信。离家为道。而返更说世俗经典。多想多求。兴发诸事。世俗饮食。无益之义。离圣贤迹。乃复讲论世俗之事。时比丘往启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门。此非具足出家之业。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导。时佛世尊。以无数事。诃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诸比丘。和难释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经典广说法也。欲自显名。令众供养。前世亦尔。乃往过去无数世时。于异闲居。多有神仙。处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无明。心闭意塞。为国王太子及诸臣吏。唯但讲说饮食诸馔衣服之具。不论经道。处知时节见乘车马。逆为说经。或为迷者而往说经。或处挂碍而为说经。或为衣食世俗诸馔为叹说经。由是之故。致美饮食诸供养具。时异学梵志见之如此。为国王子及诸大臣讲说经典。遥见乘骑。时诸仙人往启和尚。及余仙人。闻之如斯。皆共诃谏。非之所为。于时和尚五通仙人问之。菩萨即时呵谴。不当如是。其有犯此非义之事。若有诽谤。计此二人。皆非善哉。不为奇雅。为说此经。离圣贤住。不应典籍。其听受者。亦应宜不。则两堕落。于是和难。以偈颂曰。

两俱不解谊　　计之两堕落
说法不得理　　听经不解义
于世俗难值　　神仙讲道谊
以俗衣食供　　无知叹说此
服食粳米饭　　上美肉全供
以依圣贤谊　　欲论解典籍
游志在闲居　　饭食采果粮
是吾所叹乐　　神仙叹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为梵志
威仪自调伏　　无得乐非法
知节而少求　　舍家行分卫
宁以此业活　　无得违经典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常以衣食诸馔说法。不论道者。今和难释子是也。净诸梵行。其和尚者。今比丘众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

相遇。今亦相值。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是我所经第五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有一尊长者。财富无量。金银珍宝。不可称数。勤苦治生。饥渴寒热。触冒诸难。忧戚诸患。不以道理。积此财业。虽为财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养奉事二亲。不能给足妻子仆使。无益中外家室亲里。安能布施为福德乎。衣即粗衣。食即恶食。意中吝惜。父母穷乏。妻子裸冻。家室内外。不与交通。各自两随。常恐烦娆。有所求索。所作悭贪。吝惜如此。少福无智。第一矜矜。无所赍持。本治生时。或能至诚。或不至诚。积累财宝。不可称计。不能衣食。于时寿终。既无子姓。所有财宝。皆没入官。世尊告比丘。且听愚冥下士得微妙宝。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万分之后。无所复益而有减损。比丘闻此。具足启佛。唯然。世尊。有一长者。名号曰某。财富无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仆使。不能布施。一旦寿终。财物没入官。佛告诸比丘。今此尊长者。非但今世。悭贪爱惜财宝。前世亦然。乃往过去无数世时。有大香山。生无央数荜茇诸药。及胡椒树。荜茇树上。时有一鸟。名曰我所。止顿其中。假使春月药果熟时。人皆采取。服食疗疾。时我所鸟。唤呼悲鸣。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采之。睢叫唤呼。众人续取。不听其声。彼鸟薄福。愁忧叫呼。声不休绝。缘是命过。佛言。如是如是。比丘于是之间。愚騃之子为下士。治行求财。或正或邪。积累财宝。一旦命尽。财不随身。由如彼鸟名我所者。见荜茇树及诸药树。且欲成熟。叫唤悲鸣。皆是我所。人遂采取。不能禁制。于时世尊。则说颂曰。

有鸟名我所　　处在于香山
诸药树成熟　　叫唤是我所
闻彼叫唤声　　余鸟皆集会
众人取药去　　我所鸟懊恼
如是假使人　　积聚无量宝
既不念饮食　　不施如斯鸟
县官及盗贼　　怨家水火子
夺之或烧没　　如我所药果
不能好饮食　　床卧具亦尔
香花诸供养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来归于种类
命尽皆舍去　　无一随其身
是故当殖德　　顾念于后世
人所作功德　　后世且待人

无得临寿终　　心中怀汤火
吾前为放逸　　故当造德本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我所鸟者。则今此尊长者是。是故比丘当修学此。不当悭惜。除垢浊心。常修清净。是诸佛教。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野鸡经第六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佛告诸比丘。乃往过去无数世时。有大丛树。大丛树间。有野猫游居。在产经日不食。饥饿欲极。见树王上有一野鸡。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类。于时野猫心怀毒害。欲危鸡命。徐徐来前在于树下。以柔软辞而说颂曰。

意寂相异殊　　食鱼若好服
从树来下地　　当为汝作妻

于时野鸡以偈报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两足
计鸟与野猫　　不宜为夫妻

野猫以偈报曰。

吾多所游行　　国邑及郡县
不欲得余人　　唯意乐在仁
君身现端正　　颜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净童女
当共相娱乐　　如鸡游在外
两人共等心　　不亦快乐哉

时野鸡以偈报曰。

吾不识卿耶　　是谁何求耶
众事未办足　　明者所不叹

野猫复以偈报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击头
在中贫为剧　　富者如雨宝

亲近于眷属　　大宝财无量
以亲近家室　　息心得坚固

野鸡以偈答曰。

息意自从卿　　青眼如恶疮
如是见锁系　　如闭在牢狱

青眼以偈报曰。

不与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会当用何致　　愁忧当思想
吾身不臭秽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舍我　　远游在别处

野鸡以偈答曰。

汝欲远牵挽　　凶弊如蛇虺
搂彼皮柔软　　尔乃得申叙

野猫以偈答曰。

速来下诣此　　吾欲有所谊
并当语亲里　　及启于父母

野鸡复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妇　　颜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护意不欲违

野猫以偈颂曰。

于是以棘杖　　在家顺正教
家中有尊长　　以法戒为益
杨柳树在外　　皆以时茂盛
众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势力　　奉事诸梵志
吉祥多生子　　当令饶财宝

野鸡以偈报曰。

天当与汝愿　　以梵杖击卿

于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鸡

野猫以偈答曰。

我当不食肉　　暴路修清净
礼事诸天众　　吾为得此婿

野鸡以偈答曰。

未曾见闻此　　野猫修净行
卿欲有所灭　　为贼欲啖鸡
木与果分别　　美辞佯喜笑
吾终不信卿　　安得鸡不啖
恶性而卒暴　　观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蓝　　卿当食鼠虫
终不得鸡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唤言猫时
吾衣毛则竖　　辄避自欲藏
世世欲离卿　　何意今相振

于是猫复以偈答曰。

面色岂好乎　　端正皆童耶
当问威仪则　　及余诸功德
诸行当具足　　智慧有方便
晓了家居业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着好衣服
起舞歌声音　　乃尔爱敬我
又当洗仁足　　为其梳头髻
及当调譺戏　　然后爱敬我

于是野鸡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爱　　令怨家梳头
其与尔相亲　　终不得寿长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野猫。今栴遮比丘是也。时鸡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前世诤女经第七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尔时调达心念毒害。诽谤如来自谓有道。众人呵之。天龙鬼神。释梵四王。悉共晓喻。勿得怀害向于如来。莫谤世尊。佛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达智。无所挂碍。天上天下。莫不归命。云何诽谤。得罪无量。卿欲毁佛由如举手欲掷日月。如以一尘欲超须弥。如持一毛度于虚空。调达闻之。其心不改。时诸比丘具以启佛。调达有何重嫌。怀结乃尔。佛告诸比丘。调达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远无数劫时。有一梵志。财富无数。有一好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诸梵志法其[敖/力]姓者。假使处女与明经者。于时梵志请诸同学五百之众。供养三月。察其所知。时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学于三经。博达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经义。问者发遣。无所疑难。最处上座。又年朽耄。面色丑陋。不似类人。两眼复青。父母愁忧。女亦怀恼。云何当为此人作妇。何异怨鬼。当奈之何。于时远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颜貌殊好。聪明智慧。综练三经。通达五典。上知天文。下睹地理。灾变吉凶。皆预能睹。能知六博。妖异蛊道。怀妊男女。产乳难易。愍伤十方蜎飞蠕动。蚑行喘息。人物之类。怀四等心。慈悲喜护。闻彼[敖/力]姓大富梵志。请诸同学五百之众。供养三月。欲处于女。寻时往诣。一一难问。诸梵志等。咸皆穷乏。无辞以对。五百之众。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则处上坐。时女父母及女见之。皆大欢喜。吾求女婿。其日甚久。今乃获愿。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许我女。以为妻妇。且以假我。所得赐遗。悉用与卿。可置此妇。伤我年高。勿相毁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从人情。我应纳之。何为与卿。三月毕竟。即处女用与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怀毒恶。卿相毁辱而夺我妇。世世所在。与卿作怨。或当危害。或加毁辱。终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独怀害。佛告诸比丘。尔时年尊梵志今调达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结。于今不解。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堕珠着海中经第八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时诸比丘。于讲堂上坐共议言。我等世尊。从无数劫精进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济一切。用精进故。超越九劫。自致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吾为蒙度。以为桥梁。时佛遥闻比丘所议。起到讲堂。问之何论。比丘白曰。我等共议。世尊功德。巍巍无量。从累劫来。精进无厌。不避诸难。勤苦求道。欲济一切。不中堕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实如所言。诚无有异。吾从无数劫以来。精进求道。初无懈怠。愍伤众生。欲度脱之。用精进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弥勒前。我念过去无数劫时。见国中人。多有贫穷。愍伤怜之。以何方便。而令丰饶。念当入海获如

意珠。乃有所救。挝鼓摇铃。谁欲入海采求珍宝。众人大会。临当上船。更作教令。欲舍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没命。当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难。一者大鱼长二万八千里。二者鬼神罗刹欲翻其船。三者振山故。作此令得无怨。适更令已。众人皆悔。时五百人。心独坚固。便望风举帆。乘船入海。诣海龙王。从求头上如意之珠。龙王见之。用一切故。勤劳入海。欲济穷士。即以珠与。时诸贾客。各各采宝。悉皆具足。乘船来还。海中诸龙。及诸鬼神。悉共议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宝。非世俗人所当获者。云何损海益阎浮利提。诚可惜之。当作方计还夺其珠。不可失之至于人间。时龙鬼神。昼夜围绕。若干之匝。欲夺其珠。导师德尊。威神巍巍。诸鬼神龙。虽欲翻船夺如意珠。力所不任。于时导师及五百人。安隐渡海。菩萨踊跃。住于海边。低头下手。咒愿海神。珠系在颈。时海龙神。因缘得便。使珠堕海。导师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难。勤苦无量。乃得此宝。当救众乏。于今海神。反令堕海。敕边侍人。捉持器来。吾[戀-心＋廾]海水。至于底泥。不得珠者。终不休懈。即器[戀-心＋廾]水。以精进力。不避苦难。不惜寿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诸海龙神。见之如是。心即怀惧。此人威势精进之力。诚非世有。若今[戀-心＋廾]水。不久竭海。即持珠来。辞谢还之。吾等聊试。不图精进力势如是。天上天下。无能胜君导师者。获宝赍还。国中观宝。求愿使雨七宝。以供天下。莫不安隐。尔时导师则我身是。五百贾客。诸弟子者是。我所将导。即精进行。入于大海。还得宝珠。救诸贫穷。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无量。救济群生。莫不得度。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旃阇摩暴志谤佛经第九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国王波斯匿。请佛及比丘众。于中宫饭。佛出祇树。与大比丘及诸菩萨。天龙神鬼。眷属围绕。释梵四王。华香妓乐。于上供养。香汁洒地。于时世尊与大众俱。入舍卫城。欲诣王宫。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系腹。似如怀妊。因牵佛衣。君为我夫。从得有身。不给衣食。此事云何。时诸大众。天人释梵四王。诸天鬼神及国人民莫不惊惶。佛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净过于摩尼。智慧之明超于日月。独步三世。无能逮者。降伏诸邪。九十六种。莫不归伏。道德巍巍。不可为喻。虚空无形。不可污染。佛心过彼。无有等侣。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怀恶。欲毁如来。于是世尊见众会心。欲为决疑。仰瞻上方。时天帝释寻时来下。化作一小鼠。啮系魁绳。魁即堕地。众会睹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时国王瞋。此比丘尼。弃家远业。为佛弟子。既不能畅叹誉如来无极功德。反还怀妒。诽谤大圣乎。即敕侍者。掘地为深坑。欲倒埋之。时佛解喻。勿得尔也。是吾宿罪。非独彼殃。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时有贾客。卖好真珠。枚数甚

多。既团明好。时有一女诣欲买之。向欲谐偶。有一男子。迁益倍价。独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怀瞋恨。又从请求。复不肯与。心盛遂怒。我前谐珠。便来迁夺。又从请求。复不肯与。汝毁辱我。在在所生。当报汝怨。所在毁辱。悔无所及。佛告诸比丘国王及诸比丘。买珠男子。则我身是。其女身者。则暴志是。因彼怀恨。所在生处。常欲相谤。佛说如是。众会疑解。莫不欢喜。

佛说鳖猕猴经第十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时诸比丘。会共议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弃家远业。而行学道。归命三宝。佛则为父。法则为母。诸比丘众以为兄弟。本以道法而为沙门。遵修道谊。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怀恶。谤佛谤尊。轻毁众僧。甚可疑怪。为未曾有。时佛彻听。往问比丘。属何所论。比丘具启向所议意。于时世尊告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来恶。在在所生。亦复如是。吾自忆念。乃往过去无数劫时。有一猕猴王。处在林树。食果饮水。愍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类。皆欲令度使至无为。时与一鳖以为知友。亲亲相敬初不相忤。鳖数往来。到猕猴所。饮食言谈。说正义理。其妇见之数出不在。谓之于外淫荡不节即问夫婿。卿数出为何所至凑。将无于外放逸无道。其夫答曰。吾与猕猴。结为亲友。聪明智慧。又晓义理。出辄往造。共论经法。但说快事。无他放逸。其妇不信。谓为不然。又瞋猕猴诱[言*求]我夫。数令出入。当图杀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劣着床。其婿瞻劳。医药疗治。竟不肯差。谓其夫言。何须劳意损其医药。吾病甚重。当得卿所亲亲猕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亲友。寄身托命。终不相疑。云何相图用以活卿耶。其妇答曰。今为夫妇。同共一体。不念相济。反为猕猴。诚非谊理。其夫逼妇。又敬重之。往请猕猴。吾数往来。到君所顿。仁不枉屈诣我家门。今欲相请到舍小食。猕猴答曰。吾处陆地。卿在水中。安得相从。其鳖答曰。吾当负卿。亦可任仪。猕猴便从。负到中道。谓猕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请。吾妇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猕猴报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语。吾肝挂树不赍持来。促还取肝。乃相从耳。便还树上。跳踉欢喜。时鳖问曰。卿当赍肝来到我家。反更上树。跳踉踊跃。为何所施。猕猴答曰。天下至愚。无过于卿。何所有肝而挂在树。共为亲友。寄身托命。而还相图。欲危我命。从今已往。各自别行。佛告比丘。尔时鳖妇则暴志是。鳖者则调达是。猕猴王者则我身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五仙人经第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与诸菩萨俱。佛告诸会者。乃往久远无数劫时。有五仙人。处于山薮。四人为主。一人给侍。供养奉事。未曾失意。采果汲水。进以时节。一日远行。采果水浆。懈废眠寐。不以时还。日以过中四人失食。怀恨饥恚。谓其侍者。卿给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为凶咒。不宜族姓。侍者闻之。忧戚难言。退在树下。近水边坐。偏翘一脚。思惟自责。执劳积久。今违四仙时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顺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着七宝之屐。翘足而坐。着屐堕水。而没一只。命过之后。即生外道为凶咒子。年十余岁。与其同辈。戏于路侧。时有梵志过见戏童。人数猥多。遍观察之。见凶咒子。特有贵相。应为王者。颜貌殊异。于人中上。梵志命曰。尔有王相。不宜懊恼游于众内。童子答曰。吾凶咒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经典。仪容形体。与谶书符合。尔则应之。深思吾语。诚谛无欺。斯国之王。当用某日某时薨殒。必禅尔位。童子答曰。唯勿广之。协令静密。设如仁言。当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毕。寻逃遁走。出之他国。后日未几。王薨绝嗣。娉求贤士。以为国胄。群臣议曰。国之无主。如人之无首。宜速发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时立之。使者四布。遥见斯童有异人之姿。辄寻遣人。还启群臣。唯严王制。威仪法驾。幸来奉迎。群臣百寮。莫不踊跃。如使者所白。严驾奉迎。香汤洗沐。五时朝服。宝冠剑带。如先王之法。前后导卫。不违国典。即位处殿。南面称制。境土安宁。民庶踊悦。于时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诣宫门求觐。门监启曰。外有梵志。欲求觐尊。王诏见之。梵志进入。占谢咒愿。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宁审谛乎。王曰。诚哉道人神妙。蒙恩获祚。王曰道人。岂欲半国分藏珍宝乎。妇女美人。车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无所欲。唯求二愿。一曰。饮食进止。衣服卧起。与王一等相须。勿有前后。二曰。参议国事。所决同意。莫自专也。王曰。善哉思嗣二愿。此岂不易乎。王修治国。常以正法。不枉万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轻蔑重臣。群臣忿怨。俱进谏曰。王尊位高。宜与国臣耆旧参议。偏信乞士。遂令悠慢陵侮群职。邻国闻之。将为所嗤。以致寇难。王曰。吾少与之久有本誓。安可废耶。臣谏不止。若王食馔。但勿须之。则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复须还。则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独食。王曰。虽吾先食。卿出未归。豫别案馔。卿自来晚。梵志骂曰。咄凶咒子。不顾义理。而违本誓。群臣闻之。临臣毁君。咸奏欲杀。王诏群臣。以何罪罪之。各各进曰。或云甑蒸之。或云煮之。或云枝解。或云臼捣。或云五[木*瓦]截耳割舌挑目杀之。王无所听。吾奉道法。慈心愍哀众生之类。不害蠕动。况危人命。但给资粮。驱令出国。群臣奉诏即给衣粮。逐使出境。独涉远路。触冒寒暑。疲极憔悴。无所似类。而到他国。诣异梵志家。旧与亲亲。又而问曰。卿何从来。何所综习。业何经典。能悉念乎。答曰。吾从远来。饥寒见

逼。忘所诵习。梵志心念。此人所诵。今已废忘。无所能化。当令田作。辄给奴子及犁牛耕见梵志耕种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东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往到河侧。则得一只七宝之屐心自念言。欲与大家。大家无恩。欲与父母。必卖啖食。梵志困我。役使无赖。吾当奉承。以屐上之。可获宽恣。则赍屐还。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宝屐。其价难訾。吾违王意。以屐奉上。[億-音＋(夫*夫)]咎可解。寻还王国。以屐上王。深自陈悔前之罪衅。愿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纳之幔里。别座坐之。会诸群臣。则诏之曰。卿等宁见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见。设使见者当如之何。答曰。当断其手足。截其耳鼻。断头斩腰。五毒治之。王曰。设使见者。能识之乎。臣曰。不审。王出宝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与臣相见。致此异宝。当共原之。群臣启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献屐一只。何所施补。若获一緉。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只。梵志懊恼。吾本呼嗟。而转加剧。还故主人。主人问曰。卿至何所。而所从来。梵志匿之。不敢对说。云偶行还。则付犁牛奴子。使令耕种如前。于时梵志。问奴子曰。汝前宝屐。本何从得。奴子俱行。示得屐处。至于水侧。遍恣求之。不知只处。奴子舍去。梵志心念。此之宝屐。必从上流来。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见大莲华。顺流回波。鱼口衔之。其华甚大。有千余叶。梵志心念。虽不得屐。以此华上之。傥可解过得复前宠。便复执华。则见四仙人坐于树下。前为作礼。问讯起居。圣体万福。仙人曰。然卿所从来。答曰。吾失王意。虽献一屐。不足解过。故逆流来。求之未获。仙人告曰。卿为学人。当知进退。彼国王者。是吾等子。存待爱敬。同食坐起参宜。云何一旦骂之凶咒乎。卿之罪重。当相诛害。今不相问。指示树下。则王先身为侍者时。供给仙时。坐翘一脚。憾结而终。宝屐堕水。一只着脚。便自取去。梵志取屐。稽首谢过。还到本国。续以上之。王即欢喜。群臣意解。复其宠位。佛告诸比丘。尔时王者则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调达是也。佛说尔时莫不欢喜。

佛说舅甥经第十二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佛告诸比丘。乃昔过去无数劫时。姐弟二人。姐有一子。与舅俱给官御府织金缕锦绫罗縠。珍好异衣。见帑藏中琦宝好物。贪意为动。即共议言。吾织作勤苦不懈。知诸藏物好丑多少。宁可共取用解贫乏乎。夜人定后。凿作地窟。盗取官物。不可赀数。明监藏者。觉物减少。以启白王。王诏之曰。勿广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盗者。谓王多事不能觉察。至于后日。遂当慑[怡-台＋犬]必复重来。且严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无令放逸。藏监受诏。即加守备。其人久久。则重来盗。外

甥教舅。舅年尊体羸力少。若为守者所得。不能自脱。更从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见得。我力强盛。当济免舅。舅适入窟。为守者所执。执者唤呼。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识。辄截舅头。出窟持归。晨晓藏监具以启闻。王又诏曰。舆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对哭取死尸者。则是贼魁。弃之四衢。警守积日。于时远方。有大贾来。人马车驰。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闹。载两车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启王。王诏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烧者。收缚送来。于是外甥。将教僮竖执炬舞戏。人众总闹。以火投薪。薪燃炽盛。守者不觉。具以启王。王又诏曰。若已蛇维。更增守者。严伺其骨。来取骨者。则是原首。甥又觉之。兼猥酿酒。特令醇厚。诣守备者。微而酤之。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宗共酤饮。饮酒过多。皆共醉寐。俘囚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觉。明复启王。王又诏曰。前后警守。竟不级获。斯贼狡黠。更当设谋。王即出女。庄严璎珞。珠玑宝饰。安立房室。于大水傍。众人侍卫。伺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者。素教诫女。得逆抱捉。唤令众人则可收执。他日异夜。甥寻窃来。因水放株。令顺流下。唱叫犇急。守者惊趣。谓有异人。但见株杌。如是连昔。数数不变。守者玩习。睡眠不惊。甥即乘株。到女室。女则执衣。甥告女曰。用为牵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预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转捉死臂。而大称叫。迟守者寤。甥得脱走。明具启王。王又诏曰。此人方便。独一无双。久捕不得。当奈之何。女即怀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有人见与有呜噈者。便缚送来。抱儿终日。无呜噈者。甥为饼师。住饼炉下。小儿饥啼。乳母抱儿。趣饼炉下。市饼餔儿。甥既见儿。即以饼与。因而呜之。乳母还白王曰。儿行终日。无来近者。饥过饼炉。时卖饼者。授饼乃呜。王又诏曰。何不缚送。乳母答曰。小儿饥啼。饼师授饼。因而呜之。不意是贼。何因囚之。王使乳母更抱儿出。及诸伺候。见近儿者。便缚将来。甥酤美酒。呼请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劝酒。大醉眠卧。便盗儿去。醒悟失儿。具以启王。王又诏曰。卿等顽騃。贪嗜狂水。既不得贼。复亡失儿。甥时得儿。抱至他国。前见国王。占谢答对。引经说谊。王大欢喜。辄赐禄位。以为大臣。而谓之曰。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当以相配。自恣所欲。对曰不敢。若王见哀其实。欲索某国王女。王曰。善哉。从所志愿。王即有名自以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续是盗魁。前后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骑乘。皆使严整。王即敕外。疾严车骑。甥为贼臣。即怀恐惧。心自念言。若到彼国。王必被觉。见执不疑。便启其王。若王见遣。当令人马五百骑。具衣服鞍勒。一无差异。乃可迎妇。王然其言。即往迎妇。王令女饮食待客。善相娱乐。二百五十骑在前。二百五十骑在后。甥在其中。跨马不下。女父自出。屡观察之。王入骑中。躬执甥出。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实尔是也。王曰。

卿之聪哲。天下无双。随卿所愿。以女配之。得为夫妇。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甥者则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调达是也。女妇国王父输头檀是也。母摩耶是。妇瞿夷是。子罗云是也。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佛说生经卷第二

佛说闲居经第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游拘留国转游。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稍至城里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顿其中。时彼聚落有梵志长者。与无央数众。悉共普闻。有大寂志。姓曰瞿昙。释族姓子。弃国转游城里聚落。与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圣。名称普闻。流遍十方。莫不宣扬。疑者肃惊。战战兢兢。莫不欣戴。号曰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导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则以加哀。天上人间。诸魔梵天。沙门梵志。开化天人。证以六通。独步三界。所说经法。初语亦善。中语亦善。竟语亦善。分别其义。微妙见谛。净修梵行。得覲如斯如来至真等正觉。善哉蒙庆。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无量。于时梵志长者。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敬问占谢。叉手白佛者。揖让者。遥见默者。却住一面者。于时世尊告梵志长者。假使有人来问汝者。何所沙门不当供养奉事。答曰。不及唯佛说之。佛言。其有沙门梵志。眼着妙色。耳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细滑。志于诸法不舍于欲。贪嫉恩爱。志求无厌。焚烧之痛。如是之比。沙门梵志。不当供养奉事尊敬。白佛言。有来问者。当以是答。乃合善义。则应法化。所以者何。我等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恩爱之着。贪求无厌。斯辈之类。迷于五阴。惑于六衰。官爵俸禄。财物富贵。不以懈惓。与俗无别。以是之故。不当奉供顺此等类。佛告梵志长者。假使有人来问汝者。当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门。梵志当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着念五阴六衰淫怒痴。习济色声香味细滑之念。斯等积德。温雅和顺。正当供事如此之辈。沙门梵志。

佛告城里聚落梵志长者。汝等何故说此言乎。宁有比类。安知沙门梵志。已离淫怒痴。又教人离。及色声香味细滑。恩爱之着。心恼之热。诸情无厌。答佛言。吾等数见沙门梵志。端正殊好。舍色声香味细滑所欲。处在闲居。若树下坐。墝间旷野。弃诸瑕恶。志无所求。燕居独处。彼则永除色痛想行识诸法之念。断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门梵志。离淫怒痴。亦教人离。舍色声香味细滑之念。听闻如是。以斯为乐。恩爱之着。永以除尽。可意色欲。诸所慕求。耀然已离。则以时节供事所乐。五阴六情。亦复如是。我观此等沙门梵志。处在闲居。若树下坐。墝间旷野。独而燕处。则已永除眼色耳声鼻香口味

身受心法。积众德本。恭顺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观之。沙门梵志离淫怒痴。及教人离。我等今日。自归佛及法僧。奉受五戒。为清信士。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舍利弗般泥洹经第十四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中。尔时贤者舍利弗。在那罗聚落。得疾困劣。寝在于床。与诸贤者沙弥俱。于时舍利弗。寻般泥洹。侍者谆那供养奉事。如法已讫。取钵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树间。已日昳时。从燕处起。取钵衣服。至阿难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谆那沙弥白阿难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贤者舍利弗已取灭度。我今赍持和尚舍利及钵衣服。贤者阿难报谆那曰。便与我俱往诣佛所。敬事修礼。傥从世尊。得闻要法。谆那答曰。唯然从命。于时阿难与谆那俱。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极。无复力势。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谆那(晋言碎末)沙弥来诣我所。稽首足下。为我说言。仁者欲知。贤者舍利弗已取灭度。并赍衣钵及舍利。佛告贤者阿难。汝意谆那念舍利弗比丘。赍于戒品而灭度。定品慧品解脱品度知见品。而灭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觉。乃分别说。及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圣道行。佛所现信。汝于今见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戚。涕泣悲哀。不能自胜。贤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赍持戒定慧解度知见品。而灭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别斯法。成最正觉。分别说耳。及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圣道行。亦不赍此。而灭度也。阿难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谛。有妙辩才。讲法无厌。其四部众。听之不惓。说之不懈。多所劝助。开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节止足。常志精进。志常定止。有大圣智无极之慧。卒问之。言辞应机发遣。博达能了。寻音答报。一切能通。智慧为宝。众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见舍利弗比丘取灭度去。愁忧悲哀。心怀感戚。不能自胜。佛告阿难。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诸思想缘起之法。必当归尽。坏败永没。法当崩败。法应当坏。欲使不尔终不可得。佛告阿难。佛本自说。一切恩爱。皆当别离。夫生有终。物成有败。合则有散。应当灭尽坏败。欲使不尔。安得如意。应当终没归于无常。离别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获乎。佛语阿难。舍利弗所游之处。佛心则安。不以为虑。应当别离。坏败无常。欲使不至。安可获乎。法起有灭。物成有败。人生有终。兴盛必衰。应当无常。别离之法。欲使不至。未可获也。譬如大宝之山。嵩高之顶。一旦崩摧。如是阿难。舍利弗比丘在众僧中。今取灭度。如宝山崩。无常坏败。别离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难。犹大宝树。根芽茎节。枝叶华实。具足茂好。大觚卒堕。则现缺减。视之无威。如是阿难。舍利弗比丘存在众僧。今取灭度。众

僧威减。应当灭尽。无常衰耗。欲使不至。岂可得乎。是故阿难。从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归依。以法为证。归命经典。勿求余归。云何比丘作是行乎。于是比丘。自观身行。内外非我。当自观察。调御其心。观诸世间。皆由无黠。内观痛痒。观外痛痒。内外非我。入于善哉。调御其心。察世无明。内观其心。亦观外心。不得内外。入于善哉。自调其心。观世无黠。观上日月。亦观外法。不猗内外。入于善哉。调御其心。观世无黠。佛告阿难。是为修其身行。自求归依。处于法地。归命于法。不处他地。不归余人。佛告阿难。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从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归依。处于法地。归于法地。归命于法。不处他地。不归余人。出家比丘为佛弟子。顺此教者则顺佛教。佛说如是。阿难及沙弥。诸比丘众。闻经欢喜。受教而退。

佛说子命过经第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一异人。息男命过。父母爱重。无不欲念。视之无厌。以子之忧。狂乱失志。奔走门户中庭街路求子。愿来见我。当于何所得睹汝形。于时是人随其门路。出舍卫城。至祇树给孤独园。往诣佛所。默然立前。佛问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诸根变没不常。憔悴羸极。其人白佛言。用为问我诸根变异。所以者何。独有一子。举家爱重。莫不敬爱。视之无厌。今以命过。以子之忧。而发狂痴。其心迷乱。开轩窗及门户求索子。愿来见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爱之着。别离则忧。啼泣悲哀。忧恼之患。合会有离。适有所爱。必致恼患。尔时其人。闻佛所语。心中忽然了世无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说比丘各言志经第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游於越只音声丛树。与尊比丘俱。一切圣贤。诸通已达。皆悉耆年。其名曰贤者舍利弗。贤者大目连。贤者迦葉。贤者阿那律。贤者离越。贤者邠耨文陀弗。贤者须菩提。贤者迦旃延。贤者优波离。贤者离垢。贤者名闻。贤者牛齝。贤者罗云。贤者阿难。如是之比。大比丘众五百人。尔时贤者大目揵连。及大弟子。天欲向明。从坐起往诣贤者舍利弗所。时舍利弗遥见诸大弟子相随而来。适睹此已。至离越所。而谓之曰。离越。且观大圣众来。诸目连等。贤者离越。寻时往诣舍利弗所。手执凉扇。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当因舍利弗得闻讲法。与大弟子。一时同心。时舍利弗见大弟子。寻以劳贺贤者阿难。善来阿难。能自枉屈。为佛侍者。亲近世尊。宣圣明教。当问阿难。心所怀疑。音声丛树。为其乐乎。威神

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而现雅德。阿难答曰。常以时节。修具足行。分别其议。成就微妙。净修梵行。多所发起。多所成就。至于博闻。晓了言教。心意开解。处于快见。为诸四辈。讲说经典。粗举要言。济诸旷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应在音声丛树之间。时舍利弗复问离越。卿意云何。贤者阿难所说辩慧。犹师子吼。今问离越。仁者睹此。音声丛树为快乐不。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而现雅德。离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闲居燕坐。乐于独处。除去家想。而无爱欲。在于众人。而不放逸。不乐轻戏。憺怕定然。其心不乱。志在空行。如是。比丘。应在音声丛树之间。则现雅德。

又舍利弗。复问贤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声丛树。为快乐不。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而现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彻视。道眼清净。睹于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国土。普见无碍。譬如假喻。有眼之人。上高楼阁。从上视下。悉见所有人民行来出入进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睹见三界。无一挂碍。在于音声丛树之间。则现奇雅。舍利弗问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声丛树。为快乐不。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而现雅德。迦葉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自处闲居。劝人闲居。自修贤圣。劝人贤圣。自服弊衣。劝人弊衣。自知止足。劝人止足。自身少求。劝人少求。自身寂然。劝人寂然。自身精进。劝人精进。自身制心。劝人制心。自身定意。劝人定意。自身专修。劝人专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脱度知见慧。劝人亦然。自身教化。劝发众人。听采法义。开化说经。于法无厌。劝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则现奇雅。又舍利弗问大目揵连。卿意云何。在音声丛树。为快乐不。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于音声丛树。而现雅德。目连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圣无量。普尊自由。于其神足。所念自在。于变化示现无央数形。能变一身。至不可计。则还合一。于此墙壁山薮溪谷。通过无碍。出无间。入无孔。入地复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陆地。处于虚空。结加趺坐。若如飞鸟。身出光[火*佥]。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犹如流泉。其身不濡。今此日月。威神光光。照于天下。从地举手。扪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于音声丛树之间。则现奇雅。尔时目连问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声丛树。为快乐不乎。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云何比丘。在音声丛树。而现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随身教。自于其室。三昧正受。发意之顷。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后夜。自由所行。常得自

在。无所挂碍。譬如长者。若尊者子。净水洗沐。着新好衣。所有具足。无所少乏。随其所欲。欲得何衣。众宝璎珞。香花伎乐。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处。衣裳服饰。卧起床榻。悉得自在。如是。目连。制心不随乱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后夜。随其所欲。禅定三昧。随其所观。皆得自在。比丘音声丛树。则现奇雅。

尔时贤者舍利弗谓目揵连。贤者已说。吾等之类。盍各言志。随其辩才。各宣其意。宁可俱往诣佛大圣启说此事。如佛所说。吾当奉行。目连答曰。唯命是从。于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类。各演所知。今故启白。得其理不。于是世尊赞舍利弗贤者阿难。善哉善哉。阿难所说。所以者何。比丘博闻则持不忘。若有说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别其义。微妙具足。净修梵行。能分别此。如是像法。博闻普达。睹之自在。其心清净。降伏诸根。皆能晓了。则为四辈。粗略举要。演说经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离越。若之所说。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于闲居。其行寂然。其心清净。分别空无。善哉善哉。阿那律。尔之所说。所以者何。今卿天眼睹见三千大千佛国。如于高楼上察见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尔之所说。所以者何。汝见四谛。无复狐疑。善哉善哉。须菩提。能解说空法。以空为本。善哉善哉。牛齝。尔之所说。所以者何。畏生死苦。乐于泥洹。善哉邠耨。分别经义。演说佛典。善哉善哉。优波离。分别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离垢。去三毒罪。得三脱门。善哉善哉。名闻。清修善德。并化众人。善哉善哉。罗云。守护禁戒。无所违犯。善哉善哉。大迦葉。乐在闲居。劝他闲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劝他人。善哉善哉。目揵连。得大神足无量。大尊自在。分一为万。万还合一。能扪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后夜。禅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长者子。沐浴着衣。以宝璎珞。昼夜三时。恣意所服。

佛告诸比丘。汝等各说所知。皆快顺法。无所违错。复听吾言。云何比丘。在音声丛树。为快乐乎。威神巍巍。华实茂盛。其香芬馥。柔软悦人在音声树。而现雅德。于是比丘。明旦从其衣钵。入于聚落。若在异国。处在树下。于是明旦。着衣持钵。入彼国邑。若于聚落。护诸根门。分卫始竟。饭食毕讫。藏去衣钵。洗其手足。独坐燕处。结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则观于世。一切无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尽意解。乃从坐起。辄如所言。诸漏不尽。不从坐起。比丘如是。在音声丛树。则现奇雅。于时世尊而说偈曰。

博闻持法微妙最　　分别经典解法义
为无央数而讲说　　有志闲居乐独处
内自观身外劝化　　执御乐禅身自行

遵修世尊博闻教　　有在燕处若树下
其目清净无所著　　蠲除身病四百四
睹见众生若干种　　燕处树间德如斯
譬如师子由山居　　独处闲居猗寂静
止足解脱随类教　　处在燕处德如斯
若在天上及梵宫　　若揵沓和及人间
普能至彼无所碍　　处在燕树德如斯
净妙智慧普解人　　心得自在诸根定
一切知足弃诸恶　　处在燕树德如斯
如是上人说微妙　　各各讲法随所知
所演善哉顺上义　　往诣世尊叙所说
其天中天无废碍　　音声如梵寂志尊
其诸神通普平等　　尊师应时开慧门
彼时世尊曰除云　　因此兴教听吾言
如诸比丘所应行　　燕处树间志奇雅
贪诸微妙多少求　　最胜分别其心行
着衣持钵威仪则　　其行如鸟游虚空
其有能修如此妙　　圣不兴嫉无怀害
得至寂然去尘垢　　处在燕树德如斯

佛说如是。诸大弟子。天龙鬼神。阿须伦。闻经莫不欢喜。

佛说迦旃延无常经第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游阿和提国。尔时贤者迦旃延告诸比丘。诸贤者听。一切合会。皆当离别。虽复安隐。会致疾病。年少当老。虽复长寿。会当归死。如朝露花。日出即堕。世间无常。亦复如是。年少强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于天下。不久则没。如是。贤者。合会有别。人生有死。兴盛必衰。一切万物。皆归无常。坏败归尽。如树果熟。寻有堕忧。万物无常。亦复如是。合会有离。兴者必衰。譬如陶家作诸瓦器。生者熟者。无不坏败。如是。贤者。合会有离。兴者必衰。生者有死。恩爱离别。所求所慕。不得如意。尔时则有恶应变怪现矣。其病见前。诸相危熟。身得疾病。命转向尽。骨肉消减。已失安隐。得大困疾。懊恼叵言。体适困极。水浆不下。医药不治。神咒不行。假使解除无所复益。医见如是。寻退舍去。最后命尽。至于鞭[革*亢]。与于凶危。若使为变。命欲尽时。则有六痛。遭于苦毒。鞭[革*亢]之恼。众患普集。己所不欲。自然来至。转向抒气。或塞不通。但有出气。无有入气。出息亦极。入息亦极。诸脉欲断。失于好颜。卧起须人。人常饮饲。虽得医药糜粥含之。必复苦极。不能消化。欲捉虚空。白汗流出。声如雷鸣。恶露自出。身卧其上。归于贱

处。命尽神去。载出野田。或火烧之。身体臭腐。无所识知。飞鸟所食。骨节支解。头项异处。连筋断节。消为灰土。一切无常。当是之时。身为所在。头足手脚。为何所处。初始死时。出在冢间。父母兄弟妻子皆共逐之。亲厚知识。亦复如是。啼哭愁忧。悲哀呼嗟。椎胸殟悯。葬埋已讫。各自还归。亦不能救。身独自当之。弃捐在地。犹如瓦石。不闻声香味。细滑亦不见。色及与五欲。无所识知。以是之故。知身无常。孝顺供养父母。恭敬沙门诸道士。布施持戒斋肃守禁修行。起住迎逆。稽首作礼。叉手自归。今诸贤者。谛省察此。当念无常、苦、空．非身。于是说偈曰。

已见如此大恐惧　　计求人身甚难得
当行精进救头火　　除诸勤苦立大安
往古佛时值不闲　　莫计吾我及放逸
得无遇此无量苦　　生死之患地狱酷
志在爱欲无为恶　　伏诸根本故说此
无得念恶及诸想　　得至寂然如坏贼
无得念言是我所　　于是无我亦无吾
无得不尊自谓势　　摄身诸事伏其心
常当羞惭知身时　　抒弃躯命无所著
无得长夜在恶趣　　慎莫为此遭是患
勿复往至阎罗界　　常当孝顺供二亲
积累功德为后护　　因是疾得贤圣路
勿求众安而犯恶　　无承邪教为卒暴
观察此以常兴施　　弃捐爱欲诸瑕秽
然后当求于父母　　妻子亲属及知友
常承佛教不违命　　将无不值就后世
假使疾病求父母　　妻子亲属及知友
欲令救护不能得　　功德智慧后世明

贤者迦旃延。为诸比丘。说法如此。比丘欢喜。则时受教。

佛说和利长者问事经第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国波和奈树间。与大比丘众比丘五百人。尔时和利长者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佛告长者。吾欲问汝。假使魔来。及魔官属。及无央数诸外异道。问以时答。汝当谛听善思念之。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于是长者。与诸大众。受教而听。佛告长者。何谓大魁。长者白曰。唯然世尊。大魁有四。何谓为四。一曰地种。二曰水种。三曰火种。四曰风种。是曰四大魁。佛言。何谓地种。答曰。谓有五事。立坚强不柔粗[麩-夫＋黃]。能往返者。佛

言。善哉善哉。长者。能解彼诸地种。永不现不。长者答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地种。灭没不可知。佛言。善哉。复问。何谓水种。答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津液通流。细滑微碎。无有形貌。犹如罗网遍至诸脉。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汝乃能知水种灭没不知处时。答曰。唯然世尊。知归无常永不现也。佛告长者。何谓火种。长者答曰。温暖之类。能令人热。有所消化。而能焚烧。光[火*僉]之类。佛言。善哉长者。汝乃能知火种灭没不复现耶。答曰。能知无常归尽不现。佛告长者。何谓风种。长者答曰。风有五事。寒冷之类。轻飘駃疾。有所飘吹。出入得通。有诸响声。佛言。善哉善哉。尔乃能知风种。忽然没不复现耶。答曰。唯然世尊。能知风种自然归尽。佛言。善哉善哉。长者。世尊又问。岂不睹见其种寂声。答曰。唯然。知其种声平等如称。其四大魁。为何所处。答曰猗欲饮食恩爱。又问。其四大魁。为何所猗。答曰。展转相依。又问。为何所趣。答曰。趣色诸入。又问。诸入为何所归。答曰。归罪尘劳。又问。何因有罪尘劳。答曰。唯然世尊。其识及身。各自别异。而各离散。又问。命尽身坏。为何所趣。答曰。岂有所趣。身无心意。身识各别。又问。长者续以故识。归于所趣。更得异识耶。答曰。唯然世尊。不赍故识。归于所趣。不离故识。亦无异识。云何长者。见于法乎。譬如世尊眼识非常。耳识有异。不共合同。如是世尊。没生死。如是所见无厌。而以存命。佛言。善哉善哉长者。于今长者。一切所问。报答如应。审实不虚。宁是不实。答曰不实。所以者何。如大圣说。于是世间。所与不实。欲法悉虚。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虚立。未曾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长者。假使有说世事皆虚。悉未曾有。则诸佛说。所以者何。世事悉虚。无有一实。于是世间皆未曾有。佛说如是。和利长者。受教欢喜而退。

佛说佛心总持经第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游□檀□国。宾近大海之边。佛所行树。于师子座。与无央数诸天眷属围绕。而为说法。彼时世尊。告安详摩夷亘天及净居身天子。诸天子。当知有总持。名佛心之法。过去如来至真等正觉所说。为四部会。最于后世。救摄拥护。令得自归。普获特胜。所生到处。护一切义。为诸菩萨学大乘者。令蒙法恩。使得普至。一切所为。则有超异。以故说耳。今者诸贤。亦当受之。持讽诵读。我灭度后。最后世时。四辈众会。学大乘者。闻其名者。当分别说。为他人讲。心怀忍辱。心得自在。闻其音难。设致其名。超异德性。如来所说而复摄护。已愿最上所见自在。其有欲闻。当为说之。众会对曰。唯然世尊。当受圣教。如佛所言。终不敢违。使如来教普然具足。众会又问。何谓世尊佛心总持法乎。世尊告曰。今次第说。无垢离垢造一切义。皆已逮得。所作诸德。无有边际。三世平等。一切十

方。具足诸慧。示现一切。诸所有藏。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达。普了周匝。除一切眼。皆于三界。普至十方。寂然憺怕。获诸脱门。分别法界。究竟猗着。皆念一切诸所作为。超度余心。已得解脱。除结转法。普于虚空。本性清净无垢。劝化三处。过去当来现在。平等三世。断除无余。离于所有。第一度证。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大慈。而兴大哀。于一切人。而无所度。佛告天子。是为佛心总持法也。为四辈说。求菩萨乘。其有讽诵。怀在身心。谛晓了识。持此经者。怀诸思想。譬若如来立在于顶。思则得见。其有能见。若有闻者。能说经法。若有持者。未曾有忘。究竟于学。当复得住。于道所住。说经寂然。以故讲经。所持当持。未曾忽疑。以是之故。能忍总持一切所闻。所得如海。逮不起法忍。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无所挂碍。至解脱门。如意具足。于现在法。于我法教。当受重任。弃诸重担。此族姓子。则为见佛。若睹此等。当从听受。当观其法。莫察其形。不当毁呰而轻易也。摩夷亘天子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违也。普当宣传如来之命。然于后世。以是经法。为四辈说。及菩萨乘。当为分别。若有诵得。若有忘者。当为开示。族姓子。汝当令得见。及使听闻。护如来所说言教。我等亦当奉受如来所说。此族姓子。当成大义。佛告摩夷亘天子。卿当奉行。如今所言。是则佛教。佛说如是。摩夷亘天子。净居诸天。一切众会。天龙鬼神。世人阿须伦。闻经欢喜。

　　怨家像知识　　而强结亲友
　　诸王所行多　　则主于土地
　　其国多大臣　　而常兴斗诤
　　当为造弊眼　　于是说如是

　　跎饥梨尼　跎饱梨尼。

　　师比丘　跪罗陀　[蒣-余＋有]偈陀　沙瑜投陀沤阿夷比兜波　昧瘴翅那旃　跪离那波罗翅提尼陀槃尼　尼披散尼　摩呵曼那□陀梨那。

　　其有于是。于我空耗所有财宝。令逮得之。若过去则以是神咒。当以手授。重其手足拥护于膝重于膑。常皆见重。为胁见重。使下见重。令颈见重。使心见重。令四部众。皆使见重。悉令平等。所从来处。风散其华。

　　沤那提奴　沤那提陀　沤弥提屠　沤提屠取披鞬陀　叱阇叱者。

　　朱陀阇陀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醯迦弥仇弥遮罗翅　朱罗铃摩尼　阿提陀。

浮弥羡那伊俞罗头　那翅只禘弥　比阐禘弥　萨披那楼　弥檀□南模　摩迦尼　阿禘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劝助。

佛说护诸比丘咒经第二十

闻如是。一时世尊。游于摩竭罗阅只城东在于奈树间。梵志丘聚。从是北上。上鞞提山中天帝石室。尔时无数比丘。各各驰走。匆匆不安。如捕鱼师。布网捕鱼。鱼都驰散。世尊遥见。无数比丘。各各驰散。扰扰不安。佛问比丘。何为驰散扰动如斯。若鱼畏网。比丘对曰。我遭患所在不安。遇诸贼盗。鬼神罗刹。诸象及龙。饿鬼师子。及诸妖魅。鬼魅非人。熊罴诸邪。沟边溷鬼。蛊道巫咒。佛告比丘。当为汝说。常当救济一切拥护。谛听善思念之。比丘答曰。唯然受教。佛言。何等为一切救济拥护如是。

阿轲弥　迦罗移　嘻隶嘻隶　般鞞　阿罗[金*畀]　摩丘　披赖兜　呵头沙。

翅拘犁因提隶者比丘披沤罗须弥者罗难楼在者罗。

阿耆破耆　阿罗因阿罗耶　耶勿遮坻[金*畀]移阿[金*畀]。

若不解脱我当劝解。为其拥护救济。令安吉祥无患。若贼鬼神罗刹蛊道符咒。护四百里周匝。无敢娆者。其不恭顺。犯是咒者。头破七分。所以者何。佛告比丘。今吾普观天上世间。若如是咒。咒愿拥护。终无恐惧。衣毛不竖。除其宿命。不请南无。世尊所咒者。吉梵天劝助是咒。

佛说吉祥咒经第二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城。是名曰转法轮。莫能踰者。是地广普。若有娆者。佛皆说之。今当讲诵。大人圣贤。具足归彼。时佛告贤者阿难。吾为汝说神咒之王。汝当持之。诸佛所说。至诚行。趣道行。十二因缘行。月行。日行。贤者行。日月俱行。谛听善思念之。阿难言。受教而听。如是。

休楼　牟楼　阿迦罗　[金*畀]罗　莫迦垣罗飚提　波罗铃波刍阿尼呵　耶提阿尼耶提阿提邪提頞禘末谛卢卢罗罗飚提摩那罗罗波夷吒。

无量总持。诸印之王。诸佛所说。为至诚行。为修道行。平等迹行。日行。月行。如日月行。佛语阿难。此总持句。为佛之句。为尊

上句。为学句。圣贤之句。得利义句。所怀来句。无兵仗句。若族姓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无数解百千之门。能分别说。佛告阿难。雪山南胁。有大女神。名设陀怜迦醯(晋名摄声)。有五百子及诸眷属。彼闻此经。即自起往。举声称怨。呜呼痛哉。呜呼何以剧乎。吾身本时。取若千百众生人精。以为饮食。害命服之。于今不堪。不能复犯。沙门瞿昙。为四部众而设拥护。所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咒。童男童女。入于郡国县邑聚落。持是吉祥咒。若讽诵说。无能娆者。所以者何。今沙门瞿昙所说神咒。遣逐非人。灭除众患。常住于此。而现于魔宫。诸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门瞿昙。以空汝界。今者天王。当共被铠。将诸群从。暂勒兵众。譬如菩萨初坐树下。魔被以铠甲。及诸兵众。往诣佛所。于是世尊告阿难曰。是大女神设陀罗迦醯。止于雪山之南。与五百子俱。遥闻如来说是神咒总持印咒。恐怖怀懅。衣毛为竖。及于诸魔一切官属。及余众魔。于时彼魔被其铠翰。与眷属俱。往诣世尊。恶心欲诣沙门瞿昙。彼时有菩萨。名曰降弃魔。降魔及官属。还诣佛所。稽首圣足。叉手归佛。白世尊言。我已摄制于此弊魔及诸官属。发遣诸兵。并设陀迦醯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为非。亦不敢娆。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不敢中害。无所妨废。善哉世尊。愿说总持法印。为四辈众。令皆得拥护。使得安隐。唯佛加哀。普及人民令得安隐。于是世尊。为是神咒。应时欣笑。阿难问佛。世尊何故笑。笑当有意。佛告贤者阿难。汝宁见降弃魔菩萨道行殊特。降魔官属设头迦醯大女神技术皆以坏败。心怀忧戚。于彼忽然没而不现。到斯说是总持之印。尔时世尊。思此总持印王。摄伏一切诸恶鬼神及诸妖魅。除一切娆。伏鸠伏鸠休浮休楼阿只提。如是总持印王咒。其有鬼神、女神、鸠桓．龙．金翅鸟。及诸弊兽一切众魅。至意有意在道断他怀来为食为句。迹甘尝为月动摇善震动意为心。何况细微无不微也。其大德总持。无择无冥。而无所断。其心诵其十事读于今笑。当所作者亦无所选。佛告阿难。是无择句。总持句。无所选句。安隐句。拥护句。于诸众人无所娆句。无所害句。禁制句。讽诵者句。为四部众则设拥护。人与非人。不能犯也。若卧出时。所在寤寐。无敢娆者。况佛所说。其闻此咒。莫不安隐。佛说如是。欢喜而去。

佛说总持经第二十二

闻如是。一时世尊游于摩竭。在法闲居。佛之道树初成道时。与万菩萨俱。一切成就。普贤菩萨。行于无愿。其行无余。及空无菩萨。莲花藏菩萨。宝藏菩萨。行藏菩萨。妙曜菩萨。金刚藏菩萨。力士藏菩萨。无垢藏菩萨。调定藏菩萨。与一万菩萨俱。与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尘数菩萨俱。各各从异佛国。而来会此所。从方来化师子座。稽首佛足。在于佛前。坐师子座。于时此等菩萨大士。不计吾我。清

净无瑕。各心念言。于此何因不可思议。诸佛世尊所有境界。无能称量。诸佛世尊。本之所愿。而有殊特。何因诸佛如来感动。何谓所为不可思议无挂碍行。云何世尊。无念无想。致此殊特。于时世尊。寻知此等诸菩萨心之所念。诸坐菩萨诸佛无处亦无不住。欲问如来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威神德。精进无踰。而得皆立。皆入诸佛诸总持法。广大圣觉。是等所入。殊特如此。无所挂碍。身之所入亦皆如此。诸佛眷属。弃捐诸瑕。诸佛之法。而不可获。而常安隐。于时莲华藏菩萨。入诸法所趣之心。无所挂碍。所念法门无诸弊碍。诸菩萨行为普贤愿。合集等行。正住于愿。入诸佛法。见十方佛。加于大哀。度于无极。降伏众生。休息恶趣。一切菩萨。诸三昧定。睹了本际。诸佛之慧。所行无尽。莫不归伏。趣诸道慧。皆照总持分别诸度莲花之藏。其诸菩萨。承佛圣旨。各自说言。诸佛尽听。诸佛世尊。所行无量。极大变化。随其本相。晓了诸法。一切皆知。诸佛超异。都无阴盖。诸佛世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诸佛世界。有无处所无所挂碍。何为十。在兜术天。现尽寿命。忽没无能禁制。亦无有处。入母腹中。十月而生。又弃捐家。而乐出外。心常欣悦。坐佛树下。积累一切诸佛之法。一时之顷。普诸佛土示现。如来感动瑞应。常转法轮。悉殖德本。分别解说。当得佛时。具成菩萨。而以法成。诸佛世尊。永无住处。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为佛子。无有处所。亦无所住。复次佛子。诸世尊有十教目。何等十。教化一切。诸度无极。皆除一切诸无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种力。普转法轮。教化群黎。禁制众生。成平等觉。开通萌类。令无所住。于此无行相法自归。已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觉灭度。是为十。复次佛子。复有十事。疾见如来。何等十。适见诸佛。则睹众生。便弃一切。诸所归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眷属。速受诸德之本。即得清净。无所短乏。便除狐疑。适见诸佛。为众生等。示于大乘。令无所畏。寻得成就。为不退转。适得逮见诸佛世尊。疾求分别众生之源。而开度之。便逮度世净众生根。适得逮见诸佛世尊。便无弊碍。是为十。佛说如是。诸菩萨闻经欢喜。

佛说生经卷第三

佛说所欣释经第二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释子。多所游至。出入无节。所诣门族。不可称计。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于时阿难、优陀、薄拘卢等。合会一处。谓所欣释子曰。贤者何为而多行来。不知时节。何不时出时入。所诣之处。不自节量。所欣释子。寻骂众贤。出粗犷辞。卿等无智。扰扰摇动。不能自安。喧呼恶口。卿等懈怠。不为众僧有所兴立。吾今出入。常为

众僧。严办所当。卿等能任如是劳乎。为诸众僧。有所办耶。勿得谓吾多有事理。诸贤多务。甚于吾身。所欣释子。卿等且复有所合办。知何如吾办众僧事。时诸比丘。同共发意。彼时三人。言语柔软。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获致。过踰于彼。所欣释子。钝愚男子以卒暴决。愚騃自用。强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异天。诣长者家。得满大罂若干供养。贤者阿难。诣他长者。以柔软辞。宿德坚强。为说经法。令其家人。欢喜踊跃。从得分卫。大获供养。随意所施。不强不求。时诸比丘往启佛。具说本末。佛告诸比丘。于此四人。不但今世诤功分卫。唯有一人。所获薄少。余人得多。阿难比丘。众人劝助。一切所安。往古久远不可计时。于他异土。时有四人。以为亲厚。相敛聚会。共止一处。时有猎师。射猎得鹿。欲来入城。各共议言。吾等设计。从其猎师。当索鹿肉。知谁获多。俱即发行。一人陈辞。出其[麩-夫＋黃]言。而高自畜。咄卿男子。当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爱。以肉相与。吾思食之。第四人曰。亲厚捐肉。唯见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饥渴。时猎师察四人言辞。各随所言。以偈报曰。

卿辞甚粗[麩-夫＋黃]　　云何相与肉
其言如刺人　　但以角相施

复以偈报第二人曰。

此人为善哉　　谓我以为兄
其辞如肢体　　便持一脚与

复次第三人以偈报曰。

可爱敬施我　　而心怀慈哀
辞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与

复次第四人以偈报曰。

以我为亲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于时猎师。随其所志言辞粗细。各与肉分。于时天颂曰。

一切男子辞　　柔软归其身
是故莫粗言　　衰利不离身

尔时佛告诸比丘。第一粗辞则所欣释子。第二人者颰陀和黎。第三黑优陀。第四阿难也。天说偈者。则吾身。尔时相遇今亦如是。佛

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诸尊比丘。各发心言。贤者舍利弗。贤者阿那律。贤者阿难。输轮。及诸弟子五百之众。本俱一时弃家为道。无所贪慕。不志世荣。悉为沙门。时舍利弗。嗟叹智慧最为第一。断众狐疑。和解斗诤。分别道义。无所不通。如冥中有炬火。多所昭曜。时阿那律。嗟叹巧便。为众人匠。多所成就现若干术。令人喜悦。工巧第一。于时阿难。叹嗟端正色像第一。颜貌殊妙。见莫不欣。众人爱重。一切尊敬。叹为佛有三十二相。于时输轮。既勤修习。未曾有懈。嗟叹精进。世间无伦。又能入海。多所成办。如来世尊。现生释种。弃国捐王。得成佛道。端正无比。色像第一。如星中月。光明超日。体长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声八部。出万亿音。所讲说法。天龙鬼神。人物之类。各得开解。皆得其所。佛诸兄弟。伯叔之子。虽各自誉皆归命佛。以为弟子。佛之功德。不可称限。从无数百千亿劫。积累功德。自致得佛。为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诣佛。问其本末。谁为第一。我等聚会。各各自叹己之所长。佛告比丘。此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称誉常叹己身第一无双。前世亦然。生生所归。皆伏吾所。吾尊无极。所以者何。乃往过去无数久远世时。有一国王。名曰大船。国土广大。群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丰熟。人民炽盛。王有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进。第五福德。各自嗟叹己之所长。其智慧者。嗟叹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颂曰。

智慧最第一　　能决众狐疑
分别难解义　　和解久怨结
能以权方便　　令人得其所
众庶睹欢喜　　悉共等称誉

第二者。嗟叹工巧。以偈颂曰。

工巧有技术　　多所能成就
机关作木人　　正能似人形
举动而屈伸　　观者莫不欣
皆共归遗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叹端正以偈颂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难比伦
众人观颜貌　　远近莫不闻

皆来尊敬之　　慎事普殷勤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云

第四人。嗟叹精进。以偈颂曰。

精进为第一　　精进入大海
能越诸患难　　多致珍宝财
勇猛多所能　　由是无所碍
家业皆成办　　亲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叹福德。以偈颂曰。

福德为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乐无有极　　生生为福田
福为天帝释　　梵天转轮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说己之所长。各谓第一。无能决者。各自立意。不相为伏。转相谓言。吾等各当自试功德。现丈夫之相。远游诸国。诣他土地。尔乃别知殊异之德。谁为第一。时智慧者。入他国土。推问其国。人民善恶。谷米贵贱。豪富下劣。闻其国中。有两长者。豪富难及。旧共亲亲。中共相失。众人构狡。斗使成怨。积有年岁无能和解者。其智慧者设权方便。赍好馈遗百种饮食。诣长者门。求索奉现。长者即见。进其所赍馈遗之具。以其长者名。辞谢问讯。前者相失。以意不及。众人构狡。遂成怨结。积年违旷。不得言会。思一侍面叙其辛苦。故遣饮食馈遣之物。唯见纳受。无见讥责。亦无父怨母仇。故遣吾来。以相喻意。其长者闻。欣然大悦。吾欲和解。其日久矣。但无亲亲以相喻意。乃复辱信。枉屈相喻。诚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顺来旨。不敢违命。其智慧者。解长者意。[火*霍]然无疑。辞出而退。诣第二长者。亦复如是。解喻其意。如前所言。便共克期。共会其处。聚合众人。和解仇怨。应时宴饮。作诸伎乐。共相娱乐。各各相问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权和解两怨令亲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国中人。不能和解。乃使此人远来相闻和解。其恩难量。非辞所尽。各出百千两金。而奉遗之。即持此宝。与诸兄弟。以偈颂曰。

言辞所具足　　辩能造经典
正士能博闻　　安隐至究竟
观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宝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目*翕]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目*翕]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釁。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楀。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瞋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　　过踰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　　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干宝　　谁为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转诣他国。人民闻有端正者。从远方来。色像第一。世间希有。人民皆往奉迎。饮食百味。金银珍宝。用上遗之。其人作伎。众庶益悦。瞻戴光颜。如星中月。骄贵之女。多有财宝。众藏盈满。献致珍异无数亿宝。得此宝已。与诸兄弟。以偈颂曰。

善哉色如花　　端正颜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隐
众人所观察　　犹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宝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进者。转诣他国。到一江边。见一栴檀树。随流来下。脱衣入水。泅截接取。国王家急求栴檀。即载送上。金得百万。所得之宝。不可称计。与诸兄弟。以偈颂曰。

精进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于众珍宝　　以给家亲属
赖我浮江水　　接得妙栴檀
致金若干数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转诣大国。时天暑热。卧于树下。日时昳中。余树荫移。此人所卧。树荫不动。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犹如日月。彼国王薨。无有太子可嗣立者。众人议言。当求贤士以为国主。募人四

出。选择国内可应立者。使者按行。见一树下。有此一人。于世希有。卧于树下。树荫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应为国主。寻往遍启。国之大臣。具说本末。于时群臣即严威仪。导从骑乘。印绶冠帻。车驾衣服。则往奉迎。洗沐涂香。衣冠被服。佩带毕讫。皆拜谒称臣。升车入宫。南面立诏。国即太平。风雨时节。即时敕外。诏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进。召至中合。一时俱集。令住侍卫。时福德王。以偈颂曰。

有福功德者　　得为天帝释
帝王转轮王　　亦得为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进
皆诣福德门　　侍立为臣仆

时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诸兄弟。各令得所。佛告诸比丘。尔时智慧者则舍利弗是。工巧者则阿那律是。端正者则阿难是。精进者则输轮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尔时各自称叹己之所长。以为第一。于今亦然。昔尔时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叹。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归吾。以为弟子。依佛得度。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蛊狐乌经第二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佛告诸比丘。调达凶危。横见嗟叹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丘。嗟叹调达。调达亦复叹拘迦利比丘。其彼二人。横相嗟叹。无义无理。诸比丘闻。往白世尊。唯然大圣观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缘法律教。以信出家。而为沙门。横叹调达。以非为是。不得义理。又彼调达。嗟叹拘迦利比丘。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佛告诸比丘。今此辈愚騃之等。不但今世横相嗟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前世亦然。乃往过去久远世时。黄门命过。亲里即取弃樗树间。彼时蛊狐乌鸟。来食其肉。时共相嗟叹。树间乌为狐说偈曰。

君体如师子　　其头如仙人
脂犹鹿中王　　善哉如好华

于时蛊狐。即树间。以偈赞曰。

谁尊在树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昭十方　　如积紫磨金

于时乌。以偈报。颂曰。

君则大师子　　欲见君故来
君脂如鹿王　　善哉得利义

蛊狐复以偈报。颂曰。

诚信实相知　　俱相叹至诚
合积紫磨金　　所问服食此

尔时去彼不远。有大仙人。处于闲居。净修为道。闻狐及乌转共相誉。心自念言。彼等之类。横相咨嗟。彼言皆虚。无一诚实。以偈问曰。

吾久见所兴　　至此俱两舌
自藏于树间　　俱食于人肉

于时乌瞋恚。以偈报仙人。

师子及孔雀　　共食于禽肉
于彼髡灭头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樗树臭下极　　一切鸟所恶
众鹿所依因　　弃死黄门身
汝辈下贱物　　俱来聚会此
食于黄门身　　自称为上人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蛊狐者调达是。乌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则菩萨是。尔时俱共相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于今亦然。

佛说比丘疾病经第二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时一比丘。疾病困笃。独自一身。无有等类。无有视者。亦无医药衣被饭食。不能起居。恶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顾视。无来救济者。便自叹息。今日吾身。无救无护。时阿难见往白佛。唯然大圣。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来世尊。大慈大哀。有苦比丘。当念救济。吾乃往世无数劫时。救此比丘疾病之患。于今世亦然。乃往过去久远世时。于空闲处。多神仙五通学者。在彼独处。各各相劝。转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给足。以作筹算。设使疾病。转相瞻疗。时有摩纳学志。有所缓急。常驰走趣。有一学志。若有急缓疾病之厄。初不

视瞻。时彼学志。有急缓时。无有救者。则自独立。无伴无侣。彼于异时。身得疾病。无疗瞻者。亦无持果授与食者。是时五通仙人见彼和尚。见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独。无有救护。心愍念之。即往到其所。即问之曰。摩纳学志。卿强健时。颇有消息。问讯不宁。有亲厚朋友乎。即时报曰。无也。和尚亦无亲友知识之厚。我之父母。家属亲里。去此大远。又问曰。此梵志。共顿一处。不与亲友结为知识耶。答曰。无也。和尚答曰。不结亲友。无有知识。以何为人。卿见余人。展转相敬。展转相事。卿独不也。今日孤独。无救护。于时仙人。扶接摩纳。使之令坐。将诣自所顿处。劝之安心。将诣亲厚。而以疗治则颂偈曰。

弃捐于妻子　　出家无所慕
卿和尚为父　　等类则兄弟
顿与梵志俱　　而不相供视
得疾病困笃　　孤独无所依
察子见此已　　梵行为亲友
普行子恭敬　　展转相瞻视

时佛世尊。往诣比丘。而问之曰。今得疾病。有瞻视医药床卧具乎。白曰。孤独无瞻视者。无医无药。去家甚远。离于父母无有兄弟。亲里伴侣。无供侍者。世尊又问。卿强健时。颇瞻视问讯有疾者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卿强健时。不瞻视人。不问讯疾病。谁当瞻视卿乎。善恶有对。罪福有报。恩生往反。义绝稀疏。佛为一切三界之救。救度五道。当舍卿耶。前世救卿。今亦当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时天如伸臂顷。忽然来下。欲洗浴之。佛言拘翼。卿在天上香洁之中。安能救洗秽浊臭处。天帝释答曰。向者世尊说。此比丘本不瞻人。不视疾病。孤独无救。佛为十方一切之救。功德具足。无所乏少。尚瞻视之。况我罪福未断。而不兴福耶。时佛手洗。天帝水灌。还复卧之。饮其医药。即时除愈。为说经法。即时得道。世尊以偈而赞之曰。

人当瞻疾病　　问讯诸危厄
善恶有报应　　如种果获实
世尊则为父　　经法以为母
同学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审裸形子经第二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有国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诚。外道异学。审裸形子。而为作子。其裸形子。智慧聪明。有超异之慧。有所讲说。多所降伏。于诸经典无所不博。普为众人。共其国王。博达众谊。往诣世尊。其尼揵有四姐弟。因梵志生。敬乐异学。一名饕餮。二名兴贪。三名金诚。四名诚雪。时裸形子。遣诣佛所。欲试世尊。皆受法则悉知经谊。具来我说。尔时姐弟。各相谓言。吾等共诣沙门瞿昙所。试其举动。行步进止。取其长短。便共往诣。弃捐居家。悉为沙门。受具足戒。时佛世尊。以往世喻。而开化之。导示本原。诸根所从。功德之本。弃捐贡高。除其憍慢。皆得罗汉。时裸形子。问诸姐弟。所试云何。诸女则以无央数谊。嗟叹世尊。称誉经典法律之妙。不可胜限。时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试乱道。反为世尊所见摄取迷惑诳诈。譬如有人行入水中。洗去垢浊。令身净洁。反溺水死。汝等如是。欲往试佛坏其道意。视其举动。取其长短。反为瞿昙所见迷惑。没溺自失不得济己。譬如有人行入果树。欲采好果。反为禽兽虎狼所食。亡身不还。汝等如是。往试沙门瞿昙。取其法则举动长短。以来语吾。而反没溺。为所问瞿昙所惑。譬如蛇虺弊虫凶恶之人。尚可亲近。可信可乐。可致吉祥安隐之法。世尊瞿昙。求是功德安隐之谊。终不可得。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虺瑕秽之毒。令人安隐寂然。虚空尚可有瑕。如来世尊未曾有短。男女见之。莫不安隐。时为我等。说微妙谊。咨叹道称。我等欢喜。稽首归命。时比丘僧。具足启佛。唯然世尊。且观外学裸形子。有异语诽谤佛道。反讥诸女。汝等何故归命世尊。观其举动。当取长短而来语我。反为迷惑沉溺。其身不能自济。佛告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来试佛取其长短世尊无瑕。何从取阙。佛寻开化。皆令得度。至无著证。乃往古久远世时。有一国王。名曰迦邻。与他国王。结为怨仇。欲往坏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颜无双。而往试之。取其长短。为内匿贼。诣阿脂王许。时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无不尊敬。威神巍巍。殊德无量。无有瑕秽。柔和无[麩-夫＋黃]名称远闻。安详柔和。迦邻王女。嗟叹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称远闻。八方上下。莫不宣扬。我等父王。讳为迦邻。故相遣来。以相给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辞曰。其王德殊。微妙难及。无有瑕垢。安详不暴。忍辱无秽。与人语言。才辩殊异。闻名辄伏。我不受言。其国属阿脂王。为大国主。又国号曰虚空。王所止处。有一大臣。名曰细那。聪明智慧。圣达难及。卒慧寻答。为王辅臣。时迦邻王。不随女言。弃诣大国细那土界。与大众俱。周匝围绕。王问傍臣。当奈之何。吾自开门而舍去。入此他门。傍臣对曰。无得恐惧。天王自安。譬如师子处于林间不畏树木。今住于此。亦复如是。城郭则安。得护无患。以偈颂曰。

以自开其门　　反入此国界

阿兰之大士　　如师子林树
安护而得护　　自然无所畏
其欣踊国王　　可以长安隐

人健论谊。其言流溢。阿脂王闻其迦邻王。以财利故及其名称。发意所趣。则叹颂曰。

此事大佳　　微妙难量
名德流布　　无有众恶
能堪住法　　将无于此
有所诳诈

又问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游迦邻国界。威神广大。彼闻我德。即当得胜。其迦邻王。便当破坏而自降伏。时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诸仙人。终不妄语。诸仙人曰。吾当得胜。功德无量所说如此。诸臣报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诚。终不虚言。以偈颂曰。

诸迦邻得胜　　缘是而降伏
阿脂王失计　　仙人说如是
善哉言质直　　所兴无所失
以何说此言　　自然有声音
天王当知之　　言至诚于斯
所行无放逸　　而当得胜法
又言阿脂王　　而当复得胜
此云何至诚　　更为我解说

大臣答曰。不曾闻乎。失圣仙人刚强难化。手执利剑。像貌可畏。丈夫男子以人民故。承其德本。而降伏之。不言自归。其阿脂王。为大丈夫。方便校计。亦复如是。又其眷属。和顺承教。无有异心。志不离别。所作无上。威德巍巍。假使阿脂王不得胜者。今愿天王。目自睹之。以王勇猛。计策方便。权[捐-口＋(口/└)]难及。终不破坏。设不相信。且自目见。以偈颂曰。

方策尊雄计　　知时强精进
勇猛有权略　　察此则知胜
阿脂名德忍　　开化诸瞋恚
阿脂王堪任　　迦邻焉得胜

时王不用言。兴师起兵。往诣阿脂国。其欣踊兵。大臣辅佐。聪明智慧。勇猛精进。以无上心。和不离别。又阿脂王。身自勇健。其力圣强。应时得胜迦邻王。迦邻王伏。自归谒拜。生捕收摄。寻便放

之。于是天帝释以偈颂曰。

贤圣叹忍辱　　开化诸瞋恚
降伏迦邻王　　阿脂王独胜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迦邻王者审裸形子是。阿脂王者则我身是。欣踊大臣则舍利弗是。帝释者阿难是。尔时相随。以为伴党。义理相化。上下相承。今亦如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腹使经第二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其国米谷踊贵。人民饥饿。佛诸比丘。各欲散去流游诸国以为岁节。贤者阿难。博闻多智。于法无厌。辩才无碍。佛所说经。为无数人。护受经典。精进难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诣于余国。而造岁节。处于他域。无央数人。失其德本。坐具无所乏少。假使如来。止此舍卫。而为岁节。多所安隐。为成德本。于时世尊。愍伤群黎。欲救护之。入舍卫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诣国王。阿难自往。说此本末。王波斯匿闻阿难言。请佛三月及比丘众。若干种馔。饮食具足。病瘦给药。一切所安。随其所乐。如是三月。无所乏少。佛比丘众。舍卫岁节。时诸比丘。心自念言。贤者阿难。功德难及。得未曾有。行权知时。晓了谊理。劝化国王波斯匿。供养世尊及比丘众。岁节三月皆令安隐。令比丘众九十日中无有忧虑。一切施安所供无乏。令比丘众各自安隐。不复游驰至于他国。时佛彻听闻诸比丘共议此事。寻即往到比丘众所。汝等向者何所讲论。诸比丘众。具足本末。启白如来。佛告比丘。贤者阿难。非但今世行权知时。前世亦然。行权方便。乃去往古久远世时。波罗奈国。时有王名梵达。王有大德。名称远闻。时国饥馑。米谷踊贵。人民饥饿。乞者众多。无以可供。王喜施与。四面来乞。集如浮云。十方皆至。随力所任而供给之。布施如是无有休息。谷米遂贵。天转旱酷。不复降雨。所种不收。人民饥困。乞者日滋。诣王宫门。仓廪虚竭。时诸臣吏。各共议言。今此国王。敢来乞者。寻即施与。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谷踊贵。仓库虚尽。将欲坏国。时诸大臣。欲救护国。往诣王所。具足为王启说此议。王所施与。今可省息。于法可依。须后丰有。尔乃复施。王告之曰。吾所施与。不能懈止。寡人有令。志愿布施。焉违本心。又来乞者。何忍逆之。其不来者。乃无所施。时诸群臣。各共谊言。吾等于宜当共作计。令诸穷士不得来乞。尔乃断耳。于时王施未曾懈废。心自愿言。令诸仓谷。莫使消减。时诸法明吏。告敕四远。不得令往从王乞丐。敢有乞者。皆受诛罚。弃命都市。四远乞者。来诣其国。闻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见王。愁忧懊恼。问

诸大臣。审有是命。又问父母。实有急教。不得乞乎。答曰有之。不得行乞。乞者又问。假令远方有诸使吏。东西南北。皆足廪价谷粮饮食。今此臣吏。独欲饮食。故出恶教。敕诸四远。诸贫穷乞士。不得诣门从王乞丐。假使乞者罪皆应死。唯远方使。得见仓库。展转传语。众人皆知诸臣所建非王所为。有一梵志。饥穷经日。欲行乞丐。以救其命。遍行求索。给足妻子。假使谷贱。乞丐易得。所获无量。设谷饥贵。乞丐难获。驰走乞丐。无所不至。才得活命。心怀忧悴。不可复言。其妇于时谓梵志言。汝遭勤苦。乞丐遇患。无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诣王从其乞丐。本闻国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答妇。汝不闻耶。国王有令。不得令人诣王乞丐。唯远方使。乃得进见。给其廪价。余人乞者。皆当见斩。梵志答妇。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见危害。既依仰他。复见毁辱。其妇答曰。如诸臣吏。告敕四远。唯远使得前。不听余人。卿自应言。从远使来。欲见大王。食乃得度。于时梵志。即受妇言。执杖奉使。着奉使冠。诣王宫门。门吏曰。子所从来。答曰。从远使来。门吏白王。启其本末。即时现之。子所从来。今十六国。谷米饥贵。各自守界。何从自到。从何国来。吏具问是已。梵志答曰。闻服王德故被使来。吏又问曰。于是国界。见彼国耶。聚落墟聚。足可达知。假使为己。唯愿天王。独为已者。所求易得。欲见大王。故来求见。门吏问之。其对如是。王曰现之。梵志即入。王问之曰。为谁使来。梵志对曰。求不恐惧。唯见听许。乃敢启王说所使来。王告之曰。便具自说原除恐惧。王又问言。与谁为使。梵志启曰。大王欲知之。我腹使来。于时梵志。即说颂曰。

众人求财利　　或遇诸怨贼
我为腹使来　　国主唯愿恕
谁为最尊势　　谁其第一先
我实为腹使　　大王勿罪责
诸佛及缘觉　　声闻圣弟子
舍置寂然处　　入城落聚乞
穷厄无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今我为腹使　　唯人尊见恕

于时王愍伤之。则以偈报梵志曰。

梵志当施卿　　赤牸牛千头
乃与犊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为诸使者　　给与所饥乏
为使者作使　　加施无恐惧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梵志者阿难是也。梵达王者波斯匿王是。尔时阿难。开化令悦。戴仰无量。于是阿难。今世在国。复化波斯匿

王。谷米饥馑。供养世尊及比丘众。三月之中无所乏少。是故比丘。当学善言柔和之辞。当作巧辞方便之语。是诸佛教。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弟子过命经第二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异比丘有弟子。志性温雅。功德殊异。意行仁贤。至诚安隐。身常侍从宿卫和尚。恭顺良谨。精进难及。顺从法教。不违师命。于时短命。宿世所钟。其寿薄少。幼小亡没。即生天上。在忉利宫。适生天上。则观天上不久坚固。但睹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与善师友不能相守。今舍善师反随恶友。于是违远至尊和尚。及阿夷梨。众诸等类。修梵行者。四辈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慧遍见。号曰如来至真等正觉。今悉违远大圣世尊。和尚师友及诸同学。无央数劫百千之数。难值难见。兴于世间。不可得遇。讲说经典。深妙优奥难限。未曾所念。口不发言。而为安隐。皆开化之。分别智慧。说诸缘起。各各解了。我从有因。无央数劫。所未闻见。悉为解决。吾本遭遇和尚可值此经典法律。弃家为道。得作沙门。不至超异。如是等类。所当兴立。不得究竟。今反当为放逸行乎。今吾宁可先诣世尊咨受经义。则自晓责。感伤己身。即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彻远照。往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见其心真正乐道。纯淑在法。为说四谛苦集尽道。即见四谛。于是世尊。如其本根。而为分别。得至果证。欢喜踊跃。受其严戒。稽首佛足。右三绕已。忽然不现。于时和尚。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忧感结。泣涕雨泪。不能自解。等类谏喻。不能究思。于时比丘。往启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来问之。比丘何为忧恼。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终没。佛言。何故愁忧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谨。仁贤温雅。名德难量。未有究竟。而中夭没。以故忧悒。不能自宽。佛告比丘。勿复愁忧。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至于佛所。威神巍巍。光明远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为天子。讲说经法。具足广普分别圣谛。于是天子。即于座上。成至圣法。佛为比丘。说此本末。即时欢喜。除其愁忧。不复涕泣。

于时世尊。教彼比丘。除忧恼患。时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圣世尊。以无上药。疗此比丘忧恼之患。于彼弟子。疾病命过。愁忧懊恼。无能解者。见佛世尊。众患皆除。真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于亿千劫。歌颂佛德。不可穷尽。佛时遥闻诸比丘众共议此事。佛即往诣告诸比丘。向者共会为何所论。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会叹佛功德。圣尊无量。度诸未度。济诸未脱。灭诸未灭。疗治一

切淫怒痴患。为无上医。常以法药。疗诸心病。向者蠲除比丘忧患。以是踊跃不能自胜。佛告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见弟子终。愁忧感结。不能自解。独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复如是。乃去往古久远世时。有异闲居。一象生子。堕地未久。其母终亡。去彼不远。仙人所处。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怀大哀。遥见象子。其母命终。才能举足。东西游佯。不能自活。即时扶将。诣所止顿。饮之以水。采果饲之。彼时象子。仁和贤善。功德殊妙。乐于义理。冀得安隐。无有忧患。除诸众恼。于时仙人。卧起同处。身形转长。衣毛鲜泽。则以水浆。供养仙人。其好果蓏。然后自食。往反殷勤。奉侍不懈。彼时仙人。愍哀象子。观其德行。爱之如子。视之无厌。敬之无极。

时天帝释则时发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猗念无厌。今我宁可别令愁戚。时天帝释。示现试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离。仙人见之。象子死亡。忧愁叵言。涕泣横流。不能自解。余仙人闻。来谏晓之不能除忧。不复食饮。时天帝释。自以其身。住在虚空。即为仙人。而说偈曰。

仁者以弃家　　至此无眷属
诸仙人之法　　忧死非善哉
假使悲涕泣　　能令死者生
皆当聚悯泣　　假啼哭不活
已习共顿止　　而与象子俱
则有愍恩情　　不得不愁忧
死人哭于死　　其有啼哭者
明智不怀忧　　仙人慧何啼

时天帝释。令其仙人怀忧恼已。即令象子使活如故。于时仙人见象子活。寻大踊跃。不能自胜不复愁忧。时天帝释。即寻为仙人。而说颂曰。

以拔卿忧恼　　心所怀愁戚
于今仁无患　　而除子忧戚
令人离愁恼　　及一切亲属
如卿今日欢　　见象子起放

时天帝释以偈颂曰。

吾愍伤卿故　　欲除诸忧戚
故兴此因缘　　增益于尘劳
明者晓了斯　　恩爱生苦患
则察其内外　　无得兴变化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仙人者则今此和尚是。时象子者死弟子是也。天帝释者则我身也。尔时相遇。今亦如此。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生经卷第四

佛说水牛经第三十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佛告诸比丘。乃昔去世有异旷野闲居。彼时有水牛王。顿止其中。游行食草。而饮泉水。时水牛王。与众眷属有所至凑。独在其前。颜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异。忍辱和雅。行止安详。有一猕猴。住在道边。彼见水牛之王与眷属俱。心生忿怒。兴于嫉妒。便即扬尘瓦石。以坌掷之。轻慢毁辱。水牛默然。受之不报。过至未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寻从后而来。猕猴见之。亦复骂詈。扬尘瓦石打掷。后一部众。见前牛王默然不报。效之忍辱。其心和悦。安详雅步。受其毁辱。不以为恨。是等眷属过去未久。又有一水牛犊。寻从后来。随逐群牛。于是猕猴。逐之骂詈。毁辱轻易。是水牛犊。怀恨不喜。见前等类忍辱不恨。亦复学效。忍辱和柔。去道不远。大丛树间。时有树神。游居其中。见诸水牛。虽被毁辱。忍而不瞋。问水牛王。卿等何故。睹此猕猴。猥见骂詈。扬尘瓦石。而反忍辱。默声不应。此义何趣。有何等意。又复以偈。而问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猕猴
过度于凶恶　　等观诸苦乐
后来亦仁和　　坐起而安详
皆能受忍辱　　彼等寻过去
诸角默挝杖　　建立众堕落
又示恐惧义　　默无加报者

水牛报曰。以说偈言。

以轻毁辱我　　必当加他人
彼当加报之　　尔乃得抵患

诸水牛过去未久。有诸梵志大众群辈仙人之等。顺道而来。时彼猕猴。亦复骂詈。毁辱轻易。扬尘瓦石。以坌掷之。诸梵志等。即时捕捉。以脚蹋杀之。则便命过。于是树神。即复颂曰。

罪恶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恶已满足　　诸殃不烂坏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水牛王者即我身是。为菩萨时。堕罪为水牛。为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护。自致得佛。其余水牛诸眷属者。诸比丘是也。水牛之犊。及诸梵志仙人者。则清信士居家学者。其猕猴众则得害尼犍师。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获所行。善恶不朽。如影随形响之应声。

佛说兔王经第三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诸比丘。昔有兔王。游在山中。与群辈俱。饥食果蓏。渴饮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护。教诸眷属。悉令仁和。勿为众恶。毕脱此身。得为人形。可受道教。时诸眷属。欢喜从教。不敢违命。有一仙人。处在林树。食啖果蓏。而饮山水。独处修道。未曾游逸。建四梵行慈悲喜护诵经念道。音声通利。其音和雅。闻莫不欣。于时兔王。往附近之。听其所诵经。意中欣踊。不以为厌。与诸眷属。共赍果蓏。供养道人。如是积日经月历年。时冬寒至。仙人欲还到于人间。兔王见之。着衣取钵。及鹿皮囊。并诸衣服。愁忧不乐。心怀恋恨。不欲令舍来。对之泪出。问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见。以为娱乐。饥渴忘食。如依父母。愿一留意。假止莫发。仙人报曰。吾有四大。当慎将护。今冬寒至。果蓏已尽。山水冰冻。又无岩窟可以居止。适欲舍去依处人间。分卫求食。顿止精舍。过冬寒已。当复相就。勿以悒悒。兔王答曰。吾等眷属。当行求果。远近募索。当相给足。愿一屈意。愍伤见济。假使舍去。忧戚之恋。或不自全。设使今日。无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见之。感惟哀念。恕之至心。当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举身。投于火中。火大炽盛。适堕火中。道人欲救。寻已命过。命过之后。生兜术天。于菩萨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见之。为道德故。不惜身命。愍伤怜之。亦自克责。绝谷不食。寻时迁神。处兜率天。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兔王者则我身是。诸眷属者今诸比丘是。其仙人者定光佛是。吾为菩萨。勤苦如是。精进不懈。以经道故。不惜躯命。积功累德无央数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无得放逸。无得懈怠。断除六情如救头燃。心无所著当如飞鸟游于虚空。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无惧经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贤。修奉经戒。精进守德。每生自克。行无过恶。一身遵行为天下则。行来四辈。息意休秽。行正不迷。布施持

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无所悕望。以法自卫。行来同学。无有异计。若有法会。辄往听经。不以厌惓。念佛功德。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世尊。流布弘恩。叹法之义。唯志无为。法本柔润。法香普熏。十方悉闻。去恶就善。居家为秽。出家无弊。志常思法。以法为务。勤诵经法。犹服甘露。法为道药。多所疗治。法为桥梁。通诸往返。法为舟船。度诸未度。法为日月。昼夜照明。去诸窈冥。阴盖消除。睹于无形。又信圣众。众中学者。犹如众流游于大海。圣众之中或得道迹。或得往来。或获不还。或成无著缘觉果证。或行菩萨。至不退转。一生补处。无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则无极。至深道海。菩萨所奉。周旋往来。度脱一切。靡不兴载。道慧高妙。无所挂碍。其人每行。出入四辈。常宣三宝。身自归命。并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兴立功德。修治佛寺。二曰。诵经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无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护。行空无想无愿之法。解了善权。随时化人。使发道意。其人年长。命欲终时。四辈众学。及诸亲里。五种诸家。咸往问讯。将无恐怖。安心勿惧。其人即以偈答众人。

吾弃捐众恶　　奉行诸功德
今身以是故　　无一恐畏心
犹如有桥梁　　柱强上下坚
如人乘牢船　　欲度至彼岸

众人闻之。悉共欣悦。代之踊跃。其人命尽。寿终之后。生兜术天。稽首弥勒。得不退转。与诸菩萨。讲经论法。开化不逮。

佛说五百幼童经第三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游波罗奈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及诸菩萨俱。尔时五百幼童。行步游戏。同心等意。相结为伴。日日共行。一体无异。一日不见。犹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时一日俱行游戏。近于江水。兴沙塔庙。各自说言。吾塔甚好。卿效吾作。其五百童。虽有善心。宿命福薄。时于山中。天大卒雨。积水流行。江水大涨。流溢出外。漂没五百诸戏幼童。水中溺死。堕于随流。众人见之。莫不叹惜。各心念言。可怜可怜。父母举声。悲哀大哭。不能自胜。求索死丧。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时众人往反。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众人。各豫知之。宿命不请。呼诸父母。告之莫恐。此儿五百世。宿命应然。今虽寿终。生兜术天。皆同发心。为菩萨行。佛放威神。显其光明。令其父母见子所在。佛时遥呼五百童来。寻时皆来。住于虚空中。散花供佛。下稽首礼。自归命佛。蒙世尊恩。虽身丧亡。得生天上见弥勒佛。唯加慈泽。化诸不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计。知道至

真。兴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见于弥勒。咨受法诲。佛为说法。咸然欢喜。立不退转。各白父母。勿复愁忧。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进。以法自修。人在三界。犹如系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归命三宝。脱于三流。发菩萨心。乃得长久。游四使水。度脱四渎。父母闻之。悉从其教。皆发道意。时诸天子。稽首足下。绕佛三匝。作礼而退。忽然不现。还兜率天。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毒草经第三十四

　　昔者一国。有大丛树。树木参天。无折伤者。中有树神。明达义理。出入行节。与众不同。四方来趣。经历树木。时树神悦豫恣人所欲。采果薪草。不以为恨。荫凉泉水。服者大安。时有一鸟。他方口含弊恶毒草。飞过此树。因投其上。适堕上枝。毒侵其树。寻枯过半。时丛树神。心自念言。此毒最凶。适堕树上。须臾之间。今半树枯。日未至中。未尽冥顷。如是悉枯。未满十日。恐皆毁死。此丛树木。当奈之何去斯毒害。时虚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来。历游道路。过斯丛树。卿取树间所藏金。雇掘此毒树。尽其根株。令无有余。尔乃永安。设不尔者。日未冥顷。毒树尽枯。悉及丛树树神闻之。因化人形。住于路侧待之。已到即语其人。吾有金藏。当以相赐。愿掘毒树。穷索其根。其人闻得重金藏宝。即言唯诺。便前掘之。尽其根原。树神喜悦。寻与金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树神欢然。得离毒难。众树长安。花果茂盛。不虑毒患。诸罪皆散。佛言。丛树者谓三界。树神者谓发意菩萨也。鸟从他方取毒来者。谓魔事众想从无明致。虚空神者如来至真等正觉也。教诸学者。不从魔法。当顺善友菩萨大士修同志者。乃拔三垢众劳之厄。掘树尽根。谓消淫怒愚痴之冥。设不尔者。溺在三处。罪盖自覆。无有威势。拯济众生生死之恼。得赐藏者谓道法藏。菩萨大士展转相助成。犹万川流合于大海。树神欣然。悉无忧患。还处树者。以能逮得无所从生大哀法忍。因往三界。广度一切。得宝喜乐家居富者。以得总持。六度无极。三十七品。修四等心。四恩十力。相好四无所畏。诸根寂定。为无限宝。道富无量。还归家者。解归本净真道之际也。示现佛身。广宣道化。开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说鳖喻经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鳖王。游行大海。周旋往来。以为娱乐。时出海边水际而卧。其身广长。边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积时历日。寐息陆地。而不转移。时有贾客。从远方来。遥视见之。谓是可依水边好处高陆之地。五百贾客。车马六畜。有数千头。皆止顿上。炊作饮食。破薪燃火。饲诸牛马骡驴骆驼。行来卧起。于时鳖王。身遭火烧。欻作扰

动。因即移身。驰入大海。游走东西火害不息。贾人见之。谓地为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定死矣。当柰之何。鳖身苦痛。不能复忍。因没其身。入大水中。溺杀众人。牛马六畜。皆共并命。菩萨时告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远来估客。谓三界人。五百群众。谓五阴六衰。诸入之难。鳖身广长。各六十里者。谓二六牵连。十二因缘。轮转无际。周流五趣。无一懈息。燃火炊作为食具者。谓三毒炽盛。情欲发兴。鳖驰走入大海水者。谓犯十恶没溺三恶地狱饿鬼畜生之中。若不可言。是故如来。降其圣德。无极大慧。往返生死。救济危厄。罪所覆盖。盲冥不解。显示法耀。令心开阐。咸发无上正真道意。

佛说菩萨曾为鳖王经第三十六

昔者菩萨。曾为鳖王。生长大海。教化诸类。子民群众。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喜护。愍于众生。如母抱育爱于赤子。游行海中。劝化不逮。皆欲使安。衣食充备。不令饥寒。其海深长。边际难限。而悉周至。靡不更历。以化危厄。使众罪索。于时鳖王。出海于外。在边卧息。积有日月。其背坚燥犹如陆地高燥之土。贾人远来。见之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燃火。炊作饮食。系其牛马。庄物积载。车乘众诸。皆着其上。鳖王见之。被火焚烧。焚炙其背。车马人从。咸止其上。困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众贾。为堕不仁违失道意。适欲强忍。痛不可言。便设权计。入海浅水。自渍其身。除伏火毒。不危众贾。两使无违。果如意念。辄设方计。众贾恐怖。谓海水涨。湖水卒至。吾等定死。悲哀呼嗟。归命诸天释梵四王日月神明。愿以威德。唯见救济。鳖王见然。心益愍之。因报贾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舍入水。欲令痛息。今当相安。终不相危。众贾闻之。自以欣庆。知有活望。俱时发声。言南无佛。鳖兴大慈。还负众贾。移在岸边。众人得脱。靡不欢喜。遥拜鳖王。而叹其德。尊为桥梁。多所过度。行为大舟。载越三界。设得佛道。当复救脱生死之厄。鳖王报曰。善哉善哉。当如来言。各自别去。佛言。时鳖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贾人。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追识宿命。为弟子说。咸令修德。

佛说毒喻经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国恶之。不敢往来与共从事。畏见危害。一国远之。行求子妇。无肯与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最恶。不顺义理。欲害人命。设与婚姻。行毒无处。反来危人。是故远之。犹离剧贼。贼与人斗。手拳相加。尚有强弱。行毒之家。默然以与人。人卒被此害。命

不可救。咸共令知。皆远离之无与从事。其人困极。遍求子妇。无肯与者。因行他国千余里外求其子妇。其人家富。既复豪贵。妇家贫侠。且复不贵。见彼家富。贪与其女。不行毒故。益入财物。寻迎妇来。在家行礼。威仪悉备。不失妇礼。出入应节。时其家中。耗损不谐。当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敕妇。令其行毒害杀某人。吾家本业自应其然。妇闻愁忧。白姑嫜曰。我家行慈。初无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骂詈。不肯受教。因语毒神。今取此妇。不行毒药。以加害人。而不肯从。当奈之何。毒神答曰。吾当化之令不违教。毒神便往。化为毒蛇。来趣其妇。其妇恐怖。不知所至。或现头上。食现其前。饮现器中。卧现床上。行步逐后。其妇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饮食。毒神敕之。令行毒药。乃相置耳。穷困无计。可之从教。于时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国邑。见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语意。还到我家。宣白父母。令疾迎我。不尔载死。人还具说。父母闻之。愁戚愦愦。父严车马。疾行迎女。到其乡土。具喻姑嫜。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当听相见。不久来还。姑嫜听去。父载女还。便语姑嫜。卿家行毒。吾夺汝女。不复相与。设共诤者。自有官法。应得尔。此是灭门之忧。不肯听者。弃行毒事。乃相还妇。夫妇共议。此妇端正。世之希有。不可弃之。宁弃毒业。又官家闻。便相危害。便止毒业。与其约誓。不敢复犯。遣弃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谓四魔。行毒求富。谓诸魔天。恶鬼神辈。日日迎妇。国中人民。不肯与者。又谓其人不从魔教。迎妇者。行到他方。求以为人。便取得妇者。谓染法。教使行毒不从言者。觉知魔不堕五阴。使人还归语父母者。谓从般若善权之教。父执将归。谓从本无。令其女婿止毒乃与女者。谓去三毒众妄想。求应四等。因六度无极善权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于正真无极之慧。

佛说诲子经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过。少小孤寡。独与母居。未被教敕。出入不节。不拘礼教。违失先圣典籍之诲。不肯学问。咨受经法。唯以愚伴迷惑之众。以为徒类。嗜酒博戏。高抗华饰。有表无里。放恣情欲。嘘天雅步。不以孝顺。修德经心。当用立身。身犯众恶。口言粗[麸-夫+黃]。心念毒害。不念所生亲之遗教。唯以非法乱行为业。母甚患之。因欲教敕示其至密威仪法节。令改心行。慎身护口奉先圣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则。敬受世尊无极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诲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　　结伴从善友
恒宣喜劝助　　长修正法化

子又问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为尔乎
设结善友者　　何用为增益
假恒宣劝助　　何为修此义
长修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众人所爱敬
设结善友者　　坚住无能动
恒宣劝助者　　致获大财富
长修正法化　　寿终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亲教。其诲无上。其法无限。巍巍难量。不可称载。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向伪。不识至真。迷于容色。惑于种姓。自谓才智。不明谓明。不达谓达。不别尊卑。亲之明诲。贱善贵恶。不惟孝养。慈亲之德。舍厚就薄。愚伴为侣。遂使致是痴惑日甚。赖蒙亲化。显以慈仁。垂流愍泽。乳养之本。转令兴隆。通于十方。启受顶奉。不敢遗忘。子稽首谢。修行亲命。终始无违。子如法进。常行柔和。一国宗焉。择善为友。无能侵焉。恒行劝助。合偶离别。和合斗诤。大得供遗。财宝无量。稽首归佛。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诸天卫护。国主闻之。召为大臣。王告之曰。朕闻德行一国悦之。故以相命。国无良臣。唯为良辅。使土清宁。四国归德。尔乃显荣。其人曰诺。不敢违圣。唯恐薄德不副功教。为惭愧耳。违负圣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难不敢顺命。王曰。观仁言行举动进止。果能办之。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为大臣。王复告曰。某许国王。本时与吾亲亲无二。犹如一体。有传口者。两头相斗。令身相失。年月时久。各尔废碍。无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当重相赐财宝重位。其人曰诺。因取家财。供作美馔。又赍宝物。往诣彼国。跪拜陈谢。素自闇塞。被蒙天润。为王所使。遣此饮食金银珍宝。以贡大王。前者谬误。举动不当。相失圣意。从来阔别。积累年载。惭愧羞耻。踧踖无颜。故遣贡遗。愿恕殃舋。原其罪过。其王闻之。心中欣然。亦返责己。吾久有意。欲得和解。无能发者。使彼兴意。先来相谢。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执笔。作书报之。惟别历载。不得言面。每思旧好。何日舍怀。中间隔绝。不及所致。不见忽捐。复遣贤臣。美供[(德-彳＋王)-心＋(衣-亠)]琦。以相谢矣。克抱来意。终始不忘。愿一同会。及散久迴。今寄珍琦。是身所有。贵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欢然无量。克期会日。快共相娱。察本所失。盖不足言。传者过差。乃至此患。以为比国。友亲意厚。急缓相救。自遣大臣。名不可计。宝增益其位。阿难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焉。佛

言至哉。复问佛言。将来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从不从。所以者何。将来之世。人民悖乱。贵恶贱善。放逸情意。臣欲害君。子杀二亲。弟子危师。不念弘德。乳养之恩。欲令其没。独见奉事。嫉妒其师。犹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后世。在前阳供。在后欲攻。心不与同。师出天下。宣传道化。度脱一切。反憎恶之。罪中之罪。不可为喻。后世德人。时时有耳。天下树多。香树希有。香草鲜生。少少山地。出金宝耳。好人行德。亦复如是。恶人行时。伴党相随。识真者少。弥勒佛时。德人乃多。贵善贱恶。无有偏党。道德盈盈。不可称量。修德无上。不为罪殃。孝亲敬君。奉承师长。归命三宝。三乘兴隆。三毒消索。所度无量。皆使得道。阿难闻之。悲喜交集。将来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痴人。胜此辈者。能知去就进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说负为牛者经第三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及众菩萨。时佛明旦着衣。手执应器。入城分卫。时远方民。将一大牛。肥盛有力。卖与此城中人。城中人买以出之。欲以杀之。在城门中。与佛相遇。其主见牛。既大多势。畏犇突故。请十余人。将牛共行。牛遥睹佛。心中悲喜。绝靷驰逸。数十人救。救不能制。走趣如来。如来则知忆本宿命。阿难见之。前欲搏耳。逐之一面。恐触如来。一切众人。亦怀恐惧。畏来伤佛。佛告阿难。听之来。勿得呵之。牛径前往趣佛。屈前两脚。而鸣佛足。泪出交横。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济危厄。令脱此难。今是其时。大圣难遭。亿世时有所以出者。为众生故。唯垂弘慈。一见济拔。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难从天龙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类。自归天尊。阿难长跪。前问圣尊。此牛见佛。何故自归。本末云何。佛言。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转轮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宝。治以正法。不枉万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宁。五谷丰盈。又有四德。视民如子。民奉犹父。沙门梵志。长者人民。莫不启亲。身未曾病。永得安宁。四域宣德。彻于十方。时转轮王。游观四方。还欲归宫。时见古世一亲亲人。而为债主所见拘系。缚在着树。而不得去。时转轮王。七宝侍从。停住不进。怪之所以。遥见故旧为人所拘。负五十两金。令不得去。圣王报之。解之令去。当倍卿百两金。其人白曰。吾复转负某百两金。当以偿之。不能舍置。圣王即敕诸臣下。到宫与其百两金。臣下言诺。即解债主。得还归家。其人数数。诣王宫门。求金不得。债主求之。避不知处。遂在生死。周旋往来。无数之劫。不偿所负。至于今世。堕此牛中。所债所卖。数千两金。故来归佛。宿缘所牵。佛语阿难。时转轮王则我身是。其债主者此牛是。佛为圣王。保之为偿。竟不与之。故来归佛。求索债救。佛告牛

主。佛为卿行分卫倍偿。牛主不肯。还欲得牛。佛复重告。吾称牛身斤两轻重与若干斤金。故不肯矣。时释梵天俱来下。叉手白佛。佛勿分卫。所欲得金。万千亿两。吾等致之。布两牛皮。释梵四王。积累金宝。满两牛皮。尔乃各罢。将牛到祇洹中。入其中门。观察佛身及圣众形诸菩萨德。巍巍无量。光光堂堂。犹星中月。威神照远。不可称计。因时思惟。念佛法众。七日命尽。忽生天上。寻忆自识宿命世尊功德。来还人间。散华供佛。报其恩德。稽首佛足。佛为说经。即发无上正真道意。辄得立在不退转地从无生忍。乃还天上。

佛说光华梵志经第四十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千二百五十菩萨。无央数人。于时众人无央数千。皆来集会。在于佛所。悉下须发。行作沙门。各自与五百群从。修治道德。精进不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断。普获道证。周旋十方。济度众生。阿难白佛。此等众学。宿有何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誉。神通之慧。然为第一。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世时。经历劫数九十有一。维卫佛时。有一国王。名曰旃头。城号旃头摩提。尔时有一梵志。名光华。博学众经。广宣法典。无义不达。有五百众。侍从启受。数数往诣维卫如来。听受经典。诱化群黎。开发愚冥。劝示正真。行作沙门。修德为业。时彼国中。五百营从。将五百人。大臣群僚。亦作沙门。有大长者。化诸群众。皆复舍家。行作沙门。奉行精进。不犯禁戒。命终之后。得生天上。天上寿尽。来生人间。如是上下。终而复始。九十一劫。于此佛世。皆作沙门。悉会佛所。为佛作礼。退坐一面。诸天龙神。干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靡不来到。会于佛所。稽首足下。迁住一面。佛时便笑。阿难问佛。何因缘笑。至真世尊。终不虚欣。唯说其意。佛告阿难。见此众人天龙鬼神来会者不。答曰已见。佛告阿难。维卫佛时。有一大国。名旃头摩提。王名旃头。皆奉大法。归命三宝。时有梵志。名光华。总摄三达。博综众经。无义不达。见维卫佛化于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启亲。诱五百众。往诣佛所而作沙门。咸受经戒。时其国王。弃国捐王。与五百众。亦作沙门。有大长者。亦化群从。五百之众。行作沙门。普受道化。进获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护。九十一劫。不归恶趣。生天上人间。今得人身。悉来会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门。启受经戒。皆得道证。欲知尔时所行梵志岂异人乎。勿作斯观。则吾身是。国王人民。及大长者之众。皆是维卫如来至真同时学者。彼种此获。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说是时。无央数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应时立不退转地。一生补处。亦不可计。得成罗汉。亦复如是。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佛说变悔喻经第四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尔时有一居士。厌世苦患。万物非常。身之所有财物如幻。寄居天地。犹如过客无一可贪。唯道真正。永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门。精进不懈。志本不达。则便入山。山中修行。夙夜不废。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守志不动。不得道证。心欲变悔。还作白衣。学道积年。勤务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人间。数蒙说议。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复无所获。进退无宜。不知所凑。不如脱衣还就吾业。犹豫未定。时山神树神睹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还家。志在瑕秽。代之恨恨。不可为喻。因则化作比丘尼身。冀化乱意欲发道心。坚固其志。其比丘尼。身着珠宝。面色光荣。非世所有。复现女人。颜貌端正。色像第一。姿曜炜炜。众类无逮。俱相谓言。卿比丘尼。何故身着宝璎珞。唇口妙好。犹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宝如幻化。唇如彩画。端正喻膏。有何可贪。如卿今身。色虽端正犹如春华。身若果落不久着树。四大合散。无有正主。唯心为本。在三界中。独来独去无一随者。祸福追身如影随形。三处皆空。无一可赖。为罪所覆。五阴六盖。心闭意塞。不解三昧。比丘闻之。心即觉了。知审如言识别四大本因缘合。贪身自害。剖判本空。犹如寄居。观十方人。无有亲疏。则心了意解。诸漏得尽。生死已断。悉无起分。出入自由。不着垢尘。尔乃达知。山树有故。化如除浮云。树神跪拜。自陈辛苦。周旋三界。五阴所覆。十二牵连。忽始相因。唯见愍哀救济此覆。即为说经。使心开解。奉受五戒。修行十善。塞恶三涂。道心稍前。遂至无极。入佛正真。于时世尊。告诸比丘。解其本末。执心当坚。无得后悔。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马喻经第四十二

昔有长者。畜一好马。初得之时。志操犇突。不可御调。适欲被骑。举前两脚。跳上游逸。四出横走。不从径路。入于沟渠。突树墙壁。其主长者。甚怀瞋恨。还归在家。鞭挝酷毒。不与水草。独令穷困。饥饿心恼。而自克责。心中无计。不知何施。空中声出。则告之曰。顺从其主。时无患难。时马心解。明日长者。故乘骑试。以着鞍勒。马即受之。不复跳踉。骑上鞍住。亦不为态牵。东西南北。行从而不违。与谷饮之。随时消息令饱满肥盛气力。后骑将行。转遂调柔。日日成就。后生二子。至数岁。长者乘之。后不顺从。跳踉横走断绝缰靽。捶杖加之不以改行。还归饿之。乃思己殃。食以臭草。饮以浊泉。自作己受。何所复怨。夜行见母。长跪问言。今者大家。独见憎毒。不得水草。挝鞭甚酷。母独高处。不念亲戚。行来欣欣。一身喜乐。高望远视。犹若鸿鹄。不忧子孙独遇此酷。其母答曰。是卿

身过。何所怨责。长者授勒被鞍。即便受骑。汝随顺东西从之。便见爱耳。斯事极易。而卿反之。故获此殃。子闻母教。明日即从。长者试之。安然顺之。骑之授身。令行即行。令住寻住。长者大喜。马即调良。饮食随时。与母无异。假以为喻。长者谓佛。马喻学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从道化。故为说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不可制者。加以捶杖。为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狱、饿鬼、畜生。勤苦之难。三界之患。往来轮转。无一可安。设不犯恶。五戒十善。乃开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于十方诸佛共会。三毒消除。去诸阴盖。其子从母。长跪问曰。前闻其师所行法则。师说深浅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为天人说。空无相愿。六度无极。四等四恩。不在生死。不住灭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处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脱一切。

佛说比丘尼现变经第四十三

昔者舍卫之城。城名拘萨。国中有诸荡逸淫乱之众。专为凶恶。不随径路。一国患之。以为酷苦。伴党相追。共为恶逆。官家求取。驰走叵得。于时国中诸比丘尼。俱共游行。树下精专。思惟正道。不舍心怀。众比丘尼。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莲华鲜。各各有德行威神巍巍。时天小热。俱行欲洗。诣流水侧。凶众遥见。即生恶心。淫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适脱衣被。入水洗浴。寻前掣衣。持着远处。欲牵犯之。时比丘尼。见发逆意。意中怆然。愍之为愚。因脱两眼。着其掌中。以示诸逆。卿所爱我。唯爱面色。今我以盲何所可好。复示肠胃身体五藏手脚各异。弃在一面。谓凶众言。好为所在。逆凶见此忽然恐怖。知世无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净。无可贪者。寻还衣被。稽首悔过。所作无状。反逆无义。愿舍其殃。长跪叉手。各受五戒。将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责其罪。盲冥无知。迷来日久。作恶不罢。不觉世世当受祸危。今蒙大圣垂恩救济。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轻。稍近无为。佛言善哉。恶趣已离。转当成就。如树花枝果实以茂。行亦从斯。诸人欣然。求作沙门。佛即听之。正心为本。寻时出家。守护诸根。众殃永除。五盖不存。三毒消灭。为佛子孙。以断生死。自然神通。尔乃识别佛之大恩。

佛说孤独经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独一身居。种作广田。益有犁牛。得收五谷。乳酪醍醐。众果菜茹。不可限量。供给远近诸食之者。往来每与穷困。名德流布普通十方。时说众喻解悟其意。当得伴党独不可谐。众人咸来。皆共居止。在其人边。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妇生子。

子大众多。父转年大。教告诸子当可施行。护身口意。布恩施德。子各违错。不从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寂然。妄有所教。谁当受之。父得子恼。心自念言。吾本一身所丰广施远近。下及不逮。今得诸子。乱我身心。不从其教。不如无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身清明。能有所益。奉于正行。强有所观。不解本无。自见有身。因生五阴六衰之惑。反为所迷。不至正真。后解三界一切皆空。五阴悉除。三毒自灭。乃至无上正真之道。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生经卷第五

佛说梵志经第四十五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尔时世尊。晨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次第求食。即时转行到梵志舍。时彼梵志。遥见世尊。威神巍巍。诸根寂定。其心湛静。降伏诸根。无复衰入。如日之升出于山岗。如月盛满众星独明。如帝释宫处于忉利。如梵天王在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积雪现于四远。如树华茂。其心憺泊。如水之清。三十二相庄严其身。八十种好遍布其体。威神光光不可称限。睹之如日。即从座起。与眷属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请坐别床。佛便就坐。时梵志梵志妇。心怀踊跃。若干种食。香洁之馔。手自斟酌。供养无极。饭食毕讫。举钵洗手。更取卑榻。听佛说经。于时世尊。即为梵志及妻子仆从下使。讲说经道。开解其心。分别其义。诸佛之法。随其本源而演分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应病与药。寻而心解。苦习尽道。于时梵志妻子仆从下使。即于座上。逮四圣谛。取要言之。则得天眼。归佛法众。奉受五戒。于是梵志。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圣弘恩得现利义。今日所获。度于众患。皆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之所救济。犹如大云周于虚空。普雨天下。多所润泽。世尊如是。常以大哀无极之慈。广说大法。佛告诸比丘。汝等宁闻梵志今所宣扬口所说乎。比丘对曰。唯然世尊。已见已闻。佛言。今此梵志。与诸眷属。皆获大利。如是具足。吾于异世。令此梵志得获广普。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波罗奈城。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种也。黠慧聪明。识解义理。卒对之辞。口言柔美。为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国多有葡萄酒浆饮食之具。王及人民。饮食快乐。彼时梵志作异技术。多所娱乐。令王欣愕。王大欢喜。多所赐遗。恣其所欲。梵志白王。我当归家。自问其妇。欲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还。到家问妇。我兴异术。令王欢喜。许我所愿。汝何所求。以诚告我。为卿致来。妇问梵志。君何所愿。其夫答曰。我愿一县。其妇答曰。用县邑求。我愿得百种璎珞庄饰。臂钏步瑶之属。种种衣服。奴婢乳酪。醐醍饮食。于时梵志。复问其子。汝何所求。其子答曰。我之所愿。不用步行。得乘车马与王

太子大臣俱游。于时梵志。复问其女。欲何志愿。其女对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宝以自严身上妙被服。千女中央而独姝好。用余异愿乎。于时梵志又问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得车牛覆田耕具。婢曰欲得碓磨。舂粟硙面以安。四大人不得食。则不悦喜。无以自安。于时梵志。还诣王所。具足为王本末说。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复以偈重歌曰。

大王愿听之　　所愿各各异
我家心不同　　妇索百璎珞
男求车马乘　　女愿珠宝饰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硙磨

于时王以偈答曰。

随汝之所欲　　则与不违心
应时使梵志　　皆得欢喜悦
其王皆以赐　　各各如志愿
如意得具足　　欢喜无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国王者则吾身是。尔时梵志则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则子。女则女。奴则奴。婢则婢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君臣经第四十六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诸比丘。心自兴念。承佛威神。诸天感之。得未曾有。于是世尊。常以慈愍。调达而反害意向于如来。佛以大哀弘意待之。或复比丘。而说此言。往者世尊。岂不察知调达凶恶心怀谄害。而令舍家除其头发。或有比丘。各各议言。佛已预知调达凶恶心怀危谄。或有议言。谁令调达除头须发。而作沙门。佛遥闻之诸比丘众共议此事。便到其所。告诸比丘。调达凶恶。不可称量。举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调达者常以害心向于如来。未曾和悦。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过去久远世时已来难量。从尔以来。佛久知之。调达凶恶。心怀危谄。吾以慈心而降伏之。续知如此。故为沙门。欲令建立摄取善德。以是为本。由因出家缘得救护欲计。调达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怀害心。吾常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之。乃往过去久远世时。不可胜计。波罗奈城有国王。号曰大犹。以法治国。不抂万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财。智慧聪明。无所不通。名德超异。与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隐无患。常怀慈心。多所愍哀。志怀柔

润。其王无愍。释子哀心。志不怀慈。常伺人过。欲得其便。心怀凶恶。无一善快。于时彼王。与密善财大臣俱。大犹王告大臣。人何所食。说何所言。多所获安。不致危害。而得长益。应时以偈。而歌颂曰。

食言少获多　　不忍得长大
忍辱致损过　　密善财云何

密善财大臣。以偈报王曰。

大王是瞋种　　恚恨心所为
无害无瞋怒　　则正本所行

王复以偈问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无忧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财
贤圣何所叹　　至灭能不忧
谁能保此事　　除愁令无患

大臣以偈答曰。

弃瞋得安寐　　除恚无忧患
怒者毒之本　　大王当知此
圣贤知所叹　　缘此无忧患
以此义答王　　嗟叹忍辱行
毁呰于瞋恨　　以此义答之
分别令降伏　　不雅得其便
凶恶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诸比丘众。欲知尔时国王大犹则调达是。大臣密善财者则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末。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拘萨罗国乌王经第四十七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明旦着衣持钵。入城分卫。国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为四将。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国。于时四臣。遥见世尊与众僧俱。即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世尊问之。诸仁者等。欲何所凑。诸臣对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举四部兵。欲诣他国攻伐小国。唯然世尊。我等之身。为此国王。多所兴立。及余众劳。常畏危

命。今当远行。行当战斗。有所攻伐。如是发行。世尊赞曰。善哉善哉。诸贤难及。所作难及。是为报恩。而有反复。设行少有。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禄。所作当然。此事佳善。为慎仪像。则成正士。报大神恩。则有反复。诸贤听之。不但今世。为此国王。有所兴立。成就功效。所作难及。昔者过去久远世时。沙竭之国。大有诸乌众。而来集会。止顿其国。彼有乌王。名曰甘蔗。主八万乌。在中独尊。乌王有妇。名曰旧梨尼。于时怀躯。有阻恶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诚白王。欲得此食。于今我身小发此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尔者死。沙竭国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啖之。猎者亦募而行求之。捕之将来。于时乌王。闻其音声。合会乌众。汝等当行。沙竭国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须具夜。欲得其肉。彼时四乌应募。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国王故。不惜身命。当办此事。无令余鸟逐我后行。于时四乌。数数往至大众会所。各自议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时其人国王使者。往告太子。说乌数来。则遣守护所逝至处。不得如愿。然后复遣大乌之众。求须具之肉。今现在此。便游随彼。即时取肉。举之而去。时国王子。见大乌众。恐惧驰走。还白国王。具说本末。国王问之。乌所从来。乃至于此。太子白曰。我见四乌。色像若斯。数数来至于彼鹿苑。吾亦数往。然后四乌来到。时沙竭王。即敕外人令捕。乌师致鹰将来。四乌见之。畏在危命。故往取来。即时受教辄遣。乌师应往。以若干变。观其所趣。造立方便。张罗捕乌。辄以获之。生上国王。于时沙竭国王。问其四乌。而呵骂之。汝等何故数来至此。犯吾境界。四乌答曰。唯然大王。非我所乐。不愿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与八万乌俱。以为眷属。为之尊师。其妇旧梨尼。怀妊受胎。发此阻极而以恶食。欲得食啖须具善柔鹿肉。彼王遣来。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没。而奉谨教。非吾所愿。时国王闻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王教。作此方计。不惜身命。为其君王。投弃躯命。今之所为。诚非所及。于世希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况鸟兽乎。奉宣其命。难及难及。实未曾有。于是诸乌。为王说偈言。

唯愿大国王　　我止沙竭国
我等王安住　　与八万众俱
妇名旧梨尼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为王食
我等国王使　　奉命来至此
受君之教命　　不敢自至此

于是国王。心自念言。此事难得。为未曾有。于时国王告诸乌曰。赦汝罪过。在汝所凑。常得解脱。勿有拘制。佛告诸臣。欲知尔时四乌身不。今汝等四臣则是。安住国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国王

诸兵臣吏。卿等所将八万乌是。尔时得脱。不见危害。今亦如是。佛说如是。四臣兵吏。及比丘僧。莫不欢喜。

佛说蜜具经第四十八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俱。尔时梵志。迷惑异道术。不信佛法。欲乱佛教。行于城中。遥见佛来。恶不欲睹。窃入他舍。得无世尊瞿昙见我。于时大圣愍伤怜之。寻到其所住于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欲驰走不能自致。来诣佛所。彼时世尊。为说经法。寻时欢喜。善心生焉。辄归命佛及法众僧。奉受戒禁。绕佛三匝。稽首而退。还归其家。即取应器。盛满中蜜。两手擎之。来诣佛所。而欲奉上。佛告诸比丘。取是钵蜜。而布与众僧。时一钵蜜。佛及众僧。皆得满足。钵满如故。即复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着大水无量之流。梵志又问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虫蠡鼋鼍鱼鳖。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还至佛所。或惊或疑。踊跃悲喜。于时世尊。寻以欣笑。五色光从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遍。还绕身三匝。授菩萨决光从顶入。授缘觉决光从口入。授声闻决光从臂肘入。说上天福光从脐入。说受人身光从膝入。说地狱饿鬼畜生光从足入。于时阿难从座起。整衣服。右膝着地。长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会有意。佛告阿难。汝见梵志。以蜜奉佛。布比丘僧。余蜜投水。对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后来世历二十劫。不堕恶趣。过二十劫。当得缘觉。名曰蜜具。诸比丘对曰。唯然世尊。吾等悉见于此梵志。以一钵蜜。多所饶益。而得缘觉。佛告比丘。于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钵蜜。多所饶益。前世宿命。亦复如是。乃往过世不可称计。有一婆罗门。往入闲居寂寞之处。见有神仙。多所博爱。或有人说。今此仙人。往古难及。当往启受。有人报言。用为见此养身满腹之种。尔时有一仙人。得五神通。见心所念。即于树下闲居之处。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见之。欢喜踊跃。善心生矣。即还其家。盛满钵蜜。而奉授之。时仙人受。飞在虚空。缘是施德。后作国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国。治国积年。寿终之后。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尔时五通仙人则我身是。尔时梵志今梵志是。尔时施蜜受天人福。缘是今世亦复施佛。后致缘觉。于是贤者阿难。以偈赞佛。

世尊多哀怜　　自然至诚度
为诸天人世　　怀众狱系着
故为诸天世间尊　　于法自在雨法教
以欢悦心多所劝　　出家上天无数千
胜今无利皆得利　　其有悦心归命佛
恭肃殷勤造少萨　　临命寿终见趣安

尔时世尊赞贤者阿难曰。善哉善哉。审如所云。复次阿难。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杂赞经第四十九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俱。尔时有一比丘尼子。舍家为道。喜诣家家。与诸白衣。杂错粗犷。行不纯一。母数诃之。勿得尔也。行有节限。若有法会。讲经说义。乃可行耳。无得效进为俗间事。父亦呵之。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于人间。家居造乱。但与恶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随。遇诸凶人共挝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水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脱舍去。诸比丘闻而往救之。得还归家。诸比丘众。而往白佛。说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随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诸乌巢。宾近家居。人数喜探。欲捕取之。乌妻谓乌。无得近人家作巢。莫信于人。得无取卿加之苦毒。其乌闻之。虽欲舍去。心怀恋恋。不能避去。众人数数。共触娆之。故不舍去。众人捕得。尽搣其毛羽。荆棘系颈。天时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飞。徐徐自曳。归到其巢。妻时以偈。歌颂问曰。

谁皆搣毛羽　　今天复阴雨
被荆棘为铠　　而立户何谓

乌以偈答妇曰。

我身吉祥有所缘　　于今天时大霖雨
汝促开户无恼我　　且持食来活我命

其妇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谗嘶多所贪
今遭凶危如得华　　后方当更获其实
我之所颂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勤苦众恼已　　当诣屏猥处闲居

去彼不远。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遥闻其声。而歌颂曰。

不睹恶罪果　　缘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将无受大恼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乌妻不乎。今此比丘尼是也。其乌夫出家子为沙门被打搣者是也。尔时仙人则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

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草驴驰经第五十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俱。尔时有一比丘。新学远来客至此国。诸比丘欲求猗筹。诸比丘闻不与猗筹。今观于子。行不具足举动不祥。将无于此造损耗业。尔时新学不得猗筹。复诣余处。求索猗筹。彼诸比丘。不问本末。速授猗筹。前比丘闻。即往问言。卿何以故。不问本末。便与猗筹。比丘答曰。吾授猗筹。有固不妄。当奉事我。供养以时。有新比丘。安详雅步。举动不暴。入出进退。不失仪法。类如佳人。不似凶恶。主比丘独在不出。新学比丘。复取衣钵。取主比丘。挝捶榜笞。就地缚束。犹系其口。将无所唤。人闻其声。即于其夜。驰进行走。天欲向晓。诸比丘众。适闻其声。皆来趣之。解其系缚。则问其意。时彼比丘。本末为说。语比丘当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还得衣钵。诸比丘答曰。吾等语卿。莫得妄信。勿与猗筹。将无见抂。自在放恣。不用吾语。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时诸比丘。具启世尊。佛言。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为是凶人。所见侵抂。不知本末。而妄信也。所在相遇。辄为所侵。乃往过去。有梵志。名草驴驼。载瓦器。有持门户。行于道路。遥见一奴。住于道傍。遥睹梵志。稍来近之。心欲劫夺。与之相见。梵志信之。此人见我。来奉事我。有所施与。来亲附我。彼时梵志。以偈颂曰。

汝处于四衢　　颜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选择观察
其道人睹此　　净修行最法
无有众凶恶　　当施供事我

尔时余梵志。道共侣行。皆共谓言。莫信此人。将无欺卿挝夺财物。以偈颂曰。

梵志无得趣见人　　于四衢路莫妄信
摇动其目面无理　　定将挝卿夺卿物

彼时梵志。不信伴语。反信贼奴。未有所益。佐助供养。于时彼奴。向于夜半。人见断绝。即奔走前。挝捶梵志。破伤脚膝。眼眩躃地。夺其财物。草驴驼梵志。亡失所有。又复破其膝。躃地啼泣。犹如小儿。称怨呼嗟。时有一天。名净修梵行。以偈颂曰。

其求财于利　　而行于愍哀
[怡-台＋龍]悷而自用　　不从尊师教

皆当得是患　　如彼梵志苦
从愚不慎路　　获罪如梵志

佛告诸比丘。尔时梵志草驴驼者。今此比丘授新学比丘猗筹者是。髡钳恶奴。新比丘心怀恶依猗筹缘是劫盗者是也。彼时诸异梵志。今诸比丘难彼比丘者是也。尔时净修梵行天者今吾身是。尔时相遇。今亦相值。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孔雀经第五十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诸比丘悉共集会。皆共嗟叹。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兴世。号曰如来至真等正觉。毁坏一切诸外异学。忽然幽冥。无复光曜。未有佛时。致妙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莫不恭事。自归之者。佛现世间。是等之类。言诲不行。佛以道耳。遥听比丘所共讲议。即到其所。问诸比丘。向者何论。诸比丘具足自启说。我等集会。平等正觉。适兴于世。诸外异学。便没不现。忽然幽冥。无复光曜。佛告诸比丘。吾未兴世。外学炽盛。如无日月。烛火为明。日月适出。烛火无明。今佛兴世。异学皆没。无复威曜。独佛慧明。无所不昭。不但今世有殊异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大国。在于北方边地之土。号曰智幻。智幻土人。赍持乌来。至波遮梨国。其土国界。无有此乌。亦无异类奇妙之禽。时彼国人。见持乌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供养奉事。饮食果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远方之乌。而觉见之皆来集会。不可称数。一国普共供养奉事。尊敬无量。于彼异时。有一贾人。复从他国赍三孔雀来。时众人见微妙殊好。羽翼殊特。行步和雅。所未曾有。众人共睹。听其音声。心怀踊跃。又加于前千亿万倍。皆弃于乌。不复供事。乌无威曜。忽然无色如日之出。烛火不现。永无复心在诸乌许。普悉爱敬于彼孔雀。视之无厌。前所敬养诸乌之具。皆以供养孔雀之形。尊敬自归。诸乌皆没。不知处所。于时有天。即叹颂曰。

未见日光时　　烛火独为明
诸乌本见事　　水饮及果蓏
由音声具足　　日出止树间
诸乌所见供　　于今悉永无
当观此殊胜　　无尊卑见事
尊上适兴现　　卑贱无敬事

于是贤者阿难。缘世尊教。心怀踊跃。以颂赞曰。

如佛不兴出　　导师不现世
外沙门梵志　　皆普得供事
今佛具足音　　明白讲说法
诸外异学类　　永失诸供养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孔雀者我身是也。乌者诸外异学也。天者阿难也。于时在世。虽讲经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尘劳垢。净修梵行。于今如来兴于世间。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天人师无上士道法御号佛世尊。于今说法。具足究竟。净修梵行。离诸尘垢。除淫怒痴。生老病死。独步三界而无所畏。降伏诸邪众外异学。莫不归伏。一切蒙度。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佛说仙人拨劫经第五十二

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锦尽手长者。至舍利弗所。讽诵经法。还归其家。厌所居处。下其须发。而为沙门。未得罗汉。一切所造。皆已备足。时诸比丘。往见世尊。今我等察锦尽手。稽首面见。闻说法律。寻时出家。而为沙门。博闻多智。讲若干法。言谈雅丽。庠序无犷。兴起禅思。故复还家。世尊如是。随其所应未得罗汉。无根无著法。以未成就睹见生死周旋回转。不得解脱。如佛所教。如来至真等正觉。所获安隐。佛告诸比丘。何足为怪。吾成无上正真道。为最正觉。锦尽手为舍利弗。虽见教化度于四患。吾于异世。以凡夫身。广说经法。度诸勤苦。乃为殊特。往昔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仙人。名曰拨劫。得五神通。时为国王。所见奉事。爱敬无量。神足飞行。往返王宫。彼时国王。供养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边。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发而行。手自斟酌。百种饮食。积有年岁。供养无限。于时彼王。有小缘务。王有一女。端正殊好。于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无量。女未出门。王告女曰。汝见吾不。供养仙人。奉事殷勤。不敢失意。女则白曰。唯然已见。王告之曰。今吾有事。当远游行。汝供养之。亦当如我事莫失意。时彼仙人。从空中飞下。至王宫内。王女见来。以手擎之。坐着座上。适以手擎。触体柔软。即起欲意。适起欲心。爱欲兴盛。寻失神足。故不能飞行。思惟经行。欲复神足。故不能获。时彼仙人。见国王女。贪欲意起。不能从志。步行出宫。如是所为。其音畅溢。莫不闻知。时无央数人。皆来集会。王行事毕。还入其宫。闻其仙人。失于无欲。堕恩爱中。失其神足。不能飞行。王时夜至其宫。独窃自行。往见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颂曰。

吾闻大梵志　　卒暴皆贪欲
为从何所教　　何因习色欲

时拨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实尔大王　　如圣之所闻
已堕于邪径　　以王远吾故

王以偈问曰。

不审慧所在　　及善恶所念
假使发欲心　　不能伏本净

时拨劫仙人。复以偈答王曰。

爱欲失义利　　淫心郁然炽
今日闻王语　　便当舍爱欲

于时国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惭。克心自责。宿夜精勤。不久即获。还复神通。佛告诸比丘。尔时仙人拨劫今舍利弗是。国王者吾身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第五十三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聪明。智慧辩才。在在所兴。无所不博。能自竖立。而无懈怠。明了殊绝。又晓家业买卖之利。多获财宝。供养父母。佛威神护。诸天宿卫。无央数人。所共爱敬。不可父意。不爱念之。常憎恶见。驱使出舍。数加捶杖。不能复堪。驰至他国。在于异土贾作。治生方便。计校兴造。时节不失。不废所业。多积财宝。清信士。闻多积财宝。遥遣人呼使来归。子不肯还。清信士。复遣人行。设使不来。遣财物来。殷勤谏晓。都不肯遣。其子报曰。父困苦我。不可复计。至使令我不能发心所遣遗也。复难自往。时清信士。对比丘众。自讼说意。其子有病。不顺父母。诸比丘具以启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与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异。有所造行。无所违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观于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闻其声。复欲思得。佛告诸比丘。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为猕猴师。教于猕猴。举动法则。技术戏笑。多所悦豫。于众人民。以此技术。无央数人。悉共爱敬。远近皆来。观其技术。蒙是之恩。多获财利。其阿夷扇持。前后猕猴。大得众物。挝捶搏蹋。其人异日。将彼猕猴。入于城中。缚着于柱。挝捶毒痛。毁辱折伏。于时猕猴。窃得默出。驰走入山。闲居独处。近附仙人。依之止顿。采取果蓏。供养仙人。复自食之。阿夷扇持。闻之走在其处空闲山中。而遣人使呼之来还。猕猴不肯。遥报之曰。

吾今续念。前困毒我。众患难量。前时我父。横无过罪。而见加毒。毁辱叵言。今故驰走。来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谓猕猴言。来归还家。默声不肯。仙人报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报曰。敢可强致。小劝喻之。然后将行。假使强欲致之。倪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当作计。即时以偈而歌颂曰。

卿贤柔善子　　譬如鹿就荫
便从树枝下　　得无饥渴死

尔时猕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从何所睹闻　　猕猴为柔贤
我到诸方面　　未有中间念
假使有邪长　　终不能制意
吾今续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将我入城中　　缚柱加毒痛
于今不忘之　　挝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则今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当分别说。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夫妇经第五十四

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妇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无伦。聪明智慧。言语辩才。多所悦豫。众人所敬。于时夫婿不敬重之。憎恶不欢。不欲见之。反更敬爱不急老妪仆使为妾。而敬重之。其妇见婿心异不和。志在下使。便谓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倪当见听出家为道。作比丘尼。数数如是。婿便听之。即便出家为道作比丘尼。昼夜精进行道。未久证得罗汉。然于后时。其清信士所敬女人。归非常没。时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时所妻为比丘尼。呼之归家。比丘尼不肯随之。吾已出家。则为他人。更生异世。罪福不同。时比丘尼闻。往白世尊。说其本末。佛告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毁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坏乱之。今比丘尼。已入大路。复欲毁之。不得从愿。佛告比丘。乃古无数世时。有一梵志。妇名莲华。端正殊好。面颜殊妙。色像第一。于

世希有。名德难及。其梵志有一婢使。而亲近之。顺敬于婢。不肯恭敬莲华之妇。不喜见之。反用婢语。将妇出舍。至于山间。上优昙钵树。择诸熟果而取食之。弃诸生果而用与妇。其妇问曰。君何故独啖熟果。生者弃下。而持相与。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树而自取之。其妇答曰。卿不与我。我不能得。当从夫命。妇即上树。夫见妇上树。寻时下树。以诸荆棘。遮树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树上。舍之而去。欲令便死。于时国王。与诸大臣。共行游猎。过彼树下。见其女人。端正殊好。颜貌殊异。世所希有。即问女人。卿为何人。为所从来。其妇本末为彼国王。说所变故。王见女人。女相具足。无有众瑕。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騃无智。非是丈夫。而不敬喜于此女人除棘载去。至其宫内。立为王后。其后智慧辩才难及。互用摴蒱及以六博书疏通利。远近女人。来共博戏。王后辄胜。无能当者。于时梵志。遥闻彼王有后。端正工于博戏。其有来者。王后得胜。无不归伏。莫能胜者。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妇。非是异人。其我前妇。博戏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戏。欲诣王现其技术。时王后。闻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颜貌长短好丑。即心念言。是我前夫。于时梵志。诣王宫门。王即见之。遥试博戏。侍人名齿。于时梵志。以偈颂曰。

发好长八尺　　其眉若如画
柔软上第一　　当念熟果蓏

于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时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为第一　　劫取为第一

时梵志复以偈答王后曰。

诣闲居龙处　　龙象常所游
于彼相娱乐　　当念熟果蓏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独自啖熟果　　生者弃与我
是吾宿因缘　　梵志所劫取

于时梵志。心中怀恨。即自克责。悔无所及。佛告诸比丘。尔时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妇者今妇是。彼国王者吾身是。尔时起乱。今亦如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

佛说譬喻经第五十五

过去无数劫时。有独母。卖麻油膏为业。时有比丘。日日于是母许。取麻油膏。为佛然灯。积有年数。佛后授比丘决。汝后当作佛。诸天国王人民。悉往贺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独母闻比丘授决。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然麻油膏者。我所有。愿佛复授我决。佛言。此比丘作佛时。汝当从其受决。佛告舍利弗。是时比丘者。提和竭佛是。时独母我身是也。昔维耶离国。有一长者。闻佛来化。即诣佛所。稽首礼足。白佛言。意欲请佛一时三月。佛默可之。即摄衣持钵。就长者家。余人请者。不能复得。皆兴恚意。图害长者。便克日举兵。围舍数重。长者怖懅。至心于佛。无复他想。佛为说法。若干要语。长者及眷属。皆逮不起法忍。佛从座起。出解外人。说恚害之苦报。叹和慈之福。若干要言。众人意解。八万四千。发无上正真道意。诸比丘白佛。今此大会。见佛意解。为是遭时也。为宿有因缘乎。佛言。今此众会。一时度者。皆宿与佛有因缘故。比丘白言。愿佛本末说之。闻者增益功德。佛言。昔有一国。居近大海。时王名萨和达。以慈治国。视民如子。国有大灾。三年不雨。人民饥饿。王召梵志道士。问当雨不。占者答曰。满十年乃有雨耳。王闻是语。恐人民死尽。愁忧不乐。当作何计以济国人乎。复念曰。唯当身施以救众生耳。便斋戒清净。又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后所作善行。若有福报者。愿生海中。作大身鱼。以肉供养众。便闭口不食。七日命终。得生为鱼。身长四千里。具识宿命。便堕海岸上。正像黑山。人民见山怪那得有是山。皆往视之。乃知大鱼。举国皆往。乃解取食。得免饥困。国遂还复。丰熟如故告诸比丘。尔时鱼者我身是也。尔时食我肉者。今维耶离国人是。如来往者。以肉活众生。一世中耳。今以道慧救护识神。还复本无。长离三界。众苦永灭矣。菩萨勤苦具足三施。何谓三施。外施内施大施。是为三施。衣食珍宝。国土妻子。是为外施。支体骨肉。头目髓脑。是为内施。四等六度。四谛非常。十二部经。为众生说。是为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说是时。无数众生。皆发无上正真道意。首达耆年尊。教化五千人。惟先年少。其智深远。行诸国土。教化六万人。展转与首达共会。首达弟子。见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往崇之。首达谓诸学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窃闻其言。菩萨法者。当相供养。行诸国土。视若见佛。今我无护。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国土。所以者何。欲令学者供养首达。首达者用诽谤惟先故。堕摩呵泥梨六十劫。既出得为人。无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意故。而失菩萨法。罪尽已后。逮前功德。自致得佛。号字释迦文。佛告诸学者。其首达者则吾身是。惟先者今现阿弥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罪甚大。佛告诸会者。身口意不可不护。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所作过恶。能自觉改悔首。其过可得微轻。昔无数劫时。有一人。大兴布施。供养外道梵志无数千人。数年之中。诸梵志法。知经多者。得为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会中第一。时儒童菩萨。亦在山中。学诸

经术。无所不博。时来就会坐其下头。次问所知。展转不如。乃至上座。问长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满。知经多者。当以九种物以用施之。九种物者。金马银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罐。及金澡盘。金银床席。皆绝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种物。长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无系我者。而此年少。欻乃胜吾。人可羞耻。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语儒童。所施九物。尽当相与。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强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无所恨也。梵志懊恼。避座与之。七宝挍饰。极为精妙。长老梵志。因问儒童。卿之学问。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脱万姓。长老梵志。心毒恚生。内誓愿言。吾当世世坏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乱之。不宜复念言。善恶殊途。恐不相值。唯当大修德尔乃相遇耳。便行六度无极。兼修诸善。恒无废舍之意。于是别去。施主九物与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减一银钱追与儒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受已。各自别去。菩萨道成。调达恒与菩萨相随。俱生俱死。共为兄弟。恒坏菩萨。尔时长老梵志调达是也。儒童者释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离。是其本末也。

师言。学当有善知识。昔有驴一头。其主恒令与马相随。饮食行来。常与马俱。马行百里。亦行百里。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鸣呼。与马相似。后时与驴相随。饮食行来。与驴共侣。驴行百里。亦行百里。驴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头躯。悉为似驴。鸣呼唉痾。纯为是驴。遂至老死。不复作马。学者亦如是。随善知识。则日精进。精进者。得道驶。随恶知识。则日懈怠。懈怠者。是为长没也。

昔者外国婆罗门。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头。时有盗贼。登天像挽取其头。都不动。便称南无佛。便得头去。明日婆罗门失天头。天头若去。众人聚会。天神失头。是为无有神。神着一婆罗门。贼人取我头不能得。便称南无佛。诸天皆惊动。是故得我头。诸婆罗门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复事天。贼人称南无佛。得天头去。何况贤者称南无佛。十方尊神不敢当。但精进勿得懈怠。

昔有沙门。昼夜诵经。有狗伏床下。一心听经。不复念食。如是积年。命尽得人形。生舍卫国中作女人。长大见沙门分卫。便走自持饭与。欢喜如是。后便追沙门去。作比丘尼。精进得应真道也。昔有国王。于城外。大作伎乐。国中人民。皆共观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将令强行出城。便止树下。不能自致。语家中言。汝行观来。还乃将我归。时天帝释作一道人过其边。便呼病人。汝随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闻大喜。便起随去。释遂将上天。至天帝宫。见金珍宝。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从求乞。有人语言。可从求瓶。病人便前诣释言。我欲去。愿乞此瓶。释便与之。语

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愿。病人即持归。室家相对共探之。辄得心中所欲金银珍宝。恣意皆因。大会宗亲。诸家内外共相娱乐。醉饱已后。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饶。跳踉不止。便堕地破之。所求不能复得。佛之经戒。譬如宝瓶。初闻精进。所愿必得。后小懈慢。忘经失戒。譬如瓶破无所复得也。法家妇女。着金银珠环。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着金银珠环。若有明经者。闻经欢喜。脱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见远方沙门兴起塔寺欢喜。脱金银布施劝助。是二福得生天上。三者若贫穷困厄人。闻佛说布施第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疾病临命终时。脱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见施。是人命尽。欢喜不惧。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妇女。有四事行。着金银宝环。得生于天上。

萍沙王五愿经一卷

萍沙王五愿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国鷂山中。与五百比丘俱。时王舍国王。号名萍比沙。少小作太子。意常求五愿。一者愿我年少为王。二者令我国中有佛三者使我出入常往来佛所。四者常听佛说经。五者闻经心疾开解。得须陀洹道。是五愿。萍比沙王皆得之。时王舍国北方。有异国国名德差伊罗。其国王。名弗迦沙。甚高绝妙宿命时曾更见佛。受佛经道学身中六分经。何等六分。一者身中有地。二者身中有水。三者身中有火。四者身中有风。五者身中有空。六者身中有心。身中凡有是六分。萍比沙王。与弗迦沙王。生未曾相见。遥相爱敬如兄弟。常书记往来。相问遗不绝。萍比沙王。意常念。令我得绝奇好物。以遗弗迦沙。弗迦沙王。亦常意念。令我得绝奇好物。以遗萍比沙王。弗迦沙王。国中奄生一莲华。一枚有千叶。皆金色。遣使者以遗萍比沙王萍比沙王。见华大欢喜言。弗迦沙王。遗我物。甚奇有异。萍比沙王。作书与弗迦沙王言我国中有金银珍宝甚多。我不用为宝。今我国中生一人华。人华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弗迦沙王。读书闻佛声。大欢喜踊跃。毛衣皆竖。宿命曾已见佛。故毛为竖。

弗迦沙王。作书与萍比沙王。愿具闻神佛所施行教诫。当所奉行。愿具告意。弗迦沙王。却后数日自念言。人命不可知在呼吸间。我不能复待萍比沙报书。不如便自行见佛。弗迦沙王。主九十九小国小国王曰来朝。弗迦沙。敕诸小国王及群臣百官。诸兵皆悉严驾。发行到王舍国佛所。道逢萍比沙王书。书上言。佛教人。弃家捐妻子断爱欲。当除须发着法衣作沙门。所以者何。人愚痴故。不当为者而为之。便为痴。从痴为行。从行为识。从识为名色。从名色为六入。何等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声。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细软。心向欲。是为六向。从六向为合。从合为痛乐。从痛乐为爱。从爱为受。从受为有。从有为生。从生为老死忧悲苦不如意恼。如是合大苦阴随习。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痴。愚痴尽众恶消除。恶消除便行尽。行尽识尽。识尽名色尽。名色尽六入尽。六入尽合尽。合尽痛乐尽。痛乐尽爱尽。爱尽受尽。受尽有尽。有尽生尽。生尽老死尽。老死尽已。忧悲苦不如意恼。如是合大苦阴随习为尽。便不复生。不生即得泥洹道无为。弗迦沙王。读书竟自思念。夜人定后。群臣百官士众皆卧出。寂然无声。窃起亡去。入丘墓间。便自剃头被法衣作沙门。无饭食应器。便取冢间久死人髑髅。净刮洒以为应

器。持是髑髅应器。转行到王舍蓱比沙王国。止于城外。举头视日念。今日至佛所晚。明日乃行。弗迦沙王。前报窑家。愿寄一宿。窑家言。大善。我舍幸宽。有宿止处。弗迦沙王。于外取小草蓐。入于一屏处。布座坐其上。自思惟五内。佛以天眼。从鹞山中。遥见弗迦沙王来到王舍国止于城外窑家。佛念弗迦沙王命尽明日恐不复生相见。

佛即飞行。就到窑家门外。佛报窑家。愿寄一宿。窑家报言。我舍幸大。可得相容属者有一沙门。来寄宿。自与相报。相便安者。便可止宿。佛即前至弗迦沙王所言。我从主人寄一宿。云当报卿。卿宁肯令我一宿耶。弗迦沙言。我适有小草蓐。裁足坐耳。此舍幸宽。卿便自在。所欲宿耳。

佛便自左右取小草蓐。于一处坐。佛端坐过三夜。弗迦沙亦端坐。佛自念。是弗迦沙坐。安谛寂寞。不动不摇。佛意试欲前问用何等故作沙门。受何经戒。喜何等经。佛起到弗迦沙前问言。卿师受谁道。用何等故作沙门。弗迦沙报言。我闻有佛。姓瞿昙。父字悦头檀。白净王也。其子剃头须作沙门得佛道。我师事之。我用佛故作沙门。佛所说经入我心中。我甚喜之。佛问宁曾见佛不。弗迦沙言。未曾见。设使见者。宁能识是佛不。弗迦沙言。见之不能识。佛念是贤者。为用我故作沙门。续当为子说宿命时所知经。尔乃解疾耳。佛语弗迦沙言。我为卿说经。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为卿说身中六分事。善听之。弗迦沙言。大善。佛言。合此六事。能成为人身。人身凡六事。有所觉知。人志用十八事。转动人意。凡有四事。道人所当奉行。奉行已志不复转。志不复转者便得道。得道已不复生。不复老。不复病。不复于今世死。亦不复于后世死。亦不复愁。亦不复忧。亦不复怒。亦不复思。亦不复爱。是为度世之道。

请解六事合名为人。熟听之。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五者空。六者心。何等为地。地有二品。身地外地。何等为身地者。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脾肾肝肺肠胃。身中诸坚者。皆为地。身地外地。同合为地。身地外地。非我地。适无所复贪爱知者。当熟思惟。是以自解。

何等为水。水有二品。身水外水。何等为身水者。谓泪涕唾脓血汗肪髓脑小便。身中诸软者。皆为水。身水外水。同合为水。身水外水非我水。适无所复贪爱知者。当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为火。火有二品。身火外火。何等为身火者。谓身中温热腹中主消食。中热身诸者。皆为火。身火外火。同合为火。身火外火。非我火。适无所复贪爱知者。当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为风。风有二品。身风外风。何等为身风者。谓上气风。下气风。骨间风。腹中风。四支风。喘息风。身中诸起者。皆为风。身风外风。同合为风。身风外风。非我风。适无所复贪爱知者。当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为空。空有二品。身空外空。何等为身空者。谓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喉空腹空胃空。食所出入空。是为身空。身空外空。同合为空。身空外空。非我空。适无所复贪爱知者。当熟思惟以自解。

智者学道。能自别知身中五分。余一分者心。心清净无欲。自念我清洁如是。若愿欲上第二十五空慧天。恐于二十五天上。寿数千劫不得脱。若复愿上第二十六识慧天。寿复倍于二十五天上。恐复不得脱。若复愿欲上第二十七无所念慧天。寿复倍二十六天上。恐复不得脱。若复愿欲上第二十八无思想天。寿八十四千万劫。恐复不得脱。志便厌苦。寿久不得脱。便取泥洹道。

何等为六事各合者。谓目合于色。耳合于声。鼻合于香。舌合于味。身合于细滑。心合于知。是为六合。

何等为志十八转者。谓目为好色转。为恶色转。为中色转。耳为好声转。为悲声转。为恶声转。鼻为好香转。为恶香转。为臭香转。舌为美味转。为恶味转。为无味转。身为细软转。为粗坚转。为寒温转。心为善事转。为恶事转。为世事转。为志十八转。

何等为四事坚制人者。一为至诚。二为等意。三为智慧。四为消灭诸恶。是为四坚志。目所贪爱得之因快乐。快乐离人自觉过去。从苦致苦能知为苦。苦已去自知为脱苦。人行苦难得乐。当思惟断诸恶事。因得不苦不乐自知远离诸苦。譬如两木相揩生火。因别两木。各着一面。火亦灭水亦冷。恩爱合便得苦。弃捐恩爱。自知为脱。譬如锻金师得好金自在欲作。何等奇物。臂环耳珰。步瑶华光及百种。皆能作之。道人持心。当如是锻金师自在欲生。不假令欲生二十五天。二十六天。二十七天。二十八天。然审皆有。是虽久会当坏。皆当过去。无有常。知当复过去。意不复向。不复念。不复思。不复爱。是名为无为。智者自思惟。如是乃为高耳。人远离诸恶。乃为智耳。目所见万物皆当过。无有常无为。亦不复去。亦不复来。道人知是者。便信于道无为。最为至诚。未得道时。所喜爱乐身心所生。得道已皆弃捐之。人弃所在恩爱。是名为无为。

志在淫劮故不得脱。志在嗔怒。故不得脱。志在愚痴。故不得脱。道人知是者。因弃淫劮之心。弃嗔怒之心。弃愚痴之心。拔恩爱之本。断其枝条。截其根茎。不复生滋。是名无为。

自念有我志复动。无我志复动。我端正志复动。我不端正志复动。人豫自念。如是是为病。是为剧。是为痛。是为不脱。是故不欲多念。是谓诸苦之要。

弗迦沙。本不知是佛。得第三阿那鋡道。能知为佛耳。即起以头面着佛足言。我实愚痴无状。失于礼敬。佛便自现光景威神。弗迦沙便自悔过言。我愚痴人佛言。若能自悔过为善。令若过除。弗迦沙言。愿持我作沙门。佛问若作沙门。衣钵具不。弗迦沙言。未具。佛言沙门衣钵不具。不得作沙门。弗迦沙言。诺。请行具之。

佛言大善。弗迦沙起为佛作礼。绕佛三匝。弗迦沙明日即入城。入城未远。城中有少齿牸牛。犇走以角触抵弗迦沙。诸比丘展转闻之。白佛言。佛昨日可于窑家为说经。沙门辞行具衣钵。为犇牛所抵杀。如是当趣何道。佛言是大长者。我为说经。皆悉心受奉行之。即得第三道。须陀洹斯陀鋡阿那鋡。便弃五盖。一者淫劮。二者嗔怒。三者睡眠。四者戏乐。五者悔疑不正之心。今生十六天上。阿那鋡中。便自于天上。得阿罗汉度世去。今诸比丘。共取弗迦沙身。好收葬之。于其上起塔。诸比丘。即共承受佛教。即为起塔。佛说经已。诸比丘。皆叉手为佛作礼。

琉璃王经一卷

琉璃王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迦维罗卫。释氏精舍。尼拘类树下。与五百比丘侍者阿难金刚力士楼由俱。于城中有舍夷贵姓五百长者。共为世尊造立讲堂。自相兴誓。讲堂成已。当请正觉于上设供。沙门梵志长者居士。群黎人民。不得先佛妄升此堂。若违要者。罪在不测。舍卫国王。时有太子。名维楼黎。产育之初。与琉璃宝俱。因以为号。领卫士定省外氏。方来入城。见视讲堂。高广严净。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则于其上。顿止息凉。监讲堂者。往白诸贵姓言。舍卫太子。来止讲堂。贵姓闻之。兴怒骂曰。吾等家产。有何异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为佛举当具上馔。延屈世尊至真圣众。供养毕讫。然后吾等乃宜自处。而微者前尊。置体于此。寻遣使者面骂辱之。催逐发遣。令不久滞。所蹈之地。刬去足迹。所履宝阶。辄更贸易。时琉璃太子。闻其骂音。姿色变动。心怀毒恚。敕太史曰。深忆记之。须吾为王。当诛此类。太史阿萨陀(晋名无信)能观天文占究灾怪。令书此状内于带中。侠恶识非严退。还归不复前至朝觐外家。太子父王。名波斯匿。与后末利。驾乘导从。诣衹树园。下车却盖。免冠解剑。屏拂脱屣。除四种兵。步涉小径。与末利俱。五体投地。稽首为礼。却坐一面。琉璃太子。时归还宫。无所瞻睹。问左右曰。父王太后。今为所。凑曰造佛。太子闻问。欣率所领。不复解严。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时。于是太子。逼害翼从。王之近臣五百余人。一时夷灭。却王冠帻盖剑拂履服乘诸饰。外无白者。于时世尊。为王及后。说世无常爱欲合会别离法句。王立不退转。后得睹道迹。佛说经已。王稽首退。不见侍辅。而僵尸狼籍。唯王衣冠二人得免。逃入树间。还与王遇。王问之曰。群僚所在。二人答曰。太子率勒所统。胁将还宫。王谓末利。子造不顺。谋逆如斯素知此。吾当避以国付之精舍。左有族姓。愍王及后体柔状乐不堪步济以车乘。弊陋难处。遂升进迈至于城门。先时太子。列五百人。置门镇卫。敕门监曰。若父王来。勿听使入。王曰若不得入。吾将焉如。曰诏大王。当令出境。时王波斯匿。涕泣哽噎。以偈叹曰。

诚哉世尊教　　所演审而谛
兴衰与贵贱　　一切无常住
宁守戒念道　　不贪厚俸禄
侥闻讲法会　　不愿亿国土
王据国恣情　　饕秽遑所乐
闻法蒙解脱　　尘垢用消除

尔时观者。无数千人。闻王叹音。八百人发大道意。皆立不退。转忧色不悦。王后末利白王曰。幸勿愁愦。可共俱逝还我父国。即便进发。七日七夜。到迦维罗卫兜萨聚。值冥门闭。亦不得入。各共饥渴。无所向仰。求乞无地。止于水傍人洗菜处。得进萝卜食之。胪胀腹痛而薨。王后悲恸。举声大哭。守聚者问曰。何人乎。曰吾王后也。又问。王为在何乎。后曰痛哉。王薨水侧。聚守门者。即驰白舍夷诸贵姓。贵姓闻凶。奔波惊愕。寻皆来。出賵赠殡棺。阇维如法。咸皆号悼。莫不摧感。尔时贵族释摩男者。瞿夷之父也。与诸豪右。以偈叹曰。

有子有财思惟波波　　我自非我何有子财
愚痴自怙豪尊有终　　太子用国殪入地狱

释氏贵姓二百五十。深惟无常。得不退转。五百女人。未出家者。得不起法忍。于是琉璃太子。闻父王薨。即在殿称制为王。异道太史。出带中书。证案本状记恶之忌。闻之大怒。心意愦踊。召四种兵。伐迦维罗卫。佛知其意。从精舍出止于路。要坐于荄枯树下。斯须之顷。太子军至。时琉璃王。遥见世尊。即便下象车。稽首于地。长跪问佛。唯天中天。有菩提附差、尼拘类、毕钵．优昙钵．萨罗．怛罗．揵尼赦罗。有此七树。其荫高大。有德茂盛。何因弃舍。处枯槁多刺树耶。佛告琉璃王。虽有七树树荫茂盛。盛岂有常。吾坐刺树。以为安隐。用哀愍伤亲属故也。王心念言。先古所载。藏室秘谶。用兵征旅。遇沙门者。转回军还。况今值佛。焉得进乎。稽首佛足。即便反旅。还于舍卫来日未久。侍者阿难。力士楼由。翼从世尊。还尼拘类园。令阿难敷座。宣告四辈。皆令集会。时佛尊颜姿容无耀。项无光明。衣服变色。阿难察坐已定。则整衣法服。右膝投地。叉手白言。侍尊积年。未睹三变。佛告阿难。却数七日。迦维罗卫释氏贵姓。皆当伤毙现斯变者。为中家持服故也。大目揵连。前白世尊。是何足言。我之神力。正觉所究。能以右掌。举舍夷国。跳置空中。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琉璃王杀焉能得乎。佛告目连。知汝威德。过足如斯。宿命之罪。谁当代受。又曰能以铁文笼。疏遮此国。上又以钵覆。使无形候。掷置他方异土。又以四披须弥山。南内着于山。然后合之。各得所安。又大海水。深广之量。三百三十六万里。我以此国。浮置中央。令诸人民无往来想。又一以此国。倚须弥山顶。复能倒覆。令无毁害。又下没之金刚地际。又打掷于琉璃王众四种之兵。置大铁围山表。使两怨敌不相讨伐。佛言善哉。世尊信汝此十威力。能办此举。舍夷贵戚。宿世殃罪。孰堪毕偿而代受者。阿难白佛。宁有谲诡。祐护此国。令安隐乎。佛言若舍夷人。能同心不与外仇。有往来缘。国可全也。太史三谏王。宜用时进讨舍夷。王闻赫怒。兴军勒众。世尊知之。还坐枯树。如是至三。王亦三还。第四征

时。佛不遂属。精锐四品之兵。到舍夷国界。释氏豪姓。又亦多集。众出而御之。族党骁勇。强盛善射。射四十里者。射二十里者。十里者。七里者。任其本德。御飞破初。箭不虚发。能析一发。以为七分。去有里数射尽中之。寻声应弦。曾无遗漏。于是交战。射琉璃王军。穿幡折幢。裂盖摧杠。截辕羁摄。决铠带羈。绝弓弩弦。不害象马牛畜之命。射珥臂指环钏璎珞。而不中肌。翦除须发左右眉须发毛睫。亦不害体。琉璃怖骇。问臣下曰。敌去此几何。而箭所至伤毁若兹。答曰或四十里。二十里十里。近者七里。王闻加悸。不能自宁。将破敌军。即悸退还。太史谏曰。大王莫惧。慎无败却。舍夷人民。皆奉佛戒。为清信士。慈仁不杀。以箭恐人。无伤害意。宁自丧身。不夭生命。且更整阵。并心扑讨。将牢持重。克捷不久。诸臣启曰。察敌军射。陷远无形。非力所距。惧被摧折。永令臣等为糜戮之。虑箭不可当。置时据安。小史之谋。不足专从。各各心动。志在进徂。王大奋怒。催敕进战。舍夷外众。奔走保城。闭门自固。列阵围绕。至于七日。示悟去就。招怀诱纳。唱令内寇。宜时归命。若不出降。殄灭尔类。释氏共议。当坚城守御当闭门稽颡。当密潜奔窜。踌躇狼狈。则各赋筹。验定众心。受筹者多。不受者少。以少从多。开门助恶成祸。内与外应。欲令敌胜。劝善者少。得开门入。入挌杀门卫五百人。斩害不訾。生缚贵姓三万人。埋着于地。但令头现。驱迫群象。比足蹈杀。然后驾犁而耕其首。值此酷者。皆须陀洹。释摩男者。波斯匿之旧好也。自谓国人。谛观无常。苦毒之对。宿罪当偿。勿怀怨恨。生现寻死。存者忽终。若干之痛斧解五机。喟然悲叹。食福同时而受祸一处。豪族七万余生。复见生获。铁锁其颈。贵姓女千人。以锁贯之。罗竖道侧。贵姓年少婴儿。置于格上。而射杀之。时琉璃王。见释摩男与众辛苦。顾谓臣曰。是何人乎。答曰释摩男。释摩男之来。欲有所乞。王曰现之。释自陈曰。王之大王。存遇隆厚。听纳所启当具以闻。王识委曲。恣其所说。愿节威怒。唯权止兵。无令放逸。多所残害。我入池中。斯须当还。与王密义立见策也。待我出水。乃复耀旅。王心与口言。人在水中。势不得久。即听所白。于是摩男。为国人民遭大厄故。辞行入池。解发系树。自沉于水。良久不还。王大怪焉。遂遣左右。往求料索。于树根下。得其尸丧。出殡池侧。王甚怜之。有慈哀心。用门族故。自沈而死。其义若兹。吾为国主。不忍小忿。岂当急战。使所害弥炽乎。前三亿人毕对并命。次三亿人蒙自次之。救得皆视息。奔突走脱。得全济命。又三亿人。修家供养。欢宴熙怡。伎乐自娱。不知外有。并命之厄。亦不闻有奔波之怖。安雅如常。一无所豫。琉璃王厚葬摩男。存宠其后。王平舍夷更立长。安慰毕讫。还舍卫国。佛与弟子。至迦维罗卫。见诸人民伤残者多。又察众女人。机无手足耳鼻支体。身形裸露。委在坑堑。无用自蔽。世间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佛言诸比丘。彼琉璃王。肆意恶逆。罪盛乃尔。却数七日。有地狱火。当烧杀之。现世作

罪。便现世受。大史奏谶。怪与佛同。王大恐怖。乘船入海。冀得自免。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尽。水中则有自然火出。烧船及王。一时灰灭。世尊。哀愍诸裸露者。即以威神。动忉利天紫绀之殿。帝释及后。首耶之等。无数天子。各赍天衣。俱供来下。以服覆遍裸露厄者。佛为众女。而说偈曰。

诸仁目所见　　现在变如是
毕故莫造新　　后可长度脱

佛叹偈已。复为说法。诸来观者。天龙鬼神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梵志居士。长者人民。无央数千。闻佛所说。五百比丘。漏尽意解。五百梵志。其余现人。见国荒毁伤残之痛。出家遵道。皆为沙门。五百天子。立不起法忍。二百阿须伦千龙王。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沟坑五机裸形男女。命尽得上生忉利天。千五百人得见道迹。千人得不还证。佛说此已。一切遍闻。稽首而退。

佛说海八德经一卷

佛说海八德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无胜国。时在河边。常以十五日。为诸沙门说戒经。佛坐寂寞。久而无言。阿难整服。长跪白曰。沙门坐定。乐闻清法。世尊默然。阿难三起白。夜已半。可说戒经。世尊乃曰。诸沙门中。有秽浊者。心邪行违言与法。乖沙门之戒。威神致重。非彼下贱所能执行。清浊相违故。吾不说。尊德目连。一心入定。道眼净观。具见彼心有可弃之行矣。目连即与谓之曰。起非尔俗夫所应坐处也。彼不肯起。牵臂使出曰。尔无至德。心怀六邪。何敢以臭溷之体。坐天香之座。尔是弃人。非沙门矣。目连即还就清净座。佛告目连。子何一愚好喻不出牵臂乃去。佛告沙门。靖听吾言。诸沙门曰。唯然受教。观彼巨海。有八美德。其广即汪洋无涯。其深则有不测之底。稍入稍深。无前所碍。斯一德也。海潮不过期先际。斯二德也。海含众宝靡所不包。死尸臭朽。海不容焉。神风吹漂上岸之边。斯三德也。海怀众珍。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珊瑚龙玫。明月神珠。千奇万异。无求不得。斯四德也。普天之下。有五大河。流行注海。西流者名恒。南流者名邪云。东流者两河。一名沙陆。一名阿夷越。北流名墨。五河流迈。俱入于海。皆去旧名。合为海。斯五德也。五河万流。淋雨终时。立天地来。雨落河注。海水如故。盖无增减。斯六德也。海有众鱼。巨躯巍巍。第一鱼身。长四千里。第二鱼身。长八千里。第三鱼身。长万二千里。第四鱼身。长万六千里。第五鱼身。长二万里。第六鱼身。长二万四千里。第七鱼身。长二万八千里。斯七德也。海水通碱。边中如一。斯八德也。以斯之故。质亮神龙欣心乐之。吾经妙典。亦有景德。读之无尽。其义日深。梵魔帝释。无能测度。犹海广远。甚深难测。以斯之故。诸沙门乐之。斯一德矣。吾诸弟子。更相检率。诵经坐禅。礼仪景式。不失其时也。犹海之潮不过期先际。斯二德也。吾法清洁。志在憺怕。衣食供已。不畜微余。若有沙门。志趣秽浊。以法弹遣。不得处庙。犹海弘裕不容臭尸。斯三德也。吾道众经。其义备悉。沙门潜思。练去心垢。贪淫恚嫉。愚痴众秽。犹若磨镜莹垢尽之。又荡微曀照无不睹。一坐自思。存惟往古生死之源。得无不知。二惟天地万物若幻。夫有合会。必当别离。三常慈心。愍世愚惑。作行颠倒。不自知误。四自精思。既知往古。又照未然。众生魂神。所当趣向。吾向道以心净为珍宝。沙门去秽。得净行者。其心喜之。犹彼质亮乐海众宝。斯四德矣。吾道弘大。合众为一。帝王种梵志种君子种下贱种。来作沙门者。皆弃本姓。以道相亲。明愚相进。意如兄弟。犹彼众流合名曰海。以斯之故。沙门乐之。斯六德矣。吾道微妙。经典渊奥。上士得之。一号沟港。二号频

来。三号不还。四号应真。应真之道。其心清净。犹天明珠。垢藏之德。分身散体。存亡自由。住寿无极。亦不老病。犹彼巨海。有神龙鱼。以斯之故。沙门乐之。吾之经籍。义美甘露。仙圣所不闻。梵释所希睹。往古来今。无物不记。边中皆正。犹海通碱。亦以斯故。沙门乐之。夫见吾经者。意皆趣无为矣。海有八德。吾经亦然。阿难又起稽首白曰。东旦欲明。愿说重戒。世尊曰。自今之后。吾不复说重戒之经。戒之不从。恐彼神雷威怒加之也。吾以斯故。不说戒经。自今以往。更相检率。以十五日。会说戒经。诸比丘起。为佛作礼。

佛说法海经一卷

佛说法海经

闻如是。一时佛游瞻波国。汉呿利池上。与大比丘众俱。月十五日。时应说戒。佛坐集已久。而如来默然。不说戒。侍者阿难。更整衣服。跪而白佛。初夜向竟。中夜将至。大众集久。世尊将无疲倦。愿以时说戒。佛犹默然。众坐既久。时有比丘。名曰阿若都卢。更整衣服。长跪白佛。初夜中夜已过。鸡将向鸣。世尊得无疲倦。众僧集久。愿佛说戒。世尊复默然。又复白言。明星已出。时将过矣。佛言。比丘。且听众僧之中有不净者。故吾不得说戒耳。

贤者大目揵连心念。吾当定意观之。谁不净者。目连白佛。我欲定意观谁不净者。不净者命令出众。世尊告曰。卿欲定意观不净者令其出众。此言大善。便可观之。目连即定意观之。见其弟子犯于重戒。目连从定意起。至犯戒比丘前。而数之曰。汝为沙门。奉戒为本。戒犹人之头首。沙门戒行。宜令清白。如水如玉。此如来之座。贤圣之会。度世者之聚。清净道德者之所集处。此座犹如栴檀之林。卿以伊兰臭秽。乱于真正。目连手自引其弟子出。卿是弃捐之人。不得预如来大众之清净集也。无以秽浊厕预大僧大集。大海不受秽尸。卿自思之。无秽贤众。秽人既出。目连白曰。秽浊之人。即以弃远。众已清净唯愿世尊。以时说戒。世尊犹复默然。目连怪之。四向观察。见座上。向比丘已复在座。目连重敕之曰。卿为弃人。何为不自引。罪秽重坐此座为。目连重遣之。乃出座去。目连复白。世尊。秽人已出。大众已净。无复秽恶。唯愿世尊。以时说戒。令众僧得修净业。

佛告目连。吾自今后。不复说戒。汝等可自共说戒。若我说戒。人于众中犯戒默然不自引罪。而预如来座者。此为默然妄语。默然妄语。头破七分。如来于大众说戒。甚为不易。自今以后。汝自说戒。目连白佛。弟子闻道。如来先化之。为非弟子自悟而成道也。如来圣德。厚重天地。言真而要。弟子诵习。得成道果。如来犹天雨。百谷草木。无不仰荣。弟子德浅道小。人不服信。世尊哀愍聋俗。使一切获安。得信得正。以济其志。目连殷勤。苦请至三四五。世尊告目连曰。汝为一切。请求如来。殷勤乃至四五。吾今当为汝等说之。吾僧法。犹如大海有八德。汝等听之。大海之水。无满不满。吾法如之。无满不满。此第一之德。大海潮水。寻以时而来。不失常处。吾四部众。受吾戒者。不犯禁戒违失常法。此第二之德。大海之水。唯有一味。无若干味。无不以碱为味。吾法如是。禅定之味。志求寂定。致

神通故。四谛之味。志求四道。解结缚故。大乘之味。志求大愿。度人民故。此第三之德。大海既深而广。无能限者。僧法如是。无不深妙。八方之大。莫大于僧法。僧法最为弘大。此第四之德。大海之中。金银琉璃水精珊瑚车磲马瑙摩尼之妙。无不备有。吾僧法之中。三十七品道宝之妙。神足住寿。飞腾十方。靡所不适。瞬息之间。周旋无量佛界。到殊胜之刹。能以其道。化导群生。净己佛土。此第五之德。大海之中。神龙所居。沙竭龙王。阿耨达难头和罗摩那私伊罗末。如此诸龙。妙德难量能造天宫。品物之类。无不仰之。吾僧法亦复如是。四双八辈之士。十二贤者。菩萨大士。教化之功。弥茂弥美。此第六之德。大海吞受百川万流。江恒之水。无不受之。终日终夜。无盈溢灭尽之名。吾僧法之中亦如是。梵释之种。来入僧法。四姓族望。或释或梵。王者之种。舍世豪尊。来入正化。或工师小姓。亦入正化。种族虽殊。至于服习大道。同为一味。无非释子。此第七之德。大海清净。不受死尸。无诸秽浊。唯海之类而受之耳。吾僧法清净。亦如大海。不受秽恶。犯戒违禁。非清净梵行者。一不得受。弃之远之。犹海不受死尸。此第八之德。

　　佛告目连。如来大众。唯清净为禁戒业。不纯非释种子。故吾不说戒耳。卿等善相敕戒。无令正法有毁。佛说如是。诸比丘欢喜奉行。

佛说义足经二卷

佛说义足经卷上(一部合十六章)

桀贪第一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梵志。祇树间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当收获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遥见禾穟。心内欢喜。自谓得愿。视禾不能舍去。佛是时从诸比丘。入城求食。遥见梵志喜乐如是。便谓诸比丘。汝曹见是梵志不。皆对言见。佛默然入城。食后各还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杀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愦忧烦。啼哭无能止者。明日众比丘。持应器入城求食。便闻梵志有是灾害。啼哭甚悲。非沙门梵志及国人所能解其忧者。比丘食竟。还到佛所。作礼白。梵志意状如是。言适竟。梵志啼哭。来到佛所。劳佛竟。便坐佛边。佛知其本忧所念。即谓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脱者。何等为五。当耗减法。欲使不耗减。是不可得。当亡弃法。欲使不亡弃。是不可得。当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当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当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凡人无道无慧计。见耗减亡弃老病死法来。即生忧愦悲哀。拍髀热自。耗身无益。何以故。坐不闻知谛。当如是。梵志我闻有抱谛者。见耗减法亡弃老病死法来。不以为忧。何以故。已闻知谛。当如是。不是独我家耗。世悉亦尔。世与耗俱生。我何从独得离。慧意谛计。我今已耗。至使忧之。坐羸不食。面目委色。与我怨者快喜。与我厚者代忧。惨戚家事不修计耗。不可复得。已谛如是。见耗减亡弃老病死法来。终不复忧也。佛以是因缘。为梵志说偈。

不以忧愁悲声　　多少得前所亡
痛忧亦无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诚有慧谛者　　不忧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恼　　见其华色悦好
飞响不及无常　　珍宝求解不死
知去不复忧追　　念行致胜世宝
谛知是不可追　　世人我卿亦然
远忧愁念正行　　是世忧当何益

佛复为梵志。极说经法。次说布施持戒。现天径欲善。其恶无坚固。佛知梵志意软向正便见四谛。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沟港道。如染净缯受色即好。便起头面着佛足。叉手言。我今见谛。如引镜自照。

从今已后。身归佛归比丘僧。受我为清信士。奉行五戒。尽形寿净洁不犯戒。便起绕佛三匝而去。众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语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忧。过去久远。是阎浮利地有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贪。治国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为。便共集议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谓王宁自知所为不正施行贪害万姓。不急出国去。不者必相害伤。王闻大恐怖战栗。衣毛悉竖。以车骑而出国去。穷厄织草[廾/((女/女)*干)]。卖以自给。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万姓。故王桀贪闻弟兴将为王。即内欢喜计言。我可从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书具自陈说。便从王乞一郰。可以自给。王即与之。愍伤其厄。得一[阿-可＋聚]便正治。复乞两[阿-可＋聚]。四五至十[阿-可＋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阿-可＋聚]。二百至五百[阿-可＋聚]。便复乞半国。王即与之。便正治。如是久远。桀贪生念。便兴半国兵。攻弟国即胜。便自得故国。复生念。我今何不悉兴一国兵攻二国三国四国。便往攻悉得胜。复正治四国。复生念。今我何不兴四国兵攻第五国。便往攻即复得胜。是时陆地尽。四海内皆属王。便改号自立为大胜王。天帝释便试之。宁知厌足不。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驹夷。欲得见王。被发拄金杖。持金瓶住宫门。守门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驹夷欲见王。王言大善。便请前坐。相劳问毕。却谓王言。我属从海边来。见一大国丰乐。人民炽盛。多有珍宝。可往攻之。王审足复欲得是国。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谓言。可益装船兴兵相待。却后七日。当将王往适。言天王便化去。到其日便大兴兵益装船。不见梵志来。是时王愁忧不乐。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国。如得驹夷不坚获。如期反不见。是时一国人民。回坐向王。王啼亦啼。王忧亦忧。王处忧未尝止闻识经偈。便生意而说言。

增念随欲　　已有复愿　　日盛为喜
从得自在

王便为众人。说欲偈意。有能解是偈义者。上金钱一千。时坐中有少年。名曰郁多。郁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义。相假七日乃来对。到七日白母言。我今欲到王所解王忧母谓子。子且勿行。帝王难事如燃火。其教如利刀。难可亲近。子言。母勿愁忧。我力自能淹王偈义。当得重谢。可以极自娱乐。便到王所言。我今来对其义。即说偈言。

增念随欲　　已有复愿　　已放不制
如渴饮汤　　悉以世地　　满马金银
悉得不厌　　有黠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长取增　人生亦尔　不觉欲增
饥渴无尽　日日复有　金山拄天
状若须弥　悉得不厌　有黠正行
欲致痛冥　未尝闻之　愿闻远欲
厌者以黠　厌欲为尊　欲漏难离
黠人觉苦　不随爱欲　如作车轮
能使致坚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悉舍所欲

王言知意。悉治世地尽。四海内无不至属。是亦可为厌。乃复远欲贪海外国。大胜王即谓郁多言。

童子若善　以尊依世　说欲甚痛
慧计乃尔　汝说八偈　偈上千钱
愿上大德　说义甚哀

郁多以偈报言。

不用是宝　取可自给　最后说偈
意远欲乐　家母大王　身羸老年
念欲报母　与金钱千　令得自供

大胜王。便上金钱一千。使得供养老母。佛语诸比丘。是时大胜者。即种稻梵志是也。时童子郁多者。则我身是也。我是时亦解释是梵志痛忧。我今亦一切断是梵志痛忧。已终不复着苦。佛以是本因。演是卷义。令我后学闻是说。欲作偈句为后世作明。令我经法久住。义足经。

增念随欲　已有复愿　日增为喜
从得自在　有贪世欲　坐贪痴人
既亡欲愿　毒箭着身　是欲当远
如附蛇头　违世所乐　当定行禅
田种珍宝　牛马养者　坐女系欲
痴行犯身　倒羸为强　坐服甚怨
次冥受痛　船破海中　故说摄意
远欲勿犯　精进求度　载船至岸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欢喜。

优填王第二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在句参国石间土室中。长发须爪。被坏衣。时优填王。欲出游观。到我迹山。侍者即敕治道桥。还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从美人妓女。乘骑到我迹山。下车步上。有一美人。经行山中。从崎至崎。顾见石间土室中。有一比丘。长须发爪。衣服裂败。状类如鬼。便大声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遥问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间土室中。王即拔剑从之。见比丘如是即问。汝何等人。对言。我是沙门。王问汝何等沙门。曰我是释迦沙门。王言。是应真耶。曰非也。宁有四禅耶。复言。无有也。宁三禅二禅耶。复言。无有。宁至一禅耶。对曰。言实一禅行。王便恚内不解。顾谓侍者黄门。以淫意念。是沙门凡俗人无真行。奈何见我美人。便敕侍者。急取断弦截来系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无过。今当怨死。我可拥护令脱是厄。便化作大猪身。徐走王边。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边。王便舍比丘。拔剑逐猪。比丘见王去远。便走出到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中。为诸比丘说本末。比丘即白佛。佛是时因是本。变有义生。命我比丘悉知经卷出语。为后世学作明。令我经道久住。是时佛说义足经。

系舍多所愿　　住其邪所遮
以遮远正道　　欲念难可慧
坐可系胞胎　　系色坚虽解
不观去来法　　慧是亦断本
贪欲以痴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从是当何依
人生当觉是　　世邪难可依
舍正不着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转是世苦　　生死欲溪流
死时乃念怨　　从欲诋胎极
自可受痛身　　流断少水鱼
以见断身可　　三世复何增
力欲于两面　　彼可觉莫着
莫行所自怨　　见闻莫自污
觉想观度海　　有我尊不计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无疑

佛说是义足经。比丘欢喜。

须陀利第三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国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懈。饭食衣被。卧床疾药。供所当得。是时梵志自坐其讲堂共

议言。我曹本为国王大臣人民理家所侍遇。今弃不复用。悉反事沙门瞿昙及诸弟子。今我曹当共作方便败之耳。便共议。今但当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杀之。以其死尸。埋于袛树间。尔乃毁伤沙门瞿昙及诸弟子。令恶名远闻。待遇者远离不复敬之。学者悉不复得衣食。皆当来事我曹。我曹便当为世尊。坏瞿昙世无能胜我曹者。即共行谓好首言。汝宁知我曹今弃不复见用。反以沙门瞿昙为师。汝宁能忿为众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唯舍寿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汝不能尔者从今以后。终不复内汝着数中也。女闻大不乐。即言诺。是我职当也。众学言。善哉。便共教女言。从今以后。朝暮到佛所。数往袛树间。悉令万姓见知汝如是我曹共杀汝。埋着袛树间。令瞿昙得毁辱不。小女即承教。数数往来沙门所。令众人知女如是。便取女杀埋着袛树间。众梵志便相聚会。到王宫门。称怨言。我曹学中。有一女独端正。花色无双。今生亡不知处。王谓言。女行来常在何所。共对言。常往来沙门瞿昙所。王言。尔者当于彼求。便从王乞吏兵。王即与之。寻求行转到袛树间。便掘出死尸着床上。共持于舍卫四道。悉遍里巷称怨言。众人观沙门瞿昙释家子。常称言德戒弘普无上。如何私与女人通。杀埋藏之。如是当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食时众比丘。悉持应器。入城乞食。众理家人民。遥见便骂言。是曹沙门。自称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当有何善。奈何复得衣食。众比丘闻如是。持空应器。出城洗手足。盛藏应器到佛所。作礼悉住不坐。如事具说。是时佛说偈言。

无想放意妄语　　众斗被箭忍痛
闻凡放善恶言　　比丘忍无乱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谤。不过七日耳。是时有清信女。字惟阎。于城中闻比丘求食悉空还。甚鄙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袛树。至佛所头面作礼。绕佛坐一边。佛为广说经法。惟阎闻经竟起。叉手白佛言。愿尊及比丘僧。从我家饭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阎便绕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难。汝与众比丘。入城悉于里巷四徼街道说偈言。

常欺倒邪冥　　说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　　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怨自贼
恶言截头本　　常关守其门
当尊反兴毁　　尊空无戒人
从口内众忧　　嫉心众不安
挎掩利人财　　力欺亦可致
是悉皆可忍　　是最以亡宝

有怨于正人　　世六余有五
恶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咤有十万

阿难即受教。俱入城。于里巷四街道。说如佛所言。即时舍卫人民。及诸里家。皆生意言释家子实无恶。学在释家。终不有邪行。是时众异梵志。自于讲堂有所讼。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于外出声言。汝曹自共杀好首。而怨佛及弟子乎。大臣闻是声。便入启王。王即召众梵志问。汝曹自共杀好首不。便言实尔。王怒曰。当重罚子曹。奈何于我国界。自称为道。而有杀害之心。即敕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卫城里巷匝。逐出国界去。佛以食时。从诸比丘。皆持应器入城。时有清信士。名阿须利。遥见佛。便往作礼。扬声白佛言。闻者不识四方名心甚悲。所闻经法。不能复诵。闻佛及比丘僧怨被恶名。佛谓阿须利言。不适有是宿命因缘。佛便说偈言。

亦毁于少言　　多言亦得毁
亦毁于忠言　　世恶无不毁
过去亦当来　　现在亦无有
谁尽寿见毁　　难形尚敬难

佛广为阿须利说经。便到须达家。直坐正座。须达便为佛作礼。叉手言。我属者悲。身不识方面。所闻经法不能复诵。闻佛及比丘僧怨被恶名。佛是时说偈言。

我如象行斗　　被疮不着想
念我忍意尔　　世人无喜念
我手无疮疡　　以手把毒行
无疮毒从生　　善行恶不成

佛广为须达说经。便到维阎家。直坐正座。维阎作礼竟。叉手言。属者我悲。身不识方面。所闻经法。不能复诵。闻佛及比丘僧怨被恶名。佛因为维阎说偈言。

无晓欲使恼　　内净外何污
愚人怨自误　　向风扬细尘

维阎是时。快饭食佛比丘僧竟。澡水与下坐。听佛说经。佛为说守戒净行。悉见诸道便而去。时国王波私匿。具从事骑。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树。欲前见佛故。乘骑未到。下车步入。遥见佛。便却盖解冠。却诸侍从。脱足金屣。便前为佛作礼就座。叉手白佛言。属者甚悲。身不识方面。所闻经法不复诵。闻佛及比丘僧怨被恶名。佛即为

王说偈言。

邪念说彼短　　解意谛说善
口直次及尊　　善恶舍不忧
以行当那舍　　弃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乱　　制欲人所诘

舍卫一国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从何因缘。致是恶名声厄。共视佛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适无敢难。佛悉知其所念。便说是义足经言。

如有守戒行人　　问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法道　　欲来学且自净
以止不拘是世　　常自说着戒坚
是道法黠所信　　不着绮行教世
法不匿不朽言　　毁尊我不喜恐
自见行无邪漏　　不着想何嗔喜
所我有以转舍　　鲜明法正着持
求正利得必空　　以想空法本空
不着余无所有　　行不愿三界生
可瞑冥悉已断　　云何行有处所
所当有悉裂去　　所道说无爱着
已不着亦可离　　从行拔悉舍去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欢喜。

摩竭梵志第四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讲堂。同学便着床上。共舁出于舍卫里巷四街道。举声言。见摩竭者。悉得解脱。今见死尸亦解脱。后闻名者亦解脱。诸比丘。食时悉持应器。入城求食。时见梵志说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应器。还到佛所。作礼竟皆就座。即为佛本末说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闻解。广为后世作明。令我经道久住。说是义足经。

我见净无有病　　信见谛及自净
有知是悉可度　　苦断习证前服
见好人以为净　　有慧行及离苦
黠除凶见净径　　断所见证至净
从异道无得脱　　见闻持戒行度
身不污罪亦福　　悉已断不自誉

悉弃上莫念后　　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　　有所念意便缚
常觉意守戒行　　在上行想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　　不矫言审有黠
一切法无有疑　　至见闻亦所念
谛见闻行力根　　谁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愿行至净
恩怨断无所著　　断世愿无所著
无所有为梵志　　闻见法便直取
淫不淫着污淫　　已无是当着净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镜面王第五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众比丘以食时。持应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曹宁可到异梵志讲堂。与相劳徕便就坐。是时诸梵志自共诤。生结不解。转相谤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于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猗行。汝道法难可亲。当前说着后说。当后说反前说。多说法非与重担不能举。为汝说义不能解。汝定知法极无所有。汝迫复何对。以舌戟转相中害。被一毒报以三。诸比丘闻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证。子曹正各起座。到舍卫求食食竟举藏应器。还到祇树入园。为佛作礼。悉坐一面。便如事具说。念是曹梵志学自苦。何时当得解。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痴冥。过去久远。是阎浮利地有王。名曰镜面。时敕使者。令行我国界无眼人悉将来至殿下。使者受敕即行。将诸无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敕大臣。悉将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将到象厩。一一示之。令捉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胁者背者耳者头者牙者鼻者。悉示已。便将诣王所。王悉问。汝曹审见象不。对言。我悉见。王言何类。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扫帚。得尾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埵。得胁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头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复于王前。共诤讼象。谛如我言。王是时说偈言。

今为无眼会　　空谛自谓谛
见一言余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诸比丘。是时镜面王者。即我身是。时无眼人者。即讲堂梵志是。是时子曹无智坐空诤。今子曹亦冥。空诤无所益。佛是时生是义。具捡此卷。令弟子悉解。为后世作明。令我经道久住。说是义足

经。

自冥言是彼不及　　着痴日漏何时明
自无道谓学悉尔　　但乱无行何时解

常自觉得尊行　　自闻见行无比
已堕系世五宅　　自可奇行胜彼
抱痴住淫致善　　已邪学蒙得度
所见闻谛受思　　虽持戒莫谓可
见世行莫悉修　　虽黠念亦彼行
兴行等亦敬待　　莫生想不及过
是已断后亦尽　　亦弃想独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虽见闻但行观
悉无愿于两面　　胎亦胎舍远离
亦两处无所住　　悉观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见闻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观法竟见意　　从是得舍世空
自无有何法行　　本行法求义谛
但守戒求为谛　　度无极众不还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老少俱死第六

闻如是。佛在娑扫国城外安延树下。时有一行车人。出城未到安延树。车毂道败。便下道一面。悒愁而坐。佛是时持应器从阿难入城求食。道见车毂败坏。其主下道坐。悒愁不乐。即说是优檀经。

如行车于道　　舍平就邪道
至邪致忧患　　如是坏毂轮
远法正亦尔　　意着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　　亦有坏毂忧

佛便入城。城中时有一梵志死。寿年百二十死。复有一长者子。年七岁亦死。两家俱送丧。皆持五彩幡。诸女弱皆被发。亲属啼哭悲泪。佛见因问阿难。是何等人聚会。悲哀声甚痛。阿难即如事对。佛因是本。有生是义。令我弟子悉解捡是卷。为后世作明。令我经法久住。时佛说是义足经。

是身命甚短　　减百年亦死
虽有过百年　　老从何离死

坐可意生忧　　有爱从得常
爱憎悉当别　　见是莫乐家

死海无所不漂　　宿所贪爱有我
慧愿观谛计是　　是无我我无是
是世乐如见梦　　有识寤亦何见
有贪世悉亦尔　　识转灭亦何见
闻是彼悉已去　　善亦恶今不见
悉舍世到何所　　识神去但名在
既悲忧转相嫉　　复不舍贪着爱
尊故断爱弃可　　远恐怖见安处
比丘谛莫妄念　　欲可远身且坏
欲行止意观意　　已垂谛无止处
无止者亦尊行　　爱不爱亦嫉行
在悲忧亦嫉行　　无濡沾如莲华
已不着亦不望　　见闻邪吾不爱
亦不从求解脱　　不污淫亦何贪
不相贪如莲华　　生在水水不污
尊及世亦尔行　　所闻见如未生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弥勒难第七

闻如是。佛在王舍国多鸟竹园中。时众老年比丘。在讲堂坐行内事。转相问法。采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闻说内事律法难问。问不随律言。亦无礼敬。是时贤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谓舍利弗言。无。弟。勿于老年比丘。有所疑随所言恭敬先学。广为舍利弗说定意经。如有贤者子。发道久在家生意。复念净法。便除须发已。信舍世事。被法衣作沙门。精进行。附正离邪。已证为行。自知已度。时贤者弥勒。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为弥勒作礼便就座。弥勒即如法律难问。舍利弗冥于是事不能对。弥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盥澡藏应器。还到佛所。作礼毕就座。以偈问佛言。

淫欲着女形　　大道解痴根
愿受尊所戒　　得教行远恶
意着淫女形　　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卧　　是行失次第
本独行求谛　　后反着色乱
犇车亡正道　　不存舍正耶

坐值见尊敬　　失行亡善名
见是谛计学　　所淫远舍离
且思色善恶　　已犯当何致
闻慧所自戒　　痛惭却自思
常行与慧合　　宁独莫乱俱
着色生邪乱　　无势亡勇猛
漏戒怀恐怖　　受短为彼负
已着入罗网　　便欺出奸声
见犯因缘恶　　莫取身自负
坚行独来去　　取明莫习痴
远可独自处　　谛见为上行
有行莫自憍　　无倚泥洹次
远计念长行　　不欲色不色
善说得度痛　　悉世淫自食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勇辞梵志第八

佛在舍卫国。当留三月竟。一时于祇树给孤独园中。是时堕沙国。诸长者子。共赁一梵志。名勇辞。使之难佛取胜。谢金钱五百。梵志亦一时三月。讽五百余难。难中有变。自谓无胜己者。佛三月竟。从众比丘。欲到堕沙国。转行郡县说经。次到堕沙猴猿溪边高观殿中。诸长者子。即闻佛众比丘到国。即相聚会合五百余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国。宜早穷难。梵志即悉从长者子。往到佛所。相劳问便坐一面。长者子中。有为佛作礼者。向佛叉手者。默然者。悉就座。梵志熟视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与言。便内恐怖慑。不能复语。佛悉知梵志及长者子共议作。便说是义足经。

自说净法无上　　余无法明及我
着所知极快乐　　因缘谛住邪学
常在众欲愿胜　　愚放言转相烧
意念义忘本语　　转说难慧所言
于众中难合义　　欲难义当竟句
在众穷便嗔恚　　所难解众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　　自计非后意悔
语稍疑忘意想　　欲邪难正不助
悲忧痛所言短　　坐不乐卧喑咋
本邪学致辞意　　语不胜转下意
已见是尚守口　　急开闭难从生

意在难见对生　　出善声为众光
辞悦好生意喜　　着欢喜彼自彼
自大可堕漏行　　彼不学从何增
已学是莫空诤　　不从是善解脱
多倚生痛行司　　行求辈欲与难
勇从来去莫惭　　令当谁与汝议
抱冥柱欲难曰　　汝邪谛自守痴
汝行花不见果　　所出语当求义
越邪度转求明　　法义同从相伤
于善法勇何言　　彼善恶受莫忧
行亿到求到门　　意所想去谛思
与大将俱议军　　比萤火上遍明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摩因提女第九

佛在句留国。县名悉作法。时有一梵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双。前后国王亦太子及大臣长者来求之。父皆不应。得人类我女者。乃与为妇。佛时持应器。于县求食食竟盥澡藏应器。出城到树间闲静处坐。摩因提。食后出行园田。道经树间。便见佛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还家谓妇言。儿母宁知得所愿不。今得婿踰于女。母闻亦喜。即庄饰女。众宝璎珞。父母俱将女出城。母见佛行迹。文现分明。谓父言。宁知空出终不得婿。何故。妇说偈言。

淫人曳踵行　　恚者敛指步
痴人足蹀地　　是迹天人尊(地恐弛之错)

父言。痴人莫还为女作患。女必得婿。即将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为妾。女见佛形状端正无比。以三十二相。璎珞其身。如明月珠。便淫意系着佛。佛知其意如火燃。佛即时说是义足经言。

我本见邪三女　　尚不欲着邪淫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触尚不可
我所说淫不欲　　无法行不内观
虽闻恶不受厌　　内不止不计苦
见外好筋皮裹　　尊云何当受是
内外行觉观是　　于黠边说痴行

亦见闻不为黠　　戒行具未为净
不见闻亦不痴　　不离行可自净
有是想弃莫受　　有莫说守口行
彼五恼闻见弃　　慧戒行莫淫净
世所见莫行痴　　无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堕冥法　　以见可谁有净
谛见闻尔可谓　　谛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　　今奈何口欺尊
等亦过亦不及　　已着想便分别
不等三当何诤　　悉已断不空计
有谛人当何言　　已着空谁有诤
邪亦正悉无有　　从何言得其短
舍欲海度莫念　　于[阿-可＋聚]县忍行黠
欲已空止念想　　世邪毒伏不生
悉远世求败苦　　尊言离莫与俱
如水华净无泥　　重尘土不为萎
尊安尔无所贪　　于世俗无所著
亦不转所念想　　行如度不随识
三不作堕行去　　舍不教三世事
舍不想无有缚　　从黠解终不懈
制见想余不取　　便厌声步三界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异学角飞第十

闻如是。佛在王舍国多鸟竹园中。为国王大臣长者人民所敬事。以饭食衣被卧床疾药。共所当得。时梵志六世尊。不兰迦葉。俱舍摩却梨子。先跪鸠堕罗知子。稽舍今陂梨。罗谓娑加遮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余梵志。共在讲堂议言。我曹本为世尊。国王人所待敬。云何今弃不复见用。悉反承事沙门瞿昙及弟子。念是释家子。年尚少学日浅。何能胜我曹。但当与共试道。乃知胜不耳。至使瞿昙作一变。我曹作二。瞿昙作十六。我曹作三十二。转倍之耳。便共与频沙王近亲大臣语重谢。令达我曹所议变意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语。王闻大嗔恚。数谏通语臣已。便还归里舍。众梵志忽见佛独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宫门。上书具说变意。王即现所尊六人向嗔恚大骂。王已见谛。得果自证。终不信异学所为。便谓傍臣。急将是梵志释。逐出我国界去。梵志见逐。便相将到舍卫国。佛于王舍国教授竟。悉从众比丘。转到郡县。次还舍卫国只桓中。梵志等不忍见佛得敬巍巍。便聚会六师。从诸异学。到波私匿王所。具说其变意。王即听之。便乘骑

到佛所。头面着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愿。诺世尊道德深妙。可现变化。使未闻见者生信意。已闻见者重解。使异学无余语。佛语王言。却后七日。当作变化。王闻欢喜。绕佛三匝而去。至期日。便为作十万坐床。亦复为不兰等。作十万坐床息。时舍卫人民。悉空城出观。佛出威神。时梵志等。便各就座。王起白佛。诺世尊可就座现威神。是时般识鬼将军。适来礼佛。闻梵志欲与佛捔道。便作[韋*風]风雨吹其座。复雨沙砾。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动八方。不兰等。见佛座燃如是。悉欢喜自谓道德使燃。佛现神竟。炎燃则灭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为。便向内忧有悔意。佛即起师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劳神。我欲与异学俱现神。佛言。不须自就座。吾自现神足。贫贱清信士须达女作沙弥。名专华色。与目揵兰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劳威神。我今愿与之共捔道。佛言不须且自还座。我自现神足。佛意欲使众人得福安隐。悉愍人天令得解脱。复伏梵志等。亦为后世学者作慧。使我道于未来得住留。佛时现大变神足。即从师子座飞起。往东方虚空中步行。亦箕坐猗右胁。便着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杂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灭乃从南方来。复灭乃从西方来。复灭乃从北方虚空中住。变化所作。亦如上说。坐虚空中。两肩各出一百叶莲花。头上出千叶华。华上有佛坐禅。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动十方。佛即摄神足。还师子座。是时梵志等。默然无言。皆低头如鸠睡。时持和夷铁。便飞于虚空。见炎炯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见耳。适现子曹。便大恐怖战栗。衣毛皆竖各各走。佛便为雨众人。广说经法。说布施持戒善见天径薄说爱欲好痛说其灾害着苦无坚固。佛以慧意。知众人意濡住不转。便为说四谛。中有身归佛者。归法者。归比丘僧者。有长跪者。受戒者。有得沟港者。得频来者。得不还者。是时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缘弃家为道。复有斗讼。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着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语弟子亦语。佛语化人默然。化人语佛默然。何以故。正觉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着地。向佛叉手。以偈难问言。

斗讼变何从起　　致忧痛转相疾
起妄语转相毁　　本从起愿说佛
坐忧可起变讼　　转相嫉致忧痛
欲相毁起妄语　　以相毁斗讼本
世可爱何从起　　转世间何所贪
从置有不复欲　　从不复转行受
本所欲着世爱　　以利是转行苦
不舍有从是起　　以故转后复有
随世欲本何起　　从何得别善恶

从何有起本末　　所制法沙门说
亦是世所有无　　是因缘便欲生
见盛色从何尽　　世人悉分别作
所从欺有疑意　　亦是法雨面受
念从何学慧迹　　愿解法明学说
所有无本从何　　无所亲从何灭
盛亦减悉一义　　愿说是解现本
有亦无著细濡　　去来灭无所有
盛亦灭义从是　　解现贤本尽是
世细濡本从何　　着世色从何起
从何念不计着　　何因缘着可色
名色授着细濡　　本有有色便起
宁度痴得解脱　　因缘色着细濡
从何得舍好色　　从众爱从何起
所著心宁悉尽　　谛行知如解脱
不想想不色想　　非无想不行想
一切断不著者　　因想本戏随苦
我所问悉已解　　今更问愿复说
行[涅-日＋乖]悉成具足　　设无不胜尊德
是极正有何邪　　向径神得果慧
尊行定树林间　　无有余最善说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已着不戒行
疾行问度世间　　断世舍是彼身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佛说义足经卷下

猛观梵志经第十一

闻如是。佛在释国迦维罗卫树下。从五百比丘。悉应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担。闻义已度。所之生胎灭尽。是时十方天下地神妙天来佛所。欲见尊德及比丘僧。是时梵四天王相谓言。诸学人宁知。佛在释国迦维罗卫树下。从五百真人。复十方天地诸神妙天。悉来礼佛。欲见尊威神及诸比丘。我今何不往见其威神。四天王即从第七天飞下。譬如壮士屈伸臂顷。来到佛边。去尊不远。便俱往礼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今大会于树间　　来见尊皆神天
今我来欲听法　　愿复见无极众

二梵天适就座便说偈言。

在是学当制意　直学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两辔　护眼根行觉意

三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力断七伏邪连　意着止如铁根
舍世观净无垢　慧眼明意而摄

四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有以身归明尊　终不生到邪冥
舍人形后转生　受天身稍离患

是时坐中有梵志。名为猛观。亦在大众中。意生疑信因缘。佛知猛观梵志所生疑。是时便作一佛。端正形类无比。见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复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说。便向佛叉手。以偈叹言。

人各念彼亦知　各欲胜慧可说
有能知尽是法　遍行求莫隅解
取如是便生变　痴计彼我善慧
至诚言云为等　一切是善言说
不知彼有法无　冥无慧随彼黠
冥一切痛远黠　所念行悉彼有
先计念却行说　慧已净意善念
是悉不望黠减　悉所念着意止
我不据是悉上　愚可行转相牵
自见谨谓可谛　自己痴复受彼
自说法度无及　以自空贪来盗
已八冥转相冥　学何故一不道
一谛尽二有无　知是谛不颠倒
谓不尽谛随意　以故学一不说
何谛是余不说　当信谁尽余说
饶余谛当何从　从何有生意识
识无余何说余　从异想分别择
眼所见为着可　识若欺尽二法
闻见戒在意行　着欲黠变讼见
止校计观何羞　是以痴复授彼
痴何从授与彼　彼绮可善黠我

便自署善说已　有讼彼便生怨
坚邪见望师事　邪黠酷满绮具
常自恐语不到　我常戒见是辟
见彼谛邪惭藏　本自有惭藏黠
以悉知黠分别　痴悉无合黠行
是为谛住乃说　悉可净自所法
如是取便乱变　自因缘痛着污
从异行得解净　彼虽净不至尽
是异学闻坐安　自贪俱我坚盛
自己盛坚防贪　有何痴为彼说
虽教彼法未净　生计度自高妙
谛住释自在作　虽上世亦有乱
弃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法观梵志第十二

闻如是。佛在释国迦维罗卫树下。与五百比丘俱。皆应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担。以义自证。会胎生尽。尔时十方天地神妙天。亦来礼佛。欲见尊德及比丘僧。是时第七天四天王相谓言。诸学人宁知。佛在释国迦维罗卫树下。从五百真人。复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礼欲见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见其威神。四天王即从第七天飞下。譬如壮士屈伸臂顷。来到佛边。去尊不远。便俱往礼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今大会于树间　来见尊皆神天
今我来亦听法　愿复见无胜众

二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在是学当制意　直觉行知身正
如驭者善持辔　护眼根行觉意

三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力断七拔邪连　意着止如铁根
舍世观净无垢　黠根明意服软

四梵天就座便说偈言。

有是身归明尊　　终不生到邪冥
舍人形转后尊　　受天身稍离患

是时座中。有梵志名法观。亦在大众中因缘所计。见于泥洹脱者有支体。以故生意疑信因缘。佛知法观梵志所生疑。是时便作一佛。端正形类无比。见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复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说。便向佛叉手。以偈叹言。

如因缘见有言　　如已取悉说善
一切彼我亦轻　　亦或致在善缘
少自知有惭羞　　诤变本说两果
见如是舍变本　　愿观安无变处
一切平亦如地　　是未尝当见等
本不等从何同　　见闻说莫作变
猗着是众可恶　　可见闻亦所念
雨出净谁为明　　爱未除身复身
以戒摄所犯净　　行谛祥已具住
于是宁经至净　　可恐世在善说
已离谛更求行　　悉从罪因缘受
亦如说力求净　　自义失生死苦
行力求亦不说　　眼如行亦思惟
死生无尽从是　　如是慧亦如说
戒彼行一切舍　　罪亦福舍远去
净亦垢不念觉　　无沾污净哀受
修是法度彼一　　说无行为远欺
受如是便增变　　各因谛世邪利
自所法便称具　　见彼法诘为漏
无等行转相怨　　自见行不随污
凡所说黠代恐　　无于法有所益
无慧众异说净　　所系着住各坚
各尊法如闻止　　演如解自师说
无法行但有言　　彼所净因一心
言如是彼亦说　　一所见从净堕
便自见怨所作　　坐胜慧自大说
所摄着求便脱　　念所信无所住
本所因在好说　　净行在彼未除
观世人见名色　　以其智如受知
欲见多少我有　　不从是善净有
有慧行累无有　　知亦见正以取
见无过是法行　　度是乱不更受

慧意到无所至　　不见坚识所觉
如关闭制所著　　但行观无取异
尊断世所受取　　取与生不应坚
静亦乱在观舍　　在是恶哀凡人
弃故成新不造　　无所欲何所著
脱邪信勇猛度　　悉已脱世非世
一切法无所疑　　悉见闻亦何念
舍重担尊正脱　　不愿过常来见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兜勒梵志第十三

闻如是。佛在王舍国于梨山中。尔时七头鬼将军。与鵰摩越鬼将军共约言。其有所治处生珍宝。当相告语。尔时鵰摩越鬼将军所治处池中。生一莲花千叶。其茎大如车轮。皆黄金色。鵰摩越鬼将军。便将五百鬼。来到七头鬼将军所。便谓七头言。贤者宁知我所治池中生千叶莲花。但茎大如车轮。皆黄金色。七头鬼将军即报言。然贤者宁知我所治处。亦生神珍宝。如来正觉。行度三活。所说悉使世人民得安雄生无上法乐坚无比。已生宝何如贤者宝。复以月十五日。说戒解罪。鵰摩越鬼将军。报七头言。

今十五大净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着在何处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见断苦　　洞视是现法
从苦复苦生　　断苦不复生
径闻八通道　　无怨甘露欲
今往具礼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学以作　　一切有无止
宁有憎爱不　　所念意乃随
意坚于行住　　已止无所有
憎爱无所在　　念空无所随

宁贪不与取　　宁依无恼害
宁舍有真行　　宁慧无所著
舍贪不与取　　愍哀及蠕动
断念不邪着　　觉痛当何亲
宁守口不欺　　断嫉无粗声
守正不谗人　　无念斗乱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粗声断
守行何谗人　　悉空彼何乱
宁不染爱欲　　意宁净无秽
所著宁悉尽　　在法宁慧计
宁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净
一切断不着　　宁至无胎世
三活谛已见　　所行净无垢
行法悉成就　　从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悉已止
尊行定树间　　俱往观瞿昙
真人鹿[跳-兆＋專]肠　　少食灭邪贪
疾行问度法　　断痛从何脱
观瞻如师子　　恐怖悉无有
佛所头面礼

七头鬼将军。及鵾摩越等。各从五百鬼。合为千众。俱到佛所。皆头面礼佛。住一面。鵾摩越鬼将军。便白佛言。

真人鹿[跳-兆＋專]肠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树间　　吾人问瞿昙
是痛从何灭　　从何行脱痛
断疑问现义　　云何脱无苦
断苦痛使灭　　行是痛苦尽
舍疑妙说持　　如义无有苦
谁造作是世　　谁造作可着
谁造世所有　　谁造为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着
六造世所有　　六造为世苦
谁得度是世　　昼夜流不止
不着亦不悬　　深渊谁不没
一切从持具　　从慧思想行
内念着意识　　是德无极度
已离欲世想　　色会亦不往
不着亦不悬　　是乃无没渊
从何还六向　　何可无有可
谁痛亦想乐　　无余灭尽去
是六还六向　　是生不复生
名灭已无色　　已尽有何余
大喜步往道

大将军七头　　会当报重恩
开道现大尊　　法施无有上
今鬼合千众　　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归　　为世尊大师
今已辞求过　　各还国政治
今悉礼正觉　　念法归尊法

尔时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众中。便生意于泥洹脱者支体因缘。因是便意生疑。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无比。见莫不喜者。形类过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化人适言弟子亦言。弟子适言化人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叹言。

愿问贤神俞曰　　远可靖大喜足
从何见学得灭　　悉不受世所有
本是欲多现我　　从一绮便悉乱
所可有内爱欲　　从化坏常觉识
莫用是便自见　　不及减若与等
虽见誉众所称　　莫贡高蹶彼住
如所法为已知　　若在内若在外
强力进所在作　　无所得取无有
且自守行求灭　　学莫从彼求灭
以内行意着灭　　亦不入从何有
在处如海中央　　无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尔　　觉莫增识与意
愿作大慧眼视　　已证法复现彼
愿作光仁善恕　　诸捡式从致定
且摄眼左右着　　不受言关闭听
戒所味莫贪着　　我无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粗细　　莫还念作悲思
所可念便生愿　　有来恐慧莫畏
所得粮及饮浆　　所当用若衣被
取足止莫虑后　　从是止余莫贪
常行定乐树间　　舍是理无戏犯
若在坐若在卧　　闲静处学力行
莫自怨捐睡卧　　在学行常严事
弃晻忽及戏謔　　欲世好悉远离
舍兵凿晓解梦　　莫观宿善恶现
莫现慧于胞胎　　悉莫凿可天亲

莫造作于卖买　　莫于彼行欺利
莫作贪止县国　　莫从彼求欲利
莫乐行不诚说　　悉莫行两面辞
尽寿求慧所行　　具持戒莫轻漏
横来诘莫起恐　　见尊敬莫大语
所贪弃不可嫉　　舍两舌恚悲法
所欲言学贪着　　莫出声粗邪漏
无羞惭莫从学　　所施行莫取怨
闻粗恶不善声　　从同学若凡人
善关闭莫与同　　慧反应不过身
知如来谛已正　　不戏作着意作
从宴净见已灭　　不戏疑昙瞿教
自致慧不忘法　　证法无数已见
常从慧如来学　　好不着从是慧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莲花色比丘尼第十四

闻如是。佛在忉利天上。当竟夏月。波利质多树花适好盛。坐濡软石上。欲为母说经。及忉利天上诸天。尔时天王释。到佛所为佛作礼。便白佛言。今当用何时待遇尊。佛告天王。用阎浮利时待我。天王得教。即礼佛欢喜而去。尔时贤者摩诃目犍连。亦在舍卫。亦竟夏月。于祇树给孤独园中。尔时四辈悉到目犍连所。比丘辈。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四辈悉礼目犍连。各一面住。便共问目犍连。今世正眼为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犍连便告四辈。今佛在忉利天上。当竟夏三月。念母怀妊勤苦故留说经。及忉利诸天。在波利质花树下濡软石上。树高四千里。布枝二千里。树根下入二百八十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舍便还复。摩诃目犍连。广复为四辈说经法。便默然。诸四辈闻经。欢喜着念。便礼目揵连悉去。至竟夏三月。复众四辈。皆悉来到目揵连所。头面礼竟。悉就座。共白目揵连。善哉贤者。学中独多神足。愿烦威神到佛所。为人故礼佛足。以我人语白佛。阎浮利四辈。饥渴欲见尊。善哉佛。愍念世间人。愿下阎浮利。目犍连闻如是默然。可四辈。复以经法戒。四辈众欢喜。目犍连辞。四辈悉起礼。复起绕目犍连而去。尔时目犍连。便取定意。如壮士屈伸臂顷。从阎浮利灭。便往天上。去佛不远。是时佛在无央数天中央。坐说经法。目犍连便生想。如来在天众中。譬如阎浮利。佛即知目犍连意想所念。告目犍连言。不与世间等。迅去即便去。欲使来即来。去来随我意所念。目犍连白佛言。是天众多好甚乐。天中有先世一心自归于佛。寿尽来生天上。或有身归法者。或自归僧者。寿尽皆

来生天上。或有先世净心乐道。寿尽来生天上。佛言。目犍连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归佛归法归僧心乐道。寿尽皆来生天上。尔时天王释。坐在佛前。意尊佛语及目犍连所言。即言。贤者目犍连所说实如是。先世有身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及净心乐道。皆来生天上。是时有八万天。坐在天王释后。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犍连。亦其王所言。便言贤者目犍连可所说者。实如贤者言。其有先世作人时。身归三正净心乐道。寿尽皆来生天上。尔时八万天因缘目犍连各各自陈我得沟港。目犍连便前作礼。头面着佛足。便白佛言诺阎浮利四辈。饥渴欲见佛。善哉愿尊愍念世间。以时下到阎浮利。佛便告目犍连。汝且下语世间四辈。佛却后七日当从天上来下安详会于优昙满树下目犍连言。诺受教便起作礼。绕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便灭于忉利天。即住阎浮利地上悉告世间人。佛却后七日。当从天上来下安详会于优昙满树下佛于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臂顷佛于忉利天。上至盐天。为诸天说经。灭于盐天。即至兜术天。复从兜术天灭。即至不憍乐天。化应声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无量水天。水音天。约净天。遍净天。净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淳天。近际天。快见天。无结爱天。已说经。悉使大欢悦。便与天上色天。俱下住须大施天。从上下悉从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敛上有色天。悉复敛有欲天。来至第二天须弥巅上住。是时有天子堕彼逻。被王教意。便化作三阶。一者金。二者银。三者琉璃。佛从须弥巅。下至琉璃阶住。梵天王。及诸有色天。悉从佛右面。随金阶下。天王释。及诸有欲天。从佛左面。随银阶下。佛及诸无数有色天释。亦诸无数有欲天。悉下到阎浮利安详会优昙满树下。是使无数人民悉来会。欲见佛。欲闻法。是时莲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轮王服。七宝导前。从众力士兵。飞来趣佛。是大众人民。及长者帝王遥见金轮王悉下。道不敢当。前广作径路。莲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时天亦见人。人亦悉见天。以佛威神。天为下。地为高。人悉等。天亦无贪意在人。人亦无贪意在天。时有人贪着乐金轮王。是时有一比丘。坐去佛不远。便箕坐直身。意着捡戒。比丘见天乐会亦人乐会。自生念言。是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贪是。何愿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沟港道。已自证。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说偈言。

有利得人形　　持戒得为天
于世独为王　　见谛是独尊

是时莲花色比丘尼。适到佛前。便摄神足七宝及兵众悉灭不现。独住无发衣法衣。便头面着佛足。佛因到优昙满树下坐。成布席坐适坐。便为大众人民。广说经法。说布施持戒善现天径说欲五好痛说具恶。佛知人意稍濡离粗。便现苦谛习尽道谛。中有身归佛归法归比丘

僧者。中有随力持戒者中有得沟港自证频来。至不还道自证。是时贤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于佛前。以偈赞佛言。

今恭礼雄遍观　　见谛现说被度
常慈哀见福想　　然人天得何赞
度无极复道彼　　舍恐怖就安乐
广说法遍照世　　闻每乐不死安
尊戒海广无度　　义深大善行明
无秽净垢不着　　慧船大度三界
无缺伤无减增　　尊不着已行舍
从戒尊三界师　　从见世去无还
心住贤无过尊　　自在定人天雄
明慧力致金色　　何人天不礼尊
师观世两众会　　虽观舍不着过
意观意无垢心　　三界空尊所空
是世行拔后根　　定至定趣甘露
今神天服于尊　　悉叉手观觉身
已无疑乐法坚　　悉知识人天心
亦如行虫兽心　　宴净然愍苦橐
自恣化在天下　　正真定收取易
意制念伏彼信　　天人世觉独尊
道德妙与谁双　　观尊形何时厌
于三界独步行　　戒义坚若宝山
垂绮愿三界恐　　舍嫉念无恩爱
慧在定明如日　　无瑕秽夜月光
着净戒现净行　　有净慧善过净
住净法现净光　　高山雪见照然
十五夜星中月　　今观尊人天雄
法悉照明人天　　身相现络真珠
谛复谛猛善说　　自行致本无师
释家子独见妙　　慧千眼去疮疣
言盛濡意无粗　　出声悲人天坐
闻尊语甜美法　　渴饮饱如流海
取法尔有何非　　审奉行到彼安
说议断后不思　　闻尊声眼每灭
慧现径直无邪　　涉先迹致故成
顾念后告冥者　　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义无所比
从法计舍世念　　尊系着无余处

是时贤者舍利弗。在众中坐。便起座。偏袒叉手。以偈叹曰。

未尝见有是者　　未尝闻有说者
尊如是威神天　　从兜术来至是
天人世悉拥护　　重爱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为转　　乐独行着中央
无忧觉我善行　　到上教复还世
饶心解坏欲身　　恶行出有善义
若比丘有厌心　　行有败有空生
在树下若旷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处下床卧　　来恐怖凡几辈
行何从志不畏　　或久后所行处
世几辈彼来声　　若往来在方面
比丘处不着意　　所止处寂无向
口已出善恶响　　在行处当何作
持戒住行不舍　　比丘学求安祥
云何学戒不漏　　独在行常无伴
欲洗冥求明目　　欲鼓[鼻*皮]吹内垢

佛谓舍利弗。意有所厌恶。及有所著。在空床卧行欲学。如法今说。令汝知听。

五恐怖慧不畏　　至心学远可欲
勤蚱蜢亦蜕虫　　人恶声四足兽
非身法意莫识　　无色声光无形
悉非我悉忍舍　　莫闻善贪[阿-可＋聚]县
所被痛不可身　　恐若各悉受行
是曹苦痛难忍　　以精进作拒捍
愿绮想念莫随　　掘恶栽根拔止
着爱可若不可　　有已过后莫望
存黠想熟成善　　越是去避粗声
忍不乐坐在行　　四可忍哀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　　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　　学造弃行远可
有未有苦乐苦　　知其度取可止
闻关闭县国行　　粗恶声应莫愿
举眼人莫妄瞻　　与禅会多莫卧
观因缘意安祥　　止安念疑想断
取莫邪与无欺　　慈哀视莫恐气
如对见等心行　　冥无明从求鲜

被恶语莫增意　　故怨语于同学
放声言濡若水　　愧惭法识莫想
若为彼见尊敬　　有行意离莫受
若色声若好味　　香细滑是欲捐
于是法莫媟着　　学制意善可脱
戒遍观等明法　　行有一旧弃冥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子父共会第十五

闻如是。佛在释国。从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老年悉得应真六达所求皆具。佛从教授县国。转到迦维罗卫城外尼拘类园中。迦维罗卫诸释。闻佛从老年应真千比丘。转行教授。已到是国。近在城外园中。便转相告语。先鸡鸣悉当会。自共议言。诸贤者正使太子不乐道。当作遮加越王。我曹悉当为其民耳。今弃七宝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长者。家出一人。亦从佛求作沙门。诸释如是。众为复增。便从迦维罗卫城出。欲见尊德。欲闻明法。诸释女人。亦复聚会。俱到佛所。欲闻明法。尔时佛取神足定意适定。便在空中步行。尔时诸释。见佛步行虚空中。悉欢喜生敬爱心。尔时悦头檀王。便以头猗着佛足作礼竟。便一面住。迦维罗卫民悉不平。王为佛作礼是何法以还礼子。王即闻民悉不平已如是。王便言。诸贤者。是太子生时。地大动现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七步。无所抱猗便左右视出声言。三界甚苦。何可乐者。诸天于空中持白盖。复散摩尼花。复鼓五百乐。复雨香水。盥浴太子。诸民尔时我第一为太子作礼。诸贤者。太子在园阎浮树下。晨起往坐。便得卧。树枝叶悉在太子东作荫。禺中至晡。树枝叶悉复在西为太子作荫。树尚不违太子身。诸民尔时我第二为太子作礼。王尔时说偈曰。

今为三勇猛黠　　以头礼遍观足
初生时动天地　　坐树荫身不露

佛尔时摄神足。下座比丘僧前咸坐上。诸释及释诸女人。皆头面礼佛。各就座。王亦就座。即偈叹佛言。

象马驾金车　　乘行台阁间
金足蹈遍地　　足云何生胝
神足为我车　　恣心无限度
乘是神妙车　　世车安可久
素被细软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为我衣　　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学造　　我已觉如来
本乐高殿舍　　随时造阁楼
今独宿树间　　恐怖当何依
瞿昙世无怨　　造仇淫已断
脱欲念无忧　　无仇当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日乃得食　　粗恶有何乐
我先饭法味　　弃贪从苦空
悉断四饭本　　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花香　　伎女乐从行
起止山树间　　谁当浴明者
乐法戒为河　　净黠悉在中
斗极往浴净　　游度不复还

尔时佛为王及诸释女人。广说经法。先现布施持戒现天径微说善痛道其苦导现达世近亲三十七品从可得安如。佛以道意。知悦头檀王意满喜已性濡。无乱缚解。可为说善度法。便说苦谛习尽道谛。佛说是四谛法。王即在座开解。三毒垢除。于法中得谛眼。譬如净缯投于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尔时王见谛疑断。在法开解。便起座向佛。叉手白言。已近已近。已远已远。今我身归佛法及比丘僧受我为清信士。尽形寿悉不犯已净。故释中亦有身归佛者。归法者归僧者。释诸女人。自归亦如是。中有持不杀戒者。持不盗戒。持不淫戒。持不欺戒。中有远酒不饮酒戒。尔时悦头檀王见法甚明见谛无疑。在法勇猛。便起座向佛叉手。以是义足偈叹言。

有戒具当何见　　云说言从阴苦
愿瞿昙解说此　　问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弃重恚　　亦不着后来愿
来现在亦不取　　亦不受尊敬空
未来想不着爱　　久远想亦不忧
行远可舍细软　　邪见尽少无有
已去恐无畏怖　　不可动信无疑
无嫉心乐彼与　　行如是爱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　　自多得慧无嫉
不恶丑不嫫冶　　不两舌舍戏疑
意悉脱无所著　　弃自见无绮妄
安庠行能解对　　亦不欲断欲想
不学求所乐欲　　悉无有亦不忧

无怨恚舍爱欲　　不为味所可使
不自高我无等　　得对毁横取敬
当行观止意念　　见善恶非次望
去所在无所止　　观向法当何着
欲色空亦无色　　从黠计不欲脱
爱已灭乃已息　　三界空无乐意
悉解离何从得　　多从海度无忧
不愿生见有子　　列地行愿宝增
来不生去不到　　欲何索从何得
悉无能说到处　　众学沙门游心
悉令求所在处　　如触冒知如去
亦不嫉亦无贪　　虽在高尊不乐
不乐中下不乐　　从法生非法舍
是悉空亦无有　　从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乐人　　意已止便到尽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与悦头檀王。及释人民。悉欢喜。

维楼勒太子第十六

闻如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迦维罗卫诸释。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诸释悉共言。从今已后。莫使沙门梵志释中衣冠。及长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余人乃当从后入耳。尔时舍卫国王子惟楼勒。以事到释国。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便还其国诸释闻太子惟楼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乐。嗔恚不解。便出声骂。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弃深七尺所。更取净土复其处。便复取牛湩洗四殿。惟楼勒太子闻诸释不净恶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复其处。悉以湩洗四殿复骂我为婢子污是新殿。闻内结。悲着心。我后把国政者。当云那治诸释。从是不久。舍卫国王崩。大臣集议。征太子拜为王。惟楼勒王。即问傍大臣者。有不净恶国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诸释不净恶我。诸释是佛亲家。至使佛有恩爱在诸释者。终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弃世欲。无恩爱在亲属。欲治诸释罪无所难。王闻白如是。即敕兴四种兵象马车步兵出城引号。当攻迦维罗卫城。佛以食时。持应器入舍卫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于释树下薄枝叶少荫凉。在其下望王兴兵行大道。遥见佛在薄荫树下坐。即下车到佛所。礼竟住一面。白佛言。诺今有余大树枝叶茂盛多阴凉。大树名为迦旃迦维罗卫多优昙钵尼拘类。佛何以不坐是荫何为坐是小释树少枝叶无荫树下有何凉。佛报言。爱其名。乐其凉。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续为有恩爱在诸释续有助意。即从其处而还。

兵归其国。佛教授舍卫人民。生意欲到迦维罗卫国。便从诸比丘。即到释国。于尼拘类园中教授。久顷舍卫国王。便复问傍臣左右言。若有不净恶国王者。其罪何至。诸臣对言。如是罪至死。王复言诸释致恶我。子曹皆是佛近亲。佛当有顾念在诸释。我终不得子曹胜。臣下复白言。我曹悉闻诸沙门言。瞿昙淫欲已断。有何恩爱在近亲。王欲治其罪。无以为难。王闻诸臣下白如是。即敕兴四种兵。引号出城。到诸释国。行至冥已。近去释城四十里所因止宿。诸释悉闻舍卫国王兴四种兵。欲来攻是国。近去城数十里。恐明日来到。即遣轻足上骑。到佛所道。是愿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即告诸释。坚闭城门。王终不能得胜。开门内者。惟楼勒王。即杀诸释不疑。是骑人闻佛教。便礼佛上马如去。是时贤者摩诃目犍连。在佛后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诸释为忧。我今欲举一释国移置异天地间。若以铁笼笼之。悉一天下共者。当奈之何。佛即告摩诃目犍连言。耐能尔当奈其罪何。目犍连言。但说有形事。无奈无形罪何。佛尔时说偈言。

作善恶终无腐　　从福乐在冥苦
善恶栽向日出　　久远来身受止

舍卫国王。即摩饰斗具。俱便前当攻释城。诸释悉共兴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亦出城欲拒捍惟楼勒王。诸释亦复摩饰兵。当与舍卫国王及兵共斗。尚未相见。诸释便引弓。以利刃箭射断车。当应亦射断车轭。亦射断车毂。亦截车轴。射断[馬*毛]。亦射断人身。珠宝无所伤害。舍卫国王。大恐怖。顾问左右。汝曹宁知诸释已出城迎斗死。我曹终不得其胜不如早还。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曰闻诸释皆持五戒。尽形寿不犯。生至使当死。不敢有所伤害。有所伤害。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胜。王即引兵。而前突释兵阵。诸释见王前甚进。便入城闭门。尔时舍卫王。以遣人语诸释。舅氏与我有何仇怨。而不开门。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诸释中信佛所言。本行经法无疑向道。便言不须开门。释中未净心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无谛有疑。便以为可开门。复共言。我人不得尔恐是中有外对。我曹悉坐耆老行筹。不受筹者为当不欲内王。受筹者为欲内王。多者我又当随适行。筹悉受不受者少耳。众人言。当开门内王。诸释便开门内惟楼勒王。适入迦维罗卫城便生取诸释当将出城杀之。尔时释摩男白舍卫王。愿天子与我小愿。王言。将军欲何愿。我愿今没是池中顷。以其时令诸释得出城走。诸大臣白言。王当与释摩男愿令在水中能几顷。王即与其所愿。释摩男即没池中。以发绕树根而死。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按视。释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往按视之。见释摩男在水底死。便还白王。天子。宁知释摩男持发绕树根而死。王即绞城中余释。复问。所生得释悉死未。臣白言。悉已象蹈杀之。王便从处还国。佛以晡时悉告诸比丘。俱到逝心须加利讲堂所。诸比丘悉言诺。

佛即与众比丘俱。到逝心讲堂。道经过诸释死处。释中尚有能语者。遥见佛举声称冤佛闻诸释悲哀甚痛。佛即谓比丘。愚痴人惟楼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诸释地中。化出自然无数床。佛及比丘悉坐。佛为诸释。广说经法竟谓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业。以是生活。从是因缘。宁可得乐乘圣象神马七宝车不。比丘对曰。终不得。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见不闻屠以是业自立。可得富乐。何以故。屠者无慈心哀意。观占诸兽故。佛复言。比丘。汝曹意何趣渔猎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业。以是自生活。宁得乘神象圣马宝车恣意富乐不。比丘对曰。终不得。佛言善哉。我亦不闻不见渔猎屠牛。是业自活。可致富乐。何以故。子曹远哀无慈观占兽以是远乐奈何道。此愚痴人。乃于向道得果者伤害之。乃知是子亦远善当生见其从是七日当为水所漂。比丘以故当慈心莫学伤害心至见烧枉。亦莫生害意。佛以是本以是因缘以是义生令弟子悉解为曹卷语检为后世作明使我经道久住世间。佛尔时说是义足经。

从无哀致恐怖　　人世世从黠听
今欲说义可伤　　我所从舍畏怖
展转苦皆世人　　如干水断流鱼
在苦生欲害意　　代彼恐痴冥乐
一切世悉然烧　　悉十方乱无安
自贡高不舍爱　　不见故持痴意
莫作缚求冥苦　　我悉观意不乐
彼致苦痛见刺　　以止见难可忍
从刺痛坚不遗　　怀刺走悉遍世
尊适见拔痛刺　　苦不念不复走
世亦有悉莫受　　邪乱本舍莫依
欲可厌一切度　　学避苦越自成
住至诚莫妄举　　持直行空两舌
灭恚火坏散贪　　舍恼解黠见度
舍瞢瞢莫睡卧　　远无度莫与俱
[言*奇]可恶莫取住　　着空念当尽灭
莫为欺可牵挽　　见色对莫为服
彼绮身知莫着　　戏着阴求解难
久故念舍莫思　　亦无望当来亲
见在亡不着忧　　离四海疾事走
我说贪大猛弊　　见流入乃制疑
从因缘意念系　　欲染坏难得离
舍欲力其辈寡　　悉数世其终少
舍不没亦不走　　流已断无缚结
乘谛力黠已驾　　立到彼慧无忧

是胎危疾事护　勤力守可至安
已计远是痛去　观空法无所著
从直见广平道　悉不着世所见
自不计是少身　彼无有当何计
以不可亦不在　非我有当何忧
本痴根拔为净　后栽至亦无养
已在中悉莫取　不须伴以弃仇
一切已弃名色　不着念有所收
已无有亦无处　一切世无与怨
悉已断无想色　一切善悉与等
已从学说其教　所来问不恐对
不从一致是慧　所求是无可学
已厌舍无因缘　安隐至见灭尽
上不惰下不惧　住在平无所见
止净处无怨嫉　虽乘见故不惰

佛说是义足经竟。比丘悉欢喜。

鬼问目连经一卷

鬼问目连经

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目连晡时从禅定起游恒水边。见诸饿鬼受罪不同。时诸饿鬼见尊者目连。皆起敬心。来问因缘。

一鬼问言。我一生以来。恒患头痛。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好以杖打众生头。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资财无量。而乐着弊衣。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布施作福。还复悔惜。今受花报果在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宿无常处。恒倚巷陌。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客来投止。不肯安处。见他客止。方复嗔恚。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食不啖一斛。而不得饱。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饭饲众生。初不令足。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腹大如瓮。咽细如针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聚落主。自恃豪强。轻欺百姓。强打拍人。索好美食。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恒患男根疮烂。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佛图精舍清净之处。行于淫欲。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多有儿子。皆端正可喜。而皆早死。念之断绝。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见儿杀生。助喜啖肉。杀生故短命。喜故痛毒。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有一狗体大牙利。两目赫赤。常来啖我。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喜将狗猎。残害众生无有慈心。今受花报果在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有一人持诸利刀。常割我肉。尽便持去须臾寻生而复来割。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喜屠割众生。初无慈心。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恒患身体处处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好渔猎。所网得鱼。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顽无所知。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强劝人酒。令其颠倒。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恒患热渴。行见恒河冀入其中以除热渴。方入其中。身体焦烂。肌肉离骨。渴欲饮人。一口之腹。五藏焦烂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喜焚烧山泽。残害众生。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恒患饥渴。欲至厕上取粪啖之。厕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能得近。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佛图主。有客比丘来悭惜不与食。待客去后。乃行与旧僧。悭惜僧物。故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恒处不净。臭恼缠身不能得离饥渴之时还食此不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婆罗门子。有一道人。中后来就汝乞食。汝尔时当作是方便。令此道人不复来乞。便取其钵。盛粪着底。以饭覆之。道人得钵。还至本处。着一面澡漱既讫。摄钵欲食。钵中臭秽不可得近。以是之故。堕在地狱。汝将来世堕粪屎弥犁地狱中。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肩上有铜瓶。盛满中洋铜。一手捉铜杓以取之。还灌其头。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僧维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着余处。不行与僧。待客去后。乃行与旧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悭惜僧物故。今受花报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已来。或登刀山剑树地狱。或堕火坑镬汤地狱。种种受苦。无复休已。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天祠主。烹杀三牲。祭祀天神。血肉灌洒四方。语众人言。汝等祠祀。大得吉利。作此魔邪之言妖[薛/女]之语。轻欺百姓。诳惑父母。以是之故。果入地狱。

一鬼问言。我一生以来。常吞铁丸。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沙弥子。取净水作石蜜浆。石蜜坚大。盗打取少许。众僧未食盗食一口故。以是因缘。果入地狱。汝将来世。常吞铁丸。尔时目连与诸饿鬼。说往昔因缘经竟。还来在耆阇崛山。一切大会。闻佛所说。稽首奉行。

杂藏经

佛弟子诸阿罗汉。诸行各为第一。如舍利弗。智慧第一。乐说微妙法。目连神足第一。常乘神通。至六道见众生受善恶果报。还来为人说之。目连又一时至恒河边。见五百饿鬼。群来趣水。有守水鬼。执铁杖驱驰。令不得近。于是诸鬼迳诣目连所。礼目连足。各问其罪因缘。有一鬼白目连言。大德我受此身。常患热渴。先闻此恒水清凉且美。欢喜趣之。入中洗浴。而便沸热。举身烂坏。若饮一口。五藏焦烂。臭不可当。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报言。汝先世时作相师相人吉凶。少实多虚。或毁或誉。自称审谛。以动人心。诈惑欺诳。以求利养。迷惑众生。失如意事。是故今日虽闻此水清凉且美。到不如意。此是恶行花报。后方受地狱苦报。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为大狗。利牙赤目。来啖我肉。遗有骨在。风还吹起。肉续复生。狗复来啖。我常受此苦。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天祠主。常教众生。杀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偿之。此是恶行华报。后方受地狱苦果。亿百千倍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大德我常身上。有粪遍涂漫。亦复啖之。何因缘故。受如是罪。目连语言。汝前世时。作婆罗门。恶邪不信罪福。有乞食道人。意不欲使更来。即取其钵。盛满中粪。以饭着上。持与道人。道人得已。持还本处。以手食饭。粪污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此恶行华报。后方受地狱苦果。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大德我腹极大如瓮。咽喉手脚。甚细如针。不得饮食。何因缘故。受如此苦。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酒纵横。轻欺余人。夺其饮食。饥困众生。由是因缘。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趣溷欲食粪。有大群鬼。捉杖驱我。不得近厕。口中烂臭。饥困无赖。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佛图主。有诸白衣贤者。供养众僧。供设食具。若有客僧来。汝便粗设粗供。客僧去已。自食细者。以是因缘故。粪尚叵得。何况好食。此是华报耳。后当受地狱果。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身上遍满生舌。斧来斫舌。断续复生。如此不已。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道人。众僧差作蜜

浆石蜜块大难消。以斧斫之。盗心啖一口。以是因缘故。斧还斫舌。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有七枚热铁丸。直入我口。入复五藏焦烂。出还复入。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沙弥行。果蓏子到师所。敬其师故。偏心多与实长七枚。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后受地狱果。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常有二热铁轮。在我两腋下转。身体焦烂。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与众僧作饼。盗心取二番。挟两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花报。后方受地狱果。

复有一饿鬼。白目连言。我丸极大如瓮。行时担着肩上。住则坐上。进止患苦。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市令。常以轻称小斗而与。重称大斗而取。常自欲得大利于己。侵克余人。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两肩有眼。胸有口鼻常无有头。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恒作魁脍弟子。若杀罪人时。汝常有欢喜心。以绳着髻挽之。以是因缘故。受如此罪。此是恶行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也。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有热铁针。入出我身。受苦无赖。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调马师。或作调象师。象马难制。汝以铁针刺脚。又时牛迟。亦以针刺是故受罪如是。此恶行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耳。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身常有火出。焦热懊恼。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国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爱。常生妒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时所爱夫人。眠犹未起着衣。即生恶心。正值作饼。有热麻油。即以灌其腹。腹烂即死。以是因缘。受罪如是。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常有旋风。回转我身。不得自在随意东西。心常恼闷。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作卜师。或时实语。或时妄语。迷惑人心。不得随意。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在后。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身常如块肉。无有手脚。眼耳鼻等。恒为虫鸟所食。罪苦难堪。何因缘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与他药。堕他儿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华报。地狱苦果。方在后耳。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常有热铁笼。笼落我身。焦热懊恼。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以罗网。掩捕鱼鸟。是故受如此罪。此是恶行华报。苦果在后。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以物自蒙笼头。亦常畏人来杀我。心常怖惧。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淫犯外色。常畏人见。或畏其夫主捉缚打杀。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怀恐怖相续。是故受此罪。此是恶行华报。后方受地狱果耳。

复有一鬼问曰。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铜瓶。满中净铜。手捉一杓。取自灌头。举体焦烂。如是受苦。无数无量。有何因缘。罪咎如此。目连答言。汝前身时。出家为道典僧饮食。以一酥瓶。私着余处。有客道人来者。不与之。去已出酥。行与旧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隐。虽与不等。由是缘故。受此罪也。

目连复见一天女坐一莲华上。纵广百由旬。此华独妙殊于余者。所欲资生之具堂殿饮食。随念欲得。尽从华出。进止随身。目连问言。作何善行。受报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灭度后。遗全舍利。诸弟子辈。建七宝塔。高广四十里。时我作女人。出见宝塔中佛像相好。信敬情发。念佛功德。脱头上华。奉献于像。以是因缘故。受报独妙如此。

舍利弗夏盛热时。游行至庵罗园中。有一客作人。汲井水溉灌于树。此人于佛。无有大信。见舍利弗。发小信心。唤舍利弗言。大德来脱衣树下坐。我当以水浇之。不失溉灌。兼相利益。于是舍利弗。脱衣受洗。身得凉乐。随意游行。此客作人。其夜命终。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次释提桓因。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自观宿命。信心微薄因客作溉灌计水。洗浴舍利弗。我若信心纯厚。知必有报。故设浴具。以为供养。自惟为功虽少。以遇良田。获报甚多即诣舍利弗所。散花供养。舍利弗因其净信之心。即为说法。得须陀洹道。

目连复见一神。身体极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须饮食。资生之具。尽从指出。恣而与之。目连问言。汝是何天。福报功德奇特乃尔。天王答言。我非忉利天王。乃至非第六天王。亦非梵天王。我是大鬼神乃依其国大城住。为游行观看故来至此。目连问言。汝作何善行。得如此报。答言。彼国大城。名曰罗楼。我昔在中。作贫女人。又织毛缕囊。卖以自活。居计转贫。屋舍坏尽。逐至陌头。近一大富好施长者家。织囊自活。日欲中时。若有沙门婆罗门持钵乞食。问我言。某长者家。为在何处。我心真实。无有虚妄。欢喜举手。指示其家言。彼处去彼处去。日时欲过。勿复余求。以是因缘故。得报如是。贫女人以随喜心。助行施者。得报如

此。何况实行布施者也。

佛在世时有五大国王。迦葉佛时。为善知识。出家为道。释迦文佛出世。皆得道迹。今说一王得道因缘。国名槃提。王名忧达那。其国殷富。人民炽盛。王有二万夫人。第一夫人。字月明。容仪端正。王甚爱敬。王时大会作众伎乐。命月明舞。月明夫人衣以上服。金银名宝。缨络其身。舞甚奇雅。悦众欢情。王善能相见其夫人将终相现。不过半岁。奄然殒逝。恩爱离苦。忧戚不视。月明怪而问之。王以死事大故。恐其忧恼。隐而不说。殷勤重问。王便答言。汝寿命短。将终不久。爱离之情。是故愁耳。月明白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独忧耶。若顾隆念。但相告示。见放出家。王善其言。听其入道。王欲证明果报增益信心。与之结誓语言。汝若出家。持戒思惟。设未成道。必生天上。生天上已。还至我所。听汝出家。月明即许其誓。于是唤诸比丘尼。即度将去。以贵重能舍五欲。多来问讯。恭敬供养。妨其道业。是故游行诸国。从出家日。数满六月。持戒清净。勤思惟道。厌恶世间。得阿那含道。于一聚落命终。即生色天上。观昔因缘。于王有要。要赴本誓。观王没于五欲[怡-台+龍]戾难化。直尔而往。无以感发。宜以恐逼。尔乃降伏。便自变身。作大罗刹。衣毛振竖。执五尺刀。因王夜静卧。去之不远。在虚空中。王觉已甚大怖畏语言。汝虽有士众千万。今唯属我。不得自在。死时已至。何缘得济。王即报言。我无因缘。惟恃本所作善。修心清净。死生善处。天可之言。如此因缘。最为可恃。更无余理。王便问言。汝是何神。使我大生怖畏退缩。天答言。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惟离欲。生色天上。今来赴要。王言。汝虽说此。我犹不信。复汝本形。尔乃可信。天即变形。如本月明。衣裳服饰如本在王边立。王欲心发即趣欲捉。月明念言。此人欲态不净。何可近之。于是即还上升虚空。为王说法语王。此身无常。弹指叵保。譬如朝露日出则灭。不惟无常。贪着于身。王不见。盛年华色。老所吞灭。诸根朽迈。目视不明。耳听不聪。形败腐朽。无所复直。譬如酿酒。綟取淳味。糟无所直。是身既老。无可贪乐。唯有死在。是身既生。死常与俱。王不见。胎中死者。出胎死者。壮时死者。老时死者。是身危脆。死贼常随。须臾叵信。身心火然。但是众苦。心有三毒忧恼。身有寒热饥渴众患。而不生厌。贪着我身。宫人妓女。华色五欲。国财妻子。悉非我有。死至之时。无一随去。身自尚弃。何况余物。生死忧喜。无一可奇。凡细愚闇。迷没五欲。回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厌离出家求道。王时善心生。许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若当出家。当求好师。当闻妙法。闻妙法已。受而修行。日夕精进。翘勤勿懈。说此语已。忽然不现。王至天明。禅位太子。舍离五欲。投迦施延。出家为道。时人以其国王舍重荣利求正真道。臣吏人民。多来供养。恭敬问讯妨修道业。于是游行至摩竭国。佛为说法得阿罗汉道。诸根静默无

所求欲。执持瓦钵。入王舍城。乞得宿饭。斋还林中。坐草而食。洴沙王出游遇见。诣林问讯。汝本为王出入营。从椎钟鸣鼓。人民聚落。赀输库藏珍奇。资生自然。今作乞儿。独行乞食。岂可乐耶。汝还罢道。相与分半国治。道人答言。我大国王。聚落甚多。今复何缘舍大就小。非我所宜。洴沙王复问。汝本食以上味。盛以宝器。今执瓦钵。乞残宿食。不亦难乎。汝本为王。勇夫将士侍卫。今日单独。岂不恐怖。汝本在深宫。夫人后妃。妓女娱乐。好声妙色。盈悦耳目。坐以宝床。敷以綩綖细褥。今日飘然独宿林野。卧敷草蓐。岂不苦哉。道人报言。我以此知足无所贪乐。洴沙王言。汝是可怜之人。道人答言。汝是可怜人。非我也。所以者何。汝为五欲所缠。恩爱所驱使。不得自在。我今心意静悦。无欲自在。快乐种种。为洴沙王说法已。王即还去。问曰。此四众皆好佛道。欲行菩萨三事。有欲一日一夜行者。有欲七日行者。乃有终身行者。为得几许福耶。答曰。此问甚深。吾不能答。唯佛能知此福多少。自舍如来不能了也。如月氏国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供养佛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一时。有恶人触王。王心退转。如此恶人。云何可度。即时回心。舍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图。以求解脱。由是因缘成罗汉道。是故此寺名波罗提木叉(秦言解脱生死)。自尔以来。未满二百年。此寺今在。吾亦见之。寺寺皆有好形像。王去世后。一人得庵罗树花。其色如金。是人得好花。欲为首饰即自惟念。此头无常。坏时狐狗食啖。粪土同流。何用严饰。即持入佛塔。见佛像相好。心生念言。此是释迦牟尼佛像相好。续念佛功德。佛是一切智人。大慈大悲。十力四无所畏等功德念已。心热毛竖。即以华上佛。上佛已念言。虽闻佛说一华供养必得大报。不知齐限多少。即出见劝化道人。问言。以一花散佛。得几许福德。答言。我厌世苦舍五欲。出家受戒而已。不读经书。如此深事。我不能知。当问读经聪明者。即往问读经道人。答言。我如画师。随所闻见。无有天眼神通。不能知见善恶果报。即示坐禅道人可往问。坐禅道人。上座是六通罗汉。必知此事。即便往问念佛功德。心热毛竖。以一花散佛。得几许福德。阿罗汉即为观之。舍此身已。次第受天上人中福德。一世至千万亿世。从一大劫。乃至八万大劫。福犹不尽。过是以往。不能复知。阿罗汉自以众所推举。一花果报。云何不知。即语此人。小住语已。遣化身至兜率天上。诣弥勒所。具称贤者所说。表之弥勒。得几许果报。弥勒答言。不能知。正使恒河沙等一生补处菩萨尚不能知。况我一身。所以者何。佛有无量功德福田甚良。于中种种果报无尽。待我将来成佛。乃能知之。

饿鬼报应经一卷

饿鬼报应经

尊者大目揵连。从佛在耆阇崛山中。游行恒水边。见诸饿鬼甚多。受罪不同。见尊者目连。皆起敬心。来问因缘。一鬼问言。我常苦头痛。不知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本为人时。不能修忍。以杖打众生头。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常疮痛。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无有慈心。焚烧山野。残害众生。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举身疮烂。不可堪忍。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喜燂猪羊。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食无足。初不得饱。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虽饭众生。恒令不足。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常苦头痛。治之叵差。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不敬道德。加以骂辱。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生男女。尽皆端正可爱。而皆早死。念无断绝。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见儿杀生。助喜啖肉。杀故促命。喜故痛毒。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有一夫。而畜多妇。我应直宿。而不见纳。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不敬夫主。邪淫无礼。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常头痛。而男根疮烂。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于塔庙清净之处行淫。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得此身。粗涩不净。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不尊有德。轻贱善人。而以沙土。掷坌沙门。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食不啻一斛。而常不足。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本作比丘。为僧求物。而以自食。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形。脚肿项瘿。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使人及诸畜生。负重无道。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患热渴。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喜好渔猎。以所得鱼。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狂痴无智。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以酒施人。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所生子。皆反啖我。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不修孝养。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食常吐。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有人中后索食。汝嗔骂而与。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今一生资财无乏。而乐着弊衣。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虽好布施。施后寻悔。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一形。恒倚巷陌。宿无常处。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客来投止。而不安隐。见他容止。而复嗔骂。今受华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得此形。非男非女。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而无慈心。好犍六畜。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得此身。躄不能行。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好行无道。拘系人兽。令不得行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此一身常患热渴。行见恒河。清凉

美好。入中洗浴。冀得凉乐。以除热苦。方入其中。举身烂坏。渴欲饮之。一口入咽。五藏焦烂。饥肉离骨。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好为相师。相人吉凶。少实多虚。或毁或誉。自称有德。以动人心。以求利养。又于父母兄弟宗亲。谄伪不实。今受花报果在地狱。受苦亿倍。说不可尽。一鬼问言。我受身以来常有恶狗。体大牙利。两目赫赤昼夜常来而啖我身。命未尽顷肉寻复生。复受此苦。痛不可忍。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天祠主。于天祠中。取牛羊血。以祀于天。自食其肉。语众人言。汝等祀天。大得吉利。作诸恶邪。以惑百姓。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在不净中。举身涂漫。有所啖食。皆是不净。恒受此苦。不能得离。臭恼缠身。忧患叵计。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婆罗门。不信佛法。不乐供养沙门道人。若来乞求。恒不欲见。时有一道人来从汝乞。汝作是念。当作方便令不复来。即取钵盛屎着下。以饭覆上。将与道人。道人得已。还至本处。持着一面。净洗手讫。坐而执钵。手取欲食。钵中不净。臭不可近。以是因缘。受此臭恼。今受花报果在地狱。常吞热铁丸。身体烂坏。苦不可言。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处处舌出。有自然斧。而斩截之。如是无数。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小道人。为僧所差。取冷净水。作石蜜浆。分与众僧。石蜜坚大。打取少许。盗食一口。盗僧物故。今受华报果在地狱。吞注洋铜。苦不可言。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苦饥饿。往至厕上。欲取屎食。厕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曾作道人。为佛图主。吝护僧物。不以好食供养众僧。常以粗恶与之。或时时欲作好食。客比丘来。便止不作。待去乃设。恶心悭惜。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腹大如瓮。余身分皆小。咽如细针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聚落主。自恃豪强。欺人民。常以无道。索人饮食。以苦百姓。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铜瓶。满中洋铜。手捉一杓。以酌取之。自灌其头。举身焦烂。如是无数。苦痛无量。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出家修道。知僧饮食。以一酥瓶。藏着余处。客道人来而不与之。客去出酥行与旧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隐匿僧物。与不平等。以是因缘。得如是苦。今受花报果在地狱。受苦难计。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有人来。持诸刀锯。割剥我身。又破其腹。出其五藏。肉尽筋断。痛不可忍。须臾之间。肉生平复。寻复来割。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婆罗门。不信正法。常生邪见。奉事天神。恒以牛羊祷祠。以是罪故。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有人来。持诸刀锯。割剥我身。又破其腹。出其五藏。肉尽筋断。苦切叵忍。须臾之间。肉生平复。寻复来割。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常作魁脍主。知杀人无有慈心。叹喜行之。有如是罪。故得此恶。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两腋下恒有热铁轮转。大热逼身两腋焦烂。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出家

学道。与僧作种种饼。僧未下食。汝时贪心盗取僧饼。藏着腋下屏处食之。以是因缘得如是苦。今受花报果在地狱。受苦难量。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常有自然赤铁丸。从空中下。入口至腹。或从左出右入。或从右出左入。举身焦烂。痛切无量。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出家为沙弥。为僧煮庵罗果。僧中行之。至和上前。辄长与七枚。以是因缘。得如是恶。今受华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意欲行来。发动回还。犹如旋风。初不得前。愁恼闷苦。不可称计。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卜问师。诡诳他人。令心罔惑。或喜或怖。皆不真实。由此因缘。得如是恶。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内常有热。犹怀汤火。复来烧煮。苦痛万端。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国王第一夫人。时王贵敬小夫人。汝常生嫉心。作恶方便。求欲杀之。伺其卧时。煮酥令热。注着腹上。其人得此苦痛无量。遂便命终。由是因缘。得如是苦。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畏人来。收闭系缚。枷锁楚毒。初无欢心。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好行邪淫。犯人妇女。常畏发觉。心不自宁。今受花报果在地狱。或卧铁床或抱铜柱。如是之苦。不可称计。一鬼问言。我受此身。自然热铁。而有笼网。缠络我身。烧热焦烂。痛毒叵言。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常持罝网。杀诸鱼兽。笼取飞鸟。以是因缘。得如是苦切。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无有手足。如一叚肉。在于旷野。狐狼虎豹。雕鹫众鸟。竞来搏撮。争共食之。苦痛叵言。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作恶方便。若己若他。妊身之时。即便与药。令胎消化。由是因缘。得如是苦。今受花报果在地狱。又三鬼一时来问言。我受此身。常有铁钉。从空中下。钉我身上。入肌破骨。痛毒彻髓。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一人作马师。一人作牛师。一人作象师。苟贪他财。针刺无道。使受痛苦。而不除痛。由是因缘。得如是苦。今受花报果在地狱。一鬼问言。我受此身。无有头首。眼耳鼻口。尽在胸前。何罪所致。答言。汝为人时。若见杀人。与之捉头。欢喜而挽。无有慈心。由是因缘。得如是身。今受花报果在地狱。目连答诸鬼已。皆生敬心。走前忏悔。目连见其欢喜。更为说法。诸鬼闻已。皆大欢喜。

佛说四十二章经一卷

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

宋正议大夫安国军节度使开国侯程辉编

准五分律说。释迦牟尼佛。生中印土迦维罗城刹帝利家。父名白净饭王。母号摩耶。右胁而生紫磨金色不绍王位。十九踰城至雪山中。六年苦行日食麻麦。又至象头山学不用处定。三年知非遂舍。又至郁头蓝学非想定。三年知非亦舍。即以无心意而受行。悉摧伏诸外道。世尊时年三十。于二月八日明星出时成等正觉。于鹿野苑中。度憍陈如等五人。为教兴之始也。又准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有光来照殿前。王问太史苏由。对曰。西方当有大圣人生。后一千年教流此土。至后汉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赫奕如日。来诣殿前曰。声教流传此土。帝旦集群臣令占所梦。时通人傅毅对曰。臣览周书异记云。西方有大圣人出世。灭后千载当有声教流传此土。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遂遣王遵等一十八人。西访佛法至月氏国。遇摩腾竺法兰二菩萨。将白氎上画释迦像及四十二章经一卷载以白马。同回洛阳。时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也。因以腾兰译经之所名白马寺。后六年摧伏异道。二菩萨踊身虚空。为王说偈曰。

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纳。丘无嵩岳荣。法云垂世界。法雨润群萌。显通希有事。处处化群生。

四十二章经序

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掌诸路头陀教特赐圆通玄悟大禅师头陀僧溥光奉敕撰

伏闻无上法王。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随机接物。演河沙妙义。设无量行门。运神通四十九年。度众生百千万亿。将般涅槃嘱累国王大臣。宣扬正法续佛慧命。斯乃为未来世众生作无穷之利益。大慈远被其至矣乎。钦惟圣上道贯百王。智周庶品。每万机之暇。弘崇三宝。景仰一乘。思所以答列圣在天之灵。皇太后鞠育之恩。既创建大招提。博施诸贝典。又以为四十二章经。乃。

释迦如来初成正觉。大弟子众记诸圣言。沙门释子臣寮士庶。率

可遵行。适有以前代注本为进者。特敕有司一新板本遍颁朝野。将使或缁或素。若见若闻。顶戴奉行。咸登觉地。其深心愿心广大心。非聪明睿智孰与。于此诏头陀僧(臣)溥光为之序。(臣)溥光幸在空门。忝为佛子。夙承隆眷。不敢以固陋辞。窃惟能仁所演三藏十二分一切修多罗数等尘沙。如华严般若宝积大集涅槃等部。文富义博。事备理周。在龙宫海藏。烂若日星。而腾兰东迈独持此经。适符汉明西迓声教之运。而大振玄风于天下后世。是其可以常情卜度拟议哉。意其必有冥数潜通诸佛密证为震旦。万世五乘之大本。五性之通达。妙道至理。存乎其间者欤。研其义味。盖为佛者在日用修进之际。造次颠沛不可须臾离之要旨乎。明明天子流布宣扬。其犹捧佛日而曲照昏衢。滂法雨而普滋群槁。上不负如来之嘱累。下广开叔世之津梁。娑婆界中莫大之良因也。昔唐太宗敕书手十人录遗教经。遍付诸郡用伸劝勉方之今辰其有间矣。(臣)叹咏不足无任欢喜踊跃。焚香再拜书于经之首云。

　　皇庆元年正月　日上

注四十二章经序

宋真宗皇帝制

　　夫至真不宰。岂隔于含灵。群动无明。自迷于正觉。是以慈悲之上圣。因谈归救之妙门。接物而利生。随机而演教。布法云而润物。揭智炬以烛幽。示忘言之言。为无说之说。四十二章经者。盖能仁训戒之辞也。自腾兰之传译。即华夏以通行。朕尝以余闲潜加览阅。冀协宣扬之谊。因形注释之词。晦朔屡更。简编俄就。导群氓之耳目。虽愧精深。资众善之筌蹄。庶符利益。其有相传之疑误。累句之难分。亦用辨明。庶臻演畅。粗题篇首。以达予衷云尔。

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者梵语。佛陀。此云为觉。盖觉悟之义也。觉有三义。一者自觉胜凡夫。凡夫汩没生死无暂觉者故。二者佛能觉他。胜声闻缘觉二乘人。不能觉他故。三者觉行圆满。胜诸菩萨。为菩萨虽行二利行未满。故至佛果位。三觉方满佛口所宣。故云佛说四十二章经者。即下文佛因事诫约劝诸弟子。成四十二章也。经者梵语。云修多罗。此云为经。经训常也。常者言其真常不易之法也。

迦叶摩腾共竺法兰奉诏译　宋真宗皇帝注

尔时。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夫爱欲长于贪痴。禅定资于智慧。故世尊首言离欲之最胜。次劝住禅而降魔。

今转法轮度众生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证道果。鹿野苑中证道之净土。憍陈如等闻法之弟子。四谛即苦集灭道也。

时复有比丘。所说诸疑陈佛进止。世尊教诏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敕。尔时世尊为说真经四十二章。接物度生随机演教。开彼疑惑示其戒敕。叙以轮贯乃成四十二章焉。

佛言。凡经首标佛言者。皆是弟子阿难等结集之时。叙佛平生所说。故云佛言。

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沙门梵语。合云沙迦门。曩已略其二字。此云勤息。谓能勤修众善勤息诸恶。又云。息恶取止息之义也。盖谓辞其亲出其家息诸恶勤诸善。乃为道人也。故名曰沙门。

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二者五十戒其条目。具载大藏中小乘律四分戒。此不繁云四真道行。即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为四谛真实道行也。若坚持清净进志不退即渐成圣果也。

佛言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梵语阿罗汉。此云应。应具三义也。一应断烦恼障。二应不受后有身。三应受人天妙供养。既成此圣果能以六通飞行往来。又变化形体凡俗莫测。住寿命者。或生或灭延促自在。若要住世久长则经劫不灭。又能以神通震动天地。盖妙用难测也。

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魂灵上十九天。于彼得阿罗汉。梵语阿那含。此云不还。言得此果位断尽欲界分别。更不还来生欲界也。故此一报命终生于色界。一十九天。十九天者。谓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于彼十九天中。断尽烦恼当得阿罗汉果。

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梵语斯陀含。此云一来。唯一生天上。一还人间。乃得阿罗汉果。

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梵语须陀洹。此云预流。言此果位断尽三界分别烦恼。初预圣流也。七生七死者。于七度生死中断尽烦恼。即得阿罗汉。

爱欲断者譬如四支断不复用之　爱欲断尽而得圣果者。譬如断其四支。更不可续圣流断其爱欲。更不再生惑也。

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佛无为。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夫能断爱欲则心源自明。善达深理则法本超悟趣。或归当道匪外求。是以不系道而道。有不结业而业解念作修证。复何为哉。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佛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剃除须发。盖欲睹形厌俗饥寒之患。求乞度时。故知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自然身心澄静。贪欲不生则可日进其道法也。

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夫不绝爱欲即为前境所转。既为前境所转则爱欲习气依然复生。故使真智蒙蔽无由证觉矣。

佛言众生。假众缘依故曰众生。

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者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夫为善者。不杀不盗不邪行。是为身之三善。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是为口之四善。不嫉不恚不痴是为意之三善。若背此者。即谗构离间谓之两舌。咒诅毁讟谓之恶骂语。无诚实谓之妄言。谄谀巧诳谓之绮语。妒贤掩善名之为嫉愤。彼衔怨谓之为恚。不忧生死。惟恣贪欲谓之为痴也。

不信三尊以邪为真。三尊者佛法僧也。

优婆塞行五事不懈退。梵语优婆塞。此云清信男。五事即五戒也。谓不杀不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懈退者谓行之不专也。或中道而废也。

至十事必得道也。十事即上文十善也。得道谓精勤不退乃证道也。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身犹水归海。自成深广何能免离。愚迷之人日作众罪。既无退悔恶积于心致百殃之及身。若众流之朝海积彼岁时自成深广。

有恶知非。改过得善。罪日消灭后会得道也。夫人善自知非能改其过日新之善渐积。过去之恶潜消即于后会得明道也。

佛言。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护济之。四等慈。谓慈悲喜舍谓之四无量。心以护济愚人。

重以恶来者。愚人不知恩。复以恶意来相侵也。

吾重以善往。我亦复以善心诫之。

福德之气常在此也。害气重殃反在于彼。我常以德报怨故福德之气常在于我。彼惟以恶行重凌善人故害气重殃彼自贻也。

有愚人闻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故来骂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痴冥狂愚使然。愚人闻佛守大仁慈。乃恣恶辱骂于佛。佛即默然不答。盖惜彼痴愚使如是也。

骂止。愚人止其骂也。

问曰子。佛乃问之。子者男子之通称也。

以礼从人。其人不纳。实理如之乎。此佛问彼之辞也。

曰持归。此愚人答也。

今子骂我。我亦不纳。子自持归。祸子身矣。恶人骂止。佛问曰如子施礼于人　彼若不纳即子所施礼其理如何。愚人对曰。我自持归。佛复告曰。汝今骂我。我亦不纳。子自持归祸及汝身。

犹响应声。影之追形。终无免离。慎为恶也。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逆风坋人。尘不污彼还坋于身。贤者不可毁祸必灭己也。奸恶之人害于贤者。犹如怨天仰唾徒污于己逆风坋人惟坋自身。如彼害贤之人祸终灭己。

佛言。夫人为道务博爱。博行爱人。

博哀施。见彼危厄博哀而救之。

德莫大施。言施之德最为大也。

守志奉道其福甚大。夫学道之人既能博爱哀施加以精进则其福弥大。

睹人施道。助之欢喜。亦得福报。见彼行施奉道而能为彼欢喜赞叹。亦获福报。

质曰。彼福不当减乎。佛言。犹如炬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取其火去。熟食除冥彼火如故。福亦如之。质曰者。求质其疑也言助之欢喜亦获其福。疑谓减彼哀施福报。佛乃答曰。犹如一炬之火。有数千百人。各以炬来求之。或熟饮食或照冥闇而本之一炬亦不减少故。哀施福报亦犹于此。

佛言。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饭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须陀洹百万不如饭一斯陀含。饭斯陀含千万不如饭一阿那含。饭阿那含一亿不如饭一阿罗汉。饭阿罗汉十亿不如饭辟支佛一人。饭辟支佛百亿不如饭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此十等校量盖德有大小。障有厚薄。故饭之者福报不同。又梵语辟支佛陀。此云独觉。故言饭百亿独觉不如饭一佛。何者盖运大慈普济群生其福深广不可思议。而供佛之报亦最大也。

饭善人福最深重。此言饭凡世善人福亦深重。

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然善人中有二种。或能事天地鬼神。或能孝养父母。比量福报不及能事亲者。

佛言天下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凡人贫乏自逼饥寒而能辍己济人斯亦难矣。

豪贵学道难。豪贵恣逸无诸苦恼而能厌其累尘。折节求道故为难矣。

判命不死难。不字当为。必字盖传之讹也。若世人明达因果决志判命。或舍命身饲其猛鸷。济彼鱼鳖乃至忠臣烈士。以死殉义斯皆难也。何知当为必字缘。佛言二十难并说凡夫境界非论不生不灭之理。其义明矣。又据西戎南蛮语音。呼必为不。

得睹佛经难。凡人不具信根罔忧生死。则出世之教安得见闻。

生值佛世难。夫人若不结胜因不修众善则诸佛出世岂得遭遇实知难矣。

忍色离欲难。六尘之中多为情欲所惑而能制伏妄念。防其越逸甚为难矣。

见好不求难。彼之所好此或于求遂之贻贪冒之名违之招忿戾之患故能不求为难矣。

有势不临难。势利之人威福之地而能唯道是从不形趋附亦为难

矣。

被辱不嗔难。不忍小忿则兴诤端非理相干。能以情恕斯亦难矣。

触事无心难。心求清净触境而兴。若能遇事不徇物情。斯为难矣。

广学博究难。怠惰则陷无明。多闻则有饶益。若能广究谊理以资智虑。斯为难矣。

不轻未学难。凡曰群生同禀真性。而以能格物俗之常情故。不轻未学为难也。

除灭我慢难。愚冥徇情彼我慢生违善兴诤罔不由兹。若能除灭故为难矣。

会善知识难。感物生情理兹染习善恶之性。由是而迁故知识之善者。亦难矣。

见性学道难。性本澄湛迷于妄情。道本真常昧于爱欲。能复本而见性。背伪而学道为难矣。

对境不动难。前尘妄境致惑真性故悟之而寂照对之而不动者难矣。

善解方便难。常怀大慈以视众生。种种方便以为饶益者难矣。

随化度人难。众生之性亦有利钝。能于高下之中随化而度之者亦难矣。

心行平等难。痴冥之类合尘背真。若能冤亲彼我一皆平等。斯为难矣。

不说是非难。两舌妄言世尊所戒。众生无明而有差别。若能平等不构是非者难矣。

有沙门问佛。以何缘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无形相。真如之性与虚空等故。言无形相。

知之无益。夫知而不学与不知同。必假修证。乃可得道。

要当守志行。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即见

道真。知宿命矣。夫欲通宿命者。当须志行清净常在禅寂久则尘障尽消。潜通宿命如磨镜去垢乃见形矣。苟非断欲守空。何以得证道真也。

佛言何者为善。惟行道善。佛言何者。盖各引一设之义惟精进行道。渐至证圣最为善也。

何者最大。志与道合大。断诸攀缘得无漏智志道潨合最为寂大。

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忍辱之人不怀仇怨。如彼勇健多力之人能拒强敌内不怀恶。终为人所尊也。

何者最明。心垢除。恶行灭。内清净无瑕。如白圭无玷晴空绝云心之最明也。

未有天地。逮于今日。极言其远大也。

十方所有。未尝不见得无不知。无不见。无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此已证果位得一切种智故。于三世具正遍知明之至也。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浊水以五彩投其中。浊水譬染心。五欲喻五彩。心欲相投交错其中也。

致力搅之。浊水五彩已不可分。仍用力搅之。喻世人妄想贪爱发乱其五欲也。

众人共临水上无能睹其影。爱欲交错心中为浊。故不见道。若人渐解忏悔来近知识。水澄秽除。清净无垢。即自见形。浊水之上虽众临之无能睹影。爱欲交乱真心昏惑。岂得明道。若秽浊尽去心归清净即自然见道也。

猛火着釜。下中水踊跃。以布覆上。众生照临亦无睹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涌沸在内。五盖覆外。终不见道。釜者喻染心。水踊跃者喻染心中贪嗔痴三毒烦恼踊跃也。以布覆上者。喻凡夫被五盖蒙翳终不得见道也。五盖谓。一贪欲。二嗔恚。三痴。四掉举恶作。五昏沉睡眠。俱为盖覆也。

恶心垢尽。乃知魂灵所从来生。死所趣向。诸佛国土道德所在耳。精勤坚固渐证果位。于禅定中乃知魂灵之所从来。乃无常报尽生诸国土道德所在矣。

佛言。夫为道者。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冥闇也。

其冥即灭。而明犹存。犹字当为独犹字殊无义。

学道见谛愚痴都灭。无不明矣。夫已见道愚痴自灭。渐证佛智德无不明。犹如持火入诸闇室冥闇都灭而明独存也。

佛言。吾何念念道。佛训诱弟子言。我常念道更无杂念。

吾何行行道。应物利生常行于道。

吾何言言道。佛所言说惟谈于道。利益有情。

吾念谛道不忘须臾也。念真谛圣道未尝须臾忘也。

佛言。睹天地念非常。睹山川念非常。睹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执心如此得道疾矣。夫对天地睹山川及万物形体。虽然丰盛当念皆是有为生灭终归无常。修行之人若常如此起念即证圣必速矣。

佛言一日行。谓终一日念念修行也。

常念道行道。遂得信根。其福无量。若人于一日之中而能修习常念于道忆持不忘。或于一日而常行道修习不怠。乃能成就信等诸根得无量福。一日尚然而况多日其福弥盛。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有情之身俱是四大假合以成其形。仍假虚名也。且地水火风是名四大。以要言之。即骨肉毛发是地津液。精血是水。暖触是火。四支百脉摇动是风。各以假名成此幻身。若熟念之。何者为我寄生浮世倏忽而灭都如幻梦尔。

佛言。人随情欲求花名。譬如烧香。众人闻其香。然香以薰自烧。愚者贪流俗之名誉。不守道真。花名危己之祸。其悔在后时。凡世之人但恣情欲惟求虚花之名不忧生灭。罔慕真实之道。譬如上妙之香被人所焚虽得远近普闻。其如形质速尽亦同愚者徒慕虚名而丧道真及祸至危己悔在后时也。

佛言。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夫耽嗜财色少时快心及恶积祸来。沉沦六趣。亦如小儿刀刃之蜜。其甜味至少。徒截舌之祸尔。

佛言。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榔档。牢狱有原赦。牢狱之苦。或值赦免。

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已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夫世人为妻子羁绊宝宅萦心。祸患难免。甚于牢狱。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世间诸欲缠缚难解者。莫甚于色故知色欲之过其大无比也。

赖有一矣。假其二同。普天之民无能为道者。滋生死障涅槃唯色欲一端楞严亦云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佛言。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必有烧手之患。贪淫恚怒愚痴之毒处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殃。犹愚贪执炬自烧其手也。凡世有贪淫恚怒愚痴之毒处人心中若有智者须早以道消去乃免危殃之祸犹如愚人不早释逆风之炬必自烧其手也。

时有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天神者主天界之神也。玉女天女也。盖天欲试佛之意观佛之道如何也。

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遣去也。

吾不用尔。天神愈敬佛。如皮囊中贮诸秽恶。难惑六通之佛。六通谓。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住通。漏尽通。

因问道意。佛为解释。即得须陀洹。天既知神通不可惑乱。因问道意佛为说法。得证初果。

＞佛言。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不左触岸。亦不右触岸。不为人所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其入海矣。木喻于人。海喻于道。

人为道不为情欲所惑。修行之人坚持戒行不被情欲所惑。如木在流不为二岸所触。

不为众邪所诳。正见之人坚持操行不被众邪诳惑。如沿流之木免其人鬼所取。

精进无疑。吾保其得道矣。木无众滞自至于海。如人之精进免其诳惑必得其道矣。

佛告沙门慎无信汝意汝意终不可信　言当慎守正心勿信纵邪意。若信纵之即为烦恼牵惑也。

慎无与色会。色会即祸生。惟举色者。盖色能惑乱入生死苦海为祸根最大者也。

得阿罗汉道。乃可信汝意耳。缘阿罗汉烦恼断尽。任纵其意必不入邪见也。

佛告诸沙门。慎无视女人。若见无见。慎无与言。熟视其色当生欲情。若每见之想如无见。仍诫勿与交言也。

若与言者。敕心正行。若不护己为缘事故须至言语者即默自诫如下文。

曰。默语也。

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所污。若欲发言。先正其心自诫之曰。我持净戒处兹浊世。当如莲花虽在淤泥不为所污。

老者以为母。长者以为姊。少者以为妹。幼者予敬之以礼。凡见女人当作此观想仍皆接之以其礼。

意殊当谛惟。谛审也惟思也言当审思之。

观自头至足。自视内。意殊者谓情炽盛用前观想未能息者即想自己头至足。收视于内也。

彼身何有。唯盛恶露。诸不净种。以释其意。既内视当想身中盛诸不净秽恶之物露泄不止。即邪意当息彼身自谓此身也。

佛言。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见大火来已劫。道人见爱欲必当远之。佛诫修道之人去其情欲。当如枯草已被大火焚劫。言急切速避之。

佛言。人有患淫情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阴。佛谓之曰。若使断阴。不如断心。心为功曹。若止。功曹从者都息。功曹主者之称。从者谓功曹之从人。在上位者若严率其下。则从者自然凛惧故以心喻功曹。欲情喻从者。若自净其心欲情岂得生也。

邪心不止。断阴何益。斯须即死。佛言。世俗倒见。如斯痴人。

有淫童女与彼男誓。至期不来而自悔曰。欲吾知尔本意。以思想生。吾不思想尔。即尔而不生。佛行道闻之谓沙门曰。记之。此迦葉佛偈。流在俗间。过去诸佛知众生罪业皆从。妄想生起。妄想若息即

无诸恶。故迦葉佛曾作此偈流传于后。及释迦佛因行道闻。此女自悔而诵故令沙门记之。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畏。无爱即无忧。不忧即无畏。夫为前境所诱乃起爱欲。既为爱欲所惑忧畏从之而生。若本无爱欲。即忧畏何由而至矣。

佛言。人为道譬如一人与万人战。夫一人敢敌万人者。勇猛之极也。譬修道之徒发精进果决之志矣。

被甲操兵。出门欲战。意怯胆弱乃自退走。或半道还或格斗而死。意怯胆弱乃是退走以至半道而还。皆喻修行之人中路退心也。格斗而死。譬学道之人无坚刚之志毙于诸魔也。

或得大胜还国高迁。夫将兵者。或立殊勋而施则。爵赏自然超于众也。

夫人能牢持其心。精锐进行。不惑于流俗狂愚之言者。欲灭恶尽必得道矣。夫被精进甲。仗智慧剑坚持戒行。魔障尽灭证无漏智。乃得道矣。

有沙门夜诵经。其声悲紧。欲悔思返。佛呼沙门问之。汝处于家。将何修为。对曰。常弹琴。佛言。弦缓何如。曰不鸣矣。弦急何如。曰声绝矣。急缓得中何如。曰诸音普调。佛告沙门。学道犹然。执心调适。道可得矣。佛闻声悲将施诲诱。乃询其在家所为既对弹琴。故佛因以琴声急缓喻之。夫修行之人必使妄念不生。身心虚寂则自然调适可得道果矣。

佛言。夫人为道。犹所锻铁。渐深垂去垢。垂字当作尽字垢乃铁中滓也。

成器必好。学道以渐深去心垢。精进就道。异即身疲。身疲即意恼。意恼即行退。行退即修罪。异者谓不能尽去心垢精进成道故。使身心疲倦则烦恼。烦恼则戒行退。戒行退则翻成罪。

佛言。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夫求道之人不惮众苦。寻师访道不避寒暑。不惮驱驰昼夜不卧修习禅定。或舍身判命救一切苦。此则学道之士虽有此苦。及证果之后乃出没三界逍遥自在。若尘世之徒惟恣三毒不思出离。轮回六趣无有休息。生老病死常在盖缠。罪业报应其苦无量。

佛言。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三恶道。谓地狱饿鬼畜生。故言免此三恶而得人身知其难也。

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女人之业经中具载得转男身斯为难也。

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既得男身六根具足免诸残废之疾。亦为难矣。

六情已具。生中国难。边鄙之地多诸障难。生在中国实为难也。

既处中国。值奉佛道难。夫人得生中土而能奉道勤修者鲜矣。

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难。既勤修奉而时值明主则自在精进无诸障难。故为难也。

既值有道之君。生菩萨家难。既生菩萨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难。得生正见之家复有信心乃值佛世诚哉难矣。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去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此佛诲诱学者令知念念无常在於呼吸。自然绝诸妄想密密精进若谓命在数日或在食顷则自宽其限妄念随生涉于懈怠安得成道也。

佛言。弟子去离吾数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佛劝弟子若忧生死事大坚持戒行虽别师数千里其心如一必得道也。

若在吾侧。意在邪终不得道。其实在行。近而不行。何益万分耶。若学者虽在师左右。而其意染邪必不成道。何者其要在闻而行之虽常近师而不能修习。无益于万分之一也。

佛言。人为道犹若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其义皆快。行者得道矣。佛言我所说经由如蜜味若人食之中外尽甜更无二味。慕道之士。若悟经深旨身心快乐当证道矣。

佛言人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譬如擿悬珠一一擿之会有尽时恶尽得道也　夫欲出生死苦得大自在必须坚持戒行断尽爱欲。如高处悬众珠一一擿之。苟心无懈怠即珠必有尽时。若修行之徒销其众恶。积诸善行久而不退。即诸恶断尽。乃得道也。

佛言。诸沙门行道。当如牛负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自苏息。沙门视情欲甚于彼泥。直心念道可免众苦。言沙门直

心行道欲出生死苦海。须念念相应勿起妄念。如牛负重于深泥中求避泥淖。以自苏息亦念念忧惧不敢左右顾也。

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尘隙。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弊帛。视大千世界如一诃子。视四耨水如涂足油。视方便如筏宝聚。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求佛道如眼前花。视求禅定如须弥柱。视求涅槃如昼夜寤。视倒正者如六龙舞平。视等者如一真地。视兴化者如四时木。夫至圣圆通道无不在。岂于世谛而有分别哉。益以大慈利生随机悟物。谓王侯之贵不可恃金帛之宝不足贪故。兴尘隙瓦砾之喻。以制其欲心。又以方便之门无上之乘佛道。禅定之名涅槃平等之类。可循而不可致滞。可习而不可迷方。因广去就之喻以防执缚之蔽也。闻道之士可以叩寂而悟之焉。

诸大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题焚经台诗

唐太宗文皇帝制

门径萧萧长缘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

此台在洛阳。台者坛也。考此烧经比论之坛。乃后汉明帝筑也。元此四十二章经皆有来因。是永平七年。明帝夜梦。一人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空而至殿前。明旦宣问群臣。有通人傅毅占梦。奏曰。臣闻西域有得道者。号曰佛。经举能飞具六神通。今应此梦。帝悟大悦。即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二人。望葱岭而往寻西土。求迎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国众乃骇然。得瞻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二梵僧圆项方袍之异相。乘白马携释迦真像白氎之图。并此四十二章一卷回朝。时永平十年也。帝喜躬亲迎。奉宣委鸿胪以陈国礼。敕令彩画释迦顶相于清凉台。因建立白马寺。请此二尊者住院。于帝说法至冬。值岁旦五岳道士贺正之次。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共六百九十人互相语曰。帝弃我道教远求胡教。乃自率众。各将所持道经共上表。愿与胡佛教比试其真伪。帝遂降敕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前。宣曰道士与僧就元宵日骈集。白马寺南门外立两坛。至期试之。西坛烧道经六百余卷。顷刻烧尽。唯取得老子道经一卷是真。其余是杜光庭撰。今云杜撰也。帝观东坛佛像并此四十二章烧不能坏。但见五色神光。天雨宝花天乐自振。叹未曾有。帝共群臣称悦。太傅张衍语诸道士曰。既试无验可就佛法。其道士褚费等。深有愧恧皆气盛自死。余有

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皆弃冠帔投佛出家。因此流通佛教。州县建寺敬僧。始从四十二章。自后人续去取五千余卷。至今益显于世间。三界之中含识之类。蒙恩受赖绵绵不绝也。